十三經注疏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經注疏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經注疏
（全二冊）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176.5　插頁8
1997年7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3,001-4,300
ISBN 978-7-5325-2081-7
B·264　定價：29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前與承印公司聯系

出版說明

「十三經」係指被儒家奉爲經典的十三部古籍，即《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漢代，立《詩》、《書》、《禮》、《易》、《春秋》於學官，定爲「五經」。唐以「三禮」、「三傳」合《詩》、《書》、《易》，爲「九經」；開成年間刻石國子學，又加《孝經》、《論語》、《爾雅》，爲「十二經」。至宋，列《孟子》於經部，始爲「十三經」。隨着儒家之學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定於一尊，歷代學者紛紛爲諸經作注解，除注經之作外，後又出現了對舊注進行解釋和發揮的義疏。南宋以前，經與疏各單行，南宋紹熙年間始有匯集唐宋之前最具權威性的「十三經」注、疏的合刊本，後復有十行本。明嘉靖中有閩本，據十行本重刻；萬曆間有監本，據閩本重刻；崇禎時有毛氏汲古閣本，據監本重刻。清初有武英殿本。其後，阮元以十行本爲主，校以他本，主持重刻《十三經注疏》，並撰《校勘記》，號爲善本，是迄今爲止最好的本子。

本書據世界書局縮印阮刻本影印出版，並據阮刻本對縮印本有所校正。縮印本《公羊注疏》卷二十三阮元《校勘記》漏脱者，《論語注疏》卷首漏脱之阮元《校勘記序》，皆影印補録於全書之末。這次出版，除重新編定目録外，尚在書口增貼詳細篇目，以便檢索。本書能與葉紹鈞編《十三經索引》配合使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經注疏　上

周易正義　魏王弼等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五——一〇八
尚書正義　漢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等正義　一〇九——二五八
毛詩正義　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等正義　二五九——六三〇
周禮注疏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六三一——九四〇
儀禮注疏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九四一——一二二〇
禮記正義　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一二二一——一三七八

目録

十三經注疏

重刻宋版注疏總目録 阮元 …… 一
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胡稷 …… 三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 朱華臨 …… 四

周易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五
序 …… 六
校勘記序 …… 一二

卷一

乾 …… 一三
坤 …… 一七
屯 …… 一九
蒙 …… 二〇
校勘記 …… 二一

卷二

需 …… 二三
訟 …… 二四
師 …… 二五
比 …… 二六
小畜 …… 二六
履 …… 二七
泰 …… 二八
否 …… 二九
同人 …… 二九
大有 …… 三〇
謙 …… 三〇
豫 …… 三一
校勘記 …… 三二

卷三

隨 …… 三四
蠱 …… 三五
臨 …… 三五
觀 …… 三六
噬嗑 …… 三七
賁 …… 三七
剥 …… 三八
復 …… 三八
无妄 …… 三九
大畜 …… 四〇
頤 …… 四〇
大過 …… 四一
坎 …… 四二
離 …… 四三
校勘記 …… 四三

卷四

咸 …… 四六
恒 …… 四七
遯 …… 四八
大壯 …… 四八
晉 …… 四九
明夷 …… 四九
家人 …… 五〇
睽 …… 五〇
蹇 …… 五一
解 …… 五二
損 …… 五二
益 …… 五三
校勘記 …… 五四

卷五

夬 …… 五六
姤 …… 五七
萃 …… 五八
升 …… 五八
困 …… 五九
井 …… 五九
革 …… 六〇
鼎 …… 六一
震 …… 六一
艮 …… 六二
漸 …… 六三
歸妹 …… 六四
校勘記 …… 六四

卷六

豐 …… 六七
旅 …… 六八
巽 …… 六九
兑 …… 六九

渙……七〇
節……七〇
中孚……七一
小過……七一
既濟……七二
未濟……七三
校勘記……七三

卷七

繫辭上……七五
校勘記……八三

卷八

繫辭下……八五
校勘記……九一

卷九

説卦……九三
序卦……九五
雜卦……九六
校勘記……九六

周易音義

經典釋文卷一……九八
校勘記……一〇五

尚書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〇九
序……一一〇
校勘記序……一一一

卷一

尚書序……一一三
校勘記……一一六

卷二

虞書

堯典……一一七
校勘記……一二四

卷三

舜典……一二五
校勘記……一三二

卷四

大禹謨……一三四
皋陶謨……一三八
校勘記……一四〇

卷五

益稷……一四一
校勘記……一四五

卷六

夏書

禹貢……一四六
校勘記……一五三

卷七

甘誓……一五五
五子之歌……一五六
胤征……一五七
校勘記……一五九

卷八

商書

湯誓……一六〇
仲虺之誥……一六一
湯誥……一六二
伊訓……一六二
太甲上……一六三
太甲中……一六四
太甲下……一六五
咸有一德……一六五
校勘記……一六七

卷九

盤庚上……一六八
盤庚中……一七〇
盤庚下……一七一
校勘記……一七二

卷一〇

説命上……一七四
説命中……一七五
説命下……一七五
高宗肜日……一七六
西伯戡黎……一七六

微子 …… 一七七
校勘記 …… 一七八

卷一一

周書

泰誓上 …… 一七九
泰誓中 …… 一八一
泰誓下 …… 一八二
牧誓 …… 一八二
武成 …… 一八三
校勘記 …… 一八五

卷一二

洪範 …… 一八七
校勘記 …… 一九三

卷一三

旅獒 …… 一九四
金縢 …… 一九五
大誥 …… 一九七
微子之命 …… 二〇〇
校勘記 …… 二〇一

卷一四

康誥 …… 二〇二
酒誥 …… 二〇五
梓材 …… 二〇八
校勘記 …… 二〇九

卷一五

召誥 …… 二一一
洛誥 …… 二一四
校勘記 …… 二一七

卷一六

多士 …… 二一九
無逸 …… 二二一
君奭 …… 二二三
校勘記 …… 二二五

卷一七

蔡仲之命 …… 二二七
多方 …… 二二七
立政 …… 二三〇
校勘記 …… 二三三

卷一八

周官 …… 二三四
君陳 …… 二三六
顧命 …… 二三七
校勘記 …… 二四一

卷一九

康王之誥 …… 二四三
畢命 …… 二四四
君牙 …… 二四六
冏命 …… 二四六
呂刑 …… 二四七
校勘記 …… 二五一

卷二〇

文侯之命 …… 二五三
費誓 …… 二五四
秦誓 …… 二五六
校勘記 …… 二五六

毛詩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二五九
序 …… 二六一
詩譜序 …… 二六二
周南召南譜 …… 二六四
校勘記序 …… 二六六

卷一之一

國風

周南

關雎 …… 二六九
校勘記 …… 二七五

卷一之二

葛覃 …… 二七六
卷耳 …… 二七七
樛木 …… 二七八
螽斯 …… 二七九
桃夭 …… 二七九
校勘記 …… 二七九

卷一之三

兔罝 …… 二八一
芣苢 …… 二八一
漢廣 …… 二八一

汝墳……二八二
麟之趾……二八三

召南

鵲巢……二八三
采蘩……二八四
校勘記……二八四

卷一之四

草蟲……二八六
采蘋……二八六
甘棠……二八七
行露……二八八
羔羊……二八八
殷其靁……二八九
校勘記……二九〇

卷一之五

摽有梅……二九一
小星……二九一
江有汜……二九二
野有死麕……二九二
何彼襛矣……二九三
騶虞……二九四
校勘記……二九四

卷二之一

邶風

邶鄘衛譜……二九五
柏舟……二九六
緑衣……二九七
燕燕……二九八
日月……二九八
終風……二九九
擊鼓……二九九
校勘記……三〇〇

卷二之二

凱風……三〇一
雄雉……三〇二
匏有苦葉……三〇二
谷風……三〇三
式微……三〇五
旄丘……三〇五
校勘記……三〇六

卷二之三

簡兮……三〇八
泉水……三〇九
北門……三〇九
北風……三一〇
靜女……三一〇
新臺……三一一
二子乘舟……三一一
校勘記……三一一

卷三之一

鄘風

柏舟……三一二
牆有茨……三一三
君子偕老……三一三
桑中……三一四
鶉之奔奔……三一五
定之方中……三一五
校勘記……三一七

卷三之二

蝃蝀……三一八
相鼠……三一九
干旄……三一九
載馳……三二〇

衛風

淇奧……三二〇
考槃……三二一
碩人……三二二
校勘記……三二三

卷三之三

氓……三二四
竹竿……三二五
芄蘭……三二六
河廣……三二六
伯兮……三二六
有狐……三二七
木瓜……三二七
校勘記……三二八

卷四之一

王風

王城譜……三二九
黍離……三三〇

君子于役……三三一
君子陽陽……三三一
揚之水……三三一
中谷有蓷……三三一
兔爰……三三二
葛藟……三三二
采葛……三三三
大車……三三三
丘中有麻……三三三
校勘記……三三四

卷四之二

鄭風

鄭譜……三三五
緇衣……三三六
將仲子……三三七
叔于田……三三七
大叔于田……三三七
清人……三三八
校勘記……三三九

卷四之三

羔裘……三四〇
遵大路……三四〇
女曰雞鳴……三四〇
有女同車……三四一
山有扶蘇……三四一
蘀兮……三四二
狡童……三四二
褰裳……三四二

校勘記……三四三

卷四之四

丰……三四四
東門之墠……三四四
風雨……三四五
子衿……三四五
揚之水……三四五
出其東門……三四五
野有蔓草……三四六
溱洧……三四六
校勘記……三四七

卷五之一

齊風

齊譜……三四八
雞鳴……三四八
還……三四九
著……三四九
東方之日……三五〇
東方未明……三五〇
校勘記……三五一

卷五之二

南山……三五二
甫田……三五三
盧令……三五三
敝笱……三五三
載驅……三五四
猗嗟……三五四

校勘記……三五五

卷五之三

魏風

魏譜……三五六
葛屨……三五六
汾沮洳……三五七
園有桃……三五七
陟岵……三五八
十畝之間……三五八
伐檀……三五八
碩鼠……三五九
校勘記……三五九

卷六之一

唐風

唐譜……三六〇
蟋蟀……三六一
山有樞……三六一
揚之水……三六二
椒聊……三六二
校勘記……三六三

卷六之二

綢繆……三六四
杕杜……三六四
羔裘……三六五
鴇羽……三六五
無衣……三六五
有杕之杜……三六六

葛生……三六六
采苓……三六六
校勘記……三六七

卷六之三

秦風

秦譜……三六八
車鄰……三六八
駟驖……三六九
小戎……三六九
校勘記……三七一

卷六之四

蒹葭……三七二
終南……三七二
黄鳥……三七三
晨風……三七三
無衣……三七三
渭陽……三七四
權輿……三七四
校勘記……三七四

卷七之一

陳風

陳譜……三七五
宛丘……三七六
東門之枌……三七六
衡門……三七七
東門之池……三七七
東門之楊……三七七
墓門……三七八
防有鵲巢……三七八
月出……三七八
株林……三七八
澤陂……三七九
校勘記……三七九

卷七之二

檜風

檜譜……三八一
羔裘……三八一
素冠……三八二
隰有萇楚……三八二
匪風……三八二
校勘記……三八三

卷七之三

曹風

曹譜……三八四
蜉蝣……三八四
候人……三八四
鳲鳩……三八五
下泉……三八五
校勘記……三八六

卷八之一

豳風

豳譜……三八七
七月……三八八
校勘記……三九三

卷八之二

鴟鴞……三九四
東山……三九五
校勘記……三九七

卷八之三

破斧……三九八
伐柯……三九八
九罭……三九九
狼跋……四〇〇
校勘記……四〇〇

卷九之一

小雅

鹿鳴之什

小大雅譜……四〇一
校勘記……四〇四

卷九之二

鹿鳴……四〇五
四牡……四〇六
皇皇者華……四〇七
常棣……四〇七
校勘記……四〇九

卷九之三

伐木……四一〇
天保……四一二

采薇……四一二
校勘記……四一四

卷九之四

出車……四一五
杕杜……四一六
魚麗……四一七
南陔（闕）……四一八
白華（闕）……四一八
華黍（闕）……四一八
校勘記……四一八

卷一〇之一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四一九
南山有臺……四一九
由庚（闕）……四一九
崇丘（闕）……四一九
由儀（闕）……四一九
蓼蕭……四二〇
湛露……四二〇
彤弓……四二一
菁菁者莪……四二二
校勘記……四二二

卷一〇之二

六月……四二四
采芑……四二五
校勘記……四二六

卷一〇之三

車攻……四二八
吉日……四二九
校勘記……四三〇

卷一一之一

鴻鴈之什

鴻鴈……四三一
庭燎……四三二
沔水……四三二
鶴鳴……四三三
祈父……四三三
白駒……四三四
黄鳥……四三四
校勘記……四三四

卷一一之二

我行其野……四三五
斯干……四三六
無羊……四三八
校勘記……四三八

卷一二之一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四四〇
正月……四四一
校勘記……四四四

卷一二之二

十月之交……四四五
雨無正……四四七
小旻……四四八
校勘記……四四九

卷一二之三

小宛……四五一
小弁……四五二
巧言……四五三
何人斯……四五四
巷伯……四五六
校勘記……四五七

卷一三之一

谷風之什

谷風……四五九
蓼莪……四五九
大東……四六〇
四月……四六二
北山……四六三
無將大車……四六三
小明……四六四
校勘記……四六五

卷一三之二

鼓鍾……四六六
楚茨……四六七
信南山……四七〇
校勘記……四七一

卷一四之一

甫田之什

甫田……四七三
大田……四七六
校勘記……四七七

卷一四之二

瞻彼洛矣……四七九
裳裳者華……四七九
桑扈……四八〇
鴛鴦……四八〇
頍弁……四八一
車舝……四八二
校勘記……四八二

卷一四之三

青蠅……四八四
賓之初筵……四八四
校勘記……四八七

卷一五之一

魚藻之什

魚藻……四八八
采菽……四八九
角弓……四九〇
菀柳……四九二
校勘記……四九二

卷一五之二

都人士……四九三
采緑……四九四
黍苗……四九五
隰桑……四九五
白華……四九六
校勘記……四九七

卷一五之三

緜蠻……四九八
瓠葉……四九八
漸漸之石……四九九
苕之華……五〇〇
何草不黄……五〇一
校勘記……五〇二

卷一六之一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五〇二
校勘記……五〇五

卷一六之二

大明……五〇六
緜……五〇九
校勘記……五一二

卷一六之三

棫樸……五一四
旱麓……五一五
思齊……五一六
校勘記……五一七

卷一六之四

皇矣……五一九
校勘記……五二三

卷一六之五

靈臺……五二四
下武……五二五
文王有聲……五二六
校勘記……五二七

卷一七之一

生民之什

生民……五二八
校勘記……五三二

卷一七之二

行葦……五三四
既醉……五三五
鳧鷖……五三七
校勘記……五三九

卷一七之三

假樂……五四〇
公劉……五四一
泂酌……五四四
校勘記……五四四

卷一七之四

卷阿……五四五
民勞……五四七
板……五四八

校勘記……五五〇

卷一八之一

蕩之什

蕩……五五二
抑……五五四
校勘記……五五七

卷一八之二

桑柔……五五八
雲漢……五六一
校勘記……五六三

卷一八之三

崧高……五六五
烝民……五六八
校勘記……五六九

卷一八之四

韓奕……五七〇
江漢……五七三
校勘記……五七四

卷一八之五

常武……五七六
瞻卬……五七七
召旻……五七九
校勘記……五八〇

卷一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周頌譜……五八一
清廟……五八三
維天之命……五八三
維清……五八四
烈文……五八四
天作……五八五
校勘記……五八六

卷一九之二

昊天有成命……五八七
我將……五八八
時邁……五八八
執競……五八九
思文……五九〇

臣工之什

臣工……五九〇
噫嘻……五九一
校勘記……五九二

卷一九之三

振鷺……五九四
豐年……五九四
有瞽……五九四
潛……五九五
雝……五九五
載見……五九六
有客……五九七
武……五九七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五九八
訪落……五九八
敬之……五九八
校勘記……五九九

卷一九之四

小毖……六〇〇
載芟……六〇一
良耜……六〇二
絲衣……六〇三
酌……六〇四
桓……六〇四
賚……六〇五
般……六〇五
校勘記……六〇六

卷二〇之一

魯頌

駉之什

魯頌譜……六〇八
駉……六〇八
有駜……六一〇
泮水……六一〇
校勘記……六一三

卷二〇之二

閟宮……六一四
校勘記……六一八

卷二〇之三

商頌

商頌譜……六一九
那……六二〇
烈祖……六二一
玄鳥……六二三
校勘記……六二三

卷二〇之四

長發……六二五
殷武……六二七
校勘記……六二八

周禮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六三一
序……六三三
校勘記序……六三七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六三九
校勘記……六四三

卷二

大宰……六四五
校勘記……六五一

卷三

小宰……六五三
宰夫……六五五
宮正……六五七
宮伯……六五八
校勘記……六五八

卷四

膳夫……六五九
庖人……六六一
內饔……六六一
外饔……六六二
亨人……六六二
甸師……六六二
獸人……六六三
𩺰人……六六三
鼈人……六六四
腊人……六六四
校勘記……六六四

卷五

醫師……六六六
食醫……六六七
疾醫……六六七
瘍醫……六六八
獸醫……六六八
酒正……六六八
酒人……六七〇
漿人……六七〇
凌人……六七一
籩人……六七一
校勘記……六七二

卷六

醢人……六七四
醯人……六七五
鹽人……六七五
冪人……六七五
宮人……六七五
掌舍……六七六
幕人……六七六
掌次……六七六
大府……六七七
玉府……六七八
內府……六七八
外府……六七九
司會……六七九
校勘記……六八〇

卷七

司書……六八二
職內……六八二
職歲……六八二
職幣……六八二
司裘……六八三
掌皮……六八四
內宰……六八四
內小臣……六八六
閽人……六八六
寺人……六八七
內豎……六八七
九嬪……六八七
校勘記……六八七

卷八

世婦……六八九
女御……六八九
女祝……六九〇
女史……六九〇
典婦功……六九〇
典絲……六九〇
典枲……六九一
內司服……六九一
縫人……六九二
染人……六九二
追師……六九三
屨人……六九三
夏采……六九四
校勘記……六九五

卷九

地官司徒第二……六九七
校勘記……七〇一

卷一〇

大司徒……七〇二
校勘記……七〇九

卷一一

小司徒……七一〇
鄉師……七一三
校勘記……七一五

卷一二

鄉大夫……七一六
鄉老……七一六
州長……七一七
黨正……七一八
族師……七一八
閭胥……七一九
比長……七一九
封人……七二〇
鼓人……七二〇
舞師……七二一
校勘記……七二一

卷一三

牧人……七二三
牛人……七二三
充人……七二四
載師……七二四
閭師……七二七
縣師……七二七
遺人……七二八
校勘記……七二八

卷一四

均人……七三〇
師氏……七三〇
保氏……七三一
司諫……七三一
司救……七三一
調人……七三二
媒氏……七三二
司市……七三四
校勘記……七三五

卷一五

質人……七三七
廛人……七三七
胥師……七三七
賈師……七三八
司虣……七三八
司稽……七三八
胥……七三八
肆長……七三八
泉府……七三八
司門……七三八
司關……七三九
掌節……七三九
遂人……七四〇
遂師……七四一
遂大夫……七四二
縣正……七四二
鄙師……七四二
酇長……七四二
里宰……七四三
鄰長……七四三
校勘記……七四三

卷一六

旅師……七四五
稍人……七四五
委人……七四五
土均……七四六

草人……七四六
稻人……七四六
土訓……七四七
誦訓……七四七
山虞……七四七
林衡……七四七
川衡……七四七
澤虞……七四七
迹人……七四八
卝人……七四八
角人……七四八
羽人……七四八
掌葛……七四八
掌染草……七四八
掌炭……七四八
掌荼……七四八
掌蜃……七四八
囿人……七四九
場人……七四九
廩人……七四九
舍人……七四九
倉人……七五〇
司禄（闕）……七五〇
司稼……七五〇
舂人……七五〇
饎人……七五〇
槀人……七五〇
校勘記……七五〇

卷一七

春官宗伯第三……七五二
校勘記……七五六

卷一八

大宗伯……七五七
校勘記……七六四

卷一九

小宗伯……七六六
肆師……七六八
鬱人……七七〇
鬯人……七七一
校勘記……七七一

卷二〇

雞人……七七三
司尊彝……七七三
司几筵……七七四
天府……七七六
典瑞……七七六
校勘記……七七八

卷二一

典命……七八〇
司服……七八一
典祀……七八三
守祧……七八四
世婦……七八四
內宗……七八四
外宗……七八五
校勘記……七八五

卷二二

冢人……七八六
墓大夫……七八六
職喪……七八七
大司樂……七八七
校勘記……七九一

卷二三

樂師……七九三
大胥……七九四
小胥……七九五
大師……七九五
小師……七九七
瞽矇……七九七
眡瞭……七九七
典同……七九七
校勘記……七九八

卷二四

磬師……八〇〇
鍾師……八〇〇
笙師……八〇一
鎛師……八〇一
韎師……八〇一
旄人……八〇一
籥師……八〇一
籥章……八〇一
鞮鞻氏……八〇二

典庸器……八〇二
司干……八〇二
大卜……八〇二
卜師……八〇四
龜人……八〇四
菙氏……八〇五
占人……八〇五
簭人……八〇五
校勘記……八〇五

卷二五

占夢……八〇七
眡祲……八〇八
大祝……八〇八
小祝……八一一
校勘記……八一二

卷二六

喪祝……八一四
甸祝……八一五
詛祝……八一六
司巫……八一六
男巫……八一六
女巫……八一六
大史……八一七
小史……八一八
馮相氏……八一八
保章氏……八一九
內史……八二〇
外史……八二〇
校勘記……八二〇

卷二七

御史……八二二
巾車……八二二
典路……八二五
車僕……八二五
司常……八二六
都宗人……八二七
家宗人……八二七
神仕……八二七
校勘記……八二八

卷二八

夏官司馬第四……八三〇
校勘記……八三三

卷二九

大司馬……八三四
校勘記……八四〇

卷三〇

小司馬……八四一
軍司馬（闕）……八四一
輿司馬（闕）……八四一
行司馬（闕）……八四一
司勳……八四一
馬質……八四二
量人……八四二
小子……八四二
羊人……八四三
司爟……八四三
掌固……八四三
司險……八四四
掌疆（闕）……八四四
候人……八四四
環人……八四四
挈壺氏……八四四
射人……八四五
服不氏……八四六
射鳥氏……八四六
羅氏……八四六
掌畜……八四六
校勘記……八四六

卷三一

司士……八四八
諸子……八五〇
司右……八五〇
虎賁氏……八五〇
旅賁氏……八五〇
節服氏……八五一
方相氏……八五一
大僕……八五一
小臣……八五二
祭僕……八五二
御僕……八五二
隸僕……八五二
校勘記……八五三

卷三二

弁師 八五四
司甲（闕） 八五五
司兵 八五五
司戈盾 八五五
司弓矢 八五五
繕人 八五六
槀人 八五六
戎右 八五七
齊右 八五七
道右 八五七
大馭 八五七
戎僕 八五八
齊僕 八五八
道僕 八五八
田僕 八五八
馭夫 八五八
校勘記 八五八

卷三三

校人 八六〇
趣馬 八六一
巫馬 八六一
牧師 八六一
廋人 八六一
圉師 八六一
圉人 八六一
職方氏 八六一
土方氏 八六四
懷方氏 八六四
合方氏 八六四
訓方氏 八六四
形方氏 八六四
山師 八六五
川師 八六五
邍師 八六五
匡人 八六五
撣人 八六五
都司馬 八六五
家司馬 八六五
校勘記 八六五

卷三四

秋官司寇第五 八六七
大司寇 八七〇
校勘記 八七一

卷三五

小司寇 八七三
士師 八七四
鄉士 八七五
遂士 八七六
縣士 八七六
方士 八七七
訝士 八七七
朝士 八七七
司民 八七八
校勘記 八七九

卷三六

司刑 八八〇
司刺 八八〇
司約 八八〇
司盟 八八一
職金 八八一
司厲 八八二
犬人 八八二
司圜 八八二
掌囚 八八二
掌戮 八八三
司隸 八八三
罪隸 八八三
蠻隸 八八三
閩隸 八八三
夷隸 八八四
貉隸 八八四
布憲 八八四
禁殺戮 八八四
禁暴氏 八八四
野廬氏 八八四
蜡氏 八八五
雍氏 八八五
萍氏 八八五
司寤氏 八八五
司烜氏 八八五
校勘記 八八六

卷三七

條狼氏 八八八
脩閭氏 八八八
冥氏 八八八
庶氏 八八八

穴氏……八八八
翨氏……八八八
柞氏……八八八
薙氏……八八八
硩蔟氏……八八九
翦氏……八八九
赤犮氏……八八九
蟈氏……八八九
壺涿氏……八八九
庭氏……八八九
銜枚氏……八八九
伊耆氏……八八九
大行人……八九〇
小行人……八九三
校勘記……八九四

卷三八

司儀……八九六
行夫……八九九
環人……八九九
象胥……八九九
掌客……九〇〇
掌訝……九〇二
掌交……九〇二
掌察(闕)……九〇三
掌貨賄(闕)……九〇三
朝大夫……九〇三
都則(闕)……九〇三
都士(闕)……九〇三
家士(闕)……九〇三
校勘記……九〇三

卷三九

冬官考工記第六……九〇五
輪人……九〇七
輿人……九一〇
校勘記……九一一

卷四〇

輈人……九一三
築氏……九一五
冶氏……九一五
桃氏……九一五
鳧氏……九一六
㮚氏……九一六
段氏(闕)……九一七
函人……九一七
鮑人……九一七
韗人……九一八
韋氏(闕)……九一八
裘氏(闕)……九一八
畫繢……九一八
鍾氏……九一九
筐人(闕)……九一九
㡛氏……九一九
校勘記……九一九

卷四一

玉人……九二二
楖人(闕)……九二三
雕人(闕)……九二三
磬氏……九二三
矢人……九二四
陶人……九二四
旊人……九二四
梓人……九二四
廬人……九二六
匠人……九二七
校勘記……九二九

卷四二

匠人……九三一
車人……九三三
弓人……九三四
校勘記……九三七

儀禮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九四一
校勘記序……九四二

卷一

士冠禮第一……九四五
校勘記……九四八

卷二

士冠禮……九五〇
校勘記……九五三

卷三

士冠禮……九五六

校勘記……九五九
卷四
士昏禮第二……九六一
校勘記……九六四
卷五
士昏禮……九六五
校勘記……九六八
卷六
士昏禮……九七〇
校勘記……九七三
卷七
士相見禮第三……九七五
校勘記……九七八
卷八
鄉飲酒禮第四……九八〇
校勘記……九八二
卷九
鄉飲酒禮……九八三
校勘記……九八七
卷一〇
鄉飲酒禮……九八八
校勘記……九九一
卷一一
鄉射禮第五……九九三
校勘記……九九七
卷一二
鄉射禮……九九九
校勘記……一〇〇六
卷一三
鄉射禮……一〇〇八
校勘記……一〇一二
卷一四
燕禮第六……一〇一四
校勘記……一〇一八
卷一五
燕禮……一〇二〇
校勘記……一〇二五
卷一六
大射第七……一〇二七
校勘記……一〇三〇
卷一七
大射……一〇三三
校勘記……一〇三七
卷一八
大射……一〇三九
校勘記……一〇四四
卷一九
聘禮第八……一〇四六
校勘記……一〇四九
卷二〇
聘禮……一〇五一
校勘記……一〇五五
卷二一
聘禮……一〇五六
校勘記……一〇六〇
卷二二
聘禮……一〇六二
校勘記……一〇六五
卷二三
聘禮……一〇六六
校勘記……一〇七〇
卷二四
聘禮……一〇七一
校勘記……一〇七六
卷二五
公食大夫禮第九……一〇七九
校勘記……一〇八三
卷二六

公食大夫禮……一〇八五
校勘記……一〇八七

卷二六下

覲禮第一〇……一〇八七
校勘記……一〇八九

卷二七

覲禮……一〇九一
校勘記……一〇九四

卷二八

喪服第一一……一〇九六
校勘記……一〇九九

卷二九

喪服……一一〇〇
校勘記……一一〇二

卷三〇

喪服……一一〇三
校勘記……一一〇七

卷三一

喪服……一一〇八
校勘記……一一一二

卷三二

喪服……一一一四
校勘記……一一一七

卷三三

喪服……一一一八
校勘記……一一二一

卷三四

喪服……一一二三
校勘記……一一二六

卷三五

士喪禮第一二……一一二八
校勘記……一一三二

卷三六

士喪禮……一一三三
校勘記……一一三七

卷三七

士喪禮……一一三九
校勘記……一一四四

卷三八

既夕禮第一三……一一四六
校勘記……一一五〇

卷三九

既夕禮……一一五二
校勘記……一一五五

卷四〇

既夕禮……一一五六
校勘記……一一五九

卷四一

既夕禮……一一六一
校勘記……一一六四

卷四二

士虞禮第一四……一一六七
校勘記……一一七一

卷四三

士虞禮……一一七三
校勘記……一一七六

卷四四

特牲饋食禮第一五……一一七八
校勘記……一一八一

卷四五

特牲饋食禮……一一八三
校勘記……一一八七

卷四六

特牲饋食禮……一一八九
校勘記……一一九三

卷四七

少牢饋食禮第一六……一一九六
校勘記……一一九九

卷四八
少牢饋食禮……一二〇〇
校勘記……一二〇四
卷四九
有司第一七……一二〇六
校勘記……一二一一
卷五〇
有司……一二一三
校勘記……一二一八

禮記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二二一
序……一二二二
校勘記序……一二二七
卷一
曲禮上第一……一二二九
校勘記……一二三四
卷二
曲禮上……一二三八
校勘記……一二四五
卷三
曲禮上……一二四八
校勘記……一二五四
卷四
曲禮下第二……一二五六
校勘記……一二六二
卷五
曲禮下……一二六四
校勘記……一二七〇
卷六
檀弓上第三……一二七三
校勘記……一二七九
卷七
檀弓上……一二八一
校勘記……一二八六
卷八
檀弓上……一二八八
校勘記……一二九四
卷九
檀弓下第四……一二九八
校勘記……一三〇六
卷一〇
檀弓下……一三〇九
校勘記……一三一七
卷一一
王制第五……一三二一
校勘記……一三二九
卷一二
王制……一三三三
校勘記……一三三九
卷一三
王制……一三四二
校勘記……一三四八
卷一四
月令第六……一三五二
校勘記……一三五八
卷一五
月令……一三六一
校勘記……一三六六
卷一六
月令……一三六九
校勘記……一三七五
卷一七
月令……一三七九
校勘記……一三八五
卷一八
曾子問第七……一三八八
校勘記……一三九四
卷一九

曾子問……一三九六
校勘記……一四〇二

卷二〇

文王世子第八……一四〇四
校勘記……一四一一

卷二一

禮運第九……一四一三
校勘記……一四一九

卷二二

禮運……一四二三
校勘記……一四二七

卷二三

禮器第一〇……一四三〇
校勘記……一四三六

卷二四

禮器……一四三九
校勘記……一四四三

卷二五

郊特牲第一一……一四四四
校勘記……一四五〇

卷二六

郊特牲……一四五二
校勘記……一四五九

卷二七

內則第一二……一四六一
校勘記……一四六五

卷二八

內則……一四六六
校勘記……一四七一

卷二九

玉藻第一三……一四七三
校勘記……一四七八

卷三〇

玉藻……一四七九
校勘記……一四八五

卷三一

明堂位第一四……一四八七
校勘記……一四九二

卷三二

喪服小記第一五……一四九四
校勘記……一四九七

卷三三

喪服小記……一四九九
校勘記……一五〇三

卷三四

大傳第一六……一五〇六
校勘記……一五〇九

卷三五

少儀第一七……一五一〇
校勘記……一五一六

卷三六

學記第一八……一五二一
校勘記……一五二五

卷三七

樂記第一九……一五二七
校勘記……一五三三

卷三八

樂記……一五三四
校勘記……一五三八

卷三九

樂記……一五四〇
校勘記……一五四六

卷四〇

雜記上第二〇……一五四八
校勘記……一五五二

卷四一

雜記上……一五五三
校勘記……一五五八

卷四二

雜記下第二一……一五六〇
校勘記……一五六四

卷四三

雜記下……一五六六
校勘記……一五七〇

卷四四

喪大記第二二……一五七一
校勘記……一五七七

卷四五

喪大記……一五七九
校勘記……一五八五

卷四六

祭法第二三……一五八七
校勘記……一五九一

卷四七

祭義第二四……一五九二
校勘記……一五九六

卷四八

祭義……一五九七
校勘記……一六〇一

卷四九

祭統第二五……一六〇二
校勘記……一六〇八

卷五〇

經解第二六……一六〇九
哀公問第二七……一六一一
仲尼燕居第二八……一六一三
校勘記……一六一五

卷五一

孔子閒居第二九……一六一六
坊記第三〇……一六一八
校勘記……一六二三

卷五二

中庸第三一……一六二五
校勘記……一六三〇

卷五三

中庸……一六三二
校勘記……一六三六

卷五四

表記第三二……一六三八
校勘記……一六四五

卷五五

緇衣第三三……一六四七
校勘記……一六五一

卷五六

奔喪第三四……一六五三
問喪第三五……一六五六
校勘記……一六五七

卷五七

服問第三六……一六五八
間傳第三七……一六六〇
校勘記……一六六二

卷五八

三年問第三八……一六六三
深衣第三九……一六六四
投壺第四〇……一六六五
校勘記……一六六七

卷五九

儒行第四一……一六六八
校勘記……一六七一

卷六〇

大學第四二……一六七三
校勘記……一六七七

卷六一

冠義第四三……一六七九
昏義第四四……一六八〇
鄉飲酒義第四五……一六八二
校勘記……一六八五

卷六二

射義第四六……一六八六
燕義第四七……一六八九
校勘記……一六九一

卷六三

聘義第四八……一六九二
喪服四制第四九……一六九四
校勘記……一六九六

春秋左傳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六九七
序……一六九八
校勘記序……一七〇〇

卷一

春秋序……一七〇三
校勘記……一七〇九

卷二

隱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一二
校勘記……一七一九

卷三

隱公 三年至五年……一七二三
校勘記……一七二七

卷四

隱公 六年至一一年……一七三一
校勘記……一七三七

卷五

桓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三九
校勘記……一七四四

卷六

桓公 三年至六年……一七四六
校勘記……一七五一

卷七

桓公 七年至一八年……一七五三
校勘記……一七五九

卷八

莊公 元年至一〇年……一七六二
校勘記……一七六七

卷九

莊公 一一年至二二年……一七六九
校勘記……一七七六

卷一〇

莊公 二三年至三二年……一七七八
校勘記……一七八四

卷一一

閔公 元年至二年……一七八六
校勘記……一七八九

卷一二

僖公 元年至五年……一七九〇
校勘記……一七九六

卷一三

僖公 六年至一四年……一七九八
校勘記……一八〇三

卷一四

僖公 一五年至二一年……一八〇五
校勘記……一八一一

卷一五

僖公 二二年至二四年……一八一三
校勘記……一八一八

卷一六

僖公 二五年至二八年……一八二〇
校勘記……一八二七

卷一七

僖公 二九年至三三年……一八三〇
校勘記……一八三四

卷一八

文公 元年至四年……一八三六
校勘記……一八四一

卷一九上

文公 五年至一〇年……一八四二
校勘記……一八四八

卷一九下

文公 一一年至一五年……一八五〇
校勘記……一八五六

卷二〇

文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八五八
校勘記……一八六三

卷二一

宣公 元年至四年……一八六五
校勘記……一八七〇

卷二二

宣公 五年至一一年……一八七二
校勘記……一八七六

卷二三

宣公 一二年……一八七八
校勘記……一八八三

卷二四

宣公 一三年至一八年……一八八五
校勘記……一八九〇

卷二五

成公 元年至二年……一八九二
校勘記……一八九八

卷二六

成公 三年至一〇年……一九〇〇
校勘記……一九〇七

卷二七

成公 一一年至一五年……一九〇九
校勘記……一九一五

卷二八

成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九一六
校勘記……一九二五

卷二九

襄公 元年至四年……一九二八
校勘記……一九三四

卷三〇

襄公 五年至九年……一九三六
校勘記……一九四四

卷三一

襄公 一〇年至一二年……一九四六
校勘記……一九五三

卷三二

襄公 一三年至一五年……一九五四
校勘記……一九六〇

卷三三

襄公 一六年至一八年……一九六二
校勘記……一九六六

卷三四

襄公 一九年至二一年……一九六七
校勘記……一九七二

卷三五

襄公 二二年至二四年……一九七四
校勘記……一九八〇

卷三六

襄公 二五年……一九八二
校勘記……一九八六

卷三七

襄公 二六年……一九八八
校勘記……一九九二

卷三八

襄公 二七年至二八年……一九九四
校勘記……二〇〇一

卷三九

襄公 二九年……二〇〇四
校勘記……二〇〇九

卷四〇

襄公 三〇年至三一年……二〇一一
校勘記……二〇一六

卷四一

昭公 元年……二〇一九
校勘記……二〇二六

卷四二
昭公（二年至四年）……二〇二九
校勘記……二〇三七
卷四三
昭公（五年至六年）……二〇四〇
校勘記……二〇四五
卷四四
昭公（七年至八年）……二〇四七
校勘記……二〇五三
卷四五
昭公（九年至一二年）……二〇五六
校勘記……二〇六四
卷四六
昭公（一三年）……二〇六八
校勘記……二〇七三
卷四七
昭公（一四年至一六年）……二〇七五
校勘記……二〇八〇
卷四八
昭公（一七年至一九年）……二〇八二
校勘記……二〇八八
卷四九
昭公（二〇年）……二〇九〇
校勘記……二〇九五
卷五〇
昭公（二一年至二三年）……二〇九七
校勘記……二一〇三
卷五一
昭公（二四年至二五年）……二一〇五
校勘記……二一一一
卷五二
昭公（二六年至二八年）……二一一三
校勘記……二一二〇
卷五三
昭公（二九年至三二年）……二一二三
校勘記……二一二八
卷五四
定公（元年至四年）……二一三一
校勘記……二一三七
卷五五
定公（五年至九年）……二一三九
校勘記……二一四五
卷五六
定公（一〇年至一五年）……二一四七
校勘記……二一五二
卷五七
哀公（元年至五年）……二一五四
校勘記……二一五九
卷五八
哀公（六年至一一年）……二一六一
校勘記……二一六七
卷五九
哀公（一二年至一五年）……二一七〇
校勘記……二一七五
卷六〇
哀公（一六年至二七年）……二一七七
校勘記……二一八四

春秋公羊傳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一八九
序……二一九〇
校勘記序……二一九二
卷一
隱公（元年）……二一九五
校勘記……二二〇〇
卷二
隱公（二年至四年）……二二〇二
校勘記……二二〇五
卷三

隱公 五年至一一年……二二〇七
校勘記……二二一一
卷四
桓公 元年至六年……二二一二
校勘記……二二一六
卷五
桓公 七年至一八年……二二一八
校勘記……二二二三
卷六
莊公 元年至七年……二二二四
校勘記……二二二八
卷七
莊公 八年至一七年……二二三〇
校勘記……二二三四
卷八
莊公 一八年至二七年……二二三五
校勘記……二二三九
卷九
莊公 二八年至三二年……二二四一
閔公 元年至二年……二二四三
校勘記……二二四五
卷一〇
僖公 元年至七年……二二四六
校勘記……二二五〇
卷一一
僖公 八年至二一年……二二五二
校勘記……二二五七
卷一二
僖公 二二年至三三年……二二五九
校勘記……二二六四
卷一三
文公 元年至九年……二二六六
校勘記……二二七〇
卷一四
文公 一〇年至一八年……二二七一
校勘記……二二七五
卷一五
宣公 元年至九年……二二七七
校勘記……二二八二
卷一六
宣公 一〇年至一八年……二二八三
校勘記……二二八八
卷一七
成公 元年至一〇年……二二八九
校勘記……二二九四
卷一八
成公 一一年至一八年……二二九五
校勘記……二二九九
卷一九
襄公 元年至一一年……二三〇〇
校勘記……二三〇四
卷二〇
襄公 一二年至二四年……二三〇六
校勘記……二三〇九
卷二一
襄公 二五年至三一年……二三一一
校勘記……二三一四
卷二二
昭公 元年至一二年……二三一六
校勘記……二三二〇
卷二三
昭公 一三年至二二年……二三二三
校勘記……二三二六
卷二四
昭公 二三年至三二年……二三二七
校勘記……二三三三
卷二五
定公 元年至五年……二三三四
校勘記……二三三八

卷二六

定公（六年至一五年）……二三三九
校勘記……二三四四

卷二七

哀公（元年至一〇年）……二三四五
校勘記……二三四九

卷二八

哀公（一一年至一四年）……二三五一
校勘記……二三五四

春秋穀梁傳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三五七
序……二三五八
校勘記序……二三六二

卷一

隱公（元年至三年）……二三六五
校勘記……二三六八

卷二

隱公（四年至一一年）……二三六九
校勘記……二三七一

卷三

桓公（元年至七年）……二三七二
校勘記……二三七五

卷四

桓公（八年至一八年）……二三七六
校勘記……二三七九

卷五

莊公（元年至一八年）……二三七九
校勘記……二三八四

卷六

莊公（一九年至三二年）……二三八五
閔公（元年至二年）……二三八九
校勘記……二三九〇

卷七

僖公（元年至五年）……二三九一
校勘記……二三九四

卷八

僖公（六年至一八年）……二三九五
校勘記……二三九九

卷九

僖公（一九年至三三年）……二三九九
校勘記……二四〇三

卷一〇

文公（元年至八年）……二四〇四
校勘記……二四〇七

卷一一

文公（九年至一八年）……二四〇八
校勘記……二四一一

卷一二

宣公（元年至一八年）……二四一一
校勘記……二四一六

卷一三

成公（元年至八年）……二四一七
校勘記……二四二〇

卷一四

成公（九年至一八年）……二四二一
校勘記……二四二四

卷一五

襄公（元年至一五年）……二四二五
校勘記……二四二八

卷一六

襄公（一六年至三一年）……二四二九
校勘記……二四三二

卷一七

昭公（元年至一三年）……二四三三
校勘記……二四三七

卷一八

昭公（一四年至三二年）……二四三八
校勘記……二四四一

卷一九

定公（元年至一五年）……二四四二
校勘記……二四四六

卷二〇

哀公（元年至一四年）……二四四八
校勘記……二四五一

論語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四五三
序……二四五四

卷一

學而第一……二四五七
校勘記……二四五九

卷二

爲政第二……二四六一
校勘記……二四六三

卷三

八佾第三……二四六五
校勘記……二四六九

卷四

里仁第四……二四七一
校勘記……二四七二

卷五

公冶長第五……二四七三
校勘記……二四七五

卷六

雍也第六……二四七七
校勘記……二四八〇

卷七

述而第七……二四八一
校勘記……二四八四

卷八

泰伯第八……二四八六
校勘記……二四八八

卷九

子罕第九……二四八九
校勘記……二四九二

卷一〇

鄉黨第一〇……二四九三
校勘記……二四九六

卷一一

先進第一一……二四九八
校勘記……二五〇一

卷一二

顔淵第一二……二五〇二
校勘記……二五〇五

卷一三

子路第一三……二五〇六
校勘記……二五〇八

卷一四

憲問第一四……二五一〇
校勘記……二五一四

卷一五

衛靈公第一五……二五一六
校勘記……二五一九

卷一六

季氏第一六……二五二〇
校勘記……二五二三

卷一七

陽貨第一七……二五二四
校勘記……二五二六

卷一八

微子第一八……二五二八
校勘記……二五三〇

卷一九

子張第一九……二五三一
校勘記……二五三三

卷二〇

堯曰第二〇……二五三五
校勘記……二五三六

孝經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五三七
序……二五三八
正義序……二五三九
校勘記序……二五四一
校勘記……二五四一

卷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二五四五
天子章第二……二五四五
校勘記……二五四六

卷二

諸侯章第三……二五四七
卿大夫章第四……二五四七
士章第五……二五四八
校勘記……二五四八

卷三

庶人章第六……二五四九
三才章第七……二五四九
校勘記……二五五〇

卷四

孝治章第八……二五五一
校勘記……二五五二

卷五

聖治章第九……二五五三
校勘記……二五五四

卷六

紀孝行章第一〇……二五五五
五刑章第一一……二五五六
廣要道章第一二……二五五六
校勘記……二五五六

卷七

廣至德章第一三……二五五七
廣揚名章第一四……二五五七
諫諍章第一五……二五五八
校勘記……二五五八

卷八

感應章第一六……二五五九
事君章第一七……二五五九
校勘記……二五六〇

卷九

喪親章第一八……二五六一
校勘記……二五六一

爾雅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五六三
疏序……二五六四
校勘記序……二五六五

卷一

釋詁第一上……二五六九
校勘記……二五七〇

卷二

釋詁下……二五七三
校勘記……二五七七

卷三

釋言第二……二五八一
校勘記……二五八五

卷四

釋訓第三……二五八九
釋親第四……二五九二
校勘記……二五九三

卷五

釋宮第五……二五九七
釋器第六……二五九八
釋樂第七……二六〇一
校勘記……二六〇二

卷六

釋天第八……二六〇六
校勘記……二六一一

卷七

釋地第九……二六一四
釋丘第一〇……二六一六
釋山第一一……二六一七
釋水第一二……二六一八

校勘記……二六二〇

卷八

釋草第一三……二六二五
校勘記……二六三〇

卷九

釋木第一四……二六三六
釋蟲第一五……二六三八
釋魚第一六……二六四〇
校勘記……二六四一

卷一〇

釋鳥第一七……二六四八
釋獸第一八……二六五〇
釋畜第一九……二六五二
校勘記……二六五三

孟子注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六五九
序……二六六〇
題辭解……二六六一
校勘記序……二六六四

卷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二六六五
校勘記……二六六七

卷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二六七〇
校勘記……二六七二

卷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二六七三
校勘記……二六七七

卷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二六七九
校勘記……二六八二

卷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二六八四
校勘記……二六八八

卷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二六八九
校勘記……二六九二

卷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二六九三
校勘記……二六九六

卷四下

公孫丑章句下……二六九七
校勘記……二七〇〇

卷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二七〇一
校勘記……二七〇三

卷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二七〇五
校勘記……二七〇八

卷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二七一〇
校勘記……二七一三

卷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二七一四
校勘記……二七一六

卷七上

離婁章句上……二七一七
校勘記……二七一九

卷七下

離婁章句上……二七二一
校勘記……二七二三

卷八上

離婁章句下……二七二五
校勘記……二七二八

卷八下

離婁章句下……二七二九
校勘記……二七三二

卷九上

萬章章句上……二七三三
校勘記……二七三六

卷九下

萬章章句上……二七三七
校勘記……二七三九

卷一〇上

萬章章句下……二七四〇
校勘記……二七四三

卷一〇下

萬章章句下……二七四三
校勘記……二七四六

卷一一上

告子章句上……二七四七
校勘記……二七五〇

卷一一下

告子章句上……二七五一
校勘記……二七五四

卷一二上

告子章句下……二七五五
校勘記……二七五八

卷一二下

告子章句下……二七五九
校勘記……二七六二

卷一三上

盡心章句上……二七六三
校勘記……二七六六

卷一三下

盡心章句上……二七六八
校勘記……二七七一

卷一四上

盡心章句下……二七七三
校勘記……二七七六

卷一四下

盡心章句下……二七七八
校勘記……二七八〇
附録一……二七八三
附録二……二七八四

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二十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正義七十卷漢毛公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五十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九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十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厤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

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彦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挍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挍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黄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挍蘇州黄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挍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挍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揅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太子少保光祿大夫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謹記

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嘉慶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南昌學堂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成卷四百十六幷附錄挍勘記爲書萬一千八百一十葉距始事於二十年仲春歷時十有九月蓋宦於斯土與生是邦者合其心力而爲之者也稷竊心慰焉曩歲癸酉稷承乏江寧鹽法道適浙閩制府桐城方公維甸予告在籍相與過從講求政事之餘究研經義時以各注疏本異同得失參差互見近日坊間重刻汲古閣毛氏本舛誤滋多計欲重栞之而稷調任江西厥議遂寢越明年甲戌　宮保阮公元來撫江右稷向讀其所著十三經注疏挍勘記心知其所藏宋本之善欲請觀之而涖政之初公事旁午踰歲初春始獲所願稷昔欲重栞而志未逮者又怦然動矣武寧貢生盧宣旬　宮保門下士於稷夙有文字契至是來謁屬董厥事以宋本名工剞劂而一時賢士大夫樂與觀成者咸鼓舞而贊襄之於官則有今江南蘇松督糧道前九江府知府方體今江西督糧道前廣信府知府王賡言今南昌府知府張敦仁暨南昌縣知縣陳煦新建縣知縣鄭祖琛署鄱陽縣知縣候補知州周澍浮梁縣知縣劉丙廣豐縣知縣阿應麟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二品蔭生儀徵阮常生於紳則有給事中黃中傑御史盧浙編修黃中模員外黃中杰檢討羅允叔舉人余成教貢生趙儀吉袁泰開李楨或輸廉以助或分經以挍續殘補闕證是存疑而　宮保於退食餘閒詳加勘定且令庋其版於學中俾四方讀者皆可就而印之誠西江之盛事而一　宮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　宮保旣記其刻書始末於序目之後稷亦喜夙願之旣副爲記其重栞日月與挍栞諸名氏於全書之末云江西鹽法道分巡瑞袁臨等處地方盧江胡稷謹記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

宮保阮制軍前撫江右時出所藏宋十行本以嘉惠士林嘉慶丙子仲春開雕閱十有九月至丁丑仲秋板成爲卷四百一十有六爲葉一萬一千八百有奇董其事者武寧明經盧君來庵也嗣　宮保陞任兩廣制軍來庵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　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覽者憾之後來庵遊幕湘南以板移置府學明倫堂遠近購書者皆就印焉時余司其事披覽所及心知有舛悞處而自揣見聞寡陋藏書不富未敢輕爲改易今夏　制軍自粵郵書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冊寄示適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倪君所校計共九十三條余君所校計共三十八條予因合二君所校之本詳加勘對親爲檢查督工逐條更正是書益增美備於此想見　宮保尊經教士之心歷十餘年而不倦隔數千里而不忘而宇內好古之士旁搜博採相與正訛糾繆豈非經學昌明之盛事哉倘四方君子更有考訂所及補目前所未備者隨其所得郵寄省垣俾得彙梓更正亦皆有補於後學云道光丙戌歲仲冬月南昌府學教授盱江朱華臨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正義十卷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寖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志載晉揚州刺史顧夸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案悅之即顧夸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衆說皆廢故隋志易類稱鄭學寖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志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云時舍注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注二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注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注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注本同殆後人從注本合併歟

周易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定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絶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周易正義卷第一

自此下分爲八段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　第三論三代易名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第六論夫子十翼　第七論傳易之人　第八論誰加經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揔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者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無常無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

雖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无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卽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眞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卽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大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偏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

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卽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略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偽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周易正義卷之一

周易注疏挍勘記序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覼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撏撦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挍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挍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挍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挍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謹列目錄如左阮元　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凡九卷附略例開成二年刻今在陝西西安府）

單注本

岳本（宋岳珂刻凡十卷今據　武英殿重刊五經本）

古本（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單疏本

宋本（據錢遵王挍本宋錢跋有單疏本一單注本二注疏本一今不復能識別但稱錢挍本）

注疏本

影宋鈔本（據餘姚盧文弨傳挍明錢保孫求赤挍本今稱錢本）

宋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十行本（凡九卷附音義一卷無略例）

閩本（凡九卷附略例一卷音義一卷）

監本（與閩本同）

毛本（凡九卷無略例音義）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疏〕正義曰乾者此卦之名謂之卦者易緯云卦者掛也言縣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爲用者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爲不已終日乾乾无時懈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爲易理之初但聖人名卦體例不同或則以物象而爲卦名者若否泰剥頤鼎之屬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爲卦名者即乾坤之屬是也如此之類多矣雖取物象乃以人事而爲卦名者即家人歸妹謙履之屬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總萬有之事故名有隱顯辭有蹐駁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故繫辭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韓康伯注云不可立定準是也元亨利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諧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堅固貞正得終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種使得其所故謂之四德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爲元也又當以嘉美之事會合萬物令使開通而爲亨也又當以義協和萬物使物各得其理而爲利也又當以貞固幹事使物各得其正而爲貞也是以聖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貞其委曲條例備在文言

初九。潛龍勿用。（文言備矣）〔疏〕正義曰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氣起於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此自然之象聖人作法言於此潛龍之時小人道盛聖人雖有龍德於此時唯宜潛藏勿可施用故言勿用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於此小人道盛之時若其施用則爲小人所害寡不敵衆弱不勝強禍害斯及故誡勿用若漢高祖生於暴秦之世唯隱居爲泗水亭長是勿用也諸儒皆以爲舜始漁於雷澤舜之時當堯之世堯君在上不得爲小人道盛此潛龍始起在建子之月於義恐非也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棟橈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无入有所以言初不言一也第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此初九之等是乾之六爻之辭但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他皆倣此謂之爻者繫辭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聖人畫爻以倣效萬物之象先儒云後代聖人以易占事之時先用蓍以求數得數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辭則蓍爲爻卦之本爻卦爲蓍之末今案說卦云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三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繫辭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易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據此諸文皆是用蓍以求卦先儒之說理當然矣然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注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注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文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且七既爲陽爻其畫已長今有九之老陽不可復畫爲陽所以重錢避少陽七數故稱九也八爲陰數而畫陰爻今六爲老陰不可復畫陰爻故交其錢避八而稱六但易含萬象所託多塗義或然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疏〕九二至利見大人○正義曰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爲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且一之與二俱爲地道二在一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輔嗣注云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稱大人也輔嗣又云利見大人唯二五焉是二之與五俱是大人爲天下所利見也而褚氏張氏同鄭康成之說皆以爲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其義非也且大人之云不專在九五與九二故訟卦云利見大人又蹇卦利見大人此大人之文施處廣矣故輔嗣注謂九二也是大人非專九五○注處於地上至唯二五焉○正義曰處於地上故曰在田者先儒以爲重卦之時重於上下兩體故初與四相應二與五相應三與上相應是上下兩體論天地人各別但易含萬象爲例非一及其六位則一二爲地道三四爲人道五上爲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唯在地上所以稱田也觀輔嗣之注意唯取地上稱田諸儒更廣而稱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盈滿有益於人猶若聖人益於萬物故稱田也德施周普者下小象文謂周而普徧居中不偏者九二居在下卦之中而於上於下其心一等是居中不偏也不偏則周普也雖非君位者二爲大人已居二位是非君位也君之德者以德施周普也文言云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初則不彰者謂潛隱不彰顯也三則乾乾者危懼不安也四則或躍者謂進退懷疑也上則過亢過謂過甚亢謂亢極利見大人唯二五焉者言範模乾之一卦故云唯二五焉於別卦言之非唯二五而已故訟卦蹇卦並云利見大人所以施處廣非唯二五也諸儒以爲九二當太蔟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諸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間於時地之萌牙初有出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乾卦之象其應然也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存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取象論義與此不殊乾之初九則與復卦不殊乾之九二又與臨卦无別何以復臨二卦與此不同者但易論象復臨二卦既有羣陰見象於上即須論卦之象義各自爲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論居位一爻无羣陰見象故但自明當爻之地爲此與臨復不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後免於咎也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疏〕九三君子至夕惕若厲无咎○正義曰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每恒終竟此日健健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若厲者若如也厲危也言尋常憂懼恒如傾危乃得无咎謂既能如此戒慎則无罪咎如其不然則有咎故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此一爻因陽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其象○注處下體之極至龍戰之災○正義曰處下體之極者極終也三是上卦之下下體之極故云極也又云居上體之下者四五與上是上體三居四下未入上體但居上體之下四則已入上體但居其上體之下故九四注云居上體之下與此別也云履重剛之險者上下皆有陽爻剛強好爲險難故云履重剛之險云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者若在天位其尊自然安處在上卦之下雖在下卦之上其尊未安故云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者田是所居之處又是中和之所既不在田故不得安其居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者言若純脩下道以事上卦則已[illegible]廢壞言其太卑柔也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illegible]已純脩居下卦之上道以自驕矜則處上卦[illegible]曠夕惕猶若厲也者言雖至於夕恒懷惕懼[illegible]若厲也案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但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无厲也理恐未盡今且依[illegible]不失其幾者因時謂因可憂之時故文言云[illegible]至至之可與幾也是因時而惕不失其幾也[illegible]是雖危終日乾乾是而勞也故竭知力而後[illegible]三與上九相並九三處下卦之極其位猶卑[illegible]咎也上九在上卦之上其位極尊雖竭知力[illegible]於上卑勝於尊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去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剛之險而无定位所處斯誠進退无常之時也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謬於果故无咎也）〔疏〕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正義曰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也躍於在淵未即飛也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位漸尊高欲進於王位猶豫遲疑在於故位未即進也云无咎者以其遲疑進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貪利務進時未可行而行則物所不與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內執王心外率諸侯以事紂也○注去下體之極至无咎也○正義曰去下[illegible]上體但在下體之上故云去下體之極注[illegible]彼仍處九三與此別也云乾道革之時者[illegible]入上體是乾道革之時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者易之爲體三與四爲人道人近在下不近於[illegible]人異於九三也云而无定位所處者九四[illegible]於天下復不在於地中又不當於人上下[illegible]

（誠進退无常之時者文言云上下无常進退无恒是也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者謂欲進己聖道而居王位但逼迫於下羣衆未許非己獨躍所能進及也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者謂志欲靜其居處百姓既未離禍患須當拯救所以不得安居故遲疑猶豫未敢決斷其志而苟進也用心存公進不在私者本為救亂除患不為於己是進不在私也是以為慮不謬於果者謬謂謬錯果謂果敢若不思慮苟欲求進當錯謬於果敢之事而致敗亡若疑惑以為思慮則不錯謬於果敢之事其錯謬者若宋襄公與楚人戰而致敗亡是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疏〕（九五至利見大人○正義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德備天下為萬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見此居王位之大人○注龍德在天○正義曰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謂若聖人有龍德居在天位則大人道路得亨通猶若文王拘在羑里是大人道路未亨也夫位以德興者位謂王位以聖德之人能興王位也德以位敘者謂有聖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敘其聖德若孔子雖有聖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敘也）上九。亢龍有悔。〔疏〕（正義曰上九亢陽之至大而極盛故曰亢龍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聖人有龍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極物極則反故有悔也純陽雖極未至大凶但有悔吝而已繫辭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鄭引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凡悔之為文既是小疵不單稱悔也必以餘字配之其悔若在則言有悔謂當有此悔則此經是也其悔若无則言悔亡言其悔已亡也若恒卦九二悔亡是也其悔雖亡或是更取他文結之若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祗悔之類是也但聖人至極終始无虧故文言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是知大聖之人本无此悔但九五天位有大聖而居者亦有非大聖而居者不能不有驕亢故聖人設法以戒之也）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疏〕（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正義曰用九見羣龍者此一句說乾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體乾元聖人能用天德則見羣龍之義羣龍之義以无首為吉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也○注九天之德○正義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是一爻之九則為天德也）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大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疏〕（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為彖也但此彖釋乾與元亨利貞之德但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大哉乾元者陽氣昊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釋其乾元稱大之義以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稱大也乃統天者以其至健而為物始以此乃能統領於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總統有形是乾元之德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此二句總結乾卦之德也以乾之為德大明曉乎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是明達乎始終之道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若其不明終始之道應潛而飛應飛而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時而成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乃統天之義言乾之為德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於天體六龍即六位之龍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謂之六位也陽氣升降謂之六龍也上文以至健元始總明乾德故云乃統天也此名乘駕六龍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資始之義道體无形自然使物開通謂之為道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也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也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為化言乾之為道使物漸變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注天也者形之名也至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正義曰夫形也者物之累也凡有形之物以形為累是含生之屬各憂性命而天地雖復有形常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豈非統用之者至極健哉若非至健何能使天形无累見其无累則知至健也乘變化而御大器者乘變化則乘潛龍飛龍之屬是也而御大器大器謂天也乘此潛龍飛龍而控御天體所以運動不息故云而御大器也靜專動直不失大和者謂乾之為體其靜住之時則專一不轉移也其運動之時正直不傾邪也故上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韓康伯注云專專一也直剛正也不失大和則下文保合大和是也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故云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謂物之性命各有情非天之情也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稟生者謂之性隨時念慮謂之情无識无情今據有識而言故稱曰情也夫子為彖之體斷明一卦之義體例不同莊氏以為凡有一十二體今則畧舉大綱不可事事繁說莊氏云彖者發首則歎美卦者則此乾彖云大哉乾元坤卦彖云至哉坤元以乾坤德大故先歎美之乃後詳說其義或有先疊文解義而後歎者則豫卦彖云豫之時義大矣哉之類是也或有先釋卦名之義後以卦名結之者則同人彖云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之例是也或有特疊卦名而稱其卦者則同人彖云同人曰同人於野亨注云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此等之屬為文不同雖同人之彖特稱同人曰注又別釋其餘諸卦之彖或詳或畧或先或後故上下參差體例不同或難其解或易畧解若一一比並曲生節例非聖人之本趣恐學者之徒勞心不曉解也今皆畧而不言必有其義於卦下而具說）保合大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疏〕（正義曰此二句釋利貞也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和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言萬物得利而貞正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國所以寧各以有君也）〔疏〕（正義曰自上已來皆論乾德自然養萬物之道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聖人為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萬國皆得寧也人君位實尊高故於此云首出於庶物者也志須卑下故前經云无首吉也但前文說乾用天德其事既詳故此文聖人以人事象乾於文略也以此言之聖人亦當令萬物資始統領於天位而雲行雨施布散恩澤使兆庶衆物各流布其形又大明乎盛衰終始之道使天地四時貴賤高下各以時而成又任用羣賢以奉行聖化使物各正性命此聖人所以象乾而立化）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疏〕（象曰天行健至自強不息○正義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比擬之故謂之象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彖而不在象有由而然也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衆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健為釋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息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沒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健是乾之訓也順者坤之訓也坤則云地勢坤此不言天行乾而言健者劉表云詳其名也然則天是體名乾則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所以尊乾異於他卦凡六十四卦說象不同或總舉象之所由不論象之實體又總包六爻不顯上體下體則乾坤二卦是也或直舉上下二體者若雲雷屯也天地交泰也天地不交否也雷電噬嗑也雷風恒也雷雨作解也風雷益也雷電皆至豐也洊雷震也隨風巽也習坎坎也明兩作離也兼山艮也麗澤兌也凡此一十四卦皆總舉兩體而結義也取兩體俱成或有直舉兩體上下相對者天與水違行訟也上天下澤履也天與火同人也上火下澤睽也凡此四卦或取兩體相違或取兩體相合或取兩體上下相承而為卦也故兩體相對而俱言也雖上下二體共成一卦或直指上體而為文者若雲上於天需也風行天上小畜也火在天上大有也雷出地奮豫也風行地上觀也山附於地剝也澤上於地萃也雷在天上大壯也明出地上晉也風自火出家人也澤上於天夬也澤滅木大過也風行水上渙也水在火上既濟也火在水上未濟也凡此十五卦皆先舉上象而連於下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亦有雖意在上象而先舉下象以出上象者地上有水比也澤上有地臨也山上有澤咸也山上有火旅也木上有水井也木上有火鼎也山上有木漸也山上有雷小過也澤上有水節也山上有水蹇也澤上有風中孚也澤上有雷歸妹也凡此十二卦皆先舉下象以出上象亦意取上象共下象而成卦也或先舉上象而出下象義取下象以成卦義者山下出泉蒙也山下有澤損也山下有風蠱也山下有火賁也天下雷行无妄也山下有雷頤也天下有山遯也天下有風姤也地中有水師也地中有山謙也澤中有雷隨也澤中有火革也地中生木升也凡此十三卦皆先舉上體後明下體也其上體是天天與山則稱下也若上體是地地與澤則稱中也或有雖先舉下象稱在上象之下者若雷在地中復也天在山中大畜也明入地中明夷也澤无水困也是先舉下象而稱在上象之下亦義取下象以立卦也所論之例者皆大判而言之其間委曲各於卦下別更詳之先儒所云此等象辭或有實象或有假象實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虛故言實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如此之類實无此象假而為義故謂之假也雖有實象假象皆以義示人總謂之象也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云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謂君臨上位子愛下民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義皆然也但位尊者象卦之義多也位卑者象卦之義少也但須量力而行各法其卦也所以諸卦並稱君子若卦體之義唯施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言先王也若比卦稱先王以建萬國豫卦稱先王以作樂崇德觀卦稱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敎噬嗑稱先王以明罰勑法復卦稱先王以至日閉關无妄稱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渙卦稱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泰卦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姤卦稱后以施命誥四方稱后兼諸侯也自外卦並稱君子）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以上言之則不驕以下言之則不憂反覆皆道也）〔疏〕（潛龍勿用至反覆道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以初九陽潛地中故云陽在下也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此一爻之象專明天之自然之氣也見龍在田德施普者此以人事言之用龍德在田似聖人已出在世道德恩施能普徧也比初九勿用是其周普也若比九五則猶狹也終日乾乾反復道者此亦以人事言之君子終日乾乾自彊不息故反之與覆皆合其道反謂進反在上也處下卦之上能不驕逸是反能合道也覆謂從上倒覆而下居上卦之下能不憂懼是覆能合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疏〕（或躍在淵至盈不可久也。正義曰或躍在淵進无咎者此亦人事言之進則跳躍在上退在潛處在淵猶聖人疑或而在於貴位也心所欲進意在於公非是爲私故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者此亦人事言之飛龍在天猶聖人之在王位造爲也唯大人能爲之而成就也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者此亦人事言之九五是盈也盈而不已則至上九地致亢極有悔恨也故云盈不可久也但此六爻象辭第一爻言陽在下是舉自然之象明其餘五爻皆有自然之象舉初以見末五爻並論人事則知初爻亦有人事互文相通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疏〕（正義曰此一節釋經之用九之象辭經稱用九故象更疊云用九云天德不可爲首者此夫子釋辭也九是天之德也天德剛健當以柔和接待於下不可更懷尊剛爲物之首故云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疏〕（文言曰至乾元亨利貞。正義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從此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爲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明六爻之義爲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也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爲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氣爲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爲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爲行至其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爲第六節今各依文解之此第一節論乾之四德也元者善之長也此已下論乾之四德但乾之爲體是天之用凡天地運化自然而爾因无而生有也无爲而自爲天本无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无名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垂敎於下使後代聖人法天之所爲故立天四德以設敎也莊氏云第一節元者善之長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者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之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莊氏之意以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時元是物始於時配春春爲發生故下云體仁仁則春也亨是通暢萬物於時配夏故下云合禮禮則夏也利爲和義於時配秋秋既物成各合其宜貞爲事幹於時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於五行之氣唯少土也土則分王四季四氣之行非土不載故不言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體包仁道汎愛施生足以尊長於人也仁則善也謂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嘉會足以合禮者言君子能使萬物嘉美集會足以配合於禮謂法天之亨也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言君子能堅固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幹濟此法天之貞也施於五事言之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須資於知且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也故略而不言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者以君子之人當行此四種之德是以文王作易稱元亨利貞之德欲使君子法之但行此四德則與天同功非聖人不可唯云君子者但易之爲道廣爲垂法若限尚聖人恐不逮餘下故總云君子使諸侯公卿之等悉皆行之但聖人行此四德能盡其極也君子行此四德各量力而爲多少各有其分但乾卦象天故以此四德皆爲天德但陰陽合會二象相成皆能有德非獨乾之一卦是以諸卦之中亦有四德但餘卦四德有劣於乾故乾卦直云四德更无所言欲見乾之四德无所不包其餘卦四德之下則更有餘事以四德狹劣故以餘事繫之卽坤卦之類是也亦有四德之上卽論餘事若革卦云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也由乃孚之後有元亨利貞乃得悔亡也有四德者卽乾坤屯臨隨无妄革七卦是也亦有其卦非善而有四德者以其卦凶故有四德乃可也故隨卦有元亨利貞乃得无咎是也四德具者其卦未必善也亦有三德者卽離咸萃兌渙小過凡六卦就三德之中爲文不一或總稱三德於上更別陳餘事於下若離咸之屬是也就三德之中上下不一於離則云利貞由利貞乃得亨也亦有先云亨更陳餘事乃始云利貞者以有餘事乃得利貞故也有二德者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凡七卦此二德或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後言之由後有事乃致此二德故也亦有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凡十五卦皆一德也並是亨也或多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後言履卦云履虎尾不咥人亨由有事乃得亨以前所論德者皆於經文挺然特明德者乃言之也其有因事相連而言德者則不數之也若需卦云需有孚光亨貞吉雖有亨貞二德連事起文故不數也遯卦云亨小利貞雖有三德亦不數也旅卦云旅小亨旅貞吉雖有亨貞二德亦連他事不數也比卦云原筮元永貞无咎否卦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雖有貞字亦連他文言之又非本卦德亦不數之同人云同人于野亨坎卦云有孚維心亨損卦云无咎可貞此等雖有一德皆連事而言之故亦不數所以然者但易含萬象事義非一隨時曲變不可爲典要故其有意義者各於卦下詳之亦有卦善而德少者若泰與謙復之類雖善唯一德也亦有全无德者若豫觀剝晉蹇解夬姤井艮歸妹凡十一卦也大略唯有凶卦无德者若剝蹇夬姤之屬是也亦有卦善而无德者晉解之屬是也各於卦下詳之凡四德者亨之與貞其德特行若元之與利則配連他事其意以元配亨以利配貞雖配他事爲文元是元大也始首也利是利益也合和也以當分言之各是其一德也唯配亨貞俱爲四德元雖配亨亦配他事故比卦云元永貞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利亦非獨利貞亦所利餘事多矣若利涉大川利建侯利見大人利君子貞如此之屬是利字所施處廣故諸卦謂他事之利不數以爲德也此四德非唯卦下有之亦於爻下有之但爻下其事稍少故黃裳元吉及何天之衢亨小貞吉大貞凶此皆於爻下言之其利則諸爻皆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爲世俗所移易也）〔疏〕（初九曰至不易乎世。正義曰此第二節釋初九爻辭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者此夫子疊經初九爻辭故言初九曰方釋其義假設問辭故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釋潛龍之義聖人有龍德隱居者也不易乎世者不移易其心在於世俗雖逢險難不易本志也）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疏〕（不成乎名至潛龍也。正義曰不成乎名者言自隱默不成就於令名使人知也遯世无悶者謂逃遯避世雖逢无道心无所悶不見是而无悶者言舉世皆非雖不見善而心亦无悶上云遯世无悶心處僻陋不見是而无悶此因見世俗行惡是亦无悶故再起无悶之文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心以爲樂已則行之心以爲憂已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身雖逐物推移隱潛避世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此是潛龍之義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疏〕（九二曰至君德也。正義曰此釋九二爻辭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九二居中不偏然不如九五居尊得位故但云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庸謂中庸庸常也從始至末常言之信實常行之謹愼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善世而不伐者謂爲善於世而不自伐其功德博而化者言德能廣博而變化於世俗初爻則全隱遯避世二爻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若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以器不窳民漸化之是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者以其異於諸爻故特稱易曰見龍在田未是君位但云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與成務矣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可與存義者其唯知終者乎）〔疏〕（九三曰至可與存義也。正義曰此釋九三爻辭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者德謂德行業謂功業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脩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脩業則知終存義也忠信所以進德者復解進德之事推忠於人以信待物人則親而尊之其德日進是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脩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

（業可居故云居業也上云進德下復云進德上云脩業下變云居業者以其間有脩辭之文故避其脩文而云居業且功業宜云居也知至至之可與幾者九三處一體之極方至上卦之下是至也既居上卦之下而不凶咎是知至也既能知是將至則是識幾知理可與共論幾事幾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時此九三既知時節將至知理欲到可與共營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者居一體之盡而全其終竟是知終也既能知此終竟是終盡之時可與保存其義義者宜也保全其位不有失喪於事得宜九三既能知其自全故可存義然九三唯是一爻或使之欲進知幾也或使之欲退存義也一進一退其意不同以九三處進退之時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兩意並行。注處一體之極至其唯知終者乎。正義曰處一體之極是至也者莊氏云極即至也三在下卦之上是至極褚氏云一體之極是至者是下卦已極將至上卦之下至謂至上卦也下云在下位而不憂注云知夫至至故不憂此以人事言之既云下位明知在上卦之下欲至上卦故不憂是知將至上卦若莊氏之說直云下卦上極是至極儻无上卦之體何可至也何須與幾也是知至者據上卦爲文莊說非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是知至者謂三近上卦事之將至能以禮知屈而不觸犯上卦之咎則是知事之將至故可與成務者務謂事務既識事之先幾可與以成其事務與猶許也言可許之事不謂此人共彼相與也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者利則隨幾而發見利則行也義者依分而動不妄求進故進物速疾義不如利由義靜而利動故也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者保全已成之物不妄興動故利不及義也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見利則行不顧在後是靡不有初不能守成其業是鮮克有終）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疏〕（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正義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者謂居下體之上位而不驕也以其知終故不敢懷驕慢在下位而不憂者處上卦之下故稱下位以其知事將至務幾欲進故不可憂也。注明夫終敝故不驕也至故不憂也。正義曰明夫終敝故不驕者解知終也知夫至至故不憂者解知至也前經知至在前知終在後此經先解知終後解知至者隨文便而言之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惕怵惕之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疏〕（故乾乾至无咎矣。正義曰九三以此之故恒乾乾也因其已終已至之時而心懷惕懼雖危不寧以其知終知至故无咎。注處事之極至解怠則曠。正義曰處事之極失時則廢者謂三在下卦之上體是處事之極至也至失時不進則幾務廢闕所以乾乾須進也懈怠則曠者既處事極極則終也當保守已終之業若懈怠驕逸則功業空曠所以乾乾也失時則廢解知至也懈怠則曠解知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疏〕（九四曰至故无咎。正義曰此明九四爻辭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者上而欲躍下而欲退是无常也意在於公非是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者何氏云所以進退无恒者時使之然非苟欲離羣也何氏又云言上下者據位也進退者據爻也所謂非離羣者言雖進退无恒猶依羣衆而行和光俯仰並同於衆非是卓絕獨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則欲上欲進也脩業則欲下欲退也進者棄位欲躍是進德之謂也退者仍退在淵是脩業之謂也其意與九三同但九四欲前進多於九三故云欲及時也九三則不云及時但可與言幾而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疏〕（九五曰至各從其類也。正義曰此明九五爻之義飛龍在天者言天能廣感衆物衆物應之所以利見大人因大人與衆物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以結之也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此二者聲氣相感也水流濕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於地先就濕處火焚其薪先就燥處此同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發初言之也雲從龍風從虎者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此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无識故以次言之漸就有識而言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此二句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聖人作則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陳上數事之名本明於此是有識感有識也此亦同類相感聖人有生養之德萬物有生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者在上陳感應唯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感應之義莊氏云天地絪縕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體有感於天氣偏多者有感於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則各從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此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鍼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弦絕銅山崩而洛鍾應其類煩多難一一言也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感者動也應者報也皆先者爲感後者爲應非唯近事則相感亦有遠事遙相感者若周時獲麟乃爲漢高之應漢時黃星後爲曹公之兆感應之事廣非片言可悉今意在釋理故略舉大綱而已）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下无陰也）〔疏〕（正義曰此明上九爻辭也子曰貴而无位者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是无位也高而无民者六爻皆无陰是无民也）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疏〕（正義曰賢人雖在下位不爲之輔助也）是以動而有悔也。（處上卦之極而不當位故盡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乾文言首不論乾而先說元下乃曰乾何也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論乾而下曰乾元亨利貞餘爻皆說龍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何也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故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其事義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龍德皆應其義故可論龍以明之也至於九三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明以君子當其象矣統而舉之乾體皆龍別而敘之各隨其義）〔疏〕（是以動而有悔也。正義曰聖人設戒居此之時不可動作也。注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正義曰夫乾者統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注意以乾爲四德之主文言之首不先說乾而先說四德者故自發問而釋之以乾體當分无功唯統行此四德之事行此四德乃是乾之功故文言先說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德者故先言之發首不論乾也但能四德既備乾功自成故下始云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也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疏〕（潛龍勿用至天下治也。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三節說六爻人事所治之義潛龍勿用下也者言聖人於此潛龍之時在卑下也見龍在田時舍者舍謂通舍九二以見龍在田是時之通舍也終日乾乾行事者言行此知至知終之事也或躍在淵自試者言聖人逼近五位不敢果決而進唯漸漸自試意欲前進遲疑不定故云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者言聖人居上位而治理也亢龍有悔窮之災者言位窮而致災災則悔也非爲大禍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者易經上稱用九用九之文總是乾德又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言此乾元用九德而天下治九五止是一爻觀見事狹但云上治乾元總包六爻觀見事濶故云天下治也。注此一章全以人事至國可知矣。正義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者下云陽氣潛藏又云乃位乎天德又云乃見天則此一章但云天下治是皆以人事說之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者以乾元用九六爻皆陽是全用剛直放遠善柔謂放棄善柔之人善能柔諂貌恭心很使人不知其惡識之爲難此用九純陽者是全用剛直更无餘陰柔善之人堯尚病之故云非天下之至理未之能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此欲明在下龍潛見之義故張氏云識物之動謂龍之動也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謂龍之所以潛所以見然此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言龍靈異於他獸不妄舉動可潛則潛可見則見是不虛妄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者經唯云時舍也注云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初九潛藏不見九二既見而在田是時之通舍之義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者爻居其位猶若人遇其時故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主則時也謂當時无道故明傷也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國亦時也若見仲尼羈旅於人則知國君无道令其羈旅出外引文王仲尼者明龍潛龍見之義）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與天時俱不息）〔疏〕（潛龍勿用至與時偕行。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四節明六爻天氣之義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與時偕行者此以天道釋爻象也所以九三乾乾不息終日自戒者同於天時生物不息言與時偕行也偕俱也諸儒以爲建辰之月萬物生長不有止息與天時而俱行若以不息言之是建寅之月三陽用事三當生物之初生物不息同於天時生物不息故言與時偕行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與時運俱終極）〔疏〕（或躍在淵至與時偕極。正義曰乾道乃革者去下體入上體故云乃革也乃位乎天德者位當天德之位言九五陽居於天

（照臨廣大故云天德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疏〕（正義曰乃見天則者陽是剛亢之物能用此純剛唯天乃然故云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疏〕（乾元者至性情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五節復明上初章及乾四德之義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乾非自當分有德以元亨利貞為德元是四德之首故夫子恆以元配乾而言之欲見乾元相將之義也以有乾之元德故能為物之始而亨通也此解元亨二德也利貞者性情也者所以能利益於物而得正者由性制於情也○注不為乾元至必性情也○正義曰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遍通諸物之始若餘卦元德雖能始生萬物德不周普故云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其實坤元亦能通諸物之始以此文言論乾元之德故注連言乾元也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其六爻發揮之義案略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散旁通萬物之情輔嗣之意以初為无用之地上為盡末之境其居位者唯二三四五故繫辭唯論此四爻初上雖无正位統而論之爻亦始末之位故乾象云六位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略例云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若俱陰俱陽為无應此其六爻之大略其義具於繫辭於此略言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疏〕（乾始能以美利至天下平也○正義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卦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唯止一事而已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勁健中謂二與五也正謂五與二也故云剛健中正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靈故云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者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重取乾象之文以讚美此乾之義雲行雨施天下平者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陂）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疏〕（君子以成德為行至君子弗用也○正義曰此一節是文言第六節更復明六爻之義此節明初九爻辭周氏云上第六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廣明乾與四德之義此君子以成德為行亦是第六節明六爻之義總屬第六節不更為第七節義或當然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者明初九潛龍之義故先開此語也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為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今日潛者以時未可見故須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夫子解潛龍之義此經中潛龍之言是德之幽隱而未宜見所行之行未可成就是以君子弗用者德既幽隱行又未成是君子於時不用以逢衆陰未可用也周氏云德出於己在身內之物故云成行被於人在外之事故云為行下又即云行而未成是行亦稱成周氏之說恐義非也成德為行者言君子成就道德以為其行其成德為行未必文相對）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以君德而處下體資納於物者也）〔疏〕（正義曰此復明九二之德君子學以聚之者九二從微而進未在君位故且習學以畜其德問以辯之者學有未了更詳問其事以辯決於疑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疏〕（正義曰寬以居之者當用寬裕之道居處其位也仁以行之者以仁恩之心行之被物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者既陳其德於上然後引易本文以結之易之所云是君德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也但有君德未是君位）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疏〕（九三至无咎矣○正義曰此明九三爻辭上之初九九二皆豫陳其德於上不發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則發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文上九則發首云亢之為言也上下不為例者夫子意在釋經義便則言以潛見須言其始故豫張本於上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并重剛不中之事九五前章已備故不復引易但云大人也上九亦前章備顯故此直言亢之為言也案初九云潛之為言上爻云亢之為言獨二爻云言者褚氏以初上居无位之地故稱言也其餘四爻是有位故不云言義或然也重剛者上下俱陽故重剛也不中者不在二五之位故不中也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位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者居危之地以乾乾夕陽戒懼不息得无咎也）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疏〕（九四至故无咎○正義曰此明九四爻辭也其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並與九三同也中不在人者三之與四俱為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是下近於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不在人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故或之者以其上下无定故心或之也或之者疑之也者此夫子釋經或字經稱或是疑惑之辭欲進欲退猶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中雖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為難故危惕其憂深也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彌近前進稍易故但疑惑憂則淺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疏〕（夫大人者至況於鬼神乎○正義曰此明九五爻辭但上節明大人與萬物相感此論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廣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者夫子以天且不違遂明大人之德言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而近者可有違乎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疏〕（亢之為言也至其唯聖人乎○正義曰此明上九之義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此設誡辭莊氏云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者言唯聖人乃能知進退存亡也何不云得喪者得喪輕於存亡舉重略輕也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者聖人非但只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聖人乎此經再稱其唯聖人乎者上稱聖人為知進退存亡發文下稱其唯聖人乎者為不失其正發文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故再發聖人之文也）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坤貞之所利利於牝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於牝馬之貞）〔疏〕（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正義曰此一節是文王於坤卦之下陳坤德之辭蓋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言地之為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利牝馬之貞者此與乾異乾之所貞利於萬事為貞此唯云利牝馬之貞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為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牝對牡為柔馬對龍為順還借此柔順以明柔道故云利牝馬之貞牝馬外物自然之象此亦聖人因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然之德以垂教也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比龍為劣所行亦能廣遠象地之廣育○注至順而後乃亨至唯利於牝馬之貞○正義曰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於牝馬之貞者案牝馬是至順牝馬在元亨之下在貞之上應云至順而後乃貞今云至順而後乃亨倒取上文者輔嗣之意下句既云牝馬之貞避此貞文故云乃亨但亨貞相將之物故云至順之貞亦是至順之亨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但易含萬象一屈一伸此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君子有攸往至安貞吉○正義曰君子有攸往者以其柔順利貞故君子利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西南得朋者此假象以明人事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詣陰乃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方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也東北喪朋安貞吉者西南既為陰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也以柔順之道往詣於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陰而兼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莊氏云先迷後得主利者唯據臣事君也得朋喪朋唯據婦適夫也其褊狹非復弘通之道○注西南致養之地至後獲安貞吉○正義

（曰坤位居西南說卦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坤既養物若向西南與坤同道也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者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必之於陽是之於反類乃得吉也凡言朋者非唯人為其黨性行相同亦為其黨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疏】（象曰至行合无疆○正義曰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此五句總明坤義及二德之首也但元是坤德之首故連言之猶乾之元德與乾相通共文也至哉坤元者歎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平於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者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者其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論坤元之氣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包含以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但坤比元即不得大名若比衆物其實大也故曰含弘光大者也此二句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者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為體終无禍患驅行地无疆不復窮已此二句釋利貞也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用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疏】（柔順利貞至應地无疆○正義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所行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先迷失道者以陰在是之先失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陽唱而陰和人得主利是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者以陰而造坤位是乃與類俱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以陰而詣陽初雖離羣乃終久有慶善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者安謂安靜貞謂貞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得靜而能正即得其吉應合地之无疆是慶善之事也○注行之不以牝馬至求安難矣○正義曰行之不以牝馬牝馬謂柔順也利之不以永貞永貞謂貞固剛正也言坤既至柔順而利之即不兼剛正也方而又剛者言體既方正而性又剛強即太剛也所以須牝馬也柔而又圓者謂性既柔順體又圓曲謂太柔也故須永貞也若其坤无牝馬又无永貞求安難矣云永貞者是下用六爻辭也東北喪朋去陰就陽是利之永貞）

象曰。地勢坤。（地形不順其勢順）【疏】（正義曰地勢方直是不順也其勢承天是其順也）君子以厚德載物。【疏】（正義曰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載萬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諸侯之等但厚德載物隨分多少非如至聖載物之極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始於履霜至于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疏】（初六履霜堅冰至○正義曰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故文言注云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為目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故以人事明之是其義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疏】（象曰履霜堅冰至至堅冰也○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陰始凝也者釋履霜之義言陰氣始凝結而為霜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褚氏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无為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為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于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疏】（六二至无不利○正義曰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方任其質也）【疏】（象曰至直以方也○正義曰言六二之體所有興動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注動而直方正義曰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疏】（正義曰言所以不假修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疏】（六三至无成有終○正義曰含章可貞者六三處下卦之極而能不被疑於陽章美也既居陰極能自降退不為事始唯內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言六三為臣或順從於王事故不敢為事之首主成於物故云无成唯上唱下和奉行其終故云有終○注三處下卦之極○正義曰三處下卦之極者欲見三雖陰爻其位尊也不疑於陽者陰之尊極將與陽敵體必被陽所忌今不被疑於陽言陽不害也應斯義者斯此也若能應此義唯行含章可貞已下之事乃應斯義此爻全以人事明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疏】（象曰至知光大也○正義曰含章可貞以時發者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為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於上）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疏】（六四至无譽○正義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注不造陽事至非泰之道○正義曰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為陽事但不為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疏】（正義曰慎不害者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曰其謹慎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坤為臣道美盡於下夫體无剛健而能極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順之德處於盛位任美文理者也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極陰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疏】（六五黃裳元吉○正義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注黃中之色○正義曰黃中之色裳下之飾者左氏昭十二年傳文也裳下之飾則上衣比君下裳法臣也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以體无剛健是非用威武也以內有文德通達物理故象云文在中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用黃裳而獲元吉以文在中也）【疏】（正義曰釋所以黃裳元吉之義以其文德在中故也既有中和又奉臣職通達文理故云文在其中言不用威武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疏】（上六至其血玄黃○正義曰以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焉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即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注盛而不已○正義曰盛而不已固陽之地者固為占固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用六之利利永貞也）【疏】（正義曰用六利永貞者此坤之六爻總辭也言坤之所用用此衆爻之六六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能以永貞大終者也）【疏】（正義曰以大終者釋永貞之義既能用此柔順長守貞正所以廣大而終也若不用永貞則是柔而又圓即前注云求安難矣此永貞即坤卦之下安貞吉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動之方直不為邪也柔而又圓消之道也其德至靜德必方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一節明坤之德也自積善之家以下是第二節也分釋六爻之義坤至柔而動也剛者六爻皆陰是至柔也體雖至柔而運動也剛柔而積漸乃至堅剛則上云履霜堅冰是也又地能生物初雖柔弱後至堅剛而成就至靜而德方者地體不動是至靜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疏】（正義曰後得主而有常者陰主卑退若在事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

恒理故云有常含萬物而化光者自明象辭含弘光大言含養萬物而德化光大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者言坤道柔順承奉於天以量時而行卽不敢爲物之先恒相時而動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疏〕積善之家至蓋言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六爻辭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欲明初六其惡有漸故先明其所行善惡事由久而積漸故致後之吉凶其所由來者漸矣者言弑君弑父非一朝一夕率然而起其禍患所從來者積漸久遠矣由辯之不早辯者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欲辯明之事不早分辯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惡蓋言順者言此履霜堅冰至蓋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稱蓋者是疑之辭凡萬事之起皆從小至大從微至著故上文善惡並言今獨言弑君弑父有漸者以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亂故特於坤之初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又陰爲弑害故寄此以明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疏〕直其正也至所行也。○正義曰此一節釋六二爻辭直其正者經稱直是其正也方其義者經稱方是其義也義者宜也故事得宜故曰義君子敬以直內者覆釋直其正也言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內理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萬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然卽前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下云義以方外卽此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以直正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爲敬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者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德不孤也直則不邪正則謙恭義則與物無競方則凝重不躁既不習無不利則所行不須疑慮故曰不疑其所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疏〕陰雖有美至有終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三爻辭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者釋含章可貞之義也言六三之陰雖有美道包含之德苟或從王事不敢爲主先成之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處卑待唱乃和故歷言此三事皆卑應於尊下順於上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其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陽始先唱而後代陽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疏〕天地變化至蓋言謹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四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天地閉賢人隱者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天地通則草木蕃明天地閉草木不蕃天地閉賢人隱明天地通則賢人出互而相通此乃括囊无咎故賢人隱屬天地閉也蓋言謹者謹謂謹慎蓋言賢人君子於此之時須謹慎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疏〕君子至美之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六五爻辭也黃中通理者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也正位居體者居中得正是正位也處上體之中是居體也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於中必通暢於外故云暢於四支四支猶人手足比于四方物務也外內俱善能宣發於事業所營謂之事業事成謂之業美莫過之故云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上六爻辭陰疑於陽必戰者陰盛爲陽所疑陽乃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强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爲其嫌於无陽也。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故稱龍焉。〔疏〕正義曰上六陰盛似陽爲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

猶未離其類也。猶未失其陰類爲陽所滅故稱血焉。猶與陽戰而相傷故稱血〔疏〕正義曰言上六雖陰盛似陽然猶未能離其陽類故爲陽所傷而見成也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疏〕其血玄黃之義莊氏云上六之爻兼有天地雜氣所以上六被傷其血玄黃也天色玄地色黃故血有天地之色今輔嗣注云猶與陽戰而相傷是言陰陽俱傷也恐莊氏之言非王之本意今所不取也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則無險故利貞〔疏〕正義曰屯難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相逢遇故云屯難也以陰陽始交而爲難因難物始大通故元亨也萬物大亨乃得利益而貞正故利貞也但屯之四德劣於乾之四德故屯乃元亨亨乃利貞乾之四德無所不包此即勿用有攸往又別言利建侯不如乾之無所不利此已上說屯之自然之四德聖人當法之

勿用有攸往。往益屯也利建侯。得王則定〔疏〕正義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以其屯難之世世道初創其物未寧故宜利建侯以寧之此二句釋人事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始於險難至於大亨而後全正故曰屯元亨利貞〔疏〕彖曰至大亨貞。○正義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者此一句釋屯之名以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若剛柔已交之後物皆通泰非復難也唯初始交時而有難故云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者此釋四德也坎爲險震爲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大亨卽元亨也不言利者利屬於貞故直言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雷雨之動乃得滿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爲〔疏〕正義曰雷雨之動滿盈者周氏云此一句覆釋亨也但屯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上既以剛柔始交釋屯難也此又以雷雨之象解一盈也言雷雨二氣初相交動以生養萬物故得滿盈卽是亨之義也覆釋亨者以屯難之世不宜亨通恐亨義難曉故特釋之此已下說屯之自然之象也。○注雷雨之動乃得滿盈。○正義曰雷雨之動乃得滿盈者周氏褚氏云釋亨也萬物盈滿則亨通也皆剛柔始交之所爲者雷雨之動亦陰陽始交也萬物盈滿亦陰陽而致之故云皆剛柔始交之所爲也若取屯難則坎爲險則上云動乎險中是也若取亨通則坎爲雨震爲動此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一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體不寧故利建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疏〕天造草昧至不寧。○正義曰釋利建侯也草謂草創昧謂冥昧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冥昧之時也于此草昧之時王者當法此屯卦宜建立諸侯以撫恤萬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此二句以人事釋屯之義。○注屯體不寧。○正義曰屯體不寧者以此屯遭險難其體不寧故宜建侯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者造物之始卽天造草昧也草謂草創初始之義始於冥昧者言物之初造其形未著其體未彰故在幽冥闇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疏〕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故云君子以經綸也姚信云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玄云以綸爲淪字非王本意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處此時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貞建侯乎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於陽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疏〕正義曰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卽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唯宜利居處貞正亦宜建立諸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非爲宴安棄成務也故雖磐桓志行正也〔疏〕正義曰雖磐桓志行正者言初九雖磐桓不進非苟求宴安志欲以靜息亂故居處貞也非是苟貪逸樂唯志行守正也。○注非爲宴安棄成務。○正義曰非爲宴安棄成務者言已止爲前進有難故磐桓且住非是苟求宴安棄此所成之務而爲也言身雖住但欲以靜息亂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陽貴而陰賤也〔疏〕正義曰以貴下賤者貴謂陽也賤謂陰也言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賤所以大得民心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志在乎五不從於初屯難之時正道未行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故屯邅也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寇謂初也無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於五不從於初故曰女子貞不字也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者也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故曰十年乃字〔疏〕六二至乃字。○正義曰屯如邅如者屯是屯難邅是邅迴如是語辭也言六二欲應於九五卽畏初九逼之不敢前進故屯如邅如也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匪寇婚媾者寇謂初也言二非有初九與己作寇害則得共五爲婚媾矣馬季長云重婚曰媾鄭玄云媾猶會也女子貞不字者貞正也女子謂六二也女子以守貞正不受初九之愛字訓愛也十年乃字者十年難息之後卽初不害己也乃得往適於五受五之字愛十者數之極數極則復故云十年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疏〕正義曰六二之難乘剛者釋所以屯如邅如也有難者以其乘陽也十年乃字反常者謂反得常也已前有難不得行常十年難息得反常道卽十年乃字是也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卽其餘人事亦當法此猶如有人逼近於强雖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與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於此

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進而无屯邅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應在二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乎雖見其禽而無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幾辭也夫君子之動豈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窮也）〔疏〕（六三至舍往吝。正義曰即鹿無虞者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虛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虞故云唯入于林中此是假物爲喻今六三欲往從五如就鹿也五自應二今乃不自揆度彼五之情納已以否是無虞也即徒往向五五所不納是徒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者幾辭也夫君子之動自知可否豈取恨辱哉見此形勢即不如休舍也言六三不如舍此求五之心勿往也往吝者若往求五即有悔吝也。注見路之易不揆其志。正義曰見路之易不揆其志者三雖比四四不害已身无屯邅是路之平易即意欲向五而不預先揆度五之情意納已以否是無虞也獵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有猶若三欲適五先遣人測度五之情意幾爲語辭不爲義也知此幾不爲事之幾微凡幾微者乃從无向有其事未見乃爲幾也今即鹿無虞是已成之事事已顯者故不得爲幾微之義）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疏〕（正義曰即鹿无虞以從禽者言即鹿當有虞官即有鹿也若无虞官以從逐于禽亦不可得也君子舍之往吝窮者君子見此之時當舍而不往若往則有悔吝窮苦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雖比初執貞不從不害已志者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曰往吉无不利）〔疏〕（正義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慮二妨已路故初時班如旋也二既不從於初故四求之爲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見彼之情狀也）〔疏〕（正義曰言求初而往婚媾明識初與二之情狀知初納已知二不害已志是其明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與拯濟微滯亨于羣小而繫應在二屯難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間小貞之吉大貞之凶）〔疏〕（九五屯其膏至大貞凶。正義曰屯其膏者膏謂膏澤恩惠之類言九五既居尊位當恢弘博施唯繫應在二而所施者褊狹是屯難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若大人不能恢弘博施是大正爲凶。注固志同好不容他間。正義曰固志同好不容他間者間者厠也五應在二是堅固其志在于同好不容他人間厠其間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無所適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居不獲安行无所適窮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疏〕（正義曰處險難之極而下无應援若欲前進即无所之適故乘馬班如窮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疏〕（正義曰何可長者言窮困泣血何可久長也）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筮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瀆蒙也能爲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疏〕（蒙亨至瀆則不告。正義曰蒙者微昧闇弱之名物皆蒙昧唯願亨通故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物既闇弱而意願亨通即明者不求於闇即匪我師德之高明往求童蒙之闇但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云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者初者發始之辭筮者決疑之物童蒙既來求我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者師若遲疑不定或再或三是褻瀆瀆則不告童蒙來問本爲決疑師若以廣深二義再三之言告之則童蒙聞之轉亦瀆亂故不如不告也自此以上解蒙亨之義順此上事乃得亨也故亨文在此事之上也不云元者謂時當蒙弱未有元也。注初筮告。正義曰初筮則告者童蒙既來求我我當以初心所念所筮之義一理而剖告之再三則瀆瀆蒙也者若以棄此初本之意而猶豫遲疑岐頭別說則童蒙之人聞之褻瀆而煩亂也故再三則瀆瀆蒙也能爲初筮其唯二乎者以彖云初筮告以剛中者剛而得中故知是二也）利貞。（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疏〕（利貞。正義曰貞正也言蒙之爲義利以養正故彖云蒙以養正乃聖功也若養正以明即失其道也。注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正義曰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者言人雖懷聖德若隱默不言人則莫測其淺深不知其大小所以聖德彌遠而難測矣若彰顯其德苟自發明即人知其所爲識其淺深故明夷注云明夷莅衆顯明於外巧所避是也此卦繫辭皆以人事明之）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疏〕（正義曰山下有險者坎在艮下是山下有險艮爲止坎上遇止是險而止也恐進退不可故蒙昧也此釋蒙卦之名）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時之所願惟願亨也以亨行之得時中也）〔疏〕（正義曰疊蒙亨之義言居蒙之時人皆願亨若以亨道行之于時則得中也故云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也非童蒙者即陽也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不求所告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疏〕（正義曰以童蒙闇昧之志而求應會明者故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謂二也二爲衆陰之主也无剛失中何由得初筮之告乎）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疏〕（正義曰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者所以再三不告恐瀆亂蒙者自此以上彖辭總釋蒙亨之義蒙以養正聖功也者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至聖之功此一句釋經之利貞）

象曰。山下出泉。蒙。（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疏〕（正義曰山下出泉未有所適之處是險而止故蒙昧之象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初筮之義也育德者養正之功也）〔疏〕（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育德謂隱默懷藏不自彰顯以育養其德果行育德者自相違錯若童蒙來問則果行也尋常處衆則育德是不相須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處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發也蒙發疑明刑說當也以往吝刑不可長）〔疏〕（初六至以往吝。正義曰發蒙者以初近於九二二以陽處中而明能照闇故初六以能發去其蒙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蒙既發去无所疑滯故利用刑戮于人又利用說去罪人桎梏以蒙既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以往吝者若以正道而往即其事益善矣若以刑人之道出往往之即有鄙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疏〕（正義曰且刑人之道乃賊害於物是道之所惡以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鞭扑不可不施於家案此經刑人說人二事象直云利用刑人一者但舉刑重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婦者配已而成德者也體陽而能包蒙以剛而能居中以此納配物莫不應故納婦吉也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施之於子克家之義）〔疏〕（九二至子克家。正義曰包謂包含九二以剛居中童蒙悉來歸已九二能含容而不距皆與之決疑故得吉也九二以剛居中陰來應之婦謂配也故納此匹配而得吉也此爻在下體之中能包蒙納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即是子孫能克荷家事故云子克家也。注親而得中。王氏曰親而得中者言九二居下卦之中央上下俱陰以已之兩陽迎接上下二陰陰陽相親故云親而得中也能幹其任者既能包蒙又能納匹是能幹其任）象曰。子克家。剛柔節也。〔疏〕（正義曰以陽居於卦內接待羣陰是剛柔相接故克幹家事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童蒙之時陰求於陽晦求於明各求發其昧者也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疏〕（六三至无攸利。正義曰勿用取女者女謂六三言勿用取此六三之女所以不須者此童蒙之世陰求於陽是女求男之時也見金夫者謂上九以其剛陽故稱金夫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見金夫女之爲禮正行以待命而嫁今先求於夫是爲女不能自保其躬固守貞信乃非禮而動行既不順若欲取之无所利益故云不有躬无攸利也）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疏〕（正義曰釋勿用取女之義所以勿用取此女者以女行不順故也）

六四。困蒙。吝。（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疏〕（正義曰此釋六四爻辭也六四在兩陰之中去九二既遠无人發去其童蒙故曰困于蒙昧而有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稱實也）〔疏〕（象曰至獨遠實也。正義曰獨遠實者實謂九二之陽也九二以陽故稱實也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注陽稱實也。正義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

六五。童蒙吉。（以夫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疏〕（正義曰言六五以陰居於尊位其應在二二剛而得中五則以事委任於二不勞已之聰明猶若童稚蒙昧之人故所以得吉也）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委物以能不先不爲順以巽也）〔疏〕（象曰至順以巽也。正義曰順以巽也釋童蒙之吉巽以順也猶委物於二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褚氏云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迹相卑下也。注委物以能至順以巽也。正義曰委物以能謂委付事物與有能之人謂委二也不先不爲者五雖居尊位而專委任於二不在二先而首唱是順於二也不爲者謂不自造爲是委任二也不先於二是心順也不自造爲是貌順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童蒙以發其昧者也故曰擊蒙也童蒙願發而已能擊

去之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爲之扞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爲寇利禦寇也〔疏〕正義曰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衆陰之蒙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從也若因物之來即欲取之而爲寇害物皆叛矣故不利爲寇也若物從外來爲之扞禦則物咸附之故利用禦寇也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疏〕正義曰所宜利爲物禦寇者由上下順從故也言此爻既能發去衆蒙以合上下之願又能爲之禦寇故上下彌更順從也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定（閩本同錢本亦同惟勑撰定三字在次行與國子並毛本國上有唐字監本刪去結銜作唐孔穎達撰定非）

夫易者象也（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格）

業資凡聖（閩監本同毛本足利本寫本凡作九）

輔嗣之注若此（錢本閩監本同毛本注作註○按漢唐宋人經注字無作註者）

欲取改新之義（閩監毛本同寫本新作辛）

今既奉勑刪定（十行本勑字提行下同錢本同閩監毛本不提行毛本勑改敕）

考察其事（閩監毛本同錢本寫本察作案）

周易正義卷第一（閩監毛本同錢本無此七字但有八論二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此八論題目十行本作四行分上下兩排閩監毛本同錢本作八行）

第一論易之三名（十行本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正義曰夫易者（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已後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天以爛明（閩監毛本同寫本爛作爓）

其易之蘊邪（閩監毛本同錢本蘊作縕）

上下無常（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作无下同）

崔覲劉貞簡等（閩監毛本同寫本簡上有周字）

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盧文弨云案乾鑿度本作繼天地此斷字疑誤）

以爲伏義畫卦（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當作重卦畫字誤）

未有彖繇（閩毛本同監本繇作䌛○按籒者正字也繇者假借字䌛爲俗字）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閩監本同毛本第上有卷字石經釋文岳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上經乾傳第一錢本考文所據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一按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義之意也蓋其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又十行本閩監毛本其第七卷題云周易兼義卷第七周易繫辭上第七八卷九卷同則此第一至第六卷亦當先標周易兼義卷第幾後標周易上下經某傳第幾庶前後畫一釋文云第亦作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正義　王弼注（宋本無正義二字閩監毛本作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又監本義誤善又釋文王弼注本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石經岳本並作王弼注）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如此連寫閩監毛本以☰☰及乾下乾上四字爲一行乾元以下提行頂格非是又十行本自此盡卦末連注疏行行頂格其每爻及象文言等不復提行另起與石經合錢本每卦分作數節每節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上空一格閩監毛本與錢本同）

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下天字疑衍）

欲使人法天之用（閩監毛本同錢本使人二字作以）

文言備矣（凡注文十行本雙行夾注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改爲單行上加注字錢本注文上有注云二字按考文大過下引宋本注云音相過之過則宋本與錢本同）

他皆倣此（錢本閩監本同宋本倣作放毛本誤做）

其畫已長（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長當陽字誤）

所以重錢（宋本同閩監毛本錢改體下故交其錢同按火珠林始以錢代著故謂之重錢交錢改體非是）

故曰在田（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免龍戰之災下坤利在永貞下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下其唯知終者乎下雖危无咎下不爲之助下而下日乾元亨利貞下各隨其義下與天時俱不息下與時運俱終極下剛直之物下唯乾體能用之下並同）

四則或躍（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或作惑非）

九二至利見大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此七字山井鼎云經傳下疏更引經文者宋板刊去直云正義曰以下皆然）

且一之與二（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一改初下二在一上同）

且大人之云（閩監毛本同宋本云作文）

注處於地上至唯二五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出潛至五焉較今本爲省文後多類此茲不悉出）

矣上下兩體（閩監毛本同錢本無矣字宋本作是○補案是字是也）

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閩本同宋本其作於監毛本田誤由）

觀輔嗣之注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焉作意○〔補〕案意字是也）

謂周而普獨（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徧○補案徧字是也）

言範模乾之一卦（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範模作此據）

地之萌牙（閩監毛本同李鼎祚集解亦作牙錢本作芽○按古多以牙爲芽）

其相終竟空曠（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相作禮○補案禮字是也注則處下之禮曠可證）

當若厲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當作常○〔補〕案常字是也）

王以九三與上九相並（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正）

或躍在淵（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淵字諱缺末畫釋文出或躍古本或作惑注及象文言同）

而无定位所處（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所作可釋文所處一本作可處）

躍於在淵（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躍在於淵）

猶豫遲疑（閩監毛本同下同宋本遲作持與注合）

百姓既未離禍患（盧文弨云未字衍文）

非飛而何（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如）

以柔順而爲不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之主二字）

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按自此以下錢本摠在注各以有君也之下蓋每一節末下接正義又釋經都畢然後釋注錢按單疏本注疏本亦同十行本閩監毛本每節內每段分屬雖便讀者究失舊第後皆準此）

明其所由之主（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按毛作繇者避所諱或諱作由後不悉出）

此名乘駕六龍（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正直不傾邪也（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則字）

何情之有（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情當正誤）

則豫卦歎云（閩監毛本同錢本歎作彖是也）

或難其解（閩監毛本同宋本其作具是也）

不和而剛暴（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暴上有則字下有也字）

大利之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利作和是也）

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以作似

君子以自強不息（岳本同石經初刻彊後改強釋文出自強閩監毛本作彊）

乾則用名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閩監毛本提行另起錢本不提行

反復道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道上有之字一本無也字釋文復本亦作覆）

反復皆道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皆下有合字

大人造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造云劉歆父子作聚按造聚聲相近）

退在潛處在淵閩監毛本同宋本上在作則

文言曰自此至卦末並文言也錢本皆不提行

君子體仁（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

利物足以和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

若限倘聖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尚作局是也

或在事後言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言作者

亦於爻下有之閩監毛本同宋本有作言是也

此第二節釋初九爻辭也（盧文弨云當云此文言第二節此釋初九爻辭也觀下疏自明）

不成乎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成名云一本作不成乎名按疏云不成就於令名以於字釋經文乎字則正義本與石經合）

確乎其不可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字

心處僻陋盧文弨云心疑身之誤

可與幾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與下有言字

存物之終若【補】案若當作者

而不凶咎（閩監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犯字○按毛本作而不犯咎）

懈怠則曠（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解怠○按古多以解爲懈）

故因其時而惕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故下有乾乾二字

至失時不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至作若是也

猶非羣衆而行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非作依是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馬融作起

而礎柱潤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而柱礎潤是也

感應之事應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應作廣是也

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盧文弨云當作上非九位而九居之）

以馬明坤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明作敘

正義取夫乾者【補】毛本取作曰案所改是也

不先說乾（十行本不字空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不作應）

非天下至理（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理作治按集解作非天下之至治）

其六爻發揮之義（山井鼎云從此已下解下文者乃誤在此但宋板每章通爲一節間不雜疏故無此誤）

六爻發揮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揮本亦作輝

下又卽云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文

問以辯之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誤辨釋文出以辯

故或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作惑非下句同

故心或之也閩監毛本同宋本或作惑

其唯聖人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按王肅本大非此經依釋文所載無末五字者是最古本此是倒裝文法故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如檀弓誰與哭者卽哭者誰與）

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巛巛今字也錢本宋本此卦前題周易注疏卷第二）

故唯利於牝馬之貞（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得朋下故曰喪朋下坤以馬行地下其勢順下故不習焉而无不利下故不擅其美下非泰之道下故戰于野下故必戰下爲陽所滅下故稱血下並同）

蓋乾坤合體之物閩監毛本同宋本蓋作但是也

乾之所貞（十行本閩監本貞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利）

牝對牝爲柔補毛本下牝字作牡案所改是也

馬雖比龍爲劣十行本閩監本比字缺毛本如此

所而亦能廣遠（閩監本缺所字毛本作鈍屬上句非也錢本宋本而作行是）

今以陰詣陰乃得朋（十行本閩監本乃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是）

其禍狹非復宏通之道（十行本閩監本缺復字毛本如此宋本作易錢本無此字又錢本宋本其下有理字）

行地无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疆或作壃下及注同

彖曰至行合无疆補案合當作地

及二德之首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二作元

與乾相通其文也（十行本通字模糊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連是也）

以和順承平於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平作奉是也

包含以厚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宏是也

但坤比元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乾

順行地无疆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故是也

應地无疆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无誤無

夫用雄必爭【補】（岳本監本毛本用作兩是也閩本作用缺夫字十行本夫雄字筆畫舛誤今正）

重釋利貞之善（十行本之下一字筆畫舛誤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義）

以陰在是之先錢本宋本是作物閩監毛本作事

人得主利閩本同錢本宋本人作乃監毛本主誤生

人若得靜而能正閩監本同錢本宋本毛本若作君

正義曰地勢方直（閩監毛本同宋本勢作體錢本此疏在君子厚德載物疏後正義曰上標注地形不順其勢順七字）

義所謂陰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下有取字是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無也字後增古本足利本冰下有至字）

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閩毛本同錢本監本于作干是也）

故分爻之辭象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辭象作象辭

而逆以堅冰爲戒宋本同閩監毛本逆誤遂

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按古本多不可信）

正義曰文言云（閩監毛本同宋本文言云上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九字山井鼎云宋板爻象連爲一節經文終乃有疏每卦爲然如此篇地道光也下始有疏故疏字下無六二至无不利六字直作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云云今本斷章裁句與宋板稍異）

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集解作不與物忤故无咎功名不顯故无譽也）

曰其謹慎錢本宋本曰作由閩監毛本作施字

固爲占固（浦鏜云爲當作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坤至柔云本或有文言曰者）

至靜而德方（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德下旁添也字按旁添字並後人妄增不可信）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釋文辯荀作變）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上十四字無也字云張璠本此上有易曰衆家皆無）

故事得宜（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故作於）

名以方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各是也）

旣云義以方外（十行本閩監本缺旣字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下是也）

欲云敬以直正者（〔補〕案正當作內）

草木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茂字不必從）

蓋言謹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陰疑於陽必戰（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

爲其嫌於无陽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釋文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按鄭作謙當云鄭作溓說詳釋文）

然猶未能離其陽類（閩監本同毛本陽作陰）

而見成也（閩本同錢本宋本成作滅監毛本作血）

天地之雜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下有色字）

屯

故利貞（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屯元亨利貞乃得滿盈下皆剛始交之所爲下君子經綸之時下故曰十年乃字下大貞之凶下不與相得下故泣血漣如下並同）

得王則定（王主之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釋文則定本亦作則寧古本下有也字）

一盈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其義不一（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作例）

君子以經綸（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綸字漫滅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

綸謂綱綸（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繩是也）

姚信云綸謂綱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緯）

磐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

志行正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大得民也同）

但欲以靜息亂也（錢本宋本同閩本但誤桓監毛本誤恒）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班鄭本作般媾馬本作冓本或作構者非）

數極則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復作變是也）

即鹿無虞（〔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無作无案无字是也釋文鹿王肅作麓）

君子幾不如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鄭作機）

往吝窮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往作无）

故不得爲幾微之義（閩監毛本同宋本義作幾）

何長也（〔補〕各本作何可長也此十行本原脫可字案正義曰何可長者又曰何可久長也是何下當有可字今補）

蒙

童蒙求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古本蒙下有來字）

此卦繫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繇）

以亨行時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時上有得字一本也作矣按此得字蓋涉注文而衍）

童蒙求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來求我○案惠棟周易古義引呂覽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王念孫云注云童蒙之來求我又蔡邕處士圈叔則碑童蒙來求虎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多有來字）

君子當發此蒙道（閩監毛本同宋本發作法）

小雅云（錢本宋本閩監毛本小作爾○按爾字誤小爾雅唐人多作小雅文選注亦然）

出往往之（閩監毛本同宋本下往作行）

故刑人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刑上有利字）

包蒙吉（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包作苞釋文出苞蒙按此據宋本釋文若通志堂本則亦改爲包矣古經典包容字多从艸）

克家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无攸利下故曰童蒙吉下並同）

王氏曰（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正義曰是也）

勿用取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又作娶下及注同）

所以不須者（閩監毛本同宋本須下有取字）

困蒙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吝作咎象注同山井鼎云非）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擊馬鄭作繫古本禦上有用字注同）

爲之扞禦（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禦本又作衛）

周易兼義上經需傳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疏〕（正義曰此需卦繫辭也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爲體唯有信也光亨貞吉者若能有信即需道光明物得亨通于正則吉故云光亨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剛健而進即不患於險乾德乃亨故云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故光亨貞吉）〔疏〕（象曰需須也至以正中也○正義曰此釋需卦繫辭需須也險在前者釋需卦之名也是需待之義故云需須也險在前釋所以需待由險難在前故有待乃進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者解需道所以得亨由乾之剛健前雖遇險而不被陷滯是其需待之義不有困窮矣故得光亨貞吉由乾之德也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者此疊出需卦繫辭然後釋之也言此需體非但得乾之剛強而不陷又由中正之力也以九五居乎天子之位又以陽居陽正而得中故能有信光明亨通而貞吉也剛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之德也凡卦之爲體或直取象而爲卦德者或直取爻而爲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爲卦德者此卦之例是也○注謂五也至光亨貞吉○正義曰需道畢矣者凡需待之義先須於信後乃光明亨通於物而貞吉能備此事是須道終畢五即居於天位以陽居尊中則不偏正則无邪以此待物則所爲皆成故需道畢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乾德獲進往輒亨也）〔疏〕（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正義曰釋利涉大川之義以乾剛健故行險有功也○注乾德至亨也○正義曰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即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即是往輒亨通也此雖釋利涉大川兼釋上光亨之義由是光亨乃得利涉大川故於利涉大川乃明亨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茲乎）〔疏〕（象曰至飲食宴樂○正義曰坎既爲險又爲雨今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也故不云險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若言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大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居需之時最遠於難能抑其進以遠險待時雖不應幾可以保常也）〔疏〕（正義曰但難在於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在於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利用恆无咎者恆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猶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疏〕（正義曰不犯難行者去難既遠故不犯難而行未失常者不敢速進遠難待時是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將近於難故曰需於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

（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疏）（正義曰沙是水傍之地去水漸近待時于沙故難稍近雖未致寇而小有言以相責讓近不逼難遠不後時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雖小有責讓之言而終得其吉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疏）（正義曰需于沙衍在中者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故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敵也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備可以不敗）（疏）（正義曰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處逼近於難欲進其道難必害己故致寇至猶且遲疑而需待時雖即有寇至亦未爲禍敗也）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疏）（正義曰災在外者釋需于泥之義言爲需雖復在泥泥猶居水之外即災在身外之義未陷其剛之義故可用需以免自我致寇敬慎不敗者自由也由我欲進而致寇來己若敬慎則不有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也穴者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者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疏）（六四需于血出自穴。正義曰需于血者謂陰陽相傷故有血也九三之陽而欲上進此六四之陰而塞其路兩相妨害故稱血言待時于血猶待時於難中也出自穴者穴即陰之路也而處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云需于血順以聽命也。注凡稱血者至出自穴也。正義曰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即坤之上六其血玄黃是也。穴者陰之路也者凡孔穴穿道皆是幽隱故云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坎是坎險若處坎之上即是出穴者也處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但易含萬象此六四一爻若以戰鬭言之其出則爲血也若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爲穴也穴之與位各隨事義也）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之所須以待達也已得天位暢其中正无所復須故酒食而已獲貞吉也）（疏）（正義曰需于酒食貞吉者五既爲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以需待酒食以遞相宴樂而得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疏）（正義曰釋酒食貞吉之義言九五居中得正需道亨通上下无事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六四所以出自穴者以不與三相得而塞其路不辟則害故不得不出自穴而辟之也至於上六處卦之終非塞路者也與三爲應三來之己乃爲己援故无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己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疏）（上六至敬之終吉。正義曰上六入于穴者上六陰爻故亦稱穴也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己不爲禍害乃得爲己援助故上六无所畏忌乃入于穴而居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者速召也不須召喚之客有三人自來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前進但畏于險難不能前進其難既通三陽務欲上升不須召喚而自來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敬之終吉者上六居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不可怠慢故須恭敬此三陽乃得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敬之則得終吉故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疏）（正義曰雖不當位未大失者釋敬之終吉之義言己雖不當位而以一陰爲三陽之主若不敬之則有凶害今由己能敬之雖不當位亦未有大失言初時雖有小失終久乃獲吉故云未大失也且需之一卦須待難通其於六爻皆假他物之象以明人事待通而亨須待之義且凡人萬事或有去難遠近須出須處法此六爻即萬事盡矣不可皆以人事曲細比之易之諸爻之例並皆放此）

䷅（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窒謂窒塞也皆惕然後可以獲中吉）（疏）（正義曰窒塞也惕懼也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疏）（正義曰終凶者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故利見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凡不和而訟无施而可涉難特甚焉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不閉其源使訟不至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故雖復有信而見塞懼猶不可以爲終也故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也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疏）（象曰訟上剛下險至入于淵也。正義曰此釋繇辭之義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者上剛即乾也下險即坎也猶人意懷險惡性又剛健所以訟也此二句因卦之象以顯有訟之所由案上需須也以釋卦之名此訟卦不釋訟名者訟義可知故不釋也諸卦其名難者則釋之其名易者則不釋之他皆倣此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者先疊出訟之繇辭以剛來而得中者釋所以訟得其有孚窒惕中吉者言由九二之剛來向下體而處下卦之中爲訟之主而聽斷獄訟故訟者得其有孚窒惕中吉也終凶訟不可成者釋終凶之義以爭訟之事不可使成故終凶也利見大人尚中正者釋利見大人之義所以於訟之時利見此大人者以時方鬭爭貴尚居中得正之主而聽斷之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者釋不利涉大川之義若以訟事往涉于川即必墜于深淵而陷于難也。注凡不和而訟至應斯任也。正義曰无施而可者言若性好不和又與人鬭訟即无處施設而可也言所在之處皆不可也涉難特甚焉者言好訟之人習常施爲己且不可若更以訟涉難其不可特甚焉故云涉難特甚焉中乃吉者謂此訟事以中途而止乃得吉也前注云可以獲中吉謂獲中止之吉不閉其源使訟不至者若能謙虛退讓與物不競即此是閉塞訟之根源使訟不至也今不能如此是不閉塞訟源使得至也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者謂雖每訴訟陳其道理不有枉曲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之過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疏）（天與水違行訟至作事謀始。正義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即終无所訟也。注聽訟至不責於人。正義曰訟之所以起契之過者凡鬭訟之起只由初時契要之過謂作契要不分明有德司契者言上之有德司主契要而能使分明以斷於下亦不須責在下之人有爭訟也有德司契之文出老子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凡陽唱而陰和陰非先唱者也四召而應見犯乃訟處訟之始不爲訟先雖不能不訟而了訟必辯明矣）（疏）（初六至小有言終吉。正義曰不永所事者永長也不可長久爲鬭訟之事以訟不可終也小有言終吉者言終吉者初六應于九四然九四剛陽先來非理犯己初六陰柔見犯乃訟雖不能不訟是不獲已而訟也故小有言以處訟之始不爲訟先故終吉。注處訟之始至必辯明也。正義曰處訟之始者始入訟境言訟事尚微故云處訟之始也不爲訟先者言己是陰柔待唱乃和故云不爲訟先也）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疏）（正義曰訟不可長者釋不永所事以訟不可長故不長此鬭爭之事其辯明者釋小有言以訟必辯析分明四雖初時犯己己能辯訟道理分明故初時小有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爲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疏）（九二至三百戶无眚。正義曰不克訟者克勝也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與五相敵不勝其訟言訟不得勝也歸而逋其邑者訟既不勝怖懼還歸逋竄其邑若其邑強大則大都偶國非逋竄之道人三百戶无眚者若其邑狹少唯三百戶乃可也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此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鄭注云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眚災。注以剛處訟至災未免也。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災者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疏）（正義曰歸逋竄者釋歸而逋邑以訟之不勝故退歸逋竄也患至掇者掇猶拾掇也自下訟上悖逆之道故禍患來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來也故王肅云若手拾掇物然）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閒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柔體不爭繫應在上衆莫能傾故曰終吉上壯爭勝難可忤也故或從王事不敢成也）（疏）（六三食舊德至王事无成。正義曰食舊德者六三以陰柔順從上九不爲上九侵奪故保全己之所有故食其舊日之德祿位貞厲者貞正也厲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閒故須貞正自危厲故曰貞厲然六三柔體不爭係應在上衆莫能傾故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三應於上上則壯而又勝故六三或從上九之王事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故云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疏）（正義曰從上吉者釋所以食舊德以順從上九故得其吉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初辯明也）（疏）

正義曰九四既非理陵犯於初初能分辯道理故九四訟不勝也

復即命渝。安貞吉。（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理變前之命安貞不犯不失其道爲仁猶己故吉從之）〔疏〕復即命渝安貞吉○正義曰復即命渝者復反也即就也九四訟既不勝若能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能自渝變休息不與初訟故云復即命渝安貞吉者既能反從本理渝變往前爭訟之命即得安居貞吉○注處上訟下至故吉從之○正義曰若能反從本理者釋復即之義復反也即從也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當反從此原本不爭之理故云反從本理變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變也但倒經渝字在命上故云變前之命前命者謂往前共初相訟之命也今乃變之也安貞不犯者謂四安居貞正不復犯初故云安貞不犯爲仁由己故吉從之者爲仁由己論語文初不犯己己莫陵於初是爲仁義之道自由於己故云爲仁由己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疏〕正義曰安貞不失者釋復即命渝之義以其反理變命故得安貞之吉不失其道

九五。訟元吉。（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訟元吉）〔疏〕九五訟元吉○正義曰處得尊位中而且正以斷獄訟故得元吉也○注處得尊位至故訟元吉○正義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者居九五之位當爭訟之時是主斷獄訟者也然此卦之內斷獄訟之人凡有二主案上注云善聽之主其在二乎是二爲主也此注又云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是五又爲主也一卦兩主者凡諸卦之內如此者多矣五是其卦尊位之主餘爻是其卦爲義之主猶若復卦初九是復卦之主復義在于初九也六五亦居復之尊位爲復卦尊位之主如此之例非一卦也所以然者五居尊位猶若天子總統萬機與萬物爲主故諸卦皆五居尊位諸爻則偏主一事猶若六卿春官主禮秋官主刑之類偏主一事則其餘諸爻各主一事也即六卿總歸於天子諸卦之爻皆以九五爲尊位也若卦由五位五又居尊正爲一主也若比之九五之類是也今此訟卦二既爲主五又爲主皆有斷獄之德其五與二爻其義同然也故俱以爲主也案上彖辭剛來而得中今九五象辭云訟元吉以中正也知彖辭剛來得中非據九五也輔嗣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於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九五在外卦又三爻俱陽不得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來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往非類而稱來也以斷枉直者枉曲也凡二人來訟必一曲一直此九五聽訟能斷定曲直者故云以斷枉直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疏〕正義曰以中正也者釋元吉之義所以訟得大吉者以九五處中而得正位中則不有過差正則不有邪曲中正爲德故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疏〕正義曰或錫之鞶帶者上九以剛居上是訟而得勝者也若以謙讓蒙錫則可長保有若因訟而得勝雖或錫與鞶帶不可長久終一朝之間三被褫脫故云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疏〕正義曰釋終朝三褫之義以其因訟得勝受此錫服非德而受亦不足可敬故終朝之間三被褫脫也凡言或者或之言有也言或有如此故言或則上云或從王事无成及坤之六三或從王事无成之類是也鞶帶謂大帶也故杜元凱桓二年傳鞶厲旒緌注云鞶大帶也此訟一卦及爻辭並以人事明之唯不利涉大川假外物之象以喻人事

䷆（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疏〕師貞丈人吉无咎○正義曰師衆也貞正也丈人謂嚴莊尊重之人言爲師之正唯得嚴莊丈人監臨主領乃得吉无咎若不得丈人監臨之衆不畏懼不能齊衆必有咎害○注丈人嚴戒之稱也至乃无咎也○正義曰興役動衆无功罪者監臨師旅當以威嚴則有功勞乃得无咎若其不以威嚴師必无功而獲其罪故云興役動衆无功罪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毒猶役也）〔疏〕象曰至又何咎矣○正義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者此釋師卦之名并明用師有功之義但師訓既多或訓爲法或訓爲長恐此師名取法之與長故特明之師訓爲衆也貞爲正也貞之爲正其義已見於此復云見正者欲見齊衆必須以正故訓貞爲正也與下文爲首引之勢故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无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自剛中以下釋丈人吉无咎也言丈人能備此諸德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疏〕正義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者言君子法此師卦容納其民畜養其衆若爲人除害使衆得寧此則容民畜衆也又爲師之主雖尚威嚴當赦其小過不可純用威猛於軍師之中亦是容民畜衆之義所以象稱地中有水欲見地能包水水又衆大是容民畜衆之象若其不然或當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蓋取容畜之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疏〕初六師出至否臧凶○正義曰初六爲師之始是整齊師衆者也既齊整師衆使師出之時當須以其法制整齊之故云師出以律也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師无問否之與臧皆爲凶也否謂破敗臧謂有功然否爲破敗即是凶也何須更云否臧凶者本意所明雖臧亦凶臧文既單故以否配之欲盛言臧凶不可單言故云否臧凶也○注爲師之始至否臧皆凶○正義曰爲師之始齊師者也者以師之初爻故云爲師之始在師之首先唱發始是齊整師衆者也失律而臧何異於否者若棄失法律不奉法而行雖有功而臧何異於否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者解何異於否之義令則法律也若失此法令雖有功勞軍法所不容赦故云何異於否然閫外之事將軍所載臨事制宜不必皆依君命何得有功法所不赦者凡爲師之體理非一端量事制宜隨時進退此則將軍所制隨時施行若苟順私情故違君命犯律觸法則事不可赦耳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疏〕正義曰失律凶者釋師出以律之義言所以必須以律者以其失律則凶反經之文以明經義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以剛居中而應於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爲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師得吉莫善懷邦邦懷衆服錫莫重焉故乃得成命）〔疏〕九二至王三錫命○正義曰在師中吉者以剛居中而應於五是在師中吉也无咎者承上之寵爲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錫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錫命○注以剛居中至故乃得成命○正義曰在師而得中者觀注之意以在師中爲句其吉字屬下觀象之文在師中吉承天寵者則似吉字屬上此吉之一字上下兼該故注文屬下象文屬上但象略其无咎之字故吉屬師中也故乃得成命者案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賜三命而尊之得成故乃得成命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疏〕正義曰承天寵者釋在師中吉之義也正謂承受五之恩寵故中吉也懷萬邦也者以其有功能招懷萬邦故被王三錫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疏〕六三師或輿尸凶○正義曰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无所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或有輿尸之凶○注以陰處陽至輿尸之凶○正義曰退无所守者倒退而下乘二之剛已又以陰居陽是退无所守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疏〕正義曰大无功也者釋輿尸之義以其輿尸則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疏〕六四師左次无咎○正義曰六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云師左次无咎故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无凶咎也○注行師之法至故左次之○正義曰行師之法欲右背高者此兵法也故漢書韓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雖不能有獲足以不失其常也）〔疏〕正義曰未失常者釋无咎之義以其雖未有功未失常道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王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疏〕六五田有禽至輿尸貞凶○正義曰田有禽利執言者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借象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己不直則有咎己今得直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以己是柔不可爲軍帥己又是陰身非剛武不可以親行故須役任長子弟子之等若任役長子則可以帥師若任用弟子則軍必破敗而輿尸是爲正之凶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於人弟子謂六三德劣於物今案象辭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是九二居中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謂六三失位也○注至往必得直○正義曰往必得直者見犯乃得欲往征之則於理正直故云往必得直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疏〕上六大君有命至小人勿用○正義曰大君有命者上六處師之極是師之終竟也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爵命此上六若其功大使之開國爲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爲卿大

（夫小人勿用者言開國承家須用君子勿用小人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疏〕（正義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者正此上六之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者若用小人必亂邦國故不得用小人也）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疏〕（正義曰比吉者謂能相親比而得其吉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欲相親比必能原窮其情筮決其意唯有元大永長貞正乃得无咎元永貞者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不寧方來者此是寧樂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後夫凶者夫語辭也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己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疏己親比不成故後夫凶或以夫爲丈夫謂後來之人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處比之時將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貞乎夫羣黨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也若不遇其主則雖永貞而猶未足免於咎也使永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疏〕（彖曰至以剛中也○正義曰比吉也者釋親比爲善言相親比而得吉也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由比者人來相輔助也下順從者在下之人順從於上是相輔助也謂衆陰順從九五也自此以上釋比名爲吉之義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者釋原筮元永貞无咎之義所以得如此者以九五剛而處中故使比者皆得原筮元永貞无咎也○注處比之時至其唯九五乎○正義曰將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貞乎者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之情以求久長无咎其唯元永貞乎元大也永長也爲己有大長貞正乃能原筮相親比之情得久長而无咎謂彼此相親比也若不遇其主則雖永貞而猶未足免於咎者若不逢遇明主則彼此相求比者雖各懷永貞而猶未足免離於咎雖有永貞而无明主照察不被上知相親涉於朋黨故不免咎也使永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者使比者得免咎保永貞久而无咎其唯九五乎以九五爲比之主剛而處中能識比者之情意故使比者得保永貞无凶咎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親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疏〕（正義曰釋不寧方來之義以九五處中故上下羣陰皆來應之於此之時唯往比陽羣陰未得其所皆未寧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將合和親而獨在後親成則誅是以凶也）〔疏〕（後夫凶其道窮也○正義曰釋後夫凶他悉親比己獨後來比道窮困无人與親故其凶也此謂上六也○注將合和親至是以凶也○正義曰親成則誅者彼此相比皆速來爲親親道已成己獨在後而來衆則嫌其離貳所以被誅而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疏〕（正義曰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處比之始爲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爲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盈缶然後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終來无衰竭也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疏〕（初六有孚至有他吉○正義曰有孚比之无咎者處比之始爲比之首若无誠信禍莫大焉必有誠信而相親比終始如一爲之誠信乃得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身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莫不比之有此孚信盈溢質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歸向從始至終尋常恒來非唯一人而已更有他人並來而得吉故云終來有他吉也此假外象喻人事也○注應不在一心无私吝○正義曰應不在一者初六无應是應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若心有偏應即私有愛吝也以應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處比之時居中得位而繫應在五不能來它故得其自內貞吉而已）〔疏〕（正義曰比之自內貞吉者居中得位係應在五不能使它悉來唯親比之道自在其內獨與五應但貞吉而已不如初六有它吉也）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疏〕（正義曰不自失者釋比之自內之義不自失其所應之偶故云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疏〕（正義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者言六三所比皆非己親之人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又无應是所欲親比皆非其親是以悲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外比於五復得其位比不失賢處不失位故貞吉也）〔疏〕（正義曰六四上比於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賢所以貞吉凡下體爲內上體爲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疏〕（正義曰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五在四上四往比之是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爲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夫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道也）〔疏〕（九五顯比至邑人不誡吉○正義曰五應於二顯明比道不能普徧相親是比道狹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者此假田獵之道以喻顯比之事凡三驅之禮禽向己者則舍之背己者則射之是失於前禽也顯比之道與己相應者則親之與己不相應者則疎之與三驅田獵愛來惡去相似故云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顯比之道似於此也邑人不誡吉者雖不能廣普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而有吉也至于邑人不誡而爲吉非是大人弘闊之道不可爲大人之道但可爲大人之使○注爲比之主至非爲上之道○正義曰去之與來皆无失者若比道弘闊不偏私於物唯賢是親則背己去者與來向己者皆悉親附无所失也言去亦不失來亦不失夫三驅之禮者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今亦從之去則射之褚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於後皆有驅之愛於來而惡於去者來則舍之是愛於來也去則射之是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者言獨比所應則所比爲失如三驅所施愛來憎去則失在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者此九五居中得正故云用其中正也心既中正不妄喜怒故征伐有常也所伐之事不加親己之邑與師動衆必欲討其叛逆五以其顯比親者伐所不加也叛者必欲征伐也云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者以象云顯比之吉其比狹也若大人之吉則比道弘通也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者九五居上之位若爲行如此身雖爲王止可爲上使之人非是爲王之道故云非爲上之道）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疏〕（顯比之吉至上使中也○正義曰顯比之吉位正中者所以顯比得吉者以所居之位正而且中故云顯比之吉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者禽逆來向己者則舍之而不害禽順去背己而走者則射而取之是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者釋邑人不誡之義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止由在上九五之使得其中正之人伐不加邑動必討叛不橫加无罪止由在上使中也中謂九五也此九五雖不得爲王者之身堪爲王者之使以居中位故云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爲時所棄宜其凶也）〔疏〕（正義曰无首凶者謂无能爲頭首它人皆比己獨在後是親比於人无能爲頭首也它人皆比親道已成己獨在後衆人所棄宜其凶也）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疏〕（正義曰无所終者釋比之无首既不能爲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乾下巽上）小畜。亨。（不能畜大止健剛志故行是以亨）〔疏〕（正義曰但小有所畜唯畜九三而已初九九二猶剛健得行是以剛志上得亨通故云小畜亨也若大畜乾在於下艮在於上艮是陽卦又能止物能止此乾之剛健所畜者大故稱大畜此卦則巽在於上乾在於下巽是陰柔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唯能畜止九三所畜狹小故名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疏〕（正義曰密雲不雨者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兩氣相薄則爲雨也今唯能畜止九三其氣被畜但爲密雲初九九二猶自上通所以不能爲雨也自我西郊者所聚密雲由在我之西郊去我既遠潤澤不能行也但聚在西郊而已）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疏〕（正義曰柔得位謂六四也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此卦唯有一陰上下諸陽皆來應之故曰小畜此釋小畜卦名也言此卦之畜六四唯畜其下九三初九九二猶不能擁畜而云上下應之者若細別而言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猶不能畜盡但畜九三而已若大判而言之上下五陽總應六四故云上下應之其四雖應何妨總不能畜止剛健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爲雨也何由知未能爲雨夫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爲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何以明之去陰能固之然後乃雨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輿說輻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故得既雨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爲小畜密雲而已陰苟不足以固陽則雖復至盛密雲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卽施之未行也彖至論一卦之體故曰密雲不雨）

（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既雨既處也）〔疏〕（健而巽至施未行也○正義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內既剛健而外逢柔順剛發於外不被權抑而志意得行以此言之故剛健之志乃得亨通此釋亨也密雲不雨尚往者所以密雲不雨者不能畜止諸陽初九九二猶得上進陰陽氣通所以不雨釋密雲不雨也自我西郊施未行者釋自我西郊之義所以密雲不雨從我西郊而積聚者猶所施潤澤未得流行周偏故不覆國都但遠聚西郊也然雲在國都而不雨亦是施未行也必云在西郊者若在國都雨雖未落猶有覆蔭之施不得云施未行今言在西郊去施遠也○注小畜之勢至既雨既處也○正義曰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者初九既得復道九二可牽以獲復皆得剛健上通則是陰不能固陽而九三劣弱又不能自復則是陽不薄陰是以皆不雨也且小畜之義貴於上往而九三不能自復更為劣弱故言九三更不能復為劣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者謂上九能閉固九三之道路不被九三所陵得安於上所以既雨既處也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畜密雲而已者此明卦之與爻其義別也但卦總二象明上體不能閉固下體所以密雲不能為雨爻則止明一爻之事上九能固九三所以上九而有雨也所以卦與爻其義異也諸卦多然若比卦云比吉上六則云比之无首凶也復卦云復亨上六云迷復凶也此皆卦之與爻義相違反它皆倣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疏〕（正義曰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修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無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凡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取卦象包容之義若履卦象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取上下尊卑之義如此之類皆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所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皆倣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无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疏〕（正義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已應以陽升陰反復於上自用己道四則順而无違於已无咎故云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疏〕（正義曰其義吉者以陽升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也）

九二。牽復。吉。（處乾之中以升巽五五非畜極非固已者也雖不能若陰之不違可牽以獲復是以吉也）〔疏〕（正義曰牽謂牽連復謂反復二欲往五五非止畜之極不閉固於已可自牽連反復於上而得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疏〕（正義曰既彊牽連而復在下卦之中以其得中不被閉固亦於已不自有失解牽復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上為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說輻也已為陽極上為陰長畜於陰長不能自復方之夫妻反目之義也）〔疏〕（正義曰九三欲復而進上九固而止之不可以行故車輿說其輻夫妻反目者上九體巽為長女之陰今九三之陽被長女閉固不能自復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視）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疏〕（正義曰不能正室者釋夫妻反目之義以九三之夫不能正上九之室故反目也此假象以喻人事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夫言血者陽犯陰也四乘於三近不相得三務於進而已隔之將懼侵克者也上亦惡三而能制焉志與上合共同斯誠三雖逼己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懼除保无咎也）〔疏〕（六四至无咎○正義曰六四居九三之上乘陵於三三既務進而己固之懼三害己故有血也畏三侵陵故惕懼也但上九亦憎惡九三六四與上九同志共惡於三三不害己故得其血去除其惕出散信能血去懼除乃得无咎○注夫言血者至无咎也○正義曰夫言血者陽犯陰也者謂此卦言血陽犯陰也夫者發語之端非是總凡之辭故需六四云需於血注云凡稱血者陰陽相傷也則稱血者非唯陽犯陰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疏〕（正義曰釋惕出之意所以惕出者由己與上九同合其志共惡於三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處得尊位不疑於二來而不距二牽已攣不為專固有孚攣如之謂也以陽居陽處實者也居盛處實而不專固富以其鄰者也）〔疏〕（正義曰有孚攣如者五居尊位不疑於二來而不距二既牽挽而來已又攣攣而迎接志意合同不有專固相逼是有信而相牽攣也如語辭非義類富以其鄰者五是陽爻即必富實心不專固故能用富以與其鄰鄰謂二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疏〕（正義曰不獨富也者釋攣如之義所以攣攣於二者以其不獨自專固於富欲分與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剛不能侵故既處也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盈盛莫盛於此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疏〕（上九既雨既處至君子征凶○正義曰既雨既處者九三欲進己能固之陰陽不通故已得其雨也既處者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已得其處也尚德載者體巽處上剛不敢犯為陰之長能畜正剛健慕尚此德之積聚而運載也故云尚德載也言慕尚此道德之積載也婦貞厲者上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復貞正而近危厲也月幾望者婦人之制夫猶如月在望時盛極以敵日也幾辭也已從上釋故於此不復言也君子征凶者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之行而亦凶也○注處小畜之極至君子征凶○正義曰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又已處小畜盛極是閉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者陽若亨通則不雨也所以卦係辭云小畜亨密雲不雨今九三之陽被上九所固不獲亨通故既雨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夫處下可以征而无咎者唯泰也則然坤本體下又順而弱不能敵剛故可以全其類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則其進各有難矣夫巽雖不能若艮之善畜猶不肯為坤之順從也故可得少進不可盡陵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復則可至於九三則輿說輻也夫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疏〕（象曰既雨既處至有所疑也○正義曰既雨既處德積載者釋既雨既處之義言所以得既雨既處者以上九道德積聚可以運載使人慕尚故云既雨既處也君子征凶有所疑者釋君子征凶之義言所以征凶者陰氣盛滿被陽有所疑忌必見戰伐故征凶也○注夫處下至說征之輻○正義曰夫巽雖不能若艮之善畜也者謂雖不能如大畜艮卦在上善畜下之乾也巽雖不能如艮之善畜故其畜小也猶不肯為坤之順從者謂猶不肯如泰卦坤在於上順從乾也故可得少進者謂初九九二得前進也不可盡陵者九三欲陵上九被上九所固是不可得盡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者此論大畜義也大畜畜而不已謂之大畜四五爻是畜之盛極而不休已畜極則通四五畜道既極至於上九无所畜故上九道乃大行无所畜也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者小畜之道既微積其終極至於上九乃能畜也謂畜九三也是以四五可以進者四雖畜初五雖畜二畜道既弱故九二可以進上九說征之輻者上九畜之積極故能說此九三征行之輻案九三但有說輻无征之文而王氏言上九說征之輻者輿之有輻可以征行九三爻有征義今輿輻既說則是說征之輻因上九征凶之文征則行也文雖不言於義必有言輻者鄭注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子夏傳云輻車劇也）

䷉（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疏〕（正義曰履卦之義以六三為主六三以陰柔履踐九二之剛履危者也猶如履虎尾為危之甚不咥人亨者以六三在兌體兌為和說而應乾剛雖履其危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若履虎尾不見咥齧于人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說而應乎乾也乾剛正之德者也不以說行夫佞邪而以說應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見咥而亨）〔疏〕（彖曰履柔履剛也至不咥人亨○正義曰履柔履剛者言履卦之義是柔之履剛六三陰爻在九二陽爻之上故云柔履剛也履謂履踐也此釋履卦之義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釋不咥人亨之義六三在兌體兌為和說應於上九上九在乾體兌自和說應乎乾剛以說應剛无所見害是以履踐虎尾不咥害于人而得亨通也若以和說之行而應於陰柔則是邪佞之道由以說應於剛无得吉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言五之德）〔疏〕（正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者謂九五也以剛處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是剛中正履帝位也而不疚光明者能以剛中而居帝位不有疚病由德之光明故也此一句贊明履卦德義之美於經无所釋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疏〕（正義曰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辯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但此履卦名合二義若以爻言之則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體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處履以素何往不從必獨行其願物无犯也）〔疏〕（正義曰處履之始而用質素故往而无咎若不以質素則有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疏〕（正義曰獨行願者釋素履之往它人尚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故獨行所願則物无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道尚謙不喜處盈務在致誠惡夫外飾者也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也履道之美於斯為盛故履道坦坦无險厄也在幽而貞宜其吉）〔疏〕（九二至幽人貞吉○正義曰履道坦坦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處陰履於謙退已能謙退故履道坦坦者易无險難也幽人貞吉者既无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注履道尚謙至宜其吉○正義曰履道尚謙者言履踐之道貴尚謙退然後乃能踐物履又為禮

故尙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者履道尙謙不喜處盈然以陽處陰尙於謙德居內履中以信爲道不以居外爲榮處內爲屈若居在外亦能履中謙退隱之與顯在心齊等故曰隱顯同也在幽而貞宜其吉者以其在內卦之中故云在幽也謙而得中是貞正也在幽能行此正故曰宜其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疏〕正義曰中不自亂者釋幽人貞吉以其居中不以危險而自亂也既能謙退幽居何有危險自亂之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爲明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見咥者也志在剛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爲于大君行未能免於凶而志存于五頑之甚也〔疏〕六三眇能視至武人爲于大君。正義曰眇能視跛能履者居履之時當須謙退今六三以陰居陽而又失其位以此視物猶如眇目自爲能視不足爲明也以此履踐猶如跛足自爲能履不足與之行也履虎尾咥人凶者以此履虎尾咥齧於人所以凶也武人爲于大君者行此威武加陵於人欲自爲於大君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頑愚之甚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疏〕象曰眇能視至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正義曰不足以有明者釋眇能視物目既隆眇假使能視无多明也不足以與行者解跛能履足既蹇跛假使能履行不能遠故云不足以與行也位不當者釋咥人之凶所以被咥見凶者緣居位不當爲以陰處陽也志剛者釋武人爲于大君所以陵武加人欲爲大君以其志意剛猛以陰而處陽是志意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疏〕正義曰履虎尾愬愬者逼近五之尊位是履虎尾近其危也以陽承陽處嫌隙之地故愬愬危懼也終吉者以陽居陰意能謙退故終得其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疏〕正義曰志行者釋愬愬終吉初雖愬愬終得其吉以謙志得行故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得位處尊以剛決正故曰夬履貞厲也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疏〕正義曰夬履者夬者決也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行正故夬履也貞厲者厲危也履道惡盈而五以陽居尊故危厲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釋夬履貞厲之義所以夬履貞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不決斷其理不得不有其貞厲以位居此地故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疏〕正義曰視履考祥者祥謂徵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謂旋反也上九處履之極下應兌說高而不危是其不墜於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疏〕正義曰大有慶者解元吉在上之義既以元吉而在上九是大有福慶也以有福慶故在上元吉也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疏〕正義曰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太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爲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疏〕彖曰泰小往大來至小人道消也。正義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釋此卦小往大來吉亨名爲泰也所以得名爲泰者止由天地氣交而生養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謂君也下謂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陰陽言爻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者更就人事之中釋小往大來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疏〕象曰天地交泰至以左右民。正義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者由物皆通泰則上下失節后君也於此之時君當翦財成就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相助也當輔助天地所生之宜以左右民者左右助也以助養其人也天地之道者謂四時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殺之道若氣相交通則物失其節物失其節則冬溫夏寒秋生春殺君當財節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殺依其節此天地自然之氣故云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宜者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大司徒云其動物植物及職方云揚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若天氣大同則所宜相反故人君輔助天地所宜之物各安其性得其宜據物言之故稱宜也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疏〕正義曰拔茅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己去則從而似拔茅舉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疏〕正義曰志在外者釋拔茅征吉之義以其三陽志意皆在於外已行則從而似拔茅征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猶配也中行謂五〔疏〕正義曰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是頑愚之人此九二能包含容受故曰用馮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疏遠棄遺於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於朋黨之事亡无也故云朋亡也得尚於中行者中行謂六五也處中而行以九二所爲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疏〕正義曰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疏〕九三无平不陂至于食有福。正義曰无平不陂者九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往者必將有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元在下者而不在上元在上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爲已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正義曰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此九三將棄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者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險難自今已后時既否閉路有傾危是平路之將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欲上也則上六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疏〕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莫不與已同其志願故不待戒而自孚也〔疏〕正義曰六四翩翩者四主坤首而欲下復見命則退故翩翩而下也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鄰謂五與上也今已下復衆陰悉皆從之故不待財富而用其鄰不戒以孚者鄰皆從已共同志願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從已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疏〕正義曰皆失實者解翩翩不富之義猶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今既見命翩翩樂動不待財富並悉從之故云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者解不戒以孚之義所以不待六四之戒告而六五上六皆以孚信者由中心皆願下復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祉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疏〕六五至以祉元吉。正義曰帝乙歸妹者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其中情行其志願不失於祉交備斯義者唯帝乙歸嫁于妹而能然也故作易者引此帝乙歸妹以明之也以祉元吉者履順居中得行志願以獲祉福盡夫陰陽交配之道故大吉也。注婦人謂嫁曰歸。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疏〕正義曰中以行願者釋以祉元吉之義正由中順行其志願故得福而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居泰上極

（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勿用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疏〕（上六城復于隍至自邑告命貞吝○正義曰城復于隍者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猶若城復于隍也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爲體由基土陪扶乃得爲城今下不陪扶城則隕壞以此崩倒反復於隍猶君之爲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此假外象以喻人事勿用師者謂君道已傾不煩用師也自邑告命貞吝者否道已成物不順從唯於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從故貞吝○注卑道崩也○正義曰卑道向下不與上交故卑之道崩壞不承事於上也）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疏〕（正義曰其命亂者釋城復于隍之義若教命不亂臣當輔君猶土當扶城由其命錯亂下不奉上猶土不陪城使復于隍故云其命亂也）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疏〕（正義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爲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疏〕（正義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與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應云上下不交則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則邦國滅亡故變云天下无邦也內柔而外剛者欲取否塞之義故內至柔弱外御剛彊所以否閉若欲取通泰之義則云內健外順各隨義爲文故此云剛柔不云健順）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疏〕（正義曰君子以儉德辟難者言君子於此否塞之時以節儉爲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爲德辟其陰陽已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居否之初處順之始爲類之首者也順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疏〕（正義曰拔茅茹者以居否之初處順之始未可以動動則入邪不敢前進三陰皆然猶若拔茅牽連其根相茹也已若不進餘皆從之故云拔茅茹也以其彙者以其同類共皆如此貞吉亨者守正而居志在於君乃得吉而亨通）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志在於君故不苟進）〔疏〕（正義曰志在君者釋拔茅貞吉之義所以居而守正者以其志意在君不敢懷諂苟進故得吉亨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於上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疏〕（正義曰包承者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志順包承於上小人吉者否閉之時小人路通故於小人爲吉也大人否亨者若大人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疏〕（正義曰此釋所以大人否亨之意良由否閉小人防之以得其道小人雖盛不敢亂羣故言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疏〕（正義曰包羞者言羣陰俱用小人之道包承於上以失位不當所包承之事唯羞辱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疇麗福也疇謂初也）〔疏〕（正義曰有命无咎者九四處否之時其陰爻皆是小人若有命於小人則君子道消也今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于窮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疇離祉者疇謂疇匹謂初六也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九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被命附依祉福言初六得福也）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疏〕（正義曰釋有命无咎之義所以九四有命得无咎者由初六志意得行守正而應於上故九四之命得无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居尊得位能休否道者也施否於小人否之休也唯大人而後能然故曰大人吉也處君子道消之時已居尊位何可以安故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疏〕（九五休否至繫于苞桑○正義曰休否者休美也謂能行休美之事於否塞之時能施此否閉之道遏絕小人則是否之休美者也故云休否大人吉者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也若其凡人則不能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在道消之世居於尊位而遏小人必近危難須恒自戒慎其意常懼其危亡言丁寧戒慎如此也繫于苞桑者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則有繫于苞桑之固无傾危也○注心存將危○正義曰心存將危解其亡其亡之義身雖安靜心意常存將有危難但念其亡其亡乃得固者即繫于苞桑也必云苞桑者取會韻之義又桑之爲物其根衆也衆則牢固之義）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疏〕（正義曰釋大人吉之義言九五居尊得位正所以當遏絕小人得其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先傾後通故後喜也始以傾爲否後得通乃喜）〔疏〕（正義曰處否之極否道已終此上九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先否後喜者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之道否道已傾之後其事得通故曰後有喜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疏〕（正義曰釋傾否之義否道已終通道將至故否之終極則傾損其否何得長久故云何可長也）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疏〕（正義曰同人謂和同於人于野亨者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于野乃得亨進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義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二爲同人之主）〔疏〕（正義曰此釋所以能同於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者謂六二也上應九五是應於乾也）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疏〕（同人曰至乾行也○正義曰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義所以能如此者由乾之所行也言乾能行此德非六二之所能也故特云同人曰乃云同人于野亨與諸卦別也○注故特曰同人曰○正義曰故特曰同人曰者謂卦之彖辭發首即疊卦名以釋其義則以例言之此發首應云同人于野亨爲主別云同人曰者是其義有異此同人卦名以六二爲主故同人卦名繫屬六二故稱同人曰猶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雖是同人卦下之辭不關六二之義故更疊同人于野亨之文乃是乾之所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疏〕（正義曰此釋君子貞也此以二象明之故云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謂六二九五皆居中得正而又相應是君子之正道也故云君子正也若以威武而爲健邪僻而相應則非君子之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疏〕（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正義曰此更贊明君子貞正之義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貞○注君子以文明爲德○正義曰若非君子則用威武今卦之下體爲離故彖云文明又云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君子用文明爲德也謂文理通明也）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也）〔疏〕（正義曰天體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疏〕（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无應於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疏〕（正義曰同人于門者居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含弘光大和同於人在於門外出門皆同故云无咎也）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疏〕（正義曰又誰咎者釋出門同人无咎之義言既心无係吝出門逢人皆同則誰與爲過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之道）〔疏〕（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故象云吝道也）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黨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疏〕（九三伏戎于莽至三歲不興○正義曰伏戎于莽者九三處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欲下據六二上與九五相爭也但九五剛健九三力不能敵故伏潛兵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唯升高陵以望前敵量斯勢也縱令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注不能包弘上下至安所行焉○正義曰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者若初九出門皆同无所係著是包弘上下通夫大同今九三欲下據六二奪上之應是不能包弘也物黨相分者謂同人之時物各有黨類而相分別也二則與五相親與三相分別也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者言此九三欲乖其同人之道不以類相從不知二之從五直以苟貪與二之比近而欲取之據上九五之應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辭也）〔疏〕（正義曰伏戎于莽敵剛者釋伏戎于莽之義以其當□九五之剛不敢顯亢故伏戎）

（于莽三歲不興安行者釋三歲不興之義雖經三歲猶不能興起也安語辭也猶言何也旣三歲不興五道亦已成矣何可行也故云安行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疏（正義曰乘其墉者履非其位與人鬭爭與三爭二欲攻於三旣是上體力能顯亢故乘上高墉欲攻三也弗克攻吉者三欲求二其事已非四又效之以求其二違義傷理衆所不與雖復乘墉不能攻三也吉者旣不能攻三能反自思愆以從法則故得吉也此爻亦假物象也）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疏（正義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者釋不克之義所以乘墉攻三不能克者以其違義衆所不從故云義不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者釋其吉之義所以得其吉者九四則以不克困苦而反歸其法則故得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疏（正義曰同人先號咷者五與二應用其剛直衆所未從故九五共二欲相和同九三九四與之競二也五未得二故志未和同於二故先號咷也而後笑者處得尊位戰必克勝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者不能使物自歸己用其剛直必以大師與三四戰克乃得與二相遇此爻假物象以明人事）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疏（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但象略號咷之字故直云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者釋相遇之義所以必用大師力能相遇也以其用大師與三四相伐而得克勝乃與二相遇故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於外不獲同志而遠於內爭故雖无悔吝亦未得其志）疏（上九同人于郊无悔○正義曰同人于郊者處同人之極最在於外雖欲同人人必疏己不獲所同其志未得然雖陽在于外遠於內之爭訟故无悔吝也○注不獲同志至未得其志○正義曰不獲同志者若彼此在內相同則獲其同志意也若己爲郊境之人而與相同人未親己是不獲同志也遠于內爭者以外而同不於室家之內是遠于內爭也以遠內爭故无悔吝以在外郊故未得志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是以同人不弘剛健之爻皆至用師也）疏（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正義曰釋同人于郊之義同人在郊境遠處與人疏遠和同之志猶未得也○注凡處同人至用師也○正義曰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總論同人一卦之義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禍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師之患是處同人之世无大通之志則必用師矣楚人亡弓不能亡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者案孔子家語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昭王名軫哀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在城父卒此愛國而致它災也引此者證同人不弘皆至用師矣○）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疏（正義曰柔處尊位羣陽並應大能所有故稱大有旣能大有則其物大得亨通故云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疏（正義曰釋此卦稱大有之義大中者謂六五處大以中柔處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內是其中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疏（其德剛健至是以元亨○正義曰釋元亨之義剛健謂乾也文明謂離也應乎天而時行者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爲體故云應乎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注剛健不滯至是以元亨○正義曰剛健不滯者剛健則物不擁滯也文明不犯者文則明察而不犯於物也應天則大者能應於天則盛大也時行無違者以時而行物无違也以有此諸事故大通而元亨也）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疏（正義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遏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巽順含容之義也不云天在火下而云火在天上者天體高明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而在於天上是光明之甚无所不照亦是包含之義又爲揚善之理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以夫剛健爲大有之始不能履中滿而不溢術斯以往後害必至其欲匪咎艱則无咎也）疏（初九至艱則无咎○正義曰以夫剛健爲大有之始不能履中謙退雖无交切之害久必有凶其欲匪咎能自艱難其志則得无咎故云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也○注不能履中至无咎也○正義曰不能履中滿而不溢者初不在二位是不能履中在大有之初是盈滿身行剛健是溢也注云不能履中滿而不溢也）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任重而不危）疏（九二大車以載○正義曰大車以載者體是剛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傾危猶若大車以載物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注任重而不危○正義曰釋大車以載之意大車謂牛車也載物旣多故云任重車材彊壯故不有傾危也）有攸往。无咎。（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疏（正義曰堪當重任故有所往无咎者以居失其位嫌有凶咎故云无咎也）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疏（正義曰積中不敗者釋大車以載之義物旣積聚身有中和堪受所積之聚在身上上不至於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而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疏（九三至小人弗克○正義曰公用亨于天子者九三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履得其位與五同功五爲王位三旣與之同功則威權之盛莫盛於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故云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故云小人不克也○注與五同功至莫此過焉○正義曰與五同功者繫辭云三與五同功此云與五同功謂五爲王位三旣能與五之同功則威權與五相似故云威權之盛莫此過焉）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旣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爲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疏（九四匪其彭无咎○正義曰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九四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也旣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可謂危矣能棄三歸五故得无咎也）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明猶才也）疏（正義曰明辯晳也者釋匪其彭无咎之義明猶才也九四所以能去其旁之九三者由九四才性辯而晳知能斟酌事宜故云明辯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疏（正義曰六五厥孚交如者厥其也孚信也交謂交接也如語辭也六五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故其誠信物來交接故云厥孚交如也威如吉者威畏也旣誠且信不言而教行所爲之處人皆畏敬故云威如以用此道故得吉也）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疏（正義曰信以發志者釋厥孚交如之義由己誠信發起其志故上下應之與之交接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得吉者以己不私於物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豐富之世也處大有之上而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餘爻皆乘剛而己獨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己履焉履信之謂也雖不能體柔而以剛乘柔思順之義也居豐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故繫辭具焉）疏（上九至无不利○正義曰釋所以大有上九而得吉者以有三德從天已下悉皆祐之故云自天祐之○注不累於位至盡夫助道○正義曰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旣居豐富之時應須以富有爲累也旣居无位之地不以富有縈心是不繫累於位旣能淸靜高絜是慕尚賢人行也爻有三德者五爲信德而己履焉履信之謂是一也以剛乘柔思順之義是二也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是三也[illegible]道也）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疏（正義曰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也然案謙卦之象謙爲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旣爲謙退何可爲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與利貞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況易經之體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卽此謙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見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諸卦言吉者其義有嫌者爻兼善惡也若行事有善則吉乃與之事有惡則不得其吉諸稱吉者嫌其不吉故稱吉也若坤之六五及泰之六五並以陰居尊位若不行此事則无吉若行此事則得其吉故稱吉也[illegible]於小人爲凶若否之九五[illegible]吉大人爲凶若屯之九五小貞吉大貞凶及否之六二包承小

（人吉之類是也亦有其吉灼然而稱吉者若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類是也但易之爲體不可以一爲例今各隨文解之義具諸卦之下今謙卦之繇其吉可知也既不云吉何故初六六二及九三並云吉者謙卦是總諸六爻其善既大故不須云吉也六爻各明其義其義有優劣其德既不嫌其不吉故須言以明之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疏（彖曰至君子之終也。正義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釋亨義也欲明天地上下交通坤體在上故言地道卑而上行也其地道既上行天地相對則天道下濟也且艮爲陽卦又爲山天之高明今在下體亦是天道下濟之義也下濟者謂降下濟生萬物也而光明者謂三光垂耀而顯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地體卑柔而氣上行交通於天以生萬物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從此已下廣說謙德之美以結君子能終之義也虧謂減損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虧減其盈盈者虧減則謙者受益也地道變盈而流謙者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鬼神害盈而福謙者驕盈者被害謙退者受福是害盈而福謙也人道惡盈而好謙者盈溢驕慢皆以惡之謙退恭巽悉皆好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謙而不可踰越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故云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疏（象曰至稱物平施。正義曰裒多者君子若能用此謙道則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謙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謙而光大也益寡者謂寡者得謙而更進益即卑而不可踰也是卑者得謙而更增益不可踰越也稱物平施者稱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故云稱物平施也此謙卦之象以山爲主是於山爲謙於地爲不謙應言山在地中今乃云地中有山者意取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似地中有山以包取其物以與於人故變其文也。注多者用謙至不失平也。正義曰多者用謙以爲裒者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隨物而與者多少俱與隨多隨少而皆與也施不失平者多者亦得施恩少者亦得施恩是施不失平也言君子於下若有謙者官之先高則增之榮秩位之先卑亦加以爵祿隨其官之高下考其謙之多少皆因其多少而施與之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无害也）疏（正義曰謙謙君子者能體謙謙唯君子者能之以此涉難其吉宜也用涉大川假象言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疏（正義曰卑以自牧者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

六二。鳴謙。貞吉。（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得位居中謙而正焉）疏（正義曰鳴謙者謂聲名也處正得中行謙廣遠故曰鳴謙正而得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疏（正義曰中心得者鳴聲中吉以中和爲心而得其所鳴謙得中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居謙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勞謙匪解是以吉也）疏（正義曰勞謙君子者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上承下接勞倦於謙也唯君子能終而得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疏（正義曰萬民服者釋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事須引接故疲勞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疏（正義曰无不利者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所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疏（正義曰指撝皆謙不違則者釋无不利撝謙之義所以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无所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居於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疏（正義曰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於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居謙履順必不濫罰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最處於外不與內政故有名而已志功未得也處外而履謙順可以邑國而已）疏（正義曰鳴謙者上六最處於外不與內政不能於實事而謙但有虛名聲聞之謙故云鳴謙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既在外而行謙順唯利用行師征伐外旁國邑而已不能立功在內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疏（象曰鳴謙至征邑國也。正義曰志未得者釋鳴謙之義也所以但有聲鳴之謙不能實爭立功者以其居在於外其內立功之志猶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釋行師征邑國之意經言利用象改利爲可者言內志雖未得猶可在外興行軍師征邑國也。注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正義曰動之所起興於利者凡人若不見利則心无所動今動之所以起者見利乃動故云興於利也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者欲明爲利乃有動動而致訟訟則起兵故序卦需爲飲食飲食必有訟故需卦之後次訟卦也爭訟必興兵故訟卦之後次師卦也）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疏（正義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說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說故可利建侯也以順而動不加无罪故可以行師也无四德者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常行時有所爲也縱恣寬暇之事不可長行以經邦訓俗故无元亨也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莊氏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師即利貞也案屯卦元亨利貞之後別云利建侯則建侯非元亨也恐莊氏說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疏（彖曰豫剛應而志行至大矣哉。正義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者剛謂九四也應謂初六也既陰陽相應故志行也此就爻明豫義順以動坤在下是順也震在上是動也以順而動故豫也此以上二象明豫義也自此已上釋豫卦之理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者此釋利建侯行師也若聖人和順而動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人而爲之也天地尊大而遠神之難者猶尚如之況於封建諸侯行師征伐乎難者既從易者可知若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順則衆從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爲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其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夫立卦之體各象其時時有屯夷事非一揆故爻來適時有凶有吉人之生世亦復如斯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身此道豈小故曰大矣哉也然時運雖多大體不出四種者一者治時頤養之世是也二者亂時大過之世是也三者離散之時解緩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時革變之世是也故舉此四卦之時爲歎餘皆可知言用者謂適時之用也雖知居時之難此事不小而未知以何而用之耳故坎睽蹇之時宜用君子小人勿用用險取濟不可爲常斟酌得宜是用時之大略舉險難等三卦餘從可知矣又言義者姤卦注云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是其時皆有義也略明佚樂之世相隨相遇之日隱遯羈旅之時凡五卦其義不小則餘卦亦可知也今所歎者十二卦足以發明大義恢弘妙理者也凡于彖之末歎云大哉者凡一十二卦若豫旅遯姤凡四卦皆云時義案姤卦注云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以此言之則四卦各未盡其理其中更有餘意不可盡申故總云義也隨之一卦亦言義但與四卦其文稍別四卦皆云時義隨卦則隨時之義者非但其中別有義意又取隨逐其時故變云隨時之義大矣哉睽蹇坎此三卦皆云時用案睽卦注云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蹇卦亦云非小人之所能用此二卦言大矣哉者則是大人能用故云大矣哉其中更无餘義唯大人能用故云用不云義也坎卦時用則與睽蹇稍別故注云非用之常用有時也謂坎險之事時之須用利益乃大與睽蹇時用文同而義異也解之時革之時頤之時大過之時此四卦直云時不云義與用也案解卦注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以此注言之直云時者尋卦之名則其意具盡中間更无餘義故不言義其卦名之事事已行了不須別有所用故解革及頤事已行了不須言用唯大過稱時注云君子有爲之時與解革頤其理稍別大過是有用之時亦直稱時者取大過之名其意即盡更无餘意故直稱時不云義又略不云用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疏（正義曰案諸卦之象或云雲上于天或云風行天上以類言之今此應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奮豫者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

出地奮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法此鼓動而作樂崇盛德業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用祖用考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故云以配祖考也**初六。鳴豫。凶。**（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疏）正義曰鳴豫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荒獨得於樂所以凶也**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疏）正義曰釋鳴豫之義而初時鳴豫後則樂志窮盡故為凶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求苟豫者也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禍福之所生故不苟說辯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終日明矣）（疏）正義曰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於石然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去惡修善恒守正得吉也**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疏）正義曰釋貞吉之義所以見其惡事即能離去不待終日守正吉者以比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一日終守貞吉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居下體之極處兩卦之際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疏）正義曰盱豫悔者六三履非其位上承動豫之主盱謂睢盱睢盱者喜說之貌若睢盱之求豫則悔吝也遲有悔者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悔也**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疏）正義曰解其盱豫有悔之義以六三居不當位進退不得其所故盱豫有悔但象載經文多從省略經有盱豫有悔遲有悔兩文具載象唯云盱豫有悔不言遲者略其文也故直云盱豫舉其欲進略云有悔舉其遲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疏）正義曰由豫大有得者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為衆陰之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云由豫也大有得者衆陰皆歸是大有所得勿疑朋盍簪者盍合也簪疾也若能不疑於物以信待之則衆陰羣朋合聚而疾來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疏）正義曰釋由豫大有之意衆陰既由之而豫大有所得是志意大同也**六五。貞疾。恒不死。**（四以剛動為豫之主專權執制非已所乘故不敢與四爭權而又居中處尊未可得亡是以必常至于貞疾恒不死而已）（疏）正義曰四以剛動為豫之主專權執制非已所乘故不敢與四專權而又居中處尊未可得亡滅之是以必常至於貞疾恒得不死而已**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疏）正義曰六五貞疾乘剛者解貞疾之義以乘九四之剛故正得其疾恒不死也中未亡者以其居中處尊未可亡滅之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疏）正義曰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乃至於冥昧之豫而成就也如俾晝作夜不能休已滅亡在近有渝无咎者渝變也若能自思改變不為冥豫乃得无咎也**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需

此需卦係辭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係作繇）

位乎天位（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位乎石經乎作于）

雲上於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雲在天上）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利用恒未失常也云本亦有无咎者）

需于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沙鄭作沚○按說文沙亦作沚與沚字形似）

以終吉也（閩本同石經岳本監毛本作以吉終也按終與中韻作終吉者非足利本以誤也）

自我致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鄭王肅本作戎古本亦作戎按陸云鄭王作戎則輔嗣本不作戎可知考文引古本多不足據）

穴之與位（閩監毛本同宋本位作血）

酒食貞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有需字）

訟

有孚窒惕中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窒馬作咥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

言中九二之剛（閩監毛本同宋本中作由）

已且不可（閩監毛本同宋本且作自）

起契之過職不相監（閩本同岳本監毛本監作濫宋本古本足利本無上四字岳本同）

若其邑狹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少作小）

再易之地休二歲（宋本同閩監毛本地改田○按作地與大司徒注合毛本上文不易之地再易之地皆改作田）

患至掇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掇鄭本作惙）

為仁猶已（（補）案注作猶正義作由由猶古字通）

也知象辭剛來得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何）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鞶王肅作槃帶亦作帶褫釋文云鄭本作拕）

鞶厲旒纓（孫志祖云今左傳旒作游）

師

（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三錢挍本同按錢挍本起此已前缺）

丈人嚴莊之稱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也上有軍正者四字錢挍本凡注文上並有注云二字）

无功罪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无功則罪）

師貞丈人吉无咎○正義曰（閩監毛本同錢挍本作正義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按錢挍正義每卦分數段繇辭下一段彖曰下一段象曰下一段六爻下六段或彖象下共一段並在經注之末釋經在前釋注在後其釋經者皆引經文不標起止釋注者標起止所標起止較今本為省文後皆放此）

言為師之正（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正誤主）

注丈人嚴戒之稱也（（補）毛本戒作莊）

主三錫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錫鄭本作賜）

以剛居中而應於上（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作五）

故乃得成命（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作故乃成也）

承天寵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寵王肅作龍）

田有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禽徐本作擒○按徐本俗字也）

授不得王（閩監毛本王作正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王）

故其宜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故作固）

比

則不寧方來矣（閩監毛本同岳本作則不寧之方皆來矣）

終來有它吉（石經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它作他下象傳同釋文出有它云本亦作他○按它他古今字）

比之匪人（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匪人王肅本作匪人）

二為五應（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應作貞按內卦為貞作貞是也）

王用三驅（釋文云鄭作毆）

邑人不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戒後改下句同）

非為上道也（（補）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作非為上之道古本作非為上之道也案正義標起止作非為上之道又曰非為上之道者又故云非為上之道則正義本作非為上之道是也）

今亦從之去則射之（盧文弨云此八字乃衍文）

五以其顯比親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五作二）

无首後已（〔補〕毛本已作也）

小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去陰能固之（〔補〕案去當作夫形近之譌）

然後乃雨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乎改兮屬下句非也）

彖至論一卦之體（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全）

得義之吉（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得其義之吉者也一本無其字足利本作得其義之吉）

輿說輻（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輻本亦作輹）

不可牽征（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下有以字足利本有不字）

三不害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三不能害已是也）

非是總凡之辭（宋本閩本同監本凡作咎毛本作爲並非）

有孚攣如（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攣子夏傳作戀）

不有專固相逼（浦鏜云有當作爲）

尙德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載上有積字按此蓋因下文相涉而衍）

月幾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子夏傳作近）

能畜正剛健（閩監毛本正作止是也監本健作食誤）

能畜者也又（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者是也）

惟泰也則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然則讀卽以也字絕句古本足利本作然則采釋文）

无可所畜（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无所可畜）

履

有不見咥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有作而）

无得吉也（〔補〕案无當故字之譌）

履帝位而不疚（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疚陸本作疾）

此一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但易合彖（〔補〕毛本合作含案含字是也）

不喜處盈（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喜作憙釋文出不憙）

者易无險難也（〔補〕案上文坦坦平易之貌此者字當作平）

不脩所履（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脩本又作循）

欲行九五之志（盧文弨云志當作事）

愬愬終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愬愬馬本作虩虩○案愬愬虩虩並訓恐懼說文引亦作虩與馬本同）

而五處尊（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尊作實盧文弨云實謂陽也）

視履考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祥本亦作詳）

是其不墜於履（閩毛本同監本履作禮下履道大成同）

泰

（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上經泰傳第二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

物既太通（宋本太作大閩監毛本作泰）

止由天地氣交（閩監毛本同宋本止作正）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財作裁）

楊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按二貢字周禮並作穀）

以其彙征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釋文彙古文作曹董作蝟江聲云據類篇當云古文作𢑷）

而相牽引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牽字）

征行而得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征作往）

包荒（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同後改苞下象傳及否卦包承包羞同釋文苞本又作包荒本亦作巟）

猶若元在下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无下元在上者同）

憂恤也（閩監毛本同宋本本作恤憂也是也）

象曰无往不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古本象曰下有无平不陂四字）

翩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篇篇云子夏傳作翩翩向本同古文作偏偏）

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待作得）

猶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處誤由）

女處尊位（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女處本亦作汝處）

城復于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隍子夏傳作堭姚作湟）

由基土陪扶（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陪作培下同）

否

以居倖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倖作祿集解同）

辟其陰陽已運之難（閩監毛本同宋本集解已作厄）

故茅茹以類（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茅上有拔字）

拔茅貞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茅下有茹字）

用其志順（〔補〕案志當依注作至）

疇離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作古𠷎字）

疇離位者（〔補〕案位當依經文作祉）

繫于苞桑（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包後改苞是也古本無于字非）

居尊得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得作當）

但念其亡其亡（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但作恒）

同人

義涉邪僻（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義誤易）

爲主別云同人曰者（閩監毛本主作之錢本宋本作今此同人于野亨之上別云同人曰者無爲主二字）

過主則否（岳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主誤上）

用心偏狹（十行本偏字左旁缺閩監毛本如此岳本作褊釋文出褊狹）

物黨相分（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物或作明古本黨下有而字）

以其當□九五之剛（閩本同監毛本無缺非錢本宋本當下是敵字）

乘其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墉鄭作庸）

以與人爭二自五應（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與三爭二二自應五）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反則得則吉也）

欲功於三（〔補〕案功當作攻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攻）

而應乎乾（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

力能相遇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力作乃）

不能亡楚（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亡誤忘疏同）

楚得之（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楚人得之○按今本家語有人字）

不曰人亡之（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弓○按今本家語作弓）

大有

（此卦前錢本錢校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四）

六五應乾九二（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乾字）

亦與五爲體（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九二在乾體）

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宋本作以時而行則萬物大）

（得亨通）

文則明粲而不犯於物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理粲而作察則錢本亦作察則）

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作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古本足利本與岳本同唯夫作奉一本無奉字）

巽順含容之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巽順作皆取）

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火又在上火是照耀之物）

注云不能履中滿而不溢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故無也字按注作故是也）

大車以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事蜀才作輿）

故云小人不克也（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不作弗）

三旣能與五之同功（盧文弨云五衍文）

匪其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尪）

唯夫有聖知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至知）

非取其旁九四言不用三也（盧文弨云九四二字衍文）

明辯晢也（石經岳本同閩本辯監毛本辯晢作辨晢古本無也字釋文晢王廙作晣又作哲字鄭本作遰陸本作逝虞作折凡俗本作晢者誤）

與之夾接也（（補）案夾當交字之譌毛本正作交）

履信之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之謂二字作者）

居豐有之世（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有作富世作代）

而不以物累其心（集解作物不累心）

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子夏作嗛）

況易經之體（閩監毛本同宋本況作凡）

天道虧盈而益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虧盈馬本作毀盈）

鬼神害盈而福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福京本作而富）

卑謙而不可踰越（集解作卑者有謙而不踰越盧文弨云論語疏所引正同）

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故云君子之終（集解無所字事作而無福上終字之作有）

君子以裒多益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裒作襃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

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名者聲名聞之謂也）

利用侵伐（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侵王廙作寖）

征邑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征國云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作利）

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郭京云而乃不字之誤盧文弨謂而下脫不字耳）

不能實爭立功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爭作事）

豫

而四時不忒（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忒京作貣）

行師能順（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動字）

不監无辜（（補）毛本監作濫）

又略不云用也（閩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殷薦之上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殷京作隱薦本又作蘮同本或作廌非）

介于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古文作砎馬作扴）

相守正得吉也（（補）閩本明監本正作善錢本宋本相作恒案恒字是也）

盱豫悔遲有悔（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遲作遟餘並同古本豫下有有字釋文盱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由馬作猶簪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蜀才本依京）

非已所乘（閩監毛本同宋本作非合已之所乘錢本亦有之字○按盧文弨云非合猶言不當也）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二

周易兼義上經隨傳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王弼注

䷐（震下兌上）隨。元亨。利貞。无咎。〔疏〕（隨元亨利貞无咎○正義曰元亨者於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則无以相隨逆於時也利貞者相隨之體須利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即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革卦已日乃孚有四德若不已日乃孚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若當卦之時其卦雖美未有四德若行此美方得在後始致四德者於卦則不言其德也若謙泰及復之等德義旣美行之不已久必致此四德但當初之時其德未具故卦不顯四德也其諸卦之三德已下其義大略亦然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震剛而兌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爲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爲隨而令大通利貞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疏〕（彖曰至大矣哉○正義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此釋隨卦之義所以致此隨者由剛來而下柔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旣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以有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若以元亨利貞則天下隨從卽隨之義意廣大矣哉謂隨之初始其道未弘終久義意而美大者特云隨時者謂隨其時節之義謂此時宜行元亨利貞故云隨時也○注震剛而兌柔至大矣哉○正義曰爲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物旣相隨之時若王者不以廣大開通使物閉塞是違逆於隨從之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災之道者凡物之相隨多曲相朋附不能利益於物守其正直此則小人之道長災禍及之故云災之道也隨之所施唯在於時者釋隨時之義言隨時施設唯在於得時若能大通利貞是得時也若不能大通利貞是失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者凡所遇之時體无恒定或値不動之時或値相隨之時舊來恒往今須隨從時旣殊異於前而不使物相隨則是否塞之道當須可隨則隨逐時而用所利則大故云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說之象也物皆說隨可以无爲不勞明鑒故君子嚮晦入宴息也）〔疏〕（象曰至宴息○正義曰說卦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注云澤中有雷動說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明物皆說豫相隨不勞明鑒故君子象之鄭玄云晦宴也猶人君旣久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居隨之始上无其應无所偏係動能隨時意无所主者也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也故官有渝變隨不失正也出門无違何所失哉）〔疏〕（初九至有功○正義曰官有渝者官謂執掌之職人心執掌與官同稱故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此初九旣）

（无其應无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有能渝變也唯正是從故貞吉也出門交有功者所隨不以私欲故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注居隨之始至何所失哉○正義曰言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若有其應則有私欲以无偏應是所隨之事不以私欲有正則從是以欲隨其所宜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疏〕（正義曰官有渝從正吉者釋官有渝之義所執官守正能隨時渝變以見貞正則往隨從故云從正吉出門交有功不失者釋交有功之義以所隨之處不失正道故出門卽有功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陰之爲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體於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秉志違於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疏〕（六二至失丈夫○正義曰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初九處卑故稱小子五居尊位故稱丈夫六二既是陰柔不能獨立所處必近係屬初九故云係小子既屬初九則不得往應於五故云失丈夫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疏〕（正義曰釋係小子之意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兩處兼有故云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陰之爲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於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曰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疏〕（六三係丈夫至利居貞○正義曰六三陰柔近於九四是係於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據六三不可復往從之是失小子也隨有求得者三從往隨於四四亦更无他應已往隨於四四不能逆已是三之所隨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貞者已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唯利在俱處守正故云利居貞也○注四俱无應至小子也○正義曰四居无應者三既无應四亦无應是四與三俱无應也此六二六三因陰陽之象假丈夫小子以明人事餘无義也）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下謂初也）〔疏〕（正義曰釋係丈夫之義六三既係九四之丈夫志意則舍下之初九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於臣道違正者也故曰貞凶體剛居說而得民心能幹其事而成其功者也雖爲常義志在濟物心有公誠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疏〕（九四至何咎○正義曰隨有獲者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貞凶者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其臣道違其正理故貞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體剛居說而得民心雖違常義志在濟物心存公誠著信在於正道有功以明更有何咎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也）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疏〕（正義曰隨有獲其義凶者釋隨有獲貞凶之意九四既有六三六二獲得九五之民爲臣而擅君之民失於臣義是以宜其凶也有孚在道明功者釋以明何咎之義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明立其功故无咎也）九五。孚于嘉吉。（履正居中而處隨世盡隨時之宜得物之誠故嘉吉也）〔疏〕（正義曰嘉善也履中居正而處隨世盡隨時之義得物之誠信故獲美善之吉也）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之爲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爲不從王之所討也故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兌爲西方山者途之險隔也處西方而爲不從故王用通于西山）〔疏〕（象曰至于西山○正義曰最處上極是不隨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須拘係之乃始從也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者若欲維係此上六王者必須用兵通于西山險難之處乃得拘係也山謂險阻兌處西方故謂西山今有不從必須維係此乃王者必須用兵通於險阻之道非是意在好刑故曰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處于上極故窮也）〔疏〕（正義曰釋拘係之義所以須拘係者以其在上而窮極不肯隨從故也）

䷑（巽下艮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疏〕（蠱元亨至後甲三日○正義曰蠱者事也有事營爲則大得亨通有爲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爲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卽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宜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如此宜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同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注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爲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彖曰。蠱剛上而柔下。（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巽而止。蠱。（既巽又止不競爭也有事而无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爲也）〔疏〕（彖曰至止蠱○正義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者此釋蠱卦之名并明稱蠱之義也以上剛能制斷下柔能施令巽順止靜故可以有爲也褚氏云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也有爲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義當然也）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有爲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也）〔疏〕（正義曰釋元亨之義以有爲而得元亨是天下治理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可以有爲其在此時矣物已說隨則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進德修業往則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也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疏〕（正義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者釋利涉大川也蠱者有爲之時拔拯危難往當有事故利涉大川此則假外象以喻危難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者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義也民之犯令告之已終更復從始告之殷勤不已若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復從春爲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注蠱者至四時也○正義曰蠱者有事待能之時者物既蠱壞須有事營爲所作之事非賢能不可故經云幹父之蠱幹則能也甲者創制之令者甲爲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爲在後諸令之首故以創造之令謂之爲甲故漢時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則此義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者以人有犯令而致罪者不可責之舊法有犯則刑故須先後三日殷勤語之使曉知新令而後乃專誅謂兼通責讓之罪非尊謂誅殺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疏〕（正義曰必云山下有風者風能遙動散布潤澤今山下有風取君子能以恩澤下振於民育養以德振民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處事之首始見任者也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疏〕（初六至厲終吉○正義曰幹父之蠱者處事之首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堪其任也有子考无咎者有子既能堪任父事考乃无咎也以其處事之初若不堪父事則考有咎也厲終吉者厲危也既爲事初所以危也能堪其事所以終吉也）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疏〕（正義曰釋幹父之蠱義凡堪幹父事不可小大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對文父沒稱考若散而言之生亦稱考若康誥云大傷厥考心是父在稱考此避幹父之文故變云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居於內中宜幹母事故曰幹母之蠱也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幹不失中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居內處中是幹母事也不可貞者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已剛不可固守貞正故云不可貞也）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得中道者釋幹母之蠱義雖不能全正猶不失在中之道故云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疏〕（正義曰幹父之蠱小有悔者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小有悔也无大咎者履得其位故終无大咎也）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體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无其應往必不合故曰往見吝）〔疏〕（象曰至見吝○正義曰裕父之蠱者體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容裕父之事也往見吝者以其無應所往之處見其鄙吝故往未得也）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以柔處尊用中而應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象曰至用譽○正義曰幹父之蠱用譽者以柔處尊用中而應以此承父用有聲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以柔處中不任威力也）〔疏〕（正義曰釋幹父用譽之義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不以威力故云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疏〕（正義曰最處事上不復以世事爲心不係累於職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虛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疏〕（正義曰釋不事王侯之義身既不事王侯志則清虛高尚可法則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疏〕（臨元亨至有凶○正義曰案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於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彖曰。臨。剛

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以正之義）疏（彖曰至天之道也。正義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者此釋卦義也凡諸卦之例說而順之下應以臨字結之此無臨字者以其剛中而應亦是臨義故不得於剛中之上而加臨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天道以剛居中而下與地相應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故乾卦元亨利貞今此臨卦其義亦然故云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疏（至于八月不久也。正義曰證有凶之義以其陽道既消不可常久故有凶也但復卦一陽始復剛性尚微又不得其中故未有元亨利貞泰卦三陽之時三陽在下而成乾體乾下坤上象天降下地升上上下通泰物通則失正故不具四德唯此卦二陽浸長陽浸壯大特得稱臨所以四德具也然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其終末皆有凶也。注八月至有凶。正義曰云八月者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今案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爲八月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无違也是以君子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也）疏（象曰至无疆。正義曰澤上有地者欲見地臨於澤在上臨下之義故云澤上有地也君子以敎思无窮者君子於此臨卦之時其下莫不喜說和順在上但須敎化思念无窮已也欲使敎恒不絕也容保民无疆者容謂容受也保安其民无有疆境象地之闊遠故云无疆也）初九。咸臨。貞吉。（咸感也感應也有應於四感以臨者也四履正位而已應焉志行正者也以剛感順志行其正以斯臨物正而獲吉也）疏（正義曰咸感也有應於四感之而臨志行得正故貞吉也）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疏（正義曰咸臨貞吉志行正者釋咸臨貞吉之義四既履得正位已往與之相應是已之志意行而歸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有應在五感以臨者也剛勝則柔危而五體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疏（正義曰咸臨吉者咸感也有應於五是感以臨而得其吉也无不利者二雖與五相應二體是剛五體是柔兩雖相感其志不同若純用剛往則五所不從若純用柔往又損已剛性必須商量事宜有從有否乃得无不利也）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疏（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則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脩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疏（正義曰甘臨者謂甘美諂佞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故无攸利也既憂之无咎者既盡也若能盡憂其危則剛不害正故无咎也）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疏（正義曰既憂之咎不長者能盡憂其事改過自脩其咎則止不復長久故无咎也）六四。至臨。无咎。（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履順應陽不畏剛長而已應之履得其位能盡其至極之善而爲臨故云至臨以柔不失正故无咎也）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疏（正義曰釋无咎之義以六四以陰所居得正柔不爲邪位當其處故无咎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疏（正義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故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是知爲臨之道大君之所宜以吉也）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疏（正義曰釋大君之宜所以得宜者止由六五處中行此中和之行致得大君之宜故言行中之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處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爲德雖在剛長剛不害厚故无咎也）疏（正義曰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爲臨志在助賢以敦爲德故云敦臨吉雖在剛長而志行敦厚剛所以不害故无咎也）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疏（正義曰釋敦臨吉之義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也）疏（觀盥而至顒若。正義曰觀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觀也故謂之觀觀盥而不薦者可觀之事莫過宗廟之祭盥其禮盛也薦者謂既灌之後陳薦籩豆之事故云觀盥而不薦也有孚顒若者孚信也但下觀此盛禮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顒然故云有孚顒若。注王道之可觀至有孚顒若也。正義曰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者觀盛謂觀盥禮盛則休而止是觀其大不觀其細此是下之效上因觀而皆化之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者顒是嚴正之貌若爲語辭言下觀而化皆孚信容貌儼然也）彖曰。大觀在上。（下賤而上貴也）疏（正義曰謂大爲在下所觀唯在於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今大觀在於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疏（順而巽至天下服矣。正義曰順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觀於天下謂之觀也此釋觀卦之名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者釋有孚顒若之義本由在下觀效在上而變化故有孚顒若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者此盛名觀卦之美言觀盥與天之神道相合觀此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有差忒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而四時之節氣見矣豈見天之所爲不知從何而來邪蓋四時流行不有差忒故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者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敎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爲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敎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云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疏（正義曰風行地上者風主號令行于地上猶如先王設敎在於民上故云風行地上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者以省視萬方觀看民之風俗以設於敎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云先王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處於觀盥而最遠德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童觀巽順而已無所能爲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處大觀之時而爲童觀不亦鄙乎）疏（正義曰童觀者處於觀時而最遠朝廷之美觀是柔弱不能自進无所鑒見唯如童稚之子而觀之爲小人无咎君子吝者爲此觀看趣在順從而已無所能爲於小人行之纔得无咎若君子行之則鄙吝也）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處在於內無所鑒見體性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居內得位柔順寡見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鑒闚觀而已誠可醜也）疏（象曰至利女貞。正義曰闚觀利女貞者既是陰爻又處在卦內性又柔弱唯闚竊而觀如此之事唯利女之所貞非丈夫所爲之事也。注處在於內至誠可醜也。正義曰猶有應焉不爲全蒙者六二以柔弱在內猶有九五剛陽與之爲應則爲有闚竊不爲全蒙童蒙如初六也故能闚而外觀此童觀闚觀皆讀爲去聲也）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居下體之極處二卦之際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觀風者也居此時也可以觀我生進退也）疏（象曰至進退。正義曰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道得名生者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是道爲生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疏（正義曰。處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疏（正義曰最近至尊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之禮儀故曰利用賓于王庭也）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疏（正義曰釋觀國之光義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爲王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居於尊位爲觀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已之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爲觀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疏（正義曰九五居尊爲觀之主四海之內由我而觀而敎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敎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則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疏（正義曰謂觀民以觀我故觀我卽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爲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愼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疏（上九至无咎。正義曰觀其生者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生亦道也爲天下觀其已之道故云觀其生也君子无）

（咎者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愼乎故君子謹愼乃得無咎也注觀我生至動出也○正義曰生猶動出者或動或出是生長之義故云生猶動出六三九五皆云觀我生上九云觀其生此等云生皆爲動出故於卦末總明之也）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將處異地爲衆觀不爲平易和光流通志未平也）〔疏〕（正義曰釋觀其生之義以特處異地爲衆所觀不爲平易和光流通志未與世俗均平世無危懼之憂我有符同之慮故曰志未平也）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有間與過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疏〕（正義曰噬嗑亨者噬齧也嗑合也物在於口則隔其上下若齧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爲義以喩刑法也凡上下之間有物間隔當須用刑法去之乃得亨通故云噬嗑亨也利用獄者以刑除間隔之物故利用獄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疏〕（正義曰此釋噬嗑名也案諸卦之彖先標卦名乃復言曰某卦曰同人曰大有曰小畜之類是也此發首不疊卦名者若義幽隱者先出卦名後更以卦名結之若其義顯露則不先出卦名則此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其事可知故不先出卦名此乃夫子因義理文勢隨義而發不爲例也）噬嗑而亨。（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疏〕（正義曰釋亨義由噬嗑而得亨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剛柔分動不溷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疏〕（剛柔分動至合而章正義曰釋利用獄之義剛柔既分不相溷雜故動而顯明也雷電既合而不錯亂故事得彰著明而且著可以斷獄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剛柔云分雷電云合者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云分也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爲體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義也○注剛柔分動至用獄之義○正義曰雷電並合不亂乃章者彖文唯云雷電合注云不亂乃章者不亂之文以其上云剛柔分剛柔分則是不亂故云雷電並合不亂乃章也）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謂五也能爲齧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則是也上行謂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雖不當位不害用獄也）〔疏〕（柔得中至用獄也○正義曰此釋爻有利用獄之義陰居五位是柔得中也而上行者既居上卦意在向進故云上行其德如此雖不當位者所居陰位猶利用獄也○注謂五也至不害用獄也○正義曰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者輔嗣此注恐畏之適五位則是上行故於此明之凡言上行但所之在進皆曰上行不是唯向五位乃稱上行也故謙卦彖云地道卑而上行坤道體在上故總云上行不止也又損卦彖云損下益上曰上行是滅下云益上卦謂之上行是亦不據五也然則此云上行及晉卦彖卦上行既在五位而又稱上行則似若王者雖見在尊位猶意在欲進仰慕三皇五帝可貴之道故稱上行者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疏〕（正義曰雷電噬嗑者但噬嗑之象其象在口雷電非噬嗑之體但噬嗑象外物既有雷電之體則雷電欲取明罰勑法可畏之義故連云雷電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疏〕（初九至无咎○正義曰屨校滅趾者屨謂著而屨踐也校謂所施之械也處刑之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非治刑之主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積而不已遂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刑薄刑之不已遂至於誅在刑之初過輕戮薄必校之在足足爲懲誡故不復重犯故校之在足已沒其趾桎其小過誡其大惡過而能改乃是其福雖復滅趾可謂无咎故言屨校滅趾无咎也）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過止於此）〔疏〕（正義曰釋屨校滅趾之義猶著校滅沒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息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乘剛而刑未盡順道噬過其分故滅鼻也刑得所疾故雖滅鼻而无咎也膚者柔脆之物也）〔疏〕（正義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所刑中當故曰噬膚膚是柔脆之物以喩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道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大深也无咎者用刑得其所疾謂刑中其理故无咎也）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疏〕（正義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用刑深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唯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喩刑人腊以喩不服毒以喩怨生然承於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疏〕（正義曰噬腊肉者腊是堅剛之肉也毒者苦惡之物也三處下體之上失政刑人刑人不服若齧其腊肉非但難齧亦更生怨咎猶噬腊而難入復遇其毒味然也三以柔不乘剛刑不侵順道雖有遇毒之吝於德亦无大咎故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也）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謂處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雖體陽爻爲陰之主履不獲中而居其非位以斯噬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胏也金剛也矢直也噬乾胏而得剛直可以利於艱貞之吉未足以盡通理之道也）〔疏〕（正義曰噬乾胏者乾胏是臠肉之乾者履不獲中居其非位以斯治物物亦不服猶如噬乾胏然也得金矢者金剛也矢直也雖刑不能服物而能得其剛直也利艱貞吉者既得剛直利益艱難守貞正之吉猶未能光大通理之道故象云未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以柔乘剛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貞厲而无咎也）〔疏〕（象曰至貞厲无咎○正義曰噬乾肉者乾肉堅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此治罪於人人亦不服如似噬乾肉也得黃金者黃中也金剛也以居於中是黃也以柔乘剛是金也既中而行剛能行其戮剛勝者也故曰得黃金也貞厲无咎者已雖不正刑戮得當故雖貞正自危而无咎害位雖不當而用刑得當故象云得當也）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處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誡滅耳非懲凶莫甚焉）〔疏〕（象曰至滅耳凶正義曰何校滅耳凶者何謂擔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擔枷械滅沒於耳以至誥設以其聰之不明積惡致此故象云聰不明也○注處罰之極至凶莫甚焉○正義曰罪非所懲者言其惡積既深尋常刑罪非能懲誡故云罪非所懲也及首非誡滅耳非懲者若罪未及首猶可誡懼歸善也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誡故云及首非誡也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故云滅耳非懲也）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聰不明故不慮惡積至于不可解也）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疏〕（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亨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疏〕（彖曰至有攸往○正義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卽有爲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之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棄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善從惡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注剛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正義曰坤之上六何以來居二位不居於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於五者乾性剛亢故以己九二居坤極坤性柔順不爲順首故以己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且若柔不分居乾二剛不分居坤極則不得文明以止故也又陽本在上陰本在下應分剛而下分柔而上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天文也。（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疏〕（正義曰天之爲體二象剛柔剛柔交錯成文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疏〕（正義曰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賁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廣美天文人文之義聖人用之以治於物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疏〕（正義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齊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疏〕（正義曰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飾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有火賁也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之謂也）〔疏〕（正義曰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有義之徒步故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絜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象

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疏〕正義曰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常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為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疏〕正義曰賁如濡如者賁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賁如濡如其美如此長保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己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鮮絜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敢果其志也三為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无尤也〔疏〕象曰永貞之吉至匪寇婚媾正義曰賁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為己難故己猶豫或以文絜故賁如也或守質素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為己寇害乃得與初為婚媾也）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疏〕正義曰六四當位疑者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於三故遲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欲往而致遲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釋匪寇婚媾之義若待匪有寇難乃為婚媾則終无尤過若犯寇難而為婚媾則終有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疏〕六五賁于丘園至終吉〇正義曰賁于丘園者丘園是質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質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戔眾多也吝終吉者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〇注處得尊位至乃得終吉也〇正義曰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輿服之屬五為飾主若施設華飾在於輿服宮館之物則大道損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者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質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者束帛財物也舉束帛言之則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賁飾於此束帛珍寶則素質之道乃隕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賁于丘園帛乃戔戔者設飾在於丘園質素之所用不士費財物束帛乃戔戔眾多也諸儒以為若賁飾束帛不困聘上則丘園之上乃落也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束帛乃戔戔也諸家注易多為此解但今案輔嗣之注全无聘賢之意且爻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所以漢聘隱士或乃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而云儉約之事今觀注意故為此解耳）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為飾而无患憂得志者也〔疏〕正義曰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守志任眞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疏〕正義曰剝者剝落也今陰長變剛剛陽剝落故稱剝也小人既長故不利有攸往也）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坤順而艮止也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疏〕象曰至天行也〇正義曰剝剝也者釋剝卦名為剝不知何以稱剝故釋云剝者解剝之義是陰長解剝於陽也柔變剛者釋所以此卦名剝之意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道長者此釋不利有攸往之義小人道長世既闇亂何由可進往則遇災故不利有攸往也順而止之觀象者明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但以柔順止約其上唯望君上形象量其顏色而止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解所以在剝之時順而止之觀其顏色形象者須量時制變隨物而動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道消之時行消道也道息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正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時天氣盛大秋冬嚴殺之時天氣消滅故云天行也〇注坤順而艮止也至君子之所尚也〇正義曰非君子之所尚者不逐時消息盈虛於无道之時剛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隕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牀不見剝也安宅者物不失處也厚下安宅治剝之道也〔疏〕正義曰山附於地剝者山本高峻今附於地即是剝落之象故云山附於地剝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牀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蔑猶削也剝牀之足滅下之道也下道始滅剛隕柔長則正削而凶來也〔疏〕正義曰剝牀以足者牀者人之所以安處也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剝牀之足言牀足已剝也下道始滅也蔑貞凶者蔑削也貞正也下道既蔑則以侵削其貞正所以凶也）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疏〕正義曰釋剝牀以足之義牀在人下足又在牀下今剝牀之足是盡滅於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蔑猶甚極之辭也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稍近於牀轉欲滅物之所處長柔而削正以斯為德物所棄也〔疏〕六二至蔑貞凶〇正義曰剝牀以辨者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今剝落侵上乃至於辨是漸近人身故云剝牀以辨也蔑貞凶者蔑削也削除中正之道故凶也初六蔑貞但小削而已六二蔑貞是削之甚極故更云蔑貞凶也長此陰柔削其正道以此為德則物之所棄故象云未有與也言无人與助之也〇注蔑猶甚極至物所棄也〇正義曰蔑猶甚極之辭者初既稱蔑二又稱蔑蔑上復蔑此為蔑甚極故云蔑猶甚極之辭也蔑謂微蔑物之見削則微蔑也故以蔑為削稍近於牀轉欲蔑物之處者物之所處謂牀也今剝道既至於辨在牀體下畔之間是將欲滅牀故云轉欲滅物之所處也）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六三。剝之无咎。（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疏〕正義曰六三與上九為應雖在剝陽之時獨能與陽相應雖失位處剝而无咎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二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疏〕正義曰釋所以无咎之義上下羣陰皆惡剝陽也己獨能違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所以无咎也）六四。剝牀以膚。凶。（初二剝牀民所以安未剝其身也至四剝道浸長牀既剝盡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將失身豈唯削正靡所不凶〔疏〕正義曰四道浸長剝牀已盡乃至人之膚體物皆失身所以凶也）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疏〕正義曰切近災者其災已至故云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為剝之主者也剝之為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人於宮人而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眾終无尤也貫魚謂此眾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疏〕正義曰貫魚以宮人寵者處得尊位為剝之主剝之為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貫魚者謂眾陰也駢頭相次似若貫穿之魚此六五若能處待眾陰但以宮人之寵相似宮人被寵不害正事則終无尤過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故象云終无尤也）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不見食也君子居之則為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疏〕正義曰碩果不食者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為人食也君子得輿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蔭於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則得車輿也若小人居之下无庇蔭在下之人被剝徹廬舍也）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疏〕正義曰君子得輿民所載者釋得輿之義若君子居此位養育其民民所仰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者言小人處此位為君剝徹民之廬舍此小人終不可用為君也）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疏〕正義曰復亨者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也出入无疾者出則剛長入則陽反理會其時故无疾病也朋來无咎者朋謂陽也反復眾陽朋聚而來則无咎也若非陽眾來則有咎以其眾陽之來故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欲速反之與復而得其道不可過遠唯七日則來復乃合於道也利有攸往者以陽氣方長往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无疾疾猶病也）朋來无咎。（朋謂陽也〔疏〕象曰至无咎〇正義曰復亨者以陽復則亨故以亨連復而釋之也剛反動而以順行者既上釋復亨之義又下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理故云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疏〕正義曰陽氣始剝盡謂陽氣始於剝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觀注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於反復凡經七日其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

（月令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注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於文省略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剥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反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天行也。（以天之行反覆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疏〕（正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者以天行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義言反之與復得合其道唯七日而來復不可久遠也此是天之所行也天之陽氣絶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往則小人道消也）〔疏〕（正義曰以剛長釋利有攸往之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疏〕（復見天地之心乎○正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此贊明復卦之義天地養萬物以靜爲心不爲而物自爲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此復卦之象動息地中雷在地下息而不動靜寂之義與天地之心相似觀此復象乃見天地之心也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託天地以示法爾○注復者反本之謂也至未獲具存矣○正義曰復者反本之謂也者往前離本處而去今更反於本處是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本謂靜也言天地寂然不動是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天地之動靜爲其本動爲其末言靜時多也動時少也若暫時而動止息則歸靜是靜非對動言靜之爲本自然而有非對動而生靜故曰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語則聲之動默則口之靜是不語之時恒常默也非是對語有默以動靜語默而无別體故云非對也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者此言天地之動也言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者凡有二義一者萬物雖運動於外而天地寂然至无於其內也外是其末內是其本言天地无心也二者雖雷動風行千化萬變若其雷風止息運化停住之後亦寂然至无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者凡以无爲心則物我齊致親疏一等則不害異類彼此獲寧若其以有爲心則我之自我不能普及於物物之自物不能普賴於我物則被害故未獲具存也）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无事也）〔疏〕（象曰至后不省方○正義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象此復卦以二至之日閉塞其關也商旅不行於道路也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后不省視其方事也以地掩閉於雷故關門掩閉商旅不行君后掩閉於事皆取動息之義○注方事也至事復則无事也○正義曰方事者恐方是因方境域故以方爲事也言至日不但不可出行亦不可省視事也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者復謂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无事者動而反復則歸靜行而反復則歸止事而反復則歸于无事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最處復初始復者也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錯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疏〕（正義曰不遠復者最處復初是始復者也既在陽復即能從而復之是之而不遠即能復也无祇悔元吉者韓氏云祇大也既能速復是无大悔所以大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疏〕（正義曰釋不遠之復也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脩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六二。休復。吉。（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爲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疏〕（正義曰得位處中最比於初陽爲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是休美之復故云休復吉也以其下仁所以吉也故象云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頻頻蹙之貌也處下體之終雖愈於上六之迷已失復遠矣是以蹙也蹙而求復未至於迷故雖危无咎也復道宜速蹙而乃復義雖无咎它來難保）〔疏〕（象曰休復之吉至无咎○正義曰頻復者頻謂頻蹙六三處下體之上去復稍遠雖勝於上六迷復猶頻蹙而復復道宜速謂蹙而求復也去復猶近雖有危厲於義无咎故象云義无咎也○注頻蹙之貌至它來難保○正義曰義雖无咎它來難保者去復未甚大遠於義雖復无咎謂以道自守得无咎也若自守之外更有他事而來則難可保此无咎之吉也所以象云義无咎守常之義得无咎也）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疏〕（象曰至中行獨復○正義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己獨應初居在眾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象云以從道也）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居厚而履中居厚則无怨履中則可以自考雖不足以及休復之吉守厚以復悔可免也）〔疏〕（正義曰敦復无悔者處坤之中是敦厚於復故云敦復既能履中又能自考成其行既居敦厚物无所怨雖不及六二之休復猶得免於悔吝故云无悔也）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疏〕（正義曰釋无悔之義以其處中能自考其身故无悔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最處復後是迷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也終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也雖復十年修之猶未能征也）〔疏〕（上六迷復凶至不克征○正義曰迷復凶者最處復後是迷闇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災眚者闇於復道必无福慶唯有災眚也用行師終有大敗者所爲既凶故用之行師必无克勝唯終有大敗也以其國君凶者以用也用此迷復於其國內則反違君道所以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師敗國凶量斯形勢雖至十年猶不能征伐以其迷闇不復而反違於君道故象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疏〕（正義曰无妄者以剛爲內主動而能健以此臨下物皆无敢詐僞虛妄俱行實理所以大得亨通利於貞正故曰元亨利貞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物既无妄當以正道行之若其匪依正道則有眚災不利有所往也）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震也）動而健。（震動而乾健也）〔疏〕（正義曰以此卦象釋能致无妄之義以震之剛從外而來爲主於內震動而乾健故能使物无妄也）剛中而應。（謂五也）〔疏〕（正義曰明爻義能致无妄九五以剛處中六二應之是剛中而應剛中則能制斷虛實有應則物所順從不敢虛妄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愈健剛中而應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貞而何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疏〕（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義曰釋元亨利貞之義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此天之教命也天道純陽剛而能健是乾德相似故云天之命也既是天命豈可犯乎○注剛自外來至不利有攸往也○正義曰云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者妄謂虛妄矯詐不循正理若无剛中之主柔弱邪僻則物皆詐妄是有妄之道興也今遇剛中之主威嚴剛正在下畏威不敢詐妄是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匪正有眚不求改以從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時而欲以不正有所往將欲何之天命之所不祐竟矣哉）〔疏〕（其匪正有眚至天命不祐行矣哉○正義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者此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也无妄之往何之矣上之是語辭下之是適也身既非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適矣故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身既非正欲有所往犯違天命則天命不祐助也必竟行矣哉言終竟行此不祐之事也○注匪正有眚至不祐竟矣哉○正義曰竟矣哉者竟謂終竟言天所不祐終竟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疏〕（正義曰天下雷行者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故云天下雷行物皆无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於斯也）〔疏〕（正義曰茂盛也對當也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此唯王者其德乃耳非諸侯已下所能故不云君子而言先王也案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即以卦名結之若雷在地中復今无妄應云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其餘諸卦未必萬物皆與卦名同義故直顯象以卦結之至如復卦唯陽氣復非是萬物皆復舉復一卦餘可知矣）初九。无妄往吉。（體剛處下以貴下賤所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疏〕（正義曰體剛居下以貴下賤所行教化不爲妄動故往吉而得志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疏〕（象曰至利有攸往○正義曰不耕穫不菑畬者六二處中得位盡於臣道不敢創首唯守其終猶若田農不敢發首而耕唯在後穫刈而已不敢菑發新田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爲其始而成其末猶若爲臣之道不爲事始而代君有終也則利有攸往者爲臣

（如此則利有攸往若不如此則往而无利也）象曰。不耕穫。未富也。〔疏〕（正義曰釋不耕而穫之義不敢前耕但守後穫者未敢以耕耕之與穫俱爲己事唯爲後穫不敢先耕事既闕初不擅其美故云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以陰居陽行違謙順是无妄之所以爲災也牛者稼穡之資也二以不耕而穫利有攸往而三爲不順之行故或繫之牛是有司之所以爲穫彼人之所以爲災也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疏〕（六三至人之災○正義曰无妄之世邪道不行六三陰居陽位失其正道行違謙順而乖臣範故无妄之所以爲災矣牛者稼穡之資六三僭爲耕事行唱始之道而爲不順王事之行故有司或繫其牛制之使不妄造故曰或繫之牛也行人者有司之義也有司繫得其牛是行人制之得功故曰行人之得彼居三者是處邑之人僭爲耕事受其災罰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疏〕（正義曰釋行人之得義也以行人所得謂得牛也此則得牛彼則爲災故云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處无妄之時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疏〕（正義曰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上近至尊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故曰可貞无咎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疏〕（正義曰釋可貞无咎之義所以可執貞正言堅固有所執守故曰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居得尊位爲无妄之主者也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而取藥焉疾之甚也非妄之災勿治自復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疏〕（正義曰无妄之疾者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尊位爲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己所致疾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无虛妄下亦无虛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己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者雖知災未可息必須順民之心鯀之不成以災未息也禹能治救災欲盡也是亦自然之災勿藥有喜之義也）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疏〕（正義曰解勿藥有喜之義若有妄致疾其藥可用若身既无妄自然致疾其藥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言非妄有災不可治也若必欲治之則勞煩於下害更甚也此非直施於人主至於凡人之事亦皆然也若己之无罪忽逢禍患此乃自然之理不須憂勞救護亦恐反傷其性）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處不可妄之極唯宜靜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疏〕（正義曰處不可妄之極唯宜靜保其身若動行必有災眚无所利也位處窮極動則致災故象云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疏〕（正義曰謂之大畜者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彖云能止健大正也是能止健故爲大畜也小畜則巽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爲大畜也利貞者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貞也不家食吉者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順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利涉大川者豐則養賢應於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疏〕（正義曰言大畜剛健篤實者此釋大畜之義剛健謂乾也乾體剛性健故言剛健也篤實謂艮也艮體靜止故稱篤實也輝光日新其德者以其剛健篤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剛健則劣弱也必既厭而退若无篤實則虛薄也必既榮而隕何能久有輝光日新其德乎○注凡物既厭至剛健篤實也○正義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者釋經剛健也若不剛健則見厭被退能剛健則所爲日進不被厭退也既榮而隕者薄也者釋經篤實也凡物暫時榮華而即損落者由體質虛薄也若能篤厚充實則恒保榮美不有損落也）剛上而尚賢。（謂上九也處上而大通剛來而不距尚賢之謂也）〔疏〕（剛上而尚賢○正義曰剛上謂上九也乾剛向上上九不距是貴尚賢也○注謂上九至尚賢之謂也○正義曰謂上九也者言上九之德見乾之上進而不距逆是貴尚賢也處上而大通者釋上九何天之衢亨是處上通也既處於上下應於天有大通之德也剛來而不距者以有大通既見乾來而不距逆是尚賢之義也）能止健。大正也。（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疏〕（正義曰釋利貞義所以艮能止乾之健者德能大正故能止健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有大畜之實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天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也）〔疏〕（不家食吉至應乎天也○正義曰不家食吉養賢者釋不家食吉所以不使賢者在家自食而獲吉也以在上有大畜之實養此賢人故不使賢者在家自食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以貴尚賢人大正應天可踰越險難故利涉大川也○注有大畜之實至利涉大川也○正義曰尚賢制健者謂上九剛來不距尚賢之謂也艮能畜剛制健之謂也故上經云剛上而尚賢王注云謂上九也又云能止健大正也王注云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則是全論艮體明知尚賢謂上九也制健謂艮體也大正應天者謂艮也故前文云能止健大正也止健是艮也應天者上體之艮應下體之乾故稱應天也此取上卦下卦而相應非謂一陰一陽而相應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疏〕（象曰至以畜其德○正義曰天在山中者欲取德積於身中故云天在山中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注物之可畜至盡於此也○正義曰物之可畜於懷令其道德不有棄散者唯貯藏前言往行於懷可以令德不散也唯此而已故云盡於此也）

初九。有厲利已。（四乃畜己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疏〕（正義曰初九雖有應於四四乃抑畜於己己今若往則有危厲唯利休已不須前進則不犯禍凶也故象云不犯災也）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

九二。輿說輹。（五處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爲馮河死而无悔過難能止故无尤也）〔疏〕（正義曰九二雖與六五相應五處畜盛未可犯也若遇斯而進則輿說其輹車破敗也以其居中能遇難而止則无尤過故象云中无尤也以其居中能自止息故无尤也此輿說輹亦假象以明人事也）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凡物極則反故畜極則通初二之進值於畜盛故不可以升至於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可以馳騁故曰良馬逐也履當其位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厄故利艱貞也閑閑也衛護也進得其時雖涉艱難而无患也輿雖遇閑而故衛也與上合志故利有攸往也）〔疏〕（正義曰九三良馬逐者初二之進值於畜盛不可以升至於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故九三可以良馬馳逐也利艱貞者履當其位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厄故宜利艱難而貞正也若不值此時雖平易守正而尚不可況艱難而欲行正乎曰閑輿衛者進得其時涉難无患雖曰有人欲閑閡車輿乃是防衛見護也故云曰閑輿衛也利有攸往者與上合志利有所往故象曰上合志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唯獨利乃將有喜也）〔疏〕（正義曰童牛之牿者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抑止剛健之初距此初九不須用角故用童牛牿止其初也元吉者柔以止剛剛不敢犯以息彊爭所以大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元吉有喜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慶也）〔疏〕（象。曰至豶豕之牙吉○正義曰豶豕之牙者豕牙謂九二也二既剛陽似豕牙之橫猾九二欲進此六五處得尊位能豶損其牙故云豶豕之牙柔能制剛禁暴抑盛所以吉也非唯獨吉乃終久有慶故象云六五之吉有慶也○注豕牙橫猾至將有慶○正義曰能豶其牙者觀注意則豶是禁制損去之名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然豶之爲除爾雅无訓案爾雅云豶大防則豶是隄防之義此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傷上邊之異其義亦通豶其牙謂止其牙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疏〕（正義曰何天之衢亨者何謂語辭猶云何畜也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故象云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何氏云天衢既通道乃大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疏〕（正義曰頤貞吉者於頤養之世養此貞正則得吉也觀頤者頤養也觀此聖人所養物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求其口中之實也）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疏〕（象曰至大矣哉○正義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者釋頤貞吉之義頤養也貞正也所養得正則有吉也其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者釋觀頤之義也言在下觀視在上頤養所養何人故云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者釋自求口實之義也謂在下之人觀此在上自求口中之實是觀其自

（養則是在下觀上乃有二義若所養是賢及自養有節則是其德盛也若所養非賢及自養乖度則其德惡也此卦之意欲使所養得也不欲所養失也天地養萬物者自此已下廣言頤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先須養賢乃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有如虞舜五人周武十人漢帝張良齊君管仲此皆養得賢人以爲輔佐政治世康兆庶咸說此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養也頤之時大矣哉者以彖釋頤義於理既盡更无餘意故不云義所以直言頤之時大矣哉以所養得廣故云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疏（正義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慎節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疏（初九至觀我朶頤凶○正義曰靈龜謂神靈明鑒之龜兆以喻己之明德也朶頤謂朶動之頤以嚼物喻貪惏以求食也初九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使物賴己而養而更自動求養是舍其靈龜之明兆觀我朶頤而躁求是損己廉靜之德行其貪竊之情所以凶也不足可貴故象云亦不足貴也○注朶頤者嚼也至凶莫甚焉○正義曰朶頤者嚼也者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動其頤故知嚼也不能令物由己養者若道德弘大則己能養物是物由己養今身處无位之地又居震動之始是動而自求養也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者若能自守廉靜保其明德則能致君上所養今不能守廉靜是離其致養之至道反以求其寵祿而競進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養下曰顛拂違也經猶義也丘所履之常也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而養初居下不奉上而反養下故曰顛頤拂經于丘也以此而養未見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見有與故曰頤征凶）疏（正義曰顛倒也拂違也經義也丘所履之常處也六二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倒下養初故曰顛頤下當奉上是義之常處也今不奉於上而反養於下是違此經義於常之處故云拂經于丘也頤征凶者征行也若以此而養所行皆凶故曰頤征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類皆上養而二處下養初）疏（正義曰頤養之體類皆養上也今此獨養下是所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拂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凶也處頤而爲此行十年見棄者也立行於斯无施而利）疏（正義曰拂頤貞凶者拂違也履夫不正以養上九是自納於上以諂媚者也違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而有凶也爲行如此雖至十年猶勿用而見棄也故曰十年勿用立行於此故无所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疏（正義曰釋十年勿用之義以其養上以諂媚則於正道大悖亂解十年勿用見棄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體屬上體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也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修此二者然後乃得全其吉而无咎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頤爻之貴斯爲盛矣）疏（六四顛頤吉至无咎○正義曰顛頤吉者體屬上體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養之宜所以吉也虎視眈眈者以上養下不可褻瀆恒如虎視眈眈然威而不猛也其欲逐逐者既養於下不可有求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也无咎者若能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雖復顛頤養下則得吉而无咎也○注體屬上體至斯爲盛矣○正義曰觀其自養則履正者以陰處陰四自處其身是觀其自養則能履正道也察其所養則養陽者六四下養於初是觀其所養初是陽爻則能養陽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疏（正義曰釋顛頤吉之義上謂四也下養於初是上施也能威而不猛如虎視眈眈又寡欲少求其欲逐逐能爲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然六二顛頤則爲凶六四顛頤得爲吉者六二身處下體而又下養所以凶也六四身處上體又應於初陰而應陽又能威嚴寡欲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行則失類故宜居貞也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雖得居貞之吉處頤違謙難未可涉也）疏（正義曰拂違也經義也以陰居陽不有謙退乖違於頤養之義故言拂經也居貞吉者行則失類居貞吉也不可涉大川者處頤違謙患難未解故不可涉大川故居貞吉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疏（正義曰釋居貞之義以五近上九以陰順陽親從於上故得居貞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爲衆陰之主不可瀆也故厲乃吉有似家人悔厲之義貴而无位是以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爲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也）疏（正義曰由頤者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其主必宗事於陽也衆陰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也厲吉者爲衆陰之主不可褻瀆嚴厲乃吉故曰厲吉也利涉大川者爲養之主无所不爲故利涉大川而有慶也故象云大有慶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巽下兌上）大過。疏（大過○正義曰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注音相過之過○正義曰相過者謂相過越之甚也非謂相過從之過故象云澤滅木是過越之甚也四陽在中二陰在外以陽之過越之甚也）

棟撓。利有攸往。亨。疏（正義曰棟撓者謂屋棟也本之與末俱撓弱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利有攸往亨者既遭衰難聖人利有攸往以拯患難乃得亨通故云利有攸往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大者乃能過也）疏（正義曰釋大過之義也大者過謂盛大者乃能過其分理以拯難也故於二爻陽處陰位乃能拯難也亦是過甚之義）

棟撓。本末弱也。（初爲本而上爲末也）疏（正義曰釋棟撓義以大過本末俱弱故屋棟撓弱也似若衰難之時始終弱）

剛過而中。（謂二也居陰過也處二中也拯弱興衰不失其中也）巽而說行。（巽而說行以此救難難乃濟也）利有攸往。乃亨。（危而弗持則將安用故往乃亨）疏（正義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者此釋利有攸往乃亨義剛過而中謂二也以陽處陰是陽之過極之甚則陽來拯此陰難是過極之甚也巽而說行者既以巽順和說而行難乃得濟故利有攸往得亨也故云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是君子有爲之時也）疏（正義曰此廣說大過之美言當此大過之時唯君子有爲拯難其功甚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所以爲大過非凡所及也）疏（正義曰澤滅木者澤體處下木體處上澤无滅木之理今云澤滅木者乃是澤之甚極而至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其大過之卦有二義也一者物之自然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者大人大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明君子於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隱遯於世而无憂悶欲有遯難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遇此則不能然唯君子獨能如此是其過越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疏（正義曰以柔處下心能謹慎薦藉於物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无咎者既能謹慎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云柔在下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者楊之秀也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應心无持吝處過以此无衰不濟也故能令枯楊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興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大過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也）疏（象曰藉用白茅至无不利○正義曰枯楊生稊者枯謂枯槁稊謂楊之秀者九二以陽處陰能過其本分而救其衰弱上无其應心无特吝處大過之時能行此道无有衰者不被拯濟故衰者更盛猶若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枯老之夫得其少女爲妻也无不利者謂拯弱興衰莫盛於此以斯而行无有不利也○注稊者楊之秀也至應斯義也○正義曰稊者楊柳之穗故云楊之秀也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若以陽處陽是依其本分今以陽處陰是過越其本拯救陰弱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者老之太過則枯槁少之太過則幼稚也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也謂老夫減老而與女妻女妻得之而更益長故云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也以稚分老則枯者榮者謂女妻減少而與老夫老夫得之似若槁者而更得生稊故云則枯者榮也云大過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者此大過之卦本明至壯輔至衰不論至衰減至壯故輔嗣此注特云以至壯輔至衰也象曰過以相與者因至壯而輔至衰似女妻而助老夫遂因云老夫減老而與少猶若至衰減衰而與壯也其實不然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疏（正義曰釋老夫女妻之義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夫而得女妻是過分相與也老夫得女妻是女妻以少而與老夫老夫得少而更壯是女妻過分而與夫也女妻而得少夫是依分相對今女妻得老夫是老夫減老而與少女女妻既得其老則益長老夫過分而與妻也故云過以相與象直云老夫女妻不云枯楊生稊者則是老夫也生稊則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略而不言）

九三。棟橈凶。（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弱而凶衰也）疏（正義曰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以陽居陽不能救危拯弱唯自守而已獨應於上係心在一所以凶也心既褊狹不可以輔救衰難故象云不可以有輔也）

象曰。棟橈之凶。

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不爲下所橈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疏〕（正義曰棟隆吉者體居上體以陽處陰能拯救其弱不爲下所橈故得棟隆起而獲吉也有它吝者以有應在初心不弘闊故有它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疏〕（正義曰釋棟隆之吉以其能拯於難不被橈乎在下故得棟隆吉九四應初行又謙順能拯於難然唯只拯初初謂下也下得其拯猶若所居屋棟隆起下必不橈若何得之不被橈乎在下但經文云棟橈彖釋棟橈者本末弱也以屋棟橈弱而偏則屋下橈柱亦先弱柱爲本棟爲末觀此彖辭是足見其義故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以屋棟橈折則榱柱亦同崩此則義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處得尊位而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處得尊位亦未有橈故能生華不能生稊能得夫不能得妻處棟橈之世而爲无咎无譽何可長哉故生華不可久士夫誠可醜也）〔疏〕（九五枯楊生華至无咎无譽正義曰枯楊生華者處得尊位而以陽居陽未能拯危不如九二枯楊生稊但以處在尊位唯得枯楊生華而已言其衰老雖被拯救其益少也又似年老之婦得其彊壯士夫婦已衰老夫又彊大亦是其益少也所拯難處少纔得无咎而已何有聲譽之美故无咎无譽也○注處得尊位至誠可醜也○正義曰處得尊位亦未有橈者以九三不得尊位故有棟橈今九五雖與九三同以陽居陽但九五處得尊位功雖未廣亦未有橈弱若其橈弱不能拯難不能使枯楊生華也以在尊位微有拯難但其功狹少但使枯楊生華而已不能生稊也能得夫不能得妻者若拯難功闊則老夫得其女妻是得少之甚也今既拯難功狹但能使老婦得士夫而已不能使女妻言老婦所得利益薄少皆爲拯難功薄故所益少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疏〕（正義曰枯楊生華何可久者枯槁之楊被拯纔得生華何可長久尋當衰落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者婦當少稚於夫今年老之婦而得彊壯士夫亦可醜辱也此言九五不能廣拯衰難但使枯楊而生華而已但使老婦得其士夫而已拯難狹劣故不得長久誠可醜辱言不如九二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疏〕（正義曰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此涉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既滅其頂所以凶也无咎者所以涉難滅頂至于凶亡本欲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此亦過涉滅頂凶无咎之象故象云不可咎言不可害於義理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坎下坎上）習坎。（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疏〕（正義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有孚。維心亨。（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疏〕（有孚維心亨○正義曰有孚者亨信也由剛正在內故有信也維心亨者陽不發外而在於內是維心亨言心得通也○注剛正在內至心亨者也○正義曰剛正在內者謂陽在中也因心剛正則能有誠信故云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若外陽內陰則內心柔弱故不得亨通今以陽在於內陽能開通故維其在心之亨也）行有尚。（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疏〕（行有尚○正義曰內亨外闇內剛外柔以此行險事可尊尚故云行有尚也○注內亨外闇至行有尚也○正義曰內亨外闇者內陽故內亨外陰故外闇以亨通之性而往詣陰闇之所能通於險故行可貴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坎以險爲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險也）〔疏〕（彖曰習坎重險也○正義曰釋習坎之義言習坎者習行重險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爲至險不須便習亦可濟也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濟也故注云習坎者習重險也○注坎以險爲用至習乎重險也○正義曰言習坎者習乎重險也者言人便習於坎止是便習重險便習之語以釋習名兩坎相重謂之重險又當習義是一習之名有此兩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險陷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疏〕（水流而不盈至不失其信○正義曰此釋重險習坎之義水流而不盈謂險陷既極坑穽特深水雖流注不能盈滿言險之甚也釋重險之義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謂行此至險能守其剛中不失其信也此釋習坎及有孚之義也以能便習於險故守剛中不失其信也○注險陷之極至習坎之謂也○正義曰險陷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者若淺岸平谷則水流有可盈滿若其崖岸險峻澗谷泄漏是水流不可盈滿是險難之極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便習於坎而之坎地盡坎之宜故往必有功也）〔疏〕（正義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者釋維心亨義也以剛在於中故維得心亨也行有尚往有功者此釋行有尚也既便習於坎而往之險地必有其功故云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疏〕（正義曰此已下廣明險之用也言天之爲險懸邈高遠不可升上此天之險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爲險也）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疏〕（正義曰言地以山川丘陵而爲險也故使地之所載之物保守其全若无山川丘陵則地之所載之物失其性也故地以山川丘陵而爲險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爲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疏〕（正義曰言王公法象天地固其城池嚴其法令以保其國也）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疏〕（正義曰言天地已下莫不須險險難有時而用故其功盛大矣哉○注非國之常用有時也○正義曰若天險地險不可暫无此謂人之設險用有時也若化洽平治內外輯睦非用險也若家國有虞須設險防難是用有時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也）〔疏〕（正義曰重險懸絕其水不以險之懸絕水亦相仍而至故謂爲習坎也以人之便習于坎猶若水之洊至水不以險爲難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於坎然後乃能不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則夫習坎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疏〕（正義曰言君子當法此便習於坎不以險難爲困當守德行而習其政教之事若能習其教事則可便習於險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習坎者習爲險難之事也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行險而不能自濟習坎而入坎窞失道而窮在坎底上无應援可以自濟是以凶也）〔疏〕（正義曰既處坎底上无應援是習爲險難之事无人應援故入於坎窞而至凶也以其失道不能自濟故象云失道凶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履失其位故曰坎上无應援故曰有險坎而有險未能出險之中也處中而與初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未足以爲援故曰小得也）〔疏〕（正義曰坎有險者履失其位故曰坎也上无應援故曰有險既在坎難而又遇險未得出險之中故象云未出中也求小得者以陽處中初三來附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柔弱未足以爲大援故云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疏〕（正義曰來之坎坎者履非其位而處兩坎之間出之與居皆在於坎故云來之坎坎也險且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應所以險處則不安故且枕也入于坎窞者出入皆難故入於坎窞也勿用者不出行若其出行終必无功徒勞而已故象云終无功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疏〕（象曰至自牖終无咎○正義曰樽酒簋貳者處重險而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假外飾處坎以此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故云樽酒簋貳也用缶者既有樽酒簋二又用瓦缶之器故云用缶也納約自牖終无咎者納此儉約之物從牖而薦之可羞於王公可薦於宗廟故云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疏〕（正義曰釋樽酒簋二義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得進獻者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爲禮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爲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祗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也）〔疏〕（正義曰坎不盈者爲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險難未能盈坎猶險難未盡也故云坎不盈也祗既平无咎者祗辭也謂險難既得盈滿而平乃得无咎若坎未盈平仍有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疏〕（正義曰釋坎不盈之義雖復居中而无其應未得光大所以坎不盈滿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險陷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三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反故三歲不得自脩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也）〔疏〕（正義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險陷之極不可升上嚴法峻整難可犯觸上六居此險陷之處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繫用其徽纆之繩置於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三歲不得凶者謂險道未終三歲已來不得其吉而有凶也險終乃反若能自

（脩三歲後可以求復自新故象云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言失道之凶唯三歲之後可以免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下離上）離。利貞亨。（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疏〕（離利貞亨○正義曰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萬物各得其所附著處故謂之離也利貞亨者離卦之體陰柔爲主柔則近於不正不正則不亨通故利在行正乃得亨通以此故亨在利貞之下故云利貞亨○注離之爲卦至利貞亨也○正義曰離之爲卦以柔爲正者二與五俱是陰爻處於上下兩卦之中是以柔爲正）畜牝牛吉。（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疏〕（畜牝牛吉正義曰柔處於內而履正中是牝之善者外強內順是牛之善者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畜養牝牛乃得其吉若畜養剛健則不可也此云畜牝牛假象以明人事也言離之爲德須內順外強而行此德則得吉也若內剛外順則反離之道也○注柔處于內至畜牝牛也○正義曰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者若柔不處於內似婦人而預外事若柔而不履正中則邪僻之行皆非牝之善也若柔能處中行能履正是爲牝之善也云外強而內順牛之善者若內外俱強則失於猛害若外內俱順則失於劣弱唯外強內順於用爲善故云外強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者既以柔順爲主若畜剛猛之物則反其德故不可畜剛猛而畜牝牛也）

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疏〕（正義曰釋離卦之名麗謂附著也以陰柔之質附著中正之位得所著之宜故云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柔著于中正乃得通也柔通之吉極於畜牝牛不能及剛猛也）〔疏〕（日月麗乎天至是以畜牝牛吉也○正義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此廣明附著之義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廣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以卦象說離之功德也并明利貞之義也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陰居二位可謂爲正若陰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麗乎正者以五處於中正又居尊位離非陰陽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總云麗於正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牝牛吉者此釋經亨義也又總釋畜牝牛吉也柔麗於中中正謂六五六二之柔皆麗於中中則不偏故云中正以中正爲德故云柔麗乎中正得通故畜養牝牛而得吉也以牝牛有中正而柔順故離之象釋卦名之下乃釋卦下之義於後乃歎而美之此象既釋卦名卽廣歎爲卦之美乃釋卦下之義與諸卦不例者此乃夫子隨義則言因文之便也比既釋離名麗因廣說日月草木所麗之事然後却明卦下之義更無義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疏〕（正義曰明兩作離者離爲日日爲明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案八純之卦論象不同各因卦體事義隨文而發乾坤不論上下之體直總云天行健地勢坤以天地之大故總稱上下二體也雷是連續之至水爲流注不已義皆取連續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洊至也風是搖動相隨之物故云隨風巽也山澤各自爲體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麗澤兌是兩物各行也今明之爲體前後各照故云明兩作離是積聚兩明乃作於離若一明暫絕其離未久必取兩明前後相續乃得作離卦之美故云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是繼續其明乃照於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爲照臨所以特云明兩作離取不絕之義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然者警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故宜慎其所履以敬爲務辟其咎也）〔疏〕（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正義曰履錯然者身處離初將欲前進其道未濟故其所履踐恆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故象云履錯之敬以避咎也○注錯然者警慎之貌也至辟其咎也○正義曰錯然者警慎之貌者是警懼之狀其心未寧故錯然也言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者將進而盛謂將欲前進而向盛也若位在於三則得既濟今位在於初是未在既濟謂功業未大故宜慎其所履恆須錯然避咎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疏〕（正義曰黃者中色離者文明居中得位而處於文明故元吉也故象云得中道以其得中央黃色之道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憂歎之辭也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之於人養志无爲則至於耋老有嗟凶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也）〔疏〕（正義曰日昃之離者處下離之終其明將沒故云日昃之離也不鼓缶而歌大耋之嗟凶者時既老耄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若不委之於人則是不鼓擊其缶而爲歌則至於大耋老耄而咨嗟何可久長所以凶也故象云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處於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沒而始出故曰突如其來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曰死如違離之義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曰棄如也）〔疏〕（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正義曰突如其來如者四處始變之際三爲始昏四爲始曉三爲已沒四爲始出突然而至忽然而來故曰突如其來如也焚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焚炎其上故云焚如也死如者既焚其上命必不全故云死如也棄如者違於離道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云棄如是以象云无所容也）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爲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疏〕（正義曰出涕沱若者履非其位不勝其任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所以出涕滂沱憂戚而咨嗟也若是語辭也吉者以所居在尊位四爲逆首已能憂傷悲嗟衆之所助所以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正義曰此釋六五吉義也所以終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離附於王公之位被衆所助故得吉也五爲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王用出征者處離之極離道既成物皆親附當除去其非類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也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剋獲故有嘉美之功所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若不出征除害居在終極之地則有咎也）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疏〕（正義曰釋出征之義言所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國故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此行十一字无咎已下七字磨改釋文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古本貞上有利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隨時之義大矣哉若（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者誤若）

釋隨時之義（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釋字）

舊來恒往今須隨從（十行本舊字空閩監毛本如此○〔補〕舊字今依按補栞）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嚮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按嚮俗字鄉者今之向字）

晦宴也（閩監毛本同宋本錢本宴作冥）

官有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官有蜀才作館有）

體於柔弱（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毛本於作分是也）

四居无應者（〔補〕案居當俱字之譌此述注四俱无應之文毛本正作俱）

位正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中正）

王用亨于西山也（岳本錢本宋本閩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也作者古本亨作通）

今有不從（閩監毛本同錢本今作令是也）

蠱

又如此宜令之後三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如作於）

使令治而後乃誅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治作治○按正義序引注亦作治）

而後乃專誅（〔補〕毛本專作誅下誅字屬下讀）

非尊謂誅殺也（〔補〕毛本尊作專案專字是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有王肅作䟫）

象曰幹父用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父下有之蠱二字）

臨

陽轉進長（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進作浸）

至于八月不久也（〔補〕案不當作至正義標起止例如此）

其得感臨吉（〔補〕案感當作咸此注正述經文也無改字之例）

居剛長之丗（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丗作前）

乃得无咎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乃作則一本無乃字）

位當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剛所以不害（盧文弨云以字衍）

觀

盥而不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又作廌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道下旁添日月不過四字）

聖人以神道設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神道設教云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按據此則釋文本無以字）

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之上衍下字而四時作而時）

正義曰順而和巽（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上有又字案此疏本與上疏相連割裂分屬故刪又字）

此盛名觀卦之美（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明）

處於觀盥而最遠德美也（岳本閩監毛本盥作時德作朝是也釋文出處於觀時最遠朝美又集解載此節注作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與此文句多不同）

巽順而已（岳本閩監毛本巽作趣釋文出趣字疏云趣亦順從而已作巽非）

闚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闚本亦作窺）

六二以柔弱（〔補〕毛本以作雖）

則爲有闚竊不爲全蒙（〔補〕毛本上爲字作微竊作發蒙作是）

象曰闚觀女貞（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有利字古本足利本女上有利字）

正義曰○處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閩監毛本○作三監毛本脫以字案處進至道也十五字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作注文十行本以下誤爲正義因衍正義曰三字非也）

以察己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作道。按正義本作道）

在于一人（閩本同岳本足利本于作乎宋本古本作余監毛本作於按乎是）

故則民以察我道（閩監毛本則作觀是也）

自觀其道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道下亦有者字）

故於卦主主（〔補〕毛本主主作末註）

將處異地爲衆觀（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將作特觀上有所字）

噬嗑（石經岳本此卦前題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釋文古本足利本同）

有間與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與過一本作有過）

不齧不合（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合本又作而合古本齧下有而字一本下不作而）

故事得彰著（〔補〕毛本彭作彰案彰字是也）

故總云上行不止也（十行本闕故字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止下有五字）

是滅下云益上卦（〔補〕閩監毛本作是滅三而益上卦案滅字是也三而兩字猶誤當作是滅下卦益上卦此云字與次行卦字正相並互易而譌）

及晉卦彖卦（〔補〕案下卦字當作云以與前行云字正相並互易而譌也）

先王以明罰勑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勑法毛本勑作敕）

屨校滅趾（石經岳本閩監本同釋文滅止本亦作趾毛本校譌作挍下同○案止趾古今字）

桎其小過（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桎當懲字誤）

不行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本作止不行也）

柔脆之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脆作脃釋文出脃字按脆俗脃字）

失政刑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政作正）

噬乾胏（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胏子夏作脯荀董同。按胏說文作𦙶）

利艱貞吉（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貞下旁添大字）

而居其非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其非作非其孫志祖云據疏應作居非其位）

居其非位以斯治物（錢本宋本其非作非其閩監毛本斯下衍道字）

未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未光大也云本亦無大字）

何校滅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象同釋文何校本亦作荷下同）

聰不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也字）

賁

小利有攸往（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利字旁添貞字）

故小利有攸往（住當作往閩監毛本不誤錢本宋本下有者字）

居坤極（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上字）

不爲順首（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物）

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二觀字作解古本爲作知釋文出解天音蟹下同）

齊麥生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齊作薺是也）

君子以明庶政（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明蜀才本作命）

故云山有火賁也（〔補〕毛本作山下有火賁也案所加是）

賁其趾舍車而徒（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一本作止車鄭張本作輿）

須是上須於面（〔補〕毛本下須字作附案附字是也）

賁如皤如（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皤鄭陸作燔荀作波）

欲靜則疑初之應（閩監毛本同集解疑作失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欵）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黃本賁作世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賁于丘園帛乃戔戔（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園作束古本足利本帛上有束字）

用不士費財物（宋本用不士作則不糜閩本作則不縻監毛本作則不糜）

不困聘上則丘園之上乃落也（〔補〕毛本不困作不用二上字並作士字）

故在其質素（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在作任是也疏引亦當依宋本作任）

剝

道消之時（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道作在下道息之時同）

行盈道也（閩本同監毛本上有行息道也在盈之時八字）

蔑貞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蔑荀作滅）

猶削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削或作消此從荀本也下皆然）

轉欲蔑物之處者（閩監毛本同宋本蔑作滅處上有所字）

剝之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剝无咎云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剝牀以膚（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膚京作簠）

君子得輿（石經輿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養育其民（閩監毛本同宋本其民閒闕一字）

復（此卦前錢本題周易註疏卷第五宋本同）

朋來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朋來京作崩）

反復其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復本又作覆彖并注反復皆同）

欲速反之與復（閩監毛本同宋本速作使）

正義曰陽氣始剝盡（閩監毛本同宋本此疏係釋注在釋經後錢本上標注陽氣至凡七日是也）

反覆不過七日（錢本同岳本閩監毛本覆作復）

復見天地之心乎（閩本同監毛本復下有其字）

閉塞其關也商旅不行於道路也（盧文弨云上也字當作使屬下句）

无祇悔（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祇作祗釋文王肅作禔九家本作敍）

遂至迷凶（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迷作遠）

頻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嚬鄭作顰〇按鄭作顰呂東萊引作鄭作卑是也）

頻蹙之貌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戚于寂反下同）

已失復遠矣（閩監毛本同岳本失作去）

能自考其身（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考下有成字）

有災眚（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灾云本又作災鄭作烖）

无妄

无妄之道成（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道作德）

天命不祐（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佑本又作祐馬作右）

天下雷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行誤往）

其德乃耳（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耳作爾〇按監毛本是也爾作如此解耳作而已解其德乃爾猶云其德乃如此爾在古音十五部耳在一部二字音義絕不相同也）

不耕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云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不敢菑發新田（宋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菑作首〇按盧文弨云首發新田正謂菑也錢本是）

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爲其始（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菑作畬始作初〇按盧文弨云菑熟之地正謂畬也錢本是）

不耕穫未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穫上有而字石經初刻亦有而字後改刪去故此行止九字）

未敢以耕耕之與穫（〔補〕案兩耕字當誤重宜衍一字）

六二陰居陽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是也）

行唱始之道（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唱改倡）

大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當須養順賢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贍）

豐則養賢（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財）

剛健篤實輝光（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輝作煇釋文煇音輝石經煇旁火係磨改當是初刻輝後改煇〇按煇輝正俗字）

既見乾來而不距逆（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

而節損落者（〔補〕案損當作隕上既棄而隕者可證下不有損落同）

未之能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未作末）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識劉作志石經以多字漫漶識字存下半）

有厲利已（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已夷止反或音紀姚同案音紀則字當作己石經作己）

故能利已（岳本閩監毛本同案釋文利已下云注能已同此文作能利已與釋文不合古本下有也字下進無違距下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下並同）

輿說輹（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輿本或作轝輹蜀才本同或作輻〇按作輹是也輹者伏兔也可言脫輻貫於牙轂不可言脫）

良馬逐（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逐逐）

曰閑輿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音越鄭人實反〇按人實反則當爲日月字）

不憂險厄（閩監毛本同岳本厄作阨釋文出險阨云本亦作厄）

童牛之牿（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牿九家作告）

剛暴難制之物（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暴一本作剛突）

爾雅云豶大防則豶是隄防之義（〔補〕案此兩豶字當依爾雅作墳下所謂豕旁土邊之異也）

頤

自求口實（〔補〕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作食非也）

言飲食猶慎而節之（〔補〕案言下當有語字）

觀我朶頤（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朶鄭同京作揣）

闕我寵祿（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而闕則其本上有而字）

拂經于丘（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拂子夏傳作弗）

未見有與（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有作其下有也字）

其欲逐逐（石經下二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跾〇）

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履作養陽作賢案疏云初是陽爻則能養陽也是正義本自作陽）

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集解作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古本下有也字）

大過（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此下有注文音相過之過五字古本之過下有也字釋文出相過之過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

棟撓利有攸往（〔補〕撓各本皆作橈是撓字誤也正義同〇案九三爻辭以下經文正義亦並作橈則此特寫者誤耳）

唯陽爻（宋本同閩本陽作易監毛本作易）

拯弱興衰（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弱本亦作溺下救其弱拯弱皆同）

遯世无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遯本又作遁）

枯楊生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稊鄭作荑）

心无持吝（岳本閩監毛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

拯救陰弱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陰弱作弱陰）

宜其淹弱而凶衰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弱作溺釋文出淹溺乃歷反）

若何得之不被橈乎在下（閩本若作弱監毛本若何得之作弱何得云宋本作之）

杜爲本（盧文弨云當作棟爲本）

棟爲末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棟作榱盧文弨云榱是）

不能生稊也（閩監毛本同宋本能下有使之二字）

不能使女妻（閩本同宋本使作得監毛本使下有老夫得三字）

習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

案諸卦之名（案自此至故云習也錢本在行有尚也下）

一者人之行險（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是也）

因心剛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因作內）

故云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閩監本同毛本也作內）

而往謂陰闇之所〔補〕（毛本謂作詣案詣字是也形近之誤）

習重乎險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重乎作乎重）

險陗之釋（岳本閩監毛本釋作極是也古本下有也字）

習坎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坎作險古一本作其信習險謂也一本作信習險之謂也）

故物得以保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以作其）

險雖有時而用（閩監毛本同宋本雖作難是也）

水洊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洊京作臻干作荐）

當守德行（閩監毛本同宋本當作常）

最處坎底（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處欿云亦作坎字）

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作欿其上有失字足利本亦有失字）

初三未足以爲援故曰小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援上有大字小上有求字）

險且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險且古文及鄭向本作檢枕九家作玷古文作沈）

出則之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之坎一本作出則亦坎誤）

居則亦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二本亦作之一本亦下有之字足利本與一本同）

枕枝而不安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枕字）

勿用者不出行（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可字）

納約自牖（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牖陸作誘）

象曰樽酒簋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樽酒簋五字云一本更有貳字案此則釋文與石經不合）

祇既平（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祇作祗是也釋文祇京作禔）

說既平乃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說作謂）

中未大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大上有光字案疏亦云未得光大）

寘于叢棘（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寘劉作示子夏傳作是姚作寔張作置）

險陗之極（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陗作欿）

離

似婦人而預外事（閩本下衍也字監毛本亦有也字似作以宋本作似錢本作以）

百穀草木麗乎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乎土王肅本作地）

故云柔麗乎中正〔補〕（案云柔麗乎四字毛本作萬事亨以是也）

有中正而柔順故離之象〔補〕（案而柔順故離五字毛本作故也案諸卦是也）

麗乎正也者（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也當衍字）

是以牝牛吉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言）

此象既釋卦名（十行本此象既釋卦五字闕閩監毛本如此下例若此三字麗因廣說日月草木所麗十字義更无義例五字並同○〔補〕今並依挍補栞）

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此注十行本止有也明照也四字餘並闕岳本如此閩監毛本同釋文明照相繼一本無明照二字○〔補〕今依挍補栞）

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錢本宋本體作離案十行本此文有上至故云七字缺閩監毛本如此下體事義隨文而發七字揔稱二字取連續相因五字隨風巽三字兩物二字積聚兩明四字並同○〔補〕今並依挍補栞）

警慎之貌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警作敬）

是警懼之狀（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有錯字）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閩監毛本同石經昃作昃耋作耋岳本同釋文日昃王嗣宗本作仄鼓鄭本作擊大耋京作絰蜀才作咥之嗟荀作差下嗟若亦爾凶古文及鄭無凶字）

有嗟凶矣（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作而有嗟凶）

大耋之嗟凶者（閩監毛本大上有則字）

時既老耄（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時誤將）

棄如（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作弃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沱荀作池一本作沲嵯古文若皆如此戚子夏傳作嘁）

四爲逆首（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逆首本又作逆道兩得）

離王公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離鄭作麗）

此釋六五吉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者十字）

事必剋獲（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剋作克）

所斷罪人之首（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所作折）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三終

周易兼義下經咸傳卷第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王弼注

䷞（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疏〕（咸亨至取女吉○正義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恆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共卦者周氏云尊天地之道略於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必不然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妄爲異端咸亨利貞取女吉者咸感也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卽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是以亨也）〔疏〕（正義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也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爲咸亨也）止而說。（故利貞也）〔疏〕（正義曰此因二卦之義釋利貞也艮止而兌說也能自靜止則不隨動欲以上行說則不爲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男下女。（取女吉也）〔疏〕（正義曰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艮爲少男而居於下兌爲少女而處於上是男下於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疏〕（是以至化生○正義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者次第釋訖總舉繇辭以結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以下廣明感之義也天地二氣若不感應相與則萬物无由得應化而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凡感之爲道不能感非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亢所處也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也○）〔疏〕（聖人至可見矣○正義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結歎咸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感物而動謂之情也天地萬物皆以氣類共相感應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物乃感應）〔疏〕（象曰至虛受人○正義曰山上有澤咸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爲咸君子以虛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澤故能空虛其懷不自有實受納於物无所弃遺以此感人莫不皆應

初六。咸其拇。（處咸之初爲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實未至傷靜）〔疏〕（初六咸其拇○正義曰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爲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注處咸至傷靜○正義曰六二咸道轉進所感在腓腓體動躁則成往而行今初六所感淺末則譬如拇指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本實未傷於靜故无吉凶悔吝之辭）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四屬外也）〔疏〕（正義曰志在外者謂四也與四相應所感在外處於感初有志而已故云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疏〕（六二至居吉○正義曰腓足之腓腸也六二應在九五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躁以相感凶之道也由躁故凶靜居則吉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以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注腓體動躁○正義曰王廙云動於腓腸斯則行矣故言腓體動躁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陰而爲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疏〕（正義曰雖者與奪之辭若既凶矣何由得居而獲吉良由陰性本靜今能不躁而居順其本性則不有災害免凶而獲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疏〕（正義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者非但進不能制動退亦不能靜處也所執下者既志在隨人是其志意所執下賤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於感未盡感極不能至於无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思也）〔疏〕（正義曰貞吉悔亡者九四居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害之將及矣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故曰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始在於感未盡感極惟欲思運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爾之所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未感於害故可正之得悔亡也）〔疏〕（正義曰未感害者心神始感未至於害故不可不正正而故得悔亡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疏〕（正義曰未光大者非感之極不能无思无欲故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无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疏〕（九五至无悔○正義曰咸其脢无悔者脢者心之上口之下也四已居體之中爲心神所感五進在於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亦不能无志志在淺末故无悔而已故曰咸其脢无悔也○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正義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者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疏〕（正義曰志末也者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過心則謂之淺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疏〕（正義曰咸其輔頰舌者馬融云輔上頷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咸道轉末在於口舌言語而已故云咸其輔頰舌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輔頰舌者所以爲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疏〕（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所競者口无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鄭玄又作媵口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閒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巽下震上）恆。亨。无咎。利貞。（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恆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恆通无咎乃利正也）〔疏〕（恆亨至利貞○正義曰恆久也恆久之道所貴變通必須變通隨時方可長久能久能通乃无咎也恆通无咎然後利以行正故曰恆亨无咎利貞也○注三事○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貞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恆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恆亨濟彼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恆之爲道亨乃无咎恆通无咎乃利正也又注象曰道得所久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此解皆以利正相將爲一事分以爲二恐非注旨驗此注云恆之爲道亨乃无咎此以恆亨濟无咎也又云恆通无咎乃利正也此以恆亨濟利貞也下注利有攸往亦云各得所恆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此以恆亨濟利有攸往也觀文驗注褚氏爲長）

利有攸往。（各得所恆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也）〔疏〕（正義曰得其常道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剛尊柔卑得其序也）〔疏〕（象曰至柔下○正義曰恆久也者釋訓卦名也恆之爲名以長久爲義剛上而柔下者既訓恆爲久因名此卦得其恆名所以釋可久之意此就二體以釋恆也震剛而巽柔震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爲恆也○注剛尊柔卑得其序也○正義曰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恆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雷風相與。（長陽長陰能相成也）〔疏〕（雷風相與○正義曰此就二象釋恆也雷之與風陰陽交感二氣相與更互而相成故得恆久也○注長陽長陰能相成也○正義曰震爲長男故曰長陽巽爲長女故曰長陰象曰雷風相與雷之與風共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是也今言長陽長陰能相成者因震爲長男巽爲長女遂以長陽長陰而名之作文之體也又此卦明夫婦可久之道故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

巽而動。（動无違也）〔疏〕（正義曰此就二卦之義因釋恆名震動而巽順无有違逆所以可恆也）

剛柔皆應。（不孤媲也）〔疏〕（剛柔皆應○正義曰此就六爻釋恆此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和无孤媲者故可長久也○注不孤媲也○正義曰媲配也）

恆。（皆可久之道）〔疏〕（正義曰歷就四義釋恆名訖故更舉卦名以結之也明上四事皆可久之道故名此卦爲恆）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道德所久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疏〕（正義曰此就名釋卦之德言所以得亨无咎利貞者更无別義正以得其恆久之道故言久於其道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得其所久故不已也）〔疏〕（正義曰將釋利有攸往先舉天地以爲證喻言天地得其恆久之道故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得其常道故終則復始往无窮也）〔疏〕（正義曰舉經以結成也人用恆久之道會於變通故終則復始往无窮極同於天地之不已所以爲利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其所恆故皆能長久）〔疏〕（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至天下化成○正義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以下廣明恆義上言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四時更代寒暑相變所以能久生成萬物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聖人應變隨時得其長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萬物從化而成也）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疏〕（正義曰總結恆義也）

象曰。雷風。恆。（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疏〕（正義曰雷風相與爲恆已如象釋）

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疏〕（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處恆之初最處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窮底令物无餘縕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恆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疏〕（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正義曰浚深也最處卦底故曰深也深恆者以深爲恆是也施之於仁義即不厭深施之於正即求物之情過深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也○注此恆之初至害德无施而利也○正義曰處卦之初故言始也最在於下故言深也所以致凶謂在於始而求深者也）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雖失其位恆位於中可以消悔也）〔疏〕（正義曰失位故稱悔居中故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疏〕（正義曰能久中者處恆故能久位在於中所以消悔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无所定无恆者也德行无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施德於斯物莫之納鄙賤甚矣故曰貞吝也）〔疏〕（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正義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者九三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无恆故曰不恆其德德既无恆自相違錯則爲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處久如斯正之所賤故曰貞吝也○注處三陽之中至故曰貞吝也○正義曰雖在三陽之中非一體之中也不可致詰者詰問也違錯處多不足問其事理所以明其羞辱之深如論語云於予與何誅）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疏〕（正義曰无所容者謂不恆之人所往之處皆不納之故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恆於非位雖勞无獲也）〔疏〕（正義曰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也恆於非位故勞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疏〕（正義曰有恆而失位是久非其位田獵而无所獲是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居得尊位爲恆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疏〕（正義曰恆其德貞者

（六五係應在二不能傍及他人是恆常貞一其德貞也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是婦人之吉也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專貞從唱故曰夫子凶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疏（正義曰從一而終者謂用心貞一從其貞一而自終也從婦凶者五與二相應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係於二故曰從婦凶也）上六。振恆。凶。（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无施而得也）疏（正義曰振恆凶者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恆之上處動之極以振爲恆所以凶也）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正義曰大无功也者居上而以振動爲恆无施而得故曰大无功也）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疏（正義曰遯亨者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卽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小利貞者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遯之爲義遯乃通也）疏（正義曰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謂五也剛當位而應非否亢也遯不否亢能與時行也。）疏（正義曰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於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卽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故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疏（正義曰釋小利貞之義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卽消正道良由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卽全滅故云小利貞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疏（正義曰歎美遯德相時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其義甚大故云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疏（象曰天下有山遯。○正義曰天下有山遯者山者陰類進在天下卽是山勢欲上逼於天天性高遠不受於逼是遯避之象故曰天下有山遯。○注天下有山至之象。○正義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峻今上逼於天是陰長之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疏（正義曰君子當此遯避之時小人進長理須遠避力不能討故不可爲惡復不可與之褻瀆故曰不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之爲義辟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爲物最在體後者也處遯之時不往何災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雖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疏（正義曰遯尾厲者爲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爲後也逃遯之世宜速遠而居先而爲遯尾禍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勿用有攸往者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故曰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疏（正義曰不往何災者象釋當遯之時宜須出避而勿用有攸往者既爲遯尾出必見執不如不往不往卽无災害何災者猶言无災也與何傷何咎之義同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居內處中爲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也則莫之勝解。）疏（正義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逃遯之世避內出外二既處中居內卽非遯之人

也既非遯之人便爲所遯之主物皆弃己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己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六二居中得位亦是能用中和厚順之道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也）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疏（正義曰固志者堅固遯者之志使不去己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曰係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疏（正義曰係遯者九三无應於上與二相比以陽附陰係意在二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有疾厲者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卽是有疾憊而致危厲故曰有疾厲也畜臣妾吉者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疏（正義曰不可大事者釋此係遯之人以畜臣妾吉明其不可爲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疏（正義曰九四處在於外而有應於內處外卽意欲遠遯應內則未能弃捨若好遯君子超然不顧所以得吉小人有所係戀卽不能遯故曰小人否也）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音臧否之否）疏（正義曰嫌讀爲圮故音之也）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也）疏（正義曰嘉遯貞吉者嘉美也五居於外得位居中是遯而得正二爲己應不敢違拒從五之命率正其志遯而得正反制於內不惡而嚴得正之吉爲遯之美故曰嘉遯貞吉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疏（正義曰以正志者小人應命不敢爲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遯之美也）上九。肥遯。无不利。（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疏（上九肥遯无不利。○正義曰子夏傳曰肥饒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遯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注最處外極至无不利也。○正義曰矰矢名也鄭注周禮結繳於矢謂之矰繳字林及說文云繳生絲縷也）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疏（正義曰大壯卦名也壯者强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利貞者卦德也羣陽盛大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大者謂陽爻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疏（彖曰至壯也。○正義曰大者壯也者就爻釋卦名陽爻浸長已至於四是大者盛壯故曰大者壯也。○注大者謂陽爻至利貞也。○正義曰釋名之下剩解利貞成大者之義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疏（正義曰剛以動故壯者就二體釋卦名乾剛而震動柔弱而動卽有退弱剛强以動所以成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者就爻釋卦德大者獲正故得利貞正大而天

地之情可見矣者因大獲正遂廣美正大之義天地之道弘正極大故正大則見天地之情不言萬物者壯大之名義歸天極故不與咸恆同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剛以動也）疏（正義曰震雷爲威動乾天主剛健雷在天上是剛以動所以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體也）疏（正義曰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誡以非禮勿履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夫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於物而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疏（正義曰壯于趾征凶有孚者趾足也初在體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壯于趾也施之於人卽是在下而用壯也在下用壯陵犯於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曰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其信窮）疏（正義曰其孚窮者釋壯於趾者其人信其窮凶也）九二。貞吉。（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疏（正義曰以其居中履謙行不違禮故得正而吉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己者也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疏（九三小人用至羸其角。○正義曰罔羅也羝羊羖羊也藩藩籬也羸拘纍纏繞也九三處乾之上是健之極也又以陽居陽是健而不謙也健而不謙必用其壯也小人當此不知恐懼卽用以爲壯盛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當此卽慮危難用之以爲羅罔於己故曰君子用罔以壯爲正其正必危故云貞厲也以此爲正狀似羝羊觸藩也必拘羸其角矣）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疏（正義曰言小人用以爲壯者卽是君子所以爲羅罔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陰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无有能說其輹者可以往也）疏（正義曰大輿者大車也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九四以陽處陰行不違謙居謙卽不失其壯故得正吉而悔亡也故云貞吉悔亡九三以壯健不謙卽被羸其角九四以謙而進謂之上行陰爻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者言四乘車而進其輹壯大无有能脫之者故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疏（正義曰尚往者尚庶幾也言己不失其壯庶幾可以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居於大壯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者乎羊壯也必喪其羊失其所居也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故得无悔二履貞吉能幹其任而已委焉則得无悔委之則難不至居之則敵寇來故曰喪羊于易）疏（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正義曰喪羊于易无悔者羊壯也居大壯之時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者乎違謙越禮必喪其壯羣陽方進勢不可止若於平易之時逆捨其壯委身任二不爲違拒亦剛所不害卽无悔矣故曰喪羊于易无悔也。○注居於大壯至喪羊于易。○正義曰羊剛狠之物故以譬壯云必喪其羊失其所居者言違謙越禮理勢必然云能喪壯于易不於險難者二雖應己剛長則侵陰爲己寇已來寇難必喪其壯當在於平易寇難來之時勿於險難敵寇既來之日良由居之有必喪之理故戒其預

（防而莊氏云經止一言喪羊而注爲兩處分用初云必喪其羊失其所居是自然應失後云能喪壯於易不於險難故得无咎自能喪其羊二理自爲矛楯竊謂莊氏此言全不識注意）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正由處不當位故須捨其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持疑猶豫志无所定以斯決事未見所利雖處剛長剛不害正苟定其分固志在一以斯自處則憂患消亡故曰艱則吉也○）〔疏〕（上六羝羊觸藩至艱則吉○正義曰退謂退避遂謂進往有應於三疑之不已故不能退避然懼於剛長故不能遂往故云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也无攸利者持疑猶豫不能自決以此處事未見其利故曰无攸利也艱則吉者雖處剛長剛不害正但艱固其志不捨於三卽得吉故曰艱則吉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疏〕（正義曰不詳也者祥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爲善也故云不祥也咎不長也者能艱固其志卽憂患消亡其咎不長釋所以得吉也）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疏〕（正義曰晉者卦名也晉之爲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凡言上行者所以在貴也）〔疏〕（彖曰晉進也至進而上行○正義曰晉進也者以今釋古古之晉字卽以進長爲義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之明出地上者此就二體釋得晉名離上坤下故言明出地上明既出地漸就進長所以爲晉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者此就二體之義及六五之爻釋康侯用錫馬巳下也坤順也離麗也又爲明坤能順從而麗著於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康美之名也順以著明臣之道也柔進而上行物所與也故得錫馬而蕃庶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柔進受寵則一晝三接也）〔疏〕（是以康侯至三接也○正義曰釋訖舉經以結君寵之意也○注康美之名也至一晝三接也○正義曰舉此對釋者蓋訟言終朝晉言一晝俱不盡一日明黜陟之速所以示懲勸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顯著明自顯之道）〔疏〕（象曰至以昭明德○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爲照以爲自照已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爲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順著明自顯之道又此卦與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莅衆顯明蔽僞百姓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準此二注明王之注意以此爲自顯明德昭字宜爲昭之遙周氏等爲照之召反非注旨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明退順不失其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也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以此爲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之然後无咎）〔疏〕（初六晉如摧如至无咎○正義曰晉如摧如貞吉者何氏云摧退也裕寬也如辭也初六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則之明退則居順進之與退不失其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也罔孚者處卦之始功業未著未爲人所信服故曰罔孚裕无咎者裕寬也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不可自以爲足也若以此爲足是自喪其長也故必宜寬裕其德使功業弘廣然後无咎故曰裕无咎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未得履位未受命也）〔疏〕（象曰至未受命也○正義曰獨行正者獨猶專也言進與退專行其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者進之初未得履位未受錫命故宜寬裕進德乃得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誠者也脩德以斯聞乎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貞吉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於闇闇亦應之故其初愁如履貞不回則乃受茲大福于其王母也）〔疏〕（六二晉如愁如至于其王母○正義曰晉如愁如者六二進而无應於上其德不見昭明故曰進如愁如憂其不昭也貞吉者然履順居於中正不以无應而不脩其德正而獲吉故曰貞吉也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介者大也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初雖愁如但守正不改終能受此大福於其所脩故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注進而无應至于其王母也○正義曰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者此王用中孚九二爻辭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故得悔亡也）〔疏〕（正義曰六三處非其位有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故得其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疏〕（正義曰居晉之時衆皆欲進已應於上志在上行故能與衆同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履非其位上承於五下據三陰履非其位又負且乘无業可安志无所據以斯爲進正之危也進如鼫鼠无所守也）〔疏〕（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正義曰晉如鼫鼠者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蟲也九四履非其位上承於五下據三陰上不許其承下不許其據以斯爲進无業可安无據可守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以斯爲進正之危也故曰晉如鼫鼠貞厲也○注履非其位至无所守也○正義曰晉如鼫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謂此也鄭引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陸機以爲雀鼠案王以爲无所守蓋五伎者當之）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用柔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往无不利也）〔疏〕（象曰鼫鼠至无不利○正義曰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者居不當位悔也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於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責成失之與得不須憂恤故曰失得勿恤也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疏〕（正義曰有慶者委任得人非惟自得无憂亦將人所慶說故曰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處進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爲之事必須攻伐然後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爲正亦以賤矣）〔疏〕（上九晉其角至貞吝○正義曰晉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而猶進之故曰晉其角也維用伐邑者在角猶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爲使物自服必須攻伐其邑然後服之故云維用伐邑也厲吉无咎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吉乃无咎故曰厲吉无咎以此爲正亦以賤矣故曰貞吝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疏〕（正義曰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雖得之其道未光大也）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疏〕（正義曰明夷卦名夷者傷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疏〕（彖曰明入地中至箕子以之正義曰明入地中明夷者此就二象以釋卦名故此及晉卦皆彖象同辭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者既釋明夷之義又須出能用明夷之人內懷文明之德撫教六州外執柔順之能三分事紂以此蒙犯大難身得保全惟文王能用之故云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者此又就二體釋卦之德明在地中是晦其明也既處明夷之世外晦其明恐陷於邪道故利在艱固其貞不失其正言所以利艱貞者用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者既釋艱貞之義又須出能用艱貞之人內有險難殷祚將傾而能自正其志不爲邪干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莅衆顯明蔽僞百姓者也故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疏〕（象曰至君子以莅衆正義曰莅衆顯明蔽僞百姓者也所以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臨於衆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爲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卽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之主在於上六上六爲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尚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於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心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疏〕（初九明夷于飛至主人有言○正義曰明夷于飛者明夷是至闇之卦上六既居上極爲明夷之主云飛者借飛鳥爲喻如鳥飛翔也初九處於卦始去上六最遠是最遠於難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高飛而去故曰明夷于飛也垂其翼者飛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尚義而行故云君子于行志急於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殊類過甚以此適人人必疑怪而有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疏〕（正義曰義不食也者君子逃難惟速故義不求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壯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

（用拯馬而壯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疏〕（正義曰明夷夷于左股者左股被傷行不能壯六二以柔居中用夷其明不行剛壯之事者也故曰明夷夷于左股莊氏云言左者取其傷小則比夷右未爲切也夷于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爲闇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然後徐徐用馬以自拯濟而獲其壯吉也故曰用拯馬壯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之以則故不見疑）〔疏〕（正義曰順以則也者言順闇主之則不同初九殊類過甚故不爲闇主所疑故得拯馬之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上爲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獲南狩得大首也南狩者發其明也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貞）〔疏〕（九三明夷于南狩至不可疾貞○正義曰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大首謂闇君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狩而行至南方而發其明也九三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而得其大首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去闇主也）〔疏〕（正義曰志欲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者取其順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雖近不危隨時辟難門庭而已能不逆忤也）〔疏〕（正義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者凡右爲用事也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事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于出門庭者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故曰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疏〕（正義曰獲心意者心有所存既不逆忤能順其正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疏〕（正義曰箕子之明夷者六五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故曰箕子之明夷也利貞者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曰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疏〕（正義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稱明不可滅者明箕子能保其貞卒以全身爲武王師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處明夷之極是至晦者也本其初也在乎光照轉至於晦遂入于地）〔疏〕（正義曰不明晦者上六居明夷之極是至闇之主故曰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於光照四國其後由乎不明遂入於地謂見誅滅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疏〕（正義曰失則者由失法則故誅滅也）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家人之義各自脩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疏〕（正義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謂之家人利女貞者既修家內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統而論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疏〕（象曰至男正位乎外○正義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家人之道必須女主於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疏〕（男女正至天下定矣○正義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者因正位之言廣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卽女正於內男正於外二儀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於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者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於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此歎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卽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爲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卽天下之治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疏〕（正義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擇行）〔疏〕（正義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卽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卽身无擇行正家之義修於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化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誡言既稱物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疏〕（正義曰治家之道在初卽須嚴正立法防閑若黷亂之後方始治之卽有悔矣初九處家人之初能防閑有家乃得悔亡故曰閑有家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疏〕（正義曰志未變也者釋在初防閑之義所以在初防閑其家者家人志未變黷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疏〕（正義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爲常无所必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吉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疏〕（正義曰舉爻位也言吉者明其以柔居中而得正位故能順以巽而獲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疏〕（正義曰嗃嗃嚴酷之意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一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嚴之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无節則終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疏〕（正義曰未失也者初雖悔厲似失於猛終无慢黷故曰未失也失家節者若縱其嘻嘻初雖歡樂終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疏〕（正義曰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體柔處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故曰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疏〕（正義曰順在位者所以致大吉由順承於君而在臣位故不見黜奪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疏〕（正義曰王假有家者假至也九五履正而應處尊體巽是能以尊貴巽接於物王至此道以有其家故曰王假有家也勿恤吉者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在下莫不化之矣不須憂恤而得吉也故曰勿恤而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疏〕（正義曰交相愛也者王既明於家道天下化之六親和睦交相愛樂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疏〕（正義曰上九處家人之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也威被海內故曰威如威信並立上得終於家道而吉從之故曰有孚威如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疏〕（正義曰反身之謂者身得人敬則敬於人明知身敬於人人亦敬已反之於身則知施之於人故曰反身之謂也）

䷥（兌下離上）睽。小事吉。〔疏〕（正義曰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與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疏〕（象曰睽動而上至小事吉○正義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此就二體釋卦名爲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所以爲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爲異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者此就二體及六五有應釋所以小事得吉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爲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疏〕（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至時用大矣哉○正義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此以下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乖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體懸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者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爲象是萬物睽也而均於生長其事卽類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歎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也）

象

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疏〕（正義曰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爲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王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悔也與人合志故得悔亡馬者必顯之物處物之始乖而喪其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顯也故勿逐而自復也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也）〔疏〕（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正義曰悔亡者初九處睽離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所以悔也四亦處下无應獨立不乖於已與已合志故得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者時方睽離觸目乖阻馬之爲物難可隱藏時或失之不相容隱不須尋求勢必自復故曰喪馬勿逐自復也見惡人无咎者處於窮下上无其應无應則無以爲援窮下則无權可恃若標顯自異不能和光同塵則必爲惡人所害故曰見惡人无咎見謂遜接之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疏〕（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正義曰以辟咎也者惡人不應與之相見而遜接之者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處睽失位將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處睽得援雖失其位未失道也）〔疏〕（九二遇主于巷无咎。正義曰九二處睽之時而失其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與已同黨同趣相求不假遠涉而自相遇適在於巷言遇之不遠故曰遇主於巷主謂五也處睽得援咎悔可亡故无咎也）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疏〕（正義曰未失道者既遇其主雖失其位亦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凡物近而不相得則凶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見輿曳輿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載也其牛掣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其人天且劓者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疏〕（六三見輿曳其牛至无初有終。正義曰見輿曳其牛掣者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上九不與四合二自應五又與已乖欲載其輿被曳失已所載也欲進其牛被牽滯隔所在不能得進也故曰見輿曳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者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疏〕（象曰至有終遇剛也。正義曰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故輿被曳遇剛者由遇上九之剛所以有終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同志者也而已失位比於三五皆與已乖處无所安故求其疇類而自託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雖在乖隔志故得行故雖危无咎）〔疏〕（九四至交孚厲无咎。正義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非位悔也有應故亡厥宗謂二也噬膚者齧柔也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已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

〔疏〕（六五悔亡至往何咎。正義曰悔亡者失位悔也有應故悔亡也厥宗噬膚往何咎者宗主也謂二也噬膚謂噬三也三雖隔二二之所噬故曰厥宗噬膚也三是陰爻故以膚爲譬言柔脆也二既噬三卽五可以往而无咎矣故曰往无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疏〕（象曰至往有慶也。正義曰往有慶也者有慶之言善功被物爲物所賴也五雖居尊而不當位與二合德乃爲物所賴故曰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失負塗穢莫過焉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詭譎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四剠其應故爲寇也睽志將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疏〕（上九睽孤見豕至遇雨則吉。正義曰睽孤者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也見豕負塗者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離爲文明澤是卑穢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事同豕而負塗泥穢莫斯甚矣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者鬼魅盈車怪異之甚也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又見載鬼一車載鬼不言見者爲豕上有見字也見怪若斯懼來害已故先張之弧將攻害也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故後說之弧不復攻也匪寇婚媾者四剠其應故謂四爲寇睽志既通匪能爲寇乃得與二爲婚媾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往遇雨則吉者雨者陰陽交和之道也衆異併消无復疑阻往得和合則吉從之故曰往遇雨則吉。注處睽之極至羣疑亡也。正義曰恢詭譎怪道將爲一者莊子內篇齊物論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爲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郭象注云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舉縱橫好醜恢詭譎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卽形雖萬殊而性本得同故曰道通爲一也莊子所言以明齊物故舉恢詭譎怪至異之物道通爲一得性則同王輔嗣用此文而改通爲將字者明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有似引詩斷章不必與本義同也）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疏〕（正義曰羣疑亡也者往與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弧之疑併消釋矣故曰羣疑亡也）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疏〕（正義曰蹇難也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爲蹇西南險位平易之方東北險位阻礙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則蹇難可解若入於險阻則彌加擁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故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往則濟也）〔疏〕（正義曰能濟衆難惟有大德之人故曰利見大人）貞吉。（爻皆當位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濟故貞吉也遇難失正吉可得乎）〔疏〕（正義曰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故曰貞吉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蹇難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疏〕（彖曰至大矣哉。正義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者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爲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也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者之於平易救難之理故云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之於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者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當位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難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者能於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者非小人之所能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也）象曰。山上有水。蹇。（山上有水蹇難之象）〔疏〕（正義曰山上有水蹇者是巖險水是阻難水積山上彌益危難故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脩德）〔疏〕（正義曰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脩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陸績又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處難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脩已德用乃除難君子通達道暢之時並濟天下處窮之時則獨善其身也）初六。往蹇來譽。（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疏〕（正義曰初六處蹇之初往則遇難來則得譽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疏〕（正義曰宜待者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比未見其尤也）〔疏〕（正義曰王謂五也臣謂二也九五居於王位而在難中六二是五之臣往應於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難而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也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疏〕（正義曰終无尤者處難以斯豈有過尤也）九三。往蹇來反。（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疏〕（正義曰九三與坎爲鄰進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疏〕（正義曰內喜之者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非妄所招也）〔疏〕（正義曰馬云連亦難也鄭云遲久之意六四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也）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疏〕（正義曰當位實者明六四當位履正當其本實而往來遇難者乃數之所招非邪妄之所致也故曰當位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執德之長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來也）〔疏〕（九五大蹇朋來。正義曰九五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得位履正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自遠而來故曰朋來。注處難之時至朋來也。正義曰同志者集而至矣者此以同志釋朋來之義鄭

（注論語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此對文也通而言之同志亦是朋黨也）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疏〕（正義曰以中節者得位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故云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往則長難來則難終難終則眾難皆濟志大得矣故曰往蹇來碩吉險夷難解大道可興故曰利見大人也）〔疏〕（正義曰碩大也上六難終之地不宜更有所往往則長難故曰往蹇也來則難終難終則眾難皆濟志大得矣故曰碩吉也險夷難解大道可興宜見大人以弘道化故曰利見大人也）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有應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志獲志在內也）〔疏〕（正義曰志在內也者有應在三是志在內也應既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疏〕（正義曰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西南眾也解難濟險利施於眾遇難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疏〕（正義曰解者卦名也然解有兩音一音古買反一音胡買反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既解之後彖稱動而免乎險明解眾難之時故先儒皆讀為解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然則解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解利西南者西南坤位坤是眾也施解於眾則所濟者弘故曰解利西南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未有善於解難而迷於處安也解之為義解難而濟厄者也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疏〕（正義曰无所往者上言解難濟險利施於眾此下明救難之時誡其可否若无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善故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設此誡者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動乎險外故謂之免免險則解故謂之解）〔疏〕（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遇險不動无由解難動在險中亦未能免咎今動於險外即見免說於險所以為解也）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疏〕（解利西南至百果草木皆甲坼○正義曰解利西南往得眾者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於眾所以為利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无難可解退守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者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天地解緩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解散也）解之時大矣哉。（无坼而不釋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疏〕（正義曰結歎解之大也自天地至於草木无不有解豈非大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疏〕（正義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初六。无咎。（解者解也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處蹇難始解之初在剛柔始

散之際將赦罪厄以夷其險處此之時不煩於位而无咎也）〔疏〕（正義曰夫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然則蹇難未解之時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之後剛強者不復陵暴初六處蹇難始解之初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處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慮有咎故曰初六无咎也）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或有過咎非其理也義猶理也）〔疏〕（正義曰義无咎者義猶理也剛柔既散理必无咎或有過咎非理之當也故曰義无咎也○注有過咎至義猶理也○正義曰或有過咎非其理也者或本无此八字）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狐者隱伏之物也剛中而應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故曰田獲三狐也黃理中之稱也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也）〔疏〕（正義曰田獲三狐者狐是隱伏之物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險无險不濟能獲隱伏如似田獵而獲窟中之狐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者黃中之稱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黃矢貞吉也）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得中道也者明九二位既不當所以得貞吉者由處於中得乎理中之道故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為寇之來也自己所致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疏〕（正義曰負且乘致寇至者六三失正无應下乘於二上附於四即是用夫邪佞以自說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貞吝者負乘之人正其所鄙故曰貞吝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疏〕（正義曰亦可醜也者天下之醜多矣此是其一故曰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者言此寇雖由己之招非是他人致此過咎故曰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矣）〔疏〕（正義曰而汝也拇足大指也履於不正與三相比三從下來附之如指之附足四有應在初若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疏〕（正義曰未當位者四若當位履正即三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既三不得附四則无所解今須解拇由不當位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居尊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難釋險小人雖間猶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疏〕（正義曰君子維有解吉者六五居尊履中而應於剛是有君子之德君子當此之時可以解於險難維解也有解於難所以獲吉故曰君子維有解吉也有孚于小人者以君子之道解難則小人皆信服之故曰有孚于小人也）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疏〕（正義曰小人謂作難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上六。公用射集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初為四應二為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則後動成而後舉故

必獲之而无不利也）〔疏〕（上六至无不利○正義曰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墉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即是罪釁之人故以譬於集此借飛鳥為喻而居下體之上其猶隼處高墉隼之為鳥宜在山林隼於人家高墉必為人所繳射以譬六三處於高位必當被人所誅討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之荒悖而除穢亂故用射之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疏〕（正義曰解悖也者悖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動之上能除解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疏〕（損有孚至可用享○正義曰損者減損之名此卦明損下益上故謂之損損之為義損下益上損剛益柔損下益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者也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故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為義言既吉而无咎則可以為正準下王注彖辭无損下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何咎而可正然則王意以无咎可貞共成一義故莊氏云若行損有咎則須補過以正其失今行損用信則是无咎可正故云无咎可貞竊謂莊氏之言得正旨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既行損以信何用豐為二簋至約可用享祭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艮為陽兌為陰凡陰順於陽者也陽止於上陰說而順損下益上上行之義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艮陽卦為止兌陰卦為說陽止於上陰說而順之是下自減損以奉於上上行之謂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為損而可以獲吉其唯有孚乎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而可正利有攸往矣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柔益上不以盈上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何咎而可正雖不能拯濟大難以斯有往物无距也）〔疏〕（正義曰卦有元吉已下等事由於有孚故加一而字則其義可見矣）曷之用。（曷辭也曷之用言何以豐為也）二簋可用享。（二簋質薄之器也行損以信雖二簋而可用享）〔疏〕（正義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舉經明之皆為損而有孚故得如此）二簋應有時。（至約之道不可常也）〔疏〕（正義曰申明二簋之禮不可為常二簋至約惟在損時應時行之非時不可也）損剛益柔有時。（下不敢剛貴於上行損剛益柔之謂也剛為德長損之不可以為常也）〔疏〕（正義曰明損下益上之道亦不可為常損之所以能損下益上者以下不敢剛亢貴於奉上則是損於剛亢而益柔順也損剛者謂損兌之陽爻也益柔者謂益艮之陰爻也人之為德須備剛柔就剛柔之中剛為德長既為德長不可恆減故損之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疏〕（正義曰盈虛者鳧足短而任性鶴脛長而自然此又云與時偕行者上既言損剛益柔不可常用此又汎明損益之事體非恆理自然之質各定其分鳧足非短鶴脛非長何須損我以益人虛此以盈彼但有時宜用故應時而行故

（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象曰。山下有澤。損。（山下有澤損之象也）〔疏〕（正義曰澤在山下澤卑山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忿欲也）〔疏〕（正義曰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慾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損之爲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以應其時者也居於下極損剛奉柔則不可以逸處損之始則不可以盈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无咎也剛以奉柔雖免乎咎猶未親也故既獲无咎復自酌損乃得合志也遄速也）〔疏〕（正義曰已事遄往无咎者已竟也遄速也損之爲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已奉上然各有所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若事已不往則爲傲慢竟事速往乃得无咎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也酌損之者剛勝則柔危以剛奉柔初未見親也故須酌而減損之乃得合志故曰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合於志欲速往也）〔疏〕（正義曰尚合志者尚庶幾也所以竟事速往庶幾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二履中而復損已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貞也進之於柔則凶矣故曰征凶也故九二不損而務益以中爲志也）〔疏〕（正義曰柔不可以全益剛不可以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損剛以益柔爲順六四爲初六九二復損已以益六五爲六二則成剝卦矣故九二利以居而守正進之於柔則凶故曰利貞征凶也既征凶故九二不損已而務益故曰不損益之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疏〕（正義曰中以爲志者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之良由居中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之爲道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三人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也三陰並行以承於上則上失其友內无其主名之曰益其實乃損故天地相應乃得化醇男女匹配乃得化生陰陽不對生可得乎故六三獨行乃得其友二陰俱行則必疑矣）〔疏〕（六三至得其友○正義曰六三處損之時居於下體損之爲義其道上行三人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上一人謂上九也下一人謂六三也夫陰陽相應萬物化醇男女匹配故能生育六三應於上九上有二陰六四六五也損道上行有相從之義若與二陰并己俱行雖欲益上九一人更使上九懷疑疑則失其適匹之義也名之曰益卽不是減損其實損之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若六三一人獨行則上九納已无疑則得其友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疏〕（正義曰三則疑者言一人則可三人疑加疑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損疾以離其咎有喜乃免故使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疏〕（六四至无咎○正義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初九自損已遄往己以正道速納陰陽相會同志斯來無復企予之疾故曰損其疾疾何可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故曰使遄有喜无咎○注履得其位至有喜乃无咎也○正義曰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者相感而久不相會則有勤望之憂故速乃有喜初九自損以益四四不速納則有失益之咎也故曰有喜乃无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疏〕（正義曰亦可喜者詩曰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不亦有喜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朋黨也龜者決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順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衆才之用事矣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疏〕（六五至元吉○正義曰六五居尊以柔而在乎損而能自抑損者也居尊而能自抑損則天下莫不歸而益之故曰或益之也或者言有也言其不自益之有人來益之也朋者黨也龜者決疑之物也陰不先唱柔不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則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而不能違也朋至不違則羣才之用盡矣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也羣才畢用自尊委人天人並助故曰元吉○注以柔居尊至天人之助也○正義曰朋黨也者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疏〕（正義曰自上祐者上謂天也故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義同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處損之終上无所奉損終反益剛德不損乃反益之而不憂於咎用正而吉不制於柔剛德遂長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尚夫剛德爲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也）〔疏〕（上九至得臣无家○正義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者損之爲義損下益上上九處損之極上无所奉損終反益故曰弗損益之也既剛德不損乃反益之則不憂於咎用正而吉故曰无咎貞吉也利有攸往者不制於柔不使三陰俱進不疑其志剛德遂長故曰利有攸往也又能自守剛陽不爲柔之所制豈惟无咎貞吉而已所往亦无不利故曰利有攸往義兩存也得臣无家者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尊夫剛德爲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以天下爲一故曰无家无家者光宅天下无適一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剛德不損爲物所歸故大得志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疏〕（正義曰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无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震陽也巽陰也巽非違震者也處上而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謂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柔損在上剛動在下上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義也既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懽說无復疆限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疏〕（正義曰此就九五之爻釋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五處中正能自上下下則其道光大爲天下之所慶順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故所往无不利焉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謂中正有慶故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木者以涉大川爲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難同乎木也）〔疏〕（正義曰此取譬以釋利涉大川也木體輕浮以涉大川爲常而不溺也以益涉難如木道之涉川涉川无害方見益之爲利故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損下益上）〔疏〕（正義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者自此已下廣明益義前則就二體明損上益下以釋卦名以下有動求上能巽接是損上益下之義今執二體更明得益之方也若動而驕盈則彼損无已若動而卑巽則進益无疆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此就天地廣明益之大義也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是損上益下義也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之爲用施未足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疏〕（正義曰雖施益无方不可恆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摠結之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益莫大焉）〔疏〕（正義曰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孟僖亦與此同其意言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徙慕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故君子求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六子之中並有益物猶取雷風者何晏云取其最長可久之義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處益之初居動之始體夫剛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獲大功夫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有興作大事之端又應剛能幹應巽不違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爲大作也然有其才而无其位得其時而无其處雖有殊功人不與也時人不與則咎過生焉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處故元吉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下不厚事者厚事猶大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以柔居中而得其位處內履中居益以中益自外來不名自至不先不爲則朋龜獻策同於損卦六五之位位不當尊故吉在永貞也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體柔當位而應於巽享帝之美在此時也）〔疏〕（六二至王用享于帝吉○正義曰六二體柔居中當位應巽是居益而能用謙沖者也居益用謙則物自外來朋龜獻策弗能違也同於損卦六五之位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然位不當尊故永貞乃吉故曰永貞吉帝天也王用此時以享祭於帝明靈降福故曰王用享於帝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疏〕（正義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名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以陰居陽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已自爲之物所不與故在謙則戮救凶則免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救衰危物所恃也故用凶事乃得无咎也若能益不爲私志在救難壯不至亢不失中行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用圭之禮備此道矣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公者臣之極也凡事足以施天下則稱王次天下之大者則稱公六三之才不足以告王足以告公而得用圭也故曰中行告公用圭也）〔疏〕（六三至告公用圭○正義曰六三以陰居陽不能謙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已自爲之物所不與若以謙道責之則理合誅戮若以救

（凶原之則情在可恕然此六三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此以救衰危則物之所恃所以用凶事而得免咎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若能求益不爲私己志在救難爲壯不至亢極能適於時是有信實而得中行故曰有孚中行也用此有孚中行之德執圭以告於公公必任之以救衰危之事故曰告公用圭○注以陰居陽至告公用圭也○正義曰告王者宜以文德變理使天下人寧不當恆以救凶用志褊狹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用施凶事乃得固有之也）〔疏〕（正義曰固有之者明其爲救凶則不可求益施之凶事乃得固有其功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公何有不從以斯依遷誰有不納也）〔疏〕（正義曰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无不利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之義也）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得益也）〔疏〕（正義曰以益志者既爲公所從其志得益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得位履尊爲益之主者也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疏〕（正義曰九五得位處尊爲益之主兼張德義以益物者也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有惠有信盡物之願必獲元吉不待疑問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我既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天下皆以信惠歸我則可以得志於天下故曰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恆者也无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唱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也）〔疏〕（正義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无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恆者也无恆之人必凶咎之所集故曰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疏〕（正義曰偏辭者此有求而彼不應是偏辭也自外來者怨者非一不待名也故曰自外來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咸（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下經咸傳第四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六宋本同）

取女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亦作娶○按娶正字取假借字）

則萬物无由得應化而生（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應作變）

以其各亢所處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亢本或作有

咸其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子夏作踇荀作母

四屬外也　岳本閩監毛本也作卦古本上有卦字

咸其脢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脢荀作肥

退不能靜處（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靜處作處靜案疏云靜守其處作處靜非）

吝其宜也（此下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正義一段今據錢本宋本錄之於下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爲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

憧憧往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憧京作幢

正而故得悔亡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而下當脫吉字

咸其輔頰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輔虞作酺頰孟作俠）

滕口說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滕九家作乘虞作媵

鄭元又作媵口送也（〔補〕毛本作媵媵送也案經滕字虞本作媵是滕口二字當媵媵之譌）

恒

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　浦鏜云中當作外

釋訓卦名也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釋訓作訓釋

因名此卦得其恒名　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往无窮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作極

浚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浚鄭作濬

令物无餘緼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緼作藴釋文出餘緼

或承之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

振恒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振張作震

遯

危至而後未行（〔補〕毛本未作求案未字宜衍正義是遯之爲後也可證）

雖可免乎　閩本同監毛本雖作難不誤釋文出難可

物皆遯已（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已音以或音紀案音紀則當作人己字疏云物皆棄已而遯則正義本作己與或音合）

係遯（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繫○按凡相連屬謂之係此係遯是也）

宜遯而繫（錢本宋本古本同岳本閩監毛本繫作係下繫遯繫於所在不能遠害同）

有疾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王肅作斃荀作備

矰繳不能及（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繒繳○按矰正字繒假借字）

大壯

一者謂陽爻（岳本閩監毛本一作大古本下有也字○補案大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可證）

遂廣美正人之義　〔補〕案人當作大

義歸天極　〔補〕毛本極作大

故正大則見天地之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卽

而順體也（岳本錢本閩監毛本體作禮釋文而慎禮也慎或作順）

其人信其窮凶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其作有

羸其角（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王肅作縲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

用之以爲羅罔於己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以字

君子罔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罔上有用字非

壯于大輿之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輹本又作輻

能幹其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任上有所字

二理自爲矛楯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楯作盾

持疑猶豫（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猶與一本作預○按與豫之假借字預又豫之俗字）

固志在一　岳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一作三

疑之不已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疑作欵

不詳也（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詳作祥釋文不詳鄭王肅作祥案此則王弼本自作詳古本足利本非也）

不詳也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詳作祥○〔補〕案下並同）

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孟作齊

所以在貴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以作之案噬嗑注皆所之在貴也足證此文以字爲之字之誤）

以顯著明自顯之道（閩本同岳本監毛本上顯作順古本下有也字○〔補〕案順字是也正義可證）

之地反（十行本此三字雙行夾注閩本作單行側注監毛本誤與正義字同）

之召反（十行本此三字亦雙行夾注錢本宋本召作少閩監毛本與十行本同）

進之初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處字

而回其志（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回誤曲下履貞不回同）

處晦能致其誠者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晦作悔）

間乎幽昧（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間作闇釋文出闇乎）

故曰進如愁如（閩監本同毛本進作晉是也）

故得其悔亡（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其字）

晉如鼫鼠（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鼫子夏傳作碩）

正之厄也（〔補〕案厄當危字之譌正義正之危也可證毛本作危）

不成一伎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王作術○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枝術知王字誤也）

能游不能度谷（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度作渡○按詩疏亦作渡）

能穴不能掩身（詩疏掩作覆）

陸機以為雀鼠（閩監本同毛本機改璣非）

失得勿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失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

能不用柔（〔補〕毛本柔作察）

有慶者委任得人（盧文弨云疏讀失得勿恤往為句故此上無往字）

明夷

文王以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

不為邪干（〔補〕毛本干作謟）

蔽偽百姓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蔽偽本或作弊偽）

巧所辟也（〔補〕岳本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巧作乃閩本明監本辟作避）

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下有九字也上有者字）

夷于左股用拯馬（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股用拯三字漫漶釋文夷子夏作睇京作眱左股姚作右槃拯子夏作拼）

是行不能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是作示釋文出示行）

然後乃免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然後而免也一本作然後乃獲免也古本乃作獲）

明夷于南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狩本亦作守）

乃得大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作乃大得也疏亦云是其志大得也○〔補〕案大得是也誤倒耳）

事情之地（〔補〕毛本事作懷）

隨時辟難（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隨作雖）

獲心意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誤者）

箕子之明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

家人

卽入不失爻道（〔補〕毛本入作父）

發邇化遠（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化作見）

則悔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則悔成矣足利本作則悔生矣）

志未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家人嗃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婦子嘻嘻終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終下衍之字釋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猶得其道（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猶得吉也古本無猶字）

上得終於家道（〔補〕毛本上作乃）

睽

睽動而上（〔補〕案動上當有火字）

佐王治民（〔補〕毛本王作主）

與人合志（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人作四）

馬者必顯之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釋文必顯一本作必類下相顯亦然）

見謂遜接之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見字）

以辟咎也（閩監毛本同宋本辟作避）

正義曰未失道者既遇其主雖失其位亦未失道也（此疏錢本宋本在九二疏末十行本在未失道也下閩本與十行本同監毛本脫去）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掣鄭作㸷子夏作契荀作觭劉本從說文作觢劓王肅作臲）

有應故亡（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亡上有悔字○按集解有悔字正義本同是古本之所據也）

後說之弧（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

豕失負塗（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失作而監毛本作之足利本作也案而是）

恢詭譎怪（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譎本亦作決）

未至於治先見殊怪（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治作洽古本治先作合志一本治作合志二字）

故見豕負塗（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四剠其應（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剠作刺釋文出四剠）

未至於治（閩監毛本同宋本治作洽）

乃得與二為婚媾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

故為舉筵與楹（孫志祖云今本莊子故為下有是字）

蹇

利西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利下衍也字）

西南險位（閩本同宋本險作地監毛本作順）

吉可得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吉下有何字一本作吉何可得也足利本上有何字）

以正邦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為漢朝諱）

宜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待也二字漫漶釋文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

處難之時（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之作窮）

處蹇以比（〔補〕毛本比作此）

而在難中（錢本閩監本同毛本而作尙）

往則失之（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作往之則失）

以從陽（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陰字）

解

利施於衆遇難不困于東北（岳本閩監毛本遇難作也亦宋本難不困于東北作亦不困于東北）

一音古買反一音胡買反（錢本宋本同閩本胡作故監毛本作諸又錢本宋本古買反胡買反六字小注）

解難而濟厄者也（十行本難字闕岳本如此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厄作危下放此釋文厄或作危○〔補〕難字今依挍補栞）

則以速為吉者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者作也）

卽見免說於險（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說作脫）

而百果草木皆甲圻（石經岳本錢本圻作坼是也下注及正義並同閩監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坼經文坼字不明當亦作坼釋文坼馬陸作宅）

无圻而不釋也（〔補〕案圻當作坼毛本作所非也）

君子以赦過宥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宥京作尤）

或有過咎非其理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遇或作過一本無此八字古本亦無此八字）

非理之當也（〔補〕毛本當作常）

搜獲儥盡（〔補〕毛本儥作備）

乘二負四以容其爲寇之來也（〔補〕毛本爲作身）

自我致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致寇）

言此寇雖由己之招（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雖作難○〔補〕案所改是也）

解而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荀作母）

極則後動（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則作而○補案而字是也正義可證）

隼於人家高墉（也〔補〕案隼當作集因上隼之爲鳥隼字而誤）

損（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七）

二簋可用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二簋蜀才作軌）

準下王注（閩監毛本同錢本準作准）

損下而不爲邪（按下注作損剛）

則是无咎可正（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過）

得正旨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王盧文弨云王謂王弼也）

君子以懲忿窒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徵劉作懲蜀才作澄窒鄭劉作懫孟作恎陸作睿欲孟作浴）

莫善忿欲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善下有損字）

已事遄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已本亦作以虞作祀遄荀作顓）

不敢宴安（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敢作可）

利貞征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注同）

柔下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字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古本全上並有以字）

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上按以已古多通用）

乃得化醇（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醇作淳疏同釋文出化淳）

三人疑加疑惑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疑作益）

無復企子之疾（錢本宋本子作予閩監毛本無作无）

智者慮能（閩監毛本同岳本智作知釋文出知者）

則衆才之用事矣（〔補〕案正義事當作盡毛本不誤）

自上祐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

吉無不利義同也（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無也字）

不制於柔（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制一本作下制）

不利於柔（〔補〕宋本不利作下制閩監毛本作不制案不制正與注同然注不字亦疑是下字之譌）

益

損下益上（岳本閩監毛本作損上益下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必獲大功下與益之宗下救凶則免下並同）

君子以見善則遷（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善字磨改）

又應剛能幹（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應作體○補案體字是也注體夫剛德可證）

王用享于帝吉（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下五字漫滅釋文出用亨案此釋文據宋本通志堂本作享）

出震而齊巽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齊誤濟）

居益以中（〔補〕案中當作沖下正義居益而能用謙沖者也可證）

不先不爲（補案爲當作違）

告公用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不失中行（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誰有不納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誰作何）

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固作故浦鏜云下六字疑衍文）

兼張德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張作宏）

无厭之求（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無厭）

偏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偏孟作偏）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周易兼義下經夬傳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王弼注

䷪（乾下兌上）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與剝反者也剝以柔變剛至於剛幾盡夬以剛決柔如剝之消剛剛隕則君子道消柔消則小人道隕君子道消則剛正之德不可得直道而用刑罰之威不可得坦然而行揚于王庭其道公也〔疏〕夬揚于王庭至利有攸往○正義曰夬決也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爲夬也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故曰揚于王庭也孚號有厲者號號令也行決之法先須號令夬以剛決柔則是用明信之法而宣其號令如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號有厲也以剛制斷行令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戎尚力取勝爲物所疾以此用師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雖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爻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健而說則決而和矣〔疏〕彖曰至決而和○正義曰夬決也剛決柔者此就爻釋卦名也健而說決而和者此就二體之義明決而能和乾健而兌說健則能決說則能和故曰決而和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疏〕正義曰此因一陰而居五陽之上釋行決之法以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誅而无忌也故曰揚于王庭言所以得顯然揚于王庭者只謂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剛正明信以宣其令則柔邪者危故曰其危乃光也〔疏〕正義曰以明信而宣號令即柔邪者危厲危厲之理分明可見故曰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以剛斷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謂行令於邑也用剛即戎尚力取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疾也〔疏〕正義曰剛克之道不可常行若專用威猛以此即戎則便爲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行決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謂所尚乃窮故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剛德愈長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疏〕正義曰道成也剛長柔消夬道乃成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夬之象也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之義也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嚴嚴而能施健而能說決而能和美之道也〔疏〕象曰至居德則忌○正義曰澤上於天夬者澤性潤下雖復澤上於天決來下潤此事必然故是夬之象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者忌禁也決有二義象則澤來潤下象則明法決斷所以君子法此夬義威惠兼施雖復施祿及下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令合於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居健之初爲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疏〕正義曰初九居夬之）

（初當須審其籌策然後乃往而體健處下徒欲果決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勝非決之謀所以爲咎故曰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也）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疏〕（正義曰經稱往不勝爲咎象云不勝而往咎翻其文者蓋暴虎馮河孔子所忌謬於用壯必無勝理孰知不勝果決而往所以致於咎過故注云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居健履中以斯決事能審己度而不疑者也故雖有惕懼號呼莫夜有戎不憂不惑故勿恤也）〔疏〕（正義曰九二體健居中能決其事而无疑惑者也雖復有人惕懼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能審己度不惑不憂故勿恤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疏〕（正義曰得中道者決事而得中道故不以有戎爲憂故云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面權也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也剝之六三以應陽爲善夫剛長則君子道興陰盛則小人道長然則處陰長而助陽則善處剛長而助柔則凶矣夬爲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與衆陽爲羣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疏〕（九三壯于頄至无咎○正義曰壯于頄有凶者頄面權也謂上六也言九三處夬之時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若剝之六三處陰長之時而應上是助陽爲善今九三處剛長之時獨助陰爲凶也君子夬夬者君子之人若於此時能棄其情累不受於應在於決斷而无滯是夬夬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者若不能決斷發於衆陽應於小人則受濡濕其衣自爲怨恨无咎責於人故曰有慍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疏〕（正義曰衆陽決陰獨與上六相應是有咎也若能夬夬決之不疑則終无咎矣然則象云无咎自釋君子夬夬非經之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不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傷失其所安故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羊者抵狠難移之物謂五也五爲夬主非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疏〕（九四臀无膚至聞言不信○正義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者九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侵傷則居不得安若臀无膚矣次且行不前進也臀之无膚居既失安行亦不進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者羊者抵狠難移之物謂五也居尊當位爲夬之主下不敢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故曰牽羊悔亡然四亦是剛陽各亢所處雖復聞牽羊之言不肯信服事於五故曰聞言不信也）○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同於噬嗑滅耳之凶）〔疏〕（聰不明也○正義曰聰不明者聰聽也良由聽之不明故聞言不信也○注同於噬嗑滅耳之凶○正義曰四既聞言不信不肯牽係於五則必被侵克致凶而經无凶文象稱聰不明者與噬嗑上九辭同彼以不明釋凶知此亦爲凶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處尊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以至尊而敵至賤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足光也）〔疏〕（九五至无咎○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處尊位爲夬之主親決上六決之至易也如決莧草然故曰莧陸夬夬也但以至尊而敵於至賤雖其克勝不足貴也特以中行之故纔得无咎故曰中行无咎○注莧陸草之柔脆者○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黃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案注直云草之柔脆者亦以爲一同於子夏等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疏〕（正義曰中未光者雖復居中而行以其親決上六以尊敵卑未足以爲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處夬之極小人在上君子道長衆所共棄故非號咷所能延也）〔疏〕（正義曰上六居夬之極以小人而居羣陽之上衆共棄也君子道長小人必凶非號咷所免故禁其號咷曰无號終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疏〕（正義曰終不可長者長延也凶危若此非號咷所能延故曰終不可長也）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疏〕（正義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爲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施之於人卽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疏〕（正義曰此就爻釋卦名以初六一柔而上遇五剛所以名遇而用釋卦辭女壯勿用取女之義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正乃功成也）〔疏〕（勿用取女至品物咸章也○正義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者女之爲體婉娩貞順方可期之偕老淫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已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柔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就卦而取遂言遇不可用是勿用取女也故孔子更就天地歎美遇之爲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无由彰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化乃大行也）〔疏〕（正義曰莊氏云一女而遇五男既不可取天地匹配則能成品物由是言之若剛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得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疏〕（姤之時義大矣哉正義曰上既博美此又結歎欲就卦而取義但是一女而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然後姤之時義大矣哉○注凡言義者至有意謂者也○正義曰注總爲稱義發例故曰凡言也就卦以驗名義只是女遇於男博尋遇之深旨乃至道該天地故云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疏〕（正義曰風行天下則无物不遇故爲遇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於四方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縱者也柔之爲物不可以不牽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也若不牽于一而有攸往行則唯凶是見矣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强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疏〕（初六繫于金柅至羸豕孚蹢躅○正義曰繫于金柅貞吉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陰質若繫於正應以從於四則貞而吉矣故曰繫于金柅貞吉也有攸往見凶者若不牽於一而有所行往則惟凶是見矣故曰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者初六處遇之初以一柔而承五剛是不繫金柅有所往者也不繫而往則如羸豕之務躁而蹢躅然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强而牝弱也故謂牝豕爲羸豕陰質而淫躁牝豕特甚焉故取以爲喻○注柅者制動之主○正義曰柅者制動之主者柅之爲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云柅制動之主蓋與馬同）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疏〕（正義曰柔道牽者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初陰而窮下故稱魚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樂來應己之廚非爲犯奪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利賓也）〔疏〕（正義曰庖有魚无咎者初六以陰而處下故稱魚也以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於所近故捨九四之正應樂充九二之庖廚故曰九二庖有魚初自樂來爲己之廚非爲犯奪故得无咎也不利賓者夫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利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疏〕（正義曰義不及賓者言有他人之物於義不可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爲己乘居不獲安行爲其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然履得其位非爲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己招是以无大咎也）〔疏〕（正義曰陽之所據者陰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內卦之主以乘於二无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无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同於夬卦九四之失據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然復得其位非爲妄處特以不遇其時故致此危厲災非己招故无大咎故曰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疏〕（正義曰行未牽者未能牽據故其行次且是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疏〕（正義曰庖无魚者二擅其應故曰庖无魚也庖之无魚則是无民之義也起凶者起動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疏〕（正義曰遠民者陰爲陽之民爲二所據故曰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不遇其應命未流行然處得其所體剛居中志不舍命不可傾隕故曰有隕自天也）〔疏〕（九五以杞包瓜至有隕自天○正義曰以杞匏瓜者杞之爲物生於肥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九五處得尊位而不遇其應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杞匏瓜也含章有隕自天者不遇其應命未流行无物發起其美故曰含章然體剛居中雖復當位命未流行而不能改其操无能傾隕之者故曰有隕自天蓋言惟天能隕之耳○注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正義曰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則爲杞梓之杞子夏傳曰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刃宜屈橈似匏瓜又爲杞柳之杞案王氏云生於肥地蓋以杞爲今之枸杞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疏〕（正義曰中正者中正故有美无應故含章而不發若非九五中正則无美可含故舉爻位而言）

（中正也志不舍命者雖命未流行而居尊當位志不舍命故曰不可傾隕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恨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疏〕（正義曰姤其角者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吝无咎者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獨恨而鄙吝也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故曰无咎也）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疏〕（正義曰上窮吝者處於上窮所以遇角而吝也）

䷬（坤下兌上）萃。亨。（聚乃通也）〔疏〕（正義曰萃卦名也又萃聚也聚集之義也能招民聚物使物歸而聚已故名爲萃也亨者通也擁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爲事其道必通故云萃亨）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疏〕（正義曰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復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昭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疏〕（正義曰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也）用大牲吉。（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也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疏〕（正義曰大人爲王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也）利有攸往。〔疏〕（正義曰人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但順而說則邪佞之道也剛而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爲主主剛而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疏〕（彖曰至故聚也○正義曰萃聚者訓萃名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者此就二體及九五之爻釋所以能聚也若全用順說則邪佞之道興全用剛陽而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著何由得聚今順以說而剛爲主則非邪佞也應不失中則非偏亢也如此方能聚物故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疏〕（正義曰享獻也聚道既全可以至於有廟設祭祀而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體中正者也通眾以正聚乃得全也）〔疏〕（正義曰釋聚所以利見大人乃得通而利正者良由大人有中正之德能以正道通而化之然後聚道得全故曰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順以說而不損剛順天命者也天德剛而不違中順天則說而以剛爲主也）〔疏〕（正義曰天之爲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以剛爲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无往不利所以得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只爲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疏〕（正義曰此廣明萃義而歎美之也凡物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正義曰澤上於地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心懷嫌疑故有孚不終也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一握者小之貌也爲笑者懦劣之貌也已爲正配三以近寵若安夫卑退謙以自牧則勿恤而往无咎也）〔疏〕（初六有孚至往无咎○正義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萃聚之時貴於近合見三承四疑四與三始以中應相信不以他意相阻故曰有孚不終也既心懷嫌疑則情意迷亂奔馳而行萃不以禮故曰乃亂乃萃一握者小之貌也自比一握之間言至小也爲笑者非嚴毅之容言懦劣也已爲正配三以近寵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无咎矣故曰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也）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疏〕（正義曰其志亂者只爲疑四與三故志意迷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矣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致之以省薄薦於鬼神也）〔疏〕（六二至利用禴○正義曰引吉无咎者萃之爲體貴相從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陰居陰復在坤體志於靜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從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殷祭之名也四時之祭最薄者也雖乖於衆志須牽引然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於鬼神也故曰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疏〕（正義曰中未變也者釋其所以須引乃吉良由居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至故有小吝也）〔疏〕（六三萃如嗟如至小吝○正義曰居萃之時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也往无咎小吝者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往而无咎但以上六是陰已又是陰以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也）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疏〕（正義曰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疏〕（正義曰以陽處陰明履非其位又不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而據是其凶也若以萃之時立夫大功獲其大吉乃得无咎故曰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謂以陽居陰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處聚之時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專而據已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脩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貞悔亡）〔疏〕（九五至悔亡○正義曰九五處聚之時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既得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專而據已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脩夫大德久行其正則其悔可消故曰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疏〕（正義曰志未光也者雖有盛位然德未行久乃悔亡今時志意未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處聚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齎咨嗟歎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疏〕（正義曰齎咨者居萃之時最處上極五非所乘內又无應處上獨立无其援助危亡之甚居不獲安故齎咨而嗟歎也若能知有危亡懼害之深憂危之甚至於涕洟滂沱如此居不獲安方得衆所不害故无咎矣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疏〕（正義曰未安上者未敢安居其上所乘也）

䷭（巽下坤上）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巽順可以升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免於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疏〕（正義曰升元亨者升卦名也升者登上之義升而得大通故曰升元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升者登也陽爻不當尊位无剛嚴之正則未免於憂故用見大德之人然後乃得无憂恤故曰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以柔之南則麗乎大明也）〔疏〕（正義曰非直須見大德之人復宜適明陽之地若以陰之陰彌足其闇也南是明陽之方故云南征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柔以其時乃得升也）〔疏〕（正義曰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陰柔之質超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耳故曰柔以時升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純柔則不能自升剛亢則物不從既以時升又巽而順剛中而應以此而升故得大亨）〔疏〕（正義曰此就二體及九二之爻釋元亨之德也純柔則不能自升剛亢則物所不從卦體既巽且順爻又剛中而應於五有此衆德故得元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巽順以升至于大明志行之謂也）〔疏〕（正義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者以大通之德用見大人不憂否塞必致慶善故曰有慶也南征吉志行者之於闇昧則非其本志今以柔順而升大明其志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疏〕（正義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初六。允升大吉。（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升必大得是以大吉也）〔疏〕（正義曰允當也巽卦三爻皆應升上而二三有應於五六升之不疑惟初无應於上恐不得升當二三升時與之俱升必大得矣故曰允升大吉也）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疏〕（正義曰上謂二三也與之合志俱升乃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與五爲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矣）〔疏〕（正義曰九二與五爲應往升於五必見信任故曰孚二體剛德而履乎中進不求寵志在大業用心如此乃可薦其省約于神明而无咎也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疏〕（正義曰有喜也者上升則爲君所任薦約則爲神所享斯之爲喜不亦宜乎）

九三。升虛邑。（履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疏〕（正義曰九三履得其位升於上六上六體是陰柔不距於已若升空虛之邑也）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往必得邑）〔疏〕（正義曰无所疑者往必得邑何所疑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

咎。（處升之際下升而進可納而不可距也距下之進攘來自事則殃咎至焉若能不距而納順物之情以通庶志則得吉而无咎矣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疏〕（正義曰王用亨于岐山者六四處升之際下體二爻皆來上升可納而不可距事同文王岐山之會故曰王用亨於岐山也吉无咎者若能納而不距順物之情則得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也）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疏〕（正義曰順事者順物之情而立功立事故曰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升得尊位體柔而應納而不距任而不專故得貞吉升階而尊也）〔疏〕（正義曰貞吉升階者六五以柔居尊位納於九二不自專權故得貞吉升階保是尊貴而踐阼矣故曰貞吉升階也）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疏〕（正義曰大得志者居中而得其貞吉處尊而保其升階志大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處升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雖冥猶升也故施於不息之正則可用於爲物之主則喪矣終於不息消之道也）〔疏〕（正義曰冥升者冥猶暗也處升之上進而不已則是雖冥猶升也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者若冥升在上陵物爲主則喪亡斯及若潔己脩身施於爲政則以不息爲美故曰利於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勞不可久也）〔疏〕（正義曰消不富者雖爲政不息交免危咎然勞不可久終致消衰故曰消不富也）

䷮（坎下兌上）困。亨。（困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疏〕（正義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過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貞大人吉。无咎。（處困而得无咎吉乃免也）〔疏〕（正義曰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也）有言不信。〔疏〕（正義曰處困求濟在於正身脩德若巧言能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誡之以有言不信也）

象曰。困。剛揜也。（剛則揜於柔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疏〕（正義曰此又就二體名訓以釋亨德也坎險而兌說所以困而能亨者良由君子遇困安其所遇雖居險困之世不失暢說之心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處困而用剛不失其中履正而能體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博未能說困者也故曰貞大人吉也）〔疏〕（正義曰其唯君子乎者結歎處困能通非小人之事唯君子能然也貞大人吉以剛中者此就二五之爻釋貞大人之義剛則正直所以爲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處困能濟濟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處困而言不見信之時也非行言之時而欲用言以免必窮者也其吉在於貞大人口何爲乎）〔疏〕（正義曰處困求通在於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說更致困窮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疏〕（正義曰澤无水困者謂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最處底下沈滯卑困居无所安故曰臀困于株木也欲之其應二隔其路居則困于株木進不獲拯必隱遯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困之爲道不過數歲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歲不覿也）〔疏〕（初六臀困于株至三歲不覿○正義曰臀困于株木者初六處困之時以陰爻最居窮下沈滯卑困居不獲安若臀之困于株木故曰臀困於株木也入于幽谷者有應在四而二隔之居則困株進不獲拯勢必隱遯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三歲不覿者困之爲道不過數歲困窮乃出故曰三歲不覿也）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幽者不明之辭也入于不明以自藏也）〔疏〕（正義曰幽不明者象辭惟釋幽字言幽者正是不明之辭所以入不明以自藏而避困也釋株者初不謂之株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以陽居陰尚謙者也居困之時處得其中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謙以待物物之所歸剛以處險難之所濟履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私恃以斯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處困以斯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豐衍盈盛故利用亨祀盈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誰咎乎故曰征凶无咎）〔疏〕（九二困于酒食至无咎○正義曰困于酒食者九二體剛居陰處中无應體剛則健能濟險也居陰則謙物所歸也處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私黨處困以斯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者紱祭服也坎北方之卦也紱南方之物也處困用謙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舉異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豐盈異方歸向祭則受福故曰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者盈而又進傾敗之道以征必凶故曰征凶自進致凶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疏〕（正義曰中有慶者言二以中德被物物之所賴故曰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石之爲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據蒺蔾无應而入焉得配偶在困處斯凶其宜也）〔疏〕（六三困于石至不見其妻凶○正義曰困于石據于蒺蔾者石之爲物堅剛而不可入也蒺蔾之草有刺而不可踐也六三以陰居陽志懷剛武己又无應欲上附於四四自納於初不受己者也故曰困于石也下欲比二二又剛陽非己所據故曰據于蒺蔾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无應而入難得配偶譬於入宮不見其妻處困以斯凶其宜也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也）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疏〕（正義曰乘剛者明二爲蒺蔾也不祥也者祥善也吉也不吉必有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者疑懼之辭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履不當位威令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然以陽居陰履謙之道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物終與之故曰有終也）〔疏〕（九四來徐徐至有終○正義曰何氏云九二以剛德勝故曰金車也徐徐者疑懼之辭九四有應於初而礙於九三故曰困于金車欲棄之惜其配偶疑懼而行不敢疾速故來徐徐也有應而不敢往可恥可恨故曰吝也以陽居陰不失謙道爲物之所與故曰有終也）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下謂初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疏〕（正義曰有與者位雖不當執謙之故物所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以陽居陽任其壯者也不能以謙致物物則不附忿物不附而用其壯猛行其威刑異方愈乖遐邇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以失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紱也二以謙得之五以剛失之體在中直能不遂迷困而徐能用其道者也致物之功不在於暴故曰徐也困而後乃徐徐則有說矣故曰困于赤紱乃徐有說也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必得福焉故曰利用祭祀也）〔疏〕（九五至利用祭祀○正義曰九五以陽居陽用其剛壯物不歸己見物不歸而用威刑行其劓刖之事既行其威刑則異方愈乖遐邇愈叛兌爲西方之卦赤紱南方之物故曰劓刖困於赤紱也此卦九二爲以陽居陰用其謙退能招異方之物也此言九五剛猛不能感異方之物也若但用其中正之德招致於物不在速暴而徐徐則物歸之而有說矣故曰乃徐有說也居得尊位困而能反不執其迷用其祭祀則受福也）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疏〕（正義曰志未得也者由物不附己德未得故曰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者居中得直不貪下暴終得其應乃寬緩修其道德則得喜說故云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者若能不遂迷志用其中正則異方所歸祭則受福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愈繞者也行則纏繞居不獲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下句无困困於上也處困之極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行有隙則獲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疏〕（上六困于葛藟至征吉○正義曰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卼動搖不安之辭上六處困之極極困者也而乘於剛下又无應行則纏繞者不得安故曰困於葛藟於臲卼也應亦言困於臲卼困困於上省文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是用謀策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行有隙則獲言將何以通至困乎爲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所處未當故致此困也）〔疏〕（正義曰未當也者處於困極而又乘剛所處不當故致此困也）動悔有悔。吉行也。〔疏〕（正義曰吉行者知悔而征行必獲吉也）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爲德者也）〔疏〕（正義曰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謂之爲井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體有常邑雖遷移而井體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无喪无得。（德有常也）〔疏〕（正義曰此明井用有常德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故曰无喪无得也）往來

井井。（不渝變也）〔疏〕（正義曰此明性常井井絜靜之貌也往者來者皆使潔靜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故曰往來井井也）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道以已出爲功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疏〕（正義曰此下明井誡言井功難成也汔幾也幾近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棄其方成之功雖有出井之勞而與未汲不異喻今人行常德須善始令終若有初无終則必致凶咎故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亦者不必之辭言不必有如此不克終者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不成又云但取喻人之德行不恒不能愼終如始故就人言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上音舉上之上）〔疏〕（彖曰至水井○正義曰此就二體釋井之名義此卦坎爲水在上巽爲木在下又巽爲入以木入於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以剛處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變也）〔疏〕（正義曰井養而不窮者歎美井德愈汲愈生給養於人无有窮已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者此釋井體有常由於二五也二五以剛居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改變也不釋往來二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經文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井以已成爲功）〔疏〕（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其猶人德事被物亦是功德未就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疏〕（正義曰汲水未出而覆喻脩德未成而止所以致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井之象也上水以養養而不窮者也相猶助也可以勞民勸助莫若養而不窮也）〔疏〕（正義曰木上有水則是上水之象所以爲井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賚相猶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則此養而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時所共棄舍也井者不變之物居德之地恒德至賤物无取也）〔疏〕（初六井泥至无禽○正義曰初六最處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卽是井之下泥污不堪食也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卽是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故曰舊井无禽也○注井者不變之物○正義曰井者不變之物居德之地者繇辭稱改邑不改井故曰井者不變之物居德者繫辭又云井德之地故曰居德之地也注言此者明井既有不變卽是有恒既居德地卽是用德也今居窮下卽是恒德至賤故物无取也禽之與人皆共棄舍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疏〕（正義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爲井泥也時舍也者以既非食禽又不向卽是一時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夫處上宜下處下宜上井已下矣而復下注其道不交則莫之與也）〔疏〕（正義曰井谷射鮒者井之爲德以下汲上九二上无其應反下比初施之於事正似谷中之水下注微鮒井而似谷故曰井谷射鮒也鮒謂初也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甕敝漏者井而下注失井之道有似甕敝漏水水漏下流故曰甕敝漏也）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疏〕（正義曰无與也者井既處下宜應汲上今反養下則不與上交物莫之與故曰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污之謂也處下卦之上復得其位而應於上得井之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脩已全潔而不見用故爲我心惻也爲猶使也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則見照明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疏〕（九三井渫不食至王明並受其福○正義曰井渫不食者渫治去穢污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於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爲用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故曰井渫不食也爲我心惻者爲猶使也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已全潔而不見用使我心中惻愴故曰爲我心惻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者不同九二下注而不可汲也有應於上是可汲也井之可汲猶人可用若不遇明王則滯其才用若遭遇賢主則申其行能賢主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行感於誠故曰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得位而无應自守而不能給上可以修井之壞補過而已）〔疏〕（正義曰六四井甃无咎者案子夏傳曰甃亦治也以塼壘井脩井之壞謂之爲甃六四得位而无應自守而已不能給上可以脩井崩壞施之於人可以脩德補過故曰井甃无咎也）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疏〕（正義曰脩井者但可脩井之壞未可上給養人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洌絜也居中得正體剛不撓不食不義中正高絜故井洌寒泉然後乃食也）〔疏〕（正義曰餘爻不當貴位但脩德以待用九五爲卦之主擇人而用之洌絜也九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既體剛直則不食污穢必須井絜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絜才高而後乃用故曰井洌寒泉食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疏〕（正義曰以中正者若非居中得正則任用非賢不能要待寒泉然後乃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絜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羣下仰之以濟淵泉由之以通者也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疏〕（正義曰收賦肙凡物可收成者則謂之收如五穀之有收也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者也故曰井收也勿幕有孚元吉者幕覆也井功已成若能不擅其美不專其利不自掩覆與衆共之則爲物所歸信能致其大功而獲元吉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疏〕（正義曰上六所以能獲元吉者只爲居井之上井功大成者也）

䷰（離下兌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疏〕（正義曰革者改變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已日乃孚者夫民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元亨利貞悔亡者爲革而民信之然後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革之爲義變動者也革若不當則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貞則革道當矣爲革而當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爲革也息者生變之謂也火欲上而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生變者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疏〕（彖曰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正義曰此就二體釋卦名也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乾燥澤本潤溼燥溼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剋既相侵剋其變乃生變生則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二女同居者此就人事明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雖形同而志革也一男一女乃相感應二女雖復同居其志終不相得志不相得則變必生矣所以爲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夫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說也文明以說履正而行以斯爲革應天順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疏〕（已日乃孚至其悔乃亡○正義曰已日乃孚革而信者釋革之爲義革初未孚已日乃信也文明以說者此舉二體上釋革而信下釋四德也能思文明之德以說於人所以革命而爲民所信也大亨以正者民既說文明之德而從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革而當其悔乃亡者爲革若合於大通而利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理其悔乃亡消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疏〕（天地革而四時成至大矣哉○正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訖摠結歎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厤數時會存乎變也）〔疏〕（正義曰澤中有火革者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變故爲革象也君子以治厤明時者天時變改故須厤數所以君子觀茲革象脩治厤數以明天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應變者也此可以守成不可以有爲也鞏固也黃中也牛之革堅仞不可變也固之所用常中堅仞不肯變也）〔疏〕（正義曰鞏固也黃中也牛革牛皮也革之爲義變改之名而名皮爲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堅仞難變初九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守夫常中未能應變施之於事有似用牛皮以自固未肯造次以從變者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也）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疏〕（正義曰不可以有爲者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也既堅忍自固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陰之爲物不能先唱順從者也不能自革革已乃能從之故曰已日乃革之也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疏〕（六二已日至无咎○正義曰已日乃革之者陰道柔弱每

（事順從不能自革革已日乃能從之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與五相應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故曰征吉无咎二五雖是相應而水火殊體嫌有相尅之過故曰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疏〕（正義曰行有嘉者往應見納故行有嘉慶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已處火極上卦三爻雖體水性皆從革者也自四至上從命而變不敢自違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實誠故曰有孚革言三就有孚而猶征之凶其宜也）〔疏〕（正義曰九三陽爻剛壯又居火極火性炎上處革之時欲征之使革征之非道則正之危也故曰征凶貞厲所以征凶致危者正以水火相息之物既處於火極上之三爻水在火上皆從革者也自四至下從命而變不敢有違則從革之言三爻並成就不虛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實誠故曰有孚也既不言三就有孚從革已矣而猶征之則凶所以征凶而厲貞）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疏〕（正義曰又何之矣者征之本爲不從既革言三就更又何往征伐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初九處下卦之下九四處上卦之下故能變也无應悔也與水火相比能變者也是以悔亡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志改命不失時願是以吉也有孚則見信矣見信以改命則物安而无違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處上體之下始宜命也）〔疏〕（正義曰九四與初同處卦下初九處下卦之下革道未成故未能變九四處上卦之下所以能變也无應悔也能變故悔亡也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彼改命之志而能從之合於時願所以得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信志而行）〔疏〕（正義曰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未占而孚合時心也）〔疏〕（正義曰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則是湯武革命廣大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疏〕（正義曰其文炳者義取文章炳著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疏〕（正義曰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征凶。居貞吉。（改命創制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爲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疏〕（正義曰革道已成宜安靜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故曰征凶居貞吉也）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疏〕（正義曰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變故文炳而相映蔚也順以從君者明其不能潤色立制但順而從君也）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亨也鼎者成變之卦也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无制亂可待也法制應時然後乃吉賢愚有別尊卑有序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乃亨）〔疏〕（正義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以供烹飪之用謂之爲鼎亨飪成新能成新法然則鼎之爲器且有二義一有亨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雜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亨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爲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彖曰。鼎。象也。（法象也）〔疏〕（正義曰明鼎有亨飪成新之法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亨飪鼎之用也）〔疏〕（正義曰此明上下二象有亨飪之用此就用釋卦名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爲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孰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賢也）〔疏〕（正義曰此明鼎用之美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爲大賓客則聖賢爲重故質其牲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飽飫故亨上加大字也）巽而耳目聰明。（聖賢獲養則已不爲而成矣故巽而耳目聰明也）〔疏〕（正義曰此明鼎用之益言聖人既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獲養則憂其事而助於已明目達聰不勞已之聰明則不爲而成矣）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謂五也有斯二德故能成新而獲大亨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釋元吉亨以柔進上行體已獲通得中應剛所通者大故能制法成新而獲大亨也）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凝者嚴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變者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嚴也）〔疏〕（正義曰木上有火即是以木巽火有亨飪之象所以爲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嚴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即須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輕而難犯布嚴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爲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謂不善之物也取妾以爲室主亦顛趾之義也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顛以出穢得妾以爲子故无咎也）〔疏〕（正義曰鼎顛趾趾足也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而上虛初六居鼎之始以陰處下則是下虛上實而鼎足倒矣故曰鼎顛趾也利出否者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故曰利出否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妾者側媵非正室也施之於人正室雖亡妾猶不得爲室主妾爲室主亦猶鼎之顛趾而有咎過妾若有賢子則母以子貴以之繼室則得无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倒以寫否故未悖也）〔疏〕（正義曰未悖也者倒趾以出否未爲悖逆也）利出否。以從貴也。（棄穢以納新也）〔疏〕（正義曰以從貴者舊穢也新貴也棄穢納新所以從貴也然是去妾之賤名而爲室主亦從子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以陽之質處鼎之中有實者也有實之物不可復加益之則溢反傷其實我仇謂九也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全其吉也）〔疏〕（正義曰實謂陽也仇是匹也卽就也九二以陽之質居鼎之中有實者也故曰鼎有實也有實之物不可復加也加之則溢而傷其實矣六五我之仇匹欲來應我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而全其吉也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疏〕（正義曰愼所之者之往也自此已往所宜愼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疏〕（正義曰終无尤也者五既有乘剛之疾不能加我則我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之爲義虛中以待物者也而三處下體之上以陽居陽守實无應无所納受耳宜空以待鉉而反全其實塞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雖有雉膏而終不能食也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陰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雨則悔虧終則吉也）〔疏〕（九三鼎耳革至終吉○正義曰鼎耳革其行塞者鼎之爲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今九三處下體之上當此鼎之耳宜居空之地而以陽居陽是以實處實者也既實而不虛則變革鼎耳之常義也常所納物受鉉之處今則塞矣故曰鼎耳革其行塞也雉膏不食者非有體實不受又上九不應於已亦无所納雖有其器而无所用雖有雉膏而不能見食也故曰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體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欲爲此和通則悔虧而終獲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疏〕（正義曰失其義也者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則已絜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疏〕（九四鼎折足至其形渥凶○正義曰鼎折足覆公餗者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初以出否至四所盛故當馨絜矣故以餗言之初處下體之下九四處上體之下上有所承而又應初下有所施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故曰鼎折足鼎足既折則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則渥霑也施之於人知小而謀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災及其身也故曰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之如何）〔疏〕（正義曰信如何也者言不能治之於未亂既敗之後乃責之云不量其力果致凶災災既及矣信如之何也言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乎剛正故曰黃耳金鉉利貞也耳黃則能納剛正以自舉也）〔疏〕（正義曰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五爲中位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故曰金鉉所納剛正故曰利貞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以中爲實所受不妄也）〔疏〕（正義曰中爲實也者言六五以中爲實所受不妄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居鼎之成體剛履柔用勁施鉉以斯處上高不誠亢得夫剛柔之節能舉其任者也應不在一則應所不舉故曰大吉无不利也）〔疏〕（正義曰鼎玉鉉者玉者堅剛而有潤者也上九居鼎之終鼎道之成體剛處柔則是用玉鉉以自舉者也故曰鼎玉鉉也大吉无不利者應不在一卽靡所不舉故得大吉而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疏〕（正義曰剛柔節者以剛履柔雖復在上不爲乾之亢龍故曰剛柔節也）

䷲（震下震上）震。亨。（懼以成則是以亨）〔疏〕（正義曰震動也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爲名震既）

（威動莫不驚懼驚懼以威則物皆整齊由懼而獲通所以震有亨德故曰震亨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之爲義威至而後乃懼也故曰震來虩虩恐懼之貌也震者驚駭怠惰以肅解慢者也故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疏〕（正義曰虩虩恐懼之貌也啞啞笑語之聲也震之爲用天之威怒所以肅整怠慢故迅雷風烈君子爲之變容施之於人事則是威嚴之教行於天下也故震之來也莫不恐懼故曰震來虩虩也物既恐懼不敢爲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故曰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疏〕（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正義曰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也奉宗廟之盛者也震卦施之於人又爲長子長子則正體於上將所傳重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威震驚於百里可以奉承宗廟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威震驚乎百里至宗廟之盛也○正義曰先儒皆云雷之發聲聞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竊謂天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蓋以古之啓土百里爲極文王作繇在殷時明長子威震於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者陸績云匕者棘匕橈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畢但不兩岐耳以棘木爲之長三尺刊柄與末詩云有捄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鑊既納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于俎上故曰匕所以載鼎實也鬯者鄭玄之義則爲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鬯詩傳則爲鬯是香草案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以例而言之則鬯是草明矣今特言匕鬯者鄭玄云人君於祭祀之禮尚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足觀也）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惰者懼於近也）〔疏〕（彖曰震亨至懼邇也○正義曰震亨者卦之名德但舉經而不釋名德所由者正明由懼得通故曰震亨更无他義或本无此二字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者威震之來初雖恐懼能因懼自修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者因前恐懼自修未敢寬逸致福之後方有笑言以曾經戒懼不敢失則必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者言威震驚於百里之遠則惰者恐懼於近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疏〕（出可以守宗廟至爲祭主也○正義曰釋不喪匕鬯之義也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注已出○正義曰已出謂君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疏〕（正義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君子恒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已過故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也）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體夫剛德爲卦之先能以恐懼脩其德也）〔疏〕（正義曰初九剛陽之德爲一卦之先剛則不闇於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脩而獲其吉故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此爻辭兩句既與卦同象辭釋之又與象不異者蓋卦主威震之功令物恐懼致福爻論遇震而懼脩省致福之人卦則自震言人爻則據人威震所說雖殊其事一也所以爻卦二辭本末俱等其猶屯卦初九與卦俱稱利建侯然卦則凡舉屯時宜其有所封建爻則以貴下賤則是堪建之人此震之初九亦其類也）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之爲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初幹其任而二乘之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矣故曰震來厲億喪貝億辭也貝資貨糧用之屬也犯逆受戮无應而行行无所舍威嚴大行物莫之納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于窮匱不過七日故曰勿逐七日得也）〔疏〕（六二震來厲億至勿逐七日得○正義曰震來厲億喪貝者億辭也貝資貨糧用之屬震之爲用本威惰慢者也初九以剛處下聞震而懼恐而致福即是有德之人六二以陰賤之體不能敬於剛陽尊其有得而反乘之是傲尊陵貴爲天所誅震來則有危亡喪其資貨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也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者躋升也犯逆受戮无應而行行无所舍威嚴大行物莫之納既喪資貨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爲有司所獲矣故曰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疏〕（正義曰乘剛也者只爲乘於剛陽所以犯逆受戮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不當其位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眚也）〔疏〕（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正義曰蘇蘇畏懼不安之貌六三居不當位故震懼而蘇蘇然也雖不當位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災眚也故曰震蘇蘇震行无眚也○注故懼○正義曰驗註以訓震爲懼蓋懼不自爲懼由震故懼也自下爻辭皆以震言懼也）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其猶竊位者遇威嚴之世不能自安也）九四。震遂泥。（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震也遂困難矣履夫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已德未光也）〔疏〕（正義曰九四處四陰之中爲衆陰之主當恐懼之時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自懷震懼則遂滯溺而困難矣故曰震遂泥也然四失位違中則是有罪自懼遂沈泥者也）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疏〕（正義曰未光也者身既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已是道德未能光大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往則无應來則乘剛恐而往來不免於危夫處震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无喪有事也）〔疏〕（正義曰震往來厲者六五往則无應來則乘剛恐而往來不免於咎故曰震往來厲也億无喪有事者夫處震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而懼以往來將喪其事故戒之曰億无喪有事也）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大則无喪往來乃危也）〔疏〕（正義曰危行也者懷懼往來是致危之行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者六五居尊當有其事在於中位得建大功若守中建大則无喪有事若恐懼往來則致危无功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處震之極極震者也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也已處動極而復征焉凶其宜也若恐非已造彼動故懼懼鄰而戒合於備預故无咎也極懼相宜故雖婚媾而有言也）〔疏〕（上六震索索至婚媾有言○正義曰震索索視矍矍者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視不專之容上六處震之極極震者也既居震位欲求中理以自安而未能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征凶者夫處動懼之極而復征焉凶其宜也故曰征凶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者若恐非已造彼動故懼懼鄰而戒合於備豫則得无咎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者居極懼之地雖復婚媾相結亦不能无相疑之言故曰婚媾有言也）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疏〕（正義曰中未得也者猶言未得中也畏鄰戒也者畏鄰之動懼而自戒乃得无咎）

䷳（艮下艮上）艮其背。（目无患也）〔疏〕（正義曰目者能見之物施止於面則抑割所見強隔其欲是目見之所患今施止於背則目无患也）不獲其身。（所止在後故不得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相背故也）无咎。（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與何得无咎唯不相見乃可也施止於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无見則不獲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施止不於无見令物自然而止而強止之則姦邪並興近而不相得則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也）〔疏〕（艮其背不獲其身至无咎○正義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者艮止也靜止之義此是象山之卦其以艮爲名施之於人則是止物之情防其動欲故謂之止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施止得所則其道易成施止不得其所則其功難成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背者无見之物也夫无見則自然靜止夫欲防止之法宜防其未兆既兆而止則傷物情故施止於无見之所則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若施止於面則對面而不相通強止其情則姦邪並興而有凶咎止而无見則所止在後不與而相對言有物對面而來則情欲有私於已既止在後則是施止无見所止无見何見其身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又若能止於未兆則是治之於未萌若對面不相交通則是否之道也但止其背可得无咎也）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於其時道乃光明也）〔疏〕（彖曰艮止也至其道光明○正義曰艮止也者訓其名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將釋施止有所光明施止有時凡物之動息自各有時運用止之法不可爲常必須應時行止然後其道乃得光明也）艮其止。止其所也。（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施止不可於面施背乃可也施止於止不施止於行得其所矣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疏〕（正義曰此釋施止之所也艮其止者疊經文艮其背也易背曰止以明背者无見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既時止即宜止時行則行所以施止須是所艮既訓止今言艮其止是止其所止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疏〕（正義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者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義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加交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此以明之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者此舉經文以結之明相與而止之則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

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疏〕正義曰兼山艮者兩山義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鎮止今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爲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及不出其己位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處止之初行无所之故止其趾乃得无咎至靜而定故利永貞〔疏〕正義曰艮其趾无咎者趾足也初處體下故謂之足居止之初行无所適止其足而不行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也利永貞者靜止之初不可以躁動故利在永貞也）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疏〕正義曰未失正也者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釋所以在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隨謂趾也止其腓故其趾不拯也腓體躁而處止而不得拯其隨又不能退聽安靜故其心不快也〔疏〕正義曰艮其腓不拯其隨者腓腸也在足之上腓體或屈或伸躁動之物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拯舉也今既施止於腓腓不得動則足无拯舉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隨也其心不快者腓是躁動之物而強止之貪進而不得動則情與質乖也故曰其心不快此爻明施止不得其所也）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正義曰未退聽也者聽從也既不能拯動又不能靜退聽從其見止之命所以其心不快矣）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當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憂危薰心也艮之爲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至中則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憂乃薰灼其心也施止體中其體分焉體分兩主大器喪矣〔疏〕九三艮其限至厲薰心○正義曰限身之中人是帶之處言三當兩象之中故謂之限施止於限故曰艮其限也夤當中脊之肉也薰燒灼也既止加其身之中則上下不通之義也是分列其夤夤既分列身將喪亡故憂危之切薰灼其心矣然則君臣共治大體若身大體不通則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列夤則身亡離心則國喪故曰列其夤厲薰心○注體分兩主大器喪矣○正義曰體分兩主大器喪矣者大器謂國與身也此爻亦明施止不得其所也）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六四。艮其身。无咎。（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於咎也〔疏〕六四艮其身无咎○正義曰艮其身无咎者中上稱身六四居止之時已入上體履得其位止求諸身不陷於咎故曰艮其身无咎也求責也諸之也）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自止其躬不分全體〔疏〕象曰至止諸躬也○正義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也○注自止其躬不分全體○正義曰艮卦總其兩體以爲二身兩體不分乃謂之全全乃謂之身以九三居兩體之際在於身中未入上體則是止於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分夤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不分全體然則身是總名而言中上稱身者何也蓋至中則體分而身喪入上體則不分而身全九三施止於分體故謂之限六四施止於全體故謂之身非中上獨是其身而中下非身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无擇言能亡其悔也〔疏〕正義曰輔頰車也能止於輔頰也以處其中故口无擇言也言有倫序能亡其悔故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也）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能用中正故言有序也〔疏〕正義曰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

正故言有序也）上九。敦艮吉。（居止之極極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疏〕正義曰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極極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故曰敦艮吉也）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疏〕正義曰以厚終者言上九能以敦厚自終所以獲吉也）

䷴（艮下巽上）漸。女歸吉。利貞。（漸者漸進之卦也止而巽以適進漸進者也以止巽爲進故女歸吉也進而用正故利貞也〔疏〕正義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歸吉者歸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也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歸吉也利貞者女歸有漸得禮之正故曰利貞也）彖曰。漸之進也。（之於進也〔疏〕正義曰釋卦名也漸是徐動之名不當進退但卦所名漸是之於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以漸進得位也〔疏〕女歸吉也至得中也○正義曰女歸吉也者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者此就九五得位剛中釋利貞也言進而得於貴位是往而有功也以六二適九五是進而以正身既得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者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言唯是九五也）止而巽。動不窮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廣明漸進之美也止不爲暴巽能用謙以斯適進物无違拒故能漸而動進不有困窮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疏〕正義曰山上有木漸者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從下忽高故是漸義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者夫止而巽者漸之美也君子求賢得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皆須文德謙下漸以進之若以卒暴威刑物不從矣）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水鳥也適進之義始於下而升者也故以鴻爲喻之又皆以進而履之爲義焉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諛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疏〕初六鴻漸至无咎正義曰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初之始進未得祿位上无應援體又窮下若鴻之進于河之干不得安寧也故曰鴻漸于干也小子厲有言无咎者始進未得顯位易致陵辱則是危於小子而被毀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小人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疏〕正義曰義无咎者備如經釋）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磐山石之安者少進而得位居中而應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歡樂願莫先焉〔疏〕六二鴻漸至衎衎吉○正義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衎衎樂也六二進而得位居中而應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既得可安之地所以飲食衎衎然樂而獲吉福也故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也○注磐山石之安者也○正義曰馬季長云山中石磐紆故稱磐也鴻是水鳥非是集於山石陵陸之禽而爻辭以此言鴻漸者蓋漸之爲義漸漸之於高故取山石陵陸以應漸高之義不復係水鳥也）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疏〕正義曰不素飽者素故也故无祿養今日得之故願莫先

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也〔疏〕九三鴻漸于陸至利禦寇○正義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者陸高之頂也九三居下體之上是進而得高之象故曰鴻漸于陸也進而之陸无應於上與四相比四亦无應近而相得三本是艮體與初二相同一家棄其羣類而與四合好即是夫征而不反復也夫既樂於邪配妻亦不能保其貞非夫而孕故不育也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也利禦寇者異體合好恐有寇難離間之者然和比相順其相保安物莫能間故曰利用禦寇也○注陸高之頂也○正義曰陸高之頂也者爾雅云高平曰陸故曰高之頂也）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疏〕正義曰離羣醜者醜類也言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殊同體艮卦故謂之羣醜也失其道也者非夫而孕孕而不育失道故也順相保也者謂四以陰乘陽嫌其非順然好合相得和比相安故曰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鳥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遇安棲也雖乘于剛志相得也〔疏〕正義曰鴻漸于木者鳥而之木得其宜也六四進而得位故曰鴻漸于木也或得其桷无咎者桷榱也之木而遇堪爲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六四與二相得順而相保故曰或得其桷既與相得无乘剛之咎故曰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疏〕正義曰順以巽也者言四雖乘三體巽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棲猶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次陸者也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進以正邦三年有成成則道濟故不過三歲也〔疏〕九五鴻漸于陵至終莫之勝吉○正義曰鴻漸于陵者陵次陸者也九五進于中位處於尊高故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者有應在二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是二五情意徒相感說而隔礙不交故曰婦三歲不孕也終莫之勝吉者然二與五合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故曰終莫之勝吉也○注進以正邦至不過三歲○正義曰進以正邦三年有成者九五居尊得位故曰進以正邦也三年有成則三四不敢塞其路故曰不過三歲也）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疏〕正義曰得所願也者所願在於與三合好既各履中正无能勝之故終得其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疏〕正義曰鴻漸于陸者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絜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爲儀吉者然居无位之地是不累於位者也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也必言羽者既以鴻明漸故用羽表儀也）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疏〕正義曰不可亂也者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亂其志也）

䷵（兌下震上）歸妹。征凶。无攸利。（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乘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疏〕（正義曰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上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女娣是兄弟之行亦舉尊以包之也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戒也征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娣嫁本非正四唯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妾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陰陽既合長少又交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疏〕（正義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者此舉天地交合然後萬物蕃興證美歸妹之義所以未及釋卦名先引證者以歸妹之義非人情所欲且違於匹對之理蓋以聖人制禮令姪娣從其姑娣而充妾媵者所以廣其繼嗣以象天地以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所以蕃興萬物也歸妹人之終始也者上既引天地交合爲證此又舉人事歸妹結合其義也天地以陰陽相合而得生物不已人倫以長少相交而得繼嗣不絕歸妹豈非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所歸必妹也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疏〕（正義曰此就二體釋歸妹之義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所歸必妹也雖與長男交嫁而係於娣是以說也係娣所以說者既係娣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更有動望之憂故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征凶。位不當也。（履於不正說動以進妖邪之道也）〔疏〕（正義曰此因二三四五皆不當位釋征凶之義位既不當明非正嫡因說動而更求進妖邪之道也所戒其征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疏〕（无攸利柔乘剛也○正義曰此因六三六五乘剛釋无攸利之義夫陽貴而陰賤以妾媵之賤進求殊寵即是以賤陵貴故无施而利也○注以征則至有乘剛之逆也○正義曰彖以失位釋征凶乘剛釋无攸利而注連引言之者畧例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何得不謂之陽三四各在一卦之下何得不謂之陰然則二四陰位也三五陽位也陽應在上陰應在下今二三四五並皆失位其勢自然柔皆乘剛其猶妾媵求寵其勢自然以賤陵貴以明柔之乘剛緣於失正而進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疏〕（正義曰澤上有雷說以動也故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者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君子象此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故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少女而與長男爲耦非敵之謂是娣從之義也娣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夫承嗣以君之子雖幼而不妄行少女以娣雖跛能履斯乃恒久之義吉而相承之道也以斯而進吉其宜也）〔疏〕（初九至貞吉○正義曰歸妹以娣者少女謂之妹從娣而行謂之歸初九以兌適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娣之義也故曰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妹而繼姊爲娣雖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猶跛人之足然雖不正不廢能履故曰跛能履也征吉者少長非偶爲妻而行則凶焉爲娣而行則吉故曰征吉也

注夫承嗣以君之子至吉其宜也○正義曰夫承嗣以君之子雖幼而不妄行者此爲少女作此例也言君之子宜爲嗣承以類妃之妹應爲娣也立嗣宜取長然君之子雖幼而立之不爲妄也以言行嫁宜匹敵然妃之妹雖至少而爲娣則可行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疏〕（正義曰以恒也者妹而爲娣恒久之道也吉相承也者行得其宜是相承之道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雖失其位而居內處中眇猶能視足以保常也在內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貞也）〔疏〕（正義曰九二不云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畧不言也然九二雖失其位不廢居內處中以言歸妹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猶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不廢能視耳故曰眇能視也利幽人之貞者居內處中能守其常施之於人是處幽而不失其貞正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也）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疏〕（正義曰未變常也者貞正者人之常也九三失位嫌其變常不貞也能以履中不偏故云未變常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疏〕（正義曰歸妹以須者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有欲求爲室主之象而居不當位則是室主猶存室主既存而欲求進爲未值其時也未當其時則宜有待故曰歸妹以須也反歸以娣者既而有須不可以進宜反歸待時以娣乃行故曰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疏〕（正義曰未當也者未當其時故宜有待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疏〕（正義曰九四居下得位又无其應以斯適人必待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曰愆期遲歸有時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疏〕（正義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故謂之帝乙歸妹也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其君之袂爲帝乙所寵也即五也爲帝乙所崇飾故謂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也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位在乎中以貴而行極陰之盛以斯適配雖不若少往亦必合故曰月幾望吉也）〔疏〕（六五帝乙至幾望吉○正義曰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六五雖處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爲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爲帝乙之妹既居長卦乃是長女之象其君即五也袂衣袖也所舉斂以爲禮容帝王嫁妹爲之崇飾故曰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雖有其君崇飾之袂猶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月幾望吉者陰而貴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適配雖不如以少從長然以貴而行往必合志故得吉也故曰月幾望吉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疏〕（象曰至以貴行也○正義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者釋其六五雖所居貴位言長不如少也言不必少女而從於長男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者釋月幾望吉也既以長適少非歸妹之美而得吉者其位在五之中以貴盛而行所往必

得合而獲吉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羊謂三也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无應爲女而承命則筐虛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血刲血而无血不應所命也進退莫與故曰无攸利也）〔疏〕（上六至无攸利○正義曰女之爲行以上有承順爲美士之爲功以下有應命爲貴上六處卦之窮仰則无所承受故爲女承筐則虛而无實又下无其應下命則无應之者故爲士刲羊則乾而无和故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則進退莫與故无所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疏〕（正義曰承虛筐者筐本盛幣以幣爲實今之无實正是承捧虛筐空无所有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夬（此卦前石經岳本釋文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夬傳第五）

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孫志祖云上之字當作其）

剛夬柔者〔補〕（案夬當作決）

則柔邪者危（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邪是其本無柔字）

道成也（閩本同錢本宋本道作終是也監毛本作道成者尤誤）

壯于前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文有止無趾古經多用止字止者足也）

惕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惕荀翟作錫）

能審己度（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能字）

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閩監毛本同宋本莫作暮卒作寇）

壯于頄（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頄鄭作頯蜀才作仇）

必能棄夫情累（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棄夫本亦作去）

若於此時（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若作居）

其行次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次本亦作趑或作跌鄭作趑且本亦作趄或作跙下卦放此）

必見侵傷（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傷作食按正義本作傷）

抵很難移之物（閩監毛本同岳本抵很作牴很古本亦作牴釋文出抵很抵本又作抵或作抵）

莧陸夬夬（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莧一本作莞陸蜀才作睦）

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閩監毛本同錢本錢按本無下七字案此複上文下皆放此。按脆俗脃字）

草之柔脆者亦以爲一（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似）

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古文作遘鄭同）

勿用取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娶女云本亦作取注及下同古本作娶采音義）

爲壯至甚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注

彖曰姤遇也　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彖誤彖

正乃功成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正作匹釋文正亦作匹

誥四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誥鄭作詰王肅同

繫于金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柅王肅作抳从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

羸豕孚蹢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蹢一本作擲古文作蹢躅本亦作蠋古文作𨇽

注柅者制動之主者　〔補〕案下者字當衍毛本不誤

包有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亦作庖下同荀作胞按正義作庖

不爲已棄　閩監本同毛本棄作弃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棄作乘

行爲其應　閩監毛本爲作失岳本作无古本作無案爲乃無之誤失乃无之誤

然復得其位　〔補〕案復當作履上注文可證毛本不誤

以杞包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子夏作苞

而不能改其操　閩監毛本同宋本不能作能不

自𨒪注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往

杞性柔刃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刃作韌○按盧文弨云禮記月令命澤人納材葦注此時柔刃可取又毛詩抑箋柔忍之木釋文云本亦作刃知刃非誤字

萃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亨字

假至聚　〔補〕案聚當也字之譌毛本正作也

全乎聚道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乎作夫

故聚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聚以正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聚以正荀作取以正

通衆以正　〔補〕毛本衆作聚

順天則說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而

君子以除戎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除本亦作儲又作治荀作慮

則衆心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作則衆生心古本作則衆生心也孫志祖云據困學紀聞當作則衆生心

一握爲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握傅氏作渥

懦劣之貌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懦作愞釋文同○按釋文乃亂反則當從耎古音耎聲需聲劃然不同說文云愞弱也從人從耎作愞者後出字

已爲正配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配作妃釋文出正妃○按釋文正云本亦作匹

則情意迷亂　閩監毛本同宋本意作志

始以中應相信不以他意相阻　〔補〕毛本中作正不作未案未字是也

比爲一握之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於

孚乃利用禴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禴蜀才作躍劉作爚

獨正者危矣　〔補〕毛本矣作未屬下句

故必見引　集解作故必待五引

禴殷者祭名也　〔補〕毛本者作春下正義同

致之以省薄　〔補〕毛本致之作故可

无攸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攸下有往字

猶不若一陽一陰之至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至作應○按正義作應

志未光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

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昇

用見大人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利見

升者登也　宋本者下空一字十行本閩監毛本不空

象曰柔以時升　〔補〕毛本同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象作彖案象字誤也

起升貴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起作超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順本又作慎姚本德作得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古本足利本有成字

允升大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往必得邑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邑作也

保是尊貴而踐阼矣　閩監毛本同宋本是作其錢本阼作祚

處貞之極　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貞作升按正義當作升

冥猶暗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暗作昧

困

若巧言能辭　〔補〕毛本能作飾

剛揜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掩虞作弇

剛則揜於柔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則作見案見是

未能說困者也　〔補〕案正義說當作濟毛本是濟字

其唯君子乎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唯作惟下唯君子能然也同

君子固窮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固窮或作困窮非

居則困于株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于木二字

不過數歲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數歲本亦作三歲

幽不明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幽字

初不謂之株也　錢本宋本初不作机木閩監毛本作机木

利用享祀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享誤亨釋文出享祀

據于蒺蔾　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據誤攄

爲得配偶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偶作耦宋本跡亦作耦○按耦字是也俗多借偶字爲之

來徐徐困于金車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王肅作余余金車本亦作金輿

而礙於九三　〔補〕案三當作二

欲棄之　閩監本同毛本棄作弃宋本誤乘

劓刖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臲𣦢陸同京作劓劊

利用祭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祭祀本亦作享祀

遐邇愈叛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遐遠云本亦作遐邇

已德未得　〔補〕案德當作志毛本正作志

困于葛藟于臲卼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藟本又作蘽臲說文作劓薛同卼說文作𣃝薛又作杌字同

動搖不安之辭　〔補〕毛本辭作貌

行則纏繞者不得安　〔補〕毛本者作居

井

羸其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蜀才作累

計獲一瓶之水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獲作覆○按盧文弨云此句下多衍文當以集解正之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恒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

汔至亦未繘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亦字

其猶人德事被物　〔補〕毛本事作未案未字是也

木上有水井之象也（集解云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按正義作則是上水之象）

使有成功（閩監毛本同宋本作使有功成）

井谷射鮒甕敝漏（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射荀作耶甕鄭作甕案釋文二甕字當有一誤）

則莫之與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无與之也云一本作則莫之與也）

不停汚之謂也（岳本閩監毛同釋文出停汙）

王明則見照明（岳本錢本閩本同監毛本照作昭）

行惻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其字）

脩井也（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井洌寒泉（石經岳本閩本同監毛本洌誤冽釋文出洌字）

井收勿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收荀作甃干本勿作网）

正義曰收（式胄反）凡物可收成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刪三小字正義曰上加收式胄反四字○大謬）

革

凡不合然後乃變生（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然作而）

火欲上而澤欲下（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彖曰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補〕毛本居作至）

革而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之字）

革而當其悔乃亡名爲革（〔補〕毛本名作者）

其悔乃亡消也（〔補〕案此本消字缺毛本如此今補）

人亦叛王（〔補〕毛本王作亡）

以明八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次）

堅仞（岳本閩本同監毛本仞作韌○補下並同）

旣不言三就有孚（閩監本同毛本不作革）

故文炳而相映蔚也（〔補〕毛本炳作細）

鼎（此卦前錢本錢挍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八）

吉然後乃亨（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元字）

賢愚有別尊卑有序（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賢愚別尊卑序本亦作有別有序）

以供烹飪之用（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烹作亨○按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古多作亨）

能成新法（盧文弨云句有誤字）

亨飪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亨本又作亯下及注聖人亨大亨亨飪亨者並同古本作烹聖人亨大亨同）

注放此

飪孰也（岳本同閩監毛本孰作熟○按孰熟古今字）

故質其牲大（〔補〕毛本質作舉牲作重案所改是也）

特性而已（閩監毛本作特牲不誤宋本性作牲亦非）

君子以正位凝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凝翟作擬）

則是爲覆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是覆則其本無爲字）

倒以寫否（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倒下有趾字）

不我能卽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不能我卽吉）

我仇謂九也（〔補〕案九當作五正義云六五我之仇匹是也毛本是五字）

雖陰陽爻（〔補〕毛本陰作體案所改是也）

非有體實不受（閩本同監毛本有作其錢本宋本作直）

其形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渥鄭作剭）

信之如何（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如作如之）

震

懼以成則是以亨（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亦作盛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下同）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虩虩荀作愬愬言亦作語下同石經初刻誥後改言下）

雖象傳句漫滅不可識餘並改語爲言

威至而後乃懼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一本無乃字下奉宗廟之盛也能以恐懼）

修其德也也上並有者字

驚駭怠惰（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本又作殆）

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是作足）

長三尺（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二○按二字誤禮記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可證也）

則惰者懼於近也（閩監毛本同古本情下有惓字也作矣岳本宋本足利本並作矣）

則已出可以守宗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則作卽）

君子以恐懼脩省（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脩誤修）

然卦則凡舉屯時（錢本宋本凡作汎閩監毛本作況）

億喪貝躋于九陵（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億本又作噫六五同躋本又作隮）

威駭怠懈（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懈作解）

亡其所處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其字）

是傲尊陵貴（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傲作慠按傲慠古今字）

正義曰驗注以訓震爲懼（盧文弨云當作以震訓爲懼）

象曰震蘇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震遂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荀本遂作隊）

居恐懼之時（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上有以字）

意无喪有事（〔補〕毛本意作億）

當有其事（閩監毛本同宋本作當其有事）

視矍矍征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

彼動故懼（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故或作而）

疑婚媾有言者（〔補〕毛本疑作也屬上讀）

亦不能无相疑之言（〔補〕毛本疑作疑案疑字是也）

艮

其道光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其字下行其庭同）

謂此卦旣止而不加交又峙而不應（〔補〕毛本加交作交爻）

艮其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見前）

釋所以在永貞（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在作利）

艮其腓不拯其隨（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腓本又作肥不承音拯救之拯是陸所據本作承）

故曰无擇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作曰）

漸

女歸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還作女歸吉利貞）

以明得位言言唯是九五也（〔補〕閩監毛本上言字作之案之字是也宋本唯作惟）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足利本與王肅本同蓋采）

音義

則困於小子（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則困謏於小子）

面獲吉福也（〔補〕毛本面作而）

婦孕不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孕荀作乘）

而棄乎羣醜（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醜作配下經離羣醜也同）

故曰鴻漸于陸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無漸字）

志相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與字）

巽而附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巽而下附）

九五進于中位（閩監毛本于作乎宋本作得）

進以正邦三年有成者（閩監毛本同宋本年作歲錢本無者字以此爲標注在正義曰上）

峨峨清遠（閩監毛本同岳本峨峨作峩峩釋文出峩峩）

歸妹

少陰而乘長陽（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乘作承岳本作永蓋亦承之誤）

以妹從娣而嫁（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娣作姊下明是妹從娣嫁又妹從娣嫁又嫁而係於娣又係娣所以說者既係娣爲媵又故係娣而行合禮又從娣而行又是從娣之義也並同）

本非正四（〔補〕各本四作匹案匹字是也）

若妾進求寵（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妾作妄是也）

令姪娣從其姑姊（〔補〕各本下姊字作姉案姉字是也）

所歸妹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所以歸妹）

嫁而係娣（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娣作姊）

更有動望之憂（閩監毛本同宋本動作勤○按盧文弨云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本此）

緣於失正而進也（錢本正作位）

君子以永終知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知弊）

娣少女之稱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娣作妹是也考文引毛本娣下誤衍者字）

雖幼而不妾行（〔補〕案妾當作妄形近之譌下正義可證毛本正作妄）

歸妹以須（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須荀陸作嬬）

則是室主獨存（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猶）

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正不應云本亦作无應）

有待而行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待作時）

月幾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荀作既）

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以長從少者也以長從少）

雖所居貴位（閩監毛本同宋本無貴字）

言不必少女（閩監毛本同宋本必作如）

女承筐无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承匡鄭作筐是其本作匡）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五

周易兼義下經豐傳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正義

王弼注

䷶（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疏〕（正義曰豐亨者豐卦名也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也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爲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齊无所擁礙謂之爲亨故曰豐亨王假之者假至也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爲義闡弘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爲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偏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疏〕（正義曰勿无也王能至於豐亨乃得无復憂慮故曰勿憂也用夫豐亨无憂之德然後可以君臨萬國徧照四方如日中之時偏照天下故曰宜日中也）彖曰。豐大也。（音闡大之大也）〔疏〕（彖曰豐大也○正義曰豐大也者釋卦名正是弘大之義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弘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闡弘使大豐之爲義既闡弘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大者王之所尚故至之也）〔疏〕（正義曰動故豐者此就二體釋卦得名爲豐之意動而不明未能光大資明以動乃能致豐故曰明以動故豐也王假之尚大也者豐大之道王所崇尚所以王能至之以能尚大故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以勿憂之德故宜照天下也）〔疏〕（正義曰日中之時偏照天下王无憂慮德乃光被同於日中之盈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之爲用困於昃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爲常故具陳消息之道者也）〔疏〕（正義曰此孔子因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脩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先陳天地後言人鬼神者欲以輕譬重亦先尊後卑也而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下遂言其昃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疏〕（正義曰雷電皆至豐者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爲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疏〕（正義曰遇其配主者豐者文明必動尚乎光大者也初配在四俱是陽爻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故曰遇其配主也雖旬无咎往有尚者旬均也俱是陽爻謂之爲均非是陰陽相應嫌其有咎以其能相光大故雖均可以无咎而往有嘉尚也故

（曰雖均无咎往有尚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過均則爭交斯叛也）疏（象曰至災也○正義曰過旬災也者言勢若不均則相傾奪既相傾奪則爭競乃與而相違背災咎至焉故曰過旬災也○注過均至叛也○正義曰初四應配謂之爲交勢若不均則初四之相交於斯乖叛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覆暧鄣光明之物也處明動之時不能自豐以光大之德既處乎內而又以陰居陰所豐在蔀幽而无覩者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見者闇之極也處盛明而豐其蔀故曰日中見斗不能自發故往得疑疾然履中當位處闇不邪有孚者也若辭也有孚可以發其志不困於闇故獲吉也）疏（六二豐其蔀至有孚發若吉○正義曰豐其蔀者二以陰居陰又處於內幽闇无所覩見所豐在於覆蔽故曰豐其蔀也蔀者覆暧障光明之物也日中見斗者二居離卦之中如日正中則至極盛者也處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顯見是二之至闇使斗星見明者也處光大之世而爲極闇之行譬日中而斗星見故曰日中見斗也二五俱陰二已見斗之闇不能自發以自求於五往則得見疑之疾故曰往得疑疾也然居中履正處闇不邪是有信者也有信以自發其志不困於闇故獲吉也故曰有孚發若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疏（正義曰信以發志者雖處幽闇而不爲邪是有信以發其豐大之志故得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乎以陰處陰亦未足以免於闇也所豐在沛日中則見沬之謂也施明則見沬而已施用則折其右肱故可以自守而已未足用也）疏（正義曰豐其沛日中見沬者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以九三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於六二以陰處陰亦未見免於闇也是所以豐在沛日中見沬夫處光大之時而豐沛見沬雖愈於豐蔀見斗然施於大事終不可用假如折其右肱自守而已乃得无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明不足也）疏（正義曰不可大事者當光大之時可爲大事明不足故不可爲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雖有左在不足用也）疏（正義曰終不可用者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雖有左在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以陽居陰豐其蔀也得初以發夷主吉也）疏（正義曰豐其蔀者九四以陽居陰闇同於六二故曰豐其蔀也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夷平也四應在初而同是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交相爲主者若賓主之義也若據初適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旬而四謂初爲夷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止謂以陽居陰而位不當所以豐蔀而闇者也幽不明也者日中盛則反而見斗以譬當光大而居陰是應明而幽闇不明也吉行也者處於陰位爲闇已甚更應於陰无由獲吉猶與陽相遇故得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以陰之質來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獲慶譽也）疏（正義曰六五處豐大之世以陰柔之質來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而獲慶善也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疏（正義曰有慶也者言六五以柔處尊履得其中故致慶譽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雖闚其戶闃其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是以治爲亂者也）疏（上六豐其屋至不覿○正義曰屋者藏蔭隱蔽之物也上六以陰處陰極以處外不履於位是深自幽隱絕跡深藏也事同豐厚於屋者也既豐厚其屋而又覆鄣其家屋厚家闇藏鄣之甚也雖闚視其戶而闃寂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豐大之世隱不爲賢治道未濟隱猶可也三年豐道已成而猶不見所以爲凶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翳光最甚者也）疏（正義曰天際翔也者如鳥之飛翔於天際言隱翳之深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可以出而不出自藏之謂也非有爲而藏不出戶庭失時致凶況自藏乎凶其宜也）疏（正義曰自藏也者言非有爲而當自藏可以出而不出无事自爲隱藏也）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不足全夫貞吉之道唯足以爲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疏（正義曰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爲旅既爲羈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爲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羈旅而獲小亨是旅之正吉故曰旅貞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夫物失其主則散柔乘於剛則乖既乖且散物皆羈旅何由得小亨而貞吉乎夫陽爲物長而陰皆順陽唯六五乘剛而復得中乎外以承于上陰因順陽不爲乖逆止而麗明動不履妄雖不及剛得尊位恢弘大通是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正得其所安也）疏（彖曰至貞吉也○正義曰旅小亨者舉經文也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者此就六五及二體釋旅得亨貞之義柔處於外弱而爲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時也咸失其居物願所附豈非知者有爲之時）疏（正義曰此歎美寄旅之時物皆失其所居若能與物爲附使旅者獲安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然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止以明之刑戮詳也）疏（正義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疏（正義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者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卑賤之役然則爲斯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疏（正義曰志窮災志意窮困自取此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懷來也得位居中體柔奉上以此寄旅必獲次舍懷來資貨得童僕之所正也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童僕之正也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正義足而已）疏（正義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者得位居中體柔承上以此而爲寄旅必爲主君所安旅得次舍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故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疏（正義曰終无尤者旅不可以處盛盛則爲物所害今惟正於童僕則終保无咎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也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疏（九三旅焚其次至貞厲○正義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者九三居下體之上下據於二上无其應與二相得是欲自尊而惠施於下也以羈旅之身而爲惠下之道是與萌侵權爲主君之所疑也爲君主所疑則被黜而見害故焚其次舍喪其童僕之正而身危也○注與萌至所疑也○正義曰與萌侵權者言與得政事之萌漸侵奪主君之權勢若齊之田氏故爲主所疑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疏（正義曰亦以傷矣者言失其所安亦可悲傷也其義喪者言以旅與下理是喪亡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體之下不先於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疏（正義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者九四處上體之下不同九三之自尊然不得其位猶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之地言用斧除荊棘然後乃處故曰旅于處得其資斧也求安處而得資斧之地所以其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雉以一矢而復亡之明雖有雉終不可得矣寄旅而進雖處于文明之中居于貴位此位終不可有也以其能知禍福之萌不安其處以乘其下而上承於上故終以譽而見命也）疏（六五射雉至以譽命○正義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者羈旅不可以處盛位六五以羈旅之身進居貴位其位終不可保譬之射雉惟有一矢射之而復亡失其矢其雉終不可得故曰射雉一矢亡也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得終以美譽而見爵命故曰終以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疏（正義曰上逮者逮及也以能承及於上故得終以譽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居高危而以爲宅巢之謂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被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牛者稼穡之資以旅處上衆所同嫉故喪牛于易不在於難物莫之與危而不扶喪牛于易終莫之聞莫之聞則傷之者至矣）疏（正義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者最居於上如鳥之巢以旅處上必見傾奪如鳥巢之被焚故曰鳥焚其巢也客得上位所以先笑凶害必至故後號咷衆所同嫉喪其稼穡之資理在不難故曰喪牛于易物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曰凶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疏〕（正義曰終莫之聞也者衆所同疾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无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巽下巽上）巽。小亨。（全以巽爲德是以小亨也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故申命行事之時上下不可以不巽也）〔疏〕（正義曰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是象風之卦風行無所不入故以入爲訓若施之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無所不容然巽之爲義以卑順爲體以容入爲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爲違逆君唱臣和教令乃行故於重巽之卦以明申命之理雖上下皆巽命令可行然全用卑巽則所通非大故曰小亨）利有攸往。（巽悌以行物无距也）〔疏〕（正義曰巽悌以行物无遜距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人用之道愈隆）〔疏〕（正義曰但能用巽者皆无往不利然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故曰利見大人明上下皆須用巽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未有不巽而命行也）〔疏〕（正義曰此卦以卑巽爲名以申命爲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以剛而能用巽處乎中正物所與也）〔疏〕（正義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雖上下皆巽命不可從則物所不與也故又因二五之爻剛而能巽不失其中所以志意得行申其命令也）柔皆順乎剛。（明无違逆故得小亨）〔疏〕（柔皆順乎剛○正義曰柔皆順乎剛者剛雖巽爲中正柔若不順乎剛何所申其命乎故又就初九各處卦下柔皆順剛无有違逆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注明无違至得小亨○正義曰案彖併舉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結之則柔皆順剛之意不專釋小亨二字而注獨言明无違逆故得小亨者褚氏云夫獻可替否其道乃弘柔皆順剛非大通之道所以文王係小亨之辭孔子致皆順之釋案王注上下卦之體皆以巽言之柔不違剛正是巽義故知皆順之言通釋諸辭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疏〕（正義曰是以小亨以下釋經結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疏〕（正義曰隨風巽者兩風相隨故曰隨風風既相隨物无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訓之以申命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疏〕（正義曰初六處令之初法未宜著體於柔巽不能自決心懷進退未能從令者也成命齊邪莫善威武既未能從令則宜用武人之正以整齊之故曰進退利武人之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巽順之志進退疑懼）〔疏〕（正義曰志疑者欲從之則未明其令欲不從則懼罪及已志意懷疑所以進退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疏〕（正義曰志治也者武非行令所宜而言利武人者志在使人從治故曰利武人其猶蒙卦初六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處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下也卑甚失正則入于咎過矣能以居中而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乃至于紛若之吉而亡其過矣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疏〕（正義曰巽在牀下者九二處巽下體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史謂祝史巫謂巫覡並是接事鬼神之人也紛若者盛多之貌卑甚失正則入於過咎人有威勢易爲行若神道无形多生怠慢若能用居中之德行至卑之道用之於神祇不行之於威勢則能致之於盛多之吉而无咎過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疏〕（正義曰得中者用卑巽於神祇是行得其中故能致紛若之吉也）

九三。頻巽。吝。（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以其剛正而爲四所乘志窮而巽是以吝也）〔疏〕（正義曰頻巽吝者頻者頻蹙憂戚之容也九三體剛居正爲四所乘是志意窮屈不得申遂也既處巽時只得受其屈辱也頻蹙而巽鄙吝之道故曰頻巽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疏〕（正義曰志窮者志意窮屈所以爲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乘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疏〕（正義曰悔亡田獲三品者六四有乘剛之悔然得位承尊得其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有功取譬田獵能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所以得悔亡故曰悔亡田獲三品也三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廚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疏〕（正義曰有功者田獵有獲以喻行命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以陽居陽損於謙巽然秉乎中正以宜其令物莫之違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也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疏〕（正義曰九五以陽居陽違於謙巽是悔也然執乎中正以宜其令物莫之違是由貞正獲吉故得悔亡而无不利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无初有終者若卒用剛直化不以漸物皆不說故曰无初也終於中正物服其化故曰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申命令謂之庚民迷固久申不可卒故先申之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之三日然後誅之民服其罪无怨而獲吉矣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疏〕（正義曰位正中者若不以九居五位則不能以中正齊物物之不齊无由致吉致吉是由九居五位故舉爻位言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疏〕（正義曰巽在牀下者上九處巽之極巽之過甚故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者斧能斬決以喻威斷也巽過則不能行威命命之不行是喪其所用之斧故曰喪其資斧也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故曰貞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疏〕（正義曰上窮者處上窮巽故過在牀下也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

䷹（兌下兌上）兌。亨。利貞。〔疏〕（正義曰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爲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无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爲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疏〕（正義曰兌說也者訓卦名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爲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故得說亨而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說者也）〔疏〕（正義曰廣明說義合於天人天爲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疏〕（正義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之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猶連也施說之盛莫盛於此）〔疏〕（正義曰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疏〕（正義曰初九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私說說之和也說物以和何往不吉故曰和兌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疏〕（正義曰行未疑者說不爲諂履斯而行未見疑之者也所以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說孚吉乃悔亡也）〔疏〕（正義曰九二說不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吉從之故曰孚兌吉也然履失其位有信而吉乃得悔亡故曰孚兌吉悔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其志信也）〔疏〕（正義曰信志也者失位而得吉是其志信也）

六三。來兌。凶。（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疏〕（正義曰三爲陽位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兌而以不正來說佞邪之道故曰來兌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於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疏〕（正義曰商兌未寧者商商量裁制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得進匡內制外未遑寧處故曰商兌未寧居近至尊防邪隔疾宜其有喜故曰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疏〕（正義曰有慶者四能匡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爲喜乃爲至尊所善天下蒙賴故言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疏〕（正義曰剝者小人道長之謂九五處尊正之位下无其應比於上六與之相得是說信於小人故曰孚于剝信

（而成剝危之道也故曰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以正當之位宜在君子而信小人故以當位責之也）

上六。引兌。（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乃說也〔疏〕正義曰上六以陰柔之質最在兌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進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兌也）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疏〕正義曰未光也者雖免躁求之凶亦有後時之失所以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故也）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疏〕正義曰渙亨者渙卦之名也序卦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然則渙者散釋之名雜卦曰渙離也此又渙是離散之號也蓋渙之為義小人遭難離散奔進而逃避也大德之人能於此時建功立德散難釋險故謂之為渙能釋險難所以為亨故曰渙亨王假有廟者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於建立宗廟故曰王假有廟也利涉大川者德洽神人可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利貞者大難既散宜以正道而柔集之故曰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凡剛得暢而无忌回之累柔履正而同志乎剛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疏〕象曰渙亨至上同○正義曰渙亨者疊經文略舉名德也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散釋險難而致亨通乃至利涉大川利貞等也二以剛德來居險中而不窮於險四以柔順得位於外而上與五同內剛无險困之難外柔无違逆之乖所以得散釋險難而通亨建立宗廟而祭亨利涉大川而克濟利以正道而鳩民也○注凡剛得暢至利貞也○正義曰凡剛得暢而无忌回之累者此還言九二居險不窮是剛得暢遂剛既得暢无復畏忌回邪之累也柔履正而同志乎剛者此還言六四得位履正同志乎五也剛德不暢柔不同剛何由得亨通而濟難利貞而不邪乎故言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注於此言皆者凡有二意一則象雖疊渙亨二字即以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釋之下別言王假有廟王乃在中利涉大川乘木有功恐剛來之言惟釋亨德不通在下二則先儒有以剛來不窮釋亨德柔得位乎外釋利貞故言皆以通之明剛柔皆釋亨以下至于利貞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王乃在乎渙然之中故至有廟也〔疏〕正義曰此重明渙時可以有廟之義險難未夷方勞經略今在渙然之中故至於有廟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即涉難也木者專所以涉川也涉難而常用渙道必有功也〔疏〕利涉至有功也○正義曰重明用渙可以濟難之事乘木涉川必不沈溺以渙濟難必有成功故曰乘木有功也○注乘木有功也○正義曰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故言此以序之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正義曰風行水上渙者風行水上激動波濤散釋之象故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者先王以渙然无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祀者故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渙散也處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違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疏〕正義曰初六處散之初乖散未甚可用馬以自拯拔而得壯吉也故曰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觀難而行不與險爭故曰順也〔疏〕正義曰觀難而行不與險爭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亡也〔疏〕正義曰渙奔其机者机承物者也初承於二謂初為机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遠難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曰渙奔其机也悔亡者初得散道而二往歸之得其所安故悔亡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疏〕正義曰得願者違難奔散願得所安奔初獲安是得其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渙之為義內險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悔也〔疏〕正義曰渙其躬无悔者渙之為義內險外安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不固所守能散其躬故得无悔故曰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疏〕正義曰志在外者釋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為身在於內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踰乎險難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宜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然處於卑順不可自專而為散之任猶有丘虛匪夷之慮雖得元吉所思不可忘也〔疏〕正義曰渙其羣者六四出在坎上已踰於險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宜化命者也能為羣物散其險害故曰渙其羣也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者能散羣險則有大功故曰元吉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而得位承尊憂責復重雖獲元吉猶宜於散難之中有丘墟未平之慮為其所思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疏〕正義曰光大也者能散羣險而獲元吉是其道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渙汗其大號者人遇險阨驚怖而勞則汗從體出故以汗喻險阨也九五處尊履正在號令之中能行號令以散險阨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也渙王居无咎者為渙之主名位不可假人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故曰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正位不可以假人〔疏〕正義曰正位者釋王居无咎之義以九五是王之正位若非王居之則有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逖遠也最遠於害不近侵害散其憂傷遠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哉〔疏〕正義曰渙其血去逖出者血傷也逖遠也上九處於卦上最遠於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逖出者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也无咎者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矣故曰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疏〕正義曰遠害者釋渙其血也是居遠害之地故也）

䷻（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疏〕正義曰節卦名也象曰節以制度雜卦云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坎陽而兌陰也陽上而陰下剛柔分也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為制主節之義也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疏〕正義曰此就上下二體居二五剛中釋所以為節得亨之義也坎剛居上兌柔處下是剛柔分也剛柔分男女別節之大義也二五以剛居中為制之主所以得節節不違中所以得亨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為節過苦則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疏〕正義曰為節過苦不可為正若以苦節為正則其道困窮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然後及亨也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道窮也〔疏〕正義曰上言苦節不可貞其道窮者正由為節不中則物所不說不可復正其道困窮故更就二體及四五當位重釋行節得亨之義以明苦節之窮也行險以說則為節得中當位以節則可以為正良由中而能正所以得通故曰中正以通此其所以為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疏〕正義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者此下就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疏〕正義曰澤上有水節者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故曰澤上有水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為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偽不出戶庭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也〔疏〕初九至无咎○正義曰初九處節之初將立制度宜其慎密不出戶庭若不慎而泄則民情姦險應之以偽故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注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正義曰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此卦承渙之後初九居節之初故曰將整離散而立法度也）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疏〕正義曰知通塞者識時通塞所以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疏〕正義曰初已制法至二宜宣若猶匿之則失時之極可施之事則遂廢矣不出門庭所以致凶故曰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疏〕正義曰失時極者極中也應出不出失時之中所以為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疏〕正義曰節者制度之卦處節之時位不可失六三以陰處陽以柔乘剛失位驕逆違節之道禍將及己以至哀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也禍自己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疏〕正義曰又誰咎者由己不節自致禍災又欲怨咎誰乎）

六四。安節亨。（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斯得其道也〔疏〕正義曰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明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咎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疏〕正義曰承上道者以能承於上故不失其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之不苦非甘而何術斯以往往有尚也〔疏〕正義曰甘節吉者不苦之

（名也九五居於尊位得正履中能以中正爲節之主則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爲節而无傷害則是不苦而甘所以得吉故曰甘節吉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故曰往有尚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疏〕（正義曰居位中者以居尊位而得中故致甘節之吉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過節之中以致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正物所不堪正之凶也以斯脩身行在无妄故得悔亡）〔疏〕（正義曰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至於苦故曰苦節也爲節過苦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正之凶也故曰貞凶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節脩身則儉約无妄可得亡悔故曰悔亡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疏〕（正義曰中孚豚魚吉者中孚卦名也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利涉大川利貞者微隱獲吉顯者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萬物得宜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有上四德然後乃孚）〔疏〕（正義曰此就三四陰柔併在兩體之內二五剛德各處一卦之中及上下二體說而以巽釋此卦名爲中孚之義也柔內剛中各當其所說而以巽乖爭不作所以信發於內謂之中孚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也）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順說而以巽則乖爭不作如此則物无巧競敦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疏〕（正義曰誠信發於內則邦國化於外故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疏〕（正義曰釋所以得吉由信及豚魚故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乘木於川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疏〕（正義曰釋此涉川所以得利以中信而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川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盛之至也）〔疏〕（正義曰釋中孚所以利貞者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信不失正乃得應於天是中孚之盛故須濟以利貞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疏〕（正義曰澤上有風中孚者風行澤上无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故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爲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虞猶專也爲信之始而應在四得乎專吉者也志未能變繫心於一故有它不燕也）〔疏〕（正義曰虞猶專也燕安也初爲信始應在于四得其專一之吉故曰虞吉既係心於一故更有他來不能與之共相燕安也故曰有它不燕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疏〕（正義曰志未變者所以得專一之吉以志未改變不更親於他也）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處內而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於外任其眞者也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不私權利唯德是與誠之至也故曰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疏〕（正義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九二體剛處於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眞者也處於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于外爲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於幽遠則爲其子所和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靡散也又无偏應是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疏〕（正義曰中心願者誠信之人願與同類相應得誠信而應之是中心願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四履正而承五非己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乎順不與物校退而不見害故或歌也不量其力進退无恆憊可知也）〔疏〕（正義曰六三與四俱是陰爻相與爲類然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各自有應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故曰得敵欲進礙四恐其害己故或鼓而攻之而四履正承尊非己所勝故或罷而退敗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而憂悲也四履于順不與物校退不見害故或歌而歡樂也故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所以或鼓或罷進退无恆者止爲不當其位妄進故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居中孚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以承於五內毗元首外宜德化者也充乎陰德之盛故曰月幾望馬匹亡者棄羣類也若夫居盛德之位而與物校其競爭則失其所盛矣故曰絕類而上履正承尊不與三爭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月幾望者六四居中孚之時處巽應說得位履順上承於五內毗元首外宜德化充乎陰德之盛如月之近望故曰月幾望也馬匹亡无咎者三與己敵進來攻己己若與三校戰則失其所盛故棄三之類如馬之亡匹上承其五不與三爭乃得无咎故曰馬匹亡无咎也）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類謂三俱陰爻故曰類也）〔疏〕（正義曰絕類上者絕三之類不與二爭而上承於五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爲羣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也）〔疏〕（正義曰有孚攣如无咎者攣如者相牽繫不絕之名也五在信時處於尊位爲羣物之主恆須以中誠交物孚信何可暫舍故曰有孚攣如繫信不絕乃得无咎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疏〕（正義曰位正當者以其正當尊位故戒以繫信乃得无咎若眞以陽得正位而无有繫信則招有咎之嫌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滅矣）〔疏〕（正義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上九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也信衰則詐起而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若鳥於翰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故曰翰音登于天虛聲无實正之凶也故曰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疏〕（正義曰何可長也者虛聲无實何可久長）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疏〕（小過亨至大吉○正義曰小過亨者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然則小過之義亦與彼同也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卽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謂是也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爲過厚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因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爲過厚之行非卽以過差釋卦名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言因過得亨明非罪過故王於大過音之明雖義兼罪過得名上在君子爲過行也而周氏等不悟此理兼以罪過釋卦名失之遠矣過爲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過亨也利貞者矯世厲俗利在歸正故曰利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時也小有過差惟可矯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借喻以明過厚之行有吉有凶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過上則愈无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安以譬君子處過差之時爲過厚之行順而立之則吉逆而忤鱗則凶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陵上故以臣之逆順類鳥之上下也○注飛鳥至求處○正義曰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者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故知遺音卽哀聲也）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通者也）〔疏〕（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過行小事謂之小過順時矯俗雖過而通故曰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儉利貞者也）〔疏〕（正義曰此釋利貞之德由爲過行而得利貞然矯枉過正應時所宜不可常也故曰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浸大剝之道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釋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柔順之人惟能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小中時故曰小事吉也剛健之人乃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不中時故曰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不宜上宜下卽飛鳥之象）〔疏〕（正義曰釋不取餘物爲況惟取飛鳥者以不宜上宜下有飛鳥之象故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施過於不順凶莫大焉施過於順過更變而爲吉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九三之陽釋所以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也上則乘剛而逆下則承陽而順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以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疏〕（正義曰雷之所出不出於地今出山上過其本所故曰小過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初六飛鳥以凶。（小過上逆下順而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疏〕（正義曰小過之義上逆下順而初應在上卦進而之逆同於飛鳥无所錯足故曰飛鳥以凶也）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疏〕（正義曰不可如何也者進而之逆孰知不可自取凶咎欲如何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

（之之謂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而遇其妣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疏〕（正義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六二在小過而當位是過而得之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母之稱六二居內履中而正固謂之妣已過於初故曰過其祖也履得中正故曰遇其妣也過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疏〕（正義曰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之世大者不立故令小者得過也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至令小者或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也）〔疏〕（正義曰弗過防之者小過之世大者不能立德故令小者得過九三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不能先過為防至令小者或過上六小人最居高顯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有殘害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春秋傳曰在內曰弒在外曰戕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言或者不必之辭也謂為此行者有幸而免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疏〕（正義曰凶如何者從於小人果致凶禍將如何乎言不可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為責主故得无咎也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以其不能過故得合於免咎之宜故曰弗過遇之夫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處於小過不寧之時而以陽居陰不能有所為者也以此自守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不交於物物亦弗與无援之助故危則必戒而已无所告救也沈沒怯弱自守而已以斯而處於羣小之中未足任者也故曰勿用永貞言不足用之於永貞）〔疏〕（九四无咎至永貞○正義曰居小過之世小人有過差之行須大德之人防使无過今九四雖體陽爻而不居其位不防之責責不在己故得无咎所以无其咎者以其失位在下不能為過厚之行故得遇於无咎之宜故曰无咎弗過遇之也既能无為自守則无咎有往則危厲故曰往厲不交於物物亦不與无援之助故危則必自戒慎而已无所告救故曰不戒以斯而處於羣小之中未足委任不可用之以長行其正也故曰勿用永貞也○注夫宴安至懷也○正義曰夫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者此春秋狄伐邢管仲勸齊侯救邢為此辭言宴安不救邢即酖鳥之毒不可懷而安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釋所以弗過而遇得免於咎者以其位不當故也終不可長者自身有危无所告救豈可任之長以為正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過小者過於大也六得五位陰之盛也故密雲不雨至于西郊也夫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今艮止於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是故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雖陰盛于上未能行其施也公者臣之極也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在穴者隱伏之物也小過者過小而難未大作猶在隱伏者也以陰質治小過能獲小過者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除過之道不在取之是乃密雲未能雨也）〔疏〕（六五密雲至在穴○正義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小過者小者過於大也六得五位是小過於大陰之盛也陰盛於上而艮止之九三陽止於下是陰陽不交雖復至盛密雲至于西郊而不能為雨也施之於人是柔得過而處尊未能行其恩施廣其風化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公者臣之極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小過之時為過猶小而難未大作猶在隱伏以小過之才治小過之失能獲小過在隱伏者有如公之弋獵取得在穴隱伏之獸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注除過至能雨也○正義曰除過至能雨也者雨者以喻德之惠化也際過差之道在於文德懷之使其自服弋而取之是尚威武尚威武即密雲不雨之義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陽已上故止也）〔疏〕（正義曰已上者釋所以密雲不雨也以艮之陽爻已上於一卦之上而成止故不上交而為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致復何言哉）〔疏〕（正義曰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者也過至於亢无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飛而无託必離繒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言哉故曰是謂災眚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疏〕（正義曰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疏〕（正義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者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於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脩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終亂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疏〕（正義曰此釋卦名德既濟之亨必小者皆亨也但舉小者則大者可知所以為既濟也具足為文當更有一小字但既疊經文畧足以見故從省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疏〕（正義曰此就二三四五並皆得正以釋利貞也剛柔皆正則邪不可行故推正乃利貞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為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為安者道極无進終唯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為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疏〕（正義曰初吉柔得中者此就六二以柔居中釋初吉也以柔小尚得其中則剛大之理皆獲其濟物无不濟所以為吉故曰初吉也終止則亂其道窮者此正釋戒若能進脩不止則既濟无終既濟終亂由止故亂終止而亂則既濟之道窮矣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疏〕（正義曰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但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其後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最處既濟之初始濟者也始濟未涉於燥故輪曳而尾濡也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棄難者也其為義也无所咎也）〔疏〕（正義曰初九處既濟之初體剛居中是始欲濟渡也始濟未涉於燥故輪曳而尾濡故云曳其輪濡其尾也但志在棄難雖復曳輪濡尾其義不有咎故云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居中履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而近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陰處於二陽之間近而不相得能无見侵乎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它人侵之也茀首飾也夫以中道執乎貞正而見侵者眾之所助也處既濟之時不容邪道者也時既明峻眾又助之竊之者逃竄而莫之歸矣量斯勢也不過七日不須已逐而自得也）〔疏〕（六二至七日得○正義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者茀者婦人之首飾也六二居中履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而近不相得夫以光盛之陰處於二陽之間近而不相得能无見侵乎故曰婦喪其茀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夫以中道執乎貞正而見侵者物之所助也處既濟之時不容邪道者也時既明峻眾又助之竊之者逃竄而莫之歸矣量斯勢也不過七日不須已逐而自得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疏〕（正義曰以中道者釋不須追逐而自得者以執守中道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濟者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也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喪邦也）〔疏〕（正義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高宗者殷王武丁之號也九三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濟者也高宗伐鬼方以中興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高宗德實文明而勢甚衰憊不能即勝三年乃克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也小人勿用者勢既衰弱君子處之能建功立德故興而復之小人居之日就危亂必喪邦也故曰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疏〕（正義曰憊也者以衰憊之故故三年乃克之）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疏〕（正義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者王注云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六四處既濟之時履得其位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如在舟而漏矣而舟漏則濡濕所以得濟者有衣袽也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故曰繻有衣袽終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疏〕（正義曰有所疑者釋所以終日戒以不與三五相得懼其侵克有所疑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疏〕（九五東鄰至受其福○正義曰牛祭之盛者也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九五履正居中動不為妄脩德者也苟能脩德雖薄可饗假有東鄰不能脩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脩其德故神明降福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注沼沚之毛至鬼神○正義曰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者並略左傳之文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疏〕（正義曰不如西鄰之時者神明饗德能脩德致敬合於祭祀之時雖薄降福故曰時也○注在於合時○正義曰在於合時者詩云威儀孔時言周王廟中羣臣助祭並皆威儀肅）

（敬甚得其時此合時之義亦當如彼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疏〕（正義曰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上六。濡其首。厲。（處既濟之極既濟道窮則之於未濟之於未濟則首先犯焉過惟不已則遇於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危莫先焉）〔疏〕（正義曰上六處既濟之極則反於未濟若反於未濟則首先犯焉若進而不已必遇於難故濡其首也既被濡首將沒不久危莫先焉故曰濡其首厲也）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疏〕（正義曰何可久者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久長者也）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疏〕（正義曰未濟亨者未濟者未能濟渡之名也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小狐雖難渡水而无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以柔處中不違剛也能納剛健故得亨也）〔疏〕（正義曰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釋未濟所以得亨柔而得中不違剛也與二相應納剛自輔故於未濟之世終得亨通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小狐不能涉大川須汔然後乃能濟處未濟之時必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汔乃能濟未能出險之中）〔疏〕（正義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者釋小狐涉川所以必須水汔乃濟以其力薄未能出險之中故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小狐雖能渡而无餘力將濟而濡其尾力竭於斯不能續終險難猶未足以濟也濟未濟者必有餘力也）〔疏〕（正義曰濡尾力竭不能相續而終至於登岸所以无攸利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疏〕（正義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復有可濟之理以其不當其位故即時未濟剛柔皆應是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疏〕（正義曰火在水上未濟者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為德辨別眾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初六。濡其尾。吝。（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然以陰處下非為進亢遂其志者也困則能反故不曰凶事在己量而必困乃反頑亦甚矣故曰吝也）〔疏〕（初六至吝○正義曰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渡川濡其尾也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既濟上六但云濡其首言始入於難未沒其身此言濡其尾者進不知極已沒其身也然以陰處下非為進亢遂其志者也困則能反故不曰凶不能豫昭事之幾萌困而後反頑亦甚矣故曰吝也○注不知紀極○正義曰不知紀極者春秋傳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謂之饕餮言无休已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疏〕（正義曰亦不知極者未濟之初始於既濟之上六濡首而不知遂濡其尾故曰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體剛履中而應於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疏〕（正義曰曳其輪貞吉者九二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內體剛中之質以應於五五體陰柔委任於二令其濟難者也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故曰曳其輪曳其輪者言其勞也靖難在正然後得吉故曰曳其輪貞吉也）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位雖不正中以行正也）〔疏〕（正義曰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己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疏〕（正義曰未濟征凶者六三以陰柔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身既不能自濟而欲自進求濟必喪其身故曰未濟征凶也利涉大川者二能拯難而已比之若能棄己委二則沒溺可免故曰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疏〕（正義曰位不當者以不當其位故有征則凶）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故每至興衰而取義焉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也）〔疏〕（正義曰居未濟之時履失其位所以為悔但出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以剛健之質接近至尊志行其正正則貞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正志既行靡禁其威故震發威怒用伐鬼方也然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險其德未盛不能即勝故曰三年也五以順柔文明而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故曰有賞於大國也）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疏〕（正義曰志行者釋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亡者也以其正志得行而終吉故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付與於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疏〕（正義曰貞吉无悔者六五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故曰貞吉无悔也君子之光者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有應於二是能付物以能而不自役有君子之光華矣故曰君子之光也有孚吉者付物以能而无疑焉則物竭其誠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疏〕（正義曰其暉吉者言君子之德光暉著見然後乃得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既濟之道所任者當也所任者當則可信之无疑而已逸焉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以其能信於物故得逸豫而不憂於事之廢苟不憂於事之廢而耽於樂之甚則至于失節矣由於有孚失於是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也）〔疏〕（正義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者上九居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既濟之道則所任者當也所任者當則信之无疑故得自逸飲酒而已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者既得自逸飲酒而不知其節則濡首之難還復及之故曰濡其首也有孚失是者言所以濡首之難及之者良由信任得人不憂事廢故失於是矣故曰有孚失是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疏〕（正義曰亦不知節者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豐（此卦前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豐傳第六）

財多則无所不齊（〔補〕毛本齊作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昃作昊釋文昃孟作稷食或作蝕非）

施於已盈則方溢（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則溢本或作則方溢者非）

承上宜日中之下（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作文）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配鄭作妃旬荀作均劉昞作鈞）

過旬災光者（〔補〕毛本光作也案所改是也）

災咎至焉（十行本至字筆畫舛誤今改正閩監毛本如此宋本作生）

豐其蔀日中見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蔀鄭薛作菩見斗孟作見主）

又處於內（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更有陰字）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若下衍吉字脫也字）

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沛本或作旆子夏作芾鄭干作韋沫鄭作昧肱姚作股）

日中則見沫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則字）

日中盛則反而見斗（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日中盛明而反見斗）

闃其无人（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作閴其釋文闃姚作鬩孟作窒並通按說文門部無闃門部有閴）

三年豐道之成（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成作盛下有也字宋本亦作盛）

治道未濟（閩監毛本同錢本濟作際）

天際翔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翔鄭王肅作祥）

自藏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眾家作戕）

旅（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九）

是以小亨（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錢本古本足利本是作足）

咸失其居物願所附（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其作所集解作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

止以明之（閩監毛本同岳本以作而）

懷其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

則終保无咎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尤）

而爲惠下之道（閩監毛本同錢本惠作施）

爲君主所疑（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君主作主君）

得其資斧（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客于所處（集解作客子所處）

故其心不快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故其二字）

寄旅而進（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寄作羇）

旅人先笑後號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後上衍而字）

客旅得上位（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旅作而）

衆之所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嫉本亦作疾下同）

終莫之聞（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終作故古本下有也字）

如鳥巢之被焚（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巢之倒）

衆所同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嫉作疾下同）

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喪牛之凶木亦作喪牛于易）

巽

巽悌以行（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弟本亦作悌）

雖上下皆巽（宋本同閩監毛本雖作須）

故又就初九各處卦下（〔補〕毛本九作四）

則柔皆順剛之意（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明）

係小亨之辭（閩監毛本同宋本係作繫）

釋經結也（〔補〕毛本釋作皐）

故君子訓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訓作則）

頻巽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頻作嚬注同）

頻蹙不樂（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顣）

三曰无君之庖（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庖作包古本同下有也字）

故初皆不說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作物）

夫以正齊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令）

民迷固久（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固作故）

故先申三日（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申音身或作甲字）

復申三日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補毛本日字不重案此誤衍也）

兌

麗澤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麗鄭作離）

施說之盛（岳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盛作道）

无所黨係（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黨繫云本亦作係）

孚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兌作說）

而以不正來說（閩監毛本同宋本來作求）

此之爲喜（宋本此上更有除邪二字十行本閩監毛本無）

宜在君子（閩監毛本同宋本在作任）

故以當位責之也（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責誤貴）

渙

注乘木有功也（〔補〕毛本木下有至字）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享于以下入字磨改初刻于下尚有一字古本于下有上字）

用拯馬壯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拯子夏作抍古本下有悔亡二字）

故可以遊行（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逝云逝又作遊）

不在危劇（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厄劇云本又作危處又作厄處）

故得无悔（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悔作咎下同）

渙有丘匪夷所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有丘姚作有近匪夷荀作匪弟）

猶有丘虛匪夷之慮（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虛作墟正義同釋文出丘墟○按虛墟正俗字）

去而逖出者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逖作遠）

節

則物所不能堪也（十行本所字墨丁閩監毛本如此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此字）

然後及亨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及作乃）

正出爲節不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止）

澤上有水（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或作中今不用）

慮於險爲（〔補〕案下正義爲當作僞毛本是僞字）

不出門庭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凶上有之字）

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耳字）

爲節之不苦非甘而何（閩監毛本同岳本之作而古本同而作如）

以斯施正（岳本定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正作人依正義當作人）

中孚

豚魚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豚黃作遯）

顯者可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著）

蟲之隱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隱主有潛字）

獸之微賤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音之云本或作獸）

若乘木舟虛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若乘木於舟虛者也）

而應在四（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在下有乎字）

繫心於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於作專）

故更有它求（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求作來）

九二鳴鶴在陰（〔補〕案十行本初刻與諸本同正德補板鳴鶴誤作鶴鳴今訂正）

吾與爾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糜陸作縻京作劘）

立誠篤志（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志）

月幾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京作近荀作既）

若眞以陽得正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眞作直）

忠篤內喪（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內作日釋文出內喪）

若鳥於翰音登於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於作之）

小過

過之小事（閩監毛本同宋本之作於）

得名上在君子爲過行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作止）

時也小有過差（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世）

爲過厚之行順而立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厚作嫡立作止）

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又作厝古本作无所錯手足飛

鳥凶也○按錯與措厝詁訓皆别而古多通用

過而不至於偕（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于偕古本過作過）

履得中正（閩監毛本同宋本正作位）

小過之世（錢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閩監毛本世作時）

至令小者或過（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或作咸疏中錢本亦作咸）

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盧文弨云皆衍文否則者字當作弑）

不爲責主（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責作貴）

夫宴安酖毒（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晏安鴆本亦作酖○按鴆正字酖假借字）

以斯攸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以斯有攸往）

即酖鳥之毒（閩監毛本同宋本即作比）

小過小者過於大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小過作小過者）

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爲雨（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在作布烝作蒸宋本亦作布古本同陽下有上字錢本亦作蒸釋文出則蒸）

是故小畜尚往而亨（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又作蓄）

雖陰盛於上未能行其施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陰下有復字也上有者字）

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極字射作獦）

是乃密雲未能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是乃作足及古本同也上有者字）

已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鄭作尚）

陽已上故止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陽已上故少陰止）

已上於一卦之上（閩監毛本同宋本已上作已止）

至於亢也過至于亢（閩監毛本同岳本於作于于作於古本于作於也上有者字）

過至於亢（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作于）

既濟

故惟正乃利貞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貞也二字）

以既濟爲安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古本足利本安作象宋本作家案家即象之誤）

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爲自亂（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不重終亂二字古本同初吉終亂下有也字）

體剛居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中作下）

婦喪其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茀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

量斯勢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斯作其）

而能濟者高宗伐鬼方（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高宗作也故古本同一本高宗上有也故二字）

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陸作備）

繻有衣袽（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繻子夏作襦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袽子夏作茹京作絮石經袽字漫滅）

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郤）

過惟不已（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惟作進古本同一本作過進惟不已閩監毛本惟作而）

未濟

小狐雖能渡（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濟字）

合物各當其所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各得其所一本得作當古本作得宋音義）

使皆得安其所（閩監毛本同宋本安作求）

濡其首猶不反（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首下有而字）

經綸屯蹇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綸本又作論）

用健拯難靖難在正（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拯作施靖作循古本同一本靖作脩錢本亦作循釋文出循難）

靖難在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靖作循）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六

周易兼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上第七

〔疏〕（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故此篇第六章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第十二章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繫又音爲係者取剛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剛係所以音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爲上下更无異義存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繫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爲易之大理又下繫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明以大小分之義必不可故知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强釋理必不通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爲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爲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爲第三章精氣爲物爲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爲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爲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爲第七章大衍之數爲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爲第九章天一地二爲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爲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爲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爲別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爲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爲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爲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爲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爲定

〔疏〕正義曰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明天尊地卑及貴賤之位剛柔動靜寒暑往來廣明乾坤簡易之德聖人法之能見天下之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疏〕（天尊）至定矣○正義曰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則乾坤之體安定矣乾健與天陽同坤順與地陰同故得乾坤定矣若天不剛陽地不柔陰是乾坤之體不得定也此經明天地之德也○注先明至之體○正義曰云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者易含萬象天地最大若天尊地卑各得其所則乾坤之義得定矣若天之不尊降在滯溺地之不卑進在剛盛則乾坤之體何由定矣案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今云乾坤之體者是所用之體乾以健爲體坤以順爲體故云乾坤之體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疏〕（卑高至位）矣○正義曰卑謂地體卑下高謂天體高上卑高既以陳列則物之貴賤得其位矣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則不得其位矣此經明天地之體此雖明天地之體亦涉乎萬物之形此貴賤總兼萬物不唯天地而已先云卑者便文爾案前經云天尊地卑天地別陳此卑高以陳不更別陳總云卑高者上文詳於此畧也○注天尊至明

矣○正義曰天尊地卑之義既列解經卑高以陳也云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解經貴賤位矣上經既云天尊地卑此經又云貴賤者則貴非惟天地是兼萬物之貴賤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疏〕正義曰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則剛柔斷定矣動而有常則成剛靜而有常則成柔所以剛柔可斷定矣若動而无常則剛道不成靜而无常則柔道不立是剛柔雜亂動靜无常則剛柔不可斷定也此經論天地之性也此雖天地動靜亦總兼萬物也萬物稟於陽氣多而爲動也稟於陰氣多而爲靜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疏〕方以類聚至生矣○正義曰方謂法術性行以類共聚固方者則同聚也物謂物色羣黨共在一處而與他物相分別若順其所同則吉也若乖其所趣則凶也故曰吉凶生矣此經雖因天地之性亦廣包萬物之情也○注方有類○正義曰云方有類者方謂法術情性趣舍故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云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言方雖以類而聚亦有非類而聚者若陰之所求者陽陽之所求者陰是非類聚也若以人比禽獸卽是非類雖男女不同俱是人例亦是以類聚也故云順所同則吉乖所趣則凶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疏〕正義曰象謂懸象日月星辰也形謂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而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

是故剛柔相摩。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也〔疏〕正義曰以變化形見卽陽極變爲陰陰極變爲陽陽剛而陰柔故剛柔共相切摩更遞變化也

八卦相盪。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移〔疏〕正義曰剛則陽爻也柔則陰爻也剛柔兩體是陰陽二爻相雜而成八卦遞相推盪若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而推去一陽雖諸卦遞相推移本從八卦而來故云八卦相盪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疏〕鼓之以雷霆至簡能○正義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重明上經變化見矣及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事八卦既相推盪各有功之所用也又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道謂自然而生故乾得自然而爲男坤得自然而成女必云成者有故以乾因陰而得成男坤因陽而得成女故云成也乾知太始者以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乾以易知者易謂易畧无所造爲以此爲知故曰乾以易知也坤以簡能者簡謂簡省凝靜不須繁勞以此爲能故曰坤以簡能也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必簡省而後可能也○注天地之道至易簡○正義曰云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者釋經之乾以易知不勞而善成者釋經坤以簡能也案經乾易坤簡各自別言而注合云天地者若以坤對乾乾爲易也坤爲簡也經之所云者是也若據乾坤相合皆無爲自然養物之始也是自然成物之終也是乾亦有簡坤亦有易故注合而言之也用使聖人俱行易簡法无爲之化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疏〕正義曰易則易知者此覆說上乾以易知也乾德既能說易若求而行之則易可知也簡則易從者覆說上坤以簡能也於事簡省若求而行之則易可從也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論乾坤之體性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此論乾坤既有此性人則易可倣做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知心无險難則相和親故云易知則有親也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故曰易從則有功此二句論聖人法此乾坤易簡則有所益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疏〕正義曰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无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大此二句論人法乾坤久而益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疏〕可久至之業○正義曰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德能養萬物故云可久則賢人之德也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勞既大則是賢人事業行天地之道總天地之功唯聖人能然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迹藏用事在无境今云可久可大則是離无入有賢人則事在有境故可久可大以賢人目之也○注聖人至其業○正義曰云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者聖人顯仁藏用唯見生養之功不見其何以生養猶若日月見其照臨之力不知何以照臨是聖人用无爲以及天下是聖人不爲也云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者初行德業未成之時不見其所爲是在於虛无若德業既成復被於物在於有境是入於形器也賢人之分則見其所爲見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與業是所有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然則本其虛无玄象謂之聖據其成功事業謂之賢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疏〕易簡至得矣○正義曰此則贊明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竝得其宜矣○注易簡○正義曰若能行說易簡靜任物自生則物得其性矣故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若不行易簡法令茲章則物失其性也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況立象也極易簡則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能成象竝乎天地言其中則竝明天地也〔疏〕正義曰成位況立象言聖人極易簡之善則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於天地之中言竝天地也

〔疏〕正義曰聖人設卦至不利此第二章也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聖人設卦觀象爻辭吉凶悔吝之細別

聖人設卦觀象。此總言也〔疏〕聖人至觀象○正義曰謂聖人設畫其卦之時莫不瞻觀物象法其物象然後設之卦象則有吉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諸象也○注此總言也○正義曰此設卦觀象總爲下而言故云此總言也

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繫辭所以明吉凶剛柔相推所以明變化也吉凶者存乎人事也變化者存乎運行也〔疏〕正義曰繫辭焉而明吉凶者卦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於卦爻之下而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而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八純之卦卦之與爻其象既定變化猶少若剛柔二氣相推陰爻陽爻交變分爲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委曲變化事非一體是而生變化也繫辭而明吉凶明繫辭之意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明其推引而生雜卦之意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由有失得故吉凶生〔疏〕正義曰此下四句經總明諸象不同之事辭之吉者是得之象辭之凶者是失之象故曰吉凶者是失得之象也初時於事有失有得積漸成著乃爲吉凶也然易之諸卦及爻不言吉凶者義有數等或吉凶據文可知不須明言吉凶者若乾元亨利貞及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屬尋文考義是吉可知故不須云吉也若其剝不利有攸往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屬據其文辭其凶可見故不言凶也亦有爻處吉凶之際吉凶未定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若屯之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也又諸稱无咎者若不有善應則有咎若有善應則无咎此亦不定言吉凶也諸稱吉凶者皆嫌其吉凶不明故言吉凶以正之若坤之六五黃裳元吉以陰居尊位嫌其不吉故言吉以明之推此餘可知也亦有於事无嫌吉凶灼然可知而更明言吉凶者若剝之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者此皆凶狀灼然而言凶也或有一卦之內或一爻之中得失相形須言吉凶若大過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是一卦相形也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是一爻相形也亦有一事相形終始有異若訟卦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之類是也大略如此原夫易之爲書曲明萬象苟在釋辭明其意達其理不可以一爻爲例義有變通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疏〕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度之形象也以憂虞不已未是大凶終致悔吝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事之時可輕鄙恥故云吝也吝既是小凶則易之爲書亦有小吉則无咎之屬善補過是也此亦小吉而不言者下經備陳之也故於此不言其餘元亨利貞則是吉象之境有四德別言故於此不言也其以祉有慶有福之屬各於爻卦別言故不在此而說且易者戒人爲惡故於惡事備言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往復相推迭進退也〔疏〕正義曰萬物之象皆有陰陽之爻或從始而上進或居終而倒退以其往復相推或漸變而頓化故云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晝則陽剛夜則陰柔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故始總言之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小大故別序其義也〔疏〕剛柔至象也○正義曰晝則陽日照臨萬物生而堅剛是晝之象也夜則陰潤浸被萬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也○注始總至變化○正義曰云始總言吉凶變化者謂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始總言吉凶變化也云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謂次文云悔吝者憂虞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別明悔吝晝夜也言悔吝則吉凶之類者案上文繫辭而明吉凶次又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吉

（凶之外別生悔吝是悔吝亦吉凶之類大畧總言吉凶是細別之吉凶之外別有悔吝也故云悔吝則吉凶之類云晝夜亦變化之道者案上文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變化之外別云晝夜總言之則變化晝夜是一分之則變化晝夜是殊故云晝夜亦變化之道也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者案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悔吝兩事同因上繫辭而明之也故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也云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者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序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上文則變化剛柔合爲一次文則別序變化剛柔分爲二合之則同分之則異是變化從剛柔而生故云變化之道俱由剛柔而著也云故始總言之也上文繫辭焉而明吉凶不云悔吝是總言之也又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云晝夜是總變化言之也云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小大故別序其義者案次文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是失得重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失得輕也又次經云變化者進退之象是變化大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小也兩事並言失得別明輕重變化別明小大是別序其義）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疏〕（正義曰此覆明變化進退之義言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見吉凶而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易象之次序）〔疏〕（正義曰以其在上吉凶顯其得失變化明其進退以此之故君子觀象知其所處故可居治之位而安靜居之是易位之次序也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之位次序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疏〕（所樂至无不利○正義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者言君子愛樂而習玩者是六爻之辭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之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所以特云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者以易象則明其善惡辭則示其吉凶故君子自居處其身觀看其象以知身之善惡而習玩其辭以曉事之吉凶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言君子出行興動之時則觀其爻之變化而習玩其占之吉凶若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是動則觀其變也春秋傳云先王卜征五年又云卜以決疑是動玩其占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君子既能奉遵易象以居處其身无有凶害是以從天以下悉皆祐之吉无不利此大有上九爻辭）

〔疏〕（正義曰彖者言乎至生之說此第三章也上章明吉凶悔吝繫辭之義而細意未盡故此章更委曲說卦爻吉凶之事是以義理深奧能彌綸天地之道仰觀俯察知死生之說）

彖者。言乎象者也。（彖總一卦之義也）〔疏〕（正義曰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爻各言其變也）〔疏〕（正義曰謂爻下之辭言說此爻之象改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爻之所處曰位六位有貴賤也）〔疏〕（正義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者謂爻卦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言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章言據其卦爻之象故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者辭著悔吝者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據其象此章論其辭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者辭稱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案畧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者其禍自己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略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者以爻者言乎變以此之故陳列物之貴賤者在存乎六爻之位皆上貴而下賤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辯也即彖者言乎象也）〔疏〕（正義曰以彖者言乎象象有小大故齊辯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猶若泰則小往大來吉亨否則大往小來之類是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辭爻辭也即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以明吉凶故小大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見乎爻至於悔吝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主乎變事有小大故下歷言五者之差也）〔疏〕（辯吉至乎辭○正義曰謂辯明卦之與爻之吉凶存乎卦爻下之言辭是也○注辭爻至差也○正義曰云辭爻辭也者其實卦之與爻皆有其辭知是爻辭者但卦辭變化少爻辭變化多此經辯吉凶者存乎辭與齊小大者存乎卦二文相對上既云卦故此辭爲爻辭也云言象所以明小大者即齊小大者存乎卦是也云言變化所以明吉凶者則辯吉凶者存乎辭是也云故小大之義存乎卦者覆說言象所以明小大也云吉凶之狀見乎爻者覆說言變所以明吉凶也云悔吝无咎其例一也者謂悔吝无咎體例與吉凶一也皆是存乎辭云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者謂皆生於爻也言乎變者謂皆從爻變而來云事有小大者大則爲吉凶小則爲悔吝无咎也云故下歷言五者之差者謂於吉凶下歷次言五者之差別數五者謂吉一凶二悔三吝四无咎五然諸儒以爲五者皆數列貴賤者存乎位是其一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是其二也辯吉凶者存乎辭是其三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是其四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其五也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今並存焉任後賢所釋）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疏〕（正義曰介謂纖介謂小小疵病能預憂虞悔吝者存於細小之疵病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也震動也故動而无咎存乎悔過也）〔疏〕（正義曰震動也動而无咎者存乎能自悔過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疏〕（正義曰其道光明謂之大其道消散謂之小若之適通泰其辭則說易若之適否塞其辭則難險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作易以準天地）〔疏〕（正義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者謂爻卦之辭各斥其爻卦之之適也若之適於善則其辭善若之適於惡則其辭惡也易與天地準者自此已上論卦爻辭理之義自此已下廣明易道之美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終始之數也）〔疏〕（正義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者以易與天地相準爲此之故聖人用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引能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謂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觀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數也止謂用易道參其逆順則禍福可知用蓍策求其吉凶則死生可識也）

〔疏〕（正義曰精氣爲物至鮮矣此第四章也上章明卦爻之義其事類稍盡但卦爻未明鬼神情狀此章說物之改變而爲鬼神易能通鬼神之變化故於此章明之）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烟熅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遊魂爲變也遊魂言其遊散也）〔疏〕（正義曰云精氣爲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爲萬物也遊魂爲變者物既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遊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或未死之間變爲異類也）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盡聚散之理則能知變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疏〕（是故至情狀○正義曰能窮易理盡生死變化以此之故能知鬼神之內外情狀也物既以聚而生以散而死皆是鬼神所爲但極聚散之理則知鬼神之情狀也言聖人以易之理而能然也○注知變化之道○正義曰案下云神无方韓氏云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則此經情狀是虛无之神聖人極虛无之神如變化之道幽冥悉通故能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德合天地故曰相似）〔疏〕（正義曰天地能知鬼神任其變化聖人亦窮神盡性能知鬼神是與天地相似所爲所作故不違於天地能與天地合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疏〕（正義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於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爲皆得其宜不有愆過使物失分也）

旁行而不流。（應變旁通而不流淫也）〔疏〕（正義曰言聖人之德應變旁行无不被及而不有流移淫過若不應變化非理而動則爲流淫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疏〕（正義曰順天施化是歡樂於天識物始終是自知性命順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安土敦仁者萬物之情也物順其情則仁功贍矣）〔疏〕（正義曰言萬物之性皆欲安靜於土敦厚於仁聖人能行此安土敦仁之化故能愛養萬物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疏〕（正義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疏〕（正義曰言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幽明之故則无不知也）〔疏〕（正義曰言聖人通曉於晝夜之道晝則明也夜則幽也言通曉於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自此以上皆神之所爲聖人能極神之幽隱之德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也方

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疏〕故神至无體○正義曰神則寂然虛无陰陽深遠不可求難是无一方可明也易則隨物改變應變而往无一體可定也○注自此以上○正義曰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為者謂從神无方以上至精氣為物以下經之所云皆言神所施為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測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周萬物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聖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雖是神之所為亦是聖人所為云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方是處所之名體是形質之稱凡處所形質非是虛无皆係著於器物故云皆係於形器也云神則陰陽不測者既幽微不可測度不可測則何有處所是神无方也云易則唯變所適者既是變易唯變之適不有定往何可有體是易无體也云不可以一方一體明者解无方无體也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為是无方也二則周遊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為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在陰為无陰陰以之生在陽為无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疏〕一陰是謂道○正義曰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為无者无是虛无虛无是大虛不可分別唯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若其有境則彼此相形有二有不得為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為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為陽之力自然而有陰陽自然无所營為此則道之謂也故以言之為道以數言之謂之一以體言之謂之无以物得開通謂之道以微妙不測謂之神以應機變化謂之易總而言之皆虛无之謂也聖人以人事名之隨其義理立其稱號○注道者至一陽也○正義曰云道者何无之稱者此韓氏自問其道而釋之也道是虛无之稱以虛无能開通於物故稱之曰道云无不通无不由者若處於有有則為物礙難不可當通道既虛无為體則不為礙難故曰无不通也无不由者言萬物皆因之而通由之而有云況之曰道者比況道路以為稱也寂然无體不可為象者謂寂然幽靜而无體不可以形象求是不可為象至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物運動皆由道而然豈見其所營知其所為是寂然无體不可為象也云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者猶若風雨是有之所用當用之時以无為心風雨既極之後萬物賴此風雨而得生育是生育之功由風雨无心而成是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是神之發作動用以生萬物其功成就乃在於无形應機變化雖有功用本其用之所以亦在於无也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自然无為之道可顯見矣當其有用之時道未見也云故窮變以盡神者神則杳然不測千變萬化聖人則窮此千變萬化以盡神之妙理故云窮變化以盡神云因神以明道者謂盡神之理唯在虛无因此虛无之神以明道之所在道亦虛无故云因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恒用虛无之一以擬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為虛无無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為虛无无此陰也云在陰為无陰陰以之生者謂道雖在於陰而无於陰言道所生皆无陰也雖无於陰陰終由道而生故言陰以之生也在陽為无陽陽以之成者謂道雖在陽陽中必无道也雖无於陽陽必由道而成故言陽以成之也道雖無於陰陽然亦不離於陰陽陰陽雖由道成即陰陽亦非道故曰一陰一陽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資道以見其仁知者資道以見其知各盡其分〔疏〕正義曰繼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若性仁者成就此道為仁性知者成就此道為知也故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仁之與知皆資道而得成仁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以為用也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疏〕百姓至鮮矣○正義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萬方百姓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言道冥昧不以功為功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故君子之道鮮矣者君子謂聖人也仁知則各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不知明體道君子不亦少乎○注君子體道至極也○正義曰君子體道以為用者謂聖人為君子體道以至道法道而施政則老子云為而不宰功成不居是也云仁知則滯於所見者言仁知雖賢猶有偏見仁者觀道謂道為仁知者觀道謂道為知不能偏曉是滯於所見也是道既以為用若以仁以知則滯所見也至於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來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云體斯道者不亦鮮矣者是聖人君子獨能悟道故云不亦鮮矣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引老子道經之文以結成此義無欲謂无心若能寂然無心無欲觀其道之妙趣謂不為所為得道之妙理也云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者若能無欲觀此道之妙理無事無為如此可以語說其至理而言其極趣也若不如此不可語至而言極也

〔疏〕正義曰顯諸仁至之門此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為此章廣明易道之大與神功不異也

顯諸仁。藏諸用。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疏〕正義曰顯諸仁者言道之為體顯見仁功衣被萬物是顯諸仁也藏諸用者謂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聖人雖體道以為用未能至无以為體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也〔疏〕鼓萬物至同憂○正義曰言道之功用能鼓萬物使之化育故云鼓萬物聖人化物不能全无以為體猶有經營之憂道則虛无為用无事无為不與聖人同用有經營之憂也○注聖人雖體以為用○正義曰云聖人雖體道以為用者言聖人不能无憂之事道則无心无跡聖人則亦无心有跡聖人能體附於道其跡以有為用云未能全无以為體者道則心跡俱无是其全无以為體聖人則无心有跡是跡有而心无是不能全无以為體云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者言聖人順通天下之理內則雖是无心外則有經營之跡則有憂也道則心跡俱无无憂无患故云不與聖人同憂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夫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盛德大業所以能至〔疏〕正義曰聖人為功用之母體同於道萬物由之而通眾事以之而理是聖人極盛之德廣大之業至極矣哉於行謂之德於事謂之業

富有之謂大業。廣大悉備故曰富有〔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覆說大業盛德因廣明易與乾坤及其占之與事并明神之體以廣大悉備萬事富有所以謂之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疏〕正義曰聖人以能變通體化合變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極故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以成化生〔疏〕正義曰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於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勸戒獎人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

成象之謂乾。擬乾之象〔疏〕正義曰謂畫卦成乾之象擬乾之健故謂卦為乾也

效法之謂坤。效坤之法〔疏〕正義曰謂畫卦效坤之法擬坤之順故謂之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疏〕正義曰極數知來之謂占者謂窮極蓍策之數豫知來事占問吉凶故云謂之占也通變之謂事者物之窮極欲使開通須知其變化乃得通也凡天下之事窮則須變萬事乃生故云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大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為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為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也〔疏〕陰陽至謂神○正義曰天下萬物皆由陰陽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測量之謂神也故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至神也○正義曰云神也者變化之極者言神之施為自將變化之極以為名也云妙萬物而為言者妙謂微妙也萬物之體有變象可尋神則微妙於萬物而為言也謂不可尋求也云不可以形詰者杳寂不測无形无體不可以物之形容所求而窮詰也云造之非我理自玄應者此言神力也我謂宰主之名也言物之造作非由我之宰主所為其造化之理自然玄空相應而自然造作也云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為始者言欲明兩儀天地之體必以太極虛无為初始不知所以然將何為始也云言變化而稱極乎神者欲言論變化之理不知涯際唯稱極乎神神則不可知也云夫唯知天之所為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者言若能知天之所造為者會能窮其物理體其變化靜坐而忘其事及遺棄所照之物任其自然之理不以他事係心端然玄寂如此者乃能知天之所為也言天之道亦如此也坐忘遺照之言事出莊子大宗師篇也云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者此解道之目也言至極空虛而善應於物則乃目之為道故云則以道為稱云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者謂不可思量而玄遠覽見者乃目之為神故云則以神為名也云蓋資道而同乎道者此謂聖人設教資取乎道行无為之化積久而遂同於道內外皆无也云由神而冥於神也者言聖人設教法此神之不測无體无方以垂於教久能積漸而冥合於神不可測也此皆謂聖人初時雖法道法神以為无體未能全无但行之不已遂至全无不測故云資道而同於道由神而冥於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窮幽極深无所止也〔疏〕正義曰夫易廣矣大矣者此贊明易理之大易之變化極於四遠是廣矣窮於上天是大矣故下云廣大配天地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者禦止也言乎易之變化窮極幽深之遠則不有禦止也謂无所止息也○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則近而當〔疏〕正義曰邇近也言易之變化在於邇近之處則寧靜而得正謂變化之道於其近處物各靜而得正不煩亂邪僻也遠尚不禦近則不禦可知近既靜正則遠亦靜正互文也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專專一也直剛正也〔疏〕正義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者變通之道遍滿天地之內是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是以大生焉者上經既論易道資陰陽而成故此經明乾復兼明坤也乾是純陽德能普備无所偏主唯專一而已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无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翕斂也止則翕斂其氣動則闢開以生物也乾統天首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疏〕正義曰此經明坤之德也坤是陰柔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焉天體高遠故乾云大生地體廣博故坤云廣生對則乾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云生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疏〕正義曰廣大配天地者此經申明易之德以易道廣大配合天地大以配天廣以配地變通配四時者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也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案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易初章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疏〕正義曰子曰易其至矣乎者更美易之至極是語之別端故言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故云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疏〕正義曰易兼知之與禮故此明知禮之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以崇爲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崇效天。卑法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疏〕正義曰知既崇高故效天禮以卑退故法地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易之門戶而易之爲義兼周萬物故曰行乎其中矣〔疏〕正義曰天地陳設於位謂知之與禮而效法天地也而易行乎其中矣者變易之道行乎知禮之中言知禮與易而並行也若以實象言之天在上地在下是天地設位天地之間萬物變化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疏〕正義曰此明易道既在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保其終也道謂開通也義謂得其宜也既能成性存存則物之開通物之得宜從此易而來故云道義之門謂易與道義爲門戶也）

（〔疏〕正義曰聖人有以至如蘭此第六章也上章既明易道變化神理不測聖人法之所以配於天地道義從易而生此章又明聖人擬議易象以贊成變化又明人擬議之事先慎其身在於慎言語同心行動舉措守謙退勿驕盈保靜密勿貪非位凡有七事是行之於急者故引七卦之議以證成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疏〕正義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度諸物形容也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容也象其物宜者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陽物宜於剛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擬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則比擬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舉此而言諸卦可知也）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典禮適時之所用〔疏〕正義曰是故謂之象者以是之故謂之象也謂六十四卦是也故前章云卦者言乎象者也此以上結成卦象之義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謂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既知萬物以此變動觀看其物之會合變通當此會通之時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易之爲書不可遠也惡之則逆於順錯之則乖於理〔疏〕正義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爻於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定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也是故謂之爻者以是之故議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夫爻者效也效諸物之通變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自此已上結爻義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者此覆說前文見天下之賾卦象義也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慎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若鄙賤輕惡不有意明之則逆於順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覆說上聖人見天下之至動爻之義也謂天下至賾變動之理論說之時明不可錯亂也若錯亂則乖違正理也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疏〕正義曰擬之而後言者覆說上天下之至賾不可惡也聖人欲言之時必擬度之而後言也議之而後動者覆說上天下之至動不可亂也謂欲動之時必議論之而後動也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言則先擬也動則先議也則能成盡其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擬議之道繼以斯義者誠以吉凶失得存乎所動同乎道者道亦得之同乎失者失亦違之莫不以同相順以類相應動之斯來緩之斯至鶴鳴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慎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疏〕正義曰鳴鶴在陰者上既明擬議而動若擬議於善則善來應之若擬於惡則惡亦隨之故引鳴鶴在陰取同類相應以證之此引中孚九二爻辭也鳴鶴在幽陰之處雖在幽陰而鳴其子則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而在我身吾與爾靡之者言我雖有好爵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共靡散之謂我既有好爵能靡散以施於物物則有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是善往則善者來皆證明擬議之事我擬議於善以及物物亦以善而應我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疏〕子曰君子至樞機正義曰子曰君子出其居其室者既引易辭前語已絕故言子曰況其邇者乎者出其言善遠尚應之則近應可知故曰況其邇者乎此證明擬議而動之事言身有善惡无問遠近皆應之也言行君子之樞機者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跡雖異道同則應〔疏〕正義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言行雖初在於身其善惡積而不已所感動天地豈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證擬議而動則同類相應以同人初未和同故先號咷而後得同類故後笑也子曰君子之道者各引易之後其文勢已絕故言子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言同類相應本在於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處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語出處默語時雖異其感應之事其意則同或處應於出或默應於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二人若同齊其心其纖利能斷截於金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行同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疏〕正義曰言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氤氳臭氣香馥如蘭也此謂二人言同也〔疏〕正義曰初六藉用至盜之招也此第七章也此章欲求外物來應必須擬議謹慎則外物來應之故引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慎之理）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疏〕正義曰此藉用白茅大過初六爻辭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者苟且也錯置也凡薦獻之物且置於地其理可矣言今乃謹慎薦藉此物而用絜白之茅可置於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者何愆咎之有是謹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疏〕正義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者欲求外物來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也子曰勞而不伐者以引卦之後故言子曰勞而不伐者雖謙退疲勞而不自伐其善也有功而不德厚之至者雖有其功而不自以爲恩德是篤厚之至極語以其功下人者言易之所言者語說其謙卦九三能以其有功卑下於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疏〕正義曰德言盛禮言恭者謂德以盛爲本禮以恭爲主德貴盛新禮尚恭敬故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謙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祿位也）亢龍有悔。子曰。貴

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疏〕（正義曰亢龍有悔者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疏〕（正義曰不出戶庭无咎者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慎周密故引節之初九周密之事以明之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者階謂梯也言亂之所生則由言語以爲亂之階梯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疏〕（正義曰君不密則失臣者臣既盡忠不避危難爲君謀事君不慎密乃彰露臣之所爲使在下聞之衆共嫉怒害此臣而殺之是失臣也臣不密則失身者言臣之言行既有虧失則失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者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預防禍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者於易言之是身慎密不出戶庭於此義言之亦謂不妄出言語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言盜亦乘釁而至也）〔疏〕（正義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則乘此機危而害之猶若財之不密盜則乘此機危而竊之易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盛衰相變若此爻有釁隙衰弱則彼爻乘變而奪之故云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疏〕（易曰至誨淫○正義曰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者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貪貴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也負也者小人之事也負者擔負於物合是小人所爲也乘也者君子之器者言乘車者君子之器物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者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者若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於盜者使來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慤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已也以此小人而居貴位驕矜而不謹慎而致寇至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疏〕（正義曰又引易之所云是盜之招來也言自招來於盜以慎重其事故首尾皆稱易曰而載易之爻辭也）

〔疏〕（正義曰大衍之數至祐神矣此第八章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顯天地之數定乾坤之策以爲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疏〕（大衍至有九○正義曰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但五十之數義有多家各有其說未知孰是今案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據王弼此說其意皆與諸儒不同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一謂自然所須策者唯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故不數之顧懽同王弼此說故顧懽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无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也今依用之。○注王弼至宗也。○正義曰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者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謂萬物籌策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用之推演天地之數所賴者唯賴五十其餘不賴也但賴五十者自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云則其一不用者經既云五十又云其用四十九也既稱其用明知五十之內其一是不用者也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若全不用理應不賴此既當論用所以并言不用爲用五十者雖是不用其有用從不用而來以不用而得用也故云不用而用以之通所用者則四十九蓍也蓍所以堪用者從造化虛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蓍何由得用也言非數而數以之成者太一虛无无形无數是非可數也然有形之數由非數而得成也即四十九是有形之數原從非數而來故將非數之一總爲五十故云非數而數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太極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太極之虛无也无形即无數也凡有皆從无而來故易從太一爲始也言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者言虛无之體處處皆虛何可以无說之明其虛无也若欲明虛无之理必因於有物之境可以却本虛无猶若春生秋殺之事於虛无之時不見生殺之象是不可以无明也就有境之中見其生殺却推於无始知无中有生殺之理是明无必因於有也言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者言欲明於无常須因有物至極之處而明其所由宗若易由太有由於无變化由於神皆是所由之宗也言有且何因如此皆由於虛无自然而來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奇況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爲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疏〕（正義曰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大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天數五。（五奇也）〔疏〕（正義曰謂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五耦也）〔疏〕（正義曰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疏〕（正義曰若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爲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爲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爲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爲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爲土也）天數二十有五。（五奇合爲二十五）〔疏〕（正義曰總合五奇之數）地數三十。（五耦合爲三十）〔疏〕（正義曰總合五耦之類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疏〕（正義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是天地二數相合爲五十五此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是上文演天地之策也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言變化以此陰陽而成故云成變化也而宜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陰陽而得宜行故云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疏〕（正義曰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疏〕（正義曰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疏〕（正義曰凡二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疏〕（正義曰營謂經營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十四卦）〔疏〕（正義曰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爲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伸之者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謂引之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疏〕（正義曰觸類而長之者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於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於柔天下之能事畢矣者若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顯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疏〕（正義曰言易理備盡天下之能事故可以顯明无爲之道而神靈其德行之事言大虛以養萬物爲德行今易道以其神靈助太虛而養物是神其

（德行也）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也）【疏】（正義曰是故可與酬酢者酬酢謂應對報荅言易道如此若萬物有所求爲此易道可與應荅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可與祐神矣者祐助也易道弘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疏】（正義曰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上章既明大衍之數極盡蓍策之名數可與助成神化之功此又廣明易道深遠聖人之道有四又明易之深遠窮極幾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夫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爲）【疏】（正義曰言易既知變化之道理不爲而自然也則能知神化之所爲言神化亦不爲而自然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也）【疏】（易有至其占○正義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爲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辭者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變者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爲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刑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者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三行變動之狀故卜之與筮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注器象○正義曰辭是爻辭爻辭是器象也變是變化見其來去亦是器象也象是形象占是占其形狀並是有體之物有體則是物之可用故云可得而用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疏】（正義曰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既易道有四是以君子將欲有所施爲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也其受命也如響者謂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者言易之告人吉凶无問遠之與近及幽邃深遠之處悉皆告之也遂知來物者物事也然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與易道同也此已上論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來事故以此結之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疏】（正義曰參伍以變者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略舉三五諸數皆然也錯綜其數者錯謂交錯綜謂總聚交錯總聚其陰陽之數也通其變者由交錯總聚通極其陰陽相變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變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雜故稱文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窮極其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此餘可知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誰能與於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故更言與於此也前經論易理深故云非天下之至精此經論極數變通故云非天下之至變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於斯也）【疏】（易无思至於此○正義曰易无思也无爲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无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爲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理神功不測非天下萬事之中至極神妙其孰能與於此也此經明易理神妙不測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也○注非忘象○正義曰云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者凡自有形象者不可以制他物之形象猶若海不能制山之形象山不能制海之形象遺忘已象者乃能制衆物之形象也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者若以數數物則不能極其物數猶若以萬而數則不能苞億以一億而數則不能苞千億萬億遺去數名者則无所不苞是非遺去其數无以極盡於數也言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者以其心之至精理在玄通无不記憶雖无籌策而不可亂也言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者言至極曉達變理者能體於淳一之理其變通无不周徧言雖萬類之變同歸於一變也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者言至精至微至神三者是物之功用之母物之功用象之與數由此至精至變至神所由來故云象數所由立也言象之所以立有象者豈由象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象也數之所以有數者豈由數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數也是太虛之象太虛之數是其至精至變也由其至精故能制數由其至變故能制象若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參與妙極之玄理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疏】（正義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者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極深者則前經初一節云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言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卽是前經上節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遂知來物是通天下之志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聖人知事之幾微是前經次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幾者離无入有是有初之微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興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疏】（正義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覆說上經下節易之神功也以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須急疾而事速成不須行動而理自至也案下節云唯深也言通天下之志唯幾也言成天下之務今唯神也直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通天下者神則至理微妙不可測知无象无功於天下之事理絶名言不可論也故不云成天下之功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者章首論聖人之道四焉章中歷陳其三事章末結而成之故曰聖人之道四焉是此之謂也章首聖人之道有四者韓氏注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之物形器可知也若章中所陳則有三事一是至精精則唯深也二是至變變則唯幾也三是至神神則微妙无形是其无也神既无形則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韓氏云四者存乎器象故知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者也但行此四者卽能致章中三事故章中歷陳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道四焉結之也）【疏】（正義曰天一地二至謂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龜所用能通神知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疏】（天一至地十○正義曰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也○注易以極至數也○正義曰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者謂易之爲道先由窮極其數乃以通神明之德也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者此章欲明神之德先由天地之數而成故云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疏】（正義曰子曰夫易何爲者言易之功用其體何爲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此夫子還自釋易之體用之狀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冒天下之道斯此也易之體用如此而已）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也）【疏】（是故聖人至以知○正義曰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者言易道如此是故聖人以其易道通達天下之志極其幽深也以定天下之業者以此易道定天下之業由能研幾成務故定天下之業也以斷天下之疑者以此易道決斷天下之疑用其蓍龜占卜定天下疑危也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者神以知來是來无方也知以藏往是往有常也物既有常猶方之有止數无恒體猶圓之不窮故蓍之變通則无窮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體知之象也知可以識前言往行神可以逆知將來之事故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注圓者至方也○正義曰圓者運而不窮者謂團圓之物運轉无窮已猶阪上走丸也蓍亦運動不已故稱圓也言方者止而有分者方謂處所既有處所則是止而有分且物方者著地則安其卦既成更不移動亦是止而有分故卦稱方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疏】（正義曰貢告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洗濯萬物之心）【疏】（正義曰聖人以此易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盪其惡心也）退藏於密。（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諸用也）【疏】（正義曰言易道進則盪除萬物之心退則不知其所以然萬物日用而不知有功用藏於密也）吉凶與民同患。（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

〔疏〕（正義曰易道以示人吉凶民則亦憂患其吉凶是與民同其所憂患也凶者民之所憂也上並言吉凶此獨言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也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寵辱若驚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明蓍卦之用同神知也蓍定數於始於卦爲來卦成象於終於蓍爲往往來之用相成猶神知也）〔疏〕（正義曰此明蓍卦德同神知知來藏往也蓍定數於始於卦爲來卦成象於終於蓍爲往以蓍望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故言神以知來以卦望蓍則是聚於蓍象往去之事故言知以藏往也）

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形也）〔疏〕（正義曰其孰能與此哉者言誰能同此也蓋是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易道深遠以吉凶禍福威服萬物故古之聰明叡知神武之君謂伏犧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而畏服之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定吉凶於始也）〔疏〕（正義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者言聖人能明天道也而察於民之故者故事也易窮變化而察知民之事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謂易道興起神理事物豫爲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定吉凶於前民乃法之所用故云以前民用也）

聖人以此齊戒。（洗心曰齊防患曰戒）〔疏〕（正義曰聖人以易道自齊自戒謂照了吉凶齊戒其身洗心曰齊防患曰戒）

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坤道包物）〔疏〕（正義曰以神明其德夫者言聖人既以易道自齊戒又以易道神明其已之德化也是故闔戶謂之坤者聖人既用此易道以化天下此以下又廣明易道之大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闔戶謂閉藏萬物若室之閉闔其戶故云闔戶謂之坤也）

闢戶謂之乾。（乾道施生）〔疏〕（正義曰闢戶謂吐生萬物也若室之開闢其戶故云闢戶謂之乾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兆見曰象）〔疏〕（正義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開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或開是更閉或陰變爲陽或閉而還開是謂之變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往爲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

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疏〕（正義曰體質成器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疏〕（正義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者言聖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爲模範故云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者言聖人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是聖德微妙故云謂之神）

〔疏〕（正義曰是故易有至无不利也此第十一章也前章既明蓍卦有神明之用聖人則而象之成其神化此又明易道之大法於天地明象日月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以象之）〔疏〕（正義曰兩儀生四象者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故唯云四象也四象生八卦者若謂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木乾同兌金加以坤艮之土爲八卦也）

八卦定吉凶。（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疏〕（正義曰八卦既立爻象變而相推有吉有凶故八卦定吉凶也）

吉凶生大業。（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疏〕（正義曰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王天下大事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疏〕（正義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者謂四時以變得通是變中最大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日月中時徧照天下无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貴之位力能齊一天下之動而道濟萬物是崇高之極故云莫大乎富貴）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疏〕（正義曰謂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爲天下之利唯聖人能然故云莫大乎聖人也）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疏〕（正義曰探謂闚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鉤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鉤深致遠也以此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者唯卜筮能然故云莫善乎蓍龜也案釋詁云亹亹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爲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得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疏〕（正義曰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者謂天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者行四時生殺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若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聖人象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疏〕（正義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今於釋卦之處已破之矣何氏以爲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則象爲爻卦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今則從以爲義繫辭焉所以告者謂繫辭於象卦下所以告其得失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謂於繫辭之中定其行事吉凶所以斷其行事得失）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疏〕（正義曰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言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吉凶告所斷而行之行則鬼神无不祐助无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辭以證之子曰祐者助也者上既引易文下又釋其易理故云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者人之所助唯在於信此上九能履踐於信也天之所助唯在於順此上九恒思於順既有信思順又能尊尚賢人是以從天已下皆祐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

〔疏〕（正義曰子曰書不盡言至乎德行此第十二章也此章言立象盡意繫辭盡言易之興廢存乎其人事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疏〕（正義曰此一節夫子自發其問謂聖人之意難見也所以難見者書所以記言言有煩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雖欲書錄不可盡竭於其言故云書不盡言也言不盡意者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寫是言不盡意也聖人之意意又深遠若言之不能盡聖人之意書之又不能盡聖人之言是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也故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極變通之數則盡利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疏〕（正義曰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已下至幾乎息矣此一節是夫子還自釋聖人之意有可見之理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者雖言不盡意立象可以盡之也設卦以盡情偽者非唯立象以盡聖人之意又設卦以盡百姓之情偽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者雖書不盡言繫辭可以盡其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利者變謂化而裁之通謂推而行之故能盡物之利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緼淵奧也）〔疏〕（正義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者此一句總結立象盡意繫辭盡言之美聖人立象以盡其意繫辭則盡其言可以說化百姓之心百姓之心自然樂順若鼓舞然而天下從之非盡神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者上明盡言盡意皆由於易道此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則易道无由興起故乾坤是易道之所緼積之根源也是與易爲川府奧藏故云乾坤其易之緼邪）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疏〕（正義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者夫易者陰陽變化之謂陰陽變化立爻以效之皆從乾坤而來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爲八卦變而相重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從乾坤而來故乾坤既成列位而易道變化建立乎乾坤之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者易既從乾坤而來乾坤若缺毀則易道損壞故云无以見易也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若易道毀壞不可見其變化之理則乾坤亦壞或其近乎止息矣幾近也猶若樹之枝幹生乎根株根株毀則枝條不茂若枝幹已枯死其根株雖未全死僅有微生將死不久根株譬乾坤也易譬枝幹也故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因而制其會通適變之道也）【疏】（正義曰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道是无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後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化而裁之謂之變者陰陽變化而相裁節之謂之變也是得以理之變也猶若陽氣之化不可久長而裁節之以陰雨也是得理之變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此而裁節也）推而行之謂之通。（乘變而往者无不通也）【疏】（正義曰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謂之通也猶若亢陽之後變為陰雨因陰雨而行之物得開通聖人亦當然也）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事業所以濟物故舉而錯之於民）【疏】（正義曰謂舉此理以為變化而錯置於天下之民凡民得以營為事業故云謂之事業也此乃自然以變化錯置於民也聖人亦當法此錯置變化於萬民使成其事業也凡繫辭之說皆說易道以為聖人德化欲使聖人法易道以化成天下是故易與聖人恒相將也以作易者本為立教故也非是空說易道不關人事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疏】（正義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是故謂之爻者於第六章已具其文今於此更復言者何也為下云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為此故更引其文也且已下又云存乎變存乎通存乎其人廣陳所存之事所以須重論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爻辭也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疏】（正義曰極天下之賾存乎卦者言窮極天下深賾之處存乎卦言觀卦以知賾也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者鼓謂發揚天下之動動有得失存乎爻卦之辭謂觀辭以知得失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體神而明之不假於象故存乎其人）【疏】（正義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者謂覆說上文化而裁之謂之變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覆說上文推而行之謂之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顯明之者存在於其人若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能神而明之故存於其人不在易象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賢人之德行也順足於內故默而成之也體與理會故不言而信也）【疏】（正義曰若能順理足於內默然而成就之闇與理會不須言而自信也存乎德行者若有德行則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无德行則不能然此言德行據賢人之德行也前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聖人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七（錢本錢按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

韓康伯注（石經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釋文作韓伯注云本亦作韓康伯注閩監毛本上加晉字）

周易繫辭上第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錢按本宋本無第七二字釋文周易繫辭本亦作繫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詁於雜卦皆有傳字本亦有無上字者又十行本此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故字體從繫（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毄○按毄字是也）

取剛係之義（補毛本剛作綱下同）

有以簡編重大（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有作直）

正義曰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錢本錢按本正義總在每章之後亦釋經畢乃釋注考文所據宋本正義在每段之末如此章第一段注文以定乾坤之體下接疏與錢本異十行本閩監毛本以釋一章大義者分列每章之前低一字寫以下逐段繫疏尤屬非是又錢本錢按本宋本此第一章此第二章之上不標經文起止如此章作正義曰此第一章云云無天尊地卑至其中矣八字下皆放此）

天尊地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卑本又作埤）

其易之門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易之門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是其本無戶字）

以定乾坤之體（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言運化之推移下故曰易簡下故曰有功下並乎天地下並同）

則不得其位矣（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無則字）

則貴非唯天地（補毛本貴下有賤字案所補是也）

乖其所趣則凶（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趣作趨）

固方者則同聚也（補毛本固作同）

象況日月星辰（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況作謂）

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懸象古本轉下有而字）

剛柔相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摩本又作磨按摩字是）

八卦相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盪眾家作蕩）

日月運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運行姚作違行）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大王肅作泰坤作虞姚作坤化）

其實亦一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兼）

乾知太始者（宋本同閩監毛本太作大下知其大始宋本亦作太）

人則易可做傚也（補毛本做作倣案倣字是也）

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德業二字）

目其德業（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目作名古本下有也字）

賢人則事在有境（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亦）

法合茲章（補毛本茲作滋）

又莊云（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又莊子云）

而成位乎其中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成位至立象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至作況）

言其中則並明天地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明作明並）

簡易之德（閩監毛本同錢本簡易作易簡）

繫辭焉而明吉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是故吉凶者（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故作以）

其以祉有慶有福之屬（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有）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夜則陰柔（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夜則柔陰也）

次文別云變化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別下有序字）

易之序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序虞本作象）

故可居治之位（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可居作居可）

所樂而玩者（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所樂虞本作所變玩鄭作翫）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君子二字）

吉无不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彖者言乎象者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象下有日字）

正義曰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閩本同監毛本脫卦下之辭言五字錢本宋本並有）

言乎其小疵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言作存案正義云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則正義所據本是言字）

存乎悔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過作道）

辭有險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其道消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消作銷）

其辭則難險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難作艱）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彌本又作弥天下之道一本作天地）

俯以察於地理（於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察於一本作觀）

原始反終（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終鄭虞作及終）

知死生之數也止謂用易道（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止作正毛本同死生作生死）

精氣烟熅（岳本同閩監毛本烟熅作絪縕釋文出烟熅）

而遊魂爲變也（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無而字）

旁行而不流（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流京作留）

應變考通（〔補〕案考當作旁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旁）

樂天知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樂天虞作變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

則物宜得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宜得作得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石經岳本閩監毛木同古本乎作于）

寂然天體（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天作无按正義作无）

一陰是謂道（〔補〕案是當作至毛本不誤）

有二有不得爲一（〔補〕毛本作有二有三不得爲一）

故曰不通也（錢本曰作日閩監毛本曰下增无字）

班无於陰（〔補〕案班當作雖與下雖无於陽對舉而言毛本不誤）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下有也字釋文鮮鄭作尟）

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閩監毛本同宋本而作以）

藏諸用（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鄭作臧。按臧藏古今字）

未能至无以爲體（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至作全監本未作不毛本亦作不至作全古本亦作全無无字。〔補〕案下正義未字不誤至當作全）

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也（閩監毛本同岳本跡作迹宋本順作顯釋文則有經營之功也本亦无功字一本功作迹）

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母作無古本同作周）

成象之謂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象蜀才作盛象）

效法之謂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爻法蜀才作效）

故兩而自造矣（岳本閩監毛本故兩作欻爾釋文出欻爾古本欻作欻采集解）

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而作之）

以言乎遠則不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下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易行乎其中矣並同）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邇本又作迩）

其靜也專（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專陸作塼）

遍滿天地之內（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遍作徧。按徧正字遍俗字）

則而得正（〔補〕毛本則作剛）

動則闢開以生物也（〔補〕毛本闢作闔）

易其至矣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

知崇禮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禮蜀才作體卑本亦作埤）

此第六章也（自此章已下錢本錢挍本宋本爲周易注疏卷第十一）

是行之於急者故引七卦之議（閩監毛本同錢本於作九宋本同議作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冊京作嘖）

以行其典禮（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體）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惡荀作亞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作動九家亦作冊。按至動王本亦作至賾正義云謂天下至賾變動之理又云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云宜云至動則不作賾可知）

議此會通之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議作謂）

議之而後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議之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之）

吾與爾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劘）

綏之斯至（〔補〕案綏當作緩形近之譌毛本正作緩）

千里或應（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應作應之）

況其邇者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下出乎加乎發乎見乎愼乎並同）

言行雖初在於身（宋本同閩監毛本初作切）

其纖利能斷截於金（盧文弨云纖當作鐵是也）

苟錯諸地而可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亦作措。按措置之措經傳假錯字爲之）

愼斯術也以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愼一本作順）

有功而不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

則言語以爲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階姚作機）

作易者其知盜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易者本又云作易者）

致寇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徐或作戎）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誨虞作悔冶鄭陸虞姚王肅作野）

以此小人而居貴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作比）

易曰負且乘致（〔補〕案此六字各本皆有不誤惟此本六字空白今補正）

故口尾皆稱易曰（〔補〕閩本故下重故字明監本毛本刪一故字錢本宋本故下有首字案首字是也今補正）

而載易之爻辭也（盧文弨挍本而作兩）

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補〕本著上原闕法揲兩字各本皆有今補正）

所賴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所須賴者）

若易由太（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有一字）

故再扐而後掛（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掛京作卦。按乾鑿度說文解字引此句皆作卦張惠言云作卦義長）

奇況四揲之餘（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

天數二十有五（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二十作廿下同又下三十作卅衆經並同）

當期之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期本又作朞）

引而伸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伸本又作信。按古經傳信多作伸）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酢京作醋祐荀作侑）

謂應對報荅（閩監毛本同宋本對報作報對）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下三句無以字一本四句皆有）

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浦鏜云發當作法）

故法其陰陽變化（浦鏜云故當作效）

其受命也如響（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響作嚮釋文嚮又作響）

及幽遂深遠之處（〔補〕毛本遂作邃）

遂成天地之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虞陸本作之爻）

前經論易理深（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深上有功字）

此經論極數變通（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變通作通變）

无不記億（閩監毛本記誤既宋本億作憶○〔補〕案憶字是也）

能體於淳一之理（閩監毛本同宋本於作其）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研蜀才作揅幾本或作機）

以定天下之象（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以作遂）

乃以通神明之德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數字）

夫易開物成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開王肅作闓一本無夫易二字）

蓍之德圓而神（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圓本又作員）

六爻之義易以貢（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聖人以此洗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寵辱若驚也（閩監毛本同錢本若作皆）

知以藏往（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漫滅不可識釋文藏劉作臧）

其孰能與此哉（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與下有於字案正義云其孰能與此哉者言誰能同此也是正義本無於字）

以神明其德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夫字）

故云謂之法（錢本閩監本同毛本云作曰）

言聖人以利而用（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爲）

易有太極（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太作大釋文大音泰注同）

取有之所極（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取下有其字）

探賾索隱（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册）

莫大乎蓍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莫善乎蓍龜本亦作莫大）

故云莫善乎蓍龜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善改大○按正義作善與釋文本同）

洛出書（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洛王肅作雒）

又以尚賢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又以尚賢也鄭本作有以）

告所斷而行之（宋本同閩監毛本告所作所以○〔補〕案所以是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緼作蘊後去廾釋文出之緼）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或誤成）

其根株雖未全死（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全作至）

是得以理之變也（盧文弨云以當作其）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

有以見天下之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之賾本亦作之至賾古本有至字采音義）

化而裁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裁本又作財）

默而成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默而成本或作默而成之）

闇與理會（〔補〕本與上原缺闇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則得默而成就之（〔補〕本而下原缺成就二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據賢人之德行也（〔補〕本行上原缺德字閩監毛本有今補正）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七

周易兼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下第八

〔疏〕（正義曰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爲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爲九章今從九章爲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夬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石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

〔疏〕（正義曰八卦成列至非曰義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備天下之象也）〔疏〕（正義曰言八卦各成列位萬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擬諸形容以明治亂之宜觀其所應以著適時之功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疏〕（因而至中矣○正義曰謂因此八卦之象而更重之萬物之爻在其所重之中矣然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獨在卦爻獨在重者卦則爻少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在卦舉象在重論爻也○注夫八卦至其中矣○正義曰夫八卦備天下理者前注云備天下之象據其體此云備天下之理據其用也言八卦大略有八以備天下大象大理大者既備則小者亦備矣直是不變之備未是變之備也故云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也云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者謂爻之所存存乎已變之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也卦之所存存於未變之義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疏〕（正義曰則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剛柔卽陰陽也論其氣卽謂之陰陽語其體卽謂之剛柔也）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況八卦相盪或否或泰繫辭焉而斷其吉凶況之六爻動以適時者也立卦之義則見於彖象適時之功見存之爻辭王氏之例詳矣）〔疏〕（繫辭至中矣○正義曰謂繫辭於爻卦之下而呼命其卦爻得失吉凶則適時變動好惡故在其繫辭之中矣○注立卦至詳矣○正義曰云立卦之義則見於彖象者彖象謂卦下之辭說其卦之義也適時之功則存於爻辭者卦者時也六爻在一卦之中各以適當時之所宜以立功也欲知適時之功用觀於爻辭也云王氏之例詳矣者案略例論彖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論卦體皆以一爲主是卦之大略也又論爻云爻者何也言乎其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此是爻之大略也其義既廣不能備載是王氏之例詳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有變動而後有吉凶）〔疏〕（正義曰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立本況卦趣時況爻）〔疏〕（正義曰剛柔者立本者也

（言剛柔之象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言卦之根本皆由剛柔陰陽往來變通者趣時者也其剛柔之氣所以改變會通趣向於時也若乾之初九趣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趣向亢極之時是諸爻之變皆臻趣於時也其剛柔立本者若剛定體爲乾若柔定體爲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易也則上入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卦既與爻爲本又是總主其時故略例云卦者時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則上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趣其所宜之時故略例云爻者趣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疏〕（吉凶至者也○正義曰貞正也言吉之與凶皆由所動不能守一而生吉凶唯守一貞正而能克勝此吉凶謂但能貞正則免此吉凶之累也○注貞者至御也○正義曰貞者正也一也者言貞之爲訓訓正訓一正者體无傾邪一者情无差二寂然无慮任運而行者也凡吉凶者由動而來若守貞靜寂何吉何凶之有是貞正能勝其吉凶也云夫有動則未能免乎累者寂然不動則无所可累若動有營求則恥累將來故云動則未免於累也云殉吉則未離乎凶者殉求也若不求其吉无慮无思凶禍何因而至由其求吉有所貪欲則凶亦將來故云殉吉未離乎凶也云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者乎言若能窮盡萬物會通改變之理而不繫累於吉凶之事者唯貞一者乃能然也猶若少必有老老必有死能知此理是盡會通之變既知老必將死是運之自然何須憂累於死是不累乎吉凶唯守貞一任其自然故云其唯貞者乎云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王侯若不得一二三其德則不能治正天下若得純粹无二无邪則能爲天下貞也謂可以貞正天下也云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者猶若寒變爲暑暑變爲寒少變爲壯壯變爲老老變爲死禍變爲福盛變爲衰變改不同是萬變殊也其變雖異皆自然而有若能知其自然不造不爲无喜无感而乘御於此是可以執一御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疏〕（正義曰謂天覆地載之道以貞正得一故其功可爲物之所觀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簡易也）〔疏〕（正義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日月照臨之道以貞正得一而爲明也若天覆地載不以貞正而有二心則天不能普覆地不能兼載則不可以觀由貞乃得觀見也日月照臨若不以貞正有二之心則照不普及不爲明也故以貞而爲明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天地日月之外天下萬事之動皆正乎純一也若得於純一則所動遂其性若失於純一則所動乖其理是天下之動得正在一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者此明天之得一之道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无爲物由以生是示人易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者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无爲以成萬物是示人簡矣若乾不得一或有隤然則不能示人易矣若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簡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兆數見於卦也）〔疏〕（正義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此釋爻之名也言爻者效此物之變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言象此物之形狀也爻象動乎內者言爻之與象發動於卦之內也）

吉凶見乎外。（失得驗於事也）〔疏〕（正義曰其爻象吉凶見於卦外在事物之上也）

功業見乎變。（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也○）〔疏〕（正義曰言功勞事業由變乃與故功業見於變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疏〕（正義曰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故觀其辭而知其情也是聖人之情見乎爻象之辭也若乾之初九其辭云潛龍勿用則聖人勿用之情見於初九爻辭也他皆放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施生而不爲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以其常生萬物故云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夫无用則无所寶有用則有所寶也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疏〕（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寶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用无疆故稱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疏〕（正義曰何以守位曰仁者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財者言何以聚集人衆必須財物故言曰財也）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疏〕（正義曰言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辭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爲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疏〕（正義曰古者包犧至取諸夬此第二章明聖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制器而利天下此一章其義旣廣今各隨文釋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取諸離此一節明包犧法天地造作八卦法離卦而爲罔罟也云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者言取象大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言取象細也大之與細則无所不包也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疏〕（正義曰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舉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者言萬事云爲皆是神明之德若不作八卦此神明之德閉塞幽隱旣作八卦則而象之是通達神明之德也以類萬物之情者若不作易物情難知今作八卦以類象萬物之情皆可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者用此罟罔或陸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罔魚鼈也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罔罟之用必審知鳥獸魚鼈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罔罟也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今旣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制器致豐以益萬物）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疏〕（正義曰包犧氏至取諸噬嗑此一節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一者制耒耜取於益卦以利益民也二者日中爲市聚合天下之貨設法以合物取於噬嗑象物噬齧乃得通也包犧者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而生包犧長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取犧牲以充包廚故號曰包犧氏後世音謬故或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一號皇雄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包犧氏没女媧氏代立爲女皇亦風姓也女媧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神農者案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己有蟜氏女名曰女登爲少典正妃遊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繼无懷之後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納奔水氏女曰聽談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軒轅氏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解倦也）〔疏〕（正義曰神農氏没至吉无不利此一節明神農氏没後乃至黃帝堯舜通其易之變理於是廣制器物此節與下制器物爲引緒之勢爲下起文黃帝堯舜氏作者案世紀云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龍顏有聖德戰蚩尤于涿鹿擒之在位一百年崩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皞少皞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大星如斗下臨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皞在位八十四年而崩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蜀山氏之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弱水在位七十八年而崩少皞之孫蟜極之子代立是爲帝嚳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在位七十年而崩子帝摯立在位九年摯立不肖而崩弟放勛代立是爲帝堯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爲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而感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即位九十八年而崩帝舜代立帝舜姚姓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之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此歷序三皇之後至堯舜之前所爲君也此旣云黃帝即云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事久不變則民倦而變今皇帝堯舜之等以其事久或窮故開通其變量時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變則无窮故可久也）〔疏〕（正義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所以通其變者欲使神理微妙而變化之使民各得其宜若黃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覆說上文通則變之事所以通其變者言易道若窮則須隨時改變所以須變者變則開通得久長故云通則久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疏〕（正義曰此明若能通變則无所不利故引易文證結變通之善上繫

（引此文者證明人事之信順此乃明易道道之變通俱得天之祐故各引其文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於九事之第一也何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案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黃帝之功若如所論則堯舜无事易繫何須連云堯舜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者乘理以散通也〔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二也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剡木爲楫者楫必須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也取諸渙者渙散也渙卦之義取乘理以散動也舟楫以濟水以載運故取諸渙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三也隨者謂隨時之所宜也今服用其牛乘駕其馬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取其豫備〔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象文取備豫之義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以小用而濟物也〔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五也杵須短木故斷木爲杵臼須鑿地故掘地爲臼取諸小過以小事之用過而濟物杵臼亦小事過越而用以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六也案爾雅弧木弓也故云弦木爲弧取諸睽者睽謂乖離弧矢所以服此乖離之人故取諸睽也案弧矢杵臼服牛乘馬舟楫皆云之利此皆器物益人故稱利也重門擊柝非如舟楫杵臼故不云利也變稱以禦暴客是以利也垂衣裳不言利者此亦隨便立稱故云天下治治亦利也此皆義便而言不可以一例取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七也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與上不同者已前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不云上古也此已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欲明前用所有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案未有衣裳之前則衣鳥獸之皮亦是已前有用不云上古者雖云古者衣皮必不專衣皮也或衣草衣木事无定體故不得稱上古衣皮也若此穴居野處及結繩以治唯專一事故可稱上古由後物代之也取諸大壯者以造制宮室壯大於穴居野處故取大壯之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取其過厚〔疏〕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八也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用木爲棺也則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槨以前云棺无文也取諸大過者送終追遠欲其甚大過厚故取諸大過也案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无數在堯已前而棺槨自殷已後則夏已前棺槨未具也所以其文參差前後不齊者但此文舉大略明前後相代之義不必確在一時故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脩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疏〕正義曰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疏〕正義曰是故易者至德之盛也此第三章明陰陽二卦之體及日月相推而成歲聖人用之安身崇德德之盛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疏〕正義曰是故易者象也者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像於天也彖者材也者謂卦下彖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疏〕正義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也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者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者陽卦則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臣也陰卦則以耦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臣也故注云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其德行何也。（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疏〕正義曰前釋陰陽之體未知陰陽德行之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問之故云其德行何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也〔疏〕陽一至道也○正義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者夫君以无爲統衆无爲者爲每事因循委任臣下不司其事故稱一也臣則有事代終各司其職有職則有對故稱二也今陽爻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臣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注陽君至道也○正義曰陽君道者陽是虛无爲體純一不二君德亦然故云陽君道也陰臣道者陰是形器各有質分不能純一臣職亦然故云陰臣道也案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疏〕正義曰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或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須憧憧往來朋自歸也此一之爲道得爲可尚結成前文陽爻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也注云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矣）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疏〕正義曰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一之道心既寂靜何假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但初時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雖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真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不如寂則天下之事何須思也何須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疏〕正義曰日往則月來至相推而歲成者此言不須憂慮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者此覆明上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相感而生利之事也往是去藏故爲屈也來是施用故爲信也一屈一信遞相感動而利生則上云明生歲成是利生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疏〕正義曰尺蠖之屈以求信者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蛟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是後動也言動必因靜而得動亦動靜相須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亦言先靜而後動此言人事之用言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動乃能致其所用精義入神是先靜也以致用是後動也是動因靜而來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用之道由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疏〕利用至德也○正義曰此亦言人事也言欲利己之用先須安靜其身不須役其思慮可以增崇其德言利用安身是靜也言崇德是動也此亦先靜而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注利用之道至崇其德○正義曰云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須自安其身身既得安然後舉動德乃尊崇若不先安身身有患害何能利益所用以崇德也云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者言精粹微妙之義由入神寂然不動乃能致其用云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德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須自安其身乃可以增崇其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疏〕（正義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言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故云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者此言過此二者以往之事若能過此以往則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疏〕（正義曰易曰困于石至勿恤凶此第四章凡有九節以上章先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自危辱何崇德之有故此章第一節引困之六三危辱之事以證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疏〕（正義曰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己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己所乘是下向據於九二之蒺蔾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子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夫子既引易文又釋其義故云不曰非所困謂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之非六三之所困而六三彊往干之而取困焉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焉者謂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則九三不爲其害是非所據也今六三彊往陵之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疏〕（易曰至動者也○正義曰以前章先須安身可以崇德故此第二節論明先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而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證之三不應上又以陰居陽此上六處解之極欲除其悖亂而去其三也故公用射此六三之隼於下體高墉之上云自上攻下合於順道故獲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者既引易文於上下以解之故言子曰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者猶若射人持弓矢於身此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似此射隼之人也動而不括者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則不括結而有礙也猶若君子藏善道於身待可動之時而興動亦不滯礙而括結也語成器而後動者謂易之所說此者語論有見成之器而後興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第三節也明小人之道不能恆善若因懲誡而得福也此亦證前章安身之事故引易噬嗑初九以證之以初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者以處卦初其過未深故屨校滅趾而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疏〕（正義曰此章第四節也明惡人爲惡之極以致凶也此結成前章不能安身之事故引噬嗑上九之義以證之上九處斷獄之終是罪之深極者故有何校滅耳之凶案第一第二節皆先引易文於上其後乃釋之此第三已下皆先豫張卦義於上然後引易於下以結之體例不同者蓋夫子隨義而言不爲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疏〕（正義曰此第五節以上章有安身之事故此節恆須謹慎可以安身故引否之九五以證之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往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爲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恆以爲存不有憂懼故今致滅亡也亂者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謂恆以爲治不有憂慮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復安心恆不忘傾危之事國之雖存心恆不忘滅亡之事政之雖治心恆不忘禍亂之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言心恆畏慎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苞桑之固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疏〕（子曰至其任也○正義曰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遇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有折足之凶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渥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形而上者況之道形而下者況之器於道不冥而有求焉未離乎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免乎瀆也能无諂瀆窮理者乎）〔疏〕（正義曰子曰知幾其神乎至萬夫之望者此第七節前章云精義入神故此章明知幾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證之云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知幾其神乎者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上謂道也下謂器也若聖人知幾窮理冥於道絕於器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若於道不冥而有求焉未能離於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能免於瀆也能无諂瀆知幾窮理者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疏〕（正義曰此釋幾之義也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爲幾若未動之前又寂然頓无兼亦不得稱幾也幾是離无入有在有无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若事著之後乃成爲吉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云吉之先見者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也）〔疏〕（正義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言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得待終其日言赴幾之速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此豫之六二辭也得位居中故守介如石見幾則動不待終其一日也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者此夫子解釋此爻之時既守志耿介如石不動纔見幾微即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識矣）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乎）〔疏〕（正義曰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見是幾是知其微既見其幾逆知事之禍福是知其彰著也知柔知剛者剛柔是變化之道既知初時之柔則逆知在後之剛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故爲萬夫所瞻望也萬夫舉大略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爲天下之主何直只云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疏〕（正義曰子曰顏氏之子至元吉者此第八節上節明其知幾是聖人之德此節論賢人唯庶於幾雖未能知幾故引顏氏之子以明之也其殆庶幾乎者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慕而已故云其殆庶幾乎又以殆爲辭有不善未嘗不知者若知幾之人本无不善以顏子未能知幾故有不善不近於幾之人既有不善不能自知於惡此顏子以其近幾若有不善未嘗不自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者以顏子通幾既知不善之事見過則改未嘗復更行之但顏子於幾理闇昧故有不善之事於形器顯著乃自覺悟所有不善未嘗復行）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得一者於理不盡未至成形故得不遠而復舍凶之吉免夫祇悔而終獲元吉祇大也）〔疏〕（正義曰以去幾既近尋能改悔故引復卦初九以明之也以復卦初九既在卦初則能復於陽道是速而不遠則能復也所以无大悔而有元吉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疏〕（正義曰天地絪縕至勿恆凶此第九節也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節明得一之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爲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構合也言男女陰陽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而各懷差二則萬物不化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而後化成也）〔疏〕（正義曰此損卦六三辭也言六三若更與二人同往承上則上所不納是三人俱行并六三不相納是則損一人也若六三獨行則上所容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衆不如寡三不及一也言致一也者此夫子釋此爻之意謂此爻所論致其醇一也故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疏〕正義曰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在身之謂若己之爲得則萬事得若己之爲失則萬事失也欲行於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須安靜其身而後動和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夫虛己存誠則衆之所不迕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疏〕正義曰此益之上九爻辭在无位高亢獨唱无和是莫益之也衆怒難犯是或擊之也勿无也由己建立其心无能有恆故凶危也易之此言若虛己存誠則衆之所與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疏〕正義曰子曰乾坤其易至失得之報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道在於知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辭理遠大可以濟民之行以明失得之報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撰數也〔疏〕正義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者易之變化從乾坤而起猶人之興動從門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若陰陽不合則剛柔之體无從而生以陰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陽多爲剛陰多爲柔也以體天地之撰者撰數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非剛則柔或以剛柔體象天地之數也）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踰越況爻繇之辭也〔疏〕正義曰以通神明之德者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易則象其變化之理是其易能通達神明之德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者易之其稱萬物之名萬事論說故辭理雜碎各有倫敘而不相乖越易之爻辭多載細小之物若見豕負塗之屬是雜碎也辭雖雜碎各依爻卦所宜而言之是不相踰越也）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彌彰爻繇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稽猶考也〔疏〕正義曰稽考也類謂事類然考校易辭事類多有悔之憂虞故云變亂之世所陳情意也若盛德之時物皆遂性人悉懽娛无累於吉凶不憂於禍害今易所論則有亢龍有悔或稱龍戰于野或稱箕子明夷或稱不如西鄰之禴祭此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云衰意也凡云邪者是疑而不定之辭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易无往不彰无來不察而微以之顯幽以之闡闡明也〔疏〕正義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者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豫占是察來也而微顯闡幽者闡明也謂微而之顯幽而闡明也言易之所說論其初微之事以至其終末顯著也論其初時幽闇以至終末闡明也皆從微以至顯從幽以至明觀其易辭是微而幽闇也演其義理則一顯見著明也以體言之則云微顯也以理言之則云闡幽其義一也但以體以理故別言之）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釋爻卦使各當其名也理類辨明故曰斷辭也〔疏〕正義曰開而當名者謂開釋爻卦之義使各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也辨物正言者謂辨天下之物各以類正定言之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是辨物正言也斷辭則備矣者言開而當名及辨物正言凡此二事決斷於爻卦之辭則備具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疏〕正義曰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變化无恆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疏〕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于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鬬爭聖人變革是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若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是其辭文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无恆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事肆而隱。（事顯而理微也〔疏〕正義曰其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貳則失得也因失得以通濟民行故明失得之報也失得之報者得其會則吉乖其理則凶〔疏〕正義曰因貳以濟民行者貳二也謂吉凶二理言易因自然吉凶二理以濟民之行也欲令趨吉而避凶行善而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言易明人行失之與得所報應也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是明失得之報也〔疏〕正義曰易之興也至巽以行權此第六章明所以作易爲其憂患故作易既有憂患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无憂患則不爲而足也〔疏〕正義曰其於中古乎者謂易之爻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犧之時但其時運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但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周易起於文王及周公也此之所論謂周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患憂須垂法以示於后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其作易憂患已於初卷詳之也）是故履。德之基也。（基所蹈也〔疏〕正義曰以爲憂患行德爲本也六十四卦悉爲脩德防患之事但於此九卦最是脩德之甚故特舉以言焉以防憂患之事故履卦爲德之初基故爲德之時先須履踐其禮敬事於上故履爲德之初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也〔疏〕正義曰謙德之柄也者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復德之本者言爲德之時先從靜默而來復是靜默故爲德之根本也）恆。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疏〕正義曰言爲德之時極能執守始終不變則德之堅固故爲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疏〕正義曰損德之脩者行德之時恆自降損則其德自益而增新故云損德之脩也謙者論其退下於人損者能自減損於己故謙損別言也益德之裕者裕寬大也能以利益於物則德更寬大也）困。德之辨也。（困而益明〔疏〕正義曰若遭困之時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井。德之地也。（所處不移象居得其所也〔疏〕正義曰改邑不改井井是所居之常處能守處不移是德之地也言德亦不移動也）巽。德之制也。（巽所以申命明制也〔疏〕正義曰巽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能與德爲制度也自此已上明九卦各與德爲用也）

履和而至。（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明九卦之德也言履卦與物和諧而守其能至故可履踐也）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微而辨之不遠復也〔疏〕正義曰謙尊而光者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也復小而辨於物者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辨於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恆。雜而不厭。（雜而不厭是以能恆〔疏〕正義曰言恆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不正也）損先難而後易。（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无患故后易也〔疏〕正義曰先自減損是先難也后乃无患是后易也）益長裕而不設。（有所興爲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疏〕正義曰益是增益於物能長養寬裕於物皆因物性自然而長養不空虛妄設其法而无益也）困窮而通。（處窮而不屈其道也〔疏〕正義曰言困卦於困窮之時而能守節使道通行而不屈也）井居其所而遷。（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疏〕正義曰言井卦居得其所恆住不移而能遷其潤澤施惠於外也）巽稱而隱。（稱揚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疏〕正義曰言巽稱揚號令而不自彰伐而幽隱也自此已上辨九卦性德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求諸己也〔疏〕正義曰履以和行者自此以下論九卦各有施用而有利益也言履者以禮敬事於人是調和性行也謙以制禮者性能謙順可以裁制於禮復以自知者既能返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恆以一德。（以一爲德也〔疏〕正義曰恆能終始不移是純一其德也）損以遠害。（止於脩身故可以遠害而已〔疏〕正義曰自降損脩身无物害己故遠害也）益以興利。困以寡怨。（困而不濫无怨於物〔疏〕正義曰益以興利者既能益物物亦益己故興利也困以寡怨者遇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是无怨於物故寡怨也）井以辯義。（施而无私義之方也〔疏〕正義曰井能施而无私則是義之方所故辨明於義也）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后可以行權也〔疏〕正義曰巽順以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權行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疏〕正義曰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此第七章明易書體用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擬議而動不可遠也〔疏〕正義曰不可遠者言易書之體皆倣法陰陽擬議而動不可遠離陰陽物象而妄爲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六虛六位也〔疏〕正義曰其爲道也屢遷者屢數也言易之爲道皆法象陰陽數數遷改若乾之初九則潛龍九二則見龍是屢遷也變動不居者言陰陽六爻更互變動不恆居一體也若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之屬是也周流六虛者言陰陽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不可立定準也〔疏〕正義曰上下无常者初居一位又居

（二位是上无常定也既窮上位之極又下來居於初是上下无常定也若九月剥卦一陽上極也十一月一陽下來歸初也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者言陰陽六爻兩相交易或以陰易陽或以陽易陰或在初位相易在二位相易六位錯綜上下所易皆不同是不可爲典常要會也）唯變所適。（變動貴於適時趣舍存乎會也〔疏〕正義曰言剛柔相易之時既无定準唯隨應變之時所之適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明出入之度使物之外內之戒也出入尤行藏外內尤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疏〕正義曰其出入以度者出入尤行藏也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故韓氏云豐以幽隱致凶明夷以處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使知懼者外內尤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懼於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必有凶咎使知畏懼凶咎而不爲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故事故也〔疏〕正義曰故事故也非但使人隱顯知懼又使人明曉於憂患并與萬事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終日乾乾不可以怠也〔疏〕正義曰言使人畏懼此易歸行善道不須有師保教訓恆常恭敬如父母臨之故云如臨父母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疏〕正義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者率循也揆度也方義也言人君若能初始依循其易之文辭而揆度其易之義理則能知易有典常也故云既有典常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既以變爲常其就變之中剛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爲典要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疏〕正義曰言若聖人則能循其文辭揆其義理知其典常是易道得行也若苟非通聖之人則不曉達易之道理則易之道不虛空得行也言有人則易道行若无人則易道不行无人而行是虛行也必不如此故云道不虛行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質體也卦兼終始之義也〔疏〕正義曰此以下亦明易辭體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原始要終以爲質者質體也言易之爲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爲體質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后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堅冰至是要終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爻各存乎其時物事也〔疏〕正義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邅如是乘陽屯邅之時是有屯邅之事也略舉一爻餘爻倣此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夫事始於微而后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疏〕正義曰其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細始擬議其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謂卦之上爻事已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上云其上則其初宜云下也初既言初則上應稱末互文也以易經爻辭言初言上故此從經文也本末也者其初難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以事本故難知以事末故易知故云本末也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以辭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疏〕若夫至過半矣正義曰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者言雜聚天下之物撰數衆人之德辯定是之與非則非其中之一爻不能備具也謂一卦之內而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數其德欲辨定此六爻之是非則總歸於中爻言中爻統攝一卦之義多也若非中爻則各守一爻不能盡統卦義以中爻居一无偏故能統卦義也尤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總攝乾卦之義也乾是陽長是行利見大人之時二之與五統攝乾德又坤之六二云直方大攝坤卦地道之義六五黃裳元吉亦統攝坤之臣道之義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者噫者發聲之辭卦爻雖衆意義必在其中爻噫乎發歎要定或此卦存之與亡吉之與凶但觀其中爻則居然可知矣謂平居自知不須營爲也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者彖辭謂文王卦下之辭言聰明知達之士觀此卦下彖辭則能思慮有益以過半矣○注夫彖者至近乎道○正義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者謂文王卦下彖辭舉明立此卦象之綱統也云論中爻之義者言彖辭論量此卦中爻義意也舉立象之統者若屯卦彖云利貞夫子釋云動於險中大亨貞者是舉立象之統也論中爻之義者若蒙卦云蒙亨初筮告注云能爲初筮其唯二乎是彖云初筮其在九二是論中爻之義也云約以存博簡以兼衆者雖舉中爻是約是簡存備六爻之義是存博兼衆也云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者一卦六爻雜聚諸物撰數諸德而用一道以貫穿之一謂中爻也以其居中於上於下无有偏二故稱一也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者愈益也滯謂陷滯也若事務彌更繁多則轉益滯陷於形體言處處妨礙也云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者若理能簡約則轉轉附近於道道以約少无爲之稱故少則近於道也）

（〔疏〕正義曰二與四至易之道也此第入章也明諸卦二三四五爻之功用又明三才之道并明易興之時總贊明易道之大也各隨文釋之）

二與四同功。（同陰功也）而異位。（有內外也）其善不同。二多譽。（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多懼。近也。（位逼於君故多懼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柔之爲道須援而濟故有不利遠者二之能无咎柔而處中也〔疏〕正義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此覆釋上四多懼之意凡陰柔爲道當須親附於人以得濟今乃遠其親援而欲上逼於君所以多懼其不宜利於疏遠也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覆釋上二多譽也言二所多譽者言二所以要會无罪咎而多譽也所以然者以其用柔而居中也）

三與五同功。（同陽功也）而異位。（有貴賤也）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疏〕正義曰貴賤之等其柔危其剛勝邪者此釋三與五同功之義五爲貴三爲賤是貴賤之等也此並陽位若陰柔處之則傾危陽剛處之則剋勝其任故云其柔危其剛勝也諸本三多凶五多功之下皆有注今定本无也三居下卦之極故多凶五居中處尊故多功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說卦備矣〔疏〕正義曰易之爲書至吉凶生焉此節明三材之義六爻相雜之理也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者言六爻所效法者非更別有他義唯三材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后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疏〕正義曰道有變動故曰爻者言三材之道既有變化而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爻有等故曰物者物類也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

物相雜。故曰文。（剛柔交錯玄黃錯雜〔疏〕正義曰言萬物遞相錯雜若玄黃相間故謂之文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疏〕正義曰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是故其辭危。（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疏〕正義曰易之興也至易之道也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后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康伯之注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周釋爲得也案下覆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慢易也〔疏〕正義曰危者使平者既有傾危以蒙大難文王有天下是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者若其慢易不循易道者則使之傾覆若紂爲凶惡以至誅滅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文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本體也〔疏〕正義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言易道功用甚大百種之物賴之不有休廢也懼以終始者言恒能憂懼於終始能於始思終於終思始也其要无咎者若能始終皆懼要會歸於无咎也此此之謂易之道者言易之爲道若能終始之懼則无凶咎此謂易之所用之道其大體如此也）

（〔疏〕正義曰夫乾天下至其辭屈此第九章自此已下終篇末總明易道之美兼明易道愛惡相攻情僞相感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人情不等制辭各異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疏〕（正義曰德行恒易以知險者謂乾之德行恒易畧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有易畧則爲險也故行易以知險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者言坤之德行恒爲簡靜不有煩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也若不簡則爲阻難故行簡靜以知阻也大難曰險乾以剛健故知其大難小難曰阻坤以柔順故知其小難知大難曰險者案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言險不云阻故知險爲大難險既爲大明阻爲小也能說諸心者萬物之心皆患險阻今以阻險逆告於人則萬物之心无不喜說故曰能說諸心也能研諸侯之慮者研精也諸侯既有爲於萬物育養萬物使令得所易既能說諸物之心則能精妙諸侯之慮謂諸侯以此易之道思慮諸物轉益精粹故云研諸侯之慮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夫變化云爲者行其吉事則獲嘉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則觀方來之驗也）〔疏〕（正義曰定天下之吉凶者言易道備載諸物得失依之則吉逆之則凶是易能定天下之吉凶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亹亹勉也天下有所營爲皆勉勉不息若依此易道則所爲得成故云成天下之亹亹也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吉事有祥者若行吉事則有嘉祥之應也象事知器者觀其所象之事則知作器物之方也占事知來者言卜占之事則知未來之驗也言易之爲道有此諸德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乘天地之正萬物各成其能）〔疏〕（正義曰天地設位者言聖人乘天地之正設貴賤之位也聖人成能者聖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令皆得所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人謀況議於衆以定失得也鬼謀況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疏〕（正義曰謂聖人欲舉事之時先與人衆謀圖以定得失又卜筮於鬼神以考其吉凶是與鬼爲謀也聖人既先與人謀鬼謀不煩思慮與探討自然能類萬物之情能通幽深之理是其能也則天下百姓親與能人樂推爲王也自此已上論易道之大聖人法之而行）八卦以象告。（以象告人）爻彖以情言。（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疏〕（正義曰自此已下又明卦爻剛柔變動情僞相感之事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變而通之以盡利也）〔疏〕（正義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者剛柔二爻相雜而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變動以利言者若不變不動則於物有損有害今變而動之使利益於物是變動以利而言說也）吉凶以情遷。（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疏〕（正義曰遷謂遷移凡得吉者由情遷移於善也所得凶者由情遷於惡也）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后逆順者殊故吉凶生）〔疏〕（正義曰若泯然无心事无得失何吉凶之有由有所貪愛有所憎惡兩相攻擊或愛攻於惡或惡攻於愛或兩相攻擊事有得失故吉凶生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相取尤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后有悔吝也）〔疏〕（正義曰遠謂兩卦上下相應之類近謂比爻共聚迭相資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情以感物則得利僞以感物則致害也）〔疏〕（正義曰情謂實情僞謂虛僞虛實相感若以情實相感則利生若以虛僞相感則害生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也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於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疏〕（正義曰近謂兩爻相近而不相得以各无外應則致凶咎若各有應雖近不相得不必皆凶也）或害之。悔且吝。（夫无對於物而後盡全順之道豈可有欲害之者乎雖能免濟必有悔吝也或欲害之辭也）〔疏〕（正義曰言若能弘通不偏對於物盡竭順道物豈害之今既有心於物情意二三其外物則或欲害之則有凶禍假令自能免濟猶有悔及吝也故云或害之悔且吝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疏〕（正義曰將叛者其辭慙者此已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將欲違叛已者貌雖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慙也中心疑者其辭枝者枝謂樹枝也中心於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若開枝也吉人之辭寡者以其吉善辭直故辭寡也躁人之辭多者以其煩躁故其辭多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者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漫故言其辭游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者居不值時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辭屈橈不能申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經之中有此六種之辭謂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制其辭也）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八　（錢本錢挍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二）

周易繫辭下第八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八二字）

繫辭焉而命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命孟作明古本無焉字）

况之六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更有六爻二字）

見存之爻辭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見作則○〔補〕案則字是也正義可證）

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立在作在立）

貞勝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貞勝姚本作貞稱）

夫有動則未免乎累　（正義未下有能字）

貞夫一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夫作於釋文出貞夫）

隤然示人簡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安）

像此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象後加人旁下第三章同釋文出像此）

則德之不大　（孫志祖云之字疑衍）

聖人之大寶曰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寶孟作保）

何以守位曰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人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財所以資物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必信仁愛　（閩監毛本同宋本信作須○〔補〕案須字是也）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犧孟京作戲）

无徵不究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徵作細）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罟黃本作爲網罟佃本亦作田漁本亦作魚）

或水澤以罔魚鼈也　（浦鏜云澤當作漁）

故稱離卦之名　（浦鏜云稱當作取）

揉木爲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耒本或作揉木爲之耒耨非）

在位一百一十年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一作二案帝王世紀正作一）

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浦鏜云習當作襲）

納奔水氏女曰聽談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談作訞）

不解倦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解作懈○按懈正字解假借字）

大星如斗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斗作虹）

生顓頊於弱水　（盧文弨云當作若水）

萬天氏　（〔補〕案萬當作葛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葛今改正）

乃至皇帝堯舜　（〔補〕各本皇皆作黃案黃字是也下並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

通則變之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其○補案其字是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石經利下有也字古本同）

此明若能通變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變作變通）

此乃明易道道之變通　（〔補〕案道字不當重毛本删一道字）

以辨貴賤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以別一本作辯）

此於九事之第一也　（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何以連云　（浦鏜云當作所以連云是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挎本又作剡挍本亦作剡楫本又作檝）

致遠以利天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此句）

乘理以散逼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逼作動古本同也上有者字下各得其宜也同）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

以待暴客（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暴鄭作虣）

取其豫備（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作取其備豫）

特以此象（閩監毛本同宋本象作豫）

易之以棺椁（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椁作槨非釋文出棺椁）

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決上有夬字）

象也者像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故易者象也（浦鏜云故下有云字）

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補〕案○當者字之誤毛本正作者）

无爲者爲每事因循（孫志祖云下爲字當作謂）

憧憧往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本又作憧）

心既寂靜（閩監毛本同宋本寂靜倒）

來者信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信本又作伸）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虵後改蛇釋文出龍虵云本又作蛇全身本亦作存身）

蛟蛇初蟄（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蛟改龍）

由安其身而後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由作皆○〔補〕案皆字是也正義可證）

過此以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此下有而字）

以上章先利用安身（集解先下有言字）

何崇德之有（集解無德字）

據于蒺蔾（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蔾作藜釋文出蒺藜）

死期將至（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死字漫滅餘同釋文出死其云其亦作期）

履非其地（閩監毛本同宋本地作位集解同）

故云不曰（〔補〕閩監毛本不作子案子字是也）

則九三不爲其害（〔補〕案三當二字之譌毛本正作二）

是以出而有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何字）

此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比）

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盧文弨云上之字下當有時字嚴杰云動疑時字之誤）

小懲而大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戒後改誡）

履校滅趾（〔補〕古本同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履作屨釋文止本亦作趾案屨字是也噬嗑爻辭及下正義可證）

故惡積而不可揜（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揜作掩）

何校滅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釋文出何校）

繫于苞桑（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包後加艹）

力小而任重（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小作少錢大昕云當從唐石經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又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鮮不及矣（釋文尟本亦作鮮）

理而无形（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无作未集解同孫志祖云據乾文言可與幾也䟽當作有理而未形）

故能朗然元昭（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昭作照集解同）

故爲吉之先見也（集解故爲作故言）

介于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衆家作砎）

未嘗不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以顏子通幾（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作近）

得一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一作二）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絪緼本又作氤氳石經構字木旁摩改初刻似从女古本精下衍而字）

君子脩此三者（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則物之所不欲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欲作與按正義作與）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岳本監毛本同閩本陽誤坤釋文其易之門邪本又作門戶邪）

況爻繇之辭也（閩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本繇作䌛毛本誤卦釋文出爻繇）

易之其稱萬物之名（浦鏜云之其當作辭所）

所以明失得（閩監毛本同岳本明作辨宋本古本足利本作辯）

故云衰意也（浦鏜云衰下脫世之二字）

辨物正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辯物錢本亦作辯）

欲令趣吉而避凶（閩監本同毛本趣作趨錢本宋本作取）

身既患憂（〔補〕毛本患憂作憂患）

故爲德之時（閩監毛本同宋本故作欲）

謙德之柄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損德之脩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脩馬作循）

能以利益於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以字）

困德之辨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辨作辯釋文出之辯）

象居得其所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象字）

恒雜而不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上有先字）

不破物之不正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不正作厭薄）

而百姓不知其由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由作曲）

以禮敬事於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叠敬事二字）

物亦益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益作盈）

井以辯義（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辯作辨）

巽順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也）

故可以權行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權行倒）

不可立定準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以）

在二位相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或字）

趣舍存乎會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會上有其字）

出入九行藏外內九隱顯（〔補〕毛本九作猶下正義並同）

初九盤桓（閩監毛本同錢本盤作磐）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作辨釋文撰鄭作算）

知者觀其彖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作智彖作象釋文出知者彖辭）

九乾之九二（〔補〕毛本九作猶）

其用柔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中上有得字）

須援而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援作拔）

其剛勝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陽剛處之則剋勝（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剋作克）

兼三材而兩之（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材作才石經初刻作才後改材下同）

故曰爻有等故曰物（閩監毛本同岳本叠爻字足利本爻上有交字古本下有也字）

物相雜故曰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相字）

元黃錯雜（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錯作相古本同下有也字）

今以阻險（宋本同閩監毛本阻險倒）

則覩方來之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覩作觀）

不勞探討（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討作射釋文出探射疏採討宋本亦作射）

情逆違道以陷凶（補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陷作蹈案蹈字是也）

然后逆順者殊（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后作後古本下有功字）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此八字及注文）

情謂情實（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情實作實情）

近況比爻也（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

以各无外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又）

失其守者其辭屈（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言其辭游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游上有浮字盧文弨云言字疑衍）

周易兼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正義

韓康伯注

周易說卦第九

【疏】（正義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孔子以伏犧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故謂之說卦焉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后說卦之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

【疏】（正義曰昔者聖人至以至於命此一節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故先敘聖人本制蓍數卦爻備明天道人事妙極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幽深也贊明也蓍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疏】（昔者至生蓍○正義曰據今而稱上世謂之昔者也聰明叡知謂之聖人此聖人即伏犧也不言伏犧而云聖人者明以聖知而制作也且下繫已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言作易言是伏犧非文王等凡言作者皆本其事之所由故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聖人作易其作如何以此聖知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注幽深也至然也○正義曰幽者隱而難見故訓爲深也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訓爲明也蓍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釋聖人所以深明神明之道便能生用蓍之意以神道與用蓍相協之故也神之爲道陰陽不測妙而无方生成變化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蓍則受人命令告人吉凶應人如嚮亦不知所以然而然與神道爲一故繫辭云蓍之德員而神其受命如嚮亦繫辭文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疏】（參天至倚數○正義曰倚立也旣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數於天取耦數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注七九陽數○正義曰先儒馬融王肅等解此皆依繫辭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爲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鄭玄亦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演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其意皆以繫辭所云大演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明用蓍之數下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爲大演即天地之數又此上言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便云參天兩地而倚數驗文準義故知如此韓康伯注繫辭云大演之數五十用王輔嗣意云易之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用與不用本末合數故五十也以大衍五十非即天地之數故不用馬融鄭玄等說然此倚數生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明用蓍得數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象也蓍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於陰陽也）【疏】（觀變至立卦○正義曰言其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注卦則雷風○正義曰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伏犧初畫八卦以震象雷以巽象風以艮象山以兌象澤八卦未重則雷風各異山澤不通於陰陽變化之理未爲周備故此下云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注云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是也知非八卦者先儒皆以繫辭論用蓍之法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用蓍三扐而布一爻則十有八變爲六爻也然則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蓋伏犧之初直仰觀俯察用陰陽兩爻而畫八卦後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後天地變化人事吉凶莫不周備縕在爻卦之中矣文王又於爻卦之下繫之以辭明其爻卦之中吉凶之義蓍是數也傳稱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從象生故可用數求象於是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之法求取卦爻以定吉凶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也繫辭言伏犧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旣重之后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后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剛柔發散變動相和）【疏】（正義曰旣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疏】（和順至性命○正義曰蓍數旣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旣窮生性又盡至於一期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注命者至極也○正義曰命者人所稟受有其定分從生至終有長短之極故曰命者生之極也此所賦命乃自然之至理故窮理則盡其極也）

【疏】（正義曰昔者至成章此節就爻位明重卦之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於氣象而后成形萬物資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疏】（昔者至柔與剛○正義曰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三爲六然后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者本意將此易卦以順從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其天地生成萬物之理須在陰陽必備是以造化闢設之時其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其

（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特載之剛也○注在形而言陰陽者○正義曰在形而言陰陽者卽坤象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是也在氣而言柔剛者卽尙書云高明柔克及左傳云天爲剛德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設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也六位爻所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義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既備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須六畫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畫而成卦也六畫所處有其六位分二四爲陰位三五爲陽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剛爻而來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爲陽者○正義曰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初上无陰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是故易逆數也。（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疏〕（天地定位至數也○正義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今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后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注作易至民用○正義曰易雖備知來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故聖人作易以逆覩來事也以前民用者易占事在其民用之前此繫辭文引之以證逆數來事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疏〕（正義曰帝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者康伯於此无注然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王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王之注意正引此文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帝若出萬物則在乎震絜齊萬物則在乎巽令萬物相見則在乎離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說萬物而可言者則在乎兌陰陽相戰則在乎乾受納萬物勤勞則在乎坎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疏〕（正義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者解上帝出乎震以震是東方之卦斗柄指東爲春春時萬物出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解上齊乎巽以巽是東南之卦斗柄指東南之時萬物皆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者解上相見乎離因明聖人法離之事以離爲象日之卦故爲明也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又位在南方故聖人法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故云蓋取諸此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疏〕（正義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者解上致役乎坤以坤是象地之卦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故云致役乎坤鄭云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者解上說言乎兌以兌是象澤之卦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者解上戰乎乾以乾是西北方之卦西北是陰地乾是純陽而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故曰戰乎乾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者解上勞乎坎以坎是象水之卦水行不舍晝夜所以爲勞卦又是正北方之卦斗柄指北於時爲冬冬時萬物閉藏納受爲勞是坎爲勞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者解上成言乎艮也以艮是東北方之卦也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者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疏〕（正義曰神也者至成萬物也此一節別明八卦生成之用八卦運動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之然者而求其眞宰无有遠近了无晦跡不知所以然而然況之曰神也然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爲言者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之下不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疏〕（正義曰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震震象雷也橈散萬物者莫疾乎巽巽象風也乾燥萬物者莫熯乎離離象火也光說萬物者莫說乎兌兌象澤也潤濕萬物者莫潤乎坎坎象水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方之卦也故水火雖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後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橈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名訓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也坤順也坤象地地順承於天故爲順也震動也震象雷雷奮動萬物故爲動也巽入也巽象風風行无所不入故爲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也離麗也離象火火必著於物故爲麗也艮止也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也兌說也兌象澤澤潤萬物故爲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略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坤爲牛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爲龍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巽爲雞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爲豕坎主水瀆豕處汙濕故爲豕也離爲雉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艮爲狗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兌爲羊兌說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疏〕（正義曰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略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爲腹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爲足足能動用故爲足也巽爲股股隨於足則巽順之謂故爲股也坎爲耳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爲目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艮爲手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爲口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疏〕（正義曰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

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疏〕正義曰此下歷就八卦廣明卦象者也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爲天天動運轉故爲圜也爲君爲父取其尊道而爲萬物之始也爲玉爲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爲寒爲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爲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爲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爲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爲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爲駁馬言此馬有牙如倨能食虎豹爾雅云倨牙食虎豹此之謂也王廙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爲木果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坤象坤既爲地地受任生育故謂之爲母也爲布取其地廣載也爲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爲吝嗇取其地生物不轉移也爲均以其地道平均也爲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爲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爲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爲衆取其地載物非一也爲柄取其生物之本也其於地也爲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震象爲玄黃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爲旉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爲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爲長子如上文釋震爲長子也爲決躁取其剛動也爲蒼筤竹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爲萑葦萑葦竹之類也其於馬也爲善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爲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也爲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爲健究極也極於震動則爲健也爲蕃鮮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巽象巽爲木木可以輮曲直即巽順之謂也爲風取其陽在上搖木也爲長女如上釋巽爲長女也爲繩直取其號令齊物如繩之直木也爲工亦正取繩直之類爲白取其風吹去塵故絜白也爲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爲高取其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也爲進退取其風之性前卻其物進退之義也爲不果取其風性前卻不能果敢決斷亦皆進退之義也爲臭王肅作爲香臭也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其於人也爲寡髮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故爲寡髮也爲廣顙額闊爲廣顙髮寡少之義故爲廣顙也爲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爲近利取其躁人之情多近於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宜利也其究爲躁卦究極也取其風之近極於躁急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爲溝瀆取其水行無所不通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輮取其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也爲弓輪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其於人也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其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也又北方主聽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取其人之有血尤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之色其於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其水磨地而行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取其月是水之精也爲盜取水行潛竊如盜賊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剛在內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爲火取南方之行也爲日取其日是火精也爲電取其有明似火之類也爲中女如上釋離爲中女也爲甲冑取其剛在外也爲戈兵取其剛在於外以剛自捍也其於人也爲大腹取其懷陰氣也爲乾卦取其日所烜也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爲山取陰在下爲止陽在於上爲高故艮象山也爲徑路取其山雖高有澗道也爲小石取其艮爲山又爲陽卦之小者故爲小石也爲門闕取其有徑路又崇高也爲果蓏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爲閽寺取其禁止人也爲指取其執止物也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爲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取其山之所生其堅勁故多節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爲澤取其陰卦之小地類卑也爲少女如上釋兌爲少女也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於五事爲言取口舌爲言語之具也爲毀折爲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取少女從姊爲娣也爲羊如上釋取其羊性順也

周易序卦第十

〔疏〕正義曰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其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不取深緼之義故云非易之緼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即變然則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蓋不虛矣故不用周氏之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剛柔始交故爲物之始交也）〔疏〕正義曰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盧氏云物之始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釋屯難之義案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故韓康伯直引剛柔始交以釋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此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順以動者衆之所隨）〔疏〕正義曰鄭玄云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王肅云歡豫人必有隨隨者皆以爲人君喜樂歡豫則以爲人所隨案豫卦彖云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即此上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其意以聖人順動能謙爲物所說所以爲豫人既說豫自然隨之則謙順在君說豫在人也若以人君喜樂游豫人則隨之紂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爲天下離叛乎故韓康伯云順以動者衆之所隨在於人君取致豫之義然後爲物所隨所以非斥先儒也

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

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可觀則異方合會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極飾則實喪也）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疏〕（正義曰鄭玄云以養賢者宜過於厚王輔嗣注此卦云音相過之過韓氏云養過則厚與鄭玄輔嗣義同唯王肅云過莫大於不養則以爲過失之過案此序卦以大過次頤也明所過在養子雍以爲過在不養違經反義莫此之尤而周氏等不悟其非兼以過失釋大過之名已具論之於經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則陷沒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言咸卦之義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縕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於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疏〕（正義曰韓於此一節注破先儒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於咸卦之初已論之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婦之道以恒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物不可以終遯。（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亨何可終邪則小人遂陵君子日消也）故受之以大壯。（陽盛陰消君子道勝）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以柔而進也）晉者進也。（雖以柔而進要是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傷於外必反脩諸內）家道窮必乖。（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敝必乖也）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以正決邪必有喜遇也）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出入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不可偏係故宜散也）渙者離也。（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而不反則遂乖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有過物者必濟。（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周易雜卦第十一

（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疏〕（正義曰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伯云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虞氏云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此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親比則樂動衆則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屯見而不失其居。（屯利建侯君子經綸之時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也）蒙雜而著。（雜而未知所定也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著定也）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極損則益極益則損）大畜時也。（因時而畜故能大也）无妄災也。（无妄之世妄則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謙輕而豫怠也。（謙者不自重大）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飾貴合衆无定色也）兌見而巽伏也。（兌貴顯說巽貴卑退）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剝爛也。（物熟則剝落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傷也）井通而困相遇也。（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於所遇而不濫也）咸速也。（物之相應莫速乎咸）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相踈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正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虛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旅也。（親寡故寄旅也）離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潤下）小畜寡也。（不足以兼濟也）履不處也。（王弼云履卦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爲吉也）需不進也。（畏險而止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本末弱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女從男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女終於出嫁也）未濟男之窮也。（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易兼義卷第九　錢本錢挍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三

周易說卦第九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九二字

輔嗣之文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以

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重下有卦字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贊亦作讚

蓍受命如嚮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嚮作響釋文嚮本又作響

言是伏犧非文王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言作明。按集解作明是伏犧非謂文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或作大者非倚蜀才作奇通）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觀變一本作觀變化）

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補〕案。當者字之譌毛本正作者）

變動相和（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和作生。〔補〕案生字是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此下古本有易所以和天道順地德理行義十二字注足利本同惟理行義作理仁義也）

斷人倫之正義（閩監毛本同宋本斷下有割字）

此節就爻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下有一字）

將以順性命之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有字）

與特載之剛也（〔補〕毛本特作持）

故易六位而成章（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

與斷刮之義也（〔補〕閩監毛本刮作剳宋本同案剳字是也）

旣備三才之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備上有兼字）

注二四至爲陽者（〔補〕案注文無者字此誤衍也毛本不誤）

今八卦相錯（閩監毛本同宋本今作令。〔補〕案令字是也）

日以烜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烜本又作晅）

巽東南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南下有方字）

故曰致役乎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坎者水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萬物之所歸也（〔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所字案經萬物之所說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並有所字正義述此句亦作萬物之所歸也是當有所字今補正）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下所字）

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正）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妙王肅作眇）

則雷疾風行（盧文弨云則當作明集解作明則衍則字）

莫熯乎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熯徐本作暵）

故水火相逮（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水火不相逮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

正義曰鼓動萬物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與上疏相連故無正義二字但作故曰二字）

坎爲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正義亦作豕釋文云京作彘）

羊者順之畜（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下有從字）

爲瘠馬爲駁馬（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駁字係摩改初刻當是駮字釋文瘠京荀作柴駁邦角反）

取其尊道（閩監毛本同宋本道作首）

取其剛之淸明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而）

此馬有牙如倨（宋本同閩監毛本倨作鋸下同）

爲吝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吝京作遴）

以其地道平均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作取是也）

爲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龍虞干作駹）

爲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旉本又作專）

爲蒼筤竹爲萑葦（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蒼筤或作琅通石經萑作藋釋文出萑葦。按依說文當作萑从艸萑聲省作萑俗作藋）

爲馵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馵京作朱背同）

其於稼也爲反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虞作阪）

取其萬物之所生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生下有出字）

馬後足白爲馵（盧文弨云依爾雅足上當有左字）

白額爲的顙（閩監毛本同宋本額作頟。按頟額古今字）

爲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作爲香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寡本又作宣廣鄭作黃）

取躁人之眼（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躁上有其字）

爲矯輮爲弓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矯一本作撟輮馬鄭陸王肅本作此宋衷王廙作揉京作柔荀作撓輪姚作倫）

爲亟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亟荀作極）

取其行有孔穴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行上有木字）

爲乾卦爲鱉（閩監本同岳本毛本鱉作鼈石經鱉字下半漫滅釋文乾董作幹鱉本又作鼈。按鼈鱉正俗字）

爲蠃爲蚌（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蚌字漫滅釋文蠃京作螺姚作蠡蚌本又作蜯）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槁作稿釋文科虞作折槁鄭作槀干作熇）

爲果蓏爲閽寺（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果蓏京本作果墮之字寺亦作閹字）

爲黔喙之屬（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黔鄭作黜）

爲堅多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堅字古本多上有爲字）

取陰在下爲止（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在下有於字）

爲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作羔此六子依求索而爲次序也本亦有以三男居前三女後從乾健也章至此韓無注或有注非也）

周易序卦第十（石經釋文岳本錢本宋本同古本序上有經字又案石經篇題在每卷首者皆八分大書此及雜卦與繫辭下同卷故獨楷書）

以六門往攝（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往作主）

泰之次否等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第字）

是人事門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門字）

故以取其人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人作義盧文弨云按句上疑有脫字）

屯者物之始生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故爲物之始交也（〔補〕案交當作生正義可證毛本是生字）

物之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穉本或作稚）

比必有所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亦作蓄下及雜卦同）

此非大通之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此作比。〔補〕案比字是也）

物不可以終通（〔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以字案序卦物不可以終否物不可以終盡物不可以終過物不可以終遯物不可以終壯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物不可以終止物不可以終離句法凡九見終上並有以字今依各本補正）

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孫志祖云今孟子二君字俱作王）

嘉樂游豫（閩監毛本同宋本游作歡）

物大然後可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剝窮上反下下有无妄然後可畜下物畜然後可養下不養則不可動下並同案无妄然後可畜下石經初刻有也字後改刪去）

故受之以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上有習字）

然後禮義有所錯（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矣字）

言咸卦之義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咸作盛）

非易之緼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緼本又作藴）

託以明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託作說）

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殷勤作慇懃）

而不係之於雜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雜作離○〔補〕案離字是也）

三材必備（岳本閩本古本同監毛本材作才）

君子日消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矣）

日盈則食（閩本同岳本監毛本日作月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宜革易其故下而以信爲過下並同）

必反於家（石經岳本同閩本反下空一字監毛本於作其錢大昕云周易本義咸淳本亦作於字）

乖必有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難上有所字釋文出有難）

故受之以解（〔補〕各本如此十行本原脫以字案序卦故受之下並有以字今補正）

決必有過（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有下衍所字）

必有喜遇也（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喜作嘉閩監毛本脫也字）

井道不可不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止之上有動必二字）

必失其居（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居作君）

則得出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出作所）

則殊越（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越作趍）

節而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而下有後字）

周易雜卦第十一（石經釋文岳本錢本錢挍本同古本卦下有傳字○按監本此節注文全脫當依此補）

別言也此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昔）

君子經綸之時（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經上有以字釋文綸本又作論）

雜而未知所定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者）

萃聚而升不來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聚下有也字下謙輕下離上下漸女歸下並同）

謙輕而豫怠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京作治虞作怡）

謙者不自重大（集解作不自任也）

蠱則飭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飭作飾釋文則飭鄭本王肅作飾）

復反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親寡旅也履不處也並同石經此三字漫滅以字數計之當有也字）

大壯則小人也（〔補〕案也當作止形近之譌）

小人享則君子退也（閩監毛本古本享作亨岳本宋本足利本同無也字）

大有衆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衆荀作終）

豐多故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豐多故衆家以此絕句親寡旅也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是其本無也字）

畏駭而止也（〔補〕案駭當作險毛本是險字）

姤遇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姤作遘非）

小人道憂也（足利本此下有君子以決小人長其道小人見決云深憂也十八字注）

經典釋文卷第一　周易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易（盈隻反此經名也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上經（上者對下立名經者常也法也徑也由也）乾（卦名）傳（直戀反以傳述爲義謂夫子十翼也解見發題）第一（亦作弟）王弼注（本亦作王輔嗣注音張具反今本或无注字師說无者非）

䷀乾（竭然反依字作乾下乙乾從旦从㫃音偃說卦云乾健也此八純卦象天）元亨（許庚反卦德也訓通也餘放此）潛（捷鹽反）龍（喻陽氣及聖人）見龍（賢遍反示也注及下見龍皆同）利見（如字下皆同）大人（王肅云聖人在位之目）離隱（力智反）處於（昌呂反衆經不音者放此）德施（始豉反與也）不偏（音篇）則過（古臥反諸經內皆同）夕惕（他歷反怵惕也鄭玄云懼也廣雅同）若厲（力世反危也）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於无者虛无道也王述說天屈西北爲无）咎（其久反易內同）重剛（直龍反下同）謂知（音智）或躍（羊灼反廣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所處（一本作可處）近乎（附近之近）猶（以救反）與（音預）不謬（靡幼反本或作繆音同）夫位（音符下皆同）亢（苦浪反子夏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則佞（乃定反）邪（字又作耶似嗟反）彖（吐亂反斷也斷音都亂反）資始（鄭云資取也）乃統（鄭云統本也）雲行（如字）雨施（始豉反卦內皆同）之累（劣僞反）者邪（或作耶同餘嗟反後協句辭皆放此）象（翔丈反精象擬象也）自強（其良反）反復（芳服反注同本亦作覆）大人造（鄭徂早反爲也王肅七到反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夫子之十翼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之長（張丈反）之幹（古旦反）體仁（如字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不成名（一本作不成乎名）遯世（徒頓反）无悶（門遜反）樂則（音洛）確乎（苦學反鄭云堅高之皃說文云高至）可拔（蒲八反鄭云移也廣雅云出也）庸行（下孟反）閑邪（以嗟反下同）幾（既依反注同理初始微名幾）能全（一本作能令）尟克（本亦作鮮同仙善反少也）怵（敕律反）解怠（佳賣反）上下（並如字王肅上音時掌反）非離（力智反）相應（應對之應易內不出者並同）流濕（申入反）就燥（蘇早先早二反）聖人作（如字鄭云起也馬融作起）而當（都浪反易內皆同有異者別出）故盡（津忍反）當其（如字）上治（直吏反下及注同）放遠（于萬反）見而（賢遍反）粹（雖遂反）揮（音輝廣雅云動也王肅云散也本亦作輝義取光輝）爲行（下孟反下之行行而皆同）日可（人實反）未見（賢遍反）以辯（如字徐便免反）重剛（直龍反下同）夫大人（音符發端之字皆放此）先天（悉薦反）後天（胡豆反）知喪（息浪反）其唯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同困魂反說卦云順也八純卦象地）利牝（頻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反）有攸（音由所也）喪朋（息浪反馬云失也下及注並同）必離（力智反）无疆（或作壃同居良反下及注同）必爭

（爭鬭之爭）履霜（如字鄭讀履爲禮）積著（張慮反衆經不音者皆同）始凝（魚冰反）馴（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比依鄭義）任其（而鴆反衆經皆同）知光（音智注同）不擅（善戰反專也）括（古活反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囊（乃剛反）无譽（音餘又音預）不造（七到反又曹早反）否（皮鄙反）閉（必計反字林方結反云闔也）施愼（並如字愼謹也象詞同本或作順非）之飾（甲職反本或作飾俗字）坤至柔（本或有文言曰者）爲邪（似嗟反）餘殃（於良反鄭云禍惡也說文云凶也）臣弑（式志反本或作殺音同下同）由辯（如字馬云別也荀作變）言順（如字）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張璠本也上有易曰衆家皆无）木蕃（伐袁反）而暢（勑亮反）陰疑（如字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爲其（于僞反注爲其同）嫌（戶謙反注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未離（力智反）䷂屯（張倫反難也盈也坎宮二世卦）則否（備鄙反）得主則定（本亦作寧寧）而難（乃旦反卦內除六二注難可餘並同賈逵注周語云畏憚也）天造（徂早反注同）草昧（音妹廣雅云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而不寧（而辭也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綸匡濟也本亦作倫）磐（本亦作盤又作槃步干反）桓（馬云槃桓旋也）晏安（本又作宴各依字晏一讌反宴一見反）下賤（遐嫁反）屯如（子夏傳云如辭也）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皃）乘馬（繩證反四馬曰乘下及注並同鄭云馬牡牡曰乘子夏傳音繩）班如（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皃鄭本作般）媾（古后反馬云重婚本作冓鄭云猶會本或作搆者非）相近（附近之近下近五同又如字）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君子幾（徐音祈辭也注同又音機近也速也鄭作機云弩牙也）如舍（式夜反止也注下同徐音捨）往吝（力刃反又力愼反馬云恨也）雖比（毗志反下皆同）之易（以豉反）不揆（葵癸反）以從（如字鄭黃子用反）合好（呼報反下同）恢弘（苦回反大也）博施（式豉反及下文皆同）拯（拯救之拯）亨（許庚反）他間（間厠之間）漣如（音連說文云泣下也）應援（于眷反又音袁）闉（音因塞也春秋傳云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也）阨（於革反又於賣反）委仰（如字又魚亢反）長也（直良反）䷃蒙（莫公反蒙也稚也稽覽圖云無以教天下曰蒙方言云蒙萌也離宮四世卦）童（如字字書作僮鄭云未冠之稱廣雅云癡也）筮（市制反決也鄭云問）告（古毒反示也語也）再三（息暫反又如字）瀆（音獨亂也鄭云褻也）則復（扶又反）能斷（丁亂反）夫疑（音扶六五注同）閡山（五代反）時中（張仲反注時中決中同又如字和也）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不諮（本亦作咨又作資並通）果行（下孟反注及六三注象同）用說（吐活反注同徐又音稅）桎（音質）梏（古毒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云杻謂之桎械謂之梏杻音丑）所惡（烏路反）苞蒙（如字鄭云苞當作彪彪文也）用取（七住反本又作娶下及注同）獨遠（于万反下文同）能比（毗志反）以巽（音遜鄭云當作遜）擊蒙（經歷反王肅云治也馬鄭作繫）擊去（起呂反郿）爲之（于僞反又如字）扞（胡旦反）禦（魚呂反本又作衞）

䷄需（音須字從雨重而者非飲食之道也訓養鄭讀爲秀解云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坤宮遊魂卦）有孚（徐音敷信也又作尃）光（師讀絕句）亨貞吉（一句馬鄭總爲一句）不陷（陷沒之陷）位乎（如字鄭音涖）雲上（時掌反干寶云外也）於天（王肅本作雲在天上）宴（烏練反徐烏殄反安也下同鄭云享宴也李暫烏衍反）樂（音洛注同）最遠（袁萬反下遠險同）於難（乃旦反下及文皆同）利用恒未失常也（本亦有无咎者）于沙（如字鄭作沚）轉近（附近之近）後時（胡豆反）衍在（以善反徐怡戰反）致寇（如字鄭王肅本作戎）則辟（音避下同）已得（音紀又音已）所復（扶又反）不速（如字馬云召也釋詁云疾也釋言云徵也召也）䷅訟（才用反爭也言之於公也鄭云辯財曰訟離宮遊魂卦）窒（張栗反徐得悉反又得失反馬作咥云讀爲躓猶止也鄭云咥覺悔皃）惕（湯歷反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中（如字馬丁仲反）吉（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涉難（乃旦反）猶復（扶又反下同）不枉（紆往反）而令（力呈反）正夫（音符下注同）斷不（丁亂反下注並同）契之（苦計反下同）其分（符問反）相濫（力暫反）爭何（爭鬭之爭）陰和（胡臥反）而逋（補吳反徐方吳反）眚（生領反子夏傳云妖祥曰眚馬云災也鄭云過也）下物（遐嫁反）竄（七亂反徐又七外反逃也）掇（都活反說文云拾取也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忤也（五故反）復即（音服後同者更不音）渝（以朱反變也馬同鄭云然也）不邪（似嗟反）錫（星歷反又星目反賜也）鞶（步干反馬云大也徐云王肅作槃）帶（音帶亦作帶）終朝（馬云旦至食時爲終朝）三（息暫反注同或如字）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拕徒何反）䷆師（彖云衆也馬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坎宮歸魂卦）貞丈人（絕句丈人嚴莊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之稱（尺證反）以王（如字物歸往也徐又往況反）毒（徒篤反役也馬云治也）畜衆（敕六反聚也王肅許六反養也）否（音鄙惡也注同馬鄭王肅方有反）臧（作郎反善也）三錫（星歷反徐音賜鄭本作賜）天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背高（音佩）有禽（徐本作擒）長子（丁丈反注及下同）軍帥（色類反）䷇比（毗志反卦內並同彖云輔也序卦云比比也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徐又甫履反坤宮歸魂卦）凶邪（似嗟反）求有（本亦作求得）其炎（于廉反）缶（方有反瓦器也鄭云汲器也爾雅云盎謂之缶）有它（敕多反本亦作他）匪人（非鬼反馬云匪非也王肅本作匪人凶）三驅（匡愚反徐云鄭作毆馬云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狹矣（戶夾反）則舍（音赦又音捨）背已（音佩）則射（食亦反）惡而（烏路反）舍逆（音捨）䷈小畜（本又作蓄同敕六反積也聚也卦內皆同鄭許六反養也巽宮一世卦）施未（始豉反注皆同）陽上（時掌反）蒸（職膺反）車說（吐活反下文并注並同說云解也）輻也（音福）雖復（扶又反上九注同）輿（音餘）輻（音福本亦作輹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陰長（丁丈反下同）血（如字馬云當作恤憂也）去（起呂反注同）亦惡（烏路反履卦同）攣（力專反馬云連也徐又力轉反子夏傳作戀云思也）幾（徐音祈又音機注同子夏傳作近）雖泰也則然（一本作然則讀即以也字絕句）有難（乃旦反）可盡（津忍反）

䷉履（利恥反禮也艮宮五世卦）咥（直結反齧也馬云齕）說而（音悅注及後同）行夫（音符下同）佞邪（似嗟反）疚（久又反馬云病也陸本作疾）坦坦（吐但反說文云文也廣雅云平也明也蒼頡篇云著也）不憙（虛備反又音喜）險厄（於革反又作戹）眇（妙小反字書云盲也說文云小目）跛（波我反足跛也依字作破）不脩（本又作循）行未（下孟反）愬愬（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皃何休注公羊傳云驚愕也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也說文同廣雅云懼也）邇近（附近之近）夬（古快反）考祥（本亦作詳）

周易上經泰傳第二

䷊泰（如字大通也鄭云通也馬云大也坤宮三世卦）道長（丁丈反）財成（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輔相（息亮反注同）以左（音佐注同）右民（音佑注同左右助也）拔（蒲八反）茅（卯交反鄭音苗）茹（汝據反牽引也鄭湛同王肅音如）彙（音胃類也李于鬼反傅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曹董作賁出也鄭云勤也）苞（本又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荒（本亦作巟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云虛也）用馮（音憑注同）荒穢（於廢反）不陂（彼僞反徐甫寄反傾也注同又破何反偏也）象曰无平不陂（一本作无往不復）篇篇（如字子夏傳作翩翩向本同云輕舉皃古文作偏偏）以祉（音恥一音勑子反又音止）女處（本亦作處）盡夫（音符後皆放此以意求之）隍（音皇城塹也子夏作堭姚作湟）所應（如字舊音應對之應）上承（時掌反）下施（始豉反）否道（備鄙反）䷋否（備鄙反卦內同閉也塞也乾宮三世卦）道長（丁丈反）辟難（上音避下乃旦反）入邪（似嗟反）不諂（勑檢反）否亨（許庚反）疇（直留反鄭作古𠷎字）休否（虛虯反美也又許求反息也注同）䷌同人（和同也離宮歸魂卦）以邪（似嗟反）炎上（時掌反）辯物（如字王肅小免反）繫吝（繫或作係本作黨係）則否（方有反又備鄙反）褊（必淺反）狹（戶夾反）于莽（莫蕩反王肅冥黨反鄭云叢木也）物黨（物或作朋）所比（毗志反）所當（如字）量斯（音良又音亮）其墉（徐音容鄭作庸）而效（下教反）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一本作反則得得則吉也）號（戶羔反）咷（道刀反號咷啼呼也）而遠（袁萬反）內爭（爭鬭之爭）異災（一本作他災）䷍大有（包容豐富之象乾宮歸魂卦）遏（於葛反止也徐又音謁）休命（虛虯反美也徐又許求反）大車（王肅剛徐反蜀才作輿）不泥（乃計反）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于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于云彭亨驕滿皃王肅云壯也虞作尪姚云彭旁徐音同）上近（如字亦附近之近）下比（毗志反）至知（音智）可舍（音捨）斯數（色助反）晢（章舌反王廙作晰同音徐李之世反又作哲字鄭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晢晢陸本作逝虞作折）何難（依象宜如字一音乃旦反）易而（以豉反）祐之

（音又）不累（劣偽反下同）盡夫（津忍反）繫辭（音係）

䷎謙（卑退為義屈己下物也兌宮五世卦子夏作嗛云嗛謙也）下濟（節細反）而上（時掌反下注上承上行同）虧盈（馬本作毀盈）而福（京本作而富）惡盈（烏路反卦末注同）而好（呼報反）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稱物（尺證反）平施（始豉反注同）大難（乃旦反）自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名者聲名聞之謂也（一讀名者聲絕句聞音問）匪解（佳賣反）撝（毀皮反指撝也義與麾同書云右秉白旄以麾是也馬云撝猶離也鄭讀為宜）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下句同）用侵（王廙作寑）征國（本或作征邑國者非）不與（音預）為爭（爭鬬之爭）

䷏豫（餘慮反悅豫也備豫也馬云豫樂震宮一世卦）不忒（他得反鄭云差也京作貸）地奮（方問反）殷（於勤反馬云盛也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京作隱）薦（將電反本又作廌同本或作廌獸名耳非）介于（音界纖介古文作砎鄭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苟說（音悅）盱（香于反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兒王肅云盱大也鄭云誇也說文云張目也字林火孤反又火于反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且）睢（香維反說文云仰目也字林火佳反）由豫（由從也鄭云用也馬作猶云猶豫疑也）盍（胡臘反合也）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蜀才本依京義從鄭）冥（覓經反馬云冥昧耽於樂也王廙云深也又亡定反鄭讀為鳴）有渝（羊朱反）盡（津忍反）樂（音洛）

䷐隨（從也震宮歸魂卦）而下（遐嫁反注下柔同）而說（音悅注下皆同）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而令（力呈反）否之（備鄙反）以嚮（本又作向許亮反王肅本作鄉音同）入宴（徐烏練反王肅烏顯反）官有（蜀本作館有）故舍（音捨下文同）以擅（市戰反）盡隨（津忍反卷末同）未正中也（一本作中正）拘（何于反）用亨（許庚反通也陸許兩反云祭也）之濱（音賓）

䷑蠱（音古事也惑也亂也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又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徐又姬祖反一音故巽宮歸魂卦）先甲（息薦反象并注同）後甲（胡豆反象并注同）以斷（丁亂反）施令（力政反下同）競爭（爭鬬之爭）治也（直吏反注同）說隨（音悅）創制（初亮反此俗字也依字作刱）復始（扶又反）以振（舊之慎反濟也師讀音真振仁厚也）育德（王肅作毓古育字）有子考无咎（絕句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當事（丁堂反）盡承（津忍反下皆同）裕父（羊樹反馬云寬也）不累（力偽反）

䷒臨（如字序卦云大也坤宮二世卦）剛浸（子鴆反）而長（丁丈反除六三注末及象咎不長皆同一音此治良反）說而（音悅下同）教思（息吏反注同）无疆（居良反注同）剛勝（升證反下同）佞邪（似嗟反下同）媚（密備反）位當也（本或作當位實非也）知臨（音智注同又如字）

䷓觀（官喚反示也乾宮四世卦）盥（音管）而不薦（本又作荐同賤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顒（魚恭反）足復（扶又反）既灌（官喚反）不忒（吐得反）神道設教（一本作以神道設教）省方（恐井反）童觀（馬云童猶獨也鄭云稚也）最遠（袁萬反）朝美（直遙反）所鑒（古暫反下同）趣（促裕反）闚（苦規反本亦作窺）者狹（戶夾反）象曰闚觀女貞（一本有利字）不比（毗志反）觀國之光（如字或音官喚反）最近（附近之近）居近（如字）德見（賢遍反）平易（以豉反）盡夫觀盛故觀至大觀在上（王肅音官）以觀天下（徐唯此一字作官音）觀盥而不薦觀之為道而以觀感風行地上觀處於觀時君子處大觀之時處大觀之時大觀廣鑒（亦音官）居觀之時為觀之主觀之盛也（從盡夫觀以下並官喚反餘不出者並音官）

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

䷔噬（市利反齧也）嗑（胡臘反合也巽宮五世卦）齧（研節反）有間（如字下同又音閒廁之間）與過（一本作有過）頤（以之反）不合（本又作而合）不溷（胡困反濁也雜也亂也韋昭云汙辱也）上行（時掌反注同）勑法（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屨（紀具反）校（交教反注及下同馬音教）滅止（本亦作趾趾足也）桎（章實反）足懲（直冰反）木絞（交卯反）械（戶戒反）不行也（本或作止不行也）噬膚（方于反馬云柔脆肥美曰膚）未盡（津忍反下同）其分（符問反）脆（七歲反）腊（音昔馬云晞於陽而煬於日曰腊肉鄭注周禮小物全乾曰腊）乾（音干）胏（緇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胏鄭云簀也字林云含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同）未光大也（本亦無大字）何校（何可反又音何本亦作荷音同下同王肅云荷擔）聰不明也（馬云耳無所聞鄭云目不明耳不聰王肅云言其聰之不明）可解（佳賣反）

䷕賁（彼偽反徐甫寄反李軌府夋反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兒鄭云變也文飾之兒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艮宮一世卦）剛上（時掌反注剛上皆同）解天（音蟹下同）以明（蜀才本作命）折（之舌反注同鄭云斷也斷音丁亂反）其趾（一本作止鄭云趾足）舍車（音捨下及注同）車（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安夫（音符）其須（如字從彡水邊作非）而比（毗志反下同）上附（時掌反）循（以遵反）濡（如臾反）皤（白波反說文云老人兒董音槃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鄭陸作蟠音煩荀作波）翰（戶旦反董黃云馬舉頭高卬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亦作寒案反）媾（古豆反）而閡（五戴反）寇難（乃旦反下同）賁于丘園（黃本賁作世）束帛（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戔戔（在千反馬云委積兒薛虞云禮之多也又音殘黃云猥積兒一云顯見兒子夏傳作殘殘）有喜（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畜卦放此）

䷖剝（邦角反彖云剝剝也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乾宮五世卦）人長（丁丈反下注皆同）激（經歷反）拂（附弗反）觸忤（五故反）以殞（于敏反）失處（昌呂反又昌預反）蔑（莫結反猶削也楚俗有削蔑之言馬云無也鄭云輕慢荀作滅）猶削（相略反或作消此從荀本也下皆然）辨（徐音辦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簀也薛虞膝下也鄭符勉反王肅否勉反）道浸（子鴆反下同）稍近（附近之近）六三剝无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以膚（方于反京作簠謂祭器）切近（如字徐巨靳反鄭云切急也）貫魚（古亂反徐音官穿也）駢頭（薄田反）得輿（音餘京作德輿董作德車）廬（力居反）覆蔭（於鴆反）所芘（本又作庇必利反又悲備反）

䷗復（音服反也還也坤宮一世卦）朋來（如字京作崩）反復（芳福反劉本同本又作覆象并注反復皆同）剛反（絕句）剛長（丁丈反下文注皆同）心見（賢遍反）具存（本亦作其存）商旅（鄭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無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幾悔（音機下同又音祈）患難（乃旦反）遠（袁萬反）錯之（七故反）休復（虛虬反）最比（毗志反）仁行（下孟反）下仁（遐嫁反）以下仁也（如字王肅云下附於仁徐戶嫁反）頻復（如字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馬云憂頻也）頻蹙（千寂反下同也又子六反）自考也（鄭云考成也向云察也）有災（本又作災鄭作裁按說文裁正字也災或字也災籀文也）眚（生領反下卦同子夏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量斯（音良）雖復（扶又反）

䷘无妄（亡亮反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巽宮四世卦）柔邪（似嗟反）不祐（音又鄭云助也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茂對時（茂盛也馬云茂勉也對配也）下賤（遐嫁反）不耕穫（黃郭反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不菑（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餘馬曰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字林弋恕反）不擅（市戰反）行違（下孟反下之行同）稼（音嫁）穡（音色）為獲（如字或作穫非）比（毗志反）近（附近之近）可試（試驗一云用也）

䷙大畜（本又作蓄勑六反義與小畜同艮宮二世卦）大畜剛健（絕句）篤實輝（音揮）光（絕句）日新其德（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厭而（於豔反）夫能（音符發句皆然下并夫同）令賢（力呈反下同）險難（乃旦反下遇難同）多識（如字又音試劉作志）往行（下孟反）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或音紀姚同）輿（音餘下同本或作轝音同）說（吐活反注及下同馬云解也）輹（音服又音福蜀才本同或作輻一云車旁作复音服車下縛也作畐者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菟上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馮河（皮冰反）良馬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兒一音冑）曰（音越劉云曰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閑（如字闌也馬鄭云習）險阨（於厄反本亦作厄）童牛（無角牛也廣蒼作犝劉云童妄也）牿（古毒反劉云牿之言角也陸云牿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人）抑銳（於力反下同本又作挫災臥反）強（其良反）爭（爭鬬之爭）豶（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豶）之牙（徐五加反鄭讀為互）剛暴（一本作剛突）禁暴（音金）何天（音河梁武帝音賀）衢（其俱反馬云四達謂之衢）亨（許庚反）

䷚頤（以之反養也此篆文字也巽宮遊魂卦）舍爾（音捨注同）朵（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嚼（詳略反）令物（力呈反）離其（力智反）而闚（苦規反）顛頤（丁田反）拂（符弗反違也薛同注下皆同一音敷

（弗反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此行（下孟反下立行同）悖也（布內反逆也）虎視（徐市志反又常止反）眈眈（丁南反威而不猛也馬云虎下視皃一音大南反）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施賢（始豉反下文同又如字）而比（毗志反）得頤（一本作得順）難未（乃旦反）厲吉（厲嚴厲也馬王肅云危）䷛大過（徐古臥反罪過也超過也王肅音戈震宮遊魂卦）相過之過（並古臥反）棟（徐丁貢反）橈（乃教反曲折也下同）拯（拯救之拯）弱（本亦作溺並依字讀下救其二拯弱皆同）而說（音悅注同）救難難乃（並乃旦反上六注同）遯（本又作遁同徒遜反）藉（在夜反下同馬云在下曰藉）唯慎（辰震反）枯楊（如字鄭音姑謂無姑山楡楡羊朱反）稊（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楡之實）老夫（如字下同）特吝（特或作持）能令（力呈反）得少（詩照反下同）則穉（直吏反）者長（丁丈反）淹溺（乃歷反）生華（如字徐音花）无譽（音預又音餘）滅頂（徐都冷反）䷜習（便習也重也劉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坎（徐苦感反本亦作埳京劉作欿險也陷也八純卦象水）險陷（陷沒之陷）謂便（婢面反下同）重險（直龍反注下並同）陗（七妙反）洊（在薦反徐在問反曹又才本反爾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瀳于作荐）德行（下孟反注同）險難（乃旦反下險難同）則夫（音符）窞（徒坎反說文云坎中更有坎王肅又作陵感反云窞坎底也字林云坎中小坎一曰旁入）處欿（亦作坎字）而復（扶又反下雖復同）險且（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枕（徐舒鴆反王肅針甚反鄭並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礙險害之皃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出則之坎（一本作出則亦坎誤）樽酒（音尊絕句）簋貳（音軌絕句）用缶（方有反絕句舊讀樽酒簋絕句貳用缶句）自牖（音酉陸作誘）承比（毗志反下同）之食（音嗣飯也）象曰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祇（音支又祁支反鄭云當爲坻小丘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又上支反安也）盡平（津忍反）徽（許韋反）纆（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寘（之豉反置也注同劉作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也子夏傳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張作置）叢（才公反）法峻（荀潤反）䷝離（列池反麗也麗著也八純卦象日象火）畜（許六反注同）牝（頻忍反徐又扶死反）外強（其良反）猶著（直略反卦內同）草木麗（如字說文作蘼）乎土（王肅本作地）重明（直龍反）明兩作（鄭云作起也荀云用也）明照相繼（一本无明照二字）履錯（鄭徐七各反馬七路反）警（京領反）辟其（音避象同）日昃（王嗣宗本作仄音同）鼓（鄭本作擊）大耋（田節反馬云七十曰耋王肅又他結反云八十曰耋京作絰蜀才作咥）之嗟（如字王肅又遭哥反荀作差下嗟若亦同）凶（古文及鄭无凶字）突（徒忽反王肅唐屑反舊又湯骨反字林同云暫出）逼近（附近之近）出（如字徐尺遂反王嗣宗勑類反）涕（徐他米反又音弟）沱（徒河反荀作池一本作沲）若（古文若皆如此）戚（子寂反子夏傳作嘁嘁子六反咨慙也）不勝（音升）逆首（本又作逆道兩）得離王公也（音麗鄭作麗王肅云麗王者之後爲公粱武力智反王嗣宗同）折首（徐之舌反注同）以去（羌呂反）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周易下經傳第四

䷞咸（如字彖云感也兌宮三世卦）取（七具反本亦作娶音同）相與（如字鄭云與猶親也）而說（音悅）男下（遐嫁反下注必下同）見於（賢遍反）各亢（口浪反本或作有）拇（茂后反馬鄭薛云足大指也子夏作踇荀作母云陰位之尊）腓（房非反鄭云膊腸也膊音市轡反王廙云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離拇（力智反）動躁（早報反）股（音古）憧憧（昌容反馬云行皃王肅云往來不絕皃廣雅云往來也劉云意未定也徐又音童又音鍾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丈冢反）脢（武杯反又音每心之上口之下也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胂謂之脢胂音以人反）輔（如字馬云上頷也虞作酺云耳目之間）頰（兼叶反孟作俠）滕（徒登反達也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口說（如字注同徐音脫又始銳反）䷟恒（如字久也震宮三世卦）長陽長陰（並丁丈反大象注同）媲（普計反配也）復始（扶又反）見於（賢遍反）浚（荀潤反深也鄭作濬）令物（力呈反）餘緼（紆粉反廣雅云積也）或承（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承）德行（下孟反）詰（去吉反）而分（扶運反）振恒（之刃反馬云動也鄭云搖落也張作震）䷠遯（徒巽反字又作遯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跡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序卦云遯者退也乾宮二世卦）夫靜（音扶）非否（備鄙反下同）亢（苦浪反）浸（子鴆反注同）而長（丁丈反卦內同或如字）以遠（袁萬反注並同）辟內（音避）難可（乃旦反）何災（音河稱何可反今不用）可勝（升證反又音升注同）說（王肅如字解說也師同徐吐活反又始銳反）遯已（音以音紀）係遯（古詣反或作繫）近二（附近之近）憊（蒲拜反鄭云困也廣雅云極也王肅作斃荀作備）好遯（呼報反注下同）小人否（音鄙注下同惡也徐方有反鄭王肅備鄙反云塞也）能舍（音捨）肥遯（如字子夏傳云肥饒裕）能累（劣僞反）繒（則能反）繳（章若反）䷡大壯（莊亮反威盛強猛之名鄭云氣力浸強之名王肅云壯盛也廣雅云健也馬云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爲傷坤宮四世卦）而慎禮也（慎或作順義亦通）用罔（罔羅也馬王肅云无）羝羊（音低張云羖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觸（徐處六反）藩（方袁反徐甫言反下同馬云籬落也）羸（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雖復（扶又反）藩決（音穴注下同）大輿（音餘）之輹（音輻本又作輻）行不（下孟反）能說（吐活反）喪羊（息浪反注下同）于易（以豉反注下同鄭音亦謂佼易也陸作場謂壥場也）險難（如字亦乃旦反）則難（乃旦反）剛長（丁丈反下剛長同）猶與（音預一本作預）其分（扶問反）不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晉（彖云進也孟作齊齊子西反義同乾宮遊魂卦）康（美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云安也樂也）蕃（音煩多也鄭發袁反）庶（如字衆也鄭止奢反閒蕃遮禽也）晝日（竹又反）三（徐息暫反下及注同）接（如字鄭云捷勝也）上行（時掌反凡上行並同）以著（直略反下著明同）三褫（勑紙反又直紙反）摧如（罪雷反退也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未著（張慮反）自喪（息浪反）愁（狀由反鄭子小反云變色皃）介（音戒大也馬同）聞乎（聞亦作文又作交義並通）和之（胡臥反）鼫（音石子夏傳作碩鼠鼫鼠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得（如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失夫（音符）䷣明夷（夷傷也坎宮遊魂卦）以蒙大難（乃旦反卦內同鄭云蒙猶遭也一云蒙冒也）文王以之（王肅云唯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莅（履二反又律祕反）被僞（本或作弊僞）所辟（音避下同）最遠（袁萬反下遠難同）遠遁（徒遜反）匿形（女力反）不遑（音皇）夷于（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京作眱）左股（音古馬王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音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用拯（拯救之拯注同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拚字林云拚上舉音承）示行（示或作亦）近難（附近之近下最近同）疑憚（但旦反）然後而免也（一作然後乃獲免也）南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去闇（羌呂反）逆忤（五故反）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詁以譏荀爽）爲比（毗志反）䷤家人（說文家居也案人所居稱家爾雅室內謂之家是也巽宮二世卦）熾也（尺志反）而行（下孟反注皆同）閑（馬云闌也防也鄭云習也）中饋（巨媿反食也）嗃嗃（呼落反又呼學反馬云悅樂自得皃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熇熇）嘻嘻（喜悲反馬云笑聲鄭云驕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作喜喜）之長（丁丈反）以近（附近之近）王假（更白反注同至也鄭云登也徐古雅反馬云大也）樂樂（音洛）以著（張慮反）䷥睽（苦圭反馬鄭王肅徐呂忱並音圭序卦云乖也雜卦云外也說文云目不相視也艮宮四世卦）而上（時掌反上上行同）同行（如字王肅遐孟反）說而（音悅）喪馬（息浪反注同）自復（音服注同）必顯（一本作必類下相顯亦然）可援（于眷反下得援同又音袁）以辟（音避）于巷（戶絳反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衖）曳（以制反）掣（昌逝反鄭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徐市制反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㸷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其人天（天剠也馬云剠鑿其額曰天）劓（魚器反截鼻也王肅作臲臲魚一反）相比（毗志反下同）元夫（如字）噬（市制反）之弧（音胡弓也）後說（吐活反注同一音始銳反）之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玄作壺）媾（古豆反）恢（苦回反大也）詭（久委反異也戾也）譎（古穴反本亦作決詐也乖也）吁可（況于反）四剠（其京反說文或作黥字）䷦蹇（紀免反彖及序卦皆云難也王肅徐紀偃反兌宮四世卦）以難（乃旦反卦內及解卦皆同）難解（音蟹上六注同）未否（備鄙反）知矣（音智初六注同）得中（如字鄭云和也又張仲反王肅云中適也解卦彖同）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爲漢朝諱）宜待也（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遠害（袁萬反）內喜（如字徐許意反猶好也）來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之長（直良反）長難（丁丈反）䷧解（音蟹序卦云緩也震宮二世卦）解之爲義（音蟹下以解來復同）濟厄（厄或作危）彖曰解

（音蟹自此盡初六注皆同）坼（勑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馬陸作宅云根也）否結（備鄙反）者亨（許庚反）宥罪（音又京作尤）磐結（步丹反）或有遇（遇或作過）咎非其理也（一本无此八字）所任（而鴆反）斯解（佳買反）之稱（尺證反）失枉（紆往反）且乘（如字王肅繩證反）柔邪（似嗟反）自我致戎（本又作致寇）解而（佳買反注同）拇（茂后反陸云足大指王肅云手大指荀作母）而比（毗志反）維有解（音蟹注有解及象并下注為解之極同）解難（佳買反）用射（食亦反注下同）隼（荀尹反毛詩草木鳥獸疏云鶻）高墉（音容馬云城也）將解（佳買反）荒悖（布內反象同）以解（佳買反）䷨損（孫本反省減之義也又訓失序卦云損必有所失是也艮宮三世卦）曷（何葛反）二簋（蜀才作軌）用亨（香兩反下同蜀才許庚反）上行（時掌反凡上行皆同）陰說（音悅）非長（丁丈反下德長遂長同）為邪（似嗟反）能拯（拯救之拯）大難（乃旦反）二簋應（師如字舊應對之應）偕行（音皆）其分（扶問反）懲（直升反止也鄭云猶清也劉懲云清也蜀才作證）忿（芳粉反）窒（珍栗反徐得悉反鄭劉作懫懫止也孟作恎陸作咨）欲（如字孟作浴）已事（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遄（市專反速也荀作顓）復自（扶又反九二注同）以上（時掌反）化淳（尚春反）以離（力智反）知者（音智）以盡（津忍反）上祐（音又本亦作佑）不制（一本作下制）遂長（丁丈反）尚夫（音符）䷩益（增長之名又以弘裕為義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是也巽宮三世卦）民說（音悅）無疆（居良反下同）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注同）涉難（乃旦反下同）天施（始豉反）之處（昌預反下其處同）用享（香兩反注同王廙許庚反）用圭（王肅作用桓圭）不為（于偽反）不處（本或作不居）用費（芳貴反）盡物（津忍反）無厭（於鹽反）莫和（胡臥反）惡盈（烏路反）偏辭（音篇孟作徧云周匝也）

周易下經夬傳第五

䷪夬（古快反決也坤宮五世卦）剛幾（音祈）坦然（他但反）夬決（徐古穴反）而說（音悅注皆同）齊長（丁丈反徐上六象並同）則邪（似嗟反下同）斷制（丁亂反注同）澤上（時掌反注同）以施（始豉反注同）壯于（側亮反）前趾（荀作止）惕（勑歷反荀翟作錫云賜也）號（戶羔反注及下同鄭王廙音号）莫夜（音暮注同鄭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號呼（火故反）頄（求龜反顴也又音求又巨倫反翟云面顴頰間骨也鄭作頯頯夾面也王肅音龜江氏音琴威反蜀才作仇）若濡（而朱反）有慍（紆運反恨也舊於問反）面權（如字字書作顴）乘夫（夫亦作去羌呂反）情累（劣偽反）臀（徐徒敦反）次（本亦作趀或作跌說文及鄭作趑同七私反注下同馬云卻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下卦倣此）且（本亦作趄或作跙同七餘反注及下同馬云語助也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下卦倣此）牽羊（苦年反子夏作擊）羝（丁禮反本又作抵音同或作羝丁啼反）很（胡懇反）莧（閑辯反三家音胡練反一本作莞華板反）陸（如字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宋衷云莧莧菜也陸當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蜀才作睦睦親也通也）柔脆（七歲反）至易（以豉反）最比（毗志反）號咷（徒刀反）

䷫姤（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序卦及彖皆云遇也乾宮一世卦）用娶（七喻反本亦作取音同注及下同）疋乃（如字疋亦作匹）誥四方（李古報反鄭作詰起一反正也王肅同）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從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止也）羸豕（劣隨反王肅同鄭力追反陸讀為累）蹢（直戟反徐治益反一本作鄭古文作蹢）躅（直錄反本亦作躅蹢躅不靜也古文作蹢）牝（頻忍反）豭（音家）包有（本亦作庖同白交反下同鄭百交反虞云白茅苞之荀作胞）利賓（如字）擅人（市戰反）遠民（袁万反）以杞（音起張云苟杞馬云大木也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並同）包瓜（白交反子夏作苞馬鄭百交反）（瓜音王花反）不舍（音捨下同）所復（扶又反）物爭（爭鬭之爭下卦同）䷬萃（在季反彖及序卦皆云聚也兌宮二世卦）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无此字）王假（更白反）以說（音悅下注皆同）則邪（似嗟反）孝享（香兩反）聚以正（荀作取以正）澤上（時掌反）除戎器（如字本亦作鍇又作治王肅姚陸云除猶修治師同鄭云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修行文德也荀作慮）若號（絕句戶報反馬鄭王肅王廙戶羔反）一握（烏學反傳氏作渥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王好（呼報反）恤（乃亂反）正（本亦作匹）妃（音配）禴（羊略反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蜀才作躍劉作爚）多僻（匹亦反）以遠（袁万反）之省（生領反下同）以比（毗志反）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齎（徐將池反王肅將啼反）咨（音諮又將利反齎咨嗟歎之辭也鄭同馬云悲聲怨聲）涕（徐音體）洟（他麗反又音夷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升（式陵反序卦云上也上音時掌反鄭本作昇馬云高也震宮四世卦）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以順德（如字王肅同本又作慎師同姚本德作得）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允當（如字下同）閑邪（似嗟反）升虛（如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用亨（許庚反通也馬鄭陸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岐山（其宜反或祁支反）攘來（如羊反）冥（覓經反闇昧之義也注同又云日冥也）則喪（息浪反）䷮困（窮也窮悴掩蔽之義故彖云剛掩也廣雅云困悴也兌宮一世卦）剛揜（本又作掩於檢反李於範反虞作弇）以說（音悅卦內同）困窮（如字或作困窮非）臀（徒敦反）株木（張一反）幽谷（徐古木反）不覿（大歷反見也注同）獲拯（拯救之拯）隱遯（徒困反）數歲（色柱反本亦作三歲）困解（音蟹）朱紱（音弗下同）享祀（許兩反注同）難之（乃旦反）不勝（音升）豐衍（延善反）蒺（音疾）藜（音黎蒺藜草）上比（毗志反）焉（於虔反）得來徐徐（徐徐疑懼皃馬云安行皃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圖云內不定之意王肅作余余）金車（本亦作金輿）劓（徐魚器反）刖（徐方刮反又音月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皃陸同鄭云劓刖當為倪仉京作劓劊說文劊斷也）祭祀（本亦作享祀）遐遠（本或作遐邇）藟（力軌反似葛之草本又作蘲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蘡薁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推藟）臲（五結反王肅妍喆反說文作劓中列反薛同）卼（五骨反又音月說文作䵝云䵝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曰動悔（音越向云言其無不然）令生（力呈反）

䷯井（精領反雜卦云通也彖云養而不窮周書云黃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堯臣廣雅云井深又鄭云井法也字林作井于挺反周云井以不安更為義師說井以清絜為義震宮五世卦）無喪（息浪反）汔（徐許訖反注同幾也王肅音其乞反）繘（音橘徐又居密反鄭云綆也方言云關西謂綆為繘郭璞云汲水索也又其律反又音述）羸（律悲反徐力追反下同蜀才作累鄭讀曰虆）瓶（白經反）幾至（音祈或音機）而覆（芳福反）而上水（時掌反注及下注上水皆同）井養（如字徐以上反）木上（如字師又時掌反）以勞（力報反二同）勸相（息亮反注同王肅如字）井泥（乃計反注及下同）滓穢（側里反）不嚮（許亮反）棄舍（音捨下文同）井谷（古木反又音浴）射（食亦反注同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荀作耶）鮒（音付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蟇）甕（屋送反李於鍾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罋汲瓶也）敝（婢世反王肅徐扶滅反）谿谷（口啼反）注下（章喻反下同）而復（扶又反）无與之也（亦本作莫之與也）渫（息列反徐又食列反黃云治也）心惻（初力反說文云痛也）汲（音急）停汙（音烏）其行（下孟反注皆同）甃（側舊反馬云為瓦裏下達上也子夏傳云脩治也本云以甎壘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洌（音列絜也說文云水清也王肅音例）不橈（乃孝反）不食（如字又音嗣）井收（徐詩救反又如字馬云汲也陸云井幹也荀作甃）勿幕（音莫覆也干本勿作网）䷰革（馬鄭云改也坎宮四世卦）樂成（音洛上六注同）相息（如字馬云滅也李斐注漢書同說文作熄）欲上（時掌反）革而信之（一本无之字）以說（音悅注同）鞏（九勇反固也馬同）堅仞（仁震反）行有（如字又下孟反）相比（毗志反）文炳（兵領反）文蔚（音尉又紆弗反廣雅云茂也數也說文作斐）䷱鼎（丁冷反法象也即鼎器也離宮二世卦）革去（羌呂反下皆同）賢愚別（彼列反）尊卑序（本亦作別有序）以木巽火亨（本又作亯同普庚反煮也下及注聖人亨大亨餁亨者並同）餁（入甚反熟也徐而鴆反）以享（香兩反注享上帝同）上行（時掌反）凝（魚承反嚴皃鄭云成也翟作擬云度也）顛（丁田反倒也）趾（音止）利出（徐尺遂反或如字注及下同）否（悲已反惡也注及下同）是覆（芳自反下皆同）趾倒（丁老反下同）以為（于偽反下體為同）未悖（必內反逆也）我仇（音求匹也鄭云怨耦曰仇）可復（扶又反下同）其行（下孟反注同）塞（悉則反）雉膏（如字鄭云雉膏食之美也）折足（之舌反注同）餗（送鹿反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健也健音之然反鄭云菜也）形渥（於角反沾也鄭作剭音屋）且施（始豉反）所盛（音成）知小（音智）金鉉（玄典反徐又古玄反又古冥反一音古螢反馬云鉉扛鼎而舉之也）用勁（古政反）䷲震（止慎反動也八純卦象雷）以成（戒亦作威）虩虩（許逆反馬云恐懼皃鄭同荀作愬愬）笑言（言亦作語下同）啞啞（烏客反馬云笑聲鄭云樂也）怠（本又作殆）惰（徒臥反下同）解慢（佳賣反下同）恐致（曲勇反文注皆同）不喪（息浪反卦內並同）匕（必以反）鬯（勑亮反香酒）堪長（丁丈反）已出（音紀）洊（在薦反徐又在悶反）億（本又作噫同於其反辭也六五同鄭於力反云十萬曰億）喪（息浪反注同荀如字）貝（如字荀音敗）躋（本又作隮子西反升也）雖復（扶又反上六注同）蘇蘇（疑懼皃王肅云躁動皃鄭云不安也馬云）

尸祿素餐見）无眚（生領反）遂泥（乃計反下同荀本遂作隊泥音乃低反）困難（乃旦反）索索（桑洛反注及下同懼也馬云內不安皃鄭云猶縮縮足不正也）視（如字徐市至反）矍矍（俱縛反徐許縛反馬云中未得之皃鄭云目不正）婚媾（古豆反）被動故懼（故或作而）䷳艮（根恨反止也鄭云艮之言很也八純卦象山）其背（必內反徐甫載反）相背（音佩下相背同）否之（備鄙反）令物（力呈反）而強（其兩反）奸邪（似嗟反）敵應（應對之應又音膺）其趾（如字荀作止）腓（符非反本又作肥義同咸卦同）不承（音拯救之拯馬云舉也）不快（苦夬反）其限（馬云限要也鄭荀虞同）夤（引眞反馬云夾脊肉也鄭本作䐔徐本又音胤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爲腎）薰（許云反荀作動云互體有震震爲動）器喪（息浪反）䷴漸（捷檢反以之前爲義卽階漸之道艮宮歸魂卦）女歸吉也（王肅本還作女歸吉利貞）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于干（如字鄭云干水傍故停水處陸云水畔稱干毛傳詩云涯也又云澗也荀王肅云山間澗水也翟云涯也）則困於小子（本又作則困讒於小子）於謗（博浪反）讒諛（音臾）磐（畔干反山石之安也馬云山中磐紆）衎衎（苦旦反馬云饒衍）祿養（羊尙反）歡樂（音洛）于陸（陸高之頂也馬云山上高平曰陸）孕（以證反說文云懷子曰孕弋證反鄭云猶娠也荀作乘）復反（扶又反）邪配（似嗟反）合好（呼報反）能閑（閑廁之閑）離羣（力智反鄭云猶去也）桷（音角翟云方曰桷桷椽也馬陸云桷榱也說文云秦曰榱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安棲（音西字亦作栖）不累（劣僞反）峩峩（五何反）䷵歸妹（婦人謂嫁曰歸妹者少女之稱兌宮歸魂卦）少女（詩照反下皆同）之稱（尺證反下同）爲長（丁丈反下皆同）說以（音悅後並同）所歸妹也（本或作所以歸妹）不樂（音洛）妖邪（似嗟反）知弊（婢世反）以娣（大計反）跛（波我反）娣從（才用反又如字）眇（彌小反）以須（如字待也鄭云有才智之稱荀陸作嬬陸云妾也）愆期（起虔反馬云過也）遲（雉夷反晚也緩也陸云待也一音直冀反）不正不應（本亦作无應）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之袂（彌世反）月幾（音機又音祈荀作既）承筐（曲亡反鄭作匡）刲（苦圭反馬云刺也一音工惠反）

周易下經豐傳第六

䷶豐（芳忠反字林匹忠反依字作豐今並三直畫猶是變體若曲下作者禮字耳非也世人亂之久矣彖及序卦皆云大也案豐是腆厚光大之義鄭云豐之言腆充滿意也坎宮五世卦）王假（庚白反至也下同馬古雅反大也）闡（昌善反）而令（力呈反）以徧（音遍）則昃（如字孟作稷）則食（如字或作蝕非）則溢（本或作則方益者非）以折（之舌反斷也下及注同）其配（如字鄭作妃云嘉耦曰妃）雖旬（如字均也王肅尙純反或音脣荀作均劉昞作鈞）則爭（爭鬭之爭下皆同）蔀（音部王廙同蒲戶反王肅普苟反略例云大暗之謂蔀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見斗（孟作見主）曖（音愛）鄣（音章又止尙反字又作障同）斗見者（賢遍反下不見同）不

邪（似嗟反）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又普貝反姚云滂沛也王廙豐蓋反又補賴反徐普蓋反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常云祭祀之蔽膝）沬（徐武蓋反又亡對反微昧之光也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王肅云音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肱（古弘反姚作股）幡（方袁反）幔（末半反）以禦（魚呂反）從昧（音妹）豐其屋（說文作寷云大屋）闚（苦規反李登云小視）闃（苦鵙反徐苦鵙反一音苦馘反馬鄭云无火皃字林云靜也姚作閱孟作室並通）覿（徒歷反）藏（如字）麀（於鳩反）其行（下孟反）治道（直吏反下同）天際（如字鄭云當爲瘵瘵病也）翔（鄭王肅作祥）翳光（烏細反）自藏（如字衆家作戕慈羊反馬王肅云殘也鄭云傷也）有爲（于僞反）不出戶庭（此引節卦九二爻辭應云門庭作戶誤也或云門戶通語）䷷旅（力舉反羈旅也序卦云旅而无所容雜卦云親寡旅是也離宮一世卦王肅等以爲軍旅）特重（直用反）物長（丁丈反）而復（扶又反六五注同）令附（力呈反）非知（音智）瑣瑣（悉果反或作璅字者非也鄭云瑣瑣小也馬云疲弊皃王肅云細小皃）懷其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喪（息浪反卦內并下卦同）爲施（始豉反）與萌（如字又音預）得其資斧（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不快（苦夬反）斫（諸若反）平坦（吐但反）射雉（食亦反注同）而上（時掌反）上逮（音代一音大計反）號（戶羔反）咷（道羔反）于易（以豉反注同王肅音亦）所嫉（音疾字林音自本亦作疾下同）其義焚也（馬云義宜也一本作宜其焚也）喪牛之凶（本亦作喪牛于易）䷸巽（孫問反入也廣雅云順也八純卦象風象木）巽弟（大計反本亦作悌）重巽（直龍反）齊邪（似嗟反下并下卦同）志治（直吏反）紛（芳云反廣雅云衆也喜也一云盛也）而復（扶又反下同）神祇（祁支反）頻顣（子寂反又子六反此同鄭意）不樂（音洛）遠不（袁方反）之庖（步交反）先庚（西薦反注同）後庚（胡豆反）卒以（寸忽反下同）不說（字又作悅同）先申（音身或作甲字非）以斷（丁亂反下同）䷹兌（徒外反悅也八純卦象澤）兌說（音悅卦內並同）以先（西薦反又如字）犯難（乃旦反）麗澤（如字麗連也鄭作離云猶併也）黨繫（本亦作係）商兌（如字商商量也鄭云隱度也）介疾（音界隔也馬云大也）將近（附近之近）比於（毗志反）道長（丁丈反）䷺渙（呼亂反散也序卦云離也離宮五世卦）王假（庚白反下同梁武帝音賈）而上（如字又時掌反）之難（乃旦反卦內同）之累（劣僞反）亨于（香兩反）用拯（拯救之拯馬云舉也伏曼容云濟也王肅云拔也子夏作拼拼取也）以逝（逝又作遊）厄劇（本又作危處又作厄處）逃竄（七亂反）險爭（爭鬭之爭）机（音几）有丘（姚作有近）匪夷（荀作匪弟）丘墟（去魚反）渙汗（下旦反）以盪（徒黨反）險阨（於隔反）以假（古雅反）逖（湯歷反）血去（羌呂反）最遠（袁萬反下於遠象遠害並同）不近（附近之近）

䷻節（薦絜反止也明禮有制度之名一云分段支節之義坎宮一世卦）男女別（彼列反）復正（扶又反）說以（音悅注同）澤上有水（上或作中今不用）德行（下孟反下注同）故匿（女力反）所怨（紆萬反又紆元反）䷼中孚（芳夫反信也艮宮遊魂卦）豚（徒尊反黃作遯）說而（音悅下注皆同）乖爭（爭鬭之爭）之行（下孟反）畜之（許六反本或作歡）涉難（乃旦反）有它（音他）燕（音鷰）鶴（戶各反）和之（胡臥反注及下同）好爵（如字王肅呼報反孟云好小也）爾靡（本又作糜同亡池反散也干同徐又武寄反又亡彼反韓詩云共也孟同埤蒼作縻云散也陸作䌕京作劇）重陰（直龍反）不狥（似俊反）或罷（如字王肅音皮徐扶彼反）少陰（詩照反）長陰（丁丈反）相比（毗志反）而閡（五代反）憊（備拜反）幾望（音機又音祈京作近荀作既）而上（時掌反象同）攣（力圓反廣雅云攣也）可舍（音捨）翰（胡旦反高飛）內喪（息浪反）䷽小過（古臥反義與大過同王肅云音戈兌宮遊魂卦）遺之（如字）不宜上（時掌反注同下及爻不宜上上六注上亦同鄭如字謂君也）而浸（子鴆反）以行（下孟反）所錯（本又作措又作厝同七路反）其妣（必履反）于僭（子念反）盡於（津忍反）或戕（徐在良反注同）故令（力呈反注同）先過（西薦反）而復（扶又反卦末同）晏安（於諫反又音宴）鴆（除蔭反本亦作酖）沒怯（去業反）公弋（餘職反）則蒸（章勝反字又作烝或作勝字非）小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其施（始豉反）而難（乃旦反）已上也（並如字上又時掌反注同鄭作尙云庶幾也）陽已上故止也（本又作陽已上故少陰上少音多少之少）上六弗過（王付反本多誤故詳之）災眚（生領反）䷾既濟（節計反下卦同鄭云既已也盡也濟度也坎宮三世卦）亨小（絶句以小連利貞者非）則邪（似嗟反下同）曳（以制反）濡其（音儒注同）於燥（西皁反）未造（七報反）易（以豉反）棄難（乃旦反卦末并下卦同）婦喪（息浪反注皆同）其茀（方拂反首飾也馬同干云馬髯也鄭云車蔽也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不比（毗志反）鬼方（蒼頡篇云鬼遠也）憊（備拜反鄭云劣弱也陸作備云當爲憊憊困劣也）繻有（而朱反鄭王肅云音須子夏作襦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衣袽（女居反絲袽也王肅音如說文作絮云緼也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有郤（去逆反）禴（羊略反祭之薄者）沼（之紹反）沚（音止）蘋（音頻）蘩（音煩）非馨（呼庭反）䷿未濟（離宮三世卦）小狐（徐音胡）汔（許訖反說文云水涸也鄭云幾也）令物（力呈反）各得其所（一本得作當）經綸（本又作論同音倫又魯門反）屯（張倫反）蹇（紀輦反）循難（似遵反猶履也）喪其（息浪反）已比（上音祀下毗志反）以近（附近之近）暉（許歸反又作輝）而耽（丁南反）於樂（音洛）

周易繫（徐胡詣反本系也又音係續也字從毄若直作毄下系者音口奚反非）辭（本亦作辤依字應作詞說也詞

（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辭不受也受辛者辭辤猶文辭字也）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亦有无上字者）韓伯注（本亦作韓康伯注案王輔嗣止注大經講者相承用韓注繫辭以下續之）地卑（如字又音婢本又作埤同）其易之門（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斷矣（丁亂反）之分（符問反章末注同）著矣（張慮反）見矣（賢遍反注同）縣象（音玄）雨施（始豉反）相摩（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磑切也磑音古代反馬云摩切也鄭注禮記云迫也迫音百）相盪（衆家作蕩王肅音唐黨反馬云除也桓云動也唯韓云相推盪）鼓之（虞陸董皆云鼓鼓動也）霆（王肅呂忱音庭徐又徒鼎反又音定京云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說文同蜀才云疑爲電）運行（姚作違行）大始（音泰王肅作泰）坤作（虞姚作坤化姚云化當爲作）易知（以豉反訖章末同鄭荀董並音亦）簡能（如字姚云能當爲從）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成位乎其中）繫辭（音係卷內皆同）焉而明吉凶（虞本更有悔吝二字）迭（田節反）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三極（陸云極至也馬云三統也鄭韓云三才也王肅云陰陽剛柔仁義爲三極）能見（賢遍反）易之序也（陸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象）所樂（音岳適會也虞本作所變）而玩（五亂反研玩也馬云貪也鄭作翫）祐之（音又後同）爻者（戶交反說文云交也）小疵（徐才斯反馬云瑕也）辯吉凶（如字京云明也虞董姚顧蜀才並云別也音彼列反）見乎（賢遍反）乎介（音界注同王肅干韓云纖介也）纖（息廉反）震无咎（馬云震驚也鄭云懼也王肅韓云動也周云威也）險易（以豉反注同京云險惡也易善也）之否（備鄙反）天地準（如字京云準等也鄭云中也平也）弥（如字本又作彌）綸（音倫京云彌遍綸知也王肅云綸纏裹也荀云彌終也綸迹也）道（一本作天地）俯以（音甫）察於（一本作觀於）反終（鄭虞作及終）之說（如字宋衷始銳反云舍也）烟（音因）熅（紆云反）盡聚（律忍反注同）知周（音智注同）道濟（如字鄭云道當作導）不流（如字京作留）樂天（音洛注同虞作變天）功贍（先豔反）範圍（鄭云範法也馬王肅張作犯違張云犯違猶裁成也）而知（如字荀爽荀柔之明偝知音智）以上（時掌反）之稱（尺證反下章及注同）知者（音智下之知注知者其知仁知並同）其分（符問反）鮮矣（悉淺反注同師說云盡也鄭作尟馬鄭王肅云少也）藏諸（才剛反鄭作臧云善也）衣（於既反）被（皮寄反）則有經營之功也（本亦无功字一本功作迹）成象（蜀本作盛象）爻法（胡孝反馬韓如字云放也蜀才作効）形詰（去吉反）大虛（音泰下大極同）欻爾（況勿反）自造（在早反下同）稱極（尺征反）爲稱（尺證反）不禦（魚呂反禁止也）乎邇（本又作邇音爾）也專（如字陸作摶音同）也翕（虛級反斂也）也闢（婢亦反開也）易簡（以豉反）知崇（音智注同）禮（蜀才作體）卑（必彌反本亦作俾徐音婢下同）賾（仕責反下同九家作册京作嘖云債也）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禮）以斷（丁亂反下注同）惡也（於嫁反荀作亞亞次也又烏路反馬鄭烏洛反並通）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爲動九家亦作册）可遠（袁萬反）之惡（烏路反）錯之（七各反）

議之（鄭姚桓玄荀柔之作儀之）則盡（津忍反）子和（胡卧反注同）靡之（本又作糜亡池反徐又亡彼反京作劇）行發（下孟反下同）見乎（賢遍反）樞（尺朱反王廙云戶樞也一云門臼）機（王廙云弩牙也）先號（戶羔反）咷（道羔反）或默（亡北反或作嘿）利斷（丁亂反王肅丁管反）其臭（昌又反）初六藉（在夜反下同）用白茅（卯交反）无咎（或以此爲別章今不用）苟錯（七故反亦作措本）可重（直勇反）慎斯術也（時震反鄭干同一本作順師明義鄭云術道）不德（鄭陸蜀本作置鄭云置當爲德）下人（遐嫁反後同）爲階（姚作機）爲易者（本又云作易者）乘釁（許覲反）致寇至（徐或作戎宋衷云戎誤）乘也者（如字一讀繩證反）慢藏（才浪反）誨（如字教也虞作悔謂悔恨）冶容（音也鄭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王肅云作野音也）大衍（延善反又注演同鄭云衍演也干云合也王廙蜀才云廣也）大極（音泰）掛一（卦買反別也王肅音卦）揲（時設反案揲猶數也說文云閱持也一音思類反徐音息列反鄭云取也）歸奇（紀宜反注下同）於扐（郎得反下同馬云指閒也荀柔之云別也）後掛（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之策（初革反亦作筴字）當（如字下同）期（本又作朞音朞同）而伸（本又作信音身）而長（丁丈反）德行（下孟反）酬（市由反徐又音嚋）酢（在洛反京作醋）與祐（音又助也馬云配也荀作侑）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下三句无以字一本四句皆有）如嚮（許兩反又作響）能與（音預下及注同）參伍（七南反）錯（七各反）綜（宗統反）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虞陸本作之爻）无籌（直周反）研（蜀才作揅）幾也（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夫易開（王肅作闓音同）物成務（一本无夫易二字）冒天（莫報反注同覆也）以斷（丁亂反下二章同）蓍（音尸）圓而（本又作貞音同）方以知（音智注同下知以叡知注神知皆同）有分（符問反）易以（以豉反韓音亦謂變易）貢（如字告也京陸虞作工荀作功）洗心（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洗濯（直角反）藏往（如字劉作藏善也）能與（音預）不殺（王鄭王肅干所戒反師同徐所例反陸韓如字）者夫（音符下同）齊戒（側皆反注同）以神明其德夫（荀虞顧絕句衆皆以夫字爲下句一本无夫字）闔戶（胡臘反）闢戶（婢亦反王肅甫亦反）施生（始豉反）見乃（賢遍反）是故易有大極（大音泰注同大極无也馬云北辰也王肅云此章首獨言是故者總衆章之意）无稱之稱（並尺證反）縣象（音玄）探（吐南反）賾（九家作册）索隱（色白反）亹亹（亡偉反）莫善乎蓍龜（本亦作莫大）見吉（賢遍反）河出（如字又尺遂反下同）洛出（王肅作雒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又以尚賢也（鄭本作有以）子曰書不盡（如字又津忍反下同）之縕（紆粉反徐於憤反王肅又於問反）之奥（烏報反）而上（時掌反）而錯（七故反注同本又作措）之賾（本亦作之至賾）而裁（音才本又作財）默而成（本或作默而成之）德行（下孟反）

周易繫辭下第八

而重（直龍反注同）明治（直吏反）繫辭（音係卷內皆同）而命（孟作明）或否（備鄙反）而斷（丁亂反）則見（賢遍反下及注皆同）趣時（七樹反）貞勝（姚本作貞稱）乎累（劣僞反）殉吉（辭俊反後同）未離（力智反）盡會（丁迴反下同）貞觀（官換反又音官）貞夫（音符）確然（苦角反馬韓云剛皃說文云高至）人易（以豉反下注同）隤然（大回反馬韓云柔皃也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像此（音象）施生（始豉反）大寶（孟作保）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禁民（音金又金鴆反）包（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氏（包犧取大皞三皇之最先）之王（于況反）不究（九又反）爲罟（音古馬姚云猶网也黃本作爲网罟云取獸曰网取魚曰罟）以佃（音田本亦作田）以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佃取魚曰漁）斲木（陟角反）爲耜（音似京云耒下耜也陸云廣五寸耜音勑丁反）爲耒（力對反京云耜上句木也說文云耜曲木垂所作字林同力佳反徐力偎反垂造作也木或揉木爲之耒耨非）耒耨之利（奴豆反馬云鉏也孟云耘除草）爲市（世本云祝融爲市宋衷云顓頊臣也說文云市時止反）噬（市制反）嗑（胡臘反）不解（佳賣反）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祐之（音又本亦作佑）下治（直吏反草木同）以別（彼列反一本作辯）挎（本又作刳口孤反徐又口溝反）掞（以冉反亦作剡）楫（本又作檝將輒反下同徐音集又子入反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說文云楫舟櫂也）致遠以利天下（一本无此句）諸渙（音喚）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一本无以利天下一句）重門（直龍反）柝（他洛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說文作欜字林他各反同）暴客（白報反鄭作譊）斷木（丁緩反又徒緩反斷斷絕）爲杵（昌呂反）掘地（其月反又其勿反）爲臼（求酉反）爲弧（音胡說文云木弓）剡木（以冉反字林云銳也因冉反）諸睽（苦圭反又音圭）則爭（爭鬭之爭下同）厚衣（於既反）喪期（並如字）无數（色具反）棺槨（上音官下音郭）而治（直吏反下同）書契（苦計反）決斷（都亂反）象也者像也（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卦奇（紀宜反注同）德行（下孟反下同）畫奇（音獲下同）憧憧（本又作憧昌容反）以貫（古亂反）屈也（丘勿反下同）信也（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韋昭漢書音義云古伸字）尺蠖（紆縛反蟲名也徐又烏郭反）龍虵（本又作蛇同）之蟄（直立反）全身（本亦作存身）思慮（息吏反）而累（劣僞反）蒺（音疾）藜（音梨）死其（其亦作期）射（食亦反下注同）隼（恤允反）高墉（音容）不括（古活反結也）結閡（五代反）不懲（直升反）屨（俱遇反）校（胡孝反下同）滅趾（本亦作止）弗去（羌呂反）何校（河可反又音河）其治（直吏反下同）知小（音智）尟不（本亦作鮮仙善反少也）折足（之設反）覆公（芳六反）餗（音速馬作粥）形渥（於角反）不勝（音升）而上（時掌反）未離（力智反）先見（賢遍反）介于（徐音戒衆家作介徐云王廙古黠反）斷可（丁亂反注同）復行（扶又反注復行同）造形（七報反）之分（符問反）无祇（韓音祁支反注同王廙輔嗣音支）舍凶（音捨）絪（本又作氤同音因）縕（本又作氳紆云反）化醇（音淳）易其（以豉反）不迕（五路反字亦作忤）其易之門邪（本又作門戶邪）之撰（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

（也王肅士眷反）數也（色柱反）爻繇（直救反下同服虔云抽也抽出吉凶也韋昭云由也吉凶所由而出也）於稽（古兮反考也）闡幽（昌善反明也）辯物（如字徐扶勉反別也）斷辭（丁亂反注同）辭文（如字音問）而中（丁仲反注同）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式）民行（下孟反注同）所蹈（徒報反）之柄（兵病反）之脩（如字鄭云治也馬作循）之辯（如字王肅卜免反）不厭（於豔反注同）後易（以豉反注同）長裕（丁丈反注同）其施（始豉反下同）巽稱（尺證反又尺升反）和行（下孟反）以遠（于萬反注同）不濫（力暫反）可遺（馬王肅韓袁萬反注皆同師讀如字）上下（時掌反章末同）趣舍（音捨）處昧（音妹）而揆（葵癸反度也）其方（馬云方道）能循（似倫反）以度（待洛反）以要（一遙反下文要終同）其要（於妙反）易知（以豉反）撰德（鄭作算云數也）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亦要（一妙反絕句又一遙反絕句至吉凶）則居（馬如字處也師同鄭王肅音基）知者（音智）彖辭（吐亂反馬云彖辭卦辭也鄭云爻辭也周同王肅云彖舉象之要也師說通謂爻卦之辭也一云即夫子彖辭）則思（息吏反）貫之（古亂反）轉近（附近之近下章以近同）而上（時掌反）須援（于眷反）剛勝（升證反一音升）勝其（音升）閑邪（似嗟反）其當（如字下當文王同）紂（直又反）蒙難（乃旦反）能亨（許庚反）易者（以豉反注同）其治（直吏反）德行（下孟反下德行同）易以（以豉反下注險易同）知阻（莊呂反）能說（音悅注同）亹亹（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役思（息吏反）探（吐南反）射（食亦反）不厭（於豔反）以盡（津忍反下同）愛惡（烏路反注同鄭烏洛反）泯然（亡忍反）比爻（毗志反）辭枝（音支）誣善（音無）

周易說卦第九

幽贊（本或作讚子旦反幽深也贊明也）蓍（音尸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以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云蓍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云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如嚮（香兩反本又作響）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天（或作夫者非）而倚（於綺反馬云依也王肅其綺反云立也虞同蜀才作奇通）數（色具反）參奇（紀宜反）觀變（一本作觀變化）發揮（音輝鄭云揚也王廙韓云散也）盡性（津忍反）要其（一遙反）迭用（田節反）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相薄（旁各反陸云相附薄也馬鄭顧云薄入也）相射（食亦反虞陸董姚王肅音亦云厭也）數往（色具反又色主反）而數（色主反下文同）晅（況晚反京云乾也本又作烜晅徐古鄧反又音香元反）以說（音悅後皆同）嚮明（許亮反）而治（直吏反）妙萬物（如字王肅作眇音姚董云眇成也）撓（徐乃飽反王肅乃教反又呼勞反）熯（王肅云呼但反火氣也徐本作暵音漢云熱暵也說文同）莫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裒也）水火不相逮（音代一音七計反鄭宋陸王肅王廙无不字）悖（必內反逆也）爲豕（京作彘）爲狗（音苟）一索（色白反下同馬云數也王肅云求也）長男（丁丈反下長女長子皆同）中男（丁仲反下同）少男（詩照反下必之皆同）爲圜（音圓）瘠（在亦反下同王廙云健之甚者爲多骨也京荀作柴云多筋幹）駁（邦角反）爲釜（扶甫反）爲吝（京作遴）嗇（音色）爲柄（彼病反）爲龍（如字虞干作駹虞云倉色干云雜色）爲旉（王肅音孚干云花之通名鋪爲花貌謂之敷本又作專如字虞同姚云專一也鄭市戀反）蒼筤（音郎或作琅通）萑（音丸廣雅云薍也薍音狄）葦（韋鬼反蘆）馵（主樹反京作朱荀同陽在下）的（丁歷反說文作馰）顙（桑黨反的額曰顙）反生（麻豆之屬反生戴孚甲而出也虞作阪云陵阪也陸云反當爲反）蕃（音煩）鮮（息淺反）爲臭（昌又反王肅作爲香臭）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爲廣（如字鄭作黃）爲近（附近之近）三倍（步罪反）其究（九又反）爲矯（紀表反一本作撟同）輮（如九反王肅奴又反又女九反又如又反馬鄭陸王肅本作此宋衷王廙作揉宋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爲揉京作柔荀作橈）弓輪（姚作倫）美脊（精亦反）爲亟（紀力反王肅去記反荀作極云中也）爲薄（旁博反）蹄（徒低反）爲曳（以制反）眚（生領反王廙云病也）甲胄（直又反）乾卦（古旱反鄭云乾當爲幹陽在以能幹正也董作幹）鼈（卑列反本又作鼈同）蟹（戶買反）蠃（力禾反京作螺姚作蠡）蚌（步項反本又作蜯同）科（苦禾反空也虞作折）槁（苦老反鄭作槀干作槁）爲徑（古定反）果蓏（力火反馬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无核曰蓏京本作果墮之字）閽（音昏）寺（如字徐音侍亦作閽字）黔（其廉反徐音禽王肅其嚴反鄭作黚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喙（況廢反徐丁遘反）爲堅多節（本无堅字）爲巫（亡符反）附決（如字徐音穴）剛鹵（力杜反鹹土也）爲羊（虞作羔此六子依求索而爲次第也本亦有以三男居前三女後從乾健也章至此韓无注或有注者非也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不同故記之於此）

周易序卦第十

之穉（直吏反本或作稚）爭興（爭鬬之爭下同）所比（毗志反下注同）所畜（敕六反本亦作蓄下及雜卦同）以否（備鄙反下同）以觀（官喚反）亨則（許庚反鄭許兩反徐音向同）實塞（息則反）所錯（七各反注同徐七路反）之縕（紆粉反本又作蘊）遠小人（袁万反）有難（乃旦反下同）以辯（音辨下同）泆邪（似嗟反）而上（時掌反）去故（起呂反下同）以和（胡臥反又如字）齊（才細反又如字）若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及注同）行過（下孟反）

周易雜卦（韓云雜糅衆卦也孟云雜亂也）第十一

雜糅（如又反）比（毗志反下同）樂（音洛注同）臨觀（古亂反）屯見（賢遍反注及下經皆同鄭如字）綸（本又作論音倫又力門反）上升（時掌反下文離上并注同）豫怠（如字姚同京作治虞作怡）則飭（音敕注同整治也鄭本王肅作飾）剝爛（老旦反）晝也（竹又反）誅也（荀云誅滅也陸韓云傷也）解（音蟹）難也（乃旦反）衆（荀作終）去故（起呂反）豐多故（衆家以此絕句）親寡旅也（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道長（丁丈反）

周易釋文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字從日下月（閩監本同宋本下有正从日勿四字盧本下从作從）

第一　宋本此二字另提行

〔乾〕

乾（依字作乾下乙乾從且放放音偃○閩本同監本脫此十三字宋本乾並作亁盧本同是也）

无　通於无者王述說○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无作元述作育

无悶（門遜反○宋本盧本同閩監本遜作遯○按盧刻多半出於宋本）

閑邪　以嗟反○補通志堂本盧本以作似案似字是也

怵（敕律反○宋本閩監本同案敕字是也盧本作勑依集韻改）

就燥（蘇早先早二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先早作先皁案皁字是也宋本皁作皂俗字閩本亦誤早監本作告）

以辯（徐便免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便作扶案便免郎集韻之平免扶字非也）

〔坤〕○閩監本同盧本改巛

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巛並改坤案坤正字巛假借字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利牝　又扶死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括　方言云閉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閑作閉是也

閉（必計反字林方結反○補舊本必作心閩本亦作必監本盧本同又方作兵宋本方作力案必字兵字是也）

之飾（本或作飭○補閩本同宋本作餝監本盧本作餝案餝字是也）

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閩監本同宋本嗛作兼盧本謙改溓）

〔屯〕

得主則定（本亦作寍寧○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寍寧作則寧按則寧是也）

經綸（經綸匡濟也本亦作倫○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綸作論倫作綸是也）

邅如　○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亶如○按亶邅正俗字

乘馬（馬牡日乘○補閩本同宋本盧本上牡字作牝監本作四）

相近（下近五同○補盧本同閩監本五作王十行本模糊今改五宋本作並誤）

如舍　式夜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式作武

〔蒙〕

桔（小爾雅云○宋本同閩監本爾作廣盧本亦作廣無小字○按作廣是也）
擊去（起呂反○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緊去宋本起作紀○按當作起）
〔需〕
需（字從兩重而者非○宋本閩監本同盧本兩改雨）
雲上（于寶云外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外作升閩本干誤于按升字是也）
宴（徐烏殄反安也下同鄭云享宴也李暫烏衍反○補閩監本同宋本下作于宴作宜並誤盧本暫作軌是也）
於難（下及文皆同○閩監本同宋本作及下文盧本作下文及注皆同）
于沙（鄭作沚○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沚改沚）
〔訟〕
褫（徐敕紙反本又作褫鄭本作拕徒何反○補宋本敕作致褫作補閩監本褫作褫盧本褫作褫何作可云褫或體舊本褫庀下作帀譌今改正）
〔師〕
天寵（光耀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耀作燿）
〔比〕
比（徐又甫履反○補宋本閩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作補今據殘本正案作甫非舊本是也）
〔小畜〕
車說（說云解也○補通志堂本盧本說下有文字是也盧文弨云今說文作說釋也）
〔履〕
坦坦（吐但反說文云文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但作旦下文字作安案安字是也）
跛（依字作彼○補宋本閩監本彼作破盧本破改彼云舊本作破譌今從雅雨本正案所改是也彼正字隸變而爲跛十行本模糊今正）
〔泰〕
荒（本亦作巟○補盧本荒作巟巟作㠩云舊譌作巟案荒㠩並从亾下荒穢同）
〔否〕
〔同人〕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反則得則得則吉也）
〔大有〕
大車（剛徐反蜀才作輿○補閩本同宋本盧本徐作除監本剛除誤荆余才誤本）

用亨（干云亨宴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亨作享）
〔謙〕
謙（云二謙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二作嗛案嗛字是也）
名者聲名聞之謂也（○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名改鳴○按監本是也）
〔豫〕
他奮（○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他作地案地字是也）
薦（本又作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廌作藨）
〔隨〕
〔蠱〕
以振（振仁厚也○補通志堂盧本作振振仁厚也）
不累（力僞反○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力作劣）
〔臨〕
無疆（○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作无）
〔觀〕
而不薦（本又作藨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補宋本盧本本作王藨作廌而觀薦作而不觀薦案王字非也豫殷薦釋文云本又作藨此當與彼同閩監本亦是本字唯此觀薦上當有不字誤脫耳）
者狹（戶夾反○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戶作下）
〔噬嗑〕
噬（市利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利作制案制字是也）
腊肉（而煬於日○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同日作火）
胏（字林云含食所遺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舍作金○按盧依說文改也）
何校（又音何○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何改河）
〔賁〕
賁（鄭云變也○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變作有）
其須（水邊作非○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非上有須字誤）
皤（鄭陸作蟠音煩○補宋本蟠作燔閩本作膰監本盧本作皤）
翰（鄭云白也○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白作幹○按盧作幹是也）
〔剝〕

貫魚（徐音宮○補閩本同宋本盧本宮作官監本作館案官字是也）
〔復〕
復（音服○宋本盧本同閩本服作復監本作覆）
無祇（九家本作多○補宋本閩監本同祇宋本作祇盧本無祇作无祇多作敍案盧校是也）
頻復（本又作頻馬云憂頻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頻嚬互易）
〔大畜〕
篤實輝（音揮○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揮作煇宋本音揮作音輝）
輹（似人屐又曰伏菟上軸上似之○補閩監本同宋本輹作屐非盧本上軸作在軸案在字是也）
良馬逐（鄭本作逐逐云兩馬疋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兒○補閩本同宋本上逐下有衍字疾作姚非監本疋作是亦非盧本疋作走案走字是也）
險阨（於厄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厄作革案革字是也）
〔頤〕
朶（京作瑞○補閩監本同盧本瑞作揣盧文弨云舊本從木譌今從宋本錢本正）
虎視（又常止反○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常作市○按常是也）
逐逐（志林云○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志作字）
施賢（○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賢作贒）
得頤（一本作得順○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得誤德）
〔大過〕
弱（下救其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二作弱案二字誤也）
〔習坎〕
窞（王肅又作陵感反○補盧本同宋本陵作徒）
枕（徐舒鴆反○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舒作針按針字是也）
祇（又上支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作止○按監本是也）
寘（姚作寔寔置也○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寔並作寘非是）
〔離〕
牝（又扶死反○宋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涕（徐他木反○補閩本同監本木誤李宋本盧本木作米案米字是也）
若（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嵯是也）

〔恒〕

而分。此條各本俱在詰去吉反下盧本移在德行條上。按盧本是也

〔遯〕

遯匿亦避時。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亦作迹案迹字是也

夫靜。此條各本俱在非否條上盧本移在恒卦末按盧本是也

〔大壯〕

于易謂佼易也謂壃埸也。宋本閩監本盧本同壃埸閩監本作疆埸

〔晉〕

接鄭云捷。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云作音按音字是也

鼫一名鼫。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鼫下有鼠字案有者是也今正

得。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得上有失字案有者是也

〔明夷〕

最遠下袁難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袁作遠案遠字是也

夷于京作睇。〔補〕宋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京作亦今正閩監本作京作睇

左股日隨天左音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補盧本音作旋是也閩監本旋誤行槃誤樂宋本下右字誤在

南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宋本盧本同此十行本缺又作二字閩監本又誤救作誤與案此救與二字乃閩本以意補十行本之缺故誤。補又作二字今正

〔家人〕

樂樂。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樂字作愛案愛字是也

〔睽〕

睽目不相視也。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視作聽。按聽字是也

〔解〕

用射食亦反注下同。補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注下作下注

〔損〕

損豫本反省減之義也又訓失序卦云損必有所失。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豫作孫省作虧損作簑是也

徵劉徵云清也蜀才作證。補閩本同監本徵作懲劉懲云作劉云懲蜀才作蜀本盧本證作澂云舊本澄據訓云清也則當作澂

〔益〕

無疆。補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無作无

用圭王肅作用恒圭。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恒作桓案桓字是也

用費。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用改不。按注云惠而不費作不是也

無厭。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改无

〔夬〕

夬使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使作決案決字是也

齊長丁丈反徐上六象竝同。補盧本徐作除案除字是也

莫夜鄭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補案此不誤無夜非一夜正是鄭訓莫爲無之義盧本無夜作莫夜非閩監本同宋本

次本亦作趑或作跌說文及鄭作趑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趑作趑跌作跌下趑作趑案趑字是也

陸陸當陸也虞云莧其也陸商也。補閩監本同盧本其作說商作和云舊作陸商陸也則與馬鄭同非又說也作蕢也或作其也和也作商也皆譌今據宋本正莧通莞故訓說陸通睦故訓和案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作莧說也陸和睦也與盧本合

〔姤〕

誥四方正也。補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正作止

蹢一本作鄭古文作蹢。補宋本盧本鄭作躑下蹢字作蹢案躑字蹢字是也閩監本亦作蹢非

以杞馬云大本也柳柔脆木也。補閩監本同宋本馬誤禹脆作柳盧本大本作大木脆作韌

〔萃〕

除戎器本亦作鍺。補宋本盧本鍺作儲閩監本鍺誤鍺案儲字是也

〔升〕

冥見經反。補盧本見作覓

〔困〕

株木張一反。補閩本同宋本一作愚監本一作于盧本一作慮案宋本是也

數歲色柱反。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柱改主

刖方刮反。補閩本同宋本方作王監本方作於盧本方作五案五字是也

藟幽州人謂之推藟。補盧本推作推

〔井〕

無喪。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無作无

以勞力報反二同。補宋本盧本二作注是也閩監本作下

甕說文作罋。宋本閩本同盧本甕改罋非監本罋作甕俗字。按依說文當作罋从缶雝聲

甃本云以甎壘井曰甃。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本作干案干字是也

洌潔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潔作絜按絜正字潔俗字

〔革〕

〔鼎〕

以爲。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下增子字是也

雉膏食之美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也作者案者字是也

〔震〕

以成成亦作威。補閩監本盧本同宋本威作盛

〔漸〕

衎衎馬云饒衍。補盧本饒衍作饒行

〔歸妹〕

知弊釋也反。補盧本作婢世反

以須荀陸作孺。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孺作嬬

承筐郊作筐。補宋本承筐作承匡郊作鄭閩監本盧本筐作匡案宋本是也

〔豐〕

則溢本或作則方益者非。補宋本閩本盧本益作溢監本方誤云

沛鄭于作常。補盧本常作芾云舊本鄭于作芾之芾作韋字乃後人所臆改不知訓小之芾乃蔽芾之芾鄭于作芾乃朱芾之芾二字義本不同今從宋本正錢本同

豐其屋說文作寷。閩監本同宋本作豐盧本作寷是也

〔旅〕

不快苦夬反。宋本盧本同閩監本苦作草。按草字誤

〔渙〕

血去。此條各本在逖湯歷反下盧本移在上是也

〔中孚〕

爾靡本又作縻又亡彼反京作劘。宋本盧本縻作糜七彼宋本作亡波閩監本劘作劘

〔小過〕

不宜上上六注上亦同。宋本閩監本同盧本亦作極。按盧是也

故令力呈反注同○宋本閩監本同盧本注作下○按盧是也

陽巳上故止也故少陰上○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上作止案止字是也

既濟

衣袽說文作絮○閩監本同宋本盧本絮作絮下絮塞同

繫辭上

周易繫徐胡詣反字從轂若直作轂下系者○補閩本同監本請作計盧本請作詣從轂下有下系二字系者系字作系案諸字是也古用轂爲系字陸氏謂字作轂不誤若作繫則音口奚反說文所謂繫繺也繫𦃇惡絮也上音溪下音題陸氏大字當云周易轂小字字從轂當云本作轂

鼉疑爲黿○補閩監本盧本同盧文弨云舊本疑作凝非

震无咎周云感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感作救

盡叙○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叙作聚案聚字是也

功贍先豔反○補閩本同監本先作失宋本盧本先作涉案涉字是也

而知明僧知音智○補盧本僧知作僧紹是也十行本原闕僧字今正

成象蜀本作盛象○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蜀才案才字是也

卑本亦作俾○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俾作埤

賾云債也○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債作情案情字是也

典禮姚作典禮○補盧本作姚作典體

之惡○補盧本作惡之云舊誤倒今從官本改正

議之鄭姚○補盧本鄭作陸

子和明臥反○補盧本明作和

愼斯術也師明義○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明作用

不德蜀本作置○補盧本作蜀才作置案才字是也

期音朞○補盧本朞作基

以斷下二章同○補十行本二字缺宋本盧本有今正閩監本誤作一

洛出故從各○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各下有隹字

之奧依毛本正○補盧本作淵奧云淵舊本作之疑避唐諱因致譌今

繫辭下

盡會丁廻反○補盧本丁廻作津忍

貞觀官換反○補盧本換作喚云舊本作換譌今依前例作喚宋本錢本作煥

隤然人回反○補盧本人作大

氏包犧取大皞○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取作氏案氏字是也

下治草木同○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草木作章末是也

暴客鄭作虣○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虣作虣是也

介于衆家作介○宋本作介作砎

數也色柱反○補盧本柱作主云主舊作柱譌宋本作拄亦非仍據前後例改作主

說卦

發揮音輝○補宋本盧本同閩監本音輝作音揮十行本輝字模糊今正

撓○補盧本撓作橈案橈正字撓俗字

水火不相逮一音七計反○補盧本七作大

少男許黨反下必之皆同○補盧本許黨作詩照必之作少女

駹○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駁是也

爲尃鋪爲花泉謂之敷○補閩本同宋本泉作兒盧本作貌敷作敷案兒字是也監本作彔亦非

蒼筤○補盧本筤作莨

顙的顙日顚○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日作白

反生麻豆之屬陸云反當爲反○補十行本麻字缺今正閩監本麻作豍宋本盧本作麻陸云反作陸云阪監本作坂案阪字是也

矯一本作橋○補盧本橋作橋

乾卦古免反陽在以能幹正也○補宋本盧本免作丹以作外監本免作完在作性閩本亦作性

鱉本又作鼈○補盧本作本又作鼈

蟹戶賣反○宋本閩本同監本盧本賣作買是也

果蓏在地曰瓜○補盧本瓜作蓏

黔鄭作黚○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黚作黚

爲堅多節本無堅字○補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一本无堅字

爲羊爲首爲作爲楊爲可爲叢棘爲此字○補盧本首作直作作牝此字作牝牛是也閩監本亦誤爲首爲作宋本爲楊作爲揚監本爲可作爲河宋本爲叢棘作爲叢梗閩監本此字二字缺

周易釋文校勘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揔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揔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注疏挍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蓺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槪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挍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尚書注疏舊有挍本玆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挍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著於簡首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未至酒誥之半）

古本（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也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閒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挍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武英殿翻

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讐正益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爲九卷泰誓以下爲十卷洪範以下爲十一卷旅獒以下爲十二卷康誥以下爲十三卷召誥以下爲十四卷多士以下爲十五卷君奭以下爲十六卷立政以下爲十七卷顧命以下爲十八卷君牙以下爲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爲二十卷其中缺葉爲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溯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間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稱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閩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彼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挍正義以此爲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挍明刻之訛間有辨論別爲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嫌贅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鏜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弨輯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敍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疏〕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摠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胥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籍書

〔疏〕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遺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檝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衞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祕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讖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

〔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輙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

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靑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撰葵癸反度也【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旣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旣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厥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揔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

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揔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之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揔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皆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旣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左史官左右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卽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揔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刪色姦反【疏】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旣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卽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卽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旣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卽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卽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卽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旣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旣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卽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卽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卽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卽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

（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疏（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疏（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謚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衞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名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揔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一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疏（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

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冏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疏 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用書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卽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卽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卽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一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會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校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篇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閒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爲于僞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疏 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據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偏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運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爲于僞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

疏 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不能聞知俱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子看長安因與闘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按七經孟子考文所据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北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爲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閩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　案正當作王

怗釋注文　浦鏜云怗疑詁字誤○按怗疑帖字誤

謹其銓敘　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達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勅字提頭凡三行記之下同此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浦鏜云記疑訖字誤按訖字是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循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蜚

流訖十也（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佗案此本流訖下誤作浣訖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循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浦鏜云翼背字互誤禮誤順○按順字不誤浦云非也毛詩左傳正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埤雅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爲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浦鏜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案坐當作座）

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浦鏜云何疑又字誤）

僑極子（浦鏜云蟜誤僑）

舜非三王（皇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宋本閩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也）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宋本下索字作素按素字是也）

八索（陸氏曰索所白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懼覽之者不一（岳本之者作者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浦鏜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浦鏜云有序字當誤倒按○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浦鏜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秘府而見爲（閩本明監本同案爲當作焉）

別云述之以爲除九印（浦鏜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浦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敎（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浦鏜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按許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愜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浦鏜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親燒之（宋本監本親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監本無臣字浦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按文選注讀作讚）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泰和元年（宋本閩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小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益稷合於臯陶謨（陸氏曰臯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爲一（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閩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孫（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卽詔丞相劉屈氂（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氂作犛按犛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關（毛本看作釋因作囚案所改是也監本囚作國關作閒並誤）

奔湖關自殺（宋本明監本閩本同毛本關作遂山井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因壺關而誤）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

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遺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後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憚憚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衞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蕭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諡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

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傳即註也以傳述爲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疏〕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諡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作堯典。**

〔疏〕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序者若汩作九共九篇稾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諸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遜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遂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以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

是以舜爲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諡也故馬融亦云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諡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由諡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諡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諡諡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諡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明者明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亶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亶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即且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疏〕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可與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

（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

〔疏〕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卽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之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

〔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其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卽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厤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眞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析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産）

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平在朔易。**（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illegible]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illegible]）**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

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爲旬匝子合反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

〔疏〕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歷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乃依此歷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爲一歲之歷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巳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一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巳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巳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奧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閏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敘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卽羲也黎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

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胄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轉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卽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卽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卽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卽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

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卽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昊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摠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故記此天時以爲歷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釋詁文寅者主行導引故寅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卽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

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其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卽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暫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閒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捴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子助毋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卽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卽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類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卽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歷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毨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至歷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迊四時曰朞朞卽通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捴於時故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卽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之一一於九百四七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二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

（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歷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註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鬬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湯音傷洪音戶工反）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之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劍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帝曰。往。欽哉。（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卽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鳴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頗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鳴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晩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嫡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戾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卽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兆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摠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未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動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愈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末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卽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倘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偏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遠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乂治也。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卽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异已已退也。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傳住之意故爲退也。傳勑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彌諧帝業然則人有性

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遺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成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于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簟反）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于計反）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帝曰。欽哉。（歎舜能脩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疏 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御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己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己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入十六句下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與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污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各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

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故書傳稱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卒纂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曚之職以其無目使眠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瞭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廪從下縱火焚廪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光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廪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羅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

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鄭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未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衎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爲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泰誓八篇誓也（泰當作秦）

取其徒而立功（徒當作徙）

與畢命之類（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尚書之題也（浦鏜云尚當夏字誤按浦挍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閩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案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宋本肆命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竝無此文（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泰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義竝通据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按子字衍文）

宅嵎夷爲宅嵎鐵（宋本鐵作峓○按段玉裁云嵎鐵即禺銕者古文鐵字鐵者銕之譌體也廣韻六脂云嵎峓山名書作嵎夷集韻云嵎峓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銕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銕峓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颺歷之文）

購募遺典（宋本閩本明監本募作慕）

言聖德之遠著（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無者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挍）

但遂同天之名（宋本同毛本遂作逐閩本初亦作遂後改逐案逐是也）

三皇無爲而同天（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堯典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惟賢尚善曰讓（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向不向上（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皆變化化上（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合字之誤）

是以風俗大和（纂傳大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昭然而明顯矣（岳本宋本昭作照閩本以下同）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宋本閩本同毛本化作從山井鼎曰作化與注合○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唯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人猶下民也知孔疏所据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哉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按史記集解有暘字）

平秩南訛（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强讀爲訛字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爲今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爲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强讀耶又羣經音辨人部云僞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僞蓋古文僞譌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僞○按今本史記爲作譌者妄依衞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纂傳時作方）

寅餞納日（按餞納羣經音辨作淺內○補釋文挍勘記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案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書寅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温焉（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耎陸氏曰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朞三百有六旬（唐石經纂傳朞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朞（古本宋本匝俱作迊按迊匝並俗帀字）

釐治（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宋本閩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監本同閩本揚从木作楊按揚子雲之揚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閩本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宋本據作是）

火掌爲地（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當爲地）

何有罪而誅（浦鏜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閩本同毛本言作司案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宋本推作惟）

而曰從谷之出也（宋本閩本纂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送入日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入日作日入案入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女）

故重明之（浦鏜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昴爲中故昴爲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宋本二作三三字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爲歲日殘分所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閩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按羣經音辨匚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圮族）

好此方名（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爾雅釋詁虧壞圮垝毀也疏引此傳正作比孫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直之名亦皆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鯀治水九載（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宋本閩本同毛本禾作米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顓亦因鯀（宋板顓作顓）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本則作測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九字按前嚚訟傳云言不忠信爲嚚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浦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浦義爲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華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隨者（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光指舜身（宋本光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倒文以曉民（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挍勘記卷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丹反）作舜典。（典之義與堯同）〔疏〕虞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爲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

（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厎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慎徽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揔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女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也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揔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于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擯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揔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之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厎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黜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殛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璿音旋）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僞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疏〕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察至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

行遲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旣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旣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云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捔也捔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擧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靑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擧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旣是旣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斛也衡稱也）**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有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典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註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

〔疏〕歲二月至以庸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又修一死士所執之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卽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卽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卽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衞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卽行故云旣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

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卽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卽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須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卽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厤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鈞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明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玉○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卽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又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卽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卽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何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揔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以如其言卽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二宥也）**鞭作官刑。**（以作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普卜反徐敷卜反榎皆雅反）**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恤峻律反憂也）**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州○共音恭左傳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卽共工裔以制反）**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卽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殛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卽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揔見之）

〔疏〕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愼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

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罪初於登用之日卽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鎭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鎭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卽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此鞭爲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槄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麛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旣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狠漫天足以疑誤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卽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詁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從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旣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卽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臯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臯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卽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殂才枯反）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

疏 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卽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

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傳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遏絕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爲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詢于四岳。闢四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闢婢亦反徐甫亦反）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張丈反下同）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音乃旦反任音壬又音而鴆反）

疏月正至率服○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卽正位爲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爲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爲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旣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卽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闢四方之門謂闢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闢門是闢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爲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爲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奮弗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

疏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卽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皐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卽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自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皐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饑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卽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卽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朝直遙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帝曰皐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皐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爲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

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旣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皋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旣訓服爲從故云旣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筰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筰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屛之遠方西方曰僰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旣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皋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皋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皋陶有信故傳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皋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疏〕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共音恭）

〔疏〕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益皋陶子也）

〔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

〔疏〕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

〔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

〔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爲序此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

〔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夔音求龜反）

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莊栗戰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

〔疏〕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爲節律呂和此長歌爲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荅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旣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耳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庶子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胄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以樂感人能成忠和祇庸孝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言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強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

（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淸故知磬是音之聲淸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淸者精精則難和舉淸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淸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卽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睺音候）〔疏〕（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大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堲疾至絕之○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揔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王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揔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卽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揔勑之未必卽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黜丑律反）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卽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從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俱不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舊言）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疏〕（傳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卽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傳方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註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卽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汨音骨）九共。九篇。槀飫。（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共音恭王巳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據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揔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疏〕（帝釐至槀飫○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之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槀勞飫賜也○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槀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三（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古本分爲十三卷卷內有數篇每篇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同今詳記之見其柢牾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應以古本爲正也○按十行本堯典上亦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舜典第二　虞書（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頤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闕古本異同故識之）

似其繼世相傳（宋板似作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按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僞撰托名姚方興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誣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疏說不合允字作充則是也纂傳亦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纂傳賾作頤）

聞天朝（閩本明監本毛本聞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實監本誤作貴）

叔豹（〔補〕案釋文豹下有季貍二字此誤脫也）

格汝舜（汝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纂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爲一事（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宋板同毛本自作勑按勑字是也）

檮戭（毛本禱改作檮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閩本同毛本常作裳案說文常是裳之正字詩小雅蓼蕭周頌諸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玉者正天文之器（岳本閩本纂傳玉作王是也）

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古本作以政察已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注山井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

星也（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按輯古文作楫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古本瑞上有五字）

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閩本主作王按作王是也毛本作玉尤誤）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岳本日月作日日按日日是也毛本不誤）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宋板今作令）

猶卯之裏黃（毛本裏作裹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是裏字誤也）

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二作三）

恥中丞象之（毛本恥作耿是也）

王藩（毛本藩作蕃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浦鏜云中誤年○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盧文弨云書當作署○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肊增此四字而纂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岳本而作天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禋之言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禋字作烟是也）

幽禜（纂傳禜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禜）

司馬彪又上表云（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已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葢亦作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古本閩本明監本同與國本禮作理毛本亦作理案正義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盧文弨浦鏜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毛本幣作帛）

兩銖之爲兩（宋板閩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

以軍禮同邦國（宋板同毛本作固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盧文弨云不必疑倒○按下云幷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肇唐石經作肈後並同不悉按）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古本者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鞭案鞭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尚書易爲維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洲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葢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閩本同岳本州作洲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以一大山爲鎭（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閩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浦鏜云宥寬字誤倒）

此鞭爲（毛本此作比爲下有重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閩本同毛本滌作條案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例也作條誤）

大隨造律（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証）

治氏爲殺矢（案治當作冶閩本亦誤）

㮚氏爲重（岳本重作量案量字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吕刑已用言（岳本用作明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眚爰過也（岳本爰並作爲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岳本罪作要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纂傳歲作載）

若其不能安近（按若疑當作苦）

欲令遠言皆安也（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誤也）

故據遠近之（宋板纂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爲宗伯（岳本宗作崇是也閩本亦誤）

爲拜乃稽首（纂傳爲作禹是也）

帝曰棄（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言無教所致（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卿士等（浦鏜云鄉誤卿）

議能議貴（閩本議能下有議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攷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宋板攷作故按攷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胄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單出胄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胄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胄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爲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按胄無長義馬本未必作胄說文去部育字注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作育故訓作長長卽養也陸氏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僞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爲牽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兩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强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謂過於剛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兩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卽虐傲矣於

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纂傳咏作永按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爲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葢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令命女典掌樂事（岳本令作今是也）

各生其寛厚薄均者（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宋板無述字）

卽疾（毛本卽作塈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閩本亦誤）

槀飫（唐石經槀从木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注疏同○按槀卽枯槁字也今注疏本作稾从禾非也）

各爲其官（盧文弨云爲依注是設字）

左傳言槁師者（閩本同毛本槁作犒）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三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矢厥謨。（矢陳也○皋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皋陶謨。（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謨亦作謩）益稷。（凡三篇）〔疏〕（皋陶至益稷○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卽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敷於四海卽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吏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疏〕（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眷居倦反奄於檢反）〔疏〕（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力反響許丈反）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吁況俱反度徒布反虞度徒洛反）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咈扶弗反戾連弟反）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臥反）

【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曰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恆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恆○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於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恆也○傳淫過至爲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遊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傳干求至賤之○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傳咈戾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爲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禹曰至乃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縻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揔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序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揔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己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揔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卷反頤以之反厭於豔反解于賣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江巷反）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

【疏】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己不堪揔衆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治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己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爲含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心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己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己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己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爲尚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治音稚當丁浪反又如字）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疏】帝曰皋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

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卽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胄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故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用反）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丕普悲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飮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愼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迹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喩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非飮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卽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卽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經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惟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按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愼汝有位愼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愼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勸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宜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宜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僉七廉反）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鴆反又音金）

〔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老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動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言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卽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徐音征）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卽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揔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卽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卽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盡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録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子禮反）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蠢春允反）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咎其九反）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疏 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衆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吕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于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吕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吕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録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衆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民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屆音戒）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戶高反旻武巾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側皆反）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反）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反蠡音禮）

疏 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益受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

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illegible]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illegible]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卽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illegible]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違用兵之道而不爲[illegible]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illegible]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illegible]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illegible]拾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卽得從命[illegible]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illegible]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illegible]贊爲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illegible]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illegible]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illegible]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illegible]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正[illegible]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象曰[illegible]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illegible]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illegible]德息師詩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illegible]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illegible]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illegible]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illegible]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旣聞命矣[illegible]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illegible]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illegible]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illegible]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父○正義曰慝之爲惡常[illegible]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illegible]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瞽同耳丁寧深言[illegible]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illegible]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illegible]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illegible]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旣被堯微[illegible]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illegible]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誠[illegible]感○正義曰誠亦咸也咸訓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illegible]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文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illegible]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illegible]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illegible]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illegible]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見之其[illegible]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illegible]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舜而已卽還[illegible]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illegible]曰大夫當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illegible]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illegible]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illegible]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illegible]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必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敎君[illegible]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illegible]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illegible]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illegible]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illegible]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敎不[illegible]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illegible]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illegible]

（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呉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呉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爲于僞反）〔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身修絕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惇切韻都昆反）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卽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謨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德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皐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疏〕（皐陶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術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爲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愿音願慤切韻苦角反恪苦各反）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斷丁亂反）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孝反）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疏〕（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正義曰周禮大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毅也○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簡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至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義○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卽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浚息俊反馬云

（大也）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嚴如字馬徐魚檢反）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僚本又作寮）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撫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疏〕日宣至其凝○正義曰皐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撫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敎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敎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以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卽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敎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乂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卽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愼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荅反幾徐音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次敍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敍使合于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音中）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敍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無教至懋哉○正義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敎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敍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敎敎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敍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爲至之常○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愼危必懼傳言愼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愼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敍有典有此五典卽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敍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爲天次敍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敎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敎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敎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敍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饌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敍此云天秩者敍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等以敎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

〔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以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卽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己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見聞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卽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卽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卽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以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皐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弨云隋天文志枉矢舊本竝作枉夫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曰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愼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厭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浦鏜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下云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洚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而蔡傳引朱子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洚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旣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爲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据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鏜云故事誤倒

數干王誅 纂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 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岳本閩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蔡傳並作伐案伐字是也又辭古本作𤔲罪古本作辠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 案氏當昏之譌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 唐石經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蓋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 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爲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 宋本瞽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依人亂眞 古本眞作德按德古作悳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彼言剛失之虐 宋板之作入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傲放此

是爲強貌也 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尞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卽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鄭元以爲并上之禮 浦鏜云之當典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葢衛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卽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已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閩本同毛本思作宊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揚注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輯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四終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曁益曁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曁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茲）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褰斫又莊下反）曁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曁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畎工犬反澮古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反）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當丁浪反）【疏】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皐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乎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皐至當言○正義曰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皐陶也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遺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或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摘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楬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楬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楬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尸一樏與楬轝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礼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而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已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illegible]）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illegible]天又重命用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禹[illegible]以[illegible]嗚呼帝當謹愼汝所在之位帝受[illegible]欲愼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illegible]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illegible]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illegible]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illegible]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illegible]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illegible]○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愼乃[illegible]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illegible]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illegible]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illegible]徯待至帝志○正義曰徯待釋詁[illegible]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illegible]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illegible]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illegible]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illegible]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illegible]）予欲左右有民。汝翼。（[illegible]）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illegible]）予欲觀古人之象。（[illegible]）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illegible]）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illegible]）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illegible]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illegible]）

（汝明制之○衮工本反僭子念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而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笞勑疑反）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

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己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須臣之力乃揔勑之敬其職事或若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汝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用揔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傳言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收之論語稱孔子適衞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冨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與○傳布力至為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旂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捴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雜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華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與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衮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為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揔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被服以明尊卑故揔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合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

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取樂採人歌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卽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惣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頟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偏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勸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頟頟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卽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使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此勤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合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卽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卽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

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其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功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心日日進於无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羣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輒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

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遏迫也薄者遏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爲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持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

疏 皐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皐陶爲帝所任偏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積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歆許金反）**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間間廁之間鳥獸孔以爲鳥獸自舞也馬云鳥獸筍虡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蹡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韶時昭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於予並如字）

疏 夔曰至允諧○正義曰皐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擊柷敔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鳴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戛擊至明之○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鍾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鍾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鍾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鍾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蹌蹌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鍾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颺音揚）**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摠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 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

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愼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愼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愼微不忍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變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與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情於己成功故以此爲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謀（岳本謀作謨毛本同案謀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宋板岳本謨作謀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畎深之（纂傳澮畎作畎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爲句不必增竹字）

精神昏瞀迷或（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宋板難作艱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宋板同嘉靖本閩本食之作之食）

順命以待帝志（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閩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絲音米）

汝當聽審之（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爲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岳本云作音是也閩本亦誤）

若其怠忽（宋板閩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正與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奡說文夰部奡嫚也讀若傲則奡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則作奡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岳本傲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爲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奡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浦鏜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荅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蓋稱諸侯爲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按纂傳作班與此同）

言神人治（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夏敔之木名爲籈（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夏擊鳴球三者（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案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俞（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宋板閩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政）

惟在愼微不忍細事也（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毛本識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宋板同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賡（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刊苦安反）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云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卽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禹制九州貢法）〔疏〕（禹貢○正義曰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敎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洪水汎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劍反行下孟反）奠高山大川。（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敍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冀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疏〕（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於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疏〕（傳壺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疏〕（傳高平至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大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覃徒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疏〕（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疏〕（傳無塊至而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閒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是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疏〕（傳田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〇從才容反

疏 傳二水至耕作〇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一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〇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

疏 傳海曲至害除〇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〇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

疏 傳碣石至餘州〇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畧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

疏 兗州〇傳東南至距河〇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〇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

疏 傳河水至北是〇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〇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

疏 傳雷夏至此澤〇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〇蠶在南反

疏 桑土至宅土〇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土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〇傳地高至桑蠶〇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〇繇音遙馬云抽也

疏 傳繇茂條長也〇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

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 傳貞正至相當〇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〇載馬鄭本作年

疏 傳治水至州同〇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〇漆音七盛音成

疏 傳地宜至貢焉〇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縉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〇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

疏 傳順流至曰達〇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入經言浮于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言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〇岱音代泰山也

疏 青州〇傳東北至距岱〇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

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嵎音隅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疏】傳嵎夷至故道○正義曰嵎夷地名卽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涯魚佳反【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種章勇反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從㕣㕣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碔砆之屬【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註同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檿烏簟反山桑也【疏】傳檿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沂魚依反水名藝魚世反【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爲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卽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久【疏】傳夏翟至琴瑟○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蚍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疏】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別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卽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疏】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黑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疏】揚州○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疏】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illegible]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illegible]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illegible]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篠簜既敷。 篠竹箭簜大竹○篠西了反簜徒莽反【疏】傳篠竹箭簜大竹○正義曰[illegible]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illegible]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illegible]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於嬌反馬云[illegible]喬其嬌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丁丈[illegible]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illegible]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 地泉濕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illegible]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illegible]而云三品[illegible]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illegible]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illegible]美者也鏐卽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 [illegible]美石也馬本作璸韋昭音貫【疏】傳瑤琨皆美[illegible]也玉石其質相類[illegible]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illegible]反旄音毛楩音纏又婢善反【疏】傳齒象至豫章[illegible]齒知齒是象牙[illegible]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illegible]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illegible]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illegible]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illegible]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illegible]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illegible]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illegible]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illegible]木不言木者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illegible]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illegible]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許貴反【疏】傳南海至葛越[illegible]謂之島知此島[illegible]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illegible]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illegible]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illegible]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illegible]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illegible]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illegible]

厥篚織貝。 [illegible]水物【疏】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illegible]則貝錦異物織是織而爲之[illegible]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illegible]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illegible]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illegible]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illegible]

（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裹音果〔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荊州○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朝直遙反〔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疏〕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獻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疏〕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泯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

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揵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疏〕傳土所至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杶榦栝柏。（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杶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櫄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柘章夜反〔疏〕傳榦柘至曰栝○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疏〕傳砥細至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近附近之近〔疏〕傳箘簵至稱善○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橘柚〔疏〕傳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疏〕傳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匭是匣之別名匣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疏〕傳此州至組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繫玉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疏〕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疏〕浮于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疏〕豫州○傳伊出至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又播滎播澤名遏烏葛反〔疏〕傳滎澤至遏豬○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

過猪言塗過而爲猪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衞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衞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衞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土可反註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註同猪張魚反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疏〕傳菏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疏〕傳纊細綿○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候絕氣卽纊是新綿耳纖是細故言細綿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傳治玉至磬錯○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又胡瓜反〔疏〕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疏〕傳岷山至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作穌鄭云和讀曰洹治直吏反下同〔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田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卽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貍力疑反罽紀例反〔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井反〔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疏〕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雍於用反〔疏〕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傳導之至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代〔疏〕傳屬逮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沮七徐反灃芳弓反〔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荊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治直吏反〔疏〕傳已旅至之荊○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嫌與上荊爲一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荊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荊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丕普悲反〔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致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球音求琳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疏〕傳球琳至似玉○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從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上時掌反〔疏〕傳逆流至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崘會門反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

（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崘爲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厎柱山名在河水中）〔疏〕（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厎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疏〕（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大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大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傾窺并反圉魚呂反）〔疏〕（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華如字又戶化反）〔疏〕（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疏〕（傳四山至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漾羊尚反）〔疏〕（傳漾水至荆州○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疏〕（傳內方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疏〕（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馬云地名）〔疏〕（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不出於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水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溢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東行）

東至于厎柱。（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見賢遍反虢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疏〕（傳孟津至爲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嚭郭撫梅反字或作岯）〔疏〕（傳洛汭至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鄭戶江反）〔疏〕（傳降水至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胥聽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

同爲逆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渤蒲兀反）〔疏〕（傳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

（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疏〕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於江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浪音郎〔疏〕傳別流在荊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又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澨市制反）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觸切韻尺玉反）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匯徐胡罪反韋空爲反）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疏〕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江東南流沱東行○沱唐河反〔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土云浮于江沱潛漢其實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水名○澧音禮〔疏〕傳澧水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台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遺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迆以爾反馬云靡也〔疏〕傳迆溢至彭蠡○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爲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沇音兖又以轉反〔疏〕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

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數色主反下同一本作十所〔疏〕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陶音桃〔疏〕傳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折之設反）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灃音豐）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與職反〔疏〕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與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庶土交正。厎愼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

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愼者惟財貨賦稅也愼之者皆法則其三品上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之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盡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卽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謹愼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卽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於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則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

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遍反爲于僞反）〔疏〕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揔近附近之近稾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穟音遂）〔疏〕傳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疏〕傳秸稾也服稾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乘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於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疏〕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疏〕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針反又而鴆反下同）〔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爲于僞反）〔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綏息遺反）〔疏〕傳綏安至政教○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衞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故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疏〕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卽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衞。（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衞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疏〕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衞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衞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衞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見其疏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馬云夷易也）

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義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衞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衞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衞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千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譏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北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訖斤密反）〔疏〕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六（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宋板閩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之（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毛本曰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横漳（纂傳横作衡諸本皆作横案衡横古今字）

錯雜（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宋板州作則盧文弨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案等當作第閩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爲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鳥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浦鏜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不悉按）

還都白帝所知（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縣西北（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卬土（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八州平（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篚篚而貢焉（案篚篚當作筐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纂傳海作泲與漢志合）

岱畎絲枲（陸氏曰畎徐本作甽谷○按徐本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釋文按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爲二字也當云徐本作甽谷也說文曰甽古文也畎小篆文也谷下奪一也字）

言可耕（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陸氏曰漸本又作蔪○按說文蔪下云艸相蔪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蔪包蔪包者積緻之皃僞孔以進長釋蔪而或改蔪爲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搏埴之工（監本同毛本搏作摶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菏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菏古文尙書疏說云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卽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合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古本濕作溼）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閩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爲織者（纂傳織作錦）

當繼荆州乏無也（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爲江之別名也（按當作是沱爲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鄲縣（岳本鄲作郫案鄲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嶓冢（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纂傳自作出浦鏜云湔誤揃）

入太穴中（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乂（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乃以爲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乂則古本卽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閩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杶榦栝柏（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弓人取榦之道也（浦鏜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璣閩本作機後並同○按作機是也說詳爾雅挍勘記）

菁莫菁也（浦鏜云蔓誤莫下同按浦挍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爲藉（宋板閩本茅脊二字倒不誤）

鄭云纁者（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名耳（浦鏜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挍）

下者壚疏（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壚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爲黑質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十行本不誤按下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末疏字爲黑質白文遂於音義之首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尙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猶知其爲音義也）

沱山之石（案沱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宋板縣下有嶓字閩本纂傳無嶓字亦有縣字毛本縣作嶓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閩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績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挍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汭（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纂傳岍作笄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爲燉煌郡（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閩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萬歷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占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太岳上黨西（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浦鏜云博陽漢志作傅易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朱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傅史世家傅錫庶民漢文傅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爲傅傅轉爲博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傅但陸氏不爲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陸氏曰弱本或作溺）

傳合黎至沙（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陸氏曰伾本又作岯○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鐔以大岯善注引東過大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岯（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岯作伾）

北過降水（降蔡氏作洚按此與大禹謨降水字同義異說文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降字可作洚此降字必不可作洚也唐石經宋臨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洚者）

在大陸之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爲三（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爲北江而入海（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傳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許宗彥曰同盖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驗也同上亦疑脫不字）

又東至于澧（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爲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爲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迆北會于匯（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爲匯沿董鼎書傳）

都其北會爲彭蠡（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爲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爲傳中加爲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宋板在作出）

菏澤之水（古本菏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爲雌雄（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緜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閩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銍刈謂禾穗（古本作所銍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綏服（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衞爲安（閩本明監本侯作敎）

稅微差簡（毛本微作徵案徵字是也）

不服蠻來之也（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寰宇（浦鏜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里（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曰考工記（案義曰二字複衍）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疏〕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怠棄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絕之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予則孥戮汝。（孥子也非但止

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累劣僞反 疏 大戰至戮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名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殺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名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名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偏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閒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揔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閒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滅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宜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職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當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

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揔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敍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疏 太康至之歌○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卽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疏 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盡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本又作佾豫本又作忬音同）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喪息浪反）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畋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徯胡啓反）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敘怨）疏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遠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疏 其一至不敬○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之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愼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也知君祖是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愼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爲

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疏 傳作爲至鳥獸○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底之履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 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傳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緜緜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上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旣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則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賈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旣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

志云石爲怪異人金不從革之條貫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曷戶割反）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弗愼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愼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雖）

疏 其五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壽徧天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愼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鬱陶思君正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湎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國名）

胤征。（奉辭罰罪曰征）

疏 羲和至胤征○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傳羲氏至甲乙○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歷數以紀天時不存歷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曰○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肇音兆）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舍音捨）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 惟仲康至徂征○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羲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侯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旣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旣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勑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藝本又作埶更音庚技其綺反）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疏 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愼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愼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敎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敎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愼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遒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于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宜令之事略與此同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倒丁老反）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

（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俶本又作俶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嗇音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後胡豆反）

【疏】惟時至無赦○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顚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歷之官爲歷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顚覆至之誅○正義曰顚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顚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俶始至所主○正義曰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歷數歷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毎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避太疾推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擧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大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毎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歷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卽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崐音昆）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涴泥著物也一音烏臥反）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辟音避）

【疏】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喩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其爲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愼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加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崐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喩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逸卽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貽禍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殲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

【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

（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經通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祇巨支反）〔疏〕（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疏〕（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復扶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疏〕（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浦鏜云啟誤故）

甘誓

明堂云（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唐石經棄作弃後並同）

用其失道故（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古本以上有爲字）

御以正馬爲政（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社之義（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譌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閩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閩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述案述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浦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宋臨安石經彫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爲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雖悔可追（陸氏曰雖如字或作睢○按雖睢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岳本葛本宋本閩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爲大司馬（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爲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衆衆官（古本岳本宋本上衆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衆）

百工之職（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厤象後天時（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爲辰（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之）

則是日月可知也（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毛本墉作牖按北牖之牖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爲牖）

山脊曰岡（宋本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爲是）

或眦睚而害良善（宋本眦睚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

湯使亳往爲之耕（閩本同毛本亳下有衆字案有者是也）

尚書挍勘記卷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

〔疏〕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敍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慇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亡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湯誓。（戒誓湯士衆）

〔疏〕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復扶又反）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惰徒臥反）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王曰至攸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逆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驕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歎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啟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扈音戶）

〔疏〕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敍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稱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與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亦在湯誓之下云湯旣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末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旣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旣成粢盛旣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卽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反從才容反）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朡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疏（傳三朡至寶之○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疏（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爲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疏（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名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疏（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臧作郎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繁音煩）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惡烏路反）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疏（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疏（德懋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過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徯胡啓反蘇字亦作穌）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滅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正義曰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其服其人未是滅其國故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攻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債反）疏（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息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疏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家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況反又如字）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報反字或作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疏〕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疏〕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敎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寃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寤五故反）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后反）〔疏〕敢用玄牡○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緫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疏〕傳聿遂也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淸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疏〕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卽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疏〕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慆他刀反）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卷末同）〔疏〕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疏〕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敍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作訓以敎道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疏〕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旣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見賢遍反）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甸徒遍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摠）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傳湯有至稱焉○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疏（傳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其器反鼈必滅反）疏（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疏（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長丁丈反）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内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恕）疏（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

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頟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頟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疏（曰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親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君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擕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頟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音羊徐音翔）疏（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賚力代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疏（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爲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遙反）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疏（太甲至三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從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内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

（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於綺反）〔疏〕（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反）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且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丕普悲反徐甫眉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悉亮反）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懌音亦）〔疏〕（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愼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愼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疏〕（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伊尹至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不習爲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當墓旁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衞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學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顏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疏〕（傳速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幷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逭胡亂反）〔疏〕（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尙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徐扶代反）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

（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啓反）〔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懋音茂）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疏〕（傳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思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注及下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疏〕（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捴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捴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疏〕（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親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卽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卽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一則凶一則吉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卽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illegible]歸于亳[illegible]德以一[illegible]戒未知[illegible]太甲居[illegible]衛伊尹[illegible]邑則伊[illegible]相如成[illegible]伊尹湯[illegible]致政事[illegible]逐云肆[illegible]云太甲[illegible]卒在沃[illegible]尹壽年[illegible]太甲既[illegible]尹乃迎[illegible]相違馬[illegible]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illegible]傳又稱伊[illegible]尹之志則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若伊尹既放其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此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諶市林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話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

〔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孟反殺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僞反下為民同為德如字下為下同徐皆于僞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豉反）

〔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僻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在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宜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烝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丁丈反）

〔疏〕嗚呼至觀政○正義曰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般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

〔疏〕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王無得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沃烏毒反徐於毒反）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疏〕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

〔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青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篡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亳囂地名○囂五羔反）

〔疏〕仲丁遷于囂○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

（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作河亶甲。亡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疏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合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作祖乙。亡

八卷終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八（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湯誓第一（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斮曰予則孥戮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斮也）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賸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蓋槩括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孥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剹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夏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　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鏜按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据疏說湯已變稷惟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　閩本亦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弨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　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逐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釋從字之義卽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　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浦鏜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徯予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罹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天美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獘

乃亦有終　古本亦作亓山井鼎曰亓古其字○按亦與亓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杍能師禹者也　盧文弨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亳　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葛本同各本治作洽案洽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縁親以及疎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尚書狥于貨色注云狥干求也凡元應所引尚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葢作狥今文則作殉當以狥爲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狥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親此頑愚幼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　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攷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但當）以賴爲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爲一節以傳攷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爲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爲一節然疏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葢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辤

使此近先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爲善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

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斁（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纂傳斁作厭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為厥亦有以厥為其者後亦不悉按）

此至沃丁始卒（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

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

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畢順以為臣下（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為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為廣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各本使作史）

兩手搤之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浦鏜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

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為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亾（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作盤庚三篇。〔疏〕（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語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盤庚（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疏〕（盤庚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于門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音喻感十歷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盡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蘗。（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蘗哉○蘗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厎之履反）〔疏〕（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蘗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蘗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此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

（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也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籲和至之言○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裕故爲和也憂則不和以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圯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大卜大遷考自聽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揔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救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注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斆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故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疏〕（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畧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斆教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疏〕（傳衆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從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傲五報反）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鴆反）〔疏〕（傳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所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云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反）〔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劣反）〔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但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紊音問徐音文）〔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稼揔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昬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昬馬同本或作敃音敏爾雅昬敃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丈反）〔疏〕（傳戎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昬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昬也鄭玄讀昬爲敃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爲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昬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不相率共從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勑動反又音通痛也）〔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時相息亮反馬云[illegible]徐息[illegible]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從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得遏絕之○燎力召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反）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illegible]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言[illegible]不可從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illegible]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illegible]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illegible]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illegible]不從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illegible]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致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illegible]新汝不[illegible]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illegible]孫所宜法[illegible]常之罰脅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illegible]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illegible]也所以不掩汝善[illegible]）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illegible]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疏〕（遲任至非德[illegible]是先王舊法古之[illegible]）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違命必有罰也○傳遲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卽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

〔疏〕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侮亡甫反易以豉反）

〔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丁丈反）

〔疏〕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起呂反）

〔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卽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互文

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臧徐子郎反）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佚音逸）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告汝衆）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

〔疏〕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造士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爲也褻息列反）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

〔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爲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傳爲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舡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傳話善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息淺反）

〔疏〕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舡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卽是天降災也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末反下同）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

〔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戌反）

〔疏〕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疏〕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舡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

〔疏〕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

〔疏〕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

〔疏〕今其至在上○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穢於廢反）〔疏〕

（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疏〕（傳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有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陳塵同也故陳爲久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又士良反行下孟反）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緩反）〔疏〕（古者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惟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疏〕（茲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厲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豉反注同）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暫才淡反隕于敏反）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疏〕（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卽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卽之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遙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腎時忍反腸徐待良反）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讒仕減反）〔疏〕（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悑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

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怨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揔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卽是先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揔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勢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羌呂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

〔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欲將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沉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設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揔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勢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陸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沉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云反）

〔疏〕爾謂至茲賁○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傳沖童至其善○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長丁丈反注同）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相息亮反）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疏〕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揔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揔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彊之勝也彊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揔貨寶以己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揔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亂古文尚書治字也𤔲𤕦𤔔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殷治（宋板殷治作般地）

傳自湯至亳怨（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怨作殷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由蘖（陸氏曰蘖本又作枿○按枿本作櫱傳寫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蘖哉（古本哉作栽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亳是殷也大名（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任彼殷也（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爲正直之言（宋板作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殷（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卽是有所服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毛本注作王）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衆悉至于庭（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纂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纂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爲膚受之言（閩本葛本同明監本爲作僞）

善自用之意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疏正義曰下缺今補栞）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昬作勞（陸氏曰昬本或作暋○按正義引鄭注昬讀爲暋勉也然則古文作昬鄭讀爲暋釋文所謂本或作暋者指鄭讀也）

毒爲禍患也（宋板爲作謂）

遠近謂賒促（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共餘注疏本皆作徐）

從奉持所痛而悔之（閩本同毛本從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閩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尚可得遏之絕之（毛本得遏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案竹當作許盧文弨云嚮當作鄉是也）

滅恩甚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滅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忽害（閩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弇（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舊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鏜改乎爲各云從疏按是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卽）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岳本閩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毛本命作我）

故禘祫爲小也（宋板禘祫作礿祠）

祫嘗禘烝（閩本同毛本禘作祫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君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閩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閩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宋板衆作敎）

王苦民不從教（宋板苦作話）

行天時也（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按下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暑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案后下十一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艮反（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具玉而已（古本念下有其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詳尙書撰異）

作丕刑于朕孫（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以爲據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爲據也）

亂治至其貪（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古本宋板謂作爲）

言不吉之人（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從（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討謀念（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宋板爲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鏜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又云汱渾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宋板其里二字閒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孫志祖云按釋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讒仕減反（案毛本作仕咸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兩慮字浦鏜云皆勴之誤）

無總貨寶以己位（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己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挍勘記卷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疏】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之谿○正義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位也

說命。（始求得而命之）【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摠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疏】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哲本又作喆）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玆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反台音怡）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賚力代反徐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俾必爾反）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疏】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爲氏此巖以傅爲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卽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遙反）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力世反）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徐音集）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霖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啟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卽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傅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爲于僞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總音揔）〔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疏〕（傳天有至設都○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疏〕（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揔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容反）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眚）〔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爲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昵女乙反）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工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喪息浪反）〔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尚謙讓而愉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數色角反）〔疏〕（傳祭不至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卽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遯徒頓反）〔疏〕（傳既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從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麴起六反糵魚列反）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作楳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疏〕（傳交非至汝教○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斆戶孝反）〔疏〕（惟斆至罔覺○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斆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愆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本又作畯）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徐五亮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長丁丈反下同）疏 傳保衡至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撻他達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異雊鳴○雊工豆反）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己音紀）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肜音融）疏 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聽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爲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爲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

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繹音亦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疏 傳祭之至曰繹○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文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 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於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中丁仲反又如字）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疏 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愓焉故引以諫王也愓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不順至不永○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服罪言既爲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其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 嗚呼至于昵○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亦繼之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爲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雉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祖伊恐。（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作西伯戡黎。（戡亦勝也○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疏 殷始至戡黎○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邗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己後賢臣○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諡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

（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諡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强之勝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疏〕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尙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王心于況反下注宜王者同〔疏〕傳文王至爲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疏〕傳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追用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待洛反〔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已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摯音至本又作摯〔疏〕傳摯至也至所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少詩照反〔疏〕殷既至少師○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疏〕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酗營敗亂湯德於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營湎面善反營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尤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疏〕微子至于今○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偏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二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營也然則酗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尙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遯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都困反）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顚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隮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疏〕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遯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顚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

咈其耉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耉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咈扶勿反耉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解佳賣反）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瘠在益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馬本作清謂潔也）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顧音故徐音鼓）

【疏】父師至行遯○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耉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卽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于至王子○正義曰諮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于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呼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言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與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耉長與舊有位人卽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組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下視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宋板與上合爲一卷）

高宗夢得說（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㝵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兊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閩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纂傳厲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爲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合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傳險姓之（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纂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憒亂（浦鏜云憒當憒字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宋板有下有士字）

憲法也（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敎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疏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敎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經傳之無鎧與兜鍪（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爲背之（宋板爲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浦鏜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古本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陸氏曰梅亦作楳）

鹽鹹梅醋（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陸氏曰俊本又作畯）

故此爲解（浦鏜云此爲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浦鏜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葛本閩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按羣經音辨尸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考疏引尔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爲嗣（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

自立君以主之（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乿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弨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爲名（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怠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摯（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藝○按說文作藝引書云大命不藝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亂）

交錯是渾亂以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爲卿士也（浦鏜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古本底作致）

又爲姦宄於內外（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爲敵讎（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爲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懈亦誤）

我罔爲臣僕（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䑑恐此是古本作䑑後折爲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顚隮（古本隮作隕）

我久知子賢（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宋板閩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黙而不呼（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

附釋音尚書注疏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

疏　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纘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年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厤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厤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言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厤明時然則改正治厤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

（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名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閭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名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大會以誓衆）〔疏〕（傳大會以示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疏〕（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厤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疏〕（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揔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揔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疏〕（傳生之至爲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疏〕（傳沈湎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卽今之堂埋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常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卽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疏〕（傳忠良至暴虐○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判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判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旣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鬭之爭）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疏〕（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旣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欲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淸）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
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鮐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梨故鮐背之耇稱黎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況付反）〔疏〕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過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寃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竝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疏〕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息浪反長丁丈反）〔疏〕傳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變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己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會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我治至德同○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能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周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己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取彼凶殘。（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張設此於湯又有光明）〔疏〕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之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敵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篇注同）〔疏〕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紂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易勉至克矣○正義曰易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疏〕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亦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卽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卧反〔疏〕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卽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斮側畧反又士畧反朝陟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疏〕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徐音敷又普吳反〔疏〕傳痡病至及遠○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偏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綺反褻息列反〔疏〕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既反〔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强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爲毅言能强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賁音奔稱尺證反）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illegible]劍謂此也）[illegible]甲子昧爽。（[illegible]昧未[illegible]旦也〔疏〕[illegible]記言語[illegible]新邑與[illegible]克紂之[illegible]言云晦[illegible]謂早旦[illegible]下朝至[illegible]）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甲[illegible]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

卒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敕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越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疏〕傳師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疏〕傳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疏〕傳妲己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疏〕傳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疏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疏〕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六反刺七亦反）〔疏〕傳夫子至爲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貔執至牧野。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疏〕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疏〕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畜釋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疏〕武成。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己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誥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

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耻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敍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
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擧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疏〕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採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傳謂后至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立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從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業○大
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

〔疏〕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厎之履反）

〔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

〔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疏〕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略。（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疏〕（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相息亮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刃反計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春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四消反杵昌呂反）〔疏〕（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絶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遠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春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臼器也）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

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疏〕（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大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旦反）〔疏〕（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債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疏〕（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惣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鴆反治直吏反）〔疏〕（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　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正嘉本閩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爲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宋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泰後人遂誤爲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　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　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洫　宋板洫作溢按洫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　閩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封之義也（宋板封作剔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岳葛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古本無故字）

計當恐怖（宋板同毛本計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毛本討作紂是也）

厎天之罰（古本厎作致）

與民同（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王乃徇師而誓（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爲善（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竝同按說文㵣欲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㵣從俗作渴盧文弨按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老（古本犂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閩本同毛本水作之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賦虐諫輔謂已有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閩本同毛本害作善）

蔑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蔑精二字互誤）

予有亂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爲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爲一句仁人也爲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斮朝涉之脛（古本斮作斬）

剖賢人之心（古本剖作割注同）

作威殺戮（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纂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卋尚係原刻顧以爲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古本宋板周作㐺盧文弨云㐺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㐺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众爲衆然相沿已久此㐺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按古文尚書從字作刅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陸氏曰鉞本又作戉○按作戉是也說文云戉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挍○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隷（閩本同毛本飾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戟楚謂之孑（纂傳同毛本孑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浦鏜云楯方言作瞂音伐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據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嘼爾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堯典鳥獸孳尾鳥獸毛毨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嘼爲獸斯不然矣○按作嘼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正嘉本萬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宋此誤脫也）

七世之祖（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浦鏜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誤（浦鏜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畫之說與誤者或誤寫四爲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厎商之罪（古本厎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纂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竊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竊誤作窃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篚筐其絲帛補本作筐篚其綿帛按當作筐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筐倒字也補本之綿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春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校勘記卷十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父音甫）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

疏　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洪範。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彝以之反）

疏　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錫星歷反）

疏　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欲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

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依敘依數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揔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厤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信人至第敘○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其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者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其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貌本亦作頟）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視常止反徐市止反）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貌曰恭。（儼恪○儼魚檢反）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諦○諦音帝）思曰睿。（必通於微○睿悅歲反馬云通也）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哲之舌反徐丁列反又之世反）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當丁浪反）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至作聖○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

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也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爲儼格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别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卽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晳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惡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卒子忽反）

【疏】（三八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雖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
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五曰麻數。**（麻數節氣之度以爲麻敬授民時）

【疏】（四五紀至麻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别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麻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麻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麻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節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麻數揔麻四者故歲爲始麻爲終也○傳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
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卽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麻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一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麻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麻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爲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揔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旣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

（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疏〕（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人之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治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煢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爲于僞反○）〔疏〕（人之至用咎○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闢婢必反）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平平婢緜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能治直吏反）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協反）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疏〕（六三德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詁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

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蓍音尸）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曰蒙。（蒙陰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曰驛。（氣洛驛不連屬○驛音亦注同屬音燭）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喚反）龜筮共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疏】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坼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以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揔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以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逢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說交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若筮從龜逆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配三條若筮從龜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比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

（秦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八庶徵。〔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積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曰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暘音陽乾音干煖乃管反長之丈反）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雨至無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煖也是燠爲煖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傳言五至廡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敘美行之驗。○行下孟反）曰肅。時寒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敘惡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恒雨若。（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豫羊庶反徐又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咎之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故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瞀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瞀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省息井反）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庶民至風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常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

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又之舌反）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尫劣○尫烏黃反）

【疏】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之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尫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是善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也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臣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以壽爲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阨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尫劣○正義曰尫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儀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分扶問反注同）

【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七古文尚書洪範第六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十一）

立武庚（古本庚作康注同非也）

歸鎬京（陸氏曰鎬本又作鄗）

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宋板閩本同毛本紂作殷）

洪範

問天意何由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問誤周）

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宋板復作得）

亂陳其五行（史記集解句首有是字按疏云是乃亂陳其五行似宜有是字）

井堙木刊（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木作水按作木與襄十五年左傳合）

欲爲亂也（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閩本同毛本不誤）

水失其道（纂傳道作性按性字是也）

畀與釋詁文（孫志祖云與爾雅作予）

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浦鏜云繼誤繫）

通人討覈（宋板同毛本討作計）

初一曰五行（唐石經别起一行九疇皆然）

○皇大至之道（案○下誤脫傳字）

木可以揉曲直（史記集解作木可揉使曲直）

金之氣（葛本嘉萬本閩本同毛本氣下有味字史記集解作金氣之味按金氣之味猶上言焦氣之味也鹹苦酸辛甘皆以味言不以氣言金之氣乃腥也古本味下衍之也二字）

名爲人之用（閩本同毛本名作各案所改是也）

百姓之求飲食也（閩本同毛本求作所與岳本合求字誤也）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纂傳亦作或）

臭之曰氣（宋板臭作嗅）

二五事一曰貌（陸氏曰貌本亦作䫉）

明作晢（古本作作曰誤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晢之列反字與晣同下當從日從口非○按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定本作晢則讀爲晢段玉裁云說文日部晣昭晣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

所謀必成當（史記集解當作審）

言乃可從（宋板乃作必按宋板是也）

不乖倒也（宋板閩本同毛本倒作刺盧文弨云宋板非）

哲智也（宋板嘉本閩本同毛本哲作悊）

故教爲先也（宋板教作食按教字非也）

若以一字爲名（纂傳字作事是也）

旦觜中（盧文弨云觜下宋板有觿字而考文獨未載未知盧所據○按有觿字是也月令云仲秋之月旦觜觿中）

何謂也對曰（宋板閩本同明監本也作辰毛本也下有辰字）

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案季秋下十字誤衍）

民戢有道（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爾疏義強釋作彖戢之戢此不敢改）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孫志祖云煢周官大司寇疏引作惸）

皆人言曰（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皆作此案浦鏜云此人言三字疑衍）

謂治受以（閩本同明監本治作始毛本以改作取）

于其無好德（按疏云無好對有好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見之本經無德字至傳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蓋謂經文無好定本作無惡也）

無偏無陂（陸氏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爲協○按頗陂皆以皮爲聲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陂與荷爲韻是陂頗同音也開元之改非但不知義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乃大和石經悋遵開元之詔而紹興石經不遵宣和之詔何

（也今惟足利古本尚作頗字又按疏云無偏私無頗曲又云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此在孔疏元本必皆作頗後人據今本經文改之而所改又復不盡耳又按匡謬正俗卷六引無偏無陂遵王之誼證誼字有宜音此亦本作頗而後人改之也蓋顏氏亦知古韻部分與今不同宜字可以韻頗特未明乎仄通協之例故有此迂論耳其注漢書亦多類此）

言當循王之正義以治民（史記循集解作修）

不失其常（岳本宋板其作是）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按漢書翟方進傳注師古引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若非熹平石經卽唐初孔傳本如是）

在位不敦平（史記集解敦作端與疏異）

燮和也釋詁（案下詁字當作文）

曰蒙曰驛（孫志祖云案經文本作霁圛而傳讀爲蒙驛耳孔疏猶作霁圛且云霁聲近蒙圛卽驛也可證經文之作霁圛矣不知何時從改經爲蒙驛沿誤至今幸疏中字多不及全改後之學者猶可尋求是正也○按改作蒙驛在唐天寶閒寶時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氣洛驛不連屬（案洛當作落各本皆不誤此特寫者脫廿頭耳）

卜五（監本脫卜字按上傳卜筮之數監本數下有七字卽此經卜字之誤也）

則濛是闇之義（宋板同毛本濛作蒙）

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宋板細作紐）

王肅云卜五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閩本同毛本一作三是也）

次及卿王衆民（案王當作士形近之譌）

傳動不至逢吉（案逢當作遇毛本不誤）

以下傳云一從三逆（宋板一作二是也）

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宋本同毛本故作人屬上讀）

課有一從（宋板同毛本課作謀）

若三占之俱主凶（宋板無主字）

正義曰（按疏首疑脫入庶徵三字）

煖以長物（古本岳本宋板煖作燠按史記集解亦作煖疏云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是疏亦作煖）

五者來備（王應麟云五者史記作五是而今本史記仍作者蓋元明以來刊本之誤也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者下有是字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通說詳尚書撰異）

則衆草蕃滋廡豐也（古本草下有物字史記集解有木字按疏釋經云衆草木蕃滋而豐茂則當有木字又釋注云衆草百物蕃滋廡豐則當有百物二字滋廡二字史記集解倒）

謂不時失敘（史記集解作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似誤）

惟木沴火（浦鏜云水誤木按浦挍是也）

釋詁文廡豐茂也（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有無相刑（按刑疑形字誤）

君行政治（史記集解無行字與疏合）

君行狂疾（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疾作妄與疏合）

君行蒙闇（按稽疑章之蒙與此章之蒙史記俱作霧集解引此傳蒙闇卽作霧闇則孔本此經亦作霁明矣或疑疏引王肅云蒙瞽蒙似此經不當作霁然古字音同皆相假借前既以霁爲濛此何妨以霁爲矇薛季宣書古文訓洪範兩霁字俱作蒙非也）

此故咎皆言若者（毛本故作休故字誤也）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浦鏜云按疏云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

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毛本南北二字互易）

交路而過（宋本路作絡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折木三十（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三作二）

任其所好而觀之（而上宋板有從字）

能者養之以福（盧文弨云當作養以之福○按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禮法而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矣）

賦宗廟彝器酒罇（按罇俗字也疏作尊傳文誤刊）

言爲尊之法正（浦鏜云也誤正）

是諸侯各有分也亡（案亡字似因傳文而誤衍）

尚書挍勘記卷十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旅獒。（因獒而陳道義）【疏】（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遒豪國人遣其遒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罪反）西旅底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大高四尺曰獒○底之履反長丁丈反）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疏】（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爲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爲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供音恭爲于僞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疏】（曰嗚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愼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

（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夷○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惣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賓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疏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彌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質反）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豉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敢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大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貴反喪息浪反）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喚反）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不役至人安○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行下孟反累劣偽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嗚呼至世王○正義曰聽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所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揔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反圻音祈）

疏（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金縢。（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

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忬）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爲于僞反戚千歷反）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疾反下同）

【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己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王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家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敕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爲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讀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偏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合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

【疏】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太吉也○傳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

（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下復得一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謬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謬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喪蘇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嬌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疏〕（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卽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字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穫戶郭反）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拔皮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徐始鋭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沖直忠反）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遣使所吏反）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疏〕（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銜反視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亮反注同）〔疏〕（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

（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卽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繼皆是也）

大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誥本亦作弇〔疏〕大誥○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律忍反）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難乃旦反）延洪惟我幼沖人。（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僞反）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忍反）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墳）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疏〕王若至卽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長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六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大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瑕也）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疏〕曰有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畢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度耳○傳言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盡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遣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爲賢四國民内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卽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爲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卽經之休也既吉其休乃說我卜并言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逋布吾反）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敍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君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

（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捴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之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叛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爲也馬云遺也）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卬五剛反我也）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毖音祕）〔疏〕（肆予沖至圖功○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哉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允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爲天下役事捴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撫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文王○相息亮反）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息井反）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閟音祕）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勸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功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閟慎至太平○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天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旦反下爲難同）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厎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正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爲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厎法此類上文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豉反）〖疏〗王曰嗚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致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君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顧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勇反）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疏〗予永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吉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吉意欲今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吉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吉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微子之命。（稱其本爵以名篇）〖疏〗微子之命○正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政）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湯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令聞如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以順道本而稱之○傳言二王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正義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王後爲郊祭天以其始祖配之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三統是立二王之後之義也此命微子爲宋公也○鄭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傳命自至首也○正義曰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孔意以上不必從古十二年左傳云篤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爲正可謂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則日亦謂而不可忘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往之國布汝教訓慎汝服命○正義曰服命服其服命之數循其常典用蕃屏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汝世世享德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使我有周好汝無厭於汝○斁音亦）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惟爲美政無廢我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作歸禾。（亡）〖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傳無文指言唐叔得禾不知其所食邑也禾異畝而同穎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云實穎實栗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垂言穗重而垂也○傳異畝至周公○正義曰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所用書傳○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封晉

（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卽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旣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旣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宋板作十二）

旅獒第七　周書

太保作旅獒（唐石經岳本纂傳同毛本太改作大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不發音知係太字下同）

強大有政者爲遒豪（岳本遒作酋遒字誤也）

西旅之長（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旅作戎與疏標目正合）

故銘其楛曰（浦鏜云栝誤楛按魯語作栝）

賤用物（按疏傳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謂此句賤上俗本有弗字也疏不釋經故因釋傳而并及之）

所以化治生民（古本岳本宋板治作俗）

寶賢生能（毛本生作任案所改是也）

不役至人安（宋板人安作道接按疏釋經寶至道接而止宋板是也自不作無益以後祇釋傳不釋經以前後各章例之疑有脫誤）

惟皆正矣（毛本惟皆二字倒）

遊觀從費時日（岳本從作徒從字非也形近之譌）

終累大德（羣經音辨厽部云絫邇也書終絫大德○按絫累古今字）

金縢第八　周書

不欲人開之（古本人下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作不欲人開也與疏合）

有金人叅緘其口（閩本同毛本叅作三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作叅此殆言其誤）

弗豫（陸氏曰豫本又作忬按說文引作有疾不悆釋文別本作忬蓋卽悆字也）

問王疾病瘳否（宋本瘳上有當字通解同）

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閩本同毛本王作上）

詩說禱旱至圭璧旣卒（宋板至作云通解同）

史爲册書祝辭也（史記集解辭作祠）

太子之責（各本太作大太字誤也）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古本有下有所字）

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古本救上有命字非也有依歸古本作有所依歸也案此依史記集解改）

謂負天太子責（岳本太作大太字非也下並同）

凶則爲不許我（宋板通解俱無爲字）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通解遂作逐纂傳故作而）

令請之於天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令上有欲字）

卽於壇所（閩本明監本通解同毛本卽作旣）

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宋板與作以盧文弨云非）

乃流言於國（葛本於作于下於孺子同按語助之於尚書皆作于惟堯典於變時雍此篇爲壇於南方及此兩句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各本並作於薛氏古文訓亦然蓋傳寫舛錯初無義例葛本獨於此兩句仍作于又葛本之誤也）

公於成王之世（宋板公上有周字）

傳王叔王成王（各本王叔作三叔王字誤也）

救其屬臣（宋板救作赦）

禾盡偃（古本禾下有則字以意增）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葛本皆誤作者命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者字）

言己童幼（岳本童幼二字倒）

發雷風之威（纂傳雷風二字倒）

周公以成王未寤（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寤作悟○按史記集解亦作寤）

改過自新（史記正義句首有成王二字）

盡起而築之（陸氏曰築本亦作筑字按馬鄭王皆訓築爲拾釋言云筑拾也訓拾者宜作筑孔不訓拾而別本亦作筑是築筑古蓋通用○按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築筑皆非正字且馬鄭王並訓築字爲拾或漢魏時爾雅亦作築未可知也）

桑果無虧（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桑果作禾木按桑果言木百穀言禾若作禾木則下百穀複矣所改非是後正義同○案正義釋經禾木無虧是摠承上文故各本皆同皆不誤毛本此傳此疏因之誤改不知上下文各別也）

亦如國家未道焉（宋板同岳本未作失盧文弨云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宋板是也）

大誥第九　周書

大誥（陸氏曰誥本亦作弃案依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當作𢍺不作弃）

陳大道以誥天下（岳本纂傳誥作告下傳順大道以誥天下岳本作告纂傳作誥）

惟我幼沖人（古本惟下有累字按疏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是孔穎達所見經文無累字）

就其命而言之（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言作行與疏合岳本考證云案文義行字爲長）

當誅叛逆（宋板同毛本當作將）

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宋板者下空一字）

六世三十（宋本六作卜是也毛本作傳亦誤）

以于敉寧武圖功（古本敉作撫下敉寧王大命同○按撫卽敉字說文敉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段玉裁云）

四國人賢者有十夫（古本四國人作四國之民）

正而復言（毛本正作止是也）

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宋板有作友按疏意似當以有爲是）

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宋板無綏字是也）

責其以善言之助（古本宋板之助二字倒按疏云責其無善言助己則傳當云責其無善言之助責乃責讓之義非責任之責也）

義爾邦君（古本義作誼）

哉我童子成王（案哉各本皆作故哉字誤也）

何謂違我不欲征也（浦鏜云謂疑爲字誤）

言得我之力（宋板同毛本力作功）

言天美文王與周者（纂傳文作寧後並同按王氏據蘇氏說以寧王爲武王凡孔傳武王字率改爲寧王不可爲訓）

人獻十夫（古本人作民）

亦文王（岳本亦作言）

天閟毖我成功所（錢大昕曰天閟毖我成功所傳訓毖爲愼又解之云天愼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閟愼釋詁文考釋詁本云毖愼也經既以閟爲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尚未誤也○按下經勤毖傳解作勞愼此傳云愼勞則經當作毖勤莽誥於下云天亦惟勞我民是訓勤爲勞也）

閟愼釋詁文（孫志祖云閟爾雅作毖）

亦民之義也（閩本明監本同作民是也盧文弨云毛作同是上言國家此方說民不庇言亦民○按國家如此民亦如此故曰亦民之義）

矧肯構（疏云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按矧况也况益也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也段玉裁云）

今不正是棄之（閩本正初亦作正後加彳毛本因改作征）

民養其勸不救者（古岳宋板勸下有心字）

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浦鏜云此當比字誤）

亦以不卬爲惟義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不二字倒）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古本作王曰嗚呼肆告我爾庶邦家君按哉字與漢書翟方進傳合古本分爲我二字殆非也）

爽邦由哲（古本由作用）

所以知必克者（按者字疑之字之誤宜連下故字爲句）

君不早誅之（毛本君作若案所改是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案三字誤衍）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古本庚作康非也）

微子作告（閩本同毛本告作誥是也）

右抱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抱作把○案下右把茅也仍作把史記元文作把）

縛手於復（岳本復作後復字誤也）

正朔服色（毛本服誤物與疏不合各本皆不誤）

與時皆美（纂傳皆作偕）

放桀邪淫蕩之德（古本岳本俱作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宋板無也字餘與古本岳本同岳本考證云傳釋經不當改邪作淫又諸本湯之德下無也字辭義似未足）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宋流當作於毛本不誤）

言能踐湯德者（纂傳無言字按傳上云汝微子謂經所謂汝者指微子也此五字自爲一句纂傳與上三字連讀故刪去言字耳）

曰篤不忘（陸氏曰篤本又作竺）

是二王後爲郊祭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爲作得按纂傳作是二王後皆郊天）

以蕃王室（陸氏曰蕃本亦作藩）

以輔我一人（古本輔下有成字）

傳唐叔至一德（案德當作穗）

以善禾名篇（岳本宋板纂傳善作嘉）

告天下亡（古本作布告天下亡也）

尚書挍勘記卷十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其依反）

〔疏〕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諡而康叔之康鄭爲國而號諡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霸普白反馬云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汭如銳反）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竝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勞力報反）

〔疏〕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阯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

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洛民故民服悅而見大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邇王畿與不過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黄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出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關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上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洽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月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三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反下同）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侵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愼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反）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勖許玉反）

【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責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漸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愼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騑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愼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愼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天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遹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耈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耈音狗）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疏】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愼罰之謂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耈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耈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偏求之○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勖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三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疏】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變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名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務於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

（于赦反）

〔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愼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無或劓刵人。（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

〔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刵人。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无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嘗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

〔疏〕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眾故受而聽之既衞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說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心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款若管反）

〔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軌）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

〔疏〕凡民至弗憝。正義曰言人所愼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人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愼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正義曰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六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音的）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武軫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疏〕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爲大惡猶尚爲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爲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爲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爲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爲人兄亦能念稚子之可哀故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爲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爲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嘗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則殺害互相發起可知也。傳於爲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揔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母兼耳。傳於爲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隣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簡八反）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疏〕（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此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爲君惟爲人君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則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戛常至犯乎。○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立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夫耳。○傳爲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

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擾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徐始銳反）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殛紀力反）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疏〕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有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已覩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摠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顯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疏〕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疏〕（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隃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部窋音竹律反隃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厥

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愼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音祕少詩照反）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僞反下同）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疏〕（王若至惟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以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愼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存成字鄭立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羌弗爲穆羌弗生毁揄爲昭毁揄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爲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勑使之敬愼故曰告愼其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揔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吏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愼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爲罪也○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揔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爲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王成長爲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迹上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爲國之事故揔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爲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羊亮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省悉井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壬）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疏〕（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爲君矣如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中正之德卽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用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俱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卽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愼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愼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乎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卽爲臣義不過愼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卽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卽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揔言不可不用文王愼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卽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揔迹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

（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反下同）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遐嫁反）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

〔疏〕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群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眾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眾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爲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常至爲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逌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傳惟殷王逸豫○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爲君長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傳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偏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眾正爲總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爲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採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很胡懇反）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亂之政事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眾至逸故○正義曰紂眾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工陷反下及注同）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劼若八反）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疏〕予惟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劼固至用之○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爲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逼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者即上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安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迴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君所順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厥或至于殺○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愼○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眾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卽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祀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揔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絜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乃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愼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疏〕（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揔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眾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眾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眾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實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其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旣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卽君所遺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及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卽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卽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卽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卽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是卽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臣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監王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寃紆元反一本作以寃）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疏〕（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寃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无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教至寃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寃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卽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菑側其反畎工犬反）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旣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墍許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墍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枉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惟曰至丹雘○正義曰旣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爲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飾茨葢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乃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欲之皆言旣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未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葢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雘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遙反）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

（宇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爲于威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疏〕（今王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揔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以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有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卽遠拓疆士悅其受命卽遂大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古本作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康誥第十一周書孔氏傳宋板十四作十三）

康誥第十一　周書

以般餘民封康叔（古本封上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案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

故使賢母弟主之（古本作故使其賢母弟主也與疏異）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纂傳此注在序封康叔下諸本皆誤）

周禮上公五百（宋板百下有里字是也）

而康叔之康鄭爲國（案鄭當作猶各本皆不誤轉寫之譌耳）

乃洪大誥治（陸氏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誥以治道（古本誥作告）

七年制禮作樂（宋板七作六。案當作六）

卽云須度量而天下大順（宋板順作服。案明堂位作服宋本是也）

自出當時之宜（毛本出作由）

見亦上其勞（毛本上作三）

其且猶至（宋板同毛本且作民）

故於我一二邦（葛本閩監本俱脫我字）

不侮鰥夫寡婦（宋板侮下有慢字）

漸以修治也（毛本漸作皆）

用兵除害于殷（宋板害作惡）

以文王之德故也（宋板德作教）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古本民上有治字）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古本汝作女篇內皆同）

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調（岳本調作訓案調形近之譌）

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毛本缺事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注尚書曰恫矜乃身孔安國注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蓋章懷所見孔氏尚書作矜可證瘝爲矜之俗字矣）

人情大可見（古本纂傳人作民）

起於小（古本起上有大字）

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案而云疑當作上云）

以小人難保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保作安）

我聞名遺言曰（毛本名作古案所改是也）

非眚（陸氏曰眚本亦作省。案潛夫論作省）

乃惟終自行之（岳本自作身與疏合案纂傳已誤作自）

惟民其畢棄咎（古本無惟字）

言得刑殺罪（岳本罪上有人字）

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案或以爲此經文似本作又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有爾又曰無順未子疑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之上也臣謂正義文理拙澀周公述已下十八字爲一句而下文又申明之不當疑經文有兩又曰脫其一也又曰要囚正義又重言曰）

重刑之至也（案疏標目及舉傳文俱無也字）

爲奉土事（閩本同宋板土作王毛本作上案上字是也）

用其義刑義殺（古文義作誼）

勿庸以次汝封（古本庸作用）

我心我心（閩本葛本同毛本下心作德是也。案葛本誤以上二字屬上句下二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盡作而）

惟汝所委知也（宋本同毛本委作悉案作悉是）

述康叔爲言故云亦（宋板亦作已案經文有已字無亦字今本誤以此已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盤庚已訓（宋板盤上有於字是也）

當須絕之（閩本明監本無須字浦鏜云案傳當作消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諸本同毛本誤作憝）

不友兄弟者乎（古本友作善）

爲人兄（古本爲上有於字）

弗友不恭（古本岳本纂傳弗作不）

不能自愛其子（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字是也）

釋親云（孫志祖云親當作訓）

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宋板同毛本若作者案山井鼎云若字似屬下句然爲未穩浦鏜云者當也字誤）

及外庶子（案此四字於本節經意無當疏亦無釋疑衍文）

越厥小臣外正（古本無厥字）

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閩本葛古同毛本思作忌句末古本有矣字。案思字誤也）

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猶作諸）

則爲酷虐（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惟）

是不明爲臣德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作非案所改是也）

卽敬德忌刑（宋板卽下空三字）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古本時作是）

爽惟天其罰殛我（古本我上有於字）

我罰汝（古本罰下有誅字）

其上明聞於天（宋板同毛本其作有）

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盧文弨云之字疑衍）

故曰德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德下有刑字）

無令有非（古本非作罪）

敏爲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見下有事之速三字是也許宗彥曰浦鏜以毛本爲衍殊非）

則不絕亾汝（古本作則不汝絕亾）

而不念（古本作而不思念也）

聽朕告汝（古本唐石經告作誥）

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古本卽作則是也）

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閩本明監本世世作世世亨毛本世世同殷國作享國與纂傳合）

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浦鏜云言字當在不絕下）

酒誥第十二　周書

文王弟稱穆（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弟俱作第案說文有弟無第後世次弟之弟旣別從竹則此當作第）

將言始國在西土（宋板在作於）

亦爲亂行（古本作而亦爲亂行也正義曰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

以此衆事少正（盧文弨云事當作士）

此妹與沬一也（齊召南云疏此段脫誤不一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脫鄉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爲殷紂之所都也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誤）

皇僕生羌弗爲穆（宋板閩本同毛本羌作差下同）

羌弗生毀榆爲昭（閩本同毛本榆從才下同）

毀榆生公飛爲穆（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飛作非下同）

亞圉生組紺爲昭（陳浩云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爲初始爲政（宋板上爲字作謂）

言天下教命者（纂傳作今言天降命者）

謂下羣吏（古本吏作事）

惟曰我民迪小子（古本我上有化字）

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毛本父母二字重是也）

所爲考行中正之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考作進）

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宋板百作伯）

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宋板無有字盧文弨云疑有字當在民字上○案有疑當作其）

以下然竝亦惟天據人事（宋本同毛本竝作茲浦鏜云然疑云字誤○案浦說是宋板十行本以茲爲竝恐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古本徂作往）

能受殷王之命（古本王之二字倒與疏合）

惟服事尊官（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惟作雖）

惟亞雖不爲官首（毛本亞下有等字）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陸氏曰泆又作逸亦作佚○案泆逸佚古竝通用）

庶羣自酒（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古本兩民字俱作人行上有所字）

人無於水監（古本監作鑒下文民監大監同）

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古文此作之）

薄違農父（案羣經音辨韋部云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

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宋板道字在事字下山井鼎曰不可解盧文弨云服行美事依注行美二字衍）

揔上自劼毖殷獻已下（宋板獻下有臣字）

惟工乃湎於酒（盧文弨云惟工俗本誤作百工）

乃使也（閩本葛本同毛本乃作辯是也）

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宋板命作念是也）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案傳云亦如梓人治材疏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謂傳中杍字乃古文若今字尚書本則作梓也孔疏本之劉炫其所據者古文也傳旣作杍則經亦作杍可知今本經傳俱作梓與疏不合陸氏亦據古文而今本釋文大書梓字注云本亦作杍蓋爲後人竄改亦非陸氏元文也）

此古杍字（宋板杍作杍案杍乃古文李字借爲梓匠之梓取音同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民古本作人）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古本重故字）

聽訟折獄（古本折作斷）

傳用小臣與庶人（浦鏜云疑而脫誤案傳用二字未誤與下鄭以爲對）

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毛本始終二字倒）

王啓監（古本監作鑒下皆同）

至于屬婦（孫志祖云玉篇女部嫗婦人妊身也引書至于嫗婦）

無令見寃枉（陸氏曰寃一本作以寃○案陸氏此語未詳侯考）

惟其塗塈茨（案塗疏作斁下同此亦古文之見於疏者又見羣經音辨支部○案衞包改斁爲塗幸正義猶存斁字）

亦須禮義然後治（古岳宋板治作洽與宋本疏同）

乃後成（毛本乃作然）

然後治（宋板治作洽下後治同）

乃言修治於未（閩本明監本未作末案末字是）

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盧文弨云斁乃𢾊之訛趙佑云說文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𢾊丹雘孔疏蓋本此卽古塗字四字當爲疏中之注○案斁當作𢾊固爲有據但孔疏自据梅氏所上之本非本說文也）

不是以物塗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不作揔）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傳首纂傳有夾近也三字案傳例不重訓或訓于前或訓于後初無義例夾近也乃多方傳王氏移置於此不足据）

萬方皆來賓服（古本岳本宋板萬作方案方方孔傳屢見後人誤以上方字爲万字之訛遂改作萬纂傳已誤夏氏曰如兄弟之宻方方而來卽用孔傳語也）

惟欲使至於萬年（古本欲上有撤字無於字）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古本居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

萬方皆來賓服（宋板萬作方是也）

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宋板於作欲山井鼎曰似不可解但非行下之所欲則稍可通○案鼎說亦不可通据疏意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是謂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也先王旣然凡爲君者亦如先王用常法是謂今亦奉用爲亦先王也似當從今本作於）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召詩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作召誥。

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成王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河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息薦反又如字）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疏】（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稱望也治厤者必先正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爲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厤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礼云近郊五十里礼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礼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反）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疏】（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錫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三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礼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

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礼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卽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卽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卽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自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

〔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凡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亦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順從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尤迴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卽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卽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諴音咸）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碞五咸反徐音吟）

〔疏〕嗚呼至民碞○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念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爲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爲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爲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碞卽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卽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直吏反下爲治致治皆同）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王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天而爲治且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傳稱周至爲治○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且曰王者爲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爲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大上下卽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祀於天地擧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愼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今爲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爲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勢或疏忌周臣必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殷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礼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爲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爲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疏〕（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所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亦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卽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卽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多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戮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酬）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疏〕（上下至永命。正義曰上既勤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

（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卽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誥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讎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卽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卽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作洛誥。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疏〕（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卽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疏〕（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疏〕（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于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卽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卽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顏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處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卽并卜之周公既至卽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盡子忍反）〔疏〕（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卽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其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於成王○王復荅公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其往。（少子愼其朋黨少子愼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昆反）

〔疏〕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於初卽教之乃汝新始卽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愼其朋黨少子愼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愼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旣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卽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旣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取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卽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卽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己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令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褒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愼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卽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旣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雖起漸漸益大羣黨旣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旣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卽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官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承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旣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覩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己居攝之時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己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己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己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旣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旣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敎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疏〕王若至毖祀。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敎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敎化欲以敎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敎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任政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推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衞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礼礼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敉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敎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反注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敎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礼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礼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敎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言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礼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令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敎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般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日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礼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愼敎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猒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遘工豆反猒於豔）

（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祀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祀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己來居土中愼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者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祀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己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己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愼教殷民乃是見命於女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愼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祀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悖典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大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大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宋板作十四）

召誥第十四　周書

然鼎之上　案鼎上疑有一字

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古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告作至非也作告正與疏合許宗彥曰曲禮正義引亦作告

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顧炎武曰攻石經誤作公○案今石經作攻顧說非也

月當日衝光照　宋板光上有日字案宋本是也

必先正望朔　纂傳望朔二字倒是也

周祀后稷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案皆誤也祀當作祖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古本拜上有致字案致字依孔傳增也

衆殷皆勤樂勤事　宋板勤樂作歡樂閩本勤並作勸毛本上勤改歡下勤改勸案所改是也

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　毛本立作位是也

則是三月十三日也　毛本十三作十二是也

是帝嚳各用一牛　宋本一牛二字倒

賦敘謂賦功諸侯之功　毛本賦下敘功二字互易

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　宋板即上復有方伯二字案宋本是也

敷皇天改其大子　岳本纂傳大改作太下同葛本此句誤作天下亦作太閩監本此亦誤作天下作大毛氏曰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正義曰釋詁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

（大子令監本作太子而顧命注將正大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國與國及建本皆作太誤）

言紂雖爲天所大子（案下文元子哉傳云大爲天所子與此不同疑皆有誤疏亦無所發明）

無道尤改之（毛本尤作猶是也閩本葛本並誤下同）

故以爲言也（宋板故作詐是也）

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宋板及作乃）

殘暴在下（纂傳在下作其民）

夫尤人人（毛本尤作猶是也）

面稽天若（古本面上有禽字案禽乃㝢字之譌卽古文禹字也與傳合）

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岳本美道成也作而美道成宋板亦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宋板而下無爲字）

配大天而爲治（宋板大作上案大字誤）

則不訓自也（浦鏜云自疑用字之誤）

主先服殷御事（古本殷上有ナ字山井鼎曰古文有字作ナ○案古文有字作又ナ乃左字也此古本傳寫之訛）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古本介作迩山井鼎曰迩卽邇字考傳文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迩爲是○案作迩者古文尚書也今字尚書當作邇後誤爲介則因迩字而譌也開成石經已然）

常若命之不行（盧文弨改若爲苦是也）

或加陵殷士（宋板無殷士二字非）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古本下監字作鑒案下句作鑒見後漢書崔駰傳卽古本之所據）

言桀不謀長久（古本謀作其與合）

長不與長（毛本不與二字倒）

雖說之其實在人（岳本之下有於天二字沿革例曰雖說之三字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今案此所謂石經疑是成都石經然岳氏自述所據書本無成都石經未知其審說之於天卽疏所云託天說之也）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古岳本宋板以作有與疏合）

其命者智與愚也（岳本者作有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惟勤修敬德（宋板勤作勸是也）

王者當疾行敬德（宋板者作其是也）

相夏相殷禹湯之功（宋板禹上有謂字案宋本是）

王未有成命（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未作末誤）

是上勤恤也（宋本勤上有下字）

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公案此皆誤浦鏜按改作家是也）

洛誥第十五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九古文尚書洛誥第十五周書孔氏傳）

名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古本營上有經字）

周公先相宅（宋板周作名案周字誤）

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宋板於上有政字毛本於改作政案所改是也）

雖與相俱行（宋板與相作相與是也）

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古本宋板知作如）

伻來以圖（案羣經音辨丂部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來告成王（古本作來告於成王之案疏標起訖無之字古本妄加）

來教誨之言（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來作求與疏合）

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毛本荅言作故荅案荅言非是此篇疏文十行本多誤此其一也）

於成王復述公言（毛本於作故案所改是也）

言公欲令己作允久遠（宋板作作祚案作字非也）

咸秩無文（古本無作罔下無若火同案此句無字不可作罔）

今王卽命曰（陸氏曰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案古人書曰日二字其形正同但以上缺者爲曰不缺者爲日此云一音人實反則是別本不缺也蓋經師傳讀不同致經文有異孔疏音越）

有大功則列大祀（古本列下有爲字與疏合）

其往（古本其上有愼字案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較今本多一愼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少子愼朋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愼下有其字）

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毛本上功字改作記所改是也）

於於初卽教之（宋本於於作宜於是也毛本作於其亦誤）

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案此事浦鏜據下疏改作所爲）

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成作文誤）

公曰已（古本已下有乎字）

務在知人（宋板知作化是也）

言欲已長久也（宋板已作以盧文弨云作以疑非）

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案者字疑當作皆）

不可去之（据疏似無之字或當作不可去也）

而奉順天（古本下有地字）

言化治（閩本葛本同毛本治作洽是也古本洽下有之字非）

舉大明德以佐助我（宋板同毛本佐作佑下我小至佐我同）

使就君於周（毛本使作便案使字誤也）

命正公後（毛本正作立案正字誤也）

亦未克敉公功（古本敉作撫）

言四方雖道治（古本道初作迪後改作道）

周洛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周下有謂字）

公當留佑我（宋板佑作佐與宋本注合）

是顧無事（案是疑當作自）

文武受民之於天下（宋板民作人浦鏜云當作文武受民受之於天）

我意欲置太平（宋板置作致案宋本是也）

今我繼文祖大業（宋板今作令是也）

被人恭敬推先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已盧文弨云毛本是）

所以君上中（古本岳本宋板閩本君上中作居土中是也毛本作居王中尤誤）

本說之（岳本作故本而說之沿革例曰本說之三字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之意始明○案傳文多簡疏中述傳往往增加數字以顯其意似未可據疏以改傳）

萬年猒乃德（唐石經古本岳本纂傳猒下有于字毛本猒作厭案有于字是也厭飫之厭說文本作猒今通作厭別作饜猒字不誤）

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宋板予作予王下有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二十八年）

周公自非己意也（宋板自下有言字是）

謂之秬鬯酒二器（宋板酒上復有鬯字）
釋註云（宋板註作詁案註字誤）
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宋板潔作絜下皆同○案絜正字潔俗字）
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案此事者三字疑有誤）
得還鎬京即文武（宋板即下有告字是也）
當行不怠（浦鏜云當疑常字誤）
特加文武各牛（閩本葛本同毛本各下有一字）
告曰爾周公（古本葛本曰作白與疏合）
既受言誥之（浦鏜據儀禮續通解挍云言之二字衍）
特以二牛告文武（宋板牛作年是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疏〕（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揔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惟三月至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王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安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欲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己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

（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悉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疏】自成湯至于罰○正義曰既言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王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王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併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所以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慾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旣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在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王曰猷至天命○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傳辨之惟汝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逖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令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並從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邑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有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合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疏〕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行下孟反）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爲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怨○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惸求營反字又作煢）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

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惸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卽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豫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年在禮諸侯踰年卽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卽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卽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己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譸張至惑也○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吉事此則[illegible]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國亡滅[illegible]命忿恨必起故民怨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

（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詈力智反）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禍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閒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卽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顧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暗反）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卽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卽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疏〕（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不知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之疑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旣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殷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疏〕（嗚呼至沖子○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旣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illegible]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可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illegible]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己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illegible]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以是引聲之辭[illegible]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illegible]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旣[illegible]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則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illegible]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illegible]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illegible]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卽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說音悅）〔疏〕（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illegible]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illegible]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illegible]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illegible]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illegible]

命之後故言旣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旣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卽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必領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illegible]也○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旣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illegible]）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王謂有道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王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illegible]殷國[illegible]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民善惡[illegible]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illegible]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illegible]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與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君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末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公曰君奭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勸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從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旣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王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氏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勖勉也又聞音問或如字）

〔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旣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旣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旣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其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得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在重在我小人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佑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己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為言己類言己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遁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諭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如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疏〕（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疏〕（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也）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疏〕（嗚呼至率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公曰君予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鮮息淺反）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汝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劓切之）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宋本作十五）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周公以王命誥（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誥作告）

所告者（纂傳告作誥）

皆非在官（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在官作民事段玉裁按本又改民作序是也）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古本與上有右字毛本言作信案言字非閩本明監本並誤）

天有多名（毛本名作言誤）

殺無道之王（宋板王作主）

大淫泆有辭（陸氏曰泆又作佾注同乚按失聲佾聲古音同部）

大為過逸之行（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並同毛本大作天誤）

既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閩本同毛本法作去）
誕淫厥泆（古本泆作洪誤）
罔顧于天顯民祗（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祗作祇）
天乃與之（宋板與作輿）
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毛本有作其）
不能使民安之（古本作不能使民安安之也山井鼎曰恐衍一安字按疏云不能使民安而安之卽）
古本之所本
朕不敢有後（唐石經後下本有誅字後磨改）
今爾又曰（顧炎武曰又今本作其）
言我周亦法殷家（古本宋板法作涉非）
今往又有言曰（毛本往作汝）
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浦鏜云者當人字誤○按浦云非也）
言未遷之時當求往（浦鏜云當疑尚字誤）
爾不啻不有爾土（陸氏曰啻徐本作翅下篇倣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唐石經或下本有誨字後磨改）
無逸第十七　周書
成王卽政（葛本閩本政作位誤）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宋板乃作亦葛本脫穡字）
力為逸豫遊戲（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力作乃是也）
武丁其父小乙（古本其作也）
言孝行者（毛本者作著）
起其卽王之位（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土按土字是也）
伊尹放之桐（史記集解桐下有宫字）
惟樂之從（古本樂上有躭字）
長敬天命（各本長皆作畏形近之譌）
自朝至于日中昃（陸氏曰昃本亦作仄）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按後漢書郅惲傳注引此經云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日萬人惟政之共）
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按諧字疑當作皆）

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宋板同毛本身作心）
釋詁云盤樂也（孫志祖云盤爾雅作般）
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岳本畋作田）
惟今日樂後日止（古本作惟今日樂樂後日止也）
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下有洪待之也以身六字與宋板合宋板洪作供）
侵淫不止（浦鏜云侵當作浸）
田謂田獵（宋板田作畋）
酗從酉（閩本明監本酉誤酒毛本酉不誤浦鏜以毛本為誤非也）
飲酒為政（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政改作文非也按山井鼎云正嘉與宋板同考神廟監本亦作政）
古人之雖君明臣良（宋板古人之作古之人按宋本不誤）
譸張誑也（孫志祖云爾雅作侜張）
知此則訓之者（宋板則作乃按則字非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古本殷王下有及字高宗下有下字）
按古本無義不可從
罰無殺無辜（毛本無下有罪字此誤脫也）
君奭第十八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周書孔氏傳宋本首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六下與此本同）
同姓也（古本同上有周字）
歎而言曰君也（古本岳本纂傳也作已與疏合）
越我民罔尤違（纂傳本越作曰盧文弨云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纂傳亦以於為訓似亦本作越字○）
按唐石經亦作越
而勤化於我民（而下古本有尤違二字似誤毛本勤作動）
乃其墜命（唐石經本墜下有厥字後磨改）
正在我今小子旦（毛本我今作今我山井鼎曰古本我今作今我宋板同○按葛本閩本明監本俱作我今毛本却不誤鼎失檢耳纂傳亦作今我）
尹摯佐湯（史記集解尹作伊山井鼎曰尹摯古本作伊尹後改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正與史記集解合亦與宋板疏標目合）
功至大夫（毛本夫作天是也）
言時有若者（宋板時下有則字是也）
傳尹摯至太平（宋板尹作伊山井鼎曰傳文作尹摯此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恐有据也○按宋板於傳雖作尹於疏則作伊是也）

有陳烈之功（毛本烈作列案烈字誤下同）
是配也（宋板配下有天字）
臣能舉賢（閩本同毛本能作皆）
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毛本信作言案信字誤）
加之有威（毛本有作以案有字誤）
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盧文弨浦鏜並云則身二字俱衍知當作如）
鄭注以為傳言臣事（宋板傳作專按傳字誤）
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纂傳閎氏二字在夭名上按王氏錄諸家說往往竄易字句多不足據然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故存以俟考）
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陸氏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
公曰君奭至厥躬（宋板厥躬作宫括按宋本不誤）
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毛本之作大案之字誤）
故閎散泰南宫皆是（毛本是作氏案所改是也）
相通前後曰先後（毛本通作道案通字誤）
文王德如此者（宋板德作得）
誕將天威（古本作誕將天畏）
我則鳴鳥不聞（陸氏曰本或作鳴鳳者非）
因卽傳言已類（宋板傳作博）
固以喻焉（宋板同毛本固作故）
故以鳴鳳如之格天（毛本如作況案如字誤）
故今謀於寬裕也（宋本今作令案宋本是也）
為汝民立中正矣（古本正下有之教二字）
言其大不可不戒（古本下有之字山井鼎曰此下崇禎本有數字空闕檢諸本經傳連按非有缺誤但當有喪否二字釋文耳）
予不允惟若茲誥（古本茲作此）
天休滋至（毛本滋作茲按茲滋古多通用）
明我俊民在讓（俊古本作畯）
嗚呼篤棐時二人（古本首有公曰二字）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卽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依反下同）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從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有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脩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脩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卽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籍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

〔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竝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竝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疏〕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費音祕）

〔疏〕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

（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典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以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竝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竝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竝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竝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別彼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王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疏〕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洪惟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淺反）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疏〕洪惟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脩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自脩政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民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懫勑二反劓魚器反〔疏〕厥圖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解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畀必二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己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愼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因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愼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因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湯愼至刑清。正義曰愼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間間廁之間〔疏〕乃惟至間之。正義

（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故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積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誕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君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剏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之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世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過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夾音協注同）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唱）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紀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眾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疏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四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剸長丁丈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於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閱音悅）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疏〕（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偏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

（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當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哉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閱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祿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祿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逖汝土將遠徙之○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疏〕（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祿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祿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祿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祿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疏〕（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又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愼）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息淺反）〔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愼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愼○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愼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達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籲音預）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疏〕（古之人至罔後○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强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愼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或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治矣及其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皐陶謀九德皐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愼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或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

（外次中國之外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昬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昬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玆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遠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暋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强其丈反）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疏〕（嗚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强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竝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昬也故訓爲强言紂自强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竝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究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疏〕（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昬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後聖人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竝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竝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眞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上立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是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趣七口反）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愼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旅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音反）〔疏〕（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愼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師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雖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般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illegible]）

（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揔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同言亳民歸文王爾卽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阪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疏〕文王至于茲。○正義曰上既揔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卽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敉亡婢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疏〕亦越至丕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同間間廁之間復扶又反）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疏〕嗚呼孺子至受民。○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揔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本亦作穉）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音亦〔疏〕嗚呼至俾乂。○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訓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思馬云憸利佞人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勱音邁〔疏〕國則至國家。○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卽政爲王矣所以厚戒）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實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疏〕今文至常人。○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人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獄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卽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吁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冊書之命（古本冊作策）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古本聽下有於字）

故退爲衆人（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衆作庶）

謗毀周公（宋板周公下復有周公二字屬下句）

謂流之遠也（毛本也作地案也字誤）

乃更爵祿（宋板爵作齒是也盧文弨云祿亦當作錄）

不云其爵（宋板同毛本云作聞）

留佑成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佑作佐案佐字是）

世家云蔡叔居上蔡（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據史記集解○按疏下文引宋仲子云云宋仲子乃注世本者也）

子能蓋父（古本下有愆字）

使可蹤跡而法循之（岳本纂傳跡作迹按說文有迹無跡此處經文及傳上句俱作迹此句不當歧出）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古本纂傳武作王按岳本已作武）

無荒棄朕命（石經補缺棄誤作失）

使作冊書告令之（古本作使爲此冊書告令也之也宋板作使此冊書告令之山井鼎云二本紛亂混淆似有謬誤古本上也字誤寫灼然○按岳本纂傳俱作使此冊書告令之與考文所引之宋板同僞古本衍二也字疏標起訖可證）

成王既至作蒲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攺將是也）

古人居此地者（纂傳人作之○按依昭二十年左氏傳當作始）

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齊召南云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誥以禍福（古本誥作告）

衆方天下諸侯（史記集解衆上有告字按傳意以衆方釋多方以天下諸侯釋衆方也不必加告字）

以成以政之序（毛本下以字攺作成案以字誤）

王親征之奄滅其國（宋板同毛本無之字案之字衍）

殷之諸侯王民者（毛本王作正案王字誤）

我大降汝命（古岳宋本纂傳降作下）

洪惟天之命（諸本天上有圖字此誤脫也）

桀乃大下罰於民（古本罰下有誅字）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古本衆下有民字○按以疏攷之人衆當作民衆衆下不得復有民字）

謂殘賊臣（古本臣上有之字）

民當奉主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所攺是）

天所不與之者（按所下疑有以字）

亂主所好用同己者（宋本重好字按宋本是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古本享上有其字非也）

作天下民主（此句下宋板有湯既爲民主五字）

非天用棄有殷（古本作天用棄有殷紂也非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古本下逸字作偷下不乃惟逸同後皆攺作逸）

故天惟下其喪亡（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其作是）

武正喪服三年（案正當作王形近之譌）

聖君上智之名（毛本君作者案君字誤）

任天王（毛氏曰任作王誤典國本作天下○按疏云任作天子也則王當作子）

惟用敎我用美道伐殷（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伐當作代按疏則作代字是）

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宋板之作道案宋本是也）

欲以伐紂（宋板伐作代按作代與宋本注合）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古本無惟字）

我乃其大罰殛之（古本殛作極釋文云殛字本又作極卽古本之所本按作極是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卽此畋亦田之義也（浦鏜云爾誤亦按浦挍是也）

董之以武帥（宋板帥作師○按作師與昭十三年傳合）

與衆多士（古岳宋板纂傳衆作殷按衆字非也）

監謂成周之監（古本同宋板正德本同山井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神廟本强改之作三崇禎本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之監今當從之齊召南云文祗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按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按疏云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明無三字岳本纂傳俱不誤葛本與嘉靖本同非也）

臣我我監（岳本葛本同毛本臣我作臣服案古本無服字山井鼎曰宋板正嘉二本作臣我我監衍一我字神廟本攺上我字作服崇禎本據之）

則是還本土（古本岳本宋板是作得案是字非）

言受多福之作（閩本葛本同明監本作作胙是也毛本誤作祚）

我有周惟其大夫賚汝（毛本大夫作大大夫誤也）

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案二句誤複衍）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賚汝（宋板大字不重）

汝無我怨（岳本同毛本我怨二字誤倒）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宋本首題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按此篇序題下俱無疏疑有脫誤）

今已爲王矣（古本今下有以字宋板已作以山井鼎曰以下文注推之古本衍已字也按岳本與宋本同纂傳與毛本同）

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宋板置作宜）

茲乃三宅無義民（古本義作誼下義德同）

皐陶所謀者（宋板皐上有故言九德四字）

伹大佞以忠（案以當作似毛本不誤）

伹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諸本同毛本官誤宮山井鼎攷文以毛本爲据直書作官誤也官上宋板有善字）

曰三有俊（古本俊作畯下三俊三有俊同）

言逮近化（岳本逮作遠是也）

亦於成湯之道（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於作從）

呼之有單復爾（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復作複）

異言之爾（纂傳作異其文耳）

亦曰至長伯（宋板曰作越按曰字非也）

維武王時爾（宋板維作惟纂傳作謂）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古本無常字）

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岳本纂傳特作時屬上句與疏合宋板亦作時下更有也字）

蠻夷微盧之衆師（閩本葛本同毛本師作帥案師字誤）

乃至左右攜持舉物之僕（毛本舉作器案舉字誤）

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盧文弨云而言牧者以五字疑衍○按此疏自前已備文至自詳廿四字皆疑衍下句故字亦衍）

兩謂兩卿長謂公卿（纂傳一句倒是也）

其作立政之篇（宋板其下空一字）

故言師言監（宋板師作帥）

亳人之歸文王（按疏上下文俱作亳民此人字亦當是民之誤）

陶轘轅（毛本陶作南案陶字誤）

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古本擇上有惟字非也）

知此能居心者（宋板能上有言字）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力（閩本葛本同毛本力作功是也）

然後莫不盡其力（古本岳本宋板其作心與疏合）

及衆當所慎之事（按當所二字宜倒）

皆以告稚子王矣（陸氏曰稚直吏反本亦作稺○按前章傳已有稚字至此始作音并存别本未詳其故）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陸氏曰憸本又作𢙢同也按說文𢙢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𢙢民今詩無此句蓋引盤庚也是漢世古文尚書憸皆作𢙢孔氏元本亦與之同陸氏於盤庚不言至此乃言之未詳其故○按集韻引說文作商書相時𢙢民丁度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

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宋板之作小）

無不服化者乎（古本無下有有字者下無乎字宋本同毛本有字乎字並無山井鼎曰正德嘉靖二本共無有字者下有乎字爲誤○按岳本纂傳亦俱作無有不服化者與疏合閩葛俱與正德本同）

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毛本則作即案則字誤）

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毛本設作誤案設字誤）

不可任不其才（毛本下不字作非案非字是）

如禹之陟方（宋板禹作舜○按宋本是也）

周公言然之時（案然字恐此字之譌）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成王至周官○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六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宜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服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亦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

〔疏〕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辟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教王發言之端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方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

（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卽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疏〕（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堯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燮素協反相息亮反）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呂反）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饒）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疏〕（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息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揔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大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攝引周禮爲之揔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卽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偸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揔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一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

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人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魯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愼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愼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注同）

〔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

〔疏〕傳爲德至可爲。○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

武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來賀。○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愼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愼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愼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愼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愼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爲賄肅愼之命明是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愼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近附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柩其久反）

〔疏〕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

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銜反）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愼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疏〕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

（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旣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旣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孜音茲）〔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敎使勤於事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繹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敎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敎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敎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女九反）〔疏〕（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旣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敎其罪旣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敎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爲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之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長誅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疏〕（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敎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愼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好呼報反）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疏〕（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愼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敎之汝以道德敎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三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郎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郎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此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顧命。（實命羣臣敘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旣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衞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下序以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事而解於要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郎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郎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郎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各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譏下同）**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勑留反）**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當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愼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誥出言教命彼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音羊久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

〔疏〕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適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是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詭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投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

〔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于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入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

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爲○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繒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箁箬也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

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疏】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此則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竝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又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几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入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蒲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揔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刃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刃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刃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刃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夷玉天球傳不解夷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不在寶略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巳有南向坐矢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房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

（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疏〕（二人至側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

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即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王麻至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自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大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袞冕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

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大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鎭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鎭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大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爲進大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疏〕（曰皇至光訓○正義曰此

卽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誥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正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酢才各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伯大宗供主宗人供大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又徐直列反）

【疏】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上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酢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爲太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祭王之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

【疏】諸侯出廟門俟○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卽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宋板題在顧命前周官君陳二篇屬卷第十七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一周官二十二周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尚書四字爲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及其卽位之後（宋板位作政）

六服承德（岳本六服作罔不來六服非也）

巡行天下（宋板巡下空一字）

家不安則危（纂傳家作邦按浦鏜亦謂家宜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纂傳前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所以爲正治（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太岳之事（閩本同毛本太作方）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古本岳本宋板訓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爲順也明傳中兩順字一釋若一釋訓耳）

使小大皆協睦（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無皆字古本睦下有之字毛本小大二字倒下疏同）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纂傳天地神祇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纂傳賓軍二字倒疏同）

夏司馬討惡（古本夏下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教殺之）

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閩本明監本同案諸本傳順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作訓宋板傳既作順則疏亦必作順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校）

吉禮之別十有二（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其職主戎馬之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其誤以）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宋板禁下空一字）

恒由是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由作繇下所由下傳由志由勤竝同）

是去而後反也（宋板後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聲出口（毛本聲作旣案聲字誤）

無所覩見（宋板覩作都盧文弨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宋板之作士按之字非也）

而名且美（古本岳本葛本宋板纂傳且作日）

弗畏入畏（古本入下衍可字）

當思危懼（古本當下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駒麗扶餘馯貊之屬（岳本貊作貌貌字誤也）

以幣賄賜肅愼之來賀（古本來賀作夷也○岳本宋板纂傳作夷○疏標起訖亦作夷○史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賄賜肅愼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賄卽幣也言幣言賜卽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賄賜也三字卽衍賄字）

北方曰貉（宋板同毛本作白誤）

斥及奄君已定亳姑（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斥作并）

恐天下迴心趣向之（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迴作刃按刃字誤）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惟孝友于兄弟（古本孝下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疏本作惟孝于孝足利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作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與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閒居賦最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卽畢命所去（毛本去作云案去字誤）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上古本言下有也字）

亦不能用之（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亦誤作而）

無乘勢位作威人上（古本人作民下般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夫誤大）

民者眞也（宋板眞作寘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呂刑亦可證）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古本人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終有辭於永世（古本辭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古本宋板但作怚非也）

見稱誦於長世（古本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見作凡）

因見所習之物（按傳見上有所字）

常在於道德教之（許宗彥云教之二字因下句誤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宋本下行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曲禮下文云（宋板無文字）

迴顧而爲語也（纂傳爲語作發命）

王乃洮頮水（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岳本大作將按疏述注作將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將字）

下至御治事（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殆因下傳而誤）

顧命至御事（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宋板閩本同毛本二誤作三）

傳成王至悅譯（案譯當作懌形近之譌）

故待言公（毛本待作特案待字誤也）

其餘五國姒姓（案姒當作姬形近之譌）

蓋大夫士皆被召也（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故能適殷（毛本適作通適字誤也）

大度於艱難（古本岳本宋板度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疏內同）

不得結誓出言語（宋板得下空二字盧文弨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君文王武王（毛本君誤作公）

代殷爲主（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代作伐）

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威作成非也）

言當戰慄畏懼（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宋板不上空一字）

則不得續志（宋板同毛本得作能）

故我詩蓄出言教命汝（毛本詩蓄作詳審案詩蓄無解是形近之譌）

言必死也（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死作殆）

此羣臣已受賜命也（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賜作顧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注俱作牖）

還復本位（宋板閩本同毛本還復二字倒）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纂傳云作文）

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宋板居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就干戈以往（毛本就作執按續通解作執）

君大夫卒於路寢（宋板及續通解大夫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宋板將上有王之二字）

故以此日作之（宋板以作於按宋本是也）

置戶牖間（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越七日至癸酉（各本癸酉皆作綴衣癸酉誤也）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士作事是也下皆爲喪士同）

不言命者（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不誤下）

敷重篾席（孫志祖云玉篇首部莧字下引書曰布重莧席）

白黑雜繒緣之（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有文之貝飾几（岳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貝作具非）

元紛黑綬（古本岳本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紛作粉非）

赤刀削（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刀作刃案刀字非也毛本纂傳並誤）

大璧琬王之珪（古本纂傳珪作圭）

球雍州所貢（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乃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爲正今皆作雍此乃僅見）

伏犧王天下（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犧作羲續通解纂傳亦作羲古本盍作犧犧下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此言篾席黼純（宋板此下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宋板重作種是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數三坐（宋板坐作重按坐字非也）

纖蒻苹席（監本苹誤作萃）

彼在朝（宋板朝作廟）

莞苻籬（宋板纂傳籬作蘺與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宋板刀作刃下爲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刀同）

遺弟與治孫策（宋板閩本同毛本治作詒治字誤）

策引白削斫虎（宋板閩本同毛本虎誤作虒虎字形近之譌也）

我見刃爲然（宋板閩本同毛木刃作刀）

曲刃刀也（閩本同宋板曲刃作白刃毛本作曲刀盧文弨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東北之珣玗琪也（纂傳北作方是也玗毛本作玗案所改亦是閩本纂傳誤下同）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閩本同毛本包犧作伏羲）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按亦字疑所字之譌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之巧人也（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監本寶誤作責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有左右旁也（閩本同毛本旁作房是也）

王輅金卽次象（閩本明監本同宋板纂傳王作玉是也毛本作玉亦誤）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宋板輓作軛是也）

先輅是金輅也（此句上纂傳有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此面言之（毛本此作北案此字誤）

亦士（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士作仕非也）

一人冕執瞿（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銳（岳珂沿革例曰銳實鈗字也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爾疏中亦皆作銳案玉篇無銳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宋板二作三）

南面三（宋板閩本明監本三作二○按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士衞主殯（宋板續通解主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黑白雀（宋板續通解纂傳白作曰是也）

雀弁同如冕（宋板續通解同作制按制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宋板纂傳二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宋板子作孑按諸本作子形近之誤他正義中孑字訛作子者十之八九）

劉蓋今鑱斧（宋板鑱作纔非是）

知在堂上之遠地（纂傳知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皆賤者先置（纂傳置作至是也）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冒作瑁案冒與攷工記合）

鄭元云冠禮注云（宋板上云字作士是也）

率循大卞（古本作帥修大辨）

告己受羣臣所傳顧命（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弨云己受當作已受○按疏云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宜作己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以爲已遂脫己字疏內又疊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閩本葛本同毛本先作洗案先字誤）

太宗供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主字誤）

拜曰已傳顧命（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曰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宗作保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古岳宋板續通解亦作下是也纂傳毛本並誤）

至殯東西報祭之（宋板西下有面字）

傳記無文（纂傳文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宋板人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纂傳祀作禮）

於上祭後（宋板上作王）

受前所受之同（宋板纂傳下受字作授是也）

故曰廟待王後命（古本廟下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纂傳伯作公）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疏〕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衞故曰臣衞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疏〕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衞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卽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云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故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

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捴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贄○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衞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衞故曰臣衞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捴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捴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羑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

〔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大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上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王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馬讀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

〔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衞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衞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順其至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衞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羌呂反）

〔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捴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作畢命。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illegible]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illegible]）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illegible]）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illegible]）

〔疏〕[illegible]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illegible]）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盛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祿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專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尙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

〔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惡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爲政貴在有常言辭尙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襃賞之病其爲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倣之揚其善聲告之疏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損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侉音苦瓜反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尙○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鴆反）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爲于僞反）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我聞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特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

（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服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感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没之陷）〔疏〕（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録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旗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僞反令力呈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令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咨○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嗚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合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反下注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疏〕（王若至有乂○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㒺長誅丈反）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名篇）〔疏〕（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録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反惕他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反）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疏〕（王若至咸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臣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

（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衡反）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當愼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今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王輅戎僕中六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愼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愼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是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淸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贖音蜀註及下同）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卽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卽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遺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也○傳後爲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卽甫也）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疏〕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卽位之時已過四十矣此言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也美王能用之王卽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千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疏〕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于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劉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

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民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卽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異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卽宮刑也黥面卽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卽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潰謂慣潰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芬芬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芬芬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卽

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兮反）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疏〕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卽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祇止而反）

〔疏〕乃命至祇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卽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卽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廪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疏〕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事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

行○賂來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疏〕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絶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絶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絶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釋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絶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絶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絶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爲于僞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力馳反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爲至戒〔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絶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疏〕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己當愼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合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愼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illegible]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

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注同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愼非惟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

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當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捐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推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淸證審察能使之不行及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卽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有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恐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刖足劓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挍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揔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撿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刖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頷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揔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念反）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疏】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卽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重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卽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簒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

（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無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言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疏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合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合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尙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儆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實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主天子之正號（古本正作政）

羣臣陳戒（纂傳陳作進）

太保率西方諸侯（古本率作帥下同）

若使東伯任重（纂傳伯作方）

圭是文馬之物（宋板纂傳同齊召南云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下文命同）

馬卓上（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卓作阜按阜字誤覲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宋板言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王也（纂傳同毛本王作主）

皆再拜稽首（古本皆作並）

誕受羑若（古本受下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纂傳美作業）

文武所憂（宋板閩本同毛本武作王）

言聖德治（毛本治作洽案治字誤）

用端命于上帝（石經補缺于誤作乎）

乃命建侯樹屏（侯上古本有諸字）

樹以爲蕃屏（岳本纂傳同毛本蕃作藩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士與疏合）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古本首題尙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與此序相應浦鏜從埤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埤傳似不可從）

用能受殷王之命（岳本宋板纂傳王之二字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惟作愼是也岳本考正云愼字正釋毖字義孔疏云愼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令之北近王室（毛本北作比案北字誤）

彰善癉惡（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開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影字皆作章字景字不加彡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辭以理實爲要（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心未厭服（古本岳本宋板厭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疏同）

惟公克成厥終（古本公上有畢字誤）

不可不尙（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古本亦作共）

以聞於後世（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傳敬順至畢公（浦鏜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落）

所以勉勸畢公（宋板勸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宋板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作君牙（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别本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攷）

亦惟先正之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王若曰嗚呼君牙（毛本嗚呼作鳴呼誤）

小民惟曰怨咨（古本曰作日下同）

民猶怨咨（古本岳本宋板咨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古本艱作難）

以謀其易民乃寧（古本岳本宋板寧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宋板大司徒作我輔翼）

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宋板正身心作爲中正）

啓佑我後人（古本佑作佐）

文武之謀業（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武誤作王○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非）

傳文王至邪缺（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並非）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陸氏曰冏字亦作臩○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尙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爲大僕正蓋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臩僞孔亦必作臩後人始改爲冏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冏名也冏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太僕是矣（纂傳是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御爲長（宋板同毛本御作僕）

齊訓通也（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通上有中也聖訓四字案此誤脫）

言侍左右之臣（毛本侍作恃按侍字不誤）

今予命汝作大正（古本正上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爲太古本非也）

今選其在下屬官（毛本今作令案今字誤）

襄三十年左傳云（宋板十下有一字按有者是也）

非是愛前人也（宋板同毛本前作側）

爾無昵于憸人（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憸本亦作思）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王刑也（宋板同毛本王作主）

刖罪五百（宋板纂傳同毛本刖作刵○按周禮司刑是刖字）

令穆王改易之者（毛本令作今）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陸氏曰耄本亦作薹○按說文當作薹此薹字正說文薹字之譌也）

言百年大期（古本大期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詰譌誥）

北至命呂侯之年（宋板北作比是也毛本作此亦非）

罔不寇賊鴟義（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古本辜作辠）

越茲麗刑并制（古本刑作戮）

罔差有辭（古本辭作詞按山井鼎按下經寡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古本胥作疋）

上帝監民（古本民作人）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皇帝以别於秦之所謂皇帝也皇之爲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單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皇帝堯也（岳本葛本同毛本皇作君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今按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古本絕下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閩本同毛本君作名按君字誤）

皇帝所伐者（毛本皇作黃案所改是也）

學蚩尤爲此者（浦鏜云亂誤此是也）

三生凶德（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宋板皆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盆知傳文宜作君帝）

使人神不擾（古本人作祇按祇乃民之訛）

地民不至於天（疏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毛居正曰祇作民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爲毛氏所誤惟此本不誤）

禹治洪水（宋板治下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子曰）

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徙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日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閩本同毛本取作恃）

或當曰欲勤行（宋板閩本同毛本曰作日）

當何所度（史記集解度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故史記作居若孔意則當與王肅同訓度爲謀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是也裴氏所引殆有意遷就非孔氏本文）

其罪惟均（岳本均作鈞）

使與罰各相當（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各作名與疏合按纂傳亦誤作各）

刖足曰剕（古本剕下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之當有刑字）

必令內之與證（毛本內作因按內字誤）

其當清證審察（盧文弨云證當作澄楚辭不清澂其然否下同）

或記可刑（宋板閩本同毛本記作旹盧文弨云作記非）

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毛本天威二字不重此誤重也閩本誤同）

覬其犯狀（閩本同毛本覬作覲案覲字誤）

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閩本同毛本非作涉）

無服疑似之狀（宋板服作復是也）

捐害王道（閩本同毛本捐作損是也）

因有親戒在官吏（閩本同毛本戒作戚）

而此是也（宋板而作卽）

今律和合御藥（宋板倒和合二字山井鼎曰見于唐律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

或可以爲赦（閩本同毛本作或以爲可赦案所改是也）

正義曰釋詁云（宋板詁作言按言字不誤）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山井鼎曰正嘉二本同閩本同宋本三百作二百毛本二百作一百案宋本二百似複衍毛本一百亦疑誤）

有要善（岳本纂傳善作義與疏不合俟攷）

輕重應居官當者（毛本重作罪案重字誤）

謂上其鞫劾文辭（古本岳本宋板鞫作鞠岳本考證云說文窮理罪人曰鞫中應從言爲是）

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宋板憐下無之字）

故云臨事時宜（宋板時作制按時字非也）

言汝身多違則不達盧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浦鏜云一十九字當誤衍盧文弨云刪此十九字義無不足定是衍又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多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宋板最作是）

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宋板之作也是也）

尚明聽之哉（葛本聽誤作德）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平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疏〕（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爲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與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疏〕（王若至在）

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順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其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己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禰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鳴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隤杜回反隕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疏〕鳴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鳴呼疾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己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卽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鳴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鳴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辟扶亦反）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且反注同）

〔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鳴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己無能惟將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己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己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鳴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己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己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名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就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釐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供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尹革反治直吏反）

〔疏〕王曰至顯德○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供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偏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以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都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眾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祕）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

（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戸瓜反監工銜反）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

〔疏〕（公曰至不善○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胄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礼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礼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礼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塡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尤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爲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敿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尤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合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以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敷擭華化反徐戸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戸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疏〕（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牿訓大也周礼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也鄭玄以牿爲梏牿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礼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塡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産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鄂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祇復之。我商賚爾。（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無有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

〔疏〕（馬牛至大刑○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礼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熬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礼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毋妻子同産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礼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

（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注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師○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疏〕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嘩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語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疏〕惟古至爲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盡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音波）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佗佗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佗許乞反）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辯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疏〕雖則至不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佗佗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節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節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啻失豉反）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殆唐在反）〔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尙書注疏卷第二十（宋板同古本作尙書卷第十三文侯之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所以名篇（古本篇下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末文義較妥但未必孔氏元文爾）

課之瓚（宋板纂傳課作謂毛本作祼○案作謂山井鼎曰與周禮注合）

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宋板者作晉按者字非也）

王若曰父義和（義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誼與古本合作誼者葢古文也作義者今文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爲儀則鄭本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而布聞在下居（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曰姓大國（毛本曰作同是也○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字此遂誤同爲曰耳）

在令王之先祖（毛本令作今案所改是也）

而遭天大罪過（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瀕此經有嗣字傳未釋）

即我御事（唐石經古本岳本閩本葛本毛本即作既○按作即是也王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即及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文穎注云即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古本俊作儁）

非平王所知（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王誤作生大謬）

其惟當憂念我（纂傳惟作誰）

嗚呼能有成功（古本嗚呼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唐石經古本岳本宋板蔡傳紹作昭紹字非也毛本亦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此殆因下紹乃辟而誤）

汝功我所善之（古本汝下有之字岳本善下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以思謂未得（浦鏜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宋板更下有復字是也）

不於上文作傳（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古本云字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盧弓一盧矢百（古本盧竝作玈傳同○按正義中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玈字從元故彤赤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尙書經文傳文皆本作玈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玈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尙書撰異）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浦鏜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浦鏜云是當衍文）

傳父往至相安（宋板相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尙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即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尙書元無命字止曰炏戾柏禽宄乃壓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唐石經初作闢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竝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闢古開字閞古闢字但闢旣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閞爾不得徑讀闢爲開○按古文作閞則今文自宜作闢先儒以闢閞相似故誤讀閞爲開而今文尙書又徑改爲開失之遠矣）

竝起爲寇於魯（古本竝上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按史記魯世家云作肹誓集解駰案尙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尙書作粊葢竝据古文尙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古本命上有子字）

善敹乃甲胄（山井鼎曰宋板敹作𢿱疏同考字書宋板爲是○按毛本作敹不作𣪊也唐石經岳本俱作𣪊考說文宜作敹諸本竝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宋板作今在）

其以爲飾（浦鏜云且誤其）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穽下注牿牢古本作牿穽旁注穽一作牢）

杜乃擭（陸氏曰杜本又作敜○按說文敜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周官雍氏注引作敜）

然則養牛馬之處（宋板同毛本養作掌）

檻以捕虎豹（纂傳檻作擭按經文擭穽相對疏下云穽以捕小獸則此當作擭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擭）

今律文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浦鏜云槍誤搶是也）

王肅云杜閑也（宋板閑作閉按閑字非也）

擭作劉也（浦鏜云柞鄂誤作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峙乃楨幹（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幹作榦不誤）

總諸國之兵（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與宋本注合毛本國誤作侯疏同）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毛本是誤作有與僖四年傳不合）

謂儲糧少（宋板同毛儲糧誤倒）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宋板纂傳同毛本家作人）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悔而自誓（宋板悔下有過字）

若弗云來（古本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弨云疏云員即云也則本是員字○按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衛包依之改員爲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無所及盇（孫志祖云盇疑當作益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宋板用作恨是也）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諐云爲員猷爲猶愆爲諐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諐作愆餘同）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古本欲上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岳本纂傳迴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按疏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伎（斷古本作鮎注同按說文㫁古文作𢇍引此句爲證然則古本鮎字殆𢇍字之誤歟陸氏曰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宋板勇壯二字倒按宋本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宋板截字不重）

明辯便巧之意（宋板同毛本意作善）

以束脩爲束帶脩飭（毛本飭作飾案飾字誤）

禮記太學引此（毛本太作大案太字誤）

河水清且漣漪（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葢誤○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葢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爲漣漪者猶鸒斯之爲鸒鷽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用此好技聖之人（古本技下有美字）

安我子孫衆人（古本人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

氏毛詩評又明鄭義（竝見經典釋文）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稾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鬨然佐鬬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顚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荅爲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兹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皐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摠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

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閒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閒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顚倒雜亂耳

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取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

（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己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礼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别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以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并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此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礼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

徵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礼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是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後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卽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文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皆文也。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國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毛詩注疏挍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執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挍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挍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頌後揔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褎自我人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蘩祁祁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鍾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膋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元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入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駉者有驛有止第十石駱有駵有雒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筐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佶作佶愍作愍又作慜徵作徵禎作禎朗作朗姞作姞敬作敬禎作禎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鳴鴞予尾翛翛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慉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鞠脫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稺云昔幼稺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蠜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蠜螽者衍字采蘋篇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薛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譌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賓也賓乃賔之譌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咮之譌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悅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録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録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毛詩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分經注本第一卷爲五第二卷爲三第三卷爲三第四卷爲四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四第七卷爲三第八卷爲三第九卷爲四第十卷爲三第十一卷爲二第十二卷爲三第十三卷爲二第十四卷爲三第十五卷爲三第十六卷爲五第十七卷爲四第十八卷爲五第十九卷爲四第二十卷爲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首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即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爲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爲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歷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壹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挍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毛詩正義序（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案十行本題於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爲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按此因上文有增其所簡而誤）

謹與朝散大夫（明監本謹與誤議與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即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明監本稱下衍神字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當脫大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卽其省耳餘同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不勝駮正以後所列用爲擧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放傳作昉非也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作昉鄭考工記注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乘之庸之（閩本同明監本乘作承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閩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距此六十二歲（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一誤工以春秋考之浦挍是也）

鄭語註云（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挍是也）

魯眞公之十四年（閩本同明監本眞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譜序接連考書錄解題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譜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本以下所移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羼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豳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爲顯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挍是也）

此詩既繼二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凡以庶士小人（〔補〕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

楚滅六并蓼（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　穎達　奉
勑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隹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駮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揔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揔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强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篇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爲無筭也○）

鄭氏箋

（鄭氏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註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揔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襃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玁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疏〕（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卽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註本下卽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卽詩之六義也下風卽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疏〕（詩者王爲）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迹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

〔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祉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註同）

〔疏〕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旣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人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爲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爲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爲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爲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爲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爲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遺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爲此同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者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旣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謳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熒其木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

〔疏〕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致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

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教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摠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摠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

〔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鑒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鑒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臣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臣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揔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苟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偏覽天下之志揔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

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卽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卽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

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吕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畿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爲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爲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摠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鳥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摠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貞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王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逑○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卽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炎云論語註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解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戸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罝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爲于僞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疏〕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爲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聲和也是關關爲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爲說也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爲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愼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雎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爲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揔言宜求爲君子好匹則揔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眞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揔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揔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卽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菨荼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葅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覺

（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疏】參差至求之○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荇接余其葉苻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礼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礼記祭統曰水草之葅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礼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卧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己職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既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

（作○【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群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諧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共心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礼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為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為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疏】傳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礼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疏】箋琴瑟至其礼○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礼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礼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礼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揔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

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旣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揔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卽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詭而更申旣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鵲巢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首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礼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卽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㈠之二一（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一下）無一字案閩本以下仍附刻釋文獨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考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閩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閩本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在前正義序下而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題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複出於上也其一之二以後十行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閩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雖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詁訓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合當以釋文本定本爲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有全然相合者也乃彼時行世別有此本耳茲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幡幡誤番番非也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趙人毛長傳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萇誤長非也釋文序錄云一云名長通）志堂本作萇者誤詳後考證困學紀聞引作長云今後漢書作萇亦其證也

不以數次爲無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典籍出於人滅各專間命氏〔補〕（毛本人滅作人間專間作專門案所改是也）

詁訓毛自題之（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關雎**

后妃之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本附釋音與注文疏文皆雙行小字雖釋文首加圓圍爲別耳故重刻者致誤也又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閩本毛本別爲中等字皆非其舊

所以風天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爲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義者兼不專

指一本故禮義廢下云俗本有作儀者野有死麕序下云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籀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教之

風風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是正義本不作諷正義下文又云風訓諷也者風諷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爲今字而說之其爲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併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發猶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申毛傳）所以別之也毛不注序無可辨嫌故序注本應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祉羽也（小字本相臺本祉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祉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

謨摩舊法〔補〕毛本謨摩作模準

而民思憂（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毅案浦鏜校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羣籍）有引其意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改竄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正義云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之同於定本者此類是也凡正義既著其所從又兼載異本或與定本同或與俗本同也

莫近於詩（節）〔補〕案此節釋音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尚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由字譌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兩引譜下作趙商本篇下作張逸也

聞之者足以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即俗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皆用此上六義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本剜添者一字○補上字宜衍）

人君不怒其作主（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主謂作詩之主也後正義引鄭荅張）逸云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補〕（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校是也

要所言一人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所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剜添者一字○補神字宜衍）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剜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即稱其大名如易緯單稱易書序單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校舉者也

愛在進賢〔補〕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

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若關雎之有別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關雎作雎鳩案關雎是也下傳云有）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若雎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爲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雎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本所無也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閩本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此傳箋字遂於注首加傳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爲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明刻單注本更有并箋下云字去之者尤爲誤甚餘同此

怨耦曰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傳作逑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明文當亦與釋文本同臧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爲假借者多不言讀爲而顯其爲假借有二例焉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逑爲璲之假借价人維藩箋价甲也以价爲介之假借是其類也一則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如此經之逑箋則曰怨耦曰仇以逑爲仇之假借及湜湜其止箋之小渚曰沚山有橋松箋之橋松在山上可以樂飢箋之可飲以療飢皆其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爲也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之以去其癥結其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人所易曉不悉說焉臧琳又以爲偏考毛詩兔罝無衣皇矣等逑匹之逑

皆作仇此經作逑出後人私改亦非也凡毛氏詩經中之字例不畫一如或用害或用曷而同訓何或用肩或用豣而同訓獸三歲其類衆矣他經用仇此經用逑不嫌同訓不可據彼改此說文逑下云又曰怨匹曰逑正說逑爲怨匹字之假借其釋文所載本亦作仇者是依箋改經出之於下意所不從章懷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雖經引用要卽所謂以破引之實非毛氏詩舊文也

后妃雖說樂君子（明監本毛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義作悅說悅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郭璞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樸樸字景純取純樸相應字當從本正義多作璞或改作朴朴卽樸之俗字○案段玉裁云樸素字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作樸或譌璞非或譌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此條舊在曹風候人篇今依先見例錄此）

陸機疏云（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旁之說宋代著錄元恪書者多采之毛本因此改作璣其實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釋文亦或誤今正）

而揚雄許愼（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才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其葉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苻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挍是也）

鸞其白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鸞誤鸞者凡陸疏鸞字皆當作鸞乃形近之譌浦挍是也）

卧而不周曰輾（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茲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鍾鼓樂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一章章四句〔補〕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

與詩禮俱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

詩禮本無九言者〔補〕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

仲治之言（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治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洽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立爲乎）

其篇詠有優劣采〔補〕毛本采作乎

采采若苢〔補〕若當作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傅大附反見賢遍反〔疏〕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礼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卽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三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卽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志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丁丈反）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摶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藂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乱反喈音皆摶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疏〕葛之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絺綌彼不爲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文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恒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摠上于飛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閫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作斁音亦猒於豔反本亦作厭紞都覽反紞織五采如縚狀用縣瑱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既反〔疏〕葛之至無斁○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煑之煑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爲絺爲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爲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濩煑至其夫○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濩煑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曲礼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礼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註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礼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

（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則爲統又爲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擱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禕音輝王后六服一曰禕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擱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重皆而絶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擱猶挼莎也挼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疏】（言告至父母○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擱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己今薄欲煩擱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卽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礼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傳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之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順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官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正義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擱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答之云煩擱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禕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禕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禕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卽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祿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煩煩擱至祿衣○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擱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擾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漱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漱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擾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褻服宜煩擱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揔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

【疏】（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爲亞次也輔佐君子揔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爲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豉反行戶康反註下同朝直遙反○）

【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

（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病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壞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疏〕（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履反爾雅云兕似牛觵古橫反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爲意于僞反殷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傳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也爵摠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爲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郎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衞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岨本亦作砠同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疏〕（傳瘏病痡亦病也○正義曰釋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樛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爲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疏〕（樛木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義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揚之域○藟本亦作虆力軌反似葛之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疏〕（傳南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上下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荊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爲荊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以據荊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延上竦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illegible]

（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爲福祿所大鄭以爲福祿之所扶助○）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旋也成就也○縈本又作縈烏營反說文作藥）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螽音終爾雅作蜤音同惡烏路反）〔疏〕（螽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愼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己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懀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爲太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爲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詵所巾反說文作兟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蚣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愼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愼呂沈竝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愼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蚝蜢音竹帛反蜢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論不耳本或作不然）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音眞女音汝）〔疏〕（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螽斯蚣蝑○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摽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箋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耳○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爲仁厚卽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薨呼弘反）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枖云木少盛貌鰥本亦作鰥古頑反）〔疏〕（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爲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蘆又許愼曰楚人謂寡婦爲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同名焉卽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爲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摽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爲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摽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則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少詩照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反）〔疏〕（桃之至室家○毛以爲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爲室家矣○鄭雖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爲異○傳桃有至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興者至時行○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illegible]）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蕡浮雲反）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疏〕（箋家人至家也○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人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葛覃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雎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喻其容色美盛也（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案此也字當衍）

灌木藂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藂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藂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段玉裁云當作冣冣取才句反古書冣字多誤爲最冣字從冖是以顏黃門說周）

（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灌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謂之黃鸝（毛本鸝誤鶯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鶯鳥羽文也鸝黃鸝二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鸝）

看我麥黃甚熟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艸木蟲魚疏正作不）

濩煑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濩下云煑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已意增損注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釆釋文）

以煑之於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又是鑊鑊煑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又作濩同）

纓之無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緌作綏案綏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緌字誤爲綏久矣鄭定用緌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考此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爲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爲曷之假借傳例如此）

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鏜云誤衍○姜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

此后妃摯國之長女（閩本明監本毛本摯誤幷）

故王肅述毛合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

若如傳言私服宜否（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后妃嗟呼而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也）

君賞功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若）

衞侯饗苦成叔（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盍以苦成爲邑成爲謚前人亦多言郤犫謚成者其左氏傳舊解與）

云何吁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所稱未必爲毛氏詩邢氏不辨此經作吁而引之非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盱者盱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用字例不畫一也例見前）

痛亦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痛病也一本作痛亦病也者非正義本標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嫌於瘏病也之下更云痛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樛木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云言能逮下正義云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荆楊之域（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作揚考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引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鄭箋應本作揚字釋文正義二本應俱作揚字餘同此）

似葛之草木疏云〔補〕（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重毛本亦非）

一名巨瓜（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苽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

今之次敘進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降邇遐福（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邇作爾案爾字是也）

○螽斯

德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忌意同讀當三字爲一句也）

維蚣蝑不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然正義云則知唯蚣蝑不耳是正義本作耳不字當上聲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他箋所用耳字多誤爲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肱鳴者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

其股似瑇瑁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叉形近之譌）

若褖衣之類（閩本明監本褖誤緣毛本誤緣案褖衣見鄭緣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蝑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維正義作唯維唯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維亦作唯釆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昏案昏婚古今字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每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昏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士昏禮及行露匏有苦葉昏時等仍用昏者非此例）

襄二十八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七誤入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爾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狼跋文王正義皆云廣雅小雅廣訓文是其證浦鏜云爾雅上脫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選注之類多稱小雅漢書志云小雅一篇誤本乃作小爾雅耳）

无告无譽（閩本明監本毛本二无字誤無案引易文舊多作无其非易文閒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爲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

興者踰時婦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踰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謂年時俱善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入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菟罝菟又作兔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兔罝三章章四句至衆多〇正義曰作兔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后妃事終故揔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妒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妒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揔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〇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橛也樴音特橛音其月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〇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鴆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疏〕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至干城〇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兔罝之人乃爲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〇鄭唯干城爲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〇傳肅肅至杙聲〇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檿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〇傳干扞也〇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〇箋干也至未然〇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〇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疏〕傳逵九達之道〇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赳赳至好仇〇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中林林中〇施如字沈以豉反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〇斷丁亂反〔疏〕公侯腹心〇毛以爲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〇鄭以爲此罝兔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〇傳可以至腹心〇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己腹心〇箋此罝至言賢〇正義曰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己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和政教平也〇芣苢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郭璞云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舄音昔〔疏〕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子〇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〇箋天下和政教平〇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雖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旣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旣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洽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揔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擷之捋之旣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揔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疏〕傳芣苢馬舄〇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任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〇箋薄言我薄也〇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爲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爲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縶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〇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拾也〇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〇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執衽也〇袺音結衽入錦反又而鴆反衣際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扱衽曰襭〇襭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扱初治反〔疏〕傳袺執至曰襭〇正義曰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〇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反〔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〇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旣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旣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揔序三章之義也〇箋紂時至教化〇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爲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

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犯禮而往將不至也○泳音詠泭芳于反本亦作濟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沇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箄筏也又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箄音皮佳反柎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疏】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絜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絜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絜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濶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絜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絜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餞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木有可道捴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泭○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泳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栰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翹祁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絜者一本無絜字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

【疏】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絜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東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絜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蔞草中之翹翹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疏】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

【疏】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

【疏】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妹迴反幹也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惄本又作惄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

【疏】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爲墳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江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榦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著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箋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爲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爲非其事也○傳惄飢意箋惄思○正義曰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己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

【疏】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覬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辞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己而去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爲棄己而憂也下章云災毋孔邇是勉勸之辞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己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魚名頳勑貞反說文作䞓又作赬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辟此音避一本作辟此處昌慮反爲踈于僞反踈亦作疏○【疏】魴魚至孔邇○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卽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頳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頳郭云頳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文王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疏】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爲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敎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離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箋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之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敎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尙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爲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爲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眞相應音鷹當也**于嗟麟兮。**于嗟歎辭【疏】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卽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今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脩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脩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傳于嗟歎辭○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書作頲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頲也本作頲誤**于嗟麟兮。**【疏】傳定題○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謂額也傳或作顛釋畜云的額白顛顛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也此同姓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卽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疎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一本示作象**于嗟麟兮。**【疏】傳麟角箋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䧿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鳲音同爾雅云鳲鳩鴶鵴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壹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illegible]乃可以配國君[illegible]文王之迎大姒未爲諸侯而云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illegible]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秸古八反又音吉[illegible]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illegible]【疏】[illegible]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

與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其備○傳鳴鳩秸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架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採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瞯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迎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鳴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疏〕箋滿者至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鳴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迓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蘩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沼之紹反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蘩皤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荇菜正義曰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爲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芼此傳言草皆菜也○箋于以至蘩菹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髢○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髲皮寄反鄭音髮髢本亦作鬄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

〔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髲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髢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爲髲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錫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髢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髢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爲髲髢者以剔是鬄髮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爲髲鬄鬄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褖衣士視壹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婦髲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傳僮僮竦敬○正義曰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爲祭前矣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髲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即濯溉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爨人溉鼎廩人溉饎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祁祁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蘩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兔罝

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爲下出可任其任爲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字耳）

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小字本相臺本兔罝作罝兔案罝兔是也箋三章皆云此罝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義云箋云罝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罝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爲此罝兔

（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罝之人又經直陳兔罝之人賢又毛以爲兔罝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爲兔罝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罝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罝之人皆誤）

使之處事（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䟽作無爲是是也）

○**芣苢**

卒章言所成之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當盛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妊案妊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閟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妊）

可鬻作茹（〔補〕案陸疏鬻皆作鬻下凡引陸疏作鬻皆誤）

袺執衽也（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襭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擷一本作襭同正義標起止云傳袺執至曰襭即一作本也考文古本作擷采釋文考說文衣部襭擷文重實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兼及字畫之異如兕作兕觥作觵之類并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亨本又作烹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爲長）

不可休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皆爾本或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爲字之誤惠棟九經古義以爲思息通非）

漢有游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鈹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作遊以出遊字從辶泳游字從氵爲區別也考游古文作遊隸變作遊說文云旗流者正訓也出游泳游皆假借經出游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爲長）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

方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泭或作柎樊光爾雅本作柎考文古本作柎采釋文或作本○按依說文作泭是）

定本遊女作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剜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游作遊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遊誤互易其字）

編竹木曰柎（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閩本剜入是也）

方之舟者（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閩本剜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爲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爲長）

至意焉釋訓云（明監本毛本焉下有○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剜入是也）

○**汝墳**

釋水云汝爲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墳當依爾雅作濆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按說文曰濆水厓墳者基也）

○**漸而復生曰肄**（〔補〕毛本蔪作蘄案蘄字是也）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可考）

故下章而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剜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刪不知正義自爲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義而誤）

辟此勤勞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憂思昔在於情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補〕案或直云麟止止字此誤作趾）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擊鼓權輿正義亦誤垠正義不誤）

言從乂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乂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毋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乂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乂爲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乂）

貌恭躰仁（閩本明監本躰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躰卽當時俗字）

爾雅頠也（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頠作頟案所改是也）

此皆君新（〔補〕毛本新作親案親字是也上下文皆可證）

○**鵲巢**

冬至架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爲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而駮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横架爲義與釋文作架之者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駮之當以釋文本爲長）

而有均壹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案壹字是也均壹字當作壹一二字乃作一經中所用有互通者假借也注及正義自爲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又有作一字者乃寫者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本是御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裧誤供以士昏禮考之浦校是也）

言迓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采蘩**

苟有明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葅南西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葅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主婦髲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髢作鬄釋文云鬄本亦作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鬄五經文字云鬄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鬄說文鬄鬀髮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鬄所謂詁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鬄與髢爲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鬄字皆別見卽髲也不得重在髲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鬄今少牢亦一誤而爲鬄追師亦再誤而爲髢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髲髢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又首服被髲之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纚笄（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因上文譌作裼并盡改其未譌者誤甚下同）

文王夫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髲髢無去字（明監本毛本髢誤鬄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髢不用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喓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躍音藥蠜音煩種章勇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覯古豆反降戶江反）

〔疏〕喓喓至則降。○正義曰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己恐其見棄己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卽降下也。○傳草蟲至螽蠜。○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爲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爲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爲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爲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卽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爲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卽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爲禮卽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爲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覯竝言乃云我心卽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竝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虌鼈卑滅反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疏〕陟彼至其蕨。○毛以爲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鼈菜然此采鼈者欲得此鼈以與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已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鼈。○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鼈爲異耳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鼈。○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也知非名地者周總百里雖名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名也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鼈。○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鼈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憂也。○惙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音悅註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薇音微草也亦可食）〔疏〕傳薇菜。○正義曰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離力智反）〔疏〕傳嫁女至相離。○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己故己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爲思與女相離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娩音晚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蠒紝女金反何如鴆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紃音旬絛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兮反）〔疏〕采蘋三章章四句至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之以爲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卽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序轉互相明也。○箋女子至法度。○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繅之絲則[illegible]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繒帛者則紝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絛也組亦絛也組紃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葅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illegible]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illegible]納以教成文同葅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illegible]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葅醢葅[illegible]盛牖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交不備耳少牢[illegible]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葅醢者便文[illegible]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illegible]之皆爲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illegible]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illegible]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序[illegible]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爲今嫁爲大夫妻之[illegible]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也此女之四德[illegible]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illegible]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illegible]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娩勸禮本[illegible]云傳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蓱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擧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淸故取名以爲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蓱本又[illegible]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illegible]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淸如字又音淨）

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illegible]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庚反湆去急反汁也鉶本或作鉶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齍音資本或作粢〔疏〕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爲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烹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爲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爲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昬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昬義亦爲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爲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爲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昬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昬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絜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昬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蘋至之芼。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湆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湆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於醢北注云大羹湆煮肉汁則湆汁也。傳宗室至牖下。正義曰傳以昬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

字。箋牖下至爲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昬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昬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昬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祢宗子所主引昬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爲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爲之。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礼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揔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礼女爲一者蓋見昬礼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礼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礼之今毛傳作礼儀之礼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礼故聘禮用醴酒礼賓作礼儀之礼定本礼作醴。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礼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礼女也案昬礼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礼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礼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昬礼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礼女母薦之可知故昬礼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昬礼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礼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礼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礼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礼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餕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礼之宗室謂教之以礼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宗室既言礼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礼之物若礼之爲以礼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礼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礼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與爲牖下者矣據傳礼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棃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按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礼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甘棠三章章三句至南國。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爲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不直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爲二伯故云召伯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爲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揔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云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疏〕蔽芾至所茇。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礼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

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愒起例反徐許罽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疏〕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荅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莫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下强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

〔疏〕厭浥至多露。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爲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卽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辨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壻也匏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壻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壻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且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埆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殼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味本亦作噣郭張救反何都豆反鳥口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紂帛側基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兩音謀媒音梅謀也妁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

〔疏〕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己終不從之。○傳不思至獄埆。○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揔之。○箋物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并召伯卽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爲乎。○傳昏禮至五兩。○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娉女大璋諸侯以娉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爲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彊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畱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娉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爲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已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疏〕傳墉牆。○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爲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行下孟反）

〔疏〕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揔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

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爲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被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爲節儉自公爲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爲文勢之便也○箋鵲巢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它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紽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虵本又作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虵委虵沈讀作委委虵虵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

疏　羔裘至委蛇○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竝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其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維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紽五緎是素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

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爲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爲從公爲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猶皮也緎縫也○緎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

疏　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唯麑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方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玄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遑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偟音黃暇也使所吏反

疏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爲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爲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爲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復符福反閒音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振音眞爲君于僞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

疏　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爲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爲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靁至天下○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雨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靁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爲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疏〕（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處居也○處尺煮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一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草蟲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已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蕨鱉也（相臺本鱉作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鼈案釋文鼈本又作鱉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言我也我采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爾女也女衆君子之屬爲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因蒙上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衆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鱉采者得其所欲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鱉是正義本作采讀以采者得其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采蘋

此祭女所出祖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筐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則非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爲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以改箋凡正義自爲文其於注有足成亦有隱括皆取詞旨通暢不必盡與注相應）

祭事主婦設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

江東謂之薸音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卽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凡古本注內云音某者俗本多刪之或刪之而僅有存者詳見爾雅挍勘記舊於此云正義自作音非也）

主婦人及兩鉶鉶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人字以特牲考之浦挍是也）

○甘棠

今棠黎（補黎當作梨）

何所慾據（補慾當作憑）

箋云茇草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茇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茇草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爲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注爲是）

召伯所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說文無憩字當作愒今考釋文云憩本又作愒小雅菀柳大雅民勞經皆作愒憩但愒之俗字耳釋文舊有誤今訂正）

○行露

箋云夙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云小星箋同今考此及小星箋各本皆無夜莫二字與釋文本不同也下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爲長我將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陟屺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文本耳盧文弨欲依蜀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也采釋文○按舊挍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卽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爲夜鄭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爲終夜也箋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暴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強來其丈反下強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強並巨良反云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強委之乃左昭元年傳文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強采釋文）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爲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媒氏文也又云媒氏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書台其字者媒氏作純傳亦作純於字爲合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義本爲長釋文紂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與定本同也考文古本作純采正義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紂亦依定本改耳）

天子以娉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娉誤聘下同）

○羔羊

羔取其贄之不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浦挍是也）

退食謂減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孫炎曰緎之爲界緎（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爲）

維組紃耳（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行可蹤迹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從迹可證也釋文從字亦作蹤非是義本）

唯麑裘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麑誤麛案山井鼎云上麛字同今本考此上依玉藻字下依論語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麛麛是正字麑是假借魚麗傳不麛本或作麑同）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朔誤朝下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然衮冕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剜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殷其靁

勸以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室家當王家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爲句與下違文）

非雨靁也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靁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疏〕（摽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　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卽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強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卽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主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都故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昏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而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也三十而娶庶人禮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駮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隋徒果反又徒火反）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云願也）〔疏〕（摽有至吉兮　正義曰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illegible]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爲昏此十五爲衰對十八九故爲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爲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雖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記時則梅已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分與頃筐塈之一正同一月爲時非本歷陳時之意故爲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摽有梅。其實三兮。（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頃音傾塈許器反）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金）〔疏〕（摽有至謂之○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禮[illegible]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妒丁故反忌其記反下注同盡津忍反行下孟反）〔疏〕（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　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illegible]）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illegible]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illegible]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疏〕（嘒彼至不同　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卑微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illegible]）

（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昬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昬在天在戶雖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噣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眾無至不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爲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噣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昬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昬爲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曉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罶如字又音柳下同〔疏〕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罶言物成就繫罶是也彼昴罶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畱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疏〕傳衾被裯襌被○正義曰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臥物故知爲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爲臥物故爲襌被也○箋裯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疏〕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自悔○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昬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昬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姪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竝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竝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疏〕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竝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畱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畱不行○渚諸吕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

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嶓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蕭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佳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本亦作麏又作麇俱倫反麏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包逋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疏〕野有至誘之○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麕肉爲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絜清○正義曰解以死麕之意昬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昬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昬鄭司農云多昬不備禮而昬娶者多是也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春不暇待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爲正昬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昬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爲昬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

（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遂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有女如玉。（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絜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樕小木○正義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下之有不林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箋如玉至絜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絜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絜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絜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絜故也）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脫勑外反注同）無感我帨兮。（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沈始悅反）無使尨也吠。（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尨美邦反吠符廢反）〔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傳帨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尨狗至狗吠○正義曰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說文云衣厚貌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爲尊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退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繢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翟音遙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疏〕（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卽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叙者本其作意畧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爲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以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爲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天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謚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之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爲故命同族爲媵○箋下王后至褕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鷺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韓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絛有翬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猶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栘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疏〕（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襛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唐棣栘○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疏〕（何彼至之子○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然後爲興○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卽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疏〕（其釣至之孫○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之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

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竝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豝豵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揔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德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反側刷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疏】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茁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爲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傳豕牝至之發○正義曰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驖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注及荅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爲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驅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蓬草名也○蓬蒲東反）壹發五豵。（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豵同）于嗟乎騶虞。【疏】傳一歲曰豵○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豜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豵○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麉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豜從兩肩爲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麉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一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摽有梅

男女及時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也）

冰泮殺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送女冰泮殺止是荀卿本作止楊倞所注作內而連下文十日一御爲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家語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閩本明監本同毛然則男下剜添作自二十以及一九案所補是也此二十複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illegible]也）

衰少則梅落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喻去春光遠（補毛本光作尤）

故季夏去春遠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

二月綏多女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爲是是也士冠禮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耳）

禮文王世子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字衍從昏義疏挍非也昏義疏引之不備耳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幽語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螽斯正義引摽有梅云興者喻乃隱栝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螽斯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民人又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及後正義有作人民者即自爲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如不待禮〔補〕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

○小星

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以興禮雖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爲星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獨（閩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

抱衾與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稠後改裯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

次夫人連夜〔補〕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人所專可證

○江有汜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然而竝流（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得案正義云江之有汜得竝流此正義自爲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枝耳何讀其宜反又音祇義亦無大異不當遂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

成渚字作岐亦同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逋茆反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苞苴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誘下云導也亦是改用今字非釋文本毛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玉有五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剜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襛矣

雖則王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爲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校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案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剜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箋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補〕（各本注疏及尚書平皆作伻案羣經音辨引洛誥文平來以圖正作平字唐石經作伻衞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陳鄂所改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幷尚書平秩馬融本作苹曰使也周禮春官車僕苹車故書作平乇十行本蓋出于善本故此猶存其古）

以絲之爲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異本作驅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爲驅也之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茁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茁字浦鏜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尚書馬本作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即此正義所引也）

射注〔補〕（毛本射下有義字）

尾長於驅〔補〕（毛本驅作軀案軀字是也）

應信而至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即用毛說謂信爲母義爲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豜從兩肩爲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麢當作麉下云肩麉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陸曰鄭云邶鄘衞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衞衞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衞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衞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鄁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衞譜

邶鄘衞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衞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衞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鄘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衞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衞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云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也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衞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衞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衞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衞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與

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論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號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并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未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諡多則文有詳畧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逹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此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詩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千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諡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敷劍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儆音景）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不以與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疏〕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己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己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

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兗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己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尙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尙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悄七小反慍憂運反○**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遘古豆反本或作覯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摽。**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疏憂心至有摽○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摽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爲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臷音同云臷常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曰兄日姊▲日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

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緑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緑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緑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緑毛如字緑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疏緑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緑衣詩者言衞莊姜傷已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其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箋緑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緑誤而褖是者此緑衣與內司服緑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緑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緑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緑衣而禮記有之則緑衣是正也彼緑衣宜爲褖衣故此緑衣亦爲褖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緑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左傳曰衞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緑兮衣兮。緑衣黃裏。**興也緑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云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緑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緑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緑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緑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緑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爲上僭乎餘同○傳緑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緑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緑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王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褖兮至上僭○正義曰褖衣黃裏爲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爲喻之意由諸侯
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文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其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餘褖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緑兮衣兮。緑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疏緑衣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緑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而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衰與裳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爲一稱誤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緑兮絲兮。女所治兮。**緑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反訧必履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責反又初佳反○疏緑兮至訧兮○毛以爲言緑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緑即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緑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緑末絲本○正義曰

織綠而爲繪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絺兮至我心○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䙝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今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爲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於見反戴媯居危反戴謚也媯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音九卽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媯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莊姜至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媯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媯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媯將歸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憤符粉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涕他禮反徐又音弟）

【疏】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媯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己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鳦○正義曰釋鳥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燕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媯將歸出入前却○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上時掌反篇內皆同）

【疏】傳飛而至曰頏○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音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佇直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媯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激經歷反）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實是也本亦作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媯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塞瘞於例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勉也箋云戴媯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勖凶玉反徐又況目反）

【疏】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媯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媯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詔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媯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疏】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顧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

【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日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思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爲及也顧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下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荅於己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己薄也○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

【疏】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己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

（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正猶止也〔疏〕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疏〕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己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爲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霾雨土也○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雨于付反風而雨土爲霾）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我思如字〔疏〕終風至我思○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己是莫來也由此己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爲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己己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曀於計反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疐本又作嚏又作疐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巨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爲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故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故故音丘據反玉篇云故欠張口也咳開愛反○〔疏〕終風至則嚏○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爲異具在箋○傳陰而風曰曀○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己喻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嚏跲○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嚏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

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虺虛鬼反〔疏〕曀曀至則懷○毛以爲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爲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如常陰曀曀然○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蔡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爲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弒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爲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爲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爲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當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疏〕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此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用兵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己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忡勅忠反〔疏〕從孫至有忡○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

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至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反注同**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疏〕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十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箋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爲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有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與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偕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疏〕死生至偕老○毛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爲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爲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爲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敻敻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卽古伸字也鄭如字〔疏〕于嗟至信兮○毛以爲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上句耳○鄭唯信兮爲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卽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邶鄘衛譜

在上黨沾縣大黽谷 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沽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

則祿父也外〔補〕毛本也作已案已字是也

頓丘今爲郡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

成王尚幼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成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子孝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

則身已歸宋〔補〕宋當作衛

舜爲國名而施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也

五十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浦鏜云脫五字是也鄘柏舟正義所引有

迎桓公子晉於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弟誤子是也

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二十一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故鄭於左方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譜疏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非是左方者卽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爲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爲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也 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

○柏舟

汎汎流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泛然而流者標起止云汎流是正義本不重泛字釋文云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衆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相臺本有衆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衆字正義云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閒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徵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詁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旣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詁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按舊按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意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作各有宜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義字下曰己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必連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慍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慍下云怒也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緜傳云慍恚也正義云說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怨也亦其一證

孝經讖曰兄日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字

日月又喻兄姊 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剜去案此六字爲一句刪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卽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母嬖也又云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唯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爲說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裳故其文不同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先染絲後製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作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

箋耳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閩本剜入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〇燕燕

陳女女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弟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箋云差池其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于爲往下一于爲於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著于於也一訓因之于于歸于往也桃夭已有傳而于飛所以與于歸其同爲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此燕即今之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重燕字）

尾涏涏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涏當作涎形近之譌〇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涎以韻言則蜑黿亦音之轉）

往飛之之貌（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剜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輙刪者非也）

聲有小大（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作大小誤也案上正義云故以上下共音喻言語大小者以自爲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皆倒也不當據改又雄雉箋亦作小大可證）

實勞我心（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遺〇耳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也）

塞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本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不更說瘞字釋文云瘞崔集注本作實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而箋云塞充實也常武箋云自實滿本此傳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即說文之瘱字〇段玉裁云瘞者幽蓺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請即心部瘱字非是瘱者靜也義同）

孝友睦姻任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婣毛本同案姻字是也此箋用漢時今字與周禮經古字不同也相臺本毛本所改皆非是）

記古書義又且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既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南陔正義引作當）

〇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言日乎以照晝（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不循不循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述案山井鼎云箋申毛傳作循似是考凡鄭箋皆箋傳而非箋經循字是矣）

〇終風

在我莊姜之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中心是以悼傷（閩本明監本毛本悼作悼案所改是也）

浪意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明〇按此當作萌爲是舍人意浪讀爲蒼筤竹之筤易正義曰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浪意萌也作明者誤韓詩云起也正是意萌之訓謂如波之起也）

願言則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疐本又作嚏又作疐舊作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作疐跲也鄭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跲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跲也則其經當是疐字釋文疐即嚏之變體狼跋釋文疐本又作疐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疐字迴不相涉若經字作止部之疐鄭不得讀爲嚏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經義雜記云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疐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即王本也其說非是由誤讀釋文爲從止之疐所致也）

嚏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嚏當作疐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王肅云廢以母道往加之則疐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釋文云劫也本又作跲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爲欵今俗人云欠欠欵欵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欵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作劫崔靈恩作欵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爲長）

終風至則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嚏跲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嚏跲及下云嚏劫而不行凡四嚏字皆當作疐正義舊是疐字不又知者以箋嚏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寐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

則吁爲首（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兵車十乘（補）（案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是一乘之譌）

故吁嗟歎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吁當作于騶虞坻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〇凱開在反）【疏】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〇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〇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知欲去嫁也此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己無令人不得其母心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己以下自責耳本作以成其志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而成其孝子自責之意其能慰母心故知不嫁也以美孝子能成其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〇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貌母養之病苦也〇夭於驕反劬其俱反）【疏】凱風至劬勞〇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長養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情性寬仁長養我七子我七子皆得少長夭夭然是我母氏實劬勞病苦而養之也〇傳南風至養者〇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以其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言棘之難長猶七子之身故七子亦難長養者也〇傳夭夭至病苦〇正義曰夭夭少長之貌言盛者以其少長故爲盛貌劬勞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〇叡悅歲反）【疏】凱風至令人〇正義曰言凱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長養我七子以至成就猶母氏有叡智之善德而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〇傳聖叡〇正義曰洪範云思曰叡叡作聖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聖通也以思之所以得叡是叡爲聖之由也以得爲君思叡則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故得爲叡也箋申說所以叡得爲聖之意故引洪範叡作聖以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浸子鴆反樂音洛）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疏〕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己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睍胡顯反睆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

〔疏〕睍睆至母心○正義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睍睆至令順○正義曰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剌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

〔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爲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爲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爲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爲曠女爲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爲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摠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繄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

〔疏〕雄雉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卽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爲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繄之者故此兼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繄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繄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

〔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疏〕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忮之跂反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洎臧子郎反）

〔疏〕百爾至不臧○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己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謂夷姜）

〔疏〕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爲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巫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丈反爲之于僞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

〔疏〕匏有至則揭○毛以爲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爲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溱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條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

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没入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匏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温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録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爲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爲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爲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貴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妃耦正義曰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衞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瀰彌爾反鷕以小反沈耀皎反雌雉聲或一音戶子及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泆音逸行下孟反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軎也相亂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輈竹留反車轅也

疏

有瀰至其牡○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瀰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鷕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言衞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鷕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瀰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佚之志雌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瀰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由輈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軓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軓乃飲注云古書軹爲䡖軓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䡖當作軹軹謂兩轊範當爲軓軓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軓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云軹轊也又云軹小穿也玄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轊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麔牝麎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荅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傳所以并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普半反

疏

雝雝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妻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雝雝至之時○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其聲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請期親迎摠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爲日出也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暘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從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揔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婦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并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爲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谷古木反

疏

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衞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己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黽勉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蘴孚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芴爲

（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方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葍音福本又作蕾音富爾雅葍葍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疏】（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葑須菲芴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荼音徒薺音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見反）【疏】（行道至如弟○毛以爲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己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己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己猶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屑素節反復扶富反）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閱音悅）【疏】（涇以至我後○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己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駿己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己己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絜飾用我已不被絜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與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己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己去必困又追傷遇己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毋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己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涇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己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荅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抑人爲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屑絜○正義曰絜者飾也謂不絜飾而用己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即亦爲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侯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不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毋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爲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泳音詠泭音孚易夷豉反下同）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爲于僞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一音服）【疏】（就其至救之○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己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己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爲小異○傳舟船○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揔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慉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阻難也箋云既難却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覬音冀）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諊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稺直吏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螫失石反惡烏洛反）【疏】（不我至于毒○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脩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己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己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

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己至甚不我能慉當倒之云不能慉我鄭唯不我能慉爲異○傳慉養箋慉驕至惡我○正義曰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己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駮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顚覆爲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顚覆抑云顚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人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蓄本亦作畜勑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卽作禦字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洸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反爾雅作勩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塈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塈許器反【疏】我有至來塈○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己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己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己之禦窮伊辭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至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己又言己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肄勞○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遇于又作乎【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疏】式微至中露○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爲密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旄丘音毛丘或作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牧【疏】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作旄丘詩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己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己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卽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己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鄭志荅張逸去賓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下臬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莚以戰反又音延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疏】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爲闊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令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己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誕闊○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爲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也謂葛節之閒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

（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闊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一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卽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己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己望彼以事與己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尨茸而行下孟反下同）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疏〕狐裘至與同○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己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與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也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衣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瑣依字作璅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鶹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鶹鷅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褎本亦作袖由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疏〕瑣兮至充耳○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褎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褎褎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己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鶹鷅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凱風

而成其志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考文古本作以采正義

樂夏之長養者　〔補〕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棘難長養者可證又段玉裁云棘則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下章云棘薪其成就者矣語勢正相對也

有敵智之善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知正義作智知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知本亦作智非正義本餘同此

○雄雉

而作是詩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後改有案有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可證○按據標起止為證乃是正義所據本耳他本之有不同者不必皆正義取據也全書以此例之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伊當作繄正義引此傳之繄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為繄也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箋云日月之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也正義云言我視彼日月之行卽本箋為說也考文古本有我視二字采正義而有誤

事君或有所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而字是也

忮之跂反　〔補〕釋文跂作跋通志堂本盧本跂作跂案跂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跂字○釋文挍勘記案釋文凡忮字皆云之豉反作跂亦是譌字雖寘韻有跂字去智切而不為忮之反語

○匏有苦葉

由膝以上為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釋文以上時掌反下皆同謂由帶以上由輈以上也其與定本同異亦無可考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於小顏恐屬凡改當作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為厲爾雅不為一訓毛並存之

賓者出請　〔補〕毛本賓者作擯者案擯字是也

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　閩本缺難無二字明監本毛本誤不行案此讀當於難字斷句無字下屬明監本毛本以意補非也

傳曰賢女妃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箋誤傳是也此自正義誤以箋為傳耳非字誤也

濟盈不濡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軌案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是釋文本字作軌但以為宜作音犯字正義云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是正義本字亦作軌但以為寫者亂之故不從軌而從軓以為說由此考之唐石經以前經字未有直作軓者也戴震毛鄭詩考正依韻定從軓字段玉裁同詳見下相臺本依釋文小字本及此十行本皆然其作軏者卽軓字非軌字乃當時俗體也釋文軓字舊誤今訂正詳後考證

由輈以上為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作軓見上餘同案段玉裁云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兩輪閒曰軌此以廣狹言之凡言度餘以軌謂此毛傳曰由輈以下為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滅軌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軌亦云轍轍者過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古經不可解矣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深至於輿下軸上之輈則必入輿矣故以輿下之輈為高下之節喻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譌為上乃議改軌為軓釋文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不誤也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讀時掌反見前由膝句以上字音中

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軌字作軓案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軓字以為說故自為文直改云軓也

今雌雉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鳴當鳥誤是也

以假人以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是也

執車軾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軓案所改是也以下軓字同者不更出）

祭左右軌范乃飲（閩本明監本毛本軓作軌案所改非也下軌與軓又少儀注云軌與軓又軌當大馭之軓及此凡四字皆當作軌閩本以下一例改爲軓失之又下其實少儀軓字一處閩本明監本作軓是毛本作軌非）

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三字皆作軓案此當作書或爲軓元謂軓是軓法也各本皆誤今周禮注下軓字亦作軓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謂與下三面之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輿誤與以周禮注考之是也）

考功記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工誤功是也）

鴈者隨陽而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鴈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並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故爲爲日出（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故誤大爲誤所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

日未出已名爲所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

定本木鴈隨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木當作云形近之譌）

○谷風

趙魏之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

箋云徘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言君子與已訣別（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訣作決案釋文云訣本或作決相臺本依改以爲決正訣俗也考訣字說文在新附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可不煩改相臺本非也）

送我裁於門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正義本今無可考山井鼎云古本一本於上補至字不知據何本者即采釋文）

宴爾新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

湜湜其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沚者止正義本未有明文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沚今考鄭箋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也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見下）

小渚曰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字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例見關雎怨耦曰仇下此實漢代注經之常例而後來往往有依注改經者此經釋文本已誤矣經義雜記云以止爲沚起於北宋又云此因經誤作沚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其說皆非也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沚安得以爲增乎因不得箋改字之例而誤也今訂正）

故見渭濁（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濁下云故謂已惡也二謂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已涇之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爲長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此定本之誤正義所不從而毛居正六經正誤反以爲是失之矣考文古本作其采正義一本作見其清濁則更誤正義見謂字凡四下二謂字譌作渭今改而正之見下）

毋發我笱（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無發我笱作音考正義引角弓箋及說文毋字爲說是正義本作毋也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乃是經中用字不畫一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毋例之毛詩多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諭禁新昏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諭作喻毛本同案喻字是也正義云是喻禁新昏汝無之我家也上文又云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家喻即興也諭字形近之譌耳考文一本采此而改上文喻皆作諭其餘亦二字不別誤）

言人無之我魚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毋注同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謂毋無古今字不可）

東南至京兆陵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陽陵字誤倒考漢志是也）

此以涇濁喻舊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經正誤引作室）

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並誤渭是也六經正誤引作謂）

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姧（明監本毛本姧誤姦閩本不誤案說文毋下作姧是也五經文字毋下作姦非奸犯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厶者姦也姦者厶也毋下云从女有姦之者大禹謨正義引不誤若奸訓犯婬也與姦義有別）

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家之作之家案所改是也考文古本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

何所貧無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箋皆作亡正義作無亡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自當作船易注本如此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船也王應麟輯鄭易即采此其誤亦同）

慉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也非也釋文云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即興正義從養非）

賈用不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蓋本作讎段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今考釋文售布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昔育恐育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詩經小學云顧寧人曰唐石經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匊並作鞠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段玉裁案采芑節南山蓼莪其字皆當作鞫今考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其用踘鞠字者假借也仍以唐石經爲正又案此經蜀石經無下育字誤也以傳箋正義考之皆當有蜀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

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也〔補〕道字上箋文作遺形近之譌

以舊至比旨蓄〔補〕至當作室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

○式微

齊以邾寄衛侯〔補〕案左傳邾當作郲

○旄丘

或作古北字〔補〕案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北作丠案六經正誤云丘或作古丠字作北誤是也集韻十八尤載北丠丘𡈼四形可證盧文弨所改者誤

州牧之牧〔補〕毛本作州牧之佐案佐字是也

宣公以魯桓二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上浦鏜云脫十字是也）

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

則東西大伯〔補〕監本毛本大伯作二伯案二字是也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延作莚案釋文蔓莚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葛覃野有蔓艸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覃箋及旱麓箋亦然釋文延字皆無音雖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考文古本作莚采釋文又考蔓字亦當衍葛覃傳云覃延也葛生傳云葛生延而蒙楚皆單言延野有蔓草傳釋蔓云延也是蔓即延故不重言也鄭箋有延蔓而蔓在延下茺蘭箋今本有蔓莚依釋文是後人輒加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正義三言延蔓乃自爲文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說之）

以當蔓延相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

讀作尨若而〔補〕案尨若而當厖茸字之譌

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傳作厖茸非也凡正義引羣籍有順經注爲文不與本書同者此類是矣當各仍其舊）

上黨壼關縣有黎亭（明監本毛本壼作壺案壺字是也）

始而愉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偷樂作愉樂上文云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以苟且訓偷其正義本作偷也又上文云以與衛之諸臣始而偷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爲義正義本非是）

本亦作裒〔補〕案釋文挍勘裒當作裦六經正誤云亦作裦中从由或作褎从𠂤从日誤羣經音辨衣部云裦盛服也集韻四十九宥載裦褎二形云或从由皆可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蕑是草名非也泠音零字從水亦作伶）〔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爲王臣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方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万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爲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云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礼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衞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爲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韗胞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衞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任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爲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龢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爲于僞反）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礼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軷同采音菜）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俁疑矩反韓詩作扈扈云美貌）〔疏〕（簡兮至萬舞。正義曰毛以爲言衞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衞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之吏不用賢也。傳以干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万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万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摠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万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礼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干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干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礼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万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後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爲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礼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爲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爲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爲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偏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礼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宗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礼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則亦爲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爲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旣爲大德故俁俁爲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舞故據万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籥餘若反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礼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疏〕（有力至錫爵。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摠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俊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摠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大堪爲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礼作韗蓋謂碟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胞皰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周礼韗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摠名也）

山有榛。

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疏〕（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泉水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䀳云直視也淇音其）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變力轉反下篇同）〔疏〕（毖彼至之謀。毛以為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泉水始出毖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己也。箋懷至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以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恩。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鄕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互見以諸姬搃辝又早欲與謀婦人之礼也姑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礼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巳思與謀婦礼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泲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坭音同軷蒲末反道祭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注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礼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礼也哉而止我也。傳泲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釋軷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礼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駈之註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巳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礼也以大馭云犯軷卽云遂駈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礼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礼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礼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礼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軷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卽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礼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礼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泲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言禰思餞焉差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巳而此云泲禰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蝃蝀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為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荅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礼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舝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遄臻于衛。不瑕有害。（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反差初懈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疏〕（出宿至有害。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舝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礼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礼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脂舝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肥字或作淝音同）〔疏〕（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漕音曹）〔疏〕（傳須漕衛。正義曰鄘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疏〕（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荅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疏〕（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正義曰[illegible]祿使之困[illegible]之事也言[illegible]）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慇同於巾反爾雅云憂也[illegible]）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巳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疏〕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鄉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己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窶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雖祿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鄉陰○正義曰本取人鄉陰行似己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爲喻傳以鄉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爲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傳窶者至於財○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揔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以須祿由君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箋詩人至之至○正義曰此詩人敘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己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埤避支反偏音篇）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遍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讁直革反玉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疏〕王事至讁我○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己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偏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之天○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己使己厚出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爲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己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己志）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擿也遺唯季反擿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摘非〔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己義故易傳以爲投擲於己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讙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疏〕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爲室人更責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讁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爲摧爲刺譏己也）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戶圭反〔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爲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疏〕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喈音皆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有德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別彼竭反〔疏〕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百性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己所以攜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黑揔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疏〕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姝赤朱反說文作妗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疏〕靜女至踟躕○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孌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姝爲美色也東方之日傳美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然美好之子于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正義曰箋解本畢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爲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又作[illegible]鄭說音[illegible]然而美[illegible]之美我[illegible]故嘉善[illegible]靜女能[illegible]彤管之[illegible]上句既[illegible]筆陳說[illegible]我彤管[illegible]女也又[illegible]○傳古[illegible]）

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卽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娠卽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爲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荑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窮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荑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共音恭窈烏了反窕徒了反處昌慮反**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非爲荑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爲于僞反注同或如字

〔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爲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荑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荑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新臺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

〔疏〕新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詩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衞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昬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啟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註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衞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籧音渠篨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疏〕新臺至不鮮○毛以爲衞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昬也水者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昬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爲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昬故惡之也○傳籧篨不能俯者○正義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

〔疏〕傳殄絕○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籧篨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爲于僞反

〔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卽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疏〕二子至養養○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至不礙○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衞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衞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以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

〔疏〕二子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簡兮

仕於伶官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伶作泠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泠官音零字從水樂官也字亦作伶正義標起止云箋伶官至伶官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箋言泠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爲說考左昭二十年泠州鳩釋文云泠字亦作伶漢書志泠綸及人表泠淪又呂覽同皆用從水字廣韻泠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泠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是泠字或後人改之也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伶訛亦其證

伶人告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縣考國語是也

萬舞干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干羽爲萬舞是毛義萬舞爲干舞籥舞爲羽舞鄭所易也正義有明文又標起止云箋簡擇至干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箋耳

可以御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御非禦）

渥厚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不爲漬字作音釋文本與定本同也）

祭有畀韗胞翟閽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韗誤煇案序下正義兩韗字可證依此正義本傳當作韗字釋文云煇字亦作韗者是也其引祭統乃順彼文作煇耳）

其子小似柿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橡誤柿是也○按一本作似杍子杍即狙公賦芧字之或體非機杍也杍誤而爲柿耳芧即橡也）

○泉水

恩之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礼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釋文云一本恩作思或定本如此但未有明文明監本毛本作定本作思字用釋文改耳）

以之衛女思歸〔補〕毛本之作此

無日不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考正義云故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是箋本無我字剜添者非也）

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

士喪禮有毀宗躐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

我還車疾於衛而返（小字本同相臺本疾下有至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即申傳至字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知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出自至何出哉〔補〕案經文出哉出字衍

摧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集注作摧阻也）

故以爲摧爲刺譏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爲摧當摧我誤是也）

○北風

虛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云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作邪鄭始易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丘虛字即空虛字也正義本非○按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巳者巳也經傳不可枚數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襋之傳曰要褸也毛公時安得有褸字褸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丘虛因之訓空虛嫌其義之不可定也故釋之曰此上虛字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艸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

○靜女

言志往而行正（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正作止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終風箋云正猶止也言正足包止義不必與往字對文相臺本非也）

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

其信美而異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說箋云信美而異於衆草又云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一本美作善未見所出）

非爲荑徒說美色而已（小字本相臺本荑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唯十行本作荑是誤字）

○新臺

之高曰臺〔補〕毛本之作上非也當是土字之譌

○二子乘舟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與一本同）

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景正義作影景影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不瑕有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遐後改瑕案初刻非也此經瑕字毛遠也以瑕爲遐之假借鄭則如字讀之故易爲過也泉水經同其釋文可證也汝墳天保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即不畫一之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共伯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疏〕（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己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己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髧本又作優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髳音同禮子生三月鬋髮爲鬌長大作髦以象之鬌音丁果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緌汝誰反）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它音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只音紙亮本亦作諒力尚反）〔疏〕（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髧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己志故與之誓言己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

知髻以捴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信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之至綏纓○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爲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疏】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音疾藜音梨去上呂反下同行下孟反）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冓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疏】牆有至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傳中冓內冓箋內冓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冓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疏】傳讀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疏】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卒章八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絜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摠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注同佗待何反注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揄音遙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褕狄觀古亂反又音官○）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疏】君子至之何○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爲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髲鬄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駮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駮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爲飾○正義曰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揄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

（仙）**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鬒眞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爲鬒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髲皮寄反○）**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耳也揥勑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讁並非讁音丁革反擿音直戟反○）**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皙白晳○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晳星歷反）**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疏】玼兮至如帝○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髲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晳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傳褕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眞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鬒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鬒爲黑髮也○箋髢髲至爲善○正義曰髢一名髲故云髢髲也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己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不絜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髢而自絜美故云不用髲爲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駮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勺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瑳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紲息列反袢符袁反縠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襢陟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

【疏】瑳兮至媛也○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爲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縐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者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亦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則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闕禕衣亦羽飾衣禕衣以同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禮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禕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祿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祿衣無玄端則祿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祿亦黑矣以男子之祿衣黑知婦人之祿衣亦黑祿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次雉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禕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襢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傳美女爲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竊千節反弋羊識反）

【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卽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摠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衛之至之野○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沬音妹惡烏路反○）**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丁丈反）**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要於遙反注下同淇音其衛水也○）

【疏】爰采至上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與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沬鄉唐

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愛厚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尙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辭以刺之○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傳沬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爲紂都故言沬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卽沬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以爲沬之所矣沬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偏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爲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箋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桑中言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鶉音純鵪鶉鳥鵪烏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疏】鶉之至爲兄○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不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奔奔至匹耦○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註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疏】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迥丁反盧力居反）【疏】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旣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卽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宮室者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成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見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雖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卽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尙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師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燿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昬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昬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昬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視字又作眂音同廄居又反○）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疏】定之至琴瑟○毛以爲言定星之昬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爲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昬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

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今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衞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星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北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衞衞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卽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曙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卽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爲後○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

降觀于桑。

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倜本又作謂又作誄皆力水反說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謚也爲卿大夫一本無卿字○

疏

升彼至允臧○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虛漕至高丘○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自河至京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縣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荅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衞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典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兹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荅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倌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匪直也人。

非徒庸君

秉心塞淵。

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操七刀反

騋牝三千。

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衞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騋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

疏

靈雨至三千○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與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倌人主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曰七尺曰騋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揔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牝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

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卽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廄爲一閑明廄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皁則十二匹三皁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駑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駑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駑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駑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荅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卽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而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衞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礼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礼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一）

阮元撰　盧宣旬摘錄

○柏舟

故作是詩以絶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案古本非據唐石經但其本每多也字而偶合）

卽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它正義作他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不誤浦鏜云之誤至非也傳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正義取此）

蓋亦衣不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不當元誤是也）

之死矢靡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初刻慝作匿誤後改從今本考傳慝邪也釋文慝他得反皆可證也）

○牆有茨

此注刺君（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鏜云註當主字誤是也）

茨蒺藜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藜作蔾案蔾字是也釋文蔾音棃正義今上有蒺蔾之草皆可證）

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夲）

○君子偕老

行可委曲蹤迹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蹤誤縱案此傳當作從與羔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蹤迹也乃易爲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何謂不善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

唯祭服有衡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笄字非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是衡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云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者是以釋衡者釋笄矣今考陳此說是也陳又云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其說非也此笄字是正義增之故不備引笄卷髮者所以傳合傳文也下云編次則無衡笄亦可證不得以大雅正義例之）

以玉珈於笄爲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

李巡曰寬容之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皆）

玼兮玼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玼音此引沈云毛及呂沈並作玼解王肅云顔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段玉裁云玼一作瑳後人乃分別二章三章今考陸氏之意不以沈爲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爲一字正義本標起止玼兮至如帝後章瑳兮至媛也與釋文本同周禮內司服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此玼瑳一字之證）

其之翟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揄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狄在揄下明是傳字非經字也經字無作狄者考文古本經傳皆作狄采釋文而有誤）

揚且之晳也（小字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晳誤晳唐石經相臺本作晳案晳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晳相承多從日非說文晳人色白也从白析聲皆在白部可證釋文當亦本作晳今誤）

由其塡實如天（閩本明監本毛本塡誤瑱案塡字是也下瑱實及言瑱爲瑱凡四字並同）

其以類根配（閩本明監本毛本根作相案所改是也）

此以禮見於君（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於君子一本無子字正義云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礼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是正義本無子字也考鄭內司服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此諸侯夫人故變文言君與葛覃傳進見於君子對朝事舅姑者不同或因經首君子字而誤衍當以一本爲長考文古本有子字采釋文）

揚廣揚而顔角豐滿（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當本作揚且之顔者廣揚而顔角豐滿自引經附傳而傳之複舉經文者往往刪去故此傳割裂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止云傳淸視至廣揚是其本已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絶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可知毛爲詁訓與經別行者正義所不見也）

以爲媛助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援解媛所謂詁訓之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禒者實禒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禒者當作綠衣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禒亦誤也）

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中是也）

因名眉目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

旣名眉爲揚目爲淸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

此及猗嗟傳云揚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

因顔色依爲美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當作已此說箋意謂卽使不言媛而顔色已爲美女故媛當爲援助也）

○桑中

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

期我於桑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期我於剜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以其言由公惑淫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誤惑是也）

釋草又云蒙王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文王誤玉下二王女同案今爾雅作玉者亦誤）

下孟□□孟弋孟庸（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下孟弋孟庸案此十行闕二字閩本以下輒改者非）

○鶉之奔奔

言其居有常匹（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脫其字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此與定本集注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匹耦凡箋匹耦字皆從耒正義亦然偶字誤餘同此）

○定之方中

衛爲狄所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衛爲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正義云是爲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爲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爲長考文古本作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爲一）

戰于滎澤而敗（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滎作榮案釋文滎迴丁反考周禮左傳與此同字皆作滎唯尚書釋文作熒熒字誤也此正義當本亦是滎字今作榮者或合併以後改之耳餘同此）

建成市（補案成當作城）

故直云城衛（補案城當作滅即序衛爲狄所滅也形近之譌）

其在縣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其誤倒是也）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宵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譌）

作于楚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作爲楚丘之宮也下句同考此乃正義說經之義耳非其本經字作爲也序下正義云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可證詩經小學云案喪大記注云爲或作于聲之誤也李善文選注引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所謂以破引之考文古本作爲采正義）

其體與東壁連（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璧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如此耳非正義本作壁也考壁字古作辟左傳辟司徒是其證爾雅釋文云辟本又作壁此星有人居之角象宜爲壁其說非也考文古本作壁采正義而誤閩本以下正義中壁皆誤璧○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而作楚丘之居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下脫爲字上文可證）

疑在今東郡界今（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作中案所改是也）

北言定星（補案北當作此形近之譌）

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當作歎因別體俗字鄭作鄹歎作欵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娵觜之歎脫口字非也孫炎娵觜之口四字複舉經文也下云人歎則口開方營室東辟四方似人之開口故名娵觜之口）

水昏正而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裁當作栽形近之譌）

終然允臧（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然誤焉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下然字亦誤焉）

可謂有德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可爲九德）

先升彼漕邑之墟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皆作虛正義作墟虛墟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虛漕可證釋文虛本或作墟非正義本）

又出於陶丘北（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

可謂有德言（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音案所改是也）

馬七尺以上曰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上時掌反沿革例云諸本皆是馬七尺曰騋唯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考之舊有是也考正義云七尺曰騋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檃栝傳及周禮耳諸本乃誤從之刪）

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閩本明監本毛本今誤令案矣當作異見周禮校人疏山井鼎云覺恐較誤非也盧文弨云覺即較字是也詳見其鍾山札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螮蝀音同長丁丈反）〔疏〕（蝃蝀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虹音洪一音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疏〕（蝃蝀至兄弟。○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爲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傳蝃蝀至敢指。○正義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以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隮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隮虹也應應對之應）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朝隮至父母。○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從旦至終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註同）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反篇內同〔疏〕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疏〕相鼠至何爲○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韓詩止節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疏〕傳體支體○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爲支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遄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干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飮酒註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孑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旃之然反通帛爲旃○）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縿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

（之心誠愛厚之至○妹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孑孑至畀之○毛以爲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孑孑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纓縫紕此旄旗之旒縿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己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悋○傳孑孑至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註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捴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之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爲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旟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旟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旟是卿有建旟之時旟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捴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縿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兼一也○箋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綏復綏綏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紕所至四馬○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捴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素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旌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縿謂著於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也釋天云纁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

（天子旌曳地諸侯旒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旟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疏〕箋周禮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旟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旟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一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旟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酇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也又云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飮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則或亦爲士以下畀則皆非士矣上章[illegible]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旐　比旐

遂旗　縣旗　鄙旗　酇旗　里旗　鄰旗）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纓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爲五見之也○總子孔反驂七南反〔疏〕傳驂馬五轡○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驂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駟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以素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孑孑干旟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

（飾以組而此鄉大夫卿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旒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析羽爲旌城都城也。○析星歷反）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疏】（載馳五章首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捴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卽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弟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爲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滅者至曰滅。○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駈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疏】（載馳至則憂。○正義曰夫人言己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驅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唯載之言則爲異餘同。○傳弔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臧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既不至不遠。○正義曰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閟閉也。○閟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疏】（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己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蝱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稺無知且狂狷之人也雅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莔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善猶至采蝱。○正義曰夫人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蝱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蝱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蝱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蝱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礼爲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箋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稺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己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芃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疏】（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己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illegible]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illegible]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illegible]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衢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illegible]後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奧上音其下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隈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淇奧三章章九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淇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爲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汚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而卿爲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揔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卽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卽切）

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卽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illegible]徒沃反云䓘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腳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卽菉蓐草也蓐音辱萹竹本亦作扁四善反又音篇郭四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邲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疏】瞻彼至諼兮○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猗然美盛以與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萹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正義曰隩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陸機云淇奧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爲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萹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爲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卽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旣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喩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喩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

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喩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僩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青青茂盛貌○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髕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皪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疏】有匪至如星○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簀積也○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謔香略反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疏】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匪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旣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旣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成之器○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旣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練

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此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槃薄寒反【疏】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長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寬苦官反韓詩作干云墝埆貌[illegible]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覺交孝反又如字【疏】[illegible]考槃在阿。碩人之薖。[illegible]獨寐寤歌。永矢弗過。[illegible]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病也○軸毛音迪鄭直六反【疏】[illegible]

（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荅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荅而君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頎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褧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檾枲屬也襜昌占反佼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勑賀反。）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爲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襜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荅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傳頎長至褧襜○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丰云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襜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襜○箋莊姜至大著○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壯美好頎頎然也玉藻云禪爲絅故知褧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荑徒奚反）〔疏〕（傳如荑之新生○正義曰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疏〕（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揔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如蝤蠐。（領頸也蝤蠐蝎蟲也。○蝤似脩反徐音曹蠐本亦作蠀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郭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蟦音肥分反蠹音妬蝎也音曷或音葛）〔疏〕（傳領頸蝤蠐蝎蟲○正義曰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蜛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蜛也然則蟦也蠐螬也蝤蠐也蝎也蛣蜛也桑蠹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蝤字與爾雅合。）齒如瓠犀。（瓠犀瓠瓣。○瓠戶故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覓反沈又蒲閑反。）〔疏〕（傳瓠犀瓠瓣○正義曰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螓首蛾眉。（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螓音秦蛾我波反顙蘇黨反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疏〕（箋螓謂蜻蜻○正義曰釋蟲云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擧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巧笑倩兮。（倩好口輔。○倩本亦作蒨七薦反韓詩云蒼白色）〔疏〕（傳倩好口輔○正義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美目盼兮。（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盼敷莧反徐又膚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荅○驕起橋反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钀音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疏〕（碩人至君勞○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荅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頍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其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遂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故云服服揔名也前衣錦褧衣在塗之服則此爲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爲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爲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幩飾至茀蔽○正義曰以言朱幩朱爲飾之物故幩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總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傳大夫至然後罷○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孼孼。庶士有朅。（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孼孼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荅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闊反又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葭音加菼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居謁反孼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䡾牛遏反長貌朅丘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罛音孤罟音古鮥音洛蘆音盧薍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蓲蓲音丘○）〔疏〕（傳罛魚罟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鰋鮎爲一名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機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

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也大車傳曰菼鵻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揔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荅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相鼠

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承上有不字案唐石經誤也正義云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又云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不當有不字）

孝經曰容止可觀（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者也考十行本下脫圓圍山井鼎所云宋版上下相連者卽此故閩本以下致誤也）

韓詩止節（〔補〕毛本作則雖居尊）

○干旄

有虞氏以爲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綏當作緌又綏以旄牛尾爲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天子以下建旄之者（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誤旄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又獨以爲卿之建旄者可證）

去其旄異於此（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

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服上浦鏜云脫節字是也）

則此名亦有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各形近之譌）

亦爲五見之也（小字本同相臺本爲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爲謂複出者誤）

互之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互誤五是也）

○載馳

又義不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不得二章以下者既從定本集注卽改而說之也）

爾女女許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作爾汝也汝汝許人也考此與草蟲雄雉等箋同例不當增加其字詳見上又注女字正義作汝乃易古字爲今字之例不當并注而改爲汝是其采正義之誤也以後盡同）

猶升丘采其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其字案無者是也）

今人敗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之形近之譌）

二章四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別起爲卷題毛詩注疏卷第三云云誤也案山井鼎云宋板不分卷是也）

○淇奧

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規當作諫上引沔水箋已說規引此說諫也）

而云卿士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也）

竹篇竹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篇作萹案萹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綠竹下云竹萹竹也又萹竹本又作萹考爾雅說文及其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

如切如磋（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瑳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磋釋文磋七何反爾雅釋文同考五經文字磋治也在石部瑳玉色鮮在玉部是唐人有以此字從石與瑳兮瑳兮字別者說文有瑳無磋磋本瑳之俗字耳此經及傳并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瑳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瑳）

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匪正義作斐匪斐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匪本又作斐同非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匪文章可證）

陸機云淇奧二水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奧作隩案隩字非也陸機不與傳意同無取爾雅隩字釋文云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可證也正義又引今淇奧傍生此亦當作奧誤作隩耳）

會弁如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䯤案說文䯤下引詩䯤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毛詩不作䯤者鄭箋之本不與許同也凡說文與鄭箋本異者多矣見於釋文者如壞說文作瘣我姑說文作夃所茇說文作废姝說文作㚾之屬皆與此同例悉不更出）

弁皮弁所以會髮（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經釋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䯤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今考段說是也但釋文正義皆不作䯤鄭箋本毛詩或亦用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爲骨擿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爲䯤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經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事當仕字誤也）

又相於周（〔補〕又當作入形近之譌）

金錫練而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練字是也此借練爲鍊正義亦皆作練可證其不易爲鍊而說之者卽以練爲正字不以練鍊爲古今字也考文古本作練采正義閩本以下正義中練字盡改爲鍊誤也）

倚重較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倚作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猗字是也釋文猗於綺反正義云而此云猗重較兮序下正義云猗重較兮是也皆其證此經猗假借在作傳箋時人共通曉故不更說車攻兩驂不猗同節南山有實其猗傳猗滿也箋猗倚也因易傳故說之亦是謂猗假借也其此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兮者易猗字爲倚字而說之正義於古今字例如此與上下文直引經文者不同例也考文古本作倚采正義而誤經義雜記引曲禮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疑從犬者誤其記非也又據釋文正義石經說文繫傳羣經音辨以爲唐人雖多引作人旁未若從犬者尤爲信而可徵得之矣凡昔人引書或改或不改非有成例用之資證則可若以爲典要則其失多矣）

○考槃

使賢者退而窮處（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處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亦偶合）

適飢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飢誤饑案五經文字云饑飢上穀不熟下餓也經典或借用下字依此則飢饑字從未有借爲饑者明監本毛本誤甚下字依此餘同此）

○碩人

國人閔而憂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下有故作是詩也五字刓缺猶可辨今考正義標起止云至憂之是正義本當無此五字）

不被荅偶（閩本明監本毛本偶誤遇案此荅偶二字出白華箋彼文偶作耦耦字同偶者人意相存偶也見儀禮記注卽匪風箋之人偶還箋之揖耦不知者改爲遇誤甚）

碩人其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玉篇頁部引作碩人頎頎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其說非也考文一字傳箋叠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叠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頎頎之本也釋文云其頎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翟衣當作

衣翟釋文經衣錦下云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是釋文本作衣翟也正義云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乃正義自爲文但說注意耳不取與注相應也其箋當亦是衣翟不知者用正義文改注文考文古本夫人下衣錦下共有衣字采正義釋文又誤合之也

孔世家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是也

女次紂衣纁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并此而誤

蝤蠐蝎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蝤蠐蝎也又云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蝎也音曷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故禮記云其頸五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投壺文當七寸誤是也

瓠犀瓠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謂無下瓠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爲長

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蜻蜻誤青青非也以青青釋蜻蜻所謂詁訓之法

美目盼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盼作盻毛本同案盻字是也

朱幩鑣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考傳云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正義云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釋文誤以傳鑣解係鑣鑣下段玉裁云玉篇引詩朱幩儦儦載驅作儦儦考廣雅云鑣鑣盛也說文引詩朱幩鑣鑣然則此經假借鑣爲儦也

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盛傳作武是也與此同者謂淸人之麃麃與此鑣鑣字同非謂傳同訓盛也不知者改之耳

旦罷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旦下同是也

要事畢否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

鱣鮪發發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撥後改發案初刻非也考釋文云發發補末反盛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是初刻依馬義而改用撥字也舊唐書譏石經字體乖師法此類是也

則非曰國中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目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莫耕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音逸）〔疏〕（氓六章章十句至淫佚○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摠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蚩尺之反貿莫豆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一成爲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頓都寸反稱尺證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愆起虔反字又作諐○）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將七羊反語魚據反）〔疏〕（氓之至爲期○毛以爲此婦人言己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己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甿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己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註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箋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爲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垝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疏〕（傳復關君子所近○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漣音連泣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蓍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疏〕（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荅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徑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鶻音骨樂音洛下同）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行下孟反○）〔疏〕（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

（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嘗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時者明此鳩以爲興也言鳩鶻者釋鳥云鶌鳩鶻鵃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箋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非時之食椹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荅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箋士有至爲節○正義曰上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隕惰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漬也濕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反註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也○）〔疏〕（桑之至其德○毛以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箋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解音懈○）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子鴆反）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疏〕（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坡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旦說文作悬悬懇起很反惻本亦作惻楚力反○）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疏〕（及爾至已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爲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己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稚之時君子與己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己爲信誓許偕至於老者旦旦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而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欲與婦人有期約矣則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箋泮讀至拘制○正義曰以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旦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故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我爲至欵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爲信誓以盡已欵誠也○箋曾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踈遠已已無由致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籊籊至致之○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荅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踈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疏〕（傳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荅○）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違婦禮○遠于萬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滺本亦作攸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本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橈音饒櫂直教反○〔疏〕傳檜柏葉至而備○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荅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爲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雖有歸耳○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傳出遊思鄉衛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毛以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爲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韘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璲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韘與同）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爲驕慢以爲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璲璲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爲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驕慢矣不知爲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芄蘭至溫良○正義曰釋草云雚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觿所以至其德○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爲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傳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此幼至見刺○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雖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捴三者之辭○箋容刀至不稱服○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之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捴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韘。（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韘失涉反玦本又作決音同沓徒荅反彄苦侯反○〔疏〕傳韘玦箋韘之言沓○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爲沓士喪礼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戶甲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疾妬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合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嫡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爲于僞反〔疏〕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鄉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跂丘豉反〔疏〕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䑠並音刀○〔疏〕箋小舩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舩曰刀說文作䑠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爲于僞反又如字注下爲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疏〕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爲王前驅雖辭出於經揔敘四章非指一句也○箋衛宣至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

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朅丘列反桀其列反○）〔疏〕傳伯州伯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朅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輣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疏〕傳殳長丈二而無刃○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并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人殳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如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歐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疏〕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適主也○適都歷反註同為于偽反或如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疏〕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蘐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病也○痗音每又音悔）〔疏〕焉得至心痗○毛以為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背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長張丈反）〔疏〕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人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無為于偽反）〔疏〕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為室家○傳綏綏匹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己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厲力滯反○）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疏〕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撿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處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楙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也○為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投我至為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思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

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

〔疏〕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揔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三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氓

氓刺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氓作甿案釋文云氓莫耕反民也正義云氓六章唐石經作甿者避民字諱而改之耳猶避世字諱改泄作洩也傳氓民也說文氓下同是毛詩此經作氓之證甿字取諸周禮遂人耳周禮釋文致甿亡耕反又五經文字田部甿莫鄧反又音盲者亦周禮字。按周禮亦本作氓唐人改甿）

刺淫泆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佚音逸正義標起止云至淫泆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佚唐石經改作泆者非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泆餘同此）

蚩蚩者敦厚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有者衍也）

非我以欲過子之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以作心案以字誤也考文古本以心複出亦誤）

變民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甿載芟正義引作甿可證）

甿猶懵（閩本明監本毛本甿誤氓案正義引羣籍可依其本書之字不順經注者此類是也或於下言字異音義同或不言者省耳皆不可據經注及正義上下文改之。按白帖引周禮作氓凡詩禮作甿者唐時最俗本耳孔沖遠所據周禮故作氓也）

郭璞云敦盂也音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頓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按音頓二字亦景純語今俗本爾雅刪之）

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遷作賄案賄字是也）

無食桑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葚本又作椹音甚考正義本是椹字見下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葚字亦其證泮水經作黮卽用五經文字畫一之例）

言呼嗟鳩兮無食桑椹（明監本毛本椹誤葚案正[illegible]字凡八見十行本皆從木[illegible]亦然是正義本作椹也此借椹爲葚而正義不易[illegible]而說之者卽以椹爲正字不以椹葚爲古今字也[illegible]及補遺之者皆不載亦如郭忠恕佩觿謂桑葚字不當[illegible]椹字耳凡山井鼎物觀以爲誤者則不載其例如[illegible]）

而女思於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思當[illegible]誤是也）

隕情也（小字本相臺本情作惰閩本明監本毛本亦[illegible]情是誤字考文古本惰作墜采正義其葉黃而隕墜而誤也黃而隕墜正義取王肅述毛語爲說耳非[illegible]墜）

幃裳童容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幃作帷考文古本同案帷字是也經傳皆是帷[illegible]箋當同小字本傳亦作幃皆誤正義於箋引周禮注而說之則用幃字順彼文耳不當據改其說經傳自作帷標起止云傳帷裳）

泮坡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坡作[illegible]釋文云坡本亦作陂考正義云故以泮爲陂[illegible]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是其本作陂標起止云傳泮陂當誤也）

總角之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正義云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考羔裘傳宴鮮盛貌此義當與彼[illegible]文正義皆不從或本是也。按鄭羔裘作晏鮮盛貌非[illegible]也宴不得訓鮮盛）

信誓旦旦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旦旦然又云定本云旦旦猶怛怛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旦心⿱旦心說文心部怛下重文云⿱旦心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旦心⿱旦心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旦心也鄭箋之本字[illegible]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卽⿱旦心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仍爲⿱旦心實與許未嘗不合也定本改⿱旦心[illegible]又以爲傳始有此字乃去傳然字而以猶怛怛附益[illegible]誤之甚者也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illegible]旦旦猶怛怛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耳當作爾其說是也傳云旦旦然箋云旦旦爾然爾一也考文古本作爾因二字不別而[illegible]）

曾不念復其前言（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則我而已焉哉（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

注云故髮結之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

變本言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忘形近之譌）

○竹竿

遠兄弟父母（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作遠父母兄弟毛本初刻遠兄弟父母後改從相臺本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段玉裁云從唐石經今本誤則非韻見六書音均表）

○芄蘭

合爲二之道（補毛本二作一案一字是也）

無之亦下二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

刺之而言容璲之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遂傳箋同正義作璲遂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君子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以案以字非也正義云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又云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皆其證）

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延字衍也釋文云恒蔓於地本或作恒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考正義云恒延蔓於地乃自爲文以延蔓說蔓非其本箋有延字也延在蔓上亦其證各本皆誤當正之）

然其德不稱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服作副下有也字采正義所出）

玦用正玉棘若擇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檡誤擇以儀禮考之浦挍是也）

○河廣

前貧後富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貧下浦鏜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挍是也）

杞伯姬來婦（補婦當作歸）

亦喻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爲長）

○伯兮

至不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反下當有焉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

則傑爲有德故云英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桀注同正義作傑桀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戈祕六尺有六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秘誤祕是也）

諼草令人忘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忘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蘐草毛傳云蘐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小誤也正義說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諼下云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皆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各本皆誤當正之考文古本作善忘憂采釋文正義仍誤存憂字）

洸南北直室東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隅誤西以士昏禮記注考之是也）

背名爲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正義云所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爲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標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釋文有誤作人民者今正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民人采標有梅傳）

厲深可厲之者（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考文一本作傍此誤采他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木瓜

其畜散而死三月（閩本明監本毛本死作無案今齊語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鏜云育誤分爲三月二字是也）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琚下云佩玉名正義云琚是玉名又云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段玉裁云此傳石誤爲名久矣佩玉石者佩玉納閒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佩玉名名亦石之誤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者皆謂之瓊）

結己國之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結己國以爲恩也一本作結己國之恩也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爲采釋文）

酸可食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酸誤酢案此依今爾雅注改耳）

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石考正義下文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石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上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則玖非全玉也據此則正義本唯琚佩玉名作名其瓊瑤美石瓊玖玉石皆作石故云三者互也互謂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瓊玖玉名則與瓊琚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亦不當引傳玖石次玉而說之也今正義瓊瑤美石不誤而瓊玖玉石及玖言玉石二石字皆誤爲名所當正也）

瓊瑤美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瑤下云美玉也一本云美石正義作美石見上段玉裁云正義[illegible]說文現琨瑤皆石之美者玉美齊瑤齊上文爲等差在周禮記）

瓊玖玉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玖下云玉名字書云玉黑色段玉裁云此玉石之誤王風傳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次玉黑色者玉石見揚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

二百四▲句（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今定陶去王城八百里在外何謂之不合答曰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之畿六百初則然矣而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正義曰王城在河南洛北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地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陽樊溫原之地屬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冀州之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遷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卽宮於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又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洛邑者王城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正義曰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成周爲周公所居王城者成王所居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兒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猶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兎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䅻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蒲皇反徨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

【疏】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鄉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彼彼宗廟宮室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搖音遙愬蘇路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

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蒼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昊胡老反夏爲昊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爲旻天○

【疏】彼黍至人哉○正義曰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大甚故云此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黍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稙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傳邁行至所愬○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爲憂思無所愬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爲行箋又訓經之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生刺幽王故不爲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彼黍離離。彼稷

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傳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疏】（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寒末反）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在各反畜許又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疏】（傳鑿牆而棲曰塒。○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棲於杙爲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佸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括古活反杙本亦作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遠于萬反）【疏】（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爲祿仕冀安全己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爲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爲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簧音皇）其樂只且。（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君子至只且。○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己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爲從爲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是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竽笙篪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竽篪而必以爲笙者以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是笙也有房中之樂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也譜云路寢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己故也此言招己是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己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君子之友得在房招之明是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男子焉得在房荅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故知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亦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宮人掌六寢之事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敖遊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翿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纛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纛翳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其樂只且。【疏】（傳翿纛也翳也。○正義曰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纛舞者所以自蔽翳也然則翿訓爲纛也纛所以爲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也思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疏】（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思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首二句是也遠屯戍于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者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爲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爲楚所滅故知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懷安也。箋云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疏】（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爲激揚之水至湍迅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其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是不爲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煩急彼其之子今在家者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鄭唯以上二句爲異餘同。○傳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與鄭同。○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爲止是懷得爲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者之甚故思之此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亦思其家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箋蒲蒲柳。○正義曰以言薪楚則蒲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爾。蓷吐雷反韓詩云茺蔚也廣雅又名益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饉音覲蔬不熟

〔疏〕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蓷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厚蓷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歗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歗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爲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暵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鸛又作灘皆他安反鵻音隹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臭也**有女仳離。嘅其嘆矣。**仳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己見棄其恩薄。仳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數姊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嘅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疏〕中谷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蓷草爲水浸之暵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蓷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爲其夫薄之故情踈而將絕恩既踈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其夫別離嘅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己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傳蓷鵻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萑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注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婑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蓷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爲喻。傳仳別。正義曰以仳與離共文故知當爲別義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且乾也。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歗籀文嘯字本又作嘯**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鵻遇水則濕箋云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

〔疏〕箋鵻之薄厚。正義曰以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己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己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爲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爲辭也。箋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爲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

〔疏〕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爲此而不樂序不言畧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躁七刀反本亦作懆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罹憂吪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

〔疏〕有兔至無吪正義曰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爲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爲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爲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覬也是庶幾者幸覬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爲也成人之所爲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罹憂吪動。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罦覆車也。罦音俘郭云今之翻車大網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造爲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疏〕傳罦覆車。正義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罿罬也。罿昌鍾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字林上凶反罬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疏〕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滸呼五反長張丈反下同涯本亦作厓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遠于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疏〕緜緜至我顧。正義曰緜緜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在河之滸得河之潤故也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爲己父也謂他人爲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爲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

水厓曰滸。正義曰釋水云滸水厓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涘音俟涯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疏〕傳涘厓。正義曰釋丘云涘爲厓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水溓也。漘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漘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不發聲也溓魚檢反何音檢爾雅云重甗隒郭云形似累兩重甑上大下小李巡云隒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反廣雅云溓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疏〕傳漘水隒。正義曰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漘卽彼漘也釋山云重甗隒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隒是山岸漘是水岸故云水隒。傳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反下竝同〔疏〕采葛三章章三句至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爲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爲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爲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疏爲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爲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共音恭。〔疏〕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萩李巡曰萩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陁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冕名菼吐敢反鵻本亦作萑音隹蘆力吳反薍五患反行下孟反繢胡妹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禮與音餘。〔疏〕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菼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爲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菼鵻釋言文郭璞曰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菼以衣冠比菼色故先解菼色又解草言菼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菼爲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襃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卽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菼薍至如鵻。○正義曰菼薍釋草文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襃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菼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鵻故得如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繢明畫爲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繢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璊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菼爲鵻箋以菼爲薍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鵻復似從張逸疑而問之鄭荅云鵻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鵻。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璊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穈玉色如之。赬勑貞反赤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疏〕傳啍啍至璊赬。正義曰啍啍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皦本又作皎古了反壙苦晃反別彼列反〔疏〕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此言爲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穀生至爲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爲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疏〕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毛以爲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爲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思之至見之○正義曰箋以爲施施爲見已之貌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爲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爲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弈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墝本亦作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疏〕（丘中至來施施○毛以爲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覩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爲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墝埆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閔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歡○傳留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爲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劉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爲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爲之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墝埆之處墝埆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敎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爲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爲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箋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已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疏〕（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其至待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己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疏〕（傳玖石至美寶○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爲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留氏至遺已○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之待留氏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敎已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四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王城譜

是殷頑民於成周也（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至於夷厲（〔補〕至上當有圈）

遂殺幽王驪山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驪誤麗非也考漢書匈奴傳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亦作麗正義所引周本紀當如此大小雅譜正義引同采菽正義引作驪當是後改）

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補〕毛本其作共）

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上卽由字也浦鏜挍移猶字入而云句中改作獨非也又山井鼎考文云宋板此作也屬上其實不然當是剜也凡十行本脩改并一考文所載不誤者俱從之唯誤者出焉）

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同又正義云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衍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

○黍離

而同於國風焉（各本此下更無注案釋文云崔集注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標起止云至風焉是正義本亦無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字謂東周之國崔集注妄譜九字非鄭意）

故爲憂思無所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訴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古詩人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當作時桑柔正義引作時可證今爾雅疏亦誤爲詩）

○君子于役

君子于往行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于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衍）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閩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羊牛倒案倒者誤也二章經文別本亦或倒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不誤故不更出凡各本皆不誤唯別本乃誤者如何彼襛矣不可畏也求爾新特家伯維宰如彼泉流喪其適歸以篤于周祜降予卿士及此羊牛下括并胡然厲矣假樂君子天降滔德彼徂矣既右饗之等皆不更出因經注本及注疏本固未嘗誤不煩正也）

○君子陽陽

翿纛也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標起止如此考文古本翳上有纛字考正義引爾雅翿纛也又引纛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纛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按纛从每正字也纛从毒俗字也說見五經文字爾雅釋文）

○中谷有蓷

葉似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萑誤萑考爾雅注是也）

華注節間（〔補〕注當作生）

皆云菴蕳是也（明監本毛本蕳誤閭案菴蕳見司馬相如賦漢書作菴閭史記作菴蕳）

說文云菸緌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緌作萎案皆誤也浦鏜云矮是也）

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薄厚皆其證閩本以下并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

箋雖之薄厚（〔補〕雖之下當有至字）

○兔爰

國危役賦不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危當作內以六字爲一句）

秋又取成周之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是諸侯背也（明監本毛本同背下有叛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言形近之譌）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釋文云操七刀反本亦作懆沈七感反蹙子六反本亦作慼七歷反此箋取莊三十年公羊傳文今彼文作操慼鄭考工記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慼者春秋傳曰蓋操之爲已慼矣此箋當亦本是操慼其或作躁蹙者卽操慼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正義所謂義並得通也若本又作懆讀爲七感反下讀爲七歷反則誤作慘慽二）

字之音失之矣沈重非也又見江漢箋

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補〕毛本服作於）

易云庶幸也幾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注形近之譌）

造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僞作爲考文古本同案爲字是也○按古爲僞通用如人之爲言亦作人之僞言左傳爲多訓僞）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

亦無顧眷我之意（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顧是也又見碩鼠箋）

王又無母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王又無母恩也一本作王后正義云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云二字遂屬之傳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定本及諸本作王后者尤誤此但刺王不刺后若分首章父爲王二章母爲后則三章昆之所指不應不見於傳箋也正義云義亦通非是）

滑水溓也（小字本相臺本溓作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兼者也乃釋文溓清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及各本皆作廉可證）

不行者蓋衍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行衍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無行字）

○采葛

釋草云蕭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萩誤荻下同考爾雅釋文浦挍是也餘同此）

王氏云取蕭祭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蓼蕭正義可證）

○大車

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亂爲一也戴震云蘆字譌當爲萑菼蘆乃萑葦二物未秀之名溷爲一者非說文菼萑之初生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如菼草之色○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

毳畫虎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蜼誤雉是也）

周禮雖今彝（〔補〕毛本今作合案合字是也）

○丘中有麻

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埆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是定本遠字亦從孫義但又埆遠複出無之處爲異）

將其來施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及箋云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文正義及各本皆作施施者或由顏說定之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文一字傳箋重文引邶谷風有洸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史伯在九年至王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

皆子男之國號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號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號鄶旣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鄶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鄭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卽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衞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箋▲國人欲以鄭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田▲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緇側基反

〔疏〕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敍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闔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愉情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愼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奧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敝本又作弊符世反朝直遙反下同○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亂反粲七旦反飧也飧蘇尊反廬力於反飲於鴆反食音嗣○

〔疏〕緇衣至粲兮○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子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以爲國人[illegible]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illegible]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周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illegible]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好猶宜也。箋云造爲也。〔疏〕箋造爲。正義曰釋言文。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蓆大也。箋云作

（爲也○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疏〕（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大也○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踰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仲子至可畏○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也○垣音袁）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也）〔疏〕（傳園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繫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橀先殫○）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繕市戰反善也說音悅鎧苦愛反）〔疏〕（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鎧○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巷學絳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洵蘇遵反）〔疏〕（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途道也○箋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反獵力輒反○）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傳冬獵曰狩○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有武節）〔疏〕（箋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而勇本或作而好勇衍字）〔疏〕（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組音祖中竹仲反）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襢裼暴虎。獻于公所。（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襢本又作袒音但裼素歷反搏音博○）將叔無▲狃。戒其傷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狃女九反復符又反下同○）〔疏〕（大叔至傷女○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爲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揔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傳藪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

（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卽偕俱之義故爲俱也○傳禮裼至搏之○正義曰禮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禮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傳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襄竝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忌注作已同音記下皆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騁敕領反○）〔疏〕（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傳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謂之縱送謂逐後故知從禽○）叔于田。乘乘鴇。（驪白雜毛曰鴇○鴇音保依字作鴇驪力馳反）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驂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嫚本又作慢莫晏反）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馬云櫝丸蓋也杜預云櫝丸箭筩也鬯敕亮反弢吐刀反）〔疏〕（叔于至弓忌○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弢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鴇○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驄○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情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爲希也○傳掤所至弢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弢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翺五羔反○）〔疏〕（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値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翺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名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翺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經無所當也○箋好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名而文公不名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師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名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介音界旁補彭反王云彊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鍦音蛇或謂之鋋鋋音蟬或謂之鏦鏦音錯江反其柄謂之矜矜郭音巨巾反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疏〕（清人至翺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馳駈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名之使還而文公不名故刺之○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摠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與下麃麃爲武貌陶陶爲驅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畫飾○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榮同巨巾反沈文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疏〕（傳重喬累荷○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矛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矟也）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抽勅由反說文作搯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疏〕（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名而不名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傳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摠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尙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箋左人至在左○正義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鄭譜

又云爲幽王大司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云字非也譜以上說京兆鄭縣以下說河南新鄭故以又云爲更端之辭山井鼎考文載永懷堂板又云作桓公出於臆改其板自是俗書無足論者盧文弨亦取改此文失之矣）

桓公臣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

斬之蓬蒿藜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藋誤翟是也）

子文公踐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踐傳作捷是也此據世家）

是突前纂之箋（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

宜是初田事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

○緇衣

粲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飧蘇尊反在粲字後諸盧字前是釋文本餐作飧正義云粲餐釋言文考爾雅與此傳意同皆謂粲爲餐假借釋文本誤）

在天子宮（小字本相臺本宮上有之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也）

而言予爲子授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予譌子是也）

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授譌受是也）

又再染以黑乃成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上浦鏜云脫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複出而脫去、）

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卽誤卿是也）

周緇衣卿士所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周作則案所改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

○將仲子

是致大亂大也（〔補〕毛本下大字作國案國字是也）

君將與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正義本今無可考）

四牡傳云杞枸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檵字此繼字當誤）

矣則祭仲之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矣或然字之誤屬下是也）

實敗名病大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傍遂誤入皇皇者華正義引實病大事不誤）

園所以樹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樹誤種案正義云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是自爲文不當據以改傳）

檀彊韌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韌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韋旁刃此今假借也考采薇箋堅忍白華抑箋柔忍皇皇者華傳調忍字皆作忍周禮土訓考工記二釋文亦可證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韌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又考文古本作紉采釋文所載沈重說及采薇改作紉白華采所易今字作韌皆非也舊釋文韋字誤今正見後考證）

木旁作刃（〔補〕木當作韋）

故云彊韌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忍正義作韌忍韌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條同此）

駮馬梓楡（閩本明監本毛本楡作榆案楡字是也晨風正義引作榆）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襢裼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或作本同）

大叔于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授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將叔無狃（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然則藪非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

孫炎曰狃伏前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忕誤伏是也）

欲止則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住誤往是也）

乘一乘之駂馬（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乘字誤乗駂誤鴇案經傳皆作鴇正義作駂駂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

○清人

禦狄于竟（閩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于境同案所改是也序作竟正義作境下文皆可證竟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序亦作境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駟四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駟介四馬也考文古本有介字采釋文一本此箋但說駟耳其介甲也已在傳矣一本誤○按毛傳文茵虎皮也謂文茵之文乃是虎皮也荷華扶渠也謂荷華之荷乃是扶渠也傳之例本如此後人有刪改遂至不畫一）

使四馬被馳駈敖遊（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中軍爲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可證）

注云右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左誤右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陵遲。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擧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也。）〔疏〕（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稱尺證反）〔疏〕（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摻所覽反徐所斬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擥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寁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己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傳遵循至袪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澡字枲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擧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寁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魗本亦作𩴸又作𪁉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傳魗棄。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揔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昧音妹。警音景。）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鳧音符閒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繳。）〔疏〕（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明星至色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殽音爻本亦作肴。）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樂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疏〕（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

（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己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好謂與己同好○好呼報反注同○〔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荅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是佩有珩璜也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衞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旣揔敍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衞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己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襛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琚玖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句反〔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櫬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壻音細字書作婿○）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反○〔疏〕箋女始至代壻○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壻卽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辭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翺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疏〔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蔬又相如反菡本作欿又作荅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又作茖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傎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睹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本亦作覩〔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蕖其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也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觀醜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疏〕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顚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喬游爲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槁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顚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顚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親子充而親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蘀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疏〕蘀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蘀槁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故弱者謂强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遙反本亦作飄）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權臣擅命祭仲專也○擅善戰反〔疏〕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己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褰起連反本或作騫非說文云褰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疏〕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巾反篡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鄭國之君尊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敎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乎等相告之辭故知予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予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弒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鄰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鄭後告遠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東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謂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違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傳狂行）

童昬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昬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褰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昬謂年在幼童昬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疏〕（箋他士至上士。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補〕（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羔裘

如濡潤澤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羔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爲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補〕（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寁故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寁市坎反〔補〕（案釋文挍勘市當作巿）

說文摻字山音反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爲參字作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山誤此）

操字喿此遙反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爲喿字作音也此喿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訓至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璜圭璧也〔補〕（說文圭作半案半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補〕（禮記衡作衝）

諸侯佩山元玉（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疏忽字亦誤采此也下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以下亦誤爲娶餘同此）

曰雍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姞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衡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衡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堳〔補〕（釋文挍勘堳作瑂瑂是堳之別體小字本作瑂乃字有壞而改之）

後世傳其道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鏘鏘易古字爲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不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較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小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也傳分說經荷華二字用爾雅文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萏本又作欿又作萏〔補〕（釋文挍勘云盧本欿作欿下萏字作萏云欿舊作欿據澤陂音義改萏舊作萏擬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載菡萏窞欿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先宜是其證）

扶蕖其其華菡萏〔補〕（衍一其字）

醜人之至意同〔補〕（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

山有喬松（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毛作橋以爲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是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山上以爲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也箋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木也不取喬游爲義同案喬字是也凡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此用毛義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誤章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橋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橋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橋游也一字誤作橋）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

○蘀兮

和者當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

○褰裳

復思於鄭〔補〕（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與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宋作衛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上）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補〕（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己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己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爲于僞反〖疏〗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閫苦本反近附近之近○**悔予不將兮。**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當至邊者　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楔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楔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紂衣纁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褧衣苦迥反下如字禪音丹縠戶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敕賀反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至與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後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求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嬾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箋褧禪至纁袡○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昬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傳叔伯迎己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褧裳。**

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音善依字當作墠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藘力於反茹藘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疏〗東門至甚遠○毛以爲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奔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藘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
而出興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以下句言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興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己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耆常志反**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疏〗東門至我即○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乎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爲難易爲喻故同上說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疏〕（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瘳勑留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毀壞學宮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傳聲直專反）〔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己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弦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弦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己○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碝本又作瓀如兗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疏〕（傳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勑彫反說文作岁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弒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誑也○迋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疏〕（揚之水至迋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汝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爲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爭爭鬭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流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

（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爲于僞反難乃旦反）〔疏〕（出其至我員○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旣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廹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廹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旣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旣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交之大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卽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旣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旣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闉音因闍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秀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疏〕（出其至與娛○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

（相畜故閔之○傳闉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卽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卽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繒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闍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疏〕（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溥溥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溥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戶懈反遘本亦作逅胡豆反○）〔疏〕（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溥溥然露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零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巾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士與女。方秉蕑兮。（蕑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蕑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泆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旣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旣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旣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卽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蕑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蕑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旣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丰

謂之婚姻（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

之黨爲姻兄弟（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紂衣纁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爲絲鄭未嘗破爲紂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緇無作紂者經爲純字更審矣紂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紂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墠

而相奔者也（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爲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墠）

男女之際近而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鼓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行）

則茹藘在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故知以禮爲送近（〔補〕毛本送作逺案逺字是也）

女乎男迎己之辭（〔補〕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補〕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木挍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挍字案字書無文此挍字即張參所云也各本挍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挍作校者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眥考爾雅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眥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瓀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碝云本又作瓀如兖反考玉藻釋文云瓀而兖反徐又作瑌同說文五經文字碝字皆在石部其作瑌者後變而從玉耳凡耎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輭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輾高渠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轘誤輾是也）

如其從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員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員以員爲古字云爲今字故易員爲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己字正義當本云故言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己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己字其己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己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棄其妻（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荼茅秀（小字本同岳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考正義本是秀字鴟鴞正義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荼下云茅秀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闉城曲重門也可證）

卽委菜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霝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兮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删）

有蔓延之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

露潤之兮（〔補〕毛本露作霑）

鄭以仲春爲媒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今正）

○溱洧

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蒯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勲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卽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卽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卽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臨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宜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數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數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卽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衞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大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彼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者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弊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僭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刺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恐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摯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顯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誓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懿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昬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疏〕（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卽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朝直遙反注下皆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蠅餘仍反○）〔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卽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夫人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

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纚色蟹反。何霜綺反。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疏〕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卽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卽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卽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纚緇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復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卽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疏〕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卽上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蒿縞反○〔疏〕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峱乃刀反說文云峱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駈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豣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儇許全反韓詩作嫙音權好貌併步項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疏〕子之至儇兮○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値我於峱山之閒兮於是子卽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昌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閑則是山之南山則故知峱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儇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徼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狼其子名徼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疏〕俟我至乎而○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揔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壻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卽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

（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玄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華至之服○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盡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不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尙猶至似瓊也○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揔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捴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瓊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胥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疏〕（箋瓊英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疏〕（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姝赤朱反○）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疏〕（東方至即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己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柰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疏〕（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疏〕（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揔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疏〕（東方至召之○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名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裳顛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使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晞明之始升○）〔疏〕（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也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折柳以爲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

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疏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亭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倘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故爲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齊譜

季蒯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萴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萴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當是其證）

師尚父堪君多難（閩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與彼同）

止自胡公之所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數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請數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圈是也）

與呂伋王孫牟（閩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顧命齊世家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請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暫若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暫恐晳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當復褘衣（〔補〕毛本復作服）

○還

併驅而逐禽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則是山之南山則（〔補〕毛本下則字作側）

牡名騲牝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

○著

謂所以懸瑱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案縣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元下文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繩爲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繩非也繩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壻親迎（閩本明監本毛本婚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至於女嫁（〔補〕毛本嫁作家）

而云玉之瑱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兮非也說文瑱下引玉之瑱兮可證玉裁云古尚書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之假借也）

天子用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日

有姝姝美好之子（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妹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有姝然其毛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妹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內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三章（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挈壺如挈髮之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鏜云絜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未字）

不能辰夜（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本之多誤）

瞿爲良士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瞿瞿）

夙早釋注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詁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畱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搤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詣反拉音郎荅反後扶又反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疏〕（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遂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弊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搤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姧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諱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搤殺者說文云搤捉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搤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畱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葬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魯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還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剩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姧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姧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姧由從夫人防穀姧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弃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烏路反又如字○）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徒黨反徐勑黨反易夷豉反）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疏〕（南山至懷止○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耻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箋雄狐至如狐○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緌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疏〕（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合其貴賤尊卑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緌必屬之於冠故冠緌共爲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之何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從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兄之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傳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厠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以至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蓺魚世反本或作蓺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取七喻反注下皆同）

既曰告止。曷又鞫止。（鞫窮也箋云鞫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鞫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疏〕（蓺麻至鞫止○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鞫爲盈爲異餘同○傳蓺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蓺麻后稷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別名故云蓺猶樹也）

（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擾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鞫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鞫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箋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析星歷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己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卽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可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忉音刀）〔疏〕（無田至忉忉○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無穫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田至能獲○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忉忉憂勞○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驕驕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忉忉也○怛旦末反）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婉於阮反孌力轉反總本又作揔子孔反丱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眷反髦音毛少詩照反）〔疏〕（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卽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婉孌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並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噣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噣直角反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積繳音灼）〔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兎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噣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兎之畢或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兎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用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兎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卽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其人美且鬈。（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鬈音權說文云髮好貌）〔疏〕（箋鬈讀至勇壯○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後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鋂。（鋂一環貫二也○鋂音梅）其人美且偲。（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偲七才反說文云強也）〔疏〕（傳鋂一環貫二○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反取魚器也惡烏路反）〔疏〕（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爲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爲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齊

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疏〕敝笱至如雲○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婿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爲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傳鰥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笱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鰥魚至婉順○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摠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言非也○箋其從至爲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鱮象呂反廣雅云鱮鰱也音連）

〔疏〕箋鱮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機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鴞或謂之胡鱅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疏〕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疏〕傳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猶端也○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播波佐反）

〔疏〕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駈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上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之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薄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音弗鞹苦郭反革也）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亦作境易夷豉反下樂易同）

〔疏〕載驅至發夕○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駈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駈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之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軨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旦○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來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濔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豈闓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闓音開圛音亦）

〔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濔濔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

〔疏〕箋汶水至所會○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翱翔猶彷徉也○彷音旁徉音羊）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滔吐刀反儦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於宜反字或作欹技其綺反）

〔疏〕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胄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

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注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姣）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抑於力反）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疏】猗嗟至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顙貴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傳蹌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疏】猗嗟至甥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捴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豜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分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豜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衣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无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孌兮。（孌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後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

【疏】猗嗟至亂兮○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孌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卽貫習爲之兮餘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前穿侯故爲中也○箋選者至貫習○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卽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用之○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後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注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後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卽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南山

公謪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謪作謫相臺本作適案謫字是也釋文云謫直革反是箋字作謫也左傳作謫正義引同順彼文耳十行本因改餘字皆作謪字誤也相臺本作適更誤適是古假借字非箋所用五經文字云謫經典或從適又借適爲之乃包舉左傳詩北門禮記昏義等而言之者也○按漢人不必不用假借字謫漢書及漢人所著可證舊挍非也）

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公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則生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公子彭生乘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公車也）

下章責魯桓（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姧淫之事（小字本明監本毛本姧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姧作俗體耳）

於會昉之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正是也）

五人爲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奇居宜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當亦無其各本是淺人誤添耳）

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者謂奇之數不止於五也）

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雙當作隻形近之譌也此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正義耦其奇數）

又襄公止復文姜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誤復是也）

又非魯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又字衍也下章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

（正義於此章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一無一有極爲明晰）

○甫田

言無德而求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也）

總角卝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卝作廾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見五經文字廾部）

未幾見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考釋文一本是誤本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者其韻下助句之字必同此章四句句末悉是兮字不得此句獨爲之字也所以致誤之由當以箋云見之無幾何故耳其實此箋之字不出於經也正義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末亦當有兮字見之字取於箋兮字順經文正義每如此今脫去耳未可卽謂正義本作之字也韻下助字之同由漢廣思字推之則作正義者必知之矣不容誤也㨿正義引作兮考文古本作之采釋文）

突而弁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考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並通故㨿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箋作突爾猶突然也俗本作耳乃大誤凡云爾者猶言如此也）

○盧令

孟子謂梁惠王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當衍）

忺忺然有喜色（閩本明監本毛本忺忺作欣欣案所改非也當是本作忺忺不與今孟子同故誤如此）

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古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僅存於張參之書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攉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讀）

○敝笱

弊敗之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敝正義作弊敝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此知緇衣正義敝字亦皆本是弊字今但存緇衣若弊一弊字餘字作敝後人依經注改之而未盡也）

鰥魚子釋魚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鰥當作鯤下引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鯤鰥字異亦可證）

或鄭本作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鯤當作鰥謂或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鯤魚子鯤鰥互易而誤如此）

魚禁鯤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鱬當作鱬卽鮞之別體字今國語作鮞此從重而者亦如陑作隭輀作轜也）

亦文姜所使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

今其上下相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當令字誤是也）

義亦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尚有十九字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在疏中當改正也是也）

○載驅

疾驅於通道大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正義云序言疾駈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考釋文云載驅本亦作駈薄薄下云疾駈聲也又鄘載馳釋文云駈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是唐時凡經序驅字皆有作駈之本而正義本此一字作駈故特說之也五經文字云驅作駈訛依字書言之正義自爲文亦用驅十行本閒或作駈乃寫書人以爲別體取其省非正義所用）

簟茀朱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鞹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並作鞟今此釋文正作鞟正義引說文或其本作鞹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鞹）

簟方文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席作蓆案蓆字是也蓆大也在緇衣非此之用但俗體有加草者耳）

輿革前謂之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鞎誤鞎下同是也）

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當云革飾後戶謂之茀竹飾後戶謂之蔽脫七字是也上文可證複出而誤耳）

與上古文相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譌）

○猗嗟

頎而長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上浦鏜云脫抑字是也）

嗟是口之唶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唶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作嚄見集解）

趨今之吏步（閩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

尾於正鵠之事（〔補〕毛本尾作毛）

未學者之所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末字誤也）

以射法治射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儀誤義是也）

司衣掌大射之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裘誤衣是也）

有正者無鵠者無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三〕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卽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乎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卽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强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止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陿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解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疏〕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士也○箋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遼）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摻所銜反又所咸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要於遥反襋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略反〔疏〕糾糾至服之○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士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褸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不屨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絇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傳摻摻至婦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士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人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日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傳要褸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與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褸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亦反揥勑帝反諦音帝○）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疏〕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揥以爲飾敬愼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礼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揖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反）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士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軞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疏〕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士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軞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軞車之族明公行掌軞車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魘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行戶郎反注同〔疏〕傳萬人爲英○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藚水舄也○藚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其或反舄音昔○〔疏〕傳藚水舄○正義曰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遥反說文作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戢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殽本又作肴音爻省色領反○）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音遥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爲于僞反下所爲皆同○）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爲如字○）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疏〕園有

（至勿思。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殽不興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之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爲殽即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揔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類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從兩朿俗作棘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疏】（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己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山无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遥瞻望其父所在之處。處昌慮反。）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无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旃之然反。）【疏】（陟彼至无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己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无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屺音起）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少詩照反耆常志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后反古作晦俗作畝皆同。）【疏】（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閒閑音閑本亦作閑別彼列反。）行與子還兮。（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旋）【疏】（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閒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閒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廻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閒則一家之入其采桑於其閒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箋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廣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揔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貌。泄以世反。）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逮也。逮徒賚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檀徒丹反木名。）【疏】（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廛本亦作壥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曰五畝之宅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狟音桓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貈）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飧音孫。）【疏】（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斫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得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受祿使賢者不進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輪側則是厓畔之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淸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藉淪也徑言徑涎也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乃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獨清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淸故以喻明君稀出也。傳種之至曰穡。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

（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礼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卽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貈子貆郭璞曰其雌者名㹮㹮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爲㹮貈○箋是謂至曰貆○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輻音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礼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倫漘順倫反本亦作脣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爲囷鶉鳥也○囷丘倫反圓倉鶉音純【疏】傳圓者爲囷鶉鳥○正義曰月令修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鷯郭璞曰鶉鴽之屬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疏】傳熟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疏】碩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疏】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徙○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鼫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從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苗嘉穀也【疏】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徠本亦作來同力代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郊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永本亦作詠同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往也○箋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箋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五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魏譜

故言周以封同姓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

其封域（〔補〕案其上當○）

寘諸河之干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昔舜陶於河濱（〔補〕案昔上當○）

不可知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

止此詩並刺君（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

○葛屨

而無德以將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反覆儉嗇褊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覆當復字誤是也）

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譌）

亦是趨利之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

故箋採下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採當探字誤是也）

要襋也（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卽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作襋者以本字爲訓此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說文巳巳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淺人不能通故北風與此二傳皆妄改）

襋領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襋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襋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正義亦者卽亦傳也說文襋下引詩此句是正用傳文傳上云要襋也以上經巳見裳字故不復言裳襋也此傳云襋衣領也以經更無衣字故須言衣以顯之也各本脫衣字失傳旨矣當正之○案襋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襋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襋爲裳襋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

國家靡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幣當作弊形近之譌）

雖復與襌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復誤復考儀禮釋文浦按是也）

則襯爲衣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襯當作䙝）

○汾沮洳

雖然其采莫之士（小字本相臺本士作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其誤與葛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閒仍之亦誤）

○園有桃

與也園有桃其實之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殽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殽正用傳）

不我知者（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

箋云知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

以自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十行本初刻止後剜改作正案止字是也正義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可證）

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彼字誤是也）

是稅三不得薄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一）

非徒薄於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當作一）

○陟岵

國迫而數侵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即或作本也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就園有桃序耳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倒而迫二字）

猶司寇亡役諸司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云形近之譌）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止作上案上字是也正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上爲是）

○十畝之間

桑者閑閑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閑閑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文亦作本同）

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萊譌菜是也）

○伐檀

徑言徑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涎當作侹形近之譌爾雅釋文可證）

揚子云有田一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雲誤云非也此語出揚子自序）

其雌者名獿獿乃刀反（毛本獿誤獶閩本明監本不誤案爾雅釋文云獿字又作猱同是作獶者誤）

今江東通呼貉爲𧳜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狭狭誤𧳜𧳜引證爾雅釋文狭烏郎反狭山吏反是也）

獸三歲曰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三歲曰肩豳傳曰三歲曰豜矣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肩豜同字耳今考騶虞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故今古數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

入其門則無人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焉門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

鄭以爲魚食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食當作飧之二字）

不得與不素飧相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飧當餐字誤是也）

○碩鼠

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依正義當作眷顧各本皆誤倒也）

關西呼鼩音瞿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至瞿十行本剜添者一字必音瞿本字初刻旁行細書而兩字相並後改入正文故如此耳山井鼎云鼠字當在鼩下非也爾雅釋文作鼩將畧反引沈旋作鼩音求于反此同沈也○按音瞿三字郭語也非疏家語）

及卿大夫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

誰之永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歌也正義本是永字此箋云永歌也乃讀永爲咏不改其字者以爲假借也正義本爲長釋文本作咏當是因箋并改經字考文古本作詠采釋文耳）

言往釋皆歌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釋字剜案此誤也釋當作矣首章正義云言往矣將去汝往矣二字本箋此亦同物觀考文補遺所載作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樂記及關雎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矣字剜案此誤也矣當作序十行本欲剜上文往矣之矣誤入於此山井鼎云宋板磨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臯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

成侯從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穆侯太子仇殺殤叔而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爲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蟀作䘀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疏 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是憂深思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僖公也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蛬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勑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

疏 蟋蟀至瞿瞿。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傳蛬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乘去之名故爲去也。箋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幽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君雖至政令。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箋荒廢至禮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禮樂此一樂字音岳）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動而敏於事。蹶俱衞反）

疏 傳蹶蹶至於事。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

疏 箋庶人至無事。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樞本或作蓲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遙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同埽素報反本又作掃下同）

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揔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鍾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鍾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鍾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卽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鍾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卽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卽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榆以朱反荎田節反疣又直黎反。）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曳以世反婁力俱反馬云牽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疏〕（子有至是愉○毛以愉爲樂○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樞荎○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傳愉樂○正義曰釋詁文○箋愉讀至偷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爲偷言偷盜取之）

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書反又他胡反檍於力反）〔疏〕（傳栲山樗杻檍○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万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又所綺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箋云保居也）〔疏〕（傳洒灑考擊○正義曰洒謂以水瀏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已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已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疏〕（子有至永日○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旣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揔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沃烏毒反）〔疏〕（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旣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旣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襮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爲宵黼音甫宵音消本作綃純眞允反又眞順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謂桓叔○樂音洛）〔疏〕（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旣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旣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襮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繡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從作獻羔明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卽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襮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卽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皓皓潔白也○皓胡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鵠戶毒反）〔疏〕（傳鵠曲沃邑○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澈也○粼利新反本又作磷同澈直列反或作徹誤）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疏〕（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捄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椒聊。且遠條且。（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疏〕（椒聊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旣多又有美德彼已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

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助語也○傳椒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檓陸機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為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裹實者也釋木云椒檓醜菉李巡曰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菉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裹名為捄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為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為喻也○傳朋比○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自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傳條長○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為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兩手曰匊○匊本又作掬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篤厚也）

〔疏〕（傳篤厚○正義曰釋詁文）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唐譜

以此封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若誤君是也）

是也南有晉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去土傍耳）

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縣當作郡）

湯湯洪水方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割誤害非也此不與今尚書同耳古害割同字思文正義引作割或後人改之○按此以詁訓字代其本字非所見尚書有異本也）

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暨誤既是也）

王命虢父伐曲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左氏父作公是也隱五正義引正作公此誤）

頊父之子嘉父（閩本明監本毛本頊誤須）

○蟋蟀

以禮自娛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虞正義作娛虞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於出其東門經改娛為虞采此）

君之好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樂考文古本同案樂字是也）

黑語曰（〔補〕毛本黑作里案里字是也）

○山有樞

山有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樞本或作蓲烏侯反莖也爾雅釋木蓲莖釋文蓲烏侯反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蓲同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蓲說文艸部蓲下云草也不以為蓲莖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書地理志山樞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蓲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蓲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蓲字也）

華如練而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楝誤練非也練即楝字耳○按疏家不用假借字作楝是）

蘗正白蓋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蓋下脫此字非也蓋樹二字為一句言華之盛多揜蓋其樹也）

弗洒弗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埽作掃案埽字是也）

弗鼓弗考（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釋文云弗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本與或作本同）

考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考下有亦字亦者亦經弗擊也見上標起止云傳洒灑考擊當脫亦字或後人誤去之也）

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而案所改非也有當作自形近之譌）

○揚之水

沃盛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強作彊案彊字是也彊雖可通用強而正義本用彊字今正義中間有強字者寫書人省而亂之耳餘同此）

激流湍疾（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激作波考文古本同案波字是也正義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是其證）

於此綃上刺為繡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繡當作黼）

白石皓皓（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作晧案晧字是也說文白部無皓字晧字本從日也廣韻三十二晧亦無皓字釋文當本作晧今誤見後考證）

白石粼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粼誤鄰案今釋文亦有誤者詳後考證）

○椒聊

碩謂壯貌佼好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云正義云故以碩為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壯佼二字疑鄭本用月令文而後人亂之壯佼又見萇楚箋）

條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為長也其說非也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為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古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乃依長也之訓而為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條也）

彼已是子謂桓叔（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其案此正義以已說其耳故與經字不同考文古本經其作已采此而誤又謂衍字也彼已是子桓叔六字為一句正義文例如此猶日月正義云今乃如是人莊公之類）

得美廣大（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得作德案所改是也）

郭璞曰菉萸子（閩本明監本毛本菉誤茱案浦鏜云萸誤萸從爾雅音義校萸所留反是也）

碩大且篤（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碩誤實）

言聲之遠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聲當作馨此欲以馨訓條也今考此章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為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為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揔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揔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有所不可通也○按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正與此合蓋上章作脩此章作條後人亂之耳條取芬芳條暢之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綢繆上直留反下亡侯反）〔疏〕（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擧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擧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昬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擧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晩作者據其失晩追陳正時故近擧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昬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昬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晩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晩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昬火中是六月之中謂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晩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昬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疏〕（綢繆至良人○毛以爲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爲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晩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擧其事而刺之○傳綢繆至嫁娶矣○正義曰以綢繆自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擧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昬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昬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昬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爲賢者自束其薪不爲興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昬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捴擧天象不必章擧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擧爾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昬且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昬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昬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尙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晩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良人美室○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昬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箋今夕至其時○正義曰箋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後戶豆反○）〔疏〕（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嘆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奈此良人何○箋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解說之貌○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冓反邂覯解說也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直音值又如字○）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粲采旦反字林作㛑○）〔疏〕（傳三女至二妾○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杕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疏〕（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皃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湑私敘反比毗志反下文及注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踽俱乎反遠于萬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佽七利反○）〔疏〕（有杕至佽焉○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思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焉同姓之臣孰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杕特至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義菁菁爲我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箋君所至政令○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傳

（佽助。○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希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睘本亦作煢又作焭求營反○〔疏〕傳睘睘至同祖○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卹本亦作恤荀律反〔疏〕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疏〕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祛裘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傳祛祛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爲袂故以爲祛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亦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卽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褎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褎徐究反本又作褏同究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好呼報反注同〔疏〕箋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鴇音保似鴈而大無後指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反鄂五各反○〔疏〕鴇羽三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小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苞補交反栩況羽反稹本又作縝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迮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盬音古蓺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疏〕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鴇鳥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蓺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傳盬不至怙恃○正義曰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蓺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行翮也○行戶郎反注同翮戶革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翮〔疏〕傳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并卑政反下注同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注同○〔疏〕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箋天子至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卽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寧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卽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疏〕豈曰至吉兮○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

（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有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〇傳侯伯至七章〇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衆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衣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〇傳諸侯至爲君〇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之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〇）

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〇）疏（傳天至爲節〇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〇箋變七至愈乎不〇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〇）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煖也〇奥本又作燠於六反煖奴緩反）疏（傳燠煖也〇正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〇宗族本亦作宗矣）疏（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〇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已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〇陰於鴆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〇）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〇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比毗志反）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〇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鴆反下文同食音飼下同〇）疏（有杕至食之〇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遠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求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忠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〇箋道左至杜然〇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且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晷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〇傳噬逮〇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〇箋肯可適之〇正義曰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〇周韓詩作右）疏（傳周曲〇正義曰言道周遶之故爲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遊觀也〇觀古亂反）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〇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〇）疏（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〇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〇）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〇蘞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劍反草木疏云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〇）疏（葛生至獨處〇正義曰此二句互文而同與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於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〇傳葛生至他家〇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〇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篋口牒反韣本亦作獨又作櫝徒木反）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疏（角枕至獨旦〇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〇傳齊則至藏之〇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枕衾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〇箋夫雖至行事〇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〇）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以盡情〇）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〇墳扶云反）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〇箋云室猶家壙〇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〇苓力丁反即甘草葉似地黃好呼報反）疏（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〇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辟匹亦反下同行下孟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苟誠也箋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苓然○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爲言謂爲人爲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訓所諫反）人之爲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疏】（采苓至得焉○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爲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鄭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疏】（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菜名也○葑孚容反）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綢繆

季夏之日（補日當作月）

若薪蒭待人事（小字本相臺本蒭作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芻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唯十行本作蒭乃沿經注本俗體字耳）

斥嫁取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嫁衍字也此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下文云予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可證）

謂之五月之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無之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考此六朝時河北本也其江南本木傍施大不誤見顏氏家訓）

杕特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特下有生字案此十行本無者是也釋文杕杜注云特貌顏氏家訓引江南本傳亦無生字正義云言有杕然特生之杜者是自爲文取下有杕之杜篇箋文爲說耳非此傳有生字也考彼箋乃本彼經生于道左而言之則此傳不應有明矣考文古本有采正義○按說文杕木特貌正本毛傳）

滑滑枝葉不相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下當有次字此傳比次即取經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之文也釋文滑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其本有次字正義云傳於此云滑滑枝葉不相比標起止云至相比或因經注本無次字而誤去之耳其餘仍多言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

以菁菁爲稀少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箋作希此正義作稀希稀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羔裘

袪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袪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裦身爲本裦袂爲末是也無取於袂爲本袪爲袂末當以正義本爲長見段玉裁毛詩詁訓傳注）

又曰袂尺二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袪誤袂是也又下袂口也不誤浦并改之則非）

傳亦解興喻之義（補案亦當作已）

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疑衍字是也上文兩言故舊恩好可證）

○鴇羽

君子下從征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下從征役言又云定本作下從征役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有異也釋文云政役音征篇內注同或定本作政字也考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云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此序字與彼同考文古本作政采釋文）

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梱作梱案梱字非也梱者梱字之借又釋文云致直置反下同正義云定本緻皆作致是正義本此箋及下傳箋攻致皆作緻也考說文糸部本無緻字徐氏新附字有之鄭考工記注云稹致也亦不從糸當以釋文定本爲長下傳攻致閩本以下作緻依正義改耳以後致字同此）

其穀爲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斗誤汁是也下多言枓汁誤同）

曷其有常（唐石經以下各本同唯相臺原刻各有其誤）

○無衣

刺晉武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又云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又云美其能并晉國作美者是也上文譜正義云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者誤）

豈號奉使適晉（閩本明監本毛本號下有公字案所補是也）

心未自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毛本未作不案心未自安者承上箋謂七章之衣晉舊有之矣但未自安耳正義云心不自安乃自爲之不當依以改箋）

安且燠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奧本又作燠正義標起止云傳燠煖也是正義本作燠小明經作奧經中用字不畫一之例考文古本作奧采釋文）

○有杕之杜

皆可求之我君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求作來案來字是也正義云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此來之之義也）

君當忠心誠實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忠作中案所改是也）

○葛生

域營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營作塋案此十行本營字是也營即塋之借字耳）

故極之以盡情（小字本相臺本極下有言字閩本明監本無毛本同考文古本無極字案此十行本言字者是也小大雅譜云要於極賢聖之情是其證）

○采苓

人之爲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人之詐譌之言又下文盡作僞言是其證又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此引定本以證其同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考沔水民之訛言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月人之訛言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其訛言即此經之爲言也古爲僞訛三字皆聲類所近用作假借用作詁訓其理一也作爲則當讀作僞耳箋不云讀作者其於假借例有如此者也正義本定本乃依正字釋文讀于僞反及如字又云本或作僞字非其說皆未諦考文古本作僞下文注同皆采正義○按鄭箋云謂爲人爲善言上爲字去聲下爲字平聲讀之然則經文爲字不當作僞爲者作也造也王風傳云造爲也）

爲言謂爲人爲善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爲言謂爲人竝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正義本經作僞言此箋當亦作僞言下二爲字雖無明文但以經推之當是作爲人僞善言其爲人讀于僞反僞善言卽覆舉經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爲諸侯至周爲附庸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典云皐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皐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皐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寛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襃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巳稱公者蓋追諡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便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侯覲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鐵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栗人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疏〕（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將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顛都田反的丁歷反顙桑黨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使伶傳直專反）〔疏〕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鄰鄰至的顙○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

不以寺人爲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卽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也○箋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以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樂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閒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耋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遙反後胡豆反又如字○〔疏〕阪有至其耋○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爲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陂者至曰隰○正義曰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箋既見至安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箋今者至寵祿○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笙也○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疏〕駟驖三章章四句至樂焉○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箋始命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阜符有反驪力知反○）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媚眉冀反〔疏〕駟驖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驖驪阜大○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驖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箋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已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已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言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麋亡悲反○）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蒲末反射食亦反括苦活反善射音社〔疏〕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時是至羣獸○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箋奉是至其所○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拔爲末○箋左之至善射○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種章勇反）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端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劒反歇本又作猲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獢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作乇于反乘繩證反搏音博舊音付〔疏〕遊于至歇驕○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傳閑習○正義曰釋詁文○箋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傳輶輕至歇驕○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箋輕車至所爲○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卽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瘈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

子焉。（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反夸苦花反樂音洛又音岳。）〔疏〕（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箋矜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俴錢淺反收如字楘音木本又作鞪革歷錄也曲轅上束也。輈陟留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祿句古侯反）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驅本亦作駈起俱反靷音胤鋈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屨反靳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釁反無取於靷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略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亦作式）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茵音因文茵以虎皮爲茵茵車席也暢勑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馵之樹反。）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疏〕（小戎至心曲。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恩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傳小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輈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錄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此言俴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三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也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傳游環至續靷。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輈而還服虔云輈車軶也兩軶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已之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鐵揔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箋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陰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傳文茵至曰馵。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意亦同也。箋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卽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沇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服也驂兩騑也。駵音留騧古花反鬣本又作鬛力輒反騑芳非反）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觼古穴反軜音納內也）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在敵邑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疏〕（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駵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騧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以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上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illegible]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illegible]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illegible]而使我念之也○傳[illegible]喙騧不言身黃也[illegible]淺黃色者爲騧馬[illegible]駁[illegible]在內兩馬謂之服[illegible]也春秋時鄭有公子[illegible]至內轡○正義曰[illegible]也此說車[illegible]而載之以爲車蔽也[illegible]也四馬八轡而經傳[illegible]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鐓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俴一音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音求錞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鐏伐如字本或作瞂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鐏徂寸反又子遜反札側入反厖莫江反）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韔勑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周禮云弓檠曰柲弛則縛之於弓裏備頓傷也以竹爲之柲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反緄古本反縢直登反紲息列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厭於鹽反秩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疏〕（俴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鐏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則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

則有與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傳俴駟至文貌○正義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礼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鋭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訓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箋俴淺至庬伐○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庬蒙同音周礼用牲用毛言尨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庬明庬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庬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庬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韔至縢約○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韔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胷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旣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柲裏以繩紲之因名柲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柲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柲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則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箋鏤膺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礼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傳厭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六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秦譜

僉曰益哉（毛本僉誤禽閩本明監本不誤段玉裁云禽乃禹之誤古文尚書作禹詳見尚書撰異）

賓鳥谷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俗誤谷非也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如此）

有子曰女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防誤妨非也漢書人表作女妨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大几生大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駱誤雒非也人表作大雒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騶之變風始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秦誤騶非也案譜於其餘每稱國於此）易秦言騶者以其言秦則嫌似秦之政衰而變風始作也衛譜云衛國政衰變風始作餘國從上而同可知也唯鄭首緇衣亦不易其文者對上檜而言又作故耳

平王討襄公爲諸侯（〔補〕毛本討作封案封字是也）

不須便言其西（閩本明監本毛本便作復案皆非也此更字之誤）

車鄰駟驖小戎之歌（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鐵字是也餘同此詳本篇山井鼎云上）文駟鐵同今本非也者誤

○車鄰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閩本明監本毛本秦下有仲字案所補是也）

○駟驖

駟驖美襄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鐵後改驖經駟驖孔阜同案釋文云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考說文驖馬赤黑色从馬臷聲詩曰四驖孔阜是毛氏詩作驖釋文本與許合也正義本當是鐵字鐵爲驖之借如鵙爲鶪之借而石經初刻依之上譜正義及騶虞車攻吉日等正義多引作鐵是其證此篇經注正義十行本盡作驖必合併時人以經注改正義字故即正義所云鐵者言其色黑如鐵者亦盡改爲驖而不可通矣閩本明監本與十行本同毛本依譜正義改爲鐵

秦始附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考文一本作秦）仲始爲附庸也采正義而又有誤

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毛本二於字誤于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凡正義所有于字或順經）注及引他書而順彼文也其自爲文則例用於字互相錯亂者皆非餘同此

冬獵曰狩釋言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誤言是也）

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戴字當載字之誤是也）

國狗之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瘈誤猘是也）

○小戎

本又作䋏革（〔補〕釋文挍勘通志字本堂本盧本鞶作鞶小所附同是鞶當作之譌鞶䋏革二字又鞶字）

游環靷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云游案此正義本也正義環者以環貫靷游也釋在背上故謂之靷環）文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言無云舊本皆作靳靳者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左傳轡貫之以止驂之出云如驂之有靳居釁反無取於以釋靷也藏震段玉裁皆文本爲長正義本誤與下箋靷云定之環字相亂非也又本作靷環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是定本作靳環也

陰揜軌也（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軓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軓案軓字是也）

騏騏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考）此則正義本作騏綦文也以綦解騏詁訓之法也釋文云騏馬騏文也以曹鳴鳩釋文訂之當亦綦之誤○段玉裁云騏騏文也尸鳩傳同駉傳亦曰蒼騏曰騏此皆以騏釋騏下騏卽綦字綦者蒼艾色見出其東門傳矣說文所本也而此等字皆不作綦者毛時習用騏字謂蒼艾色爲綦色故尚書騏弁曹風其弁伊騏皆謂蒼艾色也此等傳以騏釋騏正如北風傳以虛釋虛葛屨傳以要釋要正是一例謂此馬名騏者以其騏文也詁訓之學必於古今字求之縞衣綦巾周人古字騏文騏弁漢人今字鄭風作綦曹風作騏字不必畫一也

五楘是轅上之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之飾剜添者一字是誤衍之字也）

今驂馬之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令驂馬引之此正義以引說靷也）

兩軛又馬頸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邊叉誤軛又以左傳釋文正義所引考之浦挍）是也

所以蔭荃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笭誤荃以釋名考之浦挍是也）

鋈沃也治白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毛本治作冶案所改是）

左足白曰馵（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右案十行本足白曰剜添者一字是誤衍足字也）

沈文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沈當作彼形近之譌）

何以然了不來（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了二字倒案倒者非也讀當）於何以然斷句正義云何爲了然不來乃誤耳明監本毛本又依之改也段玉裁云明馬僞龍刊經注本亦作然了

驊馬白腹騵（閩本明監本毛本騵上衍曰字案此無曰字亦與爾雅合也而山井鼎未載）

蒙庬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庬作尨案尨字誤改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庬伐釋文庬伐莫）江反○按依說文則尨者正字庬者假借字相臺本不誤

取其鐏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取其鐓地同浦鏜云也字並誤地非也正義所引曲禮）注自如此今本作也誤耳山井鼎禮記考文可證

弟子職曰執箕膺揭（明監本毛本箕誤其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揭恐擖誤當與曲禮疏）倂考是也今考管子作楪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擖釋文本作葉又少儀云執箕膺擖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擖士昏禮同是楪葉擖三字古通用也揭字誤儀禮注亦有誤作揭者○按段玉裁云擖乃擖之誤擖乃擖之誤擖乃擖之誤凡箕之底柤之盛物者皆曰葉或作楪謌作楪葉亦謂之擖古字彙聲與葛聲相互亦鬃或作鬊臘或作臈之類也

讀如盤帶之鞶（〔補〕案盤當作鞶）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上古恬反下音加被皮寄反〔疏〕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為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薕音廉）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緊於奚反）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蘇路反洄音回上時掌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豉反〔疏〕蒹葭至中央○毛以為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己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雕傷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為黃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苑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蒹葭至後興○正義曰蒹薕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服○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傳伊維至難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箋伊當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逆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為求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為霜○淒本亦作萋七奚反晞音希〔疏〕傳晞乾○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為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湄水隒也○湄音眉隒魚檢反又音檢〔疏〕傳湄水隒○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為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躋本又作隮子西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坻直尸反〔疏〕傳坻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涘音俟）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迂音于〔疏〕傳右出其右○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則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為韻）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小渚曰沚○沚音止）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為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條本又作樤音同槄吐刀反山榎也柟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柟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朝直遙反裼星歷反）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渥於角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厚字漬辭賜反〔疏〕終南至也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美之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傳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大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槄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槄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柟釋木云孫炎曰荊州曰梅楊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蘗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傳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者雜采為文故云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

（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紀如字本亦作屺沇音起〔疏〕傳紀基至如堂○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音弗〔疏〕傳黑與至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佩玉將將。壽考不亡。（○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針從死上才容反○〔疏〕黃鳥三章章十二句○箋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有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慄慄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惴之瑞反慄音栗壙苦晃反）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殲子廉反徐又息廉反愬蘇路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贖食燭反又音樹〔疏〕交交至其身○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與臣仕於君若以求行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傳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惴惴懼○正義曰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當也○禦魚呂反注同）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鴥說文作鴥尹橘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鸇字又作鸇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鷂青色說文止仙反字林尸先反駛所吏反）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疏〕鴥疾至實多○正義曰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鴥疾至北林○正義曰鴥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駁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駮馬木名梓榆也倨音據〔疏〕傳櫟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梂也有梂彙自裹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檓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樂音洛）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棣音悌檖音遂或作遂〔疏〕傳棣唐至赤羅○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疏〕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次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袍抱毛反襺古顯反本亦作繭）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疏〕豈曰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袍襺至其死○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此責至同欲○正義曰易傳者）

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戈長至仇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于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汙垢○襗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褻仙列反近附近之近汙音烏又汙穢之汙垢古口反）〔疏〕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疏〕箋戟車戟常○正義曰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渭陽音謂水名水北曰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疏〕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是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于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卽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卽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雍於用反縣名今屬扶風）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乘繩證反注同）〔疏〕傳母之昆弟曰舅○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箋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思息嗣反瑰古回反）〔疏〕傳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惡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權輿音餘權輿始也）〔疏〕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內同）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疏〕於我至權輿○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歎之○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屋具至勤勤然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承繼也權輿始○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爲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疏〕傳四簋至稻粱○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爲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亦在簋也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蒹葭

順禮求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標起止云傳順禮未濟又）上文皆可證

可以爲曲簿（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簿作薄案薄字是也簿見廣韻宋時或用此字其說文方言廣）雅等皆用薄字今廣雅亦誤簿此當[illegible]

使之周禮（明監本毛本之誤知閩本不誤案周當作用形近之譌）

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明監本毛本順下更有不敬順三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此隱栝箋意故略去不敬順耳不必加三字以分配逆流也

蒹葭萋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萋萋作淒淒案釋文云萋萋本亦作淒淒正義本今無可）考

未已猶未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猶字衍）

○終南

以戒勸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錦衣采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是正義本色當作衣考文古本）作衣乃采正義耳

渥厚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赫然如厚漬之丹釋文渥丹下云淳漬也又云淳之純反又如字本或作厚是正義本與或作同考文古本作淳采釋文）

孫炎稱荆州曰枏揚州曰梅（補釋文校勘云影宋本缺通志堂本盧本如此案段玉裁云疏引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枏當依之乙是也爾雅疏亦可證）

人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有宜字案所補是也）

又陳其美之（補毛本之作以案所改是也）

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下浦鏜云脫壹字是也）

梅枏釋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豫樟不應複爾雅疏無其說誤也陸疏自此下皆說豫樟因毛詩更無豫樟故就梅下說之至相葉大可三四葉一蔌以下乃更說梅也爾雅疏誤）

鄭於方記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坊誤方是也）

有紀有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紀字云本亦作屺正義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標起止云傳紀基是正義本與定本同屺是山有草木字集注當誤）

堂畢道平如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畢道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段玉裁云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

箋云畢也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畢也當作基也考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也）

○黃鳥

當是後有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主案所改非也有當作君形近之譌）

慄慄懼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慄慄作惴惴考文古本同案惴惴是也）

以求行道若不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道字案所補是也）

○晨風

鴥彼晨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鴥作鴪唐石經作鴥案鴪字是也釋文尹橘反宋芑經同沔水經不誤）

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駛作駃小字本作駃案駃字是也考此字說文在新附中而廣雅已有之皆作駃玉篇廣韻皆作駛釋文此及二子乘舟同乃失去一畫耳）

○無衣

我與女共袍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共作同考文古本同案同字是也）

以與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閩本明監本毛本百姓下更有同欲故百姓五字案所補是也）

襗褻衣近汙垢（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襗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袴也可作毛鄭義異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爲襗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襗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

○渭陽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外國者三字疑衍是也）

聲伯惡見食之（補毛本惡作夢）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陳譜（陳者大皞虛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愼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虛戲故連言之虛戲卽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嬀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駮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卽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

（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益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中宛丘郭云中央隆高○）〔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摠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湯他郎反舊他浪反）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洵音荀傚戶敎反）〔疏〕（子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上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不爲○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皆爲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聲○坎苦感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疏〕（坎其至鷺羽○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爲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楊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盎謂之缶○缶方有反盎本亦作瓮烏浪反）〔疏〕（傳盎謂之缶○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翳也○翿音導又音陶）〔疏〕（傳翿翳○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翿作纛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枌符云反亟欺冀反○）〔疏〕（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栩況浦反杼常與反說文丈與反）〔疏〕（傳枌白至所聚○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爲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婆步波反說[illegible]）〔疏〕（傳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illegible]）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illegible]）不績其麻。市也婆娑。（[illegible]）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illegible]）視爾如荍。貽我握椒。（[illegible]）

○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揔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揔謂男女揔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荍芘芣椒芬香○正義曰荍芘芣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願謹也掖音亦）〔疏〕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礼從國子巡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作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療下注放此慤苦角反）〔疏〕衡門至樂飢○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游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爲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爲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療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爲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爲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爲文故稱君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爲緝○）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疏〕東門至晤歌○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慌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姬姓炎帝姜姓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紵直呂反字又作苧○）〔疏〕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菅古顏反芽已漚爲菅○）〔疏〕漚菅○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反下注同）〔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煌音皇○）〔疏〕東門至煌煌○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不曉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及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見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傳牂牂至秋冬○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所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興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illegible]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牂牂也○肺普貝反又蒲貝反○）昏以爲期。明星晳晳。（晳晳猶煌煌也○晳之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佗本亦作他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又作弒同

〔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傅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爲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弒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閒音閑睹都魯反又作覩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相息亮反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難乃旦反。

〔疏〕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覩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覩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爲析義也。○箋興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弒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傅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言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傳昔久。○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箋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梅柟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柟冉鹽反則惡烏路反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柟至萃集。○正義曰梅柟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疏〕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爲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邛其恭反苕徒彫反。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張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侜陟留反說文云有廱蔽也予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

〔疏〕防有至忉忉。○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己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邛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蔾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侜張誑。○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誰誰至宣公。○正義曰言誰侜予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甓薄歷反鷊五歷反令音零字書作瓴適都歷反字書作甋綬音受。

〔疏〕傳中中至綬草。○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甗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又云鷊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皎古了反本又作皦皙星歷反

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窈烏了反又於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居酉反

勞心悄兮。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悄七小反

〔疏〕月出至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爲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懰本又作劉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嬼嬼妖也懮於久反舒貌慅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

〔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泆音逸行下孟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觝都禮反

〔疏〕胡爲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靈公爲

人所責躲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躲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礼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幷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礼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礼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礼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礼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礼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三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何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蕖其居反本亦作蕖莖幸耕反佼古卯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礼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覺音教○〔疏〕彼澤至滂沱○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礼不以礼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並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礼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礼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蕑毛古顏反鄭改作蓮練田反〔疏〕傳蕑蘭○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爲執蘭則知此蕑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蕑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卷本又作睠同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悁悁猶悒悒也○悁烏玄反〔疏〕傳悁悁猶悒悒○正義曰俗本多無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作莟又作欿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七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陳譜

東不及明（音孟）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自爲音旁行細書之未誤入正文者以此推之而例可知矣○按未可以一例百且在句中者容或有此例如此音孟及遵大路之山音反是也在句末者則文理可讀亦不盡同此例

在外方屬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因外方複出而脫去四字下引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其證也

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卒至下公剜添者二字

弟平公燮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變誤燮非也正義所引世家自如此

○宛丘

中英隆高　〔補〕毛本英作央案央字是也

狀如一丘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爾雅注一上當有負字

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攡誤攡非也爾雅注本作攡今釋文誤爲攡耳廣韻十一暮鷺字下引亦作睫攡可證又五支接攡白帽接羅即睫攡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改位近丑作爻辰在丑非也王伯厚輯鄭易即采此正同

主國簋於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栱誤於從玉海校非也禮器正義引亦作於玉海作栱者當是誤涉禮器下文

○東門之枌

應劭通俗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俗浦鏜云當作風俗通是也

序云男子棄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女誤子是也

下曰往往矣同　〔補〕案往字不當重

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補〕案○當衍

朝旦善明曰往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作日考文一本同案日字是也上章箋及正義中皆可證）

貽我握椒（明監本握誤椳各本皆不誤）

交情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情作博案小字本誤也釋文以情好作音可證○按交博好猶云互相討好博字必古本之僅遺者舊挍非）

○衡門

掖扶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掖扶持下爲異本當有誤今無可考釋文掖下云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其所言不同）

云掖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說文又掖下浦鏜云脫持是也）

持以赴外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掖誤持考左傳是也）

可以樂飢（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𤻲案唐石經考異云用鄭義也考釋文云樂本又作𤻲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則毛本作樂鄭本作𤻲注放此正義云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毛傳亦作樂則鄭與毛異是正義本卽作𤻲也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沈云舊皆作樂字是也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釋文又作本正義唐石經後刻作𤻲皆沈所謂晚本也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駮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𤻲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𤻲采正義釋文也釋文晚字或誤今正）

可飲以𤻲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𤻲作療考文古本同案正義本作𤻲而療𤻲一字見上此箋不云樂讀爲𤻲者以樂爲𤻲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唯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

取其口美而已（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口美倒案美口是也）

周語作四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祚誤作是也）

○東門之池

以配君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注也是也）

彼美淑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叔姬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正義云言彼美善之賢姬是正義本作淑釋文音叔或誤今正）

考工記慌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慌誤⿰木荒案山井鼎云作㡛爲是是也凡巾傍之字寫者多以小旁亂之）

齊人曰涹烏禾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烏禾反三字當傍行細書正義於自爲音者例如此也○按不然）

可以漚菅（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與後改以案初刻誤也）

○東門之楊

羣生閉藏爲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誤爲考家語浦校是也）

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歎當作觀形近之譌浦鏜云歎字衍文見繁露循天之道篇非也爲校繁露者所去耳）

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原文作內與陰居近而陽遠也非也居卽俱字誤上文云冰泮而殺止故傍記內字爲止字之異耳後遂誤入正文也當依此正之）

○墓門

陳佗乃用其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乃作仍案所改是也）

昔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段玉裁云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

誰昔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訓文又云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正義本定本同是也俗誤）

善惡自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作耳案有字誤也正義云此梅善惡自耳可證但與下此性善惡自然爲對文依義當作爾考文古本作爾一本作耳二字混也）

性因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性作樹考文古本同案樹字是也正義云梅亦從而惡矣可證）

歌以訊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訊告也釋文云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詩經小學云誶訊義別誶多譌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誶申胥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王逸楚詞注引誶予不顧廣韻六至誶下引歌以誶止可正其誤毛鄭詩考正云止譌作之）

訊諫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云訊諫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束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束音速依此是宋監本釋文作訊諫也从言从束中有一小畫卽東字唐人例如此毛居正以爲東字非是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多一畫當由不識諫者誤改耳）

與梟一名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與梟異梟一名鴟因複出梟字而脫也爾雅梟鴟疏卽取此誤改爲一名梟一名鴟當是所見本已脫而未察此正義之旨也）

唯鵲冬夏尙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常誤尙考爾雅疏是也）

○防有鵲巢

箋誰譸至宣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譸當作誰）

甓瓴甋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瓴甋作令適案小字本是也釋文云令字書作瓴適字書作甋又甓下云令適也爾雅釋文云詩傳作令適是其證也正義本當亦作令適引爾雅乃順彼文作瓴甋耳相臺本及此依以改傳者誤）

○月出

月出皓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皓作晧案晧字是也）

勞心慘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慘七感反此無正義其本未有明文以白華例之當亦作懆毛鄭詩考正云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毛晃陳第顧炎武諸人論之詳矣）

埤蒼作⿰女劉⿰女劉妖也（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小字本所附亦是⿰女劉字考原本作嫺嫺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嫺都也）

○株林

公謂行父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行父曰剜添者一字是本無曰字後依左傳加而衍也）

從夏南（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南下有旁添姬字下句同案惠棟云南與林協韻不容闌入姬字依疏當云從夏南兮今考正義云定本無兮字）

乘我乘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又標起止云傳大夫乘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考汝墳傳云五尺以上曰駒正義云五尺以上卽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也毛於此及皇皇者華皆更不爲驕字作傳當皆是駒字未必後人改之說文驕下引我馬爲驕凡說文所引不同多不可強合○按沈重說是也其詳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澤陂

男悅女之形體（閩本明監本毛本悅下有女言二字案所補是也）

傷思釋言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言是）

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浦鏜云當脫傳自具至曰泗六字及○是也）

卷本又作睠（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睠作婘小字本所附亦是睠字考睠字非也博雅云婘好也本此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陸曰檜本又作鄶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熒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熒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熒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熒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在汴縣東熒澤波一澤名也熒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熒陽密縣東北是在熒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芈姓是八姓也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宜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比鄭於虢○正義曰地理志河南熒陽縣應劭云故虢國
也然則虢在熒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比鄭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熒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熒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比鄰此獨言比鄭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熒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汝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以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爲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宜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亾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雖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遙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忉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脩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雖在天子之朝耳而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矣若檜君用狐白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箋爾女至忉忉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堂公堂也箋云翱翔猶逍遙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

（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膏古報反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疏〕羔裘至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爲于僞反下同○〔疏〕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祥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欒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覬音冀膄本亦作瘦所救反）勞心慱慱兮。（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慱徒端反〔疏〕庶見至慱慱○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卽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慼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膄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禮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冠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慼者其人必膄故以欒欒爲膄瘠之貌定本毛無膄字○箋喪禮至膄瘠○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綃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卽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情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慼之人形貌膄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傳慱慱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疏〕庶見至歸兮○毛以爲作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庶見素韠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韠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衎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疏〕庶見至一兮○毛以爲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捴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人不能三年故刺之不肖者之所勉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恣謂狡狹淫戲不以禮也○萇楚丈羊反萇楚銚弋也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利反狡古卯反狹古快反本亦作獪古外反〔疏〕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遙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夭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洛注下皆同妃音配〔疏〕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傳萇楚銚弋○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箋銚弋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夭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疏〕箋無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室家也）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偈起竭反疾也驅王遇反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怛兮都達反慘怛也【疏】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詩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滅○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匪風飄兮。匪車嘌兮。（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飄符遙反又必遙反嘌本又作票匹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弔傷也【疏】傳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亨普耕反注同煮也溉本又作摡古愛反釜符甫反鬵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音才今反滌徒歷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疏】誰能至好音○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與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溉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礼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廱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并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礼注云人偶相與爲礼儀皆同也亨魚小佼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檜譜

檜國在禹貢豫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檜衍字非也嫌國是祝融國故複舉檜而言之○補案檜上當有○）

在沐縣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誤沐是也）

昆吾蘇顧溫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國語莒作董）

妘姓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鄢國語作鄔非也今國語誤耳潛夫論亦作鄢可證）

地理志（毛本理誤里閩本明監本不誤下同）

皆不言北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當作其形近之譌）

○羔裘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聽下浦鏜云當有則去之是三諫不聽是也此不聽複出而脫）

復士以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問誤復見荀子大略篇非也此不與楊倞注本同）耳

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朝當作朔）

○素冠

素冠於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冠於疑裳與誤是也）

形貌欒欒然膄瘠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膄瘠作瘠瘦案小字本誤倒也釋文膄本亦作瘦正義作膄）

此冠練在使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布誤在是也）

我心蘊結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薀後改蘊案說文薀積也从艸溫聲正義釋文作蘊者卽薀之）俗字耳

○隰有萇楚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淫字唐石經計其字亦當）有

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壯字衍沃沃下脫然字此讀於少字略逗）

隰有萇楚三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隰有二字案有者是也序可證）

○匪風

怛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怛傷之訓考釋文怛兮下云慘怛也是釋文本亦無此傳）

偈偈然大輕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當作兮上文發發兮大暴疾與此對文皆經中兮字）也

亦歸與之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亦備具之而同浦鏜云兩而字當衍文非也讀以而字斷句而詞也浦誤於之字斷句耳）

謂以人思尊偶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意聘禮疏以人意相存偶也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親偶表記正義之相愛偶碩人正義之荅偶皆一也下文云尊貴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兖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兖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兖州故言兖州地名也○周武王旣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兖州云雷夏旣澤又云導荷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旣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頎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頎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卽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卽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畧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疏〕蜉蝣三章章四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旣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爲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䵄䵄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蟝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蛒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遙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難乃旦反）

〔疏〕蜉蝣至歸處○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已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畧俗本作渠蟦者誤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采采衆多也○）

〔疏〕傳采采衆多○正義曰以卷耳芣苢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爲衆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諭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說音稅協韻如字○）

〔疏〕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旣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傳掘閱至鮮絜○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麻衣而彼注以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万反下注同好呼報反○）

〔疏〕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何祋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揭又其謁反殳市朱反○）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弗祭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遙反下在朝同○縕音溫何烏本反赤黃之色黝於糾反黑色珩音衡以上時掌反○）

〔疏〕彼候至赤芾○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爲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祋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候人○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爲之卽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祇送迎諮

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衞奸寇雖役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役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役字從殳故知役爲殳也說文云役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任使雖爲候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亨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衞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遣衞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稱尺證反注同）【疏】維鵜至其服○毛以爲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鵜洿至翼乎○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喙也○咮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豆反○）【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薈兮至斯飢○正義曰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爲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爲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薈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士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箋薈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爲少貌孌爲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孌兮而下句云總角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爲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爲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爲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爲喻是因不雨爲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鳲音尸本亦作尸）【疏】鳲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爲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駮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秸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疏】鳲鳩至結兮○正義曰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爲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鳲鳩至如一○正義曰鳲鳩秸鞠釋鳥文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無正文○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爲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也往往置玉也或亦作璂音其稱尺證反）【疏】鳲鳩至伊騏○毛以爲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騏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爲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之璂以玉爲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逢中也璂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引此詩云其弁伊璂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璂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衞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疑也○忒他得反）【疏】傳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箋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爲州牧不得爲四國之長故任爲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巾反）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反刻音克）【疏】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言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

（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冽音列寖本作浸子鴆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溉古愛反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箋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愾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大息也音火既反覺音教○）〔疏〕（冽彼至周京○正義曰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寢寐之中覺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冽寒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稂本故以苞爲本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崩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則是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箋愾嘆至明者○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愾爲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念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蒿好刀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蓍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芃芃美貌○芃薄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有王至之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鄷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曹譜

被孟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孟當作盟陳譜作明豬正義云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是正義所引尙書作盟之證）

曹之後世（閩本明監本毛本曹上誤衍一○案毛鄭詩考正亦誤以此下共廿一字爲鄭君語）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脫○是也）

子官伯侯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宮誤官是也）

幽伯藏伯二人又不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前陳譜疏云除相公一及此人字亦當作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是也考邶鄘衞譜正義云又不數及商頌譜正義云除二及皆可證）

○蜉蝣

昭公國小而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國小而迫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今考集注是也譜正義云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閒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是而去此序昭公字耳）

掘閱掘地解（小字本相臺本解下有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案十行本脫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初掘地而出皆解閱又云定本云掘地解閱釋文解閱音蟹下同與定本同也）

掘地而出皆鮮閱（〔補〕毛本同案鮮當作解下鮮閱並同）

蜉蝣三章章四句（〔補〕各本皆另提一行此誤在疏下）

○候人

而好近小人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好字後改有案釋文以而好作音是其本有好字正義云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當是其本無好字初刻出於此）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一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送下有迎字案正義云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依正義當有此字）

荷揭戈與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何正義作荷何荷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經作荷誤采所易之今字釋文何戈何可反又音河）

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

知用享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利誤知祭誤享非也正義所引易自如此祭祀本或作享祀見易釋文）

所謂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韠誤轂以玉藻注考之浦按是也）

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二其字一譌下一譌上非也盧文弨云不必拘本文是也）

遺衞夫人以魚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遺誤遺是也）

僖十八年左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上浦鏜云脫二字是也）

形如鶚而極大（閩本明監本毛本鶚誤鴞案此因十行本別體俗字作鴞而然）

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云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彊女弱又標起止云至弱者其自爲文者不可據意必求之當云季少子女弱者又季少子見陟岵傳也）

則下民困病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矣字案無者是也標起止云至困病可證）

天者無大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若因剜改而與下互譌也）

故知薈蔚雲興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若當作者因剜改而與上互譌）

○鳲鳩

其儀一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一字是壹之假借騶虞經壹發五豝又以壹字爲一之假借此序中不壹字凡二見唐石經以下各本同用正字也序用字不與經同如采薇之昆雲漢之莪皆可見傳箋亦作一標起止可證正義易而說之乃皆用壹字）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上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上當脫箋云二字今考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

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用心至其心剜添者三字此當作用心既如壹兮其堅固不變剜添如壹及心字皆誤）

刺曹君用心不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刺誤既知二字案此十行本始剜者譌一字爲二字山井鼎云朱板作刺最是彼所見刺字重剜而又正之也十行本屢經剜改者如此）

謂如不以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謂固不可散）

騏騏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釋文伊騏下云騏綦文也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此與小戎正義詳略互見耳如者如騏馬之綦文也又正義下引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是此傳釋文正義孫毓評皆是騏綦文也今各本皆誤標起止傳騏騏文亦當是後改釋文綦字舊或誤纂今正詳後考證○按說詳小戎）

騏當作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作璂音其是釋文本字如此段玉裁云周禮作璂鄭易爲綦鄭箋詩孔疏詩皆依綦字今考正義本箋亦是璂字見下與釋文本同當是用此字以別於傳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用彼注作綦）

言皮爲之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弁）

會逢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縫誤隆下同是也）

玉用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下浦鏜云脫三字是也）

綦常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上當有玉字因上句末王字形近而脫去也）

故知騏當作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當作璂上文云鄭唯其帶伊騏言皮弁之璂又云知騏當作璂此二璂字據箋言之可證也）

正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傳言正長釋訓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訓當作詁）

其非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討罪誤其非是也鴻鴈正義引作討罪魯頌譜正義引同）

○下泉

洌彼下泉（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洌作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洌音列寒也唐石經本此正義云字從冰相臺本所據改也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作冽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又見大東）

稂童梁（小字本相臺本梁作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粱字誤也爾雅作梁此釋文及大田亦或誤見六經正誤）

洌彼至周京（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浸彼苞稂之草（明監本毛本草下衍也字閩本剜入）

字從水（閩本明監本毛本水作冰案所改是也大東正義可證）

必浸其稂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稂當作根形近之譌）

甫田云不稂不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甫是也爾雅正義即取此正作大）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爲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郇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郇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郇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厎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豳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緜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旣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緜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事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王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滕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爲太宰武王初崩摠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暮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滕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滕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誥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滕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滕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爲既得雷雨之後金滕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畱爲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滕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推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滕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滕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滕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沿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鬼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毁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況反又如字下同）

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擧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己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此序己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毁之是於攝專變改也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具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藏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飮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己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己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此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摠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言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祀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祀必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薁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般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己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祀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觱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颲褐音曷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耜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畯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愧反饟式亮反又爲于僞反

〔疏〕七月至至喜○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豳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己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摠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己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己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己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illegible]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illegible]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illegible]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illegible]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illegible]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illegible]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illegible]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illegible]故以觱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illegible]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illegible]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illegible]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illegible]績衣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illegible]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illegible]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illegible]大夫○正義曰于訓於三之日於[illegible]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illegible]耒耜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illegible]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illegible]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illegible]鼎封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illegible]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illegible]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illegible]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illegible]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illegible]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illegible]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illegible]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illegible]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illegible]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illegible]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illegible]成之○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illegible]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illegible]畯喜乎饎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illegible]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illegible]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儀然術命[illegible]媪龔畝草間其飲食乎鄙亦甚矣[illegible]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祀之所[illegible]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投之以殯[illegible]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illegible]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illegible]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離本又作鸝作[illegible]鸝同力知反穉直吏反本亦作稚[illegible]

春日遲遲。采[illegible]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illegible]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illegible]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illegible]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illegible]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illegible]音上之反殆音待

〔疏〕七月至同歸○毛[illegible]火星也民知將寒[illegible]

冬衣矣又本其趍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稺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殆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豳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豳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卽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祀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摠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篇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

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薍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勑六反下同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條徒彫反注條桑同又如字沈暢遙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銎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荑徒兮反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鵙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

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稺之桑不枝落者以纚猗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勸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之裳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之也○傳薍爲至爲曲○正義曰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葸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卽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將言至於此○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傳斨方至荑桑○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卽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傳鵙伯至纁裳○正義曰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

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伯勞至者說○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鳴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四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狸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不榮而實曰秀葽草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葽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下同隕于敏反蘀音託螗音唐墜直類反萯音婦

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戶各反獸名貍力之反獸名搏音博舊音付自爲于僞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纘子管反豵子公反豣古牽反又音牽）

〔疏〕（○四月至于公○正義曰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豣於公戰鬭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傳不榮至蘀落○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靑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箋小正至葽始○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靑剌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以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葽草故云物成自秀葽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于貉至始裘○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經狐貍以下爲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貍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纘繼至私之○正義曰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入私豣入公則豣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至曰豵○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卽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豣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麉箋意蓋以麉爲鹿麕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穹起弓反窒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墐音覲牖音酉蓽音必）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爲上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爲）

〔疏〕（五月至室處○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已穹室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傳斯螽至訊之○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七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穹窮至蓽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爲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室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揔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旣以鬱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薁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蘡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刀反釀女亮反）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七餘反荼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糝素感反）

〔疏〕（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棣至豪眉○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樹擊之所以剝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淸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淸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卽彼三酒之中淸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介助至豳雅○正義曰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下及棗揔助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瓠至惡木○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荼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場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塲場依字失陽反今亦直羊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穜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稑囷丘倫反）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入爲上出爲下箋云旣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同）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索素落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亟紀力反定都佞反）

〔疏〕（九月至百穀○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

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迺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傳春夏至爲場○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圃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烝民云菜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茶爲茹○傳後熟至曰穋○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囷倉○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嫌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功畢○正義曰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傳綯絞○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箋亟急至公社○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礼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所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礼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礼教備也○鑿在洛反沖直弓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縢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艸非複音福覿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縮所六反閒音閑）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光觥虢彭反本亦作觵疆居良反或音注爲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

【疏】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礼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羊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閑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穀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此鄭荅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夫蔟用事陽氣出始溫故礼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礼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太蔟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夫蔟用事○箋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荅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到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發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摠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礼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礼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爲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礼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諸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礼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礼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礼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礼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賓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礼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礼云烝謂特牲體謂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礼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礼小於大飲燕礼上設六樽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礼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礼記云其牲狗此大飲於燕爲礼故用羊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礼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尊得稱公

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祇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　箋於饗至豳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祇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祇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教孝悌之道黨之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豳譜

以此敘己志（〔補〕案此當作比正義以比序己志又以比己身序己志皆可證）

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也是也）

由其積德勤民（閩本明監本勤誤愛毛本作亶誤山井鼎云乃改之互換其處是也）

俱是先公之俊（閩本明監本毛本俊誤後下明是念其俊者同閩本監本毛本俱改則）

後成王迎之反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正義云是成王迎而反之可證）

主意於豳公之事（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王當作主物觀補遺不載據宋板皆失之）

主意於豳公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損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閩本明監本毛本一作三案文王正義作一可證此改刻補損而誤）

於四方諸來朝（明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閩本無案有者是也采菽正義引有）

故迎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欲誤故是也）

必然以否（明監本毛本以誤與閩本不誤案以否正義中常語而不知乃改之）

非是六軍之事（〔補〕毛本事作士按士字是也）

〇七月

無怨於我先王（〔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怨於當作以告）

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扶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考此正義所言知采芑正義必當易辟爲僻今盡作辟者後人依注改也此類多矣○按自爲音未必雙行小字）

故毛讀辟爲辟（明監本毛本下辟字誤避閩本不誤案此卽上扶亦反字）

諸衣言裳避寒之事（〔補〕案衣言二字當倒）

其助在成一冬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冬一字誤倒日誤月）

二之日栗烈（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栗烈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皆引作二之日栗冽云字從冰此正義云有栗冽之寒氣以下皆作冽猶引白旆英英而本詩作央央也又五經文字仌部有凓字是栗亦有從仌者今考毛氏詩多假借字當以釋文云如字者爲長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亦其證○按詩經小學全書考栗烈當爲凓冽其說甚詳今坊閒所行乃刪本耳）

觱發風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有觱發之寒風又云故以觱發爲寒風考說文云滭風寒也用此傳正義下云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則作風寒者是也有觱發之寒風自爲文而倒之也其故以觱發爲風寒不當倒乃後來所改也釋文觱發下云寒也有誤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寒風采正義而誤）

正中在南方大寒（明監本毛本寒下有退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吳志孫皓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鄭困學紀聞當正其誤是當時本已作吳矣）

前受東方之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當作禮形近之譌禮卽謂月令也）

又復指斥其一之日（閩本明監本毛本日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此篇說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當設字誤是也）

衣絲蠶爲重（〔補〕閩本明監本毛本衣下有事字案十行本損今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當季冬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以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當以孟春之月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衍字是也）

自三百以外（閩本明監本毛本百下有里字毛本三作二案所補所改皆是也）

故亶云田畯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畯下有田字案所補是也釋文畯下云田大夫也）

故又本作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於考文古本於字亦同案於字是也）

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事作羣臣案此誤改也伐事當作戍士伐戍形近之譌十行本士事不別也通鹿鳴以下言之不專指鹿鳴一篇下文王亦然）

八月萑葦（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雚後改萑案萑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萑戶官反從卄下萑今經或相承隷省草作萑正謂此也釋文萑戶官反○按說文有萑有萑萑者葦之類也从艸萑聲萑者鳥名从卄从隹今人萑葦字蓋用萑雀字爲叚借非用萑艸字也萑艸字从艸隹聲音追）

猗彼女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猗彼於錡反徐於宜反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考此是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爲猗之言掎也故并說之非正義本經傳皆作掎也末曰掎仍當作曰猗乃不知者改之耳或因正義中字譌遂并疑此經當作掎者非也正義上文云猗束彼女桑而采之又云以繩猗束而采之也皆作猗不作掎掎字在小弁經正義不引亦其證）

條桑枝落采其葉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落下剜添之字小字本相臺本有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條下云枝落也不備取耳與葛覃濩煑也正同）

七月鳴鵙（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鵙作鶪案唐石經是也五經文字云鶪伯勞也與說文合可證也）

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華字皆當作葦今爾雅自石經以下各本皆作華者字之誤也此正義所引本不誤故下文云成則名爲葦也不知者乃改之文選注引亦不誤）

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白露爲霜當重非也讀以霜字斷句之時二字下屬之時者是時也）

具曲植筐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筥筐字誤倒是也）

傳斯方至黃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黃當作柔）

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柔當作荑）

言如爵弁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弁當作頭）

主記位於南方（閩本明監本記作寄毛本剜改記案皆誤也當作託周禮染人疏可證）

其餘後可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當從字誤是也）

當及盛暑熱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熱誤熟是也）

四八月染也（〔補〕案四當作非）

十月隕蘀（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殞後改隕案初刻誤也）

于貉往搏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舊音付車攻篤公劉釋文同又無羊釋文云搏音博亦作捕音步考正義云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又云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是正義本作捕字都人士正義引于貉往捕貉亦其證如周禮小司徒注伺捕小司寇注司搏也○按搏捕古今字此正箋作搏正義易字而說之也）

釋蟲又云蜺寒蝠（閩本明監本蝠作蜩毛本誤作蟬案山井鼎云爾雅作蜩是也）

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誤冬考掌皮注浦挍是也）

箋七月至卒來（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有自字案所補是也）

既以鬱下及棗（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作薁案下者謂薁葵菽也改作薁者誤正義云鬱下及棗揔助男功可證）

劉稹毛詩義問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劉公幹毛詩義問十卷稹當作楨）

晉宮閣銘云華林薗中（閩本明監本毛本薗作園案所改非也薗即園字當是正義依彼文引之也不得以字書不載而改去）

棗須樹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樹上有就字案此誤補也樹當作㨶㨶即擣字見集韻又列女傳手自㨶即漢書之手自擣也今本亦有誤爲樹者皆因不識此字○按此殊附會剝棗即今之撲棗也剝讀爲撲觀釋文自明撲者扑之俗扑者攴之變正義樹字當是撲之誤）

必有豪毛秀出者（毛本豪誤毫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文古本因此并改箋作毫失之甚矣）

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自作耳考文古本同案耳字是也上屬斷句）

上入執宮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執下有傍添於字案旁添誤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與上載纘武功傳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爲長正義於字是自爲文傍添者誤取之）

七月定星將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七作十考文古本同案十字是也）

場圃在園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東山云町畽鹿場（明監本毛本畽誤疃閩本不誤案彼經唐石經以下皆作畽）

則是訓功爲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功當作公下故入之執於宮功同）

祭非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有民字案皆誤也當作非民祭也十行本衍上祭字脫民字閩本以下補仍衍上祭字）

冰盛水腹（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作複案釋文云複音福正義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爾雅文鄭彼注用之正義本當是腹字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複此釋文或作腹詳後考證考文一本作複采自月令釋文耳）

祭司寒而藏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正義云加司字以足之其所說最得左傳及此箋之意或作本誤依傳刪失之矣）

滌場功畢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滌下有埽也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饗者鄉人以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饗者下脫鄉人飲酒正義有說文同今考正義中所云飲酒皆推傳意如此非正義本傳中有鄉人飲酒四字而今脫去也正義云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又云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二者皆推其意傳之無飲酒猶箋之無大飲其明證矣說文自解饗字從鄉之義非取此傳成文也不當補○按段玉裁云細讀正義知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復而奪落數字古書類然且如上文傳埽也既依正義補入矣何此正義確可據者獨不可依乎若云箋中無大飲字豈正義文不得略有參差乎段云是也）

疆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疆下云竟也或音注爲境非正義云疆是境之別名即釋文所云音竟爲境者故上文易爲境字而說之云無有疆境之時也又云定本竟作境考楚茨及甫田箋意當以正義音境爲長考文古本作境采正義）

此亦得爲淩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而）

賓客食喪有祭祭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賓客食享喪浴祭祀每二字爲一句所以解賓食喪祭四事也）

給賓客喪祭之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客當作食此字之誤耳考文古本因此改箋食亦作客失之矣）

此引之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倒案所改是也正義倶用倒字此壞耳）

鄉人雖爲鄉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鄉當作卿是也）

其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作亡形近之譌也今月令注不誤山井鼎依彼文是也）

烝謂特牲體謂爲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烝謂折牲體升爲俎折字升字譌而不可讀今月令注烝作蒸特作有無體下謂亦皆誤耳山井鼎依彼文非也又云宋板特作有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燕禮當重是也）

公尊瓦大夫尊兩圜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夫以儀禮考之是也大字斷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鴟鴞上尺之反下吁驕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疏】（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名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鸋乃丁反郭音甯鴂音決鸋鴂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大平音泰孺本又作孺如注反誚在笑反）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疏】（鴟鴞至閔斯○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畱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

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畱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傳鴟鴞至周室○正義曰鴟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畱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爲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怒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諸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鞫一作毓是鬻爲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箋鴟鴞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指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迨音待徐又勑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榖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直畱反下莫侯反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疏〕迨天至侮予○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爲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剝郎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以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絕奪○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竟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徒畜勑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韓詩云積也居本又作瘏音徒撠京劇反本亦作戟挶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丸苕音條難乃旦反

曰予未有室家。

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疏〕予手至室家○毛以爲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七月傳云薍爲萑此爲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瘏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至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稱它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譙本或作燋同在消反翛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翹翹危也嘵嘵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翹祁消反漂匹遙反嘵呼堯反愬音素〔疏〕予羽至嘵嘵○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以勤勞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嘵嘵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嘵嘵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嘵嘵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爲殺敝也定本消消作翛翛也○傳翹翹危嘵嘵懼○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嘵嘵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己亦嘵嘵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別彼列反伸音身〔疏〕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臝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埽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

（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代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慆慆言久也濛雨貌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慆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為于偽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為繣絜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蜎蜎蠋貌桑蟲也烝寘也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蜎烏玄反蠋音蜀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眞寘塡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疏〕（我徂至車下○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落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又管蔡有罪不得不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次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公族至之喪○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哭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我在至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枚微○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枚為細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鬬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蜎蜎至烝寘○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虫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寘釋言文彼作塵○箋蠋至塵同○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塡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臝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圢音同畽本又作畽他短反字又作疃熠以執反燿以照反括古活反沇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踦起宜反今詩義長踦長腳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燐洛刃反字又作燐螢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繄於奚反又作緊）

〔疏〕（傳果臝至螢火○正義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辦是也伊威委黍鼠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畽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竝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鸛本又作雚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埽素報反螘本亦作蛾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問反）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眾新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辦盧遍反又白莧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薄閑反）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疏〕（鸛鳴至三年○毛以為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辦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辦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眾軍士皆在析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傳垤螘至而喜○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冢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冢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眾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眾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為于偽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

（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褘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鴆反帨始銳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倉庚至之何○毛以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黃白至曰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駵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駵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駵白曰駁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舍人言駵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駵赤色也○傳縭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綾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綾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爲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爲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爲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鴟鴞

公乃爲詩以遺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云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考正義引金縢注怡悅也是鄭讀尚書貽爲怡也此序注義既與彼同則貽字亦不爲有異當以正義本爲長）

而不取正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取作敢案所改是也首章正義云但不敢正言其事可證）

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貽當作怡上文可證）

無絕其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上有官字案無者是也當是蒙上而省）

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作指案指字是也）

或謂之過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改贏爲鸁依方言廣雅耳非也贏卽鸁字爾雅疏卽取此正作贏）

欲諧公之意作此詩（明監本毛本欲上有是字閩本剜入案此誤補也欲諧當作鄭謂）

罪猶未加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罪當作實）

釋言云鬻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鞠誤鬻是也）

箋云言取鴟鴞子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此）

惜稚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惜當作指）

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意當作竟與下互誤也）

故竟欲恚怒之（毛本竟誤以閩本明監本作意案意是也此作竟乃與上互誤也）

予所蓄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正義云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段玉裁云正義正同又作本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租當正釋文見後考證）

予尾翛翛（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翛翛作翛翛案釋文翛素彫反注同考此經相傳有作翛作翛二本也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翛以疏爲據與國本及建寧諸本皆作翛翛以釋文爲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翛翛今正義誤見下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儆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令令爲鈴鈴易遂遂爲璲璲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翛翛推之正義本當作翛翛矣標起止當是後改段玉裁云集韻光堯石經作翛翛）

鄭殺弊盡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弊作敝案此誤改也正義是弊字與緇衣敝笱正同此唯一字尚存其舊而上下多作敝矣閩本以下又并改之凡正義所易之字往往改去今有不可追而正之者）

作翛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翛翛當作翛翛見沿革例）

○東山

說其成婦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婦作昏案婦當作婚）

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毛本上新字誤親閩本明監本不誤案二迎字皆當作逆譜正義引作逆可證）

爲武夷監於殷國者也【補】（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此言商奄者（明監本毛本此下有不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言當作無耳）

勿士行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勿士行枚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正義云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考釋文云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靁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又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閒更有銜字故也若但爲行銜二字互異止得云不作銜字不得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卽經中行枚其閒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云王戶剛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迥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按舊挍本殊誤鄭箋行陣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乘道忘飢釋經之忘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乎行古音如杭銜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蓋必古音相近而後得有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也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

枚如著【補】（案周禮著作箸此著字誤也明監本毛本不誤）

爲繶絜於項中【補】（明監本毛本絜作結按周禮亦是結字絜字誤也）

蜎蜎蠋貌桑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桑上有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烝寘也（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一本同小字本寘作窴明監本毛本同案窴字是也釋文云從穴下眞餘同此）

道上乃遇零落之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物觀云宋板乃作又其實不然當是誤舉下一行字也）

正義曰幾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幾恐辟字是也）

韓子云虫似蠋（閩本明監本毛本虫作蟲案虫當作蠶因別體俗字蠶作蚕蟲作虫而轉譌致誤也）

果贏栝樓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栝作括案括字是也釋文果贏下云括樓又括樓古活反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括樓可證閩本以下正義中亦誤爾雅作栝樓說文作苦蔞皆不與此同考文古本作括樓采說文而并改樓從木非）

燐螢火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螢火惠丁反正義云案諸又皆不言螢火爲燐又云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玉裁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後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即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其說是也陳思王螢火論載正義此不更具錄）

故知町畽是鹿之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畽作疃案疃字是也見上）

瓜之辨有苦者（小字本相臺本辨作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瓣字是也釋文瓣下引說文云瓜中實也可證十行本正義中亦作辨明監本毛本作瓣所改是也）

又尼其巢一傍爲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尼當作穴形近之譌山井鼎云尼宋板作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按巢中何得作穴作泥是也）

月令仲春倉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庚下浦鏜云脫鳴字是也）

驪赤色名曰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舍人讀爾雅以驪字斷句也）

舍人言驪馬名白馬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白馬當作白駁舍人讀爾雅白駁二字爲一句也此正義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以申解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戒誤解以爾雅疏考之浦挍是也）

且未冠笄者佩容臭（明監本毛本者下衍未冠笄者四字閩本不誤案此上脫下衍乃寫書人自覺其誤而未及改正者山井鼎物觀不載失之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惡烏路反注同〔疏〕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三章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卽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之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銎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銎曲容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既破至之將○毛以爲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生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爲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隋銎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晉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告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木屬）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吪化也○訛五戈反又作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箋云嘉善也〔疏〕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銶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吪化也正義曰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木屬曰銶○銶音求徐又音虯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遒固也箋云遒斂也○遒在羞反徐又在幽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休虛虯反〔疏〕傳遒固○正義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遙反注及下篇同〔疏〕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卽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卽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朝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illegible]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疏〕伐柯至不得○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當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貌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覯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士戀反樂音洛說音悅）

〔疏〕伐柯至有踐○毛以爲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知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己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己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己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己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柯至知之○正義曰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籩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覯見至說之○正義曰覯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作罭于逼反○）

〔疏〕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衮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无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緵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總罟音古今江南呼緵罟爲百囊網也）**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衮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

〔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爲九罭之中魚乃是鱒也魴也鱒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朴曰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機注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衮故云衮衣卷龍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鳧音符鷖烏兮反又作翳）**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疏〕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以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宿猶處也）

〔疏〕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齎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

〔疏〕是以

至心悲兮○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存此袞衣兮王令齎来願卽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卽願以此衣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音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起然反）〔疏〕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不失聖著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揔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疐本又作疌丁四反又陟值反躐力輒反跲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玷丁簟反）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屨赤舄几几然○孫毛如字鄭音遜舄音昔屨俱具反絇其俱反遁徒遜反）〔疏〕狼跋至几几○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卻退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爲老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大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躐其猛○正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跲躓竹二反躓卽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顚倒之類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顚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疐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疐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興者至玷缺○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爲進致政爲退取象爲安故易傳也○傳公孫至絇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疵才斯反）〔疏〕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破斧

隋銎曰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下有方銎曰斨四字非也此與七月傳斨方銎也互文見義七月正義云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卽斧也各本皆同其實誤也當作然則方銎曰斨斨卽斧也因方銎曰斨與所引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有似對文乃誤屬然則二字於斨卽斧也之首耳此經又缺我斨釋文斨下云說文云方銎斧也浦鏜校彼正義以爲觀音義則傳本無此四字非脫也其說當矣特未悟彼正義亦本不引此傳方銎曰斨也考文古本正采彼正義而致誤）

傳吪化也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上有○案所補非也也當作○耳）

箋以爲之不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疑衍是也）

○伐柯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又者又上箋先往也正義云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乃㯻栝箋文非箋如此明刻單注別本有改又爲以者誤甚）

見能未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見能字當誤倒是也）

何須問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問當作用形近之譌）

則復籩禮器（閩本明監本毛本籩下有豆字案復籩當作籩豆）

以其所願於上接已（〔補〕案下文接已上當有之字）

箋柯至知之（〔補〕柯上當有伐字）

○九罭

鱒魴大魚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鱒下云大魚也正義云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今考此傳當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駮鄭與敝笱同魴亦衍字也釋文獨於鱒下云大魚也是其本無魴字）

六冕之第二者也（〔補〕釋文挍勘盧本者作章案云今改正所改是也）

釋魚有鱒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鱒魴盧文弨云當[illegible]鱒是也）

陸機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疏誤注是也）

欲周公留之爲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爲之考文一本同案爲之是也）

無使我心悲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

字考文一本有采正義

箋是東至西歸（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東作以案皆誤也當作是）

九罭四章（明監本毛本章誤句唐石經以下各本不誤）

○狼跋

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孫正義作遜孫遜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云古之遜字借孫爲之則固自言其例矣考文古本箋作遜誤采正義也避亦易字見汝墳）

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跲躓竹二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千反竹二反六字當旁行細書正義於自爲音者例如此○按卽自爲音不定有此例況丁千反竹二反乃引說文音隱乎唐人所引說文反語皆本音隱）

故以臺代之（〔補〕案臺當作載下文明跋上宜有載可證）

爵弁纁黑絇繶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纁下浦鏜云脫屨字考士冠禮注浦挍是也）

狀如刃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刃誤刃考士冠禮注浦挍是也）

則絇赤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赤當作亦是也）

故屨赤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屨誤屨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一）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卽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旣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

毛詩小雅（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幷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爲雅詩者卽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揔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盛爲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旣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卽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旣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旣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旣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旣聖能代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旣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

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竝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旣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遣之故次皇皇者華遣使臣臣也使臣之出卽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使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旣洽鄉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旣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旣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旣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旣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旣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淸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卽爲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飮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淸廟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礼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弟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礼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卽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而異主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繇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繇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論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繇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奏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迹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繇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迹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爵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爲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王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祗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言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有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礼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韋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礼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謚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謚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道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令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將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礼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礼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礼謂周南名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礼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礼也言賓用敵礼是平等之事合己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礼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礼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交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礼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須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須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畢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鄉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稱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既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須之族類須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礼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納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礼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故儀礼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捴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礼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參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爲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捴次國小國爲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捴次國小國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鄉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與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四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四夏爲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礼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礼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己羣臣爲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礼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天子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

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四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爲己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交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意既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卽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竝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鄉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竝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可以逮下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注云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令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合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專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收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次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譏自止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藏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甚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卽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竝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卽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黷時卽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戚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

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撥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竝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觀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聞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廁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諸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論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躋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具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鴈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者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循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九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大雅譜

而別世載其功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

大雅以盛爲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主字誤是也）

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

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下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同）

可王之事繼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武字誤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及上剜添下字案所補是也）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

小雅十六爲正經（閩本明監本毛本六下有篇字案所補非也）

警如爲室（補）（毛本警作譬）

天子食元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食當饗字譌是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樂字譌是也）

小國於次國於小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讀小國上屬其下改小國相於次國非也此當八字一句謂小國之於次國及小國之於小國也小國在次國下故不得言相於若倒小國相於在上則無以說次國矣）

則元侯相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於上下文可證）

燕羣臣乃聘問之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乃恐及誤是也）

於元侯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饗讀四字一句）

文與天子燕羣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自由尊用之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卑誤用是也）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酬下浦鏜依彼箋添十二字非也饗專係飲彼正義有明文不得兼引食）

禮者可以逮下（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輕字案所補是也）

鄉飲酒大夫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鄉至大剜添者一字）

作懿以自誓（閩本明監本毛本誓作警案山井鼎云國語作儆作誓爲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儆）

事在大雅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雅當作流彘上下文可證）

綱紀廢夬（補）（毛本夬作缺按缺字是也形近之譌）

論怨嗟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

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

是序此篇之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何也獨無刺厲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誤也是也）

今先王起衰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當作宜下文可證）

興廢於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

沓者無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沓恐昔字非也沓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

皆用簡札（閩本明監本毛本札誤禮案因十行本以礼爲禮之別體而誤改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鴆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疏〕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爲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揔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殺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揔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藾蕭。呦音幽苹音平蓱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薸薸音瓢扶遙反懇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藾音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簧音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豉反行毛如字鄭胡郎反）〔疏〕呦呦至周行。毛以爲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名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名臣下臣下被名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名臣燕食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己由是當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己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駮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欵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名臣明矣。箋苹藾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丞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卽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肩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肩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不間

（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詁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祿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菣也。蒿呼毛反菣去刃反字又作堅同本或作牡菣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視音示恌他彫反傚胡教反愉他侯反又音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殽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蒿菣。○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機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蔘義傳相涉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作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亦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史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卽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芩草也。○芩其今反說文云蒿也又其炎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久。○和樂音洛注下皆同湛都南反字又作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不音符。）〔疏〕（傳芩草。○正義曰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嘉賓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四牡三章章五句至說矣。○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爲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揔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騑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韓詩作倭夷朝直遙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盬音古思息嗣反。）〔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騑騑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之辭明恐其勞苦故以騑騑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疾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卽非適王畿也故鵠羽林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主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嘽他丹反駱音洛喘川兗反鬣本又作鬛力輒反本又作髦音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疏〕（傳臣受至乃行。○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卽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喩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翩音篇鵻音隹本又作隹栩況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鳺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鳩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慤起角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養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疏〕（翩翩至將父。○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喩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鵻夫不。○正義曰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鵓鳩也。○箋夫不至栩木。○正義曰言慤謹者卽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慤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爲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喩取一邊耳）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枸檵也。○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檵音計。）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駸驟貌。○驟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時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諗音審。）〔疏〕（豈不至來諗。○毛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諗念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諗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

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尊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遠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以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

【疏】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礼耳而并言樂者以礼樂相將既能有礼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文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煌音皇又音晃○）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駪所巾反○）

【疏】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勅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傳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
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揔戒勅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礼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揔勅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諏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

【疏】○我馬至咨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傳忠信至爲諏○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礼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礼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故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騏音其忍音刃○）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爲謀○易以豉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礼義所宜爲度○沃烏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駰音因○）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詢音荀諮親爲詢）

【疏】傳兼此至六德○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

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已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愼以之爲一德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荅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荅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荅意及[illegible]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爲作于僞反○）

【疏】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己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之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不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飲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飲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

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卽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韋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移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疏 常棣至兄弟。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形連故云煒亦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華至拊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怖普布反）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裒薄侯反）

疏 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半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脊井益反亦作卽又作鶬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鴒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況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

疏 脊令至永歎。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爲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閱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閱許歷反牆本或作廧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懇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塡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塡寘塵同。烝之承反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塡寘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

疏 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閱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人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閱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琢陟角反）

疏 傳兄弟至切切。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儐賓胤反飫於慮反朝直遙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儒如具反）

疏 儐爾至且孺。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爲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爲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飫私至之飫。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至爲公。正義曰此解飫爲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爲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孺屬至尚毛。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爲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齒爲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

（呼報反應對之應和胡臥反○）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合也○翕許急反湛荅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疏】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之祀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周祀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爲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祀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祀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祀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祀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爲將餞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己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祀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祀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祀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祀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適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宜爾家室。樂爾妻帑。（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孥也○）是究是圖。亶其然乎。（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亶都但反）【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孥子○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卽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孥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鹿鳴

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德以儀禮注考之是也）

故敘以燕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因疑目是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亨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引作亨）

吹笙而鼓簧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君子陽陽疏言吹笙則鼓簧今考此引者以意言之耳傳本是而字考文古本無而字誤）

書曰篚厥元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篚厥二字當倒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篚厥元黃作厥篚元黃誤興國及建本皆作篚厥其說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書曰厥篚元黃是正義本如此也故下文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正因此箋作厥篚與禹貢相涉故言今止有以明黃字之非彼文也若作篚厥但當引彼注不煩言此矣）

示當作寘（小字本相臺本寘作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寘六經正誤所載作寘十行本正義中皆作寘考此寘字從宀者在說文新附卷耳伐檀經各本皆作寘段玉裁曰卽窴之譌文是也而自唐時卽有分別從宀者訓置從穴者爲東山常棣箋字訓久者矣）

瑟琴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

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琴字案所刪是也）

琴笙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

恌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踰正義云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應是定本作偷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下爲字衍也今爾雅注無此讀以上十二字爲一句）

目視物與示傍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當作爲因別體俗字與作与而致譌也）

說文酬爲薄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訓誤酬是也）

定本作愉者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愉當作偷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爲句）

○四牡

箋云無私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自此盡辭王事並屬傳也段玉裁云是也）

又定本思恩作私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互易其字也正義本作私恩上文可證）

字又作鳩【補】（毛本鳩作鵻）

鵻名其夫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鵻一名夫不）

祝鳩鵻夫不者故爲司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孝爾雅疏卽采此正作孝而今本亦誤爲者）

今鶉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鵓誤鶉是也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浮卽鵓字也）

述時其情（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敍案序字是也）

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形近之譌）

○皇皇者華

每雖懷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皆如此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云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云經義雜記以爲王肅私加是也○按舊挍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蒙此傳而言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箋乃易和爲私字未可牽合句云每雖二字爲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卽經之周絕非毛意毛以周也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爲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懷私爲每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卽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考此則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和字之誤亦見經義雜記）

明魯語所亦當爲懷私（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案所補是也）

我馬維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作驕正義云維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已見彼下）

則於是訪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

箋以破和爲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

○常棣

上四句言兄弟光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

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卽傳言云二叔可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衍）

鄂不韡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鄂五各反詩文皆從卩作地名之鄂疑此經乃依聲託事也說文卩部無鄂韡下引此詩作萼出後人所改艸部亦無萼字李善長笛賦注引字林鄂直言也鄂字當始於漢而周禮禮記注用之○按古或有从卩之鄂說文或有遺漏之字）

不當作拊（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附又不拊同下云拊本亦作跗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柎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柎集韻十虞亦作柎皆從木而羣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釋文字已從手也）

與此唐棣異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此當誤倒是也）

管蔡之事以次（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以次當作已缺以已多相亂者次缺形近之譌序下正義云以管蔡已缺卽用此述毛語也當據彼正之）

言兄弟人恩至厚（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人恩見鄭表記注）

則當求以相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眈當作助形近之譌）

況也永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經況字後改案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段玉裁云此桑柔召旻及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曰正同作兄是作況非）

每有雖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有字案相臺本誤也每有雖也箋用釋訓文皇皇者華正義云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乃槩括此箋不當據之刪也下箋云雖有善同門來雖之卽每有也雖下之有非經中之有亦般其霝傳箋此字之比考文古本作每有雖有也更誤○按舊校非也無有字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

茲對也唯長嘆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之誤也非也凡正義於說經必順其文此順經云況也耳下經也烝也正義云雖久也亦順經可證○按對字非經中所有則舊說亦非浦云也當作之爲是正義用箋語耳）

外禦其務（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釋文外禦魚呂反與定本同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是正義本經作御字）

箋云禦禁（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義當有誤詳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閧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誤衍箋云非也定本改御禦爲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亦有朋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朋者當作同志形近之譌耳）

俗本以傳禦爲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俗本以傳爲御禦誤倒禦字於爲字上也）

兄弟尙恩怡怡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義本作熙熙也詳下）

朋友以義切切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正義云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又云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切切節節然又見伐木正義）

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挍是也此誤衍耳見下）

周語有王公立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剜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句衍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至意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

族人者入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

族人皆侍終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以特牲注考之是也）

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已上浦鏜云脫祭字又云衍下也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挍非也通解多以意增刪不可據也）

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宗誤室是也）

宜爾家室（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禮記引同以家帑圖乎爲韻唐石經可據也正義云然後宜汝之室家亦其證）

今讀音孥也【補】（釋文挍勘記云通志堂本盧本奴子二字并作孥云孥字舊誤分爲奴子兩字今改正案所改謬甚音奴者對上吐蕩反而言也子也者載傳也奴字句絕子也別爲句今注疏本并作孥尤誤小字本相臺本所附皆但云帑音奴二本之例傳箋文不複出然則其讀釋文尚未失句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惇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卽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无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揔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卽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名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祀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卽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丁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其驕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復扶又反）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疏】（伐木至且平○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爲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君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卽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揔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釃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卽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旣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險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伐木許許。釃酒有藇。（許許柿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許沈呼古反釃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盝音鹿藇音敘又羊汝反柿孚廢反又側几反藪素口反曰湑思敘反）旣有肥羜。以速諸父。（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酒○羜直呂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埽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粲采旦反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埽本又作拚甫問反食音嗣）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咎過也）〔疏〕（伐木至有咎○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旣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

濟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旣有肥羜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兼有焉○鄭以爲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羜未至仁者○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衞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衞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衞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于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孫牟或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旣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來轄

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旣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宜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殽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羜釃酒爲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旣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伐木于阪。釃酒有衍。（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尙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餱音侯爾雅云養餱食也愆起虔反訕所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醑思敘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泲子禮反○）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舞貌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坎如字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七旬反本或作壿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爲于僞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迨音待閒音閑）〔疏〕（伐木至湑矣○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釃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旣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尙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

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卒有閒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揔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并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妻之黨母黨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頓并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揔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故易之爲酤買也○箋爲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下下俱戶嫁反注下及下臣同

【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荅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疏】天保至不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予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薄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汲已及反○

【疏】天保至不足○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之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縱足用反長張丈反○

【疏】傳高平至曰陵○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箋此言至高大○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蠲古玄反舊音堅饎尺志反享許丈反○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禴本又作礿餘若反祠絲反烝之丞反盩直留反周大王父名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疆居良反嘏古雅反傳直專反

【疏】吉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曰至曰烝○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公先至諸盩○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燕樂音洛○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徧音遍

【疏】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偏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

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也○騫起虔反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疏】如月至或承○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業[illegible]常得隆盛[illegible]葉新故相[illegible]箋月上[illegible]升是益進[illegible]遲月疾從[illegible]漸遠日而[illegible]之張而弦[illegible]正相當謂[illegible]二十四日[illegible]取漸進[illegible]云望集本[illegible]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同將率子匠反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杕大計反）〔疏〕（采薇六章章六句至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卽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戎務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名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愧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揔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揔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懟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卽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但往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三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脆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同○）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疏〕（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脕之時○脆七歲反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疏〕（采薇至歸聘○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箋柔謂至脆脕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腝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緜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坤本亦作巛困魂反○）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疚久又反）〔疏〕（傳陽歷陽月○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箋十月至爲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戍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卽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薾○）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暫反又如字）〔疏〕（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爲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

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寐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日戒音越又人栗反警音景

[疏]駕彼至孔棘○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傳腓辟○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韃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疏]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揔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伐木

而後言父舅先兄弟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字爲一句

是此篇皆有義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傳意以此伐木鳥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當作彼彼者彼爾雅也

具解丁丁嚶嚶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

伐木許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滸滸後去水旁案正義云其杮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是其本皆作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滸滸卽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爲滸遂破爲滸而引之凡羣書引詩文多不同者往往類此非毛氏詩別有作滸之本唐石經初刻誤所謂字體乖師法也

許許柹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柹作杮案杮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杮芳吠反見詩注謂此也說文杮削木札樸也從木朩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杮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爲柹釋文云杮孚廢反又側几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卽宜從朩非也因又并誤大字爲柹詳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御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以御時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許許非聲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月正義云沖沖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東西二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

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當脫不字擊衍字也凡一脫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井鼎云擊作事當是剟也

王曰父義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誤羲是也

上大夫六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兄弟下當脫揔上二字是也

同姓揔上王之同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揔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恨作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字

伐木六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日隆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予正義作與予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予之此云開出予之仍作予複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大陵曰阜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異謂此箋以委積皆爲多似與彼注分委積爲多少者異盧文弨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鏜云積及下當乘米者有限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閩本明監本毛本予誤于

要以所改有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盧文弨云爾雅疏作亦

故省文以宛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効案効卽效訛俗字也餘同此

如月之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緪作恒是正義本作緪字也釋文云恒本亦作緪恒緪字同考工記恒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緪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恒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如日月之上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衍字是也

如日之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如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爲一次月去日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曰已當一次）

集本定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入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正義作帥率帥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複舉序云命其屬爲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舊挍非也）

文王爲愧之情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

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故知以文王之命（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剜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愬當朔字誤是也正義引無此字）

歲亦莫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暫費永久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脆脕之時（毛本脕誤晩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脕音問或作早晩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經文字肉部云脆脕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娩又作免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脆脕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本爲長）

靡使歸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問上浦鏜云當脫曰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爲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當以定本爲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作月）

爲其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下正義云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閩本明監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二慊字皆當作溓下正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溓即今公羊傳之羣公廩也作廩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溓當作慊）

且文言慊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民誤仁是也所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是也）

腓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避也皆易字之例）

所以解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紒與結義同釋文云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爲長）

宜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剜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案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作曰正義中同）

左傳云公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

今以爲可弓鞬步叉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衍字是也）

說文云彎方結反云弓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剜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隱語非自爲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矢誤人是也）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事得還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多作反當是爲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旐旄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師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到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音目）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己己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趍之此序其忠敬也○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疏〕（我出至棘矣○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今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己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士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趍之也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趍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縶在廄者是也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我車者以戎車自有馬馬齊力尚強在廄不以征馬故不用焉○箋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己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殷王也于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己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己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

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戎車從車往云式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御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旐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旟音餘旆蒲貝反隼息允反旒音留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慈遙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疏〕我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爲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上于矣以屬旟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旐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旟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傳龜蛇曰旐○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皆交龍爲旂皆周礼司常文也雜五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礼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爲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旆旆旒垂貌○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旒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疏〕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近玁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礼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反又如字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敍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間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爲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既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喓於遙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鄉許亮反或作嚮音同興許膺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勑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疏〕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蘩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疏〕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之與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疏〕有杕至遑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思息嗣反又如字○〔疏〕傳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杞

（音起）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幝尺善反又勑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繟音同痯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

〔疏〕陟彼至不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記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繇直又反）

〔疏〕匪載至邇止○毛以爲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會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

〔疏〕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罶。鱨鯊。（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罶音柳鱨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魦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鮀也鮀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勑鎋反又佗末反漁音魚一本作獻同取魚也罻音畏麛亡兮反本或作麑同卵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隱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勤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

〔疏〕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罶曲至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夭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卽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揔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爲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罻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罻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罻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罻羅設者說文云罻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迊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麛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爲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由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迊也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揔罟謂罟目不得揔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揔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不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至又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罶。魴鱧。（鱧鮦也○鱧音禮鮦直冢反）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疏〕○傳鱧鮦○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偏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鱧鮦鮦與鱺音同

魚麗于罶。鰋鯉。（鰋鮎也○鰋音偃郭云今偃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鱧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

〔疏〕傳鰋鮎○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養餘尚反）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疏】（南陔至黍稷。○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述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而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出車

作出車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乃始還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

爲小到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戎僕掌御戎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卽形近之譌）

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焉案率字焉字是也）

旆旆旒垂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旒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旆旆旒垂貌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作定本云旆旆旒垂貌上旆旆經文也下旆旒垂貌謂繼旐曰旆者也故下云多一旆字也釋文以旆旒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考此當是經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例也釋文又云依注作悴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爲長）

滋益憔悴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兹正義作滋兹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傳龜蛇曰旐○（明監本毛本脫○閩本挖）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于）

其所建於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旂誤於是也）

欲今赫赫（【補】毛本今作令案令字是也）

○杕杜

有睆其實（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字從日或作目邊又見大東經睆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睍然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睍作睆案所改是也）

謂之父母也已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魚麗

終於逸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有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言字之譌）

鱨楊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鱨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今誤合兩本爲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爲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爲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卽今之堰字周禮歔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者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又云集注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罭傳作緵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緵總同字總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爲長）

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薄字皆作薄案上引爾雅注作薄字是也）

無不誤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閩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不誤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不得圍之使迊（閩本作迊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匝正字也）

但不齅耳（【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齅當作匝）

獸長麛䴠（閩本明監本毛本䴠誤麇案䴠卽麇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麇是也）

鳥翼㲉卵（閩本明監本毛本㲉誤鷇案㲉當是鷇之假借）

三章則似酒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鱧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鯛直冢反鱧下云鯛也正義云偏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又云或有本作鱧鱺者定本鱧鯛鯛與鱺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鱧爲鯇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鯇爲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鯇各爲一魚也作鱺者依說文鱺鱧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疏卽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爲鰋鮎鱧鯛四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鯛當作鯇）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篇形近之譌）

各置於其篇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卽複舉注文也）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浦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幷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遙反下註同燕樂音洛下註皆同）

〔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篧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篧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篧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烝塵至至誠○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闕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魚麗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姤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雖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逼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樔側交反字或作罺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力到反○）

〔疏〕傳汕汕樔○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衎樂也○衎若旦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樛居虯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藟同下遐嫁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疏〕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翩音篇鵻音隹本亦作隹○）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反下同○）

〔疏〕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擇木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鵻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以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爲如字又于僞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萊音來夫音符○）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祀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祀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万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祀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可爲草之名也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一草木便爲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檍音憶）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枳枸楰鼠梓○俱甫反楰音庾楸屬枳諸氏反○）

〔疏〕傳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耇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

〔疏〕傳黃黃髮耇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間古莧反）

〔疏〕由庚萬物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卽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揔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侯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入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荊謂荊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荊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皐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卽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湑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闓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卽蒿也下章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爲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瀼露蕃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被皮寄反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差也〔疏〕既見至不忘○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泥霑濡也○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爲兄亦宜爲弟亦宜〔疏〕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濃厚貌○濃奴同反又女龍反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鞗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鞗徒彫反忡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勑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疏〕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鞗轡也至曰鸞○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鞗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卽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驖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卽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雖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雅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減反〔疏〕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

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摠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〇晞音希〇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〇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渫息列反

〔疏〕湛湛至無歸〇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皃褎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〇傳湛湛至陽日〇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〇箋露之至而晞〇正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摠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雖賜爵耳故言雖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〇傳夜飲至渫宗〇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歡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〇箋天子至大燭焉〇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坐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醉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摠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〇飲桓於鴆反

〔疏〕湛湛至載考〇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以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酬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〇箋夜飲至不成〇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以庶姓摠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疏〕湛湛至令德〇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〇椅於宜反木名也陔節古哀反字亦作祴音同戒也

〔疏〕其桐至令儀〇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合可觀望也〇箋其實至陔節〇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罇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因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〇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鎎火既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疏〕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〇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〇箋諸侯至征伐〇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很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佷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佷者為其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功後說享鄭先言享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為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宅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摠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槖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為摠也饗之是大禮之名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摠也鄭亦首章為摠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〇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〇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〇飲於鴆反〇

〔疏〕彤弓至饗之〇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

（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礼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玈弓於周礼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玈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玈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玈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玈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礼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玈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言者至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礼終乃燕是享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喜樂也○樂音洛○）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

（【疏】傳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爲享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於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韜也○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說也○好呼報反說音悅）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

（【疏】箋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媵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菁者莪上子丁反下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

（【疏】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與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礼儀見接）

（【疏】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礼儀見接也又君子以此則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汜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莪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官爵至王見接○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礼儀接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中沚沚中也○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疏】箋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已之辭故爲得祿也古者貨貝言古者寳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芳劍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美也○休虛虬反）

（【疏】汎汎至則休○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之此載亦如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南有嘉魚

大平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下正義云鳧鷖與此序皆云大平之君子可證）

欲置之於朝（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

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久下當脫如塵爲久凡四字以久字複出而誤也）

上見求魚之多（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止案所改是也）

彼注云君子謂成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斥誤謂是也正義下云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是本引此作斥也）

升家臣以公（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李巡曰汕以薄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汕也並有各脫其一）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此寫者涉上文而誤）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我上當有於字）

夫擇木之鳥慤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雖夫不之鳥慤謹用四牡傳箋之文也）

〇南山有臺

保艾爾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〇由庚崇丘由儀

各得其宜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宜東皙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此當作儀非也此序以宜說儀與由庚序以道說庚崇丘序以高說崇以大說丘爲例正同東皙改作儀失序意矣不當反據之也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視諸此毛不注序無此傳明甚李善取烝民我儀圖之之傳破而引之耳）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意是也）

故鄭於譜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當作此）

〇蓼蕭

外薄四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周頌譜及臣工二正義所引皆作常當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

雒師謀我應注（閩本明監本毛本雒誤雜案文王正義引皆作雒）

州有十二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十當作十有正義下云既言州十有二師可證下引注云州立十二人又云故州有十二師者皆非經成文也山井鼎云宋板作十有誤舉下行耳）

舒其情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舒誤輸）

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至四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我心則舒寫盡兮（閩本明監本毛本舒作輸案所改非也此用箋）

言爲天子所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子疑下字誤是也）

雖香而是物之微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至微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豈樂弟易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每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鞗革忡忡（相臺本同唐石經小字本作沖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沖沖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沖沖釋文同皆可證）

鞗轡也革轡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鞗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卽勒字古文省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作鋚勒說文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鋚也韓奕鞹以爲鞃淺以爲幦鋚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鶬鶬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轡也係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又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鞗皮以爲轡標起止云傳鞗轡也釋文鞗下云轡也五經文字革部云鞗轡也見詩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

立當前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疾誤侯非也周禮本是侯字唐石經以下皆譌爲疾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詳見禮說九經古義周禮漢讀考）

〇湛露

蓼蕭序云天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浦鏜云脫不字是也）

其義有似醉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正義云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可證）

夜飲私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正義引此亦誤）

猶諸侯之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儀當作義卽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亦當作義卽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皆無取於威儀又正義屢云天子於諸侯之義亦可證）

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當有己字常棣正義引有）

於是乃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以此變言在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〇彤弓

自諸侯敵王所愾（毛本愾誤⿰亻氣閩本明監本不誤〇按⿰亻氣或鎎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鎎）

後說享（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

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下彤字當作玈）

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作案傳形近之譌）

坐絕祭齊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嚌誤齊是也）

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右字誤是也）

〇菁菁者莪

外之司徒曰選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士當是剜也）

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此複衍）

莪似邪蒿而細（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毛本莪作莪案莪字是也）

不成貝寸二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

載沈亦沈（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沈字當作浮正義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云傳言載沈亦浮皆可證也考文古本作浮采正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蓄勑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雖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棲音西飭音勑依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力以爲脩飾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疏〕六月至王國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冦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以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横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在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比毗志反齊同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疏〕比物至天子○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我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已爲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脩長廣大也顒大貌○顒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奏爲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疏〕四牡至王國○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

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畧反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鞶無股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覲反

疏玁狁至啓行○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石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之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爲異○傳焦至玁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箋匪非至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傳鳥章至旐者○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旆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敘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旐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旐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云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旐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雖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鄙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鉤鞶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擧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制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輊摯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輊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言逐出之而已○大音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疏戎車至爲憲○毛以爲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爲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爲元戎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

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歡也○飲於鴆反注同鱉卑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吉甫至孝友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迫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鱉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爲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芑音起徐又求己反

疏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止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莅本又作涖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且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徐薦反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

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奭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

疏薄言至鞗革○正義言人須芑爲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己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己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而垂

之方叔既率士眾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采芑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士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也鄭謂織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奭赤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眾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軝祁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羹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茀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瑲本又作鏘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

【疏】方叔至葱珩○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文玉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著王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軝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韎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鴥唯必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曰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疏】鴥彼至闐闐○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與彼勇武之眾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眾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眾以作其氣淵淵然為眾用力遂敗蠻荊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備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眾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為反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眾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蠢尺允反爾雅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眾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訊音信）**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嘽眾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眾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也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疏】蠢爾至來威○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到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嘽嘽然眾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蠢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六月

宣王北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入注者是也）

則爲國之基隊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爲長各本皆沿定本之誤）

盡中國微矣（閩本明監本盡誤至）

皆在北伐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是）

明與上詩別王（〔補〕閩本明監本同案王當作主）

此與由夷全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若將師之從王而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

我是用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韻不合段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征賦用作棘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詳詩經小學）

所設五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挍是也）

又以爲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兵事素裳下文引鄭志可證今周禮注衍裳字耳采芑正義引亦衍）

周禮云韋弁皮弁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志采芑正義引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是其證又引見周禮屨人疏）

注云韋弁韎韐之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韐考聘禮注是也）

爲僕右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當作服）

于三十里（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案傳箋正義皆云三十詩經小學云唐石經卅維物終卅里皆同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凡唐石經章句中卄字卅字皆同此）

織文鳥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徽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徽下皆同詩經小學云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識則當作識文今考此鄭以織爲識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不言讀爲例見前怨耦曰仇下周禮司常疏兩引作識所謂以破引之也）

白旆央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又作本也釋文本作白茷正義本作帛茷周禮司常疏及出其東門正義引作白與釋文本同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載孫炎爾雅注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又央央孫炎注及出其東門正義皆引作英英考正義云央央然鮮明釋文云央央音英當是字作央讀從英也）

織徽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徽作徽案徽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作徽考左傳揚徽禮記徽號鄭司常注及此箋皆用徽字者假借也說文作徽者正字也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正義中字同）

箋云鉤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鉤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箋鉤鉤鞶可證釋文本鞶作股云音古正義云定本鉤鞶作鉤般又云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考箋云行曲直有正也乃取曲鉤直股爲義般與股形相近也爾雅釋文載李巡注鉤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炎郭璞本作般注云盤桓者誤當以釋文本爲長）

石爲大甚（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恣）

以帛爲行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茷正義作旆旆易而說之也正義下文云古今字也例見前下同）

故知嚮日千里之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知嚮日盧文弨云劉向日是也此在漢書陳湯傳）

漢有洛陽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

牢幅一尺綘幅二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牟誤牢終誤綘是也）

除去綘直是銘長三尺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綘作降案皆誤也當作參）

帥謂軍將至五長（〔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五當作伍下同）

此唯有王（〔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但以卿統名焉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焉當作爲形近之譌）

箋鉤鉤鞶至未聞（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鉤字案此誤刪也）

鉤讀如婁頷之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采芑韓奕正義引無）

是也鉤鞶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是鉤鞶之文也誤倒）

故云同異未制聞（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

所以極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采芑

謂已和耕其用（〔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用作田案田字是也）

箋解菜之新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

約軧錯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軧作軝案軝字是也釋文五經文字可證餘同此○按軝說文从車氏聲凡氏聲與氐聲古分別最嚴）

有瑲葱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瑲本又作瑲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瑲字考文古本作鎗采釋文）

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剡也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

彼云又累一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云又當作又彼文）

又以爲衣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閩本監本以誤似）

則陳閱軍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而案所改是也）

故經改其文而引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譌）

蠢爾蠻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執將可言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將作其案將字是也出車箋作其此不必與彼同正義亦作其乃自爲文不盡與注相應也）

元老皆兼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蒼云械揔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扶又反選宣兗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疏】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敘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卽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揔名也既攘去夷狄卽是復竟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卽爲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生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卽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卽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卽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罷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懋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豪戶刀反依字作毫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龐鹿同反徐扶公反【疏】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艾魚廢反褐音曷槸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闑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纏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亦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綏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田車至行狩○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卽草止明茇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卽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卽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交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槷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卽然也○箋甫草至甫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建旐設旄。搏獸于敖。**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搏音博舊音付近附近之近【疏】之子至于敖○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讙嘩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揔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駕彼至有繹○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類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

文則殊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決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允反佽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祡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決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揔名○箋佽謂至相得○正義曰鄭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佽然後射利非訓佽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箋既同至積禽○正義曰田無射禮雖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利者不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眾三曰主皮是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也○猗於寄反又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椎直追反疏四黃至如破○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言御者之良○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者之良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之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讙音歡又音暄○譁音花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骻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王肅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髀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腢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依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髀本又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髀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滕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骸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子淺反疏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雖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

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徒輦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鄭不辯辯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腢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象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骼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腢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肩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踐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鄉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盲觸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祇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疏之子至太成○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讙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箋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揔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

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為之于偽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眾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眾也疏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眾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鹿牝曰麀麌麌眾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麀音憂麌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麌本又作麌俱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沮七徐反疏吉日至之所○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眾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為獸名為異耳○傳外事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傳鹿牝至眾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麌眾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麕牡至言多○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麌是為麕牡曰麌也由麌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麌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其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

（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麎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麎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郭音脤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儦儦俟俟。或羣或友。（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儦本作麃又作爊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射食亦反【疏】瞻彼至天子。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麎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麎餘同。傳趨則至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駟鐵箋云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戶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兕中張仲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為俎實也【疏】既張至酌醴。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雖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醴至飲酒。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箋御賓至俎實。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雖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腊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車攻

案王制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衍字是也）

宗廟齊毫（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毫字即豪字之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為長）

東有甫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字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莆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爭師法之一經義雜記以為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後漢書注文選注皆云韓詩也）

大芟草以為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芟作艾案釋文本作艾音魚廢反正義本作芟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穀梁傳芟蘭而說之芟字是也今穀梁亦作艾者誤）

轚則不得入（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轚作擊案釋文云轚音計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讀為古歷反也）

左者左右者之右（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之字是也釋文云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云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與一本同）

鄭有甫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甫作圃案釋文云甫草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又甫田舊音脯十藪鄭有圃田下同下同者即此甫田字正義云為甫田之草乃易字而說之耳不當改箋明監本毛本誤大徐本說文藪下豫州甫田今誤依小徐改為圃田）

既為防院（閩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門至門剜添者一字）

闌車軸之裏（閩本明監本毛本軸作軔案皆誤也當作軌謂兩輪閒也）

又北百步為一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三）

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第至卻剜添者一字）

既陳車驅車卒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驅下誤衍車字是也）

非故火田獵（【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放形近之譌）

箋甫草至甫田（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甫字誤圃案箋作甫正義作圃者以甫圃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標起止不當易山井鼎云宋板作莆因宋板磨滅而足之者誤加艸耳）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豫至曰剜添者一字）

維數車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搏獸于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之行狩疏謂是獵之揔名則此狩字當為實事以別於上章亦見詩經小學）

獸田獵搏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為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詞而改之耳）

今近滎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滎當作熒六經正誤云作熒誤其說非也後人多依之改熒為滎詳見沿革例中）

殷見曰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殷覜曰同誤也釋文殷見下云賢遍反下同其本與正義本同也）

赤舄為上（閩本明監本毛本赤誤金）

不相依猗（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不誤）

蕭蕭馬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以為經本作肅云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即於肅肅上改為蕭蕭非也石經並非改刻其所云經本作肅者全據誤之甚者也）

徒御不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考文古本作警。按李善文選注引）

三曰充君之庖（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庖下有廚字正義云衍字也是也）

自左膘而射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髆又云或又作髆者皆誤）

達于右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五經文字作髃是也釋文正義皆作腢乃轉寫之譌釋文云腢本作髃髃即是腢字耳又云本或作膘字書所不載釋文亦云字書無腢字此傳當以本或作髃者為長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乃用腢字其義本不與此傳同也）

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者至韡剜添者一字）

翦毛不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踐反正義作翦踐翦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吉日

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案下故時言之也時亦當作特）

麀牝曰麌（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字是也釋文云麀牡下音茂正義云是麀牡曰麌也又云是為麀牡曰麌也又云本或作麀牝者誤也皆可證經義雜記據玉篇廣韻麌下誤作牝以為鄭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其說非也又引羣經音辨亦誤字耳考文古本作牡采正義）

而致天子之所（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致作至案作至字是也正義云從彼以致天子之所騶虞正義引可作至皆可證）

麌麇衆多〔補〕（毛本麇作麌案傳箋作麇誤也）

箋麕牝至言多（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牝字是也）

麕牡麌牝麋（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麋作麜案麜字是也）

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麋（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麋作麇案皆誤也浦鏜云麌字誤是也）

又承麀牡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牝）

且釋獸有麌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麌誤麌是也）

天子飲酒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酒之二字當倒）

既挾我矢（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又後改既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二百七十二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其初刻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疏〕（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止於矜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揔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冰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巳曰不但安民而巳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巳巳當行焉○傳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與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雖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則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揔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歛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歛鰥寡則既收歛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究居又反）〔疏〕（鴻鴈至安宅○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墻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爲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

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旣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駮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嗸本又作嗷五刀反聲也）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旣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旣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傳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爲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爲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其音基辭也）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且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

【疏】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反先蘇薦反）

【疏】箋芟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且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芟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亮反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沔緜善反徐莫顯反）

【疏】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讒佞皆規王使爲善也○箋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衆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也○鴥惟必反隼息尹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疏】沔彼至父母○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鴥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爲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趍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異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揔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湯失羊反復扶又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蹟井亦反弭彌氏反下同）

【疏】沔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故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鴥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放縱無所入○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

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報反）**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惡烏路反）

【疏】鴥彼至其興○正義曰鴥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闘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鳴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皐音羔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千故反琢涉角反）

【疏】鶴鳴至為錯○毛以為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或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與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幾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箋皐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言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疏】傳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為之穀桑荊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帋謂之穀皮帋絜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疏】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箋祈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悖人倫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接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為王于偽反下毋為父同）

【疏】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人今轉以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厎至也○厎之履反）**祈父。亶不聰。**（亶誠也○亶都旦反）**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己從軍而母為父

（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祈父至尸饔○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今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曰饔○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已從至供養○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徐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繄烏兮反）【疏】（白駒四章章四句皎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宣王至縶絆○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靷也○箋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總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藿火郭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樂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己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遯字又作遂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待洛反下音紀訣音決）【疏】（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芻楚俱反）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母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他皆倣此）【疏】（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貧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聞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傳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箋毋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聯音連）【疏】（黃鳥三章章七句○箋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陟角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疏】（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適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啖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啖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不可至諸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栩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一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鴻鴈

鴻鴈美宣王也　毛本鴈誤雁明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明其王先攄散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宜案王當作止形近之譌

箋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云云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正義本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八宇在傳箋云二字在其下也

明君安集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剜添者一字

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既至為剜添者一字

何休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衍云公羊字

〇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王因以箴也後改同今本案正義標起止云至箴之釋文以箴之作音初刻誤也

央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央且也釋文且七也反又音旦段玉裁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向晨為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且字或誤旦

（今正詳後考證）

供蕡燭庭燎（閩本明監本蕡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訾一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沔水

規圭仁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圭誤王）

無所在心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作擢案在字是也正義云無所擢也乃正義自爲文不當依以改箋）

女自恣聽不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也有者衍）

言放縱無所入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標起止云傳言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字磨改其初刻不可知也）

○鶴鳴

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其案有字是也此鄭經爰有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檀亦其證）

它山之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它誤他下章同案釋文云它古他字考此字與鄘柏舟漸漸之石經同餘經或作他用字不畫一之例也正義應易爲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耳）

其名聞於朝之閒（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與人有能深隱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於字案十行本入至深剜添者一字是深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當觀字誤是也）

其下維穀（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穀作榖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榖誤穀餘同此）

幽州人爲之穀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爲作謂案所改是）

○祈父

正義曰經二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執而治其正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字剜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杜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衍杜之誤倒閩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誅滅去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空案依大司馬注考之空處當是悖人倫三字也○補今依挍補正）

書曰若疇圻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釋文云若𤱶此古疇字本又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爲長）

羌戎爲敗（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考韋注以爲西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周本紀文同集解亦引韋注皆可證）

若疇圻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疇當作壽下若疇圻父同）

是未有姜戎之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未誤末）

然然則爲王閑守（〔補〕案然然誤重宜衍一字）

靡所厎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厎作底案釋文厎之履反至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幽後改宣案初刻誤也）

以永今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正義云以久今朝者可證）

白駒四章章四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人至何剜添者一字）

散則繼其本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繼當作檕）

艮爲石地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脫一賁字）

毋愛女聲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然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黃鳥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是字）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列下浦鏜云脫女字是也在母儀魯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雞鳴正義亦引此傳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與者四字因省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𥂖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疏〕（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礼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礼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礼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礼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礼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礼乃寬之使不備礼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礼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礼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礼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捴一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礼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无礼來乎責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樗勑書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行至邦家。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无礼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傳樗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夫也。箋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蓫勑六反本又作蓄藬本又作蘈徒雷反）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疏〕（箋遂生蘈。正義曰此釋草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葍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葍音福葍音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祇音支惡烏路反）〔疏〕（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葍惡）

萊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葍一名葍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媵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礼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礼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冨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疏 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冨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揔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冨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冨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考成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冨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冨民民冨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而以礼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過謂國冨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也廟則既爲礼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爲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礼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礼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猳豚爲落則又一名落盖謂以血賁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冨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
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冨民取足焉如於深山。秩直乙反澗音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詬呼豆反）

疏 秩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冨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同。傳干澗。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秩秩宜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國以至深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冨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冨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爲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詁文。箋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

疏 似續至爰語。毛以爲言王既能使國冨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爲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
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礼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諡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揔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此至戶。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礼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礼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礼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无西房故也士喪礼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礼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礼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房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礼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

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及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㨨土也○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柝縮所六反㨨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勑周反引也從手留聲○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芋大也箋云芋當作膴膴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疏〕約之至攸芋○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墻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爲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箋約謂㨨土○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祗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㨨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㨨使平均然後椓之也㨨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箋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膴讀如亂如此膴以聲相近故誤耳膴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跂音企竦粟勇反○**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隅也旅郎反革如字韓詩作䩐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音協肘張九反**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疏〕如跂至攸躋○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寄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土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明堂有此名○箋棘戟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

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傳躋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箋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殖市力反**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君子攸寧。**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疏〕殖殖至攸寧○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正義曰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極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噲噲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室宮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應應對之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熊回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下莞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箋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

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喪之禮者士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上簟○傳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謂有善惡也○箋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大音泰後大人同○〔疏〕箋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讖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多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王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裼同璋音章○**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喤音橫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疏〕乃生至君王○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効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効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煌煌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祀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

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床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祇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祇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緥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芾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爲禘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

【疏】乃生女子至詒罹○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傳裼褓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見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厲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犉本又作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濈本又作濈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又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呞而動其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呞本又作齝亦作齡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爲齛音漏洩也）

【疏】傳黃牛黑脣曰犉○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箋女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荅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異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索色白反○）

【疏】傳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稾車所載稾車潦車也爲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蒸之烝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

【疏】傳騫虧○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旐音兆旟音餘○）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溱側巾反○）

【疏】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爲王興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衆多○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我行其野

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聚誤娶是也

言采其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蓫本又作蓄正義本是蓫字

蓫牛蘈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蓫牛蘈又云定本作牛蘈釋文云藬本又作蘈考今爾雅云藬牛蘈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藬蘈一字耳蘈藬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蓫牛蘈今爾雅有誤

我采葍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葍誤富

成不以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考文古本成作誠案誠字非也乃依論語改之耳

（山井鼎云宋板同者誤）

亦祇以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祇作祇案六經正誤云作祇誤段玉裁云祇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从氏作祇見五經文字唐石經廣韻集韻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繆極矣）

誠不以是而得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誠當作成事二字正義卽用箋文也）

可著熱灰中温敢之〔補〕毛本敢作㪚案㪚字是也

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三字案所删是也）

〇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落之如字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下箋爲歡以落之釋文云以樂音洛本又作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爲歡樂定本皆作落則皆釋爲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爲始下樂仍爲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釁塗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删是）

而於經無釁廟之云〔補〕案云當作文

本或作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落）

似讀如巳午之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爲巳午之巳又云直讀爲巳是正義本如字作爲）

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戸〔補〕毛本是作之案上文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戸上云之室則此是字誤也

傳西至鄉戸〇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西至曰剜添者二字當是至及）

〇也

箋此至戸正義曰（閩本同毛本此下有築字戸下有爾字及〇明監本所剜入也）

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聘）

故言西其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

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

周公制禮土中（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剜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

下又后六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致作緻案正義本作緻定本作致見鴇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緻同考文古本作緻采正義釋文）

所以自光天也〔補〕案天當作大下正義云所以爲自光大可證毛本正作大

鄭以爲揔宮廟羣寢（毛本脫揔字宮下衍宗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納謂擂土〔補〕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

故云其堂堂相稱（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

（誤分爲二字耳）

韓詩作朝〔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朝作勒盧本作朝案朝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朝段玉裁云王氏詩考作朝廣雅朝翼也本此

冥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云冥幼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又云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義之義不允矣上傳云正長也正義云釋詁文釋文云王丁丈反崔直良反是依崔讀卽無不允當以或作本爲長）

處所寬明快快然（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矣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而本或作冥幼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幼當窈字誤是也）

爲室宮寬明之貌〔補〕毛本室宮作宮室案所易是也

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案毛本依釋文改也）

徐又九完反〔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完作還案小字本所附亦是完字盧文弨云還似宋人避桓嫌名改是也

毛氏爲燕以否（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箋莞小蒲至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文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耳）

如莞席紛純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加誤如是也）

色如文綬文文閒有毛（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上文字當作艾爾雅疏郎取此皆不誤）

鼻上有鈄〔補〕毛本鈄作針

明其法天人所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天是也）

正以璋者〔補〕毛本同案正當作玉下正義玉不用珪而以璋可證

時巳其泣聲太煌煌然〔補〕毛本太煌煌作大喤喤案所改是也

故因封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因誤丙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

朱深云赤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段玉裁云云當作于形近之譌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載衣之裼（毛本裼誤褐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塼也（相臺本同小字本塼作摶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塼也釋文云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當以又作本爲長小字本作摶乃形近之譌古專摶雖通用但非此之證）

習其一有所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作習其所有事也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一所有事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

無父母詒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罹考文古本作貽采釋文離罹古今字也）

〇無羊

今乃犉者九十頭（毛本十誤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皃相正義作身是其證）

黒毛色者三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黒作異考文古本同案異字是也）

索則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索誤素）

搏禽獸以來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箋相與捕魚正義云維相與捕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箋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騫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段玉裁云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頎小也毛釋此別於天保言山）

牧人所牧旣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眼）

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補〕毛本夫作人案人字是也

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以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剜添者一字是以字衍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疏】（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崇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其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燚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疏】（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酉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五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傳師太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赤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雖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汙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甽古犬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勑覲反長張丈反）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柰何○噆本或作憯士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疏】（節彼至懲嗟○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甽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傳猗長○正義曰以菉竹之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猗倚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甽谷耳能實甽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甽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甽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甽說文云甽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甽引之則甽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甽禹貢曰羽甽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柰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柰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氐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卑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瞎反）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疏】（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氐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傳氐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箋氐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鈎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輪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

（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末）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瑣瑣姻亞。則無膴仕。（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亞於嫁反膴音武）〔疏〕（弗躬至膴仕○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乎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卽經之君子也○箋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任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横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濁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殆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已身之已不宜爲巳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慾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箋壻之至其褒○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眈淫女色寵之者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揔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卽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傚爲之懟之於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九六反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鬬之爭下皆同傚下教反）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届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届音戒闋苦穴反易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疏〕（昊天至是違○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卽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傭均鞠盈箋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鞠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効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怨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訩大戾○箋届至至反覆○正義曰釋詁云届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訩也言民心不言鞠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巳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酲音呈）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疏〕（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酲○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昊天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巳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未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不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亂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于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術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巳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巳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向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爲于僞反又如字）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蹙子六反王七歷反騁勑領反日而乙反縮所六反）〔疏〕（駕彼至所騁○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興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使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巳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相息亮反注同矛亡侯反戈矛也）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巳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懌音亦醻市由反又作酳說音悅下同巳音以酢音昨）〔疏〕（方茂至醻矣○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巳和悅既以懌服則如賓主之飮酒者相醻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疏〕（昊天至其正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傳正長○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爲于僞反父音甫）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訛五戈反畜許六反）〔疏〕（○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悔而巳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爲于僞反）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訛僞也人以）

（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苦毒反）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也○癙音鼠字林癙音恕痒音羊）

〔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憂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駮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文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箋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瘉音庾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疏〕（父母至有侮○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固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又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已故謂天下爲我也○箋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氏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土音圓圜土獄也）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旦反下之難同）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疏〕（憂心至之屋○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也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廪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碁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嶶縲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嶶縲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并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朝直遙反下皆同）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滕反韓詩云惡貌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箋云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緊烏兮反惡烏路反）

〔疏〕（瞻彼至云憎○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傳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傳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卑本又作痺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訊本又作訊音信）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別彼列反）

〔疏〕（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盍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

（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積說文小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虺暉鬼反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螈音元）

〔疏〕（謂天至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爲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傳局曲蹐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巳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蹐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蜴螈○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言朝廷曾無桀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閒音閑辟婢亦反）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抗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抗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謷本又作嗸五報反沈五刀反）

〔疏〕（瞻彼至我力○正義曰王政所以爲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被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言朝至桀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傳仇仇猶謷謷○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反姒音似鄭云字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疏〕（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困也箋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遠于萬反）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疏〕（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令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遲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箋輸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爲隳壞之義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益也○員音云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婁力注反又作屢數音朔下同）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疏〕（無棄至不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轉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君反易見夷豉反下如字又賢遍反）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慘慘猶戚戚也○慘七感反戚千歷反）

〔疏〕（魚在至爲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爲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師也○殽本又作肴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比毗志反云本又作員音同）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慇音殷又於謹反○）

〔疏〕（彼有至慇慇○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爲時權臣富親戚相黨王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箋彼彼尹氏大師○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尹氏也○傳言王至及遠○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佌音此說文作佌音徙蔌音速方穀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窶其矩反一音虞）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夭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將困也○哿哥我反○）

〔疏〕（佌佌至惸獨○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无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

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夭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惟天夭是椓爲異餘同○傳君夭之在位椓之○正義曰毛以天夭斥王者故爲君夭之夭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民以至害甚○正義曰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既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鏜云當雅誤是也）

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剜添者一字）

所以國傳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箋）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十五誤七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本是巖字考巖字是也傳云巖巖積石貌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箋以嚴說巖者詁訓之法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嚴不得箋意又以爲正義本釋文本皆作嚴尤失其實又引羣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卽釋文或作本耳）

憂心如惔（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炎釋文云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燚說文作灵字五經文字心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燚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灵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談語又云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本作談采諸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小熱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具瞻少酋嚴之狀（〔補〕毛本酋作尊案尊字是也）

訓爲小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熱誤熟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疑威字譌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甽谷又云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正義中餘甽字同甽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甽是甽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薦重瘥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節彼事懲嗟（〔補〕毛本事作王案所改是也）

能實甽唯草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堂云甽下當脫谷字是也）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氏當作桎鎋之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抵作扺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

若四圭爲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誤爲是也）

說文云桎車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網摻濫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自誤以他書爲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罔卽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略欺罔也）

式夷式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已身之已不宜爲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箋以紀說已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改紀爲已者不得箋意盧文弨從之非也）

瑣瑣姻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素火反小也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考文古本作璅采釋文而誤也旋上釋文云璅今依字作瑣亦其證）

必天下之民（〔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汝形近之譌）

夷易違去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爲善三字案所補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複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也）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皆）

慼慼然至俠（閩本明監本毛本俠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

冀上改悞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

則非常霜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七是也）

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剜添者一字）

致常寒之氣來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恆）

女口一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口一耳是其證）

憂心愈愈（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此病我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

文王雖受命之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譌也）

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圜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是也釋文云圜音圓）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

輕者役於圜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圜作圓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圜正義作圓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弗受冠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挍是也）

無罪知彼刑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爲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緊作音是其本爲字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

王迷之云王既有所定（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王字迷之作述之案述字是也）

故老召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元老考文古本同案召之誤也）

人意盡猶以爲卑〔補〕毛本盡作盡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元因別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箋局蹐是其本作局考文古本作跼采釋文）

胡爲虺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蜴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爲虺蜴也〔補〕毛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

一名蠑螈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於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補〕毛本被作彼

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比誤此是也）

襃姒烕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烕本或作滅考傳云烕滅也說文烕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烕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詩正字）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曾以是爲意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曾作曾不案曾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賢益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莫知所於（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逃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隣近兄弟及昏姻（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蔌蔌方有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本與或作同戴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爲正）

天夭是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天夭作夭夭是譌字蜀石經亦誤天爲夭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箋民以至害甚（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表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逺不審實然以否縱其賓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屬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亞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孌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孌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漬納小人家伯周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漬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

（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疏〕（十月至之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卯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合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故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交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加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王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

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麻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駮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既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麻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麻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麻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麻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

【疏】日月至不臧○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爗于輒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崒舊子恤反徐子殺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崒頂丁冷反崔徂回反爾雅作厜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㕒五規反）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作慘）

【疏】爗爗至莫懲○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駮駮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消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冢至箋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岩者意或作嵯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泉陰盛也水泉溢時泉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巳百川皆震不當遠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棸側留反蹷俱衞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餘贍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傓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遙反下同擅市戰反）

【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棸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明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棸蹶楀單言氏棸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正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由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家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摠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趨七住反本又作趣七俱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抑此至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郿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屬王時爲異○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鹽反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

箋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閭也強其丈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疏】皇父至徂向○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憖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屬王時爲異○箋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憖者至衛王○正義曰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憖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箋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偪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箋云囂囂眾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囂五刀反韓詩作謷謷○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孽魚列反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本又作誻同徒荅反背蒲妹反注同隨徒火反○【疏】黽勉至由人○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彼讒口所譖囂囂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讒譖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眾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屬王時爲異○箋孽妖至由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椓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里如字本或作瘇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羨徐箭反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箋云逸逸豫也

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傚戶教反○【疏】悠悠至自逸○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今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爲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正音政【疏】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眾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

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音赦一音捨淪胥上音倫下息魚反鋪普烏反徧也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疏】浩浩至以鋪○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身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饉○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箋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彘直例反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覆芳服反【疏】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勩勞○正義曰詁文王述之曰長官

（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且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疏〕箋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又作退暬思列反憯千感反瘁徂醉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勅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疏〕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待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愛用譖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譖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之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之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毳○）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休虛虯反注同風福鳳反剴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迕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疏〕哀哉至處休○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爲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剴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笮本又作迮側格反〔疏〕維曰至朋友○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今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同憂思同爲于僞反距本又作歫音巨○）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疏〕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驟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又辭恐其恨故云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涙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涙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涙比血禮記曰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

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旻武巾反下同〔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遹音聿韓詩作鴥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覆芳服反邛其凶反○〔疏〕旻天至之邛○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底之履反背音佩）〔疏〕（潝潝至胡底○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依就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潝潝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訩音凶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疏〕（我龜至于道○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也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卜筮至不中○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疊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軔音刃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麗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疏〕（哀哉至于成○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膴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疏〕（國雖至以敗○毛以爲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膴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乂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音摸爲法王肅讀爲膴喜吳反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令同之鄭說○箋靡止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禔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illegible]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illegible]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illegible]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旣陳此言[illegible]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illegible]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illegible]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illegible]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illegible]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illegible]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illegible]及聽聖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illegible]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illegible]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佞能貴行賤能故最在[illegible]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illegible]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兼[illegible]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illegible]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illegible]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illegible]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illegible]故也○箋王之至濁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illegible]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illegible]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還[illegible]）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搏音博）〔疏〕（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illegible]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illegible]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illegible]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節刺師尹不平）

此篇譏曰皇父擅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譌）

事國家之權（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擿雒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譌周頌譜正義引擿雒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孼（閩本明監本毛本孼誤嬖案孼即孽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

小旻小菀卒章（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宛案所改非也考小菀釋文本作菀通志堂改作宛）

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推度災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衞地如魯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董仲舒何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公家侯考非也公家謂公羊家耳）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補〕案朔無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字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謬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山冢崒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冝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正義云崒者厜㕒又云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崒而不可通矣卒崒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嵬訓卒爲崒而不改其字也漸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爲長漢書劉向作卒是魯詩亦作卒也）

胡憯莫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憯莫懲嗟二憯字皆卽爾雅之朁字亦作本誤）

皆溢出而相棄（〔補〕毛本棄作乘案所改是也）

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卽當作節耳）

雖子則爾雅小異（〔補〕案子當作字則字不誤毛本竝改則爲與非是）

楀維師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㨪後改楀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楀氏也見詩小雅楀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楀集韻九麌亦作㨪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爲韻）

謂用親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謁）

小宰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恐中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曰宰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爲羣字誤耳其曰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鏜云脫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曰予不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詆康成是也）

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憖者心不欲强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強之其丈反考勉强字唐人例用强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複出而致誤）

噂沓背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蹲後改噂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嗒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嗒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隋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下民競相譖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匿疑慝字誤是也）

天以讒佞相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夭當是剜也）

里居也痗病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正義云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病說里下病說痗也考文古本作里痗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爲之）

十月八章（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作昊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旻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作旻天誤也沿革例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昊此詩凡三言昊天浩浩昊天昊天疾威如何昊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旻乃涉小旻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爲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旻者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上脫襄字是也）

故安漢時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之譌）

正義曰詁文（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下外與六卿之事同）

王見以三事爲三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肅）

曾我暬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暬作暬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埶聲五經文字云暬與褻同見詩小雅說文云暬日狎習相慢也皆誤從執）

憯憯日瘁（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憯憯作慘慘案釋文云憯憯千感反正義云憯憯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憯憯不知唐石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

無肯用此相告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樂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樂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哿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也）

故不悖逆（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遻案釋文云遻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遻卽韓非所謂拂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遻采釋文）

使身居安休休然（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休然可證）

將其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所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卽經之哿矣也）

維曰予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予字誤也）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字案所改）

是也

本又作蚷（〔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作岠非也案乃岠字之譌）

女猶自作之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采正義而誤山井鼎云爾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僻作辟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通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訿訿然思不稱乎上（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采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底（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底作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占繇不中（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繇案六經正誤云占繇不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卜部皆無繇字釋文亦但作繇左傳同廣韻云繇卦兆辞也郭忠恕佩觿分繇繇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繇爲誤非也氓箋卜兆之繇杕杜箋合言於繇爲近皆同）

非於道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筮疑云瀆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取當耻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乂作艾案艾字非也經作艾鄭引尚書乂而說之以艾爲乂之假借也依經改爲艾失箋意矣）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屬下讀是也）

今日民下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

聖上無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譌外今正之）

王肅讀爲膴喜吳反膴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膴作幠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按非引王肅語則愈知不然）

孝經曰容止可視（〔補〕毛本視作觀案孝經本是觀字視字誤也）

以聖賢此四事爲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君視明則臣昭哲（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晢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爲刺厲王○宛於阮反○）〔疏〕（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爲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鶻音骨鵰陟交反何音影字林作鵃云骨鳩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夕至明）〔疏〕（宛彼至二人○毛以爲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爲異○傳宛小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而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藴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復扶又反下同○）〔疏〕（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藴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藴謂藴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藿火郭反○）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蟃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郎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蠮於髻反螉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疏〕（中原至似之○毛以爲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藋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已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唯刺厲王爲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鴒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乙反下同朝直遙反

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他簟反字林他念反

疏 題彼至所生○毛以爲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朝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云淫視睇盻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雎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王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塡盡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

疏 交交至能穀○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惴之瑞反恐隕上丘勇反下于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疏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爲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鸒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曰以憂也○罹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巾反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疏 弁彼至之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寃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傅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鸒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鸒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踧徒歷反鞫九六反易夷豉反○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惄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疛除又反一音義同疢勑覲反又作疹同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銳反

疏 踧踧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爲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令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爲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郭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礙道路猶褒姒之亂于政假以爲喻耳○傳惄思擣心疾○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宜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梓音子木名○**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 維桑至安在○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遺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爲異餘同○傳父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禀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

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襃姒襃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襃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不處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暇也○〔疏〕菀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揔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身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亦作跂其宜反雊古豆反妃音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大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瘣木苻婁郭云尪傴癭腫無枝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箋云寧猶曾也〔疏〕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鸒斯柳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故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雊雉至不如○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雊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瘣謂傷病○正義曰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尪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毆起俱反又作驅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隊也○涕音替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墐路冢至箋不忍○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醻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掎寄彼反扡勑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襃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大子○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疏〕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襃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扡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襃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醻旅醻○正義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觶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醻非奠酬也○傳伐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易以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襃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烏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疏〕莫高至我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大子仍有殺大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襃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襃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襃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異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之意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也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幠大也箋云悠悠思也幠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幠火吳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幠。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疏〕悠悠至無辜○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幠大○正義曰釋詁文禮內臠亦謂之幠○箋幠敖至法度○正義曰幠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幠言甚大非類

（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放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祉音恥已音以○【疏】亂之至遄已○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獨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信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屢本又作婁力住反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餤沈旋音談徐音鹽）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其者恭本亦作供又爲于僞反【疏】君子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

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漠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値犬則能獲得之○傳毚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兔大兔也大兔必狡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兎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兎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慚於人○簧音黃【疏】荏染至厚矣○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喩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爲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免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

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湄音眉惡烏路反）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袁反易夷豉反○）既微且尰。爾勇伊何。（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尰市勇反骭戶諫反腳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傃音素【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腳骭有微之疾而足附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不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箋以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骭瘍至爲尰○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己音紀）〔疏〕（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己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己猶尚冀其不然故云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己還與和親）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卽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唁音彥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己薄也。日而乙反己音紀）〔疏〕（二人至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己被譴而不唁疑其譏己而內慙。箋二人至唁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卽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乎。睹丁古反本又作覩）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媿九位反或作愧）〔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觀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唁為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疏〕（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異餘同。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己為得安是章次相成也）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壎況袁反篪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己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絡反為其于僞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伯氏至爾斯。正義曰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己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譖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譏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壎竹曰篪。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下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篪壎之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摠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瞶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駮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姡戶刮反面靦也）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㠯音以古以字本作以。）〔疏〕（為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蜮短狐靦姡。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

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醜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謂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佸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蜓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菲餘蜓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蜓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箋云大甚者謂使己得重罪也○大音泰注同徐勑佐反【疏】萋兮至大甚○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錦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己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己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讒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太甚○傳萋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蜓之貝文也釋魚說貝狀云餘蜓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蜓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蜓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樎同間間廁之間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況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治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疏】哆兮至與謀○正義曰記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illegible]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稱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絜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己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之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姦淫其所嫌者此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狹而舌廣○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聶語也又子立反翩音篇字又作扁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烏路反【疏】緝緝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所奸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爲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否女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犲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疏】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楊園至聽之○正義曰[illegible]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

（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鶻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鶻鵰也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鵰作鵃也釋文云鵰字林作鵃）

行小人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藴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藴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

蜾蠃負之（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蠃作羸案羸乃誤字）

或在草萊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萊誤萊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臺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鸒卑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鸒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鸒卑居釋文鸒斯下云鸒斯卑居也又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字複衍）

而類菀鳥部（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苑案所改非也菀即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剜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興（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爲茂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鞠案釋文鞫通志堂本亦誤鞠影宋本不誤）

不罹于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罹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即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罹字即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險（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藿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扡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扡作杝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杝又音梔見詩小雅即謂此字也釋文杝與唐石經同或誤扡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折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關弓而射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補〕（案下猶有歎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歎字之譌）

念固而不暇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鏜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幠作憮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憮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幠與唐石經同或誤憮今正見後考證）

昊天大幠（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幠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甚傲慢無法度（閩本明監本傲誤敖案箋作敖正義作傲敖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箋幠敖可證也釋文幠傲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傳者以下言已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字）

而泰幠言其大〔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形近之譌）

放其初即位（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即昉字）

僭始既涵（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剜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補〕（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兔至狡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毚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骭瘍爲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傃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傃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傃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何人斯

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唐石經是也）

誰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云何其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祗案唐石經此與祗適也字別釋文云祇祈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即疧之假借說文疧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即禔之假借說文禔安也）

易說祇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諸我與否（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否字無干是也）

大塤謂之嘂音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者例如此也）

銳上平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卽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弧作狐誤是也釋文蜮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蜮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姡面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醜誤靦非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靦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鏜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字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隣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兮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考車隣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爲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鏜云脫白黃二字是也）

黃爲文又有柴貝（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哆下有一曰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爲作侈不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摍案正義云摍謂抽也正義云縮又作樎同樎是摍之譌字摍字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摍摍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樎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閒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宛箋有煦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此傳意亦謂以體煖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己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蹱作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踵作蹱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蹱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爲理否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卽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爲此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考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爲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剜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補）（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谷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箋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阨於革反難乃旦反。）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皆同）〔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頹徒雷反上時掌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寘之豉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頹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幷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峞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瑳七河反）〔疏〕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瑳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念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疏〕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丈反下皆同思息嗣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疏〕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莪已至其事。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以喻衆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牡菣也。蔚音尉菣去刃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箋云瘁病也。瘁似醉反）〔疏〕傳蔚牡菣。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缾蒲丁反罄苦定反罍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反供九用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斷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疏〕缾之至靡至。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旣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旣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己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缾小至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罍而少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爲均也今缾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缾罄則罍盈矣罍旣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

（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王恥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疏〕（父兮至罔極○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己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己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爲懷抱爲異○傳腹厚○正義曰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揔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己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避遙反後篇同本又作票）**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己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値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己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　四章章四句　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疏〕（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己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爲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揔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餫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因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捄音虯又其牛反下章同匕必履反饔於恭反施始豉反）**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砥之履反）**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睠言顧之。潸焉出涕。**（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睠音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說文作潸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爲于僞反○）〔疏〕（有饛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故其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値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饛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責肉也責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亨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卽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容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桑意未必取赤心爲喻○箋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飧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礼曰飧大礼曰饔餼是也言凡飧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礼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礼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豊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巳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恩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雖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粲粲衣服鞘鞘偏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傚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己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下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周行沈戶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并注同餫音運○）**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疚音救○）〔疏〕（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屨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貧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卽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我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貪無反

（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玉無反幣者以怨其盡愛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亾春秋之世諸侯之事覇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洌音列氿音軌字又作晷浸子鴆反漬也字又作濅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又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癉腐音輔朽也）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蓄勑六反〔疏〕有洌至可息也○毛以爲有洌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浸漬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氿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餫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氿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氿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己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氿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過故不從毛餘同○傳洌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是洌爲寒氣也說文洌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氿氿側出是側出曰氿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卽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荊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穫落至爲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來音賚注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羆彼皮反檝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爲言）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獘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己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揔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入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也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驅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卽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鞙胡犬反字或作琄璲音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闓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暫反闓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歧丘豉反徐又丘婢反更音庚歷也〔疏〕或以至七襄○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

（鞙鞙刺素餐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皆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言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揔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鄽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睆華板反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疏〕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長庚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河鼓至之箱○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旦至庚續○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捄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捄長貌此云）

（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爾通箋義為長○）

維南有箕。不可以鞁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𣂏也○鞁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𣂏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𣂏）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竭反徐起謁反〔疏〕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鞁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𣂏其酒漿所以不可以鞁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徙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鞁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鞁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疏〕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彈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故以凉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病頻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凉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與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構古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疏〕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王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麻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凉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棲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疏〕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蔑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養其餘亮反〔疏〕箋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令力呈反蕃音煩與音預）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廢忕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廢如字一音發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疏〕山有至其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賦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傳廢忕○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恆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箋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疏〕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滔吐刀反長張丈反○）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箋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疏〕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強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過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國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羋實與諸姬相于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爲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鶉徒丸反字或作鷻鳶以專反鵰也鱣張連反鮪于軌反鵰音彫）【疏】（匪鶉至于淵。毛以爲鵰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鵰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鶉鵰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逃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枸檵也桋赤棟也箋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本亦作荑音夷枸音苟檵音計棟所革反郭霜狄反）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疏】（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木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主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桋赤棟。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爲棟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棟可作轂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使如字已音紀下注喻已同養餘亮反）【疏】（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之。盬音古。）【疏】（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與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爲偕偕然而強壯今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大率循濱涯也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崖）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疏】（傳溥大至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則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事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傍布彭反得已音以。）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箋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嘂古弔反號戶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懆。）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卬音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反）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箋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疏】（或燕燕至不爲。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注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箋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況大去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僞反篇未同本或作辱）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疷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疷都禮反任音壬愆起連反）【疏】（無將至疷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已。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冥莫庭反又莫迥反令力呈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熲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熲）

（古迴反沈又古頃反）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箋云雍猶蔽也。雍於勇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云重猶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疏〕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太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摠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艽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共音恭注下皆同）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罟音古）

〔疏〕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艽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罹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雖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貴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傳艽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卽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請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偏被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合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勞也箋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癉同）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箋云睠睠有往仕之志也。睠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疏〕昔我至譴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離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兮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遺此勞也旣遺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於艽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卽春溫亦謂二月。箋四月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卽云曷云其還是至卽望歸故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曷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緩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蹙子六反穫戶郭反菽音叔）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

〔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旣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正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爲正正已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猋誤猋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瑳誤磋案正義作磋瑳磋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蔿（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王生剜添者一字）

是罍大如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慉起也明是易畜爲慉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慉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大東

斂則兼言民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斂當歛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京師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傚案正義云皆共法傚又云而法傚之是其本作傚字）

雜記法（〔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飱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飱下當有饔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鏜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即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橘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毛本屨誤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礼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補〕案○衍也）

垂櫜而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橐誤櫜非也今國語作橐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櫜囊也囊櫜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櫜而入櫜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洌氿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洌作冽案釋文冽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

無浸穫薪（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云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穫爲檴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瑞也价申也之屬同詳見前爾雅釋文檴下引詩云無浸檴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檴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爲家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蓄勑六反畜蓄二字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洌至可息（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荆楚之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檴正義引爾雅本是檴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檴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舊挍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檝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正義云致舟檝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檝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正義云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快作泆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杕杜以勤歸（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勤作動譌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飧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云皐皐鞙鞙刺素餐也某氏曰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字與上下文爲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寫之誤耳召旻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字辰字者是也）

跂說文作歧（〔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歧改攱云攱舊譌跂今改正案攱字是也）

更音東（〔補〕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漢此知當知此天漢誤是也）

睆彼牽牛（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睆華板反考杕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晥當皖之誤也廣韻皖明星即此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剜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今日明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叉誤又是也）

翕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比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恐王誤非也浦鏜云疑肆字誤是也四爲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譜肆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卽經之忍字）

百卉具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痱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爲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爲殘賊（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癈後磨改廢）

廢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忕時世反下文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忕定本當是依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忕考文古本同案忕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賊言忕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忕作怢誤）

上多冨斂（補）（毛本冨作賦案賦字是也）

定本廢訓爲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補）（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鶉匪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鶉徒丸反鵰也字或作鷻正義云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標起止云匪鶉又云傳鶉鵰考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鶉字鶉卽鷻字之省耳）

言若鶉若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鏜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鵰鳶者也）

非鱣鮪之小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爲魚鳥之非鵰鳶鱣鮪者與傳以爲入非鵰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鶉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文作鷻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鳶說文作鳶是也）

鶉鳥皆殺害小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鏜云鳶誤是也）

尙各得其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尙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說也（補）（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

中爲車網（補）（案網當作輞爾雅注作輞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鏜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勸者無事不爲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己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不容不爲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有此注則鄭已明言賢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疷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疧案釋文云疷都禮反白華釋文云疷徐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考疷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氐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疷無此字宋劉彝臆改疷以韻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疷與白華疷字皆甚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滅畫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疷通志堂本亦誤爲疷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補）（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維塵雝兮（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雝作雍案雍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雍是其證石經考異云經中雍字皆放此釋文云雍字又作壅考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以喻上者（補）（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四是也）

奧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燠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自爲文則用燠字者以奧燠爲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燠采正義而誤耳）

譴棄戰反怒乃路反（補）（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三（十三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疏〕（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爲（于僞反下同犧象素何反皆鐏名王音義）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鼓鍾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衞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几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爲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犧尊象尊嘉樂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旣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易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喈音皆湝戶皆反）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邪似嗟反）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鼛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勅留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猶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疏〕（鼓鍾）至不猶毛以爲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鼛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爲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爲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鼛於淮上賢者爲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瘉是病名與上相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相近而誤○傳鼛大淮上地○正義曰鼛即皋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皋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言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妯之言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悼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万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心反沈又予念反又楚林反韎本又作味音昧又莫戒反禁居蔭反

〔疏〕鼓鍾至不僭○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磬舒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鍾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樂器多奏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鏞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鍾鏞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鍾爲堂下故爲笙與磬倶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傳爲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揔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朱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疏〕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嘗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之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飢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祖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交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揔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報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報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廁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眾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爲賓謂繹日敬尸爲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爲侈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勑留反徐直留反蓺魚世反蒺音疾藜音黎一音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云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注同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煩廡音無又音武**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才臥反爲其于僞反

〔疏〕楚楚至景福○毛以爲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爲乃勤苦爲此事乎言我蓺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爲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酳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蒺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

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箋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廡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并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秭也○傳妥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捴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捴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捴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捴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卽郊特牲曰舉奠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祀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愼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蹌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庚反注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腍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暀于況反下篇同）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

〔疏〕濟濟至無疆○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以其儀濟濟然蹌蹌然甚皆敬愼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舉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祀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煑之匕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懃而趨其賓容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爲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實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禴者王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爓之是煑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煑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而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傳祊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捴濟濟蹌蹌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宰繫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箋皇暀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踖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甚反膟音律膋音寮脂膏肝炙之赦反○）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侈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侈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侈字又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醻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格來酢報也○）

〔疏〕執爨至攸酢○毛以爲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愼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愼以至其爲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侈美者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傳爨饔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故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刲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是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以炙爲炙肉爲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箋燔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既以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爲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

（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値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遥炙者爲近火故云傅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爵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且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爵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爵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胖骨燎之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衆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傳莫莫至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草淸靜而敬至由后能淸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苦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堊之雜以粢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餠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之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獻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箋君婦至腯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腯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腯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腯然則豐腯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腯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賓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腯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夫人摠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熯而善反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雅反）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嗜市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上方反擩而專反又音芮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

疏（我孔至時億○毛以爲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卽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剌之鄭唯既齊既稷既筐既勑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擩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勑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畧也○傳熯敬至賚予○正義曰熯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箋我我孝至主人○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摠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卽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苾苾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傳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傳意或然○箋齊減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祇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祝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祝云尸取韮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卽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愼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祀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皇大也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謖所六反起也夏戶雅反）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疏（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剌之○箋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鍾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卽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卽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祀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蓋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卽彼尸謖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祝告主人利成尸卽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爲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爲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爲敬○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祀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而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饌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宰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爲敬○箋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卽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旣醉於酒矣旣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惟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卽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詁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内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畇音勻又作畇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證反○）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爲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爲丘甸之爲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祀非一人所行雖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卽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駮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遍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雖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爲周之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雨于付反崔如字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小雨曰霢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霢亡革反霂音木優說文作瀀音憂渥烏學反）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疏〕（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霡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霡霂○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場音亦下同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注同齊側皆反）〔疏〕（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故尸賓未至祭時而豫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彧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詣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合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卽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戰反削思約反淹英鉗反漬子賜反淹也○）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祜音戶○）〔疏〕（箋中田至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囿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

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也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下同○鬱紆勿反齊才細反亨普庚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膋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疏〕（祭以至血膋○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祼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合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四時之祭皆祼用彝是祀祼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首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摠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醸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煮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畢麗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摠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畢於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說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雖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鬯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烝進也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疏〕（是烝至無疆○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補〕案下之字衍

以云諸侯〔補〕毛本云作示案示字是也

與彼文到者〔補〕案到當作倒

傳鼛大淮上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剜添者一字淮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韎本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如是音磬舒合（〔補〕案磬當作聲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聲）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四夷之樂雖爲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懇闢（閩本明監本毛本懇作墾案所改是也毛本闢誤闕）

文指田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

我蓺黍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蓺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蓺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蓺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猗嗟釋文云藝技其猗反）

我將得黍稷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爲億伐檀正義有明文）

何所種之黍與與然（〔補〕毛本何作我案我字是也）

依九音草術（〔補〕案音草當作章算形近之譌）

以黍稷爲國之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則當用積田黍稷（〔補〕案積當作藉形近之譌毛本作籍）

必祭祀所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鏜云疑脫非字是也）

或陳于牙（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𠀋𠀋卽互之別體碑刻中每見之周禮釋文云互徐音𠀋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剝其皮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是正義本作肉字）

而享其祭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其義濟濟然（〔補〕案義當作儀毛本作儀是也）

司徒奉司牛馬奉羊（〔補〕案司牛二字當倒）

報之以大夫之福（〔補〕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大）

由名有所司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

體其犬豕生羊（〔補〕案生當作牛毛本不誤）

供其脯脩刑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膴誤撫考周禮是也）

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剜添者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內案釋文云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內羞庶羞者是其本作內不誤也）

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婦至腯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有者是）

故云傅火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鏜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鏜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薦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籩上浦鏜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嘏古嘏反（〔補〕毛本同案下嘏字乃假字之譌釋文挍勘通志堂本作假盧本作雅云舊譌今改正案雅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既匡既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以稷疾勑固例之必不與鄭義同正義依王述毛以說云既能誠正矣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如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爲筐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爲長正義云既匡既勑二句爲異又云此經云既筐皆易字之例耳○按說文筐卽匡之或字卽知毛訓正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也）

又音芮（〔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芮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芮字）

以擩于醢以受尸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特于季指（〔補〕特當作挂形近之譌）

故孝子前就凡受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是也）

眉壽百年（〔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百當作万形近之譌儀禮少牢嘏辭眉壽萬年万萬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補〕毛本一作亦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尸（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經鍾鼓既戒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爲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舊挍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作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歸之俎所以尊賓客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字）

此尸所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誤尸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

○信南山

畇畇原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畇畇音勻又作眴蘇遵反又音旬正義云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是正義本作畇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信然矣又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衷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注作衷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丘乘其粢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牲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彼注刪非也）

皆丘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

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井是也）

疆埸翼翼（毛本埸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諸前期十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諸是也）

受天之祜（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祜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故曰白牡騂公牲（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騂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周公牲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輒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郊特牲又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鏜云脫牲字是也）

亨于祖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福〔補〕案夫當作大毛本不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四（十四之二）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疏〕甫田四章章十句○箋刺者至失職○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倬陟角反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甫之言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音泰見賢遍反○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雝禾根也薿魚起反徐又魚力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閒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疏〕倬彼至髦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稱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合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言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揔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此意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丈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卽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大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大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illegible]爲粟百[illegible]自倍張[illegible]自三百[illegible]本太平[illegible]法其實[illegible]賦重當[illegible]言什一[illegible]之田貢[illegible]什中稅[illegible]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過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十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過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揔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賖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貫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卽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揔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多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雝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三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壇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卽此雝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爲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捲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齍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爲于僞反下爲農親爲爲之皆同○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豳彼貧反本亦作邠以樂音洛○

〔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爲士絜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揔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淸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土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屨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先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合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益常祀歲偏此秋感報功則揔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絜淸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祈注云祈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卽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

報社稷鄭駮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旣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旣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卽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旣蜡而收民息已旣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旣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令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遍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旣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畢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尙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畢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揔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設樂至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揔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卽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

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與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草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其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爲饎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爲饟式尙反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徐以赤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

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旣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旣至見其勸勞則喜樂其事矣卽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旣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令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己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令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

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尙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粮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間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旣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使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旣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値其所幸便卽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藉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藉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旣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

（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疆居良反竟如字）**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懸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以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木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箋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蘘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蘘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箋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梁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鰥○）**疏**（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墾苦狠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橛其月反）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衆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裂繻之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於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箋大田至既戒○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遂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揔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覃利也○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畧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箋俶讀至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箋民既至其時○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皁才老反稂音郎又音粱童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稺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螣字亦作或徒得反說文作蟘蟊本又作蛑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稺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反沈于凡反嬴音盈）**疏**（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粱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稺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祗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皁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粃似粟莠似苗也○箋方房至致之○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秬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言貪很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

（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螣蟊與螽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此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稺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稺禾蟲災之盛穡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炎火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蠃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箋螟螣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蠃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渰本又作弇於檢反漢書作黤萋七西反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祁巨移反雨我于付反注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穫戶郭反斂穧上力檢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穧穫也穗音遂把巴馬反矜音鰥）

【疏】（有渰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踊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偏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稺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穧作積○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與雲誤也定本作與雨○箋成王至爲利○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如之以酒食勞倦之爾○饋食音嗣勞力報反○）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疏】（曾孫至景福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爲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令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爲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年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黝牲○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卽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雜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甫田

甫之言丈夫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丈夫也釋文云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考文一本作大夫采釋文古本作夫丈誤）

上地穀畝一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同正義下文作鍾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閩本皆作鍾非）

民得賒貰取食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賒貰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今言治田元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元作互考文古本同案互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不誤）

禮使民鋤作耘耔（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正義本是鋤字○按周禮耡訓助牀倨切作鋤仕魚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肄（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正義本是肄字）

等養之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等作孝案此用孫毓評也下文引是孝字）

或擁其根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擁作壅案壅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故易壅爲擁而說之）

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所以紓官之畜滯（閩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後畜積同案畜字是也以大東證之正義用畜爲今字）

夫猶傳也（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傳作傅案傅字誤也）

可倚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丈作仗案仗乃俗字耳古祇用杖用丈）

上孰其收自四（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下同）

自三百五十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鏜云脫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頃也當得四百五十頃）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衍字是也）

方里而井九百畝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重井字案所補是）

故鄭元通其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互）

其若合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因時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因誤因是也）

此卽義取其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義是也）

因隤其土（閩本明監本毛本隤誤遺）

比成壠盡而根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盛暑二字誤成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如此）

用日少而畜德多（閩本明監本毛本畜誤蓄案浦鏜云漢志作畜是也）

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作報案所改是也）

於孟冬又月（〔補〕又當作之）

至前孟春其以琴瑟（〔補〕其當作月）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共至下后字剜添者四字當是衍又曰后土四字也則者今之卽字下引趙商問后土則社社則后土可證）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社至社剜添者一字當是衍謂字也輔當作轉下云後轉爲社又云後轉以配社又云后土轉爲社皆其證也）

注云社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也當作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下浦鏜云脫后土社三字從周禮大宗伯疏挍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浦鏜云脫言也二字非也此讀當於言字絕乃七字爲一句）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字當衍土下當有者字）

蜡也蜡者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蜡也下衍一蜡字）

禁民飲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酒誤食是也）

彼云設其社稷之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壝誤壇是也）

祁雨又宜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祁當作祈）

成王則無所責怒（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責作恚案正義云不有恚怒不知正義本字作恚或自爲文也輒依以改者非）

田畯田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公當云字誤是也）

近者納穗（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穗作總案釋文云穗作孔反考此正義總字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總與釋文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手又反又如字考此箋當本云是言年收踰前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皆衍年收卽歲取也正義云以其收入踰前乃自爲文耳或因此改箋又并添豐字考文古本倒作豐年但欲使年收連文以爲合於釋文耳）

秸又云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去誤云是也）

定本疆境字作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境竟二字當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大田

是既備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是故備矣當是其本作故字）

至孟春土長冒橛（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橛作橛案橛字是也橛者陳稼之根橛在地中者也月令及此釋文皆作橛正義中字同皆可證○按禮記疏云以木橜置地上候之氣至則土冒橜上此云以冬土定故稼橜於地與地平稼字必誤當同月令疏作置非稼橜卽下文陳根也舊挍殊誤今復正之）

農書有七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九誤七以漢志考之是也）

稂童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粱作梁案粱字是也見下泉）

無害我田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稺作穉唐石經初刻穉後磨改稺案穉字是也釋文云田穉音稚下同五經文字云穉稺幼禾也上說文下字林亦爲長稚字載馳衆稺且狂唐石經同作稺者非谷風箋長稚則多用稚又稺之今字也正義自爲文長稚字亦當用之）

盛陽氣贏則生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贏作嬴案六經正誤云作贏誤興國本作嬴相臺本依之改非也釋文云贏音盈古盈縮字作贏見於書傳多矣毛居正失考耳）

故曰蟘也（閩本蟘誤螟明監本毛本蟘作螣案正義下文以蟘與螣爲古今字說此也作螣者誤）

蟊與蠿古今字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蠿當作蟁集韻所載如此可證也依此上所引李巡爾雅注是蟁字今作蟊者誤○按蟁今說文蟲部徐鉉曰上象其形非从矛書者多誤徐所云多誤者謂俗多上从矛耳）

一穗蟲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穗作種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寫者以于爲與之別體字而又譌爲于也付與是箋所以說經畀字者也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誤同）

有渰萋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萋萋七西反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又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淒采他書也）

興雨祈祈（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祁祁考文古本同案祈祈誤也正義中字同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詩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見經義雜記又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是後人以顏說改之耳）

渰雲興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渰下云雲興貌正義云傳渰興雲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顏氏家訓引毛傳云渰陰雲貌段玉裁從家訓定本集注考文一本作渰陰雲興貌采正義而誤并二本爲一也）

祁祁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云徐也正義云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段玉裁云家訓有貌考文一本作祈祈徐徐行貌也采正義而有誤）

此有不斂穧（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以釋文正義考之積字非也或積當作穦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穦爲穧也）

騂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是其本有赤字標起止無當是後改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以觀稼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勸誤觀是也甫田正義可證）

目上章言犧羊（閩本明監本毛本目誤且案章當作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疏〕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溉古愛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韎音昧又音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纁許云反○〔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溉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雖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王則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値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溉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縕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

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礼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礼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縕韍而黝珩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韎韐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紂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紂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鞞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削上飾珌字又作琕賓一反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蚪又巨謬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何盧到反又力吊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篡初患反殺本亦作弒同音試○〔疏〕君子至家室○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爲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珕珌○正義曰古之

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遺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蜯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文云公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珕也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勑檢反〔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幽王用小人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爲佞以蔽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儕類絕滅功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擾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騶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礼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並位言之見此意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令已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則讒諂遠矣○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

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覯古豆反〔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以與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湑爲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爲枝葉

（也〇箋興者至遠矣〇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〇）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〇芸音云徐音運見賢遍反）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〇）〔疏〕（裳裳至有慶矣〇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〇傳芸黃盛〇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〇箋華芸至賢臣〇正義曰頻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〇駁邦角反〇）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〇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〇）〔疏〕（箋華或至不純〇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興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卽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祀於朝有功於國〇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〇）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疏〕（左之至似之〇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己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〇傳左陽至之事〇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揔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〇桑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雇）〔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〇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揔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卽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〇鶯於耕反佼交卯反）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〇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〇）〔疏〕（交交至之祜〇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旣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〇鄭唯樂胥爲異具在箋說〇箋交交至樂之〇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賁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爲義〇傳胥皆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上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〇箋胥皆至福祿〇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〇）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〇屏畢郢反爲于僞反捍音汗難乃旦反下患難同）〔疏〕（君子樂胥萬邦之屏〇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〇鄭義具箋〇箋王者至侵畔〇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辟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〇）之屏之翰。百辟爲憲。（翰幹憲法也〇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戢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〇戢莊立反〇）〔疏〕（之屏至不那〇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異難而順之乎言異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祜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〇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〇傳翰幹憲法〇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爲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〇箋辟君至法象之〇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爲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〇箋王者至不多〇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卽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爲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卽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〇）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〇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爲之觩音虯本或作斛樂音洛憮火吳反）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illegible]）〔疏〕（[illegible]）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〇鴛於袁反鴦於良反）〔疏〕（[illegible]）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illegible]）君子萬年。福祿宜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解正畢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文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恐丘勇反○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挫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廄音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疏〕箋鴛鴦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箋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爲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必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綏士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雨于付反卒章同〔疏〕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令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進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奕奕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奕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音蟹○〔疏〕有頍至說懌毛以爲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栢之根故松栢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栢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興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无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寔實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蔦寄至松蘿○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奕奕然無所薄○正義曰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懌○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摶徒端反○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喪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已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遂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舝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敗必邁反又如字下注同〔疏〕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孌力兗反齊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栝本又作佸音括徐古闊反覲音冀）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己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覲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誨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間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鷮音驕○）式燕且譽。好爾無射。（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疏〕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賢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厭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疏〕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之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摠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引人從己百他而言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己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析星歷反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爲于僞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覯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行字〔疏〕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其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之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蔽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口反騑孚非反調音條和胡卧反○）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今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偏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閩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宜當直字誤是也）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草當作韋見下）

一曰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一下當有入字見下正義云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此讀當以韎字斷句韐字逗正義讀韎韐二字爲連文者非亦見下）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二韐字當衍見下韋昭晉語注引無二韐字左成十六年正義引亦無正義有二韐字當是其本誤）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韎字當衍也段玉裁曰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即一染謂之緅也韠韍也士無韍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茅蒐韎聲者駁異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紂衣纁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音緇考士冠禮纁裳純衣緇帶注云純衣絲衣也鄭不破爲紂正義引此經及注是其本當不誤今正義中字皆作紂者後人改之也又鄭彼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亦經不讀爲紂之明證儀禮釋文此無音不誤也）

河西曰雍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誤河是）

此又言韎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

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誤者小字本相臺本不重珌下飾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複衍也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

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見毛鄭詩考正據釋名也又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說與段玉裁合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釋文本與定本集注同段玉裁云此從正義本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蜃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顯其能制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能斷作音無制字正義云以顯其能制斷也不知正義本有制字或自爲文也制斷字在兔罝傳當以有者爲是）

說文云公珌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別案十行本珌至末蜃剜添者三字公珌蜃山井鼎云作珌蜃屬爲倒是是也）

○裳裳者華

兮已由讒見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兮疑以字誤屬下爲句是也）

此華亦以黃爲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赤當作亦形近之譌）

故言時有駮而不純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駮當作駁）

而見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棄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棄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桑扈

箋胥皆至福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皆作有爲是是也）

屈原之姊名女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誤妹下同是也）

翰榦（小字本相臺本榦作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榦案榦字是也此箋云爲之楨榦韓奕榦不庭方江漢召公維翰箋皆云楨榦可證此傳本是榦字也幹字說文所無文王文王有聲板崧高韓奕箋皆當同其正義云爲之楨幹者以榦幹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餘同此釋文翰下云幹也亦是易爲今字耳崧高韓奕以楨榦作音則不用幹字矣爾雅楨翰儀榦也釋文云本又作幹五經文字木部云榦楨榦字○按幹乃俗字之尤者未必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譌耳舊挍非是）

爲之楨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榦作幹案所改是也此當易爲幹上標起止當作幹今誤）

言不憮敖自淫恣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憮作幠案幠字是也）

爲不傲慢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傲誤敖案敖傲古今字此正義易而說之也）

○鴛鴦

以興於萬物皆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字當作爾是也）

易得尚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當脫時取二字是也）

月令云羅網畢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月令云剜添者一字）

摧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傳云摧莝轉古爲今釋文摧下云芻也又芻也楚俱反是摧與其本莝作芻與正義本不同也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誤耳莝乃是斬芻芻未斬者不可以飼馬且摧挫音義皆相近）

挫今莝字也（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挫作摧明監本毛本同案摧字是也釋文云摧采臥反讀依此箋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摧今○按小字本閩本是也）

有事乃予之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而不常與粟易予爲與也釋文云與於音豫是其本予之作與於與正義本不同考文一本予作與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箋鴛鴦至恐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故與此異也百五字當在二章下是也此合併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彼誤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作謂）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也至末也剜添者七字浦鏜云節當卽字是也）

玉藻曰少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是也）

○頍弁

不能宴樂同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宴以鹿鳴等訂之序字當作燕又作宴者依經君子維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燕采釋文）

今不親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疑令字誤是也）

則此皮爲燕之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皮下當脫弁字是也）

周人循而兼用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禮記循作脩）

親同姓用皮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疑燕字誤是也）

赤黑恬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甜誤恬非也采苦正義引陸機云恬脆而美可證也恬卽甜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言當開解而懌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懌悅倒案所改是也）

實維何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基辭也王如字考此箋云期辭也是以期其爲同字也毛氏詩當是經字本作期故王肅得如字讀之以異於鄭亦作本非也考文古本作斯誤甚）

具猶來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來作皆考文古本同案來字誤也）

吾謂之甥（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甥下有也字）

君子維宴（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初刻燕後改宴案初刻非也正義標起止云至維宴當是其本字作宴上下文云燕者亦易字之例也）

且今夕喜樂此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喜作善誤建本作喜考正義作喜者誤字耳毛居正非考文古本作善采正義）

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戴禮上作雹下作霰是也此轉寫誤倒耳○按正義文不誤且以釋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正相合不當以今之大戴禮相繩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盛陽氣之在雨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下文類之氣之當作之氣是也）

○車舝

作車舝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文是也）

往迎之配幽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配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合會離散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會合離散之人當是轉寫倒之耳考文古本作會合采正義而誤）

思賢女之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幼當作切其誤因形近而涉上文也）

辰彼碩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季後改碩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虞誤麓是也）

猶用之燕飲（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人案人字是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辭除褒姒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無行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高山仰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景行行止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是正義本二止字皆作之○按正義本當是一作之一作止故云異其文舊挍非也）

慰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正義本作慰安也釋文本作慰怨也正義云孫毓載毛傳慰怨也又云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又云定本慰安也釋文云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昭融所論今不傳釋文以王申爲怨恨之辭爲據正義則申鄭以難王當以正義本爲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愷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

疏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圃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榛士巾反又側巾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疏箋構合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王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筵音延媟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酒齊其色曰湎徐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

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衞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放而行之沈酗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衞武公旣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卽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旣入者言作詩之早晩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駮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箋淫泆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泆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下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旣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肴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酒旣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偕音皆）鍾鼓旣設。舉醻逸逸。（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旣設者將射故縣也。○醻市由反縣音玄）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也說文云卽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衎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旣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如字餘音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勺音的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鴆反下同爭爭鬭之爭）

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旣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旣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旣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旣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旣張衆射夫旣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令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鷩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間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卽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祀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殽。○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

籩其實棗栗桃乾藡注云藡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菹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揔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遷遷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遷遷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鵠也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卽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曰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樂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繼厠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卽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衎若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嘏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𣪠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𣪠音俱謂挹取酒餕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疏

籥舞至爾時○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歡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卽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王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歡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未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緣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輒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大師曰請奏貍首閒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縣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礼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礼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礼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礼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衞殷之畿內君子行礼不求變俗祭祀之礼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礼是解武公言殷礼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礼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礼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淸酤玄鳥云大禧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嘏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諸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歡此揔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爵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生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然則士畢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未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安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斟謂斟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爾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

（乎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抑於力反怭毗必反又符筆反說文作佖媟嫚也媟息列反下音慢）〔疏〕（賓之至其秩。○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王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嫚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反反至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僛僛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僛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傞傞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傞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讙呼端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惡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礼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敕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爲于僞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傎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羖音古脅許業反）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忍反）〔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通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合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爲慝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祇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酢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實之而不舉同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祇之時非謂人飲三爵）

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青蠅

詩人喻善使惡（閩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讒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滛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刪之耳考二章箋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長）

卒章無君臣滛泆之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和旨酒調美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衎烈祖（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者正義云故破之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止云至祭與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女字宋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別屬下爵讀非也）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鼎引儀禮元文公升下有即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射至下宮剜添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句首仍脫一正字）

傳言加籩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蔆茨栗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芡誤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葅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實上浦鏜云當脫故云豆三字是也）

不忘上下相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射記註下作不誤也不是今本儀禮譌字耳）

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捷誤棲案山井鼎云點恐黠誤是也今大射）

（注作黰不誤）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耦下當脫非謂六耦四字是也）

又引爾雅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此在孔叢小雅廣物）

司射命設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鏜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倒者誤正義云故云酌之獻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上有獻字采正義而爲之）

又無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未故并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并釋之也）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有孝子之人君耳〇箋任至心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剜添者二字此當云箋王任至歡心仍脫二字）

採其美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侯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字引不備耳又今大射注帳張席作張幃席）

又曰舉奠洗爵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酌誤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嗣至下子剜添者二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鏜云首衍字是也）

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引字應刪是也）

不直引文王世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剜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上文而然也但上仍未刪耳）

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二字衍是也）

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下浦鏜云脫士字是也）

遷徙屢數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案無者誤也）

儌儌舞不能自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注本正或作止又云此宜爲正正義本是正字考文古本作止采釋文）

彼醉則已不善（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彼醉則已不善作己誤此毛居正誤改也箋意已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己之義）

匪由勿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觀箋亦無從而行之也鄭時經文作勿由勿語詳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是正義本已如此唐石經所自出也）

鄭唯以式爲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慝誤惡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句反〔疏〕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頒大至其性○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揔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莘所巾反）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反王多也〔疏〕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菽本亦作叔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爲于僞反）〔疏〕（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揔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大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乘繩證反下注車乘驂乘皆同）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袞古本反玄袞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袞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同雉知反鷩必滅反冕也毳尺銳反）〔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繡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袞黼兮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傳興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揔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揔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菜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豆至采之○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餕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箋賜諸侯至爲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袞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績人文○箋玄袞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揔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繡是之義非謂冕名但差失偶同耳裁以爲衣舉袞裳舉黼正是袞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黼之意諸侯之得王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爲韻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觱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淠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驂七南反騑馬曰驂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疏〕（觱沸至所屆○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與當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時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旂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騑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傳觱沸至正出○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是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卽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箈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採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驂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韠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縢徒登反解古賣反）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

（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偪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箋芾太古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卽腳蹐也彼交匪紓文在邪幅之下明非紓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情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卽云自偪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旣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卽人謀神又重之卽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反注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愼反又音珍本作填）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疏〕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箋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虞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旣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緌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疏〕汎汎至戾矣○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旣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旣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旣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予故刺之○傳紼繂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好呼報反〔疏〕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斂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旣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紲息列反弓鞁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騂騂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戾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騂騂至而反○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旣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利而言檠者蓋用弛內於竹閑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卽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旣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頍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

（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傚戶教反【疏】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主反【疏】此令至爲瘉○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入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徙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毗志反鄙爭爭鬬之爭【疏】民之至斯亡○正義曰上旣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卽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授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幷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喩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愼云小兒笑也稺音稚）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疏】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怨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敎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喩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饇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祀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卽族燕矣以食祀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喩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喩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賓爲孔也○）

毋敎猱升木。如塗塗附。（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敎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喩人之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令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敎之【疏】毋敎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傚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敎之言王之不敎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敎猱之升不若敎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敎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喩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敎小人以仁義者若敎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敎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敎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敎耳王何不敎之乎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猱猨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猨也陸機疏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獿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胥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猿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猴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敎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毋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習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贏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敎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喩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敎王不敎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敎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敎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喩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睍曰消。（睍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喩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敎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瀌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睍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嫁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疏】雨雪至婁驕○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睍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敎之乎必須敎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敎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敎使然欲王敎之也此莫肯之文幷統下句爲義○傳睍日氣○正義曰說文云睍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字又從日故知睍是日氣也○箋雨雪至敎之○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喩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喩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與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敎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敎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讓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疏】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與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捴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遙反篇內同〔疏〕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尙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乃吉反）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反本作畀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蕀〔疏〕有菀至極焉○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爲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尙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尙也以心所念尙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暱近○正義曰蹈者蹙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讓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誅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愒息也○愒欺例反徐丘麗反）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病也箋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疏〕箋瘵接○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居○傅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疏〕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魚藻

有那其居（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菽

數徵會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采其葉以爲藿（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是芼）

王饗賓客有生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絺衣粉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刺誤衣是也）

裁以爲衣舉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或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與車服賞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芼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羹誤美是也）

箈菹鴈醢（明監本毛本箈誤落閩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落菹）

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偪也偪所以自偪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祈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祈疑所字譌是也）

落君常有賢也〔補〕（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優哉游哉（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李巡曰韓竹爲索（閩本明監本毛本韓誤繂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皆當作韓今作繂者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騂騂調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騂騂下云調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戾誤房是也）

翩然而則反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翩字上浦鏜云譌在下是也）

閉謂之骨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因形近之譌）

綽綽有裕（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固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此又申而成之〔補〕（案成當戒字之譌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鏜云疑脫不字是也）

而孩童慢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咳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如食宜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儀注同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挻誤埏是也）

又若一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礼而致譌耳）

若敎使其爲之必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木矣乃自爲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注亦必也二必字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敎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敎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讀正義誤耳）

無得敎猱之升不若敎之升木（〔補〕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彌猴也（〔補〕考陸疏彌作獼毛本亦作獼彌字省譌也）

故樂記注云獿獼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獿當作獶正義引經藉有用其本書之字而不復言其字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爲人因經注不是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

必是物之蹬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蹬當作澄誤脫水旁）

序又從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成猱升木之事（〔補〕毛本成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補〕案我當是夷之譌傳髦夷髦也可證）

○菀柳

菀茂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菀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願案所改是也）

箋云瘵接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瘵字案無者誤也○按箋即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寻將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寻作子案寻字誤也○〔補〕案正義寻將行之者同）

子南游楚之子（〔補〕案子當作字毛本同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遙反〔疏〕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譏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譏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戚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談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揔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illegible]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揔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illegible]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爲冠弁對其[illegible]冕而立名非揔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illegible]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illegible]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illegible]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illegible]間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illegible]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illegible]類非擄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illegible]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illegible]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亡○〔疏〕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illegible]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illegible]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敎言則民[illegible]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illegible]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礼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説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經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之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礼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礼無明文礼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者黃狐及纛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騂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搃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illegible]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illegible]）彼君子女。綢直如髮。（[illegible]）我不見兮。我心不說。（[illegible]〔疏〕[illegible]）

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髮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者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而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此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各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留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礼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編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而著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礼制之小亦由時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綴之言故爲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礼法○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疏】彼都至苑結○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菀然磐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姞爲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礼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衞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并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讀至礼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礼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勑邁反又勑界反蠆蟲也通俗

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蠍音虛伐反鞶薄寒反螫音釋本又作蠚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己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淠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爲裂鞶必垂厲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礼斂髮無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礼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礼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旟音餘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盱喜俱反【疏】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礼有之也礼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礼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綠四章章四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己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礼故刺之○箋怨曠至非礼○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礼也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芻楚俱反草也易以豉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礼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

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爲異餘同○傳興也至曰匊○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礼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礼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法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藍盧談反沈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音占【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諭遠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逼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卽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諭過時耳孔晃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諭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始娣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諭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礼又其諭懸而不恆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

（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韔勑亮反弢也沈治亮反本亦作鬯釣音弔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敫同與音餘下同爲于僞反下同○〔疏〕之子至之繩○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箋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綎謂之繩綎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繳皆生絲爲之）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綺反○〔疏〕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交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交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艽艽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艽艽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艽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賚說音悅又始說反〔疏〕艽艽至勞之○正義曰言艽艽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王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餫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爲于僞反〔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爲摠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摠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宣使罪隸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及以罪隸之方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今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傳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疏〕傳土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備反廕於鴆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注下皆同〔疏〕隰桑至如何○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而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長楚不必反以對原雖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隰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沃柔也○沃烏酷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幽黑色也幽於糾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臧鄭子郎反王才郎反〔疏〕箋孔子至誨乎○正）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與反孽魚列反爲于爲反適音的【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傚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箋申姜至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蘗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蘗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菅音姦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之子之遠。俾我獨兮。（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遠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譖側鴆反咎音柩【疏】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兮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己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菅故以爲喻餘同○傳白華至爲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箋之子至奔申○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採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夏戶雅反漦士其反沫也又尸醬反爾雅云漦盝也盝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疏】英英至不猶○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著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或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淸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恐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爲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箋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敬脩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千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弃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其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漦龍所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齒曰齓未既齓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出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滮符彪皮休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戶老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歗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又作姣一音於驕反○【疏】箋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水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卬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恚又上彈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穎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之善者宜以）

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烓竈失其所也以興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爨饎之爨爨以養肉饎以炊飯變言之也亨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外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下同○〔疏〕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人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說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鶖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絜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有鶖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鶖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列反下遐嫁反下同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成反〔疏〕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箋斂左至家道○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疧兮。疧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疧徐都禮反又祁支反○〔疏〕有扁至疧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雖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都人士

無隆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淫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恣）

則草芒野□人之服（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琇美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采釋文但在我心苑結下未明屬何章也）

我心苑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苑於粉反鬱音辨苑積也詩我心苑結正義云我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又云後更苑結標起止云至苑結是其本亦作菀十行本正義中作菀不誤菀結即素冠之蘊結以菀字爲是考文古本作菀采釋文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名同誤倒也）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閩本剜入案此正義不備引也）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人剜添者二字此當云女御八十一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剜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繫於釣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繫下有繩字案所補是也）

○黍苗

將徒南行〔補〕（小字本相臺本徒下並有役字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餫之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餫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箋有轉餫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下以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又以罪隸之方參之〔補〕（方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輒刪者非）

○隰桑

盡心以事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難然十行本誤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藏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磨改也羣經音辨艸部云藏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賈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即王義亦未必不仍爲臧有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臧采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孽當作櫱下支孽同是也）

毋愛者子伯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矣二字此未論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所誤改也）

任姒后之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菅之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之）

其實菅亦不可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褒人有獻（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漦龍所沫（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此字案所補是也）

妖大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簡兮正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姣大之人姣古卯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姣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注云未燃則樵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曰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爨饎之爨（閩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懆懆（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慘慘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慘慘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慘慘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懆月出云慘七感反所以與此詳略互見也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懆也月出正月抑三篇皆作懆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慘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與形近之譌）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音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翼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知之二字衍非也二字爾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疷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疧案疧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卽此詩有扁斯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卽當作引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緜蠻面延反下如字飲食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賙音周贍市豔反○）【疏】緜蠻三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爲亂之意於經爲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饑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祀廢以下是也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慮反○）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疏】緜蠻至載之○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緜蠻至於仁○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箋止謂至屬焉○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祀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當故隨文爲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則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雍於恭反字又作饔餼許氣反腥音星○）【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祀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祀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駮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祀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饔既爲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

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此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饔餼途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與八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悅）○疏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礼有特牲豚家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者以礼是飲酒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葉故知君子則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礼者以其農功畢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礼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卽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爲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殽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卽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礼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兔他故反下閒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炰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
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薦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宜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礼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礼立賓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礼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名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嘗者以酒爲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鷙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疏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炙之若今燒乾脾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疏傳醻道飲○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箋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下時銜反亦作嶃嶃下同翟徒歷反本或作狄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了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疏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荊楚之羣舒又不來至王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卽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荊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荊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箋荊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荊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女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荊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荊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據而注之則用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之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

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卒東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荆舒焉○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卒東征故知武人謂將卒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卒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峞處昌慮反下同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疏〕漸漸至出矣○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偏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偏矣由行不可偏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卒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沒盡○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爲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蹢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蹢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下旦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濁見賢遍反○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它音他〔疏〕有豕至他矣○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鄭以爲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蹢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領其衆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羣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傳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用離於畢爲雨徵之類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以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已訓蹢爲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臥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橧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興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卽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陽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己性也此庶徵寒燠卽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卽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竝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疏〕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卽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己逢之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以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爲義次也○箋師旅竝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竝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己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疏〕苕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

（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卽九州之諸夏也師旅茲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夫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閔之甚○〔疏〕苕之至無生○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己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己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障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葉青青○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障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己不用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己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又作霤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疏〕牂羊至以飽○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豈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相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牂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粉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此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覽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卽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背音佩〔疏〕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疏〕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去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爲勞萬民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反注同蘖魚列反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疏〕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玄赤至之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朞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匪兕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箋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此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芃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疏〕有芃至周道○正義曰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芃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illegible]行故謂之[illegible]役車注云[illegible]箱可載任[illegible]者以彼棧[illegible]知非巾車[illegible]同又知非[illegible]爲名耳非[illegible]故知不輿[illegible]所乘之[illegible]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緜蠻

止於丘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作于案于字是也下二章皆作于可證此因傳作於而改經也靜女著權輿經皆有於字者用字不畫一之例）

○瓠葉

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外內誤倒案肉上浦鏜云當脫饔是煑三字是也）

故熟曰饔既爲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饔下當脫一饔字是也）

飲食而曰嘗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酒考文古本同案酒字是也正義可證）

而亨庶人之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菜形近之譌）

故去毛炮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去作云案所改是也）

臣有炙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譌）

猶今俗之勸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案釋文云俗之一本作俗人正義云猶今俗人勸酒者是其本作人字考文古本俗下有人字采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飲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賓當實字誤）

○漸漸之石

役久病於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在案釋文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考文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誤）

皇王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正義云皇王釋言文亦正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病字當衍也因衍此而下有脫故剜添之餘亦多此類）

不皇出矣（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遑案鄭訓皇爲正則經字自作皇王肅以不暇說不皇亦是就皇字而異其義耳不知者乃改經爲遑誤之甚者也）

戍役罷勞（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戍作戎案戎字是也）

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作矣案所改是也）

將久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本作天將雨與一本同也）

四蹄皆白曰駭（按釋文作駭正義則作豥二家之本不同分按其書可了然矣正義以駭說豥文理甚明）

今離其繒牧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繒下云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檜從木正義引爾雅作檜云繒與檜音義同是鄭箋無從木之本也說文木部無檜字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繒帛字是鄭讀爾雅自從糸後乃依方言改從木耳考文古本作檜采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未之考也）

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蹢誤豥是也）

白蹢名之爲駭（閩本明監本毛本駭誤豥○按此作豥不誤觀上文引釋獸四蹢皆白豥下文駭與豥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之作人是也）

然從天爲大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後字誤是也）

○苕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四誤西是也）

則苕幹特立矣（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幹後改榦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卽正義今字）

以諸夏爲障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章亮反正義中字同考此字當用鄣見五經文字）

三星在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霤誤字耳考文古本采之非也）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起作音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皆無之未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當是其本無此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孽作蘖明監本同毛本牙誤芽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牙蘖魚列反孽卽蘖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疑畢字誤是也）

故以比棧車輦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輦者一本作輦車以正義考之其本作者者字是也一本誤考文古本采而倒之一本采之而去棧車二字皆非也）

與其輦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輦當輂字音九玉反是也）

一梩一鋤（閩本明監本毛本梩誤種）

巾之言服車五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一）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捴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入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

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旣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籙而發受籙者卽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旣言受命之年卽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爲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旣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諸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旣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卽云王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雒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卽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舟稱皇太子得魚卽云俯取是得告之卽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歲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歷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備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首以識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旣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旣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出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匱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雖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旣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扉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諸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無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旣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旣同則黎者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設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旣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資能稱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遂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尊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頌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大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宜其戊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大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或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旣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謚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謚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

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疏〕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揔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王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辞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亹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豉反適音的字或作嫡）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疏〕亹亹至亦世○毛以爲亹亹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合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傳亹亹至支子○正義曰亹亹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祖承百世之道○箋云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不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命子孫世之仕者世孫欲舉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箋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德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揔辭顯爲尤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士諸侯或爲王朝卿佐維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内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國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内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攻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楨音貞爲于偽反下天爲此同）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濟子禮反後濟濟皆同〔疏〕世之至以寧○毛以爲因上不顯亦世文反而詠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乂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引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傳翼翼至皇天○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恭故以思爲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王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箋猶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恭敬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爲用之矣○傳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捴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别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反假古雅反固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沈又力知反○〔疏〕穆穆至周服○毛以爲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餘同○傳穆穆至假

固○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爲天所命宜爲堅固故爲固也○箋穆穆至子孫○正義曰於爲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維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已有卽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至爲衆○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則難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如德○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旣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旣多亦有不爲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卽侯甸男采衞要夷鎭藩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皋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祼古亂反黼音甫冔況甫反字林作緷又火于反鬯敕亮反夏戶雅反○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藎才刃反爲之法一本作爲之法度

疏

侯服至爾祖○毛以爲商之子孫旣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爲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旣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爲祼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冔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旣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脩德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周也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與祼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祼將亦宜爲送但祼時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旣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箋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將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行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藎進無念念也○正義曰藎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箋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卽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王旣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帝乙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久反○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鼓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疏

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旣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己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傳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永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諸殷侯助祭遷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箋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傳帝乙已上○正義曰以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駿亡者耳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傳駿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遏止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偏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偏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遏病也義毛音儀鄭如字度待洛反下同偏音遍下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疏

命之至作孚○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旣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旣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倣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其實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箋有又至行之○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爲又也湯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故可與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箋天之至香臭○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卽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

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

讀九字斷句

二年伐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邾當作邗下二邗字十行本不誤）

易類謀云（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易是類謀曰）

乃爲此改猶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得魚卽云俯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鏜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比前爲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疑衍誤甚矣）

有人侯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牙當下字誤與下步顧相叶是也）

湯登堯臺見黑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烏誤鳥非也節南山正義云若湯得黑鳥是其證）

故圖者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其命維新（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維案初刻誤）

也者世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作士案士字是也正義云仕者世祿易士爲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支誤之澤當世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又形近之譌）

所以常見稱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誦正義下云令長見稱誦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此互易而誤見下）

釋詁哉維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皆誤也此當作云與下云互易）

美其及支子孫（閩本明監本毛本及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王百世（閩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令案所改誤也此云當作哉與上哉互易）

不能敷陳恩惠之施（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以案所改非也此不字當與上行字互易山井鼎云宋板作亦當是剜也）

舉輕苞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下當衍氏字齊崔氏在春秋經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不字衍掩誤絕皆非也正義引自如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家或自爲文也輒改者非）

祼將于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祼誤裸下同）

言之進用臣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王）

如旱來服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知案所改是也）

故不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忘作亡考文古本同案亡字是也）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下當有庶字）

舉未亡以駿亡者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駿疑駮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復扶又反）〔疏〕（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受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揔目餘同○箋二聖至大明○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反恐也應應對之應炤章遙反本或作灼晳之設反見賢遍反）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挾子燮反一作子協反）〔疏〕（明明至四方○毛以爲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爲其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之天命歸文王是爲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揔爲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揔自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迊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迊義同也○箋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

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玆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摯音至仲字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大任大姒大姜皆同【疏】摯仲至之行○毛以爲既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摯國至之父○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揔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同孕以證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回違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疏】大任至方國○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此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傳身重○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箋小心至由父母○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荅反渭音謂涘音士妃音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天爲亦爲同處昌慮反○【疏】傳集就至涘厓○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也轉以相訓是合爲妃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天監至大姒○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命定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爲生大姒所述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正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爲大姒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渭唯言有徵攄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俔牽遍反磬也徐又下顯反文云譬磬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文定厥祥。

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美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魚敬反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輝音暉【疏】文王至其光○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爲主上既言天爲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爲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箋文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爲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傳俔磬○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箋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揔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涘故爲聞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善○正義曰釋詁文○箋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傳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illegible]

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舩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箋迎大姒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姒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纘子管反莘所巾反長張丈反注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佑注同燮蘇接反協戶頰反○【疏】有命至大商○毛以爲既言迎得大姒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其行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姒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天旣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纘繼至德焉○正義曰纘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纘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爲說也○箋天爲至之行○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纘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姒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燮和也○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尙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箋天降至三五○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卽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也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歷廢滅劉歆作三統歷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入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加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雖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疏】殷商至爾心○毛以爲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爲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爲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爲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爲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己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傳旅衆至望周○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箋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卽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煌音皇騵音原駵音留**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泰鷙之利反將子匠反○**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師所類反亦作率坶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牧野至清明○毛以爲上言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廣而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太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傳洋洋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箋言其至且整○正義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

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設武王之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維師謀說大公受兵鈐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爲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彊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爲小仁宜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爲王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傳師大師至涼佐○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故維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同○箋佐武王爲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傳肆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宛肆也郭璞曰輕宛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燮伐大商協和五位商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即上檀車四騵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旦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太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

【疏】緜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太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爲勢故文倒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瓜古華反瓞田節反韓詩瓞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瓝蒲剝反長張丈反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胄直又反邰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亶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或殷以名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宜反壤而丈反鑿在洛反爲于僞反）

【疏】緜緜至家室○正義曰緜緜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巳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久古之公號爲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宂復而居之○傳緜緜至漆水○正義曰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箋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瓝故謂之瓞其實瓜之與瓞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爲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雖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言緜緜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是在邰在豳皆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大王以約之而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生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爲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傳古公至家室○正義曰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或殷以亶甫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侯稷起法云亶甫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雅彼云太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修弃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與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

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此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豳言未有室家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也七月云入此室處卽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適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滸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

〔疏〕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箋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膴音武韓詩同堇音謹案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荼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疏〕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荼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以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今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云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卽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礼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礼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箋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雖無筮事耳礼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至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強本亦作疆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

〔疏〕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箋時耕至滸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宜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縮色六反廄音救廣光浪反索桑洛反

〔疏〕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備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箋司空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卽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平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爲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曲礼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箋繩者至爲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塡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未反注同馮扶冰反注同虆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樏或作藟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捊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皆俱也鼛

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堵丁古反鼛音羔勝音升謂之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鼙薄卑反○**疏**捄之至弗勝○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鼛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鄭唯以度爲投語異意同○傳捄虆至馮馮然○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膞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箋捄捊至板中○正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捊引取也故以捄爲捊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薨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鼛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揔名鼛是鼓之別名今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鼛鼓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鼛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三鼓故鼛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韗人爲鼛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鼙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皐音羔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閌云盛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疏**迺立至攸行○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皐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皐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皐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箋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傳冢大至大社○正義曰冢大戎大醜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敍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自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

無曰字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箋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殄田典反慍紆問反隕韻謹反柞子洛反後同棫音域後同○三蒼云棫即柞也字林于目反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下同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音兮櫟音歷桵如誰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駾突喙困也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駾徒對反喙許穢反徐又音尺銳反使所吏反惶怖上音皇下普故反**疏**肆不至喙矣○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使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己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興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傳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機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樸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疏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接上冢土爲義大王立冢土有用衆之義用衆欲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偉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傳駾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箋混夷至志一○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國上文行道兌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辟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

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入柞棫以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駾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并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爲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王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卽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太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蹶俱衞反盍胡臘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閒音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卉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疏】○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傳質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爲成以成爲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爲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芮至業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緜緜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大王於緜緜之中而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之初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偏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揔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已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閩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徵應炤晳見於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晳即昭晳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兩案所改是也）

周迺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迺誤匝下同○按迺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中作仲案中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作之中段玉裁云此當八字爲一句是也此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所言居河之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俔磬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譬考文古本同案磬字是也釋文俔下云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俔磬作譬者誤

文云譬磬也〔補〕（通志堂本盧本文上並有說字案此一行本所附誤脫也六經正誤云今考說文譬喻）也作譬誤釋文挍勘云譬是喻非說文譬者諭也則不必累言譬譬也者譬而譬之者稱美也

賢美配聖人〔補〕（案美當作女正義可證）

王其光○毛以爲（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說文云俔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諭上浦鏜云脫譬字是也○按說文言部譬諭也諭）者告也則此俔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眞古本不當妄補也

維行大任之德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右音祐〔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祐誤佑案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誤所載）亦是祐字○按右正佑祐皆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姒誤妣是也）

辰星始見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此北水木交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東誤此是也）

禮記及時作坶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鼓字見鄭大司馬注引）

會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會甲兵則與甲子毛以意說詩殊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爲）甲毛公以意訓會朝爲甲朝清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爲甲子或爲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采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訓傳三十卷注中

鄭箴膏育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育作肓案肓字是也下同）

隱精以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交誤郊毛本不誤案浦鏜云疆當作彊是也）

其言皆可與尙父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可與二字當倒可尙父者謂傳之可尙）父也

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績案浦鏜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勞正義可證

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旦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晚剜添者一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〇緜

本由大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大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又云是本大王又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譜及旱麓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亭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於漆沮之旁又云臨有漆沮之水又云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又下章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是正義本作漆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瓞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瓞逗瓜紹也句瓞逗瓝也句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

封於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郃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郃也與釋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正義云號爲亶父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多作甫字者以父甫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而作者案者字是也）

何患無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作于案于字是也）

稱君曰公（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覆〔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覆作復云舊譌覆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訓是也）

我先生不窋（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卽云處幽爲異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幽當作古公因讀者記處幽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鏜云莊子作勉居呂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免卽勉字）

吾不爲社稷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吾是也）

而公〇劉大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戀彊宇〔補〕（案彊當作疆毛本不誤）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匋）

說文云穴土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覆下同）

故箋辨之云覆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爲堅三（明監本毛本三誤士閩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堅率三也山井鼎考文所載誤以三字屬下讀）

沮漆水側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摠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宇〇正義曰〔補〕（十行本曰字原作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改正）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易今字也）

甘如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膴音武韓詩同〔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韓詩作腜腜此當有誤腜腜引見魏都賦注）

堇荁粉楡（閩本明監本荁作直毛本初刻同後改荁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鏜云粉誤枌是也）

迺疆迺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疆誤彊十行本正義中字作彊亦誤餘同此）

乃爲之疆場（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壃下同案場當作埸）

幽又有岐山西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誤有是也）

乃召司空（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考文古本同案迺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箋云傳破之乘字〔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之作爲案爲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當作破傳陸意謂箋之所云乃破傳之乘字也傳未嘗破經爲乘箋又無此云盧文弨全誤）

捄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捊誤捋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捊〇按說文捊引堅也今本堅作取誤〇〔補〕案十行本分作取士二字尤誤又捄音俱呂沈同沈當作忱）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設當誤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申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兊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兊兊正義云行於道路兊然矣是其本作兊此箋意以兊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其不云讀爲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王眷說棫卽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櫝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犢誤櫝是也爾雅疏卽取此車下有輻字此脫）

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棫下盧文弨云脫拔明入柞棫是也此因柞棫複出而有誤）

盇往質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盇胡臘反正義本是蓋字云家語作盇盇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盇也考蓋盇古同用字耳）

斑白不提挈（相臺本同小字本斑作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爲斑字）

予曰有奔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云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趍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卽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蓋往歸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質誤歸是也）

學頌於大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訟誤頌非也頌讀當爲容卽漢書所云善爲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爲如字誤之甚矣）

傳甚未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棫雨逼反樸音卜沈又符卜反**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槱音酉字亦作槱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枹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

【疏】芃芃至趣之○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之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桵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祀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槱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燿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礼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卽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雖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圜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圜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祀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槱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槱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作贊祼古亂反**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峨本又作俄五歌反髦音毛

【疏】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祀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祀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礼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祀當執璋也王肅云瓚臣從王行祀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礼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祀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祀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文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礼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慤而趨賓容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淸廟箋云周公之祭淸廟其礼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璋爲祭合於爾雅毛不爲祭蓋以行礼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箋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淠舟行貌楫櫂也箋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孚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又謂之楫櫂直教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船此舟船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行貌楫櫂○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淠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爲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礼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故也若如周礼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万二千五百人也此詩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礼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排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礼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礼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遂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礼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礼義

（然後施之万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罟音古〔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爲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修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修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爲卑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追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此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箋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天官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雖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万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覩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譬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爲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擧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人以喻爲政有擧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旱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後者故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干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荊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篋以爲筥箱又屈以爲釵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僞反）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弟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豈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豉反下同○〔疏〕瞻彼至豈弟○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楛不謂叢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箋旱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瓚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以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秬音巨黒黍也鬯敕亮反以黒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煑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汋○）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箋云攸所降下也○降如字又戶江反注同○〔疏〕瑟彼至攸降○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鬯酒爲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絜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爲玉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黒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予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雖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駮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功則加賜袞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褻賜以朱戶以明其別異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鳶悅宣反鴟尺尸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鳶飛至作人○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鴟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鸞鷟在梁以不驚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騂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

〔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瑟衆貌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說文作寮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寮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熂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熂何沈虛刈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本亦作倈同佑音又○）

〔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或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軌反字又作虆同施以豉反注同枚芒回反蔓音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箋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疏〕（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干祿焉○箋葛也而至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側皆反本作齋下同○）

〔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行下孟反見賢遍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許韋反○）

〔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爲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也此大任又常能思愛周姜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藩屏之廣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宜三年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爲故知思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爲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時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見於冨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冨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兇音凶本又作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勗許玉反下同）

〔疏〕（惠于至家邦○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偏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爲文王雖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傳宗公至恫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釋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

衆和万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甲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爲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同廱於容反○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猒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厭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

【疏】雝雝至不瑕○毛以爲文王之德行也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摠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雝雝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爲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箋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卒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摠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箋臨視至高大○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斂而外訥或貌儒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人之所有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拾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厲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或作癘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絕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弟音悌亦作悌○諫爭爭鬭之爭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造爲也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乂音刈○

【疏】不聞至斯士○毛以爲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illegible]古合亦好[illegible]王之在宗[illegible]助祭有孝[illegible]人不求備[illegible]莫不自勵[illegible]矣言成人[illegible]矣小子未[illegible]身無所擇[illegible]之有名譽[illegible]成人小子[illegible]與天合則[illegible]合於法無[illegible]天合若賢[illegible]箋式用[illegible]明有不[illegible]者[illegible]聞達者[illegible]不長論語[illegible]不學而能[illegible]長不諫爲[illegible]有不能老[illegible]具焉上言[illegible]施仁之稱[illegible]不責其備[illegible]也而孫[illegible]不能諫諍[illegible]離矣[illegible]求備也○[illegible]虛廢也王[illegible]未成皆有[illegible]以此爲助[illegible]是後生未[illegible]祭而化故[illegible]時已成也[illegible]人則皆謂[illegible]言文王性[illegible]則亦謂古[illegible]文也箋不[illegible]可擇化其[illegible]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

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棫樸

樸枹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抱木必茅反正義
此故云樸抱木也是正義本作抱也於經中爲苞字釋言所
爾雅字從手當以釋文本爲長也
謂苞稹○按抱者枹之譌文抱者苞之或體其實當作包
言包裹然舊挍非

豫斫以爲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斫作斬案釋文云斬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豫斫又云是豫斫也是其本作斫）

乃命取秩薪柴〔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作峩峩注及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爾雅皆可證）

王肅云○本有圭瓚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有缺文耳）

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浦鏜云記文無伯字是也）

此及祭統言大宗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貌）

淠彼涇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淠誤渒注及正義中字同）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周禮二字）

又出征伐之事〔補〕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彫作雕下同案釋文雕都挑反正義標起止云追彫是二本不同也彫雕古同用字）

以罔罟喻爲政（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罔誤網）

○旱麓

作旱麓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下當脫者字是也）

明前已得周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下）

若斬木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材誤林是也）

榛以栗而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誤以大當小字誤以國語注考之是也）

織以爲牛筥箱器（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斗按所改是也）

箋旱山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非也○當作下）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旣誤逸彫誤周考國語浦挍是也）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爲長）

說文云瑟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文作璱無者字非也考說文引詩止作瑟以證璱字從玉瑟正義所見本不誤故但取其如瑟弦之義而云瑟者者字爲下起文殊無取於璱字也釋文瑟下云字又作璱不云說文作璱是矣○按此說甚誤明明引說文玉部璱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璱者之誤耶又云說文引詩止作瑟彼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稃誤秠非也此見鄭周禮鬯人注及荅張逸生民正義有明文浦失考之）

行步有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誤步是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閩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鼎云非是也餘同此見前）

一云此祭天也〔補〕通志堂本盧本此作柴各本所附同案柴字是也釋文挍勘山井鼎云一字可刪考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所易之今字餘多同此）

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小字本相臺本枚作枝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木案枝本是也枝條也本枚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既言依緣先（閩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補是也）

○思齊

爲相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睦誤也）

無是痛傷（小字本同閩本毛本同相臺本傷下有其所爲者四字案有者是也沿革例云諸本皆無其所爲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複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毛本凶作殃案釋文云殃本又作凶正義標起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意寧百神（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億誤意是也）

辛男尹侯（閩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佚皆形近之譌韋昭云辛辛甲尹尹佚即本此賈唐注可證也）

宮謂辟廱宮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廱作雝案廱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猒也（小字本相臺本猒作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猒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猒也一本作保安也射猒也非正義云言安無猒也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猒也是正義本作安無猒也無上保字考此經爲無射亦保一句發傳若分訓射保即不得保在射上當以正義本爲長考文古本作射猒也采正義釋文釋文非字舊脫今補見後考證）

箋云厲假皆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業也鄭作厲力世反又音癘病也假古雅反大也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瘕字與定本集注同也考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爲厲瘕假之行者當作爲厲瘕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瘕之假借如噫嘻旣昭假爾之箋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隸釋唐公房碑用作厲蠱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蠱假聲相近是也此所謂以破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癘經書癘字多譌厲不可勝正）

行此化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行此當作亦所）

上能敬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尙案所改是也）

言安無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正義上云言以顯臨之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惡誤疫○按今說文壯部癘惡疾也可知上下文皆當作癘矣）

小子其弟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謂大夫之子弟以下子弟字凡四見是作弟子者倒也考文古本作謂其子弟采正義而并添謂字非也古句中增多之字往往取於正義此不悉出）

古之人無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釋文云無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考此經字自作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療旣匡旣勑箋中竟改爲匡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讀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云斁毛音亦猒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觀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斁猒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髦俊也見上棫樸傳斁猒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舊挍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浦鏜云質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仁當作行形近之譌）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臣下亦使之然六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故言五章章六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章六句上有二章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竝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天下往況反下追王當王同〔疏〕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上至盛耳○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睿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嚳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筭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耆巨夷反廓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郭眷本又作睠又作劵竝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疏〕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比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衆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敍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維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万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敍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敍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无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傳耆惡至宅居○正義曰耆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爲惡祇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虎卽見伐二國竝言天須暇者亦雀命云崇孽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檿山桑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除也菑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神蔽者爲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栵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檉勑丁反椐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鬄又作鬀同檿烏簟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栭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樻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隘於懈反刊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菑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栵木之處也啟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木其爲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爲檿木其爲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從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入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啟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從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栵栭檉河柳椐檟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栭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靭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積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傳從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串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无他義也○傳配媲○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兌易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易以豉反下施易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大伯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反○**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 帝省至四方○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光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合大伯讓功偏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无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善○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脩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箋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興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大伯時者由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論語稱大伯三以天下讓民无得而稱焉注云王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大伯恨世人不知并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爲覆有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貊本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豉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如字徐于況反比必里反偏音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无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祉音恥

疏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偏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无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此王季之德人无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无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貊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无謹諱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偏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偏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也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忿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比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

（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匹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無是畔道无是援取无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荅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音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祜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同○

【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无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安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旣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安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荅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无然之文而傳分爲二无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箋叛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拔扈拔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賄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擧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擧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侵共○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辯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竝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卽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卽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予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晃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卽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晃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釆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已擧兵所以荅之謂荅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万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

【疏】依其至之王○毛以爲上旣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旣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嘗建國都乃爲万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万民之王○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旣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職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飮我泉無敢飮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旣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万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絶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无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卽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益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益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卽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卽不敢當陵飮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旣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无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旣復從乃遷居要所也文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

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无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幢幢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

【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箋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上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人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无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无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无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訙又作誶並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傍聝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禷禡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茀音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仡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違也刺七亦反佹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

【疏】臨衝至無拂○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彊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玉藻云聽禦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當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者○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卽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茀茀至忽滅○正義曰此茀茀亦宜猶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既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若周世絕句又云一讀莫若周世世絕句周世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盛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證上維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正義云其政不得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爲正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爲也例詳前唐石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爲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居也則巳見辭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

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徒形近之譌）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奏案皆誤也當作其奏云謂王肅奏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爲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檉河柳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下有椐樻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爲杖亦竹名似扶老謂似扶老之木也樻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似陸璣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是正義本經作患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同也）

路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眚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揔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爲誤失之矣）

天立厥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媲也正義云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考正義之說是也箋云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此申毛以配是妃之假借字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厥配本亦作妃音同注同其亦作本非也乃依箋字改經耳某氏爾雅注當卽所謂以破引之如引其震孔有之比段玉裁云古多用妃少用配妃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者酒邑也今人云配合周秦人云妃合嘉耦曰妃非專謂男女也經文本作妃毛以配合解之鄭以后妃解之改妃爲配自是後人所爲○按段說是毛用釋詁妃媲也非讀配爲妃也）

柳而檉河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而恐柳誤是也）

一名兩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雨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光作兄案皆誤也當作天）

維此王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傳而云此云維此王李彼云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義雜記辨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貊靜也箋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廿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段玉裁云此章詁訓本左氏係箋自外誤今正衍箋云二字）

慈和徧服曰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徧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善不解倦（閩本明監本毛本解誤懈案此依服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爲文用懈字）

畔援猶拔扈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拔作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及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拔字或作跋考拔跋古字通用但釋文不云本或作跋則此箋自用拔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拔是也閩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是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遏知正義本必不作遏者以釋詁按遏兩有若作遏卽不得云彼作按也）

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王當王季誤是也）

箋叛援至曲直（閩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拔扈所改非也）

是也○毛以徂爲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敢興兵相逆大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明監本毛本邗誤邦閩本不誤○按作邦作邗皆誤當作邘从邑于聲音況于切今本尚書大傳此字亦誤作邗）

爲萬國之所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嚮案嚮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嚮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文古本悉改作嚮未是）

非爲密須兵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須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之）

而驚散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下當脫怖字是也）

遠方不奏（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予懷也謂字誤）

同爾兄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後漢書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入韻顧炎武說同考正義云和同汝之兄弟之國是其本作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閩本明監本方誤萬小字本相臺本方作多一作壹考文古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耦下同）

以加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謂色取人而行違（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按舊挍非馬融注可按）

詩意言又無此行（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箋云鉤鉤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當作故）

執訊連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釋文字又作誶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正月出車傳采芑及此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許訓告義別）

於野曰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此正義專釋傳內字耳於外曰禡當仍是於野曰禡考文古本采之以改傳作外非也）

致致其社稷羣臣（小字本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神本或作臣是釋文本作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如魯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其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而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忔（〔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忔作圪云舊譌今改正案圪字是也圪是隸省字見九經字樣土部陸但如此作小字本所附作忔忔皆形近之譌）

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耳字案所改是也故下當補云字）

所以復得致其羣臣（閩本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碩人言庶姜孼孼是舉我之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上當有皃文因孼孼字有複出者而脫去也舉我當爲壞城之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亡定反祲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巳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圖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圖主以養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敍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敍者雲有次敍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覘之故箋取以為說十煇而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季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為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圍臺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
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晢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執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之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太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大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巳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眾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

〔疏〕經始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眾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巳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成○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為之也○箋文王

王以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衞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麀音憂，麀牝。牝，頻刃反。處，昌慮反。〔疏〕傳囿所以至於囿○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臺爲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偏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是爲鹿牝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疏〕傳濯濯至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牣音刃。躍，羊略反。跳，徒彫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虡音巨。樅，徐七凶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鼖。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璧，注同。植，恃職反。栒，荀尹反。縣音玄。〔疏〕虡業至辟廱○毛以爲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己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鍾，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鍾，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爲虡。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卽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註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鏞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箋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也。言傳唯言栒虡植橫，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鍾鼓之也。經有鍾鼓，故特言之，其磬鎛亦有栒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正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己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爲之。○鼉，徒何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薄紅反，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徐音豐。矇音蒙。瞍，依字作叟，蘇口反，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無珠子也。眸，莫侯反。〔疏〕傳鼉魚至公事○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卽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摠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爲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爲總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爲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瞽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復，扶又反。王業，于況反。〔疏〕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偁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也。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爲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張列反，本又作悊，又作喆，皆同。知音智，下同。〔疏〕傳武繼○正義曰：釋詁文。○箋下猶至就盛○正義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爲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卽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假音遐，本或作遐。〔疏〕箋此三后至鎬京○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註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祕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箋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疏〕箋作爲至大功○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卽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无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爲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式，法也。箋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疏〕媚茲至嗣服○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此事。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爲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爲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功成，故引以彼。謂一人之身積漸而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求，言配命，求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

（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昭兹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也箋云兹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戶下同〔疏〕昭兹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爲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爲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爲民愛之如此○傳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兹此至成之○正義曰兹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祜福至之言○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爲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受天至有佐○毛以爲民欲王受福卽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因則爲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爲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敍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爲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疏〕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徙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詁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遹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作問）文王烝哉。（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烝之丞反韓詩云美也〔疏〕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箋遹述至益盛○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也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爲已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正義曰釋詁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應應對之應）文王烝哉。（〔疏〕箋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邪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淢況域反成間有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亟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慾音欲本亦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鴆反行下孟反）王后烝哉。（后君也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疏〕築城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繼得伐崇卽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淢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溝是揔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淢洫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申傳淢成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夫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駮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辭以見二塗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戶旦反徐音寒）王后烝哉。（〔疏〕王公至烝哉○正義曰既言築作豐城欲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卽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之牆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氾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氾芳劍反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

文又云皇君亦大之義故爲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爲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溢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疏〕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既言辟廱卽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挈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武王烝哉。**〔疏〕考卜至烝哉○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兆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卽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吉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芑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傳直專反下同**武王烝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言實以功業爲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爲人君之道哉○傳燕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猶至弃基○正義曰詒訓遺卽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竝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倒

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浦鏜云當脫一異字是也

取辟有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壁

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辟三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壁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 毛本準誤淮閩本明監本不誤○按舊書準多作淮

所以法大道順時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趾作止下同案止字是也止趾古今字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說之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始度靈臺之基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度當倒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盧門反思也一云鄭音倫下同是釋文本亦有段玉裁云論者侖之假借字也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

義俱在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具誤俱是也

目有眸〔補〕釋文校勘記通志本同盧本眸作眹云今從浦挍案考周禮釋文則浦挍是也

月令季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入字錯入季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

今合樂鼉魚甲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藥頍弁正義引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可作陸疏有合藥語之證

無目眹謂之瞽 明監本眹誤眄閩本毛本不誤下同○按正義眹作眹

外傳稱矇誦瞽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瞍誤瞽以周語考之浦挍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案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遐作假案釋文云假音遐本或作遐正義本是遐字故引禮記亦順經文作遐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依東觀漢記引許作御疑作許是傳寫之誤詩經小學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

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履踐作踐履案踐履是也正義云戒慎祖考踐履之迹可證

洛誥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同受福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福下有祿字案此當作同受福祿矣

○文王有聲

而四章言武王之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王當文武誤是也

文王烝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文誤武後改正

邘者密須混夷之屬 明監本毛本邘誤邦閩本不誤○案此邘亦邘之誤詳皇矣

匪棘其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亟或作棘正義云棘急釋言文是其本作棘

申傳淢爲溝之義 明監本毛本爲下有成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爲當作成字耳

欲又本之前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

而豐水亦汎濫爲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汎作氾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氾字亦作汎考說文汎浮皃氾濫也當作氾者爲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亦作本同

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害誤之是也

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兼誤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案悌是正義所用今字

上言皇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案此當脫箋云二字也上箋變謚而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

故云傳謀以安彼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當作敬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一）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大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禋音因嬪婢人反韣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齊側皆反又如字）〔疏〕（厥初至后稷○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

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議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與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侯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雖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文民爲始祖之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會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傳禋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註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

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祀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爲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祥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産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禖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祓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鳦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巳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志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巳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祀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誰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箋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

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郃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所卽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與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踐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卽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彌面支反達他末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拆物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註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疏】誕彌至生子○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所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肯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肯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羍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堛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拆堛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拆堛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爲裂也拆堛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堛災害不爲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易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方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肯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好淫而有此肯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遍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巳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駭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氷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適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如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恠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發其聖父之旨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昔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誕寘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其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後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矣○箋天異至異之○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此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變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說文作疑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菽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蒲具反穟音遂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唪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實覃至唪唪○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蓺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實訏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傳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訏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敗實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爲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鳴呼儀禮註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鳴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鳴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從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粱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註穀粱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蓺之之文爲下捴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瓝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蓺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故云蓺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

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弗音拂韓詩作拂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幷注並同褎余秀反穎營井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疏〕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概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

（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茀治至天命○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言植穉菽麥尚書稱播穡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揔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揔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柔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臚無用故以種爲雍臚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莠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註云銍斷去橐也秸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要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粟然極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箋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卽大田旣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根不莠也傳以褎爲長故申之爲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粟粟止言粟粟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案集註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官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侯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卽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秬音巨秠孚鄙反亦黑黍也又孚卑反郭芳婢反糜音門爾雅作虋同郭亡偉反赤粱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粱粟也稃芳于反字書云虋穈也應應對之應爲于僞反下天爲已同○）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恒古鄧反本又作亙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

〔疏〕（誕降至肇祀○毛以爲上旣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苗之糜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旣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檐之以此秬秠糜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傳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糜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箋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太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恒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箋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而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舂傷容反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舀弋紹反簸波我反蹂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溲濤米聲也爾雅作溞音同郭音騷烝之烝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穅音康字亦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淅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又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毇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也子沃反簠音甫簋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旣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祀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羝都礼反字亦作羝軷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爲軷字林同父未反燔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芟所銜反獮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諏足須反○）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疏〕（誕我至嗣歲○毛以爲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祀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穰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旣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釁而烝之其氣浮烰然言升盛也旣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祀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蕭與祭牲之脂膏而爇之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祀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爲尸羞旣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舂揄簸蹂爲事之次蹂之言潤旣簸去糠或復以亦潤濕之將更舂以趨於鑿載謀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祀非穀熟已謀以此爲思又以興嗣歲爲興起新歲餘同○傳揄抒至浮氣○正義曰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旣舂而未簸故知揄爲抒臼釋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舂而爲之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旣在簸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潐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溞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有氣故言烰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箋蹂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旣舂而粺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一簸始爲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

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舂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舂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舂禘之盛韋昭云率后舂之亦天子親舂也酒與食用此米爲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歎糅矣而甫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卽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獮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今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爾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爲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獮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獨爲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卽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稼卽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問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蓺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蓺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卽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往郊○正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爲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須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爲烝之釋之正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揄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礼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礼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祀故云思念其祀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爲穀孰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蓺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卽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礼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礼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礼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天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與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與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穫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徵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合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卽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礼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己祈祈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卬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菹莊居反醢音海上時掌反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

〔疏〕（卬盛至于）今○毛以爲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爲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爲郊兆之祀爲異餘同○傳卬我至大羹○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礼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亶誠至器質○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文上傳肇爲始此亦當然○箋庶衆至天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爲幸以彼是警戒之辞故爲冀幸之義此既爲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生民

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攸案段玉裁云也攸二字）皆當有是也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名之作之名案之名）是也讀之字斷句名字下屬正義可證

變禖言禖者（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上禖字作祀案山井鼎云諸本皆非作媒似是是也）

吉爭先見之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爭盧文弨改爲事是也）

鄭記王權有此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記疑志字誤非也考鄭記與鄭志）（非一書鄭記六卷康成弟子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浦失考）

弃黎民阻飢（閩本明監本毛本弃誤棄下帝曰棄同飢誤饑按引尚書作弃依彼文也○按唐人）多以棄中有世字乃悉改爲弃此不盡一者轉寫所致也

釋詁文介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當作云）

是爲震爲有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爲恐謂字誤是也）

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達毛云生也沈云毛如字正）義云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云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段玉裁云蓋是達達生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之言沓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易履皆假達爲沓也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華傳先釋卬烘而後釋桑薪又見詩經小學

不拆不副（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拆作坼案坼字是也釋文可證又說文土部坼下引）此詩作拆者形近之譌正義中十行本尚閒作坼明監本毛本盡改爲拆誤甚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達當作羍此引羍而不云字）異音義同者省耳不知者乃改之

則又拆堛災害其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副正義作堛副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按舊挍非堛不與副爲古今字此乃蒙上文坼从土而轉寫誤耳

因見稷之生由（明監本毛本由誤易閩本不誤上文云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生由謂此）

少溲於家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豕誤家是也）

此章上四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章字當作句）

欲望衆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言是也）

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感下當脫生字是也）

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疑非字誤是也）

契稷不棄契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契字作棄案所改是也）

因之曰堯不名高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曰之曰堯不名爲帝皆形近之譌也）

姜嫄爲辛之正妃（閩本明監本毛本辛上有高字案所改非也爲當作高耳）

雖帝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雖疑惟字誤非也雖字正義自爲耳據尙書者但帝嚳之三字耳）

實之言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實之言適也又云定本爲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類弁正義云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又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趣在義通不爲例者也凡餘經實訓是者視諸此）

訏謂張口嗚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沿革例云諸善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鳴最爲非是今從疏及諸善本作嗚釋文訏下云鄭張口鳴呼也亦淺人改之耳嗚呼古書多作烏呼說文云烏孝烏也引孔子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荏菽戎也（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戎下有菽字考文古本同毛本誤剜入事字案有菽字者是也）

穟穟苗好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正義云其苗則穟穟然美好釋文穟穟下云苗美好也是好美當誤倒）

幪幪然茂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茂盛誤倒）

敗實之爲義（閩本明監本毛本敗作取案皆誤也當作則形近之譌山井鼎云恐以字誤亦非）

訏音呼字又從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呼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按非也）

相地之宜宜五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宜字案山井鼎云本紀與宋板同）

種雜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實種下云種雜種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又云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山井鼎云據疏雜作雍爲是也釋文涉箋而字譌耳各本依之非也○按釋文本作穕種正義本作雍腫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穕集也集種者集其善種也猶集義集大成之集舊挍非也）

栗成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考文古本作急采正義）

尙書稱播殖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誤殖是也）

秸又云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去形近之譌甫田正義同）

就其成國之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室字譌倒是也）

禹封棄於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誤禹是也）

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考此鄭申毛天降嘉種傳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恒之秬秠（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恒本又作亘正義云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考恒亘是一字）

以歸肇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肇作肈下同案釋文以肈字作音詩經小學云玉篇攴部云肇俗肈字五經文字戈部云肈作肇譌廣韻有肈無攴部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肈今考六經正誤云作肈誤是舊本從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於是負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擔誤檐非也檐字見商頌注）

降之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福誤穀考閟宮浦校是也）

故任爲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也）

釋之叟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睪漬米也云云今考其說非也毛鄭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故釋文不以釋字作音正義亦不解釋字說文釋下亦不引此詩毛居正依旁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也）

或蹂黍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考此傳以米與上穅爲對文當以定本爲長）

先奠而後爇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先作既考文古本同案既字是也）

羝羊牡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上羊字衍文也正義云羝羊牡羊者乃自爲文取以添注者誤）

貫之加于火曰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于作於下注當于豆者于登者相臺本作於案於字是也）

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既誤卽）

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犯作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犯字是也正義中十行本皆作犯不誤）

孟春之月令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當以無者爲長）

又取羝羊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以此爲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異）

烰烰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烝誤氣是也）

烝浮與此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浮當作烰此與下互易）

故言烰浮氣（閩本明監本毛本烰作浮案所改是也此與上互易）

又去爲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春誤去是也）

故上言於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

故因兵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因當作問形近之譌）

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箋祀作牲浦鏜云牲誤祀是也）

未至定用何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當知字誤是也）

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新歲二字）

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內當由字誤是也）

于豆于登（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登作豋案六經正誤云作豋誤登升之字从癶豆豋之字从肉从又云云今考豋字此經及爾雅作豋儀禮作鐙說文有𢍏字豋卽鐙𢍏之古字也釋文不以豋字作音正義中字亦皆作豋其明證矣𢍏字或作甑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鄭詩固未嘗用此字毛居正特臆說耳○按舊挍本所引劉台拱說）

其香始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香一本作馨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上帝則安而歆享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饗字是也正義云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可證凡歆饗字皆當作饗享祀字皆當作享二字截然有別宋時寫書乃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

不調以鹽采（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采作菜案所改是也）

抑云庶無罪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耇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疏〕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巳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耇凍梨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耇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行道也葦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爲此于僞反注內爲設同〔疏〕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筵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筵以然反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稚直吏反〔疏〕戚戚至之几○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筵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戚內相親也相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踧子木反踖子亦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酢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醆側簡反字或作琖同〔疏〕肆筵至奠斝○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正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既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巳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踖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上故文與鄭異耳○箋緝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巳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傳斝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揔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斝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牲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有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薦之禮韭葅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醓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醓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臄渠略反字或作醵咢五洛反毛云徒歌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䑙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吺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者夜反〔疏〕醓醢至或咢○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并韭葅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殽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曰咢○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以通俗又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悞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醓所以擩葅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葅故云韭葅則醓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葅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箋云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鍭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句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爲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簞反觶之豉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告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耋期音其百年曰期頤僅其靳反〔疏〕敦弓至以賢○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觳矣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合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群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傳敦弓至中蓺○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雅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群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義言鍭是矢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

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蓺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箋舍之至爲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蓺故又解之云蓺是質卽所射之物正鵠之揔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敎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敎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射之意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罰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惟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耋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旣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觶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應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者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人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

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卽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與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偏釋之○句古豆反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偏音遍**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疏】敦弓至不侮○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偏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爲此善射以擇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告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爲興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告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敎弓卽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指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偏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醹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醻音淳

【疏】曾孫至黃耇○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醹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耇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福○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以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卽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

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湯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

【疏】黃耇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耇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養○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遍反

【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揔稱之淸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敍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且於上文歷

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煇胞狄閽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美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礼終其事箋云礼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豉反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万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疏〕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万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礼終其事盡礼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礼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辭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礼解酒故云礼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万年連文六章七章万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万年宜斥成王也六章万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万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値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揔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疏〕既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礼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万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殽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俶尺叔反嘏古雅反〔疏〕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礼莫重於祭饗燕是礼之始祭祀是礼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礼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文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礼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祀爲重礼終燕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礼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亦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尸射以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爲尸故不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俶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以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以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釋詁文也作事所以爲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言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illegible]男男尸[illegible]者必使[illegible]其用適[illegible]筮無父[illegible]尸不必[illegible]白虎通[illegible]公爲尸[illegible]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褻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疏〕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主之所祭籩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麋麇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蠃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菁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蚳醢[illegible]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礼而不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之辭言其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豉反〔疏〕威儀至爾類○毛以爲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時之中皆以爲君子之人臣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正義曰[illegible]

（轉相敎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壼苦本反鄭梱致也梱苦本反致直置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有万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爲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万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緻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壼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箋壼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卽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遵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告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壼爲廣與毛異耳）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祿福也箋云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注同）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万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著直略反下同〔疏〕其胤至有僕○毛以爲乘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万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爲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與鄭同）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釐力之反媛于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疏〕其僕至孫子○正義曰乘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爲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箋天之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爲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祇祁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疏〕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大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之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卽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卽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卽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爲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爲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万物眾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万物眾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或如字〔疏〕鳧鷖至來成○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万物眾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爲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與公尸在宗庿之內餘同○傳鳧水至眾多○正義曰釋鳥鸍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万物眾多万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涇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庿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庿者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祊當於庿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庿門明在庿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庿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尸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齊才細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助成王也○爲于僞反注同協句如字〔疏〕鳧鷖至來爲○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卽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箋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偏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庿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庿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庿今鳥出在水傍而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雖蜡祭耳故注云疈疈牲胷也辜磔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也卽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注云万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万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眾摠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摠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

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為摠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祫以后稷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摠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宜者謂祭未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殽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渚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渚之與反沚音止）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箋云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湑息汝反泲子禮反字又作醑同）

〔疏〕鳧鷖至來下○毛以為時既大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王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箋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凡為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處是也○箋湑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泲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潀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潀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潀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薶同）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疏〕鳧鷖至來崇○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潀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鄭以為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潀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眾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潀水會宗尊○正義曰潀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眾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潀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潀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潀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鄉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潀當是水外之高地潀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潀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為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潀為喻也爾雅以祭地為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雖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祀未畢若有事然祭祀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知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亹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令力呈反）

〔疏〕鳧鷖至後艱○毛以為時既大平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燕坐熏熏然其又和說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為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亹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亹山至和說○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潀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說也○箋亹之至之意○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為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亹名為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

祭於臟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揔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行葦

敦史受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敦本又作惇同正義本是惇字）

不利方反（補通志堂本盧本不作又方作今案不字方字誤也）

燕伐北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伐作代皆非也浦鏜云代誤伐是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傍作旁案旁字是也傍乃正義所易今字）

故經以成形名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經疑徑字誤是也）

或陳言筵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作設考文古本同案設字是也）

王俱爾而揖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邇下文皆作邇可證也經注作爾正義作邇爾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邇鄉面南北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面誤面南是也）

邇大夫北面少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面當作皆分爲二字而誤也山井鼎云儀禮元文作大夫皆少進正義引略大夫者不備耳）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嘉殽脾臄（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依此是正義經當作加字考此箋之意以嘉殽之文與脾臄相連明爲一事不與他經單言嘉殽者同故用加殽爲說以加訓嘉者詁訓之法也若經字作加則箋無庸云故謂之嘉矣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徒擊鼓曰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徒歌曰咢正義云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考歌字當爲鼓之誤王肅有擊字與今爾雅文同或毛讀爾雅無）

鄭注儀禮云醓汁也（補通志堂本同盧本醓汁作醢汁云醢舊作醓考六經正誤云醓海也海字誤潭建本皆作汁與國本作醢案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醓醢屈鄭注云醢汁也是解醓乃醢之汁也監本誤合醢汁二字爲海字諸本亦各漏一字故不可曉也今考此當作醢汁也爲是小字本所附亦誤作醓汁）

又云口吹肉也（補通志堂本盧本吹作裏小字本所附同案今注疏所附裏作次吹當次字形近之譌段玉裁云次是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然則非口裏可知口次猶口邊也）

是爲嘉美之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加當作嘉與下互換而誤）

服虔通俗文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又恐文誤是也）

故謂之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嘉當作加與上互換）

以擇其可與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正義本有）

言賓客次第皆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第作序考文古本同案序字是也）

觀者如堵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是正義本無此一句釋文云觀者古亂反如堵丁古反是釋文本有也此亦合併之未檢照者故經注正義舛互）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曰字上當有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因複出而脫去也正義云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是其證各本皆誤）

耄勤稱道不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勤音其正義云而能勤行稱舉其道是正義如字讀考鄭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此乃本之異者勤字不得讀爲期釋文所音非也）

勤音其（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此云期音其是宋監本勤字作期也今考此傳正義本是勤字如字讀之釋文本亦是勤字但讀勤爲期故云音其也集韻七之其鉬下有勤字即本於此其實鄭射義注所云旄期或爲旄勤者期勤各如其字讀之此正義長於釋文也宋監本改勤爲期亦由謂勤不得音其耳但非陸意〇按陸本必是本作期音其此與往近王舅本作王迈同）

又解四鍭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鍭誤鏃案山井鼎云下除金鏃鐵鏃外皆同是也）

孫炎曰金鏑（閩本明監本金作者毛本倒之案山井鼎云兩誤是也）

以此知爲毛之意亦爲大射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此至之剜刪者一字誤也當作以此知爲大射毛意亦爲大射也）

蓋觀者如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堵下浦鏜云牆字脫是也）

而先自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自疑目字誤是也）

鄉大夫之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

說文作㲉（補通志堂本盧本㲉作彀案彀字是也）

二京賦曰彤弓既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斯誤既是也又云二當作東非也李善文選注引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是通稱二京矣）

先生大夫之致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仕譌位是也）

故得壽耇（補案耇當作考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考）

以受大夫之福（補閩本夫作大案大字是也明監本毛本誤人）

釋詁文鮐背耇老壽人也（補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云案云字是也浦鏜云人衍字以爾雅考之浦挍不誤）

皮膚消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消誤消是也爾雅疏引即取此正作消）

則老人於是始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求當作來形近之譌）

〇既醉

大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大上有告字案正義云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考釋文以既醉大平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無告字維天之命在頌故序云告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既醉在雅序本不云告或作本誤譌正義引既醉告大平即出於或作本也）

在意云滿（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在作志云作充毛本同案在字云字誤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補案當衍一章字毛本不誤）

此施爵賞於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爲案所改是也）

事謂惠施先後（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惠施倒案倒者誤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助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作與案助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可證）

俶終也（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終作始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祭祀是禮之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祭是也）

釋言文明朗也（補案文當作云毛本不誤）

釋詁文俶作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恒豆之菹（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菹作組十行本初刻作菹後剜作組案剜者誤）

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至豆剜添者一字）

若羸與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蠃誤羸下同是也）

乃由主之所祭（閩本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及當作恒豆）

有韭菹青菹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菁誤青是）

是靜加之義（補案加當作嘉毛本不誤）

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潁作穎明監本毛本同案穎字是也廣韻云穎又姓左傳有穎考叔穎即穎之別體俗字）

各欲其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敎）

壼之言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梱作捆案梱字是也正義中字十行本皆作梱致同又見鴇羽）

使至室家之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

孝昭皆取此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孝是也）

使祿臨天下（小字本同相臺本祿作錄閩本明監本毛本臨誤福案錄字是也以錄解祿是爲訓詁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引見樛木正義錄臨者今文尚書所謂大錄考文古本作莅臨不得其解而臆改之耳）

謂使爲政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此章云釐爾女子（〔補〕案子當士字之譌毛本正作士）

○鳧鷖

神祇祖考（明監本毛本祇誤祗閩本以上皆不誤）

祖者則人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考誤者是也）

經序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例恐倒誤是也）

涇水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涇水中也誤作水名也下云水鳥而居水中又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承上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釋名作徑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字或是後改正義本當未誤）

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謙作嫌閩本明監本同案嫌字是也下箋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不誤）

爾者女成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者作也考文古本也字同案者字誤）

大宗伯畐辜（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畐作疈案所改是也當與下疈而磔之互易見下）

故注云疈畐牲胷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畐作疈案所改非也畐當作副經作疈古文也注轉爲副而說之所以曉人今周禮注盡作疈者不知者所改也此正義所引自不誤但副壞爲畐又互易其一處遂不可讀今正之）

疈而磔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疈當與上大宗伯畐辜互易副之壞字也見上）

謂禜禳及蜡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磔誤禜是也）

此得摠祭羣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神誤臣是也）

此蜡祭祀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祝誤祀是也）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俱當作供形近之譌）

但不以爲宗廟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當有箋字）

集處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處當注字誤是也）

有瘞堙之象（〔補〕案堙當作埋形近之譌釋文可證）

故以潨爲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潨誤衆下章正義衆者水會之處亦潨之誤也）

若無大宗伯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然字譌是也）

唯山用埋爾（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而案爾當作耳）

禰以宗爲社宗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禰作偏案所改是也）

其神社同故云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社神字誤倒是也）

故以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下有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艱作難明監本毛本今誤安案難字是也正義云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可證）

傳欣欣至多祈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幾作也案所改非也此衍字）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無下祭王神六字案所刪是也此複衍）

於臘亦聚祭之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當衍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假音暇）〔疏〕（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皐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爲撝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摠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勗香玉反）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虔反）〔疏〕（干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

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箋干求至以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万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交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得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法之○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治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行下孟反）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疆居良反下篇同）

〔疏〕威儀至之綱○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爲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有常○正義曰抑傳亦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音洛）

〔疏〕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爲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綱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塈許器反）

〔疏〕傳塈息○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力泊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

〔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皆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抱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敘之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詩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是也鳧鷖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時共當一世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illegible]注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子計不應共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右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名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二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場音亦裹音果餱音侯食也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音良糇也橐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僞反爲夏于僞反又如字）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乃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僞反下非爲爲公劉皆爲同）

〔疏〕篤公劉至啟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以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被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何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鬬民而去不與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疆場之乃積

（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忪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鬬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摠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邰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名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盍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胥相宣偏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偏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甗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

〔疏〕（篤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偏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偏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謂順事則宣謂偏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偏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之言耳順其事矣謂順土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傳巘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溥大覯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

〔疏〕（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溥大覯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爲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廣下濕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連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衞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荅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蹌七羊反○）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扆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反搏音博沈又音付）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疏〕（篤公劉至宗之○毛以爲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蹌蹌至升坐○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遠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揔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揔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亨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殽酒各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

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西也祇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挺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摶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爲之君爲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國之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邰○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鳩反）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羡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羡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同羡音賤又音衍下同）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

〔疏〕篤公劉至允荒○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邰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單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陽原之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庶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之影皆爲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皆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邰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漑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處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既至豳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邰之日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箋邰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万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名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名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縣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卿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摠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万爲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万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乘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摠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末○）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銳反鞫居六反厓五佳反亦作厓隩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奧○）

〔疏〕篤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爲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偏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正義曰鍛者治鍛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鍛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君民豳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由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上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言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歎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爲互也內則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汭名以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

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溯此芮鞫爲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別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音迥。〔疏〕泂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爲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爲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餴甫云反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饎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餾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饙餾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云餴熟爲餾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繄於兮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泂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爲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泂遠至酒食○正義曰泂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音脩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箋流潦至繄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爲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沃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饙謂爲饙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王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爲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濯滌也罍祭器○罍音雷滌徒厤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滌罍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下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溉清也○溉古愛反清才性反又如字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箋云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假樂

宜君宜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作宜字正義云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揔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是正義本作宜字與一本同段玉裁云作宜爲俗本也詳詩經小學

曰舊章不可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亡誤忘是也

不解于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匪解作音或其本不作匪今通志堂仍作不詳後考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匪當是依公劉箋中不字經中匪字而爲之耳

詩云民之攸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塈當作呬見詩經小學○按此古假借字

○公劉

反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反作及案反字是也正義云而反歸之可證

以深戒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作公劉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是也

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遺至王剜添者一字此情所當作所奏句末衍見字下衍上脫補而未去者也

去中國而適戎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狄字誤是也

不窋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有公劉二字案此誤補也當云不窋稷子稷字誤作之耳

以理而推實據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下有難字案所補是也

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反誤及是也

分陝而治周公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古案此用樂記文也當作周公左召公右因公字複出而脫去三字

迺埸迺疆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埸作場毛本同案唐石經誤也釋文云埸音亦可證注及正義中字十行本盡作場亦誤

戈句矛戟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矛作孑考文古本孑字亦同案矛字誤也釋文以句孑作音可證鄭考工記注廣雅皆作孑方言作釨孑釨字一耳

欲見公劉不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恡誤忲是也

囊唯盛食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橐誤囊是也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其剜添者一字當衍自上以字也

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應當作思

而無永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歎字或作嘆正義中字皆作歎是其本與釋文同考文古本作歎采正義釋文

猶文王之無悔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悔作侮案正義云故云猶文王之無侮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是其本作侮字段玉裁云謂皇矣末章四方以無侮也譌作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見詩經小學

陟則在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甗本又作巘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正義云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依此是正義本亦作甗字與釋文本同故引重甗以釋之也今正義中巘字及標起止云傳巘小當是合併以後改之釋文云與爾雅異者謂爾雅作鮮爲異不以此當重甗隒也其實鮮甗字異義同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如逝噬𠾰鞹墳汾訛尤郵之屬是其比矣唐石經以下作巘出於又作本

言居民相愛　閩本明監本毛本愛誤土案浦鏜云居疑君之誤是也

雖言玉瑤容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誤惟案此當作唯

瑤言公劉有美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下脫者字

乃覯于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案此經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迺宣迺陟乃覯乃依乃造迺岡迺理乃密凡十三見十行本四字作乃九字作迺小字本相臺本乃密作迺爲異餘同唐石經盡作迺考釋文以迺埸迺裹迺覯乃依乃造作音凡五見而三迺二乃則二文錯亂久矣傳中亦迺乃互有箋有乃無迺當是經本作迺傳箋轉爲乃而說之故正義中亦悉用乃字也或遂以注改經耳當從唐石經也山井鼎云古本迺乃二字參差不同是因其錯亂又從而互易之

論難曰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荅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是其本作論字

謂安民館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館客一本作館舍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且言爲之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京誤丘是也）

飲酒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樂作落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則有落之之禮又云落室之禮是其本作落字釋文不爲樂字作音其本或與正義本同合併時所取經注本字作樂與斯干注同不合於此正義也）

儉以質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是其本作且字）

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易傳以依爲扆字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鄭於豈反箋云或扆字者言箋意耳非載箋文也○按徑云箋云或扆字似陸所據有此語）

羣臣適其牧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臣下有乃字考文古本乃字同案有者是也）

飲食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作落案所改是也食當作酒）

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閩本明監本毛本辨作辦案所改是也然古辨辦無二字俗人分別耳）

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嚮誤饗案浦鏜云依誤衣是也）

適其羣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牧羣二字誤倒是也）

故云搏豕於牢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搏當作捕以七月無羊例之當釋文本作搏正義本作捕也）

國君不能得其社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保形近之譌）

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影皆爲景字是其本二字皆作影考影爲景之俗字論詳顏氏家訓傳不應用之當以定本爲長）

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陽作隰案所改是也）

其證爲什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且形近之譌）

出其三卿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卿作鄉案所改是也）

當用二萬五百人（明監本毛本同閩本人作千案百當作千閩本誤改下字餘文多不誤浦鏜所改皆非）

取厲取鍛（小字本同閩本同唐石經鍛作鍜相臺本毛本同案鍛字是也釋文云鍛本云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也字林大喚反詩經小學云今本說文誤作碬乎加反此誤與彼同也又說文云厲本又作礪正義本是礪字考文古本作取礪取碫采正義釋文）

鍛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鍛下云鍛石也段玉裁云傳鍛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今本傳中脫鍛字考正義云則知鍛亦石也又云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是其本已無下鍛字）

伐取材木（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材作林考文古本同案材字是也正義可證釋文云一本作材木）

材木一本作林末〔補〕（通志本林末作材末盧本作林木云舊譌材末今改正足利本作林木案所改是也此十行本所附作林末末乃本字之譌小字本所附作林木一本作材木順正文而易之耳山井鼎所云古本材作林者采諸此）

校其夫家人數（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校當作挍釋文云挍其音教詳青衿）

俱是渡謂取（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渭誤謂取礪疑而取之誤是也）

公劉之君民豳地作宮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居衍民字作下脫此字）

築作用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用所字當誤倒是也）

大率民民以南門爲正（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民字案所刪非也下民字當作居耳）

則內亦有汭名（閩本明監本汭作內案此當作芮）

上言夾澗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澗鄉二字當倒）

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布形近之譌此正義自爲文注作而）

未詳詩義故爲別解（閩本明監本毛本爲別解三字誤作也字）

○泂酌

下三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樂以強教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強作彊案彊字是也當讀平聲正義云當自彊以教之是其證也表記釋文云強其良反徐其兩反依上一音字亦當作彊徐音字乃作強與正義本此傳不同也）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小字本同相臺本母上有有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剜改有案無者是也此傳本禮記而略去下有字者以意自足也正義仍依禮記文而說之耳相臺本有乃沿革例所謂以取疏中字微足其義者也當從小字本及十行本初刻也）

今呼餐音脩飯爲饋（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者案山井鼎云宋板音脩二字白書是也此正義自爲音不入正文也○按此則文義難讀必須分別者）

饋均熟爲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均字衍文非也今爾雅注脫耳）

以爲此言以釋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以字當作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得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票避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烏罪反爲于僞反）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阿○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大陵至養民○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阜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與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爲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箋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爲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鴆反治直吏反下爲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酋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幽）

（反〔疏〕伴奐至酋矣○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王欲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己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奐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傳伴奐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之也則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自爲鄭讀也○箋伴奐至故逸○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敎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敎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卽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昄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且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箋云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疏〕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昄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土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謂之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茀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疏〕爾受至常矣○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茀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傳茀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末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故以茀爲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茀福至安女○正義曰茀之爲福爲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爲福爾上言百神爲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爲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純大至爲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爲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冰反注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爲法○放方往反〔疏〕有馮至爲則○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爲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爲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爲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恆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爲王所得爲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搃而爲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輔皆釋詁文○箋馮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爲憑几皋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爲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來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爲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譔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云宗人遺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几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几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爲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人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顒魚恭反卬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瑳七何反或作磋論魯困反行下孟反）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云綱者能張衆目〔疏〕顒顒至爲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顒顒至盛貌○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箋令善至相副○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卽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遒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卽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情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詁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翽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僞反）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疏〕鳳皇至天子○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

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皇至衆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四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傅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傅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也○箋翽翽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翽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大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傳藹藹猶濟濟○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卽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箋云傅猶戾也○傅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疏〕箋親愛至失職○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爲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菶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反喈音皆鳳皇鳴也〔疏〕鳳皇至喈喈○毛以爲上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揔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韌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揔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卽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菶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說釋訓又云雝雝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物協服故鳳聲雖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菶菶至和協○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皇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復扶又反○〔疏〕君子至遂歌○毛以爲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求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衆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揔名卽大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卷阿十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奸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驗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遙宄音軌本亦作軌〔疏〕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如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爲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卽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爲奸宄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刺之也五章下

（二句皆敎王爲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下同罷音皮）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毀反遏於葛反慘七感反本亦作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揉音柔本亦作柔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疏〕（民亦至我王○毛以爲穆公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愼其爲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爲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傳汔危至諸夏○正義曰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箋汔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詭隨至憯曾○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愼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愼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愼以傳言愼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謹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不畏刑卽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者卽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卽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逑音求○）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惛音昏說文作惛云怓也釋文惛亦不憭也怓女交反鄭云猶讙譁也說文云怓亂也讙音歡又許元反譊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迹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虯反掖音亦）

〔疏〕（民亦至王休○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爲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愼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爲異餘同○傳休定逑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詁文箋云休之爲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合爲合聚所以申足毛義○傳惛怓大亂○正義曰惛怓者其人好鬭爭惛惛怓怓然故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爲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爲大禍亂也○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慝吐得反○）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求近德也○近附近之近注同）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徐丘麗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對之應○）

〔疏〕（民亦至弘大○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此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愼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愼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汔爲幾厲爲惡戎汝弘廣爲異餘同○傳愒息泄去○正義曰愒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衆厲危○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爲人害也○箋厲惡至道壞○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箋戎猶至戎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繾綣反覆也○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呈反）

〔疏〕（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傳繾綣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義不捨常爲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板音版○）

〔疏〕（板八章章八句○箋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子恤反僤本又作癉當但反沈本作癉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亶丁旦反行下孟反）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爲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爲政敎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

（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超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爲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爲謀爲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爲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箋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爲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爲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爲王誠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爲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至亶誠○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卽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爲于僞反）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本亦作繹說音悅下同語魚庶反○〔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爲惡侵亂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爲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爲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正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爲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敎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爲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謟臣並爲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爲敎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爲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爲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爲逢者誤也○傳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爲樂故以懌爲悅○箋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己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箋云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反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僚字又作寮力彫反囂五刀反警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疏〕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爲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警警○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爲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卽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卽爲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卽上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卽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爲人所倣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卽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箋云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蹻其略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疏〕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爲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其所爲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敎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爲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爲老也非我之言爲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爲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爲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謔謔至驕貌○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己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卽是無所告耳釋訓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箋今王至我言○正義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讒惡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敎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傳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文熇熇是氣熱之氣故爲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懠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殿都練反郭音坫說文作唸屎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吚呻音申吟如字本又作唫同度待洛反斂力豔反共音恭本亦作恭施式豉反賙音周贍市豔反○〔疏〕天之至我師○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爲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爲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懠怒至柔人○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箋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己者○傳殿屎呻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箋葵揆至無息○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

（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壎許元反篪音池攜下圭反和如字又胡臥反）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箋云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豉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婢亦反注同易也以豉反下同摩本又作掣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疏】（天之至立辟○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之導民也如壎然如篪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篪之相和也王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爲善政民必爲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令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爲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爲導也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篪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箋易易至爲法○正義曰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旦反）【疏】（价人至斯畏○毛以爲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郭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爲屏蔽王又身爲大宗維當施政爲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爲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爲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爲其藩郭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爲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爲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爲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爲離○傳价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爲屏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太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爲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郭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揔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

（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箋价甲至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爲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揔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亦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卑亦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傳懷和○正義曰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爲和也○箋斯離王適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爲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爲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渝變也○渝用朱反）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昊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疏】（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謔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驕也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渝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往至衍溢○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爲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阿

王能爲賢有所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作者形近之譌）

自縱弛之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案弛即弛字也釋文云從本又作縱施本又作弛同正義本是縱弛字）

而優自休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優下有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似先公酋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酋在由反云云是其證正義云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遒字標起止云遒終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也郭璞爾雅注引似先公遒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遒字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而終之矣乃自爲文耳如何人斯之五章經中三爾字而正義有六汝字板之三章經中二爾字而正義亦六汝字可以知其例矣凡他書引用不可以爲典要者如此○按正義當本作酋終釋詁文彼酋作遒寫者亂之耳舊挍非也）

書傳稱成湯之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當康字誤是也）

謂居民士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上浦鏜云脫以字是也王字當衍）

德大天之福（閩本明監本毛本福誤性案山井鼎云作得大大之福似是者是也大大正義常語屢見於楚茨以下及賓之初筵旱麓行葦酒等篇）

故以弟爲小福故以弟爲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以弟爲小福六字當衍是也）

豫撰几擇佐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釋文云饌几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或本饌下有食字者爲非則固然矣其以定本字作饌爲非則誤古用饌食字爲撰具字是爲假借撰字不見於說文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佐合入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合作食小字本相臺本合入作食案此十行本分食爲二字之誤也仍衍入字者非）

引長翼輔皆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翼輔誤倒案山井鼎云傳作翼敬無輔訓也其說是也爾雅亦有翼敬無翼輔輔當爲敬涉傳上文而誤）

佐食遷肵俎特特牲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特字案所刪是也浦鏜云所誤肵是也）

然則凡與佐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几誤凡下同是也）

少牢又云祝筵尸（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同後改筵作延下祝筵尸同案所改是也）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閩本明監本主誤生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入升恐升入之誤以特牲考之其說是也）

如圭如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圭作珪小字本相臺本同注同案唐石經是也餘經作圭乃用字不畫一之例此經及正義中字皆作圭當是後人用他經所改考文古本因此每改他經字作珪者亦非○按珪者圭之古文也毛詩不當用古舊校非）

以禮義相切瑳（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磋本或作瑳已見淇奧谷風瑳字是也正義當用磋字十行本皆作瑳乃依注改也）

人聞之則有善聲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又云故有善聲譽是其證釋文云聲論魯困反與正義本不同也山井鼎云譽恐論誤是以釋文本改正義本也殊爲失之）

鳳皇于飛（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皇作凰下同案凰俗字不當用於經典）

鳳皇靈鳥仁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此鳥有神靈也又云說文云鳳神鳥也段玉裁云此傳及說文皆當作禮鳥也麟之趾傳言麟信而應禮騶虞傳言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傳意謂禮而應仁言禮鳥而應仁德之瑞也所謂詩毛說者如此與左氏春秋說同正義本誤○按召南傳當云麟信獸而應禮各本奪獸字）

亦與眾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作亦考文古本同案與字誤也）

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下因字作故考文古本同案故字是也）

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於當作於止此說經之爰止也）

故龍不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下浦鏜云得字脫是也）

燕頷喙五色備舉（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喙作雞案此欲補雞字而誤改喙字耳二字皆當有爾雅疏即取此正有可證）

字從鳥几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誤几是也）

飲食自歌自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飲食下有自然二字見南山經是也此復出自字而脫）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小上疑脫大字是也）

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天下當脫傳天以三字是也）

故云亦集眾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集當作亦）

以羣士慕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似字誤是也）

此經既云多言吉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多誤多言是也）

謂無擾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作撫考文古本同案撫字是也）

出東曰朝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出作山考文古本同案出字誤也）

由萬民物服（〔補〕案物當作協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協）

欲今遂爲樂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今作令考文古本同案令字是也）

以車則人有副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則恐賜誤非也）

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秋之作官大案所改是也）

浦鏜云六誤九是也

○民勞

輕爲奸宄（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奸作姦明監本毛本同案奸爲僞字釋文以奸宄作音正義中十行本亦作奸）

本亦作傜（〔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傜案集韻四宥云傜使也通作繇可見傜乃後來俗譌字耳）

穆王與厲王竝世（〔補〕案上王字當作公篇內同毛本不誤）

憯不畏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不七感反本亦作憯曾也正義云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是其本亦作慘字標起止云至憯曾當是後改詩經小學云說文朁曾也從曰兓聲詩曰朁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云漢及此憯字皆同音假借是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亦作慘以憯作慘猶以訛作詐之誤耳考文古本作摻采釋文而又誤）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又云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是罪當作罰）

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又云故知以定我周家又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是國當作周考文古本作周采正義）

傳以汔之爲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以當作以傳）

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案所刪是也）

爾雅本或作僭曾（閩本明監本毛本僭作云案山井鼎云僭恐憯誤是也）

尚書無逸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典誤無逸是也）

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下當有王字是也）

無縱詭隨（明監本毛本縱誤蹤以上本皆不誤）

惛怓猶讙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猶字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以此勑愼其讙譁爲大惡者又云故箋以爲猶讙譁是其證也釋文云讙本又作譁此亦取聲音爲訓詁當以釋文本爲長）

謂好爭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惛（〔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惛作昏盧本作怋云今挍改案怋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怋字）

釋文惛亦不憭也（〔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釋文惛亦四字作又釋惛云案所改非也當作又云惛不憭也與旱麓燎下又云燎放火也同例衍字又誤文云誤亦倒在惛下遂不可讀今特訂正）

王若施善救（〔補〕案救當作政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政）

止其寇虐之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善恐害字是也）

述合詁文（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補〕毛本無作爲案爲字是也）

春秋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傳作左氏二字案正義云所引春秋傳曰是其本作傳字）

厲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厲作敗考文古本同案厲字誤也）

先愛止中國之京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止恐此字是也物觀補遺所載云宋板止作此必誤用他章文當之耳）

云泄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一上當有脫字是也）

以爲人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恐厲誤是也）

犯改爲惡曰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改是也）

重上人閉門而詢之（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詢作詢案詢字是也）

固義不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著形近之譌）

○板

不實於亶（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於作于案唐石經是也正義云此不實於亶當是易爲今字耳）

管管無所依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繫作也考文古本同案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又云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按廣韻作悹悹）

則無不能深知遠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爲字誤是也）

自此以下是大遠也（閩本明監本下誤不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遠恐謙誤是也）

辭之懌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本亦作懌正義本是懌字頍弁釋文云懌本又作繹繹懌同字也考文古本作繹采釋文○按古無懌字以繹爲之釋文是也）

此於上天（補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正隨從而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就案皆誤也當作然）

及爾同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寮作僚案釋文云僚字又作寮正義本是寮字閩本以下依釋文改耳）

反忠告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反作及小字本相臺本作欲案欲字是也）

告此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之下文可證）

得棄其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上有不字案所補是也）

言日至誠款實而告之（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己字之譌）

以與讒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惡作慝案所改是也）

八十曰耄曲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文字誤是也）

夸毗體柔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體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釋訓云夸毗體柔也無以字）

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汝君臣忽然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又云無有揆度知其然是忽然下當有無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又素以賦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是正義本作責字）

民之多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多僻匹亦反邪也注同考七月序正義云古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是正義本作辟字其正義云皆多邪僻者易爲今字而說之也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注同而於此經獨以僻爲正者以下立辟文連故別之其實毛氏詩經但作辟與下經立辟同字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猶昔育恐育鞫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也後漢書玉篇文選注引作僻乃以破引之當以正義本爲長考文古本作僻依釋文）

庠（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痒誤庠是也小字本所附正是痒字乃出於善本此釋文當本作痒轉譌從广耳小毖篇同）

如攜取之隨人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者形近之譌）

以攜者取處末（閩本明監本取作處毛本末作未案山井鼎云此疏恐有誤字是也者取當作文最）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之字作世案世字是也）

維爲藩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藩當屏字誤是也）

君言宗人宰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疑若字誤是也）

五姓賜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誤姓）

又兵用事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甲形近之譌）

及爾游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游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正義本是衍字）

孔子迅雷風列（閩本明監本毛本列作烈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疏）（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卬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爲下之揔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爲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斂力驗反駿苟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疏）（蕩蕩至有終。○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爲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爲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揔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箋疾病至舊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

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諶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呂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遙反下朝廷同**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也慢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疏】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者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王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取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彊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後因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爲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懟直類反攘如羊反宄音軌**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祝周救反【疏】文王至靡究○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故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爲惡者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執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合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揔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勅領反**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疏】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炰烋至用之○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爲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湎面善反徐莫顯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

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諐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謼或一本作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爲于僞反【疏】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省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俾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蜩音條螗音唐沸方味反蟬市延反字林云蟪蛄蝘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蛁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沓徒荅反**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怵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奰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怵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疏】文王至鬼方○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沓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傚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蟬螗蝘○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蜩字林蜩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螗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詩有燕笑語兮但不得沓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知傳此言則以尚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傳奰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奰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彖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扈音戶）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爲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顚拔喩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顚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仆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夏戶雅反注同）

〔疏〕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顚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喩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顚仆至根貌。正義曰顚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顚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爲拔謂樹枝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顚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喩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疏〕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己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己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己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己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喆本又作哲亦作悊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疏〕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强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爲然也。箋人密至不自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喩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正義曰皆釋詁文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教同道同）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訏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漢音莫爲于僞反篇末今我爲王同）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法也）

〔疏〕無競至之則。毛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愼儀言人君爲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愼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爲教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彊。正義曰釋言文。傳訏大至辰時。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雖彼猶作辭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箋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祀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卽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芳服反下覆謂覆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傚戶教反索所白反）

〔疏〕其在至明刑。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事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介不暫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縱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興猶至之甚。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爲尊尚以覆爲傾敗故云傾敗其

（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灾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音倫）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埽素報反廷音庭灑色蟹反）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逷他歷反流上益反復扶又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爲而下此灾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率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卽敎之行善當俟早而起曉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侵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傳淪率○正義曰釋言文○箋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灾異也天之爲灾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灾告之今仍有灾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洒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以此○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埽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網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鄉也○傳逷遠○正義曰釋詁文○箋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逷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逷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以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主兵事雖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爲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卽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卽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飮至以敎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卽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畿以外爲九州之外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卿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敎令也柔安嘉善也○話戶快反○）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敎一失誰能反覆之○玷丁簟反沾丁念反說文作刮鑢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疏〕（質爾至可爲○正義曰此又戒卿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勑汝爲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豫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愼爾王所出之敎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敎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敎令尤須謹愼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敎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愼之○傳質成至非度○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箋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卽敎令是也愼爾爲君之法度卽威儀是也治民卽是爲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爲政之事故知是敎令之言此文雖承戒卿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愼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愼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敎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愼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爲重故特殷勤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敎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輕恣也敎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易以豉反注同捫音門○）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敎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敎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本作是）〔疏〕（無易至不承○毛以爲出言爲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敎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愼之必須愼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敎之王若敎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敎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愼敎令爲下民之法施順道爲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爲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皋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爲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敎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敎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敎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爲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脅本又作脇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閣反諂勑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覯古豆反奥烏報反西北隅謂之奥饌仕眷反厞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愼反几非反）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疏〕（視爾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卽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卽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爲文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顏爲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覯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爲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

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祀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祀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卽倦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倦乎○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竝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譖本亦作僭子念反注及下我譖同鮮息淺反少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擲直亦反○**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喩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戶公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疏〕辟爾至小子○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愼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喩王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横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傳女爲至僭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諸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卽是愼其容止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卽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喩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喩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意緡亡巾反共音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話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疏〕荏染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爲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爲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傳緡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爲寬柔○箋柔忍至爲德○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於乎上音烏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捘也撕音西**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慕本亦作暮與音餘〔疏〕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導之孰而不可啟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爲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爲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卽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愬音素後皆同○〔疏〕傳夢夢至不樂○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爲憂不樂也○箋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訰之純反又之閔反說文埤蒼竝云告曉之熟藐美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零○〔疏〕傳藐藐然不入○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老也○耄莫報反〔疏〕傳耄老○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爲述也亦爲自也緜箋以聿爲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爲王取譬喩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忒他得反遹于橘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疏〕於乎至大棘○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己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爲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爲王謀而取譬不爲深遠言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斂而使下民貧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八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蕩

峻刑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駿本亦作峻正義云峻者高險之名是其本作峻字）

其政教又多邪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辟誤僻案僻者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曾是掊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掊克蒲侯反聚斂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徐又甫垢反正義云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卽倍也考自伐而好勝人乃傳義正義所論自矣釋文作掊與定本同以爲聚斂則非）

自伐解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掊當作倍）

四言曾是（明監本毛本同案閩本自此曾是起至下以言汝與是力是字止并三行爲二行初刻脫一行而剜添也凡閩本初刻誤而剜添是者依十行本所挍補明監本毛本卽不誤矣今多不悉出）

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日作且毛本同又已誤也案日字是也正義云故知日日爲之也是其證）

以祝詛求言（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信案所改是也）

懟謂很戾（閩本明監本毛本很作狼案浦鏜云當很字誤是也）

咨女殷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咨字下浦鏜云脫嗟是也）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補〕通志堂本盧本盧文弨攷證云客宋本作容當從之文選注引韓詩亦作容或有作客者譌也按盧按非是釋文挍勘云閉門不出客者如陳遵投轄井中是也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下句奪容字魏都賦沈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與初學記同而譌奪不可讀賦文沈字誤爲流注客字誤爲容）

式號式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考正義云用是叫號用是讙呼是正義本作式字）

女既過沈湎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耽湎本或作湛都南反正義云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又云汝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耽下文云汝沈湎不如是當是後改也上箋云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釋文不爲作音或其本但作有湎○按漢人浮沈字作湛今本箋作沈乃淺人所改耳經文載沈載浮亦決非古本）

釋蟲云蜩蜋蜩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螗下浦鏜云脫蜩字是也）

顚仆沛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仆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閩本明監本拔誤按毛本不誤）

揭見根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揭下云根見貌又云見貌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正義云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顚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又云傳言見根貌不辨根之所見標起止云至根貌是正義讀見如字又見在根上與釋文本不同也）

○抑

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衍字是也）

如矢斯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女雖湛樂從（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樂下旁添克字案添者誤）

酒埽庭內（小字本相臺本庭作廷唐石經初刻庭後改廷案釋文云廷音庭唐石經改依釋文也正義中字皆作庭或其本作庭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如著斯干小旻有瞽等皆作庭）

故復戒將率之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率作帥案釋文云帥本或作率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考箋每用率字正義每用爲帥字而說之當以或作本爲長）

沈上益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弨考證云宋本作士益當是也案小字本所附亦作士不誤）

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閩本明監本射誤財毛本不誤案浦鏜云榭誤射非也劉逵注吳都賦引亦作射是其證射古之榭字九經古義論之詳矣）

質爾人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又云故令質爾民人也是其本人民作民人郭璞注爾雅引詩質爾民人與正義本正合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詰爾民人皆卽此經也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狐序之比也）

鑢音慮同（〔補〕通志堂本盧本無同字案此誤衍也）

謂非常驚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當警字誤是也）

敎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敎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考文古本已作改采正義）

物善則其售賈貴（小字本相臺本同下同案釋文云則售市又反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正義云故以爲讎報物價與一本同考讎卽售也古今字耳釋文正義以爲有分別者非考文古本作讎采釋文正義）

萬民靡不承（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正義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是其本作靡字段玉裁云依釋文一本與箋合）

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女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皆脇肩諂笑（相臺本同小字本諂作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諂字誤也餘同此釋文云脅本又作脇正義本是脇字）

言其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近之也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正義云此正是畀過而言其近者標起止云至其近是其本與一本同）

尚不愧于屋漏（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愧作媿案媿字是也釋文云媿俱位反正義中字皆作媿是其證箋不慚媿於屋漏有神惟毛本譌作愧耳何人斯經用愧字此不畫一之例）

而庰隱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庰當作屏說文五經文字皆在厂部爾雅不誤此釋文亦誤爲庰詳後考證正義中庰字十行本皆未誤）

庰扶味反（〔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庰作屏案所改是也字書此字皆從厂釋文當本如此作寫者轉譌耳）

此言王朋友不思（〔補〕案思當忠字之譌毛本正作忠）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慮當作勴是也清廟及雍二正義引皆作勴可證）

不僭不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譖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譖同正義云譖毁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正義本亦作譖字今標起止及其餘僭字皆合併後依經注本所改也考譖僭古通用字此借譖爲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也巧言云僭始旣涵瞻仰云譖始竟背桑柔云朋友已譖及此不譖我譖箋皆云不信也毛巧言傳云僭數也乃以僭爲譖之假借瞻仰無傳者同彼爲數也桑柔無傳者同此爲差也又那傳云不僭不濫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意亦同此爲差鄭不異毛合而觀之可得其證矣桑柔釋文譖本亦作僭瞻仰釋文同）

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信誤僭案不字當重僭不信也不不信不僭也脫去一不字遂又誤改信字耳）

彼童而角（毛本角誤覺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童羊譬皇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皇作王考文古本同案王字是也正義可證）

此人實賓亂小子之政（〔補〕案賓當作濱正義可證）

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故至於剜添者一字當是云字誤剜作以喻也）

忍音刃本亦作○（〔補〕通志堂本盧本○作刃案刃字是也）

告之話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告之詁話詳下）

話言古之善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告之話言下云話言古之善言段玉裁云當作詁話古之善言也前愼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詁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釋文云說文作

詁蓋說文稱毛詩告之詁詁陸氏所據說文詁字未誤而話字亦已誤爲言矣

語賢智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智作知案知字是也）

於呼小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呼作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字誤也）

此言以敎道之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正義中字同山井鼎云似屬下句讀者誤）

亦以抱子長大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已案所改是也）

不幼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小作少案少字是也）

皆持不滿於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無誤）

冀其長大有失（補案失當識字之譌毛本作識）

我心慘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慘慘七感反正義云釋訓云慘慘慍也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慘慘與唐石經同也此以韻求之當作懆懆見白華）

匪用爲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用爲誤倒）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芮如銳反國名）【疏】（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衞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菀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捋力活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鴆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巢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爍或作樂同音洛郭盧角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芘同被皮寄反）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倉初亮反注同兄音況注同本亦作況填音塵）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倬陟角反）【疏】（菀彼至我矜○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藏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耳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怨之倬然而尊大譬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爲怨之上天爲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徇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眡劉爆爍也舍人曰眡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爍也劉者葉之稀疎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菀彼捋采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爍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爍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至填久○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箋殄絕至久長○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茲益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傳昊天斥王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騤求龜反旟音與旐音兆偏音篇本亦作翩泯面忍反又名賓反徐又音民隼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藎才刃反本亦作燼同）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疏】（四牡至斯頻○毛以爲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旅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因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被兵寇者又以頻爲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傳騤騤至泯滅○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旌旐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翩翩也旌旂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旅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是爲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箋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黎不齊至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燼燭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箋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滅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考愼同）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下同）【疏】傳梗

病○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爲病不已耳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慇於巾反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僤都但反本亦作亶同卒尊忽反

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垂也箋云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痻武巾反一音昏注同圉魚呂反〔疏〕憂心至我圉○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傳宇居僤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爲厚也○箋此士至之言○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圉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痻病至之事○正義曰痻字從病而以昏爲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毖慎也箋云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毖音祕劓相畧反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語魚據反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難乃且反下患難同〔疏〕爲謀至及溺○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毖慎○正義曰釋詁文○箋女爲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慎爲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遡音素僾音愛荓字又作迸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唈烏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疏〕如彼至維好○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爲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僾唈至天祿○正義曰僾唈釋言文孫炎曰心唈也郭璞曰嗚唈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肅進至害財○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荓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荓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爲進惡故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己作方於民爲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出其賦稅養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儆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已○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貪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箋云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蟊孽爲害五穀盡病○蟊莫侯反說文作𧕚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遙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疏〕天降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降此蟊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箋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云蟲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痒病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荓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總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云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相質也箋云惠順宣徧猶謀慎戒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宜猶○肺本又作肺芳廢反〔疏〕維此至卒狂○毛以爲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爲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己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傳相質○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愼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順宜偏釋言文愼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謀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箋臧善至宜猶○正義曰臧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爲己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己賢若皇父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卽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惠君考愼也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宜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愼爲文也上先宜猶而後考愼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善是不考愼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宜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甡甡衆多也箋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甡所巾反聲類云聚貌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輩一本作相配背音佩卒章同）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疏〕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卽今時是也○傳甡甡衆多○正義曰甡卽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爲衆多也○箋譖不至不如○正義曰讒僭是僞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爲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傳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爲前罪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爲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蔭字皆同狂王据況反鄭求方反爲于僞反）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皁在早反〔疏〕維此至畏忌○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

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歷反索音色〔疏〕傳迪進○正義曰釋詁文○箋國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顧念謂初卽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爲官又復重而昇進之故亦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荼音徒慍紆運反〔疏〕箋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毒者蠚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爲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衆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慍恚王者使之然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如字鄭音泰隧音遂）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古口反〔疏〕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傳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傳中垢言暗冥○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荅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敗伯邁反注同應應對之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悖蒲對反〔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爲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爲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爲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爲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類爲等夷爲異餘同○傳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箋類等至效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史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

典法之言故以爲道聽之言卽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爲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箋居上至之驗○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卽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用善茲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爲悖逆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爲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爲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人爲善今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敗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瑳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間如字又音閑）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音蔭覆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稼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且反〔疏〕嗟爾至來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爲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爲惡不已如彼飄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爲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僞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爲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爲反於我來嚇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瑳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赫炙○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箋云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毒反）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遂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民之至用力○毛以爲上既爲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政爲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爲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爲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上化然也○鄭以爲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主由爲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爲邪僻也餘同○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

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謂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至為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端力○正義曰釋言云競逐彊也俱訓為彊故競得為逐逐用彊力相尚者謂有彊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彊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即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戾定也箋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己諫之甚○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觝距都禮反距或作拒）〔疏〕民之至爾歌○毛以為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己作此惡事云非己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毛以職盜為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蕭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竝如字徐憂於救反）〔疏〕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己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箋仍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渴苦蓋反負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祀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雨○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偽反下為旱同聆音零）〔疏〕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飢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己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恡牲物又祀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己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祈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雲漢至侯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乃飢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詁文○箋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飢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飢饉之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祀神之圭璧已盡矣祀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揔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曾不罪己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烔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反韓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殬）〔疏〕旱既至我躬○毛以為皆述宣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絜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王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為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夫同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以郊為祭天即此生也上既為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祀與物皆謂為祀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祀見播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祀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

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偏至。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以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卽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羣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偏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秏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己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己之親故云不臨。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毀敗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禋祀卽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也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旣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荅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孑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嗺子雷反【疏】旱旣至于摧。毛以爲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飢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己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己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唯以于摧爲嗟嘆告困之辭爲異餘同。傳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衆至餓病。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摧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摧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己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卽呼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却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廕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炎于廉反本或作惔音同近附近之近庇音祕又必二反本亦作庇蔭於鴆反本亦作廕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辟音璧下同雩音于祭名【疏】旱旣至忍予。正義曰宣王立旱勢旣已太甚則不可止卻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所庇廕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旣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爲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沮止至死亡。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滅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傳先正至父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偏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箋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卽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旣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魃蒲末反惔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燻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燋子消反難乃旦反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疏】旱既至我遯。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令草木燋枯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勢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愧。鄭唯以憚暑爲畏懼此暑爲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爲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爲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爲憚丁佐反故爲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爲灼也。箋憚猶至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黽彌忍反又音泯瘨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憯七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明神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疏】箋瘨病至此害。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故爲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鞫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宄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餘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縣音玄餼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賙音周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卬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𤺊爾雅作悝並同王曰瘇病也【疏】旱既至何里。毛以爲上言祈不得雨此言殺礼救危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

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臣無人不且賙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賙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爲餘糧也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粱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祀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秫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粱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粱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藏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爲妨民取蔬食故也穀粱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則公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粱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令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粱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箋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卽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疚病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揔言羣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揔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勸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爲深閔之辭○傳周救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箋里憂○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衆星貌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爲于僞反注同）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曷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瞻卬至其寧○毛以爲上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長以其爲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羣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爲王既賙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感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之時令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命勉力餘同○傳嘒衆至假至○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已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桑柔

桑之柔需【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釋文校勘云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今考集韻二十八獮云輭亦作需濡通作耎濡字本此凡從耎之字多轉而從需故此釋文以而轉反音濡字也○按耎需之音分別詳段玉裁說文注）

箋云桑之柔需【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

人庇廕其下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庇本亦作芘同考芘字是也采薇箋云腓當作芘雲漢箋云言我無所芘蔭而處是鄭自用芘字也）

之害下民【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侵）

釋言云旬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旬當作洵下文引李巡注不誤）

今茲益久長【補】（案茲當作滋）

頻猶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比作止十行本初刻比剜改止案止字誤也）

以比兵窮灾害民之餘【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窮當作寇）

比比然○傳疑定（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移傳疑定以下至故爲定也二十字於下章中是也）

憂心慇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慇慇作音是其本如此正義云其心殷殷然是其本字作殷考北門經作殷正月經作慇北門釋文云本又作慇同）

正義曰瘖字從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病當疒字誤也）

亂況斯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況字當作兄上經云倉兄塡兮傳兄滋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此無傳箋云而亂滋甚皆承上也倉兄釋文云本亦作況亦與下互爲詳略耳唐石經上作兄下作況非也）

禮亦所以救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救誤悲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

如彼遡風（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愬後改作遡案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愬當是三家異字石經誤用之耳亦所云字體乖師法也）

亦孔之僾（毛本孔誤恐明監本以上不誤）

好是稼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穡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依此是毛鄭詩本作家嗇王申毛乃爲稼穡耳正義每取王爲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石經以下從之段玉裁云改稼穡者非也見下亦見經義雜記）

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於字毛本同明監本初刻有後剜去案無者是也釋文可證）

鄭云吝穡也（〔補〕通志堂本吝誤名盧本作吝齊按齊字是也）

不能治人者出於人（閩本出作食明監本同剜去於字毛本無案食人是也十行本出於人剜添者一字）

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補〕毛本貢作貴案貴字是也）

滅我立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威後改滅案初刻誤也）

朝廷會無有同力諫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廟廷下以者與作音是其本此箋有二字也但其何屬未可考）

說文作蝨（〔補〕通志堂本盧本蝨作蚤盧文弨考證云古本蝨作蝥是也說文乃作蝨今正文作蝨遂妄改說文案釋文挍勘記云其說誤甚說文蚰部蝨是蝨字非蝨賊字不得云說文乃作蝨也蝨字雖不見說文蟲部蠱字下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其字作蠱轉寫失其形作蝨蝨皆非是）

同音通本又作恫（〔補〕案同當作侗釋文挍勘云通志堂本盧本侗作恫恫作痌案所改未是當是釋文本此經字作侗與唐石經以下各本不同耳小字本所附上恫下侗乃順正文改易耳）

滅盡釋詁云（〔補〕案云當作文）

穹蒼蒼天釋天云（〔補〕案云當作文）

故民所繫屬唯兵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衍字是也）

慎戒相助也（閩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戒作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據下文考誡之語古本似是也正義云慎誡釋詁文亦可證明監本誤作病）

言其所任之臣（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任下有使字案有者非也正義云謂已所任使之臣乃自文耳非其本有使字考文古本有亦采正義之誤也）

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宜循（小字本相臺本也彼作如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狂是也）

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施順至惡更三十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郄迫罪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罷役正義本是罪字）

讒僭是僞妄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僭當作譖抑正義可證）

荼苦葉（閩本毛本同明監本葉作茉案浦鏜云茉字誤是也）

故此惡行（〔補〕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垢者土處地中而有垢錯誤耳）

則寘臥如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則眠臥如醉是其本作瞑瞑眠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作瞑采正義而爲之）

箋類等至傚之（明監本毛本傚誤效閩本不誤案正義上下文皆作效者易字也今各本箋皆作效亦誤）

詩人善此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善疑言字誤是也）

親而切瑳之也（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瑳字是也見淇奥十行本正義中字亦作瑳依經注改耳）

反予來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考此但當作赫加口傍者依注義以改字耳）

赫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毛許白反炙也正義云故轉爲嚇又云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又云俗本誤也是其本與俗本同作赫赫也標起止云傳赫炙乃後改今考此傳當作赫赫也毛意謂此赫盛字即拒赫字也○按此即北風虛虛也葛屨要要也之例）

口距人謂之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是其本作嚇考此是申傳赫也之意非箋經中赫字也正義本經作赫傳作赫嚇也箋作謂之嚇可以知其讀矣但其字當本皆作赫）

赫毛許白反光也（〔補〕通志堂本盧本光作炙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作光釋文挍勘云考此傳正義本作赫嚇也引定本集注作赫炙也今經注各本皆作炙之所自出也釋文本當是赫光也與定本集注正義本又各不同諸本所附得陸氏之舊其作炙字者經後人以經注本字改之耳）

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暇當作得正義讀閒爲閒隙不爲閒暇）

諒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諒作涼案涼字是也鄭但易毛訓耳意以爲涼即諒之假借也未嘗改其字正義云諒信又云以諒爲信乃易字而說之之例依以改箋者非）

互相欺違（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互作工考文古本同案工字是也正義可證）

遂用彊力相尚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遂作逐考文古本同案逐字是也）

是也○毛以職競用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下章正義○毛以職盜爲寇同明監本毛本不誤）

涼曰不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云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詩經小學云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當依釋文正之）

言詎已諫之甚（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距作拒案拒字誤也乃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雲漢

遇烖而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烖誤災案正義作災者易而說之也）

烈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十六字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時旱渴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愒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薦重臻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何罪故以訴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當作無）

言其不怰牲物（〔補〕毛本怰作惔）

其有一曰索鬼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一例案例者誤其下當有十字）

堙少牢於秦昭（〔補〕毛本堙作埋）

類造禬禜攻說（閩本明監本毛本攻誤政案山井鼎云下政說用幣宋板同誤亦當作攻是也）

蘊隆蟲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以小宛正義考之當云蘊字定本作溫正義屬云蘊蘊是其本作蘊之證也釋文云蘊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依紆文反是讀同烟烟熅熅之熅與作溫又不同）

雷聲尚殷殷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雷之聲尚殷殷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殷其靁正義引與一本正同或其本當爾）

爾雅作爞（〔補〕通志堂本盧本作爞云舊譌從蟲今改正釋文挍勘云小字本所附亦作爞不誤）

耗斁下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耗作秏案秏字是也詳詩小學）

奠瘞羣臣而不得雨（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神字是也十行本正義中誤同）

熱氣爞爞然（明監本毛本爞爞誤蟲蟲閩本不誤案以下同唯一處誤爲蟲蟲耳經作蟲蟲正義作爞爞者蟲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耗敗天下王地之國（〔補〕案王當土字之譌毛本正作土）

暑熱夫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不同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

爞蟲是熱氣蒸人之貌（〔補〕案蟲當作爞）

藴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閩本明監本毛本蟲蟲上衍而字案蟲蟲當作爞爞十行本上句剜去者一字當是因有衍而下句甚下脫於字刪而未補也輒添而字者非）

瘞謂埋之於土（〔補〕毛本埋作埋）

兢兢業業（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兢兢本又作矜正義云釋訓云兢兢戒也是其本作兢字考文古本作矜采釋文）

靡有孑遺（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誤子後改孑）

孑然遺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考此傳本云無孑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摠說靡有孑遺也定本集注非是考文古本采正義有無字而加於遺字上誤甚）

狀有如雷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如作如有考文古本同案如有是也）

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疑當以字誤是也山井鼎云宋板疑作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有孑然得遺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滌當作漏下文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是其證山井鼎云宋板滌作漏當是剜也）

故爲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恐誤戒是也）

業業危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言我無所庇陰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庇陰作芘蔭下有而字考文古本有案有者是也釋文云芘本亦作庇蔭本亦作廕考桑柔箋當作陰正義當作蔭今正義亦作陰依注改耳）

正義曰宣王立（〔補〕毛本立作言）

如惔如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如惔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是正義本經中作如惔如焚也詩經小學云章懷注章帝記引韓詩如炎如焚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

憂心如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薰作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注及正義中仍作熏釋文以如熏作音薰字非也考文古本作薰依上正義中引爾雅薰也而爲之耳）

焚本又作燓（〔補〕通志堂本同盧本燓作焚云舊譌燓案說文燓燒田也據改正釋文挍勘云燓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燓字）

毛讀爲憚丁佐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佐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也）

故讀爲憚徒且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徒且反三字當旁行細書）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而字誤爲案此言而害益甚上六字不當重十行本複衍耳閩本以下改而作爲以遷就之者誤）

似見其甚於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當以字誤是也）

敬恭明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箋云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作明神者是也）

師氏弛其兵（小字本相臺本施作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正義中同案釋文云施本又作弛同考文古本作施采釋文）

人無賞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又無賞賜是人當作又乃形近之譌又考又上祿餼不足也考文古本作又采正義其云宋板同者必山井鼎誤）

所以令汝窮困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哉當作者）

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補〕毛本衣作不案不字是也）

謂之兼（〔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兼作歉非也案兼當嗛字之譌）

天子日食太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少誤太非也周禮是太牢與玉藻不同鄭志有此問在鴛鴦正義中浦失考）

三穀不升去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去下浦鏜云脫雉字是也）

權時救其人急若（明監本毛本人誤太閩本不誤案若當作苦形近之譌）

令我心安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令心作音是其本無我字正義云其令我心得安或自爲文也今無可考）

因而意咸（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意誤感案咸當作感此欲改咸字而誤改意字也）

汝等亦當去天無贏（閩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法按所改是也）

傳嘒衆至假至○正義曰（閩本重假至以下至星貌十四字明監本毛本初刻有後剜去案山井鼎云挍宋板文當相接非有闕誤是也）

令以毛無別（〔補〕毛本令作今）

雲漢八章章十句（各本同案此誤脫今補栞）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息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襃保毛反）〔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襃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襃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襃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襃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皐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襃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擴其新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襃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捴言宣王之美其襃賞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襃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襃賞之實也○箋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桷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疏〕崧高至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榦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霈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

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鈞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命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先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謂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雖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雖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崧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

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見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揔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揔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旣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循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爲周之楨榦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冠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宣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臣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法式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亹亡匪反纘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

〔疏〕亹亹至其功○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亹亹至云然○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續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爲事○箋之往至子孫○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謝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旣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旣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王命至私人○毛以爲王旣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

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之爲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其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箋治者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令貢賦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其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墝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言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王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有大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俶作也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俶本又作俶尺叔反）**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藐亡角反蹻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學反樊步丹反爲于僞反）

【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俶作○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爲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廡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惣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鉤者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音界）**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近音記）

【疏】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餘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餞賤淺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爲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疆居良反峙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粻音張遄市專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

【疏】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遄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傳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至郿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箋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遣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箋粻糧至之行○正義曰粻糧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王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合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之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使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周邦咸喜。戎有良翰。**（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寒徧音遍下同）**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也）

【疏】申伯至是憲○毛以爲此言申伯[illegible]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疏〕申伯至申伯○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揔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己善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揉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橈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箋碩大至爲樂○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爲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散則皆云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疏〕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爲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傳烝衆至懿美○正義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爲事○箋秉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礼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礼智信者鄭於礼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礼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礼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爲怒聞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爲彼此之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辟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聽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宜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聽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得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疏〕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爲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爲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箋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辟音壁**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音同喉音侯應應對之應〔疏〕王命至爰發○毛以爲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爲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爲異餘同○箋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爲大辭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忠也○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箋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爲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云不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莫音暮〔疏〕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

（卧非有解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茹音汝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兗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矜古頑反）〔疏〕（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動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噉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祇稱茹毛亦其事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袞古本反冕服名）〔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異餘同○箋輶輕至自我○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悋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宜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辟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袞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袞冕爲禪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并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袞爲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袞職之人過也宜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袞職至山甫○正義曰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軷步葛反道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逼本亦作偪彼側反隘於懈反菑側其反臨菑地名）〔疏〕（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和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爲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爲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皆）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己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爲清之用故和爲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崧高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公下疑脫者以三公四字是也）

皆以賢知（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知音智本或作哲正義本是知字故易爲智字而說之）

維是四岳之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岳當作嶽此寫者以岳爲嶽之別體而改之耳下同）

王者當謂之變（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

言北岳降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北當山字誤是也）

張揖廣推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雅誤推是也）

明不偏指一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偏恐偏誤是也）

是功德爲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德當得字誤是也）

箋云庸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庸下云鄭云功也可證正義云庸勞釋詁文標起止云箋庸勞是其本作勞也）

牧手又反又如字〔補〕（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挍勘云按牧字不得有手又反之音蓋大字作井收與正義本作井牧絕異也後人用正義改大字耳井收謂井田所收也）

二王治事（小字本相臺本二作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寫者以二爲貳之別體而譌也）

箋治者至賦斂（閩本明監本毛本治者誤徵治斂作稅案稅字是也）

假本又作併〔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併作倂云倂舊譌併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併恐倂字）

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下浦鏜云脫神所處三字是也）

往近王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近己下云以命往近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云近音記六經正誤云說文作刉今作迅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其說是也釋文當本作迅今亦作近者後人改之耳近不得音記段玉裁云此借近爲己詳詩經小學正義本唐石經皆誤也）

箋云近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近下云毛己也鄭辭也是其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段玉裁云此傳謂近者己之假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見王風鄭風箋蓋己記忌近其五字同己仍作近誤）

特言賜之以作爾（闔本明監本毛本爾下有實字案所補是也）

以峙其粻（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損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俗本峙作時者誤也釋文云以時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時卽時字之譌正義之意以爲峙具字不從田故曰誤）

贈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几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也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考渭陽傳云贈送也此傳亦然故箋云送之也女曰雞鳴韓奕箋皆云贈送也集注本非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舊按未確）

○烝民

夷常懿美皆釋詁文（闔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彝案所改非也依此當是正義本經是夷字與孟子所引同潛夫論亦引作夷故又破爾雅彝爲夷也釋文唐石經皆作彝與正義本不同耳闔本以下改去此夷遂不復有知正義本作夷者矣）

云是其正（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六字誤是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文誤是也）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政作致爲是是也）

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闔本明監本毛本之下有人字案所補是也）

茹者敢食之名（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敢恐歠誤是也）

我儀圖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考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

正陳車騎而人觀之（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疑止字誤是也泉水正義作止）

而經破之云（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經恐徑誤是也）

如是言其車馬之盛（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知字誤是也）

以慰其心（唐石經小字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其誤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爲韓國之鎭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

【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尚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鎭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鎭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鎭也祀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所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與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爲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侯伯○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解音懈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榦古旦反辟音璧君也爲于僞反楨音貞）

【疏】奕奕至戎辟○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爲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以繼先祖無得弃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解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爲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畧也○鄭以甸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以其汝職以助汝君爲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圭。入覲于王。（[illegible]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illegible]）

（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簟徒點反茀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舄音昔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皮去毛曰鞹鞃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軾胡肱反又苦三同幭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懷同鞗音條鞗革謂轡也厄於革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畫字爲于僞反朝直遙反蕃方袁反本作藩同樊步丹反搤於革反一本作厄）

疏（四牡至金厄○毛以爲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賜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卽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實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纓搤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爲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卽得見王○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屛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偏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偏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己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善之故以圭爲衆實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善至烏蠋○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綏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鞃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幭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軒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爲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施諸幦前授綏而云施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較軨卽軾傍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王爲至搤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卽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綠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末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卽吉尚以漆席爲茀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卽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績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淸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頷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肴戶交反本亦作殽同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滅反蔌音速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古外反）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餘反又七敍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

疏（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爲祖道之祭爲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炰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卽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傳蔌菜至蒲蒻○正義曰蔌者菜茹之揔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蔌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箋炰鱉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炰曰魚然則炰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鱉者音皆作魚然則炰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

眙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猶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箋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梨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眾多之貌○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巨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

〔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乃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眾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意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慈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祁祁至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眾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之而言諸娣眾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眾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眾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姞蹶父姓也箋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姞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佶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

〔疏〕傳姞蹶父姓○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麀音憂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虦貓虦音仕版反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眾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獫本亦作玁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狁

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藉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摠領之○貔本亦作豼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溥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眾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今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摠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摠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卽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摠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卽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未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摠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玁夷

（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井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犹之最強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犹字○傳實墉至其壑○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卽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箋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修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與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獫又近於比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徵他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貔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二水名）疏（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爲于僞反下主爲同竟音境本亦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普吳反徐音孚○）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己本爲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王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己主爲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者也○傳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井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盧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獨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敍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旂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遂其志也○爭爭鬭之爭○）疏（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己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旣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己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遂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滸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疏（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偏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滸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命之正法不安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書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疾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爲次耳○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而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偏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偏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偏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

（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徧音遍下同奭音釋爲于爲反下爲虎爲其同）**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也祉音恥福也大謙音泰）〔疏〕（王命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楨幹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召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徧戎爲汝爲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爲既以旬爲徧則宜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勤至勸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宣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早反秬音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晉頌之文妄加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爲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万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秬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畱其廟爲別廟焉）**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荅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施式氏反）〔疏〕（虎拜至四國○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傳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施字非也○箋對荅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荅故以對爲荅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八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韓奕

所望祀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所作祈考文古本同案所字誤也）

錫謂與之以物（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與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宋板與作賜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閩本明監本毛本公作諸案皆誤也當作韓）

卒章言欲得命歸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欲作其當是剜也其字是）

是此韓爲之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爲作萬當是剜也萬字是）

定貢賦於天子（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此箋意謂貢其賦不謂定其貢賦也當以無者爲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補〕案之字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下衍也字）

琳字又作玪（〔補〕通志堂本盧本玪作玲案玲字非也說文玲玉聲從玉令聲玪塾石之次玉者從玉今聲二字顯然分別陸氏引鄭注尚書云美石正與說文玪字義合）

鈎膺鏤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錫誤鍚餘同此）

鞹鞃淺幭（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幭後改幭案五經文字集韻二十三錫皆作幭此釋文云幭本又作幭曲禮素幭釋文云本又作幭二幭字當本作幭爲張參度所據也○按正字當作幦假借幭字爲之幭从巾蔑聲五經文字體譌舊按非也）

厄烏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厄烏蠋釋蟲文釋文金厄下云毛云烏蠋也下云噣音蜀爾雅作蠋又云沈音畫段玉裁云烏噣軛也小爾雅釋名謂之烏啄古噣啄通用沈重音畫是也正義牽合釋蟲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陸氏雖誤引爾雅噣尚未譌爲蠋鄭士喪禮注云今文軛爲厄此可見軛爲正字厄爲假借詳見詩經小學）

又苙三同（〔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又作苙王同云舊脫作字王誤三今從毛居正改案六經正誤云又作苙王同欠作字王同謂王肅本與此同作三同誤與國本作王同其說最誤此陸說字之或體與王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謬加附會與國本乃誤字耳上云亦作軌此云又苙合而言之故曰三同小字本所附亦作三不誤）

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上疑倒是也）

說文云鞟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鞟當作鞹上下文可證戴鞟正義引作鞹）

顯父周之公卿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王使卿士之顯父又云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是公卿當作卿士）

又七救反（〔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相臺本所附救作敘敘字是也有客且七序反是其證小字本所附仍誤救山井鼎云初疑救字敘誤及挍元文亦然者謂通志堂本）

筍竹萌釋草云（〔補〕毛本云作文案所改是也）

鬻以苦酒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鬻誤鬻下同）

箋箋且多至其多（〔補〕案箋箋當衍一字）

黎比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黎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正義本是黎字案此見左襄十六年傳今杜預注本作犂釋文云徐力私反一音力兮反犂黎黎皆通用字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釋文云一本作回顧段玉裁云曲顧見白虎通列女傳淮南子注是也六經正誤云顧之猶顧蓋曲誤爲由由又轉爲猶當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依此是宋時監潭撫閩蜀本皆譌作猶字今之宋本因毛居正據正義釋文論之而改正也又云道義者謂引導新婦之儀如此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迴當作曲正義下文可證）

傳音以墳汾音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音字當作意形近之譌）

正義曰箋口汾（〔補〕毛本口作以案以字是也）

專以汾王爲大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專誤傳）

而言韓侯顯之（〔補〕案顯當作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顧）

及升車授綏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綏恐綏誤是也）

當最敵取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當取其敵匹錯誤也）

麀鹿噳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噳本亦作麌同吉日釋文云麌說文作噳唐石經彼經作麌此經作噳本諸釋文也正義本此經亦是麌字與吉日經同卽亦作本也彼正義云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又云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是其誤考吉日傳麌麌衆多箋易之云麐牡曰麌而此傳不復易者以其文同從可知而省也毛詩字本用噳麐牡曰麌亦當假借此字故說文鹿部無麌是其實二經皆當作噳）

爲玁狁所逼（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爲獫夷所逼又云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釋文云允如字本亦作狁與正義本不同）

實畝實藉（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藉作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定是稅籍又云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是正義本作籍字詳載芟序）

所受之國多滅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受作伯考文古本同案伯字是也）

又今百蠻追貊（〔補〕毛本今作令）

邘晉應韓（〔補〕明監本毛本邘誤邢案邘當作邗形近之譌）

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下當脫因字重貊字衍）

獫狁之最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獫夷夷之最彊脫誤也）

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韓之所部又近於獫夷錯誤也）

其子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穀誤穀是也）

○江漢

使循流而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正義本是順字）

據至其境（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境作竟案竟字是也境是正義所易今字）

竟竟境（〔補〕通志堂本盧本作竟音境案音字是也）

其日出戎車建旗（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曰字是也）

而淮夷爲國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淮夷下當有與會是淮夷五字因複出而脫也）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考此箋躁切卽王風箋之躁慼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並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者非）

于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依此各本有者皆誤）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切字衍也下文急躁之凡三見此合併以後人用經注本添耳）

彼棘作械音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棫誤械是也）

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非讀下屬上於二字斷句）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者是非衍也六字疑誤衍是也皆有當作皆無○按六字係挍書者語）

爲旣以旬爲徧（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爲字作毛案所改是也）

錫山土田（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土田下旁添附庸字案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又正義云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卽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依此是傳亦有本無附庸者釋文或本當如此故不云因傳加）

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誤和是也）

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和恐秬誤是也）

矢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施作弛案釋文云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施唯定本乃作弛耳孔子閒居引此經皇本作施載釋文其實施弛古今字見周禮小宰等注泮水觩弛貌釋文云施貌式氏反本又作弛同正義中作弛亦可證也）

對成王命之辭（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傳對遂至矢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弛作施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繹音亦騷素刀反徐音蕭）〔疏〕（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爲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爲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繹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息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嚇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疏〕（赫赫至南國○毛以爲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爲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爲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爲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爲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勑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赫赫至太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蓋見其文須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爲戒勑則敬非戒須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爲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揔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爲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礼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覲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說文云水濱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爲之于僞反下（爲其同將子匠反下同）〔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力而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匡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畱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敍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揔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礼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礼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礼然後乃出故行礼之時勑戒師旅也礼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畱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畱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爲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霆音庭）〔疏〕（赫赫至震驚○毛以爲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爲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礼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放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未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侯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爲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爲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爲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其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

之爲紹訓之爲緩言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虤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虤然濆涯仍就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闞呼減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嗷虤火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濆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截才結反斷端亂反〔疏〕王奮至之所○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陳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虤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虤虎故知虎之自怒虤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爲厓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因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且爲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爲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丹反摯音至閒音閑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反〔疏〕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摯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緜緜至濯大○正義曰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箋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彊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爲尚爲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卬音仰此及名昊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祝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揔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爲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昊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蟊本又作蝥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勑留反卒尊忽反〔疏〕瞻卬至夷瘳○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爲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傳昊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爲久○箋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瘵病至瘳愈○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箋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蟊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爲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字喆音哲本亦作哲〔疏〕人有至傾○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无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姒音似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

（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　疏　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爲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忮害忒變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紘獲耕反耒力對反昕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嗣單音丹繭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禕音輝副首飾禕是禕衣少詩照反繅素刀反本亦作繅同盆蒲門反紝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疏　鞫人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爲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爲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紝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傳忮害忒變○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忒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義也○箋鞫窮至不信○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忮人似智好人亂德皆自以爲善此刺褒姒自以爲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无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爲事故引礼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褘則人君耕

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爲龍精然則以能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尙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官有三尺者其丈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礼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官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礼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畱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礼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官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爲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礼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褘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揔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揔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識知至於利○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善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

邦國將盡困窮○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　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傳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福也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則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之不福則是已有禍罰等事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時已有此等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也於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傳類善殄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至至困病○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譴棄戰反）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智反　疏　天之至悲矣毛以爲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爲寬幾爲近爲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箋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喩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觱音必沸音弗觱沸泉出貌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藐亡角反鞏九勇反箴之林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箋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　觱沸至爾後○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喩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

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旣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无使學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无喪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爲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箋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民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病也○召旻上時照反下密巾反下同 疏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曰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爲天名此敘轉爲閔箋訓爲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爲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中國以饑饉令民盡流移○瘨都田反沈又音殄又音田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故民

我居圉卒荒。

圉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圉魚呂反竟音境本亦作境

疏 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此旻天之王者其爲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此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箋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卽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揔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舊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爲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爲類則威爲酷刑罰喪爲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爲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爲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爲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揔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圉垂○正義曰釋詁文○箋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謂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訌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鬭之爭下同惡烏路反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椓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戶對反遹音聿一音述奄如字本又作閹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嗟反

疏 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爲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椓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訌潰○正義曰釋言文○箋訌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訌言內則蟊賊爲外故云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爲害又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爲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使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椓夭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爲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言殄而滅之○傳昏椓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爲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爲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卽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閎以奄是出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非奄人奄而此箋以昏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恐其閽則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則墨刖皆亦爲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閽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臣是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時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

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皐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訿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簟反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隊也箋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苔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 皐皐至孔貶○正義曰上言小人爲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皐皐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訿訿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旣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旣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傳皐皐至其事○正義曰釋訓云皐皐琄瑣刺素食也舍人曰皐皐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鋤加反槁口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箋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

疏 如彼至潰止○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至棲苴○正義曰以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水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惬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

維今之疚。不如茲。

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疚音救病也字或作究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粺蒲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糲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音子浹反

疏 維昔至斯引○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在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

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粺之小人由汝當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粺爲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箋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封粺則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言主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斷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瀕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者與音餘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見誅伐○溥音普烖音災徧音遍下同【疏】池之至我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衰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辟音闢蹙子六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喪息浪反【疏】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闢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八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常武

因以爲戒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然字是正義本無標起止云至爲戒然當是後添也）

既已戒勑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案上文既以警肅之以亦當作已）

於軍將行治兵之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軍上有六字山井鼎云疏疊此注作於六軍將有六字者似是其說非也此軍將二字連文將子匠反下箋云王又使軍將云云又者又此箋也行治兵者謂行治兵之禮正義有明文三字連文也釋文於上章大將下云子匠反第二章注同亦其證古本所采正義乃誤字耳見下）

傳尹氏至浦厓（明監本毛本厓誤涯閩本不誤下同案厓字經注本多從水釋文亦然正義中多作厓當是其本不從水也考厓爲正字涯爲俗字依經注本改正義者非○按正義之例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等轉寫有譌亂耳）

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六當作云於錯誤耳）

大司掌其戒令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司下有馬字案所補是也）

舒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文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考舒徐與野有死麕傳同定本釋文依爾雅耳當以正義本爲長）

以驚動徐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驚誤震案正義云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又云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是此箋當作動驚下箋云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亦動驚之誤也）

如震如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義云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其本經中字亦作如也考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鄭意以爲震怒自是實事不假外象轉經如字作而以說之毛氏詩如一而互通鄭但於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餘多不言者省文耳一本乃依鄭竟改經作而似是實非）

緜緜靚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靚作靜考靜字與韓奕傳同釋文緜緜下云靚也正義緜緜然安靜者易靚爲靜而說之耳考文古本誤采正義所易之字也韓奕正義字仍作靚不易當是後人改耳○按毛傳於楚茨閟宮皆曰清靜於韓奕常武曰徐靚曰靚毛意靚與靜有別靚有清麗之意上林賦注曰靚糚粉白黛黑也是也）

○瞻卬

天王使凡伯來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騁作聘案騁字誤也正義標起止十行本閩本皆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作騁）

稱世稱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稱字浦鏜云當傳之誤是也常武正義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可證）

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病作疾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箋以蝨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此所改也正義上文云其殘酷於民如蝨賊之蟲病害於禾稼乃用病字則下疾乃誤字耳依之改者非）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網作罔案罔字是也下箋天下羅罔不誤網乃正義所易今字）

此自王所下大惡（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自作曰明監本毛本同案自字是也考文古本作因誤甚）

梟鴟聲之鳥（小字本相臺本聲上有惡字閩本剜入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脫也）

借民力所治之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然作田案所改是也）

夏官馬質注引蠶云（明監本毛本云上有書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窮作病案病字是也十行本閩本正義中標起止云至困病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改爲窮）

天者羣臣之精（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

臧沸其貌（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出案釋文臧沸下云泉出貌乃槩栝箋意耳不知者取其改箋誤也）

瞻卬七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仰後改卬案雲漢釋文云卬本亦作仰卬仰古今字也考文古本經序皆作仰亦非）

○召旻

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也案所改非也此亡當作云耳）

而近爲行之理未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近字當衍）

窳不供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窳音庾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瓜瓠之屬病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也所引說文今無其文正義所據往往非今十五篇說文如弟字之類是也窳字出楊承慶字統草本皆自監立以下卽取彼文以爲說耳毛傳當本用窳字）

故字從宀音眠（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字作穴案皆誤也當作宀下音眠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

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上浦鏜云脫茂字又云上以字當衍皆是也）

況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況當作兄正義中作況乃易字耳考文古本經作況亦非也）

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茲作滋下章箋同考此及常棣桑柔經傳箋皆當兄茲二字正義中作況滋者皆易字也今常棣唐石經已誤況桑柔傳箋各本皆誤滋此箋考文古本又誤禾正義字改爲滋也又按此等茲字皆當上从艸下从絲省聲艸木多益也滋字从水从艸部之茲益也今人所寫茲滋皆譌字）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溢作益考文古本益字亦同案益字是也正義中益字各本不誤）

而在故小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作位案所改非也在故當作任政形近之譌）

於乆豈得不災害我身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乆恐舊誤其說非也於乆二字當衍我下當脫王之二字上衍而下脫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序下正義云卒章云有如召公是其證也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正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而本篇乃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冽而本篇仍作烈是其比矣良由撰者既非一人六朝義疏本有各家或復存舊致此歧互耳經義雜記欲依彼正義改此文未爲當也）

言曰闕曰威（閩本明監本毛本闕誤辟案闕是正義所易之今字皇矣江漢正義皆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敍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巳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述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盍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敍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弟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弟也周詩雜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伐之頌在後伐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過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與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今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後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晩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敍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注云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遺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成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敍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入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雝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雝箋云得天下之權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

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工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興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鄉士以賞罰爲已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諸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謚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強道致來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祈穀致來麥來麥爲豐年之辭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祀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祀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諸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焉周頌告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祀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祀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祀類聚繹禡爲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禴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揔神爲土地社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皁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令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饗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人而創爲之既爲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客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祀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祀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祀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祀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祀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祀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與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斷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鳴鵠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

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傍佳朝直遙反）

〔疏〕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礿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禘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非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名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間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慨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尚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耳若爲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

〔疏〕於穆清廟○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人所以得然者以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歎至相助○正義曰於乎於歎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箋顯光至助祭○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雖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生存）

〔疏〕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廟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疏〕傳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爲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遙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而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疏〕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疏〕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

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愼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愼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爲純美溢爲盈曾孫適謂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教命卽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愼收聚也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愼市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曾孫篤之。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愼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愼其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爲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爲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爲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爲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爲周禮六官之職卽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

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自觀經爲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爲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卽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箋曾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爲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刺七亦反〔疏〕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須必大平乃爲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曾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卽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篇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

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爲之乃本受命始爲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典得爲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爲此言要大爲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卽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兆禋音因徐又音烟〔疏〕傳肇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爲祭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卽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變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祺音其爾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祥厶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禎字作祺○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遙反〔疏〕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不以爲已

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勑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卽政所以有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礼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礼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礼而周礼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卽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礼故知成王卽政用此礼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卽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卽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至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礼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礼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礼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未卽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礼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卽政用朝享之礼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卽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偏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璧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疏 烈文辟公○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未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爲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胄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爲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未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卽言賜之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卽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卽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僞反下同

疏 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爲封豕長蛇封與長爲類則封豕爲大豕故封爲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爲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爲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胄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箋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爲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爲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爲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爲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爲卿大夫之子爲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爲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

疏 傳競彊至武王○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爲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彊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爲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爲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盩直留反又音儔窋陟律反

疏 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捴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與捴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盩至不窋於時並爲毀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爲先公欲明此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導岍口田反又口見反豳彼貧反

疏 天作高山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爲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箋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天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荊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荊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

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旣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秋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卽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巛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詁云云訂平也

子孫保之。

〔疏〕傳夷易○正義曰釋詁文○箋彼彼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爲民往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爲前至者此作矣卽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凝簡故爲能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情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頌譜

脩文武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當王誤是也）

當代異其弟（閩本明監本毛本弟作第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德至矣哉大矣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哉字衍是也）

但商書殘鈌（明監本毛本鈌誤闕閩本作缺案鈌卽缺之別體俗字耳）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敘武賚三字疑衍文非也敘卽序般序在下文）

至此積三十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十三年誤倒非也此依鄭以顧命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距攝政六年制禮時積三十年也十二年一巡狩故下云再巡守餘六年也浦不考之甚）

是成王除沒嗣位（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沒作喪案所改是也）

來朝而見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誤命以彼箋考之是也）

或者杞宋一國（毛本一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浦鏜云監本誤非也杞宋一國者或杞或宋一國也）

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卽告也合各有禮於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觀之下錯誤耳卽正義每用爲則告合二字連文告謂酌合謂有瞽故云各）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讀當作時字爲字斷句下文云故得自爲又云多由祭祀而爲可證也下當云有事先而後作誤錯先後二字在下耳）

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此篇恐誤是也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字當重上武詩也下武謚也正義下文云武王之大事可證也必字衍）

雝祭告之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雝恐唯誤非也執競既祭告之歌卽當與雍相次而今乃次思文上故曰雝耳浦鏜所改則更誤）

訪樂敬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落誤樂是也）

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配當祀字誤非也配謂思文）

且社稷以祈報此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山林宜皇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皁案所改是也）

君又降之於民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而德洽於神舉矣（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矣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旁隹正義中字作洛是其本與亦作同唐石經所本也段玉裁云豫州之水自古作雒周禮逸周書職方淮南地形訓之屬皆有其證後漢改之魚豢魏略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詳見尚書撰異中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雒采釋文）

雖文王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所以有清廟之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廟作明案所改是也）

謂公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公上剜添周字案所補是也）

顯光也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也賢遍反正義云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當是正義無見也二字）

於穆清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一乃每下篇之總正義也合併經注正義乃以隸於首節有注之下爲割裂而失其次經注正義宜各單行於此可見以後盡同）

其祭之禮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義當作儀是也）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名多士亦爲相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明）

如存生存（小字本同閩本上存作在明監本同毛本如誤知相臺本無上存字考文古本無亦同案無者是也）

皆是執文德之人也（毛本也上有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十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

不見厭於矣（小字本相臺本於下有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十行本誤脫）

○維天之命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又云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是其本上已下止今各本互誤）

溢愼（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溢愼也市震反或本作順案爾雅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皆作

（作順解也正義本是愼字）

成王能厚行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承是也此成爲考作訓）

彼法更自觀經爲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法當注字誤是也）

一代法當通之後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一代之法當通後王錯之字在下耳）

○維清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見字衍是下當有後字）

故謂之象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武作舞案所改是也上云以象武爲名下云明此象武二武字亦當作舞）

樂記說文武之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大誤是也）

伐二十九年（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成案皆誤也山井鼎云當作襄是也）

明其有用明矣（毛本同閩本明監本上明作名案所改非也此明字當作則）

南籥以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籥下剜入舞字案所補是也）

故此文稱象象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衍一象字是也）

而枝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枝作征考文古本同案箋上下言征伐此言枝伐正義於此引中條以說枝伐之義不容并此亦改爲征伐也小字本相臺本自是誤字）

維周之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楨後改禎案釋文云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云定本集注祺字作禎考此傳云祺祥也箋云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用爾雅祺祥吉之文釋文正義二本皆作祺是也其作禎字者非也詩經小學云恐是改易取韻亦見經義雜記唐石經初刻又誤作楨乃涉大雅耳）

厶氏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厶誤某案厶字出穀梁桓二年傳注正義中惟此一字作厶或舊用此字餘皆作某者爲後改也）

○烈文

祭於祖者（諸本者作考是也）

用賞不以爲己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罰譜正義可證）

無疆乎唯是得賢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彊誤疆下同是也）

其出於外而居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居是也）

是長遠無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期下當脫竟字是也）

謂侯治國無罪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有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始至於武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立形近之譌）

人稱頌之不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人稱誦之不忘也是其本頌作誦字）

○天作

能安天之所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能大天之所作也晉語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云能安天之所作誤今考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者又云是其能長大之是正義本此傳作能大天之所作不誤）

下徐易曰皆同（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徐作除云舊譌徐從山井鼎挍改釋文挍勘云所改是也）

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誤被是也）

有佼易之德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德當作道下同）

但不知其定數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定字案浦鏜云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者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王如字徐于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疏】（昊天有成命○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爲別訓而破以同己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爲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爲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大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其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

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光也傳訓命爲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爲寧寧又訓爲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己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爲苛虐急刻安者綏於御物爲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爲殘暴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單都但反注同【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而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偏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不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北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物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亨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腯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腯【疏】我將我享○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爲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傳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有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産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疏】傳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祡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疏】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和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俱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巡守至羣神○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卽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過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illegible]進律是[illegible]告五岳[illegible]以告天[illegible]告至也[illegible]其所在[illegible]也言至[illegible]東岳而[illegible]封禪也[illegible]守而巡[illegible]巡守其[illegible]禪者每[illegible]十二年[illegible]之見於[illegible]文也禮[illegible]亦是封[illegible]而燔柴[illegible]

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隨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挍，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智。）

【疏】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大平，追迹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爲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咸，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儒，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芣苢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爲甫，訓甫爲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伹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卽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赦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赦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疏】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爲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徵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韜也。箋云：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戢，側立反。櫜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疏】傳「戢聚櫜韜」○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反。下注同。）

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疏】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爲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

【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爲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爲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爲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愛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爲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肩嗣長遠，亭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覲反。）

【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爲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覆蓋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鏘鏘，行貌。穰，如羊反。反，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反，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

【疏】傳「喤喤」至「反復」○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爲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

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卽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卽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卽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之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乂音同）

疏思文后稷○毛以爲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其食也○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箋克能至其姓○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弃黎民徂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徂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爲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万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也彊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疏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穮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云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廻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卽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遺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嗟嗟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還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故戒其卿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志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勑之非訓爲勑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歌勑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爲理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爲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

（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皐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勑而以爲獨勑其卿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君臣禮絶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勑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晉范宣子言諸王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廟於義爲是）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疏**（箋保介至執兵○正義曰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茻中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爲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旣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卽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遍反）**疏**（傳康樂○正義曰釋詁文○箋將大至豐熟○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歎辭皇訓爲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光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旣爲人知又爲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當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爲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庤持恥反錢子踐反鎛音博奄鄭音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栗反艾音刈銚七遙反何土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銚鎒乃豆反或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耨同穫戶郭反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銍穫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此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疏**（傳庤具至銍穫正義曰庤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也去草也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卽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奄久觀多○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噫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嘻音禧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疏**（噫嘻八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箋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爲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爲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爲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顯言月令不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取其意言夏則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何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以報祈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敬報而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以配天郊而後祈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卽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惣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惣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祀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彼皮奇反）**疏**（噫嘻成王○毛以爲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旣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旣光明顯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百穀典田之官旣受率約卽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爲配耦恐其失時欲令万夫俱作天下旣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殷勤戒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箋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情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浚本亦作駿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廣古曠反）

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千則天下偏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卽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卽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則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遠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昊天有成命

注云天神謂言五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衍字是也）

早夜始順天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始於信順天命又云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考此箋始信乃經之基命傳所云基始命信也故正義云傳訓命爲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信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其順上有信字顯然今各本箋中脫者非也又此正義信字今亦刪去見下）

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浦鏜云夫誤是也）

故曰成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王衍字非也今周語脫王字韋昭注云成成其王命也當成王成其王命也亦誤刪王字）

蒼帝非太帝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太是）

中苗興稱堯受圖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候字盧文弨補之是也生民正義引作稷起注當是鄭據苗興以注稷起耳）

故言早夜始順天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信字上下文皆可證）

所必信有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信字當作事）

王上行既如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已）

肆設也（補案設當故字之譌毛本正作故）

○我將

謂祭五帝之於明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下當脫神字是也）

莫適十（閩本明監本毛本十作卜案所改是也）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毛本祭下剜添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言帝於文自足南齊書禮志有一字以義添之耳）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因誤同是也）

維羊維牛（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illegible]此今考正義箋皆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與唐石經合當是經注各本[illegible]一本也）

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非孔氏原本原本作維牛維羊前後俱未及盡改是也羊牛當互換）

謂其不疾瘯蠡也（明監本毛本蠡誤蠹閩本不誤○按集韻有瘯字正義以今字易古字耳）左傳瘯作蔟

○時邁

偏于羣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云云釋文云偏于音遍玉裁云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大山刻石文亦有此四字經言秩則包羣神在內鄭注云偏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鄭以經文前後詳略互見故引之如此正義非是見尚書撰異中）

遠行也（[illegible]邁行也[illegible]本始附也釋文者不加○爲隔故也小字本正如此是其驗矣）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公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

除地曰禪（閩本明監本毛本禪作墠案所改是也）

而鳳㞷降（閩本明監本同毛本㞷作皇案所改是也）

七十三家〔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二）

懷柔百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云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段玉裁云當從集注本作濡見詩經小學）

高岳岱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岳作嶽案嶽字是也十行本經中皆作嶽字注及正義中多作岳字乃以岳爲嶽之別體字而用之以取省也與說文所謂岳爲古文者全不相涉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牽合之殊誤）

而明見天之子有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下浦鏜云脫家字是也）

○執競

祀武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其心冀成王業未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業下當脫王業二字是也）

釋訓文明明斤斤〔補〕（案文當作云）

君臣醉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又云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未旅酬下及羣臣是其本作羣各本作君皆誤考文古本作羣采正義）

穰穰衆多之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貌當作福）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神恐臣誤是也）

○思文

黎民俎飢（閩本明監本毛本俎誤阻）

俎讀曰阻（閩本明監本毛本俎阻字互誤按此條可證古本尚書十行本最佳處也古文尚書撰異中詳之）

無此疆爾界（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改介案釋文云界音介大也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考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云無此封竟於女之經界者說經疆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辭非經中之介云乃大有天下者訓介爲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故釋文正義初無異說不知者誤認箋中界字爲經中介字乃改經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各本同之者也李善注魏都賦引薛君云介界也然則韓詩讀介爲界或相涉而亂耳當據釋文本正之考文古本作介采釋文）

白魚躍入于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王案相臺本非也正義引大誓白魚入於王舟尚書之文本如此箋以上句有武王故下不更云王耳考文古本于王竝有亦采正義而誤）

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麰當作來此引說文來字下文不知者誤改之耳）

言無此疆爾界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界當作介此因經注本之誤而改正義耳）

○臣工

於王之朝無自專（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上來朝下云直遙反下皆同謂此箋及下箋諸侯朝周之春二朝字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爲是正義本亦是廟字與釋文不同）

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補〕（祭當作奈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奈）

耕則必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獲當作穫是也）

於八必多銍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終誤於是也）

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裳）

定本集注廟字作廟（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廟作庿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恐朝字誤是也）

曰在茻（音莽）中爲莫（毛本音莽誤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自爲音之未誤入正文者也○按此則文理不得不作小字者與前有別）

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記恐祀誤是也）

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與恐爲誤是也）

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也當誤倒是屬下句讀）

非五行當穀〔補〕（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鎛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鎒乃豆反或作耨又引字詁云鎒古字也今作耨同正義云此云鎛耨當是其本作耨）

高誘注云耨芸田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田作苗云苗舊作田今依本書改案此當是陸所引與今本不同改之未是小字本所附亦作田也○按當云所以芸田也俗人往往刪古書所以二字）

銍獲鐵也〔補〕（通志堂本盧本獲作穫案穫字是也）

截穎謂之秷〔補〕（通志堂本盧本秷作銍案銍字是也）

鎛迫也〔補〕（毛本也作地案所改是也）

也本云垂作耨（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剜也作世案所改是也）

○噫嘻

噫嘻（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意嘻下云意本又作噫同正義引噫天喪予是其本作噫唐石經以下之所本也其實意卽噫之古字假借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當在孟夏之日（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案所改是也）

夫報天而主日〔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當作大）

郊而後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祈作耕案所改是也）

意歎也〔補〕（案此不誤意卽噫之古字假借耳毛本改作噫非）

嘻和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和作勑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噫歎也嘻和也是其本作和正義云爲歎以勑之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是其本作勑經注本當出於釋文岳氏古本皆依正義改之）

及春官籥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宮案浦鏜云章誤師是也）

田畯至典田之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至恐主誤是也）

駿發爾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浚本亦作駿音峻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本是駿字）

發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正義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爲訓詁無取於疊字也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俗有撥字坺字皆謂耕起土也古祇作發作伐茷人謂土曰伐人發之曰發故增一發字）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小字本同相臺本者下衍言字閩本明監本此二十字全脫去毛本初刻同後改有案因上文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複出私田而致誤）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作二考文古本三字不誤但物觀補遺所載但云三十里無下三字則更誤矣）

主意之讓下也〔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主當作上）

深丈四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尺誤四尺非也此深二仞七尺曰仞是丈四尺考工匠人鄭遂人注及此正義皆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以百乘是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百字作自案所改非也）

九塗而川周其外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澮誤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愼反下音路一名舂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疏〕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駮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慮反〔疏〕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鄉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斁音亦厭也厭於豔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豐芳弓反〔疏〕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先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勅古反廩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齍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皆偏也箋云烝進畀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本或作洽偏音遍予音與〔疏〕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偏矣○傳豐大至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矣以穗之都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擧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之惣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齍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擧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万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偏○正義曰偕訓俱也亦偏之義○箋烝進畀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眹曰瞽眹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疏〕有瞽十三句○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乎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大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虡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鞉字亦作鼗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椌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眹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疏〕）

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瞽樂至圉楬○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栒上之柷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領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大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皋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推台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簨圉敔古今字

耳○箋瞽矇至作田○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朄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束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喤華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緜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餳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卽乾餹也音唐篴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箋簫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餹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槮時砧反鮪于軌反**疏**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惣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卽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眾魚皆可薦故惣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槮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廉反又心廩反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鮥音洛爾雅云鮥叔鮪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疏**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嗟而歎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槮○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箋鱣大至鰋鮎○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祫戶夾反大祭名也○**疏**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受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後五年則成王卽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

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天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數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内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祀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反▲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无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疏〕有來雝雝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之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偏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偏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與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勸也俱訓爲勸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箋雝雝至歡心○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與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愨而趍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弃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嘉也箋云宣偏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偏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偏音遍下同知音智〔疏〕傳假加○正義曰釋詁文○箋宣偏至君故○正義曰宣偏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燕安也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應應對之應○〔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祀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音似文王妃〔疏〕傳烈考至大姒○正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太似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反下同。〔疏〕載見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惣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万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爲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爲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偏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辟音壁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鑾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鞗音條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虯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疏〕載見辟王○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内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暇謂使之皆光明於大暇之意唯此爲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旂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鎗鎗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箋諸侯至盛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爲盛壯。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祜音戶福也朝直遙反下篇並同○〔疏〕傳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

（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〇卑必爾反本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疏（箋俾使至之言〇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子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〇）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〇有客二王之後爲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紬勑律反又作黜同）疏（有客十二句〇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〇箋成王至而見〇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駮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〇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駮鄭邦角反又音角雕也）疏（有客有客〇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〇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〇傳殷尚至愼貌〇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〇箋有客至言之〇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下寧美大之言亦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王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〇）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〇縶陟立反絆音半〇）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〇餞音賤樂音洛〇）疏（傳一宿至曰信〇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〇箋周之至殷勤〇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思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鄉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饔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雖十日也故此雖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〇箋追送至無已〇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爲送客以王爲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〇易以豉反下同〇）疏（傳淫大威則夷易〇正義曰淫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〇大如字徐音泰注同〇）疏（武七句〇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〇箋大武至爲舞〇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〇於音烏注同）疏（於皇武王〇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〇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〇傳烈業〇正義曰釋詁文〇箋皇君至基緒〇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爲美此爲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爲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殺耆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〇遏於葛反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汲音急）疏（傳武迹至耆致〇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〇箋遏止至五年〇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耆爲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爲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巳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爲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爲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既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繼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維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誡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朝直遙反往同。）【疏】（閔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卽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卽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予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訃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爲政則是卽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卽政者始欲卽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卽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閔病造爲疚病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嬛其傾反崔本作煢疚本又作㝌音救）【疏】（閔予小子。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爲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傳閔病至疚病。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爲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得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頓周公爲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爲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閔悼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生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疏】（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箋茲此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爲上下也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爲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爲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卽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卽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疏】（傳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箋敬慎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卽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卽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荅之曰於乎可嗟歎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己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傳訪謀至渙散。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卽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己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疏】（箋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爲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著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爲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己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爲未堪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虯反）【疏】（箋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爲安明爲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己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爲己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本無之字）【疏】（敬之十二句。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時

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 疏 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己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茲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鴆反道音導）疏 傳小子至肩克○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聽違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聽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己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奉上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振鷺

宋為殷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宋當未字誤是也

士輿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櫬誤襯下同是也

無厭依之者 閩本明監本依作射毛本初刻同剜改作倦案所改是也

前云絜白之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前作所案所改是也

○豐年

數億至億曰秭 小字本相臺本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伐檀楚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為長

以洽百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祫本或作洽案載芟正義云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是正義本此作洽與彼二經同也彼二經箋皆云洽合也此無箋者從可知而省祫雖有合義而其字非此之用當以正義本為長

○有瞽

而合乎祖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正義云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大祖謂文王也考雍序云禘太祖也鄭注云大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太祖不容鄭不解之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傳合於此非也當以釋文定本集注為長

告神以知善否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善作和案所改是也請正義云以觀其和否是其證

或曰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段玉裁云或曰當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下云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正用此傳

鞉鞉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鞉字誤小案正義云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言如鼓而小即不得云小鼓矣釋文鞉下云鞉鞉鼓也通志堂本亦誤改作小

職播鞉柷圉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職下剜添掌字案所補是也

業即栒上之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板誤柷是也

加於大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施形近之譌

以掛懸綖 閩本明監本毛本綖作紞案皆誤也當作紘

言掛懸紘者紞謂懸之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紘誤紞案下紞字亦紘之誤山井鼎云案禮記注作紘為是是也

飾鞞多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禮注鞞作彌是也

夏后氏之足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鼓足誤倒非也足鼓在商頌傳不盡依明堂位耳亦載廣雅

中有推 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椎案所改是也下同

所以止鼓之謂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所以鼓之以止樂之誤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所以鼓之以止樂可證

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鋙誤敔考爾雅疏浦校是也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予誤天子案下正義引小師注云今大予樂官有之不誤東都賦曰正予樂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大予樂是也山井鼎據誤本後漢書欲改為大子非又見爾雅疏

如今賣餳者所吹也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餳作錫閩本明監本同案餳字是也見六經正誤正義中字同釋文亦誤錫

管如篴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篴字又作笛正義引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當是其本作笛字故引後注之篴為笛也

張皇反 補 通志堂本同盧本反作也云舊譌作反今從宋本案正義引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是張皇即為餳之別名也字是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反非

鍾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所改是也

長多其成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上有永長也觀多五字考釋文永觀下云注同當是其本有觀多之訓考文古本采而為之耳

○潛

謂周公成王太平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平下剜入之字案所補是也

乃命魚師始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漁誤魚是也此與下矢魚互易之誤耳

公矢漁於棠 閩本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此誤與上互易

潛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槮作糝案釋文云槮舊詩傳及爾雅本作米旁參小爾雅云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又疏詹反正義云槮字諸家本作米邊參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考正義所謂諸家本者即釋文所謂舊詩傳也爾雅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作是槮字特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也當以釋文本為長

槮槮也 補 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槮作槮云槮字舊譌從米旁今改正案所改是也

傳漆沮至潛槮（閩本明監本毛本槮誤穇案此不知正義本作槮而以釋文穇字改之也）

○雝

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慶作愛毛本初刻同後剜去予上愛字案十行本孝至也剜添者二字是慶愛二字皆當衍神明安孝子五字爲一句）

蓋此明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明作時案所改是也）

反採得之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所改是也）

和敬賢者之嘗（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嘗作常案所改是也）

嘉哉皇考斥文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皇作君案君字是也正義云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又云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是其證閔予小子及訪落皆經言皇考箋言君考也）

下音似（（補）通志堂本音似作同姒釋文校勘記云盧本同姒作音似云舊譌下同姒今從宋本正案考此宋本謂十行本所附也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是音似○按舊校非也下同姒不誤古姒姓或作似如潛夫論及漢碑可證此當是鄭箋作大似故陸云下同姒宋本所附乃妄改也大明思齊作大姒則不爲音）

○載見

鞗革有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正義本是鎗字）

曰求其章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

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顯案所改是也）

以助考壽之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考壽作壽考案正義云以助壽考之福壽考是也雝箋考壽字兩見依彼正義亦壽考之誤）

思成王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思下有使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常下浦鏜云脫古字是也）

○有客

駁而美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駁作駮案駮字乃是倨牙食虎豹之獸本當作駁取馬色不純之意也後人輒用駮字）

既致饔則甸而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甸誤甸是也）

箋云既有大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大下補法字不知據何本也今考此采正義云既有大法則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武

注云非樂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非作作案所改是也）

須暇湯之子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衍字是也皇矣正義引作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此直作暇者以破引之）

○閔予小子

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疑合字譌是也）

閔悼傷之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閔予小子下云鄭云閔悼傷之言正義云可悼傷乎又云故爲悼傷之言標起止云箋閔悼二本不同也）

以道有此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道字當在此字下錯誤耳）

信無私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言無私枉是信字當言字之誤也考文古本作言采正義）

言不敢懈倦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懈作解案解字是也）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朝後改廟案初刻誤也）

艾扶將我（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艾作女案女字是也正義云汝若將我就之可證考文古本作汝采正義）

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心案心字是也山井鼎云古本後人旁記云必異本作心）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正義云敬之十二句是其本有）

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定本仍作高高無又字故正義用注以目之）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又云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是月字乃涉上而誤耳今閩本以下并正義中盡改爲日月誤之甚矣考文古本作日采正義）

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當作无形近之譌十行本每書無作无當時以爲別體字也）

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漸作浸釋文云浸也子鴆反考文古本作侵山井鼎云侵恐浸誤采釋文正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而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毖音祕難乃旦反禍難之難皆同）【疏】小毖八句○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之事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愼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毖愼至患難○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毖愼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夆孚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乂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況反）【疏】予其懲而○毛以爲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己以爲創艾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愼患又說當愼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荼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愼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己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爲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愼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愼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荓蜂摩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荼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愼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

（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

【疏】傳桃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䳍亾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䳍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鵰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俱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輿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旣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愼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愼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箋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旣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誅之者此謂啓金縢之後旣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此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鴞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䳍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等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

【疏】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愼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旣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荼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鬬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喩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憶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

【疏】載芟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所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籍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爲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耳其士盡八十一人爲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民力者其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後追述前言號爲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爲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盞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趣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眞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閒音閑傭音容賃女鴆反烝音證解音蟹）

【疏】載芟載柞○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饋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饋已爲勞思遂而媚其行饋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旣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應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爲我國家之光粢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再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爲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旣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旣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連此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无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立於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藿作者

（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嗿勑感反饁于輒反饋其愧反饟式亮反〔疏〕傳嗿衆至子弟○正義曰以耘者千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爲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饟故爲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箋饁饋至自苦○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士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爲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畧利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畧如字字書作䂮同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盛也菑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疏〕傳畧利○正義曰釋詁文○箋實種至活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爲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驛音亦爾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豔反下同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表嬌反芸也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疏〕傳達射至麃耘○正義曰苗生達地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地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壹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穫戶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秭音姊〔疏〕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礼謂饗燕之屬○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疏〕傳百礼言多○正義曰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箋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礼爲合聚衆礼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礼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礼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爲饗燕之禮皆觀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飶蒲即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疏〕傳苾芬香○正義曰飶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箋芬香至榮譽○正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爲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疏〕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礼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疏〕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爲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礼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爲之享燕之礼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大平之主能臺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耜音似田器也〔疏〕良耜二十三句○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言嚴利也種章勇反〔疏〕畟畟良耜○毛以爲農人以畟畟然利善之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穀之種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特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績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以俶載爲熾菑爲異餘同○傳畟畟猶測測○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饁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荼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盛音成去起呂反〔疏〕傳笠所至水草○正義曰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之趙則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虞一名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一然則所由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饋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其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朽虛有反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疏〕傳挃挃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墉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箋百室至之歡○正義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

（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爲六遂之注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酇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無飲酒之礼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卽此合醵也礼器云曾子曰周礼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礼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卽爲醵飲酒礼記自有醵語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礼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礼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礼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礼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礼此皆礼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礼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礼）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犉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觓復扶又反下同）【疏】（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爲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生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祭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礼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礼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爲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也○箋捄角至司嗇○正義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爲角貌以上言其饗是婦子所爲此言寧止逆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爲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犉牡之求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釋融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疏】（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礼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不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繹又至之肜○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礼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礼者卿大夫之祭礼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卽賓尸之礼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礼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礼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礼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礼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肜者因繹又祭遂形釋天以明異代之礼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礼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礼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紑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音戴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愼也說文作絿同鼐乃代反郭音乃鼒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茲塾音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本亦作鼏圜音圓弇古奄字）【疏】（絲衣其紑○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畢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礼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旣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冪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畢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礼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每事如礼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礼必將得福故美而歌之○傳絲衣至之鼐○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也載弁謂爵戴弁也戴弁者捄捄則俅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祀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礼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礼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礼旣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旣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爲韻故變其文也○箋載猶至之鼒○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戴猶戴也礼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礼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礼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礼而士卑不嫌其礼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卽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鼐次第正同自堂徂基交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鼒是舉冪告絜也礼之次者謂特牲之礼爲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礼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譁也考成也箋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兕字又作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觵同觩音虯本又作觩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

（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

（疏傳吳譁考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柔安至休徵○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卽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泰）

（疏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爲酌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卽是武樂所象衆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舊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爲篇立名謂之爲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卽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於音烏注同鑠舒灼反○）

（疏於鑠王師○毛以爲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爲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爲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遠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傳鑠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爲循是遵得爲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爲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爲光明介字毛皆爲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純大至助之○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紂之故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也傳直專反）

（疏傳龍和至造爲○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爲武貌造爲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箋龍寵至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卽寵受人皆美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卽之爲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

實維爾公允師。（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箋允信至之道○正義曰允信釋詁文上說行文王之士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疏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闕上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箋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於南郊所祭一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肯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摠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向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祀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婁豐年。（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婁力住反亟欺冀反數也下同）

（疏綏萬邦○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飢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鄭雖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箋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卽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卽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士事也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

（疏箋天命至天下○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摠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求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

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烏注同間間廁之間注同）【疏】傳間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疏】賚六句○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說劒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疏】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已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疏】箋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示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疏】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此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祀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於音烏注同嶞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徒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許及反）【疏】於皇時周○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褒爲衆爲異餘同○傳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嶞嶞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无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箋皇君至爲一○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祀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嶞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卽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祀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岯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兖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中多渚其渚往往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阸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濱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先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疏】傳裒聚○正義曰釋詁文○箋裒聚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爲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

以受天命爾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毖

然而頌之大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列作例案所改非也列當作判形近之譌）

翻飛維鳥而來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經作拚非也翻字出箋鄭意以拚爲翻之假借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而正義依之耳）

而毖後患（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毖下旁添彼字案正義云故慎彼在後當是自爲文耳非其本更有彼字也用之添者誤）

自求辛螫（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螫作螫案螫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螫式亦反是其證）

蜂本又作夆（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夆作蠭案蠭字誤改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夆但夆亦譌字作夆爲是集韻三鍾載夆蜂二形云爾雅甹夆掣曳也或作蜂可證

摩尺制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校勘云案摩非也考爾雅釋文云掣本或作摩同充世反說文云引而縱之依此是於說文爲㨝字集韻十三祭所載掣㨝二字下皆無摩

予其懲而（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入句二字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而字上屬爲是是也正義讀而斷句釋文以懲而作音）

莫復於我掣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摩正義作掣摩掣古今字易而說之也標起止仍作摩釋文云摩本又作掣非正義本也今爾雅作掣考文古本注作掣者采釋文正義耳○案掣本作㨝見說文說文無掣字也作摩更非）

後遂舉兵誅叛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誅當作謀形近之譌）

以蓼菜之辛苦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恐似誤是也）

此二家以蛘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蛘作荓案所改是也）

爲掣曳爲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善疑惡字誤非也王肅孫毓掣曳爲善與鄭掣曳正相反正義上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便就邪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便是也）

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鴞皆惡鳥也云云考鳥之單名鴞者鴟也單名鴟者梟也皆與桃蟲迥非一物此箋當本作或曰鴞皆惡鳥也合爾雅方言廣雅陸機疏觀之可得其證○案當作或曰鷂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鷂與鷹正一類二注正同耳此取小鳥化大鳥之義無取惡聲之義蓋有鷂誤爲鴞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鴞惡聲之鳥見毛傳題肩非惡聲也舊按云當作或曰鴞鷂甚誤鴟鴞鸋鴂古說即桃蟲非桃蟲所變化也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衍字是也此涉下所引注而誤）

鷦鷯亡消反桃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消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也）

俱毛以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俱恐但誤是也）

始得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信）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籍作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說文作耤者爲正字諸書作藉者爲假借字或又用籍字爲之故此作籍正義引應氏漢書注以典籍爲說也當是正義本字從竹十行本字多作籍依正義也經注本作藉依石經也餘同此）

周語說耕籍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云字誤是也）

王耕一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墢誤發非也發古墢字正義所引國語自如此不與今本同也）

甸師下士一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一是也）

徒二百八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漢書孝文元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元是也）

率天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漢書率作爲非也正義所引漢書自如此耳）

眕場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場誤埸案釋文云易本又作場音亦正義本字作場皆可證）

強強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強皆作彊案強字誤也下及正義中同寫者以強爲彊之別體字而亂之耳）

維強力之兼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士字是也）

爲鬼神所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御當禦字誤是也）

既指連形而言（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作地案皆誤也當作田）

又解之以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當作云形近之譌）

自有不能有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有字作存案所改是也）

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及當又字誤是也）

饁饋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以饁饋饟也作音可證正義云饁饋釋詁文是其本無饟字考爾雅饟字在饋字上甫田箋取彼成文併解經之饁饟二字七月傳云饁饋也此箋與之同下文云婦子來饋饟其人於田野乃取饟字以足句耳非此句中先有饟字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孫炎曰土野之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饁案所改是也七月正義作饁可證）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字耳）

謂苗生達也厥者苗長茂盛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也字作厥案此誤改耳上也字當作地讀也字句絕厥者下屬乃說經有厥之文不得重厥字）

郭璞曰芸不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案爾雅注作芸耨精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釋訓無容字非也容字正義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本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爲俶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俶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乃古古而如此（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上古字作自案小字本誤）

○良耜

秋報社稷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有冬字者非正義云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以續接其往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歲當事字誤是也）

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依此是正義本事當作草無言閔其勤苦五字也）

古書醻爲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誤古是）

如雩禜云（閩本明監本毛本禜作祭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禜恐祭誤是也）

乃命國家釀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衍文是也）

後求有豐年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後作復考文古本同案復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求有良司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司嗇是其本作嗇字）

用騂生毛之（閩本明監本生作牛毛本初刻同後剜作牲案所改是也）

牛角以黑而用黃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角當色字誤是也）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箋下屬讀之山井鼎云宋板故作也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絲衣

商謂之肜（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融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依此是鄭此注本用融字今正義中字皆作肜標起止亦云至之肜或其本作肜與釋文本不同也爾雅亦作肜）

字書作繹（補通志堂本同盧本作醳云舊作繹今改正）

令其天下立靈星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令二字誤倒是也）

仲遂于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于上剜入卒字案所補是也）

送形釋天（閩本明監本毛本形作彤案皆誤也當作肜）

乃舉鼎冪告絜（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舉冪作音是其本無鼎字正義云是舉冪告絜也其本亦當無鼎字有者後人以正義所引特牲文添之耳）

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閩本明監本毛本紂作緣案皆誤也當作純）

視滌濯（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滌作滌案所改是也）

次視牲次舉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鼎當作冪）

不吳不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吳譁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譁也是正義本作娛釋文定本作吳也詳正義之意因傳云吳譁也而說之以娛樂讙譁又例以爲毛不破字故定經文從娛也其實此經字與泮水經同彼箋即用此傳經文皆本是吳字說文云吳大言也義與譁合當以釋文定本爲長盧文弨校乃依史記所引改爲虞誤也）

說文作吳吳大言也（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二吳字皆作吳案所改是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補通志堂本盧本吳作吳吳作吳案所改是也）

傳吳譁考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娛）

此言飲美皆思自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美下浦鏜云脫酒字是也）

○酌

酌九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入誤九章末並同非也讀以賓唯爾公爲一句允師爲一句唐石經亦云九句也）

即是武樂所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象疑衍是也）

酌左傳作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約當作汋是也）

即之爲三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即恐節誤是也）

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下節首十行本誤在上節末案山井鼎云士當作事是也下同）

○桓

桓武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以此句作注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云云是正義本亦爲序文）

夏正於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當作至形近之譌）

以記文不旨言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旨當指字誤是也）

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時當作特形近之譌）

婁豐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婁作屢案釋文作婁是其證也正義中字作屢當是易爲今字耳餘經依釋文皆當作婁正義自爲文作屢者皆易字之例唐石經錯見屢字者非屢乃俗字耳今杜預集解本於宣十二年傳所引此經亦作屢非左氏之舊矣）

○賚

即玉帛者萬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即作執是也）

○般

般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正義云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是正義本爲序文與集注同也考此序解般樂也與桓序云桓武志也賚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爲一例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唐石經序末無此三字出於釋文定本而經注各本之所祖也）

墮山山之隋墮小者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墮作隋案相臺本是也正義云有隋隋然之小山是隋隋經字不容下一字作墮也釋文云字又作墮考說文山部云墮山之隋隋者乃用此傳文則作隋爲正矣十行本正義中字多作隋唯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一處作墮或正義本是墮字後依經注本改之而未盡也明監本毛本并改作隋隋閩本此與十行本同而上下文又改隋爲墮）

東至於底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底誤底是）

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盤李本作股以爾雅釋文考之是也但此當是正義涉孫郭本而誤非其字有譌也）

以爲古記九河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誤記非也正義引漢志如此）

時周之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今考正義釋文所說自得其實經義雜記乃并三家此句亦以爲衍誤矣）

裒衆聚至而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據注聚當作衆是）

王言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正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旣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旣瀦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揔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饋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正義曰有駜論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幷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鄫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旣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畧卽是謀伐淮夷旣謀卽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與師伐之詩稱旣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識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旣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彊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大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幷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祀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旣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旣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旣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旣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旣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賓賢其君故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牧徐音目坰苦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

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

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捴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愼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袪袪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驈戶橘反阮孝緒于寄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騂息營反赤黃曰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疏〕駉駉至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駉駉至曰坰○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亮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闊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其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摠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名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據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賦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上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駉駉之馬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色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雖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衛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箋臧善至廣博○正義曰臧善釋詁文彊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騅音佳駓符悲反字又作駓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駓音丕騏音其伾敷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駓走也父之反音丕祺音其字又作騏）

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

〔疏〕傳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卽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犅祀稱陽祀用騂牲是騂

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驒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駱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尾也駵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髦尾也雒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崔本作驛驎本亦作粼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班駮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疏〕傳青驪至善走○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皆謂馬之鬣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駵雜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駵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駵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駵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向疾故言繹繹善走

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箋云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斁音亦〔疏〕傳作始○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斁厭至乘駕○正義曰斁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駰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騢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驔音簟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驗字林作瞧音並同毛云二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瞯音閑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骭戶晏反〔疏〕傳陰白至強健○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疏〕箋徂猶至走行○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駜備筆反又符必反字林父必反〔疏〕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之事也故連臣而言之○箋有道至之謂○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乘繩證反下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明義明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本又作鼘同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疏〕有駜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強之馬此駜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夙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眾士也此眾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旣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駜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易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動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爲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旣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則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疏〕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賓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疏〕箋飛喻至欲退○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飛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青驪曰駽○駽呼縣反徐又火玄反又胡眄反又音炫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言則也〔疏〕傳青驪曰駽○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疏〕自今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常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與將來爲始非以作詩爲始○箋穀善詒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詒遺釋言文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半反〔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无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傳音希頖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无水也鄭注禮記言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璧下同廱音邕觀古亂反又音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无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茷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旆噦呼會反〔疏〕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爲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无小无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一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說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樂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僎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觀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呼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贊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万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當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戾來至有聲○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章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其馬蹻蹻言強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蹻居表反昭之饒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鳧葵也○茆音卯徐音柳韓詩蓴蓀反干寶云今之鳧躐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卽豬蓴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鳧音符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者與音餘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爲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値魯侯之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請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衆之人民○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珍饈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傳茆鳧葵○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謀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絶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

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詘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誠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做也僖公信文矣爲脩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疏〕穆穆至伊祜○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脩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矯本又作蹻亦作驕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皋陶音遙皋陶唐虞之士官〔疏〕明明至獻囚○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能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克能攸所○正義曰皆釋言文○傳囚拘○正義曰釋言文○箋馘所至其人○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俘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卽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

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卽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烝之烝反皇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鷃余章反訩音凶讙音歡譁音花爭爭鬭之爭）〔疏〕濟濟至獻功○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爲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馘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爲遠則北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烝烝至其功○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暀釋詁云暀暀皇皇美也俱訓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訩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爲不讙譁不揚爲不大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埋井刊木之類○觩音虯搜依字作捘色留反博徐云毛如字王云大也鄭作傅音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斁作懌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埋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疏〕角弓至卒獲○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卽服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爲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傅緻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觩弛至衆意○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爲搜與束矢其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得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埋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服虔云埋塞刊削也○箋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翩音篇鴞于嬌反黮說文字林皆作葚時審反爲于僞反）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勑金反犍爲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疏〕翩彼至南金○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憬遠至荊揚○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遠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捴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荊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荊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荊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懼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荊揚之義故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璆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璆鐵錫鉛而三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二十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駉之什詁訓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駉之什者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鹿鳴正義云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什也或有者[illegible]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皆是也十行本始誤同或本耳考文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補〕案其上當。）

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年誤立其是也）

以惠王十九年卽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九從年表挍是也）

襄王二十二年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鏜云五誤二從年表挍是也）

脩泮宮守禮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崇誤守考正義云是脩泮宮崇禮教也浦挍是也）

舒瑗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援誤瑗以正義考之是也隋書經籍志作援）

僖十六年冬（〔補〕案僖上當。）

詩稱既作泮宮（閩本明監本毛本稱既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

新然南門（〔補〕案然當作奕之譌）

由命魯得郊天子禮（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閩本不誤案盧文弨云子禮上當有用天二字是也此天字複而脫）

周爲王者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者之後是也）

是不欲使魯有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使疑使是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優誤憂是也駉正義當爲天子所優可證）

示無貶黜客之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義誤法非也彼謂是義字而正義云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故此引作法不盡依本文也上文引仍作義如此等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是正義本直云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云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句乃揔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牧于坰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考正義云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于於古今字易而說之則其本當是于字唐石經以下之所從出也）

詩爲作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請誤詩是也）

駉駉牡馬（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下同案釋文云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傳良馬之文以爲有騭無騂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政凡馬特居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騭無騂之說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爲是顏氏說誤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爲長經義雜記又以爲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騭馬也陸機亦作牡乃三國時本更爲可據其說非也草木疏雖亡但所云騭馬也者非有專疏此詩之明徵也特陸引之使就此牡字耳下文云說文同今說文具存更何得指馬部騭字爲專解此詩乎又以爲唐石經初刻牧後改牡亦誤）

不言牧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馬當焉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子三十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別有依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誤）

三十里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士之法（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士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在恐任誤是也）

上言駉駉牡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誤改之耳）

乃言其牧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誤）

皆言以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路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騏（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祺作騏案釋文云蒼祺字又作騏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文之意以祺爲假借字但考小戎尸鳩傳騏文皆本是綦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騏亦本是蒼綦也祺字恐非此之用正義云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騏抑或後人所改也段玉裁云古假騏爲綦因而以騏釋騏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要之例也）

字林作駓走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駓字各本皆誤當作駓集韻六脂云駓馬走也本此陸氏有駓下本云字林作駓伾伾下本云字林作駓今釋文皆云字林作駓者伾伾下誤也小字本十行本所附字林作駓反在有駓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騂綱（閩本明監本毛本綱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犅形近之誤）

以車繹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繹崔本作驛考正義於序下云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是其本字作驛與崔本正同其此章正義云故言繹繹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鏜乃挍序下云繹驛經作繹繹此不知經注本非正義本之誤也○案繹者正字驛者俗字此蓋正義易字釋經之例也）

白馬黑鬣曰駱（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是其本作黑髦也釋文云黑鬣力輒反又駱下云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爾雅釋文同又四牡驛驒駱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依此則正義本四牡傳亦當是髦字但未有明文耳）

善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繹繹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是走字此及序下標起止皆可證）

班駁隱甐（〔補〕通志堂本盧本同影朱本甐作粼釋文挍勘云案粼字誤也爾雅釋文所載郭注作鄰粼鄰也唐揚之水粼粼可互證）

班駁隱鄰（閩本明監本毛本班駁誤班駮明監本毛本鄰作甐閩本作鄰案此當作鄰皆形近之譌也釋文驎字下亦誤爲甐○案此本無正字皆用同音字耳舊挍非也甐字多讀作去聲故郭良刃反呂良振反）

騂馬黃脊騝音乾（閩本明監本脊誤脊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書乃正義自爲音也）

皆作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雒下文云其字定當爲雒是其證）

以車祛祛（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祛祛相臺本同案祛字是也六經正誤云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袪袂也考此但毛居正臆爲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誤於從示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從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從示爲正耳）

豪骭曰驔（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驔下云豪骭曰驔此經注各本之所本也正義云釋畜云四骹皆白驔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是其本骭下有白字）

二目白曰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考正義亦引爾雅舍人郭璞注而不云有異是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二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嵬岨陟岵岵屺之類或此傳亦然正義本依爾雅改耳）

主以給官中之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宮誤是也）

貴其肥牡（閩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徂（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有駜

但明義明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玉裁云義是衍字羣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

本又作淵鼓（〔補〕案淵鼓二字當鼘之譌文選東京賦雷鼓鼘鼘注引詩咽咽作鼘鼘鼘即鼝字說文鼝鼓聲也詩曰鼗鼓鼝鼝）

其在於君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公上句可證）

載言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載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今之鐵總也（〔補〕毛本總作驄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雖周頌豐年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子孫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正義本未有明文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可證也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

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又作歲其年耆矣（〔補〕通志堂本盧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本所附同釋文校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箋穀善貽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貽箋作詒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同耳）

〇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云頖宮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爲長）

其旂茷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伐蒲害反又普只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云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與釋文又作本同也經義雜記以爲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爭諸釋文非賈昌朝曾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鸞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適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適字誤改也）

傳魯侯僖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值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值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菜也（〔補〕小當作水下句言水菜者可證）

其住不專爲菜（〔補〕住當作往）

釋詁云肉倍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二載疑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挍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

箋其音至德音（閩本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十行散附時所誤耳）

菜大如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鬻作鬻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以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作於是可以來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爲正也）

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作可以召尢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文可證）

矯矯虎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蟜蟜本又作矯正義云蟜蟜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蟜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格箋文是格字正義下文云謂臨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釋文云不吳鄭如字讙也王音誤考此經字與絲衣同鄭此箋卽彼傳也釋文以爲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爲鄭讀不娛者亦自據其彼經而言耳卽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爲申毛而與鄭相難也盧文弨校乃以此并前絲衣同改爲虞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下于詡上以瘍字作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唐石經等皆不作瘍字或是傳揚傷也傷字釋文本作瘍與正義本不同而爲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瘍傷古通用巧言釋文有其證盧文弨於此釋文瘍上添入不字亦爲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瘍訓傷鄭讀瘍爲揚訓大聲後人從鄭改經字）

吳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娛爲譁也釋文云譁也音歡考鄭用絲衣傳當以正義本爲長）

其往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本亦誤往）

則北狄亦爲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是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作暀是也）

徒御無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斁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懌皆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斁字多不畫一依釋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斁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其傳綴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綴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巳以爲捜與束矢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巳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觩矢言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鏐鐵錫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鏐鐵銀在梁州鉛在青州也）

而獨無銅（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非也上文銀誤作錫乃誤改去而字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也。閟筆位反音祕同僖音希）〔疏〕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摠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亶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淸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侐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閟瞑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路東反厲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勑宅反裂也副孚逼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稺音雉韓詩云幼稺也菽音叔大豆也卑必爾反本又作俾下皆同長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疏〕閟宮至之緒。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侐然淸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旣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稺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

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遂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傳閟閉至礱密○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閑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侐爲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閟神至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愼也俱訓爲愼是閟得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言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當生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生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後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種至曰稺○正義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爲○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遺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資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末爲司馬不言弃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雖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傳緒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箋秬黑至明之○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互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豳彼貧反王于況反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虞誤也箋云屆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屆音戒貳音二極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又反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援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王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斷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貳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爾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亦然○箋届極至克勝○正義曰届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汝爲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惟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箋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音懈忒他得反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楅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礿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逼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豘徒門反鉶字又作銒音刑爲其于僞反觝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

（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礼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爓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有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蓋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鄉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爲居○箋東東藩至得專臣○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礼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諸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事臣也以非事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礼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旂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箋皇皇至之福○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揔祭五帝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著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著帝耳著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諸侯至衆多○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嘗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礼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雖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礼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礼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礼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嘗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猶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礼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觝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礼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礼注云胾切肉是也太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涪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牛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成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則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牛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礼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牛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入脩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尙之也言貴尙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礼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報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縢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勑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云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

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冑直又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背他來反下音貝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緑色之繩此朱英緑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緑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後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鬯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祇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亦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淸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緑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緄非訓縢爲繩但傳許彼而畧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御○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緑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緑縢是重弓束之以緑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緑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冑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然○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万七千五百之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己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遠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雖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

【疏】泰山至之功○毛以爲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至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出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奬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

【疏】保有至是若○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朝直遙反薛字又作辥息列反與音餘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

【疏】天錫至兒齒○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夫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旣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

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至於薛○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易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榱巳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

〔疏〕（徂來至是若○）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修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嫄之廟爲異餘同○傳桷榱至是廟○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爲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美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屋壞○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閟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毀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大室屋壞者與譏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閟宮

侐清淨也（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引說文侐靜也當依釋文更正楚茨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予下箋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是其證正義作與乃易字耳考文古本并作與非）

先種之植（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稙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誤同）

而則祭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祭者下經之而載嘗也本句下正義可證）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閩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證正義自爲文亦用棄字引尚書史記乃依彼作弃字十行本盡作弃閩本以下盡作棄皆有誤凡唐石經於棄字皆作弃以其中爲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洩而正義仍作泄當是作正義時例但缺畫也）

且尚書刑德故云（閩本明監本毛木同案浦鏜云放誤故是也）

纘大王之緒（毛本纘誤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屆極虞度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極作殛案殛字誤也釋文云屆極紀力反下同之屆下云極也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本是極字也閩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殛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殛字至爲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復舉箋文可爲明證且此與大平迴不相涉而武王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泰誓正義斷爲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爲是以殺爲非也釋文屆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箋屆極至克勝（閩本明監本毛本極誤殛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釋言又云殛誅也外皆作極考此一殛字亦極之誤蒞御正義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尚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尚作嘗）

下有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柎作跗案釋文云有柎又常棣箋用柎字從手柎柎實一字也正義中字皆作跗或是其所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卑見校官碑今考上釋文以卑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卑字也餘經盡然盧未細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持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卑之假借此門持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莊述祖正之卑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特當犅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犅特也故此自爲文以犅爲特也）

則有爛火去其毛而炰之豚（閩本明監本毛本爛作以案皆誤也當作爓下文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同）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

地官○封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中案皆誤也當衍）

大羹渚煑肉汁也（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湆案所改是）

稱祀周公作大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誤作是也）

卽云白牡騂犅（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鏜云犅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犅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證也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爲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爲上疑脫人字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憎案所改是也）

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弨云當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二字不誤可證）

文數可爲四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

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

唯有僖公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僖字盧文弨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僖公二字作春秋非也）

師賤兵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師者而譌耳）

魯邦所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詹作贍案古本非也傳訓詹爲至毛氏詩不作贍明甚唯說苑等引此文作贍者是三家詩也韓詩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當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字爲逗傳之複舉經文者也如夷行也四字爲句傳文之說經也以毛公文字簡奧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併言蠻貊之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行也以爲足以明之矣厥後作正義者所受之讀未誤故引而伸之曰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郎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其言極爲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郎可據以正岳本點淮夷二字逗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爲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鳧嶧連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嶧誤繹案經文作繹此作嶧者繹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禹貢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爲正字釋文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繹古文多假借也○段玉裁云繹山與葛嶧山是兩山尚書嶧陽孤桐此葛嶧山也地理志在東海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國之繹此繹山也地理志在魯國騶縣今在兗州府鄒縣前說云繹嶧古今字非是繹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繹爲正）

許□田未聞也（小字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許字相臺本許田作所由案所由是也）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唐石經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徠考文古本同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徐本皆作徠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來閩本以下改作徠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爲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初無奕奕佼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所字考文古本有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傍足其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旣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郎處邰處豳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祗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爲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勤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于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

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惟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爲祫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荊楚脩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卽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卽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宋是武王所封國故摠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弟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雖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弃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三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覩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爲殷後正考甫音父本亦作父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遙反折之設反）

【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摠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今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從大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其成湯爲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經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摠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値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耆市志反爲于僞反僾音愛愾苦代反）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又烏玄反嘒呼惠反倚於綺反）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烏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鍾也○斁奕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懌同）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薦箋練反本又作荐同饌士戀反）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烝之丞反）

【疏】（猗與至湯孫之將○毛以爲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

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庿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爲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執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爲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鍾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爲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占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事於今故此嘉客依礼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衛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礼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大甲雖此爲異其文義畧同○傳猗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礼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鞉之狀也○傳衎樂至假大○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正義曰礼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

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皐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礼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礼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傳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礼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雖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之○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皐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於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爲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大鍾曰庸也以斁爲鍾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斁斁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在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礼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摠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礼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卽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礼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

疏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摠之○箋中宗至中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大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礼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奐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酤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无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鬭之爭注同綏音妥安也耇音苟總音揔調音條祼音灌）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軝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轂飾古木反下音式鑣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霝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疏 嗟嗟至之將○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祼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摠

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軧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祀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豐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摠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請神來歆饗祭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傳秩常至賚賜○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請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祜福至思成○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賚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請酌以祼獻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祀雖則不明其祼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揔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爲至也鬷揔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揔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揔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焉○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軧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設薦進俎之時諸侯揔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軧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祀而來朝也○箋約軧至歡心○正義曰軧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纓約之故云約軧轂飾也采芑言約軧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纓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軧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軧錯衡與輅車有奭連文奭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軧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接玉故易傳以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卨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祫是後本也）

【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揔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箋祀當至大事○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閒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宜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誣誚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專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

（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娀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卵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勝任也箋云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可反本亦作荷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揔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之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何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雖此爲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說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言九有九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分皆爲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爲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天爲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爲偏告諸侯言湯[illegible]非與人道言云偏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illegible]諸侯偏聞是偏告之也○傳武丁高宗○[illegible]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illegible]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illegible]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illegible]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illegible]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illegible]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illegible]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illegible]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箋交龍至大[illegible]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illegible]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illegible]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illegible]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illegible]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illegible]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illegible]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illegible]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illegible]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illegible]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illegible]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illegible]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illegible]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illegible]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illegible]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illegible]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illegible]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illegible]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箋肇當[illegible]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爲[illegible]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illegible]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員[illegible]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illegible]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illegible]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illegible]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illegible]者以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illegible]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illegible]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illegible]大至日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illegible]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illegible]乘而亦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illegible]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illegible]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illegible]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三

阮元撰　盧宣旬摘錄

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六九（十行本此下脫那詁訓傳第三十一行閩本以下有考文古本同是也但那下仍衍之什二字說見前又閩本以下誤在毛詩商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敷五敎五教在寬（明監本毛本敷上有敬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正義引之不備耳浦鏜云衍五敎二字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敎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摩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皐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土居商丘（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士字故依彼引之不得用正義改爲士也○按楊升菴欲改左傳士氏爲士氏以合在周爲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卽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庠云〔補〕（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雒予命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雒誤維是也那正義引作雒）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爲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諸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弨云當作菏是也此誤落去上廾耳）

今之梁國市〔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壽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盧文弨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駮異義皆有其文引在振鷺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那唐石經初刻那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改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爲語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謚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宋父生正考甫（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滑公之適辝〔補〕（毛本辝作嗣）

亦不夷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字又作懌正義本是懌字當爲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懌者俗字從繹爲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偶有合也）

庠助者之來意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護樂（閩本明監本毛本護作濩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護字正義下文皆作濩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正義時其本作在昔）

視其有所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閩本明監本毛本食下有嘗字是上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既齊立乎列矣〔補〕（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鬷總假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

神靈用之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是也此也正義說經云以此故可證下文云而云用是之故當是正義自爲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爲之耳）

假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案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下享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歐陽脩本義以來諸家論之審矣○按有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爲享神食其所獻亦爲享是也此等在訓詁中蓋未可枚舉後儒曲爲分別乃以獻之作享神食所獻作饗於我將閟宮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宋本似是而非今俗本槩作享似非而是此篇前享字箋云獻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相承爲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見上十行本下箋中宗之享此祭誤同與經文爲岐出正義中歆饗字亦饗享錯雜此寫者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耳閩本以下仍之而不覺又因此而改經文亦爲享誤甚）

來升堂來獻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也此箋乘上爲文故省而但言獻酒下箋說經降福無疆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卽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來微失箋意箋意來饗之來仍是諸侯來不是神來但饗是神饗之耳王肅述毛則以兩來字皆屬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爲下一來字是後人所增其說非也）

故余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補〕（毛本故作顧）

箋祜福至思成（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鬷惣古今字之異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惣作總案所改非也惣卽總字正義自爲文多用之唯順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爲總者非）

既戒且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杜預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爲是今傳作既者依此詩改之耳申鑒亦引作且皆不與毛氏詩同）

箋約軝至歡心（閩本明監本毛本軝誤軧下同案正義本是軝字上文作軧者皆後人改耳已是采芑經）

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來案所改是也）

元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于大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經及傳箋南宋刻正義始增入之而誤入宋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誤而書仍載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補〕毛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譌）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僖二年除喪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祫字）

因禘事而致哀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美當作姜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文誤僖非也上文閔公之服自服者而言也此僖公之服自所爲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間（〔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間當作閒）

仍恐後字致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禖而生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禖本或作高禖正義云祈於高禖而生契是正義本當作高字下文又作郊禖者或合併後所改○按月令作高禖毛傳生民元鳥皆作郊禖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權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禖舊挍非也）

受命不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正義云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敎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又云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之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考此經字作殆故正義引王述毛以爲危殆也鄭以爲殆卽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爲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弼注易震皆用殆爲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有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爲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景員維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云云是其本作河也此經本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爲河水或作本乃以箋改經耳）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弨云音河當作音荷非也條人釋文云何戈何可反又音河是河字不誤也小字本所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苛盧文弨云苛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古文以某爲某皆言假借秦晉古文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羣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箋是其證也羣書亦多用從木字如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擔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才）

得言此殷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土誤是也）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元鳥降則日有祀郊禖之禮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日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恆是也）

簡狄行洛（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洛作浴案浴字是也諸正義引作浴）

壇其外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壇本紀作墠是也諸正義引作墠）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閒（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書序以下至河洛之閒四十二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候格予命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諸正義引作雒）

東觀在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諸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而誤也）

不得東觀於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辭以同解奄也）

殷質以名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譌）

在傍與已同曰偏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已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爲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補〕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任卽是擔負之義（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檐見上）

故言檐負天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檐作擔字按儋是正字俗作擔从手蓋唐時有之集韻平聲儋檐同字去聲擔檐同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四）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疏〕（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故言大禘以摠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爲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爲此頌故爲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名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惟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爲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出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標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採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祭感帝而商云祭天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與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譜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

（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濬音峻悊音哲字或作哲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圓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疏（濬哲至生商○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未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隕當至爲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揔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王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傳有娀至生商○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啻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

疏（傳玄王至履禮○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箋承黑至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諡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主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入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

疏（箋截整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揔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設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子鴆反）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違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土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日齋齋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土遐嫁反）

疏（帝命至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箋帝命至天心○正義曰契无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爲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雖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觀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虯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畧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絿音求徐音虯遒子由反又在由反）

疏（受小至是遒○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太柔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傳球玉至旒意○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者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

之龍。（共法駿大庬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庬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傅音孚本亦作敷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緫音宗恐曲勇反憚末叶反）【疏】（受小至是總○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揔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共法至寵和○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庬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庬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採爲美譽則此宜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旣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具反鉞音越中張仲反）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蘖五葛反韓詩云色也）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己音紀又音杞）【疏】（武王至夏桀○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之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眞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蘖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顚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顚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

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苞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爲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箋韋豕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卽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與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中如字又張仲反橈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疏】（昔在至商王○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爲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橈敗○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荊楚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荊楚卒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撻他達反韓詩云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罙從內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四也）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處昌慮反下同）【疏】（撻彼至之緒○毛以爲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荊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荊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撻疾至裒聚○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荊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裒聚釋詁○箋有鍾至士衆○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箋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氐都啼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疏】（箋氐羌至不如○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荊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天命

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遥反）

〔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七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請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皐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彊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書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向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遠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揔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亦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尊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雖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何爲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處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畿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丞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畿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畿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隨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万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

〔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

〔疏〕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梀桷音角梴丑連反又力鱣反柔梴物同耳字音鱣俗作易以豉反下同椹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

〔疏〕陟彼至孔安○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爲屋之榱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梀又爲椹言正斲於椹上又以旅爲衆楹此爲異餘同○傳丸丸至路寢○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從謂從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故梴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梴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栢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椹謂至寢焉○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爲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二十之四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長發

厤更前世有功之祖（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陳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摽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熛誤摽是也）

黃則含樞細（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細作紐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誤謂是也）

幅隕既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隕誤隕）

隕當作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illegible]考工記注云故書圓或作員[illegible]）

王知音智（通志堂本盧本[illegible]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況反（通志堂本盧本[illegible]）

禹平治水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illegible]形近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譌）

以其承黑商立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illegible]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名少一字）

文武不先不窋（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不字誤之窋誤窟案上文我先王不窋十行本已誤窟閩）

本以下同

故爲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上浦鏜云脫蹔字是也）

蹔而整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而箋作爾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鴆反正義云定本作浸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漸字正義云雖已漸大又云以爲漸大之意也又云其餘不能漸大也當是本此箋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改也○按古浸寖同字容是一本作寖耳）

不違言疾也（補毛本違作遲案遲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用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韓作旼云旼舊譌韓非也案小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之譌）

以其聰明寛假天下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暇案所改是也）

傳升至九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躋字）

晉維宋公孫固（閩本明監本固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去維恐語誤是也）

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者焉釋文云旒縿所衡反著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縿著焉三字爲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縿旒著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旌旗之縿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改非也此具字之誤）

如旌旗之縿旒者焉（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首○按依定本上縿下旒爲是者字亦是著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傳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傳字此亦如尚書敷納敷土敷淺原多引作傅也）

百祿是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總子孔反本又作鬷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總是其本作總字鬷總烈祖正義以爲古今字也○按此當鬷字爲長箋人以總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戁恐竦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爲美譽（補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考文宋板同）

○以爲上言成湯進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上當脫毛字是也）

克伐旣滅以封支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也（明監本毛本順作顚閩本作顧案顚字是）

不歷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侈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補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讀者誤）

○殷武

撻彼殷武（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撻彼起下至設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落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罙入其阻（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罙誤采案依字當作罙詳詩經小學）

裒聚釋詁○（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閩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卽蕃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敘未伐閩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弨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蜀都賦經涂所亙五千餘里之句亙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烝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考文古本作慢采正義）

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梴丑連反又力纏反長貌柔梴物同耳字音纏俗作埏段玉裁又云釋文柔挻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挻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挻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挻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今考正義云有梴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梴長貌見詩頌其本字皆從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誤當正詳後考證）

字音鱣（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纏不誤）

俗作（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下有埏字云埏字舊無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埏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案段玉裁云是也今考小字本此十行本所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文舊如此矣）

鄭以榩又爲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虔正義作榩虔榩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箋云不解閑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弟小辛崩（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辛下有立字案所補是也）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元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眞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閒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爲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爲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眞者以實其贋古文尚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

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贋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竝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元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脩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周禮正義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勑撰

夫天育烝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别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燿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黄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黄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厤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别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皡金天氏黄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注云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注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皡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注云大皡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皡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皡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皡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窮桑帝少皡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

鄭語云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注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注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鮌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眞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

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眞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序周禮廢興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脩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周亡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

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柰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絚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揔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尙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大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周禮注疏挍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葢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肎綮元於此經舊有挍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闚見其一二因通挍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挍各本并及陸氏釋文元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其目錄列於左方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周禮十二卷（每官分下篇醫師起爲天官下載師起爲地官下大司樂起爲春官下司士起爲夏官下布憲起爲秋官下玉人起爲冬官下）

石經考文提要周禮一卷

經注本

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二卷

錢孫保所藏宋本周禮注十二卷（宋槧小字本附載音義春官夏官冬官余仁仲本天地二官別一宋本秋官以俗本抄補非佳者藏庸據宋刻大字本秋官二卷挍補）

嘉靖本周禮注十二卷（分卷及款式悉與唐石經同每頁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卷一末記經四千二百五十九字注八千五百一十二字卷二經三千六百八十八字注一萬三百五十七字卷三經五千五十六字注八千四百一十四字卷四經四千五百一十八字注一萬二字卷五經四千七百七十九字注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字卷六經四千五百五十四字注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字卷七經三千六百一十五字注七千四百三十二字卷八經三千五百二十八字注七千三百八十三字卷九經四千二百六十二字注七千五百二十字卷十經三千九百八十七字注八千七百三十二字卷十一經三千五百六十二字注七千六十三字卷十二經三千五百七十四字注七千二十四字按此不附音義而勝於宋槧余氏岳氏等本當是依北宋所傳古本也）

注疏本

惠挍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盧文弨曰東吳惠士奇暨子棟以宋注疏本挍疏以余氏萬卷堂本挍經注音義書於毛氏本何焯云康熙丙戌見內府宋板元修注疏本粗挍一過惠棟云盧見曾嘗得宋槧余仁仲周禮經注挍閱一過書共十二卷卷一之末記肆阡貳伯伍拾陸字注捌阡伍伯肆拾叁字音義叁阡陸拾壹字余氏刊于萬卷堂卷二經叁阡陸伯捌拾字注壹萬叁伯伍拾壹字音義叁阡貳伯叁拾貳字仁仲比挍記卷三記經伍阡伍拾伍字注捌阡肆伯貳拾捌字音義壹阡玖伯卄壹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卷四記經肆阡柒伯貳拾柒字注壹萬貳伯肆拾貳字音義貳阡柒伯伍拾捌字卷五記經肆阡柒伯柒拾陸字注壹萬貳阡叁伯捌拾叁字音義叁阡肆拾壹字卷六記經肆阡伍伯伍拾伍字注壹萬捌阡叁拾伍字音義肆阡壹伯捌拾伍字余氏刊于萬卷堂卷七記經叁阡陸伯壹拾貳字注柒阡肆伯叁拾捌字音義貳阡貳伯捌拾陸字卷八記經叁阡伍伯貳拾伍字注柒阡肆伯玖拾字音義貳阡伍伯伍拾字余氏刊於萬卷堂卷九卷十卷十一字數闕卷十二記經叁阡伍伯柒拾字注柒阡叁拾口字音義口阡叁拾壹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

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每頁二十行經每行十七字注疏夾行每行二十三字因兼載釋文故稱附釋音因每半頁十行故今稱十行本以別於閩監毛注疏本每半頁皆九行也內補刻者極惡劣凡閩監毛本所不誤者補刻多誤）

閩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監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毛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引用諸家

周禮注疏正誤十卷（嘉善浦鏜撰）

禮說十四卷（東吳惠士奇撰天官二卷地官三卷春官四卷夏官二卷秋官二卷考工記一卷）

周禮漢讀考六卷（金壇段玉裁撰每官爲一卷）

周禮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其刻曰（浦鏜云曰誤日。按緯書古奧其刻日三字未得其詁解未必爲王伐切之字也今本易緯通卦驗日作白）

昌之成（禮記禮運正義引易緯作昌之成運。按此用靈成經爲韻語運乃衍文也）

拒燧皇（浦鏜云拒衍）斗機云（浦鏜云疑作運斗樞）

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案小學紺珠民族類作六十四氏。按民是也春官都宗人注九皇六十四民古本皆作民俗本作氏者誤都宗人疏云按史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既無名號則古史謂之民宜也）

以後代官況之（閩監毛本況改况非下準此）

帝少皞之號也（案杜注無帝字此衍）

序周禮廢興（所見閩本闕此篇）

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案轉當作傳）

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盧文弨云舊本此下皆圈隔非此段皆康成序）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一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勑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天官冢宰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疏（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摠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摠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曰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摠攝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者亦是管攝爲號故題曰天官也鄭又云冢大宰官也者下注對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宰者謂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之官鄭又云不言司者大宰摠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其地官鄭云象地所立之官彼言象地實主地事此天官言天直取摠攝爲言全無天事天事又並入於春官者言象天自取摠攝爲名象地自取掌物爲號各取一邊爲義理無嫌也○第一者節次也一者數之始也次第之中處一故云第一也鄭氏者漢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名玄字康成注者於經之下自注已意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孔君王肅之等則言傳傳者使可傳述若然或云注或言傳不同者立意有異無義例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王如字干寶云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雒音洛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之陽改爲雒景京領反下皆同）疏（惟王建國○釋曰自此以下至以爲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爲民不異故也王者臨統無邊故首稱惟王明事皆統之於王王既位矣當擇吉士以建國爲先故次言建國於中辯四方正宮廟之位後體國經野自近及遠也於是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爲治體列文先後次第應然其實建國之初豈未設官分職也直以作序之意主在設官分職爲民極耳故終言之惟王建國者言惟謂若尚書云惟三月之類皆辭不爲義建立也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國城於地之中必居地中者案尚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令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爲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若然五帝以降堯治平陽舜治安邑唯湯居毫得地中以外皆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其時雖不得地中並在五岳之內又以民淳易治故不要在地中以周則不在五岳之內故鄭云岐鎬處五岳之外也○注建立至國焉○釋曰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又案書傳亦云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此周禮也又云而作六典者下文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又云營邑於土中者即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又云七年致政成王者明堂位文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又云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者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尚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爲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遘自疾是授以此禮使行之也又案書傳云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鄭用此文則四年封康叔於衛爲建侯衛案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洛謂初爲基址之處至五年內營之是以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爲營洛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異又引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穎川陽城地爲然天地之所合者則禮記郊特牲云天地合萬物生謂天地配合萬物以生是也四時交者則尚書云宅南交孔云夏與春交舉一隅若然則秋與夏交冬與春交可知也又云風雨之所會者謂若禮記禮器云風雨時即謂風雨會時也陰陽之所和者謂若昭四年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二氣和順也然則百物阜安者阜盛也然猶如是如是於地中得所故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國者於百物盛安之處乃立王國王國則洛邑王城是也鄭引此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此六官同序皆云建國豈至國未立先建諸侯國乎明不可也）

辨方正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辨本亦作辯徐邈劉昌宗皆方免反一音平勉反別彼列反下同縣音玄下同槷魚列反下同召誥上上詔反下古報反大音泰汭人鋭反）疏（辨方正位○釋曰謂建國之時辨別也先須視日景以別東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別也正位者謂四方既有分別又於中正宮室朝廷之位使得正也○注辨別至宮廟○釋曰辨別也此直訓不釋者司農云別四方義當矣故康成訓之也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但周禮之內鄭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贛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杜子春非己宗故指其名也司農云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玄謂者大略一部之內鄭玄若在司農諸家上注者是玄注可知悉不言玄謂在諸家下注者即稱玄謂以別諸家又在諸家前注者是諸家不釋者也又在諸家下注者或增成諸家義則此司農云別四方於文不足引考工記以證之是也或有破諸家者則此司農正位謂正君臣面位引召誥爲宮室朝廷之位破之是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者謂水平之法在地曰槷以繩縣於槷上然後從傍以水望縣即知地之高下而平之也又云置槷以縣者既平得地欲正其東西南北之時先於中置一槷恐槷下不正先以縣正之槷正乃視以景景謂於槷端自日出畫之以至日入即得景爲規識之故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規之交處即東西正也又於兩交之間中屈之指槷又知南北正也仍恐不審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極之星以正朝夕乃審矣引召誥以下者案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汭卜宅此言越三日戊申者從三月丙午朏朏明生之名月三日也則越三日戊申月五日召公至洛汭也又云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月七日也越五日甲寅位成月十一日也皆通本數之也宮室朝廷之位皆成也引之者證正位謂此宮室位破司農爲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臣面位乎又與匠人建國次第不合故鄭依匠人之次及召誥之文爲定宮室之位案左氏莊公傳云水昏正而栽知是十月始興土功今於三月爲洛邑者左傳用十月是尋常法今建王城遠述先君之志是與作大事不可以常法難之也）

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體鄭云體猶分也干寶云體形體朝直遙反）疏（體國經野○釋曰體猶分也國謂城中也分國城之中爲九經九緯左祖右社之屬經謂爲之里數此野謂二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有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之等是也○注體猶至是也○釋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經謂爲之里數者此據野中而有井方一里之等故經爲里數解之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已下並冬官考工記匠人文彼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謂四方方三門則王城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又云左祖右社者此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又言野則九夫爲井此是地官小司徒職文彼云乃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引彼文略故云之屬兼之也案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六摠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鄭據小司徒成文而言）

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疏（設官分職○釋曰既體國經野此須立官以治民故云設官分職也○注鄭司農至事舉○釋曰此謂設天地四時之官即六卿也既有其官須有司職故云各有所職職謂主也天官主治地官主教春官主禮夏官主政秋官主刑冬官主事六官官各六十則合有三百六十官官各有主故云百事舉）

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令力呈反）疏（以爲民極○釋曰一日人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爲輔極中也言設官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故也○注極中也至其所○釋曰極中也爾雅文案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謂皇建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案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於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摠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

（君薨百官揔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鄭云宰主也干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治直吏反注邦治下治官皆同大宰音泰注及後放此）〔疏〕（乃立至邦國○釋曰六官皆云乃立者以作序之由本序設官之意故先云以爲民極次云所設之官故皆云乃立騰上起下之辭也天官冢宰者據下注而言則此言冢宰者據揔攝六職若據當職則稱大宰也使帥其屬案小宰六屬而言則此屬唯指六十官之屬也掌邦治者掌主也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注掌主至宰也○釋曰玄云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者此即司農所引大宰職佐王治邦國一也但司農雖引之不指釋此經邦治故玄就足之司農引論語者欲見天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亦一也且論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反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君死世子居喪使大臣聽政同也冢宰大宰者言不異人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貳徐音二）〔疏〕（治官至二人○釋曰上經所陳立官所掌有異此經陳官有尊卑多少轉相副貳之事也言治官之屬者此爲六十官之首別言治官之屬一句與下六十官爲目以揔是治官不釋唯指此一經至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而已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專故特言旅也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鄭注禮記王制引此六卿下中大夫十二人爲十二小卿以其宰夫是大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爲鄉師春官之考爲肆師夏官之考爲軍司馬秋官之考爲士師冬官之考爲匠師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宰者調和之名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注變冢至爲差○釋曰變冢言大者上唯云冢宰此唯云太宰是變冢言大也云進退異名者即百官揔焉謂貳王治事揔攝三百六十官則謂之冢是進異名也列職于王則謂之大者不揔百官與五卿並列各自治六十官則退異名也若然揔百官則稱冢以其天官象天覆萬物案經大宰職曰凡邦之小治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而稱冢也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揔衆職而稱冢也又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揔衆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揔四國之治而稱冢也若主當官不兼他職則言大者謂若下文大喪贊贈玉含玉賓客贊玉几玉爵祀五帝則溢卜如此之類與諸官並有事則稱大也云冢大之上也者以其大宰與五官同名大今又別稱冢是冢在大之上也又引爾雅山頂曰冢者欲見山則大矣冢又在頂證冢在大上之意也又云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欲見尊官逸卑官勞之意也又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也對下經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又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典命文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則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士以三命爲差但典命直見公卿大夫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彼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知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爲三命中士爲再命下士爲一命若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爲陰爵以待出封爲諸侯乃爲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在三朝有三命一命亦爲陽爵無嫌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疏〕（府至二人○釋曰府治府藏史主造文書也○注府治至除○釋曰案下宰夫八職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故鄭云府治藏史掌書又云官長所自辟除者官長謂一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胥鄭徐劉思叙反戚思餘反下皆同徭音遙諝劉思叙反）〔疏〕（胥十至十人○釋曰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注此民至什長○釋曰案下宰夫八職云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鄭云治叙次序官中如今待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案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鄭云若今衛士者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說之又云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者案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飾之類雖不爲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彼不讀從諝從此讀可知唯有追胥胥是伺搏盜賊非有才智也易歸妹六二以須注云須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彼須字此與異者蓋古有此二字過用俱得爲有才智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爲什長故也膳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宮正此以下鄭揔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疏〕（宮正至士八○釋曰上大宰至旅下士揔馭羣職故爲上首自此宮正已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爲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爲先也自膳夫至膳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已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官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大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內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晝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此宮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三官卿大夫士之身故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行其秩叙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體例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劒築氏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爲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暫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徹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已所爲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銓之可曉也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饔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弟故此宮正之弟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膳上戰反）〔疏〕（注膳之至膳夫○釋曰言膳夫食官之長者謂與下庖人內外饔亨人等爲長也司農引詩云者是小雅刺幽王詩膳夫仲允爲之引證與此膳夫爲一事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買○庖徐扶交反賈八人鄭徐音古劉音嫁下放此裹音果苴子餘反物賈音嫁）〔疏〕（注庖之至物買○釋曰言庖者今之厨○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物以供庖厨有裹肉之意也又云裹肉曰包苴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禮記內則云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皆是裹肉之物故云裹肉曰苞苴也又云賈主市買知物買者下文九職鄭注行曰商處曰賈賈乃在市而處者故知物買此特有賈人者庖人牲當市之故也）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割亨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饔鄭於容反亨戚普庚反劉普孟反稱尺證反）

【疏】（注饔割至在內○釋曰饔和也熟食曰饔熟食須調和故號曰饔其職云掌王及后世子之割亨割亨則須煎和故云割亨煎和之稱又云所主在內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所主在外）【疏】（注外饔所主在外○釋曰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此饔有內外可對故云內外饔至於內宰內豎內司服自掌婦人之事而稱內不對外爲名也）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爲外內饔煑肉者○亨普庚反爲于僞反下爲主同）【疏】（注主爲至肉者○釋曰其職云給外內饔亨事故云爲外內饔煑肉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甸田遍反共音恭下皆同）【疏】（注郊外至之長○釋曰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次即云公邑之田任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也又云主供野物官之長或云與地官掌葛掌炭掌蜃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爲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爲長也故下數職注不言長明甸師與之爲長但獸人等中士此爲下士下士得與中士爲長者如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此鄭云大史官之長彼下大夫與中大夫爲長此下士亦與中士爲長有何嫌也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借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獸人○釋曰案其職云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供膳羞故在此也）

䲣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䲣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漁同又音御）【疏】（䲣人○釋曰案其職云掌以時䲣爲梁春獻王鮪亦供魚物故在此也徒亦三百人者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必列反）【疏】（鼈人○釋曰案其職云祭祀供蠯蠃蚳亦是供食物故在此也）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之言夕也○腊音昔）【疏】（腊人○釋曰注腊之言夕也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夂字夂乃乾成義亦通也以其供脯腊膴胖食物故亦在此色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醫之長○醫意其反）【疏】（醫師○釋曰案其職云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諸醫皆在此者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藥之類○和胡臥反又音禾齊才計反）【疏】（食醫釋曰案其職云春多酸夏多苦之等皆須齊和與藥故同鄭云食有和齊藥之類故在醫官之內也）

疾醫中士八人。【疏】（疾醫○釋曰案其職云掌養萬民之疾病故連類在此）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癰也○瘍音羊創初良反）【疏】（瘍醫○釋曰案其職云掌腫瘍潰瘍之等故亦連類在此○注瘍創癰也○釋曰案禮記上曲禮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案其職有腫瘍等四種之瘍注潰則未必有膿也故亦連類在此也）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之類）【疏】（注獸牛馬之屬○釋曰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畜獸異矣而言獸牛馬者但此職云主治牛馬未必治其野獸而以牛馬爲獸者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故爾雅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別釋畜則獸中可以兼牛馬是其牛馬亦有畜稱故云獸牛馬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正酒官之長）【疏】（酒正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與膳食相將故在此○注酒正酒官之長釋曰此酒正與下酒人漿人爲長注雖不言漿文略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奄於檢反劉於驗反徐於劍反奚如字又胡禮反坐才臥反）【疏】（酒人至百人○釋曰奄十人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三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爲異也言女酒三十人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須人多也○注奄精至宮女○釋曰案月令冬三月皆云其氣閎以奄獨引仲冬者以其十一月一陽爻生以其奄人雖精氣閉藏猶少有精氣故也又云女酒女奴曉酒者云云鄭依秋官司厲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則奴者男女同名以其曉解作酒有才智則曰女酒其少有才智給使者則曰奚已下云曉者謂曉解當職之物不復重釋之也侍使官婢舉漢法言之又云或曰宦女者漢時有此別號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爲宦女謂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曉漿者○漿子良反）【疏】（漿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供王之六飲入于酒府飲是酒類故在此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凌力證反字從冰或力升反）【疏】（凌人至十人○釋曰凌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冰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以供爲膳羞故連類在此也○注凌冰至凌陰○釋曰引詩曰二之日者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鑿冰者謂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謂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啓冰之時也鄭荅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引之者證凌陰即此冰室爲一物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女籩女奴之曉籩者）【疏】（籩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籩之實亦是薦羞之事故在此也○注竹曰至籩者○釋曰知竹曰籩者更無異文見竹下爲之即知以竹爲之故云竹曰籩也）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女醢女奴曉醢者○醢呼在反盡津忍反）【疏】（醢人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四豆之實亦是薦羞故在此也○注醢豆至醢者○釋曰云不謂之豆者夬上籩人不以籩中之實爲名而以籩爲官號此即以豆中之實爲官號不謂之豆人此是問辭鄭還自荅豆不盡於醢者其豆之所盛非止此職中四豆之實而已天子豆百二十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膷臐膮胾炙膾之屬其數甚多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此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而已故不得言豆人而言醢人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醯女奴曉醯者○醯本又作醯呼西反）【疏】（醯人○釋曰醯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共五齊七菹以供醯物則與醢人職通醢人惟主作醢但成齊菹必須醯物乃成故醯人兼言齊菹而連類在此也）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奴曉鹽者）【疏】（鹽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鹽所以調和上食之物故亦連類在此也）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冪莫歷反）【疏】（冪人○釋曰冪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供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疏】（宮人○釋曰宮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六寢之脩又供王沐浴掃除之事是安息王身故在此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舍行所解止之處○解佳賣反）【疏】（掌舍至十人○釋曰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亦是安王身之事故亦在此○注舍行至之處○釋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帷覆上者○幕武博反）【疏】（幕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亦是安王身之事故在此也）

（注幕帷覆上者。釋曰案下職中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共幕乃帷之覆上者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脩正之處〔疏〕掌次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幕人供之掌次張之故連類在此也。注次自脩正之處。釋曰案其職云張大次設重帟重案皆是自脩止之處故云自脩止之處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大府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于諸府之事案尚書洪範云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言飲食此次言貨賄故大府在此也有賈者府官須有市買并須知物貨善惡故也。注大府至農矣。釋曰大府與下諸府官爲長故以大夫爲之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時司農主治藏故史游章云司農少府國之淵）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疏〕玉府至八人。釋曰玉府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爲主故與大府同在此有工八人者以其使攻玉故也有賈者使辨玉之善惡貴賤故也。注工能攻玉者。釋曰工謂作工案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須工）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賄呼罪反〔疏〕內府。釋曰內府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在此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疏〕外府至十人。釋曰外府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事故在此也。注外府至外者。釋曰泉布本是外物無在內府故對內府爲外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會古外反注同尚音常〔疏〕司會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主天下大計貨賄亦須計會故與大府連類在此也。注會大至尚書。釋曰言會大計者案宰夫職日計日成月計日要歲計日會故知會大計也云主天下之大計者其職云逆邦國都鄙官府是句考徧天下云若今尚書者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況之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主計會之簿書。簿步古反後簿書皆同〔疏〕注司書至簿書。釋曰司書在此者會計之事司書主之故其職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故連類在此也注言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少詩照反〔疏〕職內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摠入大府者皆由職內亦有府義故鄭云受藏之府若職內故其職在此也。注若今至少內。釋曰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以歲斷。斷丁亂反〔疏〕職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摠斷一歲之大計故與司會同在此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職幣。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以待上之賜予與職歲通職故連類在此也若然此三職皆有府義不得名府者以財不久停故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司裘。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爲大裘并掌皮亦有此府義故在此）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掌皮。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亦有府義故連類在此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宰宮中官之長〔疏〕內宰至十人。釋曰名內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大宰不稱外者爲兼統內也案其職云掌治王內之政令又教后已下婦德之事以王事少暇故次在此也。注內宰至之長。釋曰內宰與下女史已下爲長故鄭云宮中官之長）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異其賢〔疏〕內小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案夏官大僕職云出入王之大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職與大僕侍王同亦是佐后之事故在此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注奄稱士者異其賢。釋曰案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案詩巷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小臣爲一人者以其俱名奄又言巷亦宮中爲近又稱伯伯長也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知一人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囿御苑也游離宮也。閽音昏囿音又斿本亦作游音由〔疏〕閽人至如之。釋曰在此者以其掌守中門之禁王宮在此故亦在此周禮之內有同官別職則此閽人每門及囿遊▲同名閽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注閽人至宮也。釋曰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此釋名閽人之意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人也皆以時事爲名耳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此秋官掌戮職文鄭彼注云黥者無妨於禁禦欲使守門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或解以爲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言每門義亦通也案禮記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彼鄭注謂夏殷時公羊云閽殺吳子餘祭近刑人輕死之道彼據人君加之寵故云近刑人輕死之道若君不有防衛不親近則非近刑人其劓者使守關以其醜惡遠之不得約彼即以十二門皆使墨者也詩云昏椓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據后宮門故使奄者也又云囿御苑者案詩云王在靈囿注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案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以爲小寡人囿方四十里猶以爲大何也孟子荅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故以爲小不亦宜乎君之囿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則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故也白虎通又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又云游離宮者囿是大苑其門皆使小閽人守之也此離宮即囿游之獸禁故彼鄭云謂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或以爲游亦謂城郭中與公所爲者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疏〕寺人至五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故在此。注寺之至路寢。釋曰云寺之言侍者欲取親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郤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人明寺人奄人也若然寺人既掌內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而掌男子者彼秦仲宜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詩云寺人孟子者引證經寺人孟子同也又云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正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之官名。冠古亂反〔疏〕內豎至之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故與寺人連類在此也。注豎未至官名。釋曰春秋左氏傳叔孫穆子幸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必使童子爲之者鄭於其職注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也）

九嬪。（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嬪符眞反治直吏反）

（〔疏〕九嬪。釋曰在此者以其有婦德其職云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同是內官之官故亦在此。注嬪婦也至官職。釋曰引昏義者彼是周之婦官之數與此經婦人數同故引以爲證案禮記上檀弓云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鄭注云帝嚳時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其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夫人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爲十二人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而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三十九并后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九嬪也二十七世婦也八十一女御也又云不列夫人于此惟有九嬪已下是無三夫人之數也又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謂三百六十官無三公之官案大司徒職云二鄉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又案冬官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云天子諸侯然則公中合有三公坐而論道無正職故云中參外與而已三夫人亦然故云坐而論禮無官職故不列之也）

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疏〕注不言至則闕。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而濯溉故亦在此九嬪言數而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乃充之不言王而云君子者謂君子爲王乃能不苟色也九嬪言數者欲見世婦女御有德亦充若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特互其文令義兩得見耳）

女御。（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疏〕注昏義至侍也。釋曰彼不云女御而云御妻御進也故彼引爲一物也又云御猶進也侍也者凡后下御皆是后宮進在王寢侍息宴故女御職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是以訓御云進也侍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女祝女奴曉祝事者。祝之六反鄭又之又反〔疏〕女祝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故在此也。注女祝至事者。釋曰言女奴曉事謂識文者爲之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女史女奴曉書者〔疏〕女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亦女奴曉文者爲之其職與王之大史掌禮同故在此也）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疏〕典婦。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婦式之法以受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故鄭注云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其職中齎是也云賈四人者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賈人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絲入而辨其物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因婦功亦在此也）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絲里反〔疏〕典枲。釋曰枲麻也案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也在此者與典婦功亦適類在此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縫戚奉容反徐扶用反下同〔疏〕內司至八人。釋曰以其掌后已下六服言內司服者非是對春官司服男子服爲內但是男子之物不言外若在外是其常也故不須言外而外自顯但以婦人在內故婦人之事多言內若不言內無以得見婦人之物不與春官司服同處者以從內官之例故在此有奄一人者以其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同處故用奄也。注內司服至色過。釋曰言主宮中裁縫官之長者謂其下女縫人爲長又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者以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以衣服進謂進衣于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曉裁縫者。縫劉扶用反〔疏〕縫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宮縫線之事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故在此也奄二人亦是縫線事多須有男子故也有女御者義同於上也有女工者謂女奴巧者鄭云曉裁縫者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如豔反劉而儉反〔疏〕染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染絲帛因婦人衣服故亦連類在此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玉石之名。追丁回反一曰雕〔疏〕追師至四人。釋曰在此者職云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亦因婦人衣服連類在此。注治玉石之名。釋曰詩云追琢其璋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是治玉石之名也若然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其男子是陽義又取夏時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此婦人直取首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若然首反處下者以冠屨自相對不與服爲先後故不在上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屨紀具反〔疏〕屨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故從內官衣服亦連類在此若然追師專掌婦人首服此屨人兼男子屨舄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在此官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夏戶雅反注同翟音狄綏如誰反〔疏〕夏采至四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喪事是終故在末職也。注夏采至夏采。釋曰案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謂之鷂此則夏翟之羽色也又案禹貢徐州云羽畎夏翟是徐州貢夏翟之羽也又云有虞氏以爲綏者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彼據虞氏始有綏故云有虞氏以爲綏也又云後世或無者案冬官考工記有鍾氏染羽若有自然鳥羽何須染之乎故云後世或無則據此周時而言也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者夏即五色也此于職首不云翟羽者蓋注文不具耳）

周禮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一（閩監毛本刪附釋音三字此本列名銜提行如前又並署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毛本亦如之陸德明釋文五字監本又兼列明國子監奉勅較刊承之無陸德明名奉旨重修職名○唐石經此題周禮卷第一宋余仁仲本明嘉靖翻刻宋本同此本閩監毛本並刪）

天官冢宰第一（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冢誤冡下同）

天事又並入於春官者（惠挍本無又字此衍）

下註對大宰（監毛本同閩本註作注是也通書準此）

亦所以揔御衆官（閩本揔改摠監毛本改總非下準此）

故云第一也鄭氏者（惠挍本云一段附鄭氏注之下）

鄭冲之孫（誤記閩本冲作沖案後漢書本傳云八世祖崇此）

或言傳（惠挍本言作云）

周禮　鄭氏註（監本同岳本毛本刪周禮二字閩本註作注又宋本余本嘉靖本合此五字列天官冢宰第一下次云周禮鄭氏注按凡標題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古經典皆然今本多剖裂舛錯）

使居雒邑（釋文雒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爲雒段玉裁漢讀考云豫州之川字作雒雍州之渭字作洛自魏以前劃然分別魏文帝始亂之其詳見尚書古文撰異）

辯四方正宮廟之位（閩監毛本同案辯當作辨下辨方正位疏皆作辨賈疏或本作辯此）

其改之未盡者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非下引尚書準此）

周公於政不均（孫志祖云案大司徒樂疏並引注云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是也此疑脫爲其二字）

下文大宰之職（毛本大改太非）

使居雒邑治天下者（閩本同監本雒改洛非毛本先作洛後改雒按此引注當作雒疏文

（蓋用洛字）

四時交者（毛本交誤郊案當作四時之所交者）

辨方正位（唐石經諸本同）

置槷以縣視以景（余本嘉靖本毛本槷作槷釋文同惠校本疏中亦從執此從埶誤浦鏜云視當依本文作眡案記用古字作眡注改今字作視浦說非）

太保朝至于雒（余本太作大下同今尚書雒改洛疏中同）

鄭少贛（閩監毛本贛作贑非）

太保朝至于洛汭卜宅（浦鏜云汭衍）

一日人無主不散則亂（惠校本作百人無主此百字誤分爲一日二字盧文弨曰書大禹謨正義亦有百人無主不散則亂之語）

又當立臣爲輔（惠校本無爲字）

庶民於之取中案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於下（案尚書十一字複上文當衍讀庶民於之取中於下句絶）

冢宰大宰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本監本此下以釋文鄭云宰主也二十二字誤入注中）

然不先均王國（惠校本先作言此誤當訂正）

恐不兼諸侯（惠校本恐作恐此誤）

言百則三百六十亦一也（惠校本無亦此衍當刪）

治官之屬（唐石經余本屬作屬）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唐石經三十作卅下二十作廿全書同）

不釋唯指此一經至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而已（閩本同誤也監毛本釋改得當據以訂正惠校本作不得惟）

史十有二人（毛本十有倒）

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浦鏜云腊人食醫當是食醫疾醫之譌）

此民給徭役者（閩本徭作傜載釋文傜音遥此本疏中云衞士亦給徭役作傜字又下宮正疏云徒四十人給徭役此本閩本同作傜）

胥讀如諝（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說文諝知也凡易其字曰讀爲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象諝諝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

如今待曹伍伯傳吏朝也（浦鏜云侍誤待）

腊人之類（惠校本腊人上有鱉人此脫）

宮正（釋文此以下鄭揔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之前列之臧琳經義雜記曰康成於每官前揔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干氏於各職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真也）

主宮中官之長（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本監本此下○改曰又誤以釋文官正此以下二十二字爲注）

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閩本同監毛本掌者誤長者惠校本作掌者）

財不久停（惠校本作則不用久停孫志祖云下職幣疏亦有財不久停之語文理本明似不必改）

皆以緩急爲次弟（閩監毛本弟改第非古次第字止作弟）

故此宮正之弟（惠校本弟作等此誤）

轉作包者（案包當作苞下引詩同）

又云裹肉曰包苴者（閩本同監毛本包作苞當據以訂正下言包苴同注及釋文皆作苞）

腊之言夕也（疏云夕或作久義亦通惠棟九經古義云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昔夕古字通穀梁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管子且昔從事楚辭章句引詩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腊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按久者夕之誤也）

瘍醫（毛本倒作醫瘍）

註潰則未必有膿也（閩監毛本註作注當據以訂正此注疏本多改註故注病字亦誤爲註）

獸牛馬之類（閩監毛本同賈疏標注作獸牛馬之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案疏中引注但言獸牛馬并無下二字）

是其牛馬亦有畜稱（浦鏜云獸誤畜）

以式法授酒材（閩本法改灋非）

注雖不言漿（案雖當衍此本雖字剜改）

或曰奚官女（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皆作宦女爲是玉海引漢制考作官女引疏亦同皆誤耳疏以左傳宦女釋注文宦女不得改爲官也奄爲宦人故女奴曰奚宦女）

注奄精至宦女（案此官亦當作宦）

以其十一月一陽爻生（閩監毛本爻作初）

或曰官女者（漢制考所引同閩本監本毛本官誤宦）

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爲宦女（漢制考按作案此非下疏多用案字）

（惠校本無爲此衍）

鄭荅志以夏十二月取冰（閩本同監毛本荅改答非下並同）

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毛本校改按○按毛晉避所諱全書皆然）

女奴之曉籑者（案注上下文多云女奴曉某者無之字此衍）

豆不盡于醢也（案疏云豆不盡於醢者此作于非）

彼有膷臐膮截炙膾之屬（閩毛本同監本膮誤燒此本截誤餓今訂正）

則與醢人職通（案醢當作醓醓人云以五齊七菹實之）

必須醢物乃成（諸本同浦鏜云醢當醓字之誤非也案醓人職注云齊菹醬皆須醓成味）

冪人（唐石經諸本同說文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

掌供供巾冪（閩監毛本作掌供巾冪此衍）

設楃梧再重（閩監毛本梧作柾此誤）

幕人（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

次自脩正之處（余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疏中標注亦作脩正閩監毛本正誤止）

皆是自脩止（案止當作正下同）

掌大貢九賦（浦鏜云九貢誤大貢）

已上皆言飲食此次言貨賄（惠校本次作訖此誤）

漢時司農主治藏（惠校本治作府案漢制考亦引作府藏此因注誤改）

是句考徧天下（閩監毛本句改勾非）

司裘（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裘作裘）

亦有此府義故在此（浦鏜云上此字衍）

閽人（釋文閽音昬與此同唐石經作閽諸本因之此本經注作閽疏中作閽）

囿游亦如之（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斿本亦作游音由○按斿遊皆游之俗字）

司昬晨以啓閉者（諸本昬作昏疏中準此下並同）

則此閽人每門及囿遊（閩監毛本遊改游蓋釋文作游賈疏作遊後人據釋文以改賈疏此其改之未盡者）

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閩監毛本連改聯非案大宰官聯注鄭司農云聯讀爲連此作官連從鄭讀耳）

則論語謂之晨人也（浦鏜云門誤人）

据有禁守者言之（閩監毛本据作據此本據据錯出作据俗省耳〇按公羊注作据）

不列夫人于此官者（案于當作於注皆用於字毛本并下夫人之於后亦改爲于矣）

與此經婦人數同（此本同誤曰據閩監毛本訂正）

殷人又增以三九二七口合三十九人（此本二七下闕一字閩監毛本改爲二十七又字閩本同監毛本誤有）

以增三十九并后合百二十一人（閩監毛本三十九誤二十九浦鏜因刪改此文云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誤甚案三十九并八十一爲一百二十合后爲百二十一人也）

然則公中合有三公（此本補刻上公誤云下闕八字凡補刻有闕誤而閩監毛本不誤者不具著）

故云坐而論禮無官職（浦鏜云脫婦字案三夫人坐而論禮猶三公坐而論道也此引注作坐而論禮無婦字今注有婦蓋衍文）

故特互其文（此本實闕今從閩本補監毛本改迴互非）

御進也（惠挍本作猶進后法也案此釋御爲進釋妻爲后也當據以訂正此本實闕以字數計之亦止有三字）

進在王寢待息宴（案侍誤待）

言女奴曉事謂識文者爲之也（閩本識文改爲女浦鏜云曉下脫視）

內治之貳（浦鏜云上脫掌）

典絲（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絲作絲案唐石經作絲此本疏中釋曰上脫典絲二字閩監毛本同）

典枲（唐石經余本枲作枲）

內司服女御二人（沈彤云當作四人考女御之凡當七十二人而內司服之女御於王后九嬪外內命婦之服無不掌則二人不足也）

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此本上下皆誤官監本上下皆誤官）

謂進衣于王（案于當作於）

染人（葉鈔釋文唐石經嘉靖本皆作染人說文染字在水部此及閩監毛本作染非）

連類在此（惠挍本下有也）

若然首反處下者（閩監本同毛本若改也上屬浦鏜反據之誤甚）

故男子婦人同在此官也（毛本同閩本作同在此也監本官也二字剜改原刻當與閩本同）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常也經也灋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灋常所守以爲灋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傳也生猶養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篇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〇邦國干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治典直吏反注下治典邦治治官治職之治皆同擾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諧戶皆反詰起一反禁也干云彈正糾察也馴似倫反度待洛反傳側吏反下同猶立也）

（〔疏〕大宰至以生萬民〇釋曰自此以下至職末分爲二段從此職首至以富得民一段十條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自正月之吉以下至職末明領宣前灋依事而旋言掌建邦之六典者謂大宰摠御羣職故六典俱建也以佐王治邦國者以六典是王執治邦國王不獨治故云佐王也一曰治典以經邦國至六曰事典皆云邦國者邦國皆謂諸侯之國但治典云經者所以經紀爲名故云經教典云安者地道主安故云安禮典云和者禮之用和爲貴故云和政典云平者司馬主六軍以平定天下故云平刑典云詰者以其刑者有所詰禁天下故云詰事典云富者作事所以富國家故云富也又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若然六官其屬各六十得稱百官者舉全數故云百官也且天官言治官府地官云教官府夏官云以正百官秋官云刑百官皆依本職而言之至於春官主禮不可云禮百官禮所以統叙萬事故云統百官也冬官不可云事百官故變事云任任謂任使任使即事也又天官主治治所以紀綱天下故云紀萬民也地道主民故云擾萬民擾則馴順之義也春官主禮禮所以諧和故云諧萬民夏官主政九畿職方制其貢有貢賦之事故云均萬民秋官主刑刑者所以糾正天下故云糾萬民也冬官主事作事者所以生養萬民故云生萬民也然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但兆民據天子而言之今言萬民以畿外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近而言〇注大曰至掌邦事〇釋曰周禮凡言邦國者皆是諸侯之國此言大曰邦小曰國者止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爲此解案儀禮覲禮云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又云邦之所居亦曰國即據王國而言故上云惟王建國匠人營國方九里與典命國家皆是邦之所居亦曰國也又云典常也經也灋也者爾雅釋詁云典常也孫氏云禮之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又云灋者以其經常者即是法式又云王謂之已下鄭所解也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經紀天下故王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者凡言灋者下灋於上故邦國官府謂之禮灋常所守以爲灋式也云常者上下通名者經據在上灋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故云常者上下通名也又云擾猶馴也者案地官注訓擾爲安此言馴不同者馴是順之義順即安義亦通也云統猶合也者此統者相統同故爲合詰猶禁也者詰即禁止之義也引尚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此尚書呂刑文是呂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引證詰爲禁之義也云任猶傳也者傳猶立也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蒯通說范陽令曰天下之人所以不敢傳刃於公之腹者畏秦灋也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云生猶養也者若直云生萬民則諸官皆生萬民彼何異也於義不安故轉爲養冬官主土地所以養民故也云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者及下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六典皆言之職此並是序官之下次有此文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此以下六者皆是六官之首有此文司農摠引以釋六典也云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者謂各六十官唯冬無云無司空者對餘官有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此則無司空卿也云以三隅反之者凡物不圓則方方則四隅既有三隅明有四隅以言既有春夏秋三時之官明有冬時之官可知則事典司空之職是也云司空之篇亡者謂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引小宰職者欲見當有冬官之屬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官刑謂司刑所掌墨辠劓辠宮辠刖辠殺辠也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

（之治○灋古法字聯音連弊必世反鄭蒲計反徐劉府世反斷丁亂反下同弛尹氏反比毗志反鄭房利反稽古奚反鄭又音啓版音板傅別音附下彼列反契苦計反劑子隨反爾雅云劑翦齊也要於妙反徐於召反後不音者放此朝直遙反凡言朝覲皆同皋古罪字劓魚冀反刖音月又五刮反）疏（以八至邦治○釋曰此八灋雖不云建亦有建義故鄭注大史職云六典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是也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灋云治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以下皆單言邦據王國而言之言官屬者謂六官各有六十官之屬也長官有屬官官事得舉故云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者謂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之等官各有職辨別也官事有分別故云以辨邦治也三曰官聯以會官治者聯即連也一官不能獨共則衆官共舉之然後事得合會故云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者官常非連事通職各自於當官常職而聽治之故云以聽官治也五曰官成以經邦治者官成者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以經紀邦治也六曰官法以正邦治者官法謂當職所主舊灋度將此灋度是正邦之治政也七曰官刑以糾邦治者言官刑非尋常五刑謂官中之刑以糾察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者官計謂平治官府之計也弊斷也謂就計會之中有失者斷之故云弊邦治也此八灋皆云邦治官常官聯二者不云邦而云官者其官聯言官欲取會合衆官乃始得治官常言官欲取官有常職各自治其官故二者不言邦而云官也及小宰還從治○注百官至之治○釋曰言百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爲一事辭與上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鄭司農引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下引小宰所云者是也云若令博士云云屬大常也者司農據漢百官年表漢始叔孫通爲奉常後改爲大常博士官刑先鄭謂司刑所掌墨皋劓皋宮皋刖皋殺皋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者此爲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弊歲計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爲當也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矣故引破司農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法則其官之制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祀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馭魚慮反賦貢于云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納於納於上采音菜召上照反聃乃甘反奉符用反本或作律率徐劉音類戚音律一音所律反下同稅舒銳反）疏（以八至其衆○釋曰則亦灋也以八則治三等采地之都鄙也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下注云凡云馭者所以歐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功有功是内之善也○一曰灋則以馭其官者灋則謂官
之制度制度與在官爲法則使不僭差亦所以歐之使入善也○三曰廢置以馭其吏者謂有罪則廢退之有賢則舉置而贊之亦所以歐人於善也○四曰祿位以馭其士者士謂學士學士有賢行學業則詔之以爵位祿賞亦是歐之於善也○五曰賦貢以馭其用者采地之民口率出泉爲賦有井田之法一夫之田稅入於官官得之節財用亦是使人入善故云以馭其用也○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者俗謂昏姻之禮舊所常行者爲俗還使民依行使之入善故云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者謂有罪刑之有功賞之使人入善畏威故云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者謂采地之中得田獵使役於民皆當不奪農時使人入善故云以馭其衆也據此文則卿大夫得田獵而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唯人君耳大夫唯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羣亦是常田豐卷亦僭取鮮故子產云唯君用鮮明大夫不合也○注都之至學士○釋曰上言邦國則諸經有邦國別言之者故解爲大曰邦小曰國此采地云都鄙諸文無或言都或言鄙別號故鄭云都之所居曰鄙大司徒云凡造都鄙鄭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是鄙所居不遷也云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皆謂典法則三者相訓其義既同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用處異故別言之其實義通也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援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也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者僖二十四年左傳召穆公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今鄭直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其餘或在畿外故不盡言也引之者證王子弟有采邑也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云法則其官之制度者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故云若今月奉也云位爵次也者言朝位者皆依爵之尊卑爲次則經云位據立故云爵次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云貢功也九職之功者亦約下文言九賦上言九職九職任之九賦斂之是以大府云九賦九功九功即九職之功故鄭於此以貢爲功是九職之功出稅也云禮俗昏姻喪紀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若不醮醮用酒是其一隅也云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者經云祿位以馭其士使進受祿位故知士學士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毆之内之於善○柄兵命反行下孟反注同殛紀力反鯀古本反毆起俱反）疏（以八柄至其過○釋曰大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常所依行歲終致事乃考知得失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毆羣臣入善之事故皆言馭也○一曰爵以馭其貴者司士云以德詔爵有賢乃受爵是馭之以貴也○二曰祿以馭其富者司士云以功詔祿祿所以富臣下故云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謂言語偶合于善有以賜予之故云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者有賢行則置之于位故云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者生猶養也臣有大勳勞者使子孫享養之是福祿之道也故云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者謂臣有大罪身殺奪其家資故云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臯者廢放也謂臣有大罪若不忍刑殺放之以遠故云以馭其臯○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此經八事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小惡者在後案内史亦言此八柄之事唯一曰爵二曰祿與此同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文亂與此不同者彼欲視事起無常故所言不次也又彼變誅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或可見此過失則圜土之刑人也出圜土則殺之故内史變誅言殺也且此中爵與祿廢與置皆別文以王德爲大能明辨之四設文有別注八則中爵祿及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小不能辨故也○注柄所至於善○釋曰柄者謂八者若斧斤之柄人所秉執以起事故以柄言之也云爵謂公侯已下者欲見周法爵及命士不言孤者卿中含之故考工記云中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卿謂三孤六卿是卿中含孤也引詩誨爾序爵者大雅桑柔詩序是先後次第之言誨教也故鄭云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又引書者是尚書洪範之文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者厥其也方道也穀善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以善道接之引之者證以馭其富也云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者此並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文彼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云爲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又云五福一曰壽者此亦洪範文引之者證賢臣老養之是五福一曰壽故曰以馭其福也云六極四曰貧亦洪範文引之者證大罪奪之家資以馭其貧也云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者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云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者齒謂年之路馬君之所乘驕聊年之則有誅責引之者證誅爲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疏（以八統至禮賓○釋曰鄭云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同有物事也謂牽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

（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萬民爲主也○一曰親親者君與民俱親九族之親○二曰敬故者君與民皆須恭敬故舊朋友○三曰進賢者有賢在下君當招之民當舉之是君民皆進賢也○四曰使能者下有技能君民共舉任之○五曰保庸者保安也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祿使心安也○六曰尊貴者臣有貴者君民共尊敬之○七曰達吏者吏勤勞在民間在下位不能自達者進之於上而用之也○八曰禮賓者天子待朝聘之賓在下皆當禮於賓客此八者先親親後賓客亦是先後之次也○注統所至善鄰○釋曰云親親謂若堯親九族也者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堯能任用俊德之賢以自輔乃能親九族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旁及五服民亦效之而親九族也云敬故不慢舊也引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謂他人失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在平仲故親親引堯敬故引平仲欲見上下通有是以伐木詩是文王敬故也云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案鄉大夫云與賢者出使長之與能者入使治之是賢有六德六行者能者直六藝而已云尊貴尊天下之貴者者謂天下有貴皆尊之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謂三者天下通達行之三者即爵德齒也爵即經云賢者爲大夫能者爲士皆是用德爲爵證經任賢能也云齒也者謂若黨正飲酒之禮六十已上在堂上以齒此達引之於經無所當也云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者即舉賢者也貴貴即尊貴也貴老敬長慈幼者三者於經無所當亦連引之耳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者小吏在民間謂若比長閭胥之等雖小吏堪任大官故察舉用之云禮賓賓客諸侯者謂若太行人上公侯伯子男之禮皆爲等級以禮之是賓客諸侯也云所以示民親仁善鄰者親仁善鄰左氏隱公六年陳五父之辭親仁善鄰則當禮賓故引以證禮賓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任猶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圃布古反又音布毓古育字藪速苟反牧牧養之牧徐音目劉音茂蕃扶元反飭音勑賈音古下注同閒音閑秫音述瑳七何反琢陂角反鏤婁豆反爲人于僞反傭音容賃女鴆反苽音孤彫胡也字或作菰蓏力果反樊如字又方元反畜許又反又許六反稱尺證反下同釐力之反圉魚呂反養馬曰圉質豬二反疏不色居反菜也劉音蘇饉其靳反）【疏】（以九職至執事○釋曰此九者皆是民之職業故云萬民也○一曰三農生九穀者言三農謂農民於原隰及平地三處營種故云三農生九穀也○二曰園圃毓草木者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也○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謂在山澤之民所作事業材木而已○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者謂在藪牧之民事業使之長養蕃滋飛鳥走獸而已○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者謂百種巧作之工所爲事業變化八材爲器物飭▲之而已飭勤也勤力以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者謂商賈之家所爲事業通貨賄使之阜盛○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者嬪婦謂國中婦人有德行之治理變化絲枲以爲布帛之等也○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者謂男女貧賤號爲臣妾者所爲事業聚斂百草根實而已○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其人爲性不營己業爲閒民而好與人傭賃非止一家轉移爲人執事以此爲業者耳○注任猶至曰饉○釋曰云任猶倳也者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云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者以其積石曰山水鍾曰澤不生九穀故後鄭不從之也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此九者後鄭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八材云珠曰切之下並爾雅文皆是治器用之名也然今爾雅云骨曰切者蓋司農讀爾雅本作珠也云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者爾雅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苽也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者以秫爲赤粟與稷黏疏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亦去之必知有粱苽者下食醫云凡膳食之宜有犬宜粱魚宜苽故知有粱苽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者案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環廬樹桑麻菜茹瓜瓠果蓏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劭與瓚義同晏獨異也案載師云場圃任園地則圃在園中故鄭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是以詩云折柳樊圃謂與圃爲樊樊其蕃蔽也云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謂案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則衡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之欲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鄭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衡是官非出稅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所任者任山澤之萬民山虞澤虞之官非是以任出稅之物但主山澤之民也云澤無水曰藪者地官澤虞云大澤大藪藪澤別言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藪若有水不得田獵故知澤無水曰藪也云牧牧田在遠郊知者見載師云牧田賞田任遠郊之地云皆畜牧之地者謂藪牧皆是畜牧之地案載師職鄭注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此解違者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云行曰商處曰賈者諸官之下有賈人無行法故曰處易復象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曰商也云金玉曰貨者案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是自然之物曰貨也聘禮曰賄用束紡是人所爲曰賄也若然王制云錦文珠玉不鬻于市此商賈得通之在市者彼據珠玉有錦文者或彼異代禮也案左氏襄十五年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服氏云富賣玉得富是其得鬻玉也云嬪婦人之美稱也者此是國中婦人有德行故稱嬪引堯典釐降二女嬪于虞者欲見嬪是婦人美稱之義耳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者或奴戮之餘肩或背德之質子晉衞之男女皆是故引晉惠以釋之也云晉惠已下皆左氏傳僖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于秦云惠公之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及生男曰圉女曰妾注養馬曰圉不聘曰妾後子圉西質妾爲宦女是也此鄭與文異者鄭以義增之也云疏材百草根實者百草或取根謂若蔆▲芡之屬或取實謂若榛栗之屬皆是根實可食也云疏不熟曰饉者爾雅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蔬穀皆不熟則曰大荒）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

（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弊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弊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削本亦作稍又作鄁所教反徐所召反弊鄭婢世反干必世反名與音餘鄉大夫劉音香處昌慮反後可以意求）【疏】（以九至之賦○釋曰云以九賦斂財賄者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故云九也既云賦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而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無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故云斂財賄也○一曰邦中之賦者謂國中之民出泉也○二曰四郊之賦者計遠郊百里之內民所用出泉也○三曰邦甸之賦者謂郊外曰甸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民所出泉也○四曰家削之賦者謂二▲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稍以表公邑之民也○五曰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也○六曰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爲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七曰關市之賦者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二處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八曰山澤之賦者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此人口稅出泉謂之山澤之賦也○九曰幣餘之賦者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之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處而特言者以其末作當增賦故也○注財泉至異也○釋曰知財得爲泉者見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米即是穀故知財中有穀也云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先鄭約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即上云邦中四郊之等亦非地稅故不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後鄭不從者若是百工之餘當歸之職幣何有稅乎云玄謂賦口率出泉也者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爲口泉也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故鄭於此注亦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及遂師職者欲見征賦

（爲一皆是口率出泉破司農爲地稅也云邦中在城郭已下至五百里此皆約載師所云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畺地之等遠近之差云此平民也者謂六曰已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農爲本故謂之平民也者對七曰已下非農民者爲未作也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者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廛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占會百物爲官出息幣餘謂占賣國中斥幣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云當增賦者謂口率出泉增於上農民故云若今賈人倍筭矣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者以經云斂財賄財賄即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若漢法人百二十云筭處爲一書所待異也者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爲九處是以筭一處爲一書以待其出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芻初俱反頒鄭音班徐音墳好呼報反注同勞力報反）

疏（釋曰云以九式均節財用者式謂依常多少用財法式也○一曰祭祀之式者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二曰賓客之式者謂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三曰喪荒之式者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荒謂凶年穀不就有所施與也○四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五曰工事之式者謂百工巧作器物之法○六曰幣帛之式者謂若贈勞賓客也○七曰芻秣之式者謂牛馬禾穀也○八曰匪頒之式者謂若分賜羣臣也○九曰好用之式者燕好所施予也此九者亦依尊卑緩急爲先後之次也○注式謂至賜予○釋曰云荒凶年也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凶年也云羞飲食之物也者謂若膳夫飲用六淸食用六穀醬用百有二十等之類云工作器物者考工所作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謂若司儀職上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賄用束紡云芻秣養牛馬禾穀者謂若聘禮致饔餼芻禾之等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云好用燕好所賜予者以其言好則知是燕飲有所愛好自因歡樂則有賜予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肅愼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游讀如囿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嬪鄭音頻司農音賓贄音至本亦作摯楛音戶）
（櫄勑倫反幹古旦反篠西了反簜火黨反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璣徐音畿劉音其既反一音機琅音郎玕音干柚羊救反一音羊受反或音喻）

疏（以九貢至物貢○釋曰云致邦國之用者謂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注嬪故至橘柚○釋曰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据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按禮記禮器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物故知祀貢有犧牲也案僖公四年齊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故知祀貢中有包茅云賓貢皮帛之屬後鄭從嬪不從賓如上釋也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云幣貢繡帛者禹貢有厥篚織貝及玄纖縞之等故知幣貢中有繡帛也云材貢木材也者案禹貢中有惟木故知材貢中有木材也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者亦據食貨志爲說云服貢祭服者後鄭亦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云游貢羽毛者亦不從者以其游據人宴好不得據物上生稱故不從也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又引肅愼氏貢楛矢之屬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玄謂嬪貢絲枲者絲枲青州所貢此破先鄭爲賓貢云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者銀鐵梁州所貢漆兖州所貢石即礪砥荊州所貢磬即泗濱浮磬徐州所貢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禹貢堯時無貢馬法覲禮諸侯享禮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玉即球琳皮即熊羆狐狸並雍州所貢帛即纖貝之類揚州所貢此增成先鄭之義云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也者並荊州所貢此亦增成先鄭之義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亦增成先鄭之義龜出九江荊州所貢玉即球琳亦雍州所貢金即金三品及貝揚州所貢云服貢絺紵也者豫州所貢云斿讀爲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者此破先鄭物上生名爲羽毛也珠即蠙珠徐州所貢璣即璣組荊州所貢琅玕雍州所貢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此亦破先鄭之義魚即暨魚徐州所貢鹽青州所貢橘柚荊揚所貢已上所貢之物皆據禹貢而言）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鋤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繫音計治直吏反下注王治凡治賑治皆同藪干云宜作叟行下孟反耡音助）

疏（以九兩至得民○釋曰言邦國即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故云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也○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爲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二曰長以貴得民者謂一國立諸侯與民爲君長是一國之貴民所仰效而歸之故云以貴得民也○三曰師以賢得民者謂諸侯已下立教學之官爲師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學子歸之故云以賢得民民則學子是也○四曰儒以道得民者諸侯師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與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掌養國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謂學子也○五曰宗以族得民者謂大宗子與族食族燕序以昭穆故云以族得民民即族人也○六曰主以利得民者主謂大夫宜君政教以利得民民則采邑之民也○七曰吏以治得民者吏在民閭若比長閭胥有以治政之所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者言以任則非同門之朋友謂在田里之閭相佐助以相任使而得民即鄰伍聚居者○九曰藪以富得民者以上八者皆據人而言此一者不據人而言藪者見民之所居之處利益於人澤藪之中多有材物以富得民舉藪而言則山澤十等皆有材物民居可知也○注兩猶至材物○釋曰訓兩猶耦者欲取在上與民相協耦聯綴使不離散也云牧州長也者禮記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則長故云牧州長也鄭注下曲禮云選賢侯爲之云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者詩云帝命式于九圍九圍則九州各有封域疆界也言此者證以地得民云長諸侯也者對則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有德行者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見禮記大傳云繼別爲大宗對繼禰爲小宗故云大又云敬宗故收族族食族燕是所以收族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者先鄭意以薄稅爲利後鄭不從者稅法有常故孟子云若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是不得有輕重皆以什一爲正何得薄稅以利民乎故不從也云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者謂以政教利之者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氏傳隨季良之辭也云吏小吏在鄉邑者謂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皆是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鄭意經意非謂同師曰友正是同在井邑之閒共居若里宰職合耦于耡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云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引孟子鄉田同井者以證友是同井之友但鄉遂爲溝洫不爲井田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或解同井水義亦通也云藪亦有虞者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二人是藪有虞也云掌其政令已下皆澤虞職文云富謂藪中材物者謂有薪蒸蒲葦藪中所有之物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

（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縣音玄注同挾子協反字又作浹同帀本作市子合反鐸待洛反徇辭俊反）〔疏〕（正月至斂之○釋曰自此已下皆謂施前事條謂建子周之正月言之吉謂朔日也始調和上六典八法已下之事言和訖當月即頒布此治職文書于諸侯邦國卿大夫都鄙言乃縣者乃緩辭至建寅之正月乃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治象挾日者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于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注正月至十日○釋曰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吉是朔日者論語鄉黨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吉謂朔日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或云吉或云朔聽朔在月一日是知吉爲朔日也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者言天下即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即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者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至正歲縣也鄭知振木鐸者約小宰而知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者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令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者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有觀亦是僭也云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者此哀公三年左氏傳辭案彼桓僖廟災天火曰災謂桓僖廟被天火所燒舊章象魏在大廟中恐火遠及故命藏之若然象魏縣教治也以其象魏建寅之月縣之十日藏之大廟中季桓子曰與公立於雉門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引之者證象魏是教象之法又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遍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過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參七南反干云三公也傳戚音附徐方慕反監古衛反爲于僞反平音許）〔疏〕（乃施至其輔○釋曰上以言六典治邦國更言爲典于邦國故鄭云乃者更申勅之所施者典則建其牧已下是也建立也每一州之中立一牧立其監者每一國之中立一諸侯使各監一國設其參者謂諸侯之國各立三卿傅其伍者謂三卿下各立五大夫陳其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置其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注乃者至官者○釋曰鄭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案下曲禮云州牧於外曰侯即是先取侯有功德者爲牧若無賢侯伯亦得故連言侯伯有功德者云加命作州長者以其侯伯七命州牧八命故云加命作州長云所謂八命作牧者案大宗伯職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也若殷之牧下天子使大夫三人爲三監至周使伯佐牧不使大夫故詩旄丘序云旄丘責衛伯也鄭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法使伯佐牧即僖公四年五侯九伯五侯是州牧九伯是牧下之伯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者此是尚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勑之證監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案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者謂置官主法律輔爲人之平者謂置輔是平斷此先鄭蓋是後代之法故後鄭易之云玄謂殷衆也謂衆士者士稱殷與旅司並是衆義故鄭玄謂衆士也又引王制諸侯上士已下者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引之爲破司農殷爲治律云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破司農輔爲民之平若然建立陳置其義可知其伍言傳者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獨云傳）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疏〕（乃施至其輔○釋曰上已言八則治都鄙更令施則於都鄙故言乃亦是更申勑之義建其長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以是一邑之長故言建其長立其兩者謂於采地之中立其兩卿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義與上邦國同○注長謂至兩丞○釋曰云長謂公卿大夫者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長謂公卿大夫并言大夫者則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云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畺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云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者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中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者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況之故云兩丞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合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家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入都宗人中大夫則入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宜有宗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都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都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其卿又入家司馬中以其司馬辨尊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鬷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諸侯即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含大夫是也）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乃施至其輔○釋曰案上官府在都鄙上此文在都鄙下者欲見都鄙置臣與諸侯同又見諸侯下亦有都鄙之義故進都鄙在上使文承邦國之下也已上言八法治官府今更言施法于官府言乃者亦是更申勑之也而建其正正長也亦是一官之長若大宰之等云立其貳者謂小卿副貳大卿即小宰之等設其考者考成也佐成事者宰夫之等也殷輔義與前同○注正謂至其考○釋曰宰夫已下並是五官之長云司空亡未聞其考者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禮也）〔疏〕（凡治至之治○釋曰以其天官主治故以目之六典本以治邦國故云以典待邦國之治八則本以治都鄙故云以則待都鄙之治八法本以治官府故云以法待官府之治八成本以治萬民故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禮者本以接賓客故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在八法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故禮記云誰能兼國成成則八成也以禮待賓客本在八統今特見之者以上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皆是王行之於朝以示於民使民觀之八善不必更別有禮唯禮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也此皆言以者當別有篇卷使人執持施行之知然者以周禮六官皆言邦國之治則六官掌事不可專主邦國故知別有篇卷但在三百之中亡逸也○注成八至禮也○釋曰八成小宰職掌掌禮賓禮者若聘禮覲禮掌客之等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要一遙反糞弗運反洒色賣反）〔疏〕（祀五至具脩○釋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注祀五至糞洒○釋曰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鄭云及明堂者總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爲重故要之以刑引明堂位彼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脩埽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

（埽吟糞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前如字于本同徐昨見反本或作先如字又悉薦反諏子須反謀也散齊西但反下側皆反下同）〔疏〕（前期至遂戒○釋曰前期十者謂祭日前夕爲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注前期至始齊○釋曰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前十日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但四時仰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及執事。眡滌濯。（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眡音視本又作視後皆同滌直歷反濯直角反溉古愛反甗魚善反徐音彥一音言本又作甗音歷）〔疏〕（及執事眡滌濯○釋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知者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注又云滌濯謂概祭器及甑甗之屬知然者案少牢雍人概鼎匕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及勺爵此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

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亨普庚反注同劉普孟反鄉許亮反）〔疏〕（及納至牲事○釋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注納亨至贊之○釋曰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新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鄉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鄉祭之晨此祭天無裸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裸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職外內饔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侯用天子禮故還以引證天子法）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齊才計反○）〔疏〕（及祀至之事○釋曰及猶至也至祭日謂質明贊助也執此玉幣爵三者助而授王也○注日旦至授之○釋曰案特牲少牢皆質明行事故知旦明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云爵所以獻齊酒者案冪人云疏布幕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以其祭天無裸故無彝尊也云不用玉爵尚質也者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

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祇謂天地○示本又作祇音祇）〔疏〕（祀大至如之○釋曰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云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誓戒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注大神祇謂天地○釋曰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故云天地也）

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享許兩反劉音向注享幣同）〔疏〕（享先至玉爵○釋曰亦如之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其言亦如之者謂亦贊王牲事已上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注玉几至玉爵○釋曰云天子左右玉几者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令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祭宗廟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几不言之者文不具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醋尸時若裸則用圭瓚也）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見賢遍反下同朝直遙反下文同酢音昨依於豈反本亦作扆）〔疏〕（大朝至玉爵○釋曰諸侯四時常朝不稱大今大朝覲稱大者諸侯爲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覲贊助也助王受此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也○注助王至上○釋曰云時見曰會者此大宗伯文案彼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其順服者皆來會以師助王討之故云時見曰會云殷見曰同者亦大宗伯職文殷猶衆也謂十二歲王如不巡狩諸侯衆來同見天子故曰殷見曰同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者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云玉幣諸侯享幣也者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亦春夏受贊于朝受享幣者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受朝既訖乃受享獻國所有珍異其行享之時亦璧琮加束帛以致之云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者案小行人所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據彼鄭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以帛享后用琮以錦則圭以馬璋以皮者謂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璋以皮則琥以繡璜以黼者子男自相享法但小行人所云者謂四時常朝不見大朝覲會同法納與四時常朝同無正文故言云也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者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執玉以致之故言玉獻謂以玉致獻也云玉几王所依也者謂王所馮依云立而設几優尊者知立而設几者案司几筵云大饗射几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是立而設几也但春夏受享秋冬一受之於廟廟中則有扆前設几法几爲坐設令立而設几故云優至尊也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者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裸時大宗伯攝裸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玉爵云王朝諸侯立扆前南面者此約司几筵知之謂秋冬朝時云其禮之於阼階上者言禮之謂裸諸侯是也知王在阼階上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牖戶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也）

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含本又作唅戶暗反後同窆波驗反徐補鄧反琮才宗反）〔疏〕（大喪至含玉○釋曰大喪謂王喪贊王爲此二者也○注助王至璧琮○釋曰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爲之也者謂嗣王也云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者案既夕士禮既窆謂下棺訖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爲主也所贈亦既窆之時也云含玉死者口實者案士喪禮用貝三鄭注左右顗及中央象齒堅王含用玉義亦然也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故云口實也云天子以玉者此云含玉王府典瑞皆直云玉無異物之稱對大夫已下不用玉其實亦爲璧形故引雜記復引先鄭爲璧琮之形也但含玉始死用之贈玉於葬乃用此文後云含玉者用之則有先後此作文先後無義例典瑞并云飯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爲教令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疏〕（作大至王命○釋曰上已云祀五帝及大神祇祭祀大事戒百官訖則此云作大事戒于百官唯戎事也○注助王至與戎○釋曰春秋傳者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引之者證經大事是戎事連引在祀耳）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疏〕（注治朝至平斷○釋曰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

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守音狩本亦作狩後巡狩皆放此）〔疏〕（注謂王至外時○釋曰經云四方聽朝故知巡狩時此鄭據依常者而言征伐外亦有聽朝法以非常法故不言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傳平）〔疏〕（凡邦至聽之○釋曰重出冢宰之名者據百官摠焉故特云冢宰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會大計也）〔疏〕（注正正至計也○釋曰言正正處也者經云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云會大計者一歲計會即宰夫職云歲計曰會是也）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疏〕（聽其至廢置○釋曰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狀文書而詔告于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疏〕（三歲至賞之○釋曰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百官羣吏之治功文書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

（賞也。注鄭司至考績。釋曰此尚書舜典文彼云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彼三年一考與此同故引證三歲大計也）

周禮注疏卷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鄭氏注　賈公彥疏（此非舊式依例止當署賈氏名銜閩監毛本又上增漢唐字亦非）

大宰

典常也經也灋也（閩本同余本嘉靖本監毛本灋皆作法案經用古字作灋注用今字作法此仍作灋非疏及下悉準此或法灋錯見不具著）

常者其上下通名（案疏曰云常者上下通名者又故云常者上下通名也兩引此注皆無其字）

弟詁卽禁止之義也（閩本同監毛本弟改第非）

三曰官聯（唐石經嘉靖本閩本同釋文官聯音連監毛本聯作聮非說文聯从絲絲卽絲之省而非从弁）

其四曰官刑（監本官誤宮）

及小宰還從治（閩監毛本同案此有誤）

後改爲大常博士（盧文弨云博士二字衍案漢制考引此疏無此二字）

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嘉靖本閩監本聃作耼毛本作聃皆誤疏中準此案釋文毛聃乃甘反字从耳）

禮祀昏姻喪紀（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祀作俗疏中引注亦作禮俗當訂正）

所以敺之內之於善（閩本同監毛本敺改毆下並同）

至社稷配食者（閩本同監毛本至作是誤惠挍本亦作至）

上功有功（惠挍本作上公此誤）

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也（惠挍本作采邑當據以訂正或改作采地非）

則經云位據立（盧文弨云疑作位據朝位）

云貢功也九職之功者（監本貢誤九者上當有所稅）

舜殛鯀于羽山是也（余本鯀作鮌案釋文葉鈔本極紀力反段玉裁尚書撰異云古經典多作極其說甚詳今本此注皆改殛非當據釋文訂正）

所以敺之內之於善（釋文敺起俱反案此本疏云皆是敺羣臣入善之事是本作敺也嘉靖本亦先作敺後改敺）

謂臣有大罪身殺奪其家資（閩本同監毛本罪改古辠字非此賈疏自言與下文引經不同當作罪惠挍本身作有此本資誤管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彼欲視事起無常（惠挍本視作見此誤）

輙年之則有誅責（惠挍本輙作輒）

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率作牽誤此本上作玄而下從牛是本作率也今訂正）

賢有善行也（浦鏜云注本作賢有德行者從集注挍今本德作善者誤也疏內同案疏引六德六行以釋此句是賈疏本作德行淺人臆改爲善行耳以下句能多才藝者文法例之也當本作者）

六曰尊貴者（惠挍本同閩監毛本貴誤賢）

聚斂疏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音注疏色居反不孰菜也劉音蔬案說文艸部無蔬字㐬部云疏通也从㐬从疋疋亦聲鄭注疏不熟曰饉本釋天文今爾雅作蔬）

象曰瑳（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瑳改磋案釋文作瑳）

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閩監毛本同疏中粱作梁嘉靖本作梁釋文出粱苽字從木案食醫犬宜粱字從米則作梁訛）

謂在山澤之民（惠挍本在作任此誤下文謂在藪牧之民事業句同）

飭之而已（惠挍本飭上有而）

主山澤之民者（此本下衍。閩監毛本不衍）

胥衞之男女皆是（浦鏜云惠誤衞）

妾爲官女是也（閩監毛本作官女是）

謂若淩芡之屬（閩監毛本淩作菱非案菱當作蔆）

三曰邦甸之賦（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皆作邦甸之賦當訂正注云邦甸二百里疏云三曰邦甸之賦者皆不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槧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邦甸。今依訂正）

四曰家削之賦（唐石經以下諸本同釋文家削本亦作稍又作鄁案疏云舉家稍以表公邑之民蓋經用古字作家削注及疏用今字作家稍有釋文賈疏可證而今本注及疏並依經作削矣。按依說文則當作鄁）

今之筭泉（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非下及疏悉準此。按古書多用筭少用算者）

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浦鏜云經無其字）

四曰家削之賦者謂二百里之内（監本賦誤富案二百里當作三百里）

六曰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浦鏜云其下脫國中四百里外六字從儀禮經傳通解續挍。○按六字可不增卽增之國中當作邦縣）

口稅所得之泉也（此本及閩本口誤曰今據監毛本訂正案注云口率出泉疏亦屢云口稅出泉）

先鄭約載師圜壥二十而一（浦鏜云圜誤園）

何有稅乎（毛本稅改賦非疏皆言稅以釋賦）

山澤民入入山澤取材亦有稅物（閩本同監本材下剜擠物字毛本遂排入）

四曰羞服之式（唐石經以下諸本同釋文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經義雜記曰疏云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注本唐賈疏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案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注云膳服卽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

七曰芻秣之式（秣从末此本秣作秣从未誤今據唐石經諸本訂正。○按秣說文作䬴从食末聲）

荒謂凶年穀不孰（閩監毛本孰改熟此古字之僅存者上聚斂疏材注中亦改爲熟矣釋文猶作孰可證）

醬用百有二十等之類（閩本同監本依經改等爲甕毛本承之）

聘禮賄用束紡（聘舊誤聽今訂正）

致饔餼芻禾之等也（閩監毛本作芻秣非）

斿貢羽毛（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漢讀考改作羽旄云今本作毛誤旄者旄牛尾也）

各以其所貴爲摯（岳本摯作贄宋本載釋文贄音至本亦作摯今本釋文以摯爲正字）

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余本同釋文榦古旦反與此合嘉靖本閩監毛本榦作幹俗書也嘉靖本篠作篠釋文同惠挍本疏中亦作篠從竹從條此本及閩監毛本作篠非）

游讀如圜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閩本同監毛本作斿讀如圜游之游斿貢皆非嘉靖本作斿讀如圜游之游游貢當據以訂正疏引注作斿讀爲圜游之游游貢爲最是蓋經作斿貢司農如字讀故訓爲羽毛康成則改斿爲游漢讀考云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是也漢時旌旗之流字作斿游觀字作游此注改其義而兼改其字非僅擬其音也當從賈疏作讀爲不當作讀如。○按依說文旌旗之流字作游从㫃汓聲假借爲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貢羽旄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游之引申假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爲圜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斿不从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爲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

王祭不共（閩本同監毛本共改供）

云游貢羽毛者（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斿貢。○按旌旗之流其字本作游作斿者俗省）

以其游據人宴好不得據物上生稱（此當從游閩監毛本游改斿非物舊作爲今據閩監毛本訂正惠挍本作鳥蓋亦爲字之譌）

皮卽熊羆狐狸（閩毛本同監本狸作貍）

楊州所貢（閩本同監毛本楊作揚下並同）

所以恊耦萬民（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恊作協閩本疏中亦作恊从心）

疾病相扶持（嘉靖本作疾病相扶無持字案疏中引注正作疾病相扶今諸本有持字者淺人據今本孟子所增當刪正）

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須其餘於萬民（諸本同案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須其餘于萬民此王爲玉字之誤於亦當作于）

有以治政之所得民（疑作有政治之所以得民）

則山澤十等（案十當作之）

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鄭意經意非謂同師曰友（此本經誤非今據閩本訂正監本以非意二字不可通遂剜空二字毛本依監本所刪排匀字數不可考矣）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灋改法非周禮凡經皆作灋凡注皆作法）

挾日而斂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挾日又作浹同干本作帀惠士奇禮說云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正義曰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案挾古浹字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帀係以意改非也）

振木鐸以徇之（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徇作狥非釋文作徇）

故魯灾（此本疏中引注同諸本灾作災閩本疏中災字剜改）

舊章不可忘（諸本同案左傳哀三年忘作亡惠校本作亡云萬卷堂本仍作忘○按棟依左傳改字未安）

聽朔于大廟（此本朔誤朝據閩監毛本訂正）

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浦鏜云受下脫教）

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閩本同監毛本鄉作卿誤案地官序官鄉老注云王置六鄉文云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當作六鄉明甚）

雉門災及兩觀是也（案春秋經作雉門及兩觀災）

季桓子曰與公立於雉門象魏之外（浦鏜云曰疑衍案與當作御○按曰當依左傳作王）

命藏大廟中象魏（惠校本命上有故）

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案通字當衍）

置其輔（唐石經此輔字原刻作傳後磨改作輔）

上以言六典治邦國（浦鏜云已誤以）

所施者典則建其牧已下是也（浦鏜云之誤者案已當作以此已與上以蓋互誤）

若殷之牧下（案下字誤）

士稱殷與旅司（浦鏜云司疑同誤）

故鄭元謂衆士也（案元當云之誤）

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閩監毛本傳作傅按此本作傳大誤賈疏釋經傅字之義也傅皆音附）

不足于諸侯（案于當作於疏引注作不足於諸侯）

大夫則入家宗人中（此本則入二字實闕閩監毛本作大夫入家宗人中案惠校本大夫下有則與此本字數正合今據補）

若叔孫氏之臣名鬷戾（惠校本同與左傳合閩監毛本鬷誤騣）

並是五官之長（案長當考字之誤）

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唐石經諸本同案經當本作以成待萬民之治與上下文以典以則以灋以禮句法正同賈疏釋成爲官成因誤竄入經矣注云成八成此經作成不作官成之證八成在小宰官成在大宰八灋○按前說非也大宰八法中之官成鄭以小宰官府之八成釋之是本無二事故此注亦曰成八成此經必言官成者謂以治官府之八成待萬民之治也又欲見此官成即從八法中別出也聖人文字精嚴如此安得去官字取整齊哉賈疏不誤）

八成本以治萬民（案疑作八成本以經邦治）

八成小宰職掌（案疑作小宰職所掌）

脩掃除糞洒（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掃作埽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埽當據以訂正）

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浦鏜云遂誤又）

謂於祭前之夕爲期（毛本夕誤日）

故箴膏肓云（閩本同監毛本肓誤盲）

當祭日摡祭器者（閩本同監毛本摡改溉非下四摡字同少牢禮作摡○按據此可知注中溉本作摡說文曰摡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摡凡經注从手之摡俗本多譌从水）

司宮摡豆籩及勺爵（浦鏜云儀禮無及字）

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此本外字實闕今據閩本補監毛本作等非）

案幂人云疏布幂八尊（此本幂誤幕今據閩監毛本訂正此頁係明正德間補刊故錯誤特多）

大神祇（諸本皆誤作祗敬字惟余本作祇今據訂正蓋經作示注作祇岳本注中作示此依經改注也釋文云神示本又作祇當先有依注改經者凡經用古字注用今字段玉裁漢讀考中舉其例）

從掌百官誓戒已畢（閩本畢作至皆非當從監毛本作下）

謂亦贊王牲事已上（諸本王誤玉今據經訂正）

其順服者皆來會以師（惠校本以作京此誤）

但春夏受享（浦鏜云當作但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脫六字）

則冢宰贊王受之（此本王誤玉據閩監毛本訂正）

象齧堅（浦鏜云齒誤齧案儀禮注云象齒堅○按齧字不誤今儀禮注齒字誤也記云左齻者齒盡處古云牙車今云牙牀是也齧堅物非此處不能故左右各實一貝以像生時齧堅也而已不得云齧堅也今注云象齒堅義短）

典瑞并云飲玉（飲當作飯）

小事冢宰傳平（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傳作專當據以訂正）

事夕則聽之（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夕作久當據以訂正）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每卷末準此下不具著）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宮刑如字干同杜作官）〔疏〕（注杜子至中丞○釋曰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秋官司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見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宮刑明矣云建明布告之者上冢宰尊所云建六典之等爲建立之義小宰卑云建者則明布告使知而已云糾猶割也察也者既言糾謂糾舉其非事已發者依法斷割之事未發者審察之云若今御史中丞者應劭云秩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僚故舉漢法況之）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治直吏反下及注皆同）〔疏〕（掌邦至之治○釋曰大宰本以六典治邦國今還以六典逆邦國之治逆謂迎受句考之也大宰本以八法治朝廷官府今還以八法句考官府之治大宰本以八則治都鄙今還以八則句考都鄙之治皆句考使知功過所在也）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執邦至邦用○釋曰此三者並大宰所掌者以其冢宰制國用九貢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事之大者故小宰副貳之然大宰有九職小宰不貳之者以其九職云任萬民小宰若云貳謂任使亦貳之故不言其實九職任之使之出貢用之則小宰亦貳之九貢中兼之矣以其九職亦有九貢故也以均財節邦用者以九式並舊有法式多少不得增減故云均節也）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爭爭鬬之爭）〔疏〕（以官府至其情○釋曰凡言敘者皆是次敘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一曰以敘正其位者謂若卿大夫士朝位尊卑次列○二曰以敘進其治者謂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于上亦先尊後卑也○三曰以敘作其事者謂有所執掌起事亦先尊後卑也○四曰以敘制其食者謂制祿依爵命授之亦先尊後卑也○五曰以敘受其會者謂歲終進會計文書受之亦先尊後卑也○六曰以敘聽其情者情謂情實則獄訟之情受聽斷之時亦先尊後卑也○注敘秩次也○釋曰云秩次者謂尊卑之常各有次敘也）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達干云達洪也）〔疏〕（以官府至專達○釋曰六屬舉邦治者謂官盛任使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是以六官各有其屬六十故云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也一曰天官謂大宰之官其屬六十謂宮正至夏采皆掌治職故云掌治也云大事則從其長者謂若膳夫鄭注云膳夫食官之長也則下庖人內外饔亨人有事皆來諮白膳夫故云大事從其長也小事則專達者謂若宮人掌舍無大事無長官可諮自專行事以下五官皆此類也○注大事至法之○釋曰云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者此並共王食是同事故庖人已下諸膳夫長官也云小事專達者若宮人掌舍直掌王之行設梐柩之等二官並是小事又不立長官當官行事故云各爲一官是專達也鄭直舉天官之內其事顯者各言其一餘官若大府鄭云治藏之長地官司市鄭云市官之長春官大司樂鄭云樂官之長夏官司甲鄭云兵戈盾官之長如此之類其事甚多不可具陳也小事則專達天官甚衆亦不可具言也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者依周髀七曜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舉全數亦得云三百六十也言地則與天配合四時言周天亦是地之數十二月亦是周天之數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所行亦在周天之數星辰謂二十八宿十二次亦在周天數內皆不離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耳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所從言之異耳故尚書洪範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皆別言之下以歷數揔結之亦是類也云天道備焉者以此三百六十官是天道備矣云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者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故云前此者謂成王前於此時作周官其志謂成王志意有述天授位之義卽彼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今予小子訓廸厥官以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下又云立三孤及天地四時之官是其志有述天地三百六十官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法之也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爲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已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卽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用人之法則彼周官在此周禮後與鄭義異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委於僞反下賜委同積子賜反）〔疏〕（[illegible]者各有職若天官治[illegible]故云以辨邦治也○[illegible]用者亦以制國用故[illegible]安邦國與教典同彼[illegible]馴馴則寧義無異也[illegible]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illegible]鬼神者以其主祭祀[illegible]正萬民者上政典云[illegible]然則服亦平也均與[illegible]主九職方制其貢與[illegible]糾萬民此與上刑典[illegible]除故云除盜賊也○[illegible]與以生萬民生則養也[illegible]典不同者以六職皆當職行事義不及遠故與六典文異也○注懷亦至所有○釋曰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并引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貢物之事故引其屬職方也）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鄭司農云[illegible]）

（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不言可知杜子春引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惠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玄謂荒政弛力役者此經二曰喪荒謂年穀不熟大司徒有荒政十二其中四曰弛力弛力役謂廩人歲不能人二釜則令移民就穀是時弛力役也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謂有官爵者賢者謂有德行者服公事者謂若庶人在官者老謂國中六十者疾者謂癈疾不堪役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也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司空雖亡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爲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薄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薄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薄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玄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薄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政役鄭音征司農如字比毗志反注同傅音附注同別彼列反注同要會古外反凡要會會計之字皆放此卒子忽反下同閱音悅貸他代反著直略反賈音嫁月平劉音病）

〔疏〕以官至要會○釋曰以官府之中有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將此八者經紀國之治政故云經邦治也○一曰聽政役以比居者八事皆聽者舊事爭訟當斷之也政謂賦稅役謂使役民有爭賦稅使役則以地比居者共聽之○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者稽計也簡閱也謂師出征伐及田獵恐有違法則當閱其兵器與人並算足否○三曰聽閭里以版圖者在大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者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故爲稱責於官於民俱是稱也爭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五曰聽祿位以禮命者謂聽時以禮命之其人策書之本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也○六曰聽取予以書契者此謂於官直貸不出予者故云取予若爭此取予者則以書契券書聽之○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者質劑謂券書有人爭市事者則以質劑聽之○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此出入者正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薄書聽之○注鄭司至差等○釋曰政軍政後鄭不從者若軍政自在大司馬聽之何得在此乎云比居謂伍籍也者即司徒職五家爲比出軍即五人爲伍云因內政寄軍令者謂在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若出軍則家出一人則還五人爲伍是一比長還爲伍長領之二十五人爲兩是一閭閭胥即爲兩司馬領之以此言之至一鄉出一軍軍將還是鄉大夫爲之是因內政寄軍令此管子文彼云作內政司農云因內政者讀字不同云簡稽士卒兵器薄書者士卒謂車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兵器謂弓矢殳矛戈戟皆有薄書故引遂人以證之也云國語曰黃池之會者吳語吳晉爭長吳人令曰伏兵甲陳士卒百人爲徹行頭官師擁鐸拱稽名籍也先鄭爲計計謂據名籍計之義合故引之也云版戶籍者後鄭下注亦云鄉戶籍圖謂民之地圖故引司書版圖以證之云責謂貸予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即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者各得其一二家別釋後鄭不從者名爲券書即是傳著於文書可知後鄭傳別二字共爲一事解之云禮命謂九賜也者後鄭不從者九賜之言出自禮緯含文嘉八命已上乃有九賜此所聽斷何得取八命已上解之云書契符書也者謂官券符璽之書此據官予民物何得爲符璽之書解之故後鄭不從也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後鄭不從者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若今月平賈不合有兩名故不從也云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者官之出入有要會薄書計管故引宰夫證之也鄭大夫讀傳別爲符別後鄭不從又云傳別故書作傳辨不從古書也玄謂政謂賦也賦則口率出泉且與役同文皆是利稅之事也云凡其字或作政者此經政役是也或作正者其字或有作正字者或作征者即孟子云交征利及鄉大夫云皆征之是也云征處或作故鄭從也孟子交征利者案孟子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則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引之以證征是口稅之法云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者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斂賒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凡要亦是薄書也云凡薄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者薄書之要目曰契即取予以書契是也獄訟之要辭曰契即鄭引春秋傳者是也其春秋王叔氏事在襄十年彼云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此即獄訟之要辭曰契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者案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鄭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異於傳別故鄭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云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者謂若大宗伯九儀從一命受職以至九命作伯差等有九是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弊必世反治也如字下文治其弛舍同斷丁亂反下同解佳賣反邪似嗟反）

〔疏〕以聽至廉辨○釋曰言六計弊羣吏之治者六計謂善能敬正法辨六者不同既以廉爲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故云六計弊羣吏之治也○注聽平至廉端○釋曰云皆以廉爲本者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爲本廉者絜不濫濁也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者謂有善事四方令聞辭譽也云能政令行也者謂雖無辭譽所行政令得行也云敬不解于位也者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云正行無傾邪也者以其行正直言公正無私也云法守法不失也者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云辨辨然不疑惑也者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者經本或爲廉端後鄭不從者若爲端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引之在下者不苟違之亦得爲一義故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共音恭禮本供字皆作共可以意求之）

〔疏〕以灋至治訟○釋曰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以其衆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然六聯之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兼之以其朝覲會同還是諸侯賓客之事此七事不言斂弛以其非七事中之大事故退之在下○注法謂至當共○釋曰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曰祭祀之式云戒具戒官有事所當共也有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注七事至七事○釋曰七事先四謂從祭祀至賓客云如之者三也者從軍旅至喪荒也云施舍不給役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是也云七事故書爲小事者與經不相當故杜子春從經爲正也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祼古亂反爲于僞反稱尺證反啐寸對反）

〔疏〕注又從至奠之○釋曰案大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云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者上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引云祼將是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祼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云明不爲飲主以祭祀者朝踐已後尸乃飲二祼爲奠不飲故云不爲飲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亦如之皆不言祼此文又祼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祼天地無祼且大宗伯祀天言禋祭社言血享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無妨用秬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秬鬯尊者以其冪人職天地八尊者以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秬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矣不言者略耳不祼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祼直加敬而已其狀用特其器陶匏皆是質略之事故鄭云莫稱焉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者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明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涖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秬鬯者案春官

（鬯人職掌共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廟言灌且亦天地無祼也天地無人職用鬯者唯有宗廟及祼賓客耳）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

【疏】（凡賓至之事○釋曰凡賓客贊祼者案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云凡受爵之事者謂上公與諸侯酢王之爵王受之云凡受幣之事者謂廟中行三享享時璧以帛琮以錦致享時有此受幣之事皆言凡者謂諸侯非一故言凡以廣之也○唯祼至載祼○釋曰言唯祼助宗伯者後引宗伯職者是也云其餘皆助大宰者謂受爵幣二者皆助大宰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授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云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者案燕禮使宰夫爲主人是君不酌臣於諸侯亦然受酢是飲酒之事臣不可代君飲酒故有受酢之事也又引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者案彼鄭注云載爲也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若然大宗伯非直攝王祼若上公再祼兼有后祼之時大宗伯亦代后祼也拜送則后也拜乃恭敬之事亦不可使臣代之故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賵委之禮○襚音遂賵音鳳）

【疏】（喪荒至之事○釋曰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上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專受之案禮記少儀云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則諸侯臣皆得致含也○注春秋至之禮○釋曰云春秋傳者公羊文其含襚所用在死之時若既殯之後亦容有致之法故禮記雜記殯後諸侯遣使致含襚賵之禮主人受之雖不及事容致厚意是以春秋左氏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在踰年後春秋不譏也云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賙委之禮者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彼謂王家賙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賙委王家法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主每月之小計）

【疏】（月終至之要○釋曰月計曰要故每月月終則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敘○注主每月之小計○釋曰言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也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

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齋子兮反上時掌反下同）

【疏】（贊家至致事○釋曰贊助也歲計曰會言家宰則據百官摠焉謂助家宰受一歲之計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考之故也○注使齋至上計○釋曰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夏戶雅反後放此）

【疏】（正歲至常刑○釋曰此則大宰周之正月之吉始和布之於天下至此建寅正歲之正月懸之於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六十官之屬及萬民而觀治象之法使知當年治政之法也其時小宰徇以木鐸以警衆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欲使之用命不犯刑也○注正歲至金鐸○釋曰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殷則不得以此推之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者案禮記檀弓云自寢門至於庫門振木鐸曰舍故而諱新彼及此文皆是有命奮木鐸警衆使明聽之事也云木鐸木舌者鐸皆以金爲之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也云文事奮木鐸者此文乃檀弓并明堂位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禮皆是也又云武事奮金鐸者鼓人云金鐸通鼓大司馬云兩司馬振鐸是也）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疏】（注憲謂至令云○釋曰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

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乃猶女也）

【疏】（令于至大刑○釋曰此經於職末當稟于大宰而令百官謹于此數事以結之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治直吏反注及下之治贊治官掌其治皆同朝直遙反後皆同）

【疏】（宰夫至禁令○釋曰言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案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羣吏即羣士是其位也掌其禁令即察其不如儀耳○注治朝至如儀○釋曰知此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故知是路門外夏官司士所掌者如察其不如儀者宰夫與司士俱是下大夫非贊治朝又見經云禁令知直察其不如儀式者也）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疏】（敘羣至之逆○釋曰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即以待賓客已下三事使之應荅不關於事也言以待賓客之令此一者謂若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肆師云大朝覲佐儐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訝委人遺人之屬皆是待賓客之官使辨理之也云諸臣之復此其二者案夏官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逆並掌之此不言逆者但宰夫直次之不掌事故於文略也又案夏官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逆此諸臣中兼之此宰夫恒敘大僕小臣等辨理此復逆之事也云萬民之逆此三也者案夏官御僕職掌羣吏庶民之復逆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爲羣臣別故鄭彼注羣吏府史以下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此宰夫次敘御僕使辨理府史萬民復逆也○注恒次至上書○釋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既出在下受而受而行之不得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爲向下之義故後鄭亦不從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者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是宰夫也此先鄭以官次第當宰夫案鄭彼注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不從司農者諸經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宰夫無單言宰者故爲大宰解之若然大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者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故云朝廷奏事也云自下而上曰逆者謂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上之上表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司農於此注復爲請逆爲迎受王命後鄭不從及至夏官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故彼後鄭從之若然是先鄭兩解也案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內后六官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而自復若然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然者一日萬機或有俟朝自復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即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者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藏才浪反注治藏同別彼列反辟於音譬本亦作譬下皆同傳直專反）

【疏】（掌百至徵令○釋曰言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者謂摠王朝三百六十官以備王之所徵召及施令若不分別其職則徵召無所指斥故須分辨三百六十職也○一曰正者正長也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云掌官法者掌當官之法也以治要者要謂大計要也○注別異至召呼○釋曰計正已下爲八職皆備王召呼則正亦備王召呼及所爲也言正辟於治官則家宰也者以其六卿異目或稱大宰或稱司徒之等尊卑相似正長也每職各爲一官之長故摠謂之正也以其六者非一相比辟故以辟言之令舉天官一官言之餘可知云治要若歲計也者案下文歲終云會月終云要旬終云成此歲云要者但六卿下云要不云會以要當會處故以治要爲歲計也云師辟小宰宰夫也者以下文四曰旅是下士諸官皆名旅其下士之上有上士中士向上差次當三曰司上士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宰夫故知二曰師當小宰宰夫也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若司徒之下小司徒鄉師之類故亦言辟也二者同名師者亦是六者異目尊卑相次故同名師也云治凡若月計者上要既當歲會故治凡當月計曰要之處也云司辟上士中士者此亦是題目有異若大司馬之下上士曰與司馬中士曰行司馬與諸官上士中士不同尊卑相似故摠謂之司馬以其各有職司也六官之下同名司故亦云辟也云治目若今日計也者從治要向下以次差之此治目當曰計曰成之處故云今日計也云旅辟下士也者此下士既無所兼故存本號曰旅亦是六官下同號曰旅故亦曰辟也云治數每事多少異也者以上治目當曰計此治數無數當下士稱旅理衆事故以治數爲每事多少解）

（之云治藏文書及器物者其名曰府府者主以藏物故藏當司文書及當司器物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者起文書草乃後判決是爲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叙次序官中者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叙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五伯傳吏朝也者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也云徵令趨走給召呼者其徒也爲在朝趨走供給官人召呼使役之事也）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辟名徐芳石反劉芳益反干云不當也畜許又反見賢遍反〔疏〕掌治至賞之○釋曰宰夫是句考之官故以治法考百官府及羣都縣鄙鄉遂之內治功善惡也言乘計其財用之出入者謂上數處用官物者當乘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云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謂失官家財及用與物三者而辟名者以官刑詔告冢宰長官誅責之也有足用用之能足長財財又能長善物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注羣都至四者○釋曰云羣都諸采邑也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處也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者遂人文云六鄉州黨亦存焉者六遂在外尙考之六鄉在內考之可知不言者舉外以包內也云乘猶計也者計者筭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云財泉穀也者上九賦斂財賄已釋訖云用貨賄也者案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故知用中有貨賄也云物畜獸也者案獸人云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及春秋獻獸物又牧人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此知物中有畜獸也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者其人失財用物者則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與實物不相應是罪人也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彼司寇掌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也）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疏〕以式至滌濯○釋曰言式法者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云與其薦羞者謂亦戒具之也云從大宰而眡滌濯者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眡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眡之也○注薦脯至內羞○釋曰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云羞庶羞內羞者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內羞謂祭祀食後所加言內者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次之○比如字注同或毗志反〔疏〕注比校次之○釋曰上小宰於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足否也）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飧夕食也春秋傳曰飧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

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委積上於僞反下子賜反此二字相連皆同此音飲鄭徐於鴆反注同食音嗣注飲食公食同飧音孫牽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于本同俶昌六反〔疏〕凡朝至陳數○釋曰上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言大謂朝覲會同而來今此朝覲不言大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皆有賓客也云以牢禮之法者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待之自有常法若大行人掌客者也云掌其牢禮者下別言委積之等則此牢禮謂饔餼之禮若然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聘禮云聘日致饔則饔餼是朝日致之矣今在委積上者以饔餼是禮之大者故先言之且委積非直賓來時共之賓去亦共之在下亦其宜若然飧牢皆殺而云飧牽者以掌客云積視飧牽據積而言之也○注牢禮至大夫○釋曰云牢禮之法多少之差者案大行人上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此等其侯伯降二等以七爲節子男又降二等以五爲節也又掌客云上公飧五牢五積侯伯飧四牢四積子男飧三牢三積是其數也云及其時也者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師至于館即言宰夫朝服設飧又云聘日致饔即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者從來至去在道而設之並是時也若然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今此復言之者此宰夫雖非正職以其主陳之當知其數故言之耳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者以此依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於館之時有五牢飪一牢設於西階腥二牢設於東階牽二牢陳于門內之西北首以牛一羊一豕一稱一牢此既以經牢禮爲饔餼故還引聘禮順饔餼以證之也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者依掌客云積視飧牽飧有芻薪及米明委積在道所設亦有芻米薪蒸也且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云膳獻禽羞俶獻也者此聘禮記文彼注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云飲食燕饗也者鄭以燕饗解飲食即是飲入燕饗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今云飲食燕者欲見飲入燕禮可知饗中又兼燕與食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司農云飧夕食也者先鄭以飧字夕下爲之即爲夕食但客至即設不要待夕故後鄭不從也云春秋傳曰飧有陪鼎者左氏昭五年楚薳啟彊曰宴有好貨飧有陪鼎是也云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左氏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辭秦客杞子等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是也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者此亦先鄭案聘禮禮客始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不待夕也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者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皆有陳數考校可知也）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疏〕凡邦至共者○釋曰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摠戒令之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注弔事至求賻○釋曰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禮記檀弓曰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天子之禮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云幣所用賻也者案公羊傳口實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賵中故知是賻也云器所用致明器也者案儀禮既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注云就猶善也贈無

常唯翫好則此賵與人亦不是賓客就器而云明器者相對言[illegible]明器也云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illegible]）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illegible]）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illegible]）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illegible]）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illegible]）書其能

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疏〕書其至于上○釋曰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當舉之也○注良猶至異等○釋曰知上是小宰大宰者以其承上文歲始未是賞時且長自告于王知上非王是小宰大宰先鄭云若今舉孝廉者謂孝弟廉潔賢良即經中良者謂有賢行而良善也云方正者謂人雖無別行而有方幅正直者也云茂才者漢光武諱秀時號爲茂才即經云能者也云異等者四科不同等級各異故云異等此經據言中子弟先鄭所云不要宮中之人引之況義耳）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糾猶割也察也〔疏〕注糾猶至察也○釋曰案下經王宮中有官府故掌王宮之戒令之事有過失者已發則糾而割察之其未發則禁之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比徐方履反一音毗志反注下並同宿咸如字劉息就反下同〔疏〕以時至衆寡○釋曰以四時校比宮中見住在王宮中者之官府及宿衛者次舍之衆寡也○注時四至居寺○釋曰此時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案地官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鄭彼注時隨其事之時不得爲四時也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等者以其言在宮中之官府是執掌重事美物及飲食乃得在王宮故知是此人等云次諸吏直宿若今時部署諸廬者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即詩云適子之館兮鄭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如今部署諸廬彼二者與此次爲一物此據宮中之官府下宮伯云授八次八舍鄭注衛王宮者彼據宮中官府子弟云舍其所居寺者寺即舍也是官府退息之處）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也玄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疏〕爲之版以待○釋曰版謂宿衛人名籍爲宮正執籍校比之也○注鄭司農至及比○釋曰先鄭以版爲宮府次舍之版圖者先鄭於入成注云版名籍圖地圖此注連言圖其版即名籍與後鄭義同後鄭以爲人名籍者增成先鄭義也）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柝吐各反莫音暮本亦作暮行下孟反爲于僞反下注皆同解佳賣反惰徒臥反離力智反重直龍反聞音問又如字〔疏〕夕擊柝而比之釋曰既得名籍至夕暮擊柝校比之恐其解惰也○注夕莫至於邾○釋曰後鄭云莫行夜以比直宿者謂直宿即坐持更之人則行夜者擊柝校比直宿人故先鄭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者是易繫辭文彼又云蓋取諸豫鄭玄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鼓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胄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是也云春秋傳曰者左氏哀七年秋魯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引之證擊柝之義也）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云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守手又反又音手疆居良反倅七內反〔疏〕國有至如之○釋曰有故有災禍及王時出行不在皆是也云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者亦如比夕擊柝已上之事與平常同也○注鄭司至存焉○釋曰先鄭引春秋傳者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彼爲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者謂出朝覲也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此言與下爲目庶子謂諸侯庶子之官掌卿大夫士之適子并掌公家之事云正室守大廟者謂公族之內適子名爲正室使守大廟大廟尊故也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者謂同族諸爲父行者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云諸子諸孫者亦謂同族之內諸爲子行孫行者也云守下宮下室者下宮謂親廟四下室謂之燕寢也云此謂諸侯也者謂文王世子是諸侯法也云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已下者是夏官諸子職文云庶子者諸庶一也於諸侯即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今因諸侯言庶子其實夏官所云是諸子職也彼鄭注倅謂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者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彼云大事寇戎之事卿大夫士之子屬太子故唯太子所使用也彼是甲兵不云宿衛故鄭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存焉者宿衛之事亦在唯所用中引之言欲見國有故中有王出疆巡守征伐皆須令宿增成先鄭義也）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別彼列反〔疏〕辨外內而時禁○釋曰先鄭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者謂住在王宮中有卿大夫士等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皆是也此男女自相對爲外人內人其內人非謂宰職所云內人是也刑女在宮中者也）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行下孟反〔疏〕稽其至德行○釋曰緒業也宮正考計其宮中卿大夫士功狀及職業多少糾察其在身爲德施之爲行二者也）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荷呼可反又音何操七曹反數音朔稟彼錦反〔疏〕注鄭司至祿稟○釋曰先鄭引今時者謂漢法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皆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案闌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殿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視古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云幾其出入明知漢有此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云稍食祿稟者稍則稍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去起呂反奇音羈徐去宜反衺似嗟反亦作邪譎古穴反觚音孤〔疏〕注民宮至非常○釋曰此一經並是吏之民云淫放濫也怠解慢也爲此惡行也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者吏即宅在宮中卿大夫士其家人爲此惡行也者使之不爲即是去也此民謂若秋官隸民之類云奇衺譎觚非常者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義。（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會如字注同教道徒報反下道導同〔疏〕注五人至書數○釋曰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使之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必會合之者欲使之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瑳琢磨是其輩學揔是相勸帥也云且寄宿衛之令者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亦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使之輩學似若在家也因使之宿衛以寄軍令也先鄭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謂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保氏職文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事吏職也〔疏〕月終至行事○釋曰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故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也）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待所爲〔疏〕凡邦至政令○釋曰邦有大事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謂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爲）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疏〕春秋至火禁○釋曰春謂季春秋謂季秋二時火星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脩火禁也○注火星至以戒○釋曰火星則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服注春秋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故云以春出也季秋昏時伏於戌火星入故云以秋入云因天時而以戒者此火謂陶冶鑄銅之火因天出火民則爲之因天入火民則休之故云因天時戒之也此施火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夏官司爟云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下又云時則施火令爲焚萊之時故脩火禁也秋官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是二月預脩之三月重掌事各有所爲不相妨也）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蹕音畢徐又音痺讀戚如字徐音豆填音田街音佳〔疏〕凡邦至執燭○釋曰凡邦之事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注鄭司至武宮○釋曰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若不以邦之事與此宮中爲一事則宮中廟中何爲事而遣宮正執燭乎亦非也又云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者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常也玄謂事祭事也者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爲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爲立七祀者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云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大廟者左氏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也云又曰有事于武宮者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鄭引此者欲見隸僕蹕于宮中亦得兼廟中故公羊云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天子之廟亦有宮稱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倚於綺反）〔疏〕（大喪至之居○釋曰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云授廬舍者揔諸臣而辨其親疏貴賤之居異也○注廬倚至堊室○釋曰廬倚廬也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堊室也者舍對廬故爲堊室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故名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堊室一邊之義耳其實爲諸侯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適音丁歷反）〔疏〕（宮伯至版者○釋曰宮伯掌王宮中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籍以擬校比也○注鄭司至庶也○釋曰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謂若夏官諸子職後鄭不從者彼諸子是下大夫此宮伯中士不合掌之故不從也玄謂王宮之士謂宮中諸吏之適子也者吏謂卿大夫士之揔號云庶子其支庶也者以其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故也案大司馬云王弔勞其士庶子文與此同鄭彼注云弔其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彼士爲卿大夫士庶子爲卿大夫之子則兼適庶與此不同者彼更無弔勞卿大夫士身故上爲卿大夫庶子中兼適庶是鄭望文以爲義故注與此不同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大子所用）〔疏〕（掌其至之事○釋曰宮伯既掌士庶子所以有政令盡掌之也行其秩敘者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大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徼古弔反便婢面反）〔疏〕（注衛王至之處釋曰言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者以其言八似若八方爲四方四維然以四角四中解之必於八所以爲次舍者相徼察來往候望皆便故次舍皆八也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者庶子義上已破訖先鄭意內次外舍有所隔絕故后鄭不從也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者謂宿衛之處稍在前爲之館也舍者若掌舍之舍亦舍息休止之處故鄭爲休沐之處也）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疏〕（若邦至令之○釋曰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頒讀爲班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頒音班）〔疏〕（月終至誅賞○釋曰月終則均其秩秩祿稟則與宮正均稍食亦一也歲終則均敘與宮正則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敘敘即上注才等也以時頒其衣裘夏時班衣冬時班裘掌其誅賞者士庶子有功則賞之有罪即誅之也○注若今賦冬夏衣○釋曰賦班也班之與賦皆賜授之義）

周禮注疏卷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宰

宮皆當爲官（嘉靖本閩本同監本毛本作當皆爲官誤倒惠棟云以官刑憲禁于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曰國有大刑則宮刑當作官刑明矣案經首云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末云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宮正宮伯等職皆言王宮經無有言王官者則宮刑之非官刑審矣）

若今御史中丞（惠士奇云劉昭注續漢志引小宰職于寶注若御史中丞是于注非鄭注也案此當是于用鄭注賈疏本有之）

已云四曰宮刑（閩監毛本誤官刑）

應劭云（惠校本同與漢制考合閩監毛本劭改邵○按應劭古書多作邵以說文劭高也定之名劭故字仲遠作邵則大誤）

九貢中兼之矣（監毛本同此本矣誤人閩本誤又今訂正）

謂宮正至夏采（閩本同監毛本采誤宋）

此並共王食是同事（案同爲大之誤）

天官甚衆（浦鏜云天當六字誤）

周公攝政三年滅奄（惠校本作踐奄此誤○按十行本是踐字不誤）

然則服亦平也（此本則誤賊今據監毛本訂正閩本然則誤糾賊）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唐石經嘉靖本閩本皆作聯宋本作聯監毛本作聯並非○按依說文从耳从絲省）

六曰斂弛之聯事（余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弛作施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斂施案釋文斂弛劉本作施音弛杜作施然則經文本作斂施有杜子春劉昌宗本可據劉音弛從注讀而淺人遂據以改經耳小司徒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施舍字凡五見注皆云施讀爲弛可證漢讀考云蓋杜易施爲弛而鄭發明其義今本恐是依注改經作弛復依經改注作弛讀爲施耳）

屬其六紖（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紖作引釋文六紖徐音允劉音引本或作引案大司徒職作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紖蓋彼經作引此注作紖有劉音可據說文紖牛系也嘉靖本依經作引與陸云或本合）

杜子春弛讀爲施（余本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弛作施非）

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宋本舍作捨）

杜子春引讀爲施者（浦鏜云弛誤引）

不必連（案下當脫斂）

簡稽士卒兵器薄書（諸本薄作簿）

簡猶閱也（釋文出簡閱二字則陸本無猶字）

皆官師擁鐸拱稽（浦鏜云國語師作帥擁作擸案浦據俗本國語如此耳明道本作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與此合）

責謂貸予（諸本同釋文出貸予二字皆誤也疏引注云責謂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卽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是也又釋經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則予爲子字之誤無疑當訂正）

傳傳著約束於文書（此本疏中引注作傳著約於文書後剜擠束字蓋注本無束字）

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案大手書疑當作下手書司市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大字蓋誤○按謂爲大手句絕卽今俗語所謂手摹腳印也傳別是一札而剖之分執質劑是兩札各執其一不必援司市注以改此）

謂聽時以禮命之其人策書之本（浦鏜云上之字疑在其人下）

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閩監毛本子改予蓋因取予字致誤也）

皆是利稅之事也（閩本同監毛本作科稅）

引之以證征是口稅之法（此本及閩毛本皆作日稅今從監本訂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監本賒改賖俗字下同）

簿書之要目曰契（案要當從注作最○按最古作冣此以要釋冣耳毛本作最目曰契是也惠棟云辨辨然不疑惑也）

辨辨然不疑惑也（疏云士者辨於然否是也疏讀非案釋文亦無音○按古人不字多讀平聲者今人但於此用之）

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唐石經諸本同毛本官府誤倒案上注聽平治也釋文治如字下文治其弛舍同凡經云施舍注皆讀爲弛舍蓋經本作施字或經作弛舍注云施舍陸氏本注讀言也）

書亦爲七事（漢讀考謂當作書亦或爲七事）

云施舍不給役（閩本同監毛本下增者）

贊王幣爵之事（唐石經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王作玉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王皆作）

（玉惟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大宰贊玉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則玉幣爵不得再言王小宰職曰不擯贊牲事且此上文未有王字故言王幣爵注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案疏云大宰職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是賈疏本作王字注云從大宰助王當從疏義岳說非段玉裁漢讀考言之備矣）

而下引云祼將（浦鏜云別誤引）

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浦鏜云經作果注果讀爲祼案鄭既於彼注改讀故於此引經竟從其所讀三禮注皆如是）

使齎歲盡文書來至（監本齎作齎非釋文亦誤齎葉鈔本作齎○按依說文則監本不誤）

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監毛本灋改法徇作狥非疏中同）

此文乃檀弓并明堂位（浦鏜改乃爲及非）

各修乃職（唐石經嘉靖本修作脩諸本皆作修非當訂正○按經典多用脩罕用修者）

宰夫之職（閩監毛本誤連上文不跳行）

王族故士虎士（虎士書誤處功今據經訂正）

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宋本萬作万）

在下受而受而行之（（補）案受而二字誤重）

然者一日萬機（惠挍本然下有王此脫）

如今侍曹伍伯（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伍作五此本疏中引注及漢制考皆作五百案疏云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然則訓伍爲五訓伯爲長不得竟作五也一作五非）

云如今侍曹五伯傳吏朝也者（閩監毛本作伍伯此作五非）

其徒止爲在朝趨走（監本止誤上）

賓賜之飧牽（釋文唐石經飧作飱從夕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案此本注內及疏文竝作飱）

俱亡滅者多（浦鏜云俱當但字誤）

木不成斵（惠挍本同閩監毛本作斷非）

何休云云爾者（浦鏜云當衍一云）

彼皆據喪（案據下當脫王）

歲終自周季冬（浦鏜云是誤自案此字當衍）

則令羣吏羣吏則六十官（此本補刻下羣吏誤羣臣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宮正

若今部署諸廬者（疏引注作若今時部署諸廬者案時字當有注中屢言若今時）

夕擊柝而比之（唐石經柝作柝此本作拆誤今訂正）

故謂禍灾（諸本灾作災此蓋俗省疏中灾災錯出此本補刻多不足據）

則師國子而致於大子（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師作帥當訂正又此本及閩監毛本疏中皆作帥不誤）

亦如比夕擊柝已上之事（惠挍本比作上此誤）

引之言欲見國有故中（惠挍本言作者此誤）

禁止不能出（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能作得當訂正）

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諸本同案殿字疑衍顏師古注漢書元帝紀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衞尉有八屯衞候司馬主衞士徼巡宿衞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此因賈疏云司馬門者漢宮殿門遂衍殿字矣○按疏明言云司馬殿門者是有殿字可知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司馬殿門即殿司馬門也）

元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宋本余本嘉靖本同監毛本荷作呵非閩本呵字剜改蓋本作荷葉鈔釋文漢制考皆作荷六經正誤云呵亦作荷呼何反又音何漢書賁問作呵芙渠作荷惠棟云漢書守荷禮不作呵萬卷堂本是）

皆得出入也（惠挍本皆作乃此誤）

元謂幾荷其衣服持操（閩監毛本荷改呵此本下仍作呵非）

殿門云幾出入不物者（浦鏜云司誤殿）

稍則稍稍與之（惠挍本句首有言）

則下士食九人（惠挍本作食則下士九人非也）

與其奇衺之民（釋文衺亦作邪案經作衺注作邪見地官司救音義）

怠解慢也（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解改懈而疏中仍作解）

禁凡邦之事蹕（嘉靖本邦作國惠挍本亦作國云萬卷堂本仍作邦）

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嘉靖本執燭上有則）

何爲事而遣宮正執燭乎（盧文弨曰何爲疑當作爲何）

宮伯

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疏引注無王此衍）

故上爲卿大夫（惠挍本上作士此誤）

秩祿稟也（宋本稟作廩誤稟筆錦反賜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食音嗣注及下食用公食同飯扶萬反依字作飰）疏（膳夫至世子○釋曰云膳夫掌王之食飲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別敘之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尊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注食飯至有四○釋曰云食飯也者即下文云食用六穀是也云飲酒漿也者即下文飲用六清是也下文不言酒文略也云膳牲肉也者即下文云膳用六牲是也云羞有滋味者即下文云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不言之者此舉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略而不言故鄭云凡養之具大略有四是舉以爲目也）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齏菹醢物六十罋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清水漿醴䣼醫酏○罋徐劉音瓮屋貢反饌仕眷反盡津忍反淳之純反下同熬五刀反母莫胡反一音武由反炮步交反牂作郎反擣丁老反膋力彫反臡作西反臡劉奴兮反徐耳齊反稌音杜徐他古反苽古吳反䣼本又作涼力羊反徐力放反醫於美反徐於計反酏以支反劉書支反）疏（注進物至醫酏○釋曰鄭云進物於尊者曰饋者據此文云王之饋及少牢特牲皆云饋食是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日饋者彼對獻是進物於尊則饋是通行也云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者下文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王舉之饌也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者此依爾雅釋畜亦是將用之日牲也云羞出於牲及禽獸者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羞庶羞皆出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腳臐膮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鴽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滋味謂之庶羞也引公食大夫禮及內則二文俱言十六豆是下大夫禮內則云雉兎鶉鴽四豆添前十六則二十是上大夫禮云其物備數焉者此上下大夫禮其物備有焉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者此經云百有二十者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又云而物未得盡聞者言未盡聞則少有聞所聞者謂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則二十豆聞之矣內則云牛脩及爵鷃蜩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鄭注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亦是有其物未盡聞也云珍謂淳熬已下皆內則文案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模也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塗之塗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皾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

（醢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取牛羊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醷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焦其膋不蓼也是爲八珍彼有糝與酏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醯醢也者醬是揔名知醬中兼有醯醢者經云百有二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物六十甕故鄭注醢人兼引之其五齏七醢等就醢人具釋鄭司農云六穀有稌黍稷粱麥苽者據食醫而知云苽彫胡也者南方見有苽米一名彫胡異方語云六清水漿醴醇醫酏者漿人文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朝如字下奉朝同陪徐蒲來反）【疏】（王日至有俎○釋曰言王日一舉者謂一日一大牢云鼎十有二者案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耦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揔而言之即十二云物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注殺牲至九俎○釋曰殺牲盛饌曰舉知非舉樂者以其言鼎十有二膳夫主飯食故知舉是殺牲盛饌云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者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明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餕云后與王同庖案玉藻云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明后亦與王同庖可知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者案聘禮致饔餼注云飪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云陪鼎三者當內兼腳臐膮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物謂牢鼎之實者言實即牛羊豕之類也云亦九俎者陪鼎三腳臐膮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若然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授祭品于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刌寸本反劉音忖沈寸沒反徐倉典反）【疏】（以樂至乃食○釋曰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令奏故不言之矣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云膳夫授祭者謂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云品嘗食者玉藻云火孰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不得也故膳夫品物皆嘗之王乃食也○注侑猶至者也○釋曰殷祭肵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刌肺此爲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授即舉肺也鄭云祭謂刌肺脊也者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直云祭故鄭云祭謂刌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刌肺也若然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牲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者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殺之序徧祭之今徒言祭肺者略舉其首者也）

卒食。以樂徹于造。（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疏】（卒食至于造○釋曰卒終也天子食終徹器之時作樂以徹之但天子祭祀歌雍以徹徹食器之時樂章未聞也○注造作也至故處○釋曰後鄭云造作也先鄭云徹置故處二鄭義同皆謂造食之處即廚是也案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彼亦是置食處今此不徹於閣者但閣內別置新饌案文王世子未有原即此亦不重進故徹于造）

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王齊日三舉○釋曰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不言之者文不具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齊必變食論語文）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札側八反徐音截杜注左傳大死曰札烖音災疫音役癘音厲爲于僞反）【疏】（大喪至不舉○釋曰臣子一皆爲王喪啜粥故大喪不舉也大荒則不舉已下皆爲自貶損○注大荒至不舉○釋曰言大荒凶年者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是也云大札疫癘也者即春秋天昏札瘥民有疫癘爲之不舉自貶也云天烖日月晦食者月食在望日食在晦朔今揔云日月晦食者案春秋唯書日食故以是不言月之望食日食由月故連言月也云地烖崩動也者以左氏書地震及梁山崩是也云大故寇戎之事者據此經唯言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灾故知大故是寇戎先鄭云大故刑殺引之在下者欲見大故中含有刑殺之事春秋傳曰司寇行刑者案莊公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又云王子頹歌舞不倦是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者謂不舉樂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亦謂不舉樂故引以爲證但此膳夫云不舉在食科之中不舉即是不殺牲引司農義在下者不舉之中含有不舉樂）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疏】（王燕至贊祭○釋曰案上王日一舉鄭云謂朝食則此云燕食者謂日中與夕相接爲三時云奉膳者奉朝之餘膳云贊祭者助王祭牢肉○注燕食至牢肉○釋曰案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故燕食以爲日中與夕云奉膳奉朝之餘膳者則一牢分爲三時故奉朝之餕也云所祭者牢肉者案玉藻諸侯云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故言所祭者牢肉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見賢遍反下文及注同）【疏】（凡王至胙俎○釋曰云凡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戶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於此二者皆名胙俎膳夫徹之故云則徹王胙俎也○注膳夫至此矣○釋曰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者以其胙者酢也王與尸賓相荅酢故遺膳夫親徹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下是也云賓客食而王有胙俎者以其賓客與祭祀同科故知是禮食非是凡平燕食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廟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者案特牲少牢主人之俎雖爲胙俎直是祭祀不兼賓客此則祭祀賓客俱有故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飲據祭祀食據賓客故雙言之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事爲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間劉古莧反戚如字）【疏】（凡王至脯醢○釋曰案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王小事而飲酒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註鄭司農至飲酒○釋曰先鄭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先鄭意且起日中食牲牢日中後空食脯醢後鄭不從者玉藻諸侯猶云夕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又脯醢者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已下燕食有脯無會設脯無嫌若王之日食不得空薦脯醢故以爲小事飲酒）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疏】（王燕至獻主○釋曰謂王與臣以禮燕飲則膳夫爲獻主案儀禮使宰夫爲主人此天子使膳夫爲獻主皆是飲食之官代君酌臣○注鄭司至亢禮○釋曰言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此約燕禮而知案燕禮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酌酒獻君君酢主人主人酬賓以後爲賓舉旅又引燕義臣莫敢與君亢禮者飲酒之禮使大夫爲賓遺宰夫爲主人獻酢相亢荅若君爲主人則是臣與君相亢故云臣莫敢亢禮）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疏】（掌后至膳羞○釋曰上云王日一舉注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別牲亦膳夫所掌故云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注亦主至之耳○釋曰案上文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已下言饋則膳夫親饋之故云品嘗食按內饔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則是后世子內饔饋之故鄭云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鄭司農云脩脯也）【疏】（凡肉至掌之○釋曰謂王以肉及脩脯頒賜羣臣則膳夫皆掌之○注鄭司至脯也○釋曰言脩脯也者謂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則脩脯異矣先鄭云脩脯者散文言之脩脯通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疏】（凡祭至膳之○釋曰云凡祭祀者言凡則諸臣自祭家廟祭訖致胙肉於王謂之致福膳夫受之以爲王膳故云受而膳之○注致福至王膳○釋曰云致福者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者案禮記少儀云膳于君子曰膳案玉藻膳於君葷桃茢彼謂諸侯之臣禮此王之臣亦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案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彼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

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疏】（以摯至如之釋曰謂卿大夫以下新任爲臣者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故云以摯見者言亦如之者先鄭云亦受以給王膳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

（賜諸臣則計之　**疏**　歲終至不會。釋曰此膳夫所掌膳羞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至下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禽獻是其加故會之。注不會至計之。釋曰依宰夫職會是歲計故云不會計多少云優尊者謂若計則似限尊者有多少若不計則任所用故云不會是優尊者也云其須賜諸臣則計之者經云王及后世子不會則上經肉脩之須賜諸臣則計之可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獻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畜許又反注同六獸司農云麋鹿熊麕野豕兔鄭云有狼無熊于注麐作麏熊作貆六禽鄭云羔豚犢麛雉鴈也司農及干鴈鶉雉鳩鴿鷃麕本又作麇亦作麐君倫反麏也鶉音純鷃於諫反鴿古合反麛音迷鹿子孕以證反一音乘　**疏**　庖人至名物。釋曰云掌共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校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摠送六畜與此庖人六獸六禽即下獸人送之此庖人得此六畜六獸六禽共與膳夫內外饔故云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云辨其名物。注六畜至私之。釋曰云六畜六牲也者謂雜此云六畜即是膳夫六牲一也所以彼言牲此言畜者鄭即解其不同之意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膳夫共王之膳羞即是將用之故言牲云春秋傳曰者此是左氏僖公三十一年傳辭彼經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未卜日曰牛卜得吉日乃號爲牲僖公既卜得吉日名牛作牲乃更卜可郊以否不從乃免牲是其怠慢引之者證將用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者此先鄭意取爾雅文四足而毛謂之獸兩足而羽謂之禽故爲此解玄謂獸人冬獻狼及內則爲飾食有狼胸膏故云當有狼而熊不屬此破司農有熊無狼云六禽於禽獻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者下文禽獻之內取羔豚犢麛大宗伯六摯之內亦取羔及雉鴈即破司農六畜之內有鶉鷃鳩鴿四者於經無所據司農雉鴈即六摯雉鴈同故從之不破云凡鳥獸未孕曰禽鄭言此者見爾雅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是對文例若散文則通其獸未孕時雖曰四足亦曰禽是以名爲禽獻其中亦有羔豚犢麛又云以禽作六摯禽中亦有羔是其未孕者也謂若爾雅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是對文案詩云雄狐綏綏走亦曰雄尚書云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並是散文通義云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欲見雖曰四足而毛未孕亦曰禽此並破司農禽中不得有四足之義）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鱻悉然反薨苦老反數色柱反下校數同褻息列反　**疏**　凡其至之義。釋曰云凡其死生鱻薨之物者此四者或死或生新殺爲鱻乾者爲薨並獸人以與膳夫內外饔以共王之膳云與其薦羞之物者薦進也謂羞之所進即備品物曰薦亦進于王耳及后世子之膳羞者此共后世子之羞故不言薦而言膳是致滋味者也。注凡計至乾肉。釋曰云凡計數之者上經云治要治凡並是計算之稱此凡亦是計數之名死生鱻薨須知其數故言凡揔計之云備品物曰薦者以經羞言薦對后世子羞言膳故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以其不言薦即是致滋味之羞若然備品物者謂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齏菹醢六十甕是其備品物及三牲之俎皆是也致滋味乃爲羞百有二十品者故鄭云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故公食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士羞庶羞云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者對后世子不言薦是其褻味者也）

共祭祀之好羞。（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好呼報反鱃側雅反蟹戶買反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　**疏**　共祭祀之好羞。釋曰尋常所共者並在內外饔今言好羞則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也。注謂四時至孝也。釋曰云四時所爲膳食者謂四時之間非常美食云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者鄭見當時有之又見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且禹貢徐州貢蠙珠暨魚荊州無魚文是不備是知好羞皆是魚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　**疏**　共喪至禽獻。釋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云賓客之禽獻者謂若掌客上之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注喪紀至爲獻。釋曰云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者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云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者但賓客之禽由主人獻之若直言賓客禽獸於義無取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乘繩證反下同　**疏**　凡令至如之。釋曰凡朝聘賓客至並致館與之賓客既在館此庖人乃書所共禽獻之數令於獸人以數授之故云凡令禽獻以法授之也云其出入亦如之者既以數授獸人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庖人得此禽還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亦如之者是亦依法之故云其出入亦如之若然入先出後不言入出而言出入者便文也。注令令至二雙。釋曰知令獸人者案獸人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故知令獸人云禽獸不可久處以下至與之以上解經令禽以法授之云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解經入亦如之云至于獻賓客又以此付使者展而行之解經出亦如之言展而行之者展猶省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云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者謂上公九命日九十雙之等又引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者言此臣禮不依命數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皆以爵卿也饔餼五牢日五雙故言日如其饔餼之數云士中日則二雙者謂作介時士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中間也故言間日則二雙言此者釋經以法授之法則數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膏香禮記作薌音同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臊素刀反杜云犬膏也司農及干云豕膏也腥音星杜云豕膏鄭干云雞膏也或作雉膏鱻羽鄭云鮮魚也羽鴈也杜云鮮羽鴈也羶書然反羊脂也和胡臥反下文同暵呼旱反劉呼且反涸胡洛反徐戶格反爲于僞反　**疏**　凡用至膏羶。釋曰言凡用禽獻者四者不同故言凡也煎和謂之用故言凡用禽獻也云春行羔豚膳膏香者言行者義與用同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王火相土死羔豚爲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行腒鱐膳膏臊者腒謂乾雉鱐謂乾魚膏臊犬膏腒鱐夏之暵熱而乾故食之爲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云秋行犢麛膳膏腥者秋時草物有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秋用犢麛膏腥謂雞膏雞屬東方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云冬行鱻羽膳膏羶者鮮謂魚羽謂鴈冬魚之性定鴈又新來故用食之膏羶謂羊膏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大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五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分於[illegible]之脂膏也○注用禽[illegible]主者殺牲謂之用煎[illegible]用上言賓客之禽獻[illegible]膏香牛脂也者案內[illegible]之義通而言之脂膏[illegible]士相見云冬用雉夏[illegible]職云魚鱐此鱐腒同[illegible]膏臊豕膏也者經云[illegible]取所賊死之脂膏火[illegible]又杜子春云膏臊犬[illegible]非也以其秋行犢麛[illegible]雞膏也不得爲豕膏[illegible]決川而鮮食鮮出於[illegible]魚知羽是鴈者以其[illegible]明亦有鴈故以羽爲[illegible]云魚鴈水涸而性定[illegible]云天根見九月末是[illegible]之脂膏者五行王相[illegible]夏火王土相金死水[illegible]死相所勝者囚新謝[illegible]之脂膏鄭云休廢者[illegible]鄭以休廢言之也云牛屬司徒土也者鄭於司徒注云牛能任載地之類故屬土云雞屬宗伯木也者[illegible]象春故屬木云犬屬司寇金也者金爲言大亦言屬金云羊屬司馬火也者火爲視羊亦視故屬火）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　**疏**　注膳禽至會之。釋曰上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者是其加世子可以會故歲終則唯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

（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亨普庚反注及下同肆託歷反齊才細反胾側吏反膰音燔本亦作燔〔疏〕注割肆至成數○釋曰知割肆解肉者謂士虞禮云四肆去蹄此明割是肆解肉云煎和齊以五味者凡言和者皆用酸苦辛鹹甘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者案少牢解羊豕前體有臂臑後體膊骼又有正脊脡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是其體十一體云肉物胾燔之屬者案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胾謂切肉又案少牢主婦獻尸以燔從傳火曰燔云百品味庶羞之屬案膳夫職庶羞百有二十品今言百故鄭云舉成數）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脀職升反〔疏〕王舉至實之○釋曰言陳其鼎俎者陳鼎有二處初陳鼎於鑊西後陳鼎於阼階下其俎皆陳於鼎西南云以牲體實之者其牲體入鑊時已解訖今言實者有兩處一者取於鑊實於鼎據在鑊所二者取於鼎實於俎○注取於至曰載○釋曰實鼎曰脀者脀升也案少牢司馬升羊實於一鼎是實鼎曰脀案特牲云卒載加匕於鼎是其實俎曰載案少牢云升羊載右胖升豕其載如羊又有司徹亦云乃升鄭云升牲體於俎若然實鼎雖有升名無載稱若實俎升載兩有）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疏〕選百至俟饋○釋曰百羞者則庶羞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甕珍物者諸八珍之類俟待也內饔恒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得饋王）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是乃共之〔疏〕共后至膳羞○釋曰后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此內饔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庮音由徐餘柳反干云病也泠音零徐郎年反躁早到反皫本又作皫芳表反又符表反又芳老反徐又孚趙反沙如字一音所嫁反或蘇他反貍音鬱徐於弗反盲亡亮反眡視二反又音視睫音接一音將業反般音班臂如字徐本作辟音方紙反螻音樓如螻蛄蟲臭也干音漏肉病也此依禮記文別彼列反澌音西蛄音姑〔疏〕辨腥至臂螻○釋曰言辨腥臊者依庖人職注腥謂雞也臊謂犬也羶謂羊也香謂牛也以腥臊羶香表見云牛羊犬雞也言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者其牛無事夜鳴其肉必庮庮惡臭也云羊泠毛而毳羶者泠毛謂毛長也而毳謂毛別聚結者此羊肉必羶也云犬赤股而躁臊者言赤股者股裏無毛謂之赤股非謂肉赤謂若禮記檀弓流矢在白肉非謂肉白而走又躁疾犬有如此者其肉必臊故云而躁臊云鳥皫色而沙鳴貍者皫失色也沙澌也鳥毛失色而鳴又澌其肉氣必鬱鬱謂腐臭云豕盲眡而交睫腥者豕乃聽物不合望眡此豕眼睫毛交故云豕望眡而交睫豕有如此其肉必如星腥當為星其肉如米然驗當時有如此者也云馬黑脊而般臂螻者謂馬有黑前脛般般然其馬如此其肉螻蛄臭此一經皆是不利人故禁之也○注腥臊至望視○釋曰云腥臊羶香可食者即上庖人職所云是也云是別不可食者則此是也則所謂者皆臭味也者言所謂者所謂論語鄉黨色惡不食臭惡不食云交睫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者此經腥有二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之腥故連取交睫以解云般臂臂毛有文者鄭荅泠剛童牛之梏牛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者驗今朽木其氣實臭故云朽木臭也案內則注引左氏春秋一薰一蕕此司農以其朽木臭即與一薰一蕕同故鄭不引之云螻螻蛄臭也者以內則螻為漏脫字於義無所取故轉為螻蛄字螻蛄則有臭杜子春盲視當為望視者以其盲則無所覩見不得視內則為遙望之字故子春從內則為正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掌共共當為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鱐乾魚○共羞共依注音具膴火吳反徐凶武反胖普半反鍛丁亂反牒直輒反又之涉反鉶音刑臠力轉反○〔疏〕凡宗至共膳○釋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其割亨之事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故不言煎和云燕飲食亦如之者謂王及后世子自燕飲食皆須割亨故云亦如之○注掌共至乾魚○釋曰云掌共共當為具者據經共字有二以待共膳不破掌共共字則破之矣故云掌共共當為具言具者具羞脩刑膴已下云羞庶羞也者庶羞則百二十品是也云脩鍛脯也者謂加薑桂鍛治之也若不加薑桂則不鍛治者直謂之脯云胖如脯而腥者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胖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者刑膴為二物有明文先鄭以為刑膴夾脊肉故後鄭不從云或曰膺肉也者無所出後鄭亦不從云骨鱐謂骨有肉者骨自是牲體鱐自是乾魚先鄭合為一故後鄭亦不從玄謂刑鉶羹也者案特牲有鉶羹謂鉶器盛豕膮設於薦南故名鉶羹云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膴魚肉揔有也公食大夫禮云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案有司徹云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此據魚而言也膴又詁為大故云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也云骨牲體也者謂若體解二十一體據骨而言皆擬所食故云骨有肉云鱐乾魚者前云夏行腒鱐與彼同故為乾魚）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好呼報反注同〔疏〕凡王至共之○釋曰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脩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食音嗣〔疏〕外饔至如之○釋曰云掌外祭祀之割亨者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外神皆掌其割亨云共其脯脩刑膴者如上釋云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謂若鼎十有二者也云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者謂所陳之數如宰夫職所云者也皆以外饔共之故言亦如之○注飧客至於饔○釋曰言飧客始至之禮者宰夫職以釋訖云饔既將幣之禮者案聘禮記云聘日致饔鄭注云急歸大禮鄭云將幣者即是聘享也若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也云致禮於賓客莫盛於饔者以其饔之中有飪有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米禾又多故朝聘之日致之是以鄭云急歸大禮故云莫盛於饔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疏〕邦饗至如之○釋曰云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云孤子者謂死王事者之子云饗士庶子者謂若宮伯注云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云饗者即鄭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是也○注孤子至虞庠○釋曰死事者之子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云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者周立太學王宮之東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察王事周立小學於西郊為有虞氏之庠制故曰虞庠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解耆老謂國老庶老）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酌其長帥○帥色類反〔疏〕師役至之事○釋曰云師役者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掌共其獻者謂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注獻謂至長帥○釋曰以經獻謂獻酒非獻肉故鄭謂酌其長帥長帥軍將已下至五長有功者饗獻之）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喪事之奠祭〔疏〕凡小喪至而實之○釋曰言小喪紀者謂夫人已下之喪云陳其鼎俎者謂其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故鄭云喪事之奠祭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于鼎齊多少之量○齊才細反注同〔疏〕注鑊所至之量○釋曰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案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鄭云既孰乃脀于鼎云齊多少之量者此釋經給水火之齊謂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爨七亂反〔疏〕職外至之物○釋曰亨人主外內饔爨竈亨煮之事云辨膳羞之物者膳羞則牛鼎之物是也○注職主至煮物○釋曰云爨今之竈者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云寧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爨今之竈）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羹音庚又音衡下同湆去及反〔疏〕祭祀至如之○釋曰云祭祀共大羹者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謂鑊中煮肉汁一名湆故鄭云大羹肉湆云鉶羹者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膷臐膮等也云賓客亦如之者謂若致饔餼及飧禮皆有陪鼎則鉶羹也饗食亦應有大羹故云賓客亦如之）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

齍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耨乃豆反齍音資芸音云徐音運本或作耘芋音子徐音茲推出誰反又他回反）疏（甸師至齍盛釋曰言掌帥其屬者謂除府史有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而耕種耘耨於王之藉田言以時入之者謂麥則夏孰禾黍秋孰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故云以時入之云以共齍盛者六穀曰粢在器曰盛以共祭祀故云以共粢盛○注其屬至曰盛○釋曰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者敘官知之云耨芸芋也者詩云或芸或芋芸薅芋擁本是也云王以孟春至諸侯九推並是月令文言躬耕帝藉者天子親耕三推是也言帝藉者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云天子三推者三推而一發云三公五推者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者九推而五發故周語云王耕一發班三之云庶人終於千畝亦周語文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推已下示有恭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故誓時耕終之者庶人也鄭解周語庶人者謂此序官徒三百人也云粢稷也者爾雅文云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者此釋經及爾雅特以粢爲號知稷爲五穀長者案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爲尊故知稷爲五穀長及爾雅以稷爲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小宗伯云辨六粢之名物是也）

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茜所六反滲所鴆反浚荀閏反劉思順反焫如悅反苴音租又子餘反藉在夜反泲子禮反齊才細反）疏（祭祀共蕭茅○釋曰此祭祀共蕭茅者蕭謂香蒿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內之神俱用故云祭祀共蕭茅也○注鄭司農至縮酌○釋曰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鄭大夫必讀爲縮者欲以蕭茅共爲一事解之云束茅立之祭前者此鄭大夫之意取士虞禮束茅立几東所以藉祭此義蕭茅共爲一則不可若束茅立之祭前義得通又引齊桓公責楚謂左氏僖公四年傳辭彼齊桓使管仲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楚伏其罪云故不共給是也杜子春讀爲蕭於義爲是故後鄭從之云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又引郊特牲者欲見非直有脂亦有黍稷云臭陽達於牆屋者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焫燒之取香氣上聞故云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云茅以共祭之苴者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者是也云亦以縮酒者左氏管仲辭是也云苴以藉祭者亦指士虞禮也云縮酒泲酒也者鄭君解義語云醴齊縮酌者司尊彝職文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蒩館茅以爲苴兩官共共者謂此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蒩者謂據祭天時亦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爲苴以共之若然甸師氏直共茅而已不供苴耳）

共野果蓏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蓏力果反瓞大結反）疏（注甸在至之屬○釋曰鄭言甸在遠郊之外者案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在二百里中司馬職百里爲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中云郊外曰野者釋經野野在郊外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者案食貨志臣瓚以爲在樹曰果在地曰蓏不辨有核無核張晏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今鄭云果桃李之屬即是有核者也蓏瓜瓞之屬即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

喪事。代王受眚烖。（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眚生景反）疏（喪事至眚烖○釋曰言喪事者謂王喪既殯後甸師氏於大祝取禱辭禱藉田之神告過也代王受過災云若云黍稷不香使鬼神不逞故令王死斂喪事代王受災此禱事於死王無益欲止後殃故爲此禱也○注粢盛至後殃○釋曰言粢盛者祭祀之主也者以其遭王喪遣甸師氏禱意甸師種粢盛祭祀之具以粢稷爲主故云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逞快也使鬼神不快於王令使王死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既殯後者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斷丁亂反踐音翦）疏（王之至刑焉○釋曰周姓姬言同姓者絕服之外同姓姬者有辠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謂死及肉刑在甸師氏必在甸師氏者甸師氏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中不云其凡有爵者文不具○注鄭司至兄弟○釋曰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者此斷獄自是秋官罪定斷訖始適甸師氏而刑殺之若然斷獄不在甸師後鄭不破之者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經亦云死刑焉甸師氏不斷獄顯然不破之者見司農引文王世子爲證於義是故不復於中破之文王世子已下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者鄭彼注云懸縊殺之曰磬云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者覆解上公族無宮刑之義云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若刑兄弟於市朝則是與國人慮兄弟令於隱處者則是不使國人慮兄弟於彼是諸侯法引之以證王之同姓刑於甸師亦是刑隱者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役爲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疏（帥其至之事○釋曰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閒故兼爲外內饔所役使共其薪蒸○注木大曰薪小曰蒸○釋曰此纂要文又左氏傳云其父析薪即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蒸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罟音古搏音博劉音付後同）疏（獸人至名物○釋曰云掌罟田獸者罟罔也謂以罔搏取當田之獸云辨其名物者野獸皆有名號物色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有其二以爲主無妨四時兼有罔取當田之獸）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疏（冬獻至獸物○釋曰云冬獻狼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聚則溫故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云春秋獻獸物者春秋寒溫適故獸物皆獻之○注狼膏至狐狸○釋曰云以救時之苦者夏苦其大熱故獻麋冬苦其大寒故獻狼案內則取稻米與狼臅膏以爲餰狼之所用惟據取膏爲餰食若麋之所用則多矣云[illegible]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故[illegible]）

田。則守罟。（備獸觸攫○攫俱縛反又[illegible]俱碧反又作擭華霸反[illegible]謂四時田獵獸人守罟備獸觸攫者防備獸時觸罔而攫者則取之）及弊[illegible]

虞中。（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illegible]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萊所[illegible]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眾[illegible]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illegible]獻禽以享礿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illegible]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illegible]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弊如字[illegible]反仆普卜反一音芳豆反又音赴萊音來[illegible]反又時力反徐音栽珥徐如志反享許丈[illegible]此礿由若反祊音方折之舌反馘古獲反[illegible]）疏（及弊至虞中○釋曰及弊田者弊仆[illegible]於虞中者田止虞人致旌旗於田處[illegible]獸人則令所田之眾大獸公之小禽私之[illegible]之所故言注於虞中○注弊仆至軍實○[illegible]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並大[illegible]證弊田爲田止之事云虞中謂虞人萊所[illegible]山虞職文言虞人萊所田之野者謂於教[illegible]云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者熊虎爲旗山[illegible]弊田田止虞人植虞旗於中引之者證經[illegible]而珥焉者謂田眾大獸公之者各割取左[illegible]獻禽以祭社至小禽私之亦司馬職文言[illegible]鄭彼注春土方施生云夏獻禽以享礿者[illegible]象神之在內云秋獻禽以祀祊者鄭注祊[illegible]之神云冬獻禽以享蒸者冬陽氣始起亦[illegible]並非四時常祭以田獵得禽牲因享祭之[illegible]謂已孚曰獸輸之於公小禽私之者未孕[illegible]以自入云若斬首折馘者田獵象戰伐田[illegible]以効功若征伐之時於陳斬首折取左耳[illegible]功故云若斬首折馘又引春秋傳曰者案[illegible]啓彊如齊聘齊侯祭社蒐軍實使客觀之[illegible]甲器械與隱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一[illegible]折馘爲軍實若然注傳兵甲器械與斬首[illegible]械自爲軍實至於斬首折馘亦是軍實仍[illegible]軍實是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捨秦囚先軫[illegible]）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illegible]于腊人。（當乾之）疏（凡祭至腊人○釋曰[illegible]人云凡其死生鮮薨[illegible]○注共其完者○釋曰知其完全者下經云[illegible]凡獸入於腊人是其不完者故知此是完者[illegible]）

入于玉府。（○給作器物筋音斤）疏（皮毛至玉府[illegible]得禽獸其皮[illegible]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玉府擬給百工飾作器物）凡田獸者。掌[illegible]（至政令○釋曰謂田獵取獸禽者所有[illegible]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illegible]）

𠭴人掌以時𠭴爲梁。（月令季冬命[illegible]云梁水偃也[illegible]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偃於建反[illegible]徐本作匽一返反空戚音孔下同）疏（言𠭴[illegible]）

（一歲三時取魚皆爲梁以時取之故云以時漁爲梁○注月令至在梁○釋曰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此月注云季冬命漁師爲梁文句不同者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鄭司農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簿以簿承其關孔魚過者以簿承取之故詩云敝笱在梁彼齊詩云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唯唯過者無制彼喻文姜與襄公淫通來往不制又魚麗詩云魚麗于罶鱨鯊注云罶曲梁寡婦之笱笱即曲簿也引之者證梁以笱爲之）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鮪位軌反）〔疏〕（春獻王鮪○釋曰謂季春三月春鮪新來言王鮪鮪之大者云獻者獻於廟之寢故鄭注引月令云薦鮪於寢廟取魚之注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龜魚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鮮生也薨乾也○薨本又作槁苦老反）〔疏〕（辨魚至膳羞○釋曰此所共者共於膳夫以共王）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𩱴者掌其政令。凡𩱴征入于玉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疏〕（凡祭至玉府○釋曰云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者此所共者共內外饔以其膳夫即不掌祭祀之事云凡𩱴者掌其政令者凡取魚者所有政令皆漁人掌之以其知取之之時節及處所云凡漁征入于玉府者言漁征者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鬐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屬○互戶故反干云對也㒼莫干反）〔疏〕（注鄭司至之屬○釋曰此文與下爲目所取之物者即下經所云是也）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蜃大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蟣刀含漿之屬○簎戚勑角反劉倉伯反徐倉格反沈槍昔反簎莊子云冬則擉鼈於江擉音又角反義與此同今從彼讀蜃上軫反干云鮹類貍莫皆反杈音叉）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貍藏）〔疏〕（以時至龜魚○釋曰言以時者即下經春獻鼈蜃共然簎魚鼈據所取下經據所獻其時一也○注蜃大至之屬○釋曰蜃大蛤者即月令云雉入大水化爲蜃者是也對雀入大水化爲蛤爲小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者司農意以簎爲刺此經魚鼈龜蜃皆在泥中水中故以杈刺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者案經龜鼈自顯別言貍物司農貍物中更言龜鼈者但經或所言貍物者總龜鼈之等故司農重以龜鼈爲貍物玄謂貍物亦謂蟣刀含漿之屬者案爾雅刀魚蟣刀也蜂含漿觀此鄭意蟣刀爲一物蜂爲含漿亦一物孫氏注爾雅刀魚與蟣別非鄭意○注此其至貍藏○釋曰鄭云魚亦謂自貍藏者若不自貍藏則在上漁人取之矣故知此魚與龜鼈是自貍藏者也）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蠃螔蝓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蠯薄佳反徐又父幸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徐長梨反蚍蜉子螔音夷又音移蝓音由又音榆蜯字又作蚌蒲項反又蒲杏反蛾宜綺反舍音捨蝝悅全反字林允絹反）〔疏〕（祭祀至醢人○釋曰案醢人有蠯醢蠃蚳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注蠯蠃至蚳蝝○釋曰蠃螔蝓者一物兩名司農云蠯蛤也者杜子春云蠯蜯也者蜯即蛤亦一物云蚳蛾子者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國語曰蟲舍蚳蝝者此亦是國語諫宣公之言謂夏蟲內搢去蚳蝝蚳此經蚳也蝝謂蝗也與蚳別連引之也）掌凡邦之簎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肆勑力反捶之蘂反）〔疏〕（腊人至之事○釋曰云掌乾肉已下文者並是獸人所注獸人云凡獸入於腊人○注大物至全乾○釋曰云若今涼州烏翅者解肉乾之狀也云小物全乾者案特牲云陳鼎于門外腊在其南南順實獸于上又云宗人舉獸尾告備是其全者士用兔是其小物全乾少牢用麋不云舉獸尾則未全若然則天子諸侯之所用雖無文其獸必大亦不必全今云全者據有全者耳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鄭荅雖鮮亦屬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膴膴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此據主人擬祭者膴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腍爛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豆音羞胖普半反杜音版夾戚古洽反劉古協反食音嗣麕京倫反覆芳服反腍而甚反爓徐廉反亨普庚反）〔疏〕（注脯非至乃亨○釋曰知脯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爲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鄭司農云膴膴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者此據主人擬祭者也膴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者引有司幷公食大夫二處證膴是大臠引內則明胖與膴不同故云足相參正云大者胾之大臠者玄解公食大夫云膴者魚之反覆者反覆謂魚生時在腹下今加之於上云膴又詁曰大者據爾雅釋詁文云二者同矣者大共膴同是一則膴是牒肉大臠同將祭先也云胖宜爲脯而腥謂肉薄不煮者云胖之言片析肉意者此解胖是薄之義云禮固有腥腍爛雖其有爲孰之者祭祀之禮豚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薦孰之禮禮經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爲胖言此者證胖與膴不同破諸家之意）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疏〕（賓客至之事○釋曰此所共者共內外饔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終

周禮注疏卷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膳夫

羞用百二十品（唐石經作羞用百有廿品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百下皆有有字疏中引經同此本及閩監本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有有字）

醯人共韲菹醯物六十罋（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醯誤醢疏中云醯人共醯物六十罋案醯人職作齊菹醯人注云齊當爲韲故注引作韲）

稌黍稷梁麥苽（宋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梁作粱從米當訂正此本疏中亦從米）

水漿醴䣼醫酏（釋文䣼本又作涼醫作醷案醷當作醫釋文亦誤）

此羞庶羞□出於牲及禽獸（閩本亦實闕一字監毛本作皆是也）

編萑以苴之（此本苴誤苴據閩監毛本訂正）

塗之以墐塗（此本墐誤瑾據閩本訂正監毛本誤摧）

漬取牛羊肉（今內則無羊字）

以洒諸上而鹽之（閩監毛本洒改灑）

舉焦其骨（閩監毛本焦改燋非案今內則作燋釋文舉焦字又作燋陸賈所據本正合焦字下已從火更加火旁俗作也○按說文有燋字）

彼有糝與餰（浦鏜云內則餰作酏注云此酏當從餰案醢人注引內則已作餰）

鼎俎奇而籩豆耦者（閩監毛本耦作偶依今本郊特牲改）

明知先朝食（惠挍本明作則此誤）

案聘禮致饔餼注云（浦鏜云注衍）

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云當衍）

當內兼膷臐膮（此本兼誤廉據閩監毛本訂正）

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飰四飯（閩監毛本飰改飯今論語同案此引論語三飯字當皆作飰此改之未盡者耳）

以樂徹于造（唐石經諸本同禮說云大祝注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吳語造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

案文王世子未有原（監毛本同浦鏜云未誤末案嘉靖本禮記作末釋文正義皆作末）

案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盧文弨云此約玉藻文云當衍）

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浦鏜云者誤時從儀禮經傳通解續挍毛本侑）

（誤脩）

春秋傳曰司寇行刑者（浦鏜云戮誤刑案賈疏所據鄭注本盡作刑故注云大故刑殺也）

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諸本同宋本爲作有案上云賓客食而王有胙俎又此疏云特牲少牢主人之俎雖爲胙俎直是祭祀不兼賓客此則祭祀賓客俱有然則爲當作有矣）

稍事爲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孫志祖云爲當作謂疏作謂可證）

若大夫已下燕食有膴無會（閩監毛本已作以浦鏜云膴誤會）

庖人

破司農六畜之內（案畜爲禽之誤）

味以不褻爲尊（葉鈔釋文褻作蓺監毛本疏中亦作蓺此從執）

凡其至之義（閩監毛本作凡其至膳羞此誤）

云賓客之禽獻者謂若掌客上之乘禽日九十雙（閩本同監毛本獻誤獸浦鏜云掌客上公公誤之）

解經令禽以法授之（浦鏜云禽下脫獻）

又以此付使者（浦鏜云此下脫書）

夏行腒鱐膳膏臊（漢讀考云說文鱐作䐹魚部云鱢魚臭也引周禮膳膏鱢而肉部云臊豕膏臭也然則周禮作膏臊臊非魚膏明矣魚部鱢下當云讀如周禮膳膏臊案周禮諸本不同說文引經每兼存異本蓋膏臊一作膏鱢而其義爲魚臭與鄭以爲豕膏杜以爲犬膏俱互異說文於鱢下引周禮於臊下止存豕膏臭一義則許氏所據古文本作鱢禮說云晏子春秋曰食魚無反惡其鱢也凡鮏鱢從魚者皆言魚則許氏以膏鱢爲魚膏矣案內則釋文云鱐本又作䐹與說文引周禮合）

云用禽獻謂煎之以獻（案煎下脫和）

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唐石經諸本同宋本后下有世子二字係妄增案注云世子可以會之故經不言世子也）

內饔

肉物胾燔之屬（諸本同宋本燔作膰案釋文膰音燔本亦作燔宋本與釋文合是也賈疏引注作燔）

謂士虞禮云四肆去蹄（浦鏜云喪誤虞閩本闕下二字）

實鼎曰脀（宋本脀作脊非諸本皆作脀從丞從肉釋文脀職升反）

以得饋王（案上云俟待也此得爲待之誤）

烏皫色而沙鳴（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犥本又作皫案玉篇皫白色犥牛色不美澤又牛黃白色說文犥牛黃白色从牛麃聲白部無皫字鄭注云牛色不澤美則當从陸本作犥石經作皫非惠挍本作犥據釋文也今禮記內則作皫而釋文作麃云本又作皫知皫爲俗字）

馬黑脊而般臂螻（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臂徐本作辟惠挍本般作股以意改非九經古義云北山經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注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膢案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爲斑也古般斑通郭氏以今字讀之故引作斑）

泠毛毛長總結也（宋本嘉靖本同此絲總字與皆總字有別閩監毛本揔總二字並改作總矣浦鏜云總結也上脫毳字案疏釋經曰云羊泠毛而毳羶者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則浦說是也○按浦說非也賈疏添毳字誤耳說文曰毳者獸細毛也泠毛謂毳之長而總結長而總結自是釋泠非釋毳也經文此句法若云其毳也乃泠毛而毳毳者獸所同泠毛而毳則所異耳內則注亦云泠毛毳毛別聚結不解者也可以相證彼疏云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其誤同此疏）

腥當爲星（漢讀考云許叔重說胜爲犬膏之臭腥爲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瘜肉故其字從肉星星亦聲則腥爲正字而胜爲周禮腥臊之正字許所據周禮與鄭所據不同）

肉有如米者似星（漢讀考云似星當作曰星謂肉有如米者謂之星如飯之糪也案爾雅米者謂之糪郭注云飯中有腥亦以腥爲正字）

言辨腥臊者（浦鏜云脫羶香二字）

以腥臊羶香表見云牛羊犬雞也（案云衍）

云是別不可食者則此是也（閩本同監毛本則改卽非浦鏜云別下脫其）

宜破交睫腥之腥（浦鏜云宜當直字誤）

牛在手曰牿（浦鏜云木誤牛）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說文肉部膴下引周禮有膴胖案此注云胖如膴而腥者許蓋讀胖爲判以爲半體肉也腊人薦脯膴胖鄭大夫胖讀爲判與許同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鄭君云胖之言片也皆與判義相近）

外饔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唐石經嘉靖本飧作飱）

致禮於客（疏引注作致禮於賓客惠挍本據增云余本仍無賓字）

宰夫職以釋訖（浦鏜云以當已字誤）

至五長有功者（浦鏜云五當伍誤）

謂其殷奠及虞祔之祭（浦鏜云其衍）

亨人

大羹肉湆（宋本余本嘉靖本並同釋文肉湆去及反浦鏜云湆誤涪六經正誤云湆肉汁也从泣聲也从肉義也非從聲音之音案經典及釋文多作湆自有毛居正說俗人每改湆爲涪矣）

皆是陪鼎膷臐膮（浦鏜云謂誤皆從儀禮通解續挍）

甸師

耨芸芓也（宋本芸作耘案釋文芸音云本或作耘疏云耕種耘耨於王之耤田蓋釋文作芸賈疏作耘今本注及疏作芸係依釋文改）

齍盛祭祀所用穀也（案齍亦當爲粢肆師表齍盛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是經作齍盛注皆作粢盛疏云六穀曰粢在器曰盛以共祭祀故云粢盛易齍盛粢盛本注同經作齍者非漢讀考云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曰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全經內齍字當以此例之案甸師注粢盛者祭祀之主也）

三推而一墢（葉鈔釋文墢爲墢字之誤浦鏜云墢誤發下並同是也閩監毛本並改發）

示有恭敬鬼神之法（惠挍本有作相）

縮浚也（諸本同釋文浚也荀順反劉思順反浦鏜改浚爲滲云滲誤浚謬甚浦鏜之書多不可據者）

不貢苞茅（嘉靖本苞作包此本疏引左傳亦作包閩監毛本苞作苞案苞苴字多從艸而左傳及說文菁下引春秋傳皆作包茅蓋从省○按版本多依舊不同作包未爲非也）

杜子春讀爲蕭（漢讀考云爲當作從凡二本字異而用一）

故既薦然後焫蕭（岳本閩本同與禮記合嘉靖本監毛本及釋文焫作焫誤郊特牲作故既奠注云謂薦孰時也此以義引之故作薦）

縮酒泲酒也（葉鈔釋文嘉靖本閩本皆作泲此本誤沛今訂正監毛本泲作沸）

注鄭司農至縮酉（閩本同監本剜改大夫二字則本作鄭司農也毛本則竟作大夫矣案賈本注鄭大夫蓋作鄭司農此本疏中亦俱作鄭大夫惟此標起至處改之未盡）

司馬職百里爲遠郊（惠挍本職作法此誤）

代王受過災云（浦鏜云云疑者字誤）

今使王死（惠挍本今作令）

釋曰周姓姬（閩本姓字模糊監毛本誤作禮）

甸師氏在疆場（惠挍本場作埸此誤）

獸人

罟罔也（閩毛本同監本罔改網）

以救時之苦也（宋本無也非）

備獸觸攫（諸本同釋文觸攫俱縛反又作擭華霸反案作擭非也此本補刻攫下衍擭疏中觸罔而擭擭誤攫）

謂虞人釐所田之野（釋文釐所音來本亦作萊案山虞職作萊山田之野此作釐所蓋以義引之作萊者依彼經所改疏云言虞人萊所田之野者謂於教戰之所芟治草萊是賈本作萊也）

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浦鏜云大司馬職禴作礿下獻作致）

若斬首折馘（宋本下有也）

蒐數軍實兵甲器械（閩本同監毛本數誤藪浦鏜云案杜注閱數軍器此所引蓋服氏注）

𩺰人

梁水偃也（釋文水堰徐本作匽案說文匸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匽匿也人部偃云僵也是水偃字當從徐本作匽）

故云以時漁爲梁（閩監毛本漁改魚）

命漁師始魚（浦鏜云始漁誤始魚下疏同）

笱者葦簿（閩監毛本簿作薄下曲簿同）

此時得取矣一也（此本一誤○據閩監毛本訂正）

里華諫之乃止（閩監毛本同魯語作里革○按里革即史克克革古音同部華字非也）

以其膳夫即不掌祭祀之事（浦鏜云膳夫下脫共王之膳羞五字從儀禮通解續挍案此類蓋後人以意增足非賈疏本文）

鼈人

謂有甲𦿆胡（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𦿆作𦿆當訂正釋文𦿆莫于反禮說云月令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𦿆漫音義同）

以時簎魚鼈龜蜃（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手部簎刺也从手籍省聲周禮曰簎魚鼈禮說云魯語簎魚鼈以爲夏槁作矠莊子冬則擉鼈於江作擉列子牢籍庖廚之物作籍殷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簎案作簎爲正字作籍爲聲借字說文謂簎從手籍省聲故列子竟省手作籍也）

簎謂扠刺泥中搏取之（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扠作杈宋本作扠從手釋文通志堂作杈宋本載音義作扠此本補刻扠誤技今訂正）

皆在泥中水中（閩監毛本無上中）

但經惑所言貍物者（監毛本同誤也閩本惑字實闕或作意）

案爾雅刀魚鱴刀也（惠挍本刀魚作鮤此誤又分爲二字）

案醢人有蠯醢蠃蚳醢（浦鏜云蠃下脫醢）

蜯即蛤（惠挍本下有也此脫）

此亦是國語諫宣公之言（案國語當作里革）

腊人

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唐石經諸本同案膴胖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薦脯膴胖膴字胖字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膴胖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釋文出胖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尚未誤衍儀禮士冠禮疏引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云云無膴胖之事四字此爲誤衍之明證此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亦據下文言之）

若今涼州烏翅矣（諸本及漢制考同惠士奇云烏當作鳥盧文弨案士冠禮加爵弁如初儀疏引此注作鳥翅誤本耳）

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此據主人擬祭者膴與大亦一也（余本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上下有者案此皆因疏語誤衍也嘉靖本庶羞皆有大下無者此據肉十二字加膴于其上下無此據主人十三字當據此刪正）

胖之言片也（玉篇肉部引作胖之言半也非下云析肉意也當作片○案古書片半通用其音義皆同）

杜子春讀胖爲版（監本版作服）

元解公食大夫（惠挍本作重解此誤）

禮經固有此三者（此本經誤堅據閩監毛本訂正）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唐石經周禮卷第一宋本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刪此題下悉準此不復出）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五

天官冢宰下（○陸曰本亦作天官冢宰下）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眠見反徐亡千反眩玄見反徐音玄劉音虎縣反不瘳勑留反）〔疏〕醫師至醫事○釋曰醫師者衆醫之長故掌醫之政令言聚毒藥以共醫事者謂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瘍醫等故言以供醫事○注毒藥至不瘳○釋曰言毒藥藥之辛苦者細辛苦參雖辛苦而無毒但有毒者多辛苦故云毒藥藥之辛苦者又云藥之物恒多毒者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故鄭云藥之物恒多毒又引孟子者案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爲善國乎書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書說命之篇高宗語傅說之言也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疕戚匹婢反徐芳鄙反劉芳指反一音芳夷反瘍音羊身創也造七報反）〔疏〕凡邦至治之○釋曰國中有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者是也疕瘍者謂若瘍醫所云者是也云造焉者此二者皆來造醫師也云醫師則使醫分而治之者疾病者付疾醫疕瘍者付瘍醫故云分而治之下有食醫獸醫亦屬醫師不來造師者食醫主齊和飲食不須造醫師獸醫畜獸之賤使造獸醫故亦不須造醫師○注疕頭至有能○釋曰言疕頭瘍者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疕此特言疕者腫瘍等可以兼之故云疕頭瘍謂頭上有瘡含膿血者又云亦謂禿也者禿含膿血者則入疕中禿而不含膿血者疕中可以兼之故云亦謂禿也云身傷曰瘍者曲禮云身有瘍則浴是也即瘍醫所云腫瘍已下亦是云分之者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稽古兮反考也後皆放此）〔疏〕歲終至爲下○釋曰言歲終者謂至周之歲終云則稽其醫事者謂疾醫等歲始已來治病有愈有不愈並有案記今歲終摠考計之故言稽其醫事云以制其食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而制五等之差云十全爲上者謂治十還得十制之上等之食云十失一次之者謂治十得九制祿次少於上者云十失二次之者謂治十得八制祿次少於九者十失三次之者謂治十得七制祿次少於八者十失四爲下者謂治十得六制祿次於得七者○注食祿至自愈○釋曰食祿也者食即月俸故以祿解食依序官疾醫中士瘍醫下士案禮記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若然中士祿有常今差爲五等者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欲勉勵醫者

（故爲此五等之差云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者案漢書藝文志云神農黃帝食禁七卷云寒温疾病之淺深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結反之於此乃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積氣內傷是以獨失故諺云有病不治恒得中醫若然此經失四之類亦是以寒益寒以熱益熱言有病不治恒得中醫故鄭云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釋經所以不言十失五之意）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調也。○食音嗣下食齊同齊才細反下皆同徐蔣細反）【疏】（食醫至之齊○釋曰言掌和王之六食以下者此等並是膳夫所掌此食醫調和而已其六食六飲等之義並在膳夫）

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温。眡音視）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寒）【疏】（凡食至冬時○釋曰言凡食齊眡春時者言凡者摠與下四時爲目故言凡以該之言食者即上六食則內則所云食齊一也言飯之齊和眡猶比也四時常温比於春時故鄭云飯宜温羹齊眡夏時者謂大羹鉶羹菜羹等其所齊和四時常熱故云眡夏時羹宜熱故也云醬齊眡秋時者案醢人醢人唯有醢醢不言醬即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眡秋時又云飲齊眡冬時者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眡冬時飲宜寒故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娩槁滫瀡以滑之○和胡臥反飴以之反堇音謹荁音桓枌符云反娩音問槁苦老反滫劉思酒反徐相劬反瀡相藥反）【疏】（凡和至滑甘○釋曰言凡和者亦與下四時爲目言春多酸者東方木味酸屬春謂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故云春多酸云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秋多辛者西方金味辛屬秋秋時調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秋多辛冬多鹹者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故言冬多鹹調以滑甘者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爲尊於五味甘爲上故甘摠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此五味之言出洪範及月令○注各尚至滑之○釋曰言各尚其時味者多一分者也必多其時味者所以助時氣也又引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者證經甘之所用物也又云堇荁枌榆娩槁滫瀡以滑之者證經滑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荁堇類榆白曰枌娩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溲曰滫秦人滑曰瀡謂將此堇已下和溲以滑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稌音杜又他杜反苽音孤稉本亦作秔音庚彫劉本作揭音彫）【疏】（凡會至宜苽○釋曰凡會膳食之宜者謂會成膳食相宜之法言牛宜稌者依本草素問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温甘苦相成故云牛宜稌羊宜黍者羊味甘熱黍味苦温亦是甘苦相成故云羊宜黍豕宜稷者豭豬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亦是甘苦相成故云豕宜稷犬宜粱者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亦是氣味相成故云犬宜粱又云鴈宜麥者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温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故云鴈宜麥云魚宜苽者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苽或同是水物相宜故云魚宜苽○注會成至胡也○釋曰云稌稉也者亦方俗異名云爾雅曰稌稻也苽彫胡也者今南方見有苽米是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放猶依也。○放甫往反）【疏】（凡君至放焉○釋曰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爲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痟音消痒以掌反疥音介嗽西豆反本亦作欶上時掌反注同欬苦代反喘音昌兖反見音賢遍反下同）【疏】（疾醫至氣疾○釋曰言掌養萬民之有疾病者此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疾病兩言之者疾輕病重故注論語云疾甚曰病謂疾病俱療故兩言之此直言萬民不言王與大夫醫師雖不言或可醫師治之云四時皆有癘疾者此言亦與下爲目云春時有痟首疾者春是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沴木故有頭首之疾言痟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云夏時有痒疥疾者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沴火水爲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云秋時有瘧寒疾者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盛惟火沴金兼寒兼熱故有瘧寒之疾云冬時有嗽上氣疾者冬時陰氣盛陽氣方起惟土沴水以土壅水其氣不通故有嗽上氣之疾○注癘疾至作見○釋曰言癘疾氣不和之疾者癘謂癘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剋氣敘不和癘疫起故云氣不和之疾云痟酸削也者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也云嗽欬也者謂若內則不敢嚔欬之欬故言嗽欬也云上氣逆喘也者向上喘息謂之逆喘引五行傳曰六癘作見案五行傳云五福乃降用彰於下六沴作見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沴金又曰眂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木沴火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沴土此其五沴也言六沴者天雖無沴案洪範六極又案書傳致六極之由皆由身之五事一曰凶短折思不睿之誅二曰疾眂不明之誅三曰憂言不從之誅四曰貧聽不聰之誅五曰惡貌不恭之誅六曰弱皇不極之誅據此六極皇極爲屬天王者不極亦有痾疾病併前五者爲六沴彼言沴此鄭注言癘者言沴謂五行和乖沴此言癘癘氣與人爲疫故不同若據五事所置言之四時之疾皆據眂之不明者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贏音盈後不音者同合如字又音閤下同）【疏】（注養猶至術云○釋曰言養猶治也者病者須養之故云養猶治也云病由氣勝負而生者假令夏時熱病者體寒即是水水贏而勝也火氣負而不足也故言猶氣勝負而生云攻其贏養其不足者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所剋水是攻其贏也土生於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爲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云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者醯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即甘也薑即辛也鹽即鹹也此即五味酸苦辛鹹甘也鄭不言五味酸鹹等而言醯酒之屬者當時醫方見用醯酒之等故舉以言焉又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者此依月令五方之穀此五穀據養疾而食之非必入於藥分又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者草謂麻黃勺藥之類是也木謂厚朴杜仲之類是也蟲謂吳公蠃鼈之類是也石謂磁石白石之類是也穀謂五穀之中麻豆之等有入藥分者是也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者案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並不說神農案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言此二人能合和此術耳）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易以鼓反藏才浪反下文及注同徵張里反王往況反扁本亦作鶣蒲典反徐抗忍反鵲漢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倉公史記云姓淳于名意臨淄人爲齊太倉令漢文帝時人）【疏】（以五至死生○釋曰上文三五所以治療此經三五觀其死生故云眡其死生○注三者至倉公○釋曰云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此經三者並是人之病者氣與聲色其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增劇及簡易故云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也云五藏所出氣也者言五藏謂氣之所藏故知五氣出於五藏云肺氣熱者此已下並據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云心氣次之者心在肺下心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云肝氣涼者肝在心下近在其位當秋故云肝氣涼此三藏並在膈上云脾氣温者於藏值春故云温云腎氣寒者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故言寒此二者在膈下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者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此並據五色而言不據氣之寒熱也云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者宮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東方木徵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云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云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者此據五方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黃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病者面色似之云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者假令冬時面色黑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黃其氣熱聲應宮此得中央土來剋己王是虛而休凶可知若得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己亦吉云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者依漢書藝文志大古有岐伯榆附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若然扁鵲在周時倉公在漢世此二人知氣色之候者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竅音苦弔反秦和左傳昭元年晉平公疾秦伯使醫和爲之即此人也岐伯其宜反揄羊朱反本亦作俞柎劉音附徐音鉄岐伯榆柎皆黃帝時醫人）【疏】（兩之至之動○釋曰上經觀其氣色此經驗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注兩參至術者○釋曰云參兩之者觀其死生之驗者言兩者謂九竅與所眡爲兩兩與九藏爲參云竅之變謂開閉非常者九竅之開是其常或開或閉即是非常故云開閉非常也云

（陽竅七者在頭露見故爲陽也陰竅二者在下不見故爲陰云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者謂九藏在內其病難知但診脉至與不至即知九藏之動故云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也又云正藏五者謂五藏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不數之者上已有注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云脉之候要在陽明寸口者但醫者診脉諸脉皆可據若脉之大候取其要者在於陽明寸口二處而已陽明者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寸口者大拇指本高骨後一寸是也云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者秦和在中世如前說云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此二人在大古如前說但上神農子儀扁鵲倉公秦和等各專一能此二人兼上數術之耳）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少詩照反）〔疏〕（凡民至醫師○釋曰以疾醫中士二人醫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云死終者謂民之有病不問老少皆治之不愈少死則曰死似不得壽終然少曰死老者則曰終謂雖治不愈似得壽終故曰終也云則各書其所以者謂書錄其不愈之狀云而入于醫師者醫師得之以制其祿則上十全爲上已下是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腫瘍癕而上生創者潰瘍癕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折劉本作㪿同時設反祝之樹反出注劀音刮徐工滑反齊才細反劉初艮反踠於阮反徐烏卧反跌待結反徐徒紇反劉徒没反著音豬略反去羌呂反）〔疏〕（瘍醫至之齊○釋曰瘍醫掌腫瘍已下四種之瘍瘡而含膿血者祝注也注藥於瘡乃後刮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注腫瘍至惡肉○釋曰腫瘍而上生瘡者謂癕而有頭未潰者潰瘍癕而含膿血已潰破者云祝當爲注讀者疾醫非主祝說之官爲祝則義無所取故破從注注謂注藥於中食去膿血耳）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人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堥本又作鍪劉音武又音無徐音毋又音務沈武侯反礜音豫著直略反）〔疏〕（凡療至攻之○釋曰言凡則兼上四瘍故云凡療瘍以五毒攻治之也○注止病至盡出○釋曰言止病曰療者治病之名言治之則病止故云止病曰療也言合黃堥者謂內則有敦牟卮匜鄭注云敦牟黍稷器不言黃此言黃者見今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甌爲之亦名黃堥事出於古也）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五氣音穀出注）〔疏〕（以五至節之○釋曰云以五穀養之者亦當據病所宜釋善而用之故云以五穀養之云以五藥療之者義如前注以五味節之者五味亦酸苦辛鹹甘亦當據病所宜食之以節成藥力者也○注既刮至之力○釋曰鄭云既刮殺而攻之盡其宿肉乃養之也者以經五藥在五穀之下恐人以五穀養之乃用五藥療之故鄭解之若然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五毒攻之用此五穀養之則此五穀爲前五毒攻之乃後用五穀養之於理爲順此文重言五藥者爲下五味節成此藥故須更言五穀也云五氣當爲五穀者以其氣非養人之物又疾醫之有五味五藥五穀相將之物故破氣從穀也云節節成其藥之力者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是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疏〕（凡藥至養竅○釋曰上云以五味節之此即經酸苦之等是也今云凡藥以酸養骨藥味合言者欲見五味節成五藥故上注云節成藥力故合言之○注以類至似竅○釋曰云以類相養也者謂若酸與骨辛與筋之等是也云酸木味之等並依洪範及月令爲說也云木立地中似骨者謂似人之骨立肉中者故以酸養之云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者人之筋亦纏合諸骨故云似筋而以辛養之也云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者血脉在人亦流行不定故云似脉而以鹹養之也云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者火乃人所覩見似若有形攬之不得亦是無形故云似氣故以苦養之也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者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故云含載四者似人之肉亦含載筋骨氣脉故云似肉也故以甘養之也云滑滑石者以五味酸苦辛鹹甘養骨筋氣脉與肉相配說前食醫云調以滑甘平常調食五味之外有滑彼滑用堇荁枌榆今此養病五味之外亦宜有滑但於藥分之中愼滑則不得如平常用堇荁等故以滑石解之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故以滑養之也若然此經五味不以生成爲次而以木金與火水相對者此若洪範以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以類相對而言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疏〕（凡有至藥焉○釋曰藥即上五藥是也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並於瘍醫取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畜許又反下同）〔疏〕（注畜獸至同醫○釋曰此醫唯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當獸連言之也云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者以上之人疾與瘍別醫今此畜病之與瘍同在一醫者重人賤畜故略同在一醫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脉氣既行之乃以脉視之以知所病○爲于僞反聚本亦作驟同仕救反）〔疏〕（凡療至養之○釋曰獸必先灌之者鄭云爲其病狀難知故先灌而知緩之以其瘦弱且強其氣力也）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後養之○食音嗣）〔疏〕（注亦先至養之○釋曰亦上瘍醫以五穀養之養彼注先刮殺盡乃養之此亦然故云亦先攻而後養之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疏〕（凡獸至退之○釋曰上醫師云十全爲上者唯據疾醫與瘍醫不據獸醫故此云計其數而進退之進退亦謂據功過進退其祿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沽音古酋將由反下同秫音述齊才細反下皆同一讀此如字櫱魚列反湛接廉反饎音昌志反）〔疏〕（酒正至酒材○釋曰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掌之云以式法授酒材者式法謂造酒法式謂米麴多少及善惡也酒材即米麴櫱授與酒人使酒人造酒既言兼掌漿人則漿之法式及漿材亦授之不言者舉尊言也○注式法至其材○釋曰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者謂此爲法式也云又有功沽之巧者功沽謂善惡善惡亦是法式也引月令者十一月之令言乃命大酋監之者彼注酒孰曰酋於周禮則爲酒人案下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則酋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酋若然彼注爲酒人此酒正引之者此酒正以法式及酒材授與酒人使造酒故引酒人云秋稻必齊者必使齊熟麴櫱必時者造之必得時湛饎必潔者湛漬饎炊也謂清米炊釀之時必須潔淨水泉必香者謂漬麴漬米之水必須香美陶器必良者酒甕陶中所燒器者必須成熟不津云火齊必得者謂釀之時生熟必宜得所也）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釀女亮反）〔疏〕（凡爲至如之○釋曰言凡爲公酒者謂爲公事而作酒言凡非一謂若鄉飲酒鄉射之等言亦如之者亦以式法授酒材○注謂鄉至釀之○釋曰言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事者皆爲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泛芳劍反盎烏浪反緹音體醪魯刀反翁鳴動反下同作一音於勇反鄭白即今之白醝酒也宜作醝作鄭假借也在何反差初賣反）〔疏〕（辨五至沈齊○釋曰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爲之酒正直辨五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曰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揚州之泛言泛者謂此齊孰時滓浮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也此齊孰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齊又此醴齊作時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三曰盎齊已下其類可知○注泛者至作之○釋曰言泛者成而滓浮者此五齊

昔言成者謂酒孰曰成云如今宜成醪矣者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醪醴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醪矣亦未知鄭意酒名地名類下鄭白則爲地名云如今恬酒矣者但於五齊中爲恬故以恬酒況之云如今鄭白矣者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鄭云如今下酒矣者下酒謂曹牀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案鄭下注五伯緹衣亦赤黑色也云如今造清矣者漢時造清孰則滓沈故以況沈齊也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者言自醴以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于醴齊汁滓相將者此二者皆以茅泲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泲之使可酌鄭彼注云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故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也云盎以下差清者案司尊彝云盎齊涗酌鄭注涗清也謂以清酒泲之則不用茅以其盎已清故也鄭彼注又云泛從醴緹沈從盎則亦用清酒泲之云其象類則然者謂五者皆舉漢法況之是其象類則然者也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雖舉漢法漢承周後多得古之法只可略聞故云未可盡聞也杜子春讀齊皆爲粢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者子春意見禮運云粢醍在堂又見禮器云醴酒之用又粢穀爲醍酒則其餘四齊皆以粢穀爲之故讀齊皆爲粢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謂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不從子春爲粢者禮運唯有醍齊稱粢於此五者皆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粢當爲齊破一粢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蘗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醳音亦徐音昔【疏】辨三酒至清酒○釋曰辨者豫先之名物者財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財令作之也言一曰事酒者此三酒並人所飲故下云共王四飲三酒也但事酒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爲名酌無事之人飲之三曰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爲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爲名也○注鄭司至而成○釋曰先鄭云有事而飲者謂於祭祀之時乃至卑賤執事之人祭末並得飲之昔酒無事而飲者亦於祭末羣臣陪位不得行事者並得飲之清酒祭祀之酒者亦於祭祀之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故云祭祀之酒故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此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者先鄭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事者之酒謂有事之人但是有事之人雖不當祭時亦酌酒與之是就足先鄭之義也云其酒則今之醳酒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云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者言昔酒爲久酋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酋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爲清若對清酒則爲白故云酋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寔昔毒酒久則毒也云所謂舊醳者案禮記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醆酒盎齊泲于舊醳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醳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爲新醳昔酒爲舊醳清酒不得醳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以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明此清酒久於昔酒自然接夏也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漿水醷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湆相似醫與醷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醫於巳反徐於計反注同酏以支反泲子禮反下同殹烏兮反徐爲例反本或作緊省所景反截非再反粥之六反劉音育稀音希湆音揖下同沈子由反醷本又作臆於紀反徐於力反【疏】辨四至曰酏○釋曰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以漿人注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故此唯辨四飲之物也云一曰清則漿人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醷粥爲醴則爲醫三曰漿者今之截漿四曰酏者即今薄粥也○注清謂至一物○釋曰言清謂醴之泲者此鄭據漿人解之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之泲者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者按內則上言飲下云重醴清糟又云或以酏爲醴彼酏爲醴在飲中而在清糟下此醫又在清下故知酏爲醴當此醫云凡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者謂經中醫釀粥爲之與醴少異也又云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者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殹從酉省也云漿今之截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截從酉省截之言截米汁相載漢時名爲截漿故云今之截漿也云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者案內則黍酏在飲中故知此酏當內則黍酏以其爲飲故知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或以酏爲醴漿當此經一曰清云漿當此經中漿水於此經無所當連引之耳醷當此經中醫云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此引下文欲取糟與內則湆一物故云糟音聲與湆相似云醫與醷亦相似者與此經醫爲一物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者內則彼云湆此云糟內則云醷此云醫是其文字不同皆一物也內則云重醴者清糟並設則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是其重醴也向者後鄭解或以酏爲醴爲醫今先鄭以爲醴共重醴爲一物又後鄭於內則注醷爲梅漿亦與先鄭不同以無正文故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疏】掌其至其酒○釋曰言掌其厚薄之齊者從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人漿人所作故云直辨其厚薄之齊云以供王之四飲三酒之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云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者不言四飲三酒直言飲與酒復不言饌鄭云不必具設之是以不言饌與數也○注后世至似酒○釋曰云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者鄭意五齊之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貳徐音二下同爲于僞反嗛苦簟反袞古本反鷩必列反徐劉方利反毳充芮反希本又作絺同張里反醆側產反粢才許反醍音體本亦作緹飲於鴆反○【疏】凡祭至器量釋曰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祭揔目之言云以法共五齊三酒者但祭有小大齊有多少各有常法故云以法共五齊三酒云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云大祭三貳者大祭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者也三貳者貳副也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中祭再貳者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所祭者也再貳亦謂就三酒之中再度益之云小祭壹貳者小祭謂王服希冕玄冕所祭者也云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副益等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故言皆酌云數者謂多少之數有□齊酒不貳者齊酒所祭祀非人所飲故不副益之皆有器量者器謂酌齊酒往於尊中量謂皆有多少之量○注酌至品○釋曰云酌器者釋經皆有酌器二者所用注五齊三酒於尊中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數之與量皆是多少之言但未聞升數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皆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爲副于春後鄭亦與之同云大祭天地等者先鄭意天地爲大祭宗廟爲中祭五祀爲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云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者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引弟子職者是管子書弟子職篇謂弟子□□□飲酒之時弟子用注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嗛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已下至玄冕所祭並據司服六冕差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袞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是按司服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云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者按司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鄭雖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惟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馬融以爲宗廟小祭謂祭殤是也祭殤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則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先王爲九獻當袞冕禮器下文云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當大裘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三按司服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上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按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用握引禮運曰玄酒在室者謂鬱鬯在室中而玄酒即明水也配鬱鬯故在室醴醆在戶者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並在戶也粢醍在堂者

（粢當爲齊齊醍在堂也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二者並在堂下也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案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云盎之者以飲諸臣者言盎之解經中貳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也者言盎之故常滿故以漢法況之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者鄭意五齊味薄於三酒而數多但鬼神享德不享味故須至極敬而已是云引郊特牲云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疏〕（共賓至奉之○釋曰云共賓客之禮酒者謂王有故不親饗燕傳人致酒於客館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者言致飲之中取二飲以致之云醫酏糟者謂醫酏不泲者也云皆使其士奉之者酒使酒人漿使漿人皆奄士故云使其士奉之○注禮酒至奄士○釋曰言禮酒王所致酒也者下酒人云賓客之陳酒彼言陳謂若致饔餼列陳於客館中言禮酒不言陳謂饗燕之酒王當親饗燕王有故則使人就館以酬幣致之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故云夫婦之義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者言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對下衆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酏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唯有醫酏二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酏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尊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之以清醴也云亦因以少爲貴者案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是以少爲貴則夫人三飲后二飲是因以少爲貴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者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爲官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度徒洛反）〔疏〕（凡王至奉之○釋曰謂王與羣臣燕飲之酒共其計者謂計羣臣多少以足爲度酒正奉之者以其共王故酒正自奉之）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要以醉爲度）〔疏〕（凡饗至酌數釋曰言饗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衞王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云饗耆老孤子者謂外饔注耆老謂國老孤子者謂死王事之子王皆饗養之則共其酒）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灋尊卑之差）〔疏〕（掌酒至行之○釋曰云賜頒皆有法以行之者謂以酒頒羣臣也皆有法以行之者尊者得多卑者得少多少皆有常法言以行之者謂依法給之）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朝直遙反）〔疏〕（凡有至授之○釋曰秩常也謂若老臣年九十已上常與之酒云以書契授之者謂酒正授使者酒書之多少以爲契要而與之故云以書契授之○注鄭司至有秩○釋曰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揔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又引國語者案楚語云鬬且廷見令尹子常聞子常畜貨聚馬鬬且廷以爲非遂陳令尹子文之行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行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秩之後鄭皆不從之者給事中與之酒不言秩因朝而羞子文又非酒故不從之矣引王制曰七十不俟朝者謂不待朝事畢即去八十月告存者謂月月使報告老人存否九十日有秩者謂日日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故引以爲證）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疏〕（酒正至聽之○釋曰言酒正之出者謂授酒材與酒人及出酒與人云日入其成者謂酒人用多少日計所用酒以此成入於酒正云月入其要者謂酒人得酒人日計文書日計其月要至月盡以月計文書入於小宰故云月入其要小宰聽之者小宰得酒正文書聽斷之知其得失○注出謂至小宰○釋曰言出謂授酒材者謂授酒人以其材酒正職首所言者是也及用酒之多少者謂若共五齊三酒以下是也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者受用酒謂用酒多少是酒人也故曰言其計於酒正也云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者釋經月入其要）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誅賞作酒之善惡者）〔疏〕（歲終至誅賞○釋曰直言唯王及后不會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爲加故亦會之以酒式誅賞者作酒有舊法式依法善者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比戚必履反又毗志反徐扶利反）〔疏〕（酒人至世婦○釋曰言爲五齊三酒者爲猶作也云祭祀則共奉之者謂酒人共而奉之云以役世婦者屬春官宮卿官也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爲世婦所役使○注世婦至官聯○釋曰云世婦謂宮卿之官者所謂春官云每宮卿一人故云世婦謂宮卿之官也云掌女宮之宿戒者此亦世婦職文引此者共職云及祭比其具則此酒等是故送酒以往爲世婦所役言亦官聯者即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親食音嗣侑音又）〔疏〕（共賓至奉之○釋曰云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者此二者酒正使酒人奉授賓客○注酒正至酒往○釋曰知酒正使之者酒正云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士即此酒人也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云禮酒饗燕之酒者謂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謂食時有酒者曲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獻酬酒是酳口之酒也云此謂給賓之稍者此禮酒飲酒揔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客館任賓客稍稍用之故云給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者謂王有故不得速賓親行此三者云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此並聘禮文案彼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彼雖無致燕法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云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故云酬幣侑幣致之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謂酒人以酒從使人欲往客館授與賓客）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疏〕（凡事至酒府○釋曰此謂酒正所奉者則酒正云凡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并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亦是酒正奉之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之府）

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祭祀）〔疏〕（凡祭至以往○釋曰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往）

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若歸饔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疏〕（賓客至如之○釋曰謂上公饔餼九牢之等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牲牢及芻薪米禾等並歸於客館彼八壺設於西序北上天子致禮於諸侯亦當陳於西序故云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者亦以酒從使人往○注謂若至從往○釋曰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饔餼鄭不敢正言故言若饔餼之酒云亦自有奉之者謂使卿韋弁歸之者是也云以酒從往者謂卿韋弁歸饔餼等之時亦使人以此酒從往致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糗丘酉反又昌紹反）〔疏〕（漿人至酒府○釋曰言入於酒府者亦入於酒正之府與三酒同以其酒正奉之故也○注王之至之齊○釋曰云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者亦如酒人共酒入於酒府酒正奉之故此云亦酒正當奉之言當者酒正所云有不自奉者唯共王乃奉之故云當云醴醴清也者酒正辨四飲言清不言醴彼鄭云清醴之泲者此漿人六飲言清謂醴之不泲清濁雖殊本是一物故云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者和水非人所飲又且若以酒和水即是厚薄之齊酒正何因不辨之乎故後鄭不從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者案內則飲有濫無涼彼鄭云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爲濫參驗相當故鄭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豫辨故言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閒如字徐音澗）〔疏〕（注稍禮至而已○釋曰云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謂賓未去留閒王稍稍所給賓者也故以稍言之云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者漿人不主酒齊唯主飲故知此稍禮所給六飲而已）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柶音四）〔疏〕（共夫至奉之○釋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助王養賓亦致於客館清醴醫酏糟者清醴之泲者即酒正所云一曰清是也醫酏糟者謂醫酏不泲者此二飲與后同而奉之者亦使漿人奄士奉之○注亦酒至清也○釋曰云亦酒正使之者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酒正云醫酏使其士奉之彼注士酒人漿人奄士故知亦酒正使之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者對后體王屈故醫酏糟而無清醴也云禮飲醴用

柶者槽也者案士冠禮子用醴有柶是用柶者槽也但柶只爲槽設醴既泲而清則不假柶則此經清醴是也故云不用柶者清也　凡飲共之。（謂非食時）〔疏〕（凡飲共之○釋曰上共王六飲食時以共訖此又云凡飲共之故云謂非食時）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疏〕（凌人至其凌○釋曰言掌冰者謂凌人揔掌藏冰出冰之事故云掌冰也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者正歲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謂建丑之月冰堅腹厚之時令入山斬冰三其凌者凌謂冰室之中三倍納冰備消釋度故也○注正歲至其冰○釋曰云正歲季冬者周雖以建子爲正行事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云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者火星中謂十二月平旦火星中於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方盛之時也引春秋傳曰火中而寒暑退者此左氏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張趯見之云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而寒暑乃退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引此者證十二月寒退之時冰最盛故取之云故書正爲政者政是政教字故先鄭從之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後鄭不從先鄭故引子春讀掌冰爲主冰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經正歲向下爲義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又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即是三倍其冰也）

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啟冰○鑑胡暫反本或作監音同甀直僞反與縋音同盛音成爲于僞反）〔疏〕（春始治鑑○釋曰春謂正月始治鑑者鑑是盛冰之器春發治之爲二月將出冰○注鑑如至啟冰○釋曰鑑如甀者漢時名爲甀即今之甕是也故云如甀大口以盛冰云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啟冰者案月令仲春云獻羔而開冰先薦寢廟七月詩亦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二月出冰者公始用之）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疏〕（凡外至如之○釋曰言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者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耆老孤子之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羞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者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醴謂六飲舉醴而言云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疏〕（祭祀至共冰○釋曰此云祭祀者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云賓客共冰者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饔餼直共冰以往無鑑也○注不以至膳羞○釋曰冰若有鑑則冰不銷釋食得停久故鄭云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釋云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深曰深尸鴆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後放此漆赤中用朱漆其中）〔疏〕（大喪共夷槃冰○釋曰亦謂三月已後遺大喪則共夷槃及冰舉王喪共后世子及三夫人已下小喪亦共之但王及后有夷槃自外當與諸侯已下同大槃等其世婦已上有冰則與大夫同女御與士同無冰見賜乃有也○注夷之至赤中○釋曰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下又云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是實冰置尸牀之下以寒尸也云牀曰夷牀者儀禮既夕禮文云夷衾者喪大記云自小斂已後用夷衾是也云移尸曰夷于堂者亦喪大記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是皆依尸而爲言也云漢禮器制度云云者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經雖云夷槃無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大異名案喪大記君設大盤者彼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盤故名大盤彼大夫云夷盤者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

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覿直歷反）〔疏〕（夏頒冰掌事○釋曰夏頒冰者據頒賜羣臣言掌事者謂主此賜冰多少合得不合得之事○注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釋曰謂二月之時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已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云春秋傳曰者左氏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服氏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爾雅云北陸虛也服氏云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則昴也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覿而出之謂經夏頒冰則西陸爾雅曰西陸昴也朝覿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昴在三月內得爲夏頒冰者據三月末之節氣故證夏頒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於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孫皓問藏之既曉出之又早何鄭荅豳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

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刷所劣反清如字又才政反下同）〔疏〕（注刷清至其室○釋曰先鄭云刷除凌室當更納新冰者先鄭直云除舊納新不言秋涼而冰不用理未當經旨故後鄭云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至十二月自然更納新冰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疏〕（籩人至之實釋曰言四籩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云之實者謂掌此四種籩中所實之物麷蕡白黑之等是也○注籩竹至四升○釋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爲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據其籩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麷蕡等則曰實故云容實皆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

朝事之
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牒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麷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郎第反蕡符文反徐蒲悶反膴火吳反鱐所求反枲思里反牒[illegible]章涉反又直輒反楅皮逼反本又作楅同糗幹音乾又作乾析幹同穜直龍反又音童腴音臾啗劉徒覽反徐徒暫反）〔疏〕（朝事至魚鱐○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入籩者則麷爲熬麥一也蕡爲麻子二也白爲熬稻米三也黑爲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膴以魚肉爲大臠六也鮑以魚於楅室糗乾之七也鱐爲乾魚八也○注蕡枲至所貴○釋曰云蕡枲實也者案喪服云苴絰子夏傳云苴麻之有蕡蕡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麻絰子夏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則枲麻謂雄麻也若然枲麻無實而解蕡爲枲實者舉其類耳謂若圓曰箪方曰笥不同鄭注論語云箪笥舉類義同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者此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爲義直以爲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也云熬麥曰麷字從麥知麷爲熬麥也云麻曰蕡者已釋訖云稻曰白者以其稻米見白云黍曰黑者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二者亦皆熬之乃可也已上後鄭從之云築鹽以爲虎形又引春秋傳曰者左氏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服氏云昌歜昌本之菹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剋形非是築剋爲之故後鄭不從也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朝踐饋獻爲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後爲酳尸爲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後爲一揔四節亦據祭宗廟故鄭云然也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爲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云形鹽鹽之似虎形者以爲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築鹽爲虎形也云膴牒生魚爲大臠者牒已釋訖云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者鄭以目驗知之言楅室者謂楅土爲室云鱐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上云夏行腒鱐鱐已釋訖言出東海者亦目驗知之云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膴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鱐是也因其宜者近宜濕遠宜乾也若然經鮑鱐二者魚在於中明二物皆魚云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引漢法證麷亦是熬煑之麥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者亦引時事證膴膴亦是腹腴以擬祭與啗貴者同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䕩音老徐力到反榛則巾反劉士鄰反少牢詩詔反凡言少牢皆放此祼古亂反）〔疏〕（饋食至榛實○釋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謂之饋食之籩也其八籩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䕩謂乾梅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䕩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則注引內則桃諸鄭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濕梅可知以乾梅濕梅二者添五

者爲七籩案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爲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籩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入豈此饋食在其中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爲八若不如此任賢者裁之也。注饋食至而小。釋曰云饋食薦孰也者謂於堂上饋熟之時后薦之云今吉禮存者吉禮謂祭祀以其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故云存者云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以天子大夫大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云不祼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祼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云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云乾䕩乾梅也者以經乾䕩上有桃故知乾䕩乾梅也云有桃諸梅諸者內則文而鄭引之者證乾䕩中有乾桃乾梅故云是其乾者云榛似栗而小者今居山者見食之似栗而小亦目驗知之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蔆音陵芡音儉㮚古栗字重直用反芰其寄反）〔疏〕加籩至㮚脯。釋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四物重言之則八籩。注加籩至脯脩。釋曰知籩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云蔆芰也者屈到嗜芰即蔆角者也云芡雞頭也者俗有二名今人或謂之鴈頭也先鄭云蔆芡脯脩者先鄭意恠饋食重言故爲脩替栗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餌而志反餈疾資反餅必領反爲餌于僞反下文同黏女廉反著直略反）〔疏〕羞籩至粉餈。釋曰此當王酬尸內饔進之於尸侑等者也云糗餌粉餈者此爲二籩糗與粉爲一物恐餌餈黏著籩故分于二籩之下。注羞籩至相足。釋曰言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秪引其一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云故書餈作茨者此宜從食不得從草故先鄭破之從經爲正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並於義是但於義不足故後鄭增成之云茨字或作餈者謂故書亦有作次下食者云謂乾餌餅之也者餅之曰餈未正乾之言故後鄭不從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者據當時目驗而知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者謂粉稻米黍米合以爲餌餌既不餅明餅之曰餈今之餈皆解之名出於此云糗者擣粉熬大豆者此與司農義同司農不言擣故後鄭增成之云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直是理不足明故言互相足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揔名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疏〕凡祭至之實。釋曰祭祀言凡者謂四時禘祫等皆共其籩籩則薦羞之實是也。注薦羞至曰羞。釋曰云未食未飲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云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是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喪事之籩謂殷奠時）〔疏〕喪事至羞籩。釋曰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亦共其薦籩羞籩。注喪事至奠時。釋曰殷尤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疏〕注於其至之羞。釋曰言凡共后世子飲食之時用房中之羞

凡籩事掌之。

周禮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五（唐石經周禮卷第二宋本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刪此題下準此不具著）

天官冢宰下（諸本同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唐石經作天官冢宰下第二非）

周禮　鄭氏注（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刪周禮二字增賈公彥疏四字閩監毛本同鄭字賈字上又增漢唐字每卷準此）

醫師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作藥不瞑眩厥疾無瘳宋本作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惠棟云余本仍有若字不瘳作無瘳音義同案賈疏作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葉鈔釋文作無瘳以多者言之若衍不當作無）

惠乃治也（惠按本治作治此誤）

疕瘍者（唐石經作有疕瘍者石經考文提要云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惠棟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

云以制其食（浦鏜云下當脫者）

神農黃帝食藥七卷（浦鏜云禁誤藥）

以通開結反之於此乃失其宜者（盧文弨云閉誤開下脫解半誤此及誤乃惠棟云宋本誤皆同）

積氣內傷（案漢書積作精此誤）

食醫

堇荁枌榆娩槁（浦鏜云娩槁內則作免薧案釋文免字音問注同新生曰免薧字又作稾苦老反乾也當作娩音問新生曰免槁字又作稾據羣經音辨女部云娩菜之新生者也亾運切禮娩橋滫瀡鄭康成讀是賈氏所見禮記釋文本作娩橋也橋當槁字形近之譌。按詩山有橋松鄭讀爲槁松賈所見內則釋文作橋也）

娩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溲曰滫秦人滑曰瀡（今禮記注娩作免槁作薧齊秦字互易皆非也當據此正之）

犬宜粱（唐石經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本毛本粱作梁非疏中從米不誤）

疾醫

四時皆有癘疾（唐石經諸本同岳本癘改厲非）

冬時有漱上氣疾（唐石經諸本漱作嗽案說文無嗽字此本注及疏仍作嗽釋文嗽本亦作欶字按作欶爲是）

痟酸削也（說文痟酸痟頭痛从疒肖聲周禮曰春時有痟首疾案許鄭義同酸痟頭痛當作酸削頭痛）

六癘作見（毛本六誤大）

惟火沴金（盧文弨云火當作木此是衝氣不論生尅不知疏家誤改抑挍刊之失當以本書及漢五行志正之）

惟土沴水（盧文弨云土當作火）

若據五事所置言之（浦鏜云置當致誤）

病由氣勝負而生（宋本由作猶案疏云故言猶氣勝負而生皆由之誤）

攻其贏（余本贏作嬴載音義同釋文其贏音盈此本疏云贏而勝也贏卽嬴之誤今本注疏悉改作嬴矣）

卽是水水贏而勝也（閩監毛本贏作嬴惠棟本作水贏此誤）

草謂麻黃勺藥之類是也（閩監毛本勺改芍案詩溱洧作勺藥）

子義本草經一卷（閩本同監毛本義改儀非）

則炎帝者也（浦鏜云者當是之誤）

五藏所出氣也（諸本同釋文五藏才浪反下文及注同嘉靖本作五臟俗字）

肺氣熱（余本同誤也嘉靖本作肺氣熱閩監毛本亦作肺當據正）

心位當土（閩本同監毛本土誤上案此言心位當中央土也）

云五色面貌之青赤黃白黑者也（惠挍本貌作皃）

大古有岐伯榆附（閩監毛本作榆柎浦鏜云漢志作俞柎）

又有胃旁胱（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旁改爲膀俗字疏中準此）

大腸爲行道之府（案素問作傳導之府）

旁胱爲津滴之府（閩本亦作津滴監毛本滴改液）

下氣象天故故寫而不實（惠挍本同閩本上故實闕監毛本作○）

以疾醫中士二人（浦鏜云八誤二）

似不得壽終然少曰死（浦鏜云少當故字誤）

瘍醫

折瘍之祝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折瘍劉本作𠜂同經義雜記云說文艸部𠜂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𠜂籀文斯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斯折篆文斯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本作斯爲古文當從之禮說云墨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然則祝藥猶行藥也俗本墨子刪祝字）

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禮說云釋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爲注左傳韎韋之跗注賈服皆云注屬也祝屬通）

刮刮去膿血（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刮依經改劀非釋文劀音刮本注也說文劀刮去惡創肉也周禮曰劀殺之齊亦訓劀爲刮與鄭義同。按說文劀刮異義鄭君謂爲一字）

今醫方有五毒之藥（此本補刻方誤人今據諸本訂正）

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釋文堥本又作螢嘉靖本砂作沙惠士竒云內則敦牟注牟讀曰堥也）

皆用黃瓦瓵爲之（惠挍本瓵作甌案甌蓋甒之誤。按瓵者唐人所用俗缶字缶瓦器也今之瓶耳惠棟多有自出己意而非是者）

五氣當爲五穀（禮說云史記軒轅治五氣本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九經古義云內經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

此卽經酸苦之等是也（浦鏜云此卽當誤倒）

平常調食（惠挍本作服食此誤）

獸醫

故當獸連言之也（惠挍本作畜獸此誤）

故先灌而知綏之（浦鏜云知當和字誤）

酒正

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此本蘖誤蘗今據諸本訂正余本嘉靖本潔作絜浦鏜云饎月令作熾。按漢人祗用絜無用潔者）

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余本嘉靖本鄭司農云下有授酒材三字宋本亦無）

則是久熟者善（惠挍本熟作孰）

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葱作蔥非）

如今下酒矣（諸本同盧文弨云初學記引作若下酒是也西京雜記載鄒陽酒賦亦有程鄉若下語則今湖州之上若下若也）

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宋本嘉靖本又下空闕一字浦鏜云禮器緹作醍）

泛讀如泛泛楊州之泛（閩本同毛本州改舟是也監毛本楊作揚非也）

謂曹床下酒（閩監本同毛本床改牀惠挍本曹作漕案漢制考作曹床）

案鄭下注五伯緹衣（浦鏜云伍誤五）

物者財也（浦鏜云財疑材下給財同）

故晉語云味厚寔昔毒（案周語下作厚味寔腊毒韋解腊讀若昔）

洗酒千日（魏都賦作流酒此誤閩監毛本改沈酒非惠挍本亦作沈。按作沈是也今文選作流誤字也沈酒者貌其大醉作流則無義矣初學記引韓詩日齊顏色均衆寡日沈閉門不出客日湎今本初學記奪客字李善於此注引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湎譌舛不可讀當以初學記正之初學記少客字當以毛詩音義補之）

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釋文殹本或作毉惠挍本酉作酒經義雜記云賈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則賈疏本作從殹從酒省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从酉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

稻醴清𦵔黍醴清𦵔粱醴清𦵔（漢讀考云今內則𦵔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與𦵔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𦵔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由反糟曹聲古讀如揫同在第三部糟是正字𦵔是假借字）

漿水臆（宋本嘉靖本臆作醷下同惠棟云萬卷堂本此仍作臆下作醷案葉鈔釋文云臆本又作醷宋本注載音義云醷本又作臆內則釋文作醷本又作臆漢讀考云醫是正字臆是假借字今本內則作醷者俗製也）

醫與臆亦相似（宋本嘉靖本臆作醷又宋本無亦字）

醷當此經中醫（閩本同與宋本注正合監毛本醷改臆下云醫與醷亦相似又內則醷準此）

內則彼云𦵔此云糟（當作內則彼云糟此云𦵔）

大祭三貳（唐石經諸本同毛本大作太非）

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釋文醍本亦作緹賈疏云鄭注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此注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者誤漢讀考云注謂澄酒之酒是三酒以別於上文元酒之酒鄭荅趙商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賈云本無澄字誤也）

舉其正尊而言也（惠挍本正作在）

謂三酒之祭副益酒尊（惠挍本酒作等此非此本下四字實闕閩監毛本臆作事昔清尊今據惠挍宋本補）

故言皆酌（惠挍本作皆有酌）

有口齊酒不貳者（閩本同監毛本作言惟齊酒不貳者）

之皆有器量者（惠挍本之作云此誤又闕器量二字據閩監毛本補）

注酌至品（案當作注酌器至多品）

三貳三益副之也皆（浦鏜云者誤皆）

子春後鄭亦與之同（此本同誤圍據惠挍本訂正閩監毛本改辨非）

宗廟亦有次小（此宋本下二字實缺今據惠挍本補閩監毛本改大祭非）

謂弟子口口口（閩本同缺下三字監本毛本作事師師浦鏜疑作事師長）

弟子用注周旋而貳者（惠挍本用注作來往此誤）

不見宗廟小祭（惠挍本下有者）

若然則禮器云（惠挍本則作按）

按司服山川服毳冕五獻（惠挍本司服下有四望二字）

故與宗廟同用握（惠挍本作角握）

是云引郊特牲云（浦鏜云上云當作以）

謂若致饗餼（惠挍本饗作饔）

夫妻片合（浦鏜云片當作胖語本喪服傳。按喪服傳本作片合今本作胖乃俗人以片半二字合而爲之此疏云夫妻片合正可據以挍正）

瀆尊卑之差（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瀆作法此非）

八十月告存（此本存誤有今據諸本訂正疏中同）

謂日日有秩（監本誤日月）

酒人

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宋本作謂宮卿之宮掌女官之宿戒誤也）

云以役世婦者屬春官宮卿官也（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云誤因此本春官誤春宮今訂正）

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本各誤名侑幣誤作弊毛本亦誤）

云此謂給賞之稍者（浦鏜云賓客二字誤賞）

謂酒人以酒從使人欲往客館（浦鏜云欲疑而字誤）

漿人

醫酏使其士奉之（浦鏜云醫酏下脫糟皆二字）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爲正下屬也考周禮全書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此言歲十二月爲夏正已明不必加正字以混全書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案注三倍其冰則應十石者三倍之爲三十石云四十石誤也）

此經直云膳羞（閩本同監毛本云作言）

王禮之以殮及饔餼（閩監本同毛本闕饔○按殮當作殯）

實冰于夷槃中（案于當作於監毛本于誤干）

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案宋本無者案疏云是皆依尸而爲言也亦無者諸本蓋衍）

喪大記云君設大槃（浦鏜云記槃作盤案閩本此下三槃字皆先作盤後改槃此本下句士併瓦盤盤字從皿此改之未盡者監毛本則盡作槃矣○按槃从木小篆也盤從皿籀文也本是一字）

不敢與天子同名夷盤（閩本同監毛本盤改槃下大槃夷盤同）

籩人

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楅作福非疏中同案漢制考引此注作楅葉鈔釋文及宋本注載音義云楅本又作煏同今通志堂本作福非釋文糗幹音乾又作乾析幹同案賈疏本亦作乾經乾糗字作乾陸本作幹殆非○按說文作穎籀作穎作糒作楅皆省而譌作楅則更譌矣）

服云剋形非是築剋爲之（閩本同監毛本剋改尅○按此處有譌）

言楅室者謂楅土爲室（漢制考同閩監毛本楅改福）

云今河間以北炙穜麥賣之（閩監毛本炙作煑案煑當炙字之誤賈疏所據注蓋本作炙穜麥也監毛本穜作秋誤）

二是饋孰陰厭（浦鏜云一訛二）

蔆芡㮚脯（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蔆皆作蔆從水此從冫非釋文蔆音陵此本注中仍作蔆）

鄭司農云蔆芡脯脩（漢讀考云司農云下脫當言二字謂蔆芡栗脯當作蔆芡脯脩栗與饋食複故易之）

賓尸設於侑（此本設誤故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今之餈餻皆解之名出於此（閩監毛本餻作糕案玉篇食部餻古刀切餻糜此賈疏舉唐制以釋注也段玉裁云解當餅字之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骬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韭音久菹莊魚反醓吐感反本又作盜或一音昌審反臡乃兮反又人齊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茆音卯北人音柳麋京倫反膊普博反莝倉臥反骬戶諫反徐戶榦反蔓音萬又莫干反徐音蠻）

【疏】醢人至麋臡○釋曰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節云其實韭菹醓醢者於豆內韲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䐑爲菹細切爲韲又不言菹者皆是韲則昌本之類是也言昌本本根也昌蒲根爲韲言麋臡者以麋肉爲醢以其并骨爲之則曰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爲八豆並后設之○注醓肉至未聞○釋曰言醓肉汁者醢者以肉爲之醢汁即是肉汁云昌本昌蒲根者本訓根云切之四寸爲菹者但菹四寸無正文蓋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也即是全物若䐑云作醢及臡已下者鄭以當時之法解之案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膊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臡麋骬髓醢此義後鄭不從云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後鄭從之又菁菹韭菹者以菁爲韭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爲菲字菲則蔓菁於義爲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韭不作菲也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爲菹或曰茆水草後鄭從之杜子春讀茆爲卯於義亦是玄謂菁蔓菁者破司農爲韭菁云茆鳧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云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者經云韭菹醓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蠃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星歷反蠯蒲加反徐薄雞反蜃音市軫反拍音博螔音移又音夷蝓音諭又音由蛤音閤蛾音魚綺反膊音博下鎛同）

【疏】饋食至魚醢○釋曰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其實葵菹蠃醢者此八豆之內脾析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韲也○注蠃螔至鍛鎛○釋曰言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云蠯蛤也者謂小蛤亦於鼈人釋訖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者此釋經豚拍謂豚脅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謂豚肩也云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者此子春等二人雖復爲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脅爲義故云聲如豚拍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

衣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菦云菜類蒿也音謹箈音迨爾雅作箈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皎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筍息尹反蒻音若【疏】加豆至魚醢○釋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醓醢者深蒲謂蒲入水深以爲齏醓醢與朝事之豆同箈菹者謂以箈箭萌爲菹也云筍菹者謂竹萌爲菹也○注芹楚至竹萌○釋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者史游急就章云蒲蒻藺席蒲蒻只堪爲席不可爲菹故後鄭不從云或曰深蒲桑耳者旣名爲蒲何得更爲桑耳故後鄭亦不從云箈水中魚衣者此箈字旣下爲之非是水物不得爲魚衣故後鄭不從玄謂深蒲始生水中子者此後鄭以時事而知破先鄭也云箈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萌者一名簜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爲菹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玄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酏食音嗣下同糝素感反餗音速餈之然反糔思柳反劉相早反徐相幼反溲所柳反臅昌蜀反一音同特）【疏】羞豆至糝食○釋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設之言酏食者謂餈與糝食爲二豆○注鄭司至煎之○釋曰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者酏粥也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云糝食菜餗蒸者若今煑菜謂之蒸菜也亦文無所出後鄭亦不從玄謂酏餈也者案雜問志云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飮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故破酏從餈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皆糔溲之者案彼上注舉猶皆也糔溲博異語謂取稻米舉糔溲之云小切狼臅膏者鄭彼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云以與稻米爲餈者彼鄭云若今膏䭉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者三等分云小切之者謂細切之云與稻米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肉一分合以爲餌煎之也餈糝二者皆有肉內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糗餌彼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入八珍則數肝膋故注不同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䐑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䐑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爲王于僞反齊徐劉子西反下同沈才細反䐑直輒反少儀時照反軒音獻皆䐑之涉反本或作臡下同辟必亦反又音檗宛於阮反又音於月反醓呼兮反稱尺證反）【疏】凡祭至實之○釋曰凡祭至內羞一與籩人同上已釋訖王舉則共醢六十甕此已下與籩人異以其王舉不共籩實唯有豆實王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醢爲主其實有五齏七菹等○注齊當至內通○釋曰五齏昌本至深蒲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齏以次數之有此五而已七醢從醓醢至鴈醢加豆朝事醢有二雖取一則合此七也七菹者亦從朝事至加豆已上有七三臡者唯朝事之豆有此三云凡醯醬所和者據此五齏七菹皆須醯醬所和據醢人所掌五齏七菹是也云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者據上朝事饋食加豆之內有齏菹不同鄭君欲引少儀爲證故先言此云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䐑而不切者旣言䐑而不切則野豕爲軒亦菹類云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䐑而切之者此謂報切節皆齏類云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者謂殺其氣云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者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齏之內菜肉相兼若據少儀齏菹之稱菜肉通也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致饔餼時）凡事共醢。【疏】賓客至共醢○釋曰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饔餼與之醢故鄭云致饔餼時也案掌客上公之禮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并醢人所共醢五十甕共爲百甕此據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甕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甕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醯醢百甕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爲臣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甕其數多於君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齊子兮反下之齊共齊醬齊皆同）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疏】醯人至共醯○釋曰云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者此乃是醯人所掌豆實今在此者鄭云齊菹醬皆須醯成味故與醯人共掌云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者醯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饔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云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者并醢人六十甕者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案醢人共其內羞不言齊菹此云齏菹以其與醢人共掌齏菹須醯故就醯人爲言云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者與醢人五十甕總共爲百甕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疏】注政令至當得○釋曰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謂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爲鹽○苦音盬工戶反出注散悉但反下同湅音練下同齊才細反鬻音煑盬古）【疏】祭祀至散鹽○釋曰苦當爲盬盬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散鹽煑水爲之出於東海○注杜子至爲鹽○釋曰杜子春讀苦爲盬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爲盬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盬云直用不湅治者對下經鬻盬是湅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下經自有鬻盬是湅治故後鄭不從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鹽之似虎形）【疏】注形鹽至虎形○釋曰此形鹽即左氏傳鹽虎形是也籩人已釋訖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飴鹽至有焉○釋曰言飴鹽故云鹽之恬者云今戎鹽有焉者即石鹽是也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疏】注齊事至治之○釋曰言齊事者謂若食醫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今湅治盬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冪人掌共巾冪。（共巾可以覆物○冪莫歷反）【疏】冪人掌共巾冪釋曰巾者則下經王巾皆黼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類是也○注共巾可以覆物○釋曰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但冪唯祇覆物其巾則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祭祀至八尊○釋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爲冪覆此入尊故云疏布冪入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注以疏至尚質○釋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裸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與音餘）【疏】以畫至六彝○釋曰言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故云畫布冪六彝此舉六彝對上經入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注宗廟至氣與○釋曰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以爲畫雲氣謂之畫爲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凡王巾皆黼。（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黼音甫）【疏】凡王巾皆黼○釋曰凡王之覆物之巾皆用黼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籩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四飲至黻可○釋曰言四飲三酒皆畫黼者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割之義云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當用黑與青謂之黻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黼耳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脩劉音修本亦作修朝直遙反辨如字本又作別彼列反）【疏】宮人至之脩○釋曰案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注云脩除黝堊互言之此雖不主脩亦是掃除○注六寢至明矣○釋曰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又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又引春秋者左氏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得其正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譏其即安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言此者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若然所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饎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匽於建反徐音偃蠲音圭又古玄反去起呂反饎大志反霤力救反畜勑六反〔疏〕爲其至惡臭○釋曰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豬使四邊流水入焉非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注井漏至之者○釋曰引詩云吉蠲爲饎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匽路廁則後鄭不從者以其匽字與匽豬同故不從後鄭以爲霤下之池受畜水乃後流去之）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潔清○清戚才性反本亦作清〔疏〕共王之沐浴○釋曰宮人掌絜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湯亦是自絜清之事）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褻之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疏〕四方至如之○釋曰爲王巡守征伐及會同所舍之處言亦如之者亦如上掌凡勞褻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衞有外內列○梐步禮反枑戶故反重直龍反下同柜音矩下同徐胡故反榱音衰戚疏關反居舉慮反留力救反涑徐劉色溝反戚色胄反橐當洛反〔疏〕掌舍至再重○釋曰言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王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云設梐枑再重者梐枑謂行馬再重者謂外內兩重設之○注故書至內列○釋曰掌舍掌閑衞不掌絜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涑先鄭輙依故書柜而爲溜水涑橐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從子春爲行馬也案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梐枑此梐枑是周衞之具耳此梐枑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壇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梐枑也）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藩方元反〔疏〕設車宮轅門○釋曰鄭云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爲壇壝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爲壝宮明此無土可以爲壝故知此山間險阻爲此車宮也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爲轅門）爲壇壝宮棘門。（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壝戚唯季反劉欲鬼反徐羊誰反一音待果反又時果反埒徐音劣〔疏〕注謂王至材門○釋曰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壝宮及上文車宮爲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委壝土起堳埒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地爲宮土在坑畔而高則堳埒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鄭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者閔二年衞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爲材門即是以材木爲門也）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注謂王至表門○釋曰知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者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爲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取其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爲旌者也）無宮則共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疏〕注謂王至表門○釋曰鄭知此是王行有所逢遇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止此知是有所逢遇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衞非如上三者爲宮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幄烏學反帟音亦綬音受〔疏〕幕人掌至之事○釋曰云掌王帷在傍施之像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幄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幕內之承塵綬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注王出至繫焉○釋曰言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則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今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爲異也云或在地展陳於上者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爲賓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幕皆以布爲之知者案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衞也綪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繒覆棺不張設故用繒也云曰合象宮室曰幄知四合象宮室不上屬據帷幕爲句者見顔延之纂要云曰合象宮曰幄故四合向下據幄爲句也鄭司農云帟平帳後鄭不從者見下王喪張帟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是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綬組綬所以繫帷者此語未足故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云在幕謂下掌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繒爲之者以其帟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此增成先鄭也）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凡朝至帟綬○釋曰此一經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大喪。共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疏〕注爲賓至在柩上○釋曰云爲賓客飾者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幷有二王之後皆是賓客故爲之飾也云帷以帷堂者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案尚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爲王襲絰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踊阼階下襲絰於序東雖王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絰乎恐不可也云帟在柩上者即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是也）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疏〕注唯士至賜帟○釋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鄭云唯士無帟者此經及掌次俱不云士有帟明無也引檀弓者欲見有賜則有帟非常法）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法大小丈尺○張事劉音帳戚如字下邦之張事同〔疏〕掌次至張事○釋曰言掌主次之法者次則舍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言以待張事者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張事○注法大小丈尺○釋曰言法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次是也云丈尺者既言大小當時應有丈尺之數但其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邸徐當禮反一本作皇羽邸版徐音板屏薄刑反〔疏〕王大至皇邸○釋曰云王大旅上帝者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爲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注大旅至爲之○釋曰大旅上帝即祭天於圓丘者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下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云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者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上玄謂後版屏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扆此不在寢廟無扆故不得云黼扆故別名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旣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

（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朝直遥反注朝日同重直龍反注下同【疏】朝日至如之。釋曰言朝日者謂春分朝日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則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幄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云合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會同亦設重帟重案故云亦如之。注朝日至之帝。釋曰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故鄭約用春分也云拜日於東門之外者謂在東郊覲禮文云祀五帝於四郊者案外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於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祭靈威仰之屬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此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時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閒雖有強力誰能支持乎云合諸侯於壇者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爲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帟重帟不同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燿鉤所說）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迴顧占察【疏】師田至重案。釋曰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幄幕者爲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重帟重案者如上說）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疏】諸侯至小次。釋曰此謂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言則張大次小次也者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故鄭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居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云宮方三百步壝土爲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幄中待事辦否及府。）師田。則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疏】師田至設案。釋曰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注鄭司至田者。釋曰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繒爲帷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或及席皆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也）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疏】孤卿至設案。釋曰與上諸侯所設同。注有邦至設案。釋曰言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覜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案尚成王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又云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是副三公論道者也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者謂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如之則諸侯從王祭祀亦與會同同若然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柩上承塵【疏】凡喪至不重。釋曰喪言凡者以其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故言凡以廣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注張帟柩上承塵。釋曰鄭知帟柩上承塵見上文帟皆在幄中爲承塵此言喪王則張帟三重明是張於柩上也）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爲于僞反【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釋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至衣帳。釋曰鄭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爲之張大幕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疏】射則張耦次。釋曰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注耦俱至于次。釋曰耦俱升射者案大射鄉射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大射文又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兼有鄉大夫詢衆庶之射並無次故堂西比耦也）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藏才浪反注受藏言受藏同【疏】大府至之府。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九功之貳者謂九職之功大宰以九職任之成孰斂其稅則是九功也亦大宰掌其正物入大府故亦掌其副貳也云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於衆府受藏之府者鄭云謂若內府是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鄭云謂若職內是也。注九功至互文。釋曰九功謂九職也者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以其經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金玉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掌之以給王用故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府不在內經云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國家所用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覆解入內府意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覆解入職內意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者言貨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是互文但二者善惡不同故別言之耳）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凡官至用焉。釋曰言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云都鄙之吏者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爲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秣音末好呼報反下同使色吏反斥音尺徐蚩柘反【疏】凡頒至賜予。釋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斂財賄一也云以式法授之者謂以舊法式多少授與九式故云以式法授之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自此已下並與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案九賦先邦中之賦次四郊次邦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常之。注待猶至斥幣。釋曰云待猶給也者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爲給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以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當此九賦又與大宰九賦一也故云九賦之財給九式也云膳服即羞服也者此言膳服大宰九式云羞服膳羞是一故云膳服即羞服也自此已下事與九式是一但文有不同皆就九式合而解之故云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者彼九式云芻秣此改芻爲稍以其稍稍用之故也此云喪紀即九式喪荒一也此云賜予即九式好用一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也）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

職之財。充猶足〔疏〕凡邦至府庫。○釋曰上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受得三者之財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賦之財訖故此云邦國之九貢以待給於弔用下文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即上九功也。○注此九貢至五事。○釋曰云給凶禮之五事者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注此九職至猶足。○釋曰知此萬民之貢是九職者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九貢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亦入弔用之數又且九貢言入弔用九賦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頒於受藏受用之府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疏〕凡式至之用。○釋曰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供玩好器物之用。○注謂先至互文。○釋曰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貢者式即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也貢即上文邦國之貢及萬民之貢也言式言貢互文者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貢據貢上爲名亦有用故云互文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用賦〔疏〕凡邦至具焉。○釋曰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歲終至會之。○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捴會計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好呼報反及內府皆同藏才浪反注同〔疏〕玉府至之藏。○釋曰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者言玉府以玉爲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注良善至之者。○釋曰言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者案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即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蠙劉薄田反徐音頻一音父賓反〔疏〕注佩玉至二玉。○釋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比德於玉引此者證王必服玉之意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者此亦玉藻文所佩白玉謂衝璜琚瑀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衝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葱衡者衝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衝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衝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案毛詩傳衝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衝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間者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者案弁師掌五冕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皆十二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疏〕王齊則共食玉。○釋曰謂王祭祀之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注玉是至玉屑。○釋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玉屑也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含戶暗反枕尸之鴆反楔先結反令力呈反飯扶晚反〔疏〕大喪至角柶。○釋曰大喪謂王喪共含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爲口實此不言贈玉飯玉者文不備復衣裳者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角枕者所以枕尸角柶者將以楔齒。○注角枕至以綏。○釋曰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者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故離騷有招魂篇云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者王有七廟及寢皆復焉獨言太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云角柶角匕也者案旣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柶杷拔屈中央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故鄭云復於四郊以綏言此者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笫側美反徐側敏反襗劉音澤徐待各反簀音責〔疏〕掌王至褻器。○釋曰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所有衣服之屬衽席者亦燕寢中臥席牀笫者謂燕寢中牀簀也凡褻器者亦謂燕寢中以燕字爲目衣服已下至褻器皆是燕。○注燕衣至之屬。○釋曰云燕衣服者巾絮者案內則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線纊此絮則纊也云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又言袍襗之屬者案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襗是也言之屬者寢衣之內所言不盡故言之屬以廣之云皆良貨賄所成者見上文云凡良貨賄之藏故知此良貨賄所成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者案曲禮云請衽何趾鄭注云衽臥席又案斯干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司農云單席則臥之簟席云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者既在燕寢之中私褻之器故知清器虎子之屬案內豎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飾頮沐之器彼褻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爲頮沐之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玉敦歃血玉器。○敦音對徐丁雷反注同盛音成下同歃色洽反徐霜臉反〔疏〕若合至玉敦。○釋曰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若司儀所云爲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

玉敦。○注敦槃至玉器。○釋曰言敦槃類者按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鄭玄云制之異同未聞此云槃類者以經云玉敦與珠槃相將之物故云槃類其制猶自未聞也云珠玉以爲飾者此槃敦應以木爲之將珠玉爲飾耳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者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槃盛血雖無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云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槃云尸盟者執之者案左氏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注云彘武伯名[illegible]國故曰彘也是盟小國執牛耳尸猶主也[illegible]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彼注云役之者傳[illegible]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沸[illegible]玉敦爲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illegible]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也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織音志一音至又如字爲于僞反遺唯季反下同〔疏〕凡王至藏之。○釋曰言凡王之獻金玉者謂金玉已下皆是擬王[illegible]受而藏之。○注謂百工至繡錦。○釋曰云謂百[illegible]謂金玉已下皆是百工爲王所作者可以獻[illegible]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名正法上於下[illegible]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illegible]月令后妃獻繭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illegible]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illegible]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illegible]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所尊敬[illegible]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illegible]取於君曰取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illegible]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illegible]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云通行曰饋者言通[illegible]於上及乎敵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藥陽貨[illegible]上於下曰饋膳夫職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illegible]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illegible]鄭云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illegible]十一年公羊云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illegible]威我也左傳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illegible]則否穀梁云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注云[illegible]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illegible]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illegible]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凡王至貨賄。○釋曰此謂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頒賜〔疏〕內府至[illegible]受九貢[illegible]九貢以下而言受案彼大府所云九貢已下[illegible]府是也即是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則此[illegible]

（而來內府皆受藏之也云良兵良器者此是冬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云以待邦之大用者謂諸侯來朝覲所須賜者也○注大用至須賜○釋曰掌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玩好之用玉府所給也此又言以待邦之大用明是朝覲須賜可知）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覲所獻國珍〔疏〕凡四至入焉○釋曰云凡四方之幣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遺卿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金玉及齒革之等金者謂若禹貢惟金三品之類玉者謂若禹貢球琳琅玕之類齒謂若象牙之類革謂若犀皮之類兵器者禹貢無貢兵器之法此周時有之凡良貨賄其不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此良者入內府以給王之用○注諸侯至國珍○釋曰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者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享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國珍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人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使所吏反〔疏〕凡適至奉之○釋曰言凡適四方使者謂使公卿大夫聘問諸侯若大行人所云間問省犒之等共其所受之物謂使者受將行之物則內府奉而與之○注王所至侯者○釋曰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據藏之此據用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小治直吏反〔疏〕注冢宰至予之○釋曰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大宰職文云凡邦之小治則冢宰專平之以其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徧古遍字下同復扶又反徐音服數音朔奇紀宜反枝字一音奇〔疏〕外府至灋者○釋曰云掌邦布之入出者邦者國也布如泉也謂國之所出有泉皆來入外府是其邦布之入也國之用泉者皆外府出與之是邦布之出也故揔云邦布之入出此言與下為目云以共百物者謂共國家器物之泉也而待邦之用者謂國家非常所用亦出泉與之也凡有灋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之者亦出泉與之○注布泉至一也○釋曰布泉也者此言布地官泉府云泉是布泉一也云布讀為宣布之布者此謂如秋官布憲彼布是宣布之布此布亦是宣布故讀從之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此鄭欲解泉布一物兩名之意地官泉府不言外不言布據其所藏為名此官言外言布取名於其流行於外為稱故鄭即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即布之義也云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或一作之謂出物使百工所營作或買之以充國用也云泉始蓋一品者即此經泉布是也云周景王已下並漢書食貨志文案彼周景王時患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興為秦泉重難用更令民鑄楡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楡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錢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莽即眞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其中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公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錯刀契刀即真作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刀罷契刀錯刀若然鄭云後數變易不復識舊本制者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云唯有五銖久行從漢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久行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於民間也案彼文其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圜好徑二分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今鄭言之者此並鄭言目所覩見以義增之耳又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為正也且王莽之大泉蓋與景王所鑄大泉亦異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齎音咨注同一音祖係反幾徐舉豈反〔疏〕共王至財用○釋曰從王至軍旅所須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云幣齎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齎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注齎行至多或○釋曰問幾月之齎者案聘禮記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是其問幾月之資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者齎資義一何得言禮家定作資故後鄭不從齎資兩字直是齊次為聲從貝變易耳）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疏〕凡邦至受焉○釋曰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疏〕歲終至不會○釋曰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鉤考之○會古外反下同治直吏反注同〔疏〕司會至之治○釋曰云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者案大宰云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鉤考之官還以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治八則逆都鄙之治逆皆謂鉤考知得失）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疏〕以九至會計○釋曰言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者九貢即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言令田野之財用云以九功之法合民職之財用者九功即是大宰九職之功所稅言之法者亦是稅法什一為常言令民職之財用者以其九職任萬民使之出稅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云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九式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財用云掌國之官府者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云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鉤考故亦言之矣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鉤考故掌其副貳云以逆羣吏之治者羣吏謂朝廷官府下及都鄙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鉤考之云而聽其會計者謂羣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聽斷之○注郊四至廣狹○釋曰此九式用九賦故以郊野已下依此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揔之言故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故舉漢法而言也契其最凡也者此之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云版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故以漢法況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下司書云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廣狹多少皆在於圖也）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攷音考〔疏〕以參至歲成○釋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注參互至為參互○釋曰言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者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鉤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鉤考之）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疏〕以周至廢置○釋曰周徧也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者以是鉤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有功者升進而置之有罪者黜退以廢之所詔告及冢宰者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并告之○注周

（猶至以告○釋曰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者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卽鉤考也故云亦鉤考以告也）

周禮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六

醢人

昌本麋臡（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麋誤麇）

茆菹麇臡（嘉靖本麇誤麋）

雜以粱麴及鹽（嘉靖本粱作梁此從木訛）

塗置瓶中（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瓶作甀當據以訂正公食大夫禮疏引此亦作甀）

麋骭髓醢（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骭誤肝疏中不誤釋文骭字有音）

菁菹韭菹（賈疏本作菁菹韭菁一本韭字作菲今本作韭菹者涉上經誤也故疏云以菁爲韭菁於義不可此賈疏作韭菁之證又云若爲菲字菲則蔓菁於義爲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韭不作菲也此一本韭字作菲字之證○按韭菹已見上不當以韭菹釋菁菹漢讀考據說文菁韭華也云司農注作韭華今奪華字是也又考疏云以菁爲韭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韭菁菹也韭華謂之韭菁漢人語尚如此後人奪下菁字賈時不誤疏內當作又菁菹韭菁菹者而轉寫亦奪菁字）

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嘉靖本毛本同釋文膊音博下同閩監本誤作鎛疏中同）

故云聲如豚拍（浦鏜云鍛鎛誤豚拍）

芹菹（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芹說文作菦云菜類蒿也案說文菦从艸近聲周禮有菦菹是故書當作菦今本省作芹）

箈菹（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箈爾雅作箔同釋草箔箭萌注引周禮曰箔菹鴈醢疏云彼文作箈鄭注箈箭萌字雖異音義同漢讀考謂經及司農作菭後鄭忽易爲箈注應有菭當爲箈四字○按箈字最譌）

此箈字既下爲之（浦鏜云既字下當脫竹字）

以與稻米爲餈（今內則餈作酏者誤也當據此注訂正彼注引周禮酏食云此酏當從餈此者此周禮也謂周禮酏食之酏當從內則作餈也淺人未識此酏指周禮因誤改內則作酏矣詳見漢讀考）

小切之與稻米（監毛本與誤爲）

同特設之（此本閩本特字牛旁剜改浦鏜云時誤特）

謂餈與糝實爲二豆（浦鏜云食誤實）

麋鹿爲菹（嘉靖本麋作麇誤案少儀作麋鹿）

皆腜而不切（浦鏜云腜記作聶注聶之言腜也）

麋爲辟雞（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麋作麇此本疏中引注亦作麇誤也少儀作麕）

從醓醢至鴈醢（毛本醓誤醢）

此謂報切節皆韲類（浦鏜云節疑卽字誤）

并醯人所共醢五十罋（閩本同監毛本下醯誤醢）

醯人

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饔餼（浦鏜云上誤下）

鹽人

對下經鬻鹽是湅治者也（毛本同閩監本鹽誤鹽下鬻鹽同）

鬻鹽以待戒令（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本監本鹽誤鹽注中同）

今湅治鹽以待戒令（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令誤命）

幂人

三酒加元酒（監本三誤二）

籩豆俎簋之屬（浦鏜云俎當簠字誤）

宮人

匽猪謂霤下之池（宋本同閩監毛本猪作豬嘉靖本豬字剜改○按猪者豬之俗古書皆作豬）

皆所以除其不蠲潔（惠挍本潔作絜）

與親匽猪同（惠挍本親作規此誤閩監毛本猪作豬○按規匽豬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今左傳作偃其義略同皆謂汙下之地鄭君實用左氏也）

勞事勞褻之事（余本嘉靖本褻作褻閩監毛本訛作褻疏中同）

掌舍

故書枑爲柜（嘉靖本柜作拒下同此本疏中亦作拒葉鈔釋文拒音矩）

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嘉靖本橐作櫜釋文亦作櫜此上從士非）

杜子春讀爲梐枑（說文木部枑行馬也从木互聲周禮曰設梐枑再重柜下不引周禮是與杜義同不從故書作柜也）

未卽有蟲可湅（此本及閩本蟲字剜改蓋本作蠹釋文本作湅橐賈疏本作湅蠹）

先鄭輙依故書拒（惠挍本輙作輒此誤閩監毛本拒作柜下同）

宜掘地爲宮（惠挍本地作壍此本地字剜改）

土在坑畔而高（毛本坑誤埍）

于都與鄭考叔爭車子都扳棘以逐之（惠挍本鄭作潁扳當作拔）

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毛本同閩監本肆改肄案禮記釋文大夫與士肄本又作肆同古肆習字多作肄此與釋文又作本合○按疏文之例當用肄）

掌舍主當之（浦鏜云當蓋掌字誤下當取同）

幕人

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主作王此本及惠挍本疏中引注亦作王當據以訂正浦鏜云王誤主從集注校）

在幄幕內之丞塵（閩監毛本丞作承此本下文張帟疏亦作丞塵）

綃幕魯也（浦鏜云綃檀弓作縿注縿讀如綃）

是王在幕設帟之事（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王誤主）

此增成先鄭也（浦鏜云先鄭下當脫義字非也）

掌次

法大小丈尺（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法改灋疏同）

則張氊案（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氊作氈注及疏準此此本注中疏中皆作氈）

設皇邸（唐石經諸本同邸從邑閩本作邸非釋文皇邸一本作皇羽邸案此因注云皇羽覆上經亦誤衍羽字疏云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是賈疏本不衍羽字也）

朝日祀五帝（嘉靖本祀誤祝）

旣接祭退俟之處（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旣誤謂疏中引注仍作旣不誤）

重帟復帟（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復作複疏中引注同）

明有幄幕可知（浦鏜云帷誤幄）

案外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浦鏜云小誤外兆誤祀案宗伯以下此本閩本闕今據監本毛本補下闕者準此）

季夏六月（惠挍本同監本夏下剜擠於字毛本排入此本及閩本缺然以字數計之不衍也）

此兩次設幄者（此本缺據閩監毛本補惠挍本此作必當訂正）

置一小帷（此本閩本闕據監毛本補惠挍本帷作幄此非）

帟重帟不同（此本閩本闕今據監毛本補浦鏜云與重席不同誤帟重帟不同從儀禮通解續挍）

南方赤帝赤奮若（此本闕據閩監毛本補浦鏜云奮若當熛怒之誤）

則幄幕者（浦鏜云張誤幄）

卽司儀所云宮方三百步壝土爲之是也（閩監本土誤士此本毛本

（誤上今訂正浦鏜云注誤所案義疏家引經注往往不加區別）

欲於幄中待事辨否及府（閩監毛本辦作辨此本作办惠挍本作辦今訂正浦鏜云及府當衍）

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或及席（此本缺據監毛本補浦鏜云上或字衍或及席三字非記文疑有誤按上或字或及席三字閩本實闕）

案尚成王周官云（閩監毛本尚下有書）

鄭知帟柩上承塵（惠挍本下有者）

升自西階（監本西誤兩）

云次在洗東者大射文（此大射注）

故堂西比耦也（監本比誤北）

大府

口率出泉（此本毛本口誤曰今據閩監本訂正）

占賣國之斥幣（嘉靖本斥作斥釋文作斥）

玉府

下有雙璜衡牙（岳本嘉靖本衡作衝此本疏中引注亦作衝牙作衡者涉上蔥衡而誤按毛詩傳亦作衝牙釋文衝牙昌容反狀如牙）

下有雙璜衡牙者（閩監毛本衡改衝非下於未著衡牙同）

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惠挍本作衝牙此誤）

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浦鏜云國語火下有灾字按賈疏連引服氏注云珠水精足以禁火蓋古本無灾字）

角柶角匕也（宋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匕誤七今訂正）

元謂復於四郊以綏（段玉裁云綏鄭當作緌）

但所復衣裳（閩本同監毛本復誤服）

以冕服復於大廟（毛本於誤以浦鏜云廟經作祖）

凡褻器（余本同唐石經嘉靖本閩監毛本褻作褻字從埶非從執也當據以訂正注及疏準此）

今小卧被是也（惠挍本小作之此誤）

敦槃類（嘉靖本槃作盤非下仍作槃）

當以槃盛血也（閩監毛本槃作盤下珠盤同）

贄牛耳桃茢（監毛本贄作替）

以桃茢沸之（惠挍本沸作拂此誤）

故哀公十七年（惠挍本作十三年○按依左傳是十七年惠所據宋本注疏誤耳）

名正注上於下曰饋（惠挍本名作若饋作賜當訂正）

臣取於君曰取（惠挍本下取作假此誤）

以齊大國專（惠挍本國專作於魯此非）

內府

朝覲之頒賜（岳本嘉靖本頒作班注皆用班字）

案彼大府所云（惠挍本作卽是大府所云此本卽是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案彼非）

卽是注云（惠挍本作案彼注云此本案彼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卽是與上文正互誤）

由大府而來（惠挍本由下有此）

諸侯朝覲所獻國珍（此本疏中釋經亦作朝覲下釋注仍作朝聘案宋本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皆作聘字賈疏引覲禮以釋朝引聘禮以釋聘明聘字是也）

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享是也（浦鏜云經一作四龜金以下約覲禮四享節注）

謂使公卿大夫聘問諸侯（惠挍本作公卿以下此本以下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大夫）

大宰職文云（閩本同監毛本文誤云）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專平之（惠挍本作大事決於王小事則冢宰專平之此本脫誤）

外府

布讀爲宣布之布（諸本同漢制考作讀如案疏云此讀如秋官布憲彼布是宣布之布此布亦宜布故讀從之然則賈疏本亦作讀如也漢時布帛宣布蓋兩讀此擬其音而義卽隨之同一布字不必改也○按此當作讀爲凡讀爲下用本字者皆同字同音而義不同也）

不復識本制（賈疏本作不復識舊制○按此賈改字以申其義耳）

至漢惟有五銖久行（宋本嘉靖本及漢制考惟皆作唯案賈疏亦作唯）

貨布長二尺五寸（岳本嘉靖本漢制考賈疏皆作二寸五分此誤當訂正）

足枝長八分（此本疏中枝作支誤）

右文曰貨左曰泉（宋本嘉靖本漢制考同閩監毛本左下衍文字案此本右下文字剜擠蓋上云右文曰貨左文曰布此蒙上故云右曰貨左曰泉二文字皆衍）

邦者國也布如泉也（惠挍本作邦國也布泉也此衍）

此謂如秋官布憲（惠挍本謂作讀此誤）

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輕（漢制考云武帝鑄五銖疏謂孝文作五銖誤也）

形如錢（漢制考作形如刀此本刀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錢）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直五千（惠挍本漢制考同直字不複衍閩監毛本錯誤鏤五誤一）

異作泉布（惠挍本異作直當訂正漢制考亦誤）

其中有大布次布（漢制考中作布）

元鳳年更造貨布（惠挍本漢制考元作天此誤）

弃以劉有金刀（惠挍本漢制考刃作刀此誤）

不復識舊本制者（此本本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入惠挍本無舊）

見行此三者（漢制考三誤二）

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漢制考同閩監毛本支改枝○按枝是）

此並鄭言目所覩見以義增之耳（浦鏜云今漢志與鄭注同豈賈君所見本異邪案唐初本漢書當如賈疏所言今本多者蓋依鄭注增加）

共其財用之幣齎（閩毛本同釋文監本齎作齎唐石經作齎從齊從貝嘉靖本省作齋）

從貝變易（此本及閩監本貝誤具嘉靖本毛本不誤今訂正）

問行用常知多少而已（浦鏜云當誤常）

司會

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閩監毛本財用改灋者非下文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承此言之）

春令入貢（惠挍本作令春閩監毛本令誤合）

盡是田野（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田誤四）

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惠挍本同閩監毛本上羣作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七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正音征注同比毗志反見賢遍反下同簿步故反下同蠹都路反〔疏〕司書至職幣○釋曰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周知入出百物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其司會主鉤考司書掌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鉤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百物財用一也云以敘其財者敘謂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幣者書百官所用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其幣使入於職幣之官不入本府○注九正至朽蠹○釋曰知九正謂九賦九貢者案上司會有九賦九貢此司書則有九正無九賦九貢故知九正則是九賦九貢也言九正者謂此二者之財皆出於正稅故鄭云正稅也又云九事謂九式者云式者據用財言之九事據用財所爲之事其理一也云變言之者重其職謂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也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八法八則之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明知敘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爲之簿書擬與司會鉤考之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者此增成先鄭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云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者釋經百官餘幣不入於本府而入於職幣之意若入本府即是久藏將恐朽爛蠹敗故入職幣使人占賣之本在生利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疏〕注上謂至財用○釋曰知上謂王與冢宰者案內府職云凡王及冢宰賜與則共之明此上中有冢宰可知云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者案上膳夫庖人及外府等皆言王及后不會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關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械戶戒反畜許又反〔疏〕三歲至徵令○釋曰言三歲者三年一閏天道小成考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百官也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謂兵器弓矢戈殳戟矛此等則器械之數皆知之以知田野謂百畝之田在野夫家者謂男夫婦女六畜者謂馬牛羊豕犬雞之數又云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者案大司徒地有十等不言丘陵墳衍原隰者略言之也又云以逆羣吏之徵令者逆謂鉤考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監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注械猶至不稅○釋曰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者山林不茂爲童川澤無水爲枯所稅者稅其有今山林不茂則無材木川澤無水則無魚鼈蒲葦故不稅之）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斂力驗反〔疏〕凡稅至貳焉○釋曰言凡稅斂者謂若地官閭師旅師徵斂之官所欲稅斂掌事者皆來司書處受法焉及事成收斂畢入要寫一通副貳文書名爲要入司書故云入要貳焉必來受法又入要貳者以司書知財器已下之數擬後鉤考之也○注法猶至畢也○釋曰云應當稅者之數即上田野夫家之等是其本出稅者之數也）

凡邦治攷焉。（考其法於司書〔疏〕凡邦治攷焉○釋曰邦之所治有善惡皆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知其功過故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種章勇反〔疏〕職內至賦用○釋曰云掌邦之賦入者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辨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而執其總者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又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者官府財入謂若關市之稅都鄙之財入都鄙謂三等采地采地之稅四之一言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擬鉤考以逆邦之賦用之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鉤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注辨財至之屬○釋曰言辨財用之物使種類相從者但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之致於衆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云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言之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寫戶嫁反〔疏〕凡受至書之○釋曰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竝副寫一通勑令文書與職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注受財至某事○釋曰云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案御史職云宰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則御史贊王爲辭下職內是其貳令職內則書之爲本案然後給物與之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衆府所以得有物出與入者職內雖分置衆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故大府職云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亦參互鉤考之〔疏〕及會至之出○釋曰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鉤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之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又云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謂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竝鉤考之○注亦參互鉤考之○釋曰鄭云參互鉤考者案司會以參互考之鄭彼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鉤考此職內逆職歲明兼有司書之要貳故言參互言亦者亦如大府也）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鉤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他○藏才浪反〔疏〕而敘至移用○釋曰案司書云以敘其財鄭彼注云敘猶比次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入職幣也此言敘財亦謂比次職內藏中餘見爲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若然職內既非常府其所藏者唯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編必綿反又必連反一音方千反〔疏〕職歲至攷之○釋曰云掌邦之賦出者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所入於衆府所用之多少皆主之故云掌邦之賦出但九貢九賦九功之用皆主之特言賦者亦如職內云賦是總稱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其相鉤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注以貳至存之○釋曰云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者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令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爲案以待會計而考之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疏〕凡官至職歲釋曰官府都鄙出財用皆來受灋者以其出財用皆爲有事事有舊灋用有常職歲出財皆有舊灋式在於職歲故須受灋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之尊卑〔疏〕凡上至授之○釋曰上謂王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事則職幣所云小用賜予是也故云以敘與職幣授之）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助司會鉤考羣吏之計〔疏〕及會至逆會○釋曰案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灋出財用及至也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法贊助司會鉤考會計之事故云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疏〕職幣至之幣○釋曰職幣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灋式與之故云掌式灋以斂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注幣謂至軍旅○釋曰云幣謂給公用之餘者以其此官主斂餘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知凡用邦財是軍旅者見經斂官府都鄙別言用邦財故知用邦財謂國之大事唯有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拼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拼音拯○〔疏〕振掌至餘財○釋曰振者拼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檢掌事奉王命有所造爲故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受取故云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至互之○釋曰知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者以其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爲又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

（而後斂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奠定也故書録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録定其録籍鄭司農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楬其列反著直略反徐張恕反）【疏】（皆辨至賜予○釋曰上經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一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其録者謂定其所録簿書色別各入一府以書楬之者謂府別各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楬又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詔猶告也職幣既知府内則告上之王與冢宰小用賜予之事此謂常賜予玉府所云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及内府云凡王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與外府及典絲枲三官言賜予者與此職幣同亦是國家常賜予）歲終。則會其出。【疏】（歲終則會其出○釋曰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謂贊司會會之事也）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司裘至之服○釋曰言爲大裘者謂造作黑羔裘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云以共王祀天之服者謂四時所有祭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雖據衣服則知崐崘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注鄭司至示質○釋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爲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善也中秋鳥獸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中音仲注同毨音毛毨先典反與音餘鶉音淳）【疏】（中秋至羽物○釋曰良善也仲秋所獻善裘者爲八月誓獮田所用故獻之王乃行羽物者行賜也以羽鳥之物賜羣臣以應秋氣也○注良善至羽物○釋曰云中秋鳥獸毨毨者此是尚書堯典文案彼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引之者證仲秋有良裘意故鄭云因其良時而用之也司農云良裘王所服者先鄭意良裘王所服故仲秋獻之羣臣所服裘在下經季秋獻功裘是也後鄭不從之者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此良裘若是王之所服裘何得在仲秋故後鄭不從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獮田用黼裘與此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但無正文約與之同故言與以疑之也言黼裘者白與黑謂之黼謂狐白與黑羔合爲黼文故謂之黼裘秋氣嚴猛取斷割之義故用黼謂之良裘者下經功裘之等臣所服見人功麤良裘與大裘皆君所服針功細密故得良裘之名又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即此雀之屬此鶉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鶉也云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者此並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仲秋行羽物與月令仲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又云仲春鷹化爲鳩止殺之時故云與其將止云班羽物者揔結春秋二時皆大班行羽物）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麛音迷）【疏】（季秋至頒賜○釋曰案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者功裘之内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頒賜○注功裘至所服○釋曰言功裘人功微麤者此對良裘與大裘人功微密此裘人功麤故名功裘又云謂狐青麛裘之屬者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褎青豻褎褎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麛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合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子下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麛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麤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彼云羔裘注引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又云狐裘者鄭注玉藻引孔子黃衣狐裘謂是十月農功畢臘祭先祖之服據鄉來所解四種之裘君臣同有以其經云以待頒賜唯據其臣若據天子諸侯除大裘之外亦入此功裘之中案玉藻乃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服亦入此功裘之中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之意以良裘王所服故此功裘是卿大夫所服後鄭引之在下者經云以待頒賜據臣而言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卿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鵠古毒反爲祭于僞反以與音預下得與同行下孟反比毗志反下同而中丁仲反下天子中之以下中之而難中以中皆同所射食亦反下白射所射共射皆同臺諸允反木亦作準著直略反又張略反參素感反千五五旦反劉音鴈本又作犴遠于萬反正音征下同鳱音干劉音鴈一音岸）【疏】（王大至其鵠○釋曰言王大射者王將祭祀選助祭之人故於西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羣臣等行大射之法故云王大射也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者虎侯者謂以虎皮飾其側九十步之侯王自射之也熊侯者以熊皮飾其側七十步之侯諸侯射之也豹侯者謂以豹皮飾其側五十步之侯孤卿大夫已下射之也云設其鵠者其鵠還以虎熊豹皮爲之方制之三分其侯鵠居其一故云設其鵠也云諸侯則共熊侯者謂畿内諸侯三公王子母弟熊侯亦如王之熊侯諸侯自射之豹侯者亦如王之豹侯羣臣共射之也卿大夫者謂王朝卿大夫則共麋侯者亦五十步以麋皮飾其側君臣共射之云皆設其鵠者熊侯已下亦以熊豹麋之皮爲鵠三分其侯鵠居一焉故云設其鵠也○注大射至爲豹○釋曰知大射爲祭祀射者見禮記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既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故知大射是將祭而射也云王將有郊廟之事者郊謂祭五天帝於四郊不言圜丘王祭昊天亦有可知廟謂祭先王先公皆是也云以射擇諸侯至得與於祭皆禮記射義文案彼云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即云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大射擇諸侯羣臣貢士得與祭之事也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若六命賜官及建其長立其兩可得及卿此經卿與大夫同麋侯明諸侯之内唯有三公王子弟也言封畿内者此謂王子弟無官直得采地而已言封畿内者對晉衞晉鄭之等封在外爲諸侯者也云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者案載師大都任畺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家邑任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云其將祀其先祖亦與其羣臣射以擇之者諸侯亦與畿外諸侯同五廟卿大夫亦三廟此經不云孤孤六命亦與卿同是其祀先祖之事也云凡大射各於其射宮者謂從王已下至大夫大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射宮之中知然者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鷩自外而來入明王已下皆於郊學也云侯者其所射也者以其雖有正鵠之别侯是總名故云侯者所射也云以虎熊豹麋之故飾其側者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有兩傍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之以爲摹謂之鵠著于侯中者梓人爲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居於侯中云所謂皮侯者所謂梓人張皮侯而棲鵠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者遠近三等人有尊卑分爲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射虎侯諸侯卑於卑于其有射射熊侯明功王祭亦射熊侯卿大夫畢[illegible]豹侯五十[illegible]豹侯諸侯[illegible]有二侯故[illegible]以其唯有[illegible]卿射記案[illegible]侯直言九[illegible]椮侯七十[illegible]十者九十[illegible]侯與彼畿[illegible]七十弓豹[illegible]十干五十[illegible]椮侯者椮[illegible]飾也云遠[illegible]同於天子[illegible]射義文鄭[illegible]故爲鵠毛[illegible]

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者此先鄭之意見鄉侯五十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一丈故云十尺此先鄭唯解五十步侯於義則可若九十七十五十其侯揔方一丈則不可故後鄭不從云四尺曰鵠者案梓人三分其侯鵠居一焉則無此方四尺曰鵠故後鄭亦不從云二尺曰正者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大射之侯也又云張五采之侯遠國屬賓射之侯也若然賓射射正大射射鵠此既大射正鵠雜言故後鄭亦不從也云四寸曰質者言質即詩云發彼有的及鵠皆是一物其鵠不止四寸而已故後鄭亦不從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者其侯道則去侯遠近之道故引鄉射記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者二寸據把中側骨中身也弓別取二寸以爲侯身也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者據虎侯也又云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者據熊侯也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也者據豹侯麋侯也云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者破司農揔方七尺曰侯之言云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者崇高也上下爲崇橫度爲廣如鄉者侯中丈八丈四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云參分其廣鵠居一焉者謂三分丈八丈四一丈之侯各取一分而爲鵠故云三分其廣鵠居一焉又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自此已下皆重釋鵠居一焉之義以其侯中丈八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其侯中丈四尺取丈二尺三四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爲三分二寸併爲六分取二分名爲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故云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一丈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名爲少半寸故云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云謂之鵠者此鄭釋鵠還是虎豹等皮名爲鵠意故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者案淮南子鳱鵠知來俗云鳱鵠是小鳥捷黠者也故云鳱鵠小鳥而難中云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者案禮記射義云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若然正鵠相對之物若鵠爲鳥正亦爲鳥若鵠爲直正則爲正直之正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是正鵠之名各有二義又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伏猛討迷惑者虎熊豹是猛獸將以爲侯侯則諸侯也是示能伏得猛厲諸侯麋者迷也將以爲侯示能討擊迷惑諸侯云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者以其祭者是大事射者觀德故爲大禮故於三侯之上取義衆多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案孝經云天子諸侯大夫皆言爭臣士則言爭友是無臣也大射者所以擇臣士則無臣可擇故經不言士之大射士自無大射之禮得與天子大射者以其得助祭故也是以鄭注云豹侯鄉大夫已下所射已下即士也至於賓射士自爲賓射故射人云士豻侯二正不得與天子賓射是以鄭射人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是也云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不從故書者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

大喪廞裘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飾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廞許金反又火飲反遣弃戰反興虛譬反下同）

〔疏〕大喪至皮車○釋曰大喪謂王喪廞猶興也興象生時裘而爲之謂明器中之裘即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注皮車至小耳○釋曰皮車遣車之革路者案冬官考工記飾車欲侈棧車欲弇除棧車之外皆用革輓即此皮車非專革路鄭特云皮車革路者此司裘所飾唯革路而已云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者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廞者衆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興興謂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必知爲陳非爲興是者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圉人云廞馬亦如之即是所廞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從先鄭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云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者案禮記檀弓孔子云謂爲俑者不仁鄭以俑爲偶也故鄭云神之偶衣謂作送死之衣與生時衣服相似又云物沽而小者沽麤也謂其物沽略而又小即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是也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

〔疏〕掌皮至獻之○釋曰云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者許氏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秋斂皮者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注皮革至王用○釋曰知良者入司裘者以其司裘掌爲王大裘以下故知良者入司裘也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疏〕遂以至百工○釋曰上文獻良者入司裘其餘入百工因上事故云遂也百工者即冬官六十官主作器物若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也○注式灋至故事○釋曰云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若裘氏作裘函人作甲冑謂皮革皆有用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

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

（當用氈則共之毳毛毛細縟者○毳尺稅反縟音辱）

〔疏〕共其至邦事○釋曰鄭云當用氈則共之謂若掌次張氈案是當其用氈則掌皮共毳毛與冬官使作氈與掌次也

歲終。則會其財齎。

（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見賢遍反）

〔疏〕歲終至財齎○釋曰歲終周之十二月則會計其皮之本數之財及出與人物之齎計知多少也○注財斂至爲資○釋曰財斂財本數者經云財與齎二者並據皮革而言也言斂財本數者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數是本數也云及餘見者謂出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予人以物曰齎者齎有兩義上外府注行道曰齎此皮革無行道所用之義故齎爲出給與人物解之也云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者漢時考使謂之計吏有詔賜與之則曰齎引之證齎是與人物也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先鄭意一部書齎或爲資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稍食吏祿稟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

〔疏〕注版謂至宿衛○釋曰內宰既職當內事與大宰主外事相似故知版之所書者謂宮中閽寺之屬并宮中官之子弟皆屬內宰書之於版焉既主內事故知所圖者不出王及后世子之官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又知政令謂施閽寺者以其閽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戒令內宰爲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閽人寺人也不言內小臣及內豎者蓋亦施之也云稍食吏祿稟也者吏即閽寺弟子宿衛后宮者宮正所均謂宿衛王宮者以米稟爲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見在空闕也云人民吏子弟者以其所均稍食是吏之子弟明所分宿衛還是吏之子弟也

以陰禮教六宮。

（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昏禮母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

〔疏〕以陰禮教六宮○釋曰先鄭意以陰禮婦人之禮教六宮之人自后已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後一人六宮即后也○注鄭司至宮事○釋曰先鄭知陰禮婦人之禮者以其將用教婦人故知陰禮是婦人之禮也云六宮後五前一者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爲之南北相當耳云王之妃百二十人至八十一人此是禮記昏義之文彼據周法引之者先鄭意欲見內宰教此六宮之人也玄謂六宮謂后不從先鄭者若此文兼后至女御應言及與凡殊之下別自教三夫人已下此文既在於上明專教后一人而已云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者漢舊儀有此事也引昏禮者證婦人稱宮之意也

以陰禮教九嬪。

（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省所景反）

〔疏〕注教以至省文○釋曰司農意上文教六宮之人訖此復教九嬪者先鄭意以九嬪掌婦學之法使之教九御故內宰更別教之也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三夫人已下不言三夫人世婦者舉中以見上下省文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奇紀宜反衺似嗟反本亦作邪紝女金反組音祖紃似倫反線仙戰反字亦作綫）

〔疏〕以婦至功緒○釋曰內宰以婦人職業之法教九御上文世婦已上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已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云使各有屬者女御八十一人九人爲一屬屬猶聚也九人同時御又同爲一事○注婦職至之事○釋曰婦職謂織紝織紝爲一事組紃又爲一事縫線又爲一事三者皆婦職也案詩注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雖貴無得遊乎率先之意[illegible]蠱惑媚道更相呪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又有官禁云敢行婦道者若然媚道謂妖邪巫蠱以自衒媚故鄭舉漢法證經奇衺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祼古亂反[illegible]）

〔疏〕大祭至如之○釋曰[illegible]

以王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王爵授后故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王酳尸后亞王而酳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盎齊以酳尸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注謂祭至為飾○釋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祼此云祼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祼獻瑤爵之事故摠言宗廟也云王旣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者案郊特牲云旣灌而出迎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旣祼而出迎牲后乃從祼也案司尊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旣灌而出迎牲以旣灌之中不言無后灌是以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迎牲後后乃祼鄭以迎牲是王事欲取王事自相亞故退后祼於迎牲後也又引祭統已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有從王亞祼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入豆入籩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殽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為饋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酳尸后亞獻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為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醆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魯用王禮即知王酳尸亦用玉醆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摠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

疏 正后至之儀○釋曰云正后之服位者服謂若內司服褘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而詔其禮樂之儀者后之行禮之時皆合于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后使依於法度故云詔其禮樂之儀也○注薦徹至立處○釋曰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者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避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及阼所立處者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侑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當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

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齍音咨

疏 注助九至豆籩○釋曰贊助也鄭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以經云贊九嬪之禮事則助九嬪經自明矣知九嬪贊后者即鄭所引九嬪職贊后為后薦玉齍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是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
也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 凡賓至皆贊○釋曰賓客則王同姓及二王後以其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祼者謂行朝覲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訖乃賓於戶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注謂王至之禮○釋曰鄭知賓客是王同姓及二王之後者見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則是上公乃有再祼王先一祼亦后再祼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稱公則知二王之後有后祼也又案巾車云同姓金路鄭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為侯伯得與上公同再祼亦有后祼可知者同姓為子男者則與異姓同一祼無后祼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但祼時大宗伯代后至于拜送則后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云祼之禮亞王而禮賓者案聘禮有以醴禮賓之言故鄭依而言之若據大行人則云祼也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后之祼者饗燕亦與焉案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飲酒之禮唯有饗燕耳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其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屨升坐其爵以醉為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內宰皆贊后也引坊記者陽國之侯來朝於穆侯穆侯饗陽侯之時穆侯夫人亦助君獻酬于賓其時陽侯見穆侯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歸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引之者證古者諸侯夫人助君饗賓明天子后亦有助王饗燕賓故經云后祼獻之事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

疏 注謂諸至賓客○釋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謂若酒正云致后之賓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于賓客注明后亦致牢禮於賓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云女賓之賓客者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為命婦

疏 凡喪至服位○釋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注使使至命婦○釋曰以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治之故經云使明使其屬之上士治之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者以其對外命婦故知內命婦是九嬪已下可知也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故不言也司農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先鄭見禮記玉藻曰君命屈狄是子男夫人彼是后命之明王朝之臣亦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可知玄謂士妻亦為命婦者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于朝妻榮于室明士妻亦為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其命婦皆據大夫不舍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為識故唯據大夫為命夫其妻為命婦不及士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思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
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䊷與陰禮婦人之祭禮○淳劉諸允反注皆同徐音純朝直遙反下同介音界或作分非純諸允反下同䊷音紙與音餘

疏 凡建至陰禮○釋曰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八遷大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謂司市所居置其敘謂胥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謂諸行列肆之等陳其貨賄貨賄為有諸物皆陳列之也出其度量謂內宰佐后出度之丈尺量之斗斛及出淳之幅廣狹并制之丈八尺又於市中祭之以陰禮謂婦人之祭禮也○注市朝至祭禮○釋曰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者謂建國必須有市朝故鄭即覆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云陰陽相成之義者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云次思次也者地官司市云思次介次彼注破思為司字解之云敘介次也者亦司市文介副也謂若胥師賈師等所居也案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為行列并思次介次共為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云陳猶處也者謂處置其貨賄也云度丈尺也者律歷有分寸尺丈引五度今只言丈尺略言之也云量豆區之屬者此案左氏昭公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又案律歷五量龠合升斗斛此獨言豆區者之屬中含之又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為市中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云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丈八尺純四䊷與此二者並增成子春義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䊷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中音仲

疏 中春至祭服○釋曰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內宰以仲春二月詔告也告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於北郊云以為祭服者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為祭服也○注蠶于至室焉○釋曰云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案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鄭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于北郊純陰為尊也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案馬職云禁原蠶者彼注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仲春始蠶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異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內人主謂九御

疏 歲終至功事○釋曰歲終亦謂周之季冬內宰則會計內人女御之稍食稍食則月請是也云稽其功事者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注內人主謂九御○釋曰知內人主是女御者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獻功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

疏 佐后至罰之○釋曰佐后而受獻功者謂內宰佐助

（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布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布帛之等纖小者則細良纖大者則麤惡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爲義也云而賞罰之者良則賞之麤則罰之以示懲勸也○注獻功至秋獻功○釋曰鄭知獻功是九御之屬者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九御之屬可知司農云烝而獻功謂冬獻功玄引典婦功職秋獻功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疏〕（會內宮之財用○釋曰以其云內宮是摠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故鄭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也）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調徒弔反度待洛反或如字）〔疏〕（正歲至其守○釋曰正歲謂建寅之月歲始故摠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俸之人因歲始又施其女功絲枲之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者亦以歲始憲謂表縣禁令于王之北宮北宮則后宮而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其情慢者也○注均猶至衛者○釋曰鄭以均爲調度者受月請者尊卑各有常度今均之者謂調之使依常度云謂之北宮者係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者欲見王有六寢后有六宮各自不同必繫王而言者婦人有三從之義后雖自有六宮必資王之禁令故繫王而言也云守宿衛者謂若宮伯所掌士庶子者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穜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穜稑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稑音六本又作穋同之種章勇反注藏種同傳直宣反下同番音煩孳音茲又作滋又上時掌反而徧云音遍絕句從容如字）〔疏〕（上春至于王○釋曰上春者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與故云上春也內宰以上春建寅之月又詔告王后帥領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者一則詔王耕事二則示於宮內無傷敗之義也○注六宮至婦禮○釋曰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者王妃百二十人使之多爲種類藏種者亦是種類蕃孳之祥故使藏種也云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者生此種乃獻之非直道此種不傷敗示於宮內懷孕者亦不傷也云且以佐王耕事者王親耕后親蠶皆爲祭事今后雖不耕藏種獻之者亦是佐王耕事云共禘郊也者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云等皆用之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者今世見有此先種後孰後種先孰目驗可知也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穜稑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此已下亦是增成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而云三夫人以下則餘三夫人亦得爲三夫人以下也云每宮者后六宮故云每此言與下爲目也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三人者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九人者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云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即停故云唯其燕息焉云從后者五日而沐浴者凡侍尊者須潔淨故須沐髮浴身體也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摠遍故云十五日而遍云者無正文鄭以意配之故言云以疑之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遍因即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並焉者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令力呈反）〔疏〕（內小至服位○釋曰敘官云奄上士四人案夏官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則大僕掌王命及服位此小臣亦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注命謂至通耳○釋曰云命謂使令所爲者以其后無外事明云命者是使令所爲云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者以此經及上經皆云王后下文則皆云后鄭恐人以爲別有義意故云通耳無義例也）后出入。則前驅。（道之）〔疏〕（后出至前驅○釋曰此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是其常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道音導相息亮反注同爲后于僞反）〔疏〕（若有至之俎○釋曰云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者此三者事至無常故云若若不定之辭也則擯者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三事皆與后爲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云徹后之俎者謂后於東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之○注擯爲至之俎○釋曰言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者后爲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爲也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云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者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亥主婦醋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好呼報反下同遺唯季反）〔疏〕（注后於至遺之○釋曰后於其族親者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謂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也王后意行所善遺小臣往以物問遺之四方諸侯言事卿大夫言令者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時有言教至焉故云令也后於畿外全無言教所及故以事言之也）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見賢遍反下同掖劉音亦）〔疏〕（注陰事至北宮○釋曰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者謂若九嬪職後鄭所云者是也又云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者王於北宮求爲謂若縫人女御爲王裁縫衣裳及絲枲織紝之等皆是王之所求索王之所造爲者也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閽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觀古亂反）〔疏〕（閽人至之禁○釋曰言閽人者墨者使守門閽人守王宮中門耳中門者王有五門雉門爲中門掌守雉門之禁譏其出入之者也○注中門至兩觀○釋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者雉門外有皋庫內有應路故云於外內爲中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illegible]一曰畢門者取尚書顧命云二人雀弁立於畢門之內路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爲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玄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門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故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又引春秋傳者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公羊傳曰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今鄭所引不與彼傳同者鄭勸傳非彼正文也引之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矣）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衰徐音崔識式志反又音式尨士江反易以豉反徐音陽）〔疏〕（注喪服至狂易○釋曰鄭云喪服衰絰也者案下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屨謂杖齊衰扱衽[illegible]雖公門脫齊衰[illegible]云凶器明器也者案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此經凶器亦應兼有就器而云凶器明器者以主人致器爲主也云潛服若衷甲者謂若襄公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是也云兵物皆有刻識者案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氏之甲有物是也云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者案閔二年晉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先丹木曰狂夫阻之是也）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帥色類反注同使色吏反將帥子匠反苛本又作呵呼河反又音何徐黑嗟反）〔疏〕（注三者至出入○釋曰云當須使者符節者道路用旌節乃得行耳）以時啓閉。（時漏盡）〔疏〕（時漏盡○釋曰漏盡者謂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就時之間大判九日按一刻）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辟行人使無干也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爲于僞反）

（闢本又作辟婢亦反避也注同）〔疏〕（注辟行至中者。釋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謂若宮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爲外命夫鄭雖不解外內命婦其外命婦則摠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已下也）掌埽門庭。（門庭門相當之地。埽素報反）〔疏〕（注門庭至之地。釋曰閽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雖中門外之地謂之門庭也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埽之也）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燎力召反又力弔反）〔疏〕（大祭至廟門。釋曰喪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者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注燎地至之外。釋曰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臈燭矣對人手爇者爲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凡賓客亦如之。〔疏〕（凡賓至如之。釋曰賓客在宮中廟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爲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糾猶割察也。相息亮反下及注同道徒報反後同）〔疏〕（注內人至察也。釋曰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謂男女沒入斯宮爲嬪者也）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疏〕（注有司至世婦。釋曰知有司是宮卿世婦者案春官宮卿世婦云掌樂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於有司明是男子官宮卿所掌女宮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帥女宮者也）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七世婦）〔疏〕（注世婦至世婦。釋曰上云有司是宮卿世婦恐此亦是彼世婦故鄭云二十七世婦以寺人是奄者故得佐世婦治喪事禮事即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未可以闕於禮。臨良鴆反後同）〔疏〕（注從世至於禮。釋曰鄭知從世婦不自弔臨者此直言凡內人弔臨于外不指斥其事故知不自弔臨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云若哭其族親者世婦所掌弔唯云弔卿大夫云哭族親據理而言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便婢面反朝直遙反下同）〔疏〕（注內后至自復。釋曰鄭知豎是童子者謂若春秋左氏叔孫穆子於庚宗婦人生牛牛能奉雉使爲豎也又知童子無與爲禮者案禮記玉藻云童子無事則立於主人之南北面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者經云凡通小事復白也明大事待朝自復不使內豎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爲于僞反注下同）〔疏〕（若有至人蹕。釋曰此豎爲祭祀賓客喪紀三事爲內人蹕者皆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內人蹕止行人也。注內人至小事。釋曰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爲粢盛也云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其蹕止行人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內豎掌小事者蹕也）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褻器振飾類沐之器。遣棄戰反後遣車皆放此類呼內反）〔疏〕（王后至遣車。釋曰后喪遷於宮中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云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謂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爲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此內豎執褻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執褻器從之若生時亦執褻器從也。注褻器至之器。釋曰鄭知喪遷是將葬朝於廟者以其喪柩遷在宮中唯有朝廟時故禮記檀弓云周朝而遂葬是也云褻器振飾類沐之器者以其從遣車若生然從后后之私褻器小器唯有振飾類沐之器故爲此解也若彼玉府云凡褻器鄭注以爲清器虎子不爲振飾類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沐等連文但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者故此注褻器爲振飾類沐之器不爲清器虎子也知其振飾類沐器者案特牲爲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爲振飾槃匜爲盥手明其類面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婉於阮反娩音晚見賢遍反月上時掌反放方往反）〔疏〕（九嬪至王所。釋曰云掌婦學之灋者謂婦人所學之法即婦德已下是也言以時御敘于王所者謂月初卑者爲始望後尊者爲先是也。注婦德至月紀。釋曰鄭知婦德謂貞順已下義如此者但此經雖有四事之言無事別目案內則云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故鄭此注婦德謂貞順當彼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娩還當彼婉娩也此云婦功謂絲枲還當彼執麻枲已下惟婦言注與彼少異此注以婦言謂辭令彼內則注以婉爲言語娩之言媚也謂容貌也不同者以彼經無四事之言故分婉語娩爲二事以充四德此有四事之言故并婉娩爲容貌別以辭令解婦言然彼以婉娩亦兼婦言者以其言語婉順亦得爲容貌故也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者欲見三夫人及后各當一夕不爲九御也言此者釋經稱女御爲九御之意云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者釋經使九嬪教女御之意云既習於四事即經婦德之等是也云又備於從人之道謂御序之事即經各帥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是也云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者此釋經以時御敘于王所之事云亦九九相與從王者亦上居宮及以作二事皆九人相配故以亦之也云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者案左傳云君子晝以訪問夜以安身女者定男於夜節宜其氣故云勸王息也云亦相次敘者亦上居宮有次敘也云凡羣妃御見已下無正文鄭以意消息婦人者陰象月紀故月與后妃其象也云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者案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云亦十五日而徧云者言亦者亦上居宮言云者亦無正文故以云疑之也云孔子云已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王燕寢而御之意）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齍音咨劉音祖稽反敦音對。）〔疏〕（凡祭至豆籩。釋曰言凡祭祀者后無外事雖有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故云凡祭祀贊玉齍者但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齍簋贊助也助后薦玉齍也云贊后薦徹豆籩者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注玉齍至爲玉。釋曰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盟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以玉飾敦謂若玉府云珠盤玉敦但彼以珠槃盛牛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爲異耳云后進之而不徹知者豆籩云薦徹王齍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其簋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韭菹醓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后事）〔疏〕（注當贊后事。釋曰后之有事於賓客者唯有諸侯來朝王親饗燕后當助王饗燕時九嬪從后往也）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敘者乃哭）〔疏〕（大喪至如之。釋曰大喪謂王喪帥敘哭者謂若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敘也）

周禮注疏卷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七

司書

久藏將朽蠹（余本嘉靖本蠹作蠧葉鈔釋文同）

云式據用財言之（閩毛本同案云當作九監本云下剜擠九字非）

重以其職（監本以改於）

謂司會八法八則之貳是也（此本法作灋據閩監毛本訂正）

本在生利也（惠挍本作中正生利也）

掌事者受灋焉（諸本同監本灋誤法唐石經闕）

法猶數也（此本閩本法誤灋今據嘉靖本監毛本訂正疏中準此）

要寫一通副貳文書（惠挍本要下有謂）

考其法於司書（此本閩監毛本法誤灋今據宋本余本嘉靖本訂正）

職內

而執其總（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總改緫）

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諸本同盧文弨云上種類釋文種音章勇反當有下同二字此云種別當音彼列反今皆不著則陸所見本當是緫謂簿書之大凡無種別與三字種別之與大凡義正相反注疏本係誤衍觀賈氏所釋亦似無此三字案賈疏釋上經注字云種類不同須分別之又云分別使衆類相從釋此經注總字云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是此注之言種別爲衍文無疑○按財用物既種類相從則簿書有種別有種別因有大凡辨謂處物總謂簿書刪去三字則失其義矣）

賦是揔名（閩監毛本揔作緫案緫揔同字後人分別係緫字從糸揔字從手義疏舊本揔凡字皆從手此因唐石經作緫故經字皆作糸旁而賈疏自釋之辭仍用手旁以區別之其實一字也）

故云受其貳令書之（浦鏜云令下脫而）

彼注云王有令（盧文弨云御史注令作命）

所以得有物出與入者（盧文弨云入當作人）

釋曰言會者（惠挍本言作及此誤）

以巳之入財之數（閩本巳作已此誤）

謂轉運給他（宋本他作也案疏云更給他官）

職歲

以待會計而攷之（唐石經諸本同宋本攷作考非案經作攷用古字注作考用今字）

及至也至歲終會計之時（惠挍本無至也）

職幣

振猶抍也檢也（宋本嘉靖本檢作撿案唐人書檢字多從手此作木旁蓋由近人所改）

以書楬之（唐石經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楬從木宋本嘉靖本漢制考作揭字從手注中同○按從木者是）

司裘

爲此大裘（惠挍本爲作惟此誤）

仲秋鳥獸毴毨（釋文毴音毛毨先典反九經古義云毴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髦毴中冬鳥獸毴髦涉下而誤耳）

唯君有黼裘以誓獮（浦鏜云玉藻獮作省注云省當爲獮）

人功微麤（宋本麤作麄俗字此本疏中亦作人功微麄○今並訂正）

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麛裘（此與禮記注合閩監毛本麛作麑依今論語所改○按說文作麛俗作麑）

又方制之以爲䩯（諸本多誤余本岳本䩯作鞟當訂正釋文爲䩯諸允反本亦作準惠挍本疏中亦作䩯○按說文作埻正字也）

著于侯中（余本于當於當訂正釋文標著於二字）

參七十干五十（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岳本亦作干監毛本參改糝干改豻案釋文參七素感反干五劉音鴈本又作豻今本作糝作豻非參七十干五十大射文注云參讀爲糝干讀爲豻）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熊侯誤熊虎漢讀考云說文侯天子射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作義疏者因司農說虎侯豹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因升虎於熊上耳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射人注熊虎豹余仁仲本如是作疏者亦易爲虎熊豹）

既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浦鏜云卽誤既）

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惠挍本擇作選）

糝七十豻五十者大射所云者是也（惠挍本作參七十干五十與大射合此本因下云糝侯者糝雜也遂改參爲糝閩監毛本作糝作豻）

大侯者豻侯也（閩監毛本作熊侯也與大射注合）

先鄭意以鵠字與鵠鵠字同（閩本同誤也監毛本作鴻鵠字同當不誤）

見鄉侯五十弓（閩本同監本剜擠複出鄉射二字毛本遂排入）

謂象飾而作之（諸本皆作象似疏云象似生時而作此作飾涉經飾皮車致誤）

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案賈疏讀凡爲神之偶衣句絕物必沽而小耳句絕）

惠士奇云物當屬上句○按惠說是

掌皮

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余本嘉靖本灋作法下疏同當訂正）

行道曰齎（浦鏜云行道下脫之財用三字）

先鄭意一部書（案書下當脫內）

內宰

稍食吏祿稟也（宋本嘉靖本稟作廩非祿稟與倉廩絕不同）

吏卽閽寺弟子（惠挍本作子弟此誤倒）

故內宰□更別教之也（閩本亦實闕一字監毛本補作特○按此當是復字扶又反上經教皇后此經教夫人九嬪世婦而省文單舉九嬪）

漢法又有官禁云（漢制考同閩監毛本官作宮○按當是宮字）

謂道妖衺巫蠱（漢制考蠱作術）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唐石經瑤爵上更有贊字今本脫案下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承此經言之則此經當灌獻言贊瑤爵言贊也○按亦如之者謂亦贊也正下文所謂皆贊也若瑤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

謂王薦腥薦孰（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孰改熟疏是其薦腥薦孰也同）

其爵以瑤爲飾（此本其誤瑤今據諸本訂正）

室中二灌訖王出迎時（浦鏜云牲誤時）

皆內宰告后（此本脫宰據閩監毛本補）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浦鏜云坊記穆作繆）

乃賓於戶牖之間（惠挍本賓上有禮此脫）

晝服如上公（惠挍本作車服今巾車注亦作晝蓋誤）

者同姓爲子男者（浦鏜云若同姓誤者）

案大行人云上公三饗（浦鏜云掌客誤大行人監本三誤二）

四舉旅降脫屨升坐（浦鏜云四疑至字誤）

明后亦致牢禮於賓（惠挍本賓下有客此脫）

禮記玉藻曰（惠挍本曰作云）

喪服命其命婦（惠挍本其作夫此誤）

彼據降服不降服爲識（閩本同監毛本識作說訂正）

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承作成司作思賈疏本同浦鏜云釋曰彼處破思爲司字解之則此仍作思字也）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漢讀考云此子春易敦爲子巡狩禮以爲證也質人淳制杜亦云淳當爲純禮說云丈尺縛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

此案左氏昭公傳（浦鏜云昭公下當脫三年）

五量籥合升斗斛（惠挍本籥作龠此誤）

案馬職云（浦鏜云質誤職）

故設文異也（惠挍本文下有有字）

稍食則月請是也（案月請乃月俸之誤下經均其稍食疏云所受稍食月俸之人可證此本請者俸字缺壞似請閩監毛本遂誤作請下節疏受月請者同）

會內宮之財用（唐石經諸本同方苞云內宮當作內官文誤也周語內官不過九御案疏云內宮是摠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然則內宮猶宮內也與國語義別女史逆內宮注云鉤考六宮之計此經作內宮之證方亦以爲當作官非也）

施猶賦也（浦鏜云頒誤賦從注挍○按鏜誤也古凡以物分布曰賦國語社而賦事烝而獻功說文𢆶賦事也吳都賦方雙轡而賦珍羞注妄改而鏜從之）

繫于王言之（疏引注于作於此非）

係於王言之（案係當依注作繫下云必繫王而言者作繫可證）

共禘郊也（此本禘作帝誤今據諸本訂正）

王當以耕種于藉田（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藉作籍誤）

此已下亦是增成鄭義（案鄭上當脫先字）

故云十五日而遍（此引注遍當作徧賈疏自釋用遍字○按徧者說文字遍者唐人俗字）

內小臣

遣小臣往以物問遺之（浦鏜云上遣當遺字誤）

后於饑外全無言教所及（此本饑誤幾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宋本岳本嘉靖本漢制考同閩毛本白誤日監本誤目宋本記下空闕一字蓋本作白所記錄○按漢官舊儀有此條作白錄所記）

閽人（嘉靖本閩本同唐石經宋本監毛本作閽注及疏諸本皆作閽釋文閽人葉鈔本作閽）

若今宮闈門（閩監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毛本作宮闕門當據以訂正）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宋本作二曰庫門三曰雉門誤）

皐門有亢（浦鏜云伉誤亢按詩釋文有伉本又作亢與此正合非誤也）

則爲之闢（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闢本又作辟婢亦反避也注同案釋文知經本作辟孟子行辟人可證此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經作闢蓋非○按經典多作辟然古經用字不一例未可謂闢爲非也）

蹕宮門廟門（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說文走部趩止行也從走畢聲足部無蹕字今周禮皆作蹕惟大司寇釋文作趩）

對人手爇者爲手燭（浦鏜云執誤爇非也）

寺人

謂男女沒入斯宮爲嬪者也（惠挍本作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也此誤）

掌樂宮之宿戒（惠挍本作女宮）

故得佐世婦治䘮事（惠挍本䘮作禮此誤）

凡內人弔臨于外（唐石經宋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于誤於）

內豎

則立於主人之南北面（浦鏜云南北字誤倒）

以其蹕止行人（毛本同閩本人字複衍監本先衍後刊落）

執褻器以從遣車（余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褻作褻唐石經下載九嬪職連書不提行後磨刮此句重刻空一字原刻車字尚隱然可辨故每行皆十字此行獨十一字）

九嬪

天子大牢苞九箇（惠挍本箇作个）

知其振飾頮沐器者（惠挍本其作有）

明堂位盟會得兼用四代之器（閩本同監本剜改盟作賜毛本從之）

衆之次敘者乃哭（宋本余本岳本同嘉靖本作衆之次序者乃哭經作敘注作序須人易曉是也閩監毛本衆之誤倒作之衆）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摡拭也爲猶差擇○摡古愛反拭音式清也）〔疏〕（世婦至齍盛○釋曰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爲此三事則帥女宮而濯摡案少牢饔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宮摡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并使男子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也○注爲猶差擇○釋曰祭祀黍稷舂人舂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爲非舂非炊是差擇可知也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內羞謂房中之羞○涖音利又音類）〔疏〕（及祭至之物○釋曰案春官世婦官卿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官）直臨之而已云凡內羞之物者謂糗餌粉餈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爲內羞是以鄭云內羞房中之羞也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往弔）〔疏〕（注王使往弔○釋曰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彼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此上文無后故知此王使往可知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於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其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后不弔畿外諸侯既輕於王之卿既后不親弔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其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之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爲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爲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妬者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疏〕（注言掌至宮息○釋曰鄭云掌御敘防上之專妬者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之意若使在上掌之）則有妬疾自專之事今使女御掌之官卑不敢專妬故也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者破舊說云王就后宮者故云鄭云此也

以歲時獻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疏〕（注絲枲成功之事釋曰上內宰云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即此獻功之事故知此經獻功事是絲枲爲布帛成而獻之也）

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涖女宮）〔疏〕（注助其帥涖女宮○釋曰上世婦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祭之日涖女官之具故知此贊者助其涖女官也）

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疏〕（注王及后之喪）釋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爲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也

后之喪持髮。（髮棺飾也持而從柩車○髮所甲反）〔疏〕（后之喪持髮○釋曰案禮器云天子八髮又漢制度皆戴辟后）喪亦同將葬向櫬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而從柩車也

從世婦而弔于

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使所吏反介音界〔疏〕注從之至介云。釋曰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禱丁考反一音都報反〔疏〕注內祭至報福。釋曰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者以其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梗古猛反徐依鄭音亢禬古外反又戶外反禳如羊反去起呂反下同〔疏〕掌以至疾殃。釋曰云掌以時招梗禬禳者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殃之事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爲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注鄭大至今存。釋曰鄭大夫以梗爲亢惡去之玄不從以爲禦未至者以禬禳二者已是去惡復以梗爲亢惡去之文煩而無禦未至之事故不從鄭大夫爲亢惡也鄭大夫云招善者玄從之也杜子春云讀梗爲更義無所取玄亦不從之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禬不行唯禳一禮漢日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治直吏反注同〔疏〕女史至內政。釋曰案上敘官鄭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是以掌王后禮之職事。注內治至貳之。釋曰云內治之法本在內宰者案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此云掌內治之貳故知內治之灋本在內宰掌此女史書而貳之也）逆內宮。（鉤考六宮之計〔疏〕逆內宮。釋曰逆謂逆而鉤考之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也）書內令。（后之令〔疏〕注后之令。釋曰內令亦對王令爲內故鄭云后之令謂書而宣布於六宮之中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大史之從於王〔疏〕注亦如至於王。釋曰案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鄭注云告王以禮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故云如大史之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婦式婦人事之模範灋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齎音咨本亦作資〔疏〕注婦式至之事。釋曰云法其用財舊數者此即典絲典枲所授絲枲多少並有舊數依而授之云嬪婦九嬪世婦者案內宰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此言嬪婦者但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但女御四德不備須教之者九嬪世婦素解不須教之其實有婦職也是以魯語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則貴賤皆職事也云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案下內司服注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此云言及容國中婦人者此云及非直破貴賤亦含國中婦人故云容也必知有國中婦人者以下典絲云頒絲于外內工注云外工外嬪婦也故大宰九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其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云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者以其行道曰齎經云女功事齎故知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也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案上玄注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則兩字俱得今不破子春者從上注義可知不復重言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授當爲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授音受出注苦音古賈音嫁注下同楬其列反別彼列反紵音佇著直略反徐張庶反〔疏〕注授當至署物。釋曰鄭知授當爲受者以其上文已授女功故知此爲受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者以其經受嬪婦功在秋獻功上故不待秋獻功也云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者婦人雖等受絲枲作有麤細善惡故以泉計而通爲功布絹惡者盡其材猶不充功布絹善者少送以充功直故云泉計通功也司農云苦讀爲盬已下云云者司農之意以典婦功是都司惣掌故分別布帛其典絲即唯主絲絲爲良者也典枲唯主布布爲苦者也若從鄭之義即以典婦功主良者典絲典枲主苦者又以絲枲之中各自有苦良若然經云苦謂就良中苦者也云皆比方其大小者謂比方其細小者復比方其麤大也）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疏〕以共至內府。釋曰此於典絲典枲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內府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疏〕典絲至楬之。釋曰云辨其物者典絲唯受絲入而云辨其物謂絲有善惡麤細不同非謂別有餘入物也。注絲入至貢絲。釋曰后宮所蠶之絲自於后宮用之以爲祭服不入典絲其歲之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疏〕注絲之至文繡。釋曰案經餘官內府玉府等皆不云掌其藏與其出此官獨云掌其藏與其出故云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云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者鄭以目驗知之文繡必於清涼者以其文繡染絲爲之若於夏暑損色故待秋涼爲之也）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疏〕頒絲至授之。釋曰言以物授之者若縑帛則授之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之以綵絲故以物而言也。注外工至女御。釋曰上典婦功云凡授嬪婦功并有九嬪世婦此注內功不言嬪婦直云女御者案內宰職教女御以作二事及九嬪職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也九嬪世婦四德自備不常爲絲枲假使爲之以其善事所造唯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故鄭注內工中不言也）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賜人〔疏〕凡上至如之。釋曰云亦如之者亦以物授之謂王以絲物賜人者也）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良音苦出注〔疏〕注良當至縑帛。釋曰鄭破良爲苦者以其典絲典枲授絲枲使外內工所造縑帛之等良者入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故典枲直有苦者而無良者明典絲亦不得有良者故破良爲苦必從苦者見典婦功有良苦之字故破從苦苦即麤盬者也先鄭言良功絲功縑帛者先鄭之意以爲絲功爲良枲功爲盬故不破良爲苦玄既不從引之在下者亦得爲一義故也）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依音於豈反盥音管〔疏〕凡祭至之物。釋曰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已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爲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爲冕旒之就故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也之物色而共之。注以給至曰就。釋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物穪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衮巳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尙書云麻冕黼裳之類云冕旒者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云及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屛風爲黼文云盥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幂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之屬者殯有加斧於椁上及綃黼丹朱之類也云白與黑謂之黼者繢人職文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弁師十二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爲就也）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纊音曠劉古曠反線似戰反著直略反下同徐豬略反盱香于反綦劉音其沈音忌握烏學反劉烏豆反〔疏〕注以給至之文。釋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云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云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繢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屛風之屬。織音志茵音因〔疏〕注謂茵至之屬。釋曰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絲纊說今復云飾邦器故知此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穎之等鄭云茵著蓐是也云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云紛純畫純黼純之等是也屛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重言之者上據祭祀時此據爲王所用謂若司几筵云扆前者是也云之屬者謂國家所用文織絲組處皆受之故云之屬以廣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爲計鄭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

（○會舊古外反戚人外反傳音附〔疏〕注種別至著之。○釋曰言種別爲計者自上經所用掌其藏與其出及黼畫巳下各別爲計故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者謂此物之多少作文書使相傳著共一簿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蕡之屬故書齎作資。○數色主反一音所蕡苦迴反又曰穎反劉枯熒反〔疏〕典枲至授齎。○釋曰云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欲見布緦縷用麻之物紵用草之物布中可以兼用葛蕡之草爲之云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者上典絲鄭注解時者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鄭不解麻草所爲四時皆得故不釋也云授齎者亦如典婦功注謂以女功事來取者。○注緦十至作資。○釋曰鄭知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禮記雜記文白而細疏曰紵者鄭目驗而知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苦音古〔疏〕及獻至時頒。○釋曰獻功者即上典婦功云秋獻功是也。云以待時頒者即下文頒衣服及賜予是也。○注其良至布紵。○釋曰云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者亦欲見典絲典枲良功皆入典婦功苦功自入故此與典絲同爲此解也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者先鄭意絲功爲良故彼注不破良字云良功繳帛也此典枲云苦功謂麻功爲盬蠱之功玄引之在下亦見得通一義也）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疏〕注授之至互文。○釋曰言授受班者謂王賜無常云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者帛謂典絲布謂典枲據成而言知爲互文者以其典絲典枲俱不爲王及后之用皆將頒賜故知互見爲義也）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疏〕歲終至會之。○釋曰鄭無注者以其義與典絲同彼已注故於此略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禒衣言禒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禒衣也禒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禒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褘音暉揄音遙鞠居六反又上六反展張彥反注同緣或作禒同吐亂反卷古本反下同朝直遙反屈音闕襢張彥反翬音暉見王賢遍反亶丹但反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展如字媛音援行下孟反稅劉吐亂反縳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說文云鮮色也居掾反徐升卷反沈升絹反張如字徐音帳〔疏〕內司至素沙。○釋曰云掌王后之六服者自褘衣至緣衣是六褘衣者亦是翟而云衣者以其衣是服之首故自言衣也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玄也揄狄者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則搖雉其色青也闕狄者其色赤上二翟則刻繒爲雉形又畫之此闕翟亦刻爲雉形不畫之爲彩色故名闕狄也此三翟皆祭服也鞠衣者色如鞠塵色告桑之服也展衣者色白朝王及見賓客服緣當爲禒禒衣者色黑御於王服也素沙者此非服名六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有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爲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注鄭司至于此。○釋曰司農云褘衣畫衣也者先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褘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展衣白衣也者見鞠衣黃以土色土生金金色白展衣文承鞠衣之下故知展衣白也引喪大記證闕狄與展衣爲婦人服故也彼君以卷據上公而言夫人以屈翟據子男夫人復時互見爲義云世婦以襢衣者彼亦據諸侯之世婦用襢衣復之所用也云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爲服名又以素沙爲赤色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玄謂狄當爲翟者破經二狄從翟雉之翟也伊洛而南已下至曰搖皆爾雅文言伊水而南有雉素白爲質兼青赤黃黑五色皆備成其文章曰翬雉云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有以成文章曰搖雉玄引此者證褘揄爲雉也又云翬衣畫翬者以先鄭褘衣不言翟故增成搖狄畫搖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已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同差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於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云鞠衣黃桑服也者謂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云色如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即養蠶故服色象之引月令者證鞠衣所用之事故云告桑事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知義然者以其鞠衣在上告桑之服禒衣在下御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體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於王后助王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云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者案禮記作襢詩及此文作展皆是正文鄭必讀從襢者二字不同必有一誤襢字衣傍爲之有衣義且爾雅展亶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襢也又引詩者鄘風剌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云其之翟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其之展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言服翟衣尊之如天帝比之如神明此翟與彼翟俱事神之衣服展則邦之爲媛助展衣朝事君子之服是此禮見王及賓客服故云二者之義與禮合若然內則注夫人朝於君次而禒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引雜記及喪大記者欲破緣衣爲禒衣之事云字或作稅者或雜記文故雜記云夫人稅衣又云狄稅素沙並作稅字亦誤矣故云此緣衣者實禒衣也云禒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案尚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然後入御於君注云朝服展衣君在堂大師雞鳴于簷下然後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燕服入御以此而言云釋展衣朝服告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御之服與燕服同禒衣以其展衣下唯有禒衣故知御與燕居同禒衣也以其御與燕居同是私褻之處故同服云男子之禒衣黑則是亦黑也者男子禒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禒衣禒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禒衣同故雖[illegible]）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illegible]）

婦之中無三夫人及三公夫人矣故內命婦從九嬪爲首也鄭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已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已下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九嬪也展衣以下世婦也祿衣女御也云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衣者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已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祿衣俱得也士妻祿衣而已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祿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服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壁與子男執壁同則三公亦毳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摠云乎以疑之也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禕衣者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狄者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禕衣夫並是子男之國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二王後夫人當禕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禕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袞冕其妻亦得服禕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毳冕夫人服闕翟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禕是魯之夫人亦得禕衣故彼鄭注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衰七雷反上時掌反）

疏 凡祭至如之○釋曰上陳尊卑以次受服之事此文陳所用之時云凡祭祀者婦人無外事言凡祭祀唯據宗廟大小祭祀云賓客者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者云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云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云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注凡者至降焉○釋曰鄭知此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據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上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以下云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言及者欲見九嬪賤於后言凡者欲見外命婦及女御賤於世婦也云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者以其內命婦中女御卑於世婦可以言凡以殊之於外命婦中有公孤卿大夫之妻尊於女御而使外命婦摠入女御中言凡以殊之者案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以下盟於洮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是以微者即士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上是尊王命若九嬪雖卑於三公夫人世婦卑於孤卿妻言凡以殊之在上亦是尊尊此王之嬪婦也云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者案此上經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案特牲主婦纚笄綃衣少牢主婦髮鬄衣侈袂士妻不衣緣衣大夫妻侈綃衣袂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於其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乃服上服也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紛本又作帉芳云反帨如銳反佩巾徐音歲鞶步干反袠陳乙反）

疏 后之至之物○釋曰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注內具至之屬○釋曰知內具之物是紛帨線纊鞶袠之屬者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言之屬者案內則更有刀礪小觿之等故云之屬以摠之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鄭司農云線縷也）

疏 縫人至衣服○釋曰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者謂在王宮須裁縫者皆縫人縫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者役女御謂爲女御所使役而縫王及后衣服也○注女御至線縷○釋曰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者釋經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之文也云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者釋經云王宮之縫線之事也

喪縫棺飾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以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褚張呂反僞荒鄭注禮記改僞爲帷纁許云反翣本又作箑所甲反披彼僞反）

疏 喪縫棺飾焉○釋曰此喪以王爲主但是王家后世子已下亦縫棺飾焉○注孝子至爲焉○釋曰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者鄭欲釋與棺爲飾之意云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者案既夕禮日側遂匠納車於階閒卻柩而下載之於蜃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設祖奠明日旦乃更徹祖奠設遣奠苞牲取下體乃引向壙故云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也云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者幕人共帷幕幄帟綬鄭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更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已下是也云君龍帷者鄭彼注畫龍爲帷云三池者鄭云象生時有承霤以竹爲之閷於天子故有前及左右而已云振容者謂於竹池之內畫摇雉於綏緇之上垂之於下車行振動以爲容儀云黼荒者鄭云荒蒙也謂車上蒙覆之黼白黑文於荒之四畔也火三列黻三列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火形如半環然列行也爲火形三行謂兩已相背三行云素錦褚謂幄帳諸侯以素錦爲幄帳以覆棺上云加僞荒者僞即帷也既覆棺以褚乃加帷加荒於其上云纁紐六者紐謂繫連帷荒以纁色爲之左右各三紐并之六耳云齊五采五貝者謂於荒之中央以五采繒爲之綴貝絡其上形如瓜辦然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案彼注引漢禮翣方扇以木爲匡廣二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爲白黑文則曰黼翣以青黑文則曰黻翣爲雲氣則曰畫翣云皆戴圭者謂置圭於翣之兩角爲飾也云魚躍拂池者謂於池內懸銅魚車行振動以拂池云纁戴六纁披六者謂於車輿兩廂各豎三隻榦子戴值也謂以纁爲值榦其幹子各使相值因而繫前後披兩廂各使人持制之以備車之傾側也其實兩廂各三而云六者人君禮文圍數而傍言六耳云此諸侯禮也者天子無文故取諸侯注以推天子禮也云禮器天子八翣已下者欲明天子加數之意云漢禮器制度者以明天子加數與喪大記不同之義也

衣翣柳之材。（必先纏衣其才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翣櫝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衣於既反注同度西音宅古文庇與度字相似因此而誤接櫝劉上所中反不因柳翣所甲反一音所立反）

疏 衣翣柳之材○釋曰翣即上注方扇是也柳即上注引喪大記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故云衣翣柳之材也○注必先至不蹕○釋曰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者即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之屬是也書曰者濟南伏生書柳文故云度西曰柳穀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没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又云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崔杼弑莊公側之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是也引之者證有翣義也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揔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鬲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暴步卜反劉步落反注同秋染如琰反注染夏同夏戶雅反後除春夏之字皆同可以意求不復重出纁音勳一音鬱湛徐子廉反劉慈鳩反畎古犬反鬲直劉反劉音壽徐音酬蹲音存徐祖混反一音遵希如字劉張履反放方往反）

疏 染人至獻功○釋曰云凡染春暴練者以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夏纁玄者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而爲祭服也秋染夏者夏謂五色至秋氣涼可以染五色也冬獻功者纁玄與夏揔染至冬功成並獻之於王也○注暴練至名焉○釋曰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者素即絹也先練乃暴之此謂園家須練而用者并謂祭服若祭服則先染絲乃纖之不得爲練也司農云纁謂絳也者絳即爾雅及鍾氏所云三入爲纁者是也云夏大也秋乃大染後鄭不從者下文有夏采及禹貢羽畎夏狄皆謂夏爲五色之翟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以其石染當及夏日乃可爲故云始可也云玄纁天地之色者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之色但天玄地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

（火火色赤與黃共爲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爲祭服即祭義云玄黃之者是也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者並約考工記鍾氏職而言故彼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是以鄭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鄭意以染纁鍾氏有其法術欲推出染玄無正文故云染玄則史傳闕矣染玄雖史傳闕推約則有之故鄭注鍾氏及士冠禮云玄則六入與是也云染夏者染五色者謂夏即與五色雖同名夏故知染五色也故鄭即云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是以繢人職云五色備謂之繡也引禹貢曰以下者山谷也羽山之谷有夏之五色之翟雉貢焉云夏狄是其揔者直云夏狄不別云雉名故知是其揔也云其類有六以下者是爾雅釋鳥文云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者即爾雅云伊洛之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之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舉此二者餘四者亦然是其五色皆備成章也云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者但夏狄五色是自然之色今染五色者準擬以爲深淺之度染五色與雉同名故云是放而取名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禒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追丁回反下及注同編步典反又必先反注同冠禮古亂反後冠禮同毋追音牟卷古本反紞丁敢反紘音宏綖以然反徐羊職反繇以招反本或作搖紒音計髲皮寄反髢本又作鬄大計反劉音地以見賢遍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琢丁角反縣音玄瑱它見反鬒之忍反鬄大計反下同沈音剔卷髮眷免反劉羌權反衣鞠於既反下衣褖同移昌氏反下同純側其反徐如字）〔疏〕（追師至賓客○釋曰云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首服則副編次也云追衡笄者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爲衡笄也云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者此云及則與上內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下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服之也○注鄭司至后同○釋曰司農云追冠名者見士冠禮夏后氏牟追故引士冠爲證云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者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別有司服內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君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王爲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又引祭統者證副是首飾又引春秋者是桓二年臧哀伯辭彼云衡紞紘綖則

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於此經無男子耳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者副者是副貳之副故轉從覆爲蓋之義也云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揔言之也云編編列髮爲之者此鄭亦以意解之見編是編列之字故云編列髮爲之云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其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云服之以桑也者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此亦以意解之見其首服而云次明次第髮長短而爲之云所謂髲髢者所謂少牢主婦髲鬄即此次也言髲髢者鬄髮也謂翦鬄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爲髢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褖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褖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者是士冠禮纚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雞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纚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著纚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纚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引詩追琢其章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爲瑱詩云玉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唯施於翟衣取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蔽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鞠衣已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紞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紞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爲衡設矣笄既横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横既垂之而又得爲横者其笄言横據在頭上横貫爲横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横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引詩者彼鄘風注云玼鮮明貌鬒黑髮如雲言美長也屑用也髢髲也引之者證服翟衣首有玉瑱之義故云是之謂也其紞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紞用玉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尚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

事乎故鄭以爲統也云笄卷髮者鄭注喪服小記亦去[illegible]所以自卷持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服編衣褖衣者[illegible]知者案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據士服爵弁親[illegible]盛則士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褖衣既首服次三[illegible]服副則鞠衣襢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并王祭祀[illegible]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禮衣首[illegible]士妻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illegible]笄宵衣少牢云主婦髲鬄衣移袂但大夫妻移袂爲異[illegible]服編故知自於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爲證耳云移[illegible]衣之袂者此鄭覆解少牢主婦衣移袂者是移褖衣之[illegible]既云移袂今又云移褖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服綃[illegible]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袂今大夫妻綃衣移而以褖衣[illegible]以大夫妻與士妻綃衣名同不得言移於綃衣之袂故[illegible]衣也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者以其諸[illegible]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illegible]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禕衣已下[illegible]衣禕衣從君見大祖褕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褖衣以接御侯伯夫人得褕翟已下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闕翟已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已下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illegible]小祀鞠衣已下與侯伯同並纚笄綃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夫人禕衣是也）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繶於力反句音劬一音姜[illegible]著服徐丁庶反一知略反與音餘絇音劬有純章允反[illegible]緣悅面反下同礫音歷覆芳服反以見賢遍反之拘戚[illegible]劉音拘著舄知略反又直略反紃音巡衣翟於既反非[illegible]字去起呂反下皆同）〔疏〕（屨人至葛屨○釋曰云掌王及后之服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師[illegible]師男子婦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屨舄在下卑又是陰少[illegible]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爲赤舄以下謂掌而營造之[illegible]爲也赤舄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翟之舄也黑舄者天子[illegible]玄端服之赤舄繶巳下云繶云句者欲言繶絇以表見[illegible]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舄之飾黃繶者與婦人爲玄舄[illegible]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爲白舄之飾凡屨舄皆有絇繶純三

（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屨舄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故也○注屨自至皮時○釋曰云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者屨舄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者下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舄禪底者名曰屨也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云古人言屨以通於複者首直云屨人不言舄及經舄屨兩有是言屨通及舄周公即古人也故云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也云今世言屨以通於禪者謂漢時爲今世但漢時名複下者爲屨并通得下禪之屨故云俗易語反與云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解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言絇謂屨頭以條爲鼻純謂以條爲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綵爲下緣者此即牙底相接之縫也引士喪禮者證繶爲下緣云皆繢緇純者葛屨皮屨皆有繶也緇純純用緇則繶絇亦用緇色也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者屨舄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制舄屨與裳色同也引士冠禮者驗屨同裳色云玄端黑屨者凡玄端有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據玄裳爲正也云青絇繶純者屨飾從繡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爲裳故白屨也云緇絇繶純者亦飾從繡次也云爵弁纁屨黑絇繶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繢次言是也者是屨從裳色之義也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服是也舄有三等者謂赤舄黑舄白舄也云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者此經先言赤舄是舄中之上是六冕之舄也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玄袞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袞龍云赤舄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舄赤舄爲上也云下有白舄黑舄者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爲之今以白舄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爲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舄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白屨即與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舄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舄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韋弁皮弁同白則黑舄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無正而黑舄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者以王舄有三后舄不得過王故知后舄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舄配之云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者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搖翟赤舄配闕翟可知云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六服三翟既以三舄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云句當爲絇知者以此屨舄無取句之義案士冠禮皆云絇故知當爲絇云絇繶純者同色知者案士冠禮三冠皆繶絇各自同色故也云今云赤繶黃繶青繶雜互言之明舄屨象多反覆以見之者以其男子有三等屨舄婦人六等屨舄若具言其屨舄於文煩故雜互見之明其象多也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者無正文此絇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白黑北方爲繡次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繶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爲繢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爲繢次可知云赤繶者王黑舄之飾者以其黑飾從繢之次赤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黑對方更無青屨取赤爲繶知是王黑舄之飾也云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者以其天玄與地黃相對爲繢次故知是王后玄舄之飾也上公夫人得服褘衣者亦得玄舄也云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者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禒衣黑屨爲飾但據舄尊者而言王亦與諸侯白舄爲飾也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絇繶純故知三者相將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者以舄皆對方以繢次爲飾故義然也云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屨黑絇繶純之等而知也云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者此據婦人之屨鞠衣已下之屨故有黃屨黑屨也以屨從繡次爲飾故知義然也云絇謂之拘著於舄屨之頭以爲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爲行戒者謂使抵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者服冕謂后以下婦人也云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下經注散屨與此素屨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着此素屨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屨不云繶純故知去飾無絇繶純也云言葛屨明有用皮時者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此經云葛屨據夏而言若冬明用皮故鄭云有用皮時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散素但反注同〔疏〕辨外至散屨○釋曰上明王及后等尊者舄屨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屨也言外內命夫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鄭彼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彼外內命男則此外內命夫若然此外內命夫其妻爲外命婦鄭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是九嬪以下也○注命夫至去飾○釋曰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唯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禒衣黑屨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爲命屨功屨之中有襢衣白屨禒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屨爲功屨者以其皆以襢衣白屨爲命屨其功屨唯有禒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者以二者唯有禒衣黑屨爲命屨故云命屨而已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弁得此屨故云再命受服者也云散屨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荅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褘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褕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禒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贊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疏〕凡四至服之○釋曰言以宜服之者謂各以尊卑所宜之服服之○注祭祀至祥時○釋曰鄭知此經四時祭祀含有素屨散屨者以此經四時祭祀摠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屨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爲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絇吉屨無繶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時也但上經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冀其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緌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乘繩證反注乘車皆同緌而誰反注下同依字作緌誤作綏耳適丁歷反榮如字劉音嘗衣尸於既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卷古本反屈音闕赬勅貞反禮音維徐音遂幢直江反〔疏〕夏采至四郊○釋曰大喪謂王喪也云以冕服復于大祖者謂初死屬纊絕氣之後即以冕服自袞冕以下六冕及爵弁皮弁之等復謂招魂復魄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大祖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皐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故云復於大祖也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者以冕服不出宮旌旗之綏又是行道之物故乘玉路之乘車建綏而復於四郊也必於大祖四郊者欲死者復蘇故於平生有事之處皆復也○注求之至作蕤○釋曰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者鄭欲廣解所復之處故云平生以摠之天子七廟此經直云大祖大廟則后稷廟也餘六廟此不云復案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注云小廟高祖以下是親廟四也其五寢則隸僕復故隸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雖二祧無復或者案祭法親廟四與大祖皆月祭二祧享嘗乃止無月祭則不復也禮記檀弓云復於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周禮不言庫門者文不具云乘車玉路者案巾車云玉路以祀祭天地於郊用玉路明於四郊復乘玉路可知云于四郊者實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平生在四郊郊事神之處故復之也云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者鄭欲見於四郊不用冕服之意也云四郊以綏出國門行道也者案巾車云一曰玉路建大常）

十有二斿以祀故云以綏出國門此行道對在廟用冕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者精氣爲魂耳目聰明爲魄人死魂氣上去故招之而復之於魄也自士喪以下至私館不復引此諸文者先鄭意禮記諸言復皆與此經復事同故皆引爲證也云士死於適室者適室則適寢也大夫士謂之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也云復者一人者命士不命之士皆一人若大夫以上皆依命數也云以爵弁者凡復者皆用上服故用士助祭之服云升自東榮者升屋從東榮而上天子諸侯言東霤皐謂長聲而言又引喪大記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者男子稱名據大夫士若天子稱天子復諸侯稱某甫臣不名君故也引喪大記云君以卷夫人以屈狄者彼注云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謂子男夫人若上公夫人用褘衣子男則用鞠互見之者欲摠五等諸侯及夫人也云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禮衣者赬赤也謂纁裳則玄冕也世婦謂君之世婦不言命婦與姪娣亦互見爲義也玄謂引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者鄭欲推出綏是有虞氏旌故也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者彼注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云則旌旂有是綏當作綏字之誤也者旌旂有是綏謂系旄著竿此非字之體故破之云當作綏爲系旄著竿故云字之誤也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爾雅云注旄於干首是也案鍾氏染鳥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爲旌旗之綏則旌旗亦有鳥羽獨云旄牛尾舉一邊而言其實兼有也云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者此巾車文云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者生時有旗有綏有旒今死去旒是異有虞氏也徒空也有虞氏空綏未有在下旒故云徒綏也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者欲見二冠綏之字與此旌旗之綏字同也云故書亦多作綏者謂作系傍委也云今禮家定作蕤者謂今說禮之家定作蕤謂爲蕤賓之蕤必定綏作蕤者蕤賓在午月一陰方生陰氣委蕤於下故旌旗之綏亦定作蕤也

周禮注疏卷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八

世婦

涖者臨也內羞謂房中之羞（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無者字謂字是也岳本無謂字有者字）

案春官世婦官卿云（盧文弨云宮誤官）

謂稉餌粉餈（毛本同誤也閩監本稉作糗）

故知此王使往可知也（浦鏜云可知衍）

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浦鏜云又誤文非也）

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浦鏜云經作孤卿）

注云致禮同名爲弔（盧文弨云今小臣注脫致禮二字當據此補之）

女御

則有妬疾自專之事（按疾當嫉字誤）

女祝

涖女宮之具（浦鏜云涖下脫陳）

又漢制度皆藏辟（縫人注辟作壁此誤）

杜子春讀梗爲更（禮說云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續漢志云周人木禱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即更明甚）

郤變異曰禳（嘉靖本閩本同惠挍本疏中亦作郤監本毛本作郄從邑誤）

女史

故知內治之灋（按灋當作法）

典婦功

灋其用財舊數（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灋作法當訂正）

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漢讀考云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資誤釋文事齎音資本亦作資按亦作資者乃依注改經之本也）

非直破貴賤（閩本同誤也監本毛本破作殊當訂正）

物書而楬之（唐石經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漢制考楬作揭從手宋本藏音義亦從手下典枲揭字諸本從木按此字在釋文木部從手者後人竄亂之）

典絲

自於后宮用之（閩本同監毛本后誤後）

教九御以婦職（盧文弨云當作婦功按此類皆義疏家約略引之不必盡依本文）

言衣物釋經黼畫（惠挍本作云衣服此誤）

以給線纊著旴口綦握之屬（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旴作盱按釋文盱口香于反亦從目當訂正疏中引注惟毛本誤從日此本及閩監本皆從目不誤）

茵著褥是也（浦鏜云少儀注褥作蓐此俗字）

謂若司几筵云扆前者是也（浦鏜云經扆作依）

典枲

草葛蘋之屬（此本宋本蘋誤蕷今據諸本訂正釋文蕷苦迴反）

授受班者（諸本同浦鏜云頒誤班非也此經作頒注作班通書準此）

內司服

褘衣（唐石經諸本同宋本嘉靖本褘作禕宋元人寫衣旁示旁往往無別誤也說文衣部褘蔽厀也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與先後鄭義合）

緣衣（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緣衣或作褖同吐亂反漢讀考云案毛詩綠衣鄭注云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此注云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釋曰綠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爲字之誤也然則賈孔所據周禮皆作綠衣自開成石經誤作緣而今本承之）

揄翟畫搖者（宋本翟作狄非上注狄當爲翟已改狄爲翟）

色如鞠塵（疏云鞠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

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先依今禮記改）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釋文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如字同倉我反詩君子偕老釋文玼音此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按玼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玼玉色鮮也義亦同然一書之中不當玼瑳錯出毛詩瑳兮下傳箋王肅皆無說明與前章同作玼也此注玼亦作瑳劉昌宗音倉我反蓋毛詩前後皆作玼禮注據魯韓詩前後皆作瑳今本合并合一以前後區別之非也亦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此本無又曰二字後攙入）

夫人服稅衣揄狄（閩毛本同宋本監本服作脫皆誤也嘉靖本作復與詩正義所引合當據以訂正復謂招魂所用也按今本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據此注所引知本作褖衣下云字或作稅當兼雜記喪大記言之賈疏云或雜記文蓋賈所據雜記已作稅矣雜記其餘如士注云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正義本稅衣作褖衣與此注正合稅脫褖皆聲相近）

言褖者甚眾（詩綠衣正義引作言褖衣者甚眾此脫衣字）

婦人尚專一（按一當作壹）

今之白縳也（釋文白縳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嘉靖本縳作縛）

褖衣者亦是翟（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翟作翬）

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裹（此本裏誤裹據閩監毛本訂正）

韋弁已下常服有三（閩監毛本已作以下句同）

周官祭天后夫人有與者（按有當作不盧文弨云今白虎通無此語）

展則邦之爲媛助（按媛當作援監本媛字剜改蓋本作援）

大師雞鳴于簷下（浦鏜云雞上脫奏）

然後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浦鏜云后衍字告下脫去○按傳文后夫人侍於君前此云然後后夫人鳴珮玉非有衍字也）

云緣字之誤也者緣與褖不得爲聲相近（盧文弨云二緣字皆當作緣）

正取衣復不單（閩監毛本復作複）

此約司服孤絺冕（浦鏜云經作希注希讀爲絺）

鄭知此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惠挍本此作凡此誤）

唯有鞠衣已上（惠挍本上作下此誤）

亦是尊尊此王之嬪婦也（宋本尊字不複此衍）

案特牲主婦纚笄綃衣（惠挍本作宵衣與禮記合注云宵綺屬也是讀宵爲綃但未改字）

少牢主婦髲鬄衣侈袂（閩監毛本作移袂下仍作侈按少牢饋食禮釋文侈袂本又作移唐石經羣經音辨皆作移此本作侈蓋非下侈字亦當作移浦鏜云經作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

縫人

鄭司農云線縷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按賈疏標起止云注女御至線縷亦無也字）

謂兩已相背三行（浦鏜云爲誤謂）

云素錦褚（惠棟挍本下有者此脫）

綴具絡其上（浦鏜云貝誤具）

以木爲匡廣二尺（浦鏜云記注匡作筐此二爲三字之誤）

爲青黑文則曰黻翣爲雲氣則曰畫翣（惠挍本上爲作以下有也字）

衣翣柳之材（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此司農易接爲翜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以證翜之義司農所據記傳字作翜今本記傳則皆作翣矣喪祝注亦云四翜牆置翜翜者翣之假借字也經文翣字當亦作翜而後人改之）

必先纚衣其木（宋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木作材此本作才爲木之誤今訂正）

周人牆置翜（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翜作翣依今禮記所改非也）

諸節之所聚者（閩監毛本節作飾此誤）

是濟南伏生書柳文（漢制考柳作傳此誤）

染人

故書纁作窯鄭司農云窯讀當爲纁（漢讀考云此以窯不見於他經傳而易其字也夗聲在十四部熏聲在十三部聲略相似說文黑部有黦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登之登黦卽窯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

三月而後可用（宋本嘉靖本後作后按注當用後字）

羽甽夏狄（宋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甽作畎依今尚書所改釋文羽甽古犬反按甽或作甽訛惟宋本不誤）

引禹貢曰以下者山谷也（惠挍本以作巳山作甽此誤）

云夏狄是其總者（浦鏜云總下脫名）

故云是放而取名也（浦鏜云是下脫以）

追師

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諸本同釋文毋追音牟此作牟非按士冠禮釋文亦作毋追音牟）

若今步䌛矣（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䌛作繇此本及閩監毛本載釋文作䌛按作䌛者誤字書無此字釋文步繇本或作搖从竹者乃俗字耳）

服之以桑也（詩君子偕老正義及雞鳴正義皆引作服之以告桑也此脫告字）

追琢其璋（諸本同浦鏜云章誤璋非此當據魯韓詩玉篇辵部引詩亦作璋）

主婦髲鬄衣移袂（宋本余本嘉靖本皆作袳袂下同）

亦謂助后而服之也（惠挍本后上有王此脫）

其中亦有編（惠挍本亦作唯）

取鞠衣以下無衡矣（浦鏜云取當餘字誤）

又見桓二年哀伯云（惠挍本哀上有臧此脫）

鄘風注云玼鮮明貌（今鄘風傳作鮮盛貌非邶風新臺傳云泚鮮明貌與此合）

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服編（浦鏜云襢衣下脫者）

二王之後（此本脫王據閩監毛本補）

屨人

屨自明矣（宋本自作目是屨目卽經之某舄某屨也）

襌下曰屨（監本襌誤禪）

王錫韓侯（諸本同嘉靖本錫作賜按王氏詩考引周禮注王賜韓侯是宋本作賜作錫者依今詩所改）

絇謂之拘（諸本同釋文之拘戚如字劉音拘漢讀考云絇謂之拘者爾雅釋器文儀禮注絇之言拘也鄭自爲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

又是陽口變（此本空闕一字閩本作少監毛本作多）

屨舄在下皁（此本皁誤黑據閩監毛本訂正）

欲言繶絇以表見其舄（閩本同監本舄下剜擠耳毛本排入）

驗屨同裳色（惠挍本驗作證）

故從上士元裳無正而黑舄也（浦鏜云爲誤無從儀禮通解續挍）

云今云赤繶黃繶青繶（浦鏜云青絇誤青繶）

黑與繶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爲繢次也（惠挍宋本繶作繢此誤監本方誤万繢誤續毛本同）

以其黑飾從繢之次（浦鏜云舄誤黑）

上公夫人得服褖衣者（浦鏜云禕誤褖）

不云繶純（浦鏜云繶上脫絇）

彼外內命男則此外內命夫若然此外內命夫（浦鏜云三內字衍儀禮通解續挍）

內命婦九嬪已下（閩本同監毛本已作以）

案司服孤希冕（閩監毛本希作絺）

此據外內命夫（浦鏜云下脫命婦）

夏采

故書綏爲襚杜子春云當爲綏（漢讀考云釋文襚音雖徐音遂據徐音疑本作旞或作旞說文㫃部旞卽旞字全羽爲旞古羽旄多互言言羽而旄見言旄而羽見經云旞猶禮記云綏皆謂無旒也杜易爲綏似未解此）

夏后氏之緌（明堂位作綏注云綏當爲緌按此仍當爲緌下始云當作緌）

則旌旂有是緌者（漢讀考是作徒云作是誤徒緌去旒也按下注云亦因先王有徒緌者疏云徒空也有虞氏空緌未有在下旒）

緌以旄牛尾爲之（宋本旄作毛）

故書亦多作綏者（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綏作緌漢讀考云作綏誤）

云以乘車建綏（惠挍本綏作緌此誤）

祭天地於郊用玉路（浦鏜云地衍）

實小宗伯云（浦鏜云實當案字誤）

旌旂有是綏謂系邊著安（惠挍本綏下有者字系邊作系傍此誤下系邊同）

云綏以旄牛尾爲之（惠挍本綏作緌此誤）

一陰方生（惠挍本漢制考方作爻此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九

地官司徒第二〔疏〕（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釋曰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異矣）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疏〕（釋曰六官皆有此敘者欲見六官所主雖異以爲民極是同故也）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疏〕（乃立至邦國釋曰此經所云爲立官之意六官亦同有此語唯地官司徒與安擾之字不同欲見所主雖曰有殊佐王之事是一故也○注教所至衍之○釋曰云教所以親百姓者案尚書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彼舜欲使契布五教親百姓遜五品是鄭君所取義也但五教據所施而言五品據人品列有五品所從言之異其義一也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有虞氏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案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以對於虞其實五中雖不含十二亦含有五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者以言饒益衍長亦是安義以其民爲邦本不安則散特須安而復安故云擾亦安也案天官教典鄭注擾爲馴者以其司徒主教教使馴順馴亦是安之義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鄉師音香下以意求之長丁丈反後皆同左音佐右音又）〔疏〕（教官至十人○釋曰上經說立官之意此經說立官尊卑相副貳云教官之屬者自此以下至槀人總六十官皆是教官之屬若然教官揔目於下也云大司徒卿一人六命小司徒中大夫二人四命鄉師下大夫四人與小司徒同四命分爲中下上士八人三命中士十有六人再命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一命自此已上皆得王命謂之王臣以卑佐尊尊少卑多各與上一倍云府六人主藏文書史十有二人主作文書胥十有二人爲什長徒百有二十人給徭役此四者皆不得王命官長所自辟除者也○注師長也至右也○釋曰此鄉師司徒之老謂之鄉師者謂佐司徒主六鄉亦與在下民臣爲長故云師長也云司徒掌六鄉者案下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已下是主六鄉之事云鄉師分而治之者以其鄉師佐司徒主六鄉故言分而治之以鄉有六其人有四故二人共三鄉云相左右者左右助也以其二人共主三鄉不得各專其鄉事故相助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載師職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比毗志反徐扶二反注下同稱尺證反下同爲民于僞反師所類反）〔疏〕（鄉老至下士一人○釋曰鄉老者謂三公案下曲禮三公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此鄭注云老尊稱未必是年老二鄉則公一人者在朝三公八命即典命云三公八命是也分陝而治則九命則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六鄉則鄉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揔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大鄉並言故知別置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者每鄉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爲之亦四命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者五黨爲州黨正使下大夫爲之亦四命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五族爲黨族師使上士一人爲之亦三命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四閭爲族巷門爲閭胥有才智之稱閭胥使中士一人爲之亦再命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五比爲閭比長使下士一人爲之亦一命特言五家者明閭胥已上至鄉皆有家數故其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從少至多故於比言五家爲本也○注老尊至六遂○釋曰言老尊稱也者以其天子所父事二老者同名故云老尊稱也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者於周禮不見公之人數六鄉之數周禮有其文此經云二鄉則公一人明知公有三人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亦是公有三人之事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公中亦含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案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鄉之教即此經是也云其要爲民所以屬之鄉焉者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唯此六鄉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不言三孤者以其佐公論道三公有事之所亦有三孤故不言之云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者五者皆屬於鄉而名號有別也云正師胥皆長也者自州已下至比長五官州比自稱長矣唯有黨正族師閭胥不言長故鄭云正師胥皆長也云正之言政也者取施政教者先自正故也云師之言帥也者以其帥領百家故言師也云胥有才智之稱者此釋閭胥以其有才智故爲中士以領一閭雖不稱長亦有長義引載師職云賞田任遠郊之地又引司勳職言掌六鄉之賞地者欲見賞地在六鄉之中同在遠郊之內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者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者司徒掌六鄉在百里內上以釋詁百里外爲六遂以其遂人掌六遂案遂人職云掌邦之野郊外日野故知百里外爲六遂）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謂壝堳埒及小封疆也○堳音眉埒音劣彊居良反）〔疏〕（封人至十人○釋曰封人在此者以其掌設王之社壝及畿封又大司徒設社稷壝相左右故在地官而爲職首也胥徒多者以其畿封事廣故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鼓人○釋曰鼓人在此者以其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繇音遙）〔疏〕（舞師至十人○釋曰舞師在此者以其主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故也若然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注舞徒至爲之○釋曰餘官直言徒此官徒言舞者徒是給繇役之人今兼云舞即徒中使能舞者以充徒數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何胡可反又音河下同蓑素禾反笠音立餱音侯乾食）〔疏〕（牧人至十人○釋曰牧人在此者以其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亦是地事故也○注牧人至則具○釋曰鄭云養牲於野田者對充人養牲於國中又云詩曰者謂無羊詩美宣王之事也爾宣王牧人來之時荷揭蓑之與笠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或負其餱糧也三十唯物物色也異毛色者三十爾宣王牲則備矣引之者以證牧人牧六牲之事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犉而純反一音而專反黃牛黑脣曰犉）〔疏〕（注主牧至多矣○釋曰主牧公家之牛者亦是地事又鄭下注云牛能任載地之類故在此也詩云者亦無羊詩言誰謂爾宣王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云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疏〕（充人至十人○釋曰祭祀之牲本以諸官堪人祭祀者送付牧人至祭前三月選入充人芻之使之肥充故其職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故與牧人連類在此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疏〕（載師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皆是土地之事故在此○注載之至之長○釋曰）

鄭知事民而稅之者案其職上云任土之法下云近郊什一之等是其任民而稅之者也云禹貢曰異州既載引之者彼是禹治洪水訖事而稅之引之證此事民之類也云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者以其閭師縣師徵斂之官所徵斂之賦有入遺人者均人主當地守地職皆與載師事通故載師與之爲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大府穀入倉人）〔疏〕注主徵至倉人○釋曰知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案其職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六鄉之內有二十五家爲閭今以閭爲名故知閭師主徵六鄉賦貢者也云鄉官有州黨蔟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鄉官有五者之名正取二十五家爲閭以爲徵斂之官號者徵民之稅恐不能細委其民故以近民之官爲號云凡其賦貢者此貢非是大宰九貢正是九職之貢即其職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之類是也此云賦謂大宰九賦之內則國中四郊二者是也故其職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又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其九職之內故云凡其賦貢入大府故大府職云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焉云穀入倉人者案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故知穀入倉人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疏〕注主天至曰縣○釋曰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者案其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六畜車輦是其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人民之外仍有六畜車輦故言已下云徵野賦貢也者案其職云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郊外曰野以其二百里外至邦國以其地廣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別官百里之內六鄉之中閭師徵之閭師斂之以其地狹徵斂同官又云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自百里以至邦國分爲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曰縣五百曰都畿外邦國是其縣居中焉以其徵外內之賦舉中爲名鄭雖言自六鄉六鄉仍舊郊內據六鄉已外而言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者據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四百里曰縣此縣師與閭師並在此者以其徵斂地稅故與載師連類在此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玄謂以物有所饋遺○遺人維季反注饋遺同司農音維）〔疏〕遺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故與徵斂之官連類在此注鄭司至饋遺○釋曰先鄭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者此小雅谷風詩彼謂朋友道絕相棄如遺忘物玄謂以物有所饋遺者此是將物與人非是遺忘之事故不從先鄭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疏〕均人至十人○釋曰均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皆是均地之事故在此○注均猶至政者○釋曰知平土地之力政者案其職均地職已下更有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其平土地力政者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鄭司農云詩云楀維師氏○楀俱禹反）〔疏〕師氏至十人○釋曰師氏在此者以其主教與地官掌十二教同故亦在此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使中大夫尊官爲之也其徒百有二十人者以其國子人多使役處衆故其徒多矣注師教至師氏○釋曰案其職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是其教人以道者爲稱也云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者以其保氏佐師氏教國子以其司諫諫萬民司救救萬民皆是教之義故師氏與爲長鄭司農云詩云楀惟師氏者此詩小雅刺幽王之詩其臣氏曰楀者惟作師氏之官引之者證與此師氏同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召上照反相息亮反）〔疏〕保氏至十人○釋曰保氏在此者以其佐師氏教國子亦是教官故在此既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置官有異○注保安至官也○釋曰云以道安人者也者人則是國子也案其職云掌教國子以道人有道則安故云以道安人者也此師氏保氏皆稱氏者案鄭下注云官有世功則以官族此二官父祖以來皆以道教國子世爲師氏保氏之官則賜之以氏曰師氏保氏自此已下官稱氏者皆此類也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者此是尚書君奭篇敘云聖賢兼此官也者召公爲賢周公爲聖此二人爲三公分陝以其周公聖下兼此師氏官召公爲賢下兼此保氏官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大師大傅大保若然大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大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以行下孟反）〔疏〕司諫至十人○釋曰司諫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糾萬民之德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此官則主諫萬民亦是教之義此官徒二十人無胥者以得徒則了不假長師上下文有徒無胥者皆此類故無胥也○注諫猶至人行○釋曰鄭訓諫爲正言以道正人行者案其職云正其行故鄭就而解之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疏〕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釋曰案其職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其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亦是教之類故在此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合也）〔疏〕調人釋曰言調人者鄭云調猶和合也人相殺傷共其難者此調人和合之在此者會救之後設教使之相避是教官之類故在此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媒劉音梅麴起六反麩魚列反又五結反徐去穢反）〔疏〕媒氏至十人○釋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注媒之至曰媒○釋曰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異類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云今齊人名麴麩曰媒麴麩和合得成酒醴名之曰媒言此者欲見謀合異姓得名爲媒之意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市官之長）〔疏〕司市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其事治教即教官之類又市以聚人猶地之容衆故在此以其市官之長經紀事大故使下大夫尊官爲之也屬官及胥徒又衆也○注司市市官之長○釋曰市官謂質人已下至泉府司市與之爲長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賈音嫁下物賈及賈人同）〔疏〕質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鄭彼注成平也此注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故亦與司市連類在此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廛直連反徐長戰反）〔疏〕[illegible]府故與司[illegible]壇爲廛不[illegible]義非也故[illegible]一廛田百[illegible]又其職有[illegible]即市屋舍[illegible]

[illegible]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illegible]中給繇役者[illegible]稽察留連不[illegible]）[illegible]胥師二十肆則[illegible]史之類非[illegible]師長也肆謂[illegible]文書○賈師[illegible]凡國之賣儥[illegible]史副之司虣[illegible]也主在市稽[illegible]者此謂市中[illegible]一人亦是市[illegible]及司稽皆司[illegible]

（知胥師等並非官賈師與胥師同二十肆則一人二史賈師非官明胥師亦非官也故知皆司市所自辟除也又知胥及肆長是給繇役者以其司稽已上是府史之類明此二者與胥徒同是給繇役者也又知胥師領羣胥者以其同名爲胥二肆則一人其數衆多明有所屬故一胥爲胥師所領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泉府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以市之征布故與司市連類在此○注鄭司至作錢○釋曰泉與錢今古異名故後鄭引之得通一義）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校胡孝反）〔疏〕（司門至徒四人○釋曰司門在此者案其職云正其貨賄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掌貨賄與司市相連故亦在此○注司門至二門○釋曰案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揔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鄭注云十二門以通十二子十二子則十二辰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關界上之門）〔疏〕（司關至徒四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國貨之節以連門市故同與市連類在此此司關亦是揔撿十二關所司在國內下云每關下士二人者自在關門開閉○注關界上之門○釋曰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上門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疏〕（掌節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守邦節辨其用在此者以其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注節猶至之信○釋曰案其職云邦國之使節山國虎節凡節者皆行道所用無節者不達有節乃得行故云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疏〕（遂人至十人○釋曰遂人主六遂如司徒主六鄉但官卑校一節司徒六命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此遂人中大夫二人當小司徒處遂師下大夫四人當鄉師處但無六命卿一人以其六鄉爲正六遂爲副故尊卑不同以主事相似故上士已下其數與司徒同自此已下至旅師皆是地事故在此○注遂人至里外○釋曰鄭知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者既名遂人下文承以遂大夫遂官之等似若大司徒下即有鄉大夫鄉官之等故知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者案其職云遂人掌邦之野下文以達于畿是其義也云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但六遂之地只在二百里內亦有公邑故載師職云公邑之田任甸地其公邑自二百里以出至五百里皆有焉家邑大夫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在畺地五百里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遂人雖專六遂以其言掌野郊外曰野大揔之言以言達于畿故知兼掌此等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者以其在一百里中故知百里外）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酇作管反）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縣鄙酇里鄰遂之別屬也）〔疏〕（遂大至則一人○釋曰此遂大夫於六遂各主一遂以鄉大夫各主一鄉但遂大夫已下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不使卿爲之差次至鄰長五家則一人者是不命之士爲之其鄉內比長亦五家一人彼使下士爲之○注縣鄙至別也○釋曰以其鄰長已上至縣正皆屬於遂大夫故言遂之屬別與上文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相似）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疏〕（旅師至十人○釋曰六鄉之內所有賦稅閭師徵之閭師斂之此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注主斂至親民○釋曰案其職云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言野故知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云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者里訓爲居之旅者衆也衆之所處即與里義同故鄭云里宰之師也遂官之內縣鄙已下正用里宰爲徵斂之官名者亦是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若似六鄉之中取閭名爲徵斂之官故鄭云亦謂亦閭師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爲于僞反甸繩正反又如字）〔疏〕（稍人至有二人○釋曰其官在此者其職云掌令丘乘之政令音丘乘即三等采地也故與縣師遂人等連類在此○注主爲至出焉○釋曰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者案其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故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云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者案載師家邑任稍地在三百里內故知三百里曰稍云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者以其家邑在三百里小都在四百里大都在五百里從三百里向外故言自稍以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委烏僞反注同）〔疏〕（注主斂至者也○釋曰案其職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故鄭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共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故云以供委積者也亦與徵斂之官連類在此）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疏〕（土均至十人○釋曰土均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平土地之政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並是徵斂土地之事故在此宜也○注均猶至者也○釋曰案其職云掌平土地以均地守故云均猶平也是主平土地之政令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除草）〔疏〕（草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又云凡糞種騂剛用牛之等皆是土地之事故在此宜也案其職唯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鄭云草除草者無糞種者殺草然後種之職雖不言殺草名爲草人明知除草故鄭云除草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疏〕（稻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稼下地又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土地之事故在此胥徒多者以其并遣嘗種稻田）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云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訓如字司農音馴似遵反劉音訓徐餘倫反道音導）〔疏〕（土訓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亦是土地之事故在此○注鄭司至之勢○釋曰司農云訓讀爲馴又引爾雅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不從先鄭者案其職云道地圖道地慝道自是道說不得更訓以爲道故後鄭以爲訓說土地善惡）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疏〕（誦訓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道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亦是土地之事故在此○注能訓至時事○釋曰知能訓說四方所誦習事者其職云掌道方志謂所識四方久遠之事是其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也云及人所作爲久時事者案其職云以知地俗鄭注云博事也謂博知古事是其人所作爲久時事者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

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度徒洛反下同〔疏〕山虞至十人釋曰山虞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山林亦是土地之事在此宜也○注虞度至生者○釋曰言度知山之大小者但山之大小里數雖曰無文據當時量度知其大小然後設官分職使掌之經文有中山鄭雖言大小者略言之耳云及所生者山中所出金玉錫石禽獸草木或有或無是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麓本亦作箓音鹿〔疏〕林衡至小山之虞○釋曰云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者案上山虞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相併亦十二人但山虞尊使中士爲官首下士爲之佐此林衡卑故下士自爲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其林麓在平地盜竊林木多者故須巡行者衆以是胥徒特多也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胥徒不多者以其大林麓據特大者故胥徒特多中小已下自如尋常法故如山虞自此已下至澤虞皆是地事故在地官○注衡平至曰麓○釋曰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者經有中林麓鄭不言者亦略言也云竹木生平地曰林者對山中之林自是山虞掌此別言林衡故知竹木生平地者云山足曰麓者爾雅文山足亦有林木與山虞別官）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滌徒歷反〔疏〕川衡至十人○釋曰川衡者平知川之遠近寬狹及物之所出官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中川小川之等自若常法故差少○注川流至滌源○釋曰言川流水也者對澤爲停水又引禹貢九川滌源者爲禹治洪水已訖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擁塞矣引之者證川是流水）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藪素口反陂彼宜反〔疏〕澤虞至小川之衡○釋曰虞亦度也度知澤之大小及物之所出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其澤之所出物衆多胥徒少者以其巡行處近故也中澤小澤已下皆如川衡者自是常法○注澤水至八藪○釋曰澤水所鍾者鍾聚也謂聚水於其中更無所注入案周語虞大子晉云山土之聚澤水之鍾纂要亦云水所鍾曰澤故知澤水所鍾也云水希曰藪者希乾也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中田獵明知無水又案爾雅藪在釋地之篇不入釋水故知水希曰藪以其藪與澤也有水無水爲異故於經別立官掌之案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藪澤皆同爲一者以其有水則爲澤無水則爲藪元是一物故同解之引禹貢曰九澤既陂者亦謂禹治洪水既訖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決溢矣引爾雅有八藪者禹貢九澤通畿內一州則有九爾雅云八藪除畿內一州而言引此二文者證藪澤有異案爾雅釋有十者以其周秦同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又爾雅秦有楊陓職方冀州有楊紆蓋異所而同名也）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知禽獸處〔疏〕注迹之至獸處○釋曰案其職云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卝徐音礦虢猛反劉候猛反礦音虢猛反〔疏〕注卝之至曰礦○釋曰經所云卝是摠角之卝字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於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云金玉未成器曰礦以其此官不造器物直取金錫玉石以供冬官百工故言金玉未成器曰礦金玉之等出於地故在此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疏〕角人○釋曰案其職云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其是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疏〕羽人○釋曰案其職云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掌葛○釋曰案其職云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亦是徵斂之事故在此）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蒨千見反象本或作橡音同〔疏〕注染草至之屬○釋曰案其職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亦徵斂之官故在此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案其職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言不可盡故互見略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掌炭○釋曰案其職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其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茅莠○荼音徒徐音餘莠劉音酉毛詩注作秀〔疏〕注荼茅莠○釋曰案其職云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以其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蜃上忍反蛤古荅反〔疏〕注蜃大至爲蜃○釋曰案其職云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亦徵斂之官故在此言蜃大蛤者對雀入大水化爲蛤者爲小蛤引月令雉入大水爲蜃者案國語大水淮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今之苑○囿音又〔疏〕囿人至十人○釋曰案其職云掌囿游之獸禁囿是地之用故在此注囿今之苑○釋曰此據漢法以況古古謂之囿漢家謂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墠音善圃音補又音布〔疏〕場人至十人○釋曰言每場者以其九穀別場故言每以殊之場亦地之用故在此○注場築至禾稼○釋曰除地曰墠築堅始得爲場故云場築地爲墠也云季秋除圃中爲之者以其春夏爲圃以種菜蔬至季秋始爲場引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者此七月詩引之證圃中爲場之意）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廩力甚反倉也盛音成〔疏〕廩人至百人○釋曰此官使下大夫爲官首徒三百人又多者以其米廩事重出納又多故也故其職云掌九穀之數以其米穀地之所長成故在此○注藏米至之長○釋曰藏米曰廩者對下倉人藏穀曰倉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者以其舍人已下同掌米穀之事皆以士爲之故廩人下大夫與之爲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疏〕舍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謂平宮中米穀多少故與廩人倉人連類在此○注舍猶至者也○釋曰鄭訓舍爲宮者案其職云掌平宮中之政故就職內主平宮中用穀解之）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倉人○釋曰案其職云掌粟入之藏如廩人米粟地之所成故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班祿〔疏〕注主班祿○釋曰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故與倉人連類在此）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疏〕注種穀至所生○釋曰云種穀曰稼者對收斂曰穡也在此者其職云巡野觀稼出斂法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

（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奄於檢反劉於驗反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抒時女反〔疏〕舂人至五人○釋曰有奄者以其與女奴同處故也在此者與倉人廩人饎人連事故亦連類在此其職云掌祭祀賓客之米所共多矣而舂人少者蓋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別奚於其中矣○注女舂至或抌○釋曰引詩或舂或抌者彼生民詩引之者證舂抌之事也）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𩞄○饎尺志反注𩞄同爨七亂反〔疏〕饎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其職云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不在天官而在此者以其因舂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鄭司農云稾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犒注音犒同苦報反冗如勇反〔疏〕稾人至五人○釋曰案其職云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所共處多故有奄八人又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也○注鄭司至之犒○釋曰案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秦人將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頭犒秦師遂詐之云鄭使我犒勞軍師引之者以在朝之人不得歸家亦枯槁以須犒勞之故名其官爲犒人亦同廩人連類在此）

周禮注疏卷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九

地官司徒第二（唐石經作第三非）

其實五中雖不合十二（浦鏜云下當脫十二中三字）

自此以下至稾人（閩本同槀字從木監毛本作稾從禾誤）

教官揔目於下也（此本目誤自據閩監毛本訂正）

此鄉師司徒之老（盧文弨云老當作考○按此據冡宰設其考之注而言確不可易）

謂佐司徒主六鄉（此本佐誤在據閩監毛本訂正）

胥有才知之稱（釋文才知音智惠棟云五注本作智余本作知）

二鄉則公一人者（惠棟云此下有脫文）

以其天子所父事二老者同名（惠挍本二作三此誤）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閩監毛本王誤三）

云其要爲民所以屬之鄉焉者（注所以作是以）

上以釋訖（浦鏜云以當已字誤）

鼓人史二人（唐石經諸本同集注作史四人誤）

或負其餱（宋本餱作糇載音義糇音侯此本疏中亦作糇案釋文其糇音侯○按此亦餱之俗字）

又云詩曰者（此本云誤无據閩本訂正監毛本改引）

冀州既載（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冀作兾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兾）

是其任民而稅之者也（浦鏜云事誤任○按此等非誤）

鄉官有州當族閭比正（岳本鄉官下有則）

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浦鏜云賦貢字當依經互易○按注文作賦貢）

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惠挍本作四百里曰縣）

皆是均地之事（閩本同監本剜改作土地毛本從之）

楀維師氏（釋文以下諸本維字从糸此淺人據毛詩所改賈疏引注作惟當訂正）

以其國子人多（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多作衆與下句複）

是其教人以道者爲稱也（浦鏜云之誤爲）

掌教國子以道（浦鏜云養誤教）

自此已下（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已改以非）

以其周公聖（案聖上脫爲）

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監本言媒誤謀漢制考異類作異姓非）

集名云配儷男女（惠挍本作集略云此誤）

云今齊人名麴麩曰媒（惠挍本下有者此脫）

故書廛爲壇（九經古義云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按此等鄭君謂之古文假借字）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宋本不提行即接廛人注下與此是合唐石經嘉靖本閩監毛本皆另提唐○按不提行者誤也）

少有才智者（案此本少字係剜擠蓋本作有才知者）

掌國貨之節以連門市（閩監毛本連改聯非此本及監本門誤關今據閩毛本訂正）

遂師下大夫四人（余本閩監毛本同皆連上遂人唐石經宋本岳本嘉靖本皆另提行下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各自提行準此○按準鄉老至閭胥之式則遂人至鄰長亦當合爲一條）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諸本同唐石經作二人誤）

以鄉大夫各主一鄉（浦鏜云以當似字誤）

不使鄉爲之（浦鏜云卿誤鄉）

草人○釋曰在此者（惠挍本釋曰下有草人二字此脫）

訓讀爲馴（九經古義云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作訓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馴致其道徐音訓漢讀考云此經作馴司農易爲訓又引爾雅以證成之今經作土訓注作訓讀爲馴蓋其始或用注改經作訓其既也復用已改之經改注凡經典內如此者致多）

胥十有二人（毛本二誤一）

以其林麓在平地盜竊林木多者（毛本平誤乎惠挍本林作材浦鏜云多者二字當誤倒）

云山足曰麓者爾雅文（浦鏜云爾雅無文見劉氏釋名）

官及胥徒多者（閩監毛本誤作師徒）

案周語虞大子晉云（閩本同監毛本語誤禮浦鏜云虞疑衍案惠挍本無此字）

以其藪與澤也有水無水爲異（案也當有字之誤）

周有焦護（惠挍本護作穫與爾雅釋文正合今本作護非）

築堅始得爲場（此本堅字剜擠蓋本作築始得爲場）

藏米曰廩（賈疏本同釋文盛米音成與賈異監本廩作稟非下同○按賈本作藏是）

如嫁女以有所生（浦鏜云之訛以從洪範疏按）

故書饎作𩞄（漢讀考云案說文饎或從配作𩞄疑今周禮配下訛多火也特牲饋食禮注曰古文饎作糦周禮作𩞄）

稾人（宋本閩本同葉鈔釋文及宋本載音義作槁人唐石經嘉靖本監毛本通志堂釋文作稾下從禾下及注并疏準此蓋經文作禾稾字爲假借故司農讀作枯槁也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槁與此正合唐石經序官作稾人者非也槁人職及牛人共其槁牛小行人則令槁禬之字皆從木者是也本或作稾槁稾一字經注有從牛者蓋非盧文弨曰注疏本槁或作犒此習於俗用而遂改易舊文不知古並無犒字觀疏以枯槁爲言則唐人尚未誤也）

鄭使我犒勞軍師（此本犒誤槁據閩監毛本訂正）

故名其官爲犒人（當從閩本作槁人監毛本作稿人亦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疏〕（大司至邦國○釋曰司徒旣欲佐王安擾邦國故先須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注土地至地圖○釋曰案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案職方亦云掌天下之圖注直云如今司空輿地圖不云郡國者彼以司馬主九畿幷夷狄而言故不得云郡國此經云主人民之數則唯據九州之中郡國在九州之內故此注云郡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周猶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廣古曠反墳扶云反原本又作邍徧音遍雍於用反從子容反）〔疏〕（以天至名物○釋曰上經云土地圖爲人民之數而言之此經云土地圖據十等土地而說也故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案王制南北兩近一遥東西兩遥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謂知此數也又辨其山林川澤以下十等形狀名號及所出之物也○注周猶至之物○釋曰九州揚荊以下據職方周之九州而言故有幽幷無徐粱禹貢據夏以前九州故有徐粱無幽幷也云輪從也者據南北義與馬同不釋廣者東西可知云積石曰山者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鄭云巖巖積石貌鄭據此而言案爾雅山丘別釋則丘是純土其山皆石亦有兼土者故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又周語云夫山土之聚是其山有土也云竹木曰林者謂生平地以其山林川澤別官故知竹木生平地曰林云注瀆曰川者案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注云皆以小注大此小異名言注澮曰瀆者謂以澮中水注入瀆中使有所去此云注瀆曰川者爾雅無此言鄭以義增之耳謂以瀆中水注入川案職方九州皆直川故知從瀆入川此瀆與四瀆義異四瀆則亦川故職方云其川三江其川江漢也云水鍾曰澤者周語虞大子晉之言也云土高曰丘者爾雅山丘別釋則丘無石者也云大阜曰陵者案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是陵與丘高下異稱皆無石者也其有石者亦曰陵故左氏僖三十二年云殽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是有石者也云水崖曰墳者案爾雅云重崖岸墳大防是墳爲崖岸之峻者故知水崖曰墳故詩云遵彼汝墳是汝水之大防亦是水崖曰墳也云下平曰衍者此十地皆兩兩相對爲名墳旣水崖而高明衍爲下平此下平又與下濕曰隰者別也云高平曰原者案爾雅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不云高平曰原此言高平曰原者對下濕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即廣平者也爾雅高平曰陸者據山傍平者故下云可食者曰原也云下濕曰隰者爾雅釋地文若然禹貢云大陸旣作注大陸地者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彼是藪澤之地稱與高平曰陸者別也云十等之名者山林以下十等名異也云與所生之物者即下文土會之法以下是也）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壝維癸反別彼列反下同）〔疏〕（而辨至其野○釋曰云辨其邦國者謂分別畿外諸侯邦國多少之數謂若王制云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也云辨其都鄙之數者謂分別畿內三等采地之數謂若王制畿內九十三國也云制其畿疆者王畿內千里中置王城面有五百里其邦國都鄙亦皆有畿界也云而溝封之者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爲封樹以爲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王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總據邦國都鄙并王者而言也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者謂假令以松爲社則名松社之野餘皆放此也○注千里至方面○釋曰云千里曰畿者職方文云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者案左氏傳成二年鞌之戰齊侯使國佐賂晉師晉人不許曰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彼云先王疆理天下又云吾子疆理諸侯此云吾子疆理天下不同者鄭以義言之非傳之正文也云溝穿地爲阻固也者謂穿地爲深溝即是阻固也云封起土界也者穿溝出土於岸即皆爲封封即起土界也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云壝壇與堳埒也者經直云壝壇即堳埒不云壇以壝在壇之四面爲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鄭注云北墉社內北牖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壝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畢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爲神農則無后土及田土之神直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一也又引詩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籥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者是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栢栗也云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爲社假設而言耳云以別方面者但四方宜木面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爲君以別餘之方面耳）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圜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晳白也瘠臞也贏物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爲牲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皁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會古外反注同早音皁本或作皁注同鱗劉本作麟音鱗津如字一本作灋音同覈音核專徒丸反注同長如字下注長於土圭同介音界莢古協反晳音錫白色也贏力果反叢才東反肉如字劉而樹反庳音婢貂音彫貒吐官反貉胡洛反依字作貈縟音辱一音如勇反圜音圓又徒丸反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精與考工記燿後音同貔音毗一音房私反貙勑宜反萑音丸葦于鬼反柞于洛反致直記反櫜古毛反劉古到反芡音儉韜吐刀反）〔疏〕（以土至而庳○釋曰云會計也以土地計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於五地故須說五地所生不同也故云以土會之法也云辨五地之物生者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地有五等所生無過動植及民耳故云辨五地之物生上經云十等此云五地不同者上經細別而言則十等以類相并而言故五等其實一也一曰山林者此五地以高下相對故一曰山林山林高之極者二曰川澤川澤下之極者故以爲對也又五地之內以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動植後言民也山林之中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此五地人物之等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使形類有異也○注會計至櫜韜○釋曰案宰夫職云歲計曰會故云會計也鄭知以土計貢稅之法者以五地中而云會計者唯有貢稅之法故鄭云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云毛物貂狐貒貉之屬者依爾雅而言耳案爾雅云貍狐貒貉同文此云貉狐不言貍者鄭君所讀爾雅者爲貂不爲貍也言之屬者山林之中毛者甚衆故以之屬總之也言縟毛者謂毛之細縟者也云鱗物魚龍之屬者案月令春云其蟲鱗鄭云蛇不言魚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經云其蟲鱗魚無足故不言魚其實魚入鱗內可知也此經云川澤宜鱗物鱗物以魚爲主有魚龍有蛇可知故不言蛇也云津潤也者以其民居澤近水故有津潤但入水見日則黑故民黑津也云羽物翟雉之屬者案禹貢徐州貢羽畎夏翟則翟雉也以雉乃羽中之貴物故丘陵所宜羽物者是翟雉也云核物李梅之屬者鄭以丘陵阪險宜櫜杏及李梅等目驗可知故云李梅之屬中有櫜杏也云專圜也者此丘陵地氣使之然也云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此陸生謂陸地生子及生訖即入水而居故云水居陸生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龜孽注云龜蟲之生於水者亦謂生居在水中非謂初生在水彼生與此鄭云陸生之生義異也又云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者薺莢即今人謂之早莢蓋誤云皁當言薺也王棘即士喪禮云王棘若檡棘者是也棘

（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蕎莢相類故并言之也云皙白也者此民居於墳衍地氣宜白又見詩云楊且之皙皙爲白可知也云瘠臞也者案爾雅釋言云臞脉瘠也注云齊人謂瘠瘦爲脉則瘠臞爲瘦小之貌故鄭云瘠也云羸物虎豹貔貙之屬者考工記梓人職說大獸而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若是者謂之羸屬又爾雅有虎有豹故知羸物有虎豹也但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貙曲禮云載貔貅此鄭云貔貙貙即貅也云淺毛者若以淺毛言之則入羸蟲中故月令中央土其蟲羸鄭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若據有毛言之即爲毛蟲故白虎入西方毛蟲之長也云叢物萑葦之屬者詩云萑葦淠淠是二者各以類聚也杜子春讀生爲牲牲亦訓爲生義既不殊故後鄭不破之也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先鄭對動非植生爲號也阜物柞栗之屬者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爲阜物也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者先鄭以物色上解之後鄭不從者以其上下云動植者皆不以色上爲名先鄭獨此一者取義於色故後鄭易之玄謂膏當爲櫜者經云膏是脂膏之膏於植物義無所取直是字誤故破從櫜也云蓮芡之實有櫜韜者以其是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櫜韜其實者也案大司樂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先言川澤後云山林者彼取神之易致爲先故先言川澤此取尊卑高下相對故先言山林也又彼云五變而致土示注云土祇原隰及平地此中不見平地者亦原隰中可以兼之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愼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爭爭鬬之爭愉音偷又音揄虣薄報反解佳賣反少詩照反〔疏〕因此至興功○釋曰上經云五地之物生動植及民生處不同是其常法今此十二教亦因民之所常生之處施之故云因此五物者之常而施十二教也云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者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教敬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鄉飲酒即黨正飲酒之類是也黨正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爲禮則無爭故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以陰禮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姓冤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使之親已是昏禮相親之義昏姻及時則男女無有怨曠故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自一曰至三曰已上皆有揖讓周旋升降之禮此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者儀謂以卑事尊上下之儀有度以辨貴賤之等故云以儀辨等也民知上下之節不敢踰越故云則民不越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俗謂人之生處習學不同若變其舊俗則民不安而爲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爲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偷苟且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者刑教禁民虣亂今明刑得所民得中正不爲虣亂故云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者民有危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解怠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爲足故云則民知足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父祖所爲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故云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也○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讓慎矜矜於善德以求榮寵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者庸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與其功業故云則民興功也此十二教以重急者爲先輕緩者爲後○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至九儀○釋曰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者以是陽禮而云教讓其鄉射是州長射禮鄉飲酒是黨正飲酒皆有正齒位飲酒爲敬讓之事故知陽禮是二事若然鄉中有鄉射鄉飲酒以其州長黨正皆屬於鄉大夫或鄉大夫所居州黨故雖州長射黨正飲酒亦號曰鄉也云陰禮謂男女之禮者以其言陰又云不怨故知是男女昏姻之禮也云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者此約雄雉詩序文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注云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女多怨曠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此經直云不怨據女而言文不具顯故鄭兼言曠也若然彼詩據舊成夫婦此文據配合得時時雖不同若失時怨曠不異故引爲證也云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者案易乾鑿度云不易也者其位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依此言其不易也仍有天地不易不言故云之屬以兼之也云俗謂土地所生習也者謂若下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居喪之禮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而審行之是其故俗所習也云偷謂朝不謀夕者案春秋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又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爲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以此而言之鄭似依昭元年傳也云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不懈怠者災危凶憂謂若遭水旱之災歲凶年穀不登有無相濟是其相憂令不懈怠也云度謂宮室車服之制者謂若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及侯伯子男已下各依命數是其制度也云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者案齊語云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亂昔聖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又云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云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者民能矜矜然求其善德又相勸爲善也云庸功也者此經云以庸制祿司士云以功詔祿庸即功其理同也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者不從故書讀從大宗伯九儀一命至九命作伯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相息亮反注同毓音育分扶問反〔疏〕以土至土事○釋曰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者十二土各有所宜不同所出之物及名皆異故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也云以相民宅者謂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視民居使之得所也云而知其利害者十二土之中利處居之害處遠之以阜盛人民以蕃息鳥獸以毓生草木者皆由知利害使之然也云以任土事者辨十有二土之人性居之○注十二至所能○釋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者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又云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如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又周語伶周鳩云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若然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七十三國皆依附十二邦以繫十二次若吳越同次之類也凡繫星之法皆因王者所命屬焉故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又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襄九年晉士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皆先王命祀之注也案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爲附庸若然附庸不繫星其餘皆繫星也又云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者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謂若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蓺是其任謂就能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蓺黍稷蓺猶蒔也○種章勇反榛則人反蒔時至反〔疏〕辨十至樹蓺○釋曰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上經論居人物之事此經辨其種殖所宜故變其文云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蓺其黍稷也○注壤亦至蒔也○釋曰上經既欲居民不必皆須樹蓺故云土取萬物自生爲名此經據樹蓺而言故變云壤）

取和緩爲義故鄭云燮言耳詩云樹之榛栗是定之方中詩引之證經樹是植木又曰我蓺黍稷是楚茨之詩引之證經蓺是黍稷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騂雖營反緹音低）

〔疏〕以土至之政○釋曰以土均之注辨五物者即上山林川澤之等是也云九等者據五地之內分爲九等之地騂剛赤緹之屬其種所宜不同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言天下則并畿外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與下爲目也以作民職者民有職業乃可稅之云以令地貢者地貢即九職之稅也云以斂財賦者斂財即大宰九賦斂財賄一也既言財又別言賦者欲見財既爲九賦斂財賄又兼有軍賦故財賦殊言之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大司徒以法均齊之天下皆使依法故云均齊天下之政也○注均平至軍賦○釋曰九等知是騂剛之屬者但地或云十等或云五地或云十二土皆無云九等者案草人職云騂剛赤緹之屬有九等皆是地勢所宜糞種之法故鄭以騂剛赤緹之屬解之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者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即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此經云以作民職爲九職即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云財謂泉穀者案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彼注亦云財泉穀則云財泉穀當賦泉之數也云賦謂九賦及軍賦者以經云財賦不以得爲一事解之今鄭以賦爲軍賦者則賦中兼軍賦謂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等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爲求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深尺鴆反景如字本或作影非下及注同度待洛反下同近附近之近下同遠日于萬反跌待結反）

〔疏〕以土至多陰○釋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頴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亦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爲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雨屬東方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沲故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即雨也○注土圭至一寸釋曰案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不知廣深故曰測者廣深踰遠近以經云測土深故鄭云廣深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者先鄭據經云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土圭測度之先鄭又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云云先鄭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表爲近日北表爲遠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以東表爲近日西表爲遠日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者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後鄭釋景長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爲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云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更云是地於日爲近南已下者先鄭云近日遠日恐人以爲南方東方地高爲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爲遠日有此地高下之嫌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取云是地於日爲近北於日爲近東於日爲近西四方之表皆云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處其地於天下之日爲近南爲近北爲近東爲近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爲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筭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爲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頴川陽城地爲然）

〔疏〕日至至樹之○釋曰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配合萬物乃生故樂記云天地訢合是也四時之所交也者即尚書所云宅南交孔云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則秋與夏交冬與秋交春與冬交可知故云四時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者風雨所至會合人心謂若禮器云饗帝於郊風雨寒暑時是也陰陽之所和也者謂若昭四年左氏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其陰陽和也然則百物阜安者揔結上句所合已下凡如是阜盛也如是四事得所則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國焉者建立也於此盛安之處乃立王之國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樹之者於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爲封封上樹木以爲阻固故云而封樹之○注景尺至爲然○釋曰云景尺有五寸者欲釋經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者考靈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者鄭注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爲正不言象日月之大者略不言之矣云一寸爲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門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廣雅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鄭司農云頴川陽城地爲然者頴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故云地爲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不在頴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頴川地中仍在畿內若然武王已遷鼎於洛欲以爲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雖定鼎誥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審慎故案書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建侯衛者在尚書康誥封康叔是也案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又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之若然洛邑在攝政四年初爲基止至五年乃正營之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

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爲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一等矣○疆居良反下同顓之宜反與音榆率音律又音類後注同正之音征字如字一音茲爲其于僞反〔疏〕凡建至之一○釋曰上經既陳天子之國并畿內千里此經說諸侯邦國故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土猶度也以土圭度其地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減四分則四百里封侯減三分則三百里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封男是土其地之法而制其域者自上公五百里已下境界皆有營域封圻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亦與侯同云諸子之地諸男之地皆云四之一者謂總得一國之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故云其食者四之一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即大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積禮俗喪紀之用也○注土其至等矣○釋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者案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者司農意案上經天子度取土中此封諸侯但正四方而已不求土中故云但爲正四方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者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故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也先鄭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司農之義於經文雖似道若然則大國貢輕次國小國貢重非字小之法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引魯頌曰錫之山川已下至社稷之臣此司農之意上公已下盡有附庸魯雖侯爵受五百里之國明堂位云七百里者五百里外並是附庸即公五百里者亦半爲附庸故上注云其半皆附庸是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司農之意見孟子何休之徒言周之制無五百里四百里國魯國唯有七十里而已故破諸家據魯頌論語非七十里之所能容也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據此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魯頌論語合亦是破諸家之意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司農意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謂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所食者唯有五十里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爲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舉男地而言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者案下土均云均地貢均即此所均征稅邦國地貢輕重是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
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者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況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故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乃足其國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注雖不言畜積但言足其國明畜積在中乃得云足故王制云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是也云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者度支經用似國家喪紀所用餘爲司農穀矣者入天子故據漢法以況之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謂若四之一是也字愛也謂愛小國之法若然三之一者是不輕不重後鄭言此者破先鄭其食者四之一三分貢與天子三之一者二分貢與天子非字小之法又見采地之稅四之一一分貢與天子故不從先鄭之義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爲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云爲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取閒田爲附庸以爲祿也云公無附庸者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者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云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云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以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進則取焉謂附庸者退則歸焉者謂爲間田者也故王制一州之內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間田併言之矣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魯雖爲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故明堂位云地方七百里鄭云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又云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爲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爲附庸今皆名附庸爲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周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
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畝本亦作古畮字甸劉常証反復扶又反下同○〔疏〕凡造至百畮○釋曰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至此更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而封溝之者謂三等采地四境界上皆有溝封而樹之以爲阻固云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畮者此謂上地年年佃之故家百畮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畮者謂年別佃百畮廢百畮云再易之地家三百畮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畮廢二百畮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注都鄙至百畮○釋曰言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又引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云云又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案殷周皆稱畿內王制云縣內疑是夏時故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也云周未聞矣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即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或未可聞其大國次國小國各有畿國故云未聞其實總數則聞之矣云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者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是以謂之權也野鄶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案玄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引之者直取鄙所居爲義也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義不取也云城郭之宅曰室又引詩者是七月詩取證室在城內於其室數制城外井邑又云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案下小司徒云四井爲邑以至丘甸縣都是也又引王制者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外內多少必參相得之事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濬。而待政令。

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奠劉音定〔疏〕注分地至之事○釋曰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上經既授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大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類是也云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者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云衡麓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之不

（共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此地官唯有衡虞無舟鮫祈望者此周禮擧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此地貢文承地職之下明非諸侯地貢是其九職任之九稅斂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木則稅草木之類是也云須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者分命之言案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申命羲叔宅南郊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此間須職事亦是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典田之官各有所掌）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弛式氏反舍音捨殺所界反徐所例反注同蕃方袁反）

（【疏】以荒至盜賊○釋曰言以荒政十有二者上經見分地職則有年穀不熟之時恐民離散故以救荒之政十有二條以聚萬民使不離散一曰散利者謂豐時聚之荒時散之積而能散使民利益故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者薄輕也征稅也謂輕其稅三曰緩刑者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四曰弛力者弛放其力役之事五曰舍禁者山澤所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六曰去幾者幾謂呵禁謂關市去稅而幾之七曰眚禮者謂吉禮之中眚其禮數八曰殺哀者謂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九曰蕃樂者蕃謂閑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者謂凶荒殺禮昏者多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年禱祈搜索鬼神而禱祈之十有二曰除盜賊者凶年盜賊多急其刑以除之○注荒凶至凶禮○釋曰下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即此一荒也故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者年穀不熟而民飢故設政教以救之故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十二品即十二條各有品列而不同云散利貸種食也者謂豐時斂之凶時散之其民無者從公貸之或爲種子或爲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爲散據民往取爲貸故云散利貸種食云薄征輕租稅也者案司稼云巡野觀稼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是輕租稅也云弛力息繇役也者案均人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云弛力謂人食不能二鬴之歲則移民就穀無力役之事故均人又云凶札則無力政財賦是也云去幾關市不幾者此後鄭不從以其雖凶年猶幾呵但去稅而已云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則後鄭不從者掌客所云凶荒殺禮其總目語無所指斥故鄭以爲眚吉禮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者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爲昏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者年有凶災鬼神不佑經云索鬼神謂搜索鬼神而祭之是求廢祀而修之求廢祀而修之即雲漢之詩靡神不舉是也連引靡愛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案左氏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此詩云靡愛斯牲者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即有牲體故云靡愛斯牲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者上文既言緩刑其餘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爲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不須急其刑以除之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經云蕃者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藩是藩閉之字案大司樂云大凶大烖令弛縣注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之去樂據廟中祭時暫縣之樂去而藏之此云藩樂謂閉藏樂器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互見其義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者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直去其稅猶幾之者案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云舍禁若公無禁利者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于戲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與民共是也云眚禮謂殺吉禮也云殺哀謂省凶禮者此破司農之義司農引掌客職凶荒殺禮證眚禮後鄭之意凶荒殺禮是揔目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眚禮專是吉禮者以其下有殺哀與眚禮相對故知眚禮專是吉禮也案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饑穀粱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一也又案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也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不能人二鬴之歲即是大饑年也此云荒政者亦據大凶年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既據大饑猶云薄征者此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此鄭云荒凶年則荒與凶一也案大司樂大札大荒大凶荒凶則亂其實凶荒是一故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是凶荒不異司農凶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以荒爲荒亂兼見斯義故凶荒別文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抍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少詩照反抍音拯捄音救本亦作拯救矜古頑反癃音隆卒子忽反）

（【疏】以保至安富○釋曰上經既陳凶荒不安之事故此經陳安養萬民之道云以保息六養萬民者民不安即不得蕃息安則蕃息保安也民使蕃息有六條以養萬民故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也○保息至專取○釋曰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使國民衆多故令國人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亦罪其父母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與之餼引之者見其愛幼少之法不必盡如其禮云十四以下不從征者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下不從征可知亦是愛幼之事也云養老七十養於鄉者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已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云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粱故云異粻云振窮抍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鄭依此而言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故曰振窮云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者案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其恤貧之法故云無財業稟貸之云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者漢時癃病不可給事不筭計以爲士卒若今廢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謂不爲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殘疾者也是其寬饒疾病之法云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者言繇役均平又不專取則富者安故云安富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猶舊也美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媺音美聯兄弟一本作聚兄弟椓陟角反）

（【疏】以本至衣服○釋曰上經陳養萬民之法此經說安民庶之道以本俗六安民者本舊也不依舊俗創立制度民心不安若依舊俗民心乃安故以本俗六條以安民也○注本猶至獨異○釋曰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者此斯干美宣王之詩也案彼詩云約之閣閣約謂搉土椓之橐橐椓謂築之橐橐用力是其約椓攻堅依所也能使風雨所除宇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媺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攻堅解之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案左氏傳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是一故云族猶類也經云族墳墓是死相迫明生時居住相近可知故鄭云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也云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者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昏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昏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連師儒也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藝也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者案學而云有朋自遠方來是朋者在學之稱此友與朋連文則亦是在學之稱且此朋友之文復在師儒之下但朋踈而多友親而少故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此朋友據在學案尚書泰誓武王云我友邦冢君是謂諸侯爲友洛誥云孺子其朋謂羣臣爲朋朋友之文所施廣矣鄭君皆望文爲義是以所注不同也云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者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並皆齊等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縣音玄）

注同挾子協反〔疏〕正月至治民。釋曰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始和者從十二教已下於此月之時始調和也政教皆有故法依舊而行之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其實不改造也始以對終對下縣之是在建寅之月爲終也云布教於邦國都鄙者於此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即布於邦國諸侯及畿內二鄙公卿大夫等云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者言乃者緩辭是建寅之月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闕上云使萬民觀教象者謂使萬民來就雉門象魏之處觀教象文書使知一年教法云挾日而斂之者縣之從甲至甲爲挾日而後斂藏之於明堂月月乃更受而行之謂之聽朔者也云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者案大宰六典八法入則之等正月前陳之正月之下不復言施之者以其並是當職之事故不復言所施且直言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亦含上數事可知云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注正月至縣焉。釋曰言正月朔日者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吉者月朔也故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王教者案大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天下此不言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者釋經乃縣是正歲縣之必知縣在正歲者亦取義於小司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比毗志反下同賙音周足劉子踰反〔疏〕令五至相賓。釋曰此經說大司徒設比閭至於州鄉等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爲一比則有下士爲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爲罪過五比爲閭者二十五家爲一閭立中士爲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爲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下大夫爲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者二千五百家爲州立一中大夫爲州長民有禮物不備使賙給之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立一六命卿爲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注此所至百家。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等皆是民閒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職又云徙於國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從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彼是出鄉閭外與此閭內自相容受不同故後鄭易之以爲宅舍有故相受寄託解之子春又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後鄭不從者此一經相保相受之等皆是相勸爲善無相糾惡之事故後鄭存賙字謂禮物不備相給足解之云閭二十五家云云知之者案此經五家爲比五州爲鄉轉相增故其家數可知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飭音勑注同賈音古閒音閑〔疏〕頒職至服事。釋曰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頒下民之職事十有二條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成萬民此經不言鄉遂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主鄉遂公邑頒之可知云一曰稼穡已下至八曰斂材已上即大宰九職中八者是也大宰既掌之此又重掌者以大宰尊官揔知其數此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異也云一曰稼穡者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二曰樹蓺者樹謂植木謂若樹之榛栗蓺謂種黍稷謂若蓺麻如之何我蓺黍稷之類是也案大宰有九職此八曰斂材已上與太宰同太宰有九此唯八者太宰言任萬民隨意所云故有九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司徒云頒職事不可頒之使民轉移執事故闕之唯有八也九曰生材已下加此四事者以其司徒主民此四事者是民之事業及學問故別增之也。注鄭司至木者。釋曰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此已下至聚斂疏材皆與太宰同但文有詳略其言異耳九穀須稼穡故變言稼穡耳樹蓺與園圃毓草木者同草木須樹蓺故亦變言樹蓺耳云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者此文有詳略耳云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者但養蕃不言阜此言阜字者欲見非直蕃息又使阜盛云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者貨賄即財也亦文有詳略耳云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此八者之義以具釋於太宰故此亦不復重言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司農之意此閒民在第九當太宰九曰閒民無常職故以閒民解生財也但周公制禮太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頒職事不可頒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以爲養竹木之解云學藝謂學道藝者案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以藝中兼有道也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案管子書云工之子恒爲工士之子恒爲士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是以世事教民能則民不失職也云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謂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也玄謂生材養竹木者此後鄭破司農之義案太宰事典云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云以養萬民則知生爲養山虞林衡別官則知此生材養竹木在於平地林衡所掌是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知音智行下孟反婣音因〔疏〕以鄉至書數。釋曰物事也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中三事教鄉內之萬民也興舉也三物教成行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爲賓客而舉之三物者則下一曰二曰三曰是也。注民三至之計。釋曰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此並鄉大夫職文云知明於事者謂於前事不惑若四十而不惑也云仁愛人以及物者仁者內善於心外及於物謂若行葦詩美成王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是愛人及於葦葦即物也云聖通而先識者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儆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若然此云聖亦與武仲同是皆述聖人之道云義能斷時宜者義宜也謂斷割合當時之宜也云忠言以中心者此以字解之如心曰恕如下從心中心曰忠中下從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云和不剛不柔者謂寬猛相濟者也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者案爾雅云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彼不言於此鄭云善於父母善於兄弟言於者凡言孝友非直甘脃先奉昏定晨省而已謂若禮記祭義云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國人稱之曰幸哉有子若是如此美行乃所爲父母兄弟所善故鄭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也云睦親於九族者堯典云九族既睦是睦親於九族也九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緦麻之內也云婣親於外親知婣是親於外親者上云睦據於九族明此婣是親於外親也左傳云士踰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族是也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者恤訓爲憂振訓爲救故知恤振憂貧者也云禮五禮之義自此已下至九數皆取義於保氏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注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彼注又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此經直陳六藝保氏各有其數故注保氏其釋之注此直取保氏經以釋之五禮言義者以其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樂言歌舞者以其作樂時有升歌下舞射言法者以其有升降揖讓之法御言節者因馬六轡有進退之節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多少筭計各逐義強生稱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

（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弟音悌注同〔疏〕以鄉至之刑○釋曰上設三物教萬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故言以鄉八刑糾萬民也云一曰不孝之刑者有不孝於父母者則刑之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此乃禮之通教二曰不睦之刑者不相親睦亦刑之三曰不婣之刑者不親兼戒凡品故不孝有刑也於外親亦刑之四曰不弟之刑者謂不敬師長亦刑之五曰不任之刑者謂不信任於朋友亦刑之六曰不恤之刑者謂見災危而不憂恤亦刑之七曰造言之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亦刑之八曰亂民之刑者謂執左道亂政則刑之○注糾猶至相憂○釋曰云糾猶割察也者謂察取鄉中八種之過斷割其罪云不弟不敬師長者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姻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姻之下者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兼施於師長故退在睦姻之下云造言訛言惑眾者案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與此造言一也是訛言惑眾也云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者亂名已下皆王制文案彼注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並是亂政之民也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德爲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故禁其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疏〕以五至之中○釋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者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偽故以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使得中正也○注禮所至軍嘉○釋曰禮者辨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得奢侈僭偽故云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也使其行得中者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得其中正是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者春官大宗伯文也）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思悉吏反應應對之應招上朝反本亦作韶濩音護本亦作護〔疏〕以六至之和○釋曰案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大司徒云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使應和也○注樂所至大武○釋曰案樂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雲門已下皆大司樂文主彼具釋案前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不覆申射御書數而獨中禮樂二事但化民以禮樂爲急故樂記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是致禮樂以治內外之急也又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禮樂爲化民之急也故特言禮樂耳）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治直吏反注及下正治并注同斷丁亂反注同厭於涉反或於驗反〔疏〕凡萬至于士○釋曰上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猒服十二教則鬪爭起有獄訟者將斷割之時恐其獄訟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若有小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等斷之○注不服至城圜○釋曰云不服教不猒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者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猒服於十二教即是貪冒之人也猒有二種有嫌猒有猒飫之猒謂若祭禮有陰猒之類是也此言不猒服十二教者謂不猒飫服行十二教也又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者案秋官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具在秋官釋之云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者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云附麗也者案秋官云麗於法案尚書呂刑越茲麗刑故以附爲麗云士司寇士師之屬者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並主獄訟之事故云士師之屬也司農云春秋傳曰者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及其反國誤射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衛侯與元咺訟晉使士榮爲大士而聽斷之引此者欲見有獄必有訟有訟者不必有獄故彼是爭罪之事而言衛侯與元咺訟云或謂歸於圜土圜土謂獄也者司農之意此經士或爲土字因即解土爲圜土圜土即獄也云獄城圜者更解圜土之意圜土之義具在秋官司圜職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疏〕祀五至其肆○釋曰云祀五帝者謂五時迎氣於四郊及揔享五帝於明堂即大司徒奉牛牲又云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注牛能至去蹄○釋曰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云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者骨體肩脅脊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也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故云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爲鬄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殺當彼鬄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爲肆陳骨體爲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至如之○釋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令令遺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疏〕大賓至委積○釋曰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卿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雅據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遺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注令令至賓客○釋曰令令遺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者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故知義然也）

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眾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引如字又音胤紼音弗〔疏〕大喪至政令○釋曰大喪謂王喪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帥六鄉之眾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廣而治其政令者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注眾庶至六紼○釋曰云眾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進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故云所致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主文以見義也）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也徵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疏〕大軍至政令○釋曰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眾故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司徒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至其下○釋曰案司常云熊虎爲旗故鄭云旗畫熊虎者也云徵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者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眾庶須刻集日至日樹旗期民於其下眾皆至弊旗誅後至者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疏〕若國至天下○釋曰若國有大故者大故是非常之事故言若也則致萬民於王門者以待任用故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大故之時恐有姦寇節者用爲行道之信故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所以防姦私也○注大故至姦私○釋曰言大故知是王崩及寇兵者下經別云大荒大札故知大故中有王崩寇兵二事也云節六節者案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財用璽節道路用旌節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札側八反〔疏〕大荒至緩刑○釋曰大荒謂大凶年大札謂大疫病則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兩事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舍禁者謂山澤之內舊遮禁不聽人入者今皆舍而不禁容民取蔬食也弛力者謂弛力役之事薄征者若大荒則全無征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有征稅案司稼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也緩刑者謂有刑罰寬而放之○注大荒至是也○釋曰大荒大凶年也者謂若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言大者穀梁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與此一也大札大疫病也者謂若左氏傳云天昬札瘥云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者釋經通財也又引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案彼傳定四年楚伐蔡五年夏歸粟於蔡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上時掌反簿蒲戶反注同〔疏〕歲終至致事○釋曰歲終則令教官者其屬六十官也云正治而致事者謂正直治理其文書不得濫失以爲公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注歲終至計簿○釋曰知歲終是周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歲始明此致事之時亦是周之歲終云致事上其計簿者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歲夏正月朔日〔疏〕（正歲至常刑○釋曰正歲令干教官者以其歲始當除舊布新各共爾之職脩汝之事爾乃皆汝也以聽王命者聽待也其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重而受刑法○注正歲至朔日○釋曰周禮上下凡言正歲者皆是夏之正月又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雖不言之吉亦是朔日爲始可知也）

周禮注疏卷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

大司徒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原本亦作邍案周禮原隰字多作邍此當本作古字因注作原而改）

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閩本揚作楊諸本冀改冀）

下濕曰隰（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濕改溼疏中準此）

水崖曰墳（宋本崖作涯）

形狀名號（監本號作貌）

案職方九州皆直川（案直當爲有字之誤）

溝爲封樹（惠挍本溝下有上此脫）

經直云壝壇卽壝埒（案壇亦當作壝）

君南面於北墉下（浦鏜云鄉誤面案面或向之譌）

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惠挍本土地作野之此非）

則無后土及田土之神（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田正）

其植物宜早物（岳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早皆作皁此本注及疏亦作皁釋文早物音皁本或作皁注同案皁俗早字據唐石經已作皁知今本作早者後人依釋文改從正字也○按皁者草之俗字說文草者草斗櫟實也自人用草爲艸木字乃別製皁爲草斗字岳本作早與釋文合周禮用假借字也）

其動物宜鱗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鱗物劉本作麟音鱗○按盧文弨曰釋文云劉本作鱗故集韻云鱗通作鱗本釋文也今本釋文作麟乃譌字）

其民晳而瘠（釋文晳而音錫白色也唐石經亦作晳下從白今諸本作晢下從日譌）

其植物宜叢物（諸本同釋文亦出叢物二字唐石經作藂物○按藂者叢之俗字不見於說文）

核物李梅之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核作覈爲依經所改非也嘉靖本作梅李之屬）

虎豹貔貐之屬（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葉鈔釋文亦作貐監毛本作貙非疏中準此○按其字正作离俗作貐誤作貙）

理致且白如膏（宋本致誤置○按致者今之緻字）

此云貉狐不言貍者（毛本同誤也當從閩監本作貂狐）

臞脙瘠也（閩監毛本脙誤脈下同）

土祇原隰及平地（諸本祇誤祗今改正）

則民不偷（閩監本同疏中改偷爲愉毛本經作愉注及疏又偷愉錯見案釋文不愉音偷又音揄唐石經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愉注疏本或改作偷俗字也）

愉謂朝不謀夕（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毛本愉作偷監本先作偷後改愉○按此亦當是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經作愉从心注作偷从人爲是鄭箋山有樞云愉讀曰偷）

謂鄉飲酒之禮（浦鏜云鄉下脫射）

六曰以俗教民則民不偷者（閩監毛本作教安此誤）

則民不偷愉苟且也（閩本作則民不愉當據以訂正監毛本上下皆作偷後竝改爲愉）

將焉用樹（閩監毛本焉作安）

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毛本耄作髦）

憂之則不懈怠者（案注作則民不解息賈本注蓋無民字）

育生也（嘉靖本育作毓非惠挍本亦作毓云余本仍作育○按此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

星土星所主土也（諸本主誤生今據保章氏注訂正）

又周語伶周鳩云（惠挍本作州鳩此誤）

陶唐氏之火○正（案○誤衍）

欲見財既爲九賦斂財賦（閩本同監毛本斂誤故浦鏜云財賄誤財賦）

云測猶度也（閩監毛本同誤衍也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皆無云字）

故書求爲救（九經古義云救當作𣪠古文求字說文引虞書云旁𣪠孱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非𣪠舊皆以𣪠爲求）

杜子春云爲求（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云下有當字此脫）

立表之處大東（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無處字此誤衍）

案土人職云（浦鏜云玉誤土）

據中表之南而言（浦鏜云南下脫表）

爲中表之西表而言（惠挍本爲作據此誤）

月離於畢俾滂沲（閩監毛本沲作沱）

云測猶度（惠挍本下有也此脫）

是地於日爲近南云（浦鏜云下當脫一云）

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取云（惠挍本取作而此誤）

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監毛本同嘉靖本潁作頴岳本閩本誤穎）

風雨寒暑時是也（惠挍本風雨下有節此脫）

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宋本作一千閩監毛本作三千誤盧文弨曰御覽卷三十一亦作一千五百里）

天圜南北二億（浦鏜云圍誤圜）

初爲基止（閩毛本止作址監本誤扯）

土地附庸（宋本余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地作田）

諸男食者四之一（惠挍本諸男上增諸子二字云余本無案賈疏本亦無諸子二字故云直擧男地而言惠以意增非）

其食者參之一者亦與侯同（閩本同監毛本參改三毛本侯改諸）

卽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惠挍本國下有禮此脫）

不易之地家百畮（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百畝云本亦作古畮字）

上言王巳及諸侯邦國（補閩監毛本王巳作王畿此誤）

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戶者（宋本無命戶爲尸之誤）

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補閩本鄭作鄶是也監毛本作鄶亦誤）

遷易東周畿內（惠挍本易作居此誤）

宅南郊（案郊當作交）

七日眚禮（唐石經諸本同監毛本眚誤告閩本誤青注及疏準此）

救飢之政（嘉靖本飢作饑此非○按依說文則饑年字當从幾飢餓字作飢）

飢饉則盜賊多（宋本嘉靖本飢作饑當據以訂正）

卽此一荒也（浦鏜云一荒當誤倒非）

若令休兵鼓之爲（惠挍本令作今此誤）

案大司樂大札大荒大凶荒凶則亂（惠挍本作凶荒別者此作則亂誤也案大司樂無大荒）

司農凶荒別文者（案農當爲樂字之誤）

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宋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疏同葉鈔釋文癃作瘙）

若今廢疾者也（漢制考作癈疾○按漢制考是也經典癈字多爲淺人改作廢）

三曰聯兄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聯兄弟一本作聚兄弟案注云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鄭訓聯於兄弟上則作聚者非）

各有攸字（宋本字作芓蓋依今本毛詩改非）

連猶合也（宋本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連作聯依經改注非也疏中同○按亦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兄弟皆有外邦（浦鏜云在他誤有外○按此惟在誤有耳）

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閩監毛本作昏姻）

鄉閭子弟皆相連合（毛本連改聯）

案尚書泰誓武王云（此本武字係剜擠）

司徒以布五教（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王教此本疏中引注亦作王教當據以訂正）

二曰樹蓺（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蓺作藝注及疏準此○按唐人之俗樹蓺如此作道藝六藝如此作）

謂園圃毓草木（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謂園圃育草木嘉靖本毓作育惠按本亦作圃育云互注本余本作圃毓○按毓育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也）

藝謂種黍稷（案此藝字亦當作蓺）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毛本誤職事據監本訂正自八曰斂財起至下節疏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止此本及閩本缺一頁今據監毛本補按）

云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者（監本藪誤數據毛本正）

恤振憂貧者（宋本振下有於蓋因上誤衍惠按本亦有於字云互注本余本無）

此並鄉大夫職又（浦鏜云文誤又）

非直甘肴先奉（閩監毛本肴作殽）

喻父母於道（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喻作諭）

方程贏不足（閩監毛本同惠按本贏作嬴）

故注保氏其釋之（浦鏜云其當具字誤）

亂民亂名改作（諸本同惠按本名一作民云互注本余本作名）

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止作正誤）

故云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也（惠按本毛本同閩監本止誤正）

皆大司樂文（毛本誤大司徒）

不厭服於十二教（此本疏中引注厭作猒又賈疏有嫌猒猒飫陰猒字皆作古猒字是賈氏所據鄭注作猒也○按依說文猒飫如此作厭服如此作鄭云厭服則其字當从厂其音當於輒切釋文不作音疏也）

此經士或爲土字（監毛本士誤土閩本士亦誤土九經古義云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物敦亦以士爲土）

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閩本同監毛本坐改座俗字）

此云殺當彼騶也（惠按本殺作肆此誤閩監毛本作解亦非盧文弨曰通考作肆）

卽言羞其肆（惠按本言作云）

挽柩鄉廣（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鄉壙）

進取一千人致之（惠按本進作惟此誤）

主文以見義也（浦鏜云互誤主）

防姦私（宋本嘉靖本姦作奸○按奸者姦之俗字）

云節六節者爲掌節（惠按本爲作案此誤）

舍禁弛力（毛本舍誤含）

歲終自周季冬也（浦鏜云是誤自盧文弨曰自疑目案自當爲者之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癃病也施當爲弛○比毗志反注下皆同施式氏反）［疏］小司徒至禁令○釋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云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辨猶別也謂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合科役者科役之云凡征役之施舍者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科役故言弛也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禜族祭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者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注稽猶至爲弛○釋曰夫家猶言男女者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云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爲女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云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爲貴謂卿大夫賤謂士獨此賤爲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廢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爲販賣者解之云施當爲弛者周禮上下但言爲弛舍者皆經爲施字鄭皆破從弛○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疏］乃頒至徵令○釋曰言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者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爲伍五伍爲兩是也六鄉大夫皆六命卿爲之小司徒爲校比之法須與六鄉大夫又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者衆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鷄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又辨其物者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其數入小司徒以施政教者小司徒所施政教依其數而施行之云以行徵令者以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亦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故云行徵令也○注登成也至言事○釋曰云登成也成猶定也者人畜衆寡其數不恒家家條錄數而比之則得成故登爲成也定也云衆寡民之多少者謂六口已上

（爲多五口已下爲少云物家中之財者經既言六畜車輦下別云辨其物明物是家中之財云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者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白役簿皆在於冬代異時殊故有革別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疏**及三至比要○釋曰三年一閏天道有成及至也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注大比至其簿○釋曰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上經頒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衆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故鄭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鄭不言六畜車輦者文略亦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言頒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含鄉遂也故云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者凡言比者是按比之言但五家爲比者案比之法從少至多以五家爲始故以比爲名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者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貢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卒子忽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疏**乃會至貢賦釋曰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也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人爲伍者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伍者聚也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伍伍爲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者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也五卒爲旅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旅爲師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者謂田獵役作皆是也以比追胥者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以令貢賦者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用至遂同○釋曰用謂使民事之者謂使人爲事即軍旅田役是也云兩二十五人已下案經五人爲伍轉相增數從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數可知也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者案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則爲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云欲其恩足相恤至音聲相識言此者解因內政寄軍令之意不使異人間雜於中也云役功力之事者鄭意欲解經文役與田不同也云追逐寇也又引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案彼傳戎侵魯公追之出境服氏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脩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以追既爲逐寇胥爲伺捕盜賊可知云貢嬪婦百工之物者案大宰九賦之貢有九此貢獨云嬪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貢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貢亦不及地貢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也者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揔云九賦也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徧音遍七人以上時掌反**疏**乃均至二人○釋曰言乃均土地者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數故制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云均土地也云以稽其人民者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而周知其數者而周遍知其人數云上地家七人者凡給地有九等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云可任也者家三人者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者此謂中地之中所養者家六人云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六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云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五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注均平至大數○釋曰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者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爲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爲一等至十人則爲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地之三等故鄭云七六五者爲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注尚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爲九等者以九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爲九等計之非是貢地之差也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者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鄭云其大數也）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毋音無羨錢面反**疏**凡起至竭作○釋曰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謂起民徒役作之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也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命所以誓告之**疏**凡用至命者○釋曰言凡用衆庶者則上經所云是也其衆庶皆是六鄉之民小司徒主教六鄉六鄉衆是己民故用衆庶之時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又聽斷其賞罰又誅責犯命者○注命所以誓告之○釋曰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其誓告之事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凡國至餘子○釋曰凡國之大事者謂有兵戎之大事出征之時云致民者謂有兵戎大事於六鄉之內發起民徒云大故致餘子者謂有災寇之事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大故之時則致餘子與大子使宿衛也○注大事至者也○釋曰知大事謂戎事者見左氏成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故云大事謂戎事也云大故謂災寇也者經云致餘子明大故非王喪是水火之災及其兵寇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雖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知義然者以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是宿衛之人故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義）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

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甸繩證反出注注同夫仁音扶少康詩照反洫況域反爲除于僞反乘繩證反下同澮古外反

疏乃經至之事○釋曰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爲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云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此與下爲摠目云九夫爲井者井方一里九夫之田四井爲邑者邑方二里四邑爲丘者丘方四里四丘爲甸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者謂若大宰九職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管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則九職之貢賦謂軍賦出車徒之等云凡稅斂之事者采地之中皆爲井田之法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故云稅斂之事○注此謂至千人○釋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云畫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此鄭意匠人於都鄙之中營造溝洫此小司徒及經之立五溝五塗之界則經丘甸縣都並據境界而言但此都鄙是畿內之國小司徒與匠人共掌之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此解經井字謂正方一里之內方三百步百步爲一截縱亦二截橫亦二截則爲九夫夫各百步其中爲井字故云似井字因取名焉名爲井田也云孟子曰已下至坐而定也者案孟子滕文公使大夫畢戰問孟子井田之法孟子對此辭孟子云經界者則此經九夫爲井已下四縣爲都以上故引以證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司農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衍沃謂上地下平曰衍饒沃之地九夫爲一井牧隰皐者下濕曰隰近皐澤之地司農之意經有井牧故引以當之玄謂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家百畝有一易家二百畝有再易者家三百畝通率二而當一者是三家受六夫之地是隰皐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是之謂井牧者此就足司農之義云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此是哀公元年左氏傳伍員云昔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其事也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者鄭言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始於周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者即此文乃經土地是也云匠人爲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爲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云邑丘之屬者之屬中含有甸及縣都云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連比井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爲除水害者尚書益稷云濬畎澮距川是其從畎遂溝洫次第入澮入川故云爲除水害也云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中出長轂一乘云讀如衷甸之甸者案哀十七年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大子數之三罪而殺之鄭依此而言也引之者證甸得爲乘之義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者欲就匠人解之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摠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爲一同者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案上諸男之地亦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丘爲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四甸爲縣是小都亦據一縣稅入於王者而言四縣爲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者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數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云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者此貢還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中亦無九貢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爲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營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是也故此鄭引司馬法證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言晦百爲夫謂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者謂九夫爲井以井字云井十爲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從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雖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雖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多人士謂甲土徒謂步卒云逼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十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illegible]三百家者亦國前遍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官宰塗巷三分[illegible]家不率一易再易遍率二而當一故一成雖有三百家革車去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十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illegible]乘甲士乘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成人徒二十人比士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行爲終者讀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illegible]行別十[illegible]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十成成百成故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入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者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故云十終爲同同方百

（里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政依注音征）〔疏〕（乃分至其政○釋曰小司徒佐大司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者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域遠近疆界辨其守者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衡虞守之故云辨其守也施其職者謂施民者之職平其政者天下所有征稅皆均平之○注分地至爲域○釋曰鄭知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者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者以其山林川澤皆使其地之民守之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主當云職謂九職者此經皆論地事故知職是九職任萬民者也云政稅也者以其經文承九職之下而云平其政者即是平九職之稅故云政稅也但經云政教之政故云政當作征以爲征字也云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讀爲域者故書云分地邦非其義意故子春還從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肆託歷反）〔疏〕（凡小至其肆○釋曰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注小祭至所祭○釋曰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六冕差之絺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絺冕矣）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使所吏反）〔疏〕（小賓至委積○釋曰案大司徒職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賓客諸侯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大司徒注令令遺人此雖無注亦與彼同）

大軍旅。帥其衆庶。（帥而致於大司徒）〔疏〕（注帥而至司徒○釋曰案大司徒職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明此大軍旅帥其衆庶者小司徒於六鄉之內帥其衆庶致與大司徒可知）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行下孟反）〔疏〕（小軍至政令○釋曰案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注巡役至行之○釋曰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此經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窆彼驗反劉補鄧反復劉音福一音服）〔疏〕（大喪至政教○釋曰云大喪者謂王喪帥邦役者邦國也帥領國民謂六鄉衆庶役使之事因即治其政教○注喪役至復土○釋曰鄭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皆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畿）〔疏〕（凡建至之封○釋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九畿畿上皆有疆界封樹以爲阻固也○注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以內六服爲中國其外更言夷鎮蕃三服爲夷狄王畿四面皆有此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謂九畿）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斷丁亂反）地訟。以圖正之。（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疏〕（凡民至圖正之○釋曰民訟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至本圖○釋曰言地訟爭疆界者謂民於疆界之上橫相侵削者也圖謂邦國本圖者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時即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事之計○治直吏反注治成及下文同）〔疏〕（歲終至誅賞○釋曰歲終者謂周之歲終建亥之月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者屬官謂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注治成治事之計○釋曰知治成是治事之計者案宰夫職歲計言會月計言要日計言成故知此成是治事之計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疏〕（釋曰云令羣吏正要會者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之時正要會而致事者上經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是月計歲計揔爲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也）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縣之）〔疏〕（正歲至邦治○釋曰大司徒以正月之吉始和十二教之等正歲建寅之月懸之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於正歲懸教象之時率其六十官之屬於雉門之外而觀教法之象也徇以木鐸已下者謂觀教象之時恐衆人雜合不聽用其教而徇行振以木鐸使靜聽之告之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言此者使人懼而用之又令羣吏憲禁令者謂禁人使行不爲非憲謂表懸之也謂若小宰懸禁令文書使百官用云修法糾職者謂修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治者以待國家有治則供之○注憲表縣之○釋曰此憲與布憲之字同彼是表縣刑禁以示人此憲亦是縣以示人故云憲表縣之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疏〕（及大至政令○釋曰言及大比者亦是三年大校比戶口云六鄉四郊之吏者謂是六鄉之內比長閭胥已上布列在於四郊云平教治者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治文書正政事者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考夫屋者考練其三夫爲屋出地貢之時以相保任不得隱誤及其衆寡者謂人民多少六畜兵器者謂民之資生及征伐之器以待政令者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注四郊至相任○釋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遠郊之外爲六遂內爲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閭胥六鄉之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迆似一井田之法亦八家耡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謂平察之○治直吏反下六鄉之治同）〔疏〕（鄉師至其治○釋曰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故鄭云聽謂平察之）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復音福）〔疏〕（以國至獄訟○釋曰云以國比之灋者案小司徒職云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此鄉師以小司徒國比之灋云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者謂四時稽考其夫家男女衆寡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與其施舍者鄭云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即上云癈疾老幼者是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辟婢亦反）〔疏〕（大役至役事○釋曰言大役者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治其政令者於所帥民徒之中政令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辟謂功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之功程云以逆其役事者逆則鉤考也鉤考役事者恐有濫失○注而至至作部曲也至法也○釋曰云而至至作部曲也者所營作之處皆有部曲分別故云部曲也云辟功作章程者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謂之章程鄭司農云辟法也考功作章程則是法於義得通故引之在下）

凡邦事。令作秩敘。（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偪匱○偪鄙力反匱其位反）〔疏〕（凡邦至秩敘○釋曰邦國也凡國家有功作之事故云邦事也令作秩敘者秩常也功作之處皆出政令使多少有常事有次敘故云令作秩敘○注事功至偪匱○釋曰言事有常次則不偪匱者謂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民不爲偪迫又不匱乏故云不偪匱）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盡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蒩子都反一音子餘反或云杜側魚反鄭將呂反菹側魚反藉如字下皆）

（慈夜反直子都反又將呂反扐音仂而去羌呂反祧他彫反隋咸吁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疏〕大祭至茅蒩○釋曰案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此云羞牛牲也云共茅蒩者案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蒩也○注杜子至是與○釋曰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此後鄭從之又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蒩爲藉之義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引之者欲見其蒩爲祭之藉此增成鄭大夫之義又云祝設于几東至所以承祭解所以藉祭之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者引守祧職者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即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減以祭之故名爲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輂九玉反人輓音晚梩里其反○〔疏〕大軍至命者○釋曰云大軍旅者謂王行征伐云大會同者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云與其輂輦者輂駕馬所以載輜重輦所以載任器亦鄉師治之故云與其輂輦也云戮其犯命者謂徒役之中有犯教命者亦鄉師刑戮之○注輂駕至爲輦○釋曰知輂是駕馬者以其輦是人輓行故輂是駕馬可知知輂不駕牛者以其牛牲駕大車柏車等云所以載任器也者謂任使之器則司馬法所云者是也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者胡則北狄是也周曰輜輦以其載束輜重云一梩者或解以爲插也或解以爲鍬也鍬插亦不殊云周輦加二版二築者築者杵也謂須築軍壘壁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以下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輓人多少前代寬質無版築輓人多後代挾劣加版築輓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即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之器）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共事〔疏〕注治謂監督其事○釋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者謂監當督察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纛桃報反劉音毒匶音舊綍音弗翿劉音桃咸徒報反羽音兩幢直江反行戶剛反下行列同○〔疏〕及葬至治役○釋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執纛者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郤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注匠師至進退○釋曰匠師事官之屬者以其事官是主工匠之職此官又名匠師故知匠師事官之屬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雖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案天官注冬官亡未聞其考此云匠師冬官考者彼據冬官亡故云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故云匠師冬官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冬官亡雖無文以其主匠即知其葬也雜記曰升正柩者案彼注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云諸侯執綍五百人鄭彼注云一黨之民云四綍皆銜枚者謂引之時銜枚所以止讙囂云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謂夾柩車匠師執翿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之者以天子無文引以況天子之法案彼鄭注天子千人與言執翿羽葆幢者彼文雖有執翿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翿是羽葆幢又引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天子六紼千人輓之執翿者柩車恐傾側執翿者指麾輓柩之役人役人治喪者使柩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所皆以翿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執翿此天子禮鄉師執翿尊卑不同也）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塴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塴補鄧反封彼驗反○〔疏〕及窆至匠師釋曰及至也窆是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注匠師至視也○釋曰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又云故書涖作立者於義取後鄭讀還從涖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三禮及諸文但言窆者皆是下棺故引春秋傳也案左氏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子產遂不毀日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皆爲封字塴封及此經窆字雖異皆是下棺之事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者謂臨視匠師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疏〕凡四時至卒伍○釋曰言四時之田者謂春蒐夏苗等凡田獵人徒等皆出於州里故未田獵之前須鼓鐸旗物之器故預簡閱云修其卒伍者謂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須修治預爲配當○注田法人徒及所當有○釋曰云人徒者即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斷丁亂反明爲于僞反下爲州長爲鄉大夫爲州黨同隼雖允反旟音餘別彼列反殿都遍反下同〔疏〕及期至之訟○釋曰云及期謂至田獵之期日云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者鄉師爲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言致衆庶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旗於行首云辨鄉邑者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鄉師治其民庶政令及刑禁等云巡其前後之屯者謂兵衆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而戮其犯命者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命者則戮之又云斷其爭禽之訟者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注司徒至從屯○釋曰云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司常職云熊虎爲旗此經云司徒大旗故知司徒自致衆庶以熊虎爲旗也云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者此鄉師也經云以司徒大旗明用司徒大旗故知爲司徒致之也云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者案司常陳九旗之次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又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既是卿官尋常建旜在軍建熊虎鄉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旜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熊虎下可知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玄謂前後屯兵也者屯兵則是殿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者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異部也云今書多爲屯從屯者謂故書之內爲殿者少爲屯者多以多言之宜從屯）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朝直遙反下同○〔疏〕凡四至市朝○釋曰云凡四時徵令有常者鄉師各於其鄉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注徵令至發聲○釋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獨言狩者略舉冬言之云及正月命脩封疆者案月令孟春之月命脩封疆謂田之界分也云二月命雷且發聲者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之以證徵令有常者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阸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囏古艱字本亦作艱〔疏〕以歲至施惠○釋曰以歲之囏阸之時鄉師巡於國及野外賙給萬民之有囏阸者云以王命施惠者言於其時以王命施布恩惠於下民也○注歲時至之周○釋曰言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鄭知不是四時者以其囏阸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爲四時解之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者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釋曰云歲終者謂周之季冬云則攷六鄉之治者謂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云以詔廢置者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籩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

（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楬苦瞎反輁九勇反軸音逐楅音福又音逼〔疏〕正歲至之器。○釋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揔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閭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閭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族共喪器者百家為族族師一人主集合喪器使相共云黨共射器者五百家為黨黨正一人主集合射器以共州長之射云州共賓器者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一人主集合賓器以共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注吉服至教成○釋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褻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共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主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謀故知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者簠簋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況義耳云喪器者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楬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兩籩無縢此不言籩無縢者文略也云輁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輁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輁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輁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不言棺椁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椁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長弓挾乘矢楅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于楅以八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侯乏等云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有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即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者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還是閭族黨州所當共者也故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專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比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乏之於財物闕於禮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疏〕若國至誅賞。○釋曰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之時則鄉師考教學之官知其道藝進不云察辭者視官中之吏辭之虛實云稽器者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云展事者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詔告之在上善者賞之惡者誅之）

周禮注疏卷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唐石經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灋改法非下頒比灋教灋用灋脩灋及鄉師職準此）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唐石經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廢作癈注中同凡興廢字與癈疾字劃然有別此作廢非嘉靖本辨作辯亦誤唐石經宋本皆作辨也下及鄉師職等悉準此）

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禜（監毛本禜誤宗閩本作禜）

皆弛舍無賦（閩本同監毛本弛改施非賈疏依注用弛字）

今時白役簿（惠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白作日是也）

公追戎于濟西（此本注及疏濟皆誤齊今據諸本訂正）

案大宰九賦（惠挍本同閩監毛本賦誤職）

故鄭不從之（惠挍本故下有後）

貢祿不平（宋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貢作穀蓋依今本孟子所改）

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宋本嘉靖本毛本同疏引注亦作二萬閩監本誤一萬）

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毛本於誤于）

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諸本同惠挍本作虞衡云余本仍作衡虞）

云四井為邑方三里（浦鏜云二誤三）

據稅於王者而言（惠挍本作據一已稅入於王者而言）

牧則數牧以蕃鳥獸（浦鏜云藪誤數）

故農三等之號以表之（農疑舉之誤）

謂施民者之職（浦鏜云者之疑之九誤案注云職謂九職也）

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主當（浦鏜云當疑掌訛）

杜子春云讀為域者（惠挍本讀作當）

帥帥而致於大司徒（浦鏜云帥師誤帥帥）

故知小功役之事（浦鏜云力役誤功役下同）

皆碑挽引而下棺（浦鏜云背誤皆）

謂國社侯勝國之社（浦鏜云侯下脫一社）

其外更言夷鎮蕃三服為夷狄（浦鏜云言當有字誤）

有功則賞之（惠挍本作則賞賜之）

徇以木鐸（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徇作狥訛疏及鄉師職準此）

正歲建寅之月縣之（閩監毛本縣改懸下同）

云修法糾職者（閩監毛本修作脩此與經中作脩異下同）

鄉師

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唐石經宋本同此職疏中亦作癈疾嘉靖本閩監毛本作廢非）

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誤刑）

謂築作堤防城郭等（閩本同監本堤誤提毛本改隄）

士虞禮所謂菹（案菹當從諸本作苴此涉上文誤）

故書輦作連（禮說云古連輦通車從夫雙引為輦車從辵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古輦皆作連矣）

及葬執纛（纛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illegible]）

四縴皆銜枚（中同閩監毛本同[illegible]）

翿羽葆幢也（葉鈔釋文作纛羽葆幢也○按作幢是也爾雅音義引作纛羽葆幢也此可證纛即翿古通用）

銜枚所以止讙囂（閩監毛本囂作嚻）

匠師執翿羽葆幢（經義雜記曰匠人作匠師訛當改正案下引雜記同誤）

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毛本千作二壞字）

日中而堋（閩監毛本同宋本堋作傰載音義同嘉靖本堋字土旁改刻蓋本作傰釋文而堋葉鈔本作傰）

出田灋于州里（唐石經改法）

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漢讀考云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臀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為屯從屯今注作鄭大夫讀屯誤）

釋曰云及期（惠挍本下有者此脫）

元謂前後屯兵也者（首一字當衍）

而賙萬民之囏阨（釋文囏古艱字本亦作艱案經當作囏注當作艱）

韇阸飢之也（嘉靖本飢作饑當據訂正）
若州黨賓射之器者（嘉靖本下有也字此脫當補）
執長弓挾乘矢（惠校本長作張此誤）
以八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監毛本八筭誤人筭士誤土閩本八筭二字不誤）
關於禮義（浦鏜云儀誤義據儀禮通解續按）
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惠校本作禮器此作樂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疏〕鄉大至禁令○釋曰六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令及十二教與五禁號令皆掌之○注鄭司至爲鄉○釋曰案上文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長以下○治直吏反下考治下治所治處同行下孟反下及注德行之行六行皆同〔疏〕正月至道藝○釋曰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法於司徒者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比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比長各教所治也云攷其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亦擬賓之○注其鄉吏州長以下○釋曰以其比長以上至州長皆屬鄉大夫故知鄉吏州長以下至比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復音福下同〔疏〕以歲至其書○釋曰云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登猶成也定也夫家謂男女謂四時成定其男女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者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故云歲時入其書也○注登成也至司徒○釋曰云登成也定也者以其夫家衆寡若不作文書則多少齒歲不定若作文書多少成定故云登成也定也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云晚賦稅而早免之者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云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以此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鄭司農云四事皆若今者並舉漢法況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知者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三年至賓之釋曰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案比當鄉之內云考其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興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以下云與其衆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注賢者至賓之○釋曰云賢者有德行者欲見賢與德行爲一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內外兼備即爲賢者也云能者有道藝者鄭亦見道藝與能爲一上注云能者政令行其身有道藝則政教可行是能者也云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及茂才者孝悌廉絜人之德行故以孝廉況賢者茂才則秀才也才人之技藝故以況能者也玄謂變舉言興者案禮記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故今貢人皆稱舉今變舉言興云謂合衆而尊寵之者合衆即此經云鄉老及鄉大夫已下是也云鄉飲酒之禮者則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上其時掌反藏才浪反〔疏〕厥明至貳之○釋曰厥明者謂今日行鄉飲酒之禮也至其明日表奏於王○注厥其至之時○釋曰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是春官天府職文也引之者欲見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云內史副寫其書者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寧復扶又反下猶復同皮射之食亦反樂與音餘矍俱縛反本或作瞿音同相息亮反堵丁古反觶支豉反〔疏〕退而至興舞○釋曰言退者謂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來鄉內云以鄉射之禮者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名爲鄉射今鄉大夫還用此鄉

（射之禮云五物詢衆庶者物事也一曰二曰已下是也○注以用也至是乎○釋曰行鄉射之禮者案今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者以其父子主和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云容謂容貌也者以其容是容儀故知容貌也後鄭不從此義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者與舞即舞樂今又以和容謂能爲樂故後鄭亦不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者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興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云容包六行者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必知容得爲孝者案漢書高堂生善爲容容則禮也善爲孝者必合於禮之容儀故以孝爲容者也云庶民無射禮者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案大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至含更與在田之人射則取之則有云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自士已上張皮侯采侯獸侯庶人主射此皮故云主皮無侯也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以此三者當之故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與舞當樂若然三物之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之中唯問和六行之中唯問容六藝之中唯問禮樂獨問此者既貢賢於王其餘則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以問之六德是其大者故問下之和者六行是其小者故問上之孝者也六藝之中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射則是男子之事此者人行之急故特言之自餘略而不說又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案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已下者此是禮記射義文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者以其鄉內衆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墻云射至於司馬者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爲司射也云子路出誓者以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射在無筭爵前今誓在無筭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筭爵前今未射之前用此無筭爵禮二人舉觶之法以誓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筭爵後云詢衆庶之儀若是乎者孔子謂諸侯鄉大夫此經是天子鄉大夫引彼以證此故云乎以疑之）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疏〕（此謂至治之○釋曰言此謂使民興賢者謂上經賓舉者皆民中舉之還使治民故云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爲君長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謂能者復來入鄉中治民之貢賦○注言是至爲治○釋曰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自有德行道藝故還使之教民以德行道藝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禮記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故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已下是尚書咎繇篇之文也自用也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自用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謂若湯武是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者威畏也天雖明察可畏不自用己之明威用我民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謂若桀紂是也云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者但聖人形如枯木心若死灰空洞無我故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引之者證順民爲本之意云如是則古人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爲今皆順民爲治故云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疏〕（歲終至致事○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農然後考之）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憲者表縣之也）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疏〕（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注大詢至庶民○釋曰知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雖不云大大卜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於衆庶引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民即大詢於衆庶一也故引爲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疏〕（國有至政令○釋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注使民至治處○釋曰二十五家爲閭中士爲閭胥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疏〕（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來往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州長至之灋○釋曰一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爲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爲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之案上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屬音燭注下皆同）〔疏〕（正月至戒之○釋曰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勸脩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注屬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會如字注同）〔疏〕（若以至州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者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以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序州至之志○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繹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涖臨也）〔疏〕（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雖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喪也云皆涖其事者二州長皆臨其事也○注大祭至臨也○釋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禜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一州一黨一族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疏〕（若國至賞罰○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己民爲師帥故還使州長掌之也○注致之至師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則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

（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重直用反。〔疏〕歲終至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云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與進也鄭司農云贊助也〔疏〕三年至廢典。釋曰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治直吏反族師治令同〔疏〕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至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爲黨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所角反〔疏〕及四至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爲也。注以四至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雖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十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禜榮敬反〔疏〕春秋至如之。釋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也。注禜謂至稷云。釋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䄍爲于僞反隙去逆反本又作郤弟音悌下同〔疏〕國索至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一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即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之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遵豆有加故不得邊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者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雖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雖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徵失於少故云徵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人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旣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旣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一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黨之民。冠古亂反〔疏〕凡其至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亦於軍因爲旅帥〔疏〕注亦於至旅帥。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疏〕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以歲時涖校比。（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疏〕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至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

及大比。亦如之。（〔疏〕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爲族〔疏〕族師至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于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注政事至爲族。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云百家爲族者亦約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故知族百家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疏〕月吉至學者。釋曰此族師亦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注月吉至邦法。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

（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爲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爲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酺音步或音蒲校戶教反蝝悅全反螟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禜榮敬反本亦作禜下黨禜同〔疏〕春秋祭酺亦如之。○釋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酺者至酬焉。○釋曰鄭知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物爲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爲水旱與物爲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令文爲正故依之也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爲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爲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爲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者上黨正雩禜鄭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禜爲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禜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定也〔疏〕以邦至車輦。○釋曰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師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若然則六口爲中七口已上爲衆五口已下爲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謂卿大夫賤謂占賣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癈疾謂癈於人事疾病若今癃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也者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爲牛馬輦人挽行皆辨之也）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賙。○葬如字劉才郎反埋本或作貍莫皆反〔疏〕五家至葬埋釋曰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又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

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荅并之爲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爲罪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記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注相共至相賙。○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所戒勑亦與彼同故引爲證也）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爲卒長〔疏〕若作至刑罰。○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爲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爲之故鄭云亦因爲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弓矢殳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又司常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注亦於軍因爲卒長者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非衆屬軍吏還是自爲卒長者也）歲終。則會政致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疏〕注鄭司至爲閭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爲閭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故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既。○數色主反政役如字杜音征會如字下會同暨其器反又斤乙反〔疏〕以歲至恤者。○釋曰言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云各數其閭之衆寡者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云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爲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注祭祀至爲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遠文聚衆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凡事掌其比。

觵撻罰之事。（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撻扑也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觵古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卜反〔疏〕凡事至之事。○釋曰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觵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觵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觵撻罰之事。○注觵撻至之事釋曰鄭知觵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爲之者見詩云兕觵其觩故知用兕牛角爲觵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觵罰在之上於義爲切故從經爲正者也）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衺猶惡也。○治直吏反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疏〕比長至相及釋曰比長管五家下士爲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辠奇衺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法云衺猶惡也）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便婢面反〔疏〕徙于至授之。○釋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注徙謂至罪惡。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徙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百里內并國中共爲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釋經則從而授之之文也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圜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疏〕若徙至行之。○釋曰上經是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爲旌節乃行之。○注徙于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呵呼何反又音何〔疏〕若無至內之。○釋曰總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圜土內之也。○注鄉中至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以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者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繫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圜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方義但獄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

（斷使合宜仍以仁恩閔念求得情實閔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壝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爲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塹其土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故云爲畿封而樹之○注壝謂至細也○釋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也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揔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凡封至四疆○釋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予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至之封○釋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唯爲于僞反下同單音丹乘繩證反）〔疏〕（令社稷之職○釋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將祭至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爲社事單出理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畢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甿當家之內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爲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爲上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有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絼。共其水槀。（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爲聲○福音福絼本又作紖持忍反槀古老反清如字又才性反著直略反令力呈反抵丁禮反椵音加沈一音瑕豸直氏反）〔疏〕（凡祭至水槀○釋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福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福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絼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槀也○注飾謂至爲聲釋曰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福衡其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紖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福衡雖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福設于角者福相福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驢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椵狀者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之爲況衡者也云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槀飲飼水所以洗牲槀所以薦牲故言洗薦牲也云絼字當以豸爲聲者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但牛紖以麻爲之從絲爲形以豸爲聲故云絼字當以豸爲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炮薄交反爓似鹽反去起名反腯徒忍反）〔疏〕（歌舞至之豚○釋曰言歌舞牲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腯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爓去其毛以炮之也○注謂君至肥腯○釋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爓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弁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熬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以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大盟會同之盟）〔疏〕（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飧及饔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揔云飾其牛牲也○注大盟會同之盟○釋曰案覲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爲壇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合和者）〔疏〕（鼓人至田役○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眡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眡瞭也其晉鼓當鎛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鼖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鼖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文揔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合和者○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名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別彼列反）〔疏〕（注教爲至之事○釋曰鄭云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以雷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疏〕（以雷至神祀○釋曰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注雷鼓至神也○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韗人爲皐陶有晉鼓鼖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

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疏〕（以靈鼓鼓社祭○釋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揔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

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享許丈反劉虛讓反牛人職同）〔疏〕（以路鼓鼓鬼享○釋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

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鼖扶云反）〔疏〕（以鼖鼓鼓軍事○釋曰案大司馬云春執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鼖鼓尚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鼖爲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之等也○注大鼓至八尺○釋曰云大鼓謂之鼖是訓鼖爲大此雖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耳鼖鼓長八尺韗人文）

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鼛音羔）〔疏〕（以鼛鼓鼓役事○釋曰案緜詩云鼛鼓弗勝鄭云鼛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耳○注鼛鼓長丈二尺○釋曰丈二尺韗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鼖鼓不得大名但鼖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爲鼖鼓明鼛鼓亦大可知不可同名爲鼖故別以鼛鼓爲號也）

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編必先反）〔疏〕（以晉鼓鼓金奏○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鐘故鍾師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金則鐘也奏則擊也則是擊鐘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注晉鼓至編鐘○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韗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者案磬師云擊編鐘鄭注云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鐘鐘師擊不編鐘又案鎛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但鐘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雖言編鐘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鐘師云以鐘

（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以金錞和鼓。（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〇錞音淳碓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疏】（以金錞和鼓〇釋曰謂作樂之時以此金錞和於鼓節也〇注錞錞至相和〇釋曰錞錞于也者錞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錞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以金鐲節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〇鐲直角反鉦音征）【疏】（以金鐲節鼓〇釋曰此謂在軍之時所用節鼓與鼓爲節也〇注鐲鉦至鳴鐲〇釋曰鄭云鐲鉦也者案詩有鉦人伐鼓一就而解之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而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此依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鐲對上金錞作樂爲節案彼是公司馬所執也）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〇鐃女交反秉兵政反本又作柄下同卻起略反）【疏】（以金鐃止鼓〇釋曰此案春秋左氏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〇注鐃如至且卻〇釋曰云鐃如鈴無舌者亦約漢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鳴之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鐃故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職鳴鐃且卻者欲見軍卻退時鳴之是止鼓時所用也）以金鐸通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〇鐸待洛反鈴音零）【疏】（以金鐸通鼓〇釋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爲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〇注鐸大至振鐸〇釋曰鐸大鈴亦約漢法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執鐸所引司馬振鐸即兩司馬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〇帗音佛劉音弗）【疏】（凡祭至舞者〇釋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〇注兵謂至所執〇釋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馬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者案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〇鼜千歷反昫本又作朐亦作煦休具反劉休武反或況豕反）【疏】（凡軍旅夜鼓鼜〇釋曰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鼜鼓以警衆也〇注鼜夜至發昫〇釋曰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爲鼜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者欲取從初夜即爲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爲晨戒者警衆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爲發昫者旦明五通晨昫之時當發故云發昫也）軍動則鼓其衆。（動且行）【疏】（軍動則鼓其衆〇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注五通發昫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衆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田役亦如之。【疏】（釋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〇眚生領反）【疏】（救日至王鼓〇釋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於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尚書胤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〇注救日至不鼓〇釋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譏其爲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疏】（注始崩及窆時也〇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〇暵呼但反翌音皇）【疏】（舞師至之事〇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〇注羽析至如帗〇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爲形以漢爲聲省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是皇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爲翌或爲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爲翌或爲義皆不從之矣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若然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疏】（凡野至教之〇釋曰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闕耳）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疏】（注小祭至祭者〇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周禮注疏卷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鄉大夫

若今癈不可事者（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癈作廢當由臆改）

案韓詩外傳（盧文弨曰外衍字）

敬所舉賢者能者（嘉靖本敬作賓非惠校本亦一作賓云余本仍作敬）

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閩本同此本舉字剜擠蓋本作賓客之無舉字監毛本改作賓客舉之非）

其身有道藝（惠校本上有以字此脫）

故書舞爲無（九經古義云古無武同音又武舞通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注用此文作五曰興武漢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

必知容得爲孝者（閩監毛本知誤和）

射則是男子之事（惠校本無則此衍）

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此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惠校本作州長已下此誤）

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閩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之字國字下屬與賈疏合余本衍之字唐石經於其所下損闕三字以字數計之當有之字監本刊落之字而誤併去國字石經考文提要無之字云從宋附釋音本周禮句解）

知大詢詢國危（閩監毛本知誤如）

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宋本作一曰詢國危已下此亦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閩監毛本已改以於朝改于朝非唐石經已作於朝）

州長

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閩本同監毛本教謂十二之下有教）

（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共十二字當由臆增○按監毛本是他本誤也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

惟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惠挍本作唯謂此誤）

此知序州黨學者（浦鏜云此知字疑誤倒）

則帥而致之（唐石經諸本同余本致作置誤）

黨正

年七度讀法者（閩監毛本七誤十）

鄭知祭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惠挍本祭下有禜此脫）

壹命齒于鄉里（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非）

見孝悌之道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悌作弟案釋文及賈疏引注皆作孝弟加心旁者俗字）

比鄉民雖爲鄉大夫（余本閩本同宋本嘉靖本比作此監本作比鄉民雖爲鄉大夫毛本作此鄉民雖爲鄉大夫案賈疏引注作此鄉民雖爲鄉大夫作比及鄉大夫者誤也）

民內有爲一命已上（惠挍本一作壹此非下並同）

禮年六十已上（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已作以非下文有一命已上覲禮同）

以其一命（毛本一字空缺惠挍本作壹）

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案幾疑歲之誤○按年幾即今俗語云年計唐人語已如此）

掌其戒禁（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毛本戒禁誤倒）

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浦鏜云上疑與字誤）

州長又致與卿大夫（閩監毛本作鄉大夫此誤下同）

以歲時涖校比（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校改挍注及下同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挍字書無文○按以夏官校人注律之則經當作校注當作挍）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宋本岳本作癈疾）

族師（宋本周禮疏卷第十三）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惠挍本下有者此脫）

各自受法于上（毛本于作如如蓋於之譌）

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浦鏜云直疑所字誤）

則月與上政字連（毛本字誤事）

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惠挍本且作但此誤）

則與黨正同（按黨正字乃州長之誤）

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監本未誤不毛本蝝誤蟓）

亦爲水旱與物爲烖害（惠挍本物上有人此脫）

直以疑之今此爲正（閩本正作酺餘與此同監毛本改作直以此經今文爲正）

云則未知此世所爲蝝螟之酺與（惠挍本爲作云此誤）

癈疾謂癈於人事疾病（閩監毛本癈皆改廢○按賈云癈疾謂廢於人事疾病是賈本作廢字乃賈之誤耳說文云癈固病也）

則可任也者（閩本同監毛本改作者也）

以相葬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埋本或作貍案經當用貍字此淺人以俗字改之）

門內尚否（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尚寬非）

故鄭云亦因爲卒長也（惠挍本云作言）

閭胥

以勑戒之（嘉靖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勑作勅閩本作勑）

故書既爲暨（漢讀考作故書暨爲既下作杜子春讀既爲暨經既比作暨比今本係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誤甚○按注以及訓暨則段玉裁是既不訓及）

以贖罰在之上（宋本同疑贖當衍閩監毛本增作贖撻罰）

故從經爲正者也（宋本無者此衍）

比長

民有顧猒於本居之處（閩監毛本猒改厭○按所改非也以字義則猒飽猒倦是一字惟猒飽斯猒倦也與厭字義各殊）

卻釋經從于國中之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卻誤欲○按當作卻俗作却經文先國中後郊注則先郊後國中故云却）

則呵問（葉鈔釋文作則荷嘉靖本呵字剜改蓋本作荷）

閔於出之（諸本同言所憐閔在於出獄也浦據疏語改作閔念非）

但獄斷獄之法（閩本同監本剜列上斷字毛本無上獄字）

封人

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宋本無乎此衍）

共其水稾（唐石經宋本同宋本載音義及葉鈔釋文皆作槀下從木岳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及通志堂釋文作稾下從禾注及疏準此）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嘉靖本潔作絜○按此古飾字正解說文云飾㕞也㕞飾也今人多昧於此義）

凡祭至水稾（閩監毛本稾改槀下並同）

楅者相楅迫之義（案楅迫當爲偪迫）

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楅（漢制考此句下有音加二小字當亦賈疏本文）

故舉以之爲況衡者也（閩本剜改以之作之以監毛本從之非也案爲字疑衍）

賓客有殺牲之者（浦鏜云之當衍字）

鼓人

案眡瞭職發首云（宋本首作言）

下云以鼖鼓鼓役事是也（惠挍本作鼛鼓此誤）

則田鼓當與軍事同（宋本同閩本剜改事作士監毛本承之）

和比曰音（閩監毛本作雜比）

以雷鼓鼓神祀（唐石經諸本同余本上作鼔下作鼓非下同○按宋人鐘鼓作鼓鼓擊作鼔誤認說文支部之鼔爲擊鼓妄改經典殊爲紕繆）

則禘祫鼓四時（浦鏜云及誤鼓據儀禮通解續挍）

門社軍以鼖爲正（惠挍本門社作則在此誤）

以鼛鼓鼓役事（說文鼓部鼛字下引周禮作臯鼓）

謂樂作擊編鍾（葉鈔釋文作編鐘）

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鍾（監本釋誤鄭惠挍本則作皆此誤）

並出彼文而知之（惠挍本及漢制考下有也此脫）

無舌有秉（釋文秉本亦作柄案秉古柄字）

帗五采繒（惠挍本帗下有析此脫）

昏鼓四通爲大鼜（說文壴部云鼜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案此注云鼜夜戒守鼓也同許氏說文壴鼓異部鼜字從壴蚤聲今禮經注釋文皆從鼓作鼜訛戒晨今注作晨戒誤倒當從此所引大鼓爲大鼜之誤發明爲發昫之誤當從禮注挍正）

動且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且作旦賈疏亦作且字案上夜鼓鼜注云旦明五通爲發昫故）

此以軍動爲且行也動卽行而云且行恐誤

鄭云動且行（閩監毛本同惠挍本且作且）

則非只兩面之鼓（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只改止）

聲大異者（惠挍本作聲大異言聲大異者此脫）

舞師（閩監毛本師誤帥）

皇舞蒙羽舞書或爲䍿（漢讀考作䍿舞蒙羽舞書或爲皇）

不得舞宗廟之酎（毛本舞誤武監本宗字空缺閩本酎字實缺是也）

以漢爲聲者（宋本作聲省此誤）

皇舞象羽舞者（惠挍本象作蒙此誤）

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浦鏜云七祀誤七舞）

周禮注疏卷十二挍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蕃音煩牷音全【疏】牧人至牲牷○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牷也○注六牲至完具○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爲言也司農云牷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爲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牷體完具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鎭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黝於糾反司農音幽【疏】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爲目故云凡以廣之也○注騂牲至宗廟○釋曰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者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尨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爲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上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崐崘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爲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爲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疏】凡時至牷物○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牷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下用尨尨是雜色則此牷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時祀至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雖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甈尨作尨杜子春云甈當爲毀尨當爲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尨亡江反貉莫霸反甈丘例反副普逼反辜音孤禳如羊反【疏】凡外至可也○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尨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尨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于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尨之類故引以爲證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憚特旦反【疏】凡祭至繫之○釋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犧牲至爲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牷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揔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爲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疏】注謂非至祀者○釋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疏】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故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公猶官也釋曰訓公爲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廨之牛故須訓公爲官是官牛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職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樴同繹音亦徐音夕杙餘式反劉餘則反【疏】凡祭至芻之○釋曰云凡祭祀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注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爲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爲前祭一

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爲繹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爲求也云職讀爲樴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樴聲相近誤爲職故讀從樴云樴人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樴謂之杙者爾雅釋宮文郭注云橜也云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樴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之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積子賜反注同飧音孫）〔疏〕凡賓至之牛○釋曰言凡賓客者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其牢積禮膳之牛也○注牢禮至太牢○釋曰鄭知牢禮飧饔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饔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五積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四積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飧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飧饔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徒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問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卽是問禮賓客也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食音嗣下文同冪民狄反折之設反）〔疏〕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八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軍事。共其犒牛。（鄭司農云犒師之牛○犒苦報反注同）〔疏〕軍事共其犒牛○釋曰謂將帥在軍枯犒之賜牛謂之犒牛也○注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雖非己之軍師亦是犒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

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遣棄戰反）〔疏〕注謂殷奠遣奠也○釋曰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徬薄浪反注同）〔疏〕凡會至任器○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共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爲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注牽徬至用也○釋曰云牽徬在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徬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徬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言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爲難故特言人御之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互劉音護徐音牙簝音寮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玄）〔疏〕注鄭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爲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福衡共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充人至三月釋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牷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揔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具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揔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釋曰上經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注同）〔疏〕凡散至養之釋曰云散祭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祭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牷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揔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令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揔官首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牷。（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近附近之近）〔疏〕注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牷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疏〕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注贊助至肥腯○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爲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廛二十而一以下是○注任土至職之○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而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廛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畺居良反吏爲于僞反蓏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衙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同如比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

〔疏〕（以廛至畺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旣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畺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爲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爲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爲縣也五百里爲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縣於中里又訓爲居不得爲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爲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爲仕仕謂鄉大夫以下仕官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吏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爲府吏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爲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畺畺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旣設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園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爲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蓏之屬云季秋於中爲場者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九職有園圃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爲宅田爲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爲仕者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夫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并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旣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揔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人天子而言此揔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含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旣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一廛田百畮引之者覆破司農廛爲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里爲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郛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揔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磬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磬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揔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爲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畮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

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揔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及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巳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惟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選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任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爲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巳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揔計有百同巳取四同爲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爲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二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爲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雖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遂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漆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漆六爲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十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入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漆前六十五同揔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漆五百四十萬夫揔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漆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漆前五百二十萬夫揔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揔計畿內遠郊之外說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巳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其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桼本又作漆音七

疏

凡任地至十而五○釋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巳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巳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征稅至有瓜○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廛既爲空地并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爲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晦田畔家各二晦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畺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畺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是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illegible]

（夫解星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爲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爲之故鄭雖據此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爲士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以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以時徵其賦。（疏）（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巳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閒民夫家之征亦可斂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疏）（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國中至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爲農事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不用爲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爲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爲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爲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爲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飭音勑以畜許六反下同）（疏）（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爲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巳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入材飭治以爲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爲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爲一此文分山澤爲二雖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閒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閒民載師巳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閒民爲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注疏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蓏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凡無至夫布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推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玫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玫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閭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衰七回反下同）（疏）（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井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爲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爲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比毗志反後放此）（疏）（縣師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畮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畮百畮之類是萊爲草萊穢汙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卒子忽反）（疏）（若將至而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巳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巳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巳下兵器謂弓矢殳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量音良）（疏）（凡造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物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

（耕墾若山澤者不投之故引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閒師同○〔疏〕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閒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雖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閒師同者但閒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閒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饒廩也羇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阨作墐阨羇作寄杜子春云墐阨當爲艱阨寄當爲羇○遺雖季反劉音遂施惠式豉反後施惠皆同廩良甚反易以豉反墐音覲又音謹〔疏〕遺人至凶荒○釋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爲摠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囏阨之等也囏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羇縶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羇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羇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人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爲羇○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年穀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請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囏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囏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庌劉音雅〔疏〕凡賓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庌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注云小人儌很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凡委至頒之○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周禮注疏卷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牧人

騂牲赤色（監本作色赤誤倒）

望祀五嶽（賈疏本望祀下有四望二字）

黝讀爲幽幽黑也（漢讀考作幽讀爲黝黝黑也經黝牲作幽牲謂今本是經注互改之故）

謂圜丘方澤（閩本同監毛本圜改圓）

是祭宗廟時赤也（浦鏜云用誤時）

下用尨（惠挍本同閩監毛本下誤不）

故書毀爲甈尨作尨（閩監毛本作尨作庬亦非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作尨作龍當據以訂正下尨當爲尨據余岳嘉靖本亦作龍當爲尨又此及閩監本甈舊作甗訛今訂正）

毀謂副辜侯禳（監毛本侯誤候疏中同閩本此字空闕毛本辜作辜訛）

不必純注云（閩本同監毛本純下衍黃）

疈辜祭四方百物（閩本同監毛本疈改副）

則惟據純毛者（閩本同監毛本惟據作唯柬非）

牛人

祈求福之牛也（宋本祈作所案上云求牛禱於鬼神此復云祈求福詞意煩複宋本作所是也）

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此本此句剜擠當有誤）

謂所以繹者也者（宋本無上者）

經據後而言之耳（惠挍本之下有中蓋涉下之中誤衍）

膳所以問禮賓客（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間誤問疏中同今訂正）

皆共牢積禮膳之牛也（閩本同監毛本作牢禮積膳此誤倒）

是速賓之禮也（毛本是字誤爲客走二字）

王國五積者（浦鏜云主誤王）

亨大牢以飲賓（監毛本亨誤享下同）

軍事共其槁牛（唐石經余本同釋文犒牛苦報反注同葉鈔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載音義同是經注皆從木作槁當據以訂正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作犒牛注及疏同非也案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此經文從木明證賈疏未誤也序官槀人疏亦云以在朝之人不得歸家亦枯槁以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爲槁人）

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閩本同監毛本枯槁誤枯犒下槁字同○謂槁而槁之一上一去猶勞而勞之一平一去也）

亦是犒師之牛（案此犒字亦當作槁）

無尸飲食飲食直奠告于神前（閩監毛本作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此誤複飲食二字係剜擠○按此當複無尸二字而誤複飲食二字也）

合以互與福衡共一（浦鏜云今誤合）

充人

皆體牷具（毛本牷誤牲）

釋曰云散祭之牲（惠挍本祭下有祀此脫）

展牲則告牷（毛本牷誤牲）

君牽牲入（此本及閩監本牽誤率今據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訂正）

博碩肥腯（宋本下有也字諸本博作溥從十疏中同）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毛本梁誤良止誤正閩監本方誤子）

謂民力之普存（惠挍本下有也此脫）

地官司徒下（唐石經周禮卷第四宋本余本嘉靖本同宋本周禮疏卷第十四閩監毛本仍卷十三與此本）

同

載師

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毛本以字誤倒九職上）

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惠挍本云作名名蓋言之誤）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說文鄁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鄁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内案許君以稍稍訓鄁則稍地字當以從邑作鄁爲正稍其義訓也）

稍或作削（漢讀考云說文邑部引周禮任鄁地疑削卽鄁之譌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鄁）

禮讀爲壥（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壇讀爲壥當訂正）

若今云邑里居矣（岳本嘉靖本作邑居里案當作若今云邑居矣里衍文下云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可證）

圭田五十晦（宋本晦作畝下田百晦同案注多用晦字不當岐出）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宋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上下二字惠挍本亦無此二字云據諸家本無此二字宋本亦無獨萬卷堂本有案賈疏引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亦無上下二字今本蓋據下疏云其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其尊卑如縣正下大夫遂妄增）

受田邑者（岳本受作授誤）

取正於是耳（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耳改爾非案賈疏引注亦作耳）

而遂人職授民田（諸本同賈疏引注亦作而惠挍本作如遂人云余本仍作而）

餘六百萬夫（宋本萬作万下並同）

亦以口受田如比（宋本余本岳本同與漢書合嘉靖本閩監毛本比作此誤釋文如比徐方二反疏云如正夫之比類可證）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諸本同浦鏜云此亦當作比非賈疏亦作如此文屬下）

十萬五千家爲六遂（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七萬當據以訂正疏引注亦作七）

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浦鏜云既當卽字訛）

故破從仕宦之仕（閩監毛本宦作官誤上云仕宦得田可證）

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浦鏜云凡誤兄）

而遂人職受民田（惠挍本受作授此誤）

聲解之也（惠挍本同聲字疑誤閩監毛本改作并）

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閩監本同誤也毛本畢作必當據正）

餘壯亦如之（惠挍本作餘夫此誤）

亦以口受田如比又云（閩本同監毛本比作此非）

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而訛不）

萊易家二百畝（閩本同監毛本作一易）

鄭摠計畿内遠郊之外訖（惠挍本鄭下有既）

六遂餘地無九等（惠挍本地下有既）

山林雜有（惠挍本作徧有）

唯其漆林之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桼林本又作漆漢讀考云經當作桼林注當作故書桼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

當爲桼林（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作漆林）

而疊埸有瓜（釋文疊埸音亦諸本埸多誤場）

此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此本出誤也今據惠挍本訂正閩監毛本改也爲地）

給公吏使役多（閩監毛本改公家）

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宋本作園中此誤）

五晦之宅（閩本同監毛本晦改畝閭師疏同）

近郊十二稅一（惠挍本二作而此誤）

其調均之而是（閩監毛本是作足非）

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惠挍本從作莚此誤疑而下脫云也當衍○按莊述祖云無也見其所集異義）

閭師

謂不樹桑麻也（宋本脫麻）

五畝之宅（宋本閩監本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畝作晦下同）

罰以三家之稅粟（閩本同監毛本家作夫）

以幣錦二端（閩監毛本改二兩）

總謂如租稛之稛（浦鏜云讀誤謂）

亦可斂之（閩監毛本斂改徵）

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浦鏜云謂九賦下當脫及九貢三字毛本又誤文此本及閩監本皆作又）

故入材飭治以爲器物（惠挍本故作但）

以山澤山貢不同（浦鏜云山貢當所貢之誤）

其異如何（漢制考作何如）

縣師

善言近（宋本近下有之當衍）

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毛本者誤云惠挍本且作此此誤）

是萊謂草萊之萊（惠挍本作之地此誤）

是萊爲草萊汙穢之稱也（惠挍本作汙熙毛本爲作是汙穢倒）

有戒有此數事（惠挍本無有戒二字此衍閩監毛本改作者謂○按者謂是也疏摘經文之戒二字而發明之）

域卽疆域大小是也（惠挍本無上域）

若徵野之賦貢（惠挍本徵作斂此依經改非○按毛本作徵）

遺人

艱阨猶困乏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艱作難下同按此亦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故書艱阨作墐阨（釋文作墐音艱又音謹宋本閩監毛本作墐岳本嘉靖本作槿宋本載音義作僅皆非）

寄當爲羈（毛本云當作羈失其舊）

閾十二閾門（惠挍本十上有謂此脫）

若穀不熟（浦鏜云足誤熟）

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徙作徒當據以訂正漢制考亦引作徒疏中同）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政音征出注下同〔疏〕均人至力政。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揔均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政讀至之屬。釋曰鄭破政爲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已下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若然士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畇畇原隰之畇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上時掌反鬴房甫反畇音均又舒均反又音旬蠢氏常純反〔疏〕凡均至日焉。釋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爲事均用三日也。注豐年至旬者。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未移民就賤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爲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云均也云讀如畇畇原隰之畇者彼詩畇畇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爲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爲義今書今易書亦有作旬字者旬與均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爲證也）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疏〕凶札至財賦。釋曰凶謂年穀不孰札謂天下疫病則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注無力至賦也。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卽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均地政不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脩則數或闕〔疏〕注有年至或闕。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也云久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久久不脩謂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媺音美〔疏〕師氏至詔王。釋曰媺美也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注告王至者也。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教世子禮引爲詔王者但詔王以道無文彼教世子與教王同故取以爲證也諭曉也諸於也彼謂教世子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事而曉之以德今詔王亦曉之以德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行下孟反下及注同知音智稱尺證反燾徒報反說音悅孫音遜夫音扶〔疏〕以三至師長。釋曰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大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爲行道之本也云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爲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爲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爲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明友之長也。注德行至之道。釋曰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者案禮記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德道行爲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行知逆惡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爲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也云至德中和之德者案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故知至德是中庸之德也云覆燾持載含容者也者此至德卽中庸所云至誠一也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是至德若天地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君施政春夏行賞爲仁秋冬行罰爲義是仁義順時敏疾爲德者也又引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尚書說命之篇傳說告高宗以學問之事孫順也敏疾也厥其也爲君之法當恭敬順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仁義順時之義也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德不如上二德直能善父母爲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至之事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爲善繼文王之志則尚書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尚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直明在心爲德而已不見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爲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爲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爲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大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凡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閼郵注云閼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燾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illegible]年百[illegible]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illegible]）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illegible]〔疏〕[illegible]朝。釋曰[illegible]注虎門至詔王。釋曰[illegible]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此即上文以美詔王之義也）掌國中失之

事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中鄭丁仲反注中中禮者同杜音得）〔疏〕（掌國至子弟○釋曰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即王大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注教之至是也○釋曰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爲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言若春秋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春秋即魯史是也謂記君之事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疏〕（凡國至學焉○釋曰言凡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注貴遊至猶學○釋曰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不得爲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游爲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從才用反與音預下同）〔疏〕（凡祭至則從○釋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摠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王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舉猶至之事○釋曰既訓舉爲行又引子春從故書爲與者亦義得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

聽治亦如之。（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治直吏反下同）〔疏〕（聽治亦如之○釋曰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如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蹕音畢）〔疏〕（使其至且蹕○釋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注兵服至爲隸○釋曰云兵服旃布及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闇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疏〕（朝在至內列○釋曰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內列至王宮○釋曰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盾云及舍設蕃盾者也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上文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故云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也）

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保氏掌諫王惡○釋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三行以美道詔王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注諫者至者也○釋曰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以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馭音御德行下孟反下文及注同剡羊甚反注之樹反下同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蹌七良反闞呼檻反仰本又作卬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又音齊下于況反又音往纍顛上律悉反下音田又如字暨其器反詻五格反匪芳非反）〔疏〕（而養至教之○釋曰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注養國至翼翼○釋曰案文王世子云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傳既以大傳之德審諭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可知故鄭言之耳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芟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聲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闤闠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五帝已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爲黃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筭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筭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後鄭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禮記玉藻之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闈宮中之巷門○闈音韋）〔疏〕（凡祭至王闈○釋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同從王之事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強其丈反注同易以豉反）〔疏〕（司諫至事者○釋曰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任於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注朋友至吏職○釋曰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彼其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爲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爲吏職者亦謂以人治之若然任吏職者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行下孟反注同）〔疏〕（注因巡至罪不○釋曰司諫考鄉里之治者由土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者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摠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救如字劉音拘衺似嗟反注作邪同酗況付反醟音詠好訟呼報反）〔疏〕（司救至之○釋曰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經與下文二經爲摠目也則云衺）

（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圜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圜土者也云誅讓之者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衺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其過失者又使入圜土耳云救之者皆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注衺惡至罪也○釋曰衺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圜土之罪也云酗醟者孔注尚書曰以酒爲凶曰酗此據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若然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者謂附圜土罪者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者鄭云古者重刑者據周時爲古云責解經誅怒之解經罰也云未即罪者各有所對此圜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耳鄭必知過失亦由衺惡者司冠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又云圜土收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以其爲惡大者皆因小以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衺惡之輕也）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冠○去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疏〕（凡民至司空○釋曰此一經論衺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讓而罰者凡欲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治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冠使朝士於外朝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之也○注罰謂至司冠○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者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但冠尊不居肉祖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既不虧體明知書其罪狀著於背爲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至外朝之門左並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平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冠者司冠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如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近附近之近）〔疏〕（其有至圜土○釋曰此經論圜土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上三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冠使納之圜土也○注圜土至刑之○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衺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圜土也云晝日任之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收之者以其罪重使人收斂之不使優游云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者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衆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忍刑之者此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疏〕（注天患至恤之○釋曰天患謂烖害也者謂天與人物爲烖害謂水旱之烖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疏〕（調人至和之○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爲總目言萬民之難即下經凡和難已下是也○注難相與爲仇讎○釋曰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疏〕（凡過至成之○釋曰此謂非故心是過誤攻殺或傷於人者成平也既非故心故共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注過無至之屬釋曰先鄭雖爲兩說後鄭以後說爲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罪似非也此過失即司刺云再宥曰過失是也引春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又云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是其事也）

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畜許又反）〔疏〕（鳥獸亦如之○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眡音視盥音管）〔疏〕（凡和至兄弟○釋曰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是以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讎眡父者謂同國人殺君眡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眡兄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者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屨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爲斷○注和之至事主○釋曰云和之使辟於此者此謂海外千里外之等云九夷之等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昬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釋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若文若之難海水爲四海故今辨之然讎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皆放此引春秋者襄十八年左氏晉荀偃伐齊十九年反荀偃瘴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士匄請見不納請後曰鄭甥可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内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鄭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案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爲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之子木奔鄭子木爲鄭人殺之案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讎之心故逆之海外使絕之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其君亦然恐來人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之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讎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玉節之剡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弗辟至執之○釋曰此經使調人執辟者其人王戀鄉不肯辟是違王命之大則在上與調人瑞節使執而付秋官與之罪也○注瑞節至其罪○釋曰鄭知瑞節是玉圭者案典瑞云王圭以和難故知是玉圭也鄭又知使調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者此王法知之明使調人之官執之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反復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重直用反）〔疏〕（凡殺至讎之○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爲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讎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注義宜至而已○釋曰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彼義則此有義者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嘗辱焉子弟及子則得殺之是得其宜也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鬭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復扶又反下不復聽同）〔疏〕（凡有至誅之○釋曰言鬭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鄭云鬭怒謂辯訟也○注玄謂至似非○釋曰云上言立證者即經云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爲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疏〕（注判半至判合○釋曰云得耦爲合者始雖以萬民爲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爲合主於萬）

（民而言但士以上兼衰媵爲異耳引喪服傳者證判爲合義）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上時掌反）〔疏〕凡男至名焉。○釋曰此經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氏得之以勸男三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成名至名之。○釋曰子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內則文案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奇於豈反本或作倚音同）〔疏〕注二三至數焉。○釋曰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比二十女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也。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別彼列反下同）〔疏〕凡娶至書之。○釋曰云凡者以其此經揔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注書之至之者。○釋曰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藉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故後鄭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與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獸溺而傷之盧氏以爲衰世

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疏〕中春至男女。○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尚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鴈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秋以爲期此淫奔之詩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見采蕨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詩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定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令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讖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樗喻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惟爲有故者得不用仲春。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疏〕注重天至之也。○釋曰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當禮乃可得爲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冠古喚反）〔疏〕注無故至娶妻。○釋曰言令者即上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注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備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illegible]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疏〕司男至會之。○釋曰上文已云合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者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純則[illegible]）〔疏〕注純實至二丈。○釋曰凡嫁子娶妻[illegible]庶人耳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illegible]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illegible]此字諸處不同緇理明者即破爲緇[illegible]爲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illegible]明即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illegible]云純衣絲衣絲理不明故爲絲衣解之也[illegible]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illegible]相成者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illegible]甲乙南方火爲丙丁中央土爲戊己[illegible]爲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爲金[illegible]十爲木八妻金九爲火七妻水六爲[illegible]夫妻大夫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illegible]束帛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illegible]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引雜記者證[illegible]纁束帛一束五兩五尋者謂每兩[illegible]云納幣一束揔十端五兩五尋[illegible]四五二十八尺取儉易其此昏禮每[illegible]用制幣丈八尺故鄭玄云然則每端以二丈整數爲之也。禁遷葬者與嫁殤者。（[illegible]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illegible]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illegible]）〔疏〕禁遷至殤者。○釋曰遷葬謂[illegible]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illegible]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illegible]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illegible]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illegible]○冓古候反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或[illegible]）〔疏〕注陰訟至醜也。○釋曰云陰訟[illegible]之中冓以觸法也[illegible]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illegible]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illegible]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illegible]拔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illegible]

（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冓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若然赦宥者媒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等屬司寇故云之屬是以鄭注詩亦云士師所當審也詩者邶詩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冓之言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治直吏反下及大治小治同區烏侯反〔疏〕司市至禁令○釋曰此經與下文爲摠目云掌市之治者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虣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賈民禁僞是也○注量豆至尺也○釋曰豆區斗斛之屬者豆區即昭三年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云斗斛即律歷志云籥合升斗斛是也此不言釜鍾與籥升者之屬中兼之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行戶剛反下行列同〔疏〕以次至經市○釋曰司市之官以次敘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注次謂至界也○釋曰云次謂吏所治舍者吏即下文司市賈師涖思次介次者是也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云敘肆行列也者以其言敘即行肆之列故爲行列解之案內宰職云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敘介次不爲行列與此注違者彼云次與敘下更云正其肆則肆爲行列故分次爲思次以敘爲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并思次同名爲次敘爲行列此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辨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疏〕以陳至平市○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廛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易以豉反下之易同售受又反〔疏〕釋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令使靡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賈不平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賈音古注曰賈下商賈賈師皆同〔疏〕以商至行布○釋曰鄭知通物曰商者易云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曰商行商則商是通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貨而行布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買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儥劉音育聶氏音笛字林他竺反〔疏〕以量至徵儥○釋曰量以量穀粟之等度以度布絹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物賈徵召也儥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儥也○注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曰知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劑子隨反平皮命反下月平同〔疏〕以質至止訟○釋曰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爲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注質劑至月平○釋曰下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今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質劑同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以爲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爲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也）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賈民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疏〕以賈至除詐○釋曰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眞僞者使禁物之僞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賈民至實詐○釋曰知賈民是胥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胥師職云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故知此賈民禁僞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情則眞也情僞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刑罰憲徇扑○虣薄報反去起呂反扑普卜反下文同〔疏〕以刑至去盜○釋曰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虣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注刑罰憲徇扑○釋曰知刑罰是憲徇扑者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賖貰而予之○賖傷蛇反共如字爲于僞反下爲民同○貰音世貸也劉傷夜反一時夜反〔疏〕以泉至斂賖○釋曰下文有泉府職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賖而予之後以斂取其直故云同貨而斂賖也○註同共至予之○釋曰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賖貰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但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貰予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斂賖也賖貰二字通用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日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昃音側本又作昃販方萬反便皮面反〔疏〕大市至爲主○釋曰案下文市一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爲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敘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肆之處則居地多矣今經有三時之市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稱大市故先言之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注日昃至姓也○釋曰云日昃昳中也者昃者傾側之義昳者差昳之言故以昳解昃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多者也者謂言百族爲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云商賈爲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云販夫販婦爲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今并言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資夕賣者資若冬資綿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以了物極衆者以分爲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先鄭云百族百姓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爲涖涖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奠音定又田見反上時掌反注同殳音殊誑九況反〔疏〕注凡市至誤也○釋曰鄭知凡市入是上三時之市者以其言凡明揔三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僞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言之也云度謂殳也者案下文廬人云毄兵同強注云改句言毄容殳無刃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勉丈尺則爲度知羣吏胥師以下者見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揔云胥師以下知平肆是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云平肆是行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云奠讀爲定者鄭以爲平成市整敕會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先鄭云思辭也後鄭以爲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爲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爲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爲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疏〕凡萬至之敘釋曰云凡萬民之期于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度量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注期謂至遺忘○釋曰云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爲期限使了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處置丈尺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解量名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十黍黃鍾之長則一黍爲一分十黍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又云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其實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爲

（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爲䍧吏考實諸泉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不得爲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入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敘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䍧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便歸令本主識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疏〕凡得至舉之○釋曰此謂在列肆遺忘闌失者吏各歸本肆吏主識認取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物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卻起略反好呼報反〔疏〕注利利至之有○釋曰云使有使阜者摠釋經亡者利者云起其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徵之而已謂少抑其賈使微少不絕而已先鄭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與後鄭起其賈義異引之者義得兩通故後鄭亦從之也）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疏〕凡通至入之○釋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言之無妨餘物亦通之○注璽節至市也○釋曰云璽節印章如金斗檢封矣者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以其商旅主通貨賄故知執璽節者是通商也云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給璽節也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賈於民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向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疏〕國凶至作布○釋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注金銅無凶年○釋曰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是以證云豐年粟儉年玉因云物貴者其物止謂米穀餘物竝賤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賈音古注同粥音育下同中丁仲反下同狹音洽數色主反〔疏〕凡市至有二○釋曰云凡僞飾之禁此與在民以下爲摠目故云凡以廣之○注鄭司至二焉○釋曰先鄭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以下云云謂民與商賈及工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云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云商不得資者商主通貨賄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長六尺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爲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粥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之精麤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有十五升抽去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繒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正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若是姦色亂正色故孔子惡之若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彼注云皆謂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者鄭彼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以爲證是非此時則木不中伐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者案鼈人職云秋獻鼈蜃冬獻龜魚案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上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爲一兵車爲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三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柎劉方符反沈音附〔疏〕市刑至于士○釋曰附於刑者歸於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爲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爲刑故云附於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注徇舉至爲附○釋曰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者徇者徇列之名故知舉其人以示其地肆之衆使衆爲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司射搢扑尚書云扑作教刑皆是箠撻爲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幕劉音莫帟音亦觀古亂反下同或音官爲說如字解說也聶如銳反○〔疏〕注謂諸至明之○釋曰云大夫內子者大夫中含有卿內子卿之妻含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爲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爲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帟綬帷幕用布帟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已下過市足得互見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市司司市也債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凡會至之事○釋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周禮注疏卷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均人

竝是力征之稅（惠挍本作力之征稅）

易坤爲均（監本坤字空闕）

恤其乏困也（宋本作困乏）

師氏

（宋本周禮疏卷第十五）

冬溫夏凊（監本凊誤清今據毛本正此本及閩本皆缺一頁）

釋曰云德行內外之稱（監本倒作外內今據毛本正）

考朕昭子刑（監毛本子誤予今訂正）

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九經古義云三蒼中得也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謂得禮者（惠挍本謂上有得此脫）

卽上國之子弟言游者（閩監毛本游作遊下並同此惟國之貴遊子弟作遊蓋淺人所改賈疏蓋本作貴游子弟與唐石經不同○按游爲正字遊爲俗字）

使此人帥四夷之隸（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帥改率）

保氏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釋文襄音讓本作讓禮說云廣韻白矢作白匀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

（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爲逮失其義矣）

過君表（諸本同浦鏜云軍誤君疏同）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注改註非疏中同釋文上剡注字出音云下同）

嬴不足旁要（諸本同漢制考嬴作贏古多用通借字）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諸本同釋文夕桀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經義雜記曰疏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筭術之名與鄭異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注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未知所出據此知鄭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馬干注云今有重差夕桀鄭有句股無夕桀馬干有夕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桀作音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挍者之辭非陸語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挍釋文而附著之今注疏中句股上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困學紀聞所據本已如是）

擊則不得入（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擊作轚當據以訂正）

御轚者不得入（毛本同閩監本轚誤擊）

建類一首（此本及閩本脫建據監毛本補）

闕闠衡術之類（閩本同監毛本闕作闤）

云九數者方田已下（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已改以）

司諫

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此本及閩本辨誤辦今據唐石經諸本訂正疏中此本及閩監毛本皆誤）

司救

衺惡謂侮慢長老（釋文出經之衺二大字云似嗟反注作邪同此經作古衺字注作今邪字之明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衺矣下文亦由衺惡同）

孔注尙書曰（惠挍本曰作云）

使事官之作也（閩監本同宋本嘉靖本毛本皆云使事官作之也此誤倒當據以訂正疏中不誤）

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閩本同監本狀下剜增者字毛本遂排入○按有者字是）

三罰而歸於圜土（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於作于當據正）

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晝誤書今訂正監本疏中不誤）

施惠賙恤之（監本恤作賉訛疏中同）

調人

雖以會赦（浦鏜云以當已字誤）

比父亦辟之海外（此本亦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入）

元已年老昏旄（閩本同監毛本旄改耄○按耄是也唐人作疏不當用古文假借字）

故今明之（閩本同監毛本明改辨）

故逆之海外（浦鏜云逆當避字誤）

玉節之剡圭也（按剡圭字當依典瑞玉人作玉圭此非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僞字耳下王以剡圭同）

鄭知瑞節是玉圭者（閩本同監毛本依注玉改剡非賈疏蓋本用玉字下並同○按疏內三剡字皆當作玉疏當引典瑞云玉圭以易行以除慝而誤云玉圭以和難考典瑞但有穀圭以和難之文）

此王法知之（閩本同監毛本作治之）

辨本也（余本閩本同宋本監毛本嘉靖本辨皆作辯）

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猶今當訂正）

媒氏

天地相丞覆之數也（閩本同諸本丞皆作承疏中同）

參天兩地而奇數焉（釋文奇本作倚案釋曰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則作倚非也）

不聘之者（宋本嘉靖本聘作娉）

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藉（浦鏜云籍誤藉）

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浦鏜云中春之月四字疑衍文）

中男三十而娶（經義雜記曰中下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

經有夫婦之長殤（通典嘉禮四引作夫姊之長殤此作婦譌當據正○按喪服經緦麻章有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引之者謂三十而娶則不當有姊也）

以感時而親迎（經義雜記作以昏時云感字誤）

秋班時位也（經義雜記作春班爵位云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

熠熠其羽（監本燿誤熠下同）

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經義雜記云曰字疑衍今夏小正無嫁女娶妻作娶婦）

此淫奔之詩（惠挍本詩作時此誤）

鄭說之五爻辰在卯（通典嘉禮四引作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此誤）

在塗見采髓者（閩本同監毛本髓改蕨非）

舊詩云（經義雜記作舊說云此誤）

尙及冰未定納（經義雜記作及冰未泮此脫泮字）

故管子篇時令云（經義雜記曰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闕）

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經義雜記曰當作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毛本改作有識之言誤甚）

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經義雜記曰也字當在之語下）

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經義雜記曰戒當作嘉）

感事而出（經義雜記作感事而悲此誤）

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中改仲非疏中仍作中春）

此純帛及祭義蠶事以爲純服故論語云（此本及字剜改作交閩監毛本承其誤今據惠挍本訂正浦鏜云故當又之誤）

木八爲金九妻（閩監毛本木誤水）

依士禮用元纁（惠挍本作依此禮此作士誤）

不可埽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埽作掃非）

於小棠之下（閩本同監毛本改甘棠非）

赦宥者媒氏聽之（惠挍本赦上有在此脫）

司市

彼云次與敘下（惠挍本作彼文此誤）

故并思次同名爲次（案思次當爲思介）

明賈者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此本者字實缺據惠挍本補閩監毛本作則非）

由此二等之人（此本之人二字實缺據惠挍本補閩監毛本作商賈非）

物有定賈（岳本嘉靖本閩本同宋本監毛本賈作價俗字疏中監本作賈毛本作價）

量以量穀粱之等　浦鏜云粱誤粱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葉鈔釋文賈民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

刑罰憲徇扑　宋本作憲徇朴監毛本徇作狥非○按扑是朴非攴之隸變爲扑才即又也扑訓擊因而名擊之之物曰扑凡經典扑改朴者非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賖改賒俗字注及疏準此○按賖从貝余聲余上从入

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　浦鏜云以誤於征誤罰

則貰予之　毛本同閩監本予改與

日昃而市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昃本又作昗案此本疏中作日昗

日昃昳中也　諸本同案大司徒注云日跌景乃中此昳當作跌賈疏云昃者傾側之義昳者差跌之言今諸本俱誤爲差昳矣○按跌昳二字上正下俗大司徒注作跌可證

而先言日昗者　閩本同監毛本昗改昃

百族或在城內　毛本內誤由

資若冬資絺夏資緜之類　閩監毛本改冬資綿夏資絺誤甚

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　惠校本百姓作百族此誤

質讀爲定整勑會者　宋本定下空缺一字此本疏中勑作敕

以長丈二因剋丈尺　閩本同監毛本剋作刻

鄭以爲平成市整敕會者　閩監毛本敕作敇非

何得各有地之敘乎　浦鏜云有當於字誤

謂物行苦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苦作沽

抑其賈以卻之也　監毛本卻誤郤

釋曰云使有使阜者　閩監毛本脫釋曰

如今斗檢封矣　諸本同毛本檢改撿非

因云物貴者　浦鏜云因云字當誤倒

布帛精麄不中數　岳本嘉靖本麄作麤○按从三鹿者正字也作麄者俗字也

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　浦鏜云兵訛乘字按浦鏜誤疏因兼引考工記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六寸矣

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　閩監毛本成誤或監本間誤開

故書附爲柎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柎作祔宋本載音義亦作柎

足得互見王巳下過市　毛本同閩監本足作是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五

鄭氏注　賈公彥疏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疏〕（質人至珍異○釋曰此質人若今市平準故掌成平市之貨賄已下之事○注成平至食物○釋曰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者會謂古人會聚買賣止爲平物而來質人主爲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貴賤也此知人民奴婢也者以其在市平定其賈故知非良人是奴婢也云珍異四時食物者見下廛人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即果實及諸食物依四時成熟者也）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長如字）〔疏〕（注鄭司至短券○釋曰先鄭以質劑爲月平大小賈若今市估文書先鄭注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如此解後鄭以爲券書者上文成市之貨賄之等已是市平文書則此經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及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文勢不得爲月平故以券書可知也玄謂大市人民馬牛已下鄭以意分之爲大小就大者而言若人民則未成齒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爲小者也）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其淳音准廣光曠反長直亮反中丁仲反淳尸劉章純反下同）〔疏〕（注稽猶至之淳○釋曰云稽猶考也治也者并取治質劑并解稽猶之故兼云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者并案小宰職云聽取予以書契經既云書契故知與彼同非上質劑之市買者也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小宰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云刻其側若今畫指也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即丈八尺後鄭從之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緇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故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鄭荅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齎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基如字本或作朞同好呼報反）〔疏〕（注謂齎至大都○釋曰云謂齎券契者來訟也者云此經摠上質劑與書契來訴者知郊是遠郊者以其內有國中外云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知野是甸稍者郊外曰野是大摠之言下有都都是四百五百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又知都中含大都小都者此質人摠聽畿外明此都兼大小二都可知）

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𥡴之𥡴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絘音次本或作次總劉依杜音儳鄭音摠儳音讒𥡴音揔）〔疏〕（注布泉至之稅○釋曰知布泉一物者此布皆入泉府故知泉布一也是以外府云掌布注云取其水泉流通無不徧也先鄭云絘布列肆之稅布者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者後鄭不從爲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此經廛人掌依行肆者故不得爲無肆立持故破從租𥡴之𥡴𥡴布是守斗斛銓衡之稅下肆長云斂其總布是無肆立持故注從子春總當爲儳也云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者謂犯質劑違券書罰泉也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者謂在行肆官有邸舍人有置物於中使之出稅故云廛布也）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疏〕（凡屠至玉府○釋曰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居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王府也○注以當至稅之○釋曰知以當稅者謂若山虞澤虞之等所出稅皆云以當邦賦邦賦即地稅之類是也云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謂若羊牛有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無之類是不中用亦使出物之稅以當邦賦之處）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買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玄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官爲于僞反下同畜勑六反說音悅儲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皆同藏如字劉本作葬音同瘦本又作膄所又反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稍紓音舒劉常汝反）〔疏〕（凡珍至膳府○釋曰云凡珍異之有滯者謂四時珍美異味買者遂少沈滯不售者也云斂而入于膳府者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於膳夫之府以供官食○注故書至失實○釋曰先鄭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經直爲珍異非貨物先鄭以貨物解之故後鄭不從也先鄭又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但廛雖非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爲空地故後鄭不從引孟子市廛而不征者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後鄭增成其義也云久則將瘦臞腐敗者考工記梓人云大胷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腐敗是以爲買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縣之○縣音玄）〔疏〕（胥師至禁焉○釋曰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鄭云憲謂表縣之則經憲非爲憲徇扑之憲）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行下孟反慝他得反巧苦教反又

（如字令力呈反下文同〔疏〕注鄭司至買者○釋曰鄭云價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價慝明價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價價不得爲賣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斷丁亂反〔疏〕聽其至斷之○釋曰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摠言之此止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辨別也○賈音古下注賈師同奠音定別彼列反〔疏〕賈師至令市○釋曰案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此與胥師所掌同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價故也）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猪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重直用反〔疏〕注恒常至重困○釋曰鄭云謂若猪米穀棺木者以其天患無過凶荒札喪故鄭知富人蓄猪米穀以擬凶荒豫猪棺木以擬死而睹久雨疫病賣之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疏〕四時至如之○釋曰此珍異亦是富人賤時豫猪而後貴時賣之○注薦宗廟之物釋曰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舉重而言也）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價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買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更音庚爲官于僞反〔疏〕注價買至勞逸○釋曰先鄭云謂官有所斥賣者斥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云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者賈師之下有羣賈亦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至如之○釋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賣買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囂讙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囂五羔反又許驕反讙音歡〔疏〕注囂讙至食者○釋曰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音博下同）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操七曹反〔疏〕注不物至品式○釋曰案大司徒民當同衣服今有人衣服不與衆人同又視占亦不與衆人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此皆違禁之物故搏之也）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徇辭俊反〔疏〕掌執至刑之○釋曰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疏〕胥各至正者○釋曰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此鞭度亦如上文守門者謂以殳爲鞭而量物也○注作起至正者○釋曰杜子春從襲不從古書習者習是習學之習襲是掩襲之義故從襲是以左氏公羊皆有不聲鍾鼓爲襲是掩其不備也）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疏〕注罰之使出布○釋曰此罰布即上廛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注同數色主反令力呈反賈音古〔疏〕肆長至正之○釋曰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注爾亦至欺人○釋曰云俱是物也者即司農云俱名爲珠俱名爲玉之類是也云使惡者遠善者釋經名相近者相遠也云善自相近者釋經實相近者相爾也先鄭云謂若珠玉之屬已下直釋經名相近者相遠不釋實相近者其義可知故也先鄭雖舉珠玉貴者而餘物亦爾）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總當爲儳〔疏〕注杜子至爲儳○釋曰此肆長各主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故後鄭引而從之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鄭司農云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揃書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楬音竭抵音帝又都禮反癉音旦又丁左反揃音牋又昝廉反著直略反治直吏反〔疏〕泉府至予之○釋曰云掌以市之征布者即上廛人絘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故摠云征布也云各從其抵者抵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是也云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云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注故書至司是○釋曰先鄭云抵故賈也後鄭不從者假令前買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即損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也先鄭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義或然以其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先鄭云爲封符信然後予之者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計買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也後鄭破抵從柢者經是抵欺之抵故破從木傍柢柢得爲本義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鄭欲解柢與主有司爲一云主有司是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疏〕注鄭司至買物○釋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之貸音待注不出者同別彼列反貸民音吐代反本賈音嫁一音古所賈音古令力呈反償時亮反〔疏〕凡民至之息○釋曰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云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爲之息者所出之利各以國服而爲息也○注有司至什一○釋曰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吏是柢本中兼二者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者但泉府中所藏之物種類不同欲授民之時先當分別又當定其賈數以與之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爲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是以鄭引載師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朞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廛者略舉以言之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會古外反後放此〔疏〕凡國至其餘○釋曰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言事謂有司爲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爲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云歲終則會其出入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絘布已下云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故云納其餘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鍵其展反又其偃反司農音蹇居免反籥羊略反〔疏〕司門至國門○釋曰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者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故雙言以啓閉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也○注鄭司至謂牡○釋曰先鄭讀鍵爲蹇者欲取其蹇澀之意云管謂籥也者即月令注管籥搏鍵器是也云鍵謂牡者以入爲牡容者爲牝者若爾雅走曰牝牡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者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爲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正其音征〔疏〕

（注不物至人官。釋曰鄭知不物是衣服之等者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閽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但鄭釋不物之中有三事一者衣服二者占視皆不與衆同三者手所操持不如尋常品式以其特異於人此三者皆須訶問所以也云正讀爲征征稅也者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稅故讀從征稅之字也云犯禁者謂商所不資者商所資者謂若國語云冬資絺夏資緜之類是商所豫資待時而賣者乃不爲犯其商所不資謂非民常用之物則舉之沒入官也）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疏〕注財所至其子。釋曰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即上遺人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云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者即外饔云邦饗耆老孤子義與此同）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門徒。繫音計本又作繫監古銜反注同〔疏〕注監門門徒。釋曰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遺此監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凡歲至其餘。釋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造七到反注同〔疏〕凡四至以告。釋曰謂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故先鄭云止客以俟逆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猾音滑〔疏〕注貨節至猾商。釋曰案下文掌節云貨賄用璽節則璽節主通貨賄若然璽節亦可先從王司市而出鄭今解經璽節先從邦國向內而言者以其司關在境而先云掌國貨之節後云以聯門市是從外向內之言故鄭亦順經先從邦國司市解之也云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者將送商人面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云參相連以檢猾商者司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姦猾商人或以多爲少或隱而不出而避稅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治直吏反〔疏〕司貨至征廛。釋曰司主也主貨賄出入謂上經以聯門市者是也云與其征廛者征謂稅廛謂邸舍二事雙言也。注征廛至之廛。釋曰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者案上文廛人有廛布鄭云廛邸舍此關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廛也）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辟音避一音芳益反）（〔疏〕注不出至其人。釋曰注云沒其財者解經舉其貨撻其人者解經罰其人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罰其人是撻之可知也）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傳張戀反注下皆同〔疏〕凡所至出之。釋曰此文重釋上國貨之節上直云璽節此經兼有傳傳則過所文書。注商或至文書。釋曰鄭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者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爲之璽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璽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若在城內民間資貨者司關爲璽節以出之授節節者即授傳與之）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札側八反又音截瘥才何反病也苛呼多反又音何令力呈反說音悅〔疏〕國凶至猶幾。釋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注鄭司至其塗。釋曰上注札爲疫病此司農以札爲死則因病而死義得兩兼是以引越人謂死爲札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九年左氏云鄭駟偃卒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又洪範云六極一曰凶短折注云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並無正文望經爲說耳引春秋者證札爲大疫也引孟子者案孟子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於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市矣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民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矣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是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陳正法與周異引之者彼正法不征商旅則有說此經有故不征亦所以說民故取一邊爲證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謂朝聘者也。敂關猶謁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敂音叩苦狗反爲于僞反朝直遙反〔疏〕凡四至之告。釋曰敂猶至也畿外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關門告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注謂朝至逆之。釋曰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亦總云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叩關猶謁關人者猶聘禮關人也先鄭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者案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於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矣又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昭注云理吏也行理小行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方使逆賓客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爲之告一也云行理以節逆之者證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迎之也）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疏〕有外至內之。釋曰此雙言之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又云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有送至通之。釋曰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別彼列反下相別同使所吏反下之使注使節使者同〔疏〕掌節至王命。釋曰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注邦節至爲信。釋曰云邦節者珍圭之等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羨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疏〕注謂諸至未聞。釋曰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釋經守邦國者用玉節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者釋經守都鄙者用角節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爲尊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者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者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者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爲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卿以命數爲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爲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九寸珍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云角用犀角者案釋獸云犀似豕注云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貴故知不得用玉者當用犀角云其制未聞者以其邦國之節可以約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此云都鄙用角節注謂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蕩如字又吐黨反帑吐黨反盛音成〔疏〕注使節至畫函。釋曰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云土平地也者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者若晉國之類也云平地多人者若衞國之類也云澤多龍者若鄭國之類也云以金爲節鑄象焉者釋經皆金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者山澤與平地人虎龍皆雜有今言山國用虎澤國用龍土國用人皆據多者相別爲信以自明也引漢有銅虎符者證周時節用銅之意也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者音以湯蕩反

（之令人猶言帑也帑則函故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云或曰英蕩畫函者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雖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塗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郵音尤字從垂作御謀）〔疏〕（注門關至掌節○釋曰鄭知門關是司門司關者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者以其貨賄所得皆由於市乃得通之於外亦非官不可輒授故知貨賄用璽節必是王之司市也云道路者主治五溝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即遂人徑畛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旌節是鄉遂大夫所授也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者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則司門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摠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市爲之節者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即邦國司市爲節故上司關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即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者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雖命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知家徒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佗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徒有節也又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時事行若比長云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兼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鄉遂公邑爲溝洫法三等采地爲井田法井田與溝洫雖俱爲溝洫稀稠有異皆有五涂以官主當共民出入皆受旌節故變鄉遂而言道路以容此等之官云之吏者以其都鄙之主在王朝唯吏在都鄙故以吏言之也云符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約漢法況之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疏〕（凡通至輔之○釋曰此經摠解上經門關諸有節并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圜土內之）〔疏〕（無節至不達○釋曰此亦摠解上門關已下應有節傳今無節者非直被幾又不通達前所也○注圜土內之釋曰知圜土內之者見比長云無節無授圜土內之故也）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疏〕（注郊外至縣都釋曰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在郊外曰野之中故鄭云郊外曰野鄭又知此野謂甸稍縣都者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酇作管反後同分扶問反又如字下分制同比毗志反下同追如字劉張類反）〔疏〕（以土至稼穡○釋曰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造縣鄙已下是也云造縣鄙者此與下五家爲鄰之等爲揔目五家已下有六等略言二者耳云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從五家已下據地境界四邊營域爲溝溝上而樹之也云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者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授之田野者若下文一廛田百晦云簡其兵器者若族師旗鼓兵革云教之稼穡者亦若計耦耕事○注經形至六鄉○釋曰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者以田野云經縣鄙云造形體之法明是爲田野經緯爲縣鄙云形體二者同實而異名明俱爲分界處所也云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以家數相對是同故云猶郊內也先鄭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者田野之居釋經經田野比伍之名謂夫一廛田百晦也言比五則經中言五皆是也名與國中異制亦異以其六遂之內上地有萊五十晦并下劑致甿並異也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此後鄭直增成先鄭家數雖同其名異之意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有萊是其稍異也○）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平其稅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甿亡耕反耡音助李又音鉏彊其良反懵本又作懜莫崩反又音蒙李武冰反猶會古外反下一字同率音律又音類錢音翦劉音踐鎛音博復扶又反）〔疏〕（凡治至平政○釋曰云以下劑致甿者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二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甿也云以田里安甿者田則爲百晦之田里則五晦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甿也以樂昏擾甿者男女人所樂故云樂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配以昏姻即順民意也以土宜教甿稼穡者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是教之稼穡云以興耡利甿者耡助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爲利故云利甿也○注變民至佐助○釋曰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甿者懵懵皆是無知之兒也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即此下文夫一廛以下是也云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則其外爲餘夫是也云耒耜錢鎛之屬者詩云跱乃錢鎛仍有茲基之等故云之屬鄭大夫讀耡爲藉藉借也謂借民力所治之田民相於無此事故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令力呈反晦音畝萊音來數色主反奇居宜反）〔疏〕（辨其至如之釋曰此據在六遂之中爲野故以野言之并上地中地下地以頒其田里此皆與已下爲揔目也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注萊謂至之布釋曰案詩云田卒汚萊注高者萊下者汚是萊謂休不耕者也先鄭引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不從以爲廛與孟子五晦之宅同者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廛田百晦百晦與一廛別言之則此廛與廛人皆謂廛綿於其中則此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爲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廛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廛表稅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者釋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廛是餘夫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廛也云雖上地猶有萊者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廛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饒遠也引王莽時事者證廛是城郭中言）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

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畛之忍反劉音真洫況域反澮古外反乘繩證反從子容反下同去起呂反盡津忍反疏凡治至于畿○釋曰遂人所掌郊六遂之中爲溝洫之法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云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注十夫至其地○釋曰云十夫二鄰之田已下以遂之中有鄰里酇鄙縣遂故十夫以下還以二鄰酇鄙縣地當之鄭知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云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者案匠人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鄭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皆三軌彼注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鄰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惣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澮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者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横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盖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云去山林之等其餘如此者鄭注載師亦以此等三分去一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明不可細主井田尚主公邑之中爲溝洫之法與鄉遂人盡主之可知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爲弛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施式氏反下施舍皆同政音征注同疏以歲至政役○釋曰云以歲時以主其夫家已下亦如族師所云以歲之四時成定男女之等○注登成至徒役○釋曰云施讀爲弛者以其文承老幼癈疾之下下又別云以起政役明此不得爲施政役破施爲弛謂弛捨其政役也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衡虞之職者農即三農牧即藪牧衡虞即虞衡作山澤之材不言商賈嬪婦臣妾之等者略之也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貢賦當相互皆有也云貢九貢也者即九職之九貢非諸侯之九貢也賦者即亦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之等是也云政役出士徒役者即上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疏若起至誅之○釋曰此文起野役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爲旗也○注役謂至熊虎○釋曰知役謂師田若功作也者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爲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大旗熊虎者司常職文）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疏注共野至之屬○釋曰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事祭祀知此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疏凡賓至委積○釋曰案大司徒云令野脩道委積彼謂惣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委積於廬宿市是亦令遺人也）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竁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屬音燭紼音弗竁劉昌絹反穿也本作窆窆彼驗反與注相應與說始銳反人與音餘朝直遙反之封彼驗反或如字堋補鄧反疏注致役至相似○釋曰鄭知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竁也者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竁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竁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紼舉棺索者以其據在棺則曰紼據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以其經云屬六紼不據在道故知在廟載時及在壙說時也云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案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者案其鄉師職知之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紼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合自共爲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也云禮記謂之封者據檀弓云庶人縣棺而封及喪大記下棺亦云封是也春秋謂之堋者左氏葬鄭簡公有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而堋是也窆堋封三者字雖不同皆是下棺也云聲相似者窆封堋皆以去聲言之故云聲相似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治直吏反下治訟皆同疏凡事至禁令○釋曰此居職末惣結之言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疏遂師至治訟○釋曰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并以時登其夫家衆寡六畜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輂又云老幼貴賤癈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爲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謂周徧知其夫家六畜及田野之等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也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注施讀至之事○釋曰云施讀亦弛也者此注與鄉師同以其與其可任者對而言明施不得爲施功之事故讀爲弛與舍同爲捨放之事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者但六遂制溝洫法上文所云者是今以爲制界與井也又爲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云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六遂以外上地亦有萊中下之地自然皆有萊不耕者故云今年所當耕者也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爲正其中亦兼有日率出泉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耨奴豆反艾音刈疏巡其至時事○釋曰遂師各自巡其春種曰稼秋斂曰穡○注移用至之急○釋曰云地之宜晚早不同者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而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審亦聽也疏凡國至野牲○釋曰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誓百官并戒百族此

（官主審其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疏〕注民所至用者○釋曰云野職謂民九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云中玉府之用者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衆府也若然案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玉府彼入玉府者是式貢之餘財財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玉府此經入玉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之玩好者也）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庀又作庀匹爾反具也劉副美反一音芳米反脩行下孟反〔疏〕賓客至委積○釋曰巡其道脩者大司徒云野脩道委積據國外曰野在六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之役竁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磨劉音歷籠力董反蜃市軫反以爲于僞反坐才臥反復音服或音福乃說始銳反或吐活反更復扶又反輴勑倫反槫市專反李徒官反輇市專反適音的又音釋〔疏〕大喪至之役○釋曰大喪謂王喪也云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者謂大宰官使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云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出國城至壙云及窆抱磨者及至也謂柩車至壙窆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也云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爲丘之籠器以盛土也云及蜃車之役者謂祖廟中將行共蜃車以載柩之役人也○注使以至校之○釋曰知使以幄帟先是大宰者以其天官幕人掌共帷幕幄帟綬屬大宰故知使幕人以幄帟先是大宰也云其餘司徒也者以其司徒主衆庶故知野役之徒皆司徒令之也云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爲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至墓也者以其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丘籠之役竁復土也者竁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蜃車柩路也者人君所居皆曰路故云柩路也云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者謂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間郤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四輪迫地而行即輇車以二軸而貫四輪四輪即許氏說文云無輻曰輇者也云似於蜃因取名焉者此解名爲蜃車之意云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者以其天子諸侯殯時用輴車即檀弓所云菆塗龍輴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輴而已殯既用輴明葬時用輴可知云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者案雜記云載以輴車鄭注云輴讀爲輇或作輇彼經作輴云部禮記作輇或作搏彼經不爲輇者但輴輇字雖異其義同故此云或作輇也但爲搏者非車之體不從之取其輴字或有作團字團又轉誤爲國字者故既夕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車喪大記又謂之國車也先鄭云抱磨磨下車也者於義無所當故後鄭不從也後鄭云適歷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跡得所名爲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案上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但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爲庀○比敘匹爾反出注行列戶剛反〔疏〕軍旅至賞罰○釋曰軍旅謂征伐田獵謂四時田云平野民者謂遂師平正六遂之民故云平野民也云比敘其事而賞罰者遂師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也○注平謂至爲庀○釋曰周禮之內云比者後鄭皆爲校比先鄭皆爲庀庀爲具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亦爲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疏〕遂大至治訟○釋曰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注施讀至功業○釋曰云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在之使有功者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疏〕注不言至施焉○釋曰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爲邑則以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于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術音遂相息亮反道音導〔疏〕注簡猶至親之○釋曰云稼器耒耜鎡基之屬者器中含有錢鏄之等故云之屬也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illegible]月令鄭注彼封疆謂田首之分界也云審端徑術者鄭彼注術當爲遂引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當徑審之使脩理也云善相丘陵阪險原隰者土之高者曰丘大阜曰陵坡者曰阪險下濕者曰隰高平曰原云土地所宜者即丘陵已下若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丘陵阪險種桑棗是也云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者彼約束典田大夫必身親檢校之以證稼政之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職事○比毗志反下徵比[illegible]屬音燭聚也注同治直吏反〔疏〕三歲至治者○釋曰云三歲大比已下若鄉大夫[illegible]之耳云帥其吏者則遂大夫已下[illegible]注興猶至職事○釋曰云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者[illegible]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illegible]能之書於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興猶舉也屬猶聚也者謂當興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勑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疏〕凡爲至興之○釋曰此言爲邑者義如上不言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采邑也云以四達戒其功事者達通也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勑其功事即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亦如天官注大有功不徒興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故誅賞廢興連言之也○注四達至革也○釋曰鄭知四達是夫家已下者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義爾案遂師云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衆寡以教稼穡鄰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鄭據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也比案比○趨如字李倉苟反本又作趨音促〔疏〕縣正至罰之○釋曰以一遂有五縣故云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以頒田里者亦如上文夫一廛田百晦也云以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疏〕若將至政令○釋曰云若將用野民者言將事未至之時預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言移執事謂移徙用民以執事也）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疏〕既役至誅賞○釋曰此經結上文功役之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禜也○禜音詠〔疏〕鄙師至祭祀○釋曰五鄙爲縣五百家爲鄙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也○注祭祀祭禜也○釋曰知鄙祭禜者鄙與六鄉黨同黨祭禜故知此鄙所祭祀謂祭禜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民謂起役也〔疏〕注作民謂起役也○釋曰知作民是起役者案下鄰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時四時也○數色主反下同媺音美〔疏〕注時四時○釋曰知時四時者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則凡言歲時者皆是四時雅鄉師云賙萬民之囏阨而云歲時巡國及野者鄭注云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囏阨非常故也）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校猶數也〔疏〕酇長至之事○釋曰以其一鄙五酇故云各掌其酇之政令也云以治其喪紀者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酇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

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疏〕若作至數之○釋曰言作其民而用之者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注簡器至大夫○釋曰云簡器簡稼器也者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故注云有司遂大夫也知兵器亦存焉者以遂大夫云簡稼器此不言稼直云器故知器中兼有兵器旗鼓兵革亦有在其中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疏〕凡歲至女功。○釋曰此鄭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事○注聽之受至之事○釋曰鄭知聽之爲受而行之非聽斷之者以鄭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聽而行之也知女功絲枲者案禮記內則論女功云執麻枲治絲繭故知此女功亦治絲枲以爲布帛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里也）〔疏〕里宰至政令○釋曰里宰二十五家不言各者文承遂師以下皆言各掌此亦各掌可知○注邑猶里也○釋曰邑是人之所居之處里又訓爲居故云邑猶里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治處直吏反街音佳彈如字一音丹放沈方往反）〔疏〕以歲至財賦○釋曰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合耦于耡者也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宰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民使爲春稼秋穡之事云趨其耕耨者謂使民趨時以春耕夏耨云行其秩敘者謂民使行其合耦使有次第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以六遂之賦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也○注考工至次第○釋曰鄭引考工記者欲證合耦爲二人共發一尺之地乃成畎以通水之意也先鄭云耡讀爲藉者謂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耡爲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玄謂鉏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者鄭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名耡也引月令者證歲時合耦之事秦周政令或異故云是其歲時也與言與以疑之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者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絶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云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第相佐助爲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相糾相舉察）〔疏〕鄰長至相受○釋曰鄰長不命之士爲之各領五家使五家有過各相糾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

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疏〕凡邑至相贊○釋曰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則五鄰共相贊助此則以長補短故鄭云長短使相補助也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從猶隨也授猶付也）〔疏〕徙于至授之。○釋曰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謂不便其居則徙於他遷向他遂非直從授之明無罪過亦當以旌節將如六鄉比長云徙於他則以旌節而行之出鄉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是也

周禮注疏卷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五

質人

會謂古人會聚買賣（閩本同監毛本作市是也）

此知人民奴婢也者（浦鏜云此知二字當誤倒案人民下當脫爲）

質劑月平賈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毛本也誤九宋本岳本無也）

淳當爲純（九經古義云經淳制管子作綧制制分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按綧字不見於說文未可從也）

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毛本同閩監本札改劄○按此可證宋人用劄爲札）

邦國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國基如字本或作碁同案儀禮士虞禮注云古文碁皆作基周禮古文與儀禮正同此當從陸本○按近人以碁年字別於期會直是俗字然自廣韻已如此分別矣凡經典如此分別者非也）

廛人

掌斂市絘布總布（唐石經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緫改總非注及疏同釋文絘布音次本或作次案經當作絘注當作次）

總讀如租稯之稯（漢讀考云租稯當是組緫之訛見巾車職）

質布者質人之所罰（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之案賈疏引注亦無之字有者衍文）

謂貨物⿰宁者藏於市中（釋文諸本作貯又作⿰宁者藏劉本作葬案葬也者藏也故以⿰宁者葬釋藏○按⿰宁者从宁者聲宁之或字也宁者辨積物也）

久則將瘦臞腐敗（釋文瘦本又作膄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稍案賈疏本作瘦臞○按臞之義在考工梓人）

云久則將瘦臞腐敗者（閩本同監毛本臞改臞非下同）

胥師

憲長縣之（余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長作表當據正）

謂司當時設禁令（閩本同監本司上剜擠市字毛本遂擠入）

此止當職（宋本當字缺浦鏜云止蓋正之誤）

賈師

謂官有所斥令賣（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令字案賈疏引注云謂官有所斥賣則有令者衍文）

肆長

掌其戒禁（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禁作令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禁）

泉府

貨之滯於民用者（漢讀考於作于）

物楬而書之物爲揃（嘉靖本閩本楬作揭毛本揃作⿰木前皆訛）

元謂抵實柢字柢本也（宋本柢皆作抵誤監本上柢誤抵）

主有司是也（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無也案此本疏標起止云注故書至司是則賈疏本無也有者衍文）

注故書至司是（閩監毛本因注中衍也字因改此作故書至是也）

云主有司是也（浦鏜云云上當脫故）

凡賒者（監毛本賒改賖注及疏同）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唐石經宋本嘉靖本毛本同監本國事倒作事國此本及閩本脫事字今補正）

凡國至其餘（閩毛本同監本國改事）

司門

鍵讀爲蹇（漢讀考云經本作蹇注本作蹇讀爲鍵此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之一也案此易蹇爲鍵故下云鍵謂牡賈疏云先鄭讀爲蹇者欲取其蹇滯之意然則唐初本已誤）

欲取其蹇滯之意（閩本同監毛本滯作澀）

衣服視占（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占改瞻疏中同按作瞻非也視占謂可占驗處）

祭祀之牛牲繫焉（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繫作毄云本又作繫案古繫字多作毄易繫辭本作毄）

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閩監毛本作左傳）

司關

參相聯以檢猾商（賈疏引注作參相連以檢猾商注當本用連此改聯非宋本檢作撿此本疏中檢撿錯出）

關下亦有邸客舍（諸本同段玉裁云當作舍客謂以邸舍客也）

二事雙言也（惠挍本二作一此誤）

此關亦有邸舍（惠挍本關下有旁此脫）

授節節者卽授傳與之（監本剜去一節字此衍）

凶謂凶年饑荒也（宋本嘉靖本饑作飢非）

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釋文苛呼多反又音何姦作姧嘉靖本猶誤循案苛蓋本作荷謂呵問審察也○按古呵問字或作苛或作荷此作苛不誤）

敂關猶謁關人也（宋本嘉靖本敂作叩案賈疏引注作叩關是注本用叩字此仍依經改敂非○按叩乃俗字古祇作敂不當云經敂注叩也）

猶聘禮關人也（惠校本禮下有謁）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惠校本無上關此衍）

則此經司關爲之告一也（惠校本無一）

掌節

守邦國者用玉節（說文卪部作守國者用玉卪云卪象相合之形）

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此本王誤土嘉靖本誤玉今據諸本訂正通典七十五引作以命數爲大小浦鏜改作以玉爲之云據儀禮經傳通解按案賈疏云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亦皆以玉爲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然則注正作如王浦鏜輕據他書竄改誤甚）

可以約王之玉節（惠校本無以此衍）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說文卪部云使山邦者用虎卪土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龍卪國字皆作邦爲異）

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宋本司門爲之節下有也入二字司關爲之節下有也故二字並衍）

其以徵令及家徒（余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皆作家徒當訂正案賈疏引注作家徒又引比長若徒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以證）

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監本輒訛輙下同）

云道路者主治五溝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浦鏜云下謂當作者）

若宅在國城中先由則司門授之節（閩本則改門監毛本承之案則上當有門字惠校本門則二字並有）

鐫刻篆書（閩監毛本鐫作鎸）

遂人

此野謂甸稍縣都（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爲下節注皆謂制分界也同）

五家已下有六等（閩監毛本已改以）

田百晦也（閩監毛本晦改畝）

言比五則經中言五皆是也（浦鏜云比伍誤比五）

上地有萊有萊（盧文弨曰下有萊疑衍）

以下劑致甿（漢讀考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宋刻卷廿二廿三引周禮甿皆作氓知開成石經作甿以氓爲亡民而改之也）

以樂昬擾甿（宋本余本嘉靖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昬作昏注中準此）

以興耡利甿（說文耒部云耡商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案鄭大夫注讀耡爲藉與許君訓耡爲藉意同）

以疆予任甿（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疆皆作彊當訂正注中同釋文亦誤作疆余本載音義作疆）

甿猶懵懵無知貌也（釋文懵懵本又作懜宋本嘉靖本貌作皃此本疏中亦作皃漢讀考云說文引周禮以興耡利萌漢人謂民爲萌注當云變民言萌萌猶懵懵艸木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傳說文訓爲民也）

詩云跱乃錢鎛（惠校本同閩監毛本跱改痔）

故云皆所饒遠（浦鏜云所下脫以）

十夫二鄰之田（毛本鄰改隣此本誤都今據諸本訂正）

以南畝圖之（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而南晦圖之余本岳本嘉靖本畝皆作晦此本疏中引注亦作晦當訂正）

軌廣八尺（惠校本作九尺○按惠棟誤也軌無容九尺者）

環涂以爲諸侯經涂（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經誤徑下同○按毛本此二行三經字皆譌爲徑）

辨其老幼癈疾（監本癈誤廢疏中同）

及窆陳役（釋文作及竁云劉昌絹反穿也本作窆戚彼驗反與注相應案陸從劉昌宗作竁與注乖當從戚衮本作窆今本是也）

給墓上事及竁也（宋本竁誤毳）

春秋謂之塴（宋本塴作傰載音義同葉鈔釋文亦作傰）

遂師

施讀亦弛也（諸本同案亦下當脫爲土均注云施讀亦爲弛也可證浦改作施讀爲弛非此承上遂人注施讀爲弛言之故云亦）

謂周徧知其夫家六畜及田野之等任之（此本之等二字剜擠閩監毛本遂排入）

云地之宜晚早不同者（閩監毛本晚早誤倒）

此經人玉府者（惠校本經作徑此誤）

及窆抱磨（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磨作磿注中同當據正葉鈔釋文抱磿音歷劉音歷通志堂本亦誤磨困學紀聞云遂師抱磿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禮記或作博（余本岳本閩監本同釋文亦作博音市專反宋本嘉靖本誤作搏毛本誤作摶）

謂祖廟中將行（惠校本謂下有在此脫）

脫載除節（閩本同監毛本節作飾○按飾是）

或作搏（閩本同監毛本搏改摶下但爲摶者同案宋本注作摶當卽搏之訛）

遂大夫

施讀亦爲弛（宋本弛作㢮）

耒耜鎡基之屬（嘉靖本鎡基作兹其從金從土蓋後人所加此本疏中引注作鎡其）

審端徑術（諸本同釋文亦出徑術二字岳本徑作經誤）

引遂人職云（惠校本引上有卽此脫）

勑之以職事（惠校本勑作勅下節疏同）

縣正

云頒田里者（閩本同監本云下剜擠以字毛本遂排入）

夫一廛田百晦也（監本晦改畝）

鄙長

并稽考女功之事（惠校本之下有等）

里宰

趨其耕耨（毛本耨誤耕）

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閩監毛本增改從文今疑誤）

鄰長

徙于他邑（嘉靖本徙誤徒）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閒音閑注同）〔疏〕（旅師至閒粟○釋曰此旅師斂六遂之稅六遂在野故云掌聚野之耡粟之等○注野謂至征粟○釋曰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案鄉大夫野自六尺彼野謂城外此野據遠郊之外六遂之中也云耡粟民有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為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為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為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為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為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注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者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彼注云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而讀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而用而音若出注積子賜反注同）〔疏〕（而用至政令○釋曰若用謂用上者之粟也○注而讀至之息○釋曰鄭必讀而為若者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皆為不定之辭其而字無義例故鄭轉為若也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者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六遂即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遺人之於鄉里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云今云軍興是也者鄭舉漢法況之興皆是積聚之義也云是粟縣師徵之者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云旅師斂之者即上文聚三等粟是也云而用之則若用之是也云以賙衣食曰惠知者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為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為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鄭彼注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若然近郊之田貸萬泉朞出息一千已外遠郊甸稍縣都皆依國可知）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施之饒時收之）〔疏〕（凡用至斂之○釋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乏官民俱益之也）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治直吏反注同復音福期音基上時掌反）〔疏〕（注新甿至民焉○釋曰云新甿新徙來者也者即上徙於他者是也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引王制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者彼仍有自家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不引之者略引之以證有復除之法云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已下者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畮已外中地下地外內同皆三百畮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丘乘繩證反注丘乘曰乘丘甸井為甸甸讀禹敶之敶皆同音）〔疏〕（稍人至政令○釋曰云掌令丘乘之政令者四井為邑四邑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不言令井邑者舉中而言也言令者謂三等采地之中為溝涂之法耳○注丘乘至存焉○釋曰丘乘四丘為甸據小司徒而言之也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者案毛詩云惟禹甸之不言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陳故訓為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為軍故改云乘不為甸也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者此據小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而言也知直令為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彼是令軍法明此惟令治溝涂而已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洫不出稅云民之家數存者假令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八公傍八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為邑三十二家據一成而言則三十六井使治溝涂各有人名故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民之家數存在於一成之中矣）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師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師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輂居錄反卒伍子忽反調徒弔反下同徧音遍遞徒禮反又音弟本又作適音釋）〔疏〕（若有至司馬○釋曰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云若為不定之辭也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云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云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役云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者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故云以聽於司馬也○注有軍至遞焉○釋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云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師而至者並縣師職云其間云縣師及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並鄭所加加之者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鄭君之言是以此稍人書而令作其同徒之事云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師之以致於司馬也者此鄭取縣師之文合於此經共文此稍人受法於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即縣師受法於司馬者也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已下此釋其同徒同其勞逸遞等也）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疏〕（大喪至司徒○釋曰此經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蜃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以其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注蜃車至遂來○釋曰鄭知蜃車及役遂人共之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云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三等采地監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云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者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斂力豔反畜勑六反注同芋于附反）〔疏〕（注野至野牲○釋曰委人所斂皆據六遂以外至王畿故鄭云野謂遠郊以外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者此則九職所出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者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略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illegible]之也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者案七月詩云八月斷壺壺瓠也有甘可食者信南山詩云疆場有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之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差之葵菹芋芋為長菹不得為芋子其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即上旅師所云聚野之耡粟之等是也云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者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玉府雖不言工商嬪婦但遂師既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為玩好故知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者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藪牧養鳥獸者遂師共之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為羈○聚俗反下文同）〔疏〕（以稍至羈旅○釋曰委人掌斂野之賦故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之等○注聚凡至為羈○釋曰鄭知聚是凡畜聚者見上文凡畜聚之物故知此聚亦是畜聚之物）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為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

畜聚之物（疏）注余當至之物。○釋曰知餘聚是縣都者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蘿之材。○蘿音羅本亦作羅）（疏）以式至材用。○釋曰此一經以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注式法至之材。○釋曰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總此一經皆當依舊法式用之故以法式目之也云薪蒸給炊及燎者以其祭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燔燎也知麤者曰薪細者曰蒸者左氏傳云其父析薪既云析明其大者曰薪其蒸不言析明其細也云木材給張事者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更無用木材之處案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明據此所用故云給張事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案大行人掌客皆有委積委積之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等委人所供惟供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以別之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以其疏材是百草根實可得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也云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者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之中有芻薪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供之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者其文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爲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也云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者委人所爲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賓客據二百里此囿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囿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囿故書傳云囿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若然田在澤澤中有囿田在山山中有苑其苑囿藩羅以遮禽獸故云野囿財用也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疏）凡軍至館焉。○釋曰言軍旅賓客者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故謂之軍旅之賓客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之政音征出注）（疏）注政讀至九貢。○釋曰鄭破政爲征者不取於政教之政故破從征稅之征也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者案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者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云地守虞衡之屬者案下文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皆云守故知地守是虞衡之屬也云地事農圃之職者九職任萬民使民事之故知地事是九職三農園圃之職也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此土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但諸侯九貢是歲之常貢則小行人春令入貢者是也其諸侯九貢皆民之地稅不貢王市取美物若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施讀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爲于僞反省所景反）（疏）以和至禁令。○釋曰土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及五刑五禁與其施舍不役之等並須調和之使之得所也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者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上下逼故禁令也。○注施讀至萬物釋曰云施讀爲弛也者上遂人注已云施讀爲弛故此云亦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此土均和邦國都鄙俗者續也續代不易是知先王舊禮故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證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者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以厚薄解經媺惡豐省解經爲輕重之法也云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天有四時四時生者則將爲禮是合於天時也云設於地財者土地有財爲禮是所設依於地之財也云順於鬼神者鬼神享德不享味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而爲禮則鬼神不享若能合天時設地財則鬼神享之是順於鬼神也云合於人心者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則不合人心若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理萬物者若順鬼神合人心則萬物得其道理故可以理萬物也引之證行禮依地美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相息亮反種章勇反注除種禾以外並同氾芳劍反李又音凡）（疏）草人至之種。○釋曰掌土化之法者即下經所云糞種是化土使和美。○注土化至之屬。○釋曰云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用牛糞種化騂剛之地使美也云若氾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也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強堅者輕爂輕脆者故書騂爲挈墳作盆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坌粉運反本亦作糞緹音抵李它奚反聶吐弟反墳符粉反麋音眉渴其列反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丸反又音丸李一音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李一音閭強其兩反注同㯺本又作堅呼覽反劉音檻蕡扶云反一音蒲悶反爂下孚照反李音婦堯反縓七絹反鹵音魯貒它官反解胡買反下同盆符粉反）（疏）凡糞至用犬。○釋曰案禹貢冀州云白壤青州云白墳兗州云黑墳徐州云赤埴墳揚州荊州云塗泥豫州云墳壚梁州云青黎雍州云黃壤九等與此騂剛之屬爲九等不同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注凡所至潤解。○釋曰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者雖無正文以意量之用牛羊之類不可以骨肉明煑取汁和種也云赤緹縓色也者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故以縓赤當之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以水鍾曰澤今澤云渴明是故時停水今乃渴故云故水處也云潟鹵也者送水之處水以寫去其地爲鹹鹵故云潟鹵也云貆貒也者案爾雅云貆子貒或曰貆故以貆貒爲一也云勃壤粉解者壤是和緩故爲粉解也云埴壚黏疏者以埴爲黏以壚爲疏故云黏疏也云彊㯺彊堅者以㯺爲監故爲彊堅云輕爂輕脆者爂脆聲相近故知爂即脆也先鄭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者此與後鄭義合也云墳壤多坌鼠也壤白色後鄭皆不從者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坌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故還從墳正謂潤解也又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白色解之故不從壤白色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疏）稻人掌稼下地。○釋曰以下田種稻麥故云稼下地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畛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畜勑六反注同蕩如字李吐黨反町徒頂反澮古外反寫如字劉碭故反芟所銜反去起呂反下同畦戶圭反劉音圭又下圭反畤音劣）（疏）以豬至作田。○釋曰所爲防豬之法皆具鄭注。○注鄭司至種稻。○釋曰春秋傳者事在襄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與此防偃同故引爲證也先鄭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去水也者以舍爲去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以澮是寫去水以舍爲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也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荑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荑音夷蘊紆粉反或憂粉反涸胡洛反）（疏）注殄病至乃稼。○釋曰春秋傳者隱六年五月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注云芟刈蘊積崇聚也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引之者證芟夷爲刈殺之義也玄謂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者此月令文引之證經夏以水殄草之義也云至秋水涸芟之者解經芟夷之義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芒種種章勇反注芒種同）（疏）澤草至芒種。○釋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者但水所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

旱暵。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暵呼但反斂力驗反注同）（疏）旱暵共其雩斂。○釋曰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脩雩云暵者旱之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注稻人至發斂。○釋曰鄭意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穀急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

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闉壙禦濕之物。○闉音因）（疏）注葦以至

（之物○釋曰春秋左氏有井闉闉塞也鄭知葦以闉壙所以約之爲塞壙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或以抗席即是禦土與禦水義乖恐非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麻如字一本作糜李及聶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反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歎紀倫之音恐非）【疏】（注道說至宜麻○釋曰其九州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案職方荆揚之州實宜稻幽并之州並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慝他得反虺虛鬼反蝮孚目反）【疏】（注地慝至之屬○釋曰云若障蠱然也者謂土地所生惡物障即障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爲也云別其所有所無者若職方九州所有所無也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謂辨地物原其生者告王求地所有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先鄭云地慝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者此與後鄭障蠱義不同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也）王巡守。則夾王車。（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行下孟反）【疏】（注巡守至爲守○釋曰夾王車者亦在國掌道地圖已下之事鄭云行視所守也者此解諸侯爲天子守土云天子以四海爲守者此解天子自守天下之義若巡守之中含此二義）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疏】（誦訓至觀事○釋曰云掌道方志者志即今之識也謂道四方所記識久遠之事以告王也云以詔觀事者謂告王觀博古之事也○注說四至二陵○釋曰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古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殽之二陵僖三十二年秦蹇叔子見師襲鄭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有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並所識久遠之事故引之以證方志之義）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辟音避注同惡烏路反）【疏】（掌道至地俗○釋曰誦訓又掌說四方言語所惡之事以詔告令王避其忌惡所以然者使王博知地俗言語之事故鄭云博事也○注方慝至變俗○釋曰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上士均云禮俗注亦引此文彼謂先王舊俗是禮事不變之此引不求變俗謂不變其鄉俗所嫌惡皆是不求變俗各證一邊之義故不同也）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巡至王車○釋曰此亦與土訓同各以所掌以告王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爲守者于僞反下爲久同）【疏】（山虞掌至守禁○釋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令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注物爲至守之○釋曰但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同每物各有藩界設禁亦不同云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者案下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彼是其地之民占取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下文亦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濡咸如兖反又音柔）【疏】（注鄭司至濡調○釋曰先鄭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後鄭不從以爲山南爲陽木北爲陰木者案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稚也服與耜宜用稚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忍音刃）【疏】（凡服至入之○釋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幹子貫之故謂之牝服也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者二木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云時入者以其須堅故須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疏】（令萬至期日○釋曰案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彼據萬民伐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注時至盡物○釋曰鄭云時斬材斬材之時也者正在十月也云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者經直云有期日鄭云有日數益當有日數多少但無文不知幾日爲限也）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掄魯門反又音倫拘音俱本亦作佝音同）【疏】（凡邦至不禁○釋曰上文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要在仲冬仲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注掄猶至日也○釋曰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入又有日數）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注非冬至木可○釋曰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故鄭云斬四野之木可雖斬四野木至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彼注愛蠶食也）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也）【疏】（凡竊至刑罰○釋曰此謂非萬民入山之時而民盜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道路場壇○壇徒丹反或音禪）【疏】（若祭至且蹕○釋曰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爲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而脩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注爲主至場壇○釋曰云爲主主辨護之也者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共時用相禮儀者也云脩除治道路場壇者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恒主脩除謂掃除糞灑場謂墠即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萊除其草萊也弊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植時力反又音值珥如志反又音耳○）【疏】（若大至珥焉○釋曰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虞芟萊草木於可陳之處故云萊山田之野又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使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而珥焉珥當爲衈謂輸禽者割取左耳以效功也○注萊除至左耳○釋曰云萊除其草萊也者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耳云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者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建物此山虞是士不建物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三仞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麓音鹿分扶問反下同）【疏】（林衡至其守○釋曰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注平其至部分○釋曰經直言平其守明不平其稅而平均其守而已故云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謂部伍有多少遠近之分也）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蕃扶袁反）【疏】（以時至罰之○釋曰此時考校而計林麓以行賞罰者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故注云不則罰之也○）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疏】（若斬至政令○釋曰上山虞官尊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虞避受焉○注法萬至之期○釋曰案山虞云仲冬仲夏及春秋是時之期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疏】（川衡至罰之○釋曰川注瀆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令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滎澤滎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注舍其至戒之○釋曰此舍其守謂川衡之官時復巡行所守之民當案視其所守守人當於其舍申重戒勑之也）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籩豆之實魚鱅蜃蛤之屬○奠音電下同鱅所留反蜃上忍反蛤古荅反）【疏】（注川奠至之屬○釋曰鄭此注皆據醢人及籩人而言案籩人職云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蠯醢蜃蠯是蛤則魚鱅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爲證川奠也言之屬者具有嬴醢亦是川奠故云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當丁浪反後文皆同爲于僞反○下注同〔疏〕澤虞至萬民○釋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此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須其餘于萬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注其地至之期○釋曰以時入之于玉府者但萬民入澤雖無正文案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云謂皮角珠貝也者澤中所出無過此四物皮謂犀皮角麋角犀角珠出於蜯蛤蜯蛤在澤其貝亦出澤水故知之也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者亦如山虞職所云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芹音勤茆音卯蔆音陵芡音儉〔疏〕注澤物至之屬○釋曰案籩人職加籩之實有蔆芡朝事之豆有茆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言之屬者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以闉壙蒲以爲席〔疏〕注葦以至爲席○釋曰蒲以爲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芐翦不納者是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疏〕若大至屬禽○釋曰萊所田之野一如山虞之職也○注屬禽至析羽○釋曰云屬禽猶致禽者案山虞致禽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效功此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故互見爲義彼此有其事故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云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者以澤是鳥之所集故得建析羽之旌）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今苑也〔疏〕迹人至守之○釋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故知掌邦田之地政云爲之厲禁而守之者有禽獸之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故鄭云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疏〕注令謂時與處也○釋曰云時與處者謂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是其時云處者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麛麋鹿子○麛音迷卵力管反〔疏〕注爲其至多也○釋曰此謂四時常禁案月令孟春云不麛不卵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餧獸之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時彼鄭注云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云爲其夭物釋經禁麛卵者且害心多釋毒矢射者也）

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錫鉶也○廾革猛反又虢猛反劉侯猛反沇工猛反錫星歷反鉶以忍反劉常忍反〔疏〕廾人至守之釋曰此金玉錫石四者皆在於山言地者即山也爲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啖音直覽反本亦作淡〔疏〕若以至授之○釋曰取此四者雖無四時之文當取之日應亦有時故云以時取之○注物地至之處○釋曰經云物故以占其形色言之云知鹹淡者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鹹淡即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也）巡其禁令。（行其禁明其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疏〕角人至政令釋曰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並是角類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者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今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骨角及齒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民益國之事者自此已上皆不言以當邦賦者皆文不具舉此一事餘可知並是言交之義也○注山澤至麋鹿○釋曰鄭言齒角骨物者欲見不言川林直言山澤以其不出川林故特言山澤也云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者無正文鄭以意目驗而知之犀牛有角而象有牙是其大者也月令十一月麋角解五月鹿角解是其小者也）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浣戶覩反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羽本○翮戶革反〔疏〕羽人至政令○釋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摶除轉反注同劉徒端反縳劉古本反沈除轉反箴之林反緷古本反劉音渾一音戶本反李又基遠反近附近之近〔疏〕注審摶至之矣○釋曰鄭引爾雅說乃云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者規爾雅誤意所以爾雅一羽則有名者只由一者十數之始十爲百數之始是名相近既有十一百故誤一羽遂有名也）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草貢出澤蕢紵之屬可緝績者○蕢苦迥反緝七入反○〔疏〕掌葛至政令○釋曰所以徵絺綌於山農者以其葛出於山故也凡葛征者其徵絺綌之材即葛是也又云凡葛征者揔結之也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以蕢紵出於澤故也經直言草貢不言蕢紵者設文以互換爲義故以其絺綌亦以葛草草貢亦是蕢紵者也）以權度受之。（以知輕重長短也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疏〕以權度受之○釋曰上角人齒骨與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故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茅如字劉音妹蒐所留反茅蒐蒨也橐音託又音妒茢音列劉閭計反或音例○〔疏〕注染草至之屬釋曰案爾雅茹蘆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橐盧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茢藄豕首郭注云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煬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則此橐盧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紫茢者爾雅云藐茈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即此紫茢也言之屬者更有藍皁象斗之等衆多故以之屬兼之也）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染夏如琰反〔疏〕注時染夏之時○釋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爲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時謂秋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疏〕注灰炭至所出○釋曰灰炭既出山澤不云徵于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略而不言也○）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疏〕注共喪至用荼○釋曰云共喪事者以著物也者即引既夕禮茵著用荼是也案既夕禮爲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荼茅莠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畜勑六反莠音秀劉音酉○〔疏〕注荼茅至委人○釋曰知掌荼所徵入委人者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所斂者衆故知此掌荼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互戶故反蚌蒲項反禦魚呂反本亦作禦〔疏〕掌蜃至之蜃○釋曰斂互物者以其互物是蜃之類故因類使兼掌之又云蜃物者共百事之蜃與下共闉壙之蜃別○注互物至子也○釋曰云互物蚌蛤之屬者案鼈人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此後鄭互物爲蚌蛤者彼下文別有蠯蠯即蛤故從先鄭爲龜鼈至此別爲蚌蛤亦是有甲蒲胡故也云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者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濕也引春秋者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雖二王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之宜也○）祭祀共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白器如字劉薄霸反〔疏〕注飾祭至色白○釋曰經直云蜃器之蜃鄭揔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蜃飾之知義然者案此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脤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事也）共白盛之蜃。（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疏〕注盛猶至灰云○釋曰言白成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案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若然此經蜃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云

（今東萊用蛤謂之乂灰云者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乂取以爲灰故以蛤灰爲乂灰云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觀古亂反樂音洛〔疏〕注囿游至之獸○釋曰鄭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者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卿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云禁者其蕃衛也者即非守門者也其守門則墨者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鄭云墨者使守門是也言離宮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官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先鄭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者此與後鄭義異謂獸之游非人游觀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鶴戶各反又作鸛古亂反〔疏〕牧百獸○釋曰此於小囿中牧養百獸言百者舉成數而言雖以百獸爲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注引漢之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爲證也）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枇蒲梨反或房迷反杷白加反〔疏〕場人至藏之○釋曰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並言之也○注果棗至之屬○釋曰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以爲在地曰蓏在樹曰果則不辨有核無核則鄭不指定言不知義從何者案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掌之者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場人斂藏之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納牲○享許丈反劉凡享皆音向後放此○〔疏〕注享納牲○釋曰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餘祭祀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食音嗣注同好呼報反○〔疏〕廩人至稍食○釋曰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主穀故以九穀言之也○注匪讀至祿廩○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盧宿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云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者委人委積之文具於彼云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者此即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彼注好用燕好所賜予也云稍食祿稟者此即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源辣法有數名春秋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云廩則平常藏米之廩此不言御廩則廩中可以兼之矣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云亦有高廩又云萬億及秭注云廩所以藏粢盛之穗以其萬億及秭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計也○上下時掌反司稼職同數色主反注同〔疏〕以歲至凶豐○釋曰上下卽豐凶廩人之官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旣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凶豐此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疏〕凡萬至下也○釋曰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故云凡萬民之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人四鬴上也上謂大豐年也人食三鬴中也謂中豐年人食二鬴下也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鬴當今六斗四升即今給請亦然○注此皆至曰鬴○釋曰知此皆謂一月食米者計中歲須祿人食三鬴不得爲數月古今皆月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昭公傳晏子辭）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殺所界反下注同〔疏〕若食至邦用○釋曰此即穀梁傳所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謂大凶年之時用如此法也○注就穀至有者○釋曰知就都鄙之有者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若民有不能人二鬴之歲移民就賤當先鄉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凶乃出鄉畿外也故知就都鄙之有者也○）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糒音備〔疏〕凡邦至其食○釋曰此會同師役皆有軍人給糧食故須治之使均給之也○注行道至米也○釋曰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謂此廩人米也詩云乃裹餱糧是行道曰糧謂糒也者即尚書費誓云峙乃糗糧即糒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接依注音扱初洽反劉初輒反又差及反李聶劍陟反〔疏〕注接讀至小用○釋曰此即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供祭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者此廩米與春人春之當頒扱與春人無取於接義故讀如特牲少牢云藏於神倉者也者據月令而言知不給小用者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疏〕舍人至出入○釋曰舍人揔主給米之事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不得特多特少也云分其財守者財即米也故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爲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守禁之所使須與所使守之人云以法掌其出入者出謂米出於廩人以出給入謂其有空缺則還入廩人皆當以法不可虛也○注政謂至還入○釋曰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此二官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之數故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簠音甫或音蒲李又方于反〔疏〕凡祭至陳之釋曰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注方曰至粱器○釋曰云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旊人云爲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爲之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粱器者案公食大夫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鄭摠云黍稷稻粱器也）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禮致饔餼之禮○筥姜呂反又音呂〔疏〕賓客至芻禾○釋曰云亦如之者亦有簠簋實之陳之事故亦如祭祀也言實之陳之則據饔餼及饗食之時也云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者鄭云禮致饔餼之禮案聘禮曰致饔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饔餼車米筥米芻禾所陳多少之事）喪紀共飯米熬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飯扶晚反注同熬五羔反錯七故反蚍鼻夷反蜉音孚種章勇反下同〔疏〕注飯所至腊焉○釋曰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故云不忍虛也故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者此喪大記文彼據沐時所用今引證飯者但飯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是以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於筐據飯含所用下卽云祝淅米管人受潘煮于垼外御者沐又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其三者用米同故引沐法以證飯也但喪大記注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以其士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喪大記注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云皆四升者用米不同別貴賤但人口大小同故知皆四升也云實者惟盈者士喪禮文故彼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是也云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者解穀所以熬之將殯設之者將熬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值此惑之故云所以惑蚍蜉也引喪大記者見尊卑用筐穀多少不同之意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鄭彼注引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苽六種十二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縣音玄注下同種稑直龍反下音六司稼職同見賢遍反〔疏〕以歲至獻種○釋曰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是以先鄭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別爲書〔疏〕掌米至其物○釋曰大宰九職有九穀月令有五穀今正言粟者粟即粢也爾雅釋草粢稷也稷爲五穀之長故特舉以配米也其實九穀皆有○注九穀至爲書○釋曰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

（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爲書釋經辨其物也）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疏〕注九穀至爲主○釋曰案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也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疏〕注止猶至之屬○釋曰知殺餘法用是道路之委積者案上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則彼委積是法用以此餘者爲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止彼餘法用故鄭據遺人而言焉鄭云之屬者彼遺人注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謂喪戎）〔疏〕注大事謂喪戎○釋曰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喪事今此喪戎不言祀者此經云共道路惟軍戎及喪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言爲祭祀遠無過在近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故不言祭祀也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種章勇反注知種同徧音遍下同○）〔疏〕司稼至邑閭○釋曰云巡邦野之稼者謂秋熟之時觀之矣若然春稼秋穡不云穡而云稼者穡由稼而有故本之言稼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斂力驗反注同）〔疏〕巡野至斂法○釋曰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以此豐凶而出稅斂之法○注斂法至減半○釋曰鄭云豐年從正者年雖豐與中平一皆從正法十一而稅之也云凶荒則損者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於十一而稅之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鄭舉漢法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可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賙稟其艱阨興所徵賦）〔疏〕釋曰詩云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詩刺王不能富分貧以是司稼既知民之禾稼多少則使之均萬民之食減取多者以賙給其急困者云平其興者興謂徵賦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是平其興也

舂人掌共米物。（米物言非一米）〔疏〕釋曰案上文倉人廩人言物者據米穀多者而言故鄭言米物言非一米是也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疏〕釋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故鄭揔言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爲簠簋之實也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謂可以實筐筥）〔疏〕釋曰下別言饗食則此言牢禮謂饔餼之米鄭云實筐筥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侯伯車米三十子男車米二十非舂人所供故知惟謂筐筥者也若然車米出於民稅故禹貢云五百里納米是也 凡饗共其食米。（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釋曰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者若然經云其食米則饗禮俱供食米也 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炊而共之）〔疏〕釋曰鄭知炊而共之者以其饎人主以炊米而盛之共王及后之六食於器今云共盛明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六食六穀之飯）〔疏〕釋曰案醫師云和王六食六食即飯也膳夫云饋六穀六穀即六食故鄭合而解之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謂致飧饔）〔疏〕釋曰鄭知是致飧饔者下云饔食亦如之故知此是飧饔也 饗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疏〕朝大僕掌之又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鄭引今司徒府已下說義也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者亦引漢法說之謂以次當直留在朝宿不還須以食供之冗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槀人供之因名冗食者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衞王宮者）〔疏〕釋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子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及士庶子謂若宮正宮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衞王宮者國家饗養之則亦槀人供其食也 掌豢祭祀之犬。（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灡戔餘不可褻也）〔疏〕釋曰養犬曰豢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豢者見禮記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爲禍是養豕曰豢也云不於饎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灡戔餘不可褻也者以其饎人所炊米爲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米之潘灡戔餘亦不得褻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

周禮注疏卷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六

旅師

云夫稅者百晦之稅（閩監毛本晦改畝）

而讀爲若（宋本爲誤實）

以質劑致民案人稅者名（毛本以誤若宋本名誤各）

遷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閩本同監毛本振誤賑浦鏜云遷當還之誤○按振正字賑俗字）

自諸侯來徙家（閩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徙下有於賈疏引注同）

稍人

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惟改維案賈疏引注亦作惟）

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宋本致誤至）

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賈疏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徒誤司徒此本調誤謂閩本先誤謂後剜改作調今訂正）

共交此稍人受法於縣師（惠挍本作共釋）

委人（委人職當提行此本誤連上稍人職閩監毛本承之○今訂正）

故鄭並言之（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並改并非）

苑囿藩羅之材（賈疏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羅作蘿宋本作苑圃藩蘿之材案釋文作藩蘿云本亦作羅○按依疏則囿是圃非）

云野囿之財用者（閩監毛本財改材）

上經稍聚待賓客據二百里（案二當作三）

土均（閩監毛本誤連上委人職不提行）

施讀爲弛也（岳本閩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監毛本讀下有亦字當據補賈疏有申釋亦字之文）

理於萬物（賈疏岳本嘉靖本皆無於有者衍文案禮器本無於字）

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閩監毛本美改媺非下並同）

草人

凡糞種（唐石經諸本同）

勃壤用狐（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毛本勃作勃訛）

彊檃用蕡（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彊作強注及疏同案釋文羣經音辨皆誤作疆從土宋本音義作彊不誤釋文檃本又作堅）

輕爂用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爂作㸑○按釋文是也與篆體合）

強檃強堅者（宋本同嘉靖本作彊檃彊堅者）

墳壤多盆鼠也（諸本同漢讀考作坌壤云司農依故書作盆如其字解之故云多坌鼠今各本云墳壤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

元謂墳壤潤解（宋本潤作閏）

故以緟赤當之也（浦鏜云赤當色字誤）

以騂爲監（段玉裁云監當作㬎）

則此壤不得專據白色解之故不從壤白色也（惠挍本上白色作色白監本下白誤曰）

稻人

以瀦畜水（余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瀦作豬此本注及疏皆作豬）

以涉揚其芟作田（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揚改揚誤注中同）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宋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夷作荑釋文作荑音夷宋本注無案秋官薙氏經注皆作夷漢制考引此經芟夷注爲夷皆與宋本同）

芟夷蘊崇之（宋本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同岳本閩本蘊作蘊非案釋文亦作薀○按蘊者薀之俗字）

今時謂禾下麥爲荑下麥（宋本嘉靖本荑作荑○按唐石經宋刻本凡麥字皆作麥下从夕今人作麥从夕始於前明不可不正）

土訓

若云荆揚地宜稻（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揚改楊）

幽并地宜麻（釋文麻如字一本作麋李及聶氏亡皮反劉沈皆作麋音紀倫反恐非漢讀考云以李聶反語訂之當云一本作縻或省作麋是以誤麋及麋也）

地慝若障蠱然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同宋本閩監毛本障改瘴俗字疏中同）

誦訓

閩監毛本誤連上文不提行

謂告王觀博古之事也（監毛本古誤占當從閩本作博古○今訂作古）

並所識久遠之事（閩本同監毛本並改并）

不辟其忌（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辟作避非釋文音經辟忌云音避注同可證注本作辟也）

山虞

謂其地之民（宋本謂誤爲）

厲遮列守之（禮說云厲古列字厲禁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左傳磐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漢郊祀歌迣萬里晉灼曰迣古列字讀爲厲○按說文作迾迾者遮也列厲皆假借字）

堅濡調（釋文堅濡咸如衮反又音柔案據咸衮音如兖反則濡本作耎考工記需字如兖反陸氏皆本咸音又音柔則仍濡字之音）

凡服耜（監毛本耜誤耜注及疏同）

季猶稺也（宋本岳本稺作稚下同）

尚柔忍也（岳本嘉靖本忍作刃案疏中堅刃字作刃釋文柔忍音刃）

皆有鑿孔以軨子貫之（浦鏜云軫訛軨從集注挍○按軨字不誤或妄改作軫知其疏於車制矣軨車闌也）

田止樹旗（此本止作上閩監毛本同誤也據宋本余本嘉靖本訂正）

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麓作禁案序官釋文云麓本亦作禁）

民不盜竊（嘉靖本同宋本閩監毛本作竊盜）

川衡

申重戒勅之也（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勅改飭）

蜃蠯是蛤（閩監毛本蜃改蜄失其舊）

澤虞

其具亦出澤水（監毛本同誤也當從閩本作其貝）

芹茆蔆芡之屬（余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蔆閩監毛本作菱非）

故得注析羽（監毛本注作註疏中同）

迹人

故知掌邦田之地政（惠挍本知作云）

以林木爲藩羅（惠挍本林作材此誤）

且害心多也（宋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心作必蓋心字誤○按心字是此聖人教天下以仁心也疏內正作心）

丱人（余本同釋文唐石經諸本作卝人）

角人

以當地稅民益國之事者（此句當有脫誤）

以共財用（監本財誤則）

骨人漆浣者（釋文亦作漆浣段玉裁云浣乃垸之訛以桼和灰丸而髹也）

羽人

一羽有名（宋本岳本嘉靖本羽下有則字此脫疏同）

掌葛

使知斤兩長短故也（惠挍本作便知）

掌染草（唐石經葉鈔釋文染作涤）

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橐作槖非嘉靖本首誤目）

更有藍皁象斗之等（此本誤早閩監毛本改皁是也今依訂正）

掌荼（釋文唐石經諸本同宋本荼作茶非注並同）

掌蜃

以蜃禦濕也（釋文作御濕云本亦作禦○按漢人多用御爲禦）

云互物蜯蛤之屬者（惠挍本蜯作蚌下同毛本下作蚌）

此後鄭互物爲蚌蛤者（閩本同監毛本蚌作蜯）

是成公二年（儀禮通解所載同閩監毛本二年作之時非）

飾祭器之屬也（宋本飾誤飭）

釋曰言白成（閩監毛本成改盛）

囿人

掌囿游之獸禁（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游改遊注同）

注囿遊至之獸（閩監毛本遊作游此本下並作游）

場人

蒲桃枇杷之屬（宋本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桃改萄非）

稾人

稍食祿稟（嘉靖本稟作稾當據正此本疏中引注亦作祿稟）

倍下士之類是也口口法有數名（補是也下此本空缺二字毛本補稾字）

必於歲之抄者是也（浦鏜云杪誤抄）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釋文則接依注音扱案陸本則共其二字爲衍）

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余本嘉靖本一作壹非鄭於注中皆不用古字釋文作一扱可證）

當頒扱與舂人（惠挍本頒作須此誤）

舍人（此本誤連上職不提行○今訂正）

士用粱（岳本粱作稻非監本粱誤粱）

貝三實子弅（閩監毛本貝誤具下同）

倉人

鄭注引舊記（案記當說之誤）

計九穀之數足國（惠校本下有用此脫）

司祿

闕（困學紀聞云孟子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

司稼

凶荒則損（諸本同浦鏜云大司徒職疏兩引皆作儉有所殺）

以凶荒所優饒民可也（此本及閩本缺一頁今據監毛本互校漢制考可作法）

掌均萬民之食（監毛本誤提行○今訂正）

賙稟其艱阨（嘉靖本同宋本岳本稟作廩非）

舂人

饎盛謂黍稷稻粱之屬（釋文音經其饎音資注同本亦作粢案經作饎注作粢此當作粢盛）

饎人（嘉靖本作饎人與序官合余本舂人音義引此同小宗伯注亦作饎人）

謂致飧饔（余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飧訛殯今訂正釋文致飧音孫）

槀人（監毛本同釋文唐石經宋本余本作槁人漢制考困學紀聞所引同岳本改作犒人非嘉靖本作槀人與序官唐石經合是也禮說云司農讀槀爲犒葢本書序槀飫篇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潤澤謂之槁猶存謂之徂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槁禬之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今訂作槀）

不還須以食供之（漢制考還作復）

不於饎人言其（宋本余本監毛本同誤也岳本嘉靖本其作者當據以訂正）

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釋文潘本或作蕃戔本亦作殘嘉靖本褻作褻）

周禮注疏卷十六校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疏）釋曰鄭目録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僉七潛反皆也俞羊朱反然也李一音由女秩音汝氏姓如字劉音紙大廟音泰下放此隮本又作躋子兮反升也父音甫釁虛覲反）（疏）惟王至邦國○釋曰云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也○注禮謂至是也○釋曰云禮謂曲禮五者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葢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是以藝文志云帝王世有損葢至周曲爲之防是指此周禮爲曲禮也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並據下文而知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而引書堯典帝曰者謂舜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云僉曰伯夷者四岳同辭而對共舉伯夷也云帝曰俞者俞然也然其所舉云咨伯女作秩宗者帝舜命伯夷使爲秩宗秩次也言宗伯主次序鬼神之事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引國語者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言名姓之後者孔服注以爲聖人大德之後云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者孔服皆以爲生謂粢盛犧謂純毛色牲謂牛羊豕云玉帛之類者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云采服之宜者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者服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云次主之度者服云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衞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東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之所者孔云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爲大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年秋八月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列昭穆序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云逆祀也升時夏父弗忌爲宗人逆祀者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躋也升也謂升僖公於閔公之上引之者證宗是宗人主鬼神也云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者此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者亦證宗人主禮也又引特牲者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衆兄弟及賓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云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亦云虞書是虞法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以上舉唐虞下舉周法則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摠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大常是也者以代異法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大常主之故云漢之大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爲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爲證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疏）肆師至十人○釋曰此一經與下五十九官爲同有此官可謂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揔掌之等此並肆師轉相副貳之事也宗伯之事也○注肆猶至粢盛○釋曰鄭知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者案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又云小宗伯陳列祭祀之位也等故知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粢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又云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粢盛之事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鬱於物反）（疏）注鬱鬱至和鬯○釋曰凡敘官不以官尊卑爲先後以急者爲先鬱人爲首宗廟先灌用鬱故其職云掌陳器故宜先陳也鄭云鬱鬱金香草王度記謂之鬯鬯即鬱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鬯人所掌者是秬黍爲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煑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鬯勑亮反秬其許反李其虛反稃音孚）〔疏〕（注鬯釀至二米○釋曰鬯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共秬鬯祭社禜門先用鬯故宜先言米有鬱條暢得名云條暢於上下也者若宗廟及賓客以灌地此雖無鬱至於下經用鬯祭祀者亦尸所飲以灌地灌地者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於天故云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爲名下文云秠一稃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秠一稃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雅云秠一稃二米即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秠者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秠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者秠既是皮復云稃稃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秠是皮故重言稃稃秠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人○釋曰雞人在此者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疏〕（司尊彝○釋曰在此者案職云掌六彝六尊之位尊彝是祭祀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彝亦至法也釋曰彝亦尊者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耳云鬱鬯曰彝彝法也者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法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鋪普吳反又音孚藉在夜反）〔疏〕（司几筵○釋曰在此者凡祭祀先設席故其職云掌五几五席辨其用與其位故列職於此也○注筵亦至通矣○釋曰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故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故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天府○釋曰天府在此者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府物至物然○釋曰云府物所藏者鄭揔解府義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案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爲天府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疏〕（典瑞○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瑞玉器之藏下又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是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爲主在此宜也○注瑞節至璽郎○釋曰云瑞節信也者其天子所執者若受天之應瑞然其諸侯所執者若受得玉瑞亦如天之應瑞故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郎者鄭意周時典瑞似漢時符璽郎故舉漢法而況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疏〕（典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凡官之所屬義有多種以宗伯主禮及祭祀之事故凡是祭祀及禮事皆屬焉此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故於春見之在此○注命謂至之書○釋曰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司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典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以其職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祧他堯反奄於檢反劉於驗反爲于僞反知音智昭上招反說文作佋）〔疏〕（守祧○釋曰遠廟爲祧案其職掌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故列職在此有奄八人者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爲八廟一廟一人故八人也○注遠廟至奴也○釋曰遠廟曰祧者案祭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云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者案王制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以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已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祖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揔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擯以侯矣是也云奄如今之宦者漢以奄人爲內官則名奄人爲宦故舉以況之也云女祧女奴有才智者亦若天官云女酒女漿女祝下文云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即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已下並王制文七廟者據周而言若殷人已下依禮緯唐人五廟夏亦五廟殷六廟與周不同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少詩照反）〔疏〕（世婦○釋曰名世婦者以其主婦人之事王后已下至女御言世婦舉中以爲名也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是祭祀故列職於此也云每宮卿二人者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若然天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官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奄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爲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疏〕（內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並是助祭之人故列職於此也○注內女至之言○釋曰言內女明是王之族內之女故云王同姓之女爲內宗也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不言數而言凡故鄭云凡無常數之言以其王之族內之女無定數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疏〕（外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亦是助祭之人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外女至外宗○釋曰鄭知外宗是王諸姑姊妹之女者以其稱外明非已族故稱外宗外女也鄭不解有爵者已於內宗注訖明此亦是嫁與大夫及士可知也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疏〕（冢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昭穆爲左右雖非祭祀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冢封至爲之○釋曰冢封土爲丘壠者案其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臣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壠是聚土亦爲壠故兼云壠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云象冢而爲之者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爲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陵爲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塋音營）疏墓大夫。釋曰案其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是掌天下萬民之墓地也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故鄭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在此者死葬之以禮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也）疏職喪。釋曰以其主公卿大夫之喪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樂官之長。長丁丈反後皆放此）疏大司樂。釋曰大司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注大司至之長。釋曰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鞻氏已上爲長者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稱尺證反）疏大胥。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司樂教樂同類是亦禮事故列職在此但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眡讀爲虎眡之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瞭音了又力小反字林同云明也杜蒯如字劉音屑下苦怪反眹直忍反本又作眀或作眣劉又音曉瞍本又作睃素口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也先久反）疏大師。釋曰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之等亦是樂事故在此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注凡樂至之瞍。釋曰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此鄭欲解作樂使瞽矇之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者此乃師曠之徒亦無目者故引爲證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也其餘爲瞽矇也云眡讀爲虎眡之眡者易頤卦六四云虎眡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是也云眡瞭目明者以其工故使有目者爲之也先鄭云無目眹謂之瞽已下案詩有矇瞍案尚書有瞽瞍於此云有瞽矇據此三文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而爲三等解之諸文皆瞽在上而矇瞍在下先鄭即以瞽爲無目眹當第一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脈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矇然有眹脈而無見也云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者謂目精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者謂之瞍案其職大師少師及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少師爲長故連類言之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疏典同。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以爲樂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同陰至軍聲。釋曰同陰律也者對律而爲陽律也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謂諸文皆先云同後云律若陰陽亦先云陰之類故以同名官也引書曰者堯典之篇彼據舜之巡守於方岳之下命史官協時月者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定分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正定之使依法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所引之文皆證同在律上之義若然無取於時月日又度量衡連文引之耳案孔注尚書律爲法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爲陰律與鄭義別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磬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鍾并教縵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鍾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而奏九夏以其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疏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竽笙損籥已下亦是樂事故列職在此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如鍾而大。鎛音博）疏鎛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之鼓亦是樂事故亦列職在此。注鎛如鍾而大。釋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簴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農云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玄謂讀如韎韐之韎。韎戚莫拜反劉李音妹味食飲之味如字又莫介反菋莫戒反又音味荎直基反劉直梨反李音姪著直居反李張慮反韐古洽反又音閤）疏韎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韎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鄭司至之韎。釋曰引明堂位者證韎是東夷之樂云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者讀從爾雅也此後鄭皆不從之後鄭云讀爲韎韐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是以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疏旄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經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即爲之故無數也。注旄旄至指麾。釋曰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爲旄旗之旄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人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若然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餘若反繹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釋去起呂反下同）疏籥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此籥師所掌以教國子文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故名官爲籥師也。注籥舞至秉翟。釋曰案公羊宣八年傳文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卿佐卒輕於正祭則重於繹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爲繹祭故孔子爲經加猶以九之但宣公乃有慼心於作樂之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引之與詩者證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之事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吹籥以爲詩章）疏籥章。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土鼓幽籥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籥章至詩章。釋曰案其職有幽詩幽雅幽頌是吹籥以爲詩章故官名籥章也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鞻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鞮丁兮反許慎云履也鞻九具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鞮革履也鞻者靲鞻扉房味反蹋徒臘反李吐臘反沓它荅反又如字）疏鞮鞻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鞻讀至有扉。釋曰此鄭讀從屨人之屨也案鄭注曲禮云鞮鞻無絇之扉也此鞮鞻亦是無絇之扉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爲四夷舞者所扉其屨無絇一也云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者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扉屨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自有扉與中國不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疏典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掌藏樂器庸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庸功至功焉。釋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左氏襄

（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引之者見其庸器之義）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楯食允反又音允）〔疏〕（司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舞器祭祀授舞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干舞至舞也○釋曰云干舞者所持者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疏〕（大卜○釋曰此大卜有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在此者案其職曰掌三兆三易之等但著龜卦兆有生數成數之鬼神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問龜至之長○釋曰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故曰卜對筮問也謂有疑來問於著二者互見爲義卜言赴來之心亦先問乃赴筮言問者後亦赴來者之心也云卜筮官之長者謂與下龜人華氏占人筮人等爲之長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工取龜攻龜）〔疏〕（龜人○釋曰在此者與卜人連類在此○注工取龜攻龜○釋曰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用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燋焌用荊菙之類菙時髓反燋哉灼反焌音俊又子寸反）〔疏〕（菙氏○釋曰在此者鑽龜用燋焌故與大卜連類在此○注燋焌用荊菙之類○釋曰案其職云掌共燋契即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即荊故云用荊云菙之類者菙所以捶笞人馬用荊竹爲之此亦用荊故云菙之類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著龜之卦兆吉凶○著音尸）〔疏〕（占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占龜筮亦占筮之類故列職於此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著曰筮其占易）〔疏〕（簭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簭簭有生成數之鬼神故亦列職在此○注問著曰筮其占易○釋曰云問著曰筮者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即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占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祲子鴆反李且荏反）〔疏〕（眡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釋曰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是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注大祝祝官之長○釋曰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爲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喪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亦是禮事及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甸音電後不音者同）〔疏〕（甸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從事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詛側慮反祝之又反沮在呂反沈音敘）〔疏〕（詛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亦事鬼神故列職於此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疏〕（司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亦是事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注司巫巫官之長○釋曰案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爲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疏〕（注巫能至主者釋曰巫與神通亦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案神士職云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注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神士還是男巫爲之故引彼以解此）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疏〕（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禮事及鬼神之事也故列職於此也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注大史史官之長○釋曰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得與內史爲長者以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爲長是以稱大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馮音憑相息亮反注同宿劉息就反一音夙離力計反貸吐得反或音二）〔疏〕（馮相○釋曰在此者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其職云掌歲月星辰之位故與大史連類在此○注馮乘至不貸○釋曰云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之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云天文屬大史者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者證大史掌天文之事云宿離不貸者鄭彼注云離耦也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也謂其相與宿耦當審候伺不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疏〕（保章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故與馮相氏連類在此也○注保守至之變○釋曰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八枋執國法及國令之貳策命羣臣皆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外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書外令及三皇五帝之書亦禮書之類故列職於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疏〕（御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贊書凡數從政者皆亦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御猶至多也○釋曰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巾如字劉居覲反衣於既反）〔疏〕（巾車○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巾猶至之長○釋曰巾猶衣也者謂王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爲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路王之所所乘車）〔疏〕（典路○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及后之五路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路王至乘車○釋曰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皆稱路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車僕○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五戎之倅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疏〕（司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旗之物名亦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司常主王旌旗○釋曰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爲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宗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皆是事鬼及禮事故列職於此○注都謂至食邑○釋曰案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者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官同名也秋官都家以稱士者以其主都家萬民之獄訟以告方士故謂之士士者察也取其察審之義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疏〕（家宗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亦是共鬼之事故亦列職於此）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疏〕（凡以至之等○釋曰此神士還是上羣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爲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三辰之法當處置神之位次故列職於此）

周禮注疏卷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七（唐石經周禮卷第五）

春官宗伯第三（唐石經作第五非）

吉凶賓軍嘉（諸本同惠挍本作軍賓云余本仍作賓軍按惠棟當據宋本疏作軍賓小宗伯注吉凶軍賓嘉亦本作賓軍嘉○按依大宗伯職經文次第先賓後軍則作賓軍是也自蔡沈書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初學幼而熟誦乃不省周禮本文矣）

汝作秩宗（余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汝作女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

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監本毛本禮誤郊毛本階誤皆）

云禮謂曲禮五者（惠挍本謂作是）

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惠挍本作吉凶軍賓嘉○按此本非也）

可謂別職同官者也（浦鏜云可疑所字誤）

頒于職人（惠挍本作織人賈氏據鄭讀也此依經改職非）

表齍盛告絜（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絜改潔非下並同）

故其職云掌陳器（浦鏜云𨻰誤陳）

復云稃亦皮（閩監毛本稃誤秠）

言爲尊之法也（嘉靖本也作正）

鋪陳曰筵（釋文作鋪之按釋曰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則賈本亦作鋪之矣今本作陳非）

天府徒二十人（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唐石經缺）

祖文武既爲二祧（惠挍本作但文武此作祖誤）

漢以奄人爲內官（閩監毛本同惠挍本漢制考作內宮）

亦用士八人（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作亦用士人無八字此衍文當刪正○按嘉靖本此條勝於各本）

女奴有才知者（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知改智非釋文才知音智）

冡人（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作冢人注中同當據正○按字體正作冢从勹豕聲）

此臣云丘（惠挍本臣作直此誤）

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此段全缺按釋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然則府四人已下四句係後人臆增賈疏本無也○按前說非也賈所云瞽矇三百人者謂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也此三百人無府史胥徒眡瞭三百人有府史胥徒故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其實賈說不明經文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統屬於大師小師瞽矇眡瞭非瞽矇無府史胥徒也疏末云太師少師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此并言之三字正謂此府史胥徒統屬於上四官亦可證經文府四人四句非衍矣由四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爲一條如大司樂樂師合爲一條之例）

眡讀爲虎眡之眡（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爲作如）

無目眹謂之瞽（余本岳本閩本毛本同此本眹誤眣監本誤眹今訂正嘉靖本眹作眹按釋文眹本又作眒或作眏玉篇謂眹與瞚同眒瞚亦一字也下同）

云眡瞭目明者以其工（惠挍本無云其下有扶此一衍一脫）

於此云有瞽矇（惠挍本云作文此誤）

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閩監毛本同嘉靖本作味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釋文賈疏余本亦作味食飲之味此誤倒）

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閩監毛本同釋文岳本嘉靖本菋作葇漢讀考作讀韎如）

經云舞者衆寡無數（惠挍本作此經云）

引之與詩者證籥師教國子（惠挍本之作傳籥作樂此誤○按籥是也樂非也本職可攷）

鞮鞻氏（唐石經諸本同惠士奇云玉篇鞮作趧○按玉篇本說文說文作趧婁）

鞻讀如屨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作鞻讀爲屨當據正）

四夷舞者所屝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此本屝作屝與漢制考所引同誤也今訂正文選魏都賦注引此無所字按釋文出所屝二字則無所作屝者皆非說文屝履也所屝猶云所履也○按無所字者自是古本）

謂楯也（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謂楯二字嘉靖本楯作盾惠挍本同○按盾者正字楯俗字）

二者互見爲義（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爲改其）

占人史二人（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作史一人誤）

亦占筮之類（閩本同監毛本占改卜）

簭人（宋本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嘉靖本簭作簭下從口當據以訂正此從石訛）

女巫無數（余本閩監毛本同皆連上文嘉靖本及惠挍本別跳行下大史小史同唐石經此序缺○按經文其師以下統屬於男巫女巫則不跳行者是也此亦太師樂師一條之例）

凡以神仕者（閩監毛本作神士者惠挍本作神仕者云仍作士下神仕還是男巫爲之同此本兩神仕之仕字皆實缺）

宿離不貸（釋文作不貣○按貣是）

以視天文之次序者（閩監毛本視誤覩）

皆是事鬼及禮事（浦鏜云事鬼下疑脫神字）

家謂大夫所食采邑（余本閩監毛本同此本下三字實缺嘉靖本邑作地）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

〔疏〕大宗至邦國○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爲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爲說也○注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云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疏〕以吉至神示○釋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注事謂至有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禋音因李又音煙槱羊九反本亦作楢音同積也燎良召反飌音風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棫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圜于權反○）

〔疏〕以禋至雨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謂歆神始也○注禋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爲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摠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旣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官好奧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剋爲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爲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爲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左旋爲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揔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揔勑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閔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祭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偏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疈爲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爲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貍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疈孚逼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照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蓐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竇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鄭有牛反畷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畛畷無數又陟劣反）

〔疏〕（以血至百物○釋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注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此經雖不見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貍沈與疈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揔神稷者原隱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者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代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爲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疈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有列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犂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荅曰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人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衡案爾雅霍山爲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爲南嶽者山今在盧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厎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厎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祭山林川澤摠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疈疈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折之故以胷言之云謂磔攘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攘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攘是磔牲攘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illegible]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諸[illegible]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illegible]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年[illegible]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耆修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王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肆他歷反解骨體祼古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反祫戶夾反率音律又音類）

〔疏〕（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摠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宗廟至一祫○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摠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爓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爓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

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灌者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醑尸等爲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噓吸出入之氣爲魂耳目聰明爲魄人死魂氣歸於天爲陽形魄歸於地爲陰祭時作樂爲陽是求諸陽灌地爲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祼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若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如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爲祫禘從三年喪畢後爲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鐘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煙血與祼爲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孰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烖凶禮之別有五）

〔疏〕以凶至之憂。釋曰此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災從後以物哀之也。注哀謂至有五。釋曰云哀謂救患分烖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烖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即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災謂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災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并代引之

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含戶暗反本亦作唅襚音遂）

〔疏〕注哀謂至含襚。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襚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

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謂疫厲。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

〔疏〕注荒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爲目下云凶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爲目以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爲飢饉不爲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爲妨民取蔬食也皆自貶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粱粱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日食黍稷稻粱亦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爲義也云札讀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以弔禮哀禍烖。（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爲火于僞反下苟偃爲同。）

〔疏〕注禍烖至之道。釋曰禍烖謂遭水火鄭知義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災當水火二事爲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爲淫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以禬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烖故是其類。禬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浪反澶善然反）

〔疏〕注同盟至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爲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爲證也案左氏傳爲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疏〕注恤憂至爲亂。釋曰云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爲說故鄭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爲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諸問安不而已

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

〔疏〕注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日間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曰朝直遙反注下不出者皆同遞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

〔疏〕注此六至則徧。釋曰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爲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爲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爲文二者相對爲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見諸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爲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爲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爲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爲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須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爲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眾皆同來

（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衞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覜他弔反一音他堯反竟音境）〔疏〕（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見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覜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衞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僭于念反沈創林反差初佳反沈初宜反）〔疏〕（注同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疏〕（注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爲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勇）

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注均其至憂民。○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爲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閱音悅）〔疏〕（注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爲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疏〕（注築宮至強弱。○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疆居良反）〔疏〕（注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大封爲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其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則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此獨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彼列反）〔疏〕（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并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別爲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冠古亂反）〔疏〕（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筓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筓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爲夫妻是也冠筓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筓不許亦二十而筓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己是親其恩也云成其姓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爲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以賓射之禮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注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爲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爲王以後亦有以臣爲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爲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大子是爲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泰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爲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爲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爲賓射相親之事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疏〕（注賓客謂朝聘者。○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上忍反膰音煩）〔疏〕（注脤膰至歸脤。○釋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衞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膰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鄭義耳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脤引之證同姓有歸脤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

（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昏姻甥舅〔疏〕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人異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異姓至甥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爲甥王娶女來則爲舅摠是昏姻之國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九至之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爲摠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注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則不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見命如字下士相見同〔疏〕注始見至職事。釋曰云始見命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爲正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爲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爲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

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注鄭司至弁服。釋曰先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爲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爲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爲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爲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訖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爲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爲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爲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疏〕注鄭司至三命。釋曰先鄭云受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爲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爲王臣也）

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疏〕注鄭司至四命。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爲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令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約典命文）

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以上時掌反〔疏〕注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爲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爲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爲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惟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三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爲五十里者故也）

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先悉薦反下先時同後胡豆反〔疏〕注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爲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爲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爲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爲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入爲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爲王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爲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注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後鄭先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是侯伯之國者也）

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爲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一命爲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爲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是一方之長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等猶齊等也〔疏〕注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爲摠目有此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爲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鎮安所以安四方鎮圭者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疏〕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爲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爲瑑飾此字爲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爲瑑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

〔疏〕注公二至九寸。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案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四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是也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

〔疏〕注信當至七寸。釋曰鄭必破信爲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爲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爲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爲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縟耳者縟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爲飾若不麤縟爲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縟爲別也云欲其愼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之義既以人身爲飾義當愼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疏〕注穀所至國也。釋曰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案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若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摯音至本或作贄）

〔疏〕注摯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爲揔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主也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爲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爲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爲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及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衣於既反與音餘）

〔疏〕注皮帛至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爲主文兼諸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揔爲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爲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爲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爲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爲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鶩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鳴是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爲君興其巧作商或爲君興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覿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坐才臥反後神坐放此植音值又時力反又音置）

〔疏〕注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滕文彼以周公請代武王死之說爲三壇同墠又爲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崐戶本反本又作崑音昆崘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

〔疏〕注此禮至半見。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者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爲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揔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鈎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圜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圜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圜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是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爲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適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爲天文草木爲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放方往反）

〔疏〕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注幣以至酬幣。釋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

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謂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爲制于僞反其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佚滌徒歷反邪似嗟反道人音導悍戶幹反劉音旱咸音胡板反

〔疏〕注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德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者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爲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饔餼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醯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爲陽植爲陰彼以醯醢相對故醯爲陽醢爲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爲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章勇反）

〔疏〕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注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爲二以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爲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爲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爲鴽雀雉化爲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省本又作眚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鑊戶郭反齍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此溉古愛反本或作概亨普庚反）

〔疏〕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注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摡祭器故據而言之摡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昊天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詔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與音預下同）

〔疏〕注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疏〕凡大至籩徹。○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放此○）

〔疏〕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後裸則亦攝爲之內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爲之○注載爲至爲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爲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爲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illegible]）

[illegible]

王命諸侯。則儐。（[illegible]）

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假音格至也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疏】注儐進至祭焉○釋曰云儐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儐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爲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注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烖凶謂年穀不熟烖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爲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遥祭之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疏】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揔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頒音班）【疏】注頒讀至采地○釋曰云頒讀爲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爲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爲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君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周禮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文地示音祇本或作祇按經作示注作祇通書準此）

以佐王建保邦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佐王本或作左按葉鈔本作本或作佐則陸本正作左也○按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

目吉禮於上（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目作自者誤也）

吉禮之別十有二（毛本二誤三○按注詳言此者以證其卷首注所云其別三十有六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釋文槱本亦作栖按羊人注作栖燎說文木部云槱積火燎之也从木从火酉聲周禮以槱燎祠司中司命又禉柴祭天神或從示然則此經槱字當以從木從火爲正栖者禉之訛禉者槱之或字）

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按至爲體之訛閩監毛本改作玉誤）

鄭義大陽不變（惠棟云依詩正義大陽當作天陽）

是土十爲木八妻（惠棟云三統厤曰木以天三爲土十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此當云土十爲木三妻八與十皆地數不得爲耦也）

則北官好奧南官好暘（閩監毛本奧改燠浦鏜云官誤臣非也古云天官猶云官舍作臣非）

五星左旋爲緯（浦鏜云右誤左）

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惠挍本座作坐）

其名汁光紀（閩本同監毛本汁作叶）

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常誤帝浦鏜云巨疑距字誤）

紫之言中（浦鏜云當作紫之言此宮之言中脫四字）

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鄭注文耀鉤也上引文耀鉤可證因文承爾雅之下而或云鄭有爾雅注誤讀此疏矣）

又名大一常居（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常居作帝君）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按此下當脫春曰昊天四字）

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浦鏜云五疑互字誤）

鄭君則以北星也（按北爲此之誤）

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浦鏜云禮記疏作郊祭天並祭日）

依虞書禋于六宗禮（惠挍本作虞喜○按喜誤）

張融許從鄭君（惠挍本許作評此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說文刀部云副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又疈籀文副按鄭司農從故書作罷鄭君蓋從今書作疈）

故書祀作禩（釋文作爲禩九經古義云小祝保郊禩于社杜子春讀禩爲祀說文云祀或從異作禩）

疈爲罷（禮說云西京賦置互擺牲古文擺作罷）

不見四竇者（釋文四竇音獨本亦作瀆○按竇者瀆字之假借也）

疈疈牲胷也（毛本胷作胸）

謂磔攘及蜡祭（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嘉靖本惠挍本攘作禳余本載音義作攘）

八蜡以記四方（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記作祀疏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

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閩監毛本社誤[illegible]）

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閩本同監毛本無誤爲）

云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閩監毛本竇改瀆）

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勺誤爵）

是其順性之含藏也（惠挍本作順其此誤倒）

率五年而再殷祭（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率字按釋文大書率五二字爲音是陸本有率字釋曰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是賈本無率字也）

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浦鏜云醴誤體）

如向所說具先灌訖（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如誤知具誤其）

次言獻是朝踐節（盧文弨云當從通考重一獻字）

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矣改耳）

僖三十三年薨（惠挍本僖上有以字此脫）

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浦鏜云三誤二）

天神言煙（閩監毛本煙改禋非此從注讀禋之言煙下煙血同）

大夫不食梁（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閩本梁作粱當據正疏中同監毛本疏中作梁）

札讀爲截截謂疫厲（余本閩監本同毛本厲改癘宋本嘉靖本重截字與賈疏本同○按札者古文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截截者斷也至字林乃有𣩵字从歺截聲）

截謂疫厲者（閩監毛本厲改癘）

廐焚（惠挍本作廢焚疏同）

此禍災當水火二事爲證也（惠挍本水火下有故引水火四字此脫）

以禬禮哀圍敗（唐石經諸本同釋曰此經本不定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爲圍敗）

同盟者合會財貨（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合會作會合與賈疏本同）

在內爲軌（惠挍本軌作宄）

親謂使之相親附（嘉靖本謂作者盖非）

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俱作偶按賈疏引注亦作俱）

非謂時常月（按疑當作謂非常時月）

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閩本同監毛本討改伐）

同謂威其不協（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協作恊）

朱干設錫之類（閩監毛本錫誤鍚設毛本誤詨）

是不義而勇（惠挍本下有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閱衆音悅按釋曰簡閱也此或音注閱其車徒之數而誤涉經文）

其民庶不得合聚（閩本剜改其爲則監毛本承之）

今以兵而正之（閩監毛本而改往）

以昏冠之禮（余本嘉靖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昏作昬疏同○按昏字依說文从氏省爲正其云一曰民聲者淺人所增竄也）

若據位爲王已後（惠挍本位上有即此脫）

鄭揔云脤膰（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云誤名）

王使人異往以物賀慶之（異字誤閩本改夫監毛本人異改大夫）

使之不有僭差也（惠挍本作僭濫）

列土封疆謂之諸侯（閩監本同毛本土作士浦鏜云土誤士非也按釋曰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故引孝經注列士謂之諸侯證之當從毛本作士此本閩監本作土誤也）

則爵弁服（諸本同浦鏜云則上脫士字按釋曰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此賈疏本有士字之明證）

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閩監毛本作聘天子此作言誤于當爲於）

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以上爲成國（藏禮堂云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此注云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今本二百里下脫三百里三字四百里作三百里誤甚當據此訂正按正義又云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考大司徒職公地五百里侯地四百里伯地三百里故鄭云方四百里以上據公侯言之）

以其伯二百里（浦鏜云三誤二）

其尊如故（閩本剜改如字作加監毛本承其誤）

此後鄭先鄭所云（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先鄭後鄭）

加一命爲二伯也（閩監毛本一誤二）

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閩本上之字剜擠作云五二字監毛本承之誤甚○按閩監毛本是也）

有此王之鎮圭（補毛本有此作此有）

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嘉靖本瑑作琢下同釋文爲瑑直轉反）

王晉大圭（閩監毛本晉改搢）

文有麗縟耳（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麗作𪋻疏同按釋文作𪋻○按从三鹿者正字也麗者俗字也）

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浦鏜云爲瑑誤象致）

三玉蓋或以穀爲飾（段玉裁云爲下脫瑑字）

以禽作六摯（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六摯本或作贄按廣韻六至下引以禽作六贄云本亦作摯）

雉取其守介而死（釋文守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按雉介鳥或作分非）

謂臣無此義（補監毛本謂作諸）

文兼諸侯之臣（浦鏜云文當亦字譌或改作又）

手執束帛而授（惠挍本下有之此脫）

故鄭舉以言之（漢制考以作而）

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閩毛本同此本及監本背誤皆今訂正）

爵大夫皆執鴈（惠挍本爵下有稱）

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桓圭（補毛本桓作植）

靈威仰之等而說也（浦鏜云而說字疑衍○按而說二字直跟上文皆據二字句太長故鏜惑之耳）

云象萬物牛死者（惠挍本作夏物此誤）

以其神幣（惠挍本神上有禮）

所以滌蕩邪穢（釋文作蕩滌今本誤倒）

鑊烹牲器也（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賈疏嘉靖本烹皆作亨當據正烹俗亨字）

羣臣禮爲小禮（漢讀攷云羣臣乃羣神之誤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小宗伯注云小禮羣神之禮亦可證賈疏依誤立說不可從）

前期卜日（浦鏜云十誤卜）

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閩本上句同監毛本止誤此閩監毛本概誤槩）

三者執以從王（浦鏜云王誤玉下授王同）

二曰示號三曰鬼號（浦鏜云今經文示鬼字互易）

王公之禮（浦鏜云上誤王）

爵弁經紂衣（釋文作純衣）

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惠挍本作王后及世子此誤）

則是王后及世子矣（惠挍本作明是此誤）

發爵賜服順陽義者（浦鏜云也誤者惠挍本誤皆）

當時爲祭以命之（監毛本同誤也閩本時作特當據正）

以親疎分於大都小都家邑（惠挍本閩本同此本於誤殷監毛本改爲今訂正）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疏〕（小宗至宗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爲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注庫門至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熛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子集反）〔疏〕（兆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五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崐崘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注兆爲至北郊○釋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壝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五帝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爲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暘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疏〕（兆山至其方○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軍賓嘉）〔疏〕（注用等至軍嘉○釋曰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

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昭常遙反）〔疏〕（辨廟祧之昭穆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摠云廟祧之昭穆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大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大祖爲祧也○注祧遷至曰穆○釋曰案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爲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爲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已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辨吉至之禁○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各依品命爲法○注五服至之服○釋曰案尚書五服五章哉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爲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爲五也）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適丁歷反）〔疏〕（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緦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子○注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子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爲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以五爲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爲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同緦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入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摠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咸如字劉莫報反）〔疏〕（毛六至奉之○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而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注毛擇至主豕○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唯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聽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苽音孤）〔疏〕（辨六至奉之○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注齍讀至麥苽○釋曰讀齍爲粢者爾雅釋草粢稷也粢字從米以次爲聲其齍字從皿以齊爲聲從皿不如從米故讀粢也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苽者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言）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斝音假又音嫁蜼音誄又盧水反）〔疏〕（注六彝至爲祼○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爲祼者諸文皆云祼故讀從之其賓祼更讀爲灌）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獻素何反著直略反大音泰）〔疏〕（辨六至賓客○釋曰案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則上六彝亦爲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注待者至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給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

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疏〕掌衣至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衮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王以至以庸○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疏〕注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証序事唯饔爨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鑊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注號神至大封○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饎昌志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疏〕大祭至于王○釋曰此云省牲者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逆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注逆齍至饌具○釋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孰亦須鑊鄭不言略也云時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瓚才但反）〔疏〕注將送至璋瓚○釋曰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祼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者是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羣臣之禮）

〔疏〕詔相至宗伯○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故鄭云小禮羣臣之禮云凡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上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賜卿至則儐○釋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注賜猶至服也○釋曰云賜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覲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齎子兮反本又作資）〔疏〕小祭至之禮○釋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注謂所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故云受其將幣之齎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祓孚物反劉音廢從才用反齊車側皆反）〔疏〕若大至主車○釋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注有司至將行○釋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爲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與祭與執事同）〔疏〕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甸音田出注下甸役同饁于輒反劉于法反）〔疏〕若大至頒禽○釋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禽獸薦於神位以歆神非正祭直是野饁歆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至分之○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讄音誄）〔疏〕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釋曰云大烖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神祇○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至禱祠○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烖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渳亡婢反杜音泯亡忍反李亡辟反）〔疏〕注鄭司至伸之○釋曰先[illegible]爲始陳[illegible]人所惡[illegible]鬯渳尸[illegible]不如儀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illegible]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斂力驗反下及注同稱尺證反）〔疏〕[illegible]職云大喪贊斂明[illegible]之屬爲之[illegible]事以無正文[illegible]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illegible]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

（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齊同○縣音玄衰七雷反○〔疏〕縣衰至之外。○釋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案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縣衰冠大僕云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及執至哭之○釋曰此文承衰冠之下卜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執事至代之○釋曰鄭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爲是工巧之事梓人匠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摠主人工事故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則小宗伯哭之是也）卜葬兆甫竁。亦如之。（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脺○竁昌絹反李依杜目銳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臞字音于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臞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臞者耎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脺已下皆非鄭義〔疏〕卜葬至如之○釋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卜墓之塋兆故云卜葬兆也云甫竁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爲壙故云甫竁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兆墓至之脺○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爲龜兆解之此兆爲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此經唯有一竁而云皆在下冢人甫竁皆爲穿也杜子春讀竁爲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鄭從之故云皆謂葬穿壙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脺之者時南陽鄠人名穿地爲竁竁之聲如腐脆之脺則以竁爲脆也）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離力知反○〔疏〕注喪祭至祖父○釋曰鄭知喪祭是虞祔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
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爲虞祭又爲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己日爲第二虞後虞改用剛日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爲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爲祔祭是士從始虞至祔日摠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爲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祔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祔祭摠釋故喪中之祭摠爲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爲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疏〕成葬至爲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注成葬至之尸○釋曰成葬丘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王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乃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爲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肄習也故書肄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肄義爲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肄以志反習也沈音四李似二反〔疏〕凡王至爲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肄儀爲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爲之故云肄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也）國有禍烖。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疏〕國有至如之○釋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凡天至爲位○釋曰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注禱祈至爲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爲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爲之者小禮者羣臣攝而爲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是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疏〕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爲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牷音全〔疏〕立大至用牲○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禮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注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云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小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鷩冕毳冕所祭已其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官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及其祈及注禨同巨既反或用區依反珥而志反注衈同刲苦圭反夾室古洽反劉古協反〔疏〕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序其四時祭祀者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即大小先後也及其刉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刉用羽牲即曰衈○注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餌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者案禮記玉藻云進禨以爲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爲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爲衈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爲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廟夾室三處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禨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衈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爲之以證衈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此刉衈正字與若然刉既正字而讀從進禨者且從故書禨音耳至士師別寫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衈是取血以釁之事）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展省閱也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職劉之弋反戚音弋注樴同監古銜反〔疏〕大祭至職人○釋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爲樴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爲樴爲聲謂置臬之時樴樴

（然作聲故讀從樴可以繫牲者也云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樴人是此二官也言此樴人對彼樴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樴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疏〕凡祭至如之○釋曰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一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爲鬯○果古亂反下同鬻音煑相息亮反下相其禮及注同剽芳遥反或舫遥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祭之至怠者○釋曰云祭之日表齍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祼案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祼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注粢六至爲鬯○釋曰爾雅云粢稷也彼特訓粢爲稷者以稷爲五穀之長其摠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據六穀爲粢故鄭云粢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爲鬯者此言築鬻鬱人云祼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煑和秬鬯之酒以祼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粢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盒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塋域〔疏〕掌兆至禁令○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注兆壇塋域○釋曰凡爲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此王所以禮賓客○〔疏〕大賓至築鬻○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則此官主以築鬱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此王至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贊果將。（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疏〕注酌鬱至載祼○釋曰此據大宗伯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

大朝覲佐儐。（爲承儐○〔疏〕注爲承儐○釋曰此言大朝覲爲承儐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儐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罋之禮。（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罋於貢反食音嗣下同誤與音餘下侯與同〔疏〕共設至之禮○釋曰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設於至致饗○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罋今言共設匪罋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篚從筐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饗食。授祭。（授賓祭肺〔疏〕注授賓祭肺○釋曰饗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周所祭者祭肺也）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與祝至及郊○釋曰侯者侯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爲此侯禳二事于畺及郊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畺今先言畺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文以見義也○注侯禳至十里○釋曰知畺五百里者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大喪至築鬻○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令外至序哭○釋曰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注序使相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受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爲夫于僞反下爲取同〔疏〕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爲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外命至制云○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其妻揔爲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爲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爲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甸音田下大甸同〔疏〕凡師至爲位釋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造七報反注造猶同牧音目劉音茂〔疏〕類造至如之○釋曰上經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注造猶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即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故鄭云爲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宜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

（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疏〕（凡師至主車釋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爲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注助助至所得○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蚘音尤）〔疏〕（凡四至爲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爲位而祭也○注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剏首造軍法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

甞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甞者甞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色銜反柞側百反）〔疏〕（甞之至之芟○釋曰秋祭曰甞以其物新熟可甞而爲祭名也正當甞祭日肆師涖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注芟芟至澤澤○釋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治田以稼種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獮思淺反）〔疏〕（獮之至之戒○釋曰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注秋田至之備○釋曰秋田曰獮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芟夏苗涖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爲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也）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社之至之稼○釋曰類上文甞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社祭至所宜○釋曰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禜音詠酺音蒲又音步）〔疏〕（注大故至禜酺○釋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鄼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歲時至如之○釋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注月令至一隅○釋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其適子）〔疏〕（注相其適子○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疏〕（凡國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書其事也）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至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注祼器至與瓚○釋曰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祼玉是也故知祼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鐎子遙反劉似消反本又作鐎音同李又即脩反）〔疏〕（凡祭至陳之○釋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祼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祼則大行人云公再祼之等是也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鬻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謂圭瓚璋瓚）〔疏〕（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釋曰此祼玉即圭璋是也故玉人與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祼玉謂圭瓚璋瓚○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太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太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疏〕（詔祼至其節○釋曰云祼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飮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凡祼事沃盥。〔疏〕（凡祼事沃盥○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造七報反下同併薄冷反襢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疏〕（注肆器至夷盤○釋曰肆訓爲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云設牀襢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案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貍亡皆反遣棄戰反）〔疏〕（注遣奠至於此○釋曰知葬共祼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飮之。（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斝古雅反嘏古雅反酳侯吝反又音胥燔音煩）〔疏〕（大祭至飮之○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飮之者謂王酳尸後尸嘏王之節也○注斝受至相成○釋曰鄭知斝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斝般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飮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飮之禮故破斝爲受福之嘏也云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爲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尸食訖王酳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酳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繢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內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飮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者嗇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

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注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者即上文贊祼事詔祼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鬯人至飾之。○釋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壝唯癸反劉欲鬼反罍音雷或郎追反墠音善又音禪）〔疏〕注壝謂至瓦罍。○釋曰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瓬人爲瓦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禜門用瓢齎。（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齎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禜音詠瓢婢遥反齎音齊在兮反杜音資酇作管反剽匹召反蠡力兮反或郎戈反去起呂反柢音帝）〔疏〕注禜謂至爲尊。○釋曰鄭知禜謂營酇者欲見祭神非一取營酇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產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禜是營酇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齎讀爲齊者以其割齊爲尊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祼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脩音卣羊久反又音由中罇也祼音埋出注概古愛反疈孚逼反散素旱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反曰合音含本亦作含漿如字本又作將）〔疏〕注祼當至曰散。○釋曰鄭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爲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此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爲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爲上罍爲下者欲推出卣爲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爲上罍爲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爲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設斗依注音主）〔疏〕注斗所至爲徽。○釋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爲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爲莊飾義也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淬浴。○淬七內反）〔疏〕注給淬浴。○釋曰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凡王弔臨。共介鬯。（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弊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被豆彼反又皮尊反爲執于僞反與音餘畛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疏〕凡王至介鬯。○釋曰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以尊至進鬯。○釋曰云以尊適卑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尊適卑解之引春秋者昭二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卑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爲被似若春秋被練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摯天子鬯者彼摯下與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已下爲目此天子以鬯爲摯君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爲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注云畛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且字也

周禮注疏卷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說文土部云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垗五帝於四郊从土兆聲按許君蓋讀兆爲垗說文兆分也周禮故書用假借字故作兆漢讀考云於當作于。按許所據周禮實作垗非改字今亦未辨兆爲故書與今書凡若此類不可肊決）

彼據禮神五幣而言（惠挍本作玉幣此誤）

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監毛本皇誤王此本此頁補刻亦誤王今從閩本訂正）

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盧文弨云此三王二字當衍）

萬物燥落（閩本同監毛本燥誤熛惠挍本作躁）

是五嶽四竇者（閩監毛本竇改瀆）

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毛本脫也字順所下有在字）

五禮吉凶軍賓嘉（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軍賓作賓軍此本疏中標起訖云注用等至軍嘉與大宗伯注合今本非。按說見卷十七）

士二豆三俎（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三改四）

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閩監毛本賓軍誤倒）

辨廟祧之昭穆（葉鈔釋文作之佋）

案尚書五服五章才（此本五誤云據閩監毛本訂正才古哉字閩監毛本改哉）

唯在外野饗（閩監毛本外野誤倒）

掌四時祭祀之事序（惠挍本作序事此誤倒）

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盧文弨云通考引作大封此作遷誤。按今疏不誤通考誤也大卜本職可證況下文云不言大遷者文略也注不妨略疏何妨補其略）

視亨腥孰（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孰改熟疏同）

其大宰省牲者（盧文弨云大宰無省牲之文疑仍是大宗伯之誤）

以時將瓚果（唐石經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果改祼非上以待果將注云果讀爲祼）

贊王幣爵之事（浦鏜云玉誤王）

以人道宗廟有祼（孫志祖云據小宰注以當作惟）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惠挍本於此分節小祭至之禮一節疏在此經下）

受其將幣之齎（釋文齎本又作賫按賫俗字）

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惠挍本遷下有廟此脫）

以其載社在於軍中（補案在疑是主字之誤）

故鄭注社主蓋以石之（惠挍本注作云閩監毛本石下有爲按注作蓋用石爲之）

郊有羣神之兆（余本岳本閩監毛本神同誤臣宋本嘉靖本作神賈疏引注同并有申釋之義今據以訂正）

親斂者（此本及余本親作謂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親按賈疏亦作親斂者且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云云是本作親字今據訂正）

鄭注執事是大祝之屬者（閩本同監毛本注作知）

西面北上績（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績誤請）

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漢讀考竁作毳按皆字涉下誤衍禮記疏云說文竁穿地也漢書王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壙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則竁讀爲穿信矣）

杜子春讀竁爲毳（漢讀考作讀毳爲竁謂經文亦本作甫毳）

聲如腐脃之脺（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作腐脃之脃嘉靖本作腐脆之脃當訂正此上作脆下作脺誤疏中同釋文腐脃之脃舊作脺誤今注本或有作脺字者經義雜記曰注疏本作腐脃之脺正從舊本作脺其上一字作脃乃依陸本竄改耳古人多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

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惠挍本卒作共此誤閩監毛本改爲以卒哭更誤）

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嘉靖本若上有謂與漢制考所引正合此脫）

肯須豫習威儀乃爲之（此本乃誤尸因形相近也據儀禮通解續訂正閩監毛本改作而爲之）

但求福曰禱禱輕（浦鏜云禱下脫禮）

是決如大宗伯之儀（閩本剜改是作其監毛本承之）

肆師

珥當爲餌（禮說云雜記釁廟衈於屋下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䎶注云䎶音餌以血涂祭爲䎶也公羊傳蓋即其鼻以䎶社今本公羊誤作血社穀梁作衈社周禮皆作珥古文少假借多）

門夾室皆用雞（葉鈔釋文作俠室余本載音義同）

夾室中室（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誤夾屋葉鈔釋文作俠室。按漢人多假俠爲夾）

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及惠挍本作職人賈疏引注同當據正）

若爲織爲聲。（按織爲聲上當有从木从戠四字）

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浦鏜云旦誤且）

築鬱曰以掏（浦鏜云椈誤掏）

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補案之字誤衍）

篋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毛本二筐字誤篚）

則以酬幣致之（嘉靖本酬作𨡅俗體）

今言共設篚饗（閩本作共設筐饗筐即篚之訛監毛本共誤如篚作匪）

又欲破篚從筐之事也（閩監毛本篚作匪此本下亦皆作匪）

不中法（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法改灋疏及下祭表貉注同）

祝佐含斂先病（浦鏜云服誤病）

但服杖俱時（浦鏜云同誤俱從儀禮通解挍）

鼓鍾亞（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鍾作鐘按尙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爲亞彼既破惡爲亞故此直引作亞下同）

觀臺可以望氣祥（閩監毛本氣作氛是）

類造至之事（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改作王如之）

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閩本同監本改作也者毛本又誤爲也方）

知兼有方岳者（閩本同監毛本岳改嶽下同）

爲師祭造軍灋者（孫志祖云爾雅疏引注重一祭字較明）

其神蓋蚩蚘（諸本同釋文作蚩蚘賈疏作蚩尤。按蚘俗字也）

故於是戒不虞世（浦鏜云也誤世）

案郊特云（補案云上當有牲字）

社及禜酺（釋文出酺也二字今本脫也）

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諸本同閩本剜改者作著浦鏜云著誤者。按者是著非）

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嘉靖本無云漢制考所引同今本衍）

鬱人（經義雜記曰說文鬯部鬱芳艸也从臼缶鬯彡其飾也一日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鬯不同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知經典本與說文合也）

掌祼器（唐石經諸本同按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皆經作果注作祼此亦當同今經不作果者蓋因注言祼器淺人遂據注以改經矣）

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諸本同釋文作焦漢讀考云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艸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許說同先鄭此築上爲字誤衍且周禮經文言築鬻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

設牀襢笫（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襢毛本笫誤第）

鬯人

案冪人云（此本冪誤幕據閩監毛本訂正）

壝謂委土爲墠壇（釋文作壇墠此倒）

張人爲瓦簋（浦鏜云旊誤張）

則水旱疫癘之不時（余本岳本閩本同監毛本誤倒嘉靖本作疫癘此作癘亦非也。按今左傳作癘疫）

鼓用牲于門（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用牲下增于社二字非考賈疏亦祇有于門也）

杜子春讀齎爲粢（釋文齎杜音資漢讀考云據釋文則知注本作資資盛也者資取藉意謂藉以盛酒也）

廟用脩（嘉靖本脩作修）

凡祼事用概（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概作摡。按从手者非）

蜯曰合漿（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合將云本又作含漿按賈疏作含漿惠挍本同。按今爾雅作含漿）

爾時木主新入廟（惠挍本同閩監毛本爾改是）

云蜯曰合漿（閩本同監毛本合作含此本下亦作含按合含一語之轉）

摯天子鬯（嘉靖本閩本同余本岳本監本摯作摯毛本訛摯）

介爲執致之（余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致誤政嘉靖本作以介爲摯致之按釋文出爲執二字賈疏云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爲執致之則余本爲是嘉靖本衍以字執誤摯非也）

君卿羔之類（浦鏜云若誤君）

使介爲摯致之（閩本剜改摯爲執監毛本承之）

故云某父且字也（閩監本且改某毛本改其誤甚。按且者薦也凡表德必以一字爲伯仲之薦去伯仲而單舉下一字云某甫謂之且字見於周禮禮記公羊傳注者段玉裁類列之作且字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黝於糾反）〔疏〕（注物謂至用黝○釋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牧人文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嘑火吳反本又作呼嘂古弔反警音景）〔疏〕（注夜夜至夙興○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漏刻之義具挈壺氏）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疏〕（注象雞至告之○釋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爲徽○禳如羊反）〔疏〕（凡祭至雞牲○釋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注釁釁至爲徽○釋曰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云釁讀爲徽者亦謂以徽爲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泲子禮反下同齊才計反下文注除齊語齊人並同）〔疏〕（司尊至其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爲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罍尊不言者文略也○注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酳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享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獻同斝音稼著直略反注同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下文朝用同蜼音誄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盎烏浪反醆莊産反酢才洛反卣音酉又音由本亦音依蛇虺上音虵下許偉反射隼食亦反下荀尹反禺音遇劉音隅卬魚丈反又五剛反）〔疏〕（春祠至昨也○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祼謂至之形○釋曰言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祼焉是祼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是也后祼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祼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酳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祼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祼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祼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爲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納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酳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享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酳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祼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酳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殽鄭注云體解而爓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酳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爲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推有酳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云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爲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爲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玉爲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酳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

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報不得爲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醑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醑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酢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爲況也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爲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爲野享之義也云尊以祼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祼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祼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罍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罍是酒尊之義云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爲飾今云斝於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證雞彝是夏法斝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是犧象之屬爲中罍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祫禘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雖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爲證也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爲眼目黃又爲黃金字同故黃金之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案祭法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蜼禺屬卬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爲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爲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蜼禺屬彼注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者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蜼而已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

故書縮爲數齊爲粢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涚酌者梲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相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涚舒銳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爲齍子兮反梲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灼反下同齊和胡臥反醆莊産反粢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醳音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疏〕凡六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罍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注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云獻讀爲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爲泲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爲泲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爲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爲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爲粢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醆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醴禮運醆次醴以醆當盎處即一物明醆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泲酒法雜解故釋此經泲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爲明酌也云醆酒涚于清者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涚謂新亦謂泲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涚酌解之以盎齊欲泲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泲涚使可酌故直云涚于清也云汁獻涚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涚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涚于醆酒也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泲酒之法故舉常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也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但云醳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泲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泲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三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爲二等泲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卣罍三等之尊此見泲鬱與三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爲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爲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泲酒次第爲先後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醑尸次第爲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祫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即此大事是祫可知也

大喪存奠彝。

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注存省至徹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酒存省之意也

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疏〕注旅者至即徹○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祼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祼耳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彤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繅音早

〔疏〕注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其玉彫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彤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彤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爲神也云五席莞繅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名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

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朝覲直遥反下注來朝朝者同後朝朝覲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下同爲王于僞反下爲布同豳彼貧反緣悦絹反率音律下同馮皮冰反蒻音弱編必緜反〔疏〕凡大至玉几○釋曰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此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板爲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扆即以黼扆爲揔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注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諸文多爲斧字者若據繢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則曰斧取金斧以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繡白黑文者繢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爲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即丹爲質也云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爲況也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尊者據立而言此左右皆有几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爲匵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者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爲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有文章而狹以爲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如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爲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至如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酳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注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致爵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酳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繢胡內反嚅本或作懦又作擩同如充反〔疏〕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注繢畫至神宜○釋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爲繢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云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繅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以其繅柔嚅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者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疏〕昨席至彤几○釋曰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彤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illegible]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聘禮附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揔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賓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甸音田注同〔疏〕甸役至右漆几○釋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字磨滅之餘柏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萑音丸敦音道劉音疇燾才浪反燾音導〔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言几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萑如葦而細者詩云萑葦淠淠同類之物但麤細爲異耳先鄭以柏席爲迫地或爲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云同之言詷謂言語相詷之詷也故破從詷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祭時同以其禪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月乃設同几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翌音翼劉音育祊補耕反〔疏〕注故書至禮略○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爲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爲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爲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案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守藏上手又反下才浪反傳直專反）〔疏〕（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爲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求鼖扶云反兌徒外反垂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疏〕（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注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爲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惣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惣目語即赤刀已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爲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胤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爲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祭祀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治直吏反下及注同中丁仲反下注同）〔疏〕（凡官至之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詔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注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疏〕（注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云釁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盥音管朝直遙反）〔疏〕（注吉事至之奠○釋曰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與音餘）〔疏〕（季冬至媺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問事至陽卜○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外兆之占耳案易繫蓍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若祭至藏之○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注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大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藏才浪反見賢遍反下見於時見殷見同藉在夜反下同）〔疏〕（典瑞至服飾○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繅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繅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王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繅藉即下文繅五采五就之等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爲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以朝直遙反注及後放此韋衣於既反搢紳如字下同一音箭插初洽反或初輒反杼除汝反）〔疏〕（王晉至朝日○釋曰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繅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繅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注繅有至一就○釋曰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爲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爲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繅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裼聘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名繅藉也云其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

（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者漢有搢紳之士亦謂搢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揷笏者揷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劒也者劒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齊人名椎爲終葵故名圭首爲椎頭者爲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币也一币爲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币二行爲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信圭音身）

疏（注三采至日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覲禮受贄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大宗伯文義具於彼也）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其法故邾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瑑直轉反覜他弔反圻魚斤反鄂魚各反）

疏（瑑圭至覜聘○釋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覜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注璋以至瑑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覜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是不爲桓信躬等之文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略反）

疏（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揔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桓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爲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揔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王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者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僢昌絹反邸音帝）

疏（注兩圭至之神○釋曰云僢而同邸者案王制注臥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亦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卹音瑟又作鄭）

疏（祼圭至賓客○釋曰祼圭即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祼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爲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祼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即以肆爲祭名也云爵行曰祼者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殺色界反劉色例反下同）

疏（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注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邸爲璧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但此圭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玉有異鄭直云不言殺也今日月星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爲節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射食亦反）

疏（璋邸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瑑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字劉丁仲反）

疏（注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爲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司徒而言耳）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

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闓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所吏反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闓音開（疏）注杜子至反命○釋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鎮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闓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出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瑞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注鄭司農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邵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揔而言之亦得名爲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

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袤音茂（疏）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圜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駔音祖斂力驗反注同令汁力呈反下令爲同（疏）注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錫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駔▲讀爲駔▲疾之駔此蓋當時有駔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爲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襞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駔若然後鄭讀駔本與組同聲不爲駔牙之音故得爲聲誤若本爲駔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爲駔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案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旦反注同郯音談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疏）注穀圭至徵焉○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爲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也穀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粟然也云難若仇讎者仇爲怨讎爲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者時莒與郯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是也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以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秋通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疏）注琬圭至結好○釋曰云亦王使之瑞節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無鋒芒者對下文琰圭有鋒芒者也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孟反注同慝吐得反（疏）注琰圭至之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謂一服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爲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國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疏）大祭至奉之○釋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祼圭凡賓客謂再祼一祼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注[illegible]邸之[illegible]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暗反柱張主反[illegible]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illegible]

周禮注疏卷二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雞人　葉鈔釋文作鷄人○按从隹者小篆从鳥者籀文

夜嘑旦以嘂百官　釋文作以嘂唐石經余本嘂作叫字從丩此誤

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惠挍本同閩本刊落也監毛本承之又監本壺誤壼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　釋文獻本或作戲[illegible]本說文鄭志云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按仲師卒於章帝建初八年說文上於安帝建光元年仲師未嘗見說文謂說文本仲師則可考古必按其時代非可妄語也據叔重自序云說文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上距仲師卒之年凡十八年

釁神之所飲也（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神作臣釋曰云釁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釁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當據以訂正）

蜼讀爲蛇虺之虺（岳本爲作曰毛本蜼誤蛇）

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浦鏜云內宗誤內宰）

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浦鏜云用誤因）

不合爲野亭之義也（惠挍本亭作褻）

以諸尊皆物爲飾（惠挍本物上有異此脫）

以爲刻畫山雲之形者也（閩監毛本無者）

異義第六釁制（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第改弟）

古廷說釁器（按詩卷耳正義作古毛詩說爾雅釋器正義同此作廷誤下同）

金飾亡目（浦鏜云口誤亡從儀禮通解續挍按詩正義作龜目○按口字非）

經文雖有詩云（閩監毛本雖改惟誤）

則其餘諸臣直有金（詩正義金作釁此誤）

齊爲齍（葉鈔釋文作爲賫）

稅杙勺而酌也（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作挩杙當據正釋文作挩飾云本或作杙）

齊讀皆爲粢（漢讀考齊作齍本故書也此誤）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澤改醳非釋文作舊澤）

獻讀爲摩莎之莎（葉鈔釋文作摩沙）

脩讀如滌濯之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賈疏引注作讀爲漢制考同當訂正）

故舉常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浦鏜云當誤常）

無過與盎同（惠挍本盎下有齊）

推次可知也（惠挍本作推此）

三酒時祭亦備（惠挍本下有之）

朝夕酒存省之意也（按酒蓋須之誤○按朝夕酒句絕不誤）

鄭知旅是大國有故之祭者（浦鏜云大字當在故上）

司几筵

莞藻次蒲熊（釋文莞藻本又作繅按經作繅司農讀爲藻鄭君則仍用繅字今本作藻非）

酢席王在廟室西面（惠挍本無王此衍）

設莞筵紛純（唐石經筵作席涉下文誤）

其繅白黑采（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同閩本采作文按賈疏引注亦作文）

純讀爲均服之均（漢讀考云此讀如擬其音今本作讀爲誤按賈疏亦云均即準音與純同）

憑玉几（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憑作馮按釋文賈疏皆作馮下加心者俗作○按說文引周書凭玉几凭者正字馮者假借字）

有成其文章（盧文弨云通考無其）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唐石經原刻作胙席後磨改作昨下昨席同）

王受酢之席（閩本同監毛本酢改昨非）

右彫几（唐石經諸本同惠挍本彫作雕云余本仍作彫下注同按釋文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

繅柔嚅（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嚅作穤當訂正○按穤本稬之譌借稬爲今人輭弱字也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穤）

繅柔穤不如莞清堅（閩監毛本穤改嚅下柔穤同）

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此本不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入）

先鄭據此文而云（惠挍本云作言此誤）

右漆几（說文几部引周禮作髹几按桼部云髹桼也从桼髟聲與桼字義同而文異音異漢讀考云當是杜子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

即共調也（閩監毛本共改其○按此係鄭注亦由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而誤耳說詳禮記挍勘記）

謂言祭時（浦鏜云吉誤言）

牖間南鄉（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鄉作嚮按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鄉字此本及閩監毛本惟南鄉字作鄉下仍作東嚮西嚮非○按鄉正字嚮俗字嚮亦見漢碑）

爲祊乎外（閩本同監毛本乎改於）

几長五尺高三尺（閩監毛本作高二尺）

天府

鼖鼓在西房（釋文鼖作賁）

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諸本同按下四字當衍司農訓貞爲問故引易師貞丈人吉及國語貞於陽卜以證之疏中亦有此四字浦鏜云當爲衍文○按此四字乃大鄭說易之語非衍文也易之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氏疏中所引注皆以正釋貞況彖傳曰貞正也仲師此證盖非是）

筵不以廟堂者（監本以作於）

能御衆衆有朝正人之德（浦鏜云衍一衆按朝當爲幹字之誤）

引此三文者（惠挍本三作二此誤）

典瑞

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插下有之釋文搢紳作薦申插作臿按賈疏引注作謂插之於紳帶之間此脫之字○按插者正字臿者假借字）

釋曰搢插也（閩監毛本搢改晉按疏依本注讀）

鎮圭尺有二寸（嘉靖本圭作王蓋玉之誤）

云鎮圭尺有二（浦鏜云下脫寸）

瑑有圻鄂瑑起（嘉靖本作琢有沂鄂瑑起按此本疏中引注亦作沂鄂釋文作圻鄂○按古通用）

蓋四廟圭各尺二寸（浦鏜云庿誤廟從儀禮通考續挍）

天所郊亦猶五帝（浦鏜云云誤天）

僢而同邸（釋文作僢而同柢此誤○按此作邸爲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改作柢字則此亦不當改況爾雅曰邸本也今爾雅作柢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邸有兩說惟作邸斯二說可該倘作柢則不能該後說矣）

卹彼玉鄭（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鄭作瓚從邑蓋誤釋文卹彼又作𠨱○按說文有𠨱字在卩部从卩又卹字在血部亦从卩）

灌先王祭也（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灌改祼惠挍本作灌先王祭也按賈疏引注亦作灌○按祼灌古今字注爵行曰祼依疏亦可作灌）

下有槃口徑一尺（嘉靖本作二尺）

此據禮器制度文（漢制考禮作漢）

以土地以求地中（嘉靖本作所求地中）

先鄭玉人職（補毛本玉上有引字）

以恤凶荒（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恤改卹○按卹當从卩）

故玉人云以爲上下一尺（惠挍本無云此衍）

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漢讀考云當作鉏牙之鉏玉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

穀圭以和難（唐石經脫以）

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郯誤剡按釋文賈疏皆作郯）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釋文作叚嘉云本又作瑕亦作假○按叚音假古字也）

故治德以結好（岳本作以治德結好）

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惠校本同閩監毛本以改而）

時聘無常期一也（閩本同監毛本一改故）

謂一服朝之職也（浦鏜云歲誤職）

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余本岳本嘉靖本惠校本同監毛本齻作顚閩本誤顛按釋文作齻云儀禮作顚○按齻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顚謂齒之盡處牙車也）

彼注象生時齒堅（○按齒當作齻）

周禮注疏卷二十校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疏〕（注五儀至爲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同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爲五儀）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樊步干反介音介）〔疏〕（注上公至數焉○釋曰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爲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宋公爲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孝經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揔據諸侯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爲九里七里五里爲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爲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爲節七命者以七爲節五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洫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駮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宮室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爲證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爲差耳故鄭云數焉）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疏〕（王之至如之○釋曰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皆是在朝者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爲九命上公六命卿爲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爲五命子男云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爲差也○注四命至數耳○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見序官[illegible]之中諸侯也云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illegible]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illegible]士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而說之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illegible]陽爵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適丁歷反下遐嫁反射姑音亦）〔疏〕（注誓猶至禮焉○釋曰鄭以誓爲命者諸侯世子皆往朝天子天子

（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爲繼嗣使爲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是也引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者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子男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公侯伯子男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饔餼饗一與上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注視小至七人○釋曰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禮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佗皆眂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以其佗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祼酢饗食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此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眂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眂小國君一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爲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爲三命足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竝不得天子命夏殷竝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竝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竝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眂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降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上服爵弁竝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司服至用事○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爲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注用事至所用○釋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必滅反劉府弊反毳昌銳反劉清歲反希本又作絺陟里反劉猪履反注下皆同窋張律反盩直留反或音冑裨婢支反又方支反罽居例反繢胡對反黹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沈此擊反下同〔疏〕王之至玄冕○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者亦是今尊其祭服且言六矣○注六服至纁裳○釋曰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者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爲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諡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鄭云以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盩大王父二者之間竝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即紺亦曰諸盩也大祫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袞冕王服亦袞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盩至不窋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祫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袞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云鷩裨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若然則裨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裨衣其言不足矣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爲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據衣而言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也宗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器之號非蟲獸之號而言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絜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

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爲細葛上爲繡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爲華象草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繢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爲證也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卽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爲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辭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旂旗者謂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注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韎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跗芳符反又音附注音之樹反緹音體〔疏〕凡兵至弁服○釋曰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滅非一故云凡云韋弁服者以韋爲冕又以爲服故云韋弁服○注韋弁至遺色○釋曰韎是蒨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云又以爲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爲正也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韎爲赤色韋猶以爲疑故舉漢事以爲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眡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眡音視〔疏〕注視朝至袞冕○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二皆用皮弁故經摠云眡朝則皮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

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者案覲禮云天子袞冕負黼扆節服氏云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服袞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袞冕故於廟連言朝也**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甸音田注同〔疏〕注甸田至玄端○釋曰言凡者田獵非一故以凡廣之不言事者朝是朝日比於田獵爲數故凡事皆不言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鄭注士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案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韠韠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韠則素裳其士韠言爵爵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韠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且色異耳故以韋弁爲皮弁是其正田用韋弁也○**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衰七雷反下皆同齊音咨〔疏〕注服弁喪至齊衰○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主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故書弁作絻鄭司農絻讀爲弁而加環絰環絰即弁絰服○近附近之近絻音弁〔疏〕凡弔事弁絰服○釋曰弔事言凡者以其弔事非一故亦云凡以廣之也弁絰其服則錫衰緦衰之等也○注弁絰至絰服○釋曰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

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絰者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絰即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環絰也云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絰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云絰大如緦之絰者弔服環絰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絰緦絰最小弔服之絰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緦絰故云絰大如緦之絰也云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者此文弔事之絰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下文而說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知者案服問云君爲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絰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絰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絰是也云佗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爲亦錫衰弁絰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其用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爲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爲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小異耳**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爲于僞反下及注除爲害一字皆同〔疏〕注王后至杖期○釋曰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臣爲王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爲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爲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爲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爲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爲后者以其諸侯爲后與臣爲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

（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易以豉反去起呂反下同〔疏〕王爲至弁絰○釋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注君爲至於吉○釋曰君爲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緦衰者喪服傳文其緦衰疑衰無文先鄭當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升皆爲登布八十縷爲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凡弔服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是也）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縞古老反劉剛操反〔疏〕注大札至之崩○釋曰知大札疫病者以春秋傳有天昏札瘥之文故知札爲疫病也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即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烖水火爲害者謂若春秋宋災謂有水災爲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災又公羊云雉門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此素服首服縞冠之意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烖引爲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下文云大札大凶大烖令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搢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襢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其齊側皆反注士齊同有禱音儔本亦作禱屬音燭廣古曠反後廣袤同袪起呂反下上時掌反侈昌氏反〔疏〕公之至素端○釋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爲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緦者其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緦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祭服玄端素端者云即上素服爲札荒祈請之服也○注自公至入寸○釋曰服自公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袞已下旣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禪冕出視朝鄭云爲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禪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騂犅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騂犅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祭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爲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爲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爲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緦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緦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緦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爲上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襢裳者爲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襢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袪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絰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即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注奉猶至王所○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畧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斂衣力驗反廞虛今反〔疏〕大喪至陳序○釋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八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袞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注奠衣至椁中○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者云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疏〕典祀至政令○釋曰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注外祀至塋域○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兆域據壝外爲溝渠爲表塋域者也）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疏〕若以至役之○釋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注屬其至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

（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蹕音畢遮章奢反令力呈反〔疏〕注鄭司至令入○釋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此王者之官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疏〕注廟謂至諸侯○釋曰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爲祧去祧爲壇既言去祧爲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者先公謂諸盩已前不追諡爲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膴先君之祧既拚以侯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大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入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者謂不窋已後諸盩已前爲諸侯者后稷雖不諡爲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注尸當至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虞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爲奠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於糾反司農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反本或作惡同〔疏〕注廟祭至之堊○釋曰云廟祭此廟也者凡廟皆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汛滌濯脩除亦是絜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爲之云脩除黝堊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黝堊廟亦黝堊之先鄭讀黝爲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堊是白者以其堊與幽黑白相對故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隋許恚反劉相恚反〔疏〕注鄭司至依神○釋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今先鄭以隋爲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梗▲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埋之同故云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摡▲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比本亦作庀鄭毗志反注及下同司農匹氏反劉芳美反沈又上二反〔疏〕注女宮至具也○釋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爲奴隸女子入官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具所濯摡及粢盛之爨者濯摡粢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爨饎爨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爲庀具釋之）

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疏〕注薦徹之節○釋曰知此詔王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爲王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豆籩之節）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帥世婦女御○齍音咨下文同〔疏〕注帥世婦女御○釋曰知帥六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爲齍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是以知齍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相息亮反〔疏〕注同姓至后者○釋曰鄭以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帥詔相其事同〔疏〕大賓至如之○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後事也彼不言饗食之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注比帥至事同○釋曰此揔說上文四經所云比帥詔相言相取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耳）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莫音暮下同苛胡何反譴棄戰反〔疏〕大喪至罰之○釋曰大喪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注鄭司至堂上○釋曰先鄭云謂爵婦人者此經自以爲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爲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爲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弔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共授〔疏〕注主通至共授○釋曰王后大宮之內有徵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官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疏〕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注加爵至豆籩○釋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後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佐傳佐外宗○傳直專反注同〔疏〕注佐傳佐外宗○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從才用反〔疏〕賓客至如之○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於此揔結之也○注次序至哭王○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注王后至大夫云○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爲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爲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視視其實）〔疏〕（外宗至如之。○釋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畧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畧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王后以樂羞盉則贊。（贊猶佐也○盉音咨）〔疏〕（王后至則贊。○釋曰羞進也盉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盉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盉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盉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於尸）〔疏〕（注獻獻酒於尸○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餞饋獻及酳尸以食後酳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與音預注同）〔疏〕（注后有至其事○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祼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謂在宮中）〔疏〕（注小祭至宮中。○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也）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內內外宗及外命婦）〔疏〕（注內至命婦○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眾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典命

此乃臣之儀也（補鏜云乃下疑脫諸）

則爲二伯分陝者也（監本陝作陜○按从二入合說文）

自外雖是周之同族（閩本同監毛本之誤公）

其士一命（余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岳本嘉靖本一作壹下同當據正）

廊中無相（浦鏜云廟誤廊）

當執圭璋也（惠挍本同閩監毛本執改以）

此命卿亦是夏殷法（監本亦字空缺）

五等諸侯同（閩本同監毛本同誤國）

爲三命命足矣（按下命字疑衍）

卽有貳車（閩監毛本貳改二非）

司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希冕本又作絺）

毳罽衣也（余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罽衣閩監毛本作罽訛）

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賈疏引書注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漢讀考據此謂當云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以作絺爲字誤鄭所不從也下文希以希刺二希皆當作黹）

今尊其祭服（閩監毛本今誤令）

天作詩是祫之祭禮（閩監毛本禮誤祀）

謂刺繒爲繡次（毛本繒誤繪○按刺當作刺七迹切凡注疏中刺繡字同此）

以有兩翼卽曰鳥（閩監毛本卽改則）

今時伍伯緹衣（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伍改五按賈疏引注作伍伯云伍行也伯長也然則今本作五伯非）

故書弁作絣（毛本絣誤緋）

鄭司農絣讀爲弁而加環絰（宋本嘉靖本疊弁字）

云佗國之臣則皮弁者（閩監毛本佗誤陀）

爲其妻出則不弔（浦鏜云服誤弔）

衰在內（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衰作哀當據以訂正下衰在外同○今訂正）

大荒饑饉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饑作飢賈疏引注亦作飢非○按作饑則合於說文字指）

士之衣袂（此本及監本袂誤袂今訂正）

大夫已上侈之（葉抄釋文作以上移之）

惟在周公文王廟中（閩監毛本同此本缺一頁浦鏜云文誤又○缺頁今補）

不得申上服之意也（宋本申作由）

則此奠衣服也者（浦鏜云也者蓋誤倒按疑作是也）

所藏於椁中者（閩本同監毛本椁改槨）

典祀

掌其政令（余本閩本同疏標起訖亦云典祀至政令唐石經嘉靖本監毛本作禁令按釋曰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則賈本亦爲禁令此作政誤）

典祀至政令（閩本同監毛本改禁令是也）

芟掃之徵召也（余本嘉靖本掃作埽此從手者俗作）

守祧

注守祧至諸侯（閩監毛本守祧改廟謂是也○今依訂正）

士虞記文（閩監毛本記誤禮）

黝讀爲幽幽黑也（諸本同漢讀考謂當作幽讀爲黝黝黑也以上經注黝字皆當作幽○按此亦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之一）

又涖滌濯（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涖改謂非）

祝命挼祭尸取菹梗于醢（監毛本祝誤祀閩監毛本挼誤授按梗爲擩之誤）

世婦

比其具（釋文比本亦作庇按注云比次也又司農讀爲庀庀具也作庇非）

具所濯摡及粢盛之爨（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摡作既非疏同）

比帥詔相其事同（閩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比誤此○按比帥詔相上文四事也）

凡王后有擣事於婦人（余本同唐石經嘉靖本擣作擣當據正閩本作擣監毛本作摻皆訛）

得有赴王喪者（此本王字剜擠閩監毛本遂排入）

內宗

佐王后薦玉豆籩（閩監毛本玉誤王）

故於此摠結之也（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於改以）

外宗

視視其實（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視作眡○按注易經古字爲今字則第一字已改淺人乃以經改注）

凡祭祀贊玉盉（閩監毛本玉誤王）

獻獻酒於尸（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於改于非）

注獻獻酒於尸○釋曰（閩本同監毛本脫上六字）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疏】注公君至東西○釋曰訓公爲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是也既爲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爲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塋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併薄冷反。○【疏】凡諸侯居至其族○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并卿大夫以凡之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爲天子庶爲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爲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爲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天王是昭則子爲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爲昭居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爲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族互相通也○注子孫至昭穆○釋曰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爲子已後左右王之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當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疏】注戰敗至罰之○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

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注居王至中央○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別彼列反。【疏】以爵至樹數○釋曰此文自王已下皆有而云爵等爲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雖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別尊至有差○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周禮上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法況之也若然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度待洛反。注量度同。【疏】大喪至之尸○釋曰大喪謂王喪有日謂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爲尸者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爲尸也○注甫始至之尸○釋曰先鄭以遂爲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爲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爲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爲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初一祭墓地之事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窆彼驗反。又補鄧反。去起呂反。咸本又作緘。同古鹹反。○【疏】及竁至窆器○釋曰上經已甫竁祭墓訖此經復云及竁以度爲丘隧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注隧羨至以咸○釋曰以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爲況也云下棺豐碑之屬者此據檀弓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爲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盧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綍之等故引喪大記也凡封者封即窆謂下棺云執綍去碑負引者謂天子千人分執六綍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綍其棺當於壙上執綍者皆負綍背碑以鼓爲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者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綍繫木下棺大夫以咸者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綍繫之而下棺也彼諸侯及大夫法但天子無文故引之以爲證天子之法耳）

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巾如字。劉居覲反。語魚據反。下同。俑音勇。【疏】及葬至象人○釋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注鸞車至生乎○釋曰云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者巾車職云大喪飾遺車遺車則明器遺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旗者以其遺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旂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以言之以其旂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玄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个諸侯七个天子當九个令向壙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此檀弓文彼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爲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也又云非作象人不殆於用生乎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近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爲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爲象人○）

及窆。執斧以涖。（臨下棺也。○涖音利。又音類。○【疏】及窆執斧以涖○釋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

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疏】注凶器明器○釋曰因上文窆之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即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神明死者之器者也）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正墓至墓禁○釋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位謂至塋限○釋曰云丘封所居前後者即上文爲諸侯及有功者居前爲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云禁所爲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爲限而禁之○）

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疏】注祭墓至爲尸○釋曰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上文遂爲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爲尸冢人爲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疏】凡諸至其禁○釋曰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揔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注凡邦至葬地○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葬地者以其冢人掌王墓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疏】注族葬各從其親○釋曰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爲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族是五服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

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注位謂至大小○釋曰凡）

（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爲左右故云正其位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者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疏〕注古者至相容。○釋曰知古者墓地同處者上文云族葬是同處云使相容者釋經私地域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疏〕帥其至守之。○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厲者謂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職喪至其事。○釋曰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若司裘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注國之至葬也。○釋曰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死時事既夕葬時事士虞葬訖及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祥大祥禮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唯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賵芳鳳反。〔疏〕注有事至命往。○釋曰知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者春秋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兩小傳皆言衣被曰襚貨財曰賻車馬曰賵珠玉曰含明知有含襚贈賵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賵無常推玩好是也不言賻者賻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爲諸侯有司爲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故後鄭云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向喪家者也）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鄭司農云號謂諡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齍音咨〔疏〕凡其至其禮。○釋曰喪祭餘文皆爲虞此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若對二十八月爲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爲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注鄭司至祝之。○釋曰先鄭云號謂諡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諡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齍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疏〕注令令至督也。○釋曰云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法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居其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大司至弟焉。○釋曰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者成均五帝學名建立也周人以成均學之舊法式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云而合國之子弟焉者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注鄭司至之宮。○釋曰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子大舞其職有異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學故依而用之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彼云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鄭見經掌成均之法即是有遺禮可法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大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云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案彼文上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又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注云進於衆學者又云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彼鄭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鄭引之者證成均是學意若如先鄭以義解之何得於中飲酒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庠之學是也若然案王制有虞氏名學爲上庠下庠至周立小學在西郊者曰虞庠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但五帝揔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謂若三代天子學揔曰辟雍當代各有異名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瞽音古夔求龜反胄子音育本亦作胄泮音判本亦作頖同〔疏〕注道多至宮中。○釋曰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彼釋三德三行爲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者序官上瞽中瞽皆是[illegible]云或曰祭於瞽宗[illegible]樂祖必於瞽宗[illegible]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illegible]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疏〕以樂至孝友。○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注中猶至曰友。○釋曰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者此亦大司徒同祗敬庸有常也並訓而見其義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爾雅釋訓文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喩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道音導注同剴古哀反[illegible]倍音佩〔疏〕注興者至曰語。○釋曰[illegible]謂若詩陳古以刺幽王厲王之輩皆是[illegible]以聲節之爲吟詠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illegible]云歌樂亦是樂語案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illegible]之歌齊爲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論語云食不語寢不言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雜記云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illegible]〔疏〕[illegible]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illegible]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注此周至武功。○釋曰案下文以六舞云大合樂明此舞是六代樂[illegible]門已下是黃帝堯舜夏殷周者並依樂緯及元命包彼[illegible]）

門黃帝樂以下及堯舜等皆陳故知黃帝已下也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百物不云萬物萬物即百物云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者鄭釋此雲門大卷二名云德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云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故祭法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此云儀民引其義不引其文云言其德無不施者解咸池之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堯德無所不施者案祭法注云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是也云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者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紹堯之業樂記云韶繼也注云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是也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者案禹貢云敷土禹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夏大也注云禹樂名禹能大堯舜之德大中國即是大堯舜之德也元命包云禹能德並三聖德並三聖即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者亦祭法文彼云除其虐虐即邪亦一也或本作邪也云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者言護者即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者亦祭法文彼云災災即害一也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此即克定禍亂曰武也案元命包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大武是文王樂名而云武王樂者但文王有此武功不卒而崩武王卒其伐功以誅虐紂是武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爲武王樂也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則雲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知有改樂名之法者按條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注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改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法也案孝經緯云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鬽動物羽蠃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鎗鎗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說音悅長如字上生時掌反後上生皆同去一起呂反下文去樂及注同度待洛反徧音遍鬽眉冀反蠃力果反下蠃物同戛居八反劉古八反球音求搏音博拊方甫反鼗徒刀反柷昌六反敔本又作梧魚呂反閒閒廁之閒鎗本又作蹌七羊反於予上如字劉音烏下羊汝反應應對之應後皆同不更音○

〔疏〕以六至動物○釋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自此已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注六律合陽聲者也至奏效應○釋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者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爲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歷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蔟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八風也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義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徧作六代之樂言徧作樂不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故云徧作也云以冬日作之至物鬽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當之者但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云動物羽蠃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言動物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書者案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云笙鏞以間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云鳥獸牄牄者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樂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爲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總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疏〕注分謂至之樂○釋曰此與下諸文爲揔目上揔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祀天者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正音征○

〔疏〕乃奏至天神○釋曰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注以黃至是也○釋曰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爲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已後皆然是其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禋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槱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大蔟陽聲第二應鍾

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蔟音太下七豆反下同〔疏〕乃奏至地示○釋曰地示卑於天神故降用大蔟陽聲第二及咸池也○注大蔟至社稷○釋曰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崐崘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崐崘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竇本又作瀆同音獨與音餘○〔疏〕乃奏至四望○釋曰四望又卑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大磬也○注姑洗至樂與○釋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竇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鍾○蕤人誰反函胡南反函鍾林鍾也○〔疏〕注蕤賓至林鍾○釋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函鍾為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之為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中音仲亦如字後同嫄音元本亦作原妃音配本亦作配閟音秘〔疏〕注夷則至神之○釋曰案祭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六四上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為之合者以其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則姜嫄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忻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祖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故云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者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閟宮閟神之者案閟宮詩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閟宮據其神則曰閟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射音亦注下同夾古洽反圜于權反〔疏〕注無射至先公○釋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圜鍾者下文云圜鍾為宮是一名圜鍾也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被皮寄反〔疏〕注六者至之播○釋曰云六者言其均也謂若黃鍾為宮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為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以為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為六者各據其首與下四聲為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義也子春云播為后稷播百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播百穀是后稷之事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介音界蜡士嫁反易以豉反竅苦弔反蛤古荅反分扶問反知音智畜許又反下同鮪于軌反淰音審獝休律反本又作獝亦作獝同狘休越反〔疏〕凡六至天神○釋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變猶至不失○釋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五穀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摠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蔟云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摠釋地祇與動物之神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其舒疾之分者謂[illegible]

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淸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下同靁音雷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崐崘本又作混淪各依字讀祼古亂反磬苦篤反大辰如字劉音泰與鬼音餘本亦作輿辟音避下同○）

〔疏〕凡樂至禮矣○釋曰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列之在下文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弁蜡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與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交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爲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其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大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變也○注此三至之誤○釋曰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者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宰云祀大神祇及大享亦一也三者恒相將故鄭據此三者之神也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嚳配故引祭法禘嚳而郊稷爲證云圜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夾鍾房心之氣爲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圜鍾爲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爲宗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爲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爲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爲角徵羽麄細須品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爲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爲徵也大蔟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爲角大蔟下生南呂南呂爲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爲地宮又避之不取也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爲徵先生後爲用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爲羽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爲角以絲多後生先用也四聲足矣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陽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敢知之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避之也云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淸者爲徵羽者此揔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若地宮所生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南呂爲羽先生後用天宮所生大呂爲角後生先用大蔟爲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絲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淸者爲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鼓靈鼗皆四面路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祀之鼓路鼗不合與晉鼓等同兩面故後鄭不從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云云此文七年趙宣子曰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禹謨之言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也玄謂雷鼓已下八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鼖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宗廟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爲四面祭地尊於宗廟故知更加兩面爲六面祭天又尊於祭地知更加兩面爲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云孤竹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桐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案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末生者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北者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和與空桑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當爲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縣音玄下樂縣之類皆放此）

〔疏〕凡樂至展之○釋曰凡樂事言凡語廣則不徒大祭祀而已而直言大祭祀者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屍音尸本亦作尸）

〔疏〕王出至昭夏○釋曰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爛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注三夏皆樂章名○釋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爲之章故云樂章名也

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

〔疏〕注當用至以往○釋曰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

（用當遞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往爲舞之處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疏〕大饗至祭祀○釋曰凡大饗有三案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鄭云大饗祫祭先王一也彼又云大饗尚腶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揔饗五帝於明堂三也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腶脩爲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因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注大饗至肆夏○釋曰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爲陔夏彼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爲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爲祫祭先王祭末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爲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騶側留反召上照反下召南同〔疏〕大射至騶虞○釋曰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人出之時奏王夏及射奏騶虞之詩爲射節○注騶虞至爲節○釋曰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召南卒章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下樂師注引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是也）**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挾子協反又音協〔疏〕詔諸至矢舞○釋曰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注舞謂至之儀○釋曰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宥音又〔疏〕注大食至勸也○釋曰鄭知大食朔月加牲者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鍾鼓亦有樂侑食矣知日食有樂者案膳夫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敗必邁反濮音卜〔疏〕注大獻至于晉○釋曰案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云愷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愷是也故取先鄭所引於下案僖二十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晉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所據也）**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四鎭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幷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傀劉九靡反舊音怪說文以爲傀偉之字解引此文字林公回反李一音杜回反會古外反沂魚依反雍於用反霣于敏反繹音亦〔疏〕注四鎭至可知○釋曰鄭知四鎭山之重大者以職方九州州各有鎭山皆曰其大者以爲一州之鎭故云山之重大者也但五州五鎭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爲鎭號故四鎭也自五嶽已下亦據職方而言以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即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吳嶽爲西嶽而說耳案爾雅霍山爲南嶽案尚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爲南嶽不同者案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謂之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如郭此言即南嶽衡山自有兩名若其不然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明不然也案潛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也或曰荆州之衡山亦與廬江潛縣者別也云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者此奇變與星辰已下爲揔之語也云若星辰奔霣者謂若左氏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其奔霣石於宋五及星霣而雨是其霣也云及震裂爲害者謂若左氏云地震之類云去樂藏之也者以其樂器不縣則藏之今云去樂明知還依本藏之也云春秋傳者宣八年左氏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但仲遂卒輕於正祭故辛巳日不廢正祭重於繹祭當廢之宣公不廢繹故加猶以九之籥有聲者不入用是以公羊傳云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荅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即萬入是也故鄭云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以其彼云去其有聲與此經去樂藏之同故引以爲證也）**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札則入反鄭音截弛式氏反〔疏〕大札至弛縣○釋曰大札疫癘則左氏傳天昏札瘥是也大凶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大災水火則宋大水及天火曰災之類是也大臣死則大夫已上是也凡國之大憂者謂若禮記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令弛縣謂大司樂令樂官弛常縣之樂也○注札疫至之爲○釋曰札疫癘也者凡疫病皆癘鬼爲之故言疫癘也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者樂縣在於虡釋下之與兵鼓縣之於車上休亦釋下之義相似故舉今以況古且上文云去樂據廟中其縣之樂去其藏之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互文以見義也去者藏之亦先弛其縣亦去而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樂音洛〔疏〕注淫聲至不恭○釋曰經云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樂者移風易俗先當用其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也云淫聲若鄭衛也者樂記文鄭則緇衣之詩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衛之詩云期我乎桑中之類是也云過聲失哀樂之節者若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瞽人歌詩以察樂之哀樂使得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不可也云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者亦樂記文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又引史記昔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衞靈公朝晉過焉夜聞使師涓寫之至晉晉侯燕之謂晉平公曰寡人聞新聲爲公鼓之遂使師涓鼓之晉侯使師曠坐而聽之撫而止之曰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此淫聲非新聲是其義也云慢聲惰慢不恭者謂若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齊音敖僻憍志即是惰慢不恭者也）**大喪。涖廞樂器。**（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也○廞許金反興許應反後皆放此鎛音博〔疏〕注涖臨至之也○釋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案笙鎛師皆云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故知也云之屬籥師亦云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疏〕及葬至如之○釋曰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二

冢人

因彼國葬而爲造塋之主（閩本主誤王惠棟云主一本作祖）

若父爲天王卿昭（閩本卿誤鄉監毛本改是）

此文自王已下皆有（閩監毛本已改以）

天子墳高三刃（毛本刃作仞）

樹以藥草（惠挍本作樹以欒○按藥欒字形之誤草衍字耳說文亦曰大夫欒）

天子十月而葬（惠挍本作七月此誤）

大夫以咸（釋文咸本又作緘○按咸緘古今字）

以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閩本同監毛本以案改案左左字複下以蓋此之誤○按以案不誤）

此按檀弓公肩假云（此本此字剜剩當衍閩監毛本排入）

以其旂旗在車所建（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旂改旌）

欲破先鄭以爲靈與象人爲一（惠挍本無欲）

笙竽備而不和（浦鏜云笙竽字誤倒）

墓大夫

萬民所葬也（余本岳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也作地閩本先作也後剜改地此本及閩本疏中標起訖皆剜改也爲地○按作地是也經文前曰公墓之地此曰邦墓之地）

族葬各從其親（諸本同惠挍本葬下有謂）

後相容（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後作使按使字複上蓋涉疏文誤疏云使相容者蒙上使各有區域）

言之也

職喪

又按士喪禮兼有贈賵無常（浦鏜云幣誤賵語見記中）

號謂謚號（毛本謂誤爲）

令令其當共物者（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共改供非疏中此本亦作供）

職喪依式令之（惠校本作職喪遣令之）

春官宗伯下（唐石經缺釋文但題宗伯下三字）

大司樂

教冑子是也（釋文作育子云本亦作冑九經古義云說文引虞書曰教育子云養子使善也爾雅育冑皆訓長故馬注尚書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按此注當與說文同作教育子陸本是也）

尚書傳詩云（浦鏜云傳說誤傳詩）

爾雅釋訓文也（孫志祖云監毛訓誤親）

倍文曰諷（釋文亦作倍文賈疏作背文瞽矇疏引此注同○按此注用古字疏用今字之一證）

答述曰語（余本嘉靖本答作荅此從竹非）

又爲吟詠（閩監毛本詠作咏）

大磬（漢讀考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說文革部鞀或作鞉或作鼗籀文作磬從殸召聲是則周禮爲古文假借字）

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殫作禪余本岳本載音義同葉鈔釋文能禪時戰反今通志堂本改作殫非也按賈疏引注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而曰彼云義終此云儀民不全引其文言殫禪有異是賈疏本作殫也）

樂之文武中（孫志祖云內則注作樂之文武備）

是敷土之事也（按當作傅土）

彼云除其災災即邪（閩監毛本災並改虐○按虐是也）

章名雖堯樂（經義雜記作大章名雖堯樂此因複舉大章遂脫一大字）

故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經義雜記曰一當作亦）

則雲與大卷爲一（經義雜記作則雲門此亦因上疊雲門字而誤脫）

以律立鍾之均（監本立誤直）

笙鏞以間（漢讀考作笙庸按賈疏釋此注云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然則賈本鄭注本作庸字）

鳥獸鎗鎗（余本同嘉靖本毛本作牄牄閩監本作蹌蹌按釋文作牄牄云本又作蹌此本疏中亦作牄牄）

始於左旋（監本於改而）

自此已下皆然（閩監毛本已改以）

皆神仕職文（閩監毛本仕誤社○按此謂凡以神士者一章）

但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毛本脫用字浦鏜云日誤旦）

云鳥獸牄牄者（毛本同監本改蹌蹌非下同）

乃分樂而序之（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序作祀誤唐石經乃分樂而以下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乃分樂而序之）

後云祀天者（惠校本同閩監毛本改祭天非）

明不據偏歌詩也（宋本歌下有毛）

乃奏大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蔟作簇非注疏及下同釋文作大蔟唐石經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蔟）

應鍾亥之氣也（下脫十月建焉四字閩監毛本皆有）

若薦祭言之（惠校本無薦）

用血與郊同（閩本同監毛本血下衍祭）

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南呂下增六二兩字）

歌函鍾（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作函鍾釋文作函此訛唐石經此缺下作函鍾爲宮）

下生夷則之九五（惠校本作上生此誤）

凡祭以某妃配（惠校本作其妃此誤）

下生無射之上九（惠校本作上生）

故書播爲藩（九經古義云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

以爲六者各據爲首（惠校本同閩監毛本爲作其）

地祇高下之甚者（岳本祇皆改示非）

九奏而致不同者（惠校本致作至）

揔釋地祇與動之神物（閩本同毛本動字實缺監毛本物誤來）

非直有樂兼有德（閩本同監毛本有樂誤以樂）

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閩本同監毛本然下衍彼而下衍乃）

云尚書云（閩本同監毛本上云改又）

九磬之舞（釋文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因學紀聞云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呂氏春秋帝嚳命咸墨作爲舞聲歌九招大列六英帝舜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舜修而用之）

無射上生中呂（浦鏜云下誤上）

竹枝根之末生者（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末作未此本疏中亦作未按根未生者故云孫竹作末誤也詳漢讀考）

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惠校本無也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此三至之誤亦無也字漢讀考云此謂九爲大之字誤）

大護已上（閩本同監毛本護作濩）

用之禮凡祭祀（浦鏜云周誤用）

天社神位（浦鏜云坤誤神）

姑洗爲徵後先生用（閩本剜倒先生字監毛本承之）

大蔟爲徵先生後爲用也（閩本同監毛本無下爲）

以絲多後先生用也（閩監毛本作生先用也）

有不明知之不取者（宋本同閩監毛本明作敢）

云五聲宮之所生（閩本同監毛本云下有凡）

大宮所生大呂爲角（宋本作人宮此誤爲大閩監毛本改作天）

枝幹也（閩監毛本幹作榦下同）

尸出入（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尸改屍疏同釋文作屍出云音尸本亦作尸惠校本疏中亦作尸○按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此經用屍爲假借）

升祭訖出廟門（盧文弨曰通考升作及）

詩與樂爲之章（閩本同監毛本之作篇）

王有入出之時（閩監毛本作出入）

王大食三宥（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宥改侑注中同余本岳本載音義作宥葉鈔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宥漢讀考云有司徹注曰古文侑皆作宥然則以宥爲侑古文假借字）

大食朔月月半（嘉靖本作朔日浦鏜云按疏下疑脫加牲二字）

皆朔月加牲體之事（浦鏜云皆疑有字誤）

亦有樂侑食矣　惠挍本侑作宥下同○按疏內自可作侑

大傀異烖　說文傀偉也从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按古人於災異散言皆通對文則異此言大傀異下言大烖則對文也故鄭注此云傀猶怪也大怪異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注下大烖云烖謂水火也今本經注大傀異下皆有烖字蓋涉下文誤衍也當從說文所引○按傀異烖之傀異者非常之變也不當據說文疑有衍字鄭注亦曰大傀異烖

嶽在雍州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嶽改嵩非按賈疏亦作嶽字

籥有聲者不入用　宋本者作音

則去者不入　惠挍本毛本同閩監本入改用

據廟中其縣之樂　浦鏜云其疑所之訛

隋慢不恭　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隋改惰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樂師至小舞」○釋曰此樂師教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是也此言小舞即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爲大舞也○注「謂以至大夏」○釋曰云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對二十已後學大舞鄭知者所引內則文是也云十三舞勺者按彼上文云十年出就外傳又云十三舞勺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云成童舞象者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云二十舞大夏者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以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爲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䍿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䍿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少詩照反勺章略反帗音拂一音弗䍿音皇析星歷反下同氂舊音毛劉音來沈音狸或音茅字或作氂或作犛皆同暵呼旦反【疏】「凡舞至人舞」○釋曰此六舞者即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即上分樂序之是也此小舞按舞師亦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即皆據祈請時所用也○注「故書至以皇」○釋曰故書皇作䍿鄭司農破䍿爲皇也先鄭云帗舞者全羽者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相對即以此帗舞爲全羽羽舞爲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帗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此後鄭亦不從之云旄舞者氂牛之尾者按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有毛其名曰旄牛注云今旄牛背脚胡尾皆有長毛故先鄭據而言之云干舞者兵舞者此有干舞舞師有兵舞先鄭以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爲兵舞後鄭亦從之也云人舞者手舞者後鄭亦從之矣自社稷以帗已下至星辰以人舞後鄭從其二不從其四者社稷以帗依舞師辟廱以旄以無正文後鄭從之後鄭云帗析五采繒不從司農者若今者可以言古以漢時有靈星舞子持之而舞故知帗舞亦析五色繒爲之也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按山海經鳳皇出丹穴山形似鶴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又按京房易傳云鳳皇麟前鹿後蛇頸龜背魚尾雞喙燕翼五采高二尺漢世鳳皇數出五色今皇舞與鳳皇之字同明雜以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之以舞故不從先鄭以羽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也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此就足先鄭手舞手舞用袖爲威儀也云四方以羽者依舞師云宗廟以人者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用人也云山川以干者干舞即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旱暵以皇亦依舞師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趨劉清須反薺本又作齊徐私反朝直遙反下同跢倉注反陔改才反撞直江反【疏】「教樂至爲節」○釋曰此王行迎賓若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若秋冬一受之於廟並無迎法若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同也○注「教樂至奏樂」○釋曰鄭知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之儀者此經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據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禮記玉藻云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據從外向內是入時也樂節是同故鄭出入並言也先鄭云肆夏采薺皆樂名者案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杜亦云肆夏樂曲名案鍾師注九夏皆詩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從而亡以此言之肆夏亦詩篇名先鄭云或曰皆逸詩得通一義也按玉藻注齊讀如楚茨之茨此齊讀亦從茨可知也玄謂引爾雅者行是門內趨是門外之事也按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據助祭者而言故詩云驟奔走在廟也今摠言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者人之行必由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者是行以肆夏出路門而采薺作是趨以采薺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薺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內行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仍有皐庫雉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據路門外內而言若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薺即門外謂之趨可摠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遙奏采薺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其言行與趨是步迎之法可知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者則經車亦如之是也但車無行趨之法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內奏肆夏鄭知有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者以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明知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出必撞黃鍾之鍾者黃鍾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鍾又陽聲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云右五鍾者謂林鍾至應鍾右是陰陰主靜恐王大動故以右五鍾黃鍾是動以告靜者云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者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之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左是陽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云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於時奏此采薺肆夏也按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注云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蘋音頻

蘩音煩〔疏〕凡射至爲節。釋曰凡此爲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注騶虞至曾孫。釋曰鄭知云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者以其詩爲樂章故也云在國風召南者見關雎已下爲周南鵲巢已下爲召南三篇見在召南卷內也云惟貍首在樂記者按樂記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按射義亦云貍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小莫處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略引其一以證耳云射義已下者證用此篇之義也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貍首曾孫者貍首是篇名曾孫章頭即射義所云是也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序事次序用樂之事〔疏〕凡樂至樂政。釋曰云凡樂者謂凡用樂之時也云掌其敘事者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云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使得其正不淫放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小事小祭祀之事〔疏〕凡國至鍾鼓。釋曰此小事鄭云小祭祀之事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宗廟皆有鍾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有鍾鼓但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

凡樂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疏〕注成謂至歌備。釋曰云成謂所奏一竟者竟則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爲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鄭引書簫韶九成爲證也又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大師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事節相當故引爲證也

詔來瞽皐舞。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毋音無下同瞭音了〔疏〕詔來瞽皐舞。釋曰到讀之云詔瞽來謂詔告視瞭扶瞽人來入升堂作樂也皐舞者謂號呼國子舞者使當舞。注鄭司至者舞。釋曰先鄭破瞽爲鼓後鄭從字或爲瞽於義是但文不足後鄭增成之耳云或曰來勑已下但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玄謂詔來瞽者以來爲入按大祝云來瞽令皐舞注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爲呼之者以彼來上無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

詔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疏〕及徹至歌徹。釋曰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注學士至之什。釋曰鄭云學士國子也者此學士即下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即諸子是也玄謂徹者歌雍者見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若然要有辟公助祭并天子之容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器是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雍故知此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從清廟已下皆周頌但此雍在臣工之什內云之什者謂聚十篇爲一卷故云之什也。

令相。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見賢遍反下注同〔疏〕注令視至道與。釋曰此令相之文在祭祀歌徹之下者欲見大小祭祀皆有令相之事故於下揔結之鄭知令相令視瞭扶工者見儀禮扶工者皆稱相以其瞽人無目而稱工故云令視瞭扶工也先鄭引論語者亦見相是扶工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疏〕饗食至之儀。釋曰言如祭之儀者非直序樂令鍾鼓令相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但祭祀歌雍而徹饗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大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衆耦也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食音嗣下注疏食同凡言饗食皆放此〔疏〕注射夫衆耦也。釋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故鄭據衆耦而言也言執弓矢舞謂射時執弓挾矢及發矢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節相應於樂節也。

樂出入。令奏鍾鼓。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疏〕注樂出至其器。釋曰鄭知樂是笙歌已下者按禮樂記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又云雜以干戚羽毛謂之樂凡此笙并瞽人歌者及國子舞者及器皆須出入故知樂中兼此數事也。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倡昌亮反〔疏〕凡軍至倡之。釋曰軍事言凡者有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云大獻者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云教愷歌者愷謂愷詩師還未至之時預教瞽矇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爲之故云遂倡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凡喪至樂官。釋曰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亦然言凡以該之明器之樂器者謂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是也。注帥樂官往陳之。釋曰樂官亦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者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注哭此至帥之。釋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眂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治直吏反〔疏〕凡樂至治訟。釋曰凡樂官謂此已下大胥至司干皆無聽訟之事則皆樂師聽之耳。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版音板。酎直救反適丁歷反上時掌反下六上反〔疏〕注鄭司至同義。釋曰先鄭知學士謂卿大夫諸子者按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言者以其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則元士之子不入故知卿大夫之諸子也知學舞者下云入學合舞故知也云不得舞宗廟之酎者按月令四月云天子與羣臣飲酎鄭注云酎之言醇謂重釀之酒春酒至此始成作此酎亦謂重釀之酒祭宗廟而用之祭未有相飲之法以宗廟言之云除吏二千石已下在前漢紀注云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九爵關內侯十九爵列侯二十爵宗廟舞人用貴人子弟與周同故先鄭引以爲證也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舍音釋采音菜注同疏所居反劉音蘇下戶嫁反〔疏〕注春始至之屬。釋曰云春始以學士入學者歲初貴始云學宮者則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者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入音奏樂之節合也按月令注春合舞者象物出地鼓舞也先鄭解舍采三家之說後鄭皆不從者按王制有釋菜奠幣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即釋也采即菜也故以爲學子始入學釋采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采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知菜是蘋蘩之屬者詩有采蘋采蘩皆采名言之屬者周禮又有芹茆之等亦菜名也

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折之設反〔疏〕秋頒學合聲。釋曰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故鄭云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也云合聲者春爲陽陽主動舞亦動春合舞象物出地鼓舞秋爲陰陰主靜聲亦靜故秋合聲象秋靜也但舞與聲遞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樂習之。爲于僞反〔疏〕以六至位。釋曰六樂者即六代之樂六舞雲門之等是也。注大同至習之。釋曰云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即大同也云大同六樂之節奏者謂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謬故云正其位使相應也云爲大合樂習之者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云大合樂則此云六樂之會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若然此六樂之會與上春入學舍采合舞者別矣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是合舞合聲與大合樂又爲一者季春大合樂與合舞合聲實別但春合舞秋合聲對春大合樂不爲大合然於四時而言亦爲大合樂何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其中含有合舞合聲必知含此二者以其言凡非一按月令仲春習舞釋采天子親往視之季春云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至仲春合聲雖不云天

子親往視之視之可知若然三者天子親往視之同則皆有養老之事則春合舞秋合聲皆得爲大合樂文王世子以大合樂爲合舞合聲解之也

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紕匹毗反劉博雜反【疏】注以長至紕錯○釋曰凡在學皆以長幼爲齒令爲舞者八八六十四人所須爲舞之處皆當以長幼出入若使幼者在前則爲紕錯也故云使出入不紕錯也

比樂官。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錄具樂官○比鄭如字下同杜毗志反庀音匹婢反○【疏】注比猶至樂官○釋曰杜子春云次比樂官者也與後鄭同鄭大夫以比爲庀錄具樂官者雖與後鄭不同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展樂器。展謂陳數之○數所主反【疏】注展謂陳數之○釋曰樂器謂鼓鍾笙磬柷敔之等皆當陳列校數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昕音欣【疏】凡祭至學士○釋曰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觵古橫反本或作觥同徐兕履反觩巨樛反○【疏】小胥至敬者○釋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徵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仍觵其不敬者也○注比猶至其觩○釋曰引詩者是周頌絲衣之篇祭末飲酒恐有過失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爵觵然陳設而已引之者證觵是罰爵也○

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抶也抶以荆扑○撻吐達反抶勑乙反又勑栗反扑普卜反○【疏】注撻猶至荆扑○釋曰按文十八年齊懿公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遊於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是抶爲撻以荆故云扑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簴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禮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特本亦作植音特筍息允反虡音巨去起呂反下同繁步干反朝直遙反辟音避○【疏】注樂縣至而已○釋曰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簨簴者凡縣者通有鼓鎛亦縣之鄭直云鍾磬者據下成文而言先鄭云軒縣判縣特縣皆直云去一面不辯所去之面故後鄭增成之也所引春秋傳者按成二年左氏傳云衛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引之者證軒爲曲義也玄謂軒縣去南面避王也若然則諸侯軒縣三面皆闕南面是以大射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言面者國君於其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是其去南面之事也以諸侯大射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爲判縣可知云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者按鄉飲酒記云磬階間縮霤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是其階間也按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西南注云此縣謂縣磬也縣於東方避射位也是其東方也云而已者言其少耳○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堵丁古反○【疏】凡縣至爲肆○釋曰云凡縣鍾磬摠目語也所縣者則半之爲堵全之爲肆是也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半者一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注鍾磬至二肆○釋曰經直言鍾磬不言鼓鎛者周人縣鼓與鎛之大鍾惟縣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其十二辰頭之零鍾亦縣一而已今所言縣鍾磬者謂編縣之二八十六枚共在一簴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簴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鎛北方直有鼓無鍾磬避射位則三面鍾磬云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鎛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天子諸侯縣皆有鎛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士直有鍾磬無鎛也若有鎛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磬爲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西東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者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先鄭引春秋者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按彼鄭賂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魏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引之者證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有鍾磬之義也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籥也○匏白交反枵虛驕反娵子榆反訾子斯反大梁如字劉音泰降戶江反貿音茂取七喻反塤虛表反【疏】注以合至籥○釋曰此大師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合六律六同及五聲八音也鄭云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者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故云各有合也云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者以經云以合陰陽之聲即言陽聲黃鍾大蔟姑洗等據左旋而言云陰聲大呂應鍾南呂等據右轉而言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娵訾降婁之等十二律者是候氣之管故皆以氣言之耳以黃鍾律之首與大呂合故先言之云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者貿易也謂若詩云抱布貿絲是貿易也十二月皆先言建後言辰皆覆之亦先言建後言辰是辰與建交錯貿易處互爲先後如似有表裏然是其交合也假令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先舉大呂後言玄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者向上所説順經六律左旋六同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夫以同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鄭知有陰陽六體法者見律厤志云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三天地之法也是其陰陽六體其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爲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爲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云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大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爲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故曰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蔟爲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得爲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志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黃

（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又云皆參天兩地之法也注云三三而九二三而六上生下生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律取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鄭注皆取義於此也云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者亦律厤志文按彼云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其實一籥彼又云黃鍾者律之實也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者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東爲陽陽主其益西爲陰陰主其減故上生益下生減必以三爲法者以其生故取法於天之生數三也云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者以黃鍾之律爲本以八相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已後皆然以此爲次今鄭以黃鍾大呂大蔟等相比爲次第不依相生爲次第者鄭意既以上生下生得寸數長短乃依十二辰次第而言耳此之寸數所生以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三分減一去三寸故林鍾長六寸林鍾上生大蔟三分益一六寸益二寸故大蔟長八寸此三寸者以爲三統故無餘分大蔟下生南呂三分減一八寸取六寸減二寸得四寸在餘二寸寸爲三分合爲六分去二分四分在取三分爲一寸添前四寸爲五寸餘一分在是南呂之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上生姑洗三分益一五寸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又餘二寸者爲十八分又以餘一分者爲三分添前十八分爲二十一分益七分爲二十八分取二十七分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餘一分在是爲姑洗之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三分去一取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以餘一寸者爲二十七分餘一分者爲三分添二十七分爲三十分減十分餘二十分是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自此已下相生皆以爲三分數而爲減益之法其義可知故不具詳也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綉之有文章者謂據律呂以調五聲相次如錦繡有文章故名五聲爲文也此即八十一絲爲宮七十二絲爲商之等是也又云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者五聲以律呂調之其八音亦使與律呂相應八音亦合五聲則絲是一但其聲發揚出聲故云播揚也云可得觀者義取左氏季札請觀周樂故以觀言之也云金鍾鎛已下鄭以義約之按下瞽矇職云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眂瞭職云掌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擊編鍾鼓人掌教六鼓笙師掌教吹笙是樂器中有此鍾磬等八者鍾鎛以金爲之磬以石爲之塤以土爲之鼓鼗以革爲之柷敔以木爲之笙以插竹於匏但匏笙一也故鄭以笙解匏簫管以竹爲之故以鍾磬等釋金石等八音但匏笙亦以竹爲之以經別言匏故匏不得竹名也○）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教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因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衞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興虛應反注皆同治直吏反下治功皆同鋪普吳反又音孚爲之千僞反下爲之爲作皆同邶步内反○）〔疏〕（教六至曰頌○釋曰按詩上下惟有風雅頌是詩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賦興故揔謂之六詩也○注教教至於物○釋曰鄭知此教是教瞽矇者按下瞽矇職云諷誦詩故知教者教瞽矇也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者但風是十五國風從關雎至七月則是揔號

其中或有刺責人君或有褒美主上今鄭云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者鄭據二南正風而言周南是聖人治道遺化召南是賢人治道遺化自邶鄘已下是變風非賢聖之治道者也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者凡言賦者直陳君之善惡更假外物爲喻故云鋪陳者也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者謂若關雎興后妃之類是也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者謂若鹿鳴文王之類是也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者凡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若清廟頌文王之樂歌之類是也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已下後鄭從之故不破若然此經有風雅頌則在周公時明不在孔子時矣而先鄭引春秋爲證者以時人不信周禮者故以春秋爲證以與春秋同明此是周公所作耳按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衞小雅大雅及頌等先鄭彼注云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衞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與此注違者先鄭兩解雖然據此經是周公時已有風雅頌則彼注非也○）以六德爲之本▲。（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忠和之道乃▲後可以教以樂歌○知音智）〔疏〕（注所教至樂歌○釋曰凡受教者必以行爲本故使先有六德爲本乃可習六詩也按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又按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此既教瞽矇故取教萬民之六德以釋之耳）以六律爲之音。（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歌各有宜也若賜者宜何歌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疏〕（注以律至於律○釋曰鄭云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者則大師以吹律爲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爲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宜歌何詩若然經云以六律爲之音據大師吹律共學者之聲合乃爲音若似曲合樂曰歌之類也云子貢已下樂記文師乙乃魯之大師瞽之無目知音者也故子貢不自審就師乙而問之云此問人之性者謂子貢所問人之性性即性宜見於聲氣故云本人之性莫善於律也引之者證以律爲音本人性所宜之事也○）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拊音撫○）〔疏〕（大祭至擊拊○釋曰言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注擊拊至以穅○釋曰鄭云擊拊瞽乃歌也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朄乃擊應鼙之類彼朄鼙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穅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玄謂鼓朄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朄音胤道音導引之引並音胤）〔疏〕

（下管至鼓朄○釋曰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聲出曰播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鼓朄者奏即播亦一也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朄導之也○注鼓朄至縣鼓○釋曰鄭云鼓朄管乃作也者亦如上注擊拊瞽乃歌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者以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若然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此後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人聲爲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間也後鄭云鼓朄猶言擊朄者此上下文拊與鼓皆言擊則此鼓謂出聲亦擊之類也詩云應朄縣鼓周頌有瞽篇也○）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釋曰此大饗謂諸侯來朝即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類其在廟行饗之時作樂與大祭祀同亦如上大祭祀師瞽登歌下管播樂器令奏皆同故云亦如之凡祭祀大饗及賓射升歌下管一皆大師令奏小師佐之其鍾鼓則大祝令奏故大祝云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若賓射及饗鍾鼓亦當大祝令之與祭祀同也其小祭祀及小賓客文不見或無升歌之樂其外祭祀山川社稷皆準大祭祀令奏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射節王歌騶虞）〔疏〕（注射節王歌騶虞○釋曰言射節者謂若射人所云樂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則大師爲之歌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云▲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將子匠反卒子忽反下同呼火故反數所角反○）〔疏〕（注大師至無功○釋曰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云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者商屬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者東方木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者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者南方火火主熛怒故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者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先鄭引師曠曰者按襄公十八年楚子使子庚帥師侵鄭左傳曰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與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引之者證吹律知吉凶之事也）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諡○行下孟反下同）〔疏〕（大喪至匶諡○釋曰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諡亦須論行乃諡之言帥瞽者即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諡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之以其與喻王治功之詩爲柩作諡故云廞作柩諡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誦作諡時也○注廞興至作諡○釋曰云廞興也者先鄭以從古書廞作淫淫陳也周禮之内先鄭皆從淫爲陳後鄭皆爲興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亦得爲一義故也凡作諡謂將葬時故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稱天以誄之引公羊傳制諡於南郊是也）凡國之瞽矇正焉。（從大師之政教）〔疏〕（注從大師之政教○釋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

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絃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鄭司農云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塤六孔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搖音遙本亦作搖飴以之反餳辭盈反李音唐筩音動椎直追反六空音孔篪音馳篴音狄併薄令反〔疏〕注教教至有焉○釋曰鄭知教瞽矇者按瞽矇所作樂器與此所要者同明此教教瞽矇也鄭知此經鼓非六鼓之鼓者按鼓人云掌教六鼓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又云賓射皆奏其鐘鼓則六鼓鼓人教之眡瞭擊之非此小師教又瞽矇所作不言鼓明此鼓旣在鼗已下諸器之上是出聲爲鼓也後鄭解鼗依漢法而知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先鄭云塤六孔者按廣雅云塤象秤鍾以土爲之六孔故二鄭爲此解也云簫編小竹者按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注云簫管形象鳥翼鳥爲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由此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此諸文簫有長短不同古者有此制也云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先鄭云管如篪六孔按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也云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者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此即詩傳云曲合樂曰歌亦一也故鄉飲酒之屬升歌皆有瑟依詠詩也若不依琴瑟即爾雅徒歌曰謠也先鄭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者書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而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木虎背有刻所以鼓之以止樂爾雅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者觀後鄭意以不與諸家同故引漢法大予樂官爲況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令力呈反〔疏〕注亦自至擊石○釋曰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朄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鼙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引先鄭拊爲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拊與擊同後鄭不從令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爲一義故也○

下管擊應鼓。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鼙薄西反○〔疏〕注應鼙至未聞○釋曰鄭知應是應鼙及有朔鼙者按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是以知應是應鼙彼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知有朔鼙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其東朔鼙在其北鞞者皆在人右鄭彼注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旣便其事是鼙皆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朄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朄凡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旣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疏〕注於有至歌雍○釋曰鄭知徹祭器歌雍者見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以三家無辟公助祭又無天子之容則諸侯亦不得用惟天子得用之是天子之容則徹器用徹詩故云歌雍也

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釋曰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即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是其事也○

大喪與廞。從大師○與音預〔疏〕注從大師○釋曰知從大師者見大師職云廞作匱謚此言與謂與在廞中明從大師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如大師鄭司農云朄小鼓名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錞于○和戶臥反同錞音淳本或作淳〔疏〕注和錞于○釋曰鄭知和是錞于者見鼓人云金錞和鼓故知和是錞于也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播謂發揚其音〔疏〕瞽矇至絃歌○釋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瞽矇令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爲帝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奠音定繫戶計反注同刺七賜反瞍素口反行下孟反怵勑律反北本作休○〔疏〕諷誦至琴瑟○釋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之以美之也○注諷誦至美之○釋曰按上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別釋之此惣云闇讀之不依詠者語異義同背文與以聲節之皆是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直背文闇讀之而已故雖有琴瑟猶不得爲曲合樂曰歌是以鄭云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也若然誦則以聲節之兼琴瑟則爲歌矣而得不爲歌者此止有諷而言誦者諷誦相將連言誦耳先鄭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并引國語皆是諫諍人君法度鄭不從而爲廞作柩謚時者以其與世繫連文皆是王崩後事不得爲諫諍是以大師廞作柩謚此瞽矇諷詩事相成故也子春與先鄭同但兼解世繫耳帝繫據王即經繫也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即經世也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者小史職云奠繫世辨昭穆故知小史次序之云述其德行者取義於國語云爲之昭明德是也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爲諫諍之事後鄭亦不從也國語者按楚語云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子春引之者證帝繫世本之事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以世與繫爲一事用之又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書於世本世本即帝王繫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爲之使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頌衆家不音當依字庸音容○〔疏〕眡瞭至笙磬○釋曰按序官眡瞭三百人皆所以扶工以其扶工之外無事而兼使作樂故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至職末皆是也○注視瞭至南陳○釋曰云視瞭播鼗又擊磬者按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瞽矇瞽矇云掌播鼗今視瞭亦掌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教之耳故鄭云視瞭播鼗又擊磬是眡瞭兼掌鼗也云磬在東方謂之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者以東方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云庸功也謂之頌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故云頌言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鍾鄭云庸即大射頌一也引大射者證東方之磬爲笙西方之磬爲頌之事也○

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爲之○〔疏〕注大師至爲之○釋曰按大司樂有宿縣之事小胥正樂縣之位大師無縣樂之事此大師之樂者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言當縣則爲之者以其有目故也○

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相息亮反注同○〔疏〕注相謂扶工○釋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於時乃與造其樂器〔疏〕注旅非至樂器○釋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是浩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旅不用尋常祭器者以其旅是非常則其器亦如明器浩而小故文承明器而云亦如之也

賓射皆奏其鐘鼓。擊朄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疏〕注擊朄至奏之○釋曰鄭知擊朄以奏之者見大師職云下管令奏鼓朄以其鐘鼓與管俱在下管旣擊朄令奏則鐘鼓亦擊朄奏之可知云其登歌大師自奏之者大師職見大祭祀登歌擊拊雖不言賓射賓射時登歌自然大師令奏擊拊也若然大射之時鐘鼓眡瞭擊朄登歌亦大師自奏也

鼖愷獻亦如之。愷獻獻功愷樂也杜子春云讀鼖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疏〕鼖愷獻亦如之○釋曰鼖謂夜戒守之鼓愷獻謂戰勝獻俘之時作愷樂二者皆視瞭奏其鐘鼓故云亦如之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疏〕注陽聲至銅爲○釋曰云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者此與同旣云掌六律六同即覆云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明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還是六律六同也但於十二辰在陽辰爲律屬天在陰辰爲同屬地十二律布在四方方有三也此即大師所云六律左旋六同右轉陰陽相合者也先鄭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并大師執同亦爲銅字解之後鄭不從之故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鄭知義然者按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崐崘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崐崘之北谷名也生其竅均厚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則上古用竹又按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

（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是鴎律用銅可知是後世用銅之明證也）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䪫。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書䃂或作硍杜子春讀䃂爲鏗鎗之鏗高謂鍾形容高也䪫讀爲闇不明之闇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䃂爲衮冕之衮陂讀爲人短罷之罷䪫讀爲鶉鴿之鴿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踔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也䪫讀爲飛鉆涅闇之闇䪫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䃂古本反又胡本反陂彼義反䪫劉音闇又於聽反鄭於貪反咸於感反李烏南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筰側百反弇沈咸音掩劉於驗反甄音震注同褁音鞠又苦耕反字林音限鏗苦耕反鎗初衡反劉初耕反唶側百反罷皮買反字或作矲音同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矲矮矮音苦買反鷂烏南反踔音婢李又孚蕤反一音豐已反或音蒲年反傭勑龍反形大上大音泰下形大下大厚同舊菟佐反上時掌反鉆張林反又其廉反咸或音沾劉又渠金反說文云鉆銸也一曰膏車鐵鉆銸竹涉反涅乃結反劉其兼反殺色界反舊色例反約如字戚於教反掉徒弔反劉奴較反）〔疏〕（注故書至無聲○釋曰此十二種並是鍾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鍾是十二辰之零鍾非編者直言病鍾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鍾之善者故言病鍾而已杜子春讀䃂爲鏗鎗之鏗者讀從樂記鍾聲鏗鏗以立號是鏗鎗之鏗後鄭不從又讀筰爲行扈唶唶之唶讀從左氏傳少皥以鳥名官有行扈唶唶後鄭亦不從也云石如磬石之聲者磬用石者故讀從磬聲後鄭增成之鄭大夫讀䃂爲衮冕之衮取音同後鄭從之陂讀爲人短罷之罷從俗語讀之後鄭不從䪫讀爲鶉鴿之鴿讀從孝經緯後鄭亦不從此讀鄭司農云下謂鍾形下當踔後鄭不從云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後鄭增成其義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者言其旋裏謂聲周旋如在裏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者由無鴻殺故也云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者由下大故也鄭知上是上大下是下大者以其正是上下直則上是上大下是下大可知故爲此解云陂讀爲險陂之陂者讀從詩序險陂私謁之心陂是偏私之意故爲偏侈也云險謂偏弇也者此險與陂相對陂既爲偏侈故險爲偏弇也云達謂其形微大也者凡物大則疏達故爲微大對高爲上大故此達爲微大微大則聲有餘若大放也云微謂其形微小也者此微對達達爲微大則微爲微小矣云䪫讀爲飛鉗涅闇之闇者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云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云䪫聲小不成也者飛鉗涅闇使之不語此鍾聲䪫亦是聲小不成也云回謂其形微圜也者凡鍾依鳧氏所作若鈐不圜令此回而微圜故聲淫衍無鴻殺也云侈謂中央約也者此非偏侈謂鍾口揔寬則聲迫筰出去疾由口寬故也云弇謂中央寬者此與侈相對侈既口揔寬則弇是口揔狹是中央寬也云弇則聲鬱勃不出也者由口籠故也云甄讀從甄燿之甄者讀從春秋緯甄燿度之篇名云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者由薄故也云鍾大厚則如石者按鳧氏爲鍾云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得中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齊才計反注同廣古曠反長直亮反○）〔疏〕（注數度至所容○釋曰樂器據典同所作謂鍾也云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者依律歷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爲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揔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云度數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云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者十二聲則十二辰零鍾鍾則聲也十二鍾皆有所容多少之齊量故云侈弇之所容者上文侈弇雖是鍾病所容多少則依法故舉侈弇見文而言也）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器也○）〔疏〕（注和謂調至器也○釋曰鄭知調故器者上文凡爲樂器是新造者今更言和樂明是調故器知聲得否及容多少當依法度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三

樂師

有帗舞（漢讀考云說文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从羽犮聲讀若紱大鄭云全羽正以其字从羽知之也疑今注有脫誤當云故書帗作翇皇作䍿鄭司農云翇舞者全羽社稷以翇蓋大鄭從故書與許同後鄭從今書作帗也地官舞師職當亦然）

羽舞爲析羽相對解之（惠校本無相此衍）

魚尾雞喙（宋本作啄）

趨以采薺（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采齊云本又作薺）

以鍾鼓爲節（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鍾改鐘注及疏同）

則皆迎法（閩本同監毛本皆下有有字）

云趍以采薺（閩監毛本趍作趨下並同）

既言趍以采薺（閩本同監毛本薺誤齊）

皆於庭中遙奏采薺（閩本同監毛本下有矣）

惟貍首在樂記（余本嘉靖本惟作唯）

卽燕義所云是也（惠校本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改作射義爲是）

云掌其敘事者（閩監毛本敘作序）

又引燕禮者（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引作云非）

詔來瞽皐舞（說文皐气皐白之進也从本从白禮祝曰皐登歌曰奏故皐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皐舞皐告之也按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後鄭云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先鄭以瞽爲鼓與許同後鄭則如字讀皐爲呼號卽告義也不必易字後鄭與許同）

亦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浦鏜云末誤未）

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宋本瞽作鼓）

帥射夫以弓矢舞（監本帥誤師）

率當爲帥（漢讀考云率與帥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說文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今帥皆作率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

雜以干戚羽毛謂之樂（浦鏜云旄訛毛）

軍事言凡者（孫志祖云監本軍誤士）

故亦然言凡以該之（浦鏜云然衍字）

笙竽備而不和是也（惠校本作竽笙此倒眡瞭疏引作竽笙）

眡葬獻明器之材（閩本同監毛本眡葬下有獻器送哭注云至將葬十字○案此因兩獻字相重而誤脫也以監毛本爲是）

大胥

則按此籍以召之（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漢制考按皆作案）

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釋文作以上此作已非）

年十二到年三十（閩監毛本及漢制考所引同余本嘉靖本十二作二十按賈疏云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然則舊本皆作十二作二十者據賈疏改也惠士奇云劉昭引此亦作十二似非誤）

祭未有相飲之法（漢制考未作末此誤）

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漢讀考云采當作菜）

士見於君以雉爲摯（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摯作贄非下句仍作摯毛本士誤七）

鄭大夫讀比爲庀（釋文作爲庇）

注云小祭祀（宋本無云）

小胥

祭未飲酒（閩本同監毛本未改不按未當爲末）

士特縣（釋文特作犆云本亦作特唐石經缺）

縣於筍虡者（毛本虡改簴按釋文作簴葉鈔本作簴）

云樂懸謂鍾磬之屬縣於簨簴者（閩監毛本簴作虡）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閩本同監本于誤牙毛本改於）

其南鍾其南鎛（閩監毛本鎛誤鏄）

國君於其臣備二面爾（閩監毛本二作三）

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段玉裁云當作鄭司農說）

分爲東西也（監本作西東）

大師

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毛本焉誤寅嘉靖本娵作陬）

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下生皆作上生上生皆作下生當據以訂正盧文弨曰禮記月令正義春秋昭二十年正義引此注皆不誤）

黃鍾大蔟沽洗等（閩監毛本作姑洗下並同）

林鍾初九（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改作初六是）

皆三天地之法也（浦鏜云當作皆參天兩地）

異位者象母子者（今注作子母蓋誤倒當從賈所引）

其實一籥者（監本實誤貴一字空缺）

而因爲之歌邶鄘衛（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惠挍本因作曰）

以六德爲之本（唐石經嘉靖本本作本）

乃後可教以樂歌（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乃作然毛本後誤夜）

令奏擊拊（唐石經諸本同浦鏜云此及下令字鄭注樂記會守拊鼓下引作合以證會義經如作令則當音力呈反如小師職注大師令奏是令釋文無音明本不作令按孔氏正義本作合故云謂大師合奏樂之時先擊拊而合奏之又云合奏時親擊朄以奏之宋本禮記注疏二合字皆改作令非賈疏令奏鼓朄云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朄導之也當本作合奏樂器）

主歌騶虞（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主作王此本疏中標注亦作王當據以訂正）

鄭司農云以師曠曰（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云作說當據正）

沽洗南呂以南（閩監毛本改姑洗非賈疏多用沽字）

作匶謚（唐石經諸本同岳本謚改諡非○按用毛居正之謬說也）

誦作謚時也（惠挍本無也浦鏜云謂誤誦）

小師

簫管弦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弦改絃注及疏同）

出音曰鼓（嘉靖本音下有者六經正誤云出音者曰鼓闕者字○按嘉靖本者字誤衍有者字則贅柷敔可通而塤簫管弦不可通凡出其音皆曰鼓非必有他物以出之也毛氏居正以有者字與其改鼓爲鼓之說相合乃從此誤本而謂無者闕矣）

如今賣飴餳所吹者（閩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監本餳作錫釋文飴餳辭盈反李音唐此本疏及載音義皆作餳○按从易是也）

管如箎六孔（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箎作篪爲是篪从虒聲）

元謂管如篴而小（孫志祖云詩周頌有瞽疏引鄭注而作形）

併兩而吹之（惠挍本無兩）

今大子樂官有焉（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子作予當據正疏中同○按光武樂曰大予見後漢書及文選兩都賦注）

烏爲火火成數七（此本剜劑一火字閩監毛本排入）

升歌皆有瑟（閩監毛本瑟誤琴）

敔狀如木虎（浦鏜云伏誤木）

鄭知徹祭器歌詩者（惠挍本詩作雍此誤）

鄭司農云朄小鼓名（此本及閩監本脫農字今據余本嘉靖本毛本補正）

瞽矇

簫管弦歌（監本歌誤細）

故書奠或爲帝（岳本云或作帝）

以怵懼其動（釋文云怵懼北本作休按國語楚語作休韋昭曰休嘉也北本是賈疏引國語亦作休）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箴（惠挍本閩本同此本箴字模糊監毛本遂誤作臧）

以休懼其動（閩監毛本依注改怵懼非）

即帝王繫也（宋本作王帝）

眡瞭

視瞭播鼗（毛本視改眡非）

注視瞭至南陳（閩監毛本視改眡）

大師當縣則爲之（嘉靖本閩監毛本同余本當作掌盧文弨曰按疏是當字）

小胥正樂縣之位（此本及閩本位誤磬監本誤差今據毛本訂正）

杜子春云讀鼜爲憂戚之戚（余本嘉靖本無云此衍）

典同

故書同作銅（按此疑當爲故書銅作同司農從今書作銅後鄭從故書作同經文不作六銅者從後鄭本也尚書顧命篇亦今文作銅古文作同○按前說非也故書作銅注甚明了未可牽合尚書顧命今文古文而疑之謂書禮今文必銅字書禮古文必同字失之固矣）

執同律以聽軍聲（漢讀考作執銅律按此據先鄭本耳今大師職作同從後鄭本也）

皆以銅爲（余本嘉靖本同閩本爲下剜擠之字監毛本因之按此本疏中標起訖云注陽聲至銅爲亦無之字亦閩本剜擠監毛本承其誤）

方有三也（閩本同監毛本三改四誤）

六律右旋（浦鏜云左誤右）

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惠挍本作泠淪此與漢志同閩監毛本改伶倫非）

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惠挍本無取此衍）

生其竅均厚者（惠挍本作厚均）

七丈爲引（浦鏜云十誤七）

微聲韽（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本韽作韽毛本作韽皆訛）

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毛本鏗鎗誤鏗鏘漢讀考硍作硍云此杜從作硍之本而易爲鏗字今本作讀硍誤音義硍鏗皆苦耕反陸時蓋未誤也）

韽讀爲鶉鵪之鵪（閩監本鵪皆誤韽漢讀考云爲當作如）

鍾形下當䠋（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䠋作髀當據正釋文髀作婢）

衮然旋如裹（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惠挍本裹作褢按衮褢一聲之轉故讀從之衮亦與卷通卷旋即褢義也蓋作褢是釋曰言旋如褢謂聲周旋如在褢裏是賈本作褢字）

韽讀爲飛鉆涅韽之韽（釋文作飛鉆賈疏作飛鉗云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集韻二十四鹽二十五沾皆云鬼谷篇有飛鉆涅闇段玉裁云集韻所本者是也注當作涅闇之闇）

甄讀爲甄濯之甄（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毛本濯作燿按賈疏本作燿云讀從春秋緯甄燿度○按甄燿即震燿古人震多讀平聲古本作濯者亦當讀爲燿）

甄猶棹也（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棹作掉當據正下同釋文出掉也二字○按皀氏云長甬則）

震注云鐘掉則聲不正亦以掉釋震是知甄震一字甄爲震之假借也震有平去二音甄亦可平可去故集韻云甄之刃切掉也鐘病聲

衺然旋如褢者（惠校本褢作褱下並同）

此險與陂相對（惠校本陂作詖）

皆言從橫辨說之術（惠校本辨作辯）

故云侈弇之所容者（浦鏜云者當也字誤）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校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教視瞭也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疏〕（注教教至之編。）○釋曰鄭知教教視瞭者視瞭職云掌播鼗擊笙磬頌磬若然視瞭不言擊鍾知亦教視瞭擊編鍾者以磬是樂縣之首故特舉此言其實編鍾亦視瞭擊之故鎛師注云擊鍾者亦視瞭也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者鄭知鍾有不編者以此經云擊磬不言編則磬無不編以其無可對故不言編編言編則對不編者故鄭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自擊之也鄭必知鍾有不編不使鍾師自擊者以其言教視瞭擊編鍾明不編者不教視瞭不教者自擊之可知是以鍾師云掌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是鍾不編者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也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者按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古者未有紙皆以韋編竹簡此鍾磬亦編之十六枚在一簴故讀從之也。○教縵樂燕樂之鍾磬。（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縵莫半反杜音慢操七曹反）〔疏〕（注杜子至鍾磬。）○釋曰子春讀縵爲慢後鄭不從之也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者時有縵錦之言依俗讀之也云謂雜聲之和樂者也者謂雜弄調和引學記爲證按彼鄭注云操縵雜弄即今之調辭曲若不學調弦則不能安意於弦也云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即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凡祭祀。奏縵樂。

鍾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疏〕（注金奏至及鎛。）○釋曰此即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鄭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是以下云以鍾鼓奏九夏亦先云鍾也鄭云金謂鍾及鎛者以是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祴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納夏本或作夏納齊側皆反本作齊祴古哀反驁五羔反劉五到反使色吏反與音預遏於葛反傹音競詩作競穰如羊反好呼報反）〔疏〕（注以鍾至能具。）○釋曰云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者鍾師直擊鍾不擊鼓而兼云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欲見鼓鍾先後次第故兼言之也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亦謂歌與鍾相應而言也云夏大也者欲明此九夏者皆詩之大者故云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者漢有陔鼓之法故樂師先鄭云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故讀從之也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者皆大司樂文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者此四夏皆無明文或子春別有所見故後鄭從之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者賓醉將出奏之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是以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云公出入奏驁夏者按大射云公入奏驁夏是諸侯射於西郊自外入時奏驁夏不見出時而云出者見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出入禮同則驁夏亦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此九夏者惟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已下不得其肆夏則諸侯亦當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已下者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已下諸侯亦用之其驁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子春取大射公入驁以明天子亦用也云肆夏詩也者子春之意九夏皆不言詩是以解者不同故杜注春秋云肆夏爲樂曲名今云肆夏詩則九夏皆詩後鄭從之春秋傳曰已下襄公四年傳文云俱稱三謂其三章者此皆篇而云章者子春之意以章名篇耳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歌詩尊卑各別若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已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已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燕之用樂與享同故燕禮燕臣子升歌鹿鳴之等三篇襄四年晉侯享穆叔爲之歌鹿鳴云君所以嘉寡君是享燕同樂也云所謂三夏矣者即上引春秋肆夏之三不拜三是三夏故云三夏呂叔玉者是子春引之者子春之意與叔玉同三夏並是在周頌篇故以時邁執競思文三篇當之後鄭不從者見文王大明緜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舉見在詩篇名及肆夏繁遏渠舉篇中義意故知義非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者以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與文王鹿鳴同時而作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等既是詩明肆夏之三亦是詩也肆夏既是詩則九夏皆詩篇名也云頌之族類也者九夏並是頌之族類也云此歌之大者以其皆稱夏也云載在樂章者此九夏本是頌以其大而配樂歌之則爲樂章載在樂章也云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者樂崩在秦始皇之世隨樂而亡頌內無故云頌不能具也。○凡祭祀饗食。奏燕樂。（以鍾鼓奏之。）〔疏〕（注以鍾鼓奏之。）○釋曰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祀同樂故連言之知以鍾鼓奏之者以其鍾師奏九夏用鍾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鍾鼓奏之可知也。○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疏〕凡射至采蘩。○釋曰言凡射則大射賓射等同用此爲射節故言凡射人與樂師辨其節數於此見其作樂人爲之故數職重言○注騶虞聖獸○釋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止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掌鼙鼓縵樂。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玄謂作緐樂擊聲以和之○和胡臥反）〔疏〕（注鼓讀至和之○釋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者讀從左氏傳莊王親鼓之鼓玄謂作緐樂擊聲以和之者此官主擊聲於磬師作緐樂則鍾師擊聲以和之○）

笙師掌教龡竽。笙。壎。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祴樂。（教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七空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歙昌垂反竽音于牘音獨或大錄反空音孔下同髹香牛反或七利反鞔莫干反）〔疏〕（注教教至失禮○釋曰此樂器瞽矇有視瞭無所以知不教瞽矇者按小師云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云教教瞽矇也以小師在瞽矇之上又瞽矇所作與小師同故知小師所教瞽矇笙師所教文在視瞭之下不可隔視瞭教瞽矇其視瞭雖不云其器明所教教視瞭也先鄭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者按通卦驗竽長四尺二寸注云竽管類用竹爲之形參差象鳥翼鳥火禽火數七冬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於此也笙十三簧廣雅云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禮圖云竽長四尺二寸此竽三十六簧與禮圖同云篪七空者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者此皆約漢法知之而言鄭注巾車髹赤多黑少之色疏畫者長疏而畫之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讀從郊特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滌云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後鄭從之也玄謂祴樂祴夏之樂者以其鍾師有祴夏此祴樂與之同故知此所教祴樂是鍾師所作祴夏者也云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者以其笙管在堂下近堂則三者亦在堂下遠堂在庭可知云賓醉而出奏祴夏者此則鄉飲酒及鄉射之等賓出奏陔是也云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者三器言春春是向下之稱是其築地與祴樂連文明與祴樂爲節可知也經中樂器不解塤與簫管者上文已釋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注鍾笙至之笙○釋曰鄭爲此解者以其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知義然也）燕樂亦如之。〔疏〕（燕樂亦如之○釋曰言亦如之者謂作燕樂亦如上共其鍾笙之樂也○）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疏〕（注廞興至猶送○釋曰此所興作即上竽笙已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也）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疏〕（注陳於至其縣○釋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大喪臨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是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然則擊鎛者亦視瞭○）〔疏〕（鎛師至之鼓○釋曰鎛師不自擊鎛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注謂主至視瞭○釋曰知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者鼓人職云以晉鼓鼓金奏故知之也金奏謂奏金金即鍾鎛鍾鎛以金爲之故言金云然則擊鎛者亦視瞭者按視瞭直云樂作擊編鍾不言鎛鎛與鍾同類大小異耳旣擊鍾明亦擊鎛故云亦視瞭也）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鼖扶云反趨左傳作掫莊九反杜注云行夜）〔疏〕（凡祭至如之○釋曰云鼓其金奏之樂者金奏之樂者即入音是也亦以晉鼓鼓之饗食謂饗食來朝諸侯賓射亦謂與來朝諸侯射於朝皆鼓其金奏之鼓也軍大獻謂獻捷於祖作愷歌亦以晉鼓鼓之云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者亦鼓之也○注守鼜至相似○釋曰鄭知用鼖鼓者鼓人職云鼖鼓鼓軍事此並軍事故知用鼖鼓也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者鼓人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是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者昭二十年衛侯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掫注云掫謂行夜子春云賓將趨讀人音異云音聲相似者趨與鼜音聲相似皆是夜戒守也）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大喪至藏之○釋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鼜鼓而已以其當職所擊者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舞）〔疏〕（注舞之至之舞○釋曰知舞之以東夷之舞者以其專主夷樂則東夷之樂曰韎是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爲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旄人至夷樂○釋曰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者旄人教夷樂而不掌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旄人加以教散樂鞮鞻氏不掌之也○注散樂至及舞○釋曰云散樂人爲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故以爲野人爲樂善者也云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爲說也云夷樂四夷之樂者即孝經緯云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知亦皆有聲歌及舞者此經有舞下鞮鞻氏云掌四夷之樂爲其聲歌是也○）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疏〕（凡四至屬焉○釋曰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者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故也）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疏〕（凡祭至燕樂○釋曰賓客亦謂饗燕時舞其燕樂謂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注文舞至秉翟○釋曰此籥師掌文舞故教羽籥若武舞則教干戚也故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也云所謂籥舞也者所謂詩頌籥舞笙鼓彼亦文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彼對春夏學干戈陽時學之法陽動秋冬學羽籥陰時學之法陰靜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邶風簡兮之篇引此二文者證皆文舞所執之器也此官所教當樂師教小舞互相足故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云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爲之節○）〔疏〕（注鼓之至之節○釋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爲之節○）賓客饗食。則亦如之。〔疏〕（賓客至如之○釋曰亦鼓之以羽籥之舞與祭祀同以其俱在廟故樂亦同也）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大喪至藏之○釋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豳彼貧反注邠同蕢苦對反劉苦懷反桴音孚耆又作祁皆音耆）〔疏〕（注杜子至之樂○釋曰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後鄭不從者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黃帝已前未有瓦器故不從也先鄭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後鄭不從者按下文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更不見豳籥則是籥中吹豳詩及雅頌謂之豳籥何得有豳國之地竹乎若用豳國之地竹當云之籥故後鄭云豳人吹籥之聲章云豳人吹籥其義難明謂作豳人吹籥之聲章商祝夏祝之類聲章即下文豳詩之等是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者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爲鼓也蕢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爲桴引之者破子春土鼓用瓦）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音仲下同）〔疏〕（中春至逆暑○釋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晝夜等已後漸暄故預迎之耳○注豳詩至諸陽○釋曰鄭知吹之者以籥爲之聲者以發首云掌土鼓豳籥故知詩與雅頌皆用籥吹之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詩是寒暑之事云迎氣歌其類也者解經吹豳詩逆暑及下迎寒皆當歌此寒暑之詩也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者下有雅有頌即此是風而言詩詩揔名含豳風詩矣故云詩不言風也云迎暑以晝求諸陽者對下迎寒以夜求諸陰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疏〕（中秋至如之○釋曰言亦如之亦當擊土鼓龡豳詩也）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樂音洛畯音俊饁于輒反劉于法反）〔疏〕（凡國至田畯○釋曰此祈年於田祖并上迎暑迎寒並不言有祀事旣告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耳若有禮物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此田祖與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故連言之也○注祈年至夫也○釋曰祈年祈豐年也者義取小祝求豐年俱是求甘雨使年豐故引彼解此也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者此即郊特牲云先嗇一也故甫田詩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毛云田祖先嗇者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亦是歌其類者按彼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並次在寒暑之下彼爲風此爲雅者也云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者先王之業以農爲本是男女之正故名雅也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此即月令命田舍東郊鄭云田謂田畯是也爾雅曰畯農夫也者以其教農故號農夫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索色白反爲于僞反勞戶報反穫戶郭反躋子兮反疆居良反○〔疏〕國祭至老物○釋曰此爲蜡直擊土鼓按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注故書至之成○釋曰子春引郊特牲後鄭從之增成其義耳故還引郊特牲而解之云求萬物而祭之者即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云乃祀而老息之者老即老物蜡祭是也息之者即息田夫臘祭宗廟是也云於是國亦養老焉者即所引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等至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者其類謂穫稻已下是也云謂之類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鄭注郊特牲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故此鄭云建亥解之知非夏十二月者以其建亥萬物成故月令祈來年及臘先祖之等皆在孟冬月是十二月據周於夏爲建亥十月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任音壬下同○〔疏〕注四夷至於舞○釋曰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故彼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有辟是也按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則東夷之樂亦名侏離者東夷樂有二名亦名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者按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者所以拘中國不制禮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故也四夷之樂雖謂舞使國之人也云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者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按月令仲春云命樂正入學習樂注云歌與八音知非舞以其下季春云大合樂明所合多故知非直舞而有歌與八音也○**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吹之以管籥爲之聲〔疏〕注吹之至之聲○釋曰知吹之以管籥爲之聲者以其歌者在上管籥在下既言吹之用氣明據管籥爲之聲可知是以笙師教吹管籥之等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器伐國所藏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注庸器至銘也○釋曰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之器也云若崇鼎貫鼎者明堂位文云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者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是經中樂器也彼既譏其非時征伐又籍晉之功引之取一邊證鑄作銘功之事耳**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從者爲鐻○選胥袞反從子容反鐻音距舊本作此字今或作虡〔疏〕注設筍至爲鐻○釋曰鄭知此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者按視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筍虡明是視瞭縣之可知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者此當俗讀當時語者有博選之言故讀從之也○**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廞興也興謂作之○〔疏〕注廞興至作之○釋曰按檀弓有鍾磬而無筍虡鄭注云不縣之彼鄭注見此文有筍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司干掌舞器。舞器羽籥之屬〔疏〕注舞器羽籥之屬○釋曰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受干與羽籥也按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殳故主戈盾受舞者兵云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受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受以朱干玉戚謂受大武之舞與此受小舞干戈別也**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既已也受取藏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大喪至藏之○釋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故其職云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其視瞭所廞者謂鼓與磬鍾師不云廞則鍾亦視瞭廞之如是瞽矇及大師小師皆不云廞者以其無目其瞽矇所云祝敔塤簫管及琴瑟皆當視瞭廞之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笙師云竽笙已下則笙師自廞之故其職云廞藏鎛師云擊晉鼓則晉鼓鎛師廞之其兵舞所廞入五兵中故司兵云大喪廞五兵凡廞樂器皆大司樂臨之故其職云大喪臨廞樂器典同不云廞者以其律呂與鍾器等爲制度不掌成器故不云廞韎師旄人鞮鞻氏等不云廞者死後無一天下之事故不云廞也典庸器不云廞者以其庸器非常故不廞也以其樂師非一故諸官各廞不同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亹鏬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兆亦作鄉音兆亹許鄭反沈依爾氏音問云依字作璺璺玉之折也龜兆文似之占人注同○〔疏〕大卜至原兆○釋曰大卜所掌先三兆後三易次三夢者筮短龜長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爲次○注兆者至之兆○釋曰云兆者灼龜發於火者此依下文菙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吹其焌契是以火灼龜其兆發於火也云其形可占者則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彼不云占玉瓦原體色中含之是其形可占也云象似玉瓦原之亹鏬謂破而不相離也謂似玉瓦原之破裂或解以爲玉瓦原之色云是用名之焉者謂用是似玉瓦原名之爲玉兆瓦兆原兆也云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者但卜筮是先聖王之所作蓋伏犧時已有其時未有此玉瓦原之名至顓頊以來始有此名故云然也云原原田也者謂若左氏傳二十八年傳云原田每每以其原與原田字同故爲此解也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者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皆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繇直又反下同重直用反坼勑白反濟節細反又才禮反圛音亦蟊音蒙劉莫溝反沈音謀○〔疏〕其經至二百○釋曰云經兆者謂龜之正經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云經兆之體名體爲經也云皆百有二十者三代皆同百有二十若經卦皆八然也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注頌謂至曰尅○釋曰云頌謂繇者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云三法體繇之數同者上云三兆三易三夢云皆百有二十皆千有二百故云體繇之數同也云其名占異者上云玉瓦原是名異其云占異者三代占兆無文異否不可知但三易名異占亦異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故鄭云名占異也云百二十每體十繇也者欲解體有百有二十而繇有千二百之意體既有百二十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者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注云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璺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今每體有十繇又體有五色曰雨曰濟之等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坼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坼含得五色不復別云五色似若八卦以別重得七通本爲八卦揔云八八六十四卦不復別云八卦以其六十四卦合有八卦故也云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者彼鄭注云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蟊者氣不澤鬱冥也曰圛者色澤者曰尅者氣色相犯入此鄭義若孔注則云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蟊謂陰闇圛氣落驛不連屬尅兆相交錯與鄭異也○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變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揲時設反劉音舌宓音伏戲本又作犧音羲〔疏〕注易者至黃帝○釋曰云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者按易繫辭云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就易文卦畫七八爻稱九六用四十九蓍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兩多一少爲交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八爲少陰也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按襄九

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正但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天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荅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重直龍反〔疏〕其經至有四。釋曰云經卦皆八者謂以卦爲經即周易上經下經是也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本其別六十四鄭云謂重之數通本相乘數之爲六十四也。注三易至之數。釋曰云三易卦別之數亦同者三代易之卦皆八而別皆六十四亦如上三兆體別之數故云亦同云其名占異也者其名謂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也占異者謂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云每卦八別者重之數者據周易以八卦爲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何者伏犧本畫八卦直有三爻法天地人後以重之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下體以坤之三爻加之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震之三爻於上爲大壯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巽於上爲小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坎卦於上爲需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離卦於上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於上爲大畜卦又以乾爲本加兌卦於上爲夬卦此是乾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坤卦又以坤爲本上加乾爲否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震爲豫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巽爲觀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坎爲比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離爲晉卦又以坤爲本上加艮爲剝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兌爲萃卦是以通本爲八卦也自震巽坎離艮兌其法皆如此則爲八八六十四故鄭云別者重之數後鄭專以爲伏犧畫八卦神農重之諸家以爲伏犧畫八卦還自重之。**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當直爲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㝱音夢本多作夢觭居綺反注掎同又紀宜反杜其宜反陟如字或音得。〔疏〕注夢者至作焉。釋曰云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謂人之寐形魄不動而精神寤見覺而占之故云精神所寤可占者也云致夢言夢之所至者馴致爲至故云夢之所至也云夏后氏作焉者上文三兆三易有子春所解且從子春至於餘文正解即從近師所說此三夢子春等不說故即從近師爲夏殷周也云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者按傳二十四年左傳云王德翟人以其女爲后德亦爲得義故讀從之故杜子春讀觭爲奇偉之奇讀從家語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者按襄十四年左傳云戎子駒支曰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掎爲得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緷胡本反字林云大束也說文音運云緯也聶音徽煇音運祲子鴆反〔疏〕注運或至今亡。釋曰運或作緷者此經運一部周禮或作緷字並不從故云當爲煇讀從視祲十煇之煇故引視祲所掌十煇爲證也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者此按占夢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引趙簡子夜夢日食史墨占之又視祲有十煇之法五曰闇先鄭云謂日月食餘九煇皆日旁氣故以日旁氣解之云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者此類上三兆三易皆有頌別之數此經煇十其別有九十以義言之明一煇九變故爲九十解之云此術今亡者數見十煇爲九十變此術今亡未知其義耳。**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瘳勑留反命龜亦作令菑音災見賢遍反鮒音附左傳作魴〔疏〕以邦至曰瘳。釋曰云以邦事者謂國家有大事須卜故特作龜而命之其事有八。注國之至是也。釋曰云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者謂此八者皆大事除此八者即小事入於九筮也若然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兼言蓍也云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者凡命龜辭大夫巳上有三命筮辭有二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一知者按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及卜葬日云涖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命筮云不述下無西面命筮明命共述命作一辭不述命則其所命龜筮辭兼在其中故曰囙命也卜云不述命猶有西面命龜則知命龜與述命異故曰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是士禮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之事大夫巳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者按少牢云史執策受命於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又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子某以下與前同以其述命述前辭以命筮寇述命首大夫筮既得述命即卜亦得述命也是知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先鄭云征謂征伐人也後鄭從之云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者按哀六年楚子卒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使問諸周大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令尹司馬是赤鳥之事云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者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是也此所解後鄭不從之與謂予人物後鄭亦不從云謀謂謀議後鄭從之果謂事成與不後鄭亦不從云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此後鄭皆從也玄謂征亦云行巡
守也者增成先鄭義知征兼有巡守者左氏傳鄭良霄云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是征亦得爲巡狩之事也云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者上繫辭文注云此者存於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云與謂所與共事不從先鄭予人物者與物情義可知不須卜與人共事得失不可知故須卜也云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者昭十七年吳人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是果決之事也。**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鄭司農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故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救其政。演以善反。〔疏〕以八至救政。釋曰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者以上文八事命龜之辭贊佐也佐明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辭將此辭演出其意以觀國家之吉凶詔告也凶則告凶救其政使王改過自新。注鄭司至其政。釋曰先鄭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者先筮後卜聖人有大事必夢故又參之以夢云故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者此先鄭不釋贊意後鄭增成其義云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者按昭七年左傳云衛靈公之立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又云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曰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外內傳相包乃具引之者證夢與卜筮相參也玄謂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者此解以八命命龜之常事也云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者以釋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也。**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視音示下同適丁歷反竟音境疆居良反鄆音運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爇人悅反。〔疏〕凡國至作龜。釋曰言凡國大貞者言凡非一貞正也凡國家有大事正問於龜之事有二則有二則卜立君卜大封是也云則眡高作龜者凡卜法在禰廟廟門閾外閾西南北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塾上又有貞龜貞龜謂正龜於閾外席上又有涖卜命龜眡高作龜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從下向上差之作龜眡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身爲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也。注卜立至作龜。釋曰鄭云君無冢適卜可立者若然君無冢適則有卜法按昭二十六年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

大夫不世如并爲公卿通計嗣之禮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如是宅中卜立君亦是年均德均也云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按彼莒魯爭鄆故魯叔弓往定其疆界以其出兵故須卜知吉凶也云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者以鄭言示宗伯則示字不得爲視但古字通用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爲視也知大事宗伯臨卜者按大宗伯云祀大神享大鬼大祭祀帥執事而卜日官尊故知涖卜也云大事宗伯臨卜則小事不使宗伯故下文云凡小事涖卜是大卜臨之也云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者言龜近四足其下腹骨部然而高高處灼之也先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謂訓貞爲問也云國有大疑問於蓍龜者義取尚書洪範云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是也云作龜謂鑿令可爇也者按下菙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鑿即灼也故云令可爇也玄謂易曰師貞丈人吉者此師卦繇辭丈人者嚴莊之辭則法須嚴莊則吉云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者作謂發使璺拆云春灼後左已下並取義於禮記中庸故彼云國家將興亡見於蓍龜動於四體鄭注云四體龜之四足亦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彼云占此云灼即灼而占之亦一也云士喪禮者彼謂卜葬日引之證有示高作龜之事彼云事宗族長尊故云臨卜也○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疏〕大祭至命龜○釋曰云不視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者大貞之內有立君大封大卜作龜不命龜此大祭祀不作龜進使命龜作龜作龜是勞事故云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引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者證天子命龜處所與士禮同

凡小事。涖卜。（代宗伯○）〔疏〕凡小事涖卜○釋曰凡大事卜小事筮若事小當入九筮不合入此大卜大卜云小事者此謂就大事中差小者非謂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涖卜則其餘仍有陳龜已下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爲之其作龜則卜人也大宗伯六命卿小宗伯四命中大夫大卜亦四命下大夫卜師上士卜人中士其大宗伯涖卜大卜視高作龜其中陳龜貞龜命龜皆小宗伯爲之下文大遷大師大卜貞龜貞龜上有涖卜亦大宗伯爲之陳龜亦宜小宗伯也其命龜視高卜師作龜卜人次下云凡旅陳龜則涖卜仍是大宗伯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亦卜人作龜次下云凡喪事命龜命龜之上有陳龜貞龜亦小宗伯涖卜還是大宗伯視高作龜卜師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燋哉約反）〔疏〕國大至貞龜○釋曰正龜於卜位卜位即闑外席上也故引士喪禮爲證也云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者以命龜在貞龜後而爲勞故云輕於大祭祀也

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也○塾音孰舊音育）〔疏〕凡旅陳龜○釋曰云陳龜於饌處也者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爲證也云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者按大宗伯國有故旅上帝及四望則祀天亦是大祭祀而輕於大遷大師退在下者鄭以旅爲非常祭故也○

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視高其他以差降焉）〔疏〕凡喪事命龜○釋曰云重喪禮次大祭祀也者大祭祀大卜非直命龜兼視高此喪事亦命龜與大祭祀同但不兼視高即輕於大祭祀也但以喪事爲終故文退在凡旅下也云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者欲見此經天子法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云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視高者據此大卜所掌皆是大事故大卜或陳龜或貞龜或視高雖不言作龜於大貞亦作龜不言之者在其他以差降之中云其他以差降者更有臨卜已下至作龜官之尊卑以次爲之是也按上所解陳龜在前重於命龜而士喪禮卜人卑而陳龜宗人尊而命龜在後者上之官少故所執不依官之尊卑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與音餘○）〔疏〕卜師至弓兆○釋曰云開開出其占書也者鄭意兆出於龜其體一百二十今云用龜之四兆謂開出其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故引金縢爲證也云開籥見書謂啟匱以籥乃見其書云是謂與者但開出占兆書爲四兆以意言無正文故云是謂與以疑之云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者但名此四部爲方功義弓必有其義但無文以言疑事無質故云未聞也

凡卜事。眡高。（示涖卜也）〔疏〕凡卜事眡高○釋曰按上大卜而言則大貞使大卜眡高今云凡卜眡高者謂大卜不眡高者皆卜師眡高以龜高處示臨卜也○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疏〕揚火至其墨○釋曰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者按占人注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今鄭云孰灼之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辨如字劉皮勉反倪五計反又五未反弇於檢反○）〔疏〕凡卜至相之○釋曰卜師辨此龜上下左右陰陽六種授命龜者據大卜命龜之無定俱是命龜即辨而授之○注所卜至威儀○釋曰云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者即上下左右陰陽者是也云大祭祀喪事已下皆據大卜而言鄭知大貞小宗伯命龜者以其大貞大卜下大夫視高視高之上有命龜貞龜陳龜小宗伯中大夫尊於大卜卑於大宗伯故知大貞小宗伯命龜也云其他卜師命龜者其他謂凡小事大卜臨卜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凡旅陳龜如此之輩則卜師命龜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卜人灼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按序官卜人中士八人於此不列其職者以其與卜師同職不見之也云上仰者也者爾雅云仰者謝言此經上即爾雅云仰者也此已下皆據爾雅及下文而言按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後弇諸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痺右倪不若行頭右痺故鄭據而言焉云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者辭謂命龜之辭威儀者謂若士喪禮卜日在廟門外臨卜在門東西面龜在闑外席上西首執事者門西東面行立皆是威儀之事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爲羸○繹音亦[illegible]）〔疏〕[illegible]果爲羸者此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爲羸一義故鄭引之在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illegible]）〔疏〕[illegible]上春釁龜。祭祀先卜。（[illegible]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illegible]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釁許靳反）〔疏〕[illegible]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先鄭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其官不主卜事故不從也[illegible]

（之故云相互也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若據此注則周秦各一時釁此鄭兩解按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也）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疏〕（若有至以往○釋曰此云祭事不辨外內則外內俱當卜皆奉龜以往所當卜處）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疏〕（旅亦至如之○釋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按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即今大觜蠵龜也一名靈蠵能鳴也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蓍龜常在蓍叢下也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山澤水火皆說生出之處所也火龜猶火鼠也）

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華本又作垂同時髓反燋哉約反李又祖堯反一音哉益反契苦計反劉苦絜反樵在消反焞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悶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本一音祖館反炬具呂反）〔疏〕（華氏至卜事○釋曰子春讀燋樵二者皆作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不從依音爲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者謂陳龜於西塾上龜南首燋在龜東置楚焞于左言楚焞者謂荆爲楚用之焞龜開兆故云楚焞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焌音俊又存悶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鐏存悶反劉祖悶反杜張注反）〔疏〕（凡卜至役之○釋曰云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者謂若大卜視高已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焌契授卜師若差次使卜人作龜則授卜人言遂役之者因事曰遂以因授契訖即授卜師所役使也○注杜子至助之○釋曰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者此秋官司烜氏職文謂將此明火以燒爇燋使然也云焌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焞用之灼龜也後鄭讀焌爲戈鐏之鐏者讀從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云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者解經遂吹其焌契謂將此焌契以柱於燋火吹之使熾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簭音筮長如字下同）〔疏〕（占人至吉凶○釋曰云占人亦占筮言以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占筮即此經云以八筮占八頌又云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並是占筮故首云掌占龜不云占筮故云主於長者也鄭知筮短龜長者按左氏僖四年傳云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龜長筮短之事龜長者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知末是以僖十五年傳韓簡云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象長如易歷三聖而窮理盡性云短者以其易雖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繇辭譬若讖緯圖書不見不可測量故爲長短馬融曰云筮史短龜史長者非鄭義也云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此八還是上文大事之八也凡筮之卦自用易之爻占之龜之兆用頌辭占之今言八筮占八頌者鄭云同於龜占也以其吉凶是同故占筮之辭亦名頌故云同於龜占龜占則繇辭是也云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者此出人君之意此八事即大卜大事之八故令先筮後卜今人君欲得徒筮吉凶占則行之不假更卜故云占筮之八故云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者此云九筮即下筮人所云九筮是也知占人亦占焉者以其占人於此占筮明下九筮亦占可知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疏〕（凡卜至占坼○釋曰此君體已下皆據卜而言而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云體兆象也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以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也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也者據兆之正釁處爲兆廣坼兆釁者就正墨旁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云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者據鄭後云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若然則此四者各舉一邊而言則善與大及明皆是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卜武王是尚書金縢彼爲武王有疾不愈恐死周公欲代武王死爲三壇因告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天未知天之許不故壇所即卜云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引之者證君占體之事也○）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繫音係比毗志反一音必履反中丁仲反）〔疏〕（凡卜至中否○釋曰既事者卜筮事訖卜筮皆有禮神之幣及命龜筮之辭書其辭及兆於簡策之上并繫其幣合藏府庫之中至歲終揔計占之中否而句考之○注杜子至龜書○釋曰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者後鄭不從云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者云既卜筮即筮亦有命筮之辭及卦不言者舉龜重而略筮不言可知或有筮短龜長直據龜而言其筮則否書曰已下亦金縢文案彼武王崩後周公將攝政遭管蔡流言成王未寤遭雷風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弁謂爵弁應天變之服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之事也事謂請命之事故云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也引之證比其命藏之事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巫音筮比毗志反注同僉七廉反說音悅下同）〔疏〕（簭人至吉凶○釋曰此簭人掌三易者若卜用三龜此筮人用三易故云掌三易也○注此九至不也○釋曰鄭破巫爲筮者此筮人掌筮不主巫事故從筮也云更謂筮遷都邑也者此遷都謂公卿大夫之都邑鄭荅趙商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云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者謂國有營建之事恐衆心不齊故筮之也云式謂筮制作法式也者式是法式故知制作法式也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者是要目之事故論語顏回云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此云事衆故亦筮其要目所當者也云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者改易之事上既有更爲遷都邑故以此易爲民衆不和說須筮改易政教之事云比謂筮與民和比也者比是相親比之事故比卦云建萬國親諸侯故知比爲筮與民和比云祠謂筮牲與日也者按大卜大祭祀而卜之今此祀不卜而筮者彼大祀用卜此謂小祭祀故用筮也云參謂筮御與右也者云參謂參乘之事故知不是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爲參乘故筮之也云環謂筮可致師不者此環與環人字同彼環人注致師引宣公十二年楚許伯以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觀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致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請明所據又尚書龜從○）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疏〕（注當用至不卜○釋曰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鄭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者筮輕龜重賤者先即事故卜即事漸也云於筮之凶則止者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

上春相簭。（相謂更選擇其蓍也蓍龜歲易者與○相息亮反注同與音餘）〔疏〕（注相謂至者與○釋曰上春謂建寅之月歲之始除舊布新故更選擇其蓍易去其舊者據此則蓍歲易也兼云龜者龜人云攻龜用春時明亦以新易故故知龜亦歲易此龜之歲易者謂龜人天地四時之龜若大寶龜等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凡國事共簭。

周禮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四

磬師

凡祭祀奏縵樂（唐石經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凡誤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凡祭祀）

鍾師

金謂鍾及鎛（閩監本鎛誤鏄疏同）

納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經義雜記曰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依陸氏之書知舊本是夏納今周禮作納夏非也）

齊夏（釋文齊本又作齋按齋俗字○按齍者正字齊者假借字）

祴夏（余本嘉靖本同釋文唐石經作裓夏字從衣宋人書衣示往往不加區別閩監毛本因作裓矣注及疏幷下笙師同○按祴見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也唐石經從衣乃大誤）

金奏肆夏三（浦鏜云夏下脫之）

繁遏執傹也（余本岳本同嘉靖本作傹閩監毛本傹改競非下同釋文作執傹云詩作競）

渠思文（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文下增也）

趨以采茨（閩監毛本茨作薺）

周南終麟止（閩監毛本止改趾非此與詩釋文合○按足趾字古作足止止乃正字）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漢讀考云莊王鼓之見宣十二年公羊傳當云莊王鼓之之鼓今脫一之字）

笙師

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余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嘉靖本篪作箎爲是）

篪七空（余本空作孔下仍作空按當並作孔釋文七空音孔下同經注本作空者據釋文本改也賈疏亦作空）

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漢讀考云爲當作如）

司農云七孔（上引注作空引廣雅作孔此亦當作空涉上廣雅誤）

其端有兩空（閩監毛本空改孔非）

鎛師（閩監本鎛誤鏄注及疏同）

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掌固注引作賓將趨者今左傳作賓將掫說文同禮說云左傳扞掫齊世家作爭趣按趨趣掫皆聲相近）

金奏之樂者即入音是也（閩監毛本無者）

旦明五通爲發呴（監本呴誤眗）

韎師（唐石經諸本同字從未閩本作韎誤○按說文从韋末聲五經文字作韎音末五經文字从末則唐石經从未誤也）

旄人

西夷之樂曰株離（閩監毛本株改侏）

爲其聲歌是也（浦鏜云與誤爲）

籥師

文舞有持羽吹籥者（余本舞誤武）

籥章

掌土鼓豳籥（唐石經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豳作豳）

豳籥豳國之地竹（釋文音經豳籥云注邠同段玉裁取此爲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一證今本皆改爲豳矣）

伊耆氏之樂（釋文耆又作帆阢二皆音耆○按从几聲是从九聲則非余本載音義作阢是也）

並不言有祀事（閩監毛本並改并）

田祖先嗇者也（浦鏜云也云誤者也）

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穫作穫觥作觵按釋文躋堂子兮反無彼公二字蓋陸本作躋堂稱觵萬壽無疆之事注約舉其事非引詩全文也惠校本删彼公彼兕四字）

亦各有葦籥可知（浦鏜云各疑合字誤）

鞮鞻氏

南方曰任（釋文曰任音壬葉鈔本作音任則陸本注當作南方曰壬）

持弓助時養（浦鏜云羽誤弓從白虎通校○按此等未可肊定爲誤）

皆於四門之外有辟是也（閩本同監毛本有作右是也○按右辟猶右邊也如左傳之西辟）

陽伯之樂舞株離（閩本同監毛本株作侏下並同）

言象萬物生株離（惠校本生株離作生離根株也）

四夷之樂誰謂舞（閩本同監毛本刪謂按謂疑當作爲）

典庸器

以其下季春云大合祭（浦鏜云樂誤祭）

又籍晉之功（浦鏜云藉誤籍）

帥其屬而設筍簴（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虡改簴此本及毛本帥誤師）

從者爲鐻（釋文爲鐻音距舊本作此字今或作虡按經作虡注作鐻此亦段玉裁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證也鐻在漢爲今字）

司干

受干與羽籥也（浦鏜云授誤受下並同）

鎛師云擊晉鼓（浦鏜云主誤云）

大卜

掌三兆之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三𠁩云亦作兆按古文經當作𠁩注從今字作𠁩今本後人援注所改○謂前說非也經注皆未嘗作𠁩𠁩乃俗字後人所造竄入說文者周禮有作𠁩者俗本耳）

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余本嘉靖本同閩本璺誤釁監毛本改璺按釋文作璺云依字作璺則本不作璺可知葉鈔釋文罅作呼）

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賈疏引注作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讀亦異）

此依下文菙氏云（閩本菙誤華監本誤箠）

遂吹其焌契（閩本同監毛本吹改歙）

頌謂繇也（岳本繇改䌛俗字下同釋文亦作䌛）

曰蟊曰尅（岳本嘉靖本尅作剋）

圛氣落圛不連屬（按落圛當作驛）

似山出内氣變也（閩本同余本嘉靖本監毛本無變字臧禮堂云春秋襄九年正義引此注作出内雲氣也今本作氣變誤按賈疏云雲氣出内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是賈疏本本作雲氣當據正）

連山虙戲（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作宓戲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宓釋文宓作虙戲本又作𧆛音羲）

三少爲重錢（閩監毛本作單錢當據正此複下）

天能周帀於四時（閩監毛本帀誤布）

掌三夢之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三𦽰不成字蓋說文𡬳字之譌耳𡬳者正字夢者假借字也）

讀如諸戎掎之掎（監本上掎誤荷漢讀考作讀爲諸戎掎之之掎云下云掎亦得也可知鄭之易字矣今本作讀如非）

運或爲緷當爲煇（釋文出作緷爲煇四字則上爲當是作）

孝子某以下與前同（浦鏜云孫誤子）

是征亦得爲巡狩之事也（閩監毛本狩作守）

則眡高作龜（釋文作視高非）

卜用龜之腹骨（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用誤因按賈疏引注亦作用）

令可爇也（葉鈔釋文爇作焫爲是）

正問於龜之事有二則有二則（監毛本删一有二則閩本上則作其）

有姪娣以廣愛疏（閩監毛本愛作親）

如并爲公卿通計嗣之禮（浦鏜云計疑繼字誤）

叔弓帥師壃鄆田是也（閩監毛本壃改彊下壃界同）

知大事宗伯臨下者（閩監毛本臨改涖）

按下菙氏云（閩監毛本菙誤華）

作謂發使亹拆（閩本同監毛本亹改釁非）

輕於大遷大師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

卜師

開開出其占書也（余本不重開字此衍○按據疏亦重開字然余本爲是）

今言四兆者（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今作此）

孰灼之明其兆（浦鏜云熱誤孰疏同從集注按○按浦鏜誤也灼者灸也灸之不熟其兆不明孰者今之熟字爇之訓燒也古皆言灼龜未有言爇龜者）

卜人作龜卜人作龜（余本脫一卜人作龜）

龜人

左倪靁（此本及閩監毛本靁誤靈今據余本岳本嘉靖本訂正）

杜子春讀果爲蠃（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蠃作臝當據正釋文音經果魯火反注臝同）

但未有探著之法（浦鏜云揲誤探）

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若（浦鏜云者誤若）

與周異矣（毛本矣改也）

六曰著龜（浦鏜云筮誤著○按此不誤賈氏所據爲長）

常在著叢下也（閩監毛本也改潛伏二字）

菙氏（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垂氏云本又作菙余本載音義同）

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漢讀考云爲當作如細目燋讀同焦其字不當從火轉寫誤也曰如當作讀爲）

遂龡其焌契（說文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焯龜按今本籥作龡者從炊省也○按說文籥从龠炊聲）

以柱於樵火（浦鏜云燋誤樵）

占人

占人亦占筮（岳本筮改簭非凡經作簭注作筮）

坼兆亹也（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亹改釁非○按亹舋皆俗字釁是正字凡小學必推其源流而後定其是非）

凡卜象吉（諸本同浦鏜云體誤象疏同）

就正墨旁有奇亹罅者（閩本同監毛本旁改傍）

故壇所即卜云（浦鏜云云疑衍）

則繫幣（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則毄音係○按古文假毄爲係凡作繫者皆後人所改俗字也）

簭人

故知其御及車右勇力（閩本同監毛本其改是）

求觀於鄭（浦鏜云御誤觀）

鄭人卜宛射犬吉（閩本同監毛本犬誤大）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五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夢本又作㝱音同厭於琰反王于況反）〔疏〕注其歲至前後○釋曰鄭云其歲時今歲四時也者但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年年不同若今歷日今歲亦與前歲不同故云今歲四時也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案春秋緯云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義可知觀此建厭所在辨陰陽之氣以知吉凶也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倮魯火反轉如字又張戀反郢以井反劉餘政反適直革反）〔疏〕以日至吉凶○釋曰六夢者即下云一曰二曰是也以日月星辰占知者謂夜作夢旦於日月星辰以占其夢以知吉凶所在○注日月至則亡○釋曰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荅曰日月在辰尾亥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云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者按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服氏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老童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彼注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

（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遂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畧相依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荅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此六夢蓋三王同有六夢法也）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疏〕注無所至自夢○釋曰鄭知無感動平安自夢者以其言正是平安之義故知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噩五各反注鄂同〔疏〕注杜子至而夢○釋曰以其言噩噩是驚愕之意故子春讀噩從驚愕解之）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覺芳孝反下同〔疏〕注覺時至而夢○釋曰以其思是思念之意故解云覺時所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寤本又作蘁五故反〔疏〕注覺時道之而夢○釋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知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五曰喜夢。（喜悅而夢〔疏〕注喜悅而夢○釋曰以其字爲喜說之字故知未睡心說睡而爲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疏〕注恐懼而夢○釋曰以其字爲恐懼之字故云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幾如字又音祈〔疏〕季冬至受之○釋曰季冬歲終除舊歷擬來歲布新善故問王夢之善惡夢惡者贈去之下文是也獻吉夢於王者歸美於王○注聘問至吉夢○釋曰云夢者事之祥者若對文禎祥是善妖孽是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夢者有吉有惡故云夢者事之祥也云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者即上文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是也云季冬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者皆月令文日窮於次者次謂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于玄枵是日窮於次月窮於紀紀謂星紀日月五星會聚之處月謂斗建所在十二月斗建丑故云月窮於紀星迴於天者星謂二十八宿十三月復位此十二月未到本位故直云星迴於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至此十二月歷數將終云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者鄭以禮動不虛必以幣帛行禮乃始問王故云發幣而問焉休美也問王夢若美慶云爾云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者君吉夢由於羣臣君統臣功故獻吉夢歸美於王也詩云牧人乃夢是無羊美宣王詩也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者牧人謂牧牛羊之人故注衆維魚矣豐年之祥旐旟所以聚衆引之者證獻吉慶之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舍音釋注舍萌同萌亡耕反去起呂反〔疏〕注杜子至故惡○釋曰子春之說舍萌爲歐疫案下文自有歐疫於此以舍萌爲之其義不同故後鄭不從玄謂舍萌猶釋采也者按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日萌故知萌菜始生者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時贈去惡夢）遂令始難歐疫。（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爲之歐疫厲鬼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難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乃多反劉依杜乃旦反注以意求之儺字亦同磔陟百反禳如羊反〔疏〕遂令始難歐疫釋曰因事曰遂上經贈惡夢遂令方相氏始難歐疫○注令令至寒氣○釋曰云令方相氏以方相氏專主難者故先令方相氏云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者所引方相氏以下是也杜子春云難讀爲難問之難者以其難去疫癘故爲此讀又引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國難案彼鄭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惟天子諸侯有國者令難去九門磔禳者九門依彼注路門應門雉庫皐國門近郊遠郊關張磔牲體禳去惡氣也云以畢春氣者畢盡也季春行之故以盡春氣云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者按彼鄭注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陽氣故惟天子得難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者按彼鄭注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故難之命有司者謂命方相氏言大難者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難言旁磔者謂四方於四方之門皆張磔牲體云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彼鄭往云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可止送猶畢也故作土牛以送寒氣此子春所引雖引三時之難惟即季冬大難知者此經始難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氏亦據季冬大難而言）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煇音運炁音氣本亦作氣〔疏〕眡祲至吉凶○釋曰按下十等惟一曰言祲故據一曰以爲官首言掌十煇之法者一曰以下十等多是日旁之氣煇亦是日旁煇光故揔以煇言之○注妖祥至炁也○釋曰言云妖祥善惡之徵者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故言善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是惡徵亳有祥桑之類是也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者就十等之中五曰闇闇謂日食則無光氣而云十等皆謂日光氣者據多而言）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也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鑴鄭許規反劉思隨反或下圭反瞢七鄧反隮子兮反鄉許亮反煇音運本亦作暈音同虹音洪又古巷反劉古項反〔疏〕注故書至形想○釋曰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先鄭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者赤雲爲陽黑雲爲陰如春秋傳云赤黑之祲在日旁云象者如赤烏也者楚有雲如衆赤烏在日旁者也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者後鄭不從云監雲氣臨日也者後鄭亦不從云闇日月食也者以其日月如光消故闇蒙也云瞢日月瞢瞢無光也者以其瞢瞢無光之貌故知無光云彌者白虹彌天也者此從故書爲迷後鄭不從云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者以其此十煇皆在日旁敘爲次敘之字故知敘者雲氣次敘如山在日上云隮者升氣也者以其隮訓爲升故隮者是升氣也此後鄭不破增成其義云想者煇光也者此後鄭亦不從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者此讀從芄蘭詩童子佩鑴能不我知鑴是錐類故爲雲氣刺日云監冠珥也者謂有赤雲氣在日旁如冠耳珥即耳也今人猶謂之日珥云彌氣貫日也者以其言彌故知雲氣貫日而過云隮虹也者即爾雅螮蝀謂之虹日在東則西邊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故引詩云朝隮于西爲證也云想雜氣有似可形想者以其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形想）掌安宅叙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疏〕注宅居至移之○釋曰掌主也此官主安居者人見妖祥則意不安主安居其處不使不安故次敘其凶禍所下之地禳移之其心則安）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疏〕注占夢至順民○釋曰民心欲得除惡樹善占夢之官以季冬贈去惡夢至此歲之正月行是安宅之事順民心也）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弊必世反下注同斷丁亂反〔疏〕注弊斷至多少○釋曰占夢之官見有妖祥則告之吉凶之事其吉凶或中或否故至歲終斷計其吉凶也云然否多少者然謂中也知中否多少而行賞罰）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祝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疏〕大祝至筴祝○釋曰云掌六祝之辭者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地祇云祈福祥求永貞者禱祈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按一曰已下其事有六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二事爲揔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注永長至罪疾○釋曰云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者經祈福祥求永貞所求亦求也今鄭云求多福即經祈福祥也歷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歷年之上宜有求鄭不言之者多福之上一求則該此二事故鄭歷年之上畧不言求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小祝有順豐年此言順祝故知當小祝順豐年也云年祝求永貞也者以祈永貞是命年之事故知年祝當求永貞也云吉祝祈福祥也者以其小祝有祈福祥之事此上揔目亦有祈福祥福祥是吉慶之事故知吉祝當祈福祥也云化祝弭災兵也者弭安也安去災兵是化惡從善之事小祝有弭災兵故知化祝當之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小祝有逆時雨寧風旱此逆時雨即寧風旱即逆時雨對則異理則通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揔謂之瑞祝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已上差次與小祝不同惟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爲一也此六祝有求永貞小祝不言之者大祝已見故小祝畧不言也此六祝一曰順祝已下差次與小祝次第不同者欲見事起無常故先後有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天神人鬼

（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造七報反注下皆同禬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嘄音叫劉音禱爲于僞反號戶羔反呼火故反見賢遍反禡莫駕反縈烏營反炤章揺反瀸子廉反）

疏（掌六至曰說○釋曰上經六祝此云六祈皆是祈禱之事別見其文者按小祝重掌六祝云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鬼神雖和同爲事禱請此六祈爲百神不和同即六癘作見而爲祈禱故云以同鬼神祇是以別見其文○注祈嘄至而已○釋曰云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鄭知號呼者見小祝云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云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者鄭知鬼神祇不和者見經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祇明是不和設六祈以和同之按五行傳云六沴作見云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言癘杜子春云造謂造祭於祖知者禮記云造于祖故後鄭從之先鄭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以其祈禱皆是祭事按後鄭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人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帝知者禮記王制及尚書泰誓皆云類于上帝故知類祭上帝也引詩云已下至師至某國以類造爲出軍之祭後鄭皆不從矣所以不從者但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祈皆爲鬼神不和同設祈禮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先鄭引大雅皇矣詩即引爾雅者所以釋此詩故也云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大雅緜詩云爾雅曰起大事以下亦釋此詩故也又曰乃立引以相副故大事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于上帝並是此大祝下文云司馬法曰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引春秋爲證春秋傳曰者昭元年左氏傳云鄭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問於子產子產對此辭按彼傳文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欲明天神人鬼地祇不得同名類造故云加誠肅求如志云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者春秋所云雪霜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禬雖未聞禬是除去之義故知禬亦災變云攻說則以辭責之者引論語及董仲舒皆是以辭責之云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者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于禮接之所以爲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禜是縈之義云攻如其鳴鼓然者此是論語先進篇孔子責冉有爲季氏聚斂之臣故云小子鳴鼓而攻之可彼是以辭攻責之此攻責之亦以辭責故引以爲證引董仲舒者是漢禮救日食之辭以證經說是以辭責之云禬未聞焉者經傳無文不知禬用何禮故云未聞鄭知類造禬禜皆有牲者按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禜既用牲故知類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云攻說用幣而已者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誄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禱是之辭○會如字裨婢支反諶市林反蒯苦怪反聵五怪反難乃旦反佚音逸行下孟反閔音旻武巾反慭魚覲反嬛求營反疚九又反父音甫奐音喚京音原）

疏（作六至曰誄○釋曰此六者惟一曰稱辭自餘二曰已下不稱辭而六事皆以辭目之者二曰已下雖不稱辭命誥之等亦以言辭爲主故以辭苞之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六辭之中皆兼苞父祖于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故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也○注鄭司至之辭○釋曰先鄭破祠爲辭謂辭令者一以其目云六辭明知爲言辭之字不得爲禱祠言爲辭令者則玄謂增成之云交接之辭是也云命謂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者盤庚雖不言誥亦是誥臣遷徙之事故同爲誥又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即盤庚云乃祖乃父世選爾勞是也此命誥之議後鄭從之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者後鄭不從之者按公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又引春秋鐵之戰事在哀二年按哀二年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大子爲右衛爲大子禱而爲此辭言曾孫者凡祭外神皆稱曾孫言昭告于皇祖文王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云鄭勝亂從者勝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云晉午在難者午晉定公名范氏等作亂與君爲難故云在難云備持矛焉者蒯聵與趙鞅爲車右執持戈矛故云備持矛焉云無作三祖羞者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則以爲三祖羞辱先鄭此義後鄭皆不從之者此六辭皆[illegible]辭無爲死者之事故不從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illegible]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十六年傳辭此義後鄭從[illegible]者爲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此[illegible]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illegible]續玄謂一曰辭者司農云謂辭令無所指斥故後[illegible]言引春秋傳曰者按莊四年公羊傳曰古者諸侯[illegible]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此之[illegible]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會[illegible]盟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illegible]有盟其誓必因征伐按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illegible]有士卒當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云禱賀慶言福祚之辭者破先鄭禱鬼神之事云晉趙文子成室者禮[illegible]按彼文云晉獻文子成室鄭注云獻猶賀也晉君[illegible]室此言晉趙文子成室引文略趙文子則趙武也[illegible]焉見文子室成卿大夫皆發幣以往慶賀之張老[illegible]夫云美哉輪焉者謂輪囷高大云美哉奐焉者謂[illegible]章云歌於斯者斯此也謂作樂饗宴之處云哭於[illegible]適寢之處云聚國族於斯謂與族人飲食宴之處[illegible]識其奢泰一室兼此數事防其更爲云文子曰武[illegible]子名謂武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有要斬領斬故要領並言按[illegible]當爲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云北面再拜稽首者平敵相於並列則頓首臣[illegible]首今文子作稽首者時晉君在焉北面向君拜故[illegible]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謂知禮之人彼注云[illegible]老之言云善頌善禱謂文子之言云是之辭者是經禱之者皆以辭解之）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爲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齍音咨稱尺證反大如字劉音泰鬣力輒反萁音其蔬所魚反劉音蘇）

疏（注號謂至香合○釋曰云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者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illegible]示而稱皇天后土及牲幣等皆別爲美號焉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illegible]辰曜魄寶上帝謂大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伯某[illegible]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皇祖伯某云祇號若云后土[illegible]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樂[illegible]變地祇皆出云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此並[illegible]無玉號鄭兼言玉者祭祀禮神有玉曲禮亦有玉[illegible]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號故鄭兼言[illegible]鄭云牲號爲犧牲皆有名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illegible]彼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大迹豕曰剛鬣者豕肥則[illegible]强羊曰柔毛者羊肥則毛柔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illegible]謂長鳴雞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引曲禮黍曰香[illegible]香合以爲祭云粱曰香萁者鄭注云萁辭也言此[illegible]云稻曰嘉疏者言稻下萊地所生嘉善也疏草也[illegible]）

疏草可祭云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者大夫少牢祭故號此二牲云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者士祭用特豕故號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故彼鄭注云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此連引之耳無所取證此士虞記文而云禮者記亦是禮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爲愼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擩祭擩讀爲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絶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絶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絶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衍音延炮百交反劉曰交反擩而泉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繚音了劉音料共音恭注同芮人劣反又而歲反下同坐才卧反從肺一本作從持肺從劉沈皆子容反或如字殺色界反劉色例反卻去逆反又起畧反執食思四反徧音遍下同

疏辨九至共祭○釋曰此九祭先鄭自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之祭食之禮後鄭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別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爲生人祭食法○注杜子至○釋曰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者凡祭祀天子諸侯木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曾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當主之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爲主命故後鄭不從之又讀振爲愼或爲振旅之振或讀擩爲虞芮之芮此讀皆無義意故後鄭皆不從之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者此據生人祭食法而云如今祭殤故後鄭亦不從之云周祭四面爲坐也謂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爲坐炮祭燔柴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爲燔柴祭天此皆生人祭食法非祭鬼神故後鄭亦不從之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者按特牲少牢墮祭之時皆有以菹擩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擩鹽中以祭故先鄭云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擩鹽醢中先鄭連引之耳按彼肝擩鹽中即振祭嚌之加于肵俎此則是振祭司農云以初祭擩于鹽即同擩祭解之於義不可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者此據鄉飲酒而言云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者據鄉射而言云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云重肺者此繚祭絶祭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云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肝擩于鹽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者此絶祭依特牲少牢無此絶祭之事於義不可云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據少牢擩肝祭而云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引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者此據按義而言也引鄉射禮及鄉飲酒禮證有絶祭之事引少牢禮證有振祭之事此先鄭所引四文後鄭皆不從故增成其義但先鄭所引特牲少牢皆據一邊而言按特牲少牢皆擩祭振祭兩有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謂生人將食先以少許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命祭引玉藻彼注云侍食不祭其侍食之人而君賓客之雖得祭待君命之祭然後祭是命祭也云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者衍與炮於義無所取故破從延與包延祭者曲禮曰賓若降等執食興辭鄭彼注云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云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者彼注云白謂稻黑謂黍又引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者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殽羞次第徧終按公食大夫惟魚腊湆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云振祭擩祭本同者皆擩但振者先擩復振擩者不振言不食者擩則祭之者特牲少牢皆有授祭授祭未食之前以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是不食者擩則祭之云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者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嚌之是將食也云絶祭繚祭亦本同者同者絶之但絶者不繚繚者亦絶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繚之者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故云禮多所繚之法即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云禮畧者絶則祭之者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畧者絶則祭之法即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絶祭是也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者此則膳夫職云王祭食則授是也王謂之膳夫而謂之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云孝經說曰共授執授者孝經緯文漢時禁緯故云說云共綏執授者謂將綏執授者祭之時共此緯祭以授尸引之者證共爲授之義

辨九擽。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擽。六曰凶擽。七曰奇擽。八曰褒擽。九曰肅擽。以享右祭祀。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通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擽音拜下同䭬音啓本又作稽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徒弄反今俟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奇紀宜反注同褒音報右音又近附近之近動徒弄反倚於綺反下同揖於立反即今之揖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朝直遙反

疏辨九至祭祀○釋曰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爲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二曰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曰空首拜者君荅臣下拜知義然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君相於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中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爲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注稽首至而拜○釋曰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者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者即尚書拜手稽首云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此拜先作稽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云齊衰不杖已下者以其杖齊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沒爲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按檀弓云拜而后稽顙頎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殷可言自期則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故云此殷之凶拜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者言相近者非謂交相近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爲之是其拜體相近以其約義故言云以疑之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后頎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齊衰不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之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畧而不言但適子妻父爲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衆子爲妻父在亦稽顙不據衆子常稽顙者據雜記成文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者讀從小宰職振木鐸于朝之振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者謂從孔子哭顏回哀慟之慟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者謂從郊特牲鼎俎奇籩豆耦之奇已上讀字後鄭皆從之云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此二者後鄭皆不從之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之董者此讀從左氏董之以威是董振之董云以兩手相擊此後鄭皆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一拜者謂君拜臣下按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君荅一拜后鄭從之云褒讀爲報報拜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鄭司農云褒拜今之持節拜是也者后鄭不從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揖云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按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注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爲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按成二年鞌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按中候我應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

（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詔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云王一拜荅臣下拜再拜神與王受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按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荅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荅拜臣或再拜時故也云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者以祭祀二祼之後惟有朝踐饋獻稱獻故知享獻據朝踐饋獻時也云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者按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少牢主人不言拜侑故知侑尸時有拜）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為祈杜子春云祈當為祇○禋音因烜況晚反祈必庚反〔疏〕注明水至為祇○釋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按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云禋祀祭天神也者大宗伯昊天稱禋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槱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禋祀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肆享祭宗廟也者按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含六種之號杜子春云祈當為祇宗伯血祭已下是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隋許規反又惠恚反後同右音又〔疏〕注隋釁至為侑○釋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祀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爓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按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亦為侑者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為侑）

來瞽。令臯舞。（臯讀為卒嘷呼之嘷來嘷者皆謂呼之入○臯音嘷戶高反劉戶羔反卒子忽反呼火故反〔疏〕注臯讀至之入○釋曰臯讀為卒嘷呼之嘷者依俗讀云來嘷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嘷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相息亮反下同〔疏〕注延其至坐作○釋曰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祼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既祭。令徹。（〔疏〕既祭令徹釋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渳尸以鬯浴尸○渳彌爾反飯扶晚反斂力驗反〔疏〕大喪至徹奠○釋曰此經皆是大祝之事云始崩以肆鬯渳尸者肆陳也渳浴也王喪始崩陳尸以鬯浴尸取其香美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云贊斂者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者小祝注云奠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禘大祝主言問其具禘物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付音附祔他兮反語魚據反下同〔疏〕言甸至國事○釋曰既殯之後大祝為禱辭與甸人言猶語也故言語甸人讀禱辭代王受眚災云祔練祥掌國事者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國事大祝掌之故云掌國事也○注鄭司至護之○釋曰先鄭云甸人主設復禘大祝主言問其具禘物者此文承贊斂之下則是既殯之事始云設復禘者故後鄭不從玄謂禱六辭之屬禱也者此經讀禱則六辭之中五曰禱故云六辭之禱也云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者按甸人職云喪事代王受眚災按彼注云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災弭後殃彼注與此意同言弭後殃者今王已崩雖無救為後王而謝過故云弭後殃鄭知既殯後者此文承贊斂之下斂訖則殯故知此讀禱在既殯之後也云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按喪服小記以孫祔於祖以其昭穆同先王即祖也故云祭於先王祔後死者云掌國事辨護之者辨護之中候文按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時伯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進迎接神也稷官名謂棄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引之以證掌國事則此大祝於祔練祥之時共其祭用之物及相其禮儀也）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偏也偏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疏〕注大故至報焉○釋曰鄭知大故兵寇也者下列云天烖故知大故直是兵寇也知天烖疫癘水旱者見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鄭注云荒人物有害又云弔禮哀禍災注云禍災謂水火此皆是天災流行故云天災謂疫癘水旱云彌猶偏也偏祀社稷及諸所禱按小祝云彌災兵彌為安此彌為偏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災兵之事故彌為安此禱祀之事靡神不舉以彌為偏云既則祠之以報焉者以其始為曰禱得求曰祠故以報賽解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祓芳弗反劉音廢從才用反一音如字下注同〔疏〕大師至前祝○釋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俘而歸獻捷于社按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云執訊獲醜則亦獻于學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注鄭司至告之○釋曰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按彼祝佗云君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証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事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據此經四望已上為出時獻於社為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按尚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即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總云王出也歸也而將有事於此神以該之）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舍音釋一音赦與音餘〔疏〕大會至舍奠○釋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即上文造于祖一也云反行舍奠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還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注用事至如之○釋曰言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言亦如上經大師用祭事告行引玉人職者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云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非是彼正文義略言之耳云是謂過大山川與者彼不云過山川此言過大山川此不言用黃金勺彼言以黃金勺以義約為一故言與以疑之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是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共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自別處則用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者彼注破牲為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彼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為制於此經皆用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祖禰用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為制）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疏〕注后土社神也○釋曰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則社神也按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為土神勾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疏〕禁督逆祀命者○釋曰王者有命命諸侯祭祀之事不使上僭下逼謂之禮若有違者即謂之逆命大祝掌鬼神之官故禁正逆祀命也○注督正至罰焉○釋曰經直云禁督逆祀命鄭以諸侯解之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云有逆者則刑罰焉者大祝主諸侯逆祀告上與之刑罪不得自施刑罰）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祭號六號〔疏〕注祭號六號釋曰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畿內三等采地大祝主祭號故大祝頒之六號之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鄭云祭號六號鄭據大祝掌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二王之後得祭所感帝兼有神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

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彌依注音救亡爾反下注同遠于萬反〔疏〕小祝至疾○釋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爲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即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揔謂之禱祠之祝辭祈福祥已下不言一日二日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畧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注侯之至安也○釋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逆時雨嘉善也此三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候迎之云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災兵遠辠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卻之云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者案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意皆欲如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爲之祝辭也云彌讀曰救救安也者案洛誥云亦未克救公功注云救安也故知此彌讀曰救救安也）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告大祝非一〔疏〕大祭至贊奠○釋曰云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爲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云贊隋者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于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也云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注隋尸至非一○釋曰主人受尸酢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云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則特牲祝酌奠于鉶南是也故云祭祀奠先徹後者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謖後故云奠先徹後云反言之者經先言徹後言奠反言之者欲見所佐大祝非一故倒文以見義）

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疏〕注唯大祝所有事○釋曰經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渳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渳。（故書渳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渳渳謂浴尸）

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幂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熬五羔反爲名音銘下取名同赬勑貞反杠音江重直龍反下同粥之六反又音育盛音成鬲音歷識識並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盡津忍反蚍音毗蜉音浮種章勇反下同坫丁念反〔疏〕設熬置銘○釋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云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注銘今至乃塗○釋曰銘今書或作名者非古書由見今周禮或作名以其銘書死者名得通一義故司農以名解之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者銘所以表柩故漢時謂銘爲柩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者謂爲銘旌用生時旌旗但沽而小案士喪禮注王則大常諸侯則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云亡則以緇長半幅者亡無也爲生時無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生時無旗故用緇長半幅長一尺云赬末赤長終幅廣三寸者依爾雅一入赤汧謂之縓再入謂之赬赬赤色纁也長終幅長二尺云書名于末者書死者名於赬末之上云曰某氏某之柩者某氏是姓下某是名此謂士禮案喪服小記云周天子諸侯大夫書銘並與士同云竹杠長三尺者依禮緯天子旂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今士三尺者則天子以下皆以尺易仞云置于西階上者始死即作銘倚于重殯訖置於西階上屋宇下云重木以下亦士喪禮文經雖不言重士喪禮有取銘置于重是以因銘兼解重言粥餘飯者飯米與沐米同按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天子之士沐粱諸侯士沐稻天子沐黍飯米之餘以爲粥盛以二鬲按鄭注士喪禮鬲與簋同差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云取銘置于重者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于西階上是也杜子春云熬謂重也者以士喪禮云取銘置於重與此經云設熬置銘亦謂設熬訖置銘於熬上事相當故以熬爲重故鄭以熬與重所設不同故不從也引檀弓者子春既解熬爲重遂引銘與重爲證耳云銘明旌也者謂神明死者之旌故云明死者之銘云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鄭彼注謂重與奠則斯錄之據重斯盡其道據奠以是子春引證重則取愛之斯錄之不取敬之斯盡其道連引之耳云重主道也者始死作重葬後乃有主是始死雖未有主其重則是木主之道故云重主道也云殷主綴重焉者鄭彼注云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謂始死作重之時至葬後作木主乃綴連重之鬲懸於祖廟大祥遷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故云殷主綴重焉云周主徹重焉者周人不綴重亦死始作重至葬朝廟重先柩從入祖廟朝廟訖明且將葬重先出倚于道左葬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鄭注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云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者杜子春連引於經無所當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者約士喪禮而知云所以惑蚍蜉也者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以其熬穀似蚍蜉蚍蜉見之不至棺旁故言惑云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者黍稷稻粱各二筐云大夫三種六筐者黍稷粱各二筐云士二種四筐者黍稷各二筐云加魚腊焉者君大夫士同云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者堂西南隅謂之坫饌於此者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旁云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者此皆所設之處言旁一筐則首足各一筐大夫亦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八筐左右各二筐首足亦各二筐鄭君引此者將以破子春爲重）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杜子春云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齎音咨遣弃戰反〔疏〕及葬至五祀○釋曰齎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於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宮中也○注杜子至以告○釋曰子春云讀齎爲粢粢謂黍稷以爲道中祭也者引漢法爲證後鄭不從者按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玄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按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大師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疏〕大師至號祝○釋曰言掌釁者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則惟爲以血釁鼓祈號也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注鄭司至以從○釋曰引春秋傳曰者定四年祝佗辭引之者證軍師有釁鼓之事所引之辭者將以登軍師有必取威於天下欲使敵人畏之也所以必有征伐四方之事故須用血以釁於鼓故有釁鼓之事）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爲祀書亦或爲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禩音祀令力呈反下令同〔疏〕注故書至烖兵○釋曰先鄭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者先鄭之義經之祀謂祀神故云祭諸祀及社後鄭不從者以其經祀爲諸祀祀與社文此不見祭事故祀於社其爲一事解之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烖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烖兵故引小祝彌烖兵而解之）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疏〕凡外至事焉○釋曰外內小祭祀者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按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掌事者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五

占夢（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占夢本又作㝱按說文㝱部云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引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夢皆作㝱故陸氏本又作夢此後人據今本乙改也當云㝱本又作夢）

陰建在戊（漢制考戊作戌）

春秋緯云王者休（按王上當脫生）

日始有謫（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謫作適當據以訂正釋文賈疏皆作適）

故于爲主人（監毛本于作于皆午之訛閩毛本改知非）

老童楚象（惠挍本老童作童子）

二曰噩夢（困學紀聞云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按說文引周禮作㖾𡨄蓋許讀噩爲㖾○按㖾即今咢字杜云驚愕是也許所據周禮實作㖾杜本蓋同）

噩當爲驚愕之愕（葉鈔釋文愕作鄂○按釋文是也）

四曰寤夢（釋曰寤本又作寤釋文作悟寱）

覺時道之而夢（廣韻引此時下有所按上思夢注云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則此亦當有所字今本脫也）

喜悅而夢（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悅作說此本疏中亦作說）

或云其字當爲明（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余本岳本嘉靖本或作又當據正）

猶釋采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誤也毛本采作菜與下釋菜及采始生正一例岳本嘉靖本上下皆作釋菜非）

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余本郤作卻是）

疫厲鬼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厲作癘是）

杜子春難讀爲難問之難（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上一難字作儺當據正）

其字當作難（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難誤儺）

命國儺（余本岳本嘉靖本同下並同誤也閩監毛本皆作難當據以訂正）

故先令方相氏（監本同毛本先改告皆非閩本作故云當據正）

以其難去疫癘（毛本同閩監本癘作厲非）

去九門磔攘者（浦鏜云云誤去毛本磔作磔）

眡祲

煇謂日光炁也（釋文炁本亦作氣按賈疏引作謂日光氣也炁俗字下注皆作氣）

象者如赤鳥也（嘉靖本作赤烏）

如煇狀也（釋文如暈本亦作煇音同按日旁氣字當作暈從日今本作十煇之煇非）

闇日月食也（補）毛本月下有食字此本誤脫

敘者雲有次序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無也此衍○按毛本也誤敘）

想者輝光也（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輝作煇此誤）

主安居其處（浦鏜云當作主安其居處）

大祝

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盧文弨曰通考作六祝）

按一曰巳下（閩本同監毛本巳改以下自此巳上同）

寧風旱即迎時雨（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逆時雨）

四曰禜（唐石經禜字缺）

號呼告于神以求福（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于此衍賈疏引注亦作號呼告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賈疏云傳文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孫志祖云據疏當作水旱癘疫之不時兼有鬯人注可證今本作災是從人據左傳改段玉裁亦云當作不時）

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漢制考無下以）

又曰乃立引以相副（閩本同監毛本立作竝）

明先以爲尊命責之（浦鏜云爲衍字）

一曰祠（諸本同唐石經缺漢讀考云祠當是詞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元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故書辭作詞之證）

裨諶草創之（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裨作禪非此本疏中引註作卑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卑○按漢書古今人表作卑）

曾孫蒯瞶（余本嘉靖本瞶作聵此從目訛）

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錫作賜按疏中引注亦作賜）

不憖遺一老（閩監毛本憖作憗皆訛釋文余本嘉靖本作憖當據正）

嬛嬛予在疚（釋文嬛嬛求營反在疚九又反不出予字按左傳予作余此注余一人亦作余陸本或無此字）

元謂一曰祠者（賈疏引注作元謂一曰辭者按鄭君從司農故祠爲辭故下云辭之辭也此仍作祠非）

辭之辭也（賈疏引作是此之辭也非是）

禱是之辭（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作是禱之辭）

故以辭苞之（閩監毛本苞作包下同）

此命誥之議（浦鏜云義誤議從儀禮通解續挍）

齊入輸范氏粟（浦鏜云人誤入）

衛爲大子禱而爲此辭（浦鏜云上爲字衍）

謂與族人飲食宴之處（浦鏜云族誤飲）

云是之辭者（浦鏜云是下脫禱）

爲犧牲皆有名號（賈疏引注爲作謂此誤諸本同）

粢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粢改齍謂誤爲余本作粢岳本作謂與此合）

黍曰香合（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香改薌下句香字及疏同）

梁曰香箕（賈疏余本嘉靖本閩本箕作其釋文作香其此從竹非閩毛本梁作粱○按粱曰香其釋文是也說詳禮記）

六曰擩祭（漢讀考擩字經注皆作㨎云儀禮㨎字屢見開成石經以下特牲少牢作㨎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禮誤作擩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禮釋文皆曰而泉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耎聲今本說文作擩染也引周禮擩祭則并其原本改之以致五經文字云㨎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皆已有擩無㨎矣）

擩讀爲虞芮之芮（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爲誤謂漢讀考云此讀爲當作讀如擬其音如芮耳經注擩字皆㨎之誤）

如今祭殤無所主命（漢讀考云殤當爲禓說文示部禓道上祭也正司農所謂羨之道中無所主命也）

擩祭以肝肺菹（余本肺作胏下並同此本亦下並作胏○按胏非也胏訓乾肉）

以手從肺本（釋文出從持肺三字云劉沈皆子容反今本或無持字從則如字按賈疏本亦無持字）

主祭食（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主作王當據正賈疏引注不誤）

共綏執授（援神契共作供按注引孝經說共綏爲授綏以證共之訓授耳疏云共此綏祭非也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

注杜子至執授（補此本脫執授二字）

司農云以初祭擩于鹽（閩毛本同監本祭作時云疑衍）

此據授義而言也（閩監本作授祭毛本作振祭）

孝經諱文（閩監本同誤也毛本諱作緯當據正）

辨九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作擇亦非釋文唐石經嘉靖本作㩜當據正廣韻十六怪㩜下引作辯九㩜）

一曰䭫首（唐石經諸本作稽首釋文作䭫首云本又作稽毛本改從釋文）

以享右祭祀（毛本祀誤祝）

䭫顙而后拜（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后作後當據正此蓋因疏引檀弓文竄改而疏中反互改爲後）

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釋文作哀動余本載音義亦作動今通志堂本作哀慟）

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疏云書亦或爲董振之董者讀從左氏董之以威是董振之董漢讀考云書亦或爲董句絕疏誤）

王動色變（余本作變色）

其稽稽留之字（浦鏜云當從儀禮經傳通解作稽是稽留之義）

敢不稽首（補此本脫首字）

非謂文相近（浦鏜云義誤文從儀禮通解續挍）

不振衆子常稽顙者（閩監毛本常作當）

此二者后鄭皆不從之（閩監毛本作後鄭此誤下三后鄭同）

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閩監毛本烏誤鳥）

以給烝享（監本烝作蒸非）

令鐘鼓右（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鐘作鍾此後人改從正字耳）

相尸禮（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相屍○按此古本從假借字）

肄習所爲陳尸設習也（惠挍本爲作謂）

付練祥（唐石經諸本同毛本祥誤詳）

甸人主設復祶（閩監本同毛本祶誤稊余本嘉靖本作梯葉鈔釋文同）

祔祭於祖□（監本祔誤附祖下實缺一字閩本刪去監毛本作廟）

代王受眚災（毛本眚災誤倒）

小祝

禳禳卻凶咎（余本同閩監毛本卻誤郤）

二者即是禳（浦鏜云三誤二）

故摠謂之禱祠之祝辭（閩本辭作辭監毛本誤號）

爲始祭逆尸而入（浦鏜云爲當謂字）

欲自此已上（浦鏜云欲下當脫見）

故書弭爲攝（閩監本弭誤弭）

銘書死者名於旌（漢讀考銘作名云此司農從今書作名也今本作銘非是）

爲銘各以其物（釋文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按司農從今書士喪禮注亦云今文銘皆爲名今本爲名及下取名皆改銘非也當從陸本）

赬末長終幅（余本閩監毛本赬作頳嘉靖本作䞓按釋文作䞓與集韻同賈疏作赬○按作䞓是也）

故以其旗識之（釋文旗識下重識字云並傷志反一讀卜識如字漢讀考云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故以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爲善本）

既殯置於階西上（浦鏜云階西字誤倒）

君沐粱大夫沐稷（閩監毛本粱誤梁下同毛本稷誤即）

置銘于熬上（閩監本同毛本上作二則下屬二事相當爲句）

王七祀五者（閩監毛本同徐本余本嘉靖本疊祀字此脫）

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浦鏜云氏當衍文按或職之誤）

則惟爲以血釁鼓（毛本爲誤薦）

祈號也者（盧文弨曰通考也作祝此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爲披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披彼寄反下同倡昌亮反戲音虧）【疏】（注鄭司至傾戲。釋曰先鄭云勸防引柩後鄭不從者但引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柩車前防謂披在柩車傍備傾虧二者別司農共爲一故不從子春云防當爲披義無所取故不從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即下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腳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側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匶是也）

及辟。令啟。（鄭司農云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才官反輴勅倫反）【疏】（注鄭司至禮也。釋曰先鄭云辟謂除菆塗椁也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引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者天子諸侯殯用輴車天子畫轅爲龍先置龍輴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輴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椁橫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之如四而霤屋故云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加斧於椁上者按檀弓云布幕衛也綃幕魯也諸侯法綃幕天子禮刺以黼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橫塗其上故言加斧於椁上）

及朝。御匶。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乃奠朝廟奠。朝古遙反注皆同匶音舊離力智反下同）【疏】（及朝御匶乃奠。釋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啟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著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云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至廟奠。釋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改引檀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禰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者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同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云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大子居曲沃是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于未朝于武宮此傳

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於晉丙午入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記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旣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旣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玄謂乃奠朝廟奠者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據初來宿奠是據厥明所設朝廟之奠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旣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飯扱晚反還音旋一音回鄉許亮反翿音道〔疏〕及祖至遂御○釋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旣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爲行始言飾棺乃載者旣載乃飾按旣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注鄭司至節度○釋曰先鄭解祖及飾棺其義是故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將葬祖於庭者檀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詩云仲山甫出祖是也云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者按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義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檀弓曰飯於牖下至即遠也按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一人旣祖奠徹推柩而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爲其不可從者問子游子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沐浴訖即飯含故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祖祭訖至明且行大遣奠旣奠引柩向壙故云葬於墓所以即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即就也節級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爲行始向遠之義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重解祖及飾載之事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者後鄭增成之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爲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一義玄謂祖爲行始此後鄭增成先鄭前解祖也云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者喪大記文柳者諸色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紐者君三池纁組六之屬是也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彼引喪大記其於此畧言也云其序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故依旣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纛居前卻行爲節度者恐柩車傾翻以纛告之故云爲節度也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更音庚〔疏〕注喪祝至更也○釋曰及至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說吐活反注同劉詩悅反去起呂反翣所甲反本亦作翣錯七故反便婢面反窆彼驗反劉補鄧反〔疏〕及壙說載除飾○釋曰及至也至壙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鄭司至置翣○釋曰云四翣之屬者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不以君禮葬之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今用四翣是不成君禮也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除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玄謂周人之葬牆置翣者檀弓云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牆謂帷荒與柩爲鄣若牆然故謂之牆言置翣者翣在道柩車傍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傍故云置也引之者證飾旣除還入壙設之義也

小喪亦如之。〔疏〕小喪亦如之○釋曰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飾皆據王喪其小喪亦有勸防已下之事故云亦如之

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疏〕注喪祭虞也至祭易喪祭○釋曰引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者葬日設大遣奠而出葬訖反日中而虞送形而往迎魂而反虞者安也葬日虞祭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葬日反日中而虞奠者自未葬已前始死之後皆是今旣葬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哭祝辭亦稱成事也祭以吉爲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引之者證經喪祭是虞也

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厲音列記作茢黍苞穰也音例亦音列惡烏路反〔疏〕王弔則與巫前○釋曰王弔者諸侯諸臣死王就室弔之喪祝與男巫在王前也○注鄭司至悔之○釋曰先鄭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者桃者鬼所惡茢茭帚所以埽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然故兼言執戈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是天子之禮故引之言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者死者之傍有凶邪之氣故須桃茢以惡之是異於生春秋傳曰者是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按傳襄公朝於荊康王卒楚人使公襲襲者臣賤之事欲使公行臣禮公使巫以桃茢祓殯楚人弗禁者不知禮故不禁旣而悔之者後覺始悔是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引之者證經喪祝與巫前有桃茢之事按檀弓云使公襲左傳云襚不同者襚即襲也襲時未殯而云祓殯者名尸爲殯耳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亳步傳反棧劉才產反一音上諫反〔疏〕掌勝至祠○釋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所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注勝國至北牖○釋曰云勝國邑所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爲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矣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爲亡國之社稷此注勝之矣即爲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者按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爲北牖者郊特牲文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爲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揜其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凡卿至棺焉釋曰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揔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貉莫駕反注禡同甸音田下文同〔疏〕甸祝至祝號○釋曰言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者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爲號○注杜子至多獲○釋曰子春云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爲貉者毛詩爾雅皆爲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據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禽牲此解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舍音釋下同〔疏〕舍奠至如之○釋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并言○注舍讀至父廟○釋曰舍讀爲釋者周禮禮記多爲舍字鄭讀皆爲釋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者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illegible]

腊人腊人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爲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廚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豆者以脯爲醢故醢人注云作醢及醬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是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日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禂不得爲禱祈字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此從音爲誅云今誅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故云爲牲祭也求肥充解經禂牲云爲馬祭求肥健釋經禂馬鄭既解禂爲大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注八者至曰詛。○釋曰此八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爲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疏〕作盟至劑信。○釋曰云作盟詛之載辭者爲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爲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質正也成也亦爲此盟詛之載辭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謂要劵故對神成正之使不犯。○注載辭至載書。○釋曰言爲辭而載之于策者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云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僞與楚客盟司盟注具引此文於此注署也引春秋者據載書而言知者按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即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即引春秋宋寺人之事明此坎用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故兼解之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周禮體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爲此解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大雅文王詩也彼訓質爲成成爲平謂成其平和之事引之者證質爲成義先鄭引春秋傳曰者按哀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大尹使祝爲載書司農之意以載辭與載書爲一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尪音汪）〔疏〕司巫至舞雩。○釋曰掌羣巫之政令者下文男巫女巫皆掌之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注雩旱至得雨。○釋曰舞雩旱祭也者經云國大旱而舞雩明雩是旱祭是以春秋緯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知者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者按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尪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尪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尪者挾句連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疏〕注杜子至施爲。○釋曰子春之意帥巫者巫則女巫恒訓爲常故云會聚常處後鄭不從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後鄭之意以恒爲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烖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爲而法之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杜子春云蒩讀爲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蒩館或爲蒩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飽茅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盟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匰音丹蒩于都反鉏子都反下同藉慈夜反下同。租劉音緅又音卷沈音子餘反飽音苞又音弭裹音果爲于僞反刌音寸）〔疏〕注杜子至東縮。○釋曰子春所解及讀字惟解匰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中即引中霤禮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是也云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蒩者也云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匰器在上者欲見以匰器盛主來向所大祝取得主匰器即退蒩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蒩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蒩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于西坫上者刌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坫者堂西南隅謂之坫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盟升取苴降洗之升設於几東席上東縮者士虞禮設席於奧禮神東面右几故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從也據神東面爲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

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瘞於例反）〔疏〕注瘞謂至去之。○釋曰按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按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故鄭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不言帛亦有帛可知云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但祭地埋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神之後即有埋牲之事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埋是以鄭云有祭事然云祭祀畢即去之者以其無事故去之不復守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禓音傷）〔疏〕注降下至遺禮。○釋曰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者按郊特牲鄉人禓鄭注云禓彊鬼彼逐疫癘之事故以禓爲彊鬼此禓當家之鬼非彊鬼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衍音延下同爲于僞反）〔疏〕男巫至以茅。○釋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注杜子至之招。○釋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爲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

冬堂贈。無方無筭。（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矰音曾）〔疏〕注故書至常數。○釋曰子春以堂贈爲逐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不從玄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方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此解無筭

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弭與彌同及下敉皆亡氏反）〔疏〕注招招至之禮。○釋曰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讀從小祝彌災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按小祝後鄭注彌讀曰敉於此云爲敉從子春之說云敉安也安凶禍也者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招敉皆有祀敉之禮者此招敉爲招福安禍與侯禳意同侯禳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

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疏〕注巫祝至是也。○釋曰按上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此男巫與祝前故二官俱在王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巳音祀）〔疏〕注歲時至沐浴。○釋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絜靜者沐浴相將故知亦有沐也

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暵呼旱反繆音穆縣音玄暴蒲卜反）〔疏〕旱暵則舞雩。○釋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旱而言暵者暵謂熱氣也。○注使女至疏乎。○釋曰

（司農引繆公者魯繆公春秋後事縣子者魯大夫欲暴巫者以其舞雩不得雨引之者證使女巫舞雩之事）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疏〕若王至祝前。釋曰此女巫云與祝前則與天官女祝前后。注女巫至王禮。釋曰云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按前男巫與喪祝前王執桃茢此女巫與女祝前后亦巫執桃祝執茢故云如王禮）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凡邦至而請。釋曰大烖言歌哭而請則大烖謂旱暵者。注有歌靈也。釋曰按林碩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立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烖歌哭之證也多烖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治直吏反下及注其治同爲于僞反下爲有同底音旨朝直遙反下同〔疏〕注典則至之職。釋曰云典則亦法也者按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故云典則亦法也云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者冢宰職八法云治官府是也云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者鄭言此者欲見大史重掌此三者非是相副貳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其治職文書云大史日官也者以其掌厤數故云日官引春秋傳者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厤數者也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服注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厤數也按鄭注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是卿掌厤數明周掌厤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厤數至周使下大夫爲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攷音考爭爭鬭之爭　凡辨至刑之。釋曰按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文書其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法得理考之不信者刑之者事理妄冒不信者刑罰之。注謂邦至之者。釋曰鄭知此事是邦國官府都鄙者以其文承上文三者之下故知之）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疏〕凡邦至所登。釋曰上文邦國官府都鄙三者俱充此約不言官府者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之云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注約劑至登焉。釋曰鄭知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者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盟要之載辭言及券書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言券書鄭知所藏之中有法者按司盟云掌盟載之法下又云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此既掌辭明并法亦藏之）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謂抵冒盟誓者辟法者考按讀其然不。○辟婢亦反劉芳益反注同抵丁禮反〔疏〕若約至刑之。釋曰盟誓要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事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法者辟開也法則約劑也則爲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與之刑罪故云不信者刑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厤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數所主反下同〔疏〕正歲至都鄙。釋曰云正歲年者謂造厤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厤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注中數至乎在。釋曰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帀此即是中數曰歲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厤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彼譏文公不告閏朔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注天子至之也。釋曰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大祖大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言朔者以十二月厤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故春秋傳曰者還是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天子班厤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厤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猶天子日官失之不班厤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告朔之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疏〕閏月至終月。釋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大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故立居門終月。注門謂至之閏。釋曰鄭知此經門是路寢門者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先鄭云月令十二月據月令而言按月令是秦時書明堂路寢有九室大室在中央四角各有二堂隅之爲个堂大室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云左右之位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之左右个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季春云居青陽右个孟夏云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季夏云居明堂右个孟秋云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季秋云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季冬居玄堂右个月令皆云居故鄭以大寢解之是以先鄭引之證此大寢之禮云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者以其十二月居十二堂故云閏月無所居居於門云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解閏字之意以閏月王在門中故制文字亦王在門中謂之閏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疏〕注執事至視墨。釋曰知執事大卜之屬者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知當視墨者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叶音協汁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疏〕戒及至協事。釋曰戒及宿之日者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疏〕祭之至位常。釋曰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抵冒其職事〔疏〕注謂抵冒其職事。釋曰此謂助祭之人大史掌禮事知行事得失所行依注謂之事則與人考焉抵冒職事詐欺不信者刑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先習錄之也〔疏〕大會同朝至禮事。釋曰天子與諸侯不錄）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疏〕及將至詔王。釋曰將幣之日者則上經所習會同之事至此）

得朝覲之時則有三享之禮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故云將幣之日云執書以詔王者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大音泰注同式劉音勑今俗音如字焉於虔反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疏〕大師至同車○釋曰云大師者大起軍師也云抱天時者大史知天道天時謂天文見時候者史抱此天時與大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察天文故同車也○注鄭司至之長○釋曰先鄭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者云抱式者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知天時處吉凶者候天時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國語者按周語單子謂魯成公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者在哀六年玄謂瞽即大師者此足先鄭之義周語云瞽者即此經大師一也云大師瞽官之長者按春官瞽人之內立其賢者爲大師之官故云瞽官之長

大遷國抱灋以前。（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反）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遣弃戰反下同行下孟反）〔疏〕注遣謂至天道○釋曰遣謂大遣奠故以遣謂祖廟之奠云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按大師職凡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云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者按禮記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攷焉。（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疏〕注小喪卿大夫也○釋曰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彼注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按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若然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筭也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即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舍音釋盛音成中丁仲反竟音境）〔疏〕凡射至禮事○釋曰言凡射事者則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使大史爲此三事飾中者謂飾治使絜靜舍筭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筭第二第三番射乃釋筭執其禮事者大史主禮者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之○注舍讀至未聞○釋曰先鄭云中所以盛筭也者司農之意所有射筭皆盛於中故後鄭不從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者按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西設八筭於中內偶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鄉射禮曰已下是鄉射記文云君國中射皮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爲中云於郊則閭中者謂大學之射云於竟則虎中者謂與鄰國君射也云大夫兕中士鹿中者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以兕獸爲中士以鹿獸爲中云天子之中未聞者經記不言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奠音定繫戶計反下同昭如字或作韶音韶）〔疏〕小史至忌諱○釋曰小史掌邦國之志者邦國連言據諸侯志者記也諸侯國內所有記錄之事皆掌之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云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云則詔王之忌諱者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注鄭司至其廟○釋曰古者記識物爲志春秋傳所謂周志者皆是左氏傳殽之役晉襄公縛秦囚來▲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爲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引之者證志爲記識之義也引韓宣子者按昭公二年左氏傳晉韓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引之者證史官掌邦國之志此經小史掌志引大史證之者大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云瞽矇諷誦之者按瞽矇職云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定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比毗志反）〔疏〕大祭至俎簋○釋曰此言敘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惟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注讀禮至比之○釋曰鄭知讀禮法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書即此禮法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者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按比之使不差錯故俎及簋云爲節也齊景公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云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是其事也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疏〕大喪至小事○釋曰此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得佐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疏〕注其讀至相成○釋曰按大史云小喪賜謚注云小喪卿大夫之喪注取此文彼不云讀誄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賜謚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跡而讀之故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云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爲之故云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厤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辯其敘事謂若仲春辯秩東作仲夏辯秩南譌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厤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馮音憑相息亮反會如字注同見賢遍反下皆同譌五和反直音值）〔疏〕馮相至天位○釋曰云十有二歲者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有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云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故云十有二月云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之等也云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爲二十八星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摠五者皆有位處也云辨其敘事者謂五者皆與人爲候之以爲事業次敘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序事也云以會天位者五者在天會合而爲候也此謂之五者也○注歲謂至術云○釋曰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摠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歲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覩既歲星與大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大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大歲自此已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大歲在月建之義也云然則今厤大歲非此也者以今厤太▲歲▲歲星北辰大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太歲者也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者此五物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故云方面所在云謂若仲春辨秩東作已下者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辨其平也注引國語者周語文云王合位于三五者按彼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之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疏〕冬夏至之叙○釋曰此經欲知人君政之得失之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敘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依度則四時之敘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

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注冬至至正矣○釋曰鄭知冬至景丈三尺者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言政令之不平法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審矣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暑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於度者日行入之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則月食者月以十二爲數以勢言之宜爲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者日之數備于十暑進爲盈暑退爲縮冬至暑長丈三尺至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分小分四者分一寸爲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按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婁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云極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者愆陽伏陰者昭四年申豐辭以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陽和也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者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并言井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判皆以合昏星體在西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婁星昏在酉秋分角星昏亦在酉以是推之皆可知按天文志云月有九行云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正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日東從青道云云然則用之決房中赤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別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曰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帝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日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秋暑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暑表有差移故不同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識音志又音試又如字下同暈本又作煇亦作運音同朓他了反晦而月見西方匿女力反劉生則反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亦名朒朒女六反〔疏〕保章至吉凶○釋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注志古至見焉○釋曰云志古文識識記也者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故云志古文識識即記也云星謂五星者按天文志謂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云辰日月所會者左氏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云五星有贏縮者按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如前出贏贏爲客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大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云日有薄蝕暈珥者此則視祲職具釋其事也云月有虧盈者此則禮運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云朓側匿之變者按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云七者右行列舍者七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逆以見吉凶故云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若然經有辰鄭云日月所會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鄭不釋爲禍福之事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分扶問反注同參所林反娵子須反訾子斯反降戶江反彗以歲反又息遂反孛音佩〔疏〕以星至妖祥○釋曰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星而說云皆有分星者總解九州及諸國也云以觀妖祥者據星見徵應所在以觀妖祥之事也○注星土至爲象○釋曰先鄭所引春秋傳者按昭元年左氏傳云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又襄九年左氏傳云辰爲商主大火此所引及國語皆據諸國而言故增成其義并釋九州之土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云州中諸國已下別釋經所封封域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亡矣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者謂後代作堪輿者非古數雖非古數時有可言者故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者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亦謂同年度受封故同次也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者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時爲宋衛陳鄭烖天文志彗長丈二言用客星者也彗非位奔貫而入他辰者也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相息亮反下同〔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經又以太歲以觀妖祥之異耳○注歲謂至是也○釋曰云歲謂大歲者上文已說五星訖以次而推知非歲星故知是在地之太歲也其惟太歲所在以下於上馮相氏釋訖鄭恐人不曉故重言之也先鄭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亦欲見推太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大歲也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按昭十二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猶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與在哀二十二吳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此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於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以五至祲象○釋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云之祲象者祲謂日旁雲氣以見五色之雲則知吉凶也○注物色至救政○釋曰鄭知視日旁雲氣之色者以其視祲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祲象故知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鄭知水旱所下之國者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即所引春秋者是云青爲蟲已下蓋據陰陽書得知按僖五年左氏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云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據八節而言也先鄭引下文凡此五物者欲見春秋與此相當故也

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知妖祥之事。○注十有至審矣。○釋曰鄭知十二風是十二辰氣爲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即氣也云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者鄭亦按師曠吹律而知此氣亦當吹律也今無吹律之法故云其道亡引襄十八年者是時鄭屬晉不復事楚楚師伐之晉爲盟主欲救之故師曠吹律以觀楚強弱按彼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沽洗以南云命乖別審矣者以南風弱即知楚無功是其命楚師乖離別審矣按考異郵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猛風至二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不如之）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疏〕凡此至序事。○釋曰此經揔計上五經文云凡此五物者謂從掌天星以下五經並是已見之物有此五事云詔者詔告也告王改脩德政以備之以救止前之惡政云訪序事者謂事未至者預告王訪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敘其事使不失所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枋本又作柄兵病反治直吏反下同〔疏〕內史至曰奪。○釋曰按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爲過不止則殺之假令過失已麗於法內之圜土司圜職云掌收教罷民又云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是因過而致殺也八者不與大宰次第同者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依本也）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法八則〔疏〕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釋曰以內史掌爵祿殺生之事故執國法及國令之貳者國法大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國即句考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注國法至八則釋曰按太宰則皆訓爲法故知國法中含有六典八法八則也）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叙六叙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叙六曰以叙聽其情〔疏〕注叙六至其情釋曰云叙六叙也者按小宰職有六序六序之內云六曰以序聽其情是其聽治之法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父音甫逖吐厤反慝吐得反〔疏〕凡命至命之。○釋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以其賤畧之也。○注鄭司至以出。○釋曰此事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以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王命爲侯伯之長按曲禮云大國曰伯父州牧曰叔父晉既大國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疏〕凡四至讀之。○釋曰言四方之事書者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注若今至省事。○釋曰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食音似下同牘音獨〔疏〕注贊爲至附庸。○釋曰先鄭云上農夫已下皆禮記王制文按彼所釋凡地有九等按遂人注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則地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欲取下士食九人祿與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云其次食八人據上下之地云其次食七人者據中上之地云其次食六人者據中中之地云其次食五人者據中下之地又不言下上之地食四人以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當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爲差故不言四人以下也若然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故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者欲見從下士以上祿轉多故以此爲本以增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者古時名爲方漢時名爲牘故舉以說之玄謂王制曰已下以先鄭不言者故引之以增成其義欲見此經所云據王臣爲本故先鄭後鄭內外兼見）賞賜亦如之。（〔疏〕賞賜亦如之。○釋曰此謂王以恩惠賞賜臣下之祿亦以方書贊爲之辭按司勳職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疏〕內史至貳。○釋曰謂王有詔勑頒之事則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下戸嫁反〔疏〕注王令下畿外。○釋曰經典凡言四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經言外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乘繩正反檮徒刀反杌五忽反〔疏〕注志記至檮杌。○釋曰謂若魯之春秋之等孟子又名春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爲陽之首秋爲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爲出軍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故名春秋爲乘也云楚謂之檮杌者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檮杌故謂春秋爲檮杌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者欲見春秋是記事云與四方之志爲一故也）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墳扶云反〔疏〕注楚靈至五典。○釋曰按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內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此云五帝之書爲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按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二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下有延叔堅馬季常等所說不同惟孔安國尚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以無正文故所解有異）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注謂若至讀之。○釋曰尚書有堯典舜典禹貢之等是書之篇名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其文字之書名俱是書名此經宜云書名未知何者之書名故鄭兩解之云古曰名今曰字古者之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使所吏反注同）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喪祝

防謂執披備傾戲（釋文傾戲音虧按賈疏引注作傾虧）

作六軍之執披（浦鏜云之下脫士）

下文及朝御匶是也（閩毛本同監本匶作柩）

將殯於曲沃（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於作于）

以御正柩也（毛本同閩監本正誤王下節疏同）

未通其記（浦鏜云記當說字誤）

發凡則是關異代（閩監毛本則誤例關誤闕。○按此等最見十行本之善）

主一人既祖奠徹（補案主下一字誤衍）

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閩本同監毛本到改倒）

以巫祝桃苅執戈（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及下二苅字當本同上作厲如縵人注改蠶爲婁之類釋文音上桃厲云記作苅正謂與此注不同也）

蓋揜其上而柴其下（閩監毛本柴改棧非此注作棧公羊傳作柴柴亦棧也）

掌勝至祠（補祠下當有焉字）

甸祝

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余本岳本同此本及嘉靖本埶訛執今訂正閩監毛本改爲勢）

云書亦或爲貉者（閩本同監毛本貉改禡○按禡是也注故作禡疏云毛詩爾雅皆爲此字可證毛本或誤爲）

若時征伐（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時作將當據正）

今侏大字也（禮說云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侜張侜張猶張大也大元曰修侏侏比于侏儒侏侏長大皃言雖長大與侏儒等○按說文無此字當是侜之異體）

直以禽祭之（此本及閩本誤者以禽獸之今從監毛本訂正）

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浦鏜云時誤田）

塗置瓶中（閩本同監毛本瓶誤甄○按毛直誤作甄無此字依醢人注古本則作甀甀說文作䍋小口罌也俗本多改爲瓶字）

云今誅大字也者（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侏大）

詛祝

加書于其上也（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于作於是也）

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監毛本載誤戴按云當作說）

司巫

魯僖公欲焚巫尪（余本尪作尩載音義同）

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按謂當蒴字之誤）

當按視所施爲（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按作案）

蒩讀爲鉏（漢讀考作鉏讀爲蒩云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爲蒩訓爲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不可通矣）

或爲租飽（嘉靖本監毛本同余本閩本租作蒩當據正禮說云飽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蒩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

亢言之者（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互言當訂正）

升設於几東席上（浦鏜云升下脫入）

凡祭事守瘞（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事誤祀）

是以鄭云有祭事然（按注作若有事然）

云祭祀畢即去之者（按祀當作禮）

就巫下禓（毛本禓作裼疏中同釋文亦作禓）

男巫

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浦鏜云承誤故）

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惠校本無下之）

無方無筭（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非注及疏及下同○按唐石經宋槧多作筭少作算者當爲）

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敉（漢讀考云如當作讀爲應作當爲）

女巫

凡邦至而請（閩監毛本至下多歌哭二字）

則大烖謂旱暵者（浦鏜云者當也訛）

注有歌靈也（補案歌下當有至字）

大史

日官居卿以底日（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作厎日音旨當據正此本疏中引作厎非）

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上（浦鏜云以當在六卿上）

凡辨灋者攷焉（諸本同唐石經辨作辯誤下辨事者攷焉同）

考按讀其然不（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按作案可通閩監本不作否非浦鏜云讀疑衍字按浦鏜誤蓋因疏語有考按其然否之文而誤會耳辟灋者開法讀之也）

正月立春節啟蟄中二月雨水節（閩本同監毛本啟蟄雨水互改非○按古厤啟蟄在雨水前不得以後世法改之）

氣有十五日（此本及閩本誤十三日今據監毛本訂正）

天子頒朔于諸侯（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頒作班賈疏引注同凡經文作頒注中多作班○按此亦段玉裁云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一證）

而曰斂之（監本作而日當據正）

猶天子日官失之（浦鏜云猶當作由）

詔王居門終月（說文王部閏字下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引周禮多中字）

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云當居字之誤下孟夏同閩本云下剜擠居字監毛本遂排入此引月令十二月原文皆有居無云）

仲春居青陽（閩本居上補刻云字下仲夏仲秋孟冬仲冬季冬同）

季春云居青陽右个（此云字當衍下季夏孟秋季秋同）

卜人占坼（監本坼誤拆）

讀禮書而協事（閩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協作恊疏中準此嘉靖本注中作恊）

或爲汁（余本閩本毛本同嘉靖本監本汁作叶按釋文作爲汁）

謂校呼之（毛本校作挍六經正誤云校當作挍考挍之挍從手欄校之校從木）

所行依注謂之事（浦鏜云依注當儀注訛）

則大史主抱式（釋文抱式劉音勑今俗音如字史記龜策傳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勑漢讀考云漢書王莽傳顏氏家訓式作栻按漢制考引藝文志有羨門式法困學紀聞云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式皆如字蓋因以木爲之故字又作栻）

小史

辨昭穆（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昭穆或作卲音韶按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葉鈔釋文作之卲音常遙反周禮古文經常並作卲因注中作昭遂據以改經也○按此當是古文假借字卲即說文卩部之卲字也凡從卩字有書作已者）

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閩監毛本中改上非此本皆字剜擠閩監毛本遂排入）

來駒失戈（浦鏜云萊誤來）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漢讀考云簋當作軌）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余本脫讀禮二字）

史此小史也（惠校本作此史）

言讀禮法者（余本禮作定蓋礼之訛）

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漢讀考云當作故書軌或爲九鄭司農云九讀爲軌）

書亦或爲簋古文也（漢讀考云或爲下當有軌字句絕簋古文也四字句絕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不徑易九爲軌者簋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

事相成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按賈疏標起訖云注其讀至相成又疏中引注亦無也字當刪正）

馮相氏

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辯作辨注及下同監毛本此敘誤序注同）

辯秩南譌（葉鈔釋文作南僞余本載音義同此本及閩監本僞字皆剜改蓋本作僞）

故以歲日跳度爲能度天門也（浦鏜云日當星字誤）

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閩本同監毛本於改于浦鏜云起誤赴）

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閩監毛本作星辰與注乖○按毛本辰星不誤）

星在天元（浦鏜云黿誤元）

法神讀如引（浦鏜云注誤法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因改灋其可笑有如此者）

至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浦鏜云注誤至景誤陰）

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按影當作景上下皆作景）

分一寸爲十分分（按下分字不當重）

分一寸爲十分（浦鏜云一分誤一寸）

故鄭并言井弦於牽牛（閩監本同毛本井作升皆月字之訛）

日東從青道云云（浦鏜云月誤日）

出陰道則雨（惠按本雨上有陰）

何得與日同乘黃道（閩監毛本得誤謂）

及問曰（浦鏜云又誤及）

保章氏

五星有贏縮圜角（余本贏作嬴）

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閩監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朓誤眺從目今訂正監本疏中亦誤余本嘉靖本盈虧作虧盈此誤倒賈疏引注亦作虧盈）

贏爲客客（補案客字誤重）

華岐以龍門積石（補案以下當有西字）

則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閩本同有則字砥誤蜓監毛本刪則）

按昭十二年（浦鏜云三誤二）

其在所之國兵必昌（浦鏜云所在字誤倒）

有氣者期遠而禍大（閩本同監毛本遠誤近）

天不足於西此（閩監本同毛本西此作西北不誤）

南風沽洗以南（閩監毛本沽改姑非）

五九四十五且變（惠按本作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此誤并日一作且又脫風）

至二驚蟄不見風（毛本二下有月字）

亦不如之（惠按本作亦可知之按上云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故此云亦可知也）

訪序事（唐石經諸本同按序當作敘）

則當豫爲之備（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豫改預）

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年作歲此本年字誤今訂正）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

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閩本同監毛本刪作執國至會計）

按小宰職有六序（閩監毛本序改敘下二序字同）

糾逖王慝（葉鈔釋文作王匿○按此恐匿譌慝是）

外史

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按固蓋因之誤）

孟子又（按又爲文之訛）

其文字之書名（浦鏜云其當是之訛）

此經宜云書名（閩監本同毛本宜作直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治直吏反注及下凡治同）疏（御史至冢宰○釋曰天官冢宰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令此御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事）凡治者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疏（凡治至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官所有治職者皆御史書工之法令授與受者故言凡以該之也）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疏（注王有至詔文○釋曰謂若今出詔勑之書是王有命須下於外其詔勑書則御史贊王爲此書故云掌贊也）凡數從政者。（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玄以爲不辭故改之云○數所王反見賢遍反）疏（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卿已下至胥徒在王朝者皆是凡數又是從政之人故云凡數從政者也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爲句讀之玄以爲不辭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書數既爲三百三千有何可贊也且書數得爲三百三千下別言從政者有何義意乎故後鄭以爲不辭而改之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疏（巾車至出入○釋曰云公車之政令者以下辨其用及等叙出入皆是政令故先言其揔也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訖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注公猶至次序○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侯若言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賓之屬者其中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揔之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次序也）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王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錫音陽樊步干反下同斿音留鞶步干反重直龍反罽居例反縿所御反又所廉反屬音燭）疏（王之至以祀○釋曰云王之五路此言與下爲揔目曰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注王在至屬焉釋曰言王在焉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爲飾不可以玉金爲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弈詩鉤膺鏤

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爲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詩毛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盾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鞶帶注云鞶帶佩鞶之帶但易之鞶謂鞶囊即內則云男鞶革是也此鞶謂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胷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削革爲之貫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鞶爲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也後鄭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氂罽也郭氏云毛氂所以爲罽如是罽染毛爲之鄭必知罽飾之者蓋以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繅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外傳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纓藉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帀爲一就此中樊纓十二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帀爲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爲常是也云正幅爲縿者爾雅文知旂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縿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別屬可知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旂其依反賓如字劉沆方刃反頷戶感反率音律又音類

〔疏〕金路至以封○釋曰上五路云一曰此巳下皆不云二曰三曰之等者若據王而言玉路言一曰則金路已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據諸侯言之從此金路已下所受得各自爲上故此已下畧不言二曰三曰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注金路至爲鉤○釋曰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所飾也云鉤婁頷之鉤也者詩云鉤膺鏤鍚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婁頷也云金路無錫有鉤者以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知金路有鉤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鉤可知云亦以金爲之者錫用金明鉤亦用金爲飾也云九成者亦如上一采罽爲一成凡九就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司常職文云以賓以會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是以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爲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爲節是上公九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爲節則服鷩冕爲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爲侯伯則服袞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是雖爲侯伯服如上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天工不可私非其才其無功德不可輒授之以職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已是以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小都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朝直遙反注皆同

〔疏〕注象路至甥舅○釋曰象路以象飾諸末者此所飾亦如玉金矣但用象爲異此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者經不云鉤明無鉤經直云先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爲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職文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旞鄭注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云異姓王甥舅者謂先王及今王有舅甥之親若陳國杞國則別於庶姓故乘象路之車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龍如字駹音尨條作條他刀反鞔莫干反

〔疏〕注革路至以內○釋曰云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自玉路金路象路四者皆以革鞔則冬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爲飾則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此革路亦用革鞔以無他物飾則名爲革路也鄭知駹是白黑飾韋雜色爲勒者以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黑白相形之物且下有駹車邊側有黑漆爲駹此革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駹爲雜也云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上玉路鞶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爲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爲正物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爲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爲在何時荅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爲常以龍爲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司馬以要服爲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杜子春云鵠或爲結○前作翦子踐反鵠戶篤反

〔疏〕注木路至爲結○釋曰鄭知木路不鞔以革者以其言木則木上無革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漆者況吉之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爲緇翦之翦者讀從既夕文也彼爲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鄭云翦淺也此前亦取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革路無龍勒可知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白亦不在九旗之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爲物兼在殷正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無綏今此大麾則綏而爲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差之則綏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但旌旂皆上有綏夏之旂去旒旐而用之即是綏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獵者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巳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職要服已內爲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蕃揔而言之皆號蕃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云鵠或爲結者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爲堅且飾節良以爲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鵠亦可以爲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士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當乘所受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金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鏤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爲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爲緫鷖或作緊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緫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總作動反厭於涉反注同繢戶對反鷖烏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緫戚云揄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緫恐是意改也鷖音烏兮反著直畧反鑣表驕反幨昌廉反幢本亦作潼詩注作童皆音同輨劉音管一音胡瞎反蔽劉音弗下及文

並同一音必世反見賢遍反下同去起呂反下去戈去毛同

〔疏〕王后至容蓋○釋曰言王后之五路亦是揔目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爲之厭翟者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本迣凡言揔者謂以揔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揔亦既繫其本又垂爲飾故皆謂之總也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車在上者以其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幄而有容蓋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注重翟至翟乎○釋曰云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響飾皆是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矣用物則同故鄭引龍勒以釋此也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按曲禮上云婦人不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云鷖讀爲鳧鷖之鷖者從毛詩鳧鷖之篇名鷖者取鳥之鷖色青黑爲義如以繒爲之揔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者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裧注云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又衞詩云漸車幃裳毛氏亦云童容是容襜容與幨及裳幃爲一物也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輈亦宜有焉者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爲本其於車之衡輈亦宜有焉以其皆是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蓋如今小車蓋也者此舉漢法小車有蓋以況周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欲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蔽也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約王之五路則重翟當王路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云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按内宰職云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禘賓客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故云從王賓饗諸侯也不言裸者文畧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者彼是衞侯之夫人當乘厭翟則上公夫人亦厭翟以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子男夫人可以乘翟車至於祭祀及嫁皆乘之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巳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也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握劉音屋干馬皆作幄鳥學反沈云劉音非軿薄經反

〔疏〕翟車至有握○釋曰上言朱總繢總鷖總彼皆以繒爲之今此言組總則以組條角之揔亦施於勒及兩耳兩鑣并車衡輈焉○注翟車至出桑○釋曰翟車不重不厭明以翟飾車之側可知云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者貝水物謂餘泉餘蚳之貝文以飾勒之當面者也云有握則此無蓋矣者但蓋所以禦雨無幄乃施之今既有幄故知無蓋矣云如今軿車是也者漢法軿車無蓋故舉以況之云后所乘以出桑者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后皆乘此翟車以其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事故知乘翟車也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巳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故書翣爲騑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鬣○輦本作連音輦組音祖輓音晚翣所甲反從七容反輇市專反翳烏帝反騑鬣並音獵騑或音毛

〔疏〕注輦車至爲騑○釋曰輦車不言飾者以其不言翟又不言面揔之等是不言飾也此無所供事直是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車也知漆之者凡古之車器之等皆漆之明此亦有漆也知爲輇輪者按禮記云載以輲車輲車載柩之車則地官蜃車人輓之以行此輦車組輓亦是人輓行者按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輻曰輇按上雜記注輇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翣所以禦風塵者翣即扇也扇所以爲障蔽亦所以禦風塵也云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者翣既禦風塵明羽蓋所以翳日可知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禖。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贏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禖以犬皮爲覆笭故書疏爲揖杜子春讀揖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纛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箙小箙刀劒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乘繩證反禖莫歷反纛沈音毒劉姑道反贏魯火反劉又音果笭力丁反劉又音泠揖本又作僭同思如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箙音服賁音奔釗古堯反又音昭

〔疏〕注木車至備焉○釋曰云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禮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若然上于之木路鄭注云不革鞔漆之而巳彼亦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大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畫漆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禫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木體而言也先鄭云謂贏蘭車者此舉漢時有贏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禖以犬皮爲覆笭者古者男子立乘須焉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禖子春讀揖爲沙於義無所取故不從也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爲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也云犬白犬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是以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云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者以經云犬禖尾櫜明禖與櫜共用犬櫜則弢也云纛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例凡言疏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云若攝服者按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小箙刀劒短兵之衣者此小箙即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犬服鄭彼注云笭間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按士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爲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爲尾櫜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在尸所以爲適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大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引之者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

素車。棼蔽。犬禖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蘋蘋麻以爲蔽其禖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棼扶云反堊烏路反又烏洛反蘋扶文反

〔疏〕注素車至戈戟釋曰鄭知素車以白土堊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駹藻素三者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爲名明素是白土飾之也爾雅釋宮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爲飾可知云棼讀爲蘋蘋麻者棼字非所以飾物之事故破棼爲蘋義取用麻爲蔽之意云其禖服以素繒爲緣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色飾者以素爲白土義有以繒爲飾者卽以素爲繒故鄭釋二素以白繒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経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経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以經不云尾櫜明去戈戟故爲此解也○

藻車。藻蔽。鹿淺禖。革飾。故書藻作轊杜子春轊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禖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轊音揔又音藻李一音蒼會反

〔疏〕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云藻水草者就足子春藻爲華藻也鄭爲蒼色者上文素車爲白色下文駹車邊側有漆差之此當蒼色且藻之水草見爲蒼文色也云鹿淺禖以鹿夏皮爲覆笭者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爲覆笭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練所乘也○

駹車。雚蔽。然禖。髤飾。故書駹作龍髤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泰垸之泰直謂髤泰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蕃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雚音丸髤香求反軟音次泰音七垸胡翫反

〔疏〕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其書駹作龍上文龍勒後鄭以破龍爲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爲駹髤爲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軟爲漆亦不從也後鄭知駹爲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爲漆故知駹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爲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知色如此者按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髤是赤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

漆車。藩蔽。豻禖。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豻五旦反禫直感反○

〔疏〕注漆車至所乘○釋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爲之者以其席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豻胡犬者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此禫所乘者以二十七月釋禫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禫服朝服綅冠故知當禫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

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篆音瑑直轉反縵莫半反棧才產反又仕板反約如字又於皃反下同箱息羊反）〔疏〕注服至共役○釋曰云服車服事者之車者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事之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緣緣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五采備乃爲夏而以夏爲赤而從古書篆爲色於義不可故後鄭解之以夏爲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者以篆爲轂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者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瑑也以其篆爲轂約則言縵者無約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坼壞是不革鞔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裧爲異耳王后別見婦車五乘此卿孤已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漆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者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車爲役車知方箱者按冬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鞔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注云棧車役車是也。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散素早反輜側其反沽音古○）〔疏〕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車二者皆不在於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麤故有良散之名○注給遊至有沽○釋曰云給遊燕及恩惠之賜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沽者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爲功則曰良麤作爲沽則曰散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敗多少）〔疏〕凡車至會之○釋曰車之出謂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爲簿帳至歲終則摠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完敗不計）〔疏〕注完敗不計○釋曰以其賜人以後完敗隨彼受賜之人在官不復須知故闕之不計會。毀折。入齎于職幣。（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齎讀爲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齎音咨償時讓反）〔疏〕注計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毀損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輸價直入官或計所損處酬其價直入官皆入其資資即貨物也以此貨物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鄭云以償繕治之直也。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遣弃戰反注同）〔疏〕大喪至行之○釋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爲之耳○

注廞興至鸞車○釋曰後鄭訓廞爲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廞爲陳駕也按下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按檀弓云諸侯大牢苞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亦大牢苞五个遣車五乘鄭注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天子當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此時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云遣車一曰鸞車者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爲鸞車以其遣車亦有鸞鈴故也。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從才用反注同）〔疏〕及葬至持旌○釋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壙云執蓋從車者謂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亦使巾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不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于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從車至銘旌○釋曰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經車爲蜃車柩路解之云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蜃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旂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旂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廞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旂大夫亦應攝盛用旂是一也又有廞旌又有銘旌也○及墓。嘑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事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注開墓至東上○釋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東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在殯之事既夕禮論葬時事既夕之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既夕不備之事揔爲一記故鄭以既夕連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稾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疏〕注柩路至飾也○釋曰言小喪者上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鄭云柩路載柩車也者即蜃車也云飾棺飾也者即帷荒柳翣池紐之屬皆是棺之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玄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其不任用共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弊婢世反任音壬注同）〔疏〕注故書至用之○釋曰言歲時更續者謂一歲四時皆有受官車更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壞者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共其弊車者此言爲二者而設以其既易續以新車其本或舊或壞皆是弊車巾車受取以共冬官車人耳子春以爲更續謂更受新若然則更續共爲一事不當經旨故後鄭不從也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爲俱受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

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者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輿人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輿人等造車人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和胡臥反下應和同警音景軨音零劉音領）〔疏〕注雞人至爲鈴○釋曰云雞人主呼旦雞人職文按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銳反注及下駕說并注同朝直遙反下同）〔疏〕典路至用說○釋曰上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注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處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之事云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趣倉口反）〔疏〕注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玉路以祀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爲華國下注曰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爲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大喪大賓客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贅章銳反又作綴張衛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疏〕注亦出至如之○釋曰先鄭引顧命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者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贅路在阼階面注云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禮記射義注亦謂之計然大祭祀亦陳車乘但古典無陳列之事故不引之也。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從才用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王出至華國○釋曰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斿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萃七內反下及注同廣古曠反注同苹薄輕反又薄田反輕遣政反注同陳直刃反下同屏并領反又薄經反喪息浪反十乘繩證反下千乘乘車同軿薄經反）〔疏〕（注苹猶至爲萃○釋曰云此五者皆兵車者以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所謂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爲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爲弓矢殳矛戈戟不爲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爲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則巾車所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若然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其廣車闕車苹輕四者所解無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曰下是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欒武子曰楚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是也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以時楚雖僭號其兵車仍號爲廣故知餘諸侯兵車爲之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云又曰帥遊闕四十乘者即是潘黨所帥者也云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者是孫子兵法有此言也云又曰馳車千乘者亦是兵書之言引之以證廣闕萃輕爲兵車之義也云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者言未盡聞則亦有聞者其游闕四十乘及馳車千乘并戎車三百兩等畧得少聞之其餘未聞故云未盡聞也書曰者是牧誓武王伐紂戰於牧野之事也）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疏〕（注五戎至元焉○釋曰知戎惟共其一者按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摠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萃各從其元者元即五戎車之下皆云之萃明萃皆從其元可知）

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疏〕（注巡守至備也○釋曰鄭知巡守及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戎僕云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上經凡師摠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問巡守乘車之會皆從以不失備故也）

大喪。廢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疏〕（注言興至有焉○釋曰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摠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大射。共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疏〕（注鄭司至之乏○釋曰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爲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爲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先鄭讀乏爲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讀從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旜之然反隼息允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下同被普皮反又皮寄反著丁畧反又直畧反）〔疏〕（注物名至用絳○釋曰鄭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按九旂之中有旜物旌旞之等不畫異物而鄭所摠云畫異物者鄭據名者而摠言之非謂九旂皆畫異物也云屬謂徽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以屬言之鄭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識爲一物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者巾車及明堂位皆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子物萌色赤今旃旂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者按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然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故鄭云皆五采羽繫之於旞旌之上云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者言所謂者謂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旞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爾雅注旄以證旞旌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孑孑干旄孑孑干旌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旜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明干首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旞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首皆有旄羽故衛之臣子雖旞物而有旄羽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是其旌首皆有旄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爾雅云纁帛縿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旞旌之下亦有旐旒而用絳帛也其旌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詩云白旆央央旆即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旆旌是旌旆色異也爾雅別云素錦綢杠素陞龍練旒九旇施於喪葬之旐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閱音悅朝直遥反下朝各就同難乃旦反辟音避○）〔疏〕（及國至載旌○釋曰按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大閱謂仲冬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此九旗發首雖摠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非爲軍事也○注仲冬至不出○釋曰按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故云司馬主其禮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諸侯并卿遂之官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衮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子旂旂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旂旂無日月星故龍有升降也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帛而已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白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主卿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鄉合建旗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旗以其領衆在軍爲將故同建熊虎之旗故鄭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旟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旐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旐比上從閭同建旐也遂之鄼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俱族師已下并鄼鄙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數則知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隼故王制云鳩化鷹然後罻羅設是隼勇也以捷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退之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記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車云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所建大麾今以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爲異耳云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氏所染鳥羽象翟羽而用故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illegible]祀帝於[illegible]會金路[illegible]）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別彼列反亡音無）〔疏〕（云皆畫[illegible]名至之[illegible]公二十[illegible]云識文[illegible]）

（識也云所以題別衆臣者此經雖為軍事而言而云題別衆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鄭即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而引覲禮為證也按覲禮秋覲在廟諸侯前期皆受舍於朝文王廟外上介樹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人各就其旂而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在三百四百里五百里並是外也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為旌旗之大者也云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者謂為銘旌各以生時物王則大常已下為之云亡則以緇長半幅者謂不命之士生時無旌旗者故云亡也以緇繒長半幅長一尺也云赬末長終幅廣三寸者以赤繒為之長二尺廣三寸云書名於末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寸之上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緯云天子之旗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旗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偏其識內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為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旗及在朝者為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危事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為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者按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則射侯之等皆有畫雲氣之法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質故也惟在軍畫之故云軍事之飾文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注王祭至玉路○釋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旜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疏〕注賓客至旌門○釋曰鄭知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者見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摠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其同是軍事故知亦皆乘戎路也知皆建其大常者此大閱禮王建大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大常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彼注云謂王行晝止則樹旌以為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

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建廄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廄車解說之○說吐活反〔疏〕建廄至如之○釋曰此謂在廟陳時建之謂以廄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注葬云至說之○釋曰鄭云葬云建之則行廄車解說之者此釋經及葬亦如之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則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廄旌非行廄車解說之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弊婢世反劉又薄計反仆薄比反一音赴〔疏〕凡軍至弊之○釋曰云凡軍事建旌旗者當大司馬欲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注始置至至者○釋曰云始置旗以致民者解經及致民置旗也又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釋經弊之）

甸。亦如之。（〔疏〕甸亦如之○釋曰上云軍事謂出軍征戰今此云甸謂四時田獵言亦如之者亦如上建旌及致與弊之也）

凡射。共獲旌。（獲旌獲者所持旌○甸音田獲如字李一音胡霸反〔疏〕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注獲旌至持旌○釋曰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

歲時共更旌。（取舊予新〔疏〕歲時共更旌○釋曰謂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疏〕注都或至祭僕○釋曰知都有山川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有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按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按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云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疏〕注禁督至車旗○釋曰鄭云禁督其違失者解經正都禮中所舍者多故摠以違失解之云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者解經與其服鄭并言宮室車旗者經雖直舉其服服中可以兼宮室車旗是以下文家宗人兼言宮室車旗之禁明衣服之外摠須正之）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壝惟癸反劉欲鬼反〔疏〕注守山至壇域○釋曰此經所云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按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惟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壇者謂於中為壇四畔為壝舉壝則壇見矣）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禱本亦作福丁老反一音丁報反塞西代反〔疏〕注令令至白王○釋曰鄭知所令令有司者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云祭謂報塞也者凡所禍曰禱至於得福則曰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言祭據報塞而言也云反命還白王者本以禱祠為奉王命今祭訖反以王命還白於王故言還白王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疏〕國有至如之○釋曰云則令禱祠反命者王以命令禱祠祈禳禱祠訖反命於王則與上文都宗人既祭反命于國為一也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是禱祠訖王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然彼此無異但文有詳略則彼亦有此王命更祭之法文不具也）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掌亦正也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壝則都家自保之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疏〕注掌亦至明矣○釋曰云掌亦正者都宗人云正故知此掌與彼正同云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壝則都家自保之者此鄭都家自解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壝者是王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王不祀者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云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者以王所不祀宗人不保之明宗人保者王所祀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座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也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祭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居紀慮反句紀具反繭工典反齊側皆反知音智覡胡歷反李音胡隔反令力呈反〔疏〕凡以至名物○釋曰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是巫○注猶圖至痛矣○釋曰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體無形人所不覩惟覩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按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又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結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繭栗者據祭地或象天酒旗坐星酒旗星名云廚倉具黍稷者廚倉亦星名言廚倉所以具黍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揔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攜貳者言其專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遍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者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世邪巫誑惑世間之事故鄭痛之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癰之潰○鬽眉祕反禬胡對反又戶外反札側八反又音截墠音善螭勑知反

【疏】以冬至札喪○釋曰言以冬日至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注天人至之潰○釋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鬽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墠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者按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鬽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鬽爲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鬽引春秋螭鬽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賈服所注是也杜子春云禬除也後鄭云此禬讀如潰癰之潰者就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濃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禬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彼大祀云類造禬禜之禬禬爲會合之義不爲潰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御史

凡數從政者（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凡數作數凡從司農讀也賈疏作凡數）

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閩本同監本作故從之云者贊誤賓毛本又改作故改之云者○按當作故從之云言掌贊書數云云文理乃順監本從字獨是依其說而後毀之也惟者字乃言之誤）

巾車

以封同姓異姓之次敘（嘉靖本同此本疏中亦云次敘余本閩監毛本敘作序）

鍚樊纓十有再就（唐石經余本毛本同嘉靖本閩監本鍚誤錫注及疏同釋文鍚音陽）

三重三匝也（余本匝作帀）

今馬鞅（嘉靖本及漢制考同閩監毛本鞅誤鞅）

正幅爲縿（葉鈔釋文作爲幓）

其畫服猶如上公（孫志祖云詩無衣正義引注畫服作車服是）

經直云先（浦鏜云朱誤先）

或會事或勞師（監本下或誤會浦鏜云命將誤會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孫志祖云大司馬疏春下有夏字）

鍚面朱總（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誤作錫面朱總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鍚面朱總）

彫者畫之（余本彫作雕）

鷖讀爲鳧鷖之鷖（漢讀考上鷖作緊云今本誤）

或曰幢容（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及漢制考幢皆作潼按葉鈔釋文作潼容云本亦作潼余本載音義同今通志堂本改作幢容俗字周禮注幢字皆從木作橦賈疏本作潼容）

安車無蔽（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車誤居）

如以繒爲之（監本以誤之浦鏜云如當知字誤）

毛氏亦云童容（閩監毛本改潼容非毛傳祗作童）

則重翟當王路（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翟車貝面（閩本經注貝誤具此本及余本注中亦誤今正）

組總有握（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有握干馬皆作幄漢讀考云說文木部有楃字云木帳也從木屋聲楃字蓋出巾車職各本從手非）

輂車組輓（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輂按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古經當以連爲輂後人援注改之釋文本最古可據鄉師與其輂輦注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輂）

木車蒲蔽犬複（釋文及余本作複唐石經嘉靖本閩本作褀監毛本作禨非下同說文巾部幦髹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大幦按禮注云以犬皮爲覆笭考覆笭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儀皆作幦與說文同蓋故書作複今書作幦鄭從故書許從今書也許引作駹車者涉下文誤）

蒲蔽謂蠃蘭車（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岳本蠃作蓏按釋文謂蠃魯火反劉又音果余本載音義同此亦改作蓏誤甚漢制考載此注亦作蓏從果者俗字）

服讀爲箙（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箙作服下同按服字見既夕禮諸本並同不作箙也惠按本疏中亦作箙上攝此從竹俗字漢讀考云刀劒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記犬服攝服字衹作服是也鄭君何緣易爲從艸之箙此經作箙注作服互改之例置）

先鄭云謂蠃蘭車者（閩本同監毛本蠃作蓏下同）

故使康王出鄉門外（閩監毛本鄉誤卿）

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浦鏜云丈誤大）

杜子春讀爲華藻之藻（漢讀考云疑當作讀爲藻率之藻與司几筵繅注同下文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

元謂薻水草（漢讀考云說文薻水草也从艸从水巢聲或从澡作藻是則薻藻一字蓋漢人已分別藻爲華藻薻爲水艸故杜作藻鄭君作薻）

見爲著文色也（浦鏜云艾誤文）

駹車雚蔽（唐石經原刻萑後磨改雚釋文雚葉鈔本作萑）

然複縣飾（釋文縣飾香求反漢讀考作泰飾云古音次同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故書作軟蓋本無車旁轉寫誤加耳杜氏易大爲泰乃以縣泰訓其義鄭君釋縣曰赤多黑少此釋詁語如詩髮髮多釋言語非經文作縣也人改經作縣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

縣爲軟（余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軟誤軟下同釋文爲軟音次此本疏中亦誤從欠）

龍讀爲駹（說文巾部引周禮曰駹車龍作駹與杜讀同）

車邊側有漆飾也（余本岳本漆作桼下同當據正上文皆作桼）

漆則成藩（嘉靖本同余本監毛本藩作蕃按賈疏作藩引下經藩蔽釋之余本是也）

後鄭以破龍爲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爲駹（閩監毛本作龍誤浦鏜云以當已字誤）

漆車黑車也（岳本漆作桼漢讀考云漢人用桼字經文作漆者正同故書作漆林杜易桼林也）

以其席即上文萑（閩本同萑蓋雚之訛監毛本作雚）

孤乘夏篆（說文軸車約軸也從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軸按軸與篆聲相近蓋賈許所讀本如是訓爲車約與兩）

鄭義合

故書夏篆爲夏緣（漢讀考云故書作綠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三緣字皆當作綠）

夏赤也（毛本同案也當色譌）

篆讀爲圭瑑之瑑（漢讀考云疑當作讀如）

不革輓而漆之（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輓誤輗○按輗是也）

有裓爲異耳（毛本作有祴是也閩監本作裓訛）

所建旃是攝盛（閩監毛本旃訛旃下同）

柩路載柩車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依經改匶路非疏中標起訖及引注準此○按此亦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一證）

共其弊車（葉鈔釋文作敝車）

歸其故弊車也（此本弊誤幣今據諸本訂正）

聲且警衆（段玉裁云且當是旦之誤）

故書鈴或作軨（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軫作軨當據以訂正釋文作爲軨音零劉音領）

典路

惟出王路也（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則出路據王所乘之（監本據誤以）

與玉路之二相對（毛本二作貳當據正）

車僕

其字當爲萃（諸本同按其蓋卒之訛集韻十八隊倅副也或作萃亦省作卒類篇衣部卒取内切副也當本釋文釋文當云卒七内反副也又作萃今本蓋出後人刪改此經五萃字當本作卒淺人援注改之○按漢讀考詳之）

萃游闕四十乘（閩本游作遊監毛本改斿非此本下引注亦作遊闕）

故知餘諸侯兵車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閩本兵車下增竝以二字監毛本兵車下增竝以廣車爲之六字）

凡師共革車（監本共誤其）

是優尊所乘也（浦鏜云尊下脫者按無者亦通此非引注）

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閩本同監毛本戎路下增革路二字非）

司常

通帛爲旜（說文㫃部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又旜旃或从亶）

大傳謂之徽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爲盧文弨曰通考亦作謂）

皆明大赤也（浦鏜云明當名誤）

今旌旗通體（閩本同監毛本旌誤旗）

故鄭引爾雅注旃以證旜旃（閩本同監毛本注改註非）

彼施於喪葬之旃也（閩本同監毛本旃誤期）

師都建旗（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玩注意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大司馬帥都載旜鄉家載物注帥都遂大夫鄉家鄉大夫也今本誤亦同說文於㫃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注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此賈疏本亦誤作師都釋曰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

斿車載旌（說文作游車載旌）

象其勇捷也（毛本捷誤健）

游車載旌（閩本同監毛本游改斿）

至於天子旌旂（閩本同監毛本旂改旗）

卿合建旃（閩監毛本作建旐）

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旃可知（浦鏜云旟誤旃）

并都鄙已下（閩本同監毛本作鄙師）

見人退之（閩監毛本退作避）

是以士冠記及郊特牲（閩監毛本記作禮非）

則建旞也（毛本同閩監本旞誤旌）

但正田獵所建大麾（閩本剜改所作時監毛本承之）

所以題別衆臣（盧文弨曰詩六月正義引此作衆官官字是）

朝各就焉（賈疏引作朝者各就焉盧文弨曰詩正義亦有者字此脫）

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閩監毛本作輻誤也余本嘉靖本輻作幅當訂正）

皆受含於朝（閩本同誤也監毛本含作舍當據正）

謂王行書止（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書作晝當據正）

取舊予新（監本予改與毛本疏中亦改予皆非蓋注用予字疏用與字此本及閩本皆注作予疏作與也）

都宗人

掌都宗祀之禮（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作祭祀當據以訂正）

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監本剜改民作氏疏中同○按說詳卷首）

家宗人

此鄭都家自解者（盧文弨曰自疑當作揔）

凡以神仕者（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仕作士然士字獨小蓋本作仕後磨改作士序官經注疏作士沈彤周官祿田考云當作仕賈疏於他職皆引作神仕釋文仍題家宗人不標此五字孫志祖云案旄人云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序官作士者誤也）

爟燎掃地（嘉靖本掃作埽）

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改是以非）

下謂地神（閩監毛本改地祇）

讀如潰癰之潰（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癰作癕與疏合此本舊誤作讀如癰之蹟今補正疏云就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濃血除故讀從之漢讀考云讀如疑當作讀爲）

此解夏至祭地示之意（閩本同監毛本作地祇）

雖無文鄭以意量之（閩本同監毛本文上增正）

鬽魅怪物魍魎（閩本同監毛本刪鬽）

此禬讀如潰癕之潰者（閩本同監毛本癕改癰）

以其癰潰則濃血除（閩本同監毛本濃改膿俗字）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夏官司馬第四▲〔疏〕（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疏〕（注政正至行道。○釋曰爲正者取平正之義大司馬主六軍所以正諸侯違王命不正者故鄭云所以正不正是以康子問政孔子云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孝經說者是孝經緯文云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輿音餘行戶剛反注同行行列反）〔疏〕（政官至十人。○釋曰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摠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是以襄公三年六月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秋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對曰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是其尚嚴也。○注輿衆至於此。○釋曰輿衆者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是輿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詩云寘彼周行是行得爲行列云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者左氏僖二十八年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爲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將子匠反凡軍將將帥之類放此帥所類反下將帥之字皆同卒子忽反後皆同卒長丁丈反卷內不出者放此比毗志反大祖音泰下大師及下文大僕同皇父音甫儆本亦作敬京領反見賢遍反下同廣光浪反）〔疏〕（凡制至有長。釋曰云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當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間應有合文注則詩爲三軍者作詩之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林碩爲二萬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此言軍將皆命卿及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衆多官卑故畧而不言也。○注軍師至之兩。○釋曰鄭以經伍兩卒旅師軍皆據在鄉內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是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出一人結之也鄭云言凡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整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六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原木實缺七格帥自黨巳下注皆云因爲旅師因爲卒長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又云自鄉巳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者按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云鄉遂大夫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鄉巳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無所將也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爲軍將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先鄭云王六軍巳下復引諸文者以當時有不信周禮者故引爲證言春秋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者此亦春秋正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者襄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晉雖爲侯爵以世爲霸主得置三軍故爲禮也云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者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文王皆是正經故云之見于經也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恐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聽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衆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以兼上下言軍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云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莊十六年傳文以其新并晉國雖爲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云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者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廣有一卒服氏云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卒偏之兩服氏云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引之以證卒是百人兩爲二十五人意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疏〕（一軍至百人。○釋曰此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府史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故倒言以見義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勛香云反劉音訓）〔疏〕（司勳至十人。○釋曰此已下六十官以大司馬主軍法所有軍事及武勇官爵賞齊整齊之等皆屬焉序官前後亦不據尊卑直取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是以司勳及馬質已下皆士官而居前射人諸子司士之等大夫官而居後也但司馬主征伐軍無賞士不往凡軍以賞爲先故僖二十八年秋七月晉文公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爲首故司勳列位在前上士二人爲官下士四人爲之佐府二人主藏文書史四人作文書草胥二人爲十長徒二十人給徭役。○注故書至其功。○釋曰先鄭不從古書勛而從勳者勛是古字從今之勳也云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者司勳職文）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賈音嫁注及下同）〔疏〕（注質平至賈直。○釋曰司馬者主以供軍之用馬質主平馬賈買之故亦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相近故也以其主司馬故屬夏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量音亮或音良下同度待洛反下同）〔疏〕（注量猶至度地。○釋曰在此者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塗軍社之所理其中雖有餘事要以軍事爲重故亦列職於此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主祭祀之小事）〔疏〕（注小子至小事。○釋曰在此者以其職有掌小祭祀羞羊肆釁軍器師田斬牲徇陳之事故屬此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疏〕（羊人。○釋曰羊

（人在此者以其職有掌羊牲又祭祀割牲等之事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按說卦云兌爲羊注云其畜好剛鹵又易說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而羊不在西方者羊有二義按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列在夏官兌爲羊又屬西方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司爟古喚反燋哉約反李又音灼觀古喚反下同與音餘〔疏〕注故書至火與。釋曰在此者按其職有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也子春不從古書燋還從爟爟爲私火者民間理爨之火爲私火亦如後鄭爲熱火也後鄭讀如予若觀火者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從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故引燕俗以湯熱爲觀亦取熱火之義後鄭云謂熱火與者對秋官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中爲明者爲冷火破字爲疑故云與也孔安國以觀爲視我視汝情如視火與鄭義異也若然司烜氏不在此者彼取金義故在秋官也）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疏〕注固國至其國。釋曰鄭云固國所依阻者也者欲見固據在國而言云國曰固野曰險者對下文司險是在野之義也以其掌固職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職云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皆據在野而言故知在野曰險又引易者易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若然易云王公設險險即此固以其言王公設之非是在野自然之險者也是對文則險固異散則險固通名也掌固司險在此者取壁齊之義故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界也。疆居良反注及後同〔疏〕掌疆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按其職闕雖未知其事蓋掌守疆界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候迎賓客之來者〔疏〕注候候至來者。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環戶關反劉戶串反卻起畧反下同〔疏〕注環猶至卻敵。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師之事也故在此也）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挈劉苦結反一音結又戶結反盛音成。〔疏〕注挈讀至爲漏。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又云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㰌皆爲軍事按在此也鄭讀挈如絜髮之絜者詩云揔角之宴毛傳云揔角結髮此鄭依毛傳絜即結之義也鄭云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者以其稱氏此則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故以世主解之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射人。釋曰在此者以其主射事射即武事故在此也）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之獸者〔疏〕注服不至獸者。釋曰在此者以其服不服之獸象王者伐叛柔服之義故在此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食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是武事在此宜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捕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搏鳥音博一音付本又作捕音步〔疏〕注能以至獸者。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羅烏鳥亦是武事故在此也引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按彼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彼大羅氏則此羅氏爲一彼稱大對諸侯此直曰羅氏此無所對故不稱大此職雖羅鳥不主獸彼兼言獸者諸侯所貢鳥獸屬焉則兼掌所貢之獸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謂斂而養之。畜許六反注同劉許又反〔疏〕注畜謂斂而養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是專養鳥其職注謂鵝鶩之屬是斂而養之鳥是羽蟲屬南方故在此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司士。釋曰在此者以其職云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云進賢興功同故列職於此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疏〕注諸子至庶子。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故亦在此也鄭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按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倅副代父者是公卿大夫士之適子皆是倅故鄭歷言之云或曰庶子者按禮記燕義稱此諸子爲庶子故言或曰以其燕禮有庶子執燭之事彼稱諸子謂之庶子故燕義兼說天子諸子之事諸庶爲一皆掌公卿大夫士之適故通謂之庶子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疏〕注右謂至車右。釋曰在此者王車之右執干戈以衞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知勇力者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云選右當於中是用勇力充之者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賁音奔下同〔疏〕注不言至力者。釋曰在此者亦衞守王在此宜也鄭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勇力者以其在胥下例皆是徒今不言徒而曰虎士明先是徒之選有勇力者乃爲之以當徒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疏〕旅賁氏。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亦是衞守王事故在此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爲王節所衣服。爲于僞反〔疏〕注世爲至衣服。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郊祀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云世爲王節所衣服以其著服與王爲節而稱氏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族然凡稱氏者鄭雖不釋爲世功但注有詳畧從可知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放想方丈反本或作旊音同〔疏〕注方相至之貌。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可畏怖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云方相猶言放想者漢時有此語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相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疏〕注僕侍至長也。釋曰在此者凡言僕御者是武衞之事又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是凡僕御皆連類在此也大僕已下四官因仍同府史之等者大僕已下至御僕乃是別職同官故同府史也小臣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其職云掌受命於王以視祭祀御僕其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氏之復大僕爲長故連類在此若然府史胥徒在御僕下者是四官別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褻息列反〔疏〕注此吏至事褻。釋曰在此者以僕皆在此故亦在此但所掌事褻故別官職不屬大僕鄭云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者此經言下士二人即是吏按秋官有罪隸已下是奴稱隸以其掌褻故與賤同稱隸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

（稱委貌緇布曰冠。弁皮彥反稱尺證反）〔疏〕（弁師至四人。釋曰在此者以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乃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而在此也。注弁者至曰冠。釋曰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若然皮弁爵弁自然是弁故鄭云弁者古冠之大稱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惟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司甲兵戈盾官之長。鎧苦愛反盾常允反又音允）〔疏〕（注甲今至之長。釋曰在此者其職雖闕但甲者軍師所用在此宜也言甲今之鎧者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從金爲字也云司甲兵戈盾官之長者以其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士官故云長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兵。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此亦爲軍事在此宜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戈今時句孑戟。句孑古侯反下音結）〔疏〕（司戈至四人。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皆武事故在此也。注戈今時句孑戟。釋曰按冬官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孑戟而爲一物解之者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孑亦名胡孑故號戈爲句孑戟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箙音服）〔疏〕（注司弓至之長。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六弓四弩八矢給武之所用在此宜也云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者司弓矢下大夫已下繕人槀人皆士官故得與之爲長也鄭云司弓弩即繕人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勁也善也）〔疏〕（注繕之至善也。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亦是武事故在此也云繕之言勁也善也者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堪爲王用者乃入繕人以共王故鄭爲此解之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司農云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槀古老反幹如字沈古旱反）〔疏〕（注鄭司至槀人。釋曰在此者職云掌六弓八矢四弩是軍事所用故在此也先鄭云箭幹謂之槀按冬官矢人云以其笴厚爲之羽深後鄭云笴讀爲槀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則此槀人非直掌矢槀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槀人者以槀爲主耳故云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乘繩證反）〔疏〕（注右者至右焉。釋曰此戎右并下僕馭在此者皆是防衛之官故皆在此云古者參乘者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平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左右故云古者參乘也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者按巾車王路有五按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祀之右又不見木路田路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故以類相兼故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若然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按巾車王路居前戎路在後此右在前又戎右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戎右官人尊者夏官主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使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齊側皆反下齊僕并注同）〔疏〕（注充玉路之右。釋曰充金路爲王故云齊按曲禮云立如齊注齊謂祭祀時則齊雖施於祭前當祭時亦名齊故得兼金玉二路而鄭不言亦以其齊同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之右）〔疏〕（注充象路之右。釋曰在朝所以行道是以名車爲道車以中車五路差之上已有玉金革木之等此道右當充象路之右可知不兼而官卑者以其上四事簡故使兼此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卑於齊戎之等故官職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之最尊。馭音御）〔疏〕（注馭之最尊。釋曰在此者亦是衛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王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尚威武此戎僕在前者以其僕雖駕馭爲難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爲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疏〕（注馭言至於車。釋曰上大僕已下言僕並是侍御之官稱僕今此馭車之人亦言僕者在車亦是侍御之類故云亦侍御於車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朝直遙反後朝覲皆同）〔疏〕（注古者至神明。釋曰齊而敬神明者按曲禮下注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則金路主爲賓路賓路則諸侯與王行覲會同之禮故鄭以朝覲會同以釋齊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音暮）〔疏〕（注王朝至之道。釋曰按上齊右見下至齊僕皆三人唯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者則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爲右使萊駒斬之故人多也道僕所以特多者以朝夕在朝來往駕脫難而且煩故人最多也鄭云王朝朝莫夕主御者此釋人多之意云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者此釋稱道之言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疏〕（田僕。釋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是事繁而難故亦特多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疏〕（馭夫。釋曰按其職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之等馭僕之類故亦在此馭夫摠六十人按校人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駑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駑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蓋此序官脫三人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疏〕（校人至十人。釋曰在此者以馬共軍所用故其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故在此官特尊而多者以王馬多故也。注校之至之長。釋曰云校之爲言校也者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以其養官畜者必效見之故鄭云主馬者必仍校視之仍者相仍有時數數程見之也云校人馬官之長者與下趣馬至圉人爲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趣七口反劉清須反注同皁才早反趣養清須反又七口反一音七句反蹶居衛反）〔疏〕（注趣馬至趣馬。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以鄭云趣馬趣養馬者故在此也先鄭說以詩云蹶惟趣馬者彼詩是刺幽王之詩其詩臣名蹶惟作趣馬之官權寵之例引以證趣馬是官名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疏〕（巫馬至十人。釋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也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注巫馬至同職。釋曰馬祖之等並在下文有人犯者與爲祟巫則知之爲之謝過必與醫同職者巫言無祟則是時氣及損傷付醫治之故二官同職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之。牧舊音目劉音茂沈音木）〔疏〕（注主牧放馬而養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牧地是放馬故與校人連類在此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之言數。廋所求反數色主反數之同）〔疏〕（注廋之言數。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十有二閑之政皁馬佚特之等故與馬官連類在此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麗耦也。圉魚呂反乘繩證反注同麗如字）〔疏〕（圉師至二人。釋曰在此者以其掌養馬也。注養馬至耦也。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亦是爲馬故亦連類在此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疏〕注職主至之長。釋曰在此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其主天下人民貢賦之事事繁故也云主四方官之長者與下諸言方者爲長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疏〕注土方至土地。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與職方連類在此也故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疏〕注懷來至其物。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方貢致遠物故與職方連類在此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疏〕注合方至之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故注云主合同四方之事故亦連數在此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道音導下同〔疏〕注訓道至之民。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故注云教導四方之民故連類在此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疏〕注形方至形體。釋曰在北者按其職云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故注云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故連類在此。）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山師。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按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遙掌之使貢故與職方亦連類在此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川師。釋曰在此者按其職與山師同故亦連類在此）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地之廣平者。邍音原〔疏〕注邍地之廣平者。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故連類在此也注云邍地之廣平者爾雅文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疏〕匡人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注云王正諸侯以法則故連類在此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撢他南反與探同語魚據反〔疏〕注撢人至天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注云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故連類在此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疏〕都司至十人。釋曰言每都上士二人已下者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遙掌都內故其職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聽於國司馬既是軍故在此也。注都王至軍賦。釋曰鄭據何知都惟有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不通卿大夫者按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卿不入諸侯之中故知義然云司馬主其軍賦者即司馬法云成出士十人徒二十人之等並是都司馬所主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疏〕注家卿至司馬。釋曰云家卿大夫采地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謂大夫采地小都任縣地謂卿之采地大都任疆地謂三公采地則卿入小都中今此經直言家而小都入家中不在上都中者司馬主軍事嚴凝爲主須辨尊卑故依司裘卿與大夫不得稱諸侯者爲家又不使王臣爲之也若然都宗人家宗入及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宗人有祖王之廟九皇六十四民王所當祭故使王臣爲之都家之士以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故亦使王臣爲之但非嚴疑故卿入都耳云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者其職云以聽於國司馬對此從下向上則曰公司馬）

周禮注疏卷二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八

夏官司馬第四（唐石經作第七非）

令復增置三行（浦鏜云今誤令）

二十五人爲兩（唐石經作廿有五人爲兩諸本皆脫有字）

卒一旅（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作卒一族當據正）

自鄉以下（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鄉作卿誤疏中同）

既儆既戒（釋文儆本亦作敬按作儆者當是依毛詩所改非也）

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釋文見於賢遍反下同今諸本於作于非下見於傳同注皆用於字）

然當公之時其實二軍（浦鏜云公上當脫僖字）

則中間應有合文（閩本同合當爲舍之訛監毛本誤今注詩爲三軍者此言詩箋爲三軍耳毛本舛誤特甚）

叔孫昭子曰（浦鏜云穆誤昭）

鄭荅林碩爲二萬之大數者（盧文弨云詩閟宮正義二萬作二軍是）

整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閩本同監毛本整作據按此卿當爲鄉下據在鄉時同）

掌其戒令賞罰（補此下十行本實缺七格）

以世爲霸主（宋本世作其）

雖有累萬之衆皆聽師（浦鏜云聽當稱字誤）

言衆舉中言之也（盧文弨云言衆當作言師）

言軍以軍爲名（浦鏜云上軍爲多之誤）

賞賚整齊之等（閩本賚作齎毛本作賚監本訛賚。按齎賚正俗字）

小子史一人（諸本同唐石經缺監本誤二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一人）

又祭祀割牲等之事（惠挍本又作及此誤）

今燕俗名湯熱爲觀（按此觀當作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玉海職官部引此作守其國監本疏中此國字剜改）

掌疆（補各本皆提行分節此本誤連上節今訂正）

環猶卻也（漢讀考云此環讀爲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爲環繞之環）

皆爲軍事按在此也（浦鏜云按當故字誤）

能以羅罔捕鳥者（釋文作搏鳥云本又作捕。按漢人搏字讀若今之捕）

掌羅鳥鳥（浦鏜云烏鳥之誤）

掌養鳥而阜藩敎擾之（毛本作阜蕃當據正）

彼稱諸子謂之庶子（惠挍本稱作據）

鄭云世爲王節所衣服（補毛本服下有者字）

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旅（諸本同按此旅亦族之訛）

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唐石經諸本皆合大僕爲一節與注合宋本嘉靖本祭僕御僕皆提行分節非。按此亦春官大師樂師瞽矇眡瞭合爲一條之例以府史胥徒四職所同也此府史胥徒亦大僕祭僕御僕所同）

及庶氏之復（浦鏜云民誤氏）

以其事褻（余本監毛本同嘉靖本閩本褻作褻按葉鈔釋文作褻）

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惠校本作士冠禮又云宋本是記字。按今見儀禮士冠禮記中）

槀人胥二人（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槀作稾非注及疏同釋文亦作槀從木閩本二字壞缺監毛本遂誤爲一）

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槀並作稾案芻稾之稾二槀字當從禾槀讀及箭幹謂之槀二槀字仍從木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如芻槀耳箭幹字則作槀也經義雜記云說文木部槀枯也枯即肅愼氏貢枯矢之枯儀禮以笴爲矢幹字而說文竹部無之然則箭幹字本作槀矣考工記及矢人準此。按前說非也枯槀之槀从木讀爲芻槀之槀則易其字矣禾槀者莖也箭幹亦莖也故箭榦之槀即禾槀引伸之義也作枯槀字則無義矣槀枯也又木名也經義雜記合爲一義誤矣易爲槀字而後曰箭幹謂之槀注例如此倘作謂之槀則不當言讀爲矣凡枯槀字苦浩切凡禾稾字古老切經典釋文以及各韻書皆如此此經釋文曰槀古老反依鄭易字之音也）

釋曰在此者職云（閩本者下剜擠按其二字監毛本排入）

兼主弓弩矢服等（閩本剜改服爲箙監毛本承之）

右者參乘（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當據以訂正此本及毛本疏中引注亦作古惠校本同）

則射者左（惠校本者下有在）

按巾車玉路有五（浦鏜云王誤玉）

是以六褻之中（浦鏜云藝誤褻）

又戎右大夫（浦鏜云大夫上脫中）

充金路爲玉（閩本同誤也監毛本金作玉玉作主當據正）

以其御玉路以祀（毛本玉誤王）

按上齊右見下至齊僕（浦鏜云見當已字誤）

校之爲言校也（余本作挍之爲言挍也下校視亦作挍視案釋文云校人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然則言校挍視皆當作手旁比挍之字矣賈疏則讀爲效。按依釋文注作校之爲言挍也文理甚明然此挍字出於後代說文所無）

蹶維趣馬（嘉靖本維作惟當訂正按毛詩作維三家詩作惟釋文出蹶惟二字賈疏引注作惟是也諸本作維非）

在者（補閩監毛本作在此者此本誤脫此字）

巫言無祟（毛本作無祟當據正）

庾之言數（監本下有也疏中標注同按釋文數也色主反是陸本有也字）

圉師至二人（閩監毛本作一人此誤）

故連類在此（閩監毛本下有也）

主擅序主意（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下主作王疏中準此按賈疏引其職掌誦王志云云以釋此注則當從嘉靖本作王余本作主誤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沈彤周官祿田考云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本職後都司馬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之文核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即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正也）〔疏〕（大司至邦國。釋曰此九法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爲主故云邦國也云以佐王平邦國者九法以糾察諸侯使之成正故以平言之也但此九法據殷同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政謂邦國之九法則殷同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謂立封於疆爲界。畿音祈）〔疏〕（制畿至邦國。釋曰謂制諸侯五百四百里之等各有封疆界分乃得正故云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別彼列反下皆同）〔疏〕（注儀謂至之位。釋曰鄭知儀中有諸侯及諸臣者以此經云等邦國按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按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云每命異儀則九儀之中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其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樂業如字又音洛一音五教反）〔疏〕（進賢至邦國。釋曰進賢諸臣舊在位有德行者并草萊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之使稱才仕用興舉也臣有功者舉之亦使任用作起也以臣有賢有功舉之與官則起邦國之內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善業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監古銜反）〔疏〕（建牧至邦國。釋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使維持諸侯又一國立一監以監察一國上下相維故云以維邦國也此則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亦一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詰去吉反）〔疏〕（制軍至邦國。釋曰按上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也詰禁者按士師有五禁天子禮此諸侯國亦當有五禁以相窮治相糾正故云以糾邦國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職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疏〕（施貢至邦國。釋曰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故地官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大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分職者即大宰所云九職是也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使民有職業因使稅之所稅者市之以充貢若然言貢據向天子而言云稅據民所爲爲說事相因皆所以任邦國故云以任邦國也）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鄉許亮反）〔疏〕（簡稽至邦國。釋曰注云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謂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故云以用邦國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疏〕（均守至邦國。釋曰言均守謂五等諸侯有五等受地五百里已下是均守也平則者則法也謂五等職貢之等皆有常法邦國獲安故云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比毗志反注同。）〔疏〕（注比猶至諸侯。○釋曰按司儀有五等諸侯自相為賓亦有五等諸侯之臣相為小國客按春秋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比小也云小國事大國釋經事大使相合和故云以和邦國也引易比象者其卦坤下坎上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謂法卦行事使諸侯相親引之者證比小事大之義）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伐如字劉扶發反）〔疏〕（注諸侯至伐云○釋曰鄭云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者此經與下文為目則下九者皆是違王命者也若然按下文九者唯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摠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眚之墠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者按月令孟夏云無伐大樹孔子云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子是樹木稱伐此九伐施於邦國在於時會之時是以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是當時會者也）

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馮皮冰反眚所景反瘦所又反）〔疏〕（注馮猶至其地○釋曰云馮弱據以強陵弱云犯寡據以大侵小如此者眚其地使不得強大也引王霸記者其記王及霸事者云四面削其地者對下文削之者示四面削之為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粗音麤本亦作麤竟音境）〔疏〕（注春秋至其罪○釋曰云賊賢者亂王所任同已者如此則賊虐諫輔故云賊賢也云害民者以君臣俱惡重賦多稱其民被害故曰害民如此者則聲鍾鼓伐之也引春秋傳者按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何休云觕麤也彼不言粗此言粗者鄭讀傳與何異觕即粗義亦同也又曰有鍾鼓曰伐者此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引此二者皆證侵輕伐重之義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墠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壇依注作墠音善憚之以徒旦反下同本或無之字）〔疏〕（暴內至壇之○釋曰暴內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上云馮弱犯寡是也上二文各有其一故伐之眚之不奪其位此則外內之惡兼有故壇之奪其位立其次賢○注內謂至賢者○釋曰鄭云讀如同墠之墠從金縢三壇同墠之墠取其除地曰墠謂置之空地先鄭讀從憚之以威之此既重而直憚之於義不可故後鄭還從王霸記為正鄭知立其次賢者以其古者不滅國故知更立次已下賢子弟）

野荒民散。則削之。（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蕪音無）〔疏〕（野荒民散則削之○釋曰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由君政惡民並適彼樂國故民散而野荒是其君不能有故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疏〕（負固不服則侵之○釋曰謂倚恃險固不服事大國則以兵侵之使弱其勢也○注負猶至大邦○釋曰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謂若僖四年楚屈完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是其負固不服也云不服不事大即上云比小事大是其服者也云用兵淺者對伐是用兵深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也詩云者大雅皇矣篇引之者證不服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坐才臥反）〔疏〕（注正之至叔武○釋曰鄭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其正未必即是殺但賊殺其親其罪尤重故以正為殺解之是以王霸記以正為殺也引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京師據洛邑而言也云坐殺其弟叔武者按彼傳晉侯伐衛衛公出奔楚晉侯敗楚於城濮其弟以受盟既受盟國則無罪衛侯即入將入與弟叔武為期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衛侯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元咺舊在國是叔武黨見衛侯殺弟遂訴衛侯於晉晉以衛侯有罪諸侯不相治罪遂執衛侯歸于京師時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衍薄其酖不死是坐殺弟台正之事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疏〕（注放逐至為惡○釋曰鄭以逐解放則若季氏逐昭公之類是也鄭雖不解弒弒其君則若慶父弒二君及崔杼弒君之類是也鄭云殘殺者以殺解殘也經[illegible]殘者蓋取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尚書[illegible]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相[illegible]為殘賊也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illegible]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此經云殘者是加虐殺之雖非他國君至於賊臣亦云殘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疏〕（注令猶至交通○釋曰鄭訓令為命者欲就王霸記之訓解之為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與四鄰交通之事故還杜塞之使不與四鄰交通）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麀於牛反牝鹿也）〔疏〕（注王霸至聚麀○釋曰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外魯桓夫人文姜之等是也內亂謂家內若衛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是也引曲禮者證鹿之父子聚麀獸之亂不言鳥之亂義可知故略而不言也按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觕不聲鍾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稱而聲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假令先入後滅書入舉重已外盡然）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挾日十日也○縣音玄注同治直吏反挾子協反）〔疏〕（正月至斂之○釋曰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之吉謂朔日始和凡政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耳布政于邦國都鄙者謂上九法九伐并下凡令以下皆此時布之邦國據畿外都鄙據畿內不言鄉遂及公邑布政可知此則徧天下也云乃縣已下亦謂正歲乃縣之一與大宰同不復具釋也）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故書畿為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分符問反共音恭凡供字皆作共後倣此）〔疏〕（釋曰今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書者謂以面五千里為九畿皆有典籍之書以此據王畿施其政職之事於邦國諸侯也云方千里曰國畿者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千里為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為一畿也云侯者候也為天子伺候非常事也云甸者為天子治田以出賦貢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也云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云衛者為天子衛守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出大司徒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見要束以文教也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云鎮者蓋中國稍遠理須鎮守云蕃者以其最遠故得蕃稱屏之稱此三服揔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丗一見指此三服也此云者衛服之內各舉一邊而言其實通稱唯蠻服以外直據彼為號不通中國之言也○注畿猶至所止○釋曰云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者兩面相距則方萬里此則易之一君二民之地若然堯舜之時固應萬里而五服面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止有五千里無萬里者此據未治洪水時服各五百里至禹治洪水之後弼成五服加五百里則亦萬里若孔君義則不然若據鳥飛直路此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云九籍其禮差之書也者諸侯賦貢多少有常則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云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按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據畿內此九職亦施與邦國則此政職也但職事與之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諸侯得之以半與三之一四之一市取土毛以貢之則禹貢厥貢是也據民而出謂之賦據諸侯所送謂之貢也一也引春秋傳者按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殷頌邦畿千里是殷頌玄鳥詩之言引此二者證王畿千里之義）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

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令力呈反【疏】凡令至二人○釋曰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令賦是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此經有三等之地按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爲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又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家二百畮下地家三百畮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若然則上地是上下之地應家八人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云家七人今云家三人者遷欲互舉以明義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見出上地之下八人者明亦有上地之中上地之上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地即據下地之下人即據中地之下家五人者亦是互舉以明義故地舉其下人舉其中欲見亦有下內三等其地及人也先鄭云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者舉上地只應云一頃五十畮而云三頃者直取參之一舉整言之或并二家而說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平猶正也○中音仲下放此陳直覲反下之陳可陳陳前徇陳行陳巡陳皆同餘以意求之蒐所留反【疏】注以旗至正也○釋曰鄭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者謂大司馬素有田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熊虎之旗於期處以集眾故云期民於其下云兵者守國之備者鄭欲解田獵者所以習兵故云兵者守國之備引孔子語欲見須田獵以教戰云兵者凶事者隱公傳文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文戰鬭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者按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穀梁傳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玄於異義駮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是以爾雅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言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是以鄭此云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也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至冬大閱是各教民以一也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讙嘵之嘵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辨如字劉方免反鐸直各反鐲直角反鐃女交反賁扶云反將軍如字本或作單將提徒兮反鼙薄兮反鉦音征讙火官反嘵女交反攝提爾雅云大歲在寅曰攝提格【疏】辨鼓至執鐲○釋曰此春夏秋三時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鼓雷之類象仲春雷發聲於外言辨鼓鐸鐲鐃之用者此句與下文爲捴目也○注鼓人至其號○釋曰鄭引鼓人職者欲見鼓人有六鼓四金據本各依所用今此所用或有不依本者以其唯賁鼓鼓軍事是依本王執路鼓軍將執晉鼓等並不依本用而在軍兼用也先鄭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者按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證也云鐲讀如濁其源之濁者此讀取音同之義濁其源者淮南子云濁其源其流不清故讀從之云鐃讀如讙嘵之嘵者從毛詩云以讙讙嘵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從爾雅云寅爲攝提格取音同而已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後鄭云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者按鼓人職賁鼓鼓軍事註王在軍自爲元師自合執賁鼓今不執賁鼓者見諸侯因朝而來與王爲賓客故讓之使執賁鼓故云尚之於諸侯王既不用賁鼓而用路鼓者以其雷鼓靈鼓祭天地之鼓不敢用故用祭宗廟之路鼓也軍將用晉鼓者是鼓金奏與諸相應故也不用鼖鼓者鼓役事之鼓故不用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者按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宰夫已下并上士中士下士皆不得與大官同號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行司馬及在軍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與大官同號者以司馬主軍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疏數音朔下注疏數同【疏】以教至之節○釋曰按下大閱禮備軍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下又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有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彼大閱具言於此畧說此坐作之法此於教戰之處爲之故鄭云習戰法也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貉莫駕反注同弊婢世反劉薄計反射食亦反下王射同豵子工反肩詩作豜音同施式豉反禡莫駕反【疏】遂以至祭社○釋曰按下大閱禮遂以狩田以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此亦當如彼但春非大備故亦畧言也言誓民者即下大閱禮羣吏聽誓於陣前鄭引月令司徒北面誓之是也云鼓者即下文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是也云遂圍禁者既誓令鼓而圍之云火弊者謂田止也云獻禽以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注春田至爲禡○釋曰云春田爲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獀擇取不孕任者故以蒐爲名云有司大司徒也者即大司徒職云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故知有司是大司徒也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此即詩及爾雅云類也禡也師祭是也云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者當司徒北面誓之時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也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者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奔走又一解云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彼又云無面傷之等象降者不逆擊之云立旌遂圍禁者旌則下文大閱禮云旗居卒間者是也云旌弊者旌仆也田止旗則仆云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云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罰者謂效功爭禽而不審即之民守其厲禁謂遮厲之禁不得非時入也若山虞皆云使地衡小田獵之所無厲禁之事言衡者川林或有然按地官川與山澤連者則亦有厲禁之事故連言之也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茇蒲末反撰息轉反又仕轉反注音算息緩反沛步未反一音貝又普具反數色主反簿步古反後簿書皆放此識音志一音試下同朝位直遙反被皮僞反下同治直吏反比毗志反甄直僞反見賢遍反【疏】中夏至振旅○釋曰如振旅之陳者四時各教其一故春教振旅夏教茇舍但設經不可文文具設故云如振旅之陳皆轉相如也云羣吏撰車徒者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人步徒七十二人之等云讀書契者書契謂兵士簿書之要契此小宰之八成云師田以簡稽一也云辨號名者此師以門名已下是也○注茇讀至部職○釋曰茇讀如萊沛之沛者接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時俗有水草之萊沛故讀從之也云茇舍草止之也者以草釋茇以止釋舍故即云軍有草止之法云數擇之也者以解撰爲數擇取其善者云軍實之凡要者凡軍有三種或以俘囚爲軍實或以戈盾弓矢爲軍實或以禽牲爲軍實今此所云軍實者據兵器爲軍實凡要即名籍之摠名也云號名者徽識者即上注三者旌旗之細者也云所以相別也者皆綴之於聽上以別死者也云鄉遂之屬謂之名者言之屬即經云縣鄙是遂之屬從縣鄙至鄉里州是鄉之屬從州至比長故言之屬以摠之云家之屬謂之號是謂都家之內從大夫至士云百官之屬謂之事者從王朝六卿已下至下士野以邑名鄭雖不言亦在鄉遂之例以其同是溝洫之人出軍出賦又等故知亦入名中也其號也名也事也三者據經而言云在國以表朝位

者即觀禮云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者是也云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者以謂若經云帥以門名已下至野以邑名已上五者皆言以也惟百官云象是以也象也此六者以象雖異其制則同皆小旌旗也云軍將皆命卿者欲解帥以門名之意止由卿居於國門使爲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爲名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此解軍將得以門爲名者只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云魯有東門襄仲者按昭三十二年左傳云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公子遂字襄仲號爲東門只由居東門宋有桐門右師者按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師得以門名之事經直云縣鄙鄭知鄰長者以其在軍之時從遂大夫巳下至鄰長皆在今畧言縣鄙明皆有也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者食采地是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釆地若公山弗擾之類今隨王在軍故以家號爲名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者亦如六遂自鄉大夫巳下至比長皆在今畧舉州爲首也云野謂公邑大夫者謂爲四等公邑若載師職公邑自甸以出至五百里其長二百里三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長下皆有屬官在軍者皆以邑爲名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謂三百六十官各以其職事從王在軍若大宰下六十官隨其長從王皆以事爲號也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者六者謂經王以一象假令爲官則云大司徒下某官姓名某也云門則襄仲右師明矣者經直云師以門名恐直以門爲名不加官與名字諸官皆須名氏明門亦有官與氏名故云明矣云鄉則南鄉類東鄉爲人是也者類與爲人皆當將鄉名故舉以爲況云其他象此者此鄭畧舉門名與鄉名其他仍有縣鄙與家野百官亦依此而稱焉云某某之名者即經云門縣鄙鄰野四者皆是某某之名謂若門名當云桐門右師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名三者皆放此云某某之號者即經云家以號名是也謂若魯之費邑即云費邑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號云某某之事者即經云百官各象其事謂若地官之下則云大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事云未盡聞也者鄉來所釋六者畧師以門名鄉以州名舉以爲況其餘未聞故云未盡聞也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者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云以其素信於民者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是也舊素與民相信者必情義相得故鄉遂之官還使爲軍吏云不爲軍將或爲諸師是以闕焉者孟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已下至比長鄉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在上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旅帥以下經在軍吏師以門名之內故闕鄉遂大夫也必知有別使人爲軍將法者見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師之以征不德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違此並上公爲軍將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乃諸侯世子爲軍將田獮亦容如此於是時鄉遂大夫則爲諸師也若然按下文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注云鄉遂大夫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謂鄉遂大夫全無武用則諸師亦不爲則是衆屬他軍吏已身全無所將故或載旜或載物不載旗義與此不違也云於是主別其部職者釋經以辨軍之夜事分別其當部當職不與外交雜也

遂以苗田。如蒐之濩。車弊。獻禽以享礿。

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礿餘若反孕羊證反去起呂反綏而誰反下同

疏 遂以至享礿○釋曰在教戰之處辨號名既訖遂入防行苗田之法云如蒐之法者如上蒐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云車弊及以享礿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時火弊祭社此時車弊享礿也○注夏田至在內○釋曰以其春夏爲陽主其生長故春田爲蒐搜取不孕任者夏田爲苗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其義但春時主孕乳故以不孕任解之也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者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者春秋左氏傳云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避取獸少故知用車示取物希也引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已下據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者據始殺而言也云大夫殺則止佐車王制注佐車驅逆之車按田僕云掌佐車之設驅逆之車佐車似與驅逆之車別者但王制佐車與田僕驅逆之車爲一其田僕佐車自是田車之貳曰佐佐文雖同其義則異也若然驅逆之車言佐者能逐禽故以佐言之云礿宗廟之夏祭也者大宗伯文云冬夏田主於祭宗廟陰陽始報象神之在內者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自在孟月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疏 中秋至之陳○釋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爲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書音畫出注氣本或作乞同

疏 辨旗至振旅○釋曰按下文注以出軍之旗則如秋則此經是在軍旌旗也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者此二者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此秋雖不具辨號名以畧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云其他皆如振旅者亦謂坐作進退疾徐之法如振旅之陳也○注軍吏至雲氣○釋曰云軍吏諸軍帥也者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皆是軍吏也云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者按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鄉大夫是卿建旜是其常師都載旜不嫌無鄉大夫故鄭直舉遂大夫也云鄉遂鄉大夫者以其遂大夫是中大夫建物是其常今鄉遂建物不嫌無遂大夫故鄭直舉鄉大夫也云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軍中領衆來時亦載旗今載旜載物不載旗故知巳之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無所將以其巳無武用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師故全無所將以是載旜載物而巳若然既不爲軍吏遂大夫上得與卿同載旜鄉大夫則是卿下得與大夫同載物也以鄉遂大夫掌衆同故同載物也俱兩載者以其不爲軍將又不任鄉職卿大夫尊卑之常當載旜載物而巳故容其兩載也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者郊內有六鄉州長巳下郊外有六遂縣正巳下故知言郊有此二等人也云野謂公邑大夫者按載師職云公邑之田任甸地郊外曰甸甸則郊外曰野故以野言之但公邑自甸以出至彊五百里有四等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故司馬法云二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是公邑大夫也云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者以其六鄉之內上劑致民一家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六遂之內下劑致民家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正卒既屬軍吏其餘羨卒使此州長巳下等不爲軍吏者領之但公邑之內雖不見有出軍之法若出軍亦當與鄉遂同以其得爲溝洫法故也若出軍亦正卒使大夫等爲軍吏其餘羨卒亦使不爲軍吏者領之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者以其天地四時之卿大夫其屬各六十有選當行衞守王者即是有衆故載鳥隼之旟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者即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云無者帛而已者鄉遂載旜物是也云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者事即上百官言事號即上家言號不言名此亦有名文畧耳云畫以雲氣者鄭解經典言畫者皆以雲解之謂畫玉色雲也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濩。羅弊。致禽以祀祊。

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獮息淺反祊音方出注皆殺如字劉色界反

疏 遂以至祀祊○釋曰上文教載旗以旜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法如蒐田之法云羅弊致禽以祀祊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注秋田至以方○釋曰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爲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

中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左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閱音悅辟音避

疏 中冬教大閱○釋曰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也○注春辨至辟實○釋曰云春辨鼓鐸已下欲見春夏秋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捴教之故云至冬大閱軍實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者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吏建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不言旞旌二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游車載旌此爲異也鄭云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荅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車司馬職仲秋辨其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頒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即戎爲何時荅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濩。

羣吏鄉師以下

疏 注羣吏鄉師以下○釋曰言前期者謂若大宰職云前期十日此亦在教戰前不必要十日前也知羣吏鄉師以下者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是其事也言鄉師以下則不及鄉鄉是鄉大夫則卿也則可及州長故州長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

（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亦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其以下之事也）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汚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芟所銜反令力呈反下令走同卒子律反汚音烏行戶剛反下行列行陳皆同仆音赴 疏 虞人至皆坐○釋曰虞人者若田在澤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民於可陳之處芟除草萊故云萊所田之野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者按下注引月令司徒北面以誓之此經云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車徒皆坐則此於可陳之中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也○注鄭司至聽誓○釋曰先鄭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者謂芟除其田獵之處故云令車得驅馳引詩者證田處草萊按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仲冬之時放火田獵何須芟除草萊是以車攻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然後焚而射焉是田處不得芟草萊故後鄭易之以爲芟除可陳之處云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謂從南表至北表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者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至表則間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云積二百五十步者以三表之間有二百步又加一表五十步故揔爲二百五十步也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天子六軍左右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鄭云國人盡行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云步數未聞者但先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不言步數故云未聞也云皆坐當聽誓者下文即云聽誓於陳前故先當聽誓也）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鄉許亮反搢劉如字又音箭一音初洽反扑普卜反甘如字劉胡甘反 疏 羣吏至斬之○釋曰云羣吏聽誓於陳前者士卒皆於後表北面坐羣吏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聽誓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注羣吏至是也○釋曰云羣吏諸軍帥者從軍將以至伍長謂衆軍吏建旗者也引月令者證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衆故使司徒誓之也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周雖建子爲正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歲則此經中夏中春中秋中冬皆據夏法也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呂不韋作月令者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故說於季秋是失之矣按月令季秋云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秋教治兵法王載大常已下爲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中冬教大閱法而言爲月令者先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誓衆與此誓衆之等同故爲大閱彼爲治兵法者以彼文授車以等級乃命主祠祭于四方又與中秋治兵者同故彼爲治兵法也云斬牲者小子職云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云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者甘誓是啓與有扈戰湯誓是湯伐桀誓衆辭言之屬者仍有大誓費誓之等故云之屬）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摝讀如弄玄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摝音鹿李扶表反鐸待洛反涿丁角反沈音濁劉音獨閶吐剛反闒吐獵反劉湯荅反琅音郎 疏 中軍至皆坐○釋曰此經揔說聽誓既已將欲向南第二表象戰陳初發面敵此即仲春振旅疾徐坐作之事一也○注中軍至過琅○釋曰中軍中軍之將也者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也是以鄭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言三三者非謂如筭法云三三而九者直是兩箇三爲三而復三而已也云羣吏既聽誓命各復其部曲者軍吏本各主其部分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之等皆是部曲至於誓之時出向衆前聽誓訖各復其部伍本處故云復其部曲也云中軍之將令鼓者經云中軍以鼙令鼓故知中是中軍之將也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者春秋左氏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鼓以作士衆之氣也云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者按左氏成二年傳晉與齊戰于鞌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時郤克擊鼓哀三年左傳鐵之戰趙簡子云伏弢嘔血鼓音不衰是皆將居鼓下知兼有師帥旅師者按上文春辨鼓鐸云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皆是鼓人故知是軍將師帥旅帥也其卒長執鐃已下皆金非鼓也云司馬兩司馬也者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鐸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鐸者是兩司馬也云以作衆者以金雖非鼓振之者亦是以作衆也云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者釋經車徒皆作鼓行也云伍長鳴鐲以節之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鐲鼓人職云金鐲節鼓故云伍長鳴鐲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鐲是伍長故云一曰公司馬也先鄭云摝讀如弄者直以摝弄聲相近以振鐸謂之弄也玄謂如涿鹿之鹿者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虛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者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云止行息氣也者按鼓人云金鐸通鼓金鐃止鼓則金鐸是通鼓而云止行息氣者見經云鼓摝鐸即云羣吏弊旗故知金鐸亦得止行息氣也司馬法鼓聲不過閶以下者證鼓鼙與鐸聲之有異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驟仕救反劉才遘反先悉薦反 疏 注春秋至之心○釋曰昭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注云戰氣未定故也後人有待其衰注云待敵之衰乃攻是其事也）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壹闋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闋若充反 疏 注鼓戒至服敵○釋曰經并言三闋三發三刺鄭言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者鄭據實而言非是一時而三故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卻起畧反和胡臥反爲于僞反下爲相疑同 疏 乃鼓至如初○釋曰此言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同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云鳴鐃且卻者此鳴鐃且卻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軍退亦鳴鐃是以左氏哀公傳鐵之戰陳子云吾聞鼓不聞金亦是鳴鐃退軍注及其向北即更爲習戰之事故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故鄭云習戰之禮出入一也○注鐃所至鳴鐃○釋曰云鐃所以止鼓者鼓人職云金鐃止鼓是也云卒長鳴鐃者春辨鼓鐸云卒長執鐃是也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經畧言表則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者揔向北三表故鄭云自前表至後表也云鼓鐸則同者鼓人三鼓兩司馬執鐸與向南時同以其習戰之禮出入一也云異者廢鐲而鳴鐃者前向南時云鼓行鳴鐲此北向不言鳴鐲而言鼓退鳴鐃以其雖習戰出入一猶衆退軍故鳴鐃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易以豉反注同壘力軌反 疏 遂以至爲主○釋曰此一節揔論教戰說入防田獵之事故云遂以狩田也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者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爲一門云以敘和出者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云旗居卒間者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故旗居卒間也○注冬田至居前○釋曰云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者春夏言蒐言苗有所擇又秋名獮中殺者多對此無所擇者又多於獮故得守名也云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田獮象戰伐故其門曰和門也云今謂之壘門者漢時軍壘爲門名曰壘門與古和門同故舉爲況云立兩旌以爲之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爲防貫旜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注云質椹也槷門中臬又云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注云流旁握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容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旂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楔門客提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是其事也云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者

（按鄉師職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云有司曰是鄉師也云車徒異羣者出軍之時一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驅起具反又如字要於遥反）〔疏〕（既陳至陳前○釋曰前經論陳車徒訖故此云既陳云乃設驅逆之車設訖即爲表貉之祭於陳前也○注驅驅至僕也○釋曰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按王制云天子發諸侯發皆不云佐車者其實天子諸侯田時皆有驅逆之佐車直於大夫言之者據終而言也知設此車是田僕者見田僕職云設驅逆之車故知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玄謂愼讀爲麎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麋牝曰麎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箸直慮反繣戶卦反劉又胡麥反或音卦畀必二反與也豝音巴本亦作巴愼如字亦音辰麎音辰又音腎止尸反麎麋牝也豵本亦作豵子工反）〔疏〕（中軍至左耳○釋曰此令鼓之事與上文教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爲異○注羣司至計功○釋曰鄭知羣司馬謂兩司馬者上文春辨鼓鐸云兩司馬振鐸故知之也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繣即兩頭繫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先鄭引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已下鄭皆不從者幽詩毛傳云三歲曰豜此云四歲爲肩爾雅云豕生一曰特二曰師三曰豵又爾雅云麋牝曰麎無五歲爲愼又魏詩云三歲曰特先鄭皆無可依據故不從也若然豜還是鹿之絶有力者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𡔷譟亦謂喜也○駴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譟素報反𡔷音符又芳甫反）〔疏〕（及所至皆譟○釋曰云及所弊者冬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注鄭司至喜也○釋曰引書曰者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饁于輒反劉于法反烝之升反後皆放此）〔疏〕（徒乃至享烝○釋曰云致禽饁獸于郊者亦謂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饋之○注徒乃至宗廟○釋曰月令季秋天子既田云云者證彼祭禽于四郊與此饁獸于郊爲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爲是仲秋祭禽以祠訪爲一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從才用反下同）〔疏〕（注師所至尚武○釋曰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者以對下文云若大師是出軍法故鄭云未有敵不尚武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若大至軍器○釋曰云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者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注大師至神之也○釋曰鄭知臨大卜者按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故知也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一龜有神故云上卜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云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曾子問云軍行則以遷廟之主行左傳祝佗云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者也）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比必履反注同或毗志反劉芳直反作庀匹是反劉芳美反具也沈方二反）〔疏〕（注比或至之也○釋曰先鄭云庀具也者先鄭從古書庀後鄭不從以爲校次者凡物有數者皆須校次乃知具不故不從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者據鄉師職知之云司馬用王大常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眡音視）〔疏〕（及戰至賞罰○釋曰巡陳者司馬當戰對陳之時巡軍陳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鉞音越道音導濮音卜）〔疏〕（若師至于社○釋曰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者謂戰陳知有勝功訖乃執律者示此律聽軍聲尅勝耳右秉鉞示威也○注功勝至于晉○釋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尅勝司馬執之先鄭引城濮之戰者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兵入曰振旅整衆而還歌愷樂而入晉彼諸侯法與此天子禮同故引爲證也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于社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違異意鄭荅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厭於涉反李一音於入反注同殺戶交反劉音豪鄉師許亮反）〔疏〕（注鄭司至與社○釋曰春秋秦伯事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之事按彼僖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師退使杞子逢孫楊孫成鄭至僖三十三年秦使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襲鄭將至鄭逢商人弦高將市于周許之秦師還至殽晉師與姜戎敗之獲三師囚之於晉晉舍三師還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是其事也玄謂厭伏冠者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當總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按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亦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彼據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壇弓注此從破可知）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勞力報反注同相息亮反注同）〔疏〕（注師敗至庶士○釋曰按宮伯云掌宮中士庶子注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與此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適子庶子俱兼卿大夫士之身與宮伯爲注不同者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宮伯別掌士庶子士庶子爲適子支子明矣此推一文云弔勞士庶子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故分之鄭望經爲注故不同也若然此注不云王之子者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爲王與后與士同故親弔勞之士之子如衆人不得爲王及后如士故不弔勞之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與慮音預又如字注與謀同屬音燭注同植直吏反注同華戶化反楨音貞）〔疏〕（大役至賞誅○釋曰此謂築城邑之時封人慮事計功大司馬雖不掌徒役亦得與謀也屬其植者屬謂聚其人徒計其人數賦其丈尺以課其功也植者版幹之屬計其事人各使[illegible]○釋曰先鄭以爲與慮其事[illegible]之增成其義按宣十二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illegible]慮中也春秋宋華元者按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云植將主也先鄭云植謂部曲將吏屬謂聚會之後鄭不從以爲植築城楨也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者按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又云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尺宣十一年討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帥師以從王）〔疏〕（注帥師以從王○釋曰知帥師以從王者按諸子職云若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注云從從王是其事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疏〕（若大至六耦○釋曰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爲六耦○注大射至六耦○釋曰云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者按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禮亦於郊學宮中皆是爲祭選士故云選賢也云王射三侯者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已下爲之）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食音嗣後饗食皆放此）〔疏〕（大祭至其祭○釋曰大祭祀謂天地宗廟此大祭據祭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饗食謂諸侯來朝上公三饗三食之等行之在廟故與大祭祀同皆羞進魚牲○注牲魚至魚牲○釋曰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者魚之大臠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臚祭於其上臚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

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必使司馬進之者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使司馬進之也

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大喪平士大夫○釋曰必使司馬平之者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今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注鄭司至其位○釋曰先鄭云平一其服也者後鄭不從者小宗伯已懸衰冠故後鄭以爲平者正其職與其位也

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遣奠棄戰反後遣奠遣車之類皆同）〔疏〕注王喪至藏之○釋曰鄭知喪祭是大遣奠者以其喪奠反虞卒哭喪祭之等無奉送詔告惟有大遣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故知喪祭是大遣奠耳

周禮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九

大司馬

使稱才仕用（閩監毛本仕作任此誤下同）

監監一國（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監國二字則一爲衍文當刪正）

職謂職稅也（宋本余本嘉靖本作賦稅與儀禮經傳通解合此誤）

次國三之（按下脫一字）

馮弱犯寡則眚之（閩監本眚誤眚禮說云眚公羊作省省與眚通○按字書韻書無眚字）

有鍾鼓曰伐（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鍾改鐘下及疏同）

彼不言粗（閩監毛本粗改麤非下同）

壇讀如同墠之墠（漢讀考作讀爲）

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釋文云憚之以本或無之字漢讀考作書亦或爲墠云今本作墠誤○按憚之以威見左傳昭公十三年）

此則外內之惡兼有（閩監毛本作內外）

雖君之衆（孫志祖云左傳無君之二字按詩殷武疏亦有君之二字疑今本左傳有脫文）

衞公出奔楚（補毛本衞公作衞侯疑公上脫成字）

經本不云殺不云滅（閩本同監毛本云改言）

謂若齊襄公淫於外（惠校本作淫於妹此誤）

五千里爲界（賈疏及諸本同段玉裁云當作五百里）

故書畿爲近（諸本同案近蓋圻之誤肆師注云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小子注又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是故書作幾作畿也此當云故書圻爲幾鄭司農云幾當爲圻此猶杜從今書作祈不從故書皆作畿）

故下引春秋傳天子一圻詩殷頌邦圻千里證之經文畿當作圻淺人據故書改經復援經改注也詩亦古文作邦畿千里今文作邦圻千里○按前說甚誤故書作近古音相似也不當牽合他注爲肌決之語詩古文作畿今文作圻九爲肌說

蓋中國稍遠（惠校本蓋作去此誤）

不通中國之言也（惠校本言作名此誤）

此九職亦施與邦國（浦鏜云與疑於字誤）

地即據下地之下上（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下地之上）

直取參之一舉整言之（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參之二）

是以書傳文（浦鏜云文當云字誤）

諸侯執賁鼓（唐石經諸本同通典七十六賁作鼖注中同案注引鼓人職以賁鼓鼓軍事鼓人字鼖釋文鼖扶云反此釋文賁鼓扶云反賁鼓二字蓋鼖之誤分也經注皆當作鼖○按一經之內用字之例不必畫一此條改經改釋文非是）

提持鼓立馬髦上者（通典引此注無鼓字）

雖卑同其號（通典卑下有亦此脫）

中軍以鼙令鼓（浦鏜云鼙誤鼙）

無干車（嘉靖本車誤軍）

虞行守禽之厲禁也（余本同誤也賈疏嘉靖本毛本行作衡當據正閩本剜改作虞行守禽之之厲禁也複一之字監毛本承其誤）

獻肩于公（監本肩作豣據毛詩妄改釋文云獻肩詩作豣知禮注無作豣者）

春時鳥獸字乳（宋本作孚乳此誤）

謂無干犯他事（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事作車）

按山虞皆云（浦鏜云虞下當脫林衡二字）

羣吏撰車徒（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羣改群下及注疏並同）

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嘉靖本簿作薄按釋文簿書步古反後簿書皆放此蓋亦本作薄）

東鄉爲人是也（禮說云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無人字似東鄉氏而爲名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頵者亦氏南鄉名頵也漢讀考云惠據廣韻今左氏宋有向爲人鄉向古通疑鄉氏有東鄉南鄉之別段玉裁又云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則左傳鱗矔世本作東鄉矔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無疑鄭注出世本廣韻引世本奪人字耳）

凡軍有三種（浦鏜云軍下當脫實）

自鄉大夫已下（閩本同監毛本鄉誤卿）

孟子云因內政寄軍令（當從毛本作管子）

鄉遂大夫則爲諸師也（浦鏜云師當帥字誤）

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通典于作於）

但春時主孚乳（閩毛本同監本孚誤字）

鄉遂載物（唐石經原刻作遂後磨改爲家按賈疏是遂字漢讀考云此當從石經作鄉家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凡旗有軍旅者（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旅作衆通典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臧禮堂云春秋正義隱五年桓五年宣十二年成十六年皆引作軍衆）

以略舉之（閩本同監毛本以作亦）

不嫌無卿大夫（此鄉大夫之誤）

二百里如州長（浦鏜云二百里下脫三百里三字）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諸本同唐石經無下田按中夏云遂以苗田如蒐之灋無下田則此爲衍文無疑）

上文教載旗旝物訖（浦鏜云戰頗二字誤載從儀禮通解續按）

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浦鏜云小雅之訛）

司常左司馬時也（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左作佐○按左者古之佐字漢人衹用左）

注云謂兵車（惠校本車作事此誤）

仲秋辨其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惠校本其作旗建作載）

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浦鏜云三百誤二百疏中同）

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浦鏜云相當廂字誤）

及表乃止（毛本止誤正）

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通典無也）

云羣吏既聽誓命（按注無命字）

於是右爰枹而鼓之（毛本爰作援當據正枹亦當作桴○按說文枹擊鼓杖也當从木而譌作扌耳作桴者乃假借字）

哀三年左傳鐵之戰（按三當作二）

赴敵尚疾之漸也（通典無也）

自第二前至第三（通典下有表）

戒攻敵也（通典下有也此脫）

鼓壹闋（通典壹作一下同按注中不當用古字諸本作壹非疏中皆作一）

且卻（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卻誤郤）

鐃所以止鼓（通典下有也）

鼓人爲止之也（通典無也）

回身向北（惠挍本回作迴）

易野車爲主（監本主誤王）

旗軍吏所載（通典下有也字）

又秋名獮中殺者多（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又作及）

裘纏質以爲槸（閩毛本槸誤槷監本誤摰）

擊則不得入（閩監本同誤也惠挍本擊作轚當據正毛本誤繫○按說文轚者車轄相擊也）

三歲曰豣（閩監毛本豣作豜）

象攻敵剋勝而喜也（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剋改尅）

因以祭四方神於郊（通典四方下有之）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監本令誤今辜誤辠閩毛本亦訛辠）

帥執事（毛本帥誤師）

軍器鼓□之屬（余本嘉靖本毛本及通典皆作鼓鐸當據以補正閩監本作鼓鐘非也）

皆神之（通典作皆神明之）

比或作庀（葉鈔釋文庀作庇余本載音義同）

元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通典作致鄉師致民於司馬也比校次之）

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此本及閩監本殽訛殺今據嘉靖本毛本訂正疏中監毛本亦誤）

考謂考校其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考作攷非○按上文曰校次之此曰考校其功校字皆从木漢人蓋無从手之挍）

植築城楨也（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植作楨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同當據正此本疏及音義皆不誤閩本疏中誤植○按此楨榦字）

楚令尹蔿艾獵城所（浦鏜云沂誤所）

帥師以從王（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作帥帥當據正○按帥迎帥以從王四字一句）

若大至六耦（閩本同監毛本大下衍射）

今王喪不得使司士（宋本缺得）

以其喪奠反虞卒哭喪祭之等（宋本無下喪此衍）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疏〕注此下至數者○釋曰鄭知脫滅札爛又闕者見天官小宰地官小司徒春官小宗伯之等職掌下其文多矣凡小祭祀之言皆是於下摠結以此知此下脫滅札爛又闕也言脫滅者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爲韋編折爛闕落知漢與求之不得者此闕與冬官所亡同日皆爲遭暴秦燔滅典籍與購求遺書不得也云遂無識其數者以其無文遂無記識職掌以下之數耳）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疏〕凡小至之灋○釋曰云小祭祀已下至喪紀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大司馬之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王還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之等也小喪紀者三夫人已下云掌事如大司馬之法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等也）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疏〕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釋曰軍司馬當宰夫肆師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事是重故特生別名此等皆與上同闕落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疏〕注賞地至爲差○釋曰知賞地是賞田在遠郊之內者以載師職云牛田賞田任遠郊之地故知也知屬六鄉者以其遠郊內置六鄉故也云以功大小爲差者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疏〕輔成王業若周公○釋曰知據周王業者以其言王繼王身而言明據王之位業而說耳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大平還政成王是輔成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但經之所云不得專爲周公伊尹之等故皆云若此擬之耳）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疏〕注保全國家若伊尹○釋曰鄭知保全國家者以其言國繼國而言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湯時天下太平湯崩孫太甲即位不明政事伊尹爲數篇書以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三年思庸復歸於亳國家得全故以伊尹擬之耳）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疏〕法施於民若后稷釋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繼民言之先王之業以農爲本以后稷比之者周之先祖棄爲堯之稷官農人植嘉穀天下爲烈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有功故以后稷擬之）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疏〕注以勞定國若禹○釋曰知以勞定國者以其言勞據勤勞施國而言堯遭洪水下民昏墊國家不定命禹治之手足胼胝三過門不入弼成五服國乃獲安故以禹擬之也）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治直吏反注同咎音羔繇音遙〔疏〕注制法成治若咎繇○釋曰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按虞書帝謂咎繇云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法國家治理故以咎繇擬之）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注尅敵至前虜○釋曰知多是尅敵出奇者以其言多是於衆之中比校多少之事故知是尅敵出奇比彼爲多者也漢之二將是尅敵出奇之人故以擬之耳云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彼亦是戰以功多爲上居於陳前虜獲俘囚故引以證多爲戰功者也此上六者皆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不云舍爵策多是通也明堂位云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德大有勳兼勞者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識音志盤步干反與音預〔疏〕凡有至詔之○釋曰凡有功謂上六者故云凡以該之使司勳詔之者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注銘之至廟庭○釋曰言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以王建大常故云王旌必於王旌以識功與人者王旌車上建之就旌上書之欲取表顯示人故也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殷王欲遷往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于先王之時爾祖其從先王與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必祭功臣在冬之烝祭者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按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疏〕注貳猶至主賞○釋曰鄭知功書藏於天府者天府職文也）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役賦〔疏〕注政令謂役賦○釋曰鄭以政爲征征稅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洫貢天子法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疏〕注無常至可豫○釋曰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者空之待有功乃隨功大小給之故云不可豫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立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疏〕注鄭司至於臣釋曰先鄭意以參之一食者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似下地再易家得三頃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又以賞田與采邑爲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爲采邑亦無文以言之又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自三百里已外爲之其賞田任在遠郊之內何得爲一物故鄭不從也後鄭云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者采地之稅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今賞田三之一一分入天子與次國三之一入天子同）惟加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正音征注同本亦作征少詩照反〔疏〕惟加田無國正○釋曰言無國正無稅入天子法其民出稅入主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注加田至）

正耳。釋曰知加田旣賞之又加賜以田者以其文承賞田之下郎云加田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知先鄭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舉漢法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者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故舉以爲況祿田即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即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賈音嫁注及下同種章勇反下同）〔疏〕馬質至物賈。釋曰云馬質者質平也主平馬力及毛色與賈直之等。注此三至賈直。釋曰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者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買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其齊馬道馬亦無種不買之者其種馬上善似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

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亢苦浪反又音剛下同御魚呂反本亦作縻下同去起呂反小子注去之同縻亡皮反）〔疏〕注鄭司至習之。釋曰先鄭讀爲以亢其讎之亢者按傳二十八年晉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是也謂禁去惡馬不畜後鄭不從者此馬質所掌皆買之無種何有惡馬禁去之類故不從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內更音庚下及注同任用音壬又而鴆反）〔疏〕注鄭司至者罪。釋曰後鄭云旬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者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旬之內雖任之過其任若養之善未能致死以其日少故也若養之惡雖不重任亦能致死云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者以其筋力旣竭雖善養之任載過多可以致死故云過其任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者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旣竭雖齊其任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之法下復云以任齊其行以意量之以爲此解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復扶又反）〔疏〕注識其至用之。釋曰鄭知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者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授行者所載輕重及道里須齊勞逸乃復用之不得并其勞逸也

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疏〕注訟謂至相負。釋曰知賣買之言者以馬質主買馬故知之也

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直音值爲傷于僞反）〔疏〕注原再至馬與。釋曰云天文辰爲馬者辰則大火房爲天駟故云辰爲馬云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者月值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若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然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云是蠶與馬同氣者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云物莫能兩大者此莊二十二年左傳文按彼陳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下云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後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引此者是無並大之義也云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者二者旣同氣不可兩大而禁再蠶明恐傷馬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朝直遙反下及注同國分扶問反）〔疏〕量人至如之。釋曰云掌建國之法者以其建國當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國爲九州者分國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假令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其餘四十八八州各得方千里者六是爲九州也至於中平通夷狄七千中國五千衰世逼夷狄五千中國三千計皆可知故分國爲九州州各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於九圍是州各有限也云營國城郭者即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營后宮者謂若典命注公之宮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云量市朝道巷者謂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二轍三个之等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謂造三等采地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之等故云如之但與之制度大小未必身往耳。注建立至諸侯。釋曰云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按匠人有營國方九里夏后氏世室及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者以經云分國爲諸侯國諸侯國有五百里四百里已下言爲州謂九州有分界也云后君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以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即不容諸侯故變王云后欲容王與諸侯兩含故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涂本又作塗還市如字劉戶串反）〔疏〕營軍至所里。釋曰此爲出軍之時所營量度之事。注軍壁至居也。釋曰云軍壁曰壘者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爲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者先鄭意還市朝而爲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遶爲路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湊七豆反）〔疏〕注書地至遠近。釋曰鄭以地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也云書涂謂支湊之遠近者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涂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者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炙章夜反）〔疏〕凡祭至數量。釋曰云凡者以其天地宗廟饗食事廣故云凡以該之饗賓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九獻之等饗賓獻有脯從若燕行獻賓薦脯醢是也祭禮獻以燔從故揔之言也。注鄭司至短也。釋曰先鄭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後鄭不從者以肉殽從酒禮所不言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也云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按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膰之數量未聞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竁昌絹反筲所交反）〔疏〕掌喪至俎實。釋曰諸於喪祭多據虞祭而言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爲遣奠也。注竁亦至於旁。釋曰按冢人云請度甫竁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下篇者即旣夕禮是也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包牲取下體葦包二者也藏筲者即旣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正喪祭奠入壙之事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斝古雅反劉依司農音嫁琖側産反劉本作琖音同嘏古雅反）〔疏〕凡宰至飲之。釋曰云凡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注言宰至冢宰。釋曰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先鄭云斝讀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證斝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斝故後鄭云斝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牢尸嘏主人郊特牲云嘏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肆依注音鬄他歷反又音餘四反折之舌反）〔疏〕注鄭司至解也。釋曰先鄭云羊肆體薦全烝也者旣不爲豚解則先鄭讀爲肆陳之肆又爲賜音也先鄭爲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爲宗廟之祭非祭天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是以後鄭讀肆從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所謂者所謂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解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

（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珥依注音衈而志反後同一音仍祈音畿禨音祀刉音機字書云劃也一曰斷也或古愛反又公內反與音餘）〔疏〕（注故書至字與○釋曰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按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衈既爲釁禮此刉與衈連文則刉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爲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爲釁法解之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者以釁法無取於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刉衈爲正也鄭知刉衈爲釁禮之事約雜記而知也云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衈散文通也知刉衈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者鄭欲見字有參差非一釁之義云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者刉從刀衈從血於義合故以此爲正字也）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侯禳如羊反磔陟格反）〔疏〕（注鄭司至之也○釋曰先鄭云沈謂祭川是以引爾雅爲證按爾雅曰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沈此浮沈之祭當祭天之煙祭社之血亦謂鼓神飲先鄭引月令季春令者證辜是辜磔牲體之義鄭彼注九門者王之五門外有國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爲九云侯禳者謂候四時惡氣禳除去之也）釁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豭音家）〔疏〕（注邦器至豭豚○釋曰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器者即射器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器皆是引雜記宗廟器成釁之以豭豚者證此等所釁亦用豭豚也）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徇辭俊反）〔疏〕（凡師至徇陳○釋曰此即上文誓衆之時斬牲以左右徇陳是此職也）祭祀。贊羞受徹焉。〔疏〕（祭祀至徹焉○釋曰贊羞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云受徹焉者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疏〕（羊人至飾羔○釋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詩爲證云四之日者謂用建子爲正至建卯四月夏之二月之日公始用冰欲開冰之時先獻羔祭韭而啟冰室乃出冰也）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注登升至于室○釋曰知升首于室者見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云報陽者以首爲陽對足爲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凡祈珥。共其羊牲。（共猶給也）〔疏〕（凡祈至羊牲○釋曰犬人共犬此云共羊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故兩職各共之也）賓客。共其灋羊。（法羊飱饔積膳之羊○食饔音嗣本又作飱饔）〔疏〕（注法羊至之羊○釋曰鄭知法羊是爲此等者以其言法則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客致於賓館有上公飱五牢饔餼九牢及殷膳大牢致於道路有五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言之也）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故書爲眥鄭司農云眥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眥徐賜反與漬同槱羊久反燎良召反下同）〔疏〕（注積故至實柴○釋曰先鄭不從故書眥故讀從水漬後鄭不從漬軍器者以此羊人所共共小子職彼云釁邦器及軍器以此知不得爲漬軍器也後鄭云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歷言此三者以互而相通皆須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故也但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泉○賈音古）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楢羊久反又音由）〔疏〕（司爟至時疾○釋曰云掌行火之政令者即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火雖是一四時以木爲變所以禳去時氣之疾也○注行猶至之火○釋曰先鄭引鄹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鄹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昬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昬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見賢遍反）〔疏〕（注火所至內火○釋曰鄭知出火內火據陶冶火者以其上經四時變國火據食火明此春秋據陶冶故引春秋傳爲證也云民隨國而爲之者釋民咸從之義云鄭人已下按左氏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是其後有災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正先鄭云三月本時昬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昬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者心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之昬心星始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昬心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云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左氏傳襄公九年文）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疏〕（注焚萊之時○釋曰上言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故鄭云焚萊之時其火禁者則宮正云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彼二官直掌火禁不掌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疏〕（注報其至祭爨○釋曰鄭云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疏〕（注野焚至放火○釋曰國失火謂在國中民失火有罰若今民失火有杖罰野焚萊有罰者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遷守固者也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枳居氏反刺七賜反遷劉待禮反又待計反）〔疏〕（掌固至之守○釋曰云掌脩城郭溝池者謂環城及郭皆有溝池云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云之固者揔城郭已下數事皆是牢固之事也云頒其庶子者即宮伯所云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也○注樹謂至用之○釋曰云衆庶民遷守固者也者謂使守城郭之所及要塞之處也先鄭引國語者按楚語云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諫爲臺榭云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是其事引之者證城有守法）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注兵甲至亦然○釋曰鄭知經飾器是兵甲之屬者以其掌器是防禦之器故知是兵甲之屬也云今城郭門之器亦然者漢時城郭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稟）〔疏〕（注財用至祿稟○釋曰云財用者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明是以財所給守吏爲守事之用者也云稍食祿稟者所守之處官及民合受官食月祿稟者所守之處守月給米稟與之故謂之稍食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壍築及爲藩落○壍七豔反）〔疏〕（注任謂至藩落○釋曰云民之材器其所用壍築及爲藩落者對上文財用謂官之財物此云民之材器明材是材木用爲楨榦以擬壍築作所用及不築處即用材爲藩屏籬落以遮障也）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贊佐也○凡守者劉收又反注凡守者下有守者同易以豉反離力智反）〔疏〕（注凡守至佐也○釋曰云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者此鄭還據上文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而言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殽阜河漢要路之所皆爲他要害也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者鄭據上文飾器而言變材器言役材者欲見材器是民役之材非財用者云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此則釋經唯是得通之言其餘非所通之外皆不得離其本處也）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之解情○行下孟反下皆同爲于僞反解佳賣反）〔疏〕（晝三至如之○釋曰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掌固自巡行之也）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與趨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玄謂鼜擊鼜警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鼜音戚造七報反下同趨莊久反劉祖侯反杜七杜反者與音餘近附近之近與燎音預）〔疏〕（夜三鼜以號戒○釋曰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言以號戒者使擊鼜有所以號呼使戒守耳○注杜子至擊鼜○釋曰引春秋者按昭二十年衛侯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掫注謂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云故曰終夕與燎者亦是彼傳文後鄭以

（鼜擊鼜警守鼓不從子春造音者以子春已上有注鼜讀爲憂戚之戚是戒守者使有憂戚故謂此鼓爲鼜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都邑亦爲城郭〔疏〕注都邑亦爲城郭。○釋曰謂三等采地言亦爲城郭者但戒守爲城郭而言故亦如上王國然也）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也。○竟音境注及下同〔疏〕凡國至如之。○釋曰此經爲上經而設仍兼見王國而言故國都雙言之言王國及三等都邑所在境界之上亦爲溝樹以爲阻固郊亦如之若㨿王國有近郊遠郊亦有溝遠樹以爲固）民皆有職焉。（職謂守與任〔疏〕民皆有職焉。○釋曰此亦兼上王國及都合守之處其民皆職任使勞逸遞守也）若有山川。則因之。（山川若殽皐河漢〔疏〕若有至因之。○釋曰謂上諸有所造溝樹爲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則因之不須別造。○注山川至河漢。○釋曰殽謂若殽有二陵皐謂若東城皐漢謂若楚謂齊云楚國漢水以爲池河爲四瀆之險又齊西有濁河皆固之爲固可知）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周猶偏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偏音遍〔疏〕司險至道路。○釋曰序官注國曰固野曰險是掌固掌在國城郭則司險掌畿外阻固故云司險也。○注周猶至梁之。○釋曰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謂若禹鑿龍門之類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謂若十月車梁成之類是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洫况域反澮古外反畛之忍反〔疏〕設國至道路。○釋曰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田間五溝五涂其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之湊故以五溝五涂而言之也。○注五溝至落也。○釋曰遂溝至道路皆遂人文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國有至達之。○釋曰國有故之時恐有姦寇故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云以其屬守之者謂使司險之下胥徒四十八人之屬守其要者其餘使其地之民爲守也云有節者達之者節謂道路用旌節也。○注有故至姦寇。○釋曰鄭知有故是喪災及兵者喪謂王喪災謂水火兵謂寇戎之等有故使守慎惟此而已故以此三事解之）

掌疆　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治直吏反注道治及下方治同何胡我反又音河祋都外反劉晫律反〔疏〕候人至候人。○釋曰言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者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引國語者按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時候不在境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言譏者正謂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者也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者荷揭也祋謂殳也引此二者證候人在道之事鄭言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者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與步卒之內爲之也）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朝直遥反轘戶關反〔疏〕注方治至送之。○釋曰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於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引春秋者按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將歸死於尉氏惟大君命焉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彼云候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掚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菆側留反劉子侯反掚音兩又音亮掉徒弔反又奴孝反鞅於兩反折之設反下同馘古獲反俘音孚〔疏〕注致師至復之。○釋曰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者按文十二年秦伯伐晉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云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云春秋傳者宣十二年左氏傳晉楚交戰楚許伯御樂伯已下謂凡平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菆矢之善者掚猶飾也掉猶正也言折馘執俘者死者取左耳曰馘生者曰俘執取之云皆行其所聞而復之者去時作言及至晉師皆行其所聞之事而復反此亦勇而無剛之人引之者證致師之事也）察軍慝。（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慝他得反〔疏〕察軍慝。○釋曰按莊二十五年左氏傳云惟正月朔慝未作彼以慝爲陰氣則此慝亦是陰姦也欲陰私爲姦取此軍之事往彼言之故察而執之）環四方之故。（卻其以事謂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疏〕注卻其至禦侮。○釋曰此則訓環爲卻卻其以事謀來侵伐此國者也云所謂折衝禦侮者謂彼國來衝能折服之彼國來輕侮能禦之故云折衝禦侮）巡邦國。搏諜賊。（諜賊反間爲國賊。○搏音博又房布反劉音付諜音牒間間廁之間〔疏〕注諜賊至國賊。○釋曰云巡邦國者謂巡諸侯邦之內有諜賊搏提取之言諜賊者謂間伺此國之善惡諜然傳道之言反間者謂間伺反於彼言之也此諜賊即上軍慝之類彼據邦國故異言之）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疏〕注敵國至如師。○釋曰云若齊國佐者成公二年晉伐齊晉師至袁婁齊侯使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又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下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晉於是退師是訟敵國之事故引爲證也）揚軍旅。（爲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疏〕注爲之至鷹揚。○釋曰引詩者大雅文王詩言太公爲大師可尚可父武王伐紂之時太公奮其威武惟如鷹之揚擊是揚威武之事故引爲證也）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降戶江反注同鄣音章劉諸讓反〔疏〕注圍邑至降鄣。○釋曰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人之遺邑也是紀入齊之時不俱至後乃降引之證降是圍邑之事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于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于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畚音本爲于僞反下爲沃同縣音玄下皆同令力呈反盛音成下同稟彼錦反劉方鴆反讙呼端反囂五高反一音許驕反省所景反便婢面反〔疏〕挈壺至令糧。○釋曰皆云挈者謂絜之於竿首挈挈然故云挈也先鄭注具不復疏之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㯻。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㯻以次更聚擊㯻備守也玄謂擊㯻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口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㯻音託更音庚下同敲苦交反又苦教反行下孟反共如字〔疏〕注鄭司至八箭。○釋曰先鄭云縣壺以爲漏者謂縣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准法云以序聚㯻以次更聚擊㯻備守也者先鄭意持更人擊㯻玄謂擊㯻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者謂行夜者擊之按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㯻者先鄭云㯻謂行夜擊㯻野廬氏云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㯻之司農云聚擊㯻以宿衛之也彼二注後鄭皆從先鄭及至此注不從先鄭者以野廬氏無夜行者宿人自擊故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閭氏同有行夜者故此不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宮正云夕擊㯻而比之注云行夜以比直宿者先鄭云㯻戒守者所擊也是亦爲行夜者所擊也云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已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士親疏大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云分以日夜異晝夜漏也者若冬至則晝短夜長夏至則晝長夜短二分則晝夜等晝夜長短不同須分之故云異晝夜漏也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者馬氏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

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校一刻爲率云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爨七端反）〔疏〕（注鄭司至漏也○釋曰沃如沃尸盥之沃謂沸水稍熱澆沃壺中使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位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見君賢遍反下同不與音預鄉許亮反朝燕直遥反下文及注皆同）〔疏〕（射人至夫鴈○釋曰三公射北面者君南面荅陽臣之北面荅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荅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注位將至禮同○釋曰知位是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者此射人主論射事大射諸侯禮亦然故知將射見君始入見君之位也云不言士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者無臣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農云大射不言士也按下文士射豻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故鄭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互見爲義耳）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疏〕（諸侯至其法○釋曰按司几筵云凡封國命諸侯大饗射王立扆前南鄉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鄭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此云王與之射言在朝當皮弁又何得有扆所以然者彼二者據大射在學故有著冕在扆之事此賓射在路門之外朝故與彼異也○注謂諸至禮儀○釋曰云從三公位者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也云法其禮儀者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齊側皆反）〔疏〕（注謂王至與期○釋曰知國事是王有祭祀之事者以其諸侯來朝未歸而有戒令詔相之事大宗伯祭事皆云詔相故知是祭祀之事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齊謂散齊期謂祭日也）

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治直吏反）〔疏〕（注謂諸至下之○釋曰如鄭注意則治達之中非直諸侯有治于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
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肄之也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也獸有貙豻熊虎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射三侯食亦反下及注射侯所射射牲射家皆同三獲如字劉胡伯反五正音征下及注同豻五旦反劉音鴈注同肄之劉餘二反一音四九重直龍反杠音江貙劬詠反下同言正音政下志正大射正同能中丁仲反下文注射中中侯同去自起呂反下去非同廣古曠反鵠古毒反下大夫戶嫁反下天子同以上時掌反下上曰以上同行下孟反）〔疏〕（注射法至行立○釋曰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射法王射之禮者此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容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首云射法者是射人所掌王射之禮言王射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云治射儀謂肄之也者言治則非是王射之諦謂若大宗伯云治其大禮皆是習禮法故鄭云肄之肄則習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後鄭不從云容者乏也者此言容儀禮大射鄉射之等云乏故云容者乏也言容者據唱獲者容身於其中據人而言云乏者矢至此乏極不過據矢而說也云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者若是析羽九重設於長杠即是獲旌當與三獲三容相依何得輙在騶虞之下既在騶虞詩下明是歌之樂節故後鄭不從也云二侯熊豹也者後鄭亦不從也云豻侯豻者獸名也獸有貙豻熊虎者此皆獸類故舉言之也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者此大射賓射故侯數同皆約大射云大侯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而言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者謂七十五十弓者也云一侯者二正而已者據大夫士同一侯二正五十弓而已云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者按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之禮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餘臣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則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云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已朝不謂於天子朝行此賓射之禮也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已下至五正之侯也引之者破先鄭以此五正之侯爲虎侯熊侯豹但梓人有三等侯也云張皮而槓鵠及司裘云虎侯熊侯豹侯皆大射之侯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及此五正之等皆賓射之侯也梓人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及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之等皆燕射之侯也三射各有其侯而先鄭以皮侯釋正侯非也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者此意取義於射義司裘注更有一釋正爲鳥名解
之也云畫五正之侯中朱已下皆以相剋爲次向南爲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繅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綠也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此亦約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賓射射正大射射鵠儒家以正鵠爲一解故鄭破之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不得爲一故云此說失之矣云大射禮豻作干者此見大射經作干侯彼注亦破從豻云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讀與彼音同云豻胡犬也者謂胡地之野犬云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知義如此者此賓射正用二采而言豻侯明於兩畔以豻皮飾之故得豻侯之名知大夫已上用雲氣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是賓射大夫已上皆畫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燕射云用采各如其正者側之飾采之數各如正之多少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者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爲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云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德行立者證侯道遠近亦爲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爲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搏音博劉音付擬又作儗同度待洛反參讀爲糝素感反干五旦反與豻同）〔疏〕（注鄭司至大夫○釋曰此射人主賓射兼主大射之事故爲大射張侯也先鄭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者此言於射張侯義無取故後鄭不從是以後鄭爲貍善搏物解之云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以下者按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彼據鄉射之侯一侯五十弓者而言若大射三侯云九十七十五十亦是據弓爲數弓之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連引大射三侯以義相會諸侯三侯用物雖不與天子同侯道則同但天子侯道無文約同諸侯故更引司裘天子三侯以會之諸侯糝侯知豹鵠而麋飾者以司裘云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畿外不得純如天子近侯已用豻則大侯不得用虎侯明大侯用糝內諸侯熊侯爲之其中豹侯麋侯則諸侯兼此二侯乃稱糝豹尊於麋明以豹麋爲鵠以麋爲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子大夫故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告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卒子恤反注同）〔疏〕（王射至取矢○釋曰此文承賓射大射之下則王射射人

（皆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注鄭司至負侯。釋曰先鄭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者不辨其去侯之人故後鄭增成其義其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又引鄉射直云司馬命負侯不言官者大夫士家無服不氏家臣爲之故也天子射人無其事故引大射之等爲證也）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疏〕注祭侯至受爵。釋曰按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侯之時先設位於侯西北北面服不氏於位受得獻訖乃於侯所北面祭侯故引大射受獻之位爲證也）與大史數射中。（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數所主反注同扑普卜反劉方遺反說文父豆反〔疏〕注射中至視算。釋曰數算大史數之射人但視之耳故引大射爲證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射人司射恒執張弓搢扑但令將視數薦故適階西釋去弓并去扑向於階西襲乃適中南北面視數算也）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之法儀也〔疏〕注射正至儀也。釋曰射之威儀乃是禮之正故名射儀爲射正也司馬所主射儀謂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言治者亦謂預習之類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貙劉力朱反一音如字〔疏〕注烝嘗至劉云。釋曰鄭知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據乎烝嘗禮而知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據祭天之時牲則犢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已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介劉古拜反注及下同〔疏〕會同至爵者。釋曰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衆介也。注作讀至賤者。釋曰鄭讀作如作止爵之作者讀從特牲少牢三獻作止爵按彼主人主婦二獻尸訖賓長爲三獻尸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使主人主婦致爵訖三獻則賓長也賓長作起前所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者取動作使之義也）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車之副。倅七內反劉倉愛反〔疏〕注倅車戎車之副釋曰大師謂王出征伐王乘戎路副車十二乘皆從王行則使有爵者命士已上乘之知倅車戎車之副者戎僕云掌王倅車之政鄭云倅車之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從才用反注同〔疏〕注作者至諸侯。釋曰大賓客不言會同則是秋冬覲遇并春夏受享在廟之時從王見諸侯也）戒大史及大夫介。（戒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疏〕注戒戒至氏右。釋曰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爲介注引覲禮者證王使諸公就館賜侯氏之法云大史氏右者謂於西階東面之時大史在公之右命侯氏也是以公羊傳）

（曰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甍以是舉苛謂詰問之。比毗志反苛音何又呼何反朝直遙反下皆同〔疏〕大喪至罰之。釋曰作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者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注僕人至問之。釋曰知僕人大僕也者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同周禮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是以鄭云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云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者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大斂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人棺是遷尸于堂也云朝之象也者君所在臣朝之故云朝之象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君之疾甍皆是二人之事彼鄭云卜當爲僕即僕人也）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擾而小反劉音饒羆彼皮反馴似遵反一音胥〔疏〕注猛獸至不服。釋曰猛獸云之屬者兼有豻狼貔貅之等故云之屬教馴之象天下皆服王者之教無服故也）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熟。蹯音煩掌也〔疏〕注謂中至不熟。釋曰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謂中膳羞中膳羞唯有熊狼故引獸人與春秋爲證按內則亦云狼臅膏可食也春秋傳者宣公二年晉靈公之時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諫之時也）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爲亢其讎之亢亢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抗注亢同苦浪反劉公郎反〔疏〕注鄭司至以東。釋曰朝聘布皮帛者按聘禮行享禮之時皮帛布於庭使服不氏舉皮以東抗即舉也故引爲證也讀爲亢其讎之亢者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犯云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後鄭引聘禮者增成先鄭義二人者即服不氏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巾如字劉居令反中丁仲反〔疏〕注贊佐至以獲。釋曰引大射者證服不氏佐量人巾車張侯之事後鄭云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以獲則大射禮唱獲者居乏之中中則舉旌以宮下旌以商者是也故不從子春待爲持也）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射食亦反下射鳥同鳧音扶鴇音保鴞于苗反〔疏〕注鳥謂至之屬。釋曰知中膳羞者以上文猛獸有共祭祀此下文云祭祀歐烏鳶不中膳羞則歐之此經直云射鳥明是中膳羞者也鄭知鳧鴈鴇鴞者內則云舒鳧翠鴈腎鴇鴞胖此等去翠腎胖是可膳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雉鶉鷚之等也）祭祀。以弓矢歐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烏鳶善鈔盜便汙人。歐起俱反鳶代專反鈔初教反又初交反便婢面反劉）

（符絹反〔疏〕祭祀至如之。釋曰賓客會同歐烏鳶者以其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軷牲厭陳之事故須歐烏鳶）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在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夾音甲著直略反鍼其炎反李其廉反沈云或作鈷〔疏〕注鄭司至矢職。釋曰射皆三番第一番雖有六耦二耦誘射雖中不獲第二第三皆衆耦共射皆釋獲有取矢之法先鄭引司弓矢職直有大射燕射不言賓射亦同大射燕射也）羅氏掌羅烏鳥。（烏謂卑居鵲之屬。卑音匹又如字〔疏〕注烏謂至之屬。釋曰鄭知烏卑居者見小弁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注云鸒卑居卑居雅烏云鵲者即山鵲卑居之類云之屬者兼有餘烏也）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羅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襦女俱反或音須注繻同女居反字又作絮〔疏〕注作猶至遺教。釋曰先鄭所云其義得矣後鄭增成之言蜡者自取當蜡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引王制者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者漢之俗間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是周禮之遺教則知周時亦上放火於下張羅也）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疏〕注春鳥至賦賜。釋曰此文仲春行羽物按司裘職云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彼注云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但彼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此注云春鳥若今南郡黃雀之屬不同者各舉一邊互見其義）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鵝鶩之屬。蕃音煩注同鵝五何反鶩音木〔疏〕注阜猶至之屬。釋曰云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鵝鶩之屬者鶩即今之鴨民間所畜故云焉）祭祀。共卵鳥。（其卵可薦之鳥〔疏〕注其卵可薦之鳥。釋曰上經鶩鴨之屬其雞亦在焉）歲時貢鳥物。（以四時來〔疏〕注以四時來。釋曰不言鶩雞者所畜非貢物故以野鳥爲貢者也）共膳獻之鳥。（雉及鶉鴽之屬。鶉音純鴽音如〔疏〕注雉及鶉鴽之屬。釋曰言堪膳而獻者唯有此等是以內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兔鶉鴽云之屬者更有餘鳥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

小司馬

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余本毛本同嘉靖本文作又按此本疏云以此知此下脫滅札爛又闕也又云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爲韋編折爛闕落又則文爲又之誤無疑而字字亦當爲衍文今閩監毛本疏又皆誤文矣注中札字此本閩本作禮因誤爲礼遂改作禮也）

與購求遺書不得也（補案與上當有漢字）

軍司馬

闕（余本嘉靖本同此及下皆鄭注也閩監毛本獨此不標注字且移闕於○下誤也下同）

司勳

輔成王業若周公（閩本輔上剜補注字監毛本從之下民功曰庸疏同）

祭於大烝（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烝作蒸）

盤庚告其卿大夫曰（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盤作般釋文亦作般庚當據正）

爾祖其從與享之（宋本與作預非）

釋曰凡凡有功（閩監毛本凡字不重此上當云之誤）

在冬之蒸祭者（閩監毛本蒸作烝下並同）

惟加田無國正（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惟作唯）

少宰特牲是大夫（浦鏜云牢誤宰）

馬質

其外否（唐石經諸本同案否當作不○按說文云否不也此不必改字）

姜大岳之後也（惠挍本岳作嶽下同）

量人

經塗九軌（惠挍本軌作軓）

市一夫之等（補案市下當有朝字）

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釋文州涂本又作塗按塗俗字）

師皆有道以相湊之（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湊作凑非）

從於獻酒之肉炙也（諸本同釋文出肉炙二字惠挍本作炙肉按賈疏引鄭云亦作炙肉）

若燕行獻賔薦脯醢是也（浦鏜云行當禮字誤）

傳火曰爟（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傳作傅傅即今附近之附）

葦包二者也（按二當爲一）

正喪祭奠入壙之事也（正當証之誤）

元謂斝讀如嘏尸之嘏（漢讀考作讀爲云今本作如誤案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此注嘏尸亦當作尸嘏○按此即禮經之尸嘏主人也）

小子

謂四叚解之（閩本同宋本叚作段當據正監毛本誤股）

故正祭節體解爲二十一體（宋本無故此衍）

祈或爲刏（余本岳本同閩監毛本刏作刉下及疏同余本此本載音義皆作刏今通志堂本亦省作刉）

祈或作幾（惠挍本幾作鐖非）

凡刏衈則奉犬牲（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犬誤大疏同惠挍本衈作珥）

按爾雅曰祭山曰疺懸（閩本同監毛本疺懸改庪縣惠挍本曰作云○按庪疺皆俗字而疺从广九非）

亦謂鼓神節（浦鏜云歆誤鼓從儀禮通解續挍）

羊人

四之日其蚤（惠挍本蚤作早）

法羊飱饔積膳之羊（嘉靖本法作灋非釋文飱饔作食饗云音嗣本又作飱饔惠棟云疏作飱饔余本作食饗）

積故書爲眦（毛本眦誤從耳）

司爟

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戍上（此本疏中引注無黃字案上文亦無黃此衍○按戍當作戌下疏同）

九月本昏心星伏在戍上（閩監毛本昏上有黃非）

掌固

要塞之處也（閩監毛本塞改害非）

稍食祿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稟作廩誤疏中同）

用爲楨榦（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榦作幹非）

若殽阜河漢要路之所（此本殽誤殺今據閩毛本訂正監本誤漢）

遠樹以爲固（遠蓋遶之訛）

司險

謂若十月車梁成之類（閩監毛本依今孟子車改輿非）

其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之湊（閩本同余本無之監毛本改爲交○按無者是也）

備姦寇也（嘉靖本姦作姧侯人注同案賈疏標起訖作姧寇○按姧者姦之俗作好者非）

候人

何戈與祋（嘉靖本閩本同釋文亦作祋監毛本作[illegible]誤從衣）

王使候人出諸轘轅（監本轅誤轘）

環人

御下掚馬掉鞅而還（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掚誤[illegible]疏同監本又馬誤焉掉誤棹）

及至晉師（宋本無至）

爲之威武以觀敵（六經正誤作揚威武以觀敵）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惠挍本嘉靖本維作惟此從糸非按賈疏亦作惟此本疏中揚作楊）

是揚威武之事（惠挍本同閩監毛本脫之事）

注圜邑至降鄭（監本鄭誤[illegible]）

挈壺氏（唐石經余本通典七十六漢制考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壺作壷非）

挈壺縣其上（通典縣作懸下同）

亦縣舂于所當稟假之處（通典稟作廩非釋文稟假有音）

省煩趨疾于事便也（通典作省煩事便無下四字文簡而義益明今本蓋衍釋文出省煩事便四字）

以序聚欜（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欜作欜）

夜則□視刻數也（此本則下有□閩監毛本補火字非余本岳本嘉靖本作夜則視刻數也本無闕文當據以訂正）

野蘆氏云（當從毛本作野廬）

以野廬氏無夜行者（按夜行字當誤倒）

士親疏大哭（浦鏜云代誤大）

夏至則晝夜短（補案晝下當有長字）

澆沃壺中使下也（監本中字缺壞）

射人

大夫鴈（唐石經鴈上有執諸本無）

士位於西方（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位作立）

三公射北面者（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射作侍）

此射人主論射事（閩本同監毛本主改唯）

三侯熊虎豹也（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虎熊豹）

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諸本同案詩賓之初筵正義曰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今儒家即指馬季長鄭仲師也正鵠字互誤當據以訂正○按注於鄭衆注纖悉畢載皆系之鄭司農何此云儒家蓋必各成一說不容牽合儒家非仲師也）

卒令取矢（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卒令誤倒）

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賈疏亦作讀如云此讀與彼音同漢讀考作讀爲云今本作讀如誤）

釋弓去扑（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扑作朴案釋文作去扑字從手○按扑即說文之攴字从又卜聲才卽又也以其可以扑人因名之曰扑凡經典扑字或改从木作朴者皆非也）

據乎烝嘗禮而知（宋本嘗下有者監本乎改遜）

劉羊擊豕而已（浦鏜云刲誤劉）

射人扶左（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射人下衍師）

遷尸於南牖下（閩本同監毛本牖作牗）

服不氏

無服故也（補毛本服上有不字是也）

熊蹯不熟（余本嘉靖本熟作孰此本疏中亦皆作孰此加火者俗字）

故引獻人以春秋爲證（浦鏜云獸誤獻）

抗讀爲亢其讐之亢（漢讀考作讀如案馬質注綱讀爲以亢其讐之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此注言服不氏主與藏幣則與禁去義亦相近○按前說非也抗者舉也故讀如亢其讐而已不得云讀爲也與馬質注迥異）

舉皮以東（嘉靖本東誤束）

射鳥氏

梟鴟鵂鶹之屬（閩監毛本同余本鴟作鵄嘉靖本作鴟此本作鴟皆誤今訂正釋文作梟鴟鵂鶹音于由反此本疏中引作鵄誤也引內則鴟鴞胖亦誤鴞）

以弓矢敺烏鳶（余本同唐石經敺作毆釋文作敺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毆此本及閩本烏誤鳥今訂正○按敺从攴說文之古文驅也與殳部之毆絕不同唐石經此經作毆乃大誤學者宜以此爲例求之）

烏鳶善鈔盜便汙人（毛本善誤喜釋文汙作汚）

第一畨雖有六耦（閩本同監毛本雖改唯）

羅氏

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葉鈔釋文作衣絮云字又作袽此本爲誤謂今據諸本訂正）

可以羅網圍取禽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網作罔此本疏中亦作罔注皆用罔字此加糸旁非）

於下張羅丞之（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丞改承）

行謂賦賜（浦鏜云頒誤賦從集注挍○按浦鏜非也古者分布於人曰賦如社而賦事是也）

而大班羽物（閩監毛本班誤斑）

掌畜

謂鵞鶩之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鵞改鵝非疏同釋文亦作鵞）

祭祀共夘鳥（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夘改卵釋文夘鳥劉本作夘音夘段玉裁云疑劉本作卝依說文也古說文夘字作卝）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夏官司馬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版音板）〔疏〕司士至之數○釋曰云掌羣臣之版者謂識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云以治其政令者即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三年黜陟者是也云辨其年歲者知羣臣在任及年齒多少也云與其貴賤者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云周知邦國都家者邦國謂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國也都家謂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先邦國後都家者尊諸侯故也亦如大宰云布治于邦國都鄙亦先邦國也縣鄙者謂去王國百里外六遂之中也不言六鄉者舉遠以包近云卿大夫士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揔言之也云士庶子者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云之數者邦國已下揔結之也○注損益至名籍○釋曰云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即三年大比以功過黜陟者也云縣鄙鄉遂之屬者縣鄙屬遂故云之屬其中兼鄉中之州黨故鄉遂並言也

以詔王治。（告王所當進退○治直吏反下注治處同）〔疏〕注告王所當進退○釋曰知詔王治是告王所當進退者司士掌羣臣之數只爲賞罰進退以易屬之故知告王治唯謂進退之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奠音定乃食音嗣其論魯頓反下同又如字任音壬）〔疏〕以德至奠食○釋曰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者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之以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者奠定也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注德謂至祿之○釋曰云德謂賢者即太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有六德六行即爲賢者有六藝即爲能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稍食也者月給食不并給故云稍食也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者以經先云以德詔爵後云詔祿也云能者事成乃食之者以經先云詔事久乃定之以食也此二者互見其事自古以事任之者皆試乃爵之則賢者有先試之以事乃後詔爵能者既試有功亦授之以爵所以賢者先言正爵能者先言試事者欲見尊敬賢者故先言正爵卑退能者先言試事故鄭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者欲見能者須試乃授正爵之義云辨論官材者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云進士者謂學中之造士業成可進受官爵升之於司馬則曰進士司馬乃試論量考知賢者告王乃定其論云論定然後官之者謂試官也云任官然後爵之者謂正其爵也云

（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正祿也此即先試乃爵之事也）惟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疏〕注賜多至常品○釋曰按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勳勞據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由功大小也云不如祿食有常品者按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等是祿有常品上云以久奠食稍食亦月月有常品也）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衞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正朝直遥反注下皆同後內朝外朝朝聘朝覲視朝朝位之類倣此以意求之鄉許亮反下注同大音泰下倣此宿音夙劉息就反〔疏〕正朝至西上○釋曰經所云上者皆據近王爲上不據陰陽左右也○注此王至隸僕○釋曰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對彼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避之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云王族故士故爲士者此云故爲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爲新士不得留宿衞也云晚退留宿衞者宿衞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衞必知此故士是宿衞者以其與虎士同位是宿衞者也云未常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以經稱王族故士明未仕者不得在王宮也知大右是司右者按司右掌羣右此云大右是右中之大明是司右也知大僕從是小臣祭僕之等者以其云大僕從者謂從大僕按大僕職下即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等皆是小臣已下者也）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擯必刃反〔疏〕注詔王至朝者○釋曰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其王迎諸侯爲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上文云公卿大夫士等朝事下文云王揖此中間云司士擯明爲詔王出揖之事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逡遁七旬反下音巡〔疏〕注特揖至在下釋曰此皆先入應門右北面其士入應門即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云特揖一一揖之者對旅揖衆揖之也孤得揖乃就西方東面位卿得揖乃就東方西面位大夫得揖乃就卿後西面位云大夫爵同者衆揖之者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無問多少但爵同者衆揖之爵同中大夫同得一揖爵同下大夫同得一揖故云爵同者衆揖之也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者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鄭云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者若在外朝士從東方西面也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但上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且約故士虎士宿衞者門西南面明士不宿衞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云三揖者士有上中下者序官文既有三等故旁三揖耳按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夫旅與彼不同者彼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士之乃旅揖之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以少爲貴也云王揖之皆逡遁者約鄉常而知云既復位者謂得揖乃皆復位也若然上文別三公位及此經不言三公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尚三特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故不見三公也先鄭引春秋者哀二年左氏傳初衞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注云三揖卿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揖尊卑不同）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疏〕注前至之位○釋曰鄭知前謂前正王視朝之位者以大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上文引大僕位在門左南面今云前明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也）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王入至則同○釋曰王視朝訖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其羣臣等各退向治事之處云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者鄭欲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之意玉藻諸侯禮云朝於內朝者謂路門外朝爲內朝對皐門內應門外朝爲外朝通路寢庭朝爲三朝故朝士職注云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也云王日視朝皮弁服者司服職云對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韠也云其禮則同者天子諸侯服雖別其視朝之禮則同也）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城中〔疏〕注國中城中○釋曰云國中之士治者謂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惡皆掌之以擬黜陟此城中士則卿大夫揔皆號爲士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類但此同士士既揔屬則此一職士者皆臣揔號惟有作事適四方使爲介士者是卑士不兼卿大夫故引石尚證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自餘皆臣之揔號耳）掌擯士者膳其摯。（擯士告見初爲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見賢遍反食如字劉音嗣〔疏〕注擯士至膳人○釋曰此云士亦是卿大夫士揔號爲士云擯士告見初爲士者於王也者謂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相之使得見王也先鄭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後鄭增成其義也云膳者入於王之膳人故其職云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是也）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相息亮反昭上招反後同長丁丈反〔疏〕凡祭至進之○釋曰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云詔相其灋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云及賜爵者謂祭未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注賜爵至序也○釋曰鄭知賜爵神惠及下者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是神惠及下也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者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割牲制體也羞進也〔疏〕帥其至俎豆○釋曰此割牲兼羞俎豆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爲之○注割牲至進也○釋曰言割牲制體也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是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是也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更破使多孰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從才用反注并諸子職同〔疏〕注作士至王者○釋曰云作士從者謂選可使從於王者此士亦謂卿大夫皆是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曰天子使石尚來歸脤○[illegible]〔疏〕[illegible]）大喪作士掌事。（[illegible]〔疏〕[illegible]）作六軍之事執披。（[illegible]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旁六士旁四[illegible]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illegible]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illegible]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illegible]〔疏〕[illegible]

（夫亦圍數兩旁言四直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守官不可空也。守劉守又反下皆同）〔疏〕（注守官不可空也。釋曰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國有故。則致士而須其守。（故非喪則兵災）〔疏〕（注故喪則兵災。釋曰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掌治）〔疏〕（注任其所掌治。釋曰此言稽士任文承邦國即是邦國之卿大夫士摠曰士也據其所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爲之今於天子司士而言者但司士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士自黜陟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倅七內反治直吏反注同大子音泰下注同）〔疏〕（諸子至其位。釋曰云掌國子之倅者倅謂副代父則國子爲副代父者也。注故書至朝位。釋曰先鄭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者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大子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含有王大子王子亦以四術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天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引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更不見餘義故記人欲釋燕禮庶子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俱訓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爲庶子也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者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民無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聖王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桓公曰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是四民之業爲世也引之者見士之子亦入倅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得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者增成先鄭義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即下文是也云教治脩德學道也者云教故知脩德學道也經云辨其等謂才藝高下等級也國子所學道德即師氏職三德三行并保氏六藝者是也云位朝位者謂朝大子時依父蔭高下爲列也）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卒子忽反前後注及下皆同正音征下國正同）〔疏〕（國有至弗正。釋曰云大事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注軍法至賦之。釋曰軍法從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六節今注直云百人與五人略舉之耳云不賦之解經正爲賦稅謂不賦田稅泉稅者也）凡國正弗及。〔疏〕（凡國正弗及。釋曰上文云弗正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禮載之）〔疏〕（注正謂禮載之。釋曰按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位佾處）〔疏〕（注位佾處。釋曰云凡樂事者則諸作樂有舞之處皆使正舞人八八六十四人之位并授舞者之器文舞則授羽籥武舞授干戚之等云位佾處者即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之等也）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於王）〔疏〕（注從於王。釋曰云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者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故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適丁歷反）〔疏〕（凡國至退之。釋曰云凡國之政事者謂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也云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者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二事也云春合諸學者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也云秋合諸射者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考其藝者考較才藝長短云而進退之者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注遊倅至造焉。釋曰倅是副代已是未在仕復云游游是遊暇亦是未仕之稱云學大學也者周禮若言異代之學則舉其學名即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云射射宮也者射義云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按彼鄭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者若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引之者證貴賤皆在教科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羣右戎右齊右道右。齊側皆反）〔疏〕（注羣右至道右。釋曰知司右主此三右者按下文云車有五等右惟三故下注云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右等也）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比毗志反注同乘繩證反屬音燭注皆屬同）〔疏〕（注合比至卒伍。釋曰右軍旅據征伐會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三者皆合車之卒伍云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者皆謂教習使安穩也云車亦有卒伍者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其車之卒伍也）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殳音殊）〔疏〕（注勇力至救長。釋曰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者但車右須得勇力之士若選右不於中何因屬司右故鄭爲此釋也引司馬法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殳矛守者守城時也戈戟助者謂圍守皆用戈戟助之云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者圍者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亦以戈戟爲短以殳矛爲長故云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使力相得也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下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是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賁音奔劉方問反先後悉薦反下戶豆反又皆如字將子匠反分扶問反）〔疏〕（虎賁至卒伍。釋曰鄭云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者以經云卒伍則是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又按序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是其雖羣行亦有局分置卒伍是也）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柂。梐薄禮反柂戶故反）〔疏〕（注舍王至梐柂。釋曰鄭云舍王出所止宿處者按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則設梐柂再重杜子春以爲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校人職養馬曰閑是其閑與梐柂皆禁衛之物故以閑爲梐柂釋之也）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疏〕（注爲周衛。釋曰在外守王閑爲周衛明在國亦爲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難乃旦反）〔疏〕（注非常至在門。釋曰大故謂兵災大喪謂王喪二者皆是非常之難須警備故云要在門也）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從才用反下并節服氏從車從尸車同馮皮冰反）〔疏〕（注遣車至馮依。釋曰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按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注云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按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士無遣車大夫五乘諸侯七乘天子宜九乘故鄭注雜記云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胳肩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使者。使所吏反注及下同）〔疏〕（注虎士從使者。釋曰天子有下聘諸侯法大行人所云歲偏問之等時則使虎賁從行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注不通至以歸。釋曰云奉書徵師役也者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秋者按左氏傳云初戎往朝周周大夫皆發幣禮戎惟凡伯不禮焉後凡伯至魯戎則要而伐之故云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是其事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

人。車止則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盾常準反又音允夾古洽反劉古協反後倣此〔疏〕注夾王至帥焉○釋曰知夾王車是下士十六人者見序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知是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是官首明爲之帥也）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疏〕注服而至玄端○釋曰知服而趨是夾王車者約上文夾王車而趨故知也云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者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祀朝覲袞冕鄭云從王服朝覲服袞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袞冕故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是也云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者若士助祭服爵弁此爲會同故齊服服玄端）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絰武士尚輕○衰七雷反〔疏〕注葛葛至尚輕○釋曰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甲○介音戒被皮第反〔疏〕注介被甲釋曰在軍爲甲士著甲餘者不服甲但此旅賁勇士衛王故被甲而趨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注服袞至持之○釋曰云服袞冕者從王服也者以其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云維維之以縷者以其言維是連綴之名故知用縷連綴之也云王旌十二旒者巾車云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旌曳地者禮緯文引之者若不遣維持之則旒曳地故也）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疏〕諸侯至從車釋曰依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大夫五刃五旒齊較士三刃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旌皆交龍爲旟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摠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云其服亦如之者飾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惟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惟得祭宗廟服玄冕飾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其服亦如之○注裘冕至爲尸○釋曰尸服與王同大裘飾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按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彼據臣卒者上服以家祭上服不言用助祭服此據王自然用卒者家祭上服服大裘也引春秋傳者是外傳晉語文）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難乃多反注同敺起俱反魌音欺〔疏〕注蒙冒至廋也○釋曰云時儺四時者按月令惟有三時難是以月令季春云命國儺以季春日歷大梁有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爲厲命有國者儺仲秋云天子乃難時斗建酉亦有大陵積尸之氣此月儺陽氣陽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惟天子得儺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儺言大則及民庶亦儺惟有此三時儺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摠言之也若然此經所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鄉黨鄉人儺郊特牲云鄉人禓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儺而言也）

大喪。先匶。（葬使之道○先匶悉薦反下音柩道音導下同〔疏〕注葬使之道○釋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壙苦晃反又音曠方良上音罔下音兩注同又並如字夔求龜反〔疏〕注壙穿至罔兩○釋曰必破方良爲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爲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爲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按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爲罔兩也）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疏〕注服王至奏行○釋曰云服王舉動所當衣也者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云位立處也者王之起居無常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爲正故以立處言之也云出大命王之教也者一日萬機有其出者皆是王之教也云入大命羣臣奏行者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

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疏〕注鄭司至下奏○釋曰按宰夫職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先鄭彼注與此不同者先鄭兩解故彼後鄭不從至此注先鄭於義是故後鄭從之此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彼後鄭云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亦一也）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注前正至朝畢○釋曰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之左待朝畢者此即上司士所云大僕前王亦一也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朝畢者欲入亦如之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疏〕注大寢至早晏○釋曰此鼓所用或擊之以聲早晏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寃枉也故建之於正朝之所也云大寢路寢也者欲見在路寢門外正朝之處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按玉藻云視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爲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爲外朝一明此內二者皆內朝也）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遽其御反寃於元反上變時掌反傳張戀反下文同急聞如字劉音問肺方廢反令力呈反郵音尤〔疏〕以待至庶子○釋曰云以待者大僕在王所恒於路寢之中若有窮者及遽令二者來擊此鼓其御僕御庶子直在鼓所者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以所告之事白王故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庶子也○注鄭司至以聞○釋曰先鄭以令字下讀爲句云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二者後鄭不從者若使御僕御庶子迎窮與遽則二官自白士不告于大僕事何得在大僕職乎者以是故後鄭以爲大僕聽其辭自白王後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其朝士職有在肺石達窮民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知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見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摠名曰御僕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詔告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疏〕注詔告至之屬○釋曰經三事皆有法度威儀故須大僕告之云牲事殺割者言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親自射牲彼據祭天司弓矢云凡祭祀言凡語廣則祭社稷宗廟亦射牲也知有割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嚌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匕載者按易震卦彖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爲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乘繩證反辟音避劉符亦反〔疏〕注前驅至右焉○釋曰云王出入者謂朝覲會同并凡祭祀巡狩征伐皆是大僕則在車左不敢使人馭自馭而前驅也若使人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尊故自馭也知亦有車右者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疏〕凡軍至王鼓○釋曰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王皆親鼓故大僕贊之○注王通至餘面○釋曰云王通鼓者謂王親將軍衆待王擊乃擊之謂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云佐擊其餘面者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路鼓四面一鼓將居鼓下則前面不得擊之惟有三面今之此大僕佐擊一面戎右亦云贊王鼓則亦擊一面通王自擊一面是三面也若然王與御者并戎右己有三人今更有大僕則駟乘按文十一年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

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眚色景反〔疏〕注日月至不鼓○釋曰云亦如之者大僕亦贊王鼓佐擊其餘面但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

（雷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靈鼓但春秋記日食不記月者以日食陰侵陽象臣侵君非常故記之月食陽侵陰象君侵臣故不記此云救日月食時亦擊鼓救可知云春秋者左氏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彼傳鼓與牲並譏之以彼傳云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月之食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惟四月正陽之月乃擊鼓彼四月不合擊鼓之月天災有幣無牲故亦譏之也彼傳又云秋大水鼓用牲于門亦非常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若然此言爲秋大水擊鼓而故引之者欲見日月食時皆合擊鼓與此文同也）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窆彼驗反注之封音同劉皆逋鄧反堋補鄧反汜芳劍反）〔疏〕（注戒鼓至之汜○釋曰言大喪謂王喪始崩云戒鼓謂擊鼓以警戒警戒衆人傳達于四方謂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窆葬之時亦如始崩也引春秋者左氏昭公十二年傳云葬鄭簡公云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者喪大記與檀弓皆以下棺爲封字云音相似者字雖不同皆作窆音云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者慶封齊大夫有罪來奔魯魯以饗食之祭先遂覆豆以祭謂之汜祭但彼汜字只取廣汜之義鄭意讀窆與汜爲音同義則異也）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于宮門示四方○縣音玄注同免音問髽莊瓜反）〔疏〕（注首服至四方○釋曰鄭知首服之法是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者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云制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故知惟有免髽耳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麻髽并笄總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竹箭笄髽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髽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椿木斬衰箭竹爲之也云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者小宗伯云懸于路門此宮門亦路門也）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勞力報反下同勞後弔勞皆同）〔疏〕（注王使往○釋曰此等皆王合親往令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大僕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相左右○相悉亮反注及下并御僕職同）〔疏〕（注相左右○釋曰此燕飲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與羣臣燕之等皆是其法有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洗爵升降之法皆左右相助王故云相其法也）

王射。則贊弓矢。（贊謂授之受之）〔疏〕（注贊謂授之受之○釋曰此謂大射也按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小臣受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當授受可知）

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注燕朝至燕朝○釋曰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也但爲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鄭特見之云圖宗人嘉事者謂宗人冠婚嘉禮之等皆曰嘉事）

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公有疾不視朔）〔疏〕（注辭謂至視朔○釋曰引春秋者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時齊有會公辭疾不往遂不視朔故傳曰公有疾不視朔引之者證不視朝亦是有故不視之意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小命時事所勑問也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疏〕（注小命至之容○釋曰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容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云趨行拱揖之容者謂若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天子揖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疏〕（掌三至服位○釋曰諸侯是賓客其復逆大僕尊官掌之三公孤卿是臣在朝廷故小臣掌也○注謂燕至而居○釋曰云燕服位者謂在路寢中聽事訖適後小寢燕居之時故引王藻卒食玄端而居爲證彼在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玄端朱裳而居之）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觀古奐反）〔疏〕（注燕出至觀苑○釋曰此私燕出入不要在燕寢中故鄭引漢法游於諸觀苑證之）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疏〕（大祭至王盥○釋曰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大祭祀天地宗廟酌是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手盥手也）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盥音管）〔疏〕（小祭至之法○釋曰祭祀云小則賓客饗食皆蒙小字若然饗還爲小賓客者也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射亦爲小也○注賓射至者射○釋曰此云賓射與射人所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者一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疏〕（掌士至弔勞○釋曰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此不言王使往亦王使往可知）

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疏〕（注謂王至牲物○釋曰知此上下是有故使人祭者觀此文勢得知故云受命於王以眂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有故使人攝之者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疏〕（大喪至小廟○釋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夏采復太廟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注小廟至太廟○釋曰其二祧不言復亦應此祭僕復但無寢耳引春秋者證魯以周公爲太廟其餘爲小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與音預注同）〔疏〕（注鄭司至之廟○釋曰先鄭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後鄭不從者按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爲何有非郊廟王不與者乎故不從之先鄭以則賜之禽謂卿大夫自祭其先亦賜之禽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爲同姓有先王廟者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祀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胙存故反臑奴報反字林人于反又羊吳反折之舌反个古賀反下同）〔疏〕（注臣有至五个○釋曰云所謂歸胙者按左氏傳驪姬欲譖申生謂申生曰齊姜欲食使太子祭祭訖歸胙于公姬置藥而饋公是有歸胙之事也云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已下並禮記少儀文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故以左胖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彼注云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言肩臂臑折九个者則一體折爲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府吏以下）〔疏〕（注羣吏府吏以下○釋曰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官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吏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

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奉槃芳勇反爲于僞反）〔疏〕（注相盥至匕載○釋曰上小臣云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者以其文承祭祀之事故引特牲匕載匕即登牲體於俎也）

大喪。持翣。（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翣所甲反蜃辰軫反劉薄忍反）〔疏〕（注翣棺至蜃車○釋曰依喪大記注引漢禮翣以木爲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故云棺飾也）

掌王之燕令。（燕居時之令）〔疏〕（注燕居時之令○釋曰以御侍近臣故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

以序守路鼓。（序更○更音庚）〔疏〕（注序更○釋曰此即大僕所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序更者即上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埽素報反注汜埽洒埽同除如字劉直庶反糞方問反洒所賣反劉霜奇反祧勑彫反拚方問反本又作坋同灑所買反劉霜寄反）〔疏〕（注五寢至應對○釋曰知周天子七廟惟祧之無寢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廟無廟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陰故廟寢別處也云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者謂埽地遠近之異名及處論

（語者所以證經埽酒之事也五寢既隸僕埽除其廟按守祧注皆宗伯埽除）祭祀。脩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注於廟至寢廟○釋曰祭祀則在廟可知復云脩寢者寢或有事不可不脩治之也引月令薦寢廟者欲見寢有事彼薦只在寢不在廟遠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乘如字劉常烝反上時掌反下同扁邊典反）〔疏〕（注鄭司至之石○釋曰引詩者是小雅刺幽王之詩言申后乘車履石與王同故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履之上車與王同故黜之也）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淸道若今時儆蹕○蹕音畢儆字又作警音景）〔疏〕（注宮中至儆蹕○釋曰宮中須警備故有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疏〕（注小寢至大寢○釋曰以祭隸僕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寢也以其高祖已上廟稱小始祖廟稱大故寢亦隨廟爲稱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一

夏官司馬下

司士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唐石經諸本同盛百二柚堂筆談云經文脫去一士字當依正義補按釋曰云卿大夫士者又云士庶子者又云之數者是賈疏本作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數當據以補正○按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嫡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此處解同）

自古以事任之者（惠挍本以下有來）

惟賜無常（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惟作唯）

是宿衛者也（閩本同監毛本是上增明）

云未常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惠挍本常作嘗此誤）

但比同士士既摠屬（浦鏜云比同當此司之誤）

自餘皆臣之摠號耳（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自作其）

此之謂長幼有序（此本及閩本標起訖云注賜爵至序也然則賈疏本序下有也字監毛本疏改作賜爵至有字據今本注無也字耳）

天子諸侯載柩三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載作戴）

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閩監毛本載改戴非）

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植（浦鏜云值誤植）

故非喪則兵災（諸本同按釋曰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據疏語此注祇當云故謂兵災非喪之言乃賈氏闡發鄭義語不當竄入注中也若如此注則喪與兵災二者並舉賈疏不得捨喪專言兵災矣）

諸子

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漢讀考作讀爲云今本作讀如非）

謂朝夫子時（惠挍本作大子當據正此誤閩監毛本改天子非）

惟所用之（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惟作唯）

正謂禮載之（余本閩監本同誤也嘉靖本毛本禮作朼當據正蓋朼誤爲札遂改作禮疏中標注同大僕御僕注作匕載）

鼎中匕出牲體（閩監毛本匕誤七賈本注蓋朼作匕）

從於王（浦鏜云大司馬職疏引作從從王案此疏亦云使國子從王也此作從於王誤○按從字逗從王爲句）

得行大夫禮故也（浦鏜云故當衍）

考較才藝長短（惠挍本較作校）

司右

右軍旅據征伐（浦鏜云右當几字誤）

弓矢圍（九經古義云圍當作圉字之誤也古圉禦通用管子墨子書皆然今司馬法作禦是也盧文弨云說苑貴德篇禁暴以仁圍圍亦當作圉按賈疏本作圍云圍城時賈誤）

虎賁氏

後脛拆取胳肩斷各九个（閩本同惠挍本胳作骼監毛本肩斷改芭肉○按骼肩斷是也）

春秋隱七年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隱下增公非）

旅賁氏

武士尙輕（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輕作輊疏同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葛葛至尙輊亦不誤）

節服氏

維王之太常（余本閩監本同唐石經岳本嘉靖本毛本太作大當據正）

玉路建大常（監本玉誤王）

依禮緯含文嘉云（宋本監本誤複文字毛本移一文於緯下）

天子旌九刃（監毛本刃改仞下同）

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此本故云下剜擠其服二字閩監毛本遂排入今刪正）

方相氏

以索室歐疫（釋文作敺疫唐石經作毆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毆此從欠譌○按說文敺者驅之古文淺人於說文攴部求毆字不得往往爲異說）

方相氏以難郤凶惡也（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作卻○按卻是也）

云時儺四時者（監本同誤也閩毛本儺作難下並同當據正）

郊特牲云鄉人禓（閩毛本同監本禓改儺非）

大僕

一日萬機（閩監毛本機改幾誤甚按尙書本作萬機）

窮謂窮寃失職（惠挍本嘉靖本寃作冤）

元謂窮達者（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嘉靖本作達窮者當乙正）

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閩本同監毛本增複大僕二字）

則二官自白士（按士爲王之誤浦鏜云士疑上誤非矣下文亦云自白王）

有在肺石達窮民（浦鏜云石誤在）

食時亦擊鼓救可知（惠挍本時作明盧文弨云食上當脫一月字）

日月之食（閩監毛本作日有食之此誤）

彼四月不合擊鼓之月（浦鏜云六誤四或云彼下應有非字）

窆亦如之（唐石經諸本同誤也釋文及嘉靖本窆作窆當據正窆字從乏之聲非從之）

故書戒爲駭（漢讀考云大司馬鼓皆駴駴即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駭）

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岳本及葉鈔釋文塴作傰此本疏引春秋傳亦作日中而傰閩監毛本改作塴○按說文有倗堋字無傰塴字二字从山者誤字也說文堋下亦引左傳朝而堋釋文作倗者古字假借自是鄭注古本如此）

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諸本同誤也監本氾作汜葉鈔釋文出氾祭二字當據正）

懸于路門（閩本同監毛本懸改縣）

小臣受矢於公（浦鏜云授誤受）

不視朔（監本朔誤朝）

證不視朝亦是有故不視之意也（閩本同監毛本朝誤朔）

小臣

謂若趨以采薺（監本薺誤齊）

故小臣爲王沃手盥手也（浦鏜云沃水誤沃手）

掌士大夫之弔勞（浦鏜云天官世婦疏引此注云致禮同名爲弔此脫）

祭僕

始祖曰太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太作大下同）

御僕

府吏以下（余本同誤也嘉靖本閩監毛本作府史當據正）

乃匕載（余本嘉靖本閩毛本同此本及監本匕誤上或誤七今訂正疏同）

故引特牲匕載（閩毛本同監本匕作牲當是朼之誤特牲經作朼也○按匕朼本一字或爲之分別者非也）

隸僕

埽席前曰拚（葉鈔釋文拚本又作坋同○按坋爲坌之假借字說文坌埽除也俗作拚非拚訓撫手）

及處論語者（毛本處作擄卽據之俗寫此誤）

掌蹕宮中之事（唐石經諸本同漢制考作宮門）

以其高祖已上（惠挍本上作下此誤）

周禮注疏卷三十一校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與○數所主反卷起全反簪莊林反袤音茂縰所買反劉霜綺反與音餘）〔疏〕（弁師至延紐○釋曰云皆玄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玄者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后謂之邃延故玉藻云天子玉藻前后邃延龍卷以祭是也○注冕服至象與○釋曰云冕服有六者按司服祭祀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故云王之五冕也云延冕之覆在上按玉藻注延冕上覆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后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者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與者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縰之袤以冠縰者貫簪之處當冠縰之中央云舊象者是周冕垂紐於武貫笄之舊象言與者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繅音早司農云古藻字邃息遂反劉詩遂反斿音留下同屬音燭鷩必滅反希張里反劉猪履反）〔疏〕（五采至朱紘○釋曰言五采藻十有二者此據袞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玉笄朱紘者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爲紘仰屬結之也○注繅雜至十二○釋曰云繅雜文者若水草之藻有五采故云雜文之名也云所謂邃延也者謂玉藻文云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者以其云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明十二玉可知也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謂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已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袞冕而言是以鄭云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后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已下計可知）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璑惡玉名○侯依注音公瑉本又作珉亡貧反瑱吐練反璑音無）〔疏〕（諸侯至玉笄○釋曰諸公云繅九就又云繅斿皆就作文與上言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繅玉別文則繅有差降王無差降此諸公繅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爲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注侯當至玉名○釋曰鄭知侯當爲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爲飾故知是公也知三采朱白蒼者聘禮記公侯伯繅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云出此則異者異謂天子朱紘諸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者此釋有一冕九旒之意也云璑惡玉名者按許氏說文璑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璑瑉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珉石之美者從王民聲如是經云瑉玉三采當以璑爲正故先鄭從璑爲惡玉名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䯤璂讀如綦車轂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會古外反注同弁䯤檜二字亦同或一音戶外反璂音其本亦作璂邸丁禮反著張略反紒本又作紒音計綦音其下同縫扶用反下同薄劉芳惡反柢丁禮反劉音帝）〔疏〕（注故書至爲之○釋曰先鄭以會爲五采束髮讀經以爲皮弁會五采引士喪禮及沛國之事後鄭皆不從故以會謂縫中解之先鄭讀從馬會取會結之義又讀璂如綦車轂之綦直取音同未知何義也玄謂會如大會之會漢歷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又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者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衛詩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與經義合故爲證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者璂旣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云邸下柢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纓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疏〕（注弁絰至絰服○釋曰云弁絰王弔所服也者司服文又雜記云凡弁絰其衰侈袂故知弁絰是王弔服云其弁如爵弁而素者按曾子問云麻弁絰鄭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此不言麻者皆素爲之故云而素也云所謂素冠者詩云庶見素冠兮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云而加環絰者謂先著素弁於下乃上加環絰故云加也環絰者大如緦之絰者緦麻絰五服之輕者弔服乃五服之外故約同之但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以一股纓之不糾纑細同耳引司服者證弁絰是弔服之絰）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辟積必亦反劉博歷反下同）

疏諸侯至禁令○釋曰諸侯者上已言公則此諸侯謂侯伯子男云及孤卿大夫者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既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上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注各以至無等○釋曰云各以其等謂藻旒玉璂如其命數也者經云冕故云旒經云弁故云璂如其命數釋經云等也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矣侯伯子男繅玉皆三采者亦約聘禮記藻三采朱白蒼而言之四命已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而言二采朱綠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二采朱綠而言也云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者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云庶人弔者素委貌者此經不云庶人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者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云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之弁不辟積者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無旒故知無此等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而引玉藻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者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爲僭踰故引爲證也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者玄冠緇布衣緇帶素韠天子以爲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云不言服弁服弁即衰絰喪服也云不言之者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則喪服自天子達士共一章是也自此一經揔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屬亦各以其等爲之可知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櫓音魯）

疏司兵至軍事○釋曰言各辨其物與其等者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大小之等云以待軍事者按此下有舞者兵及廞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爲主故也○注五盾至夷矛○釋曰鄭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按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詩云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左氏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干及櫓聞其三者二者未聞故云其名未盡聞也云等謂功沽上下者功謂善者爲上等沽謂麤惡者爲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槀人職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明兵盾亦當然先鄭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者此謂車之五兵故下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卒子忽反下同）

疏注司馬至衛守○釋曰云授兵從司馬之法者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鄭知用兵是出給衛守者以其既言授兵下別言用兵明是衛守之處須兵者也

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疏注授以至之屬○釋曰鄭知此兵是朱干玉戚者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則大武用朱干玉戚矣又按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以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

大喪廞五兵。（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廞玄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胄干笮○廞虛金反興虛應反下同笮字又作筰側白反劉丑伯反）

疏注故書至干笮○釋曰先鄭一部之內廞皆從淫故云淫淫爲陳後鄭皆不從者以爲廞興解之者見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以此言之廞陳既別則廞不得爲陳以興象爲義也云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甲胄干笮爲證言士喪禮下篇即既夕禮也言士喪禮下篇者以其士喪論葬事士喪與既夕二篇同有記皆在既夕篇下故二篇連言之也按彼注笮謂矢服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疏軍事至如之○釋曰云建車之五兵者凡器在車皆有鐵器屈之在車較及輿以兵插而建之故有出先刃入後刃之事○注鄭司至弓矢○釋曰鄭司農所云者是也即上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義者見考工記廬人云戈殳戟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者即司右注引司馬法所云者是也有弓矢是能用五兵者若前驅所建則有四兵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注引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除軫與人四兵爲證是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授用）

疏注分與授用○釋曰分與授用者即下文祭祀會同之等皆是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

疏注亦頒至四尺○釋曰云故士王族故士者據司士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按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故不執戈盾知殳如杖者盧人所爲不見有刃故知如杖知尋有四尺者車有五等云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乘繩證反後乘馬陪乘參乘皆準此注王所乘車依字讀）

疏軍旅至戈盾○釋曰軍旅會同皆貳車貳皆有車右故授之以戈盾云乘車之戈盾者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授旅賁氏及虎士戈盾者衛王故也○注乘車至則金路○釋曰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皆巾車文會同則彼以賓一也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與音餘）

疏注舍止至蘇與○釋曰按掌舍王行止住不言設藩盾者當宿衛之事非止一重除彼梐枑車宮之外別有此藩盾之等也云如今扶蘇者舉漢法以況之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法曲直長短之數○守劉手又反亦如字下攻守同藏才浪反沈如字）

疏司弓至出入○釋曰此經與下爲目辨其名物者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須之受之○注法曲至之數○釋曰曲直者謂若王弓弧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合五合三是曲者合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人云弓之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是其長短也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中音仲下同箙音服詩云象弭魚服盛音成）

疏注弓弩至爲之○釋曰矢箙獸皮爲之者按詩云象弭魚箙雖不言用獸蓋魚之似獸者爲之若然此獸則魚形也惟有國語云檿弧箕箙箙不用獸皮也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椹字或作鞎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鞎質者非○射甲食亦反下以意求之椹張林反夾古治反劉古協反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豻音岸又音鴈使者所吏反注同蹲音存劉才官反參素感反易以豉反鞎戶根反一音魂或胡本反李音艮一音居言反又音很）

疏及其至勞者○釋曰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弧直往體寡夾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自唐大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注王弧至者非○釋曰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即所引弓人之職往體來體之等是也此據體而言若以色而言即春秋尚書所云形弓施弓之等是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欲見甲以革爲之其實一物也引春秋傳者事在成十六年楚之養由基善射之事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者謂若賓射之正然也云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者見圉人云澤則共椹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者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

侯也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者用中謂唐大往來體如一是中也云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者使有遠有近皆可也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者謂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是也云文公者謂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襄王賜之以彤弓旅弓是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疏〕注從弓至百矢。○釋曰云從弓數也者以經云矢箙皆從其弓故知從弓數也云每弓者一箙百矢者按文侯之命及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受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是所賜之弓矢射之弓矢約同之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爲束鄭從之至此爲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之不定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攻如字劉音貢強其丈反又其良反〔疏〕注攻城至不疾○釋曰云攻城壘者城謂城郭壘謂軍壁若宣公十二年云御靡旌壁壘而還之類也云與其自守者即城壘也云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者按上弓有六等有王弧至此弩以有夾庾等四種故云弩無王弧也恒服弦者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恒服弦也若然恒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恒服弦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痺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痺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玄謂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枉紆往反絜劉苦結反又音結一音戶結反弩矢也鍭音侯劉音侯弩矢矰音增茀劉扶弗反李一音孚忽反一音敎或音弗弩矢痺方二反弩矢散素且反注同中丁仲反下中深射中同繳章藥反刜孚物反訂李音亭呂沈同劉當定反輖音周音定周反痺方二反比毗志反〔疏〕注此八矢者至言倫比○釋曰鄭知此八矢弓弩各有四者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摠列八矢則知八矢爲弓弩所設故鄭分之四矢屬弓四矢屬弩也八矢兩兩相附必知在上者屬弓在下者屬弩者此上文六弓在上四弩在下故還以在上配弓在下配弩也云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者按輈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按孝經緯援神契云枉矢射慝考異郵曰枉矢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尾見天文志曰枉矢狀大流星是其狀變之星行時有光故鄭云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漢時名此矢爲飛矛故舉以爲說也云或謂之兵矢者矢人職文云絜矢象焉者謂輕重象枉矢也云二矢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者故鄭以矢人職注以枉絜二矢俱爲兵矢云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者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最重者也此枉絜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云前於重又微輕者對已下矰矢恒矢等爲最輕也云殺矢言中則死者解稱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鍭矢象焉者亦尤重者也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者釋經用諸近射田獵之文云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者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者繳則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者言矰高者欲取向上射飛鳥之義也云茀矢象焉者亦結繳爲射也云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者解結繳以羅取而刜殺之義云前於重又微輕者此又對枉矢絜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又微輕於彼以此矢七分故也引詩者證弋是取禽鳥之義也云恒矢安居之矢也者按弓人有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之文則此恒矢軒輖訂是安居之矢也云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者謂禮射及習射者已上六矢皆用之攻守及弋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爲之故并言之也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以矰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則知此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即行平也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至四在後皆矢人職文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者既夕記云志矢一乘軒輖中是也先鄭云痺矢讀爲人罷短之罷此依俗讀於義無取玄謂痺讀爲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配者以四矢配四弩於義爲可以四矢配六弓其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當而用之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弊婢世反徐扶滅反衰初危反圜音圓〔疏〕天子至弊弓○釋曰按上注而言王弧射大侯夾庾射豻侯言之則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合三與大夫弓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之士其實士無合三之弓也○注體往善矣○釋曰云體往來之衰也者此皆據角弓及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者據王弧而言云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者據夾庾而言不言唐大者在此二者中間可知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凡祭至弓矢○釋曰言凡語廣則天地宗廟皆有射牲之事○注射牲至其牲○釋曰言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者按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則射外兼爲而言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引國語者欲見有射牲之事彼據祭天而言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與音預〔疏〕注鄭司至於祭○釋曰此所共弓矢據王弧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引射義欲見射椹質是試弓習武在澤宮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鏑也○夾音甲注同乘繩證反四矢曰乘矢鏑劉奴輒反又女十反〔疏〕注如數至鏑也○釋曰知每人四矢者見大射鄉射禮皆人各乘矢也云并夾矢鏑也者矢鏑之言出於漢時

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疏〕大喪共明弓矢○釋曰云明器之用器也者明器中有用器役器役器中有甲胄干笮用器中有弓矢故鄭還引用器爲證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至之儀。物弓弩矢箙之屬○從才用反〔疏〕凡師至之儀○釋曰言師役據王巡狩征伐而言與會同異頒弓弩則不殊也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籠力東反爲于僞反〔疏〕注籠竹至共之○釋曰田謂四時田時弋謂弋鳧與鴈云充籠箙矢者籠箙皆盛矢物及矢皆共之云共矰矢者謂矢之有繳者云矰矢不在箙者以其共矰矢在箙下別言之故言不在箙也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更音庚注同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抉古穴反注同彄苦侯反韝古侯反劉云彄字之異者扞胡旦反挾子協反一音戶牒反著丁略反或直略反下同檡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與音餘〔疏〕繕人至抉拾○釋曰此繕人所掌王之用弓弩者謂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注鄭司至爲之○釋曰先鄭所解抉拾二家爲說前非後是故後鄭增成其義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無正文故云天子用象骨與韝用韋雖不言與亦同[illegible]可知

掌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疏〕注告王當射之節○釋曰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賓與王爲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

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之〔疏〕注授之受之○釋曰按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之受之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爲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充籠箙以盛矢〔疏〕凡乘至弓弩○釋曰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吉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箙及所載弓矢○注充籠箙者以矢○釋曰以籠是盛矢器今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

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弨昌遙反〔疏〕注斂藏至藏之○釋曰所斂者推據王所乘車上有弓矢者既射還斂取藏之引詩證既射弛而藏之義也

無會計。亡斂多少不計○會古外反下大會同後會計之類放此〔疏〕無會計○釋曰以其王所費損故不會計之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齎音咨

（後皆同也〔疏〕槀人至其工○釋曰掌受財于職金者謂有罪人出贖之物金罰貨罰故須財者往受之○注齎其至之直○釋曰弓弩矢箙皆是冬官百工造之故云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疏〕弓六至如之○釋曰弓人惟云弓之長短不言弩之長短蓋當與弓同但無文故注亦云未聞○注三等至未聞○釋曰云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者皆據凡人長短為上中下士非謂命數者也此經惟言弓弩不言矢箙以下經有矢箙因此弩并云未聞按矢人造矢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云三羽者六寸其羽六寸則矢長三尺而此云矢未聞者彼矢長三尺約而言之亦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當有差等其矢之差等未聞及箙亦未聞也但弓六物為三等不言皆者下別言弩故六弓不言皆下矢八物皆三等言皆者矢八物中兼有弩矢故須言皆也）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箙春作秋成〔疏〕矢八至獻成○釋曰按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為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短也若然箙隨矢長則弓之矢箙與弓矢齊弩之矢箙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箙亦未聞也○注矢箙春作秋成○釋曰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此矢箙亦然）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玄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勞洛報反〔疏〕注鄭司至饗薄○釋曰按下文自有上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饗為食非故後鄭不從後鄭不言中饗者舉有上下明有中可知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音考出注下上時掌反注同〔疏〕注鄭司至反此○釋曰云故書試為考後鄭亦從考為義也）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功成）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皆在槀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槀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見賢遍反〔疏〕乃入至闕之○釋曰數事皆在槀人者以槀人是弓矢官之主故皆有簿書藏之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於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使色吏反注使謂同〔疏〕注使謂至斬之○釋曰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制非常并充兵中使役故云掌戎車之兵革使謂執兵著甲之使也引春秋者文二年左傳文秦晉戰於殽時四呼萊駒失戈引之者證戎右以兵革使事）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疏〕注既告至擊之○釋曰大僕已贊王鼓此亦同是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中。（為王大言之也○傳直宣反下注傳敎同陳直慎反劉直吝反為于僞反下為衆同）會同充革車。（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注會同至曠左○釋曰知會同王乘金路者巾車云金路以賓是也此言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云充之者謂居左也者尊者左載王既不乘故戎右居左贊王處是以引曲禮為證彼注云君在惡空其位是也）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敦音對劉又都愛反沈都迴反注同歃所洽反徐所輒反〔疏〕注鄭司至歃者釋曰先鄭以辟為法此無取於法義故後鄭為開辟盟者之心云將歃血者先執其器者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王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沸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茢音列沈音例盛音成苕音條帚之受反〔疏〕注鄭司至不祥○釋曰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注云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注云發陽鄖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以其鄫於齊為小國故也云玄謂尸盟者割牛耳者尸盟即是小國也云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者殺牲取血旁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齊側皆反下齊車齊僕皆同乘劉繩證反沈音繩與音餘〔疏〕注齊車至右與○釋曰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曲禮曰僕執策立於馬前備驚奔謂未乘時此亦未乘之時在馬前備驚奔也云陪乘者王與僕及車右為參乘也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齊僕同乘金路惟可據齊時今此經云祭祀不言齊明是兼祭祀乘玉路時為右可知也以其玉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田與戰代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右戎右兼田右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拱居勇反郤音卻〔疏〕注王見至齊牛○釋曰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凡男子立乘前視五巂若有敬事則式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而式也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其王既拱而式是以齊右居馬前卻行備驚奔故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按彼經云國君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為誤故鄭改之依正而言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疏〕注道車至之車○釋曰齊右云王乘則持馬此云王出入則持馬文不同者為右之義不異不同者互換為義故也云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者若言象據飾為名言道為稱是以大司馬亦云道車）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自由○從才用反下及注同馭夫職放此〔疏〕自車至從車○釋曰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詔王之車儀。（顧式之屬〔疏〕注顧式之屬○釋曰禮云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皆是車上威儀故須詔之齊右不云者文不具）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蓋從表尊〔疏〕注以蓋從表尊○釋曰蓋有二種一者禦雨二者表尊此則表尊之蓋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軷軷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軷蒲末反注跋涉同祝之又反菩音負一音倍芻蔥俞反轢音歷難乃旦反別彼列反下同磔陟格反羝丁兮反舍音釋〔疏〕大馭至驅之○釋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云及犯軷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祭軷王在左自馭馭下祝登受取王手之轡犯軷遂驅之而出○注行山至道祭○釋曰言行山曰軷者謂水行曰涉山行曰軷云封土為山象者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云菩芻棘柏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也云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引春秋傳曰者按襄二十八年子大叔云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是其山行曰軷之事也子春讀軷為別異之別者蓋取軷說行去之意引聘禮大夫道祭者無牲牢酒脯而已又於旁飲酒餞別故云飲酒於其側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故書軹為軒軓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軌當為軓軓謂車前軾也或讀軒為簪笄之笄○軹音止軌音犯注軓同軒劉音雞重直龍反轊音衛軌當媿美反又音犯也〔疏〕及祭至乃飲○釋曰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軓之軾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未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注故書至之笄○釋曰云謂兩轊者轊即轂末云軌當為軓軓謂車軾前也者按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若然此云軹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軌少儀云范同是軾前也）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薺才私反〔疏〕凡馭至采薺○釋曰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趨遲疾惟步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注凡馭至應門○釋曰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云凡所含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為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惟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寢及

門故鄭據大寢爲正也云肆夏采薺樂章也者肆夏在鍾師與九夏同是樂章可知其采茨雖逸詩既與肆夏同歌明亦樂章也知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爾雅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雖在堂亦入之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爲行故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鄭注樂師云及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然應門外亦應有樂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鈴音零）〔疏〕注舒疾至爲鈴○釋曰鄭知鸞在衡和在軾者鄭見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乃和應明鸞近馬首和更近後故知鸞在衡和在軾也且按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此云鸞在衡據乘車而言故也云皆以金爲鈴者鼓人掌四金鈴則四金之類故知用金爲之乃可得有聲也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將子匠反）〔疏〕注戎車至自將○釋曰此云戎車巾車云革路建太白以即戎車革路也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倅七內反劉倉愛反）〔疏〕注倅副至衣服○釋曰鄭注坊記云僕右恒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韋弁服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謂此服也言衆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闕苹輕之倅皆是也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如在軍）〔疏〕注如在軍○釋曰云如在軍者謂如其犯軷巡狩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車之會即乘金路也

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疏〕注凡戎至百兩釋曰云凡語廣故知衆兵車即三百兩也按武王伐紂時王自巡六師則有六軍千乘及諸戎狄三分二諸侯其車多矣只有三百兩者據陳與紂戰者而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賓如字劉万刃反）〔疏〕注以待賓客○釋曰此經與下爲目所待賓客即下文是也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乘車如字）〔疏〕注節謂至車送○釋曰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云上公九十步已下大行人文彼據受享於廟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與受享同司儀所云亦據受饗食之禮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朝夕朝朝莫夕○朝夕直遙反注朝夕同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夕音暮）〔疏〕注朝夕朝朝莫夕○釋曰朝朝莫夕在正朝來往而言燕者以其在宮中行事皆稱燕

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疏〕注貳亦副○釋曰上文戎僕倅車云副故此貳亦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行下孟反）〔疏〕注田路至縣鄙○釋曰云田路木路也者按巾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故知田路即木路也云田田獵也者據四時田也云鄙循行縣鄙者謂在百里外六遂之中王巡六遂縣鄙則六鄉州黨巡之可知舉遠以明近也

掌佐車之政。（佐亦副）〔疏〕注佐亦副○釋曰天子尊故戎車田車之二有別名諸侯卑戎車田車之二同曰佐佐無倅名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少儀注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也

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驅如字又起遇反後同衙本又作御同五嫁反）〔疏〕注驅驅至出圍○釋曰按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也

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樹如字又一音豎）〔疏〕注以告至樹也釋曰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共其事故並見之

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比種物相從次數之○比毗志反次也注同種章勇反下同數所主反）〔疏〕注田弊至數之釋曰大司馬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爲主皮之射而取之故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也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叩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抑○叩音口下同）〔疏〕凡田至夫馳○釋曰凡田亦謂四時田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下君不得云綏云大夫發止佐車其時有提馬晉馬之事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促之義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疏〕注貳車至之車○釋曰知貳車是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知從車是戎路田路之副者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戎路金路之副者貳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知使車是驅逆者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

分公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疏〕注乘調六種之馬○釋曰趨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二

弁師

延冕之覆在上　段玉裁云皇侃本作冕延之覆在上

廣袤以冠縰　監本縰訛縱禮說作廣袤似冠縰云俗本誤似爲以賈疏不明○按作以自不誤讀以冠縰之廣袤爲之廣袤也

垂於延前后　惠校本后作後下同漢制考引此亦作後

垂於延之前后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后作後當據正

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　監本紘誤纓

諸侯之繅斿九就　諸本同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繅九就後磨重刻繅下增斿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繅九就無斿字與石經原刻合此猶上言王繅十有二就繅下不當有斿也

其餘謂延組　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組作紐當據正

每繅九成則九旒也　漢讀考云案此當云每繅九成則九旒旒九玉也今本似脫誤

故書瑉作璑　此本璑省作玩閩本誤爲玩漢讀考云說文璑玉也從周禮故書

諸公云繅九就　閩監本同毛本公作侯非此依注作公云諸公之繅九就

檜用組　岳本檜作擔從手下同

沛國人謂反紟爲襘　葉鈔釋文作反紟云本又作紟

璂讀如薄借綦之綦　賈疏亦作讀如漢讀考作讀爲

邸下柢也　監本柢誤抵

大如緦之麻絰　按當乙作緦麻之絰故疏無麻字

冕而無旒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旒作斿當據正

則依命數矣　惠校本矣作耳

元冠繅布衣繅帶素韡　浦鏜云緇並誤繅韠誤韡

司甲

闕　此本閩監本並脫此注余本嘉靖本毛本皆有此字今據補

司兵

故云涅涅爲陳　按此當衍一涅

後鄭皆不從者以爲厥與解之者　浦鏜云上者爲皆之誤屬下

釋曰鄭司農所云者是也　浦鏜云下當脫者

司戈盾

分與授用　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授作受

祭祀授旅賁殳　監本旅誤旅毛本誤旅下及注並同

車有五等　當從監毛本作六等閩本亦誤五

司弓矢

檿弧箕箙（毛本同閩監本檿誤壓○按箕从竹非也當作其）

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監本椹誤棋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作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甚蓋古椹字）

夾弓庾弓（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庾弓師儒相傳讀庾當本作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故下云本亦作庾）

椹字或作鞎（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云或爲鞎宋本云或作𩋖誤○按以古文假借論之未見𩋖誤也𩋖字不見於說文及古書恐是鞎之誤字但其誤久矣）

彤弓施弓之等是也（毛本作㫏弓此施卽㫏之訛監本改旅按古㫏字多作旅作施）

御靡旌壁壘而還之類也（閩本同監毛本壁作麾皆誤當作摩壘）

恒矢痺矢（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痺作庳當據正注同此本疏中不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庳矢）

絜矢鍭矢（此本及余本鍭誤鏃今據諸本訂正下同）

前於重後微輕（程瑤田通藝錄作前於後重微輕謂其前於後殺鋌二矢之尤重者微輕也轉寫訛互作重後）

庳矢象焉（此庳字毛本誤痺閩監本不誤疏中閩本不誤）

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元謂庳讀如痺病之痺（余本嘉靖本同監毛本庳皆誤痺閩本庳矢之庳不誤疏中仍誤漢讀考讀如作讀爲痺病之痺作痹病之痹下痺字同○按說文有痹無痺）

云體往來之衰也者（閩本同監本體誤禮毛本遂刪去）

授兵至之儀（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作授兵甲之儀當據以訂正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甲）

爲其相繞相將用乃共之（閩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監毛本作爲其相繞亂當據正）

繕人

抉用正王棘若檡棘（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檡作擇按釋文出若檡二字）

充籠箙以盛矢（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充籠箙者以矢此本疏中標注同與賈疏本正合因疏語有以籠是盛矢器之言遂誤改此注釋文無盛字音也）

注充籠箙者以矢（閩監毛本改充籠箙以盛矢誤甚）

引詩證旣射弛而藏之義也（閩監毛本弛作弛）

槀人

但無文故注亦云未聞（閩本同監毛本增作但無正文）

戎右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戎斬之（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戎作戈當據正監本縛誤縳○按據左傳是戈字）

并充兵中使役（毛本作兵革）

彼注云君在（浦鏜云存誤在）

盟則以玉敦辟盟（唐石經諸本同余本盟則誤倒）

以桃茢沸之（閩本同與玉府疏所引合余本嘉靖本監毛本沸作拂○按沸恐是誤字作拂爲是）

所以掃不祥（嘉靖本掃作埽疏中引注諸本同）

發陽郞也（浦鏜云地誤也）

齊右

以其玉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三者（浦鏜云王誤玉道右下脫戎右二字）

道右

王行道德之車（按疏云言象據飾爲名言道據行道爲稱然則此德字誤衍也）

言道爲稱（監毛本言道下有據行道三字此本閩本脫）

大馭

掌馭王路以祀（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玉路當訂正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玉路）

及犯軷（漢讀考云說文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旣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從車犮聲範範軷也從車笵省聲讀與犯同按許君所見周禮作範蓋故書也範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

罰當爲軷（毛本當誤賞）

軷讀爲别異之别（漢讀考作讀如云此字旣定作軷不當又易爲别故下文稱詩禮作軷證之○按讀如别者擬軷之音耳非易其字也）

爲軷壇厚三寸（浦鏜云壝誤壇二誤三）

踰無險難也（浦鏜云喻誤踰）

祭軓乃飲（余本嘉靖本同唐石經缺閩監毛本軓誤軌釋文作祭軓云音犯注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五經文字曰軓車前式也見周禮宋本九經宋附釋音本皆作軓○按車前式乃車軾前之誤）

故書軓爲斬（戴震云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斬軹軓軌四字經傳中往往訛溷先儒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斬字矣漢讀考云軸耑之鍵曰軎亦曰斬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之笄也子春易爲軓則與輢內之軨同名矣）

軌爲範（嘉靖本毛本同誤也余本閩監本軌作軓漢讀考云當作軓爲軌）

軌當爲軓（嘉靖本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作軓當爲軌閩本作軓當爲範漢讀考云當作軌當爲軓）

軌謂車前軾也（余本監本並同閩本軌改範皆誤也賈疏嘉靖本毛本作軌謂車軾前當據正今本作前軾誤倒漢讀考云軌當作軓軌非車軾前也詳考工記）

凡馭至禾齋（監本齋誤齊下同）

卽上云行趍者（閩監毛本趍作趨下同）

此大馭惟馭玉路（監本玉誤王）

亦准玉路爲法（也閩本同監毛本准作惟惠校本作推非）

注舒疾至鈴也（閩本同監毛本改舒疾至爲鈴今本注中無也）

則皆以金爲鈴者（閩本同監毛本則改云）

戎僕

革路建大白以卽戎車革路也（補毛本重戎字此誤脫）

及廣闕革輕之倅皆是也（閩本革作苹當據正）

三分二諸侯（按分下當脫有字）

據陳與紂戰者而言（閩本同監毛本陳上增在）

齊僕

車逆拜辱（嘉靖本逆誤送）

道僕

注二亦副（閩監毛本二作貳下同）

田僕

故戎車田車之二有別名（閩監毛本二作貳馭夫疏同此處下文閩監本亦作二）

使人叩而舉之（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叩作扣此本下亦作扣宋釋文作扣余本載音義同○按說文扣牽馬也故此注云使人扣而舉之不得作叩叩字說文所無敂之俗體也）

馭夫

不掌戎路金路之副者（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戎作玉當據正）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疏）注政謂至馬政。釋曰此經與下為目下亦有邦國及家而云王馬者以尊為主鄭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者謂季秋之令彼注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引此職凡軍士物馬而班之皆是馬政故引為證也。）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疏）注種謂至之役。釋曰六者皆有毛物不同故皆以物言之也此六者先善後惡次第而言也種馬上善似母者以其言種故知似母但種類亦有似父而言似母者以母為主也知種馬駕玉路已下差次如此者以其言戎道田以事為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以此五者種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駑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疋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三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筴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乘繩證反注及下注乘匹同圉魚呂反皁才早反趣倉走反劉沈清須反下同繫音計本亦作毄廄九又反應應對之應筴初革反騋音來牝頻忍反劉又扶忍反數與音餘。下禮與皆同。（疏）凡頒至馭夫。釋曰言頒良馬對下別言駑馬養馬有多少不同故別言良馬也言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四為耦是因養馬乘習之。注良善至之也。釋曰云善馬五路之馬者據上文而言之也春秋傳曰者昭七年楚芋尹無宇執人於王宮言馬有圉牛有牧引之證養馬為圉也玄謂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皆以寡領衆故知主帥之名也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序官有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考僕夫上士可知云自乘至廄其數三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筴也者按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龜取生數天一二三四五蓍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之筴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者經云六廄成校據一廂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廄為十二閑若據一廂一廄為二百一十六匹據兩廂倍之故四百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摠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蓋駑馬三良馬之數三个四百三十二則得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摠計自然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對前小備故云然後王馬大備也詩云騋牝三千此衞文公滅而復興徒而能盛計諸侯止合六閑馬其三千是王馬之數雖非禮制國人美之故鄭云王馬之大數言大數者不言四百五十六故也言與者約同王馬之數故言與以疑之也云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之數不相應者依經入計之得此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按此經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按序官云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十人即此以云皁一趣馬合自師至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并之六十正充此良馬之馭夫又不見駑之馭夫者或脫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廄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殺所界反。（疏）注降殺至三焉。釋曰天子十二閑六種義已在上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皆分為三焉者以駑馬三良之數上下同故為此解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六種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為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故事絛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駑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二種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一種馬分為兩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廂不分為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廄三良居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一駑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注欲其至一牡。釋曰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者是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

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令力呈反下令皆同近附近之近駣徐音肇劉音道李湯堯反沈徒刀反為于偽反下為蹄齧同。（疏）注馬祖至傷之。釋曰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而言祭祖者則天駟也故取孝經說房為龍馬是馬之祖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先鄭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爾雅文云玄謂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者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縶騰駒注云為其牝氣有餘相蹄齧彼據氣有餘相蹄齧縶之不為駒弱者縶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蹄大計反又音啼後同騬音繩又繩證反。（疏）注先牧至騬之。釋曰知先牧是養馬者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攻特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相蹄齧不可乘用故也）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臧子郎反相息亮反。（疏）注馬社至之僕。釋曰秋祭馬社者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秋而臧僕者亦秋時萬物成教之使善）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見賢遍反下同從才用反。（疏）注馬步至簡習。釋曰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以秋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貳車從車使車者馭夫文也云講猶簡習者亦謂秋時物成講之使成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毛如字劉莫報反。（疏）注毛馬至乘之。釋曰此三者皆須馬從王故知毛馬而頒之為齊其色者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驖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扑普卜反劉方溝反遺惟季反。（疏）注鄭司至馬後。釋曰先鄭云以馬當幣處者見經云飾幣馬。馬可飾幣非可飾之物又見下文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則知此直以馬遺人無幣且王家遺人無廷實故覲禮侯氏用璧無庭實也引聘禮者按聘禮此謂賓入境展幣時布幕訖皮則於幕上馬則於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引之者證彼則有幣有馬引士喪禮下篇者據將葬朝廟時陳設之事為擬乘車所駕故薦馬纓三就者謂驂馬三成舒之入門北面者陳之於廟庭也言交轡者士兩馬二人牽之引之者證馬有飾之事也）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疏）注賓客至王者。釋曰言賓客來朝享王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

（享者是也使客聚聘享王者玉人職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者也）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埋亡皆反本又作貍）〔疏〕（注言埋至芻靈○釋曰言遣車則雜記注天子九乘苞大遣奠牲體乘別大牢苞九个入壙藏之於椁內隴外者云塗車之芻靈者按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爲俑者不仁俑謂偶人所作孔子善古而非周則古者以泥塗爲車芻靈謂以芻草爲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爲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至周實用俑者但鄭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將也）〔疏〕（田獵至之車○釋曰驅逆之車田僕設之但校人主車馬帥領田僕而已）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劉直蔭反）〔疏〕（凡將至黃駒○釋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注四海至之禮○釋曰云四海猶四方也者王巡狩惟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爲四方云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使所吏反注同）〔疏〕（注使者所用私覿○釋曰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覿諸侯之臣與君同行不得私覿若特聘則有之則聘禮私覿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遣人法非聘故無私覿前賓客亦朝聘不言私覿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覿故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疏〕（注物馬齊其力○釋曰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即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有色也）等馭夫之祿。（馭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疏〕（等馭夫之祿○釋曰掌養馬者有趣馬馭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云馭夫故鄭云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師圉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日稟）〔疏〕（注師圉府史以下○釋曰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是師圉府史以下中仍有胥徒之等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疏〕（注贊佐至六等○釋曰鄭云佐正者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者以其校人是養馬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云差擇王馬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駑是也）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說始銳反）〔疏〕（注用馬之第次○釋曰凡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須依次第即頒是第次之序故知是用馬之第次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治直吏反注同庌音雅後同）〔疏〕（注居謂至之屬○釋曰云辨四時之居治者謂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廄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牧庌者放牧之處皆有庌廄以蔭馬也以趣馬下士屬馭夫中士故云聽馭夫知治是執駒攻特者以是校人之事趣馬當佐之明是此二事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相息亮反注同）〔疏〕（巫馬至校人○釋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祟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云受財者謂共祈其及藥直）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一人粥賣也○賈音嫁注同又音古粥音育）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疏〕（注頒馬至牧處○釋曰圉人掌養馬者故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疏〕（注焚牧至草也○釋曰孟春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牧燒焚地除陳草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中音仲注同累力追反劉音類）〔疏〕（注中春至後動○釋曰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彼注云此月可以合牛馬繫在廄者其牝欲游則就牧而合之若然彼不繫在廄亦二月通淫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以爲月令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與彼注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同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疏〕（凡田事贊焚萊○釋曰焚萊自是山澤之虞當二月焚萊除陳生新之時則此官贊山澤之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佚音逸散素但反注同聒古活反毋音無令力呈反下使令同押音甲中物丁仲反復扶又反）〔疏〕（注九者至復驚○釋曰云掌十有二閑之政者此文與下九者爲目故鄭云九者皆有政教焉引詩者證阜爲盛義也子春以佚爲逸後鄭從之增成其義先鄭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取音同也謂聒馬無令善驚後鄭亦增成其義後鄭云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疏〕（注校人至平之○釋曰知校人是師圉者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已上並上官非廋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圉）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云以月令曰駕蒼龍○上時掌反下同牡茂後反驪力知反牡驪絕句牝頻忍反絕句褭奴了反劉音繞郭璞音同劉義異鄭）〔疏〕（注大小至蒼龍○釋曰引爾雅所釋作詩騋牝三千但詩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褭驂引之者證騋是馬色先鄭引月令者謂春之三月天子聽朔及祀帝皆駕蒼龍順時色引之以證龍是馬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者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蓐音辱茨在私反闔戶臘反訝五嫁反廡亡甫反庇必二反又音秘苫傷占反鈇方符反射食亦反）〔疏〕（注蓐馬至射處○釋曰圉師即校人云良馬乘一師四圉者也云夏庌馬者即趣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即校人冬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春秋傳者左氏莊二十九年新延廄書不時延廄當於馬時故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分秋分時今之孟春新延廄故云不時也云圉人所習也者莖取椹斬莖則苫蓋之類也皆圉人所習之事子春云椹質所射者習射處者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椹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椹質皆謂釋官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疏〕（注役者至令焉○釋曰乘馬一師四圉四圉人受圉師之所使令焉）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注賓客至薦馬○釋曰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何者若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者是也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吉器最先者也）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捧眾家並扶恭反）〔疏〕（注廞馬至入陳○釋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戰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

（戎五狄謂之四海。閩亡巾反又音文又亡千反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應劭音近文鄭氏音旻貉孟白反畜許六反下同芊蠻亡氏反劉音如羊鳴近米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疏〕職方至利害。釋曰此文與下爲目云辨其邦國據畿外諸侯都鄙據畿內采地先邦國尊諸侯也云四夷者據四方之夷揔目諸方以九貉當東夷之處。注天下至四海。釋曰大司徒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此注不言郡國者彼直掌九州不言夷狄九州之內有邦國故以郡國言之此職方兼主夷狄夷狄中漢時不置郡國惟置校尉掌之故此注亦不言郡國也先鄭云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爲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以爲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爲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也又云北方曰貉狄者先鄭既以四夷爲東方夷即以貉狄揔屬北方也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者按鄭語史伯曰蠻芊蠻矣注云謂上言叔熊避難於濮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彼不作閩者彼蓋後人轉寫者誤鄭玄以閩爲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按經閩雖與蠻七八別數本其是一俱屬南方也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者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交甚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校其錯可知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甚明之未知何者是故不定一禮兩禮俱從者是以不著其錯誤按詩序云蓼蕭澤及四海注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復與爾雅及禮皆不同者蓼蕭或後人轉寫者誤當以爾雅與禮爲正也云財用泉穀貨賄也者財用爲泉穀貨財疏已備九賦者也云利金錫竹箭之屬者按下經其利有金錫竹箭之屬是也云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者宣三年楚子問鼎鼎之輕王孫滿對云夏之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是也引爾雅者見數與此不同之意也。）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疏〕乃辨至貫利。釋曰職方主九州之事故須分別九州之國貫事也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會古外反藪素口反區起俱反浸子鴆反本又作祲陂彼宜反溉古愛反鑞音臘篠素了反鵁音交鶄音精。〔疏〕東南至宜稻。釋曰自此已下陳九州之事揔爲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葢取尊其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爲三道若禹貢治水則爲二道又先從下起與此異也然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其二道又則以冀兗青徐爲一道揚荊豫梁雍爲二道云其山鎮曰會稽者九州皆有鎮所以安地德一州之內其山川澤藪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故鄭云曰其大者也。注鎮名至爲箭。釋曰云會稽在山陰自此以下其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又所曉處所皆舉郡縣而言會稽在山陰山陰郡名按夏本紀太史公或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會稽山本苗山縣南七里越傳曰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會稽山因疾死葬棺槨深七尺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畝吕氏春秋云禹葬會稽不煩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傳云上有羣鳥游田焉是說會稽之事也云大澤曰藪者按澤虞職大澤大藪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今此云大澤曰藪爲一物解之者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故云大澤曰藪也云具區五湖在吳南者吳南郡名依地里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即震澤一也云浸可以爲陂灌溉者謂灌溉稻田者也云箭篠也箭一名篠故禹貢云篠簜是一物二名也云鳥獸孔雀鸞鵁鶄者解鳥也云犀象者解獸也驗時見有此鳥獸故據言焉按禹貢云九江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衡山在湘南雲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瞢亡貢反劉亡鳳反李一音亡雄反湛直減反劉又音沈李唐感反〔疏〕正南至宜稻。釋曰其川江漢者揚州云三江不言漢此荊州直言江不言三江兼云漢者此州江未分爲三故直云江此州有漢水過焉故江漢並言也上文揚州云其利金錫竹箭不云丹銀齒革按禹貢荊揚二州俱云貢金三品則二州通有金錫也其民一男二女多於揚州其畜穀與揚州同。注衡山至爲淮。釋曰云雲瞢在華容者按禹貢荊州雲土瞢作乂得爲澤者按彼注云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作畎畝之治則此據有水之處亦得爲澤也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者鄭據地理志故知合在豫州又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故破之云湛未聞者據地理志無文未知何處也云齒象齒也者對則齒牙別通而言之牙亦得爲齒故詩頌云元龜象齒是牙齒通也云革犀兕革也者以其利則可貢所貢之革惟用爲甲故函人有犀兕春秋云犀兕尚多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俗讀也湛或爲淮不從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熒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熒熒在熒陽波讀爲播禹貢曰熒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華如字劉胡化反圃布古反熒戶扃反溠音詐左傳音同李莊加反字林同劉昨雖反云與音大不同故今從高貴公枲思似反擾而小反徐劉音饒中牟上如字下莫侯反李中音仲牟又無不反泆音逸播音波下同都張魚反本或作豬〔疏〕注華山至麥稻。釋曰云熒兗水也者按禹貢濟出王屋始出兗東流爲濟南渡河泆爲熒春秋戰於熒澤是也云出東垣者地理志文也云波讀爲播者按禹貢有播水無波故引禹貢爲證也春秋者左氏莊四年傳文云林竹木也者地官山林別官故鄭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今許州見平地多林木故云林竹木也云六擾馬牛羊豕犬雞者此與爾雅六畜及周禮六牲一也必知五種是黍稷菽麥稻者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雍州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此四種但此九州不言麻與菽及苽鄭必知取菽者葢以當時目驗而知故添爲五種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葢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葢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鄭司農云淮或爲睢沭或爲洙。沂魚祈反泗音四沭音述李一音餘戍反明都禹貢作孟豬今依書讀睢音綏莞音管劉音灌洙音殊〔疏〕注沂山至爲洙。釋曰鄭知沂山沂水所出者沂水出沂山水乃取名於山故知沂水出焉云在葢者葢亦縣名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注云淮沂二水名地里志沂水出今大山葢縣不在青州者周公以禹貢徐州地爲青故也云望諸明都也者按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按春秋宋藪澤有孟諸明都即宋之孟諸者也經有淮泗不言者以上來有江及此淮并下文河鄭皆不言所在者以四瀆之名人皆知之故略而不言也按禹貢淮出桐柏泗水在魯國出濟陰乘氏東又至零陵入淮行千二百一十里沭出東莞屬琅琊南至下邳入泗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者若本有此數等當言一男一女明不作二男二女青州西北與兗州相接宜與兗州同二男三女也）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野如字劉音與泲子禮反盧維上音雷下於恭反鉅音巨沮七餘反〔疏〕注岱山至稻麥。釋曰博與鉅野皆郡縣之名破盧維爲雷雍地理志禹貢無盧維又字類雷雍故破從之引禹貢爲證也知四種黍稷稻麥者以其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冀州有黍稷故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坭之即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雍於用反下注州名同汭如銳反李又而類反汧徐口千反劉苦見反李一音空定反豳彼貧反坭弓六反詩作鞫〔疏〕注嶽吳至爲浦。釋曰雍州云其利玉石藍田見有玉山出玉石以爲利者也其穀宜黍稷見雍州宜麥）

（不言者但黍稷麥並宜以黍稷爲主云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者按地理志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西北入渭渭出鳥鼠山也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垠之即若然汭爲水名按彼毛傳云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汭即皇澗名曰汭耳猶禹貢大岳至周爲霍山也云洛出懷德者此洛即詩云瞻彼洛矣一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也以其彼洛出上洛經王城至虎牢入河）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杜子春讀貕爲奚。貕音兮般步干反〔疏〕注醫無至爲奚○釋曰云醫無閭在遼東者目驗知之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云貕養在長廣者長廣縣名地理志長廣屬徐州瑯邪有萊山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也知三種黍稷稻者西與冀州相接冀州皆黍稷幽州見宜稻故知三種黍稷稻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彘陽紆所在未聞章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紆於于反汾扶文反潞音路長子丁丈反長子縣名屬上黨〔疏〕注霍山至歸德○釋曰其利松柏霍山見有松柏出焉云霍山在彘者彘則厲王流于彘後爲縣名漢改爲永安縣按禹貢既脩大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注云岳陽大原之南漳水橫流入河地理志大原今爲郡名大岳在河東彘東名霍大山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始是長子即上黨也汾陽歸德皆郡名）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此州界揚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虖喚胡反李呼哥反又香刑反池徒多反李如字嘔烏侯反一音驅鄔徐於據反縣名屬太原劉烏古反鹵音魯〔疏〕注恒山至徐梁○釋曰上曲陽鄔鹵城平舒廣昌故安皆按地理志知之云五擾馬牛羊犬豕者六擾中雞爲綏故去之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者若饋用六穀則兼有苽若民之要用則去苽故知是此五者周公設經六擾之內三擾已上則言擾二擾則指獸名若三四不滿六者從下次去之六穀之內三種已上即言種二者則指穀名云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者但一州之內山川多少各有其一而言曰故云曰其大者云此州界揚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故云略同若周之兖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州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於禹貢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兖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自古已來皆有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至夏還爲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但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故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或有解出其處者至江河淮泗漢洛等不釋所出者此等皆禹貢有成文如彼導洛自熊耳導渭自鳥鼠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淮自桐柏導漢自嶓冢爲此故不言也至於禹貢雖言義理不明者此亦辨之若禹貢涇屬渭汭彼直言涇水入渭不言道之所從如此之類皆須釋其所出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疏〕注乃辨至藩服○釋曰此言九服仍除王畿爲數故從其外已下爲九也此九服之名言侯者侯之言侯爲王斥侯言甸者甸之言田爲王治田出稅言男者男之言任也爲王任其職理采者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言衛者爲王衛禦言蠻者近夷狄蠻之言縻以政教縻來之自此已下皆夷狄諸言夷者以其在夷狄中故以夷言之言鎮者以其入夷狄深故須鎮守之言藩者以其最在外爲藩蘺故以藩爲稱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言要亦是要東爲義自侯服已下各舉一邊爲號皆互而通也其夷狄三服亦自五而相通是以大行人揔謂之藩國世一見也○注服服至于周○釋曰此揔解服之意引詩云侯服于周者見諸侯皆服事于周之義故稱服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率音律又音類徧音遍奇紀宜反見賢遍反〔疏〕凡邦至天下○釋曰言凡邦國者畿外要服已內有八州州別置二百一十國揔有千六百八十國故云凡也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者八州州別有千里之方六取一千里以封公又取一千里以封侯又取一千里以封伯又取一千里以封子又取一千里以封男一州揔取千里之方充五等諸侯其不滿二百一十國者更取餘一千里方作男國者備之使滿此剩地作附庸間田八州皆然揔結之以周知天下○注以此至百里○釋曰云以此率者八州皆爲此注故云以此率也云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者釋經周知天下也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者云方千里開方之百里一截縱橫皆爲十截十十而百則得爲方百里者百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者方三百里三三而九用爲方百里者九十九爲十一伯餘有方百里者一不盡故云十一有奇也今經云方三百里則七伯故言云七伯者字之誤也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云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以先王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時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中平之世土廣七千中國五千衰末之世土廣五千中國三千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是夏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湯承之合伯子男爲一惟有公侯伯三等爵三等受地與夏同武王伐紂增以子男爵地與夏同以九州之界尚狹故也至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九州方七千里五等之爵五等受地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故云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云七[illegible]）

（之得百里之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國前滌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餘仍殘百里之方四十一鄭云其餘以爲附庸者以附庸不滿百里故也王制兼閑田而言此直云爲附庸文略不具其實人作附庸即王受之無附庸則爲閑田使大夫治之以利民稅若周之畿內四等公邑者也云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者鄭以上經九服摠言此經惟言要服已內九州不言四海夷狄諸侯故鄭兼見四海夷鎮蕃言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亦皆有百里二百里地有功者進地得與侯伯三百四百同但不進爵耳無功有過則退之云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鄭注云雖有侯伯之地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是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比毗志反下文比小國并注同）〔疏〕（注大國至聯也○釋曰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又有敵國自相聘是以司儀公侯伯子男王相爲賓又相爲國客故易比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又有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雖是殷之諸侯亦是各有屬相維聯之事也故鄭據而言也）

王設其牧。（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疏〕（注選諸至理之○釋曰此即大宰云建其牧是也按大宗伯注并曲禮注皆兼伯而言此直言諸侯者以侯爲主無賢侯乃兼伯可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疏〕（注牧監至秩次○釋曰此即大宰云設官分職彼下文又云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也云用能所任秩次者稱其所任則以次祿秩之）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國之地物所有）〔疏〕（注國之地物所有○釋曰諸侯國無貢於王法民間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即大宰九貢小行人云春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故鄭云國之地物所有也）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女音汝竟音境共音恭又九用反）〔疏〕（注乃猶至共具○釋曰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至十二年王將巡守之時先以文書戒勑于四方曰各脩汝當國所守境內待王之務無得失所又當考校汝所擬供王職事若不敬戒國有大刑大刑謂殺之也）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疏〕（注先道至之令○釋曰此謂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前巡行前日所施戒令豫備之等如前所施以不）

王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朝直遙反）〔疏〕（注殷猶至守同○釋曰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爲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若然則王自在國外爲之而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戒令四方諸侯者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疏〕（注致日至長短○釋曰按玉人職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先鄭注大司徒以爲於潁川陽城夏日至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五寸景適與土圭等則爲地中以建王國也冬至景丈三尺者亦於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表表北得丈三尺景亦爲地中云其間則日有長短者謂冬至日極短夏至日極長其極長極短之間則冬至後日漸長夏至後日漸短假令冬至日南至之後日漸北之時日行大分六寸分四大分者一寸爲十分小分者十分寸之一分又爲十分但日景一寸則於地千里大分一者爲百里小分一則爲十里則冬至後日向南行六百四十里但冬至丈三尺景除本尺五寸外加丈一尺五寸從冬至春分晝夜等之時則減五尺七寸半景從春分到夏至又減五尺七寸半景則減盡丈一尺五寸惟有尺五寸以爲夏至之景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謂之地中故云其間則日有長短也）

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相息亮反注同度待洛反○深尺鴆反）〔疏〕（以土至都鄙○釋曰上經據建王國度地法此經據封畿外及畿內都鄙○注土地至居也○釋曰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但封邦國都鄙無過五百里已下則取分無取於寸一分則百里爲男國亦爲大都已上差之二分則二百里子國已外可知若小都五十里則爲小分五分若大夫二十五里則爲小分二分半言東西南北之深者景侵入爲深地之遠近里數侵入亦爲深也言相宅者既欲度景先相所居乃後度之）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稙稺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稙張力反稺直吏反種章勇反）〔疏〕（以辨至地者○釋曰既爲土方氏非直度地相宅亦當相地所宜故須辨土宜并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此謂以書作法授之○注土宜至之屬○釋曰九穀之文出於九職言土宜明是土地所宜故以此推之云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者謂若草人職掌糞種之法也有九種輕重不同其所用糞種若用麋用牛之等是也云任地者載師之屬者載師掌任地事下文廛里已下皆是任地之事也）

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藩羅）〔疏〕（注爲之藩羅○釋曰謂若掌舍設梐枑之時則此官亦爲王於外周市樹藩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疏〕（懷方至以節○釋曰既職名懷方懷來也故來遠方之民及致方貢之等○注遠方至璽節○釋曰知諭德延譽以來之者經直言來遠方不言別有餘事故惟曉諭以王之德美又延引以王之美譽以招來之云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此經上云致方貢謂六服諸侯又云致遠物宜是蕃國是以大行人上云侯服世一見其貢祀物之等下文云蕃國世一見各以貴寶爲贄文與此相當故知義然也知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者達民則行道路貢物即是貨賄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貨賄以璽節是也）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續食其往來○續食音嗣）〔疏〕（注續食至往來○釋曰按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續食其往來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奏不得陷絕○奏采豆反本或作湊）〔疏〕（合方至道路○釋曰官名合方氏當使天下和合故通達天下道路）

通其財利。（茂遷其有無）〔疏〕（注茂遷其有無○釋曰按尚書益稷云懋遷有無化居禹治水後懋勉天下徙有之無易其居積若有林木徙川澤魚鹽從山林是通其財利）

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疏〕（注權衡至輕重○釋曰施教設治之方先須均其度量權衡是以天子巡守及王者新升皆爲此事故堯曰及舜典明堂位皆陳數器之等鄭知此數器是權衡者下別見度量故知義然）

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疏〕（壹其度量○釋曰此云壹即上同也鄭云不得有大小者按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黍黃鍾之長千二百黍其實一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是五度五量皆有大小也）

除其怨惡。（怨惡邦國相侵虐）〔疏〕（注怨惡至侵虐○釋曰合方氏欲使人和合故除其邦國相怨惡即相侵伐及相虐殺之等也）

同其好善。（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高尚○好呼報反注及下同高如字劉古到反）〔疏〕（注所好至高尚○釋曰按孝經樂以移風易俗既風俗既風俗別言則風俗異矣風謂政教所施故曰上以風化下又云風以動之是也俗謂民所承襲故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風所高解好俗所尚解善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爲于僞反下同）〔疏〕（訓方至之志○釋曰訓方氏訓四方美惡而向王言之以其政事及君臣上下皆有善惡）

誦四方之傳道。（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爲傳○傳直專反注同）〔疏〕（誦四方之傳道釋曰上所云政事及上下之志則向王道未必誦之此文古昔之上善道恆誦之在口王問則爲王誦之以其善道可傳故須誦之）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疏〕（注布告至善惡○釋曰正歲謂夏之建寅正月則布告前所道所誦之事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也）

而觀新物。（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惡烏路反行下孟反辟匹亦反）〔疏〕（注四時至正之○釋曰此訓方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謂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與此爲類故鄭引以釋經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玄謂華讀爲佤哨之佤正之使不佤邪離絕○華依注音佤苦蛙反哨劉羊售反沈且笑反邪似嗟反）〔疏〕（形方至之地○釋曰形方氏主知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域大小形勢又當正其封疆勿使相侵○注杜子至離絕○釋曰王者地有佤邪離絕遞相侵入不正故今正之佤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云佤哨之佤者投壺禮主人云枉矢哨壺哨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疏〕

（使小至小國。釋曰此亦如上職方氏云大小相維義同注言親諸侯使諸侯相親遝相朝聘是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畎古犬反劉孤若反又孤善反嶧音亦螫音釋劉呼洛反噬音逝）〔疏〕（山師至之物。釋曰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注山林至蟲獸。釋曰按禹貢青州云岱畎絲枲畎谷也岱山之谷有之徐州云嶧陽孤桐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爲琴瑟云害毒物及螫噬之蟲者謂蚖蛇蝮蝎之屬也岱畎嶧陽是其名絲枲孤桐是其物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澤之民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蠙薄田反劉扶忍反沈音蠙暨沈其器反又其氣反萑音丸）〔疏〕（注川澤至萑蒲。釋曰徐州云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注云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爲與美魚）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墳扶云反）〔疏〕（邍師至之名。釋曰爾雅釋地高平曰原此雖以原爲主除山林川澤四者餘丘陵墳衍原隰六者皆主之故云辨其丘陵已下也按鄭注大司徒云土之高者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平濕曰隰皆有名。注地名至之屬。釋曰尚書禹貢有東原原底平大陸既作是地名也）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相息亮反）〔疏〕（注物之至立邑。釋曰按小司徒云四井爲邑據田中千室之邑據城二者皆須其物色善惡然後封民）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姦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慝他得反猶背音佩）〔疏〕（匡人至王命。釋曰匡正也所以正人故掌通達法則於天下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慝惡使無敢反側也。注法則至正直。釋曰云法則八法八則者按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謂王朝官府及畿內都鄙今云以法則匡正邦國而觀其慝即據諸侯下都鄙外內雖殊八法八則治官府都鄙即同故治官府都鄙亦用焉云背違法度者則是違法則也書者洪範皇極之章）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語魚據反說如字劉尸銳反）〔疏〕（撢人至語之。釋曰誦王志者在心爲志欲得使天下順從若撢取王之此志又道國之政事用此二事以巡國而語之使不迷惑而向主）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說音悅鄉許亮反下同）〔疏〕（使萬至王面。釋曰以上二事向諸侯說之使諸侯化民而萬民正向于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疏〕（都司至戒令。釋曰此王都司馬故序官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故此云掌都之士庶子者宮伯注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此都之士庶子亦然云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者若王家有軍事徵兵于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依行之）以國灋掌其政學。（政謂賦稅也學脩德學道。政音征本亦作政音下同）〔疏〕（注政謂至學道。釋曰云政謂賦稅者正謂軍之賦稅無田稅泉稅之等知學是脩德學道此亦依國子而言故知亦是修德學道也）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疏〕（注聽者至皆是。釋曰都司馬所掌者受大司馬之法而戒令使都之士庶子所有徵爲皆取國之大司馬之法云大司馬之屬皆是者經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鬷子公反戾力計反）〔疏〕（注大夫至鬷戾。釋曰按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注聽政於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若然是卿之小都大夫采地皆家自置司馬之明文引春秋者左氏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彼是諸侯卿家自置司馬此王之卿大夫之家亦自置引諸侯家法者自置是同故得引此以況義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三

校人　唐石經釋文諸本同毛本改從手。按从手者大誤

經辨六馬　宋本辨作辯

以此五者種馬最在上（閩本同監毛本五者改而言非疏除駑馬計之故五者）

阜一趣馬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趣馬余本載音義同

三阜爲繫（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爲毄云音計本又作繫。按古文假借字司門職亦云牛牲毄焉周易毄辭古不作繫）

六繫爲廄（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廄此本舊訛廄今訂正唐石經嘉靖本作廄余本誤廐注疏及下圉師同）

其數三百一十六匹（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二百當據正監毛本疏中不誤）

又蓋駑馬三良馬之數三个四百三十二（閩監毛本个改箇浦鏜云蓋當盆字誤）

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盧文弨云詩定之方中正義作何由能供此馬此作所誤）

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人之職相校甚異（補毛本無相校人之職五字此本誤衍）

此爲民出軍賦　盧文弨云詩正義爲作謂此誤

謂良馬二種四百三十二匹（監毛本二種作一此及閩本皆誤監本三字缺中畫）

彼據馬之大者　閩本之誤馬監毛本有之又複馬字

知是始養馬者　閩本脫是監毛本又脫者

相上作乘馬（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相士葉鈔釋文同宋本監本作相土此作上蓋土之訛閩本此字實缺。按士土孰是今不能定）

謂若元賓之步　閩本同監毛本賓作寘未詳

四鐵孔阜（浦鏜云驖誤從金非也毛詩本用假借字孔氏正義從金旁）

此謂賓入境展幣時（監本此誤比毛本入誤人此本及閩本缺一頁今據監毛本互校）

謂馬駃三成舒之（毛本駃誤駛浦鏜云成舒當色成之誤。按駃者鞅之誤三成舒之不誤）

以三成訓三就也

詮馬有飾之事也　毛本有誤兩

來朝聘而享王者（余本嘉靖本監本同毛本朝誤明宋本作特。按朝是也）

及葬埋之（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貍之本亦作埋按經當作貍注當作埋此類皆援注所改）

山川地神土色黃　毛本地誤也土誤上

故用黃駒也○注四海至之禮（監本脫下六字今據毛本補錄）

若待聘則有之　浦鏜云待當特字誤

此軍事言物馬　毛本軍誤通

稍食曰稾（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稾作稟當據正漢讀考作稍食祿稟云曰字訛）

注師圉府史以下　閩本同監毛本脫以下

巫馬

賈一人（閩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監毛本作二人當據正。按序官賈二人）

牧師

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　毛本同閩監本輒誤輙

生新草也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此衍

牧燒茇地　閩監毛本作燒茇牧地此誤倒

庾人

謂聒馬耳（漢讀考云聒當爲桰括押皆當從木自陸德明時已誤爲聒聒之適以驚之云毋令非理也疏云後鄭增成其義蓋賈本不誤案此因注云括馬耳遂改括從耳旁也今釋文聒馬與括押異文當亦後人誤改○按玉裁非也聒之所以習之令其不驚凡豢禽獸自有此法）

制其蹄齧者（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制作騬當據正校人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按古制不盡用騬馬故惟善蹄齧者騬之耳不盡用騬馬者凡馬特居四之一也）

駣牡驪牡元駒褭（驂余本閩監本作駣牡驪牝元與釋文駣牡驪茂后反牝元頻忍反正合是也此本作牡元嘉靖本毛本作牝驪皆誤余本載音義亦誤作牝驪嘉靖本閩本褭作褭葉鈔釋文同）

鄭司農云以月令（宋本嘉靖本云作說此誤）

其實兼有牝（閩監毛本作牡此誤）

故云駣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毛本同閩監本牝牡字互改按上文引詩駣牝三千蓋賈疏本鄭注作駣牝驪牡元與釋文本不同惠士奇云賈公彥讀爾雅不與郭景純同然亦有理）

圉師

射則充椹質（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充作克疏同）

故字庌爲訝（漢讀考云字當作書說文庌廡也从广牙聲引周禮夏官庌馬許君從司農易字也）

椹質所射者習射處（漢讀考云習射處之上脫茨牆二字）

皆謂釋宮中（浦鏜云澤誤釋）

圉人

圉師使令焉（監本焉字空缺）

此遺車則天子九乘（閩本同監毛本此遺車下衍之馬遺車四字）

職方氏（困學紀聞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

閩芊蠻矣（余本芊作芋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芊此本作芋皆誤今訂正釋文作芊引李軌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

禮之事異（浦鏜云文誤之）

爾雅雖有其數耳（監本同誤也閩毛本雖作惟當據正）

文甚明故不定（按下云鄭不甚明之則此文爲不之訛）

未知何者是故不定（閩本同監毛本改未知何者不定故是非）

後人轉寫者誤（閩監毛本轉誤傳）

東南曰揚州（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揚作楊按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七十二皆引作楊州蓋州名字本從木自開成石經從手後俱作揚閩監本作木旁者又由手旁轉改非古本如是矣）

具區五湖（此本閩本具誤其今據諸本訂正）

箭篠也（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篠作篠當據正釋文亦作篠○按依說文作筱从竹攸聲作篠已是俗字）

故書箭爲晉（漢讀考云大射儀綴諸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同）

杜子春曰（浦鏜云曰字當依葛本作云）

禹傳云一有羣鳥游田焉（浦鏜云相誤禹下誤一）

吳南郡名依地里志南江自吳南（盧文弨云自當從漢志作在案上南當衍○按此十三字當作吳者會稽郡屬縣名依地里志南江在吳南下接震澤在西今本譌特甚）

云箭篠也箭一名篠故禹貢云篠簜（閩毛本篠字同監本誤蓧閩監毛本簜誤蕩）

其澤藪曰雲瞢（說文艸部藪字下言九州之藪作雲夢）

其浸潁湛（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潁誤頴疏同）

可爲作畎畆之治（閩監毛本畆改畝）

其川熒雒（余本岳本閩本同是也嘉靖本監毛本熒作滎釋文雒作洛皆非唐石經作其水滎洛則非特熒字雒字誤即川字亦誤矣後改水爲川疏中熒字此本閩本同注中則諸本皆從水○按熒不得作滎雒不得作洛近錢大昕段玉裁之說詳矣注內泆爲滎滎在滎陽滎播既都皆熒字之誤尚書熒作滎乃衛包所改也）

出東垣（漢讀考云地里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然則東字賸也說文沇水出河東垣東垣謂垣縣之東也今本誤作東垣）

熒播既都（釋文羣經音辨熒字皆從水釋文都本或作豬○按余仁仲本所載音義作熒今本釋文誤也羣經音辨未能憭此）

其澤藪曰望諸（說文作孟諸）

道柯澤（監毛本同誤也閩本柯作荷當據正）

行千二百一十里（盧文弨云志作一百）

其浸廬維（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廬作盧當據正注及疏同釋文亦作盧維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盧按困學紀聞引職方氏作盧維閻若璩失於校勘謂周禮作廬此從漢地里志誤甚）

其澤藪曰弦蒲（漢讀考云說文宋本李燾本汲古閣未改本皆作弦圃）

汭坈之卽（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坈誤沉疏中不誤按釋文出汭坈二字）

札子春讀貕爲奚（漢讀考云說文作奚養從杜易字也）

河內曰兾州（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廣韻引周禮亦作兾閩監毛本改冀失其舊）

其澤藪曰楊紆（唐石經諸本同宋本爾雅疏引作其澤藪曰陽紆按此本及余本閩本注中皆作陽紆）

章出長子（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章作漳當訂正）

其澤藪曰昭餘祁（唐石經諸本同監本祁誤祈注同漢讀考云徐鍇本說文作昭余祁淮南作燕之昭余無祁字）

斥大九州（閩監毛本斥改遷蓋斥誤爲迂遂改遷）

謂若虞公號以舊是殷之公（閩本公改若監毛本作謂若虞號公刪以字按當作謂若虞公號公以亦公之誤檢困學紀聞引此正作謂若虞公號公舊是殷之公宜據正）

並是殷周國數也（宋本同誤也當從閩監毛本周作州）

必知以男備其數者（宋本無其此衍）

此卽大宰云（宋本卽作則下制其職節疏同）

傳其伍（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傅誤傳）

攷乃職事（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攷誤攻）

君前行（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君作居當訂正）

如前所施以不（閩監本同毛本不誤下浦鏜云監本下誤不非以猶與也不讀爲否）

土方氏

日行大分六寸分四（浦鏜云小誤寸）

謂九穀值稺所宜也（閩監本同誤也余本作稙稺釋文嘉靖本作稙稺當據正）

故以此推之（閩本同監毛本作解之）

懷方氏

侯服世一見（浦鏜云歲誤世）

合方氏

津梁相奏（閩本同余本嘉靖本奏作湊監毛本誤凑按釋文相奏七豆反或作湊此本與釋文正合古字之僅存者）

若林木徙川澤（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材木）

既風俗既風俗別言（監本剜刊既風俗三字毛本排勻閩本兩既風俗皆實缺）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華依注音佤苦蛙反禮說云𠦍離之地𠦍今作乖俗誤爲華說文𠦍背呂也象脊肋形玉篇於𠦍部加華訓爲華斜也苦媧切華斜者猶佤邪云爾漢讀考云華音同荂廣韻集韻作蕐非○按今俗語分析謂之花即此經華字也）

枉矢哨壺（毛本同閩監本脫哨）

川師

川澤之民與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閩毛本民作名當據正）

出蠙珠爲與美魚（閩本同衍監毛本刪爲）

邍師

平濕曰隰（浦鏜云下誤平）

都司馬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余本鬷作鬷是也葉鈔釋文同）

周禮注疏卷三十三挍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秋官司寇第五▲〔疏〕（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疏〕（惟王至民極。○釋曰義已具在天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孝經說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侀音刑）〔疏〕（注禁所至罪施○釋曰云禁所以防姦者也者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以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爲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云刑正人之法也云孝經說曰者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者下侀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愼也○）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鄉士主六鄉之獄。○鄉音香注同）〔疏〕（刑官至二人○釋曰自此已下論設官分職之事云刑官之屬者此一句揔爲刑官六十官爲目故云之屬云大司寇卿一人六命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四命士師者秋官之考雖下大夫四人亦四命鄉士其職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上士八人三命中士十有六人二命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一命下士言旅旅衆也小官理衆事也○注士察至之獄○釋曰訓士爲察者義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先鄭引論語士師欲見士官理獄訟之事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乃命大理瞻傷察瘡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爲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府六至十人○釋曰在此者府治藏史作文書胥爲什長徒給繇役義已在天官疏自大司寇已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疏〕（注遂士至獄者○釋曰在此者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疏〕（注距王至獄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揔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以不主三百里中五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疏〕（注方士至獄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訝五嫁反）〔疏〕（注訝迎至賓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方之獄訟非直迎賓客以獄訟爲主故亦士言之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士主外朝之法○朝直遙反卷內同）〔疏〕（注朝士至之法○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之事以朝士爲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但序官之法秋官雖爲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云朝士主外朝之法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皐門內庫門外是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主民數○）〔疏〕（注司民主民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登萬民之數凡斷獄弊訟必須知民年幾老幼是以司民雖非刑獄連類在此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刑○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故其職在此）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刺七賜反訊音信）〔疏〕（注刺殺至殺之○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亦是刑獄之類故在此）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言語之約束○約劉於妙反一音如字注同束劉詩樹反一音如字○）〔疏〕（司約至四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邦國及萬）

（民之約劑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約於妙反歃所洽反）〔疏〕（注盟以至曰盟○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盟載之法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職主也）〔疏〕（職金○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爲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疏〕（注犯政至奴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也云犯政爲惡曰厲者厲是惡鬼殺厲之事故以造惡爲厲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者其職文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賈音嫁又音古○）〔疏〕（犬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案說卦艮爲狗艮卦在丑艮爲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爲言故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圜于權反罷音皮下同）〔疏〕（司圜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圜土之刑人亦刑獄之事故在此○注鄭司至罷民○釋曰先鄭所引皆當其義故後鄭從之但獄城圜者東方主規規主仁恩凡斷獄以仁恩求出之故圜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疏〕（注囚拘至之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守盜賊凡囚者刑獄之事故在此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疏〕（注戮猶至辱之○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刑罪之事故在此）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徒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疏〕（注隸給至近郡○釋曰以隸是罪人爲奴僕故知給勞辱之役也又引漢始置司隸云云者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爲況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爲奴者）〔疏〕（罪隸至十人○釋曰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故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者鄭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之別○閩亡巾反又音文）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貉音陌）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表刑禁者）〔疏〕（注憲表至禁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憲邦之刑禁故在此也知憲不爲法而爲表者又案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明憲爲表懸示人使知者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疏〕（禁殺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司斬殺戮者以告而誅之是禁民相殺戮之事故在此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禁暴○釋曰此亦謂禁民不得相陵暴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亦是防禁之事故在此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疏〕（注廬賓至所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達國道路又云掌凡道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知廬是賓客行道所舍者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蜡清預反注同蠅以繩反骼更白反貍亡皆反本又作埋骴本又作胔似賜反）〔疏〕（注蜡骨至之狙○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骴又云凡國之大祭祀禁刑者凶服者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引月令掩骼埋骴者案彼注骨枯曰骼肉腐曰骴掩亦埋但骼骴不同故別言也言骼骴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也若然月令所云是春時令不在春官者彼月令爲春時陽不欲陰之事故在此取禁戒之事故在秋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止水者也○雍於勇反劉如字注同隄丁兮反）〔疏〕（注雍謂至者也○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溝瀆澮池之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萍音平又蒲丁反蛢蒲丁反爾雅云蛂黃蛢萍號蒲丁反萍蓱上音平○）〔疏〕（萍氏○釋曰按其職云掌國之水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注鄭司至沈溺○釋曰先鄭讀萍爲蛢取音同云或爲萍號起雨之萍者亦天問之文萍亦浮萍之草也玄謂今天問者離騷有天問篇天不可問故以天問爲名此就足先鄭音義同引爾雅萍蓱其大者蘋者此以義相曉也云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者俗讀取音同皆取萍水草無根而浮不沈禁人使不沈溺如萍也○）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夜覺者○覺音教下同○）〔疏〕（注寤覺至覺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言寤覺也主夜覺者凡人之寐臥恒在寢得禁之者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烜音毀注燬同烜劉音表）〔疏〕（注烜火至爲烜○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取明火及以木鐸修火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左氏衛侯燬滅邢詩云王室如燬燬亦火之別名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條音滌徒歷反注同）〔疏〕（條狼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凡誓僕及誓馭之等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注杜子至道上釋曰云滌器之滌者讀從特牲少牢滌祭器等之滌也云狼狼扈道上者謂不躐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閭謂里門）〔疏〕（注閭謂里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比國中宿互櫜者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云閭謂里門者爾雅云巷門謂之閭故知是二十五家之里門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玄謂冥方之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冥如字又莫歷反縻亡皮反○）〔疏〕（冥氏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是冥然使之不覺亦是禁守之事故在此○注鄭司至之名○釋曰云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取其音讀也後鄭云冥方之冥亦取音同云以繩縻取禽獸之名者解冥是冥然使不覺之意也）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庶音煑又章預反蠱音古）〔疏〕（注庶讀至從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毒蠱是除惡之事故在此也云庶讀如藥煑之煑者俗讀煑意取以藥煑去病去毒蠱亦如是云書不作蠱者字從聲者除蠱者庶是去之意故爲庶不爲蠱也是其取聲）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搏蟄獸所藏者○搏音博劉音付蟄直立反）〔疏〕（注穴

（搏至藏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攻蟄獸是除猛惡之事故在此也云穴搏蟄獸所藏者凡獸蟄皆藏在穴中故以穴爲官名使取蟄獸也）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翨音翅失豉反又吉豉反〔疏〕注翨鳥至之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攻猛鳥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云翨鳥翮也者羽本曰翮凡鳥有羽翨者皆有翮故云翨鳥翮也凡翨翅皆作翅不作翨故彼從之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柞側百反注唶唶屋笮皆同挍古飽反〔疏〕柞氏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攻草木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注柞除至之笮○釋曰知柞是除木之名者見詩云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明柞是除木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見其職云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是先刊剝之先鄭讀柞爲音聲唶唶之唶者讀從春秋行扈唶唶之唶又爲屋笮之笮者俗讀皆從音同也）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薙字或作雉同它計反徐庭計反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蘊紆粉反徐憂鬀反鬀它計反〔疏〕薙氏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殺草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也○注書薙至水之○釋曰先鄭從古書薙爲夷故引古今而爲證也春秋者左氏傳隱六年夏五月鄭伯侵陳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注云芟刈夷殺蘊積崇聚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者俗讀也云字從類耳者人髮之鬀從髮薙草還草下爲之故云類也月今者仲夏令引之者欲見薙草須燒之又須水之意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玄謂硩古字從石折聲○硩音摘它歷反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李又思亦反蔟倉獨反○〔疏〕折蔟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覆夭鳥之巢是除惡之類故在此○注鄭司至折聲○釋曰先鄭讀硩爲擿後鄭不從者先鄭意以爲杖擿破之故從擿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擿爲義故不從先鄭又云蔟爲爵蔟之蔟者爵蔟是雀窠後鄭從之玄謂硩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是上聲下形字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蠹蠹者詩云實始翦商○蠹都路反〔疏〕注翦斷至翦商○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蠹物故鄭云翦斷滅言之也主除蠹蠹者故在此引詩者證翦是翦除）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赤如字一音采昔反犮徐音跋畔末反劉房末反捇采昔反徐呼陌反拔畔末反劉房末反或蒲八反豸直氏反〔疏〕注赤犮至埋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牆屋注除蟲豸藏逃其中者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言赤犮猶言捇拔者拔除去之也）

蟈氏下士二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蟲國聲也蜮乃短狐與○蟈氏音古獲反注同劉又音國蜮劉音或一音古獲反蝦音遐蟇音麻螻音樓鼃戶媧反又斛佳反黽莫幸反蛙戶蝸反劉斛佳反沈和佳反蜮音或與音餘下官與同〔疏〕蟈氏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去鼃黽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也○注鄭司至狐與○釋曰先鄭以蟈爲蜮又以蜮爲蝦蟇後鄭不從鼃黽蝦蟇屬是其類也云書或爲掌去蝦蟇者於義可也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者蛙蟈爲一物云字從虫國聲也者國與蟈爲聲所謂左形右聲者也云蜮乃短狐與者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蜮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蜮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涿陟角反又音濁近附近之近〔疏〕壺涿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水蟲亦是除惡之類故在此也○注壺謂至爲濁○釋曰壺乃盛酒之器非可涿之物故知是瓦鼓必知是瓦者雖無正文攷工記有陶人旊人造瓦器歐水蟲非六鼓故知瓦鼓也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字誤故爲濁猶從涿爲義故後鄭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玄經文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射食亦反清才性反又如字〔疏〕注庭氏至者也○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射國中妖鳥亦是除惡之類故在此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囂五高反一音許驕反下同讙音歡○箸直慮反繣戶卦反又胡麥反〔疏〕注銜枚至於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者繣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耆巨之反蜡仕詐反〔疏〕伊耆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共杖秋老者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注伊耆至者氏○釋曰案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鄭注亦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云始爲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言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則周家以前爲後王至周又因之故不指周而云後王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使之禮○使所吏反〔疏〕大行至行夫○釋曰此四官在此者皆主賓客嚴凝之事故也亦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注行夫至之禮○釋曰大行人小行人司儀皆掌賓客之禮不見注解至行夫獨注之以官獨多於餘官以主國使之禮至於美惡無禮皆使之故官多於餘官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環戶關反劉戶串反○〔疏〕注環猶至守衛○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賓客舍則授館令聚檯亦是禁守之事故在此也云主圍賓客之任器爲之守衛者其職文也）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摠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知音智鞮丁兮反譯音亦〔疏〕注通夷至方也○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夷之國使以傳賓主之語故亦連類在此也云此類之本名東方已下皆王制文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又寄東夷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鞮者鄭彼注云鞮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北方曰譯者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摠名曰象者四方別稱經唯有一象故云摠名曰象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即詩序所云文王之德被於江漢是也又書序云巢伯來朝注巢伯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此皆致南方故象得摠名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疏〕掌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賓客牢禮之陳亦是賓客嚴凝象秋故在此）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跛波可反〔疏〕注訝迎至之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迎賓客故連類在此先鄭云跛者訝跛者之訝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主交通結諸侯之好○好呼報反〔疏〕注主交至之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禁之難有禁戒之事故在此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

人。（〔疏〕掌察四方掌貨賄○釋曰在此者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邦國所致貨賄但二官闕不可强言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治直吏反〔疏〕朝大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治亦在此○注此王至夫云○釋曰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疏〕注都則至馬云○釋曰此官已闕鄭知主八則者太宰云八則治都鄙此經云都則故知則八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疏〕注都家至每都○釋曰在此者此官雖闕義理可言以其稱士則知主獄故鄭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必知王家不置都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自爲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詰起吉反耄莫報反度待洛反〔疏〕大司至四方○釋曰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不言刑王國詰畿內者王官不嫌不刑詰在內故舉外以見內也大宰云以六典治邦國今此更言建三典者彼六典自是六官之典此三典是刑之三典與彼別故司寇別施之○注典法至四方○釋曰典法也案大宰注云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故云典法也引書者呂刑篇文呂侯訓夏贖刑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謂周穆王老耄亂荒怱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引之者證詰爲謹義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爲于僞反〔疏〕注新國至於教○釋曰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者謂若世衰夷狄內侵國君誅滅聖人後作日辟國百里既攘夷狄國空無主民不獨治須立君化之則是新辟地立君之國者也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指趨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即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地立君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疏〕注平國至之法○釋曰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者謂先君受封後君承前平安守持成立之國民已被化則用常行之法以治之）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篡初患反殺音試本亦作弒〔疏〕注亂國至滅之○釋曰云亂國篡弒叛逆之國者謂若州吁篡國崔杼弒君臧紇叛魯此皆逆亂之國如此之國民起惡心故於常法之外爲惡者則當伐滅之也）

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疏〕注刑亦至異之○釋曰此五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刑亦法也此五法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至不入五刑者云糾猶察異之者謂萬民犯五刑察取與之罪使別異善惡則尚書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疏〕注功農至勤力○釋曰以其言野則國外若卿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既言在野爲功故知功是農功力勤力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守劉音狩注同將子匠反〔疏〕注命將至部伍○釋曰以其在軍梱外之事將軍裁之故知命是將命也軍行必有部分卒伍故云不失部伍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爲孝○〔疏〕注德六至爲孝○釋曰謂在鄉中之刑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既言在鄉故知德是六德教民者非教國子三德咎由九德者也善父母爲孝爾雅釋訓文○）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脩理〔疏〕注能能至脩理○釋曰知能是能其事職職事脩理者以其言官官中見能見職明知義然○）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爲恭字之誤也○愿音願劉又音原依注暴作恭慤苦角反○〔疏〕注愿慤至誤也○釋曰知爲恭不作暴者以其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恭又似暴字故云字之誤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罷音皮注下皆同愍音敏劉亡覲反尚書作愍音敏又作昏皆訓强〔疏〕注圜土至於罷○釋曰此已下說罷民云教之者正謂夜入圜土晝則役之司空困苦則歸善鄭云困苦以教之爲善云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者罷謂困極罷弊此圜土被囚而役是不愍强作勞之民有似罷弊之人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寘之豉反又音示邪似嗟反下同著丁略反一音直略反○〔疏〕注害人至其背○釋曰云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案司救職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下文者是也此謂語言無忌悔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圜土者也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圜土晝日亦役之司空夜入圜土者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此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圜土者也）其能改過。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疏〕其能至三年○釋曰云能改正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已過是能改也○注反于至平民○釋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引司圜職已下見舍之遠近此所舍鄉則玉藻所謂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是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逃亡〔疏〕其不至者殺○釋曰云不能改正謂不能伏思已過而出圜土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造七報反注同个古賀反與音餘○〔疏〕以兩至聽之○釋曰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先令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服不直是禁民省事之法也○注訟謂至个與○釋曰云訟謂以貨財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咺訟是罪名亦曰訟云古者一弓百矢者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illegible]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束矢其搜毛云五十矢曰束彼鄭從[illegible]）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劑子隨反〔疏〕[illegible]）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疏〕注嘉石至使善○釋曰[illegible]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脩樹之外朝門左朝士文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illegible]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桎音質梏古毒反著直略反）

（反下附猶著皆同○【疏】凡萬至舍之○釋曰云未麗於法謂入圜土爲法此坐嘉石之罷民未入圜土差輕故也云害於州里者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云桎梏而坐諸嘉石者謂坐時坐日滿役諸司空則無桎梏也此已下輕重有五節皆就語言侮慢之中斟酌爲輕重分五等也云使州里任之者仍恐習前爲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即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緌五寸之事也鄭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知者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謂兩手共一木梏與拲連言故知梏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間之梏械足間之桎械亦是手曰梏足曰桎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

以肺石遠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肺芳廢反【疏】注肺石至告者○釋曰云肺石赤石也者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文彼上文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惸其營反長丁丈反下及注同上時掌反【疏】凡遠至其長○釋曰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內之民皆有惸獨老幼之等云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謂長官不肯通達審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民即來立於石也○注無兄至大夫○釋曰鄭知惸是無兄弟者王制已有孤獨鰥寡不見惸則惸是無兄弟可知也是以尚書洪範亦云無虐惸獨而畏高明孔云惸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云無子孫曰獨者案王制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不爲獨故兼云無孫也鄭不釋經老幼者老則無夫無妻幼則無父可知故不釋也知上是王與六卿者六卿並知國政皆得受寃怨故兼六卿言之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訴寃之人天下皆是故長亦兼天下故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爲長也若然不言二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者在長中可知故舉外內以包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五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重之○縣音玄注及下同挾子叶反【疏】正月至斂之○釋曰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正月一日也言始和者太宰注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其實不改也云布刑于邦國都鄙者正月和即以此月布于天下云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者謂建寅正歲邦國及都鄙并王家雉門皆一時縣之斂之者天子斂藏於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日月受而行之謂之聽朔○注正月至重之○釋曰鄭云天下即邦國都鄙也云正歲又縣其書重之知正歲乃縣者亦約小司寇知之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約於妙反藏才浪反【疏】凡邦至天府○釋曰云凡邦之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云涖其盟書而登於天府者既臨其盟書因即登此盟書于天府○注涖臨至之藏○釋曰云天府祖廟之藏者天府職文）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會古外反下司會同【疏】大史至藏之○釋曰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治直吏反下同【疏】注邦典至之治○釋曰云邦典六典也者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國之治故邦國有獄訟之事來詣王府還以邦典定之）

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斷丁亂反下注皆同【疏】注邦法至之治○釋曰案大宰云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之八法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都鄙有獄訟以八則斷之者都鄙有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故此不言也）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弊必世反斷也後訓斷者皆同弊劉芳滅反又音畢設反比必利反○【疏】注邦成至邢侯○釋曰大宰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以庶民有獄訟故以邦成弊之弊亦斷也異其文耳云邦成八成也者則小宰云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已下是也先鄭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者此八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春秋傳者春秋左氏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不勝乃弊獄邢侯引之者證弊爲憋義同也）

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疏】大祭至犬牲○釋曰犬屬西方金犬既當方之畜故司寇奉進犬牲也）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疏】若禋至百族○釋曰禋之言煙禋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摠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謂前十日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爲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親爲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注戒之至姓也○釋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王自澤宮而還入皋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以親故入廟乃戒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牲○亨普庚反劉普孟反注同下納亨放此【疏】及納至如之○釋曰鄭云納亨致牲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

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疏】注明水至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者絜也王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疏】凡朝至如之○釋曰朝覲不言大則四時朝也會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爲導也其大喪亦如之亦導王也○注大喪至嗣王○釋曰知嗣王者以經云大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王也既言前王明以先后世子爲政故云或嗣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大司馬云大喪平士大夫鄭王謂王喪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世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者容有先后及后世子又宰夫云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容有王喪）

大軍旅。涖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疏】注社謂至于社○釋曰鄭知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者以其大軍旅非在國故先鄭引書爲證彼書謂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誓士衆辭社是陰殺亦陰賞是陽祖是遷主亦陽故各於其所必於祖社主前者尊祖嚴社之義也○）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也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趯本亦作蹕音畢○【疏】注屬士至行也○釋曰云凡邦之大事者言凡語廣則國有大事王動行皆使其屬蹕而鄭知其屬是士師以下者見士師職云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注云諸侯來朝若饗食時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以下上士中士下士皆蹕知者以此注云士師以下故也）

禮疏三十四卷終

周禮注疏卷三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四

秋官司寇第五（唐石經作第九是誤以卷數改篇第也）

禁所以防姦者也（宋刻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錢鈔宋本姦作奸非）

家大夫之采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閩本同監毛本主作地按地主二字當並有）

以朝主爲詢衆庶（監本同誤也當從閩毛本作朝士）

殺牲歃血（諸本同大字本歃作歃釋文亦出歃血二字）

犬人徒十六人（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靖本皆作徒十有六人當據以補正）

今獄城圜（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城下衍曰字當刪正）

言凡圜土之刑人也（監本土誤上疏中誤士閩本同）

言隸（監毛本此節有司隸至百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五隸之法五隸皆是罪人故在此疏文一段此本及）

（閩本皆脫今據補錄）

禁殺戮下士二人（毛本下士誤倒）

禁暴○釋曰（監毛本作是暴至十人此本及閩本脫下三字）

蠅蟲所蜡也（漢讀考云說文虫部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聚乳也胆俗作蛆）

掩骼埋骴（釋文作貍骴云本又作埋胔）

蜡讀如狙司之狙（岳本狙誤徂）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閩監本防改坊非）

萍讀爲蛢（諸本同按此當作蛢讀爲蓱因故書作蚊蛢之蛢故司農讀從苹蓱之蓱下云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則蓱萍字通也此經當作蛢氏後人據注改經又易注蓱爲萍則與下萍號爲一字矣因此官義取蓱草之不沈溺古經假借作蛢故司農改讀爲蓱爲萍若經本作萍而易爲蛢斷無此理也）

元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諸本同段玉裁云當作今天問萍號作蓱王逸注本正作蓱云一作萍按後鄭增成司農義而意主蓱字故引今天問蓱號爾雅苹蓱以證之苹蓱當作苹蓱釋文云萍本亦作苹是也苹蓱乃一字不得爲二名）

萍氏主水禁萍之草（此二萍字皆當作蓱司農爲蓱爲萍兩讀鄭君則取蓱字音作讀如平）

萍氏○釋曰按其職云（閩本同監毛本釋曰下有在此者三字按萍氏下當亦脫至八人三字）

亦天問之文（按亦當誤衍）

主夜覺者（賈疏本同漢讀考作主覺夜者云賈公彥本誤作夜覺○按此覺讀如覺後知覺後覺之覺）

司烜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司烜音毀注燬同漢讀考作司燬氏謂注烜火也鄭司農云當爲烜二烜字皆當作燬）

故書燬爲垣（諸本同釋文爲垣劉音袁按垣當烜字之誤經注烜字皆從故書轉改也蓋陸所據本已誤）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沈彤云六並當作八其職曰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按沈彤以此等證其祿田相符之數不當篤信也）

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諸本同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讀爲冥方之冥劉音莫歷反與冪同始易其字義矣此作讀爲誤也疏云後鄭亦取音同以繩糜取禽獸冥然使不覺此說非）

驅除毒蠱之言（葉鈔釋文作毒蟲本職同）

翨讀爲翅翼之翅（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翄誤翅疏同釋文云翨氏音翅）

云翨鳥翮也者羽本曰翮（惠校本同此本及閩本者字羽字合爲翥今寫正監毛本於翥上更增者字誤甚）

故彼從之也（惠校本彼作破此誤）

必先拔剝之（宋本岳本嘉靖本同大字本錢鈔本閩監毛本作刊剝按釋文本作拔剝賈疏本作刊剝○按疏誤）

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漢讀考作讀如云今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爲唶笮二字）

薙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薙氏李或作雉同漢讀考經注薙皆作雉謂後人加艸於雉爲薙猶稻人加艸於夷爲荑也此雉或作夷爲同音同字）

鄭司農云掌殺草（漢讀考云下有夷氏二字云今本脫云）

芟夷蘊崇之（嘉靖本惠校本蘊作薀釋文出薀崇二字此作蘊非）

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惠校本無今按賈疏云先鄭引古今爲證當本有今字）

此皆剪草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剪作翦當據正）

謂燒所芟草（大字本錢鈔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作非謂燒所芟草多一非字係誤衍詳漢讀攷）

親人善鄰（閩本同監毛本人作仁）

從石折聲（漢讀攷云折當作析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折聲在十五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硩他歷反李又思亦反此從析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說文曰硩上摘山巖空青珊瑚隋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許以摘訓硩取其同音篆文必作硩析聲今本作硩折聲亦謬）

赤友氏（閩監本同毛本友作叐嘉靖本作友皆訛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作犮當據正注中同說文魃旱鬼也从鬼犮聲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按鄭注此云赤犮猶掓拔也主除蟲豸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引周禮作赤魃者當是古文假借字許所據壁中故書作魃其義則爲除牆屋物而非旱鬼也詩旱魃爲虐其義爲旱鬼故復引詩證之）

掌除牆屋（惠校本同閩監毛本牆改墻）

蟈讀爲蜮蜮蝦蟇也（諸本同按此當作蜮讀爲蟈蟈蝦蟇也故下引月令螻蟈鳴證之古文經當本作蜮氏司農讀爲蟈蓋蜮古文蟈今文故夏小正周官作蜮月令呂覽作蟈釋文蟈氏古獲反劉音或劉昌宗本經當作蜮氏○按此當依漢讀攷）

含沙射人入皮肉中（閩本同監毛本人入字誤倒）

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灾（浦鏜云或或誤蜮蜮爲誤曰從左傳疏按）

書亦或爲濁（監本濁誤獨漢讀考作書亦或爲涿云今本作濁誤）

銜枚氏（大字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錢鈔本嘉靖本銜作衘注同）

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大字本繣上無之此衍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爲繣絜於項中繣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絜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漢讀考云顏氏漢書注引作繣絜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唐石經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皆跳行另節下司儀行夫同此本及閩監毛本自大行人至行夫并爲一節非下家士亦如之同）

合揔名曰象者（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合作今當據正）

掌客徒三十人（閩本同誤也大字本以下皆作二十人唐石經作廿人）

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賈疏釋此注云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故讀從之按賈氏所據公羊傳訝作御）

以其都司馬使王自爲之（閩本同監毛本自改臣）

大司寇

王耗荒（大字本同按耗當作秏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秏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作秏荒也今釋文作旄荒錢鈔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改耄荒非）

謂周穆王老（閩本同監毛本老上增年）

爲其民未習於教（釋文出爲民二字則陸本無其）

使民相拱勑之法（浦鏜云共誤拱）

命將命也（葉鈔釋文作將令）

咎由九德者也（閩本同誤也惠校本作咎繇當據正監毛本作各由誤甚）

有似罷弊之人也（閩本同監毛本人作民）

以其不故犯法（諸本同閩本不改無誤也疏云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浦鏜按作無故犯法以不字爲誤大誤○按故犯法猶今言謀殺故殺也）

此入五刑者爲輕（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此作比）

是入圜土者也（閩本同監毛本是改乃）

其百个與（閩監本个改箇非疏同釋文出百个二字）

質人云大市以質（閩本同監毛本上質誤貨人誤又市誤事）

故見之耳（閩監毛本耳改爾）

易志冷剛問（閩本同監毛本冷誤從水）

故以邦成弊之（惠挍本故作還此誤）

又於庫門而東入廟門（閩本同監毛本庫門下衍内）

謂將祭之辰（浦鏜云晨誤辰）

明者絜也王人明絜（閩本同監毛本絜改潔下同浦鏜云主誤王）

明以先后世子爲政（閩本同監毛本政作正）

使其屬蹕（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趩云本亦作蹕○按說文走部曰趩止行也从走爲正字从足爲或體）

而蹕于王官（監本同誤也閩毛本作王宮當據正）

周禮注疏卷三十四挍勘記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難乃旦反適丁歷反蕘而招反）〔疏〕小司至立君○釋曰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爲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者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外朝至庶人○釋曰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謂鄰國來侵伐與國爲難者也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殷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云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者冢適繫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爲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下爲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所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此三者皆採衆心衆同乃可依用也先鄭引詩及書者證致萬民之意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鄉許亮反長丁丈反見賢遍反）〔疏〕注羣臣至公後○釋曰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恒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三公北面者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荅君之意知鄉大夫在公後者以州長衆鄉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鄉爲之六鄉別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擯兵刃反注同更音庚）〔疏〕小司至弊謀○釋曰云以敘進者案小宰六敘皆先尊後卑則此言以敘進謂先公卿以次而下○注擯謂至明也○釋曰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擯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專欲難成捨已稽衆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今能以衆輔成己志是尊王賢明者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訊音信盡律忍反鞫九六反）〔疏〕以五至用法○釋曰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緩刑之意欲其欵偵也云讀書則用法者謂行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注附猶至論之○釋曰引王制云刑者侀也者上刑爲法下侀爲著謂行法著人身體又訓爲成者意取一成不可變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更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濫此釋用情訊之也漢時讀鞫已乃論之者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嚴子爲坐士榮爲大理○爲治于僞反咺況阮反鍼其廉反嚴劉音莊左傳作莊案漢書明帝名莊改爲嚴）〔疏〕注爲治至大理○釋曰古者取囚要辭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褻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若取辭之時不得不坐當使其屬或子弟代坐也引喪服傳者喪服經有大夫命婦子夏傳解之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今此云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誤當以彼爲正云春秋傳者左氏傳二十八年衛侯坐殺叔武元咺訴於晉晉使人斷之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坐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爲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又閽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爲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亦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爲文不通士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疏〕注鄭司至兄弟○釋曰此因上論斷獄之事故說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故先鄭云當刑諸甸師氏故甸師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是也必於甸師者甸師氏掌耕耨王藉其場上多屋就隱處刑之引禮記者文王世子文彼據諸侯法云刑于隱者謂就屋中云不與國人慮兄弟者若在市朝刑殺國人見之亦謀慮兄弟是與國人慮兄弟若不於市朝是不與也天子之禮亦然故引爲證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疏〕以五至民情○釋曰案下五事惟辭聽一是聲而以五聲目之者因事雖不是聲亦以聲爲本故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在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

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疏〕注觀其至則煩○釋曰直則言要理深虛則辭煩義寡故云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赧女板反）〔疏〕注觀其至赧然○釋曰理直則顏色有厲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愧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倰

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喘昌兗反）〔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虛本心知氣從內發理既不直吐氣則喘

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聆音零）〔疏〕注觀其至則惑○釋曰尚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觀其事直聽物明審其理不直聽物致疑

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眸莫侯反劉無不反眊莫報反本又作蒐同）〔疏〕注觀其至眊然○釋曰目爲心視視由心起理若直實視盼分明理若虛陳視乃眊亂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易

曰日月麗乎天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疏〕以八至刑罰○釋曰案曲禮云刑不上大夫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然此八辟爲不在刑書有罪當議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罰也○注辟法至著也○釋曰以辟爲法謂八者之法子春讀麗爲羅後鄭不從謂麗附也破子春爲羅若作羅則入羅網當在刑書何須更議之也後鄭以不在刑書故須議議訖乃附邦法易曰日月麗于天但天自然無形而得附著者天者自然之氣日月本在虛空而附自然之氣故得爲附著者也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疏〕注鄭司至是也○釋曰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皆是議限親不假貴故親賢能及功勤若貴亦不假餘賢能之等各據一邊則得入議假令既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他侯反徐吐豆反〔疏〕注故謂至不偷○釋曰此故舊據王爲言是以大宗伯注故舊朋友謂共在學者若伐木詩亦是故友之類先鄭引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言民不偷上行下效亦據人君而說故引爲證議故也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行下孟反〔疏〕注鄭司至行者○釋曰先鄭舉漢廉吏爲賢後鄭足成故言賢有德行者謂若鄉大夫興賢者能者賢即有六德六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夫音扶鮮息淺反向許亮反〔疏〕注能謂至惑乎○釋曰云能謂有道藝者此即鄉大夫興能者能者有道藝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國子與賢者有德行兼道藝若能者惟有道藝未必兼有德也引春秋傳者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祁奚作此辭以晉侯使赦小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疏〕注謂有至功者○釋曰此即司勳所掌王功國功之等皆入此功也是以彼皆言功爲首也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疏〕注鄭司至是也○釋曰先鄭推引漢法墨綬爲貴若據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憔昨遥反悴秦醉反〔疏〕注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以事國自此已上七者雖以王爲主諸侯一國之尊賞罰自制亦應有此議法是以議能鄭引叔向之事是其一隅也惟八曰議賓惟據王者而言不及諸侯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與音餘〔疏〕注謂所至後與○釋曰春秋襄二十五年傳云虞閼父爲周陶正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之言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之語故鄭云三恪二代之後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爲賓禮之故爲賓也言與者經直云賓不斥所據約後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刺七賜反斷丁亂反後皆同〔疏〕注中謂罪正所定○釋曰此經與下文爲目但三刺之言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庶民已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尚刺已上刺可知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斷獄終始有三刺刺則罪正所定即當行刑故云罪正所定也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疏〕注刺殺至言也○釋曰云羣臣者士已上云羣吏者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云萬民者民間有德行不仕者云刺殺三刺罪定即殺之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漢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劓魚器反刖音月又五刮反〔疏〕注宥寬至刖也○釋曰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故爲下服凡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乃施刑故言服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比毗志反注同上時掌反下注同數所主反〔疏〕注大比三年至七月生齒○釋曰小司寇至三年大按比之時使司民之官登上民數自生齒已上皆登之小司寇乃登於天府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按家語本命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男偶女奇也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疏〕注人數至制耳○釋曰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云人數定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者鄭偏據九賦而言至九貢九功亦可知也

小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疏〕小祭祀至犬牲○釋曰大祭祀自大司寇奉犬牲若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鑊戶郭反〔疏〕凡禋至如之○釋曰云禋祀五帝者祭天曰燔柴即禋祀也故云禋祀五帝五帝所祀謂四時迎氣摠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謂將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實鑊水爲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煑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槀亦謂洗牲肉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辟婢亦反劉符益反一音匹亦反沈音避注同後而辟皆放此道音導〔疏〕注鄭司至引矣○釋曰下士師云諸侯爲賓師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爲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者漢時執金吾及令尉爲帝奉引猶如小司寇爲王導故引以爲況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后世至如之○釋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人亦爲王而辟也

小師涖戮。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疏〕注小師至之師○釋曰謂王不自出使卿大夫出軍閫外之事將軍裁之軍將有所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涖戮也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疏〕注屬士師以下○釋曰此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爲賓是也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已下皆蹕故此據而言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疏〕孟冬至退之○釋曰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注司民至則損○釋曰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是軒轅角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國家所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疏〕注上其至之數○釋曰羣士謂鄉士遂士已下皆是也必登斷獄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疏〕注羣士遂士以下○釋曰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師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遂以外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云令羣士明羣士是遂士以下可知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疏〕注宣徧至五禁○釋曰此所宣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illegible]〔疏〕注[illegible]於王○釋曰命其屬謂命已下屬官使入會計文狀來乃致事於王故云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灋音法注左右音佐下音又注同徇似俊反縣音玄粗劉音祖沈才古反〔疏〕注左右至言者○釋曰無刑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一人使萬人懲是欲不使犯罪令於刑外施禁禁民使不犯刑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罪麗于民也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爾雅云巷門謂之閎則[illegible]云宮王宮[illegible]門云國城中者[illegible]禮三千條內而在亡中故舉漢法以況之云離載下帷者謂在車離耕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云粗可言者古之禁書具不惟如此故云粗可言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

（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比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誥戶報反射食亦反〔疏〕以五至都鄙○釋曰戒與禁謂典法則亦是所用異異其名耳同是告語使不犯刑罰○注先後至聞焉○釋曰先後猶左右也者皆是相助之義異其名而已云甘誓者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云湯誓者湯將伐桀以誓衆云大誥者武王崩周公作以成王令以大義告天下以誅三監以作誥云康誥者周公以成王命封康叔於殷墟誥康叔以治政之事故作誥云之屬者乃有泰誓費誓召誥洛誥之等故言之屬也凡誥誓皆因大會乃爲之故用之於軍旅用之於會同也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比其類也者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前敵不破則有追法春秋公追戎於濟西是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比毗志反下同比追如字劉張類反胥如字劉思敘反注偦同搏音博劉音付〔疏〕掌鄉至慶賞○釋曰士師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爲有施刑罰也云州黨族閭比之聯即是鄉合之事云與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爲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宅舍有故使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者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使鄉伍相及也○注鄉合至賊也○釋曰云追追寇者即公追戎於濟西是也胥讀如宿偦之偦者時有夜宿逐賊謂之偦即司搏盜賊是也）

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也〔疏〕掌官中之政令○釋曰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疏〕察獄至邦令○釋曰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斷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謂之致邦令也）

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比必利反〔疏〕掌士之八成○釋曰士之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注鄭司至事比○釋曰先鄭云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者即若小宰八成凡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之）

一曰邦汋。（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汋上汋反注同斟之林反酌音汋刺七亦反又七賜反〔疏〕注鄭司至書事○釋曰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者俗讀之若今刺探尚書事者漢時尚書掌機密有刺探尚書密事斟酌私知故舉爲況也）

二曰邦賊。（爲逆亂者〔疏〕注爲逆亂者○釋曰既云邦賊罪無過此故知爲逆亂若崔杼州吁之等）

三曰邦諜。（爲異國反間○諜音牒間間厠之間〔疏〕注爲異國反間○釋曰異國欲來侵伐先遣人往間候取其委曲反來說之其言諜諜然故謂之邦諜用兵之策勿善於此故孫子兵法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金寶於人者非民之將故三軍之事莫密於反間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唯賢聖將能用間以成此兵之要者也）

四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冒音墨〔疏〕注干冒王教令者○釋曰鄭云干冒王教令者謂犯邦令不肯依行）

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爲者○撟音矯〔疏〕注稱詐以有爲者○釋曰撟即詐也故鄭云稱詐以有爲者謂詐上命營構僞物之類也）

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藏才浪反〔疏〕注竊取至藏者○釋曰謂若定八年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以出奔之類是也）

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朋讀如朋友之朋○傰劉音崩徐音朋又補鄧反〔疏〕注朋黨至之朋○釋曰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違國家正法擅生曲法使政不平以罔國法故曰邦朋也）

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疏〕注誣罔至失實○釋曰謂若君臣相得政教平美其有佞臣誣以惡事致使善政失實者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辯依注音貶風別之別皆彼列反下傳別及注同數所主反〔疏〕若邦至治之○釋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民皆困苦則以荒貶之法治之不得用尋常之法○注鄭司至刑貶○釋曰先鄭之言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後鄭破辯爲貶從朝士職之文也朝士職慮刑貶者彼注謂謀慮緩刑減損國用爲民困苦故也）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衛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紓音舒本亦作紓〔疏〕注移民至心也○釋曰移民就賤謂可移者將身往也通財補不足謂不可移者即於豐處將財穀以補不足）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特券也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傳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傳音附注同約於妙反又如字〔疏〕注傳別至正之○釋曰此注云傳別中別手書也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此先鄭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著約束於大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從之）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畧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亳步各反〔疏〕注以刑至亳社○釋曰案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鄭云用刑官爲尸畧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者經云勝國在爲亡殷又云亳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即云亡國即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亳社春秋亳社災是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辟行人○道音導下三公道盜賊道同〔疏〕注道王且辟行人○釋曰導王解前驅且辟行人解而辟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謂增其沃汁○洎其器反或音臮〔疏〕注洎謂增其沃汁○釋曰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言須鑊水就爨增之亨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爲祼時）

凡刉珥。則奉犬牲。（珥讀爲衈刉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刉音機劉音奇珥而志反注衈同〔疏〕注珥讀至曰衈○釋曰鄭爲衈者珥是玉名故破從衈取用血之意知刉衈是釁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彼雖不言刉刉衈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者雜記雜言衈即毛曰刉可知）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疏〕諸侯至王宮○釋曰士師言帥其屬當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注謂諸至饗時○釋曰經云蹕于王宮饗在廟燕在寢言于王宮故知燕饗時也）

大喪亦如之。（〔疏〕大喪亦如之○釋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于行陳也○將子匠反行戶剛反陳直刃反〔疏〕大師至戮之○釋曰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於社主前○注逆軍至陳也○釋曰逆軍旅反將命者王在軍自將違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梱外之事將軍裁之亦是反將命犯師禁于行陳者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襄三年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此二者是反將命于行陳之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定計簿○簿步古反〔疏〕[illegible]）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爲郊郊外謂之野〔疏〕注去國至之野○釋曰正歲憲禁令者取除舊布新之義言于國及郊野者則自國至百里外皆憲禁之也云去國百里曰郊司馬法文郊外謂之野爾雅文）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疏〕[illegible]鄭司至國中○釋曰先鄭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illegible]六鄉地雖[illegible]國中故不從[illegible]主國中獄[illegible]）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疏〕注鄉士至三鄉○釋曰鄭以四人分主三鄉者若以八人共主三鄉不得言各既言各則有部分故以四人分主三鄉解之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察審也〔疏〕注察審也○釋曰士主治獄訟之事故云聽其獄訟察其辭言審者恐入枉濫也）

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辯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劾戶代反覆芳服反方士職注同。〔疏〕辯其至于朝。○釋曰云辯其獄訟者辯別也獄謂爭罪訟謂爭財事既不同文書亦異云異其死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亦異云而要之者文書既得乃後取其要辭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後以斷刑之職聽斷于外朝。○注辯異至反覆。○釋曰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者劾實也正謂棄虛從實收取要辭為定容其自反覆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疏〕司寇至獄訟。○釋曰此即朝衆聽之事獄言斷訟言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法者罪狀不同附法有異當如其罪狀各依其罪不得濫出濫入如此以議獄訟也。○注麗附至議也。○釋曰所議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狀相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尸之三日乃反也。○汁日音協本亦作協下同不中丁仲反措七故反〔疏〕獄訟至三日。○釋曰此經為上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云獄訟成成謂罪已成定云士師受中者士師當受取士成定中平文書為案云協日刑殺者謂鄉士當和合善日行刑及殺之事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即放不須肆之。○注受中至反也。○釋曰云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漢時受二千石祿郡守之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支幹善日者十二辰子丑之等是支甲乙丙丁之等是幹若言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皆以支配幹而言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月大則十六日為望月小則十五日為望利日即合刑殺之日是也云肆之三日者肆陳也殺訖陳尸也云春秋傳者襄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寵觀起楚人患之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泣告棄疾言子南罪遂殺子南于朝注云子南公子追舒三日棄疾請尸云論語者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謂孔子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引之者告證肆之三日之事也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尸之三日乃反也者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刑殺故須辨之知非士師刑殺者以其士師是司寇之考惣攝諸士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涖之若一一遣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以鄭為此解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疏〕若欲至其期。○釋曰所司折斷已得其實情狀案既成乃始就朝詳斷王雖欲免必無免法但王者思深愛物庶欲免之恐有濫行理須親會者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

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疏〕注屬中士以下。○釋曰此四者六鄉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為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為于偽反遂士縣士訝士職同。〔疏〕三公至如之。釋曰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為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至道也。○釋曰云郡督郵盜賊道也者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況古鄉士為道相類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凡國至命者。○釋曰國有大事言戮犯命者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有犯命刑戮之事也。）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疏〕注鄭司至四郊。○釋曰先鄭云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此主四郊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疏〕注遂士至一遂。○釋曰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摠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聽其至三日。○釋曰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旬與鄉士別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云就郊而刑殺者鄉士之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郊也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也。○注就郊至不同。○釋曰鄭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而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處不同者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令猶命也王欲放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注令猶至議之。○釋曰若會其期皆在外朝但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云令猶命者上文鄉士云命此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疏〕注大事王所親也。○釋曰案上鄉士在四郊內有大祭祀大喪紀等四事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二者有聚衆庶之事故惣云大事聚衆庶耳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六卿至命者。○釋曰若六卿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六遂差遠邦事使六卿往云其喪亦如之者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其中者亦為之前驅而辟也云郊有大事者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戮其犯命也）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疏〕注鄭司至里上。○釋曰先鄭意遂士既主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云大夫所食云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者即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言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為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為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為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故更云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者王子弟依三等臣分為三處公在五百里疆地卿在四百里縣地大夫在三百里稍地給此三等采地之外皆是公邑故云則皆公邑案載師注使大夫治此公邑之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云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者士三等之獄摠謂之縣士也云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者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摠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三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云獄居近者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上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為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為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摠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以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二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言掌野不得不存一野以為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獄遂士兼掌之矣）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

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疏〕（注刑殺至士也。釋曰上鄉士遂士皆解分人各主之義至此縣士鄭雖不言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八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三旬者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亦謂縣士者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疏〕（注期亦至之時。釋曰以其差遠故不使三公而使六卿會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疏〕（若邦至命者。釋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家故直各掌其縣之禁令而已其喪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有死於此者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注野距至縣都。釋曰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主三處也）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畺居良反）〔疏〕（注鄭司至屬王。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載師所云大都任畺地者也引魯季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役鄭不從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畺地小都任縣地家邑任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畺地以下爲證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唯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不純屬王者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上時掌反注下並同）〔疏〕（注三月至異之。釋曰此則上文都家之士自治其獄獄成上王府亦於外朝詳聽之事云三月及言國自有君異之者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司寇聽其

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鄐許六反劉勑六反或音畜。）〔疏〕（司寇至獄訟。釋曰上三處直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者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注成平至無成。釋曰云春秋傳者左氏昭公十四年之事言晉邢侯是楚人時在晉故與雍子爭鄐田也引之者證成是獄成之事）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疏〕（注都家至實者。釋曰謂書其刑殺之成及聽獄人名於上亦是自有君異於鄉士之等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疏〕（凡都至禁令。釋曰都家云大事聚衆庶者則下文修其縣法是也。注方士至令焉。釋曰方士十六人序官文若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近附近之近。）〔疏〕（注縣法至相近。釋曰縣師其職普掌天下故云邦國據畿內大都五百里小都四百里稍據三百里甸據二百里郊野據百里徧天下矣夫家猶言男女人民據家之奴婢云與掌民數亦相近者上鄉士之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治直吏反注同下有治並同。）〔疏〕（注都家至平之。釋曰以序有都士家士此云凡都家之士明是彼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爲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疏〕（注鄭司至獄訟。釋曰案尚書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據諸侯爲言此訝士亦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諭罪刑于邦國皆言諸侯之事故先鄭云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疏〕（注告曉至本意。釋曰諭爲曉故云告曉以麗罪者謂斷獄附罪輕重也云及制刑之本意者聖人所作刑法正爲息民爲惡故云刑期無所刑以殺止殺是制刑之本意以此二者告曉於諸侯）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造七報反讞魚竭反）〔疏〕（注謂讞至議者。釋曰謂四方諸侯有疑獄不決遣使上王府士師者故云四方之有治於士者知士是士師者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讞白也謂詣白疑辨之事漢時獄官號廷尉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注亂獄至南獄。釋曰云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謂若左

氏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舒之母夏姬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冶諫被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爲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宣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案前漢書儒林傳呂步舒事江都相董仲舒明春秋公羊仕爲丞相長史于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大子遷謀反漢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呂步舒窮驗其事故注者引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入野自以時事。道音導）〔疏〕（注送逆至時事。釋曰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以其訝士主以迎送諸侯故從來至去皆送迎之禮也知出入是朝覲於王者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覲爲行此禮是出入爲朝覲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入野須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疏〕（凡邦至誓禁。釋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樹棘以爲立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長丁丈反注同罷音皮司圜職同刺七賜反下同纆亡北反示于之豉反又如字本或作寘叢才公反觀古亂反閽音昏繹音亦徐音夕見賢遍反與音餘下國服與同）〔疏〕（注樹棘至燕朝。釋曰云取其赤心而外棘者據王詢三刺而言云槐之言懷也者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州長鄉

（遂之官者州長是鄉之官兼言遂者鄉之官既在此明六遂之官亦在此故言遂以苞之先鄭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畢門之言出自顧命故顧命云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是也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此後鄭皆不從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證九棘之朝斷罪人之朝也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為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皋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皋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既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為一明又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者時魯有慶父作亂閔公遭莊公之喪既葬之後不得既虞變服既葬而反則除喪也服吉而人以服慶父之心故也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絰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上以制二兼四推出庫門在雉門外將為未大明更以絰不入庫門乃大明故言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雉門既為中門雉門設兩觀公羊傳文與今之宮門同與漢以況周矣云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者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閽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于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又引郊特牲及小宗伯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何者郊特牲議繹于庫門內言遠謂議其太遠云當於廟者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欲見中門外有廟又引小宗伯者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者無正文推量為義故云與以疑之也舉漢法者況義耳云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者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為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為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三文疏已在射人云在路門內或謂之燕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是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趨本又作趣同七須反劉音清欲反）〔疏〕（帥其至且辟○釋曰其屬者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為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僔徐子損反劉才官反李一音纂）〔疏〕（注慢朝至語也○釋曰朝士所禁則無間貴賤皆禁之云錯立族談者族聚也云違其位解錯立僔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

人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齓之歲以下○俘音孚搏音博又音付失音逸又如字畀必二反齓初謹反又勑謹反劉測吝反沈劍允反毀齒也）〔疏〕（注俘而至以下○釋曰經云告于士者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於朝云俘而取之曰獲者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云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即謂所犯大罪身死男女幼者沒入縣官為奴隸而逃亡者也即司隸職所云者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齓七歲以下者案家語本命男子七歲而齓齒女子八歲而齓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八歲皆別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歲是女）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治直吏反下之治以治及司民職王治并注同期居其反鞫九六反劉已目反）〔疏〕（凡士至不聽○釋曰云凡士之治有期日者即上文鄉士聽訟於朝者鄉士職一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士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二旬者謂獄在郊據遂士云野三旬者謂野之縣獄三處皆是野云都三月者謂方士掌都家云邦國朞者謂訝士雖不云期日差之邦國當訝士所掌云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辨讀為別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其國服與○為治于偽反下為治為民同別彼列反下同）〔疏〕（注判半至服與釋曰云判半分而合者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云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案泉府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謂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此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國服依國民服事出稅法故名國服也）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為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共如字賈音古畜勑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出尺遂反劉勑類反又如字坐才臥反）〔疏〕（凡民至罰之○釋曰云同貨財者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生則同有貨財令以國法國法即國服為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犯令者違國法也○注鄭司至坐臧○釋曰先鄭所解無所依據後鄭不從故云雖有騰躍其贏者謂販易得利多少者為騰躍謂其贏利騰踴一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責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以利出者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為犯令得刑）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為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云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屬如字或音燭注同傅音付注同町徒頂反又他頂反比毗志反下及下文大比同抵丁禮反○）

〔疏〕（注鄭司至治之○釋曰先鄭見經有地即以為訟地畔界解之後鄭不從○以其經稱責地畔界不得名責其云地傅者先鄭皆以音附為傅近讀之云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為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財主死亡者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為相抵冒也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者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為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上時掌反下文以上并注同）〔疏〕（注鄭司至無罪○釋曰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則言家人者欲為姦淫之事故攻之）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辟音避）〔疏〕（注謂同至於士○釋曰凡仇人皆王法所當討得有報仇者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欲報之時先書於士士即朝士然後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為憲貶為窆杜子春云窆當為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窆彼驗反）〔疏〕（若邦至刑貶○釋曰凶荒謂年穀不孰札喪謂疫病及死喪寇戎謂鄰國交侵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云慮刑貶者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注故書至之法○釋曰子春以為憲與禁後鄭謂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為多少之法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去起呂反下同○著丁略反）〔疏〕（注登上至去死○釋曰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者國中據六鄉之民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家語本命篇疏已具於上○）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能吐才反近附近之近○）〔疏〕（及三至王治○釋曰云及孟冬祀司民之日者謂司寇於春官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與司寇為節此日司寇獻其民數于王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者以其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屬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治也○注鄭司至之吏○釋曰先鄭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云黜陟主民之吏者即六鄉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士皆是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小司寇

鄉大夫在公後（諸本皆誤作鄉大夫惟此本不誤按賈疏鄉大夫有申釋之辭）

知鄉大夫在公後者（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鄉誤卿）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賓以必刃反注同）

巽有可以出之者（錢鈔本嘉靖本閩本同大字本監毛本巽作冀）

如今時讀鞫已（岳本鞫作鞠俗字）

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作大夫妻脫之）

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宋本曲作虛無爾）

觀其眸子視（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眸作牟葉鈔釋文及錢鈔本載音義同當據正○按說文無眸字漢人祇用牟）

杜子春讀麗爲羅（岳本羅改罹非○按羅罹古今字說文無罹）

日月麗乎天（宋本嘉靖本乎作于此本疏中引易同）

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大字本錢鈔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脫下附）

則民不偷（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偷作愉葉鈔釋文及岳本載音義同此作偷俗字○按說文無偷）

上行下效（毛本同閩監本效作効）

故引爲證議故也（宋本同閩監毛本爲改以）

祁奚作此辭以告晉侯（宋本告作諫）

謂有大勳力立功者（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力改勞非）

銀印黃綬（漢制考作青綬）

云虞閼父爲周陶正（惠挍本同閩監毛本云作有此誤丁邠特牲有同）

而施上服下服之刑（閩本同監毛本而作以依經所改）

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盧文弨曰通考引此時作實按疏云鄭知實鑊水爲洗解牲肉者據疏本作實字）

士師

以左右刑罰（唐石經諸本同毛本罰改罸注及下並同）

今宮門有簿籍（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皆作符籍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謂宮八聽事之門（閩本同監毛本宮作官）

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漢制考耦字不重○按不重者非也在車離耦謂獨坐一車者耦載而下帷謂同坐一車而下帷皆形迹可疑）

古之禁書其下惟如此（閩監毛本其下作具不元本閩監毛本是也）

比其類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岳本比作此監本同閩本先作比後改此疏中同按賈疏本作比引易比九五釋之釋文比字無音蓋陸本作此也漢制考作比○按疏引比九五爻辭以爲無干車無自後射之證於比其類無涉也禁之几必多引此軍禮一條而曰此其類也猶上云之屬耳比字必是譌字疏亦未嘗作比也）

周公作以成王令（惠挍本同閩本剜改作以爲輔相監毛本從之則令字屬下以大義告天下爲句）

乃有泰誓費誓召誥洛誥之等（閩本同監毛本乃改仍）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唐石經族誤族監本聯改聯）

胥讀如宿偦之偦（毛本下偦誤胥漢讀考作讀爲云今本作如誤○按說文無偦此漢字之不見於說文者凡說文所無不得盡謂之俗字）

若今白聽正法解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閩毛本同監本及漢制考白作日誤）

則士師審察（惠挍本作察審）

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九經古義云詩正義曰汋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傳八年傳云蓋酌之也穀梁作汋）

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諸本同閩監本汋改酌非釋文亦作斟汋）

故舉爲況也（宋本舉下有受）

故書朋作傰（禮說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傰宗蘇林曰傰音朋晉灼音倍說文作倗讀若陪管子幼官篇散傰署○按倗者正字傰者俗寫多山）

明讀如朋友之朋（大字本錢鈔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讀爲當據正）

則以荒辨之法治之（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作荒辯之法閩監毛本作荒辯之灋此作法承石經之誤辯作辨爲異疏同釋文亦作荒辯）

而士師別受其教條（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教作數按釋文作數條音所主反則作教者誤也）

衛盜賊也（岳本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衛作備當據以訂正）

故書別爲辨（閩本同誤也諸本辨皆作辯當據正）

辨讀爲風別之別（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及漢制考辨皆作辯當據以訂正）

訟則案券以正之（此本訟誤故今據諸本訂正毛本券案誤倒）

據殷亡卽云亡國（此本國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勻）

廢國之社必屋之（閩監毛本廢改喪）

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閩本同監毛本王改言）

凡刉珥（唐石經諸本同岳本刉作刏注同）

將戰魏絳曰（惠挍本絳作舒此誤○按據左傳乃魏舒語）

皆憲禁之也（惠挍本憲作縣）

鄉士

辯其獄訟（嘉靖本閩監毛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辯作辨注中同當據以訂正此本疏中引經亦作辨嘉靖本注中作辨卽辨字之訛按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是當作辨別字也）

協日刑殺（錢鈔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協作協注及疏同按釋文作汁日云音協本亦作協下同○按汁協古今字）

漢時受二千石祿稟（閩監毛本稟改廩）

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漢讀考云廣韻引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攝之此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三公導也按賈疏本有盜賊二字并曲爲之說）

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漢制考郡內作內郡此本者誤於今據閩監毛本及漢制考訂正）

遂士

而糾其戒令（唐石經諸本同岳本而字誤在令下毛本令誤命）

縣士

二百里中地雖有稍名（閩監毛本作三百里此誤）

亦謂縣士也（監本注脫也疏標起訖刑殺至士也改作刑殺王縣士誤甚）

方士

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閩毛本同監本誤作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

故云邦國據畿內（閩本同監毛本有據畿外都鄙五字此脫）

郊野據百里（閩本同監毛本野作外非）

訝士

故云刑期無所刑（按所當衍）

朝士

據王詢三刺而言（閩本同監毛本王作三○按三是也三詢見小司寇）

故言遂以苞之（閩監毛本苞改包）

此爲一明（此本一字缺壞浦鏜云一疑大訛）

云帥其屬者（閩本同監毛本者作當）

委于朝（嘉靖本于誤於）

持詣鄉亭縣廷（大字本持作特誤漢制考亦引作持）

皆別人所生（監毛本同惠挍本別作刑此誤閩本生誤主此本缺一頁今據閩本補挍）

邦國朞（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出國期音居其反○按期者正字朞者俗字）

有劵書者（按券字从刀各本譌从力則是倦字也）

亦如其國服與（岳本閩本有其字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並無按賈疏引注亦無其字有者衍文）

此是私民謂出責之法（盧文弨云謂疑衍）

雖有騰躍其贏（此本注缺疏中引贏作嬴）

今以國法（浦鏜云令誤今）

爲之息利（閩本同監毛本改利息）

一躍而出（宋本一作乘此誤）

司民

近文昌爲司命次司祿（補毛本司命下有次司中三字與疏合）

黜陟主民之吏（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主誤王疏中不誤）

文昌第一日上將（毛本上誤王○按大宗伯疏亦作上可證）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劓魚器反又疑既反刖音月又五刮反李音五骨反黥其京反窒本又作湼同乃結反徐丁吉反又丁結反與音餘斷丁管反臏頻忍反徐方忍反劉符人反攘如羊反降戶江反撟居兆反〔疏〕注墨黥至肉刑○釋曰案尚書呂刑有劓刖椓黥是苗民之虐刑至夏改爲黥則黥與墨別而云墨黥者舉本名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墨劓之人亡逃向夷詐云中國之人皆墨劓爲俗夷人亦爲之相襲不改故云墨劓爲俗也言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而言也故言與以疑之云若今官男女也者即宮人婦女及奄人獲守內門者也云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者臏本亦苗民虐刑咎繇改臏作腓至周改腓作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也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以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謂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云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即宮室禮儀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撟虔者其刑死者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者刑書已亡以此書傳之文略言三五故云罪之目略也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案呂刑刖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云周則變焉者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人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云刑罰世輕世重者呂刑文故云所謂先鄭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徙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提縈遂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墨劓與刖三者以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疏〕注詔刑至法矣釋曰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刺七賜反下及注同〔疏〕注刺殺至舍也釋曰此經與下爲目云贊司寇聽獄訟者專欲難成恐不獲實衆人共證乃可得真故謂贊之也云訊而有罪則殺之者刑有五一者是殺餘皆訊之獨言殺者立官名刺據重而言故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疏〕壹刺至萬民○釋曰此三刺之事所施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忘音妄注同坐才臥反下同軼待結反中丁仲反間間廁之間射亦食反〔疏〕注鄭司至射之○釋先鄭以爲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若如此解則當入三赦惷愚之中何得入此三宥之內故後鄭不從也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於義是故後鄭增成之云玄謂識審也者不識即不審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爲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耄本又作旄同亡報反惷勑江反又貞巷反劉癡用反騃五駭反李又五亥反又吐在反上時掌反○〔疏〕注惷愚至不坐○釋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據今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放無贖先鄭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者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齔是七年者若八歲已齔則不免也）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疏〕以此至刑殺釋曰云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恐有濫入者由用三法故斷民得中云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者先規畫可刑之處乃行刑行殺也○注上服至行之○釋曰古者雖有要斬領斬以領爲正故殺入上服也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爲服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

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旣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衞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約於妙反後及注皆同夔來龜反比毗志反又必二反〔疏〕注此六至來也○釋曰知此六約諸侯以下至於民者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爲主中亦有王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凡命祀皆天子命之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爲其違約不祀故伐之事在僖二十六年云民約謂征稅者雖諸侯輸於王萬民征稅是常此稅要由民出故云民約云遷移者雖君亦有遷移法若鄭遷於虢之屬是也云仇讎旣和者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衞皆是也者此止以遷移法不似有仇讎也定四年祝佗云分魯公以大路又云殷民六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分康叔以大路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云分唐叔以大路又云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是其遷移法也以此觀之亦是和之使遷移耳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者民功謂若司寇云野刑上功糾力及司馬云進賢興功是也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謂自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籩豆俎簋之屬樂器鐘鼓竽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云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與音餘斐音非徐方尾反劉方持反沈芳尾反〔疏〕注大約至遺言○釋曰知大約劑是邦國者上言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言之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斝黃虎蜼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云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此鄭見時有人爲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之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云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者襄公二十三年文○）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藏才浪反注下皆同爲于僞反〔疏〕若有至墨刑○釋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至其戶○釋曰司約所掌唯約劑之書先鄭以爲爭訟罪罰刑書及以珥爲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爲證云殺雞者以雜記云割雞當門其衈皆於屋下言衈故知用雞也）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隧音遂〔疏〕注大亂至之貳○釋曰云大亂謂僭約者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旣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又如晉文公請隧以葬亦是也案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納定襄王乃請隧以葬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明罪大止謂僭者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以大司寇云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痤才戈反〔疏〕司盟至之法○釋曰盟時坎用牲加書於牲上以牲載書於上謂之盟載也○注載盟至客盟○釋曰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者辭即盟辭若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有違此盟無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爲本云宋寺人之事案襄二十六年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注云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至貳之○釋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若有疑則盟之○注有疑至六官○釋曰云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案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川沈祭地瘞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此約之故知明神是日月山川也如是王會同四時各祀其神及祀方明則諸神皆及故有六色六玉之位焉其盟亦然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謂盟時以其載辭告焉云貳之者寫副當授六官者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詛側慮反共如字惡烏路反紇恨發反劉胡沒反沈胡謁反卒子忽反猳音加行戶剛反射食亦反〔疏〕盟萬至如之○釋曰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注盟詛至叔者○釋曰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神爲驗是共惡之也云犯命謂犯君教令也者以萬民無餘事故知犯命謂犯君教令也云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盟是其事也又曰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此隱公十一年將伐許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及許潁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潁考叔者引之者證詛是往過之事若然臧紇旣出乃盟臧氏者以臧氏出後盟後人以臧氏爲盟首亦是盟將來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疏〕凡民至司盟○釋曰此謂司約劑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省所景反〔疏〕有獄至盟詛○釋曰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爲于僞反注同〔疏〕凡盟至酒脯○釋曰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青也〔疏〕職金至戒令○釋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摠主其戒令若然地官丱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共主之也）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旣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楬音竭璽音徙守劉音狩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揃音牋識申志反又如字又音志○〔疏〕受其至之府○釋曰此一經摠陳受藏金玉之事所送者謂若荆揚貢金三品雍州貢球琳琅玕之等皆職金）

（受而藏之乃後分配諸府也入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故云爲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案山海經云有以金庭之山多黃金稷巽之山多白玉柤楊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吉山其陽多玉青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基之山多沙石白金此類甚多略言之矣○注爲兵至楬璽○釋曰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考工記文彼云築冶鳧栗段桃築氏爲削冶氏爲戈戟鳧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先鄭云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案山虞澤虞等出稅者皆以當邦賦穀稅之處不虛取也云既楬書揃其數量者楬即今之板書揃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分別故也）入其要。（要凡數也入之於大府〔疏〕入其要○釋曰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大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贖常戍反下同一音蜀○〔疏〕掌受至司兵○釋曰云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注給治至贖刑○釋曰云貨泉貝也者漢書食貨志云王莽時有貨布大泉及貨貝故知貨中泉貝兩有也云書曰者舜典文呂刑云墨罰疑赦其罰百鍰考工冶氏云戈戟重三鋝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玄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鋝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金銀銅爲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濟之理）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版音板鉼必須反〔疏〕注鉼金至未聞○釋曰旅上帝謂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饗諸侯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槍七羊反雷劉音誄沈云當爲礧郎對反椎直追反椁宅耕反本又作桲劉云皆如字劉亦誤〔疏〕凡國至其令○釋曰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主其至之屬○釋曰職金主受金則所出之處故主其取金之令云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者皆謂守城禦捍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賈音嫁〔疏〕注鄭司至縣官○釋曰云入於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贓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先鄭云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者其加責者即今時倍贓者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耻爲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槀古老反坐才臥反下同女音汝○〔疏〕其奴至舂槀○釋曰云男子入於罪隸者則司隸職中國之隸謂之罪隸百二十人者是也云女子入于舂槀者地官舂人槀人是也○注鄭司至同名○釋曰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女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云春秋傳者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爲奴云玄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上時掌反毀況僞反下同〔疏〕注有爵至毀齒○釋曰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家語本命篇之文也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齔不加刑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至八十九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牷音全本亦作全瘞於例反徐烏計反轢音歷〔疏〕注鄭司至瘞埋○釋曰先鄭云牷純也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牷牲用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彼牷與犧相對是犧爲純毛牷爲體完具此無犧故以牷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者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軷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爲證若然經云用牷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駹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爲刉珥當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駹亡江反爲庪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罷劉孚逼反〔疏〕凡幾至可也○釋曰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釁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謂沈牲於水辜謂疈磔牲體以祭云用駹者駹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駹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爲正用駹亦可也○注故書至之事○釋曰先鄭讀幾爲庪雖引爾雅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爲刉從士師爲正珥讀爲衈從雜記爲正云釁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相息亮反注同治直吏反○〔疏〕凡相至政治○釋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著丁略反幪莫公反劉莫貢反與音餘〔疏〕司圜至不齒○釋曰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害人者謂抽拔兵劒誤以傷人者也云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注弗使至作矣○釋曰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者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書象刑者則尚書象刑直墨象略言之其實亦有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凡圜至虧財○釋曰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爲罰虧財者也○注言至法者○釋曰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爲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按司寇職及司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罷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收罷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梏古毒反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拲劉云三家姜奉反一家居辱反漢書音義韋昭音拱云兩手共一木曰拲兩手各一木曰梏李奇音恐桎之實反上時掌反○〔疏〕掌囚至弊罪釋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云待弊罪者禁而待斷之也○注凡囚至斷也○釋曰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者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爲罪人之首而言之也先鄭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者於義是以其拲字共下著手又與梏共文故知兩手共一木以桎與梏同在手則不可故後鄭不從而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此無正文宜以先言梏後言桎故知義然若然中罪先言桎後言梏者便文不據先後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

以適市而刑殺之。（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爲于僞反著丁略反徐張慮反）〔疏〕（及刑至殺之○釋曰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告刑於王奉而適朝者王意欲有所免故也云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告刑至於市○釋曰經云及刑殺告刑于王者謂死罪刑罪有二種鄭知有姓名者以其言某之罪明當有姓名也云其死罪已下文王世子之文云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本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已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云囚時雖有無梏者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就衆也者案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彼雖據異代法此六鄉之人亦就衆在市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據下而知之也此亦據六鄉之人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疏〕（注適甸至弟也○釋曰云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上文庶姓等適市文承適朝之下彼此二者隔絕恐不由朝故鄭言之必知此二者亦由朝乃往者文王世子君之親有罪雖然必赦之事故知之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凡行刑殺協支幹善日有罪者同而行故待掌戮也引文王世子者欲見雖親有罪亦當刑殺之事彼注體爲連結若直刑異姓不刑同姓異姓怨生則有逃散之事同姓亦有刑則異姓歸心故云體異姓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諜音牒搏注作膊同普博反磔也鈇音斧要一遥反間間廁之間去起呂反）〔疏〕（掌戮至搏之○釋曰自此經以至刑盜于市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推據賊諜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斬以至磔之○釋曰知斬以鈇鉞者鈇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役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大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笮注云鑽顡淮墨笮割勢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鈇鉞之事成二年齊侯圍龍傾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之遂滅龍是膊諸城上之事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疏〕（注親緦至磔之○釋曰親謂五服五服多故云凡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五服已內知者案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滅同姓尙絕之況殺緦麻之親得不重乎以此而言故知親謂緦已上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注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踣皮比反僵居良反）〔疏〕（注踣僵至大焉○釋曰除上三者之外皆陳尸於市肆之凡三日也）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疏〕（凡罪至師氏○釋曰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麗附也上附下附是罪附于法法即五刑是也云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在市故揔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者謂不踣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故不踣之○注罪二至一也○釋曰云罪二千五百條者司刑文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事雖異各有五百同科及其同刑同殺一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疏〕（注戮謂膊焚辜肆○釋曰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爲之按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間或有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殽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御○御音禦）〔疏〕（墨者使守門○釋曰此人即關人掌守王中門）劓者使守關。（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遠于萬反）〔疏〕（劓者使守關○釋曰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十二關門劓者守之）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疏〕（宮者使守內○釋曰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刖者使守囿。（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囿音又斷丁管反）〔疏〕（刖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刖者於囿中驅禽獸者也）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在隱者宜也○髡苦門反積子賜反注同）〔疏〕（髡者使守積○釋曰先鄭以髡爲完但居作三年不虧體以此爲圜上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云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翦其類之色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言者必矣是以鄭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疏〕（注五隸至之屬○釋曰此與下爲目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即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搏音博爲百于僞反注及下注同）〔疏〕（注民五至用也○釋曰云五隸之民也者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負負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云任猶用也者用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涅乃結反）〔疏〕（注煩猶至涅廁釋曰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禮文云涅廁者死者不復用故窒涅示不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不言祭祀賓客事者以無文意義可知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者所止舍也厲遮例也○遮章奢反例本又作列同音烈）〔疏〕（掌帥至厲禁○釋曰云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者即師氏職云師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使如字劉色吏反令力呈反沈力政反）〔疏〕（注役給其小役○釋曰云小役者止謂給其小小勞役之事謂若大役非隸所共故以小役解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傍步浪反注同轉如字劉張戀反）〔疏〕（注鄭司至曰傍○釋曰先鄭不解牽傍故後鄭增成之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國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云在前曰牽者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遣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故據人而言牽傍也）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其守至之事○釋曰蠻隸之事事在下文故云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蠻隸至厲禁釋曰云掌役校人者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蕃扶元反下注同）〔疏〕（閩隸至隸焉○釋曰云掌役畜養鳥者謂若畜鳥氏掌畜鳥阜盛也蕃息也使之盛大滋息又教擾使從人意○注杜

（子至役之○釋曰子春以子爲祀後鄭不從者司隸職祭祀賓客喪紀三者並言此何得唯言其一明存子解之於義爲允玄謂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者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令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疏〕夷隸至鳥言○釋曰云掌役牧人者爲牧人之所役使牧牛牲○注鄭司至獸言○釋曰經唯云與鳥言不言獸先鄭意解鳥言者亦解獸言故兼言之也案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云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若周衰失道官本不在四夷無解鳥獸之語者何周公盛明制禮使夷隸貉隸與鳥獸之言然者賈服意誤不與禮合故爲此說）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藩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生如字劉色敬反乳而樹反圈求阮反檻戶覽反〔疏〕貉隸至獸言○釋曰夷貉相近是以亦解獸言若然夷隸既鳥獸之言具解而此貉隸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耳）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秋官司寇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詰起吉反縣音玄下同〔疏〕布憲至四海○釋曰云掌憲邦之刑禁者此文與正月以下爲目禁者則士師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故連刑言之也云正月之吉者此與大司寇正月之吉事同大司寇布刑之也云時此布憲亦布之於四方也於司寇正歲縣之時此布憲亦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以達于四海也布憲爲司寇屬官於刑禁爲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注憲表至四海○釋曰云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士師職文知布憲所縣在門閭者以其司寇所縣在雉門不可共處此經云執旌節以爲行道之使明在巷門之閭可知云門閭據在城內經雖不云城內門閭舉外以見內有門閭可知經先邦國後都鄙注先都鄙後邦國者以都鄙據畿內三等采地經後言之者尊邦國輕都鄙注先都鄙者既見門閭即先近後遠乃及四海故注先都鄙見從近及遠之義也引爾雅者見刑禁遠至夷狄名此夷狄爲四海者海之言晦晦漫禮儀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至號令○釋曰云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禁之官故於聚衆每皆以刑禁號令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注司猶至受也○釋曰云司猶察也者此禁殺戮之官恒在民間私覘惡事而告於上執而與之罪也故以司爲察也知斬殺戮是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以傷民云不以告則相殺戮之等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自相殺戮也云傷人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跪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血豈得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而言先鄭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撟居表反好呼報反下文則爲下注皆爲同謾武諫反一音亡半反又免仙反徐望山反本或作慢誕音但〔疏〕注民之至正也○釋曰云民之好爲者此言爲下三事而發皆是好爲侵陵釋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撟誣犯禁者也謾誕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誕謂浮謾虛誕也）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疏〕凡國至禁者○釋曰云聚衆庶者謂征伐之等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謂國有煩辱之處使奚隸則有此出入而司牧之○注奚隸至所使○釋曰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是男子同坐爲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爲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行下孟反〔疏〕注達謂至曰畿○釋曰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疏〕注比猶至蕃蔽釋曰此經所云王爲賓客在道須得供承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百里外至畿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井樹者賓客所須者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覘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欜音託令力呈反下欲令同〔疏〕注守涂至賓客○釋曰守塗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道路之旁皆有民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欜之不使失脫也云相翔猶昌翔覘伺者也者謂昌狂翱翔覘伺賓客先鄭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者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欜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官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欜校比直宿者彼夜行者與此異也）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舟車轚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抵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敘之○轚音計沈古的反隘烏賣反環戶關反本亦作轘同抵徐之爾反劉都禮反底音旨〔疏〕注舟車至敘之○釋曰云轚互者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轚互者云車有轘轅抵閣者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轘轅是轘轅也抵閣道路之名也云舟有砥柱之屬者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底柱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是底柱爲水之溢道者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疏〕凡有至之辟釋曰云凡有節者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爲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爲防奸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射食亦反邪似差反隄丁兮反〔疏〕注皆爲至渠也○釋曰言橫行者不要東西爲橫南北爲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徑謂不遵道而射邪趨疾踰越也謂越隄渠者也）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敘大功○〔疏〕注比校至大功○釋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修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故云比校治道者名也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爲次敘大功也）掌凡道禁。（謂若今絕蒙布巾持兵杖之屬○杖直亮反〔疏〕注禁謂至之屬○釋曰古時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此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莫音暮操七曹反間間廁之間〔疏〕注不時至反間○釋曰不言大事而云大師惟謂征伐者也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者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間謂外賊密來覘探間候國家反彼論說按孫子兵法云三軍之事莫密於反間是也）

蜡氏掌除骴。（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骴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蜡清預反骴似賜反注殨皆同殨又作漬脊子亦反李慈恣反骼古百反〔疏〕注曲禮至皆是○釋曰曲禮者彼謂四足之獸相瀆漬而有疫死此骴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骴也先鄭云死人骨也者以人骨爲主其中兼四足之骨也月令者彼據孟春春是生氣骨是死氣爲死氣逆生氣故埋之此官在秋者是陰故屬秋引之者除骴是同故也彼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骴言埋亦掩之骼言掩亦埋之義無異互言耳故云腐骨之尚有肉者也則肉腐曰骴亦一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即四足曰漬在

（其中按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又下云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之今得有死人骨者近道人見者令埋之其有死于溝壑者蜡氏除之）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薉惡也○蠲古玄反舊音圭絜也饎昌志反罷音皮衰七雷反為于僞反下為其湄為其就禽同薉紆廢反今本多作穢惡烏路反〔疏〕注蠲讀至惡也○釋曰大祭祀謂郊祭天地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摠言也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者毛詩云絜蠲為饎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之屬中含有宮刖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凶服服衰絰也祭者皆齊齊者潔靜不欲見穢惡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楬音竭縣音玄〔疏〕注有地至是也○釋曰此經主謂行人在路死者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黨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掌凡國之骴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疏〕注禁謂至之屬○釋曰孟春者月令文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澮古外反阱在性反塹也擭胡化反陂彼宜反障之尚反塹七豔反本又作壍柞劉才伯反或在洛反鄂劉五洛反戝五各反粊音秘敜音杜敜乃協反又乃結反徐劉本作郤音徐〔疏〕雍氏至杜擭○釋曰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溝瀆澮池或田間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為害者則禁之凡害於國稼者謂水潦之等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阱擭以取禽獸溝瀆所以通水是皆利於民故春使為之也○注溝瀆至徐戎○釋曰云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者按遂人匠人惟有遂溝洫澮川川不見有瀆此云瀆亦田間通水者但瀆曰川或可以川為瀆舉其類也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者謂此障澤為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阱穿地為塹者此則深為不須別設柞鄂擭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書粊誓者彼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伯禽往征有此塞阱杜擭之事故引以為證也云時秋也者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敜擭敜阱之事也）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苑於阮反劉於願反〔疏〕注為其至之屬○釋曰先鄭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義雖與後鄭異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鴆故不作鴆作沈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捕音步〔疏〕注水禁至不時○釋曰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虱水弩云捕魚鱉不時者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故云不時皆禁之也）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苛音何又呼何反沽音姑又音故買如字一本作賣〔疏〕幾酒○釋曰萍氏幾酒者酒亦水之類故也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謹酒○釋曰此戒謹慎於酒故引酒誥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彝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禁川游者。（備波洋卒至沈溺也○洋音翔又音羊卒寸忽反〔疏〕禁川游者○釋曰游謂浮游不乘橋船恐溺故禁之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注夜時至至戊○釋曰此文與下為目故注云謂夜晚早甲乙則早時戌亥明晚時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行下孟反下行夜同徼古弔反〔疏〕注夜士至之屬○釋曰云以星分夜者若今時觀參辰知夜早晚是以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彼雖非分夜以詔夜士亦是以星知早晚之類也言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則行夜來往周旋謂徼候者也）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遺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先悉薦反隕于敏反〔疏〕注備其至如雨○釋曰晨亦得名旦月令云旦尾中亦得名日明按三光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昏亦得名星故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明見星時即為夜也如是宵亦得名曰昏昏參中是也亦名曰夜爾雅云宵夜也然則夜是明之首不通於前宵是昏之末不通於後也惟夜中之時正一名耳此云禁晨行者禁宵行者謂在道路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氾埽反道鄉為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引春秋者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是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夫方符反或云司農音符齍音資注作粢音同〔疏〕注夫遂至黍稷○釋曰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取火於木為木遂者也鑒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彼鑒是鏡可以照物此鑒形制與彼鑒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火者不名方諸別名陽遂也明者潔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陰陽之潔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為玄酒者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為玄酒也先鄭云明水滫滌粢盛黍稷者滫謂滫瀡滌謂蕩滌俱謂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墳扶云反燎力召反蕡扶云反李一音婦輩反〔疏〕凡邦至庭燎○釋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注故書至為明○釋曰先鄭從故書蕡為麻燭者以其古者未有麻燭故不從是以禮記少儀云十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是知未有麻燭也後鄭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之於地也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眾為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為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中音仲為于僞反下為葬皆為同燥素早反又素報反〔疏〕注為季至風燥○釋曰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三月昏時火辰星在卯南見是火星出此二月未出故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夫為屋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竁昌銳反劉徐音屋劉音握與音餘〔疏〕軍旅至竁焉○釋曰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是以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鄭義以為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云為明竁焉者明用刑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竁壙中也○注鄭司至葬與○釋曰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舉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司刑

若今官男女也（諸本官作宦此誤疏中同）

謂易君命（補毛本謂作觸當據正）

云降畔寇賊刼掠奪攘撟虔者（惠挍本掠作略此誤）

小曰提榮（閩本同監毛本提改緹）

惟赦墨劓與刖三者（漢制考惟作唯）

其宮刑至唐乃赦也（閩本同誤也漢制考及監毛本唐作隋當據正書呂刑正義云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

案文十八年史克云（閩本同監毛本下衍先君二字又監本文誤士）

司刺

恐○不獲實（毛本恐下無圈此誤）

若舉刃欲斫伐（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斫誤砍○按今俗有此字讀如坎卦之坎而韻書無之）

若聞帷薄忘有在焉（漢制考作忘有在焉者諸本俱脫者當補）

與諭之義耳（漢制考疊之字）

再赦曰老旄（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老耗云本又作旄同今通志堂本改老耄非鄭注大司寇引書王耗荒）

司約

治摯之約次之（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摯作摰）

夔子不祀祝融（釋文宋本錢鈔本嘉靖本皆作夔子此訛）

常平諸侯直命祀社（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平誤年）

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漢制考彫作雕）

豈此舊典之遺言（漢制考下有與諸本皆脫當補）

故知使神監焉（惠挍本使作欲此誤）

謂殺雞取血釁其戶（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雞作鷄疏及司盟注同惠挍本疏中亦作雞）

云則珥而辟藏者（閩監毛本珥改衈）

割雞當門（惠挍本雞下有門此脫）

司盟

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惠挍本之下有大大史下有內史二字此脫）

而騁告公曰（閩本同監毛本騁誤聘）

及其禮儀（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禮義云音儀今本竟改作儀非○按漢字多用義爲儀見先鄭注）

有疑不協也（大字本嘉靖本毛本同錢鈔本閩監本協作恊）

以詛射穎考叔者（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穎作潁非）

紞廢公鉏（惠挍本無紞）

撿其自相違約（按撿字當从木作檢檢猶防也制也）

撿後相違約勘之（閩監本撿作檢）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大字本作使邑閭出牲來盟巳巳爲已之誤今本其而二字蓋衍宋本閩本已作既誤也○按而來盟句絕已字連下讀猶已而也）

則遺其地之民（閩毛本遺作遣此及監本皆誤）

職金

所送者謂若荆楊貢金三品（閩本所送剜改入征監毛本從之）

青乏之山（惠挍本作青丘）

無齊之理（閩本同監毛本齊改濟非）

作槍雷椎椁之屬（大字本槍作搶非嘉靖本椁作撑釋文作椎撑云宅耕反本又作棖漢讀考撑作撑云說文作打撞也從木丁聲通俗文撞出曰朾釋元應曰傚敎撑朾四形同丈衡切今釋文作撑誤）

司厲

盜賊臧（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臧作贓監本疏中亦作贓較之贓字稍正按朝士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贓即俗臧字也）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槀誤稾疏中引經同漢書刑法志作槀女子入舂槀槀一字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按罪當從許引作古辠字）

予則奴戮汝（嘉靖本汝作女釋文戮女音汝）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此本監本官誤宮今據諸本訂正）

犬人

凡幾珥沈辜（宋本辜誤辜監本誤辜疏及下掌戮同）

幾讀爲庪（大字本岳本閩本同嘉靖本庪作庋宋本作庋監毛本訛庪下同釋文作爲庋）

祭山曰庪縣（宋本作祭山曰庪無縣字釋文庪縣音元○按毛本作祭山川瘞縣誤甚）

珥當爲衈（賈疏作讀爲）

先鄭讀幾爲庪（宋本庪作庋）

司圜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大字本岳本嘉靖本作黑幪當據以訂正蓋賈疏引孝經緯作墨幪○按依說文當作幪加卄者非也）

上罪墨象赭衣（浦鏜云墨象疑墨幪誤下同）

畫象刑者則尙書象刑（按上刑字當衍）

掌囚

上罪梏拲而桎（說文手部云拲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辠梏拲而桎或从木作桊按罪字當從說文作辠）

宜以先言梏（浦鏜云宜當直之誤）

掌戮

大刑有五（浦鏜云夫誤大）

衛侯燬滅邢（監本邢誤刑○按依說文當作郱）

髡者使守積（唐石經葉鈔釋文大字本作髡者髡字下從兀諸本作髠訛漢書刑法志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注用司農義按髡完聲相近鄭司農改字本班志）

髡當爲完（錢鈔本閩本同大字本嘉靖本監毛本云當作完）

司隸

厲遮例也（釋文例也本又作列同音烈按釋文例列字當互倒鄭注當本作遮列○按不然遮例卽遮迾也說文曰迾遮也）

罪隸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唐石經諸本同浦鏜引王明齋曰十四字宜屬閩隸以文義詳之不應未言蠻隸而曰如蠻隸之事按司隸職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官與野舍之厲禁則守王宮與其厲禁者明屬四翟之隸之職與罪隸無涉今三翟隸有文獨閩隸缺明是彼之脫簡誤衍於此蓋賈疏本已如是鄭注時則未誤也○按鄭注時本不如是）

閩隸

夷隸

謂若畜鳥氏掌畜禽鳥（閩本同監毛本禽改猛非按畜鳥氏謂掌畜也）

介蔦盧聞牛鳴（岳本盧作廬非）

若周未失道（浦鏜云末誤未）

貉隸

互見之耳（閩監毛本耳改也）

秋官司寇下

布憲

此與大司寇（補此本寇下空闕一字）

晦漫禮儀也（閩監毛本漫作慢）

禁殺戮

元謂攘猶卻也（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卻誤郤大字本作却俗字下同）

然今言見血（閩監毛本然改若）

禁暴氏

亦刑所禁也（大字本無也）

野廬氏

比猶挍也（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錢鈔本挍作校是也當據以訂正閩監毛本挍改較按漢人作比校字从木）

故云廬之屬以苞之（閩監毛本苞改包）

聚欜之（唐石經錢葉鈔釋文嘉靖本欜作櫕）

有相翔者誅之（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岳本者下有則當據以補正石經考文提要引周禮訂義有則字）

釋曰守塗地之人（閩本同監毛本塗改涂）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說文車部云轚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毄毄亦聲周禮曰舟輿轚互者按周禮舟車許引作舟輿爲異擊當從周禮作轚許正引此經以證轚字也鄭注當本作舟車轚互猶許君云車轄相擊也故賈疏釋注云車互相擊○按鄭引經文不當改字）

車有轘轅坻閣（釋文作環轅云本亦作轘同按轘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環轅故改從車旁也段玉裁云坻字徐之爾反則字作坁）

東至於底柱（閩監毛本底誤厎下同）

是底柱爲水之溢道者也（閩監毛本溢作隘）

皆爲防姧也（大字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姧改奸嘉靖本作姦按廣韻姦俗作姧）

射邪趍疾（閩監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趍作趨當據正趍俗趨字毛本疏中亦作趍）

比校治道者名（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監本同錢鈔本毛本校作挍漢制考作較）

甚今次金敘大功（諸本同賈疏本大作丈云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爲次敘大功○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爲若今次敘丈功金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

使有功效（閩監毛本效改効）

若今絕蒙布巾（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布作大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邦之大師（唐石經作邦之有大師今諸本脫有字○按有字不必補）

非此常人也（大字本閩監本同誤也錢鈔本嘉靖本毛本此作比當據以訂正）

備姦人內賊及反閒（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姦作姧姧者俗姦字）

蜡氏

曲禮四足死者曰漬（大字本曲禮下有曰此脫釋文漬作殰云又作漬）

脊讀爲漬（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漬作殰）

月令曰掩骼埋胔（浦鏜云胔下脫一胔字漢讀考云月令上當有元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骴而釋其義胔同骴說文曰骴或從肉是也按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骴禮記音義云胔亦作骴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骴可證此作胔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下同）

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大字本如作若監毛本絜改潔非疏同漢讀考作讀爲）

人所薉惡也（釋文薉今本多作穢按鄭用薉字考工記注云粤地塗泥多草薉又函人注無薉也皆可證○按說文有薉無穢一正一俗也漢人用薉）

今時揭橥是也（閩監本同誤也揭字當從諸本作木旁唐石經作楬下準此監本橥誤櫫）

有郡界之吏（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宋本嘉靖本郡作部漢制考所引同當據以訂正）

若比長閭胥黨宰之葬（惠按本作里宰此誤）

雍氏

阱穿地爲漸（嘉靖本同大字本漸作塹閩監毛本作壍按釋文爲壍本又作塹漸蓋壍之訛）

書棨誓曰（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棨誤柴疏同按釋文棨誓音祕○按自唐以前皆作棨誓至衞包乃妄改爲費誓）

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戎劉本作𨛜音徐按今文尚書盡作𨛜戎鄭注本之○按𨛜字見說文）

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鱉改鼈）

謂毒魚及水蟲之屬（岳本脫及）

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惠按本文作又此誤）

萍氏

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嘉靖本鱉作鼈宋本作鼈此本閩本疏中同監本及誤反）

苛察沽買過多（大字本買作賣按釋文沽買一本作賣賣蓋賣之訛○按今俗語亦呼買物作爲置）

古語之遺者也

無彝酒（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彝作夷當據正此本疏中亦云夷常也○按韓非引書亦作夷）

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閩監毛本目皆作臣毛本有事誤在事）

司寤氏

若今甲乙至戊（嘉靖本戊作戌後又於戊中補一點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各本作甲乙至戌獨蜀本作戊漢制考作戊云疏以戊爲戌誤甲乙至戊謂夜有五更又引衞宏漢舊儀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然則夜是明之首（惠按本夜作晨此誤）

司烜氏

以鑒取明水於月（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从金監聲按依許書鑒當作鑑天官凌人春始治鑑今作鑒○按說文篆體今本不必皆古本也不當云許必作鑑）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大字本岳本嘉靖本潔作絜此非）

明齍謂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脩作滫按賈疏本作滫云滫謂滫瀡謂蕩滌釋文無音蓋陸本作脩取修絜義亦通明齍當作明粢釋文於經云明齍音資注作粢同○按脩滫皆非也乃溲字之誤耳說文作溲沃汏也）

十人執燭抱燋（浦鏜云主誤十）

或以百般一處設之（閩本同監毛本般改根）

火辰星在卯南見（閩監本同當從毛本作大辰）

元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監本謂誤爲漢讀考作讀爲禧說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剭鼎臣）

服虔曰周禮有屋誅

若今揭頭（監毛本同嘉靖本閩本及漢制考揭皆作楬）

鼐三足（浦鏜云鼎誤鼐）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七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趨辟七須反下婢亦反又音避劉薄易反徐扶亦反注趨辟辟行人同卒子忽反下衍卒同辟車必亦反又婢亦反）〔疏〕（條狼至二人○釋曰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轘戶串反一音環大音泰注同行戶剛反警京領反復請劉上音服下音情）〔疏〕（凡誓至曰墨○釋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誓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者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注前謂至復請○釋曰云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校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云甘誓備矣者按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是其備也郊特牲者王將祭之時故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謂在澤宮也澤宮者擇士可與祭者之宮親自聽有司誓命此是受教諫之義也云車轘謂車裂也者春秋左氏傳云轘觀起於四境是也師知是樂師者以其下有大史小史皆掌禮禮樂相將故知師是樂師大師瞽人之長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此先鄭義未足故後鄭增成之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言此者欲見受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偦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衞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欜謂行夜擊欜○比毗志反下同宿如字劉息就反粥音育追如字劉張類反偦音胥又息呂反）〔疏〕（脩閭至罰之○釋曰云掌比國中宿互欜者互謂行馬所以爲遮障宿者所守衞欜者謂宿復擊欜持更也云與其國粥者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爲羨卒者云而比其追胥者使此羨卒追而逐寇胥爲伺捕盜賊二事也）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爲其或衆）〔疏〕（禁徑至中者○釋曰以其職作脩閭當脩理門閭故禁此三者也）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疏〕（注令者至之屬○釋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但言閭惟據鄉內注兼云里宰者官名脩閭以六鄉爲主其實兼主六遂故言里宰以包之也）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冥音覓罿昌容反劉上凶反罦音浮扃古熒反絹古犬反一音古縣反翨氏注同）〔疏〕（注弧張至禽獸○釋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云罿罦之屬者詩云雉羅于罿雉羅于罦並是取禽獸之物言之屬仍有兔罝之等皆是扃絹禽獸者也）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敺丘于反後同）〔疏〕（注靈鼓至阱擭○釋曰知靈鼓六面者以鼓人云靈鼓鼓社祭晉鼓鼖鼓等非祭社之鼓並兩面路鼓祭宗廟故知加兩面爲四面地神尊於宗廟加兩面爲六面天尊於地神加兩面爲八面以此差之知靈鼓六面鼓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搔音爪）〔疏〕（若得至須備○釋曰猛獸有不得之法故云若以不定之言也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即牙也須備如先鄭所說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庶章預反毒蠱音古禬劉音潰戶內反艸音草本亦作草令力呈反去起呂反燻許云反）〔疏〕（庶氏至攻之○釋曰除毒蠱目言之攻說禬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毒蠱至之潰○釋曰云攻說祈名者大祝六祈有類造禬禜攻說故知也先鄭云禬除也後鄭增成其義潰癰之潰俗讀也）凡敺蠱。則令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疏〕（凡敺至比之○釋曰云敺之止謂用嘉草燻之時并使人敺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其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疏〕（注蟄獸至得之○釋曰知熊羆之屬者鄭目驗而知猛獸之蟄惟有熊羆之屬也言以其物火之明是燒其所食之物誘之使出穴外乃可得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至皮革○釋曰謂熊羆之皮革及熊蹯之等）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掎居綺反注同隼息允反）〔疏〕（注猛鳥至其腳○釋曰云各以其物爲媒者若今取鷹隼者以鴿置於羅綱之下以誘之云鷹隼之屬者王制云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易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隼即謂之鶻者也）以時獻其羽翮。（翮戶革反）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柞側百反麓音鹿）〔疏〕（注林人至曰麓○釋曰此柞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薙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云林人所養者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山足曰麓爾雅文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此掌攻與下文爲目也）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刊苦于反去起呂反肄以四反）〔疏〕（夏日至水之○釋曰夏日至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令刊陽木而火之謂先刊削以去其皮乃燒之冬日至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爲之剝陰木而水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剝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注刊剝至不生○釋曰云刊剝互言耳者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者斬而復生曰肄若以水火斬而不復重生故云使其肄不生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疏〕（注化猶至和美○釋曰此覆釋上文此刊木正欲種田生穀故云若欲使前刊木分穀之時則當以春秋變其水火也變之者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疏〕（注除木有時○釋曰凡國家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柞氏政令所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如上冬夏者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繩音孕以證反注同芟所銜反甍音萌茲音基茲其鉏也鎌音兼茭音交剗初產反劉則展反）〔疏〕（注故書至剗之○釋曰此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

（牙後鄭不從者此經云殺草則是萌謂草始生出地之時非是十一月草木萌動其色赤十二月牙其色白何得耕反其萌牙乎以是不從子春之說也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云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者見今取芟草亦於夏迫地取之故舉爲況也云含實曰繩者秋時草物含實也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者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測凍土刻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覆芳服反注同夭音妖後夭鳥同鴞于嬌反鵩音服〔疏〕注覆猶至鴞鵩。○釋曰禮記云無覆巢者謂非夭鳥者也此官覆毀夭鳥之巢窠巢也云鴞鵩者鴞之與鵩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也）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縣音玄娵徐劉並子須反荼劉沈音餘李音舒又音徒按爾雅正月爲娵即離騷所云攝提貞于孟陬皆側留反又子侯反爾雅又云十二月爲涂音徒今注作娵荼二字是假借耳當依爾雅讀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丑曰赤奮若〔疏〕注方版至未聞。○釋曰云日謂從甲至癸者據十幹而言辰謂從子至亥者據十二支而說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彼爾雅釋天文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也又云正月爲泰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也星謂從角至軫右旋數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蠹丁故反攻如字劉音貢禜音詠莽亡蕩反又莽草藥名橐劉古毛反本或作槖他各反〔疏〕翦氏至熏之。○釋曰以攻禜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注蠹物至爲蠹。○釋曰云蟲魚亦是者除蠹物穿食餘器物至於蠹魚惟見書內有白魚及白蠹食書故云亦是也）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庶章預反〔疏〕注庶除至則去。○釋曰翦氏至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故鄭云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此鄭解翦氏兼掌蠱之意以其翦氏有用莽草熏蠹是以蠱毒亦使翦氏除之也）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市軫反洒色買反劉霜寄反豸直氏反坋蒲悶反淳之純反〔疏〕赤犮至毒之釋曰赤犮氏掌除蟲豸自藏埋者今不指其蟲豸之名直云除牆屋者以其蟲豸自埋藏人所不見故不指蟲而以牆屋所藏之處而已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淳即沃也謂灑沃以汁則死也蜃炭地官掌蜃以共蜃炭蜃炭者謂蜃灰是也）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蟨肌蛷之屬。○貍莫皆反劉莫拜反蟨草夜反肌居其反求本或作蛷音求劉音俱〔疏〕凡隙至貍蟲。○釋曰禮記云如駟之過隙隙謂孔穴也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注貍蟲至之屬○釋以隙肌蛷皆是自貍之蟲也）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去起呂反注去之同鼃戶媧反黽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爲聒于僞反下古活反銜枚氏放此〔疏〕蟈氏至則死。○釋曰掌去鼃黽此文與下爲目也。○注牡蘜至黽去之。○釋曰云牡蘜蘜不華者此則月令季秋云蘜有黃華是北蘜也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者官號蟈氏及經無云蟈故鄭以齊魯之言爲證鼃爲蟈故名蟈氏也）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被皮義反注同令力呈反注同〔疏〕以其至無聲。○釋曰上文云焚牡蘜洒之則死此經云以其烟明還用牡蘜之烟被之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炮步交反注泡苞同蜮音或燔音煩〔疏〕注水蟲至驚去。○釋曰云水蟲狐蜮之屬者蜮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者也言之屬者水蟲衆矣故云之屬以包之也子春讀從詩苞有苦葉之苞者取其聲同耳不取義也玄謂燔之炮之炮者亦讀從詩此取炮燒之義故云炮土之鼓瓦鼓也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又云五貫當爲午貫。○橭劉音沽杜讀爲枯劉亦音枯案如杜義則音枯山榆也梓音子本或作梓樗丑居反〔疏〕若欲至爲陵。○釋曰云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按儀禮大射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彼物射者所履記安足之處十字爲之今此亦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橭讀爲枯枯榆木名以橭爲幹穿孔以象牙從橭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是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射食亦反下注同呼喚故反下文嘂呼同大音泰下文同與音餘〔疏〕庭氏至射之。○釋曰云掌射國中之夭鳥者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注不見至陽與。○釋曰云獸狼狐之屬不言鳥者上文注鴞鵩已解也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於望日食是陰勝陽月食是陽勝陰未至爲災故云陰陽相勝之變也所以救日月用弓矢射之者鄭以意推量日食則射大陰者以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射大陰是其常不足可疑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陽侵陰非逆既用弓不得不射若射當射大陽以是爲疑故云月食則射大陽與以疑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譆許其反詘劉音出本亦作出〔疏〕若神至射之。○釋曰若神也者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非鳥獸之神耳則以大陰救月之弓與救日枉矢射之。○注神謂至知也。○釋曰鄭知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見宋大廟有聲非鳥獸之聲者見宋太廟有聲非鳥獸之聲既有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於宋太廟譆譆出出者左傳文云太陰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太陰之弓爲救月之弓不言與則不疑不疑者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而言與以疑之者但救日與太陰相對故不疑上言救月此不言太陽之矢直言枉矢名而已故須疑之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若此文云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爲文自足何暇須互既不須互則上下二文全不見弓矢之名矣是以互見其文欲見有弓矢之名故也互者上文云救日明太陽是救此文救月是太陰則上文救日是太陽也又枉矢見矢名不言救明有救名救月之矢見救不見矢名明亦有名亦是互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者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恒矢可知不用庳矢以其庳矢弩所用故也）

銜枚氏掌司囂。（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囂五羔反下同讙呼丸反朝直遙反下同〔疏〕注察囂至言語。○釋曰以銜枚不得語是止讙囂之官故掌司察囂讙之事）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令令主祭祀者〔疏〕注令令主祭祀者。○釋曰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讙囂讙囂則不敬鬼神故也）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以相誤〔疏〕注爲其至相誤。○釋曰軍旅田役二者銜枚氏出令使六軍之士皆銜枚止言語也）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爲其惑衆相感動鳴吟也。○嘂音叫吟魚今反〔疏〕注爲其至吟也。○釋曰此經四事皆是在道爲之爲其惑衆釋嘂呼歌也相感動解歎鳴與哭也云鳴吟也者以鳴與歎相連則鳴是歎之類故知鳴吟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函音咸去起呂反〔疏〕注咸讀至授之。○釋曰下二文云授

（杖此經惟言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爲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別彼烈反卒子忽反杖直亮反又音丈鉞音越〔疏〕注別吏至杖鉞。釋曰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云別吏卒者吏則命上士以上卒謂一乘車步卒七十二人等若然甲士三人亦是民之無爵亦與步卒同無杖也知將軍杖鉞者今文泰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

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王之至於朝。釋曰既共王之齒杖明皆據王賜老者之杖而言若不得王賜者自拄之也先鄭惟據七十故後鄭增成之引王制爲證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要於遙反下文及注同〔疏〕大行至諸侯。釋曰此經與下經爲目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爲本言儀據威儀爲先云以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注大賓至孤卿。釋曰言要服以內諸侯者對要服已外爲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大客謂其孤卿者謂還是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辭聽其辭者爲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時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特聘爲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爲客但據大聘略據尊者而言也此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朝直遥反後皆同比毗志反注同春見徐賢遍反戚如字夏。秋冬放此更音庚迭直結反徧音遍下文注皆同時見賢徧反下殷見同伐如字劉扶發反〔疏〕春朝至之政。釋曰此六者諸侯朝覲天子春秋冬夏時會殷同各自相對爲文春秋冬夏雖相對爲文及其受之處所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類同處是以鄭注曲禮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故兩處受之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故一處受之至於時會殷同自在國外爲壇受之耳。注此六至同禁。釋曰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者此六事者有考績之事故王下見諸侯爲文大宗伯無事相見故以諸侯見王爲文故言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之等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事功謨慮禁政是考校功績之語故知是考績之言也云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者以其事由春始故圖事也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秋時物成故校此其功之高下以行賞罰也云夏見諸侯陳其謀之是非者夏物盛大形體皆異可分別故陳天下諸侯謀之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者冬物伏藏故合其慮之異同也此四者皆因四時而爲名也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云六服以其朝歲者以下文依服數來朝則有不朝之歲故云以其朝歲也四時分來更迭而徧者假令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男服云歲一見當朝之歲亦然采服衞服要服皆然四方四分更互遞代來無常云時會即時見也者大宗伯云時見故云即時見也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無常期者假令一方諸侯或一國或五國謀叛不順王命餘諸侯並來并兵衆而至一則自明服二則助王討之云既朝者諸侯有不當朝歲者則就國外壇朝而已是以司儀與覲禮有壇朝之法若諸侯來者次當朝之歲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法既朝乃向外就壇行盟載之禮也故云既朝既朝當朝歲之諸侯也云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司儀所云者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者大司馬所云九伐是也云殷同即殷見也者大宗伯云殷見曰同故云即殷見也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者鄭必知王不巡守即行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與巡守連交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此時六服盡朝於壇亦云既朝者是當朝歲者在國朝既朝乃更於壇朝如時會而若然十二年唯衞服非朝之歲則既朝者侯甸男采要皆是也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者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來冬北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徧矣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者按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是也九伐者彼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之等是也司馬法曰以下彼四時春云事夏云謀秋云功冬云慮與此同惟時會言施同政殷同言發同禁二者與此不同者欲見二者更互而有故不同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好呼報反注同覜通弔反慝吐得反使來色吏反行下孟反〔疏〕注此二至惡行。釋曰云此二事者言亦亦上諸侯也是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此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見王爲文此有好慝之事故以王下見爲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亦諸侯云時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恩好也者此謂時會之年當方有諸侯不順服當方諸侯來餘方無諸侯不順之事身不來即大夫來聘天子亦有兵至助王討逆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此聘事爲有事若王無事則不來也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也者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知亦命以政禁之事者以其言除邦國之慝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慝明亦命以政禁者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間間厠之間注同脤上忍反禬音會澶市然反〔疏〕間問至之烖。釋曰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即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已下是也此云之者以上二經已言諸侯見王之法故先略言王施恩於諸侯之禮。注此四至宋財。釋曰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者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故云此以對彼問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間歲之事故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者彼仍有協辭命之等故云其類也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脤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亦歸胙於王也按宗伯云脤膰本施同姓尊二代之後亦得之故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周禮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是其事也此言脤不言膰文不具云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者按宗伯云以禬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禬也云禬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者此事見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彼以宋遭災諸侯大夫謀歸宋財補不足故取爲證補災之事也按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按宗伯嘉禮有六此惟施二者但此二者可施與諸侯其餘飲食冠婚饗燕直制法行之非歸與之禮故不言也若然彼宗伯凶禮有五此唯言弔禮餘四者不言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服氏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賻賵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疏〕以九至賓客。釋曰此經與下爲目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祼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繅音藻藉在夜反下及注同斿音留下同樊畔干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同介音界下及注同軹之氏反或居氏反擯必刃反後皆同祼古亂反酢才洛反食禮音嗣下及注皆同積子賜反後皆同勞老報反下及注并小行人司儀職放此信音申後信圭同衣板於既反著丁略反屬章玉反幓音衫罽居例反齊側皆反與音餘下是與步與皆同飲於鴆反下同恙羊尚反餽本又作饋來位反徐紀畏反柱張矩反飯扶晚反殺色界反【疏】上公至之禮○釋曰此一經摠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法云上公之禮至三問三勞徧論上公之禮但上公之禮一句摠與下爲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自冕服九章已下至將幣三享見行三享已前之事自王禮已下至三勞見王禮注公之禮云執桓圭九寸者以桓楹爲飾繅藉九寸者所以藉玉冕服九章者袞龍已下衣五章裳四章建常九斿者但對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而云常者常揔稱故號旂爲常也樊纓九就者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貳車九乘者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傍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旂以朝彼據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禮九牢者此謂饔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者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立當車軹者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擯者五人者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廟中將幣三享者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王禮者此與下爲目則自此已下皆王禮耳再祼而酢者大宗伯代王祼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祼賓祼訖賓以玉爵酢王是再祼而酢也饗禮九獻者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食禮九舉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視殯牽但牽牲布之於道三問者按司儀諸公相爲賓則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注云間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三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按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授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即郊勞也彼雖據夏法周亦然諸侯之禮者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擯者已下亦皆降殺○注繅藉至降殺○釋曰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者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白倉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禮而言五采者此注合三采二采而言五非謂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奠圭再拜稽首此時奠玉則以藉之若然未奠之時於廟門外上介授時已有繅藉矣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凡服皆以冠冕表衣故言衣先言冕鄭恐冕服是服此冕故云著冕所服之衣也云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已具於司服云常旌旗也者鄭欲見常與旂旗皆揔稱非日月爲常者云斿其屬幓垂者也者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正幅爲縿謂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旒故云屬縿垂者也云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者此云五采備即巾車注五采罽一也此等諸侯皆用五采罽與繅藉異似繅藉之上絢組亦同五采也云三牲備爲一牢者聘禮致饔餼云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故知也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云王始立大門內者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擯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迎拜辱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是以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亦是敵禮故鄭此即取之爲證也言王立當軫與者差約小向後爲尊故疑云與也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此約覲禮覲在文王廟故覲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覲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是於受命祖廟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云盛禮者以其饗有食有酒兼燕與食故云盛禮也問問不恙也者恙憂也問賓得無憂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按聘禮勞以幣覲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爲舉牲體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牲體者但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先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謂若輈人輈深四尺七寸軓前曲中是也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者聘禮與覲禮行享皆有庭實鄭又引朝士儀爲證貢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按覲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雖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朝正禮不嫌有等者朝屬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既無等故不言之也宗伯攝祼正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云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祼不酢與聘禮禮賓同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者見特牲饋食禮尸食舉尸三飯佐食舉肝尸又三飯舉骼及獸魚公食不云舉文不具也王日一舉亦謂舉牲體故知生人食有舉法故爲九舉舉牲體不爲舉樂也云出入從來訖去也者謂從來時有積訖去亦有積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也知積皆有芻薪米禾者掌客積視殯牽殯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五等諸侯爲三等者以依命數爲差故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祼酢饗食之數○相息亮反注同李息丈反摯本又作贄音至見賢遍反下文壹見而見之朝見皆同傳直專反齊才計反【疏】凡大至之君○釋曰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覿其恩好但無文耳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結與小

（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等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醯醢百甕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饔餼五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也○注此以至之數○釋曰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畿外之臣不因聘何以輒來故知因君命來聘者也知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者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按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贄見執皮帛而已云豹皮表之爲飾者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謂行禮次在小國君之後云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者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云親自對擯者也者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按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云是與者彼諸侯法約同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按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而言之齊亦明酒故云齊酒也云其他謂貳車至之數者此其他中之數一准上子男禮中即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鬯裸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酢子男裸亦不酢裸亦不酢同故舉小國君裸而言不謂孤用裸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禮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下戶嫁反注同【疏】注此亦至步與○釋曰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引聘義者唯卿各下其君二等仍不見大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爲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嬪婢人反絺勑之反劉豬履反纊音曠徐劉古曠反【疏】邦畿至貨物○釋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即有貢物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注要服至具也○釋曰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云蠻服要蠻義一也鄭計七千里者欲見土廣萬里中國七千里爲九州有此貢法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以其所貴寶爲摯無此貢法也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已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覲鄭荅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侯六服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享中已有幣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來朝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玄謂器物尊彝之屬者按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責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云材物八材也者據大宰云飭化八材也云貨物龜貝也者貨是自然之物故知龜貝謂若禹貢揚州納錫大龜厥篚纖貝此注所貢絲枲若青州鹽絺岱畎絲枲荊州厥篚玄纁之類）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見傳上賢遍反下直戀反一音上如字下直專反【疏】注九州至備焉○釋曰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此經摠而言之皆曰蕃分爲三服據職方而言也云曲禮曰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引春秋者欲見蕃國之內雖有子男無五等也按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用夷禮猶曰子況本在彼者也按書序武王既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云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者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既以貴寶爲摯何得有別摯乎是以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唯謂中國耳九州爲大賓大客夷狄爲小賓小客按周語穆王初伐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往征之得四白鹿以歸引之者見是夷狄貴寶此穆王征之而得非自來者亦以此爲贄也云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是書之篇名謂王會諸侯因有獻物多矣故云備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僣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屬徐劉皆章欲反下及注同叶音協詞音辭譯音亦汁之十反叶也又音協諝思叙反書市志反慾音欲本多作欲鞮丁兮反重直龍反知音智以上時掌反齊子兮反【疏】王之至殷國○釋曰此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撫王室之事○注撫猶至平時○釋曰云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亦對上諸侯朝王之禮也云所謂間問也者即上文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者也知歲謂從巡守之明歲爲始者以其巡守已就撫諸侯訖明以後年爲始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故知屬爲聚也云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者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頫省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巳言省義可知故直見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既言屬明聚於天子之宮若不聚于天子之官焉得諭言語諭書名聽音聲之等乎明是皆聚于天子宮教習之也玄謂胥讀爲諝者欲取謂爲有才智之意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者謂四方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故云東方曰寄已下疏已具於序官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以辭命連言明是大祝六辭之教命也云瞽樂師也史太史小史也者樂師與大史小史並是知天道者故國語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鄭上注瞽即大師是也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引聘禮記者證古曰名今世曰字云度丈尺也者按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九十黍黃鍾之長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千二百黍爲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又云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直云丈尺略言之也云量豆區釜也者據左氏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鍾爲六斛四斗云數器銓衡也者即銖兩之等是也云法八

（法也則入則也者據大宰云入法治官府入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者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入者皆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平其僭踰者也者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者謂歲二月東方五月南方之等據春而言故言書曰遂覲東后是也並據虞書及王制而言亦有同度量等事故虞書云脩五禮五玉并協時月正日之等云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謂分四方各遂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疏〕凡諸至見之○釋曰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協其禮謂牢禮饔餼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注王事至有王○釋曰引詩孟子皆謂王是朝王之事也）

若有大喪。則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相息亮反注同〔疏〕注詔相至之也釋曰大喪言若見有非常之禍諸侯謂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左右助也須有助而告教之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注四方至享禮○釋曰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者除兵寇之外諸侯當國自爲大事者非天子之急不即告王故知惟兵寇耳引聘禮者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爲證也彼注云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疏〕注小聘至是也○釋曰言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也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小聘曰問者聘禮文彼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云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世相朝者謂父死子立曰世是繼世之義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左氏傳文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謂已卿往聘他卿來聘已是揔語也云大國朝焉已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者已是大國使聘小國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者禮記文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差擇有道之國亦先從近始故云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是也先鄭說殷聘以春秋傳者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爲證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使色吏反注同後使者使適使之四方竹使使臣皆同〔疏〕注禮籍至者也○釋曰大行人待諸侯身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名位尊卑以解禮也之書以解籍也云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時聘殷覜是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疏〕注貢六至舊法○釋曰此云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即上所掌禮籍尊卑多少不同故云各以其籍也云六服所貢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疏〕注鄭司至巡守○釋曰隱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覲于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也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曰不可諸侯有王注云有王王朝於王王有巡守非是君不舉矣是也）

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眡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疏〕及至而擯○釋曰此經三事皆爲丞而擯之○注眡至擯之○釋曰云眡館致館也者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同之也云眡者使卿大夫往眡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云王使勞賓於郊者謂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至將幣者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爲上擯者惟謂將幣時大宗伯爲上擯於郊勞及眡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爲上擯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爲擯也當別遣餘官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而言宗伯爲上擯者取宗伯成文爲將幣而言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爲去聲〔疏〕凡四至其辭○釋曰云凡四方之使者此文與下爲目則於大小客而言也大客則擯者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也○注擯者至之事○釋曰云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者則時聘殷覜之時行旅擯入見王王與使之親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者蕃國諸侯雖子男皆是中國之人鄭以此皆在朝之卿大夫有過放之於四夷爲諸侯卿爲子大夫爲男是以世一見來時王親見之蕃國之使臣本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適之也協合也〔疏〕使適至禮也○釋曰自此已下至之禮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此言使適四方與下爲目使適四方向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賓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此稱賓客之例非通稱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者此即諸侯之賓故云君之禮也云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者存覜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使臣行聘時聘殷覜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畧言之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也〔疏〕達天至爲之○釋曰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此謂至於國○釋曰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者亦如上大行人達瑞節之等使齎法式往就齊之云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者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王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王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此不達王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道路謂鄉遂大夫也者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文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知公之子孫亦有采地者見禮運云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故知亦如王之子弟以親疏食采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者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知所由之處皆得授之節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者以其皆主民故授民節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者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前所也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者漢文本紀文帝六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是也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者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既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爲此解也云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者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雖無正文以意量王者皆須度量於天下其節瑞之等皆是法式故知國國皆有瑞節法式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瑱劉吐電反按王執鎮圭瑱宜作鎮音〔疏〕成六至蒲璧○釋曰此亦通四方若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不言達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疏〕合六至好故○釋曰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揔號爲幣也此六言合以兩兩相配配合之義故言合也○注合同至如之○釋曰云合同者配合即是和同故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之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君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束帛加璧是其施于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覲禮捴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按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間可是也知皮虎豹皮者者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享時所用故知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其於諸侯亦用璧琮知者見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引禮器者彼圭璋者據朝聘時所行無束帛可知是圭璋特之義也云亦通於此者彼朝聘之主特亦通此享用圭璋故云亦通於此也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者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且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一敵無用相尊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爲然侯伯子男可知也云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直言覜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綠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君用琥璜可知）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賻作傳槁爲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爲槁謂槁師也立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鄭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槁苦報反禬音會稾古老反〔疏〕若國至事故○釋曰此一經據上下文皆據諸侯國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喪則令賻補之不同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又此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賙委者令他人以財賙委之亦相包乃成也宗伯嘉禮歸脤膰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脤膰法故也但凶禮有五惟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其吉禮軍禮賓禮並不言者天子須之非所以通行之事故不言也但此中札喪在喪禮中宗伯荒札荒禮中者欲見札而復荒則與荒札同科若札而不荒自從喪禮也注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者按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慝惡也猶圖也○治直吏反樂音洛〔疏〕及其至之故○釋曰此捴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逆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寇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七

條狼氏

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大字本今下有時）

師樂也（毛本作師樂師也此本誤）

僕右四乘校軍旅時（浦鏜云據誤校）

脩閭氏

則命各遣守閭閭巷門（惠挍本作閭里此誤）

不幾詞也（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幾訶）

冥氏

天尊於地神（按天下當脫神）

庶氏

掌除毒蠱（諸本同唐石經鈌葉鈔釋文作毒蠱音古按下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則此經作庶氏掌攻毒蠱也故注云毒蠱蟲物而能病害人者下引漢律作蠱以說其義因并改經注蟲字皆作蠱矣○按此蠱字乃蟲之誤不當緣誤立說）

嘉草攻之（諸本同唐石經鈌釋文作嘉艸云音草本亦作草據此知經中草木皆本作艸也）

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蠱作毒誤大字本作蠱物而能病害人者也今本蓋脫二字）

讀如潰癕之潰（閩監毛本作潰癰之潰嘉靖本癰作癕作癕訛此頁係補刻故多舛誤不足據）

凡毆蠱（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毆作歐惠挍本作敺嘉靖本作歐訛○按敺者古文驅見說文馬部毆歐皆非其義也於攴部求敺不得乃以殳部之毆字當之自唐石經已誤矣）

翨氏

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下（閩監毛本下作中）

柞氏

令刊陽木而火之（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而誤以）

正欲種田生穀（惠挍本正作止）

分穀之時（閩本同監毛本分作生）

薙氏

夏日至而夷之（漢讀考作雉之注同云司農從夷鄭君從雉月令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爲證明驗也禮記正義引皇氏曰夷音雉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故書萌作薨（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薨作甍釋文甍音萌當據以訂正下同）

謂耕反其萌牙（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錢鈔本牙作芽閩監毛本疏中同此本疏並作牙惠挍本同）

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嘉靖本鎌作鐮此從兼誤釋文鉤鐮音廉）

以耜測凍土刬之（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錢鈔本閩監毛本測誤側疏中同當據正監本上誤土）

（○按以畟畟良耜傳箋證之作測爲是疏作側非也）

硩蔟氏

正月爲泰（惠挍本作陬此誤）

十二月爲除（閩監毛本除作涂）

翦氏

掌除蠹物（釋文唐石經宋本嘉靖本蠹皆作蠧此上從士訛）

蠹魚亦是也（大字本嘉靖本同此本疏中引注亦作虫魚宋本閩監毛本作蠹魚誤）

故書蠹爲槖（釋文爲槖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按作槖者是音形俱相近也）

翦氏至除蠹物（浦鏜云主誤至）

赤犮氏（此本犮誤文）

除蟲豸藏迯其中者（閩監毛本同迯俗字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迯作逃當據正）

蟈氏

被之水上（大字本之作水按疑作被水上大字本今本各衍一字）

壺涿氏

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漢讀考云此炮當作泡）

元謂燔之炮之炮（按炮之下當更有之字毛氏居正岳氏珂所據本並然）

以象牙從棹貫之（此本下四字實闕今據閩監毛本補棹當橫字之誤）

庭氏

與救月之矢射之（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岳本嘉靖本矢下有射當據以補正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夜射之）

上文注鴞鷵已解也（閩本同監毛本鷵改鵩）

救日用枉矢（大字本用作以當據正）

見宋大廟有聲非鳥獸之聲（此本下複衍者見宋大廟有聲非鳥獸之聲十二字閩監毛本不衍）

銜枚氏

察鄠讓者（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作謼讙釋文讙音呼九反此本讙誤讓閩監本改擴則其誤不可考矣）

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唐石經錢鈔本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嘂作嘂從丩與說文合是也嘉靖本歎作嘆閩監本嗚誤鳴注及疏同）

伊耆氏

咸讀爲函（九經古義云古咸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咸司馬相如封禪文上咸五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椷蘇林曰椷音函）

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監本王誤主盧文弨曰續漢禮儀志作玉杖按王字恐訛漢制考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按玉字是也禮儀志養老條中三老冠進賢扶玉杖即此也作王杖不辭杖飾以鳩鳩以王爲之故曰玉杖說文曰𦨣杖耑角也是凡杖以角飾之王之齒杖以玉飾之）

大行人

此大賓大客尊卑異（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此改若）

男服云歲一見（浦鏜云三誤云）

親以禮見之（大字本親上有王按上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臣使來者爲文見諸侯爲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賈疏引注亦無之）

此聘事爲有事若王無事則不來也（惠挍本作來爲有事此誤又此本本作若無事王字係剜擠閩監毛本排勻則衍文不可考矣）

交或往或來者也（賈疏本及諸本同嘉靖本作或來或往誤倒文先言往者見往來循環之不已故不先言來後言往）

亦得歸脤於王（閩監毛本脤作胙下同）

以禬禮哀國敗（浦鏜云圍誤國孫志祖云馬融本作國敗賈疏據馬本引之）

彼宗伯凶禮有三（浦鏜云五誤三）

立當前疾（唐石經諸本同說文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漢讀考云前軌者前乎軌也亦以在軌衞之中爲節蓋故書作侯杜衞賈容有不得其說易爲軌者而許從之禮說云侯伯立當前侯俗本誤爲前疾論語鄉黨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角立當前侯胡下詩蓼蕭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矦作疾相似易亂故訛○按此二疏侯字近日刻本乃改爲疾自謂依周禮也凡古書之不容輕改如此）

以五采韋衣板（釋文作衣版惠挍本宋本疏亦作版）

常旌斿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岳本嘉靖本斿作旗賈疏引注同當據正）

車軹軹也（漢讀考云當云車軹轊也乃合大馭注軹謂兩轊也少儀注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之軹大行人之軹故書當亦作軒）

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錢鈔本閩監本同大字本嘉靖本毛本拄作柱釋文出柱地二字當據以訂正疏同○按柱正拄俗）

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宋本無重孫志祖云此二語見大戴禮朝事篇士疑當作事盧文弨曰士亦與事通）

不酢主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岳本嘉靖本主作王）

亦應偏駕不來（惠挍本不作而此誤）

似纁藉之上（閩監毛本似作以此誤）

朝屬路門外（惠挍本屬作在）

正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浦鏜云王誤正）

云九牢牲體九飯也者（惠挍本牲作幹）

執束帛而已（賈疏本作皮帛）

豹表之爲飾（補毛本豹下有皮字疏亦作豹皮此誤）

其他眡小國之君（惠挍本此下有小國之君四字）

故云自以其贄見執皮帛而已（閩監毛本依注改束帛并賈疏本鄭注亦作皮帛故上云君行一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此又引宗伯孤執皮帛以證之）

趨四時而來（錢鈔本趨作趍）

父死子立（大字本上有以賈疏本以下皆無按有者是）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閩監毛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贄作摯與經同按賈疏引注字亦從手）

三歲徧覜（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本覜誤頫）

七歲屬象胥（釋文唐石經錢鈔本屬作屬○按唐人作此字少一筆見五經文字）

協辭命（閩監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毛本協作協注同按從十者義長）

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諸本同漢讀考叶改汁按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叶辭合）

叶當爲汁（諸本同按汁當協之誤大史注杜子春云叶協也司農改叶爲協猶杜氏訓叶爲協也釋文叶音協正本此）

書或爲叶辭命（諸本同按叶當作汁大史注云書亦或爲汁是也）

嗜慾不同（嘉靖本作欲下通其慾仍下加心釋文作耆慾云音慾本多作欲）

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大字本因下有名按疑當作是因通名言語之官爲象胥云）

（逕字胥字皆衍文）

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大字本無知按釋文知字無音盇此注本無知字因疏云欲取諝爲有才智之意後人因於注中增知也○按大字本非是說文曰諝知也天官注曰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書名書之字也（諸本同或據誤本賈疏改之爲文非）

皆謂齎其法式者（毛本同閩監本齎作齊）

各遂春夏秋冬如平時（浦鏜云遂疑逐字誤）

賓而見之（釋文賓而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

孟子曰諸侯有王（六經正誤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爲誤作孟子按此見左氏傳莊二十三年）

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惠挍本禮下有等）

則相諸侯之禮（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則下有詔此脫當補正石經考文提要云按鄭注詔相左右敎告之也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則詔相諸侯之禮）

諸侯謂天子斬其有哭位（閩監毛本謂作爲此本子斬其三字剜擠文當有誤）

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作禮也與左氏昭九年傳文同當據以訂正）

小行人

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浦鏜云一衍字）

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惠挍本下有鈌文七字）

眡館致館也（按眡當作視）

聘問二者是諸使臣行聘（毛本作諸侯使臣此誤）

如玉爲之（浦鏜云王誤玉）

文帝六年九月（浦鏜云二誤六）

王用瑱圭（釋文瑱劉吐電反案王執鎮圭瑱宜作鎮音按天府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此作瑱者從故書也）

子用穀璧（大字本穀作榖俗字唐石經嘉靖本作穀辟下同）

明侯伯子男皆如瑞（浦鏜云瑞下脫可知二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挍○按此不必增通解以意增耳）

四馬卓上（毛本卓誤阜）

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惠挍本則作明此誤）

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惠挍本等作寸○按作寸是也）

則合槁禬之（釋文唐石經皆作槁禬諸本同）

故書則作傳槁爲槀（閩監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傳作傳稾作槁此作傳作槁誤宋本毛本稾作稾下同釋文槁禬苦報反作稾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稾皆作稾與地官序官石經正合盇故書作稾字從禾鄭司農讀爲槁字從木此注槁字皆當作稾方經注相應有唐石經先後可據○按釋文槁禬苦報反作稾古老反本自明白之甚禾稾字切古老與枯槁字切苦浩槁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棼矣此經故書作禾稾字鄭本作槁禬从木槁卽稾也）

槀當爲槁謂槁師也（岳本閩監本槁作犒大字本錢鈔本毛本槁皆從牛作犒與地官序官注同嘉靖本作槀當爲犒謂犒師也兩犒字牛旁皆剜改盇本作槁也○按槁本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犒字鄭注無此從牛之犒）

其吉禮牢禮賓禮並不言者（浦鏜云軍誤牢）

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物上有五此脫當據以補正盧文弨曰大戴禮記作几此五物者嘉靖本辨誤辦○按辨辦本無二字但有從刀之字）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相息亮反此職內經注除相爲賓相朝相接相親相隨相待相爲國客相聘相禮皆同）【疏】（司儀至之節○釋曰此經揔與下諸侯文爲目言九儀是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竝見下文也○注出接至告王○釋曰云出接賓曰擯者卽下文交擯而在門外是也云入贊禮曰相者下文及廟推上相入是也云詔者以禮告王者卽下云詔王儀是也）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壝惟癸反劉欲鬼反與音餘下尺與同重直龍反下三重重耳同敦音頓沇又都門反陶徒刀反侖力門反）【疏】（將合至一門○釋曰云將合諸侯者合會也謂時見曰會云則令爲壇三成者謂封人爲壇三成○注合諸至三重○釋曰云有事而會也者春秋左氏傳文但春秋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霸者法引之者時雖不同爲有事而行會禮則同故引以爲證云爲壇于國外以命事者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以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卽九伐是其事也云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者所謂掌舍但掘地爲壍壝土爲埒當牆處故云牆處也云天子春帥諸侯自此已下至國北皆覲禮文其爲壇之語鄭加之耳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者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覲禮者是見爲壇大小尺寸之法據時會諸侯爲壇之法云王巡守殷國者謂巡守就方岳爲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爲壇皆如時會云如此與者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先鄭引爾雅者見三成者三重重高一尺）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復音服或芳服反玷丁簟反沈都念反縚吐刀反行下孟反）【疏】（詔王至同姓○釋曰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土揖庶姓已下先疏後親爲次按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先同姓今此先庶姓後同姓者此經直據揖儀容從下至高不據盟之先後也○注謂王至舉之○釋曰

（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按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覲禮上介奉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并四傳擯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反祀方明之事故彼置旂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是其未即立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云諸公中階之前至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皆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禮覲禮之注亦引之證五等諸侯立位處所也皆以近王爲上云王揖之者定其位也者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北皆北面得揖就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凡揖皆推手至於撎即引手爲異也衞將軍文子者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戴禮云衞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子貢對之歷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縚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衞將軍文子曰者此實子貢辭篇名衞將軍文子故引篇名耳）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見賢遍反〔疏〕及其至下等○釋曰此即上四傳擯之時也四傳擯彼注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是子男共爲位故共一擯也○注謂執至王玉○釋曰下云將幣據三享故知此文擯之據執玉見王也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大行人云公擯者五人已下此云擯之各以其禮是據擯爲數不據餘禮也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上云爲壇三成此言三等明據三等壇奠玉處而言也云壇三成者據上文云深四尺者覲禮文云則一等一尺已下鄭君以意解之無正文一等爲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摠四尺也鄭注覲禮云從上向下爲深故云深四尺云壇十有二尋者覲禮文云方九十六尺者尋八尺計之所得九十六尺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並鄭以意解之故云與以疑之上二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者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必知有降拜升成拜者亦約燕禮臣得君酬酒皆降拜君使小臣辭之乃升成拜明此王禮亦然言成拜者卿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禮故云明臣禮也云既乃升堂授王玉者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此壇上無坫不得取明堂位崇坫亢圭爲義也）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疏〕其將至如之○釋曰云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云其禮亦如之者即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亦如公於上等之類也）

王燕。則諸侯毛。

（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侯毛毛謂須髮也劉本作耄音毛〔疏〕注謂以須髮坐也至老者二毛故曰毛○釋曰此燕則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云朝事尊尊上爵者依爵尊卑爲先後云燕則親親上齒者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也）

凡諸公相爲賓。

（謂相朝也〔疏〕注謂相朝也○釋曰云相朝則是兩公自相朝故下經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相爲賓客以禮相待並是兩諸侯相朝之事也）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賓所停止則積間潤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太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旅如字又音臚力於反傳直專反下除春秋傳皆同末上時掌反下上傳上事同〔疏〕注賓所至使者○釋曰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間閭則問者上注問問不恙也云行道則勞者謂勞苦之云皆使卿大夫致之者接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殯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殯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殯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五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故云數如此也先鄭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此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云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按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云賓之介九人者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云使者七人者自從降二等之禮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者此皆約聘禮主君大門內迎聘賓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是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軓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君至再拜○釋曰此當近郊勞交賓三辭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三辭者賓一辭主君以禮來於外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三揖者入門乃當曲當碑爲三揖三辭者辭讓升堂拜受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車送者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還者主君賓送已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主君至升堂○釋曰云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行人有三問三勞之文也主君身自勞是親之也先鄭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來至國何有輈迎賓於館乎玄謂各陳九介者以其在道俱不爲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立當車軓也者賓主俱立當軓大行人文云後辭辭升堂者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

致館亦如之。

（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疏〕注館舍至致焉○釋曰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云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

致殯。如致積之禮。

（俱使大夫禮同也殯食也小禮曰殯大禮曰饔餼○致殯素尊反下同〔疏〕注俱使至饔餼○釋曰上公殯五牢賓始至之禮欲致館後即言之云如致積之禮者積在道已致故云如之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云殯食也者以其有芻薪米禾食之類故云食也云小禮曰殯者聘禮使宰夫設殯禮物又少故曰小云大禮曰饔餼者以其有腥有牽芻薪米禾又多故曰大是以聘禮記云聘日致饔注云急歸大禮又以下文致饔餼亦在將幣後即致之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

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遂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授幣音受賓拜音擯下賓使者同辟音辟劉薄歷反注同下客辟三辟遂辟放此已辟音避儐音又闑魚列反棖直庚反行戶剛反〔疏〕及將至告辟○釋曰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故云至將幣幣即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賓車進荅拜者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荅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過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廟各有一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二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為此解也云上相入者相入即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云再拜授幣者授當為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拜送幣者賓既受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注鄭司至一辭○釋曰先鄭云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後鄭不從者車送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荅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固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介紹而傳命者此聘義文按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為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按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闑者上介隨君從與大夫士介自為鴈行於後也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知不全入而為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登再拜授幣授當為為受者欲見登再拜受玉者主君止得為受不得為授之義故也云拜至且受玉也者拜中含此二事故也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擯者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擯是敵者曰擯也云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引之者證擯亦用鬱鬯也云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辭者則主君三請三進其賓三還三辭一一相將但別言之耳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于郊○還音環又音旋食音嗣凡饗食皆同〔疏〕注此六至于郊○釋曰知饗食速賓者求公食大夫禮君親食之君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以此知二者皆速賓也云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者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賓迎于小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致聘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先鄭云公子重耳事見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是其事引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還圭璋是重禮璧琮不還是輕財也云贈送以財者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云言如覿幣見為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注鄭司至于郊○釋曰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按聘禮饔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按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到故此解之是其次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費芳味反〔疏〕注鄭司至速焉○釋曰先鄭云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者按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儐儐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儐故此報主君為儐云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乘馬也者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帛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受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者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儐法彼兩臣有儐此兩公有儐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儐者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亦無儐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儐之也彼聘禮賓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主君有故不能親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儐鄭彼注云以已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儐之矣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殺色界反下豐殺則殺及後殺禮皆同〔疏〕注賓主至降殺○釋曰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饔餼飧積步數儐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謂相聘也〔疏〕諸公至國客○釋曰謂上諸公之臣相聘往來為國客相待相送之儀此法皆備於下文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則三至拜受○釋曰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三辭拜受者於辭不受三辭後受之故云三辭拜受也知受之於庭者上諸公即云登登謂登堂此不云登故知受於庭也知侯伯之臣不致積者按聘禮以五介又張旝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疏〕及大至拜送○釋曰按諸禮此亦近郊勞也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云三讓者讓升堂云登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云下拜登受者賓聽命訖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知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者約聘禮郊勞知之知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亦按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

致館如初之儀。

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疏〕注如郊至不拜○釋曰按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鄭知不儐者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知此亦然也云侯伯之臣致館于庭者亦按聘禮知之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引聘禮飧不致賓不拜者按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飧即此致館下不云致飧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飧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飧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客辟逡巡不荅拜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逡七旬反〔疏〕及將至之儀○釋曰及至也謂賓在館至將幣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三辭者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擯也云三辭者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云拜逆客辟者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己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亦揖之使前云每門止一相者謂彌相親也云及廟惟君相入者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惟上相入則兩君擯介各有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按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所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云客三辟者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者授玉與主君也○注客辟至有言

（釋曰云客辟逡巡不荅拜也者釋上拜逆客辟也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按聘禮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巡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執圭將進不得云辟此周禮事未見據大總而言故云辟無嫌三退負序聘禮文云毋事享及有言者亦約聘禮知之）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云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疏〕注禮以至私面○釋曰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君荅拜者雖是異國之臣當空首拜也知禮以醴禮客者按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鬯也云私面私覿也者按聘禮賓奉束錦請覿又云問卿訖賓面如覿幣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彼不見有私獻又於君謂之覿於卿謂之面覿面別此云私面私覿爲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覿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覿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爲私覿也彼無私獻非常故彼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故此注云既覿則或有私獻者也云春秋者按左氏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覿也且過鄭非正聘故以面言之）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愼也○客甚勞如字下甚勞勞辱同〔疏〕注中門至愼也○釋曰賓來主爲以君命行聘享是以先行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云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者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故指彼云即大門內也按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云問君曰已下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爾雅云恙憂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致饔至之儀釋曰云致饔餼如勞之禮者同使卿威儀進止皆如上郊勞之禮還以本圭故云如也○注饗食至致之○釋曰知饗食是君不親者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將幣同自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客從本亦作從同才用反〔疏〕君館至于朝○釋曰按聘禮云公館賓賓辟注云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然則此中行事亦爾）

（鄭知君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此云客從拜辱于朝者聘禮曰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是也）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乘繩證反下乘皮同〔疏〕注禮賜至去○釋曰按聘禮云館賓下云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云遂行如入之積鄭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者也）凡諸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疏〕注爵卿至士也○釋曰諸侯之臣言爵相爲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飱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上時掌反〔疏〕凡四至下之○釋曰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三等降殺從三等而爲之云上下猶豐殺也者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爲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疏〕注謂郊至之屬○釋曰經云送逆故知郊勞郊送也郊勞是逆郊送是送尊卑不同此二者一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稱尺證反紡芳往反〔疏〕凡諸至之禮○釋曰此一經惟論享幣多少及主國報禮輕重之事言交者兩國一往一來謂之交言各稱其邦而爲之幣者據朝聘所齎享幣大國多小國少云以其幣爲之禮者據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幣享至之屬○釋曰鄭知幣是享幣者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是享幣不得據圭璋璧琮也知是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者據聘禮還玉之下云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注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記云賄在聘爲賄是其豐殺多少者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朝如字又直遙反背音佩鄉許亮反下同〔疏〕注謂擯至而已○釋曰此經論司儀爲擯相之法朝謂日出時爲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爲正鄉西云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故鄭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言此者正謂司儀隨儀旋轉不常厥處者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傳張戀反注同遽其庶反使色吏反注及下同難乃旦反注同傳直宜反象胥職同〔疏〕行夫至必達○釋曰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媺惡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云必以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故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者無難者即依程至秖由有難故不時云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注傳遽至不達○釋曰云美福慶也者謂諸侯國有生男及嫁娶等云惡喪荒也者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孰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榮叔唅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他故者謂賊寇及水旱之等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以其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以人數多縱有難必達也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按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間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玄謂夷發聲○焉劉音夷〔疏〕注使謂至發聲○釋曰先鄭以夷使使於四夷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即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疏〕環人至四方○釋曰此環人與夏官環字雖同義則異彼環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遶賓客使不失脫是其異也○注通賓至圻上○釋曰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者謂朝覲會同者也云路節旌節也者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至畿即入諸侯國請侯國自有通之者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殉徐音循或辭俊反〔疏〕舍則至環之○釋曰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注令令至守之○釋曰令令野廬氏也者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故知令野廬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疆居良反苛音何又呼何反〔疏〕注鄭司至見幾○釋曰先鄭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以環人乃是執節之人事不畏門關苛留故後鄭以爲環人送逆之則門關不得苛留賓客）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閩亡巾反又音文貉亡百反使所吏反〔疏〕注謂蕃至聘者○釋曰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覲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覲聘況之耳其實無覲聘也）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見賢遍反〔疏〕若以至傳之○釋曰

（云協其禮者夷狄之君以不能行中國禮及其行朝聘亦當以禮和合之使得其所也云與其辭言傳之者但夷狄之君亦是中國卿大夫有罪使任於彼計應言辭可知令言協其辭言傳之者謂若外之衆須譯語者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爲擯而日侑其禮儀○賓音儐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疏）（凡其至相之○釋曰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而云幣帛者謂王有賜與之者也）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疏）（注客謂至弔者○釋曰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疏）（注謂諸至來問○釋曰言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帛來問者正謂禮動不虛以爲相見之禮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疏）（凡作至庶子○釋曰直言上士不言中士下士者摠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云庶子者謂若宮伯所云士庶子之等直云庶子兼適子在其中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治直吏反注同）（疏）（注政治至之屬○釋曰此經與下文爲摠目其事並在下文云政治邦新殺禮之屬者下文云新國則殺禮殺禮類多故云之屬以通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長丁丈反注同敵丁歷反）（疏）（注饗諸至命數○釋曰云王禮之數者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者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云莫敵用也者若單饗一國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五帝莫適卜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者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從者才用反下注從賓同繭古典反）（疏）（王巡至之禮○釋曰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膳亦謂殷膳時也云令百官百牲皆具者此文與下爲目百官即三公已下是也云三公者明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注國君至具備○釋曰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共待云犢繭栗之犢也者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皆郊特牲文言此者見天子牲與天同貴誠慤故用繭栗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亦王制文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

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罋其設筐陳于楹內罋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葢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葢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二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槀實幷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

耳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秅讀爲秅秭麻答之秅○鉶音刑腥三十腥音星下腥十有八受牲禮同筥姜呂反甕烏弄反藪素口反劉色縷反秅丁故反或宅加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食音嗣下食大牢再食壹食注不食同見賢遍反注下除相見見讀皆同餁而甚反夾古洽反劉古協反下同衰初危反下同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陪鼎音裴行戶剛反下文六行四行二行皆同從子容反稾古老反并必政反又必盈反日總本又作繆子工反李又音揔把必馬反梠音呂積才計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復扶又反勞老報反造七報反積徐音姊劉祖禮反

〔疏〕注積皆至之秅○釋曰云凡諸侯之禮者此一句與下爲揔目也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天子掌客自掌天子禮則諸侯相待之禮無出得見今以天子之官輒見諸侯自相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是以見諸侯相待之法也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者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眡飧一積眡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眡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皆眡飧牽飧四牢一積眡一飧則一積四牢揔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眡飧飧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飧解之也云不殺則無鉶鼎者鉶鼎即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鉶鼎不殺則無鉶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鄭云籩簋之實已下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餼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陳于楹內者彼云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云甕陳於楹外者彼云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云牢陳於門西者彼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此約聘禮致饔餼之文彼云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簋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之有無未聞者以其酒不可生致故云未聞云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者鄭云三問皆脩脩脯也對文脩是鍛脩加薑桂捶之者脯乾肉薄者散文脩脯一也云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者言非禮者君尊用脩臣卑用牢故云非禮云蓋著脫字失處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饔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云且誤耳者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者按聘賓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即云宰夫朝服設飧是其客始至之禮言小禮者對饔餼爲大禮也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餁一牢其餘牢則腥者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餁此有鉶及鼎皆爲餁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餁須言餁之矣云其餘牢則腥腥之數備於下也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按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爲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甕陳于楹外故在下也必知爲四列見公食云庶羞東西不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稻粱器也者見公食大夫簠盛稻粱云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饔餼堂上二簋東西各二簋今此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禮之道列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飧鄭約致饔餼今亦約致饔餼也但聘禮設飧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見公食大夫及特牲少牢豆皆以豆盛菹醢故知也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至各六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爲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爲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爲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爲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故云以聘禮差之則堂上豆數與此同也云鉶羹器也者鉶器名鉶器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故爲鉶羹云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侯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云其餘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孰故云無所施也云禮之大數鉶少於豆者案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八是鉶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鉶四是其鉶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者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公三十八以十爲降殺是其衰也言蓋者無正文故疑而生蓋也云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準量而言云壺酒器也者司尊彝有兩壺尊春秋傳云尊以魯壺皆以壺爲酒尊也此所設亦約聘禮但彼堂上八壺東西夾各六壺此壺與豆數同四十故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也云鼎牲器者謂享牲體之器云簋黍稷器也者鼎十有二者餁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其陪鼎三設于內廉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知設如此者約聘禮而知之也牢鼎九者謂牛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膷臐膮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黍稷與衆饌爲主牲與羞物爲主是俱得爲食之主也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按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揔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云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子男亦云牲十八是亦當爲腥聲之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者此皆約聘禮設飧而言案彼餁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陳如餁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云飧門內之實備於是矣者鄭言此者欲見門內既備乃有車米之等也是以云亦有車米禾芻薪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已下皆約饔餼死牢而言以其饔餼云死牢如飧之陳上公五牢死侯伯四牢死子男三牢死皆如飧之陳明此米禾數如此云芻薪皆倍其禾者亦約饔餼禮也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飧二牢故米禾皆眡之米禾各二十車也云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知既相見所致者按聘禮記云聘曰致饔鄭云急歸大禮是既相見致大禮也云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假令上公饔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眡飧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飧死五牢與飧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言兼積者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醯醢芻米之屬云死牢如飧之陳者亦餁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者約聘禮知之也云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者亦橫陳于門西而東上云米橫蘇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知然者前飧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饔餼法今於此文積在前已說故以此饔餼向前知之故云如積也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饔餼也今此自米已下還約聘禮致饔餼法云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者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比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稯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粱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云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者彼注云夾碑在庭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醯醢百甕米百筥上介筥及甕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甕子男八十甕其筥米皆同甕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爲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云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衍字耳者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醯醢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醯醢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車每車秉有五藪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者聘禮記文云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者四有棟梠之言故讀從之亦曰一穧穧即詩云此有不斂穧穧即鋪也云皆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皆約聘禮致饔餼法云芻薪雖取數於禾已下鄭以義言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此禽謂兩足而羽者不兼四足而毛故云雉鴈以其兼有鵝鶩之等故云之屬是以大宗伯以禽作六摯有雉鴈雞鶩之等也云於禮以雙爲數者即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爲數是也云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者此爲牢禮之外見賓中間未至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爵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此皆約聘禮文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在寢禮惟言致饗食者以合在廟嚴凝之事不親即須致之燕禮褻不親酌益不致也云凡介行人鄭云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者按王制云大史典禮執簡記大史職亦云執其禮事與此史主書行人主禮邊者大史在國則專主書故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云行人主禮者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按聘禮云史讀

（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餼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餼于房是掌具也云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小禮謂飱飱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若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至下大夫致之知義然者見聘禮致饔餼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設於戶東東上亦以並東陳注設於戶東辟饌位壺設于東序北上南陳醙黍清皆兩壺約此故知之也若然不使卿者按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之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公侯伯夫人致禮則云八壺八豆八籩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彼子男夫人則云視膳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言亦者亦大夫也云卿既見又膳此聘禮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按聘禮聘與賓卿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注云不言卿卿爲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勞上介亦如之又云餼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類與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者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是以鄭云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也先鄭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按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杞子自鄭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師將至鄭鄭人知之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弊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注餼死牢牽生牢引之證牽亦生牢未殺者也云秅讀爲秅秭麻荅之秅者時有秅秭麻荅之言故讀從之秅是束之摠名如詩云萬億及秭秭亦數之摠號荅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爲一鋪言此者見秅爲束之摠號之意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爲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然則聘禮所以禮賓是亦禮介）〔疏〕（注言其至禮介。釋曰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爲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爲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夫也云待之禮如其爲介之時者則前注爵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介者此即聘禮致饔餼之時賓與上介衆介皆別行於館者是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国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爲于僞反下同費芳味反）〔疏〕（注皆爲至火也。釋曰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謂若刑新國用輕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故云新建國也云凶荒無年也者此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者也云禍災者兵寇來侵爲禍水火來害爲災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以其野外怨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疏〕（注死則至之物。釋曰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者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小斂特豚一鼎大斂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飱饔餼主人致之則受。稍所教反舊疏詔反）〔疏〕（注不受至則受。釋曰上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爲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云惟芻稍之受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云不受饗食饗食加也者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爲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境則遂受禮注云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云芻給牛馬者從行之牛馬云稍人稟也者師從旅從須給稍即月稟是也飱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以正禮故受之若饗食加主人致之亦不受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飱饔餼常熟者腥致之也。煎子然反劉子賤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疏〕（注牲亦至之也。釋曰牲亦當爲腥者亦上文公與子男腥三十有六當爲腥是也主人有喪不忍煎亨腥致之也按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惟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饗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差數）〔疏〕（注等九儀之差數。釋曰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爵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疏〕（注官謂至迎賓。釋曰云國賓客至者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共待之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及宿則令聚欜。（令令野廬氏。廬力於反）〔疏〕（注令令野廬氏。釋曰知令野廬氏其職云有賓客令其地之民聚欜之故知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疏〕（注以王命致于賓。釋曰凡致禮于賓無非王命故知以王命）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索色白反）〔疏〕（注次如至求索。釋曰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訝既爲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于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舉漢法以況之即今門外亦然）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如朝。道音導下文注道之道賓道王同）〔疏〕（注道之以如朝。釋曰將幣謂至行朝聘之日道之以如朝謂至大門外之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次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退復扶又反爲之于僞反亦如字）〔疏〕（注鄭司至前驅。釋曰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閔公傳季友將生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亳社此二社在大門內門外既云兩社爲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爲聘禮聘賓在外卒以柩造朝柩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可知是其兩解不同驗此文云于朝者即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言朝即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云詔其位者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者復白也白王賓已至位云及退亦如之者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先鄭以入復爲掌訝詔客自復已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爲入白王於義爲允也）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治直吏反注下同爲于僞反下注爲同）〔疏〕（注賓客至理之。釋曰但諸侯之理其事衆多鄭以貢賦爲主兼再理國事以該之）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從才用反注同）〔疏〕（注從者至護之。釋曰從者凡介以下也者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知人是其屬胥徒也者訝士即下士下士使人明使在下胥徒之等故知胥徒也云營護之者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竟音境）〔疏〕（及歸送亦如之。釋曰來時訝爲之道今歸又爲之道及聚欜待事皆如前故云亦如之）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疏〕（注此謂至之訝。釋曰此訝見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按聘禮記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云使已迓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摯注云訝將舍於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爲訝賓即館時即爲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息亮反）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

（所惡者辟而不爲○好呼報反注下皆同惡烏路反注同辟音辟注同）〔疏〕（掌交至行之○釋曰按序官掌交中士八人今言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之者天下九州千六百餘國使皆周徧必無偏理今言之者蓋是國有不和合者徧使知之也）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疏〕（注有欲至合之○釋曰下有結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也是以鄭云有欲脩好者則爲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于王若其國君○說音悅注同）〔疏〕（注說所至國君○釋曰掌交既巡民間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疏〕（注通事至問也釋曰言邦國通事是兩國交通之事惟有君臣朝覲聘問之事結使交好故以朝覲聘問解則易云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也）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難乃旦反）〔疏〕（注諭告至之戎○釋曰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太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田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蔬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疏材者無稅故言九稅耳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故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云九禮九儀之禮者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訝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之維者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九禁之難言大司馬設九法使邦國有所畏難云九戎之威者大司馬設九伐有所威刑故言難言威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治直吏反注下同）〔疏〕（朝大至國治○釋曰都家同言國者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此則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者也云國治者都家有文書來者平理之也○注都家至朝者○釋曰王子弟亦以親疏分置於三處食采地公卿大夫者公百里任疆地卿五十里任縣地大夫五十里任稍地）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長丁丈反注同）〔疏〕（注國事至夫也○釋曰云日朝者朝大夫日日在朝以聽受國事故天子之事以告采地之君長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揔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惟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揔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是其別稱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疏〕（注使以至之吏○釋曰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疏〕（凡都至弗因○釋曰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事）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稽殿之○殿都練反）〔疏〕（注不及至殿之○釋曰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家責其不能催促故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疏〕（注有司至司馬釋曰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爲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諸言闕者皆是因秦燔滅其籍漢興購求不得也）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八

司儀

所謂爲壇壝宮也（大字本無爲此衍）

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大字本月下有與諸本皆脫監本冬誤東）

三成爲昆侖丘（諸本同釋文亦作昆侖大字本作崑崙）

公善言義（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善作言當據以訂正）

明者木也（孫志祖云明上脫方）

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大字本前見誤倒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爲衍文）

王燕則諸侯毛（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曰諸侯毛劉本作毳音毛按劉昌宗本知古文經借毳爲毛）

旅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大字本岳本嘉靖本皆作太山閩監毛本改泰山非疏中並同）

按聘禮遣卿行勞禮（惠挍本同閩監毛本按誤彼）

車迎拜辱者（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宋本嘉靖本迎作逆當據正此引經句當如經作逆）

車送迎之節（大字本作迎送誤倒）

立當車軹也（大字本無也）

交賓三辭者（閩監毛本賓作擯）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閩監毛本階作堦）

致飧如致積之禮（錢鈔本嘉靖本閩監本同釋文唐石經大字本毛本飧作飱下同○按作飧與說文合作飱則易與唐人所作餐字混）

賓車進荅拜（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荅改答非注及下同此本疏中亦作荅）

賓當爲儐（大字本儐作擯下並同按疏中引注云故書曰擯釋文云依注賓音擯皆從手作擯漢讀考云以賓爲儐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儐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儐擯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擯爲導儐爲禮賓其分別與許不同）

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浦鏜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按釋文云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辭者引注譌下無者當如浦說）

既入門迴面東（浦鏜云而誤面）

車送拜辱已是主人（浦鏜云逆誤送）

惟饗食速賓耳（大字本惟作唯）

公於賓一食再饗（閩監毛本一作壹下同）

致聘郊送亦然可知也（惠挍本聘作贈此誤）

恐疑顚到（到古倒字浦鏜云倒誤到非）

儐主君也（大字本儐作擯下同）

謂玉帛皮馬也（賈疏引注作謂玉帛乘馬也諸本作皮誤）

君遺卿勞（浦鏜云遣誤遺）

賓當爲擯（諸本擯作儐此與下同）

擯用束錦（大字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擯作儐）

釋曰按諸禮（閩監毛本作儀禮）

惟君相入（大字本嘉靖本惟作唯）

享及有言（大字本岳本下有也）

鄭司農云說私面（錢鈔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岳本作鄭司農說無云字當據以刪）

（正六經正誤所據本已衍）

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錢鈔本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嘉靖本棄作弃乘作良當據正作乘馬者當依今本左傳改）

雖是異國之臣（閩監毛本是作見）

寡君命臣于庭（大字本作命使臣諸本皆脫使字當補○按此無使字亦可）

客從拜辱于朝（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客刅云本又作從同刅爲从之譌）

君館至于朝（閩本同監毛本于改於非下引經句準此）

行夫

元謂夷發聲（漢讀考云故書作夷今書作焉司農從故書鄭君從今書也夷發聲當是焉發聲之誤焉）

（猶於也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焉爲發聲見禮記三年問淮南時則訓公羊傳宣六年楚辭招魂今俗本多誤）

環人

介合野廬氏也（錢鈔本廬誤盧）

事不畀門關苛留（浦鏜云事疑自字譌）

象胥

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釋文作壹見非）

以不能行中國禮及共行朝聘（惠校本以作雖聘作覲此誤）

不是中國（此本不字實鈌今據惠校本補閩監毛本作亦非）

而言協其辭言傳之者（此本而字實鈌今據惠校本補閩監毛本作今言）

謂若外之衆須譯語者也（閩本同監毛本若作君）

而口侑其禮儀（大字本宋本嘉靖本作詔侑閩監毛本作相侑非）

謂王有賜與之者也（此本者字實鈌今據惠校本補閩監毛本作禮非）

掌客

無一一相敵（惠校本同閩監毛本一一誤并爲二）

王巡守殷國（唐石經諸本同沈彤云國當作同字之誤也）

殷同則殷國也（按當作殷國則殷同也賈疏本是殷國）

牲三十有六（唐石經三十作卅下米百有二十筥二十作廿下並同○按開成石經之例書三十皆作卅書二十皆作廿而仍讀爲三十二十不比古文卅讀穌合切廿讀人執切）

車乘有五籔（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乘皆作秉當據正葉鈔釋文作五藪）

乘禽日九十雙（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雙作雙非）

三饗再食再燕（唐石經諸本同浦鏜云內宰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三字誤）

致饔大牢（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本饔誤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附釋音余仁仲本皆作致饔）

醯醢八十罋（閩監本罋誤饔）

其米實于筐（大字本作其盛實于筐非也）

簠稻粱器也（浦鏜云梁誤粱按閩監毛本疏中引注作梁）

宜爲二十八（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二作三當據正）

與陪鼎三（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陪作倍疏中仍作陪按釋文作倍鼎）

皆陳於門內者（諸本同大字本於作于）

禾槀實并刈者也（大字本嘉靖本同誤也錢鈔本閩監毛本槀作稾當據正釋文亦作稾葉鈔本從木非）

十筥曰稯（釋文作日總云本又作緵○按字从禾㚇聲不同㚇字有四點）

筥讀爲棟梠之梠（漢讀考作讀如云今本作讀爲誤）

毋其君以及臣也（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及下有其當據補）

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浦鏜云陳數字誤倒）

卿見又膳（賈疏引注云卿既見又膳諸本俱脫既字）

秅讀爲秅秭麻苔之秅（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作秅秭麻荅非○按說文荅小尗也尗者豆也字从艸借以爲問荅字从竹大誤）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惠校本皆上有亦飧當从夕）

對文脩是鍜脩（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鍜誤段○按儀禮作段脩段椎也說文無腶字後人加肉旁）

案聘賓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惠校本同閩監毛本聘賓倒卿字毛本同閩監本誤鄉）

見公食大夫及特牲少牢豆（浦鏜云豆當禮字誤）

既約聘禮爲禮器（浦鏜云與誤爲）

爲比公四十二侯十八（浦鏜云校誤侯）

云其餘衰公又當三十（惠校本餘作於此誤）

故疑而生盍也（浦鏜云生當云之誤）

云鼎牲器者謂亨牲體之器（惠校本器下有也此脫監毛本亨改烹閩本誤享）

與腸胃鮮魚鮮腊（監本胃誤胄）

案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浦鏜云三誤二）

四有棟梠之言（四盍世之訛閩監毛本作卹盍時之誤）

稍卹鋪也（漢讀考鋪作補云今本誤）

更致此爵（浦鏜云爵當膳字訛）

饗食在廟在寢（惠校本廟下有燕此脫）

則若不依爵而用命（惠校本若作君此誤）

彼子男夫人（惠校本彼作於此誤監本男誤另）

卿爲大夫同執鴈（浦鏜云與誤爲）

似朝君親自夾見卿（浦鏜云來誤夾）

言其特來爲問（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作聘問當據以訂正）

然則聘禮所以禮賓（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聘禮下有凡字當據以補正）

大斂時特豚三鼎（宋本無時此衍）

惟芻稍之受（錢鈔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惟作唯當據正）

其正禮殯饗餼（閩監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作饔餼當據以訂正此本及閩監本疏中亦作饔餼）

卿行旅從（閩本同監毛本卿誤鄉下卿大夫監本誤鄉）

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按正當止之誤）

師從旅從須給稍（惠校本須上有者）

遭主國之喪（此本主誤三閩監本誤王今據唐石經諸本訂正）

有喪不忍煎烹（閩監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岳本嘉靖本毛本烹作亨當訂正釋文亦作亨）

正禮殯饔餼常熟者（閩監本同毛本作常孰皆誤也大字本岳本嘉靖本作當孰者當據以訂正）

亦上文公與子男腥三十有六（盧文弨云腥當作牲）

掌訝

則戒官修委積（按大字本修作脩）

告客以其位次也（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嘉靖本次作處當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亦作處）

兼再理國事以該之（惠校本再作有此誤）

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大字本嘉靖本閩本同錢鈔本監毛本于作於）

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浦鏜云卿下誤衍訝卿二字）

使已送待之命（閩監毛本送誤還按送當作迎）

掌交

蓋是國有不和洽者（閩監本同毛本和洽作知怡）

達者達之于王（大字本嘉靖本閩本同錢鈔本監毛本于作於疏同）

園圃蔬草木（浦鏜云蓏誤蔬）

朝大夫

見軍旅不于朝大夫之事（監毛本同誤也閩本于作干當據正）

都則

（自都則起至家士闕止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缺）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冬官考工記第六。

（陸曰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疏〕冬官考工記。釋曰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釋曰鄭義既然今按漢書藝文志云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孔子時而多不具故鄭注鄉飲酒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以此觀之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此記人所爲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爲序致首末相承總有七段明義從國有六職至謂之婦工言百工事重在六職之內也從越無鎛至夫人而能爲弓車言四國皆能其事不須置國工也從知者創物至此皆聖人所作言聖人創物之意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也言材雖美工又有巧不得天時則不良也從攻木之工至陶旊言工之多少之數及工別所宜也從有虞氏至周人上輿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從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言專據周家所尚之事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與音預監古銜反上時掌反凡言以上放此共音恭〔疏〕國有至一焉。釋曰此經與下文爲摠目云國有六職者謂國家之事有六種職掌就六職之中百工與居其一分六職即下云或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百工至共工。釋曰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鄭據本而言按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爲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記人以此三十工代之也言百即據全則三十工亦一也云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者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爲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云司空掌營城郭已下並此下文見有其事按匠人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緯城隅之等是營城郭都城之制及井方一里之等是營都邑左祖右社是營社稷宗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之等是營室宮也車人云羊車柏車是營車也繪畫之事是營服也梓人陶人之等是營禮樂之器也冶氏矢人弓人之等是營械械即兵器也故鄭依而言之也云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者按大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曰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爲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入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執音勢飭音勑下同辨皮莧反具也注及下同長丁丈反下同操七曹反〔疏〕或坐至成之。釋曰此六者即上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覆之。注言人至玉土。釋曰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飭力以長地材治絲麻以成之三者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此即尚書成王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謀慮治國之政令使陰陽順敘也先鄭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者謂若弓人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利射侯與弋鄭云射遠者用執若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之類皆是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若下云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云春秋傳曰虞氏襄二十七年宋西門之盟欲弭諸侯之兵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先鄭以五材金木水火土後鄭不從子春以資讀如冬資絺之資按越語云句踐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有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今王既棲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是其事也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言此以對彼之五材金木水火土若然玄知有皮玉無水火者以百工定造器物之人水火單用不得爲器物故不取之知有皮玉者此三十工內函人爲甲韗人爲皐陶鮑人主治皮又有玉人之等故知有皮玉無水火者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疏〕注天子諸侯。釋曰以公爲諸侯者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侯也若然尚書三公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通職民無正官名是其義也）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居其官也〔疏〕注親受至其官也。釋曰此即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是也）

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疏〕審曲至百工。釋曰審察之名用材之法皆須察審其曲直形勢然後飭五材。注五材至之也。釋曰按六官其屬止有六十五材各有工不過六十而已以是言百者衆言之也）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販甫萬反〔疏〕注商旅至不行。釋曰按大宰九職注行曰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爲客此文無賈直云商旅商是販賣之人故云販賣之客也云易曰者復卦彖辭文也是一日之中商旅不行餘日即行是行曰商也）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夫田也〔疏〕注三農受夫田也。釋曰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勤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按大宰云三農生九穀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

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疏〕布帛婦官之事。釋曰此記人所錄衆工本擬七篇六十而作唯篇百工一事而已舉餘五者欲重此百工與五者爲之意若然百工並是官餘五者或非官知然者王公及士大夫百工並官其商旅農夫婦功三者非官據九職而言[illegible]是出稅之邑故大宰云三農生九穀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出稅以當九功也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爲婦官此治絲麻者婦官所統攝故言婦官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曰其鎛斯趙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盧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鑢之器胡今匈奴粵音越鎛音博注及後同燕音烟函戶[illegible]下皆同本或作薹庤直里反錢子淺反[illegible]垢工口反鎧苦大反纑音盧下同欑才官反李音纂柲音祕劉音筆鑢力庶反〔疏〕[illegible]經爲目此粵越國乃是古之語辭之日[illegible]鎛無函無盧無弓車謂無此鎛官函官[illegible]匈奴。釋曰鄭知此四國不置是官者[illegible]之事知鎛田器者越地多泥用此鎛者[illegible]爲鎛故知鎛田器是以引詩云庤乃錢[illegible]又曰詩云其鎛斯趙彼注趙刺也引之[illegible]鎛者也先鄭云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illegible]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宋人使樂[illegible]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又曰川澤納汙山[illegible]君含垢天之道也彼勸晉侯忍不救宋[illegible]容之義也引孟子者證含是甲之意云[illegible]纑取細長之義也云謂矛戟柄竹欑柲[illegible]器戈長六尺有六寸惟言殳戟矛柄之[illegible]竹欑柲者漢世以竹爲之欑欑謂柄之[illegible]或曰者或有人解盧磨鑢之器者但柄[illegible]使滑故爲此釋引之在下者得爲一義[illegible]）

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illegible]扶薉音穢劉云穢字之異者近附近之近矜其巾反李其京反畜牧許又反下音木又音密〔疏〕注言其至弓車。[illegible]人人皆能不須置[illegible]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者凡置[illegible]下上行之下效之今一國皆能不教須[illegible]鈎王府則有宮民足用也如鄭此讀則[illegible]號讀之也云越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illegible]金工皆和錫故兼錫而言也云秦多細[illegible]亦目驗可知云矜柲者矜即前注欑一也）

知者創物。

（謂始闓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知音智創初亮反依字作刱闓音開〔疏〕注謂始至是也。釋曰此知者即下文聖人一也運用謂之知通物謂之聖凡知聖有若六德之知仁聖義之知聖則據賢人已下此言知聖則濬哲文明之等也引世本作者無句作磬儀狄造酒之等皆非聖知相理佐知所爲則皆由聖知而起是以聖人之時有此世本所作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疏〕注父子世以相教。釋曰此世謂若管子書云工之子商之子四民之業皆云世者習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疏〕注事無至爲也。釋曰據世本作篇多非聖人親爲要君統臣功故皆聖人統攝之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爍徐劉音余灼反義當作鑠始灼反〔疏〕注凝堅至作舟。釋曰上經云百工皆聖人所作此經言聖人所作之器見其驗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合如字劉音閤〔疏〕注時寒至善也。釋曰此經已下說作器之法須合天時地氣之義將欲說已下不善之事故先於此說四者和合乃善之意也云時寒溫也者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枳古氏反鸜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其俱反鵒音欲濟子禮反四瀆水貉戶各反獸名依字作貈汶音問水名猨音袁〔疏〕注鸜鵒至魯北。釋曰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按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按從二傳後鄭駮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也云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者先鄭依或讀爲貉別更爲一解云汶水在魯北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削如字本思約思詔二反〔疏〕注去此至良也。釋曰若據經所言則鄭之刀以此刀之鐵移向宋而作斤宋之斤移向鄭而作刀皆不得爲良故指刀斤削劍而言皆地氣使然故鄭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荊荊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簬楛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妢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名也笱當爲笴笴讀爲槀謂箭槀。妢扶云反笴古老反注作槀同幹古旦反或古旱反櫄勑倫反箘其隕反李其轉反簬音路栝音楛尚書作楛音同邠彼貧反〔疏〕燕之至者也。釋曰自此已下說材之事也。注荊荊至箭槀。釋曰云荊荊州也者按禹貢荊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簬楛三邦底貢注云櫄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箘竹聆風栝木類周之始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云妢胡在楚旁者定四年左氏云頓子胡子者是也若楚旁則亦屬荊州別言妢胡之笴者荊即楚也以州言之若然妢胡得與楚別言也子春云妢讀爲焚咸丘之焚者左氏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云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云笴讀爲槀謂箭槀者即槀人職掌箭槀是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泐音勒澤音亦李音釋扐音勒卦如字又俱賣反解音蟹〔疏〕注百工至則然。釋曰云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弓人所云四時者是也先鄭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者此扐謂揲蓍之法故易云分之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象其合集）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爲十刮作捖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刮古八反搏李音團劉音博埴時職反拍普百反黏女廉反捖劉音刮咸音完李侯管反〔疏〕凡攻至工二。釋曰此已下言工之頭數并所作有殊此經與下爲摠目。注攻猶至是也。釋曰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者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尚書禹貢云厥土赤埴墳注亦云埴黏土者也先鄭云捖讀爲刮者舌爲聲刀爲形左聲右形刮摩之義是故讀從之也）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䩵韗讀爲歷運之運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楖讀如巾櫛之櫛旊讀爲甫始之甫埴書或爲植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玄謂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㮚古栗字段徐丁亂反劉徒亂反韗況萬反劉音運本或作鞾同繢戶對反後同筐音匡㡛莫黃反楖側筆反旊甫罔反又音甫侏音朱榎古馬反字或作檟鞄匹學反劉音僕䩵如兗反柔革工芒莫黃反下同放甫罔反下同〔疏〕攻木至陶旊。釋曰上文其數此給以事職之也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輪輿人爲車輿弓人爲六弓廬人爲柄之等匠人爲宮室城郭溝洫之等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及射侯之等攻金之工六築氏爲削冶氏爲戈戟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攻皮之工五函人爲甲鮑人主治皮韗人爲鼓韋氏裘氏闕也設色之工五畫繢二者別官同職共其事者畫繢相須故也鍾氏染鳥羽筐氏闕㡛氏主湅絲刮摩之工五玉人造圭璋之等楖氏闕雕氏闕矢人主造矢磬氏爲磬搏埴之工二陶人爲瓦器甗甑之屬旊人爲瓦簋。注事官至之旅。釋曰三十工於六十爲不備記人錄者未必在六十工之內直以數言之充得三十工而已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匠人梓人韗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事上爲名也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鳧氏㮚氏之等是也云廬矛戟矜柲也者方言戟三刃特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杖又云矜謂之杖云國語曰侏儒扶廬者晉語文公問胥臣胥臣對曰戚施植鎛蘧除蒙璆侏儒扶廬矛矜是也云梓榎屬也者按釋木云槄山樻注云樻梓二木名此云梓榎爲一者釋木前言槄山樻後云椅梓據此二文故云屬非謂梓榎爲一而云屬也先鄭引孟子者見孟子所云官名與此同也蒼頡篇有鮑䩵者按藝文志蒼頡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鮑䩵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爲證也云韗讀爲歷運之運者歷運時語有正歷運之數故讀從之取其音同耳云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者襄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引之者亦取音同云楖讀爲巾櫛之櫛者按左氏僖二十二年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引之者證櫛是一也云旊讀爲甫始之甫者甫訓爲始故讀從之於義無所取故後鄭不從也云玄謂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者按隱二年無駭入極公羊傳曰疾始滅也始滅人於此乎是也言作瓦器者亦相放）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疏〕注官至輿。釋曰云官各有尊王者相變也者此陶匠梓輿據上三十工並是官名又所尊上不同故云官各有尊王者相變也云舜至質貴陶器者按禮記表記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至質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天地之器則陶器爲質也以代當質故用質器也云甒大瓦棺是也者喪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此據升爲帝時所上不得取陶于河濱解此也禹治洪水者昔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舜臣堯舉八愷八愷中有禹堯使之治水大禹謨云禹降水儆予是也云民降丘宅土者禹貢文云卑宮室者論語文言民下居平土營農種作故爲之治溝洫以通水通水之官匠人是故夏上匠也云湯放桀者尚書云湯放桀于南巢云疾禮樂之壞者桀之無道民墜塗炭法度靡措是禮樂之壞也梓人所以造作禮樂之器故湯上之也云武王誅紂者尚書牧誓云甲子昧爽戰于牧野是武王誅紂之事紂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其服飾但車服者顯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周所上也〔疏〕故一至爲多釋曰云一器者車也而工聚者謂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輈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以周所上故也）車有六等之數。（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畫音獲〔疏〕注車有至六畫。釋曰云六等之數下文是也云車有天地之象者下文云軫之方也以象地蓋之圓也以象天是車有天地之象也云人在其中焉者在車蓋之中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者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二畫故車之六等之法也）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迆以氏反後同崇本亦作古寊字殳音殊下直亮反後放此酋在由反或且州反皆插徐文初軋反咸初洽反輢於綺反劉於寄反車傍也一音起寄反倚移於綺反下以氏反下放此著丁略反邪似嗟反〔疏〕車軫至六等○釋曰此經說車六等之數此六等軫一人一之外兵有四等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彼注引此文爲證前驅明此是前驅所建可知○注此所至謂矛○釋曰云此所謂兵車也者謂下兵車之輪崇者也云軫輿後橫木者即今之車梳一也知八尺曰尋者此經皆以四尺爲差人長八尺而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則八尺之外唯有四尺在是尋長八尺可知知倍尋曰常者殳長丈二而云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則丈二之外有四尺揔丈六尺是倍尋曰常也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者當皆以鐵圍範邪置於輢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言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先鄭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云酋發聲直謂矛酋矛二丈也）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數也〔疏〕注申言數也釋曰前已云之今又言之申重也重言數詳審言之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自從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樸普剝反劉音僕一音扶祿反屬章欲反下及注同戚徐劉六反李音促注同著直略反下同操七曹反數色角反下同易以豉反〔疏〕注樸屬至戚數○釋曰此已下云造

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云春秋傳者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云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鄭氏以蹙爲疾與何休別先鄭云子男僕之僕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庳音婢阤徐文爾反劉堂何反李音他輪人同大音泰劉他餓反阪音反〔疏〕注已大至難引○釋曰輪已崇則過六尺六寸軫即過四尺大高故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無六尺六寸軫即無四尺大下則馬難引常似上阪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乘繩證反後乘車皆放此〔疏〕故兵至六寸○釋曰上文云車大高大下不得所今此經云須得所之意也先言兵車者重戎事故也田獵戰伐相類即言田車以繼兵車後別言乘車之等也○注此以至田馬○釋曰言以馬大小爲節者馬高則車亦高馬下則車亦下一以馬之高下爲車之節度云革路木路玉路等皆據巾車而言也云國馬者據輈人云國馬之輈而言國馬則校人所云種馬戎馬齊馬道馬四者是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軹軎也轐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軹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軹音只轂末也轐音卜又音僕軎音衛旃僕之然反下如字又音卜軌廣古轊反後放此〔疏〕六尺至爲節○釋曰此經論軫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輪與轐二者七寸則是得四尺○注此車至寸也○釋曰云此車之高者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先鄭云軹軎也者物有二名耳云轐讀爲旃僕之僕者讀音同而未聞所出也云謂伏兔也者漢時名今人謂之車屐是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者四馬車一轅車軸上有伏兔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始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上又兼伏兔及軫并七寸車輿去地揔四尺也云田車又宜減焉者田車軫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軫與轐亦減乘車寸半爲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者車輿六尺有六寸軹廣謂轂廣轂八尺則車輿外旁出輿兩相各七寸七寸之數取於軫轐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牙音訝下皆同中音仲下中夏同橿居良反〔疏〕注三材至橿也○釋曰輪人唯造車輪輪之三材唯轂輻牙故鄭以此三者解之也云材在陽中冬斬之等並據山虞文知之鄭舉今世所用木也爲此三者未知周用何木也）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調其鑿內而合之○鑿在洛反又曹報反內如銳反依字作枘合音閤又如字〔疏〕注調其至合之○釋曰鄭以調解和鑿內

謂孔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輮而九反劉音柔李而又反〔疏〕注利轉至作輮○釋曰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者入轂入牙並須直指不邪曲也云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者使牢固抱曲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者老子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輿中空虛人居其上引之者證轂爲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先鄭云牙讀如跛者之訝者訝迎也此車牙亦輮之使兩頭相迎故讀從之）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而轂輻牙不動敝婢世反徐劉伏滅反〔疏〕輪敝至之完○釋曰謂之爲職者轂輻牙各自職任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幎莫歷反圜于權反下同致直置反下注致同〔疏〕望而[illegible]幎均[illegible]當正直不[illegible]故云下迆[illegible]）望其輻。欲其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illegible]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鄭司農云掔讀爲紛容掔參之掔玄謂如桑螵蛸之蛸○掔音蕭又色交反又音朔李又所咸反稱尺證反[illegible]如字掔參[illegible]劉平堯反[illegible]音蕭又音[illegible]止時也○[illegible]皆向轂處[illegible]弘殺好也[illegible]此蓋有文[illegible]螘蛸螵蛸[illegible]取音同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illegible]裹木廉隅[illegible]疇下同劉[illegible]果見賢遍[illegible]字下同切[illegible]之革急也[illegible]至之限○[illegible]）其綆。欲其蚤之正也。（[illegible]謂輪箄也[illegible]反又姑杳[illegible]劉方頂反[illegible]一音薄計[illegible]外箄向外[illegible]也玄謂輪[illegible]

（邪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截博立梟棊亦爲菑匡枉也○菑側吏反注及下皆同齵五構反一音陽佹九委反刺洛葛反下同截側吏反梟古堯反〔疏〕注菑謂至枉也○釋曰上視輻入牙中此言察輻入轂中須得所之意也凡植物於地中謂之菑此輻入轂中似植物地中亦謂之菑言菑蚤不齵者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此三十輻入轂與蚤入牙一一相當不相佹戾亦是不齵也如此輪雖敝盡不匡刺先鄭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者讀從史游章分別部居不雜廁義取不參差意也云博立梟棊者謂博戲時立一子於中央謂之梟棊云爲菑亦是樹立爲菑之義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疏〕凡斬至陰陽○釋曰此欲斬轂之時先就樹刻之記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必記之者爲後以火養其陰故也）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稹讀爲鬒髮之鬒藃當作秏玄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稹之忍反本又作稹劉依司農音真一音真藃李戚好角反劉呼報反秏呼報反暴步角反下同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橈乃孝反〔疏〕注稹致至暴起○釋曰此轂若不以火養炙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鞔陰柔之處木則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敝盡不藃暴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柞莊百反槷劉魚列反戚魚結反迫唶莊百反〔疏〕轂小至則摯○釋曰此已下論車須長短小大相稱之事○注鄭司至不堅○釋曰先鄭讀柞爲迫唶之唶者依俗讀之以摯爲槷後鄭從而就足之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者以轂小而長則輻間柞狹故菑中弱也云大而短則末不堅者謂轂大而短即轂末淺短故轂末不得堅牢也）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疏〕是故至牙圍○釋曰以上文小大不得其所此文制法使得其所也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者此據兵車乘車而言若田車之輪小崇六尺三寸計亦可知也）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令力呈反卷內皆同厚胡豆反後放此〔疏〕注不漆至寸也○釋曰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分之各得三寸猶有二寸在又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三分分之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揔得七寸三分寸之一是漆之者也餘一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是不漆者故云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也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者無正文以意解之故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餘二寸分於外內面故各一寸也）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中丁仲反詘丘勿反度待洛反下度之同〔疏〕注六尺至寸也○釋曰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中屈此六尺四寸故轂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爲圍圍三徑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爲六分又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捎讀爲桑螵蛸之蛸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阞音勒捎音蕭藪素口反又李一音倉豆反空音孔趨七住反又七須反下同〔疏〕以其至其藪○釋曰車轂之法其孔必大頭寬小頭狹當輻入處謂之藪寬狹處中而已云阞者三分之一也者於前一尺三分寸之二三分取一捎除也以除三空中當藪之處使容車轂也○注捎除至趨也○釋曰云阞三分之一者凡言阞者分散之言數亦不定是以王制云祭用數之仂注以爲當年之什一以其下有喪用三年之仂遂以當年經用之什一言之此下文賢是大頭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此當藪處於徑三分之一爲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大小相稱故以阞爲三分之一釋之也讀爲蜂藪之藪此亦依俗讀之以蜂窠有孔藪然此三十輻入轂處亦藪藪然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者以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一尺取九寸三分之一得二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三在今以一寸者爲九分寸之二爲六分揔爲十五分三分取一得五分故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去起呂反後去一去二皆同賢如字劉李胡眄反注同稱尺證反下同○〔疏〕五分至爲軹○釋曰上經言轂空壺中此經言轂大小兩頭○注鄭司至稱也○釋曰云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者經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即以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而五分去一一尺去二寸得八寸三分寸之二者本三分寸今爲十五分寸即以二分者爲十分去二分得八分故云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也云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者經云去三一尺五分去三去六寸得四寸三分寸之二亦爲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三去六分得四分故云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云大穿甚大似誤矣者以其大穿與藪中及小穿三者須相類故鄭以五分去二爲允也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者無正文以目驗知之故云令也大小穿穿內皆以金消去二寸故各減二寸也）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玄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篆直轉反數色角反李色住反約烏孝反又加字〔疏〕注鄭司至不足○釋曰先鄭讀容上屬後鄭不從者軹轂末無形容可見其轂上則夏篆夏縵轂約故不從也云幬負幹者革轂相應者幬覆也謂以革覆轂轂之木隱著革使之急是革轂相應也云無贏不足者贏與不足同蒙無字若轂有耗瘦不隱著轂則革有贏而轂不足著轂不耗革轂相應革無贏轂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丸如字又胡奐反○〔疏〕注謂丸至徵也○釋曰此謂以革鞔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疏〕注轂長至九寸○釋曰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云轂長三尺二寸上經文令輻廣三寸半知者按上云以圍之阞捎其藪藪中三分徑一轂徑既一尺三分寸二今取一分作空中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有七寸九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下文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深三寸半故知一輻廣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十八分寸之一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轂既長三尺二寸輻居三寸半餘有二尺八寸半三分之輻外得一尺九寸輻內得九寸半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量音良下量其鑿同鑿曹報反又如字後同深尸鴆反下放此○〔疏〕注廣深至任也○釋曰如上所計則輻之廣深各有三寸半是相應也至上轂小而長轂大而短則不相應故槷也）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扤鑿動貌○扤五骨反或九活反○〔疏〕輻廣至能固○釋曰此及下經論轂與輻不得所之意也）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強其良反劉其尚反勝音升〔疏〕鑿深至足也○釋曰云鑿深而輻小者欲轂大故鑿得深其輻則應大是相稱若輻小則固有餘固有餘由轂大鑿深故也而強不足由輻小故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竑獲耕反○〔疏〕注言力至度之○釋曰云言力相稱也者止謂輻廣與鑿深相稱按史游章云蒲蒻藺席謂取蒲之本在水者爲席則此經弱亦是輻入轂中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殺色界反劉色例反注同溓依字力簞反依注音黏女廉反衰初危反一音如字著直略反下附著同○〔疏〕參分至溓也○釋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以本麤末細塗則向下刊故泥不黏著之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爲骹○骹胡飽反又下教反李又苦教反近附近之近脛刑定反○〔疏〕注謂殺至爲骹○釋曰云謂殺輻之數也者上經云殺其一者揣長短之中殺一分此經三分殺一據本麤末細而言其輻近轂麤處謂之股若人髀股近牙細者謂之骹謂若人脚近踝之骹也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也先鄭云方言股以喻其豐者方者止謂方欲言股之時此股踰其豐非謂揚雄以異方之語不同方言也股既喻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一切麤細相對細處則言骹謂云喪禮綴足用燕几骹在南之類云羊脛細者亦爲骹者今人猶言之也○）揉輻必

齊。平沈必均。（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揉而九反又音柔李又奴丑反一音而又反槁劉苦老反漸子廉反下同〔疏〕注揉謂至輕重○釋曰云揉謂以火槁之者曲者以火灸之木則濡可揉戾使直槁就也故云揉謂以火槁之也云衆輻之直齊如一也者謂以火槁之後直不曲故云直齊如一也重者沈多輕者沈淺沈重者更去之則平而輕重等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槷榝也蜀人言榝曰槷玄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槷魚列反依注音涅乃結反李一音素結反倨句音據內如稅反榝素結反○〔疏〕注得謂至省聲○釋曰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者以輻直者爲倨以牙曲者爲句輻雖有倨句鑿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爲得得則若無槷而牢固也先鄭讀槷爲危槷之槷故更轉從榝也後鄭讀槷即是槷蘇結切云槷讀如涅謂涅物於孔中之涅又解槷字以其用木爲槷故從木也云熱省聲者熱者去下火取上與熱爲聲可謂上聲下形故云省聲也）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見賢遍反注同〔疏〕注必足至小耳○釋曰云必足見言槷大也者足乃據槷而言言足見故知槷大乃足見也云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者上經云無槷而固即是無槷鄭必知上文有槷但小者鄭更無異文直以文勢反之可知知然者此經云不得則有槷必足見言槷大則知上經得不足見無大槷有小槷可知故鄭云雖得猶有槷但小耳鄭非直以文勢反之知有槷以意量之輻入牙中無有不用槷而固者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輪單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綆參方頷反下七南反又音三掉徒弔反○〔疏〕注輪單至數也○釋曰止由輪有箄車不掉不掉則得輪之固也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者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之二使輻股外箄故云輻股鑿之數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直呂反侔亡侯反劉莫豆反○〔疏〕注杼謂至下等○釋曰凡爲車之法各順其所宜是以行澤者欲杼知是削薄其踐地者下文云是刀以割塗故知削薄之行山欲上下等者下文云是搏以行石雖不動於鑿旁恐石傷之故欲上下等而得久長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附著也○）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搏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搏徒九反李又丈轉反甐本又作鄰音吝李一音鱗○〔疏〕注搏圜至之動○釋曰先鄭以甐爲動而不動於鑿中後鄭以甐亦敝不能敝於鑿旁不從先鄭者以其動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絕也挫折也腫瘣也○挫作臥反李又祖加反瘣胡罪反○〔疏〕凡揉至之善○釋曰此一經論用火揉牙使之圓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注廉絕至瘣也○釋曰凡屈

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是故規之以視其圜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輪中規則圜矣○中丁仲反下同○〔疏〕注輪中規則圜矣○釋曰謂輪成以繩規之中規則不枉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萬萋禹反李又音俱注同蔞良主反劉音流下文同李又里俱反○〔疏〕注等爲至作矩○釋曰云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者見今車近萬蔞於輪一邊置於輪上是等爲萬蔞以運輪上也輪一轉一币不高不下中於萬蔞則輪不匡刺○）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縣音玄後皆同直音值〔疏〕注輪輻至直矣○釋曰此以輪側於一邊輪輻三十兩兩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兩兩中縣則鑿正而輻直矣○）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斲陟角反○〔疏〕注平漸至均矣○釋曰兩輪俱置水中觀眡四畔入水均否若平深均則斲材均矣）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疏〕量其至同也○釋曰謂兩輪俱用黍量眡其容受同不齊同則無贏亦無不足鄭云黍滑而齊則不取律歷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易以豉反○〔疏〕注侔等至難易○釋曰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者正以鈞石言之者以其輪重非斤兩所准擬故以三十斤曰鈞百二十斤曰石之言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名工〔疏〕故可至國工○釋曰此一經總結上文也）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杠音江○〔疏〕注圍三至中也○釋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類相似故因遣輪人造蓋但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也○）桯圍倍之。六寸。（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桯讀爲楹音盈〔疏〕注圍六至之楹○釋曰此蓋柄下節麤大常一倍向上含達常也先鄭引丹桓宮楹之楹者按莊二十三年爲迎姜氏爲華飾故丹桓公廟之楹柱引之證此蓋柄之桯楹柱之類也）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信音申廣古曠反劉音徑下同〔疏〕信其至六寸○釋曰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信古之申字館中上桯圍六寸以爲此部徑部徑六寸也）部長一尺。（謂斗柄達常也〔疏〕注謂斗柄達常也○釋曰此部即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名此達常爲部其實是達常也）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疏〕注杠長至乘也○釋曰云蓋高一丈立乘也者人長八尺蓋弓有宇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爲于僞反下爲兩

同○〔疏〕注爲下至之一○釋曰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子春不從者文理俱周乃合於義若以十合二爲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讀以分向下讀之其義安在故子春經爲正也）部尊一枚。（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疏〕注尊高至分也○釋曰高者必尊故尊爲高也以隆高一分故上文得名爲部也○）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橑也廣大也是爲部厚一寸○鑿才報反橑音老劉力報反○〔疏〕注弓蓋至一寸○釋曰云弓蓋橑也者漢世名蓋弓爲橑子也云廣大也者恐直以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爲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云是爲部厚一寸者經兩四一二故厚一寸也必以孔上二枚孔下四枚以其弓下用力故也）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空音孔菑側皆反劉音廁撓乃教反剡以冉反又才冉反○〔疏〕注鑿深至題也○釋曰此經說蓋斗之上鑿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者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在今以弓鑿深二寸半兩相各二寸半是不侵達常故云不傷達常也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直正也鑿孔下正者上文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云平於下正也云而上低二分者前文鑿上二枚今於內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云上低二分也皆然部總一寸今鑿上鑿下俱四枚已用八枚其中惟有二枚在故云弓菑則撓撓亦減也弓外畔上下四枚今於內畔減二枚惟有二分剡去也故云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者蓋尊外畔孔上二枚及內畔上下俱四枚若然蓋弓向外頭仰但以蓋弓三分一分外爲宇曲又以衣蒙之則弓低故蓋尊終平不蒙撓又得吐水也云端內題也者蓋斗外寬內狹以是故蓋弓內端削使狹爲題頭故云端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軹也玄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庇方二反輨或作幹俱音管○〔疏〕注庇覆至及幹○釋曰此經說蓋有大小不定之事云輿廣六尺六寸者與人文云旁減軓內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軓內七寸上云以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輻內九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輻又三寸半摠尺四寸以此計之以七寸承輿七寸爲軓故云旁減軓內七寸也云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者向計輿六尺六寸并兩轂六尺四寸摠一丈三尺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有丈一尺六寸也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者下文注云股面三尺幾半通尊二尺爲五尺近半倍之加部廣六寸摠丈一尺六寸以幾半言之則不整丈一尺六寸經云覆軹當允經中之數故云可覆軹不及幹也）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近附近之近〔疏〕注參分至宇曲○釋曰云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

（宇曲也者弓長六尺三分一分有二尺既云參分弓長揉其一則揉其二尺近部者故云三分之持長撓短者近部內而平長爲宇曲鄭又覆言之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必撓近部二尺者以其本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爲宇曲吐水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二寸十五分寸之一○蚤音爪○）〔疏〕（注蚤當至之一○釋曰此言弓近蓋計復麤近末頭細之意云股圍則寸六分也者上云弓鑿廣四枚即以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者一寸爲三十分六分者爲十八分通前揔四十八分取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十八分者去六分得十二分以十二并二十爲三十二分三十分作寸餘二分是三十分寸之二三十分寸之二即是十五分寸之一故云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也○）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幾音祈○）〔疏〕（注尊高至半也○釋曰云以其一爲之尊者正謂近部二尺者對末頭四尺者爲下以二尺者爲高云爪末下於部二尺者正謂蓋杠并達常高一丈八尺故四面宇曲垂二尺也云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者鄭欲解宇曲之減減蓋之寬覆軹不及幹之意凡算法以蚤低二尺即以低二尺者爲句又以持長四尺爲弦又蚤末直平者爲股絃者四尺四四十六爲丈六尺句二尺二二而四爲四尺欲求其股之直平者算法以句除弦餘爲股將句之四尺除弦丈六尺中除四尺仍有丈二尺在然後以算法約之廣一尺長丈二尺方之丈二尺取九尺三尺一截相裨得方三尺仍有三尺在中破之爲兩段各廣五寸長三尺裨於前三尺方兩畔畔有五寸兩畔并前三尺爲三尺半角頭仍少方五寸不合不整三尺半幾近也言近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也嘖下曰宇○卑音婢下同嘖大回反）〔疏〕（上欲至欲卑○釋曰此言爲下而說也上謂近部二尺者宇謂持長）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霤力又反潦音老與音餘○）〔疏〕（注蓋者至車與○釋曰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者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無蓋故彼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雨則有蓋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注云以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者按既夕禮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簑笠注云今文槀爲潦此注云禮所謂潦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鄭彼不從今文此引之者鄭兩解故此從之但潦車云載簑笠所以禦暑簑所以禦雨雨時或設簑或設蓋故疑是彼潦車遂言與也若然蓋車於天子當木路故既夕注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司常云斿車載旌注云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之車是木路與潦車爲一物故知此則木路至於田獵建大麾無蓋在國巡行則或載旌或設蓋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疏〕（注十尺至八目○釋曰云蓋十尺宇二尺者據人長八尺中人而言若孔子及父皆身長十尺則蓋丈二者也○）良蓋弗冒弗紘。

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墜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殷音隱不隊直類反○）〔疏〕（良蓋至國工○釋曰云良蓋弗冒則無衣不須言不紘若言不紘則有衣而不須紘也云殷畝而馳者據不冒不紘兩者而言）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稱尺證反注同）〔疏〕（注稱猶至兩服○釋曰此輿人專作車輿記人言車者車以輿爲主故車爲揔名鄭爲輿者此官實造輿故從輿爲正云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也云容兩服者服馬也以其驂馬別有靷爲引車故衡唯容服也○）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邃宇之邃○隧雖遂反注邃同又音遂注燧同鑽作官反）〔疏〕（注兵車至之邃○釋曰隧謂車輿之縱凡人所乘車皆取橫闊以或參乘或四乘故橫則六尺六寸此隧輿之縱三分六尺六寸取二分以四尺四寸爲之不從先鄭者車無取於鑽燧改火之義故讀從邃宇之邃也）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疏〕（注兵車至之二○釋曰鄭皆言兵車者按上文先言兵車後言乘車故據先而言其實乘車亦同也云或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以四尺四寸取三尺得一尺又一尺二寸三分之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取一得二分故云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云以揉其式者式謂人所馮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疏〕（注兵車至三寸○釋曰車輿之廣六尺六寸取半爲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較古學反輢於綺反劉於既反下同榷音角）〔疏〕（注較兩至爲較○釋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子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疏〕（注軫輿至一寸○釋曰云六分者謂輿廣六尺六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疏〕（注兵車至之一○釋曰謂參分前軫圍尺一寸而爲之尺一寸取九寸爲三分去三寸得六寸餘二寸各三分之二寸爲六分去二分得四分以三分爲一寸餘一分添前六寸爲七寸三分寸之一也○）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疏〕（注兵車至之八○釋曰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取六寸三分去二寸得四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一以一寸

者爲九分一分者轉爲三分并爲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植直吏反下同）〔疏〕（注兵車至同名○釋曰以前較謂四寸九分寸之八四寸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一寸爲二十七分餘八分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十一分取三十去十分得二十分又二十一者去七分得十四添前二十爲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爲一寸餘有七分在添前二寸揔爲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云與轂末同名者前云覆軹不及幹注軹是轂末此軹是車較下豎直者及較下橫者直衡者並縱橫相貫也○）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轛橫者爲軹書轛或作軨玄謂轛者以其鄉人爲名○轛音對又張歲反李一音都回反綴張歲反軨劉音領又音零下同鄉許亮反○）〔疏〕（注兵車至爲名○釋曰此轛形狀一與前經軹同但在式木之下對人爲名耳參分軹圍分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七分者服令整寸爲八十一分此二十七分寸之七爲二十一分即是八十一分寸之二十一三分之去七分得十四分故云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云轛式之植者衡者也者先鄭讀轛爲綴又以轛爲軹爲一處解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無所指歸故以鄉人爲名據前式下爲之也）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殺色界反○）〔疏〕（注治材至殺也○釋曰凡作車之法其材有圜者中于規有方者中于矩有直豎立者中于繩縣之垂者衡者橫也橫者中於水無高下也云直如生焉者如木之從地初生云繼者如附焉者材有大小相附著如木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居如字舊音據并如字又必政反邪似嗟反）〔疏〕（凡居至則絕○釋曰上經言居材得所此經言不得所之事凡居材大與小無并[illegible]汎說居材之法爲總也云大倚小則[illegible]當各自用力若使大材倚并小材小則摧者強不堪大材所摧折也云引之則絕者上文云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已言大倚小則摧未言小并大之事則此引之則絕據小并大而言也若小并於大大木振其小木力不堪則絕斷也）棧車欲弇。（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棧士板反劉才産反弇劉於驗反又於檢反爲于僞反鞔莫淺反易以豉反坼勅白反○）〔疏〕（棧車欲弇○釋曰棧車無革鞔輿者易可坼壞故當弇向內爲之云士乘棧車者巾車職文）飾車欲侈。（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與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疏〕（注飾車至爲侈○釋曰據大夫已上以革鞔輿不畏坼壞故欲得向外侈也云大夫以上者則天子諸侯之車以革鞔輿及轂約也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玉金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以革爲稱革路壘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革鞔但不漆飾故以木爲號孤卿轂上有篆飾即以篆猥爲名也按般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法也）

周禮注疏卷三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九（唐石經作第十一非）

冬官考工記第六

釋曰鄭義既然（釋曰上脫一○）

而工聚者者車爲多（補案者字誤重）

唐虞已上曰共工（釋文作以上此作已非凡注用以上凡疏用已上）

是營城郭郡城之制（惠校本郡作都）

僉曰垂才（閩監毛本才作哉○按賈所據古文尚書如此如張平子碑往才女諧之類也淺人不知乃改作哉字唐初尚書古字多有存者至衞包之改而盡矣）

及陰陽之面背是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背誤皆當訂正疏中惟毛本不誤）

讀如冬資絺綌之資（余本岳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無綌字按賈疏引注亦無綌字）

夾弓庾弓（毛本同閩監本作臾弓）

方面形勢之宜也（閩監毛本勢作埶依經所改）

今王既棲會稽之上（監毛本棲改栖閩本誤越）

元知有皮玉無水火者（惠校本作鄭知此誤）

謂之王公（按注文云天子諸侯以天子釋王以諸侯釋公也近人或疑作謂之三公誤）

唯篇百工一事而已（惠校本篇作據此誤閩監毛本篇改無非）

秦無廬（釋文廬本或作蘆按蘆乃䕾之訛說詳下）

待乃錢鎛（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嘉靖本待作偫釋文出偫乃二字當據正○按說文人部曰偫者儲偫也）

其鎛斯㨨（嘉靖本㨨誤椆○按此皆用三家詩）

廬讀爲纑（漢讀考云纑當作䕾若纑字則當云讀如矣釋文廬或作䕾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按說文竹部䕾積竹矛戟矜也）

竹欑柲（嘉靖本閩本同釋文作竹欑柲也此脫也字閩監本欑誤從手旁疏中同監本柲又誤祕○按說文欑積竹杖也柲欑也）

摩鐧之器（釋文亦作摩鐧是也賈疏作磨鐧非○按說文鐧作鑢）

故知爲戟柄也（惠校本爲下有矛）

或有人解廬磨鐧之器者（惠校本同閩監毛本磨作摩廬字閩監本同毛本作盧）

言人人皆能（此本言字實缺今據惠本補閩監毛本改云）

下効之（此本及閩本實缺此句今據惠校本補監毛本効作效）

運用謂之知（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用作物）

無句作磬（惠校本無作无）

相理佐知所爲（閩監毛本相理作佀聖誤）

周當作舟（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云當爲舟按古周舟通詩大東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盧文弨曰堯廟碑委曲舟帀隸釋云以舟爲周）

然後可以爲良（監本後誤以）

冬定體之屬（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冬定本又作寒奠按弓人寒奠體疏據注義爲冬定非賈本經作冬定也）

鸜鵒不踰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鸛鵒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賈疏本作鸜鵒云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按徐邈劉昌宗作鸛音權是此經舊作鸛鵒矣鄭注所引者爲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鸛賈疏本唐石經作鸜爲失其舊說文鳥部云古者鴝鵒不踰泲鴝或作鸜不稱周禮或據他書作鴝鵒也○按權鴝一語之轉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鴝爲是也）

有鴝鵒來巢（余本閩本同誤也嘉靖本監毛本鴝作鸜當據正○按作鴝與說文合不當改）

公羊以爲鸛鵒（閩本同監毛本鸛誤鸜）

先鄭依或讀爲貉（按貉當作貈）

妢胡之笴（諸本同釋文之笴古老反注作稾同唐石經笴作笱漢讀考云可藉以正注中笱字之誤）

及箘簵楛（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簵改簬非疏同此本疏中及葉鈔釋文皆作簵釋文楛作枯云音戶尚書作楛音同葉鈔本及余本皆如是通志堂本枯誤栝然則今注作楛爲改同尚書非也）

故書笴爲笱（漢讀考笴作笱下同云可與句相亂如尚書盡執抲或作執拘許叔重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苛水郡國志注作荷水皆其類也杜據儀禮笴字正笱爲字之誤）

妢讀爲焚咸丘之焚（漢讀考作讀如）

笴讀爲稾謂箭稾（余本嘉靖本閩毛本同誤也監本稾作槀漢讀考云蓋禾稾字引伸爲矢幹字○按釋文曰笴古老反注作稾同今通志堂本譌爲作槀非也槀从木音苦浩反不音古老反也）

注荆荆至箭稾（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稾作槀下並同○按此皆从禾者爲是）

此州中生聆風（監本生誤坐聆風者竹名也）

搏埴之工二（唐石經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搏作摶下同釋文曰李音團劉音博按注云搏之言拍也則當從劉昌宗音博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摶誤也戴震攷工記圖言之詳矣）

刮作捖（經義雜記曰檀弓華而睆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作刮考說文無捖睆即盰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刓字云剸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睆或作捖也）

函鮑韗韋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韗本或作韗同按說文革部云韗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韗是从革者爲正字讀若運與鄭司農同）

畫繢鍾筐㡛（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鍾改鐘非○按依說文㡛當作帨从巾兌聲）

陶旊（唐石經諸本同誤也釋文嘉靖本旊作瓬注中同案說文瓦部云瓬周家摶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抵破之抵當據此訂正今本從於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從五經文字宋纂圖互注本余本作瓬下瓬人凡陶瓬之事並同）

侏儒扶廬（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廬作盧此本疏引國語皆作盧當據正說文竹部引作籚此省作盧）

鮑讀爲鮑魚之鮑（漢讀考云當作讀如）

書或爲鞄（說文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按鞄正字鮑假借字是許君所據周禮本亦作鮑蓋周禮多古文假借字也）

蒼頡篇有鞄甇（釋文閩監毛本皆作甇此舊作甇譌今訂正余本作甇嘉靖本及漢制考作甇此本疏中兩引作鮑甇非蒼頡篇用正字作鞄从革）

韗讀爲歷運之運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漢讀考云讀爲皆當作讀如）

旊讀爲甫始之甫（漢讀考云當作讀如）

上文其數（閩監毛本文作云）

方言戟三刃特（閩監毛本特作持浦鏜云此枝字之誤○按檢方言正作枝）

蘧除蒙璆（閩監毛本除作篨）

謂羸氏曰（毛本作嬴氏當據正）

禹降水儆予（毛本降改洚非）

由所尚也（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由作周當據正今正）

法易之三材六畫（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法改灋非疏及下同）

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惠校本亦倚移從風此誤倒）

酋矛二丈也（惠校本也上有者）

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戚改蹙非按釋文音縮戚速徐劉將六反李音）

（促注同是陸本此亦作戚也賈疏引公羊傳作蹙○按戚正蹙俗）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閩監毛本南誤男）

則於馬終古登阤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登陁）

軹崇三尺有三寸也（戴震云軹當作斬音笄下去三以爲軹同詳攷工記圖）

加軫與轐二者七寸（浦鏜云軫誤輪）

輪人

欲其幎爾而下迆也（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引經迆作迤又按段玉裁云疏云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云不迆也然則經文下迆本作不迆甚明下乃譌字耳今自唐石經已下經文皆誤而疏中二不迆字亦經後人改爲下迆不可不正也）

謂輻轂上轂至（按當作輻上至轂衍一轂字至轂誤倒）

欲其揱爾而纖也（唐石經諸本同宋本脫也字說文揱人臂貌从手削聲周禮曰輻欲其揱尒）

揱讀爲紛容揱參之揱（困學紀聞云卽上林賦紛容箾蔘）

望其轂欲其眼也（唐石經諸本同說文輥轂齊等貌从車昆聲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所讀與先後鄭異眼與輥聲相轉戴震從說文）

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漢讀考作讀如）

云爲菑（浦鏜云當作亦爲菑）

稹理而堅（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稹本又作槇按釋文稹穜穊也从禾眞聲引周禮稹理而堅是此經舊從禾作槇非也）

則轂雖敝不藃（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藃作歊按說文艸部引周禮轂雖獘不藃）

稹讀爲奠祭之奠（漢讀考作讀如云漢時奠音如震）

藃當作耗（余本同釋文嘉靖本耗作秏從禾是也閩監毛本作耗非）

大而短則摯（唐石經諸本同宋本摯作摯按釋文則摯讀爲槷劉魚列反戚魚結反蓋皆據注讀爲槷也唐石經此摯從執下則無摯而固摯從埶省二字畫然則宋本非○按唐石經非）

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此本及閩監本槷誤摯今據余本嘉靖本毛本訂正）

則轂末不堅（宋本嘉靖本無轂按賈疏引注語無轂字今本有者衍文）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釋文唐石經捎字皆從手諸本同匠人爲溝洫梢溝三十里賈疏引此作梢其藪字從木當據正唐宋人作書木旁往往變從手○案从才从木二字說文皆有之難以猝定）

捎讀爲桑蛸蛸之蛸（余本同誤也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桑螵蛸當據正漢讀考作讀如）

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九經古義云說文槱車轂中空也从木喿聲讀若藪然則藪本作槱讀爲藪也）

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漢讀考云蜂藪者作藪者藪者作蜂藪者云今本互誤）

故以防爲三分之一釋之也（惠校本釋作觧）

得二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三在（閩監毛本二寸作三浦鏜云之二誤之三）

今大小穿金厚一寸（戴震云今當作令賈疏已誤）

鄭司農云讀容上屬（盧文弨曰云[illegible]衍）

元謂容者（漢讀考作容轂者補一轂字）

深三寸半（惠校本上有鑿）

轂不折（唐石經諸本同惠校本折一作坼非）

則雖有深泥（唐石經先作其後改有）

謂殺輻之數也（余本之作內○按內字是）

非謂揚雄以異方之語不同方言也（惠校本同下有謂之）

謂云喪禮綴足用燕凡𣪘在南之類（此當作士喪禮綴足燕用几校在南文在既夕記士喪禮之下篇也）

則無槷而固（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槷作槷當據正下及注疏同葉鈔釋文亦作槷魚列反今通志堂誤作槷今正）

槷椴也（余本嘉靖本與此本同椴字從木閩監毛本及漢制考從手釋文徐本作椴葉鈔本作椴從手者訛）

從木熱省聲（嘉靖本閩監毛本作熱是也謂槷字之埶乃熱字省火成埶耳非從形埶字也余本岳本作埶省聲誤○按不曰从埶聲者取其音之相近也說文無槷字而有槸字木相摩也今正）

孔向外侵三寸之二（按三下當脫分）

則是搏以行石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搏作摶當據正注及疏同釋文摶徒丸反李又丈轉反字皆從專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槧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摶）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熑火煣車輞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煣牙外不熑又文選長門賦心熑移而不省故李善引鄭元周禮注曰熑絕也據此則周禮經注廉本作熑今此注作廉絕也釋文無音所據本與許李殊矣揉字亦當从火作煣故上揉輻注云揉謂以火槁之）

是用火之善也是故規之以視其圜也（閩本同監毛本刪下九字蓋以爲下經誤衍於此耳此當是疏引經語以證用火之善○按謂之衍文而刪之是也）

鄭司農云讀爲萬（按云下當脫禹字）

見今車近萬蔞於輪一邊（按今蓋令之誤）

若平深均（浦鏜云沈誤深）

百二十斤曰石之言也（浦鏜云之言誤倒）

故可規可萬（唐石經諸本同惠校本故上有是）

輪人爲蓋（唐石經諸本皆提行釋文不更出輪人字蓋合上爲一節）

合爲二十字（岳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余本十作四皆誤賈疏引注作合爲廿字當據正○按說文省二十爲廿則讀如入省三十爲卅則讀如颯皆不讀爲兩字此所以秦碑用以成四字句也此經二字句絕十字下屬不可用廿字而漢以前寫經者誤合之藉子春之訂正是故漢儒之功大矣）

謂覆斡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斡誤幹疏同毛本下作斡不誤釋文斡作幹云或作斡倶音管○按斡從斗倝聲音管俗音烏八切詳匡謬正俗今時多用俗音矣）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嘉靖本揉誤楺○按揉依說文當作煣）

長爲宇曲鄭又覆言之（惠校本長下有者此脫又字此本誤文今據惠校本訂正閩監毛本改反非）

此言弓近蓋計復麄（當作弓近蓋部頭麄）

槀車載簑笠（閩本同監毛本槀作稾下同○按从禾者是也據釋文稾古老反是必从禾若从木則苦浩反矣儀禮古文作槀車今文作潦車）

良蓋弗冒弗紘（閩監毛本冒誤冐）

般畝而馳不隊（諸本同唐石經作般畞而馳不墜此本疏亦作畞釋文畝作畞隊仍作隊○按畝者畞之誤也墜者隊之俗也）

輿人

云或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浦鏜云式誤或）

故書較作搉（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搉作榷并今釋文作榷余本載音亦作榷○按故書以同音假借說文从手从木二字皆有不能定孰是孰非）

使王黑以靈姑鉥率吉（閩監毛本鉥作銔此蓋銔之訛）

以前較謂四寸九分寸之八（浦鏜云圍誤謂）

云直如生焉者（惠校本直下有者）

材有大小相附著（惠校本下有者）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輈張留反方言云楚衛之間轅謂之輈楘音木本又作鞪同）疏（輈人爲輈○釋曰於三十工無輈人之官但車事是難攻車官別主此職也云詩云五楘梁輈者秦詩引之者證輈是車轅之事彼注云楘歷録也梁輈輈上句衛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是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目下事度深淺之數）疏（注目下至之數○釋曰云度深淺之數者四尺七寸之等是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種章勇反齊側皆反轐音卜舊方木反又音僕）疏（注國馬至曲中○釋曰知國馬謂種戎齊道者校人云馬有六種下文有田馬駑馬明此四者當國馬也庾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故鄭云高八尺云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者上文云兵車輪崇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四尺是也云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者按下交注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并尺三寸與九寸爲二尺二寸衡圍五分寸之一於十五分寸之九當得十五分寸之三并頸圍十五分寸之九爲十五分寸之十二圍三徑一二十一寸徑七寸餘有一寸十五分寸之十二一寸復分之爲十五分通前十五分寸之十二爲二十七徑得十五分寸之九此九分當爲馬頸低消之先鄭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者此據輿以上而言故後鄭從之也）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疏（注田車至七寸○釋曰鄭以上文田車輪崇六尺有三寸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四尺爲七尺一寸半加軫與轐五寸半揔七尺七寸駑馬高七尺則七寸亦衡頸之間消之也知加軫與轐五寸半不七寸者亦約軹崇與兵車軹崇校寸半明軫轐亦校寸半也云田馬七尺者亦約庾人馬七尺曰騋以其兵車乘車駕國馬明田車騋馬也以此約之明役車駕駑馬也）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咸本又作減同洽斬反率音類又音律下同）疏（注輪軹至七寸也○釋曰鄭以田車之輪下於兵車乘車軹崇及軫轐皆校一寸半則駑馬是六尺之馬所駕之車又宜下故知輪軹軫轐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與田車減兵車乘車同也是以鄭解駑之車皆減田車一寸半也若然衡頸之間同七寸著車雖有高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故下云小於度謂之無任衡頸用力是同是以不得有麤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無節目也）疏（軸有至媺也○釋曰上文雖輈與軸並列輈有三度已言軸有三理未說故於此重起端序耳云一者以爲美也者無節目是軸之美狀也）二者以爲久也。（堅刃也）三者以爲利也。（滑密）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玄謂軓是軋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軓劉音犯庄同軓音犯尌音樹）疏（注謂輈至正也○釋曰云軓謂車式式前十尺謂轅曲中而策半之策則五尺矣言策者策以御馬欲取策與輈長短相準合度之意也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者七七四十九四丈九尺四四十六丈六尺七七四十九又得四尺九寸并之二丈九寸筭法以鉤除弦以二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方之爲五尺之方五五二十五用二丈五尺爲方五尺也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禆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三寸角頭方三寸三三而九又用一寸之方九餘有一寸之方一在揔得方五尺三寸餘方一寸以此言之則軓前惟有五尺三寸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七非也云書或作軋玄謂軓是軋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持車正也者若然經作軓字不爲軋先鄭以軓爲式前後鄭從古書軋不從軓者以軋爲法是定雖有小儀祭軓字爲車旁凡與此古書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軓則不可軓謂轍廣轂末亦爲軓故少儀云祭左右軓軓即轂末考工經除九軓軓即轍廣是軓不定故從軋也）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疏（注目車持任之材○釋曰此與下經爲目任木即下云任正以下是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隧雖遂反軛於革反○勝音升）疏（任正至無任○釋曰任正與衡任麤細不同各有所宜故不同也是以云小於度謂之無任無任謂折壞不任用也○注任正至勝任○釋曰名任正者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以其兩輈之所樹於此木較式依於兩輢故曰任正也云三面材者此木下及兩旁見面其上面託著輿板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也云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者以其經云輈則軓前與下揔是輈故鄭通計之一丈四尺得四寸四寸者一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得二分故云任正之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云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者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軛軛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厄之間則當輈頭之處費力之所者也云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者田車之衡更無別文亦應與兵車乘車同特言此二者都無正文且據尊者而言其田車之衡任亦當同也衡長六尺六寸五尺得一尺又以尺五寸得三寸又以一寸者爲五分得一分故云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疏（注軸圍至相應○釋曰上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軫間即輿廣與衡長俱六尺六寸以六尺六寸五分取一與衡任同故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也）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疏（注輈當至相應○釋曰當兔謂輿下當橫軸之處亦通計輈之軓前及隧○揔計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故輈之伏兔之處麤細之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頭圍。（頭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疏（注頭前至之九○釋曰[illegible]十之九也）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疏（[illegible]）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illegible]）疏（[illegible]）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illegible]）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illegible]）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

故唯輈直且無橈也。（倍任用力倍也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撓音袤卽丁禮反緧音秋鰌音秋與緧同○〔疏〕注倍任至魚字○釋曰云故書緧作鰌先鄭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者按方言本紂自關而東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爲緧或謂之爲曲綸自關而西爲紂云鰌魚字者破故書爲鰌也字猶名也旣鰌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

是故輈欲頎典。（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驪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頎苦很反典音殄又勑殄反注同〔疏〕注頎典至此也○釋曰此已下還說四馬車轅也先鄭云四馬之轅率一尺所一縛者此卽詩五楘梁輈一也○）

輈深則折。淺則負。（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倚於綺反〔疏〕注揉之至負之○釋曰揉之大深則如上弧深云馬倚之則折也者馬不倚深亦不折故以馬倚之乃折云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輈直似在馬背負之相似故善負之本或作若負皆合義不須改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輈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準音水又如字下及注皆同重直用反又直龍反〔疏〕注故書至則安○釋曰依後鄭讀當云輈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先鄭依故書準爲水解之後鄭不從者輈轅之上縱不爲雨注水無停處故不從也後鄭云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者此無正文亦是後鄭以意解之輈之謂形勢似天上注星車之利也云準則久者準平也亦水之類故以準爲平解之云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者輈平輿亦平平則穩故得長久也云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者注謂轅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安知據人者見下文云終日馳騁左不倦又云終歲御衣衽不敝是安據人可知也）

輈欲弧而折。經而無絕。（揉輈大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疏〕注揉輈至理也○釋曰云輈欲弧而無折者按上文云孫而無弧深此云欲弧而無折者此欲得如弧無使折無使折則不弧深亦一也此云經而無絕即上文欲其孫亦一也故鄭云經亦謂順理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疏〕注言進至退時○釋曰車是無情之物人馬有情乃有謀今言車與人馬謀者若下文猶能一取皆是喻其利也故鄭云今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者馬之進退由人縱止恐策及之惟知其進故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去住自由路遠則倦故當有退時）

終日馳騁。左不楗。（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楗杜音蹇鄭音倦便婢面反罷音皮〔疏〕注杜子至在左○釋曰子春意據軍將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楗爲蹇澀解之四馬六轡在御之手而不在中央而在於左故云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云書楗或作券玄謂今倦字也以爲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故取上文和安解之言輈和而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者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契苦結反注同需音須又乃亂反〔疏〕注鄭司至道里○釋曰云先鄭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者詩之文也需讀爲畏需之需讀從易需卦之需）

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也○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疏〕注衽謂裳也○釋曰禮記深衣續衽鉤邊者據在旁屬帶處至於問喪云扱上衽及曲禮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此皆據深衣十二幅要間之裳皆是衽故此注云衽謂裳也）

此唯輈之和也。（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疏〕注和則至而下○釋曰揔結上進則與馬謀已下四經四者皆由輈和）

勸登馬力。（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輈。（伏兔至軌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軌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灂讀爲灂酒之灂環謂漆沂鄂如環○灂子肖反李音在學反被皮寄反沂魚巾反鄂五各反○〔疏〕注伏兔至如環○釋曰經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者是從內向外之言更云軌中有灂者灂謂漆則七寸外軌內乃有灂云伏兔至軌蓋如式深者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軌即與下三面材是也無伏兔處去軌遠近無文以意斟酌經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明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軌蓋如式深也即引兵車乘車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爲證此數即上云隧四寸三分寸一在外以揉其式是也若然自伏兔至軌亦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如是輈轅之深入式下半一尺四寸三分寸二有七寸三分寸一直言半有灂者揉七寸不言三分寸之一舉全數而言也言用力均者則灂遠者用力均謂軌前十尺并入式下曲直皆用力則漆入式下七寸是灂遠也先鄭讀灂酒之灂者讀從士冠禮若不醴灂用酒之灂也云環灂謂漆沂鄂如環者指謂漆之文理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疏〕軫之至星也○釋曰此言揔結上車及蓋取象之意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者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軫者軫是所輿之本故舉以言之云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者即上輿人所造者也云以象星者星則二十八宿一面有七角亢之等是也若據日月合會於其處則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也若不據會宿即指星體而言星也○注輪象至合宿○釋曰云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者輪乃運行之物至於一日則一日行一度一年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又行一辰遂及日而合宿是日月亦是運行之物故以輪象之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斿音留宿音秀下同〔疏〕注交龍至九星○釋曰自此以下爲上造車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也然此已下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謂天子自建非謂臣下知者以此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而今建九斿七斿六斿四斿者蓋謂上得兼下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者皆司常文此既非臣下所建而鄭引司常者蓋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云大火蒼龍宿之心者書大傳云夏大火中可種黍菽及春秋火出皆此大火一也東方本色蒼東方七宿畫爲龍故曰蒼龍日月季秋會於此星則日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次比言之則曰心故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也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是九斿所象也言九斿若此正謂天子龍旂其上公亦九斿若侯伯則七斿子男則五斿大行人所云者是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疏〕注鳥隼至七星○釋曰云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司常職文州長中大夫四命里宰下士一命皆不建得建此七斿之旟言州里建旟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旟非謂州里得建七斿也云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者南方七宿畫爲鶉畫爲鳥火色朱日月六月會于柳故云宿之柳也云其屬有星星七星者月令云旦七星中是也不指七星言柳乃云其屬有星者當鶉火三星柳爲首故先舉其首後言其屬也若然上心與尾別辰心非尾之首亦舉心後言其屬尾者心爲大辰雖非本辰亦爲其首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象伐如字劉扶廢反參色林反〔疏〕注熊虎至六星○釋曰云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者亦司常職文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者西方七宿畫爲虎金色白孟夏日月會則日宿參伐六星爲上下是連體也師都鄉遂大夫也鄉大夫雖是六命即得建六斿遂大夫是中大夫四命即不得建六斿此亦謂天子所建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東壁音壁○〔疏〕注龜蛇至四星○釋曰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者亦司常職文縣正雖是下大夫四命鄙師上士三命即不得建四斿此亦謂天子自建也云營室玄武宿者玄武龜也有甲能禦捍故曰武水色玄孟春日月會故日宿云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者營室是北方七宿室在東壁在西西壁而言東壁者據十月在南方壁在東故云東壁也此星一名室一名營室一名水春秋云水昏正而栽是也一名定定之方中是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韣音獨縿所銜反本又作幓同爲于僞反〔疏〕注覲禮至畫之○釋曰云弧旌者弧弓也旌旗有弓所以張縿幅故曰弧旌也云枉矢者就旌旗張縿弓上亦畫枉矢於上云以象弧也者象天上弧星弧星則矢星也引覲禮侯氏載弧韣而云旌旗之屬皆有弧者按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旞則無縿幅可張而云旌旗之屬皆弧者此二者無弧而云之屬者舉衆而言謂若司常注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亦舉衆而言也云有衣謂之韣者韣也以衣韣其弓謂之弓韣月令帶以弓韣是也云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者天上弧星有枉矢即引孝經緯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不可著矢以畫於縿上也按孝經援神契云枉矢所以射慝謀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天文志曰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黒長數尺）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多錫

（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刃劍之屬○齊才細反下及注皆同段丁亂反削如字李音笑下同燧音遂錞音淳區烏侯反鬴音輔錢子淺反〔疏〕攻金至爲刃○釋曰此經與下爲目云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者據下文六等言之四分已上爲上齊三分已下爲下齊築氏爲削在二分中上仍有三分大刃之等亦是下齊若然築氏於下齊三等之內於此舉中言之鳧氏爲聲按鳧氏爲鍾此言聲者鍾類非一故言聲以包之故注云聲鍾錞于之屬桃氏爲刃按下文桃氏爲劍此言刃變言之者亦是劍類非一故注云刃大刃刃劍之屬也○注多錫之屬○釋曰云多錫爲下齊者據下文參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大刃之齊云削殺矢者即下文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矢之齊是也云鑒燧也者即下文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也云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者即下文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已上皆是上齊若然鳧氏入上齊桃氏入下齊其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亦當入上齊中云量豆區鬴也者左氏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云鎛器田器錢鎛之屬者詩云庤乃錢鎛注云錢銚錢鎛是也云刃大刃刃劍之屬者桃氏爲劍及刃皆大刃也）

金有六齊。（目和金之品數）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則忍音刃〔疏〕金有至之齊○釋曰上文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今於此文戈戟之齊在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中則此已上六分其金與五分其金在上齊中參分其金已下爲下齊中可知其斧斤在上齊上齊中惟有冶氏造戈戟則斧斤亦當冶氏爲之矣○注鑒燧至明也○釋曰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者司烜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者據大刃已下削殺矢等鑒燧入且明之內）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書刃〔疏〕築氏至成規○釋曰鄭云今之書刃者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刃是古之遺法也若然則經削反張爲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此書刃亦然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却刃也○）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敝盡而無惡。（鄭司農云謂鋒鍔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鍔五各反）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垸量名讀爲丸○鋌徒頂反垸音丸齊才細反稾古老反〔疏〕注殺矢至爲丸○釋曰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桉上文戟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云似補脫誤在此也者按下矢人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有是彼脫漏有人於彼補脫訖更有人補於此是誤在此也云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者司弓矢職文先鄭直云垸量名讀爲丸者其垸是稱兩之名非斛量之號又讀爲丸未知欲取何義後鄭引之在下者以其垸之度量其名未聞無以破之故引之在下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句古侯反下句兵同柲音祕〔疏〕戈廣至四之○釋曰戈廣二寸者據胡寬狹云內倍之者據胡下柄入處之長胡三之據胡之長援四之據最上刺刃之長也○注戈今至其孑○釋曰據此上下文戈與戟別而鄭云戈今句孑戟共爲一者據漢法而言漢時見胡橫之句孑戟云或謂之雞鳴者以其胡似雞鳴故也云或謂之擁頸者以其胡曲故謂之擁頸有此數名也云內謂胡以內接柲者即柄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疏〕已倨至不疾釋曰此經論戈之所用主於胡故此經言胡之四疾之事○注戈句至疾釋曰云戈句兵也者下文盧人云句兵欲無彈鄭注云句兵戈戟屬是戈爲句兵以其有胡孑故爲句兵也云主於胡也者以胡爲主言此者欲見此經戈不說援專言胡之意也此經已皆爲大也已倨謂胡頭大舒故云胡微直而邪多也巳句謂胡曲多者謂胡大橫也云以啄人則創不決者橫則擁不削物故創不決也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者胡孑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云前謂援也者以其援在上故云前云內長則援短者按上文內倍之四寸援曲之八寸並有定數若胡內長則胡向上侵援援無八寸故云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者由胡向上近援胡頭低胡頭低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援共胡並鉤並鉤則援折故云折前也云內短則援長者胡內本四寸今胡近下爲之胡下無四寸故胡上援則長踰八寸矣故云內短則援長也云援長則倨於磬折者以其由胡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倨於磬折也以頭舒故引之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便婢面反曼莫干反〔疏〕注博廣至似此○釋曰此經爲除上四疾而生此文故云是故謂起上義也云倨之外胡之裏也者句之外胡之表者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與句皆有外廣故云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增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於胡上近本增之使廣若然則胡本上下俱寬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疾而便用矣云俗謂之曼胡似此者由胡外廣而本寬曼胡然俗呼爲曼胡似此經所云者也桉莊公四年左氏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注云孑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鏇吳揚之間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重三鋝。（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鋝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環鍰戶關反又于眷反稱尺證反〔疏〕注鄭司至四兩○釋曰先鄭讀鋝爲刷取音同後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者尚書呂刑有墨罰疑赦其罰百鍰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尚書鍰爲一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者鋝鍰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大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大者皆二分之二爲大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大半兩也云十鈞爲鍰者鍰則百六十銖二十四銖爲兩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大半兩是銖有六兩大半兩也云鍰鋝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玄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中丁仲反注同刺七賜反注同著直略反鐏祖悶反劉祖悶反折與音餘〔疏〕注戟今至折與○釋曰鄭知此戟三鋒者見此經言援言胡又言刺又接上文戈廣二寸援及接柲長一尺二寸胡長六寸重三鋝此戟廣寸半援及接柲亦長尺二寸胡長六寸狹於戈半寸亦重三鋝明知刺與援別爲三鋒矣云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者經云倨句中矩鄭云胡中矩則倨句不中矩謂援爲磬折故爲倨句也先鄭云刺謂援也後鄭不從者經上言援及胡下別言刺明刺與援別若不三鋒輕於戈不得同重三鋝也玄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者謂於援胡之橫上中使出者也但長短無文蓋與胡同六寸乃可充三鋝之數也云戟橫胡貫之者胡六寸橫貫三寸直下三寸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者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爲橫稍舉之使不中矩以四寸半者向上爲磬折磬折向外故云外句言與者以經直言倨句中矩鄭以意分中矩於胡似倨句於援上爲磬折故云與以疑之也若然讀經倨句上屬必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故盧人注句兵戈戟屬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臘力闔反一音獵李魯頰反〔疏〕注臘謂兩刃○釋曰此劍兩刃與今同短則與今異言兩刃者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疏〕注鄭司至趨鍔○釋曰謂劍刃兩面殺趨鍔鍔即鋒兩廂俱然故云兩也）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莖戶耕反夾古協反又古洽反下同鐔戚音淫徐劉音尋一音徒南反〔疏〕注鄭司至五寸釋曰二鄭意劍夾是柄莖又在夾中即劍鐔是也倍上臘二寸半故五寸也）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把劉音霸戚必雅反易以豉反〔疏〕注鄭司至易制○釋曰先鄭云穿之謂穿劍夾內莖於中故云中其莖後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故云從中以卻稍大之後大則於把易制也）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疏〕注首圍至之二○釋曰此首廣謂劍把接刃處之徑也臘廣二寸半參分去一二寸以一寸爲六分二寸爲十二分半寸爲三分添十二爲十

（五分三分去一得十分取六分爲一寸餘四分名爲六分寸之四六分寸之四即三分寸之二故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而圜之者正謂圜之故盧人皆以圜爲圜之也）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裨婢支反劉音卑笏音忽賁音奔說吐活反劉詩悅反〔疏〕注上制至說劒○釋曰知上制長三尺者以其言五其莖長上文長倍之莖長五寸五其莖長二尺五寸并莖五寸爲三尺也已下皆如此計之可知重三斤十二兩者以其言九鋝鋝別六兩大半兩六九五十四爲五十四兩九鋝皆有大半兩鋝別有十六銖爲百四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揔爲六兩添前五十四爲六十兩十六兩爲一斤取四十八兩爲三斤餘十二兩故云重三斤十二兩已外皆如此計之亦可知也云此今之匕首也者漢時名此小劒爲匕首也云人各以形貌大小帶之解經上士中士下士非謂三命爲上士之屬宜以據形長者爲上夾者爲中短者爲下士云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者此司右文彼不言勇力之士用劒而言勇力士者以樂記說劒之事知之故引之爲證也武王克商在軍皆韋弁韋弁兵服克商還皆裨冕裨冕則五冕各以尊卑服之而助祭於明堂虎賁之士即勇力之士者也）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樂銑鍾口兩角○欒本又作鸞力端反銑先典反〔疏〕注故書至兩角○釋曰欒銑一物俱謂鍾兩角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鉦音征袪丘書反徐丘庶反〔疏〕注此四至擊處○釋曰云此四名爲鍾體對下角衡非鍾體也以于爲袪者以鍾脣厚褰袪然故謂之袪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甬音勇）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旋如字李信犬反蹲音存盤畔干反辟必亦反邪似嗟反〔疏〕注旋屬至辟邪釋曰後鄭舉漢法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篆直轉反〔疏〕注帶所至十六○釋曰云帶所以介其名也者介間也言四處則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也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種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于上之攠謂之隧。（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攠音劉亡奇反又莫賀反隧音遂窐劉烏車反徐於蛙反又於圭反夫音符〔疏〕注攠所至夫隧○釋曰有二名者攠據所擊之處靡弊若禮記云國家靡弊是也隧者據生光而言故引司烜氏夫隧彼隧若鏡亦生光窐而生光者本造鍾之時即窐於後生光）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入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間○從子容反下同〔疏〕十分至舞廣○釋曰此鍾從鼓鉦舞三處上下爲十六口徑寸而言故鄭云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云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者按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量以制度度律均鍾韋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爲鍾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圜徑也此口徑寸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者此即度律均鍾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即所圖者是也云鉦間亦當六此經不言鉦間故鄭言之以其鼓間六舞間四鉦間方六可知經不言者可知故也今時或無鉦間者見此經無鉦間故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并衡數也○數色主反〔疏〕注并衡數也○釋曰知并衡數以其衡不言其長又以鉦長六爲甬長大長不類故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爲衡圜。（衡居甬上又小〔疏〕注衡居甬上又小○釋曰以自兩欒已上至甬皆下寬上狹衡又在甬上故宜小於甬一分故三分去一爲衡也）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疏〕注令衡至其正○釋曰上文惟以其鉦之長爲甬長并衡數則未知衡與甬長短之定故云令衡居一分假令三分甬居二衡居一則於甬中央下有一分上通衡有二分故云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正謂上有二分下有一分也）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說徐始銳反注同〔疏〕注說猶至爲侈釋曰此鍾薄厚之所震動由鍾體薄厚出聲震動有石有播也云濁之所由出者清濁據聲亦由鍾之厚薄云侈弇之所由興者由鍾口侈弇所興之聲亦有柞有鬱按典同病鍾有十等此但言薄厚侈弇者典同具陳於此略言其意言有意者即下云已厚已薄不得所之意是也）鍾已厚則石。（大厚則聲不發○大音泰劉他賀反下同〔疏〕注大厚至不發○釋曰典同亦云厚聲石）已薄則播。（大薄則聲散〔疏〕注大薄則聲散○釋曰典同云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與此聲播亦一也以聲散則掉也）侈則柞。（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柞側百反注咋同〔疏〕注柞讀至外也○釋曰典同注云侈則聲迫笮去疾此聲大外亦一也）弇則鬱。（聲不舒揚〔疏〕注聲不舒揚○釋曰典同注云聲鬱勃不出與此注不舒揚亦一也）長甬則震。（鍾掉則聲不正○掉徒弔反〔疏〕注鍾掉則聲不正○釋曰典同云薄聲甄甄猶掉也謂聲掉者據鍾形薄則聲掉此不據鍾體據甬長縣之不得所則鍾掉故聲不正也）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近附近之近〔疏〕注言若至外一○釋曰云鼓鉦之間同方六者據上圜可知言今宜異者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宜異不得同取六也云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者鄭不敢正言是故云近之云鼓外二鉦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間乃鼓外有二間鉦外唯一間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也）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聞音問下同易以豉反〔疏〕鍾大至短聞○釋曰此二者於樂器中所繫縱聲舒而聞遠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聞遠之驗也故鄭云深則安安難息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安難息）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故書圜或作圜杜子春云當爲圜〔疏〕爲遂至圜之○釋曰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作之時即已深而圜以擬擊也）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湅之精不復減也桌古文或作歷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消湅音練下同復扶又反咸洽斬反本亦作減齊才計反〔疏〕注消湅至大器○釋曰言改煎金錫者如重煎謂之改煎也不耗耗減也故鄭云消湅之精不復減也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者按上文云鳧氏爲聲桌氏爲量六等之中云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鍾鼎之齊是上齊中不言桌氏爲量在上齊中鄭以鳧氏爲鍾鍾鼎在上齊之中桌氏爲量量是鍾類故知亦在上齊之中矣故云量當與鍾鼎同齊也云工異者鳧氏爲鍾不使鳧氏兼造量器大雖同齊使別工爲之）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必齊○稱尺證反〔疏〕注權謂至必齊○釋曰云稱分之也者謂稱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法謂模假令爲兩箇鬴即爲兩箇模是異法用金必齊者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疏〕注準故至大小○釋曰子春從故書爲水謂以水齊器後鄭不從者此金仍未鑄器何得已有器以盛水也後鄭以準爲平前經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鍜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也）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量讀如量人之量〔疏〕注鑄之至之量○釋曰此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言量讀如量人之量者夏官量人直以量地遠近及物多少此量是量金少多之事故讀從之也）量

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疏〕（注以其至之脣○釋曰言量之以爲鬴者謂量金汁入模以爲六斗四升之鬴云深尺內方尺者此據模之形狀云圜其外者謂向下方尺者鬴之形向上謂之外遶口圜之狀又厚之以爲脣云其實一鬴受六斗四升也云以其容爲之名也者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爲鬴故云以其容爲之名也云四升曰豆已下至則鍾左氏傳昭三年齊晏子辭連引豆區釜鍾者以其四者皆量器之名也云方尺積千寸者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爲方尺縱橫皆十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又云於今粟米法者筭術有筭粟爲米之法故云粟米法也筭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爲釜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百爲六百六斗各六十六六三十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二六十二又用十二寸揔用九百七十二寸爲六斗又於千寸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曰鬴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添前爲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爲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一寸當五分十寸當五十分又有六寸五六三十又當三十分添前爲八十分是十六寸當八十也仍有十分寸之二當一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一分如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一分當五十九更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分始得一升添前爲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滿六斗四升爲鬴也）

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臀徒門反徐劉徒恩反覆方服反）〔疏〕（其臀至一豆○釋曰此謂鬴之底著地者故子春云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疏〕（其耳至一升○釋曰此鬴之耳在旁可舉謂人以手指舉之處云實一升亦謂覆之所受也）重一鈞。（重三十斤）〔疏〕（注重三十斤○釋曰此據律厤志三十斤曰鈞百二十斤曰石）其聲中黃鍾之宮。（應律之首○中丁仲反應應對之應）〔疏〕（注應律之首○釋曰十二辰各有律十二律以黃鍾爲初九故擊鬴器之時其聲中黃鍾之宮也不直言中黃鍾之聲而云之宮者十二辰其變聲辰各有五聲則子上有宮商角徵羽五聲具今之所中者中其宮聲不中商角之等故以宮言之也）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槩古愛反）〔疏〕（注鄭司至租稅○釋曰按鄭志趙商問㮚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荅曰官量不稅若然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索所白反求也臻則巾反爲于僞反）〔疏〕（其銘至其極○釋曰自此至維則是鬴器之上銘文○注銘刻至之中○釋曰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之非謂在器乃刻今之鍾鼎爲文亦爾）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觀古亂反示也又如字注同放方往反）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道音導）

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疏〕（凡鑄金之狀○釋曰此文與下爲目自金與錫已下㮚氏鑄冶所候煙氣以知生孰之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消湅金錫精麤之候）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屬之樹反下及注同合如字舊音閤注同）〔疏〕（注屬讀至爲甲○釋曰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者義取注著之意也云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者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故云札續之數也云革堅者札長者則五屬者以其堅壽年多即下經三百年者也）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又支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疏〕（注服者至象式○釋曰凡造衣甲須稱形大小長短而爲之故爲人之形容乃制革也）然後制革。（裁制札之廣袤）〔疏〕（注裁制札之廣袤○釋曰上旅七節六節數已定更觀人之形容長大則札長廣短小則札短狹故云裁制札之廣袤廣即據橫而言袤即據上下而說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要於遥反下同）〔疏〕（權其至若一○釋曰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即衆也先鄭云上旅腰以上謂衣也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以其長爲之圍。（圍謂札要廣厚）〔疏〕（注圍謂札要廣厚○釋曰此據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乃以長中央圍之一帀如此則長短廣狹相稱也）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鍛丁亂反摯音至大音泰劉莬餓反致直置反下同）〔疏〕（注鄭司至言致○釋曰先鄭以摯爲質後鄭不從者質即革之別名非生孰之稱故後鄭爲致致謂孰之至極）

凡察革之道。眂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云惌小孔貌惌讀爲宛彼北林之宛○鑽作官反空音孔又如字下同惌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疏〕（注鄭司至之宛○釋曰先鄭云惌小孔貌者革惡則孔大革善則孔小驗今亦然讀如宛彼北林之宛者以音讀之）眂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蔑也○易以豉反下同蔑音襪本或作襪）眂其朕。欲其直也。（鄭司農云朕謂革制○朕直忍反）櫜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春秋傳曰櫜甲而見子南○櫜音羔劉古道反卷眷勉反下文同）〔疏〕（櫜之欲其約也○釋曰先鄭引春秋者按昭元年左氏傳鄭公孫黑與子南爭徐吾犯之妹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而見子南欲殺之彼以衣裹著甲謂之櫜與此別引之者彼以衣藏甲爲櫜此亦以甲衣藏甲爲櫜藏甲爲櫜相似故引以爲證也）舉而眂之。欲其豐也。（豐大）〔疏〕（舉而至豐也○釋曰此文與上經相對舉之正謂於櫜中取而舉之）衣之欲其無齘也。（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衣於既反齘戶界反）〔疏〕（注鄭司至齒齘○釋曰人之齒齘前却不齊札葉參差與齒齘相似故以齘爲喻）

眂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眂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眂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燿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更音庚便婢面反）〔疏〕（眂其至變也○釋曰此文歷序上文於此揔結之也）

鮑人之事。（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究○鞄匹學反劉音樸頡戶結反究人兗反）〔疏〕（鮑人之事○釋曰此文與下經爲揔目先鄭取蒼頡篇從故書爲鞄字者鮑乃從魚此官治皮宜從革故玄引先鄭於此取從革旁之義）望而眂之。欲其荼白也。（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荼音徒莠音酉又音秀）〔疏〕（望而至白也○釋曰此官主革不主韋韋曰韋氏爲之鄭云韋革者夾句而言耳荼即茅莠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謂親手煩撋之○撋人專反劉而垂反或如詢反）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爲縛一如瑱之縛謂卷縛韋革也迆讀爲既建而迆之之迆無迆謂革不韢○摶直轉反或除面反下同縛直轉反瑱他見反本或作顛音同韢音齮又許皮反）〔疏〕（注鄭司至不韢○釋曰先鄭云可卷而懷之論語文云摶讀爲縛一如瑱之縛者按昭二十六年左氏傳云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眂其著。欲其淺也。（鄭司農云謂郭韋革之札入韋革淺緣其邊也玄謂韋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著直略反下眂其著同札側入反劉側列反鋪普吳反又音孚著之直略反又丁略反）察其線。欲其藏也。（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絤謂縫革之縷○線思賤反注絤同）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鄭司農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澣戶管反）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故書需作割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割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腥於角反劉音屋需人兗反注同割而髓反又人兗反渥於角反）〔疏〕（注鄭司至柔需○釋曰先鄭據詩云既沾既渥生我百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

（廣爲狹也玄謂翦者如俴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信音申劉音新下皆同帴音踐或山箭反俴音踐劉仕顯反戔劉音普見反依字才丹反字林胙善反沈云馬融音淺干賓爲殘與周易戔戔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如其義或云字則如沈釋而羊豬戔之語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爲膹音索干反豈取此乎按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戔宜依殘音）〔疏〕（注鄭司至之戔○釋曰先鄭讀帴爲翦者翦亦是狹少之意後鄭轉帴爲淺者從小戎詩小戎淺收之俴讀爲羊豬戔者義亦同按彼小戎詩俴者淺也謂車深四尺四寸其車廣六尺六寸是廣深不得是一方緩一方急以博爲淺以廣爲狹之喻）卷而搏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序舒也謂其革均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信無縮緩）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甐音吝或作鄰音同注同）〔疏〕（注磨而不磷○釋曰先鄭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者論語孔子辭）

韗人爲皐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韗況萬反衆家並音運鞠音陶從刀反）〔疏〕（注鄭司至從革○釋曰先鄭知皐陶鼓木者以上言爲皐陶下即云長六尺有六寸鼓木之事明皐陶即是長六尺六寸者故知也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者依先鄭從鞠爲鼓木還以鞠爲鞠人之官是皐陶官名也鞠即陶字從革若然後鄭爲鞠人爲皐陶不取韗字爲官名）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穹起弓反下同）〔疏〕（注版中至有腹○釋曰先鄭以經論鼓木一判更不言版數多少而知得有腹者以版兩端廣六寸中廣一尺自然有腹可知）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邪似嗟反）〔疏〕（注鄭司至十版○釋曰先鄭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者無所指斥故後鄭讀從穹蒼之穹也先鄭云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者言猶未足故後鄭增成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者謂從詩云以念穹蒼者也云穹隆者下至合二十版此鄭所言皆從二十版計之乃得面四尺及穹之尺數經既不言版數知二十版者此以上下相約可知何者此鼓言版之寬狹不言面之尺數下經二鼓皆言鼓四尺不言版之寬狹明皆有鼓四尺乃鼓版之廣狹也若然下二鼓皆云鼓四尺明此鼓亦四尺據面而言若然鼓木兩頭廣六寸面有四尺二十版二六十二長丈二尺圍三徑一是一丈二尺得面徑四尺矣以此面四尺穹隆加三之一三尺加一尺其一尺者取九寸加三寸其一尺一寸者爲三分取一分并之得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此據一廂而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乃知鼓一面四尺揔爲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上三正。（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三音參七南反近附近之近）〔疏〕（注鄭司至金奏○釋曰先鄭據經云三正解之亦得合義但不定尺寸之數雖言三平恐平中有長短故後鄭增成之云三當讀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是三處尺數等是爲參直也云不弧曲也者下皐鼓倨句磬折即弧曲不參直故引證此爲與彼異也云此鼓兩面者下經二鼓言四尺之面此經不言四尺之面故言之對發祭祀三鼓四面已下云以六鼓差之者鼓人雷鼓祀天靈鼓祭地路鼓享鬼下二鼓據鼓人賁鼓鼓軍事皐鼓役事惟此鼓經不言其名五鼓已配訖惟有晉鼓當此鼓可知故引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此後鄭所解也云晉鼓鼓金奏者鼓人文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賁扶云反本或作鼖又作鼗皆同）〔疏〕（注中圍至四尺○釋曰云鼓四尺者謂鼓一面也云中圍加三之一者謂將中央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也云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加四尺者添四面圍丈二尺爲十六尺然後徑之十五尺徑五尺餘一尺取九寸徑三寸取餘一寸者破爲三分得一分揔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此言中圍加三之一與上穹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面三之一故兩相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二此則於面四尺揔加三分之一則揔一尺三寸三分寸一若然此穹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與彼穹隆異也今此版亦合二十版者此經云鼓四尺若不二十版亦不合此數也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二者此亦據一相而言云大鼓謂之鼖者鼖訓爲大對晉鼓長六尺六寸而言若對下文皐鼓長丈二尺則彼又大矣云鼖鼓鼓軍事者鼓人文）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疏〕（注以皐至爲異○釋曰云以皐鼓鼓役事者鼓人文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者磬折者鼖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疏〕（注啓蟄至以革○釋曰云啓蟄孟春之中也者正月立春節啓蟄中故云中也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者蟄蟲啓戶由聞雷聲是鼓所取象故以此時冒之按月令仲秋云雷乃始收注雷乃收聲在地中動內物則此云孟春始聞雷聲而動者亦謂未出地時故蟄蟲聞之而動至二月即雷乃發聲出地蟄蟲啓戶而出故月令仲春云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戶而出是也）良鼓瑕如積環。（革調急也）〔疏〕（注革調急也○釋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謂革調急故然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聞音問下同）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疏〕（鼓大至遠聞○釋曰此乃鼓之病大小得所如上三者所爲則無此病）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疏〕（畫繢至次也○釋曰此一經言次第畫於衣之事畫繢並言者言畫是揔語以其繢繡皆須畫之言繢則據對方而言自東方已下是也自言東方謂之青至謂之黃六者先舉六方有六色之事但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何者玄黑雖是其一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青與白相次已下論繢於衣爲對方之法也○注此言至爲衣○釋曰鄭云畫繢六色所象者解經地謂之黃已上文云及布采之第次者解經青與白已下文云繢以爲衣者案虞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是據衣如言繢故鄭云繢以爲衣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疏〕（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釋曰此一經皆北方爲繡次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云繡以爲裳者案虞書云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云絺紩也謂刺繡於裳故鄭云刺以爲裳也衣在上陽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陰主沉重故刺之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疏〕（注土以黃其至時變○釋曰此乃六色之外別增此天地二物於衣故於下特言之也○注古人至時色○釋曰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者此據虞書日月以下不言天地云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者古人既無天地若記者不見時君畫於衣記人何因輒記之爲經典也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者按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云季氏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云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先鄭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者天逐四時而化育四時有四色今畫天之時天無形體當畫四時之色以象天地若然畫土當以象地色也）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玄謂形如半環然在裳○圜音環）〔疏〕（注鄭司至在裳○釋曰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後鄭云如半環然此亦與先鄭不別增成之耳孔安國以爲火字也與此別也知在裳者虞書藻火已下皆在裳）山以章。（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獐音章麋俱倫反）水以龍。（龍水物在衣）〔疏〕（注章讀至爲獐○釋曰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是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人既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何有棄本而遵末也）鳥獸蛇。（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注所謂至采者○釋曰云所謂華蟲也者所謂虞書云山龍華蟲彼畫華蟲次在龍下語文亦次龍下故知當華蟲也言華者象章華言蟲者是有生之揔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鷩亦謂之鷩冕也故云蟲之毛鱗有文采也虞書有十二章於此惟言四章又兼言天地而不云日月星藻與宗彝者記人之言略說之耳）雜四時五色之

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疏〕（注章明至爲巧○釋曰此經摠結上文也上有六色此言五者下別言素功故言五或可玄黑共説也）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説以論語曰繢事後素○爲于僞反）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湛子潛反或子鴆反又音鴆秫音述漸子潛反下漚漸同）〔疏〕（注鄭司至之車○釋曰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秫則同彼染祭服有玄纁與此不異故也案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注云凡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若然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熾之當及盛暑熱潤則初以朱湛丹秫當在春日豫湛至六月之時即染之矣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者讀從衛詩也云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者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自餘旌旗竿首亦有羽旌巾車有重翟厭翟翟車之等皆用羽是也案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此是鍾氏所染者也）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淳章均反注及下同）〔疏〕（注淳沃至染也○釋曰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即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説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纁許云反緅側留反劉祖侯反復扶又反紺古闇反縓倉絹反范倉亂反竀勑貞反本又作䞓亦作頳與音餘）〔疏〕（注染纁至者與○釋曰凡染纁玄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按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三入謂之纁即與此同此三者皆以丹秫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按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入爲朱故云與以疑之云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者淮南子云以湼染紺則黑於湼湼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而此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即爲玄則六入爲玄但無正文故此注與士冠禮注皆云玄則六入與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云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者以其爵赤多黑少故也）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涗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玄謂涗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㡛音芒湅音練下同涗書銳反漚烏豆反李又烏侯反暴步卜反劉步莫反下同湄劉音眉一音奴短反泲子禮反涹烏禾反又於僞反一音乃罪反）〔疏〕（注故書至曰涹○釋曰諸家及先鄭皆以涗水爲溫水後鄭獨不從者禮有涗齊謂泲酒爲涗則此涗亦當泲灰汁爲涗故不從溫水也云齊人曰涹者亦是漚義）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宿諸井縣井中）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爲湼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厚之器蜃謂炭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説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欄音煉李又來踐反或音蘭渥烏豆反與漚同注渥菅同蜃當軫反繒以陵反菅古顏反湛子潛反冠古亂反屨九具反魁苦迴反又作魁柎方于反蛤古盍反枌如字劉方問反）〔疏〕（注渥讀至有焉○釋曰鄭云渥讀如鄫人渥菅之渥者按哀八年吳伐魯云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是其事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者謂皮弁服白布衣而素積以爲裳屨同色故素積白白屨故以蜃灰柎之也）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盝音鹿揮音輝去起呂反）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淳之）明日沃而盝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朝此一字張遙反餘皆朝廷之朝）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疏〕（晝暴至水湅○釋曰湅帛湅絲蓋有二法上文爲灰湅法此文是水湅法也）

周禮注疏卷四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

輈人　程瑤田云輈人恐輿人之誤

五楘梁輈　嘉靖本楘作𥟃釋文楘本又作鞪同

爲二尺二寸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三誤

井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　諸本同誤也按賈疏釋此注云并此輈深四尺爲七尺一寸半則而乃爲字之譌當據正

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諸本同賈疏兩偁此注皆云加軫與轐五寸半此作則誤當據正又按賈疏釋此二句注下始曰云田馬七尺者云云則賈疏本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十二字注在此下矣今本失其次

駑馬高七尺　浦鏜云田誤駑

亦約庾人馬七尺曰騋　閩監毛本庾誤廋

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　釋文作之咸云本又作減同洽斬反○按古多假咸爲減如左傳不爲末咸讀末減是也

是以鄭解駑之車　補各本駑下有馬字此本脫

云一者以爲美也者　閩監毛本美作嬔依經所改非

軌前十尺　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軌作軓注疏及下不至軓同當據正釋文曰軓前劉音犯注同

合七爲弦　按合當令字之譌九章盈不足有假令

四尺七寸爲鉤　諸本同按鉤當作句輪人注云二尺爲句

元謂軌是軌法也　余本嘉靖本毛本軌皆作軓賈疏本皆作軓漢讀考作軓是軓法也其説曰元謂軓是句絕謂作軓是也下文軓法也以下十九字乃釋軓字之義以見於此經無涉書或作軓非也賈疏全誤

轂末亦爲軌　監本末誤未

祭左右軌軌卽轂末　惠校本軌皆作軹是也

輈軌前十尺　余本閩監毛同嘉靖本毛本軌作軓是也

云兩厄之間　浦鏜云軛誤厄

五分其軫間　毛本間誤問

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兔作兎俗字下伏兔同

故云頸前持衡轅者也　浦鏜云轅衍字

五分寸二　浦鏜云寸下脫之

分得九分去一九得三十六分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作四寸十五分寸之九在得三十六分誤甚

弧讀爲淨而不汙之汙　閩監毛本同此淺人聽改也余本宋本嘉靖本淨作盡當據正釋文汙作汚○按盡而不汙見左傳成十四年汙讀爲紆曲之紆世有淺人以淨與汙反對亦可哂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　唐石經岳本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摯改摰非監本及下同釋文作轅摯竹二反

唯輈直　唐石經諸本同

故書緧作鰌　諸本同釋文作鰌音秋與緧同漢讀考云集韻緧鰌同字本此則陸本注無鰌魚字三字與賈本異

按方言本紂　浦鏜云車誤本

頎讀爲懇典讀爲殄　漢讀考云頎當作讀如下仍云頎典不云懇殄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唐石經諸本同惠士奇云依注則準二字衍按注云利水重讀似非也則司農於經文利水兩遍讀之耳必不增經可知注中鄭司農云下當有利水重讀四字故後鄭辨之云利水重讀似非後

人於經既增重文因刪司農重讀之言矣

謂轅脊上兩注（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兩作兩誤）

輈之謂形勢（盧文弨曰疑當作謂輈之形勢）

輈欲弧而折（補各本而下有無字此本脫）

元謂券今倦字也（九經古義云說文券勞也从力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

將在中（惠挍本下有央）

不敢曠在（當從閩本作曠左）

需讀爲畏需之需（釋文需音須又乃亂反注同漢讀考云乃亂反當是耎字說文大部耎稍前大也讀若畏偄人部偄弱也畏耎即畏偄也）

伏兔至軌（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軌作軓是也）

灂下至軓七寸（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下作不當據正○按不至軓七寸舉經文也戴震攷工記圖亦同俗本作下）

灂讀爲灂酒之灂（漢讀考云當作讀如）

環謂漆沂鄂如環（余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謂上有灂字按疏中亦有）

一尺四寸三分寸二有七寸三分寸一（閩本同監毛本寸下皆有之）

先鄭讀灂酒之灂者（補各本上灂下有爲字此本脫）

故因說旌旗之義也（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旌誤旍）

然此已下（閩監毛本已改以）

東方七宿畫爲龍（惠挍本宿作星監本畫誤晝）

師都之所建（漢讀考師作帥○按說文引周禮率都建旗故段玉裁知此師必帥之譌也）

孟夏日月會則日宿（浦鏜云日宿誤日）

龜蛇四斿（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作龜虵注同）

與東鼊連體（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鼊作壁釋文東辟音壁此本疏中作東辟又作東壁○按古書多作辟宿）

蛇行有尾因（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尾因作毛目惠挍本及此本疏中尾因皆作毛目當據以訂正）

以畫於縿上也（閩本同監毛本以改故）

長數尺（浦鏜云漢志作望如有毛目然○按疏必引此以爲鄭注毛目之證也自毛目誤爲尾因乃妄改去此句矣開元占經引春秋合誠圖曰枉矢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陰合於四故長四丈觀此可爲毛目沾一證知長數尺之爲妄語矣）

攻金之工（唐石經自此已下及築氏爲削皆跳行釋文諸本此節皆連上輈人爲節）

三分已下爲下齊（閩監毛本已改以）

注多錫之屬（補錫下當有至字）

錢銚錢鎛是也（監本鎛誤鏄按下錢當作鎛）

謂之鑒燧之齊（諸本同唐石經缺葉鈔釋文作鑒隧○按作燧作隧皆說文𤎅字之誤耳其實此於𤎅燧無涉秋官夫遂祇作遂是爲正字）

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賈疏本嘉靖本忍作刃釋文則忍音刃按忍古堅韌字言金中多錫則刃堅忍而色明白作刃蓋非○按此蓋陸本作忍孔本作刃不同也忍刃皆有堅意此作忍爲長）

築氏

冶氏

重三垸（戴震考工記補注云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

足入槀中者也（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岳本毛本槀作稾所戴釋文同○按从禾是也箭莖曰稾字不从木）

讀爲九（漢讀考云疑當作讀如）

司弓矢職文（此本職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入）

或謂之雞鳴（余本閩本同監毛本雞作鷄疏及漢制考同）

漢時見胡擴之句子戟（此本時字日旁缺壞閩監毛本遂誤爲特今據漢制考訂正閩監毛本擴從木）

鋒本必橫（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鋒誤鋝疏及下同）

胡子橫捷（浦鏜云插誤捷從三禮圖挍○按捷者古字儀禮注多用之）

援曲之八寸（浦鏜云四誤曲）

云倨之外胡之裏也者句之外胡之表者（當作云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者）

吳揚之間謂之伐（閩監毛本揚作楊據方言九伐爲戈之誤）

讀爲刷（漢讀考作讀如）

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余本兩環字空缺浦鏜云鍰誤環按釋文不出環字三鋢下云或音環賈疏兩引此注先作環後作鍰）

鍰鋢似同矣（漢讀考云當作環鍰似同）

皆二分之二爲大（浦鏜云三分誤二分）

是銖有六兩大半兩也（此銖亦鍰之誤上引注作十鈞爲鍰段玉裁云銖當作環）

三鋢者（余本閩監本同誤也嘉靖本毛本作三鋝此本疏中引注亦作三鋝者當據以訂正閩監本疏同）

桃氏

兩從半之（盧文弨曰通考軍器門引兩從半之并引疏云劒面通廣二寸半其兩從中分各一半也從自脊中而分兩邊也今諸本脫此文）

鄭司農云謂穿之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云下有中按中字當有）

元謂從中以郤（余本嘉靖本郤作卻○按从卩是也）

故云一寸三分寸二也（閩本同監毛本分寸下有之）

中制長一尺五寸（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二尺當據正）

宜以據形長者爲上（宋本同閩監毛本宜作直）

鳧氏

對下角衡非鍾體也（按角乃甬之誤）

旋蟲謂之幹（唐石經諸本同程瑤田云幹當作斡說文斡蠡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斡矣○按凡旋者皆得云斡）

故引司垣氏夫隧（閩監毛本垣改烜）

此鍾口十者（閩監十誤寸疏中此本閩本同）

廣長與圜徑（諸本同浦鏜云圜誤圍疏同）

是其𤴓（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𤴓作正按賈疏作𤴓）

云濁之所由出者（補各本云下有清字此本脫）

筰去疾（補各本筰下有出字此本脫）

鍾大至短聞（宋本此節疏在鍾小而長節下則短聞當作遠聞）

於樂器中所繫縱聲（閩本同監毛本繫作擊）

舒而聞遠（閩監毛本作遠聞下同）

爲遂（諸本同唐石經遂字偏旁辶缺盧文弨曰通考遂作隧與上合戴震亦云遂當作隧○按遂是古字說文無隧字隧乃後世俗字耳）

㮚氏（此本㮚誤桌閩監毛本作㮚亦非今據唐石經嘉靖本訂正）

則不秏（唐石經嘉靖本毛本同余本閩監本秏作耗俗字下同）

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湅作溸按釋文湅音練減作咸云本又作減○按湅𤃬也从水柬聲米曰湅繒曰練金曰鍊其爲求精一也故字相假借）

此言大方耳（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大誤内當據正漢制考亦作大方）

圜其外者爲之脣（岳本嘉靖本同誤也余本閩監毛本爲作謂當據正○按爲字不誤）

向上謂之外（浦鏜云上當下字誤）

縱横皆十（宋本十作平）

十寸當五十分（監本五十誤千）

其底深一寸也（余本底誤厎）

其耳三寸（唐石經諸本同浦鏜云一寸訛三寸○按未聞其說）

此據律麻志（閩監毛本麻字下從日）

消湅金錫精麤之候（閩監本湅作鍊非上注作湅）

段氏（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段作叚唐石經作段今據正）

函人

凡甲鍛不摯（唐石經岳本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摯作摰誤注及疏同釋文亦作摯葉鈔本誤摯）

致謂孰之至極（閩本同監毛本下有也）

彼以衣裏著甲謂之橐（閩監毛本裏作裹）

明有光燿（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燿作耀）

鮑人

著韻穡有䩕宛（○余本同嘉靖本監本宛作苑閩毛本作苑○按閩毛本是說文䩕从北从皮省从夐省）

卷而搏之（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搏作摶當據正釋文摶之直轉反注及疏同）

摶讀爲縛一如瑱之縛（余本嘉靖本作摶讀爲縛釋文縛一直轉反當據正下同釋文瑱本或作顛○按顛乃鎮之誤）

謂革不韗（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本韗作韗監本作韗皆訛）

故書需作劚（釋文音經則需人兖反注同音注作劚而髓反又人兖反漢讀考據此作故書耎作䏑經及下準此）

如俴淺之淺（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作如俴淺之俴當據以訂正）

讀爲羊豬戔之戔（監本豬誤猪漢讀考云戔當與棧同通俗文板閣曰棧公羊傳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周禮注作棧其下羊豬之圈蕉以柴本不必均平且多罅漏革緩急不齊急者先裂猶柵棧之不平多隙也）

後鄭轉俴爲淺者（閩本同誤當從監毛本淺作俴）

從小戎詩小戎淺收之俴（閩監毛本俴誤淺按淺收亦當作俴）

則雖敝不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甐或作鄰）

韗人

鞄則陶字從革（賈疏述注云鞄即陶字儀禮大射儀疏引此注同當據正）

後鄭爲鞄人爲皋陶（浦鏜云上爲疑謂字訛）

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九經古義云古空與穹同毛詩白駒在彼空谷文選注引韓詩作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按段玉裁云志無空邪者弟子職之志無虛邪也）

乃鼓版之廣狹也（浦鏜云乃當及字訛）

謂之鼖鼓（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之賁本或作鼖又作鼖皆同）

加以三分一四尺（浦鏜云分下脫之疏同）

今亦合二十版（嘉靖本誤衍作二十四版）

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浦鏜云也當是字訛屬下句）

革調急也（各本同段玉裁曰通典一百四十四曰革鼓瑕如積環革謂急也經傳革訓急者多矣謂字不可通而疏曲爲之説故知唐時善本之存者尚多鞔鼓之法以緊爲貴至緊而後瑕如積環也）

裘氏（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裘改裘非）

畫繢之事

是以北方云元武宿也（惠挍本云作言）

當畫四時之色以象天地（浦鏜云地當也字訛）

增成之耳（此本成誤城閩監毛本改爲減惠挍本作成今訂正）

鳥獸蛇（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蛇作虵此本疏同）

言華者象章華（惠挍本作象草華此誤）

鍾氏

鄭司農説以論語曰（岳本嘉靖本無曰此衍）

凡染當及盛暑熱潤（浦鏜云石誤凡）

以炊下湯沃其熾（諸本同賈疏云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按上注云熾炊也此蓋謂以湯沃所炊丹秫也漢讀考謂當云沃其羽）

七入爲緇（監毛本入誤八）

鄭司農説以論語（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説作云誤）

再染謂之竀（釋文竀本又作經亦作赬按今爾雅作赬○按古假借字也）

而此五入爲緅是也（浦鏜云而當則字誤）

㡃氏（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嘉靖本㡃作幌五經文字作㡃云見周禮按說文巾部云㡃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从巾㠩聲）

以涚水漚其絲（唐石經諸本同按釋文水部云涚水温水也从水兌聲周禮曰以涚漚其絲引周禮無水字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温水也與說文義同疏又云諸家及先鄭皆以涚水爲温水是賈馬諸氏義亦與許鄭同也）

故書涚作湄（釋文湄劉音眉一音奴短反漢讀考云湄當作渜士喪禮渜濯棄於坎古文渜作㴂㴂涚同字猶褖稅同字○按釋文當云一作渜音奴短反今本奪作渜二字湄無反奴短之理也）

以灰所泲水也（葉鈔釋文余本泲作沸）

畫暴諸日（閩監本畫誤晝）

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毛本繒改鄶監本人誤入此本菅誤管今據諸本訂正釋文出繒人渥菅四字今左傳作鄶人漚菅賈疏本作鄶）

蜃謂炭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炭作灰按賈疏云蜃灰）

清登也（余本同誤也嘉靖本閩監毛登作澄當據正今从）

湅白湅絲（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湅帛今从）

蓋有二法（閩本同惠挍本蓋作皆監毛本誤者）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信音身朝直遙反下皆同）〔疏〕（玉人至守之○釋曰云玉人之事者謂人造玉瑞玉器之事此一句捻與下諸文爲目圭名鎮名信及躬備於宗伯○注命圭至存焉○釋曰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者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於王以策命諸侯之時非直加之以車服時即以圭授之以爲瑞信者也朝覲執焉者典瑞云公執桓圭以下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云居則守之者謂以爲鎮守者也故云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典瑞宗伯大行人俱有其文於此不言之者闕也鄭云闕者若韋氏韎氏之類亦闕也若然經有鎮圭按典瑞云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不言者有典瑞可參故直舉諸侯可知也子春破故書五寸當從經七寸後鄭不從以從故書爲五寸五寸是璧文之闕亂存者命圭是伯五寸是子男故亂存也）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疏〕（注名玉至爲貴○釋曰鄭知名玉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者按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冒覆之事按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含故注有異故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亦是冒圭之法也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注云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如旒旗之旒彼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冒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饘饡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龍莫江反瓚才旱反下同司農音讚將如字劉音陽饘之然反饡作旦反下遐嫁反）〔疏〕（注鄭司至二石○釋曰此經因天子以下執玉遂說尊卑之玉善惡不同先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後鄭以爲全純玉也純玉即純色義無殊瓚讀饘饡之饡者醢人職有饘食漢時有膏饡今連言饘饡者取雜意云龍瓚將皆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必知後鄭玉雜中含色者見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云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知者見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按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出於彼但此經公與侯異注及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男同十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殷法但玉石多少與周同故引之也若然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瓚異者蓋玉色有別也）

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見賢遍反下同）〔疏〕（注謂公至用贄○釋曰此公之孤上不言子男而此云繼子男者以上文不見子男也不見者以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故空其文見子男與伯等以是得言以皮帛繼子男也以大行人注言之此亦是孤尊更以其贄見也知諸侯孤飾贄以豹皮天子之孤飾以虎皮者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二者皮中爲美虎皮又貴天子孤尊故知義然也）

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必府結反或如字縪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按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組約如字劉阿駮反爲于僞反隊直類反）〔疏〕（注必讀至失隊○釋曰上列天子及公侯伯之圭於此獨言天子圭中必者按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陛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云讀如鹿車縪之縪者俗讀之也此縪絢組一也）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丁禮反又音帝下文同）〔疏〕（注郊天至上帝○釋曰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此直言尺二寸按典瑞注先鄭云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揔計爲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爲邸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引典瑞者證祀天爲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之事亦以此圭禮神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閷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杼直呂反珽他頂反椎直追反下同閷色界反劉色例反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下取殺文同相息亮反炤音照）〔疏〕（大圭至服之○釋曰言大圭者以其長故得大圭之稱言服之者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注王所至自炤○釋曰云王所搢大圭也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是也云或謂之珽者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云言珽然無所屈此注亦云明無所屈皆對諸侯爲荼大夫前屈後屈故云無所屈也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云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者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云明自炤者玉體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善惡露見是其忠實君子於玉比德焉言忠實故云明自炤也引之者證大圭者爲終葵六寸已下杼之也）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景度待洛反下注同）〔疏〕（土圭至土地○釋曰言土圭謂度土地遠近之圭故云土圭○注致日至其域○釋曰云致日度景至不者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故云度景至不也但景至與不至皆由君政得失而來度之者若不至使君改德教也云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三尺者皆通卦驗文大司徒亦云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云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者此度地封諸侯日景一分地差百里五等諸侯直取五分景已下無取尺寸之義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之言灌也或作課或作果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祼古亂反注課果皆同）〔疏〕（祼圭至祀廟○釋曰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唯云以祀廟典瑞兼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有典瑞故作文略也○注祼之至前注○釋曰讀祼爲灌者取水灌之義云祼謂始獻酌奠也者小宰注云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按司尊彝注祼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者以其祼入獻于尸故云獻尸二灌主爲降神故云獻神三注雖曰不同其義一也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者鄭注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案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琬於阮反繅音早使所吏反下同藉慈夜反）〔疏〕（琬圭至象德○釋曰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此不言結好此文略彼云治德據使者而言此言象德據圭體而說彼不言有繅此言有繅亦是互見爲義○注琬猶至藉也○釋曰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者若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諸侯有德王使人賜命之事也）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琰餘冉反慝吐得反易以豉反又音亦改也行音下孟反注同以上時掌反瑑直轉反去起呂反苛音何）〔疏〕（注凡圭至煩苛○釋曰知凡圭琰上寸半者禮記雜記云知此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者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爲瑑飾可知云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者此釋除慝故引經文除慝誅惡逆也云易行去煩苛者此非惡逆之事直政教煩多而苛虐是諸侯行惡故王使人執之以爲瑞節易去惡行）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羨以善反延也又音賤徑也好呼報呼老二反注同肉柔又柔育二反下同瑗于眷反劉于願反袤音茂）〔疏〕（注鄭司至狹焉○釋曰引爾雅欲見此璧好三寸好即孔也兩畔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後鄭云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者是羨爲不圜之貌造此璧之時應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以爲度者天子以爲量物之度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疏〕（注禮其至上帝○釋曰此圭璧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爲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按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爲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殺於上帝也按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璋邸射以祀山川彼山川亦取殺於地此不言者文略彼又有珍圭牙璋此不言者亦是文略並玉人造之可知○）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琮才宗反○）〔疏〕（注享獻至以琮○釋曰按小行人二

（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引聘禮者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疏〕（注納徵加於束帛○釋曰自士已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射食亦反注及下注同勺上灼反注同衡音橫注衡謂並同祈沈如字劉居綺反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按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祈音九委反今讀宜依爾雅音大祝音泰校戶教反）〔疏〕（大璋至前馬○釋曰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勺頭○注射琰至黃駒○釋曰射琰出者也者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先鄭云鼻謂勺龍頭鼻後鄭增成其義衡謂勺柄龍頭後鄭不從玄謂衡古文爲橫謂勺徑破先鄭爲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云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校人職文引之者見禮山川非直灌亦有牲牢以山川地神故用黃駒也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使小祝爲之也）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疏〕（注亦納至四寸○釋曰鄭知以大璋之文飾之者以其與上大璋同名明以大璋之文飾之也又知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者以其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過於天子爲九寸既文承邊璋之下而言亦如之明知如邊璋七寸射四寸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瑑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眾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覜吐弔反）〔疏〕（瑑圭至覜聘○釋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注瑑圭至可也○釋曰云瑑文飾也者凡諸侯之臣覜聘並不得執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耳云覜視也聘問也者按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故據彼而言也云眾來曰覜特來曰聘者眾來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朝之歲來者眾也特來則天子有事乃來無常期者是也引聘禮者彼亦云圭璋璧琮四器故引以爲證云所寶謂不聘時寶之）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鉏劉李側魚反沈徐加反）〔疏〕（注二璋至飾也○釋曰牙璋起軍旅治兵守正與典瑞文同彼無中璋者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牙璋起軍旅則中璋亦起軍旅二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鄭知二璋皆爲鉏牙之飾者以其同起軍旅又以牙璋爲首故知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駔音祖稱尺正反錘直僞反劉直危反）〔疏〕（駔琮至爲權○釋曰此后所用故五寸降於下文天子所用七寸者也○注駔讀至起量○釋曰駔讀爲組者於義無取於駔故從組以其用組爲繫言因名焉者以組爲繫名組琮似以玉飾豆即名玉豆其類也先鄭云以爲稱錘以起量者量自是升斛之名而云爲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爲量以其量輕重故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注如王至鉏牙釋曰言大琮者對上駔琮五寸爲大也言十有二寸者并角徑之爲尺二寸言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言是謂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爲內謂若內宰對大宰爲內內司服對司服爲內王不言外者男子居外是其常但婦人陰則得內稱也云射其外鉏牙者據八角鋒故云鉏牙也）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疏〕（駔琮至爲權○釋曰此天子以爲權故有鼻上后權不言鼻者舉以見后亦有鼻可知）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柢音帝劉作柧戶古反僢昌絹反）〔疏〕（兩圭至四望○釋曰此亦依典瑞所解謂祀神州之神於北郊及國有故旅祭四望以對四圭有邸祀天及旅上帝也若天地自用黃琮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兩圭尺相對爲僢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疏〕（瑑琮至夫人○釋曰言以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八寸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降用四寸經言諸侯正是朝注兼云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故兼言聘也此經直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勞力報反注同被皮寄反）〔疏〕（案十至諸侯釋曰案十有二寸者謂玉案十有二枚云棗㮚十有二列案案皆有棗㮚爲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爲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注純猶至以進○釋曰先鄭云夫人天子夫人後鄭不從者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豈不見后先見三夫人乎故不從也玄謂案玉飾案也者以其在玉人故知以玉飾案也云記時諸侯僭稱王者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號稱王而吳楚夫人不稱后是夫人之號不別也云是以同王后于夫人也者周王與吳楚同號王故周王后號亦下同吳楚之夫人也云案十有二以爲列者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甕十以爲列云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二列勞二王之後也者以其經夫人以勞諸侯文在下摠結上文三者故以此義推量之也云棗㮚實于器乃加於案者此約聘禮故即引聘禮爲證也聘禮五介入境張旜是侯伯之卿大夫聘者也而主國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以二竹簋方者簋法圓今此竹簋方爲之者此或棗㮚與黍稷簋異也玄被者以玄繒爲表彼聘禮諸侯夫人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㮚此后勞有棗㮚又亦有案引之者證此棗㮚亦盛於竹簋者也）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造七報反）〔疏〕（注邸射至爲餼○釋曰云以祀山川者謂四望之外所有山川皆是云邸射剡而出也者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却之今於邪却之處從下向上揔邪却之名爲剡而出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者謂賓客在館主君使人造賓客納稟食則米者也以其經云稍餼稍稍致之是食米曰稟者也）

楖人（闕○楖莊密反本或作櫛）

雕人（闕○雕音彫本亦作彫）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倨音據句沈音鉤注同劉如字先度待洛反）〔疏〕（注必先至度耳○釋曰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者據上面者一矩爲股據下直者而求其弦者弦謂兩頭相望者云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云磬之制有大小者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云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者謂此經倨句各一矩并一矩有半皆假設言之以定倨句及其作磬非用此度自依律長短爲之也）

其博爲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疏〕（注博謂至廣也○釋曰鄭知此博是股廣在上者以其下文因此博而云股爲二明此博即股廣也此上下云一二三者此亦假一二三而爲長短廣狹故不言尺寸也）

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去起呂反令力呈反後皆同）〔疏〕（注鄭司至一寸○釋曰先鄭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以其股面廣鼓面狹故以大小而言也玄謂股外面也者以其在上故以爲外鼓內面也者以其在下故以爲內言假令者經直言一二三不定尺寸是假設之言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爲短長也以四寸半爲法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法也）

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上時掌反注同大音泰劉它賀反下同鑢音慮）〔疏〕（注鄭司至則濁○釋曰先鄭直云摩鑢其旁不言處所故後鄭增成之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大上是聲清故摩使薄

（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摩其耑。（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耑音端劉又音穿本或作端）〔疏〕（注大下至則清○釋曰此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爲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槀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鍭矢音侯劉音侯茀音殺色黠反劉色例反李音拂訂音亭劉當定反槀古老反下同）〔疏〕（注參訂至以前○釋曰云參訂之而平者以其言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明據稱量得訂而言之云前有鐵重也者若不前鐵重何以參分得訂也引司弓矢職者彼鍭矢與殺矢相對茀矢與矰矢相對此上既言鍭矢明下宜有殺矢對之故破此茀爲殺也先鄭云一在前謂箭槀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者後鄭意直據近鏃鐵多先鄭據長短又以參分殺一近鏃宜細以其鏃長近鏃雖殺猶重與後鄭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一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絜苦結反又音結矰音增）〔疏〕（注鐵差至矰矢○釋曰云鐵差短小也者前參分一在前得訂此五分二在前得訂故知鐵差短小也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者以司弓矢職參之下有七分當茀矢矰矢此五分當枉矢絜矢也云田矢謂矰矢者依鄭志此云田矢謂矰矢非謂經中田矢正是下文七分者若然既非經之田矢鄭言之者欲見矰矢正田矢此經二矢亦可以田若然經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亦將田獵故云此二矢亦可以田也按鄭志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當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儀笥之間屬錄事得之謹荅若然鄭君本意以矰矢爲田矢非經田矢自是尋常田矢此二矢亦可以田解經田矢是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此二者亦可以田也此鄭云田矢謂矰矢按司弓矢職枉矢絜矢言利諸田獵茀矢矰矢直言弋射不言田獵而云田矢者弋射即是田獵也按司弓矢職枉矢絜矢在前後乃云鍭矢殺矢此矢人先言鍭矢殺矢者彼據事之重者爲先以其枉矢絜矢用諸戰伐是重故在前此據鐵輕重重者在前故不同也）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茀○殺依注爲茀劉符弗反李音拂）〔疏〕（注鐵又至爲茀○釋曰上經已破茀當爲殺此殺固宜爲茀與矰矢同七分故亦引司弓矢證之也此經直言茀矢不言矰矢者以其與茀矢同制故略而不言也言鐵又差短小也者以其前五分二在前此七分三在前是差短小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槀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殺本又作㓻色界反注下皆同趣七喻反一音從鏃子木反或七木反）〔疏〕（注矢槀至鏃也○釋曰按槀人注矢服長短之制未聞今此注云矢槀長二尺彼以無正文故云未聞此云三尺者約羽六寸逆差之故知三尺也）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羽于付反注及下同）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笴讀爲槀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笴古老反下相笴同）

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辨皮勉反劉方免反）〔疏〕（注辨猶至陽浮○釋曰就其浮沈刻記之）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夾古治反劉古協反比毗志反下及注同）〔疏〕（注夾其至括也○釋曰云弓矢比在槀兩旁者以其弓豎用之故比在槀之兩畔云弩矢比在上下者以其弩弓橫用之故比在上下云設羽於四角者無問弓之矢弩之矢比在兩旁上下皆設羽於四角同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疏〕（注刃二寸○釋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刃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憚音怛都達反李直旦反注同李又直丹反）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鋌直頂反垸音丸）〔疏〕（注刃長至一尺○釋曰知脫二字者據上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矢一尺五寸便大短明知脫二字也）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旁掉也○趮音躁子到反旁掉也沈又色到反掉徒弔反）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搖本又作摇羊招反）〔疏〕（是故至節也○釋曰上經陳幹羽失所今此經說知矢之羽病狀故云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橈搦其幹○橈乃孝反稱尺證反搦女角反）〔疏〕（橈之至稱也○釋曰此經說知矢幹之病狀此言鴻即上文强是也此言殺即上文弱是也）

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相息亮反注同搏徒丸反蠹丁故反）〔疏〕（注相猶至㮚也○釋曰云生謂無瑕蠹也者直言欲生於義無所取故以無瑕蠹解之無瑕謂無異色無蠹謂無蠹孔也云搏讀如搏黍之搏者讀如爾雅釋鳥黃鳥搏黍也此取其搏圜之義先鄭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者觀經㮚義取堅實先鄭云色如㮚即是堅實者）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甗魚輦反又音言劉魚建反沈魚偃反一音彥甑也鬴音輔）〔疏〕（注量六至底甑○釋曰六斗四升曰鬴昭三年左氏傳齊晏子辭云甗無底甑者對甑七穿是有底甑）

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鬲音歷觳音斛）〔疏〕（注鄭司至之庾○釋曰先鄭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又引聘禮記有斛者按下旊人豆實三而成觳受斗二升有成文而先鄭讀觳爲斛斛受十斗又云觳受三斗復引聘禮記有斛其言自相亂後鄭皆不從之也玄謂豆實三而成觳出於下文引之破先鄭觳受三斗或十斗也讀庾爲請益與之庾之庾者讀從論語孔子冉有辭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者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逾即庾也按昭二十六年申豐云粟五千庾杜注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崇高也豆實四升○旊方往反）〔疏〕（旊人至崇尺○釋曰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注云豆實四升者晏子辭按易損卦彖云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圜木器而圜簋象也是以知以木爲之宗廟用之若祭天地外神等則用瓦簋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天地之性是其義也若然簋法圓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注與此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者彼發簠而言之）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藥黃蘗之蘗暴讀爲剝玄謂髻讀爲跀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髻音刮墾苦狠反薜卜革反劉薄駮反注同暴音剝又音雹或蒲到反爲于僞反任音壬跀劉音月或五刮反一音兀又五活反墳扶粉反致直吏反）〔疏〕（注爲其至致也○釋曰先鄭云髻讀爲刮刮是亂刮摩之義故不任用理無所取故後鄭不從薜讀爲藥黃蘗之蘗取音同又以暴爲剝者凡爲器無剝破之義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髻讀爲跀跀謂器不正欹邪者也）

器中膊。豆中縣。（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尌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中丁仲反下同膊市專反注輇同縣音玄後皆放此拊音附又方附反尌音樹本又作樹擬疑紀反度待洛反）〔疏〕（注膊讀至之柄○釋曰云膊讀如車輇之輇者讀從雜記載以輇車之輇取音同也云尌膊其側者按下文膊崇四尺上下高四尺無邪曲轉其均之時當擬度此膊宜與膊相應其器則正也豆中縣者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宜上下直與縣繩相應其豆則直○）

膊崇四尺。方四寸。（凡器高於此則垺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氣不交因取式焉○垺芳符反又普回反勝音升○）〔疏〕（注凡器至式焉○釋曰高於此謂崇四尺有餘也厚於此謂厚於方四寸謂垺拊四畔各一寸也垺厚火氣不交垺不孰則易破者也○）

梓人爲筍虡。（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鄭司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筍息允反本又作簨虡音巨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疏〕（梓人爲筍虡○釋曰此文與下文爲揔目耳故下文重說爲筍虡之法也○注樂器至之筍○釋曰樂器所縣於筍虡者謂鍾磬鎛者也先鄭筍讀爲竹筍之筍筍謂竹初生則醢人筍菹者也亦取音同也）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脂牛羊屬膏豕屬臝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臝力果反下同貔音毗螭丑知反）〔疏〕（天下至鱗者○釋曰此文亦與下爲目故下亦別列五者所用不同也○注脂牛至之屬○釋曰知脂是牛羊屬膏豕屬

（者下云二者祭宗廟以爲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蠃屬者謂虎豹貔貅淺毛者之屬按月令季夏亦云其蟲蠃注云虎豹淺毛者鱗龍蛇之屬者月令春云其蟲鱗注云龍蛇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致美味也）【疏】（宗廟至爲牲。釋曰上摠言於此已下別言之者欲分別可爲筍虡者也）蠃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貴野聲也）【疏】（蠃者至筍虡。釋曰此三者以爲筍虡仍是摠言可以爲筍虡以別於上云爲牲者耳至下文仍更簡別可爲筍可爲虡二者不同者也）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卻羌略反劉去逆反仄音側紆乙俱反李又香于反脰音豆頸也注陟又反劉都豆反一音之樹反胷鳴本亦作骨又作胷干本作骨云骸屁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蠵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骨者恐非也沈云作胷爲得亦所未詳聶音胃劉本作胷音鹵琢丁角反鼈必滅反本又作蟞螾衍上羊忍反下如字劉爾雅云螾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按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蚓衍音延今曲蟮也鼃戶媧反黽莫幸反蜩音條蟬也蜺五兮反又五歷反又五結反蚣息容反蝑思餘反又思呂反榮原如字原亦作螈音同又五丸反）【疏】（注刻畫至原屬。釋曰上云大鳥獸或爲宗廟牲或爲筍虡設▲今此更別言小蟲之屬以飾祭器者也自紆行以上不能鳴者據行而言自脰鳴已下能鳴者據鳴而言云以爲雕琢者以雕畫及刻爲琢飾者也此注龜爲外骨鼈爲內骨按易說卦云離爲鼈爲蠏爲龜注皆云骨在外與此注違者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肉緣故爲內骨也云卻行螾衍之屬者按爾雅釋蟲螾衍入耳按方言云螾衍注云延兩音白關而東謂之螾衍音引云仄行蟹屬者今人謂之旁蟹以其側▲行故也云連行魚屬者以其魚唯行相隨故謂之連行也云紆行蛇屬者紆曲也以其蛇行屈曲故謂之紆行也云脰鳴鼃黽屬者鼃黽即蝦蟇也脰項也以其項中鳴也云注鳴精列屬者按釋蟲云蟋蟀蛬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蛚方言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云旁鳴蜩蜺屬者此即蟬也蟬鳴在脅云翼鳴發皇屬者按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蛢即此發皇也云股鳴蚣蝑動股屬者七月詩云五月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云胷鳴榮原屬者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胃鳴干寶本以爲胃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皆不如作胷鳴也揚雄以爲蛇醫或謂之榮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蠃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
鳴。（燿讀爲哨頎小也鄭司農云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音大也由若也。弇於檢反燿所教反劉李羊肖反哨音稍劉李音與燿同沈蘇堯反頎小音頎李一音懇）【疏】（注燿讀至若也。釋曰云燿讀爲哨頎小也者哨與頎皆是少小之義故云哨頎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故云大胷燿後先鄭讀宏爲紘綖之紘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衡紞紘綖取其音同耳）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吻口腄也顅長脰貌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鬝頭無髮之鬝。銳喙況廢反一音昌銳反決如字又烏穴反吻劉無憤反戚亡粉反數劉音促李粗角反顅苦顏反又楷田反李又古墾反又戶弔反聞音問下同腄音權牼劉苦顏反又客田反一音工定反按左傳有華牼音苦耕反鬝劉苦顏反又呂沈同云鬝禿也或若瞎反一音枯曷反）【疏】（銳喙至虡鳴。釋曰上既言鍾虡此說磬虡磬輕於鍾故畫鳥爲飾。注吻口至之鬝。釋曰云吻口腄者鳥乃喙長決物食之時則以近喙本決故云決吻鄭云吻口腄也云顅長脰貌者脰項也謂長項貌先鄭云讀爲鬝頭無髮之鬝者時俗有以無髮爲鬝故讀從之亦取音同也此是鍾磬之虡不言鎛虡鎛虡與鍾同以其鎛如鍾而大獨在一虡爲異耳）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圜也鴻傭也。摶徒丸反傭勑龍反）【疏】（小首至爲筍。釋曰上論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爲之也故直云爲筍不別言鍾之與磬欲見二者同也）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攫俱縛反舊居碧反李又九夫反閷色界反劉色例反援音袁簭音筮頰頷許愼口忽反云禿也劉九本反李又其懇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疏】（凡攫至之而。釋曰此及下經覆釋上文鍾虡之獸云攫閷者攫著則殺之援攫則噬之如此之類必藏其爪出其目又作其鱗之而謂動頰頷此皆可畏之貌。注筍虡至頷也。釋曰此說鍾虡云之獸不言筍鄭言筍者筍虡相將之物故連言之耳云鱗之而頰頷也者舊讀頷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頷劉炷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頷壺讀之於義爲允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撥必末反沈蒲末反匪芳鬼反注下同）【疏】（深其至鳴矣。釋曰此經重解上文之義鄭云匪采貌者以其以色配匪明匪是采貌也先鄭云以似爲發者以似非直實故爲發發謂鳴聲發謂者也）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
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穨爾如字李湯過反廢指七故反注同厝劉音錯七洛反又七故反）【疏】（爪不至鳴矣。釋曰此經說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以爲虡之義也子春從措不從厝者厝置之義非措頓故從措也）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尊升也觚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勺上灼反注同觚依注作觶之豉反下同豆依注作斗舊音注亦多口反下一豆酒同觚豆音孤）【疏】（注勺尊至爲斗。釋曰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按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一觚耳又南郡大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爲觚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衡謂麋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鄉許亮反注同長丁丈反）【疏】（注鄭司至人焉。釋曰先鄭云梓師罪也者謂梓師身自得罪後鄭不從者梓師是梓官之長不可自受罪故爲梓師罪梓人也先鄭云衡謂麋衡也者麋即眉也但器有大小不可據上畔與眉平故後鄭不從據下畔無問大小皆得平也引曲禮者彼衡謂與心平與此義異引之者雖於處不同平義相似故引之也）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之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參分方云反注參分下身居一分同鵠古篤反注下同射食亦反下射三侯下文射文同）【疏】（梓人至一焉。釋曰禮射有三有燕射賓射大射大射鵠賓射燕射侯法亦與此同。注崇高至燕射。釋曰云高廣等者謂侯中也者鄉射記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則身也云天子射禮以九爲節者按射人及樂師皆云天子以騶虞九節是也云侯道九十弓者此約大射禮大侯九十弓天子九節亦九十弓可知云弓二寸以爲侯中者鄉射記文鄉侯五十弓弓二寸以侯中一丈則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云諸侯於其國亦然者大射禮云大侯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是也但天子九十弓無文約識外諸侯有九十七十五十弓今此以天子至尊爲主以諸侯亦如之云鵠所射也者射義云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又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是所射者也云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者侯謂以皮飾兩畔其鵠之皮亦與侯用皮同也謂若虎侯以虎皮飾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云居侯中參分之一者釋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云則此鵠方六尺者以侯方一丈八尺三六十八故知方

（六尺也云唯大射以皮飾侯者對賓射射正者以五色飾侯之側爲雲氣也燕射射獸侯者亦畫雲氣飾侯之側也云大射者將祭之射也者射義說大射之事云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者禮射者有此三也賓射之所掌是也燕射燕禮所云是也又鄉射記亦云燕射之事也其餘更有鄉射不言者鄉射射采侯則亦賓射也故不別言也）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鄭司農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个半之傳地故短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搚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二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兩个讀爲幹古旦反下及注同李云大鄭依字傳音附搚乃荅反亦爲于僞反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疏〕上兩至半之○釋曰此經云身即中上布一幅者是也上兩个居二分身居一分故其上兩个與其身三謂三分如等也云下兩个半之者謂半其出者也一侯二侯三侯皆然故不定侯名也○注鄭司至率焉○釋曰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个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今先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搚幹之幹者讀從公羊傳桓公朝齊齊侯使公子彭生搚幹而殺之是幹爲搚骨故云脅幹之幹此个亦與侯爲幹故讀從之也引鄉射記者欲見有中有躬有舌三者云下个五丈四尺者其上兩个各出丈八尺今此下个上出九尺兩畔共減十八尺故有五丈四尺云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者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揔用布三十六丈也其七十弓侯侯中一丈四尺其五十弓侯侯中一丈皆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个計之皆可知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舌維持侯者○縜於貧反或九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植直吏反籠鹿工反〔疏〕上綱至寸焉○釋曰綱以繫侯於植者也植則在兩傍邪豎之也必知邪豎之者下个半上个皆出舌尋明知兩相皆邪向外豎之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棲音西春出允反〔疏〕張皮至以功○釋曰云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名此爲鵠者綴於巾央似鳥之棲故云而棲鵠也○注皮侯至神焉○釋曰天子將祭已下皆取射義之意以解此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畫正音征下皆同獲如字下皆同或音胡化反〔疏〕張五至國屬○釋曰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言遠國屬者對畿內諸侯爲遠國若以要服以內對夷狄諸侯則夷狄爲遠國也○注五采至氣焉○釋曰鄭引射人職賓射及大射二者陰破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故云非大射之侯明矣云正之方外如鵠者惟云參分其侯鵠居一焉不見賓射之侯故云如鵠亦當參分其侯正居一焉云內二尺者中央畫朱方二尺故司裘注引諸家方二尺曰正以此二尺爲本其外以白蒼等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也凡畫正皆先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玄以射是相尅代之事故還以向南爲本其次皆以相尅爲次其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又去白而直以朱綠也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者皮侯以皮爲飾其側此正即畫明其側亦以雲氣爲飾也）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間暇飲酒而射○勞力報反使色吏反〔疏〕獸侯至而射○釋曰此燕射之侯也引鄉射記白質赤質者皆以白土赤土塗之大夫士言布謂白布不塗君畫一臣畫二取陽奇陰耦之義畫虎熊豹取君臣相犯畫麋鹿豕者取其君臣相養凡畫者丹質以周尚赤故以赤爲質地也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謂十月農功畢君臣飲酒以休農止息之老萬物也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者勞使臣謂若四牡勞使臣之來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間暇無事而飲酒云而射者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此燕射以其事褻天子已下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折之設反〔疏〕祭侯至脯醢○釋曰鄭云謂司馬實爵獻獲者于侯已下皆依大射而言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按大射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乃祭侯左右个及中）

其辭曰。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女音汝下文并注同〔疏〕注若猶至有神○釋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下文毋或一經是也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言之也）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毋音無）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強具丈反下同詒羊之反又羊志反遺唯季反）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廬力吳反下同柲音秘殳音殊酋在由反遒在由反或子由反沈慈有反〔疏〕注柲猶至長矣○釋曰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而言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皆約上文車有六等之數皆以四尺爲差而知之也云酋夷長短名酋近夷長矣按上注以酋夷爲發聲則無義例至此而言長短名爲義解之者鄭意雖是發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之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疏〕注人長至止耳○釋曰此據極長者夷矛三尋而言云而無已又以害人者已止也謂不徒止又以害人人自已身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罷音皮羸劣皮反〔疏〕注言罷至長兵○釋曰按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欲短則弓矢是也守國之兵欲長則殳矛是也言戈戟助者攻國守國皆有戈戟以助弓矢殳矛以其戈戟長短處中故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橈也椑讀爲鼓鼙之鼙玄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句劉俱具反沈音鉤下注同彈徒旦反注同刺七賜反注同蜎於全反又於兗反李又烏犬烏玄二反或巨兗反椑薄兮反注鼙同摶徒丸反掉徒弔反悁烏玄反橈乃教反下同蟲蜎巨兗反隋他果反圜音圜〔疏〕注句兵至圜也○釋曰以戈有胡子其戟有援向外爲磬折人胡亦向下故皆得爲句兵也先鄭云絹讀爲悁邑之悁者猶如詩云中心悁悁是悁邑之意故以義讀之也椑讀爲鼓鼙之鼙者讀從樂記云鼓鼙之聲之鼙也玄謂蜎亦掉也者同是欲堅勁不欲柔軟者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者俗讀之井中有蟲蜎蜎擾擾然也云椑隋圜者謂側方而去楞是也）

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轂容殳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重欲傅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傅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校古飽反李又侯巧反傅音附下及注同操七曹反絞古飽反矜巨巾反下同〔疏〕注改句至在前○釋曰云改句言轂者上云句兵謂戈戟此經云轂是改句云轂以殳長丈二而無刃可以轂打人故云轂兵也云同強上下同也者謂本末及中央皆同堅勁故云同強也先鄭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疾也者按昭元年號之會叔孫穆子見楚公子圍曰美矣君哉及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注云絞切也故讀從之取切疾之義也云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者以句兵向後牽之故云堅者在後也云刺兵堅者在前者以向前推之故云堅者在前也言此者欲見句兵手執處欲得細細則手執之牢也刺兵執處欲得麤而勁則手穩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

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胷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被皮義反注同去起呂反下同晉如字又音箭把音霸鐏存悶反劉子悶反捷初洽反〔疏〕注被把至酋矛○釋曰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者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則其得二尺四寸爲把處而圍之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者後鄭云晉謂矜所捷也則殳於手把處亦有銅鐏擬捷地豎之言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又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者鄭云圍之大小未聞則二者皆未知麤細也云首圍謂在上頭上頭宜稍細之也矛云刺圍者謂柄大刃處也云凡矜八觚者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明不圍者爲八觚也先鄭云刺謂矛刃胷也者人胷當前故以前爲胷以其矛刃直前故名矛刃胷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者讀從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彼搢爲插此晉亦插故從之是以云矜所捷也云首殳上鐏也者殳下有銅鐏取其入地此殳首無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鐏故鄭云首殳上鐏也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者以其上文云句兵次云毄兵注云改句言毄容殳無刃此文即云殳以此互見言之足明戈戟之體與殳同也知夷矛與酋矛同者以其同是矛但長短爲異故知體亦同也）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歰○置如字李直吏反灸音救尌也音樹柱知主反下同輓音挽歰所立反本又作澀又作澁同〔疏〕注置猶至牆歰○釋曰此經有三事置而搖之謂豎之於地上以手搖之以眡其蜎蜎然均否灸諸牆謂柱之兩牆觀其體之強弱均否橫而搖之謂橫置於膝上以一手執一頭搖之以眡其堅勁以否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輖○覆芳服反注同輖音周〔疏〕注六建至人也○釋曰知六建五兵與人者以其從上而下廬人所造有柄者戈戟殳與酋矛夷矛五兵而已拔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自取人與五兵爲六建可知也○）

匠人建國。（立王國若邦國者○〔疏〕注立王至國者○釋曰周禮單言國者據王國邦國連言據諸侯經既單言鄭兼言邦國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諸侯城制明此以王國爲主其中兼諸侯邦國可知下文又有都城制則此亦兼都城也○）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注於四至平地○釋曰此經說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欲高下四方皆平乃始營造城郭也云於四角立植而縣者植即柱也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乃後行下以景正四方之事）置槷以縣。眡以景。（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槷魚列反注臬同弋以職反下杙同劉杙音子則反○〔疏〕置槷至以景○釋曰此經說既得平地乃於中營治也云置槷者槷亦謂柱也云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故云眡以景也○注故書至之臬○釋曰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者今之槷從木執聲之省者也古之槷爲臬法字故尚書康誥云女陳時臬臬法字亦得爲槷柱之字故云假借字也云於其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者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故知八尺之臬臬即表也必八尺者按考靈曜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彼云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云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者即下云爲規識日出日入之景是也引爾雅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者證此臬是在地樹之者也○）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爲其于爲反度待洛反〔疏〕注日出至北正○釋曰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者謂於平地之中央立表訖乃於日出日入之時畫記景之端於日入之時又畫記景以繩測景之兩端則東西正矣云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者謂此經爲規識日出與日入之景者爲景兩端長短難審故爲規規景也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者還是景之兩端耳云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交乃審也者謂於中臬以繩取景之兩端一市則景之遠近定遠近定則東西乃審云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者兩交間正謂兩景端之半度景兩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必中屈之者於夏日至中漏半於臬南向北所度之處於東西景端亦相當故須中屈之也）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朝如字○〔疏〕書參至朝夕○釋曰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故兼言東西也○注日中至北辰○釋曰日中景最短者也者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臨下故最短也云極星謂北辰者當夜半考之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辰時也天下取正焉故謂之北辰極中也以居天之中故謂之北極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匠人至三門○釋曰按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子男已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并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疏備在典命也○注營謂至二子○釋曰云丈尺據高下而言云大小據遠近而說也云天子十二門以通十二子者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即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愼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涂音塗綆方穎反轄胡瞎反〔疏〕注國中至之一○釋曰言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鄭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者計轂在輻內九寸有餘今言輻內有二寸半者不加輿下覆轂者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鄉許亮反○〔疏〕注王宮至涂也○釋曰言王宮所居也者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按祭義注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義與此合按劉向別錄云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矣○）市朝一夫。（方各百步〔疏〕注方各百步○釋曰按司市市有三朝摠於一市之上爲之君市摠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二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注世室至步半○釋曰鄭云此用先王之禮者世室用此經夏法白牡用殷法皆是用先王之禮也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脩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注堂上至七丈○釋曰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東北之室言木東南之室言火西南之室言金西北之室言水五行先起東方故東北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水矣東南之室兼木矣西南之室兼火矣西北之室兼金矣以其中央大室有四堂四角之室皆有堂故知義然也中央之室大一尺者以其在中號爲大室故多一尺也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注南面至各二○釋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后氏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

（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窻○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窻初江反一音怱○【疏】注窻助至八窻○釋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蜃常軫反堊烏路反又烏洛反【疏】注蜃灰至宮室○釋曰地官掌蜃掌供白盛之蜃則此蜃灰出自掌蜃也云以蜃灰堊牆者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即白盛之使壁白也）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塾音孰劉又音育【疏】注門堂至之塾○釋曰鄭云令堂如上制者以上堂不言步故此注亦云令假令如上制南北十四步東西十七步半今云三之二謂三分取二分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分之得八步二步為丈二尺三分之得八尺以六尺為一步添前為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西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為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為一步餘四尺添前為十一步四尺也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者證此經門堂為塾之義也尚書顧命左塾右塾亦此類也）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注兩室至一分○釋曰此室即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鄭不言尺數義可知故略而不言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重直龍反下及注同放方往反復音福笮側白反【疏】注重屋至笮也○釋曰云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者謂對燕寢側室非正故以此為正堂大寢也言放夏周者夏在殷前可得言放其周在殷後亦言放者此非謂殷人放周而為之鄭直據上文夏法下文周法言放猶言約夏周者也雖言放夏周經云堂脩七尋則其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云四阿若今四柱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阿四霤者也云重屋複笮也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屋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復笮亦重承壁材故謂之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度九劉直路反戚待洛反下及注同禹卑如字劉音婢與音餘○【疏】注明堂至同制○釋曰此記人據周作說故其文備於周而略於夏殷是以下文皆據周而說也以夏之世室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周亦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東西廣鄭亦不言東西盖廣或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亦直云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者以其於中聽朔故以政教言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以明堂義大故所合理廣也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者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者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言與者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互言之者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注周文至之內○釋曰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者對殷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云室中舉四壁之內者對宮中是合院之內依爾雅宮猶室室猶宮者是散文宮室通也○）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扃古熒反个古賀反注及下同○【疏】注大扃至一尺○釋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闈門容小扃參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闈音韋劉音暉膷音香○【疏】注廟中至六尺○釋曰云廟中之門曰闈門者爾雅文此即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者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膷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膷鼎據陪鼎三膷臐膮而說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疏】注路門至五寸○釋曰下云應門則此路門以近路寢故特小為之云車乘據輿廣六尺六寸者按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鄭注云車輿也故知此云車亦據輿也云言不容者是兩个乃容之者若容兩个三个四个正應云容乘車之兩个三个四个若四个上復有餘分應云四个然後見其分數多少今直云不容乘車之五个明兩門乃容之猶如上文云中地食者其民可任者二家五人之類也）應門二徹參个。（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注正門至四尺○釋曰云正門謂之應門者爾雅文以其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為應門是以鄭云謂朝門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卿三孤為九卿○【疏】注內路至九卿○釋曰內外據路寢之表裏言之則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故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為廬舍者也云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九嬪職文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云六卿三孤為九卿孤同卿數者以命數同故也按昏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為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為九卿○）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注九分至之屬○釋曰云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者鄭恐九分其國分其地域故云分國之職也云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者欲見分職為九分之意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為三分三公治之三孤則佐三公者也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書傳又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則三公六卿亦有職此亦據夏而言周則未見分為九分也）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浮思並如字本或作罘罳同高一古報反後放此度待洛反下同○【疏】注阿棟至以廣○釋曰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五雉謂高五丈云宮隅之制七雉者七雉亦謂高七丈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也云城隅之制九雉者九雉亦謂高九丈不言城身城身宜七丈云阿棟也者謂門之屋兩下為之其脊高五丈鄭以浮思解隅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按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則門屏有屋覆之與城隅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為雲氣并蟲獸者也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者凡版廣二尺公羊云五版為堵一丈五堵為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皆為丈之義）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廣狹之差也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為環環涂謂環城之道○環如字劉戶串反轘戶關反○【疏】注廣狹至之道○釋曰環涂謂環城之道如環然故謂之環也野涂謂國外謂之野通至二百里內以其下有都之涂三軌言都則三百里大夫家涂亦三軌也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疏】注都四至三丈○釋曰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者則推據大都而言不通小都卿之采地以司裘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則卿不入諸侯中此云都按諸侯而言故不及小都也大都諸侯兼三公直云王子其言略兼有三公可知云城隅高五丈者以上文王門阿五雉今云門阿之制為都城之制城制五雉若據城身則與下諸侯同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云宮隅門阿皆三丈者以下文畿外諸侯尊得申為臺門高五丈此畿內屈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疏】注諸侯至臺門釋曰鄭知諸侯畿以外者上文都據畿內諸侯故知此諸侯據畿以外也引禮器者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按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其天子及公此與城匠人同其侯伯以下與此匠人說異者此匠人云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高五雉亦謂城隅也其城高三雉與侯伯等如是子男豈不如都乎明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

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有此匠人相參以知子男皆爲本耳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二丈而已如是王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惟謂上公耳以此計之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之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巳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天子門阿五雉則宮亦五雉其隅七雉上公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五雉則其宮亦五雉都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三雉則其宮高亦三雉何者天子門阿與宮等明知其餘皆等惟伯子男宮與都等其門阿蓋高於宮當如天子五雉何者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以此觀之天子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雉可知都城據大都而言其小都及家之城都當約中五之一家當小九之一爲差降之數未聞也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疏〕注經亦至三軌○釋曰諸侯直云經涂不言緯涂緯涂亦與天子環涂同可知諸侯及都皆不言環涂野涂文略有可知故鄭增成之也知諸侯環涂五軌野涂三軌者以經涂七軌以下差降爲之故知義然也又知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者此涂皆男子由右女由左車從中央三者各一軌則都之野涂不得降爲一軌是以遂人注云路容三軌適釋此也云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以其野涂不得上於田間川上之路故也

周禮注疏卷四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一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

天子執冒（説文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从玉冒冒亦聲古文省作珇然則周禮冒字本從玉作瑁）

侯用瓚伯用將（釋文將如字劉音陽説文瓚三玉二石也从玉瓚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許氏讀龍爲駹與司農同疑今本埒作將有誤埒亦有雜義故鄭云皆襍名也）

瓚讀爲餈屑之屑龍瓚將（葉鈔釋文讀餈之然反疏云瓚讀餈屑之屑者皆無爲字今本有者衍文龍當作尨司農云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可證）

石方寸重六兩（監本寸誤十六誤大）

不可强記也（浦鏜云記當説字訛）

杼上終葵首（説文玉部珽字下作抒上終葵首○按今説文从手乃从木之誤耳韻書杼从木直呂切抒从手神與切字有定音釋文於此曰直呂反則其字必從木也）

杼綱也（釋文綱也色界反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下取殺殺文同按周禮經作綱注當用殺字下文注中取殺殺文皆不作綱也今此諸本皆作綱蓋淺人據釋文本改之○按綱字説見下弓人）

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閩監毛本北誤此浦鏜云晝誤中）

凡圭玉上寸半（作玉誤岳本玉作琰是也下玉半以上及大璋中璋節牙璋中璋節注同）

鼻寸衡四寸（余本同唐石經諸本鼻作鼻嘉靖本注中鼻鼻錯見監本四誤西）

下有盤徑一尺（浦鏜云盤下脱口）

則大祝用事焉（閩本同監毛本祝誤祀）

執以覜聘用圭璋（浦鏜云當疊聘字）

量自是升斛之名（閩本同監毛本升作斗）

邸謂之柢（釋文柢音帝劉作柾戶古反按邸謂之柢爾雅釋器文劉本作柾字形之訛）

若天地自用黃琮（浦鏜云大誤天）

尺相對爲舜也（惠校本尺作足此誤）

云棗栗十有二列（閩監毛本依經改棗桌非疏用栗字下並同）

磬氏

按樂云磬前長三律（浦鏜云三禮圖作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

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閩本同監毛本已改以）

已下則摩其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耑本或作端按經當用耑字○按依説文則耑爲肇耑字端爲端正字）

矢人

司弓矢職茀當爲殺（漢讀考云當字衍文下殺矢七分注同）

謂箭稾中鐵莖（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釋文亦作稾中毛本作槀○按从禾者是）

明據稱量得訂而言之（惠校本無而此衍）

此上既言鏃矢（閩本同監毛本鏃誤鏃）

故破此茀爲殺也先鄭云（惠校本同此本先誤矢閩監毛本遂作矢移於也上誤甚今訂正）

數不當應（閩監毛本作相應）

頃若少疾（盧文弨曰若疑苦之訛非也）

殺矢七分（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殺作綱云依注爲茀按經當作綱此因注云殺爲茀遂改殺也○按作殺自可不必畫一）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殺作綱蓋據釋文本所改按古經當皆用綱字今本多易爲殺矣釋文云而綱本又作殺注下皆同可證石經考文提要云矢人一官殺矢豐殺鴻殺俱不作綱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殺）

按槀人注（惠校本作稾人○按从禾是也）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唐石經諸本同誤也漢讀考笴作笱注及下凡相笴同云矢幹曰稾曲竹捕魚曰笱蕭豪尤侯合音最近故易字而云笱者古文假借字若如今經作笴本訓矢幹何必易爲稾云古文假借乎）

故書憚或作但（釋文音經能憚音怛都達反注同此本中故書作怛也今本怛皆作但訛當據釋文訂正禮説作古書憚或作怛云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音義引考工記注爲證廣雅怛憚皆訓驚按莊子釋文无怛丁達反怛驚也鄭衆注周禮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據此知司農從故書作怛○按通俗文旁驚曰憚或借憯怛字爲之同音假借耳惠棟禮説不誤若欲因此而改釋文之或作但作或作怛則大謬釋文但字不誤三爲反語皆爲憚字作音憚之音可去可入可平故或云都達或云直旦或云直丹也鄭司農所云憚之以威者左傳昭十三年文賈疏不詳故補説之）

翔迴顧也（浦鏜云迴顧當從集注本作迴旋按集注妄改古注而浦鏜反信之迴顧謂矢行倒回若云迴旋則是矢行盤屈成圈恐無是也）

今人以指夾矢舞衛是也（閩本同余本嘉靖本監毛本舞作儛）

橈搦其幹（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搦作木旁誤釋文搦其女角反亦從手○按説文手部搦按也）

欲生而摶（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摶誤搏注疏及下同）

生謂無瑕蠹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蠹作蠧非疏同）

陶人

甗無底甑（監本甗誤獻余本底誤厎）

觳讀爲斛觳受三斗（漢讀考云讀爲斛當本是或爲斛司農因正之云觳受三豆旅人之文也聘禮有斛謂十斗曰斛也此分別觳斛之解正經觳或爲斛之誤轉寫或誤讀豆字誤斗字）

旊人

（○余本嘉靖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旊誤旅釋文作旊按旊从瓦方聲）

以天地之性（補各本以下有象字此脱）

髻墾薜暴不入市（余本嘉靖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髻薜今訂正葉鈔釋文作髻猊薜暴即暴之訛漢讀考云集韻四覺引周禮髻猊薜暴據釋文也説文本無墾字豸部曰猊齧也凡齧物必用力頓傷）

薜讀爲藥黃蘗之蘗（監本作黃蘗之蘗當據正此及諸本皆誤疏同漢讀考作讀如○按當依説文作檗黃木也俗字加艸頭）

膞讀如車輇之輇（監本膞誤膊）

封膊其側（釋文封本又作樹○按說文封立也與樹異義）

以儗度端其器也（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儗改擬閩本疏同按釋文作儗度○按依說文則擬度字从手僭儗字从人）

梓人爲筍虡（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爲簨本又作筍）

筍讀爲竹筍之筍（漢讀考作讀如）

謂虎豹貔螭（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螭改䝟按釋文亦作螭）

鱗龍蛇之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蛇作虵下同此又誤䖸）

卻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卻誤郤注及疏同）

以胷鳴者（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胷誤胷注中毛本作胷閩監本作育釋文胷鳴本亦作骨又作肙千本作骨賈馬作胃劉本作胷音鹵經義雜記曰說文蠵大龜也以胃鳴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蠵大龜以胃鳴本說文也許叔重學於賈景伯故從賈說作胃沈重云作胷爲得賈疏云不如作胷皆據鄭本也）

或爲筍虡訖（惠校本訖作設此誤今正）

蠙衍入耳（閩監本同毛本依今本爾雅改蠙衍非釋文引爾雅亦作衍從虫者俗字）

云仄行蟹屬者（閩監毛本蟹改蠏非○按說文作蠏）

以其側行故也（惠按本側作仄）

謂之羸屬（監本羸誤贏）

燿讀爲哨（鏞說云馬融廣成頌曰鷙鳥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康成讀從之本其師說也）

頎小也（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頎作頃按釋文作頃小云音傾字一音懇則今本作頎非釋曰云燿讀爲哨頎小也者哨與頎皆是少小之義故云哨頎小也則頃小也上當疊一哨字此脫賈疏本蓋作頎○按頃是頎非也頃同傾言傾側而小也作頎則無義李音懇是李本作頎也頃不得音懇）

宖讀爲紘綖之紘（此讀爲疑當作讀如然禮記月令注亦云閎讀爲紘詳漢讀攷）

故書顅或作牼（說文顅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顅脰按許君所據經字與鄭君同義則與司農合）

牼讀爲爲鬜頭（補各本爲字不重）

云顅長脰貌者（閩監毛本脫云閩本後擠補監本顅誤顧）

先鄭云讀爲鬜頭無髮之鬜者（閩本先上衍○監毛本作牼）

時俗有以無髮爲鬜（惠按本作時世○按說文鬜鬢禿也賈何不引之）

几攫網援簭之類（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余本載音義攫作獲葉鈔釋文閩毛本簭作簭監本作簭皆訛）

必深其爪（監毛本爪誤瓜疏同）

此說鍾虡云之獸（浦鏜云云當衍字）

劉元以爲於義無所取（惠校本元作炫）

當爲頯頯（音壺）讀之（閩本同音壺亦小字分注監毛本改大字雜入疏語中非毛本壺作壺誤釋文頯劉音古本反○按釋文所引劉昌宗古本反古當是苦之譌）

以似爲發（諸本同按以此注改字例言之應云似當爲發此因賈疏有先鄭以似爲發之言而據以易注誤甚以者賈疏目先鄭言之也若謂司農自言以非辭矣○按此語自後鄭目先鄭言之也）

先鄭云以似爲發者（惠校本同誤也閩監本云字空缺知其誤衍而刊落之也至毛本則直作先鄭以似爲發）

以似非直實（按直爲真之誤）

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余本閩監本同釋文頯爾葉鈔本作頯龠唐石經兩穨字皆先作頯後改穨嘉靖本監本上作穨下作頯統言之則此經穨本作頯矣○按穨者正頯者俗字）

其匪色必似不鳴矣（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發鳴此節本云其匪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

梓人爲飲器

勺尊升也（漢讀考作尊斗也云斗與枓同說文枓勺也今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字多作升故易訛）

觶字角旁友（經義雜記作角旁支云舊訛友今改正字林觶音支本此漢讀考作角旁辰云作友蓋誤角旁辰字見說文）

寡聞觚（閩監本同毛本觚作觚經義雜記作觗云舊訛觚依燕禮疏改正）

豆當爲斗（經義雜記云儀禮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此脫觚當爲觶四字○按此不脫各順其文理也）

梓人爲侯

鄉射記文鄉侯五十弓（浦鏜云文當云字訛）

亦與飾侯用皮同也（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飾誤作）

賓射射之所掌是也（浦鏜云人誤之）

讀若齊人擠幹之幹（閩監本擠誤懠）

上个七丈二尺（毛本二誤三疏中監本亦誤）

是幹爲擠骨（閩本同監毛本擠作脊是也）

縜寸焉（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縜于貧反或尤紛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經義雜記曰于貧尤紛兩反皆員聲字作縜侯犬古犬兩反皆肙聲字作絹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疏引此文作絹寸焉然說文云縜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縜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絹爲縜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太反儀禮疏作絹非也）

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監本綱誤網尋誤專）

植則在兩旁邪豎之也（毛本豎誤竪俗字）

下个半上个（閩本同監毛本下个誤箇）

若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余本岳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無閒暇二字按賈疏引注亦無此二字又云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閒暇無事而飲酒則閒暇二字係疏語誤入鄭注本無嘉靖本是也）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說文矢部侯字下偁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按此注云或有也屬猶朝會也許氏蓋以義引之非經本文大戴記投壺作嗟爾不寧侯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詒女曾孫葉鈔本無女字蓋誤脫也注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是經本有女字毋或若女不寧侯故抗而射女此二女目不寧侯也惟若寧侯詒女曾孫諸侯此二女目寧侯也注云若猶女也經意雖各有屬固無妨同言女矣）

廬人

皆約上文車有六等之數（監本車誤章）

句兵欲無彈（唐石經諸本同說文僤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蓋故書作但今書作僤皆從人旁因鄭司農讀僤爲彈丸之彈淺人遂援以改經矣當據說文正之）

句兵椑（監本椑誤裨）

椑讀爲鼓鼙之鼙（漢讀考云當作讀如）

謂若井中蟲蜎之蜎（漢讀考作謂若井中蟲蜎蜎云各本衍一之字按賈疏云井中有蟲蜎蜎蠉蠉然也蓋賈本注作蟲蜎蜎今疏引注語亦有之字）

齊人謂柯斧柄爲椑（漢讀考作齊人謂柯爲椑云今本衍斧柄二字蓋或箋於旁因誤入也）

以戈有胡子（子爲孑之訛）

向外爲磬折人胡（浦鏜云人當入字誤）

校讀爲絞而婉之絞（賈疏引先鄭注此下有絞疾也三字云讀從之取切疾之義疾也蓋切也之誤）

讀如王搢大圭之搢（漢讀考搢皆作晉）

矛去刺圍者（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去作云）

㚇諸牆（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監本㚇誤炙注同釋文㚇諸音救按說文久从後㚇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著牆以觀其橈然則故書本作久字今本作㚇蓋從漢儒傳讀之本耳九經古義云旣夕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㚇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㚇是久爲古文㚇也）

置猶樹也（嘉靖本樹作尌釋文尌也音樹）

匠人建國

置槷以縣（閩監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槷皆作槷當據正注及疏同釋文置槷魚列反注臬同）

從木執聲之省者也（閩監本同毛本執誤埶）

其端則東西正也（岳本則作在）

規之交乃審也（此本及閩本疏中引注作規交乃審也之字蓋涉上衍）

兩端一币（監本币誤巾）

於夏日至中漏半（浦鏜云晝譌中）

日中景最短者也者（當作云日中之景最短者也者脫之字）

匠人營國

是謂轍廣（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謂作爲當據正○按說文無轍當作徹）

左明堂辟雍（閩監毛本雍改廱非）

與天子二朝（浦鏜云三誤二）

堂脩二七（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脩改修下及注疏同）

知用步無正文（此本無字實缺閩監毛本作非誤今據惠校宋本補正）

堂上爲五室（監本堂誤堂不成字）

三四步室方也（浦鏜云集注本方作深是也下方四步亦作深○按集注誤也下文云其方皆三步承此而言）

四角之室皆有堂（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堂誤室）

夏后氏宮室（閩本同監毛本后氏作人畢）

四旁兩夾窻（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窻改窗注及疏同按釋文亦作窻）

若今四柱屋（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宋本嘉靖本柱作注此本疏中亦作四注當據正按漢制考載此作注又引上林賦高廊四注證之）

重屋複笮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釋文亦作複笮此本疏中作復笮閩監本及漢制考同按復古複字賈疏本蓋作復）

云重屋復笮也者（閩本同監毛本復改複下則此復笮同）

重檐重承壁材也（閩本同監毛本壁誤璧下同）

故所合理廣也（盧文弨曰合疑含之誤）

廟門容大扃七个（說文鼎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又金部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與鼎部說同禮謂周禮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設扃鼏注皆云今文扃爲鉉是古文作扃今本作鉉也周禮當亦故書作扃借用戶扃字漢儒讀作鼏爲正字鄭君於二禮皆用古文故與許不同）

廟中之門曰闈（通考闈下有門賈疏引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門音今本脫下門字當據補○按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

謂角浮思也（釋文浮思並如字本或作罘罳同）

鄭以浮思解隅者（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解改釋）

直云王子其言略（浦鏜云王子下當脫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洫況域反）〔疏〕注主通至水道○釋曰古者人耕皆畎上種穀畎遂溝洫之間通水故知通利田間水道此文與下爲目下別爲之耳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甽古犬反隧音遂本又作遂併步頂反畎古犬反與甽同古今字也劉古善反佃音田又音電）〔疏〕耜廣至之遂○釋曰云耜爲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庛庛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爲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甽甽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甽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注古者至有徑○釋曰鄭云古者耜一金者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云兩人併發之者謂共爲一甽謂二人並頭也云今之耜岐頭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脚耜今之猶然也但以牛種用二耜則畎下布種與古異也云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彼雖爲溝洫法一夫則與此同也云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在夫間遂上有徑則同故云亦有徑也按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間故以南畝遂則縱矣此井田云田首倍之爲遂以南畝圖之遂即橫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莇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莇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莇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莇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莇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莇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莇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

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珪絜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仞音刃澮古外反塵直連反莇音助挍音敎數色主反下此數者同別彼列反雨于付反徹與音餘為其于為反下為其為此同埶音藝率音律又音類下同

〔疏〕九夫至之澮○釋曰井田之法畎縱遂横溝縱洫横澮縱自然川横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横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横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横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為自然川也自畎遂溝洫皆廣深等其澮廣二尋深二刃若以孔安國八尺曰刃則澮亦廣深等但度廣以尋度深以刃故別言之若王肅依爾雅四尺曰刃深二刃八尺與廣二尋不類鄭以刃七尺淺於廣二尋二尺者以涂為大故宜淺按二尺與溝洫不得相類也○注此畿至一同○釋曰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小司徒注似井字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横洫縱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此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為貢子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小司徒注不云異於公邑者據遂人成文此兼云公邑者據事賓而說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者一井有九夫據南畝言之則三夫並一屋而三夫相具以出賦稅并相具共治溝以言三屋共一井井間有溝故共治溝也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為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為甸出田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共治洫也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為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據載師職而言按彼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三百里外至畿五百里內言此者欲見三者采地之中有此井田助法又引載師職國廛之下者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為溝洫貢子法與采地井田異云輕近重遠耳者彼注云近者多役故輕稅也滕文公問孟子為國已下至以為常皆孟子對文公之辭自文公又問井田已下至雖周亦助按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為文公問也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並孟子對文公之辭按彼趙岐

注夏禹之世號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助之者或有解者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并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按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為稅百畝為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殷據上地如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也周言百畝而徹則亦有上地有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者明皆有可知以其云貢貢子無助法殷人云助稅并無貢法周人云徹貢助兼有也云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按彼趙岐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貢為莫不善之也孟子本為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益轉寫脫耳文公又問按彼文公使畢戰問孟子孟子對此辭上文公捲問為國之法故對助貢兼有此問并田之法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彼注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周亦用之龍子所謂善於助者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又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夫受田其餘老小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云死徙無出鄉注云死謂葬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勞也出入相友相友偶也周禮大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贏弱也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但鄉遂為溝洫法而云鄉田同井者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為井田故云鄉田同井以其孟子雜說三代故也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云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鄭所引孟子謡井田之法則鄉已下必有圭田及餘夫其文既問在井田之中則二者亦為井田之法故引之也云又曰詩曰至亦助也按彼是上文孟子對滕文公為國之法今退在此者詩是周井田之法故引之在下也云雖周亦助者是周兼夏殷莇貢也云魯哀公論語文按彼注二謂十二而稅但哀公已行十二而稅有若亦知哀公十二故抑之使從十一之正而云盍徹盍何不也徹通也謂十一之通稅哀公憂國有若憂民故也春秋譏宣公欲厚斂棄中央一夫之公田就入家之私田以取之故

譏厚斂也云穀出不過藉者藉即借也借民力所治公田是也云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者論語孟子春秋與詩文義不同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者以世人疑之為錯故鄭以諸文辨之按載師職云從國中園廛二十而一及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皆據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夏之貢法云司馬法者辨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士十人徒二十人並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周之畿內之事而云以司馬法論必論周之畿內用夏之貢法者但彼司馬法必論周之畿內用夏之貢法非鄭虛言但餘儒所不見耳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者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徹是天下之通法亦助法也孟子荅畢戰井田引詩為證亦周之助法故總云助法不稅夫也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者鄭重釋夏貢殷助之事皆取孟子為義也云畿內用貢法者至恤其私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鄉里比間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故不得恤其私故為貢法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取民之所自治況為貢法有何準法故為井田不為貢也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者鄭云近者多役故輕其稅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事以什一為正者謂郊外用助郊內用貢故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此云野九夫而稅一即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即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云九一而助者一井九夫之地四面八家各自治一夫中央一夫八家各治十畝八家治八十畝入公餘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為廬宅井竈葱韭是十外稅一也國內據民住在城中其地即在郊內郊外鄉遂之民為溝洫為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是以宋均注樂緯何休注公羊趙岐孟子皆饒民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鄭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不言饒民者以經云歲取十千校一成之內舉全數而言鄭亦順經從整數而說其實與諸家不殊也云邦國亦異外內者上云畿內畿外據天子總天下大判而言此既引孟子野與國中不同是細而分之邦國亦傚天子異外內也云圭之言珪絜也者謂有珪絜之德也云周謂之士田者即載師士田是也先鄭引春秋者田一成事在哀元年彼夏后相為澆所滅其子少康奔虞思為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據一成之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夫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則一成六百夫定受地有三百家而云有衆一旅五百家者據上地多家亦多也又曰列國一同者事在襄二十五年彼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是也引之者證經成與同之事也貢稅之法古來皆什一故孟子說三代而云其實皆什一是以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云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行頌聲作矣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頃十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孟子又云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率指言先王按典籍萬世可通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若然自古以來貢與助皆不得過什一者也）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疏〕注達猶至從出○釋曰上澮水所入更無注入故云專至於川云識水所從出者據澮水出注入川處諸澮既多當各記水所出之處著其名使人言有所稱謂者也）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壅塞○壅於勇反〔疏〕注通其壅塞○釋曰此言同間有澮澮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又非平地而出必因山間有之又大川不可輒越巡川必當有涂地勢然也言通其壅塞者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防音勤屬讀爲注之樹反理孫音遜注同〔疏〕注溝謂至孫也○釋曰經言凡溝注云謂造溝則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其田間者下云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人所造溝瀆引水者故此鄭引鑿龍門播九河爲證既不得逆地防不理遜水不行當依地防理順行水乃可爲之川也禹鑿龍門播九河事見尚書禹貢）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蛸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梢劉音蕭注蛸一音色交反螵婢遙反〔疏〕注謂不至廣倍○釋曰此溝雖是不墾地之溝與上異亦是非田間者也必使三十里得廣倍者亦謂地勢而爲之使水梢溝故得三十里而廣倍也先鄭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蛸謂水漱齧之溝上云稍其藪亦讀從螵蛸之蛸同是梢齧之義故同讀從之也）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奠音亭折之設反後放此〔疏〕注坎爲至疾焉○釋曰言凡行停水者水去遲似停住止由川直故也是以曲爲因其曲勢則水去疾是以爲磬折以參伍也云坎爲弓輪者說卦文謂坎所以行水如弓輪則水疾故云行水欲紆曲也）欲爲淵。則句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疏〕注大曲至成淵○釋曰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到向上句曲尺則爲迴淒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厥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漱色救反前注同厥許金反淤於據反著直略反液音亦〔疏〕注漱謂至之淫○釋曰先鄭讀淫爲厥者周禮之內云厥者先鄭皆爲淫淫爲陳故此讀淫爲厥先鄭餘處淫厥既爲陳於此不得爲淤泥解之故後鄭不從也是以後鄭以淫液之淫爲義謂以淤泥淫液使厚也）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崇高也方猶等也綱者薄其上○綱色界反劉又色例反注下同去起呂反〔疏〕注崇高至其上○釋曰凡爲堤防言廣與高等者假令堤高丈二尺下基亦廣丈二尺云其綱參分去一者三四十二上宜廣八尺者也）大防外綱。（又薄其上厚其下〔疏〕注又薄至其下○釋曰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綱故云又薄其上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疏〕注程人至防也○釋曰程人功者將欲造溝防先以人數一日之中所作尺數是程人功法式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言深者謂深淺尺數故下云已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傳謂付之）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讀爲已聲之誤也○里音以傳音附〔疏〕注里讀至誤也○釋曰必破里爲已者里則於義無取爲已則於義合故從已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椓之橐橐○格音各椓丁角反橐音託〔疏〕注故書至橐橐○釋曰引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者此大雅緜之篇文也又曰約之格格椓之橐橐者謂斯干美宣王之詩言築室百堵之時有此約椓之事彼注云格格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引之者證索約亦繩縮之事也）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葺七入反劉音集又子入反〔疏〕注各分至爲峻○釋曰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於瓦屋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者按上堂脩二七言之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囷窌倉城。逆牆六分。（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綱囷圜倉穿地曰窌○囷丘貧反窌劉古孝反依字當爲窖作窌假借也〔疏〕注逆猶至曰窌○釋曰地上爲之方曰倉圜曰囷穿地曰窌卻牆六分者六分其高去一以爲綱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綱上惟二尺其囷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殺其窌入地亦爲此綱者雖入地戶宜寬則牢固也）堂涂十有二分。（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當涂謂之陳○令音零甓薄歷反爾雅云瓴甋謂之甓郭璞云今甗甎裓音階〔疏〕注謂階至之陳○釋曰鄭云若今令甓裓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令辟則今之塼也裓則塼道者也云分其督旁之脩者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引爾雅者釋宮文即詩云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涉堂涂引之證陳與此堂涂爲一也）竇其崇三尺。（宮中水道○竇音豆〔疏〕注宮中水道○釋曰言爲竇通水高不得適此按禮記儒行云蓽門圭竇則此竇一也）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疏〕注高厚至相勝○釋曰云高厚以是爲率者高恒兩倍於厚不要厚三尺高九尺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法故云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宣或作寡○宣如字本或作寡皓胡老反本或作顥音同劉作皓古阿反脛户定反〔疏〕注矩法至宣髮○釋曰言車人之事謂車人造車之事此與下爲揔目也云半矩謂之宣者以下文取此宣爲尺度故先定宣之

長短如上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之類也一知所法者人也者以易云巽爲宣髮則人頭名宣又見下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與人帶已下四尺半爲磬折同故知法人也人長八尺已下鄭欲推出宣之長短之數以人長八尺三分之六尺各得二尺其二尺又取尺八三分之各得六寸又以二寸爲三分爲六分三分之各三分寸之二故云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墮故云此者解頭各宜意也云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者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故減半爲人頭之長有此數也云柯欘之木頭取名焉者下云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欘柯皆從宜上取數故云頭取名焉猶言取名於頭也云易曰巽爲宣髮者按說卦云其於人爲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引之者證宣爲頭意也）一宣有半謂之欘。（欘斲木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定○欘張玉郭云斫也句音劬又音俱定丁甯反或如字〔疏〕注欘斲至之定○釋曰一宣有半得長二尺者以一宣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取半添之一尺得五寸三寸每寸三分得九分并前一分爲十分取半得五分三分爲一寸餘二分揔爲六寸二分寸之二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二尺也斫斤即爾雅句一也彼云句欘謂之定故知此欘斲斤柄也）一欘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疏〕注伐木至柯欘○釋曰知長三尺者以其欘長二尺云一欘有半故知三尺引詩者伐柯詩之文也先鄭引蒼頡者蒼頡造文字有篇名蒼頡云柯欘並是柄也）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俛音免〔疏〕注人帶至三尺○釋曰此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以上有宣及欘柯之長短故因解之立磬折淺深也又下文造耒亦以磬折之故云之也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據紳帶以下而言也引玉藻者按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鄭注云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居二分明帶上有一分上三尺半是帶下有四尺半可知也）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耕耒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耒力對反劉音誄或良水反庛音刺七賜反李又似斯反顙疵似斯反〔疏〕車人至二寸○釋曰此車人既爲車因使爲耒之田器也庛者耒之面但耒狀若今之曲杴柄也面長尺有一寸云中直者謂手執處爲句故謂庛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也句者謂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也○注鄭司至接耜○釋曰先鄭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者俗人謂顙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云謂耒下岐者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耒下岐據漢法而言其實古者耜不岐頭是以後鄭上注亦云今之耜岐頭明古者耜無岐頭也玄謂疵讀爲棘刺之刺者以其入地故讀從刺也云刺耒下前曲接耜者耜謂耒頭金故云下前曲接耜者也）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緣如字沈悅

（戰反中如字又丁仲反應應對之應〔疏〕自其至中也○釋曰云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據庛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據庛面至句下望直量之故云以弦其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者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步相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應一步之尺數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者在野度以步以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以代步以量地也云耜異材不在數中者未知耜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推如字李湯雷反〔疏〕堅地至中地○釋曰此直庛及句庛皆不六尺之度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之度故鄭云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者謂弦六尺則餘句直者不合六尺可知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疏〕車人至之首○釋曰此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柯長短及刃之大小也○注首六至爲度○釋曰云謂今剛關頭斧者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即今亦然故舉漢法爲說也）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轂徑尺五寸〔疏〕注大車至五寸釋曰鄭知此是大車者此論轂輻牙下柏車別論轂輻牙又柏車轂長以行山此車轂短以行澤故知此是大車平地載任者也鄭知徑尺五寸者以其圍一柯有半四尺半圍三徑一故知徑一尺五寸也）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爲摶杜子春云當爲博○摶徒九反）渠三柯者三。（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牙五嫁反李五家反下同本或作迓〔疏〕注渠二至謂牙○釋曰云渠二丈七尺者按上輻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則九尺倚有轂空壺中於二丈七尺不合者通計轂而言其實輻無一柯有半也云所謂牙者謂下文云牙圍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大音泰又莬餓反下同〔疏〕行澤至則安○釋曰此摠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山行各有所宜也○注澤泥至大動○釋曰此釋長轂安短轂危之事）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反輮謂輪輮反其木裏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輮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黏人九反劉音柔仄音側易以豉反需者人充反爲泥于僞反下同〔疏〕行澤至則完○釋曰此經言車牙所宜外內堅濡之事○注故書至堅刃○釋曰此注後鄭增成先鄭之義言仄柔者堅者在外柔者在內以其取堅刃相成故也）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輪高輪轂也牙圍尺五寸〔疏〕注輪高至五寸○釋曰輪崇九尺六尺得一尺三尺得五寸故尺五寸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疏〕柏車至牙圍○釋曰此柏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欲取安故也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者兩輻相對六尺渠圍二柯者三圍丈八尺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注柏車至二寸○釋曰柏車山車對大車爲平地之車也牙圍尺二寸者以其輪崇六尺五分取一五尺取一尺一尺取二寸故尺二寸也）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箄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連箱服讀爲負○綆方潁反牝步忍反又扶死反李扶細反服音負詩音如字箄薄歷反較音角〔疏〕注大車至爲負○釋曰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者以其上文云轂長半柯不言車名故云轂長半柯者也云綆輪箄者謂輪之四面外一寸則安言牝服者謂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輢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是以先鄭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以衆輢所依負然也）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注鄭司至七尺○釋曰先鄭云羊車謂車羊門也者其言無所當故後鄭易之也後鄭云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雖舉當時漢法以曉人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疏〕注較六至半寸○釋曰鄭云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知者以大車輪崇九尺綆一寸此柏車輪崇六尺三分減一明柏車輪崇六尺三分減一其綆亦宜三分減一三分寸之二即大半寸也）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轅端厭牛領者○鬲沈於革反劉音隔厭於甲反〔疏〕凡爲至六尺○釋曰云凡爲轅者言凡語廣則柏車大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六尺三之爲轅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爲轅二丈七尺但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爲轅也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疏〕注取幹至未聞○釋曰鄭知取幹以冬者見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二時俱得斬但冬時尤善故月令仲冬云日短至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時是知冬善於夏故指冬而言也云取角以秋者下云秋殺者厚故知用秋也絲漆以夏者夏時絲孰夏漆尤良故知也筋膠未聞必知六材據此六者皆依下文而說也）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聚似主反〔疏〕六材至和之○釋曰爲弓須此六材故云聚巧者即此弓人之工者也和之謂春液角夏治筋之類也）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注六材至而足○釋曰此一經主論六材在弓各有所用六材相得乃可爲足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鄭司農云檍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杻檍又曰檿桑山桑國語曰檿弧箕箙○檍於力反一音意劉又烏克反檿烏簟反杻女丑反箙音服○〔疏〕凡取至爲下○釋曰此經說弓幹善惡者也○注鄭司至箕箙○釋曰引國語者彼爲幽王寵褒姒以至亡國故彼云檿弧箕箙實亡周國也）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相息亮反下同鄉許亮反遠于万反下遠於同近附近之近○〔疏〕注陽猶至者奴○釋曰此經說相幹善惡之法）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射食亦反下同〔疏〕注鄭司至力多○釋曰此說弓力多少之事凡析幹射遠者用埶者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庾之類云射深者用直者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也此注後鄭增成先鄭之義先鄭惟見隨木形埶而用之後鄭則論厚薄力多少之法也二鄭相兼乃具）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菑側冀反又側其反沈子輿反劉音厠栗音列李又如字迆羊氏反不菑側其反畬音餘鋸音據副普逼反析星歷反倚於綺反移羊氏反下同邪似嗟反繻音需○〔疏〕注鄭司至之裂○釋曰但菑栗皆謂以鋸副析弓幹之時不邪迆失理之則弓後不發傷也先鄭云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者禮記坊記云不菑畬此菑即耕故爾雅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取彼菑義也云栗讀爲榛栗之栗者詩云樹之榛栗者亦取破義也[illegible]賦云倚移從風[illegible]按元年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云義亦與先鄭大同皆取破義但從裂繻之裂勝從栗以其栗是栗栗堅硬之意於破義爲疏故從裂也）凡相角。秋稠者厚。春稠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縳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稠色界反劉色例反下同紾劉徒展反許慎尙展反又徒展反與注抮縳之抮同角絞縳之意昔七各反下同抮縳並）

（與紾同縛又徒轉反䊷才苦反又七奴反錯七各反李云鄭且若反）〔疏〕（注鄭司至之錯○釋曰上文已言幹訖至此更宜相角但以秋對春以稱對老而言之秋䊷者厚謂角厚肉少春䊷者薄謂角薄肉多稱生之角直而澤謂角直而潤澤老牛之角紾而錯者紾謂理麤錯然不潤澤也先鄭云紾讀爲抮縛之抮者未知讀從何文蓋從俗讀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者讀從詩獻酬交錯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者讀從復卦爻辭）疢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疏〕（注牛有至裏傷○釋曰以疢疾爲久病故云牛有久病險傷也中即裏謂角裏傷也）瘠牛之角無澤。（少潤氣○瘠在亦反）〔疏〕（瘠牛之角無澤○釋曰上云疢疾謂久病即此云瘠者惟瘦瘠非病角則無潤澤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疏〕（注豐大也○釋曰凡牛角善者按下注云本白中青末豐）夫角之末。蹙於剒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蹙近也休讀爲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埶○夫音扶下皆同蹙於子六反注同李又音促又且六反剒乃老反李又作腦休音煦下同煦況付反劉音休下同）〔疏〕（注蹙近至則埶○釋曰此說角之埶也言角之本近於剒得和煦之氣於剒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埶也然可以爲弓夫角色白者則埶之徵驗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畏烏回反下同）〔疏〕（注故書至之隈○釋曰此說角之堅也子春從故書威後鄭不從而爲隈者威謂威儀不得爲曲中故從隈爲曲隈之義按僖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秦人過析隈鄭以爲入隈）夫角之末。遠於剒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剒氣及煦之○脃七歲反）〔疏〕（注末之至煦之○釋曰此說角欲豐末之意云角之末遠於剒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則末不豐者脃末豐則柔柔則不脃可知故鄭云末之大者剒氣及煦之）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摶圜也廉瑕嚴利也○摶徒丸反）〔疏〕（角長至摶廉○釋曰上已相幹角次及相膠此云欲朱色按下鹿膠青白已下惟牛膠火赤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爲善矣紾而摶廉者謂有紾理而摶圜又廉瑕嚴利○注摶圜至利也○釋曰膠之性段段皆摶圜也廉瑕二者俱是嚴利之狀）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疏〕（注皆謂至如餌○釋曰云煮用其皮或用角者經惟鹿用皮亦用角今人鹿猶用角自餘皆用皮云餌色如餌者時有餌之色故從之也）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樴）

（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玄謂樴脂膏膱敗之膱膱亦黏也○昵女乙反又音職樴音職䵒女乙反爾雅云膠也劉沈並音刃膱音職呂沈云膏敗也）〔疏〕（注鄭司至黏也○釋曰子春云不義不昵者按隱元年鄭大叔段爲不義莊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彼不昵爲不親兄則昵爲親近不相捨離後鄭以爲還從古書樴音故轉爲脂膏敗膱之膱若今人頭髮有脂膏者則謂之膱膱亦黏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剽芳妙反戚芳略反或扶名反後同撊下板反或胡簡反陴婢支反劉蒲佳反又房卑反）〔疏〕（凡相至其獸○釋曰上已相角膠次及相筋言此筋之獸剽疾爲弓亦剽疾故云豈異於其獸也○注剽疾至條也○釋曰先鄭云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者讀從左氏傳也義無所取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竹簡一片爲一札此筋條亦有簡別故讀從之也）筋欲敝之敝。（鄭司農云嚌之當孰○敝婢世反徐扶哲反嚌才略反）〔疏〕（注鄭司至當孰○釋曰筋之椎打嚌齧欲得勞敝故云嚌之當孰也）漆欲測。（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玄謂惻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隱本或作憶同度徒洛反）〔疏〕（漆欲測○釋曰先鄭云測讀爲惻隱之惻此惻隱爲痛切義非漆之善狀故後鄭以爲測度之測測清也從水義取漆爲良也）絲欲沈。（如在水中時色）〔疏〕（注如在水中時色○釋曰言絲欲沈則據乾燥時色還如在水凍之色故云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全無瑕病良善也）〔疏〕（注全無至善也釋曰全無瑕病者幹角膠筋漆絲六材皆令善而無瑕病然後爲善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絲漆鄭司農云液讀爲醳○液音亦下同醳音亦劉沈音釋下同）〔疏〕（注三材至爲醳○釋曰凡治弓材各於其時言秋合三材膠漆絲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鄭知三材是膠漆絲者以經既言幹角及筋六材之中惟少膠漆絲故知三材謂此也先鄭液讀爲醳者醳是醳酒之醳亦是漬液之義故讀從之也）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奠讀爲定下同檠音景）〔疏〕（注奠讀至來體○釋曰檠謂弓檠至寒膠堅而牢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則六弓往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灂。（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灂子召反復扶又反○）〔疏〕（注大寒至內之○釋曰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盛之時故以大寒解冰也云下於檠中復內之者謂復加上寒奠體內之於檠中相似但上內爲定體而內此爲析灂而內之所爲有異故別言也）冬析幹則易。（理滑致○易以豉反致直致反下言致同）〔疏〕（冬析幹則易○釋曰自此已下重釋上文各以其時之意）春液角則合。（合讀爲洽）夏治筋則不煩。（煩亂）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密也）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移也）〔疏〕（注流猶移也○釋曰體既定則後用時雖張不流移謂不失往來之體也）冰析灂則審環。（審猶定也）〔疏〕（注審

猶定也○釋曰納之檠中析其漆灂其漆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故冰析之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朞歲乃可用○被皮寄反）〔疏〕（注朞歲乃可用○釋曰通春被弦則二年之事而云一年者據冰析灂已前爲一年春被弦是用時不數也）析幹必倫。（順其理也）析角無邪。（亦正之○邪似嗟反）斲目必荼。（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荼音舒下同○）〔疏〕（注鄭司至節目○釋曰按禮記學記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是斲目必徐之義也）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脩猶久也）〔疏〕（斲目至受病○釋曰筋代之受病者以筋在弓皆以幹爲力必須筋幹相得今弓幹有節目用力不得其所則幹不用力故筋代幹受病以其偏用力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摩猶隱也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爲筋幨讀爲車幨之幨玄謂幨絕起也○幨昌廉反注同○）〔疏〕（注摩猶至起也○釋曰此還重釋筋幹不得所之意先鄭讀幨爲車幨之幨者衛詩云漸車帷裳昏禮亦云婦車亦如之有裧故讀從之後鄭云幨絕起也者由絕起則廉幨然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重醳治之使相稱○重直龍反稱尺證反下各稱同）〔疏〕（注重醳治之相稱○釋曰或三液再液不等者角須三液幹須再液乃得相稱）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帤女居反需人兗反下注罷需同襦劉音須沈音襦本亦作襦絮本亦作帤周易作袽皆女居反裨符支反又音卑）〔疏〕（注需謂至中裨○釋曰需謂不充滿者需襦不進故爲不充滿謂弓中裨者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也）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疏〕（注厚猶至適也釋曰多其液者謂角幹其裨須節適厚薄得所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帤侔猶均也○數音朔侔莫侯反或亡又反繳不音灼）〔疏〕（注不皆至均也○釋曰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云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疏數必侔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疏〕（斲摯至必均○釋曰斲幹厚薄必調均爲之施膠亦均不得偏厚也自此以下說弓之隈裏施膠之事云摩其角謂幹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幹不均則角蹴折也○挫子臥反蹴子六反）〔疏〕（注幹不至折也○釋曰此總釋經角代之受病及角之所由挫二事者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隈烏回反）〔疏〕（注當弓至居簫○釋曰云長短各稱其幹復云短者居簫簫謂兩頭則長者自然在隈內可知）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鄭司農云恒讀爲裻）

（絙之絙玄謂恒讀爲揯揯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攣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恒古鄧反又如字下同校古卯反注及下同㚇音督絙古鄧反或古登反沈又居肯反揯古鄧反〔疏〕注鄭司至不疾釋曰竟角而短謂施角竟滿兩畔而上下短於隈者也云是謂逆橈者被弦引之時以角寬而短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故云引之則縱也釋之則不校者角所以放矢今角不用力故釋放之不校疾也）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鞁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於鞁矣弓有鞁者爲發弦時備頻傷詩云竹鞁緄縢○辟如音譬下注變辟同或房赤反紲息列反弓鞁也鞁音祕又補結反爲于僞反緄古本反劉古魂反縢本又作縢徒登反〔疏〕注達謂至緄縢○釋曰先鄭上讀爲發緪之緪者從俗也此弓非直兩畔角滿讀之爲揯角而角又上下長於淵幹如達於簫頭若然則譬如終紲紲謂弓鞁謂弓在鞁中然非弓之利引詩云竹鞁緄縢者緄繩縢繫約之也以竹爲鞁發弦時裨於弓之背上又繩橫繫之使相著鞁與弓爲力備頓傷也）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鄭司農云茭讀爲激發之激茭謂弓檠也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玄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骹之骹茭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茭司農古歷反鄭戶卯反解戶賣反注同茭讀音交下茭亦同激古歷反擊烏喚反骹戶卯反臂如字下文同本或作辟一音房赤反〔疏〕今夫至故校○釋曰記人別起義端故言今夫言茭解中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云有變者即異也謂弓簫與臂用力異異者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既用力異故絞絞謂矢去疾也○注鄭司至疾也○釋曰先鄭讀茭爲激發之激者當時有激發之語故從俗讀之云茭謂弓檠也者此據用時輒言弓檠於義不合後鄭不從之云絞讀爲絞而婉之絞者按昭元年左氏傳虢之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故讀從之此後鄭增成其義玄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骹之骹者時齊人有名手足節擊間爲茭取弓隈與簫角相接名茭也）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挺勑頂反注同或徒冷反柎方輔反下同湖音胡漂匹妙反絮相預反〔疏〕注挺直至之漂○釋曰直臂中正謂弓把處有柎焉者謂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爲力故剽疾也先鄭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者時有此語從俗讀之）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譬言引字之誤○引音譬重直用反）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撟居兆反劉枯老反沈古了反燂音潛又音尋或大含反鬻章呂反〔疏〕撟幹至不動○釋曰此一經明料理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苟愉也濕猶生也○愉吐侯反或吐豆反〔疏〕苟有至良矣○釋曰此經說弓幹須外內皆善不得外善內惡者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畏烏回反敝讀爲蔽必世反劉又傅墆反宛於阮反應應對之應注下皆同罷音皮〔疏〕凡爲至已應○釋曰方其峻謂簫宜方爲之而高其柎柎把中高對方則此高者謂爲柎骨宜高爲之長其隈謂柎之上下宜長爲之而薄其敝敝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宜薄爲之有此四善故引之無休止而應弦故云宛之無已應謂常用而不就弦也）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弦則柎將動○卑劉音婢〔疏〕注末猶至將動○釋曰言下柎者謂把骨大下爲之由弓隈下短故簫應弦則將動發也）爲柎而發。必動於䋈。（䋈接中○䋈色界反劉色例反注下同〔疏〕注䋈接中○釋曰此重釋上文末應將興若如上爲簫而發動則接中亦動也）弓而羽䋈。末應將發。（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羽音戶〔疏〕注羽讀至將發○釋曰破羽爲扈者羽於弓義無所取故破從扈也必知此有緩義者以其上文云必動於䋈故知此云羽䋈者當從緩䋈）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也○易以豉反下同〔疏〕注無難易也○釋曰弓有六材惟以幹爲強者以其幹外五材當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強張如流水者以幹得所以制五材故張如流水無難易無難易則強弱得所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注體謂至二尺○釋曰云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者此亦謂內之檠中則往來體定體定然後防之防之者鄭云深淺所止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張之得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云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者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堂讀如牚距之牚車牚之牚○堂直庚反或之亮反又詩尙反注同沈云或音堂非辟劉必亦反衆家皆匹亦反〔疏〕注負弦至之牚○釋曰云維角堂之堂正也謂置角於隈中既正云欲宛而無負弦者引之弓體不辟戾故也云引之如環者亦由無負弦故也云釋之無失體如環者謂放矢後無失體得如環然先鄭云堂讀如牚距之牚牚距取其正也車牚之牚謂車輢之木亦取正也）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勝音升下注同被皮寄反擐戶串反劉郭大反〔疏〕注有三至負也○釋曰云有三讀爲又參者以經上文已云參均此云三均故宜破三爲參也上已二文參均此文加一參均當云又參均故破有爲又也云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言謂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即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據幹角筋三者具捴稱物三石得三尺若據初空幹時稱物一石亦三尺更加角稱物二石亦三尺又被筋稱物三石亦三尺鄭又云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即三石力弓也必知弓力三石者當弛其弦以繩緩擐之者謂不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簫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先鄭從古書爲稱者欲以不稱爲不參均後鄭不從者此勝即彼負此不勝即彼不負故爲不勝解之）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侔本又作牟亦作桙同莫侯反侔等也鋝色劣反又音劣邸丁禮反或丁計反斞羊主反鍰音環又于卷反〔疏〕注權平至未聞○釋曰此說上九和之弓輕重相參不可妄爲加減之事云鋝鍰也者尙書云其罰百鍰之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邸斞之輕重未聞經既無文故云未聞也）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長則句少也○合如字一音閤下同〔疏〕注材長則句少也○釋曰此據角弓形不張而言按下文及司弓矢六弓爲三等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當此天子弓合九成規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當此諸侯弓合七成規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當此大夫之弓合五成規於彼六弓已盡此別云士合三成規則六弓之外弊惡之弓按大射與鄉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侯又同用夾庾無士用合三成規之弓者於此言之者六弓通弊弓有四等故弊弓暫記士而言其實士不用合三成規之弓也材良則句少據王弧及唐大已上而言也）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弓長至服之○釋曰此以弓有長短三等人亦有長短三等而言取其弓與人相稱之事此上士中士下士以長者爲上士次者爲中士短者爲下士皆非命士者故鄭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之情性〔疏〕注又隨至情性○釋曰上文據人形爲弓此據人性故鄭云又隨其人之情性也此亦與下文爲目下別以躬與志相配而言也躬即身也志慮據在心血氣據言與舉動也）豐肉而短寬緩

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茶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爲舒○內如字劉而樹反埶音勢）〔疏〕（注言損至爲舒○釋曰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庾弱者爲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恒矢安矢據殺矢者也言損贏濟不足者言豐內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爲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埶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濟之）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中丁仲反注及下同數音朔同）〔疏〕（注故書至能深釋曰上文以安危損益即於射事爲可此三安而無損益故不可）

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原愨也三疾不能愨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愿音願一音元愨苦角反）〔疏〕（注愿愨至過去○釋曰此三危亦無損弓故亦不可也云三疾不能愨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去者危弓危矢謂夾庾恒矢之等皆射遠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長過去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埶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埶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夾古洽反劉古協反臾音庾射食亦反注下除繳射大射小射用射外皆同獲相檗反繳射諸若反）〔疏〕（注射遠至爲與○釋曰六弓兩兩相將下文王弓不言弧弓唐弓不言大弓故言之屬今此夾庾并言亦云之屬者夾庾雖並言以夾庾其類非一故亦云之屬也云射遠者用埶者謂審曲曲埶夾庾反張多隨曲埶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則近亦不深故射近侯用之故鄭云侯非必遠顧埶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者謂弓射遠以其材弱縱射近亦不深故近侯矢但不落也云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者按大射云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君則釋獲衆則否大夫士矢落侯不獲故不得用是唐大之等也云弋繳射也者按司弓矢職云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豻侯鳥獸則射侯與弋也按彼注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如是君用王弧射大侯大夫用唐大射參侯士用夾庾射豻侯若然此大夫與士同用夾庾射近侯者據天子之臣多則三公王子爲諸侯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同射豻侯也若然射七十步侯用唐大其遠中侯亦不落也）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椹張林反梱苦本反）〔疏〕（注射深至則否○釋曰言王弓之屬則之屬中弧弓及王弧之輩類也云利射革與質此即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亦一也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不言者舉射革與質有上文弱弓射近可參故不言可知也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中謂中侯離猶過也麗也維謂侯射與左右舌一幅兩相反角亦以綱維持之而繫於柱綱謂左右舌上畔下畔以一大綱繩各繫於其柱上以持侯其綱皆出布幅一尋謂之爲綱揚觸梱復者矢高揚而過侯彼注云揚觸者謂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如此五者君則釋獲其餘則否則臣不得獲惟中乃可釋獲）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疏〕（注射深至大弓○釋曰唐弓之外仍有大弓故云之屬也按司弓矢職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不言者亦各舉一邊而言兼有彼事可知言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者則王弧之弓亦射深用直唐大合七成規則王弧之弓射深可知引春秋者定八年公羊傳文彼以陽虎爲盜竊寶玉大弓彼公羊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引之者證大弓同也）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兩邊無也角無灂謂隈裏）〔疏〕（大和至無灂○釋曰大和謂九和之弓以其六材俱善尤良故無漆灂也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灂而疏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次角無灂謂隈裏無灂蕭與及背有之）

合灂若背手文。（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背補內反注同）〔疏〕（注弓表至文理○釋曰言合灂者謂弓表裏灂漆相合之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應）

角環灂。牛筋蕡灂。麇筋斥蠖灂。（蕡枲實也斥蠖屈蟲也○瑑如字又戶串反蕡扶文反注同斥音尺蠖杻縛反又於郭反枲絲子反）〔疏〕（注蕡枲至蟲也○釋曰此說弓表及弓裏灂故也角環灂謂隈裏灂文如環然牛筋蕡灂者此說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麋其灂文如斥蠖文云蕡枲實者枲乃牡麻無實而云蕡枲實舉其類爾若簞笥然也斥蠖屈蟲者易云斥蠖之屈以求信是也）

和弓轂摩。（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上時掌反）〔疏〕（注和猶至下一○釋曰引大射云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者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塵乃授與君大射雖不言調亦調可知也）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覆芳服反下皆同句劉力具反沈音鉤善本或作譱音善下同）〔疏〕（注句於至能遠○釋曰此以下論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特言之若三者全善則爲尤良若一善者爲敝二善者爲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謂若餘幹筋不善直角善可以爲句弓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者謂不入上三文所用之內言矢雖疾不能遠者上云射遠用埶埶是弱弓而射遠但此句弓爲弱於彼雖疾不能射遠也）

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疏〕（注射侯至而遠釋曰此祭夾弓此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射侯之弓則上夾庾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上句弓疾而不遠不及侯者也）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注射深至又深○釋曰此弓三善者也按上文唐大射深則王弧三善亦射深可知舉中以見上者也）

周禮注疏卷四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四十二

匠人爲溝洫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說文𡿨部引周禮作枱廣五寸二枱爲耦）

廣尺深尺謂之甽（說文𡿨部引周禮作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又云甽古文𡿨从田从巜今周禮作甽爲古文許所引作𡿨爲今書也鄭從古文作甽今本作甽訛倍𡿨謂之遂亦以義言之非本經○按段玉裁曰今說文古文𡿨當作籀文𡿨𡿨者古文也甽者籀文也畎者小篆也𡿨巜皆古文）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之隧音遂本又作遂○按隧俗字遂正字）

甽上曰伐（漢讀考上作土云各本譌）

云二耜爲耦者（監毛本耦誤偶）

今之猶然也（惠挍本無之漢制考同此衍）

異於鄉遂及公邑（閩監本鄉誤卿）

殷人七十而莇（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莇改助非下並同閩本莇助錯見釋文莇音助）

莫不善於貢（疏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

年饑用不足（余本饑作飢）

邦國用殷之莇法（監本莇改助下同困學紀聞引此句莇作助）

稅民無藝（釋文作蓺也音藝今本蓺改藝脫也非）

此井田則一同唯一澮（惠挍本閩本同監毛本此誤爲）

子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浦鏜云子當止字誤）

爲溝洫貢子法與采地井田異（浦鏜云子當之字誤）

龍子所謂善於助者也（盧文弨曰孟子注作莫善於助此脫莫）

士田故謂之圭田（盧文弨曰孟子注作上田）

田業多少有上中下（盧文弨曰孟子注作田萊此誤）

徙謂變土易居（惠挍本變作爰盧文弨曰元本孟子注作爰土孟康注漢書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爰亦訓易今本孟子注作受訛）

相友偶也（盧文弨曰孟子注偶作耦○按耦者本字偶者假借字）

以爲廬宅園圃（盧文弨曰孟子注作園圃）

是周兼夏殷莇貢也（閩本莇改助監毛本作貢助）

通其事以什一爲正者（閩監毛本事作率此誤）

趙岐孟子皆饒民（此句文有脫落○按當云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皆同饒民之說）

凡爲田頃十畝半（閩本同誤也監毛本作一頃十二畝半是也）

率指言先王按典籍萬世可通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惠挍本作章指言先王按典禮萬世可遵遵與尊韻此誤○按此章指在白圭欲二十取一章今本作先王典禮萬世可遵）

通其壅塞（釋文通壅於勇反此衍其雍改壅非）

非謂廣深四尺其田間者（惠挍本其作在此誤）

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諸本同釋文出螵蛸二字疏云上稍其藪亦讀從螵蛸之蛸蓋此處無桑字漢讀考作讀如）

蛸謂水漱齧之溝（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蛸作梢按此本及閩本疏中引注亦作蛸賈云上梢其藪亦讀從螵蛸之蛸同是梢齧之義漢讀考作梢溝謂前云梢除也此云梢水漱齧義略同有溝字於文理乃合）

奠讀爲停（余本停刊去亻旁是也說文有亭無停）

凡溝必因水埶（監本埶誤勢）

善防者水淫之（唐石經諸本同余本淫作滛注同非也）

注漱謂至之淫（閩本同監毛本謂作猶是也）

里讀爲已聲之誤也（戴震考工記圖里作如字讀）

言版橈也（浦鏜云言疑則字誤非也）

逆猶卻也（余本卻作郤當據正下同）

謂若今令甓祴也（余本閩本同監毛本祴作裓釋文作甓祴嘉靖本作辟祴按漢制考引此注及釋文作令甓祴引疏作令辟祴是賈本作辟也古甓字多作辟今金石猶有存者與嘉靖本正合）

祴則塼道者也（漢制考無者此衍）

車人之事

人長八尺而大節三（此本監本八誤人今訂正）

頭髮皓落曰宣（葉鈔釋文作皓落云本或作顥音同劉作皓○按顥是正字說文曰顥白皃南山四顥白首人也）

易巽爲寡髮（此本寡字剜改疏中標起訖及引注及兩引說卦四處寡字同當皆本作宣髮余本嘉靖本監毛本作宣髮是也惟閩本承此剜改之誤作寡髮疏中四處同今正）

與人帶已下四尺半（閩本毛本已改以）

欘斲木柄（余本閩監本同誤也嘉靖本毛本木作斤當據正賈疏引注作斲斤惠挍本斲作斵疏同○按木字是此物名斲木亦名斫木說文曰斤斫木也此斲木爲句柄字連下讀不連上讀）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瑤田通藝錄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持此以度他物凡倨句之應乎一矩有半者皆以磬折名之故韗人爲皐鼓曰倨句磬折車人內耒之庇亦曰倨句磬折而轉寫是記者乃順上文讀之遂訛矩爲柯）

故因解之立磬折淺深也（惠挍本解作人盧文弨曰疑當作解人）

亦以磬折之故云之也（故疑當作度）

車人爲耒

庇讀爲其顙有疵之疵（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下二庇字皆作疵疏中同當據正釋文顙疵似斯反漢讀考作讀如顙疵之疵按作讀如爲是○按此用孟子之其顙有泚也鄭所見孟子蓋作玼玼或用爲疵字故轉寫作疵）

若今之曲杴柄也（閩監毛本杴誤杦○按杴字是廣韻曰杴鍫屬古作㮇或作欣語輸切今正）

車人爲車

以其一爲之首（余本之誤一）

此車人謂造車之事（浦鏜云謂疑爲）

此論載輻牙（宋本載作轂）

故書搏或爲摶（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摶誤搏釋文或作摶徒丸反則是从專聲也）

所謂牙（釋文牙本或作迓）

需者在外（釋文耎者人兗反漢讀考據釋文作耎按疏云此經言車牙所宜外內堅濡之事是賈本作需訓爲濡○按賈亦用濡爲耎字）

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毛本同是也閩監本壺作壼誤）

弓人

鄭知取榦以冬者（閩監毛本榦作幹）

檍讀爲億万之億（諸本万作萬漢讀考讀爲作讀如）

近根者奴（監本奴誤妙疏中標起訖不誤）

則弓不發（唐石經諸本同惠士奇云發當爲撥戰國策弓撥矢句）

元謂栗讀爲裂繻之裂（九經古義云毛詩東山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秋網者厚（○按籒文殺字作殺叉卽殳字轉寫譌舛乃成閃字籒文殺字見說文殳部中籒文役字作伇亦其證也）

紾讀爲抮縳之抮（余本岳本監本同嘉靖本閩毛本縳作縛釋文縳徒轉反）

謂牛角捔理錯也（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捔作觕當據正釋文觕理才苦反又七奴反○按說文無觕字而古書多用之蓋說文角部作𧢲角長也从角爿聲士角切引申用爲粗糙字而轉寫者譌其體从牛旁）

即此云瘠者惟瘦瘠（浦鏜云即疑則字誤）

蹙於刲而休於氣（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蹙作慼余本蹙音義同釋文刲乃老反本又作腦○按依說文當作𡿺）

然可以爲弓（浦鏜云然下疑脫後）

故書畏作威（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畏下有或字此脫當據補）

元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按此讀如當作讀爲儀禮大射儀以袂順左右隈注云隈弓淵也鄭據此故讀爲隈下文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云當弓之隈也因於此易爲隈字故下注竟作隈也）

謂膠善戾（漢讀考云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

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此當經文作凡樴之類注作故書樴或作昵杜子春云昵讀爲不義不昵之昵蓋鄭本經文從今書作樴杜則從故書作昵今本經文作昵杜鄭兩家注又俱以樴爲正轉改之失顯然）

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葉鈔釋文撊作橺○按从木者非）

還如在水凍之色（浦鏜云凍當涑字誤○按浦此語是也）

斲目必荼（唐石經斲作斵下並同）

注重醳治之相稱（閩本同監本之下剜擠使字毛本排入）

薄其帤則需（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則需人兗反下注罷需同漢讀考據此需作耎）

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漢讀考作衣絮之絮云此讀爲乃讀如之誤）

帤謂弓中裨（葉鈔釋文裨作陴）

需穤不進（浦鏜云穤疑懦字誤）

不皆約纆之徽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帤侔猶均也（漢讀考云此注脫誤疑當云皆約纆徽之不相次也不皆約則弓帤侔侔猶均也○按不相次是釋皆字侔是釋不皆皆者有堆垛）

（之迹不皆者無堆垛之迹也）

云摩其角謂幹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盧文弨曰此疏釋下經當在下節疏之首）

是謂逆橈（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橈作撓監毛本注中亦作撓古從木之字往往訛變作手旁）

元謂恒讀爲揯揯竟也（釋文及諸本皆作揯從手漢讀考云𣙗訓竟見說文木部詩亙之秬秠字作亙方言緪竟也字作緪古同音通用）

竟其角而短于淵幹（按于當作於下注云長於淵幹作於可證）

譬如終紲（閩監本同唐石經嘉靖本譬作辟余本毛本作辟按釋文作辟如云音譬下注變辟同或房赤反然則不當作譬矣）

紲弓䩛（諸本同釋文䩛音祕監毛本誤䩛下仍作䩛）

則送矢太疾（閩監毛本同誤也此本太字係剜改宋本嘉靖本太作不當據正經云非弓之利也疏云謂弓在䩛中然非弓之利皆不疾之謂浦鏜云詩小戎正義引作不疾○按不疾是也）

又繩橫縶之使相著（閩監毛本著改着俗字）

茭讀爲激發之激（漢讀考云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文仍作茭）

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釋文足掔鳴奐反漢讀考掔作掔按說文掔手掔也揚雄曰掔握也从手取聲烏貫切隸書訛作掔則不得其形聲矣）

變謂䈼臂用力異（閩監本䈼誤从廾嘉靖本臂作辟下同釋文蕭臂如字下文同本或作辟一音房赤反）

剽讀爲湖漂絮之漂（漢讀考云當作讀如擬其音也）

引如終紲非弓之利（唐石經下有也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本仁仲本皆作非弓之利也）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嘉靖本燂作燂當據正釋文亦作燂今正）

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嘉靖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閩監毛本鬻作鬻當據以訂正釋文鬻膠章呂反閩監本孰誤角）

然則居旱亦不動（監本旱誤早）

字從燂（漢讀考云字宜作當）

弛之乃有五寸（閩監毛本弛改弛下同）

牚讀如牚距之牚重牚之牚（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重作車今正當據正岳本牚距誤裳又脫車牚二字盧文弨曰釋文出經𣥺之爲音云注同不爲牚別作音知舊亦必本是𣥺字牚字俗漢讀考云四牚字皆𣥺之誤說文𣥺距也𣥺古本音堂車𣥺亦作車樘說文䡝車樘結也）

幹不勝筋謂之參均（諸本同唐石經之下有不字此蓋據司農說誤加賈疏云先鄭從古書爲稱者欲以不稱爲不參均後鄭不從蓋經文本無不字也）

當言稱謂之不參均（漢讀考云此注有脫字應云謂之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因兩謂之複而脫六字）

後又按角勝二石（浦鏜云按疑加字訛非也此按猶今人言安也安即加也）

膠三鋝（戴震云鋝當作鋢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三十五分銖之十四）

漆三斞（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說文斗部斞量也引周禮桼三斞今說文各本桼訛作求此可證今周禮漆字皆非古）

材長則句少也（余本閩本同此本疏中標注亦作材長誤也嘉靖本監毛本長作良當據正疏舉注語亦作良）

無士用合三成規之弓者（惠挍本無者此衍）

言損贏濟不足（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贏作嬴疏中諸本皆作嬴）

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岳本脫古文至云荼十一字）

此三危亦無損弓（惠挍本作損擠此誤）

揚觸梱復（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葉鈔釋文亦作梱從木監毛本從手疏同）

故不言可知也大射曰（閩本同監毛本也下有云）

離猶過也麗也（浦鏜云獵訛麗從大射注挍）

瑋判白弓綉質（浦鏜云繡誤綉）

其次有濟而疏（唐石經其次下有角字按釋曰其次有濟而疏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則疏意蒙上筋角皆有濟是賈疏本無此角字故經下始言角也石經此角誤衍浦鏜據增非）

蕭與及背有之（閩本同誤也監毛本與作頭）

此說弓表及弓裏濟故也（閩本同監毛本故作文）

上隈向右（宋本右作君）

乃授與君（宋本君作右）

至猶善也（釋文作猶譱云本又作善下同岳本此亦作善下但角善以下俱作古譱字非）

若一善者爲儆（毛本同監本儆誤蔽閩本此疏以下缺）

則上夾庾利近射與弋（浦鏜云射下脫侯按經云利射侯與弋此言近射故不言侯省文非脫也浦按此類今皆不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闑西閾外句注古文闑爲槷閾爲蹷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荅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猝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注疏挍勘記序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挍明監本惟儀禮譌脱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轖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脱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挍勘之後更無别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删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挍本奉旨充石經挍勘官曾挍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挍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録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缺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俱不窺之不特張淳李如圭諸人生於南宋固不及見卽敖繼公當元一統之時亦未嘗過而問焉至　國朝顧炎武張爾岐始取以挍監本多所是正）

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佳者張淳所據卽此本也元和顧廣圻用鍾本挍其異者書於簡端今據以採入）

翻刻宋單注本（明徐姓翻刻於嘉靖時祖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鍾人傑本合者則稱徐本）

明鍾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其偶異者是失於讎挍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閩刻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間所挍勘開雕者也注疏合刻起于南北宋之間惟儀禮又在後朱子自述通解云前賢嘗苦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是朱子時注疏各爲一書也馬廷鸞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因取而附益之是馬氏時注疏猶各爲一書也此本與馬氏所見正同又按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於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也惟儀禮以疏分附經注其分卷依經注之卷數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竝云儀禮疏五十卷而注疏本則分爲十七卷賈公彥五十卷之本今之學者每恨不可得見近年吳中黃丕烈家有其書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七字末葉列宋時諸臣官銜今訂從賈疏分五十卷挍正義以此本爲據）

李元陽注疏本（刻于閩中故稱閩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俱仿此）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內儀禮一卷）

儀禮識誤（聚珍板本宋乾道八年曾逮命張淳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爲據參以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于廣順復校于顯德而宋因之）

儀禮集釋（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載鄭注微遜嚴本書中引石本與唐石經異疑是成都石經）

儀禮經傳通解（全載鄭注節錄賈疏明刻注疏多與此同近世校儀禮者奉此爲準則然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潤之處則多據之是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也又引温本及成都石經至喪祭二禮門人黃榦續成）

抄本儀禮要義（魏了翁著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遠勝通解間錄經注雖不盡與嚴本合終勝今本亦引温本異同）

儀禮圖（通志堂本與通解略同注內叠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通志堂本敖繼公著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

浦鏜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據重修監本校其誤字）

儀禮詳校（盧文弨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偁金曰追正譌即本諸此）

九經誤字（顧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附記單疏本缺葉

士冠禮自五十六葉前第三行左上諸侯起至五十七葉後第四行左下不爲止

士昏禮自三十六葉後第一行右下若舅起至三十九葉後第二行右下尚書止

士相見禮自十葉前第八行左上此釋起至十二葉前第五行右上見至止

鄉飲酒禮自四十五葉後第五行左上俎者起至四十七葉後第九行右上祭于止

聘禮（自四十八葉後第五行右上文賓起至五十葉後第一行左下言也止又自五十四葉後第二行右下立門起至五十六葉前第五行右上至行止又自八十葉前第四行左上賓拜起至八十一葉後第五行左下亨大止）

特牲饋食禮（自廿八葉後第四行左上其薦起至三十葉後第三行左上拜圭止又自五十二葉後第五行左上爲加起至五十七葉前第五行左上證祭止）

少牢饋食禮（自十八葉前第一行右下者郊起至後第九行左下知也止又自廿七葉前第二行右下魚皆起至廿九葉前第二行左下鄉左止）

凡記中通用及俗譌字放九經字樣例彙録左方

鑄（或作鑄誤作鑄）筭（澗作算）于（通作於唐石經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於字一百四十二莫詳其義例諸刻注疏尤參差不一各依舊本可也）已（與以通）矇（誤作朦）鍾（誤作鐘）注（註非）絜（作潔俗）唯（或作惟或作維）大（即太字）孰（與熟通）壺（誤作壼）莅（或作涖蒞）眂（與視同凡作眂少一筆者別一字也經典所無）蒸（或作蒸通作烝）亨（與烹通）齊（與齋通）彊（或作强）扑（誤作朴）觧（與懈通）殽（或作肴）館（錧非）它（或作他或作佗）鉼（或作鉶）路（輅俗）適（與嫡通）摯（與贄通）灋（周禮法字）荅（答非）昏（昏禮或亦作婚）取（與娶通）竟（與境通）趨（或作趍俗）挍（或作校几足之校或亦誤从手）道（與導道）鄉（與嚮通又與向通）說（與脫通）辟（與避通）申（與伸通）傍（澗作旁）共（與恭通又與供通）麤（或作粗麁）要（與腰通）馮（與憑通）賴（或作頼）荐（或作薦）筴（或作策）御（與禦通）玩（或作翫）苞（或作包）軾（或作式）從（與縱通）炤（或作照）饗（或作享）夾（或作俠）翦（或作剪鬋）匝（即帀字）舉（誤作擧）并（或作併）胳（或作骼）闇（或作暗）麴（或作麯）腴（誤作腴）圜（或作圓）諡（謚非）儗（或作擬）鼈（鱉非）歡（或作懽）毋（誤作母）敕（誤作勑）埽（掃俗）著（着非）牖（牗非）登（段玉裁曰古祇作登凡作登者宋元俗字）脩（澗作修）膞（誤作膊）弦（絃非）齎（賫非）䙝（或作褻）壁（或誤作璧）粱（誤作梁）箱（廂非）已（澗作巳）坫（誤作玷）藉（澗作籍）然（燃非）髻（誤作髺）襌（誤作禪）欑（澗作攢）槀（澗作藁藳）菹（誤作葅）匕（澗作七）于（澗作亐）日曰（古人書此二字無甚分別說詳疏序隋曰碩儒句下）謂爲（二字刻本亦多互譌）廿卅（上二十也下三十也唯唐石經如此）

儀禮疏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儀禮卷第一

儀禮疏序。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大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踈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鄭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以函丈之儒青衿之後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士冠禮第一　疏

士冠禮第一○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爲士身加冠知者鄭見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末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也鄭云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者是齊語文彼云桓公謂管仲曰成人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人勿雜處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就閑燕也處工就官府也處商就市井也處農就田野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也引之者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彊而仕何得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二十而冠者鄭據曲禮文二十曰弱冠故云年二十而冠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爲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大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鄭又云冠於五禮屬嘉禮者鄭據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吉凶賓軍嘉而言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禮屬嘉禮者也鄭又云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者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故鄭云大小戴別錄即皆第一也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矣

儀禮　疏

儀禮○釋曰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然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醴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于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鄭氏注　疏

鄭氏注○釋曰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鄭崇之後也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故鄭敘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爲意不同故題目有異也但周禮六官六十敘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彊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敘之法其義可知畧陳儀禮元本至於禮之大義備於禮記疏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疏

士冠至廟門○釋曰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案下文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者闑爲門根即是門外故特牲禮筮日主人即位於門外西面此不言門外者闑外之文可參故省文也○注筮者至廟神○釋曰鄭知筮以蓍者曲禮云龜曰卜蓍曰筮故知筮以蓍也云問日吉凶於易也者下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又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筮得卦以易辭占吉凶故云問日吉凶於易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者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是筮日爲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唯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爲冠主故兼孫也云廟謂禰廟者案昏禮行事皆直云禰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此經亦直云廟故知亦於禰廟也然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禰廟則以廟名別之故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又受聘在始祖廟即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不言於廟祖祖祧以別之也士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則與聘禮先君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也若然服虔注以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衛冠於衛成公之廟服注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云不於堂者嫌蓍龜之靈由廟神者此據經冠在廟堂此蓍筮在門外不同之故以廟決堂以蓍自有靈知吉凶不假廟神故云嫌蓍龜之靈由廟神也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凡卜筮者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若然卜筮實問七八九六之鬼神故以六玉禮耳而龜筮直能出其卦兆之占似無靈者各有所對若以蓍龜對生數成數之鬼神則蓍龜直能出卦兆不得有神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則蓍龜亦自有神是以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又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又郭璞云上有叢蓍下有千歲蔡凡龜之智莫善於龜凡草之靈莫善於蓍蓍龜自有靈也若蓍自有神不假廟神也不於寢門筮者一取成人之禮成子孫二兼取鬼神之謀故易繫辭云人謀鬼謀鄭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者尊蓍龜之道緇帶黑繒帶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疏

主人至西面○釋曰此主人將欲謀日之時先服即位於禰廟門外東西而立以待筮事也○注主人至入與○釋曰經直云主人當是父兄加冠之禮知兼有兄者論語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父兄者一家之統父不在則兄爲主可知故兼其兄也又案下文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則無親父親兄故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則知此主人迎賓是親父親兄也云玄冠委貌者此云玄冠下記云委貌彼云委貌見其安正容體此云玄冠見其色實一物也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外布也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者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韠同色故下爵弁服纁裳韎韐韎韐即纁之類是也經直云朝服不言色與冠同可知也若然鄭不言裳與韠同色者舉衣與冠同裳與韠同亦明知故不言也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是以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尊蓍龜之道者此決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不服此服朝服是尊蓍龜之道也若然下文云有司如主人服又宿賓賓如主人服又宿贊冠者及夕爲期皆朝服云尊蓍龜者案鄉飲酒主人朝服則此有司賓主朝服自是尋常相見所服非特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決正冠時與士之祭禮入廟常服玄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故云尊蓍龜之

道此筮唯有蓍草言龜者按周禮小事從筮而已若大事先筮而後卜龜筮是相將之物同著朝服故兼言龜是以雜記卜筮皆朝服也案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不特尊蓍龜者彼為祭事龜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此為冠事冠事龜可尊於子孫故服異也云緇帶黑繒帶者案玉藻云君素帶終禪大夫素帶禪垂士練帶率下禪注云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禪鄭云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鄭彼云是謂者指此文也若然天子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禪之大夫則不禪其繞腰者直禪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禪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禪在者若然大帶所用物大夫已上用素士練緇為帶體所禪者用緇則此言緇據禪者而言也云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繚共為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云素韠白韋韠者案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彼以韠為總目而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色不同下云韋者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玄端服之韠此士用素韋為之故鄭云白韋韠也又云韠長三尺至博二寸亦皆玉藻文鄭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韠即韍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者此約玉藻而知案彼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又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彼注云端當為冕謂天子以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之中彼皆不言臣此鄭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引之者證此玄冕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筮日矣知天子服玄冕諸侯服皮弁以筮日者鄭既取君臣同服明筮時還君臣同服若云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其臣不得上同于君君下就臣同朝服也云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者案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頳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是染赤法周禮鍾氏染鳥羽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此是染黑法故云凡染黑也但爾雅及周禮無四入與六入之文禮有色朱玄之色故注此玄則六入下經注云朱則四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但論語有紺緅連文紺又在緅上則以纁入赤為朱若以纁入黑則為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緅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為緅故紺緅連言也若然玄為六入緇為七入深淺不同而鄭以衣與冠同以緇與玄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

〔疏〕有司至北上○釋曰此論主人有司從主人有事故立位于廟門外西方東面以待事也○注有司至是也○釋曰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法為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主亦為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為羣吏案特牲以有司為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為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宿贊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特牲之有司士之屬吏亦親類也特牲有司之上有子姓此文無者彼祭祀事重故子姓皆來此冠事稍輕故容有不至故不言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疏〕筮與至西塾○釋曰下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彼據筮此云西塾據陳處○注筮所至堂也○釋曰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者案曲禮云龜為卜筴為筮故知問吉凶謂蓍案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云易曰六畫而成卦者說卦文彼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成卦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引之者證畫地識爻之法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即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也筮在門外故知此經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門橛閾閫也古文闑為槷閾為蹙）

〔疏〕布席至西面○釋曰此所布之席擬卜筮之事言在門中者以大分言之云闑西閾外者指陳席處也○注闑門至為蹙○釋曰云闑門橛者闑一名橛也云閾閫也者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為一也云古文闑為槷閾為蹙者遭于暴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書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闑閾之等是也於注內疊出古文槷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為嘏又喪服注今文無冠布纓之等是也此注不從古文槷蹙者以槷蹙非門限之義故從今不從古也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下文云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一以授賓注云古文一為壹是大小注皆疊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又鄭疊古今之文者皆釋經義盡乃言之若疊今古之文說須別釋餘義者則在後乃言之即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為嘏又云凡醮不祝之類是也若然下記云章甫殷道鄭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斧事相違故因疊出今文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韇藏筴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疏〕筮人至主人○釋曰此經所陳據筮時之事案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得主人命訖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乃立筮此云筴彼云筮一也但筮法不殊此亦應不異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當與彼同案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與彼異也○注筮人至筮也○釋曰案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問蓍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云韇藏筴之器者韇有二其一從下向上承之其一從上向下韇之也云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者此舉漢法為況亦欲見韇弓矢者以皮為之故詩云象弭魚服是以魚皮為矢服則此韇亦用皮也知自西方而前者上云即位于西方故知前向東方受命也云受命者當知所筮也者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宰遂命之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于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筮皆三占從二三者三吉為大吉一凶為小吉三凶為大凶一吉為小凶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眾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鄭既云反與其屬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其用一龜一易則三代顥用不專一代故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子用異代之筮則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者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疏〕宰自至贊命○注宰有至自右○釋曰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為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家宰以出政教之類故云主政教者引少儀者取證贊命在右之義以其地道尊右故贊命皆在右是以士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為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未忍異于生故在右也少牢宰不贊命大夫尊屈士卑不嫌故使人贊命也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

〔疏〕筮人至在左○釋曰此言筮人於主人受命訖行筮事也但即席坐西面者主人為筮人而言作坐文宜在西面下今退西面于下者欲西面之文下人就畫卦亦西向故也○注即就至爻者○釋曰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上云所卦者謂於西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

〔疏〕卒筮至主人○釋曰此言所筮六爻俱了卦體得成更以方版畫體示主人之事也○注卒已至之卦○釋曰云書卦者筮人者下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書卦是筮人也不使他人書卦者筮人尊卦亦是尊蓍龜之道也案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則彼寫卦亦是卦者故鄭云卦者畫爻者彼為祭禮吉事向提提故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主人士喪禮注云卦者寫卦示主人經無寫卦之文是卦者自畫示主人以其喪禮遽于事故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也此冠禮筮者自寫自示主人冠禮異于祭禮喪禮故也

主人受眡。反之。（反還也）

〔疏〕主人受眡反之○釋曰此筮訖寫所得卦示主人主人受得省視雖未辨吉凶主人尊先受視以知卦體而已主人既知卦體反還與筮人使人知其占吉凶也

筮人還東面。旅

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也）【疏】（筮人至告吉○釋曰此言筮人既於主人受得卦體還于門西東面旅共占之是吉卦乃進向門東東面告主人云吉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疏】（若不至初儀○釋曰曲禮吉事先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于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注遠日旬之外○釋曰曲禮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彼據吉禮而言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旬內筮故云近某日是以特牲旬內筮日是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據大夫以上禮旬外筮故言遠某日是以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案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已言至遠日又筮日如初明不并筮則前月卜來月之上旬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旬中旬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下旬不吉則止不祭祀也若然特牲不言及則可上旬之內筮不吉則預筮中旬中旬不吉文預筮下旬又不吉則止若此冠禮亦先近日士冠禮亦于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以其祭祀用孟月不容入他月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止然須冠故容人後月也若然大夫已上筮旬外士筮旬內此士禮而注云遠日旬之外者此遠日旬之外自是當月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旬云遠日非謂曲禮文大夫以上前月預筮來月上旬爲遠其日者彼自有遠日與此別也）徹筮席。（徹去也斂也）【疏】（徹筮席○注徹去也斂也○釋曰據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故兩訓之也）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主禮者）【疏】（宗人告事畢○注宗人至禮者○釋曰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于宗伯故云有司主禮者）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疏】（主人至辭許○釋曰自此以下至賓拜送一節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云主人戒賓者謂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戒之云賓禮辭許者即下云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是一度辭後乃許之是賓禮辭許者也○注戒警至許也○釋曰同官爲僚同志爲友此賓與主人同是官與爲同志故以僚友解之此謂上中下士嘗執摯相見者也若未嘗相見則不必戒故鄭以僚友言之是也云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者則此經戒賓使來者是也云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者則士喪禮始死命赴者使告君及同僚之等是也云禮辭一辭而許者即此文是也云再辭而許曰固辭者則士相見云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是其再辭而許名爲固辭之義也云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者又士相見云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是三辭不許爲終辭之義也若一辭不許後辭上許則爲禮辭許若再辭不許後三辭上許則爲再辭而許之曰固辭若不許至于三辭又不許則爲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又三辭而許則曰三辭若三辭又不許乃曰終辭是以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三辭又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注云先辭辭其以禮來于外後辭辭升堂皆是三辭而許稱三辭若然此戒賓賓禮辭許不固辭案鄉飲酒主人請賓賓禮辭許注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是賓習道藝本望賓舉是素所有志故不固辭此亦素有志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諸經云禮辭許者是素有志之類也）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歸也）【疏】（案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鄉射亦然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但此不言拜辱者亦是不爲賓已故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疏】（前期至之儀○釋曰此文下盡宿贊冠者亦如之論筮賓若贊冠者之節云前期三日者加日爲期期前三日也筮賓者謂於僚友衆士之中筮取吉者爲加冠之賓也云如求日之儀者亦于廟門外下至告事畢唯命筮別其餘威儀並同故云如求日之儀也命筮雖無文宰贊蓋云主人某爲適子某加冠筮某爲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改適爲一庶字異餘亦同此經不云命筮弁上筮日亦不云命筮者皆文不具也○注前期至國本○釋曰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者謂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之前空二日外爲前期三日故云空二日也二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冠者及夕爲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云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即下文三加皆賓親加冠于首者是也云賢者恒吉者解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吉故先戒後筮之也若賢恒吉必筮之者取其審慎重冠禮之事故鄭引冠義爲證也云重禮所以爲國本者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運云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故云重禮所以爲國本也然冠既筮賓特牲少牢不筮賓者彼以祭祀之事主人自爲獻主羣臣助祭而已天子諸侯之祭祭前已射于射宮擇取可預祭者故不筮之也）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疏】（乃宿至荅拜○釋曰此經爲宿賓擯者傳主人辭入內告賓賓如主人服出門與主人相見之儀也○注宿進至朝服○釋曰鄭訓宿爲進者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故下文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是宿之使進之義也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更不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云主人朝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鄉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射人宿視滌此言宿者謂將射之前於宿預視滌濯非戒宿之意也若然特牲禮云前期二日宿尸前無戒而直有宿者特牲文不具其賓亦有戒也又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者彼以夫人尊故不得言戒而變言宿讀爲肅者肅亦戒之意彼以宿當戒處非謂祭前三日之宿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戒百官使之散齊至祭前三日當致齊也凡宿賓之法案特牲云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厥明夕陳鼎則前期二日宿之也少牢筮吉下云宿鄭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又云前宿一日宿戒尸注云先宿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吉則乃遂宿尸是前祭二日筮尸訖宿尸至前祭一日又宿尸天子諸侯祭前三日宿之使致齊也）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疏】（乃宿至拜送○釋曰上據擯者傳辭賓出與主人相見此經據主人自致辭故再舉宿賓之文也）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疏】（宿贊至如之○注贊冠至明日○釋曰案下文冠子之時贊者坐櫛設纚卒紘之類是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以其佐賓爲輕故不筮也云謂賓若他官之屬者此所取本由主人之意或取賓之屬或取他官之屬故鄭兩言之案周禮三百六十官每官之下皆有屬官假令上士爲官首其下有中士下士爲之屬若中士爲官首其下即有下士爲之屬也云中士若下士也者此據主人是上士而言之贊冠者皆降一等假令主人是上士賓亦是上士則取中士爲之贊假令主人是下士賓亦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爲之贊禮窮則同故也云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者以下有厥明夕爲期是冠前一日宿賓宿贊在厥明之上則去冠前二日矣筮賓是前期三日則知宿賓贊冠者是筮賓之明日可知不在宿賓下而在宿贊冠之下言之者欲取爲厥明相近故也）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服朝服）【疏】（厥明至北上○釋曰自此至賓之家論冠前一日之夕爲明日加冠之期告賓之事也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爲加冠之期必於廟門者以冠在廟知亦在廟爲期也主人之類在門東賓之類在門西者各依賓主之位夾處東西也○注厥其至朝服○釋曰知宿服朝服者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疏】（擯者至行事○釋曰上經布位已訖故此經見爲期之事言請期者謂請主人加冠之期言告曰者即是宰贊命告之也○注擯者至冠事○釋曰上云有司此言擯者故知擯者是有司佐主人行冠禮者也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者案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在客稱介亦曰相司儀云每門止一相是也云旦日正明行冠事者案特牲請期曰羹飪鄭注云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日肉熟重豫勞賓此無羹飪故云質明少牢云旦明行事故此注取彼而言旦日正明行冠事也）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疏】（告兄弟及有司○注擯者告也○釋曰上文陳兄弟及有司位次此告訖下乃云告事畢則兄弟及有司亦廟門之外矣必告之者禮取審慎之義故也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即云

（告明遍是擯者告可知）告事畢。（宗人告也）〔疏〕（告事畢○注宗人告也○釋曰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擯者告期于賓之家。〔疏〕（擯者至之家○釋曰有司是家之屬吏者則告期皆得在位賓是同僚之等爲期時不在故就家告之於夕爲期當暮即得告之者以其共士於君其家必在城郭之內相近故得告也）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疏〕（夙興至洗東○釋曰自此至賓升則東面論將冠子豫陳設冠與服器物之事也○注夙早至小異○釋曰云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者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洗水而棄之故云棄水器也云士用鐵者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也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者言周制者夏殷卿大夫以下屋無文故此經是周法即以周制而言也案此經是士禮而云榮鄉飲酒卿大夫禮鄉射喪大記大夫士禮皆云榮又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此謂宗廟路寢同制則路寢亦然雖不云兩下爲之彼下文云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屋重屋謂路寢殷之路寢四阿則夏之路寢不四阿矣當兩下爲之是以檀弓孔子云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漢時門廡也兩下爲之故舉漢法以況夏屋兩下爲之或名兩下屋爲夏屋夏后氏之屋亦爲夏屋鄭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榮鄭以爲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上圓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故燕禮云洗當東霤鄭云人君爲殿屋也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者此亦案漢禮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罍大射雖云罍水不云枓少牢云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欲見罍枓俱有餘文無者不具之意也儀禮之內設洗與設尊或先或後不同者若先設洗則兼餘事此士冠賓與贊共洗昏禮有夫婦與御媵之等少牢特牲兼舉鼎不專爲酒以是皆先設洗鄉飲酒鄉射先設尊者以其專爲酒燕禮大射自相對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尊燕禮不辨尊卑故先設洗又儀禮之內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文不言設之者是不具也）

儀禮注疏卷第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儀禮疏卷第一（今本作儀禮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徐本作儀禮卷第一次士冠禮第一次儀禮次鄭氏注案鄭氏原本惟有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十字而已首五字蓋石經所加夫大題既在小題之下何得重書于上且儀禮以篇爲卷既識篇數又識卷數不已贅乎○按禮經在漢祇稱爲禮蓺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是也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載洪适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無稱儀禮者鄭氏引此經直舉篇名亦不稱儀禮疑儀禮二字鄭學之徒加之猶鄭氏箋三字爲雷次宗所加也荀崧請置儀禮博士蓋自過江以後儀禮之名始顯）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陳本同毛本無等字案賈氏此疏與李元植同撰故曰賈公彥等毛本去等字而移此行於序題之下皆非也○按賈氏三禮疏皆私撰故不言奉勑其書或經進御故稱臣惟唐字恐非原文所有當是咸平校勘時增入）

儀禮疏序（毛本疏上有注字案此序爲疏而作非爲注而作加注字非也據五經注疏序今本皆題曰某經正義序則此題亦當依單疏本爲正）

隋曰碩儒（曰毛本作日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曰字皆作日釋文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以後始以方者爲曰長者爲日而古意失矣）

互有修短（修要義作長）

庶可施以（施以要義作以施毛本以作矣）

幸以去瑕取玖（去毛本誤作元）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自此至此皆第一毛及陳閩監本俱列疏前與注一例餘篇放此按此乃疏引目錄之文三禮皆然玉海所謂正義每篇案鄭目錄是也諸本俱誤毛本除冠昏燕大射聘士喪特牲少牢八篇之外皆標注字尤誤）

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按喪服小功章疏引鄭目錄云士之子任士職居士位二十而冠蓋檃括鄭意非原文也釋文與此同）

則是於諸侯（要義同毛本是下有仕字敖作則是諸侯之仕）

此皆第一（通解作皆此爲第一）

鄭云四人世事（要義同毛本人作民）

成人之事若何（陳本同毛本人作民下四人勿雜處四人世事同事陳本作士非也）

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加上陳閩俱有而字）

大夫冠而不爲殤（大閩本毛本作丈○今按下記疏又引此句諸本亦或作丈或作大究以丈爲是蓋言丈夫冠而不爲殤今大夫降兄殤在小功則大夫有未冠之兄而大夫之身尚未二十可知昏禮記疏引喪服小記仍作丈可證）

天下無生而貴者（下陳閩監本俱誤作子）

即皆第一也（毛本即作此）

喪爲第十三（要義喪上有士字）

儀禮（單疏本儀禮上下及下鄭氏注上下並空一字後凡標起止處皆同）

鄭氏注

若水之注物（注誤作註要義作著盧文弨云鄭氏注舊作註通部皆然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舊本亦並作註於文義全不可通一本悉改作注是也○按字體雅俗悉詳序目中今不悉辨此句註字似礙理故錄盧說正之）

爲意不同（要義同毛本意作義）

盡則行祭祀吉禮（陳本要義同毛本盡上有凶字）

士冠禮筮于廟門（禮下今本俱有一圈案分段用圈非古也石經徐本皆無之施于此處尤非所宜蓋士冠禮三字乃發首之句猶言文王之爲世子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與尚書篇題不同葛本別爲一行亦謬○按儀禮庿廟錯出張淳論之詳矣經注既然疏文更甚今當畫一從庿庿乃古文鄭不疊今文者鄭疊今古有三例辭有詳略則疊之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今文無對是也義有乖互則疊之禮于阼今文禮作醴是也字有通借則不疊之闑西閾外古文闑爲槷閾爲蹷是也若庿廟則同字故不疊然儀禮字例亦多參差如士冠特牲俱有主人受眡之語士冠作眡特牲作視士冠嘉薦亶時劉作昔陸作時皆後人任意爲之非鄭氏之舊）

闑爲門限（盧文弨改闑爲閾）

筮者至庿神（神監本誤作門）

行之于庿者（陳閩俱無者字）

即云不腆先君之祧（要義同毛本即作既）

服氏注以祧爲曾祖者（要義同陳本氏誤作是毛本氏作虔）

則蓍龜直能出卦兆（卦陳閩俱作其非是）

若蓍自有神（若字毛本作是知）

主人元冠朝服

肩革帶博二寸（嚴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二作三○按作二與玉藻合）

云素韠者（通解作既云素韠要義無此下十六字別有素裳積白素絹爲之八字在其衣冠色異上）

是以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要義同毛本云作文）

此服朝服（毛本朝上有乃服二字）

肩與革帶廣同（毛本革誤作韋）

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閩本兩用字俱作同陳本上句作同下句作用）

無四入與六入之文（陳本四入下衍五入二字閩本四入六入之文六字排寫甚稀可容入字）

禮有色朱元之色（有下單疏陳本俱有色字似誤閩本朱元之三字甚稀亦可容四字）

以涅染緅（案緅字似當作紺後爵弁服節疏引作紺）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于徐本作於按士昏禮至於某皆云今文於爲于則於于二字宜有辨但俗本淆亂已久不可勝按石經作于者多作於者少大抵經文則依石經注依徐本疏依單疏本可也）

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沈彤云案漢書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儒林傳置五經百石卒史黃霸傳補馮翊卒史皆作史○按通解引疏曰卒史假吏又舉漢法爲證也沈說據此然疏無此語通解載注仍作卒吏徐本集釋俱無皆字）

此論主人有司（主人有司陳閩俱作有司主人）

府史以下者（者上要義有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九字與徐本注合）

則爲府史胥徒也（爲要義作謂按謂爲二字唐人多通用然究嫌蒙混今悉按出）

中士若下士也（要義同毛本作若中士下士○按作中士若下士與後注合）

特牲之有司（要義同毛本之作云）

亦親類也（浦鏜疑親爲此字之誤）

筮與席所卦者

據陳處（毛本處下有言字）

龜爲卜策爲筮（要義同毛本策作蓍陳作筴）

卦一以象三（要義同毛本卦作掛○按掛俗卦字）

故易六畫成卦（毛本畫下有而字）

布席于門中

擬卜筮之事（陳本要義同毛本擬作疑按燕禮膳宰具官饌疏云擬燕可證）

言在門中者（門中陳本要義俱作中門非也）

得古儀禮五十六篇（要義同毛本古作七）

闑閾之等是也（要義同毛本無是也二字）

今文無冠布纓之等（要義同毛本無冠作冠無○按無冠與喪服傳注合）

贊者辯取之（辯諸本俱作辨）

若疊今古之文說（要義同毛本今古作古今說一本改作訖）

則在後乃言之（要義同毛本乃作皆）

事相違（要義同毛本違作爲）

筮人執筴

藏筴之器（筴通解作筮按通解偶誤耳敖氏改經筴爲筮字乃肊說也毛本器下有也字徐本集釋俱無與疏合）

筮皆三占從二（要義同毛本筮上有卜字）

則三代顆用（要義同毛本顆作類○按顆卽科字）

故春秋緯演孔圖云（圖陳閩監本俱誤作啚）

是孔子用異代之筮（要義同毛本異作二）

宰自右少退

宰自至贊命（今本俱脫毛本亦無此五字）

士雖無臣（無陳閩俱誤作爲）

故贊命皆在右（要義楊氏同毛本無皆字）

是以士喪禮（要義同毛本士下有之字）

筮人許諾

於主人受命訖（毛本同陳閩於俱作以）

主人爲筮人而言（主人盧以人爲衍字）

作坐文（陳本同毛本作作則）

上云所卦者謂（毛本謂下有木字○按此木字卽少牢饋食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之木也）

卒筮

此言所筮六爻俱了（毛本爻誤作卦）

吉事尚提提（要義同毛本事尚作尚事）

若不吉

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據大夫以上禮（要義同毛本日下無者字）

後丁若後己（丁若後己陳本誤作不若近日）

主人戒賓

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毛本願作愿○按愿别一字）

後辭上許（陳本要義同毛本上作而下三辭上許同）

主人再拜

素所有志（所有毛本作有所○按鄉飲酒禮作所有）

案鄉飲酒（毛本酒下有禮字）

前期三日

加日爲期（毛本日上有冠字）

則改適爲一庶字異餘亦同（毛本作則改適字爲庶字其餘亦同）

故鄭引冠義爲證也（毛本義作禮）

乃宿賓

此經爲宿賓（陳閩同毛本爲作謂）

前期二日宿尸（二陳本要義俱作三毛本作二○按作三是）

宿讀爲肅（要義同毛本宿讀二字倒○按祭統注作宿讀）

戒輕肅重也者（要義同毛本肅作宿）

宿戒尸（要義同毛本作戒宿非也）

厥明夕

以冠在廟（要義同毛本冠下有者字）

擯者請期

上經布位已訖（訖要義作畢按前後文皆作訖字）

夙興設洗

及大小異（小下聶氏有皆字朱子曰及字恐誤○按疏云及其大小異蓋謂論其質則尊卑皆用金罍及論其形制之大小則仍有異耳）

卽今之博風（今監本誤作令博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博一本改作摶○按衞氏禮記集說鄉飲酒義引此亦作摶）

漢時門廡也（時要義作之）

此亦案漢禮器制度（要義無漢字）

文不言設之者（陳本要義同毛本文誤作又）

儀禮疏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牆【疏】陳服至北上○釋曰自此至東面論陳設衣服器物之等以待冠者喪大記與士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此嘉禮異於凶禮故士之冠特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頳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韎韐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作熏【疏】爵弁至韎韐○釋曰此所陳從北而南故先陳爵弁服○注此與至作熏○釋曰士禮玄冠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故云與君祭之服也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於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者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故鄭注鍾氏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玄此言赤者對文爲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故巾車云雀飾鄭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故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然上注以解玄緇故引鍾氏染黑法此注解纁故引爾雅染赤法也云純衣絲衣也者案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玄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理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況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玄端亦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者衣在上宜與冠相近應先言衣今退衣在裳下者若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於下使與帶同色也云韎韐緼韍也者此經云韎韐二者一物故鄭合爲一物解之也云士緼韍而幽衡者玉藻文言幽衡者同繫於革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爲之者鄭即因解名緼韍之字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茹藘茅蒐孫氏注一名蒨可以染絳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云韍之制似韠者案上注已釋韠制其韍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易困卦九二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之韍也又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是韍有與緼異以制同飾異故鄭云韍之制似韠也但染韋爲韍之體天子與其臣及諸侯與其臣有異詩云朱芾斯黃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是諸侯用黃朱玉藻再命三命皆云赤韍是諸侯之臣亦用赤韍易困卦九二云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鄭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爲體離爲鎮霍爻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韍故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天子三公諸侯同色困卦困于酒食朱韍方來又云天子三公大夫不朱韍諸侯亦同色者其染之法同以淺絳爲名是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也云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者案此文上下陳服則於房緇布冠及皮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并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云今文纁皆作熏者纁是色當從絲旁爲之故疊今文不從熏從經文古纁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皮弁至素韠○釋曰此皮弁服卑於爵弁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上爵弁服下玄端服皆言衣此獨不言衣者以其上爵弁服與爵弁異故言衣下玄端服但冠時用緇布冠不用玄冠既不言冠故言衣也今此皮弁之服但用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注此與至象焉○釋曰案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麛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者謂三皇時冒覆頭句領繞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旒冕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若然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以下記云三王共皮弁鄭注云質不變郊特牲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緯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案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故云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即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以鄭云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朝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唯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以此言之論語注云素用繒者彼上服禓衣用素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天玄而地黃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疏】玄端至爵韠○釋曰此玄端服之下故後陳於皮弁之南陳三等裳者凡諸侯之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不同一命不命皆分爲三等故服分爲三等之裳以當之上下經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以其士唯有一幅裨之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佩韠及佩玉之等不言革者舉韠有革帶可知故畧不言耳三裳之下云可也者欲見三等之士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也○注此莫至爵韋○釋曰云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服朝服夕服深衣矣下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時不服是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玄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既服玄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爲夕者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也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案春秋左氏傳成十二年晉郤至謂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昭十二年子革云夕哀十四年子我亦云夕者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者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此玄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即此玄端也但朝服亦得名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同名也云易其裳耳者彼朝服素韠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既不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彼言素韠此云爵韠於此文自明故不須言易也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此無正文直以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而地卑故上士服玄中士服黃下士當雜裳者還用玄黃但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也云易曰者是文言文引之者證此裳等是天地二色爲之云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者三裳同云爵韠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韋爲韠也其韋者所引玉藻文是也云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者今不以玄冠表此服者此爲冠時緇布冠陳之冠既不用玄冠故不言也云玉藻者案彼注云此玄端服之韠也云韠者與下君大夫士爲總目韋者又總三者用韋爲之言君朱大夫素士爵者韠之韋色也云君朱者見五等諸侯則天子亦朱矣韠同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士言爵則此經爵韠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爵韠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緬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凡六物隋方曰篋【疏】緇布至同篋○注缺讀至曰篋○釋曰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者讀從頍弁詩義取在首頍者弁貌之意也云緇布冠無笄者案經皮弁爵弁言笄緇布冠不言笄故云無笄也云著頍圍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云結項者此亦無正

（文以經云頍明于項上結之也云隅爲四綴以固冠也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旣武以下別有頍項明于首四隅爲之綴上綴于武然後頍項得安穩也云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頍之兩頭皆爲𦅼別以緇穿𦅼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故云亦由固頍爲之也云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耳漢時男女未冠笄者首著卷幘之狀雖不智知旣言頍圍髮際故以冠之明漢時卷幘亦以布帛之等圍繞髮際爲之矣云頍象之所生者漢時卷幘是頍之遺象所生至漢時故云頍象之所生也云滕薛名蔮爲頍者此亦舉漢時事以況之漢時滕薛二國云蔮蔮卷幘之類亦遺象故爲況也云纚今之幘梁者亦舉漢法爲況耳幘梁之狀鄭目驗而知至今久遠亦未審也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者人之長者不過六尺纚六尺故云足以韜髮旣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爲紒矣云有笄者即經云皮弁及爵弁皆云笄者是有笄也云屈組爲紘者經緇組紘纁邊是爲有笄者而設言屈組謂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又相向上仰屬于笄屈繫之有餘因垂爲飾也云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者無笄即經緇布冠是也則以二條組兩相屬于頍故經云組纓屬于頍也旣屬訖則所垂條于頤下結之故云纓而結其條也云纁邊組側赤也者纁是三入之赤色又云邊則于邊側赤也若然以緇爲中以纁爲邊側而織之也云同篋謂此上凡六物者緇布至屬于頍共爲一物纚長六尺二物皮弁笄三物爵弁笄四物其緇組紘纁邊皮弁爵弁各有一則爲二物通前四爲六物云隋方曰篋者爾雅無文此對笥方而不隋也隋謂狹而長也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爲笄以朱爲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笄則二者亦有笄矣又爲笄者屬纓不見有緌則六冕無緌矣然士緇布冠無緌故下記云孔子曰其緌也吾未之聞也若諸侯亦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則有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云尊者飾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耳）

櫛實于簞。（簞笥也疏櫛實于簞○注簞笥也○釋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爲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

蒲筵二在南。（筵席也疏蒲筵二在南○注筵席也○釋曰筵二者一爲冠子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爲醴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云在南者最在南頭對下文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也鄭注云筵席也者鄭注周禮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散言之筵席通矣前敷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是以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㪺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疏側尊至南上○注側猶至作廡○釋曰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者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則此文側是也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至於昏禮合升側載聘禮云側襲士虞禮云側尊此皆是無偶爲側之類也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云服北者纁裳北也者此上先陳爵弁服之時纁裳最在北向南陳之此云服北明在纁裳北可知也云篚竹器如笭者其字皆竹下爲之故以竹器言之如笭者亦舉漢法爲況也云勺尊升所以㪺酒也者案少牢云罍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罍枓所以㪺水則此爲尊枓㪺酒者也云爵三升曰觶者案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故鄭以爵名觶也云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者對士喪禮用木柶者喪禮反吉也云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知然者以經云尊在服北南上則是從南北向陳之以甒爲貴次云篚後云籩豆故知次第然也云古文甒作廡者此甒爲酒器廡是夏屋兩下故不從古文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古文匴作篹坫作襜疏爵弁至東面○釋曰此一節論使有司三人各執其一豫在階以待冠事賓○未入南面以向賓○在堂亦以向賓言升則東面據終言之也○注爵弁至作襜○釋曰云爵弁者制如冕而黑色但無繅耳者已於上解訖今復言之者上文直舉冠以表服其冠實不陳故畧言其冠至此專爲冠言之是以注并引皮弁以下之事案弁師言冕有五采繅玉皮弁有五采玉璂象邸玉笄下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経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但上文已言上公之法故此諸侯唯據侯伯子男是以鄭云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緑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経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経之弁不辟積彼経文具言之今此注畧引以證士皮弁無玉以象爲飾之意不取於韋弁弁経及依命數之事故不具引之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者但緇布冠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則弊之不用庶人則常著之故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以漢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爲況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者此亦舉漢法爲況云執之者有司也者則上云有司如主人服之司不主一事故知此亦有司也云坫在堂角者但坫有二文一者謂若明堂位云祟坫九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之等在廟中有之以九反爵之屬此篇之內言坫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云古文匴爲篹坫作襜者皆從經今文故疊古文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疏主人至西面○釋曰上文已陳衣冠器物自此以下至外門外論賓主兄弟等著服及位處也云玄端爵韠者主人之服與上所陳子加冠玄端服亦一也云立於阼階下者時欲與賓行禮之事也云直東序者直當也謂當堂上東序牆也○注玄端至之序○釋曰案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故云士入廟之服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疏兄弟至北上○釋曰此論兄弟來觀禮之服也○注兄弟至均也○釋曰云兄弟[illegible]）

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疏[illegible]）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將冠者眾子也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爲結疏[illegible]）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疏[illegible]）

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疏[illegible]）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疏[illegible]）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疏[illegible]）

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illegible]）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疏[illegible]）

（禮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爲三揖義不異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賓俱升立相鄉）〔疏〕（主人至東面。注主人至相鄉。釋曰此文主人與賓立相鄉位定將行冠禮者也主人升堂不拜至者冠子爲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浣）〔疏〕（贊者至南上。注盥於至作浣。釋曰此賓者之贊冠者不在堂升即位于房中與主人贊者並立者以其與主人贊者俱是執勞役之事故先入房並立待事故鄭云近事也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者贊者盥於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鄉又主人從內賓從外人來之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並明在洗西東面及向賓階便知在洗西也云由賓階升者以與主人贊者在房並立恐由阼階故明之同於賓客也云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以其賓主贊者俱降一等兩贊尊卑同而云尊者直以主人尊敬賓之贊故云尊於主人之贊又知與主人贊並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爲序也）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疏〕（主人至西面。注主人至主人。釋曰云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主人上士爲正故云其屬中士若主人是中士贊是其屬下士爲之賓與贊冠者同云筵布席也者謂布冠者席也云東序主人位也者引冠義云適子冠於阼爲證是也）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將冠至南面。注南面至賓命。釋曰知在房外之西不在東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是知房外者皆在房外之西故昏禮女出于母左母在房外之西故得出時在母左也云待賓命者以其下文有賓揖將冠則賓有命也）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櫛爲節）〔疏〕（贊者至南端。注贊者至爲節。釋曰前頍項已下六物同一篋陳於房今將用之故贊冠者取置于將冠之席南擬用若然六者俱用不言纚紘等四物大略其實皆有可知不言櫛盛于簞今亦并簞將來置於席南端也服不將來置於席南者皆加冠訖宜房中隱處加服訖乃見容體也知贊者是其賓之贊冠者也者以其贊冠者主爲冠事而來故知取笄纚是賓之贊冠者若非賓之贊者則云主人以別之故上云主人之贊者是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即就設施）〔疏〕（賓揖至設纚。釋曰此二者勞役之事故贊者爲之也）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爲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疏〕（賓降至主人對。釋曰云辭對之辭未聞者上筮賓宿賓之時雖不言其辭下皆陳其辭此賓主之辭下皆不言故云未聞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壹者降於初古文壹皆作一）〔疏〕（賓盥至初位。釋曰云主人升復初位者謂初升序端也。注古文壹皆作一。釋曰一壹得通用雖疊古文不破之也）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

東面授賓。（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疏〕（賓筵至授賓。注正纚至冠也。釋曰云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者以其贊者前已設纚訖今賓復出正之者雖舊設已正以親加冠故纚亦宜親之也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者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傍九等階則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鄭以中等解之也知冠是緇布冠者以下文有皮弁爵弁故知此是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鵠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疏〕（賓右至者卒。注進容至纓也。釋曰知進容者行翔而前鵠焉者曲禮云堂下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下固得翔矣又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注云皆行容止之貌此進容是士故知進容謂行翔而前鵠焉云至則立祝者以經祝下乃云坐如初故祝時立可知云坐如初坐筵前者上正纚時筵前坐是初坐也云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者下文皮弁贊者卒紘此謂緇布冠無笄紘直頍項青組纓屬於頍故卒者終頍項與結纓也若然經云右手執項謂冠後爲項非頍項其下皮弁爵弁無頍項皆云執項故知非頍項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疏〕（冠者至南面。注復出至容體。釋曰言復者對前出房故云復前出爲待賓命此出爲觀衆以容體也案郊特牲論加冠之事云加有成也故此鄭云一加禮成也云觀衆以容體者以其既去緇布衣錦緣童子服著此玄端成人之服使衆觀知故云觀衆以容體也）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爲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疏〕（賓揖至卒紘。注如初至屬之。釋曰此當第二加皮弁之節云即筵坐櫛一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云設笄者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言設笄者宜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若安髮之笄則緇布冠亦宜有之前櫛訖不言設笄者以其固冠之笄緇布冠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上文已陳訖今若緇布冠亦言設笄即與皮弁爵弁相亂故緇布冠不言設笄其實亦有也若然緇布冠不言設笄而言設纚皮弁冠言設笄不言設纚互見爲義明皆有也其於固冠之笄則於賓加弁之時自設之可知云如初爲不見者言也者上加緇布冠時有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之等相次此皆不見故設經省文如之而已故云爲不見者言也云卒紘謂繫屬之者即上注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伸屬之左相繫定右相[illegible]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疏〕（興賓至南面。釋曰興謂冠者加皮弁訖起待賓揖之也云適房服素積素韠者上陳服皮弁云緇帶素韠此不言緇帶者上唯有一帶不言可知故不言也。注容者至益繁。釋曰此對上加緇布冠時直言出房南面不言容此則言容以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故言容其

實彼出亦是容故鄭注云觀衆以容體也）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疏〕（賓降至之儀。注降三至容出。釋曰云降三等下至地者據士而言云他謂卒紘容出者以其自餘皆緇布冠見訖皮弁如之而已至卒紘容出雖皮弁有之故知他謂此二者也）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疏〕（徹皮至于房。注徹者至爲之。釋曰冠即緇布冠也不言緇布冠者可知故也皮弁具言者以有爵弁之嫌然不言爵弁者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服故也云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者以其贊冠者奠櫛主人之贊者設筵故知還遣之也）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疏〕（筵于戶西南面。注筵主至戶西。釋曰知主人之贊者設筵者以上文筵于東序已遣主人之贊故知此亦主人之贊者也云戶西室戶西者以下記醮于客位在戶西醮醴同處故知戶西也）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爲擖）〔疏〕（贊者至面葉。注洗盥至爲擖。釋曰云洗盥而洗爵者凡洗爵者必先盥盥有不洗爵者此經直云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洗爵引昏禮房中之洗至北面盥者證房中有洗之事若然前設洗于庭者不爲醴以房中有洗醴尊也云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謂無人爲之薦脯醢還是此贊者故下直言薦脯醢不言別有他人明還是贊者也昏禮贊醴婦是贊者自酌自薦經雖不言側酌側自明也云葉柶大端者謂扱醴之而柄細故以爲柶大端此與昏禮賓皆云面葉者此以賓尊不入戶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枋授冠者冠者得之面葉以扱醴而祭昏禮賓亦主人尊不入房贊者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得面葉以扱祭至於聘禮禮賓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授公者凡醴皆設柶聘禮宰夫不訝授公側受醴則還面枋以授賓故面枋也）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戶東今文枋爲柄）〔疏〕（賓揖至北面。注戶東至爲柄。釋曰知室戶東者以其冠者筵室戶西賓自至房戶取醴酌醴者出向西以授也）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荅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荅主人）〔疏〕（冠者至荅拜。注筵西至主人。釋曰云筵西拜南面拜也者上云冠者筵西南面知以觶拜還南面也知賓東面在西序者以上文與主人相對本位於西序也云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荅主人者案鄉飲酒鄉射賓於西階北面荅主人拜今此於西序東面拜故云異於荅主人又昏禮禮賓聘禮禮賓皆云拜送此云荅拜不云拜送者彼醴是主人之物故云拜送此醴非賓物故云荅拜也）薦脯醢。（贊冠者也）〔疏〕（薦脯醢。注贊冠者也。釋曰上文云贊側酌醴是贊冠者明此薦亦是贊冠者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

觶興。賓荅拜。（建栖扱栖於醴中其拜皆如初古文啐爲呼）疏（○冠者至荅拜○釋曰云祭醴三與者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云筵末坐啐醴建栖興降筵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爵故不拜也）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疏（冠者至於母○注薦東至闈門○釋曰云薦東薦左者據南面爲正故云薦左也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者謂若鄉飲酒鄉射是也此文及昏禮贊醴婦是不舉者皆奠之於左也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者宮中之門曰闈門母既冠子無事故不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知出闈門也云婦人入廟由闈門者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鄭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是也）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疏（母拜至又拜○注婦人至俠拜○釋曰鄭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者欲見禮子之禮例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疏（賓降至初位○釋曰此將欲與冠者造字而迎之位也○注初位至之位○釋曰云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者謂初迎賓至階讓升之位其賓直西序則非初讓升之位主人直東序西者欲迎其事聞字之言故也）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疏（冠者至者對○注對應至未聞○釋曰云賓字之者即下文有字辭又有某甫之字若孔子云尼父之字是也云其辭未聞者下有賓祝辭不見冠者應辭故云未聞也案禮記冠義云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據彼則字訖乃見母此文先見乃字者此文見母是正見彼見母在下者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皆拜之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若然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之等者急於母緩於兄弟也）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疏（賓出至門外○注不出至醴之○釋曰以下云請醴賓故云將醴之也）

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爲之）疏（請醴至就次○注此醴至爲之○釋曰云此醴當作禮者對上文有酌醴受醴之等不破之此當爲上於下之禮不得用醴禮即從醴字何者周禮云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明不得以醴禮賓即爲醴故破從禮也云次門外更衣處也者次者舍之名以其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更衣之時須入於次故云更衣處也云必帷幕簟席爲之者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又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云簟席者士卑或用簟席是以雜記諸侯大夫喪皆用布士用簟席爲之次亦當然）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疏（冠者至如之○注見贊至賓出○釋曰兄弟位在東方此贊冠者則賓之類故贊者東面也言贊者先拜冠者荅之也知贊者後賓出者文於見兄弟下始見之明贊者後賓出也出亦當就次待禮之也）

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疏（入見至見母○注入入至妹卑○釋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廟在寢門外入寢門可知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云不見妹妹卑者以其妹卑於姑姊故不見也）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疏（乃易至先生○注易服至仕者○釋曰云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服玄端也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禮見君非正服之節故不朝服經直云玄端則兼玄冠矣今更云玄冠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爲緇布冠服緇布冠非常著之冠而弊之易服宜服玄冠配玄端故兼云玄冠也朝服與玄端同而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黑屨若朝服玄冠玄端雖同但裳以素而屨色白也以其但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侯視朝之服則玄端不朝得名爲玄端也云摯雉也者士執雉是其常故知摯是雉也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者此即鄉飲酒與鄉射記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其賓亦當有士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禮賓不用栖者沸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疏（乃醴至之禮○注壹獻至用清○釋曰此醴亦當爲禮不言可知也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者案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主婦亞獻爲二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知即燕者鄉飲酒末有燕故知獻後有燕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奠而不舉是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必知一獻之禮禮備有酬酢者昏禮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得正禮不旅又曰婦酢舅更爵自薦是備酌酢也鄉飲酒亦備獻酢酬是其義也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者此賓主人各兩爵無亞獻彼主人主婦各一爵有亞獻雖不同得主人一獻義類同故云此其類也云士禮一獻者即士冠及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皆是一獻也云卿大夫三獻者案左氏傳云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又禮記郊特牲云三獻之介亦謂卿大夫三獻之介案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士一獻亦是其差也云禮賓不用栖者沸其醴者此有獻酢酬飲之沸者故不用栖冠禮禮子用醴不沸故用栖也云內則曰飲者鄭注云目諸飲也云重醴清糟者鄭云重陪也糟醇也清沸也致飲有醇者有沸者陪設之稻醴以下是也云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者質者謂若冠禮禮子之類是也故以房戶之閒顯處設尊也）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疏（主人至儷皮○注飲賓至爲離○釋曰主人酬賓當奠酬之節行之以財貨也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幣則多故聘禮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又案大戴禮云禮幣采飾而四馬是大夫禮多與士異也案禮器云琥璜爵鄭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則又異於大夫也下凡酬幣之法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唯於奠酬之節一行而已春秋秦后子出奔晉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注云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八彼九獻之閒皆云幣春秋之代奢侈之法非正禮也云束帛十端也者禮之通例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爲數也云儷皮兩鹿皮也者當與射禮蹠實之皮同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又覲禮用馬則國君用馬或虎豹皮若臣聘則用鹿皮故鄭注聘禮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言可者以無正文若然兩說諸侯自相見亦用虎豹皮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疏（贊者至爲介○注贊者至爲介○釋曰鄭知贊者衆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云贊者是衆賓也云介賓之輔者以其鄉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彼據將貢以爲優劣之次也此雖不貢以飲酒之禮立賓主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云以贊爲之尊之者謂賓此贊冠者故遣爲介也云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者取尊爲義也）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疏（賓出至賓俎○注一獻至家也○釋曰賓不言薦脯醢者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有姑薦則此一獻亦有薦脯醢可知經有俎必有特牲但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無擇人之義則不用狗但無正文故云其牲未聞也知使人歸諸賓家者以賓出主人送於門外乃始言歸賓俎明歸於賓家也）

儀禮注疏卷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陳服至北上（按單疏分五十卷與唐書新舊志合今本俱依注作十七卷茲紀單疏每卷起訖以存舊式浦鏜云疏中自此至東面云云十八字已見上夙興節疏此重出○今按此兩節適在兩卷交接之處故重言之浦未見單疏本故未喻其重出之故）

故士之冠特（陳本要義同毛本通解特作時要義士之作也士）

爵弁服

此與君祭之服（與通典作助按若作與當讀去聲而釋文無音疑作助是也因下注此與君視朔之服相涉而誤耳）

再入謂之赬（入釋文作染下二字同張氏曰爾雅有再染三染之文此鄭氏用染字之據也○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鄭氏既據爾雅何以一入不稱染不若依今本概作入字爲是）

今齊人名蒨爲韎韐（以集釋挍云疏云周公時名蒨爲韎草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是蒨一名韎而韍名韎韐蒨不得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按韎者茅蒐之別名也韐者所以代韠也自後人誤）

讀毛傳妄改鄭箋遂併此注而亦誤矣戴侗六書故卷十八韎字下引鄭氏曰齊人謂蒨爲韎又韐字下引鄭康成曰韐韍之制似韠以韐字屬下句與疏不合其讀上句卻正與疏合錄此以見宋儒亦有覺其誤而改其讀者

冠弁者（盧文弨云者字衍）

士禮元冠自祭（陳閩同毛本冠作端）

是況有不同之事（毛本同要義況作注）

但古緇紂二字並行（要義同毛本行作色）

元端亦服之類（浦鏜云亦下當脫朝字）

此經云韎韐（浦鏜云下當脫禮記云縕紱縕紱韎韐九字）

鄭卽因解名縕韍之事（名陳閩要義俱作名毛本作明事諸本俱作字）

是紱有與縕異（浦鏜云縕當韠字之誤。按疑當云是紱又與縕韍異）

二與日爲體離爲鎭霍（上六字要義曰當云二與四爲離體霍陳閩俱誤作瞿）

緇布冠及皮弁在堂下（陳本要義同毛本皮上無及字皮下有爵字）

當從絲旁爲之（段玉裁校本絲作糸）

皮弁服

目覆頭句頷繞項（毛本目上有以白鹿皮四字句作鉤通解與毛本同）

至黃帝則有冕（冕陳閩俱作異。按下云黃帝作旒冕則異字非也）

繢事後素之等是也（繢毛本作繪是毛本作事諸本俱作是）

素用繢者（陳閩同毛本繢作繪）

元端

天地之雜也（也徐本作色張氏云鄭氏正引易文不必改也爲色也字近色傳寫者誤耳。按漢時六經異文甚多張說未確通解亦從張氏）

不同一命不命（浦鏜云同當問字之誤盧文弨云不同二字屬上亦可）

各有所當當者卽服之（當字陳閩俱不重非也）

朝時不服（不要義作所按要義是）

以聽私朝矣（矣要義作衣屬下句）

必以莫爲夕者（莫爲疑當作爲莫）

無事則無夕法（陳閩要義同毛本則作亦）

哀十四年（要義同毛本哀作襄）

卽此元端也（要義同毛本端作冠）

緇布冠

結項中（按疏無中字）

足以韜髮而結之矣（韜釋文作叏張氏云士昏禮注之縚髮釋文亦云本又作叏不爲叏則爲縚今之爲韜未知孰據。按說文韜劒衣也弢弓衣也二字音義相近故古多通用如六韜一作六弢是也叏本訓滑因弢而轉爲叏從省也縚則韜之俗字）

謂此以上凡六物（徐本通典集釋俱無以字與疏合通解要義俱與毛本同釋文亦有以字按徐本作此上釋文則摘以上二字爲音未見以字之上必無此字張氏遽改此爲以殆因此以二字不宜並存故歟）

首著卷幘之狀雖不智（陳本同之要義作其智通解要義俱作審毛本作雖不可知）

故以冠之（冠要義作況）

人之長者（要義同毛本人下有髮字）

謂狹而長也（毛本狹誤作挾）

大夫士當緇組纁邊（陳本同毛本組下有紘字。按無紘字與禮器注不合且與此處經文亦異此本非也）

櫛實于簞

笥與簞方圓有異（聶氏要義同毛本與上無笥字）

蒲筵二在南

鄭注云（盧文弨云鄭注二字衍舊本俱經注連釋一本始分作兩段然體例亦不盡合。按此爲經注連釋之始故特加鄭注二字以別于釋經也以後凡經注連釋者卽不盡用此例）

藉之曰席（藉浦鏜改从艸是也毛本誤作籍下藉取同）

前數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毛本藉上有筵字此本陳本俱無筵字閩本筵字擠入按通典釋此經云上重者皆言席取相承藉之義在地多言筵也蓋用疏說）

側尊一甒醴

勺尊升（金曰追云疏謂少牢罍枓所以㪺水此尊枓㪺酒者也是注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多別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誤如此當并疏尊升改正）

則此爲尊枓㪺酒者也（枓要義作升誤）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宋本釋文云匴本或作算。按通典作算與或本合今本釋文算誤作篹）

古文匴作篹坫作襢（篹嚴徐集釋俱作纂毛本作篹上作字嚴本集釋俱作作徐本毛本作爲下作案釋文云爲篹素管反劉音纂纂字既誤作字必非又云注曰坫作襢案釋文云爲檐以占反廣韻云檐與簷同屋檐也坫謂之坫故或爲檐今從襢非也襢字既誤作字必非。按毛本兩句俱是爲字與釋文合疏則上句是爲下句是作與徐本相反又釋文檐毛本亦誤作襢）

但坫有二文一者（要義同毛本文下有字坫單疏誤坫毛本作坫）

云古文匴爲纂坫作檐者（纂陳閩監本俱同毛本要義作篹檐要義同毛本作襢）

兄弟畢袗元（朱子云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當從袗爲是。今按說文無袀字均之爲袀猶元之爲袨皆俗字也袗本元服以經既有元字故鄭轉訓爲同蓋字雖從今而義則從古袗均音同得相假借也或疑經文袗字當作均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袗恐不必然）

爵弁同色（毛本爵作韠陳本要義俱作爵）

將冠者采衣紒

童子之節也（節毛本作飾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作節。按作節與玉藻合）

將冠至南面注采衣至爲結（按疏內總標經注之式唯此僅存浦鏜謂注采衣至爲結六字當在故言將冠者也下蓋未見單疏本故也）

賓如主人服

注外門大門外（六字毛本俱脫）

每曲揖

對般右宗廟也（毛本同陳閩俱無宗廟二字）

俱東向是一曲（要義楊氏同毛本東向作向東）

至于廟門

既曲北面揖（陳閩同毛本既作卽）

主人升立于序端

冠子爲賓客（毛本爲上有非字）

贊者盥于洗西（浦鏜云于洗西三字當衍文疏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若經有此三字便是正文何云無也當是傳寫者因注盥于洗西之文誤衍之耳）

故先入房竝立待事（毛本待作侍）

明在洗西東面（毛本明作故）

恐由阼階（通解同毛本由作作）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宜房中隱處加服訖（宜陳本誤作冠毛本作適）

賓降

下皆不言（下皆毛本作不陳陳本誤作不贊按不與下贊與皆俱因形似而誤今本作陳則近理而莫究其原矣）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瞿中溶云唐石經兩壹字初刻作一後改）

賓右手執項

行翔而前鶬焉者（陳閩同毛本前作後）

堂下不趨（下要義毛本作上下同○按要義是也）

謂行翔而前鶬焉（要義同毛本鶬作蹌）

冠者與

觀衆以容體（體通典作儀）

按郊特牲論加冠之事（毛本郊誤作特）

賓揖之

右相絀繫（毛本絀作屈）

興賓揖之

起待賓揖之也（毛本待作而）

贊者洗于房中

古文葉爲擖（擖陳閩監葛俱誤作揭按擖當作擸說詳聘禮）

以房中有洗（毛本房作庭）

昏禮贊醴婦（諸本俱作醴婦毛本作酌醴）

此與昏禮賓（盧文弨云禮下脫一禮字下同）

公側受醴（要義同毛本作授）

賓揖冠者就筵

以其冠者筵室戶西（筵通解要義俱作在）

冠者筵西拜受觶

知以觶拜還南面也（以要義作受是也）

今此於西序東面拜（要義同毛本於作以）

薦脯醢

上文云贊側酌醴（毛本側作者）

冠者即筵坐○柶祭醴三（毛本三誤作二）建柶（建石經徐本、集釋敖氏俱作建注同通解作捷錢大昕云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作建爲是）

扱柶於醴中（扱釋文作提云本又作插亦作扱盧文弨云釋文云云正指注言後人誤會乃改經之建柶爲捷柶失之矣張氏云鄉射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之右大射之注曰搢扱也士喪禮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之右旁釋文皆作捷由是觀之釋文之前捷字猶在釋文之後始盡變而爲插扱爾○按集釋云建陸作捷蓋其誤自李氏始）

賓降直西序東面

而迎之位也（案此與下欲迎其事兩迎字疑皆當作近）

請醴賓

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動勞也（禮賓者以下九字毛本俱脫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

以帷幕簟席爲之（以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以毛本作必）

諸侯用罍（要義同通解毛本諸上有天子禮三字）

乃易服○奠摯見於君（摯釋文作贄云本又作摯○按摯贄今本錯出宜俱從手後不悉挍）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毛本先誤作見近有據誤本疏文欲改經鄉大夫爲卿大夫者段玉裁云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鄉飲酒禮鄉射禮所謂遵者也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卿大夫而致仕者也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周禮重鄉飲鄉射以鄉三物賓興之意也禮記冠義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此則經文不作卿字甚明）

則元端不朝得名爲元端也（不監本作以）

與鄉射記先生（要義陳本同毛本記作禮）

經云鄉大夫不言士（陳本通解同要義亦鄉誤作卿）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

賓醴不用柶者（賓醴徐本集釋通解俱作禮賓按疏作醴賓）

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稻醴以下十二字毛本俱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敖氏無未清糟二字陸氏云糟劉本作莤音糟）

鄉飲酒末有燕（閩本要義同通解毛本末作未）

而禮成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禮成作成禮）

亦是其差也（毛本是誤作士）

云重醴清糟者（醴下金曰追補至字云疏括注語本有至字不知何時脫去遂使轉寫者反據疏中重醴清糟四字誤刪注文○按內則原文重醴下無清糟二字故按者疑鄭注今本固有脫句而古本亦有衍字也然古書多異文未可臆爲刊削金謂疏有至字不知何據疏引內則注先解清糟兩字乃云稻醴以下是也則疏舉注語未必總括五句）

云凡禮事（陳本要義同按各本注禮俱作醴）

主人酬賓

彼九獻之間皆云幣（獻通解要義俱作獻毛本作酬云通解毛本作有）

兩說諸侯（陳本要義同毛本說作國是也）

贊者皆與

贊者衆賓也（朱子云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耳○按如朱子說則疏中兩衆賓亦當改爲主人之贊者）

謂賓此贊冠者（毛本此作之按賓字亦宜作尊）

儀禮疏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若不醴則醮用酒。（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爲禮【疏】若不至用酒○注若不至爲禮○釋曰自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下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殷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云曲禮曰已下者是下曲禮文也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與下文爲目謂君子所住之國不求變彼國之俗若衛居殷墟者也云祭祀之禮者若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陽者先合樂乃灌地降神也求諸陰者謂先灌地乃合樂若衛居殷地用殷禮則先合樂乃灌也云居喪之服者謂若檀弓周之諸侯絶旁期降上下殷之諸侯服旁期不降上下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也云哭泣之位者殷禮無文亦應有異也云皆如其國之故者謂上所云皆如其故國之俗而行之云是者依先王舊俗而行不改之事向來所解引曲禮據人君施化之法不改彼國舊俗證此醮用酒舊俗之法也故康誥周公戒康叔居殷墟當用殷法是以云茲殷罰有倫使用殷法故所引曲禮皆據不變彼國之俗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有二途若據曲禮之文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又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注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者謂若杞宋之人居鄭衛鄭衛之人居杞宋若據彼注謂臣去已國居他國不變已國之俗是以定四年祝佗云殷人六族在魯啓以商政亦不變本國之俗故開商政示之皆據當身居他國不變已國之俗與此注引不同者不求變俗義得兩合故各據一邊而言也云酌而無酬酢曰醮者鄭解無酬酢曰醮唯據此文而言所以然者以周法用醮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醴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大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云醴亦當爲禮者亦上請醴賓之醴故破之也）

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閒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疏】尊于至南枋○注房戶至古也○釋曰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以醴不言禁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也此用酒酒是所飲之物恐醉因而禁之故云因爲酒戒若然玄酒非飲亦爲禁者以玄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有禁也云不忘古也者上古無酒今雖有酒猶設之是不忘古也）

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疏】洗有至南順○注洗庭至上也○釋曰知洗庭洗者上周法用醴之時醴之尊在房今醮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當在庭是以下云賓降取爵于篚卒洗升酌故知洗在庭也設洗法在設尊前此洗亦當在設尊前設之故此直云洗有篚在西不言設也若然上不言設洗者以其上云醮用酒即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言設洗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者上已有文也云篚亦以盛勺觶者周法用醴在房庭洗無篚此用酒庭洗有篚故周公設經辨其異者但醴篚在房以盛勺觶此庭洗篚亦盛勺觶故云亦也云南順北爲上也者席之制有首尾者據議之先後爲首尾此篚亦云上者應亦有記識爲上下以其南順之言故北爲上也）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疏】始加至升酌○注始加至東房○釋曰云始加醮用脯醢者此言與周別之事周家三加訖乃一醴於客位用脯醢此加訖即醮於客位用脯醢是其不同也但言始加醮用脯醢者因言與周異之意其實未行事是以下乃始云賓降取爵于篚也云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者經不見者嫌與周異故辨之其經不言冠者醮之處即與周同故經不見也云始醮亦薦脯醢者以其經云醮用脯醢汎言若醮用酒未著其節故亦如上周家三加始薦脯醢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者決周家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也云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者欲見用醴時直有將冠時賓降無賓降取爵以其酌在房故也今云如初者唯謂如將冠降盥之事也云凡薦出自東房者用醴時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醮用酒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云凡以該之也）

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贊者筵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疏】冠者至如初○注贊者至薦之○釋曰此經畧言拜受答拜不言處所面位言如初者以其雖用酒與周異自外與周同故直言如初也是以鄭取上醴子法以言之故言如初以結之也云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者經直云拜受答拜如初亦不言出薦之時節故鄭別言之亦當如周家醴子時薦也凡醴子醴婦并昏禮禮賓面位不同者皆隨時之便故不同也）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疏】冠者至筵西○注冠者至之筵○釋曰此經雖用醴酒不同其於行事與周禮醴子同但位有異彼一加訖入房易服訖出房立待賓命此則醮訖立於席西待賓命爲異皆爲更加皮弁也云與筵末坐啐酒者爲醮於客位敬之故也昏禮禮賓與聘禮禮賓在西階上啐醴者昏禮注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聘禮注云糟醴不卒故也冠子用醴拜此醮子用酒亦拜者以與醴子同是成人法拜啐故雖用醮亦拜啐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疏】徹薦至不徹○注徹薦至便也○釋曰云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案下文云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酒則云攝明因前也除酒之外云其他如初明薦爵更設是後加卒設於席前也故知前云徹薦爵爲辟後加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爲聶【疏】加皮至如初○注攝猶至爲聶○釋曰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者案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撓謂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嚌嘗之【疏】加爵至于母○注乾肉至嘗之○釋曰前二醮有脯醢更加此乾肉折俎言嚌之者嚌謂至齒嘗之案下若殺再醮不言攝此經再醮言攝三醮不言攝則再醮之後皆有攝互文以見義也云取脯見于母者亦適東壁俠拜與周同案下文若殺已下云卒醮取籩脯以降此亦取籩脯乾肉曰脯云乾肉牲體之脯也者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脯脩若然乾肉與脯脩別言若今梁州烏翅者或爲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爲二十一體與燕禮同故總名乾肉折俎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疏】若殺至扃鼏○注特豚至爲密○釋曰上醮子用乾肉不殺自此至取籩脯以降論夏殷醮子殺牲之事殺言若者是不定之辭殺與不殺俱得云若也云載合升者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在後今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字在載升之閒通事之者欲見在俎在鑊俱曰合也云設扃鼏者以茅覆鼎長則東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曰闈門容小扃參个注云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特豚一豚也者此特若郊特牲之特皆以特爲一也云凡牲皆用左胖者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illegible]肺指其形餘皆舉其義稱也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也）

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疏】始醮至如初○注亦薦至徹矣○釋曰云始醮如初者此一醮與不殺同未有所加故云如初也）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蠃醢蝸醢今文蠃爲蝸【疏】再醮至栗脯○注蠃醢至爲蝸○釋曰此二豆二籩增數者爲有殺牲故盛其饌也案鄭注周

（禮醢人云細切爲韲全物若牒爲菹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及菹之法也云蠃醢蠯蜹醢者爾雅文）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疏】三醮至嚌肺○注攝酒至脯醢○釋曰云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者周公作經取省文再醮不言攝酒以三醮如之則再醮攝之可知故鄭云再醮亦攝之矣云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者經有二嚌不破如初嚌之嚌唯破加俎嚌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嚌之又不宜有二嚌故破加俎之嚌爲祭也云祭俎如初如祭脯醢者以三醮唯祭俎之肺不復祭脯醢也若然前不殺之時一醮徹脯醢爲辭再醮之脯醢至再醮不言徹一醮徹者以三醮上唯加乾肉不薦脯醢故不徹也今殷亦然一醮徹薦辭至再醮亦不徹薦爵而已亦爲三醮以不加籩豆加牲俎是以祝辭一醮亦云嘉薦至三醮者直云籩豆有楚楚陳列貌是三醮不加籩豆明文也）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疏】卒醮至如初○釋曰此取籩脯見母與前不異上周法與不殺皆不云籩者上皆直薦脯醢不云籩豆此若殺云兩籩故云籩脯若然既殺有俎肉而取脯者見其得禮而已故不取俎肉如若得束帛者不須取脯是以冠禮禮賓得束帛皆不取脯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父諸兄【疏】若孤至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釋曰上陳士有父加冠禮訖自此至東塾北面論士之無父自有加冠之法也周公作文於此乃見之者欲見周與夏殷孤子同冠於阼階禮之於客位唯一醮三醴不同耳是以作經言其與上異者而已言父兄諸父諸兄者以其上文父兄非直戒宿而已故知此是諸父諸兄非已之親父親兄也）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爲結今文禮作醴【疏】冠之至於阼○注冠主至作醴○釋曰云主人紒而迎賓者即上采衣紒是也云拜揖讓立于序端者謂主人出先拜賓答拜訖揖讓而入于廟門既入門又三揖至階又三讓而升堂乃立于東序端賓升立西序端一皆如上父兄爲主人故作文省畧總云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也云禮於阼者則別言其異者也云今文禮作醴者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故也）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疏】凡拜至答拜○釋曰此亦異於父在者云凡拜者謂初拜至及啐拜之等賓主皆北面與父在時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序端東面爲異也）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疏】若殺至北面○釋曰云若殺者有則殺無則已故云若不定之辭也言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直東塾二鼎豚魚腊鼎皆北向相重而列之也○注孤子至門外○釋曰案上文父在亦有殺法今鄭云孤子得申禮盛之者不爲殺起止爲陳鼎于外而言鄭知父在有鼎不陳於外者以上文若殺直云特豚載合升不辨外內孤子乃云舉鼎陳于門外類于上遂在陳鼎不於門外也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是在外者爲盛也今孤子則陳鼎在外故云孤子

得申禮盛之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疏】若庶至醮焉○釋曰上已言三代適子冠禮訖此經論庶子加冠法也周公作經於三代之下言之則三代庶子冠禮皆於房外同用醮矣但不知三代庶子各用幾醮耳今於周之適子三加一醴夏殷適子三加三醮是以下文祝辭三醴一而醮三皆爲三代而爲言至於三代庶子皆不見別辭則周之庶子宜依適子用一醴夏殷庶子亦依三醮三代適子有祝辭若庶子則無故下文注云凡醮者不祝○注房外至不尊○釋曰知房外謂尊東也者上陳尊在房戶之閒案鄉飲酒賓東則東則尊東明此亦於尊東也云不於阼階非代也者案下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明庶子不於阼階非代故也云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下記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成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疏】冠者至階下○釋曰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爲母生在於後見之也）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爲謀【疏】戒賓至之也○注吾子至爲謀○釋曰自此至唯其所當者周公設經直見行事恐失次第不言其辭今行事既終總見戒賓醮及爲字之辭也云某有子某者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云願吾子之教之也者即此以加冠行禮爲教之也云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者謂自已身之子故云吾子相親之辭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今請賓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古文病爲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敢不從許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臨也今文無對）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令吉皆善也元首也【疏】注令吉至首也○釋曰元首左傳曰先軫入狄師而死之狄人歸先軫之元是元爲首又尚書云君爲元首亦是元爲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爾女也既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疏】注爾女至福也○釋曰云既冠爲成德者案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云祺祥也者祺訓爲祥祥又訓爲善也云因冠而戒者則經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是也云且勸之者即經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是也）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辰子丑也申重也【疏】再加至爾服○注辰子至重也○釋曰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其言是作文之體無義例也云辰子丑也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即

甲子乙丑之類畧言之也）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古文眉作麋）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厥其）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疏】注黃黃至疆竟○釋曰爾雅云黃髮齯齒故以黃爲黃髮也云耇凍梨者爾雅云耇老壽也此云耇凍黎者以其面似凍黎之色故也）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疏】醴辭至令芳○注嘉善至香也○釋曰謂脯醢爲善薦芳香者謂作之依時又造之依法故使芳香而善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爲癉）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疏】注善父至不祝○釋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爾雅文不言善事父母善事兄弟者欲見非但善事兄弟而亦爲兄弟之所善者諸行周備之意也云凡醮者不祝者案上文前後例周與夏殷冠子法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則三代祝辭同可知也至於周醮之辭三等別陳之者以其數異辭宜不同故也若然醮辭唯據適子而言以其將著代重之故備見祝辭也此注云凡醮者不祝者言凡謂庶子也既不加冠於阼又不禮於客位無著代之理故畧而輕之也亦不設祝辭者曾子問注云凡殤不祭之類也其天子冠禮祝辭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爲祝詞使王近於人遠於天嗇於時惠於財其辭既多不可具載其諸侯無文蓋亦有祝辭異於士也）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湑清也伊惟也【疏】注湑清也伊惟也○釋曰湑泲酒之稱故伐木詩云有酒湑我注云湑莤之文鳧鷖詩云爾酒既湑注云湑酒之泲者是湑爲清也云伊惟也者助句辭非爲義也）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旨美也楚陳列之貌【疏】注旨美至之貌○釋曰楚茨詩亦云籩豆有楚注云楚陳列之貌是用其再醮之籩豆不增改之故云有楚也）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疏】注肴升至謂豚○釋曰云折俎者即謂折上若殺之豚也）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昭明也【疏】字辭至爾字○釋曰此字文在三代之下而言則亦遂三代字辭同此辭賓直西序東面與子爲字時言之也）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于猶爲也假大也宜之是爲大矣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

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宜之至所當○釋曰云伯某甫者某若云嘉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爲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臣不名君且爲某之字呼之既此某甫立爲且字言伯仲叔季者是長幼次第之稱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管叔霍叔之類是也云唯其所當者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但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生於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然二十冠而字之未呼伯仲叔季今於二十加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已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得呼伯仲知義然者見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至閔公二年慶父死時莊公未滿五十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時未五十慶父死號曰共仲是其死後雖未五十得呼仲叔季故二十冠時則以伯仲叔季當擬之故云唯其所當也○注于猶至作父○釋曰知甫是丈夫之美稱者以其人之賢愚皆以爲字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是也云孔子爲尼甫者哀十六年孔丘卒哀公誄之曰哀哉尼甫因字號諡曰尼甫也云周大夫有嘉甫者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云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者案左氏傳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是也鄭引此者證有冠而爲此字之意故云是其類也又甫字或作父者字亦通或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爲父字者也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屨夏至博寸○注屨者至廣也○釋曰自此至繶屨論三服之屨不於上與服同陳者一則屨用皮葛冬夏不同二則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故退在於此言夏用葛下云冬皮則春宜從夏秋宜從冬故舉冬夏寒暑之極時而言詩魏地以葛屨履霜刺褊也云屨者順裳色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云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者以其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經唯云玄端黑屨與玄裳同色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玄裳爲正也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者以拘者自拘持之言故云以爲行戒也云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者此以漢法言之今之屨頭見有下鼻似刀衣鼻故以爲況也云繶縫中紃也者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云純緣也者謂繞口緣邊也云皆青者以經三者同云青也云博廣也者謂純所施廣一寸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魁蜃蛤柎注者【疏】素積至博寸○注魁蜃蛤柎注者○釋曰以魁蛤灰柎之者取其白耳云魁蜃蛤者魁即蜃蛤一物是以周禮地官掌蜃掌共白盛之蜃鄭司農云謂蜃炭引此士冠白屨以魁柎之玄謂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是也云柎注者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疏】爵弁至博寸○注爵弁至繢次○釋曰案此三服見屨不同何者玄端以衣見屨以玄端有黃裳之等裳不得舉裳見屨故舉玄端見屨也皮弁以素積見屨屨裳同色是其正也爵弁既不舉裳又不舉衣而以爵弁見屨者上陳服已言纁裳裳色自顯以與六冕同玄衣纁裳與冕服之嫌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屨也云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者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此是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又注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者即上黑屨以青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爲繡次之事也今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爲絇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絇繶純者取對方繢次爲飾案舄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舄同也

冬皮屨可也。【疏】冬皮屨可也○釋曰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

不屨繐屨。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疏】不屨繐屨○注繐屨至曰繐○釋曰案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繐衰既是喪服明繐屨亦是喪屨故鄭云喪屨也云縷不灰治曰繐者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末可以冠子恐人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

記冠義。【疏】記冠義○釋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又案喪服記子夏爲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定誰所錄云冠義者記士冠中之義者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此則在子夏前其周禮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故遺秦燔滅典籍有韋氏闕氏闕其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加之故王制有正聽之棘木之下異時所記故其言亦殊也

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大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疏】始冠至可也○注大古至是也○釋曰此經直言加緇布冠不言有緌無緌又不言加冠之後此緇布冠更著以不故言不緌不更著之事也云大古冠布者謂著白布冠也云齊則緇之者將祭而齊則爲緇者以鬼神尚幽暗也云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著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云尊者飾也則士冠不得緌也云冠而敝之可也者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棄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云大古唐虞以上者此記與郊特牲皆陳三代之冠云牟追章甫委貌之等鄭注郊特牲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三代既有此明大古是唐虞已上可知云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者此經據孔子時非其著緌未知大古有緌以不故鄭云大古質無飾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以經云始冠緇布之冠即云大古冠布則齊冠一也故鄭云冠其齊冠也云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者以其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未有喪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若然喪服起自夏禹以下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疏】適子至成也○注醮夏至人也○釋曰此記人說夏殷法可兼于周以其於阼及三加皆同唯醮有異故知舉二以見一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今文無之【疏】冠而至名也○注名者至無之○釋曰案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云受於父母者夫婦一體受父即是受母故兼言也云冠成人益文者對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也是敬定名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委貌至道也○釋曰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上緇布冠也諸侯已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玄冠解經易服玄冠是也○注委猶至之聞○釋曰云今文爲斧者義無取故疊之不從也云毋發聲也者若在上謂之發聲在下謂之助句義無取則是發聲也云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者以釋經三代皆言道是諸侯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云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者委貌玄冠於禮圖有制但章甫毋追相與異同未聞也

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疏】注弁名至未聞○釋曰又歷陳此三者欲見三代加冠皆有弁云周弁者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者爵弁者故云弁者冠名也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者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云論語云服周之冕以五色繅服有文飾則知有德故云言所以自光大也云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者皆以意解之也云制之異亦未聞者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師相參周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但夏殷之禮亡其制與周異亦加上未聞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疏】注質不變○釋曰此亦三代自天子下至士皆是再加當在周弁三加之上退之在下者欲見此三代之冠百王同之無別代之稱也故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注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亦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若然百王同之言三王者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又上三冠亦據三代故云三王共皮弁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是以鄭云質不變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昬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昬禮是也【疏】無大至之有○釋曰此記所陳欲見周末有大夫冠禮之事有大夫冠禮記者非之○注據時至是也○釋曰鄭云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言周未作記之時有二十已前未加冠而命爲大夫者記非之也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者鄭解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古者未有士大夫有冠禮故非之此鄭云未五十則二十已上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爲大夫者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士若不仕以此知爲大

（夫無殤服言爲大夫無殤服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已下死大夫則十九已下旣爲兄殤服已爲大夫則早冠矣大夫冠而不爲殤故也雖早冠亦行士禮而冠是大夫無冠禮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者解試爲大夫二十則其爵命要待五十意也云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者釋經而有其昏禮以其三十而取五十乃命爲大夫則昏時猶爲士何得有大夫昏禮乎五十已後容改娶故有大夫昏禮也若然案下文古者生無爵鄭云古謂殷此經以古爲周初者下云古者生無爵對周時士生有爵故知古者生無爵據殷也今此云古者以周末時大夫冠對周初時無若以古者爲殷時則周家有大夫冠禮何得言周末始有乎明古者據初而言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殺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也）〔疏〕（公侯至造也○注造作至君者○釋曰記人言此者欲見夏初已上雖諸侯之貴未有諸侯冠禮猶依士禮故記之於士冠篇末也云自夏初以上者以經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明夏初未有言以上者夏以前唐虞之等亦未有諸侯冠禮也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者旣云服士服行士禮亦如上文五十而後爵何公侯冠禮之有以其與大夫同未五十服行士禮也云至其衰末上下相亂至以正君臣也者解經夏之末造公侯冠禮也引坊記者欲見夏末以後制諸侯冠禮以防諸侯相篡弒之事也云同車者謂參乘爲車右及御者也云不同服者案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又云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服是不同服此謂非在軍時若在軍時君臣同服韋弁服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疏〕（天子至者也○注元子至下升○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故於此兼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云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者天子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爲天子是由下升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皆由下升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疏〕（繼世至賢也○釋曰記此者欲見上言天子之子冠行士禮此諸侯之子冠亦行士禮以其士之子恒爲士有繼世之義諸侯之子亦繼世象父祖之賢雖繼世象賢亦無生而貴者行士冠禮故記之於此也云能法先祖之賢者凡諸侯出封皆由有德若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爲五等諸侯即爲始封之君是其賢也於後子孫繼立者皆不毀始祖之廟是象先祖之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疏〕（以官至殺也○注殺猶至小官○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仕者從士至大夫而冠無大夫冠禮者也云以官爵人者以用也謂用官爵命於人也云德之殺也者殺衰也以德大小爲衰殺故鄭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者管領爲名爵者位尊高下之稱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疏〕（死而至無諡○注今謂至始也○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自上所陳冠禮以士爲本者由無生而貴皆從士賤者而外也云死而諡今也者據士生時雖有爵所不合有諡若死而諡之正謂今周衰之時也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者古謂殷以前夏之時士生無爵死無諡是士賤今古皆不合有諡也鄭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者以記者自云今也明還據周衰記之時案禮運云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周衰也自此已後始有作記故云周衰記之時也云古謂殷者周時士有爵故知古謂殷云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者對周士生有爵死猶不諡也云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掌客職云羣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鄭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羣介行人皆士故知周士有爵雖有爵死猶不諡卿大夫已上則有諡也云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者解經死而諡今也云諡之由魯莊公始也者案禮記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若然作記前莊公誄士至記時亦行之故此禮云死而諡今也故鄭云今謂周衰之時也案郊特牲云死而諡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以此而言則殷大夫以上死有諡而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伯仲死諡周道也者殷已前皆因生號爲諡若堯舜禹湯之屬是也因生號以諡故不得諡名周禮死則別爲諡故云死諡周道也）

儀禮卷第一（經一千八百九十一　注三千六百二十一）

儀禮疏卷第三

（元缺第十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若不醴

不改者也（盧文弨云者李作舊與疏同○按疏中舊字本亦作者又冠義疏引此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是也二字係疏語疏引鄭注至不改止明無舊字）

洗有篚

故此直云洗有篚在西（毛本云作言要義作云陳本誤作文按文云相似故多誤）

云南順北爲上也者（毛本南上有西字）

以其南順之言故北爲上也（諸本同毛本言故作故言）

始加醮用脯醢

云始加醮用脯醢者（要義同毛本醮作薦）

因言與周異之意（要義同毛本因言作言商）

冠者升筵坐

出房立待賓容命（毛本容作客）

糟醴不卒（毛本卒作啐案周學健云不卒謂不卒爵也經云啐醴則非不卒明矣）

徹薦爵

是後加卒設於席前也（通解同毛本卒作啐閩本作嚌）

加爵弁

前二醮有脯醢（毛本二誤作三）

若今梁州烏翅矣（烏單疏作鳥與周禮注合毛本作鳥）

若殺則特豚

以茅覆鼎（通解要義同毛本作鼏）

生人亦與祭同用右者（要義同毛本生作主）

亨豕魚腊以鑊（毛本豕作豚諸本俱作豕）

特豚合升（要義同毛本豚誤作豕）

升牲體於俎也（陳本要義同毛本體誤作醴）

皆據生人爲食而有也（陳本要義同毛本生作主）

二者謂之刌肺（刌諸本俱作忖下竝同盧文弨云忖古與刌通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云上環頭忖也）

再醮

螔蝓醢（螔釋文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螔此字从蟲虒聲）

乃後坐之（坐陳閩俱作挫毛本作剉）

三醮

今殷亦然（陳本要義同毛本殷作殺）

直徹爵而已（要義同陳本直誤作其按其直相似故誤毛本直作唯）

卒醮

此若殺云兩邊（邊陳閩俱作籩）

若殺

家私之禮也（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作私家）

若庶子

若庶至醮焉（此五字毛本俱脫案此節疏係經注分釋則疏首宜有此五字毛本偶脫耳後凡類此者可以例推）

是以下文祝辭三（要義同毛本辭下無三字）

始加祝曰

元首也（毛本同通典首作長）

棄爾幼志○壽考惟祺（惟集釋作維）

三加曰

皆加女之三服（毛本加誤作如）

兄弟具在

厥其（此注毛本俱脫徐本集釋通解並有集釋其下有也字）

黃耇無疆

凍梨也（梨監本作黎）

黃髮鯢齒（毛本鯢作兒）

云耇凍梨者（通解同下並同陳閩黎作梨下句作黎）

拜受祭之

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注首三字毛本俱脫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並有）

醮辭曰○嘉薦亶時（陸氏云時劉本作古旹字）

始加元服

善兄弟爲友者（諸本同毛本弟作長）

欲見非且善事兄弟（毛本且作但）

諸行周備之意也（毛本諸誤作謂）

既不加冠於阼（加要義作出毛本作加）

案大戴禮公冠篇（要義同毛本戴下無禮字）

遠於天（要義同毛本天作年）

宜之于假（通典假作嘏仲上有伯字）

若云嘉也（要義同毛本作若云尼甫嘉也通解與毛本同）

既此某甫立爲且字（既要義作即毛本作既）

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通解要義同毛本積作稱）

至閔公二年（毛本同陳閩俱無至字）

注于猶至作父（毛本于猶作伯仲）

父猶傅也（閩監同毛本傅作傳）

云孔子爲尼甫者（要義同毛本尼上有仲字）

云周大夫有嘉甫者（嘉要義作家下同按家與春秋合）

案左氏傳桓二年（要義同毛本案誤作朱）

又甫字或作父者（又要義作云）

屨夏用葛

一則屨用皮葛（要義同毛本葛上有用字）

詩魏地以葛屨屨霜刺褊也（要義同毛本地作風）

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元裳爲正也（要義作而却不取黃裳雜裳是也）

自拘持之言（陳本同毛本言作意）

素積白屨

魁屨蛤柎注者（柎宋本釋文从手者徐本作者敖氏作之集釋毛本作也）

爵弁纁屨

故不以衣裳（毛本同陳閩裳俱作服）

爲纁次之事也（毛本同陳閩事俱作序）

記冠義

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要義同毛本時上無之字）

記士冠中之義者（要義同毛本作記子冠中之義也者案此節疏當有注云冠義者記士冠中之義故疏疊其文而釋之今本佚脫耳疏云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此釋注中記字也否則此賈自疏冠義二字非另有鄭注也）

儒者加之（毛本同要義加作記）

始冠緇布之冠也

太古質蓋亦無飾（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蓋亦二字與疏合毛本無）

冠訖則敝經之（要義敝下有去字無經字按要義是）

云未之聞（毛本云下有緌纓飾三字）

未知太古有緌以不（陳閩同毛本不作是盧文弨云以不猶與否疏中往往見之）

適子冠于阼

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徐本集釋俱有此注在加有成也下楊氏有客位于上四句今本並脫）

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徐本集釋俱有此注楊氏有諭其志者二句今本並脫）

冠而字之

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下五字今本俱脫徐本集釋俱有）

是敬定名也（毛本作是字敬名也要義作是敬其名也）

委貌○毋追（毋唐石經閩監宋本釋文俱與此同毛本釋文徐陳俱作母注及疏放此按古人書毋母不甚有別故釋文遇毋字必有音曲禮音義曰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可見二字蒙溷已久凡可以意會者今不盡挍也）

周弁殷冔夏收

齋所服而祭也（徐本集釋俱無此六字通解有盧文弨云郊特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兹謂委貌爲元冠及齋所服而祭也兩句尤可證）

其制之異亦未聞（異葛本誤作畢異下敖氏有同亦二字與要義所載疏合徐本集釋俱有亦字毛本無盧文弨云郊特牲孔疏引此注亦有亦字當補正）

見士之三加之冠者爵弁者（浦鏜云上者字疑有字誤）

相參周之（周要義作周陳本誤作尚毛本作考按參字當絕句周之二字屬下冕字爲句謂以漢禮器制度與周禮弁師相參因得周冕之制也陳本周作尚形相近而誤今改作考則失之遠矣）

其制與周異（毛本同要義異上有同字）

無大夫冠禮

大夫或時改取（徐本集釋通解敖氏娶俱作取按取娶今本錯出不悉挍）

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陳閩俱無長字）

大夫冠而不爲殤故也（陳本要義同毛本大作丈）

鄭云古謂殷（陳閩同毛本謂作爲）

公侯之有冠禮也

篡殺所由生（殺釋文作殺毛本又作弒亦作試徐陳通解亦俱作殺下同）

以殺其君也（徐本集釋同按疏標目也作者）

服行士禮也（陳本同毛本服下有士服二字）

天子之元子

見天子元子冠時（毛本元誤作天）

死而謚

死猶不爲謚耳（浦鏜云疏無爲字）

儀禮卷第一（唐石經徐本卷後標題俱如是後放此）

儀禮注疏卷三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四　　儀禮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士昏禮第二

【疏】（士昏禮第二○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釋曰鄭知是士娶妻之禮者以記云記士昏禮故知是士娶妻鄭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儀禮　鄭氏注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禮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疏】（昏禮至用鴈○釋曰從此下至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陳納采問名之禮云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女氏之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者行納采之禮也言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倡陰和之義故云下達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也是以下記昏辭云吾子有惠既室某也注云稱有惠明下達謂此下達也云納采用鴈者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唯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且三禮不云納言納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義若然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其昏禮有六尊卑皆同故左氏莊公二十二年經書冬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彼無納吉者以莊公在母喪內親行納幣非禮之事故闕其納吉以非之也○注達通至廉恥○釋曰鄭云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者欲見納采之前有此下達之言也案周禮地官有媒氏職是天子之官則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通男女使成婚姻故云媒氏也云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故鄭注其意云取順陰陽往來也順陰陽往來者鴈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鴈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引詩者證須媒下達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詩云匪媒不得是由媒也其行五禮自納采已下皆使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皆所以養廉恥者解所以須媒及設紹介者皆所以養成男女使有廉恥也使媒通之媵御沃盥交之等皆是行事之漸養廉恥之義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疏】（主人至右几○釋曰此女將受男納采之禮故先設神坐乃受之○注主人至首尾○釋曰云筵爲神布席也者下文禮賓云徹几改筵是爲人設席故以此爲神席也云戶西者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知受禮於禰廟者以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也云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者案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於人今以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云席有首尾者以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

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於廟有司緇裳）【疏】（使者玄端至○注使者至緇裳○釋曰云使者夫家之屬者案士冠贊者於中士下差次爲之此云夫家之屬亦當然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屬亦當是下士禮窮即同也云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者此亦如士冠禮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也但士以玄端祭廟今使者服玄端至亦於主人廟中行事故云又服以事其廟也云有司緇裳者案士唯有三等之裳玄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即玄裳者矣以其緇玄大同小異也然士有三等裳今直言玄裳者據主人是上士而言案士冠云有司如主人服則三等士之有司亦如主人服也）

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疏】（擯者至入告○注擯者至慎也○釋曰云擯者有司佐禮者案士冠禮有司並是主人之屬及羣吏佐主人行禮之人故知此擯者亦是主人有司佐禮者也在主人曰擯云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者案論語云無必故云不必事也以其前已有下達之事今使者來在門外是知有昏事也而猶問之重慎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疏】（主人至揖入○釋曰案士冠禮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云主人西面賓東面此及鄉飲酒鄉射皆不言面位者文不具耳當亦如士冠也○注門外至盛禮○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以其大夫唯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廟門明此門外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者此士卑無君臣之禮故賓雖屬吏直言不答拜不言辟若諸侯於使臣則言辟是以射禮賓迎入門公拜賓辟不答拜公食大夫主爲賓已故賓荅拜稽首亦辟乃拜之以其君尊故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疏】（至于至三讓○注入三至碑揖○釋曰凡入門三揖者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曲庭中之節故亦須揖但士冠注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注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文不同者鄭舉二文相兼乃足也三者禮之大節尊卑同故鄉飲酒鄉射聘禮公食大夫皆有此三揖之法但注有詳畧耳）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疏】（主人至再拜○釋曰賓則使者也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者主人不言當阿則如鄉飲酒主人當楣再拜○注阿棟至爲庪○釋曰案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無云當阿者獨此云賓當阿故云示親親也凡士之廟五架爲之棟北一楣下有室戶中脊

（爲楝楝南一架爲前楣楣前接簷爲庪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故云是制五架之屋也鄉大夫射於庠庠則有室故物當前楣士射於序序則無室故物當楝此士之廟雖有室其楝在室外故賓得深入當之也）授于楹閒南面。（授於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疏（○授于楹閒南面○注授於至授也○釋曰楹閒謂兩楹之閒賓以鴈授主人於楹閒者明和合親好令其賓主遠近節同也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閒不敵者不於楹閒是以聘禮賓覿大夫云受幣于楹閒南面鄭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聘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至禮賓及賓私覿皆云當東楹是尊卑不敵故不於楹閒也今使者不敵而於楹閒故云明爲合好也云南面並授也者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疏（賓降至老鴈○釋曰授鴈訖賓降自西階出門主人降自阼階授老鴈於階立待後事也○注老羣吏之尊者○釋曰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左氏傳云執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禮記大夫室老行事皆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疏（擯者出請○注不必至有無○釋曰此主人不知賓有事使擯出請者亦是不必賓之事有無也）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醴）疏（賓執至初禮○釋曰此之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又使還須卜故因即問名乃還卜之故共一使也云主人許者擯請入告乃報賓賓得主人許乃入門升堂授鴈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注問名至爲醴○釋曰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云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爲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故孔安國注尚書以舜爲名鄭君目錄以曾子爲姓名亦據子爲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也今以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也鄭云將歸卜其吉凶者亦據下記文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疏（擯者至醴賓○注此醴至厚之○釋曰此下至送于門再拜主人禮賓[illegible]事云此醴亦當爲禮者亦士冠禮賓爲醴字彼已破從禮故云亦此以醴酒禮賓不從醴者以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賓亦如之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聘禮鄉亦云無擯注云無擯辟君是大夫已上尊得有禮擯兩名士以下卑唯稱禮也）

賓禮辭許。（禮辭一辭）疏（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釋曰禮賓一辭許者主人禮賓之常法鄉已行納采問名賓主之情已通矣故畧行一辭而已）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疏（主人至房中○釋曰徹几改筵者於戶西禮神坐徹去其几於後授賓改設其筵設側尊甒醴在東房之中以禮賓也○注徹几至之設○釋曰經云東上者統於主人注云鄉爲神今爲人者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醴糟例無玄酒配之以其醴象大古質故士冠與此昏禮之等皆無玄酒也鄭知此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者此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柶明有篚盛之又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篚等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巡古文校爲枝）疏（主人至荅拜○釋曰云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云主人北面再拜者拜賓至此堂飲之是以公食大夫燕禮鄉飲酒鄉射大射皆云拜至並是拜賓至此堂也但燕禮大射公食大夫皆云至再拜先言至者欲見賓至乃拜之是有尊卑不敵之義餘皆言拜至至在拜下者體敵之義也若然此爲禮賓有拜至者前雖有納采問名之事以昏禮有相親之義故雖後亦拜至也聘禮享禮及禮賓不拜至者聘禮不取相親之義故不拜至是以彼鄭注云以賓不於此始至也云主人拂几者此拂几雖不言外拂內拂又不言三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注云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云拂者外拂之也則此亦外拂之三也凡行敵禮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故聘禮云宰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鄭云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是也若然冠禮禮賓無几者冠禮比昏爲輕故無几鄉飲酒鄉射及燕賓賓輕故無几聘賓及公食大夫賓重故有几也云授校者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閒執之授皆然是以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有司徹云尸進二手受于手閒注云受從手閒謙也雖不言兩手兩手授之可知又案聘禮云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賓進訝受几于筵前以此言之公尊中執几以一手則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也而此亦賓主不敵授校者昏禮異於餘禮云拜送者此當再拜送君於聘賓則一拜故聘禮云公一拜送鄭注云公尊也是也此几以安體非已所得故賓受訖然後荅拜下經受醴之時先拜乃受者彼是入口之物已所當得故先拜乃受之云賓以几辟者以賓卑故以几辟聘禮賓卑亦云以几辟有司徹不云以几辟者尊尸故也覲禮不云以几辟者尊王使也凡設几之法受時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閒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爲異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注拂拭至爲枝○釋曰鄭知校几足者既夕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故知校是几足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擖）疏（贊者至于房○注贊佐至作擖○釋曰云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者案冠禮云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此與冠禮同故知如冠禮矣）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疏（主人至拜送○注主人至食起○釋曰經唯云主人西北面知疑立者鄉飲酒云主人阼階東疑立明此亦然也凡主人將授酒醴於筵前待賓即筵前乃授之此鄭云即筵謂就筵前與下賓即筵別也是以冠禮禮子及下禮婦皆於筵西受禮然禮賓進筵前受醴是不躐席之事也云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但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也）

贊者薦脯醢。（薦進）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閒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疏（贊者至荅拜○釋曰此經云坐奠觶遂拜言遂者因事曰遂因建柶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醮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注即就至停也○釋曰鄭云祭以右手出于鄉射也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閒者謂祭脯醢俎豆皆於豆閒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閒此注不言籩直言豆者省文公食大夫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閒也云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者案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此云謙敬示有所先先即本謂先世造此食者也云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者主人設饌望賓爲美之今客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賓即至人辭○釋曰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君祭酬酒故亦南面奠云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者案下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是也）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疏（賓降至再拜○注人謂至出去○釋曰鄭知人謂使者從者以其此脯使者將歸故授從者也又知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者以其賓位在西授脯文在出上故知西階下西面授之然後出去也）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疏（納吉至采禮○釋曰案上文納采在前問名在後今此不云如問名而云如納采者問名賓不出大門故此納吉如其納采也○注歸卜至是定○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記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吉使某也敢告凡卜並皆於禰廟故然也未卜時恐有不吉婚姻不定故納吉乃定也）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今文纁皆作熏）疏（納徵至吉禮○釋曰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是以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體而言周文故以義

（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注徵成至作熏○釋曰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者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緇帛無過五兩鄭彼注云納幣帛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若彼據庶人空用緇色無纁故鄭云用緇婦人陰此玄纁俱有故云象陰陽備也案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故鄭據而言焉玄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耦三玄二纁也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疏（請期至徵禮○釋曰請期如納徵禮納吉禮如納采禮案上納采之禮下至主人拜送於門外其中揖讓升降及禮賓迎送之事此皆如之○注主人至告之○釋曰婿之父使使納徵訖乃下卜婚月得吉日又使使往女家告日是期由男家來今以男家執謙故遣使者請女家若云期由女氏故云請期女氏知陽倡陰和當由男家出故主人辭之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是以下記云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注云某吉日之甲乙是告期之辭故鄭云辭即告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婿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孰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古文純爲鈞髀爲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疏（期初至扃鼏○釋曰此文下盡合巹一節論夫家欲迎婦之時豫陳同牢之饌也云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者謂在夫寢門外也言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則此及少牢皆是也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故也今此亦東方不辟大夫者重昏禮攝盛也鼎不言北上直言北面士冠所云是也凡鼎陳於外者北面爲正阼階下西面爲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於門外西面者喪禮少變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於大斂大奠及朔月奠既夕陳鼎皆如大斂奠門外皆西面者亦是喪禮既夕變也士虞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不在東者既葬鬼事之反吉故也公食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者以賓是外人向外統之○注期取至作密○釋曰云期娶妻之日者此陳同牢之饌下云親迎之禮其中無厥明之文明是娶婦之日也云鼎三者升豚魚腊也者即經文自顯也云寢壻之室也者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云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者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若祭則升右也云去蹄蹄甲不用也者以其踐地穢惡也云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者案下文贊者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祭祭薦黍稷肺即此祭肺也下又云贊爾黍稷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即此舉肺脊也祭時二肺俱有生人唯有舉肺皆祭今此得有祭肺者禮記郊特牲論娶婦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祀同二肺也據下文先用祭肺後用舉肺此經先言舉肺後言祭肺者以舉肺脊長大故先言是以特牲少牢入鼎時舉肺脊在前云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者案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鄭注云氣主盛也但所尚不同故云周人尚焉云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者對祭肺未食時祭也云飯必舉之貴之也者但一身之上體總有二十一節前有肩臂臑後有肫胳脊在中央有三脊正脡橫脊而取中央正脊故云體之正凡云先以對後案特牲舉肺脊後食幹骼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此不言先食啗之從彼可知也云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者釋經多之義云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據特牲記云魚十有五注云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重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則是尊卑同用十五而同鼎也云欲其敵偶也者夫婦各有七也此夫婦鬼神陰陽故同祭禮十五而去一若平生人則與此異故公食大夫一命者七魚再命者九魚三命者十有一魚天子諸侯無文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云腊兔腊也者少牢用麋腊士兔腊可知故曲禮云兔曰明視也云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者此或少牢文案少牢腊一純注云純猶全也凡牲體則用一胖不得云全其腊則左右體脅相配共爲一體故得全名也特牲少牢亦用全士喪大斂與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喪禮畧文今文鼏皆作密者鄭以省文故兼下綌冪總疊之故云皆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疏（饌于至皆蓋○注醯醬至春時○釋曰鄭知以醯和醬者得醯者無醬得醬者無醯若和之則夫妻皆有是以知以醯和醬也云生人尚褻味者此文與公食皆以醯和醬少牢特牲不言之故云然也引周禮釋敦皆有蓋者飯宜溫比春時故也）

大羹湆在爨。（大羹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湆皆作汁）疏（大羹湆在爨○注大羹至作汁○釋曰湆與汁一也知大古之羹無鹽菜者左傳桓二年臧哀伯云大羹不致禮記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唐虞以上曰大古有此羹三王以來更有鉶羹則致以五味雖有鉶羹猶存大羹不忘古也引周禮者證大羹須熱故在爨臨食乃取也）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牆也禁所以庪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綌麤葛今文枋作柄）疏（尊于至南枋○注墉牆至作柄○釋曰云禁所以庪甒者士冠云甒此亦士禮雖不言甒然此尊亦甒也庪承於甒云禁者因爲酒戒故以禁言之也云玄酒不忘古也者古謂黃帝已前以禮運云汙尊而抔飲謂神農時雖有黍稷未有酒醴則神農以上以水爲玄酒也禮運又云後聖有作以爲醴酪據黃帝以後雖有酒醴猶是不忘古也）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玄酒者畧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疏（尊于至合巹○注無玄至曰爵○釋曰云無玄酒者畧之者此對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此尊非爲夫婦故畧之也云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者據上文玄酒知之云一升曰爵者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疏（主人至前馬○釋曰此至門外論婿親迎之節○注主人至炤道○釋曰云主人婿也者以其親迎向女家女父稱主[illegible]禮記郊特牲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玄冕也其於孤卿雖絺冕以助祭至於親迎亦用玄冕臣乃不得過君故也云冕服迎者[illegible]）[illegible]車亦如之。有裧。（[illegible]）

（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疏〕（曰婦車至有裧○注亦如至有蓋○釋曰婦車亦墨車但有裧爲異耳曰士妻之車夫家共之者即此是也云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者案宣公五年冬左傳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乏至也士無昏皆異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乘夫家之車鵲巢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畱其車可知今高固大夫反馬大夫亦畱其車禮雖散亡以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畱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以此鄭箴膏肓言之則知大夫已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凡婦車之法自士已上至孤卿皆與夫同有裧爲異至於王后及三夫人并諸侯夫人皆乘翟車案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又云翟車輦車鄭注云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成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受又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以此差之王后始來乘重翟則上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若然巾車安車次厭翟在翟車之上者以其安車在宮中所乘有容蓋與重翟厭翟有屈退之在下其實安車無翟飾不用爲嫁時所乘也三夫人與三公夫人當用翟車九嬪與孤妻同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同用夏縵女御與士妻同用墨車也其諸侯夫人姪娣及二媵并姪娣依次下夫人以下一等爲差也云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者案巾車職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謂之幢容後鄭從之衛詩云漸車帷裳是山東名幃裳也云車有容則固有蓋者巾車云有容蓋容蓋相配之物此既有裧之容明有蓋可知故云固有蓋矣）至于門外。（婦家大門之外）〔疏〕（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釋曰知是大門外者以下有揖入乃至廟廟乃大門內故知此大門外也）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疏〕（主人至右几○注主人至布席○釋曰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將告神故女父先於廟設神席乃迎壻也）

儀禮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士昏禮第二

陽往而陰來（按釋文引鄭目錄陽上有取其二字）

昏禮

男父先遣媒氏女氏之家（女字上一本增一至字按女氏之家疑當作之女氏家）

故關其納吉以非之也（要義毛本關作闕）

主人筵于戶西

下文禮賓（毛本禮誤作醴）

知受禮于禰廟者（知下要義有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十字）

使者元端至

於中士下差次爲之（毛本差上有士字）

主人如賓服

主人迎賓於大門外（毛本無賓字）

寢門大門而已（已此本舊作矣誤今從要義毛本）

云不荅拜者（不上要義有賓字是也）

是以射禮賓迎入門（諸本同毛本射作躬亦非此是聘禮之誤）

主人以賓升

獨此云賓當阿（要義同毛本無賓字）

序則物當棟（毛本當誤作堂）

故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故要義作鄭）

擯者出請

彼已破從禮（要義同毛本從作爲）

不從醴者（要義同毛本不作字從醴別作從豊下文爲醴之義作爲豊之義皆是也）

主人徹几改筵

鄉爲神（陸氏云鄉本又作嚮○按嚮正字鄉今之向字）

醴糟例無元酒配之（要義同毛本糟例作禮例）

又云贊者薦脯醢（要義同毛本又作及）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主人拂几授校（校改作挍疏同盧文弨云緣避明諱改）

辟逡遁（釋文徐本集釋敖氏遁俱作巡通解楊氏作遁張氏云鄭氏於儀禮用逡遁字凡十有一開寳釋文獨於此作巡諸釋文本皆作遁）

古文挍爲技（徐本集釋技俱作技通解作枝）

凡行敵禮者（要義同毛本敵禮作禮敵）

宰內拂几三（要義同毛本宰下有夫字○按無夫字與聘禮不合）

冠禮賓無几者（單疏要義俱重禮字是也）

尊王使也（要義同閩本作尊主故也陳本作尊主使也毛本作尊王故也）

凡設几之法（要義同毛本設誤作投）

贊者酌醴

待主人迎受（毛本同迎受釋文作梧授按今本釋文梧从木聘禮公食大夫既夕皆然張氏引釋文从手各本注疏聘禮公食大夫从木既夕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梧字有啎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梧卽遻也遻迎二義相近疑梧卽啎之俗體而梧則又其假借通用者也盧文弨云陸梧授字譌今案公食注及既夕經既有梧受之言張氏引既夕乃作梧授又引玉篇云梧受也梧授謂受其所授也鄭於既夕注云謂對相授不委地則經文似當作授張說不爲無據而此處釋文授字亦未必譌也）

主人受醴面枋

皆於筵西受禮（浦鏜云醴誤作禮）

賓卽筵坐

贊者至荅拜（按贊者二字經文在上節此當作賓卽）

賓卽筵奠于薦左

此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浦鏜云薦左誤薦東升席奠之四字當爲衍文）

納吉

婚姻之事於是定（婚徐本作昏按昏嫁宜作昏婚姻宜作婚古或俱用昏字凡今本經注作婚者石經徐本俱作昏舉此爲例後不贅）

凡卜並皆於禰廟（要義同毛本並作筮）

故納吉乃定也（故要義作知）

納徵

故指幣體而言（要義同毛本體作禮是也）

納幣帛緇（要義同毛本帛作用要義又云緇元本作純）

請期

及禮賓迎送之事（賓陳本要義俱作賓毛本作實迎送毛本作送迎）

乃下卜婚月（要義同毛本卜上無下字月作日）

期初昏

飪熟也（熟通解徐本俱作孰按孰熟諸本錯出後不悉校）

扃所以扛鼎（扛徐本作杠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扛）

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依注例鼏上當有古文二字按儀禮扃鼏屢見恐經注俱有誤說文）

鼎部鼏字注云以木橫貫鼎耳舉之則鼏卽扃也不得爲兩字又金部鉉字注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是鉉字唯易有之禮經安得有鉉今本儀禮覆尊則爲冪覆鼎則爲鼏釋文則多作鼏或强爲分別曰冪字从巾覆尊以巾則稱冪覆鼎以茅故不得稱冪然則扃字从戶何以得施于鼎且賈氏云鄭兼下綌冪總叠之故云皆可見覆鼎覆尊皆作冪矣又士喪禮及既夕冪用疏布古文皆作密是古文無分尊鼎尤爲明證也案扃鼏二字古文當爲扃密今文當爲鼏幎鄭于上字從古下字從今當注云今文扃爲鼏古文幎爲密鼏之從冂乃諧聲非會意也古蓋音冥冥扃聲相近故通作扃又音瞑瞑鉉聲相近故別作鉉

喪禮少變在東方者（要義同少變毛本作小斂陳作少寢）

未忍異於生（要義同毛本生下有時字）

於大斂大奠及朔月奠（要義同毛本斂下無大字）

贊爾黍稷（浦鏜云稷衍字）

重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要義重作重月下有之字毛本重作取特牲記作取無之字）

饌于房中

則夫妻皆有（陳閩監本要義同毛本妻作婦）

大羹湇在爨（大陸氏云亦作泰）

尊于室中北墉下○綌冪加勺（張氏云釋文冪作鼏後撤尊冪鄉飲酒鄉射尊綌冪同按毛本釋文仍作冪作冪是也然賈氏於前節疏云鄭兼下綌冪總疊之則兩處之文同矣鼏則皆鼏冪則皆冪明無尊鼎之別）

綌麤葛（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麤作粗）

主人爵弁纁裳

乘貳車從行者也（嚴本通解楊敖同毛本貳作二）

士而乘墨車（按疏無而字）

使徒役持炬火（徐本楊敖同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從）

亦當元冕攝盛也（毛本元誤作亦）

故作施也（施監本作袘是也）

士無貳車（要義同毛本貳作二）

此有者亦是攝也（要義同陳閩者俱作二毛本攝下有盛字）

皆以革輓（要義同毛本以作有）

革上又有漆飾（要義同毛本又作文）

則諸侯天子尊則尊矣（下則字要義作其）

亦不假攝盛（聶氏要義同毛本假作欲）

玉路祭祀不可以親迎（陳監要義路俱作路毛本路作欲閩本亦誤作欲聶氏路下有非字可下有乘字當以玉路非祭祀不可乘爲一句以親迎三字屬下當乘金路矣爲一句）

以攝言之（攝下聶氏有盛字）

婦車亦如之

何彼襛矣篇曰（要義同毛本襛作穠）

翟蔽以朝（要義同毛本蔽作茀）

以朝見于君成之也（成要義作盛）

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受（受毛本作車要義作矣按當從要義）

與重翟厭翟有屈也（屈陳本要義同誤作屈毛本作差是）

依次下夫人以下一等爲差也（陳閩俱無以下二字）

或謂之潼容（陳本要義同毛本潼作童）

至于門外

廟乃大門內（乃陳閩俱誤作乃毛本作在是也）

儀禮疏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疏女次至南面○注次首至非常○釋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案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言所謂如少牢主婦髲鬄也又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禒衣者服次其副唯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禒衣助祭之服也若然案內司服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禒衣素沙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五等諸侯上公夫人與王后同侯伯夫人自揄翟而下子男夫人自闕▲而下案王藻有鞠衣襢衣禒衣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其三夫人已下內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自鞠衣而下世婦自襢衣而下女御自禒衣而下嫁時以服之諸侯夫人無助天子祭亦各得申▲上服與祭服同也云純衣絲衣者此經純亦是絲理不明故見絲體也云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者此鄭欲見既以純爲絲絲恐色不明故云女從袗玄則此絲衣亦同玄色矣云袡亦緣也者上纁裳緇袘袘爲緣故云袡亦緣也云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者婦人陰象陰氣上交於陽亦取交接之義也云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者此純衣即禒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爲袡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云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者以其始死招魂復魄用生時之衣生時無袡知亦不用袡明爲非常所服爲盛昏禮故服之引之者證袡爲非常服也然鄭言凡婦人服不常施袡者鄭欲見王后已下初嫁皆有袡之意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疏姆纚至其右○釋曰此經欲見女既在房須有傳命者之姆也○注姆婦至婦禮○釋曰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婦人年五十陰道絕無子乃[illegible]宗廟也[illegible]窮也[illegible]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illegible]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illegible]

（不堪教人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爲姆既教女因從女向夫家也云若今時乳母者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案喪服乳母者據大夫子有三母子師慈母保母其慈母闕乃令有乳者養子謂之爲乳母死爲之服緦麻師教之乳母直養之而已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爲之并使教子故引之以證姆也云纚縚髮者此纚亦如士冠纚以縚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縚髮而紒之姆所異於女者女有纚兼有次此姆則有纚而無次也云笄今時簪者舉漢爲況義也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者引詩以爲證也云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者此衣雖言綃衣亦與純衣同是褖衣用綃爲領故因得名綃衣也必知綃爲領者詩云素衣朱綃詩又云素衣朱襮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襮既爲領明朱綃亦領可知案上文云女褖衣下文云女從者畢袗玄皆是褖衣則此綃衣亦褖衣矣女與女從襌黼領此姆以玄綃爲領也若然特牲云綃衣者謂以綃繒爲衣知此綃爲領者以下女從者云被穎黼據領明此亦據領也云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者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右之義故姆在女右也）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黼。在其後。（女從者謂姪娣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穎襌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襌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疏】（女從至其後○釋曰此是從女之人在女後爲尊卑威儀之事也○注女從至常服○釋曰知女從是姪娣者案下文云雖無娣媵先鄭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即此女從故云女從者謂姪娣也云詩者韓奕篇引之證姪之義也云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者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玄上下皆玄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也云穎襌也者此讀如詩云褧衣之褧故爲襌也引詩爾雅周禮者證黼得爲領之義也黼謂刺之在領爲黼文名爲襮故云黼領謂之襮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者案周禮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又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故云后夫人狄衣也云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者以士妻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不於后夫人下言領於卿大夫妻下乃云刺黼爲領則后夫人亦同刺黼爲領也但黼乃白黑色爲之若於衣上則畫之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爲其男子冕服衣畫而裳繡繡皆刺之其婦人領雖在衣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言被襌黼謂於衣領上別刺黼文謂之被則大夫以下刺之不別被之矣案禮記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彼天子諸侯中衣有黼領服則無之此今婦人事華飾故於上服有之中衣則無也云如今偃領矣者舉漢法鄭君目驗而知至今已遠偃領之制亦無可知也云士妻始嫁施襌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者對大夫已上妻則常服有之非假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賓壻）【疏】（主人至荅拜○釋曰此言男至女氏之大門外女父出迎之事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疏】（主人至降送○釋曰此言女父迎賓壻入廟門升堂父迎出大門之事也云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者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知在房戶者見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何休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迎於房者親親之義也○注賓升至不參○釋曰云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者案納采阼階上拜至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轉相如皆拜獨於此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云主人不降送禮不參者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主人不送者以其禮不參也）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疏】（壻御至不受○注壻御至人綏○釋曰云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曲禮文今壻御車即僕人禮僕人合授綏姆辭不受謙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今文景作憬）【疏】（婦乘至者代○注乘以至作憬○釋曰云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謂若尸乘以几之類以重其初昏與尸同也云景之制蓋如明衣者案既夕禮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鄭注云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此景之制無正文故云蓋如明衣直云制如明衣此嫁時尚飾不用布案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鄭云褧襌也蓋以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彼以庶人用襌縠連引士妻紂衣則此士妻衣上亦用襌縠碩人是國君夫人亦衣錦褧衣則尊卑同用襌縠庶人卑得與國君夫人同用錦爲衣大著此士妻不用錦不爲文大著故云行道禦風塵也）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疏】（壻乘至門外○注壻車至門外○釋曰云壻車在大門外者謂在婦家大門外知者以其壻於此始言乘其車故知也云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者並郊特牲文云門外壻家大門外者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則大門父之大門外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疏】（婦至至盥交○釋曰此明夫導於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之儀云主人揖婦以入者此則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是也云夫入于室即席者謂壻也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爲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爲前後至之便故也○注升自至其志○釋曰云升自西階道婦入也者以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道婦入也云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即姪娣也云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者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知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者以其有南北二洗又云媵御沃盥交明知夫婦與媵御南北交相沃盥也）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疏】（贊者至從設○注執匕至載也○釋曰案特牲少牢公食與有司徹及此昏禮等執匕俎舉鼎各別人者此吉禮尚威儀故也士喪禮舉鼎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舉鼎人兼執匕俎者喪禮畧也云從設者以從男之事故從吉祭法也公食執匕俎之人入加匕於鼎陳俎於鼎南其匕與載皆舉鼎者爲之特牲注云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則右人於鼎北南面匕肉出之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於俎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也今昏禮鬼神陰陽當與特牲禮同亦右人匕左人載遂執俎而立以待設也云匕所以別出牲體也者凡牲有體別謂肩臂臑肫胳脊脅之等於鼎以次別匕出之載者依其體別以次載之於俎故云別出牲體也）

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俟豆先設）【疏】（北面載執而俟○注執俎至先設○釋曰知俟豆先設者下文菹醢後乃云俎入設于豆東故知也）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畧賤也）【疏】（匕者至西上○注執匕至賤也○釋曰云至此乃著其位畧賤也者案士冠未行事陳主人位訖即言兄弟及擯者之位於此初陳鼎門外時不見執匕者位至此乃著其位故言畧賤也）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疏】（注豆東菹醢之東○釋曰醬與菹醢俱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也）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饌要方也）【疏】（贊設至醬南○注饌要方也○釋曰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

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疏】（設對醬于東○注對醬至特俎○釋曰壻東面設醬在南爲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爲右皆以右手取之爲便故知設之當特俎東也）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啓發也今文啓作開古文卻爲綌）【疏】（菹醢至于北○釋曰菹醢在其南北上者謂菹在醬南其南有菹有醢若壻醢在菹北從南向北陳爲南上此從北向南陳亦醢在菹南爲北上也云湆即上文大羹湆在爨者羹宜熱臨食乃將入是以公食大夫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由門入公設之于醬西是也又生人食公食大夫是也特牲士虞等爲神設皆爲敬尸尸亦不食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設者湆非飲食之具故無也少牢無湆者文不備有司徹有湆者賓尸禮褻故有之與少牢禮異也云設湆于醬北者案上設壻湆於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此設婦湆於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上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云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者取壻東面以南爲右婦西面以北爲右各取便也卻仰也謂仰於地也）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薦菹醢）【疏】（贊者至稷肺○注贊者至菹醢○釋曰知贊者西面告饌具者以其所告者宜告主人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云薦菹醢者以其儀禮之內單言薦者皆據籩豆而言也）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

湆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啜湆咊醬古文黍作稷）〔疏〕（贊爾至舉也○釋曰云祭舉食舉也者舉謂舉肺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爲舉則上文云祭者祭肺也○注爾移至作稷○釋曰云爾移也者爾訓爲近謂移之使近人故云移置席上便其食也案玉藻云食坐盡前謂臨席前畔則不得移黍於席上止云移置席上者見神陰陽故此昏禮從特牲祭祀法云皆食食黍也案特牲少牢祭舉食舉乃飯此先食黍乃祭舉相反者彼九飯禮成故先食舉以爲導食氣此三飯禮畧故不須導也此先爾黍稷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其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與士異故也然士虞亦先授舉肺脊後乃爾黍者喪禮與吉反故也云用者謂啜湆肺咊醬者以其大羹汁不用箸醬又不須以箸故用口啜湆用指咊醬也）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疏〕（三飯卒食○注同牢至禮○釋曰云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者少牢十一飯特牲九飯而禮成此獨三飯故云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疏〕（贊洗至皆祭○釋曰自此至尊否論夫婦食訖酳及徹饌於房節○云主人拜受者壻拜當東面酳婦亦如之者婦拜當南面是以少牢云饗皆荅拜鄭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荅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云皆祭者祭先也○注酳漱至內尊○釋曰云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者案特牲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云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又少牢云主人酌酒乃酳尸注云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三注不同者文有詳畧相兼乃具士虞亦是酳尸注直云安食也不言養樂及羨者喪故畧之此三酳俱不言獻皆云酳直取其絜故注云漱所以絜口演安其所食亦頤養樂之義知酳酌內尊者以下文云贊酌于戶外尊故知此夫婦酌內尊也）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疏〕（贊以至菹豆○釋曰案特牲少牢獻尸以肝從尸嚌之加于菹豆與此同禮之正也主人與祝亦以肝從加於俎不加於豆者下尸故不敢同之也士虞獻尸尸以肝加於俎者喪祭故鄭云加於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但此云實不云加異於祭故也）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疏〕（卒爵至如之○注亦無從也○釋曰卒爵皆拜贊荅拜者獻主處也云再酳如初者如自贊洗爵已下至荅拜受爵也云亦無從也者三酳用巹亦如之亦自贊洗爵至受爵鄭直云亦無從用巹文承再酳之下明知事事如再酳以其初酳有從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無從故鄭以亦無從言之其實皆同再酳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贊酌者自酢也）〔疏〕（贊洗至拜興○釋曰言皆者皆夫婦也三酳乃酌外尊自酢者皆是畧賤者也旣陪合巹乃用爵不嫌相褻爵明更洗餘

爵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疏〕（主人出婦復位○注復尊西南面之位○釋曰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向東房矣云復尊西南面之位者婦人不宜出復入故因舊位而立也）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爲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疏〕（乃徹至尊否○釋曰經云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雖據豆俎而言理兼於房尊矣故云徹尊不設有外尊明徹中兼尊也云尊否者唯尊不設于房中而言也知爲媵御餕之者下文云媵餕主人之餘已下是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絜清今文說皆作稅）〔疏〕（主人至授巾○釋曰自此至呼則聞論夫婦寢息及媵御餕之事也云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者與盥文同亦是交接有漸之義也疊今文爲稅不從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疏〕（御衽至北止○注衽臥至作趾○釋曰衽于奧主于婦席使御布婦席使媵布夫席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也云衽臥席也者案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彼衽稱趾明衽臥席也若然前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夫在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有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也云孟子者案孟子離婁篇云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者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者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矙良人之所之注云矙視也彼矙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引之者證婦人稱夫爲良人之義也云古文止作趾者雖疊古文趾爲足亦一義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疏〕（主人至之纓○注入者至未聞○釋曰知從房還入室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者案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據此諸侯文而言但十五許嫁則以十五爲限則自十五已上皆可許嫁也云明有繫也者纓是繫物爲之明有繫也云蓋以五采爲之者以周禮巾車職五路皆有繁纓就數鄭注纓皆用五采罽之此纓雖用絲爲之當用五采但無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其制未聞者此纓與男子冠纓異彼纓垂之兩傍結其條此女子纓不同於彼故云其制未聞但纓有二時不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鄭注云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此是幼時纓也內則又云婦事舅姑子事父母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是婦人女子有二時之纓內則示有繫屬之纓即許嫁之纓與此說纓一也若然笄亦有二等案問喪親始死笄纚據男子去冠仍有笄纚與婦人之笄並有安髮之笄也爵弁皮弁及六冕之笄皆是固冠冕之笄是其二也）燭出。（昏禮畢將臥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戶外之東尊）〔疏〕（媵餕至酳之○釋曰亦陰陽交接之義云酌外尊者賤不敢與主人同酌內尊也）媵侍于戶外。呼則

聞。（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待）〔疏〕（媵侍至則聞○釋曰不使御待于戶外供承夫婦者以女爲主故使媵侍于戶外也）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夙興至俟見○釋曰自此至授人論婦見舅姑之事云纚笄宵衣者此則特牲主婦宵衣也不著純衣纁袡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昏之後不可使服故退從此服也○注夙早至異宮○釋曰言昏明日之晨者以昨日昏時成禮此經言夙興故知是昏之晨旦也云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者因訓即解之也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者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以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鄭言此限者欲見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俟見不得言舅姑寢門外也）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古文舅皆作咎）〔疏〕（質明至即席○注質平至作咎○釋曰此經論設舅姑席位所在鄭知房外是房戶外之西者以其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戶外女出於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於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𥰭蘆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疏〕（婦執至于席○釋曰此經論婦從舅寢門外入見舅之事也必見舅用棗栗見姑以腶脩者案春秋莊二十四年經書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傳云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注云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是用棗栗腶脩之義也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云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云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畧也○注笲竹至授也○釋曰知笲竹器者以字從竹故知竹器知有衣者下記云笲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有衣也云如今之筥𥰭蘆矣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以遠其狀無以可知也云進拜者進東面乃拜者謂從西階進至舅前而拜云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者案下姑奠于席不授而云舅尊不敢授者但舅直撫之而已至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親授之然故於舅得云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疏〕（舅坐至又拜○注還又至俠拜○釋曰云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者若士冠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於子尚俠拜則不徒此婦於舅而已故廣言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姑執笲以起荅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疏〕（降階至授人○釋曰

（此經論婦見姑之事○注人有至徹之○釋曰云人有司者凡行事者皆主人有司也知舅則使宰徹者此見下記云舅荅拜宰徹是也）贊醴婦。（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疏〕贊醴婦○注醴當至厚之○釋曰自此至於門外論舅姑堂上禮婦之事云醴當爲禮者士冠內則昏義諸文醴皆破從禮者案司儀注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又案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之等用鬱鬯不言王鬯再祼而酢而言禮則此諸文雖用醴禮賓不得即言主人醴賓故皆從上於下曰禮解之）席于戶牖閒。（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席于戶牖閒○注室戶至面位○釋曰知義然者以其賓客位於此是以禮子從婦禮賓客皆於此尊之故也）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正立自定之貌〔疏〕側尊至席西○注疑正立自定之貌○釋曰云婦疑立于席西者以其禮未至而無事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之閒而立則云立不得云疑立也）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荅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疏〕贊者至脯醢○釋曰云面枋出房者以其贊授故面枋冠禮贊酌醴將授賓則面葉賓受醴將授子乃面枋也此婦又拜并下經婦又拜者皆俠拜也○注婦東至之禮○釋曰云婦東面拜贊北面荅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者案冠禮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彼禮子南面受醴此則東面不同故決之彼南面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面拜之也）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疏〕婦升至門外○注奠于至氏人○釋曰鄭知奠者升席奠之者見上冠禮子禮賓皆云即筵奠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明此奠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取脯降出授人云親徹且榮得禮者言且兼二事何者下饗婦之俎不親徹又自出門授人是且榮得禮下饗不親徹俎者於禮時禮訖故於後畧之知人是婦氏人者以其在門外婦往授之明是婦氏之人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今文並當作併〔疏〕舅姑至女禮○釋曰自此至之錯論婦饋舅姑成孝養之事云其他如取女禮者則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異者彼則有魚腊并稷此則無魚腊與稷彼男東面女西面別席其醬醢菹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注側載至作併○釋曰豚載皆合升若成牲載一胖是常得云側此乃載胖故云側但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以鄭云異尊卑也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者決同牢男女東西相對各上其右也云其他謂醬湆菹醢者以同牢時夫婦各有此四者今以饋舅姑亦各有此四物故云如同牢時也雖不言酒既有饋明有酒在其他中酒在內者亦在北牖下外尊亦當在房戶外之東鄭不云者畧耳）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疏〕婦贊至無從○注贊成祭者授處之○釋曰贊成祭者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於豆閒也）席于北墉下。（墉牆也室中北牆下〔疏〕席于北墉下○釋曰此席將爲婦餕之位處也）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疏〕婦徹至易醬○釋曰婦徹設于席前如初西上者此直餕餘舅辭易醬者舅尊故也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言西上者亦以有爲上也○注婦餕至淬汙○釋曰言將者事未至以其此姑言婦餕之意至下文婦餕姑之饌乃始餕耳云辭易醬者婦嫌淬汙者以其醬乃以指師之淬汙也）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之奠于篚〔疏〕婦餕至奠之○注奠之奠于篚○釋曰云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者御贊婦祭之也鄭知奠之於篚者此云如取女禮取女有篚明此亦奠之于篚可知也）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疏〕婦徹至之錯○注古者至爲姑○釋曰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鄭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是據大夫士言也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者解經云雖無娣媵先之義以其若有娣乃先媵即姪也云猶先媵容之也者對御是夫之從者爲後若然姪與娣俱名媵今言雖無娣媵先似娣是不名媵者但姪娣俱是媵今去娣娣外唯有姪姪言媵先以娣對御爲先非對娣也稱媵以其姪娣俱是媵也云始飯謂舅姑者舅姑始飯如今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是交錯之義若媵御沃盥交也舅姑爲飯始不爲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絜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疏〕舅姑至奠酬○注以酒至舉爵○釋曰自此至歸俎于婦氏人論饗婦之事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見昏義曰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此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姑薦焉注云舅姑共饗婦舅獻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今設此洗爲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於北洗者洗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者此經直云奠酬不言處所故云凡通鄉飲酒鄉射燕禮之等云燕則更使人舉爵者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是也饗亦用醴酒知者以下記云庶婦使人醮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是也若然知記非醴婦者以記云庶婦使人醮之明適婦親之案上醴婦雖適婦使贊者親明記醮庶婦使人當饗節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己〔疏〕舅姑自阼階○注授之至代己○釋曰案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illegible]尊者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云授之室昏義文也）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illegible]〔疏〕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至得禮○釋曰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賓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也經雖不言牲既言俎俎所以盛肉故知有牲此婦氏人即上婦所授脯者也故上注引此婦氏人證所授人爲一也）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illegible]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illegible]至束錦○注送者至作帛○釋曰此一獻與[illegible]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知送者是[illegible]左氏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則尊無送卑之法則大夫亦遣[illegible]故知有司送之也云古文錦皆爲帛者此及[illegible]不從古文者禮有玉錦非獨此文則禮有贈[illegible]古文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疏〕姑饗至束錦○注婦人至速之○釋曰[illegible]隸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僕隸[illegible]妻妾但尊無送卑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illegible]饗速之者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饗[illegible]凡速者皆就館召之是以下云若異邦則贈[illegible]錦鄭云就賓館則賓自有館若然婦人送者[illegible]則主人親速其婦送者不親速以其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疏〕若異至束錦○注贈送至就賓館○釋曰案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迎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鄭注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言異邦得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客也鄭知就館者贈賄之等皆就館故知此亦就館也）

儀禮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女次純衣纁袡

則此亦元矣　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此下有衣字與疏合

子男夫人自闕而下　毛本闕下有翟字

故見絲體也　見陳閩俱作是

姆纚笄

纚縚髮（陸氏云縚本又作叟聶氏髮下有纚也二字）

須有傅命者之義也（毛本義作事陳本誤作美）

淫辟出無子出不事舅姑出惡疾出多舌出盜竊出（毛本作淫出妬出無子出惡疾出多言出竊盜出非也）

喪婦長女不娶（毛本婦作父）

棄于天也（陳閩同毛本天作夭非也）

亂家不娶（毛本不上有女字）

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爲姆（聶氏無上有取字出上有而字出下有故不復嫁三字者下有留字）

既教女（既下聶氏有使字）

姆所異于女者（聶氏要義同毛本所下有以字）

舉漢爲況義也（舉陳閩俱作法非也）

女從者

詩云諸娣從之（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無云字）

引之證姪之義也（毛本姪上有娣字）

則大夫以下刺之（浦鏜云上誤下）

中衣有黼領服則無之（陳本要義同毛本領下有上字閩本士服二字擠入）

則常服有之非假也（要義同毛本假作被）

主人揖入

父迎出大門之事也（浦鏜云父迎當婦從之誤）

今婦既送（陳本要義同毛本送作從是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景通典作幜非也古無幜字）

行車輪三周（集釋無車字）

今文景作憬（浦鏜云憬釋文同疑幜字之誤○按从心者是从巾者後人改也）

直云制如明衣（浦鏜云直上當脫不字○按此句當連下此嫁時尚飾不用布讀之明衣必用布景則但制如明衣耳不用布也浦說非）

婦至○媵布席于奥（張氏云案釋文云媵席中無布字）

宛然左辟（毛本然誤作若）

謂女從者也（要義同毛本也下有者字按者當有）

贊者徹尊冪○出除鼏（鼏通解敖氏俱作冪浦鏜云衛氏湜云鼏當作冪今作鼏字後人更易也○按此冪乃鼏冪也）

謂肩臂臑肫胳脊脅之等（要義同毛本謂作爲臑作臑）

匕者逆退（匕釋文作朼引劉云匕器名朼者朼載也張氏云陸氏詳論之所以辨時本之誤也其後士喪禮乃朼載又云匕者士虞禮朼者特牲饋食乃朼有司朼羊朼豕魚字皆从木至少牢饋食長朼古文作匕鄭氏亦改爲朼）

菹醢在其南

醓食乃將入（醓要義作醢）

又生人食公食大夫是也（毛本生誤作主）

贊爾黍授肺脊

故此昏禮從特牲爲法（要義同毛本無法字）

彼九飯禮成（浦鏜云盛誤成）

謂啜湇肺咂醬者（毛本謂下有用口二字湇下有用指二字無肺字○按肺衍字）

贊洗爵

漱所以潔口（潔徐本集釋俱作絜按凡潔字嚴徐鍾本並作絜是正字他本錯出後不悉校）

籑皆荅拜（按籑後經皆作餕籑字五經文字不載至九經字樣始有之實則說文之籑也从食算聲論語先生饌鄭作餕蓋饌即籑之或字籑又與餕通故鄭氏讀饌爲餕也然則儀禮餕字皆當作籑明矣幸有此句未誤猶得據以考正）

贊以肝從○嚌肝（張氏云案釋文云齊才計反齊嚌古通用此從口者後人加之爾○按毛本釋文仍作嚌）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戴震云據前尊于室中北墉下是爲內尊尊于房戶之東是爲外尊注止偁內尊外尊此處疏云乃酌外尊亦無戶字）

既隔合巹乃用爵（毛本既下無隔字）

乃徹于房中（乃徹釋文作迺撤）

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御授（授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受）

御衽于奥

將見良人之所之（見徐本集釋敖氏俱作見與疏合釋文作覸云今本亦作見臧琳云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按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覸此又近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甒見及見間皆爲覸字之誤儀禮注當從釋文作覸賈疏作見非也）

吾將瞯良人之所之（瞯毛本作覸下同）

主人入

鄭據此諸侯文而言（陳本要義俱誤作諸侯毛本諸侯作許嫁是也）

媵侍于戶外（標經起止云媵侍至則閒疏中兩侍字亦俱作待按此則注當云今文待作侍）

婦執笄棗栗

其形蓋如今之筥𥫱籚矣（徐本釋文集釋敖氏嚴鍾通解同毛本𥫱作笙按說文口盧飯器凵或从竹去聲）

今以遠（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古多通用）

其狀無以可知也（要義同毛本無以可作已無可陳閩俱作無已可）

降階受笄腶脩（腶唐石經作腶釋文作段段玉裁云本又作腶瞿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腶陸本作段耳與石本原刻同）

若行之閒而立（毛本行下有禮字）

婦升席

不親徹（毛本徹下有此親徹三字）

特豚合升

其他謂醬湆菹醢（毛本謂誤作爲）

是常得云側（常下浦鏜云疑脫注不二字）

婦徹設席前如初

嫌淬汙（陸氏云淬本或作染）

婦嫌淬汙者（案注無婦字此誤衍也）

婦徹于房中

容之也（要義徐本楊氏同毛本容作客疏內容之也者容亦作客）

娣者何弟也（要義同毛本何下有女字）

舅姑先降自西階

注授之至代已（陳閩同毛本授作受）

是主人尊者之處（要義同毛本是上有阼階二字之上有升降二字）

歸婦俎于婦氏人

明其得禮（通解作明得其禮要義作明所得禮按疏云三牲是賓所當得則作所字為是鄉射注云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亦是此意）

故歸也（要義同毛本歸下有之字）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

古文錦皆為帛（徐本集釋敖氏同通解毛本為作作按疏中標目是作字疊注是為字必有一誤）

姑饗婦人送者

皆就館召之（陳本要義同毛本召作速）

儀禮注疏卷五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沒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疏〕若舅至奠菜○釋曰自此至饗禮論舅姑沒三月廟見之事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既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奠菜亦得稱祭者若學記云皮弁祭菜之類也○注沒終至用菫○釋曰此注云奠菜者以篚案下云婦執笲菜篚即笲一也鄭知菜蓋用菫者舅姑存時用棗栗腶脩義取早起肅栗治腶自脩則此亦取謹敬因內則有菫荁枌榆供養是以疑用菫故云蓋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疏〕注廟考至墉下○釋曰案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即祭於廟中而別席者此既廟見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異席別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鄭知廟考妣廟者曾子問云擇日而見於禰又象生時見舅姑故知考妣廟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疏〕釋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者此亦異於常祭象生見舅姑在外沐浴乃入舅姑之寢故洗在門外也云祝帥婦以入者象特牲陰厭祝先主人入室也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注扱地至稽首○釋曰云扱地手至地者以手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又與男子空首不同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者婦人肅拜為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案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振動謂戰栗變動之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玄謂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但九拜之中四者是正拜即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也稽首拜中之重是臣拜君之拜也頓首平敵相與之拜故左氏傳齊侯拜魯侯為稽首魯君荅以頓首齊於魯責稽首荅曰天子在無所稽首是臣於君以稽首故燕禮臣與君皆云稽首也空首者君荅臣下拜也肅拜者婦人以肅拜為正若以男子於軍中亦肅拜故左氏傳晉郤至云敢肅使者是也餘五者皆依於正拜振拜鄭云書曰王動色變者是武王觀兵白魚入王舟王動色變武王於時拜天神為此拜當稽首也奇拜既為一拜是君荅臣下之拜當以附空首也褒拜為尸及神亦當附稽首也其吉拜先吉拜為頓首後稽顙則吉拜當附頓首也凶拜為先稽顙後吉拜之此周之三年之喪拜後為吉拜當附稽首也左氏傳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者私求法故不為肅拜喪小記云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者為重喪故亦不肅拜也）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疏〕婦降至初禮○釋曰此為來婦奠於姑設於北坐之前以見姑也○注降堂至於姑○釋曰不直云降而云降堂者則在階上故云降堂階上也云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者室事交乎戶禮器文彼子路與季氏之祭云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今此奠是室之事當交於戶今乃交於階故言敬也云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者上文於舅言敢奠嘉菜不言告是舅尊於姑言告是姑卑也）

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疏〕注凡廟無事則閉之○釋曰先言牖後言戶者先闔牖後閉戶故為文然也以其祭訖則闔牖戶明是無事則閉之以其鬼神尚幽闇故也）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疏〕釋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之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婦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注因於廟見禮之○釋曰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故此亦因廟見禮之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釋曰舅姑存舅姑自饗送者如上文今舅姑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贈錦之等）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疏〕記士昏至無辱○釋曰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注用昕至來辱○釋曰云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知辭無不腆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是賓納徵之時不得謙虛為辭也云主人不謝來辱者此亦是不為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摯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疏〕釋曰云摯不用死者凡摯亦有用死者是以尚書[illegible]云三帛二生一死摯即士摯雉今此亦是士禮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也云皮帛必可制者可制為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殽全者不餧敗不剥傷〔疏〕腊必至殽全○注殽全至剥傷○釋曰腊用鮮者義取夫婦日新之義云魚用鮒者義取夫婦相依附者也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也）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女子至稱字○釋曰女子許嫁謂年十五已上至十九已下案曲禮女子許嫁纓有笄兼有纓示有繫屬此不言纓文不具也云醴之稱字者猶男子冠醴之稱字同是以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是其

（義同也○注許嫁至其禮○釋曰知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者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鄭據納徵唯未行請期親迎也二者要待女二十爲之云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者案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鄭注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彼以非許嫁笄輕故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明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冠男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

祖廟未毀。敎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敎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疏　祖廟至宗室○注祖廟至之家○釋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敎成之法經直云祖廟鄭知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者以其諸侯立五廟大祖之廟不毀親廟四以次毀之經云未毀與已毀是據高祖之廟而言故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共承高祖是四世緦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曾祖小功之親若共祖大功之親若共禰廟是齊衰之親則皆敎於公宮今直言緦麻者舉最疏而言親者自然敎於公宮可知也云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昏義文鄭彼注云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云宗室大宗之家者案喪服小記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來宗事之者謂之宗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者則皆於大宗之家敎之又小宗有四或繼祖或繼禰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不就之敎者小宗卑故也）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疏　問名至乃降○注受鴈至女名○釋曰此亦記經不具者案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故記之也知受鴈於兩楹間南面者納采時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又云授于楹間南面問名如納采之禮故亦楹間南面授鴈於彼唯不云西面故記之也云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者此即西面對與拜時北面異處也）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

（疏　祭醴至反命○釋曰云祭醴者謂贊醴婦之時禮成於三其爲三祭之時始祭醴云初故始扱壹祭後祭醴又扱爲再祭也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者經直云降筵北面坐取脯不言用左右手故記之也云右取脯左奉之者謂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注反命至壻父○釋曰知反命是此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者以下云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言凡非一則知四者皆有反命也以納采與問名同使親迎又無使者故據此四者而言也）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阨狹西上中庭位併）

（疏　納徵至在南○釋曰案經直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則授幣得如授鴈之禮至於庭實之皮無可相如故記之○注攝猶至位併○釋曰執皮者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左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云左首象生者案聘禮執皮者皆左首此亦執皮而左首故云象生與執禽者同故引曲禮執禽者左首爲證必象生者取婦人生息之義云隨入爲門中阨狹者皮皆橫執之案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阨狹故隨入得並也云西上中庭位併者俱北面西上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自由也）

（疏　賓致至東壁○釋曰此亦爲經不見主人之士受皮之事故記之也云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爲外受之則文見故釋外足見文也云士受皮者取皮自東方出于後者謂自東方出於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故云自左受也云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注賓致至由也○釋曰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者以其上經納徵授幣如納吉之禮其目已具今言之者爲執皮者釋外足見文及士受皮時節不見故云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主人之士於堂下受取皮是其庭實所用爲節也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但諸侯之士國皆二十七人依周禮典命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命與不命國皆分爲三等上九中九下九案周禮三百六十官皆有官長其下皆有屬官但天子之士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與諸侯之士異若諸侯上中下士同命今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據上士爲官長者若主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若主人是下士則士是不命之士府史之等此不命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別彼雖不得君簡策之命仍得人君口命爲士此則不得君命是官長自辟除者也案既夕宰舉幣是士之府史則庭實胥徒爲之云自由也者謂由執皮者之左受之也）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疏　父醴至房外○注女既至女也○釋曰此亦前經不具故記之云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者見於上文云蓋母薦焉者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重昏禮故母薦也云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者案士冠禮子與醮子及此篇禮賓禮婦皆奠爵于薦東明此亦奠薦東也云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者見于上文云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者並參下文而言也）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

（疏　女出至不降○釋曰此記亦經不具以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西行故云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云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注必有至不忘○釋曰云託戒使不忘者謂託衣笄恒在身而不忘持戒亦然故戒使不忘也下文父母及庶母重行戒者並與此文相續成也此士禮父母不降送案桓公三年經書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之）

（疏　婦乘以几○注持几者重慎之○釋曰上經雖云婦乘以几不見從者二人持之故記之也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

（疏　婦入至加勺○釋曰經中唯置酒尊不見徹冪以下事故記之○注屬注至尊中○釋曰經云酌玄酒三注於尊謂於外器中酌取此涗水三度注於玄酒尊中禮成於三故三注之也云玄酒涗水貴新者案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又云凡涗新之也是禮有貴新也今昏禮事至乃取之故云貴新也若然禮有玄酒涗水明水三者各逐事物生名玄酒據色而言涗水據新取爲號其實一也以上古無酒用水爲酒後代雖有酒用之配尊不忘本故也明水者案周禮秋官司烜氏云以陰鑒取明水於月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注云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配尊之酒三酒加玄酒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之郊特牲云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不言鬱鬯者記人文略也相對玄酒與明水別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彼配鬱鬯五齊是明水名爲玄酒也以其俱是水故通言水也若天子諸侯祭祀得鬱鬯與五齊三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與玄酒無五齊鬱鬯又明水若生人相禮不忘本亦得用以其用醴則五齊之中醴齊之類也）

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

（疏　笲緇至徹笲○釋曰上經雖云笲不言表裏加飾之事故記之也）

婦席薦饌于房。（醴婦饗婦之席薦也）

（疏　婦席至于房○注醴婦至薦也○釋曰此亦於經不見故記之但醴婦時唯席與薦無俎其饗婦非直有席薦弁有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今據醴婦時同有席與薦饌于房中者而言也）

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疏　饗婦姑薦焉○釋曰經直言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時同自明不言姑薦故記之也）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疏　婦洗至面盥○釋曰經唯言北洗不言洗處及篚故記之也○注洗在至隅間○釋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故云洗在北堂也云所謂北洗者所謂經中北洗也云北堂房半以北者以其南堂是戶外半以南得堂名則堂是戶外之稱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云尊于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云洗南北直室東隅者是南北節也云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者是東西節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疏　婦酢舅更爵自薦○釋曰謂舅姑饗婦獻時舅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人薦故記之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者爲禮）

（疏　不敢至拜洗○釋曰此事當在婦酢舅之上退之在下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此對士冠鄉飲酒之等主與賓爲禮皆辭洗）

（此則不敢也此事於經不見故記之也）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疏】（凡婦人相饗無降○注姑饗至在上○釋曰本設北洗爲婦人有事不下堂今以北洗及篚在上故不降經不言故記之也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故言凡也）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疏】（婦入至祭行○注入夫至祭也○釋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者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故鄭云謂助祭也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亦以經不見故記之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疏】（庶婦至不饋○注庶婦至適也○釋曰不饗者以適婦不醮而有饗今使人醮之以醮替饗故使人醮之不饗也云酒不酬酢曰醮者亦如庶子醮然知亦有脯醢者以其饗婦及醮子皆有脯醢故知亦有脯醢也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醮者亦北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云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者謂不盥饋特豚以其共養統于適婦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某壻名）【疏】（昏辭至某也○注昏辭至壻名○釋曰鄭知昏辭是擯者請事告之辭者以其言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是使告主人之辭明知是擯者出門請事使者告之辭也知吾子謂女父者請事告擯者稱前已有惠貺其妻於壻某申明是女父乃得以女許人故知吾子女父也云明下達者此擯者稱有惠貺室即壻家舊已有辭下達女家見許今得言貺室也故引上文下達以釋此也引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證以女許人稱貺室室猶妻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疏】（某有至納采○注某壻至名也○釋曰此亦是使者門外通達上語告擯者之辭也以其使者稱向主人擯者故知上某是壻父下某是使者名也）

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今文弗爲不無能字）【疏】（對曰至敢辭○注對曰至能字○釋曰鄭知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者以其上文賓告擯者辭下經致命主人明此是中間擯者出領賓告者辭下經致語入告主人擯者又領主人此語以告使者知也）

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疏】（致命曰敢納采○釋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辭若然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致命主人對辭不言之者文不具也問名賓在門外請問名主人許無辭者納采問名同使前已相親於納采許昏訖故於問名畧不言主人所傳辭也是以於此直見賓升堂致命主人之辭也自此已下有納吉納徵請期之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或理有不須而言或理須辭而文不其以情而度義可皆知也○注某使至之女○釋曰知某使者名也者以使者對主人稱某既受命明是使者之名也云誰氏者謙也者以其下達乃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其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即姓號之名若向書孔注云虞氏舜名舜爲謚號猶爲名解之明氏姓亦得爲名若然本問名上氏姓故云誰氏也）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疏】（對曰至敢辭○釋曰云吾子有命者正謂行納采問名使者將命來是已有命來擇即是且以備數而擇之也○注卒曰至之女○釋曰云卒曰某氏者主人終卒對客之辭當云某氏對使也云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者若是他女當稱女氏以荅今不言之者明是主人之女容舊知之故不對是以云明爲主人之女也）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也今文於爲于）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疏】（注貺賜至父名○釋曰知某是壻父名者以其云命某加諸卜是壻父卜故知某是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敎。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疏】（對曰至敢辭○注與猶兼也○釋曰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典常也法也）【疏】（納徵至承命○釋曰吾子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所升堂致命辭也云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疏】（請期至吉日○釋曰云某既申受命矣者申重也謂前納采已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者今將成昏須及吉時但吉凶不相干若值凶不得行吉禮故云惟是三族死生不可億度之事若值死時則不得娶及今吉時使某請吉日以成昏禮也○注三族至嫁子○釋曰鄭知三族是父已子三者之昆弟者若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以其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者皆已之齊衰期服之內親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引雜記者見大功小功之末既葬則可以嫁子娶妻經曰三族不據之矣今據父之昆弟期於子小功不得與子娶妻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知今皆據壻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於子爲小功而言此三族者已與子皆爲服期者亦據大判而言耳）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疏】（注某吉日之甲乙○釋曰云日某日者是使者付主人吉日之辭云某吉日之甲乙者謂以十日配十二辰若云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故鄭畧舉甲乙而言之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疏】（注告禮所執脯○釋曰知禮是所執脯者上文禮賓賓皆北面取脯降授從者今此云歸以反命故知一是所執脯也）

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子壻）【疏】（父醮子○釋曰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不同者父禮女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而用醴復在廟告先祖也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之而用酒在寢知醮子亦不在廟者若在廟以禮筵於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故在寢可知也）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疏】（勗帥至有常○注勗勉至徽音○釋曰云以敬其爲先妣之嗣者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詩云大姒嗣徽音者大雅文王詩大姒者文王妃嗣繼徽美也娶大姒明以繼先妣美音也引之者證敬其爲先妣之嗣也）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疏】（賓至至承命○注賓壻至來迎○釋曰云命某某壻父名者以其經有二某命某者是壻自稱之以對擯者也經云使某某者是壻名故不言也）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命古文毋爲無）【疏】（父送至違命○釋曰上送女之時父母俱戒說今此記人又云此戒者當同是送女時幷有此戒續成前語庶母所戒亦然以前後語時不同故記人兩處記之但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也然若此注有云命舅姑之教命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云古文毋爲無不從者以許氏說文毋爲禁辭故從經今文毋爲正也）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疏】（宮事○釋曰則姑命婦之事若內宰職云后教六宮婦人稱宮故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

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疏（庶母至衿鞶○注庶母至行之○釋曰云男鞶革女鞶絲者内則文男女用物不同故并引男子鞶革於經無所當也云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者案内則云箴管線纊施鞶袠鄭云鞶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是鞶以盛帨巾之屬此物所以供事舅姑故云謹敬也云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者前文父戒以衣笄此經母施衿結帨庶母直示之以衿鞶不示以衣笄故鄭決之也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者案曲禮云童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視從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故此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是俗入以今示解古視故云誤也彼注云視今之示字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兼乃具也）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姆教人者）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疏（宗子至命之○注宗子至命之○釋曰云宗子者適長子也者案喪服小記云繼別宗繼禰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是適妻所生長子也云命之命使者者謂納采已下至請期五者皆命使者也云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者案隱二年經書秋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云爲養廉遠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休注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服注亦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若然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首不自親命使者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者鄭畧言之其實使子父兄師友命使者也云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者成八年文義取公羊傳如向說舉納幣其餘使親命之也云言宗子無父至不及者案曲禮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又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注云入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二者皆是宗子有父雖主家事其昏事則父命使者也）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疏（支子則稱其宗○釋曰云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以大小宗皆然也）弟稱其兄。（弟宗子之母弟）疏（弟則稱其兄○注弟宗子之母弟○釋曰知此弟是宗子同母弟者以上支子謂庶昆弟稱其宗子命使者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疏（若不至請覿○釋曰上已言親迎自此已下至篇末論壻不親迎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必亦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之辭○注女氏至覿見○釋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所以別男女則男曰昏女曰姻者義取壻昏時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昏男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疏（主人至走見○釋曰云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者前祭之夕濯溉祭器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云請吾子之就官者使壻還就家是欲往就見也○注主人至曰辱○釋曰云以白造緇曰辱者謂以絜白之物造置於緇色器中是汙白色猶今賓至已門亦是屈辱故云以白造緇曰辱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疏（對曰至賜見○注非他至終賜○釋曰此壻對擯者辭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者上擯云得爲外昏姻是相親之辭今又云非他故是爲壻而來見彌相親之辭也）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内門入門入大門出内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疏（主人至拜出○注出門至雉也○釋曰云出内門入大門者以大夫士迎賓皆於大門外故此決之也云壻見於寢者聘禮凡見賓客及上親迎皆於廟者聘禮敬賓客故在廟親迎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在廟此壻見外舅姑非賓非親迎故知在適寢也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者凡執摯相見皆親授受此獨奠之象父子之道質故不親授奠之而已云摯雉也者以其士執雉是其常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疏（擯者以摯出請受○注欲使至相見○釋曰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進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疏（壻禮至送出○注出已見女父○釋曰云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云出已見女父者以其相見訖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内。（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疏（見主至其内○注主婦至左扉○釋曰云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故云宜相親也云闔扉者婦人無外事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無外事也云扉左扉者士喪禮卜葬云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内既言東扉即是左扉故知是左扉也）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疏（主人至無幣○注及與至賓客○釋曰訓及爲與者以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升堂醴壻故訓及爲與也云無幣異於賓客者上冠禮醴賓酬之以幣昏禮饗賓酬以束錦燕禮大射酬賓客皆有幣此無幣故云異於賓客也）壻出。主人送再拜。

儀禮卷第二（經二千五百七十三　注三千六百三十）　儀禮疏卷第六

（元缺第一葉第二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若舅姑既沒

此言舅姑既沒者（要義同毛本既誤作俱）

因内則有菫荁枌榆供養（荁陳閩俱誤作萓枌毛本作芬浦鏜云枌誤芬是也）

婦拜扱地

以手之至地（毛本同陳閩俱無之字）

摯不用死

三鼎二牲（要義同毛本牲作生是也）

腊必用鮮○必殺全（按疏作殺必全）

不餒敗（徐本集釋同釋文毛本俱作餧）

女子許嫁

非受幣不交不親（毛本受誤作納）

祖廟未毀

曾祖小功之親（要義同毛本曾祖作是誤）

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毛本同下子字陳閩俱作者非也）

則皆於大宗之家教之（要義同毛本於作以）

問名

此卽西面對（毛本面誤作南）

祭醴始扱壹祭（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敷同毛本壹作一）

始祭醴云初故始扱壹祭後祭醴又扱爲再祭也（毛本作始祭禮之初故云始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故云又扱再祭是爲三也陳閩俱無始祭禮之初故云七字案通

（解改此疏云禮成于三故祭醴之時始扱壹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今本略依通解）

云右取脯左奉之者（八字陳閩俱脫毛本有）

納徵

執皮者（要義同毛本者下有二人兩字）

執皮者皆左首（浦鏜云右誤左是也）

天子廟門（單疏要義俱無天子二字是也）

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廟門（要義同毛本作共二丈一尺此士廟門○按毛本非也作共字與匠人注不合）

故隨入得竝也云西上中庭位併者俱北面西上也（毛本作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竝行也至中庭則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也）

賓致命○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朱子云疏引此文皮者下有取皮二字今本無之未詳孰是）

適東壁（壁徐本作壁誤）

受之則文見（陳本同毛本受作釋是也）

自左受者（單疏本無自左受三字通解有○按無者是）

主人堂上受幣時（陳閩同毛本受作授）

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別（毛本男誤作畢）

婦乘以几

是石几之類也（段玉裁云當作几石此誤倒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冪要義作鼏）

配尊之酒三酒（要義無三酒二字）

筭

筭有衣者（衣聶氏作表）

婦席薦饌于房

非直有席薦（非閩本作亦）

饗婦姑薦焉

時同自明（自明毛本作明日）

婦洗在北堂

所謂經中北洗也（要義同毛本作經中所謂）

北堂房半以北者（房下要義有中字）

婦酢舅

謂舅姑饗婦時獻時舅（毛本獻時舅作時舅獻）

昏辭曰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陳閩監葛通解俱脫此八字）

對曰某之子惷愚

今文弗爲不（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今作古）

某辭不得命

不得許已之命（徐陳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許作辭）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

是使者付主人吉日之辭（毛本付作傳）

凡使者歸

告禮所執脯（通典無告字玩疏意似亦無告字）

父醮子

子壻也（徐本集釋俱無也字毛本通解有）

父禮女者（要義同毛本者作子）

若在廟以禮筵于戶西（毛本同陳閩俱脫在廟二字）

右几布神位（要義同毛本布作在）

命之曰（毛本之下有辭字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敖氏俱無辭字通解楊氏有石經考文提要云記乃通記昏辭每節俱無辭字）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勉帥婦道（張氏云釋文上帥道之注云下帥道同謂此句也此句當云勉帥道婦○按張氏之說是也帥之訓道上文已具故此不復言但疊帥道兩字以見義通典云勉導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正合注意蓋敬其爲先妣之嗣卽是婦道若云勉帥婦道則不可通矣）

父送女○夙夜毋違命（毋陳閩監本俱誤作母凡他篇毋字此本亦有誤作母者可以義求之不盡挍）

舅姑之教命（案疏以姑字爲衍文）

續成前語（毛本語作文陳本誤作女）

毋施衿結帨曰

則姑命婦之事（毛本作宮事謂姑命婦之事通解與今本同○按則猶卽也疏中每有此語前疏云毋戒之使無違姑命此節經云夙夜無違宮事是宮事卽姑命婦之事此賈氏自釋前語也宮事二字已標于上故不再出直釋曰則姑命婦之事毛本旣刪標目又不達則字之義率依通解改之謬矣）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在宗子無父上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有通典有曰未教以下九字）

姆教人者（四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毛本經注並脫）

宗子無父

是有父者（毛本有下有有字徐本集釋俱脫一有字）

云宗子者適長子也者（要義同毛本無長字）

繼別宗（要義別下有爲字毛本同）

稱諸父兄師友以行（毛本無諸字○按公羊隱二年傳注有諸字）

傳家事在子孫（浦鏜云任誤在）

弟稱其兄（唐石經徐本集釋敖氏同通解楊氏毛本弟下有則字）

主人對曰○未得濯溉於祭祀（溉敖氏作摡張氏云釋文云摡古代反少牢饋食摡鼎匕俎摡甑甗匕與敦摡豆籩勺爵觚觶字皆作摡○按今本釋文作漑）

造置于緇色器中（器要義作之）

對曰某以非他故（他通解作它注同按士虞他用剛日注云今文他爲它則他它宜有辯但諸本錯出故不悉挍）

對曰某以得爲婚姻之故（以得唐石經徐本張氏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集釋挍云上言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以者自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以者指壻以之也敖疑上言之數下言之故必有一誤因云得以宜作以得不知以字在下正與故字語氣相貫又與上故字相應今注疏本從敖氏說改經耳）

敢不從（張氏云五代廣順中監本同至顯德中吉觀國所挍監本乃云敢從無不字或曰歲久版脫之也）

亦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下六字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今本俱脫）

主人出門左

不敢授也（毛本授誤作受）

凡見賓客及上親迎皆于廟者（要義同毛本上作士廟下無者字）

以先祖之遺體許人（要義無之字）

擯者以摯出

賓執摯入門右　陳本脫執字閩本脫入字

從臣禮　毛本從下有君字陳本從下空一字

由門左西進北面　毛本進作向

見主婦

見弟不踰閾　要義無見字毛本見下有兄字

儀禮注疏卷六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七　　儀禮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士相見禮第三

（疏）士相見禮第三○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釋曰鄭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者釋經亦有大夫及庶人見君之禮亦士見大夫之法獨以士相見爲名者以其兩士職位不殊同類昵近故以士相見爲首云雜記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者以送葬之禮恩厚者退遲恩薄者退疾引之者證有執摯相見之義也云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者案周禮大宗伯五禮賓禮之別有六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此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兼有自相朝覲之禮彼又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二者是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並執玉帛而行無執禽摯之法此屬直新升爲士大夫之等同國執禽摯相見及見君之禮雖非出聘亦是賓主相見之法故屬賓禮也且士卑雖得作介從君與卿大夫出向他國無身自聘問之事案周禮行夫是士官其有美惡無禮特行無介始得出向他邦亦非聘問之法也然昏冠及喪祭尊卑各自有禮及執摯相見雖有此士相見其篇內含卿大夫相見以其新升爲士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己國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爲先後更有功乃升爲大夫已上故以士爲總號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摯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別也

儀禮　鄭氏注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今文頭爲脰）（疏）士相見至某見○釋曰自此至送于門外再拜論士與士相見之事也云某也願見無由達者謂新升爲士欲見舊爲士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云某子以命命某見者某子是紹介中間之人姓名以主人之命命某是賓之名命某來見主人也案少儀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謂以卑見尊法彼又云敵者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此兩士相見亦是敵者不言願見於將命者者此既言願見無由達見敵者始欲相見案下又及還摯者皆云於將命者明此亦有願見於將命者不言者文不具也○注摯所至爲脰○釋曰云摯所執以至者摯得訓爲至升爲士者（二字缺）彼人相見欲相尊敬必執禽鳥始得至故云摯所執以至者也云士摯用雉者對大夫已上所執羔鴈不同也云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者倫類也交接有時至於別後則雄雌不雜謂春交秋別也士之義亦然義取耿介不犯於上也云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者經直云冬用雉知用死雉者尚書云三帛二牲一死摯則雉義取耿介爲君致死也云夏用腒備腐臭也者案周禮庖人云春行羔豚夏行腒鱐鄭云腒乾雉鱐乾魚腒鱐暵熱而乾乾則不腐臭故此取不腐臭也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稱曰雉夏爲乾腒形體異故變本名稱曰腒也云左頭頭陽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雉與羔鴈同是合生執之物以不可生服故殺之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者謂紹介之姓名云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者言紹介之人稱述主人之辭意傳來賓也云今文頭爲脰者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但此云某子以命命某見謂舊未相見今始來見主人故須某子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且經云某子鄭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案鄉飲酒云某子受酬注云某者衆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者氏也與此注某子爲姓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爲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於彼遙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也若然特牲云皇祖某子注爲伯子仲子者以孫不宜云父祖姓故以伯子仲子言之望經爲義故注有殊若然注宜有名無者誤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今文無走）（疏）主人至走見○釋曰云某子命某見者某子則是紹介姓名以某子是中閒之人故賓主共稱之也此上下皆言請不言辭辭而不受須相見故言請而已○注有又至無走○釋曰鄭轉有爲又者以言某子以命命某往就彼見吾子又自辱來於義爲便故從又不從有也云走猶往也者以言走直取急往相見之意非走驟之義故釋從往也云今文無走字者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吾子之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也）（疏）注不敢至以請○釋曰固如故也者固爲堅固堅固則如故以再請如前故云固如故也云今文不爲非者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非也云古文云固以請者固請於文從便若有以字於文縣緩故不從古文固以請也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言如固請終賜見也今文不爲非）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摯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疏）注不得至走見○釋曰云走猶出也者亦如上之走往彼據向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出也云辭其摯爲其大崇也者凡賓主相見雖此新升爲士有摯又初不相識故有摯爲重對重相見則無摯爲輕是以始相見辭之爲大崇故也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上再番皆云某將走見今此三者亦云某將走見與前同此疊古文不從者以上第一番請賓主皆無不敢爲儀第二番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爲儀文句既異若不云某於文不便故須云某也此三番於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也

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疏）注見於至大簡○釋曰此士相見雖是平敵相伉案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並不問爵之大小雖以相尊敬爲先後故雖兩士亦得云相尊敬不敢空手須以摯相見若無摯相見是則大簡畧也

主人對曰。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疏〕注言不至見己○釋曰案上經賓云某不以摯不敢見是賓以崇禮來見主人今主人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故變文言不足以習禮故鄭云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也）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摯謙自卑也今文無也〔疏〕注言依至卑也○釋曰凡相見之禮以卑見尊必依摯禮記檀弓云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者是下賢非正法今士相見云不依於摯不敢見謙自卑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疏〕注右就至文無○釋曰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門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知受摯於庭者以其入門左右不言揖讓而升之事故知在庭也云既拜送則出矣者欲見賓拜送摯訖而言出則去還家無意得待主人畱己也云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者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升堂下人君也）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疏〕主人請見至再拜○注請見至而出○釋曰鄭解主人畱賓之意云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則執摯來是也云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者正謂入門拜受拜送時賓主俱矜莊相敬歡心未交也云賓反見則燕矣者上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禮記皆有禮賓饗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畱必不虛宜有歡燕故云則燕矣以摯相見非聘問之禮燕既在寢明前相見亦在寢之庭矣若諸文有畱賓者多是禮賓之事知此不行禮賓而云燕者彼諸文皆是爲餘事相見以其事重故爲禮賓此直當身相見其事輕故直有燕矣是以諸文禮賓此燕賓故直云請見也云凡燕見於君至反見之燕義者凡燕見或反見或本來侍坐非反見下注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是也侍坐於君子之下乃有侍坐問夜膳葷賜食爵之等不引證燕見者彼直是侍坐法非燕見之禮故也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者鄭欲見自燕見于君下至凡侍坐於君子皆反見燕法其中仍有臣見于君法臣始事見于君法禮畢奠摯而出君亦當遣人畱之燕也若然下有他邦之人則還摯雖不見反燕臣尚燕他邦有燕可知但文不具也）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摯謂嚮時所執來者也嚮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疏〕主人至命者○釋曰目此至賓退送再拜論主人還于賓之事○注復見至相者○釋曰云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者鄭解主人還摯之意云禮尚往來曲禮文五等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以其圭璋重不可逆復朝聘訖即還之璧琮財輕故不還彼朝聘用玉自爲一禮有不還之義其在國之臣自執摯相見雖禽摯皆還之臣見於君則不還義與朝聘異不可相決也云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者謂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一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爲相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讓其來荅己也〔疏〕主人至敢辭○釋曰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己家而說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文無也〔疏〕注言不至當也○釋曰云嫌褻主人不敢當也者鄉者主人見己今即來見主人賓主頻見是褻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更相見也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疏〕注言不敢至敢當○釋曰上云非敢求見己是不敢當此云不敢以聞耳聞踈於目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疏〕注異日至則否○釋曰下云賓奉摯入不言主人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迎之司正猶迎之況同僚乎是知異日出迎也若然聘禮公迎于大門內至禮賓又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初之命不爲迎賓身故至醴賓身雖同日亦出迎之故鄭注云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賓爲男家使初時出迎至醴賓身雖同日亦出迎也有司徹前爲尸後爲賓所爲異故云雖同日亦出迎此二者亦是更端之義也案鄉飲酒及公食大夫皆於戒賓之時未行賓主之禮是以賓至乃迎之故雖同日亦迎賓非更端之義也）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疏〕士見於大夫至再拜○注終辭至尊賓○釋曰云以將不親荅也者事未至謂之將如上士相見賓來見士後將親荅就士家則辭而受其摯此則以將不親荅終不受也若然經直云終辭其摯不言一辭再辭亦有可知但畧而不言也又少儀云始見君子曰願聞名此不言願聞亦文不具也云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者見下文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見已君不言還摯又文有三辭初辭中辭終辭初辭之時則云使某中辭云命某以辭在中者傳言而已故云命某然使某者是尊君卑臣之義其心重若云命某者尊君卑臣稍淺漸輕之義故鄭云或言命某傳言耳必知有此義者案僖九年左傳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是尊君稱使傳言云命有輕重之義也）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爲一）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還其摯者辟正君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還其摯也今文無）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還摯者請使受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荅者不受摯）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去之〔疏〕注受其摯而去之○釋曰云受其摯而去者以其嘗爲臣爲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而去以絕之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疏〕下大夫至執雉○釋曰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注鴈取至其足○釋曰云鴈取知時者以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隨陽南北義取大夫能從君政教而施之云飛翔有行列也者義取大夫能依其位次尊卑有敘也上士執雉左頭奉之此云如執雉明執鴈者亦左頭奉之也案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執摯雖與天子之臣同飾羔鴈者直用布爲飾無繢彼不言士則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同亦無飾士賤故無別也）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今文頭爲脰〔疏〕上大夫至執之○注上大至爲脰○釋曰云上大夫卿也者即三卿也云羔取其從帥者凡羔羊羣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云羣而不黨也者羊羔羣而不黨義取三卿亦皆正直雖羣居不阿黨也云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者謂先以繩雙繫前兩足復以繩繫後兩足乃以雙繩於左右從腹下向背上交過於胷前結之也云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者案周禮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鹿豕羣獸及狐狸可也麛是鹿子與鹿同時獻之又庖人云秋行犢麛則獻當在秋時故云秋獻麛也又案禮器曲禮三千鄭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則禮未亡之時三千條內有此獻麛之法是有成禮可依故此經得如之也云或曰麛孤之摯也者案大宗伯及大行人與聘禮皆云孤執皮帛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麛者謂新升爲孤見己君法至餘事則皆皮帛也云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案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是以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此鄭又云執之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鬱此釋經麛執之據四足而言之蓋凡以摯相見之法唯有新升爲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皆執摯相見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無執摯之禮又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摯見己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如士相見之禮。

（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疏〕（如士相見之禮○釋曰此下大夫及卿其摯雖有羔鴈之異其相見之儀則皆如士也○注大夫至如士○釋曰云儀猶如士者或兩大夫或兩卿相見皆如上文某也願見無由達已下至主人拜送于門外也）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爲恭士大夫一也）〔疏〕（注下謂至一也○釋曰直云見于君不辨臣之貴賤則臣之貴賤皆同故鄭云其爲恭士大夫一也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視袷已下故不言所言下也）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容謂趨翔）〔疏〕（注容謂趨翔○釋曰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謂若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即府史胥徒是也按鄭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皆是庶人貌也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者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與庶人同也）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庶人之摯鶩古文壹作一）〔疏〕（注言君至作一○釋曰臣拜君云再拜稽首則君荅一拜者當作空首則九拜中奇拜是也云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者案曲禮君於士不荅拜謂已士此得與大夫同荅一拜者士賤君不荅拜此以新升爲士故荅拜聘禮問勞云荅士拜者亦以君新使反故拜之也云庶人之摯鶩者案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注云鶩取其不飛遷象庶人安土重遷是也）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疏〕（釋曰賓不辭即受摯以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摯法賓如此法故不敢亢禮於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凡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謂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春秋卿大夫與他國之君相見者皆因聘會乃見之非特行也）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疏〕（釋曰案上文注以此爲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與燕義燕禮立賓主之燕別以其此經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向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向之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向之皆與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爲正異故知此經是特見圖事并與賓反見之燕義也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燕禮亦云君與卿同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之法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注升見至西階○釋曰此文據君所在隨便升階無常之事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古文妥爲綏）〔疏〕（凡言至傳言○注凡言至爲綏○釋曰此據臣與君言之法也云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者謂臣有圖爲君言也禮記少儀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是臣有事將入見君須量已所言亦當量君安坐乃可得入而後傳出已言向君道之云妥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疏〕（與君至忠信○釋曰上文據與君言此文則總說尊卑言語之別云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者但君臣相對有事即言不必與君言恒言使臣與臣言恒言事君今雖言使臣事君者下供上命禮法當然故君以使臣爲主臣以事君爲正無妨更言餘事已下皆隨事爲主可也云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敎鄉閭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既與老者相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者此文承老幼之下亦非朝廷之臣但是鄉閭長幼共聚之處使之行忠信慈善之事也云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者此與在朝之士言以忠信爲主也○注博陳至以下○釋曰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者據已上博陳與君燕見與動言語知此博陳也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并事君以忠並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云大人卿大夫也者此云言事君明非天子諸侯又非士是卿大夫可知又案下文云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並是臣視君之法則大人據君也又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鄭解爲諸侯者以彼上文云天下爲家以據天子明下云大人是諸侯可知易革卦云君子豹變據諸侯則大人虎變是天子可知又案論語云狎大人注爲天子諸侯爲政敎者彼據小人不在朝廷故以大人爲天子諸侯政敎解之鄭皆望文爲義故解大人不同云居官謂士以下者以上大夫云事君已據居官卿大夫其居官之內雖有二十七士并府史胥徒故云士以下也）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爲終）〔疏〕（凡與至若是○注始視至爲終○釋曰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者案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袷交領也不下於帶上於袷則敖下於帶則憂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者彼據尋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故不同也云且爲敬者此言抱即面相袷不視袷是敬君之常禮故云且爲敬也云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者禮記云虛中以治之鄭注云虛中言不兼念餘事是虛心之意也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言於君視之高下如此其卿大夫視君之儀與言者無異也云古文毋作無不從者說文云毋蓋亦禁辭故不從有無之無也云今文衆爲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衆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爲甫古文毋作無）〔疏〕（若父至於帶○注子於至作無○釋曰案曲禮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士之臣視士得旁遊目今子視父應與視君同不上於袷與士大夫同者以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者因視安否何如也）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疏〕（若不至視膝○注不言視而已○釋曰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鄭言伺其行起者行解經立行由立始故以行解立是以論語云立不中門鄭云立行不當根闑之中央是亦以行解立一也又以起解坐以其起由坐始故也）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具猶辯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疏〕（凡侍至可也○注君子至作蚤○釋曰此陳侍坐於君子之法鄭云君子卿大夫者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亦得稱貴人而士賤不得也知及國中賢者者鄉射禮云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鄭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則曲禮云博文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是也云志倦則欠體倦則伸鄭注曲禮亦然云古文伸作信早作蚤者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云侯執身圭爲信字詩云一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爲蚤字既通用疊古文者據字體非直從今爲正亦得通用之義也）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疏〕（夜侍至可也○注問夜至作薰○釋曰云問夜問其時數也者謂若鍾鼓漏刻之數也云古文葷作薰者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焄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今云呫嘗膳）〔疏〕（若君至後食○注君祭至嘗膳○釋曰此經及下經論臣侍君坐得賜食之法鄭云先飯示爲君嘗食也者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今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云此謂君與之禮食者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此即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彼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亦不得祭故一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故鄭注玉藻云侍食則正不祭是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疏〕（若有至後食○注將食至乃食○釋曰云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者臣爲君嘗食本爲膳宰不在今膳宰既在明臣不嘗食也是以玉藻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是也云膳夫者天子膳夫則諸侯之膳宰引之者證經將食之人是膳宰因將膳與君品嘗食凡君食臣有侍食之時雖子不侍食是以文王世子云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是大子不侍食若卿大夫已下則有侍食法故內則云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是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

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疏若君至虛爵○注受爵至君也○釋曰云受爵者於尊所者曲禮亦是賜爵法而云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是也云至於授爵坐授人耳者見曲禮與玉藻并此文並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也云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者此經文與玉藻文同皆燕而君客之賜爵法故臣先飲以酒是甘味欲美君之味故先飲必待君卒爵而後授虛爵者臣意若欲君盡爵然也案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擧未釂少者不敢飲彼是大燕飲禮故鄭注引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案燕禮當無筭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

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巡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疏退坐至遂出○注謂君至當也○釋曰云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者以上云若君賜之食若君賜之爵下而云退者明爲此二者而退也云隱辟俛而逡巡者案曲禮云鄉長者而屨此亦當然云不敢辭其降者謂君降送時明有不降法故曲禮云就屨跪而擧之屏於側注云謂獨退也云若者不定之辭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降也）疏大夫至三辭○釋曰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疏若先至見之○注先生至拜賓○釋曰此先生即鄉飲酒云就先生而謀賓介亦一也故彼注與此注皆云致仕者也云異爵謂卿大夫也者此士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訓走爲出者亦謂士見異爵取急意而言走其實非走直出也引曲禮者欲見言敬客先拜也彼云客此云賓者對文賓客異散文賓客通故變文云賓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士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疏非以至之老○注謂擯至之老○釋曰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此則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則爲私事使私人擯也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於齊玉藻注亦引之是也鄭云謂擯贊者辭也者以玉藻自諸侯之於天子以下至大夫皆云擯者曰故知不自稱是擯贊之辭也云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釋經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爲公事使者也此則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亦一也彼注云謂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則曰寡君之某故鄭總云某也若然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但士無特聘問或作介往他國亦有稱謂而云寡君之士某也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謂試爲大夫士直有試功之祿未有正祿云君有饋焉曰獻者謂有饋物于君亦與正祿者同稱獻云使焉云寡君之老者於他國君邊自稱寡君之某此文亦兼士大夫引之者證公事使稱寡君之某也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今文無容）疏凡執至爲儀○釋曰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注不趨至無容○釋曰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則下文舒武擧前曳踵是也今此經云不趨者不爲疾趨故云主慎也既不云疾趨又不爲下文徐趨但徐疾之閒爲之故以進而益恭爲威儀也

執玉者則唯舒。武擧前曳踵。（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擧前曳踵備蹉跆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疏執玉至曳踵○釋曰此篇直見在國以禽摯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摯相見故兼見朝聘執玉之禮也案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畧俱是徐趨也○注唯舒至作抴○釋曰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者案玉藻云執龜玉不趨不趨者不爲疾趨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故爲重玉器尤慎也云備蹉跆也者蹉跆則顚倒恐損玉故徐趨也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刺猶剗除也今宅爲託古文茅作苗）疏凡自至外臣○釋曰云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者此與君言之時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也○注宅者至作苗○釋曰此亦自稱於君以其致仕不在故指宅而言故曰宅者謂致仕者也云或在國中或在野者案爾雅郊外曰野則自郊至畿五百里內皆名野又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此亦云在國在野相對其言國外則云野則云宅在野者城外畿內皆是也云載師之職者彼鄭注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引之證彼言宅田據地此言宅據所居一也云刺猶剗除也者案詩有其鎛斯趙注云趙刺也故以刺爲剗除草木者也

儀禮卷第三（經七百五十三　注一千六百八十九）

儀禮疏卷第七

（元缺第六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士相見禮第三

亦士見大夫之法（要義同毛本亦下有有字）

云禩記（毛本記下有曾葬禮曰四字）

案周禮行夫（閩本同毛本夫作人誤）

士相見之禮

升爲士者（毛本升上有新字）

二牲一死摯（毛本牲作生摯作雉○按生摯是也）

則雉義取耿介（則雉通解作鄭云士執雉也）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

古文云固以請（徐本通解同集釋無也字張氏云監無也字）

堅固則如故（閩本無堅固二字）

賓對曰（對唐石經補刻誤作用）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

故云走猶出也（毛本走下有猶字此本無○按上文當有猶字今從毛本）

賓對曰某不以贄

唯是平敵相伉（要義同毛本伉作抗）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

謙自卑也今文無也（毛本脫下四字徐本集釋通解俱有）

注言依至卑也（案注末有今文無也四字則卑字疑當作無）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

注右就至文無（毛本文無作無也）

入門則以東爲右（毛本入下無門字）

云既拜送則出矣者（浦鏜云拜下脫受字○按注文受字疑衍文）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

論主人還于賓之事（浦鏜云還下脫摯字）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

不敢當也今文無也（毛本脫下四字徐本集釋通解俱有）

曏者（曏毛本作曰鄉）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

若然聘禮公迎于大門內（毛本若下無然字）

士見于大夫

送再拜尊賓（賓楊氏作賢）

士見於大夫至再拜　注終辭至尊賓（浦鏜云又文有三辭至輕重之義也）

（當在下擯者對日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節注下疏此錯簡也又文疑案禮之誤○按此下凡七節無疏故於此總釋之非錯簡也）

若甞為臣者（甞唐石經徐本楊敖俱作甞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常）

下大夫相見

維謂繫聯其足（張氏云釋文云以索悉各反注同今注無以索字經曰飾之以布維之以索注舉飾之以布全句釋之至下句不應獨曰維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今增入○按釋文專為索字作音其言注同自指索字非兼指以索兩字注中索字今已脫去不可復考張謂維下當增之以索三字亦臆說耳）

上大夫相見

羔取其從帥（從徐本作後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從張氏曰注曰羔取其後帥案監本後作從疏引注文亦作從至其下釋乃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此釋亦誤以從為後後字近從傳寫誤也）

秋獻麛（秋閩監葛本俱誤作法）

凡羔羊羣（張氏引疏無羣字）

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從張引作後說見上）

雖羣居不阿黨也（毛本居誤作而）

如士相見之禮

或兩卿相見（閩本無或兩卿三字）

與君言言使臣○與衆言言忠信慈祥（敖氏曰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後人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之）

并事君以忠（毛本并作臣此本忠作服案臣當從作并服當從毛本作忠又注及疏使臣之禮之字疑俱當作以）

凡侍坐於君子

及國中賢者也（中下集釋有之字）

問日晏（日下敖氏有蚤字）

具猶辯也（辯釋文作辨張氏曰注曰具猶辨也案釋文云辨皮莧反特牲饋食注亦曰具猶辨也從釋文○按張氏所見注作辨與今本異說文有辨無辦則當以辨為正作辦非也作辯尤誤）

君子卿大夫者（案各本注子下俱有謂字）

博文强識而讓（毛本文作聞○按文字非也）

侯執身圭（閩本要義同毛本身作伸）

夜侍坐

膳葷謂食之（敖氏無葷字）

食之以止臥（之下集釋有可字）

若君賜之食

食其祭食（食其敖氏作謂君盧文弨云宋本作於其）

此謂君與之禮食（此楊氏作食與下集釋有臣字）

今云呫甞膳（臧琳曰釋文呫甞音貼穀梁未甞有呫血之盟呫甞也案呫既訓甞則呫即甞之駮文呫下不得更着甞字蓋古文偏甞膳今文偏呫膳注當作今文云呫膳文脫甞衍也說文口部無呫食部有餂云相謁食麥也廣雅二釋詁餂甞同訓為食則餂為呫之本字無疑）

若臣甞食（臣甞要義作壽常）

若有將食者

周禮膳夫（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夫下有授祭二字）

末有原（毛本末誤作未）

退坐取屨

俛而逡巡（巡釋文楊氏俱作遁）

大夫則辭退下

下亦降也（亦通解作猶）

兼三卿五大夫（三五要義互易似誤）

故得辭降也（閩本要義同毛本故作大）

若先生異爵者

欲見言敬客先拜也（毛本言作主）

非以君命使

不稱寡者（徐本集釋同毛本者作君）

則曰寡大夫君之老（毛本君上有寡字○按玉藻有寡字）

凡執幣者不趨

凡執至為儀（毛本執下有幣字）

執玉者

唯舒者（舒下敖氏有武字朱子釋經文云注疏以舒字絕句盧文弨云上節疏明以舒武連讀宋本唯舒下本有武字後脫去耳○按盧所謂宋本即敖氏本敖引注多聽改不足憑也然注疏實不以舒字絕句盧說良是）

古文曳作抴（徐本釋文集釋通解同毛本抴作栧）

以禽摯相見之禮（以閩本作為）

故兼見朝聘執玉之禮也（見毛本作言）

凡自稱于君○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草唐石經徐閩釋文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草毛本作艸）

謂致仕者也致仕者（毛本脫下四字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

刺猶剗除也（此句徐本集釋通解俱在在近郊之地下與此本標目合）

今宅為託（毛本作今文宅或為託徐本無文或二字集釋有文字無或字通解無文字有或字）

上大夫曰下臣（毛本上作下○按作上與玉藻合）

注宅者至作苗（閩監同毛本作苗作剗除按閩監注雖已誤而疏文未攺猶得據以攺正毛本併疏文攺之遂不復知注有錯簡矣且即就今本注文言之亦當作宅者至除也乃為合例否則似注文亦無也字）

則云宅（連下在野者作一句與要義同毛本則上有國內二字）

案詩有其鎛斯趙（鎛監本誤作鎵）

趙刺也（閩本要義同毛本趙作鋪監本誤作鎮）

故以刺為剗除草木者也（閩監同毛本草作艸）

儀禮疏卷第八　儀禮卷第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鄉飲酒禮第四

〔疏〕鄉飲酒禮第四○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釋曰鄭知此鄉飲酒是諸侯之鄉大夫獻賢能法者案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今此下唯縣磬而無鍾故以為諸侯鄉大夫也若然謂諸侯鄉大夫是大夫為之亦應鍾磬俱有而直有磬者鄭彼注云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故縣磬而已若然天子鄉大夫賓賢能從士禮亦鍾磬俱有不得獨有磬也知諸侯之鄉大夫非士者案鄉射記云士則鹿中大夫則兕中又經有堂則物當楣序則物當棟則非直州射兼有諸侯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行射之禮則知諸侯鄉大夫是大夫為之可知也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

儀禮　鄭氏注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鄉飲至賓介○釋曰自此至介亦如之論鄉大夫與先生謀賓介并戒告之儀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者謂鄉大夫尊敬之先就庠學者若先生謀此二人道藝優者為賓稍劣者為介○注主人至齒也○釋曰云賓介處士賢者案玉藻云大夫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玄以居士在士之下弟子之上解為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此處士亦名君子即鄉射禮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亦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以其未仕有德自處故名處士君子也云賢者義取鄉大夫之興賢能者而言也云周禮至書數並大司徒職文故彼鄭注云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引此天子司徒者欲兼諸侯司徒亦使鄉大夫教民以三物教成亦使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尊之為賓客與舉之也云鄉大夫已下至於王並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文云正月之吉謂周之正月朔日也云受法于司徒者謂六鄉大夫皆於大司徒處受三物教民賓舉之法也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者吏即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等是也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者德行即六德六行道藝正謂民中有道藝者考察知其優者擬舉之也云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大比謂三年大案比戶口之時而興舉之賢者即德行者也能者即道藝者也云鄉老謂三公二鄉公一人云及鄉大夫帥其吏者即帥其鄉吏州長已下云與其衆寡者即鄉中之人也云以禮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舉之也云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者今日行鄉飲酒之禮至其明日獻此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也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者欲見彼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故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古者年七十至學焉案書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而教之學焉是也云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謂據此經諸侯鄉大夫貢士之法亦如天子之鄉大夫貢法故云亦也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輔賓行鄉飲酒之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案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與鄉同則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國有遂數亦同其鄉并有公邑采地皆有賢能貢之而貢士與鄉數同不言遂與公邑采地所貢者蓋當鄉送一人至君所君又總校德之大小取以貢之縱取鄉外仍準鄉數為定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于君其簡說仍更行飲酒禮賓之於王是易觀盥而不薦鄭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是鄉大夫及諸侯貢士皆行飲酒禮禮賓也云今郡國至之說然者鄭欲解此鄉飲酒貢士法彼漢時所行飲酒禮者是正齒位與此不同之意漢時已罷諸侯之國而為郡郡有大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為國故云郡國也云十月行此飲酒禮者謂行此鄉飲酒禮也云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者則禮記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謂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農功畢而蜡祭也云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者屬聚也謂當蜡祭之月黨正聚民於序學中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此時農隙故行正齒位之禮則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年長者在上是正齒位之法也云之說然者漢時十月飲酒禮取此黨正之文而然與此篇鄉飲酒禮異也云此篇無正齒位焉者以其此篇以德行為本而貢之無黨正正齒位法也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此鄉飲酒必於三年大比民聚之時黨正鄉飲酒亦於大蜡民聚之時也云皆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者尚賢據此篇鄉飲酒尊長據黨正鄉飲酒也但黨正飲酒以鄉大夫臨觀行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則亦名鄉飲酒也云孟子者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之家景子譏之曰禮云父召無諾君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聞君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對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有得其一以慢其二哉是也引之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爵則於此無所當連引之耳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其所為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主人至答拜○注戒警至有志○釋曰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云所為來之事者謂行鄉飲酒之禮也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者不如士相見固辭此禮辭即許者以其主人與先生謀時賓已知欲貢己又賓以學習德業擬為賓主情意相許是以不固辭為素有志也案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彼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是以下注云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也

主人退。賓拜辱。（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

介亦如之。（如戒賓也）〔疏〕介亦如之○注如戒賓也○釋曰言如戒賓者亦如上主人戒賓已下賓拜辱已上之事謀賓介及戒亦言賓介意不言衆賓衆賓德劣但謀介時雖不言衆賓亦當謀之故上注兼言其次為衆賓至於戒速之日必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略而不言故下云賓及衆賓皆從之是也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亦據不得主人戒速而為自從也

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疏〕乃席賓主人介○注席敷至東面○釋曰知夙興往戒歸而敷席不別日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而不宿戒是同日也鄭知賓介與主人席位如此者案鄉飲酒義云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又云賓必南面介必東鄉介賓主也鄉射云乃席賓南面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以此故知賓主及介其位然也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疏〕衆賓至屬焉○注席衆至各特○釋曰鄭知衆賓席在賓席之西者見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但此不屬為異耳云皆獨坐明其德各特者鄉射注云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此乃特貢於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為明三物已久其德各特故不屬續其席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向南面也

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在西上也肆陳也）〔疏〕尊兩至兩壺○注斯禁至陳也○釋曰凡設尊之法但醴尊見其質皆在房內故士冠禮禮子婚禮禮婦醴皆在房隱處若然聘禮禮賓尊於東廂不在房者見尊欲與卑者為禮相變之法設酒之尊皆於顯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醮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在房戶之閒是也燕禮大射尊在東楹之西者君尊專大惠也云設篚于禁南東肆者言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為肆則大頭在西也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斯澌也澌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昏禮冠禮皆云禁者士禮以禁戒為名鄉大夫士並有禁名故鄭以大夫士雙言也是以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注云棜斯禁也大夫士禮之異也禮器

（云大夫士棜禁注云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然則禁是定名言棜者是其義稱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爲棜禁案特牲禮云實獸於棜注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則棜是與非承尊之物以禁與斯禁無足似轝故世人名爲棜若然周公制禮少牢名爲棜則以周公爲世人或有本無世人字者是以少牢不名斯禁謂之爲棜取不爲酒戒特牲云壼棜禁在東序記云壼棜禁饌于東序注云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其實不用云棜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作記解注故云士用棜禁明與少牢棜同也若然士之棜禁大夫之斯禁名雖異其形同是以禮器同名棜禁也其餘士冠昏禮禮賓用醴不飲故無禁不爲酒戒若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是尊與卑異號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疏（設洗至南肆○注榮屋翼○釋曰云南北以堂深者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爲度云榮屋翼者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于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疏（羹定○注肉謂至孰也○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言肉正謂其狗孰云定者孰即定止然故以定言之言此者以與速賓時節爲限不敢煩勞賓故限之也）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疏（主人至拜辱○釋曰自此至皆從之論主人往賓門召之使來之事案鄉射云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彼云乃速賓此不云主人乃者彼戒速別服故云乃以開之此戒速雖與彼同但此戒速同服故不云乃云主荅拜還賓拜辱案聘禮云賓入境至近郊使下大夫至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送不拜又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鄭注云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皆不拜送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特拜辱而送之異於餘者）

介亦如之。（如速賓也）

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疏（賓及至從之○注從猶至中矣○釋曰鄭云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者上文戒及速皆言賓與介不言衆賓及從主人來即言賓及衆賓衆賓不戒不速尚從主人則介在從主人可知也）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疏（主人至荅拜○注相主至命者○釋曰自此至荅再拜論三人迎賓入升堂并拜至之事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者謂主人於羣吏中立一相使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賓於大門外必非一相迎賓者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明主人自迎若然主人輒言一相者欲見使一相傳命則迎故云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也若然士相見注異日則拜迎同日不拜迎者彼以摯相見此自以賓舉賢能故與彼異也）

揖衆賓。（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疏（揖衆賓○注差益至南面○釋曰云差益卑者以上文主人迎賓而拜介是介差卑於賓今於衆賓不拜直揖之而已故云差益卑也知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者以其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位以北爲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明知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矣）

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主人揖先入○注揖揖至西面○釋曰此鄉大夫行鄉飲酒在庠學雖有一門即向階門內既有三揖故主人導賓揖而先入門至內霤西向待賓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疏（賓厭至北上○注皆入至無門○釋曰主人入後賓乃厭介介厭衆賓相隨入門皆東面北上定位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者以賓與介衆賓等自用引手而入故不揖是變於主人也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者厭字或作揖字者古字義亦通也云推手揖者案周禮司儀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以推手小下之爲土揖平推手爲時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皆以推手爲揖又案僖二年公羊傳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別者推手解其厭狀通指道其揖意也鄭則解揖體何氏釋其揖意相兼乃足也云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云今文皆作揖者鄭不從也云又曰衆賓皆入門左無門亦不從也）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疏（主人至荅拜○注三揖至尊之○釋曰云三讓主人升者主人先升賓後升故鄉射云主人升一等賓升是也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者爾雅陳堂塗也云楣前梁也者對後梁爲室戶上云復拜賓至此堂尊之者案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公當楣北鄉至再拜燕禮大射皆云主人升自西階賓右至再拜鄉飲酒義亦云拜至拜洗皆不云至者畧之是知此升堂拜亦是拜至可知凡拜至者皆是尊之也）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疏（主人至降洗○注將獻賓也○釋曰自此至主人阼階上荅拜論主人盥洗獻賓之節也云主人坐取爵于篚者篚在堂上尊南故取之乃降也）

賓降。（從主人也）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己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疏（○注重以至曰辭○釋曰主人獻賓乃是主人事故云重以己事煩賓也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者事同謂若上文主人與賓俱升階而云三讓是也事異若此文主人有事賓無事是事異則曰辭此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周禮司儀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注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事同而云辭是其通也）

賓對。（對荅也賓主之辭未聞）疏（注賓主之辭未聞○釋曰其辭未聞者謂若冠禮醮辭之等雖行事辭不見於後以次見辭此則無見辭之事故云未聞也）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絜敬也今文無奠）疏（主人至盥洗○注已盥至無奠○釋曰案鄉飲酒義云主人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所以致敬也此經先言盥後言洗則盥手乃洗爵者所以致絜鄭取鄉飲酒義爲言也若然盥手洗爵止是致絜拜受之等乃是致敬并言敬者鄭注兼拜至拜受而言耳）

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疏（賓進東北面辭洗○釋曰案下經云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云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者案鄉射賓進東北面辭洗彼注云必進者方辭洗宜違其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是其賓初降立至于序南東鄉至於主人洗爵乃東行故此得北面辭洗也云示情者賓進前就主人示謙下主人之情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疏（主人至東面○注言復至在此○釋曰上經奠爵于階前者主人未洗見賓降即奠爵故在階前與賓此即至洗將洗爵見賓辭故奠爵於篚與對故不同也云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者上始降時直云賓降不言處所於此見之是舉下以明上之義也）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疏（主人至北面○注沃洗至羣吏○釋曰知主人羣吏者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之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是也）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一作壹）疏（卒洗至讓升○注俱升○釋曰知俱升者鄉射云主人卒洗一揖一讓以賓升明俱升可知若然上文主人先升賓乃升者以初至之時賓客之道進宜難故主人升導之至此以辭讓訖故畧威儀而俱升也）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爲手坋汙）疏（賓拜至降盥○注復盥爲手坋汙○釋曰言奠爵遂拜者因事曰遂是以燕禮云賓受酬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注云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是其類也凡賓主行事相報皆言荅此不言荅省文也）

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疏（賓降至疑立○注疑讀至之貌○釋曰言揖讓升不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者案宣公六年公羊傳云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休云仡然壯勇貌鄭氏以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不取何休注義以鄉射注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自定其義不殊字義與何少異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疏（主人至獻賓○注獻進至於賓○釋曰云西北面者賓在西階北面將就席受故西北面向其席故也）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辟）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疏（賓進至少退○釋曰云賓進者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北面獻於己席前故賓進將於席前受之故也案鄉射云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

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疏（薦脯醢○注薦進至有司○釋曰知非主人自薦者案昏禮賓贊者薦脯醢周禮膳宰薦脯醢皆非主人故知此亦非主人是有司也）

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疏（賓升席自西方○注升由至中席○釋曰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今升席自西方）

（云升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爲上故以西方爲升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疏〕（乃設折俎○注牲體至在俎○釋曰凡解牲體之法有全蒸其豚解爲二十一體體解即此折俎是也是以下有賓俎脊脅肩介俎脊脅肫胳是體解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疏〕（主人至脯醢○注坐坐至右手○釋曰知賓坐坐於席上者上文賓升席下文降席故知此坐在席可知云祭脯醢者以右手者此經左執爵明祭用右手是以鄉射亦云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絶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絶其末嚌嘗也）〔疏〕（奠爵至于俎○注興起至嘗也○釋曰奠爵於薦右者爲取肺奠之將舉故奠於右禮記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以取時奠爵興至加于俎又興也云肺離之本端厚大者此是舉肺封者於下記文本謂根本肺之大端故云厚大云繚猶紾也者弗繚即弗紾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絶祭但云繚必兼絶言絶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絶也言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繚絶兼有但禮篇亡無以可知也案周禮大祝云辨九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注云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大夫已上爲繚祭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爲之臣在君前故不爲繚祭皆爲絶祭也云嚌嘗也者嚌至齒則嘗之也）坐挩手。遂祭酒。（挩拭也古文挩作說）〔疏〕（坐挩手遂祭酒○注挩拭至作說○釋曰案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至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坐挩手因事曰遂因坐祭酒故云遂也案鄉射坐挩手執爵遂祭此不言執爵省文也）興席末。坐啐酒。（啐亦嘗也）〔疏〕（興席末坐啐酒○注啐亦嘗也○釋曰言席末謂於席之尾故云末鄉飲酒義云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注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是也啐酒於席末者酒是財賤財之義也云啐亦嘗者亦前肺云嚌是至齒爲嘗此酒云啐謂入口爲嘗雖至齒入口不同皆是嘗也又肺於前用之不得言成禮酒後乃用故云成禮異於肺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降席至荅拜○注降席至美也○釋曰賓拜告旨主人拜崇酒其節同義即異矣賓言旨甘主人之位啐則拜之主人云崇者崇充也謝賓以酒惡相充實飲訖乃崇酒先後亦同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食起）〔疏〕（賓西至荅拜○注卒盡至食起○釋曰言遂拜者亦因奠爵不起因拜也云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食起者但此席爲賓賢能起故謂在席盡爵於此西階上卒之也云不專爲飲食者啐酒於席末兼爲飲食之事故以不專言之也）

儀禮注疏卷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鄉飲酒禮第四

獻賢者能者於其君（按獻上釋文有將字）

故以爲諸侯鄉大夫也（閩本要義同毛本鄉作卿非也）

謂諸侯鄉大夫（閩本鄉仍作卿）

鄭彼注云（云當從要義作方）

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通解要義楊氏卿俱作鄉非通解鄉下衍士字）

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要義同毛本作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鄉飲酒之禮

賓介處士賢者（者下通典有也字按通典引諸經傳注往往增入也字就此篇論之如明其德各特也拜賓至此堂尊之也進酒於賓也復西階上位也坐於席也以右手也酬之言周也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不齊啐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長其老者也賤者禮簡也謂歌與衆聲俱作也示絜敬也以察衆也又以序相酬也此類甚多豈古本俱有也字而今本盡刪之歟凡類書徵引羣籍有刪無增此或原本如是今不能一一細按聊誌其概於此）

孝友睦姻任恤（徐本同毛本姻作婣）

受法於司徒（徐葛通解同毛本法作灋按法灋今本錯出）

先就庠學者若先生（盧文弨改若作告云賓介皆庠中之學士）

云賓介處士賢者（按者字當重）

數九數之計（九閩本誤作品毛本計下有也字）

教成亦使鄉大夫（毛本亦作之）

二鄉公一人（毛本鄉作卿）

而教之學焉（毛本同要義學作孝）

賓之于君其簡訖（通解要義同毛本君其作其君）

是易觀盥而不薦（盧文弨云是字疑衍或當作案○按是下當有以字疏每省之）

唯主人觀而獻賓（盧文弨改觀爲盥）

宿於大夫景丑之家（要義同毛本丑下有氏字○按此節疏引孟子多以意增改非有誤字也）

景子識之曰（子要義作丑）

君召（要義同毛本君下有命字）

爵也德也齒也（要義同毛本三也字俱作）

惡有得其一（要義毛本有得作得有）

尊長尚齒也（要義同毛本尊長作是字）

主人戒賓

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同寮閩本不重）

介亦如之

意不言衆賓（要義同毛本意作竟○按意字屬上句亦言賓介意者謂拜辱禮辭也）

尊兩壺于房戶間○加二勺于兩壺（壺徐本監本俱誤作壼後凡誤尊言壺皆壼字之誤不悉挍）

如今大木輿矣（輿特牲注作轝）

設洗于阼階東南

北至房室之壁（通解楊氏同毛本室作屋）

假令堂深二丈（閩本通解楊氏同毛本二作三監本此句作三下句作二）

介亦如之

如速賓也（速賓徐本集釋俱作賓速）

主人揖先入

揖賓也（揖下要義有衆字）

賓厭介

皆東面北上定位（定閩本作賓）

云推手揖引手曰厭者（毛本揖上有曰字要義此句有曰字下推手曰揖句無曰字○按注當有曰字）

古字義亦通也（亦通要義作通用）

主人與賓三揖

當陳揖（張氏曰監巾箱杭本陳皆作楣自嚴本以後始正作陳疏引爾雅陳堂塗也從嚴本○按通典作塗即堂塗也雖不如陳字之古其義則同）

賓進東北面辭洗

案下經云（浦鏜云自此至位在此者二十六字係上文賓降二字下朱子自按今誤入疏內當正之○按賈氏朱子各引下經以釋本節此二十六字此本已有非從通解誤入）

主人坐奠爵于篚

此卽至洗（浦鏜云旣誤卽）

主人坐取爵

徹鼏沃盥（通解要義同毛本鼏作鼎○按作鼏與下記合）

卒洗

古文一作壹（壹一徐本毛本互易集釋通解要義俱與毛本同張氏曰按經云壹揖壹讓升壹字當在上從經○按張氏云從經云非有別本可據也通解似卽依張氏而毛本又依通解耳）

賓降

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兩疑字徐本集釋通解俱作疑毛本俱作仡閩葛俱上作仡下作疑臧琳曰公羊注仡然勇壯貌鄭所據公羊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葢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

疑正立自定之貌（徐葛閩本集釋通考楊氏同與疏合張氏云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獨毛本正作然監本正作止鄉射注曰疑止也諸本皆同○按士昏禮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公食大夫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者誤以二正爲止並從士昏及公食大夫禮）

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要義同毛本下兩疑字俱作仡）

賓西階上拜

少辟（少釋文作小辟毛本作避釋文徐葛閩本通解敖氏俱作辟張氏曰鄉射經曰主人少退注曰少退猶少辟也經又曰賓少退注曰少退少逡遁也按釋文少辟少逡遁皆作小蓋鄭氏以小釋少改作小從釋文○按避張本亦作辟至監本始作避而毛本因之陸氏云辟婢亦反一音避然則辟字原有兩音其音婢亦反者卽辟易之辟也今竟改作避又仍依通解音曰辟音避瞀亂之甚）

賓升席自西方

升由下也（由下通典作猶上）

乃設折俎

節折在俎（徐葛閩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在作右）

注牲體至在俎（毛本在誤作右）

奠爵于薦西○弗繚（惠棟云依疏說則弗字衍○按疏云弗繚卽弗紾一也用弗字非衍文大祇注引此經亦有弗字但此注及疏俱未明弗字之義）

此是舉肺刲者於下記文本謂根本（於下記文四字毛本脫通解亦無）

卽弗紾（三字閩本脫）

入曰繚祭注云（通解毛本云下有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二十六字此本無）

坐挩手

古文挩作說（按釋文云坐挩始銳反拭也注帨同今注中無帨字疑說字本作帨故賈疏以內則之帨釋之浦鏜改說爲帨似有理後凡言古文挩作說放此）

有挩（挩通解要義俱作帨下挩巾同○段玉裁云據此知經文挩手字本作帨後人改巾從才耳）

降席

主人拜崇酒（毛本人作入盧文弨改入爲人）

崇充也（充閩本要義俱作充下同毛本充作克監本此句作克下句作充○按充是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

非專爲飲食起（食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食與疏合毛本食作酒）

故謂在席盡爵（毛本謂下有不字通解無謂字）

云不專爲飲食者（毛本食下有起字）

儀禮疏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賓降洗。（將酢主人）〔疏〕（賓降洗○注將酢主人○釋曰自此已下至西階上荅拜論賓酢主人之事云將酢主人者案爾雅云酢報也前得主人之獻今將酌以報之故降洗而致絜敬故云將酢主人也）主人降。（亦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疏〕（主人降○注降立至西面○釋曰知西面位如此者案下云主人復阼階東西面故知此當於阼階東西面也）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疏〕（賓坐奠爵興辭○注西階前也○釋曰鄭知西階前者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此亦然故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疏〕（主人至賓禮○注祭者至嚌啐○釋曰此賓坐取爵適洗南盥坐取爵卒洗以此言之則賓未盥主人辭洗案鄉射禮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故也若然鄉射禮內兼有鄉大夫卽尊與州長同於盥後辭洗者以其盥後辭洗是禮之常故也但鄉射賓坐取爵適洗坐奠爵于篚下主人辭洗之時賓方奠爵于篚下此不奠爵篚下便言奠爵于篚者鄉射云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得奠於篚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卽辭故尊于篚也云揖讓如初升者謂前主人卒洗一揖一讓升也云降盥如主人禮者謂如主人降盥禮則此賓降主人亦降賓辭降主人對一與主人降辭已下同也云祭如賓禮者如上賓祭時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故云祭如賓禮云祭者祭薦俎及酒者薦謂脯醢俎卽離肺也云亦嚌啐者直云祭如賓禮嫌祭不嚌啐故鄭明之云亦嚌肺啐酒是以下文云不告旨明亦啐也）不告旨。（酒己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疏〕（自席至荅拜○注自席至便也○釋曰案曲禮云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凡升席必由下降由上今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於席末遂因從席北頭降又從北向南北面拜是由便也若降由上之正亦是便故下云主人作相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亦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

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疏】（主人坐奠爵于序端○注東西至充實○釋曰奠爵于序端者擬後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但彼云東西廂廂即牆故變言之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疏】（主人至東面○釋曰自此至復位論主人酬賓之事○注不辭至自飲○釋曰酬酒先飲乃酬賓故云將自飲若然既自飲而盥洗者禮法宜絜故也若然經云賓降主人辭應奠爵不言者理在可知故爲文畧也）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疏】（卒洗至荅拜○注酬勸至爲周○釋曰云賓西階上疑立者待主人自飲故也云酬之言周忠信爲周者此解主人將酬賓先自飲之意以其酬賓若不自先飲主人不忠信恐賓不飲示忠信之道故先自飲乃飲賓爲酬也忠信爲周國語文）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不拜洗殺於獻）【疏】（坐祭至拜洗○注不拜洗殺於獻○釋曰云坐祭遂飲者因坐祭即飲飲卒觶因事曰遂故曰遂云辭如獻禮者主人辭賓降主人爲已洗爵此與獻賓時同故云辭如獻禮禮殺升堂不拜洗與獻時異故別言之使不蒙如也禮殺於獻者獻時拜洗禮初不殺故也）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疏】（賓西至薦西○注賓已至其觶○釋曰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者非久停下文賓取之奠于薦東是也）

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賓辭至復位○注酬酒至交也○釋曰賓辭不解所辭之事案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注云辭辭其坐奠觶以彼云賓與大夫辭即云坐受觶以興若自手受之以舉觶是禮已故賓與大夫可以當亢荅之禮得云辭其親奠此禮初賓謙卑不辭其奠故經不云坐受以興然此辭是主人復親酌已故鄉射主人酬賓云賓辭鄭注云辭主人復親酌已是也云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者並曲禮文案彼歡謂飲食忠謂衣服引之并謂飲食者鄭於彼歡與忠相對解之故歡爲飲食忠爲衣服通而言之總爲飲食於義合也云全交者所有飲食與已已盡之恐人嫌食而交絕故不盡爲全交酬酒不飲亦是全交故引爲證也此以奠於薦東爲酬酒不舉案燕禮二人媵爵于公奠于薦南彼皆舉爲旅酬而在左者鄭彼注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案特牲主人酬賓奠于薦北彼舉旅而在左者鄭彼云行神惠故不與此同也）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疏】（主人至東西○注主人至堂上○釋曰自此下至主人介右荅拜論主人獻介之事）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疏】（主人至拜洗○注介禮殺也○釋曰案上主人迎賓之時介與衆賓從入又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此文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之事矣升堂而云拜者關拜至亦如賓矣云介禮殺也者謂不拜洗是以鄉飲酒義云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是也）

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疏】（注不言疑者省文○釋曰此決上獻酬辭賓時賓於西階上疑立此亦當獻酒節而不言疑者省文也）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疏】（主人至少退○注主人至北面○釋曰云主人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者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若獻賓時於賓席前北面向之也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者以主人獻賓時主人自在阼階今於獻介主人來在西階介右是介卑故降主人之尊就西階介之東北面拜也至旅酬皆同階者禮殺故也）

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不嚌啐下賓）【疏】（主人至荅拜○注不嚌啐下賓○釋曰云主人立于西階東者始獻介之時近西在介右今於設薦之時主人無事稍近東案上獻賓薦設之時主人云疑立此不言者文畧也云主人介右荅拜者還近西於前立處荅拜也）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之時）【疏】（介降至如初○注如賓酢之時○釋曰自此至介降立于賓南論介酢主人之事云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者如賓酢主人之時介辭主人從已降主人辭介爲已洗一皆如之也）

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爲介酌）【疏】（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爲介酌○釋曰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是以鄉射云大夫將酢主人卒洗主人盥注云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是其類也）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疏】（介揖至之間○釋曰揖讓升者謂一揖一讓升也云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以爵授主人也○注就尊至共之○釋曰知兩楹間是尊南者以上云尊於房戶間房戶間當兩楹之北故云就尊南授之也云介不自酌下賓者以其賓親酌以酢主人此不自酌故云下賓也云酒者賓主共之者此鄭解酒賓主共之故賓自酌以酢主人介卑故不敢酌是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是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疏】（介西至荅拜○釋曰此主人既受爵介無事故於西階上立不言疑立可知也亦省文○注奠爵至衆賓○釋曰知此奠爵爲衆賓者案下文云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是也鄉射無介故獻衆賓時於東序端取爵獻訖奠爵于篚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主人至賓南○釋曰向來主人與介行禮於西階上事訖故復阼階揖讓降介降立于賓南者以將獻衆賓故介無事就賓南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疏】（主人至壹拜○注三拜至賤也○釋曰自此已下至奠于篚論獻衆賓之事云西南面者以其主人在阼階下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向拜之云三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者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故鄉射云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彼注云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大夫禮皆然故少牢云主人三拜養者養者皆荅拜鄭云三拜旅之示徧也又有司徹云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大夫尊故也士則荅再拜故特牲云主人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鄭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是也云不升拜賤也者此決上主人與賓介行禮皆升堂拜至此三拜賓賤故不升拜至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疏】（主人至三人○注長其至多矣○釋曰云主人揖升者從三人爲首一一揖之而升也云降洗升實爵者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云西階上獻衆賓者下別言衆賓之長三人則衆賓之中兼言堂下衆賓故鄭云衆賓多矣自三人已下於下便以次歷言之矣云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拜受矣）

主人拜送。（於衆賓右）【疏】（主人拜送○注於衆賓右○釋曰知在衆賓右拜送者約上文介右而知也）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疏】（坐祭至復位○注既卒至禮簡○釋曰云卒爵不拜立飲立授爵賤者禮簡者賓賢能以賢者爲賓其次爲介不問長幼其三賓德劣于賓介則數年之長幼故上衆賓之長也賓介則坐祭坐飲又拜既爵此三賓則坐祭與賓介同不拜既爵立飲立授則異賤故禮簡也）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疏】（衆賓至立飲○注次三至彌簡○釋曰此據堂下衆賓不拜受爵於三人故云禮彌簡也）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疏】（每一至其席○注謂三人也○釋曰上已云獻此以下別言薦云每一人還發三人而言云每一人獻則薦諸

（其席則一一得獻即薦之以其言席又下別言衆賓則此三是三人故鄭云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疏】（衆賓辯有脯醢○注亦每至作徧○釋曰云亦每獻薦於其位者如上三人一一薦之知位在下者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既不言其數則鄉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皆入飲酒之內是以鄉射云旅酬堂上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明衆賓在堂下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疏】（主人至于篚○釋曰以此合一獻徧不復用故以主人爵降奠於篚也）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也即就也今文厭皆爲揖）【疏】（揖讓至即席○注序次至爲揖○釋曰自此至舉觶者降論徧獻衆賓訖將以旅酬之事云衆賓序升者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首以次即席也云今文厭皆爲揖不從者以賓相引以手不得爲揖故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疏】（一人至于賓○注一人至曰舉○釋曰此一人舉觶爲旅酬也云發酒端曰舉者從上至下徧飲訖又從上而起是發酒端曰舉也）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疏】（實觶至賓拜○注賓拜拜將受觶○釋曰云賓席末荅拜者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

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疏】（進坐至以興○注舉觶至謙也○釋曰云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者決上主人獻賓皆親授而奠之今不親授是下主人鄉射注云不授賤不敢也下主人明此亦賤不敢授也云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者若於人手相授受名爲受不於人取之不得言受今於地取之而言受者以主人奠之賓取之而無隔絕雖於地若手受之故云明行事相接若親受之謙也）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也）【疏】（舉觶至其所○注所薦西也○釋曰賓奠於其所者待作樂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以其將舉故且奠之於右也）

舉觶者降。（事已）【疏】（舉觶者降○注事已○釋曰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疏】（設席至東上○注爲工至階東○釋曰自此下至樂正告于賓乃降論主人樂賓之事大判總爲作樂其中別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次第不同也案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即云樂正先升大射亦云席工于西階上工六人四瑟始云小樂正從之不同者燕禮主於歡心尚樂故先云樂正先升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辨工數乃云樂正從之也若然此主於樂不與燕同而席工下辨工數乃云樂正升者此臣禮避初也至於鄉射亦應主於射略於樂而不言工數先云樂正而不與大射同者亦是避初之事也云爲工布席也者以鄉射燕禮大射皆席工迺言此不言席工文不具爾故此爲工布席下云工入升明此席也引燕禮者欲證此席爲工又取此工席在西階東以其此經云堂廉東上不言階東故取燕禮西階上少東樂正又在工西此下云樂正於西階東據樂正於西階東而立在工西則知工席更在階東北面可知但此言近堂廉亦在階東彼云階東亦近堂廉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疏】（工四至手相○注四人至之者○釋曰云四人大夫制也者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云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者既云工四人二人瑟明二人鼓瑟可知也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者見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弟子則衆賓之少者也云每工一人者案周禮瞽三百人又此經二人瑟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又大射僕人正相大師以諸文言之故知每工一人若然此經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云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者彼謂將射樂正命弟子相工遷樂於下降時如初入之次第亦瑟先歌後引之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亦使眡瞭爲之知者見周禮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是也云凡工瞽矇也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故詩大雅云矇瞍奏工是也引論語者證瞽人無目須扶之義也云師即大師之官無目矇瞽之長也云後首者變於君也者案燕禮云小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此鄉飲酒亦尚樂而不面鼓是變於君也案大射主於射略於樂鄉射亦應主於射略於樂所以面鼓亦是變於君也云挎持也者瑟底有孔越以指深入謂之挎也云其相歌者徒相也者徒空也無可荷空以右手相以經不言故也云內弦側擔之者以左於外側擔之使弦向內也）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疏】（樂正至階東○注正長也○釋曰案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言先升對後升云長樂官之長也）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于西方近其事）【疏】（工入至乃降○注降立至其事○釋曰工入升不言歌瑟先後案上文已云瑟先其歌可知也鄭知降立於西方近其事者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故知西方是近其事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疏】（工歌至者華○注三者至光明○釋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爲鄉大夫或爲君所燕食以鹿鳴詩也或爲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爲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賓賢能而預歌此三篇使習之也云三者皆小雅篇也者其詩見於小雅之內也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者自此已下鄭皆先引詩序於上復引詩經於下以其子夏作序所以序述經意故鄭並引之也案鹿鳴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然後羣臣嘉賓得盡其心之事還依序而言也云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至可則傚也者案彼經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云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是則是傚之事四牡序云勞使臣之來也經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豈不懷歸將母來諗皇皇者華序云君遣使臣也經云於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周爰諮謀之事故鄭依而引之爲證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疏】（卒歌至送爵○注一人至之洗○釋曰云一人工之長也者謂就四人之內爲首者也云凡工賤不爲之洗者下大師爲之洗是君賜者爲之洗明自外不爲之洗也案此鄉飲酒及燕禮同是主歡心尚樂之事故有升歌笙閒合樂及其獻工獻笙後閒合不獻以知二節自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鄉射主於射略於樂無笙閒唯有合樂笙工並爲至終總獻之大射亦主於射略於樂但不閒歌不合樂故有升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後下管新宮不復得獻此君禮異於鄉射也若鄉射與大射同略於樂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閒合者二南是鄉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鄭注鄉射云不略合樂者不可略其正諸侯不略鹿鳴之等義亦然也）

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疏】（薦脯醢使人相祭○注使人至祭薦○釋曰知使人相祭者以相者扶工之人每事使之指授故知還使相者爲之知祭酒薦祭者以其云獻薦脯醢即云相祭知相其祭酒祭薦也）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之）【疏】（注坐授之○釋曰知坐授之者以經不云興故知坐授之也）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今文辯爲徧）【疏】（衆工至不祭○注祭飲至爲徧○釋曰言獻酒重無不祭也者衆工諸事皆不備尚祭飲則知得獻酒無有不祭故知獻酒重無不祭也其不正酬亦祭至於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鄭注云敬禮殺也不甚絜也此衆工亦不洗而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疏】（大師至辭洗○注大夫至則後○釋曰天子諸侯有常官則有大師也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主人爲之洗若然上非大師則無洗云賓介降從主人也者案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賓降注云大夫不降尊也此兼大夫禮則有大夫亦不降可知也云工大師也者既言大師則爲之洗而云工不辭洗故知工即大師是以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爲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爲樂人之總稱也云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者以其前工有瑟

（有歌後別言大師則大師能瑟或在瑟中若大師能歌或在歌中故云大師或瑟或歌也云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者以其序入及升升堂皆瑟先歌後其獻法皆先瑟後歌是以知獻之瑟先歌後隨大師所在以次獻之也燕禮云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云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燕禮諸侯禮有常官不言大師以燕禮主爲臣子故工四人從大夫制其大師入工不別言之也大射云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若大師在歌亦先得獻與燕異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笙入至華黍○釋曰此升歌訖得獻乃始入也云磬南北面者磬既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在磬南北面而云笙入磬南北面者在磬者之南北面也○注笙吹至信也○釋曰言小雅篇也者今序仍在魚麗之下是小雅也云今亡其義未聞者案詩魚麗之下見子夏序此三篇案彼子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已上是子夏序文則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此是毛公續序云有其義指子夏序有其義也云而亡其辭者謂詩辭亡矣若然彼亡辭此亡義與此義異也云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至明矣者欲明周公制此儀禮之時有此三篇之意也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者禮運云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是幽厲尤甚者也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者自幽厲已後稍稍更加廢棄此篇之失也又引孔子以下至其信者欲明孔子以前言亡三篇之意也案南陔注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彼詩鄭注又與此不同者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必知戰國及秦之世者以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主人至人爵○注一人至於下○釋曰自此至不祭論獻笙者之事云一人拜者謂在地拜乃盡階不升堂受爵也云一人笙之長者也者笙者四人今言一人受爵明據爲首長者而言也云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者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是也云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者即此一人拜者亦在堂下可知但獻工之時拜送在西階東以工在階東故也此主人拜送笙之時在西階上以其笙在階下故不同也）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于西階上薦之者於其位磬南今文辯爲徧〔疏〕衆笙至不祭○注亦受至爲徧○釋曰衆笙除一人之外二人者不備禮故亦受爵於西階上者與一人同也云薦之皆於其位磬南者依前笙入立于磬南之處是其類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疏〕乃間至由儀○釋曰此一經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注間代至未聞○釋曰云謂一歌則一吹者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此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其詩見在云六者皆小雅篇也者見編在小雅之內故知之見在者鄭君亦先引其序後引其詩案魚麗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也詩云君子有酒旨且多南有嘉魚序云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詩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山有臺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遐不眉壽是也此其鄭君所言義意云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者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公所食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疏〕乃合至采蘋○注合樂至未聞○釋曰此一經論堂上堂下衆聲俱合之事也云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故云衆聲俱作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者案論語注云國風之首篇謂十五國風之首篇義可知也云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者案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也既名房中之樂用鍾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云關雎言后妃之德以下至脩其法度周南三篇即言后妃召南三篇則言夫人不同者此雖同是文王之化召南是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故稱后也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者案魯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鄭云大王自幽徙居岐陽是大王居於岐陽也兼言王季者王季大王之子繼大王後亦居岐陽至文王始居于豐故兼言王季也云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者大王始得鸑鷟鳴于岐又實始翦商王季又纂我祖考是其以興王業也云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者文王徙居豐得赤雀之命故云以受命也鄭注鄉射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彼兼言文王者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亦得召南之化知者案羔羊詩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摽有梅序云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此不兼言文王者據文王徙豐受命之後專行周南之教是周南十一篇唯言文王之化不言大王王季也大雅云刑于寡妻者是大雅思齊之詩也引之者證文王施化自近及遠自微至著之意云其始一國耳者謂大王自幽遷于岐山周原膴膴過百里之地言此者欲見徙居于豐以後二分天下以此故國分與二公也云周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鄉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也云周公所食召公所食者此二公身爲三公下兼卿士即上采地一也云此者欲見采地得稱周召之意云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者欲見周召皆稱南之意也云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者謂文王未受命以前也云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者謂受命以後也故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必將二南繫此二公者天子不風文王受命稱王故繫於二公也云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者欲見合樂之時作此六篇之意也云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者此據燕禮而言之也云鄉樂者風也者亦據燕禮而言故燕禮記云遂合鄉樂者據此鄉飲酒鄉大夫所作也云小雅爲諸侯之樂者則升歌鹿鳴之等是也云大雅頌爲天子之樂者肆夏繁遏渠之等是也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者據此鄉飲酒爲饗禮升歌鹿鳴進取諸侯之樂饗禮盛可以進取也云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者逮及也以燕禮輕故言可以逮下也鄭君據儀禮上下而言其賓饗燕同樂知者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是與燕禮同樂也若然小雅云鄉或進取燕可以逮下者饗亦遠下也云春秋傳曰者襄公四年左氏傳文彼云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穆叔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illegible]）

工

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工告至乃降○注樂正至北面○釋曰鄭知降立西階東北面者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故知位在此也此鄉飲酒及鄉射大夫禮卑無大師故工告樂備國君禮備有大師告樂備大射不告樂備者是禮主於射畧於樂故也）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疏】（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方由便○釋曰自此至退立于觶南論立司正之事云不從北方由便者主人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是其常而言不從北方由便者解禮故所以升由下降由上者是由便也）側降。（賓介不從）【疏】（側降○注賓介不從○釋曰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來主人降賓介皆從降此獨不從者以其方燕禮殺故也）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畱賓爲有解惓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作相爲司正○注作使至其許○釋曰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爲司正監察賓主之事故使相爲司正也云禮樂之正既成者謂主人與賓行獻酢之禮是禮成也升歌笙閒合樂三終是樂成也故鄭總言禮樂之正既成也）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畱之告賓於西階）【疏】（主人至辭許○注爲賓至西階○釋曰此司正升西階適阼階上案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云告賓於西階者鄉射云司正西階上故知也）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閒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疏】（司正至復席○注再拜至就席○釋曰凡相拜者當在賓主拜前今相見云在賓拜下者以經云司正告于主人因即拜賓賓即荅拜文理切不得先言相拜故退之在下其實相時在賓主拜前是以鄉射云司正告于主人遂立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是其相拜在前也云主賓既拜揖就席者以鄉射賓主拜訖即揖就席故也知此亦然也）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司正至少立○注階閒至北面○釋曰云階閒北面東西節也者謂兩階之閒東西等是東西節也云其南北當中庭者案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故云中庭也云己帥而正孰敢不正者此是論語孔子語季康子之言也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爲子此言己帥指司正爲己欲見司正退也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者欲見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云燕禮曰右還北面者燕禮司正降自西階又還北面取不背其君此亦降自西階亦右還北面取不背大夫也故引以爲證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絜敬立於其南以察衆）【疏】（坐取至觶南○注洗觶至察衆○釋曰執觶興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又此文及鄉射奠空觶皆位南北面奠之燕禮大射皆南面奠之者以國君禮盛儀多故也）

儀禮注疏卷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主人降

注降立至西面（降立閩本作亦從）

主人對賓坐取爵（賓下唐石經衍上字）

主人阼階東（唐石經脫阼字）

此鄉人將賓舉之（舉要義作興）

是禮之常故也（故要義作然）

卒洗

主人不忠信（通解毛本主人作是）

賓辭

此禮初賓謙卑（要義同毛本禮作與）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

就西階介之東北面拜也（閩本重北字）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

以當獻衆賓（徐葛閩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當作爵）

主人西南面三拜

主人三拜衆者（三要義作一）

坐祭

云卒爵不拜立飲立授爵（要義同毛本授下無爵字○按此注中授下亦當有爵字）

故上衆賓之長也（上閩本作此）

每一人獻

則此三是三人（通解毛本此下無三字）

進坐

若於人手相授受（毛本授作接）

若手受之（閩監同毛本受作授）

設席于堂廉

不與燕同（要義同毛本不作正）

此臣禮避初也（要義初俱作初下亦是避初之事也同毛本初作君）

工四人二瑟

降時如初入之次第（閩本同毛本時作將）　天子相（毛本相下衍工字）

以經不言故也（也閩本作言盧文弨云故下當有言之二字○按如盧說則閩本亦未爲誤但須於言下加之也二字耳）

以左於外側擔之（毛本通解左下有手字閩本手字擠入）

工入○遂授瑟（遂唐石經徐閩葛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遂毛本作送）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示我以善道（示楊氏作視）

可則傚也（傚釋文作詨云本又作傚同張氏曰注曰可則傚也大射燕禮同此蓋引詩是則是傚也故好事者皆改爲傚按釋文云詨戶孝反本又作傚大射云詨戶教反亦作傚燕禮云傚戶教反本又作詨是必古文詨傚通用宜各從其故）

卒歌

笙工竝爲主終總獻之（終閩本通解要義俱作終毛本作經）

乃後下管新宮（通解要義同毛本乃後作後乃）

薦脯醢

以其云獻薦脯醢（閩本無獻字）

衆工則不拜受爵○辯有脯醢（辯閩本作辨注同）

則不祭而已（浦鏜云而已二字衍）

大師則爲之洗

與燕異也（閩本要義同毛本異作畢）

笙入堂下

得獻乃始入也（得獻閩本作笙）

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要義同毛本義明作後則閩本作義則）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

注三人吹笙（閩本要義同毛本注作主）　笙小者（閩本無笙字）

衆笙則不拜受爵

二人者不備禮（二闔本作三）　是其類也（浦鏜云類當位字誤）

乃間歌魚麗（釋文云麗本或作離下同）

與之燕樂也（燕釋文作宴）

乃合樂○葛覃（張氏曰按釋文葛蕈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蕈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蕈今不作蕈非古也後燕禮同○按今本釋文仍作覃）

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無與字通典無樂字）

能脩其法度（徐本同毛本脩作循○按禮記鄉飲酒義正義引正作脩）

論堂上堂下（上字下此本空一字）

云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者（歌下闔本衍知字○按卽有知字亦當在也字下）

故稱后也（闔本通解同毛本后下有妃字）

天子不風（不毛本作之）

鄉或進取（要義同毛本通解鄉作饗）

繁遏執競也（毛本競作兢）

而云未聞知（闔本者俱誤作知毛本作者）

主人降席自南方

云不從北方由便者（按從注作由疏兩擧注語俱作從殆與由便之由相避耳凡疏擧注語不必悉依原文未可據以改注）

主人之席南上（通解同毛本之席作席之）

作相爲司正

爲有懈惰（懈釋文徐本集釋俱作解按此二字諸本錯出不悉挍）

司正告于主人

其實相時在賓主拜前（毛本時作拜）

卽揖就席故也（浦鏜以也爲衍文故字屬下）

坐取觶○執觶興盥洗（徐本集釋楊氏與下俱有盥字唐石經盥字擠入毛本通解無按張氏據疏去盥字通解用張氏之說而毛本又依通解然士昏禮疏云凡洗爵者必先盥則盥字不去亦可）

案鄉射大射禮（浦鏜云鄉射當作燕禮○按鄉射之文全與此同大射之文全與燕禮同故賈兼言鄉射大射而下文祇引大射者以鄉射文同不復著也燕禮既同大射言大射自不必更言燕禮矣）

儀禮疏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疏〕賓北至賓東。○釋曰自此至司正降復位論堂上堂下徧行旅酬之事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爲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云主人降席不云自南方者案下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指此文也○注初起至遺矣○釋曰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以下並是鄉飲酒義文是以彼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案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者與及也不及謂不及獻酒言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記又云無筭爵然後與若然此旅酬得終於沃洗者鄭解酬之大法欲見堂上賓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鄭君連引無筭爵旅酬而言終沃洗也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疏〕注旅酬同階禮殺。○釋曰決上正酬時不同階今同階故云禮殺也　賓揖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疏〕注其酌至如之。○釋曰知西南面授介者案賓酬主人時於阼階上東南面向之則知此主人酬介于西階上西南面可知云自此已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者謂亦如主人酬介其酬酌介實觶西南面授之以其旅酬皆西階上故也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疏〕注旅序至別之。○釋曰上文作相爲司正注云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今以賓主及介旅酬不監之至衆賓乃監者以其主人與賓介習禮已久又各一位不嫌失禮至於衆賓既不久習禮又同在一位恐其失禮故須監之也云某者衆賓姓也者以某在子上故知是衆賓姓也若單言某則是字故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者字也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者但此衆賓之內有同姓司正命之則呼伯仲別之也云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者爲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以某甫且字別之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疏〕司正至東面。○注辟受至北面。○釋曰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面命受酬者訖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者一則案此下文衆受酬者受自左即是司正立處故須辟之二則東面時贊上贊下便也云始升相西階西北面者雖無正文以衆賓之席在賓西南面介酬在西階上司正升相旅當在西階西北面命賓故知位如此也　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受酬者自介右。○注由介至故位。○釋曰北面以東爲右故鄭云由介東也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者凡授受之法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即下文衆受酬者是也此受介酬者應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衆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今文無衆酬者）〔疏〕衆受至自左。○注後將至酬者。○釋曰言衆受酬者謂上衆賓之內爲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皆自左受之言變於介者即是授受之常法也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疏〕注辯辯至階上。○釋曰引鄉射者彼禮與此同經直言辯不云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者文不具故引以證也　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疏〕司正降復位。○注觶南之位。○釋曰復位者以相旅畢堂上無事故降復觶南之位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使二至荅拜。○注二人至盥洗。○釋曰自此至無筭樂論賓主燕坐爵樂無數之事云賓介席末荅拜者賓於席西南面荅拜介於席南東面荅云二人亦主人之吏者亦上一人舉觶是主人之吏以其主人使之故知皆是主人之吏也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其大夫尊於介故也引燕禮者證此二人舉觶將盥時亦於洗南西面北上以次盥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末拜）〔疏〕注於席末拜。○釋曰言席末拜者賓在席西南面介在席南東面以其俱是荅拜故同前席末拜也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疏〕皆進至其所。○釋曰言皆進者一人之賓所奠觶于薦西一人之介所奠觶于薦南○注賓言至異文○釋曰尊者得卑者物言取是以家語云定公假馬於季氏孔子曰君於臣有取無假故賓尊言取介卑言受也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疏〕司正至以俎。○釋曰云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此不言阼階上受案鄉射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則此亦同彼云主人曰請坐于賓者亦是

（使司正傳語於賓也○注至此至貴者○釋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於賓也云酒清肴乾者案聘義云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上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則是聘射皆有飲酒禮故此鄉飲酒引之云賓主百拜者樂記文彼是飲酒禮與此同故引而相證但此鄉飲酒之禮雖無百拜擧全數而言也云強有力者亦聘義文言此者欲見自此以前未得安坐飲食▲也云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者此雜記文畧而言之此以弓弩喻行禮之法張而不弛以喻旅酬已前立行禮弛而不張喻無筭爵以後坐食▲一張一弛是文武之道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故後須坐也云俎者肴之貴者謂骨體貴而肉賤故云肴之貴者云辯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自旅以前立行禮是盛自此後無筭爵坐以▲禮謂之殺故今將坐辭以俎不敢以禮殺當貴者案燕禮司正奠觶于中庭請徹俎而坐此禮司正監旅訖二人擧觶後將行無筭爵始請坐于賓不同者燕禮司正之前云二人致爵三擧旅得爵多故司正奠時即坐燕此禮由來未行旅酬故使二人擧觶徹俎後乃坐也）

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疏〕（○司正降階○注西階至之義○釋曰云弟子賓之少者以其稱弟子故知是賓之少者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賓敬主人而使弟子徹俎故云賓之義也）

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疏〕（司正至席端○釋曰司正降階前命弟子徹俎訖即升立于席端弟子仍未徹俎故鄭云待事也）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疏〕（賓降階▲至南面○釋曰皆立者將取俎以授人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注皆立至爲全○釋曰云皆立相須徹俎也者須待也受俎之人一時徹而授之也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以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既云大夫若有遵明士不得有遵又士立于下不得升堂故知此遵是大夫也云或有無者下文云賓若有遵言若者不定之辭故知或有或無也云來不來用時事耳者言來之▲與不來事在當時故云用時事耳）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疏〕（賓取至皆降○釋曰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案燕禮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與此不同者彼公不降故宰夫降阼階此主人降自阼階故弟子降自西階也○注取俎至之位○釋曰云取俎者皆鄉其席者以其俎在席前鄉席取俎還轉授之故經皆言還授也云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者以其下云揖讓如初升故知此降時亦復初入之位位在東階西階相讓也）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爲稅）〔疏〕（說屨至升坐○釋曰自此以下至再拜論無筭爵飲酒禮終送賓之事也云如初升坐者謂賓主初入揖讓而升堂升堂雖同前則升堂立此則即席坐與前異也○注說屨至爲稅○釋曰云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者凡堂上行禮之法立行禮不說屨坐則說屨屨空則不宜陳於側故降說屨然後升坐▲也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案曲禮云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鄭注云近於相鄉敬也案玉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亦北面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亦取近爲相鄉敬之義也）

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疏〕（乃羞○注羞進至賢也○釋曰知所進者狗胾醢者案下記云其牲狗禮記又云薦羞不踰牲則所羞者狗胾也但醢是舊作之物諸經又不見以狗作醢則胾必狗也醢則當兼有餘牲也云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者骨體貴人不食故云致敬也醢賤人所食故云盡愛也）

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擧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疏〕（無筭爵○注筭數至皆是○釋曰引鄉射禮者證此無筭爵從首至末更從上至下唯醉乃止鄭云皆是者從首至末皆是行無筭爵之義）

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筭）〔疏〕（無筭樂○注燕樂至無筭○釋曰云燕樂亦無數者亦上無筭爵也案上升歌笙閒合樂皆三終言有數此即無也云或閒或合盡歡而止也者以其不言風雅故知或閒如上閒歌用小雅也或合用二南也言或閒或合者於後科用其一但不並用也引春秋者彼是國君禮此是大夫禮見其異也但無筭之樂還依尊卑用之案春秋爲季札所歌大雅與頌者但季札請觀周樂魯爲之盡陳又魯周公之後歌樂得與元侯同故無筭之樂雅頌並作也）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疏〕（賓出奏陔○注陔陔至皆出○釋曰云陔陔夏也者周禮鍾師有陔夏故云陔陔夏也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者案鍾師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驚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言以鍾鼓者庭中先擊鍾却擊鼓而奏此九夏故云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云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者鍾師天子禮有鍾鼓大射諸侯禮亦具有鍾鼓故云天子諸侯備用之云大夫士鼓而已者案鄉射云不鼓不釋明無鍾可知此且語鍾鼓若用九夏則尊卑不同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文用陔夏其餘無文云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者據此奏陔夏之時其鼓約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而知無正文故云蓋彼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鄉大夫無東縣直有一鼓而已故縣在阼階之西南鄉主人也引鄉射者證賓出遠近陔作之義云賓出衆賓皆出者經賓據正賓不言衆賓與介則賓出之時衆賓與介俱出可知）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疏〕（主人至再拜○注門東至終也○釋曰云門東西面拜也者此約主人迎賓之時門東西面拜今送賓還依此位立也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者於迎賓介時賓介荅拜今送賓主人再拜若賓介荅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荅是禮有終也不言衆賓者迎送俱不拜故不言也）

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擧觶。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賓若至乃入○釋曰自此已下至不▲加席論鄉內有諸公大夫來觀禮主人迎之與行禮事也○注不干至謂之公○釋曰言不干主人正禮者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是以一人擧觶爲旅酬始乃入若然即是作樂前入而於此篇末乃言之者以其無常或來或不來故於後言之也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者孤只一人而言諸者案鄭注燕禮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下三監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陳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禮時因而不改故云容也云大國有孤四命者周禮典命文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疏〕（席于至再重○注席此至大夫○釋曰言三重再重者席有地可依若衣裳在身一領即爲一重再重三重猶二領三領也云席此二者於賓東者賓在戶牖之閒酒尊又在戶東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但繼賓而言耳云尊之不與鄉人齒也者鄉人謂衆賓之席在賓西故云不與鄉人齒案上注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今此言齒者彼云無正齒位者對黨正飲酒鄉人五十已上九十已下有齒法鄉飲酒貢士以德爲次▲故云無正齒位之禮此言齒者謂士已上來觀禮乃有齒法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者案周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彼是天子黨正飲酒法故知天子之國三命不齒此▲是天子貢人鄉飲酒法鄭引之爲證者欲見天子鄉飲酒三命不齒同也云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此篇及鄉射皆云若有大夫不辨命數故知爵爲大夫即不齒也皆謂鄉射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則與此異案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下文云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又引黨正飲酒云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但文王世子是諸侯之法即諸侯黨正飲酒還與天子同但諸侯之齒一命已上至▲三命大夫士具有言一命齒於鄉里者公侯伯之士一命與堂下鄉人齒以其士立堂下故也子男之士不命與一命之士同齒於階下子男之大夫一命坐於上與▲六十已上齒於堂再命齒於父族者謂子男之卿與公侯伯之大夫以父族爲賓則與之齒異姓爲賓則不與之齒席於尊東三命不齒者謂公侯伯之卿雖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席於尊東也云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者案上文賓若有遵者與諸公大者雖文異諸公大夫則遵也故鄭云遵者諸公大夫也明此經不言遵者亦鄉大夫可知）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

去之。（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疏（公如至去之○釋曰此據諸公大夫入賓介與衆賓皆避之降復西階下東面位○注如讀至大夫○釋曰鄭曰如讀若今之若者前無大夫入直以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當公則非當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云主人迎於門內者以經公如大夫主人不言出故知迎於門內也云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若大夫再重公三重故辭去一席同於大夫再重）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疏（大夫至加席○釋曰云大夫則如介禮者以其公如賓故大夫則如介禮主人迎賓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公亦厭大夫故云大夫如介禮云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者大夫再重是其正大夫以公在故謙委加席於席端主人不徹也○注加席至再重○釋曰云加席上席也者以其再重三重席皆一種故云上席也記云蒲筵緇布純明無異也以其鄉大夫賢者公與大夫來觀禮而已故俱加重數更無異席也公食大夫禮異國之客有別席是以公食大夫云宰夫設筵加席几又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又上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是與當國之大夫異也燕禮云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者以其燕私故也大射云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與公侯同者以其大射辨尊卑故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疏（明日至拜賜○注拜賜至鄉服○釋曰鄭知鄉服是朝服者下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此賓言鄉服其鄉射賓言朝服不同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謂在朝著朝服是其常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故鄭云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疏（主人至拜辱○注拜賓至乃退○釋曰引鄉射者於此文不具故引以爲證明彼此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玄端也古文釋作舍）疏（主人釋服○釋曰自此已下至鄉樂唯所欲論後日息司正徵唯所欲更行飲酒之禮○注釋朝至作舍○釋曰言釋朝服更服玄端也者以其昨日正行賓舉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玄端勞也）

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疏（注息勞至長也○釋曰鄭云勞賜昨日贊執事者案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鄭注云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與及也不及之謂不獻酒明此時勞可知今獨言司正司正是庭長故獨言之也）

無介。（勞禮畧也司正爲賓）疏（注勞禮至爲賓○釋曰此勞時司正爲賓當立介以輔賓無介者勞禮畧故也）

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疏（注市買至無俎○釋曰市買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云不殺則無俎者其殺則俎以盛骨體既言不殺故知無俎也）

薦脯醢。（羞同也）疏（注羞同也○釋曰以其脯醢與正行飲酒同有此薦故云羞同也）

羞唯所有。（在有何物）疏（注在有何物○釋曰羞謂上文正行飲酒之時用狗胾今不殺故言羞唯所有也云在有何物者雜物皆是也）

徵唯所欲。（徵召也）疏（注徵召也○釋曰昨日正行飲酒不得喚親友故今禮食之餘別召知友故言徵唯所欲也）

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疏（注告請至所欲○釋曰案曲禮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先生老人教學者故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也云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此君子則曲禮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也又玉藻云居士錦帶鄭云居士道藝處士亦一也云可者召不召唯所欲者上文云徵唯所欲上下相成可解也）

賓介不與。（禮瀆則褻古文與爲預）疏（注禮瀆至爲預○釋曰賓介昨日正行禮今又召之則是數數則瀆瀆則不敬故云禮瀆則褻是以不與）

鄉樂唯欲。（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疏（注鄉樂至君也○釋曰云鄉樂周南召南者上注以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但鄉燕同樂上正行飲酒歌小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疏（記鄉至宿戒○釋曰上經直云主人與先生謀賓介不云服衣不云使能及不宿戒之事故記之也○注鄉人至宿戒○釋曰鄉人謂鄉大夫者以鄉大夫爲主人故知鄉大夫知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者玄端即朝服之衣裳又與韠同色屨亦同裳色故知義然也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者此即士冠先戒賓及宿是也此直戒而不宿與冠禮異）

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也）疏（釋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此不言常文不具也倍尋曰常丈六尺也）

尊綌冪。賓至徹之。（綌葛也冪覆尊巾）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疏（注祖陽至萬民○釋曰此據鄉飲酒義而言以正月三陽生之月萬物出地盛於東南故云祖陽氣之所始也引易頤彖辭者義取養賢能而賓舉之事也）

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褻用之）疏（注爵尊不褻用之○釋曰案上獻賓獻衆賓等皆用一升之爵至酬及旅酬之等皆用三升之觶以獻爲初相敬故用爵以酬之等皆用爲相勸故用觶是以鄭云爵尊不褻用之也）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疏（注挺猶至右末○釋曰此橫祭于其上者於脯爲橫於人爲縮其挺有五通祭者六故鄉射記云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膱長尺二寸則祭半膱者長六寸此脯不言長短者記文不具也云冠禮之饌脯醢南上者欲見此房中之饌亦南上也引曲禮者欲見此脯與曲禮脯羞雖朐挺有異其設之皆橫於人前鄭彼注云屈中曰朐以左手案之右手擧之便）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疏（俎由至階升○注亨狗至東方○釋曰亨狗於東方孰乃載之於俎饌陳於東壁○既饌於東方恐由東階升故記辯之云自西階升也）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捶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疏（賓主至進腠○注凡牲至作骼○釋曰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間有臑肫在而介不用者蓋爲大夫俎故此闕焉是以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注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若有遵者則俎其餘體是臑肫爲大夫明矣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禮故用體卑於主人與一賓而尊於介也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即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云一脛骨二膊胳也者此皆如特牲少牢不取觳也云祭統者據祭祀歸俎之法此據飲酒生人之禮引之者取一邊骨有貴賤之義以其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前貴於後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疏（以爵至不徒作○注作起至主人○釋曰上經直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鄭知拜既爵者不[illegible]酢主人法故上經衆賓之長一人受爵而不酢主人故此是拜既爵起必酢主人者也）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雖工不從此禮）疏（坐卒至既爵○注降殺至此禮○釋曰以其工無自不使立卒爵雖坐卒爵不拜既爵與立卒爵者同故云雖工不從此禮也）

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疏（凡奠至於左○注不飲至其妨○釋曰奠於左者謂主人酬賓之觶主人奠於薦右客不盡主人之歡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爵也）

將舉於右。（便也）疏（將舉於右○注便也○釋曰謂若上文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於右以右手舉之便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衆賓至賓禮○注於三至不洗○釋曰此記上主人獻衆賓時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衆賓長一人降亦進東向辭洗如賓禮是於三人之中復差尊者得辭洗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也云其下不洗者謂其堂下立者不爲之洗獻之而已）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疏（立者至東上○注賢者至於門○釋曰此謂堂下立者鄉人賢者或多○或少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若多東面立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疏（樂正至以齒○注謂其至北面○釋曰云謂其飲之次也者謂樂正與立者以齒[illegible]以先飲乃薦依飲之次而立者[illegible]案上經云衆賓偏有脯醢鄭注[illegible]此言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明受獻乃薦於衆賓在下者同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疏（凡舉至徒爵○釋曰徒空也謂獻賓獻大夫獻工○不空以爵獻之而

（已皆有薦脯醢）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者）〔疏〕（樂作大夫不入。注後樂賢者。釋曰大夫之入當一人舉觶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賢若樂作之後後樂賢者故不入也）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疏〕（獻工至下篚。注明其至三爵。釋曰鄭知上篚三爵者以上經初主人獻賓時云取爵於篚降洗獻賓受酢主人奠爵于序端酬賓訖又取爵於東序端以獻介受酢訖奠爵於西楹南降三拜衆賓訖猶升取爵于西楹下獻堂上堂下衆賓訖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是其上篚一爵也此記又云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是上篚二爵也又鄉射禮獻大夫云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洗獻大夫此篇亦有大夫故知上篚有三爵也）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古文無上）〔疏〕（其笙至階上。注謂主至無上。釋曰上經主人獻笙于西階上此記人又言之也為拜送送爵而言也故鄭云主人拜送爵也云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者以工坐於西階東主人不得西階上拜送爵故也此笙在西階獻於西階工嫌亦阼階拜送故此明之也）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為蹙）〔疏〕（磬階至鼓之。注縮從至為蹙。釋曰言大夫而特縣者案周禮小胥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今諸侯卿大夫合鍾磬俱有今直云磬是以鄭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云射則磬在東者據鄉射而言避射位故在東與此階間異也）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疏〕（主人至南方。注席南至由便。釋曰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鄭注云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是以主人與介席南方為上故升由下降由上者便也若然席坐在陰以東為上者統於主人也）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疏〕（司正至其位。注司正至薦之。釋曰案下文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其無獻也故因舉觶薦諸其位）凡旅不洗。（敬禮殺也）〔疏〕（凡旅不洗。注敬禮殺也。釋曰案上二人舉觶皆為旅始不可不自絜故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故云凡旅不洗也）不洗者不祭。（不甚絜也）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疏〕（既旅士不入。注後正至燕矣。釋曰旅謂旅酬所酬獻皆拜受故云正禮既旅之後無算爵行燕飲之法非正禮故士不入後正禮故也）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之）〔疏〕（徹俎至從者。釋曰以上文正經賓介遵者之俎直云降自西階無出之文故記之上之必授從者以其已所當得也）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疏〕（主人之俎以東。注藏於東方。釋曰已上文三云主人授弟子俎弟子以降自西階不言以東故記人辨之云藏於東方者以其主人故云藏之）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疏〕（樂正至陔作。釋曰陔謂陔夏。詩篇名命擊鼓者賓降自西階恐賓醉失禮故至階奏之）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若有至北面。注其西至於公。釋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疏〕（主人至不與。注贊佐至獻酒。釋曰云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者以其主人之屬故也）無筭爵。然後與。（燕乃及之）〔疏〕（注燕乃及之。釋曰以其主人之屬非主人所徹故無筭爵乃得酒也）

儀禮卷第四（經二千六百三十八　注三千九百三十八）儀禮疏卷第十

（元缺第七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賓北面

謂不及獻酒（浦鏜云及字當衍文）

故鄭君連引無算爵旅酬（通解要義同毛本爵下有與字）

主人西階上酬介

其酬酌介實觶（介閩本作并）

司正升

則以且字別之（毛本且字作其序徐本作且字與此本合是也集釋作某字通解作且序楊氏敖氏俱作其字皆非也）

衆受酬者

今文無衆酬者（毛本者作也徐氏集釋通解俱作者與此本標目合○按衆字疑當作受）

拚堂下衆賓（通解要義同毛本下作上）

辯卒受者（辯唐石經作辨）

引鄉射者（引監本誤作升）

司正升自西階

至大禮也（毛本也誤作曰）

未得安坐飲食也（食要義作酒）

喻無算爵以後坐食（盧文弨改食為飲）

坐以禮謂之殺（浦鏜云行誤以）

司正升立于席端（席唐石經楊氏敖氏俱作序徐本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席石經考文提要曰鄉射禮亦云升立于序端○按疏內標目云司正至席端疏云即升立于席端皆誤也然單疏本已如是則誤久矣非始于通解）

賓降席北○遵者降席席東南面（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重席字石經考文提要曰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大夫即遵者也亦疊席字毛本不疊）

賓降階至南面（階字疑衍或是席字之誤毛本無階字）

言來之與不來（毛本之作者）

賓取俎○則使人受俎（受唐石經集釋俱作授）

說屨

屨賤不空居堂（空楊本作宜）

然後升坐也（閩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坐作堂）

無筭爵（唐石經徐監同毛本筭作算案此二字諸本錯出後不悉挍）

使二人舉觶于賓（徐監葛本集釋通解同毛本二作主楊氏作一）

賓出奏陔

此且語鍾鼓（要義作此且論鼓）

賓若有遵者

至不加席（浦鏜云不下脫去字）

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閩本無正禮二字）

席于賓東

以德為夾（夾閩本作比）

此是天子貢人鄉飲酒法（此要義作彼）

一命已上至三命（毛本至誤作三）

與六十已上齒於堂（通解要義同毛本無與字）

公如大夫入○使一人去之（敖氏作主人去之）

是其當公則非當（兩當字盧文弨俱改常）

大夫則如介禮

以其鄉大夫賢者（賢上閩本有貢字擠入）

又上注云（浦鏜云下誤上）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通解敖氏俱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

有之衍文也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拜賓復自屈辱也（復集釋楊氏俱作服張氏曰注曰拜賓服自屈辱也按釋文復扶又反近湖北本作服訛益甚○按張氏以嚴本爲據楊氏又沿嚴本之誤徐鍾俱不誤）

主人釋服

王鄉樂唯所欲（浦鏜云所衍字）

故元端勞也（通解毛本無勞字）

無介

勞禮畧也（毛本畧下有故字閩本作勞禮殺也）

薦脯醢

羞同也（按敖氏注云薦同也雖非引鄭注然竊疑鄭注羞字亦薦字之誤）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則曲禮博聞强識（閩本要義同毛本則作卽）

賓介不與

禮瀆則褻（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褻與疏合毛本褻作變）

古文與爲預（預徐本集釋俱作豫毛本通解作預）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先戒而又宿戒（又徐本集釋俱作又與疏合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復張氏曰注曰先戒而又宿戒按釋文復字注曰而復同此又必復字也）

鄉人至宿戒（按人當作鄉）

尊綌冪（冪宋本釋文作鼏按當以冪爲正）

薦脯五挺（釋文云挺本亦作脡同）

挺猶膱也（按今本釋文云猶膱本亦作樴宋本云猶樴本亦作膱張淳識誤載樴字而缺其說葢從釋文作從木之樴也）

左在東（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在上無左字）

以脯脩置者（毛本徐本脩誤作修）

與曲禮脯羞（盧文弨改羞爲脩）

俎由東壁（壁唐石經作辟誤）

賓俎脊脅肩肺○介俎脊脅肫胳肺（胳上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俱有肫字毛本通解敖氏無朱子曰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敖氏曰疏云或有肫胳兩言者云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胳二字者矣是蓋後人妄增之而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並行其後石經與印本但以或本爲據所以皆誤○按賈云肫胳兩見亦是也又前疏云下有介俎脊脅肫胳仍有肫字則賈氏所據之本雖無肫字亦不以有肫爲非）

進腠（釋文作奏云本又作腠同）

膊胳也（盧文弨改膊爲膞按膞卽肫字說文肫面頯也从肉屯聲膞切肉也从肉專聲皆非脛骨之義蓋假借用之專屯同音膞肫同字今注疏刊本俱誤作膊膊以尃爲聲不得與肫通用周禮醢人豚拍杜子春讀爲膊）

以骨爲主（徐本集釋通解敖氏同毛本主作上）

謂前其本也（集釋無其字）

葢爲大夫俎（毛本爲作以）

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不敖氏引作兩）

此據飲酒生人之禮（毛本生作主）

坐卒爵者

以其工無目（閩本無其字）

不使立卒爵（通解不上有故字）

將舉於右

爲旅酬始（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始作使）

樂正與立者

以明飲也（以下集釋敖氏俱有薦字）

樂作

後樂賢者（毛本後上有則字監本脫則字閩本後下有於字）

其笙

此記人又言之也（毛本也作者此本與閩本誤作也）

爲拜送送爵而言也（毛本通解不重送字按重者非也）

磬

言大夫而特縣者案周禮小胥半爲堵全爲肆（小上周禮二字從要義補入毛本云鄭知此是諸侯之鄉大夫者案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此乃篇首鄭目錄下疏文通解移置於此而毛本誤從之）

鐘磬者縮縣之（要義同毛本縣下無之字浦鏜云編誤縮按浦云是也通解亦作編縣無之字）

與此階間異也（毛本此作兩）

既旅士不入

所酬獻皆拜受（通解要義同毛本皆下有拜送二字閩本無獻字）

徹俎

以送之（徐本集釋同毛本無以字通解未刻）

若有諸公

統於遵也（遵閩本通解俱作賓）

主人之贊者

以其主人之屬故也（閩本要義同毛本之作自）

儀禮疏卷第十一　　儀禮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鄉射禮第五

（疏）（鄉射禮第五。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釋曰鄭云州長春秋以禮會人而射於州序者周禮地官州長職文也鄭引之者證此鄉射是州長射法云謂之鄉者欲見州長射得名鄉射之意云州鄉之屬者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州爲鄉是州屬鄉故云州鄉之屬云鄉大夫或在焉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詢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爲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故云不改其禮案經鄉大夫射於庠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楣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禮與士射於序別而云不改者大射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禮及未旅而射爲不改其賓亦有少異也鄭云射禮於五禮屬嘉禮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有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知屬嘉禮也）

儀禮　鄭氏注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疏）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

（鄉射至乃請。釋曰自此至無介論州長將射先戒賓之事案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射前一日樂人宿縣此不言日數則戒賓與射同日矣禮同鄉飲酒也以其鄉射先行鄉飲酒鄉飲酒戒賓與飲酒同日知此鄉射戒賓與射亦同日也。注主人至庶乎。釋曰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是皆爲此州長射而言是諸侯州長可知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若然記云大夫兕中者爲鄉大夫詢衆庶而言也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謂大夫來臨禮之時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賓也云出迎出門也者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酒出庠門皆有一門入門即至堂耳云不言拜辱者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者對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者彼爲賓也非爲習民風禮樂故也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者還決鄉飲酒獻賢能故須就先生而謀賓介禮重對此不獻賢能爲輕故不謀賓也云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者漢時雖無諸侯國而置郡爲守其王之子弟猶名國其君日相故鄭注禮記云如今從大守相臨之禮是也引之者證時節與周異也云周禮至衆庶皆周禮鄉大夫職文引之者證此鄉射中兼有鄉大夫行射禮故有射於堂及兕中之事云五物者案彼云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覬焉因詢之也是也鄭云和載六德者和是六德之）

（下六德大故舉下以載上也容爲孝者人有孝行則性行含容故以孝爲容孝是六行中之大故舉上以包下故云容包六行也云主皮六藝之射者但六藝中射總言諸射不專據主皮但三物教萬民射唯有主皮此論衆庶不兼士已上故以主皮爲六藝之射以和容爲禮者禮之用和爲貴又行禮有容儀是以漢時謂禮爲容故以禮爲和容也以爲樂爲與者爲樂必與舞故興舞以表樂也若然六德與六行在身所有故可舉少以兼多六藝施於外非獨身所行不可舉一以包六但六者之中御與書數三者於施化民爲緩故特舉禮樂與射而言之鄭以主皮和容興舞非射及禮樂之正名故云乎以疑也）

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官省錄射事）（疏）（注退還至射事。釋曰射官者鄉庠州序是也知省錄射事者即下文云乃張侯之等是也下言飲酒之事知不爲飲酒事者以飲酒者止爲射事故以射爲主也）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疏）（無介。注雖先至禮略。釋曰鄭云雖先飲酒者自此已下先言飲酒獻後乃射以是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但鄉飲酒之禮有介一人以輔賓此無介者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無介以輔賓也）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疏）（乃席至東上。注不言至於序。釋曰自此以下至義定論將射預前設席位尊罍樂懸及張侯之事也云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庠者決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序有室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言東上亦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西方爲上因陰陽解之也）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疏）（衆賓至而西。注言繼至殊別。釋曰甫始也言始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此決鄉飲酒三賓之席不屬殊別彼有德之人故各自特不繼有所殊別）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阼階東階）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疏）（尊於至東肆。注斯禁至陳也。釋曰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者案州長是士應言禁制不言者其中兼有卿大夫禮故舉大夫斯禁與鄉飲酒同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者經云左玄酒據人設尊北面故以西爲左若據酒則以南面爲正地道尊右以西爲右玄酒在右故云尚之若然云左據設尊又云尚之據酒尊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也）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疏）（注此縣至無鐘。釋曰云此縣謂磬也者對大射縣鐘磬鎛具有也云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者此言決鄉飲酒無射事縣於階閒也云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者案周禮小胥職云半爲堵全爲肆鄭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爲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
鍾磬二虡爲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縣於東方爲特縣故云無鐘對大夫及天子士有鐘若然此既衆鄉大夫詢衆庶當爲判縣宜有鐘而總云無鐘者方以禮樂化民雖大夫亦同士特縣也若鄉飲酒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其天子諸侯鐘磬鎛具卿大夫天子士已下亦無鎛知者以其諸侯卿大夫士半天子卿大夫士若有鎛添鐘磬爲三半不得故知卿大夫已下皆無鎛也）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網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疏）（乃張至地武。注侯謂至數焉。釋曰此已下論預張侯之事鄭知侯用布案下記云獸侯大夫士皆言布侯則餘賓射大射其侯皆用布此鄉射采侯二正亦用布可知云綱持舌繩也者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爲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故云綱持舌繩也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者無正文蓋目驗當時而言似云中人定扺圍九寸也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或據此而言也云侯象人者案鄭注梓人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以其張侯之法下兩舌半上舌兩頭綱皆出一尋即是上廣下狹象人張足六尺張臂八尺故云象人也云綱即其足也者謂經下綱象足云是以取數焉者以下綱象足張之六尺是取數於武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疏）（不繫至束之。注事未至也。釋曰案下記云東方謂之右个注云侯以向堂爲面也則此左下綱以西畔而言云中掩束之者案記云鄉侯一丈倍中以爲躬躬二丈倍躬以爲左右舌舌四丈兩舌各出一丈又云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出五尺今將此五尺與下綱不繫者中掩左廂向東待將射乃解之故云事未至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疏）（乏參至五步。注容謂至三丈。釋曰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即三丈也云容謂之乏者案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彼據王三侯有三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云乏者謂矢至於此匽不去故云乏也云獲者御矢也者謂唱獲者恐矢至身故云獲者御矢也云侯道五十步者記云鄉侯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云步也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者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爲十丈云西三丈者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去堂二十丈聞唱獲聲是其節也）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謂狗孰可食）（疏）（羹定。注肉謂至可食。釋曰云謂狗孰者此與鄉飲酒同亨狗於東方是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疏）（主人至再拜。釋曰自此至當楣北面荅再拜論主召賓從已之事此主人與賓俱朝服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彼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禮輕是故戒時玄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必此戒時玄端者見公食大夫云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宜與彼同皆是戒時不言服後速時朝服故知此亦戒時玄端矣且鄉飲酒戒速俱不言服知皆朝服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是也云今郡國

（已下引之者欲見與周異也）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疏】（賓及至再拜。○注相主至命者。○釋曰鄉飲酒云賓及衆賓皆從之彼衆介故云皆此無介故不言皆也云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注與鄉飲酒同此亦主人自迎而言一相者使之傳賓言兼相禮也）揖衆賓。（差卑禮宜異）【疏】（揖衆賓。○注差卑禮宜異。○釋曰此賓與衆賓同是鄉人無爵者而云差卑者唯據立爲賓者尊衆賓即不爲卑不論有爵無也云禮宜異者賓則拜之衆賓則揖之是其異也）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疏】（主人至先入。○注以猶至西面。○釋曰云以猶與者案左氏傳云蔡人以吳子與楚人戰于柏舉彼以者能東西之曰以以謂驅使前人之稱此言嫌有驅使之稱故以爲與謂主人與賓是以爲平敵之義故須訓之云先入入門右西面者此注亦與鄉飲酒同以其賓入東面故西面待之）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疏】（賓厭至少進。○注引手至衆賓。○釋曰此經亦與鄉飲酒同此云賓少進彼亦宜然不言者文不具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疏】（主人至賓升。○注三讓至難也。○釋曰言皆行者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故云皆行鄉飲酒亦皆行不言者文畧也知主人先讓於賓者經以其主人之法先升導賓賓後升進宜難禮之常然故知主人先讓賓也此先升一等禮之常燕禮君升二等者尊君故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拜賓至此堂）【疏】（注主人拜賓至此堂。○釋曰知拜是拜至者鄉飲酒義云拜至拜洗公食亦云當楣北嚮再拜故知拜是拜至）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將獻賓也）【疏】（主人至以降。○注將獻賓也。○釋曰自此至主人阼階上荅拜論主人獻賓之事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畧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也今文無阼階）賓對。（對荅）【疏】（賓對。○注對荅。○釋曰鄉飲酒注云賓主之辭未聞此不注從可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致絜敬也古文盥皆作浣）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古文壹皆作一）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

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疏】（注疑止至之色。○釋曰鄉飲酒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二注相兼乃具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酒於賓也凡進物曰獻）【疏】（注進酒至曰獻。○釋曰云凡進物曰獻者欲見此賓乃是鄉民而已無尊卑上下猶言獻者此獻直是進物而言獻進之也案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彼據尊敬前人雖卑亦曰獻若齊侯獻捷於魯之類義與此別也）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疏】（注少退猶少辟也。○釋曰鄉飲酒文與此同注云少退少辟及下文云賓少退注云少退逡遁義亦與此同）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疏】（注賓升降由下也。○釋曰凡席升由下降由上下文降席不由上者以主人在東敬主人不得降由上又於席西拜便使升降皆由下故云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賓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爲本下爲末）【疏】（注卻左至爲末。○釋曰鄭皆約鄉飲酒知之也）尚左手。嚌之。（嚌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捝拭也啐嘗也古文捝作說）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盡）主人阼階上荅拜。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疏】（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酢主人。○釋曰自此至賓西階上荅拜論賓酢主人之事鄉飲酒不言虛爵直云降洗此直云虛爵降不言洗互見爲義相兼乃具也）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疏】（注從賓至東序。○釋曰皆鄉飲酒文也）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注賓北至外來。○釋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是也上文主人坐取爵適洗南面是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疏】（注反位至洗進。○釋曰云反位從降之位也者即上東序之西南面位云主人辭洗進者經直言反不言進鄭以言反位由前進乃反位故鄭卻本之主人辭洗進也）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賓卒至初升。○釋曰言如初則亦一揖一讓也）主人拜洗。賓荅

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疏】（注自由至便也。○釋曰鄭知義然者亦約鄉飲酒得知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疏】（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釋曰奠爵于序端此擬下獻衆賓故云取爵于序端與鄉飲酒同也）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疏】（主人至以降。○注將酬賓。○釋曰自此至當西序論酬賓之事）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酌已）【疏】（注以將酌已。○釋曰鄭言此者前不辭洗主人自飲至此辭洗以將酌已故辭也）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復親酌己）【疏】（注賓辭至酌己。○釋曰此射前獻時親酌己今復親酌己）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疏】（主人阼階上拜送。○注酬酒不舉。○釋曰鄉飲酒注引曲禮不盡人之歡之事此不言亦從鄭注可知）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疏】（主人至壹拜。○注三拜至能並。○釋曰云三拜示徧也經者衆賓無問多少止爲三拜而已是示徧也云壹拜不備禮也者衆賓人皆一拜是拜不備禮此亦荅大夫拜注以其此禮中含鄉大夫法若荅士拜則亦再拜見於特牲也云獻賓畢乃與衆賓拜者自爾來雖與賓

（拜未與衆賓拜今始拜之故云敬不能並）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疏】（主人至三人○注長其至有乎○釋曰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雖非賓賢能其衆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上衆賓無定數故鄭云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云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者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此既鄉人則德行亦據六德六行道藝則六藝也此並與鄉飲酒賓介與衆賓之類並來與在射中是以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彼亦據孔子爲鄉大夫習人以禮樂之射至於誓之於後僅有存焉亦無常數之事也）主人拜送。（送拜爵於衆賓右）【疏】（主人拜送○注拜送至賓右○釋曰知在衆賓右者約鄉飲酒獻衆賓皆於西階上賓右知之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疏】（坐祭至復位○釋曰此還上三人者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已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畧）【疏】（衆賓至立飲○注自第至彌畧○釋曰此謂堂下衆賓無數者故鄭云自第四以下云又不拜受爵禮彌畧者三賓雖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仍拜受此衆賓非直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又不拜受爵故云禮彌畧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於）【疏】（每一至其席○釋曰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故云薦諸其席謂席前也）衆賓辯有脯醢。（薦於其位）【疏】（衆賓辯有脯醢○注薦於其位○釋曰還據堂下無席者故鄭云薦於其位不席也）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用）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疏】（揖讓至就席○釋曰自此以下至舉觶者降論旅酬之事）一人洗。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疏】（一人洗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釋曰主人之吏亦謂府史以下非屬官也）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疏】（注不授賤不敢也○釋曰以其是主人之吏既賤故不敢親授奠之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疏】（注若親受然○釋曰云若親受然者賓辭即坐取以與故云若親受然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舉觶至者降○釋曰云反奠于其所者還於薦西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爲旅酬故不奠于薦東也）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疏】（大夫至門左○注謂此至爲僎○釋曰云大夫若有遵者言若者或無不定故云若也鄭知是當鄉大夫者以其鄉射既與人行射禮而言大夫者當鄉大夫可知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下記云士既旅不入明未旅閒皆得入是以未旅而射其士皆在也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以其同是鄉大夫士禮無異故也但異鄉不助主人樂賓爲別也）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疏】（主人降○注迎大至於賓○釋曰鄭知迎大夫於門內者以其上文大夫入門左此經直云主人降不云出故知迎大夫在門內可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疏】（賓及至初位○注不敢至東面○釋曰知初位門內東面者上文賓厭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故知也）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疏】（主人至尊東○注尊東至尊也○釋曰上云尊於賓席之東則在尊西今大夫言席於尊東明爲賓夾尊可知云不言東上統於尊也者席於尊東繼尊而言又不言東上是以下云大夫降席東南面降由下故知西上統於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席重）【疏】（升不至加席○注辭之至重席○釋曰云升不拜洗者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也云反位者大夫反西階上位云主人大夫之右拜送者謂在大夫之東拜送爵也云辭之者謙不敢以己尊加賢者鄉射之禮鄉人爲賓下記云若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亦選賢者爲之故辭加席又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者鄉飲酒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大夫再重席禮之正也云賓一重席者鄉人故一重繼公士爲賓亦一重也）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疏】（乃薦至荅拜○注凡所至東方○釋曰云凡所謂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亦是殺於賓之類也云大夫升席由東方者以其大夫席西上升由下故知大夫升席由東方也）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疏】（大夫降洗○注將酢至乃酢○釋曰自此至皆升就席論大夫酢主人訖賓主皆升就席之事知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者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案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乃升長賓主人酌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賓尸與凡平飲酒禮同可以相參亦是辯獻長乃酢也）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疏】（主人至人盥○注盥者至不敢褻○釋曰云盥者雖將酌自飲者以其下文大夫洗爵升授主人爵是主人酌以自酢故云雖將酌自飲云不敢褻者決有司徹主人自酌不盥是此爲尊大夫雖自酢亦不敢褻也）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將升賓）【疏】（揖讓至揖降○注將升賓○釋曰云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者前獻衆賓酢主人主人飲酢訖奠爵于東序端將後獻衆賓不得奠于篚中此受大夫酢不奠于篚者爲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于此也）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疏】（大夫至賓南○注雖尊至正禮○釋曰大夫尊在堂則席之于尊東特尊之今降而在賓下者欲使賓主相行禮若在北北則妨賓主揖讓之正禮故云不奪主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疏】（席工至其西○注言少至射位○釋曰自此至告于賓論作樂之事云席工者謂爲工設席下文乃升席也云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者旣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則在西階東矣復云樂正立于其西則近席西其言從近故知樂正側近西階東則不欲大東辟射位大射亦同此注燕禮注亦然者燕亦容有射法鄉飲酒工位與此同注不言者不射故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疏】（工四至乃降○釋曰云四人二瑟則是二人歌可知經不言相歌二人者以其空相亦與瑟者同故不言直言瑟之難者也○注瑟先至西方○釋曰云瑟先賤者先就事也者案大射大師少師歌衆工瑟是知瑟者賤也凡工者皆先歌後是賤者先即事故亦在前若然得獻亦在前以隨其先後而取之故也云鼓在前變於君也者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而後首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燕禮與鄉飲酒相對是以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云執越內弦右手相者案鄉飲酒注云內弦側擔之者據瑟體而言燕禮注云內弦弦爲主者據弦體而說此言內弦右手相由便語異義同也云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瑟體首寬尾狹內[illegible]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黃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弁而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入則深是以通與燕禮言面鼓則云執越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言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故也云相者降立西方者其相者是弟子位在西者是以下文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故知此相工是弟子故降立還于西方也）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疏】（笙入至西面○注堂下至西面○釋曰云堂下樂相從也者案上文）

（云縣于洗東北西面此云立于縣中明是堂下相從皆在東方也云縣中磬東立西面者謂在磬東當磬之東鄭知不在磬西西面者若磬西西面則笙者背磬不可故知在磬東西面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疏】乃合至采蘋○釋曰言乃者以其作樂之法先歌後乃合樂今不歌不笙不閒唯合樂故言乃以見非常故也○注不歌至歌之○釋曰據鄉飲酒燕禮作樂有四節今不歌不笙不閒唯有合樂故云志在射畧於樂也云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者上注已云頌及大雅天子樂小雅諸侯樂此二南鄉大夫樂但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爲主人故大夫士樂爲鄉樂者也云不可畧其正也者二南是大夫士之鄉樂已之正樂故云不可畧其正者也云昔大王已下於鄉飲酒注已說義具於彼此注畧言之耳若然者燕禮與鄉飲酒文同注又與燕禮不異者以其鄉射與鄉飲酒同是大夫士禮鄉大夫士行射禮先行鄉飲酒禮鄉飲酒與鄉射自爲首尾故鄉飲酒注具於此畧言燕禮是諸侯禮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則燕禮與大射自爲首尾是以燕禮歌笙閒合鄭亦具注之大射又畧言之也）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畧也【疏】工不至歌備○注不興至畧也○釋曰言正歌者升歌也升歌鹿鳴是上歌諸侯樂非已正樂故以二南爲正歌也言備者凡作樂皆三終此備明亦三終也云不興者瞽矇禮畧也者以工告樂正以畢告尊當興今以瞽矇無目不可責其備禮故不興者於禮畧也）

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樂正至乃降○注樂正至北面○釋曰言告于賓者作樂主爲樂賓今歌備故告賓言歌備也言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但升歌笙閒合樂皆是正歌今畧去升歌笙閒三者唯有合樂於堂上故云堂上正樂畢也云正樂者對後無筭樂非正樂也下射雖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云降立西階東北面者此無正文約堂上樂正位在西階東北面今降亦當在西階東北面也）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疏】主人至之洗○注尊之至大師○釋曰自此至反升席論主人獻工笙之事但天子諸侯官備有大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鄭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

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尊也【疏】賓降主人辭降○注大夫不降尊也○釋曰云大夫不降尊也者此賓降大夫若降直與賓共文今不言大夫降鄉飲酒亦云賓介不言大夫降明大夫皆不降以其尊故也）

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疏】工不至受爵○釋曰此言工不辭洗及一人拜受爵皆上大師也不言大師言工一人者欲見有大師則大師不辭洗拜受爵若無大師則凡工不辭洗拜受爵故變言工與一人假令大師左瑟先獻若歌則後獻亦先獻工一人是以鄭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以鄉飲酒獻工時云一人不與受爵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大師爲歌者未得獻先獻瑟工之長者也）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者【疏】主人至相祭○注人相者○釋曰云人相者則弟子相之既相工明祭亦相之可知）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與受爵坐祭坐飲【疏】工飲至不祭○注祭飲至坐飲○釋曰云工飲不拜既爵者還是上一人拜受爵者雖不拜既爵仍拜受也下衆工又對上一人拜受爵衆工不拜受爵也鄭云祭飲不與受爵坐祭坐飲者對上賓主坐祭立飲故云坐祭坐飲亦不拜既爵可知也）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著笙不洗者笙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疏】不洗至階上○注不洗至洗也○釋曰云衆工而不洗矣而著笙不洗者笙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鄭云此者欲見工在上貴君賜之大師爲之洗笙賤位在下正謂君賜之笙人猶不爲之洗況衆笙乎欲取賜笙人不爲之洗之意不取衆笙不爲洗也）

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疏】笙一至于篚○釋曰此經總獻笙人雖賤中亦有尊卑故一人升階受爵餘者不升不拜既爵則同也）

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疏】反升就席○注亦揖至皆升○釋曰云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者謂亦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相似故云亦若然上賓降時雖不言衆賓降衆賓畢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便【疏】主人至南方○注禮殺由便○釋曰自此盡未旅論立司正之事也云禮殺由便者對上文主人受作爵時禮盛故主人降席自北方啐酒於席末亦然今此立司正禮殺故降席自南方故云禮殺由便也）

側降。（賓不從降【疏】側降○注賓不從降○釋曰側降猶特降故云賓不從降也）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惰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疏】作相至答拜○注爵備至之史○釋曰云爵備者謂賓及衆賓與尊者并士笙並得獻是爵備也云樂畢者合樂訖是樂畢以無升笙與閒故不言樂成而云畢而已也云將留賓以事者下有射事射訖行旅無筭之事故須立司正以監之但中閒爲射繫變司正爲司馬射訖反爲司正以監察儀法也引詩者證監與正爲一物皆察儀法也）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疏】主人至主人○注洗觶至楹北○釋曰云受命于主人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是以下云請安于賓鄭注云傳主人之命也）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爲已安也今文揖爲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少立自脩正愼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疏】司正至少立○注奠觶至退立○釋曰此云北面坐奠觶鄉飲酒亦然者此二者皆臣禮故北面奠觶燕禮大射皆司正南面奠觶者彼是君禮欲取還不背君故南面奠觶故大射云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注云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又取威儀多此及鄉飲酒在阼非君直北面奠觶又威儀簡故也）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興少至觶南○注立觶至擯位○釋曰云立觶南亦其故擯位者案上未有擯位此云擯位者案射禮云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爲司馬則此鄉射及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相即擯者也故知觶南者中庭故擯位也）

未旅。（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疏】未旅○注旅序至終也○釋曰旅衆也而言序者謂衆以次序相酬必於未旅而射者旅則醉禮終恐不得射故於未旅而射也此大夫士禮將射先行鄉飲酒行旅酬而已故射前未旅而射後乃始行旅酬燕禮大射國君禮故先行燕禮雖行一獻以其辨尊卑故行四舉旅大射主爲射故再拜訖即射燕禮主爲燕故三舉旅乃射彼皆與此不同也）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疏】三耦至東上○注司正至於此○釋曰自此已下盡樂正北面立于其南論三番射事鄭知司正既立司射即選弟子之中爲三耦俟事於此者經云俟於堂西明此時始選故知既立司正司射乃選弟子使俟事於此也故記云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注云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鞲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疏】司射至請射○注司射至作接○釋

（曰云司射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者以其司射之弓矢豫陳於西階故司射於堂西袒決遂訖即取弓矢於階西是以下記云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亦西階之西是也云有司請射者此有司謂司馬故大射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官直言有司請射以比司馬也云司射主人之吏也者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次之皆是士爲也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可知云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者此對大射人君禮有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西也云袒左免衣也知袒左者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主人左袒此及大射亦皆袒左不以吉凶相反雖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是也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者大射注亦然案繕人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鄭注云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無正文故引士喪禮又言與以疑之若然諸侯及大夫生用象死用棘天子無問死生皆用象者蓋取其滑也云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知者以右巨指鉤弦故知著於右大擘指也以右擘著極是以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是也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以遂弦者也者大射注亦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者此篇及大射將射云袒決遂射訖則云說決拾於公雖射亦謂之拾故大射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彼亦臨時而云拾以公射袒朱襦言拾以見斂衣故纋文以見義也云所以蔽膚斂衣也者言蔽膚據士斂衣據大夫已上是以下記大夫與士射袒薰襦燕禮記云君射袒朱襦若對君大夫亦與士同亦蔽膚也云方持弦矢曰挾知者下記云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是言其方可知引大射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是其方也若側持弓矢則名執故下文云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云側持弓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是也云乘矢四矢也者下云司射搢三挾一个又詩云四矢反兮是四矢曰乘凡物四皆曰乘也引大射者欲見挾爲方持弦矢）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疏（賓對至許諾。○注言某至已下。○釋曰二三子謂衆賓以下者謂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故云謂衆賓以下也若然投壺禮賓固辭乃許者彼因燕而爲之再辭乃許此爲衆庶書禮不專爲己故一辭即許大射不請者彼爲擇士而射故不須云許直告射節而已此爲衆庶書禮故云爲二三子許諾亦一辭而許也）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内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疏（司射至射器。○注弟子至西面。○釋曰鄭知弟子是賓黨之年少者以其賓黨西方東面今以西面命之明是賓黨是以鄭云賓東矢面主人之吏西面也言弟子故知少者知射器弓九以下者並案下文所陳用者知之也云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者案投壺賓黨及主黨皆爲弟子皆得與投壺者彼燕法主歡心故皆與今此射與鄉人習禮鄉飲酒同上下經文黨皆不與也）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矢亦北括）疏（乃納至其上。○注上堂至北括。○釋曰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者以其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堂西矢在堂上隨其弓在堂下隨其所宜而已云上堂西廉者以其在堂西故矢在上者還在堂上之廉稜也云矢亦北括者其在堂上西序者北括故知堂下者於上亦北括也）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于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疏（主人至序東。○注亦倚至北括。○釋曰上賓大夫弓矢在西序矢在北括此主人弓矢如上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古文曰某從於子）疏（司射至子射。○注比選至於子。○釋曰言遂以者司正因上階前令弟子納射器不釋弓矢遂比三耦因曰遂故云遂以也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者才雖各自用乃因選其力相近爲宜也）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疏（司正爲司馬。○注兼官至無事。○釋曰言兼官者若以諸侯對大夫大夫兼官諸侯具官特以諸侯對天子天子具官諸侯兼官各有所對故云兼官云由便也者使司正爲司馬不煩餘官也案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但此篇是州長春秋習射法兼士有鄉大夫三年貢士之後以五物詢衆庶射於庠鄉大夫五物詢衆而引孔子射於矍相之事則孔子魯之鄉大夫也以其天子鄉卿大夫爲之諸侯鄉大夫使下大夫爲之是其差也但鄉飲酒之禮二人舉觶爲無筭爵據此篇未旅先射詑行旅酬酬詑賓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未射一時詢衆庶得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者揚觶實在射後一酬詑始行之令孔子詢衆庶之時借取無筭爵時於旅也語故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以詢衆庶此篇司射恒執弓矢子路亦執弓矢則子路爲司射也射於矍相時云射至司馬此文又云司正爲司馬則使子路詢衆庶時當此節也）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疏（司馬至下綱。○注事至也。○釋曰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弟子說其束不致地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疏（司馬至侯中。○注爲當至名之。○釋曰案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以記言之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也云爲當負侯也者下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是也知獲者亦弟子者堂下位主人之黨在東賓黨弟子在西下云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言由西方是賓黨弟子可知亦上張侯者也云以事名之者以其唱獲故名獲者也）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笴矢幹也今文無南）疏（弟子至上坐。○注笴矢幹也。○釋曰言如初入者亦如上升堂時相者亦在左何瑟面鼓內弦右手以如入升時也云笴矢幹也者案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疏（樂正至其南。○注北面至序也。○釋曰云不與工序也者工西面北上以南北爲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爲列故云不與工序也）

儀禮注疏卷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鄉射禮第五

大射鄉大夫士射（上射字要義俱作判毛本通解作射鄉陳閩要義俱作鄉毛本作卿）

鄉射之禮

鄉大夫若在焉（毛本鄉誤作卿）

彼爲賓也（浦鏜云賓當巳字誤）

故須就先生而謀賓介（陳閩要義同毛本生作王○按作生是也）

漢時雖無諸侯（要義無諸字）

其王之子弟（毛本王誤作上）

但六藝中射（毛本通解藝下有之字）

於施化民爲緩（浦鏜改於施爲皆於）

故云乎以疑也（毛本乎作與也作之）

賓禮辭許

乃張侯之等是也（毛本是誤作事）

乃席賓南面東上

樂懸及張侯之事也（毛本懸作縣○按懸是俗字）

云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毛本牖作牗下同）

衆賓之席

此決鄉飲酒三賓之席（毛本決誤作泆）

故各自特（陳閩要義同毛本特作持）

尊於賓席之東

則以南面爲正（通解同毛本正作上）

縣於洗東北

對大射縣鐘磬鎛具有也（毛本鎛作鏄當作鎛按几鎛字諸本或誤或否參差不一）

今不具按
此言（毛本言下有射字）
亦無鏄（鏄陳閩俱作鏜）
乃張侯
縜寸焉（通解要義俱作縜盧文弨云周禮釋文縜于貧反或九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是別本有作絹字者故劉音侯犬反朱子亦云縜與絹字異音同音同或是義同之譌毛本於他卷亦作絹○按盧引釋文有脫誤今據元文正之縜乃正字載在說文自當從縜爲是集韻絹葵絹切射侯綱紐則縜之誤爲絹其來久矣）
益目驗當時而言（陳本要義同毛本目作者）
中人定抗圍九寸也（定浦鏜改作之盧改作之足非也）
上下皆出舌一尋者（皆閩本誤作者要義無一字）
不繫左下綱
東方謂之右个注云（通解要義同毛本注下無云字）
倍躬以爲左右舌舌四丈（要義俱重舌字毛本不重○按重舌字是也）
乏參侯道
恐矢至身（要義同毛本通解至下有其字）
羹定
猶孰也（徐本通解俱作孰下同毛本作熟按此二字諸本錯出宜從孰後不具按）
主人朝服
自此至當楣北面荅再拜（毛本面作而荅作各陳閩監本要義而俱作面要義各作荅）
必此戒時元端者（必下要義有以字）
鄉朝服而謀賓介是也（要義同毛本介作戒○按作介與鄉飲酒記合）
揖衆賓
衆賓卽不爲卑不論有爵無也（毛本卽下無不字無下有爵字）
主人以賓揖
故西面待之（陳閩要義同毛本待作侍）
主人以賓三揖

禮之常然（要義同毛本常作當要義然作法）
燕禮君升二等者（要義同毛本二作一）
主人坐取爵於上篚（通解無坐字）
主人坐取爵
飲潔敬也（飲徐陳通解俱作致）
主人坐奠爵于篚
當西序東面（徐本通解敖氏同毛本面作西）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敖氏曰席之當作之席）
進酒於賓也（毛本通解進下無酒字）
注進酒至曰獻（毛本酒作於）
而言獻進之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獻進作進獻）
賓西階上北面拜
猶少辟也（少釋文作小）
注少退猶少辟也（陳閩監本同毛本猶少作至）
賓升席自西方
注賓升降由下也（毛本降由作至陳閩監本俱作降由按以上二條毛本欲與監本字位均齊故減字以就之耳）
賓以虛爵降
將洗以酢主人（酢釋文要義俱作醋說見後）
主人阼階之東南面
注反位至洗進（毛本洗進作進也）
主人拜洗○東南面酢主人（酢要義作醋注同魏氏曰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醋主人賓東南面醋主人注醋報經與注以酢爲醋唯此○按如魏氏說則醋字經一見注兩見也釋文云醋主才各反報也劉云與酢同音義此當爲前注作音而不言下同則此節經注釋文仍作酢歟）
主人阼階上拜
亦嚌啐（徐陳通解同毛本嚌作齊）
賓降
以其將自飲（毛本其誤作兵）

賓西階上立○北面（北葛閩監本俱誤作不）
賓西階上拜
此射前獻時親酌已（浦鏜改射爲辭）
主人西南面○衆賓皆荅壹拜（徐本通解要義同敖氏毛本壹作一石經補缺亦誤作一）
以其此禮中含卿大夫法（卿要義作鄉）
則亦再拜（亦下要義有無字）
主人揖
其堂上衆賓無定數（要義同毛本上作下陳閩衆俱作與○按毛本是）
衆賓辯有脯醢
不席也（毛本不下有云字）
升實觶西階上（實石經補缺葛閩俱作賓）
大夫若有遵者
旣與人行射禮（人上浦鏜增鄉字）
主人降
故知迎大夫在門內可知（毛本在作於）
主人揖讓
降由下（通解同毛本下作上）
升不拜洗
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按不下疏有敢字）
大夫降洗
主人酌于長賓西階上（毛本酌下有酢字○按酢字當有）
賓尸與几平飲酒禮同（毛本平作卑）
大夫降
若在北北（要義同毛本北北作其北○按毛本是也）
故云不奪主人之正禮（要義同毛本無主字）
工四人
越瑟下孔（毛本孔誤作此）
云四人二瑟（要義毛本云下有工字）

以隨其先後而取之故也（浦鏜云取疑次字誤）

鄉射與大射相對（通解要義同毛本射作飲）

但弦居瑟上（弦通解作越）

乃合樂

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徐本同通解毛本無召南之教四字瞿中溶云燕禮注有此四字此亦宜有）

卿大夫士行射禮（閩本要義同毛本卿作鄉）

則燕禮與大射（陳閩俱無則燕禮三字）

工不興

瞽矇禮略也（矇諸本俱誤作朦疏同唯徐本不誤）

言備者（備陳本作葡）

樂正告于賓（張爾岐曰監本樂字誤細書混疏文內）

唯有合樂於堂上（毛本有誤作付）

主人取爵于上篚

自此至反升席（要義同毛本升下有就字）

賓降

鄉飲酒亦云賓介（毛本介作降○按毛本是）

工不辭洗

辟主人授爵也（辟陳閩監葛俱誤作辭）

一人笙之長者也（浦鏜據鄉飲酒注改笙爲工刪者字○按此涉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注文而誤浦鏜是也）

不洗

而著笙不洗者（徐本同毛本通解著作衆）

而著笙不洗者（毛本著作衆）

反升就席

上賓降時（毛本時誤作詩）

作相爲司正

爲有解倦失禮（釋文徐陳通解同毛本解作懈）

但中間爲射繫（陳閩通解俱無繫字）

未旅（未徐本作末注同恐誤）

禮終恐不得射（終恐誤倒）

行旅酬而已（毛本行上有後字要義旅下衍酢字）

以其辯尊卑（辯陳本作辨）

故再拜訖卽射（盧文弨改拜爲獻）

司射適堂西

右巨指鉤弦（右諸本俱誤作南唯徐本與毛本同作右）

以其司射之弓矢（要義同毛本司作同）

司射之弓矢與扑（扑陳本作朴按此字當从手若从木則爲厚朴字矣諸本有从木者皆誤後放此）

小射正次之（通解要義同毛本正下有又字）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檡諸本俱作擇似誤）

著左臂（通解要義同毛本臂作擘○按大射儀注正作臂）

小射正奉決拾以笥（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奉作舉○按大射儀正作奉）

司射適阼階上

籌楅豐也（楅監本誤作福後並同）

乃納射器

注上堂至北括（今本俱脫此六字）

隨其弓在堂下（監本同毛本下作上陳閩俱無此六字）

司射不釋弓矢

因曰遂（浦鏜云因當脫事字）

司正爲司馬

天子具官（閩本無天子二字）

以其天子鄉卿大夫爲之（毛本卿字在夫字下○按毛本是）

儀禮疏卷第十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辭拾更也）〔疏〕（司射至矢拾○注猶有至更也○釋曰自此盡取扑搢之以反位論司射誘射教三耦射法之事大射有次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則此無次取弓矢拾者拾更也遞取弓矢見威儀故也云猶有故之辭者前已云司射兼挾乘矢此云猶是有故之辭云此者欲見司射恆執弓矢未敓之意）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疏〕（三耦至授弓○注有司至俟事○釋曰前有司請射解爲司馬此有司爲弟子者以有事者皆有司故鄭注解上有司請射與大射爲政請射同故解爲司馬此經以納射器使弟子不見出文則弟子執射器入者即使守之以授用者故知有司還是弟子是以鄭云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遂授矢。（受於納矢而授之）〔疏〕（遂授矢○注受於至授之○釋曰此授矢者則上文有司授弓者以其弟子執弓矢故授弓訖復授矢是以鄭云受於納矢而授之）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俟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疏〕（三耦至一个○注未違至帶右○釋曰上云三耦俟于堂西又云遂以比三耦於堂西此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前後皆因前位去未違俟處下文乃云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是移本位者也云搢插也插於帶右者以其左手執弓右手抽矢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是也）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因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疏〕（○司射至一箇○注爲當至時還○釋曰云因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者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司射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西南東面也）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揖進至面揖○注鉤楹至非也○釋曰凡行射禮耦耦各相對揖故司射誘射發東面位揖進當西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訖東行向兩楹閒物須過西楹是以豫則鉤楹內北過以記云序則物當棟物近北故過由楹北也堂則由楹外過而東行以記云堂則物當楣物近南故過由楹南也云當左物者以南面爲正東爲左物北面又揖也云鉤楹繞楹而東也者北而東也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州立序而言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案王制云有

（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已爲四代但質家貴右故虞殷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文家貴左故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周所立前代學者立虞夏殷三代大學若然則虞氏上庠則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在西郊也立殷之右學則瞽宗周立之亦在西郊立夏后氏之東序則周之東膠之在王宮之東以其改東序爲東膠東膠二代名故云周立四代學文王世子亦論四代學中學樂之事云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者與周立虞庠同制故引鄉飲酒義爲證鄉立庠之義也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云堂則由楹外又記云堂則物當楣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樹則有堂無室也云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者周禮地官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是也云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樹者案宣公十六年經書成周宣榭火彼雖不據學以其無室與爾雅無室曰榭同故引以爲證也云周禮作序者據州長職文云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樹者鄭廣解榭名爾雅云闇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樹也云州立榭者下鄉也者以其鄉之庠有室有堂州謝則有堂無室故云下鄉也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若然禮記學記及州長職并下記皆作序鄭不破之者以鄉立虞庠依虞有室州立夏序去室猶取序名是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也）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疏〕及物至正足○注方猶至其足○釋曰云志在於射者解足未正先視侯中之意言左足至者解左足履物也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者解經不方足還及正足之言若然云還時兼視侯中也此不言畫物早晚案大射納射器之下即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此不言者早者文略亦當在納射器後即畫之也）不去旌。（以其不獲〔疏〕不去旌○注以其不獲○釋曰以其旌擬唱獲今以三耦誘射不唱獲故不去旌也）誘射。（誘猶教也）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疏〕將乘矢○注將行至四方○釋曰云象有事於四方者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是四矢有事於四方）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矢盡〔疏〕執弓至執弦○注不挾矢盡○釋曰案上文司射將射時云搢三而挾一个又云將乘矢故知矢盡空執弦也）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曰適序西〔疏〕南面至挾之○釋曰云出于其位南適堂西者上文司射位設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今乃適位南而北適堂西者取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云改取一个挾之者此不在西階而在堂西故適堂西即云改取一个也）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疏〕遂適至反位○注扑所至教刑○釋曰引書者舜典文也彼謂教學之刑此爲教射法教雖不同用扑是一故引爲證也）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疏〕司馬至負侯○注欲令至於中○釋曰自此盡揖扑論三耦爲第一番射法云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者凡射主欲中侯使獲者舉旌唱獲以是豫使見之望深有志於中也）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俟待也今文俟爲立〔疏〕獲者至而俟○釋曰俟待也而待者謂待司馬命去侯）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作使也〔疏〕司射至耦射○注還左還也○釋曰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疏〕司射至中等○釋曰云司射反位者反中西南東面位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疏〕上射至並行○注並併至東行○釋曰知併行併東行者以其既言升乃言併行故知併東行向物也云少左者言上射先升少左避下射升階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不射不備〔疏〕皆當至執弓○注不決至不備○釋曰皆左足履物者謂先以左足履物東頭合足而俟司馬命去侯云因不射不備此決司射誘射行事袒即決遂執弓挾矢今司馬不射故不備直袒而已也若然大射司馬正不射而袒又復決遂者彼大射志於射故司馬正雖不射袒復決遂以其不爲射仍不挾矢也）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弣揚猶舉也〔疏〕出于至去侯○注鉤楹至舉也○釋曰鉤楹者於西楹西而北東行過由上射之後乃西南面立于物間者欲取南揚弓向侯便故也右執簫者不可一手揚弓故引大射曰左手執弣左當卻手則右執簫者右當覆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偃猶仆也〔疏〕獲者至而俟○注聲不至仆也○釋曰云而俟者待射者發矢當坐故下云獲者坐而獲也云鄉射威儀省者決大射云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唱諾爲宮商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省故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司馬至之南○注圍下至去侯○釋曰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間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疏〕司射至反位○注射獲至從傍○釋曰云交于階前相左者既云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乃云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則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迎故云相左也司射既不升堂不得云司射向北司馬向南而相左也云射獲謂矢中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傍者謂從乏傍也）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疏〕乃射至乘矢○注古文至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疏〕獲者坐而獲○注射者至獲也○釋曰此未釋筭故下經云獲而未釋獲鄭云但大言獲未釋其筭是也云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者詩云舍拔則獲謂射著禽獸爲獲獲則得也戰伐得囚俘亦曰獲射著正鵠亦曰獲但舉旌以宮大言獲也偃旌以商小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爲君商爲臣聲和律呂相生〔疏〕注宮爲至相生○釋曰宮爲君商爲臣禮記樂記文宮數八十一數最濁故爲君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次君故爲臣配西方金云聲和律呂相生者以其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初九與九二雖非以次相生大蔟亦由黃鍾所生故云聲和由律呂相生故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不取其餘律呂也）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筭）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降下〔疏〕上射至於左○釋曰此上射下射升與降皆上射爲先又上射升降皆在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疏〕與升至卒射○注去扑至之側○釋曰云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者此司射將升堂即賓前故去扑於階西乃升是不敢佩刑器即於尊者之側也大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不升堂亦去扑者國君尊雖堂下亦去扑也）賓揖。（以揖然之〔疏〕賓揖○注以揖然之○釋曰大射司射告公三耦卒射不見公揖然之者公尊故也）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疏〕司馬適堂西○釋曰自此盡加于楅論三耦射訖取矢之事）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

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疏〕（注揖推之也○釋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揖土揖鄭注皆以推手爲揖但揖弓者向侯而揖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乏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敎之）〔疏〕（注俟弟至敎之○釋曰此即下文弟子取矢委于楅是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矢者）〔疏〕（司馬至設楅○注楅猶至矢者○釋曰云楅猶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笴齊矢即下云委于楅北括又大射云既拾取矢梱之注云梱齊等之是其承笴也）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於賓）〔疏〕（乃設至東肆○注東肆統於賓○釋曰此弟子設楅之時司馬敎之故大射云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鄭注云畢所以敎助執事者明此亦然云東肆統於賓者然則楅有首尾故下記云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鄭注云兩端爲龍首若然則有首無尾而言西上者應有刻飾記之爲首尾也）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疏〕（司馬至乘之○注撫拊至乃袒○釋曰云司射之南退釋弓者司馬往堂西釋弓還依三耦所行之處亦取威儀進止之事故曰司射之南也云委矢于楅北括者順射時矢南行故也云撫拊之也者言撫者撫拊之義言拊者取拊近之理故轉從拊也云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者謂司馬北面就所委矢之南北面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是四四數而分之也云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者案上文命弟子設楅退時已襲今復言襲進者嫌有事則袒故重言之也云凡事升堂乃袒者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即袒司馬與司射遷行事恐同故明之也）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增故曰加鼎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疏〕（注增故至相明○釋曰上言獲者執旌許諾故曰鼎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以其事同互相明此也言互者獲者執旌許諾不言弟子許諾則弟子亦許諾此直言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不言獲者應諾則獲者亦應諾可知以其事同省文故互相明之）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己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疏〕（司射至爲耦○注言若至賓射○釋曰自此盡比衆耦辯論次番將射比衆耦之事但射禮三而止第一番直司射與三耦誘射不釋筭第二番三耦與衆耦俱射釋筭第三番兼有作樂爲射節云言若者或射或否者以若是不定之辭故知或射或否射者繹己之志者禮記射義文繹謂陳己之志意也云大夫遵者也者上云大夫有遵者是也故與賓主同在任情之限云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此約下大夫與士射之辭以賓比大夫以主人比士尊賓之義也）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疏〕（遂告至於子○注大夫至鄉里○釋曰云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者上命三耦云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今命大夫云某御于子與上射同者尊大夫也言大夫雖爲下射其辭不與下射同也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言衆賓則與賓俱來者也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鄭注云公士在官之士則衆賓之內亦有士矣與賓俱至則得主人之所命者也其將射而至者非主人之所命直來觀禮者也但是一命已下莫問先後而至皆齒于堂下故鄭總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云禮一命以下齒于鄉里者周禮黨正禮十月行正齒位之禮云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案鄉飲酒注云此篇無正齒位之禮則鄉射先行鄉飲酒之禮亦無正齒位之法而云一命以下齒于鄉里者鄉飲酒鄉射雖無正齒位之禮士立于下是以一命者在下與鄉里齒是其常法諸侯之士無再命以上若爲公卿大夫自在尊東爲遵也言士與衆賓之在下者則堂上三賓不與大夫爲耦矣亦皆射也故下文云衆賓與射者皆降是也）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使）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疏〕（司射至衆耦○注衆耦至三耦○釋曰云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者言大夫之耦雖謂堂下之士言衆賓則兼堂上三賓故下云衆賓皆降云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總射此即上文命下射之辭也云其命衆耦如三耦者上命三耦云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是也以其俱是士故命辭同）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禮及衆賓多無數也）〔疏〕（衆賓至北上○注言若至數也○釋曰言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者上文司馬位在司射之南東面是也云多無數也者以其言若亦是不定之辭故無常數也衆賓若少以南面爲正若多不受則西邊東面北上若然大夫來在尊東爲遵而此言之者鄭總解來觀禮之意不謂大夫輒在此位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賓主至未降○注言未至在射○釋曰言未降後有降階之理故下云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與耦俱升射也言志在射者以其射在於堂上故也）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疏〕（司射至耦辯○注衆賓至乃徧○釋曰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者以上文司射降比衆耦下文乃云衆賓將與射者皆降鄭恐衆賓堂上後降者不比故兼堂上後降亦比乃徧也）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疏〕（遂命至反位○注反位至遂來○釋曰自此盡爲上論拾取矢并衆耦皆就射位之事云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者下文云三耦拾取矢進立于司馬之西南是也此司射反位不言先下將欲爲下番射司射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鄭注云言先三耦及衆賓皆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以此言之明言先反者對未反位之辭俱有位得言先若一有一無不得言先即此文是以下文注決此也若俱無亦得言先故上云司射比三耦於堂西云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是其皆未有位亦得言先）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疏〕（三耦至西南○注必袒至射事○釋曰立于司馬之西南者案上司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射南今立于司馬之西南亦東面北上也云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者始取未有射事而袒決遂者以其取矢即有射故豫著之故云將有射事也）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如作射）〔疏〕（司射至取矢○注作之至作射○釋曰案上文司射作射之時左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今作取矢亦如之故云還當上耦如作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當楅楅正南之東西）〔疏〕（司射至楅揖○注當楅至東西○釋曰此上耦發位東行時一南一北並行及將至楅南下耦在南稍進當前楅南俱北面揖其時上射稍西下射稍東東西相當故云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疏〕（上射至面揖○注橫弓至可也○釋曰言順羽且興者謂以右手順羽之時則興故云且興也言左還者以左手向外而西回東面揖者揖下射使取矢也云橫弓者南踣弓也者覆左手以執弓卻右手以取矢便故知不北踣弓也云以左手在弓表者表弓背也覆手以執背故云左手在弓表云右手從裏取之便也者覆手在表執弓右手卻在裏取矢故云便也云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者案大射云左旋毋周反面揖鄭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直云左還反位不言毋周明還周可也鄭云下射將背之則上射背左還毋周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疏〕（下射至上射○注覆手至亦便○釋曰云以左

（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者上射在西云南踣弓此不云踣弓則亦南踣弓知者以其亦用左手執弓覆右手取矢則執弓卻左手可知既仰左手向上執弓而南踣故用右手弓上向下取矢亦便也）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疏】（既拾至一个。○注楅南至之位。○釋曰云楅南鄉當楅之位者上云進當楅北面揖今至此位皆還北面也）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疏】（○揖皆至於右○注上射至西面○釋曰云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者此決射時升降上射皆居左彼自堂西不復庭位故也此復庭位故上射轉在右是以鄭云便其反位也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者以其初北面時東西相當今西行宜並故下射少南行乃西面取並行故也）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相左皆由進者之北）【疏】（與進至反位○注相左至之北○釋曰云由進者之北者以其進取矢者東行此則西行由進者之北則得相左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疏】（三耦至反位○注取誘至之後○釋曰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者上云三耦之中上耦外而言之云取誘射之矢挾五个者以其前拾取矢皆進三挾一个乃反位此則先取四矢亦搢三挾一个乃并取誘射四矢兼挾之故五个也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弟子即納射器者因留主授受於堂西西方今見下耦將司射矢來向位仍西面弟子即往逆受之訖下射乃反東面故云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謂反向東面位是以鄭亦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也）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衆賓至爲上○注未猶至禮也○釋曰云未猶不也者若言未謂此第一番初時未有拾取矢禮以其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云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此解經云衆賓不拾之意有此嫌故明之云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者據第三番衆賓乃射自然有楅上拾取矢禮後文見之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疏】（司射至于賓○注猶有至必也○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第二番射之事案大射第二番射司馬命去侯云如初此司馬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此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再番三番命去侯獲者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禮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以宫商趨之故言如初於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宫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云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矢者君子不必也者三耦教射者三耦卒射衆賓足知射禮猶挾矢教之者君子不必也者案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以不必即知故仍教之）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教之）【疏】（○賓許至視之○注視之當教之○釋曰云當教之者謂教其釋筭安置左右及數筭告勝負之事亦教之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鹿中謂射於謝也於庠當兕中）【疏】（釋獲至從之○注鹿中至兕中○釋曰以州長是士射于榭鄉大夫是大夫爲之射于庠下記云士則鹿中大夫兕中故云鹿中謂射於榭也於庠當兕中也）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興還北面受筭反東面實之）【疏】（釋獲至而俟○注興還至實之○釋曰云設中南當楅南北節西當西序東西節云興還北面受筭反東面實之者以其所納射器皆在堂西執中與筭皆從堂西來向西序之南南面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興還向北面受筭迴向東面實之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古文貫作關）【疏】（司射至不釋○注貫猶至作關○釋曰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是以鄭云貫猶中也中則貫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筭）【疏】（上射至而俟○注執所取筭○釋曰八筭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筭改實八筭擬後來者用之）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委餘筭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疏】（乃射至委之○注委餘至中西○釋曰云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者以釋筭者東面爲正依投壺禮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是以上射於右賓黨也下射於左主黨也云委餘筭禮尚異也者手中餘筭未知有幾不可盡中所有餘亦得於後釋要委餘於地別取中內八筭者禮尚異故不用餘者云委之合於中西者筭法多少視射人多少不定要横委其餘於中西手中餘者與之合也）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謝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疏】（又取至就席○注或言至堂西○釋曰上云榭則鉤楹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者也此當有鄉大夫射於庠亦有州長射於序故互見其義互言者今袒決遂則言堂東西見在庠在榭亦然釋弓說決拾則言序東序西序則榭也在庠亦然故言互言之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云大夫止於堂西者上賓主人大夫俱降無堂西之文下云大夫袒決遂就其耦故知此時止於堂西故記云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也）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疏】（大夫至就席○注耦於至得申○釋曰言在堂如上射之儀者謂耦先升是如上射身先升法以其近射事故得申也）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疏】（衆賓至上耦○注於是至及賓○釋曰云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鄭言此者若二耦射下即言所作唯上耦則賓主人射亦作之未可知故於衆賓射訖乃言此明賓主射不作可知故於此乃言所作唯上耦明除賓主矣故鄭云於是言唯上耦嫌賓主射亦作之引大射者公尊公與賓射不作直請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爲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空手耳俟俟數也）【疏】（卒射至而俟○注司射至數也○釋曰云宜終之也者決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二番射不告卒使獲者告是宜終之也云餘獲餘筭者一耦不必盡中故有餘筭也云無餘筭則空手耳者或賓主八矢盡中釋八筭故空手告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尙）【疏】（司馬至握焉○注兼束至作尚○釋曰自此盡司馬乘矢論取矢之事云束于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者握上則兼取之順持之處今

（東於握之上取持於中央握之向下順羽便故乘矢總東之也云不東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者主人鄉大夫則是大夫官當東之不敢殊別於賓若主人是州長則士自然不東也肅慎氏者國語文引之者證矢有題識以有題識故東者得知是大夫之矢也）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疏】（司馬至視筭。注釋弓至事已。釋曰云言遂者因上事司射於上無事而言遂適者以司射與司馬遞行事今以司馬進乘矢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也云射事已此始再畨射未已而言已者前畨不釋獲今據第二釋獲之功成則爲已是以下記云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云唯此二事休武主文休武者射訖數筭主文者洗爵獻釋獲者是也）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獲）【疏】（釋獲至右獲。注固東至右獲。釋曰釋獲者在中西東面釋筭之時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今將數筭宜就之是以少南就右獲更東面也）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疏】（二筭爲純。注純猶至陰陽。釋曰云耦陰陽者陰陽對合故二筭爲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爲蹙）【疏】（注縮從至爲蹙。釋曰凡言從橫者南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筭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據數筭東爲正是以東西者爲從南北者爲橫故鄭云於數者東西爲從也）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於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疏】（有餘至於下。釋曰此則以南北爲橫也）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鄉之）【疏】（注少北至鄉之。釋曰云少北於故故則右筭也又移至左筭之後東面鄉之是以云少北於故）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疏】（注變於右。釋曰云變於右者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賢獲勝黨之筭也齊之而取其餘）【疏】（司射至于賓。注賢獲至其餘。釋曰云齊之而取其餘者解經取賢獲以筭爲獲以其唱獲則釋筭故名筭爲獲左右數齊有餘則賢獲故以告也）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爲儁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疏】（若右至曰奇。注賢猶至于奇。釋曰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二已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疏】（若左至而俟。釋曰此將爲第三畨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司射至設豐。注將飲至而卑。釋曰自此盡徹豐與觶論罰爵之事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者案燕禮君尊有豐此云承爵豐則兩用之燕禮注豐形似豆卑而大此不言大彼以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疏】（弟子至反位。注勝者至有事。釋曰知弟子是少者以其執弟子禮使令故知少者也云執弓反射位不待其黨已酌有事者以此弟子由堂西固在射賓中矣黨即衆賓是也案下文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今酌者不待其黨與俱進而先反射位者由已酌酒有事訖其黨未得司射命又無事不得共酌者同就射位故酌者先得反射位也）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疏】（司射至張弓。注執張至卒射。釋曰云右手執弦如卒射者上文卒射執弓不挾右執弦矢盡故也此非卒射亦執張弓爲無矢亦右執弦也故注云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疏】（注固襲至執弦。釋曰云固襲說決拾矣者謂前降堂時既襲說決拾矣云起勝者也者謂至此復言不勝者謂以此襲說決拾以不能用也起發勝者袒決遂能用也云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者上勝者言執張弓如卒射則左手執弓右手執弦此則云執弣明仰弓於左手之上執弣又不橫之而不得執弦則宜右手共執弓弣故云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來）【疏】（司射先反位。注居前俟所命來。釋曰云居前俟所命來者以衆射者皆止於堂西未向射位而司射先反位於下文衆耦等乃來就射位是得命即來故云俟所命來也來訖司射乃作之也）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疏】（三耦至少右。注先升至之位。釋曰云少右辟也者以其豐於西楹之西正當西階飲者升少西又當辟豐上之爵故云少右辟飲酒也云亦相飲之位者以其相飲者皆北面於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故云亦相飲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注右手至執弓。釋曰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爵用右手以祭故知此亦用左手執弓右手執觶可知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疏】（注後升至由次。釋曰此對射時升降皆有上射在先今後升先降故云畧之不由次第也）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射）【疏】（注俟復射。釋曰待復射者謂待第三畨射也）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疏】（有執爵者。注主人至序端。釋曰以初使勝黨弟子酌酒於豐上以發首故使弟子今云有執爵者明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於豐上以次至終也贊者謂主人之賤不射者此則鄉飲酒云主人之贊者之類也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者謂於上耦既飲訖贊者乃升自西階酌訖奠於豐上如下文贊者即立于序端立于序端文出于大射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者輒酌以至於徧）【疏】（執爵至如初。注每者至於徧。釋曰云執爵者坐取觶實之者謂初飲訖反奠於豐上贊者取此觶實之反奠于豐上云升飲者如初已下皆如初故鄭云每者輒酌以至於徧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耦在上嫌其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疏】（司馬至于侯。注鄉人至獻也。釋曰自此盡負侯而俟論司馬獻獲者之節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者案大射云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注云近其所爲獻彼國君禮使服不士官唱獲故就其所爲唱獲獻之此鄉人獲者賤故獻於侯明以侯爲功得獻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疏】（薦脯至三祭。注皆三至處也。釋曰三處者下文右與左中是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爲受爵于侯薦之於位古文曰再拜受爵）【疏】（獲者至送爵。注負侯至受爵。釋曰知負侯中者以下云適右个又適左个後言中明先居中可知云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者案上文正主獻賓獻衆賓皆北面與受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不同面故云辟正主也云

（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者獲者據文東面而云西面錯據設人而言以南爲上者特牲少牢東面籩豆皆以南方爲上故知此亦然云受爵於侯薦之於位者此云負侯北面拜受爵是受爵于侯云薦之於位者下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薦之於位也若然不薦亦在侯者以其酒在人首可得就侯獻獲者薦乃設之於地若與酒俱在侯所則正祭侯何名獻獲也若大射則獻與薦俱在乏乃適侯祭之君禮與此異也）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爲設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疏〕（獲者至薦俎。注獲者至新之。釋曰此將祭侯也云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者以獲者卑賤因侯有功乃得獻今還以得獻之酒獻侯故云是以獻也云人謂主人贊者以其前使爲獲者設薦俎是主人之贊者今還使之設薦俎故知人是主人贊者知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者以其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籩在右故知籩在東右廂豆在西左廂可知也云言使設新之者鄭意嫌更使人設之其實薦此者仍前人而云使人設薦俎示新之而已故云言使設也）

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爲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疏〕（獲者至祭酒。注爲侯至大射。釋曰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祭故鄭云爲侯祭也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者案大射云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鄭注云二手祭酒者南面於俎之北當爲侯祭於豆閒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此祭亦然故云如大射也）

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左个至既爵。注不就至北面。釋曰云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者若就乏則已所當得今不就乏近侯者明享侯之餘云立飲于薦右近司馬者解在薦右之意也知於是司馬北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案下文司射獻釋獲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若然釋獲者在司射之西北面立飲此獲者不北面飲者案大射注此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此亦然故不北面也）

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司馬至乏南。注遷設至之前。釋曰云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者前設近侯見享侯之餘此近乏之者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設于南右之也者以右取之便也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者言凡見廣解薦處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

獲者負侯而俟。〔疏〕（獲者負侯而俟。釋曰獲者既受獻負侯而俟第三番射也）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辟中）〔疏〕（司射至有祭。注不當其位辟中。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司射獻釋獲之事此薦脯醢及折俎有肺祭一與獻獲者同但彼三祭此一祭爲異也一祭者亦薦有祭肺俎有祭肺以爲將食而祭故言有祭也云不當其位辟中者以釋獲者位在中西故獻之於其位少南所以辟中也）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也亦辟俎）〔疏〕（釋獲至反位。注辟薦至辟俎。釋曰云亦辟俎者上獻獲者訖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設于乏之南此釋獲者受獻訖釋獲者少西辟薦不云辟俎亦辟俎與獲者同可知故云亦辟俎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司射至反位。注爲將復射。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將爲下番射作之使拾取矢之事）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言射者以當序取矢）〔疏〕（司射至就位。注位射至取矢。釋曰云位射位者知是射者下云各以其耦反於射位故知此是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云不言射位者以當序取矢者以此當次序拾取矢射故不言射位也）

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疏〕（司射先反位。注言先至所先。釋曰言先先三耦及衆賓也者此下有三耦及衆賓故知先三耦及衆賓也云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者案第二番將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不言先未有位無所先故決之第二番無位者以司射之西南有三耦射位至再番司射反於故位三耦將移於司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未往之時未有故位三耦既無故位故司射不得言先故以此決之也凡射大射與鄉射各有三位此鄉射無次有堂西取弓矢袒決遂及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大射有次次內有袒決遂取弓矢之位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又有射位并拾取矢之位是亦有三位但君臣禮異故位事不同也）

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疏〕（三耦至射位。注以猶與也。釋曰訓以爲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疏〕（司射至前揖。注南面至行也。釋曰言南面者謂賓主各於堂東西南面立相待言揖行者謂各於堂上北面相見而揖揖訖行向福也）

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疏〕（及福至三耦。注及福至便也。釋曰云及福當福東西也者賓主出堂東西相見揖訖東西行至福所也云不北面揖由便也者決三耦及衆賓皆於福南北面揖及福揖此則無福南北面揖賓主各由東西便故也）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疏〕（卒北至一个。注亦於三耦爲之位。釋曰經云搢三挾一个與上三耦取矢訖搢三挾一个同又同處故云亦於三耦爲之位也）

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疏〕（揖退。注皆已至反位。釋曰云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者謂賓主北面揖退之時賓主皆左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知左還者約上三耦也）

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襲先言賓尊賓也）〔疏〕（賓堂至就席。注將袒至賓也。釋曰袒是盡敬之事襲是脩容之禮故上經將袒先言主人此經襲則先言賓是尊賓故也）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疏〕（大夫至其耦。注降袒至取矢。釋曰知於堂西者上文賓主人大夫降賓堂西袒決遂又上文大夫射時堂西袒決遂故知也）

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疏〕（揖皆至矢束。注說矢至拾取。釋曰大夫西面者爲下射故也）

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疏〕（興反至位揖。注兼取至接也。釋曰此大夫與耦取矢踣弓覆手仰手一如上三耦注其揖退之儀亦如上左還而西也）

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

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今文或言作升射）〔疏〕（司射至如初。注進前至升射。釋曰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第三番用樂射之事云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

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

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東西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疏）司馬至賓許○注東面至在堂○釋曰知在西階之前不就樂正命之者以經云司射降搢扑即言東面命樂正無行進之事故知西階之前遥命之也云樂正亦許諾知者案大射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是樂正許諾之事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言之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此亦無文樂正位東階東南北面大師位東北西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西面是以下文特云東面命大師明此時不西面受命矣大射鄭注彼云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與此禮異者雖無正文鄭以義言在阼故也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司射至不釋○注不與至聽也○釋曰云鄉射之鼓五節者以鄉大夫士用▲五節是以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是卿大夫士同五節云歌五終所以將八矢者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歌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者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政▲也此節亦取侯道之數故鄭注射人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耦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凡射皆與臣下共爲若與尊者同耦自然與尊者同節若不與尊者同耦則各自用其節樂當與射義同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閒若一者重節）（疏）上節至若一○注東面至重節○釋曰云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者以其大師西面樂正北面明知進身鄉大師乃命之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者周禮射人而知云取其宜也者騶虞喻得賢者多此鄉射亦樂賢故云取其宜也云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者采蘋是鄉大夫樂節其他謂賓射與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蘩若然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云閒若一者重節者閒若一謂五節之閒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筭降者衆賓）（疏）大師至射降○注皆應至衆賓○釋曰云樂正退反位者反工南北面位也云降者衆賓者亦當射時賓與主人大夫卒射皆升堂此降者衆賓也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曰告于賓）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

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筭獲筭也今文曰視數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遂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疏）釋獲至如初○注側持至射也○釋曰言猶袒者亦是有故之辭以其常袒恐不袒故言猶▲以連之也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并矢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者亦是對將射挾矢而言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疏）司射至堂西○注不挾至禮畢○釋曰云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者執之如司射兼諸弦弣則與司射異以其司射直執一个無三矢兼於弣三耦以下則執一个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弣所以異也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雷下）（疏）辯拾至就席○注謂賓至雷下○釋曰知相俟于堂西者以經言辯拾取矢訖乃言揖皆升就席則知先取矢者皆相待堂西其主人則在堂東偏取矢訖乃揖而升堂就席也云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雷下者衆賓則三賓也皆依上文獻後升及雷在下之法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司射至反位○釋曰司射之扑在階西今來去扑於堂西之等以其不復射故也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之不復射奄東之）（疏）司馬至釋之○注說解至東之○釋曰上初張侯時云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鄭云事未至也又至將射時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鄭注云事至今言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直言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明未全去備復射故鄭下注云諸所退皆俟於堂西備復射也故知此釋之爲三番射畢不復射若有射則行燕射旅酬以後乃爲之故於此時中掩左下綱如初張時也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命獲至而俟○注諸所至薦俎○釋曰獲者釋獲者亦退薦俎者上獻時皆有薦俎辟之於右今獲者以旌退釋獲者退中故知亦退薦俎也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當監旅酬）（疏）司馬至而立○注當監旅酬○釋曰自此盡司

正降復位論射訖行旅酬之事故司馬反爲司正鄭云當監旅酬也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疏）樂正至反坐○注贊工至北面○釋曰前爲將射遷工于東方西面樂正北面今將旅酬作樂故還升於堂上也云降時如初入者以經直云如其降也降時威儀不見故取上文降時如初入初入則上工四人已下是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上初升於西階之東樂正立于其西合樂訖▲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立于西階東北面又將射時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東北面近其事知不升者以正樂畢上無告請於賓之事宜與正歌備已後同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疏）賓北至南面○注所不至立飲○釋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者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云賓立飲者鄉飲酒當此賓酬主人時云賓不祭立飲是也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逡遁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禮殺也）（疏）注旅酬至殺也○釋曰對獻酬之時賓主各於其階故云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疏）賓揖至之禮○注其既至所酬○釋曰云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者旅酬恒執此觶以相酬故言以知義然者上文命獲者以旌退鄭注云旌言以者旌恒執也是也云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知者以上賓酬主人阼階上實觶進▲南面則知此主人酬大夫西階上實觶而亦進西▲面可知也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疏）主人至如之○釋曰云若無大夫者鄉人爲公卿大夫來觀禮者爲遵或有或無不定故云若有大夫先酬之無大夫則酬長以鄉射無介直有三賓以長幼之次受酬此言酬衆賓則三賓也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疏）司正至某子○注某者至爲主○釋曰云旅酬下爲上尊之也者以旅酬者少長以齒遠下之道前人雖卑其司正命之飲酒呼之稱謂尊於酬者故受酬者爲某子酬他爲某也云春秋傳曰者案莊十年秋九月經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云爵最尊也鄭引之者證旅酬下爲上之義酬者稱字受酬者稱子子是尊稱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

（酒爲主者此鄉射主於射畧於飲酒故稱酬他者字又稱受酬飲酒者爲子是字不若子飲酒言某子受酬直以飲酒爲主故也）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疏）（受酬至東面○注退立至北面○釋曰云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者鄉飲酒注亦然知者以司正升自西階與西階之酬者立故知始時在西階西北面也）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此異於賓）（疏）（衆受至階上○注在下至於賓○釋曰引鄉飲酒記者欲見賓黨在西主黨在東主黨不與酬之義）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儀禮注疏卷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三耦皆執弓

插也插於帶右（兩插字釋文陳本通解要義俱作捷按今本釋文亦作插唯宋本作捷見張淳士冠禮識誤）

前後皆因前位（陳閩通解同毛本因作用）

去未違俟處（毛本去作乃）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

云固東面矣（毛本面誤作西）

揖進

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徐本通解同敖氏庠作序按敖引鄭注雖作庠然其說云序州黨之學堂卽庠也鄭氏以爲鄉學是也是敖氏所見本亦作庠偶誤寫作序耳）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毛本謝作榭徐本通解要義楊氏同作謝下並同按春秋左氏經作成周宣榭火公羊經作成周宣謝災鄭引公羊經而疏以左氏經釋之非鄭意也且說文無榭字左氏穀梁之作榭未必非後人所改當從言爲正）

物須過西楹（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西作兩按兩字是）

宜從榭者（毛本宜誤作以）

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兩謝字俱从言下州謝則有堂有室同毛本謝作榭按此疏榭字凡十有三毛本依通解槩從木此本從言者三從木者十要義唯故云宜從榭也及州榭則有堂有室兩榭字从言餘俱从木皆不可解當槩从言後放此）

南面揖○改取一个挾之（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楊氏同毛本取作作）

設于所設中之西南（中上陳閩俱有之字）

云改取一个挾之者（改陳閩俱作作按陳閩因經文既誤遂併疏改之惟毛及監本仍作取尚可以證經誤）

上射升堂

知併行併東行者（毛本併作並下同按當作並）

皆當其物

不射而袒（陳閩同毛本不上有雖字）

司射進

獵矢從傍（陸氏曰傍或作旁○按敖氏作旁）

在西階之西（陳閩通解同毛本在作左○按在字是）

各以左相迎（通解同毛本迎作近）

不得云司射向北（毛本云作與陳本誤作六）

乃射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徐本如是與此本標目合要義節錄注云古文后作後非通解與毛本同○按依疏當作孝經說說然后曰各本少一說字）

注古文至從后（毛本古文作后後）

后者後也（者後此本舊作孝經誤據要義與毛本改正）

獲者坐而獲

此未釋算（毛本未誤作失）

謂射著禽獸爲獲（著通解要義毛本俱作著此本作諸今從各本）

舉旌以宫

配中央（毛本配誤作酌）

上射降三等

升與降皆（毛本皆作階）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

所以承笴矢者（徐本同聶氏通解楊氏毛本笴下俱有齊字朱子曰注脫齊字據疏文補之）

是其承笴也（毛本承誤作乘）

弟子自西方

鄕獲者許諾（陸氏曰鄕又作鄉下皆同）

遂告于大夫○以耦告于大夫曰（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告上無以耦二字）

則與賓俱來者也（則陳閩俱作射）

十月行正齒位之禮（禮要義作事）

衆賓將與射者皆降

輒在此位也（閩本無在字）

三耦拾取矢

亦東面北上也（毛本面誤作南）

以其取矢卽訖有射（毛本矢下無卽字訖下有卽字）

上射東面

南踣弓也（踣釋文作踣似誤）

不言毋周（陸氏曰毋又作無同）

故知不北踣弓也（毛本北誤作比）

右手御在裏取矢（毛本右誤作在按監本右字亦係剜改）

下射進坐橫弓

向上執弓而南踣（弓陳閩俱作手）

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揖下唐石經有退字○按錢大昕云宋本亦有之大射云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較此文稍詳此處退字亦不可少）

三耦拾取矢○而后反位（毛本后誤作後）

因留主授受於堂西西方（陳本通解同毛本主作圭）

衆賓未拾取矢

謂此第一番初時（初陳閩俱作射）

唯有三耦射（毛本唯誤作誰）

司射作射如初

衆足以知之矣（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矣作俟陳本作奏按奏卽矣之譌）

司馬命去侯（陳閩俱無命字）

賓許

及數筭告勝負之事（毛本數筭誤倒）

釋獲者坐
執中者（毛本執上有故字監本故字擠入）
又取中之八算
故言互言之（要義同毛本作故曰序東西通解作皆互言之也陳閩監本曰字亦俱作言）
大夫袒決遂
耦於庭（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庭下有下字）
衆賓繼射
則司射擯升降（通解同毛本擯作賓）
司馬袒決
肅慎氏貢楛矢（楛釋文作枯云字又作楛）
司馬乘矢如初
前番未釋獲（未陳閩監本通解俱作不）　休武主文（毛本主誤作上）
射訖數算（陳本同毛本通解訖作記）
釋獲者
就右獲更東面也（更字毛本通解作東）
興自前
故東面鄉之（陸氏曰鄉本或作嚮）
故則右算也（通解同毛本右作又）
坐兼斂算〇十則異之（毛本十誤作實）
司射復位
故名算爲獲（毛本名誤作明）
若右勝
以中爲儁也（嚴本同毛本儁作雋）
司射適堂西
論罰爵之事（要義同毛本罰作二）
彼以承尊（毛本以誤作此）
不勝者皆襲
謂以此襲說決拾（謂陳閩俱作請）

三耦及衆射者〇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徐本楊氏敖氏俱重升字唐石經通解毛本俱不重）
與升飲者相左
待復射者謂待第三番射也（毛本兩待字俱作俟通解止載下句亦作俟〇按上待字當作俟疏標起訖云俟復射下待字正解上俟字也）
有執爵者
即立於序端（序要義作席）
若大夫之耦不勝
無能對（徐本無對字）
衆賓繼飲（毛本繼誤作既）
司馬洗爵
使服不士官唱獲（陳本通解同閩監士俱誤作俟毛本作俟）
獲者負侯
以下云（陳閩通解同毛本以作已〇按此以字訓因不可與已字通）
獲者南面坐
亦二手祭酒反注（反徐本作及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反）
右祭薦俎（右當從毛本作又）
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唐石經徐本楊氏同通解敖氏毛本皆作亦按敖云謂適左个又適侯中皆如適右个而祭之儀也則敖所見本亦作皆刻集說者誤改爲亦耳）
左个之西北三步
若就乏（乏諸本俱作之唯毛本作乏）
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通解同毛本之作乏）
司馬受爵
此近乏者（此本與通解此下俱更有乏者二字要義無）
司射適階西
此薦脯醢（毛本薦誤作獻）
司射去扑
云不言射位者（毛本射下無位字〇按毛本是）

司射先反位
第二番無位者（陳本要義同毛本二作三）
三耦及衆賓
以猶與也（毛本作注以猶至爲與）
興反位而后耦揖（毛本后作後）
司馬升
遷號令之可也（徐陳通解楊氏同毛本令作命）
司射遂適階間
以卿大夫士用五節（陳本要義同毛本用作同）
先知審政也（要義同毛本通解政作故）
上射揖司射退〇樂正東面命大師曰（毛本命字誤在東上）
大師不興
次番射時（毛本番誤作審）
釋獲者〇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通解設豐二字不重出按大射設豐不重通解因彼而誤敖氏注大射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
故言猶以連之也（猶諸本俱作有〇按作猶是也）
司馬命弟子
奄束之（奄諸本俱作奄毛本作掩）
樂正命弟子
合樂訖（毛本合誤作令）
主人阼階上
少逡遁也（少釋文作小）
賓揖就席
鄉所酬（鄉徐陳通解楊氏俱作鄉毛本作曏）
實觶進南面（毛本南上有東字）
而亦進西面可知也（毛本西下有南字）
衆受酬者
主人之贊者（贊徐本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贊毛本作奠）

儀禮疏卷第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司正降復位。〔疏〕（司正降復位○釋曰自此盡唯賓論舉觶於賓與大夫爲無筭爵之事云司正降復位者司正當監旅酬訖故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爲無筭爵始也）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疏〕（舉觶至薦右○注坐奠之不敢授○釋曰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者皆席西南面荅拜云皆進坐奠于薦右者以其將飲者於右故也云坐奠之不敢授者對獻酬時親授主人之贊者卑不敢親授觶也）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坐奠觶）〔疏〕（賓與至以興○注辭辭其坐奠觶○釋曰必辭者贊者不敢親授賓與大夫不可自尊故辭之不言取而言受者亦是若親受之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崇古文曰反坐）〔疏〕（舉觶至所興○注不舉至反坐○釋曰崇重也凡飲酒禮成於酬前已旅酬所盛禮已重今主人復舉觶爲無筭爵盡歡情容不盡主人歡故且奠之未舉之故不奠薦左）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疏〕（若無大夫則唯賓○注長一至之爲○釋曰歸二人舉觶爲賓與大夫今若無大夫當闕一人故云則唯賓也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燕禮初二大夫媵觶至旅酬復使二人君命長媵一爵於君與此同故云如燕禮之爲彼旅酬此爲無筭爵不同但一人是同故引爲證也）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以成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疏〕（司正至于賓○注請坐至倦焉○釋曰自此盡少退北上論請坐徹俎之事云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者此禮記聘義文案彼云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引之者證此賓須坐之義）賓辭以俎。（俎者肴之貴者也辭之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疏〕（賓辭以俎○注俎者至貴肴○釋曰俎所盛骨體骨體是肴之貴者故辭之也）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疏〕（反命至徹俎○注弟子至備耳○釋曰知弟子是賓黨者以其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之明賓黨弟子在西階東面也必使賓黨弟子者徹俎是賓請之故鄭云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云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者凡辭皆司正請于主人主人有命司正乃傳告賓今上文云司正請坐于賓直見司正傳主人辭不見主人曰請坐于賓之辭此經直見主人曰請徹俎不見司正傳主人以告賓是互相備也不言互文而云互相備者凡言互文者各舉一事一事自周是互文此據一邊禮不備文相續乃備故云互相備若云糗餌粉餈鄭注云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之類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疏〕（司正至南面○注俟弟子升受俎○釋曰云俟弟子升受俎者下云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注云授賓家從來者也所以厚禮之則此弟子升受俎者案下文據大夫與主人而言若賓俎授司正非弟子也）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疏〕（注授賓至禮之○釋曰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者鄉飲酒燕禮大射賓客皆有俎徹歸客之左右俎是肴之貴者是歸其盛者公食大夫既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故總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也）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疏〕（主人至面立○注以東至侍者○釋曰云以東授主人侍者弟子是賓黨非主人之贊者故知徹主人俎還授主人侍者歸入於內也）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爲將燕）〔疏〕（注從降亦爲將燕○釋曰賓主人大夫有俎從俎而降此三賓無俎亦從大夫而降亦如賓主人大夫將燕故同降同升也）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空坐屨褻賤不宜在堂也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疏〕（主人至升坐○注說屨至被地○釋曰自此盡門外再拜論升坐行無筭爵賓醉送出之事云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者曲禮云摳衣趨隅彼謂升席時引之證說屨低身亦然若不摳衣恐衣被地履之但對文上曰衣下曰裳散文衣裳通此衣即裳也案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鄭注云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彼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自餘說屨於戶外若有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自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此乃鄉飲酒臣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屨於堂下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疏〕（乃羞○注羞進至案酒○釋曰云所進者狗胾醢也者以其牲用狗故知狗胾醢未必狗以其醢釀造乃成非臨時之物故知非狗連言之也）

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疏〕（無筭至不拜○注二人至復崇○釋曰經賓上有于字者誤以此二觶仍是前二人所舉者今以二人升者舉發使行無筭爵非新觶以鄭注可知故誤有也若然舉觶上屬賓下屬爲句也云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者上正旅酬時賓酬主人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今此二人舉觶禮彌殺故云卒觶者固不拜矣嫌坐卒爵者拜既爵者以正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嫌此無筭爵飲卒觶亦有拜義故明之云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者此決正行獻酬時在於階下有拜既爵此說屨就席禮既殺不復崇重故無拜爵也）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疏〕（注錯者至殺也○釋曰云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者衆賓之長在賓西者三人大夫則席於賓東若大夫亦三人則與衆賓等得交錯相酬言其或多者若有一大夫則衆賓二人無所酬直二人迭飲而已若大夫四人已上多於三賓自三人之外亦無所酬則亦自相酬迭飲而已云皆不拜受禮殺也者上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皆拜受及飲卒不拜是其殺今衆賓與大夫不拜受觶故言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疏〕（辯卒至階上○注衆賓至復位○釋曰經云辯謂堂上衆賓已上皆飲訖云卒受者謂最末後飲者云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者此亦若堂上交錯也云不使執觶者酌謂不使二人執觶者酌云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者其堂上皆坐行酒至此立階上旅在下解經興以旅在下者云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謂大夫或少或無則衆賓爲末飲也云若皆大夫者謂大夫多衆賓徧後二觶並酬大夫則大夫爲末飲也云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者謂二人舉觶酌堂上衆賓已上辯其堂下自酌相旅二人無事故降復于東階前西面北上位也故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必知復位者下經云執觶者皆與旅是也）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受酬者不拜）〔疏〕（長受至實之○注言酬至不拜○釋曰謂堂下或賓黨之長或主人贊者之長受堂上酬酬者不拜鄭云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者嫌堂下異位堂上酬堂下當拜故明之也）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進受尊者之酬猶不拜）〔疏〕（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至不拜○釋曰堂下卑者受堂上尊者酒當拜由禮殺雖尊者之酬猶不拜也）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疏〕（辯旅皆不拜○注主人至有拜○釋

（曰以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故鄭偏言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故明之也）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疏〕（執觶者皆與旅。注嫌已至旅也。釋曰此即上文二人舉觶者於西階上已卒觶故鄭云嫌已飲不復飲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賓觶觶爲之）〔疏〕（卒受至大夫。注復奠至爲之。釋曰今文此經云執觶者無此執觶又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筭爵之科明不爲爵云賓觶觶爲之者亦不從也）無筭樂。（合鄉樂無次數）〔疏〕（無筭樂。注合鄉樂無次數。釋曰知合鄉樂二南者約上正歌時不畧其正已歌鄉樂但上有次第先歌關雎次歌葛覃卷耳次歌鵲巢采蘋采蘩皆三終有次數今無次數在賓主所好也）賓興。樂正命奏陔。（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疏〕（賓興至奏陔。注陔陔至而已。釋曰此賓興即命奏下文賓降乃作樂也云陔陔夏其詩亡者九夏皆詩篇鄭注鍾師云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云周禮者鍾師云陔夏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雖非正文亦據周禮而言云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知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是天子法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則陔夏奏用鍾矣大夫士尚有鼓明諸侯亦有鼓故總云天子諸侯以鍾鼓知大夫士用鼓者此鄉射鄉飲酒皆有鼓故知以鼓奏陔而已也）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荅拜禮有終）〔疏〕（賓降至再拜。注拜送至有終。釋曰知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者此約迎賓時於此拜也云不荅拜禮有終者以行禮有終故不荅也）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拜賜謝恩惠也）〔疏〕（明日至門外。釋曰自此盡經末論息勞司正之事）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疏〕（主人至乃退。注不見至屈辱。釋曰不見不褻禮者禮不欲數數則瀆今主人不見恐相褻故不見也）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九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疏〕（主人至司正。注釋服至息之。釋曰上文主人如賓服則主人亦朝服矣今言釋服謂釋去朝服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玄端即朝服之下易其裳爲異也月令者彼是十月農功畢勞農以休息之爲息田夫之臘祭引之者證息勞來休息之義也）無介。（勞禮畧貶於飲酒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疏〕（無介。注勞禮至異者。釋曰云勞禮畧貶於飲酒也者謂貶於鄉飲酒鄉飲酒禮有介此上司正飲酒及此勞禮皆無介是貶於鄉飲酒也云此以下皆記禮之異者謂息司正之禮與上飲酒禮異之事也）不殺。（無俎故也）〔疏〕（不殺。注無俎故也。釋曰下文云無俎無俎故不殺殺即有俎也）使人速。（速召賓）〔疏〕（使人速。注速召賓。釋曰若公食使人召之還司正爲擯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疏〕（迎于至筭爵。注言遂至筭爵。釋曰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者閒闕謂閒一人舉觶下有工升歌立司正旅酬及二人舉觶及徹俎之事以其闕此數事故云遂無筭爵也云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此並依正飲酒禮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者以其請坐主於無筭爵今言無筭爵自然請坐可知故不須言請坐于賓也）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疏〕（無司正。注使擯至立之。釋曰不立司正亦是與飲酒禮異）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古文與作豫）〔疏〕（賓不與。注昨日至作豫。釋曰賓者主人所尊敬不可復召之復召之亦是褻瀆也）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疏〕（徵唯所欲。注徵召至請呼。釋曰須止則止須召則召在主人之意故云所欲請呼也）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疏〕（以告至可也。注告請至仕者。釋曰云鄉大夫致仕者也者此即鄉飲酒注云先生謂老人教學者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大德行謂六德六行可貢而不仕者此即居士縞帶亦曰處士）羞唯所有。（用時見物）〔疏〕（羞唯所有。注用時見物。釋曰謂昨日所有之餘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好）〔疏〕（鄉樂唯欲。注不歌至所好。釋曰此即與上無筭樂同而云不歌雅頌者以其上飲酒主於射畧於樂不用小雅此非鄉射而亦不歌雅頌者亦不可過于正飲酒禮故云周召之詩在所好也）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疏〕（記大至爲賓。注不敢至處士。釋曰據此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故有大夫來不以鄉人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若然鄉飲酒貢士法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貢故也云鄉賓主用處士即君子者也）使能不宿戒。（能者敢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疏〕（使能不宿戒。注能者至習之。釋曰解上賓用處士云能者敢於事者孝經云參不敢鄭云敢猶達也則此者通達於事）其牲狗也。（狗取擇人）〔疏〕（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釋曰鄉飲酒鄉射義取擇賢士爲賓天子已下燕亦用狗亦取擇人可與燕者）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疏〕（亨于堂東北。注鄉飲至發也。釋曰陽氣起於東北而盛於南方亨狗于東北飲酒是陽故法之）尊綌冪。賓至徹之。（以綌爲冪取其堅絜）〔疏〕（尊綌冪賓至徹之。注以綌至堅絜。釋曰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質故也即士冠禮子昏禮禮賓贊禮婦聘禮禮賓此等用醴皆無冪是也醮無酒亦用冪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於室內有冪尊於房戶外爲媵御賤故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厭故也若祭祀之冪冪人云以疏布冪八尊鄭云天地之神尚質以畫布冪六彝鄭云宗廟可以文凡王巾皆黼注云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諸侯無文或與王同其喪中之冪皆用疏布其士喪禮小斂用功布大斂亦同士虞用絺冪與吉同大夫亦當然也云賓至徹之者巾冪必布執冪賓未至恐塵加賓至徹去不復用以其鄉射飲酒不見更用之文故也燕禮君命徹冪則未命之前重用之者君尊久設恐塵故重覆之）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疏〕（蒲筵緇布純。注筵席也純緣。釋曰鄉大夫州長與鄉人習禮雖有公卿之尊無加席唯一種故記人記之云筵席者鄭注周禮序官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但在地者爲筵取鋪陳之義在上曰席取相承藉之義耳）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於賓）〔疏〕（西序之席北上。注衆賓統於賓。釋曰衆賓之席繼賓己西南面東上今云西序之席北上者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上文云三拜衆賓鄭云三拜示徧也則衆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爲記者異耳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爲縮膱廣狹未聞也古文膱爲截今文或作植）〔疏〕（薦脯至二寸。注脯用至作植。釋曰云豆宜濡物也者案王制云一爲乾豆鄭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與此違者以其豆實則醢也鄭注周醢人云作醢及醬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莖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乾以爲豆實醢是也云膱猶脡也爲記者異耳者鄉飲酒記云脯五脡此云五膱膱與脡不同非訓之是記者異名不同非別有義故鄭云膱猶脡也云於人爲縮者脯法於人爲縮者鄉飲酒記引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注曲禮云屈中曰朐取左手案之右手擘之便故於人爲縮橫祭半膱橫上於脯爲橫於人則爲縱也）俎由東壁。自西階升。（狗既亨載于東方）〔疏〕（俎由至階升。注狗既至東方。釋曰云狗既亨載于東方者上云亨于堂東北今云俎由東壁者亨在東北實俎曰載載則於東方東方則東壁故云俎由東壁也云自西階升者既由東壁恐如祭饌由東階升故記人明之若祭饌則東階升特牲少牢是也尊神故由阼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挫也腠膚理也進理謂前其本右體周所貴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疏〕（賓俎至進腠。注以骨至體也。釋曰云以骨名肉者骨爲本有名肉爲末無名所食即肉故以骨名肉必知骨有肉者特牲乃食舉注云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是有肉也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此據前三體而言以其體有肩臂臑禮記祭統云周人貴肩爲其顯故賓用肩尊賓也云離猶挫也者案禮記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中央少者即是心也此將食舉肺也云進理謂前其本者此與公食同生人食法少牢進下者是鬼神食法云

（右體周所貴也者對左股所貴云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者前有三肩臂臑以次用之賓主已用肩臂有一大夫則用臑二大夫則取後體用膊若有三大夫已上則用胳其脊脅與賓主同故下文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注云臑若膊胳殽折之以爲大夫之餘體是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疏（注謂獻至有薦。釋曰知此三人者以其言三作故知唯此三人而已）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疏（凡奠者於左。釋曰謂若酬賓奠於右賓奠之於左）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疏（將舉者於右。釋曰謂若酬一人二人舉奠之於薦右後舉之者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其黨）疏（衆賓至賓禮。注尊之於其黨。釋曰此獻三賓之時主人唯爲長者一人洗爵如經文恐已後更洗故記人明之也）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疏（三笙至成聲。注三人至之和。釋曰云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者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孫氏注云巢高大又云小者謂之和注云和小笙是也）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文無與笙）疏（獻工至階上。注奠爵至與笙。釋曰云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者謂堂上不復用無妨堂下更入用之知者獻獲及釋獲者皆取而獻之是也大射獻服不氏用散不用爵者彼君禮與此異也）立者東面北上。（賓黨）疏（立者東面北上。注賓黨。釋曰此謂一命及不命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東面北上而立）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觶南）疏（司正至其位。注薦於觶南。釋曰知薦於觶南不薦於觶北者以司正觶南北面立若薦觶北與觶相隔非位前故知觶南位北也）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疏（三耦至戒之。注弟子至戒之。釋曰云使弟子司射前戒之者謂請射之前戒之以其經云三耦俟於堂西故鄭云前戒謂先射請戒之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便其事也）疏（司射至之西。注便其事也。釋曰此矢謂挾一个者初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于階西兼挾一矢則誘射之弓矢亦在階西矣若然誘射訖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此一个實在堂西至視筭之時於西階西釋弓矢去扑獻釋獲者此亦在西階西故鄭云便其事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也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疏（司射至倚旌。注著並至倚旌。釋曰云著並行者謂司射與司馬有不並行事時案上文將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上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其時司馬即階前令倚旌此皆同時故鄭云著並行事如上經納射器及比三耦以前司射獨行事後及司正爲司馬與司射並行事故記人記之也）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皆毛物之）疏（凡侯至鹿豕。注此所至物之。釋曰云此所謂獸侯也者周禮梓人云張獸侯以息燕注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臣飲酒而射是也云燕射則張之者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諸侯燕用鄉射之禮故云燕射則張之也天子雖無文據記天子燕射記明天子燕射亦用鄉射之法也云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案周禮射人掌賓射大夫士同二正是賓射二正鄉射無文知亦采侯二正者周禮賓射與賓客爲射此鄉射雖與鄉人習禮亦如賓主行射禮又非私相燕勞故約與賓射同也言采侯者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賓射之侯故云采侯也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者以天子自用鄉射之禮諸侯自用鄉射之禮大夫士亦各隨其君用鄉射之禮也用鄉射之禮謂張侯道五十步及三耦一與鄉射同云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云由是云焉者謂由是用鄉射法故云獸侯於此鄉記也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者案周禮掌蜃云共白盛之蜃則此以蜃灰塗之使白爲地赤質者亦以赤塗之使赤爲地云不采者白布也者謂大夫士直云布侯者也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者知皆畫首者以其言稚首者射不來者之首明此獸侯等亦正面畫其頭也云象於正鵠之處耳者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耳云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者禮記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是君陽臣陰又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一二陰陽之數故云君一臣二陽奇陰偶之數也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者三者皆猛獸不苟相下若君臣之道亦獻可者替否者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似獸等故用之云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者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故云相養也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此無正文但畫五三三正之侯各以其色明畫獸侯亦以毛物畫之可知也）凡畫者丹質。（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疏（凡畫者質丹。注賓射至於赤。釋曰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者此鄉射以采侯二正是賓射之侯也此獸侯也又是燕射之侯故鄭並言之云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者鄭解經凡言畫者皆畫雲氣故以雲氣解之也畫象雲色若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以爲飾也云必先以丹采其地者欲畫此五色三色雲氣時必先用丹采此地乃於其上畫雲氣也天子侯九十步之內更有七十五十步侯畿內諸侯七十步侯內更有五十步侯畿外諸侯者之九十步侯之內更有七十五十步侯其畫之采皆如其數也以侯數非一尊卑又不同故云凡以廣之言凡畫雲氣以丹爲質地者也云丹淺於赤者案月令云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朱與赤互言之即爲一物又案冬官鍾氏云以朱湛丹秫四入爲朱色深而湛丹秫故知丹淺於赤鄭言此者欲見以丹爲地丹上得見赤色雲之義故言此也）射自楹閒。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疏（射自至長武。注自楹至二寸。釋曰云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知者以其言楹閒則是庠則物當楣故知非射於序者也云楹閒中央東西節也者以其楹閒北面無限東楹西楹相當故知東西之節也云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者其下有距隨爲橫此言物長又是從迹之稱故知南北之長短也云笴矢幹也長三尺者以矢人職得知也云與跬相應者禮記祭義云故君子跬步而弗忘孝也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步射者履物不過一跬故知以三尺爲限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者謂上射下射並足處皆然言長武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謂橫尺二寸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疏（序則至當楣。注是制至曰庋。釋曰云是制五架之屋也者庠序皆然但有室無室爲異）命負侯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略）疏（命負至其位。釋曰其位者正據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遙命者出負侯者賤畧之故也對司射比耦則就其位經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也）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疏（旌各以其物。注旌總至於謝。釋曰云旌總名也者以周禮司常云九旗對文通帛爲旜雜帛爲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各別今名物爲旌者散文通故云旌總名也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文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周所尚赤也雜帛者中絳緣邊白也白殷之正色故鄭彼注云言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者諸侯鄉大夫是大夫詢衆庶射於庠射於謝於序是諸侯州長是士春秋習射于謝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雖同建物仞則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故云各也）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縮韜爲翿）疏（無物至二尋。注無物至爲翿。釋曰云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者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大夫一命得建物士不命則無物是以不得與上各以其物同別爲此旌云此翿旌也者據下文士鹿中翿旌也下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也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異也云翿亦所以進退衆者此非直用之於獲案喪大記君葬時執翿居前詔傾戲亦所以進退衆人也云七尺曰仞者無正文鄭案書傳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禮記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牆

（高一丈云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脰則項也云八尺曰尋者亦無正文冬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殳長尋有四尺長丈二而云尋有四尺除四尺則尋長八尺矣）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疏〕凡挾至橫之○注二指至挾之○釋曰云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知左右手皆挾之者以云二指之閒橫之則知左右手也云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者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閒第二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故云食指將指之閒挾之知不在無名指閒者以無名指短與將指不相應故知不是也）司射在司馬之北。（〔疏〕司射在司馬之北○釋曰經不明言司射與司馬南北相當故明之也）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疏〕始射至行之○釋曰始射獲而未釋獲據三耦射時云復釋獲者據第二番射時云復用樂行之據第三番射時）上射於右。（於右物射）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疏〕楅長至韋當○注博廣至於當○釋曰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易云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蛇龍總爲君子之類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者直通身之言其楅兩頭爲龍首於背上通身著當言當心中央也知丹韋爲之者周尚赤上云凡畫者丹質又周禮九旗之帛皆用絳故知此當亦以丹韋爲之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若未分時總在於當今則四四在一邊不謂分訖乃至於兩當也）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赤黑漆也〔疏〕楅髤至當洗○注髤赤黑漆也○釋曰云南面坐而奠之者取向弟子持矢北面故南面奠之云南北當洗者恐南北不知遠近故記言南北當洗南北節也）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疏〕射者至撻之○注過謂至教刑○釋曰云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引書者謂尚書堯典之文彼據教學故彼注云不勤道業則撻之引之者於射時司射搢扑亦是教射法故引證撻犯禮之過者是以尚書亦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古文與爲豫〔疏〕衆賓至不降○注不以至爲豫○釋曰鄉射不得與射者雖皆僅有存焉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故記者言之也）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疏〕取誘至取之○注謂反至因也○釋曰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己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敬故不相因）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疏〕賓主至卒事○注擯賓至於射○釋曰云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者必以司射決之者以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司射主射事故使司射也）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疏〕注前足至負也○釋曰服不氏教擾猛獸猛獸不堪受負其有合負物者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驢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也）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疏〕大夫至俟射○注尊大至射位○釋曰謂主人大夫降時賓主先射大夫則立于堂西其耦在司馬之西射位大夫且立於堂西射至乃取其耦共升射）大夫與士射。袒薰襦。（不肉袒殊於耦）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唯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擯升降不釋〔疏〕司射至弓矢○注唯此至不釋○釋曰此二者經文自具記之者以唯此二事釋欲顯出賓主升降時不釋故言之是以鄭云然則擯升降不釋也）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禮射至者降○注禮射至獸侯○釋曰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者射時有禮兼作樂故連樂言之不言鄉射者鄉射用采侯賓射中兼之故不言也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者此即九節七節五節應於樂節是也云言不勝者降不復升射此也者據主皮射者也禮射二番不勝仍待三番復升射也尚書傳者濟南伏生爲尚書作傳云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者此則周禮山虞田訖虞人植旗於中屬禽焉每禽擇取三十餘將向囿以祭謂若大司馬云仲春祭社仲夏享礿仲秋祀方仲冬享烝已祭乃以餘獲陳於澤宮中卿大夫士共以主皮之禮射取之云雖不中雖中者據內田時也云非所於禮者云云揖讓取即是行禮而云非所於行禮者揖讓雖是禮對大射之等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非所行禮也云此主皮之射與者書傳不言主皮以義約同故云與以疑之也云天子大射已下者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以鵠則春以功即此鄭云天子大射張皮侯一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遠國屬即此鄭云賓射張五采之侯也梓人又云張獸侯以息燕即此鄭云燕射張獸侯也鄭言此者證此是禮射與主皮異也若然天子有澤宮又有射宮二處皆行射禮者澤宮之內有班餘獲射又有試弓習武之射若西郊學中射者行大射之禮張皮侯者是也澤宮中射將欲向射宮先向澤宮中試弓習武之射此習武之射無侯直射甲革椹質故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注引圉人職曰射則充椹質是也）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疏〕主人至階上○注就射至辭罰○釋曰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云就射爵而飲也者謂西楹西豐上射爵也云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者以主人尊恐不受罰爵故言此也）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若膊骼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疏〕獲者至肺臑○注臑若至餘體○釋曰上賓主人已用肩臂雖有臑及膊骼觳若脊脅骨多尊卑皆有自臑已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不定以其若無大夫獲者得臑即經所云者故臑在肺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獲者得膊若大夫二人獲者即得骼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觳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餘體也故鄭又云折以大夫之餘體也）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爲面也〔疏〕東方謂之右个○注侯以鄉堂爲面也○釋曰以其經直云左右个不辨東西故記人明之也）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謂刌肺不離嫌無祭肺〔疏〕釋獲至有祭○注皆皆至祭肺○釋曰云以言肺謂刌肺不離者即經中脊脅肺是切肺與祭肺同也云嫌無祭肺者此明記人之意見上已有刌肺不離者即經中脊脅肺是刌肺與祭肺同嫌更不別有祭肺故言皆有祭肺言皆皆獲者欲見釋獲者與主獲者二者皆別有祭肺故云皆也若然上肺即舉肺案公食大夫有切肺與祭肺者優賓使賓祭此二者亦以舉肺爲祭肺者畧賤者之義是以有司徹侑俎羊切肺一侑豕俎亦切肺一鄭云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則是畧賤之類也）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也）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疏〕歌騶至無筭○注謂衆至終也○釋曰上用騶虞以化民下用采蘋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節一節一終故云五終也鄭言衆賓無數者謂堂下衆賓繼射者故無數若堂上衆賓則三人也）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入齒於鄉人〔疏〕注士入齒於鄉人○釋曰以其士立于下故齒於鄉人也）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疏〕大夫後出○注不干其賓主之禮○釋曰賓主及衆賓出後乃出故云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拜之〔疏〕主人至再拜○注拜送至拜之○釋曰上文大夫後出是大夫意不干賓主之禮此經主人意故鄭云拜送大夫尊之也知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拜之者以其上經云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此記又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故知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再拜之也）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疏〕鄉侯上个五尋○注上个至四丈○釋曰以五尋尋八尺五八四十故四丈也）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疏〕中十尺○注方者至中也○釋曰云

（方者也者謂侯中正方十尺云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者鄭意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幅各二尺在故五幅爲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爲況若然周禮鄭志純三只只八寸二尺四寸者據繒幅也士喪禮云亡則以緇長半幅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亦謂繒而幅二尺者幅有二種喪禮畧用其狹者故周禮鄭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是也引梓人者彼總據三侯侯中皆廣與崇方引之證經十尺是方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躬器也正二寸骰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爲肱也）疏（侯道至侯中○注言侯至肱也○釋曰云言侯中所取數也者謂侯中大小取數于侯道云量侯道以貍步者大射文故彼云以貍步張三侯是用步耳而云弓者六尺爲步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故此經云弓也云正二寸者骰中之博也者案周禮弓人云骰解中有變焉謂弓弣把中側骨之處博二寸故於此處取數焉）倍中以爲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疏（倍中以爲躬○注躬身至二丈○釋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者故鄭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疏（倍躬以爲左右舌○注謂上至之舌○釋曰言謂上个者對下个不得倍躬故謂之上个也云兩旁謂之个在躬之兩傍則謂之个云左右出謂之舌謂躬外兩相各出一丈若人舒舌故下云下舌半上舌據出者而言也）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射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疏（注半者至六丈○釋曰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者以其言舌故知半其出者也云用布三丈者上舌兩相各一丈今下舌兩相各五尺通躬二丈故云用布三丈也云侯人之形類也者人形上廣下狹故二丈五八四十據上个四丈五六三十據下个三丈以此上下爲衰差也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總用布十六丈者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各二丈總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總十六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道七十弓取二寸二七十四侯中丈四尺七十幅幅有丈四尺中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各用布二丈八尺上下總用布五丈六尺上个倍躬爲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上舌出者兩相各出丈四尺下舌半之兩相各出七尺下舌用布一丈四尺通躬二丈八尺總計用布四丈二尺也道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弓取二寸九十弓侯中丈八尺侯中用布九幅幅別丈八尺中用布十六丈二尺倍中以爲躬上下躬各用布三丈六尺上下總七丈二尺倍躬以爲左右舌上舌用布亦七丈二尺下舌亦半上舌上舌出者丈八尺下舌半之則下舌總用布五丈四尺以此計之總用布三十六丈也）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筭也筭八十者畧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疏（箭籌八十○注箭篠至從賓○釋曰云箭篠也者謂以箭爲籌射之耦隨賓多少今言八十舉成數以十耦爲文但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以十耦爲成數也）長尺有握。握素。（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疏（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至一膚○釋曰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何休云側手爲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可持處）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也此以下雜記也今文君射則爲下）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君尊）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繁竪糅爲縉古文無以）疏（以翿旌獲○注國中至無以○釋曰知城中是燕射者以其下有賓射大射不在國故國中是燕射以其燕在寢故也云以翿旌獲尚文德也者以其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亦取尚文德之義必知取尚文德者以其以文德者舞文舞羽舞也以武德者舞武舞干舞也此既用羽知取尚文德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疏（於郊至旌獲○注於郊至爲旌○釋曰知於郊謂大射也者案大射云公入驁從外來入此既言於郊故知大射在郊也云大射於大學者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在虞庠小學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諸侯不得立大學在國立大學在郊故鄭引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故引爲證必知諸侯立大學必在郊者見詩魯頌有頖宮禮記云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云頖宮郊之學也則詩泮宮此郊學是也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周書曰北唐以閭者歧蹄已上山海經文周書見於國語也）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疏（於竟則虎中龍旜○注於竟至爲旜○釋曰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云尚文章也者亦若翿旌也云通帛爲旜者司常文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者正幅爲縿長尋曰旐繫旐曰旒通體皆用絳帛爲之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疏（大夫至物獲○注兕獸名似牛一角○釋曰下有士則此專據大夫爲文而云各以其物者公侯伯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爲卿大夫乃數雖同旐依命數不同故云各又下云士翿旌以獲唯小國之州長不命者則公侯之州長一命有旌亦入一物中則各內兼之矣故云各兕似牛一角案爾雅及山海經知之）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疏（唯君至餘否○注臣不至餘否○釋曰天子諸侯皆燕射在國又天子賓射在朝亦在國大夫士燕射賓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雖無郊學亦不得在國是以孔子爲鄉射射於矍相之圃是其一隅若然此鄉射亦不在國射亦宜在國外故記人於此見之也）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薰襦厭於君也今文無射）疏（君在至肉袒○注不袒至於君○釋曰上云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今與君射爲厭與士同故肉袒也）

儀禮卷第五（經六千六百四十五注六千九百十五）

儀禮注疏卷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司正降復位

司正當監旅酬訖（當陳閩通解俱作掌監本要義毛本俱作當）

舉觶者退○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夫下石經徐本要義楊氏敖氏俱有坐字通解毛本無）

司正升自西階

至此盛禮以成（徐本通解同毛本以作已）

日莫人倦（通解此下有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九字要義亦無）

主人取俎

歸入於內也（入陳閩俱作人）

衆賓皆降立

亦如賓主人大夫將燕（要義同毛本如作知）

主人以賓揖讓

彼謂升席時（毛本時誤作者）

則尊者說屨在戶內（毛本屨誤作履）

自餘說屨於戶外（陳本要義同毛本自作其）

此乃鄉飲酒臣禮（浦鏜改乃爲及）

賓主人行敵禮（敵陳本作敬）

無筭爵

以正獻酬時（要義同毛本正作上）

而錯

迭飲於坐而已（按宋本釋文出迭於二字疑誤今本釋文作迭飲）

禮殺也者（浦鏜云禮下脫又字）

辯卒受者與

衆賓之末（末徐葛俱作未似誤下兩末字徐亦俱作未葛本其末仍作末）

不以已尊孤人也（孤徐葛陳閩通解楊氏俱作孤毛本作於）

不以已尊孤人也者（孤陳閩要義俱作孤毛本作於）

必知復位者（毛本復誤作後）

受酬者

進受尊者之酬（徐本楊氏同毛本通解進作雖）

辯旅

故鄭徧言主人之贊者（徧陳閩皆作偏按作偏爲是）

無筭樂

任賓主所好也（任要義作在）

主人釋服

卽朝服之下（下一本改作衣）

使人速

還司正爲擯也（毛本擯作賓）

以告于鄉先生

謂老人教學者（毛本作謂鄉中致仕者○按鄉飲酒禮注作鄉中致仕）

尊綌冪（冪釋文宋本作䍙）

則撤可（撤要義俱作徹與周禮冪人注合毛本作撤）

則未命之前（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則作列）

蒲筵

唯一種（要義同毛本唯下有此字）然其言之（毛本其作共）

取相承藉之義耳（毛本取相誤倒）

西序之席

衆賓之席（通解要義同毛本席作序）

獻用爵（通解句首有凡字）

薦脯

職猶𦢊也（職陳本作職○按釋文曰職音職若以鄉飲記音義正之此職乃樴之誤）

鄭注周醢人云（毛本周下有禮字此本脫）雜以粱麴（粱陳閩俱作粱）

橫祭半職橫上（職誤作脯橫上浦鏜改作于上）

俎由東壁

上云亨于堂（毛本亨誤作享）

賓俎曰載（陳閩通解同毛本曰載作由在監本作由載）

凡侯

則經獸侯是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按此乃疏文誤入）

皆謂采其地（毛本地誤作也）

不忘上下相犯（徐本通典聶氏通解同毛本下作不朱子曰疏解忘爲苟然則乃妄字也○按疏云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正是不忘相犯之意似非妄字又按禮記射義疏引作上下相犯）

又非私相燕勞（毛本勞誤作射）

於此鄉記也（浦鏜云鄉下疑脫射字）

象於正鵠之處耳者（毛本於作其）

則三分其侯（毛本三作參）

不忘上下相犯者（下陳閩俱作不誤也）

三者皆猛獸（毛本三誤作二）

各以其色明畫（陳閩俱無明字）

凡畫者

此獸侯也（陳本通解同毛本獸作燕）

射自楹間（毛本間誤作問）

中央東西節也者（要義同毛本西下有之字○按注有之字凡疏登注語間有增損不必悉依原文）

而弗忘孝也（毛本而弗誤作面不）

凡適堂西○遂西取弓矢（唐石經徐葛陳閩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遂毛本遂作送）

旌各以其物

射於謝於序（陳閩俱無於序二字）

無物

糅雜也（徐本敖氏同毛本通解楊氏糅下俱有者字）

杠橦也（毛本杠誤从手）

韜爲翿（翿閩監俱作縚）

故知七尺曰仞也（陳閩俱無故知七尺四字毛本有）

始射

據第二番射時（二陳閩通解俱作一）

楅髤橫而拳之（拳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毛本俱作奉朱子曰拳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音拳亦非是石經考文提要云拳訓曲言制楅之法漆而橫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更設韋當於其背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非設楅時兩手奉之也釋文注拳音權通解但云拳當作奉而注仍作拳不改字○按朱子曰拳當作奉則未嘗改經也毛本通解經文竟作奉却於疏末綴楅橫而拳之五字疑非朱子原文）

鹿中髤

猛獸不堪受負（毛本猛獸二字不重出）

大夫與士射袒薰襦（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薰作纁按宋本釋文亦作薰前有司請射疏亦引作薰據士冠禮纁裳注云今文纁皆作熏則此薰字當爲熏）

禮射不主皮

不待中爲備也（徐本要義同毛本備作雋○按備蓋雋字之誤）

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凡要義作巳取上有則字○按段玉裁云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澤必在祭之先況侖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巳字非也許宗彥云苟非巳祭何稱餘乎當作巳）

鄉之取也（鄉釋文作鄉）

不言鄉射者（通解同毛本不作下）賓射中兼之（射陳閩俱作燕）

仍待三番復升射也（通解要義毛本三作後○按後番卽三番也如諸本則在三番後矣恐非）

巳祭（要義同毛本巳作凡段玉裁云此巳字乃賈誤解）

云非所於禮者云云（毛本禮上有行字云字不重要義恐與毛本同）

天子大射張皮侯一也（要義同毛本無一字）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毛本肺下有臑字敖氏删臑字其正誤曰今本肺下有臑字繼公謂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今據以删之周學健云臑在折中不應又出臑字但賈疏自作有臑字解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按此與鄉飲酒介俎肫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臑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肫字尚可删而此經臑字不可去又大射注云卿折俎用脊脅臑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

則折之不得整體（陳閩監本同毛本整作正）

東方

侯以鄉堂爲面也（毛本堂誤作黨）

釋獲者之俎

脩豕俎亦切肺一（此本誤倒俎豕爲豕俎按毛本是）

古者於旅也語

禮成樂備（諸本俱作種成樂億唯徐本同此）

既旅

後正禮也（徐本同毛本通解後作從）

主人送于門外

大夫乃出送拜之（毛本送拜誤倒）

中十尺

考工記曰（毛本工誤作功）

云用布五丈（毛本丈誤作尺）

純三只只八寸（要義同毛本只作尺。按咫與只古字通只入寸鄭康成荅趙商語見天官內宰及聘禮疏）

亡則以緇長半幅（毛本亡作云緇作縉陳本要義俱作緇按作緇與士喪禮原文合）

必沽而小（毛本沽誤作治）

侯道五十弓

宜於躬器也（徐本同毛本於躬作用射聶氏通解楊氏俱作於射）

弓之下制（毛本下誤作古）

倍中以爲躬

身謂中上中下（中下陳閩俱作下中）

半其出于射者也（徐本同毛本射作躬）

下舌半上舌

箭籌八十

箭篠也（毛本篠誤從竹）

筭八十者（徐本楊氏同毛本筭作籌）

其時衆寡從賓（寡字毛本作賓徐本通典通解俱作寡）

以十耦爲文（要義同毛本文作云陳閩俱作正）

長尺有握

刋本一膚（毛本一下有作字徐本通解楊氏俱無與此本標目及述注合通典作刋本一云膚敖氏作刋一本膚許宗彥云此猶云刋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刋本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故疏述公羊而曰引之者證握膚爲一也）

楚扑

刋其可持處（可通典作所）

君國中射

今文皮樹繁豎（徐本同毛本樹下有爲字豎作竪通解兩見二十一卷有爲字二十卷無爲字竪俱從豆）

不在國（聶氏要義同毛本國下有中字）

於郊

如驢（通典作大於驢）

歧蹄（陳本通解同徐閩監本毛本歧作岐按釋文宋本亦作歧是俗字）

公入鷔（鷔各本俱誤爲鶩）

在虞庠小學（陳閩俱無小學二字）

於竟則虎中龍旜（中下通典有以字）

大夫兕中

刃數雖同旒依命數不同（毛本刃作其旒作旒按刃即仞字前云旌各以其物疏言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故云各也此經專據大夫爲文故仞數同而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大夫命數不同故其旒異）

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唐石經徐本通典通解楊氏敖氏俱有毛本脫）

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十二字毛本俱脫徐本通解俱有通典引謂小至無物十五字盧文弨云疏無可考。按此本此節無疏）

唯君有射于國中

是其一隅（陳本要義同毛本隅作耦）

此鄉射亦不在國射（此閩本誤作比下射字毛本作中要義作射）

君在

不袒薰襦（毛本薰作纁襦作繻徐陳閩監通解俱從衣要義從糸按要義載疏亦從衣則從糸者誤也）

儀禮疏卷第十四　儀禮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燕禮第六〔疏〕（燕禮第六○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釋曰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錄云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聘使之勞兼王事之勞二也者知臣子頫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其無事而燕也又知賓及庭奏肆夏是己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鄭注云賓朝聘者是異國聘賓入大門奏肆夏故知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者是己之臣子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

儀禮　鄭氏注

燕禮。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疏〕（燕禮小臣戒與者○釋曰自此已下盡射人告具論告戒羣臣及陳饌之事必使小臣戒與者以其燕爲聘使者爲主兼與舊在者歡樂之故今戒可與之人使依期而至○注小臣至歡也○釋曰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案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案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與者謂留羣臣也者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云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者此即目錄卿大夫有勤勞之功勞使臣即四牡勞使臣也若臣有功即王事之勞也故鄭總云卿大夫勤勞之功若然鄭不言與羣臣無事燕者以其經云戒與者功勞之外與及之爲有事之臣燕不得云無事燕者故不言之案大射云君有命戒射者以其大射辨尊卑故云君有命明政教由尊者出燕禮主歡心不辨尊卑故不言君有命）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也）〔疏〕（膳宰至寢東○注膳宰至路寢○釋曰以其燕在寢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擬燕時設之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以其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掌君飲食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掌君飲食與天子膳夫同故引天子膳夫並之云具官饌具官之所饌者謂卿大夫士之饌總饌之大射亦用燕禮直云官饌不言膳宰與此同不言者文不具云謂酒也牲也脯醢也知者案下所設亦有此三者牲即其牲狗也云寢路寢者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於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案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不使膳宰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具饌此燕己臣子故使膳宰卑者具饌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天子膳夫卑於宰夫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者也）

樂人縣。（縣鍾磬也國君

（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疏】樂人縣○注縣鍾至新之○釋曰案大射樂人宿縣在射前一日又具辨樂縣之位者以其大射在學宮學宮不常縣樂射乃設之故射前一日縣之又辨樂縣之位此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言樂人縣者爲燕新之而已故不在燕前一日又不辨樂縣之處又直云樂人未知樂人意是何官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案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若然縣樂之法案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云縣鍾磬也者案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面皆鍾磬鎛各一虡大夫判縣士特縣不得有鎛故云鍾磬案下唯有磬而無鍾而云鍾磬者鄭汎解樂縣注故兼言鍾其實諸侯之士特縣磬而已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案曲禮唯有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不言國君但大夫無故不徹縣則國君無故亦不徹縣可知鄭以燕禮爲國君法故以義約之也云言縣者爲燕新之者更整理樂縣之法爲新之也）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疏】設洗至西面○注設此至其文○釋曰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決膳宰具官饌樂人縣司宮設尊皆言其官獨此不言官故知賤也案少牢司宮設罍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爲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者漢特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大夫士言東榮兩下屋故也云亦南北以堂深者亦士冠禮鄉飲酒等也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者案下文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是也但尊君不可與臣同篚故別釋之也云亦南陳者亦陳之南肆者也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者欲見膳篚西面南肆者亦西面此不可言南肆而言西面是尊君之篚故異其文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爲緆【疏】司宮至圜壺○注司宮至爲錫○釋曰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案天官小宰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是小宰掌宮事此諸侯無小宰有司宮明司宮亦當掌宮刑治宮之政令可知是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又案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是以知此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者也若然案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案彼文則是小宰聽酒正之成要此注云聽酒人成要者案彼注云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云日言其計於酒正者是酒人也酒正月盡總言於小宰則是小宰所聽者並是酒人所言故鄭之此注據酒人而言也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者以其燕總有卿大夫士又別有公尊瓦大兩故知方壺爲此人也云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者此決鄉飲酒鄉射皆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此於東楹之西向君設之人君尊專大惠故云予君專此酒也引玉藻者欲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案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鄉人者據此燕禮尊面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等皆據酌者北面而言玄酒在左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爲尊此燕禮尊面向君據君面以左爲尊玄酒在南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以下文媵爵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文引禮器君尊瓦甒大射亦云膳尊兩甒不引大射而引禮器者鄭欲同此三者之文皆是一物故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據漢法而知但豆徑尺柄亦長尺此承尊之物不可同於常豆故知卑而大取其安穩也云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者夏宜用綌冬宜用錫葛之粗者曰綌按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其冪本爲瓦大設今未用陳在方壺之南者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相雜故也瓦大不言玄酒者以其言瓦大兩又言南上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直陳之而已不言上下是以此尊士旅食直云兩圜壺大射亦云兩圜壺特牲尊兩圜壺於阼階西方亦如之皆是無玄酒不言上下也又凡用醴者無玄酒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醴皆無玄酒質故也昏禮房外之尊無玄酒鄭云略之此及大射尊士旅食無玄酒鄭云賤也特牲少牢陽厭納一尊無玄酒鄭注云禮殺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者以凶變於吉故也特牲東西階兩壺無玄酒者注云優之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以其士大夫巳上得正祿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云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所謂王制文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疏】司宮至席也○注筵席至筵也○釋曰云筵席也者案周禮序官司几筵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若然鋪陳曰筵者先鋪一席在地者藉之曰席據重巳上相承藉者筵席一也故鄭云筵席通云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案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有加席故有萑在上此無加席故言席用蒲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者對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賓有加席禮得申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

射人告具。（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射人告具○注告事至射也○釋曰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者案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贊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案下文若射則不獻庶子言若者或射或不故此鄭注云以其或射言或亦是不定之義案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羹定者文不具也）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周禮諸侯祚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疏】小臣至西鄉○注周禮至後也○釋曰自此下盡諸公卿者論君臣位次及命羞者之事注引周禮者司几筵之文也彼諸侯祭祀神席及受酢之席此乃燕飲之席引之者欲見燕飲與受酢席同若饗諸侯來朝則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即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故君單席受酢也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此燕私禮故賤者先即事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公席後設賓席也）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小臣至東上○注納者至闑西○釋曰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故下經君始爾之就庭位云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云祝史立於門東北面東上者案大射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不言祝此言祝史不言大史者大射及下文云大史位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兼其位初在此不在干侯之東北故著大史以明之其餘祝史彼不言者以其大射先行燕禮此燕禮有祝史故於彼不言省文也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者雖無正文進止由君故知以公命者也云自士巳下從而入即位耳者對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所東揖位未就庭位自士巳下不須引從大夫而入徑即庭位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者案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袒若然諸侯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者鄭云凡入門者廣解賓主人入門之義案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言私事即大夫士出入君門一也又與此經卿大夫士入君門亦由闑右同公事自闑西者即聘禮聘賓入由闑西是也若然此注云入門而右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左即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疏】公降至少進○注爾近至少前○釋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是以公將揖卿大夫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面揖之變揖言爾者爾訓近也移也卿大夫得揖移近中庭也是以鄭云揖而移之近之也云大

（天猶北面少前者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敢故云大夫猶北面少前）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疏】（射人請賓○注命當由君出也○釋曰案大射云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不云爲擯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射正又其次爲司正悉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辨尊卑故云大射正爲擯此燕禮亦因燕而射以其禮輕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尊卑也既當請君不辨射人面位者以其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故不言）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也）【疏】（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大夫也○釋曰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敢也）【疏】（射人至禮辭○注命賓至敬也○釋曰鄭知命賓者東面南顧者少儀云詔辭自右明知在君之右東面者向君南顧者向賓便也知禮辭辭不敢者取孝經曾子云參不敢爲義）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復）射人反命。（告賓許）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疏】（賓出至東面○注當更以賓禮入○釋曰前卿大夫從臣禮相從而入故出更以賓禮入是以下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疏】（公揖至就席○注揖之人之也○釋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疏】（小臣至膳者○注執冪至庶羞○釋曰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鄭知者以其上文冪用綌文承瓦大之下方圜壺不言冪故知義然云羞於公謂庶羞者知羞於公者以其言羞膳據君而言又與執冪者連文冪據君明羞膳據公可知又知是庶羞者以其脯醢稱薦明羞是庶羞）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畧之也）【疏】（乃命至東上○注以公至畧之也○釋曰鄭知西階前命之者案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以君命命之云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者以其雖瓦大兩有冪玄酒尊於正酒經云東上故知玄酒之冪爲上羞膳者以下盡畧之鄭知義然者以經直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羞膳者無升文又且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則羞膳者升自北階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大射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知房中西面南上者約士冠禮脯醢在房中服北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下注云近其事也言畧之者不由前堂升執冪與羞膳臨時請者以其諸侯兼官有常職先定亦有臨時命之者以經與記直云士不言其官不請羞賓者下記約與君同亦是用士也）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畧也禮以異爲敬）【疏】（膳宰至卿者○注小臣至爲敬○釋曰言彌畧者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畧今羞諸公卿

乃使膳宰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畧也知膳宰卑於士者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射人納賓。（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擯者）【疏】（射人納賓○注射人至擯者○釋曰自此至賓以虛爵降論賓升堂主人獻賓之事案大射大射正擯此云射人爲擯與上射人請賓義同還是小射正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疏】（賓入至揖之○注及至至面時○釋曰鄭知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以其云賓入及庭賓入謂入門時及庭謂賓入門而出堂塗北面是其當公降揖之節故知北面時也）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也）【疏】（公升就席○注以其至之也○釋曰鄭知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者下經云賓升主人亦升是其賓與主人爲禮不得相參之也）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賓升至再拜○注主人至獻主○釋曰知主人是宰夫者案禮記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者案天官云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屬大宰故云大宰之屬云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者案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引之者證宰夫爲主人之義云其位在洗北西面者案下文獻大夫下膳薦主人于洗北西面是也云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此畧取燕義文設賓主飲酒之禮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明嫌之義也是君不親爲主人之事也云天子膳夫爲獻主者案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是也案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其實同也）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疏】（主人至北面○釋曰此宰夫代君爲獻主升降不由阼階與賓同由西階升降故降自西階當洗南北面今西北面者鄭云賓將從降鄉之當辭賓降故也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爵在階下辭賓降者彼賓主異階故在階下不在洗南也）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辭正主也古文觚皆爲觶）【疏】（主人至反位○注賓少至爲觶○釋曰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者言又辭對前主人辭降今又賓辭洗言少進者前賓降賓在階下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以其賓又辭洗宜違本位也云獻不以爵辭正主也者此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疏】（主人至乃升○注賓每先升尊也○釋曰每先升者前賓初升時先云賓升自西階後云主人亦升自西階此賓揖乃升下云主人升故云賓每先升賓先升者尊賓故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主人復盥爲拜

手坋塵也）【疏】（主人至降盥○注主人至塵也○釋曰言復盥者前盥爲洗爵此盥爲汙手）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疏】（注君物至賓也○釋曰言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者言君物總衆物之名上云設膳篚設膳尊膳之言善所以別於臣子之尊篚也云酌君尊者尊賓也者大夫爲賓賓亦臣子而酌膳尊尊賓故也必尊之者立賓以對君故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疏】（膳宰至折俎○注折俎至肩肺○釋曰引鄉飲酒記者燕禮不言賓之牲體之數此燕禮既與鄉飲酒同用狗則與此賓之牲體數同故引以爲證也）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賓坐至荅拜○注降席至美也○釋曰云降席坐奠爵拜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遂拜拜既爵也）【疏】（賓西至荅拜○注遂拜拜既爵也○釋曰經云坐卒爵又云興坐奠爵遂拜遂拜之文隔坐奠爵嫌遂拜不爲拜既爵故鄭明之云遂拜拜既爵也）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疏】（賓以虛爵降○注將酢主人○釋曰自此已下盡序內東面論賓酢主人之事鄭知將酢主人者下經論酢主人之事故知也）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疏】（主人至面對○注上既至爲爵○釋曰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上文主人洗觚獻賓云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中間言爵者欲見對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觚亦稱爵以此言之此觚即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引大射禮者此經直有主人降又云主人東面對不辨主人立處又無少進之文大射先行燕禮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謙也今文無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

（乃之左）【疏】（賓坐至送爵○注賓既至之左○釋曰鄭云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鄭知南面授爵與主人者以經言主人北面拜受爵明賓於東楹之西東面酌膳訖向西階南面授主人可知授爵訖乃之主人之左北面拜送爵故鄭云南面授爵乃之左也）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疏】（主人坐祭不啐酒○注辟正至臣也○釋曰案鄉飲酒鄉射皆是正主經直云祭如賓禮亦不見有啐酒之事未知正主有啐不此云不啐辟正主者案文可知以燕禮大射啐酒告旨並不為者經云不啐酒不告旨並言不鄉飲酒鄉射直云不告旨不言不啐酒明主人啐矣有司徹儐尸之禮尸酢主人云席末坐啐酒特牲少牢尸酢主人主人皆有啐酒是其雖不告旨雖有啐酒之事云未薦者臣也者對賓禮獻訖則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胥薦主人于洗北是也）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疏】（不拜酒不告旨○注主人之義○釋曰拜酒主人為告旨但告旨者賓拜訖主人告酒美鄉飲酒鄉射正主人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無自告美故此主人代君為主不得直云主人故云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射人至東面○注東西至升賓○釋曰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文引大射禮者證此經云射人升賓之時亦得君命）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疏】（主人至于公○注象觚至東面○釋曰自此下盡奠于膳篚論主人獻公之事云取象觚者東面者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疏】（公拜至西階○注薦進至左房○釋曰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也是以下舉旅行酬皆受酬者先拜公乃荅拜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是以下云主人受公酢得酌膳燕上歡故也大射主人受公酢者辨尊卑故也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者案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異人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必知士尊於膳宰者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鄭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是其士尊也大射主於射畧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為之大射必使庶子設折俎者案周禮庶子下大夫大射序尊卑變於燕禮故尊官為之引大射禮者證此經脯醢從左房而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得言左房大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疏】（公祭至爵興○注凡異至賓也○釋曰云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者云凡非一謂膳宰贊授肺立卒爵又上文士薦脯醢皆是異於賓故言凡以廣之）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為受）【疏】（更爵至再拜○釋曰自此已下盡主人奠爵于篚論主人受公酢之事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注更爵至為受○釋曰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襲因也不敢因君之爵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故以君為至尊也）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為散今文媵皆作騰）【疏】（主人至荅拜○釋曰自此盡東南面立論主人酬賓之事案前受獻訖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案鄉飲酒大射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又以下文賓奠于薦東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此約之則此無升筵之事或言降筵者蓋誤○注媵送至作騰○釋曰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者案禮記檀弓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注云皆罰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注云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媵作騰騰與媵皆是送義讀從檀弓杜蕢揚觶之揚揚訓為舉義勝於媵送故讀從之也）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辭者辭其代君為酒）（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疏】（主人至荅拜○注辭者至酬也○釋曰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坐卒觶此主人酬賓亦坐飲賓辭之者上文獻君君立卒爵此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鄭云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云此降於正主酬也者正主謂鄉射飲酒正主酬處）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已）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主人酌膳○釋曰自此至薦東此為酬賓若然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主人又不坐奠於薦西賓祭訖遂南面奠於薦東不北面奠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疏】（主人至面立○注賓不至類與○釋曰云賓不立于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案上初賓得獻降升之時序內立是不敢近賓席是禮尊而賓卑至此酬訖立於席西是賓位彌尊禮漸殺故云彌卑也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禮記雜記文案彼孔子謂子貢黨正飲酒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以弓弩喻是一張一弛之法此獻時為盛是一張也酬時為殺是一弛也無正文故云是之類與言與以疑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疏】（小臣至命長○注命長至使者○釋曰自此盡公荅再拜論使下大夫媵爵於公之事此旅酬從公而起故須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知非卿大夫最長而云長幼可使者案下文大夫長升受旅是長幼次第非專最長則此命長非最長是長幼之中可使者也）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疏】（小臣至媵爵○注作使至其尊○釋曰案王制上大夫卿是卿為上大夫云不使之者為其尊者謂若主人與賓使下大夫不使卿之類也）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疏】（媵爵至再拜○釋曰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注序次至為上○釋曰云楹北西楹之北也者二大夫盥于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云以右為上者謂在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地道尊右故也）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疏】（媵爵至洗南○注待君命也○釋曰云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者以其君尊臣卑雖自飲訖故執觶待于洗南以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疏】（小臣請致者○注請使至君也○釋曰案下二人俱致禮法當然是以不敢必君舉也故云一人與二人與取君進止是優君也）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疏】（若君至再拜○注序進至反位○釋曰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者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于西楹之北此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交于東楹北者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

（楹北往君所奠詘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自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詘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案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鄉飲酒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今言媵爵於公是將舉旅當奠於薦右而奠於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引大射禮者此經二人階下再拜稽首送觶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媵爵者皆退反門右北面位）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疏〕公坐至成拜。○注興以至成然。○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公爲賓舉旅之節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者取上楹北觶云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經但云興以酬賓鄭云公就西階者以其賓降拜不於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者凡臣於君辭之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則不云再拜稽首直云成拜以堂下既有再拜稽首則成此文是也若堂下未拜之閒聞命則升乃再拜稽首則不得言升成拜以其堂下未拜即下經云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是也凡臣拜於君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或親辭或遣小臣辭也成與不成如上說至於酬酒雖下堂拜未即拜待君辭即此下經云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篇末無筭爵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者禮末又輕於酬時）

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于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于君）

（〔疏〕公坐至稽首。○注不言至於君。○釋曰云此賓拜于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于君者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于君之左可知經不言拜于君之左者若言再拜于君之左則臣與君敵偶故鄭云不言之者不敢敵耦于君闕其文也）

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

（〔疏〕公坐至觶洗。○注君尊至文也。○釋曰云君尊不酌故也者以其君酬賓當親酌以授賓今賓爵自酌者君尊不酌與臣故也云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於尊者言更謂受尊者之爵及與尊者爵皆言更上文主人獻公訖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酌膳以自酢是受尊者之爵言更也下文云賓酬卿若膳觶也則降更觶鄭注云言更觶卿尊也是與尊者之爵言更云自敵以下言易者謂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之爵皆云易此文公酬賓云實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言易者賓尊以公舉觶酬賓是與卑者故言易也上文大夫二人媵爵于公者卒觶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再拜稽首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受卑者之爵合言易而不言者理自明若不言易者奠散觶洗象觶陽再拜稽首故不復言易也若然主人受公酢賓受公酬二者之爵皆從尊者來所以受酢爲受尊者之爵言更受酬爲與卑者之爵言易者以其主人受酢由己獻公公報己己所當得是以爲受尊者之爵言更也賓受公酬以公舉媵觶就西階上以酬賓特爲賓舉旅故以爲尊者與卑者之爵言易案下士舉旅公坐取賓所媵觶雖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彼亦是尊者與卑者之爵不言易而言更者旅酬下爲上尊前人故不言易而言更也云更作新者欲見此爵前人已用今不復用更新用一爵故云更作新也云易有故之辭者言此爵我先嘗用今由前人後用已不用亦以爲爵故云易有故之辭也案特牲賓長致爵于主人主婦言更爵酢者欲得嘉賓美客以事其先故言更少牢不儐尸云致爵于主人主婦賓易爵酢者大夫禮尊于賓有君道故言易若然又案少牢不儐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更爵酢注云更循易也若然更與易似不別者但更易不殊以尊卑不同設文有異云不言公酬賓於西階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者以其公就西階是降尊就卑敬公不言降尊故空文不言）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亦不言成拜）

（〔疏〕公有至稽首。○注下拜至成拜。○釋曰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云禮殺者謂若酬時下爲拜實未拜辭之即升再拜稽首是也云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荅拜公降一等辭賓不拜直言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直言再拜稽首而已）

公荅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

（〔疏〕注拜於至侍臣。○釋曰云於是賓請旅侍臣者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鄭注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於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君惠也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記人辨之）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

（〔疏〕賓以至階上。○注旅序至飲酒。○釋曰此經論旅酬先尊後卑之法仍未行旅下經射人作大夫長乃始旅酬）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

（〔疏〕射人至受旅。○注言作至卑後。○釋曰遣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者以其卿稱上大夫言大夫長故知卿亦存在作中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賓則旅三卿三卿徧次第至五大夫大夫徧不及士）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

（〔疏〕賓大至荅拜。○注賓在至之位。○釋曰言賓在右者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賓在右者相飲之位也）

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

（〔疏〕賓坐至不拜。○注酬而禮殺。○釋曰此對酢之時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今旅酬立卒觶不拜既爵故云禮殺也）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

（〔疏〕若膳至拜送。○注言更觶卿尊也。○釋曰案上文體例與卑者之爵稱易與尊者之爵稱更雖立爲賓仍是大夫爲之是賓卑於卿故言更觶者卿尊也）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

（〔疏〕大夫至于篚。○注卒猶至作徧。○釋曰言不祭者亦是酬禮殺也引大射禮者此經云降奠于篚不言反位故引夫射奠爵於篚訖當復門右北面位）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疏〕主人至階上。○釋曰自此盡無加席論主人獻孤卿之節。○注酬而至酬也。○釋曰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爲賓舉旅行酬以其主人獻君君酢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覆獻也但君恩既大爲賓舉旅飲酒之禮成於酬故酬辨乃獻卿以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

儀禮注疏卷十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燕禮第六

於五禮屬嘉（毛本嘉下有禮字）

燕樂以盡其歡（陳本要義同毛本歡作勸）

燕禮

與者（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與上有戒字）

戒與者（戒要義作云按疏云留羣臣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朱子曰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如朱子說則留釋戒字如賈氏說則留羣臣正釋與者疑賈氏所見注亦無戒字此疏戒字當從要義作云）

君有命戒射者（毛本戒誤作教）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寢露寢（徐本同毛本露作路張氏曰注曰寢露寢按疏露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按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則露路古多通用）

燕朝服於寢正處在路寢（朱子曰於寢下疑脫朝服既朝服則宜於六字）

樂人縣

縣鍾磬也（鍾俗本作鐘徐葛集解通解俱作鍾後賓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周學健云鍾鼓之鍾古皆作鍾三禮無鐘字俗本或作鐘皆後人所改也○按後凡鍾字放此不悉校磬徐本作磬後同）

言縣者（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言作官）

未知樂人意是何官（要義同毛本意作竟）

云言縣者（毛本言作官）

設洗篚于阼階東

此不可害南肆（毛本無可字）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左元酒南上（南聶氏作東）

冪用綌若錫（毛本冪作羃徐本楊氏作幂通解敖氏作冪）

爲卿大夫士也者（要義同毛本無士字）

故知方尊爲此人也（人陳作入）

胥六人徒五人（兩人下聶氏並有爾字）

司宮筵賓于戶西（筵唐石經作之誤）

然其言之（毛本其作具○按作其與周禮序官注合）

射人告具

亦是不定之義（亦上要義有以字）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陸氏曰鄉本又作嚮下及注同）

諸侯胙席（胙徐陳集釋楊氏同毛本胙作酢嚴閩監本通解敖氏俱作胙）

小臣納卿大夫

故下經君始爾之就庭位（毛本始爾之作爾之始通解同）

不須引（要義同毛本不上有從而入三字引陳閩俱誤作次）

小臣正贊袒（毛本袒作祖）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

云大夫猶北面少前者（要義同毛本猶作由）

射人請賓（毛本人誤作入）

不云爲擯者（要義同毛本不作下）

其次爲射正（要義同毛本爲下有小字）

或因燕而射（要義同毛本或作以）

公曰命某爲賓

宰夫爲主人（要義同毛本通解宰上有既以二字）

明賓亦是大夫（亦是大夫陳閩俱作亦當用大夫也）

乃命執冪者

注以公至冪之也（毛本無冪字）

又且東面階（且陳閩俱作是）

又大射云工人士與梓人（毛本通解無云字）

賓升自西階○賓右北面（毛本右誤作又）

大宰之屬（張氏曰巾箱杭本大作人從監嚴本）

膳宰薦脯醢

既與鄉飲酒同用狗（毛本狗作物陳閩監本俱誤作拘）

則與此賓之牲體數同（陳閩監本同毛本與作於）

主人降

嫌易之也者（毛本者誤作對）

觚亦稱爵（毛本亦誤作言）

不拜酒

拜酒主人爲告旨（拜酒主人四字陳本雙行夾書閩本無拜酒二字）

但告旨者（陳閩俱無但告旨三字）

〔附考〕集釋此節之下有經文不殺二字鄭注無俎故也四字盧文弨云各本皆無厠此不倫

遂卒爵

崇充也（徐葛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充作克）

不以酒惡謝賓（徐本集釋俱無惡字似誤）

主人盥○升實之（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同毛本實作賓）

不得北面取又（通解同毛本取又作又取）

公拜受爵

燕上歡故也（要義同毛本上作主）

今於公士薦脯醢（於要義作以）

主人盥洗升○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賓唐石經敖氏俱不重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毛本俱重石經考文提要云大射禮當此節曰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不疊賓字例同○按疏無降筵二字）

則此無升筵之事（陳閩要義同毛本此作比）

義勝於媵送（要義同毛本作義騰與媵決通解作義勝於送無媵字陳本騰作勝）

主人酌膳

拜其酌已（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已作也）

受爵于筵前

主人酌膳釋曰（按此疏當在上節今附此節非也）

主人降復位

其禮彌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禮作體○按大射疏引此亦作禮）

媵爵者立于洗南

西階上北面相待（段玉裁挍本西上有向字）

若君命皆致○升實之（毛本實作賓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實）

云序進往來由尊北（要義毛本不重進字）

西向而陳（而要義作南）

由尊北又楹北（又陳閩俱作及）

按鄉射皆云（按下一本增鄉飲二字周學健云既有皆字則當兼鄉飲明矣浦鏜改皆爲記○按下云是鄉飲酒一人舉觶云云則鄉射上固當有鄉飲酒三字浦鏜非）

公坐

此篇末無算爵（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末作未）

公有命

是亦不言成拜（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亦作以）

賓不拜（通解要義毛本賓下有升字○按公食大夫禮有升字）

公荅再拜

賓請旅于諸臣（諸要義作羣）

射人作大夫長

遣人作大夫者（要義毛本遣下有射字）

大夫徧（要義無大夫二字）

賓大夫之右

賓在右者（諸本同毛本在作左）

賓在西階上酬卿（陳本同毛本在作有）

主人洗升

君酢主人（通解要義同毛本酢作作）

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二大夫陳閩俱作二人）

儀禮疏卷第十五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疏〕（司宮至東上○注言兼至房來○釋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者若三卿同席則直云卷重席不須言兼今云兼卷則兼三卿重席皆卷之故知每卿皆異席也云重席重蒲筵者案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爲異國之賓有蒲筵萑席兩種席故稱加上小臣設公席與公食大夫及賓皆稱加亦是兩種席而稱加此燕已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若然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案鄉射亦云大夫辭加席案彼二文雖稱加上文云三重再重則無異席故彼記直云蒲筵彼云加者以上席加於下席故鄭彼云加席上席也故此下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是其一種席也云卿坐東上統於君也者決鄉飲酒鄉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鄭注云統於尊此爲君尊故統於君而東上也云席自房來者案公食記云宰夫筵出自東房故知也）

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疏〕（卿升至徹之○注徹猶至君也○釋曰云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者案鄉射云大夫辭加席之等皆是異席而辭之此重席重蒲筵不合辭以君有加席兩重故辭之以辟君）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辟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疏〕（乃薦至復位○釋曰此云卿薦脯醢不言其人畧之故下記辨之云羞卿者小膳宰是也○注不酢至於羞○釋曰案上主人獻公主人酢于阼階下此即不酢故決之云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者決大射庶子設俎辯尊卑故與此異）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射人至之禮○注諸公至三監○釋曰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知者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義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同之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疏〕（席于至加席○注席孤至之坐○釋曰案上文卿初設重席辭之乃徹此孤北面初無加席者皆是爲大尊屈之也云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者案下記云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以爲敬此孤亦席於阼階之西故爲苟敬私昵之坐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疏〕（小臣至如初○釋曰自此至送觶公荅再拜論一人致爵于公之事云二大夫媵爵如初者亦上二人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相似也故言二大夫媵爵如初也）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疏〕（請致至再拜○注命長至暇也○釋曰上文小臣請媵爵則此請致者亦小臣也云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以前公爲賓舉爲卿舉爲大夫舉旅也燕禮之正不得損益而云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者正謂周公作經以優之非實也故云若命長致言若者不定之辭優君之義故唯命長致不然似言皆致以其三舉旅唯有此三觶故也）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疏〕（洗象至再拜○注奠于至勸君○釋曰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者案前大夫二人媵觶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觶已取爲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大夫又媵一觶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酬賓觶之處云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是共勸君酒今始命長致故俱拜以其共勸君故也）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公又至所酬○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爲卿舉旅之事○注一爵至酬賓○釋曰知一爵是先媵者之下觶者以其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以其上觶者已爲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後媵一觶者留之後爲大夫舉旅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前爲賓舉旅不云若賓若長專爲賓禮盛至此爲卿舉旅不專爲賓舉旅科從其一是賓禮殺也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公爲尊若無諸公三卿爲尊長中可以兼此二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釋經若賓若長言若不定或先或後故兩言之）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疏〕（以旅至于篚○釋曰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疏〕（主人至復位○釋曰自此盡皆升就席論獻大夫之節○注既盡至又殺○釋曰云不拜之者禮又殺者前卿受獻不酢辟君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胥俎實）〔疏〕（胥薦至無胥○注膳宰至俎實○釋曰云胥膳宰之吏也者案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天官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羞薦者皆膳宰胥是膳宰之吏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案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下經云辯獻大夫乃薦此薦文在上是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云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者案此燕禮大夫堂上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其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位在下是以大射注云不薦於上辟正主也云胥俎實者胥者升也謂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實也）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徧獻之乃薦畧賤也亦獻而后布席也）〔疏〕（辯獻至東上○注徧獻至席也○釋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堂故言遂也云亦獻而后布席也者亦上卿與賓得獻即薦故云亦也若然卿時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亦上獻卿後之卿即布席也若言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故此賓西無小卿位）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曰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席工至其西○釋曰自此至降復位論作樂之事○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閒三合樂四○注工瞽至告備○釋曰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者案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鄭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彼不依琴瑟闇讀之即爾雅徒歌曰謠此作樂之時依於瑟即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一也故下云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者執技藝文出於王制但能其事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師乙爲大師樂官亦稱工至於冬官巧作者皆稱工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大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故不同）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小臣至乃降○注工四至同官○釋曰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鄭言

（此者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案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之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無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者此使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臣降於君故也引天子大僕二人也者周禮序官文引之者此經小臣相工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僕人以下同官既多遞換相工但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疏】（工歌至者華○注三者至明也○釋曰此經歌詩之類鄭於鄉飲酒已注此注與彼同但此燕禮歌小雅亦合鄉樂下就卑也鄉飲酒升歌鹿鳴之等饗或上取故彼此詩同注亦不異也）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疏】（卒歌至送爵○注工歌至於席○釋曰云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者歌詩是其事先施功勞乃始獻之是賤者先就事對工以上不就事而得獻也故大射注云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是也云左瑟便其右者工北面以西爲左空其右受獻便者酒從東楹之西來故以右爲便案大射云獻工工左瑟鄭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以其經云僕人正徒相大師無瑟言大師左瑟者爲飲酒之節此與鄉飲酒同無所分別大師或瑟或歌是以不得言節之案鄉飲酒大師則爲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爲之洗爵又案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爲之洗云工拜於席者以經云工興左瑟即云一人拜受爵不見有降席之文明工拜於席可知）

薦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也）【疏】（薦脯醢○注輒薦至夫也○釋曰案上獻大夫之時云辨獻大夫遂薦之鄭注云徧獻之乃薦畧賤也此獻工之長一人即薦脯醢非謂貴工即獻之正是禮尚異變於大夫也）

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疏】（使人相祭○注使扶至祭酒○釋曰上云小臣相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此據相長一人文承受爵薦脯醢之下故知祭薦脯醢及祭酒二事對下衆工祭酒不祭脯醢也）

卒受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衆工也）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疏】（公又至如初○注言賜至彌卑○釋曰此燕向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閒至射乃爲大夫舉旅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者案上爲賓舉旅直云公與以酬賓爲卿舉旅而云若賓若長言若不定科酬其一不專爲賓是君禮漸尊賓禮漸殺辟然猶言酬至此言唯公所賜者以上下言之是君又彌尊賓長彌卑也）

卒。（旅畢也）【疏】（卒○注旅畢也○釋曰言旅畢者謂爲大夫舉旅酬行於西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故云旅畢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笙入至華黍○注以笙至信也○釋曰此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等經注與鄉射同亦不復重釋但此云笙入立于縣中以其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主人至主人○注一人至于下○釋曰引鄉射禮者證笙一人拜此與鄉飲酒皆直云一人拜不言拜于下故鄉飲酒與此注皆引鄉射以爲證欲見拜者拜於階下）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疏】（衆笙至不祭○釋曰言不卒受爵降者於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云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于位之前）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疏】（乃閒至由儀○注閒代至未聞○釋曰此經注一與鄉飲酒同彼已釋訖不復重解）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疏】（遂歌至采蘋○注周南至未聞○釋曰云遂歌鄉樂者鄉飲酒云乃合樂與此文不同者以其二南是大夫士樂大夫士或作鄉大夫或作州長故名鄉大夫樂飲酒不言鄉樂者以其是己之樂不須言鄉故直言合樂此燕禮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之字故也此經無合樂之字故闕而不言其實此歌鄉樂亦與衆聲俱作是以彼處解合爲歌與衆聲俱作耳此歌而解合明同也自周南以下所注亦與鄉飲酒同亦不復重釋）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聲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疏】（大師至歌備○注大師至成也○釋曰云大師上工也者案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又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其大師對小師已下二百人爲上工也云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並大師職文案彼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又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云子貢問師乙以下至何歌也並樂記文師乙魯之大師以掌樂事故子貢問焉引之者證大師知樂節故告歌備故鄭云是明其掌而知之也知升歌以下四節皆三終者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故知皆三終彼與此經閒歌合樂不獻之者但閒歌合樂還是始升歌笙奏之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云備亦成也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故云亦成也）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疏】（樂正至復位○注言由至之北○釋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云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者案大射畧於樂小樂正升堂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卒管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時鄭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臣位尊東明工升堂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西面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於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東縣之北北面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疏】（射人至司正○注君許至事同○釋曰自此盡肯反坐論立司正遂行所監之事云君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云樂備作矣者歌笙閒合四者備作各三終矣案鄉飲酒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饗禮饗禮之法莫問尊卑偏獻之後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酬主人卑不敢酬公獻之禮成於酬故使大夫媵觶於公當酬公君行大惠）

（即舉之爲賓賓得觶請旅諸臣徧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復獻卿大夫皆爲之舉旅行酬皆成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而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爲士舉旅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故不同也）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 疏 司正至不安○注洗奠至於賓○釋曰云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此奠觶于中庭威儀多決鄉飲酒不奠是以鄉飲酒作相爲司正洗觶執以升自西階是不奠威儀少也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以上人安客乃安故欲安賓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者鄭意兩解前解主意爲賓故使卿大夫爲賓安或亦其實不專主爲賓兼羣臣共安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 疏 司正至稽首○注右還至其位○釋曰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者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云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者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云自嚴正慎其位者以司正監察主爲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正謹慎也）

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疏 左還至其所○注反奠至位也○釋曰必使不空者亦欲使衆人覩知司正嚴正之處）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 疏 升自至以東○注膳宰至徹然○釋曰云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臣之升降當西階今見賓親徹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君降處故云若君親徹降自阼然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 疏 卿大至北上○注以將至反也○釋曰案大射云大夫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位不與卿同東面位者彼卿有俎卿取俎以出故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故復位復門東北面位此燕卿無俎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位也云以將坐降待賓反者上文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待賓反亦升坐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向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疏 賓反至乃安○注凡燕至之心○釋曰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安坐則說屨故鄉飲云凡燕坐必說屨以其屨在足賤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云禮者向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者左氏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饗在廟立行禮是敬多則不親者也燕在寢以醉爲度是相親之心者也若然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屨之在堂上席側是以禮記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尊者一人說屨在戶內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席側可知也）

羞庶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 疏 羞庶羞○注謂膷至之道○釋曰案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衆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鱉膾鯉雉兔鶉鴽大射先行燕禮明與彼同此注不言炮鱉已下注文不具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案內則爲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間脂此及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肝膋狗胾知有炮鱉膾鯉者詩云吉甫燕喜飲御諸友炮鱉膾鯉又內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兔鶉鴽禮記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此燕用狗必可有此物而已鄉飲酒鄉射亦有云狗但經直云羞不云庶是以鄭注云醢明二豆無餘物也云骨體所以致敬也者據未坐以前庶羞所以盡愛據說屨已後也）

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 疏 大夫祭薦○注燕乃至禮也○釋曰不敢於盛成禮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禮受獻之時不祭脯醢祭先是成禮不敢成禮於盛時）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疏 司正至反坐○注皆命至序端○釋曰云起對必降席者經云反坐不云降明起對必降席既對乃反坐也是以孝經云曾子避席曰參不敢亦是起對也知司正退立西序端者此無降文見鄉飲酒云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東面故知此亦然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 疏 主人至送觶○注獻士至作觚○釋曰自此盡立飲論獻士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對上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從）

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 疏 士坐至立飲○注他謂至不拜○釋曰云他謂衆士也者上云士長明此士長之外皆衆士也知亦升受爵者以其士尊於笙之長笙之長尚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言不拜者以其士長得拜明衆士不拜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上 疏 乃薦至東上○注天子至爲上○釋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司士亦先薦者案周禮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亦先得薦也鄭引周禮序官射人司士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也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射人司士得在士位中云其人數亦如之者案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皆名射人案則諸侯雖使士爲之人數亦等以其畿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言此者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下文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是以大射禮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云司正爲上者雖同是士以其爲庭長故設在上先薦之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衆位依齒也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北面東上也）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 疏 辯獻至薦士○注每已至其位○釋曰云即位于東方蓋尊之者以其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知畢獻薦之者以其經云辯獻士乃薦士故知當畢獻後乃薦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疏 祝史至薦之○注次士至東方○釋曰云次士獻之已不變位者對先獻士士即變位鄉東方也云位自在東方者案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其小臣在東堂下是先在東方也）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畧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疏 主人至立飲○注北面至復位○釋曰云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者案大射旅食尊在西鐏之南北面則此主人在南亦北面以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向設尊亦是向君爲正彼酌者尊後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酌南面獻之於尊南也云不洗者以其賤者此乃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輩故云賤畧之也云亦畢獻乃薦之者亦上文士此畢獻乃薦可知云主人執虛奠於篚復位者此約大射獻旅食訖云執虛爵奠于篚復位故知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 疏 若射至之禮○注大射至飲酒○釋曰此一經論燕末行射之節云大射正爲司射者此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時畧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云宜從之者鄉射是卿大夫禮故樂之還從之也云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者經云加鄉射之禮明從始至末皆如之案鄉射初司射告弓矢既具至三番射訖而退中與筭故如之也云納射器而張侯者欲見此與鄉射因納射器後即張侯大射納射器之後無張侯之事是以特言此也云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者此燕禮與大射皆國君之禮此燕禮每事皆先請於君大射亦先請於君故大射初司射自阼階前請於公公許乃命賓及卿大夫鄉射西階上告賓曰弓矢既具乃告於主人遂告大夫是先後異也云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者鄉射將射云司正爲司馬此亦於將射司正爲司馬亦射之也若然則上文射人告具射人請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皆一人也必云司正爲司馬者諸侯有常官嫌與鄉射異故言此也若士射則司正不爲司馬云君與賓爲耦者欲見鄉射賓與主人爲耦此君與賓爲耦亦是異於鄉射也引鄉射記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者謂旌與中異何者彼因記國君三處射旌與中各不同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言國中則此燕射也又射

（云於郊則閭中以旌獲謂諸侯大射在郊又云於竟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在竟此皆諸侯禮射雖記在鄉射皆與鄉射異也云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此獻士旅食後乃射是燕射於飲酒決大射未爲大夫舉旅之前則射是彼大射主於射故也）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疏〕（賓降至再拜○注此當至誤爾○釋曰自此盡賓反位論賓媵爵於公之節云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者案冬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引南郡大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鄭康成云古者觶角傍氏似觚故誤爲觚時人又多聞觚寡聞觗是以誤爲觚此注與彼同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觚）〔疏〕（賓坐祭至反位○注反位至象觚○釋曰知反位是反席者以其堂下無席堂上乃有之而云賓升成拜不云降明上反位者反席可知也）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爲觚）〔疏〕（公坐至所賜○注至此至爲觚○釋曰自此盡士旅酌卒論君爲士舉旅之事云唯公所賜者辭與爲大夫舉旅同也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者以其訖屬升坐之後理當倦今言興明不倦矣）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疏〕（有執爵者○注士有至之者○釋曰無筭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今此爲士舉旅亦有執爵行之若無筭爵然後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

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欲令惠均）〔疏〕（司正至酬士○注欲令惠均○釋曰此所命者命大夫也以前三舉旅辯大夫則止今此爲士舉旅故及之云欲令惠均者惠均於室及均於庭也士特牲爵止欲得神惠均於室及均於庭此據人君之惠均於庭也）

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疏〕（大夫至荅拜○注與酬至坐位○釋曰此即上文司正所命者也云與酬士者士主王下無坐位者凡禮堂上有席者坐堂下無席者立是以禮記檀弓工尹商陽是士而云朝不坐是堂下無坐位者也）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疏〕（大夫至上辯○注祝史至及焉○釋曰知旅食皆及者以士未得獻時旅酬不及得獻之後旅則及之旅食亦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其庶子以下未得獻者至獻後無筭爵及焉）

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卒主至之禮○注庶子至薦也○釋曰此一經獻庶子以下之節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者案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若據諸侯爲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寔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脩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正亦教國子之舞者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僕人正以下至北上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爲左右大射禮工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在西爲一也若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正之文又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北上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亦在西方也又工堂上西階之東相工者宜近其事故在西方樂正之北也又知北上者以大射鄉射工遷在下之時皆北上統於樂正令相者以工爲主明在堂下則宜北統於堂上矣下又知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于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是得爲一證也云若射以下至工後者案大射將射之時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爲主故知相工陪於東即在工後也云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案天官小臣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故雙言之云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者臣云外內者案周禮有外內命夫鄭注云外命夫六卿以出案內命夫朝廷卿大夫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爲外臣在朝廷者爲內臣但外內臣皆獻於西階上此獻於阼階故云別於外內臣也云則磬人以下至盡獻可知也者此據周禮天子有此官諸侯並以下士爲之則諸侯亦有此官以其庭中之樂軒縣別有鍾磬鎛鼓故知也兼言僕人者此經直見僕人正不見僕人師僕人士大射見之內小臣奄人之賤者向得獻明此等皆得獻可知也知凡獻皆薦者以經云如獻士獻士有薦凡此等獻訖明皆有薦也）

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疏〕（無筭爵○注筭數至而止○釋曰自此盡無筭樂論酒行樂作無次數之節云爵行無次無數者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數也）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荅再拜）〔疏〕（士也至荅拜○注席下至再拜○釋曰自旅酬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云席下席西也者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爲上故知席下爲席西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疏〕（受賜至後飲○注不敢至來也○釋曰上已言君命所賜至此經云受賜自然惠從尊者來但先君受爵似惠不由君來故後飲然後授虛爵是由尊者來故後飲之也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偏唯卒爵者與以酬士自酌與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云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注云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不以己尊孤人也）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疏〕（執膳至奠之○注宴歡至其意○釋曰云成其意者君意欲得皆醉今執膳者酌反奠於君前望當君心故云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也）

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于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注乃猶而也○釋曰轉乃爲而者乃是緩辭此將勸士士已升階大夫即飲不可爲乃故從而解之也）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士不至皆辟○注命徹至受也○釋曰云士旅酌亦如之者亦如大夫相酌之法云公有命徹冪者此君尊在東楹之西專大惠故待無筭爵乃徹冪鄉飲酒尊在房戶之閒賓主共之故賓至則徹之與此異也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者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筭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經直言卿大夫皆降不別言賓是燕末賓同於臣言彌者上旅酬云若賓若長猶言賓但言賜不言酬已是賓畢今乃設賓不言賓是賓彌臣故同臣例也云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案燕義云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彼釋此言也但彼言不虛取於下者總申此燕禮君荅拜之事不獨爲此言也）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疏〕（遂升至如初○注卿大至卒之○釋曰云卿大夫降而爵止者上文已云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是大夫飲訖爵止也云於其反席卒之者謂上士受得大夫爵是此經云士終旅於上如初是於大夫反席士卒之也）

無筭樂。（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疏〕（無筭樂○注升歌至亦然○釋曰此

（無筭對上升歌笙閒合各依次第而三終有次有數此則任君之情無次無數其詩樂章亦然亦無次無數）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宵則至門外○注宵夜至客出○釋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者未必至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其燎亦名大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毛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言樹則大燭亦在地廣設之而已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者案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戴禮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云甸人掌共薪蒸者天官甸師氏職文引之者以其內有燭燋故使之在門爲大燭也云閽人門人也者案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凡夏以鍾鼓奏之〔疏〕奏陔○注陔夏至奏之○釋曰云陔陔夏者案鍾師九夏之中有陔夏九夏皆是詩詩爲樂章故知樂章也云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者此及鄉飲酒皆於賓出奏陔夏明此爲行節戒之使不失禮云凡夏以鍾鼓奏之者案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奏鍾次擊鼓是凡夏皆以鍾鼓奏之）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疏〕公與客燕○注謂四方之使者○釋曰自此盡敢拜賜命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爲異故於禮末特見之也云謂四方之使者以其云客以寡君對之故知四方使卿大夫來聘主君將燕之也）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膳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疏〕曰寡至以請○注君使至無之○釋曰云禮使人各以其爵者案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以其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爵不同故主君亦以其爵戒之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食使者至館門外客使者上介出請事入告賓但彼食禮重故三辭此燕禮輕故再辭爲異耳又彼見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此不言者文不具）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有恩厚也君無所爲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疏〕對曰至敢辭○注上介至之辭○釋曰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也者謂若怖懼之事不避危難用勢往決之故云用勢決之辭也）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爲得命今文無使某）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貺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疏〕注敢拜至辭也○釋曰主君使大夫往戒只爲燕事今客從之者來就燕而云拜主君賜燕之命者謙不必有燕事）

記。燕朝服於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暱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至異也○釋曰凡記皆記經不具者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故記人言之也云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者皆士冠禮文案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舃諸侯朝服素裳素韠應白舃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下文其實諸侯當白舃其臣則白屨也鄭注周禮屨人云複下曰舃禪下曰屨下謂底以此爲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暱也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周時玄冠服則緇布衣今衣皮弁服是其異也）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亨于門外東方。（亨於門外臣所掌也〔疏〕亨于門外東方○注亨于至掌也○釋曰此君禮故云臣使掌案公食記云亨于門外東方注云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注不同者以其饗食在廟嚴宜親臨視不得言臣所掌故注云大夫之事也鄉飲酒亨狗于堂東北者并君禮是臣於堂東北不在外者宜主人親供又法陽氣之所始故三者注皆不同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疏〕若與至讓升○注四方至賓也○釋曰云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者此燕用狗彼用大牢此戒賓再辭彼三辭至於卿大夫立位皆不同而云如公食者謂除此之外如之若然依公食從首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已下至北面再拜稽首皆如之饌具之等不如之也云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者言此者欲見燕四方賓此等依上文與燕己臣子同亦不如公食以其公食公無席又無入廟之事又公食無請執冪羞膳故別言此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鄉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即位如燕也〔疏〕賓爲至爲賓○注苟且至燕也○釋曰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者謂行聘享訖禮賓之時君親酌醴進于賓若然前有饗食不言之者饗禮亡無以可言食禮又無酒醴所獻之事故不言而云饗時也云今燕又宜獻焉者案上燕己臣子使宰夫爲主人知此親獻者若不親獻即同己臣子賓何須辭之而爲苟敬故知君當親獻焉云至此升堂而辭讓者若此時升堂不辭即行燕賓之禮故知辭之在初升堂時云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者此謂在阼西北面故云席之如諸公之位也云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但爲辭讓故以命介爲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爲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且敬也故云苟敬也云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者案此燕禮與大射鄉射皆不嚌啐是諸公如鄉禮今聘卿在諸公之坐亦不嚌不啐是爲似若諸公尊者然也云介門西北面西上者約聘禮而知也云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者此如上文燕己臣子以大夫爲賓者同故云如初禮也云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者若上燕己臣子之時獻賓獻公既即媵觶以酬賓但苟敬之前宜有薦有俎賓與君同明知獻公後即獻苟敬乃可酬賓也云羣臣即位如燕者如上燕己臣子同若然羣臣不待迎賓入乃從君入者以其皆蒙獻酬故因其先至寢門故小臣引之即入不待賓入後也）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疏〕無膳尊無膳爵○注降尊以就卑○釋曰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云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經以證此燕己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賓酢若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者獻卿大夫之後依次各爲此三人舉旅獻士之後賓乃媵觶於公賓取所媵觶爲士舉旅應以爲酢君君專席而受之也）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疏〕與卿至爲賓○注不以至無燕○釋曰此謂與己臣子燕法若與異國賓燕皆用上介爲賓如上說也云公父文伯已下是魯語文此三人皆魯大夫自相燕法云此之謂也者此謂不使所爲燕者爲賓之義云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者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羞膳至士也○注尊君至於士○釋曰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者小膳宰明於君者士也士尊於小膳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疏〕若以至樂闋○注肆夏至樂焉○釋曰自此盡若舞則勺論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之事云若者不定之辭以其常燕

（已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云肆夏樂章也今亡者鄭注鍾師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云以鍾鑮播之鼓磬應之者鍾師云掌金奏鄭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鑮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鍾鑮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言所謂金奏也者所謂鍾師掌金奏也云記曰者此鄭引二記之文何者云入門而縣興是仲尼之文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寢賓及庭及寢庭與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事相類故引之證賓及庭樂作之義也此肆夏以金奏之故引郊特牲示易以敬證用肆夏之義也不取賓入大門者大門非寢門故也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知者以發首陳君與臣子常燕及聘使之臣燕次論四方賓燕今此言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大夫爲賓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爲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勞何以致此故知是臣有王事之勞者乃奏此樂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疏〕升歌至三成○注新宮至終也○釋曰鹿鳴不言工歌新宮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者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今工歌鹿鳴三終與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止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云新宮小雅逸篇也知在小雅者以配鹿鳴而言鹿鳴是小雅明新宮小雅可知）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閒也）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武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疏〕若舞則勺○注勺頌至功也○釋曰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在於君意故以不定而言云舞則勺者謂爲之舞則歌勺詩以爲曲云勺頌篇告成大舞之樂歌也者勺詩序文云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鑠美也言於呼美武王之師遵循也循養晦昧之紂三分天下猶服事於殷又曰實維爾公允師者云事允信也言武王伐紂實維汝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云既合鄉樂者以文承合鄉樂之下故知既合鄉樂也云萬舞而奏之者釋經舞時作周萬舞之舞而奏勺詩宣八年公羊傳云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萬者何干舞也謂兼于舞以奏勺詩也云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者天子諸侯作之是美王侯亦所以勸有功也）唯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疏〕唯公與賓有俎○注主於至無俎○釋曰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對大射辨尊卑公卿皆有俎其牲用狗則同）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疏〕獻公至聽命○注授公至受之○釋曰謂若主人獻公賓媵觶於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至升堂○釋曰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一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一也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疏〕凡公至侍臣○注既拜至惠也○釋曰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者此即上賓得君酬酒飲訖自酌降拜升時請旅侍臣云擯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者此約大射而知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疏〕凡薦至宰也○注謂於至亦士○釋曰云謂於卿大夫以下者以其執冪與羞膳於君是士則知此凡者謂於卿大夫也云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者鄭意於此言凡總卿大夫於文足矣上文君下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見直言君不須言賓以其賓之薦俎與君同明羞膳亦與君同不使小膳宰故云欲絕於賓爲羞賓者亦士也）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疏〕有內羞○注謂羞至粉餈○釋曰云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者天官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注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者籩人職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云此二物者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之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糗熬之亦粉之其粉擣之亦糗之是互相足也）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君尊）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搢矢）不以樂志。（辟不敏也）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侯復發也不使大射正燕射輕）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疏〕若飲君燕則夾爵○釋曰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爲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纏襦厭於君〔疏〕注不纏襦厭於君○釋曰鄉射記大夫對士射袒纏襦此對君肉袒故云厭於君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荅恩惠也〔疏〕若與至爵者○注受賜至惠也○釋曰謂公取二大夫所媵觶上者以酬賓是也云賓降洗升媵觶于公者謂上獻士訖賓媵觶于公是荅恩惠也）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辭之也對荅也亦告公以公命荅之也）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疏〕有房中之樂○注弦歌至君子○釋曰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者此文承四方之賓燕下而云有明四方之賓而有之知不用鍾磬者以其此二南本后夫人侍御于君子用樂師是本無鍾磬今若改之而用鍾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依本無鍾磬也若然案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房中樂得有鍾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鍾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鍾磬也）

儀禮卷第六（經三千三百二十三注四千六百二十）

儀禮注疏卷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司宮兼卷重席

有蒲筵萑席兩種席　通解要義同毛本種作重下並同

三重再重　下重字陳本作種非也

決鄉飲酒鄉射　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鄉作卿

彼遵尊於主人　陳本要義同毛本遵作尊

乃薦脯醢○右祭脯醢　脯唐石經作酺誤

射人乃升卿

上公得置孤卿一人　毛本公誤作命要義作國亦誤

彼是殷法同之　要義同毛本同作用

故同稱公　通解要義同毛本公作云

席于阼階西

初無加席者　要義無初字

云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者　要義云下有亦爲阼階西位近君則屈十一字

此孤亦席於阼階之西　通解要義同毛本亦作一○按亦是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唐石經大夫下重出大夫二字按疏讀二大夫媵爵如初爲句則亦無大夫二字大射亦無前經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云云此經不言公命不言小臣作俱省文也

請致者

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古文以下十字毛本並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

公又行一爵

已爲賓舉旅（已要義作以）

主人洗升

不酢辟君（不下要義有酬字毛本通解辟作爵要義作辟）

辯獻大夫

亦獻而後布席也（後徐葛陳閩監本集釋通解俱作后）

卒○大夫皆升就席（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同毛本通解無升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前主人洗升節疏逸經起訖云自此盡皆升就席明有升字○按大射亦有升字）

席工于西階上

瞽矇歌諷誦詩者也（矇嚴鍾葛本俱从目毛本徐本誤从月）

小臣納工

燕禮輕（毛本燕作按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燕與疏合）

得相參之意（意要義作禮）

工歌鹿鳴

及四方之賓宴（張氏曰注曰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又曰宴歡在于飲酒成其意監本宴並作宴）

可則傚也（釋文徐本集釋通解要義同毛本傚作效陸氏曰傚本又作效同）

此采其更是勞苦（集釋通解要義毛本同徐本是作自）

公又舉奠觶

笙奏之前（前陳閩俱作間）

笙入

且正考父（徐陳集釋通解要義同毛本且作宜）

遂歌鄉樂○葛覃（覃宋本釋文作蕈）○采蘩（蘩陳閩監本俱作繁）

能修其法度也（盧文弨改修爲循金日追云修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按鄉飲注之循徐本作修此注之修諸本無作循者）

於時文王（毛本時誤作是）

德化被于南土（徐陳集釋通解要義同毛本南作西鍾本西土作南山）

夫婦之道者（集釋無者字）

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徐本集釋要義俱無之字通解有）

飲酒不言鄉樂者（要義同毛本飲上有鄉字）

大師告于樂正曰（告下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楊氏敖氏俱有于字通解毛本無）

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六詩作大師陳葛俱誤作六師監同）

對小師已下二百人爲上士也（周學健依春官大師小師職文改二百爲三百改上士爲上工）

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者（毛本六詩作大師）

大蔟（陳本同毛本蔟作簇按毛本非）

樂正由楹內

西面北上坐時（時上陳閩俱有一字）

故大樂正升堂（要義同毛本故下有知字）

射人自阼階下

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毛本脫故立以下十字通解要義俱有）

司正洗角觶

前解主意爲賓（陳閩要義同毛本主作立）

賓反入

則君脫屨之在堂上席側（浦鏜云之字當衍文按或之字下有脫字）

羞庶羞

取狗肝一蒙之以其膋（要義同毛本一蒙作以幪○按內則作幪此本非也一字不誤）

主人洗升○主人拜送觶（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同毛本送作受）

乃薦

當官雖多（官陳閩俱作宮）

主人就旅食之尊

在西鏄之南（要義同毛本鏄作鎛○按作鎛與大射儀合）

若射

鄉射記曰（曰集釋作云按戴氏以云字爲衍文）

是以特言此也（毛本此作之）

故故大射初（毛本故故作故日通解直云故大射初無日字○按毛本是）

於竟則虎中龍旜（毛本竟作境陳本通解俱作竟下同）射於飲酒決（射下脫主字）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實作賓）

旅則及之（陳本通解同毛本則作酬）

主人洗

鏄人（陸氏曰本又作鎛下同○按諸本鏄鎛雜出後不悉校）

凡獻皆薦也（毛本薦誤作爵）

掌事寔同（寔要義作是）

堂前三笴（毛本無三字）

卽在工後也（毛本此下有工內相三字）

按天官小臣序官云內小臣奄（陳閩通解俱無小臣序官云五字）

受賜爵者

但先君受爵（顧廣圻云受當作虛宋單疏本已誤）

以其將旅（通解同毛本旅下有酬字）

唯受爵於公者

乃是綏辭（毛本乃是誤倒）

士不拜受爵

今乃設賓不言賓（要義同陳閩設俱作沒周學健云謂經沒其文而不見也大射儀卿大夫皆降節疏亦有沒賓之語可証）

彼釋此言也（陳閩俱無言字）

宵則庶子○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唐石經無大字按六射亦無大字）

廣設之而已（要義同毛本廣作庶）

奏陔

注陔夏至奏之（案陔夏宜作陔陔）

對曰

謂獨有恩厚也（徐本同集釋通解毛本有作受）

君貺寡君多矣

拜主君賜燕之命者（毛本賜作用）

記燕朝服於寢

皆記經不具者（其陳閩俱作言）

複下日爲（毛本日誤作白）

其牲狗也（毛本並脫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

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毛本並脫徐本集釋楊氏俱有按此節經注通解無）

若與四方之賓燕

不如之也（要義同毛本如作入）

賓爲苟敬

主國君鄉時（徐本同釋文集釋通解楊氏鄉俱作饗陸氏曰或作鄉非○按疏亦作鄉然以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考之作饗爲是彼注與此注文異義同彼言饗食此專言饗者春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進醴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之且饗食與燕其事相遠若聘後禮賓自爲一事何容相較乎又聘禮注云今文饗皆作鄉則鄉饗古通用此注卽作鄉亦當讀爲饗不當讀爲鄉也）

今燕又宜獻焉（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宜作且）

云主國君饗時（按疏以禮賓之時釋鄉時則讀鄉爲饗矣此句及下文而云饗時也兩饗字似當作鄉然此本與要義俱作饗許宗彥云疏又曰饗禮亡無以引證則此饗字不誤）

無以可言（要義同毛本可言作引證）

此謂在阼西北面（此要義作正）

如諸公之位也（陳本要義同毛本如下有獻字）

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者賓實主國所宜敬（要義同毛及監本俱脫下七字陳閩通解俱脫上九字）

無膳尊

卿大夫來聘（毛本卿作鄉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卿與郊特牲注合）

故鄭引彼經以証此（要義同毛本通解此作出○按此是也）

獻士之後（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士作主）

與卿燕

君恒以大夫爲賓者（恒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恒與述注合陳本毛本作但）

爲賓之義（要義同毛本義作儀）

云君恒以大夫爲賓者（毛本恒作但要義誤桓）

若舞則勺

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毛本武誤作舞疏同）

唯公與賓有俎（徐本同毛本通解唯俱作惟按諸本惟唯錯出不悉校）

凡栗階

猶聚足連步一也（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一字）

此卽聚足一也（要義同毛本無一字）

凡薦與羞者（通解無與字）

有內羞

擣粉熬大豆爲之（爲之二字毛本通解誤作爲餌按周禮注無爲之二字）

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通解同作黏著與周禮注合陳本作粘著毛本作粘者）

上射退于物一笴

荅對（徐本集釋俱有此注通解無毛本並脫）

若與四方之賓燕

謂公鄉者酬之（鄉諸本俱作鄉唯嚴鍾楊氏毛本作卿酬毛本作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酬）

有房中之樂

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毛本弦作絃徐本作弦與標目合）

注弦歌至君子（毛本弦作絃○按諸本弦絃錯出不悉校）

明四方之賓而有之（浦鏜云明下疑脫爲字）

明依本無鍾磬也（要義同毛本依作彼閩監俱誤作衣毛本鍾作鐘）

儀禮疏卷第十六　　儀禮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大射第七〔疏〕（大射第七。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釋曰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以下文出於射義

儀禮　鄭氏注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大射至戒射。注將有至尊者。釋曰自此盡西紘論射前預戒諸官及張侯設樂懸之事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故以儀言之是以射義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是其射容難故稱儀也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者按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將祭必射也云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者鄭意不云宰戒百官者宰先告君君之使戒乃戒即云戒百官是也云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其經云戒射此戒亦政教之類故以政教言之也）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宰戒至射者。注宰於至百官。釋曰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周禮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疏〕（射人至贊者。注射人至射者。釋曰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色別重戒之謂若天官冢宰戒百官宗伯大司寇之等重戒也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云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者此司士職文云國中之士彼士總公卿大夫士而言此射人已戒公卿大夫則司士戒士贊者唯有士不兼大夫已上不同者斷章取義故與本職不同也云皆司馬之屬也者射人司士皆屬司馬故云司馬屬也此上下文所云戒者皆謂祭前旬有一日知者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是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其天子又有天地及山川社稷宗廟諸侯直有境內山川社稷宗廟卜日及戒皆同也按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又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云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若然卜日在澤宮又至射宮皆同在旬有一日空十日故後日乃齋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漑器埽除射宮）〔疏〕（前射至視

滌○注宰夫至射官○釋曰此宰夫戒是再戒之宿不云宿者辟下宿視滌何者宰夫戒是申戒下宿是夕宿是以宗伯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注云宿申戒也此前有射人戒是七日前期此宰夫戒是申戒又知宿是夕宿者以戒宿同文明不同日以其上云前射三日戒明此非三日是前一日矣云宰夫冢宰之屬者按大宰云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掌百官之徵令者宰夫職文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者小宰職云四曰司馬其屬六十掌邦政是也云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將祭而射故使諸侯爲耦若其餘射則卿大夫以下爲耦也云滌謂溉器埽除者以其諸侯射先行燕禮不視滌器明滌器是射器及埽除射宮也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

【疏】司馬至北十○注量人至不射○釋曰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量人職文量人屬司馬故云司馬之屬也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其三侯皆以布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者即梓人云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是也云卑者射之以求爲諸侯者射義云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此云乏周禮射人云容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解容乏之義以其容身故得禦矢言乏矢於此乏匱不去也云則此貍步六尺明矣鄭云此者陰破先鄭故先鄭注射人貍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故鄭注彼亦引弓之下制六尺以非之也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彼畿内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三侯與天子同不得與天子同其大射時所用物宜與畿内諸侯同用熊又與天子熊侯同故云大侯也云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以豹皮爲鵠以麋飾其側不用純麋是下天子大夫也必知以豹爲鵠以麋爲飾者天子卿大夫用麋侯諸侯卿大夫亦用麋侯並據已家用之若助祭亦射君之第二侯明君之第二侯用麋飾其側侯以飾得名又畿内諸侯第二侯用豹爲鵠故知畿外諸侯亦以豹皮爲鵠可知云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者亦取捷黠意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者司裘云卿大夫共麋侯是天子卿大夫以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以有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鄭言此者以已射用麋侯又見助君祭亦射君之麋侯云士無臣祭不射者孝經云士有爭友不言臣以僕隸爲友司裘卿大夫下不言士故祭不言士大射若然士有賓射燕射不得大射雖不得大射得與君賓射故射人注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若然諸侯之士亦然也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疏】遂命至用革○注巾車至志焉○釋曰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云設乏西十北十者鄉射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云西十北十則西與北皆六丈不得爲三分居侯黨之一者以其三侯入堂深故也若然此三侯之下總云西十北十則三侯之乏皆西十北十矣西亦六丈者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者周禮巾車屬宗伯故云宗伯之屬也云掌裝衣車者天子五路木路無革鞔革路有革無異飾玉路金路象路有革鞔又有玉金象爲飾孤乘夏篆卿乘夏緣皆以物爲飾故云裝衣車者也云侯巾類者侯亦有飾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及正鵠之飾故云巾類也引射義者欲證射以鵠爲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下注云然則所云正者正也此取射義解之故射義云射者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注云内正外直正鵠之名出自此是也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并下云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鄭以正鵠之名有此二義故兩解之也云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三等皆高廣等引之者鄭欲解經見鵠之義故先知侯鵠廣狹尺寸也云則大侯之鵠方六尺者以侯道九十弓弓取二寸二九十八侯中丈八尺三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鵠方六尺也云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侯道七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丈四尺三分其侯鵠居其一丈四取丈二三分得四尺又於二尺之内取尺八寸又得六寸又二寸一寸爲三分揔六分取二分二分於三分爲三分寸之二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故云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云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豻侯侯道五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方一丈三分其侯鵠居一焉一丈且取九尺得三尺一尺取九寸得三寸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則是三分寸之一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故云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云中人之足長尺二寸者無正文以目驗而知云以豻侯計之者以大侯糝侯高下無文豻侯云下綱不及地武則豻侯下綱去地尺二寸以是從豻侯計之也豻侯侯中一丈上下躬及上下舌各二尺合八尺是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豻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也糝侯侯中丈四尺中上中下各四尺得八尺并之二丈二尺也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下亦有四尺六寸大半寸通躬身四尺爲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張法糝鵠下畔與豻侯之上綱齊所謂見鵠於豻自餘糝侯鵠下畔八尺六寸大半寸在掩豻侯亦如之豻侯上豻本去地丈九尺二寸直掩八尺上有一丈一尺二寸在復掩六寸上有一丈六寸在復掩三分寸二唯有一丈五寸三分寸一在少半寸者即三分寸一也言大半寸者即三分寸二也故知糝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大侯中丈八尺中之上下各四尺即八尺矣中方丈八尺更加八尺二丈六尺也糝侯去地丈五寸少半寸本上綱下綱相去二丈二尺其舉也上綱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鵠下畔與糝侯上綱齊所謂見鵠於糝也侯中丈八尺三分之則鵠下亦有六尺下躬身四尺一丈矣則大侯自鵠以下掩糝侯一丈也自一丈以下猶有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在是大侯下綱去地亦然故注於此數也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知三日者前文云前射三日下云樂人宿縣下云厥明自前射三日以後論事不著異日故知張侯與設乏同是射前三日矣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

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鍾有磬爲全鑮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鑮爲節

【疏】樂人至南陳○注笙猶至爲節○釋曰云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者陽氣起於子盛於午故東方爲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大蔟用事故萬物生焉云春秋傳者是外傳伶州鳩對周景王辭引之者證鍾奏爲笙之事大蔟者寅[illegible]條氣之管度律均鍾金即鍾也故據之所以贊陽出滯云[illegible]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謂者亦度律均鍾姑洗在辰[illegible]月百物脩絜而出考神納賓二律祀而有助祭之賓客但[illegible]方陽管唯有此二律故據此二律言之是以名東方鍾磬[illegible]笙也云皆編而縣之者言皆者欲解磬非應律之物與鍾[illegible]言之者以其鑮與鼓雖同西面與鍾同不編之而磬與鍾[illegible]十六枚而在一虡與鍾同編又同宮故兼言磬是以磬師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鍾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是其磬與鍾編之此東方云笙而西方言頌者以其夷則無射主西[illegible]之形容故云頌也但天有[illegible]子出播黃鍾之鍾右五鍾[illegible]應左右云五則除黃鍾鼙[illegible]五也大呂中呂已東爲左[illegible]全爲肆者周禮小胥職文[illegible]者爲文鼓鑮簨虡之上各[illegible]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illegible]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illegible]夫雖同判縣半天子卿大[illegible]東縣磬而天子之士特縣[illegible]之士直特縣半天子之士[illegible]天子宮縣四面皆有諸侯[illegible]具有也卿大夫士皆無鑮[illegible]得具是以闕之云鑮如鍾[illegible]並據國語而注之以言鑮[illegible]編之也云奏樂以鼓鑮爲[illegible]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illegible]鍾鑮皆是與樂爲節故鄭注以鼓鑮爲節不言鍾磬已注解故不言也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

【疏】建鼓至南鼓○注建猶至君也○釋曰下西面北面建鼓皆言一此建鼓不言一者彼在本方故須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以爲君故移來在北方

（故異其文不言一也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者按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簨虡也此云以木貫而載之則爲之柱貫中上出一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若無用酒之類主於射畧於樂故用先代鼓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者決下一建鼓在其南東鼓者爲賓復不在東縣北者取順君面故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鍾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疏〕西階至其北○注言成至爲庸○釋曰言春秋傳者亦是外傳文云詠歌九則者謂六府三事九功之德是也以此九則平民使無差慝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者哲人謂后稷后稷以稼穡之功成於季秋先王之業以農爲本故云示民軌義謂軌法義理也云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者解先擊朔鼙之意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也云鍾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者決上東方言笙鍾應鼙言南鼓此當言頌鍾東鼓義與上文同亦合有而不言者省文也云古文頌爲庸者此雖疊古文不從亦通義是尚書云笙庸以閒笙東方鍾磬西方是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疏〕一建至南面○注言面至軒縣○釋曰云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鎛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云其爲諸侯則軒縣者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鎛）簜在建鼓之閒。（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疏〕簜在建鼓之閒○注簜竹至於堂○釋曰按禹貢云篠簜既敷注云簜竹故知此簜亦竹也其器則管也是以下云乃管新宮注云管謂吹簜故知竹管也按小師職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若然笙簫與管器異以其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也云倚於堂者管擬吹之不倚也倚在兩建鼓閒者以不得倚於鼓故知倚於堂也）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疏〕鼗倚至西紘○注鼗如至將之○釋曰知鼗如鼓而小者按那詩云猗與那與置我鼗鼓傳云猗歎辭那多也鄭讀置爲植植鼗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以其殷人植鼓以木貫之而下有柎鼗亦以木爲柄而貫之但手執而不植爲異故云亦植之類鼗與鼓同文是鼗如鼓而小也知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者按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言擊鼗言播播爲搖之可知鼗所以節樂賓至乃樂作故云賓至搖之以奏樂也云紘編磬繩也者紘若天子諸侯冕而朱紘用組之類磬又編縣之用紘故知紘編磬繩也知設鼗於磬西倚於紘者以其鐘磬皆面向東人居其前西面故知鼗在磬西倚之於紘也引王制者證鼗爲節樂之器柷狀如漆筩中有推所以

節樂鼗亦節樂柷大於鼗故賜公侯樂則以柷將命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命自餘樂器陳於外也）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冪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疏〕厥明至在北○注膳尊至作晉○釋曰自此盡羹定論豫設尊洗具饌之事案禮記燕義諸侯射先行燕禮此以下至東陳皆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畧耳云說者以爲若井鹿盧者鹿盧之形即葬下棺碑閒重鹿盧之輩今見井上豎柱夾之以索繞而挽之是也云其爲字從豆曲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故云其爲字從豆爲形以曲爲聲也云近似豆大而卑矣者既用豆爲形還近似邊豆之豆卑漢注而知但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口徑小而又高此承尊之物口足徑各宜差寬中央亦大共高尺比常豆而下故云近似豆而卑但蹶一大木爲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必用豐年之豐爲坫者以其時和年豐萬物成孰粢盛豐備以共郊廟神歆其祀祝嘏其福至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或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家富民足人情優暇言酒嘉肴盈尊滿俎於以講道論政既獻酬侑酢至無筭爵行禮交樂和上下相歡勸歆爲樂故也云錫細布也者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故知錫是細布也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云唯君面尊者玉藻文注云面嚮也彼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此大射亦謂燕臣下與彼是同專惠之道故皆尊鼻嚮君云言專惠者決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夾之不得專惠故也）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疏〕尊士至圜壺○注旅衆至玄酒○釋曰前設縣時鑮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鑮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而云鑮南者遙繼鑮而言必繼鑮者樂以縣爲主故也）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疏〕又尊至獻酒○注爲隸至東面○釋曰知爲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以其此人皆有功又下文以此尊獻之故知也知故酒濁者以五齊從下向上差之醴沈淸於鬯醴鬯鬱又在而齊之上故知沙酒濁也云特泲之必摩沙者也者此解名沙酒之意云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者此以五齊中取醆酒盎齊泲鬱鬯之事獻沙也泲鬱鬯之時和盎齊以手摩沙出其香汁涗清也泲之使清也此爲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鬱鬯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謂侯之神故用鬱鬯也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知此不爲大侯服不設者案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鄭云侯時而陳於南統於

侯皆東面也）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設洗至西面○注或言至文也○釋曰云異其文也者洗篚言南陳亦西面膳篚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故也）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於其南〔疏〕又設至東陳○注亦統至其南○釋曰云亦統於侯也者前設尊兩獻酒亦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今此設篚在南後設服不之洗在南亦統於侯）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小臣至東上○注唯賓至公矣○釋曰知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者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故知也此賓未布而言布之者欲辨尊卑故先言卿大夫席後言之者言若是有無不定故後言也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者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若言小卿據次國已下有之云射禮辨貴賤也者燕禮大小卿皆在尊東西無小卿位彼主於燕不辨貴賤故也云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者成王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比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縱鄭不見周官於周禮三公亦無職考工記云或坐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疏〕官饌○釋曰燕禮宰饌此不言宰而言官者欲見非獨宰故鄭云百官各饌）羹定。（亨肉孰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射人至西上○注大史至大命○釋曰自此盡少進論羣臣立位之事云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者決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此不繼門而在士南繼士者爲有侯故入庭深也云小臣師正之佐也者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爲佐云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

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謀衍耳）〔疏〕（注詔告至衍耳○釋曰燕禮言爾以其近門去君遠而言爾爾近也移也揖之使移近此入庭深故不言爾而言揖揖之而已不須移近之也云上言大夫謀衍者以其大夫與公卿面有異故下別言大夫少進明上有大夫謀衍大夫大夫四字也）大射正擯。（大射正射人之長）〔疏〕（大射正擯○注大射正射人之長○釋曰自此盡門外北面論請立賓之事大射正對射人爲長若小臣正對小臣師亦爲長）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敢）反命。（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又復）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脯醢庶羞於君者方圓壺獻無冪）〔疏〕（公揖至膳者○注請士至無冪○釋曰自此盡公卿者論卿大夫定位及請執冪之事云請士可使者鄭知請士者據燕禮而知云方圓壺獻無冪者方圓壺臣尊獻獲者尊皆無冪）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爲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畧之）〔疏〕（乃命至東上○注命者至畧之○釋曰知命之在西階前者以其小臣位在東堂下於阼階請公命乃就西階請執冪者以其執冪者士位在西故也云羞膳者從而東者已於燕禮釋訖云不升堂者但不由南方升畧之升自北堂是亦升堂矣）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於君也）〔疏〕（膳宰至卿者○釋曰不言命者對君言命於臣畧之）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辭。（及至也辭逡遁不敢當盛）〔疏〕（擯者至賓辭○注及至至當盛○釋曰自此盡賓荅再拜論主人迎賓拜至及獻賓之事云公降一等揖賓不言請賓至位就席者亦是以賓與主人爲禮禮不參故不請也此言賓辭燕禮不言文畧也）公升即席。（以賓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奏肆夏。（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奏肆夏○注肆夏至肆夏○釋曰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者案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與彼注亦同今此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鄭於此兩解之也云祭山川之樂歌者以其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謂巡守祭當方山川則王制及尚書云望秩於山川是也云明昭有周者美武王有明明於周云式序在位者式用也任賢用能序之使在官位云我求懿德者懿美也我求取美德之人也云肆于時夏肆遂也夏大也能如此遂於王道之大云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者今國君歌此詩延賓入者其欲著明諸侯宣布王之德以勸賢人使有德言與者鄭以義解之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者按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下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鄭注云大饗饗賓客也彼賓客謂諸侯來朝者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以此言之王用肆夏以饗諸侯來朝今引之者證燕時納賓亦奏之按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法也又此納賓樂故諸侯亦得用若升歌則不可若賓醉而出奏陔夏與此異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疏〕（主人至北面○注賓將至正主○釋曰自此至虛爵降論主人獻賓之事也云不於洗北辟正主者按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正主此宰夫代君爲主故不於洗北南面也）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辭正主）主人卒洗。賓揖升。（賓每先升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疏〕（注賓既至復位○釋曰云賓既拜於筵前受爵者鄭恐讀者以拜下讀爲句）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疏〕（注宰胥至於燕○釋曰云不使膳宰薦者不主飲酒變於燕者決燕禮使膳宰薦主於飲酒故也）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樂闋○注闋止至上也○釋曰此上經云奠爵拜告旨下經云賓卒爵則此經者是賓啐酒節即樂闋燕禮記亦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亦據啐酒時按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曰卒爵而樂闋與此啐酒樂闋不同者彼注謂朝聘者故卒爵而樂闋此燕己臣子法故啐酒而樂闋也云尊賓之禮盛於上也者賓及庭奏肆夏乃至升堂飲酒乃樂止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者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

儀禮注疏卷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射第七（毛本射下有儀字陳閩監葛俱無與此本合釋文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

射義於五禮（浦鏜按改義爲儀）

大射之儀

發不失正鵠者（要義同毛本發下有而字○按射義有而字）

其唯賢者乎（毛本唯誤作維）

鄭意不云（陳本要義同毛本不作下）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

凡其戒命（命閩監俱作令與疏合按周禮原文亦作令）

致齋三日若然（毛本三誤作二）

王自澤宮而還（毛本宮誤作官）

前射三日

冢宰之屬（之通解作官）

司馬命量人

掌量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按涂塗古今字）

止視遠近（陳閩監葛通解楊氏同徐本聶氏毛本止俱作正按周禮射人注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

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

皆以布以皮爲鵠（要義同毛本通解布下有爲之而三字）

容謂之乏（要義同毛本容上有云字）

則此貍步六尺明矣（自此至以非之也五十一字要義祇少鄭云此故先故注彼亦也十字餘與毛本同陳閩通解俱作則此貍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貍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後鄭注引鄉射考工爲證者所以明步爲六尺而非三尺也）

遂命量人巾車

有革韈（陳閩監本同毛本韈作韤）

并下云亦鳥名（陳閩監本同毛本下作正○按當作并下云正亦鳥名）

通躬身四尺（毛本通解身作與舌二字）

張法椽鵠鵠下畔（通解同毛本重鵠字○按上鵠字當作侯）

卽三分寸一也（毛本寸一作一寸）

樂人宿縣

沽洗（釋文徐本同毛本沽作姑）

考神納賓者（納陳閩監本俱作內）

大呂中呂已東（中要義作仲）

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要義謂下俱有諸侯之卿大夫士也入字○按有此入字與周禮注合毛本無此入字）

且是全之爲肆（要義同毛本且作亦通解且是作是亦）

以言鎛形如鍾而復大（要義同毛本鎛作鏄）

建鼓在阼階西

應之（徐本同毛本應上有應鼙二字通解楊敖俱有）

西階之西

解先擊朔鼙之意（要義同毛本意作義）

故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也（要義同毛本鼙下無應鼙二字按此與上節注文互誤也）

簜在建鼓之閒

今大予樂官有焉（予閩本要義俱作子周學健云大予漢樂官名或本作子者誤）

小者謂之和（陳閩監本同毛本者作笙）

鼗倚於頌磬西紘

而作護樂（要義同毛本護作濩）

故至賓至摇之（通解毛本至作於）

則以鼗將命（要義同毛本以鼗作鼗鼓）

厥明○幂用錫若絺（陸氏曰絺劉作綌音卻盧文弨疑綌爲絡誤詳釋文挍勘記）

爲幂蓋卷辟綴於篠（幂宋本釋文作鼏）

此以下至東陳（要義同毛本此以下作自此）

說者以爲若井鹿盧者鹿盧之形（要義同毛本盧下誤脫者鹿盧三字）

卽葬下棺碑閒重鹿盧之鞸（陳閩通解要義碑俱作碑毛本作椑陳閩通解鞸俱作類要義毛本作鞸○按當作碑）

其形兩頭大而中央小（此本要義俱無此九字通解有）

豐者承尊之器（豐字諸本皆同以下文考之當作豊然䟽此說甚謬按說文有豐無豊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鄭以爲諧聲者蓋其字从二丰既象豐滿之形復諧丰聲非別有豊字也賈以豐爲豐年豊爲承尊之器殊非鄭意至穀豆多有之說尤屬傅會古謂豆爲菽至六國後始言豆禮記投壺篇實小豆焉此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是以豐年之字（毛本豐誤作豊）

豊下著豆（毛本豊誤作豐）

比常豆而下（要義同陳閩通解常俱作於毛本通解下俱作差短）

亦謂之坫（要義坫俱从土下並同毛本坫作玷非也）

面鄉也（也陳閩俱作尊）

故皆尊鼻鄉君（鼻閩作畀）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

鬯鬱又在五齊之上（要義同毛本通解鬯鬱作鬱鬯）

羹定

烹肉熟也（烹釋文作亨）

射人告具于公○大史在干侯之東北（毛本史作夫釋文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音泰足以證夫字之誤）

大史在干侯東北（毛本史作夫徐本通解楊氏俱作史是也與此本標目合）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

以其大夫與公卿面有異（陳閩通解同毛本面作而）

擯者反命

論卿大夫定位（毛本定作庭）

擯者納賓

自此盡賓荅再拜（毛本再拜作拜再）

論主人迎賓拜至（別本迎誤作延按下注有延賓之語作延亦非無因）

奏肆夏

執僨也（毛本僨作鼖○按作僨與周禮釋文合）

武王有明明於周（監本作明昭）

任賢用能（毛本任作用）

故諸侯亦得用若（要義同毛本若作者○按若字屬下句毛本非也）

若賓醉而出（毛本醉誤作奏）

主人卒洗賓揖升（毛本揖下有乃字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無乃字）

賓每先升尊也（徐本通解同毛本尊也作揖之）

樂闋

奏肆夏乃至升堂飲酒（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乃字）

儀禮疏卷第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疏】（賓以虛爵降○釋曰自此盡西序東面論賓酢主人之事）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疏】（注賓南至受者○釋曰知者以經云主人北面明凡授爵鄉所受者鄉飲酒鄉射獻酬酢皆然故云凡謂南面授與所受者也）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辟正主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實）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疏】（賓降至東面○注既受至安盛○釋曰以堂上爲盛故降下下文於酬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云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燕禮注云位彌尊禮彌卑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疏】（注命公至之序○釋曰知公命者命由尊者出故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燕）【疏】（主人至于公○注象觚至于燕○釋曰自此盡于篚論主人獻公之事云取象觚東面者鄉公爲敬故也云不言實之變於燕者燕禮云實之主於飲酒此云酌不云實之主於射畧於飲酒故也）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乃者其節異於賓）【疏】（公拜至肆夏○注言乃至於賓○釋曰言異者賓及庭奏此君受爵乃奏是其節異故也云乃者緩辭也）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疏】（注人君左右房○釋曰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故也）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疏】（注凡異至於賓○釋曰言異者使庶子授肺不拜酒立卒爵之等皆異於賓也）主人荅拜。

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爲受）【疏】（更爵至荅拜○注更易至爲受○釋曰自此盡于篚論主人受公酢之事）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疏】（主人至荅拜○注媵送至作騰○釋曰自此盡南面立論主人受賓爵之事）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比於正主酬也）【疏】（注辭者至酬也○釋曰上文公飲立卒爵此則坐飲故以公決之云比於正主酬也者謂於鄉飲酒鄉射下正主酬賓之節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主人至薦東○注遂者至舉也○釋曰云不北面也者此決鄉飲酒鄉射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注皆云酬酒不舉引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疏】（注賓不至彌尊○釋曰案鄉飲酒注云位彌尊禮彌卑引雜記一張一弛此對酬時立于西序之時不降于下禮稍卑位稍尊此在席西東面位彌尊禮彌卑也）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疏】（小臣至命長○注命之至則卑○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將爲賓舉旅使二大夫媵爵之事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知不取卿大夫之年長者以其下作大夫不取年長又知不取臣中位長者以其不取卿故鄭云卿則尊士則卑故不取之而取下大夫尊卑處中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古文曰降造阼階下）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待君命）

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疏】（注既酌至君舉○釋曰言亦者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云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者凡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今奠於薦左是不舉之處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面位）【疏】（注反門右北面位○釋曰但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得揖少進中庭北面今當反庭中位而立云門右北面位者大夫雖得揖少進仍是門右北面位少進而已故鄭還以門右北面言之）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公坐至成拜○注公起至成然○釋曰自此盡復位論爲賓舉旅下及大夫之事云小臣長辭變於燕者燕禮直使小臣辭亦是燕主歡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異於飲酒禮故云變於燕也）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疏】（公坐至稽首○注不言至下拜○釋曰自此已下皆云公荅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荅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用尊卑故公拜皆再拜此射禮主辨尊卑故直云荅拜荅一拜此一拜者正禮也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注二曰頓首頓首平敵相拜注三曰空首君荅臣下拜復不爲再拜即七曰奇拜是也云下亦降也者此非訓下爲降故以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直因降有上文即云下也經云公卒觶賓下拜者公尊不拜既爵賓降拜若爲君拜既爵也）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就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卿後大夫）賓大夫之

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在右相飲之位）【疏】（注賓在右相飲之位。○釋曰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位非賓主之位也）賓坐祭。立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言更觶卿尊則賓禮殺）【疏】（注言更至禮殺。○釋曰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則卑賓禮殺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疏】（大夫至復位。○釋曰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面位即中庭北面位也）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疏】（主人至階上。○注酬賓至於酬。○釋曰自此盡無加席論獻公卿之事）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疏】（司宮至東上。○注言兼至房來。○釋曰上文設席之下注謂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者以至獻卿乃布之若然此云兼卷者不謂始卷之直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之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辟之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疏】（乃薦至折俎。○注卿折至禮尊。○釋曰云卿折俎未聞者以燕禮卿無俎故云未聞又云蓋用脊脅臑折肺者案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又獲者之俎脊脅肺臑彼注云臑若膊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脊脅肩肺君俎亦脊脅臂肺前體有肩臂臑後體有膊胳觳尊卑以次用之故卿宜用臑若有公公用臑卿宜用膊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對燕禮不辨尊卑故公卿等皆無俎也）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肴君之惠也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疏】（注陳酒至之意。○釋曰案燕禮不在射亦不啐者彼爲臣有功君與之燕恩及於卿故卿不敢啐也卿有無俎者自然不嚌也）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疏】（小臣至于篚。○注命長至優暇。○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舉旅之事）一人待于洗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疏】（注於是言至尊卑。○釋曰案燕禮爲卿舉旅言若賓若長唯公所酬燕禮主於飲酒此言所賜是以使之也）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疏】（主人至復位。○釋曰自此盡就席論獻大夫之事。○注大夫至備禮。○釋曰此注云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燕禮注云禮殺者兩注相兼乃足對公卿拜既爵此不拜此獻卿後是禮殺也亦是賤不備禮也）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薦于上辟正主脀俎實）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辯獻乃薦畧賤也亦獻後布席也）【疏】（辯獻至就席。○注辯獻至席也。○釋曰既言辯獻大夫遂薦之後乃云繼賓以西東上以下云云者上總言獻大夫辯乃一時薦之下文更明布席位次就席之儀故云辯獻乃薦畧賤也畧賤則是獻訖降階獻辯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訖乃薦之）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乃席至四瑟。○注工謂至衆也。○釋曰自此盡西面北上坐論作樂及獻工之事云六人者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皆據文而言也云禮大樂衆也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僕人正至上工。○注徒空至貴賤。○釋曰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者以正爲長師爲衆故僕人正爲長僕人師爲佐也云士其吏也者以其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云天子視瞭相工者見於眂瞭職文云大師

少師工之長也者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是樂工之長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者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云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者對燕禮主歡不明貴賤故不分別工貴及相賤發）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畧於此樂內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疏】（後者徒相入。○注謂相至出入。○釋曰上列官之尊卑此陳先後之位亦是以明貴賤者上列官之尊卑謂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官尊卑也此陳先後則上工與瑟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既據入時行位亦據升堂坐之先後亦依此也云凡相者以工出入者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小樂正從之。○注從大至師也。○釋曰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者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從者彼主於樂此則畧於樂故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人）坐授瑟。乃降。（相者降也立于西縣之北）【疏】（坐授瑟乃降。○注相者至之北。○釋曰鄉飲酒注云降立于西方近其事以取近其事故在西縣之北也）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疏】（小樂正至階東。○注不統至在此。○釋曰云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者決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于工之西在西階東不統於工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于階而云西階東不變若使小樂正通之於工恐工位移近西故猶統于階也）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與之燕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諮事）【疏】（乃歌鹿鳴三終。○注鹿鳴至諮事。○釋曰云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者據四牡勞使臣此不用之云與諮事者謂皇皇者華有諮謀諮度諮詢之事亦畧之也）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疏】（主人至左瑟。○注工歌至節也。○釋曰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者案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謂君賜之樂者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人必知同洗者以其更無別文故知同之也云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者燕禮大射[illegible]云異之鄉飲酒鄉射[illegible]於是言左瑟者節也[illegible]皆在工內而云工不[illegible]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以其六人總當獻酒之節故總入左瑟文不謂有瑟也）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疏】（一人拜受爵。○注謂大至於席。○釋曰云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者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則知此一人謂大師不言大師對君工賤不異其文故同之而云一人也）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疏】（○主人至脯醢。○注輒薦之變於大夫○釋曰案上文云辯獻大夫遂薦之此工得獻不待辯輒薦之故云變於大夫也）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疏】（使人相祭○注使人至祭酒○釋曰知祭薦祭酒者此文承一人受爵薦脯醢之下明二者皆祭也若下文衆工直祭酒不祭脯醢也）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疏】（大師至于後○注鼓北至六寸○釋曰知鼓北是西縣之北者以其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者案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鑮南今不言在鍾磬之北遙據鼓而言之者欲取形大又面向東工亦面向東故遙取鼓面也言餘長在後者欲見鼓長六尺六寸工面與鼓面齊鼓有餘長在人後矣言此者工與鼓前面齊後面不齊之意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者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爲列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故云三人爲列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者亦約遷樂於東方工西面樂正北面言亦者亦東方也云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在後者亦約遷樂東方時面位得知也云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者彼云韗人爲皋陶先鄭云韗書或爲鞠玄謂鞠者以皋陶名官鞠即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鞠人鞠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云爲皋陶者鼓木之名其穹隆二十板謂鼓木長六尺六寸賈侍中彼解爲晉鼓引之者證鼓東西長工齊前面於後有餘之義也）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疏】（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至之中○釋曰云管謂吹簜者此云管上云簜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云其篇亡其義未聞者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之等同亡但上由庚由儀之等有序無詩同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則辭義皆亡故云其義未聞云笙從工而入者案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見笙入之文故知笙從工而入也上云簜解爲竹謂笙簫之屬竹即管也今此經云管已解簜爲管復云笙從工而入者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者亦吹笙故兼言笙欲見笙管相將也云立于東縣之中者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則於此縣而言此辟射位故知立于東縣之中也）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疏】（○卒管至上坐○注不言至其南○釋曰工人前不即遷于東者爲管笙所作不以無事亂有事故待卒管大師乃東坫西面北上坐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云不言縣北統于堂也者上云鼓北不統於堂者彼權立非正位故也）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疏】（擯者至司正○注三爵至法也○釋曰自此盡北面立論將射立司正察儀安賓之事）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疏】（注奠觶至多也○釋曰燕禮及此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於地比鄉飲酒及鄉射爲顯其威儀多自此已後還與二鄉同也）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於中庭故處）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席爲之耦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弣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古文挾皆作接）【疏】（司射至鉤弦○注司射至作接○釋曰自此至于次論射事將至誓射者及比三耦之事云司射射人也者案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云耦次在洗東南者此無正文案鄉射記云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此下云三耦出次西行拾取矢又當北行向楅則次在洗東南矣云方持弦矢曰挾者以矢橫爲方鄉射記云凡挾矢於二指間橫之是也）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疏】（自阼至請射○注爲政至射禮○釋曰云爲政謂司馬也者案大宰云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爲政謂司馬也云司馬政官主射禮者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今文於爲于）【疏】（遂告至大夫○注因告至爲于○釋曰云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者是以曲禮云君使士射注謂以備耦是也）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納內也）【疏】（遂適至射器○釋曰命謂司射命之也言有司則前文司士戒士射與贊者注云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是也鄉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故東面右顧者以其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中閭中筭器也籌筭也豐可奠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楅承矢器今文俟作待）【疏】（射器至而俟○注中閭至作待○釋曰云中閭中筭器也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中所以盛筭故云筭器也云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者下文云司射卒誘射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是也若然司射有矢無弓在堂西有弓者誤或則據司射將獻釋獲者適阼階西去朴適堂西釋弓脫決拾是時弓在西堂下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疏】（工人至莅之○注工人至之長○釋曰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亡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未亡時屬司空也云能正方圜者以工巧之能知也續人職云火以圜土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之侯之類是知方圜也云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者則上文橫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橫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或科用其一云午十字謂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云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卒畫至階下○注埽物至堂下○釋曰知工人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雖無正文南方不見有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疏】（大史至聽政○注中未至東面○釋曰注引鄉射者欲見大史位之所在在此也）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文異作辭）【疏】（司射至許諾○注誓猶至作辭○釋曰卑者尊者射不異侯言此者以其誓云君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恐卑與尊爲耦亦各射已侯故覆言此賓與君爲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爲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爲耦不可使之別侯別侯者則非耦類故也）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疏】（遂比三耦○注比選至東面○釋曰云不言面者以下云面故決之云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者仍依朝位以其設朝之班位以來其位未改明知司射命誓及比次須還依舊位司射面皆向之而比次也若耦及侯數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

（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屈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畧言之數備禮記射義也）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今文俟爲立〔疏〕三耦至北上○注未知至爲立○釋曰云未知其耦者下經始命之故云未知其耦若然此經已言面位者三耦雖未知與誰爲耦要知爲三耦故立於此）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疏〕司射至于次○注取弓至蔽處○釋曰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者對鄉射堂西顯露之處拾取矢也）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搢扱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疏〕司射至誘射○注搢扱至誘人○釋曰自此至東面論司射誘射之事此射人誘射與鄉射同但鄉射往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弓矢爲異然此云入次搢三挾一个則已前皆挾乘矢不改鄉射亦然引論語者彼夫子教弟子學問事司射教人射事雖不同同是教注故引爲證也）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卒射。北面揖。（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爲不背卿〔疏〕注不南至背卿○釋曰案鄉射誘射射卒南面揖者彼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特尊之此大射辨尊卑尊東唯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之也）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所以撻犯敎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疏〕注扑所至之西○釋曰云於是言立著其位者案鄉射司射先立所設中之西南三耦從之立於西南司射却就之搢三挾一个乃誘射此則誘射卒乃始來就位者由此有次就次取弓矢射訖無事乃於此立故云於是言立著其位也引鄉射記者此不言司射倚弓矢之處引之證此與彼記文同也）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疏〕司馬至負侯○注司馬至爲旌○釋曰自此盡而俟論司馬師命服不負侯之事也引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云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疏〕司射反位○釋曰此不言先反位者爲三耦始出次未有次前位無所先故不言先也）

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閒也〔疏〕注上射至閒也○釋曰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者鄉射亦云上射在左不云便射位者彼東面位上射在北故在左不取便射位之義此次北西面位亦上射在北居右故上射須在左以其發位並行及升北面就物位皆言居左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故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十尺〔疏〕注視侯至十尺○釋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參侯七十弓故侯中十四尺干侯五十弓故侯中十尺）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閒。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于物閒〔疏〕司馬至去侯○注司馬至物閒○釋曰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非大司馬大司馬之下屬大司馬故云司馬屬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知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者案鄉射司馬命去侯時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西南面揚弓命去侯故引鄉射證此亦在物閒西南面也）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爲君商爲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古文聲爲磬〔疏〕負侯至聲止○注宮爲至爲磬○釋曰云宮爲君商爲臣樂記文云聲和相生者宮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云聲和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引鄉射者彼臣禮下云諾聲不絕不言宮商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之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古文獲皆作護非也〔疏〕授獲至而俟○注大侯至非也○釋曰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之相代而獲者上注引周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是以鄭分之於三侯之上大侯尊故使服不氏與一徒居乏自餘徒三人分之於二侯徒以少一人不得相代也引鄉射者此文不具宜與彼同）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疏〕司馬至反位○注拾遂至之南○釋曰引鄉射者於此司馬不言位宜與鄉射同故引爲證）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

毋射獲。毋獵獲。（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爲獵）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再言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算古文釋爲舍〔疏〕獲而未釋獲○注但言至爲舍○釋曰云但言獲爲釋算者鄭注鄉射云但大言獲此注不言大省文也）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疏〕上射至反位○注上射至皆袒○釋曰云上射降三等者諸侯階有七等言三等者欲明下射中等是降一等之上下下射過向西畔由右故上射至地待之乃得二人並行上射於左也云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者降射者仍南行故得階前交往來也云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者此鄭解在階下而上射得在左之意由下射階上少右向西畔乃降上射於地待之故並行時得上射在左也云凡射皆袒者案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取弓遂至卒射云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袒決在此不見袒亦袒可知也）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疏〕三耦至反位○釋曰云司射去扑倚于西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者案鄉射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此不升堂而在阼階下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疏〕司馬至相左○注出出至適次○釋曰自此至與反位論取矢設楅云出于次也袒時亦適次者以此而言則袒時入次今更出次知不在位上袒而入次取弓者凡袒襲皆隱處鄉射無次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矢不在位此大射有次明入次袒不在位可知）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俟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疏〕注此出至降之○釋曰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者鄉射文此亦然故引爲證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畢所以敎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疏〕小臣至爲畢○注畢所至東肆○釋曰云畢所以敎助執事者以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

（為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為鞭度然引鄉射禮文者證經設楅故亦當洗）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數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朴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疏】（司射至于公○注倚扑至聞之○釋曰自此盡未降請君行第二番射并命謂之為云倚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者上以去扑告君不注至此乃注者彼告在阼階下遠君故不注至此升堂乃注義與彼同也上不升者以告以三耦射射卒事緩故在下此告欲諸公卿大夫徧聞也故升但升者是其正故鄉射升堂大射告公故前在堂下此升者欲公卿聞之故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疏】（司射至北上○注適次至面立○釋曰云告于大夫曰請降者以諸公卿在上故請大夫降鄉射降告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又曰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大夫未降者彼臣禮主人與賓皆卑故大夫未降與此異也云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者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次為適次非入次也）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士也）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為上居羣士之上）【疏】（司射至為上○注為上至之上○釋曰可為上居羣士之上者若是士與大夫之尊者為耦故居羣士之上也鄭云羣士之上者既為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是以下注云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也若然國皆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為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之法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注言未至在射○釋曰言未者後當降故云未也若終六射不得言未是以鄉射記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是不射不得云未也）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疏】（遂命至挾之○注此命至未訖○釋曰自此盡襲反位論命拾取矢之事鄭知此是命入次之事者上來未有三耦入次袒決遂之事又下文乃云一耦出明此是命入次之事若然司射命訖當反位不言者以其三耦入次出乃當作取矢待作取矢即是事未訖故不言反位也仍未知令入次之後未出之閒且在西方位且在階下位三者雖無文以事緩急言之三耦入次出則作之宜在階下位於義可也又鄉射云司射反位者司射反位則有三耦位得言反位此曰射位在西方去次遠又曰射位若階下去次亦遠不得言反故不言也）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古文且為阻）【疏】（上射至面揖○注橫弓至為阻○釋曰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者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位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云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去君遠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為背君若左還向東覆即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即背故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亦南踣弓也人東西鄉以南北為橫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便也）【疏】（下射至面揖○注橫弓至便也○釋曰云橫弓亦南踣弓也者謂南踣弓以左手仰執弓裏以覆右手於弓表向下取矢亦便也上射下射俱南踣弓者取背君向南為順故也）既拾取矢梱之。（梱齊等之也古文梱作魁）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疏】（兼挾至面揖○注內還至可也○釋曰云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者若上下俱向內是相向為順若上射左還是不故背君若下射右還背君少亦左還初時面向君轉身南向背君多似故背君故不左還也云上以陽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者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為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為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也）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揖以至於左○注以猶至東面○釋曰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者揖不須言以今云以者必有義意故鄭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謂成於此拾取矢以其取矢後一番了更無事故云成於此人意相存耦也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者位在次北西面是以上射居左至次北右還西面便也云上射少北乃東面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守故之辭於此言之者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疏】（大史至而俟○注先猶至南末○釋曰此不見執筭之人案鄉射命釋獲者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彼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尚使人執筭況國君官臣多大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之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其位已見篇首也引鄉射者證筭以南末為順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為綃綃綱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正當中鵠而著古文梱作魁）【疏】（司射至不與○注離猶至作魁○釋曰中謂中侯注不言可知云離猶過也獵也者謂矢過獵因著維與綱二者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者案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縜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為之又以布為縜籠綱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綴著縜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云或曰維當為綃綃綱耳者鄭更為一解綃則維也云綃綱耳者以綃為綱耳離著綃也云衆當中鵠者大射鵠則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是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值中一侯則釋獲）【疏】（唯公至皆獲○注值中至釋獲○釋曰云中三侯皆釋獲則離維綱及揚觸梱復亦釋之不言者以中為主也）釋

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疏）（注傳告服不。○釋曰據在大侯而言告服不則參侯干侯告可知舉遠見近）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筭古文貫作關）（疏）（司射至反位。○注貫猶至作關。○釋曰案上文鄭維綱公則釋獲言之則此云不中不釋筭者據除君而言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執所取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委餘筭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

儀禮注疏卷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主人辭洗○以酢主人于西階上（酢釋文作醋云本亦作酢）

遂卒爵興

辟正主也（徐本同毛本主作君）

小臣自阼階下

使二大夫媵爵之事（要義同毛本大夫作人）

以其下作大夫（要義同毛本下作作作下）

若命皆致

亦於鐏西東面酌訖（鐏閩本通解俱作鐏）

媵爵者皆退反位（者皆石經補鈌誤作爵者）

仍是門右北面位（通解同毛本仍作乃按仍字是也）

公坐○賓升成拜（按顧炎武張爾岐俱云拜唐石經誤作跋然石經實作拜）

公坐奠觶

下不輒拜禮也（毛本輒作就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

復不爲再拜（毛本復作後。○按毛本是也）

故以發端言降拜（毛本以作云。○按毛本是也）

公坐奠觶荅拜

賓進以臣道就（毛本就作也徐本通解俱作就陳閩監葛俱無）

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

先孤卿後大夫（卿後大夫四字毛本脫徐本通解俱有）

若媵觶也

注言更至禮殺　釋曰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則卑賓禮殺也（通解於尊言更作於尊者言更尊則尊卿尊下有卿字）

大夫辯受酬

大夫至復位　釋曰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面位卽中庭北面位也（通解中庭作庭中此節及下節注疏毛本俱脫）

主人洗觚（毛本觚作酬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作觚）

司宮兼卷重席

其餘樹之於位後耳者以（毛本無耳者以三字）

若然此云（毛本若然作則）

不謂始卷之（毛本謂下有至是二字）

乃薦脯醢

主人俎脊脅臂肺（通解要義同毛本俎下有脊字。○按鄉射記有脊字）

脊脅肺臑（通解要義同毛本脊上有折字。○按無者非也）

卿坐左執爵

自在射臣之意（徐本通解同毛本作亦自貶於君）

不在射亦不啐者（通解同毛本君作不射亦作不嚌陳本君字空不嚌作不亦）

主人洗觚升

乃足（要義同毛本通解乃上有其義二字）

辯獻大夫

上總言獻大夫辯（通解同毛本辯字在獻字上）

乃一時薦之（通解同毛本乃上有大夫二字）

僕人正

故僕人正爲長（要義同毛本通解故下有云字）

以爲大師小師（毛本小作少）

後者徒相入

亦據升堂坐之先後（亦據陳閩通解俱作既然則與坐先後之位毛本作亦據升堂與坐之先後之位通解作與坐之位）

坐授瑟乃降（授石經補鈌誤作受）

小樂正

猶統于階而（陳閩通解同而字屬下句毛本而作西）

乃歌鹿鳴

可則傚也（傚釋文作詨云亦作傚）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實石經補鈌誤作賓）

辟正主也（辟陳本作別）

主人受爵降

其穹隆二十板（毛本穹作窮要義作穹板作版）

乃管新宮

故與由庚之等同亡（要義同毛本庚下有內儀二字亡作云）

此辟射位（毛本此作北）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毛本取作奠石經補鈌敖氏俱誤作取）

奠于中庭故處（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處作也）

興右還○南面坐取觶洗（六字石經補鈌脫）

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從通解作於）

司射適次袒決遂（袒唐石經作祖誤）

張幃席爲之（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張作帳。○按張是也）

所以遂弦也（所聶氏作褒）

弣弓杷也（杷釋文楊氏俱作把）

大射正舍（舍上陳閩監本俱有射字）

遂告曰（曰石經補鈌誤作于）

御猶侍也（猶陳閩監葛通解俱作由）

射器皆入

司射矢亦止西堂下（按疏所據本矢上似有弓字故賈氏辨其誤然述注仍無弓字未詳）

工人士○射正荏之（荏陳閩監葛俱作莅按荏莅涖蒞諸本錯出後不悉按）

一從一横曰午（按釋文一作壹）

冬官雖亡（要義同毛本亡作士）

卒畫

知工人（毛本人下有士字）

司射西面誓之曰○射者非其侯（其下徐本有字未刻）

卑者尊者射（毛本要義卑者下有與字要義射作爲耦）

遂比三耦

例同三耦一侯而已（毛本三誤作一）

司射入于次

搢扱也（扱釋文作捷云本又作扱）

自此至東面（此閩本誤作比）

卒射

按鄉射誘射射卒（通解同毛本不重射字）

故司射不特尊之（通解同毛本特作待非也）

其餘小卿（陳本通解同毛本小作少非也）

遂取扑（盧文弨云唐石經初並作朴後改從才）

司馬師命負侯者

欲令射者（通解無欲字）

深志於侯中也（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於作與）

上耦出次

亦上射在北居右（通解同毛本右作左周學健云次北西面時上射居右既揖而進上射乃之左）

皆當其物○還視侯中（視通解誤作侯）

則視參中（毛本視誤作射）

則視干中（干于二字易溷後凡可以意會者不悉校）

司馬正適次○命去侯（侯石經補缺閩監葛本俱誤作俟按提要云監本沿唐石經之誤今石經已缺後人所補不足憑俟得舊本攷之）

授獲者

相代而獲者（毛本代誤作待）

舉旌以宮

再言獲也（徐本楊氏同毛本通解再作等）

上射降三等（毛本三作二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三是也石經考文提要云晁明釋三等及下文中等之義）

○上射于左（于陳閩監葛俱誤作與）

司馬正袒決遂

論取矢設楅（毛本楅下有之事二字）

皆隱處（要義同毛本通解皆下有於字）

升自西階○揖弓命取矢（揖楊氏作挾注同）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面通解誤作南）

鄉射記曰（浦鏜云禮誤記）

卒若矢不備（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有卒字毛本無）

司射適西階西

以告以三耦射射卒（毛本通解作以告三耦卒射）

公許○卽位而后告（唐石經徐陳閩葛通解楊敖同毛本后作後）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釋文唐石經徐本同毛本通解楊敖比俱作北○許宗彥云比誤也下云耦大夫與大夫有與大夫三字則句首不必有比字可知又司射居大夫之西北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

一耦出西面揖

一一上射出（徐本同毛本通解不重一字）

上射東面

并矢於弣（毛本弣誤作跗）

以其下射若右還周（陳閩通解同毛本右作又）

下射進

向下取矢亦便也（要義同毛本矢下無亦字）

既拾取矢梱之（唐石經徐陳同毛本梱作梱）

退者與進者○相揖退（毛本揖下有還字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無）

司射作射如初（毛本射作揖唐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射）

司射猶挾一个

衆足以知之矣（徐本通解同毛本無足字）

司射西面命曰

維當爲絹絹綱耳（朱子曰綱耳卽籠綱以布爲之梓人謂之綱而此謂之綱字雖異而音則同敖氏曰絹字恐是綱字之誤○按敖說是也釋文於周禮綱字不云與絹同於此絹字復不云與綱同而音則無异又此疏引周禮處皆作綱至述注則仍作絹似綱與絹爲二物者皆足以滋後人之疑不可不辨綱上通解有爲字）

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謂作爲）

獵寸焉（要義同毛本獵作絹下云獵爲獵著獵並同陳本唯著絹作絹餘同此本）

唯公所中

注值中至釋獲（毛本值誤作植）

釋獲者

注傳告服不（毛本服不作至所命○按毛本是）

儀禮注疏卷第十八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疏〕三耦至堂西○注不敢至事畢○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第二番射三耦訖次公卿大夫之事但此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者以其不敢與君並待告故下云司射告射于公小射正取公之決拾并授弓拂弓是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敢與君並俟告也云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者案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若然賓於此不即袒決遂者去射時遠故不可即袒也

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疏〕○諸公至以南○注言繼至夫北○釋曰言適次者但射位在堂東次在洗東南今諸公卿東南適次前北至三耦之南以次西面立云繼三耦明在大夫北者以其三耦在北大夫在南而言繼三耦明在大夫之北也

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疏〕公將至而俟○注君尊若始焉○釋曰云君尊若始焉者案上始時司馬命負侯三耦將射司馬命去侯今三耦卒射君將射司馬使更命負侯是君尊若始焉

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新之）

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當射也今文曰阼階下無適）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疏〕小射至東堂○注授弓至去塵○釋曰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笴。東面立。（不敢與君併笴矢幹東面立鄉君也）〔疏〕公將至面立○注不敢至君也○釋曰云公將射則賓降者案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無賓升堂之文但文不具其實即升矣是以此文云賓降云笴矢幹者案周禮矢人矢幹長三尺則此賓立於物北三尺矣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疏〕注還右至右還○釋曰云還右還君之右也者君爲下射賓爲上射司馬在君之西南揚弓命去侯訖還君之右東而南西向降自西階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者由如上文初將射時司馬立於物間南揚弓命去侯訖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前後是同故取彼解此云今文曰右還不從右還者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笥萑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公就至於物○注笥萑至其職○釋曰前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案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爲一人又案上文司射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爲司正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爲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大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故此以射人爲大射正也

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疏〕注既袒至襦上○釋曰案上文設決訖乃云公袒朱襦始云小臣正贊設拾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鄭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纏襦設遂亦常在袒後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疏〕大射至揉之○注順放至爲紐○釋曰云順放之也者以袂向下於弓隈順放之云觀其安危也者案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者以弓弱者爲危其弓強者爲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弓之強弱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畱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畱尊也）〔疏〕公既至乘矢○注公下至尊也○釋曰案上三耦射者上射射訖乃次下射此公爲下射當後射今君射前於賓故鄭云先發不畱尊也

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階西東面賓降位）〔疏〕注階西至降位○釋曰案上文賓受獻訖降立於階西東面此云反位於階西東面故云反位也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疏〕公即至復筵○釋曰此公與賓復升即位者公卿以下當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升就位也

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眾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眾言釋獲互言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告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無所執古文曰餘筭）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司馬至如初○釋曰自此盡就席論射訖取矢委於楅之事○注司馬至乘矢○釋曰知司馬是司馬正司馬師亦坐乘矢者此經皆言如初案上番射司馬正與司馬師乘矢故知也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疏〕注異束至殊之也○釋曰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公卿自相對其矢俱束之及其肬之亦拾取但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故[illegible]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疏〕[illegible]

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illegible]）〔疏〕[illegible]夫升事是以於此特言司馬降釋弓與卿大夫升爲節耳故鄭亦言其次第也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畢）〔疏〕[illegible]○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數筭之事直言去扑不言去矢矢亦去之是以下文司射執弓挾一个搢扑明此時去矢後更挾之

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作蹙）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北於故）

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勝黨之筭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司射命設豐。○釋曰自此盡徹豐與觶論二番射訖行射爵之事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畧之）〔疏〕注弟子至畧之。○釋曰自此以上其疏見於鄉射於此不復言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畧之者案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注云觩陳設貌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案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畧之也若然士以下飲罰爵者取於豐大夫已上皆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其三耦之內雖大夫亦取於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故不復殊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疏〕注固襲至挾也。○釋曰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者起勝者射畢之時降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故云固襲今復言之者以其勝者更袒決遂故復言不勝襲說決拾欲與勝者相起復發故復言之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無不飲）〔疏〕注不勝之黨無不飲。○釋曰以其經云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者言升之明知不勝之黨無不飲但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罰爵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不勝黨雖不飲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取其助祭取一身之藝義故不同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疏〕注先升至禮然。○釋曰云亦因相飲之禮然者案鄉飲酒鄉射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故云亦也不勝

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注立卒至執弓。○釋曰案鄉飲酒皆祭坐卒爵拜既爵故此決之受罰不備禮也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以其執弛弓不釋於地明知未飲時兩手執弓今受罰爵右手執爵爲便左手執弓可知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竝行）〔疏〕不勝者先降。○注後升至並行。○釋曰云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者案上文勝者先升此文不勝者先降故云畧之不由次云降而少右復並行者見下文與升飲者相左明降至堂下此二人少右復並行以其辟升者在左故也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若賓至不升。○注此耦至尊也。○釋曰知此耦謂士者以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經云耦不升故云此耦謂士也是以鄭解其意云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以其大夫在堂上故云不降席云重恥尊也者解士不升大夫已上不降席意以其卑者對飲尊者是可恥之事不對飲是重恥尊者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疏〕注雖尊至夫也。○釋曰云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者正罰謂上文飲者在左勝者在右於西階之上北面跪取豐上之觶飲之是也今雖不取於豐亦於西階北面是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疏〕若飲至降拜。○注侍射至禮也。○釋曰云侍射賓也者以其賓與君對射耦自相飲故知侍射者賓也云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者罰爵如上文罰者飲之而已今則從燕臣致爵於君之禮下文所謂夾爵者是也但此經云角觶與上文觶皆是三升曰觶與角連故謂之角觶或單言角或單言觶是以禮記少儀云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爵而請不角注云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又詩云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箋云兕觥罰爵是其角觶兕觥皆罰爵此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若然此角觶對下文飲君云象觶故云角觶謂賓酌如兕自飲君即下文賓降洗象觶亦從獻酬之爵不敢用罰爵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

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疏〕注賓復至夾爵。○釋曰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者言所謂鄉射文彼云燕者則此經夾爵也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不祭象射爵）〔疏〕注不祭象射爵。○釋曰案上文受罰者取爵於豐飲之不祭此云君爵不祭是以賓飲夾爵亦不祭皆與射同故云象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今文席爲筵）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與卑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除也）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疏〕司宮至于篚。○注爲大至五升。○釋曰自此盡侯而論設尊獻服不之事云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若然此設大侯之獲者君不射則不設之不豫設者不敢必君射案上張侯先設大侯君射大侯張之必君射者但聖人設法一與一奪以大射者爲祭擇士所以助祭人君不可不親故奪其尊使之必射故豫張大侯至此設大侯之尊君射訖乃設之者許其自優暇容有不射之理是以不射則不設射乃設之云散爵名容五升者案韓詩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其散容五升也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疏〕司馬至服不。○注言服至西面。○釋曰云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自此已前皆以事名之於此而言服不著其官言尊大侯故也云服不司馬之屬者以其服不在大司馬下六十官之屬者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猛獸熊羆之屬教之使擾馴人意象王者服不服諸優使歸服王者云洗酌皆西面者以其設尊設洗皆東面故知洗爵酌酒皆西面向之也若然獻旅食尊後酌者爲背君此西面不嫌背君以其南統於侯故也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其所爲獻）〔疏〕服不至受爵。○注近其所爲獻。○釋曰云近其所爲獻者以其服不得獻由侯所爲故不近之而近侯獻之故云近其所爲獻也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俟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疏〕司馬至反位。○注不俟至反位。○釋曰云不俟卒爵畧賤也者案上文獻服不反位又案下文卒祭侯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若然卒爵禮祭侯訖今司馬反位在未祭侯之前故畧賤也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

（徒乃反位者但大侯尊服不與其徒二人共在獲所獻服不亦兼獻徒此經唯見獻服不不見獻其徒即云司馬反位明獻徒後始反位是以知反位者終言之其實獻徒後乃反位故下注云司馬正皆獻之是也）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疏〕宰夫至折俎○注宰夫至脅肺臑○釋曰云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者諸侯宰夫是士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府史也引鄉射記者此俎實無文故引之爲證）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卒錯至從之○注不言至右个○釋曰云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者案上注云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鄭言容二人者欲見服不與徒二人皆得獻故鄭云司馬正皆獻之云適右个由侯內者以其既祭左个次祭右个乃祭於中故云適右个由侯內）獲者右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疏〕獲者至祭酒○注祭俎至未聞○釋曰云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者言祭俎者謂祭俎上肺但肺有二種此云祭是祭肺也非是離肺知者案鄉射記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又曰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則此俎祭肺亦離肺若然凡祭肺皆不奠爵是其常云此不奠爵不備禮者但祭肺離肺兩有祭肺不奠爵若空有祭肺亦不奠爵今祭俎不奠故云不備禮云天子祝侯曰以下周禮梓人文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知諸侯不與天子祝辭同而云未聞者以本所射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若天子云抗而射女諸侯則不得云抗而射女是以知祝辭有異但未聞耳）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疏〕注鄉射至三祭○釋曰以其左右及中故三者皆三祭非謂一處有三祭）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此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疏〕卒祭至東面○注此鄉至卒爵○釋曰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者前服不受獻之時侯西北面者欲歸功於侯故也今卒爵雖同舊處而東面者以其前受獻爲已今卒爵還爲已卒爵故東面是以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也）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疏〕設薦至卒爵○注不言至立飲○釋曰云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者決鄉射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此則不言之以其司馬在對司馬不拜既爵司馬已反位不拜既爵可知故不言引鄉射禮者此不言立位之處當同鄉射薦者東面立）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疏〕司馬

（至之禮○注隸僕至可知○釋曰云隸僕人埽侯道者謂君射時初埽之時亦是隸僕人也云巾車張大侯者舉尊者而言其參侯干侯亦張之是以上文司馬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此直云大侯舉尊而言也云及參侯干侯之獲者以其上文以獻大侯服不獲者明此經獲者是參侯豻侯可知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知者以其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是以鄭云功成於大侯也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案上張侯之時先言量人後言巾車君射之時乃有隸僕人埽侯道受獻先言隸僕人後言巾車是自後以及先隸僕尚得獻明量人在巾車之先得獻可知）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疏〕注隸僕至而南○釋曰知自服不而南者雖無正文以其受獻於服不之位明繼服不而南可知）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觶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辟中〔疏〕司射至少南○釋曰自此盡反位論獻釋獲者之事○注文武不同○釋曰言文武不同者以其獻獲者於侯西北面受獻歸功於侯是其武獻釋獲者升堂酌酒東面獻之就釋筭之所是其文故云文武不同）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同唯祭一爲異〔疏〕注俎與至爲異○釋曰云俎與服不同者以其俱用一俎云唯祭一爲異者上祭侯之俎引鄉射獲者俎與薦皆三祭鄭鄉射注云祭侯三處至此獻釋獲者不主祭侯正唯一祭俎耳故云唯祭一爲異）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疏〕注祭俎至備禮○釋曰上祭侯之時祭俎不奠爵不備禮至此祭俎亦祭肺不奠爵賤亦不備禮）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亦辟俎也〔疏〕注亦辟俎也○釋曰以其薦俎相將薦既辟俎亦辟可知）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司射至反位○注爲將復射○釋曰自此盡于公如初論司射請公爲三番射事）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疏〕注云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者決前司射升堂請射于公升今不升者諸公卿大夫前已射聞之矣）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曏言拾是言序互言耳〔疏〕反搢至取矢○注曏言至言耳○釋曰自此盡

襲反位論三耦與卿大夫取矢之事云曏言拾者謂第一射時三耦云拾取矢云是言序者謂序出次時一耦先後互者皆次序出次至庭拾取矢）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曏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位無所先也〔疏〕注言先至先也○釋曰云曏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者凡言反位者謂前已有位今乃反[illegible]禮反於舊位舊位第一番之時三耦次外舊無位司射雖先有位不得言先反位是以決之）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疏〕三耦至如初○注小射至代之○釋曰云禮殺代之者決第一番不言小射正作取矢）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illegible]〔疏〕[illegible]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至公即席後賓升階復位遂筭而後卿大夫繼射司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射射如初注云射所作唯上耦是此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作取矢從初三耦法也）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疏〕注說矢至謙也○釋曰[illegible]三耦非大夫故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illegible]〔疏〕注大夫至下位○釋曰[illegible]矢在後今待大夫反位公卿乃升就席者以其上大夫與下大夫同是大夫爵但上下有異耳故上大夫待下大夫反位乃後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

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疏〕注請奏至者乎○釋曰云請奏樂以爲節也者謂若天子騶虞九節諸侯貍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蘩皆五節云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三耦射中時雖唱獲未釋筭云復釋獲者謂第二番衆耦皆射釋筭未作樂云復用樂行之者謂第三番射非直釋筭復用樂焉云射用應樂爲難者但禮射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又須中於侯名爲應樂節云孔子曰者禮記射義文引之者證射用應樂而爲難之意）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注言君至北面○釋曰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此時工在洗東西東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遥命之）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疏〕注不與至下五○釋曰引學記者證鼓得與樂爲節之事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者射之鼓節多少無文案今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是其投壺存者云周禮射節天子九以下者是射人樂師皆有此文引之者證射節多少）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疏〕上射至若一○注樂正至重節○釋曰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者以其貍首是篇名曾孫是章頭知者以其射義上文云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以類言之騶虞采蘋是篇名貍首篇名可知射義下文諸侯君臣盡志於射又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上云貍首下云曾孫曾孫章頭也是以鄭云曾孫其章頭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者以曾孫爲篇名是失之云曾孫其章頭也是正世人也云小大莫處已下則燕則譽以上皆射義文彼注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是也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謂九節七節五節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中間使如一必疏數如一者重此樂故也）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疏〕大師至初儀○注不以至其目○釋曰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唯作樂爲異耳云辟不敏也者若以樂志不與樂節相應則見君不敏今不以樂志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氏傳文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其時魯人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服氏注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引之者證志是意所擬度也）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兼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疏〕注側持至射也○釋曰上文皆云挾一个此經云執一个故上注云方持弦矢曰挾以其將射故也此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謂鏃向上故云兼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案鄉射禮云矢不挾兼諸弦弣不言面鏃此言面鏃不言兼弦弣各舉一邊省文之義言兼弦弣者一矢兼弦三矢兼弣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司馬師無司馬）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若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注諸所至薦俎○釋曰云皆俟備君復射者但射已三番於後或射或否但臣不敢必君復射故備擬於君也云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前辟薦俎今既退中與筭薦俎不可虛留明亦退之可知）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疏〕公又至反位○釋曰此一節論射訖爲大夫舉旅之事）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疏〕司馬至公許○釋曰自此盡反位坐論徹俎升坐安燕之事）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自其從者）大夫降復位。（門東北面位〔疏〕大夫降復位○注門東北面位○釋曰云大夫降者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案下文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謂在西階下知大夫不復在西階下位者以其言復位者復前位其西階下舊無位故知非西階下若然公卿入西階下鄭云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者也大夫以公卿未入不可猶居西階故在門東北面位也）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去藏）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爲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猶踧踖至此乃敢安）羞庶羞。（羞進也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鴽〔疏〕羞庶羞○注羞進至鶉鴽○釋曰知有膷肝膋者此大射先行燕禮燕法其牲唯有狗又案內則云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間脂故知此羞中有肝膋也又知有狗胾醢者以其公食大夫有牛胾炙羊胾炙豕胾炙此燕無三牲故知胾醢亦用狗知有炮鼈膾鯉者案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云飲御諸友炰鼈膾鯉故知有此也公食大夫有王事之勞乃有之故六月詩鄭注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是有王事之勞乃有之無王事之勞則無故公食大夫不見也又知有雉兔鶉鴽者公食大夫二十豆有此四者此仍引內則上大夫二十豆者不引二十豆盡以其二十豆有三牲之物此狗故唯引此四者）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疏〕大夫祭薦○注燕乃至成禮○釋曰云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者此大夫卑不敢與公卿同時於盛成禮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興對必降席敬也司正退立西序端〔疏〕司正至位坐○注皆命至序端○釋曰云興對必降席者經直云興不言降席鄭知降席者以爲反坐故知降席也言敬也者決上文司正命賓與大夫以我安賓未坐不云降而對故以此爲敬若然上不降席者彼直云安未盡殷勤故不降此命使醉是盡殷勤故興降加敬也知司正退立西序端者案司正監酒此將獻士事未訖亦如鄉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主人至拜送○注獻士至作觚○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獻士及祝史等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言獻士用觶對上獻大夫已上觚觚二升觶三升用大者賤用小者尊故云士賤也）士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拜受爵〔疏〕注其他至受爵○釋曰云其他謂衆士也者長謂士中之長次云士謂長已下下云其他謂衆士者亦謂二十七士以其下經旅食謂庶人在官故知此非府史以下）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疏〕注司正至其佐○釋曰案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冪者二人文不具）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畢獻薦之畧賤〔疏〕注士既至畧賤○釋曰云畢獻薦之畧賤者案上獻士士立飲是畢獻訖乃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是獻士又獻司正已下若然薦士當在乃薦司正上至此言之者其實薦士在乃薦司正上今此更言士得獻訖立在東方立畢乃薦不畢獻待司正薦乃薦士也是以薦司正言乃者綏辭明司正已下薦在士後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乃薦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不洗者於賤畧之〔疏〕注主人至畧之○釋曰知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者以其不可背君南面授故知位之如此若然大史等亦北面則亦西面授酒也其小臣師等案上文位在阼階東面自然北面授）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觶爲觚公荅拜無再拜〔疏〕賓降至再拜○釋曰自此盡旅酌論賓舉爵爲士舉旅行酬之事○注賓受至再拜○釋曰云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者上文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皆臣自致爵今此其賓爲士舉旅行酬因得爲賓致爵於君故鄭云序賓厚意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此觚當爲觶〔疏〕注反位至爲觶○釋曰自此已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戶牖之間位則有席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戶牖之閒席位云此觚當爲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故知觚當爲觶下經觚亦當爲觶）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疏〕有執爵者○注士有至授之○釋曰知士有盥升者以其爲公卿大夫使行旅不可不絜知是士者案下文云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故知士有盥升主酌授之）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疏〕注欲令惠均○釋曰以堂上公卿大夫旅偏并堂下之士故云欲令惠均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受荅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疏〕注與酬至異也○釋曰云與酬士者決向來堂上相旅皆坐相酬執爵者行之大夫未能受酬者興西階上故鄭云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疏〕注祝史至及焉○釋曰鄭知祝史以下皆得旅酬者前得獻祝史與旅皆得獻明此旅酬得之可知）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疏〕士旅酌○注旅序至爵者○釋曰云無執爵者對上文卿大夫等有執爵者以其坐故也士無執爵者以其賤不坐故以次自酌以相酬無執爵者也）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疏〕注獻庶至無事○釋曰獻酬之禮庶子以下最後得獻若獻庶子之後正禮畢不得更有射事故命復射在獻庶子之前）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疏〕注司射至心也○釋曰此乃三番射後爵行無筭非直慊息復有醉者是以不可恣心所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疏〕注拜君至在上○釋曰云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者謂初酬賓直言賓再舉旅言若長不專於賓已是臣禮殺第三舉旅云唯公所賜若賓若長至此賓士舉旅直云唯公所賜復不言若賓若長賓從羣臣禮在上）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注其功至中者○釋曰上文第二番第三番唯公得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燕後一復射禮殺臣與君同是以鄭云和者益多尚歡樂也云其功一也者謂三侯所中皆是功故云一也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豻侯其中或揚觸容中別侯皆與釋）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卽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疏〕主人至之禮○注庶子至西北上○釋曰云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卽北面者工在西謂遷樂於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於鼓北也云工遷於東則東面者案上遷樂於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留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矣云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案上文司射東面命樂正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矣以其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云工遷於東則北面者案上文樂正及位大師既西面明樂正北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遷於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云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言此者人君路寢之廷樂縣不釋樂正與僕人正同掌樂事是君之近官也云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者以其雖同獻於阼階上有前後故更爵洗之是以云時事不聯也云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者案公食堂上夾北有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宰位又案執事者堂上又非樂人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同名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宰東北少退故知此亦少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故也）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疏〕無筭爵○釋曰自此盡無筭樂論爵與樂恣意無數之事）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席下席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明勸惠從尊者來〔疏〕注酬之至者來○釋曰凡行酬之法轉爵遞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嫌得即飲不代故著嫌不卒爵然後飲故曰嫌不代）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疏〕注燕之至意也○釋曰云燕之歡在飲酒者謂安燕之歡正在於飲酒故受公爵者更酌反奠於公所擬公更賜爵是其歡燕成之意也）受賜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勸者）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注乃猶而也○釋曰鄭轉乃爲而者乃是綏辭於禮不切故爲之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冪者公意殷勤欲盡酒）公命小臣正辭。公荅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疏〕注升不至臣禮○釋曰於例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拜今直升不成拜者以其拜於下是臣之正禮故鄭云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

（止於其反席卒之〔疏〕注卿大至卒之○釋曰上文卿大夫酬辯始酬士公命徹冪公卿以下降而爵止是以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筭樂。（升歌間合無次數唯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其位廣也爲作也作燭俟賓出）〔疏〕（宵則庶子執燭○釋曰自此盡篇終論禮畢容公卿出入之事）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之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以鐘鼓奏陔夏賜之脯明雖醉志禮不忘樂）〔疏〕（賓所至遂出○釋曰案鄉飲酒鄉射賓出無取脯賜鍾人之事者彼是臣禮此爲君法故詳畧不同）卿大夫皆出。（從賓出）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疏〕（公不送○注臣也至禮也○釋曰案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繇來安燕交歡君若送之是臣與君亢禮故君不送賓也故燕禮注云賓禮訖臣禮是也）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疏〕（公入驁○注驁夏至入也○釋曰云驁夏亦樂章也者案周禮鍾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有驁夏如陔夏故云亦樂章也云以鐘鼓奏之者案鍾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故云以鍾鼓奏之云其詩今亡者鄭注鍾師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是其今亡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者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案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注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也鄭知燕在路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與羣臣賓客燕不合在燕寢故知從路寢也此篇所解多不具者以其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禮同者於此不復重釋之也）

儀禮卷第七（經六千八百九十　注七千三百八）

儀禮注疏卷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諸公卿

至三耦之南（通解同毛本至下有其字）

公將射

君尊若始焉（毛本作君尊若爲始者）

公就物

司射請立司正（毛本射作舍要義作射毛本請作親諸本俱作請○按作請是也）

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爲一人（要義同毛本又作人）

小臣正贊袒（袒重脩監本誤作祖）

乃云公袒朱襦（毛本袒誤作襦）

乃設拾（通解要義同毛本設作決）

卒射

司射不告者（徐本通解同毛本不下有言字）

司射適階西○北面視筭（視釋文作眡云本亦作視）

每委異之

易校數（徐本通解同毛本校作枝陳閩監葛俱誤作效）

東面坐

少北於故（徐陳通解同毛本北作比）

若左右鈞○實八筭于中（實石經補缺誤作賓）

司射遂袒執弓（唐石經徐本楊敖同毛本無遂字）

不勝者皆襲

欲與勝者（通解陳本同毛本欲上有郤字閩監俱作卻）

三耦及衆射者

雖不飲爵（要義同毛本通解飲下有罰字）

若不數中（要義通解同毛本數誤作教）

小射正○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升通解不重）

不勝者進

明知未飲時（通解同毛本未誤作來）

與升飲者相左○退俟于序端（毛本俟誤作次）

若賓諸公卿大夫

以其大夫在堂上（毛本無其字）

僕人師洗升實觶（毛本實作賓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實是也）

若飲公

兕觥角爵（要義同毛本角作司與毛傳不合）

故云角觶謂賓酌如兕自飲君即下文賓降洗象觶亦從獻酬之爵不敢用罰爵也（要義同通解畧有刪潤與此稍異毛本作故云角爵也無觶謂以下二十九字非也）

賓坐

故云象（毛本象作也按象字是）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

以尊與卑爲耦（徐本楊氏同毛本通解無與卑二字）

司宮尊侯

但聖人設法（要義同毛本設法作射決）

二升曰觚（閩監本通解同毛本觚作觗）

司馬正洗散

皆以事名之（毛本名誤作明）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

卒爵禮祭侯訖（毛本侯上有諸字）

亦兼獻徒（毛本獻下有其字）

獲者右執爵

强飲强食（徐本同毛本强作彊）

祭脯不奠爵（要義同毛本脯下有皆字）

今祭俎不奠（奠下要義有爵字）

是以知祝辭有異（毛本異作之）

適左个

注鄉射至三祭（毛本鄉射作先祭○按毛本是）

卒祭

此鄉受獻之位也（徐本楊敖同毛本鍾本通解此俱作北）

司馬師受虛爵

舉尊而言也（也要義作之）

以獻大侯服不獲者（要義同毛本通解以作巳）

明此經獲者是糝侯豻侯可知（要義同通解作明此是糝侯豻侯之獲者可知）

（毛本此作知餘與通解同）

受獻先言隸僕人（要義同毛本受作交）

卒司馬師受虛爵（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無師字）

司射適階西（毛本適誤作釋）

辟中（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辟作辨）

歸功於侯（通解同毛本於下有此字）

反揖扑適次

云扁言拾者（扁閩本作鄉）　謂第一射時（毛本一下有番字）

司射先反位

乃出反次外西面位（位楊氏作立）

三耦未有次位（徐本同毛本通解次下有外字與疏合）

三耦次外（毛本外下有位字）　是以決之（通解同毛本決作次）

三耦拾取矢（毛本三誤作二）

三耦既拾取矢

司射東面于大夫西比耦（毛本比作北閩本作比按前皆作北疑賈氏所據之經獨爲北耳閩本作比此疏則各本似偶誤非有意也○按此義見前第十八葉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條下許宗彥說）

賓升階復位還筵（通解要義同毛本賓作擯○按作賓與上文經合）

大夫進坐

待大夫反位（通解待下有下字毛本反作及陳本通解俱作反皆是也）

衆射者繼拾取矢（毛本繼誤作既）

司射與司馬

君子之於事也（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無也字）

云復用樂行之者也（通解同毛本云復作一擭按云復是）

證射用應樂而爲難之意（毛本無樂字）

樂正曰諾○北面視上射（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視作眂按釋文于前視算作眂注云本亦作視于此無則亦作視也眂當从目从耳非也）

五聲不得不和（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無五聲二字非也）

是其投壺存者（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其字）

大師不興○公樂作而后就物（毛本后誤作後）

意所儗度也（毛本儗作擬釋文徐本俱从人與述注合）

證志是意所儗度也（儗毛本作擬）

司射命設豐

尚鏃（毛本通解作而鏃向上四字○按尚鏃是也）

此言面鏃不言兼弦附（毛本無鏃不言三字）

大夫降復位

故在門東北面位也（毛本無位字○按有位字與注合）

司正升賓○皆說屨（毛本屨誤作履）

羞庶羞

或有炮鼈膾鯉（炮嚴本作缹釋文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煏缹）

脀腸閒脂（毛本脂誤作腊）　知有炮鼈膾鯉者（要義炮作煏）

炰鼈膾鯉（陳閩監本要義同毛本炰作炮○按作炰與詩合）

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要義同毛本侍作待○按作侍與毛詩六月箋合）

司正升受命

未盡殷勤（通解同毛本殷勤作慇懃下同）　此將獻士（毛本通解士作主非也）

主人洗酌

對上獻大夫已上觚（要義同毛本已上作用字通解已上之下仍有用字）

乃薦司正

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冪者二人文不具（自以射至冪者二十九字毛本脫）

賓降洗升

無再拜（按拜字疑衍）

賓坐祭○公荅拜賓反位（唐石經徐本通解要義敖氏同毛本無賓字石經考文提要云上云賓升成拜升與反位相承）

公坐○如初受酬之禮（毛本酬誤作成）

有執爵者

士有執膳爵者（通解同毛本膳下有散字○按下文無散字）

有執散爵者（通解同毛本無散字○按下文有散字）

司正命執爵者

并堂下之士故云欲令惠均也（毛本無故云欲令惠均六字）

大夫立卒爵

得之可知（要義同毛本得下有獻字）

司射命射唯欲

非直解息（非直此本倒依毛本訂正）

卿大夫皆降

不專於賓已（毛本已作也）

若長（此下二十五字此本唯有從羣臣禮在上六字依毛本通解補入）

壹發

而和者益多（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益作亦○按益與疏合）

尚歡樂也（歡陳本作勸）

上文第二番（通解同毛本上文作士云陳閩俱作上云）

主人洗升

不見小樂正從之（陳本通解同毛本小作少）

按上文樂正及位（浦鏜云反誤及）

無算爵

論爵與樂态意無數之事（毛本無樂字）

受賜爵者

故著嫌不卒爵（要義同毛本作故必卒爵通解與毛本同）

執膳爵者

成之意也（之陳閩通解俱作其）

唯受于公者拜

故爲之也（陳閩通解同毛本之作而）

士不拜受爵○北面東上（石經補缺誤作北北面上）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

俟賓出（徐陳通解同毛本俟作候）

賓所執脯

此爲君法（毛本同陳閩俱作此謂君臣法○按上句云彼是臣禮故云此爲君法陳本閩本並誤衍臣字）

公不送

臣禮是也（浦鏜云是臣誤臣禮○按或當作是臣也無禮字）

儀禮疏卷第十九　儀禮卷第八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聘禮第八

〔疏〕（聘禮第八○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釋曰鄭云大問曰聘者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云久無事者案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言云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也周禮曰者大行人文鄭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然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必見侯伯之卿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組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

儀禮　鄭氏注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聘禮至圖事○注圖謀至東面○釋曰自此盡官具論聘人及用幣之事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謀聘者爲久無事須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若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言及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即經云遂命使者是也其總三事皆須謀者也言謀事者必因朝者欲取對衆共詢之意云其位君南面已下知面位然者此儀禮之內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案燕禮大射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以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遂命使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疏〕（遂命使者○注遂猶至使卿○釋曰云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謂謀其人人亦在謀事之中故云因命即上注可使者是也云聘使卿者以其經云及竟張旜周禮司常云孤卿建旜故知使卿也若然使者自在謀內審知所聘之國遠近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多少但所謀之時經云出聘不言其國使者不得審知故更問之是以左氏吳公子季札遂聘齊晉衛鄭之等下文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是亦有歷聘之事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敏）〔疏〕（使者至首辭○注辭以不敏○釋曰云辭以不敏者鄭取孝經曾子曰參不敏之辭爲義也）

君不許。乃退。（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疏〕（君不許乃退○注退反至必進○釋曰知受命者必進者以其云退故知進乃有退法是受命前進近君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疏〕（既圖至如之○注既已至於介○釋曰既謀事乃命介在謀後別命之謀使者是難謀後命介是易也）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逆猶受也）〔疏〕（宰命至不辭○注宰上至受也○釋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并六卿爲三諸侯以司徒爲冢宰義與此同宰上卿貳君事諸侯謂司徒爲宰者也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疏〕（宰書幣○注書聘至之用○釋曰宰即上命司馬兼官者也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周禮司儀云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鄭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是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案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

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命宰夫官具○注宰夫至宜齎○釋曰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故命諸官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府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衆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幣總具之及所宜齎者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

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疏〕（及期夕幣○注及猶至聘也○釋曰自此盡受書以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云夕幣先行之日夕知者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云視之者正謂賓及衆介視其事故下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注云視其事是也）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疏〕（管人至門外○注管猶至作敷○釋曰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爲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捴言之也云幕以承幣者即下文官陳幣是也云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疏〕（官陳至其前○注奉所至無則○釋曰云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官陳幣於其上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所奉謂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故知是以下文享時所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相間可也注閒猶代也土物有宜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以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也是馬在幕南故下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也知皮馬皆乘者案下賓覿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是皆乘也）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疏〕（使者至東上○注既受至幕南○釋曰云既受行同位者對未受命行已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鄭注云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其左少退別其處臣也是也知在幕南者幣在幕上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疏〕（卿大至北上○注大夫至使者○釋曰此謂處者大夫常北面今與卿同西面故云辟使者）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入告入路門而告）〔疏〕（注入告至而告○釋曰朝在路門外故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

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疏〕（史讀書展幣○注展猶至之也○釋曰知史幕東西面者以其君南面使者北面故知幕東西面讀之可知是以鄭云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知賈人撫幣者以其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其幣謂官具之者非直所奉而已若然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賓俱見之也）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疏〕（注史展至北面○釋曰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以其宰在幕東西面史居前西面讀書展幣訖明迴還授宰宰以書授使者云其受授皆北面者當宰以書授使者之時宰來至使者之東北而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召故也）

公揖入。（揖禮羣臣）〔疏〕（公揖入○釋曰以展幣授使者訖禮畢故入於寢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疏〕（官載至于朝○注待旦行也○釋曰此云官謂官人從賓行者與前官陳幣者異必知行者以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云待旦行者下文厥明釋幣遂行是也）

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疏〕（上介視載者○注監其至乃出○釋曰經直云上介視載者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不言餘人出則上文舍於朝不出待旦則行以其須守幣故也）

所受書以行。（爲當復展）〔疏〕（所受書以行○注爲當復展○釋曰書謂前宰授使者此書將行爲當復展故也）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疏〕（厥明至于禰○注告爲至如祭○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與上介將行告禰之事云朝服者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諸侯出告羣廟案彼下文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羣廟之事云大夫告

禰而已者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知者下記云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以此言之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布几筵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案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但執幣須絜當有洗而盥手其設洗如祭祀之時亦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必知無祭事者下文還時云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鄭云行釋幣反釋奠畧出謹入是其差也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疏〕有司至再拜○注更云至行也○釋曰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上云賓至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故特牲少牢皆稱主人對聘稱賓也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釋幣至下出○注祝釋至八尺○釋曰知祝釋幣者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命無哭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奠幣於殯東則知此亦大祝釋之可知也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禮玄纁束則每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尺爲制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腊十脡亦曰束故云凡物十曰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言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也云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志荅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閒示有俟於神）〔疏〕注少頃至於神○釋曰案士虞禮無尸者出戶而聽若食閒此無祭事故云有俟於神也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疏〕又釋幣于行○注告將至禮乎○釋曰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此謂平地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聞者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言此者欲見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至於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見祭法文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檀弓文案彼云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下文周柩入毀宗雖不云躐行亦有行可知所毀者毀廟門西而云躐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不云埋幣可知者承上宗廟埋之此亦埋可知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餘禮乎者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爲况乎者猶疑之矣若然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軷壇此禮行神亦當有軷壤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疏〕遂受命○注賓須至復入○釋曰下云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是其賓須介來乃受命也云自是出不復入者自釋幣於門不復更入若然則待介於門矣

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疏〕上介至門外○注俟待至北上○釋曰自此盡斂旜爲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知待於門外東面北上者上云賓釋幣訖不復入明介待賓於大門外賓出則向君也言東面北上者依賓容門外之位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爲旜又曰孤卿建旜至於朝門使者北面東上古文旜皆爲膳）〔疏〕使者至于朝○注旜旌至爲膳○釋曰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者人見張旜則知是孤卿爲使之事是表識其事也云周禮曰者司常文云至於朝門者凡平諸侯三門皐應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皐門外矣知北面東上者還依展幣之位也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疏〕君朝服至使者○注進之至使己○釋曰此還依展幣之位知大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者還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位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疏〕賈人至授宰○注賈人至作璪○釋曰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謂若王制云庶人之在官府史胥徒之類以知物賈故名賈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是也但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爲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爲繅之繅若韋版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案向來所注皆以韋版繅藉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爲繅是以和合解之故以韋版爲之者以解絢組之繅也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疏〕宰執至使者○注屈繅至之義○釋曰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禮記少儀云詔辭自右贊幣自左取地道尊右之法是贊幣之義故於公左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使者至受命○注同面至其左○釋曰知宰就使者北面者以經言同面不見使者進文使者既先北面故知就使者北面並面授之既授與使者即言受命明知則出命矣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據此宰由其右授使者使者受由其左又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疏〕既述至上介○注述命至失誤○釋曰上文授玉訖君出命命辭雖不知何語要知使者既受命使者又重述君命爲述命述命者重失誤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疏〕上介至不從○注賈人至北面○釋曰云衆介不從者以上介送圭向外與賈人反來故衆介不從以待之云賈人將行者知者經言授賈人使受之則是行人主掌此玉故知將行者對上云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知在門外北面者以其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疏〕受享至如初○注享獻至覜聘○釋曰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案上文夕幣時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鄭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則知所陳直陳皮束帛及玄纁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玄纁者以其享時束帛加璧於其上玄纁加琮於其上以相配之物故兼言束帛玄纁若然璧琮右受者以其璧琮與圭璋同類尊之故也云帛今之璧色繒者周禮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注亦然又案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即幣帛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之色亦蒼色是璧色繒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以其相配但未知正用何色耳云聘用璋取其半圭知半圭曰璋者案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以上向下差之以兩圭半四圭圭璧半兩圭璋邸射又半圭璧是半圭曰璋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聘義云圭璋特達德也鄭云特達謂以朝聘也言瑞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皆是瑞故尚書云班瑞於羣后言特達者不加束帛也云璧琮有加往德也者謂加於束帛之上言往德者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謂以束帛加璧致厚往爲主君有德故以玉致之君子於玉比德故言往德也往德義出於彼鄭言此者欲見朝聘享用玉之意也周禮曰玉人文云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者欲見此篇聘賓不用君之所執圭璋以其公則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臣出聘圭璋璧琮則瑑之而已無此桓信躬穀蒲之文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故引之爲證也

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遂行舍于郊○注於此至於家○釋曰言遂行者受命則行不留停故云遂行言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者上文云賓朝服則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深衣而行故云於此所脫舍衣服乃即道也引曲禮者見受君命及君言言別有告請之事遂行舍於郊則引彼云不宿于家也

斂旜。（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藏也）〔疏〕斂旜○注此行至藏也○釋曰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者案下曰

（文云及竟張旜是有事也故此自郊已後未有事斂藏也）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疏〕（若過至奠幣。注至竟至當由。釋曰自此盡執策於其後論過他國竟假道之事云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者案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假道於晉爲晉所敗是其不假道直徑過天子之師行過無假道以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故也天子微弱則有之是以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下大夫取以人告。出許。遂受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下大夫至受幣。注言遂至命也。釋曰云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者幣本爲行禮非爲求許若許受幣當云出許受幣不須言遂今不以許道受幣云遂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不得命遂受之故云遂也）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疏〕（餼之至有餼。注凡賜至秣馬。釋曰此謂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一言者總解諸文案此下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牽之豕東之是注生曰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餼猶稟也給也者於賓爲稟受也於主人爲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經不言上介知與賓同大牢者若上介與羣介同當爲介皆少牢是以下文大夫餼賓云上賓上介皆大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是上介與賓同之義也云米皆百筥以下盡二十車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饔餼禮若然上介與賓同大牢依大夫餼賓禮米不依大夫餼賓與上介米八筐而依君致饔餼者以此經有芻禾大夫餼賓禮無芻禾故遂依主國歸饔餼之禮也案下歸饔餼上賓上介米陳于門內衆介米百筥設於門外鄭不言者畧而不辨之也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者案大夫餼賓禮使者牽牛以致之上介亦如之不依此依歸饔餼者以其彼此皆是國君禮唯牽以行道之閒不依歸饔餼之法致之用束帛宜與歸饔餼同也云羣介則牽羊焉者致禮於士無用束帛之法但歸饔餼則用大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介皆少牢當與大夫餼賓少牢亦牽羊以致之同也無正文故言則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亦與下歸饔餼同也若然大牢則上介與上賓同芻禾不同者以經上賓云唯芻禾言唯著異明上介無也但下文設飧時大夫之禮禾視死牢而已此餼賓用生牢不用死牢得有禾者此過國致禮異於常禮故生致而有芻禾也以芻薪倍禾故禾十車芻二十車也）士帥沒其竟。（沒盡）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

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疏〕（誓于至其後。注此使至示罰。釋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誓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此文因上設彼國禮法訖乃更却本而言之不謂此士帥沒竟後是以鄭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言賓南面專威信者此聘禮雖非軍事亦是梱外之事使專威信故南面若君然也知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經言衆介北面則言史讀書明亦北面與衆介同北面又賓南面復對之故也云君行師從已下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引之者此聘使有旅從恐暴掠也）未入竟。壹肆。（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未入竟壹肆。注謂於至失誤。釋曰自此盡私事論雖未至主國預習聘享威儀之事此與下文爲目所習之禮事在下云謂於所聘之國者鄭解未入境境謂所聘之國境未入也）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疏〕（爲壝至無宮。注壝土至垣也。釋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者雖不立主人賓介習禮宜有所向故帷其北也云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者不壝土爲宮是畫外垣牆壝土爲外牆土今則不畫宮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疏〕（朝服至執也。注不立至而已。釋曰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主人則注國君受聘享者不立臣作君故云主人尊也）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古文與作豫）〔疏〕（介皆至西上。注入門至作豫。釋曰此所習之禮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畧之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者布幣授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云入門左之位者案下文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是也）習享。士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疏〕（習享士執庭實。注士士至之節。釋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非止於皮知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之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而已是以下聘時賓升致命授王之時執皮者張之以見文是以特言執也是以云皮有攝張之節）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疏〕（習夫至私事。注公事致命者也。釋曰云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者以其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即行享夫人還君受之一如受君禮故云亦如之也云習公事者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鄭云公事致命者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擯出請賓告事畢鄭注云公事畢又問卿時云卿大夫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鄭注云致其君之命皆公事致命者也私事者謂私覿於君私面於卿大夫故下文賓覿入門右注云私事自闑右是又問卿訖賓西面如覿幣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注云見私事雖敵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是也若然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疏〕（及竟張旜誓。注及至至維之。釋曰自此盡入境斂旜論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之事云張旜明事

在此國者以其行道斂旜及境張旜明所[illegible]張旜以表其事也是以鄭云明事在此國[illegible]之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杠五刃齊於[illegible]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illegible]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之王大常諸侯則[illegible]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鄭云維之以[illegible]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乃謁關[illegible]服識異言）〔疏〕（乃謁關人。注謁告至異言。[illegible]關者王城十二門則亦通十二[illegible]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illegible]識異言案王制云關譏而不征注亦云幾[illegible]皆無正文案周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illegible]占不與衆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則不物[illegible]言云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則是異也但周[illegible]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爲[illegible]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illegible]闢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故司關[illegible]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也）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illegible]司當[illegible]關人至幾人。注欲知至之具。釋曰不[illegible]關人卑者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云欲[illegible]者即知使者是大聘亦知使者是小聘知[illegible]州之民卿行旅從一黨之人若大夫小聘[illegible]也且謂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賓客入竟[illegible]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是爲行道之具[illegible]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illegible]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illegible]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illegible]當爲卿行旅從對今不云而以介與受命[illegible]上公之使七介以至三介皆禮記聘義文而[illegible]得言聘禮也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illegible]大小節級與之云介以副使者是貴之也引[illegible]幾下其君二等而已也鄭注周禮二等謂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君使[illegible]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疏〕（君使[illegible]至道[illegible]人告即知爲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illegible]而云使士請事君子不必人故知而猶問[illegible]若然向來賓之問猶停關外君使士請說乃導以入竟）入竟。斂旜[illegible]旜變於始入）〔疏〕（入竟斂旜乃展。注復校至[illegible]盡賈人之館論三度展幣之[illegible]恐有脫漏失錯故云重其事不可輕也故[illegible]及竟張旜注云事在此國也此則入竟後[illegible]初出至郊斂旜鄭云行道耳未有事也此[illegible]此國張之始入張之去國遠更是行道未[illegible]始入始入時示有事於此國今是行道去之故云變於始入也）布幕。賓[illegible]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illegible]也側幕而坐乃開櫝）〔疏〕（布幕至拭圭。注拭清至[illegible]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illegible]信也知賈人側幕者以其幕所陳皆賈人[illegible]亦宜側近於幕以開圭也知賈人坐者下[illegible]

（賈人開圭坐授上介故知此亦坐）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疏〕（遂執展之○注持之而立告在○釋曰此經告訖下文乃云上介北面視之則此所告者告賓云在上介乃視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疏〕（上介至復位○注言退至違位○釋曰鄭言此者見經直有退文不見其進故云則視圭進也違位之言出於曲禮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鄭云禮以變爲敬今此進違位亦是敬也）退圭。（圭璋尊不陳之）〔疏〕（退圭○注圭璋尊不陳之○釋曰尊不陳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爲卑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疏〕（陳皮至之退○注會合至北首○釋曰璧言合諸幣者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故小行人云合六幣六幣亦是所享之物故也）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幕上）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疏〕（展夫至于賓○注展夫至之類○釋曰知面位如此者其賈人北面在幕南上介亦北面明賈人既拭夫人聘璋享琮訖乃迴身南面告上介上介於是還東面告賓可知也云所謂放而文之類者所謂禮器文案禮器云有放而文也注云謂若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爲文今夫人聘享展訖但上介不視至於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告賓放象君禮而爲文變是其類也）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有司至以告○注羣幣至自告○釋曰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上展君及夫人幣訖此言有司展羣幣故知是私覿及大夫者私覿者行君夫人聘享訖賓以私禮已物見主君云大夫者亦謂賓以已物面主國之卿必知私覿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者以經記上下雖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賓介私覿之幣又案下文賓將還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還至本國陳幣于朝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注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禮於君者不陳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至於賓反命訖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以此言之彼國所報私覿之幣還與賓介明知私覿是賓介私齎行可知也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覿若然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覜省問諸侯之事使者得之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與諸侯禮異也）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及郊至如初○注郊遠至半之○釋曰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徒云制其畿方千里據周禮而言其自殷已上亦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夏亦千里王制云天子縣內方千里鄭據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注文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

郊五十里自此已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云近郊各半之者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亦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疏〕（及館至如初○注館舍至疾也○釋曰案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云遠郊之內有候館者據此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以行道之間停息故云小休止沐浴又得展幣也云展幣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若并在賓館則事煩不疾若展幣於賈人之館其賓館受勞問是以就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案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孤不問一勞諸侯自相朝無過如朝天子遣臣相聘無過一勞此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已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賓至至帛勞○注請行至朝服○釋曰自此盡遂以賓入論主君使大夫及卿行請勞之事入近郊張旜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知皆朝服者以卿勞禮重尚朝服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以明前也）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者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疏〕（上介至再拜○注出請至彌錄○釋曰云入北面告賓也者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故上介北面告賓也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道皆有廬宿市來之舍前出請士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錄也）勞者不荅拜。（凡爲人使不當其禮）〔疏〕（勞者不荅拜○注凡爲至其禮○釋曰言凡者非直此卿爲君勞賓不敢當其禮不荅拜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荅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儐勞者與之荅拜爲已故也）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疏〕（賓揖至門內○注不受至於堂○釋曰知公之臣受勞於堂者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之事）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鄉賓）〔疏〕（勞者至致命○注東面鄉賓○釋曰賓在館如主人當入門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疏〕（賓北至者出○注北面至降拜○釋曰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云少退象降拜者下文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面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若然此行尊卑禮訝受法歸饔餼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授老幣。（老賓之臣）〔疏〕（授老幣○

注老賓之臣○釋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出迎勞者。（欲儐之）〔疏〕（出迎勞者○注欲儐之○釋曰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此言儐者欲見賓以禮禮使者故云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疏〕（勞者至皮設○注設於至皮也○釋曰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也云皮麋鹿皮者鄭於下注云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者以無正文知用麋鹿皮者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法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賓用束錦儐勞者。（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疏〕（賓用至勞者○注言儐至爲賓○釋曰云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者凡言儐者謂報於賓今以賓館故賓若主人故云儐勞者即以勞者爲賓故也）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勞者至首受○注稽首尊國賓○釋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於法三曰空首首至手君荅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下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爲君使故亦稽首以報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疏〕（注受送至階上○釋曰知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此經面位無文案歸饔餼賓儐大夫時賓楹間北面授幣大夫西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若然云受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也）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疏〕（勞者至再拜○注揖皮至而出○釋曰知東面揖執皮者以其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之西故知東面揖皮可知揖之若親受之又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執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是以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侑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賓受幣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儀禮注疏卷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聘禮第八

歲相問　毛本通解有也字

入竟張旜　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入作及

瑑圭璋八寸　毛本瑑誤從土

聘禮

爲久無事須聘　毛本須作明○按須是也

遂命使者

使者自在謀內　要義同毛本在作其

宰命司馬戒衆介

諸侯謂司徒爲宰（張氏曰注曰諸侯謂司徒爲宰又曰宰夫宰之屬也按釋文云大宰音泰下放此自宰命司馬而下皆不見大字古者天子有大宰諸侯則以司徒兼爲之疑注司徒爲宰之句合稱大宰又燕禮注曰宰夫大宰之屬大射注曰宰夫冡宰之屬公食大夫注曰甸人冡宰之屬又曰司宮大宰之屬彼不兼大則兼冡此不應獨稱宰之屬故又疑注宰之屬也之句亦有大字增二大從釋文○按集釋此注有大字下注無）

吾子爲司徒（要義同通解楊氏毛本吾子俱作季孫）

司徒掌十二教今（陳監要義同毛本今作令）

宰書幣

宰卽上命同馬兼官者也（馬要義作徒）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云館人（要義同毛本館作管○按作館是也）

爲帷宮（毛本同陳閩監本要義宮俱作官○按周禮掌舍作宮）

云幕以承幣者（要義同毛本云下有布字○按注文有布字）

使者北面

使者須視幣（陳閩本通解同毛本視作親○按視是也）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

云史展幣畢（要義同毛本無史字○按有史字與注合）

釋幣

象天三覆地二也（要義同毛本二下有載字）

鄭志荅云（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志俱作元）

又釋幣于行

此謂平地道路之神（要義同毛本地作治）

喻無險難也（金曰追云諭今誤喻按喻者諭之或作字）

今時民春秋祭祀（要義同毛本祀作神○按祀與注合）

古之餘禮乎者（要義同毛本餘作遺○按遺與注合）

此禮行神（毛本同通解禮作祭）

行在廟門外之西（要義同毛本在作至○按在字與月令孟冬注合）

使者載旜

凡平諸侯三門（要義同毛本凡下無平字○按平字誤）

賈人西面坐啟櫝

在官知物賈者（賈楊氏作價○按賈正字價俗字）

下記云絢組尺（陳閩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記作謂○按記是也）

鄭亦爲之繅（要義同毛本通解爲作謂）

受享

取其半圭也（諸本同毛本圭作珪）

天地配合之象也（配釋文作妃云本亦作配集釋作妃）

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覜葛本集釋俱作頫）

則此束帛（要義同毛本帛作幣○按帛是也）

但未知正用何色耳（要義同毛本正作主○按正是也）

遂行舍於郊

凡爲君使（使下楊氏有者字）

乃即道者（要義同毛本者作也○按依下文述注則此處當作也者）

及遂朝君受命（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及作乃）

於此所脫舍衣服（毛本無所字○按所疑衍文）

若過邦

直徑過（要義同毛本徑作經○按徑是）

故與諸侯相聘同（同要義作問）

下大夫取以入告

若許受幣（毛本通解若下有因字許下有道字）

餼之以其禮

牛羊右牽之（要義同毛本右下有手字○按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此涉彼文而誤脫也下文注疏並作牛羊右手牽之）

餼臧石牛（要義同毛本臧作藏）

稟受也（要義同毛本稟下有者字）

而依君致饔餼者（毛本君作者○按君是也）

大夫餼賓禮無芻禾（毛本無字在餼下）

致之用束帛（毛本帛在之下）

士帥沒其竟（毛本帥誤作師）

誓于其竟○司馬執策（徐本敖氏同釋文毛本策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筴）

史於衆介之前（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史作使）

復對之故也云（毛本故也作也故○按毛本是）

未入竟壹肄（壹釋文集釋俱作一）

介皆與

布幣授玉之禮（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授作受）

介皆入門右（浦鏜云左誤右○按浦云是也）

皆享

皆列之於地（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之字）

皆夫人之聘享

及夫人聘享訖（陳本要義同毛本夫人作大夫○按夫人是也）

又問卿時云（卿閩本作鄉）

及竟

大夫杠五刃（通解同毛本杠作扛）

乃謁關人

以譏異服（釋文作幾云本亦作譏集釋亦作幾）

亦或然也（亦要義作理）

云關譏異言（要義同毛本作云關譏異服識異言者）

幾幾異服異言（要義同毛本上幾字作譏陳閩俱無○按今王制注作譏譏異服識異言）

凡四方之賓客（要義無之字○按周禮有）

關人問從者幾人

當共委積之具（陸氏曰共本或作供同後放此）

當一族之人百人也（毛本族作旅陳閩俱誤作放監本作族之下陳閩俱無人字○按族是也）

且謂有司（要義同按各本注俱作爲）

以介對

是以貴之貴之者（貴之二字陳閩俱不重）

欲見貴之（毛本欲作彼）

君使士請事

乃導以入竟（毛本導作道○按導是也）

入竟

乃斂斂之者（陳閩毛本俱不重斂字）

馬則幕南北面

當前幕上（上楊作南）

展夫人之聘享

所謂禮器文案禮器云（毛本無案字陳閩俱無禮器文三字）

至于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告賓（毛本上介二字不重出）

有司展羣幣以告

不見有付賓介私覿之幣（陳閩要義同毛本有作其○按有是）

及郊

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要義同毛本王字在畿上）

若公百里（要義同毛本公下有五字通解同）

鄭以目驗知之（要義同毛本目作自按目是）

及館

有侯館者據此侯館（要義同毛本者作若據此作此據通解要義俱作據此）

諸侯自相朝無過如朝勞（按宋本已誤如朝當作無過再勞）

上介出請入告

其有來者者皆出請入告（毛本下者字作與徐楊集釋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巾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按釋文云者與音餘葢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疑本介字）

出請士（要義同毛本作士請事）

賓北面聽命

云少退（毛本無云字○按此本有云字非也）

賓降階西面（浦鏜云誤衍面字）

上北面受幣（毛本通解上上有堂字）

授老幣

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通解要義同毛本臧作藏非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

平敵相於法（通解要義同毛本於作拜）

賓再拜稽首送幣

賓楹間北面授幣（通解同毛本授誤作受）

大夫西面受（朱子曰西面當作南面）

當云授送拜皆北面（送拜通解倒）

儀禮疏卷第二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疏〕（夫人至有蓋○注竹簋至方耳○釋曰自此盡以賓入論夫人勞賓之事夫人使下大夫者降于君故不使卿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若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賓以冬食故謂之寒具筥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爲異也案玉人云案十有二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爲證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故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疏〕（其實至以進○注兼猶至執栗○釋曰云兼猶兩者謂一人執兩事知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見下文云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明知右手執棗可知必用右手執棗先度之者鄭注士虞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愼之也）〔疏〕（注受授至之也○釋曰初兩手俱用既受棗不共授栗游暇一手不愼也今右手授棗訖即共授栗不游手爲謹愼也）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之儀）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疏〕（儐之至賓入○注出以至不拜○釋曰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之者儐下大夫如前有束錦則此大夫亦受得束錦經言遂以賓入明知有辭請導之雖無文鄭以意言之大夫在西明出時授東錦與已從者乃得因東面釋請導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以其云遂以賓入即從之明賓送不拜謂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鄭云因導之鄭不言賓送不拜者士請事空手無幣賓亦不儐請導賓從入無再拜送之理故鄭不言賓送不拜此大夫勞儐與卿同有拜送之理故云賓送不拜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至于至俟矣○釋曰自此盡俟閒論賓初至主君請行聘禮賓又請俟閒之事云至于朝者鄭云賓至外門者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爲外朝也云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鄭云且使即安不即言欲受之者彼天子以諸侯爲臣故使且安此鄭國聘賓不臣人之臣故言不敢稽賓也云遷主所在曰祧者此總解天子諸侯稱祧也云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者案周禮大宗伯序官守祧職云奄八人鄭注云遠廟曰祧又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注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云奄八人廟有一奄周立七廟通姜嫄廟爲八故奄八人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云遷主所藏曰祧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于大祖廟故此名大祖廟爲祧也云既拚者少儀云埽席前曰拚拚者埽除之名云諸侯五廟王制與祭法文云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下文迎賓於大門揖入及廟門受賓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祧明下云廟是大祖廟可知是以於大祖廟受聘享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禰相親也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爲二祧非鄭義也**賓曰。俟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賓曰俟閒○注賓之至聞命○釋曰此鄭以意解之上文以意解主君不欲稽留於賓此經解賓意不欲奄卒主人故云俟閒必知有齊戒沐浴者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沐浴彼謂臣見已君入廟必須齊戒沐浴此有齊戒沐浴可知也云未敢聞命者謂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之命不（敢聞之也）**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疏〕大夫至致館○注致至至之也○釋曰自此盡送再拜論主君遣卿致館之事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者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案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云三辭拜受拜受謂拜受幣又云致館亦如之鄭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亦是有幣可知文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是五等相待致館同有幣矣天子待諸侯無幣則其臣來無幣可知據此文諸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亦皆有幣與此同若諸侯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注云記貶於大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雖不言不致館畧之耳亦不致也又諸臣朝覲天子天子無禮以致猶儐尊王使又五等自相朝主國皆有禮皆有儐故司儀云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此等皆主君親致館又云致館亦如之亦如郊勞時亦有儐矣以此言諸臣致者皆有儐也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幣致館無儐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是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疏〕賓迎至再拜○注卿不至禮也○釋曰云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苔拜苔拜可知但文畧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言卿致命者亦東面致君命也云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下直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則此卿致館兼致飧矣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者案下記云飧不致鄭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若然卿以空拜致飧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云非大禮也者對下聘日致饔鄭云急歸大禮也若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不言致飧者君於

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是也其子男之臣不致可知又案司儀云君親致館至於致飧如致積之禮鄭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飧似別人者但致積在道致飧在館所以別也若致館與致飧同時致館者兼致飧無嫌也言俱使大夫者言積與飧同使大夫決君不親之義何妨致館與致飧一人也其臣致飧無幣其五等諸侯致飧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飧如致積致積有幣知致飧亦有幣也**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疏〕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至謂是○釋曰云食不備禮曰飧者對饔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飧雖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也引詩傳者案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云熟食曰飧鄭云讀如魚飧之飧則詩飧與傳魚飧同是直食魚與飯爲飧彼少牢小禮中不備此則兩大牢大禮中不備不備是同故引證一邊不備其實禮有異也春秋傳曰方食魚飧者案宣六年經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爲無道靈公使膳宰以能膳不熟公殺之盾入諫公見盾再拜盾拜稽首歸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門不見人闕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嚀子誠仁人也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是魚飧之事**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孰也孰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飪一至鼎七○注中庭至曰陪○釋曰云中庭之饌也者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云象春秋也者腥之言生象春物生飪孰也象秋物有成孰故云象春秋也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云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侯之禮饔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凡介行人皆有飧饔餼此則如介禮也是飧之死牢與饔餼死牢實與飧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云羞鼎則陪鼎也知是一物者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腳臐膮是也**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疏〕堂上至夾六○注八六至饔餼○釋曰堂上與西夾所陳六八非一知六八是豆者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爲本無妨六八之內兼有餘饌故鄭言簋鉶之等也凡鄭所云皆約饔餼故云亦如饔餼也鄭必約與陳饔餼同者以其陳鼎饔餼同故知餘亦同也**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槀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疏〕門外至十車○注禾槀至門西○釋曰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者案掌客云上公之禮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數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皆米視生牢牢十車禾視死牢牢十車是其義也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巳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知然者見下歸饔餼五牢饔三牢餼二牢饔三牢死牢也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死三牢同不

取飧二牢生之數故知義然也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此亦約下歸饔餼知之上皆云陳如饔餼此不云如饔餼者至下經與薪芻并云凡此之陳亦如饔餼是也**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鮮魚鮮腊）〔疏〕上介至倍禾○注西鼎至鮮腊○釋曰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則西夾無矣云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者此亦約饔餼時賓飪鼎數故下文賓腥鼎七無鮮魚鮮腊此亦鼎七故知無鮮魚鮮腊也**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孰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疏〕衆介皆少牢○注亦飪至無簠○釋曰知亦飪者依上介知然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又約少牢五鼎此亦少牢故知亦五鼎也知鼎實有羊豕魚腊與腸胃者以上介無鮮魚鮮腊此又無牛故從羊豕以下數之得五案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案上注皆不言新至尚熟於此言之者上文賓與上介皆言飪一牢在西下歸饔餼亦言飪一牢在西此衆介直言少牢不言飪下文歸饔餼亦直言餼一牢無飪恐衆介飧饔前後皆無飪故特言之新至尚熟對後無饔直有餼不尚熟也必知少牢是飪者承上介一牢飪知此亦飪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知數如此者以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知無簠者以賓簠有二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非歲凶大夫食粱粱大夫常食大夫禮多與賓同簠盛稻粱則上介亦二簠與賓同士非直不合食粱差降亦無簠也**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疏〕厥明至于館○注此訝至皮弁○釋曰自此盡每曲揖論將行聘禮主君迎賓向廟之事云此訝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爲訝直以尊卑節級爲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言以君命迎者凡舉事皆以承君命故知迎賓待君命也云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賓皮弁明此大夫亦皮弁服也**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疏〕賓皮至于次○注服皮至爲之○釋曰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裨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人已此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在廟待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者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以賓位在西故知也**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疏〕乃陳幣○注有司至而俟○釋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者案下文行聘時幣在主國廟門外知在此也知有幕者以言陳幣如展幣明亦布幕陳幣也云圭璋賈人執櫝而俟者案下文云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鄭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其事也是也**卿爲上擯。**

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闑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疏〕卿爲至請事○注擯謂至無擯○釋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從門向南陳爲繼而出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之禮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今以諸侯待聘賓用天子待已之擯數者以諸侯自相待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分辨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降天子不敢分辨前人故據已國大小而爲擯數且春秋又有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朝大國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亦宜與君同也又案周禮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覲禮齋夫爲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一人待上公少二人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也引聘義者案彼鄭注質謂正自相當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是敬之至引之者證須擯介之意也云既知其所爲來之事者在道已遣士請事大夫問行郊勞致館之等是足知來事矣云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者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者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此闑西北面者若然聘賓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闑也云上擯在闑東闑外西面者主位在東故賓在闑西上擯在闑東以擯位並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君也云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依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所下者介與賓主之閒是以步數與介數亦降二等也云此旅擯耳者案司儀云三問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也若然上注下注皆引聘義云介紹而傳命者若交擯傳命則是賓介傳命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有異矣是以司儀云及將幣交擯鄭注亦引聘義介紹而傳命爲證以其皆是相連繼於位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闑西北面介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從南向北次序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從承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遥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云止揖而請事者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云還入告于公者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引聘義文自此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摯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夏受摯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言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故連覲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迴爲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交擯三辭者也諸侯伯子男相爲賓如諸公之儀其交擯則同也云此三丈六尺者此則却計前云相去三丈六尺云門容二徹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應門直舉應門則皋庫雉亦同云二徹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壹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尺添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禓〔疏〕注公不至皆禓○釋曰云降于待其君也者案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此於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云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云於是賓主人皆禓者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禓又云執龜玉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禓也）

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賓入門左○注由賓至相君○釋曰知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衆介亦入廟隨賓入門左相北面西上少退不敢與賓齊也知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亦約衆介統於賓北面西上明擯者北面東上亦約朝君揖位亦北面東上而知之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據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公再拜。（南面拜迎〔疏〕公再拜○注南面拜迎○釋曰知君南面者經雖不見君面位主君尊於外國臣猶南面故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故知君南面也）

賓辟。不荅拜。（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疏〕注不敢當其禮○釋曰云不敢當其禮者以卿奉君命使不敢賓辟當相酬亢之禮故不荅拜直逡遁而已）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疏〕公揖至曲揖○注每門至之擯○釋曰諸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閒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是以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也云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以賓主不敵是以玉藻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某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言凡者非直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後於主君故言凡以廣之云介及擯者隨之並前而鴈行者言並上擯與上介並次擯與次介並末擯與末介並各自鴈行於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者東行賓介於左君擯於右也云相去如初者初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經謂聘客鄭君并引朝君欲見卿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爲介時入門同故并引之也云君入門介拂闑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聊爲一闑言之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闑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爲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君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閒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闑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夫聘大夫故鄭卿大夫並言入門之時還依與君爲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闑故上注賓自闑西擬入時拂闑西故也云門中門之正也者謂兩闑之閒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爲尊大夫以上介爲尊上介以君爲尊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欲見擯介鴈行不別也）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疏〕及廟至中庭○注公揖至俟之○釋曰自此盡公禓降立論行聘之事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爲席彼卿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省內事即請入爲席之類也云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言得君行一臣行二者案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將曲揖謂在內霤之閒往主君先立無過近於內霤閒若然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下文受玉于東楹之閒彼得爲君行一臣行二矣下文又云公升二等賓升君階七等君升二等賓升一等已上仍有五階亦不得爲君行一臣行二與此同欲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之矣言於禮可者以其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言於禮可也云公迎賓於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上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必知義然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授公几皆是於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公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疏〕賓立接西

（墊○注接猶至於士○釋曰云門側之堂謂之墊者爾雅釋官文云立近墊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對在大門外時未與主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將與君交禮故近門也云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賓西面介北面東上統於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也云上擯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上者案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知門東有士者案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也故知此亦然以擯者是卿又相君故知進於士在士前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疏〕（几筵至請命○注有几至彫几○釋曰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故下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几筵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下小聘不几筵注云記貶於聘是以記云唯大聘有几筵覲禮不云几筵文不具也又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諸侯無此法四時皆在於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同皆曰朝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此對公食宰夫設筵加席几而後迎賓彼食禮與此異也知在展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覲禮亦云依前諸侯亦然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扆但天子以屏風設於扆諸侯無屏風爲異席亦不同也云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上入竟士請事近郊下大夫請行皆是謙問不敢以必來之已國不正言之至此事益至言則信矣故正問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信矣云周禮至彫几者周禮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筵紛純不引之者文畧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

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疏〕（賈人至上介○注賈人至繫也○釋曰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在門外不言者彼賈人未有事今此有事故就此言面位以此東面明初亦東面矣故舉此明前東面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者以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爲禮爲禮當起而授也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者若不賤以垂繅當裼以賤故不裼也云繅有組繫也知有組者下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疏〕（上介至授賓○注上介至則襲○釋曰上介裼於賈人處垂繅受得圭而不襲者鄭云以盛禮不在於己故也以賓執圭升堂致命爲盛禮在己者也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上介本位北面故北面受圭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賓引曲禮者彼記人據此絢組尺爲繅藉不據韋皮衣木板畫以五采之繅藉也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時也云其無藉者則襲者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記人直記裼襲之義不論盛禮在己之意故各舉一邊而言也）

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疏〕（賓襲執圭○注執圭至襲也○釋曰云執圭盛禮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若然云盛禮者以其圭瑞以行禮故爲盛禮也云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者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注云臣於君所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爲敬若又盡飾而裼則掩蔽玉之敬故不得裼也云服之襲也充美也者彼注云充猶覆也是故尸襲者爲尸尊故去飾也不裼云執玉龜襲也者彼注云重寶瑞也以龜玉爲寶瑞若裼則盡飾爲蔽敬故引之證不裼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擯者至辭玉○注擯者至尊讓○釋曰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又云以禽作六贄臣之所執總而言之皆是贄故左氏傳云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但君之所執爲贄之重者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致尊讓者鄉飲酒義文彼爲賓主三辭三讓是致尊讓此辭玉亦是致尊讓之事故引之爲證也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

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疏〕（納賓賓入門左○注公事自闑西○釋曰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故鄭引之以證此入門左是聘享賓入自闑西入門左也）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疏〕（介皆至西上○注隨賓至無門○釋曰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

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疏〕（三揖○注君與至碑揖○釋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碑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若然何得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公升二等○注先賓至行二○釋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

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

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擯者退中庭○注鄉公至相也○釋曰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

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疏〕（公左還北鄉○注當拜○釋曰言左還北鄉者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迴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

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疏〕（擯者進○注進阼至拜也○釋曰知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更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

公當楣。再拜。（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疏〕（公當楣再拜○注拜貺至賜也○釋曰拜貺之言文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也）

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疏〕（賓三退負序○注三退至授之○釋曰案上文賓入門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又下文云賓訝受几於筵前公一拜送賓以几辟皆言辟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閒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公側至之閒○注側猶至行二○釋曰云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案大射云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其贊爲之也云凡襲於隱者案士喪禮小斂主人袒于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遽於事尚襲於序東況吉事乎明知襲於隱者也云公序坫之閒可也者士喪襲于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爲坫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坫北則可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者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故也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

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疏〕（公側授宰玉○注使藏至序端○釋曰鄭知授於序端者凡公授受皆於序端是以下文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故知此亦授於序端也）

裼降立。（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裼皆作賜）〔疏〕（裼降立○注裼者至作賜○釋曰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者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若然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言見美也裼衣者謂之[illegible]裘之裼也也見美也裼衣者謂之[illegible]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襲者奄故[illegible]玉藻云執龜玉襲是禮之盛者充美爲敬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據此二者是禮尚相變也引玉藻者證禮不盛者以裼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引論語素衣麛裘又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鄭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褻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故卿

黨云素衣麛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爲裼也依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爲裳白舄臣用白屨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褻者案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是裘爲溫云表之者則裼衣是也裼衣象裘色復與上服色同也云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知降立俟享也者下文賓行享是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簋唐石經徐本聶氏集釋敖氏俱作簋注同釋文作簠云本或作簋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俱作簠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鄭氏注曰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若取鄭注易簋以簠字讀之簠義甚明鄭氏固作簠字解矣今諸本猶從或本惑之甚也從釋文○按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並作簋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

注竹簋至方耳（簋毛本俱誤作簠按此疏聶氏通解要義楊氏俱作簋）

自此盡以賓入（陳本要義同毛本入作人）

寒具若籩人先鄭云（要義同毛本通解若作見）

案十有二（毛本二下有寸字此本與要義無○按毛本是）

其實棗蒸栗擇（蒸敖作烝）

賓受棗

不共授栗（毛本不上有而字不下有兩手二字）

游暇一手（毛本游上有則是二字）

卽共授栗（毛本卽下有兩手二字）

儐之如初

請道之以入（徐本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道作導）

賓亦不儐（通解同毛本儐作賓非也）

至于朝

賓又請俟間之事（要義同毛本又作之○按又字是）

受聘享尊之（要義同毛本享下有以字）

賓曰俟間

欲沐浴齊戒（毛本齊作齋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徐本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按通解曰齋側皆反葢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

大夫帥至于館

猶儐尊王使（儐陳閩俱作賓）

主國皆有禮（要義同毛本主作王）

賓迎再拜

其臣致飱無儐（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臣作君）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唐石經二十作廿）

牢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

車秉有五籔（毛本籔誤作藪）

薪芻倍禾

凡此之陳（此之楊作上所）

厥明

非彼掌訝也（陳本無彼字）

凡舉事皆以承君命（要義同毛本作凡舉皆是以承君命）

賓皮弁聘

俟辦也（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按作辦是也說見士相見禮）

在廟待朝聘之賓（要義同毛本待作視）

乃陳幣

就有其事也（浦鏜云誤衍其字）

卿爲上擯

擯謂主國之君（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謂作爲○按謂與疏合）

亦相去三丈六尺（毛本三誤作二）

則鄉受之（徐陳集釋同毛本鄉作卿○按禮記聘義引作鄉）

反面傳而上（徐葛集釋通解同毛本而作面○按聘義引作而）

此三丈六尺者（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三作二）

與賓之介（通解要義同毛本賓作君非也）

得分辨諸侯尊卑以待之（要義同毛本辨作辦通解作別下同）

大夫問行（毛本問誤作闕）

云西北東南者（陳本通解同毛本者作面）

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傳命卽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要義同毛本傳命二字不重）

春夏受贄於朝（要義同毛本夏作秋春上有若字）

爲車送逆之節（通解要義同毛本逆作迎○按周禮作逆）

則鄉受之（鄉陳閩俱作卿按注中卿字亦或作鄉釋文無音當從卿爲正）

云門容二徹參个者（毛本徹作轍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徹下同唯轍廣之轍仍從車楊氏並作徹盧文弨云老子道經云善行無徹迹說文無轍字○按述注則從古作徹自下語則從俗作轍亦古人不苟處）

則皐庫雉亦同（要義同毛本雉作推○按雉是也）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

云降于待其君也者（云下要義有公不出大門五字）

是降於待其君也（要義同毛本於作以）

賓入門左

注由賓至相君（毛本由作內○按毛本與注合）

隨賓入門左相（毛本無相字○按相字不當有）

賓辟不荅拜（毛本賓作客釋文唐石經陳徐閩葛通解楊敖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下賓三退負序疏引此亦曰賓辟）

公揖入

賓入不中門（入楊作立）

云門中門之正也者（通解要義同毛本門中二字倒）

及廟門

公迎賓于大門內（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無于字）

住主君先立（監本要義同毛本住作在）

已上仍有五階（毛本階作等○按階是）

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及作乃○按及是）

宰夫授公几（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授作受）

賓立接西塾

此將與君交禮（要義同毛本無將字）

云於此介在幣南（要義同毛本無於此二字）

凡筵既設

司官乃于依前設之（陸氏曰依本又作扆○按宋本釋文扆作衣）

就尸柩於殯宮（要義同毛本殯作飧○按作殯與下注合）

至此事益至言則信矣故正問之而言請命（事益至矣故入字陳閩俱無○毛本則作益）

是其事至言信矣（陳本同毛本其作以）

更有加莞筵紛純（通解要義同毛本筵作席○按筵字與周禮合）

賈人東面坐啟櫝

賈人鄉入陳幣（鄉釋文作曏張氏曰釋文云曏許亮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之以二音放之對鄉之鄉從鄉曩曏之曏加日此曩曏之曏也宜加日後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從釋文）

賓襲執圭

若又盡飾而裼（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若作君）

則掩蔽玉之敬（要義同毛本蔽作執○按蔽字是通解楊氏俱兼有蔽執二字）

三揖

賓既入門至碑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陳閩通解俱作賓既入門至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二者朱子曰疏說蓋印本差誤今以文義考之更定如此○按一本與毛本略同但改碑曲爲將曲賓又揖主君爲賓又向主君揖揖主君二者刪揖字）

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陳閩俱無亦字）

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若然何得云君行一臣行二也（陳本無賓入至得云十九字閩本作非謂卽君行一臣行二也）

賓三退

客三辟授幣（陳本要義同毛本授作受○按周禮作授）

三退負序也者（要義同毛本退上有辟字○按無辟字與周禮注合）

公側襲

言獨見其尊賓也（獨要義作側）

云公序坫之間可也者（要義同毛本可下有知字按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則無知字明矣各本注俱有知字誤也）

擯者退

反其等位無事（敖無等字）

公側授宰玉（毛本授誤作受）

裼降立

麛裘青豻褎（陸氏曰褎本又作褏）

凡襢裼者左（張氏曰監本以襢爲禮）

亦於中庭（於楊作如）

古文裼皆作賜（浦鏜云賜疑緆字之誤）

則以素錦爲衣（要義無爲字○按玉藻注有爲字）

覰身襌衫（要義同毛本覰作襯襌作禪通解作禪敖氏作單）

襲者奄之（要義同毛本奄作掩○按掩是）

執龜玉襲（要義同俱倒毛本龜玉作玉龜與玉藻合）

是禮尚有相變也（要義同毛本無有字）

引論語素衣麛裘（要義同毛本麛作麑○按作麛是正字下文並同此作麑依今本論語改）

鄭并引二文者（要義同毛本鄭下有一字）

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要義同毛本見作言）

依雜記云（要義同毛本依作案）

表之爲襲者（要義同毛本爲下有其字）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　臣　賈公彥等撰

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疏〕（○擯者出請○注不必至有無○釋曰自此盡以束帛如享禮論享禮之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疏〕（○庭實至設也○注皮虎至可也○釋曰知皮是虎豹皮者經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是有文之皮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諸侯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前兩足必以一手執兩足者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俱放又得毛向外故鄭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知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故知此亦然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故與此異也云則者或以馬也者以其皮馬相間有皮則用皮無皮則用馬故云則則見其不定故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者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若使卿贈如覿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故云凡也臣於君謂私覿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故亦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爲贄與庭實不同故得用虎豹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賓入至張皮○注張者至文也○釋曰案昏禮記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注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此亦然下受皮以授幣爲節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疏〕（公再至右客○注自由至而出○釋曰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此約下私覿時牽馬者自前西向出相類故云亦也）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疏〕（賓出至攝之○注象受于賓○釋曰云坐攝之者向張皮見文今攝之者還如入時執前後足內文也）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疏〕（○公側至而東○注如入至生也○釋曰云公側授宰幣者上云公側襲側猶獨也此已上側亦獨無人贊之也云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爲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爲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贄用雉左頭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雉雖死以不可生服執之如羔鴈亦從左首象陽今此皮則右首變於生昏禮左首昏禮取象生與此異也）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

（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若有至享禮○注有言至賓也○釋曰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者言有所告即告糴之類是也請即乞師之類是也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是也鄭據傳而言有此三事皆是有言有言即記云有故一也云有言即有書致之故記云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也云春秋臧孫辰告糴者事在莊公二十八年也云公子遂如楚乞師者事在僖二十六年也云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事在成公八年也此三者皆見春秋經引之者證此有言以束帛加書之事也云無庭實也者以經直云束帛如享禮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知無庭實也國語云臧孫辰以鬯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又哀七年左傳云邾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于吳求救非法故有乘韋爲庭實也）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擯者至事畢○注覿見至特來○釋曰自此盡從者訝受馬論賓將私覿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云鄉將公事者聘享是也云是欲交其歡敬也者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爲交歡敬也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覿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爲君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覿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謂因爲君聘使而行私見故用束錦非特來若特來則卿用羔也若然案士相見卿初仕見己君及卿皆見以羔見他君得有羔者案尚書有三帛二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彼見天子法從朝君而見得有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可知其爲君聘則不得執羔見主君也故鄭云因使而見非特來案定公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擯者入告。出辭。（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疏】（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至待之○釋曰云大禮者即上行聘享是也云未有以待之者謂主人未有以待之以禮待之即下禮賓是也故止客私覿即下文行禮賓也）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告賓許也）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疏】（宰夫徹几改筵○注宰夫至几與○釋曰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也云賓席東上者對前爲神而西上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及萑席此筵上下大夫也者以公食蒲筵萑席二者是爲上下大夫法又引周禮者鄭欲推出上下大夫用漆几也案司几筵云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但司几筵是天子之官几筵又是諸侯之法又鄭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諸侯與朝聘天子法則孤卿大夫是諸侯之臣也以此言之則天子孤卿大夫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若然公食大夫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與此席不同鄭注此國賓中卿大夫得與孤同者鄭欲廣國賓之義其實此國賓中唯有諸侯與孤無卿大夫也鄭必知卿大夫漆几者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

天子玉几諸侯彫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差次然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疏】（公出至如初○注公出至端也○釋曰云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者前聘享俱是公禮故不出迎此禮賓私禮改更其端序故公出迎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文無升）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疏】（宰夫至以進○注內拂至授君○釋曰知几自東箱來者案覲禮記云几俟于東箱又此經直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從東箱來可知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疏】（公東至西鄉○釋曰云中攝之者擬賓用兩手在公手外取之故也）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文訝爲梧）【疏】（賓進至面俟○注未設至爲梧○釋曰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公壹拜送。（公尊也古文壹作一）【疏】（公壹拜送○注尊公至作一○釋曰賓再拜稽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注云公尊也）賓以几辟。（辟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疏】（注不降至左几○釋曰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者案鄉飲酒義云啐酒成禮也於席末據此而言則啐酒爲成禮此設几主爲啐酒今未啐醴故云禮未成也云凡賓左几者對神右几也）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也）【疏】（宰夫至面枋○注酌以至授也○釋曰宰夫亦洗升實觶者經無宰夫升降之文以理亦之者亦上授几時從下而升東箱取几進以授君今又從下升東箱酌醴進以授君故亦之不言宰夫升降者賤畧之也云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是也云不面擸不訝授也者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在公傍側並授與公是以下云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面擸也）公側受醴。（將以飲賓）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爲貴）【疏】（注賓壹至爲貴○釋曰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今賓於上下皆再拜稽首獨此一拜故鄭據大古之醴質無玄酒配之故壹拜以少爲貴也）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疏】（宰夫至東塾○注事未至宰夫○釋曰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上文擯者退中庭又云擯者進事未畢在中庭可知此下文亦云擯者進相幣事亦未畢而在東塾故決之若然以有宰夫主飲食之事宰夫所主已雖事未畢猶得負東塾以其閒有事宰夫相已無事故也若無宰夫在中庭矣）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庭實乘馬）【疏】（注庭實乘馬○釋曰鄭知乘馬者下文[illegible]賓執左馬以出故知也）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降筵就階上）【疏】（注降筵就階上○釋曰以左手

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并於觶兩手奉之尚擸不作上字者尚古今通用也云降筵就階上者以卿飲酒賓主行禮獻酢卒爵皆各於其階此降筵啐醴明亦在西階之上）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疏】（注致幣至序端○釋曰上文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下文歸饔餼於上介云大夫用束帛致之皆亦云用獨於此言用尊於下者儐勞者及歸饔餼皆是賓敬君之使者自尊之可知今君親用束帛禮賓故言用尊于下也云亦受之于序端者上公側受几於序端則知此幣亦受之於序端也）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糟醴不啐）擯者進相幣。（贊以辭）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疏】（注栗階至連步○釋曰凡栗階者其始升亦連步於上栗階不過一等今云不連步者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其始升連步則有之也）降拜。（拜受）公辭。（不降一等殺也）【疏】（注不降一等殺也○釋曰案前辭辭幣君降一等今不降故言殺）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臣也）【疏】（注亦訝至臣也○釋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己臣也故北面受異於聘享時也若然上受几受醴亦是己之禮以禮未成故不北面也此禮成故北面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疏】（注不俟至禮也○釋曰此賓主俱謙公本欲再拜賓見公一拜止則降不敢當公不止遂再拜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前受几及醴公送皆一拜注云公尊也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亢故送幣亦再拜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疏】（注受尊至出也○釋曰案下歸饔餼於賓賓儐大夫庭實設乘馬賓用束錦乘馬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侯氏至郊王使人用璧勞訖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受幣降以左驂出二者皆是尊國賓故也唯上文郊勞賓儐勞執幣揖皮者皮是死物異於馬故也云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猶呈見故謂牽馬人爲效馬者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以是主人庭實出門乃有從者訝受馬明主人牽者從出可知）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士介）【疏】（注從者士介○釋曰鄭云從者士介下記文案公食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鄭注從者府史之屬不爲士者彼公食是子男之大夫小聘一介其餘皆府史以下故知從者是府史之屬也既夕云則馬兩士受馬鄭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彼據一廟下士不應更有其屬士故以爲胥徒之長言之也昏禮記云士受皮鄭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其主人爲官長據上士而言也）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閒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疏】（賓覿至稽首○注不請至覿也○釋曰自此盡公降立論行私覿之事云不請

（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云不請賓不請不辭主君不辭所以不辭者鄉時已請覿主人辭之以禮賓故今不復請亦不辭之也云覿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上文享主君用束帛享夫人用玄纁束帛以今用束錦是辟享幣也云總者至扣馬也者賓總入嚮在前牽之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閒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故云在馬閒扣馬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者玉藻云公事自闑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行覿禮故引之也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謂由闑東介又不從又自牽馬又不升堂入幣皆是以臣禮見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旣行臣禮不使介從明贊者是賈人之屬從行者云介特覿也者主君辭賓賓入門左則介五人隨入門西北面西上其介五人行覿禮各自特行無介從爲特覿也）擯者辭。（辭其臣）賓出。（事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疏〕（注將還至北面○釋曰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賓出之時贊扣馬者未得出待人受馬乃得出所以然者幣可奠之於地其馬不可散放故待人受之乃可以出故云有司受馬乃出也云凡取幣于庭北面者言凡非一此時辭賓更出取幣後門右禮訖又取幣皆北面又衆介奠幣擯者取亦北面故云凡以廣之也）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疏〕（牽馬右之入設○注庭實至牽之○釋曰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對前入門右時賓奉束錦總乘馬一時入無先後之別是臣禮今此入設下經乃云賓奉幣是先設庭實客禮也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知四人者若如前贊者二人則不得云右之旣言右之明人牽一匹不須賓牽之事得申人牽一匹賓不總牽是也引曲禮者欲見牽馬在右禮之常彼效馬效羊謂尊者之物使養之今來呈見此取一邊牽之法義不與彼同也）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介）〔疏〕（注以客至從介○釋曰對入門右行臣禮不得從介也）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疏〕（公揖至再拜○注公再拜至之也○釋曰臣禮見謂初入門右是以今再拜新之也知此不爲拜至者下記云禮不拜至鄭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私覿固非始至而爲再拜明爲臣禮見新之也）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疏〕（賓三至負序○注反還至圭同○釋曰云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者上行聘時三退負序不言反還故決之也）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畧之也）〔疏〕（注不言至之也○釋曰此決聘享皆言公受此乃私覿故畧之不言其公受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疏〕（士受至右受○注自由至受皮○釋曰此庭實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馬者亦四人各在馬西以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者從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還遶其後適牽馬者之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者鄉飲酒之等於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乃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者使授馬者授訖右迴其身於出時爲便故鄭注云便其已授而去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鄭注云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由也）〔疏〕（牽馬至乃出○釋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旣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據三人而言也）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疏〕（賓降至君辭○注拜送至鄉之○釋曰此言賓拜送幣者私覿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君命非已物故也）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疏〕（注君乃至敬也○釋曰經上云拜送而云君辭君辭復云拜也是其君乃辭之賓由拜者敬主國君故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疏〕（注此禮至明說○釋曰云此禮固多有辭矣者謂此儀禮之內賓主之辭固多有辭矣但周公作經未有顯著明言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云未敢明說者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造次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疏〕（賓降至馬出○注廟中宜清○釋曰云公側授宰幣不言出言馬出者以廟中宜清潔出就廄幣不言出與上皮幣同皆以東入藏之故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馬出當就廄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是幣不出之義也）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疏〕（公降至請覿○注玉錦至便也○釋曰自此盡舉皮以東論上介衆介行私覿之事云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者案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纖縟似玉之密致者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禮器直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無少文爲貴之語但有以少爲貴以文爲貴明亦有以少文爲貴故鄭以義而言之也）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疏〕（注上介用皮變於賓○釋曰賓用馬今上介用皮故云變於賓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疏〕（注贊者奠皮出○釋曰鄭知贊者奠皮出者下云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無人授之明贊者奠即出可知）擯者辭。（亦辭其臣）介逆出。（亦事畢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注此請至而俟○釋曰云此請受請于上介也者對前賓此請上介亦不請衆介也知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者以其上介等先立門西東面故擯西面對之云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者以其請受之下經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故知當請之時立于門中可知言隨者謂相隨從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隨入注云爲門中阨狹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明此出時亦隨出而立也案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闑東明不得並出也）委皮南面。（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疏〕（注擯者至當門○釋曰云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皮者以前文云舉皮者從其幣出皮在後可知隨立門中之時未得委皮明執幣者進即位乃得委皮也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此決執幣者西面其皮不西面委之者以皮入右首先故南面橫委於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故也）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疏〕（注請于至文也○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注云請受請于上介也此雖衆介所請亦請上介上介尊故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上云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是其次也此言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是其位也言互者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北面東上之文下云士介覿幣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於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言約者雖互見其文文猶不備若欲備文當上取歸賓幣之文下取歸士介幣之文以理推約之乃備也若然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取幣從有司二人坐舉皮從其幣出隨立於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於門中北上如是乃爲文備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疏〕（注此言至授之○釋曰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案上受享皮及賓私覿之馬並不云皆此獨云皆者嫌擯者獨請上介請先授上介幣故言皆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享幣無門外授先後之法故不言皆）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疏〕（注皮先至重入○釋曰云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覿時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賓至此待揖而後進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以其得親授主人有司此奠之不敢授故下二人坐舉皮明不授也）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疏〕（注拜中至賤也○釋曰知拜中庭者上云公降立不見更有進退之文自受享以來降立皆在中庭故知此公拜亦中庭可知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疏〕（注進者至行蹙也○釋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君所乃授幣故云自皮西進北面授幣也）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授介禮輕）〔疏〕（介出至受幣○注不側授介禮輕○釋曰案賓覿禮云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故云介禮輕宰自公左受即是側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有

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也）〔疏〕（擯者又納士介○注納者出道入也○釋曰自此盡序從之論士介行私覿之事云納者出道入也者謂若燕禮大射小臣納卿大夫出道入之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疏〕（注終不至禮見○釋曰上介奠幣訖辭之終以客禮是士介卑奠幣出私覿即了終不敢以客禮見也）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疏〕（擯者至固辭○注禮請至大夫也○釋曰知固衍字當如面大夫者案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當如士介面大夫）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遙荅拜也相者贊告之）〔疏〕（注擯者至告之○釋曰鄭知擯立門中閾外西面者以公在內賓在門外之西東面擯者兩處相之明居閾外西面向賓告之也）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疏〕（士三至幣立○注俟擯至來也○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以出賓辭之士介皆辟之乃云士三人取幣立擯者執上幣始來明士三人立俟之可知也）擯者進。（就公所也）〔疏〕（擯者進○注就公所也○釋曰以公在庭故擯者自門外來進向公左授幣與宰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疏〕（注使宰至之差○釋曰云使宰夫受于士者以上文士三人取幣明此宰夫所受受于士也知受之於公左者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是以凡受幣皆於公左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即上文公側授宰幣于序端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即上云庭中宰自公左受之是也云士介幣宰夫受于士者即經文是也在公左受之是尊卑不同敬之差也藏所受之雖不同及其以東其藏并是宰夫宰夫幣所主故也）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擯者至事畢○注賓既至出也○釋曰自此盡不顧論事畢送賓之事云衆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介爲首賓爲尾謂逆道也必知有逆出者上文聘訖云賓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覿亦介逆出諸聘禮之等皆逆出故知此亦逆出可知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閒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爲於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疏〕（及大至問君○注鄉以至類也○釋曰云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案上賓初入門左衆鄭注云由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今賓出至大門之位將北面拜君而後出故知其位亦當初入門之位此位前後皆約聘享入廟北面西上之位也云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者亦約常朝入門門東北面東上之擯位上擯往來相君自是其常引論語者彼雖非聘亦是大夫使人往來法問夫子何爲亦是問君之類故云之類也）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疏〕（注拜其至亦辟○釋曰案爾雅釋言恙憂也言亦者亦初迎賓入門主君拜賓辟故云亦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之勤）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公勞至不顧○注公既至顧矣○釋曰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復迴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

賓請有事於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面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疏〕（賓請至大夫○注請問至告之○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請問大夫訖即館卿大夫勞賓介之事云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對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總而言之問聘一也不得云問卿若言問近君矣故云有事於大夫也鄭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但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頒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使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賓所請問卿宜云有事于某子故下記云幣之所及皆勞鄭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是也）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即館。（小休息也即就也）〔疏〕（賓即館○注小休息也○釋曰言休息者據此一日之閒其事多矣明旦行問卿暫時止息故云小休息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疏〕（注以已至辭之○釋曰以已公事未行者其聘享公事已行仍有問大夫之等公事未行故不敢見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以經云賓不見明上介以賓辭辭之可知是以下言上介受明此上介辭也）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大夫至介受○注不言至執羔○釋曰云周禮者案周禮秋官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主國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引之證主國卿見聘客不得執羔與大夫同用鴈不見朝君故也）勞上介亦如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爲饋）〔疏〕（君使至五牢○注變皮至爲饋○釋曰自此盡無儐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案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云敬也云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者鄭知弁用韎韋者案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韎韋也韎即赤色以赤韋爲弁也云兵服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故云兵服也云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爲異故云取相近耳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爲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舄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殺曰饔生曰餼者周禮有內饔外饔皆掌割亨之事詩云有母之尸饔故知殺曰饔生曰餼者以其對饔是腥飪故知餼是生故下云餼二牢皆活陳之也）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上介至禮辭○注朝服至尊服○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云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用皮弁爲尊服明此著朝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疏〕（有司入陳○注入賓至其積○釋曰案上文直云致館及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又云擯入及廟鄭據此而言明陳於士之廟也曾子問孔子云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士之廟一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多少不定兩言之也案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饔餼各別此注以饔餼爲陳其積者對文饔餼與積別散文總是委積故云積也）

饔。（謂飪與腥）〔疏〕（饔○注謂飪與腥○釋曰知者上總言饔餼五牢下陳有三處據此饔下云飪一牢腥二牢下又別云餼二牢故知饔別飪腥二者也若然飪與腥共以饔目之者以其同是死列之以鼎故也）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疏〕（注陪鼎至用木○釋曰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正鼎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楣遠故陪鼎猶當內廉也而辟堂塗堂塗之內也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鄭言此者以其膚是豕肉腸胃是腹內之物而在內前者以其腸胃出於牛羊故在膚前列之也云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者君子不食圂腴犬豕曰圂若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縱豕以四解亦無膚故既夕大遣奠少牢無膚以其豚解故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案設飧時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飧是小禮輕之故也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言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

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周禮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自是正東西南北此識日景唯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又云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閒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云凡碑引物則識日景引陰陽皆是引物則宗廟之中是引物但廟碑又有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以其鸞刀以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爲此事也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縕繂暫時之閒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爲之理勝於木故云宮廟以石窆用木也是以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時魯與大夫皆僭言視桓楹桓楹宮廟兩楹之柱是葬用木之驗也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腊者所以儐賓也）

【疏】腥二至二列。○注有腥至賓也。○釋曰云儐賓者案下文士四人皆餼大牢無腥是不儐之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爲併）

【疏】堂上至醓屈。○注戶室至爲併。○釋曰云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者謂其南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案周禮天官醓人朝事之豆有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此經直云韭菹醓醢屈知此昌本以下八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又云上大夫八豆鄭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以充八豆若然案朝事八豆菁菹鹿臡下仍有茆菹麋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醓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實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云東上者變於親食賓也者案公食太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屈猶錯也者猶下經錯黍此經菹菹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故云錯也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北）

【疏】八簋至稷錯。○注黍在北。○釋曰云繼者繼八豆以西陳之云八簋者此陳之次第與八豆同故鄭云屈猶錯也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以八豆之實各別直次第屈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也八簋唯有黍稷二種雖屈陳之則閒雜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閒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故鄭下注凡饌屈錯要相變是也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鉶羹器也）

【疏】六鉶至羊豕。○注鉶羹器也。○釋曰此不言綪屈錯者綪文自具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綪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綪注云綪猶屈又似不別者云綪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陳訖則相似故注士喪禮云綪猶屈言錯者閒雜而陳之與綪屈同或句屈陳而錯此文是也或綪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其直綪錯之也

兩簋繼之。粱在北。（簋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

【疏】○注凡饌至相變。○釋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而陳之屈錯不相對者欲使陳設者其要殺各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鉶綪者牛及豕二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大牢牛羊豕不耦故羊豕不得變也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爲味）

【疏】八壺至南陳。○注壺酒至爲味。○釋曰鄭云蓋稻酒粱酒也者以下夫人歸禮酏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不得各三壺若三者各三壺則九壺不合八數止有稻粱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爲稻粱也此陳饔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十四簋四案掌客設飧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簋十侯伯簋八子男簋六又皆陳饔餼其死牢加飧之陳如何此中飧之簋數及饔餼之簋數皆多於君者彼是君禮自上下爲差此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並又此中致饔餼於賓醓醢百甕米百筥周禮上公甕筥百二十侯伯甕筥百子男甕筥八十子男少於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西夾至東陳。○釋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元缺第四葉第八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二十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庭實

下云皮右首 毛本首誤作手

兩手相鄉也 閩本鄉誤作卿

彼所執以爲贄 要義無彼字

故得用虎豹也 毛本豹下有皮字

公側授宰幣 毛本授誤作受

以不可生服 以陳閩俱作亦

若有言

若有所問也 張氏曰監本無有字

請卹乞師之類是也 要義無卹字

事在僖二十六年也 要義同毛本僖下有公字

服注云無庭實也 也要義作者

擯者入告

卽下文行禮賓也 毛本通解文下有先字

宰夫徹几改筵

加萑席尋 萑陳本注作莞疏作萑閩本注疏俱作莞

使不蒙如也 要義同毛本也作世

諸侯彫几 通解要義同毛本彫作雕

宰夫內拂几三

不欲塵坋尊者 陸氏曰坋或作被

公東南鄉

云中攝之者 毛本作宰夫奉几兩端故公中攝之通解楊氏俱同

擬賓用兩手 楊氏同毛本通解擬上有復字

在公手外取之故也 在陳閩俱作自

北面設几

凡賓左几 上凡字集釋通解俱作几張氏曰疏上几作凡從疏

云凡賓左几者 云凡此本誤倒陳本楊氏凡俱作几按張氏曰疏上几作凡則張氏所據本凡字亦在云下

宰夫實觶以醴

不許授也 授楊氏作受

今文從下升 文陳本作亦

醴尊于東箱 要義同毛本醴作禮○按作醴與記文合下句耳奉一有豐奉作大是也

賓不降壹拜 壹楊氏作一注同

宰夫薦籩豆脯醢

以其閑有事宰夫相 毛本無事字

在中庭矣 在上陳閩通解楊氏俱有則字

降筵北面○尙擸 擸聶氏從木按說文無擸字手部擸理持也又擖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爲擖然則今文作葉古文作擖或作擸擸擖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擸爲正凡字之从巤者俗皆从葛如臈蠟獵之類故又爲

（擖後人以柶从木并擖字亦从木非也少儀曰執箕膺擖擖箕舌也字亦當作擖弟子職作揲揲即葉耳其字亦從手）

公用束帛

賓用束錦儐勞者（儐陳閩監本俱作擯）

獨於此言用尊於下者儐勞者及歸饔餼皆是賓敬君之使者自尊之可知（自尊於至者自二十字陳閩俱無）

建柶

糟醴不啐（張爾岐曰啐字誤周學健云當作卒上言啐醴則非不啐明矣不卒爵故建柶而奠之他篇疏文引此者亦誤○按此本士冠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辭已缺尚存不卒爵三字戴震云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

公壹拜

賓見公一拜止（陳閩通解俱無止字）

上介受賓幣

據上士而言也（也要義作之）

賓覿

居馬間扣馬也（按疏引注故云下居作在而誤爲居乃疏文居誤爲在也）

公揖讓如初

禮不拜至（不陳閩俱作右按記文作至）

士受馬者

士受馬者從東方來（要義同毛本馬下無者字陳閩從下俱有者字）

使授馬者授訖（要義同毛本授作受）

拜也

而賓由拜（由楊敖俱作猶浦鏜云由古通猶）

擯者執上幣

對前賓此請上介（毛本賓此作擯出陳閩出俱作者）

隨立門中而俟者（門中陳閩俱倒下立于門中可知同）

闑東明不得並出也（朱子曰闑東下當有脫字）

委皮南面

委皮當門者（當陳閩俱誤作南）

執幣者

當上取歸賓幣之文（上取二字陳閩俱倒）

下取歸士介幣之文（陳閩俱無取字）

介禮辭

嫌擯者一一授之（一一徐本作二張云注曰嫌擯者一一授之監杭本以一一爲二從巾箱嚴本）

上介奉幣

故下二人坐舉皮（二人要義作云○按當作故下云二人坐舉皮）

公再拜

拜中庭也（拜下敖有於字）

介出

不側授（徐本集釋同毛本授作受）

擯者辭

一請受而聽之也（楊無受字）

公問大夫（毛本問誤作門）

賓請有事於大夫

不言問聘（盧文弨云此聘字疑衍）

賓即館

小休息也（徐本通解同毛本小作少）

君使卿韋弁

自此盡無儐（儐陳閩俱作擯）

今時五伯緹衣（五百五伯通用）

鄭志解此附注（志通解作注）

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爲賓陳閩俱作賓而）

皆掌劑亨之事（毛本亨作烹○按亨與周禮合）

上介請事

賓皮弁迎大夫（陳本同毛本賓作賔）

有司入陳

若今縣官宮也（浦鏜云舍誤宮）

則有在大夫廟（有陳閩俱作自）

饔

列之以鼎故也（之陳閩俱作子也陳閩俱作出）

飪一牢

三牲臛（諸本同釋文集釋毛本臛作膗）

唯燖者有膚（陸氏曰燖一本作爓音潛膚嚴本作獻）

引陰陽也（朱子曰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集說改別）

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按上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

而辟堂塗堂塗之內也（堂塗陳閩俱不重）

縱豕以四解（縱上陳閩俱有故字）

以其豚解故也（要義同毛本其作比○按其字是）

案設飧時直云（要義同毛本無時字）

既北面揖（要義同通解毛本既下有曲字）

此識日景（陳本要義同毛本此作比）

是葬用木之驗也（要義同毛本是上有腥字○按毛本非也）

腥二牢

有腊者所以優賓也（毛本腊作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優賓按疏腊作腒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當從疏）

堂上八豆

謂其南東上醓醢（毛本無南字）

異於下大夫之數豆（毛本數豆作豆數○按此本倒）

仍有茆菹麋臡（有字閩本擠入陳本無茆字）

此經菹菹不自相當（毛本菹作醢○按菹字不當有此本非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夾室。）西北上。（亦韭菹其東醓醢也。）〔疏〕饌于至北上○釋曰云西北上者則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亦屈錯也上西夾饌六豆直言北上不云西北上此東夾獨云西北上者以其西夾言北上其東醓醢是西北上可知此東夾饌若不言西北上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爲上其西有醓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是以鄭云亦韭菹其東醓醢也

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疏〕醯醢至在東○注夾碑至陰也○釋曰案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鄭注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殼旅人云簋實一殼又云豆實三而成殼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云壺大一石瓦甒五升即此壺大一石也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上陳鼎云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下腥鼎亦如之此言夾碑自然在鼎之中央可知云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者醯是釀穀爲之酒之類在人消散故云陽醢是釀肉爲之在人沈重故云陰也大宗伯云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注云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九穀之屬以六牲爲陽九穀爲陰與此醯是穀物爲陽違者物各有所對六牲動物行蟲也故九穀爲陰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以籩豆醯醢等爲陰鼎俎肉物總爲陽者亦各有所對以鼎俎之實以骨爲主故爲陽籩豆穀物故爲陰也有司徹注又以庶羞爲陽內羞爲陰者亦羞中自相對內羞雖有糝食是肉物其中有糗餌粉餈食物故爲陰庶羞肉物故爲陽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疏〕餼二至羊豕○注餼生至其左○釋曰先言饔後言餼者陳者先以孰爲主是以先陳饔饔下即陳孰物繼之故六豆以下相次此餼是生物其下次陳芻薪米禾之等相繼也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不噬齧人用右手便也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疏〕米百至四行○注庭實至深也○釋曰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於中庭宰受幣於中庭皆南北之中也知北上東西爲行者以經云北上黍粱稻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何者以黍粱稻及稷當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橫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爲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爲上端稷爲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閒亦相變者亦上繹屈錯之義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醯醢夾碑在鼎中央亦南向陳之今米爲筥在醯醢之南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疏〕門外至東陳○注大夫至爲逾○釋曰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者上文飪一牢腥二牢是三牢死故米三十車并下禾三十車亦是視死牢也云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者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揔二十四斛也云籔讀若不數之數者鄭君時以籔爲數名數名有數有不數故云不數之數此從音讀其字仍竹下爲之得爲十六斗爲籔故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是十六斗量器之名

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疏〕注秅數至百秉○釋曰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三四十二爲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疏〕薪芻倍禾○注倍禾至焉爾○釋曰云薪從米芻從禾者以其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輈者以其向內爲正故也引聘義者欲見主君享禮聘賓外內皆善故引爲證也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大夫使者卿也）〔疏〕賓皮至荅拜○注大夫使者卿也○釋曰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也云不荅拜者亦以爲君使不敢當故也云大夫使者卿也者即上卿韋弁者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于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疏〕揖入至揖入○注賓與至夫廟○釋曰云使者止執幣者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明此賓揖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云賓俟之于門內謙也者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謙也云門內即宁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下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大祖廟者案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云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

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疏〕入三揖皆行○注皆猶至主人○釋曰云使者尊不後主人者主人則賓所在若主人也然君與使者行當後君也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至于至一等○注讓不至三讓○釋曰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者[illegible]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即此經主人讓大夫先升是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經雖言讓大夫先[illegible]兩言之但使尊終先升若主人三[illegible]讓則主人四讓使者乃升故鄭復[illegible]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illegible]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illegible]周禮統心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illegible]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此[illegible]也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者[illegible]爲主人亦有三讓故上行聘時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亦是公先讓先升故成三讓是[illegible]而後升公尊必三讓者不下賓客主人之義故也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于階上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疏〕注大夫至禮也○釋曰大[illegible]牢及陳豆壺車米之等[illegible]別拜餼二牢及門外米禾殊拜之者敬主君以重禮故也

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擯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illegible]至升堂○注賓先至北面○釋曰前[illegible]先升一等今賓私覿使者無君命[illegible]人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illegible]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北面[illegible]

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illegible]注止不至餘尊○釋曰凡賓主體敵[illegible]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illegible]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非君命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疏〕[illegible]主既行敵體之禮當行頓首今大夫[illegible]尊君客故也致者賓致幣當有辭對[illegible]以無辭者文不具故也

受幣于楹閒。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疏〕受幣至面俟○注賓北至之[illegible]是體敵之義經云受幣于楹[illegible]授而云賓北面授者凡敵體授之義[illegible]今尊君之使是以大夫南面賓北面[illegible]

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疏〕注出廟至受之○釋曰言亦者上賓受禮時云賓降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亦

（從者訝受馬故云亦也）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疏〕（賓送至稽首。注拜謝至弁服。釋曰知拜謝在大門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引周禮者秋官掌訝職云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引之者欲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爲之導知此拜亦皮弁者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故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彼朝服受還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皮弁拜可知）上介饔餼三牢。餼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二。（餼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疏〕（上介至鼎三。釋曰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注餼鼎至異館。釋曰云餼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對上賓九鼎有鮮魚鮮腊也云賓介皆異館者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彼云卿即此賓一也彼云大夫即此上介也彼云士即此衆介也故知賓介各異館必異館者所陳饔餼厚無所容故也）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疏〕（西夾至上賓。注凡所至介也。釋曰云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對下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介有與賓同者前經不言如上賓獨此經言如上賓以其此饔餼大禮西夾筥及甕如上賓以其客此上介如上賓之禮也）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餼以下）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疏〕（儐之兩馬束錦。釋曰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儐禮如卿使者受賓儐禮當庭同不言如上大夫者省文也）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疏〕（士介至門外。注牢米至西上。釋曰自此至無儐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上文賓與上介米陳碑南餼陳門內此不入門陳於門外者鄭云略之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彼亦當門此直云設於門外不云東西明當門北上與賓同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本設於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十車皆統門爲上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外東西宜當門陳之云牢在其南西上知如此設之者以其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爲異耳）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疏〕（宰夫至致之。注執紖至拜迎。釋曰案下記云士館于工商則此致者在工商之館宰夫從外來即爲賓客宜在門西東面此就大牢之中取以致餼

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決上賓與上介皮弁有束帛故以爲略之也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士介爲主人故西面毎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具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疏〕（士介至首受。注受於至從者。釋曰知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以其牢東北面拜明在宰夫東南從宰後來適宰夫至宰夫之後受取牛便故也必知在宰夫右受者見前君使士受私覿之馬適其右受知此亦在右受也若然君使士受私覿由前此由牢後與受馬不同者牛畜擾馴與馬有異故得從其後適宰夫右取便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於宰夫之後受牛遂由宰夫之前東授從者亦是取便也）無擯。（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無擯。注既受至於朝。釋曰言無擯者決上賓與上介有儐士介賤故畧之知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下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賓受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又歸禮於上介上介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鄭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夫人歸禮介尚從拜則君饔餼介皆從拜可知）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疏〕（賓朝服問卿。注不皮至三人。釋曰自此盡無儐論賓齎聘君之幣問主國卿之事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對上文行聘享私覿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故鄭注云別於主君云卿每國三人者每國三卿是其常鄭言此者欲見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下大夫嘗使向己國者乃得幣問之與卿異）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祖王父也）〔疏〕（卿受于祖廟。注重賓至父也。釋曰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者以其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故下記云大夫不敢辭云祖王父也者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於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者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祖廟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疏〕（下大夫擯。注無士至見之。釋曰行聘享於主國君時主君擯者三人以上并有士擯賓又設介今直云大夫擯無士擯者以其設擯介多者不敢質示行事有漸但賓行聘享於主君之時卿以與賓相接故急見之不須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疏〕（擯者至揖入。注入者至宁也。釋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豎牆牆皆闕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云入者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爲席是也云既而俟于宁者宁門屋宁也知俟于宁者下云賓入三揖皆行鄭注云皆猶並也賓與卿並行以卿俟于宁故得並行與卿三揖不俟于庭者下君也案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主人肅客而入此卿既入不重出迎客者彼曲禮平常賓客故重出迎客此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上君擯賓不重出此卿亦不重出與彼同但在庭與在宁不同矣）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疏〕（注亦從至君也。釋曰亦者亦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此擯者亦

從卿而入省內然後出請）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疏〕（注古文曰三讓。釋曰不從古文者亦是不成三故賓先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故不從三讓也）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不擯賓辟君也）〔疏〕（注不擯賓辟君也。釋曰上文賓行聘享訖而君禮賓有束帛乘馬敵者曰擯今卿不擯賓者辟國君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疏〕（擯者至覿幣。注面亦至質也。釋曰自此至授老幣論賓行私面於卿之事賓私面於卿其幣多少與私覿於君同故云如覿幣賓私覿之時用束錦乘馬則此私面於卿亦用束錦乘馬可知也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覿面並文其面爲質若散文面亦爲覿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覿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八匹私面鄭伯是也）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疏〕（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釋曰以其言如覿幣故知庭實四馬也）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疏〕（注大夫至迎之。釋曰知階下辭者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知迎者下文揖讓如初明豫迎之可知）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疏〕（注見私至西階。釋曰云爲若降等者主人是大夫客是士降等法士就東階。今此賓與卿覿者就門右若士於大夫降等引曲禮者主人辭賓遂左就門右西階復正也）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旋並行）〔疏〕（庭實至如初。注大夫至並行。釋曰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出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豫又揖再揖而已）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注受幣至面授。釋曰知賓北面授者以云大夫南面退西面立言退明賓不得南面又見下文賓當楣再拜明北面授因拜可知云受幣楹閒敵也者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閒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閒南面注云授於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閒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閒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注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饔餼儐使者於楹閒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閒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王于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覿公云振

（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疏〕擯者至奉幣○注特面至從之○釋曰自此盡再拜送幣論上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特面者異於主君者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故云特面者異於主君也云士介不從而入者對覿君時衆介從而入故鄭云君尊於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者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皮二人贊。（亦儷皮也〔疏〕皮二人贊○注亦儷皮也○釋曰案經云幣如覿則上介私面亦與私覿於君幣同故云亦儷皮也）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疏〕入門至再拜○注降等也○釋曰言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大夫辭。（於辭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于上介也〔疏〕擯者反幣○注出還于上介也○釋曰不言反皮出還於上介皮出可知但文不具）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疏〕注大夫至入設○釋曰云亦者亦上賓行私面大夫升一等賓乃升此上介私面亦然故云亦也）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閒南面而受〔疏〕注亦於至而受○釋曰亦者賓行私面大夫受幣於楹閒南面故云亦得在楹閒爲敵法上介是下大夫與卿小異大同明得行敵法在楹閒可知）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介辭〔疏〕擯者至賓辭○注賓亦爲士介辭○釋曰自此至拜辱論士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賓亦爲士介辭者亦者亦士介私覿於主國君時故云亦也）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不顧言去）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疏〕下大至及之○注嘗使至忘舊○釋曰自此盡于卿之禮論主國下大夫嘗使至已國者聘君使上介以幣問之事諸侯之國皆有三卿五大夫其三卿不問至已國不至已國皆以幣及之上已論訖其五大夫者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畧於三卿故也言君子不忘舊者此大夫嘗與彼國君相接即是故舊也今以幣及之故云君子不忘舊也）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

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注上介至禮也○釋曰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下大夫小聘之禮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儗人必於其倫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有故也〔疏〕大夫若不見○注有故也○釋曰自此盡不拜論主國卿大夫有故不得親受聘君之幣之事言有故者或有病疾或有哀慘不得受其問禮）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君使至不拜○注各以至禮也○釋曰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若然經云君使大夫大夫中有卿大夫總名也云各以其爵亦是易以相尊敬故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案周禮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鄭注云宗伯代王爲祼拜送則王亦此頓拜是致敬之事不可代人之拜故直受之而已不當主人之禮拜之）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疏〕夕夫至歸禮○注夕問至小君○釋曰自此盡賓拜禮於朝論主君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之事云夕問卿之夕也者案下記云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其問卿之夕也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歸饔餼使卿此夫人使下大夫故云下君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案隱二年傳九月紀裂繻來逆女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又云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其致辭於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疏〕堂上至東陳○注籩豆至六豆○釋曰言籩豆六東陳者其饌自戶東爲首二以並東陳先於北設脯即於脯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脯以次屈而陳之皆如上也云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饔餼八豆此六豆故云下君也設於戶東又辟君饌位故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者此約君禮設豆法云韭菹其南醢醢屈故知此醢在南屈陳之文知籩豆各六者下文上介四豆四籩降殺以兩明夫人多二六豆六籩可知）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疏〕壺設至兩壺○注醙白至設之○釋曰其設壺於東序自北向南而陳稻黍粱皆二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醙黍清皆兩壺也云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者醙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醙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大夫以東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疏〕大夫至致之○注致夫至君也○釋曰案周禮掌客云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

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疏〕注四壺無稻酒○釋曰知者案上致於賓六壺稻黍粱皆有清白今上介四壺明從上去之無稻米之酒清白俱去之[illegible]故四壺也）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爲醴〔疏〕注於是至爲醴○釋曰鄭解若於上文賓下言之則介從拜之事不明故於上介之下乃云明日賓拜禮於朝則介從賓拜可知）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疏〕注其陳至君也○釋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論主國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云陳於門外知者經無牢米入門之文故明是門外可知與君餼士介同云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案上使卿歸饔餼之時米百筥設於中庭十以爲列北上稻粱黍各二行稷四行此云八筐黍粱稷亦宜法其行數故知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知二以並南陳者以其君筥米北上故知此亦北上南陳知二以並者以其陳筥米黍粱稻不雜陳則知此筐米亦不雜陳二以並可知云無稻者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是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畧同餼士介時不言門東西鄭注云當門則知此門外亦當門君餼賓米在庭牲在門西雖不正當米南亦得牲在其南故知此牲陳亦在米南可知知東上者君餼賓時陳於門西東上也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案上君致饔餼籩豆在堂牲牢米等在庭此在門外故云辟君也若然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注老室至貴臣○釋曰案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即此室老貴臣者家相邑宰之屬故爲貴臣也）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疏〕注米六至貴臣○釋曰言又無粱也者上文八筐無稻從上去之明知此亦從上去之無粱其稻粱是加故去之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即是大夫邑宰也以其大夫使之故知大夫之貴臣也）公於賓壹食再饗。（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疏〕注饗謂至爲鄉○釋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別是以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云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

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者以其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引公食饗與食互相先後者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不定也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孰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疏〕燕與至常數。注羞謂至作淑。釋曰案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爲一不得相決知羞謂禽羞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禽羞俶獻故知是禽知成孰煎和者以其言羞鼎臐之類故知成孰煎和者也知禽是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宰夫歸乘禽日如饔餼之數鄭注乘禽乘行之禽也亦云鴈鶩之屬以無正文故以意解之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疏〕注饗食至之也。釋曰不言從食者公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知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爲介注云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故知介從饗案襄二十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爲趙孟介而得從饗是其義也云復特饗之即此經是也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疏〕若不至無儐。注君不至作宥。釋曰案上文云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賓儐之今君有故不親食使卿生致其牢禮亦於賓館但無儐爲異云謂有疾及他故也者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云非必命數也者依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經云各以其爵故知不依命數云無儐以已本宜往者饔餼之等不宜召賓故君使人致禮賓則儐使者此饗食之禮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廟賓無儐禮今主君有故生致於賓亦無儐故云本宜往此篇據侯伯之卿來聘是使卿致禮鄭兼云使大夫於大夫者小聘使大夫來使大夫致禮也若然經直言使大夫者大夫中兼有上大夫兼卿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疏〕致饗至如之。注酬幣至諸侯。釋曰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鄭以饗之酬幣無文故約上主君禮賓之時用束帛乘馬此饗賓酬幣亦不過是故云亦不是過引禮器者案彼經云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鄭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彼經不云天子諸侯相酬之幣故此注云蓋言酬諸侯者公侯伯用琥於子男用璜引之者證與此酬卿大夫不同之義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疏〕大夫至侑幣。注作使至同之。釋曰此一經論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此直言饗食不言燕亦有燕是以鄭詩羔裘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鄭注云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君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是也又昭二年左傳云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國大夫有相燕之法又此大夫相禮饗食有常數雖有燕之亦無常數亦無酬幣矣

儀禮疏卷第二十二（元缺第九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二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西北上

則於東壁下南陳（壁陳本通解俱作壁是也下同毛本作壁）

次北有鹿臡（通解同毛本鹿作麋。按鹿是）

醯醢百甕

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要義同毛本面作西。按上文是面字）

與此醯是穀物爲陽違者（毛本陳本醯誤作醢陳本違誤作遠）

又以籩豆醯醢等爲陰（醯閩本作醢）

餼二牢

豕束之（張曰注曰豕東之按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西羊豕豕以西牛羊豕則豕在羊西言東非也東字誤作東爾從疏。按嚴徐鍾本俱作束）

當升左胖也（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升作外。按升是）

米百筥

當行皆一種（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當作每）

門外米三十車（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

秉有五籔（五徐陳閩葛俱作伍）

故米三十車（要義同毛本通解米下有禾皆二字。按疏云米三十車并下禾三十車通解刪作一句故其文如此毛本多遵通解而不顧上下文義大率類此）

并下禾三十車（禾三陳本作米二閩本禾亦作米。按米字誤）

得爲十六斗爲籔也（陳本要義同毛本籔作數。按籔是）

量名有爲籔者（有陳閩俱作亦）

薪芻倍禾

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

鄭言此者（言陳閩俱作信）

以其向內爲正故也（要義同毛本向內作內向。按此本倒）

揖入

此賓與使者敵（敵陳本通解俱作幣朱子曰幣疑當作敵）

至于階讓

周禮統心舉其大率（要義同毛本統心作則通解無監本作刪）

大夫東面致命

又別拜餼二牢（陳本通解同毛本別作引）

大夫降出

欲儐之（儐徐本集釋俱作擯）

受幣于楹間

是體敵之義（要義同毛本無是字）

凡敵體授之義（要義同毛本授下有受字）

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受陳本要義俱作授要義無上四字）

賓送于外門外

令訝訝治之（要義同毛本不重訝字。按周禮秋官掌訝訝字重）

彼朝服受（要義同毛本彼作故）

上介饔餼三牢

厚無所容故也（陳閩同毛本厚作後）

西夾亦如之

明此賓客介也（客集釋作容盧文弨云疏兩客字同亦當作容許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爲賓客耳）

是上介有與賓同者（毛本通解有下有不字。按不字當有）

士介四人

此不入門陳於門外者（陳閩俱無陳於門外四字）

宰夫朝服

士介西面拜迎（士徐本通解俱作上許宗彥云當作士）

具有芻薪米禾（通解同毛本具作且。按當作具）

無擯（毛本擯作儐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與述注合李氏曰擯當作儐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賔同○按篇中言無儐者舊本俱作擯今本俱作儐殆因李說而改）

言無擯者（陳本同毛本擯作儐）

皆有儐（儐陳本作擯）

賔朝服問卿

曾使向已國者（使陳本誤作受向閩本作至陳閩俱無者字）

卿受于祖廟

諸侯受於祖廟（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於下俱有太字按有是也）

下大夫擯（夫唐石經作大誤）

無士擯者（士陳本作上）

擯者出請事

墻皆閤門（要義同毛本通解閤作閣○按閤是也）

此卿既入（陳閩俱無此字）

賔降出○無擯（毛本擯作儐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注同）

注不擯賔辟君也（陳閩同毛本擯作儐下同）

賔遂左

主人與辭於客（徐陳通解同毛本與作固）

賔遂左就門右西階復正也（陳本遂作迎閩本作賔遂就門左由西階復正也）

庭實設

而並行北出（陳監通解同毛本出作面○按出是也）

大夫對

鄉與客並（要義通解同毛本鄉誤作卿）

就文解之（陳本要義同毛本就上有故字）

擯者出請事

君尊於衆介（各本注俱無於字）

下大夫嘗使至者

聘君使上介以幣問之事（毛本幣誤作聘）

君使大夫

亦是易以相尊敬故也（陳本無敬字閩本無故字）

堂上籩豆六

又於醯東設脯（陳閩俱無又於醯三字）

公於賔

爲之牢禮之數陳（要義同毛本數陳作陳數○按此本倒）

則飧二牢（二陳閩俱作三）

賔介皆明日拜于朝

公食介雖從入（陳閩同毛本入作人）

若不親食○無儐（儐敖氏作擯）

大夫於賔

其若有之（若陳本作君）

儀禮疏卷第二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君使至于館○注玉圭至終也○釋曰自此盡賔送不拜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之事云玉圭也者舉聘君之圭云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并相切厲之義並聘義文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又云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又云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是其義也云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既以玉比德德在於身不取於人彼既將玉來似將德與己已不可取彼之德故還之不取德也既不得取而將玉往來者相切磋相磨厲以德而尊天子故用之也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始謂受聘享在廟時今還以皮弁還玉是終之也）賔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爲率）〔疏〕（賔皮至以入○注迎之至爲率○釋曰云帥大夫以入者大夫即卿卿亦大夫也云不純爲主也者客在館如主人卿往如賔今不拜迎是不純爲主也決上君使卿歸饔餼時賔拜迎是純爲主人故也）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賔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賔在下嫌楹外也）〔疏〕（大夫至鉤楹○注鉤楹至外也○釋曰云不東面以賔在下也者決歸饔餼時大夫東面致命行聘時賔亦東面致命也云必言鉤楹者賔在下嫌楹外也若然不在楹外近之者以初行聘時在堂上賔楹內故今還在楹內也）賔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賔自至而立○注聽命至南面○釋曰云聽命於下敬也者此決賔受禮時公用束帛賔西階上聽命歸饔餼時賔阼階上聽命此特於下聽命故云敬也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云若向君前耳者謂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一邊不異故云若向君前耳云退爲大夫降逡遁者以大夫降爲之逡遁而退因即負右房南面而立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大夫降中庭。賔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賔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賔還阼階下西面立）〔疏〕（大夫至階東○注大夫至面立○釋曰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賔降節也者以其大夫授賔圭訖降自西階將出門至中庭不止今云大夫降出中庭者賔乃降故鄭云爲賔降節也云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賈人是上啓櫝者是掌玉之人此時無事在堂東待此玉故賔向阼階東得見之云賔還阼階下西面立者以其賔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立者以待授璋也）上介出請。賔迎大夫

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疏】注唯升堂至改也○釋曰案上文云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是其升堂由西階也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以其賓唯升自西階明介猶在東方故上文授上介于阼階東也故言未有改）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疏】賓裼至束紡○注賄予至至也○釋曰此則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玉之上今言此束紡者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云禮玉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於此此亦當厚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是賄爲財物是與人財物謂之賄也云紡紡絲爲之者因名此物爲紡云今之縛也者鄭注周禮內司服亦云素紗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疏】禮玉束帛乘皮○注禮禮至作醴○釋曰云禮禮聘君也者此謂報享之物以其彼持享物來禮此主君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故云禮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彼以物享此君此君亦以物享彼君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今以來而往是相享之法故云報享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則此禮也）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疏】公館賓○注爲賓至朝服○釋曰自此盡賓退論明日賓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已國之事云公朝服者以其行聘享在廟之時相尊敬重故著皮弁此拜謝之禮輕故知著朝服）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侯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賓辟○注不敢至乃下○釋曰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此言亦者亦勞賓時故上文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其不見故遣上介聽命故知此賓亦不見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則謂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故鄭云敬也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案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君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入門東行則是廟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故鄭云造廟門乃下也）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上介聽命○注聽命至之老○釋曰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案前受士介幣之時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注云立門中閾外西面此中賓不見使介聽命明如相拜然取其視外便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面面公可知云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以其君尊不自出辭以是故君之擯者每事贊君出辭則曰敢不承命者謂上介荅君之辭知告賓云告于寡君之老者案玉藻云擯者曰寡君之老注云擯者之辭主於見他國君今上介當擯者之處故知告于賓稱告于寡君之老）聘享。夫
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疏】聘享至再拜○注拜此至北面○釋曰云聘享者謂賓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聘享者謂賓聘夫人以璋享夫人以琮問大夫者問三卿及嘗聘彼國之下大夫送賓以登路云拜此四事者君禮一夫人禮二大夫禮三送賓禮四四事皆再拜云公東面者公如賓禮門西東面擯者向公向介故知北面爲相而言也）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疏】公退至于朝○注賓從至之意○釋曰云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者案司儀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此經不言拜辱而言請命凡言請者不得不由君聽則拜此下經直云公辭賓退不見拜文是君不受其謝故云請命者以已不敢斥尊者之意故不言辱而言請）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且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之【疏】公辭賓退○注辭其至行之○釋曰云退還館裝駕者以明旦將發故裝束駕乘引周禮者證明日客拜禮賜遂行之事鄭彼注云禮賜者謂乘禽即此下文賓拜乘禽是也）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疏】賓三至聽之○注發去至不識○釋曰自此盡送至于竟論賓介發行主國贈送之事云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以其乘禽是禮以細小尚記識而拜之況饔餼食禮之大者記識可知故云大小無不識）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疏】遂行舍于郊○注始發至展軨○釋曰曲禮云已駕僕展軨鄭注云具視也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夫故鄭云自展軨恐不得所故也）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今文公爲君【疏】公使至覿幣○注贈送至爲君○釋曰所以好送之者來而不往非禮也以禮來往皆是和好之事故云好送之也云言如幣見爲反報也者以其贈之多少一如覿幣故鄭云見爲反報也）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疏】注不入至同節○釋曰言不入無儐對歸饔餼入設而有儐此則不入無儐明賓去禮宜有已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來勞之去有贈之皆在近郊禮又不別故言同節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疏】使者至反命○注郊近至得入○釋曰自此盡拜其辱論使者反命之事知郊是近郊者以下文云朝服載旜鄭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初行云舍於郊斂旜今至此載旜而入故知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者以其使者至所聘之國謁關人明此至郊告郊人使請可知引春秋者案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云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彼無
大夫文言大夫者鄭君加之也）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膳）禳乃入。（禳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疏】禳乃入○注禳祭至災凶○釋曰案春官小祝云掌侯禳禱祠之祝號鄭注云禳禳卻凶咎故鄭此云禳是祭名也）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疏】乃入陳至皆否○注皆否至從者○釋曰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於君所得爲公幣於卿大夫所爲私幣賓之公幣有入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五大夫則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直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士介私幣不數不甚明云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經云公幣又云上介公幣他介皆否若禮於君者一統於賓不得云介之幣故知禮於君者不陳必禮於君不陳禮於已始陳者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是以下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是其義也若然聘君以幣問卿而其卿不見報聘君之幣者以其尊卑不敵若報之嫌其敵體故也）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疏】注不加至多也○釋曰此決初夕幣時束帛皆加于左皮上今不言加於皮上者若加於皮上相掩蔽故不加於皮上榮其多也）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疏】公南鄉○注亦宰至南鄉○釋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告於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是以鄭此注亦依夕幣而言之）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疏】卿進至其左○注此主至東上○釋曰案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繅授賓賓襲受之今此賓執圭垂繅賓則裼變於賓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璋屈繅者變於賓故也必變之者反命致敬少於鄭國致命時故賓於君前得裼見美爲敬也云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此言亦者亦初行受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中雖不云士介入明亦隨入可知）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

（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疏〕（反命至再拜○注君亦至辱命○釋曰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者亦謂亦受命於朝位立定時君揖使者乃進受命明反命亦然某君某國名者若云鄭國君齊國君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者左傳有桓宮之楹宮是廟名其受聘享於廟故以宮言之但受聘享在大祖之廟不在親廟四而云桓宮僖宮者畧舉廟名而言也）

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疏〕（宰自公左受玉○注亦於至便也○釋曰此言亦者亦於出使初受玉時宰自公左授使者圭同面注云北面並授之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中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故鄭云不右使者由便也）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畧之）〔疏〕（受上至如之○注變反至畧之○釋曰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君與夫人聘於鄰國君與夫人各有所當聘鄰國君受命於君今使者還反命於君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使者還反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雖聘夫人亦君命之今使還反命不云反命於君變反言致命者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若然夫人既無外事而承君命聘鄰國夫人者以其夫婦一體共事社稷故下記云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是賓主相對之辭也云致命曰已下聘夫人反命無文此鄭君依記上文反命於君之辭而言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畧之者以其夫人受聘享皆因君聘享同時同宮故畧之也）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執賄至授宰○注某子至外也○釋曰此賄幣者即上文賄用束紡是也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案閔公二年冬經書齊高子來盟僖三十三年經書齊國歸父來聘左傳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者是也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以上受上介璋是上介授賓明其餘皆上介取以授之云賄幣在外者以其上文云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即是禮於君前明在外也）

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疏〕（禮玉亦如之○注亦執至皮也○釋曰此即上云禮玉束帛乘皮鄭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言亦亦上文行享時束帛加璧者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者此約初行享之時公側授宰幣士受皮皆自後右客今執享皮幣玉宰受之可知言宰受之士隨自後隨宰自後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此亦初享之時賓奉束帛加璧是上介取以授賓明士介從取皮可知）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疏〕（注禮幣至於贈○釋曰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八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爲初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此則郊勞也）

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疏〕（授上至再拜○注授上至陳之○釋曰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此幣皆先陳之今賓執以告君賓釋辭君曰勤勞使於四方故授上介幣當拜荅君言此幣不授與宰者當復陳之於本處此幣入於己者故不授宰也上賄幣禮君者反命訖皆授宰故以此決之）

私幣不告。（亦畧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爲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疏〕（若有至賜也○注言此至孝也○釋曰此獻物謂入賓者故下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猶以君命致之則是賓亦言有私獻於彼君則彼君亦有私獻報賓則此獻者也云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案下曲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彼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故云大夫出反必獻此以入已之物獻於君者忠孝也事君言忠事父言孝此獻君忠也而兼言孝者忠臣出孝子之門故連言孝也）

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爲君之荅己也）〔疏〕（君其以賜乎○注不必至己也○釋曰言君其以賜乎者大夫所獻之物謙不必當君所須此物君其以賜臣下乎言乎者或當君意或不當君意故言乎以疑之云不拜者爲君之荅己也者士拜國君國君不拜士賤故也大夫拜國君國君即荅拜大夫尊故也故云不拜者爲君之荅己拜若然自反命以來盡於賜禮之等或拜或不拜無荅己之嫌獨此不拜爲君之荅己者自此以前皆是彼國報君之物賓直告事而已君受之而無言故賓不拜君有言及己者乃拜之拜君言也此獻是彼國君賜於己理須拜送是以玉藻云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亦此類故鄭云獻不拜者爲君之荅己若然玉藻不親此親者此因反命故親獻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疏〕（注士介至賤也○釋曰鄭知旅荅士介共一拜者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荅拜不言再拜則君荅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荅一拜矣勞賓君荅再拜勞上介君荅一拜對賓再拜已是賤矣今此士介四人共荅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荅臣下則周禮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是也是以彼注云一拜荅臣下也案曲禮云君於士不荅拜此君荅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君勞苦之故荅拜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疏〕（君使至稽首○注以所至授之○釋曰云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云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臣子於君父亦然言此者證此經君使宰以所獻之物反賜使者使者辭不得命再拜稽首受之如更受賜云既拜宰即以上幣授之者以其上文云執禮幣授上介者是執上幣不執下幣明知宰所執授之者是上幣可知）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乃退。（君揖入皆出去）〔疏〕（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釋曰知君揖入皆出去者初賓將行君前受命訖君揖入揖賓介出故知此君退者亦反命訖賓介出可知）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疏〕（介皆至之門○注將行至禮也○釋曰云將行俟于門是出之禮初行之時介皆至賓門俟賓同行今行反又送至于門是入之禮故云與尊長出入之禮）

乃退揖。（揖別也）

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疏〕（注再拜上介三拜士介○釋曰上介是大夫與己同類故知再拜士卑與己異類各一拜故言三拜士介）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闑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釋幣于門○注門大至見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上介使還禮門神及奠于禰之事知門是大門者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大門也案特牲筮時云席於門中闑西闑外故知此亦席于闑西闑外知東面者神居東面爲正故也云設洗于門外東方者以其廟在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云其餘如初于禰時者初出釋幣於行不如之者以其初出於廟禮文具設于行其文畧故此云如禰時也言如者謂釋幣於祝先入已下埋于西階東是也云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以先見也者出時自廟出先見行即告行入時先見門故告門出入皆告一故云不兩告也）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告反也薦進也）〔疏〕（乃至至脯醢○注告反也薦進也○釋曰云筵几于室者還以特牲少牢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但無牲牢進脯醢而已以告祭非常故也）

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畧出謹入也）〔疏〕（觴酒陳○注主人至入也○釋曰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但云主人一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時次第皆列于坐者也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以其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奠于鉶南此與彼同故云先薦後酌祭禮也云行釋幣反釋奠畧出謹入也者必畧出謹入者出時以禱祈入時以祠報故不同也）

席于阼。（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疏〕（席于阼○注爲酢至於祭○釋曰鄭知祝取爵酌者案特牲少牢尸酢主人祝取爵以酢主人但此無尸爲異也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此決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尸東西面受酢此乃於外行來告反故在阼不在室知與正祭異也又於正祭時有尸尸飲卒爵以尸爵酢主人此吉祭無尸竊爵兼奠故別取爵以酢主人亦異也）

薦脯醢。（成酢禮也）〔疏〕（薦脯醢○注成酢禮也○釋曰此奠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酢時皆席于戶內有薦俎此雖無俎亦薦脯醢于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

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三獻○注室老至酢也○釋曰鄭注喪服云室老家相士邑宰知無主婦而取士者以其自外來主於告反即釋奠於禰廟故知主婦不與而取士備三獻必知有室老與士者以其前大夫致饗飯於賓時使老牽牛以致之鄉注云皆大夫之貴臣故知此亦貴臣爲獻也云每獻奠輒取爵酌者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別云主人自酢者對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者主人爲首正故舉前以包後）

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疏〕（一人舉爵

（○注三獻至擧也○釋曰云三獻禮成者大夫士家祭三獻特牲少牢禮是也云更起酒者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注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云主人奠之未擧者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酒鄉射一人擧觶未擧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亦然也）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疏〕（獻從者○注從者至君也○釋曰知升飲於上者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云不使人獻之避國君者若正祭雖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瑶爵獻大夫之等若然則告祭非常今獻從者從燕法案燕禮使宰夫爲獻主是國君不親獻此大夫親獻故云避國君也）行酬乃出。（主人擧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疏〕（注室老亦與○釋曰知者案燕禮使者勞者在者亦與故知此室老亦與不言士者文不具亦與可知）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疏〕（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遭喪至則反○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上陳告行聘之事此以下論或遭主國君喪或聘君薨於後或使者與介身卒安不忘危故見此非常之事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云以國爲體者謂公羊傳宋人執鄭祭仲使之逐忽而立突仲以逐忽則國存不逐則國滅故逐忽而立突是以國爲體但聘君生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謁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聞主國君死理當反矣）不郊勞。（子未君也）〔疏〕（不郊勞○注子未君也○釋曰案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若然云子未君公羊傳文但彼據踰年即位後此據新遭父喪引之者以其同是子未君故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不筵几○注致命至神之○釋曰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正聘設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國爲體主聘其國但聘亦爲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云又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爲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非禮也然則尋常則殯東不設几筵當在室內矣）不禮賓。（喪降事也）〔疏〕（不禮賓○注喪降事也○釋曰云不禮者謂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疏〕（主人畢歸禮○注賓所至饗食○釋曰知歸禮中兼有饗食者主人有故雖饗食亦有生致注故主人亦歸之且下文云賓唯饔餼之受明本并饗食亦歸賓乃就中受饔餼若本不歸饗食空歸饔餼何頓云饔餼之受明其時并致饗食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疏〕（賓唯饔餼之受○注受正不受加也○釋曰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饗食之等是其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備）〔疏〕（不賄不禮玉不贈○注喪殺禮爲之不備○釋
曰云不賄者皆據上文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疏〕（遭夫至君喪○注夫人至所降○釋曰云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者案禮記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故云君爲喪主既爲喪主是以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皆闕之）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疏〕（遭喪至以受○注遭喪至義也○釋曰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於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云長衣素純布衣者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故云長衣素純布衣也此長衣之緣以素爲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故云去衰易冠也云不以純凶接純吉者聘禮是純吉禮爲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爲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是純凶禮麻絰與屨不易直去衰易冠而已故云不以純凶接純吉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鄭言此者欲廣解長衣中衣深衣三者之義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爲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故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與長衣繼皆掩尺者案玉藻云長中繼掩尺鄭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此鄭云吉時之服純袂寸半者純爲衣裳之側而袂爲口緣皆寸半表裏共三寸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以綵純素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云君喪不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之義也者其疏見於上若然臣爲君斬爲夫人世子期輕不重不同今受鄰國之聘禮同用長衣練冠者但接鄰國者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畧爲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假令君薨踰年嗣子即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於廟故成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即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來朝亦得以吉禮受之於廟矣雖踰年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已亦使人受之於廟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聘君至則遂○注既接於主國君也○釋曰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己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云接於主國者謂謁關人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國矣故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計）〔疏〕（赴者至于館○注未至至作計○釋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以其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君云未可爲位者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爲位受人弔禮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經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者下云受饔餼之禮故知先行聘享乃後受禮以其主國未得赴告故自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疏〕（受禮○注受受饔餼也○釋曰上文遭主國之喪賓唯饔餼之受受禮亦饔餼之禮）不受饗食。（亦不受加）〔疏〕（不受饗食○注亦不受加○釋曰上文遭主國之喪云唯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加即此饗食也故此云亦不受加也）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赴者至而出○注禮爲至事也○釋曰云禮爲鄰國闕者案襄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爲之闕樂況舅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疏〕（唯稍受之○注稍稟食也○釋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爲稍）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疏〕（歸執至升堂○注復命至亡同○釋曰自此盡即位踊論使者喪還執圭還國復命之事云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案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故云臣子於君父存亡同也）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子即位不哭○注將有至哭位○釋曰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案上文稱世子此文單稱子是知其君薨故君不稱某而與此既葬同號者以其既不得稱世子畧云子而已故不言某其實正法稱子某是以雜記在殯待鄰國之使皆稱某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但臣子一列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疏〕（辯復命如聘○注自陳至無勞○釋曰言辯已復命如聘者上文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已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辯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疏〕（子臣皆哭○注使者至皆哭○釋曰此據子在位哭亦兼羣臣故鄭云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疏〕（與介入北鄉哭○注北鄉至朝夕○釋曰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爲入故云與介入北鄉哭也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出祖括髮。（悲哀變於外臣也）〔疏〕（出祖括髮○注悲哀變於外臣也○釋曰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疏〕（入門右即位踊○注從臣至喪禮○釋曰案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絰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絰於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

（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若有至饗食。注私喪至不反。釋曰自此盡從之論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云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者解哭于館又云凶服于君之吉使者亦取不敢解之言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案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猶不還而況疾乎是也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己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佗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歸使至從之。注己有至深衣。釋曰云己有齊斬之服者以其私喪之內有爲父斬爲母齊衰故齊斬並言之也云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意經云歸據反國時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去向彼國時云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亦云其它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主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云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儀禮注疏卷二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君使卿皮弁

似將德與已（毛本與作於）

賓皮弁襲

云不純爲主也者（云下要義有將去二字）

大夫升自西階

故今還在楹內也（內陳本作外按當作內）

賓自碑內聽命

面位受不同（毛本通解無受字）

大夫降中庭

賈人是上啟櫝者（毛本是作至）

賓裼

今之縛也（縛釋文作縳云劉音須一本作縛息絹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此獨作縳縳乃繻之俗體繻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剌謬以聲類證之音絹是也須乃絹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縛是也釋文訛而爲縛。按注宜作縛作縳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縛而音絹耳釋文誤音遂誤改注字監本作縛亦誤）

相厚之至（徐陳通解敖氏同集釋楊氏毛本至下俱有也字。按疏有也字）

今之白縛也（陳閩通解楊氏同毛本縛作縛魏氏本作縛。按要義鈔本亦誤作縛）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下五字徐本通解俱在下節之首與此本標目合集釋楊氏毛本皆同在一節）

賓辟

來禮此主君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要義同毛本此主君三字不重出）

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無主字）

凡君有事於諸侯臣之家（徐本通解同毛本無侯字張曰疏無侯字當從疏）

上介聽命

介西面面公可知（上面字陳閩通解俱作面毛本作[illegible]下面字毛本作向）

聘享

及嘗聘彼國之下大夫（毛本嘗作常浦鏜云當誤[illegible]）

賓三拜乘禽於朝

明已受賜（張曰監本已作己從諸本。按刻本已己不甚有別大抵皆作已張所說恐亦未能審諦）

是禮以細小（以要義作之）

遂行舍于郊

具視也（要義同毛本具作其。按曲禮注云展軨具視也作具是）

受于舍門外

明去而宜有已也（張曰注曰明去而宜有已也按疏云賓去禮宜有已已當爲巳從疏。按嚴徐鍾本亦俱作已古者辰巳之巳與已然之已同字可無辨也）

使者歸

使之將兵。（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按當云兵則後加字據公羊本文無兵字陸說是）

逐而不納（逐要義作遂云一本遂作逐監本作遂張曰鄭伯于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遂者請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爲得。按何休云隨後逐之則當作逐明矣張說殊迂）

使之將（毛本將下有兵字。按無兵字與釋文合）

禳乃入

掌俟禳禱祠之祝號（陳本同毛本祠作祀閩本作祀。按作祠與周禮小祝合）

乃入陳幣于朝

於卿大夫所爲私幣（要義同毛本所下有得字）

夕幣七也（朱子曰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饔幣故賓八上介五則此夕字當是饔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饔之前）

又云上介公幣（幣下要義有陳字）

卿進使者

變於賓彼國致命時也（毛本通解無賓字）

反命曰

某國名也（名集釋敖氏俱作君字按君字是）

謂再拜受也（謂再拜三字陳閩監葛通解俱脫）

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君己二字閩監葛本集釋俱倒）

某君（要義同毛本某上有云字）

但受聘享在太祖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在作於）

不在親廟（毛本在作出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在廟下四字要義有通解毛本無）

受上介璋

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要義無猶夫人之命五字）

執賄幣以告曰

夫人既無外事（夫要義作婦）

禮玉

是上介授賓（陳閩同毛本授作受）

士介從取皮也（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從作後。按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

士隨自後隨宰在後（毛本後下有者字而無隨宰在後四字）

士介從取皮也者（毛本從作後下同通解作從）

君其以賜乎

云不拜者（要義同毛本云下有獻字○按獻字當有）

君勞之

鄭知旅荅士介共一拜者（要義同毛本知作此○按知是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

不敢自私服也（敖氏曰服字恐誤○按服字敖改作之）

賜介

士介之幣（士陳本作上）

釋幣于門

以其廟在學設洗（要義同毛本通解無在字）

不如之者（要義同毛本不作云○按不字是）

于行其文略（要義同毛本行作見○按行字是也）

告所以先見也者（毛本要義無以字按各本注俱無以字）

席于阼

知與正祭異也（正陳本誤作鄭按鄭或是奠字之誤）

此吉祭（毛本吉作告○按吉是也）

無尸（補案尸下誤空一字）

三獻

皆大夫之貴臣（臣下陳閩俱有爲獻二字按前注無爲獻字此涉下文而誤衍也）

故知此亦貴臣爲獻也（陳閩俱無故字）

獻從者

則告祭非常（告閩本作吉）

聘遭喪

乃謁關人關人入告君（要義同陳閩謁誤作請毛本關人二字不重出）

不郊勞

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陳本要義同毛本知作如）

不筵几

但聘亦爲兩君相好（要義同毛本亦作則）

主人畢歸禮

賓所飮食（所集釋作於）

雖饗食亦有生致法（要義同毛本饗作饔○按饔字是）

賓唯饔餼之受（要義同毛本唯作雖○按唯字與下文合）

何頓云饔餼之受（頓要義作須）

遭喪

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以作必○按以字與疏合）

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按疏無言字）

爲夫人世子六升衰裳（自此句子字起至下略爲一節耳句止共二百九十三字此本誤錯喪服傳疏）

而純以緆純素曰長衣（陳本以作衣緆純二字倒）

聘君若薨于後

云接於主國者（要義同毛本國下有君字○按疏標起訖則注文當有君字）

謂謁關人關人告君（要義同毛本關人二字不重出）

是接於主國矣（要義同毛本通解國作君）

子卽位不哭

以其旣不得稱世子（監本要義同毛本旣作記○按旣字是也）

但臣子一列（要義同毛本列作例）

若有私喪

凶服干君之吉使（干徐陳監本集釋敖氏俱作于嚴鍾閩本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干）

解經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意（要義同毛本並作歸）

歸

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干陳本要義俱作于下同閩監毛本俱作干下同）

明此亦出公門（此陳閩俱作之）

儀禮疏卷第二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疏〕（賓入至而殯○注具謂至當用○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論賓介死之事云賓入境而死遂也者若未入境即反來云主人爲之具而殯者謂從始死至殯所當用者主人皆供之鄭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直云至殯所當用明不殯於館取其至殯節主人供喪具以其大斂訖即殯故連言殯故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斂於棺而已）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介攝其命○注爲致至聞命○釋曰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鄭解介得代賓致命之意以其命出於君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今賓死得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君弔介爲主人○注雖有至尊也○釋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其介尊故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主人至以用○注當中至賓禮○釋曰賓旣死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云當中奠贈者解經中小斂大斂之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具謂襲與小斂大斂解經幣云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殯饔之禮束紡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介受賓禮無辭也○注介受至辭之○釋曰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者謂公幣私幣之屬故鄭云當陳之以反命也言無辭者雖無三辭以其賓受饔餼之時禮辭受食三辭明介亦有禮辭云無所辭也者以有賓喪嫌介有三辭故云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疏〕（不饗食○釋曰案上遭君喪受饔餼不受饗食鄭云受正不受加此云不饗食介不就君受饗食明受饔餼正禮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歸介至門外○注門外至忠心○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皐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是以上賓拜賜皆云於門外亦在外朝矣故鄭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也）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去）〔疏〕（介卒至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釋曰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屍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若大至如之○注不言至士也○釋日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者案經大夫介卒據大聘上介是大夫而言今鄭以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上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故鄭云不言上介小聘上介士也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士

介死，爲之棺斂之。（不具佗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注不具至服也○釋曰以其士介卑其禮降於賓與上介非直具棺他衣物亦具之此士介直具棺不具他物也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

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疏〕君不弔焉○注主國至親往○釋曰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對上經賓死君弔介爲主人此士云不弔者明不親弔使人弔之可知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疏〕若賓至將命○注未將至君命○釋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俟閒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故鄭云俟閒之後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疏〕小聘至郊勞○注記貶至覿也○釋曰自此盡三介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云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訖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此對大聘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覿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覿故辟之而言面也

其禮如爲介，三介。（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疏〕其禮至三介○注如爲至上介○釋曰云其禮如爲介者謂特問使大夫得主國之禮多少如大聘卿此大夫爲上介之時即上文介之禮飧饔餼及食燕之等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故也舉此侯伯之小聘則公之臣子男之臣小聘禮數其義可知也

記。

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會之屬）〔疏〕記久至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釋曰此云久無事則聘焉者則周禮殷聘也是以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云事謂盟會之屬者案春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以春秋有會而不盟盟必因會若有盟會相見故云久無事則聘焉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若有至於方○注故謂至板也○釋曰云故謂災患及時相告請者此即上經云若有言一也言災患上注引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此云及時事者即上注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也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名者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眾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分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疏〕主人至門外○注受其至璽之○釋曰云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上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文承聘享之後故知此讀諸門外故云既聘享也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故知人是內史也知書必璽之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報也）〔疏〕客將至于館○注爲書報也○釋曰此爲書報上有故之事彼以束帛加書將命此亦以束帛加書反命于館

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疏〕明日君館之○注既報至疾也○釋曰爲昨日爲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者書問之道尚疾故也必須尚疾者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是以鄭云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疏〕既受至之資○注資行至作齎○釋曰使者受命於君但知出聘不知遠近故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故問宰行糧多少即知遠近也故知須問之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其處臣也）〔疏〕使者至同位○注謂前至臣也○釋曰云既受行日者謂已受命日夕幣之前使者及介朝君之時皆同位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故鄭云同位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以別處臣也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疏〕出祖至其側○注祖始至作祓○釋曰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者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爲山象國中不得軷名國外即得軷稱引詩傳曰者證軷祭道路之神也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大叔云軷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軷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軷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軷水行曰涉云是以委土爲山者案月令冬祀行鄭注行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軷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禮犬人云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故知有伏牲其上云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彼天子禮使馭祭此大夫禮故使者自祭犯軷而去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者案詩云飲餞于禰是處者送行人而飲酒名曰餞也云遂行舍于郊者即上經云舍于近郊是也云其牲犬羊可者犬人職云伏瘞亦如之是用犬也詩云取羝以軷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若然此見出行時祭軷案韓奕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爲祖道又左氏傳鄭忽逆婦嬀于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爲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疏〕所以至白倉○注圭所以至作璪○釋曰云圭所執以爲瑞節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以其圭爲瑞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即是節與瑞別矣今此云瑞節但連言節者案節不得言瑞瑞亦是節信故連言節也云剡上象天圜地方也者下不剡象地方上剡象天圜案雜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經直剡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唯長短依命數不同云雜采曰繅者凡言繅者皆象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采也云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者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但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之大小一如其板經云三采六等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是一采爲再就三采即六等也是以鄭注典瑞云一帀爲一就典瑞云侯伯三采三就者以一采雖有再帀併爲一就覲禮注云朱白倉爲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帀爲二色三采故六色三采據公侯伯子男則二采故典瑞云子男皆三采再就是也所以薦玉重慎者玉者寶而號今以繅藉薦之是其重慎也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疏〕問諸至八寸○注二采至相備○釋曰此諸侯使臣聘繅藉之等云二采再就者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此臣禮與君禮異此二采雖與子男同子男即一采爲一帀二采爲再帀爲四等今以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是以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亦是臣二采共當君一采一帀之處云降於天子者案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言五就者據一采爲一等若據一采一帀而言即五采十等此二采二等是降於天子也此亦降於諸侯而言降於天子者此鄭君指上文朝天子而言故言聘諸侯則於朝天子也云於天子曰朝者據上天子所以朝天子是也諸侯自相朝亦同圭與繅九寸侯伯以下亦依命數云於諸侯曰問者諸侯遣臣自問若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是以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案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無所依據則於天子諸侯同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降其君二等若然經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也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今文絢作約）〔疏〕皆玄至絢組○注采成至作約○釋曰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云采成文曰絢鄭注論語文成章曰絢與此語異義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者無事謂在櫝之時亦以繫玉因以爲飾此組繫亦名繅藉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又曲禮下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亦云藉繅也裼襲皆據有繅無

（纁之時是其因以爲飾云皆用五采組者以其言絢絢是文章之名經又言皆復無尊卑之別故知皆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者以其皆用五采而經直云玄纁爲地上加五采上下皆據垂之爲上下必知上玄下絳者上玄以法天下絳以法地故也經云纁注云絳者爾雅三入赤汁爲纁絳則赤也故本絳以解纁）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爲肄）〔疏〕（問大夫至皮馬○注肆猶至爲肆○釋曰知載大夫幣是宰夫者以其初宰衆官具幣故知載幣於郊付使者亦是宰夫可知云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者以其幣是財賄易可陳列故言肆不言齎亦付使者實馬是難陳之物故直言齎亦付使者亦陳之是因其宜互文也）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注受命不受辭○釋曰受命謂受君命聘於鄰國不受賓主對荅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以辭無常故不受之也）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疏〕（注史謂策祝○釋曰案周禮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爲文史）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文至爲砥）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辭不受也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辭曰至敢辭○注辭不至不敢○釋曰辭謂賓辭主人荅謂賓荅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故易旅卦初六云瑣瑣斯其所取災鄭云瑣瑣猶小小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是其義也）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卿館至工商○注館者至而已○釋曰云館者必於廟案上歸饔餼云於廟明其禮皆在廟可知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者以其在廟尊則尊矣故就降等而已若又在敵者之廟以上是其大尊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是其官師有廟知廟有寢案周禮隸僕云掌五寢之埽除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奕奕相連之貌故左傳云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曰寢工商則寢而已者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云但有大室是其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飧不致。（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疏〕（飧不致○注不以至其輕○釋曰君不以束帛致命者對饔餼以束帛致之此不以束帛致草次饌具輕者以其客始至則致之故言草次也對聘日致饔餼生死俱有禮物又多爲重故以此物爲輕而不致）

賓不拜。（以不致命）〔疏〕（賓不拜○注以不致命○釋曰云不拜者宰夫朝服設食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以束帛致故也）沐浴而食之。（自絜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疏〕（沐浴而食之○注自絜至可知○釋曰云記此重者沐浴可知者以其食禮輕尚沐浴而食饔餼食重者沐浴而食可知）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疏〕（卿大至有訝○注卿使至護客○釋曰云卿大夫訝者謂大聘使卿主人使大夫迎士訝者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迎言皆有訝者自介已下皆迎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士衆介也者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所迎者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故鄭君無所止定）

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之命）〔疏〕（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使已迎待之命○釋曰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云次如今宮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疏〕（又見之以其摯○注又復至執雉○釋曰云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者禮掌訝舍於賓之館門外此大夫士君使爲訝雖非掌訝之官亦爲次舍于賓之館外宜相親故執摯以相見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案士相見及大宗伯文也）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疏〕（賓既至其摯○注既已至其訝○釋曰云以公事聘享問大夫者此並行君物享主國君及問大夫故云公事也云復報也者有報者以摯見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知使者及上介同執鴈不執羔者見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則知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疏〕（凡四至可也○注言國至璧琮○釋曰案以公事宗伯云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以下人執之曰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禮神曰器此四者人所執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散文則通雖執之亦曰器是以尚書云五器卒乃復與此文皆稱器云言四國獨此以爲寶者案周禮天府職凡邦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是其玉稱寶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是據上經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而言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璋璧琮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宗人至之次○注主國至常處○釋曰主國門外以其行朝聘陳賓介皆在大門外故次亦在大門外可知云諸侯及卿大夫之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以其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使大聘小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於次中至將行禮賓乃出次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故云皆有常處）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上介至授賓○注慎之至不克○釋曰此謂當將聘於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節引曲禮者彼器即此玉欲證執玉如重之義也）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疏〕（賓入至志趨○注皇自至作王○釋曰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今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謂若曲禮云凡奉者當心下又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注云謂高於心國君則平衡注云謂與心平則此亦執國君器也故引之爲證引孔子之執圭者鄉黨論孔子爲君聘使法彼足蹜蹜如有循謂徐趨據入彼國廟門執玉行步之時以足容重退之在降堂之下與此趨同故爲證也）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授如至後退○注重失至後也○釋曰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承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疏〕（下階至又趨○注發氣至如也○釋曰云下階發氣怡焉者即論語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謂降時再三舉足故又趨進翼如也云發氣舍息者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既授玉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云至此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者是釋志趨爲徐趨此舉足爲疾趨也）

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及門正焉○注容色至威儀○釋曰此謂聘訖將更有享而出門時云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觀威儀省禍福觀貌可以知心故也）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也）〔疏〕（執圭至失之○注記異說也○釋曰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云鞠躬如也如恐失之者即執輕如不克也云記異說者以上文已記執圭此又記執圭之儀以同記事而言有差異人記事說有不同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發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疏〕（及享至盈容○注發舍至容色○釋曰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者即孔子行享禮有容色一也故注引爲證也此發氣即上注云舍息一也）

衆介北面蹌焉。（容貌舒揚）〔疏〕（衆介北面蹌焉○注容貌舒揚○釋曰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鄭云皆行容止之貌故此注亦云容貌舒揚也但彼大夫云濟濟諸侯云皇皇上文賓入門皇得與諸侯同者以其執君圭璋志在重玉故行容得與君同若尋常行則大夫濟濟也）

私覿。愉愉焉。（和敬）〔疏〕（私覿愉愉焉○注和敬○釋曰上文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色舒緩此私覿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

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疏〕（出如舒鴈○注威儀至鴈鵝○釋曰此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紓緩於愉愉也云舒鴈鵝者爾雅釋鳥文）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異說）〔疏〕（皇且至主慎○注復記執玉異說○釋曰

（上已二度記執玉行步之法今又云皇且行是別有人更記此執玉行法故云復記執玉異說也）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間作干疏凡庭至可也○注隨入至作干○釋曰云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頭爲上故左先入陳也云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案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言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云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者畜謂馬獸謂虎豹爾雅釋云在家曰畜在野曰獸云同類者爾雅又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若然則馬畜亦是四足之類故云同類可以相代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廄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疏賓之至皆東○注馬出至內府○釋曰云馬出當從廄也者若有皮之國用皮則不出亦○從餘物東藏也知東藏之內府者案天官內府職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亦當有內府諸侯自朝聘其貨獻珍異亦入內府故注依之也）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疏多貨則傷于德○注貨天至爲德○釋曰此經主論聘享所用圭璋璧琮不得過多之事也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注周禮九職亦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故此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下注云幣人所造成幣則布帛曰賄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重禮也亦聘義文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者以玉比德故朝聘用之相厲以德不取重寶珍美之意若多之則是主於貨物不取相厲以德是傷敗其爲德是以圭璧聘享主國君以璋琮聘享主國夫人各用一而已也）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疏幣美則沒禮○注幣人至見也○釋曰此主論享時用束帛故享君用束帛享夫人用束錦皆不得過美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案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是知自覆者覆忠信而已若更美則主意於財美而禮不見故沒禮也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者禮記檀弓云愛之斯錄之矣彼據愛父母而作此亦微取彼文但此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兼言食謂以幣欲之君子之情則忠信）賄在聘于賄。（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文賄皆作悔疏賄在聘于賄○注賄財至作悔○釋曰鄭轉于作爲者欲司儀之文爲解故也云言主國禮賓者釋經賄是主國禮賓也云當視賓之聘禮者釋經在聘謂在賓聘財多少云而爲之財也者釋經于賄也謂主人視賓多少爲財賄報賓云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者凡行禮用財者取不豐不儉取於折中若苟且豐多則傷於貪財引周禮者秋官司儀職文案彼注云幣謂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解經各稱其邦而爲之幣彼又注云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之禮解經以其幣爲之禮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所

以繅藉玉疏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至藉玉○釋曰凡繅藉有二種若以木爲中幹施五采三采者此繅常有不得云無藉今此云無藉者襲據絇組尺繅藉而言若廟門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繅以授上介上介裼受上介屈繅以授賓賓即襲受即此執玉無藉者是也此文與曲禮同故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是也）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疏禮不拜至○注以賓至爲醴○釋曰此文承執玉帛之下聘臣事據鄉飲酒賓主升堂主人有拜至之禮此賓非日初至之時主人請賓行禮賓言俟閒此時賓已至矣故聘時不拜至是以鄭云以賓不於是始至）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之。（膱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疏注膱脯至貌焉○釋曰此脯禮賓時所用薦脯是也案鄉飲酒禮云薦脯五脡故云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疏主人至受之○注此謂至從者○釋曰此主人之庭實者謂主人禮賓時設乘馬也經云賓執左馬以出三馬在後主人從者牽之遂從賓以出於門外賓之士介迎受之故鄭云此謂餘三馬也知士是士介從者以其經云從者訝受馬此既云士故知士介從者也）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疏既覿至將命○注時有至致之○釋曰云猶以君命致之者以經云將命是以知雖是私獻己物與君物同皆云君命致之臣統於君故）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疏注送獻至禮輕○釋曰云奉物禮輕者謂以奉私獻入則是主於貨傷敗於享覿故不入）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擯者至請受○注東面至客也○釋曰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者謂擯者從門東適南方西行於賓北舉幣入告於君及出一請於賓而受之故云出禮請受云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者獻物在門外擯者出受之擯者與賓敵並受故云宜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案上受享之時受皮者自後右客鄭注云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賓門西東面奠獻擯者從東由賓南自客後居賓左取獻物故云自後右客也）賓固辭。公答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疏注固亦衍字○釋曰知固是衍字者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固衍字云亦者亦士介私覿時賓固辭鄭注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文閾爲蹙）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既乃介覿）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疏注兄弟至夫人○釋曰云兄弟謂同姓者若魯於晉鄭之等同姓也云若昏姻甥舅有親者若魯取

齊女以爲舅齊則以魯爲甥是有親者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以其經云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則非兄弟問不及夫人可知）若君不見。（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疏若君不見○注君有至使者○釋曰云他故者病之外或新有哀慘也）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疏○使大夫受○注受聘至卿也○釋曰知受聘享者以其在後雖有覿獻之法聘享在前是以據在先者而言云大夫上卿也者以其卿上大夫故以卿爲大夫必知使卿不使下大夫者以其君無故君親受今既有故明使上卿代君受之）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疏注此儀至處耳○釋曰案上使大夫還玉於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此中與彼還玉皆升自西階此非易處也但還玉時賓自大夫左受之此中大夫於賓左受之其賓主之位皆易處於還玉時故云易處也）不禮。（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疏不禮○注辟正主也○釋曰案上聘享及私覿訖主君禮賓此大夫代君不禮故云辟正主也）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疏幣之至釋服○注以與至某子○釋曰云不可以不速也者釋經不釋服即注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以其經云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故知所不及者是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illegible]）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illegible]）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疏僕爲至某子○注僕爲至官也○釋曰經并云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兩言謂上經若昭若穆亦兩言之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illegible]）

（祭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矣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疏〕如饋食之禮。注如少牢至無之。釋曰云如少牢饋食之禮者案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儐尸於堂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器之矣）假器於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疏〕假器於大夫。注不敢至祭器。釋曰案曲禮云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云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若然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是以此大夫聘使不得將己之祭器而行致饔餼雖是祭器人臣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是以聘使是大夫還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肦肉及廋車。（肦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之古文肦作紛〔疏〕肦肉及廋車。注肦猶至作紛。釋曰此謂祭訖歸胙在下云廋廋人也車巾車也者案周禮天子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職諸侯雖兼官亦當有廋人巾車是故引周禮爲證）聘日致饔。（急歸大禮）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也）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爲餼〔疏〕既致至之數。注稍稟至爲餼。釋曰云既致饔旬而稍者以其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故下文云既將公事賓請歸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是主人留之以周禮槀人亦共賓客之稍禮注云稍禮非饔饗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槀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諸侯相待亦如之是其留閒致稍者也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因曰乘言如其饔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此饔餼五牢者也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足而羽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羽謂之禽故以禽爲鴈鶩之屬云其賓與上介也者以其下文別有士介故也）士中日則一雙。（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疏〕凡獻至于面。注執一至門外。釋曰云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者此乘禽而云凡獻宜約私獻私獻擯者取獻以入士舉其餘此若上介受入明其餘士舉從入可知云不辭拜受于庭者以其經無辭文又饔餼云禮辭明此禽禮輕無辭受于庭可知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者以此亦約私獻私獻一時擯者取獻以入又云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辭擯者授宰夫是其約也云上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饔餼之時上介受已如賓禮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云士介拜受於門外者以其受餼在門外此受乘禽在門外可知）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疏〕禽羞俶獻比。注比放至時賜。釋曰云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以其稱羞謂若庶羞內羞之等故稱禽禽則以鴈鶩等爲之故以成孰解之聘義謂之時賜者案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時賜謂四時珍異以賜諸賓客與此俶獻是一物故引以爲證）

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疏〕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至在此。釋曰云宜在凡致禮下者以其各以其爵朝服爲致禮而言故知義然）士無饔。無饔者無擯。（謂歸餼也〔疏〕士無至無擯。注謂歸餼也。釋曰案上經直云宰夫朝服以致之是其無饔宰夫退去士介不饋之是也）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疏〕大夫至辭矣。注此句至之下。釋曰此謂賓問卿之時卿不敢辭者以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爲之辭故卿不辭也）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罋筐饗禮今亡〔疏〕凡致至籩豆。注凡致至今亡。釋曰云其其賓與上介也者案上經賓壹食壹饗上介若食若饗唯上介不言饗故知其中唯有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罋者案致饔餼醯醢是豆實實于罋明此饗之豆實亦實于罋可知也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以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此中致饗有加籩豆者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云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云饗禮今亡者以其食禮在知其豆數饗禮亡無文以知之）無饔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疏〕無饔者無饗禮。注士介無饗禮。釋曰無饔者無饗禮文承饗下故鄭以無饗禮解之以其賓與上介饔餼俱有故有饗士介唯有餼而已無饔故無饗禮也）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凡餼至五斛。注謂大至大略。釋曰案上經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衆介米八筐不辨大小故此記人辨之云筐五斛云器寡而大略者以其君歸饔餼于賓與大夫介筥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爲榮今大夫致禮於賓介器寡而大是略之於卑者也）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疏〕既將公事賓請歸。注謂已至勤也。釋曰云已問大夫者請問三卿與下大夫嘗使於彼國幣所及皆是君命及以君物行禮者皆是公事事訖故請歸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亦謂至旬賓乃將歸主君乃留賓有此饗食燕獻之等故燕禮注云今燕又宜獻焉是也云無日數者謂行此饗食之等相去希數無常日數盡主人殷勤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凡賓至聽之。注拜拜至不拜。釋曰案上經云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案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唯米稟芻薪等不拜也）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大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燕則至苟敬。注饗食至以上。釋曰云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者以其饗食在廟爲賓故君親爲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醉爲度崇恩殺於敬故賓辭而使介爲賓也以苟敬爲小敬者以阼階西近主爲位諸公坐位故我小敬對戶牖南面爲大敬云更降迎其介以爲賓者介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云不與亢禮也者略取燕義文解君不親爲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云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者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宰夫獻。（爲主人代公獻）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疏〕無行至反幣。注無行至反幣。釋曰云重其賄即上賄在聘于賄是也反幣謂上禮玉束帛乘皮是也云秦康公者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云云是也此特來非歷聘歷聘則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聘齊聘魯是也）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疏〕曰子至之辱。釋曰此及下三經即上經云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云拜此四事彼見其拜此見其贊辭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君以至君拜。注此贊至之辱。釋曰云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釋經云社稷故以其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取夫人爲社稷主婦人無外事天地并社稷后夫人雖不與以夫婦一體故夫人亦得云社稷主是其云社稷故者見夫人與君體敵今夫人使致禮來主人不敢當下文云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是與君不敵敢當之也）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疏〕又拜送。注拜送至之下。釋曰此即上經君即館拜送賓故鄭云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注不致至敬也。釋曰若賓敬主宜致主人敬賓宜拜皆是崇敬若致與拜即是崇新敬故不爲若鄉飲酒送賓不荅禮有終相類也）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疏〕大夫至饗之。注樂與嘉賓爲禮。釋曰案鹿鳴序燕羣臣嘉賓此無罪饗之亦是樂賓爲禮者也）過則餼之。（餼之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過則餼之。注餼之至執之。釋曰云過則餼之謂禮有失誤故引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執之若然上經云無罪饗之有罪非

（但不饗又執之此過則餼之雖不饗猶生致過輕故也若然上云罪下云過互見其義也）其介爲介。（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疏〕（其介爲介○注饗賓至禮也○釋曰謂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爲介若然上經上介主人別行饗則是從賓爲介得介則饗復別饗也云賓尊行敵禮也者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者齊禮）〔疏〕（有大至致之○注卑不至齊禮○釋曰此據聘禮而言則無君朝之事若然則前有小國之卿大夫來聘將行饗食有大國卿大夫來聘則廢小國饗食之禮以其卑不與尊齊禮並行之）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疏〕（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至神位○釋曰案上經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者行聘享及私覿禮畢云宰夫徹几改筵是行聘享爲神位今小聘不爲神位屈也）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疏〕（四秉曰筥○注此秉至斂穧○釋曰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也對上文秉爲一量名也引詩者證此秉爲盈手穧即此筥亦一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疏〕（注一車至作緵○釋曰云一車之禾三秅即經致饔餼時一云禾三十車車三秅也）

儀禮卷第八（經五千三百四　注一萬九百六十二）

儀禮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賓入竟而死

謂始死至殯（始陳本作如）

論賓介死之事（要義同毛本無論字）

直云至殯所當用明不殯於館取其至殯節（自至殯至取其十二字陳閩俱無通解毛本有惟殯下多一爲字要義與此本同）

介攝其命

以是今賓死（要義同毛本無賓字）

君弔

雖有臣子親因（徐本同毛本集釋通解楊氏因俱作姻）

猶不爲主人（要義同毛本無猶字○按有猶字與注合）

主人歸禮幣

不必如致殯襲之禮（要義無如字）

束紡皮帛之類（類要義作贈）

介受賓禮

當陳之以反命也（要義同毛本無命字○按命字與注合）

以有賓喪（陳閩要義同毛本有作其）

歸介復命

外朝當在皐門外（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當作應）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爲上要義有則字）

不具他衣物也（物通解作服）

他衣物亦具之（物要義作服○按當作衣物）

不具他物也（要義同毛本物上有衣字）

若賓死未將命（未唐石經作來誤）

謂俟間之後也（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謂作蒲）

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巳從監本）

則知上國外死（要義同毛本上下有介字監本介字擠入○按上猶言上文也）

小聘曰問不享（陸氏曰享本又作饗）

面猶覿也（浦鏜云下脫今文禮作醴五字集釋依正誤盧文弨云此下敖有今文禮作醴五字案下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醴敖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按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按敖氏聘禮正誤不醴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按者何以皆誤認）

此對大聘升堂受（要義同毛本聘下有時字）

若有故

方板也（板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

及時相告請者（要義同毛本時下有事字按各本注俱有事字）

簡謂據一片而言（毛本簡作皆陳閩要義皆上俱有簡字要義無皆字陳閩俱無謂字監本皆謂誤作謂謂）

南史氏執簡以往（要義同毛本無氏字）

皆尺二寸（按春秋序疏云鄭元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然則此云尺二寸乃傳寫之譌當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謂論語八寸居六經三分之一比孝經更少四寸故云又謙焉）

古文篆書一簡八分字（要義同毛本無分字）

主人使人

賓出而讀之讀之不於內者（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通解不重出讀之二字）

主國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敖氏毛本有）

客將歸

此爲書報上有故之事（閩本同毛本此爲作爲此）

明日

爲昨日爲書報之（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俱無上爲字）

既受行出

未知所之遠近（遠上陳閩俱有以字）

使者既受行日（唐石經無既字按疏有既字）

少退別其處（毛本別下有於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張氏曰注曰少退別其處按釋文別于之注云別處同別處謂此也無其字從釋文○按張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

皆同位北面東上（陳閩俱無同字）

北面（毛本北上有使者二字○按無使者二字非也）

出祖

軷涉山川（張氏曰釋文釋經釋軷之注云注跋涉音同此軷益跋字也從釋文）

或伏牲其上（毛本無或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與疏合上陳閩葛本俱誤作十）

謂平敵道路之神（要義同毛本通解敵作適按適是也）

鄭注行廟門外之西（要義同毛本注下有云字行下有在字○按月令注有在字）

用牲物（毛本用作命○按作用與周禮秋官大行人合）

云其有牲犬羊可者（毛本無有字○按各本注俱無有字）

所以朝天子○朱白倉（雜記疏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也者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朱子曰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蓋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蒼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倉）

象天圜地方也（徐本通解楊氏同毛本圜作圓）

以韋衣木板（板陳本作版）

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上作三）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兩璧字要義俱作圭按圭非）

瑞亦是節信（通解要義同毛本是作皆）

剡上左右各寸半（通解要義同毛本寸半作半寸○按寸半是也）

然後以韋衣之（通解同毛本衣下有包字）

問諸侯

子男卽一采爲一帀（毛本作但一采爲一帀○按此本是也）

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陳閩通解同毛本覜作頫）

繅藉五采五就（毛本五作伍○按五與周禮合）

諸侯遣臣自問（要義同毛本問上有相字）

皆元纁繫

無事則以繫玉（重修監本玉誤作王）

上以元（元下聶有爲天二字）

鄭注論語文成章曰約（要義同毛本文作云○按文成章三字當連讀）

此組繫亦名繅藉（陳閩要義同毛本繅作襍）

故本降以解繶（毛本本作皐）

辭多則史

故辭多爲文史（爲要義作則）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毛本敢下無辭字唐石經徐本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集釋通解楊敖俱無要義載經亦無辭字張氏曰經曰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按注云辭不受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按疏云辭謂賓辭主人荅謂賓荅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注及疏文義攷之下羨一辭字審矣又嘗疑注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減經以還注石經考文提要云細繹經文賓辭主人既稱辭則敢下可省文賓對主人亦辭既稱對則敢下當有辭字若省辭字是爲非禮也敢對矣監本以經辭字混入注首而疏中仍作非禮也敢辭卽一本中可證今從唐石經宋本儀禮鄭注○按張說是也注以辭爲不受對爲荅爲截然兩事二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不辭一則不敢不對疏引易注其義甚明故朱子敖氏皆從張說疏中非禮也敢辭句此本無辭字毛本於經注旣依通解而疏中反增一辭字適滋後人之惑然此本標經文起止仍有辭字蓋自唐石經之後誤讀已久按疏者不知而誤改耳

辭不受也（毛本重辭字徐本不重要義敖氏載注亦不重集釋通解楊氏俱同毛本按經末辭字卽因注）首辭字而誤衍在經宜刪在注不必重雖魏氏敖氏得之張氏引注無也字

非禮也敢（張氏通解要義同毛本敢下有辭字）

瑱瑱斯其所取災（瑱瑱上要義有旅字）

爻互體艮（要義無體字按王應麟輯周易鄭注亦有體字）

管人爲客

管人（管通解作館）

殯不致

君不以束帛致命者（按君疑云字之誤）

草亦餼具輕者（要義同毛本餼作殯）

賓不拜

以不致命（命敖氏作也）

卿大夫訝大夫

主人使大夫迎士訝者（陳閩通解楊氏俱無迎士者三字）

主人使士迎（迎閩本作迓陳本通解俱作訝）

及饗食燕皆迎之（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無燕字）

故鄭君無所止定（要義同毛本通解止作指）

賓館

如今宮府門外更衣處（通解同毛本要義楊氏宮俱作官要義無門外二字○按毛本）不誤否則與周禮注不合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之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敖氏俱作之通解楊氏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曰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摯不相屬故改爲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訟之

此並行君物享主國君（要義同毛本物作聘）

有報訝者（要義同毛本有上有向字）

凡四器者

云言四國獨此以爲寶者（毛本要義無四字按各本注俱無四字又此以注作以此）

是其玉稱寶（要義同毛本其作以）

宗人授次

云諸侯及卿大夫之使者（要義同毛本之下有所字○按注有所字）

使其臣聘使大聘小聘（通解要義楊氏同毛下使字作侯）

止於次中（止要義作至次陳閩通解俱作其）

賓乃出次（次陳閩通解俱作也）

上介執圭如重

此謂當將聘於主君廟門外（毛本當下有時字）

賓入門皇

鞠躬如也（躬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釋亦作竆張氏曰尔疋云鞠究窮也鞠窮蓋禮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于其閒安知非鞠窮若踧踖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盧文弨云廣雅匑匑謹敬也上邱六下邱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按說文匑曲脊也匑卽匑之俗體說文無匑古蓋通用窮字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此借常語爲物名也二字本雙聲今讀左傳者音鞠爲芎則與窮同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訓與廣雅同殆以二字音本相同故祇重言匑匑又按羣經音辨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此說當卽本之釋文其曰今本作躬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

下如授（授陳本作受）

今亦然（要義同毛本通解今下有當字）

故引之爲證（爲上要義有以字）

引孔子之執圭者（要義同毛本無引字）

授如爭承

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陳閩同毛本授作受）

如與人爭承取物（毛本通解承作接）

下階

至此云舉足（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按疏有至字無云字）

則志趨卷遯而行也（徐本同毛本遯作豚釋文亦然張氏從之）

則志趨卷遯而行也者（毛本要義遯作豚）

及門

容色復故（容陳本作客）

此謂聘訖（要義同毛本訖作畢）

執圭入門鞠躬焉（魏氏曰温本作鞠窮焉○按以躬爲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經注凡三見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蓋偶遺之實皆作窮耳）

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要義同毛本將作方）

及享

發舍氣也（徐本同毛本發下有氣字）

私覿愉愉焉（愉愉釋文作俞俞）

出如舒鴈

又舒緩於愉愉也（舒陳本作紓）

賓之幣

其貨獻珍異（貨陳本作貢）

多貨則傷于德

傷敗其爲德（徐本集釋俱無敗字與疏不合通解楊氏毛本俱有）

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要義無是字）

幣美則沒禮

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毛本何傳作可傳魏作何傳按檀弓注原文作何傳釋文云傳直專反本亦作傳音附）

云愛之（愛要義俱作愛與注合下同毛本作受）

此亦微取彼文（毛本取彼作攻）

賄在聘于賄

禮玉束帛乘皮（毛本作禮用玉帛乘皮要義作禮用束帛乘皮）

凡執玉

據絢組尺纁藉而言（毛本尺字在據字下）

醴尊于東箱（毛本箱作廂唐石經徐陳集釋俱作箱○按上經宰夫實觶以醴疏引作箱是正字廂是俗字）

既覿

皆云君命致之（云要義作以）

擯者東面

於賓北舉幣（毛本北下有坐字陳閩通解坐上俱有東面二字）

擯者與賓敵並受（毛本通解楊氏俱無並受二字）

故云自後右客也（毛本云作亦無客字）

賓固辭公答再拜（再唐石經作再誤）

注固亦衍字（陳本同毛本作注拜受至衍字○按毛本是）

君君不見

君有疾（疾陳閩俱誤作官葛本作病）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階唐石經作門誤）

自左南面受圭（左閩本作下）

不禮

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下五字諸本俱脫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敖氏古誤作今）

幣之所及

是下大夫未嘗使者也（陳本無下字閩本擠入）

賜饔

故云士介四人（陳監同毛本故作後）

僕爲祝

諸侯不使人攝（要義毛本不作亦許宗彥云疏意始終謂諸侯亦攝雖引覲禮而後申之以大小祝俱不行是其意謂覲禮釋幣之祝亦是使人攝之者）

聘日致饔（日唐石經作自誤）

急歸大禮（此注毛本俱脫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浦鏜云四字脫從周禮外饔司儀掌客諸疏挍○按前賓迎再拜節亦引此注又按此經通解三見一在歸饔餼章一在問卿章一在夫人歸禮章前一條有注後兩條無注挍者止據後兩條遂逸其注）

既致饔

乘禽乘行之禽也（嚴本集釋敖氏同毛本上禽字作謂）

饔食燕獻無日數（要義同毛本獻作饗○按作獻與下文注與疏並合）

王稍所給賓客者（要義同毛本王作主○按周禮槀人注正作王）

乘禽日五雙（要義同毛本五作伍○按聘義作五）

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足而羽（十三字盧文弨移置下文則一雙也下刪一羽字按疏意欲以二足釋雙字之義故引尔疋而截出之不必如盧所改要義毛本俱同）

凡獻

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也作止下之字敖在以字上）

各以其爵朝服

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毛本通解俱脫似非其次絕爛在此八字徐本集釋敖氏俱有與此本標目合）

注此句至在此（毛本在此作禮下）

士無饔○無擯（擯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毛本作儐李氏曰當爲儐）

大夫不敢辭

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毛本脫亦非其次四字徐本集釋俱有通解作此宜在明日問大夫下）

凡致禮

案上經賓壹食壹饗（要義同毛本壹作一）

亦實於罋者（要義同毛本罋下有筐字魏氏曰温本罋下有筐字○按下文兩言豆實實于罋則無筐是也注內筐字恐係衍文經不言筥實不必有筐字）

明此饗之豆實（要義同毛本無饗字○按有饗字是也）

晉侯享之以加籩（浦鏜云有誤以）

得既不過三獻（得既要義作云云小字旁書）

今豆有加（要義同毛本豆作臣）

無饔者

故鄭以無饗禮解之（以下要義有士介二字）

凡餼大夫

衆介米八筐（八聶氏作六○按六字與上經合）

凡賓拜於朝

則知唯米稟芻薪等不拜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等字）

燕則上介爲賓

以阼階西近主爲位（階陳本作間）

對戶牖南面爲大敬（陳本無牖字閩本牖字擠入）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曰上集釋通解俱有辭字）

又拜送（此節經注唐石經徐本集釋俱在君貺寡君節下敖同毛本）

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徐本集釋俱如是毛本脫九字通解祇有下七字）

賓於館中主人不拜（毛本中誤作正）

若賓敬主宜致（賓敬陳本作不拜）

大夫來使

此無罪饗之（陳本同毛本饗作享）

過則餼之

腥致其牢禮也（徐陳通解楊氏同毛本集釋腥作生）

主君（毛本君下有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十字要義有云云二字按既無下十字則主君下必加云云二字文義方足當從要義）

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毛本無者罪二字要義無云字有者罪二字按上既有云云二字故此句之首不加云字凡疏例述注亦有無云字者）

其介為介

則是從賓為介得介則饗（毛本無得介則饗四字介下有之外二字通解楊氏同）

有大客後至

畢不與尊者齊禮（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楊氏無者字）

則無君朝之事（要義同毛本則作而）

十斗曰斛

今文籔為逾（徐陳集釋通解敖氏同毛本文作入）

四秉曰筥

若今萊陽之間（陽通解楊敖俱作易釋文宋本亦作易今本作易按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間或誤作易遂誤作陽）

十筥曰稯

古文稯作緵（緵閩本作稯釋文通解俱作緵）

儀禮注疏卷二十四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儀禮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公食大夫禮第九〔疏〕（公食大夫禮第九○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方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十六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為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儀禮　鄭氏注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疏〕（公食至其爵○注戒猶至親敬○釋曰自此盡如聘論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食禮之事云各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上介出請入告。（問所以來事）〔疏〕（上介出請入告○注問所以來事○釋曰據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三辭。（為既先受賜不敢當）〔疏〕（三辭○注為既至敢當○釋曰既先受賜者謂聘日致饔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皆當三辭）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已）大夫不荅拜。將命。（不荅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賓再拜稽首。（受命）大夫還。（復於君）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疏〕（賓不至從之○注不拜至終事○釋曰案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荅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覲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遂送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疏〕（賓朝至如聘○注於是至次俟○釋曰云大門外如聘者則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初時謂賓發館聘服玄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以此言之亦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入于次者俟辦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辦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疏〕（即位具○注主人至之外○釋曰云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解即位之事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以其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此具饌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鄭下文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此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著之者下以為節）〔疏〕（羹定○注肉謂至為節○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著之者下以為節者羹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為目也）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疏〕（甸人至若編○注七鼎至作密○釋曰云七鼎一大牢也者案聘禮致飧與饔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為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饔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饔人陳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坅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非謂置此官也云凡鼎鼏蓋以茅為之者諸文多言鼏鼏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蓋以疑之然必知用茅者詩曰白茅苞之尚書孔傳云苴以白茅茅是絜白之物故疑用茅也）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設洗如饗○注必如至作鄉○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鄉前如之是先饗後食也案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言如燕禮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則是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故無饗禮引燕禮而言也）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小臣至堂下○注為公至服位○釋曰知此為公盥者案特牲尸尊不就洗盥用槃匜故知此所設槃匜亦為公盥不就洗也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位者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加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涪醬可以略此）〔疏〕（宰夫至席几○注設筵至略此○釋曰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涪醬可以略此者決聘禮禮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涪醬之事故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醴也）無尊。（主於食不獻酬）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酨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疏〕（飲酒至東房○注飲酒至飲也○釋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酨漿也者酨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酨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下云飲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

（知此擬酳口故言飲是異於歠酳酒故也是以酒人云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鄭注云禮酒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云漿別於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爲渴而飲此漿爲酳口不爲渴故異之）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疏〕（凡宰至東房○注凡非至在堂○釋曰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以其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凡中不含之言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公如至門內○注不出至國君○釋曰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賓入拜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公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疏〕（○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讓先升）〔疏〕（至于階三讓○釋曰按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容食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

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疏〕（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釋曰言遠下人君者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大夫至北上○注東夾至於堂○釋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者序已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大夫立于夾室之南是東于堂也）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疏〕（士立至西上○注統於至在此○釋曰案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又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今在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小臣至南上○注宰宰至南上○釋曰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若然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位在北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爲次也）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疏〕（內官至南上○注夫人至無事○釋曰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者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二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後入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疏〕（介門至西上○注西上至東上○釋曰云然則承擯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者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承擯是大夫又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公當至再拜○注楣謂至降矣○釋曰自此盡稽首論公拜至賓荅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

賓西階東。北面荅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擯者辭。（辭於下拜）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一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疏〕（賓西至荅拜○釋曰自此盡稽首論賓降荅拜之事此云荅拜下云拜也並據公未降之前賓爲一拜以其賓始一拜之間公降一等故間在一辭之中是以鄭云賓降再拜釋經北面拜荅及拜也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解經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鄭注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按下文賓栗階升不拜升既不拜畧於下雖辭賓猶終降再拜稽首也若然擯者辭拜於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注云不升堂是也按下文云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無事又云擯者進相幣然則擯者有事則進無事則退故負東塾也）

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寔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疏〕（賓栗階升不拜○注自以至曰辵○釋曰云自以已拜也者於堂下終爲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寔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也連步鄭云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是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者凡升降有四種云辵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爲辵階越一等爲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爲四等也義已具於燕禮記疏也）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疏〕（命之至稽首○注賓降至不成○釋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

士舉鼎。去冪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疏〕（士舉至待載○注入由至爲持○釋曰自此盡逆退復位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冪於外次入者次入謂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云冪於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冪者喪禮變于吉故也）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疏〕（雍人至鼎退○注旅人至多也○釋曰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引王制解之者是也云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備也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士虞亦云匕俎從士昏禮亦云匕俎從設彼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并合者士官彌少并合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可士禮又異於大夫執鼎人兼執匕俎故士喪禮小斂大斂與舉鼎者兼執俎也若依前釋則士喪禮畧威儀故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疏〕（大夫至面匕○注長以至洗南○釋曰云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鄭云前謂洗南但言前不云北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云長以長幼也者若燕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爲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

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疏〕（載者西面○注載者至載之○釋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矣俎正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

魚腊飪。（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疏〕（魚腊飪○注飪孰至宜孰○釋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注饗有腥者○釋曰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宜公十一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以此觀之明有饗有腥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之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

載體進奏。（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疏〕（載體進奏○注體謂至七个○釋曰三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个若然七个此不言體形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腠則此亦用右胖肩臂臑肫骼脊脅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爲庶羞其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飧及歸饔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

（羞也云奏謂皮膚之理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鄭云變於食生是也）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疏〕魚七縮俎寢右○注右首至骨鯁○釋曰云縮俎者於人爲橫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云寢右鄭云右首也寢右進鬐也實在戶牖之閒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也進脊在北鄉賓必以脊鄉賓者鄭云乾魚近腴多骨鯁故不欲以腴鄉賓取脊少骨鯁者鄉賓優賓故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腸胃七。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腸胃七同俎○注以其至十八○釋曰云以其同類也者釋經同俎以其一羊同是畜類也云不異其牛羊腴賤也者以牲體則異俎及此腸胃即同俎以其腹腴賤故畧之同俎也云此俎實二十八者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歇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幷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牲體別鼎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脅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盛葬奠故腸胃五也）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今文倫或作論〔疏〕倫膚七○釋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爲之但此公食大夫爲賓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別鼎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用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疏〕腸胃至垂之○注順其至俎拒○釋曰云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牲之性者從多而言云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疏〕大夫至復位○注事畢至設俎○釋曰士匕載者又待設俎者以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公降盥。（將設醬〔疏〕公降盥○注將設醬○釋曰自此盡各卻于其西論公與宰夫爲賓設正饌之事云將設醬者下云公設之是以盥手也）賓降。公辭。（辭其從己）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壹殺於初古文壹皆作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疏〕宰夫至醯醬○注授授至和醬○釋曰按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於堂上戶牖之閒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云醯醬以醯和醬者按歸饔餼醯醢別知此醯醬不別而以醯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爲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疏〕賓辭至遷所○注東遷至故處○釋曰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上示親饌〔疏〕公立至西鄉○注不立至親饌○釋

曰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者以其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以其設饌在戶西近北今君亦近北是亦親監饌故也）賓立于階西。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蓂菁菹也今文臡皆作麋〔疏〕宰夫至鹿臡○注醓醢至作麋○釋曰云醓醢醢有醓者按周禮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已下依此爲次彼注云醓肉汁也則此醓是肉之汁昌本者彼注云昌蒲根又按彼注韲菹之稱菜肉通又云細切爲韲全物若牒爲菹又按彼經爲菹者經言菹不言韲菹者即是韲也彼言昌本亦即韲也此注云菹者韲菹麤細爲異通而言之韲亦得爲菹故云菹也云醢有骨者謂爲臡案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又鄭司農云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也云菁蓂菁菹也者即今之蔓菁也）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西。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疏〕士設俎至亞之○注亞次至俎尊○釋曰云不言綪錯俎尊者上設豆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綪不錯者但尊故也）膚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膚以爲特○注直豕至牲賤○釋曰云出下牲賤者以豕在牛羊之下賤膚豕之所出故云出下牲賤特之於俎東也）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疏〕旅人至其所○釋曰前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於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鼎而出也）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今文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疏〕大羹至反位○注大羹至無升○釋曰云以蓋降出入反位者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者謂是大古五帝之羹云不和無鹽菜也大古質故不和以鹽菜對鉶羹調之以鹽菜者也云瓦豆謂之鐙詩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曰豆瓦曰登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疏〕公設至遷之○注亦東遷所○釋曰言亦者亦前醬東遷所以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羹之器〔疏〕宰夫至東牛○注鉶

菜和羹之器○釋曰云鉶菜和羹之器者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此羹故云之器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飲酒實于觶。加于豐。（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疏〕宰夫至豆東○注食有至於左○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夫執漿飲賓興受唯用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引燕禮者彼據酒主人奠於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義雖異不舉是同故引爲證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此必轉寫者誤鄭本引鄉飲酒鄉射之等也）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卻于其西。（會簋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疏〕注會簋至之西○釋曰云亦一一合卻之者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故云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疏〕贊者至于公○注負東至賓也○釋曰自此盡醬湆不祭論賓所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賓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公與賓也）公再拜。揖食。（再拜拜賓饌具）賓降拜。（荅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擩猶染也今文無于）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疏〕贊者東面至祭之○注取授至不坐○釋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故菹醢及鉶皆不授以其近賓取之易故不言授曲禮云殽之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興優賓者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疏〕三牲至授賓○注肺不至作一○釋曰云肺不離者刌之也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刌之不絕中央少者此即爲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云不言刌刌則祭肺也者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末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刌肺也）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扱以柶扱

（其鋓菜也抆拭也拭以巾〔疏〕抆手至閒祭○注扱以至以巾○釋曰此云上鋓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此鋓別自祭鋓閒云抆拭也拭以巾者案內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云抆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鋓而云扱上鋓辯擩則唯有一柶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鋓祭神故宜各有柶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閒。魚腊醬湆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祭飲至不祭○注不祭至盛者○釋曰此不祭者以正在饌之內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湆醬非盛者故不祭也若入庶羞則祭之故下文云士羞庶羞皆有大又云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膴膴訝爲大魚肉之臠是亦祭之）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疏〕宰夫至遷之○注既告至上也○釋曰自此盡降出論設加饌粱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爲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階西〔疏〕公與賓皆復初位○注位序內階西○釋曰按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於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疏〕宰夫至粱西○注膳猶至以簠○釋曰知進稻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冪鄭注云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上云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粱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眾也進眾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鐙左執蓋〔疏〕士羞至如宰○注羞進至執蓋○釋曰云皆有大者中有二物三物之肉兼有魚也云魚或謂之膴膴大也者或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膴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膴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何大臠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臠也）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疏〕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注簋西至往來也○釋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陳之是稻粱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下不與正豆併也云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者下文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賓往來也）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疏〕旁四列西北上○注不統至中別○釋曰云所謂羹胾中別者按曲禮云左殽右胾彼云殽骨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也殽爲正饌胾謂切肉則庶羞云左殽右胾則曰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同故謂所謂羹胾中別也）膷以東。臐。

膮。牛炙。（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臐作薰）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先設醢緷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疏〕注先設醢緷之以次也○釋曰此云先設醢緷之以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醢不得緷也與此設設醢緷之以次違者大凡醢配胾是其正而醢卑于胾今牛羊豕胾皆在醢下者直是緷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緷之當醢在胾上不成錯故不得緷少牢四豆羊胾醢故得緷而錯與此同也）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眾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疏〕贊者至于公○釋曰自此盡兼壹祭之論贊告饌具賓祭之事）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疏〕贊升賓○注以公命命賓升席○釋曰前設饌訖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荅拜此賓先拜公公荅拜爲異也）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閒。（即就也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疏〕○注即就至於加○釋曰云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按下文云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云不以湆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湆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但湆醬與粱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爲正饌而此云加者爲湆醬雖是加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爲本故名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贊者北面坐奠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膷臐之閒以異饌也〔疏〕贊者至祭之○注壹壹至饌也○釋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者決上三牲之肺祭之今此祭庶羞并之故云輕也云自祭之於膷臐之閒以異饌也者不云於豆祭而云於膷臐之閒以祭宜於加故也）賓降拜。（拜庶羞〔疏〕賓降拜○注拜庶羞○釋曰自此盡魚腊不與論賓正食受侑幣至於食終之事）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疏〕注奠而至之事○釋曰云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疏〕注箱東至之處○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俟賓食即待事之處也）擯者退。負東塾

而立。（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疏〕賓坐至不辭○注贊者至優賓○釋曰知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者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云重來優賓者若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難重來而不來則優饒賓也）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疏〕賓三飯以湆醬○注每飯至優賓○釋曰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者按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鄭注云先食胾後食殽殽尊此先食殽者彼鄭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爲禮食故先食殽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又按昏禮同牢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歠湆咂醬而不食殽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殽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彼不食殽也是以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故不食殽也但湆言啜淡故也醬言擩殽故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解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學者食不求飽爲證也云不言其殽優賓者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殽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爲卒食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絜清）賓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疏〕宰夫至稻西○注酒在至右漿○釋曰云酒在東漿在西者案上飲酒實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云漿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云兩有者據此公食而言左酒右漿也）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飲漱）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疏〕公受至鄉立○注束帛至序端○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按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云受束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受於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階上〔疏〕賓降筵北面○注以君至階上○釋曰云以君將有命者謂有束帛侑食之命故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擯者進相幣。（爲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疏〕賓降至聽命○注降辭至許辭○釋曰云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也）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疏〕退西楹西東面立○注俟主至將降○釋曰按聘禮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彼皆當楣再拜故賓退負序此亦爲公拜送幣但在楹西耳故賓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介

逆出。（以賓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示親受）公降立。（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疏〕注從者至梧受。釋曰云從者府史之屬知非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疏〕賓入至稽首。注便退至此退。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送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解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升。（如初入也）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疏〕注賓揖介入復位。釋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知中閒介復入可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疏〕注卒已也至稻粱。釋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簋盛稻粱以其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矣）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疏〕不以醬湆。注不復至後用。釋曰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按上文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是正饌稻粱是其加此云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互相成而已言相成者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者前文賓三飯以湆醬先言湆後言醬是先用湆此後言湆或容前三飯後用湆也故作文有先後也）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疏〕注示親至侑幣。釋曰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者云不以出者決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已所當得此非直已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已所當得鄭不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疏〕東面再拜稽首。注卒食至於辭。釋曰云卒食拜也不北面者按上文賓受侑幣出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公留之卒食故決之以其待公留故北面此卒食禮終故東面爲意有異故面位不同是以鄭云不北面者異於辭也）公降再拜。（荅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介逆出。賓出。公逆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畧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疏〕介逆至不顧。注初來至還也。釋曰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知擯者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公還入寢也此擯者告賓不顧即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事雖不同復命云賓不顧矣即不異）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疏〕有司至賓館。注卷猶至釋故。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肵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唯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肵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肵俎是一故知同用篚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解三牲之俎言卷案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魚腊不與。（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篇據小聘大夫者（通解楊氏篇下俱有據字毛本無）

上介出請入告

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爲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爲字張氏曰注曰問所以來事按釋文云以爲于僞反今本于以字下脫一爲字從釋文盧文弨云疏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無以字釋文或本是所爲訛作以爲也）

賓朝服

入于次者俟辦（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辦作辨下同）

甸人陳鼎七〇鼏若束若編（鼏聶氏作冪注同）

案少牢羹定（毛本牢作宰○按牢字是）

甸人築坅坎（陳本同毛本坅作坽○按坅五錦反宜從陳本）

詩云白茅苞之（云陳本作曰苞要義作苞毛本作包○按作苞是也）

設洗如饗

故鄉前如之（毛本鄉誤作饗）

公於賓壹食再饗（要義同毛本壹作一按聘禮作壹）

凡宰夫之具

言謂酒漿仍在堂（浦鏜云言疑嫌字誤）

及廟門

問卿云（陳監通解要義同毛本卿作鄉○按卿字是）

燕輕於食饗（通解要義同毛本輕作禮○按輕字是）

小臣東堂下

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在上陳閩通解俱有反字）

內官之士

及大夫二牲（浦鏜云七誤二）

公當楣北鄉

賓不敢俟成拜也（通解要義同毛本俟作候○按作俟與後注文合）

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陳閩要義同毛本也作矣○按者字衍文）

賓栗階升（唐石經無賓字集釋按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荅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按上有公降一等擯者釋辭則此賓字不宜刪燕禮公有命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

栗寔栗也（嚴本通解同毛本寔作實按寔與述注合）

士舉鼎去冪於外次（冪唐石經嚴本俱作冪釋文毛本作鼏）〇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南字唐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不重徐本楊氏毛本俱重敖氏曰碑下脫一南字）

論鼎入已載之事（浦鏜云七誤已）

云去冪於外次入者（毛本冪作鼏）

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冪者（士喪士虞陳本作士喪禮禮字下空一字閩本作士喪禮云）

雍人以俎入

皆合執二俎以相從（監本通解同毛本從下有入字）

或可士禮又異於大夫（監本同毛本可作云）

大夫長盥洗東南〇南面匕（瞿中溶云石本原刻南面下有西上二字後磨改刪去）

魚腊飪

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要義同毛本體薦二字不重出）

載體進奏

則此亦用右胖肩臑臂肫骼脊脅可知（骼閩本作胳）

魚七

乾魚近腴（近陳閩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釋文爲近字作音）

腸胃七

既夕盛葬奠（通解同毛本葬作陳○按葬是）

倫膚七

謂精理滑脃者（脃徐陳閩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脆釋文毛本嚴本俱作脃按說文脃从肉从絕省作脆非也）

釋曰倫膚（毛本倫誤作論）

亦止三鼎而已（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亦作一○按亦字是）

卒盥

揖讓皆壹（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壹作一）

公立于序內

是亦親監饌故也（毛本通解亦作示）

宰夫自東房

謂之臡（毛本之作爲）

卽今之蔓菁也（菁陳閩俱作青）

士設俎于豆南

不言綪錯（張氏曰釋文云不綪中無言字從釋文○按疏有言字）

但尊故也（毛本但作俎）

膚以爲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也通解作北）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鉶釋文作鈃）

注鉶菜和羹之器（陳閩監本同毛本菜下有至字無和羹字按毛本亦因欲均齊字數而改）

宰夫右執觶

引燕禮者（禮下要義有記字）

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按同字疑誤或是引字）

此必轉寫者誤（通解要義同毛本轉作傳者下有之字張淳作傳無之字）

宰夫東面坐

簋蓋有六（蓋要義作會）

謂之卻合（卻合二字要義倒下同）

三牲之肺不離

刌之也（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刌作刋下竝同）

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古上今本有一圈不知何故通解亦無按此節經注據士冠疏則經當云一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今本與賈說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

刲之（毛本通解刲下有離字）

絕末而祭之（通解同毛本末作未）

祭飲酒于上豆之間

以正在饌之內（正在毛本作在正○此本倒）

賓受兼壹祭之（通解同毛本壹作一）

士羞庶羞

或有司徹云（毛本通解無或字）

先者反之

釋曰反之者（此段疏五十五字今本俱誤作注通解載此疏於下節注下）

先者一人升

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閩本通解同毛本近作之○按近字是）

是稻粱與庶羞俱是加（毛本通解無粱字）

而在黍稷正饌之西（監本同毛本而作俱）

是下不與正豆併也（浦鏜云誤衍下字）

下文賓左擁簠粱（通解同毛本簠作簋○按簋盛黍稷簠盛稻粱下經簋字舊本俱作簠）

旁四列

胾謂切肉（通解同毛本謂作爲）

炙南醢

肉則謂鮨爲膾（張氏曰注曰肉則謂鮨爲膾按監本毛本肉作內膾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敖俱作膾）

然則膾用鮨（膾徐本作鱠誤集釋上句作鱠此句作膾）

衆人騰羞者

按先者一人（一人二字監本誤作經在下節首）

贊者負東房

復告庶羞具者（復徐本作隨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復）

自此盡兼壹祭之（毛本壹作一）

賓坐席末

祭稻粱不於豆祭（嚴本楊氏同與述注合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

祭加宜於加（加宜二字徐本倒陳本無宜字集釋通解楊氏俱同毛本）

而此云加者（毛本此云作云此按此本與要義俱倒）

贊者北面坐

壹壹受之（集釋壹壹作一一下兼一作兼壹）

決上三牲之脯祭之（盧文弨改脯爲肺）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左監本誤作右擁誤作擴毛本簠作簋唐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簠與前先者一人升節所引合徐本楊氏俱與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曰曲禮執食興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簠粱）

賓三飯以湆醬

以肴擩醬（肴徐陳通解楊氏俱作肴下同毛本作殽按殽者相雜錯也俗借爲肴饌字閩葛於此作殽於下不言其殽又作肴可見其無定也後不悉挍）

主人延客食胾（客陳閩俱作之食毛本作有通解要義俱作食○按作有與曲禮異）

大夫士與客燕食（要義同毛本通解大上有彼字按彼字當有）

注云皆食黍也（浦鏜云脫一食字）

故下宰夫進漿（毛本漿作醬○按漿是也）

賓挩手（挩唐石經初从木後改）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云酒在東漿在西者（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漿在西三字按無者非）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按大射禮（大閩本作上按射亦當作聘）

公凡受於序端（盧文弨改作公受凡於序端按公凡受三字當作一逗言公凡有所受必於序端也觀疏下文自明）

賓降筵北面

北面於階上（嚴本敖氏同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毛本於下有西字張氏曰疏云西階上從疏）

賓降辭幣

栗階升聽命（栗陳閩通解俱作東○按東字非也鄭於彼注云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退西楹西

三逡遁也（毛本遁作巡○按聘禮注作遁）

賓降

將復食（毛本食誤作入）

賓升

已食會飯三漱漿也（入字閩本夾行細書）

以其稻粱無會（要義無以其稻粱四字）

不以醬湆

後言湆者湆（嚴本楊氏同毛本無者湆二字）

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要義同毛本無庶羞二字）

云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者（毛本無者湆二字要義删存云後言湆者五字）

挩手興

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者（下十一字諸本俱脫）

東面再拜稽首

入門左沒霤（毛本通解入上有更字）

有司卷三牲之俎

它時有所釋故（毛本它作他釋文作它云本又作他）

云它時有所釋故者（它要義作它與釋文合毛本作他）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疏〕（明日至稽首○注朝謂大門外○釋曰自此盡訝聽之論賓拜謝主君之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故皆言朝云云朝謂大門外也若然案閔三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內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內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閒遥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饔餼直言拜饔與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不拜之）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疏〕（訝聽之○注受其至士訝○釋曰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上大夫至二俎○注記公至無特○釋曰云豆加葵菹蝸醢者案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鹿臡以下仍有茆菹麋臡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茆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鄭以特牲少牢參之彼二篇俱以饋食爲始皆用周禮饋食之豆特牲兩豆用饋食葵菹蝸醢少牢四豆二豆與特牲同兩豆用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注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爲六俎一俎在特于俎東此九俎爲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爲下）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魚腸至若九○注此以至子男○釋曰云此以命數爲差也者案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唯有上下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爲上大夫爵卑爲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爲無）〔疏〕（庶羞至四列○注謂上至爲無○釋曰上文云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爲行下大夫四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矣）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鴽無母）〔疏〕（上大至鶉鴽○注鴽無母○釋曰云鴽無母者案爾雅釋鳥云鴽鴾母郭氏曰鵪也青州人呼曰鴾母莊子曰田鼠化爲鶉淮南子云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鴽然則鴽鶉一物也）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疏〕（若不親食○注謂主至它故○釋曰自此盡聽命論主君不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謂畢致饗食但賓不受之）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

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陳甕筐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甕北陳者變於食甕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疏〕（豆實至南陳○注陳甕至作併○釋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案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閒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陳是同列也云甕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閒二以併北陳故云變於食也云甕數如豆者以菹醢各異物不可同甕故甕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甕下大夫六豆則六甕云醢芥醬從焉者以其三牲不殺生列於門內醢經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同是醬一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同一甕芥醬宜亦一甕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知有也云筐米四者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

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疏〕（庶羞陳于碑內○注生魚至正饌○釋曰云生魚者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昭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十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若然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胾炙在牲不殺於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爲主故云生魚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鴽亦生致之矣云不陳于堂辟正饌者以其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若然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

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庭實陳于碑外○注執乘至近內○釋曰執乘皮者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者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謂在主人之庭參分庭陳之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疏〕（牛羊至東上○注爲其至近外○釋曰案上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言之云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饔餼牛羊豕亦在此此云使近外者以饔餼有腥有熟故畧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此既不殺牛羊豕宜近內故決之也）

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朝服食禮輕也）〔疏〕賓朝至饔禮。○注朝服食禮輕也。○釋曰云朝服食禮輕者以其歸饔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此食禮賓朝服受不皮弁故云食禮輕。

無擯。（以己本宜往）〔疏〕無擯。○注以己本宜往。○釋曰云以己本宜往者明主君無故速賓在廟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儐法主君有故致食禮并有侑幣亦不合有儐故云以己本宜往。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疏〕注賜亦謂食侑幣。○釋曰云亦者亦上速賓食時拜食與侑幣今亦然故云亦。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疏〕大夫至戒速。○注記異至召之。○釋曰自此盡大夫之禮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別於主君之事云記異於君者案下文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故知自此已下皆記異於君者法是以此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此則異於君也以其下諸文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以其戒具兩有皆親為之故為此解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古文饗或作鄉）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疏〕賓止也。○注主人三降賓不從。○釋曰云主人三降者案上文鄉注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皆自阼階降此鄉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案鄉飲酒所言降盥者皆為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為洗爵故鄭不數之案聘禮致饔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

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疏〕賓執至序端。○注不敢食於尊處。○釋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疏〕受侑至亦然。○注敵也。○釋曰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己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疏〕其他至之禮。○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擯。（與受君禮同）〔疏〕賓受于堂無擯。○注與受君禮同。○釋曰云與受君禮同者聘禮賓受致饔幣云堂中西北面注趨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儐受幣亦與之同也。

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疏〕記不宿戒。○注食禮至一日。○釋曰祭祀散齊七日為戒致齊三日為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為三日之戒又不為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者若然必知三日之戒一日之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肆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日之事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為之故皆不言日數故下注云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是也。

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不授几。（異於醴也）〔疏〕不授几。○注異於醴也。○釋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無阼席。（公不坐）亨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亨于門外東方。○注必於至主陽。○釋曰案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是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廩爨饔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疏〕司宮至自末。○注司宮至為莞。○釋曰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案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迤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為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萑細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一是以詩云葭菼注云葭蘆菼薍則葦一名蘆一名薍一名萑一名菼此萑又與莞席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席無異物為記但纖之自有首尾可為記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上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長筵也。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疏〕宰夫至東房。○注筵本至右房。○釋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疏〕賓之至面立。○注賓車至節也。○釋曰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與此亦同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遠言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者案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二等則不得依命數矣而云依命數者依命數據君而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今文苦為芐）〔疏〕鉶芼至有滑。○注藿豆至為芐。○釋曰云滑堇荁之屬者案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

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有事）〔疏〕贊者盥從俎升。○注俎其所有事。○釋曰直言此者豆亦從下升不言從豆升者贊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故云俎其所有事是以上經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若然黍稷亦贊祭不從黍稷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後升先祭者以其先食黍稷後食肉故也。

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或作幕）〔疏〕簠有蓋冪。○注稻粱至作幕。○釋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凡炙無醬。（已有鹹和）〔疏〕凡炙無醬。○注已有鹹和。○釋曰云凡者欲解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鹹和者若今人食炙然。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疏〕上大至夫純。○注謂三至純也。○釋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鄭據三命而言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者案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云左彤几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

卿擯由下。（不升堂也）〔疏〕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釋曰此謂上擯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事故云不升堂。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疏〕上贊下大夫也。○注上謂至為名。○釋曰案上經云贊者告具於公而贊賓食故云上贊使下大夫為之。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

（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疏）（上大夫至可也○注於食至優賓○釋曰案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兼食庶羞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故鄭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所以食庶羞可也所以然者優賓故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儀禮卷第九（經二千七百六十注二千七百八十三）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上

（元通後今分依要義）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上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上大夫

茆菹麋臡（毛本通解要義麋俱作麇○按周禮注作麋是也）

仍有茆菹麋臡在（毛本麋作麃陳閩監本通解要義俱作麋下同）

一俎在特于俎東（陳閩同毛本于作干）

魚腸胃倫膚

公侯伯大夫也（伯下要義有之字）

庶羞西東

古文毋爲無（爲鍾本作作）

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筐徐陳閩葛楊氏俱作篚唐石經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筐按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作筐）

故罋數如豆（陳閩俱無罋）

庶羞陳于碑內

於此無矣（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此作兔○按此是也）

庭實陳于碑外

宜近內（宜徐本作且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宜）

參分庭陳之（監本要義同毛本庭下有一字）

擬與賓八內（通解要義同毛本與作於）

無擯（擯唐石經徐本集釋敖氏俱作擯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儐說見聘禮）

明日賓朝服

亦謂食侑幣（食下敖氏有與字）

拜食與侑幣（毛本拜誤作賓）

大夫相食

皆記異於君者（者單疏陳監俱作法）

賓執粱與湇

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陳閩通解同毛本大夫二字不重出）

受侑幣

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哀下陳閩俱有公字）

平敵相於（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於作施）

其他

釋曰云其他（此段疏八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

賓受于堂無擯（擯唐石經集釋敖氏俱從手徐本通解楊氏毛本俱从人）

（記）亨于門外東方

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者（陳本通解同閩監俱誤饎作饍毛本要義作膳○按特注饎食作饎不作膳）

司官具几

今文萑皆爲莞（爲釋文作作與疏異）

賓在戶牖之閒（通解同毛本賓作實）

故謂長筵也（浦鏜云必誤謂）

宰夫筵出自東房（毛本房誤作方）

賓之乘車

侯伯立當前疾（按大行人疾字詩疏引作侯是唐初人所見本作侯也此疏亦作疾未知賈氏原本如是抑後人誤改歟）

鉶芼（鉶釋文作鈃）○牛藿（周學健云石經牛字作半○按石經半字今已剥蝕蓋初作半而後改爲牛也）藿徐陳閩葛通解俱作藿集釋作藿徐本注仍作藿

今文芼爲芼（芼徐葛俱誤作芣）

上大夫庶羞

所以食庶羞可也（毛本所以作以之）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下　儀禮卷第十

覲禮第十

（疏）（覲禮第十○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彼而言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况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者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閒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畧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儀禮　鄭氏注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几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覲禮至再拜○注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遣小行人旣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畧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

（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致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總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為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謂為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為壇以帷為宮受勞之事也）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荅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使者至受玉○注不荅至聽之○釋曰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也還玉重禮〔疏〕使者至乃出○注左還至重禮○釋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儐使者及聘禮私覿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璧故知立者見侯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已故侯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為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為輕財不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疏〕侯氏至荅拜○注侯氏至席也○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儐使者遂從入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賓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按大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疏〕侯氏至送幣○注儐使至其階○釋曰云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帛賓儐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儐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疏〕使者至從之○注驂馬至朝○釋曰知左驂設在西者陳四馬與人以西為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故知義然也）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皆作錫〔疏〕天子賜舍○注以其至作錫○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儐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疏〕曰伯至父舍○注此使者致館辭○釋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疏〕儐之束帛乘馬○注王使至於內○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束帛儐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賓猶儐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儐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為己所有明儐使者在內可知也）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疏〕天子至初事○注大夫至作率○釋曰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使行覲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為訝者以其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為訝者云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相循故事之常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illegible]）侯氏裨冕。釋幣于禰。（[illegible]）

（文冕皆作繅）【疏】（侯氏至于禰○注將覲至爲繅○釋曰此經明諸侯之在館內將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言埤者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旗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下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冕則此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者鄭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禰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爲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禰此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既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祧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爲祧遷主歸還入祧廟故知此幣埋於祧西階之東也）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著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繅或爲璪）【疏】（乘墨至有繅○注墨車至爲璪○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發館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覲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告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縿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爲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故云張縿之弓也云弓衣曰韣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言帶以弓韣韣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繅所以藉玉至爲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記）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疏】（天子至右几○注依如至黼純○釋曰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者案爾雅牖戶之閒謂之扆以屏風爲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閒是也言綈素者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爲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爲況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繢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比方繡次爲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黑謂之黼即爲此黼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銎黑則爲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鄭注云玉几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馮依今左右及立而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席紛純等鄭注云紛純者紛如綬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畫雲氣次席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篾席也篾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是以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篾席孔傳云桃枝竹義與鄭同）

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疏】（天子衮冕負斧依○注衮衣至俟見○釋曰云負斧依者負謂背之南面也云衮衣者裨之上也者但裨衣自衮冕至玄冕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總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言總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云繢之繡之爲九章者衣繢而裳繡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繢次裳在下爲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爲繡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繢裳言紩繡爲九章者鄭注司服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扆而立在朝在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以俟諸侯之見也）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疏】（嗇夫至天子○注嗇夫至夫馳○釋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故下注云君子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爲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爲承而擯此文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注云爲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爲末擯之意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疏】（[illegible]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法饗即與春同故連言之於）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illegible]）

擯者謁。（[illegible]）【疏】（[illegible]）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疏】（[illegible]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illegible]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後與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覲禮第十

覲禮第十　（此本與上同卷）

覲禮於五禮屬賓　（賓下集釋有禮字）

據此彼而言　（陳閩俱無彼字要義有盧文弨改彼爲注）

是以周禮大宰職云　（要義無職字）

覲禮○迎于帷門之外　（帷石經補缺誤作惟）

小行人職曰　（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曰按監本曰作日從監本○按嚴徐鍾本俱作曰）

則逆勞于畿（逆徐本作迎）
案玉人職云（毛本玉作王唯陳本作玉不誤）
主國夫人（主陳閩俱作王）
市有館（有下要義有郊字非）
司儀諸侯之臣（侯陳本作公）
以帷爲宮受勞之事也（要義同帷爲二字毛本倒）
侯氏乃止使者
則已布席也（張氏曰注曰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巳從杭本○按嚴徐鍾本集釋俱作巳）
遂從入朝之事（陳閩要義同毛本朝作廟）
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要義無出字）
使者降
其餘三馬（三徐陳閩葛通解楊氏俱作二集釋作三○按疏作三）
天子賜舍
今文賜皆作錫（嚴本集釋同毛本無皆字）
但司空亡無正文（陳閩監本要義楊氏同毛本無無字）
曰伯父（唐石經無曰字）
儐之束帛乘馬
無禮猶儐之者（儐徐陳閩葛俱作擯誤陳閩疏同）
天子使大夫戒曰
卿爲訝者也（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杭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
古文帥作率（嚴本同毛本古作今）
諸侯前朝
次以帷（帷徐陳閩本俱作惟誤葛本亦作帷）
天子七廟（七陳閩俱作太○按太字非）
掌王次舍之灋（要義無王字○按周禮作掌王次之灋疏云次者次則舍也此本誤衍舍字）
侯氏裨冕（裨閩監俱誤从示注疏並同）
孤絺（陸氏曰絺劉本作希○按司服註讀希爲絺以希爲字之誤）

今文冕皆作絻（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此本標目合毛本脫徐本亦脫按作標目作爲）
其餘爲埤者（毛本要義埤作裨）
衮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裨（毛本下裨字作埤要義裨作埤埤作裨按註云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裨對上則似當作埤疏內除云裨之外凡裨字疑皆當作埤）
諸侯直有降龍而已（直陳本作宜）
則此及孤卿大夫絺冕元冕者（毛本要義此下有等字）
知旣則祝藏其幣（要義同毛本旣作祧○按旣與注合）
卷幣實于笄（毛本笄作篚要義作笲○按聘禮作笲）
乘墨車
以朱白蒼爲六色（此本聘禮疏引此句蒼作倉）
今文玉爲圭（嚴本通解同毛本圭作璧）
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要義同毛本對作封）
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陳閩俱無此字縿陳本誤作驂閩空）
云弓衣曰韣者（韣誤從韋）
云瑞玉（陳閩同毛本玉作王）
云繅（云上要義有后字）
至爲六色（爲要義作於）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
有繡斧文（繡徐陳閩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敖俱作繡與疏合）
置於依地（地要義作也）
象古者白黑斧文（陳閩俱脫古字）
以比方繡次爲之（毛本比作此）
今左右及立而設之（要義同毛本而作兩○按而是也）
紛如綬（陳本同毛本綬作授○按周禮注作綬）
削蒲弱展之（浦鏜云蒻誤弱○按蒻弱古字通考工記輪人曰故竑其幅廣以爲之弱注云弱蒻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
桃枝蓆（毛本蓆作篾浦鏜云蓆誤篾）
天子衮冕

故言總禪衣（言總要義倒）
爲九章者（者陳閩俱作首是也）
嗇夫承命
上擯以告于天子（嚴本集釋同毛本無于字）
門西陳介（陳本要義同毛本門作行）
若時會殷同（同陳閩俱作門）
天子曰非他（石經補缺脫曰字）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閩監葛本俱作主）
入門而右（嚴本集釋通典楊敖同毛本通解無而字）
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
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
侯氏坐取圭〇乃出（出通解作退）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四享至所有。注四當至致之。釋曰自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爲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亖岳皐陶云外薄亖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擯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三又似三由此故誤爲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爲正文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爲正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爲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閒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爲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因王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瑑琮享夫人不言瑑璧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寸可知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旣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後爲公而則前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爲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奉束至稽首。注卓讀至敬也。釋曰云中庭西上者案昏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筥設于中庭鄭注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爲庭實故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圭升堂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爲禮非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

〔疏〕擯者至受之。注亦言至受之。釋曰云亦言王欲親受之者亦上親受之也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疏〕侯氏至隨之。注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不受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玉皮馬與玉皆爲幣此單言宰即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爲重禮璧琮不還爲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爲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受贄於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至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已是王尊爲君禮臣卑爲臣禮王猶覲受其玉今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臣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實私覿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

事畢。（三享訖）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

〔疏〕乃右至聽事。注右肉至無咎。釋曰自此盡降出論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閒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證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者加得一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爲者得非罪之事也正是罪之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己無罪引下文伯父無事解之不辭之甚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疏〕侯氏至降出。注王辭至勞也。釋曰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以屏外不見天子爲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天子至再拜。注賜車至外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王使人賜侯氏車服之事云同姓以金路異姓象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玉路玉路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大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爲總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疏〕路先至車南。注路謂至十兩。釋曰云凡君乘車曰路者鄭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爲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引春秋者閔

二年左氏傳云狄人伐衛又云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狄入衛又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引之證重賜無數在車南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

〔疏〕諸公至是右。注言諸至氏也。釋曰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觀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祁奚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大史卑明始時隨公後升詣公東面大史乃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以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疏〕升成拜。注大史至之類。釋曰引春秋者僖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鄭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

〔疏〕使者至如之。注既云至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其實儐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儐後畧言者以儐有成禮可依故後畧言案上篇以來每有儐禮皆是成篇之法是成禮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同姓至叔舅。注據此至而言。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國唯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辟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也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唯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為不定之意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疏〕饗禮乃歸。注禮謂至一燕。釋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解經變食燕而言之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之禮云畧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覜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諸侯至其上。注四時至侯也。釋曰自此盡四傳儐論會同王為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此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采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鄭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遂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待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依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從畛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合九丈六尺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注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明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illegible]用六玉禮[illegible]之下諸侯[illegible]丘陵升祭[illegible]巡守及諸[illegible]是以司儀[illegible]與宮同也[illegible]據王就方[illegible]約與時會[illegible]為壇於國[illegible]文有詳畧[illegible]在堂上公[illegible]於下等冀[illegible]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疏〕方明至方圭○注六色至著之○釋曰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四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崐崘是也既非天地之貴即日月之神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爲明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是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注云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禮神還用圭璋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與天神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爲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義然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疏〕上介至而立○注置於至作上○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者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中夏辯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微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爲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爲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爲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案下注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官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土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揖故爲此解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堂壝門設擯是以雖繼覲禮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疏〕四傳擯○注王既至作傳○釋曰知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覲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覲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覲禮門外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之）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疏〕天子至方明○注此謂至祝號○釋曰自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是周禮廋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旂是以諸侯建交龍爲旂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侯亦曰建常九旂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知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縿首畫日月依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爲縿長尋曰旐謂旌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旌旗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既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旂皆以二字爲名故畧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畧不言星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爲旂無日月王之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是於文畧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同法故引之證此是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搢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爲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巾車鄭注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罽飾之一帀爲一成樊與纓各飾爲十二帀十二就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爲節故十二乘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退就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此者諸侯朝事儀與此覲禮其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二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禮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尊尊而朝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據此覲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宮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明者爲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詛之云既盟則藏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須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鄭云此者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爲一事故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爲一事故言乎以疑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以載辭告之云詛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詛祝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邦國之信是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疏〕禮日至門外○注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以經禮日之等各於其門外上經禮曰於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也既所禮各於門外爲壇亦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鄭據經三時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大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爲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爲極陰故月同配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爲其著明也者以山川是著見日月是其明故同爲盟神也引詩者

（曰明詩人以爲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引之者山川神爲盟神義也不言月者諸文無以月爲盟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覲禮言月以月明爲盟神可知）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殖）〔疏〕（祭天至地瘞〇注升沈至作殖〇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國之四郊拜禮於日月山川之神以爲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爲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丘陵故言升沈案爾雅云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沈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庪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畧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神也者此經主爲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即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爲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官之伯以月爲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揭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爲明山川爲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爲下神始禋柴爲歆神始牲體爲薦饌始燔柴是樂爲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開則升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爲下神之後而爲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文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注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以及早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爲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巳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既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爲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注以爲告至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注爲考績燔燎柴此又爲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爲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幷此文唯有柴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爲義明皆有是以此引王制之柴以爲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爲主此不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注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爲主王官之伯以月爲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愼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爲盟）

記。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疏〕（記几俟于東箱〇注王即至之處〇釋曰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案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俟于東箱待王即席乃設之謂若聘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湆可以畧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爲神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覲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翱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己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相翔待事之處也）

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疏〕（偏駕不入王門〇注在旁至館與〇釋曰云在旁與己同曰偏者依周禮巾車掌王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者天子所乘爲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爲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爲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路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王門外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奠圭于繅上。（謂釋於地也古文繅作璪）〔疏〕（奠圭于繅上〇釋曰此解侯氏入門右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繅藉承之繅乃釋於地此繅謂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絢組尺爲繫者彼所以繫玉固者也）

儀禮卷第十（經八百三十九　注二千六百八十一）

儀禮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四享

此地物　（集釋無地字）

惟所有　（惟下集釋有國字）

欲證三享爲正文　（正文陳閩俱作文也）

與此因覲致之同　（毛本同作與按今本似誤讀上與字爲平聲屬上句故下句亦作與）

因祭即致享物　（陳閩俱脫因祭二字）

各降其瑞一寸可知　（寸陳閩俱作等按降一寸即降一等也小行人疏云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是也此疏上下言降一寸者屢矣何獨於此而作等乎）

奉束帛

不敢斥王之乘　（之通典作所）

侯氏升致命

授王人於外也　（王閩葛通解俱作玉）

主于享　（徐陳閩葛集釋通解同毛本楊氏主作至張氏曰按疏云今至于三享云云詳其義主字當作至）

助王受此四者　（陳本同毛本王作玉）

璧琮不還爲輕財　（要義同毛本不下有授字陳閩授俱作受）

而凡伯不賓　（陳閩俱無而字不俱作弗）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无咎　（无通解作無與此本標目合）

葬其子於嬴博之間　（陳本要義同毛本嬴作羸〇按嬴是也）

擯者謁諸天子〇歸寧乃邦　（邦唐石經嚴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邦毛本徐本誤作拜）

乃猶女也　（女葛本作汝）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革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　（陳閩俱脫以封四衛木路云七字）

路先設

次車而東也　（毛本東誤作束）

又何予之　（嚴本集釋楊敖同毛本予作與）

云凡君乘車曰路者　（閩監同毛本凡作几〇按乘上注有所字）

諸公奉篋服

乘駟而見宣子　（毛本駟作驛〇按駟是驛非說詳左傳注疏校勘記）

太史乃居其右　（毛本乃誤作又）

升成拜

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　（陳閩俱無故鄭云此四字）

同姓大國

據此禮云伯父　（毛本云誤作曰據字敖在伯父下屬下句）

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　（若要義作者許宗彥云若也據文乃若據他文之訛）

亦以此爲尊是也（也要義作此）

饗禮乃歸

略言饗禮（饗楊氏作享下竝同）

上公三饗（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敖氏同毛本饗作享）

欲解經變食燕而言之禮（要義同毛本之作饗○按之是也下同）

見王無故親饗之（陳閩要義同毛本饗作享）

至諸侯之國（國陳閩俱作禮）

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陳閩要義同毛本燕作禮）

諸侯覲於天子

宮謂壝土爲埒（張氏曰注曰官謂壝土爲埒按諸本官皆作宮從諸本○按嚴徐鍾本俱作宮）

從上曰深（浦鏜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此作從上向下爲深義尤悉○按通典巡守篇引此亦有向下二字）

所謂神明也（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合）

則命爲壇（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同命字徐本未刻陳閩監本俱作會爲徐本作焉）

般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四方二字陳閩俱不重出）

若如此注（要義同毛本無此字）

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陳閩同毛本與作於○按與是也）

故職方氏令諸侯供待之事（供待陳閩俱作共待）

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樂要義作鄭）

司盟司愼不敬者盟司察明者（毛本同惟明字作盟要義作司愼司不敬者司盟司察盟者）

及諸侯之盟祭也者（陳閩俱無及字）

方明者木也

而不以者（以下通典有此字）

迎拜以爲明神（拜閩本作帝）

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陳閩俱無帝人帝三字）

北面詔盟神（毛本盟作盥○按盟字亦非周禮作明鄭注云明神神之明察者）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

倚左者建旂（毛本者作皆徐本無皆字陳閩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楊氏作皆）

土揖庶姓（徐陳集釋通解同毛本土作上閩葛誤作士閩本疏同）

以其覲禮廟門設擯（要義同毛本擯作儐下同陳本此作擯下作儐）

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毛本面誤作門）

四傳擯

王受玉撫玉（徐閩監葛集釋通解同毛本下玉字作王陳本受王撫玉俱作王）

王官之伯帥之耳（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吉觀國所按監本改王爲曰未知孰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本官通解作宮）

王既至作傳（此本要義傳俱作傳與釋文不合）

古文傳作傳（傳重脩監本誤刻作傳）

天子乘龍載大旆（旆唐石經集釋楊敖俱作旂注同與疏合張氏曰載大旆諸本旆作旂從諸本）

王建大常（毛本大誤作太按大讀如字大常猶大旂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釋文無音）

繅藉尺有二寸（藉徐閩葛本俱從竹按藉籍諸本錯出不悉校）

既盟則藏之（盧文弨云藏戴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監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卽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按前諸侯覲於天子節疏引此句作貳）

長尋曰旐（旐監本誤作辰）

杅上終葵首（毛本杅誤作抒）

以其朝必有拜（陳閩俱重朝字）

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者（下陳閩俱作子）

則有盟事（盟陳閩俱作明）

王帥諸侯朝日而已（自此句朝字起至下文而朝諸侯句止凡二十六字陳閩俱脫）

爲不協而盟故也（陳閩同毛本爲作會○按爲是）

言北面詔明神（明陳閩俱作盟）

則明神有象也（自此句起至下文詔明神句止凡二十二字陳閩俱脫）

禮日於南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按冬秋疏作秋冬）

容祀也（容嚴本集釋通解俱作容與述注合毛本作客通典誤作祭）

容祀也者（要義同毛本容作客）

上經云拜日（經要義作春）

則有祀日與四瀆（與閩本作月）

鄭據經三時（時陳閩俱作等）

故同爲盟神也（毛本盟作明）

引詩者曰明（毛本曰作日）

卽云（毛本云字重）

諸文無以月爲盟神之事（盟陳閩俱作明按盟誓必以明神爲信故稱明神爲盟神篇內盟明二字諸本錯出義既兩通今悉校之以備參改）

祭天燔柴

其盟愒其著明者（愒徐陳通解俱作愒與述注合集釋楊氏毛本从手按釋文音苦蓋反是讀爲忨歲愒日之愒明係愒字今本釋文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愒當作楬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下其字疏作於）

月者太陰之精（者通解作乃）

是王官之伯（王通解作五）

各隨方向祭之（要義無向字浦鏜改向爲而○按此本向誤作西今從毛本）

故兼言之（自此句起至下文以月爲神主句止凡十七字監本脫）

云其盟愒於著明者（毛本愒作揭○按於注作其）

是樂爲下神之後（後陳閩俱作神）

三王之郊（三閩本要義俱作二）

鄭注云大猶徧（注要義作彼陳本作披）

燔祭既是日（祭要義作柴）

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按段玉裁校本作堯典）

諸侯以山爲主（毛本山下有川字）

〔記〕凡侯于東箱（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按此下三句爲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者殆因注而誤也嚴本與徐本同而張氏不加論辨豈宋時諸本俱誤作設歟侯石經補缺徐陳閩葛俱作侯亦誤集釋通解俱作俟）

文王廟爲明堂制者（毛本制誤作注）

偏駕不入王門

在旁與己同曰偏（在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在與疏標目合毛本作左）

謂之偏駕（集釋楊氏俱重偏字按重偏字則當讀謂之偏為句而以偏駕二字屬下句以疏攷之此句宜作謂之偏下句却無偏駕二字）

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者（監本要義同毛本在作左）

掌王五路（路要義俱作路下竝同毛本作輅按陳閩唯四輅者諸侯乘之為偏句作路○按路是正字周禮本作路）

乘墨路以朝是也者（毛本路作車此本作路似誤要義亦作車）

乘墨車而至門外（至閩本作舍）

奠圭于繅上

謂釋於地也古文繅作璪（注末五字諸本俱脫嚴本有）

此解侯氏入門右（毛本右作在）

謂韋衣木版（毛本謂下有以字）

非謂絇組尺為繫者（毛本絇誤作約）

彼所以繫玉固者也（毛本玉下有使字）

儀禮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儀禮卷第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喪服第十一

〔疏〕喪服第十一○案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為第十一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為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為傳之意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黃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亦據黃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為父母期加隆焉故為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荅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為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爾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為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為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為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案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為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為義稱庶人言死得其總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澌精神澌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澌雖棄於此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同義亦通也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淺深布有精麤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為殺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者斬有二義不同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惟有正之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畧為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長子殤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繐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為殺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繐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繐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繐之精麤為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義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為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為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為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遵以弟子却本前師此傳得為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為傳獨為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解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徵為大司農而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云注者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玄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玄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注述者意耳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子夏

傳　儀禮　鄭氏注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

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疏〕喪服至屨者。○釋曰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爲總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絰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絰既苴明絞帶與要絰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爲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爲菅濡亦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疏絰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絰去麻之狀貌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一絰爲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爲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絰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絰中絰有二事仍以首絰爲主故絰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爲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者者至用布○釋曰云者者明爲下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所陳服者明爲下人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爲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止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緣之於心總號爲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知一絰而兼二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絰俱解禮記諸文亦首要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絰小焉故知一絰而兼二文也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檀弓云絰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亦苴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苴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絰以要絰象大帶明首絰象頍項可知以彼頍項爲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絰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絰法象頍項而爲之至於喪冠亦無笄直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爲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絰象大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禪以玄黃士則練帶禪下末三赤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絰下傳名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韠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絰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絰大鬲要絰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爲帶而無頍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絰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已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經凶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絰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絰之制以絰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疏〕傳曰至無時○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也者荅辭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云簞笥亦舉其類也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連言絰此苴連言絰者欲見苴絰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絰此苴連言絰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絰故不須連言絰也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絰大搹連言苴者但絰連言苴絰經中有此二言絰大搹先據首絰而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爲搤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主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以其首絰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爲五分總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爲寸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并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中五分去一爲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寸寸分爲二十五分二寸合爲五十分餘一分者又破爲五分添前爲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總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爲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總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爲五分十九分總破爲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絰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爲小功帶又云緦麻之絰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爲緦麻之帶絰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緦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絰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爲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各以爵等爲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鄭注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絰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絰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絰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絰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絰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絰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鄭注云如要絰也鄭知如要絰者以其先云絰五分爲殺爲要絰其下即云杖大如絰明如要絰也如要絰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絰同處故如要絰也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已下有五問五荅皆爲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所以扶老今爲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荅之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云擔主

也者荅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輔病也荅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同亦為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為有此七者荅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孰所不知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即下云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為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比類之辭即下傳云何為而可為人後耆同宗則可為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為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為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為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問也言曷為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為之問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荅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絰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加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絰焉鄉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絰之下言之則要絰五分去一為帶但首絰象頍項之布又在首要絰象大帶用繢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為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絰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絰五分一為絞帶失其義也但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為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撟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木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外已上故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沾之則七升

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居倚廬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為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雜記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見諸侯之臣為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塌也彼又云不說絰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之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若士則大夫適子為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屨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為其父纖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謙為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遺父母之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堊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猶節之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者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跛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絰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絰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說則衰裳在內不說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絰說可知三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為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閒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芐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為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云飲水者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醯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閒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於帶而絰獨存又練布為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閒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為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時哭中謂練後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手至異數○釋曰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五服之內升數至多若絰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服為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爵周之道爵及命士卿大夫自然天子也是天子以下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別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也云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為今俗誤已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覲疊古文者則從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為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縉布登義強於升故從登也引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纇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鄉左為之從陽弔纇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遂鄉賓二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也者冠廣二寸落項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二十兩曰溢為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笄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然則十二斤為一升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六兩二斤為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斤十六兩為十九兩餘二兩兩為二十四銖二兩為四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為十纍八銖十纍十升升得八纍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纍則別取一升破為十九兩四纍分十兩兩為二十四銖則為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并四銖八纍添前六十銖八纍總為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銖八纍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得十九銖有四銖八纍四銖銖為十纍總為四十纍通為四十八纍二十四分分得二纍是一升為二十四分十九銖添前四銖為二十三銖將二纍添前八纍則為則十纍為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為二十四一兩一兩添十九兩外二十兩曰溢云楣謂之梁所謂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鵝鶴之鵲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柱楣也即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有下壘之不塗堊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

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爲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爲之者謂兩下爲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塈者謂翦屛而已不泥塗塈飾也云所謂堊室者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屛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合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欲見上下俱合故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喪服第十一（毛本一下有子夏傳三字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後磨改○按隋書經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皆曰喪服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傳三字則賈氏何必云爾此蓋唐石經誤改而後人習焉不察也）

案鄭目錄云（要義同毛本無案字案禮記疏引鄭目錄俱有案字儀禮惟此篇有之正與禮記同例今本刪去蓋誤認鄭目錄云云爲注也）

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按下文又引此二句無居字已下有乘字）

大數未聞（大要義作本按大字不誤）

葬之中野（中陳閩俱作於）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要義同毛本飾作飭○按作飾與禮記三年問合）

人道之至文者也（陳本要義同毛本文作大○按大是也）

是士以上爲義稱（爲上聶氏有各字是也）

雖不與同（陳閩俱無與字）

生人制服（制上陳閩俱有爲字）

斬有二義不同（陳閩要義同毛本二作正通解作斬有二有正有義無不同二字）

惟有正之四升（聶氏要義同毛本通解之作服）

以配父（父上陳閩俱有其字）

爲夫之昆弟之長子殤（長子陳閩通解俱倒）

故同義服也（故陳閩俱作皆）

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要義同毛本無下亦字）

要不得以此升數爲敘者（敘陳閩俱作殺）

又明作傳之義（陳閩同毛本義作意）

傳曰者（通解無曰字○按此本因題中無傳字故舉篇中傳曰二字釋之黃氏刪曰字蓋未達賈氏之意）

語勢相遵（要義同毛本遵作連）

以證已義（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義作意）

六術精麤（陳閩通解楊氏俱無六術二字）

若傳義雖明者（陳閩俱無義字）

又在傳下注皆（此本皆字屬下句毛本皆作者屬此句）

出注述者意耳（述下陳閩俱有之字）

喪服

者者（上者字鍾本誤作屨）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下六字毛本脫徐本通典聶氏集釋通解俱有與本疏及疏序合惟楊氏無）

以一苴目此三事（以一二字陳閩俱倒）

謂苴麻爲首絰要絰（苴麻二字陳閩俱倒）

濡刃中用（通解要義同毛本刃作靭）

是以衰設人功之疏（浦鏜云没誤設從下疏挍○按段玉裁校本作說）

屨乃服中之賤（通解同毛本賤下有者字）

鄭止一解（陳閩同毛本止作君○按止字是）

衰廣四寸（通解要義同毛本衰作衺○按衰字是）

非正當心而已（正通解作止按篇中止字多誤作正盧文弨謂唐人書止多作正不必改未知何據俟考）

知一絰而兼二者（二下要義有文字）

亦首要並陳（首要二字要義倒）

結項中（結陳閩俱作頍○按士冠禮注作結不作頍疏同）

以彼頍項（彼陳閩俱作後）

天子朱裏終禪（禪陳閩俱作辟按玉藻作辟）

下末三赤用緇（要義同毛本赤作尺）

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玉下要義無佩字）

苴絰大鬲（要義同毛本鬲作搹下同）

故此絰具陳於上（絰陳閩俱作經）

案此絰凶服（陳閩俱無案字凶俱作喪）

傳曰斬者何（此傳三節徐本釋文集釋要義俱合爲一節注總在傳後與疏合通解楊氏俱與毛本同）

左本在下（毛本本誤作右）

絞帶者○冠繩纓（繩徐本作纓誤）○外畢（畢通典作繹按既夕記作繹）

居倚廬寢苫枕塊（釋文云塊本又作凷）

盈手曰搹（按篇題疏云在傳下注皆須題云元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元義可知若然傳下之注注首本有元謂二字士喪禮衆婦人戶外北面疏引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元謂於此發兄弟傳者云云尤可爲證今本俱無蓋後人所刪也又疑鄭氏原本傳注連寫故題元謂以示識別與周禮同例亦猶毛詩之箋云也但詩箋必在傳後故傳首不加傳字此則有於傳上作注者故傳首復加傳曰以別之凡傳與注皆連寫故傳下之注必總在傳末不得分一傳爲數節）

扼也（扼釋文要義俱作搤下同）

壘墼爲之（壘集釋作纍）

不塗塈（塗釋文作涂）

牡麻者枲麻也（陳閩俱無者字○按下傳有者字）

又案變除（除下聶氏有云字案隋志有喪服變除一卷葛洪撰）

削之使方者（使下聶氏有下字）

鄭知如要絰者（要義同毛本知作云聶氏鄭云作必知）

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毛本要義已作以）

亦得杖（要義同毛本亦上有何字）

爲之喪主（陳閩俱無之字）

輔病也（要義同毛本輔上有云字也下有者字）

此七者荅有義意（浦鏜云荅當各字之誤）

卽此問杖者何是也（陳閩俱無此字）

皆據彼決此（決此陳閩俱作所決）

俱爲舊君（爲閩本作是）

言爲爲者（毛本言作云）

緦者其免也（陳閩俱無緦字○按陳閩非也問服有緦）

此亦謂童子婦人（此字下陳閩俱有蓋字）

弁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成人二字陳閩俱不重出○按喪服小記重成人二字陳閩非也）

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馬（馬通解要義俱作馬屬下句毛本作焉屬此句）

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通解要義同毛本沽作治○按作沽與大功章注合）

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要義同通解毛本無外納居倚廬五字○按毛本分節旣與疏異不得不刪易疏文）

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要義同通解楊氏毛本俱不重居字）

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以作倚通解以下有前字○按喪大記作以無前字）

此之衰三升枕塊（毛本要義之作云）

疏食猶節之（猶通解作由）

水漿不入於口七日者（毛本者字在七日上）

云食疏食水飲者（陳閩通解俱無上食字）

婦人除於帶（陳本要義同毛本於作要）

中月而禫而飲醴酒（陳閩俱重禫字○按閒傳重禫字）

鄭五服之內（浦鏜云鄭下當脫以字）

垂下爲纓著之冠也者（陳閩俱無著之冠也四字）

兩相各至耳（通解同毛本相作廂）

從吉法也（吉陳閩俱作古）

小功以下左者（通解要義同毛本左下有縫字○按各本注俱有縫字）

大功已上唯唯（唯字陳閩俱不重毛本已作以下同）

小功已下額頷然（聶氏通解要義同毛本額頷作頷領下同）

弔賓從外入門（聶氏通解要義同毛本入作大）

落頂前後（通解要義同毛本頂作項○按項字誤頂字是也）

檀弓云古者冠縮縫（檀上陳閩俱有禮字）

則辟積無殺橫縫（殺通解作數）

一銖爲十絫（絫陳閩監俱作累下同通解作參下同○按絫累古今字參者絫之誤）

并四銖八絫（通解同毛本并作井）

復平生時食食（通解要義同毛本不重食字）

以其古者名飯爲食（陳閩俱重食字）

欲見上下俱含故也（毛本欲作亦含作合通解同）

儀禮疏卷第二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疏〕父○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文父已下是爲其人服上之服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又下文諸侯爲天子妻爲夫妾爲君之等皆兼舉著服之人於上乃言所爲之人於下若然此父與君直單舉所爲之人者餘者若直言天子臣皆爲天子故舉諸侯也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妾爲君若直言君與前臣爲君文不殊已外亦皆嫌疑故兼舉著服之人子爲父臣爲君二者無嫌疑故單舉所爲之人而已云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者言何以者問比例以父母恩愛等母則在齊衰父則入於斬比並不例故問何以斬不齊衰荅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

諸侯爲天子。

〔疏〕諸侯爲天子○釋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下文君中雖言天子兼有諸侯及大夫此天子不兼餘君君中最尊上故特著文於上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

〔疏〕傳曰天子至尊也○釋曰不發問而直荅之者義可知故直荅而云天子至尊同於父也

君。

〔疏〕君○釋曰臣爲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鄭注曲禮云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於父爲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

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疏〕注天子至曰君○釋曰卿大夫承天子諸侯則天子諸侯之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趙魏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天子不言公與孤諸侯大國亦有孤鄭不言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隷等爲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

父爲長子。（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

〔疏〕父爲長子○釋曰君父尊外次長子之重故其文在此○注不言至以長○釋曰言長子通上下則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大子亦不通上下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不通士若言世子亦不通上下唯據天子諸侯之子是以鄭云不言適子通上下非直長子得通上下冢子亦通上下故內則別云冢子則大牢注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是冢子亦通上下也云亦言立適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疏〕傳曰何至祖也○釋曰云何以者亦是問比例以其俱是子不杖章父爲衆子期此章長子則爲之三年故發何以之傳也不問斬而問

（三年者斬重而三年輕長子非尊極故舉輕以問之輕者尚問明重者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者此是荅辭也以其父祖適適相承爲上己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云又乃將所傳重者爲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三年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此明適適相承故須繼祖乃得爲長子三年也○注此言至共廟○釋曰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者經云繼祖即是爲祖後乃得爲長子三年鄭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是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者解經正體於上又云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者釋經傳重也云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者謂兄得爲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不得爲長子三年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云言庶者遠別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則此容祖禰共廟據官師而言若然小記所云祖禰并言者是適士二廟者也祖禰共廟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鄭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者鄭前有馬融之等解爲長子五世鄭以義推之己身繼祖與禰適已三世即得爲長子斬長子唯四世不待五世也此欲破先師馬融之義也以融是先師故不正言而云不必而已也若然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爲後是也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期可知也）

爲人後者。〔疏〕（爲人後者○釋曰此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大宗即下文爲宗子齊衰三月彼云後大宗者則此所後亦後大宗者也）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疏〕（傳曰至若子○釋曰云何以三年者以生己父母三年彼不生己亦爲之三年故發問比例之傳也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者荅辭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云何如而可爲之後問辭同宗則可爲之後荅辭此問亦問比類以其取後取何人爲之荅以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又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問辭云支子可也荅辭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言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若然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已下之親至若子謂如死者之親子則死者祖父母則當己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即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若然上經直言爲人後者不爲父此經直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肉親者如視子可知）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疏〕（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釋曰自此已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案曲禮云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義稱士庶人得其總名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是言妻之尊卑與夫齊者也若然此經云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爲夫斬衰也傳言夫至尊者雖是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又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

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釋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案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並后匹適則國亡家絶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故不得名壻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亦得接於夫又有尊事之稱故亦服斬衰也云君至尊也者既名夫爲君故同於人君之至尊也○注妾謂至亦然○釋曰云不得體之加尊之也者以妻得體之得名爲夫妾雖接見於夫不得體敵故加尊之而名夫爲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屬隸不得爲臣則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爲異是以雖士妾得稱夫爲君故云雖士亦然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謂已許嫁）〔疏〕（女子至爲父○注女子至許嫁○釋曰自此盡爲父三年論女子子爲父出及在室之事制服又與男子不同云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者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女子別加一字故雙言二子以別於男一子者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鄭意經直云女子子爲父得矣而別加在室者關已許嫁關通也通已許嫁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又云十有五年而笄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謂女子子年十五笄四德已備許嫁與人即加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死而不殤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雖許嫁爲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於夫家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疏〕（布總至三年○注此妻至無衽○釋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哀極故反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故也以其笄既用箭則總不可不言用布又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既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故以三年言之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鄭據經上下婦人服斬者而言若然周公作經越妻妾而在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爲至情故在女子之下爲文也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例也以上陳服下陳人則上服之中亦有女子子今更言女子子是言其異者若然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爲文以易之也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鄭解此經云布總者只爲出紒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是以鄭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云箭笄篠竹也者案尚書禹貢云篠蕩既敷孔云篠竹箭是箭篠爲一也又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髺髮與免用布有文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男子髺髮婦人髽同在小斂之節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爲名名爲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爲稱稱爲髽爲異耳鄭引漢法幓頭況者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故鄭注士喪禮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也引喪服小記者彼男子冠婦人笄相對有二時一者男子二十而冠婦人許嫁而笄吉時相對也一者成服後男子喪服婦人箭笄喪中相對也今此小記所云參上下文是據喪中冠笄相對而言引之者證經箭笄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男子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既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齊衰以下亦同用布爲髽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衰名括髮齊衰以下名免耳婦人陰少變故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幓頭爲說則括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同皆如著幓頭不別若然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婦人皆露紒而髽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衣裳是以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故衰裳並見裳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如男子衰也云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爲十二闕頭鄉下狹頭鄉上縫齊倍要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案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今曲裾也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疏〕（傳曰總至二寸○釋曰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

（云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用惡笄鄭以爲榛木爲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小記云笄所以卷髮既在同卷髮故五服略爲一節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爲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可差降故用吉笄也若然總不言吉而笄言之者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故小記無折笄之法當記文故小記折吉笄之首是也○注總六至飾也○釋曰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也上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十五升首飾尊故吉服之冕三十升亦倍於朝服十五升也云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鄭知者若據其束本入所不見何寸數之有乎故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疏〕（子嫁至三年○釋曰不言女子子直云子嫁者上文已云女子子別於男子此承上故不須具言直云子嫁是女子子可知直云反爲父足矣而云反在父之室者以其出時父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既服齊衰後反被出更服斬衰即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也言三年者亦有事須言以其初死服朞服死後被出向父家更服斬衰三年與上在室者同故須言三年也○注謂遭喪至適人○釋曰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即不杖期麻屨章云女子子嫁爲父母是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皆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已前未被出至受後受以出嫁之受以入升衰裳九升總今既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入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故云既虞而出小祥亦如之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爲父母朞至小祥已除矣除服後乃被出不復爲父更著服故云既除而出則已也云凡女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者曰適人案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是行於大夫曰嫁不杖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雖不解喪服本文是士故知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庶人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名曰庶人至於民庶亦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行大夫以上曰嫁君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爲君皆斬明知女雖出嫁反爲君不降若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爲夫斬又爲父斬則是二天與傳違者彼不二天者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欲使一心於其天此乃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若然外宗內宗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豈不爲夫服斬乎明爲君斬爲夫亦斬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疏〕（公士至繩屨○注士卿至其正○釋曰云士卿士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不言公卿言士者欲見公無正職大夫又承副於卿士之言事卿有職事之重故變言士見斯義也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者鄭解公卿大夫天子諸侯並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若然天子諸侯下公卿大夫周禮典命及大宰具有其文此諸侯下公卿典命大國立孤一人是也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爲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爲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除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云貴臣得伸不奪其正者下傳云室老士貴臣故云貴臣得伸得伸者依上文絞帶菅屨故云不奪其正也）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疏〕（傳曰公至菲也○釋曰云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者傳以經直云衆臣不分別上下貴賤故云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云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爲之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君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注室老至借也○釋曰云室老家相也者左氏傳云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是家臣稱老云家相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以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者也云士邑宰也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與此同皆謂邑宰爲士也若然孤卿大夫有菜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之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等諸侯之臣而有貴臣衆臣之事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菜地者也案鄭志荅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菜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云近臣閽寺之屬者周禮天子宮有閽人寺人閽人掌守中門之禁晨夜開閉墨者使守門者也寺人掌外內之通令奄人使守后之宮門者也是皆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通也是以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彼亦是近君小臣與大臣異也云君嗣君也者釋傳云君服但其君以死矣更有君爲死君之服故知是嗣君若然案王制畿內諸侯不世爵而世祿彼則天子公卿大夫未爵命得有嗣君者以世祿降未得爵亦得爲嗣君況其中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且詩云維周之士不顯亦世左氏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皆是臣有世功子孫得襲爵故雖畿外公卿大夫有嗣君也云繩菲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父

已外亦皆嫌疑（毛本皆作有）

傳曰爲父

傳曰（毛本傳上有釋曰二字）

以父母恩愛等（以要義作於）

比竝不例（不陳閩俱作此例要義作同）

諸侯爲天子

不兼餘君君中最尊上（君字陳閩俱不重）

傳曰君

卿大夫有地者（陳閩俱作有地者卿大夫）

大都任畺地（要義同毛本通解畺作疆○按周禮載師作畺）

故僕隸等爲其長（長陳閩通解俱作喪要義無）

父爲長子

若言大子（大陳閩俱作天）

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上大字要義作天）

不言適子通上下（適陳閩俱作世）

傳曰何以三年也

故發何以之傳也（傳陳閩俱作問）

長子非尊極（要義同毛本尊極作極尊）

以其父祖適適相承爲上（爲陳閩通解俱作於）

已又是適（已上陳閩俱有爲字）

即是爲祖後（即陳閩俱作只）

官師中下之士（按祭法注作官師中士下士）

妾爲君（爲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爲毛本作謂）

與臣爲異（毛本通解爲作無）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女也（子女二字通典倒）

別於男子也（於嚴本作然張氏曰監本然作於從監本）

閼已許嫁（閼徐本作謂通典集釋通解俱作闕張氏曰監巾箱杭本謂作闕疏云闕通也通已許嫁從諸本及疏）

今於女子別加一字（女子二字陳閩俱倒）

故雙言二子（陳本要義同毛本子作字按子字是）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篠竹也（徐本集釋楊氏同釋文通典通解敖氏毛本俱無竹字按嚴本有竹字與釋文不合而張氏無說盖偶遺之耳○按段玉裁云篠上仍當有箭字）

以麻者自項而前（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通解以麻者作盖以麻）

深衣則衰無帶下（衰集釋作裳）

云箭笄篠竹也者（要義同毛本無竹字）

用布爲免（爲要義作而）

傳曰總六升

大夫士與妻用象（與蒲鏜改作之）

故小記無折笄之法當記文（周學健云十一字盖緣下文故小記三字而誤衍）

入所不見（入要義作人通解作入）

子嫁反在父之室

故須言三年也（陳閩俱無故須二字）

鄭知遭喪後被出者（陳閩俱無遭字）

仍爲父母不降知者（知要義作之）

公士大夫之衆臣

天子諸侯下公卿大夫（公上閩本有有字）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臣下通典有也字）

○君謂有地者也（通典作君有菜地者皆曰君也按通典八十七卷五服成服篇及八十八卷斬縗三年篇兩引皆同）

孤卿大夫有菜邑者（通解同毛本菜作采下同要義作采）

不嫌相逼通也（陳閩通解俱無通字）

但其君以死矣（要義同毛本以作已）

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外陳閩俱作內下毛本作公陳本要義俱作下案以下文考之外字當從陳閩作內以前節疏考之下公二字宜兼有之）

儀禮疏卷第三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疏猶麤也）〔疏〕疏衰至年者○注疏猶麤也○釋曰此齊衰三年章以輕於斬故次斬後疏猶麤也麤衰者案上斬衰章中爲君三升半麤衰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麤稱麤衰爲在三升斬內以斬爲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始見麤也若然爲父哀極直見深痛之斬不沒八功之麤至於義服斬衰之等乃見麤稱至於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爲哀有深淺故作文不同也斬衰先言斬者一則見先斬其布乃作衰裳二則見爲父極哀先表斬之深重此齊衰稍輕直見造衣之法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在下牡麻絰者斬衰絰不言麻此齊衰絰見麻者彼有杖杖亦苴故不得言麻此絰交抵不兼杖故得言麻也云冠布纓者案斬衰冠繩纓退在絞帶下使不蒙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爲武垂下爲纓也云削杖布帶者並不取蒙苴之義故在常處但杖實是桐不言桐者以斬衰杖不言竹使蒙苴故闕竹字此既不取蒙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故亦沒桐文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爲之此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用布之事也疏屨者疏取用草之義即爾雅云疏不熟之疏若然注云疏猶麤者直釋絰疏衰而已不釋疏屨之疏若然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故見草體舉其惡貌此言疏以其稍輕故舉草之揔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屨號言三年者以其爲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爲厭降至期今既父卒直申三年之衰猶不申斬者以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也是以父雖卒後仍以餘尊所厭直申三年不得申斬也云者者亦如斬衰章文明者爲下出也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疏〕傳曰至菲也○注沽猶至異數○釋曰緝則今人謂之爲緶也上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言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也云牡麻者枲麻也者此枲對上章苴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云牡麻絰右本在上者上章爲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爲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者藨是草名案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云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者此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冠尊加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既冠從首尊故加飾而升數恒多也斬冠六升不言功者六升雖是齊之末末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故云麤功見人功麤大不精者也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其義說與斬章同故云亦也父卒則爲母。（尊得伸也）〔疏〕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釋曰此章專爲母三年重於期故在前也直云父卒

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案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母期爲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前遭父服未闋即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假令女年二十二月嫁娶之月將嫁正月而遭父喪并後年正月爲十三月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三月將嫁又遭母喪至後年正月十三月大祥女年二十三將嫁此是父服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爲申三年況遭父喪在小祥之前何得即申三年也是父服未除不得爲母三年之驗一也又服問注曰爲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五升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爲母未得申三年之驗二也閒傳云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乃爲母申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是父服除後爲母乃申三年之驗是三也諸解者全不得思此義妄解則文說義多塗皆爲謬也尊得伸者得伸三年猶未伸斬繼母如母。〔疏〕繼母如母○釋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己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己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但父卒之後如母明父在如母可知下期章不言者舉父沒後明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皆省文也故皆舉後以明前也若然直言繼母載在三年章內自然如母可知而言如母者欲見生事死事一皆如己母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疏〕傳曰至殊也○釋曰傳發問者以繼母本是路人今來配父輒如己母故發斯問荅云繼母配父即是片合之義既與己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慈母如母。〔疏〕慈母如母○釋曰慈母非父片合故次後也云如母者亦生禮死事皆如己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疏〕傳曰至命也○釋曰傳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故也欲見慈母之義舊已如此故須重之如己母也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爲己子者也若未經有子恩慈後則不得立後而養他不子君命妾曰而云父者對子而言父故言父也必先命母者容子小未有所識乃命之子養子是然故先命母也云若是生養之終其身者案內則或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彼終其身則其身爲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則以慈母輕於繼母言終其身唯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云如母貴父之命也者一非骨血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傳所引唯言妾之子與妾相事者案喪服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鄭云緣爲慈母後

（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又云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若然此父命妾之文兼有庶母祖庶母但不命女君與妾子爲母子而已。注此謂至伸也。釋曰鄭知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案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年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彼謂適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慈居中服之則師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爲慈母服小功下云其不慈己則緦可也是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爲母子慈己加服小功若妾子爲父之妾慈己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己則緦麻矣士爲庶母緦麻章云士爲庶母傳曰以名服也故此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其母是大功也云士之妾子爲其母期矣者期章云父在爲母不可言士之妾子爲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爲母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云父卒則皆得伸也者士父在已伸矣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者父卒則與士皆得伸三年也）

母爲長子。〔疏〕（母爲長子。釋曰長子卑故在母下但父爲長子在斬章母爲長子在齊衰以子爲母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故亦齊衰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爲母父在期若夫在爲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爲己服期乎然者子爲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爲長子本爲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傳曰至降也。釋曰云何以三年者此亦問比例父母爲衆子期等是子此何以獨三年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者斬章又云何以三年答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故答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若然夫不敢降妻亦不敢降而云父母者以其父母各自爲子故父母各云何以三年而問之是以答各據父母爲子而言不據夫妻也。注不敢至正體。釋曰云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者上傳於父已答云正體於上是以鄭解母不降亦與父同以夫婦一體故不降之義亦等）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疏衰至期者。釋曰案下章不言疏衰已下者還依此經所陳唯言不杖及麻屨異於上者此章疏衰已下與前章不殊唯期一字與前三年有異今不直言其異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絶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七服者也但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案下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即是此章者也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爲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申禫杖也爲妻亦申妻雖義合妻乃天夫爲夫斬衰爲妻報以禫杖但以夫尊妻卑故齊斬有異）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疏〕（傳曰至其冠。釋曰云問者曰何冠也者此還子夏之問荅而言問者曰者子夏欲起發前人使之開悟故假他問荅之言也云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服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皆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大功亦然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疏備於下記也云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然本問齊衰之冠因荅大功與緦麻小功并荅帶緣者子夏欲因問博陳其義是以假問若異常例也。注問之至布纓。釋曰云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者下記云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冠六升是其冠同也云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者下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唯見此降服齊衰不見正服義服及三月齊衰一章不見以不知其冠之異同故致此問也云緣如深衣之緣者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而言之案玉藻云其爲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緣而已若然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尺案檀弓云練時鹿裘衡長袪注云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若然此初喪之中衣緣亦狹短不得如玉藻中衣繼袂揜一尺者也但吉時麛裘即凶時鹿裘吉時中衣深衣目錄云大夫以上用素士中衣不用布緣皆用采況喪中衣緣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也其中中衣用布雖無明文亦當視冠若然直言緣視冠不言中衣緣用采故特言緣用布何妨喪時中衣亦用布乎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注儀禮從經今文者注內疊出古文不從古文若從經古文者注內疊出今文不從今文此注既疊出今文明不從今文從經古文有冠布纓爲正也）

父在爲母。〔疏〕（父在爲母。釋曰斬章直言父即知子爲之可知今此言母亦知子爲之而言父在爲母者欲明父母恩愛等爲母期者由父在厭故爲母屈至期故須言父在爲母期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傳曰至之志也。釋曰上章已論斬衰不同訖故傳直言何以期而不三年決之也屈也者荅辭以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爲期是以云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解父在母屈之意也言不敢伸其私尊明子於父母本尊若然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直據子而言故言私尊也若然夫妻敵體而言屈公子爲母練冠在五服之外不言屈者舉尊以見卑屈可知大夫妾子爲母大功亦斯類也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者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不云心而言志者心者萬慮之總喜怒哀樂好惡六情皆是情則爲志母雖一期哀猶未絶是六情之中而哀偏在故云志也不云心也左氏傳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疏〕（妻傳曰至親也。釋曰妻卑於母故次之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也以其出嫁天夫爲夫斬故夫爲之亦與父在爲母同傳曰何以期也者傳意以妻擬母母是血屬得期怪妻義合亦期故發此之傳也此問異於常例上問直云何以期今云爲妻乃云何以期者雷氏云妻卑以擬同於母故問深於常也云妻至親也荅以妻至親故同於母言妻至親者妻既移天齊體與己同奉宗廟爲萬世之主故云至親也。注適子至庶子。釋曰云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者不杖章之文也又引服問者鄭彼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若士卑爲此三人爲喪主可知若然至此經爲妻非直是庶子爲妻欲見兼有適子父沒爲妻在其中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可是也引之者證經云是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父皆不爲庶子之妻爲喪主故夫皆爲妻杖得伸也）

出妻之子爲母。（出猶去也）〔疏〕（出妻之子爲母。釋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爲服者也七出者無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妒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耳雷氏云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疏〕（傳曰至私親也。釋曰云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者傳意似言出妻即是絶族故於外祖可以無服恐人疑爲之服故傳明言之也又云傳曰者子夏引他舊傳證成己義云絶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絶故云絶族也無施服者傍及爲施以母爲族絶即無傍及之服也云親者屬者舊傳解母被出猶爲之服也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者舊傳釋爲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爲出母服意云傳曰者子夏釋舊傳意云與尊者爲一體者不言與父爲體而言與尊者上斬衰章已有傳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釋相承父祖已上皆是尊者故不言父也但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故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已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也。注在旁至絶道。釋曰云在旁而及曰施者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葛與女蘿施于松上皆是在旁而及曰施此以母爲主旁及外祖今母已絶族不復及在旁故云無施服也云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者屬猶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謂母子爲屬對父與母義合有絶道故云母子至親無絶道）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疏〕（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釋曰云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爲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爲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於己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云從爲之服者亦爲本是）

（路人暫時之與父片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報者喪服上下幷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餘皆放此）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疏〕（不杖麻屨者。注此亦至於上。釋曰案上斬章布總箭笄亦是異於上鄭不言之至此乃注者彼亦是異於上不言者以下文更有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亦是異於上同是斬衰而有二文皆異故不得言異於上直注云此妻妾女子子異於男子而已此則雖是別章唯此二事異於上故得言之也此不杖章輕於上禫杖故次之又云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則不異也必知父在爲母不衰四升冠七升與上三年齊衰同者見鄭注雜記云士以臣從君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是父在爲母與兄弟同正服五升八升之驗也又鄭注服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是初死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是亦爲母同正服衰五升之驗也又案此章云不杖麻屨鄭云言其異於上則上章下疏衰之等亦同又是爲母同正服五升之驗也案下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及間傳云爲母既虞受衰七升者唯據上章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者也）

祖父母。〔疏〕（祖父母○釋曰孫爲之服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故斬章先父三年齊衰先母此不杖期先祖亦是其次若然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爲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是以祖在於章首得其宜也）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傳曰至尊也○釋曰云何以期也至尊也者此據母而問所生之母至親唯期而已祖爲孫止大功孫爲祖既疏何以亦期荅云至尊也者祖爲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降至期祖雖非至親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疏〕（世父母叔父母○釋曰世叔既卑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爲昆弟之子亦期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猶子若言報爲疏故不言報也）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爲姑姊妹在室亦如之）〔疏〕（傳曰至名服也○釋曰傳發何以期問比例者雷氏云非父之所尊嫌服重故問也不直云何以言世父叔父者以經總言而傳離釋故二文欲別問也云與尊者一體也者雖非至尊既與尊者爲一體故服期不言與父爲一體者直言尊者明父爲一體也爲與一尊故加期也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者以世叔父與二尊爲體故加期昆弟之子無此義何以亦期故怪而致問也云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者凡得降者皆由已尊也故降之世叔非正尊故生報也云父子一體已下云云傳云此者上既云一體故傳又廣明一體之義凡言體者若人之四體故傳解父子夫妻兄弟還比人四體而言也云父子一體也者謂子與父骨血是同爲體因其父與祖亦爲一體又見世叔與祖亦爲一體也云夫妻一體也者亦見世叔母與世叔父爲一體也云昆弟一體也者又見世叔與父亦爲一體也故馬云言一體者還是至親因父加於世叔故云昆弟一體因世叔加於世叔母故以夫妻一體也因上世叔是旁尊故以下廣明尊有正有旁之義也人身首足爲上下父子亦是尊卑之上下故父子此於首足若父子兼見祖孫故馬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孫在緦也云夫婦牉合也者郊特牲云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是夫婦半合子情生焉是半合爲一體也云昆弟四體也者四體謂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云故昆弟之義無分者此傳兄弟有合離之義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云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云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者内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宮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己下其子不得私其父不成爲人人之子之法也云故有東宮有西宮云云案内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云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者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注宗者至如之○釋曰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大宗繼別子之後百世不遷之宗在五服之中者族人爲之月筭如邦人如爲齊衰齊衰三月章宗子是也小宗有四皆據五服之内依常著服五世別高祖則別事親者今宗子在期章之内明非大宗子是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也云爲姑姊妹在室亦如之者大功章云爲姑嫁大功明未嫁在此期章若然不見姑者雷云不見姑者欲見時早出之義）

大夫之適子爲妻。〔疏〕（大夫之適子爲妻○釋曰云大夫之適子爲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爲妻者是庶子爲妻父沒後適子亦爲妻杖亦在彼章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傳曰至不杖○釋曰怪所以期發比例而問者大夫衆子爲妻皆大功今令適子爲妻期故發問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大功章有適婦注云適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云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與庶子同也云何以不杖也者既不降怪不杖故發問也父在爲妻不杖者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是大夫爲適婦爲喪主也故子不杖也若然此適子爲妻通貴賤今不云長子通上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爵爲降服之始嫌降適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舉大夫不降天子諸侯雖尊不降可知○注大夫至出降○釋曰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者此解經文所不降適子之婦對大夫爲庶子之婦小功是尊降也云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者謂依五服常法服之云降有四品者鄭因傳有降不降之文遂揔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爲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己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爲餘尊厭也云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謂若下文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爲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凡大夫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爲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

昆弟。（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昆弟○注昆兄至如之○釋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此亦至親以期斷故云昆兄也者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爲稱弟弟也以其小故以次弟爲名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同於上姑在室也）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内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疏〕（爲衆子○注衆子至其首○釋曰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注兼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但上注鄭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不言也昆弟衆子及下昆弟之子者皆不發傳者以其同是一體故無異問姊妹女子子在室不見者亦如上姑不見雷氏云欲見出當及時又大功章見姑姊妹女子子嫁大功明此在室可知故著之也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者經不云士鄭云士者喪服平文是士故言士可知也云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者下文大夫之子皆云庶子降一等故大功云天子國君不服之者以其絕旁親故知不服若然經所云唯據士也引内則者案彼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以見於父若冢子生則見於正寢其日夫妻共食具視朔食天子則大牢諸侯則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執右明授之室事退入夫之燕寢乃食下云其非冢子皆降一等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者不授室事故也而鄭注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言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彼言適子謂適妻所生第二已下庶子謂妾子也引之者證言庶子是別於適長者也）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疏〕（昆弟之子○注檀弓至進之○釋曰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爲之此兩相爲服不言報者引同已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是以檀弓爲證言進者進同已子故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疏〕（大夫至昆弟○注兩言至爲弟○釋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云兩言之者以其適妻所生適子或長於妾子或小於妾子故云兩言之適子或爲兄或爲弟是以經昆弟並言之）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疏〕（傳曰至降也。○釋曰云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爲長子是也云子亦不敢降者於此服期是也發何以傳者餘兄弟相爲皆大功獨爲適服期故發問比例之傳也○注大夫至爲之○釋曰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者釋傳父之所不降云適子爲庶昆弟已下鄭廣明大夫與適子所降者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也如大夫爲之皆大功也）適孫。〔疏〕（適孫○釋曰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疏〕（傳曰至如之○釋曰傳云何以問比例者亦爲衆孫大功此獨期故發問也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者謂適子在不得立適孫爲後也云孫婦亦如之亦謂不立之故云亦如之也○注周之至期也○釋曰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者此釋祖爲孫服重之義言周之道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適子死弟乃當先立故言周之道也云長子在則爲庶孫耳者既適子在不得立孫明同庶孫之例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是以鄭云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非長子皆期明非長子婦及於非適孫傳重同於庶孫大功可知也若然長子爲父斬父亦爲斬適孫承重爲祖斬祖爲之期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爲祖斬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故期不得斬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釋曰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爲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爲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傳曰至大宗○釋曰問者本生父母應斬及三年今乃不

杖期故問比例也云不貳斬者荅辭又不貳斬者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此解不貳斬之意也此問荅雖兼母事據父故荅以斬而言案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大子名同後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大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故稱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爲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筭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爲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爲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小記注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爲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爲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云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者此問小宗大宗二者與何者爲後後大宗也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也又云後大宗者降其小宗此則繼爲人後爲父母父母尚降明餘皆降也故大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是降小宗之類也云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者此問必後大宗何意也明宗子尊統領是以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既有族食族燕齒序族人之事是以須後不可絕也故云尊之統也云禽獸已下者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宗子之事也云禽獸知母不知父者爾雅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彼對文而言之也若散文言之獸亦名禽禽獸[illegible]曰父母[illegible]之士相[illegible]政化周[illegible]邑之士[illegible]郭之士[illegible]學士則[illegible]文王之[illegible]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書知[illegible]藝知祖[illegible]禮故薇父遂尊祖得與大夫[illegible]侯及其[illegible]及其始祖皆是爵尊者其德[illegible]也云大[illegible]下謂論大宗立後之意也云[illegible]大宗者[illegible]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illegible]至道然[illegible]都邑之士者對天子諸侯曰[illegible]曰都邑[illegible]師有家邑小都大都春秋左[illegible]夫采地[illegible]築都曰城散文天子已下皆[illegible]之內者[illegible]化若然天子諸侯施政化民[illegible]異但近[illegible]者難感故民近政化者識深[illegible]政化者[illegible]父母有尊卑之別也大祖始[illegible]周禮典[illegible]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爵[illegible]一等者[illegible]公九命爲牧八命爲侯伯七[illegible]命此皆[illegible]世不毀其廟若魯之周公齊[illegible]康叔鄭[illegible]類皆是大祖者也云始祖感[illegible]后稷契[illegible]及始祖所由出謂祭天者謂[illegible]以始祖[illegible]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illegible]是后稷[illegible]帝靈感仰所生契感北方黑[illegible]生易緯[illegible]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illegible]位則王[illegible]月祀所感帝於南郊還以感[illegible]

以后稷殷以契配之故鄭云謂祖配祭天也又鄭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后稷與契而已但后稷感青帝所生即生民詩云履帝武敏歆據鄭義帝嚳後世妃姜原履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殷之先母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此二者文著故鄭據而言之其實帝王皆有所感而生也云上猶遠也下猶近者天子始祖諸侯及大祖並於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若然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別祖子大祖而不易亦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故傳言尊統遠近而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又云大宗者收族是大宗統遠之事也引大傳者案彼稱姓謂正姓若殷子周姬之類綴之以食者以食禮相連綴使不相疏若宗子與族人行族食族燕者也云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者對殷道則不然謂殷家不繫之以正姓但五世絕服以後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下婚姻通也引之者證周之大宗子統領族人序以昭穆百世不亂之事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疏〕（女子子至父後者。○釋曰女子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illegible]

雖卒猶自歸宗知義然者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寧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故鄭據父母卒而言若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故許穆夫人衛侯之女父死不得歸賦載馳詩是也云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者鄭解傳意言曰小宗者傳重釋歸宗是乃小宗也云明非一者欲見家家皆有也云小宗有四者已於上釋云丈夫婦人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者謂各如五服尊卑服之無所加減云避大宗者大宗則齊衰三月云丈夫婦人五服外皆齊衰三月五服內月筭如邦人亦皆齊衰無大功小功緦麻故云避大宗也

儀禮注疏卷三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疏衰裳齊三年者（唐石經毎章皆跳行）

以輕於斬（陳閩俱作輕於斬衰章）

麤衰者（陳閩俱脫麤字）

為君三升半麤衰（陳閩俱無衰字）

云冠布纓者案斬衰下七字（陳閩俱脫）

疏取用草之義（陳閩俱無疏字）

若然注云疏（五字陳閩俱脫）

直釋經疏衰而已不釋疏屨之疏（通解同毛本經作經陳閩俱脫疏衰而已不釋六字）

傳曰齊者何

此枲對上章苴（此陳閩俱作以）

屨蒯席（屨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履○按玉藻作屨）

始見人功沽麤之義（始陳閩俱作姑）

父卒則為母

若前遺父服未闋（服要義作喪通解喪服二字並有）

女年二十三將嫁（要義同通解年作是毛本通解將作而○按而字是）

為母乃申三年之驗是三也（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是字）

全不得思此義（要義無思字）

妄解則文詭義多途（通解無義字按此八字當四字為一句妄解則文者謂妄解經文則字之義也黃氏刪義字則七字作一句讀恐非）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

即是片合之義（片通解要義俱作片下節疏同毛本作胖魏氏曰片合下經云胖合普半反）

傳曰慈母者何也○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閩葛通解俱作慈按傳文兩言如母疏俱屬下讀於文義未順宜俱屬上讀謂生養死喪皆如母也如此則通解以如為慈之誤不辨自明）

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為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如此與疏合毛本脫二十字衍一也字楊氏與毛本同○通典通解敖氏已下俱有者字）

父在為母大功（浦鏜云為母疏作為其母下句同）

則不得立後而養他（要義同毛本通解他下有子字）

一非骨血之屬（陳本要義同毛本通解敖氏血俱作肉）

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謂閩本作為）

母為長子

然者（陳閩通解俱作而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按此蓋黃氏臆改）

疏衰裳齊

故須重列七服者也（七陳閩俱作士）

傳曰問者曰

見斬衰有二（徐本集釋通解要義同毛本無見字二作三）

正服大功衰八升（八陳閩俱作七）

皆與既葬衰升數同（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皆字）

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陳閩俱無七升半三字）

見斬衰有二（要義同毛本二作三）

又為祛（祛陳閩俱作袂○按陳本非也檀弓上注作祛）

士中衣不用布（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本字○按不字疑衍文）

若從經古文者注內疊出今文（陳閩俱無下七字閩本從作然）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

故父雖為妻期而除（陳閩俱無而除二字）

妻傳曰

怪妻義合亦期（怪妻陳閩通解俱作妻惟）

故發此之傳也（此下陳閩俱有何以二字通解有何以二字無此字）

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可是也（要義同毛本是作知○按作是是也喪服小記作父在庶子為妻此脫庶字）

出妻之子為母

此謂母犯七出去（去要義作出）

子從而為服者也（陳閩俱無為字通解為下有之字）

子無出母之義（陳閩通解俱無子字）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朞

傳意似言出妻（似陳閩俱作是）

不合為出母服意（陳閩俱無為字）

已有傳云正體於上（於陳閩俱作與）

況有故可得祭乎（要義同毛本通解故作服按故字是）

父卒繼母嫁

暫時之與父片合（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之字毛本片作胖要義通解俱作片）

無降殺之差（差陳閩通解俱作義）

從而為服（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服作報）

不杖麻屨者

彼亦是異於上（彼陳閩俱作從）

不衰四升冠七升（七陳閩俱作十）

傳曰何以期也

祖為孫止大功（止陳閩俱作正）

傳曰世父叔父

為姑姊妹在室（徐本集釋俱有姊妹二字與疏合毛本無盧文弨校疏云姊妹二字衍宋本注中已誤金曰追云鄭於下昆弟節注云為姊妹亦如之疏云義同於上章姑在室也則此之誤衍明矣○許宗彥云姑姊妹連文或姑姊或姑妹通稱姑姊妹左傳以公之姑姊妻之是也應是注脫二字非疏衍也）

故加期也（陳閩俱無加字）

以世叔父與二尊為體（要義無父字）

與世叔父為一體也（陳閩俱無父字）

故以夫妻一體也（要義同毛本以作云）

是夫婦半合（要義同毛本半作胖下同）

不成爲人人之子之法也（要義毛本不重人字陳閩通解敖氏人下俱無之字）

如爲齊衰齊衰三月章（齊衰二字陳閩俱不重）

傳曰何以期也

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嫁上通典有許字）

昆弟

爲姊妹在室（爲下通典有姑字）

弟弟也（下弟字要義作弟下同毛本作第通解此作弟弟下作第按說文無第字古者兄弟之弟與次弟之弟同字後人不達六書之恉妄爲分別遂改此文）

爲衆子

女子子在室（徐本集釋敖氏同通解楊氏毛本俱不重子字盧文弨云在室二字疏無）

注兼云女子之義（按之疑子字之誤）

喪服平文是士（要義同毛本平作本）

故知不服（陳閩俱無知字）

釋日翦髮爲鬌（陳閩毛本俱誤釋日爲釋曰要義作日下其日同毛本鬌作鬌要義作鬌與內則合）

昆弟之子

是以檀弓爲證（按要義此下有滕伯文爲孟虎齊衰云入字今疏無此說唯通解於經傳後附載檀弓一條要義蓋本諸此當附注篇末或別記於上方抄本誤與疏文相連耳）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孫婦亦如之（之石經補缺誤作適）

則爲庶孫耳者（要義同毛本則下有皆字按各本注俱有皆字）

故期不得斬也（陳閩通解俱無期字）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反來爲父母在者（按在下疑脫此字）

傳曰何以期也○持重於大宗者（毛本持作特唐石經徐陳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持與單疏述傳合）○適子不得後大宗（毛本子作人唐石經徐陳閩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子）

感神靈而生（張氏曰監本感作咸從監本）

繫之以姓而弗別（繫徐本通解要義俱作繼通典集釋敖氏俱作繫）

持重於大宗者（陳本要義同毛本持作特）

非直親兄弟又從父昆弟（直下陳閩通解俱有有字下同）

下復來事（通解要義同毛本復作服）

明宗子尊統領（要義同毛本通解領下有族人二字）

遂廣申尊祖宗子之事也（祖下陳閩通解俱有以及二字）

文王之世子（之字衍）

閑知六藝（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知作之）

謂論大宗立後之意也（謂論二字要義倒按論謂疑當作論爲）

亦云邑曰築（要義作亦曰邑邑曰築）

八命爲上公九命爲牧八命爲侯伯七命爲子男五命（要義同毛本作三公爲上公九命卿爲牧爲侯伯七命大夫爲子男五命）

帝嚳後世妃姜原（毛本原作嫄）

履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陳閩同毛本履作屨）

又上祭別祖子大祖而不易（陳本要義同毛本子作於按當云又上祭別子爲大祖而不易）

謂殷家不繫之以正姓（陳閩俱無殷字）

下婚姻通也（陳閩俱無下字）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毛本貳作二唐石經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貳按疏作二恐亦是後人所改）

其爲父後持重者（持徐本要義俱作特通典集釋俱作持毛本通解作服）

各如其親之服（通典服下有服之二字）

與母同在不杖麻屨（要義同毛本屨作屨）

遂之期（要義同毛本通解遂下有爲字）

儀禮疏卷第三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繼父同居者。〔疏〕（繼父同居者○釋曰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案郊特牲云夫死不嫁終身不改詩恭姜自誓不許再歸此得有婦人將子嫁而有繼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而有嫁者雖不如不嫁聖人許之故齊衰三年章有繼母此又有繼父之文也）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妻稺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疏〕（傳曰至異居○釋曰何以期也者以本非骨肉故致問也傳曰已下並是引舊傳爲問荅自此至齊衰朞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爲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即爲同居子爲之朞以繼父恩深故也言妻不言母者已適他族與已絕故言妻欲見與他爲妻不合祭已之父故也云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此一節論異居繼父言異者昔同今異謂上三者若闕一事則爲異居假令前三者仍是具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之內親亦爲異居矣如此父死爲之齊衰三月入下文齊衰三月章繼父是也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欲見前時三者具爲同居後三者一事闕即爲異居之意云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爲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注妻稺至服之○釋曰鄭知妻稺謂年未滿五十者案內則妾年五十閉房不復御何得更嫁故未滿五十也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者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已下知者見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十五則受征役何得隨母則知子幼謂十五已下言已下則不通十五以其十五受征明據十四至年一歲已上也云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下記云小功已下爲兄弟則小功已下疏故得兄弟之稱則大功之親容同財共活可知云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必在大門外築之者神不歆非族故也若在門內於鬼神爲非族恐不歆之是以大門外爲之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云庶人祭於寢也神不歆非族大戴禮文云夫不可二者據傳云妻明據繼父而言以其與繼父爲妻不可更於前夫爲妻而祭故云夫不可二也云此以恩服爾者并解爲繼父期與三月云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者以其同居與異居有服明未嘗同居不服可知）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

期也。從服也。〔疏〕（爲夫之君傳曰至從服也○釋曰此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亦由君來故臣妻皆稟妻於夫人無服也不直言夫之君而言爲者以夫之君而言爲者以夫之君從服輕故特言爲夫之君也傳曰何以期者問比例者怪人疏而同親者故發問云從服也以夫爲君斬故妻從服期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姑姊至姊妹報○釋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閒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反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不言報也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反爲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爲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爲期故須言報也）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疏〕（傳曰至主者也○釋曰云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之內親又無五服親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故可哀憐而不降也○注無主至降之○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愍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餘人爲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餘人恩踈故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也若言嫁之嫁之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嫁）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釋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故次之言爲者亦如爲夫之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傳曰至者服斬○釋曰云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期若然君之母當在齊衰與君父同在斬者以母亦有三年之服故并言之云妻則小君也者欲見臣爲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者傳解經臣爲君之祖父母服期若君在則爲君祖父母從服期○注此爲至尊祖○釋曰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者若周禮典命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是五等諸侯爲始封之君非繼體容有祖父不爲君而死君爲之斬臣亦從服期也云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此祖與父合立爲廢疾不立已當立是受國於曾祖若然此二者自是不立今君立不關父祖又云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者此解傳之父卒耳鄭意以父祖有廢疾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者若今君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曾祖爲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以君之父受國於祖復早卒今君乃受國於曾祖也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妾爲女君。〔疏〕（妾爲女君○釋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其妻既與夫體敵妾不得體夫故名妾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稱適妻爲女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疏〕（傳曰至姑等○釋曰傳意謂妾或是妻之姪娣同事一人忽爲之重服故發問也荅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者婦之事舅姑亦期故云等但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注女君至則嫌○釋曰云女君於妾無服者諸經傳無女君服妾之文故云無服必無服者鄭解其不服之意是以云報之則重還報以期無尊卑降殺大重也云降之則嫌者若降之大功小功則似舅姑爲適婦庶婦之嫌故使女君爲妾無服也）婦爲舅姑。〔疏〕（婦爲舅姑○釋曰文在此者既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舅姑故婦事舅姑在下欲使妾情先於婦故婦文在後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傳曰至從服也○釋曰問之者本是路人與子牉合則爲重服服夫之父母故問也云人從服也者荅辭既得體其子爲親故重服爲其舅姑也）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疏〕（夫之昆弟之子○注男女皆是○釋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已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已子服期也云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爲服同期與大功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婦事舅姑故次在下也）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釋曰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配二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一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至此言之者二父本是父之一體又引同已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疏〕（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釋曰二妾爲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疏〕（傳曰至遂也○釋曰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荅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爲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注此言至同也○釋曰云雖爲長子三年更云其餘謂已所生第二已下以尊降與妾子同諸侯夫人無服大夫妻爲之大功也）女子子爲祖父母。〔疏〕（女子子爲祖父母○釋曰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兼男女彼女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亦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傳曰至祖也○釋曰祖父母正期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故云不敢降其祖也○注經似至不降○釋曰知經似在室者以其直云女子子無嫁文故云似在室云傳似已嫁者以其言不敢則有敢者敢謂出嫁降旁親是已嫁之文此言不敢是雖嫁而不敢降祖故云傳似已嫁也經傳互言之欲見在室出嫁同不降故鄭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云出道者女子子雖十五許嫁始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四禮即著笄爲成人得降旁親要至二十乃行請期親迎之禮以其笄而未出故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不直言出而言道者實未出故云出道猶如鄭注論語云雖不得祿亦得祿之道是亦未得祿而云之道亦此類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疏〕（大夫之子至於室矣○釋曰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六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並是應降而不降故亦在女子爲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爲作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若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爲無祭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傳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者鄭兼言命婦欲見既爲命婦不降又無祭主更不降服期之意也傳云何以言唯子不報也鄭云子中兼男女傳唯據女子子鄭不從也云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欲見此經云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降與不降一與父同故傳據父爲大夫爲本以子亦之也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已下欲見大夫是尊同大夫妻是婦人非尊同亦不降者傳解妻亦與夫同尊卑之意是以云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以其大夫以上貴士以下賤此中無士與士妻故以貴言之也○注命者至夫爵也○釋曰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者見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案覲禮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以命侯氏是命者加爵服之名也云自士至上公凡九等者不據爵皆據命而言故太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伯則分陝上公者是九等者也以其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國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二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此經雖無士鄭總解天子諸侯命臣后夫人命妻之事故兼言士也云君命其夫者君中總天子諸侯云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者案禮記云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由昭公娶同姓不告天子天子亦不命明臣妻皆得后夫人命也鄭言此者經云

（命夫命婦不辨天子諸侯之臣則天子諸侯下但是大夫大夫妻皆是命夫命婦也云此所爲者凡六大夫六命婦者六命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鄭言此者經六命婦中有世母叔母故鄭辨之以其世母叔母無主有主皆爲之期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也云其有祭主者如衆人者自爲大功矣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者以其男女俱爲父母三年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是知傳唯據女子子失之矣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者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者此亦六命婦中有二母故鄭辨之也云夫尊於朝已下鄭亦解姑姊妹女子子之夫貴與已同之義若然案曲禮云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爲大夫何得大夫子又爲大夫又何得爲弟之子爲大夫者五十命爲大夫自是常法大夫之子有德行茂盛者豈待五十乃命之乎是以殤小功有大夫爲其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兄弟殤明是幼爲大夫舉此一隅不得以常法相難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疏（大夫至爲士者。釋曰祖與孫爲士卑故次在此也）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注不敢至親也。釋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經云不降祖與適明於餘親降可知大夫降旁親明矣）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公妾至父母。釋曰以出嫁爲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云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士謂一妻一妾中間猶有孤猶有卿大夫妻不言之者舉其極尊卑其中有妾爲父母可知）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疏（傳曰至遂也。釋曰傳曰何以期也問者以公子爲君君厭爲已母不在五服又爲已母黨無服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妾爲父母得伸遂而服期也。注然則至明之。釋曰鄭欲破傳義故據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體君者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言與猶不正執之辭也云春秋之義者案桓九年左傳云紀季姜歸于京師杜云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是王后猶不待降其父母是子尊不加父母傳何云妾不得體君乎豈可女君降其父母是以云傳似誤矣言似亦是不正執故云似其實誤也云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者雜記文也云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者鄭既以鄭爲誤故自解之鄭必不從傳者一則以女君不可降父母二則經文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以決父母乎是以傳爲誤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疏衰至受者。釋曰此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上皆言冠帶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故畧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緦麻又直言緦麻餘又畧之若然禮記云齊衰居堊室者據期故譙周亦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注無受至繩屨。釋曰云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但此服至葬即除無變服之理故云服是服而除若大功已上至葬後以輕服受之若斬衰三升冠六升葬後受衰六升是更以輕服受之也云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者大夫士三月葬此章皆三月葬後除之故以三月爲主三月者法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但此經中有寄公爲所寓又有舊君舊君中兼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爲國君鄭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也但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是以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故也云小記者彼記人見此喪服齊衰三月與大功皆不言屨故解此二章同繩屨是以鄭還引之證此章著繩屨也）

寄公爲所寓。（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疏（寄公爲所寓。注寓亦至君服。釋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爲首故寄公在前言寓亦寄者詩式微云黎侯寓於衛寓即寄其義同故云寓亦寄也作文之勢不可重言寄公爲所寄故云寓也）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而除之）疏（傳曰至同也。釋曰傳依上例執所不知稱者何問比例者等是諸侯各有國土而寄在他國故發問也失地之君也荅辭也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以詩式微黎侯寓於衛彼爲狄人所迫逐寄在衛黎之臣子勸以歸是失地之君爲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葬訖乃除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客在主國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訖乃除也。注諸侯至除之。釋曰上以釋變除要待葬後諸侯五月葬而言三月故知三月藏服至葬更服葬後乃除可知不於章首言之欲就三月之下解之故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疏（丈夫至母妻。釋曰此與大宗同親如寄公爲所寓故次在此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爲大宗子并宗子母妻齊衰三月也。注婦人至大宗也。釋曰此經爲宗子謂與大宗別高祖之人皆服三月也案斬章女子子在室及女反在父室者又不杖章中歸宗婦人爲當家小宗親者期爲大宗疏者三月也云宗子繼別之後者案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繼別爲大宗又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小宗有四是也有百世不遷之宗繼別爲大宗是也云所謂大宗也者即上文大宗者尊之統是也）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疏（傳曰至妻服也。釋曰傳以丈夫婦人與宗子服絕而越大功小功與曾祖同怪其大重故問比例何以服齊衰三月云尊祖也至之義也荅辭也祖謂別子爲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云尊祖故敬宗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云敬宗者尊祖之義也者以宗子奉事別子之祖是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者謂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爲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故云然也必爲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爲之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疏（爲舊君君之母妻。釋曰舊君蒙恩深以對於父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爲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不云舊臣而云舊君者若云舊臣言謂舊君爲之非喪服體例故云舊君若斬章云父君者則臣子爲之此不復言臣法如君也）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傳曰至小君也。釋曰云爲舊君者孰謂也者此經上下臣爲舊君有二故發問云孰謂也云仕焉而已者也者荅辭也傳意以下爲舊君是待放之臣以此爲致仕之臣也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服斬衰今服三月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本義合且今義已斷故抑之使與民同也云君之母妻則小君也者雖前後不得同時皆是小君故齊衰三月恩深於人故也。注仕焉至於民。釋曰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者此解仕焉而已有仕已老者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云有廢疾者謂未七十而有廢疾亦致仕是致仕之中有二也云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者下文庶人爲國君無小君是恩淺此爲小君是恩深於民也）

庶人爲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疏（庶人爲國君。注不言至如之。釋曰案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遠案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庶人謂府史胥徒經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據在官者而言之檀弓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士大夫爲君杖則庶人不爲君杖斬則下同於民三月也云天子畿內之民亦如之者以其畿外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則畿內千里是專屬天子故知爲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疏（大夫至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釋曰此大夫在外不言爲本君服與不服者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以其尊卑不敵若然其君尊卑敵乃反服舊君服則此大夫已去他國不言服者是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也是以直言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知是待放已去者對上下文而知以其上傳以爲仕焉而已下傳云而猶未絕此傳云長子言未去明身是已去他國與本國絕者故鄭云待放已去者也）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疏（傳曰至未去也。釋曰并服而問者怪其重何者妻本從夫服君今夫已絕妻不合服而服之長子本爲君斬者亦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從父而服之今父已絕於君亦當不服矣而皆服衰三月故發問也。注妻雖至無服。釋曰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者鄭欲解傳云妻言與民同之意以古者不外娶是當國娶婦婦是當國之女今身與妻俱出他國大

（夫雖絶而妻歸宗往來猶是本國之民其歸者則期章云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者是也云春秋者案春秋公羊傳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彼云婦此云女鄭以義言之以其未至夫家故云女引之者證古者大夫不外娶之事云君臣有合離之義者謂諫爭從臣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子既隨父故去可以無服矣▲）

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疏〕（繼父不同居者○注嘗同居今不同○釋曰此則期章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也但章皆有傳唯庶人爲國君及此繼父不傳者以其庶人已於寄公與上下舊君釋訖繼父已於期章釋了▲是以皆不言也）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曾祖父母○釋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此經直云曾祖不言高祖案下緦麻章鄭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若然此曾祖之內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傳曰至尊也○釋曰云何以齊衰三月也者問者怪其三月大輕齊衰又重故發問也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案下記傳云凡小功已下爲兄弟是以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傳釋服齊衰之意也○注正言至恩殺也○釋曰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緦是也云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爲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彼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是本爲父母加隆至三年故以父爲本而上殺下殺也是故言爲高祖緦麻者謂爲父期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又云據祖期是爲父加隆三年爲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曾▲高二祖而言之也又云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者曾祖中既兼有高祖是以云曾孫玄孫各爲之齊衰三月也云重其衰麻尊尊也者既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重其衰麻謂以義服六升衰九升冠尊此尊者也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爲三月者因曾高於已非一體恩殺故也）

大夫爲宗子。〔疏〕（大夫爲宗子○釋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降宗子爲之三月宗子既不降母妻不降可知一）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疏〕（傳曰至其宗也○釋曰以大夫於餘親皆降獨不降宗子故并服而問荅云不敢降其宗也者於餘親則降也）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疏〕（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釋曰此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鄭知此舊君是待放未去之大夫者鄭據傳而言也案上下四經皆爲舊君不言國庶人爲國君言國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言國此舊君又不言國者據繼在土地而爲之服正如爲舊君止是不敢進同臣例故服之三月非爲土地故不言國庶人本繼土▲地故言國也其妻長子本爲繼土地故言國此待放未去本爲君埽▲其宗廟爲服不繼土地故不言國也）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疏〕（傳曰至絶也○釋曰此爲舊君服對前已去不服舊君此雖未去已在境而爲服故怪其重所以并服而問也又餘皆不并人問直云何以齊衰唯此與寄公并人而▲問者所怪深重者并人而言至如寄公本是體敵▲一朝重服故并言寄公此待放之臣已在國境可以不服而服▲之故并言大夫也○注以道至民也○釋曰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者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有罪放逐若晉放胥甲父於衛之等爲非道去君云未絶者言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者下曲禮文爵祿有列謂待放大夫舊位乃在出入有詔於國者謂兄弟宗族猶存吉凶之事書信往來相告不絶引之者證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詔使宗族祭祀爲此大夫雖去猶爲舊君服若然君不使埽宗廟爵祿已絶則是得玦而去則亦不服矣云妻子自若民也者此鄭還約上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也上下舊君皆不言士者上仕焉者有士可知是以傳亦不言大夫次云大夫在外言大夫者以其士妻亦歸宗與大夫同其大夫長子父在朝長子得行大夫禮未去爲君服斬若士之長子與衆子同父去子雖未去即無服矣與大夫長子異故特言大夫也此不言士者此主爲待放未絶大夫有此法士雖有三諫不從出國之時案曲禮踰竟素服乘髦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即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即不服舊君矣是以此舊君唯有大夫也若然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至其祖也○釋曰問者以大夫尊皆降旁親今怪其服故發問經不言大夫傳爲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爲士者故知對大夫下爲之服明知曾孫是大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疏〕（女子子至未嫁○釋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孫下也但未嫁者同於前故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疏〕（注言嫁至所降○釋曰云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者以舉尊以見卑欲明適士者以下不降可知也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者以其云成人明據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爲成人亦得降與出嫁同但鄭據二十不許嫁者而言之案上章爲祖父母本無降理不須言不敢又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者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者案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餘者皆不次）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疏〕（大功至受者○釋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斬爲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絰無纓絰須言七月九月彼已見月故於此略之且此經與前不同前期章具文於前杖章下不杖章直言其異者此殤大功章首爲文略於正具文者欲見殤不成人故▲前略後具亦見相參取義云無受者以傳云殤文▲不縟不以輕服受之○注大功至沽之○釋曰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者斬麤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布體與人功至此輕可以見之言大功者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若然言大功者用功麤大故沽疏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疏〕（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殤者至殤也○釋曰子女子子在章首者以其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者案禮記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故知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者女子笄與男子冠同明許嫁笄雖未出亦爲成人不爲殤可知兄弟之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以其兄弟之子猶子明同於子故不言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故聖人之意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疏〕（傳曰至不哭也○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成人皆期今乃大功故發問也云未成人也者荅辭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云何以無受也問者以其成人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即無受故發問也云喪成人者其文縟已下荅辭遂因廣解四等之殤年數之別并哭與不哭具列其文但此殤次成人是以從長以及下與無服之殤又三等殤皆以年爲差取法四時穀物變易故也又以八歲已上爲有服七歲已下爲無服者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齔齒今傳據男子而言故八歲已上爲有服之殤也傳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人所加憐故據名爲限也云未名則不哭也者不止依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而已○注縟猶至庶也○釋曰云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者成人之喪既葬以輕服受之又變麻服葛緦麻者除之至小祥又以輕服受之）

（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數也今於殤人喪象物不成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又云不樛垂者不絞帶之垂者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絰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亦無受之義故傳云蓋不成也引雜記者證此殤大功有散帶要至成服則與成人異也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既於子女子子下發傳則唯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云殤而無服哭之而已者此鄭揔解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事也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者以其成人同是期與衆子同今經傳不言者以其亦猶子也故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是子中兼男女也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關通也爲子中通有長之通若然成人爲之齊衰三年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其殤不成人與穀物未熟故同入殤大功也故别言子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爲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之親者則以三日爲制若然哭緦麻三月喪與七歲同又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緦麻孩子踈失之甚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叔父至中殤。釋曰自此盡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朞長殤中殤殤降一等在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爲前後次第作文也云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爲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絶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爲重出其文故也。注公君至如之。釋曰云公君也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爲君見是五等之君故言諸侯言天子亦如之者以其天子與諸侯同絶宗故也）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疏〕其長殤至纓絰。注絰有至無纓也。釋曰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云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者以經云九月纓絰七月不纓絰故知絰有纓爲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絰有纓之文鄭檢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絰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繩爲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屈之武垂下爲故知此絰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絰垂下爲纓可知小功已下絰無纓也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絰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絰無纓可知）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王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主喪也古文依此禮也〔疏〕大功至月者。注受猶承也。釋曰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既畧於此具言。傳曰至十一升。注此受之至禮也。釋曰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直云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正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其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注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云又受麻絰以葛絰者言受衰麻俱受而傳唯發衰不言受麻以葛故鄭解之云又受麻以葛絰引閒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絰受以小功葛者以其大功既葬變麻爲葛五分去一大小與小功初死同即閒傳云大功之葛小功之麻同一也故引之爲證耳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者以於斬章釋訖言此者欲見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受服若然經正三月者以其天子諸侯絶旁朞無此大功喪以此而言經言三月者主於大夫士三月葬者若然大夫除死月數亦得爲三月也云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内喪也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爲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故云主於大夫士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疏〕姑姊至人者。釋曰此等並是本朞出降大功故次在此）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傳曰至出也。釋曰問之者以本朞今大功故發問也。注出必至之者。釋曰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鄭取以爲說若然女子子出降亦同受我而厚之皆是於彼厚夫自爲之禫杖朞故於此薄爲之大功）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從父昆弟。注世父至如之。釋曰昆弟親爲之朞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當然也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爲一體又與已父爲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降於親兄弟一等是其常故不傳問）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爲人至昆弟。釋曰在此者以其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傳曰至昆弟也。釋曰案下記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者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也）庶孫。（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庶孫。注男女至婦人同。釋曰卑於昆弟故次之庶孫從父而服祖朞故祖從子而服孫大功降一等亦是其常故傳亦不問也云男女皆是者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其義然也引殤小功者欲見彼殤既男女同證此成人同不異也）

儀禮注疏卷三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繼父同居者

而有嫁者（通解要義同毛本而作亦）

傳曰何以期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月下唐石經有也字）

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家門之外通典作家之門外）

夫不可二（徐陳閩葛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夫作天）

假令前三者仍是具（要義同毛本通解仍是作皆）

後或繼父有子（通解要義同毛本後上有其字）

如此父死爲之齊衰三月（通解要義同毛本如作知）

爲夫之君

問此例者（陳本要義同毛本比作此）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女子子閒在上不言報者（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閒作問）

傳曰無主者

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不服要義作不復）

若言嫁之嫁之乃嫁於大夫（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之嫁之三字）

傳曰何以期也

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同毛本無祖字）

傳曰何以期也

父爲君之孫（孫上通典有子字）

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以要義作於）

不取受國於祖者君今君受國於祖（下八字今本俱脫要義有但無上六字按通解楊氏此處俱經刪潤尚存下七字）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

故云無服必無服者（毛本無必無服三字）

婦爲舅姑

使如事舅姑故婦事舅姑在下（通解同毛本無故婦事舅姑五字）

傳曰何以期也

與子判合（陳本通解同毛本判作胖）

傳曰何以期也

〔疏〕上世叔之下（叔下要義有父字）

大夫之子（徐本集釋俱經傳合爲一節注總在傳後與標目合通解楊氏俱同毛本）○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女子子下通典有適人二字）

凡六命夫（命通典作大按經傳皆以大夫與命婦對言此命字當依通典作大）

為此六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通解同毛本大字作命字○按大與通典合）

壹命受爵（毛本壹作一按周禮作壹）

經云命夫命婦（按經不云命夫此命夫亦當作大夫字）

但是大夫大夫妻（要義同毛本大夫不重出）

皆是命夫命婦也（要義同毛本無命夫二字○按疏內惟此命夫不誤蓋此乃作疏者解說之詞非述經注也）

凡六大夫六命婦者（毛本大作命）

六命夫謂世父一也（按上句述注既作大夫則此句命字亦當作大）

傳曰大夫者○女子子適人者（張氏曰經曰女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按前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此經下女字當作子從前章○按唐石經正作女子子張氏不引以為證蓋不見唐石經故也嚴徐鍾本亦皆作女子子）

傳以為主謂女子子（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作傳唯據女子子）

既以出降（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作以與疏合毛本作已毛本降下有大功二字徐本集釋俱無與述注合通典通解俱有通典大上有在字按以下句考之則此句當依通典）

妻貴於室（徐本通典集釋通解同毛本妻作婦）

故傳據父為大夫為本（毛本據下有其字）

此中無士與士妻（毛本下士字作主）

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也云其有祭主者如衆人者自為之大功矣（下十六字毛本脫通解有其有祭主者自為大功矣十字）

既以出降（毛本降下有大功二字）

傳曰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祖與適（通典無敢字與疏合）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

豈可女君降其父母（要義同毛本無可字）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又有舊君舊君中兼天子諸侯（毛本通解舊君二字不重出）

傳曰寄公者何也

又反服之（徐本通典集釋敖氏同毛本反作更○按疏云至葬更服）

等是諸侯（毛本等作尊）

黜爵削地削地盡（要義同毛本削地二字不重出）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通解無服字）○宗子之母在（子石經補缺誤作祖）

八十齊喪之事不與（要義同毛本喪作衰通解作衰○按王制是喪字）

傳曰為舊君者

且今義已斷（要義楊氏同毛本且作但）

恩深於人故也（毛本人作民○按賈疏應諱民字）

亦致仕是致仕之中有二也（要義同毛本無是致仕三字）

庶人為國君

庶人或有在官者（通典作庶人或有自在宮者下有謂工匠之屬也六字）

天子畿內之民（畿釋文作圻云本又作畿）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女要義作婦○按公羊傳是女字要義非也後疏云來內辭當作女）

故去可以無服矣（陳本通解同毛本矣作也）

繼父不同居者

繼父已於期章釋了（毛本通解了作訖楊氏誤作子）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

則曾祖宜大功（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無宜字）

高祖曾祖（通典作曾祖高祖盧文弨云通典先曾後高與下言曾孫元孫語相貫）

其中含有曾高二祖而言之也（要義同毛本通解曾高作高曾○按曾高正與通典所引注合）

尊此尊者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尊此作此尊按毛本是）

舊君

庶人本繼土地（監本同毛本土作上）

本為君埽其宗廟為服（要義同毛本埽作歸下節疏並同）

傳曰大夫為舊君○埽其宗廟（毛本埽作歸唐石經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埽○嚴杰云檀弓穆公問於子思節疏引亦作埽）

為三諫不從（徐陳通解楊氏同毛本通典集釋為俱作謂）

故并言寄公（毛本無故字）可以不服而服之（陳閩俱無而服二字）

是以此舊君（通解同毛本無此字）

傳曰嫁者

此著不降（徐陳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著作者嚴本作止者恐誤）

又女子子為祖父母（陳閩又作及毛本無母字通解有）

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者（毛本無者字按此二句疑有誤當云傳亦不言不敢降其祖諸本衍九字此本者字亦衍通解祇有傳不言不敢降六字又按前女子子傳明言不敢降其祖也此疏云云亦不可解）

云此著不降（通解同毛本著作者）

大功布衰裳

欲見殤不成人故故前略後具（毛本不重故字）

殤文不縷（毛本文作女）未可言布體與人功（毛本通解人作大）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可殤者（殤戴按集釋改作傷按疏云可哀殤者亦當為可哀傷者）

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陳本通解同毛本殤作為）

則大功下殤無服故（毛本通解故作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也何作何也）

○其文縟（文石經補缺誤作未）○故殤之絰不樛垂（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作摎从手傍）

○皆為無服之殤（毛本為上無皆字唐石經徐本聶氏集釋要義楊氏敖氏俱有皆字）○則父名之（通解脫則字）

有所識眄（要義同毛本眄作盼陳閩監本通解俱作盻按玉篇云眄俗作眄說文眄目偏合也今俗以眄盻混為一字故遂誤為盻盼宜作眄）

至小祥又以輕服受之（要義同毛本又作及按又是也）

不絞帶之垂者（要義同毛本通解無者字）

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絰麻帶（要義同毛本無麻絰二字）

蓋不成也（要義同毛本作蓋未成人也閩本作蓋未成人也）

又云女子子者（毛本又作及通解無及字亦無又字）

叔父之長殤中殤

自此盡大夫庶子（自此盡通解楊氏俱作自叔父至）

殤降一等（殤降二字楊氏倒要義無殤字）　在功（要義楊氏同毛本通解在下有大字）

其長殤

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絰有纓明矣（陳本通解同毛本上作下）

通屈一條繩屈之武（通解毛本屈之武作爲武聶氏作屬之於武按此本屈字蓋屬字之誤通解作爲武與前注合）

垂下爲纓（此本爲下脫纓字據聶氏通解毛本補入）

傳曰大功布九升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自此以下五十四字徐本集釋俱在此節注末與此本合通解楊氏俱在上節與毛本同盧文弨云金曰追亦謂脫誤在上文弨細審當以在上者爲是宋本不可從○按此亦可爲傳注連寫之證鄭於經下注云受猶承也卽戴傳而釋之曰此受之下也經注與傳注一氣相承以下或釋經或釋傳皆發明受服之義此注之變例不必與他節同也）

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毛本脫下六字徐本集釋俱有通解楊氏俱無戴校集釋云古文下當有誤脫）

於此具言（通解同毛本具作其）

因故衰無受服之法（受陳閩俱作之）

不言受麻以葛（要義楊氏同毛本無以字）

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自此至末共一百五十四字毛本在上節注下）

經正三月者（毛本通解楊氏正下有言字）

傳曰何以大功也

以本朞（毛本以下有其字）

故於此薄爲之大功（通解楊氏同毛本此下有從字功下有也字）

從父昆弟

昆弟親爲之朞（昆要義作兄）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故抑之（陳閩監本通解同毛本抑作次）

傳曰何以大功也

於兄弟降一等者（要義同毛本通解兄作昆）

儀禮疏卷第三十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疏〕（○注適婦適子之妻○釋曰疏於孫故大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從夫名）〔疏〕（○釋曰此傳問者以其適庶之子其妻等是婦而爲庶婦小功特爲適婦服大功故發問也荅不降其適故也若然父母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疏〕（○釋曰前云姑姊妹女子子出適在章首者情重故至此女子子反爲昆弟在此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在此也爲本親降一等是其常故無傳也云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者不杖章所云是也）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服同）〔疏〕（○注爲姪男女服同○釋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姪在室出嫁同以姪女言男人見嫁出因此謂姪男爲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還以男女解之）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釋曰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名雖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釋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爲夫之兄弟降一等此皆夫之朞故妻爲之大功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傳曰至慎乎○釋曰問者怪無骨肉之親而重服大功故致問也荅從服也從夫而服故大功也若然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也案下緦麻章云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朞不報限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朞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朞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夫之昆弟何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爲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爲兄弟妻服之事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此二者尊卑之敘並依昭穆相爲服卽此經爲夫之世叔父母服是也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二者欲論不著服之事若著服則相親近于淫亂故不著服推而遠之遠乎淫亂故無服也又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者欲明母之與婦本是路人今來嫁于父子之行則生母婦之名旣名母婦即有服有服則相尊敬遠于淫亂者也是母婦之名人理之大可不慎乎當慎之若然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爲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爲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子妻也是兄弟妻無母婦之名今名爲嫂婦者假作此號使遠于淫亂故不相爲服也○注道猶至有別○釋曰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者使下同子妻則本無婦名假與子妻同遠之也云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因弟妻名爲婦以致斯問言不可也云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者叟有兩號若孔注尙書西蜀叟叟是頑愚之惡稱若左氏傳云趙叟在後叟是老人之善名是以名爲嫂嫂婦人之老稱故云老人之稱云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者謂不名兄妻爲母是次序昭穆之別也云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者此解不得之意何者以弟妻爲婦卽以兄妻爲母而以母服服兄妻又以婦服服弟妻又使妻以舅服服夫之兄又使兄妻以子服服己夫之弟則兄弟反爲父子亂昭穆之次序故不得以兄妻爲母者也故聖人深塞亂源使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不相爲服也引大傳者▲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謂大宗子同是正姓姬姜之類屬聚也合聚族人於宗子之家在堂上行食燕之禮卽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又云異姓主名治際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之會聚則宗子之妻食燕族人之婦於房是也云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母婦之名明著則男女各有分別而無淫亂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子謂庶子）〔疏〕（○注子謂庶子○釋曰大夫爲此八者本朞今以爲士故降至大功亦爲重出此文故次在此也云子謂庶子者若長子在斬章故謂庶子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疏〕（○注尊同至服期○釋曰尊同謂亦爲大夫者經言大夫爲之明尊同是亦爲大夫也云親服期者此八者並見期章是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疏〕（○釋曰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二人各自爲母妻爲昆弟服大功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注公之至子也○釋曰若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昆弟故知父卒也又公子父在爲母妻在五服之外今服大功故知父卒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爲母妻得伸今但大功故知父在也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其爲妻昆弟其禮並同又於適妻皆大夫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在大功明妾子自爲己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傳曰至降也○釋曰問者怪此等皆合重服期今大功故發問也荅云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者此直荅公之庶昆弟以其公在爲母妻厭在

（五服外公卒猶爲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此傳云而降遂言不降者也此傳雖文承大夫下亦兼解公之昆弟未悉公爲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與大夫同也○注言從至適也○釋曰以大夫尊少身在降一等身沒其庶子則得伸如國人也云昆弟庶昆弟也者若適則在父之所不降之中故知庶昆弟也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者言舊讀謂鄭君以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皆易之在上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有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爲厭降之文不得如舊讀也云父所不降謂適也者不指不降之人而云謂適者欲見適中非一謂父爲適妻適子之等皆是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疏】（○注皆者至如之○釋曰此文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爲此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以其二人爲父所厭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爲大夫故此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也言皆者鄭云互相爲服者以彼此相爲同是從父昆弟相爲著服故云皆互相見之義故也云其爲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亦等故也云適子爲之亦如之者雖適不降同故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疏】（○注婦人至恩疏○釋曰此亦重出故次從父昆弟下此謂世叔母爲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云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者女在家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稱是見疏也今不言女與母而言夫之昆弟與婦人子者是因出見恩疏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疏】（○注下傳至亦期○釋曰妾爲君之庶子輕於爲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引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者彼傳爲此經而作故云指爲此在下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云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者妾從女君服得與女君同故亦同女君三年又云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者以其女君從夫降其庶子大功夫不厭妾故自服其子期是異於女君也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期者亦是與己子同故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注舊讀至服也○釋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降者此經云嫁者爲世父已下出降大功自是常法更言未嫁者亦爲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如何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疏】（○釋曰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此二者依鄭爲世父已下七人本服皆期未嫁者逆降之服大功也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名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也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自爲其親皆言其以明妾爲私親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一人逆降一人合降不得合云二人是二人爲此七人等逆降者又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者彼二人爲曾祖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爲旁親雖未嫁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以明之明是二人爲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爲世父以下爲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者此傳爲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將爲本在於此是以逐誤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者此鄭依經正解之以其嫁者降旁親是其常而云未嫁者成人未嫁亦降旁親者謂女子子十五已後許嫁笄爲成人有出嫁之道是以雖未出即逆降世父已下旁親也云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謂女子子年十九後年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已下之喪若依本服期者過後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大功之未可以嫁子則於二月得及時而嫁是以云明當及時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疏】（○釋曰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又降在緦麻假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耳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絕期已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傳曰至不敢服也○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諸侯絕旁服則大夫降一等今此大功故發問也荅曰云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者大夫與諸侯所以亦爲服者各自以爲尊同故服之也若然大夫之下則云命婦大夫之子國君之下不云夫人世子亦同國君不降可知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已下因尊同遂廣說尊不同之義也但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象賢而旁支庶已下並爲諸侯所絕不得稱諸侯子變名公子案檀弓注云庶子言公卑遠之是以子與孫皆言公見疏遠之義故也云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者謂適既立廟支庶子孫不立廟是自卑別於尊者也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謂若周禮典命云公入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公之子孫或爲天子臣出封爲五等諸侯是公子有封爲國君之事云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者謂後世將此始封之君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不復祀別子也云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爲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之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已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爲之著服也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尊故未得臣仍爲之服昆弟卑故臣之不爲之服亦既不臣當服本服期其不臣者爲君所服當服斬以其與諸侯爲兄弟者雖在外國猶爲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明諸父昆弟雖不臣亦不得以輕服服君爲之斬衰可知云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漸爲貴重故盡臣之不言不降而言不臣君是絕宗之人親疏皆有臣道故雖未臣子孫終是爲臣故以臣言之云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者此欲釋臣與不臣君之子與君同之義云君之所爲服者謂君之所不臣者君爲之服者子亦服之故云子亦不敢不服也云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者然此謂君所臣之者君不爲之服子亦不敢服之以其子從父升降故也○注不得至義云○釋曰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者鄭恐人以傳云不得禰不得祖令卑別之不得將爲禰祖故云不得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名爲不得也以其廟已在適子爲君者立之旁支庶不得並立廟故云不得也云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鄭言此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立爲卿大夫得立三廟若作上士得立二廟若作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祖禰既不祖禰先君當立別子已下以其公子公孫並是別子若魯桓公生世子名同者後爲君慶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子公子並爲別子不得禰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爲卿大夫未有廟至子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爲大祖不毀廟已下二廟祖禰之外次第則還之也故云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也雖得祭祖禰但不得禰祖先君也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此謂鄭疊傳文也云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者此鄭解義語以其後世爲君祖此受封君解世世祖是人不得祀別子解不祖公子者也以其別子卑始封君尊是爲自尊別於卑者也云公

（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者此解始封君得立五廟五廟者大祖與高祖已下四廟今始封君後世乃不毀其廟爲大祖於此始封君未有大祖廟雖有高祖以下四廟則公子爲別子者得入四廟之限故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如其親謂自禰已上至高祖以次立四廟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者謂始封君死其子立即以父爲禰廟前高祖者爲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後始封君爲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爲大祖通四廟爲五廟定制也故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也云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者自諸臣之子已下既非經語而傳汎說降與公子之義故云終說也）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疏（○釋曰此緦衰是諸侯之臣爲天子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以其傳云小功之緦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疏（○注治其至鄧緦○釋曰傳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荅云小功之緦也若然小功緦知據縷麤細非升數者下記人記出升數而緦衰四升有半鄭彼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故云注亦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也云細其縷者以恩輕也者以其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爲陪臣唯有聘問接見天子天子禮之而已故服此服是恩輕也云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諸侯爲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縷加三升半陪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者此喪服謂之緦由緦而疏若非喪服細而疏亦謂之緦故云凡以緦之云今南陽有鄧緦者謂漢時南陽郡鄧氏造布有名緦言此者證凡布細而疏即是緦之義）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疏（○釋曰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疏（○注接猶至可知○釋曰傳問者怪其重此既陪臣何意服四升半布七月乃除荅云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爲有恩故服之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案周禮大宗伯有時見曰會彼諸侯聘時見曰會無常期曰時會此鄭云以時會見者直據諸侯大夫時復會其問覜天子禮此即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天子有事乃遣大夫來聘彼又注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此時唯有侯服一服朝故餘五服並使卿來見天子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皆有委積飧饔饗食燕與時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上文云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即知畿外之民不服可知今又言之者以畿外內民庶於天子有服無服無明文今因畿外諸侯大夫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明民庶不爲天子服可知故重明之若然諸侯之士約大夫不接見天子則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有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

不服可知）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疏（小功至月者○釋曰此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爲殤降在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也但言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麤大則小功是用功細小精密者也自上以來皆帶在絰下今此帶在絰上者以大功已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絰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絰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絰不同故兩見之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聖人作經欲互見爲義大功言無受此亦無受此言五月彼則九月七月可知又且下章言即葛此章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屨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約也○注澡者至報之○釋曰云澡者治去莩垢者謂以枲麻又治去莩垢使之滑淨以其入輕竟故也引小記者欲見下殤小功中有本是齊衰之喪故特言下殤若大功下殤則入緦麻是以特據下殤云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者爲一條展之爲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鄉上合之乃絞垂必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絕本屈而反以報之也若然此章亦有大功長殤在小功者未知帶得與斬衰下殤小功同不絕本不案服問云小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彼云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經注專據齊斬下殤小功重者而言其中無有大功之殤在小功帶麻絕本者似若斬衰章兼有義服傳直言衰三升冠六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也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非所哀痛帶與大功之殤同亦無本也）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釋曰此經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入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中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注問者至求之也○釋曰不直云何以而云問者曰者以其傳總問大功小功所問非一故云問者曰與常例不同鄭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者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致問是以據從父昆弟也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若然此經大功之殤雖有爲人後者爲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長殤中殤在此小功其成人小功之殤中從下自在緦麻於此言之者欲使小功與大功相對故兼

言之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者以此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而言則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故謂舉輕以明重也又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者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爲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爲夫之親下故知義然也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畧舉以明義故云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注不見至下也○釋曰夫之叔父義服故次在此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在小功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下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此婦人爲夫之黨類故知中從下在緦麻也）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釋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者此皆成人爲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者謂姑爲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小功不言中殤中從上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之義庶孫者祖爲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小功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釋曰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謂此三人爲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小功中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爲次序也○注大夫至大夫○釋曰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者凡爲昆弟成人期長殤在大功今大夫爲昆弟長殤小功明大夫爲昆弟降一等成人大功長殤中殤在小功若昆弟亦爲大夫同等則不降今言降在小功明是昆弟爲士若不仕者也云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爲大夫則冠矣丈夫冠而不爲殤是以知大夫無殤服矣若然大夫身用士禮已二十而冠而有兄姊殤者已與兄姊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已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子有盛德謂若甘羅十二相秦之等未必要至五十是以得有幼爲大夫者也若然曲禮云四十強而仕則四十然後爲士今云殤死者爲士若不仕則爲士而殤死亦是未二十得爲士者謂若士冠禮鄭目錄云士之子任士職居士位二十而冠則亦是有德未二十爲士至二十乃冠故鄭引管子書四民之業士亦世爵是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經云公之昆弟多兼言庶此特不云公之庶昆弟直云公之昆弟者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見厭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已下並同長殤故不言庶也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者若言大夫庶子爲昆弟謂言適子不服之若不言庶子則兼適庶是以鄭云不言庶子者關適子關通也通適子亦服此服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者舊疑大夫與公

（之昆弟尊卑異今案此經云公之昆弟與大夫同降昆弟已下成人大功長殤同小功則知此二人尊卑同故云猶大夫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疏】（○注君之庶子○釋曰妾爲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已見上章今長殤降一等在此小功云君之庶子者若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與此異故言君之庶子以別之也）

儀禮疏卷第三十二（元缺卷今補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夫之祖父母（案此本自三十二卷至三十七卷並缺今據要義分）

故妻爲之大功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妻字）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下二十四字毛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楊氏無浦鏜云爾疋疏亦有）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上八字毛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與疏合通典乎下更有言不可三字按若無言不可三字則空述傳文殊覺無謂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稱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耳賈疏曰云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因弟妻名爲婦以致斯問言不可也此首尾述注而中間釋其義疏家每有此例非杜氏取賈氏疏羼入鄭注也宜補入叟釋文作傻）

叟老人稱也（人下集釋有之字）

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陳本要義同毛本報作服）

則此夫所服朞不報限（要義同毛本報限作服報）

引大傳者云（要義同毛本無者字）

姬姜之類（之陳閩俱作子）

大夫爲世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昆弟二字通典不重）

公之庶昆弟

今繼兄而言昆弟（要義通解楊氏同毛本無昆字）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得過大功也（瞿中溶云石本原刻無過字）

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要義同毛本無子字）

不得如舊讀也（陳閩俱脫讀字）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婦人子者（徐陳通典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集釋無子字要義無者字）

大夫之妾

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徐陳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年作等）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瞿中溶云石本原刻無女子）

傳曰嫁者○妾爲君之黨服（爲下通典有女字前經及本傳兩注並同按喪服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注云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亦有女字。按有女字非是經云君之庶子女子子則是君之黨而非女君之黨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按此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皆爲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於傳文女君同之下則一氣相連曰言曰下言文義顯然矣鄭引此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寘舊讀三十二字於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至君同十六字爲庶子以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嫁者至者也十九字爲傳文之下唐以前寫校之人麤淺不審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而爛在下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嫁逆降更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論鄭注古本爲何如必是誤注爲傳也新舊二說是非與此無涉也元於乾隆五十八年校大學石經即立此說刪此二十一字見石經校勘記中及元督學山東覆校石經者又復增入此外近儒諸說紛歧皆非也）

當言其以明之（徐本通典集釋敖氏同毛本明作見張氏曰注曰當言其以明之又曰足以明之矣按釋文見思注云下以見同下無以見字必是誤作以明也從釋文。按疏述注亦作見）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

不得祖公子者（張氏曰注曰不得祖公子又曰不得祀別子按釋文云不復扶又反復謂此二句得字誤也不得者禁止之辭也公子禰先君公孫祖諸侯于禮爲僭禁之可也其曰不得禰不得祖宜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不得祖公子人情然也何用禁爲不復云者蓋既祖此則不再祖彼焉爾經于上禰先君祖諸侯皆云不得于下止言不祖義可見矣今改二句之得爲復從釋文。按張說當矣但疏以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兩句爲疊傳則得字者字宜俱屬衍文下句得字乃當作復爾釋文不云下同明注中止一復字）

以其初升爲君（初閩本作祖）

又是父之一體（父下陳閩俱有子字）

以其與諸侯爲兄弟者（其閩本作昔）

漸爲貴重（通解要義同毛本漸作斬。按漸字是）

云卿大夫以下（云陳閩俱作六）

不得祖公子者（按得字亦疑衍）

此謂鄭登傳文也（謂字疑衍）

不得祀別子也者（按此得字亦當作復後人既改注併改疏）

此解始封君得立五廟五廟者（要義同毛本五廟二字不重出）

大祖（要義同毛本祖下有一廟二字）

則如其親如其親謂自禰已上（要義同毛本如其親三字不重出）

云因國君以尊降其親（要義同毛本以下有大祖二字）

繐衰裳牡麻絰

以其傳云（要義通解楊氏同毛本以其作案下）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段玉裁云之縷唐石經已譌之繐程瑤田曰據注亦當依段改正之檀弓下云請繐衰而環絰注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疏以爲約喪服傳文則此繐字當爲縷字之誤許宗彥云傳解爲小功之繐注解治縷如小功此遞相解若傳文爲縷則可不更注矣蓋繐兼縷及升數兩層也段程皆誤）

而成布尊四升半（徐本同毛本無尊字）

以服至也（徐本同毛本至下有尊字張氏曰注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尊四升半又曰以服至也按疏上句多一尊字下句少一尊字後記繐衰之注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與疏下句之義合並從疏）

故云注亦云（上云字疑當作此）

傳曰何以繐衰也

何意服四升半布七月乃除（要義同毛本布作而）

其有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有字）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爲殤降在小功（聶氏通解要義同毛本在下有外字）

自上以來（聶氏要義同毛本上作土）

且上文多直見一絰包二（包要義作苞是也通解作包）

又不言布帶與冠（通解要義敖氏同毛本又作入）

吉屨無絇也（吉陳閩通解俱作言）

經注專據斬衰下殤小功重者而言（斬衰陳閩監本俱作齊斬通解作齊衰斬）

叔父之下殤

八人皆是成人期（陳閩通解楊氏同毛本八作入）

長殤中殤大功（通解楊氏同毛本中作下）

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要義同毛本無之長殤三字按經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李氏以爲昆弟下少之長殤三字蓋据疏知之也）

今長殤中殤小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中殤二字）

傳曰問者曰

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丈徐本通典集釋俱作大通解楊敖毛本俱作丈張氏曰疏作丈從疏）

在婦人爲服之親下（服通解要義俱作夫）

昆弟之子女子子

中從上（上要義作下通解楊氏俱作上）

大夫公之昆弟

此無服（通典無下有母字通解無作庶張氏曰注曰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按疏云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見厭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以下長殤並同故不言庶也考疏之義無蓋庶字也從疏○按須如通典作此無母服乃與疏合張氏改無爲庶雖云從疏實非疏意）

同等則不降（通解要義同毛本則作期）

而有兄姊殤者（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姊作弟○按姊是也）

是已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要義同毛本通典已作以）

則四十然後爲士（士要義作仕通解作士）

爲昆弟已下並同長殤（下四字張氏識誤引作長殤並同）

儀禮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三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疏〕（○注即就至絇也○釋曰此是小功成人章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此章有三等正降義其衰裳之制澡絰等與前同故畧也云即葛五月者以此成人文縟故有變麻從葛故云即葛但以日月爲足故不變衰也不列冠屨承上大功文畧小功又輕故亦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縟故具言也云即就也者謂去麻就葛也引閒傳欲見小功有變麻服葛法旣葬大小同故變同之也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者以小功輕非直喪服不見屨諸經亦不見其屨以輕畧之是以引舊說爲證絇者案周禮屨人職屨舄皆有絇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絛絇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絇喪中無行戒故無絇以其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絇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疏〕（○注祖父至之親○釋曰此亦從尊向卑故先言從祖祖父母已上章已先言父次言祖次言曾此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故次之是以鄭言祖父之昆弟之親者云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父之昆弟之親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也）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疏〕（○注父之至之子○釋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已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爲三小功也）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疏〕（○注父之昆弟之女○釋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疏〕（○注孫者至功也○釋曰以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大功故出適小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釋曰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案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注云先姑後姊尊姑也是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云不言姑舉姊妹親者也）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釋曰發問者是傳之不得決此以云外親之服不過緦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也者以言祖者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猶若衆子恩愛與長子同退入朞故特言爲衆子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疏〕（○注從母母之姊妹○釋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巳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言丈夫婦人者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爲服故曰報云丈夫婦人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若然是皆成人長大爲號）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注外親至女同○釋曰云以名加也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云外親之服皆緦也者以其異姓故云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疏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言此者見有親與母名即加服之意耳注云外親異姓者從母與姊妹子男與外祖父母皆異姓故緦言外親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畧從降）〔疏〕（○注大夫至從降○釋曰夫之姑姊妹夫爲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畧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釋恐謂未當報然文不爲娣姒設以其娣姒婦兩見更相爲服自明何言報也既報字不爲娣姒其報於娣姒上者以其於夫之兄弟使之遠別故無名使不相爲服要娣姒婦相爲服亦因夫而有姑娣姒婦下云報使娣姒上蒙夫字以冠之也）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注娣姒至姒婦○釋曰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者此二字皆以女爲形以弟爲聲則據二婦立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謂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小大之事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注從父至士者○釋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鄭云爲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以經女子子下總云適士鄭恐人疑故鄭別言之以其從父昆弟及庶孫已見於大功章今在此故三等人降親一等故知此文亦謂爲士者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注君之至大功○釋曰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鄭云嫁於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故也）

庶婦。（夫將不受重者）〔疏〕（○注夫將不受重者○釋曰經云於支庶舅姑爲其婦小功鄭云夫將不受重則若喪服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爲其婦小功則亦兼此婦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注君母至姊妹○釋曰此亦謂妾子爲適妻之父母及君母姊妹知適妻子爲之同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疏〕（○注不敢至適子○釋曰何以發問者以既不生已母又非骨肉怪爲小功故發問也若云不敢不從服者言無情實但畏敬故云不敢不從服也云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故直云不在容有數事不在也鄭云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者以解不敢意也云如適子者則如適妻之子非正適長而據君母在而云如若君母不在則不如若然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妾）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注君子至妻子○釋曰鄭云

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據而言焉又國君之子爲慈母無服士又不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具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疏○注云君至其子○釋曰云爲庶母何以小功也發問者以諸侯與士之子皆無此服唯此貴人大夫與公子之子猶有此服故發問也荅云慈已加也故以緦麻上加至小功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者以其言子繼於父故云父在且大夫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厭如凡人則無三母慈已之義故知父在也云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其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庶母緦麻也如士禮故鄭又云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以士禮爲庶母緦也是其本爲庶母緦麻也內則已下至非慈母也皆內則文彼文承國君與大夫士之子生之下鄭彼注云爲君養子之禮今此鄭所引證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其大夫公子適妻亦得立三母故也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者鄭注云特埽一處以處之更不別室還於側室生子之處也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諸母謂父之妾即此經庶母者也云可者彼注云可者傅御之屬也謂母之外別有傅母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寬謂寬引裕謂容裕慈謂恩慈惠謂惠愛溫謂溫潤良謂良善恭謂恭恪敬謂敬肅愼謂能謹愼寡言謂審詞語有此十行者得爲子師始終與子爲模範故取德行高者爲之也故彼注云子師敎示以善道者云其次爲慈母彼注云慈母知其嗜欲者德行稍劣者爲慈母即此經慈母是也又云其次爲保母者德行又劣前者爲保母彼注云保母安其居處者云皆居子室者以皆是子母是以居子之室也云他人無事不往者彼注云爲見精氣微弱將驚動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案下章云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者若然大夫三母之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養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中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云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者謂此經庶母慈已則內則所云之謂也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者傅姆謂女師鄭注昏禮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敎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注內則云可者傅御之屬與此注不同者無正文故注有異相兼乃具云其不慈已則緦可矣者覆解子爲三母之服謂諸母也傳云以慈已加若不慈已則不加明本當緦也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周公作經舉中以見上下故知皆服之矣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者引此者彼既總據國君與卿大夫士養子法向來所引唯據大夫與公子養子法故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子之三母具如前說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并取之案彼注謂先有子者以其須乳故也劬勞三年子大出見公宮則勞之以束帛此經慈母以其無服故也知國君子於三母無服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以此而言則知天子諸侯之子於三母皆無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此亦內則文取之者以其君大夫養子已具故因論上之養子法彼注云賤不敢使人也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畧輕服省文疏○注緦麻至省文○釋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故三月也云緦麻布衰裳者緦則絲也但古之緦麻字通用故作緦字直云而麻絰帶也案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絰帶况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云不言衰絰畧輕服省文者據上殤小功言絰帶故成人小功與此緦麻有絰帶可知故云畧輕服省文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疏○注謂之至繰纓○釋曰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案下記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若然則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哀在內故也此緦麻衰治縷不治布哀在外故也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以其縷細與朝服十五升同故細如絲也云或曰有絲者有人解有用絲爲之故云緦又曰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者此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朝服緇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喪衰何得反絲乎故不可也引雜記緦冠繰纓者以其斬衰纓纓重於冠齊衰已下纓與冠等上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緦冠者冠與衰同用緦布但繰纓者以灰繰治布爲纓與冠別以其冠與衰皆不治布纓則繰治以其輕故持異於上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疏○注族曾至明矣○釋曰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爲四緦麻者也云族曾祖父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云族祖父母者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云族父母者已之父從祖昆弟也云族昆弟者已之三從兄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者欲推出高祖有服之意也以已之祖父與族祖父相與爲從昆弟族祖父與已祖俱是高祖之孫此四世緦麻又與已同出高祖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爲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上章不言者鄭彼注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服同故舉一以見二也然則又云族祖父者鄭意以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義句也故下亦高祖之孫也明已之祖父即高祖之正孫族祖父高祖之旁孫也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注庶孫至下也○釋曰庶孫之婦緦者以其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云庶孫之中殤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中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謂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疏○注不見至從下○釋曰此一經皆本服小功是以此經或出適或長殤降一等皆緦麻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以其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

外孫。女子子之子疏○注女子子之子○釋曰云外孫者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明中從下疏○注言中至從下○釋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爲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爲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

從母之長殤報。疏○釋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故不言云報者以其疏亦兩相爲服也案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亦俱在殤死相爲報服故二章並言報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釋曰此爲無家適唯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緦也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傳曰至緦也○釋曰傳發問者怪其親重而服輕故問引舊傳者子夏見有成文引以爲證云與尊者爲一體者父子一體如有首足者也云不敢服其私親也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爲正親故言私親也云然則何以服緦也又發此問者前荅既云不敢服其私親即應全不服而又服緦何也荅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者云有死宮中者縱是臣僕死於宮中亦三月不舉祭故此庶子因是爲母服緦也有死即廢祭者不欲聞凶人故也○注君卒至衆人○釋曰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今庶子承重故緦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以其母在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緦故并言之也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申故鄭云申君是

（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

士爲庶母。疏（。釋曰上下體例乎文皆士若非士則顯其名位傳云大夫已上爲庶母無服則爲庶母是士可知而經云士者當云大夫已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爲庶母服者唯士而已故詭例言士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釋曰發問者除士以外皆無服庶母服獨士有服故發問荅云以名服也以有母名故有服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以其降故無服此傳解特稱士之意也）

貴臣貴妾。疏（貴臣貴妾。釋曰此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爲之服緦以等非南面故服之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釋曰發問者以臣妾言不應服故發問之也荅云以其貴也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注此謂至則已。釋曰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者若士則無臣又不得簡妾貴賤天子諸侯又以此二者無服則知爲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案上斬章鄭已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也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爲長妾可知故以貴妾姪娣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絶朞已下故也云士卑無臣者孝經以諸侯天子大夫皆云爭臣士有爭友是士無臣也云妾又賤不足殊者以大夫已上身貴妾亦有貴士身賤妾亦隨之賤者故云妾又賤不足殊也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喪服小記文）

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疏（。注謂養至慈已。釋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唯有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爲乳母其子爲之緦也云爲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釋曰怪其餘人之子皆無此乳母獨大夫之子有之故發問也荅以名服有母名即爲之服緦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疏（。注族父母爲之服。釋曰云從祖昆弟之子者據已於彼爲再從兄弟之子云族父母爲之服者據彼來呼已爲族父母爲之服緦也）

曾孫。（孫之子）疏（。注孫之子。釋曰據曾祖爲之緦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孫玄孫爲曾高同曾高亦爲曾孫玄孫同故二章皆畧不言高祖玄孫也）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注歸孫至姊妹。釋曰案爾雅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釋曰傳問者怪外親輕而有服者荅云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兄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是以上小功章云爲從母小功云以名加也爲外祖父母以尊加也知此以名者亦因從母之名而服其子爲義）

甥。（姊妹之子）疏（。注姊妹之子。釋曰云甥者舅爲姊妹之子）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釋曰發問者五服未有此名故問之荅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爲舅舅既得別名故謂姊妹之子爲甥亦爲別稱也云何以緦也報之也者此怪其外親而有服故發問也荅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爲甥以緦也）

壻。（女子子之夫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釋曰發問之者怪女之父母爲外親女夫服荅云報之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服前疑姪及甥之名而發問此不疑壻而發問者姪甥本親而疑異稱故發問而壻本是疏人宜有異稱故不疑而問之也）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疏（。注從於妻而服之。釋曰傳發問者亦怪外親而有服荅云從服故有此服若然上言甥不次言舅此壻次即言妻之父母者舅甥本親不相報故在後別言舅此壻本疏恐不是從服故即言妻之父母也）

姑之子。（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釋曰云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傳發問者亦疑外親而服之故問也荅云報之者姑之子既爲舅之子服舅之子復爲姑之子兩相爲服故云報之也）

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注從於母而服之。釋曰傳發問者亦疑於外親而有服荅從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釋曰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之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傳發問者亦以外親服之故問也荅云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爲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於亦不得言報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注諸祖至服緦。釋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云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者妻降一等故緦麻者以其本疏兩相爲服則生報名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云或曰曾祖父母者或人解諸祖之中兼有夫之曾祖父母凡言報者兩相爲服曾祖爲曾孫之婦無服何得云報乎鄭破或解也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者此鄭既破或解更爲成人而言若今本不爲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緦服今既齊衰三月明爲曾孫妻無服）

君母之昆弟。疏（。釋曰前章不云君母姊妹而云從母者以其上連君之父母故也此昆弟單出不得直云舅故云君母之昆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之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注從於至服也。釋曰傳發問者怪非已母而服之荅云從服者雖本非已親敬君之母故從於君母而服緦也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君母之昆弟從服與君母之父母故亦同取於上傳解之也皆從從故所從亡則已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釋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婦姒降於親婦姒故緦也）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傳曰至從下。釋曰何以緦發問者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爲服故問之荅云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者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者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乃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法則此一等二等之傳雖文承上男子爲殤之下要此傳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若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注同室至求之。釋曰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以上小功章親娣姒婦發傳而云相與居室此從父昆弟之妻相爲即云相與同室是親疏相並同室不如居室中故輕重不等也云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既是成人明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上殤小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故言一以包二也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者此傳又承婦人在夫家相爲著服之下又上文殤小功章已發傳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爲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爲夫之親而發也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以其婦人爲夫之親從夫服而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以此求也事意盡可知前章注爲丈夫而言此章更爲婦人出故兩處並見也）

記。疏（。釋曰儀禮諸篇有記者皆是記經不備者也作記之人其跡已在士冠篇）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疏（。注公子至妻輕。釋曰云練冠麻麻衣縓緣者以練布爲冠麻者以麻爲絰帶又云麻衣者謂白布深衣云縓緣者以繒爲縓色與深衣爲領緣爲其妻縓冠者以布爲縓色爲冠葛絰帶者又以葛爲絰帶云麻衣縓緣者與爲母同皆既葬除之者與緦麻所除同也云公子君之庶子也者則君之適夫人第二已下及八妾子皆名庶子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其適夫人所生第二已下爲母自與正子同故知爲母妾子也云麻者緦麻之絰帶也者以經有二麻上麻爲首絰腰絰知一麻而含二絰者斬衰云苴絰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故知此經亦然知如緦之麻者以其此言麻緦麻亦云麻又見司服弔服環絰鄭云大如緦之絰則此云子爲母雖在五服外絰亦當如緦之絰故鄭以此麻兼緦言之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知者案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朞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

（在小功是其差次故知此當小功布也云爲不制衰裳變也者此記不言衰明不制衰裳變者以其爲深衣不與喪服同故云變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衣幷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皆云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禮之通例麻衣與深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又以此爲異也皆以六幅破爲十二幅連衣裳則同也云縓淺絳也者對三入爲纁爲淺絳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案彼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也云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知者引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爲中衣之飾據重服三年變服後爲中衣之飾也此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輕故將爲人初死深衣之飾輕重有異故不同也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申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諸侯尊絕朞已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合爲母服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爲制此服必服麻衣縓衣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緣練之受飾雖被擗猶容有三年之哀故也云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縓布爲冠對母用練冠以葛是葬後受服而爲絰帶對母用麻皆是爲妻輕故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注君之至而葬○旣曰傳發問者怪親母與妻其服大輕故問之荅云君之所不服者以尊降諸侯絕旁朞已下故不服妾與庶婦也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又云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者謂君之正統者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者舉傳意還釋上公子爲母與妻者也云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正統故不降也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文鄭不於上經葬之下注之至於此傳下乃引之者鄭意注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葬有早晚故至此引之見此意也云妾貴者謂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二媵與夫人之娣三人爲貴妾餘五者爲賤妾也卿大夫三月而葬之王制文）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注兄弟至求之○釋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尊降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上經當已言訖今又言之者上雖言之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以下云小功已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也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注言報至不降○釋曰謂支子爲大宗子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服其義已見於斬章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爲宗子有不敢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爲服者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注皆在至早卒○釋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愍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亦當愍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云皆在他邦謂行仕者孔子身行七十二國不見仕者以古者有出他國之法故云行仕也又云出遊者謂若孔子弟子朋友同周遊他國兄弟容有死者又云若辟仇者周禮調人云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皆有兄弟共行之法也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或遺腹子或幼小未有知識而父母早死者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注於此至財矣○釋曰發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成文故引之云小功已下爲兄弟者以其加一等故也鄭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者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者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據經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可復加也）

儀禮疏卷第三十三（元缺卷今補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唐石經徐陳聶氏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有者字石經考文提要云五服提綱凡十見俱有者字毛本無

因故衰以就葛絰帶　徐陳聶氏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故作攺案前後疏內多言故衰並據此注也

但以日月爲足　足聶氏作促

從祖祖父母

祖之兄弟　此句下故次之是以鄭言祖父之昆弟之親者云十六字毛本通解楊氏俱無按上云從尊向卑此云故次之謂次在前也其曰是以鄭言云云乃承上起下之辭注內祖父二字平讀從祖祖父母是祖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是父之昆弟之親注一語包經兩句故賈氏下文別釋從祖父母以明之聶氏引此疏云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故知是祖父之昆弟之親也此刪節疏文而失其意

是從祖祖父之子　父下聶氏要義俱有母字

從祖昆弟

此是從祖父之子　父下聶氏有母字通解楊氏俱無要義父下有祖字似誤

以上三者　通解楊氏毛本同聶氏要義以作此

爲外祖父母

不過緦　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緦下有麻字

故言爲　此句下毛本無猶若衆子恩愛與長子同退入期故特言爲衆子十九字作故言爲也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釋文云弟大計反本亦作娣敖氏亦作娣按傳意似以弟訓娣以長訓姒謂此句釋娣婦之爲長婦也下有脫文此說誤甚娣婦婦未之前聞

以弟爲聲　陳閩俱無以字聶氏作弟似爲聲按當作弟以爲聲似字卽以字之誤

則據二婦立稱　要義同毛本立稱作互稱聶氏作立名

謂之曰娣　要義同毛本通解謂作稱

大夫大夫之子

姑姊妹女子子本期　通解要義同毛本不重子字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爲下唐石經初刻及通典俱有君之二字通典庶子下有女子子三字按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又殤小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注云君之庶子此經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二經皆蒙大功章文省去君之二字注特補之通典以注入經故於注不載首八字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

若君母不在則不如　陳本要義同毛本如作加

傳曰君子子者

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　下十三字毛本脫徐本通典集釋俱有與疏合○按釋文重出傅姆二字

則君子子以士禮爲庶母緦也　聶氏要義同毛本不重子字

子師教示以善道者　陳本要義同毛本教作敎按內則注作教

云其次爲慈母　要義同毛本云作至此句下彼注云慈母五字毛本無

其次爲保母者　要義同毛本無次字

則內則所云之謂也云　要義同毛本無之謂也云四字

傳云以慈已加若　傳陳閩要義俱作傅毛本作傳若要義作若毛本作者

別有食子者　食陳閩俱作養

緦麻三月者

況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　明要義作服通解作明

與此緦麻　通解要義同毛本與作於

傳曰緦者

不錫者不治其縷（聶氏無上不字）

哀在內也（陳本聶氏通解要義同毛本哀作衰下兩言在內一言在外三哀字俱放此）

謂諸侯朝服緇布衣（要義無上五字通解無朝服二字緇陳閩俱誤作之）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者（通典父下有母字又此句上有祖父之從父昆弟父昆弟之親十二字按通典與疏合惟重出父昆弟三字當爲衍文）

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要義同毛本無曾祖二字）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明中從下（徐本通典集釋敖氏同毛本通解無明字）

長中殤在小功（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無中字）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怪其親重而服輕（要義同毛本怪作惟）

因是以服緦也者（陳閩俱無緦字者字）

庶子爲母大功者（要義重子字通解不重閩本無大功者三字）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以有母名（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有作其）

貴臣貴妾

釋曰此貴臣貴妾（毛本無貴臣二字）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此節全注徐本通典集釋俱在傳下通解楊氏毛本俱在傳前）

以臣妾言（毛本作以臣與妾）

注此謂至則已（此節疏要義在傳疏之後與徐本注合）

士昏云（要義同毛本通解昏下有禮字）

故以貴妾姪娣也（要義同毛本通解以作曰）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獨大夫之子有之（子要義作注）

曾孫

據曾祖爲之緦（據下要義有彼字通解無）

父之姑

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昆俱作晜）

從母昆弟

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因作用）

傳曰甥者何也

故謂姊妹之子爲甥（要義同毛本謂下有之字）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敖氏同楊氏毛本緦下有也字）

爲外親女夫服（要義同毛本女下有之字）

妻之父母

不次言舅（要義同毛本不作下）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以出外而生故曰（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曰作也）

舅

母之昆弟（昆徐本集釋通解俱作晜毛本楊氏作兄戴震按集釋云考篇內及爾雅釋親皆不稱兄弟母妻之黨始稱之又爲小功以下通稱不宜溷同）

傳曰何以緦舅之子

對姑之子云舅之子（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下之字）

其子相於（陳本要義同毛本通解於作施）

夫之諸祖父母報（閩葛俱脫報字）

諸祖父者（徐陳通解要義同毛本通典集釋父下有母字閩本父母二字擠刻）

從祖祖父母（按通典此句下有卽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卽父之堂兄弟也十七字又注末妻從服緦下有於夫皆有名於已從輕遠故不復係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三十字皆不類鄭注蓋杜氏所附益唯從祖父母四字宜據補）

外祖外母（程瑤田曰注及疏外祖字皆當爲從祖之譌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云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況据傳外親之服皆緦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服緦又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据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按段玉裁校本云當作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以外祖父母破曾祖父母之譌也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見小功章妻從服緦見禮記服問從無服而有服注賈作疏時未能正誤字耳經明言諸祖父母則祖父母三字成文故注於內親舉從祖祖父母於外親舉外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從服緦麻而兩祖父母報之或欲以曾祖父母易去外祖父母故鄭復辨之言假令曾祖父母在內則不得云報言外祖父母在內則與本經禮記合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見小功章妻皆從服緦皆報許宗彥云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尊尊之義其正服是小功若外祖父母小功乃是加服其正服當緦此明載上傳鄭氏不誤段說非也）

故緦麻也（此句下云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者妻降一等故緦麻者廿字毛本無通解有十四字）

曾祖爲曾孫之婦無服（無下要義有降字通解無）

君母之昆弟

以其上連君之父母故也（浦鏜云君下脫母字）

傳曰何以緦

從於君母而舅服之也（徐本同而舅服之也集釋通解毛本俱作而服緦也）

君母之昆弟（要義無之字）

父母故亦同（同字誤在故亦下）

取於上傳解之也（要義無於字）

皆徙從之（要義無之字）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同堂娣姒（堂要義作室通解作堂）

故緦也（要義同毛本緦下有麻字通典作故服緦也通解與毛本同）

傳曰何以緦也

皆服其成人也（服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敖氏俱作服與疏合毛本通解作明通典服上有謂字與前小功殤注同）

若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若下通解有然字）

上殤小功注云（小通解要義俱作大）

〔記〕公子爲其母

云練冠麻麻衣縓緣者（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縓作緣按縓是也）

君之庶子也者（要義無者字通解者作然）

自與正子同（正通解要義俱作出。按正子有誤作出子者無作世子者此本作世子誤也今改從毛本蓋長適固多爲世子然左氏云誓於天子則爲世子未誓於天子則爲公子故有世子而非適長者可

（知適長不得輒稱世子也鄭故以正子言之）

麻在首在腰皆曰絰（要義同毛本首下無在字按鄭注有在字要義是）

以其此言麻緦麻（緦麻下通解要義俱有亦言麻三字要義言作云毛本無此三字）

又見司服（要義同毛本司作緦）

故知此當小功布也（毛本此作巳要義作此）

麻衣與深衣制同（要義同毛本無與深衣三字）

此服必服麻衣縓衣者（段玉裁挍本下衣字作緣）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

公子以厭降（毛本以誤作亦）

餘五者爲賤妾也（按要義於此下云下又引齊王子有其母死云云今疏無此語惟通解於經傳後附載孟子一條與前不杖期章昆弟之子疏引孟皮事同但要義於此云下又引則似疏元有此語尤不可曉）

三月而葬之王制文（之字衍）

大夫公之昆弟

上雖言之（上通解作以）

皆非小功已下（非下通解有專據二字）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於要義作爲與上節疏合按各本俱作於賀循引亦作於古於爲二字通用前注云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疏亦作爲）○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戴震按集釋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舉遠以該近之辭若言兄弟之子則義不可通矣通典載賀循引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舛誤今據以訂正盧文弨云石經已誤疏亦沿誤此條當附載於後○按援通典以正此節之誤始於金榜而戴震云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其解未見的確善乎程瑤田之言曰所爲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今爲之服如真子一般故云若子兩子字非有二物如是而後此經可定蓋合傳記兩若子而爲人後者之服畢舉矣許宗彥云昆弟之子舉其親兄弟之子舉其疏記文本不誤）

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反要義作及通解作又俱誤）

有不敢降服之嫌（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敢字）

兄弟皆在他邦

同周遊他國（要義同毛本無周字）

從父兄弟之仇（兄要義作昆）

儀禮疏卷第三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君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注謂服至而已○釋曰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其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爲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云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爲死者無主歸至家自有主則止不爲袒免也鄭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者以其有親入五服今言朋友故知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既孤在外明爲之作主可知云每至袒時則袒者凡喪至小斂節主人素冠環絰以視斂訖投冠括髮將括髮先袒乃括髮括髮據正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以冠不居肉袒之禮故也云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鄭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引喪服小記曰齊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項上卻繞紒也是著免之義也云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本以在外爲無主與之爲主今至家主若幼少不能爲主則朋友猶爲之主未止引小記者證主幼少不能主喪朋友爲主之義以雖有子是三年之人小不能爲主大功爲主者爲之再祭謂練祥朋友輕爲之虞祔而已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此朋友自外來及在家朋友皆得爲主虞祔乃去彼鄭注以義推之又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是親踈差降之法也）

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注朋友至委貌○釋曰云朋友麻者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爲弔服麻絰帶而已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者案禮記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又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論語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此而言人須朋友而成也故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爲之服知緦之絰帶者以其緦是五服之輕爲朋友之絰帶約與之等故云緦之絰帶也云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者彼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之朋友彼亦是朋友相爲之法云居則絰絰謂在家居止則爲之絰出家行道則否引之者證此亦然也彼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爲師出行亦絰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其不在五服五服之外唯有弔服故即引周禮弔服之等也周禮者司服職文彼云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亦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爲中榦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升布上玄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以三升布但染作爵頭色赤多黑少之色置之於版上今則以素爲之又加環絰者一股麻爲骨又以一股麻爲繩纏之如環然謂之環絰加於素弁之上彼注云絰大如緦之絰是）

（弔服之絰但此文云朋友麻鄭引周禮王弔諸臣[illegible]衰證此者以其王於諸臣諸侯於諸臣皆有朋友[illegible]誓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謂諸侯爲友洛[illegible]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諸臣爲朋諸侯於臣亦[illegible]義可知故引周禮弁絰與三衰證此朋友麻也若[illegible]一衰則有三則一弁冠三衰也云其服有三錫衰[illegible]疑衰也者案彼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illegible]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十五升去其[illegible]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illegible]十四升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illegible]也擬於吉者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illegible]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者案禮記服問云公爲[illegible]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illegible]服之出則否注云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是諸侯[illegible]亦以錫衰爲弔服也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illegible]斂及殯時乃弁絰非此時則皮弁是辟天子也云[illegible]爲喪服者士[illegible]無降服是以緦爲喪服既以緦爲[illegible]復將緦爲弔服故向下取疑衰爲弔服也舊說者[illegible]無文故舊說云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云或曰素[illegible]朝服者前有此二種解者故鄭引論語破之云論[illegible]羔裘言此者欲解緇衣羔裘與下羔裘玄冠爲一[illegible]服是以云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illegible]言朝服不合首加素委貌又布上素下近是天子[illegible]不言首所加故非之也云然則三者皆有似也者[illegible]斂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但[illegible]之服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二者皆[illegible]此實疑衰也者揔破二者也云弁絰皮弁之時則[illegible]然者以其三衰共有弁絰當事著皮弁亦同故知[illegible]大夫然也云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諸侯及[illegible]則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裳而用素又[illegible]云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是鄭正[illegible]服云庶人不爵弁者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則[illegible]以白布深衣庶人之當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已[illegible]庶人得爲弔服也向來所釋皆據鄭君所引而言[illegible]侯如王之服言之鄭則諸侯皆如王亦有三衰服[illegible]弔用錫衰未諱緦衰疑衰所施用案文王世子注[illegible]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illegible]疑衰同姓則緦衰若然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illegible]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illegible]則錫[illegible]也注又與文王世子違者士喪禮既言有[illegible]與此士有師友之恩特加與卿大夫同其諸侯卿[illegible]錫衰士唯疑衰其天子卿大夫士既執摯與諸侯[illegible]弔服亦同也天子孤與卿同六命又亦名爲卿諸[illegible]命與卿異及其聘之介數與卿降君二等等同則[illegible]與卿同也天子三公與王子母弟得稱諸侯其弔[illegible]外諸侯同三衰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絰不言帶[illegible]有絰無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絰不可著吉時之[illegible]之大帶既有采矣麻既不加于采采可得加於肉[illegible]可也案此絰注服緦之絰帶則三衰絰帶同有可[illegible]衰所用皆是朋友故知凡弔皆有帶矣首言環絰[illegible]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其弔服除之[illegible]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知[illegible]服亦當依氣節而除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矣爲士雖比殯不舉樂其服亦當既葬除矣）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疏（○注公士至之君○釋曰天子諸侯

（絕朞今言爲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正君近臣故從君所服也）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釋曰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以其與尊者爲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之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汎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也）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等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疏〕（○注言孤至者同○釋曰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云孤爲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云大功衰小功衰者以其成人齊衰故長殤中殤皆在大功衰下殤在小功衰也云皆三月者以其衰雖降月本三月法一時不可更服故還依本三月也云親則月筭如邦人者上三月者是絕屬者若在五屬之內親者月數當依本親爲限故云如邦人也注云言孤有不孤者鄭以記文云孤明對不孤者故曲禮注云是謂宗子不孤彼不孤對此孤也云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者以父在猶如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以其父在爲適子則不爲適孫服同於庶孫明此本無服父在亦不爲之服可知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是子不孤謂父有廢疾不立其子代父主宗事云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案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不孤是父年七十子代主宗事者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者謂宗子親昆弟及伯叔昆弟之子姑姊妹在室之等皆是也自大功親以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皆服齊衰者以其絕屬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齊衰者也既皆齊衰故三月既葬受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齊衰也至於小功親已下殤與絕屬者同者以其成人小功五月殤即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皆大功衰小功衰三月故與絕屬者同也云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以其絕屬者爲宗子齊衰三月緦麻親亦三月是以成人及殤死皆與絕屬者同也）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注謂墳至除之○釋曰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鄭解改葬之意云他故者謂若遭水潦漂蕩之等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故須別處改葬也

云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直言棺物毀敗而改設不言依服則所設者唯此棺如葬時也云其奠如大斂者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斂奠即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士用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大牢可知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即設奠之禮朝廟是也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故云禮宜同也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知者若更言餘服無妨更及齊衰已下今直言緦之輕服明知唯據極重而言故以三等也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差輕故也不言女子子婦人外成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諸侯爲天子諸侯在畿外差遠改葬不來故亦不言也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暫時之痛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緦也故云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除也若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爲長子子爲母亦與此同也）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注童子至服也○釋曰此云當室者周禮謂之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爲族人有緦服云童子未冠之稱者謂十九已下案內則年二十敦行孝弟十九已下未能敦行孝弟非當室則無緦麻以當室故服緦也云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以其言當室是代父當家事故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則族內四緦麻以來皆是也云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以其童子未能敦行孝弟故云恩不至與族爲禮而爲服故服之也若然不在緦章者若在緦章則外內俱報此當室童子直與族人爲禮有此服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而在此記也）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疏〕（○釋曰記自云唯當室緦自然不當室則無緦服而傳言之者案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但是孤子皆不純以采曲禮言之者嫌當室與不當室異故言之此傳恐不當室與當室者同故明之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自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疏〕（○注嫌厭至降也○釋曰妾言凡者總天子以下至士故凡以該之也云嫌厭降之也者解記此之意君與女君不厭妾故云嫌厭之其實不厭故記人明之云私兄弟自其族親也者以其兄弟總外內之稱若言私兄弟則妾家族親故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以其女君與君體敵故得降其兄弟旁親之等子尊不加父母唯不降父母則可降其兄弟旁親云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此等皆得降其兄弟旁親也云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雖得降其兄弟此爲父後者不得降容有歸宗之義歸於此家故不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注弔於至則否○釋曰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者鄭恐以記云大夫弔於命婦者以爲大夫死其妻受弔於命婦故云命婦死也知不弔命婦爲命婦夫死者以其記人作文宜先弔大夫身然後弔其

婦故以命婦死弔其夫解之也引小記者以記人直言身上衰不言首服故引小記也言諸侯弔必皮弁錫衰[illegible]君謂諸[illegible]絰也引[illegible]者君在[illegible]弁絰者[illegible]與君爲[illegible]引之者[illegible]）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緦）〔疏〕（[illegible]之縷也[illegible]云無事[illegible]哀在內[illegible]重於義[illegible]解事以[illegible]雖當事[illegible]皆皮弁[illegible]異姓之[illegible]此言與[illegible]之相弔[illegible]用疑衰[illegible]無首素[illegible]之者婦[illegible]無首布[illegible]父母卒[illegible]子冠婦[illegible]冠故知[illegible]吉笄無首素總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疏〕（[illegible]居喪內[illegible]殺歸於[illegible]二寸斬[illegible]與斬同[illegible]長六寸[illegible]冠入升[illegible]短爲差[illegible]之布總[illegible]喪服小[illegible]免髽自[illegible]云惡笄[illegible]連言則[illegible]）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

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疏】○注櫛笄至之恩○釋曰案記自云惡笄之有首之恩也即惡笄自有首明矣而傳更云笄有首重言之者但惡者直木理麤惡非木之名若然斬衰笄用箭齊衰用櫛俱是惡傳恐名通於箭故重疊言之名不通於箭直謂此齊衰櫛木爲惡木也又云惡笄者櫛笄也者既疊不通箭乃釋本名故云櫛木之笄也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者以記折笄首文承惡笄之下恐折惡笄之首故傳辨之以折去飾不可以初喪重時有首至卒哭哀殺之後乃更去首應輕更重於義不可故傳以爲初死惡笄有首至卒哭更著吉笄嫌其大飾乃折去首而著之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者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者此櫛亦非木名案玉藻云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爲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爲梳櫛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云或曰榛笄者案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爲姑用榛木爲笄此亦婦人爲姑與彼同但此用櫛木彼用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也云笄有首者若今刻鏤摘頭矣鄭時擿頭之物刻鏤爲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爲大飾明首亦以刻鏤之故舉漢法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者但以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即言折吉笄之首明女子子有所爲故獨折吉笄首耳所爲者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爲大飾而折去其首故以歸於夫家解之若然喪大記云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故云可以權許之耳云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婦人之事人不可頓於凶居喪不可盡飾故著吉笄又折笄首是婦人之事人之義異於男子也若然案服問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此云笄尊者彼男女相對故云婦人重要若婦人不同對男子然亦是上體尊於下體故云笄尊也云據在夫家宜言婦者傳解記文女子適人猶云子折笄首云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子對父母生稱父對舅姑立名出適應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釋曰妾爲女君之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三年但爲情輕故與上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總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注削猶至幅也○釋曰自此已下盡袪尺二寸記人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也云凡者總五服而言故云凡以該之云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亦謂縫之邊幅向內云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爲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則二七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腰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其腰中也中廣狹在人麤細故袧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三爲限耳鄭云大古冠布衣布者案禮記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是大古冠布衣布也云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此亦唐虞已上黃帝已下故禮運云未有麻絲衣
其羽皮謂黃帝已前下文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後聖謂黃帝是黃帝始有布帛是時先知爲上後知爲下便體者邊幅向外於體便有飾者邊幅向內觀之美也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者又案郊特牲云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以此言之唐虞以下冠衣皆白布吉凶同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三代改制者更制牟追章甫委貌爲行道朝服之冠緇布冠三代將爲始冠之冠白布冠質三代爲喪冠也若然此後世聖人指夏禹身也以其三代最先故也云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云朐則此言袧者亦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然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玄冠服爲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爲朝服祭服者六冕與爵弁爲祭服不云玄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實要閒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也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疏】○注齊緝至展之○釋曰據上齊斬五章有一斬四齊此據四齊而言不一斬者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據衰裳之下緝之用針功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若言者不定辭以其上有斬不齊故云若也言裳內衰外者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並順上外內而緝之此先言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緝之裳在下故先言裳緝上下也鄭云齊緝也者據上傳而言之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既有針功緦之名則沒去齊名亦齊可知也言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行針功者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注負在至一寸○釋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適辟領卽下文適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疏】○注博廣至知也○釋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言云出於衰者謂比胷前衰而言出也云博廣也者若言博是寬狹之稱上下兩旁俱名爲博若言廣則唯據橫闊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博爲廣見此義焉云辟領廣四寸者據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云則與闊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一邊有四寸并辟領四寸爲八寸云兩之爲尺六寸也者一相闊與辟領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以兩旁辟領向前望衰之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四寸也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疏】○注廣袤至不在○釋曰袤長也據上下而言也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云前有衰後有負板者謂負廣出於適寸及衰長六寸博四寸云左右有辟領者謂左右各四寸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以衰之言摧孝子有哀摧之志負在背上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云適者以哀戚之情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是其四處皆有悲痛是無所不在也

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注衣帶至際也○釋曰謂衣胷也云衣者卽衰也但衰是當心廣四寸者取其哀摧在於偏體故衣衣之一名爲衰今此云據在上曰衣舉其實稱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胷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閒露見表衣有胷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注衽所至五寸○釋曰云掩裳際也者對上胷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文案彼士已上大帶垂之皆三尺又云有司二尺有五寸謂府史紳卽大帶也紳重也屈而重故曰紳此但垂之二尺五寸故曰與有司紳齊也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注屬猶至不削○釋曰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疏】○注此謂至四寸○釋曰云此謂袂中也者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衣據從上向下而言云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者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參也故云與身參齊云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案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鄭注云肘不能不出入彼云肘此云肱也凡手足之度鄭皆據中人爲法故云中人也云衣自領已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胷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爲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正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丈尺寸自見又有不全幅者故皆不言也

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疏】○注袪袖至右手○釋曰云袪袖口也者則袂末接袪者也云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故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者案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云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是其吉時拱尚左喪時拱尚右也以袪橫既與深衣尺二寸既據橫而言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同故緣口深淺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故記人略不言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

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注衰斬至差也○釋曰自此至篇末皆論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正經言斬與齊衰及大功小功緦麻之等並不言布之升數多少故記之也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者衰異冠同者以其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爲衰更以七升布爲冠以其葬後哀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云衰斬衰也者揔二衰皆在斬衰章也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者以其斬章有正義子爲父父爲長子妻爲夫之等是正斬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實是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爲證也上章子夏傳亦直云衰三升冠六升亦據正斬而言不言義服者欲見義服成布同三升故也云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齊衰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其六升是義服故云下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下注云重者輕之故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者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以父與君尊等恩情則別故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云少差也）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注言受至父母○釋曰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云言受以大功之上也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故云大功之上云此謂爲母服也者據父卒爲母而言若父在爲母在正服齊衰前已解訖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上斬言三升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母正服以下輕故不言從可知也）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也）【疏】（○注此謂至尊也○釋曰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也者是正經文也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者據升數合在杖期上以其升數雖少以縷精麤與小功同不得在杖期上故在小功之上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據縷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至尊則天子是也）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疏】（○注此以至著之○釋曰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以其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雖各言二等故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以此二小功衰衰受二大功之冠爲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者以其七升乃是殤大功殤大功章云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者也云欲其文相值值者當也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降服小功衰十升與同既葬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值也是冠衰之文相值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鄭言此者既解爲文相值又覆解文相值之事若然降服既無受而亦獲言之者欲見大功正服與降服冠升數同之意必冠同者以其自一斬及四齊衰與降大功冠皆校衰三等及至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冠與降大功同上校二等者若不進正大功冠與降同則冠宜十一升義大功衰九升者冠宜十二升則小功緦麻冠衰同則降小功衰冠當十二升正服小功冠衰同十三升義服小功當冠衰十四升緦麻冠衰當十五升十五升即與朝服十五升同與吉無別故聖人之意進正大功冠與降大功同則緦麻不至十五升若然正服大功不進之使義服小功至十四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豈不得爲緦乎然者若使義服小功十四升則與疑衰同非五服之差故也又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聖人之意重者恐至滅性故抑之受之以輕服義服齊衰六升是也輕者從禮者正大功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受以降服小功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受以正服小功二等大功皆不受以義服小功是從禮也是聖人有此抑揚之義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者此鄭云皆以即葛及無受文出小功緦麻章以其小功因故衰雖變麻服葛爲異也其降服小功已下升數文出閒傳故彼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鄭彼注顧此文校多少而言云服主於受據此文不言降服大功小功緦麻之受以其無受又不言正服義服齊衰者二者雖有受齊斬之受主於父母故亦不言若然此言十升十一升小功者爲大功之受而言非小功有受彼注云是極列衣服之差者據彼經揔言是極盡陳列於服之差降故其言之與此異也）

儀禮卷第十一（經四千四百二十八　注五千九百七十六）儀禮疏卷第三十四

（元缺卷今補　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朋友皆在他邦

舊說云（集釋要義敖氏俱無云字盧文弨云疏亦當刪）

主若幼少（少要義作小）

主人素冠環絰以視斂訖（毛本重斂字陳閩斂斂二字俱誤作見）

主若幼少則未止者（少要義亦作小下證主幼少仍作少陳本惟證主幼少作小餘俱作少）

主若幼少不能爲主（要義無少字）

是三年之人小（陳閩要義同毛本三作二○按三是也）

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要義同毛本又作有）

朋友麻

則弁絰服（自服字起至下文環絰也止凡十三字陳閩監葛俱脫）

緦衰也（徐本集釋同毛本衰作麻）

當事乃弁絰（乃徐本集釋俱作乃與疏合毛本作則）

緇衣羔裘又曰（六字陳閩監葛俱脫）

疑衰素裳（此句下集釋有冠則皮弁加絰六字浦鏜云下按周禮司服疏引此注有冠則皮弁之絰六字）

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陳閩監葛俱作則其冠素委貌與疏合）

以三升布上元下纁（三上浦鏜云脫十字）

亦以三升布（亦字陳閩俱在升下）

一股麻爲骨又以一股麻爲繩（毛本上一字上有以字陳閩俱無兩一字）

故泰誓武王謂諸侯云（陳本要義同毛本泰譌作秦謂作告）

緦麻也（麻要義作衰與徐本注合）

元謂無事其縷（要義同毛本元下有蓋字）

無事其布衰在外（要義同毛本無作有）

及殯時乃弁絰（毛本乃作及浦鏜亦作乃段玉裁校本作則）

非此時則皮弁（要義同毛本無時字）

故向下取疑衰爲弔服也（要義同毛本無向字）

近是天子之朝服（要義同毛本近是作是近）

其服則白布深衣（要義無其服二字毛本深衣下無以白布深衣五字）

未辨緦衰疑衰所施用（疑衰二字陳閩俱重出）

則君與此士有師友之恩（要義同毛本恩作惠）

有絰無帶（要義同毛本無作有）

但弔服既著衰（要義同毛本但作袒）

其以三衰所用（按其以疑當作以其）

皆是朋友（要義同毛本是作于）

則其帶未必如環（其陳閩俱作有）

君之所爲兄弟服

室老似正君近臣（通解要義同毛本正作止○按止疑是字之誤）

故從君所服也（故陳閩俱作敬）

夫之所爲兄弟服

是以母嘗皆不服之（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之字）

宗子孤爲殤

以其父在爲適子（通解要義同毛本爲作無）

五月殤即八三月（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五月作至下陳本誤作王小）

將亡失尸柩也（尸釋文作屍毛本聶氏柩下有者字徐本集解要義敖氏俱無）

言攺葬者（徐本集釋同毛本無言字）

攺葬緦

其奠如大斂（奠要義作斂按釋文云大斂力驗反宋本釋文大作其張氏從之攺奠爲斂與疏不合）

即設奠之禮朝廟是也又朝廟載柩之時（陳閩俱無朝廟是也又五字）

飾以帷荒（陳閩同毛本荒作幠）

童子唯當室緦（按此節及下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要義併作一條其注亦併爲一未知何義）

案內則年二十敦行孝弟（毛本敦作故浦鏜攺故爲敦）

傳曰不當室

此傳恐不當室與當室者同（通解不字在與字下）

凡妾爲私兄弟

自其族親也（自徐本集釋要義敖氏俱作自與疏不合毛本作目）

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徐本集釋要義同毛本無然則二字）

大夫之女（徐本集釋要義同毛本大上有與字）

爲天王后也（徐本集釋同毛本也作者要義無）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知不弔命婦（不字陳閩俱在婦字下）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敖氏曰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按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即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滑易不見有事其布之意敖言先鄭作滑易殊屬傅會恐後人併據以攺後鄭之本）

故附論之

不錫者不治其縷（徐本楊氏同毛本錫上無不字按前緦麻三月者疏引此注惟聶氏無不字各本俱有）

士雖當事（雖徐陳集釋俱作雖與疏合毛本作唯重脩監本誤作惟）

皮錫衰而已（毛本皮下有弁字徐本無張氏曰監本云皮弁錫衰從監本）

皆皮弁衰而已（衰要義作言）

亦是君於此士（士上要義有公字）

上注士弔服（弔服要義作喪禮）

又笄總相對（對要義作將）

女子子適人者

故使惡笄而有首（陳閩俱脫有字）

則齊衰已下（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則字）

鄭注總六升象冠數（此句下通解要義俱有則齊衰總亦象冠數八字毛本無）

傳曰笄有首者○吉笄者象笄也（毛本吉誤作言）

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喪閩監葛本俱誤作笄）

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十二字徐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毛本在下通解無許宗彥云變者以吉笄易惡笄也注先解吉笄爲婦人之義後乃解折首爲其太飾語勢相承徐本是也）

若然斬衰笄用箭（若陳閩俱誤作笄無用箭二字）

齊衰用櫛（陳閩俱無齊衰二字）

乃折去首而著之也（首要義作笄）

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此句下通解要義俱有此櫛笄與象笄相對八字毛本無）

但此用樿木彼用櫛本（按櫛疑當作榛）

妾爲女君

妾爲女君之服（程瑤田曰妾爲女君見不杖麻屨章爲君之長子經不見其服故賈疏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三年也今疏作妾爲女君之黨服謂君之黨三字轉寫誤作女君之三字也今据經傳服例參考改正○按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疏云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者妾從女君服得與女君同故亦同女君三年此疏與彼正同然則此句但須攺爲字作從若據小記注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可於之下加黨字）

凡衰外削幅

裳內削幅者（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無裳字）

則二七十四尺（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四下有丈四二字案要義是）

故須辟積其要中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其字）

在人麤細（要義同毛本通解敖氏在作任）

治其緦麻（按禮運當作麻絲）

覩之美也（毛本聶氏同通解要義俱作覩之善也）

唐虞以下（毛本以作已聶氏下作上）

六冕與爵弁爲祭服（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六作衮）

其實要閒已外（實通解作它毛本作餘）

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也（陳本要義同毛本上冠字作服無吉冠辟積四字通解有）

君齊裳內衰外

而言不一斬者（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言不作不言○按而言二字屬上此據四齊爲句一字疑亦當作言）

以其上有斬（上陳閩俱作止）

不齊（通解要義同毛本不上有下字陳本作不不齊）

亦齊可知也（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亦作而）

適博四寸

則與闊中八寸也（李氏曰濶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

旁出衰外（徐陳集釋通解楊敖俱有外字與疏合毛本無）

博是寬狹之稱（是通解作見）

衰長六寸

負在背上者（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上字）

衣帶下尺

取足爲限也（陳閩通解要義敖氏同毛本足作定）

衽二尺有五寸

露見表衣（表陳閩俱誤作喪通解作裏）

燕尾二尺五寸（二敖氏作一按敖氏是也用布三尺五寸兩端各留正一尺中間一尺五寸邪裁之爲燕尾也但諸本皆誤惟敖氏不誤豈以意改之與抑别有所據與）

乃向下（通解楊敖俱無向下二字要義有）

袂屬幅

謂整幅二尺二寸（聶氏要義楊氏同毛本上二字作三通解誤作一）

衣二尺有二寸

加辟領八寸（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辟領作闊中李氏曰賈氏作闊中）

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通解無此字）

欲見袂與衣齊參也（要義同毛本通解參作三）

云加闊中八寸者（闊聶氏通解要義俱作闕是也下同毛本作闊按盧文弨校引李云闕賈氏作闕疏內皆作闕中）

袪尺二寸

既與深衣尺二寸既據横而言（通解無兩既字按此處疑有錯簡當云以袪横據横而言既與深衣尺二寸同許宗彦云當作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以袪據横而言既與深衣尺二寸同故緣云云）

衰三升

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者下要義有同故二字毛本無按同字當在上文既與深衣尺二寸下故即疏末故記人之故要義節去末句遂升故字於緣口之上耳）

此三升半（半閩本作并陳本初作并後改半）

實是義服（要義同毛本實是作是實）

齊衰之降服四升（毛本衰作服通解要義俱作衰）

繐衰四升有半

此謂諸侯之大夫（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敖氏同毛本無謂字）

大功八升若九升

以此二小功衰衰（功下陳閩俱有大功二字毛本不重衰字）

受衰十一升（衰陳閩俱作冠）

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哀通解作哀是也毛本作衰）

儀禮注疏卷三十四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三十五　儀禮卷第十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士喪禮第十二〔疏〕士喪禮第十二○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别錄第十二○釋曰鄭云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者自從也既已也謂從始死已殯之後未葬之前皆錄之是已下殯後論朔奠筮宅井椁卜葬日之事也又云喪於五禮屬凶者案周禮大宗伯掌五禮吉凶賓軍嘉此於五禮屬凶若然天子諸侯之下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又大斂陳衣與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侯之士可知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爲三等各有上中下及行喪禮其節同但銘旌有異故下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物謂公侯伯之士一命已上生時得建旌旗亡謂子男之士生時無旌旗之物者唯此爲異又鄭直云士喪父母不言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故下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禮同故得同附於君之臣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於父死故記不言也

儀禮　鄭氏注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

〔疏〕○注適室至死衣○釋曰自此盡帷堂論始死招魂綴足設奠帷堂之事云適室正寢之室也者若對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故下記云士處適寢總而言之皆謂之正寢是以莊三十二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公羊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亦云路寢正寢也言正寢者對燕寢與側室非正案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以此言之妻皆與夫同處若然天子崩亦於路寢是以顧命成王崩延康王於翼室翼室則路寢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於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云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者此並取下記文但文有詳畧文次不與本同云疾者齊故于正寢焉以其齊須在適寢是以故在正寢鄭彼注云正情性也衽是臥席故彼云下莞上簟設枕焉云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者經直云衾不辯大小鄭知非小斂衾是大斂衾者鄭云小斂之衾當陳者不用小斂衾以其大斂未至故且覆尸是以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尸是其次也此所覆尸尸襲後將小斂乃去之是以下襲訖亦云幠用衾鄭注云始死時斂衾必覆之者爲其形褻言大斂所用之衾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至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故云大斂所并用之衾引喪大記者欲見加斂衾以覆尸以去死衣鄭彼注云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是也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

〔疏〕○注復者至連也○釋曰言復者一人者諸侯之士一命與不命並皆一人案雜記云復西上者鄭注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若然案典命諸侯卿大夫三命再命一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皆依命數九人以下則天子宜十二爲節當十有二人也云復者有司者案喪大記復者小臣則士家不得同僚爲之則有司府史之等也不言所著衣服者案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必著朝服者鄭注喪大記云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者庶其生氣復既不蘇方始爲死事耳愚謂朝服平生所服冀精神識之而來反衣以其事死如事生故復者皆朝服也若然天子崩復者皮弁服也云招魂復魄也者出入之氣謂之魂耳目聰明謂之魄死者魂神去離於魄今欲招取魂來復歸于魄故云招魂復魄也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案周禮天官夏采職云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鄭注云求之王平生嘗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又夏官祭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鄭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不言隸僕以其隸僕與祭僕同僕官之屬中兼之案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云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是諸侯復法言庫門據魯作說若凡平諸侯則皐門舉外門而言三門俱復則天子五門及四郊皆復不言者文不具卿大夫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所復處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巳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文也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案士冠禮云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是也士用爵弁者案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是士服爵弁助祭於君玄冠自祭於家廟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則袞冕之類若然冕服者有六除大裘有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上公袞冕而下侯伯鷩冕而下子男毳冕而下皆爵弁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爵弁士爵弁而巳天子孤卿大夫士其衣亦與之同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其服亦同若然大妻是祭天地之服又與四郊建綏而復不用大裘而冕則門及廟寢等用袞冕以下與上公同但復者依命數衣服不足覆取上服重用之以充其數王后以下案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衣揄狄鄭鞠衣展衣祿衣至揄狄是侯伯夫人案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王后及上公夫人二王後及魯之夫人皆用褘衣下至祿衣侯伯夫人與王之三夫人同揄翟以下至祿衣子男夫人與三公夫人自闕狄以下至祿衣孤之妻與九嬪鞠衣展衣祿衣卿大夫妻與王之世婦展衣祿衣士妻與女御祿衣而巳云禮以冠名服者案士冠禮皮弁爵弁並列於階下執之而空陳服於房云皮弁服爵弁服是以冠名服鄭言此者欲見復時唯用緇衣纁裳不用爵弁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若凡常衣服衣裳各别今此招魂取其便故連裳於衣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疏〕○注北面至稱字○釋曰案喪大記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巢虞之類有林麓人謂君與夫人有國有采地者無林麓謂大夫士無采地者則此升屋之時使狄人設梯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北而招求諸幽之義也者禮記檀弓文以其死者必歸幽暗之方故北面招之求諸幽之義引喪大記者證經復時所呼名字云男子稱名者據大夫以下若天子崩則云皐天子復若諸侯薨則稱皐某甫復若婦人稱字則尊卑同此經含有男子婦人之喪故言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案喪服小記云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是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疏〕（注受者至反之。釋曰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簷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者以其服唯一領明知各一人也自再命以上受者亦各依命數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案喪大記云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其大夫士無司服之官明據君也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此服衣浴而去之不用襲斂故喪大記云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鄭注云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彼又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注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斂謂小斂大斂而云覆之直取魂魄反而巳）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疏〕（注不由至死事。釋曰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得魂氣復反復而不蘇則是虛反今降自後是不欲虛反也云降因徹西北扉者案此文及喪大記皆言降自西北榮皆不言徹扉鄭云徹扉者案喪大記將沐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諸文更不見徹扉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故鄭云降因徹西北扉也西北名為扉者案特牲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以為陽厭而云扉用筵鄭云扉隱也故以西北隅為扉也必徹毀之者鄭云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者復而不蘇下文楔齒綴足之等皆是行死事也）楔齒用角柶。（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疏〕（注為將至急也。釋曰案記云楔貌如軛上兩末鄭云事便也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軛中央入口兩末向上取事便也以其兩末向上出入易故也）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今文綴為對）〔疏〕（注綴猶至為對。釋曰案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以此言之几之兩頭皆有兩足今豎用之一頭以夾兩足恐几傾倒故使御者坐持之案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又案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士其禮同言燕几者燕安也當在燕寢之內常馮之以安體也）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疏〕（注鬼神至依之。釋曰案檀弓曾子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鄭注云不容改新也則此奠是閣之餘食為之案下小斂一豆一籩大斂兩豆兩籩此始死俱言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下記云若醴若酒鄭注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此醴酒雖俱言亦科用其一不並用以其小斂酒醴具有此則未具是其差）帷堂。（事小訖也）〔疏〕（注事小訖也。釋曰云事小訖也者以其未
襲斂必帷之者鬼神尚幽闇故也）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注赴告至有恩。釋曰此及下經論使人告君之事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案虞書云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云大體若身云死當有恩是以下有弔及贈襚之事也案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鄭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是尊卑禮異也）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注賓僚至哭矣。釋曰此謂因命赴者有賓則拜之若不因命赴者則不出是以下云唯君命出鄭云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也云賓僚友羣士也者同官為僚同志為友羣士即僚友也以其始死雖赴君此僚友未蒙赴及即來是先知疾重故未赴即來明是僚友之士非大夫及遠者若有大夫則經辨之而稱大夫是以下文因君襚即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是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弔位猶如賓朝夕哭位其主人之位則異於朝夕而在西階東南面拜之拜訖西階下東面下經所云拜大夫之位是也）入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眾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注眾主至在前。釋曰自此盡北面論主人以下哭位之事云入坐者謂上文主人拜賓訖入坐于牀東是其眾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案喪大記婦人皆坐無立法言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案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此義恐錯此經有不命士喪大記無不命士又與大記文不同釋亦不合子姓皆坐于西方注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知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大夫喪尊者坐卑者立是知此非主人皆立據命士大記云尊卑皆坐據不命之士云婦人謂妻妾子姓者下云親者在室其中有姑姊故此注直言妻妾子姓也喪大記兼言姑姊妹者彼無別文見親者在室故注總言之也言亦適妻在前者亦主人在眾主人前也）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疏〕（注謂大至此者。釋曰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相親昵之理下有眾婦人戶外據小功以下疏者故知此為大功以上也云父兄姑姊妹在此者上注據死者妻妾子姓也此注據主人之兄弟姑姊妹子姓而言若然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從父昆弟姑謂主人之姑姊妹謂從父姊妹子姓謂主人之孫於死者謂曾孫玄孫曾孫為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故云子姓在此者）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眾婦人眾兄弟小功以下）〔疏〕（注眾婦人至以下。釋曰案喪服記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玄謂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是大功以上為親者則上文是也是以知此婦人在戶外是小功以下可知若然同是小功以下而男子在堂下者以其婦人有事自堂及房不合在下故男子在堂下婦人戶外堂上耳）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扅之事畢則下之）〔疏〕
（注使人士至下之。釋曰自此盡不辭入論君使人弔襚之事鄭知禮使人必以其爵者案聘禮使人歸饔餼及致禮皆各以其爵此君使人弔朝士明亦以其爵使士可知此儀禮見諸侯弔法若天子則不以其爵各以其官是以周禮大僕職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鄭云王使往又小臣職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御僕職掌羣吏之弔勞又案宰夫職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幣器注弔事弔諸侯是其皆以官不以爵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將命謂傳賓主人之言擯者也案下小斂後云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注云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若然則此雖有擯者未用辭故此下經不云主人出迎經不云擯者鄭探其意使者使人入將命所使之人入將命即包主人擯者也云寢門內門也者以其大夫士唯有兩門有寢門者外門者以其下云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扅之者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知事畢則下之者案下君使人襚徹帷明此事畢下之可知）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疏〕（注主人至不淑。釋曰上云主人迎于寢門外此云弔者入謂入寢門以其死在適寢云主人不升賤也者對大夫之喪其子得升堂受命知者案喪大記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言拜于下明受命之時得升堂必知大夫之子得升堂受命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即位于序端主人房外南面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鄭注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下文又云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以君常視士殯故言君不在若有恩賜君視大斂則不得如大夫言君不在者謂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以此言之士受君命不得升堂以其賤明大夫之子得升受命乃降拜可知是以大戴禮云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是也云致命曰以下鄭知有此辭者案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君喪而云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彼據鄰國之君故稱寡此使士弔已國之士故直云君不言寡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疏〕（注稽顙至者三。釋曰云稽顙頭觸地者案禮記檀弓曰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致也為稽首之拜但觸地無容即名稽顙云成踊三者三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九踊也）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疏〕（注襚之至某襚。釋曰云主人如初者如上弔時迎于寢門外以下之事也云襚之言遺也者謂君有命以衣服遺與主人云衣被曰襚者案左傳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是也云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雜記文此君襚雖在襲前主人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君襚大斂乃用之知者案喪大記云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注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謂不用之為小斂至大斂乃用之故下文大斂之節云君襚不倒注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是也）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

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疏（○注唯君至禮也○釋曰云主人拜如初者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云襚者入衣尸出者案既夕記襚者委衣于牀不坐衆襚者委于牀上不坐則此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衣尸亦不坐云唯君命出者欲見孤卿大夫士雖有弔襚來皆不出故云唯著異也云遂拜賓者因事曰遂以因有君命故拜賓若無君命則不出戶云大夫雖不辭入也者謂主人小斂後賓致辭云如何不淑乃復位踊今以初死大夫雖不辭主人升入室云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者言唯君命出明大夫已下時來弔襚不出可知經云拜大夫者以因君命出見故云未忍在主人位也者至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面主人位也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揔解不爲之踊及雖不辭而入二事）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疏（○注大功至房中○釋曰自此盡適房論大功兄弟及朋友弔襚之事云大功以上謂并異門齊衰故云以上云即陳陳在房中者下云如襚以適房故知此陳陳在房中也）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疏（○注庶兄至位也○釋曰知庶兄弟即衆兄弟者見上文云親者在室又云衆兄弟堂下北面注云是小功以下又云親者襚此云庶兄弟襚以文次而言故知庶兄弟即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以同姓絕服者有襚法鄭必知變衆言庶即容同姓者見喪服不杖麻屨章士言衆子大夫言庶子鄭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是庶者疏遠之稱故知言庶容同姓云將命曰某使某襚者某謂庶兄弟名使某襚者名但庶兄弟是小功緦麻之親在堂下使有司歸家取服致命於主人若同姓容不在始來弔襚也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以其非君命不出故知拜于室中位也）

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疏（○注親以至襚也○釋曰云別於君襚也者上文君襚之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朋友襚主人徒哭不踊故云別於君襚）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疏（○注凡於至徹衣○釋曰云執衣如襚者上文君襚之時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亦左執領右執要故云如襚也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者案此徹衣之文在諸襚者之下言之故雜記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訖乃云主人有司故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疏（○注銘明至旆也○釋曰自此至西階上論書死者銘旌之事此士喪禮記公侯伯之士一命亦記子男之士不命故此銘旌總見之也云爲銘各以其物者案周禮司常大夫士同建雜帛爲物今云各以其物而不同者雜帛之物雖同其旌旗之杠長短則異故禮緯云天子之旗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但死以尺易刃故下云竹杠長三尺長短不同故言各以別之此據侯伯之士一命者也云銘明旌也者檀弓文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者此司常文也言雜帛者爲旗旌之參以絳帛爲之以白色之帛禪緣之鄭彼注云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是也云以死者至錄之矣者檀弓文案彼自銘明旌至錄之矣引之者事恰盡重與奠自爲下事之別不得以周禮小祝之職杜子春解熬爲重鄭不從其義故以諡破子春又鄭注檀弓云謂重與奠此引證銘旌者鄭君兩解之以彼兼有重與奠亦是錄死者之義此銘旌是錄死者之名故兩注不同案周禮小祝云設熬置銘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子春亦爲此解云無旌不命之士也者謂子男之士也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云赬末長終幅廣三寸則廣三寸總結之但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鄭君計侯與深衣皆除邊幅一寸此亦兩邊除二寸而言之凡書銘之法案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鄭注云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以此而言除天子諸侯之外其復男子皆稱姓名是以此云某氏某之柩云在棺爲柩者下曲禮文以其銘旌表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銘橦也宇梠也）疏（○注杠銘至梠也○釋曰此始造銘訖且置於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於重又下文卒塗始置於肂若然此時未用權置於此及於重也云宇梠也者案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郭云屋梠謂當檐下故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鄭注云西壁堂之西墻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是也）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墻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垼塊竈西墻中庭之西今文鄉爲面）疏（○注甸人至爲面○釋曰自此盡西階下論掘坎爲垼饌陳沐浴之具此坎不論淺深及所盛之物案既夕記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下文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之於此坎也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士無臣所行事皆是有司屬吏之等言主田野者案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云垼塊竈者案既夕記云垼用塊是以塊爲竈名爲垼用之以煮沐浴者之潘水知在中庭之西者經直云于西墻下不繼階宇明近南中庭之西也）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重者也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疏（○注新此至事遽○釋曰云盆以盛水者案下文祝淅米時所用槃以盛渜濯者謂置於尸牀下時餘潘水名爲渜濯知以此槃盛者下文別云士有冰用夷槃彼是寒尸之槃故知此承渜濯云瓶以汲水也者下文管人汲用此瓶也知廢敦敦無足者若有足直名敦故下文徹朔奠云敦啓會面足注云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前也是其有足直名敦凡物無足稱廢是以士虞禮云主人洗廢爵主婦洗足爵廢爵注云爵無足是也云所以盛米也者以下文而知云重鬲鬲將縣重者也下文鬻餘飯乃縣於重此時先用煑沐潘故云將縣重者也以其事未至故言將也云以造言之喪事遽者以其不言饌造者造是造次故以造言之喪事遽也）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爲絳絳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絳古文綪皆爲精）疏（○注襲事至爲絳○釋曰自此至繼陳不用論陳襲所用之事云襲事謂衣服也者此先陳之至下文商祝襲時乃用之但用者三稱而已其中庶襚之等雖不用亦陳之以多爲貴案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先陳後成後陳喪事遽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者所陳之法房戶之內於戶東西領南上以衣裳少從南至北則盡不須綪屈知戶東陳之者取之便故也云江沔之間者案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南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南有江水北有沔水故云江沔之間以縈收繩索爲綪引之證取綪爲屈義也）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絜也）疏（○注所以至絜也○釋曰案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則此布用帷幕之布但外數未聞知親身者下浴訖先設明衣故知親身也云爲圭絜也者以其言明明者絜淨之義故知取圭絜者也）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疏（○注桑之至安髮○釋曰以鬠爲鬠義取以髮會聚之意云桑之爲言喪也者爲喪所用故用桑以聲名之是以云取其名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爲冠笄皮弁笄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云纋笄之中央以安髮者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故云以安髮也）

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疏（○注環幅至作還○釋曰此爲飯含而設所以覆死者面云廣袤等也者布幅二尺二寸鄭計布廣狹例除邊幅二寸以二尺爲率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者下經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士之子親含此經云不鑿明反其巾而已也又知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者案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云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以此經云不鑿則大夫以上鑿謂若士月半不殷奠則大夫以上月半殷奠可知以其大夫以上有臣臣爲賓賓飯含嫌有惡故鑿之也）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疏（○注掩裹至項中○釋曰掩若今人幞頭但死者以後二脚於頤下結之與生人爲異也此陳之耳若設之案下經云商祝掩瑱設幎目注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是）

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綿）疏（○注瑱充耳纊新綿○釋曰案下記云瑱）

塞耳詩云充耳充即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又著詩云充耳以素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懸瑱則生時以黃以素又以玉象等爲之示不聽讒今死者直用纊塞耳而已異於生也云纊新綿者案禹貢豫州貢絲纊故知纊新綿對組是舊絮也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疏〕○注幎目至結也○釋曰鄭讀從葛藟縈之之縈者以其葛藟縈于樹木此面衣亦縈於面目故讀從之也云組繫爲可結也者以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故有組繫也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緌旁爲方〔疏〕○注牢讀至爲方○釋曰名此衣爲握以其在手故言握手不謂以手握之爲握手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者經云廣五寸牢中旁寸者則中央廣三寸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挾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也

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擇爲也世俗謂王棘矺鼠〔疏〕○注決猶至矺鼠○釋曰云挾弓以橫執弦者方持弓矢曰挾未射時已然至射時還依此法以闓弦故云挾弓以橫執弦也引詩者證決是闓弦之物云王棘與擇棘者科用其一皆得不謂兼用二者云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爲藉令弦不決挈傷指耳云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者大射所云朱極三者是也彼但爲君設文引證此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死者尊卑同二用纊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寸〔疏〕○注冒韜至三尺○釋曰云制如直囊者下經云設冒櫜之故云如直囊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者案此經以冒爲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則知上曰質質正者以其在上故以正爲名引喪大記君與大夫士皆以冒對殺不云質則冒既總一名亦得對殺爲在上之稱皆云綴旁者以其冒無帶又無紐一定不動故知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尊卑降殺而已云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者凡人著服先下後上又質長與手齊殺長三尺人有短者質下覆殺故後韜質也

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疏〕○注謂生至不冠○釋曰云謂生時爵弁之服也者凡襲斂之服無問尊卑皆先盡上服生時服即士之常服以助祭者也云纁裳者士冠禮文云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者以死者不冠而經云爵弁皮弁此直取以冠名服不用其冠故云此也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疏〕○注皮弁至裳也○釋曰云皮弁所衣之服也者亦見死者不冠不用皮弁今直取以冠名服是皮弁所衣著之服也知其服白布衣素裳者士冠禮注衣與冠同色裳與屨同色以皮弁白而白屨故士冠禮云素積白屨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則皮弁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十五升布也

褖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爲緣〔疏〕○注黑衣至爲緣○釋曰知此褖衣是黑衣裳者此褖衣則玄端知者以其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爵弁有玄端無褖衣此士喪襲亦陳三服與彼同此無玄端有褖衣故知此褖衣則玄端者也玄端有三等裳此喪禮質畧同玄裳而已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變名褖衣也若然連衣裳者以其用之以表袍袍連衣裳故也是以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曰不襲婦服彼曾子譏用纁袡不譏其稅衣是稅衣以表袍故連衣裳而名褖衣引喪大記者欲見褖衣以表袍之意若然雜記云繭衣大記云袍不同者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異名也其實連衣裳一也云赤緣謂之褖者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引之者證此褖衣雖不赤緣褖衣之名同故引爲證也

緇帶。黑繒之帶〔疏〕○注黑繒之帶○釋曰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唯有此一帶而已案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裨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俱著共一帶爲異也

韎韐。一命縕韍〔疏〕○注一命縕韍○釋曰韎者據色而言以韎草染之取其赤韐者合韋而爲之故名韎韐也云一命縕韍者玉藻文但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一命名爲韎韐亦名縕韍不得直名韍也但士冠禮玄端爵韠皮弁素韠爵弁服韎韐今亦三服共設韎韐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疏〕○注笏所至作忽○釋曰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亦玉藻文引玉藻者證天子以下笏之所用物不同及長短廣狹有異言公侯不言伯子男亦與公侯同案彼鄭云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或者或玉人職文鄭又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云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前後皆詘故云無所不讓彼雖不言士士與大夫同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比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疏〕○注冬皮至之綦○釋曰云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者案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用皮今此變言白者欲互見其義以夏言葛冬當用皮冬言白明夏亦用白又士冠禮云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以三服各自用屨屨從裳色其色自明今死者重用其服屨唯一故須見色若然三服相參帶用玄端屨用皮弁韎韐用爵弁名用其一以當三服而已云此皮弁之屨者以其色白即所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屨者爲證是也引緇絇繶純者欲解士冠禮繶絇純同用緇此經繶雖在緇上明亦用緇可知繶謂係在牙底相接之縫中絇在屨鼻純謂緣口皆以條爲之但易則對方爲績次屨則比方爲繡次爲異耳云綦屨係也者經云繫于踵則綦當屬于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于脚跗踵足之上合結之名爲繫于踵也云讀如馬絆綦之綦者此無正文蓋俗讀馬有絆名爲綦拘止馬使不得俍去此屨綦亦拘止屨使不繼誕也

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疏〕○注庶衆至爲貴○釋曰直云庶襚即上經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皆是故云庶襚云繼陳謂繼襲衣之下陳之云不用不用襲也者以其繼襲衣而言不用明不用襲至小斂則陳而用之唯君襚至大斂乃用也云多陳之爲榮者庶襚皆陳之是也少納之爲貴者襲時唯用三陳是也

貝三實于笄。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疏〕○注貝水至器名○釋曰自此盡夷槃可也論陳飯含沐浴器物之事此云貝三下云稻米則士飯含用米貝古檀弓云飯用米貝亦據士禮也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則飯亦用黍可知但士飯用米不言兼有珠玉大夫以上飯時兼用珠玉也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而用璧唯大夫含無文哀十一年左氏傳云公會吳子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示必死者春秋時非正法若趙簡子云不設屬椑之類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休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禮緯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玉未釋周大夫所用以玉蓋亦異代法云貝水物者按書傳云紂囚文王散宜生等於江淮之閒取大貝如車渠以獻于紂遂放文王是貝水物出江水也又云古者以爲貨者漢書食貨志云五貝爲朋又云有大貝壯貝之等以爲貨用是古者以爲貨也知笄是竹器名者以其字從竹又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婚禮婦見舅姑執笄以盛棗栗此雖盛貝不盛棗栗其笄並竹器也

稻米一豆實於筐。豆四升〔疏〕○注豆四升○釋曰昭公三年晏子辭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巾所以拭汙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疏〕○注巾所至麤葛○釋曰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此士禮上下同用綌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彼據大夫以上分別上下爲貴賤故上用細下用麤也

櫛於簞。簞葦笥〔疏〕○注簞葦笥○釋曰案曲禮云凡以弓劍包苴簞笥問人者注云圓曰簞方曰笥則是簞笥別此注簞葦笥者舉其類按論語云顏回一簞食注云簞笥也亦舉其類謂若蕢麻與枲麻雄雌異而鄭注云蕢麻枲麻也亦舉其類也

浴衣於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疏〕○注浴衣至通裁○釋曰知浴衣已浴所衣之衣者下經云浴用巾挋用浴衣是既浴所著之衣用之以晞身明以布爲之云如今通裁者以其無殺即布單衣漢時名爲通裁故舉漢法爲況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其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注皆者至之堂○釋曰謂從序半以北陳之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云中以南謂之堂者諸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即下文淅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故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是室外皆名堂也

儀禮疏卷第三十五（元缺卷今補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士喪禮第十二

喪於五禮屬凶（凶下集釋有禮字）

亡則以緇長半幅（毛本半誤作百）

士喪禮

疾時處北墉下（毛本墉作牖釋文集釋俱作牖陸氏曰本又作墉徐本通典通解敖氏俱作墉）

死而遷之當牖下（徐陳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當作南○按室制南有牖而北無牖或亦有之謂之向毛詩傳及說文皆云向北出牖也故旣夕記作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若作北牖則近室之牖宜稱南以別之若作北墉則不必言南牖也據疏內稱南牖北牖者非一似可兩通）

大斂所并用之衾（通典無并字）

必皆於正處也（皆通解作歸○按喪大記作皆不作歸）

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毛本墉作牖當作南要義牖作墉南作當並與徐本注合）

復者一人

當十有二人也（十有二字誤倒）

識之而來反（反下衍衣字）

故復者皆朝服也（監本要義同毛本無朝字）

鄭鞠衣展衣褖衣至揄狄（許宗彥云當作鄭注云用稅衣上至揄狄）

孤之妻與九嬪（毛本嬪作殯盧文弨改殯爲嬪）

若凡常衣服（要義同毛本常下有時字）

受用篋（篋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篋釋文集釋毛本俱作篋陸氏曰本或作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于堂前可證）

復者降自後西榮

降因徹西北厞（釋文云厞扶未反本或作扉音非）

而爨之（通解要義楊氏俱同毛本而作用○按喪大記作用毛本是也）

楔齒用角柶

爲將含（釋文曰含本亦作唅後放此）

恐其口閉急也（急楊氏作結）

綴足用燕几

爲將屨（徐陳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屨作履）

又按周禮天官玉府（禮要義作官）

奠脯醢醴酒（此節疏內此始死俱言之下脫脯醢二字）

奠脯至尸東（要義有此五字按此本殘缺每節標目皆無可考要義偶有此五字故錄之）

乃赴于君

赴告也（告上敖氏有走字鍾本告作古誤按敖氏蓋據旣名注增入）

入坐于牀東（毛本牀誤作堂）

是其衆主人直言在其後（要義無是其二字）

親者在室

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在上楊氏有之字）

謂大功以上（此句下要義有者以大功以上六字毛本無）

君使人弔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此句下要義有鄭云王使往五字毛本無○按五字當有）

有寢門者外門者（要義無外門者三字毛本有○案似當作知寢門非外門者）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凡九踊也（此句下要義有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者三廿二字蓋從他書錄入非疏文）

君使人襚

按左傳隱元年（要義同毛本隱下有公字）

主人拜如初○升降自西階（自下徐本有階字）○卽位于西階下（子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于毛本作如）

親者襚

論大功兄弟（陳本無弟字閩本弟字擠入）

庶兄弟襚○委衣于尸東牀上（尸閩葛俱誤作戶）

卽衆兄弟也（卽通典作則）

朋友襚

親之恩也（通典重親字）

爲銘

大夫之所建也（夫下通典集釋敖氏俱有士字○按據周禮司常注則士字當有）

無旌（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旌作旗）

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毛本末作未徐本集釋末作末通解未爲二字未刻餘與徐本同案未乃末字之誤）

此引證銘旌者（要義同毛本證銘作銘證）

云無旌（旌要義作旌與徐本注合毛本作旗）

下曲禮文（要義同毛本無下字）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敖氏曰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浦鏜云記檀弓設披節疏引此亦無宇字敖言是也○按先鄭本或與後鄭異檀弓疏所引自據小祝注爾）

甸人掘坎于階閒

皆是有司屬吏之等（毛本無是字要義有）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盆通典作瓮注及下同）

槃承湔濯（張氏曰監本湔誤作湮案釋文湔奴亂反從釋文及諸本）

鬲將縣重者也（徐本敖氏同通典集釋楊氏毛本縣下有於字張氏曰釋文前重字注云於重則此重字上有於字從釋文）

此時先用煮沐潘（要義同毛本沐潘作潘沐）

陳襲事于房中

讀爲縪縪屈也（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敖氏不重縪字）

江沔之閒（釋文云沔音緬水名也一本作沱大何反江別爲沱）

於戶東西領南上（戶閩本誤作尸南上要義作西鄉）

鬠笄用桑

皮弁笄爵弁笄（要義同毛本無上笄字）

布巾環幅不鑿

及其巾而已（徐本同集釋通解毛本及俱作反張氏曰注日及其巾而已案疏及作反從疏○按通典亦作反）

掩練帛廣終幅（毛本廣誤作續）○長五尺（五陳閩葛本俱誤作伍）

掩裹首也（也通典作者）

爲將結於頤下（於徐本作放）

又還結於項巾（張氏曰注曰又還結于項巾按監杭本毛本巾作中從監杭本）

瑱用白纊

對纊是舊絮也（要義同毛本絮作緜）

幎目用緇

讀若詩云葛藟縈之縈（云徐本聶氏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云毛本作曰之字徐本通解俱不重聶氏集釋楊敖毛本俱重）

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按釋文出爲涓二字）

鄭讀從葛藟縈之縈者（之字要義不重與徐本注合毛本重）

握手用元纁裹

牢讀爲樓（案尔疋釋詁摟聚也釋文云摟从手本或作樓非然則此注樓字亦當从手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又毛詩角弓式居婁驕箋云婁歛也婁與摟古字通）

樓謂削約握之中央（毛本謂作爲徐本通典聶氏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謂與疏合）

今文樓爲纋（樓集釋作牢按鄭既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纋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爲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肵與此同例）

義取樓斂挾少之意（毛本樓誤作壞挾浦鏜改約盧文弨改狹）

決用正王棘

決拾既次（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次俱作佽）

極猶放弦也（通典聶氏俱無弦字金曰追云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無弦字則有者誤衍也）

合不挈也（釋文曰挈苦結反劉本作契苦計反案徐本挈下無指字與疏合釋文通典聶氏毛本俱有）

古文王爲玉（玉徐本集釋俱作玉通解毛本作三）

今文檡爲也（檡爲也徐本作澤爲也毛本集釋通解俱作檡爲澤張氏曰注曰今文澤爲也案杭本云檡爲擇從杭本○按也疑宅字之誤）

云王棘與檡棘（毛本檡誤作擇）

冒緇質

君錦冒黼殺（徐陳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錦作緜○按喪大記作錦徐本是）

大夫元冒黼殺（黼楊氏作黻張氏曰監杭本黼作黻巾箱嚴本之爲黼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經曰君黼大夫黻喪大記之本蓋誤也從監杭本）

綴旁三（三敖氏作二）

爵弁服純衣

謂生時爵弁之服也（毛本弁下有所衣二字徐本通典集釋俱無與疏合通解楊氏俱有○按釋文所衣注云下所衣同是爲此節作音也）

褖衣

黑衣裳赤緣謂之褖（徐本通典同毛本謂之作之謂集釋通解楊氏之謂下俱復有之字張氏曰注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案釋文云緣之則緣下有之字從釋文○按張氏但言緣下有之字不言謂下無之字黃楊二家俱得之今本誤會張意遂刪去下之字）

不禪（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禪作襌）

以其士冠禮陳三服（要義楊氏同毛本士下有是字）

竹笏

天子以球玉（球徐本楊氏俱作球釋文集釋通解毛本俱作璆盧文弨云玉藻文本作球下搢珽依玉藻此璆亦當作球）

天子搢珽（珽釋文作珵云本又作珽同張氏曰監本作珵○按說文有珽無珵）

舒懦者（陳本通解同毛本懦作儒）

夏葛屨○皆繶緇絇純（張氏曰釋文云繶純中無絇字鄭氏注周禮屨人全引此文亦無絇字鄭氏又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今之有絇字後人加之也從釋文○按疏有絇字）

明夏時用葛亦白也（集釋重葛字無也字）

比皮弁之屨（徐本楊氏同集釋通解敖氏毛本比俱作此張氏曰監杭本作此從監杭本）

貝三實于笄

但士飯用米（要義同毛本米作稻）

哀十一年左氏傳云（毛本哀下有公字要義無下文文公同）

沐巾一

巾所以拭汙垢（汙徐陳葛本通典集釋楊氏俱作汚）

櫛於簞（於唐石經徐陳閩葛釋文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於毛本作用）

簞葦笥（葦徐陳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俱從艸毛本從竹）

皆饌于西序下

皆具以下（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具作貝張氏曰上文云貝三實自貝三以下皆饌于西序傳寫者誤以貝爲具從經云受具按諸本亦作具）

儀禮疏卷第三十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疏】○注管人至縈也○釋曰自此盡明衣裳論沐浴及寒尸之事云不說繘屈之者以其喪事遽則知吉尙安舒故宜說之矣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士既無臣所行事者是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云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者以下經云祝淅米明此管人將以就堂授祝濯米可知 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祝夏祝也淅汰也）【疏】○注祝夏至汰也○釋曰知是夏祝者見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是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疏】○注盡階至爨之○釋曰云盡階者三階上也云用重鬲者以其先煑潘後煑米爲鬻懸于重故煑潘用重鬲也云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此薪即復人降自西北榮所徹者也 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復於筐處）【疏】○注復於筐處○釋曰敦即上廢敦也云復於筐處者向未淅實于筐今淅訖盛于敦所置之處還於筐所以擬飯之所用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笫有枕）【疏】○注謂夏至有枕○釋曰謂夏月者以周禮凌人職云夏頒冰據臣而言月令二月出冰據君爲說云而君加賜冰也者喪大記云士無冰用水此云有冰明據士得賜者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案喪大記注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是也引喪大記已下欲證士有賜乃有冰又取用冰之法案彼注造猶內夷槃小焉笫爲簀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特欲通冰之寒氣若然凌人云大喪共夷槃冰則天子有夷槃鄭注凌人云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其大夫言夷槃此士喪又用夷槃卑不嫌但小耳故鄭云夷槃小焉 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煑潘也）【疏】○注外御至潘也○釋曰此云外御者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故尚書冏命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者也知沐管人所煑潘也者以其上文管人煑潘此外御受沐人明所受之於管人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倮裎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襢笫）【疏】○注象平至襢笫○釋曰云象平生沐浴倮裎者倮謂赤體裎猶袒也將浴尸倮袒無衣故子孫不在旁主人出也下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鄭云抗衾爲其倮裎蔽之也以浴尸時袒露無衣故抗衾以蔽之也云而襢笫者又下記云襢笫鄭云襢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是也 乃沐。櫛。挋用巾。（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疏】○注挋晞至作振○釋曰挋謂拭也而云晞也清也者以其櫛訖又以巾拭髮乾又使清淨無潘櫛拭訖仍未作紒下文待蚤揃訖乃鬠用組是其次也 浴用巾。挋用浴衣。（用巾用拭）

（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疏（○注用巾至用枓○釋曰枓酌水器受五升方有柄今用大匏不方用挹盆中水以沃尸又案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盆明沐浴俱有盤及枓此沐浴盤枓亦皆有也引喪大記者證人之數及浴之器物也）渜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渜作緣荊沔之間語）疏（○注沐浴至間語○釋曰潘水既經溫煑名之爲渜已將沐浴謂之爲潘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于坎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褻之若棄杖者棄于隱者故知亦棄于坎云古文渜作緣荊沔之間語者禹貢云荊河惟豫州則鄭見豫州人語渜爲緣是以古文誤作緣也）蚤揃如他日。（蚤讀爲爪斷爪揃鬢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疏（○注蚤讀至生時○釋曰鄭讀蚤從爪者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知人君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是也）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疏（○注用組至爲括○釋曰鬠紛乃可設明衣以蔽體是其次也）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疏（○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布襲衣裳并飯含之事）商祝襲祭服褖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注商祝至一牀○釋曰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宜者案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言尊敬故知殷人敎以敬是以使之襲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敎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月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敎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云亦當喪祝行事也云襲布衣牀上者喪大記云襲一牀故知襲時布衣牀上也此雖布衣未襲待飯含訖乃襲下經爲次是也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者以其爵弁從君助祭宗廟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是也皮弁從君聽朔之服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之服有二種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積素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此士之襲及士冠所用聽朝者不用此素服引者欲見郊特牲皮弁素服是大蜡送終之服非此襲時所用者也知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者以其死于北墉下遷尸于當牖下沐浴而飯含引喪大記云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者喪事所以即遠故知襲牀次含牀之東云衽如初也者衽臥席下莞上簟彼一牀之下又云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故知衽如初含時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俱入戶西鄉也今文宰不言執）疏（○注俱入至言執○釋曰云扱諸面之右

者面前也謂袒左袖扱於左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也云洗貝執以入者洗訖還於笄內執以入云宰洗柶建于米者亦於廢敦之內建之鄭知俱入戶西鄉者以下經茹云主人與宰牀西東面故知此時西鄉也）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注當牖至明矣○釋曰云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笄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鄭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者知尸當牖者見既夕記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遷尸於上是尸當牖今言當牖北面故知值尸南可知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但士之子親含發其巾不嫌穢惡今設巾覆面者爲飯時恐有遺落米在面上故覆之也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舊有解云遷尸於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視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爲徹枕設巾要須在尸首便也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已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雖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疏（○注不敢至足也○釋曰云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前文祝入當牖北面是由尸首故受主人貝奠之并受米奠于尸西故主人空手由足過以其口實不可由足恐褻之故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疏（○注米在至飯事○釋曰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以其祝先奠貝于尸西祝又受米從首西過奠于貝南便矣今不於貝南奠之而奠于貝北故云便主人之扱也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此不敢取詔辭自右之義直以米在主人之右故宰亦在右故云當佐飯事也）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注于右至而已○釋曰云于右尸口之右者尸南首云右謂口東邊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經左右及中各三扱米更云實米唯盈則九扱恐不滿是以重云唯盈也）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注襲復至尸東○釋曰云襲復衣也者以其鄉袒則露形今云襲是復著衣故云復衣知位在尸東者以其鄉者在尸西今還尸東西面位也）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疏（○注掩者至坼也○釋曰自此盡于坎論襲尸之事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者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幎目鄭知後結項者以其掩有四腳後二腳先結頤下無所妨故先結之若即以前二腳向後結于項則掩於耳及面兩邊瑱與幎目無所施故先結頤下待設瑱塞耳并施幎目乃結項後也云跗足上也者謂足背也云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者以漢時刀衣鼻況絇在屨頭上以其皆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若無絇則謂之鞮屨是以鄭注周禮鞮鞻氏云鞮屨者無絇之屝云以餘組連之者以其綦繫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屨之絇使兩足不相恃離故云止足坼也）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

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疏（○注遷尸至大異○釋曰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以其上文已布衣於含東牀上而未襲今已飯含訖乃遷尸以衣著於尸故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者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注云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者此對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並在南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若然疾者於北墉下廢牀始死遷尸於南牖即有牀故上文主人入坐於牀東主婦牀西以其夏即寒尸置冰於尸牀之下雖不言設一牀有可知故將飯含祝以米貝致於牀西也大記唯言含一牀襲一牀大斂不言牀者以小斂衣裳多陳於地故不言牀襲衣裳少含時須濡水又須寒尸故並須牀也此士襲三稱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案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喪大記云小斂十有九稱尊卑同大斂君百稱五等同大夫五十稱以下文士三十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命數雖殊稱數亦等三公宜與諸侯同）明衣不在筭。（筭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疏（○注筭數至稱也○釋曰云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其褖衣雖禪以袍爲表故云稱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數也）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衣帶之右旁古文韐爲合也）疏（○注韐帶至合也○釋曰云韐帶韎韐緇帶者案上陳服之時有韎韐有緇帶故云是韎韐緇帶也云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者本正言韎韐帶亦同得爲省文今言韎韐者用革帶也以其生時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二帶是以雜記云朱緣帶巾加大帶於上注云朱緣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緣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事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是也案玉藻云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辟又案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今死則加以五采士生時一色死更加二色是異於生若然又雜記朱緣帶注云朱緣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緣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彼是帶衣之帶非大帶諸侯禮則士大夫亦宜有之此不言文不具也但人君衣帶用朱緣與大帶同此則大夫士飾與大帶同也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以右手取之便故也）設決。麗于擥。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擥。（麗施也擥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籍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擥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擥作捥）疏（○注麗施至作捥○釋曰云決以韋爲之籍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者以下當大擘本鄉掌爲內端屬紐子鄉手表爲外端屬橫帶也云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擥之表也者以鄭言之大指短其著之先以紐擐大擘本然後因沓其彄於指乃以橫帶繞手一二貫紐反向手表結之鄭雖云結于擥之表且內於帶開末即結此橫帶即上組繫是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案上文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

（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帀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又反而上繞取繫鄉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云此謂右手也者以其右手有決今言與決同結明是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此謂左手鄭云手無決者也）

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今文櫜爲橐）【疏】（○注櫜韜至爲橐○釋曰云取事名焉者此本名冒而云櫜櫜是韜盛之名今以此冒櫜盛尸故名爲櫜是取盛物之事名焉云衾者始死時斂衾者篇首始死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之衾今雖襲訖乃用大斂衾者以其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與前未襲同不言斂衾單言衾是斂衾可知故不言也）

巾柶鬊蚤埋于坎。（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疏】（○注坎至反之○釋曰云坎至此築之也者上文直云渜濯棄于坎不言埋以其未築之故也至此言埋者事訖當築之故也必至此乃築之者以其斂事遠無暇即埋又慮更有須埋者故至此覆尸訖乃埋之前爲坎者是甸人也則此埋之亦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言此者以初死脯醢醴酒之奠爾來不言恐不知所安反之處但始死設于尸東方襲事必當辟之襲訖反之於尸東以其不可空無所依故也案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彼還是襲奠辟小斂則此辟襲奠亦不出室仍不言處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則此宜室西南隅至大斂辟小斂奠則言于序西南有文可知也若然此奠襲後因名襲奠故下鄭注云將小斂則避襲奠）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疏】（○注木也至三尺○釋曰自此至于重論設重之事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云鑿之爲縣簪孔也者下云繫用靲用靲內此孔中云簪者若冠之笄謂之簪使冠連屬於紒此簪亦相連屬於木之名也云士重木長三尺者鄭言士重木長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竪之者橫者宜半之鄭不言大夫以上無正文故也）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疏】（○注夏祝至同差○釋曰云于西牆下者西牆下有竈即上文甸人爲垼是也云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者案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書傳略說亦云夏后氏主教以忠是夏人教以忠也曲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若忠不對歡忠亦飲食故此飲食使夏祝忠者養宜也前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是以下記云夏祝徹餘飯注云徹去鬻是也云重主道也者以檀弓文彼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即是虞祭之後以木主替重處故云重主道也引之者證此重是木主之道也鄭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亦無正文言之者以其同盛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二簋留陽厭不用餕故不言也）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𥯨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冪皆作密）【疏】（○注久讀至作密○釋曰云冪用疏布久之者鄭久讀爲灸灸塞義謂直用麤布蓋鬲口爲塞也云靲竹𥯨也者案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篾席即此靲篾一也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據人北面以席先於重北面南掩之然後以東端爲下向西西端爲上向東是爲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爲左衽右衽然後以篾加束之結於後也）

祝取銘置于重。（祝習周禮者也）【疏】（○釋曰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於肂今且置於重必且置于重者重與主皆是錄神之物故也）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疏】（○注綪屈至爲三○釋曰自此盡東柄論陳小斂衣物之事云厥明者對昨日始死之日爲厥明此陳衣將陳并取以斂皆用篋是以喪大記云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是也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此總解大小斂之絞若細而分之則別故鄭注喪大記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云以布爲之知者下記云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注云倫比也此絞直言從橫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短長不定注取足而已引喪大記證絞爲三析之事）

緇衾赬裏無紞。（紞被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疏】（○注紞被至幅也○釋曰云斂衣或倒者案下文云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皆有領可記也云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恐於後互換死者一定不須別其前後可也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此無正文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

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疏】（○注爵弁服皮弁服○釋曰凡陳斂衣先陳絞紟於上次陳祭服於下故云祭服次至大斂衣亦先陳絞紟衾次陳君襚祭服所以然者以絞紟爲裹束衣故皆絞紟爲先但小斂則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故小斂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則先布祭服後布散衣是小斂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也襲時美者在外是三者相變也）

散衣次。（襚衣以下袍繭之屬）【疏】（○注襚衣至之屬○釋曰袍繭有著之異名同入散衣之屬也）

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疏】（○釋曰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褖衣而已云十九稱當重之使充十九必十九者案喪大記小斂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注云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則天子以下皆同十九稱言法天地之終數者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尊卑共爲一節也）

陳衣繼之。（庶襚）【疏】（○注庶襚○釋曰知庶襚者以其襲時陳衣訖乃云庶襚繼陳不用此亦陳衣訖乃云陳衣繼之明亦是庶襚）

不必盡用。（取稱而已不務多）【疏】（○釋曰襲時言庶襚繼陳則全不用此陳衣繼之下云不必盡用則兼用之不必盡而已以其小斂用衣多主人自盡不足故容用之也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衣服雖多不得過十九耳）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古文奠爲尊）【疏】（○注功布至爲尊○釋曰知功布鍛濯灰治之布者案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七升已下鍛濯灰治之是以殤大功章云大功布衰裳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此云功布者大功之布故云鍛濯灰治之也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知者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則凡設物於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疏】（○注爲奠至洗也○釋曰云爲奠設盥也者謂爲設奠人設盥洗及巾云喪事略故無洗也直以盆爲盥器也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即是於此盥也但諸文設洗篚者皆不言巾至於設洗篚不言巾者以其設洗篚內有巾可知故不言言凡不就洗篚皆言巾者既不就洗篚恐揮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喪事略不設洗篚皆見巾是也）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疏】（○注苴絰至爲上○釋曰此陳絰帶者以其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云亦散帶垂者不言尺寸亦與苴絰同垂三尺云苴絰斬衰之絰也者案喪服斬衰章云喪服斬衰裳苴絰杖故知此苴絰斬衰之絰云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者案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彼據人之形貌若苴麻明麻之形貌亦苴可知故此指麻之貌苴者以爲絰云服重者尚麤惡者對齊衰已下服輕不尚麤惡故閒傳云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是不尚麤惡也云絰之言實也者檀弓云絰也者實也鄭注喪服云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是明孝子之心與服相稱不虛服此服也云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者此無正文喪服及此皆言苴絰大鬲鬲是搤物之稱故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者案喪服傳云苴絰大搤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自此斬衰之帶差至緦麻之帶故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者謂斬衰統於內以解本在下而本陽以解在左對齊衰之絰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外案雜記云親喪外除鄭云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注云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此言統內統外者亦據哀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亦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也云要絰小焉五分去一者亦據喪服傳而言首絰圍九寸五分之五寸正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每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去四分得十六分取十五分爲三寸餘一分在總得七寸五分寸之一彼傳因即分之至緦麻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以其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七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彼二寸一寸爲二十五分二寸爲五十分一分爲五分添前爲五十五分總去十一分餘有四十四分二十五分爲一寸添前四寸爲五寸仍有十九分在是齊衰之帶總有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彼又云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以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者一分爲五分十分爲

（五十分又九分者爲四十五分添前五十總爲九十五分去一者五十去十四十五去九總得七十六據整寸破之而言此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爲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以下仍有小功之帶但小功之帶以小功之絰又五分去一下至緦麻之帶皆以五倍破寸計之可知耳云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者案喪服齊衰大功皆言牡麻小功又言澡麻則齊衰以下皆牡麻傳曰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蕡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閒傳云齊衰貌若枲是以鄭云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云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者此小斂絰有散麻帶垂之至三日成服絞之對婦人陰質初而絞之與小功以下男子同知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者以其對下牀第夷衾之等在西坫南故此亦在東坫南也若然經直言東方知不在東堂下東方者以其小斂陳饌皆在東堂下若此亦在東堂下當言陳于饌東饌北何須言東方乎明此非東堂下也知苴絰爲上者以其絰先言苴絰明依此爲首南陳之也）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疏〕。注婦人至絰也。釋曰知婦人亦有苴絰者喪服首云苴絰杖下絰男子婦人俱陳則婦人亦有苴絰禮記服問之等每云婦人麻絰之事故知婦人亦有今此經不言婦人苴絰者記其異謂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無異者且男子小功緦麻小斂有帶則絞之亦結本婦人帶結本可以兼之矣云此齊衰婦人者以其牡麻宜言齊衰以下至緦麻皆同牡麻也云斬衰婦人亦苴絰也者此亦據帶而言以其帶亦名絰則喪服云苴絰杖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彼絰既兼男女則婦人有苴麻爲帶絰可知絰不言者以義可知故省文也此帶牡麻兼男子小功以下陳之則別處以其男子陳之于坫南此經云在房明知異處也）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第簀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疏〕。注第簀至冒也。釋曰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小斂訖奉尸夷於堂幠用夷衾矣故陳之於西坫南案曲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此夷衾小斂以往用之覆尸柩今直言覆尸者鄭據此小斂未入棺而言云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對小斂已前用大斂之衾今小斂以往大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夷衾證小斂不用之兼明夷衾之以制鄭言小斂以往則此夷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是以將葬啓殯覆棺亦用之矣云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案上文冒之材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注云上曰質下曰殺此作夷衾亦如此上以緇下以赬連之乃用也其冒則韜下韜上訖乃爲綴旁使相續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疏〕。注爲舉至堂下。釋曰云爲舉者謂將舉尸者則下經士盥二人是也云西堂下知者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可知）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去蹄去其甲爲不絜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今文鬄爲剔胉爲迫古文鼏爲密〔疏〕。注鬄解至爲密。釋曰此亦爲小斂奠陳之鼏用茅爲編言西末則茅本在東方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者凡牲

體之法有二一者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鬄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髀爲四段案士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畧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故云喪事畧若禘郊大祭雖吉祭亦先有豚解後爲體解是以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國語亦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俎親戚燕飲則有殽脀者若然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體解豚解禮運所云者是也若然此經云四鬄并兩胉脊與脊總爲七體若豚解皆然也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者既始死之奠襲後改爲襲奠以恐妨斂事故知辟襲奠前襲時已辟之今將小斂亦辟之亦當於室之西南隅如將大斂辟小斂奠於序西南也凡奠在室外經宿者皆辟之於序西南是以小斂奠與祖奠等皆辟之於序西南朝廟遷祖之奠不設於序西南以其以再設爲褻是以遷之即設新之也）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今文並爲併〔疏〕。注立俟舉尸也。釋曰舉尸謂小斂從襲牀爲遷尸於戶內服上即下文士舉遷尸反位是也）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十稱也〔疏〕。注斂者至稱也。釋曰云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者以其襲時衣裳少不倒小斂十九稱衣裳多取其要方除祭服之外或倒或否云祭服尊不倒者士之助祭服則爵弁服皮弁服并家祭服玄端亦不倒也云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者以其斂衣半在尸下半在尸上今於先布者在下則後布者在中可知也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者欲見祭服文在散衣之下即是後布祭服祭服則是善者復云善者在中則祭服之中更有善者可知故云每服非一稱以其總十九稱之中善者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疏〕。注衽寢至上簟。釋曰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是衽爲臥席云亦下莞上簟者詩斯干宣王寢席而言下莞上簟是尋常寢席無問貴賤者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膺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髺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髺作括〔疏〕。注始死至作括。釋曰知始死將斬衰者雞斯者案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鄭注云雞斯當爲笄纚以成服乃斬衰是始死未斬衰故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也云將齊衰者素冠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問喪親始死男子云笄纚明齊衰男子素冠可知云今至小斂變者謂服麻之節故云變也

云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者此即喪服小記云斬衰髺髮以麻爲母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雖齊衰初亦髺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髺髮也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者此亦小斂節與斬衰髺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若婦人斬衰婦人以麻爲髽齊衰婦人以布爲髽髽與髺髮皆以麻布自項而向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免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也云于房于室釋髺髮宜於隱者并下文婦人髽于室兼言之也）婦人髽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疏〕。注始死至頭然。釋曰知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將斬衰男子既去冠而著笄纚則婦人將斬衰亦去笄而纚可知又知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者上引男子齊衰始死素冠則知婦人將齊衰骨笄而纚也云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者謂今至小斂節亦如上將斬衰男子去笄纚而髺髮則此將斬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麻髽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纚而布髽矣鄭不云斬衰婦人去纚而云去笄纚者專據齊衰婦人而言文畧故也鄭所以云而紒紒即髽也故喪服注亦云髽露紒也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髽至成服之笄猶髽者改至大斂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云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者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有喪至小斂則男子去笄纚著髺髮婦人去纚而著髽髽形先以髮爲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之如男子髺髮與免故鄭依檀弓縱縱扈扈之後乃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既髺髮與髽皆如著幓頭而異爲名者以男子陽外物爲名而謂之髺髮婦人陰內物爲稱而謂之髽也但經云婦人髽于室者男子髺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髽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內戶西皆於隱處爲之也）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閒牀第上也今文侇作夷〔疏〕。注侇之至作夷。釋曰云侇之言尸也者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侇尸不作移字皆作侇者侇人旁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云幠用夷衾者初死幠用大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擬大斂故用覆棺之夷衾以覆尸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即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疏〕。注拜賓至夾前。釋曰云衆主人東即位者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即位於阼階以主人位南西面也於時阼階空故婦人得向阼階上西面也云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云拜賓鄉賓位拜之也者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即云主人拜賓明不即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賓可知云即位踊東方位者謂主人拜賓訖即鄉東方阼階下即西面位踊踊訖襲絰也云襲絰于序東東夾前者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即位踊訖而去襲絰于序東謂鄉堂東

（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云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乃奠。（祝與執事爲之）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於此宜西面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疏〕（○注舉者至順之○釋曰右執匕左執俎者謂鄉北入內東方爲右人西方爲左人故鄭云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各用內手舉鼎外手執匕俎故云便也云錯鼎於此宜西面者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爲宜也）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今文扃爲鉉古文予爲與鼏爲密）〔疏〕（○注抽扃至爲密○釋曰云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者以其經云左執匕即云抽扃予左手兼執之不言用右手故鄭明之以其右人用左手執匕即知抽扃已下用右手似若左執爵用右手祭脯祭薦取便也）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古文朼爲匕髀爲脾今文胉爲迫柢皆爲胝）〔疏〕（○注乃朼至爲胝○釋曰凡七體者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肫胳屬焉并左右脅通脊爲七體也案下文大斂豚合升合升則髀亦升之矣凡言合升多言皆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竅賤也云皆覆爲塵者諸進體皆不言覆此言覆者由無尸而不食故覆之也云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今以始死故未異於生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踴。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疏〕（○注執事至受之○釋曰云甸人徹鼎巾者以其空無事故徹案公食大夫云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謂當門也或云徹鼎者誤何者前陳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鼏奠用功布實于簞何徹之有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者此執者不升唯據執巾者故鄭云祝既錯醴將受之當以覆酒醴故下云祝受巾是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踴。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踴。（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疏〕（○注東反其位○釋曰云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者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云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者此奠者奠訖主人見之更與主人爲踊之節也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馮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注云東反其位者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也）〔疏〕（○注廟門外也○釋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疏〕（○注代更至代哭○釋曰此經論君及大夫士於小斂之後隨尊卑代哭之事注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者案喪大記云君喪縣壺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注云自以親疏哭也此注不言大夫舉人君與士其大夫有大記可參以官可知故不言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禮有三無時之哭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葬前朝夕入於廟阼階下哭又於廬中思憶則哭是二無時既練之後在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是三無時練則葬後有朝夕在阼階下哭唯此有時無無時之哭也引挈壺氏者證人君有縣壺爲漏尅分更代哭法大夫士則無縣壺之義也）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疏〕（○注喪禮畧至請事○釋曰云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者案上文始死云有賓則拜之君使人弔皆不云擯者出請入告之事至此乃云擯者出請入告是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也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此約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諸侯之喪嗣君在阼階之下使擯者出請云孤某使某請事此亦宜然故引爲證也）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疏〕（○注須亦至須矣○釋曰云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者此約雜記辭爲證也）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疏〕（○注朋友至主人○釋曰云朋友親禭如初儀者謂初死時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親禭以進親之恩是也云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者案前初死朋友禭親以進退哭不踊注云主人徒哭不踊以爲朋友不哭主人徒哭此朋友堂上北面哭據朋友哭知上文退哭非朋友哭者前文朋友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朋友亦不哭故退哭據主人此朋友特來無君命故哭與彼異不可相決）禭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古文褶爲襲）〔疏〕（○注帛爲至爲襲○釋曰案喪大記云小斂君大夫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若然則士小斂大斂皆同用複而禭者用褶者褶者所以禭主人未必用之禭耳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者此決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乃爲一稱以其絮褻故須表此雖有表裏爲褶衣裳別則裳又無絮非褻故有裳乃成稱不須表也言雖複與禪同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士褶衣與複衣相對有著爲複無著爲褶散文褶亦爲複也案喪大記有衣必有裳乃成稱據禪衣祭服之等而言此褶雖複與禪同亦得裳乃成稱也云不用表也者見異於袍繭也云藏以待事也者以待大斂事而陳之也）宵爲燎于中庭。（宵夜也燎火燋）〔疏〕（○注宵夜也燎火燋○釋曰案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注云未爇曰燋古者以荆燋爲燭故云燎火燋也或解庭燎與手執爲燭別故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士無文大燭或云以布纏葦以蠟灌之謂之庭燎則此云庭燎亦如之云大者對手執者爲大也）

儀禮疏卷第三十六（元缺卷今補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管人汲

則知吉倘安舒（則要義作明）

祝淅米于堂

祝夏祝也淅汏也（此注閩本誤作小字於淅西麻反下作圈隔之不標注字葛本因之竟缺此注）

汏徐本釋文集釋俱作汏通解毛本作汰○按釋文音徒頼反則作汏是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

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廟毛本誤作朝無用字徐陳釋文集釋通解楊敖俱有用字與疏合○按喪大記原文有用字）

○此節疏內三階上也階乃等字之訛

士有冰

尸既襲既小斂（陳閩俱無既襲二字○按喪大記注有既襲二字）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象平生沐浴倮裎（倮徐本釋文通解楊氏俱作倮集釋毛本作裸裎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程鍾本釋文集釋毛本俱作程張氏曰注曰象平生沐浴倮程案監本及釋文程作裎既夕禮謂其倮程案監本亦作裎并從監本及釋文○按鍾本既夕注亦作程）

下記云（毛本下作大下又下記云同）

爲其倮裎（爲陳閩監本要義俱作爲毛本作謂案上條張氏引既夕注亦作謂字倮要義作倮與徐本注合毛本作裸）

乃沐

又以巾拭髮乾（要義同毛乾作訖○按此句釋晞字之義晞乾也）

浹灌棄于坎

古文浹作緣（緣釋文集釋俱作湪）

棄于隱者（毛本隱作坎陳閩通解要義俱作隱按隱字是）

蚤揃如他日

斷爪揃鬢也（釋文云鬢本亦作須案須鬢古今字）

鄭讀從手爪之爪（要義無之爪二字）

鬠用組

古文鬠皆爲括（浦鏜云周禮弁師注括引作檜檜栝字異義同疑括乃栝字之誤）

商祝襲祭服

以其死於北墉下（毛本墉作牖段玉裁按本牖作墉）

商祝執巾從

不言褻惡（言陳閩俱作嫌）　從鬼神尚幽闇（從楊氏作於）

主人左扱米○又實米唯盈（盧文弨云又楊倞注荀子禮論引作凡）

以經左右及中（毛本經誤作今）

商祝掩瑱

後二脚先結頤下（二要義作三誤通解楊氏毛本俱作二）

無絇之屝（毛本屝作屨陳本作履要義作屝○按屝字是）

以其綦繫既結（要義同毛本綦作屨）

使兩足不相恃離（毛本無恃字要義有）

乃襲三稱

以其俱當牖（俱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俱按作俱與疏合毛本作居）

明衣不在算

不在數（張氏曰注曰不在數明衣案釋文云不數中無在字從釋文盧文弨云疏亦無在字○按張從釋文無在字故讀不數明衣爲句疏雖有故不數也之語其述注仍有在字）

以袍爲表（陳本要義同毛本表作裏○按表是也）　不成稱（陳本無成字閩本無稱字）

設韐帶搢笏

搢插也（插釋文集釋俱作揷下同）

設決麗于掔（掔唐石經嚴徐集釋俱作掔下及注同鍾本誤作擊通解毛本作掔按掔掔二字形近易訛卽說文掔字注中已誤作掔矣）

決以韋爲之籍（釋文通典通解俱無之字）

結於掔之表也（毛本掔作掔集釋作擘）

乃以橫帶繞手一二（二楊氏作市）

巾柶鬠蚤埋于坎

方襲事（盧文弨改事爲時案安知方字非妨字之譌古書有疑則闕之勿遽改）

重木刋鑿之○參分庭一（參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參通典聶氏毛本俱作三許宗彥云下節夏祝注重主道也四字及疏五十三字皆屬此節之文傳寫者誤入下節經文注疏之內宜改正）

夏祝鬻餘飯（陸氏曰鬻本又作粥）

二篕畱陽厭不用餕（陽監本誤作之）

冪用疏布（陸氏曰冪本又作鼏）

今文冪皆作密（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今作古作作用○按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作今）

祝取銘置于重

以銘未用（銘要義作重）

厥明陳衣于房

從者一幅（從楊氏作縮）

倫如朝服（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如作之○按下記正作如陳本是也）

緇衾赬裏無紞

紞被識也（徐本同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敖毛本被下有識字張氏曰紞被之識也所以識前後也無識字則句不成文）

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徐本通典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無可字按有可字與疏合）

散衣次

袍繭之屬（繭釋文集釋要義俱作襺）

饌于東堂下○冪奠用功布（奠通典作尊）○在饌東（東通典作北下節同）

古文奠爲尊（案釋文出爲奠二字則陸本葢作古文尊爲奠與通典相應）

設盆盥于饌東

爲奠設盥也（奠下敖氏有者字）

至於設洗篚不言巾者（陳本要義同毛本至於作凡）

凡不就洗篚皆言巾者（陳本要義同毛本凡作至於）

苴絰大鬲（鬲敖氏作搹陸氏曰鬲又作搹同○按敖據喪服傳定作搹然喪服傳疏內搹字此本要義皆作鬲）

服重者尚麤惡（惡通解作焉○按疏作惡）

中人之手搤圍九寸（陸氏曰搤本又作扼）

牡麻絰者（楊氏無絰字下同敖氏此有下無）

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徐本集解通解同毛本輕服作服輕○按作輕服不誤）

輕服本於陰而統外（毛本輕作經金曰追改作輕服云若作服輕與上注重服統於內本陽不一例）

又去五分一以爲帶（毛本去誤作云）　彼二寸（按彼疑破字之誤）

婦人之帶

婦人亦有苴絰（苴敖氏作首周學健云與帶對言自宜爲首絰但疏似作苴今仍監本）

亦苴絰也（亦下監本衍有字）

且男子小功緦麻（陳閩俱無且字）

宜言齊衰以下至緦麻（陳監要義同毛本宜作直）

陳一鼎于寢門外○覆匕東柄（柄敖氏作枋）

辟小斂奠於序西南也（案後經其餘取先設者節疏云將設後奠則徹先奠於西序南毛本西序誤作序西此句序西疑亦當作西序諸本皆誤）

商祝布絞衾○祭服不倒（倒唐石經作到顧炎武張爾岐並云石經誤石經攷文提要云釋文傎倒乃發注文音則經文非倒字明矣）

或傎倒衣裳（陸氏曰傎本又作顛）　既後布祭服（布祭二字誤倒）

牛在戶下牛在戶上（要義同毛本無牛在戶下四字）

主人髺髮袒（髺鍾本誤作髻注及後並同）

又將初喪服也（喪楊氏作變通典集釋通解俱作喪張氏曰監本喪作變從監本）

云又將初喪服也（喪要義作變）

主人出于足

襲絰於序東東夾前（兩東字之間通解有一圈疏亦然案圈處疑有當字當東夾前明在堂下）

卽位於阼階以主人位南西面也（以閩本通解敖氏俱作下是也）

踊訖襲絰也（陳閩俱無踊字）

更無升降之文（升陳閩俱誤作外浦鏜云降字疑階字之誤）

主人卽位踊訖（陳閩俱重踊字）　而去襲絰于序東（去浦鏜改爲云）

東西當序牆之東（陳閩俱無西字案西字衍文）

舉者盥

錯鼎於此宜西面（錯下要義有七故二字此楊氏作北）

右人左執匕

古文予爲與（徐本要義同毛本與作于通解誤作午集釋作于）

卽云抽扃予左手兼執之於（浦鏜云予監本誤于毛本誤○按陳閩俱作于）

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載通解不重）

凡七體皆覆爲塵（徐監通典集釋通解七俱作七與疏合毛本楊氏作匕）

今文胉胉爲迫（嚴本重胉字徐本爲上空一字鍾本爲上有皆字集釋通解毛本胉字不重張氏曰注曰今文胉胉爲迫按監本無一胉字從監本）

夏祝及執事盥○甸人徹鼎（鼎或誤作冪見疏）○巾待於阼階下（待監本誤作侍）

已不設（已通典作杝）

云甸人徹鼎巾者（閩本無巾字）

或云徹鼎者誤（鼎閩本作冪按此及上條皆當從閩本賈氏讀甸人徹鼎爲句因或本誤鼎爲冪故特辨之下云冪奠用功布實于篚何徹之有正辨冪字之誤也後人誤斷經句併改疏文失之遠矣一說上條巾字當移補此句鼎字下亦通）

豆錯俎錯于豆東

主人位在阼階下（陳閩俱無阼字）

乃代哭不以官

禮防其以死傷生（防釋文作坊云本亦作防瞿中溶云說文防或从土作埅坊卽埅之省文）

有朝夕在阼階下哭（要義同毛本在作有案在字是）

賓入中庭北面致命（毛本中誤作出）

襚者以褶○徹衣者亦如之（敖氏無者字）

雖複與襌同（複通典敖氏俱作復）

宵爲燎于中庭

燎火燋（火監本釋文集釋俱作大陸氏曰燋本作爝案大字是）

注宵夜也燎火燋（火監本要義俱作大下同）

古者以荆燋爲燭（者要義作人）

以蠋灌之（陳閩監本蠋俱作臈毛本作蠟）

儀禮疏卷第三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給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給不在算。不必盡用。（給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三）〔疏〕○注給單至者三○釋曰云君襚祭服散衣者士祭服有助祭爵弁服自家祭玄端服散衣非祭服朝服之等云庶襚者謂朋友兄弟之等來襚者也云給不在算者案喪大記給五幅無紞鄭云今之單被也以其不成稱故不在數內云不必盡用者案周禮守祧職云其遺衣服藏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即此不盡用者也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者此大斂之衾二始死幠用斂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大斂衾小斂已後用夷衾覆尸故知更制一衾乃得二也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小斂已下同云十九稱則天子亦十九稱注云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案易繫辭生成之數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十九爲天地之終數云大斂則異矣者案此文士喪大斂三十稱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數略則上下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二十稱此鄭雖不言襲之衣數案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其無文推約爲義故云與以疑之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今文蠃爲蝸古文縢爲句）〔疏〕○注此饌至爲句○釋曰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案上小斂之饌云于東堂下此直言東方則亦東堂下鄭云亦者亦上小斂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者案鄭於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切乃爲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引詩者欲見縢爲緣義云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者使小斂一豆一籩籩豆不具故無巾若然籩有巾豆無巾者以豆盛菹醢濕物不嫌無巾故不言其實有巾矣案此注引特牲記籩巾鄭彼注云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此言盛之不同引之者以其彼爲尸尸食故云優尊者此爲神神不食故云盛之引之直取證有巾覆之同

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注大斂至神之○釋曰云彌神之者以其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於大斂奠又有席是彌神之也

掘肂見衽。（肂埋棺之坎者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疏〕○注肂埋至二束○釋曰云肂埋棺之坎者肂訓爲陳謂陳尸於坎鄭即以肂爲埋棺之坎也知於西階上者檀弓孔子云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士亦殯于西階之上此殯時雖不言南首首可知鄭注上文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以檀弓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運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亦據葬後而言則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illegible]時北首故旣夕云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注[illegible]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也[illegible]畢塗屋者畢盡也四面及上盡塗之如屋然[illegible]横置于西序者大夫不得如人君於西階離[illegible]大夫但遶西序以木幬覆棺暨欑置於西序[illegible]者彼注云横中狹小裁取容棺暨及也但横[illegible]云士殯見衽塗上者即此經掘肂而見其小[illegible]已云帷之者鬼神尙幽闇君大夫士皆同也[illegible]漆三衽三束者古者棺不釘彼鄭注云用漆[illegible]中也衽小要也棺蓋每一縫爲三道小要每[illegible]之故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士降于君[illegible]束大夫有漆士無漆也引之者證經肂與衽之義也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illegible]）[illegible]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illegible]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illegible]

燭俟于饌東。[illegible]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illegible]

祝徹巾。授[illegible]

執事者以待。（爲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疏】○注授執至醴也○釋曰云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此巾前爲小斂奠巾之今祝徹巾還爲大斂奠巾之前小斂奠升自阼階設于尸東祝受巾於阼階下而升今大斂奠亦升自阼階設于奧亦宜受巾於阼階下而升故知祝授巾於執巾者使先待於阼階下也又知祝還徹醴者下文徹饌先取醴故也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相待俱降）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疏】○注爲求至去之○釋曰云堂謂尸東也者謂如尸東堂上陳設之次第故云尸東也云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者言凡奠謂小斂奠大斂奠遷柩奠祖奠但將設後奠則徹先奠於西序南待後奠事畢則去之故小斂奠設之於此不巾以不久設故也

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疏】○注如初至變位○釋曰前設小斂奠于尸東時醴酒先升北面西上執豆俎者立於俎北西上至此執豆俎者豆北東上爲便事訖向東爲便故東上變位以執醴者尊仍西上是不得爲便事變位也

乃適饌。（東方之新饌）【疏】○注東方之新饌○釋曰以其將設大斂新饌於室故知是新饌也

帷堂。（徹事畢）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袒大斂變也不言髽免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疏】○注袒大至若矣○釋曰知袒爲大斂變者前將小斂袒今言袒下文即行大斂事故知爲大斂變也云不言髽免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決前小斂袒男有髻髮婦人有髽今大斂袒不言者自小斂以來有此至成服乃改若如也自如常有故不言之也

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西階下）【疏】○注亦既至階下○釋曰言亦者亦如小斂時士盥二人並立于西階下以待遷尸也

布廣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閒爲少南）【疏】○注亦下至少南○釋曰布席如初初謂小斂時下莞上簟云鋪於阼階上者案喪大記云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云於楹閒爲少南者取南北節以其言阼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疏】○注至此至自盡○釋曰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者喪大記君無襚大夫士注云不陳不以斂彼無襚大夫士此謂不陳爲小斂用之故云無襚大夫士以上文士喪始死君使人襚何得云君全無襚大夫士也故以不陳不以斂解之至大斂乃用君襚於小斂所用主人先自盡也

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疏】○注後來至拜之○釋曰案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喪大記云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上文有君命則出迎于門外是始死唯君命出若小斂後則爲大夫出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若士來即成踊乃拜之也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疏】○釋曰士舉遷尸謂從戶外夷牀上遷尸於斂上下云奉尸斂于棺謂從阼階斂上遷尸鄉西階斂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注棺在至客位○釋曰云棺在肂中斂尸焉者欲見先以棺入肂中乃奉尸入棺中云所謂殯也者即所引檀弓殯於客位者是也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西階東）【疏】○注北面於西階東○釋曰小斂後主人阼階下今殯後拜大夫後至者殯訖不忍即阼階因拜大夫即於西階東北面視肂而哭也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疏】○注阼階上下之位○釋曰衆主人與婦人於賓無事故殯後即鄉東阼階上下之位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爲銘設柎樹之肂東）【疏】○注爲銘至肂東○釋曰上文始死則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肂上銘所以表柩故也云肂東者以不使當肂於東可知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疏】○注執燭至席右○釋曰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其設席于奧當先照之爲明也云自是不復奠于尸者鄭欲解自始死已來襲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則自此已下朝夕奠朔月奠新奠皆不於尸所總解之知執燭南面者以其燭先入室南面照之便故也云巾委於席右者以巾爲神故知委於席右也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首爲手鬐爲耆）【疏】○注如初至爲耆○釋曰云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者案公食右首進鬐此云左首則與生異而云亦未異於生者下文注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彼公食言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據載者統於執若設於席前則亦右首也云不致死也者檀弓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進魚不異於生則亦是之死不致死之故引爲證也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先升）【疏】○注如初祝先升○釋曰以其小斂祝執醴醴在先此云如初故知祝先升也

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疏】○注亦如初○釋曰以其小斂之醴酒先升北面西上此經亦言北面明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謂如初小斂經不言如初文略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注右菹至脯南○釋曰云設豆右菹者凡設醢菹常在右今特言之者此從北鄉南而陳嫌先設者在北故言右言右菹則醢自然在左是以鄭云右菹菹在醢南也注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鄭以上文魚言左首據載者統於執故云左首及設則右首此言設豆右菹據設者統於席前若執來即左菹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以其陳饌要成尊者後設故先設栗脯於北乃於南設醴酒酒在東故醴在栗南酒在脯南也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爲神馮依之也）【疏】○注爲神至之也○釋曰鄭解丈夫見奠者至重即踊者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疏】○注小功至存焉○釋曰云北面哭殯者案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云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者案喪服記云小功以下爲兄弟則此兄弟可以兼男女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大功容有同門有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爲兄弟但大功亦容不同門不同財之義以異門踈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謂存在家之注也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是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疏】○注次謂至可也○釋曰凡言次者廬堊室以下總名是賓客所在亦名次也故引禮記閒傳爲證案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由不說絰帶齊衰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齊衰既居堊室故大功以下有帷帳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疏】○注賜恩至錫衰○釋曰案雜記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引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此經上下不言改新者文不具也云斂大斂者案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此經云若有賜明君於士視大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者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案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不見君弔士服案文王世子注君爲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並據成服後今大斂未成服緣弔異國之臣有服皮弁之法則君弔士未成服之前可服皮弁襲裘襲裘之文出檀弓子游弔小斂後襲裘帶絰而入此小斂後亦宜然也云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亦約服問君弔卿大夫之法若然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不同者彼謂凡平之士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也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疏〕○注不哭至私恩○釋曰案喪大記云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平常出門時此迎君宜哭）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疏〕○注巫掌至曰廟○釋曰云巫掌招彌以除疾病者周禮春官男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彌讀爲敉敉安也謂安凶禍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夏官小臣職文云男巫王弔則與祝前者亦男巫職文云祝者則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是也引之者證經巫祝小臣之事也引檀弓者證彼與此經異故云皆天子之禮也以其巫祝桃茢具故爲天子禮也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據喪大記而言案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文與此經同文有詳畧耳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者非直爲弔喪則凡平行皆有此小臣從以其與君爲儀衛者云君升則俠阼階案顧命云二人雀弁夾階是其類也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經云廟謂適寢爲廟故云有鬼神曰廟）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疏〕○注釋采至爲謔○釋曰引禮運者證君無故而入臣家故將入必禮門神也彼注引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是君臣相謔致禍之事也）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墉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疏〕○注祝南至益北○釋曰祝必負墉南面鄉君者案喪大記云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云主人中庭進益北者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至庭也）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

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良之孫良霄〔疏〕○注公大至壑谷○釋曰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故云大國之孤四命也引春秋者襄三十年左氏傳文鄭爲伯爵不合立孤但良霄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其君亦號爲公引之者證經公是公之孤也以其天子有三孤副貳三公大國無公唯有孤亦號爲公是以燕禮亦謂之爲公也）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疏〕○注逆降至之位○釋曰卒者謂卒斂也云主人降出者亦是不敢久留君先出下文君反主人主人反鄉中庭君乃撫尸主人乃拜稽顙踊出出謂主人出鄉門外立）

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疏〕○注撫手至無成○釋曰云凡馮尸興必踊者喪大記文此經直云君坐撫當心主人直踊又不言馮尸而鄭云凡馮尸興必踊者欲見撫即馮之類興亦踊故得與主人拾踊也是以喪大記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馮尸不當君所又云凡馮尸興必踊是馮爲揔名故君撫之亦踊也）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疏〕○注以君至之東○釋曰云君反之復初位初位即中庭位知者以其文承中庭位故也云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者下文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則君降當在阼階下西面命之故衆主人辟君東壁南面南面則西頭爲首者當堂角之坫故云當坫之東也）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疏〕○注亦復中庭位○釋曰經云入門右注復中庭位謂在門右南北當中庭也）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疏〕○注以君在阼○釋曰以其凡奠皆升自阼階是爲君在阼故辟之而升西階也）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注節謂至時也○釋曰云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者案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聒尊者也）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疏〕○注辟逡至馬尾○釋曰君入臣家至廟門乃下車則貳車本不入大門下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者明出大門矣云辟逡遁辟位也者案曲禮云君出就車左右攘辟則此云辟亦是主人攘辟故云逡遁辟位也云古者立乘者以其坐乘則不得式而小俛故云古者立乘也知式是禮主人者曲禮云式宗廟曾子問卿大夫見君之尸皆下之尸必式是凡式皆是禮前物爲式引曲禮者欲見式小俛彼注巂猶規也車輪轉之一帀爲一規案周禮冬官輪崇六尺六寸圍三徑一三六十八一帀則一丈九尺八寸五規則五箇一丈九尺八寸總爲九丈九尺六尺爲一步總十六步半凡平立視視前十六步半若小俛爲式則低頭視馬尾故連引曲禮云式視馬尾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路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疏〕○注貳車至必式○釋曰云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故知視命數也云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者禮記坊記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彼謂與君同在一車爲御與車右者也此經云貳車畢乘明亦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可知云君弔蓋乘象路者案周禮巾車職王有五路玉金象革木諸侯則同姓金路已下異姓象路已下四衛革路已下蕃國唯有木路若然唯王與同姓異姓得弔乘象路今云蓋乘象路者以諸侯言之唯據上公與侯伯於王有親者得用象路弔臨其臣以巾車又云象路以朝釋曰王以朝及燕出入雖不言弔臨然弔臨亦是出入之事故云蓋以疑之若四衛諸侯侯伯已下與王無親者亦各乘己所賜之車革路木路之等今鄭於貳車之下言所乘車者以其言貳車其飾皆與正車同故於貳車以下言君之所乘車也引曲禮者乘君之乘車則貳車是也以其與君爲副貳即是君之乘車也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此乘車亦居左以其人君皆左載無御者在中鄭注周禮亦有車右也云左必式者不敢立相視巂常爲式耳）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者〔疏〕○注後至至來者○釋曰知布衣而後來者若未布衣時來即入前卿大夫從君之內今承上君大夫之下別君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入者故鄭以布衣之後解之）

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疏〕○注自賓至之儀○釋曰上經君在之時卿大夫士從君者不得與主人爲禮君出後有賓來即乃得別與主人爲禮故云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也）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曲禮曰生與來日〔疏〕○注既殯至來日○釋曰云既殯之明日者上厥明滅燎者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云全三日始歠粥矣者謂成服日乃食粥除此日已前是未全三日不食至四日乃食也案喪大記云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者案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注云拜君命是也引曲禮者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取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引之以證此士喪禮與大夫已上異也）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疏〕○注既殯至闕焉○釋曰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者此據殯後阼階下朝夕哭廬中思憶則哭云不代哭也者決未殯以前大夫以上以官代哭士以親疏代哭不絕聲云子卯桀紂亡日者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案尚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爲忌日云凶事不辟者即此經是也云吉事闕焉者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

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疏〕。注外兄至則閉。釋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案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是也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謂若舅之子姑姊妹從母之子等皆是有服者也云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者有事謂朝夕哭及設奠之時無此事等則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婦人拊心不哭。（方有事止謹譟〔疏〕。注方有事止謹譟。釋曰云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疏〕。注先西至拜也。釋曰知先西面後東面者以經云旁三右還入門故知先西面後乃東遂北面入門以二面故云旁）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疏〕。注賓皆至特拜。釋曰既云如外位又案外位主人之南有外兄弟其南乃有賓此內位主人之南即有卿大夫不言兄弟者以外兄弟雖在主人之南以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而言也云諸公門東少進者謂門東有士故云少進少進於士此所陳位不言士之屬吏者案大夫家臣位在門右則士之屬吏亦在門右又在賓之後也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以其云外位明拜之亦右還如外位也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者以其大功已上親無門外內位但主人哭則亦哭矣小功緦麻疏故入即進前於士之列也云異爵卿大夫也者以主人是士明異爵是卿大夫也云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者以經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亦當前於士之位也云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者以其異爵則亦卿大夫故知特拜一一拜諸其位也）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也〔疏〕。注序次也。釋曰序次者次第人使相當此經所言先後則祝執醴在先次酒次豆籩次俎爲次第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疏〕。注遂先至復奠。釋曰云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者以其云遂先先即祝不得復位遂適東相新饌也）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注入入至巾之。釋曰注云入入於室也者以其設奠在室中故也云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者以其大斂有俎籩豆又多今言如初設直豆籩酒醴見用者先後次第耳云不巾無菹無栗也者以大斂奠兼有菹栗則巾之是以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其大斂皆有俎有祭肉故巾之也若然朝廟之奠亦是宿奠無菹栗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塵埃故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疏〕。注哭止至無拜。釋曰云祝闔戶先降者以其出戶時祝闔戶在後故須云祝先降也云哭止乃奠者謂朝夕哭止拜賓乃奠奠則禮畢矣是以檀弓云朝奠日出是也）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疏〕。注朔月至斂時。釋曰知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不者大夫以上則有之謂若下文云不述命大夫已上則有之又若特牲云士不諏日大夫已上則諏諸士言不者大夫已上則皆有之故知大夫以上又有月半奠也云如初者謂大斂時者以其上陳大斂事此言如初故知如大斂時也）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疏〕。注黍稷至祭焉。釋曰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云於是始有黍稷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者謂猶生時朝夕之常食也案既夕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若然彼謂下室中不異於生時殯宮中則無黍稷今至朔月月半乃有之若朔月月半殯宮中有黍稷下室則無故既夕記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是也是以云猶平常朝夕決之也云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者士虞禮禫月吉祭猶未配是大祥之後得四時祭若虞祭之後卒哭之等雖不四時亦有黍稷是其常也）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疏〕。注俎行至之次。釋曰云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者案下文設時豆錯俎錯黍稷後設則俎宜在黍稷前今在黍稷後而言俎行者欲見俎雖在黍稷前設以執之在後欲與鼎匕出爲節故云俎行即匕鼎出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如經醴已下次第也）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今文無敦〔疏〕。注當籩至無敦。釋曰知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者依特牲所設爲之也）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爲之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疏〕。注殷盛至尊者。釋曰云下尊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也）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注薦五至出者。釋曰案月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云薦鮪于寢廟孟夏云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云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皆是薦新如朔奠者牲牢籩豆一如上朔奠也）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疏〕。注啓會至蓋也。釋曰以前設時即不蓋至徹亦不蓋今經云敦啓會嫌先蓋至徹重啓之故云不復蓋也）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西南）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疏〕。注宅葬至營之。釋曰案周禮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故云冢人營之也）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疏〕。注爲葬至故也。釋曰云爲葬將北首者解掘中南其壤爲葬時北首故壤在足處案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是葬時北首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兆域也所營之處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疏〕。注兆域至純凶。釋曰案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下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彼有司與占者之服不純吉亦不純凶此乃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絰亦不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注命尊者自右。釋曰云命尊者宜由右出也者對贊幣畢者在左故引少儀爲證也）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今文無兼〔疏〕。注韇藏至無兼。釋曰云抽上韇者則下韇未抽待用筮時乃并抽也）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基作期〔疏〕。注某甫至作期。釋曰云某甫且字也者謂二十加冠時且字云若言山甫孔甫矣者此亦二十加冠所稱故士冠禮云伯某甫仲叔季雖其所當奠亦以孔甫之字解某甫則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也是以諸侯薨復者亦言某甫鄭云某甫且字是爲之造字也引孝經卜其）

宅兆者謂宅爲葬居又見上大夫以上卜而不筮故雜記云大夫十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上大夫卜則天子諸侯亦卜可知但此注兆爲域彼注兆爲吉兆不同者以其周禮大卜掌三兆有玉兆瓦兆原兆孝經注亦云兆塋域此文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兆爲塋域之處義得兩全故鄭注兩解俱得合義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術）〔疏〕○注述循至作術○釋曰云不述者士禮畧者但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已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即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即席西面命筮辭是命筮辭唯有一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爲事命龜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即席西面一命龜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畧是士命龜辭有二又知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者案少牢是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一事命筮下又云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是直云孝孫某來日丁亥已下將即西面命筮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事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爲事命龜通述命又有即當席西面命爲三知大夫亦有述命士云龜不通者士喪禮士之卜筮皆云不述命士云不者大夫已上皆有謂若士月半不殷奠大夫則殷奠之類知大夫命龜不將述命與即西面命龜共爲一命龜亦只有二者案此士喪注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對少牢述命與命龜爲二通前命龜爲三若然則天子諸侯亦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可知也知士不述命非爲喪禮畧者特牲之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非爲喪禮畧也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疏〕○注卒筮至吉也○釋曰經云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不言主人注云寫卦示主人不言命筮者其實皆示經直云命筮者以命筮人於卦吉凶審故據而言之是以下覆告命筮與主人二人并告明與前不異也云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案洪範卜筮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以其龜有三兆玉兆瓦兆原兆筮有三易連山歸藏周易連山者夏家易以純艮爲首艮爲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故易名連山歸藏者殷之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歸藏於地故易名歸藏周以十一月爲正月一陽爻生爲天統故以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易名周易也

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疏〕○注易位至非常○釋曰朝夕哭當在阼階下西面今筮宅來北面哭者是易位非常故也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疏〕○注既已至哭矣○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將葬須觀知椁材與明器之材善惡之事案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云木工宜乾腊則此云井椁及明器之材布之已久故云既已也又須作之豈今始獻材也但至此時將用故主人親看視是以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也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内匠人主木工之事所云者拜匠人以其爲椁刊治其材有功故主人拜之也云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以下文獻材於殯門外則此亦在殯門外此不言下言者以明器之材多并有獻素獻成之事故具言處所也反位拜位者謂反西面拜位知既哭施之竁中者以其文承筮宅以下見其即入壙故也知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者以其筮宅與卜日皆在朝哭訖明還椁亦既朝哭言亦者亦彼二事也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疏〕○注材明至爲成○釋曰上經已言椁此經言材故鄭言明器之材也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明器與材別言故彼言材爲椁材也又此下別言素與成則此明器之材未斲治先獻之驗其堪否也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知義然者以其言素素是未加飾名又經言獻材是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成是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此明器須好故有三時獻法上椁材既多故不須獻直還觀之而已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灼其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疏〕○注楚荆至役之○釋曰云楚荆也者荆本是草之名以其與荆州之荆名同楚又是荆州之國故或言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古法鑽龜用荆謂之荆焞也云燋炬也者謂存火者爲炬亦用荆爲之故鄭云所以然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者案彼下注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玄謂燋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是楚焞與契爲一皆謂鑽龜之荆讀爲戈鐏之鐏者取其鋭頭爲之灼龜也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疏〕○注族長至東上○釋曰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以其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云吉服服玄端也者案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此宗人直云吉服不言服名則士之吉服祭服爲吉服士之祭服爲玄端而已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著玄端則筮史亦服練冠長衣雜記所云是求吉故筮者不純凶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案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兆者當代之別名及占之又有體色璺坼之等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凶吉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體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其卜專據此三兆也云在塾西者南面東上者以其取堂南行事明不得背之北面故知南面取近爲尊故知東上也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内。（扉門扉也）席于闑西閾外。（爲卜者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疏〕○注涖卜至命卜○釋曰云涖卜族長也者上文所云是也以其改鄉西面下文受龜受視受命訖即云命曰哀子某則族長非直視高兼行命龜之事也故云當代主人命卜也周禮天子卜法則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涖卜小宗伯陳龜貞龜命龜大卜眡高作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疏〕○注既奠至待之○釋曰云卜人抱龜燋者謂從塾上抱鄉闑外待之也先奠龜於席上乃復奠燋在龜北云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者鄉時先奠龜次奠燋既奠燋又取龜執之以待待者下經授與宗人宗人受之是也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疏〕○注以龜至卜也○釋曰凡卜法案禮記云禎祥見乎龜之四體鄭注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今云腹甲高者謂就龜之四體腹下之甲高者部之處鑽之以示涖卜也

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疏〕○注考登至者乎○釋曰云某甫者亦上孔甫之類且字也云魂神上下者摠指一切神無所偏指也云咎悔者亦謂冢墓有所崩壞也

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疏〕○注宗人至兆也○釋曰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者以少牢述命此云不述命故云士禮畧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者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以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言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對筮時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云俟龜之兆也者下文告于主婦主婦哭是也

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疏〕○注作猶至起也○釋曰周禮卜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眡高作龜

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也古文曰爲日）〔疏〕○注不釋至爲日○釋曰云不釋龜者似元執不釋注云復執之也者似釋後重執之二疑之間謂宗人退東面旅占之時授人傳占占訖授宗人宗人復執之與本不釋相似故經云不釋龜也

授卜人龜。告

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鐙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疏〕○釋曰上云旣朝哭皆復外位外位中有異爵卿大夫等故就位告之云使人告于衆賓者旣言使人告明不在此故鄭云不來者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儀禮卷第十二（經三千三百九十六 注三千四百五十九）儀禮疏卷第三十七

（元缺卷今補依要義分）

儀禮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厥明滅燎

橫者三（案喪大記作橫者五）

自家祭元端服（陳閩俱無祭字通解自下元上止有一字未刻）

東方之饌○甒豆兩（豆通解誤作鬲）

竹柲緄縢（柲通典作閟案詩作閟陸於彼釋云本亦作䩛）

盛之也（段玉裁挍本作神之也云下文注云爾神之正蒙此疏同）

鄭云亦者亦上小斂也（要義無亦者二字）

掘肂見衽

肂埋棺之坎者也（徐本通解俱有者字與疏不合毛本集釋敖氏俱無楊氏坎下空一字）

君殯用輴（輴宋本釋文从木張氏曰此必後人因禮記之文改從車爾旣夕禮注謂之楯同）

欑至于上（毛本欑誤从手下及疏同陸氏曰劉本作攢音同）

欑置于西序（徐陳閩監葛本集釋同與疏合毛本置作至案大記欑至于西序宋本及日本古本足利本皆作置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與孔疏合）

塗不暨于棺（陸氏曰暨其器反劉本作塈古慨反）

以檀弓文云（要義同毛本無以字）

不忍異於生（陳閩俱無忍字）

營欑置於西序（陳閩通解俱無營字）

但欑木不及棺而已（已下要義有也字○按通解欑作塗是也）

棺入主人不哭

軸輁軸也（上軸字嚴本作輴張氏曰監杭本輴作軸從監杭本○按旣夕禮遷于祖用軸疏引此注亦作軸）

輁而行（陸氏曰輁本又作拱）

穿桯前後著金（桯毛本誤作程案旣夕注桯字諸本亦有作程者）

陳三鼎于門外

合左右體升於鼎（體通典作髀）

謂豚體及七俎之陳（七徐本作上通典集釋俱作七張氏曰監杭本上作七從監杭本）

謂豚七體之等（七監本誤作七）

燭俟于饌東

又詩曰（曰要義作云）

皆在地曰燎（閩監通解要義同毛本曰作爲）

祝徹盥于門外○丈夫踊（丈石經補缺誤作大）

其餘取先設者○南當西榮（毛本當作堂榮誤從水）

則徹先奠於西序南（西序二字誤倒）

待後奠事畢（要義無事畢二字）

乃適饌（毛本適誤作設）

主人奉尸斂于棺

釋曰云（要義此節疏與上節疏合爲一條此云字上有下字）

旁一筐（金日追云敖繼公曰旁一筐喪大記引作旁各一筐各謂各黍稷也）

乃奠

朔月奠新奠（毛本上奠字作薦陳閩監本通解俱作薦要義作奠案奠字當在薦字上）

祝反降（毛本祝誤作燭）

設豆右菹

菹在醢南也（醢徐本集釋俱作醯通解敖氏俱作醢）

嫌先設者在北（毛本北作左陳本作此要義作北）

言右菹則醢自然在左（毛本菹作俎陳閩要義俱作菹案菹字是）

菹在醢南也（醢要義作醯與徐本注合）

此言設豆右菹（陳閩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菹作俎○案菹字是下同）

卽左菹也（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菹作俎）

賓出婦人踊

但大功亦容不同門不同財之義（毛本容作有陳閩監本俱作容要義容下有有字）

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毛本門下有者字要義無與旣夕注合○按通解亦無者字）

君君有賜焉則視斂（斂嚴徐俱作歛鍾本集釋通解俱作斂張氏曰監本歛作斂注云斂大斂從注本）

及監○君至（二字鍾本在下節之首）

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陳本要義同毛本於作與）

巫止于廟門外

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弭徐陳集釋楊氏俱作弭釋文毛本作彌云又作弭通解脫此句盧文弨云彌亦通用○按說文有弭無彌周禮亦作弭）

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小上徐本通典集釋楊氏俱有周禮二字通解無）

周禮男巫（周禮通典作春官按以上三句皆見周禮首句亦男巫職文下旣別引男巫故首句不加周禮字小臣男巫皆周之職官故稱周禮然小臣上旣有周禮字則下句不宜疊出依通典作春官取文相變亦可）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此八字徐本通典集釋楊氏俱無通解毛本有金日追云是誤以疏爲注也）

彌讀爲敉敉安也（要義同毛本不重敉字）

君釋采也（采釋文通典俱作菜案敖氏曰采讀爲菜益從釋文）

升公卿大夫

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飮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毛本脫三十九字徐本集釋俱有通解楊氏俱與毛本同浦鏜云疏不引全文知注已見也○按釋文有耆酒窟室朝至公焉四條）

貴重之極（要義無重字）

證經公是公之孤也（要義無上公字）

副貳三公（毛本貳誤作二）

大國無公（大要義作公誤）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逆石經補缺誤作送）

君反主人○君坐撫當心（君石經補缺誤作坐）

君要節而踊

由重南東時也（由楊氏作猶）

由重南面東（重毛本誤作二面陳本通解俱作而）

君出門

則貳車本不入大門（毛本貳誤作二下同）

卿大夫見君之尸皆下之尸必式（陳閩俱無皆下之尸四字）

凡平立視視前十六步半（要義同毛本不重視字）

貳車畢乘（毛本貳誤作二注疏並同）

爲御與車右者也（要義同毛本與作於）

以巾車又云（要義以字下有其字無巾車又云四字）

釋曰王以朝（五字要義無）

雖不言弔臨然弔臨亦是出入之事（要義無上六字案周禮司常云道車載旌注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巾車疏備引其文賈氏此疏亦兼引巾車及司常注其中似有後人增竄之詞當悉從要義）

不敢立相視嶲常爲式耳（浦鏜云衍相字嶲字陳閩通解俱誤作舊）

三日成服

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謂上要義有此字案陳本於上句日字作見乃誤合日此二字爲一耳）

朝夕哭

朝夕及哀至乃哭（乃楊氏作則）

婦人即位于堂

辟開也（開要義楊氏俱作門誤）

皆是有服者也（要義同毛本皆是作是皆）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就其位特拜（位毛本誤作拜特敖氏作而）

亦當前於士之位也（要義同毛本無之字）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毛本燭誤作獨）

朔月奠（月鍾本誤作日注中月字仍不誤）

月半又奠（又通解作有）

又有月半奠也（毛本有作用要義作有案有是）

舉鼎入升○卒朼（毛本卒誤作執）

其設于室

常遵位（嚴本同毛本常作當張氏曰監本常作當從監本）

俎南黍（俎敖氏作菹）

黍東稷（黍陳本誤作稷疏同）

有薦新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云（要義無下七字似誤）

筮宅

注宅葬至營之（此段疏陳閩俱無通解亦不載）

既朝哭

所營之處（處徐本集釋敖氏同毛本通解所作新○按所字是）

命曰哀子某

某甫且字也（且徐鍾陳閩葛本楊氏俱作其嚴監通典集釋敖氏俱作且通解作某○按且字是其某並誤）

謂二十加冠時且字（加上毛本誤衍五字案疏內唯此且字也二且字諸本皆同其餘唯監本要義作且他本並作其）

孝經注亦云兆塋域（陳閩俱脫孝字注字按陳閩固誤然上文云此注兆爲域彼注兆爲吉兆彼注者謂孝經注也豈鄭解孝經兆字有二說歟唐御注孝經曰兆塋域也邢疏以爲依孔傳則似非鄭義）

兆爲營域之處（營通解作塋）

筮人許諾○右還北面（毛本右誤作左）

又有即席西面一命龜（陳監要義同毛本一作坐○案作一是也下有共爲一命龜之語）

是爲一事命筮（陳本要義同毛本一作因）

通前爲事命筮有二（事陳本要義俱作士按爲事命筮即上文所謂因事命筮也）

知大夫命龜（知陳閩俱誤作如）

亦只有二者（毛本只作知要義作只似誤）

通前命龜爲三（陳閩俱脫前命龜爲四字）

特牲之吉禮（吉陳閩俱作士）

卒筮

則從二人之吉（吉要義作言）

艮爲山（要義同毛本無此三字）

既井椁

則往施之竁中矣（毛本施誤作於）

又須作之（陳閩要義同毛本又作久）

以其爲椁刊治其材有功（要義同毛本材下有者字）

謂反西面拜位（毛本西誤作四）

獻材于殯門外

形法定爲素（形葛本作刑與毛本疏誤同）

明素是形法定（毛本形誤作刑）

又言成成是就之名（要義同毛本成是作是成）

卜日既朝哭○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毛本塾作墊唐石經徐陳閩葛俱作塾）

○楚焞置于燋（燋石經補缺誤作焦）

荆焞所以鑽灼龜者（集釋無灼字陸氏曰鑽一本作灼○按沈彤云按釋文是鑽灼二字當衍其一本疏有鑽龜之文集釋又無灼字則所衍必灼字也）

掌共燋契（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契作挈釋文作挈云本又作契○按周禮作契）

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毛本遂誤作燧灼集釋作歛）

役之使助之（下之字陳閩俱作人）

皆謂鑽龜之荆（要義同毛本荆作焌）

族長涖卜

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毛本瓦誤作兆）

坼有微明（毛本坼誤作圻下同）

及占之（毛本及誤作今）

是其卜專據此三兆也（毛本卜下有不字金日追云今本脫不字與上文義不貫依通）

解補

闑東扉　扉門扉也（上扉字毛本誤作屝下扉字楊氏作屝）

席于闑西閾外

爲卜者也（也通典作席）

古文闑作槷（毛本古誤作故槷作㮇徐本集釋俱作槷通解作㮇○按徐本是）

宗人告事具

下文受龜受視受命訖（要義同毛本下文作宗人陳本作辛文）

次事小事以下（下要義作上誤）

卜人抱龜燋

又取龜執之以待待者（陳閩同毛本下待字作之字）

宗人受卜人龜

高者部之處（要義同毛本作高起之處○按疑當作部起之處）

命曰哀子某來日（日下唐石經徐本通典楊敖俱有某字集釋通解俱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某者某甲予○按聶氏三禮圖引此句日字上下甚稀葢本有某字挍者據今本刪之耳）○卜葬其父某甫（其通解楊氏俱作某）

亦上孔甫之類（毛本亦誤作以）

許諾不述命還即席（毛本還誤作送）

下文告于主婦主婦哭是也（主婦二字陳閩俱不重出）

卜人坐作龜興

周禮卜人（人集釋敖氏俱作師是也與疏合）

卜宅如初儀（宅唐石經徐本通解俱作宅集釋楊敖毛本俱作擇張氏曰上文有云筮擇如初儀此卜日爾非卜宅也擇宅音同故誤顧炎武云擇當依石經作宅張爾岐云擇石本誤作宅）

儀禮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三十八　儀禮卷第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既夕禮▲第十三〔疏〕既夕第十三○鄭目録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四別録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釋曰鄭目録云士喪禮下篇者依別録而言以其記下士之始死乃記葬時而揔記之故名士喪禮下篇也鄭又云先葬二日與葬間一日者驗經云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明旦夙興開殯即遷于祖一日又厥明即葬故知是葬前二日與葬間一日也云必容一日者請啓期在葬前二日中間容朝廟一日故云必容焉鄭又云此諸侯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者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故三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

儀禮　鄭氏注

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疏〕既夕哭。○注既已至位時。○釋曰此經論既夕哭請啓期之事夕哭者是主人朝夕哭在殯宮阼階之下禮將請啓殯之時主人於夕哭訖出寢門復外位故鄭云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者鄭知復外位請者見上篇卜日禮云既朝哭皆復外位朝夕之哭其禮並同明知此請啓期亦在復外位時若然上篇卜日禮云既朝哭皆復外位此不於既朝哭而待既夕哭者謂明日之朝始啓殯又不可隔夕哭故於既夕請也但復外位之時必有弔賓來亦在外位故請期因告賓也。請啓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今文啓爲開）〔疏〕請啓期告于賓。○注將葬至爲開。○釋曰云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者鄭解時未至而豫前二日夕哭之後出於門外位請期者明旦▲須啓肂以柩朝于祖故有司於此時請啓肂之期告賓使知而來赴弔之事也。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疏〕夙興至門外。○注祖王至共廟。○釋曰自此盡階間論豫於祖廟陳饌之事言夙興者謂夕哭請期訖明旦早起豫設盆盥於祖廟門外擬舉鼎之人盥手案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盥於門外雖不言東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也云祖王父也者案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此云王父王父之言出於彼云下士祖禰共廟者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案下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則此經所朝據一廟者而言設盥于祖是下士一廟祖禰共廟據尊者而言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疏〕陳鼎至如之。○注皆皆至之奠。○釋曰案上文殯後大斂之陳三鼎有豚魚腊在廟門外西面北上此陳鼎亦如之云東方之饌亦如之者彼大斂時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故今云東方之饌亦如之云皆皆三鼎也者以其言皆明非一鼎皆三鼎可知又不言外內即門外及陳於阼階下亦西面北上外內同云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者以其大斂於阼階即移于棺而殯之殯訖乃于室中設大斂之奠即大斂奠在▲殯後恐於殯時別有奠故明之云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也。夷牀饌于階間。（夷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夷牀饌于階間。○注夷之至此牀。○釋曰云夷之言尸也者遷▲尸於堂亦言夷尸盤衾皆依尸而言故云夷之言尸也云朝正柩用此牀者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故名夷牀也。二燭俟于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燭用烝▲）〔疏〕二燭至門外。○注早闇至用烝。○釋曰自此盡夷衾論啓殯及變服之事二燭者以其發殯宮二者下云燭入注云炤徹與啓肂者故於此豫備之云燭用烝者案周禮甸師氏▲云以▲薪烝役外內饔注云大曰薪小曰烝又案少儀云主者執燭抱燋鄭云未熱曰燋燋即烝故云燭用烝也。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疏〕丈夫至如初。○注爲將至外位。○釋曰云爲將啓變也者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於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故云爲將啓變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者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引喪服小記者證見未成服已前男子免而婦人髽既成服以後男子冠婦人笄若然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知者案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以此而言先啓不免則啓當免矣又喪服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云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注直言不散麻貶於既啓之後則主人著免不貶矣以此言之啓後主人著免可知若啓後著免亦是貶矣若然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其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云婦人髽及婦人笄者若未成服之時婦人髽無笄故空云髽成服之後婦人髽即有笄故喪服斬衰婦人云箭笄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榛以爲笄是成服有笄明矣是以婦人成服云笄也云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已上男子皆然若小功已下及婦人無問輕重皆初而絞之云如初朝夕哭門外位者但經直云即位如初知如門外位者以下經始云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明知此未入門在門外如朝夕哭位也。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疏〕婦人至位袒。○注此不至讙囂。○釋曰云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者案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此主人入門不哭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蒙如初也云將有事者謂將有啓殯之事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扐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今文免作絻）〔疏〕商祝至命哭。○注功布至作絻。○釋曰云功布灰治之布也者亦謂七外以下之布也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扐也者拂扐猶言拂拭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扐

（者謂拂拂去凶邪之氣也云三有聲存神也者案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不云舊說亦是舊說也）燭入。（炤徹與啓殯者）〔疏〕（燭入○注炤徹與啓殯者○釋曰上云二燭此鄭云炤徹與啓殯則一燭於室中炤徹奠一燭於堂照開殯也）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下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啓殯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文銘皆作名）〔疏〕（祝降至于重○注祝降至作名○釋曰此祝不言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夏祝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爲妨啓殯故也云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者謂昨暮所設夕奠經宿故謂之宿奠也此宿奠擬朝廟所用即下云重先奠從者是也此奠所徹所置之處雖不言案上篇大斂遷小斂奠于序西南此奠亦序西南可也云吉事交相左者則鄉射大射皆云降與射者交於西階下相左是也云凶事交相右者此凶事不言交相左者以凶事反於吉明交相右可知交相右者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但銘書作名亦通一塗也）踊無筭。（主人也）〔疏〕（踊無筭○注主人也○釋曰下文云商祝拂柩則踊無筭當知開棺柩之時以其踊爲哀號之已甚故知主人也）商祝拂柩。用功布。憮用夷衾。（拂去塵也憮覆之爲其形露）〔疏〕（商祝至夷衾○注拂去至形露○釋曰開柩已出時是棺南首夷衾本擬覆柩故斂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以覆棺言之當隨柩入壙矣）遷于祖。用軸。（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軹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遷于祖用軸○注遷徙至以龍○釋曰自此盡由足西面論以柩朝廟之事云遷于祖用軸者謂朝廟之時從殯宮遷移于祖廟朝時用輁軸載之案士喪禮將殯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則遷于祖時亦升輁軸於階上載之挽柩而下若然未升饌陳之當在堂下是以下記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注云明階閒者位近西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殯宮而言階閒明在堂下也云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者殷人將殯之時先朝廟訖乃殯至葬時不復朝也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朝訖而遂葬引之者證經將葬朝祖之事云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是也案聘禮大夫將出聘告于禰乃行介無告禰之事故不得象之云軸輁軸也者下記云夷牀輁軸是也云軸狀如轉轔者此以漢法況之漢時名轉軸爲轉轔轔輪也故士喪禮云升棺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是以輪爲轔也云刻兩頭爲軹者以輁頭爲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辟前後二者皆然云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者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辟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著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爲程也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者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之龍輴檀弓諸侯云輴天子云菆塗龍輴是也此輴皆有四周爲輴故名爲輴也）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

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疏〕（重先至人從○注行之至在後○釋曰此論發殯宮鄉祖廟之次序柩之前後皆有燭者以其柩車爲隔恐闇故各有燭以炤道若至廟燭在前者升炤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炤升柩故下記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者經直云主人從者以主人爲首者而言故鄭揔舉男子婦人并五服而言知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者以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云地道尊右者彼謂吉時此雖凶禮亦依之也云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者假令昭親則在先昭疏則在後就同昭穆之中又以年之大小爲先後男從主人後女從各主婦後云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者謂無服者亦各從五服男子婦人之後爲序也）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疏〕（升自西階○注柩也至阼也○釋曰云猶用子道不由阼也者案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以柩朝祖故用子道不由阼也）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疏〕（奠俟至北上○注俟正柩也○釋曰既升階當正柩於夷牀之上北首既正乃設奠故云俟正柩也）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東方之位）〔疏〕（主人至即位○注東方之位○釋曰主人主婦從柩而升言婦人升東面不言主人西面舉主婦東面主人西面可知故下文云主人西面也云衆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一自衆主人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兩楹閒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疏〕（正柩至夷牀○注兩楹至北首○釋曰云兩楹閒象鄉戶牖也者以其戶牖之閒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閒北面鄉之若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閒而近西矣故下記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饌夷牀俟正柩而言西階東則正柩于楹閒近西可知矣云是時柩北首者既言朝祖不可以足鄉之又自上以來設奠皆升自阼階今此下文設奠升降皆自西階下鄭注云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以此而言此時柩北首明矣）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也）〔疏〕（主人至如初○注如殯宮時也○釋曰主人主婦從柩升即當西面東面鄉柩主婦上文即言東面至此乃言主人西面者以其主婦東面位不改故從柩升因言東面男子在柩東西面既改西面位故待正柩訖乃言西面也其重依上文序從之時重先不先置者以其上待正柩訖乃置之云如初者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故鄭云如殯宮時也）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爲禦當風塵）〔疏〕（席升至西階○注席設至風塵○釋曰此論設宿奠於柩西云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者知當西階以其柩當戶牖之南席北鋪之自然當西階之上云從奠設如初東面也者如初謂如殯宮朝夕設奠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醴酒據神東面設之於席前也云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設奠若近柩則統於柩爲神不西面故不近東統於柩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云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據神位在

奧不在東而言也若然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云巾之者爲禦當風塵者案禮記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據小斂大斂之等也有牲肉故不倮露故巾之以此宿奠脯醢醴酒無祭肉巾之者以朝夕奠在室不巾此雖無祭肉爲在堂風塵故巾之異於朝夕在室者也）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疏〕（主人至西面○注設奠至房中○釋曰云降拜賓即位踊襲者賓謂在殯宮看主人開殯朝祖之賓襲者從殯宮中拜賓入即位祖至此乃襲襲者先即位踊踊訖乃襲絰于序東云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者知婦人戶西南面者案下記云將載柩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則知此設之時婦人辟之亦戶西南面待設奠訖乃由柩足向柩東西面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設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若然云親者西面則大功以上相隨同西面也又云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者以其言親者西面明疏者小功以下不得堂上西面爲堂上迫狹自然在房中西面矣）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疏〕（薦車至北輈○注薦進至中庭○釋曰自此盡還出論薦車馬設遷祖奠之事薦車者以明旦將行故豫陳車云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者案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是也生時將行陳駕今死者將葬亦陳車象之也云今時謂之魂車者鄭舉漢法況之以其神靈在焉故謂之魂車也云輈轅也者周禮考工記有輈人爲輈輈亦謂之轅故云輈轅也云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者此車既非載柩之車即下記云薦乘車道車稾車以次言之則先陳乘車次陳道車次陳稾車知東陳西上者下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明器繼乘車而西明乘車在上已東有道車稾車故知三者西上也乘車既當東榮則三者不當中庭而云中庭者據南北之中庭不據東西爲中庭也何者以下經云薦馬入門三分庭一在南馬右還出薦馬者當車南在庭近南明車近北當中庭矣）質明滅燭。（質正也）〔疏〕（質明滅燭○釋曰自啓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疏〕（徹者至西階○注徹者至爲褻○釋曰云新奠者謂遷祖之奠將設新故徹去從奠以辟新奠也云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者爲徹從奠不設于序西南爲再設褻故不設也其再設者未啓殯前夕時一設至此朝廟又設是再設也）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爲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疏〕（乃奠至西階○注爲遷至其足○釋曰云爲遷祖奠也者謂遷柩朝祖之奠也云如初者亦於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爲之則同其饌則異以其上三鼎及東方之饌皆大斂之奠是也云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者以前大斂小斂及朝夕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今此遷祖奠升不由阼階故云辟足辟足者以其來往不可由首又欲食之事不可褻之由足故升自西階也若然徹時所以由足者奠畢去之由足無嫌也）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疏〕（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

（釋曰云節外降者奠外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匹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疏（薦馬至牽之○注駕車至在南○釋曰薦馬并薦纓者纓爲馬設故與馬同時薦之案下記云薦乘車又云纓轡貝勒縣于衡又云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注云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若然薦車之時纓縣于衡此薦馬得有纓者以薦車時縣于衡至此薦馬時又取而用之故兩見之也云駕車之馬者即上文薦車之馬也云每車二匹者下經云公賵兩馬注云兩馬士制也故知此車有三乘馬則六匹矣云纓今馬鞅也者古者謂之纓漢時謂之鞅故舉漢法爲況也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者以此下士薦馬纓三就則不依命數則大夫亦同三色知者案巾車上公纓九就侯伯纓七就子男纓五就諸侯之臣不得與子男同五就故知與士同三就此三色則如聘禮記三色朱白蒼也云此三色者蓋條絲也者謂以絲爲條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云其著之如罽然者鄭注巾車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其下金路九就象路七就故注皆云五色罽飾之此則三采絲爲條飾之但著之則同故云其著之如罽然也云天子之臣如其命數者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命數雖卑於諸侯以王人雖微猶序諸侯之上故得與同依命數就依命數其色則無過五采罽以其金路以下與諸侯其飾與王同諸侯之臣既同三色明天子大夫以上亦五采罽與諸侯同但天子之士三命以下不得依命少於諸侯之臣當同色與諸侯之臣同矣若然公之孤四命以降於天子大夫宜與三卿同三色也云王之革路條纓者至革路木路不用罽而用條絲爲纓與此纓三色者同故引爲證也云圉人養馬者案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圉是圉人以養馬以其養馬故使之薦也云在左右曰夾者以車三乘馬則六匹每馬二人交轡牽之故云在左右曰夾云既奠乃薦者爲其踐汙廟中者車馬相將之物前薦車在奠上今此薦馬在奠後者欲其既薦即出恐踐汙廟中故後薦之也云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者大斂陳事在庭分爲三分一分在北則繼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繼門而言此既繼門故云三分庭一在南又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疏（御者至還出○注主人至薦馬○釋曰云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者以其車得馬而成故前薦車時主人不哭踊至薦馬乃哭是由車成於薦馬故也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而出右者亦取便故也）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賓出至祖期○注亦因至始也○釋曰自此盡屬引論祖時飾柩車之事此賓即上來弔主人啓殯者朝廟事畢而出主人送之云亦因在外位請之者上既夕哭訖因外位請啓期故云亦也此經不言告賓知告賓者若不告賓時至則設何須請期故知擬告賓故云當以告賓也云每事畢輒出者有司請期之禮每事皆待事畢因主人出在外位乃請之言每事者篇首云請期此云請祖期下文請葬期皆因出在外請之故云每事也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祖

始也者案詩有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又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皆是將行飲酒曰祖此死者將行亦曰祖爲始行故曰祖也）曰日側。（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疏（曰日側○注側昳至之時○釋曰此主人辭以上文有司請主人祖期主人荅之曰日側者昊是傍側亦爲特義轉爲昊者取差跌之義故從昊也云過中之時者則尚書無逸云文王至于日中昊昊即側也）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袒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謂此車）疏（主人至束襲○注袒爲至此車○釋曰云袒爲載變也者將載主人先袒乃載故云爲載變也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者卻猶却也鄉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故謂之爲卻也云束束棺於柩車者案禮記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曰棺束縮二橫三彼是棺束此經先云載下乃云卒束則束非棺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云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謂此車者案下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此經不辨納車時節故鄭明之）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疏（降奠當前束○注下遷至後也○釋曰束卒乃云降奠則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云當前束猶當尸腢也者下記云即牀而奠當腢彼在尸東此在柩車西當前束亦當腢故取當腢而言也云束有前後也者以經既言前束則有後束可知故云有前後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疏（商祝至無貝○注飾柩至有貝○釋曰此並飾車之事其柩車即周禮蜃車也四輪迫地其轝亦一狀如長牀兩畔豎軨子以帷繞之上以荒一池縣於前面荒之爪端荒上於中央加齊云飾柩爲設牆柳也者即加帷荒是也云巾奠乃牆下記文鄭引之者以此經直云飾柩不言設牆時飾故記人辨之以巾覆奠乃牆謂此飾柩者也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者案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云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此注牆柳別案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揔名爲柳者案縫人云衣翣柳之材鄭注必先纚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若然對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揔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矣鄭注喪大記云荒蒙也取蒙覆之義云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者生人宮室以木爲承霤仰之以承霤水死者無水可承故用竹而覆之直取象平生有而已云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此鄭依漢禮而言云一池縣於柳前者案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君三池三面而有大夫二池縣於兩相士一池縣於柳前面而已云士不揄絞者案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者依爾雅釋鳥云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絞者蒼黃之色則人君於蒼黃色繒上又畫鷂雉之形縣於池下大夫則闕之故云大夫則不揄絞屬於池下池下揄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振容者車行振動以爲容儀但大夫不振容池

下仍有銅魚縣之士不但不揄絞又無銅魚故喪大記大夫有魚躍拂池士則無鄭注云士則去魚云左右面各有前後者柩車左右以有帷分兩相各爲前後故云前經後緇云齊居柳之中央者雖無正文以其言齊若人之齊亦居身之中央也云若今小車蓋上蕤矣者漢時小車蓋上有蕤在蓋之中央故舉以爲說云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者案聘禮記云三采朱白蒼彼據繅藉用三采先朱次白次蒼此爲齊用三采亦當然故取彼以爲義也云著以絮者既云齊當人所覩見故知以絮著之使高知元士以上有貝者案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齊三采三貝士齊三采一貝鄭注云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見彼士爲天子元士元士已上皆有貝也此諸侯之士故云無貝也）設披。（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今文披皆爲藩）疏（設披○注披輅至爲藩○釋曰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者案喪大記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此注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以此而言則戴兩頭皆結于柳材又以披在棺上貫結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于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一畔有二爲前後披故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也人君則三披各三人持之[illegible]喪大記者證披連戴而施之也云二披用纁者[illegible]大夫與人君則戴與披用物同故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是其用物同也云今文披皆爲藩者言皆者此文披及下文商祝御柩執披并下記執披者三字皆爲藩今不從之也）屬引。（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疏（屬引○注屬猶至之三○釋曰引謂紼繩屬著於柩車云在軸輴曰紼者士朝廟時用軸大夫已上用輴故并言之言紼見繩體言引見用力故鄭注周禮亦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云古者人引柩者[illegible]諸侯五百大夫三百皆是人引也言古者對漢以來不使人引也引春秋者案定公九年左氏傳云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之齊侯與之犀軒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注云坐而飲食之此[illegible]而哭之亦以師哭之三者[illegible]古者人引也）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illegible]也）疏（陳明至之西○注明器至北也[illegible]重今東陳於乘車之西明重北可知）折橫覆之。（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綁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疏（折橫覆之○注折猶至面也○釋曰云[illegible]時南北長東西短今經云橫明知其長者東西陳之加於壙上謂善面則折加於壙時擬鄉上看之[illegible]之取鄉下看之故反覆善面鄉上也云折猶庪也者以其窆畢

（加之於壙上所以承抗席若庪藏物然故云折猶庪也云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者此無正文以經云横覆之明有縱對之旣爲縱横即知有長短廣狹以承抗席故爲如牀解之又知縮者三横者五亦約茵與抗木但於壙口承抗席宜大於茵與抗木故知縮三横五也知無簀者以其縮三横五以當簀處故無簀也知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者下葬時窆事畢云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是折窆事畢加之壙上承抗席者也云横陳之者爲苞筲以下錚其北便也者鄭解折不縮者南北順陳而横陳之意爲折横陳則東西廣是以苞筲陳之於北便也）抗木横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上者其横與縮各足掩壙）【疏】（○抗木横三縮二○注抗禦至掩壙○釋曰云所以禦止土者以其在抗席之上故知以禦土也其横與縮各足掩者以其壙口大小雖無文但明器之等皆由羨道入諸侯已上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唯以下棺則壙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疏】（加抗席三○注席所以禦塵○釋曰旣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此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知抗木不在折上者以抗木直言横三縮二不言加明別陳於折北抗木之下而此云加於抗木之上可知抗席之下而云加茵明又加於抗席之上此三者以後陳者先用故先陳抗木於下次陳抗席而後陳茵先用取後陳於上者便故也是以下文及葬時茵先入壙窆事訖加折壙上則先用抗席後用抗木是其次也若然折於抗席前用而不加於抗席之上者以長大故別陳於南用之仍在茵後其茵用之在明器前入而陳之於明器上者以其同葬具故與抗木同陳於上也但抗席茵相重陳者以其入壙時相當又皆是縱横重累之物故重加陳之也云席所以禦塵者上云抗木所以禦土此抗席云禦塵者以此二者但壙口以承土承塵但抗木在上故云禦塵抗席在下隔抗木慮有塵鄉下故云禦塵是以釋之有異也）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疏】（加茵至横三○注茵所至作淺○釋曰云加茵者謂以茵加於抗席之上此說陳器之時云用疏布者謂用大功疏麤之布云緇翦者緇則七入黑汁爲緇翦淺也謂染爲淺緇之色言有幅者案下記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此鄭注云有幅緣之者則用一幅布爲之縫合兩邊幅爲帒不去邊幅用之以盛著也故云有幅也云茵所以藉棺者下葬時茵先屬引乃窆則茵與棺爲藉故先入在棺之下也鄭云幅緣之者蓋縫合旣訖乃更以物緣此兩邊幅縫之合之處使之牢固不坼壞因爲飾也云亦者亦抗木也者抗木云縮二横三此亦縮二横三故知亦者亦抗木也云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者上抗木先云横三後云縮二此茵先云縮二後云横三並據此陳列之時鄭據入壙而言故云其用之也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皆有二三云象天三合地二者渾天言之則地之上下内外周帀皆有天若然云木二則在下及其用之則茵三在下茵二在上以此而言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也云人藏其中焉者亦謂渾天而言上下俱有天地人尸柩藏其中故說卦云參天兩地又云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爲三材也）器西南上綪。（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疏】（器西南上綪○注器目至反之○釋曰云器目言之也者器與下爲目即下文苞以下是也）茵。（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疏】（茵○注茵在至北也○釋曰茵非明器而言之者陳器從此茵鄉北爲次第故言之故鄭云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是也）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疏】（苞二○注所以至之肉○釋曰下文旣設遣奠而云苞牲取下體故知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也）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疏】（筲三黍稷麥○注筲畚至觳也○釋曰案下記云菅筲三則筲以菅草爲之筲三各盛一種黍稷麥也云筲畚種類也者舊說云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盛種同類故舉以爲況也云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者案考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又云豆實三而成觳案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此筲與簋同盛黍稷知受一觳斗二升約同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甕三。醯醢屑。幂用疏布。（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幂覆也今文幂皆作密）【疏】（甕三至疏布○注甕瓦至作密○釋曰云甕瓦器者以甕與甒等字從缶瓦故知是瓦器云其容亦蓋一觳者聘禮記致饔餼云甕斗二升則此甕約同之故云蓋以疑之也知屑是薑桂者以其與內則屑桂與薑同云屑故引內則爲證也）甒二。醴酒。幂用功布。（甒亦瓦器也古文甒皆作廡）【疏】（○甒二至功布○注甒亦至作廡○釋曰謂二者所盛須繼甕三而陳之言亦瓦器亦上甕三也）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疏】（皆木桁久之○注桁所至異桁○釋曰云皆木桁久之者則自苞筲以下皆塞之置於木桁也若然既皆久塞而甕甒獨云幂者以其苞筲之等燥物宜苞塞之而無幂甕甒濕物非直久塞其口又加幂覆之云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者此亦如上設重鬲亦與之同故讀從灸也云每器異桁者以其言皆木桁故知每器別桁也）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今文杅爲桙）【疏】（○用器至南流○注此皆至爲桙○釋曰謂常用之器弓矢兵器耒耜農器敦杅食器槃匜洗浴之器皆象生時而藏之也）無祭器。（士禮畧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疏】（無祭器○注士禮至器也○釋曰知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者案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注云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以此而言則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禮略無祭器空有明器而言實之大夫以上尊者備故兩有若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宋襄公既兩有而并實之故曾子非之）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疏】（有燕樂器可也○注與賓至器也○釋曰言可者許其得用故云可也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者則升歌有琴瑟庭中有特縣縣磬也）役器。甲胄干笮。（此皆師役之器甲鎧胄兜鍪干楯笮矢箙）【疏】（役器甲胄干笮○注此皆至矢箙○釋曰此役器中有干笮無弓矢示不用故不具上用器是常用之器故具陳之也云甲鎧胄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但上下役用之器皆麤沽爲之故下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注云設之宜新沽示不用弓矢云沽餘雖不言皆沽可知也但此笮是送死之具下記云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者是魂車所載象生者與此別也）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篣蓋也翣扇）【疏】（燕器杖笠翣○注燕居至翣扇○釋曰云燕居安體之器也者以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禦暑翣者所以招涼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居安體之器也云笠竹篣蓋也者篣竹青之皮以竹青皮爲之）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旣徹由重南東不設於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爲神馮依之久也）【疏】（徹奠至而踊○注巾席至久也○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還車爲祖奠之事此徹遷祖奠者爲將遷還車更設祖奠云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者以下經云祖還車訖布席設祖奠則布此巾席也故巾席俟祖奠在西方也云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者案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來往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云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云猶阼階升時也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是男子婦人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云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者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車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云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者以其大斂小斂奠及夕奠乃皆經宿故皆設之于序西南爲神馮依此遷祖奠且始設之今日側徹之未經宿即徹故不設于序西南也）袒。（爲將袒變）【疏】（袒○注爲將袒變○釋曰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是將祖故此主人袒袒即變也）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疏】（商祝御柩○注亦執至爲節○釋曰云商祝御柩者謂居柩車之前卻行詔傾虧使執披人知其節度云亦執功布者下經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故此亦如之故執布）乃祖。（還柩鄉外爲行始）【疏】（乃祖○注還柩至行始○釋曰商祝旣執功布爲御乃還柩車使輴鄉外也祖者始也爲行始去載處而已也）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疏】（踊襲至前束○注主人至束南○釋曰前袒爲祖變今旣祖訖故踊而襲云主人也者前袒是主人則此襲亦主人也經云少南鄭云則當前束南者以其車未還之時當前束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束少南）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爲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疏】（婦人至階間○注爲柩至東上○釋曰婦人降者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階間云爲柩將去有時者去有時即明旦遣而行之是時也今此爲行始也云位東上者以堂上時婦人在阼階西面統於堂下男子今柩車南還男子亦在車東故婦人降亦東上統於男子也婦人不鄉車西者以車西有祖奠故辟之在車後）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已南上）【疏】（祖還車不還器○注祖有至南上○釋曰祖還車者爲載時鄉北今爲行始故須還鄉南故鄭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不還器者鄭云器之陳自已南上者即上文茵下注云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是也）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疏】（祝取銘置于茵○注重不至茵上○釋曰初死爲銘置于重啓殯祝取銘置于重祖廟又置于重今將行置于茵者重不藏擬埋于廟門左茵是入壙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于茵也是以鄭云重不藏故於此

（移銘加於茵上也士無㢊旌唯有乘車所建攝盛之旃并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㢊旌通此二旌則皆備三旌也）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疏】（二人還重左還○注重與至便也○釋曰云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者以車馬至中庭之東以右還鄉門爲便重在門内面鄉北人在其南以左還鄉門爲便是以二者雖相反各由其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疏】（布席至而踊○注車已至祖奠○釋曰云主人要節而踊者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西又皆從車而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云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者奠本爲柩設其柩未安不得設奠今車已還名之爲祖尸柩已定可以爲奠也云是之謂祖奠者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是謂彼祖奠）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也）【疏】（薦馬如初○注柩動至之也○釋曰上已薦馬今又薦馬者以柩車動而鄉南爲行始宜新之故薦馬如初也）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亦因在外位時）【疏】（賓出至葬期○注亦因在外位時○釋曰云亦因在外位時者亦上啓期祖期事畢在外位故此亦因事畢出外在外位時請葬期也）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入復位○注主人至內位○釋曰云主人者以其送賓據主人入今送賓訖入復位明主人也云自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常在內位者自死至於殯在內位在殯宮中自啓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云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已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啓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

儀禮注疏卷三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既夕禮第十三（夕下唐石經徐本釋文楊敖俱有禮字集釋毛本無案既夕摘取篇首二字爲題與有司徹同例似不必有禮字舊本俱有惟單疏標題獨無明刻注疏因之）

大戴第十五（毛本作大戴第五刪○案大戴第十五乃公食大夫此當作第五也刪字似後人校語誤入正文○按卷一疏云大戴既夕爲第五）

乃記葬時而總記之（通解要義同毛本記作計）

開殯卽還於祖（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卽作既）

既夕哭

鄭知復外位請者（通解要義同毛本請作時）

請啓期告于賓

明旦須啓殯（陳閩監本要義同毛本旦作日）

夷牀饌于階間（夷唐石經徐本通典要義楊敖俱作夷釋文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侇陸氏曰侇音夷本亦作夷○按今本經文及注疏夷侇錯出）

朝正柩用此牀（釋文無正字通典有與疏合）

二燭俟于殯門外

燭用烝（徐本同毛本烝作蒸張氏曰注曰燭用蒸案釋文云烝之承反薪也從釋文案今本釋文亦作蒸又嚴本與徐本同而張氏所引作蒸亦不可解○按說文云蒸或省火作烝）

案周禮甸師氏云（要義無氏字○按要義是也）

主者執燭抱燋（毛本執誤作報）

丈夫髽

啓後主人著免可知（通解要義同毛本無著字）

婦人不哭

此不象如初者（徐本同毛本象作蒙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蒙張氏曰疏作蒙從疏）

商祝免袒

爲有所拂扐也（毛本扐作仿徐本聶氏集釋敖氏俱作扐與此本述注合釋文亦作扐云拂扐本又作仿佛上芳味反下芳丈反楊氏拂仿作仿佛通典仿作柩通解與毛本同金日追云釋文正作拂扐注云本又作佛仿今上字既作拂則下字自當作扐且疏云猶言拂拭亦於佛仿義遠案楊氏作彷佛義或與此異○按釋文注仿佛二字金引作佛仿未知何據疏別見後）

爲有所拂扐也者（聶氏要義同毛本通解扐作仿下同）

不云舊說（毛本通解無此句）

燭入

則一燭於室中炤徹（通解楊敖同毛本於作入）

祝降

燭既入室（要義同毛本通解室下有時字）

卽下云重先奠從者是也（奠從下要義有燭從二字○按有則與下文合要義是也）

此銘及下陳明器云（毛本明誤作銘）

二者皆名（毛本二誤作已名作銘）

商祝拂柩用功布

憮覆之（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無憮字）

雖不言用夷衾（陳閩俱無雖字）

遷于祖用軸

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毛本集釋生下有時字徐本楊氏俱無與疏合）

穿程前後（徐葛通典通解楊氏同毛本聶氏集釋俱作程案疏內程字單疏及識誤所引俱與毛本同）

著金而關軹焉（關通典作闚軹徐本集釋俱作軹通典毛本聶氏通解楊氏俱作軸張氏曰疏軹作軸監本亦作軸從疏及監本○按敖氏於士喪禮識此注亦作軹）

亦升輁軸於階上（亦陳閩俱作以）

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要義同毛本無饌字○按下記有饌字）

云周朝而遂葬者（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遂作隨非也）

云軸輁軸也者（下軸字陳本無閩本擠入）

漢時名轉軸爲轉轔（毛本時作怯案玉海引作漢時不誤）

主人從升○衆人東卽位（人上唐石經有主字敖氏曰東卽位者乃衆主人也脫一主字耳以記攷之可見顧炎武曰當依石經盧文弨曰疏叠注亦無主字下云自衆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衆主人）

主人柩東西面

故待正柩訖（毛本待誤作特）

席升設于柩西

席設于柩之西（毛本席誤作序）

云從奠設如初東面也者（此句下如初二字毛本通解無要義有）

據神東面（毛本神作室中通解要義俱作神楊氏作神位陳本無室字閩本室字擠入）

主人踊無算

乃得東面（面閩葛通解俱作也案疏云乃由柩足鄉柩東正釋注東字之義又云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據此則注面字當依通解作也爲是）

襲者從殯宮中拜賓（要義同毛本者下有主人二字中下有降字通解有主人二字無襲者二字）

乃得東面者（面通解作也）

祝及執事舉奠（毛本祝誤作祈）

相隨同西面也（毛本通解同作向）

薦車直東榮

君車將駕（要義同毛本通解君作君案若字非也）

質明滅燭

今至正明（陳閩通解同毛本今作令）

徹者升自阼階

未啓殯前夕時一設（要義同毛本無未字）

乃奠如初

亦於柩西當階之上（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於作爲）

及朝夕奠（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夕字）

薦馬纓三就

其著之如罽然（著通典作飾）

王之革路條纓（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條纓與疏合毛本作絲條）

注云兩馬士制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注云兩馬四字案毛本非也）

故云蓋以疑之（通解同毛本疑作擬○案疑是也）

云其著之如罽然者（通解同毛本無其字○案其字當有）

至革路木路不用罽（毛本通解楊氏至俱作王）

車馬相將之物（通解同毛本相將作將祖）

有司請祖期

何須請期（要義同毛本期作啓）

皆因出在外請之（毛本通解外下有位字）

顯父餞之（通解同毛本餞作薦○按餞是也）

曰日側

側昳也（案段玉裁云當作側讀爲昃昃跌也漢人用跌不用昳）

謂將過中之時（敖氏無將字似與疏合過陳本誤作滿）

主人入袒（袒石經補缺誤作祖）

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徐本通典集釋楊敖俱有乃字與疏合通解毛本無）

降奠當前束

下遷祖之奠也（祖通典作柩）

此在柩車西當前束（毛本通解前作東）

故取當隅而言也（毛本無當隅二字）

商祝飾柩

衣以青布（毛本布誤作自）

其轝亦一狀如長牀（要義同毛本無一字陳閩俱有刪牀字案刪字亦後人校語誤入正文）

縣於前面荒之爪端（要義同毛本爪作爪）

荒上於中央加齊（要義楊氏同毛本無於字陳本有於無中）

謂此飾柩者也（謂監本誤作於此各本誤比）

若然對（要義同毛本通解對下有而言之三字）

象宮室之承霤（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象作兼）

縣於柳前面而已（陳閩俱無前字）

云士不褕絞者（褕要義作褕下竝同毛本通解竝作揄○按褕正字揄假借字）

絞者倉黃之色（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絞字○按絞字當有）

則人君於倉黃色縉上（毛本縉誤作繪下同）

故云大夫則不褕絞屬於池下（毛本池下二字不重出此本要義俱重出是也）

若人之齊（齊楊氏作臍案封禪書天主祠天齊索隱曰言如天之腹齊也齊齋古蓋通用）

上朱中白下蒼者（蒼要義俱作倉毛本作蒼通解載下朱白蒼句亦作倉案各本注俱作蒼）

見彼士爲天子元士（要義同毛本見作是）

設披

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輅通典集釋俱作絡案輅絡古字通）

以備傾虧（徐陳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有虧字與疏合毛本無）

屬引

坐引而哭之三（引下通典有者字案者字似不可省疏亦似有者字）

釋曰（毛本曰下有云引所以引柩車者八字通解要義俱無）

屬著於柩車（陳閩俱無著字）

亦謂飲食之而哭之（通解食下無之字要義無而字此句下毛本無亦以師哭之五字通解要義有）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有鐘磬而無筍虡（筍集釋作簨虡毛本作簴下同徐本集釋俱作虡與此本疏文合案說文虡字在虍部不从竹）

則重之北也（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無之字與此本述注合楊氏有）

自脅以下（自字下要義有包字）

謂纏無縢（毛本纏作邊金曰追邊改纏）

折橫覆之

言覆者謂善面（毛本通解者謂作之見）

故善者鄉下（下陳閩俱作人）

亦約茵與抗木（陳閩通解同毛本與作爲）

抗木橫三縮二

其橫與縮各足掩者（要義同毛本通解掩下有壙字）

加抗席三

以承土承塵（毛本作以上承塵）

加茵用疏布

縫合兩邊幅爲帒（通解要義同毛本帒作袋）

下葬時茵先（要義同毛本通解先下有入字）

使之牢固不坼壞（坼閩本作拆毛本通解作折）

爲三材也（毛本材作才）

筲三

則筲以菅草爲之（陳閩通解同毛本菅作管○案菅字是）

甕三（甕釋文聶氏俱作甕按疏云甕與甀等字從缶瓦蓋甕字從缶甀字從瓦也聶氏既作甕遂改疏云甕甀二字皆從瓦）○冪用疏布（冪通典作鼏注及下同釋文作冪云本又作鼏）

甕斗二升（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斗作十）

皆木桁久之

謂以蓋案塞其口（毛本同通解無案字○按疏有案字）

而甕甒獨云冪者以其苞筲之等燥物（者以其陳閩俱誤作覆之云案下文有覆之云三字相連此因彼而誤）

用器○兩杅（杅監本誤作杆注同陸氏曰杅音于本又作芋音同）

役器

今文杅爲桙（爲要義作作）

矢箙（箙楊氏作服陸氏曰箙本又作服○按經傳多假服爲箙）

燕器杖笠翣（張氏曰案釋文云篓所甲反扇也此非牆翣之篓故從竹從釋文○按說文有翣無篓翣亦翣）扇字也牆翣之翣本取象於扇今本釋文作翣張說恐非

笠竹篓蓋也（錢大昕曰釋文篓字無音賈疏釋篓爲竹青皮則篓當爲筠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篓字五經文字亦不收惟集韻始收之蓋此注之譌始於北宋矣○按篓與筠形聲俱不相近不知何以致誤

徹奠

直有來往（來往毛本作往來此本通解要義俱倒）

由重南東者（南東毛本作東南此本通解要義俱倒）

由重北而西徹訖（要義重徹字）

袒

爲將祖變（徐本通解同集釋要義楊敖毛本祖俱作袒張氏曰疏作祖從疏）

商祝御柩

故執布（毛本通解作而執功布）

乃祖（祖通解誤作袒）

婦人降

節明且遣而行之（通解要義同毛本而作奠）

今柩車南遷（要義同毛本通解遷作還）

布席乃奠如初

又皆從車而來（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又作人）

今車已還（通解同毛本已作既）

是謂彼祖奠（陳本要義同毛本彼作之）

入復位

云主人者（陳本同毛本人下有也字）

以其送賓據主人入（陳本要義同毛本無入字按無入字者是以疏但釋注主人也況疏）義方明送賓出在外亦不當遠用入字

儀禮注疏卷三十八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三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疏〕公賵至馬兩○注公國至繁乎○釋曰自此盡入復位杖論國君賵法之事云公國君也者公及大夫皆有臣臣皆尊其君呼之曰公故左氏傳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今此云公則國君非大夫君也以下云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與喪大記如此迎送者皆據國君也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者案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于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賵奠於死生兩施是也云兩馬士制也者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其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故鄭駮異義云天子駕駟尚書康王之誥康王始即位云諸侯皆布乘黃朱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僖公所乘小雅云駟牡騑騑大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駟之文也引春秋者左氏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又云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注云輿衆也又云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云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又云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引之者證公有賵馬助人之事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疏〕擯者至人袒○注尊君至西面○釋曰云尊君命也者謂釋杖迎入是尊君命也故下文賓賵擯者出告須注云不迎則此經皆是尊君命故鄭無所指屬君命故鄭解經不哭又前文袒襲皆據主人此則衆主人亦袒亦是尊君命云衆主人自若西面者以其主人一人迎賓入門門東而右其餘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柩東西面可知也

馬入設。（設於庭在重南）〔疏〕馬入設○注設於庭在重南○釋曰以馬是庭實故云設於庭知在重南者以庭實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故知在重南也

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輅有前後）〔疏〕賓奉至致命○注賓使至前後○釋曰云賓使者案此使者即士也知者士喪禮君使人弔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各以其爵故知是士也云輅轅縛所以屬引者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輓之故名轅縛也云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者以經直云當前輅不言輅之東西及前後鄭以義言之以其馬在重南當門柩車在階間少南亦當門賓由馬西北行當前輅致命明在輅西可知云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者以賓當輅西經云北面致命明當奠柩之南北面是得鄉柩與奠也云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者案下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是柩車在階間也云少前者上經祖還車訖云婦人降即位于階間明柩車少南是少前也云參分庭之北者以其中庭陳明器不得在中庭故知在參分庭之北謂參分庭在北分之北此解賓致命之處云輅有前後者以經云前輅明有後以對前故知輅有前後也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輚）〔疏〕主人至服出○注棧謂至作輚○釋曰主人哭拜者仍於門右北面以賓致命訖遂哭拜也云成踊者三者三凡九踊云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illegible]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illegible]

士受馬以出。[illegible]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illegible]

賓賵者將命。[illegible]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illegible]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illegible]

主人拜于位。不踊。[illegible]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illegible]

若奠。[illegible]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illegible]

又請。[illegible]

若賻。[illegible]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

將命。（主人出者賻主施於主人〔疏〕注主人至主人○釋曰鄭知施於主人者以下經云知生者賻是施於主人也案春秋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譏一人兼二事此賓所以兼事者彼譏一人獨行不與介各行故譏若雜記云上客弔即其介各行含襚賵則不譏則卿大夫士禮一人行數事可也）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疏〕注坐委至後位○釋曰鄭知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者以主人在門東西面而云宰由主人之北鄉賓舉幣之處舉幣明宰位在主人之後故得由主人之北西行是以宰位在主人之後也）

若無器。則捂受之。（謂對相授不委地〔疏〕若無至受之○注謂對至委地○釋曰以堂上授有並受法以其在門外若有器盛之則坐委於地若無器則對面相授受故云捂受之捂即逆也對面相逢受也）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疏〕注如其至告須○釋曰謂如上賓賵時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也）

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陳明器之陳〔疏〕若就至于陳○注就猶至之陳○釋曰知贈無常者案下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言玩好者謂生時玩好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故此經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者就器則是玩好之器也云陳明器之陳者以其廟中所陳者唯明器即陳于車之西以外或言薦或言設無言陳者故指明器而言也）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疏〕凡將至拜送○注雖知至人意○釋曰云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

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疏〕兄弟賵奠可也○注兄弟至兩施○釋曰知兄弟有服親者喪服傳云凡小功以下爲兄弟既言兄弟明有服親者也知非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無致賵奠之注云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者若然此所知許其賵不許其奠兄弟許其貳賵兼奠而上經亦賓而有賵有奠有賻三者彼亦不使並行俱見之見三禮之中有則任行其一故揔見之云賵奠於死生兩施者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

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疏〕所知至不奠○注所知至不奠○釋曰云所知通問相知也者言所知明是朋友通問相知言降於兄弟者許賵不許奠也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者但賵與奠皆生死兩施其奠雖兩施施於死者爲多知者以其言奠爲死者而行故知疏所知爲疏不許行之也）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各主於所知〔疏〕知死至爲賻○注各主於所知○釋曰云各主於所知者以其贈是玩好施於死者故知死者行之賻是補主人不足施於生者故知生者行之是各施於所知也）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疏〕書賵至若五○注方版至五行○釋曰以賓客所致有賻有賵有贈有奠直云書賵者舉首而言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書遺於策。（策簡也遺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疏〕書遺於策○注策簡至以下○釋曰云策簡者編連爲策不編爲簡故春秋左氏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上書賵云方此言書遺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遺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策書明器之物應在上文而於此言之者遺中并有賵物故在賓客贈賻與賵之下特書也）

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疏〕乃代哭如初○注棺柩至斂時○釋曰案喪大記大夫以上官代哭士無官以親疏代哭云初謂既小斂時者案喪大記小斂之後乃代哭初死直主人哭不絕聲士二日小斂小斂主人懈息容更代而哭也）

宵爲燎于門內之右。（爲哭者爲明〔疏〕宵爲至之右○注爲哭者爲明○釋曰燎大燭必於門內之右門東者負於柩車西鬼神尚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階閒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爲明而哭也）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疏〕厥明至如初○注鼎五至奠時○釋曰自此盡主人要節而踊論葬日之明陳大遣奠於廟門外之事知五鼎是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者以下經云羊左胖豕亦如之魚腊鮮獸皆如初與少牢禮同故知也云士禮特牲三鼎者特牲饋食禮陳三鼎故知也云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者以其常祭用特牲今大遣奠與大夫常祭用少牢同是盛此葬奠故加一等用少牢也云如初如大斂奠時者以其上遷祖奠時云如殯謂如大斂明此云如初亦如大斂在廟門外及東方之饌也雖如大斂鼎數仍不同以其大斂三鼎此則五鼎然大小斂時無黍稷朔月則有黍稷此葬奠又無黍稷者大斂前無黍稷者以其初死至朔月乃有之故鄭注云至此乃有黍稷今葬奠更無黍稷者以其始死至殯自啓至葬其禮同故無黍稷亦同也凡牢鼎數或多或少不同若用特豚者或一鼎或三鼎若士冠禮醮子及婚禮盥饋并小斂之奠與朝禰之奠皆一鼎也三鼎者婚禮同牢士喪大斂朔月遷祖及祖奠皆三鼎而以魚腊配之是也其用少牢者或三鼎或五鼎三鼎者則有司徹云陳三鼎如初以其繹祭殺之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五鼎者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此葬奠士攝之奠用少牢亦五鼎聘禮致飧眾介皆少牢亦五鼎玉藻諸侯朔月少牢亦五鼎其用大牢者或七或九或十或十二其云七鼎九鼎者公食大夫下大夫大牢鼎七上大夫大鼎九是也鼎十與十二者聘禮致飧於賓飪一牢鼎九羞鼎三是十二也又云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是其十若然案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與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各別數則爲奇數也）

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疏〕其實羊左胖○注反吉至骨也○釋曰云反吉祭也者以其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云左胖故云反吉祭也云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者既言左則左邊共爲一段故云體不殊骨雖然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膊胳仍升之則與上肩脅脊已下共升則左胖仍爲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據脊脅以上肩膊胳已下共爲一亦得爲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周貴肩賤髀古文髀作脾〔疏〕髀不升○注周貴肩賤髀○釋曰云髀不升者則膊已上去之取膊胳已下云周貴肩賤者案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故云髀不升）

腸五胃五。（亦盛之也〔疏〕腸五胃五○注亦盛之也○釋曰亦盛之者以其不用特牲而用少牢是盛葬奠案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亦是盛此奠也）

離肺。（離捲〔疏〕離肺○注離捲○釋曰此非直升腸胃又升離肺者案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云提猶絕也刲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此爲食而舉亦名舉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疏〕豕亦至腸胃○注如之至溷腴○釋曰云亦如之鄭云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者謂豕與羊同者左胖雖同仍與羊異以其羊則體不殊骨上下共爲二段此豕之左胖則爲四段矣故別云豚解豚解摠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爲四段矣云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者鄭欲爲四段與羊異也云君子不食溷腴者禮記少儀文彼鄭注云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引之者證不取腸胃之義也）

魚腊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疏〕魚腊至如初○注鮮新至畧之○釋曰云士腊用兔者謂此腊是其乾者云鮮新殺者二者皆用兔必知士腊用兔者雖無正文案少牢禮大夫腊用麋鄭云大夫用麋士腊用兔與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此亦云士腊用兔雖不云與亦同疑可知但士腊宜小故疑用兔也云加鮮獸而無膚者以豕既豚解畧之者以葬奠用少牢攝盛則當有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四段喪事畧則無膚者亦畧之而加鮮獸也）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蜱蜯也今文蠃爲蝸〔疏〕東方至蠃醢○注脾讀至爲蝸○釋曰陳鼎既訖又陳東方之饌于主人之南前輅之東其豆有四脾析一蜱醢二葵菹三蠃醢四案周禮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又云齏菹之稱菜肉通又經不云菹者類皆是齏則此經云脾析者即齏也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者鄭讀之欲見此脾雖與脾胃之脾同正謂百葉名爲脾析故讀音從雞脾肶之脾時俗有此語故讀從之也案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不云牛者彼天子禮容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故不云牛也云蜱蜯也者即蛤也知蜱即蛤者以周禮醢人云蠃醢注云蠃蛤也此注云蜱蜯也以蜱蠃是一物故知蜱蜯即蠃蛤也）

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疏〕四籩棗糗栗脯○注糗以豆糗粉餌○釋曰云糗以豆糗粉餌者案籩人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糗之不言互文而云互相足者凡言互文者是二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云互文此糗與粉唯一物分爲二文皆語不足故云互相足也又案籩人羞籩有糗餌及粉餈此經直言糗則舉糗以見餌而無餈故鄭云糗以豆糗粉餌也）

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醴酒○注此東至巾之○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云既祖祝乃饌以此言之祝饌祖奠即是還柩鄉外乃饌之于主人之南自還柩車至此饌葬奠柩車未動則此葬奠東方之饌亦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同處故注云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但祖奠與大斂奠同二豆二籩此葬奠四豆四籩籩豆雖不同而同處耳云北上者蓋兩甒在北次南饌四豆豆南饌四籩也）

陳器。（明器也夜

（斂藏之）〔疏〕（陳器○注明器至藏之○釋曰陳器已訖又陳明器也本作夜斂適似寫誤云適斂者以其上朝祖之日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由朝祖至夜斂藏之至此厥明更陳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炤徹與葬奠也）〔疏〕（滅燎至北面○注炤徹與葬奠也○釋曰昨日朝祖日至夕云宵爲燎于門內之右至此滅燎既滅二人執燭俠輅北面一人在輅東一人在輅西輅西者炤祖奠輅東者炤葬奠之饌故注云炤徹與葬奠也）

賓入者拜之。（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疏〕（賓入者拜之○注明自至出禮○釋曰此時有弔葬之賓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既啓之後既覩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賓唯有君命乃出故注云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也）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由序西南）〔疏〕（徹者至人踊○注猶阼至西南○釋曰云徹者入者謂將設葬奠先徹祖奠故云徹者入入謂祝與執事徹祖奠者亦既盥乃入由重東而主人踊至徹訖設柩車西北則婦人踊也云猶阼階升者謂徹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而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云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者此徹祖奠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小斂大斂朔月奠設于序西南也）

徹者東。（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疏〕（徹者東○注由柩至之饌○釋曰以其徹訖當設葬奠故徹者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取而設于柩車西也知由柩車北而東者以其徹者設于柩車西北而云徹者東若柩車南而不得云徹者東故知在柩車西北東行也）

鼎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疏〕（鼎入○注舉入至如初○釋曰以其徹者既祖當設葬奠故五鼎皆入陳也云陳之也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者以其上篇小斂奠舉鼎入阼階前西面錯大斂奠云舉鼎入西面北上又朔月奠云鼎入皆如初其遷祖奠云陳鼎皆如殯則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此但云鼎入不言如初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既疑而知在東北西面北上者以其奠祭在室掌設者皆陳鼎於阼階下西面如大小斂故知也）

乃奠。豆西上綪。籩嬴醢南。北上綪。（籩嬴醢南辟醴酒也）〔疏〕（乃奠至上綪○注籩嬴至酒也○釋曰云籩嬴醢南辟醴酒也者如上所饌則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脾醢次東葵菹次南嬴醢陳設要方則四籩宜亦設於脾析已南綪之爲次今不於脾析已南爲次而發嬴醢已南爲次故知辟醴酒醴酒當設在脾析之南可知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古文特爲俎）〔疏〕（俎二至鮮獸○注成猶至爲俎○釋曰知俎二以併不綪者若綪則宜先設羊於西南次北設豕次東設魚次南設腊今於西南設羊次北設豕以魚設于羊東設腊于魚北還從南爲始是不綪也其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也是以鄭云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也）

醴酒在籩西。北上。（統於豆也）〔疏〕（醴酒至北上○注統於豆也○釋曰云統於豆者豆即脾析也以其云北上上謂二甒醴酒繼豆言北上故云統於豆也）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疏〕（奠者至而踊○注亦以至南東○釋曰自上已來堂下設奠徹奠皆云主人要節而踊注皆云往來爲節此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爲節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來者禮之常也）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疏〕（甸人至倚之○注還重至由此○釋曰自此盡徹者出踊如初論將葬重及車馬之等以次出之事云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云還重不言甸人者上云二人還重不言甸人至此乃言甸人也云重既虞將埋之者雜記文彼注云就所倚處埋之但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云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者恒出入則闑東闑西也云道左主人位者檀弓云重主道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則重主死者故於主人之位埋之也鄭云今時以下者引漢法證重倚道左之事也）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疏〕（薦馬至南上○注南上至序從○釋曰云南上者謂於門外之時南上云便其行也者以其葬於國北在路則南上上者常在前故云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者案下記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簑笠是序從也）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疏〕（徹者至下體○注苞者至爲哀○釋曰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案雜記文而言之云取下體者脛骨象行者以父母將行鄉壙故取前脛後脛下體行者以送之故云象行也云又俎實之終始也者此盛葬奠用少牢其載牲體亦當與少牢同案少牢載俎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又云肩在上以此言之則肩臂臑在俎上端爲俎實之始膊胳在俎下端爲俎實之終今取此兩端脛骨包以歸父母直取脛骨爲象行又兩端爲俎實之終始也云士包三个者自上之差案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彼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士有一包而云包三个鄭又云个謂所包遣奠則士一包之中有三个牲體故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者若然大夫云遣車五乘包五个則一包之中有五个五五二十五一大牢而爲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脛取臂臑後脛取骼三牲有九體又就九體折分爲二十五个五包包各五个諸侯亦大牢而包七个天子亦一大牢又加以馬牲牲別有三體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个九包包各九个大夫以上皆不得全體謂若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之類亦爲不全體也云亦得俎釋三个者羊俎上注云體不殊骨也其脾又不升則骼別爲一段在俎今前脛折取臂臑其肩仍著胖爲一段後脛折取骼仍有肫一節在俎則羊俎仍有兩段在俎豕則左胖豚解爲四段在俎今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仍有四段在俎若然羊俎有二段豕俎有四段相通則二俎有三段在故得爲俎釋三个案特牲俎釋三个注云爲改饌於西北隅遺之則此奠雖不改爲饌西北隅畱之亦爲分禱五祀也引雜記者案彼云曾子謂或人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注云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取此者以證此包牲歸父母亦是賓客父母之事也）

不以魚腊。（非正牲也）〔疏〕（不以魚腊○注非正牲也○釋曰云非正牲也者正牲謂上三牲魚腊非正牲故不以魚腊載之故云非正牲）

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疏〕（行器○注目葬至之次○釋曰包牲訖明器當行鄉壙故云行器云目葬行明器者即下云茵包已下是也故云目葬行也）

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疏〕（茵包器序從○注如其陳之先後○釋曰此直云序從者序從即上文器西南上茵包已下是也故此亦言茵包以其爲首故也）

車從。（次器）〔疏〕（車從○注次器○釋曰上陳明器訖次列車以從明器故云次器也）

徹者出。踊如初。（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疏〕（徹者出踊如初○注於是至柩車○釋曰徹者謂包牲訖當徹去所釋者出廟門分禱五祀者徹者出時主人踊云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者以其上文明器及車馬鄉壙者皆出唯有柩車在廟未出故云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也）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炤書便也古文筭皆爲筴）〔疏〕（主人至南面○注史北至爲筴○釋曰自此盡滅燭出論讀賵讀遣之事經直云史請讀賵鄭知史北面請者以其主人於車東北面所請者請於主人明史北面問之故知史北面也又知在主人之前讀之對面當柩故知在主人之前西鄉柩也請訖乃西面請時及入時書在前筭在後則史西面之時筭在史南西面今燭在史北近史炤書爲便若在左則隔筭不便也）

讀書釋筭則坐。（必釋筭者榮其多）〔疏〕（讀書釋筭則坐○注必釋至其多○釋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筭者坐爲釋之便也云必釋筭者榮其多者以其所賵之物言之亦得今必釋筭顯其數者榮其多故也）

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卒已）〔疏〕（卒命至逆出○釋曰言逆出則入時長在前出時長在後燭言滅不言出者以其燭已滅不得言燭出其人亦出可知）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疏〕（公史至燭出○注公史至俠輅○釋曰知公史是君之典禮書者以其言公史故知君史案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掌典禮可知云成其得禮之正以終者以其死葬之以禮是死者得禮之終事故以君史讀而成之也知燭俠輅者上陳設葬奠云執燭俠輅北面故知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

（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今文無以）〔疏〕（商祝至執披○注居柩至無以○釋曰自此盡杖乃行論柩車在道發行之事云執功布者謂執大功之布麤者也云以御柩執披者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傍執披者皆御治之故云御柩執披也云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者道有低謂下坂時道有仰謂上坂則傾虧謂道之兩邊在車左右轍有高下云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者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云左右者謂道傾虧高下則左右其布使知道之有傾虧也若東轍下則下其布向東西邊執披者持之西轍下則下其布向西東邊執披者持之若然鄭云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者執披者知其左右引者知其上下也知士執披八人者案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士執披者八人也）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袒爲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疏〕（主人至無筭○注袒爲至之序○釋曰云乃行謂柩車行者經云乃行文承主人袒下嫌主人行故云乃行謂柩車行以行處據柩爲主柩車行主人行可知故舉柩車行也云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者上遷于祖時注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向壙之序一如遷于祖之序故如之也）

出宮踊襲。（哀次）〔疏〕（出宮踊襲○注哀次○釋曰云哀次者以經云出宮踊襲以出宮有此踊襲以出宮有此踊者止爲出宮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故主人至此感而哀此次是以有踊踊訖即襲襲訖而行也故檀弓云哀次亦如之注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是也）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疏〕（至于至纁束○注邦門至送也○釋曰云邦門者案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此邦門者國城北門也贈用玄纁束帛者即是至壙窆訖主人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疏〕（主人至致命○注柩車至柩車○釋曰此謂宰夫將致命主人乃去杖不哭由柩車前輅之左右若然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出國北門柩車鄉北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矣經直云左右鄭必知據前輅左右者次柩車在廟門時賓在柩車右主人在柩車左故知此亦當前輅左右也云當時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注云不敢留神明此宰夫致命時柩車止也）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受之然復位反柩車後）〔疏〕（主人至乃行○注升柩至車後○釋曰賓既致公贈命訖主人乃哭拜稽顙賓乃升車實幣于棺之蓋中載以之壙上文在廟所贈之幣皆奠於左服此實于蓋中者彼贈幣生死兩施故奠左服此贈專爲死者故實于蓋中若親授之然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車後也）

儀禮注疏卷三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賵元纁束馬兩

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陳閩俱作故下注云脫中間十字通解併刪故字）

擯者出請入告

云衆主人自若西面者（人下陳閩俱有不迎賓明四字案毛本亦無此四字陳閩非）

馬入設

皆參分庭一在南設之（要義同毛本通解參作三）

賓奉幣

參分庭之北（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典通解參俱作三下並同北徐本作此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北張氏曰注曰參分庭之此案監杭本此作北從監杭本）

柩車在階間少南（陳本通解同毛本柩作輅）

上經祖還車訖云（毛本通解云下有少南二字）

故知輅有前後也（知陳閩俱作此）

主人哭拜

荅授尸之右也（荅陳閩通解俱作客）

士受馬以出

有勇力者受馬（有通解作言）

擯者出請入告（唐石經徐陳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敖氏無出字）

馬入設○賓從致命（致通解作將）

主人拜于位

與在室同（毛本在誤作左）

若奠

或可堪爲奠於祭祀者也（爲下此本空一字毛本祀作祝陳閩通解俱作祀）

入告主人出門左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賵要義作賻○按春秋文五年作賵）

若無器則捂受之（捂釋文作梧）

謂對相授（授下集釋敖氏俱有受字與疏合案張氏士昏禮引此注無受字）

捂卽遻也（要義同毛本遻作逆下同）

又請（又鍾本作三金曰追謂上已有又請此當作三請爲正）

所知

許賵不許奠也（通解要義同毛本賵作賻）

故知（此本知下元缺一字陳本知下有多字毛本楊氏知下有於死者爲多五字通解於上更有施字）

所知爲疏（閩本無此四字）

書賵於方

有賻有賵（聶氏敖氏俱作有賵有賻）

書遣於策

故在賓客贈賄與賵之下特書也（毛本通解作贈賄與賵要義與此本同）

宵爲燎于門內之右

階間有婦人（通解同毛本階作皆○案階字是）

其實羊左胖

體不殊骨也（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體作軆）

則與上肩脅脊別升（通解要義同毛本與作於）

離肺

刲離之（楊氏同毛本刲作挂○按少儀注作刲）

不絕中央少者（通解同毛本者作許案者是也）

豕亦如之

君子不食溷腴（溷集釋作圂）

上下共爲二段（陳本通解同毛本二作一盧文弨云據下疏羊俎有二段則作二爲是）

魚腊鮮獸皆如初

豕既豚解略之者（毛本豕誤作鄭）

東方之饌

讀爲雞脾肶之脾（肶徐本作肶釋文通典集釋通解俱作肶案說文膍牛百葉也从肉毘聲或从比徐鍇曰周禮謂之脾析借脾字據此則脾肶實一字此注脾肶連文疑有誤說文膍字下注云一曰鳥膍胵疑脾肶當作膍胵徐本作肶或此至聲近相借耳）

蓋菹之稱菜肉通（毛本菜誤作米）

彼天子禮容有牛（毛本容誤作云）

云蜱蜂也者（陳閩通解同毛本蜱作脾按蜱是也）

醴酒

乃饌之于主人之南（通解同毛本乃作仍）

陳器

夜斂藏之（周學健云疏云本作夜斂適似寫誤據此則改適斂爲夜斂反與疏語不符）

滅燎

炤徹與葬奠也（炤徐本集釋俱作炤與此本標目合後同毛本通解作照）

二人執燭俠輅北面（陳閩通解同毛本二作一）

輅西者炤祖奠（通解同毛本楊氏炤下有徹字○按徹字當有此本誤脫）

炤徹與葬奠也（毛本葬誤作祖）

徹者入

亦由序西南（由閩監葛本通典集釋楊氏俱作猶陳本通解俱作曰案由猶古字通用曰卽由字之譌）

亦猶小斂大斂朔月奠（陳閩通解同毛本月作日）

徹者東

東適葬奠之饌（毛本適誤作設）

故知在柩車北東行也（在閩本作由）

鼎入

則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通解要義同毛本皆作此閩本上誤作士）

旣疑而知在東北（要義同毛本通解在下有重字）

故知也（通解要義同毛本故下有可字）

乃奠

次北脾醢（盧文弨改脾爲髀是也）

則四籩（毛本通解籩下有豆字）

宜亦設於脾析已南（宜亦毛本作亦宜此本倒）

俎二以成

腊在豕東（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腊作䐥監本誤作醋）

奠者出

由柩車南而來者（陳本通解同毛本來作東）

徹者入踊如初

包以歸父母（包要義俱作包下同毛本作苞）

个謂所苞遣奠（个要義作包）

天子亦一大牢（通解同毛本無一字按通解是也）

就十二體中（毛本十誤作于）

則羊俎仍有兩段在俎（通解同毛本在下無俎字）

不以魚腊

故云非正牲（毛本牲誤作也）

主人之史○柩東當前東西面（毛本東誤作車）

論讀賵讀遣之事（要義同毛本賵下無讀字）

鄉知史北面請者（史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史是也毛本作使監本誤作始）

明史北面問之（閩本作同）

故知在主人之前西鄉柩也（陳本通解同毛本西作面）

卒命哭

不得言燭出（陳本通解同毛本得作待）

商祝執功布

葬時乘人（通解要義同毛本人作車）

出宮歸襲

以出宮有此歸襲（襲陳閩俱作者此句下要義毛本無以出宮有此歸者七字）

主人去杖不哭

次柩車在廟門時（毛本通解次作以）

不敢留神明（案下記注明作也）

主人哭拜稽顙

若親受之然（徐陳通解楊氏同通典集釋敖氏毛本受俱作授）

實幣于棺之蓋中載以之壙（自載字起至下此實於蓋中者中字止凡二十二字）

陳閩俱脫

儀禮疏卷第四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於壙）〔疏〕（至于至北上○注統于壙○釋曰自此盡拜送論至壙陳器及下棺說送賓之事云統于壙者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于壙也）

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疏〕（茵先入○注當藉至茵焉○釋曰云當藉柩也者解茵先入之意以其茵人乃後屬引下棺於其上以須藉柩故茵先入云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者元士謂天子之元士葬時先以輁軸由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知元士葬用輁軸者檀弓云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注云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以此言之天子諸侯殯葬皆用輴朝廟用輴可知大夫雖殯葬不用輴朝廟亦用輴以其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明大夫朝廟得用輴故上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以其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以其大夫朝廟得用輴故言之也諸侯之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殯葬不得用輴天子之元士亦三命再命一命葬得用輁軸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在諸侯之上明天子之士尊謂之爲元元者善之長故得用輁軸不與諸侯大夫同也）

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古文屬爲燭）〔疏〕（屬引○注於是至爲燭○釋曰云於是說載者謂柩車至壙解說去載與披及引之等除飾者解去帷荒池組之等然後下棺云更屬引於緘耳者案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今齊人謂棺束爲緘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爲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紼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爲位）〔疏〕（主人至不哭○注俠羨道爲位○釋曰主人袒者爲下棺變婦人不言北上亦如男子北上可知不哭者爲下棺宜靜云俠羨道爲位者羨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爲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上爲隧傳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是也）

乃窆。主人哭踊無筭。（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疏〕（乃窆至無筭○注窆下棺也○釋曰主人哭踊不言處還於壙東西面也云窆下棺者春秋謂之塴皆是下棺之名也）

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疏〕（襲贈至如初○注丈八至五合○釋曰云丈八尺曰制者朝貢禮及巡狩禮皆有此文以丈八尺名爲制昏禮幣用二丈取成數凡禮幣皆用制者取以儉爲節聘禮云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此注云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者則每一端丈八尺二端爲一匹五匹合爲十制也）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疏〕（卒袒至三襲○注主婦至反位○釋曰卒謂贈卒更袒拜賓云反位者各反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

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

〔疏〕（賓出則拜送○注相問至中焉○釋曰鄭知賓是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此舉中者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注云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贄相見也以此而言此經既葬而退是相見問遺之賓舉中以見上下五者去即皆拜送可知）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疏〕（藏器於旁加見○注器用至置翣○釋曰云器用器役器也者用器即上弓矢耒耜之等役器即上甲冑干笮之屬此器中亦有樂器不言者省文知有用器役器者以下別云包筲之等則所藏者是此器也云見棺飾也者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此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故鄭注云及壙中也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者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見是棺柩不復見也云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者以用器役器近身陳之是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見帷荒在柩外周人名爲牆若牆屋然其外又置翣爲飾也）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罋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槨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疏〕（藏包筲於旁○注於旁至容無○釋曰云於旁者在見外也者以其加見乃云藏包筲故知見外也云不言罋甒饌相次可知者以其陳器之法後陳者先用罋甒後用包筲包筲藏明罋甒先藏可知故云相次可知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謂包筲居一旁罋甒居一旁故云兩兩而居也引喪大記者欲見椁內棺外所容寬狹得容器物之意也）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疏〕（加折至抗木○注宜次也○釋曰云宜次也者宜謂折上陳之美面鄉上今用即美面鄉下抗席又覆之又折宜承席席宜承木皆是其宜也次者木則先陳後用席則後陳先用是其次也）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疏〕（實土至鄉人○注謝其勤勞○釋曰案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云非鄉人則少長皆反以此而言於時主人未反哭鄉人並在故今至實土三徧主人拜謝之謝其勤勞勤勞者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疏〕（即位踊襲如初○注哀親之在斯○釋曰謂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筭如初也云哀親之在斯者以親之在斯故哀號甚踊無筭）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疏〕（乃反至北上○注西階至神位○釋曰自此盡門外拜稽顙論主人反哭賓弔之事反哭者拜鄉人訖反還家哭於廟入升西階東面哭云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者案檀弓云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云親所行禮之處是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謂下士祖禰共廟故下經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于殯宮適士二廟者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今反哭則先於祖後于禰遂適殯宮也案春秋僖八年經書用致夫人左氏云凡夫人不殯於廟者春秋之世多行殷法不與禮合

也云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者以特牲少牢主人行事升降皆由阼階今不於阼階故決之以西方神位知者特牲少牢皆布席于奧殯又在西階是西方神位主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就神位）婦人入。大夫踊。升自阼階。（辟主人也）〔疏〕（婦人至阼階○注辟主人也○釋曰反哭之禮主人男子等先入主婦婦人等後入故婦人入丈夫在位者皆踊婦人不升西階者由主人在西階故鄭云辟主人）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疏〕（主婦至踊三○注入于至更也○釋曰案檀弓云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鄭注云親所饋食之處但主人既在西階親所行禮之處以婦人無外事故於饋食之處哭也云出即位堂上西面也者自小斂奉尸夷于堂已後主婦等位皆在阼階上西面是以知出即位者阼階上西面也云拾更也者凡成踊而拾皆主人踊主婦人踊賓乃踊故云更也）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於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今文無曰）〔疏〕（賓弔至稽顙○注賓弔至無曰○釋曰知賓弔是衆賓之長者以其弔賓皆在堂下今升堂釋詞故知賓中爲首者賓之長也云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者亦檀弓文引之證周人反哭而哀之甚也云弔者北面者以經云賓弔者升自西階即云曰如之何不見弔者改面之文明升堂北面可知云主人拜于位者于西階上東面位知者以其上經主人升自西階東面故知仍東面位也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者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於賓東主人位特牲少牢坳祭之賓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故於東面不移以其亦主人位故也）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賓降至稽顙○釋曰此於雜記五賓當相見之賓故鄭上注云舉中焉明五賓皆依節而弔也）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疏〕（遂適至踊三○注啓位至之位○釋曰案上喪禮朝夕哭位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啓殯時云主人位如初又云主人入即位則此主啓位婦人亦即位于堂東面主人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即中庭位也）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疏〕（兄弟至拜送○注兄弟至以歸○釋曰丈夫婦人在殯宮拾踊既訖兄弟入門者出主人拜而送之知兄弟小功以下也者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至此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祭還來預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者大功以上行同財之義爲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疏〕（衆主至就次○注次倚廬也○釋曰云衆主人出門者則主人拜送兄弟因在門外云闔門者鬼神尚幽闇云次倚廬也者以未虞以前仍依於初東壁下倚木爲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張幃喪服傳云既虞柱楣前屛此直云倚廬據主人斬衰者而言）猶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虞易奠）〔疏〕（猶朝夕哭不奠○注是日至易奠○釋曰自啓殯已

來常奠今反哭至殯宮猶朝夕哭如前不奠耳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故不奠也）三虞。（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疏〕（三虞○注虞喪至日離○釋曰云虞喪祭名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皆檀弓文案彼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又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喪祭則三虞也云虞安也者主人孝子葬之時送形而往迎魂而返恐魂神不安故設三虞以安之云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者案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長子於嬴博之間既窆左祖右還其封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是其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之事言此者欲見迎魂而返以虞祭安之是以鄭云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云朝葬日中而虞即檀弓所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又下士虞記亦云日中而行事是也）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疏〕（卒哭○注卒哭至而已○釋曰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者三虞者再虞用柔日後虞改用剛日又卒哭用剛日故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也云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者始死主人哭不絕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亦不絕聲至殯後主人在廬中思憶則哭又有朝夕於阼階下哭至此爲卒哭祭唯有朝夕哭而已言其哀殺也然則喪有三無時哭者始死至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卒哭祭後唯有朝夕哭爲有時至練祭之後又止朝夕哭唯有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通前爲三無時之哭也是以檀弓云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是據練後哭無時也）明日以其班祔。（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今文班爲胖）〔疏〕（明日以其班祔○注班次至爲胖○釋曰云班次也者謂昭穆之次第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者以卒哭用剛日祔用柔日是以下士虞記云卒哭祭即云明日以其班祔故云卒哭之明日祭名云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者以其孫祔於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而祭之也）記。〔疏〕（記○釋曰凡記者皆是經不具記之使充經文理備足也）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將有疾乃寢於適室今文處爲居于爲於）〔疏〕（士處至墉下○注將有至爲於○釋曰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者以士喪篇首云士死于適室此記云適寢者適室一也故互見其文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故變室爲寢也云東首者鄉生氣之所云墉下者謂之墉喪大記謂之北牖下必在北墉下者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士喪禮論其死事故不云疾此記人其不備凡人死皆因疾故記其疾之所在也）有疾。疾者齊。（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疏〕（有疾疾者齊○注正情至其室○釋曰云有疾者既有疾當齊戒正情性故也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者案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齊居適寢也）養者皆齊。（憂也）〔疏〕（養者皆齊○注憂也○釋曰案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笑不至矧怒不至詈不飲酒食肉疾止復故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故）徹琴瑟。（去樂）〔疏〕（徹琴瑟○注去樂○釋曰君子無大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于樂故去之案喪大記云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云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亦謂子男之士不命者也）疾病。外

内皆埽。（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疏〕（疾病外内皆埽○注為有至曰病○釋曰云疾甚曰病者則外内皆埽為賓客來問疾自絜清也）

徹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汙為來人穢惡之）〔疏〕（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至惡之○釋曰此文承疾病者及養病者則徹褻衣據死者而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徹褻衣謂故玄端已有垢汙故來人穢惡是以徹去之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互者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朝服言新則褻衣是故玄端言褻朝服是絜不褻矣各舉一邊而言明皆有兼也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案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即朝服故知臨死所著新衣則朝服也故鄭云終於正也）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御者至持體○注為不至之人○釋曰案喪大記云體一人注云為其不能自伸屈也若然四體各一人亦為不能自轉側詩云輾轉反側據身云不能自屈伸據手足二文相兼乃具云御者今時侍從之人者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之人終於其手也）

屬纊以俟絶氣。（有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疏〕（屬纊以俟絶氣○注有其至新絮○釋曰案喪大記注云纊今之新緜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亦二注相兼乃具云纊新絮即新緜禹貢豫州貢纖纊明纊新緜也）

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備褻）〔疏〕（男子至之手○注備褻○釋曰案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為其相褻若然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于其手若婦人則内御者持體還死于其手故喪大記云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僖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左氏傳曰即安服注云小寢夫人寢也禮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譏其近女室是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備褻也）

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疏〕（乃行禱于五祀○注盡孝至曰行○釋曰云盡孝子之情者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孝子之情故乃行禱五祀望祐助病者使之不死也云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者祭法文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其言五祀則與諸侯五祀同則祭法云諸侯五祀是也）

乃卒。（卒終也）〔疏〕（乃卒○注卒終也○釋曰自此盡遷尸論上篇始死遷尸於南牖之事曲禮與爾雅皆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今士不言不祿而云卒者義取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故鄭云卒終也美言之使與大夫同稱也）

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疏〕（主人啼兄弟哭○注哀有至易之○釋曰云哀有甚有否者啼即泣也檀弓云高柴泣血三年注云言泣無聲如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對齊衰以下直哭無啼是其否也知於是始去笄纚服深衣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注云雞斯當為笄纚上衽深衣之裳前是其親始死笄纚服深衣也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

設牀笫。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臥席古文笫為茨）〔疏〕（設牀至設枕○注病卒至為茨○釋曰經直云士死于適室幠用斂衾不云此等之事故記人言之也云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是其始死亦因在地無牀復而不蘇乃設牀於南牖下有枕席是病卒之間廢牀於是設之云事相變者謂疾病時去牀既死設牀是生死事相變也衽臥席者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是衽為臥席昏禮注云衽臥席也）

遷尸。（徙於牖下也於是幠用斂衾）〔疏〕（遷尸○注徙於至斂衾○釋曰云徙於牖下者即上文牀笫當牖者也於是幠用斂衾者釋士喪禮幠用斂衾之時節也）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復者至而左○注衣朝至以變○釋曰云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必用左者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也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左執領謂爵弁服也云衣朝服服未可以變者謂始死未可以變之服凶服以其復所以求生故也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彼言小臣據君則上下尊卑復者皆朝服也）

楔貌如軛。上兩末。（事便也今文軛作厄）〔疏〕（楔貌至兩末○注事便至作厄○釋曰云如軛者軛謂馬鞅軛馬領亦上兩末今以屈處入口取出時易故鄭云事便也此用柶異於吉時所用也）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為枝）〔疏〕（綴足至持之○注校脛至為枝○釋曰云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者古者几兩頭各施兩足今以夾則豎用之尸南首足鄉北故以几脚鄉南以夾足恐几欹側故使生存侍御者一人坐持夾之使足不辟戾可以著屨也）

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疏〕（即牀至巾柶○注腢肩至新酒○釋曰即就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此即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云用吉器器未變也者謂未忍異於生故未變至小斂奠則變籩豆之等為變矣云或卒無醴用新酒者釋經若醴若酒科有其一不得並有之事以其始死卒未有醴則用新酒若然醴酒俱有容有醴則用之不更用酒以其始死不備故也若小斂以後則酒醴具設無二醴酒是也）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疏〕（赴曰至某死○注赴走至作訃○釋曰云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士名下某是母妻長子假令長子則云長子某甲死母妻則婦人不以名行直云母妻也云赴走告也者言赴取急疾之意故云赴走告也云今文赴作訃者雜記作訃者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塗也）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疏〕（室中至亦坐○注別尊卑也○釋曰云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者若無命夫命婦則皆立可知此士喪禮故鄭云別尊卑也尊謂命夫命婦案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以外皆立若大夫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以外皆立也士之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鄭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為士者則立若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也）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疏〕（尸在至不出○注不二主○釋曰經直云主人唯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人辨之云衆主人不出在尸東耳云不二主者曾子問云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為非禮不云不二孤而云不二主者彼廟主與喪孤相對此孤不對廟主孤亦是喪主故以主言之也）

襚者委衣于牀。不坐。（牀高由便）〔疏〕（襚者至不坐○注牀高由便○釋曰云牀高由便者曲禮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委衣於牀者不坐委之以牀高亦如授立不坐之義故云由便也）

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始死時也）〔疏〕（其襚至致命○注始死時也○釋曰云始死時者謂未小斂之前尸在室中戶西故北面致命若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則中庭北面致命）

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之）〔疏〕（夏祝至盛之○注差擇之○釋曰經直云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不言夏夏與盛之故記人言之）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抗衾為其倮裎蔽之也襢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疏〕（注內御至冠也○釋曰云內御女御者以婦人稱內故以女御為內御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知內御女御也天子八十一御妻亦曰女御與此別也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士喪禮男子免不冠此云婦人不笄與男子不冠同故云猶丈夫不冠也）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禪襂）〔疏〕（設明至中帶○注中帶至禪襂○釋曰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人云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鄭云中帶若今禪襂者鄭舉目驗而言但男子明衣之狀鄭不明言亦當與中帶相類有不同之處故別雖名中帶亦號明衣取其圭絜也）

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顛左顛。（象齒堅）〔疏〕（卒洗至左顛○注象齒堅○釋曰經直云實貝於尸左右及中不言遠近故記人辨之云右顛左顛謂牙兩畔最長者象生時齒堅也）

夏祝徹餘飯。（徹去鬻）〔疏〕（夏祝徹餘飯○釋曰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記之）

瑱塞耳。（塞充窒）〔疏〕（瑱塞耳○釋曰經直云瑱用白纊用掩之不云塞耳恐同生人縣于耳旁故記人言之也）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南順統於堂輪從也今文掘為坅也）〔疏〕（掘坎至其壤○釋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于階間不辨大小故記人明之）

坄用塊。（塊堛也古文坄為役）〔疏〕（注塊堛也○釋曰云塊堛者爾雅釋言文孫氏云堛土塊也）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明衣至下膝○注幕布至深也○釋曰云明衣裳用幕布則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以其下別云裳故也云幕布帷幕之布者周禮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鄭云帷幕皆以布為之幄帟皆以繒為之以其帷幕所以張之於外恐不相勝舉故須用布鄭亦取此文用幕布為義也故此云帷幕之布云升數未聞者以其不云疏布直云幕布故云未聞也云屬幅不削幅者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為二尺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還以袂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為此衣長至膝下云又有裳於蔽下體深者凡平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膝下故云於蔽下體深也蔽下體解此經衣）

（至膝下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不辟質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士）〔疏〕（有前至及轂○注不辟至被士○釋曰云不辟質也者以其凡男子裳不連衣故皆前三幅後四幅辟積其要閒示交今此亦前三後四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者他服謂深衣深衣云短毋見膚注云衣取蔽形又云長無被土注云爲汙辱是也此裳及轂至足跗亦是不被土故引爲證也）縓綼緆。（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疏〕（縓綼緆○注一染至曰緆○釋曰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謂一入赤汁染之即漢時紅故舉以爲況也云飾裳在幅曰綼者案深衣云純袂緣純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緇純。（七入爲緇緇黑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擥。（擥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擥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設握至于擥○注擥掌至結之○釋曰手無決者以其經已云設握麗于擥與決運結據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云以握繫一端繞擥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者案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裏親膚據從一手內置之長尺二寸十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擥一帀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擥者結於掌後節中）甸人築坅坎。（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疏〕（甸人築坅坎○注築實土至曰坅○釋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不云還使甸人築故記人明之還使甸人築之也）隸人涅廁。（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爲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疏〕（隸人涅廁○注隸人至不用○釋曰如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云爲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者若然古者非直不共偪浴亦不共廁故得云死者不用也）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宵夜）〔疏〕（既襲至中庭○釋曰士之喪死日而襲經不云中庭設燎故記明之也）厥明。滅燎陳衣。（記節）〔疏〕（厥明滅燎陳衣○注記節○釋曰云記節者爲小斂陳衣當襲之明旦滅燎之時故記節正經不云故記人以明之也）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無紟古文倫爲輪）〔疏〕（凡絞至朝服○注凡凡至爲輪○釋曰言凡非一之言以其唯小斂至大斂有絞大斂又有紟故知凡中有大小斂也言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

儀禮注疏卷四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茵先入

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以其（十四字此本要義俱複出案疏文宂蔓多類此似非刊本誤衍）

屬引

大夫士以咸（陳閩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楊氏咸作緘○按喪大記經文作咸）

襲贈用制幣

以丈八尺名爲制（要義同毛本通解無名字）

卒袒拜賓

反位（毛本位下有也字徐本楊敖俱無與疏合集釋有案注末楊敖俱有拾更也三字浦鏜說見後）

賓出則拜送

謂相聞姓名（通解要義同毛本聞作問○按雜記下作聞）

藏器於旁

檀弓曰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徐本集釋敖氏俱如是通解刪有虞至椁十五字毛本因之盧文弨云陸氏爲堲周作音則有者是）

其外又置翣爲飾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又作反按又是也）

藏苞筲於旁（苞監本誤從竹）

君容祝（徐本要義楊氏同毛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敖氏祝俱作柷）

後陳者先用甕甒（楊氏同毛本通解要義俱重出先用二字）

引喪大記者（通解要義同毛本引作云）

乃反哭入（盧文弨云士虞禮注引下有門字）

入升西階（毛本升下有自字）

反哭升堂（通解要義同毛本升作於○按檀弓下作升）

今不於阼階（陳閩監本通解同毛本於作由要義作以）

殯又在西階（陳閩俱無西字）

婦人入大夫踊（徐本同毛本集釋通解楊敖大俱作丈張氏曰監本大作丈當從監本）

主婦入于室

拾更也（浦鏜云三字儀禮圖集說皆在前卒袒拜賓節下今案釋文次第當在此）

親所饋食之處（要義同毛本通解處下有哭也二字○按通解以意增檀弓注無哭也二字）

主婦人踊（毛本通解無人字）

賓弔者

今文無曰（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作古文無曰字）

以其上經（通解要義同毛本經下有云字）

故知仍東面位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仍作乃）

遂適殯宮

則此主啓位（要義同毛本通解主作如）

婦人亦即位于堂東面（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東下有西字閩本西字擠入）

兄弟出

至虞卒祭（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卒下有哭字）

衆主人出門哭止

因在門外（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在作依○案在是）

既虞柱楣前屏（浦鏜云翦誤前）

三虞

若魂氣則無不之（毛本之下有也字）

明日以其班祔

而屬之今文班爲胖（下五字毛本俱脫徐本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

〔記〕士處適寢

必在北墉下（必閩本重脩監本俱作此墉要義作牖）

生氣之始故也（毛本氣誤作器無故字通解要義俱有）

養者皆齊

憂也（通解無此注）

疾病外內皆埽（毛本外內作內外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倒與單疏標目合石經考文提要云疏作外內與禮記喪大記文同）

徹褻衣

新衣是朝服朝服言新（朝服二字毛本不重出）

羔裘元冠即朝服（即通解要義俱作則）

御者四人

今時侍從之人（侍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侍與單疏述注合毛本作待）

男女改服（此節經注唐石經及徐本集釋敖氏俱無通解楊氏毛本俱有石經攷文提要云此因通解而誤蓋通解於士喪禮雜附本經記及喪大記之文此節乃喪大記誤入儀禮又此記五節與喪大記同鄭兩注各異獨此節注不異明係移彼注此又因與士喪禮不合妄改庶人爲主人又彼注上文有新朝服故曰亦朝服此上文無朝服字何以云亦足證羼入盧文弨云通解庶字尚未改○按改庶人爲主人自楊氏始）

屬纊以俟絕氣

有其氣微難節也（嚴本同毛本有作爲）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陳閩俱無此十四字）

卽安服注云（毛本服作也通解也服二字竝有金曰追云首句雖與杜注不殊而禮男子以下二）十二字全非杜注則其爲服氏注無疑

乃行禱于五祀（五陳閩葛本俱作伍）

乃卒

士曰不祿（通解同毛本無曰字案有曰字與曲禮合）

主人啼（張氏曰釋文云諦大兮反從釋文○按今本釋文仍作啼玩大兮之音乃讀諦爲啼也若本是啼不須作音）

於是始去笄纚（徐本與單疏述注合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去下有冠而二字）

知於是始去笄纚（毛本去下有冠而二字）

笄纚服深衣也（通解同毛本笄作筓）

設牀第

寢東首於北牖下（陳閩同毛本通解牖作墉）

楔貌如軛

軛謂馬鞅軛馬領（毛本通解謂下有如字）

此用柶（陳本同毛本用作角）

綴足用燕几

今以夾則監用之（毛本通解以作則則作以）

赴曰君之臣某死

上某是士名（陳閩通爲同毛本士作書○按士是也）

則云長子某甲毋妻（甲陳本通解俱作甲屬上句是也毛本作若）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

此士喪禮（毛本喪作之陳閩監本通解要義俱作喪案喪字是）

若命夫命婦（要義同毛本通解若下有無字按毛本是也）

其襚

奉尸夷於堂則（陳本通解同毛本夷作侇則作前○按當作則屬下句）

御者四人

爲其倮裎（徐本通解俱作倮裎集釋敖氏毛本俱作裸裎張氏士喪禮識誤云既夕禮謂其倮裎監本亦作裎○按張氏以爲爲謂）

盘音祿（此本徐本集釋俱無此三字毛本有葛本通解俱於盘上加圈）

其母之喪

周禮九嬪注云（此本無此六字毛本在女御女之下）

設明衣

中帶若今之褌衫（若通解作者褌徐本作禈與單疏標目合釋文集釋通解敖氏毛本俱作褌陸氏曰褌音昆）

注中帶至褌衫（毛本褌作禈下同通解要義載下疏亦作褌案通解於注作褌於疏作禈蓋宋時注疏別行黃氏各據本文未暇畫一）

明衣裳用幕布

謂緆使相著（謂緆聶氏作但緆之）

還以袂二尺二寸（陳閩以俱作一聶氏作爲二尺二寸）

凡平爲衣（毛本通解無平字）

有前後裳

不辟質也（質徐本通典通解楊氏俱作質與單疏述注合集釋毛本作積下同）

短無見膚長無被土（兩無字釋文俱作不集釋上作不下作無）

云不辟質也者（毛本質作積）

縓綼緆

純袂緣純邊（毛本通解無緣字○按通解非也深衣有緣字）

緣法如被也（通解同毛本法作注案毛本凡法字俱从言此獨從水明爲法字之誤也監本作註則益誤矣）

緇純

緇黑也（徐本集釋同毛本通解楊氏黑下俱有色字）

設握裹親膚（裹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作裏敖氏毛本作裹）結于掔（毛本掔作擘唐石經嚴本集釋俱作掔注同說詳士喪禮）

設握麗于掔（毛本掔作擘下竝同）

按上文握手用元纁裏（裏閩本通解要義俱作裹是也下同毛本作裹）

先以一端繞掔一匝（要義同毛本掔作擘）

隸人涅廁

又亦鬼神不用（盧文弨云亦一作以）

按周禮司厲職云（毛本通解厲作隸○按毛本誤）

其如男子入於畀隸（毛本通解隸下有者字○按不當有者字）

既襲

故記明之也（毛本明誤作名閩本之誤作文）

儀禮疏卷第四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爲少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觶爲角柶〔疏〕設棜至如之○注棜今至角柶○釋曰自此盡出室論陳大小斂奠記經不備之事云角觶四木柶二爲夕進醴酒兼饌之也者以其大小斂之奠皆有醴酒醴一觶又用一柶酒用一觶計醴酒但用二觶一柶矣而觶有四柶有二者朝夕酒醴及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一二奠各饌其器也云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者以其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知二爲大斂饌云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鄭意大斂饌不在大斂節內陳之而在小斂節陳之者以其陳此籩豆之外皆與小斂同故就小斂節內陳之取省文之義也云同陳者謂多少同陳不謂大斂饌陳之亦在小斂節內也）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疏〕凡籩至巾之○注籩豆至不巾○釋曰云實具設皆巾之者謂於東堂實之於奠設之二處皆巾故云皆巾之云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者此鄭指解大斂之實饌於堂東之時巾之加飾對小斂之實於堂東不巾不加飾云明不斂一豆一籩不巾者以其云籩實豆具據大斂奠二豆二籩實與奠二處皆巾明小斂奠一豆一籩堂東饌時不巾若然小斂奠設于牀東巾之爲在堂經久設塵埃加故雖一豆一籩亦巾之即禮記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以其有牲肉故也）

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疏〕觶俟至建之○注時朝至逮日○釋曰言此者記人恐饌時已酌於觶故記云俟時而酌也引檀弓者謂時是朝夕之時必朝奠待日出夕奠須日未沒者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疏〕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至去之○釋曰云未忍神遠之也者釋奠不出室之義始死猶生事之不忍即爲鬼神事之故奠不出室云辟襲奠以辟斂者以經云小斂辟奠故知辟襲奠只爲辟斂也云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者又解襲奠不出室若將大斂則辟小斂奠於序西南此將小斂辟奠於室至既小斂則亦不出室設於序西南故言不出室若然奠不出室爲既斂而言也云事畢而去之者斂事畢奉尸夷于堂乃去之而設小斂奠于尸東）

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疏〕無踊節○注其哀未可節也○釋曰自死至此爲節賓主拾踊有三者三有踊節而云無踊節者除三者三之外其間踊皆無節即上文踊無筭是也云其哀未可節也亦謂三者三之外無踊節而言也）

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衆主人齊衰以下〔疏〕既馮至布帶○注衆主至以下○釋曰小斂于戶內訖主人袒髺髮散帶垂絰不云絞帶及齊衰以下布帶事故記者言之案喪服苴絰之外更有絞帶鄭注云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齊衰無等皆是布帶也知衆主人非衆子者以其衆子皆斬衰絞帶故知衆主人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

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疏〕大斂于阼○注未忍至賓之○釋曰經大斂時直云布席如初不言其處故記云大斂于阼阼是主人位故鄭云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云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者喪事所以即遠斂訖即奉尸斂于棺賓客之故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是也）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疏〕大夫至東上○注視斂○釋曰知視斂者以其文承大斂下故知大夫升爲視斂也）

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面位〔疏〕既馮至復位○注中庭西面位○釋曰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者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入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殯故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巾奠而室事已〔疏〕巾奠至北東○注巾奠而室事已○釋曰上篇大斂奠時直云乃奠燭升自阼階無執燭降由主人之北故記人言之云由主人之北東也云巾奠而室事已者既巾訖是室事已故執燭者出也）

既殯。主人說髦。（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疏〕既殯主人說髦○注既殯至未聞○釋曰自此盡乘車論孝子衣服飲食乘車等之事云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者案上篇云主人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云復位者從西階下復阼階下位也凡說髦尊卑同皆三日知者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卒斂主人馮之踊主人袒說髦髺髮以麻小斂於士既殯說髦此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必三日說髦者案禮記問喪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以髦是子事父母之飾父母既不生故去之云今文說皆作稅者此說及下注中經不說絰帶皆作稅凡釋云今古文皆在注後此在注中者以其釋經義盡乃於注未言之文更有義者釋今古字訖乃更凡說即此注已解今古字訖更釋髦義是也云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者內則文彼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所引之者證髦象幼時鬌之義故云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少之心是以舜年五十不失孺子之心者也云髦之形象未聞者案詩云髧彼兩髦鄭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以其云髧髦者垂之貌又云兩髦故以髮至眉解之其狀則未聞）

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疏〕三日絞垂○注成服至垂者○釋曰以經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人言之云成服日者士禮生與來日則除死三日則經云三日成服日者三日絞垂之日也小功緦麻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

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疏〕冠六至屬厭○注縪謂至伏也○釋曰云冠六升者據斬衰者而言齊衰以下冠衰各有差降云縪謂縫著於武者古者冠吉凶皆冠武別材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故云外之者外其餘也云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者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以一繩從前額上以兩頭鄉項後交通至耳各綴之於武使鄉下纓結之云屬之冠者先爲纓武訖乃後以冠屬著武故云屬也云厭伏也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交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衰三升。（衣與裳也〔疏〕衰三升○注衣與裳也○釋曰經直云衰鄭兼言裳者以其衰裳升數同故經舉衰而通裳但首對身首爲尊故冠六升衰三升衰裳三升也是以吉時朝服十五升至於麻冕鄭亦爲三十升布與服一倍而解之）

屨外納。（納收餘也〔疏〕屨外納○注納收餘也○釋曰案喪服斬衰而言此則菅屨也云外納者謂收餘末鄉外爲之取醜惡不事飾故也）

杖下本。竹桐一也。（順其性也〔疏〕杖下至一也○注順其性也○釋曰案喪服爲父斬衰以苴杖竹爲母齊衰以削杖桐杖竹皆下本本謂根本鄭云順其性者謂下其根本順木之性但爲父杖竹者義取父者子之天竹性自然圓象天父子自然至孝爲母杖桐者義取桐者同也同之於父言至孝同之於父故喪服貶於父非自然之意也）

居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居倚廬○注倚木至北戶○釋曰知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者釋案喪服傳云居倚廬既虞翦屏既練舍外寢鄭彼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鄭以子夏傳以既練居堊屋而言外外爲中門外則初死居倚廬倚廬亦中門外可知也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男廬在中門外亦東方鄉殯是以主人及兄弟卿大夫外位皆西面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地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

寢苫枕塊。（苫編藁塊堛也〔疏〕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釋曰孝子寢臥之時寢於苫以塊枕頭必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土云苫編藁者案爾雅白蓋謂之苫郭云白茅苫也與此不同者彼取絜白之義此不取絜白故鄭因時人用藁爲苫而言編藁云塊堛也者亦爾雅文）

不說絰帶。（哀戚不在於安〔疏〕不說絰帶○注哀戚不在於安○釋曰云不說絰帶者冠衰自然不說以其絰帶在冠衰之上故周公設經舉絰帶而言也）

哭晝夜無時。（哀至則哭非必朝夕〔疏〕哭晝夜無時○注哀至至朝夕○釋曰此謂殯後在廬中除朝夕入哭於廬中思憶則哭無時節故鄭云哀至則哭非必朝夕也）

非喪事不言。（不忘所以爲親〔疏〕非喪事不言○注不忘所以爲親○釋曰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是臣降於君言而事行若然此士禮亦言而事行故於喪非喪事不言也孝經云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云不忘所以爲親者則喪事也是以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事而言亦兼此也）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疏〕歠粥至菜果○注不在至曰蓏○釋曰云不在於飽者案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

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又案檀弓云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彼薑桂爲滋味此鄭以菜果爲滋味則薑桂之外菜果亦爲滋味也云粥糜也者案爾雅饘糜謂粥之稀者故鄭舉其類謂性不能食粥者亦一溢米同也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爲一斗取十斤分之十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十二兩取三十兩分十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二十四銖二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爲八十絫十升升得八絫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絫於二十兩仍小十九銖二絫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絫分十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一十六銖并四銖八絫添前得四百六十銖八絫摠分爲二十四分且取二百四十銖分得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餘有四銖八絫四銖銖爲十絫摠爲四十絫通八絫二十四分得二絫是一升爲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二絫將十九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絫添前八絫則爲十絫爲百銖以此二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以一兩添十九兩摠二十兩曰溢云賈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者案周禮九職云二曰園圃毓草木鄭云樹果蓏曰圃案食貨志臣瓚以爲在地曰蓏在樹曰果張晏又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則此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用臣瓚之義在木曰果棗栗之屬在地曰蓏瓜瓠之屬

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

【疏】主人乘惡車○注拜君至作堊○釋曰云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者以其主人在喪恒居廬哭泣非有此事則不行知義然也引雜記者證喪事上下同無別義以其貴賤雖異於親一也故孝經五孝不同及其喪親唯有一章而已亦斯義也云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者案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發首云木車蒲蔽是王始喪所乘木車無飾與此惡車同故引之見尊卑同也

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覆笭也以狗皮爲之取其臑也白於喪飾宜古文幦爲冪

【疏】白狗幦○注未成至爲冪○釋曰案玉藻云士齊車鹿幦此喪車無飾故用白狗幦以覆笭云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也

蒲蔽。蔽藩

【疏】蒲蔽○注蔽藩○釋曰藩謂車兩邊禦風爲藩蔽以蒲草亦無飾也

御以蒲菆。不在於驅馳蒲菆牡蒲莖古文菆作騶

【疏】御以蒲菆○注不在至作騶○釋曰御謂御車者士乘惡車之時御車用蒲菆以策馬喪中示不在於驅馳云蒲菆牡蒲莖者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毋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服注云菆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以此而言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榦也

犬服。笭間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今文犬爲大

【疏】犬服○注笭間至爲大○釋曰云笭間兵服者凡兵器建之於車上笭間喪家乘車亦有兵器自衛以白犬皮爲服故云以犬皮爲之取其堅固也云亦白者幦用白狗皮明此亦用白犬皮也

木錧。取少聲今文錧爲錯

【疏】木錧○注取少至爲錯○釋曰其車錧常用金喪用木是也取少聲也

約綏約轡。約繩綏所以引升車

【疏】約綏約轡○注約繩至升車○釋曰知約是繩者案哀十一年左傳云人尋約吳髮短杜注云約繩也故知此約亦謂繩也平常吉時綏轡用索爲之今喪中取其無飾故皆用繩爲之也

木鑣。亦取少聲古文鑣爲苞

【疏】木鑣○注亦取至爲苞○釋曰平常用馬鑣以金爲之今用木故知亦取少聲也

馬不齊髦。齊翦也今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

【疏】馬不齊髦○注齊翦至車與○釋曰此注解文不於未者亦以釋不齊髦訖別記釋車義故也云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案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已後宮殺故齊衰以下節級約與主人同故鄭爲此義也若然士尋常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禮窮則同故也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

【疏】主婦至布裧○注裧者至垂之○釋曰疏布裧在亦如之之下見不與男子同云裧者車裳幃者案衛詩云漸車幃裳注云幃裳童容又案巾車后之翟車有容蓋容則童容也若然則裧與幃裳及容一也故注者互相曉也云於蓋弓垂之者案巾車云皆有容蓋容蓋相將其蓋有弓明於蓋弓垂之也

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

【疏】貳車白狗攝服○注貳副至差飾○釋曰依正禮大夫以上有貳車士卑無貳車但以在喪可有副貳之車非常法則有兵服服又加白狗皮緣之謂之攝服云狗皮緣服差飾者對主人服無緣此則有緣是差也

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惡車

【疏】其他皆如乘車○注如所乘惡車○釋曰云其他者唯白狗攝服爲異其他謂惡車白狗幦以下齊髦以上皆同主人惡車也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

【疏】朔月至奉之○注童子至未用○釋曰此盡下室論饋奠埽絜之事案曲禮埽地者箕帚俱執此直執帚不執箕者下文埽室聚諸宎故不用箕也云童子隸子弟者案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士卑自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云示未用者用之則用右手也

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

【疏】從徹者而入○注童子不專禮事○釋曰案論語憲問云童子將命先生並行注引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皆不專以禮事故從徹者而入也

比奠。舉席。埽室聚諸宎。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宎

【疏】比奠至而東○注比猶至之宎○釋曰案上文童子從徹者入及此經則從執燭者出者以其入則燭在先徹者在後出則徹者在先執燭者在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所從不同也云室中東南隅謂之宎者爾雅釋宮文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疏】燕養至他日○注燕養至其頃○釋曰云燕養者謂在燕寢之中平生時所有共養之事則饋羞湯沐之饌是也如他日者今死不忍異於生平之日也云饋朝夕食也者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知羞四時之珍異者聘禮有禽羞俶獻聘義云時賜鄭云時賜四時珍異故知此羞亦四時珍異也引內則者證經進湯沐亦依內則之日數知下室日設之者言其燕養在燕寢又下經云朔月不饋於下室明非朔月在下室設之也以其燕養在燕寢中設之可知云進徹之時如其頃者一如其平生子進食於父母故雖死象生時若一食之頃也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

【疏】朔月至下室○注以其至朝事○釋曰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者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故上篇朔月有黍稷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今此殷奠大奠也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若然大夫已上又有月半奠有黍稷亦不饋食於下室可知云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亦在正寢也

筮宅。冢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疏】筮宅冢人物土○注物猶至營之○釋曰此盡不哭論筮宅卜日之事正經筮宅之事不言乃營之故記人言之云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者凡葬皆先相乃筮之筮吉乃掘坎今直云營之不言筮宅者營之中兼筮故經云筮宅冢人物土是使冢人物土乃筮者也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事畢

【疏】卜日至皆止○注事畢○釋曰正經直云闔東扉主人哭不云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之事故記明之云卜日吉宗人告從于主婦主婦哭時堂上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堂上婦人皆止不哭

啓之昕。外內不哭。將有事爲其讙囂既啓命哭古文啓爲開

【疏】啓之至不哭○注將有至爲開○釋曰自上皆記士喪上篇事自此以下皆記此篇葬首將啓殯唯言婦人不哭不云男子故記以明之云內外男女不哭止讙囂故也

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古文輁或作拱

【疏】夷牀至階東○注明階至作拱○釋曰其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并言之鄭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也者以正經直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人明之是以鄭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以其柩當殯位之處故夷牀在西還當牖輁軸以候載柩故近西皆在西階東云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者以其先朝禰故至禰廟一移柩升堂明且乃移柩於輁軸上載以朝祖廟朝祖廟時下柩訖明日用蜃車輁軸不復更用不饌之故云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疏】其二至乃啓○注祖尊至共廟○釋曰自此盡主人踊如初論上士二廟先朝禰奠設及位次之事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者以先朝禰後朝祖故先於禰廟饌至朝設之故也云如小斂奠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甒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云祖尊禰卑也者欲見上文朝祖時如大斂奠此朝禰如小斂奠多少不同之意也云士事祖禰者總上士及中下之士而言云上士異廟據此經而言下士共廟

據經而言中士亦共廟而唯言下士者畧之其實中士亦共廟故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中下之士是也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疏】朝于至而踊○注重不至便也○釋曰此是上士二廟先朝禰之事雖言正柩于兩楹閒奠位在戶牖之閒則此于兩楹閒稍近西乃得當奠位亦如輁軸饌于階閒而近西然也云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衆主人已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云婦人從升不云主婦者以其婦人皆升故總言之云主人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云門西東面待之便也者以其祖廟在東柩入禰廟明旦出門東鄉朝祖時其重於柩車先東鄉祖廟便也若先在門東西面及柩入乃迴鄉東則不便故云東面待之便也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炤在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疏】燭先至在下○注炤在至於此○釋曰此燭本是殯宮中炤開殯者在道時一在柩前一在柩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故鄭云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者上適祖時直有朝廟在道柩前後之燭至廟直云質明滅燭不見燭之升堂不升堂此文見至廟燭升與不升不見在道燭故云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以其皆有在道及至廟燭升與不升之事也

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疏】主人至如初○注如其至此行○釋曰云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者案上經朝祖時既正柩設從奠訖主人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故此如之也云不薦車不從此行者案上祖禰共廟者朝廟日即薦車此二廟明日於祖廟薦車馬以其從祖廟行故薦今此禰廟不從此行故不薦也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疏】祝及至適祖○注此謂至無從○釋曰此盡不煎論至祖廟陳設及贈之事云此謂朝禰明日者以其下文朝祖之時序從如初中有燭若同日則朝祖之時已自明矣何須更有燭也以此言之則此朝祖與朝禰別日可知故鄭云舉奠適祖之序也云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者此禰奠與小斂奠同小斂奠時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此經亦祝及執事舉奠明此亦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此經所云巾席爲後云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者上正經朝祖時正柩于兩楹閒訖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以經直云巾之無祝受巾知受巾巾之者以上篇設小斂奠訖祝受巾巾之此與小斂奠同明設奠訖祝受巾巾之可知云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者主人常在喪位不出唯君命乃出迎及送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以其此二薦者啓日朝禰又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亦同日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其小斂主人散帶主婦髽自啓至葬主人主婦亦同於未殯也云序從主人以下者案上注云主人與男子居右婦人居左以服與昭穆爲位是也

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靾爲殺旜爲膳）【疏】薦乘至于衡○注士乘至爲膳○釋曰此并下車三乘謂葬之魂車云士乘棧車者巾車之文云鹿淺幦爲車前式豎者笭子以鹿夏皮淺毛者爲幦以覆式是以詩韓弈云鞹鞃淺幭傳云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引玉藻者彼注云犆謂緣也士之齊車與朝車同引之欲證此鹿幦亦以豹皮爲緣飾云旜旌旗之屬云云者案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大士建物此士而用旜故云亦攝焉云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者案王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鄉黨孔子云素衣麑裘亦是視朔之服君臣同服是以此士亦載皮弁視朝之服也云貝勒貝飾勒者貝水物故以貝飾勒云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者以其干與戈戟兵器及箙與弓矢皆相須乃用今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死者不用故闕之也

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疏】道車載朝服○注道車至素裳○釋曰知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者但一士乘棧車更無別車而上云乘車下云槀車此云道車雖有一車所用各異故有乘車道車槀車之名知道車朝夕者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私朝之服春秋左氏傳云朝而不夕據朝君於是有朝無夕若然云朝夕者士家朝朝暮夕當家私朝之車又云及燕出入者謂士家游燕出入之車案周禮夏官有道右道僕皆據象路而言道又案司常云道車載旞鄭注云王以朝夕燕出入與此道車同則士乘棧車與王乘象路同名道云朝服日視朝之服者案鄉黨云緇衣羔裘是孔子所服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是君臣同服故王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玄端服者乘車既載孤卿之旜故道車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云玄衣素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鞸注云不云衣衣象冠色則不云裳裳象鞸色可知故云玄衣素裳也

槀車載蓑笠。（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槀爲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疏】槀車載蓑笠○注槀猶至衡也○釋曰云槀猶散也者案上乘車道車皆據人之乘用爲名不取車上生稱則此散車亦據人乘爲號知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者案司常云斿車載旌注云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謂王行小小田獵巡行縣鄙此散車與彼斿車同是游散所乘故與斿車同解若然士亦與王同有以田以鄙者亦謂從王以田以鄙也若正田獵自用冠弁服乘棧車也云蓑笠備雨服者案無羊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彼注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而此并云備雨者非直蓑以御雨笠亦以備雨故都人士詩注云笠所以御雨喪事不辟暑是以并云備雨之服云今文槀爲潦者案周禮輪人爲蓋鄭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若然彼注此文則爲潦車者義亦通矣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於衡者以車三乘皆當有馬有馬則有此三者但記人舉上以明下乘車云纓轡貝勒縣於衡即此三者亦縣於衡可知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疏】[illegible]

巾奠乃牆。[illegible]

抗木刊。[illegible]

茵著用荼。實綏澤焉。[illegible]

葦苞長三尺。一編。[illegible]

菅筲三。其實皆淪。[illegible]所享者[illegible]之所享故也云不用食道所以爲敬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褻則不敬故云不用食道所以爲敬也

祖還車。不易位。（爲鄉外耳未行）【疏】祖還車不易位○注爲鄉外耳未行○釋曰案正經乃祖還乘車道車槀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雖還車不易本位爲鄉外耳還車未行者皆不易位上經未還奉車在階閒婦人在堂上還車去階閒婦人降堂下若然則是還車易位而云不易位者以其三分其庭爲三位車雖去階閒猶不離三分其庭一在北之位據大判而言不易位也

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疏】執披者旁四人○注前後左右各二人○釋曰前後左右各二人者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則各二人一旁四人兩旁則八人上經鄭注云備傾虧也

凡贈幣無常。（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疏】凡贈幣無常○注賓之至所有○釋曰正經云公賵用玄纁束帛是贈有常矣上又云賓贈奠幣如初一直云凡贈幣無常物色與多少故記人明之云賓之贈也者以其賓客非一故鄭云賓之贈也云玩好曰贈在所有者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是贈在所有也

凡糗不煎。（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凡糗不煎○注以膏至非敬○釋曰上經葬奠直云四籩棗糗栗脯不云煎之是以記人明之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是以鄭云以膏煎之則褻非敬故云不煎此篇唯葬奠有糗而云凡者記人通記大夫以上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堩）【疏】唯君至則否○注不敢至於堩○釋曰正經直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云止柩之事故記人明之引曾子問者彼爲日食此爲君命雖不同止柩是同故引之證止柩之事

車至道左。

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疏〕（車至至東上○注道左至在東○釋曰正經直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于壙以其入壙故也不云三等之車面位之事故記人明之以其不入壙故東上不統於壙也云道左墓道東者據墓南面爲正故知道左是墓道東也當是陳器之南云先至者在東者以乘車道車槀車三者次第爲先後先至謂乘車也必知此車是乘車之等者以其下有柩車故知此是三等者也）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情而反亦禮之宜）〔疏〕（柩至至載之○注柩車至之宜○釋曰正經直云柩至于壙屬引乃窆不云柩車斂服載之故記人明之云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道槀車服載之不空之以歸者此解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柩車既空乃斂乘車皮弁服道車朝服槀車蓑笠三者之服載之於柩車示不空之以歸者也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禮記問喪文引之證此不空歸之義云亦禮之宜者形往則送之主人隨柩路是也精反則迎之主人隨精而反是亦禮之宜然也故云禮之宜也）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爲親之在彼）〔疏〕（卒窆而歸不驅○注孝子至在彼○釋曰此文解上斂服載之下棺說實土三孝子從屬車而歸不驅馳而疾者疑父母之神不歸云孝子往如慕反如疑者亦禮記問喪文云孝子往如慕者如嬰兒隨母而啼慕反如疑者孝子不見其親不知精魂歸否故疑之云爲親之在彼者謂疑精魂在彼不歸言此者解經不驅之事）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爲有他故及辟忌也）〔疏〕（君視至卒事○注爲有至忌也○釋曰君於士既殯而往有恩則與大斂既布衣君至奠訖乃出不辨不得終視斂之事故記人明之是以經二事皆見於禮而言云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者一爲君有急事他故是以不得待奠云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者亦是君有辟忌不用見尸柩是以加蓋乃來云卒事者待大斂訖乃出）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疏〕（既正至階間○注遂匠至曰輇○釋曰正經不云納柩車時節故記人明之既朝正柩於兩楹之閒當此之時遂匠納柩車於階閒云遂人匠人也者以其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閒即匠人主載窆與遂人職相左右也云車載柩車者以其此云納車于階閒正謂載柩若乘車道車之等則當東榮不在階閒故知此是柩車也云周禮謂之蜃車者案遂師職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爲是也云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者言或作輇或作搏者皆或禮記别本故云皆相附耳但未知孰正也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者觀鄭此注

其轝與輲車同亦一轅爲之云設前後輅者正經唯云前輅言前以對後明知亦有後輅云轝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輲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者此則與輲異以其輲無輪直有轉轔此有輇輪引許叔重說者案許氏說文云有輪無幅曰輇證此輇無輻也）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疏〕（祝饌至巾之○注言饌至乃饌○釋曰正經直云祖還車及還重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人明之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云則既祖祝乃饌者以其未祖以前柩車鄉北輅在主人之北今云饌于主人之南明知既祖還乃鄉饌之）弓矢之新沽功。（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今文沽作古）〔疏〕（弓矢之新沽功○注設之至作古○釋曰自此盡篇末論死者用器弓矢之麤惡之事以其正經直云用器弓矢不辨弓矢善惡及弓矢之名故記人明之設之宜新者爲死者宜用新物云沽示不用者沽謂麤爲之）有弭飾焉。（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疏〕（有弭飾焉○注弓無至爲飾○釋曰案爾雅云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謂之弭孫氏云緣繫約而漆之無緣不以繫約骨飾兩頭是此弭也詩云象弭魚服是用象骨弓隈既用角明兩頭亦得用故鄭揔云骨角爲飾）亦張可也。（亦使可張）〔疏〕（亦張可也○注亦使可張○釋曰生時之弓有張弛此死者之弓雖不射而沽畧亦使可張故曰亦也）有柲。（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古文柲作柴）〔疏〕（有柲○注柲弓至作柴○釋曰柲弓檠者案冬官弓人造弓之時弓成納之檠中以定往來體此弓檠謂凡平弛弓之時以竹狀如弓縛之於弓裏亦名之爲柲者以若馬柲然馬柲所以制馬弓柲所以制弓使不頓傷故謂之柲引詩云竹柲緄縢者緄繩也縢約也謂以竹爲柲以繩約之此經之柲雖麤畧用亦如此故引之爲證）設依撻焉。（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疏〕（設依撻焉○注依纏至爲銛○釋曰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弓弰是也云撻弣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謂生時以骨爲之弣側今死者用韋云皆以韋爲之者謂依與撻皆以韋爲之異於生者也）有韣。（韣弓衣也以緇布爲之）〔疏〕（有韣○注韣弓至爲之○釋曰知韣弓矢者案月令云帶以弓韣故知韣弓衣也鄭知用緇布爲之者此無正文鄭驗當時弓衣用緇布而言也）翭矢一乘。骨鏃短衛。（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疏〕（翭矢至短衛○注翭猶至其一○釋曰言候物而射之者案司弓矢鄭注云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鄭君兩注語異義同云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者案上文沽功鄭云示不用故此亦云示不用也云生時翭矢金鏃者亦爾雅釋器文案彼云金鏃翦羽謂之鍭[illegible]翦羽也云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者案周禮矢人上陳五矢下乃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鄭注云矢笴長三尺五分羽一則六寸也[illegible]謂之衛者以其無羽則不平正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爲矢前重後輕也）〔疏〕（志矢至短衛○注志猶至輕也○釋曰云志猶擬也者凡射志意有所準擬故云志猶擬也云習射之矢

者案司弓矢鄭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以此言之則此恒矢也在八矢之下知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特輕於習射宜也案六弓唐弓大弓亦授習射者則此矢配唐大也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爲準擬之事輖摯者鄭讀從摯以其車傍周非是軒摯之摯故讀從執下至云無鏃短衛亦示不用者知此矢無鏃者上經翭矢言骨鏃此經不云鏃故知無鏃示不用也若然翭矢生時用金鏃死用骨鏃志矢生時用骨鏃死則今去之云生時志矢骨鏃者亦爾雅釋器文案彼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此志矢是也云凡爲矢前重後輕也者案司弓矢鄭注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若然前重後輕者據殺矢鍭矢枉矢絜矢矰矢茀矢而言引之者證此志是恒矢庳矢無前重後輕之義但周禮有八矢唯用此二矢者以其八矢之內枉矢居前最重恒矢居後最輕既不盡用故取其首尾者也）

儀禮注疏卷四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設椸于東堂下

素勺　徐本同毛本勺下有二字楊氏無此句與疏合集釋通解俱與毛本同

爲少進醴酒　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少俱作夕張氏曰疏少作夕從疏

云豆籩二以併　豆籩二字毛本倒

凡籩豆實具設

故雖一豆一籩　通解要義同毛本豆籩二字倒

小斂辟奠不出室

至於既小斂　於陳閩俱作此

爲既斂而言也　爲閩本作以言下陳閩俱有者字

既馮尸

更有絞帶　要義同毛本通解更作又

鄭注云經象大帶　經上陳閩通解俱有要字依喪服注增

巾奠

升自阼階　阼要義作西

既殯

鬠髮爲鬠　毛本鬠作鬋陳閩監本集釋敖氏俱作鬠踈放此

三日絞垂

以經小斂日　經要義作垂毛本通解作經日毛本陳本通解俱作曰○按作曰非也經誤垂

冠六升

外之者（徐本集釋俱無之字通解楊氏毛本俱有○按疏有）

垂下爲纓（垂下二字毛本誤倒）

但此文上下（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文作冠）

屨外納

此則菅屨也（毛本無則字菅誤作萱）

杖下本

桐竹皆下本本謂根本（通解同毛本不重本字）

居倚廬

一釋按喪服傳云（要義同毛本無一釋二字）

以旣練居堊屋而言外（陳閩俱無居字毛本屋作室陳本作屋）

則初死居倚廬倚廬亦中門外可知也（倚廬二字要義不重出亦下毛本有知字要義無）

寢苫枕塊

一頭至地（通解要義同毛本地作北）

苫編藁（藁釋文从禾無艸監本亦從禾案從禾是無艸非）

不說經帶（說監本誤作設）

故周公說經（陳閩通解俱無周公說經四字○按設譌說）

歠粥

今日食米二溢（二監本誤作一）

云二十兩曰溢（毛本十下有四字要義無與此合）

銖爲十絫（絫要義作參下同）

則爲二百一十六銖（要義同毛本一作二按一是也）

主人乘惡車

非有此事則不行（行陳閩俱作出）

白狗幦

覆笭也（陸氏曰笭本或作軨）

古文幦爲冪（冪釋文作幕云音莫集釋亦作幕）

此喪車無飾（陳閩俱無喪字）

御以蒲菆

楚雄負羈囚知罃（要義同毛本雄作熊）

服注云（通解要義同毛本服作杜）

犬服

亦白今文犬爲大（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通解未刻）

凡兵器（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凡作用按凡是也）

故云以犬皮爲之（犬皮二字毛本誤倒）

取其堅固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固作故○案注無固字）

云亦白者（要義同毛本云作幦○按要義是）

幦用白狗皮（通解要義同毛本狗作犬）

馬不齊髦

此士之喪車（毛本此上有按字）

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陳閩俱無同字）

貳車

可有副貳之車（陳閩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有作以）

其他皆如乘車

謂惡車白狗幦以下（通解同毛本謂作爲案謂是也）

皆同主人惡車也（皆同主人毛本誤作主人皆同）

從徹者而入

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浦鏜云北南字誤倒）

比奠○聚諸窔（毛本窔作窔徐陳釋文集釋通解具作窔注同陸氏曰本又作窔）○埽者執

帚垂末（末徐本作未唐石經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末張氏曰監巾箱杭本未作末從諸本）

室東南隅謂之窔（室下集釋有中字張氏曰疏室下有中字○按少牢注亦有中字）

按上文童子從徹者入（毛本童誤作男）

及此經則從執燭者出（出者陳閩俱作在後）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

所以洗去汙垢（陸氏曰洗悉禮反劉本作滓七對反）

謂在燕寢之中（陳閩俱無寢字）

平生時所有共養之事（陳閩俱無平字毛本共作供）

或鄭略言（陳閩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言作云盧文弨云疑是之字○按草書言云俱似之字）

云進徹之時（毛本通解不重進字）

若一食之頃也（通解楊氏同毛本食作時○按食是也）

朔月若薦新

則亦在正寢也（要義同毛本通解則下有聽私朝三字）

筮宅

吉乃掘（陳閩俱無乃字）

冢人物土是（許宗彥云物土乃營之之訛此引經文非引記文）

卜日吉（毛本日作曰通解敖氏俱作日與此本標目合周學健云敖氏注云日人質反益恐人誤讀耳○按唐石經作日）

主人哭（人陳閩通解俱作婦）

啓之昕外內不哭（外內要義倒與疏合）

夷牀輁軸

古文輁或作拱（張氏云監本云爲拱從監本○按張說與此本標目合）

明旦乃移柩於輁軸上（毛本移下無柩字）

其二廟

先朝禰奠設（禰陳閩俱作祖）

朝于禰廟

雖言正柩于兩楹間（雖閩本作舉）

主人從升衆主人以下（要義同毛本無衆字通解有衆無升）

燭先入者升堂

一在柩前（陳本無此四字）

互記於此者（互要義作旦下同）

主人降卽位○升降自西階（唐石經徐本通典集釋楊敖俱有降字通解毛本無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沿通解之誤）

按上經（毛本通解經下有云字）

故此如之也（毛本通解此下有記所云三字）

祝及執事舉奠

酒脯醢俎從之（俎通典作葅）

則此日數亦同矣（亦通解作應）

論至祖廟陳設及贈之事（要義同毛本及作旣）

此禰奠與小斂奠同（毛本禰作彌盧文弨改彌作禰）

知受巾巾之者（知下陳閩通解俱有祝字）

云序從主人以下者（毛本序誤作席）

薦乘車○干笮（干石經補缺誤作于）

鹿幦（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幦毛本作辟按釋文辟字無音是亦作幦）

靾韁也（陸氏曰韁劉本作繮）

有箙無弓矢（要義無弓字）

此并下車三乘（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并作拜○按并是也）

云鹿淺幦爲車前式豎者（鹿淺幦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幦覆笭閩本作幦覆笭者楊氏與毛本同爲作謂）

靷軾中也（毛本軾作式○案詩傳式作軾下同）

淺虎皮淺毛也（毛陳閩通解俱作色案陳閩通解非也）

道車載朝服

日視朝之服也（集釋通解毛本同之服二字徐本倒）

謂大夫士也私朝之服（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也字服監本誤作朝）

槀車載蓑笠（槀嚴鍾通解要義楊敖俱从木唐石經徐本聶氏集釋毛本俱从禾注文同蓑唐石經徐本釋文聶氏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从艸注同毛本從簑○按檀弓上孔子之喪節疏引作蓑）

槀車載蓑笠（槀字蓑字下竝放此要義與此本同）

謂王行小小田獵巡行縣鄙（陳閩通解要義楊氏俱重小字毛本不重○按小字當重周禮司常疏云今以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正與此文同）

同是游散所乘（要義同毛本通解楊氏游作斿）

笠所以御暑（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御作備）

茵著用荼（案著單疏標目從竹）

茅秀也（浦鏜云秀釋文作莠○按茅莠見釋文注中非摘鄭注）

且御淫（陸氏曰御魚呂反劉本作銜音槃）

葦苞

葦草卽長（浦鏜改卽作旣）

菅筲三

黍稷皆淹而漬之（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漬作清○按作漬不誤）

飯用米貝（貝要義作具閩本米貝作茅具○按要義閩本竝誤）

祖還車

上經未還奉車在階間（奉浦鏜改作車）

凡贈幣無常

玩好日贈（徐本同毛本日作曰）

凡糗不煎

不云糗之煎不煎（不二字毛本誤倒）

柩至于壙

不空之以歸者（要義空作窆下柩車旣空示不空之竝同通解與毛本同作空○案要義益誤合空之兩字爲窆耳下兩空字遂亦作窆浦鏜按謂柩車旣空空字應作窆）

卒窆而歸

云孝子往如慕（陳閩要義同毛本如作而○按如是也）

旣正柩

或作摶（徐陳通解同毛本摶作搏集釋作榑）

及葬執翿（通解要義同毛本及作旣○按周禮作及葬執纛）

正謂載柩（謂通解要義俱作爲）

蜃車柩路（通解要義同毛本路下有也柩車載柳五字案周禮注有此五字柩車作柩路）

其轝與輴車同（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輴作轁○案輴字是）

弓矢之新

爲死者宜用新物（陳閩俱無宜字）

有弭飾焉

弓隈旣用角（隈閩本通解俱作服角通解作骨）

亦張可也（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張可作可張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沿通解之誤○按也字唐石經初刻作以後改）

古文柲作柴（作集釋作爲柴字毛本通解作柴徐本集釋俱作柴與單疏標目合釋文作柴金曰追云尚書費誓古文作柴○按集韻柴兵媚切地名疑卽柴之別字）

使不頓傷（陳閩監本通解同毛本頓作損）

翭矢一乘（張氏曰釋文翭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文盧文弨云翭上有矢字當是爲翭矢志矢之目○按今本釋文出翭矢二字張氏所見當作矢翭也）

亦示不用也（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示作云）

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陳本同毛本通解司作伺○按周禮注作司）

云生時翭矢金鏃者（毛本翭誤作鏃金誤作今案監本金作今益欲改今爲金而未全也）

志矢一乘

輖摯也（摯徐本敖氏俱作摯釋文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作蟄陸氏云本又作贄○按贄卽俗摯字因借而誤）

非是軒蟄之蟄（陳監通解要義同毛本兩蟄字作輊閩本作輕案輕形似輊故毛本誤作輕下文云故讀從執下至則此句不當作蟄疏意從車之輊與從執之蟄二字不同故特分別言之）

志矢生時用骨鏃（骨陳閩俱作金）

凡枉矢之制（陳閩通解俱無枉字）

殺矢之屬參分（要義同毛本通解參作三）

但周禮有八矢（通解要義同毛本但作按）

翭矢居前（陳閩俱無矢字）

儀禮疏卷第四十二　儀禮卷第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士虞禮第十四

〔疏〕（士虞禮第十四○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旣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釋曰案此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又記云陳牲于廟門外皆云廟目錄云祭之殯宮者廟則殯宮也故鄭注士喪禮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以鄭注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

儀禮　鄭氏注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猶歸也）〔疏〕（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猶歸也○釋曰自此盡南順論陳鼎鑊祭器几筵等之事案左氏傳云卜日曰牲是以特牲云牲大夫已上稱牲亦稱牢故云少牢此虞爲喪祭又葬日虞因其吉日故畧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以上亦當然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犆牲又此下記云陳牲於廟門外檀弓云與有司視虞牲皆言牲者記人之言不依常例故也然少牢云司馬刲羊士擊豕不言牲者據殺特須指事而言亦非常例也云饋猶歸者謂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言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生死皆言饋又案周禮王府云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以此而言獻雖主於尊其春秋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其云饋者上下通稱故祭祀於神而言饋陽貨饋孔子豚而言饋鄉黨云朋友之饋是上下通言饋膳夫云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注云進物於尊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彼鄭據當文是進于王故云進物于尊其實通也）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疏〕（側亨至東面○注側亨至言之○釋曰云側亨一胖也知者案吉禮皆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此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必亨一胖者以其虞不致爵自獻賓已後則無主人主婦及賓已下之俎故唯亨一胖也若然特牲亦云側殺者彼雖亨左右胖少牢二特牲一故以一牲爲側各有所對故也云亨於爨用鑊者亦案少牢有羊鑊故亨在鑊云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者以虞爲喪祭不於門東對特牲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此云門外之右是門之西未可以吉也云是日也至喪祭皆檀弓文云是日謂葬日日中而虞易去奠以死事之故立尸而祭之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案下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注引檀弓文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如是則卒哭即是吉祭而鄭此注云祔爲吉祭者卒哭對虞爲吉祭卒哭比祔爲喪祭故下記云卒哭祭乃餞云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注云在門之左又少南則鼎鑊亦在門左又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又云其他如饋食是祔乃與特牲吉祭同以祔爲吉祭是以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也云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者對時廟與寢別今雖葬旣以其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虞於中祭之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疏〕（魚腊至北上○注爨竈○釋曰上豕爨在門右東面此魚腊各別鑊言北上則次在豕鼎之北而云爨竈者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是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也）

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疏〕（饎爨至西面○注炊黍至彌吉○釋曰以三鑊在西方反吉案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宗婦主之在西方今在東亦反吉也少牢廩爨在饔爨之北在門外者是大夫主之廩人掌男子之事故與牲爨同在門外東方也知炊黍稷曰饎者案周禮饎人云掌凡祭祀共盛齊盛即黍稷故知也云北上上齊于屋宇者此案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鄭注云西壁堂之西墻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此東西皆言壁彼云屋梠此云屋宇故知此亦齊屋也云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者以其小歛大歛未有黍稷朔月薦新之等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爨至此始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疏〕（設洗至在東○注反吉至堂深○釋曰如其上文設爨反吉此亦反吉又上下篇吉時設洗皆當東榮南北以堂深今在西階西南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可知也）

尊于堂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疏〕（尊于至南枋○注酒在至葛屬○釋曰云酒在東上醴也者醴法上古酒是人所常飲故在東吉禮玄酒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故云上醴也云絺布葛屬者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疏〕（素几至序下○注有几始鬼神也○釋曰經几席具有注唯云几者以其大斂奠時已有席至此虞祭乃有几故也然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筵則席虞祭始有者以几筵相將故連言筵其虞有几若天子諸侯始死則几席具故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據始殯及葬時是始死即几席具也）

苴刌茅。長五寸。東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猶藉也）〔疏〕（苴刌至坫上○注苴猶藉也○釋曰此苴而云藉祭故易云藉用白茅無咎）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疏〕（饌兩至亞之○注醢在至設之○釋曰此饌饌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爲主向東陳之云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者以其尸在奧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饌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故云便也）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於正）〔疏〕（從獻至北上○注豆從至於正○釋曰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爲次宜於鉶東北以北爲上向南陳之若然文承一鉶下而云亞之者以其次在鉶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據此陳之次然則東北菹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此以東面取之而入北面設之祝前得右菹左醢其籩亦然先陳者先設後陳者後設棗在左亦得其設故鄭云北上菹與棗也云豆從主人獻祝者以其尸前正豆已設訖以爲陰厭不名爲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酒後乃薦豆故言從云籩從主婦獻尸祝者以其四籩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云不東陳別於正者以二豆與鉶在尸爲獻前爲正此皆在獻後爲非正故東北別也）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藉猶薦也古文藉爲席）〔疏〕（饌黍至葦席○注藉猶至爲席○釋曰云藉猶薦也者謂先陳席乃陳黍稷於上是所陳席藉薦黍稷也）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流匜吐水口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今文扃爲鉉）〔疏〕（陳三至扃鼏○注門外至爲鉉○釋曰此扃雖先云設其設扃在後知者案士喪禮小斂云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則扃在鼏上故先抽扃後去鼏則鼏先設可知扃鼏雖在三鼎之下摠言其實陳一鼎訖即設之知者案下記云皆設扃鼏注云嫌旣陳乃設扃鼏是也）

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疏〕（匕俎在西塾之西○注不饌至南鄉○釋曰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決下文羞燔俎在內西塾上而在塾上又云賓降反俎于西塾至於主婦亞獻訖直云賓燔從如初明尸受燔訖賓亦反俎于西塾上是互見義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旣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疏〕（主人至如之○注葬服至事也○釋曰自此盡北面論將虞祭於位及衣服之事云葬服者旣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者此唯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三虞時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旣夕記注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以其虞爲喪祭主人未執事故云賓客來執事也案下注云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則此經賓執事者弔服是也若然此士屬官中有命于其君者是以特牲記賓中有公有司鄭注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于其君者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取於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鄭云祭謂虞卒哭時以此而言彼朋友則公有司與此執事一物以僚友言之雖屬官亦爲朋友也）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旣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疏〕（祝免至南上○注祝亦至南也○釋曰云祝亦執事者謂亦上執事也云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者案禮記喪服小記云緦麻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卒哭緦麻以上至斬衰皆免今祝是執事屬吏之等皆無免法今與緦以上同著免嫌其大重故云祭祀之禮祝所親而可以受服也）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疏〕（宗人至人哭○注臨朝夕

（哭○釋曰朝夕哭祭時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於朝夕）〔疏〕（主人至哭位○注既夕至朝夕○釋曰此明賓將與祭主人及兄弟等即位之事云如反哭位鄭引既夕者證主人等面位之事也）

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疏〕（祝入門左北面○注不與至尊也○釋曰云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者執事即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故曾子問喪祭不足則取兄弟故云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賓之事）〔疏〕（宗人至北面○注當詔至之事○釋曰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縮從也古文縮爲蹙）〔疏〕（祝盥至止哭○注縮從也○釋曰自此盡哭出復位論設饌於神杖不入於門之事也案此文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下記云尸入祝從尸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主人前自西入向東在階下未得倚杖于序今主人在西階將入室故倚杖于西序）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衰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贊薦至在北○注主婦至下者○釋曰案特牲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決之既引曾子問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彼文承奠下故引之下卒哭既取大功以下則齊衰不執事可知此齊衰不執事唯爲今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於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已上尊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迎鼎注云道之也是不執事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今文無之）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尊黍也）〔疏〕（贊設至東稷○注簋實尊黍也○釋曰云簋實尊黍也者以經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也經云敦注言簋者案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然則此注變敦言簋者亦謂同姓之士得用簋故也）設一鉶于豆南。（鉶菜羹也）〔疏〕（注鉶菜羹也○釋曰此對泰是湆羹）

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無于戶西）〔疏〕（佐食至戶西○注饌已至戶西○釋曰佐食出者以無事不可以空立故出立于戶西不從今文無于戶西三字者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贊者徹鼎。（反于門外）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今文啓爲開）〔疏〕（祝酌至復位○注會合至爲開○釋曰特牲少牢直言酌奠不言酌醴者以彼直有酒故不言酒是酒可知此酒醴兩有今所奠者醴故須言醴也若然彼單酒此兩有者以其同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故此虞之喪祭亦兩有異於吉祭也）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復位復主人之左）〔疏〕（祝奠至稽首○注復位至之左○釋曰云復主人之左者上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不見祝更有位故復主人左也）

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此祭於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疏〕（祝饗命佐食祭○注饗告至是也○釋曰下云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又下文迎尸後尸墮祭云祝祝主人拜如初此等三者皆有辭此文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神辭下文迎尸上釋孝子辭者經記無文案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辭此迎尸上釋孝子辭宜與彼同但稱哀爲異其迎尸後祝辭者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鄭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迎尸後云祝饗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是也下二虞卒哭記皆有辭至彼別釋）

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疏〕（佐食至稽首○注鉤袒至何乎○釋曰云鉤袒如今擐衣也者經云鉤袒若漢時人擐衣以露臂故云如今擐衣也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者案上文祝取苴降洗設於几東者至此乃祭于苴以下文乃延尸是孝子迎尸之前用苴以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解預設苴之意也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者解舊有人云苴主道似重爲主道然故鄭破之云若是苴爲主道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今而無苴何乎是鄭以苴爲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案下記文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葅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苴凶祭有苴可知）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疏〕（祝迎至從尸○注尸主至虞尸○釋曰自此盡如初設論迎尸入九飯之事鄭知一人衰絰是主人兄弟者以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云衰絰且非疏遠故知一人衰絰是主人兄弟也引檀弓者證祝隨主人葬先反宿虞尸故得有祝迎尸之事云既封者封當爲窆窆下柩也）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疏〕（尸入至人踊○注踊不至主敬○釋曰云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者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云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者決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降階東敬尸故此不降爲主哀）

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疏〕（淳尸至授巾○注淳沃至者也○釋曰此直言盥不言面位案特牲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上陳器時匜水之等在西階之東合在門左則以器就特牲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若然特牲設尸盥在門內之右注云尸尊不就洗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此虞禮反吉祭故在西階東少牢禮異於士禮故尸盥在西階東與此虞禮同也云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案上文賓與主人皆在執事之中既宗人授巾明沃盥亦賓執事也）

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疏〕（尸及階祝延尸○注延進至以升○釋曰案特牲云祝延尸注云延進也在後詔侑曰延又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若然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注云降階如升時以此言之降在尸前云如升者直取與尸升同不取後同故禮器詔侑無方是也）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疏〕（尸升至如初○注言詔至詔之○釋曰云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者以其上無宗人詔踊之事以此宗人詔踊云如初明前踊并明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鄭云凡也）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于房。（辟執事者）〔疏〕（婦人入于房○注辟執事者○釋曰以其婦人在堂上執事者由堂東故辟之入房也）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安坐也）〔疏〕（主人至遂坐○釋曰案郊特牲注云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此亦然妥安坐也爾雅文）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北也）〔疏〕（從者至其北○注北席北也○釋曰此虞禮篚象特牲肵俎肵俎置于席北明此篚亦在席北以擬盛尸之饌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命佐食墮祭。（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墮）〔疏〕（尸取至墮祭○注下祭至爲墮○釋曰云尸取奠左執之者以右手將墮故也云下祭曰墮者以其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云墮之猶言墮下者案左傳云子路將墮三都以三都大高故墮下之取墮爲下祭之義故讀從之引周禮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謂此也者謂此墮祭一也引之者證守祧同之耳云今文墮爲綏又云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者此二字皆非墮下之義故云失古正也云齊魯之閒謂祭爲墮者齊南魯北謂祭爲墮者由墮下而祭因即謂祭爲墮是鄭從墮不從綏與羞之意也案特牲云祝命挼祭注云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擩祭也又少牢尸將酳主人時上佐食以綏）

（祭鄭注云綏讀爲墮此三處經中墮皆不同者此五字或爲墮或爲挼或爲羞或爲綏或爲擩此五者鄭既以挼綏及羞三者已從墮復云古文作擩以其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擩祭故亦兼擩解）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疏〕（佐食至奠之○注如初至稽首○釋曰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亦如上文迎尸前祝祝卒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疏〕（佐食至執之○注右手至于豆○釋曰案特牲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爾敦後此舉肺脊在爾敦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云右手將有事也者爲下文祭鉶嘗鉶是也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經無奠文知不執以食卒者案下文云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在尸手當云受肺脊又知在豆者特牲云尸實舉於菹豆是也案特牲尸乃食食舉注云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少牢云食舉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飯啗之以爲道也此喪祭不言食舉亦食舉可知是以特牲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也案下文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則亦不食庶羞矣）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疏〕（尸祭鉶嘗鉶○注右手至羊鉶○釋曰知以右手者上經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鄭云右手特有事指此嘗鉶用右手也引少牢者證此經嘗祭之時亦用柶案下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是用柶祭之義）

黍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疏〕（黍羹至于左○注博異至肉也○釋曰云設于鉶南者以黍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北畱空處以待黍羹云胾四豆設于左者案特牲四豆設于左南上云左者正豆之左又少牢云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設于薦豆之北注云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言北亦是左也云博異味者以其有湆有胾故也）

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古文播爲半）〔疏〕（尸飯播餘于篚○注不反至爲半○釋曰云古者飯用手者案曲禮云無摶飯又云無放飯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飯用手言此者證播飯去手爲放飯云吉時播餘于會者可知故決之）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間啗肉安食氣）〔疏〕（三飯至于篚○注飯間至食氣○釋曰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者以其胳脅骨體連肉又在三飯之間故云飯間啗肉安食氣）

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疏〕（又三至于篚○注尸不至備味○釋曰云尸不受魚腊者案經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嚌之明尸不受魚腊可知云以喪不備味者案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佐食舉魚腊實於篚尸不嚌故云喪不備味）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成也）〔疏〕（又三至如初○注後舉肩者至成也○釋曰云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者案禮記祭統云周人貴肩故云貴者要成也要成者據後食即飽也）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疏〕（舉魚至三个○注釋猶至牲也○釋曰此經直舉魚腊俎盛於篚俎釋三个不言盛牲體者案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七體此上經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胳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臑肫三者佐食即當俎釋三个不復盛牲體故直舉魚腊而已云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上曲禮文案彼注歡謂飲食竭謂衣服於此引之併據飲食者彼注對文此注散文則歡與忠通故揔證牲體也又案特牲釋三个注云謂改饌於西北隅遺之與此注不同者此注亦有改饌之義又兼有此不盡歡忠之禮云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者經中个人下豎牽俗語名枚曰個者人傍著固字雖不同音聲相近同是一个之義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者案下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特牲體故云如其牲言此以對彼案彼特牲吉祭十一體是以特牲記云腊如牲骨乃有十一體與此不同吉禮異故也）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疏〕（尸卒至初設○注九飯至肵俎○釋曰云反黍如初設者案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次上文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云九飯而已士禮也者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云九飯士禮也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者案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於肵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於篚故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酳作酌）〔疏〕（主人至嘗之○注爵無至作酌○釋曰自此盡升堂復位論主人初獻尸并獻祝及獻佐食之事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案下文主婦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者案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面相反故云變吉也案特牲直有主人送拜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云凡異者皆變吉者案特牲云主人拜送此云主人荅拜特牲云尸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嚌肝訖加於菹豆此嚌肝訖加於俎皆是異於吉時故云凡異者皆變吉）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疏〕（賓長至右鹽○注縮從至併也○釋曰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者案下記云載猶進柢柢本也謂肝之本頭進之向尸云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從執俎一頭向尸據執俎之人左畔有肝右畔有鹽西面向尸尸東面以右手取肝於俎右畔擩鹽於左畔是以鹽於俎之近北便尸取之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者謂俎既縮執則狹肝鹽不容相遠是執俎人右畔有鹽左畔有肝故云併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疏〕（尸左至復位○注取肝至於味○釋曰復位者謂賓長也尸既振肝訖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云以喪不志於味者決特牲少牢尸嚌肝訖加菹豆以近身此虞禮尸嚌肝訖不加于菹豆而遠加於俎以同牲體者以喪志不在於味故遠身加俎也若然特牲少牢祝不敢與尸同加於菹豆嚌肝訖加于俎與此尸同者祝無不在位之嫌禮窮則同故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醋報）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疏〕（筵祝南面○注祝接至萑席○釋曰上文尸用葦席其祝席經記雖不言以尸用在喪故不用萑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用萑也云祝接神尊也者解先得獻之事）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獻祝因反西面位）〔疏〕（主人至荅拜○注獻祝至面位○釋曰云獻祝因反西面位者以少牢云主人受酢時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爵特牲云主人拜受角雖不言西面彼注云退者進受爵反位則西面也是吉祭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今至酳酢及獻祝訖明因反西面位可知也）

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今文無擩鹽）〔疏〕（薦菹至荅拜○釋曰此直言薦菹醢設俎者不見薦徹之人案下文云祝薦席徹入于房注云徹薦席者執事者則此設者亦執事可知）

祝坐受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疏〕（注篚在至面立○釋曰云篚在庭者此雖無文約同薦車設遷奠之等也云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西面立者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序東面又上文云主人倚杖入今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已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疏〕（主婦至人儀○注爵有至東隅○釋曰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獻尸并獻祝及佐食之事云如主人儀者即上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之等今主婦亞獻亦然故云如主人儀也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爲飾也引昏禮者證經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尚棗棗美）〔疏〕（自反至在西○注尚棗棗美○釋曰案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此主婦自反兩籩不使宗婦者以喪尚纖變反吉故然上主人獻使贊薦菹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者彼爲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亞獻已所有事故自薦可知）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

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酳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人儀。）〔疏〕（尸祭至于房○注初主人儀○釋曰此尸祭籩已下至籩燔從獻佐食皆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至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並如主人儀故皆云如初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疏〕（賓長至初儀○注繶爵至彌飾○釋曰此一節論賓長終三獻之事云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者案屨人繶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繶者亦是爵口足之間有飾可知云又彌飾以其主婦有足已是有飾今口足之間又加飾也）

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疏〕（婦人復位○注復堂至哭踊○釋曰自此盡拜稽顙論祭訖送尸及改饌爲陽厭之事云復堂上西面位者上云主人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以下更不見別有婦人位明復位者還此位可知又案士喪禮凡臨位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即面位也云尸將出當哭踊者以哭送此喪祭故踊特牲吉祭不哭踊故亦無此復位之事也）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疏〕（祝出至人哭○注西面至閒嫌○釋曰云西面告告主人也者以處主人東面故祝西面對而告之云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者若言養禮畢即於尸中閒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之）

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疏〕（皆哭○注丈夫至哭矣○釋曰言上云主人哭則主人之外緦麻以上在位者皆哭故鄭揔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

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古文謖或爲休）〔疏〕（祝入尸謖○注謖起至爲休○釋曰云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者雖不告尸無事尸亦知無事禮畢而起矣云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者謂不告尸以禮畢者尸尊若告之則如發遺尊者故云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疏〕（祝前至如之○注前道至哀同○釋曰案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故此鄭云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是以如之得有三者也）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疏〕（祝反至用席○注改設至幽闇○釋曰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故設於西北隅也云如其設也者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云几在南變古文者上文陰厭時設几席于室中東面右几今云几在南明其同必變文者案少牢大夫禮陽厭時南亦几在右此言右几嫌與大夫同南面而右几故變文云几在南與前在奧同故云明東面也又以特牲云祝筵几于室中東面至於改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是與此同也云不南面漸也者以特牲東面右几今虞爲喪祭是向吉有漸故設几與吉祭同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以席爲障使之隱故云厞隱從其幽闇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疏〕（祝薦至俎出○注徹薦至房來○釋曰云徹薦席者執事者但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使執事者以其主人之士不言官者皆爲之故也云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者以其上文神席在西序下此祝經記俱不言今知自房來者見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昏禮與士冠席皆亦在于房故比祝席亦自房來今還于房可知也）

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疏〕（贊闔牖戶○注鬼神至食者○釋曰云或者遠人者乎禮記郊特牲文此鄭玄之義非直取鬼神居幽闇或取遠人之意故也知是生人之意云贊佐食者自上以來行事唯有祝與佐食以其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戶者是佐食也）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疏〕（注門外未入位○釋曰知是門外位者以經云出門乃更云皆復位明門外未入位可知）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疏〕（宗人至稽顙○注送拜至弟也○釋曰云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者以其上文云復位是殯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大門外送拜可知知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者賓即執事而云賓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唯有兄弟故徹室中之饌者兄弟可知也）

記。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疏〕（記虞沐浴不櫛○注沐浴至沐浴○釋曰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經云不據三年爲主案下文班祔而明期以下虞而沐浴櫛可也）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陳牲至寢右○注言牲至虞牲○釋曰知腊在牲中者士虞唯有一豕而云西上明知兼兔腊得云西上也云西上變吉者案少牢二牲東上是吉祭東上今此西上是變吉也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者若然特牲腊在東置於棜東首牲在西尚右今虞禮反吉故寢右升左胖知腊用棜者案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棜在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是也引檀弓者證虞時有牲之事）

日中而行事。（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疏〕（日中而行事○注朝葬至質明○釋曰云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至日中而行虞事也云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虞事是用朝之辰正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畧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今文無廟）〔疏〕（殺于至豚解○注主人至無廟○釋曰云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畧也者案特牲饋食禮宗人告濯具實出主人出皆復外位鄭云爲視牲也又曰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然則特牲吉祭故主人視牲又視殺今虞爲喪事故主人視牲不視殺是其畧也凡者衆辭但此經與特牲饋食不同者皆爲喪事畧故云凡以廣之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者體解下文七體是也）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孰也脊正脊脅正脅也喪祭畧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矛之殳聲）〔疏〕（羹飪至上鼎○注肉謂至殳聲○釋曰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孰釋言文云脊正脊也者案特牲注云不貶正脊不奪正也然則此爲喪祭體數雖畧亦不奪正故知脊脅正脊正脅也云喪祭畧七體耳者案特牲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然則此所升唯七體故云喪祭畧七體耳云離肺舉肺也者案特牲注云離猶挃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是也引少牢饋食禮者證離肺舉肺之異也云膉脰肉也者案少牢云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案下注今以脰肉貶於純吉則此用膉爲貶於純吉之事也云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矛之殳聲者鄭注儀禮疊古文從經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從肉義可知而以殳與股不是形人之類其理未審）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差減之）〔疏〕（升魚至中鼎○注差減之○釋曰差減之者案特牲魚十有五今爲喪祭畧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也）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腊七亦體牲之類）〔疏〕（升腊至下鼎○注腊七亦體牲之類○釋曰云腊亦七體牲之類者牲上文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是牲之七體今升腊左胖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也）

皆設扃鼏。陳之。（嫌既陳乃設扃鼏也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疏〕（皆設扃鼏陳之○注嫌既至作密○釋曰云嫌既陳乃設扃鼏也者經云陳三鼎後言設扃鼏有嫌故記人辨之皆先扃鼏後陳之也）

載。猶進柢。魚進鬐。（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今文柢爲胝古文鬐爲耆）〔疏〕（載猶至進鬐○注猶猶至爲耆○釋曰鬐柢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注云變於食也又曰腊一純而俎亦進下又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注云亦變於食生也是皆與此反矣是變於吉也云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者云與吉反則明與生人同士喪禮小斂云皆覆進柢注云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至大斂載魚左首進鬐腊進柢鄭注云亦未異於生也又葬奠云如初皆未異於生故記人以猶之是以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體進腠是也）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疏〕（祝俎至敦東○注不升至下尸○釋曰云不升於鼎賤也者祝對上尸俎羹飪升於鼎爲貴者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案上文饌黍稷二敦於階閒西上是神之黍稷今陳祝饌于神饌之東統于神物明惠由神也云祭以離肺下尸者以其尸祭用刌肺祝不用刌肺用離肺故云下尸也）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疏〕（淳尸至南面○注槃以至卑也○釋曰上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云執槃與執匜執巾及宗人授巾等面位故記人明之）

主人在

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疏〕（主人至北面○注當詔主人室事○釋曰上經唯言宗人告有司具及詔主人踊皆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宗人當升戶外詔主人室中之事故升堂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閒謂之依）〔疏〕（佐食至南面○注室中至之依○釋曰云戶牖之閒謂之扆此爾雅文謂戶西南面也）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疏〕（鉶芼至有柶○注苦苦至作芐○釋曰案公食記三牲具則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者容兼用其二是以及特牲一豕皆云鉶芼苦薇是科用其一也知荁堇類者以內則云堇荁枌榆同爲滑物故知荁堇類也云乾則滑者以其冬用之故知乾則滑于堇也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者以其秋與夏同有生葵春初未生者故春約與冬同是以經直云冬明舉夏以兼秋舉冬以兼春也）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籐也）〔疏〕（豆實至栗擇○注棗烝至籐也○釋曰云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籐也者此雖無正文案士喪禮大斂云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籐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自大斂後皆云如初則葬奠四豆脾析葵菹亦長矣四籩棗糗栗脯亦不擇也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疏〕（尸入祝從尸○注祝在至尸也○釋曰上經陰厭時主人先祝入戶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是以鄭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者尸神象是以云既接神祝當詔侑尸即上祝命佐食爾敦舉黍稷及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謖之等是也）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也今文說爲稅）〔疏〕（尸坐不說屨○注侍神至爲稅○釋曰案鄉飲酒燕禮之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坐今尸雖坐不說屨者爲侍神不敢燕惰故也）

儀禮注疏卷四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士虞禮第十四

虞安也（安上集釋楊氏俱有猶字按釋文有猶字李楊自據釋文勿以改疏）

士既葬父母（此通解要義同毛本楊氏葬下有其字○按此其字與下句而字亦俱見釋文）

日中祭（要義楊氏同毛本通解中下有而字）

小戴第十五（當作第八第十五乃聘禮）

士虞禮

其云饋者（者陳閩俱作也）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

云側亨亨一胖也（毛本胖誤作判）

云是日也至喪祭（毛本作云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通解與毛本同）

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南下陳閩通解俱有水尊在酒西五字）

則鼎鑊亦在門左（要義同毛本此下更有以此知卒哭對虞爲吉祭也十一字通解同）

明日以其班祔沐浴又云（要義同毛本無沐浴又云四字有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十字通解同）

魚腊爨亞之

故王孫賈問孔子曰（問下要義有於字）

素几葦席

每燾一几（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燾作敦○按周禮司几筵作每敦一几鄭注敦讀曰燾即改爲燾字此正義例也）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

又左菹右醢（陳閩通解同毛本菹作俎按菹是也）

匜水錯于槃中○簞巾在其東（巾唐石經徐本釋文集釋楊敖俱作巾通解毛本作布石經考文提要云特牲少牢皆有簞巾）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

今文扃爲鉉（爲釋文要義俱作作）

七俎在西塾之西

在內西塾上（此句下而在塾上四字毛本通解無）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皆即位于門外（外下通典有之左二字）

卒去無時之哭（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去作云）

則依其喪服（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依作作）

即此經賓執事者弔服是也（要義同毛本是作士）

取於大功以下（要義同毛本通解取上有則字○按此本誤脫曾子問有則字）

祝免澡葛絰帶

祝所親也（祝閩監葛本俱誤作祝）

然則士之屬官（浦鏜云吏誤官從雜記疏按盧文弨云疏作吏○按上節疏引此注作官）

宗人告有司具

朝夕哭祭時（毛本通解無祭字）

主人即位于堂

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門作則浦鏜云既夕經無此字）

此則異於朝夕（徐本楊敖同毛本通解無此則二字）

贊薦菹醢

衰斬之服（徐本集釋通解同通典要義楊氏毛本衰俱作齊按疏作齊）

佐食及執事盥出

西方位也（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西上有在字）

主人再拜稽首

復位復主人之左（此注徐本通典集釋楊敖俱在稽首下與單疏標目合通解與毛本同按通解截經文復位以上爲設饌節主人再拜以下爲饗神節遂移此注于復位下）

祝從在左（毛本左下有右字通解誤作左屬下句）

祝饗

告神饗（徐本集釋楊氏同通解毛本饗下有也字）

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通解無尚字）

佐食許諾

如今擐衣也（擐釋文作揎云音宣手發衣曰揎又作擐音患古患反要義載注及疏亦俱作揎）

當有主象而無何乎（徐本集釋要義楊氏同毛本通解何作可）

按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者（要義同毛本洗作席按洗是也）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陸氏曰篚本亦作匪）

心無所繫（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心作公○按儀禮圖亦作心）

無從尸之理（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理作禮）

尸及階

如出戶（毛本戶誤作尸）

云如升者（毛本通解如作以）

從者錯篚于尸左

象特牲肵俎肵俎置于席北（肵俎二字毛本通解不重出）

尸取奠左執之

隋之猶言隋下也（猶言二字集釋倒張氏曰按釋文云猶與則言字當在猶字上墮下之隋當作）

隳今本以隋解隋其誤不待辨從釋文識誤按云隋古通用隋周禮守祧之文可證卽儀禮中亦皆作隋故注以隋解之若隳乃隋之俗體耳注文當作隋之言猶隳張氏不知上隋字與經竝應爲隋而改下隋字以從俗疏矣○按儀禮內隋祭之隋或作隋或作隋諸本不能畫一說文隋裂肉也唐韻徒果切此字惟周禮有之他經罕見自隋以來借爲隨字而本音本義亡矣此注以隋下釋隋祭世遂以隋代隋閒有作隋者據周禮正之也

既祭藏其隋（通解要義同毛本祭下有則字按周禮有則字）

謂此隋祭一也（此要義作比）

不從綏與羞之意也（通解同毛本意作義）

隋與挼讀同耳（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挼作綏按挼是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

祝命爾敦（楊氏同毛本通解爾作邇下同）

尸祭鉶嘗鉶

冬用荁（閩監同毛本陳本通解荁俱作苴○按記文是荁字）

尸飯播餘于篚

飯黍毋以箸（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箸作著○按說文有箸無著）

證播飯去手爲放飯（通解要義同毛本播作搏）

三飯

飯門啗肉安食氣（毛本門作閒張氏曰監巾箱杭本閒作門從諸本）

主人洗廢爵

古文酳作酌（錢大昕曰說文無酳字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酳同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與此面相反（毛本通解此作北）

賓長以肝從

從實肝炙於俎也（從通解敖氏俱作縮）

喪祭進柢（柢嚴本敖氏俱从手似誤）

尸左執爵

祝不敢與尸同加於菹豆（毛本菹誤作俎）

加于俎（通解同毛本于作與）

祝酌授尸尸以錯主人（陸氏曰醋本亦作酢）

主人坐祭

解先得獻之事（毛本通解先得作得先）

主人獻祝

獻祝因反西面位（面徐本集釋楊氏俱作面與此本標目合通解毛本作南周學健云上主人倚杖人西面是其西面位也）

主人拜受角（毛本通解角下有尸拜送主人退六字此本無）

主人酌獻佐食

約同薦車設遷奠之等也（通解同毛本遷奠作薦奠閩本誤作薦尊）

乃東西面立者（毛本通解無西字）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

尸拜受爵（尸陳閩俱作及）

自反兩籩棗栗

設于敦南此（此通解楊氏俱作此屬下句毛本作北）

賓長洗繶爵

口足之閒有篆（篆下通典有文字是也）

婦人復位

卽面位也（要義同毛本通解卽下有西字）

祝出戶

以處主人東面（以字下陳閩通解俱有其字面陳閩俱無）

故祝西面對而告之（面閩本作南）

祝入尸謖

謖起也祝入而無事（上三字毛本俱脫徐本通典集釋楊氏俱有與單疏標目合通解無按通解載釋文於注前已有此三字遂刪注首）

祝前尸出戶

尸入戶踊如初（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戶作尸○按戶是也）

祝反入

庶幾歆饗（毛本饗作響徐陳閩葛集釋通解俱作饗）

變古文明東面（古通典集釋俱作右張氏曰疏云上文設几席于室中東面右几今云几在南明其同必變文者少牢大夫禮亦几在南此言右几嫌與大夫同予以爲鄭氏稱作經者變上右几之文而已未必及大夫也然古必作右從疏盧文弨按引方云古乃吉之譌文乃又之譌○按張說與通典合方說恐非）

變古文者（古要義作右按右字是）

今云几在南（要義楊氏同毛本通解云作文按識誤引疏亦作云）

陽厭時南（要義同通解楊氏毛本南下有面字）

祝薦席徹

以其主人之士（毛本通解士作事）

今還于房可知也（毛本通解于作與）

贊闔牖戶

鬼神尚居幽闇（通典無居字）

或者遠人乎（張氏曰疏者作諸特牲饋食禮注亦曰或諸遠人乎從疏）

云或者遠人者乎（上者字要義作諸與識誤合毛本者乎作乎者）

知是生人之意（要義同通解毛本無）

主人出門哭止（止上通典有者字）

宗人告事畢

未出大門（陳閩通解楊氏同毛本大作入監本作人俱誤）

記虞沐浴不櫛（敖氏無沐字云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毛本記與注首櫛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盧文弨云沐浴當倒爲浴沐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蓋浴而沐沐而櫛櫛而搔翦其次弟如是後人見經書多言沐浴遂誤易之耳○許宗彥云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于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櫛蚤揃注曰今文曰沐浴蚤揃對勘自明矣蓋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毫無可疑諸校者皆誤）

虞而沐浴櫛可也（陳本要義同毛沐浴作浴沐）

陳牲于廟門外

證虞時有牲之事（陳閩要義同毛本有作右）

日中而行事

再虞三虞皆質明（毛本質誤作執疏同）

故至日中而行虞事也（要義同毛本通解至作云）

羹飪

此字從肉殳殳矛之殳聲（徐本集釋字上俱有此字與疏合肉下俱無從字與單疏述注）

（合毛本通解無此字肉下有從字○按此句當云此字從肉殳聲復於殳下加殳予之殳四字乃注中之注也後人連讀更衍一從字則聲字如贅旒然）

擇之取美者（通解同毛本美作羹○按美字是也）

貶於純吉（毛本純作胣浦鏜云純誤胣）

此字從肉殳（毛本肉下有從字）

不是形人之類（是閩本誤作足人一本改作聲按說文股從肉殳聲與鄭注合賈氏於偏傍之學甚疏）

升腊左胖

牲上文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要義同毛本無牲字）

載猶進柢

今文柢爲胝（徐本釋文集釋同毛本胝作眂通解作眡亦誤）

下利升豕（通解同毛本升作生○按少牢是升字生字誤）

變於食也（毛本通解食下有生字按當有生字）

是皆與此反矣（通解同毛本與作於）

皆覆進柢（通解要義同毛本覆作復）

祝俎髀脡脊脅離肺（脡唐石經初刻作豆後加月）

銒芼○冬用荁（荁徐本作苴誤注同）

古文苦爲枯（陸氏曰劉本作枯○按劉本疑作姑姑枯古通用易大過枯楊鄭以爲無姑山榆）

今文或作芐（作釋文作爲芐嚴本毛本作苄徐本釋文並作芐閩葛俱作竿）

豆實葵菹

則豆不揭（毛本揭作毼嚴陳監本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楬與單疏述注合徐本揚氏俱作揭閩葛俱作稭）

陸氏曰楬本又作毼

籩有籐也（籐嚴本集釋俱作籐與單疏述注合毛本作縢徐陳閩葛監本通解俱作藤楊氏作藤俱誤）

則豆不楬（陳閩監本俱作楬毛本作毼）

籩有縢也（縢陳閩監本作籐毛本作滕下同）

毼豆兩（陳閩監本通解同毛本毼作稭○按士喪禮作毼）

尸入祝從尸（瞿中溶云祝唐石經原刻作執）

尸坐不說屨

侍神不敢燕惰也今文說爲稅（下六字徐本集釋通解俱有與單疏標目合楊氏無）

按毛本脫也字以今文說爲稅五字誤爲釋文

儀禮疏卷第四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尸謖祝前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疏〕（尸謖祝前鄉尸○注前道至之節。○釋曰此記尸謖之時祝前尸之儀也云必先鄉之爲之節者言必先面鄉尸者爲之節度也）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疏〕（還出至鄉尸。○注過主至之敬。○釋曰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者以其經出戶降階及門皆指物而言主人者欲見階上不言西階而言主人者欲見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故沒去階名而云主人也）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疏〕（降階至出戶。○注及至至在此。○釋曰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者以經自階已前皆不言及從階到門言及者以其自階到門其中道遠故特言及以殊之是以鄭云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謂無還鄉尸之節也云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經直云及門如出戶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明降階如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云皆還鄉尸者欲見經還者皆還鄉尸也謂鄉尸乃前道也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辟退即逡巡謙讓之容貌也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者以儀禮一部所云前尸之禮儀在此經爲具悉者）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尸出至詔降。○釋曰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者謂祝既送尸出反入門復位復上文祝入門左北面位故云復位也云然後宗人詔降者謂祝復位宗人乃詔告主人降以其無事故也）

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疏〕（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上服至衣耳。○釋曰上經直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云上服對深衣在下玄端者案特牲經筮日云主人冠玄端至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是士之正祭服玄端即是卒者生時所著之祭服故尸還服之云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彼君之先祖爲士尸服爵弁不服玄端者子孫爲諸侯先祖尸在中故先祖爲士者尸還服助祭於君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耳者以其經直云尸不辨男女士虞既男女別尸明經云尸可以兼男女故鄭併云士之妻也案特牲正祭主婦著纚笄宵衣明女尸亦宵衣可知）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男男至賤者。○注異姓至適也。○釋曰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也云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禮故也知經云必使異姓者據與婦爲尸也不使同姓與婦爲尸者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爲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爲尸也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必知無容用庶孫者以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知者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少牢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則引少牢吉祭妃配之事爲證明禫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云某妃配配則共尸可知）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疏〕（無尸至如初。○注無尸至升降。○釋曰自此盡詔降如初論喪祭無尸之事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知謂無孫列者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同姓之適是有孫列可使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云殤亦是也者記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曾子問又云宗子直有陰厭庶殤直有陽厭是無尸也云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者雖無尸主人亦如葬所服即位於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

既饗祭于苴。〔疏〕（既饗祭于苴。○釋曰云既饗者正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祔之安之釋饗訖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祝祝卒。（記異者之節）〔疏〕（祝祝卒。○注記異者之節。○釋曰云記異者謂記無尸者異於有尸何者有尸祝釋孝子辭釋辭訖爲祝祝卒別有迎尸已後之事今無尸者祝祝卒饗神訖無迎尸已後之事故下文云不綏祭之等是記異者之節也）

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墮）〔疏〕（不綏至從獻。○注不綏至爲墮。○釋曰此四事皆爲尸是以上文有尸者云迎尸而入祝命佐食綏祭又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獻之後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燔從賓長獻後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自羹已下三事皆蒙無字解之也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以見經無尸具陳四事凡祭禮以獻爲終舉終以見始亦得爲義今不但言獻記其終始具言四事者欲明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故鄭即云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者故具言之云綏當爲墮者周禮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字爲正取減爲義）

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疏〕（主人哭出復位。○注於祝祝卒。○釋曰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也）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疏〕（祝闔至門西。○注門西北面位也。○釋曰鄭此及下注皆云復位者門西北面位者據上文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也）

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更踊）〔疏〕（男女拾踊三。○注拾更也三更踊。○釋曰凡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爲拾也）

如食閒。（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疏〕（如食閒。○注隱之至頃也。○釋曰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

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今文啓爲開）〔疏〕（祝升至啓戶。○注聲者至爲開。○釋曰云聲者噫歆也者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啓戶警覺神也）

主人入。（親之）〔疏〕（主人入。○注親之。○釋曰

（云親之者啓牖鄉是親之事主人無事而入者是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祝從。啓牖鄉如初。（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疏】（注牖先至在左。○釋曰云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者見上文闔牖戶闔時牖先言此經上云主人入祝從乃言啓牖是戶先開乃啓牖故須解之扇在內也云鄉牖一名也者案詩云塞鄉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不同者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入在左者鄭以經如初之文在牖鄉之下恐人以爲啓牖鄉如初上既無啓牖鄉之事明據主人與祝位如初也）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疏】（主人哭出復位。注堂上位也。○釋曰案下文云宗人詔降如初注云詔主人降之降堂明此復位者復堂上東面位也）乃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疏】（注祝復至褻也。○釋曰鄭知祝與佐食位如此者見上經云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即賓也故知佐食言復位復西方可知知祝復位復門西北面位者上經祝入門左北面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明此祝復位復門西北面位可知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者上經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闔牖戶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戶今更設饌於西北隅復更闔牖戶爲褻瀆故不爲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宗人詔降如初。注初贊至降之。○釋曰此降謂禮畢降堂也上經云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注云宗人詔主人降彼謂降堂故鄭知此云如初亦如上經詔降也）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疏】（始虞用柔日。注葬之至其靜。○釋曰自此下盡哀薦成事論初虞二虞三虞卒哭明三者之祭饗神辭及用日不同之事云葬之日日中者上文云日中行事是也葬用丁亥是柔日葬始虞用日中故云始虞用柔日也）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絜牲剛鬣。（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疏】（注敢昧至剛鬣。○釋曰敢昧冒之辭者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故云昧冒之辭云豕曰剛鬣者下曲禮文）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疏】（香合。注黍也至薦上。○釋曰案下曲禮云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稷曰明粢是也云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者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特牲少牢黍稷合言普淖此別號在黍爲香合下特號稷爲普淖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者依設薦法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若然俎在後今絜牲在黍上者祭以牲爲主故先言之非設時在前也）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疏】（嘉薦普淖。○注嘉薦至號云。○釋曰言故以爲號云者鄭以意解之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爲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醆）【疏】（明齊溲酒。○注明齊至爲醆。○釋曰云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者鄭以溲水邊爲之與縮字義異謂

以新水漬麴乃溲釀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也者彼注云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據彼注明水則周禮司烜氏所取月中之水與此明齊新水別鄭引之者彼此雖異引之直取新義是同故引爲證非謂爲一物也云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者士祭有兔腊是故或有人作如此說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者若以明齊常爲明視作兔腊解者應在上與牲爲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爲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若然特牲少牢無腊號以小物畧之）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古事）【疏】（哀薦祫事。注始虞至古事。○釋曰云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者案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大廟故此鄭亦以祫爲合而言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饗。（勸強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疏】（注丁日至言耳。○釋曰己日再虞者以其後虞用剛日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己日云祝辭異者一言耳者一言或有一句爲一言若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今此一言則一字爲一言謂數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是也）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今文他爲它）【疏】（三虞至成事。○注當祔至爲它。○釋曰鄭云當祔於祖廟爲神安於此者却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今三虞改用剛日將祔於祖取其動義故也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者以其己日爲再虞後改用剛日故次取庚日爲三虞也卒哭亦用剛日故庚日後隔一辛日取壬日爲卒哭云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者改虞爲成是一言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是三日殯日即葬於國北引喪服小記者彼鄭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待三月因殯日虞所以安神彼以送形而往迎魂而反須安之故疾虞三月而後卒哭者謂卒去無時之哭鄭云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爲卒哭祭云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者以後虞卒哭已是剛日他祭在後故亦用剛日也云其祭無名謂之他者謂虞卒哭祔祥皆有名此則無名故謂之他云文不在卒哭上者此他祭在卒哭上今退在卒哭下者以其非常又非祭故也引檀弓者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但卒哭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已前揔爲喪祭也若然此經云三虞與卒哭哀薦成事明文而鄭注檀弓云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言蓋疑之者以鄭君以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解之故疑卒哭之辭而云蓋也是以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鄭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

者也）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爲踐）【疏】（獻畢未徹乃餞。○注卒哭至爲踐。○釋曰自此盡不脫帶論卒哭之祭未徹餞尸於寢門外之事鄭云卒哭之祭者案上文直云獻畢未徹乃餞不言卒哭鄭知是卒哭之祭者以其三虞無餞尸之事明旦祔於祖入廟乃有餞尸之禮故鄭據卒哭而言若然三虞不餞尸者以其三虞與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明旦當入廟以其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尸之禮也引詩者彼生人餞行人之禮爲行始此祭祀餞尸之禮亦鄉祖廟爲行始事雖異餞送飲酒是同故引爲證也知旦將始祔於皇祖者下云明日以其班祔鄭云卒哭之明日也是明日之旦也）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古文甒爲廡也）【疏】（注少南至廡也。○釋曰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正謂下文云尸出門右南面已下是也云有玄酒即吉也者以其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玄酒則尋常祭祀之酒非醴酒故云即吉也云此在西尚凶也者以其吉祭祭尊在房戶之閒至於虞祭尊在室是凶今卒哭餞尸尊在門西不在門東是尚凶故變於吉也）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古文脡爲挺）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爲蹙）【疏】（注乾肉至爲蹙。○釋曰云涼州烏翅者經云乾肉折俎則漢時乾脯似之故鄭以今曉古也）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疏】（尸出至席從。○注祝入至事也。○釋曰云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者雖餞行飲酒尸將起之時祝亦如虞祭告云利成尸乃與以前尸也知几席素几葦席也者上經初虞云素几葦席在西席至及再虞三虞及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几席之文明同初虞用素几葦席今卒哭祭未餞尸於門外明是卒哭之几席故知是素几葦席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疏】（尸出門右南面。○注俟設席也。○釋曰知俟設席者尸在門右南面在坐北立下即云設席之事明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疏】（注婦人出者重餞尸。○釋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疏】（尸即至在南。○注朐脯至於吉。○釋曰云主人拜送者案上祭云主人其拜特牲亦云拜送則

（拜送吉凶同也云屈者在南變於吉者案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朐在南則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疏】（注反之至有終。釋曰鄭知反之反於佐食者經云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嚌訖而云反之明反與佐食佐食乃反於俎可知也云尸奠爵禮有終者上經云三獻尸皆有酢今餕尸三獻皆不酢而奠之是爲禮有終謂若主人拜送賓不荅拜亦是禮有終也）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婦人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謖作休）【疏】（注男女至作休。釋曰鄭知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爲左北爲右因從此位便故知男子由左婦人由右也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在廟以廟爲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爲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餕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鄭舉正祭況之從尸不出大門外取正祭比之故注云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尸出門。哭者止。（以餕於外大門猶廟門）【疏】（尸出門哭者止。注以餕至廟門。釋曰鄭意所以尸出大門哭者便止者正以餕於寢門以大門爲限似事尸在廟門爲限故鄭云大門猶廟門也）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疏】（賓出至稽顙。注送賓至門外。釋曰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限故不出大門送之送賓於大門外自是常禮故云送賓拜于大門外但禮有終賓無荅拜之禮也）

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疏】（主婦亦拜賓。注女賓至掖門。釋曰上主人送男賓故知此主婦拜女賓也云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者決上文男主拜男賓言出送此明主婦送女賓于門之內以其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故也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者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則闈門在宮內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也）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今文說爲稅）【疏】（丈夫至門外。注既卒至爲稅。釋曰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者喪服鄭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士亦約此文而言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者今日爲卒哭祭明旦爲祔前日之夕爲祔祭之期麻服葛是變重從輕明旦亦得變不要夕期之時變之夕言變麻服葛者鄭云爲祔期亦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爲豫）【疏】（入徹主人不與。注入徹至爲豫。釋曰鄭知入徹大功以下者見曾子問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是以下者經云入徹主人不與明取大功小功緦麻之等大徹也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上文直言丈夫說經不辨親疏下文婦人脫首經不辨齊衰婦人此云入徹據大功以下則此文入徹主人不與之中丈夫婦人兼有可知以其平常祭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則內祭丈夫婦人亦在但齊斬不與徹耳）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疏】（婦人至說帶。注不說至葛帶。釋曰知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可知云婦人少變者以其男子既葬首經要帶俱變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葬直變首經不變帶故云少變也云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對男子陽重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要要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云大功小功者葛帶者案大功章云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又案小功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二者章內皆男女俱陳明大功小功婦人皆葛帶可知云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者以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以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故經直見主婦不見大功以下也云至祔葛帶以即位者此鄭解大功以下雖夕時未變麻服葛至祔日亦當葛帶即位也知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服葛者以其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若然夕時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故至祔旦以葛帶即位也引檀弓者亦謂齊衰婦人不葛帶之事）

無尸則不餕。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餕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爲筵）【疏】（無尸至踊三。注以餕至爲筵。釋曰自此至賓出論卒哭祭無尸可餕之事云几席設如初者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故鄭云餕尸者本爲送神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以其出几席設如初即云拾踊三明在門外有尸行禮之處即如丈夫婦人從几席出可知言亦者亦餕尸之時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疏】（死三至卒哭。注謂士至或殊。釋曰自此盡他辭一也論記人所記其義或殊是以更有此文也云遂卒哭不言三虞者是記人略言之注云謂士也者以其此篇是士虞故知三虞三日三月據士而說引雜記者見大夫已上與士異者以其王制大夫士同有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之文雜記云大夫亦同三月而葬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五月卒哭之月不同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來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若然士云三日殯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殯葬皆除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得葬之三月內大夫三月葬除死月通死月則四月大夫有五虞卒哭在五月諸侯已上以義可知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者上已論虞卒哭此記記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聞其辭或殊更見記之事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

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疏】（將旦而祔則薦。注薦謂卒哭之祭。釋曰謂卒哭之祭日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云祔則薦者記人見卒哭之祭爲祔而設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爲此卒哭而祭也）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饎明主爲告祔也今文隮爲齊）【疏】（卒辭至尚饗。注卒辭至爲齊。釋曰云卒辭卒哭之祝辭者謂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云不稱饎明主爲告祔也者但卒哭之祭實有牲饌而不稱者以其卒哭祭主爲告神將附於祖而設牲饌故不言也）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附於祖母）【疏】（女子至某氏。注女孫祔於祖母。釋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于祖母也）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今文無某氏）【疏】（注不言至某氏。釋曰此對上文孫祔于祖而云祔于爾皇祖某甫此則不曰爾而變曰孫婦婦差疏故不云爾也若然上女子亦不云爾者文承孫下云爾可知直言其皇祖妣異者耳）

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疏】（其他辭一也。注來日至尚饗。釋曰他辭一者正謂來日某隮祔尚饗女子及孫婦皆有此辭故云其他辭一也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疏】（饗辭至之饗。注饗辭至孝子。釋曰饗辭勸強尸之辭也者案特牲禮迎尸入室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鄭云勸強之也其辭引此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當此時爲之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者此一辭說三虞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亦用此但改哀爲孝耳故鄭云凡以該之也）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疏】（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至爲胖。釋曰引喪服小記者彼解中猶間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爲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以其祔必以昭穆孫與祖昭穆同故間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于夫之所祔之妃無亦間一以上若妾祔亦祔于夫之所祔之妾無則易牲祔女君也云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者案文二年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又案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若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爲證也云練而後遷廟者案文二年經云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傳云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遷于寢案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言遭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已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不與鄭同案春官鬯人職云廟用卣鄭注云廟用卣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以此言之鄭義若於三年後四時當祭在廟用彝盛鬯必用卣中尊獻象等以盛鬯酒而已故鄭取穀梁練而遷廟特祀新死者於廟故用卣也若然唯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案下文禫月逢四時吉祭之月即得在廟祭但未配而已又

（玄鳥詩鄭注云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若如此言則三年喪畢更有特禘者鄭意除縗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也）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疏〕沐浴櫛搔翦○注彌自至爲鬋○釋曰云彌自飾也者上文虞沐浴不櫛注云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鄭雖不言不在於飾沐浴少飾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已誣矣古文脰膉爲頭嗌也〔疏〕用專至脰膉○注專猶至嗌也○釋曰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者鄭知折俎是主婦以下俎者特牲記云主俎鷇折佐食俎鷇折少牢云主婦俎臑折是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其他如饋食○注如特至明矣○釋曰云如特牲饋食之事者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祔時夫婦致爵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者當鄭君時有人解者云虞祭與祔祭共用一牲各用一胖以左胖爲虞祭右胖爲祔祭不是故鄭破之云今此經云如饋食謂如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左胖之臂以爲虞祭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疏〕用嗣尸○注虞祔至筮尸○釋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云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者以其哀未殺故云尚質未暇筮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故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大祥筮尸可知是以鄭上文注云餞尸且將始祔于皇祖是用一尸也）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疏〕注稱孝者吉祭○釋曰對虞時稱哀案檀弓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卒哭既爲吉祭祔在卒哭後亦是吉祭故鄭以吉祭言之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疏〕用尹祭○注尹祭至誤矣○釋曰鄭知尹祭是脯者下曲禮云脯曰尹祭故知也但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禮用脯號案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故云大夫士祭無云脯者唯上餞尸有脯此非餞尸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也以其上文初虞云敢用絜牲剛鬣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是記人誤云亦者亦上香合也）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醙〔疏〕注普薦至爲醙○釋曰知普薦是鉶羹者案上文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于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云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云不稱牲記其異者對與初虞之等稱牲但記其異雖不說牲之號有號可知也若然云記其異者所以嘉薦普淖普薦溲酒與前異記之以其普薦與前異將言設薦在普淖後溲酒前故并言其次耳）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適爾至尚饗○注欲其至之乎○釋曰云欲其

祔合兩告之者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其兩告也引曾子問者案彼鄭注象有凶事者聚也云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者至祔須得祖之木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聚而反之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云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云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爲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朞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朞皆作基〔疏〕朞而小祥○注小祥至作基○釋曰自祔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朞而小祥引檀弓者彼謂顏回之喪饋祥肉於孔子而言彼云饋今云歸者即歸也故變文言之引之者證小祥是祭故有肉也）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薦此常事○注祝辭之異者謂小祥辭與虞祔之辭有異者以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云朞而祭禮也者喪服小記文案彼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云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以是謂小祥祭謂常事也）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又復也〔疏〕又朞至祥事○注又復也○釋曰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故云復朞也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中月而禫。（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爲導〔疏〕中月而禫○注中猶至爲導○釋曰知與大祥間一月二十七月禫徙月樂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者禫月得無所不佩又於禫月將鄉吉祭又得樂懸故云平安意也但至後月乃是即吉之正也）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illegible]用薦歲[illegible]〔疏〕[illegible]月至尚[illegible]之月則[illegible]忘若喪[illegible]吉事先[illegible]下旬爲[illegible]成笙歌[illegible]平安得[illegible]二十七[illegible]上旬爲[illegible]祭未配[illegible]）

儀禮卷第十四（經二千七十九注三千四百[illegible]）

儀禮注疏卷四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尸服卒者之上服

不服元端若（若陳閩通解俱作若屬下句毛本若作者）

先祖尸在中故先祖爲士者（要義同毛本通解無先祖尸在中故六字）

男男尸

不使同姓與婦爲尸者（要義同毛本通解姓下有孫字○按通解刪下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爲尸二句故於此句加孫字今注疏本既不刪下二句仍依通解加孫字則贅矣）

必知無容用庶孫者（此本無下空一字要義無下有容字通解毛本無容字按要義得之必知無三字恐誤）

自禫已前（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禫作禪下並同○按禫是也）

祭於廟同几（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几作凡○按几是也）

既饗祭于苴

釋曰云既饗者正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祔之安之釋饗訖佐食取黍稷祭於苴（疏凡三十二字注疏本毛本俱脫通解要義有）

祝祝卒

記異者之節（嚴本毛本同監巾箱杭本記作既）

不綏祭○胾從獻（陸氏曰胾莊吏反劉本作載昨再反）

又泰羹湆自門入（通解要義同毛本又作有）

主人獻之後（陳閩通解俱無之後二字）

以見經無尸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經作疑○按經是）

主人哭

出復戶外東面位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戶作尸○按戶字是）

祝升止哭

警覺神也（警通典通解楊氏俱作驚疏同）

主人入

啓牖鄉是親之事（毛本鄉作嚮顧廣圻云當作祝之事宋本已誤）

祝從

鄉牖一名也（徐本無一字集釋通解俱有與疏合）

故須解之（解陳閩俱作辭）

在牖鄉之下（毛本鄉作饗）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毛本無復字唐石經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有石經考文提要云鄭注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明有復字）

始虞用柔日

柔日陰陰取其靜（徐本通典楊氏同集釋通解毛本俱不重陰字）

敢用絜牲剛鬣

敢昧冒之辭（昧冒二字通典倒）

香合（香通典作薌陸氏曰香本又作薌音同）

蓋記者誤耳（徐本通解楊敖同毛本集釋耳作爾○案徐本非耳作而已解爾作如此解二字絕不同）

粱曰香萁（萁要義从艸通解毛本從竹○按萁是也曲禮從艸不從竹）

祭以牲爲主（通解要義同毛本牲作生○按牲不誤）

嘉薦普淖

言故以爲號云者（陳閩要義同毛本以作言）

明齊溲酒

謂以新水漬麴（要義同毛本麴作麯）

直取新義是同（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是字）

應在上與牲爲次（毛本與誤作特）

哀薦祫事

主欲其祫先祖也（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敖同與疏合毛本無其字其祫通典作合於）

今文曰古事（古集釋作合周學健云祫之言合也作合字文義方協）

合先君之主於大廟（君要義作祖）

始虞而已言祫者（要義同毛本始上有今字通解有今無已）

饗（唐石經徐陳閩葛俱作饗毛本作響）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曰唐石經作日下同毛本作日）

三虞卒哭

報葬者報虞者（徐本同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毛本無下者字）

謂之他者（徐陳葛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他與疏合毛本作也）

令正者自相亞也（令徐陳楊氏俱作今釋文集釋俱作令張氏曰監本令誤作今從諸本）

卒哭曰成事（曰徐本作日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作曰張氏曰注曰卒哭曰成事按檀弓曰作日此引檀弓文也從檀弓）

却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通解要義同毛本却作卽）

故次取庚日爲三虞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三作二○按三是也）

降辛日取壬日爲卒哭（通解同毛本降作隔○按降是也）

謂不待三月（通解要義同毛本月下有喪字）

三月而後卒哭者（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月作日○按月字不誤）

乃爲卒哭祭（要義同通解毛本祭下有也字）

以鄭君以前（陳閩要義同毛本君誤作若）

獻畢

出宿于濟（宿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宿是也毛本誤作縮濟徐本釋文通典敖氏俱作濟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作泲）

飲餞于禰（陸氏曰禰乃禮反劉本作泥音同）

尸且將始祔于皇祖（旦徐本作且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且張氏曰疏且作旦其辭曰是明日之旦也從疏）

彼生人餞行人之禮（生陳閩俱作行）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

無鼏不久陳（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鼏作鼎）

酒則尋常祭祀之酒（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上酒字）

祭尊在房戶之間（毛本戶誤作尸）

饌籩豆

古文脡爲挺（毛本挺誤作梃）

有乾肉折俎

如今涼州烏翅矣（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同釋文毛本烏作鳥下同盧文弨云李與周禮合○按釋文作鳥恐亦刊本之誤）

尸出

今卒哭祭末餞尸於門外（卒哭二字毛本誤倒浦鏜云末誤未○按疑末下脫徵字）

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唯唐石經徐本通典楊敖俱作唯陳本集釋通解俱作惟毛本作帷按惟帷相似故誤作帷）

主人其拜（毛本通解其作荅）

尸受振祭嚌（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受與疏合毛本作授石經考文提要云上句乃佐食授嚌授受相承）

經云佐食授嚌（通解同毛本授作受）

明反與佐食（通解同毛本與作於）

主人及兄弟踊

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由集釋敖氏俱作猶疏同盧文弨云疏云鄭舉正祭況之則固當作猶猶由通）

古文謖作休（休陳閩監葛集釋通解俱作休按前經注云古文謖作休則此亦當作休字鍾本誤作古文作爲沐毛本休亦誤作沐）

婦人在北（婦人要義作女子）

南爲左（毛本南誤作男）

在廟以廟爲限（爲上要義有門字）

取正祭比之（陳閩通解同毛本比作北）

尸出門哭者止（者通典作則按疏云尸出大門哭者便止則作則亦有理）

以餞於外（毛本餞誤作爲）

主婦亦拜賓

云不言出送拜之於闈門之內者（送拜二字要義倒）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使賓知變節故也（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節作卽○按節字是）

婦人說首絰

帶不變也（變徐本通典集釋楊氏俱作變與疏合通解毛本作說）

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未閩本誤作末文徐本通典集解通解楊氏俱作文與疏合毛本作又）

知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毛本婦誤作衰）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陳閩俱無帶字○按陳閩據今喪服小記刪非也喪服布總箭笄疏云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

重首在上體（通解要義同毛本楊氏首字重出）

雖夕時未變麻服葛（毛本夕誤作久）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几監本誤作凡）

本爲送神也（通解要義同毛本本作不）

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上七字毛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俱有張爾岐云唐石經剝蝕尚有賓出二字脚可辨補字缺或亦承監本之誤）

是以更有此文也（要義同毛本是作事）

死與往日鄭云（自鄭字起至下死數往日句止月二十四字陳閩俱脫）

皆除死日死月數（通解同毛本除作殊）

卒辭曰

以其卒哭祭（卒哭二字毛本誤倒）

女子曰

歸葬女氏之家（陳閩俱無葬字）

婦曰

曰孫婦婦差疏也（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重婦字與疏合毛本不重）

今文無某氏（此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通解無）

其他辭一也

皆有此辭（通解同毛本無此字）

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于作王○按于字是）

饗辭曰

勸強尸之辭也者（要義同毛本尸作神浦鏜云尸誤神）

執奠祝饗（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祝作祀○按特牲饋食作祝）

明日以其班祔

孫與祖昭穆同（通解要義同毛本同字在昭字上）

云凡祔已復于寢（毛本復誤作夫）

易檐可也（要義楊氏同毛本檐作擔○按穀梁文二年傳作檐）

按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云（傳字要義在氏字下）

則行祭皆於廟言（言要義作言屬下句毛本作焉）

用彝盛鬱必用卣（要義同毛本鬱作鬯必下陳閩俱衍日字）

禘於其廟（要義同毛本禘作歸）

沐浴櫛搔翦（搔監本誤從木翦釋文作揃張氏曰經曰沐浴櫛搔鬋按釋文云揃子淺反注鬋同既曰注鬋同則鬋非經文也又注云揃或為鬋此揃必指經也從釋文○按經文翦字張氏作鬋考嚴徐鍾諸本俱作翦與張氏不合未詳其故注云搔翦或為蚤揃如釋文及張氏說則翦揃或宜互倒乃與經相應戴校集釋刪注中翦揃二字但云搔或為蚤以為據釋文不知翦字習見揃鬋難識故但為揃鬋作音非必注中無翦字也）

當為爪（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為作音）

未在於飾（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未作末○按上文注作未）

用專膚為折俎

古文脰膉為頭嗌也（嗌監葛俱誤作益集釋作膉亦誤）

注專猶至嗌也（毛本嗌誤作益）

鄭知折俎是主婦以下俎者（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折字）

用嗣尸

餕尸且將始祔于皇祖（且陳閩俱作且）

用尹祭

今不言牲號（陳本要義同毛本今作故）

嘉薦普淖

故并言其次耳（要義同毛本通解耳作矣）

適爾皇祖某甫

而後主各反其廟者（主陳閩監本俱誤作王）

聚而反之（通解要義同毛本聚作祭）

朞而小祥

祥吉也（吉通解作祭誤）

曰薦此常事

注祝辭之異者（毛本注下有祝辭至為祥釋曰七字按要義亦直云注祝辭之異者不載釋曰二字）

禮正月存親（通解要義同毛本存作有○按存是也喪服小記作存）

期則宜祭（要義同毛本宜下有用字○按喪服小記無用字）

以是謂小祥祭謂常事也（以是毛本作是以下謂字要義作為）

中月而禫

自喪至此（徐陳閩葛通典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此作中）

古文禫或為導（張氏曰釋文前道之注云為道同此導當為道從釋文○按說文谷部丙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與此注合不必從釋文作道）

徙月樂（通解要義同毛本徙作後○按檀弓作徙）

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復平常正作後月半常主）

又於禫月將鄉吉祭（毛本鄉誤作卽）

是月也

謂是禫月禫祭（通解要義同毛本月下有得字）

儀禮疏卷第四十四　　儀禮卷第十五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疏〕特牲饋食禮第十五○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於五禮屬吉禮○釋曰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之士者案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且經直云適其皇祖某子不云考鄭云祖禰者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亦兼祭祖故經舉祖兼有禰者鄭達經意祖禰俱言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是以文二年左傳云文武不先不窋子不先父是也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唯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儀禮　鄭氏注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今文諏皆為詛）〔疏〕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祭祀至為詛○釋曰自此至事畢論士將筮日之事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用食道用美焉爾鄭注云食道褻米貝美若然食道是生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此釋經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之意耳云祭祀自孰始者欲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但饋食見進黍稷云饋孰見牲體而言天子諸侯堂上朝踐饋獻後迎尸於堂亦進黍稷牲體其犬豕牛羊亦孰之同節也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者此解經不諏日謂不如大夫以上預前十日與臣諏日而筮之是以鄭云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也凡士言不者對大夫以上為之此士言不諏日少牢大夫諏日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殷奠如此之類皆是也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若諸侯有朝會之事則不得使人攝故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明堂位云是故夏礿秋嘗冬烝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是諸侯朝會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案桓八年經書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休云禮本下為士制四者士有公事不得及茲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若然則士不暇不得祭又不得使人攝大夫已上有公事乃有攝可知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疏〕及筮至西面○注冠端至廟門○釋曰云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對文則玄端有

（纁裳玄裳黃裳雜裳若朝服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端是以散文言之朝服亦名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服稱端六冕亦有端稱故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云門謂廟門知者士冠禮云筮於廟門爲冠禮筮尙在廟門此爲祭廟筮在廟門可知若然士冠言廟非祭恐不在廟故言廟此不言廟者爲祭廟筮可知不須言在廟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疏〕（子姓至北上○注所祭至皆侍○釋曰云子姓者子之所生者案鄭注喪大記云姓之言生也云子之所生則孫是也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鄭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若然繼禰者長者爲小宗親弟等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是皆據小宗而言也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鄭據書傳而言案書傳康誥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云事謂祭祀又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注云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引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客友助祭者若然大宗子祭一族之內皆來助祭引之者證經子姓兄弟若據小宗有服者若據大宗兼有絕服者也）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吏也）〔疏〕（有司至北上○注士之屬吏也○釋曰云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玄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爲屬吏而已）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爲筮人設之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疏〕（席于至閾外○注爲筮人設之也○釋曰案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而經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韇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疏〕（注筮人至蓍也○釋曰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者案周禮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事之正曰貞凡卜筮實問於鬼神謂卜用龜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筮用蓍蓍知成數七八九六之神則此鄭云神明者也若然神既爲生成之神鄭云謂蓍者則蓍亦有神易繫辭有蓍之德圓而神非直筮有成數之神亦有蓍之神也）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疏〕（宰自至尚饗○注宰羣至庶幾也○釋曰云宰羣吏之長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爲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羣吏之長也云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者決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鄭注云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宰自左贊命爲神求吉故變於常禮也云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案下宿賓云薦歲事據吉祭而言又少牢吉祭云以某妃配即與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也云言君祖者尊之也者天子諸侯名曾祖爲皇考此士亦云皇祖故云尊之也云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者以其某在子上爲男子美稱故以某子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注云伯某且字也不爲五十字者以某在伯下故爲且字解之與此異也）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注士之至寫之○釋曰云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者決下少牢云史曰若遂述命既乃釋韇立筮鄭注云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與士不同知蓍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者案士冠禮云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鄭云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彼云書卦即云執以示主人則筮者書寫以示主人也此經云卒筮寫卦乃云筮者執以示主人則寫卦者非筮人故此鄭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也）

主人受視。反之。（反還）

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疏〕（注長占至占之○釋曰經直云長占知非長者一人而云長幼旅占之者士冠禮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亦是長幼旅占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爲始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疏〕（若不至初儀○注遠日旬之外日○釋曰案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禮同也又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此尊卑有異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據士禮吉事先近日謂祭祀假令孟月先於孟月上旬內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內更筮中旬又不吉更於下旬內筮筮不吉即止大夫已上假令孟月祭於前月下旬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又於孟月之上旬筮中旬中旬不吉又於中旬筮下旬不吉又不吉即止不祭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謂上旬不吉更於上旬外筮中旬爲旬之外日非謂如大夫已上旬之外謂旬前爲旬外也）

宗人告事畢。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疏〕（前期至尚饗○注三日至爲尸○釋曰自此盡主人退論祭前筮尸宿尸之事云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者謂前期二日宿賓一日視濯是以下云厥明夕陳鼎于門外下至夙興皆祭前一日視濯之事以其夙興上事是祭前一日也宿賓又是厥明夕爲期上則宿賓與視濯別日又知宿賓是祭前二日此經乃祭前三日筮尸故鄭云容宿賓視濯言容者爲筮尸之後祭日之前有二日容此二事也若然筮尸在祭前三日宿尸云乃乃是緩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以此而言則宿尸與宿賓中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矣二者既同日鄭直言容宿賓視濯不言容宿尸者以其宿賓在厥明之上故不嫌宿尸與宿賓別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者經直云某之某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彼注云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尸父前世與所祭之父同時同時必相識知今又筮其子爲尸尸又與所祭之子相一父子皆同類故連言其親庶幾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者案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而事尸之禮如是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爲尸而云大夫士者但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詩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若大夫士祭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故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乃宿尸○注宿讀至作宿○釋曰云古文宿皆作羞疊之不從古文云凡宿或作速謂一部之內或作速者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云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又云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眡滌濯是也以鄭泚云或也）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疏〕（主人至東上○注不東至其後○釋曰云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者爲尸者父象也主人有子道故主人北面不爲賓客不敢當尊故不東面此決冠禮宿賓主人東面此中北面不同也云上當其後者子姓兄弟北面陪主人後東頭爲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爲上者當主人之後也）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疏〕（尸如至西面○注不敢南面當尊○釋曰此決少牢云主人即位於廟門外之東方南面以其大夫尊於恩有君道故南面當尊此士之孫倫爲尸雖被宿猶不敢當尊也）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尸）

主人再拜。尸荅拜。（主人先拜尊尸）〔疏〕（注主人先拜尊尸○釋曰此決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荅拜故云尊尸是以主人先拜也案少牢云吉則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云云尸拜許諾祝先釋辭訖尸乃拜許此尸荅拜後宗人乃擯辭者士尸卑主人拜尸即荅拜不得擯辭訖大夫之尸尊尊得釋辭訖乃拜）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疏〕（宗人至敢宿○注宗人至無敢○釋曰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者案筮尸時雖不見宰贊命以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如之也云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前筮尸辭云筮某之某爲尸尚饗易已上之辭也）

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疏〕（祝許諾致命○注受宗至釋之○釋曰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者以其上文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于尸門外北面重行則宗人與祝相隨亦皆北面故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尸出門左西面主人避之門西東面定位訖宗人進主人之前西面鄉之受命受

（命訖尸既西面明宗人旋鄉東面釋之可知）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疏〕尸許至稽首。注其許至主人。釋曰云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者謂祝受尸許諾辭旋西面告宗人宗人告主人尸許諾主人乃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疏〕注相揖至尸尊。釋曰鄭知有相揖而去者約下篇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是也但彼有送文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此尸不送者士卑故尸被宿之後不送也大夫尊故尸雖受宿猶送大夫也）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疏〕宿賓至敢宿。注薦進至賓耳。釋曰自此盡賓拜送論士將祭宿屬吏內一人爲備三獻賓之事也云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者以其云將臨之明前筮尸在其中可知以上無戒文今宿之云吾子將涖之明知賓在有司內可知案前文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鄭云士之屬吏此云賓在有司內則賓是士之屬吏可知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賓及衆賓行事在西階之下復似賓不在有司中者但賓是士之屬吏內言私臣據已自辟除者言公有司者亦是士之屬吏命於其君者言賓在有司中者諸士此獻者之中選以爲賓又選爲衆賓以下若在門外時同在門西東面北上及其入爲賓及衆賓者適西階以俟行事公有司不選爲賓者門西北面私臣不選爲賓門東北面門外不列者以其未有事入門而列者爲將行事公有司門西私臣門東二者皆無事故經不見記人乃辨之見其與於獻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賓有司之內不嫌不助祭今特宿之者將使爲賓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鼏爲密〔疏〕注厥其至爲密。釋曰自此盡主人拜送論祭前一日之夕視濯與視牲之事云門外北面當門也者以其經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也下篇少牢陳鼎在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疏〕棜在至東首。注順猶至腊也。釋曰下篇云少牢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方退不言獸少牢五鼎明有獸可知不言之者已有二牲畧其小者故不言之也案士虞記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鄭注云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此亦其西北首東足與彼文同彼云變吉者彼牲云北首西上明腊亦北首可知此實獸棜上東首不與牲相統故云變吉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者鄭舉漢法以曉古諸禮禮記及此儀禮而言棜者以無足解之云獸腊也者特牲鼎有豕魚腊案周禮腊人鄭注云小物全乾爲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疏〕注其西至其生。釋曰豕不可牽之縛其足陳於門外首北出棜東其足寢其左以其周人尚右將祭故也云牲不用棜以其生者對腊死用棜而言之）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西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疏〕注東房至南耳。釋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若言房則東房矣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不言東又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亦不言東如此之類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故不言東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故云東房也夾室半以南爲之以壁外相望則當夾北也又與少牢籩豆所陳相反少牢近於西方此經則房中之東也言當夾北者以其夾室在房近南東故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也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相此在西堂在西相故云西夾之前近南也）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初筮位也）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疏〕注不象至不在。釋曰云不象如初者此決上經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筮位今賓及衆賓者即是前者有司羣吏執事當言如初不言者以宰前筮時在門東贊主人辭今宰在門西同行又宗人祝離位賓西北東面南上異於筮位時故不言如初也）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疏〕注事彌至位彌異。釋曰云事彌至者謂祭事彌至位彌異者謂宗人祝近門離本位故云位彌異）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疏〕注衆賓至禮也。釋曰云旅之得備禮者謂衆賓無問多少揔三拜之旅衆也衆賓共得三拜故云旅之也衆賓再拜者士賤衆賓得備禮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一拜注云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經云皆荅一拜明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荅拜以其純臣故也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公故也此士賓莫問多少皆得一時再拜者以其士賤衆賓得備禮故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爲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疏〕主人至濯具。注濯溉至几席。釋曰云不言敦鉶者省文也者決上文初饌時云豆籩鉶在東方明敦及鉶亦視可知文不言者省文故也上陳時經有几席鄭注所以不并言几席省文者經言告濯具几席不在濯內故不得云几席爲省文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經云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則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賓在西亦欲聞之故也所以不正面告者爲主人告故也云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者凡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几席不在洗內故直告濯具不言絜嫌通几席亦在洗濯之限此決下經門外舉鼎鼏云告絜）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今文復爲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疏〕注充猶至聲氣。釋曰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者此無正文經云作是動作之言故知以策動作豕云視聲氣者案禮記內則周禮庖人唯云豕望視而交睫腥不云豕之聲氣而鄭云視聲氣者但祭祀之牲當充盛肥若聲氣不和即是疾病不堪祭祀故云視聲氣也）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備具）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疏〕請期曰羹飪。注肉謂至有司。釋曰案少牢云宗人曰旦明行事此不云旦明行事而云羹飪者彼大夫尊有君道可以豫勞賓故云時節此士卑無君道故不云旦明而云羹飪是以鄭云重豫勞賓羹飪乃來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此案少牢云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上文門外賓位在門西東面今既得期鄉西在賓南北面告賓與有司使知祭日當來也）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疏〕夙興至側殺。注夙早至牲也。釋曰自此盡於中庭論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及行位之事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案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注云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是也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明亦有著玄端者是以下記人辨之云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鄭注云與主人同服是有同服者有著朝服者故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也云側殺殺一牲也者案少牢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皆主人不視殺案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刲羊擊豕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君子弗身爵也者據凡常非祭祀天子尊于郊射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親殺之側殺殺一牲者案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以其無玄酒是以少牢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疏〕注炊黍至作饎。釋曰知宗婦爲之者以經言主婦視饎爨明主婦自爲也是以下記云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鄭以祭饎爨用黍而已是宗婦爲之可知也云爨竈也者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之竈故論語王孫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是孔子時爲竈也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者以其爲爨不可正在堂下當逼西壁爲之故云堂之西下近西壁也又知南齊于坫者案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在東西堂下皆齊於坫可知又鄭下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是也案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於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爨既在門外不見主婦有視文主婦未知視之以否主婦視饎爨猶主人視殺牲故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鄭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如饎之時兼視之可知云周禮作饎者所）

（謂故書者或作鬻也）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主。（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疏〕（注亨煮至釜鬵。釋曰知用鑊者下少牢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用鑊也）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也）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疏〕（注戶東至在左。釋曰知戶東是室戶東者若據房戶東西則舉東房而言今直云戶東故知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者左爲上尊今云玄酒在西故云尚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疏〕（注如初至反之。釋曰經云實豆籩者豫取豆籩實之又言陳于房中如初者明既而反之可知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疏〕（執事至北上。注執事至於神。釋曰鄭知經執事之俎祝主人主婦亦存焉者見士虞記祝俎陳於階間敦東彼虞不致爵故見主人主婦俎明此吉祭有致爵主人主婦陳於階間可知以主婦亦是執事之人也若然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別爲儐尸正祭無致爵故主人主婦無俎儐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下大夫不儐尸者亦於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云不升鼎者異於神者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鼎在門外不入而言陳於階閒二列故知不升鼎）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古文用爲于）〔疏〕（注盛黍稷者宗婦也。釋曰知盛黍稷是宗婦者以其黍稷是宗婦所主故知也）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疏〕（尸盥至之右。注設盥至左右。釋曰云不揮者揮振去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是以僖二十三年左氏傳云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是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東謂門東據向內爲右故鄭云統於門東西上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者欲明門內據鄉內以入爲右者也）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疏〕（注爲神至接神。釋曰案上視濯時云宗人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南上鄭注云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敷神席故鄭云至此使祝接神故也）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疏〕（主婦至南面。注主婦至於姑。釋曰云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謂姑老不堪祭祀故姑存猶使之主祭祀也云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是也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者謂此宵衣是綅綺之屬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其士喪禮有褖衣與士冠玄端爲一玄端黑是男子褖衣亦黑則此婦人宵衣亦黑可知其玄則黑之類也故鄭引玉藻君子狐青裘玄宵衣以裼之證婦人玄宵衣亦黑也云其繒本名宵者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糸省聲但詩及禮記儀禮皆作宵字故鄭云其繒本名曰宵故引詩及禮記爲證引詩者直取字爲證引記謂禮記玉藻非直取證字爲宵亦以證婦人宵衣爲玄也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對男子助祭祝佐食等與主人服異也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鬄衣移袂與主婦同其餘雖不移袂同亦宵衣可知依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皆不同者人君尊卑差等大夫士卑服窮則同也引內則者彼舅沒時年七十以上姑雖有年六十已上而當傳之家事故子之妻代姑祭雖代姑每事必請於姑引之者證經主婦而含姑未老自爲主婦姑老則子妻爲主婦也）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疏〕（佐食至中庭。注佐食至之西。釋曰案下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據此而言則此經謂無事時也云立于宗人之西者案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注引既夕禮云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經又云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此特牲吉禮主人行事由阼階宗人亦在阼階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於中庭明在宗人之西可知）

儀禮注疏卷四十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於五禮屬吉禮（集釋挍云此條有脫譌釋文引鄭云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廟之禮又疏云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之士者似釋文所引乃鄭目錄本文此云非天子之士及而字皆疏內字訛入注文十五禮屬吉禮下又脫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凡十四字。按釋文廟字誤當從疏作禰）

特牲饋食之禮

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今文諏皆爲詛（下六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通解無按釋文摘爲詛二字）

食道是生人飲食之道（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生字）

耳云祭祀自孰始者（毛本耳作且要義作耳屬上句）

欲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食要義作孰）

吾不與祭如不祭（要義同毛本無如不祭三字）

諸侯礿則不禘（要義同毛本礿作祠。按王制作礿）

常事不書（要義同毛本常作嘗。按公羊作常）

及筮日

諸侯日視朝之服（毛本日作曰浦鏜云日誤曰）

云門謂廟門（陳閩同毛本謂作爲）

士冠禮云（陳閩同毛本士作是。按士字是）

爲冠禮筮（毛本爲作而。按此本是）

席于門中

古文闑作槷（文徐陳集釋通解俱作文毛本作人槷徐本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槷毛本作槷）

筮人取筮于西塾

神既爲生成之神（通解同毛本下神字作人）

圓而神非（通解同毛本非字在神上。按非字屬下句是也）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祖字也（浦鏜改祖爲且非是說見下）

贊命之事（通解同毛本事作辭陳本誤作辛）

泱士冠禮（毛本泱作法）

據吉祭而言（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祭字。按通解是也）

此與彼文同（毛本彼誤作本）

伯某且字也（要義無伯字且此本要義俱作且下同毛本且作祖陳本此句誤作但下句亦作且）段玉裁云特牲祖字少牢且字皆不誤且之言薦也薦其字也賈疏分別此稱祖字少牢稱且字之指而刻本疏內誤且爲祖致學者不能讀浦鏜之說二篇互訛。按凡言且字者皆謂二十字非謂五十字也少牢疏言之甚明少牢云伯某某在伯下是二十字也此云某子某在子上是五十字也故少牢爲且字此爲祖字

筮者許諾

與士不同（通解同毛本與作於。按與字是）

筮者還

以其屬之長幼（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屬俱作年）

若不吉

又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曰字毛本作日下同通解此句作日下兩句仍誤作日）

前期三日之朝

上則宿賓與視濯別日（上陳閩俱作士）

宿尸云乃乃是綏辭（毛本不重乃字）

二者既同日（毛本無既字）

今又筮其子爲尸（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又作有）

朝事延尸於戶外（要義同毛本延作筵）

乃宿尸

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上六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疏合通解無）

疊之不從古文（要義同毛本疊作曡）

謂一部之內（通解要義同毛本部作布）

主人肅客而入（毛本肅誤作速）

是以鄭汎云或也（通解要義同毛本汎作況○按汎字是）

主人立于戶外門外

此中北面（要義同毛本通解監本無中字）

尸如主人服

以其大夫尊於恩有君道（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於恩二字）

主人再拜

故云尊尸（要義同毛本通解故云作今此）

尸乃拜許（要義同毛本通解無許字）不得擯辭託（得當作待）

宗人擯辭如初

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下四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通解併無也字）

宿賓

諸士此獻者之中（士要義作在通解作士刪下五字）

記人乃辨之（人陳本通解要義俱作人毛本作久辨通解要義俱作辨毛本作辦）

厥明夕

下篇少牢陳鼎在門東（鼎陳本通解要義俱作鼎是也毛本誤作鼏）

楸在其南

如今大木轝矣（轝宋本釋文作輿）

下篇云少牢（要義同毛本通解無云字）

少牢五鼎（鼎陳本通解要義俱作鼎是也毛本作鼏）

特牲鼎（要義同毛本通解牲下有三字）

有豕魚腊（有通解作言）

設洗于阼階東南

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張氏曰疏無室字此篇末注云東堂東夾之前聘禮經曰西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箱東夾之前覲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士喪禮注曰襲經于序東東夾前亦不帶室字從疏○按夾室古祇稱夾顧命云東夾西夾無室字至雜記釁廟始稱夾室）

當夾北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北作之○按北字是）

夾室前堂謂之相（通解要義同毛本堂作當相作廂下同○按堂是也）

賓及衆賓

不象如初者（象集釋楊氏俱作蒙張氏曰疏象字于既夕禮作蒙從既夕禮）

以宰在（徐本集釋楊氏同通解毛本宰作賓）

注不象至不在（按此象字當作蒙下同）

主人再拜賓荅再拜（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荅再二字倒）

以其純臣故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臣字）

衆賓得備禮故也（要義同毛本備作致○按備是也）

宗人升自西階

決上文初饌時云（陳本通解同毛本上誤作下）

文不言者（毛本文作經監本同通解無○按經是也）

凡洗濯當告絜（通解同毛本無凡字）

故直告濯具（陳閩通解同毛本告作言）

亦在洗濯之限（通解同毛本無在字）

賓出

爲視牲也今文復爲反（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

宗人視牲告充

周禮庖人唯云（毛本唯作職○按唯字是）

而鄭云（毛本鄭誤作正）

請期

而日肉熟也（徐本同集釋通解毛本監本日俱作曰按曰是）

告賓與有司（通解同毛本重賓字）

夙興○立于門外東方南面（方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方毛本作房）

緇韠者（毛本韠誤作之）

是以下記人辨之（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辨作辯）

司士繫豕（繫要義作擊下同按疏內繫字凡三見通解祇載最後一條亦作擊○按少牢作司士擊豕）

君子弗身翦也者（毛本翦作踐○按玉藻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故賈氏即改作翦○按翦是也）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南齊于坫（釋文楊氏俱無于字按疏有）

又知南齊于坫者（要義同毛本無者字通解自者字起至皆齊于坫並刪）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要義同毛本甑作甑○按作甑與少牢文合）

兼視之可知（要義同毛本視作事）

亨于門外東方

溉之釜鬵（張氏曰釋文溉作摡古愛反從釋文○按今本釋文仍作溉）

尊于戶東

若據房戶東西（毛本戶誤作中）

事酒在東（毛本事誤作尊）

唯君面尊（毛本通解面作西）

實豆籩鉶

經云實豆籩者（者下此本空一字按空處疑是明字）

執事之俎

故見主人主婦俎（要義同毛本通解故下有不字）

以三獻禮成（三獻二字通解要義同毛本作獻三）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萑唐石經初刻作雚）

尸盥匜水

東謂門東（通解同毛本謂作爲）

欲明門内據鄉内以入爲右者也（閩本同毛本右者作左右）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爲神敷席也（陸氏曰敷音孚本又作鋪普禾反後同）

至此使祝接神（徐葛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祝作親）

東面南上（通解同毛本面作西）

至此使祝接神故也（毛本無故字）

主婦纚笄宵衣〇南面（毛本南誤作東）

此衣染之以黑（此徐本作比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此張氏曰諸本比作此從諸本）

狐青裘（通解要義同毛本裘下有豹褎二字）

從絲省（省當作肖）

亦髲鬄衣移袂（髲通解作髲要義毛本誤作髮移毛本作侈通解要義俱作移下同。按少牢作衣侈釋文云侈本又作移疑移乃移之誤）

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下字）

證經主婦而含姑（要義同毛本含作舍）

未老自爲主婦（毛本未作夫要義作未。按疏意經言主婦兼姑與子妻言之故曰證經主婦而含姑也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謂傳家事也祭祀猶自主之是舅未没則姑未老舅爲主人姑爲主婦舅没則姑老子爲主人子妻爲主婦）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卽位于西方（陳閩俱無方字）

升自西階東面（要義同毛本升作外。按既夕作升）

主人行事由阼階（要義同毛本無由字通解由誤作面）

宗人亦在阼階階南擯（要義同毛本通解階字不重）

儀禮注疏卷四十四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四十五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内。（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疏〕（主人至戶内。注祝先至南面。釋曰自此盡稽首論主人主婦及祝與佐食陳設陰厭之事云主人從西面于戶内注引少牢者證主人戶内西面其時祝北墉下南面之事以其未有祝行事之法直監納祭而已下文乃云祝在左爲孝子釋辭乃有事也）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主婦盥盥於内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疏〕（注及與至用兔。釋曰鼎在門外北上東爲右人西爲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卑入時在鼎後又盡載牲體於俎又設俎于神坐之前主人升乃以東爲主今在堂下主人在右故云統於東也云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者以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义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义何哉此無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义自此純吉用棘心义）〔疏〕（宗人至南面。注畢狀至心义。釋曰云畢狀如义者下引舊說有他神物惡桑义之言故以义而言云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者案詩云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义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知義然者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是導之也又知既錯义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者以經云當阼階南面明鄉主人執事臨匕備失脫可知也云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者案下記云棘心匕刻是也知畢亦棘心者以雜記匕畢同用桑據喪祭今吉祭匕用棘心則畢亦棘心也云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义舊說如此又引少牢士虞已下破舊說之意也云此無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者揔解士虞少牢二禮云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者大夫尊主人不親舉云虞喪祭祭也主人未執事者對吉祭主人執事有畢彼無也云祔練祥執事用桑义者以其虞時主人不執事則祔已執事執事用桑义則雜記所云是也云自此純吉用棘心义者除祥後則禫月及吉祭用棘心也案易震卦彖辭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鄭注云雷發聲於百里古者諸侯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國内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人君於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若然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疏〕（注贊者至北面。釋曰云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者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匕皆加于鼎東枋則此加匕於鼎東柄可知云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知者以其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是以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是也）乃枇。（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

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爲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古文鼏皆作密）〔疏〕（注肵謂至作密。釋曰知肵謂心舌者下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是也引郊特牲者見敬有所俎送于尸前）

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疏〕（注卒已至加焉。釋曰主人匕牲體宗人以畢助之主人匕事訖加之於鼎則宗人既事亦加於鼎可知）

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疏〕（注入設至以正。釋曰知載入設俎者以其經卒載下即云入設不見別人明是載者設之可知云腊特饌要方也者案經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疏〕（注宗婦至菜也。釋曰案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祭祀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若然案少牢佐食贊鉶宗婦不贊鉶此不以佐食決之而并云宗婦者此決有司徹故有司徹云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又下至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皆是也）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酌奠奠其爵觶也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疏〕（注酌奠至奠之。釋曰引少牢者案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佐食啓會乃奠者彼大夫禮與此士禮相變是以與此奠乃啓會異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疏〕（注稽首至尚饗。釋曰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疏〕（祝迎尸于門外。注尸自至尸次。釋曰自此盡反黍稷于其所論陰厭後迎尸于正祭之事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者下注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故也云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者凡平賓客皆在門西主人出門左西面拜今此經直云迎尸於門外不言祝拜尸荅拜是祝出就次尸乃出次迎之而入門是不敢與尊者爲禮引）

（周禮者證門外張尸次之事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疏〕（注主人至爲厭○釋曰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者案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此士禮雖無君道亦尊尸主人不迎迎之尊不成不迎之則成尸之道尊也云尸所祭者之孫也者禮記云孫爲王父尸是也云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者以其祭祖兄弟來助祭故知宗子小宗大宗五宗皆然書傳云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也云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者禮記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注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是其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也云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有出廟門主人有君是是厭臣之義故不迎也）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疏〕（注侍盥至門左○釋曰引少牢者見上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槃匜巾等鄉門右就尸之義也）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疏〕（尸至至人從○注延進至人從○釋曰云在後詔侑曰延者案士虞禮尸謖祝前鄉尸鄭注云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彼祝居尸前道之此則在尸後詔之故云延也云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彼注武無也祝詔侑尸無常謂若檀弓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今祝延尸道尸亦無常也引少牢者見祝從尸主人又從祝入之事）

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妥安坐也）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强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疏〕（尸荅至如初○注饗勸至薦之○釋曰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者但喪祭稱哀吉祭稱孝故士虞記卒哭饗尸辭曰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此既吉祭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以其改哀云孝故曰宜云也引舊說者證圭爲絜明之義也）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㨎醢者染於醢）〔疏〕（祝命至豆閒○注命詔至於醢○釋曰云挼祭神食也者鄉者設饌未迎尸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外席而挼祭祭說當食神餘引周禮而云墮與挼讀同則二字通用云今文改挼皆爲綏不從今文引古文者欲見挼下有祭無醢故疊之而不從也云㨎醢者染於醢從經爲正也）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疏〕（注肺祭至享之○釋曰知肺祭是刌肺也者下記刌肺三鄭注爲尸主人主婦祭明是刌肺非舉肺也）

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絜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注鉶肉至能亨○釋曰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此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是也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故云肉味有菜和者引曲禮者證鉶羹有五味調和不合絜調之義故告旨若大羹不調以鹽菜無絜調之理也）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湆于醢北。（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疏〕（設大羹湆于醢北○注大羹至爲汁○釋曰云醢北者爲薦左案公食大夫昏禮大羹湆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士虞禮大羹湆設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不忍異於生故也云不和貴其質者案桓二年左氏傳云大羹不和以鹽菜是貴其質也云不爲神者陰厭時未設尸來始設爲尸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不挼祭無大羹湆胾從獻有尸即有大羹湆從獻縱有亦不祭不嚌是不爲神爲尸非盛者也引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者證迎尸後乃從獻來也）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疏〕（乃食食舉○注舉言至連肉○釋曰乃食謂食肺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曰因名體爲舉凡牲體或七或二十七皆據骨節而言今言食不可空食骨以體皆連肉也）

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疏〕（注肵俎至其先○釋曰云肵俎主於尸者以其入後乃設之故知主於尸主人親進者敬尸故也前神俎使載者設之者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先故也）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疏〕（注幹長至牲同○釋曰云長脅文出下記也云獸腊其體數與牲同同知者亦見下記云腊如牲骨是也）

尸實舉于菹豆。（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眾也眾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縪也）〔疏〕（注庶眾至縪也○釋曰案公食大夫云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注云先設醢縪之次也此四豆有醢則不得先設非縪之次故也又復一醢不得與胾炙相對相對之法炙在南醢在北胾在北醢南如此見得縪故少牢云韭菹醢葵菹蠃醢韭菹在南葵菹在北注云葵菹在北縪又云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云四豆亦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此皆有醢亦得縪者以其四豆胾醢具相對故鄭皆云縪也）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縪而前終始之次也）〔疏〕（注不復至次也○釋曰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縪而前終始之次也者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即卻也後舉骼即下縪也終舉肩即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云終始之次也）

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讀然）〔疏〕（注佐食至讀然○釋曰云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知者案下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以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脊脅各一骨在前腳三節後腳二節各舉其一訖前腳舉肩訖宜次盛臂後腳舉骼訖宜次盛肫前後各一節以歸脡脊以其次正脊故也前腳唯有臑在并脊脊各一骨爲三也）

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疏〕（注尸授至菹豆○釋曰經直云肺脊加于肵俎鄭知尸不自加而授與佐食佐食受而加之者約少牢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鄭注云受者尸授之也是云肺脊初在菹豆者上文云尸實舉于菹豆是也）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畧者今文酳皆爲酌）〔疏〕（主人至酳尸○注酳猶至爲酌○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主人獻尸及祝佐食之事知是獻尸者下有主婦洗爵獻尸并賓長獻尸故知此是主人酳尸也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者此決少牢云主人降洗爵酌酒乃酳尸用爵不用角也云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畧者既辟大夫不用爵次當用觚而用角者因無臣助祭父子相養之道而用角者父子是質角加人事畧得用功少故也）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疏〕（尸拜至肝從○注肝肝至無長○釋曰此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此亦不言者文不具也）

尸左執角。右取肝。㨎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尸親醋相報之義古文醋作酢）〔疏〕（注醋報至作酢○釋曰云祝酌不洗者尸當酢主人宜親洗爵酌酒不親洗酌尸尊故也授代酌由祝代酌故不洗也）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爲挼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疏〕（注退者至作挼○釋曰云挼祭亦使祭尸食也者前祝命尸挼祭祭神食今命主人祭尸食亦如尸祭神食故云亦也云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者亦如上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相似故云亦也）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

酒。進聽嘏。（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佐食至主人○注獨用至有焉○釋曰案少牢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但少牢不親嘏者大夫尸尊又大夫禮文此親嘏者士尸卑禮質故也云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者案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云獨用黍者食之主者案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是以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喪禮士沐稻諸侯之士鄭注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是黍爲穀之貴也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古文挂作卦）〔疏〕注詩猶至作卦○釋曰云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但右手執角左手挂袪以小指不于左手言便卒角者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故云便卒角也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疏〕主人至籩受○注變黍至成功○釋曰案少牢云主人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此大夫尊不似有入房直見大夫出宰夫以籩受此主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以其士賤故也云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者以黍者五穀之名非農力成功之稱故以黍爲嗇欲其重稼嗇故少牢鄭注云收斂曰嗇是用農力之言也

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疏〕注行神至設俎○釋曰此汝佐食以佐食接尸故後獻之祝接神先獻之云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知者前獻尸時菹醢主婦設之亞獻及致爵於主人籩豆亦皆主婦設之則此設菹醢亦主婦可知又知佐食設俎約少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故此亦佐食設俎可知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疏〕祝左至復位○釋曰云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者案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鄭注云執事謂有司以佐食亦在有司內者下記云佐食俎觳折脊脅也又下經賓長獻節鄭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鬻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于兩階之間西

（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於賓尸時佐食無俎也）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疏〕注亞次至簡耳○釋曰自此盡以爵入于房論主婦獻尸祝及佐食之事云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者此決少牢主婦亞獻尸時夾拜此士妻下之故云儀簡耳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疏〕注北面至西面○釋曰案少牢云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鄭注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夾拜也又云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是也若大夫妻貴辟人君夫人士妻賤不嫌得與人君夫人同也

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疏〕注兩籩至在西○釋曰知者案下記云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是也知棗在西者依士虞禮云主婦亞獻尸時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鄭云尚棗棗美故知也

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棗栗之祭也其祭之亦於豆祭）〔疏〕注其祭之亦於豆祭○釋曰知者見上經尸挼祭時云若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言其處明亦祭於豆閒今此祝贊籩祭之亦不言其處亦祭於豆閒可知又案有司徹云尸取韭菹擩于豆祭于豆閒又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籩豆同祭於豆閒也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炙肉也）〔疏〕注燔炙肉也○釋曰云反之者謂反燔于長兄弟

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者俟後事也）〔疏〕注出者俟後事也○釋曰云俟後事者謂俟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于祝知者約上文主人獻尸云賓長以肝從至獻祝時但云以肝從不言其人明亦賓長可知此下文主婦至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明獻祝時亦長兄弟羞燔可知故鄭注云俟後事也

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儀。（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疏〕注尸酢至內子○釋曰云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者言此上則如之其異者不並取也謂主人受佐食挼自祭之此佐食錯挼于地主婦撫之而已是也云不易爵辟內子者以經云酢如主人儀上尸酢主人時不易爵故此主婦受酢亦不易爵可知男女不相襲爵所以今襲爵者辟內子是以少牢云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是其易爵也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撫挼祭示親祭佐食不挼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疏〕注撫挼至惠也○釋曰云佐食不挼而祭於地亦儀簡也者少牢大夫妻云上佐食挼祭主婦西面於主人之北受祭祭之此佐食祭於地主婦撫之而已故云亦儀簡云亦者亦前不夾拜也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疏〕注及佐至面也○釋曰此無正文以佐食北面拜受主婦不宜與佐食同面拜送又言如初明與主人同西面拜故鄭云拜主婦人之北西面與內子同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賓三至爵止○注初亞至待之○釋曰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云初亞獻也者知不初獻者以主婦亞獻承初獻後賓長又承亞獻後故知如亞獻不得如初獻也又面位及燔從皆如亞獻也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者謂尸得三獻而禮成言其實飲三爵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主人主婦各得一酢而已未得獻是神惠未均奠而待之者待主人主婦致爵乃均也案下文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止爵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止得一獻亦言均則不以爵數爲均直據得一獻則爲均也

席于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拜於北面也今文曰主婦洗酌爵）〔疏〕注主婦至酌爵○釋曰云主婦拜拜於北面也者約有司儐尸於堂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是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疏〕注初贊至面也○釋曰上主婦亞獻時但云宗婦執兩籩又云祝贊籩祭無豆此云贊豆如初明贊豆之時與贊籩同故得言如初知東面者以主人西面故知也

俎入設。（佐食設之）〔疏〕俎入設○注佐食設之○釋曰知佐食設之者見有司下大夫不儐尸者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佐食設俎彼室內行事與士禮畧同故鄭約之知佐食設之也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絶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爲絶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古文挩皆作說）〔疏〕注絶肺至作說○釋曰引少儀者彼注云提猶絶也不絶中央少許者引之證離肺長而不絶故須絶之云忖肺不挩手者以已斷絶取祭之不須以手絶之故不挩手也

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示均）〔疏〕注於席至示均○釋曰此決上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亦者亦上酒均於堂內

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

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不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爲受〔疏〕注主人至爲受○釋曰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者案上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不易爵鄭注云辟內子致爵于主人則易爵也若然案下記設洗篚在洗西實二爵鄭注云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此賓長所獻爵尸奠之未舉其篚唯有一爵得云易者上主婦亞獻洗爵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訖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之爵後主人致爵于主婦者是下篚之爵主婦飲訖實于房中之篚主人更取房內之爵以酌酢酢訖奠于下篚云主人更爵者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更鄭注下記云主婦當致者謂主人致爵於主婦則用下篚內爵也）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洗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疏〕注洗乃至爲受○釋曰此決上文賓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不洗今致于主人洗故決之也案下篇不儐尸洗爵致于主人注云以承佐食賤新之此云爲異事新之注不同者但爲異事異事則是承賤承賤後則事異言雖不同理則一也云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者謂如上主婦亞獻尸及祝皆燔從此言皆燔從如初故云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雖云如初則無肝從故經釋云燔從皆如初云凡獻佐食皆無從者謂主人主婦及賓長獻佐食皆無從故云凡鄭言此者以經獻祝及佐食洗爵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在獻佐食下嫌獻佐食亦然有燔從故鄭辯之若然佐食得獻與祝得獻同亦得如初但無從爲異云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者以上佐食得獻時不見有設薦俎之文下記云佐食於旅也齒於兄弟故佐食薦俎亦與兄弟同時設之也）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如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疏〕主人至初洗○注拜賓至拜者○釋曰自此盡實爵于篚論獻賓及衆賓之事也）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今文無洗〔疏〕賓辭至荅拜○注就賓至其位○釋曰云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者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如初賓非爲尊之所尊者謂尸也又賓是士家有司卑不得專階故就之使不得專階也對鄉飲酒鄉射得專階也云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者以其賓得在西階土北面以東爲右主人位在阼階故云統於其位鄭言此者主人就西階異於飲酒主人在右則與飲酒禮同以言主人常居右也）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畧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疏〕薦脯醢設折俎○注凡節

至設之○釋曰案下記云賓骼鄭云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也折骨而曰折俎明凡節解牲體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與臑折同名其折義則異彼折骨云不言其體畧云折俎非貴體也者案下記云賓骼骼是牲體此經云折俎者亦用骼非貴體故畧云折俎若然經尸俎祝佐食及主人主婦俎體皆不言之而鄭注獨云賓俎不言體者尸祝等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故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也云上賓骼衆賓儀者案下記唯云賓骼其衆賓已下皆殽脅不言儀者鄭見有司徹主人獻賓儀司士設俎羊骼一又云衆賓長拜受爵其脅體儀也注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是也云公有司設之者此即有司徹云司士設俎羊骼一衆賓脅體儀是也此下文云公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疏〕注主人至其意○釋曰云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者以其賓是士之有司之中以卑不敢與主人爲敵酢之是以主人酌以自酢達賓意故也若鄉飲酒鄉射賓皆親酢主人以其賓尊行敵禮故也）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疏〕注位如至之與○釋曰以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於西階上經云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又言位如初明復西階下東面位可知也）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篚。（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荅拜）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疏〕尊兩至如之○注爲酬至在下○釋曰自此盡揖復位論堂下設尊酬賓之事云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者決土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案司尊彝職四時之祭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少牢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大夫尊辟人君故也云兩壺皆酒優之者設尊之法皆有玄酒今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案玉藻云唯饗野人皆酒鄭云飲賤者不備禮與此注無玄酒爲優之異者此士之祭禮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先非賤者故以皆酒爲優之彼饗野人野人是賤者故以不備禮解之也云以先東方示惠由近者東方主人位西方賓位今先設東方乃設西方者見酒由主人來故云示惠由近爲始也引禮運者彼注澄爲沈齊酒是三酒所以飲諸臣證此壺尊亦飲在下者也）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

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疏〕注西面至東北○釋曰以經云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西面授賓北面荅拜明主人之得南過於賓故鄭以義言之云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也）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疏〕注奠酬至飲酒○釋曰以其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於左與生人相變故有司徹云二人舉觶酬尸侑侑奠觶于右鄭注云奠于右者不舉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是也此酬奠於薦左下文賓舉爲旅酬以其神惠故也言不可同飲酒者謂不可同於鄉飲酒故鄉飲酒記云將舉者於右奠者於左其義與此別此下文奠觶於薦南明將舉以初在北飲酒將舉奠於薦南便其復舉）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疏〕賓坐至復位○注還東至將舉○釋曰云揖復位者則初奠時少南於位可知云還東面者則初賓坐取觶薦東西面可知故鄭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也）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脅設于位私人爲之與〔疏〕主人至賓儀○注酬賓至之與○釋曰自此盡如衆賓儀論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事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以其獻賓之禮以酬副之乃禮成故冠禮云乃禮賓以一獻之禮鄭注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鄉飲酒獻及酬賓訖乃獻介又此文獻賓即酬賓乃獻兄弟故鄭注獻之禮成於酬也云亦有薦脅設于位者以經云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則長兄弟初受獻于阼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於阼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于下位皆當如賓儀鄭下注云設薦俎於其位者據執祭以降及其位而言也言亦者亦賓鄭必知有薦俎者見於下記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是也云私人爲之與者私人者即私臣下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也以賓薦公有司設之則兄弟薦俎私人可知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疏〕注獻卑至明矣○釋曰云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者以其上獻衆賓時雖不言洗此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明獻衆賓洗可知不言之者舉下以明上省文之義故也）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其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畧婦人者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疏〕洗獻至之儀○注內兄至受爵○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主人獻姊妹及宗婦之事云內賓宗婦也者此摠云內兄弟下記云內賓宗婦案彼注云內賓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也云其位在房中之尊北者案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也云不殊其長畧婦人者決上文獻賓於西階上獻兄弟於阼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故云畧之引有司徹者欲見此內賓受獻時亦南面拜受爵故下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

（荅拜言亦者亦前受獻時前雖無文約有司徹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辨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疏〕（注爵辨至荅拜○釋曰云爵辨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者對上賓與長兄弟不得獻衆賓衆兄弟偏主人先自酢也云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者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與男子同男子婦人衆賓以下皆無酢也）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疏〕（長兄至無從○注大夫至主婦○釋曰此一經論士三獻之外爲加獻尸之事云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唯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幷酢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在者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者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畧同三獻而祭禮成也是以多之者爲加若主人飲酒禮卿大夫三獻士唯一獻而已祭禮士與大夫同者攝盛葬與亦與[illegible]大夫同少牢五鼎又乘車建旜亦與卿大夫同也）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疏〕（衆賓至爵止○注尸爵至在庭○釋曰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是以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

儀禮疏卷第四十五（元缺第六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四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宗人執畢先入

宗人則執畢導之（導釋文作道云音導）

乂以畢臨匕載（乂徐本作乂與述注合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又匕釋文作朼張氏曰監本匕誤作上從諸本○按上字因匕而誤疏亦作匕唯釋文作朼張氏恪遵釋文而此不從朼何耶）

三尺刋其本與末（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三上有長字）

畢以御他神物（以徐葛集釋俱作以與述注合毛本以作似）

虞喪祭祭也（徐本同與述注合葛本集釋楊敖俱作虞喪祭也毛本作虞者祭也）

主人未執事（張氏曰監本未誤作求從諸本）

有捄天畢（捄陳閩監本俱作求天閩監俱誤作夫）

乂以畢臨（要義同通解毛本乂作又下同）

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陳閩通解同毛本畢作事）

備失脫也者（通解同毛本無失字）

棘心匕刻是也（通解同毛本匕作已○按作匕與記文合）

畢以御他神物（陳閩要義同毛本以作似閩本他誤作也）

舊說如此（要義同毛本如作知）

破舊說之意也（要義同毛本破作彼○按破是也）

云虞喪祭祭也（要義同毛本不重祭字）

則祔已執事執事用桑乂（要義同毛本已作以執事二字不重）

則雜記所云是也（要義同毛本是作事○按是是也）

贊者錯俎加匕

東柄（柄釋文集釋楊氏俱作枋敖氏作柄陸氏曰枋本亦作柄）

佐食升肵俎

肵謂心舌之俎也（肵下集釋敖氏俱有俎字）

實於牲鼎（通解要義同與記文合毛本無於字）

卒載加匕于鼎（毛本于誤作去）

主人升入復位

知載人設俎者（陳閩通解同毛本人作入）

豕俎入設於豆東（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俎字）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及兩鉶芼（唐石經重鉶字張氏曰監本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從諸本）

主婦洗于房中（要義同毛本洗下有爵字）

拜獻尸（要義同毛本拜作升○按有司徹是拜字）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毛本與誤作于）

祝洗酌奠○立于戶西南面（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無戶字）

遂命佐食佐食啓會乃奠者（通解要義同毛本佐食二字不重出）

主人再拜稽首

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也（陳閩監葛通解俱脫人字又神誤作主）

祝迎尸于門外

凡乎賓客（毛本乎誤作來）

主人降

疑於君（通解要義同毛本疑上有則字○按祭統有則字）

皆取於同姓之適孫（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於字○按祭統注有於字）

有出廟門（要義同通解毛本無有字○按有字疑當作者屬上句）

主人有君是是厥臣之義（通解毛本無是是二字要義是是作是君○按當云主人是君是有厥臣之義）

尸入門左北面盥

見上經陳盥在門右（通解同毛本上作士）

尸至于階

祝從主人升自阼階（毛本阼誤作祚）

尸荅拜

孝孫某主爲孝薦之饗（毛本主作圭嚴本作主張氏曰監本主作圭從監本○按少牢疏引此注爲下有而字）

以其改哀云孝（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云作爲）

祝命挼祭○右取菹㨎于醢（釋文無于字與注合按公食大夫擩于醢注云今文無于此經不叠今文古文是今古俱無于也又公食有于字故注但釋擩義云擩猶染也此經無于字故注補之云㨎醢者染於醢）

士虞禮古文曰（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士作古）

祝命佐食墮祭（墮集釋作隋下同張氏曰注曰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按釋文釋挼祭云音墮後隋祭挼祭皆放此後少牢饋食禮經曰隋祭爾敦按釋文亦作隋許規反下同注又曰挼讀爲墮按釋文音綏字注云隋亦放此有司注曰挼讀爲藏其墮之墮按釋文音綏字注云幷注挼及墮皆許恚反後放此然則三篇之墮皆隋字也與周禮守祧之文合至于士虞禮之墮祭與舉周禮之文釋文于彼自作墮並從釋文○按墮祭當槩作隋祭釋文字例雜糅張氏曲從之非是）

隋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下十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楊氏俱有通解無周學健云士虞禮尸取奠節疏引此注有○按士虞疏引此注挼祭作擩祭故有五字不同之說）

云今文改挼皆爲綏（要義同毛本綏作餒）

欲見㨎下有祭無醢（要義同毛本㨎作挼○按㨎卽擩之俗字挼祭㨎醢本屬兩事疏恐人誤涵故特辨之說文云擩染也周禮六曰擩祭然則挼祭之挼與㨎醢之㨎本俱作擩此節經文㨎醢注中挼祭宜皆改作擩）

故疊之而不從也（要義同毛本疊作壘）

云換醢者染於醢（毛本換誤作按於誤作欲按疏意擩祭之擩當爲挼擩醢之擩則爲擩未知果鄭意否）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

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集釋楊氏毛本同張氏曰注曰祭酒穀味之芳芳者按監本作芬芳從監本○按徐鍾亦俱作芬芬張氏所據之嚴本獨作芳芳）

告之美（美上楊氏有以字）

主人主婦祭（通解毛本婦下祭上有此經云肺四字）

祭鉶嘗之

不合絮調之義（通解毛本作絜者調和之義）

不調以鹽菜（毛本通解不上有則字）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黍唐石經初刻作稷）

設大羹湆于醢北

士虞禮大夫羹湆（陳閩通解俱無夫字要義有）

佐食舉幹

云長脅（陳閩監本同毛本通解云下有幹字）

文出下記也云（毛本也作下通解無）

佐食羞庶羞四豆

膷以東（毛本通解膷誤作腳）

臐膮牛炙（通解同毛本臐作纁○按公食大夫禮作臐）

醢南（毛本通解醢下有在字）

葵菹在北（毛本通解北下有綪字）

故鄭皆云綪也（鄭下衍云字通解併無皆字）

舉骼及獸魚如初（毛本骼誤作酪）

佐食盛肵俎（肵徐本作所誤）

有云若干個者（徐本集釋俱有云字通解毛本無集釋無者字）

牲腊（牲閩本誤作特）

今尸舉正脊一骨也（陳閩通解同毛本尸作以○按尸是）

及骼脊脅各一骨在（陳閩通解骼下俱有肩則二字各下俱有有字）

舉肺脊

肺脊初在俎豆（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俎俱作菹張氏曰注曰肺脊初在俎豆按疏作菹豆經上文云尸實舉于菹豆注云舉謂肺脊今自菹豆加于肵俎也從疏○按此本述注作菹標目仍作俎毛本則與此相反要以菹爲正）

授之也是（當作授之是也）

云肺脊初在菹豆者（毛本菹作俎通解作菹下菹豆同按菹是也）

主人洗角

謂之酳者（徐本集釋楊氏同通解謂之作云）

又欲頤衍養樂之（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欲作却）

今文酳皆爲酌（錢大昕曰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酳爲酌特牲注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

故知此是主人酳尸也（浦鏜云酳當獻字誤）

加人事略者（此本通解加上俱重角字毛本不重）

尸拜受

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上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案古文徐本誤作古又嚴鍾俱不誤）

通解此節無注

肝亦縮進末（陳本通解同毛本末作未）

祝酌授尸

尊尸也尸親醋相報之義（下七字毛本脫徐本集釋楊氏俱有通解無）

主人拜受角○佐食授挼祭（張氏曰注云妥亦當爲挼又云今文或皆改妥作挼則經文挼蓋妥字也從注○按士虞疏所舉五字獨不及妥大抵挼擩綏妥四字古今文既參差不一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

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爲挼（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楊氏作受亦當爲挼通解無）

佐食挼之挼祭（挼徐本作受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挼）

今文或皆改妥作挼（毛本作古文挼作綏徐本集釋俱作今文或皆改妥作挼與此本標目合）

通解無

亦如上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陳本通解同毛本授作挼）

佐食摶黍授祝

宜稼于田（通解同毛本稼誤作嫁○按少牢作稼是也）

天子沐黍（要義同毛本無沐字○按有沐字與喪大記注合）

主人左執角

季小也（小釋文作少云詩召反下同○按要義載注亦作少載疏仍作小）

嚌之古文挂作卦（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要義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通解無）

但右手執角左手挂祛以小指（陳閩要義同毛本右左互倒監本俱作左）

不干左手（干陳閩監本通解俱作于）

主人出

此大夫尊（毛本尊誤作爭）

不似有入房（當作不自入房）

收斂曰嗇（毛本收作秋○按少牢注作收）

主人酌獻祝

此汝佐食（毛本汝作女○按此句疑有譌脫浦鏜改女爲先亦未是）

祝左執角

佐食俎觳折脊脅也（觳陳閩俱作獻○按獻字非也下記文作觳）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毛本酌誤作祝）

祝贊籩祭

若平取菹換于醢（浦鏜云右手誤若平經無手字）

酢如主人儀

自祝酌至尸拜送（酌要義作獻）

云不易爵辟內子者（爵辟二字毛本誤倒）

賓三獻如初

三獻禮成（集釋無此四字）

席於戶內

爲主人鋪之（按前經祝筵几於室中注云爲神敷席也陸氏曰本又作鋪後同然則此鋪釋文亦作敷）

俎入設

時佐食設俎（毛本時作待陳本通解俱作時屬上句）

主人左執爵祭薦

扐肺不挩手（集釋同毛本扐作忖）

云忖肺不捝手者（毛本捝作扟陳閩通解俱作捝按捝字是）

以巳斷絶（毛本以下有其先二字通解同毛本）

肵從

示均（示徐本楊氏俱作示與此本標目合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亦盧文弨云示非疏甚明）

主婦出反于房

古文更爲受（徐本集釋同毛本古文更作今文按）

上主婦亞獻洗爵洗爵于房中（要義同毛本通解洗爵二字不重出）

則用下篚內爵也（內下陳閩通解俱有之字）

三獻作止爵

賓入戶北面曰（徐陳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戶作尸）

尸卒爵酢酌獻洗及佐食（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敖毛本洗俱作祝張氏曰經曰獻洗及佐食巾箱本洗作況監本作祝從監本）○復位（毛本復誤作二）

亦不承婦人爵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下十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此本標目合通解無）

尸及祝皆燔從此言皆燔從如初（毛本無此言皆燔從五字）

主人降阼階

如初如視濯時（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無下如字）

賓辭洗

統於其位今文無洗（下四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按疏標目無）

薦脯醢

公有司在門西（通解同毛本無公字）

賓左執爵祭豆（左唐石經作佐誤）

以其賓尊行敵禮故也（毛本敵禮誤作二干）

主人坐祭卒爵拜

今受獻於西階上（通解同毛本今作令）

尊兩壺於阼階東

皆有元酒（通解要義同毛本元作大）

故云示惠由近爲始也（毛本爲誤作二）

主人奠觶拜

明主人之得南過於賓（毛本通解之作不）

主人奠觶于薦北

生人飲酒左不舉（毛本生作主陳本通解要義俱作生下同）

侑奠觶於右（奠上通解要義俱重侑字毛本不重○按依有司徹奠上當有侑字）

主人洗爵

論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事（毛本衆誤作長）

洗獻衆兄弟（毛本無衆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有石經考文提要云疏述經明有衆字）

此言如衆賓儀（儀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儀與疏合毛本作獻）

則如獻衆賓洗明矣（如集釋作知按作知是也觀疏自明疏述注亦誤作如字通解無獻字）

以其上獻衆賓時（通解同毛本上作士）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

其位在房中之尊北（徐本集釋楊敖同通解毛本無其字）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毛本墉作牖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墉○按當作墉）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

并酢四爵（酢要義作酬）

天子大祫十有二獻（要義同毛本通解二作三）

祭禮士與大夫同者（與通解要義俱作與下同毛本作於）

衆賓長爲加爵

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於在二字倒）

儀禮疏卷第四十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疏〕嗣舉至稽首○注嗣主至諸侯○釋曰自此盡出復位論嗣子飲奠酌獻之事云嗣主人將爲後者不言適而言將爲後者欲見無長適立庶子及同宗爲後皆是故汎言將爲後也云舉猶飲也者非謂訓舉爲飲直是嗣子舉而飲之耳云將傳重累之者謂將使爲嗣牽累崇敬承重祭祀之事是以使飲之而獻也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者案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今案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故此注云辟諸侯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有嗣子舉奠之事也奠者即上文祝酌奠奠於鉶南是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鄭注云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之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彼鄭注意亦引此特牲祝酌奠于鉶南也）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疏〕尸執至拜焉○注食肝至爲復○釋曰直言受肝明有鹽是以下記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是也云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者食之當盡以其食若不盡直云嚌之而已此經云食肝明不敢餘也）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之者荅其欲酢巳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疏〕舉奠至復位○注啐之至西階○釋曰云啐之者荅其欲酢巳也者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啐酒洗爵即酢主人此嗣子獻尸尸啐之亦欲酢巳故啐之其實無酢也云嗣齒於子姓者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今嗣亦孫之流故齒之也云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者案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是以雖嗣子亦宜升降自西階適子孫不升阼階故於此揔言凡也）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疏〕兄弟至賓儀○注弟子後生○釋曰自此盡乃羞論弟子舉觶將行旅酬之事云如主人酬賓儀者謂如上文主人酬賓就其階同北面並拜乃飲卒爵拜洗酌乃西面賓北面拜位故言如此亦然弟子洗觶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荅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若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長在左弟子自飲訖升酌降長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鄭注云拜受荅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此不儐尸則拜送皆北面可知也弟子後生者此即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是也）宗人告祭脀。（脀俎也所告者衆賓衆兄

（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疏〕注胥俎至可知○釋曰云告祭胥者謂告衆賓之等知無長賓者以其初得獻時即祭肺於階上此獻時乃設薦俎于其位故此無長賓也上又下長兄弟如賓儀則亦獻時祭可知故云宗人所告告衆賓衆兄弟內賓也云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者得獻時乃薦于堂下及房內之位云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者案上文加爵致爵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告之祭使成禮是再殺故云又殺也云其祭皆離肺者已於記交解之也云不言祭豆可知者以衆賓言薦俎從設言薦即豆也故云不言祭豆可知）乃羞。（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疏〕乃羞○注羞庶至內羞○釋曰知羞非薦羞者上文受獻時皆設薦俎於其位故知此羞乃是庶羞非薦羞也云下尸胾醢豆而已者上爲尸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鄭注四豆膮炙胾醢此祝以下薦羞降于尸當去膮炙故云胾醢豆而已云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者言自祝下及內賓及衆賓兄弟皆在可知又下記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則內賓亦及之是以少牢下篇云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不儐尸亦云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是也若然少牢與有司徹儐尸與不儐尸庶羞與房中羞皆與尸佐食及祝主人主婦皆同時羞之者彼上下大夫禮尊故得與尸同時羞此士禮卑故不得與尸同也云內羞者以其尸尊尚無內羞況祝卑故無內羞也）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薦南奠觶〔疏〕賓坐至在右○注薦南奠觶○釋曰自此盡實觶于篚論行旅酬之閒作止爵之事但此特牲之禮堂下行旅酬無筭爵並在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上大夫儐尸與旅酬不與無筭爵之事故別使二人舉觶於尸侑尸侑得舉爲旅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儐尸在堂禮殺故也若下大夫不儐尸者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筭爵於堂下而已尸則不與之所以下大夫無旅酬直有無筭爵者以其禮尸於室中辟國君堂下不設尊故無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以其堂上與神靈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屈之此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筭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爲加爵禮尸於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上大夫及士之祭禮旅酬行無筭爵或行或不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鄉飲酒賓酬主人主人立於賓東主人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于左尊右也）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疏〕注其尊至北面○釋曰以其旅酬無筭爵以飲者酌已尊酬人之時酌彼尊是各自其酒故無筭爵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各酌于其尊也云此受酬者拜亦北面者以經長兄弟拜受觶不言面位故鄭云受酌者拜亦北面言亦者亦賓北面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閒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疏〕爲加至之儀○注於旅至並作○釋曰前衆賓之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爵者作止爵也故云如長兄弟之儀云於旅酬之閒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者此決上文賓三獻爵止鄭注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故有室中主人主婦致爵訖乃三獻作止爵此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而堂下庭中行旅酬未訖爲加爵者作止爵故鄭注云禮殺並作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疏〕注長兄至文省○釋曰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者亦謂亦上賓坐取薦南奠觶此長兄弟所舉奠觶者即上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云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者以其賓舉奠觶於長兄弟行旅酬盡皆徧長兄弟舉觶於賓行旅酬亦皆徧故云相報禮終言明者嫌其不終所以嫌者嫌其不終所以嫌者賓之酬不言卒受者此不言交錯以辯嫌其不卒不辯其實賓之酬亦卒受者實觶于篚此亦交錯以辯故鄭云文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疏〕賓弟至薦右○注奠觶至薦右○釋曰自此盡爵無無筭論二觶並行無筭爵之事云奠觶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者案上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柄西方亦如之鄭注云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至此云非神惠者彼三獻止爵欲得神惠均于室中衆賓長爲加爵止爵者欲神惠均于在庭故止爵行旅酬雖以尸而奠爵待之亦得爲神惠至此別爲無筭爵在下自相勸故得爲非神惠故奠於薦右同於生人飲酒舉者奠於薦右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疏〕長皆至其位○注復其至北面○釋曰云復其位者東西面位者上既言皆復位荅拜此復重云復位則上文復位復在庭初舉北面位此重言復位者當復東西面位可知云凡堂下拜亦皆北面者前主人酬賓弟子舉於其長行旅酬及無筭爵兄弟弟子賓弟子舉觶皆北面則知凡堂下雖不見面位者皆北面拜可知云凡賓以下至於私人拜受送皆北面故云凡也）爵皆無筭。（筭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疏〕[illegible]）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事尸禮畢）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閒之嫌〔疏〕[illegible]）尸謖。祝前。主人降。（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疏〕[illegible]）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疏〕[illegible]）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爲將餕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疏〕[illegible]）

（私若下大夫不儐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云與者以經直言設于序下不言燕疑之引書傳爲證有燕故言與以疑之也云然則自尸祝以下知義如此者以兄弟受獻於堂上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尸出之後堂房無事故知燕時男子在堂婦人在房可也）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爲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筵對至簋鉶。注爲將至政矣。釋曰自此盡戶外西面論嗣子共長兄弟對餕之事云敦有虞氏之器者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上文黍稷之敦是周制士用之云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者大夫異姓既用異代之器故少牢特牲皆用敦則同姓之士當同周制用簋故經言分簋是以文王世子鄭注亦云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亦同姓與異姓別也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境內是可以觀政之事也）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也古文養皆作餕）【疏】（注命告至作餕。釋曰此決下篇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餕明惠大及異姓不止族親而已）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荅拜。（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于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疏】（注以讀至席南。釋曰云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者此辭在詩邶風旄丘篇必有以從之者以此經云有以也者以先祖有功德子孫當嗣之而廟食先祖有此德亦合享此祭故讀從之也是以彼注亦云我君何以久留於二佐必以衞有功德故也云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者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云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者謂二佐食與二賓長是非親昵也引舊說者以經直言主人西面拜不見其處故引舊說以明下養席南面）

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疏】（注食乃祭鉶禮殺。釋曰前正祭之時尸祭鉶嘗之告旨訖佐食爾黍於席上尸始食今餕食乃祭鉶故決之云禮殺故也）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荅拜。酳下養亦如之。（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養爵）【疏】（注少牢至養爵。釋曰引少牢者欲見此禮主人亦受于戶內以授次養引舊說以此經云酳下養主人面位無文當北面也）

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疏】（注主人至化之。釋曰云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者案禮運云諸侯以禮相與者諸侯會同聘問一德以尊天子言此者戒嗣子與長兄弟及衆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

兩養執爵拜。（荅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養即位坐荅拜。（既授爵戶內乃就坐）【疏】（注既授至就坐。釋曰以其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知上餕授爵於戶內乃就坐）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事餕者禮畢）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畧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疏】（祝命至序下。注命命至燕也。釋曰自此盡畢出論徹薦俎改設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之事云祝命徹阼俎者是佐食徹之當徹阼俎之時堂下賓兄弟俎畢出故下文云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是也者然祝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是以祝命佐食徹阼俎及豆籩又祝自執俎以出又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即佐食改饌西北隅是以作經并說室內行事乃到本云上佐食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也云命命佐食者此命命使徹阼俎下文云佐食徹俎故知祝命者命佐食也云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畧各有爲而已者以豆籩宗婦贊設之佐食設俎理應佐食還自徹俎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畧各自有爲而已故宗婦豆籩今佐食并徹之故云徹禮畧也各有爲而已者謂宗婦徹祝俎豆籩佐食徹阼俎豆籩是各自有爲何必依前所設之時也）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疏】（注俟告至以出。釋曰案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改饌于西北隅訖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彼不儐尸之禮亦與此特牲禮同故引爲證也）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疏】（宗婦至薦俎。注宗婦至于房。釋曰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爲燕祝兩豆籩而主婦用之者祝接神尸之類主婦燕姑姊妹及宗女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及祝庶羞燕宗人於堂主婦以祝籩豆用之燕內賓於房是其事也云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以宗婦不徹主人籩豆而徹祝與主婦是徹其卑者故得並徹引士虞禮者以經自有入房之文注更引士虞禮者有嫌也嫌者以主婦薦俎先在房嫌經入房又爲徹）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而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疏】（注厞隱至厭也。釋曰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之文彼論正祭與繹祭之事此爲陽厭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後爲陽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故彼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鄭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也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故鄭云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以向戶明故爲陽厭也引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彼上文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曾子言謂殤死陰厭陽厭並有故問孔子孔子引宗子一有陰厭凡殤一有陽厭引之證成人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也凡去者不荅拜）【疏】（注拜送至荅拜。釋曰云凡去者不荅拜者云凡揔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荅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若賓更荅拜是更崇新敬禮故不荅也）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疏】（注記俎至賓者。釋曰云唯賓俎有司徹歸尸俎之俎不儐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正見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人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鄭注曲禮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以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士大夫家尊賓則使歸之自餘亦自徹而去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疏】（記特牲至緇韠。注於祭至玄端。釋曰此退玄冠在朝服下者欲令近緇色士冠在朝服上從而正也云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者見上經云筮日主人冠玄端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知皆玄端至祭日夙興云主人服如初初即玄端明其餘不如初是朝服可知是以此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也云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下少牢云主人朝服是也緇韠者下大夫之臣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此朝服緇韠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引上經者直言皆朝服恐主人亦在其中故引證主人服玄端與兄弟異也）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疏】（注與主至下士。釋曰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司服文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玄端而裳有異故鄭云然則玄裳以下見玄端一而裳有三也彼注云素端者亦謂札荒有所禱請服之於此經無所當而連引之耳若然士冠亦有玄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據齊時四命已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爲證也）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篚在洗西。

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衆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注順從至五升。釋曰云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主婦致爵於主人婦人不見就堂下洗當於內洗則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不取堂下一爵而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酌奠于鉶南是嗣子雖飲還復神之奠觶也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於薦北賓舉奠於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又長兄弟洗觶為加爵衆賓長（元缺起止）為加爵如初爵止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尸羞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辨卒受者以虛觶奠於下篚還有二觶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於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故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也云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於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若酌奠之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角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是也引舊說者爵觚已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正經故引舊說為證也。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盝瀝水且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絜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疏〕注覆壺至戒也。釋曰未奠不設冪卒奠乃設之故曰卒奠冪用綌云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者器本無名人與作號棜之與禁因物立名是以大夫尊以厭飫為名士卑以禁戒為稱復以有足無足立名故禮記注云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但經已有棜字注云世人因名者誤當無世人字也士曰禁由有足以士虞禮云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由足生名禮記云大夫用棜士用禁及鄉飲酒鄉射皆非祭禮是以雖大夫去足猶存禁名至祭則去足名為棜禁不為神戒也。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疏〕注籩有至玄被。釋曰言多皮核者栗多皮棗多核。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疏〕注苦苦至非也。釋曰云乾之冬滑於葵者以其冬乾用之不用葵而用荁明知冬則滑於葵也引詩證之詩言堇荼即經荁苦之類也云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者爾雅釋草云芐地黃非者以其與薇葵等菜為不類故知非也。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疏〕注饎炊至在南。釋曰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者案上經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遍西壁為之故以舊說釋之也舊說者案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樀孫氏云謂室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謂承檐行材士喪禮銘置于宇西階上鄭注云宇梠是也。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疏〕注午割至進之。釋曰云載心立舌縮俎者少牢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此言縮俎者彼言橫據俎上云為橫此言縮據鄉人為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是也云亦勿沒者亦少牢文謂四面皆鄉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謂之勿沒也。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疏〕注東堂至近南。釋曰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也。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避位。出亦如之。（避位逡遁）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肵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疏〕注為婦至西方。釋曰先尊東方者亦惠由之也西方雖是賓以其男子故在前設尊此處為房內婦人設尊故知亞西方又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之明其相亞次此房內婦人之尊上文不見者與之於婦人。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疏〕注二者至而北。釋曰言所謂者上經云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是也云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者以其在父行則謂之為母今言宗婦則其夫屬於所祭死者之子孫之妻皆稱婦也云或南上或北上云內賓姑姊妹賓客之類南上自取曲禮云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宗婦雖東鄉取統于主婦故北上主婦南面故也云北堂中房而北者謂房中半已北為北堂也。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注西面至東南。釋曰云西面者異於獻也者以受獻時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者見上經云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者見於有司徹云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者謂依上經旅酬及無筭爵早晚行事之節皆依男子也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者此約上經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觶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者此亦約上經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者此亦約上經行旅酬節賓坐取奠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云交錯以辯如初儀是也云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者此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是也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於其長者此亦約上經正行無筭爵時云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於其長下云爵皆無筭是也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者此經云亦旅西面故知其拜受飲皆西面又亦旅酬之法飲皆西面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柴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疏〕注雍孰至於瓶。釋曰云周禮亨人之官其職主實鑊水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故使之祭饔爨也云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亦約禮器云盆瓶知之引禮器者案彼云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奧鄭注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又云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引之者證祭[illegible]。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去之）〔疏〕注賓從至去之。釋曰云士之助祭終其事也者謂送尸為終其事[illegible]若上大夫有儐尸者尸不送以其事終於儐尸故也。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illegible]侯自山龍以下[illegible]夫又不至山龍此士得十一除此唯九而已亦是放而不至也云凡俎實之數奇者有九有七有五是奇數以其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也云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illegible]。膚三。（為養一用二）離肺一。（離猶挂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

〔疏〕離肺一○注離猶至舉肺○釋曰云亦不提心者言亦謂亦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云提猶絶也捲離之不絶中央少許者是也

刌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疏〕注魚水至等也○釋曰云魚水物以頭枚數者案三牲與腊以體數也云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者案禮運云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文出於彼也云此所謂經而等者亦所謂禮器彼鄭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是也引之者謂魚數亦尊卑同也

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疏〕注不但至骨者○釋曰云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若但言體體有九有十一如則不兼二骨者若言牲骨則一骨二骨兼在其中故直言如牲骨也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疏〕祝俎至二骨○注凡接至三體○釋曰云祝俎直云脊脅二骨謂代脅也知者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云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者言凡者凡祝佐食三賓長長兄弟宗人之等是也接神者謂祝與佐食佐食尸未入爲神設俎卻會祝酌奠於鉶南故曰接神也接尸者賓爲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尸盥宗人授巾皆是與尸相接也知皆三體者下佐食俎觳折脊脅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故知皆三體也衆賓之長亦有加爵接於尸亦應三體下文但言兄弟及宗人而衆賓長亦在焉可知故下文直云衆賓及衆兄弟皆殺脅注云不備三者賤也則衆賓長爲加爵不在賤限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骨者是尊祝也佐食也已下卑無加故下注云三體卑者從正是也云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者以少牢二牲故祝俎無加者直三體引之以證此特牲約三體之外加其併骨也若然俎實奇數二牲各三體共六體不奇者通腊髀爲七則亦奇數也以其腊既兩髀屬于尻不殊故爲一體也

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疏〕膚一至短脅○注主人至體臂○釋曰云臂左體臂者以其尸用右不云折明全升主人又云臂明左臂可知脅骨多不嫌得與尸同用右體猶脊然也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古文觳皆作穀）〔疏〕注觳後至作觳○釋曰云觳後足者案既夕記云明衣裳長及觳鄭注云觳足跗也是觳後足也云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者經不云後右足鄭知者以少牢主婦用左臑此士妻辟之不用左臑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左足大卑故知用後右足故知用後右足故鄭云辟大夫妻也

其餘如阼俎。（餘謂脊脅膚肺）

佐食俎觳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疏〕左食至脊脅○注三體卑者從正○釋曰直云脊脅不定體名欲見得便用之少牢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鄭注云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是無定體也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疏〕注骼左至畧之○釋曰知骼是左骼者以其尸用右骼故知賓所用骼是左骼可知也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者此決上文主婦俎觳折佐食俎亦名觳折此不言所分故知畧之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又畧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注又畧至除者○釋曰云又畧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直言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畧此又不言折而言殺脅是又畧也言此所折骨值有餘體即破之可也云祭禮接神者貴者謂長兄弟及宗人已上俎皆三皆有膞肺以接神及尸貴故三體不止接神尸神象所接尸者亦貴可知自衆賓已下折體而已不接尸神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以授尸亦名接尸也引祭統者見貴賤皆有骨示均之義云已所辟除者則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

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疏〕注獻在至與旅。○釋曰公有司獻在衆賓後私臣獻在兄弟後故云獻在後者賤也云祭祀有上事者貴之者謂衆賓兄弟次賓之卑得獻衆賓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謂前舉鼎七載羞從獻衆賓擇取公有司酬爵之屬如此者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東面爲衆賓餘者在門西位也兄弟雖無上事亦皆在西面位旅親故也私臣獻在兄弟後者職賤公有司在衆賓後不執事賤於執事者故曰有上事者貴之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則公有司爲之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爲賓使爲佐食也是以前文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是也案前賓得獻薦脯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及獻兄弟薦脀注云私人爲之與二者皆使執事云非執事者以受獻者不得自設俎暫使二者設之非本執事之人然則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爲之與云皆與旅者上宗人獻旅云齒於衆賓佐食旅齒於兄弟是但言獻次不言旅以宗人佐食約之與旅者亦此二人也若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此公有司在門西北面東上私臣在門東北面西上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衆兄弟非昭穆乎故彼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之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是也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何故然也案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是也其酬蓋因此位而昭穆得獻蓋依少牢下篇主人洗升酌獻兄弟阼階上注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又曰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于其位明位初在是也此中皆無爵者以此二者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鄭釋執事者貴即衆賓無事者公有司私臣注祭統云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似衆賓不執事言下及賤卑者指謂公有司私臣是亦得名爲執事言衆賓據尊言謂之不執事者或衆賓中容有不執事者也

儀禮卷第十五（經三千三百單五注五千五百一十七）儀禮疏卷第四十六

（元缺第八葉第九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四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嗣舉奠盥入

舉猶飲也（猶飲陳閩監葛俱誤作飲酒）

欲見無長適（通解要義同毛本長適二字倒）

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通解要義同毛本謂作爲）

舉奠洗酌入○尸祭酒啐酒（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同集釋毛本無尸字按集釋無者疑是刻譌挩）

此嗣子獻賓賓啐之（兩賓字通解並作尸毛本賓下有皆字通解要義俱無）

亦欲酢已（要義同通解毛本酢作酌）

故於此揔言凡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凡字）

宗人告祭脀

衆賓衆兄弟內賓也（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兄上無衆字）

上又下長兄弟如賓儀（毛本又作文）

乃羞

自祝主人至於內賓（毛本祝誤作酌）

言自祝下及內賓及衆賓兄弟（通解要義同毛本內賓下無及字）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毛本乃誤作薦）

不儐尸（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儐作殯）

云內羞者（毛本通解要義云下有無字）

賓坐取觶○長兄弟在右（上三字陳閩葛本俱脫）

禮殺故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禮下有後改二字）

以其堂上與神靈共尊（通解要義毛本上俱作下與通解要義俱作與毛本作於）

禮尸於室中（通解要義同毛本於作與）

賓酬長兄弟（毛本酬誤作旅）

同類之中（毛本類誤作上）

賓奠觶拜○賓立卒觶（毛本卒作于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卒○按卒字是）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無自字）

長兄弟酬賓

此長兄弟所舉奠觶者（通解同毛本無弟字）

所以嫌者（此句下此本誤複嫌其不終所以嫌者八字通解毛本無）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下十一字毛本脫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有）○各酌于其尊（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尊作奠）

同於生人飲酒（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生作主）

長皆執以興

亦皆北面（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皆下有作字）

行旅酬及無算爵（通解要義同毛本及作又）

爵皆無算

亦交錯以辯（毛本錯誤作醋）

利洗散

以利待尸禮將終（待集釋作侍按疏作事）

衆賓長爲加爵（通解同毛本無爲字）

通洗散獻尸亦三（陳本通解同毛本三作二）

主人出立于戸外西南（南集釋敖氏俱作面張氏曰下文有云上簊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戸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從下文○按唐石經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

祝東面告利成

立于阼階上南面（浦鏜云西誤面）

此戸外告利成（毛本利誤作禮）

徹庶羞

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往作祖）

大宗已侍於賓奠（張氏曰監本已誤作巳字陸氏曰奠本或作暮或作養○按賈疏謂暮養皆誤以奠爲正）

已而與族人飲也（已上集釋有祭字）

以其尸三飯後（毛本三誤作及飯要義作飯通解毛本作飲）

其上大夫當日儐尸（通解要義同毛本日作曰）

是無燕私若（通解要義同毛本若作者屬此句）

以兄弟受獻于堂上（通解要義同毛本上作下）

筵對席

周制士用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之作虞）

可以觀政矣（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觀作勸）

當同周制用簋（周制二字要義重出）

主人西面再拜

祝告養（告徐本集釋俱作曰通解楊氏毛本作告）

言女養于此（徐本楊氏同集釋于作乎通解毛本無于字）

亦當以之也（疏云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盧文弨云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以依注音似疏釋此句云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皆作似字乃復云似誤殊所不解○按必有以也毛詩作以不作似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此注引詩必作似後人妄据毛詩改之陸釋經有以云以依注音似或如字固已爲騎牆之解矣至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爲以者誤也今本互易二字遂不可通然疏引詩箋爲解亦不合蓋不知鄭氏注禮與箋詩不同而欲强同之轉覺牽溷）

我君何以久畱於二佐（浦鏜據原文改二佐爲此乎）

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說見上陳閩以俱作已尤誤）

不見其處（通解同毛本處作惠）

以明下養席南面（毛本通解無面字）

卒食

贊者洗三爵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無酌字）

主人北面授下養爵（集釋楊氏同徐本通解下作于）

主人坐祭卒爵拜○立于戸外西面（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外作內）

事餕者禮畢（毛本餕誤作人）

祝命徹阼俎豆籩

者然祝命徹阼俎時（要義者作若毛本無者字）

今佐食并徹之（通解同毛本今作命）

祝執其俎以出

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通解同毛本無外字）

佐食徹尸薦俎敦

南面而饋之設（徐本要義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而俱作如按古書假借通用後人多改從本字間有一二存者宜仍其舊）

當室之白則同（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當作堂○按當字是）

陰厭陽厭並有（毛本無竝字要義竝字作具字）

孔子引宗子一有陰厭（引陳閩俱作別毛本一作死要義作一下同）

祝告利成

拜送賓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拜作荅）

若賓更荅拜（要義無更字）

佐食徹阼俎

唯實俎（徐本同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實俱作賓張氏曰監本實作賓從監本）

孔子不稅冕而行（陳本要義同毛本通解稅作脫）

〔記〕特牲饋食

今賓兄弟（徐本集釋楊氏同通解毛本今作命）

士冠在朝服上（要義同毛本服上二字倒陳閩俱脫上字）

明其餘不如初（不要義作亦）

此緇韠（通解同毛本韠作帶○按韠是也）

唯尸祝佐食

然則元裳以下見元端一而裳有三也（陳閩俱無下見二字三陳閩通解俱作三毛本作二）

亦謂札荒有所禱請服之（毛本札作禮○按作札與鄭注司服注合後人疑札爲礼之譌遂改爲禮）

設洗○東西當東榮（毛本榮誤作營）

水在洗東

祖天地之左海（左陳閩監葛通解俱作右集釋作左按右非也）

篚在洗西

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酬徐本要義楊氏俱作酬集釋作及通解毛本作酌周學健云及監本作酌楊氏儀禮圖作酬竝譌推尋文義應作及字爲是）

宜接竝也（徐本集釋要義楊氏同通解毛本宜作迎）

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毛本酬作酌）

又長兄弟洗觶爲加爵（通解同毛本又作及）

在尸羞之後（尸陳閩通解俱作乃）

畢者舉角（通解要義同毛本角作爵）

壺棜禁饌于東序○冪用綌（張氏曰經曰冪用綌按注作鼏從注○按冪鼏之溷已久毛本注亦作冪其不足憑明矣）

且爲其不宜塵（且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且是也陳閩監葛俱誤作宜毛本作盡）

鼏用綌（徐本通解同集釋楊氏毛本鼏俱作冪）

籩巾以綌也纁裏（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裏作裹按作裹因注文烝裹字而誤）

可烝裹之也（裹徐本作裏下同釋文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作裏按當作裹）

鍘芼○夏葵冬荁（荁徐本作苴誤注同）

云今文苦爲芐（毛本今誤作經）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饎爨在西壁（壁釋文作辟云步歷反又音壁）

稷在南（徐陳集釋通解同毛本稷作禝）

肵俎

是以進之（毛本進誤作祭）

沃尸

今文淳作激（陸氏曰激一本作浮劉本作徼音敫○按浮與淳形相似而誤徼者又專之譌故其字音敫也）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徐陳集釋通解楊敖同石經補缺閩監葛本俱誤作墉毛本作牖）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西上（徐本同集釋通解要義楊敖毛本西俱作南張氏曰監巾箱杭本西作南從諸本）

如獻衆兄弟之儀（如陳閩監本要義俱作知）

主婦及內賓宗婦

宗婦之娣婦（娣釋文作弟云大計反或作娣下弟同）

舉觶於其娰婦（陸氏曰娰音似本或作似）

各舉奠於其長（奠集釋作觶與疏合）

皆西面主婦之東南（面下集釋敖氏俱有于字按疏亦脫于字）

皆西面主婦之東南者（南陳本作南竝與注合毛本作面）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亨者祭雍爨（亨徐本楊氏俱作享集釋通解要義俱作亨）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

凡俎實之數奇（實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實與此本述注合毛本作食下同）

奠於尊者（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尊作奠按疏是尊字）

三脊脅具有（通解同毛本具作俱）

魚十有五

謂魚數亦尊卑同也（毛本通解謂作諸）

祝俎髀脡脊二骨（髀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髀毛本作脾脡閩監葛本俱誤作脡）

祝俎直云脅二骨謂代脅也知者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自也知至代脅十八字毛本脫此本有通解無知者二字尸俎無代脅下有祝俎有代脅五字餘與此本同按就此本言之但移祝俎有代脅五字置於尸俎無代脅下而以也字屬上讀代脅爲句則文勢自順通解增刪未當）

言凡者（陳閩同毛本言作亦）

下佐食俎觳折脊脅也（觳陳閩俱作穀）

約三體之外（毛本約下有有字）

胙俎

又加其可併者二（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加作於通解加字在於字下）

主人又云臂（通解同毛本又作右）

主婦俎觳折

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分下要義有也字按疏述注無折字疑此注折下脫分也二字）

辟大夫妻古文觳皆作穀（張氏曰監本辟誤作臂字下六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與此本標目合）

注觳後至作觳（作觳毛本作夫妻非也）

左足大胛故知用後右足故知用後右足故鄭云辟大夫妻也（毛本作左足大胛故也脫中間十八字按復句疑衍故知二字）

衆賓及衆兄弟

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明字）

私臣自己所辟除者（按段玉裁云自當是目字此與喪服注私兄弟目其親族也同）

執巾以授尸（巾閩本誤作申授毛本作接通解要義俱作授）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

祭祀有上事者貴之（此句下集釋有非執事者四字按注上云獻在後者賤也故此句釋之有事爲貴則無事者賤矣下云亦皆與旅卽承賤者言古人文簡似不必如集釋所增）

謂前舉鼎七載羞從獻衆賓擇取公有司酬爵之屬（七通解要義俱作匕是也毛本誤作已屬毛本作事陳閩通解要義俱作屬按此句疑有誤一本改作謂執前舉鼎匕載所從燔從加爵之事）

及獻兄弟薦脅（毛本及誤作乃）

及羣有司皆以齒（毛本羣誤作於）

鄉釋執事者貴（鄉釋毛本作卿擇陳本作鄉擇○按鄉讀曰鄉鄉釋猶言舊解也）

儀禮疏卷第四十七　儀禮卷第十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疏〕（少牢饋食禮第十六○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釋曰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為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為下大夫為異也）

儀禮　鄭氏注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疏〕（少牢饋食之禮○注禮將至之牲○釋曰自此盡如初儀論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之事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者案周禮地官充人職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案楚語諸侯卿大夫等雖不得三月亦皆有養牲之法故鄭據焉言芻之唯據羊若豕則曰豢故地官槀人職云掌豢祭祀之犬樂記亦云豢豕作酒非以為禍不言豕曰豢文畧也云羊豕曰少牢者對三牲具為大牢若然豕亦有牢稱故詩公劉云執豕於牢下經云上利升牢心舌注云牢羊豕也是豕亦稱牢也但非一牲即得牢稱一牲即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

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疏〕（日用丁巳○注內事至乃筮○釋曰云內事用柔日曲禮文彼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謂冠昏祭祀出郊為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若然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今直言丁巳者鄭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之義故也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者以其舉事尚朝且不可今日謀日即筮是以此文云日用丁巳乃云筮旬有一日是別於後日乃筮也）

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疏〕（筮旬有一日○注旬十至之巳○釋曰知旬十日者此云旬有一日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者除後巳之前通前巳為十日十日為齊後巳日則祭若然筮日即齊乃可故下文筮日即云乃戒官不云厥明也鄭直云下旬巳上旬巳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鄭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先近日故也）

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史家臣主筮事者）〔疏〕（筮於至主人○注史家至事者○釋曰云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者此為將筮故西面案下文為期于廟門外主人門東南面注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臣有君道也者彼不為卜筮之事故主人南面也又主人朝服者為祭而筮還服祭服卜以上篇特牲筮亦服祭服玄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為祭卜筮亦服祭服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為祭而卜還服祭服則諸侯為祭卜筮服祭服可知若為他事卜筮則異於此孝經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士冠主人朝服注云尊蓍龜之道是也云史家臣主筮事者案雜記大夫士筮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某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庶幾饗歆也）〔疏〕（主人至尚饗○注丁未至歆也○釋曰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云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者大戴禮文引之證祭用丁亥之義也云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唯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己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故春秋宣八年經書辛巳有事於大廟文二年經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經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云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此即乙亥是也必須亥者案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注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云伯某且字也者以某在伯下若其在子上者某是伯仲叔季以某且字不得在子上故也云大夫或因字為謚者謂因二十冠而字為謚知者以某且字者觀德明功若五十字人人皆有非功德之事故知取二十字為謚也春秋者案隱八年左氏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彼無駭之祖公子展以展為謚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以為族故公命為展氏若然無駭賜族不賜謚引之者大夫有因字為謚證伯某某或且字有謚者即某為謚也此經云伯某是正祭之稱也若時有告請而非常祭祀則去伯直云且字言某甫則聘禮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是也若卿大夫無謚正祭與非常祭一皆言五十字在子上與士正祭禮同則云某子故聘禮記云皇考某子是也特牲士禮無謚正祭稱皇考某子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疏〕（史曰至擊筮○注將問至而神○釋曰云史曰諾西面于門西者謂既云諾乃之於門西闑外西面述命乃筮也云左執筮及下云擊筮筮者皆是蓍以其用蓍為筮因名蓍為筮云兼執韇者上文已用右手抽上韇此經又用右手抽下韇是二韇兼執之也云易曰蓍之德圓而神者鄭彼注云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蓍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疏〕（遂述至尚饗○注述循至占繇○釋曰云遂述命者史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闑外西面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述命訖乃連言曰假爾大筮有常此是即席西面命筮與述命同為一辭者對士喪禮卜葬日云不述命若述命即與即席西面命龜異異者鄭注云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對此大夫少牢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為文也云常吉凶之占繇者謂應凶告吉應吉告凶則不常此吉凶之占依龜之繇辭繇辭則占龜之長若易之爻辭以占筮也）

乃釋韇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乃釋韇立筮○注卿大至由便○釋曰云卿大夫之蓍長五尺者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立筮為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為便若然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疏〕（卦者至退占○注卦者至占之○釋曰云卦者史之屬也者以其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也云書於版者釋經書卦于木木即版也云史受以示主人者以經書卦是畫卦者恐是卦者以示於主人以卦者畢宜還使筮史受以示主人也）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疏〕（注從者至之言○釋曰以主人之祭本以求吉今以疑而問筮筮而得吉是從主人本心故曰從者是求吉得吉之言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疏〕（乃官至乃退○注官戒至宗廟○釋曰云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者此其筮祭日得吉當以崇祭事故知官戒諸官有此數事此等皆事見於下文故鄭總而言也）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疏〕（若不至如初○注及至至後己○釋曰云遠日後丁若後己者案上曲禮云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近日即上旬丁巳是也若上旬丁巳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丁巳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巳不吉則止不祭以其卜筮不過三也是以鄭云後丁若後己也）

宿。（宿讀為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疏〕（宿○注宿讀至作羞○釋曰自此盡改筮尸論筮尸宿尸及宿諸官之事云大夫尊儀益多者其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畧故云大夫儀益多也此直是儀多而云益多者據士尸一宿下文大夫尸再宿是儀益多益多猶云彌多也此云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并下文明日朝服筮尸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者是前祭二日以言前宿一日明祭前二日可知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疏〕（注皆肅至將筮○釋曰云皆肅諸官之日者解經宿是肅諸官之日云又先肅尸者總解經前宿一日宿戒尸謂是肅諸官之日前又先肅尸校一日當祭前二日也云重所用為尸者肅諸官唯一肅尸有再肅是重所用為尸者故也云又為將筮者亦是肅之使知祭日當來故也若然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之者以前有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嫌同十日若單言

（宿嫌同一日故宿戒並言明其別也或可此是初戒尸云宿戒尸者故加宿字於戒上也）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疏〕（明日至如初。○注某之至士異。○釋曰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者案曲禮云父在不爲尸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爲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今尸對尸故知不稱尸父之名故上某是尸之父字下某爲尸名是生者可稱名是以云字尸父而名尸也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以不稱名是尊鬼神也云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者決上篇特牲士禮云前期三日筮尸此祭前一日筮尸吉遂宿尸不同之事但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諸官致齊也云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者亦是士卑得與人君同祭前一日視濯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故與士異也云與士異亦是下人君下人君亦是與士異互換省文爲義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疏〕（吉則至祝擯。○注筮吉至神象。○釋曰云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者以其諸官一肅其尸繇已宿又肅再肅者是重尸者也云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此重解上文宿是此宿尸後事置於上文者彼爲前宿一日宿戒尸之事故云也其實當在此重肅尸之後也云祝爲擯者尸神象者決前筮尸時皆主人出命至此使祝擯以尸是神象故使祝擯也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又此尸不言出門面位案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徑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疏〕（注尸不拜者尸尊。○釋曰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云尸送揖不拜者以大夫尸尊故也）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注即改至遠日。○釋曰此決上文筮日不吉筮遠日者以日爲祭祀之本須取丁巳之類故須取遠日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退至後旬故筮不待遠日也）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疏〕（既肅至之外。○注爲期至肅之。○釋曰自此盡曰諾乃退論宗人請祭期之事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者此即上文宿同時之事以其後宿尸及宿諸官與爲期皆於祭前之日也知爲期亦夕時也者案特牲云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又下文同日夕時而云請期曰羹飪是夕時則此大夫禮爲期亦夕時可知也知大夫尊直肅尸餘使人肅之者以經云宿尸反即云爲期明大夫不自肅賓以下可知故云使人肅之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唯尸不來也）〔疏〕（注比次至來也。○釋曰言比次早晏者一日一夜辰有十二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日辰之早晏也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決特牲主人門外西面士卑於屬吏無君道故也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者言亦特牲爲期時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時無尸此大夫禮餘賓之等並來亦唯尸不來是以主人南面亦爲無尸也）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尚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疏〕（明日至乃退。○注刲擊至屬水。○釋曰自此盡東榮論視殺視濯之事案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今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刲擊告備乃退者省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即刲擊殺之下人君士卑不嫌故異日矣必知人君視殺別日者大宰職云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又云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云日旦明也是其視牲與殺別日案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云刲擊皆謂殺之者豕言擊動之使鳴是視牲也羊言刲謂殺之是視殺也大夫視牲視殺同日故互見皆有故鄭云刲擊皆謂殺之又云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者亦是視牲訖即視殺如鄉所解下言告備欲見兼有也云尚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者此尚書大傳文引之者解司馬刲羊以其司馬火官還使刲羊羊屬火故也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又職職相兼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疏〕（注雍人至告絜。○釋曰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周禮饔人職文云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

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甑爲烝）〔疏〕（注廩人至爲烝。○釋曰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米入廩人故也云甗如甑一孔者案冬官陶人職云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以其無底故以一孔解之云匕所以匕黍稷者也者上雍人云匕者所以匕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匕黍稷也）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司宮至東榮。○注放猶至器也。○釋曰案特牲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鄭注云不言絜以有几席若然彼几席不概則凡洗篚三者亦不概而并言之者以其同降于東堂下故繼觚觶連言之其實不概也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者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羹定至之西。○注魚腊至於牲。○釋曰自此盡篚巾于西階東論鼎及豆籩盤匜等之事云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者案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烝與亨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又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故亨人云職外內饔之爨亨故使饔人也云魚腊從羊膚從豕者上文概鼎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竈今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也其實羊豕魚腊各有鑊也此直有羊豕言皆有鑊前注何知魚腊皆有竈案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士之魚腊皆有爨則大夫魚腊皆有鑊可知故羊豕魚腊皆有竈也）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也膊骼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綽也並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并之以多爲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爲併）〔疏〕（司馬至一鼎。○注升猶至爲併。○釋曰上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云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綽也云先前者正脊是也先後者即短脅是也故特牲記云尸俎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貶也明代脅最在前也脊先前脅先後者取綽屈之義若然脊以前爲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者取脡脡然直後言橫者取闕於脡凡名骨皆隨形名之唯言正者以義取稱焉此言綽者指解脊不取肩胳也若尸舉牲體則脅肩胳爲綽故鄭注特牲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綽而前終始之次也故尸舉牲體如綽也案下注云升之以尊卑此注云猶器之綽也若綽則不得見尊卑若以尊卑升復不得見綽兩注似乖者凡牲體四支爲貴故先言肩臂臑膊胳爲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卑次應先言正脅而先言短者又取綽之義也但所序骨體各有宜不可準定也若然既以尊卑升之而祭肺貴序在下者腸胃及肺在內不得與外體爲尊卑之次當以腸內自爲先後之次也云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者此經肩臂已下皆言一至十一體之下揔言皆二骨知二骨據脊脅骨多六體

（各取二骨者案特牲記肩臂臑肫胳不言二骨至序脊脅即言二骨以並故知此言皆二骨亦據脊脅可知也）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疏〕（注豕無至溷腴。○釋曰云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注云腴有似於人穢故樂記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似人也）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疏〕（注倫擇至美者。○釋曰知脅革肉者下文云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故知膚者是脅革肉也）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疏〕（司士至用麋。○注司士至全也。○釋曰云司士又升副倅者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者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又此升鼎宜俱時明是副倅者非升豕者可知云倅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鄭云是公卿大夫之副貳則此云倅亦副之別名以其副牲鼎故云副倅也）

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鼏皆爲密）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古文甒皆作廡今文鼏作冪）〔疏〕（司宮至玄酒。○注房戶至作冪。○釋曰云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者此決特牲用棜仍云禁此改名曰棜是優尊者若不爲神戒然鄉飲酒雖是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酒異於祭祀也）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疏〕（司宮至南肆。○注枓㪺至此也。○釋曰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者言凡總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枓爲之鄭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注總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故餘文不具省文之義也）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疏〕（改饌至之實。○注改更至東面。○釋曰前司宮摡豆籩訖饌豆籩放於西方今欲實之乃更設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東面設然者此大夫禮威儀多決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鉶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鄭云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是其不改豆籩之處因而實之是士禮威儀略也）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盥）〔疏〕（小祝至階東。○注爲尸將盥。○釋曰案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不言其人未聞也知非祝者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室中注云至此使祝接神明前非祝也）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疏〕（主人至西面。○注爲將祭也。○釋曰自此盡革順論祭時將至布設舉鼎匕載之事）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疏〕（司宮至右之。○注布陳至爲右。○釋曰案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宮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若共其事亦是接神故祝設几也）

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注道之至不舉。○釋曰此決特牲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此大夫尊不舉故不盥也）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今文啓爲開古文柄皆爲枋）〔疏〕（司宮至南柄。○注二尊至爲枋。○釋曰云二尊兩甒者即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是也知二勺兩尊用之者玄酒雖有不酌重古如酌者然也）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助）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疏〕（陳鼎至東枋。○注膚爲至西南。○釋曰此云膚爲下門外陳鼎時不言至此言之者以膚者豕之實前陳鼎在門外時未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於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分別之也云膚爲下以其加者以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加爲下也云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者洗當東榮近東也其陳鼎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所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疏〕（俎皆至西肆。○注所俎至當鼎。○釋曰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羊俎在羊鼎西今云所俎在羊俎北不繼鼎明不當鼎也若繼鼎言者即在鼎西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朼作匕）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也勿沒爲其分散也所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疏〕（佐食至爨也。○注牢羊至爲刌。○釋曰言皆如初爲之于爨也者經言此者以前膚鼎時不見心舌嫌不在爨故明之云皆如初爲之于爨皆者皆羊豕羊豕皆有心舌也案特牲記云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即是未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既未入鼎時先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爲皆如初爨也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者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云所之爲言敬也者郊特牲文彼云所之爲言敬也言所以敬尸也云周禮祭尚肺者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是周之禮法祭肺而此所俎不取肺而用心者以其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者故特牲記鄭注亦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若然舌之所嘗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併言之）

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佐食至在上。○注升之至於此。○釋曰升羊載右胖者準例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一依上文升鼎不異而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舉肺祭肺上已言今又言之者以其上升鼎時直言舉肺一祭肺三不言長短上所以不言長短者以其入鼎時二者未制故不辯長短至此載俎乃制長短及切之故具辯之也若然上升鼎時不制者若升鼎制之恐二肺雜亂是以升俎乃制之若然心舌未升鼎時已午割切沒不言至載俎乃言午割者彼二者其體殊異不雜亂故俎乃一辯之而已云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胃腸膊胳也云升之以尊卑者即上文上利升羊以下序其在鼎也云載之以體次者各法四體尊於脊脅即經四體在兩端脊脅肺在中者故云各有宜也云拒讀爲介距之距者案左氏傳昭二十五年云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服氏云擣芥子播其雞羽鄭氏云介甲爲雞著甲又云郈氏爲之金距注云金距以金踏距今鄭君台取季氏之介又取郈氏之距而云介距之距也引之者彼距在雞足爲距此俎距在俎爲橫也是以云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彼注云周禮謂之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爲俎足中央橫者也此言俎距脛中當橫節者案明堂位夏后氏以嶡謂中足之橫下仍有殷之椇謂橫下仍有曲橈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跗鄭云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是橫下更有二事故言脛中當橫節也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案此經即折前體爲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唯不數觳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言及載備於此者上經云升於鼎此經云載於俎是其及載備於此也）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

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疏〕（下利至進下○注進下至相見○釋曰云進下變於食生也者決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腠腠是本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爲終謂骨之終食鬼神法故云變於食生也云所以交於神明（元鈌起此至卷末）者郊特牲文云不敢以食道檀弓文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即上終上利升羊以下是次其體言互相見者羊言體亦進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注右首至進尾○釋曰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者凡載魚爲生人首皆向右進鰭其祭祀亦首皆在右進腴生人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故祭祀進腴也生人進鰭者鰭是脊生人尚味故公食大夫云魚七縮俎寢右鄭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是也云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引之者欲見正祭與儐尸載魚禮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以其尸之禮上大夫載魚橫之於人爲縮於俎爲橫既見乾魚則進首可知復取少儀者濡魚進尾見與乾魚異有司徹進首是上大夫繹祭儐尸之禮有乾魚橫於俎宜進其首則少儀羞濡魚者是天子諸侯繹祭可知以其天子諸侯繹祭乾濕皆有乾魚則進首鮮魚則進尾必知是天子諸侯繹祭者以其大夫儐尸云加膴祭少儀云祭膴又與儐尸加膴祭於上同故知義然也）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注如羊至在此○釋曰以其諸經唯有腊文無升載之事唯有此經所載之法故云載禮在此也）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注列載至骨體○釋曰云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者解經革順也載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云亦者亦其骨體者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此膚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載可知也）

儀禮疏卷第四十七（元鈌第十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四十七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唯據羊若豕則曰參（豕上要義有犬字按疏下引槁人職明犬得稱參也）

故地官藁人職云（通解要義藁作槁○按藁乃稾之誤槁與稾同宋本周禮釋文作槁人不誤）

非以爲禍（通解要義同毛本禍作禮○按樂記是禍字）

故郊特牲與士特牲（通解要義俱作與士特牲毛本作特牲與士）

日用丁巳（魏氏曰巳音紀陸音祀○按今本釋文祀亦誤作紀）

謂冠昏祭祀（通解要義同毛本謂作爲）

筮旬有一日

知旬十日者（要義同毛本通解旬下有爲字）

吉事先近日故也（通解要義同毛本吉事作言是）

主人曰孝孫某

某仲叔季（某集釋敖氏俱作其）

桓十四年乙亥嘗（通解要義同毛本乙誤作己○按春秋桓十四年作乙）

陰陽式法（式陳閩俱作武非也）

若其在子上者（通解要義毛本其作某）

若五十字（要義同通解毛本字下有以伯仲三字）

故知取二十字爲謚也（要義同通解毛本十下有冠而二字）

因生以賜姓（毛本生誤作主陳閩俱脫以字）

胙之土而命之氏（通解要義同毛本氏誤作事○按左傳作氏）

證伯某某或且字（證陳閩要義俱作證毛本誤作謚）

而非常祭祀（而通解要義俱作及按而字誤）

史曰諾

蓍之德圓而神（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圓作圖）

云易曰蓍之德圓而神者（魏氏曰圓本作圖）

遂述命曰

謂之述命述命訖（通解要義同毛本述命二字不重出）

卽與卽席西面命龜異（此句下異者二字通解毛本無要義有）

繇辭則占龜之長（毛本占誤作古）

乃釋韇立筮

以其蓍長立筮爲便（通解同毛本無立字非也）

若然諸侯蓍七尺（通解同毛本無然字）

卦者在左○乃書卦于木示主人（李氏曰示主人石本上有以字）

六爻備書於版（毛本版作板張氏曰疏作版從疏）

受以示主人也（毛本無受字）

乃官戒

滌溉濯祭器（許宗彥云疏有濯字葢陸本作溉祭器一本作濯祭器賈本則作溉濯祭器耳盧文弨云濯字衍者非）

若不吉

近日卽上旬丁巳（此句下是也若上旬丁巳七字毛本無要義有）

宿

使知祭日當來（來陳閩俱作求）

以言前宿一日（言前二字毛本誤倒）

前宿一日

總解經前宿一日宿戒尸（陳閩監本通解同毛本宿作肅）

明日朝（按張爾岐謂朝下有服字石本監本並脫今考各本俱無服字）

筮尸如筮日之禮（禮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禮是也楊氏毛本作儀）

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同通解毛本薦作爲）

前祭一日筮尸（通解同毛本筮下有宿字）

吉則乃遂宿尸

以其諸官一肅（陳閩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肅作宿下肅尸同）

其尸已宿訖（尸下此本空一字通解作上已宿尸訖按此本所空疑是上字）

主人再拜稽首

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徐本集釋要義楊氏同敖氏肅作宿通解毛本無肅字）

既宿尸反

言既肅尸（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既作及○按及非也）

明日主人朝服

省也（通解毛本省下有文字徐本釋文集釋楊敖俱無與疏合）

直言封擊告備乃退者省（要義同通解毛本省下有文字）

必知人君視殺別日者（毛本知誤作如別作引要義亦作別）

謂鄉祭之晨（陳本要義同毛本鄉作卿○按作鄉與周禮注合）

及祀之日（陳本要義同毛本祀作禮非也）

辟人君云（毛本君下有一字通解一作也）

文互者省也者（毛本互者作元云○按毛本非也）

如鄉所解（陳本同毛本鄉作鄉）

還使刲羊羊屬火故也（要義同毛本不重羊字）

大夫又職職相兼（要義同毛本無又字）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

甗實二鬴（監本通解要義敖氏同毛本二作一○按考工記作二）

七穿（七通解監本倶作七陳本要義敖氏倶作匕閩本誤作士○按戴震考工記補注云一穿為甗七穿為甑作匕非也）

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几唐石經徐陳通解倶作凡誤集釋楊敖倶作几與疏合）

饔定

故使饔人也（要義同毛本無人字○按毛本非也）

二鼎在豕鑊之西（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二作三陳閩倶誤作一）

前注何知魚腊皆有竈（通解要義同毛本何作可）

司馬升羊

上十一體（十上陳閩倶有有字）

者取脡脡然直（毛本通解者上有脡字）

次應先言正脊（陳本通解同毛本正作二）

按特牲記肩臂臑肫胳（陳本通解同毛本胳作格○按格字誤）

司士升豕

君子不食圂腴（溷集釋作圂按少儀作圂俗作溷）

卒脀皆設扃鼏（鼏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倶作鼏注同通解毛本作冪）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皆有冪（張氏曰經曰同棜皆有冪按注云今文鼏作冪鼏指經也經字必鼏後乃敵二尊之蓋鼏同從注）

棜無足（毛本棜誤作於）

今文鼏作冪（徐本張氏同與此本標目合毛本通解集釋鼏冪二字倶倒○按鼏冪尊冪在今文則皆作冪在古文則皆作密後人妄為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為得蓋以冪為古鼏為今儀禮中無此例）

司宮設罍水於洗東

枓㪺水器也（㪺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倶作㪺疏同毛本作剩）

故鄭注總云（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注總二字）

主人朝服

布設舉鼎匕載之事（要義同毛本匕作上非也）

司宮筵於奥

席東面近南為右（徐本集釋同通解楊氏毛本面倶作西○按當作面）

故司宮設席（通解要義同毛本席下有神字）

故使兩官若共其事（毛本通解無若字）

司宮取二勺於篚○加二勺於二尊（徐陳通解倶無下二字唐石經集釋楊敖倶有與注合）

今文啓為開古文柄皆為枋（徐本集釋倶如是枋與此本標目合毛本脫六字又誤枋為方按釋文有作枋二字）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

言皆如初為之于爨也者（毛本無于字）

云皆如初為之于爨皆者（陳閩監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皆作也）

皆羊豕羊豕皆有心舌也（要義同通解毛本無皆羊豕三字）

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

故俎乃一辯之而已（毛本通解無之字）

代脅長脅短脅（通解同毛本上脅字作脊○按脅是也）

是以云（以要義作以是也通解毛本作距）

周禮謂之距（通解同毛本謂作為下同要義誤脫）

是距為俎足中央橫者也（央陳本通解要義倶作央是也毛本誤作泱）

謂四足下更有跗（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跗作距非也）

按此經卽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為六（毛本卽折作節斫陳本作節析通解作節折○按卽折是也）

上經云升於鼎此經云載於俎（陳本通解同毛本兩云字並作文）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右首進腴（毛本腴誤作魚）

凡載魚為生人（生閩本誤作主下生人死人放此）

故祭祀進腴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祀作初○按祀是也）

儀禮疏卷第四十八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疏〕（卒脀至戶內西面○注將納祭也○釋曰自此盡主人又再拜稽首論先設置為陰厭之事也）

主婦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在綼今文錫為緆蠃為蝸）〔疏〕（主婦被錫衣至入于房○注被錫至為蝸○釋曰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者此被錫移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纚笄綃衣以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云被錫讀為髲鬄者欲見鬄取人髮為之之義也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紒為飾因名髲鬄焉者此解名髲鬄之意案哀公十七年左傳說衛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其取賤者髮為鬄之事也云此周禮所謂次也者案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襢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鄭彼注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鬄鄭云所謂髲鬄者指此文也是彼此相曉也云不纚笄者大夫妻尊者此決特牲主婦纚笄士妻卑故也云亦衣綃衣者亦如特牲士妻主婦綃衣也綃衣者六服外之下者云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一故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也故內司服注亦為此解也或云衣三尺三寸或云袂倶合義是以喪服記云亦名袂為衣也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者案周禮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二豆為饋食用之豐大夫禮故也若然葵菹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今大夫用之鄭不言者彼饋食當其節天子八豆此大夫取二而已故不須言之云葵菹在綼者以其韭菹在南醓醢在北今於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綼次之也）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

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今文曰主婦入于房〔疏〕主婦至于房○注敦有至于房○釋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知有此義者以其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故云首知象龜者以其蓋形龜象故也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案周禮梓人云外骨內骨以脰鳴者以胷鳴者之類鄭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之等是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也云龜有上下甲者欲言此敦蓋取象之意以龜有上下甲故敦蓋象之是亦取其類也敦蓋既象龜明簋亦象龜爲之故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注云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言以玉飾之還依大夫象形爲飾也天子則簋敦兼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爲將餕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則同姓大夫亦用簋特牲少牢用敦者異姓大夫士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案周禮舍人注圓曰簋孝經注直云外方曰簋者據而言若然云未聞者據殷已上未聞周之簋則聞矣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象是其周器有聞也孝經緯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是有聞而鄭云未聞者鄭不信之故也）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疏〕○注酌奠至累之釋曰酌奠酌酒爲神奠之者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鉶南此經不言故引爲證也云重累之者以黍稷各二二者各自當重累於敦南却合之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疏〕注羊曰至豐也○釋曰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下曲禮文羊肥則毛柔濡豕肥則鬣剛也彼注云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引春秋者證黍稷大和之義案彼左氏桓六年傳文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入楚軍董成楚以羸師而納少師少師還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則此之所言隨季梁辭也）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疏〕注主人至後尸○釋曰自此盡牢肺正脊加于所論尸入正祭之事云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者禮記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故主人皆不出迎尸尸在廟門外爲臣道故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引特牲者尸出入時主人與賓西位上皆逡巡辟位敬尸也云既則後尸者下經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是後尸者也）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庭南沒霤〔疏〕注庭南沒霤○釋曰庭南者於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此沒霤者也）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疏〕祝延至祝從○注由後至西階○釋曰周禮曰大祝相尸禮者案職云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却居主人左〔疏〕注主人至人左○釋曰祝先入至主人入而居祝之右者以祝從尸後詔侑之故在尸後主人前及尸即筵主人與祝西面則主人尊故也云祝從尸尸即席乃却居主人左者解祝在先居左之意也）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閒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疏〕祝主至遂坐○注拜妥至而殺○釋曰案爾雅妥安坐也故云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案特牲云尸啐酒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不得遂坐此經云答拜遂坐故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以其閒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也大夫之禮尸彌尊故無拜事特牲所云嘗鉶謂嘗豕鉶此不嘗鉶謂不嘗豕鉶也知非不嘗羊鉶者案下云嘗羊鉶故知不嘗豕鉶也不告旨者既不啐奠無告也言彌尊者既不啐奠一尊又不嘗鉶不告者是彌尊也云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者案特牲迎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故云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也云所謂曲而殺者禮器文彼注云謂若父在爲母期不得申大夫不得者亦不得申故引爲證若然曲而殺爲初不饗而言也）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疏〕注未有至不命○釋曰云未有事也者釋祝反南面也云墮祭爾敦文在下經官各肅其職不命者言祝無事之義案宿諸官各肅其事不須命故祝得反南面）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今文辯爲徧〔疏〕注牢羊至爲徧○釋曰云黍稷之祭爲墮祭者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墮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于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墮稱及其藏之并有墮名也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者謂陰厭是神食後尸來即席食尸餕鬼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以其凡祭者皆不是盛主人之饌故以祭之爲尊也）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疏〕上佐至右之○注爾近至相因○釋曰曲禮云飯黍無以箸是古者飯食不用匙箸若然器即不動器中取之故移之於席上便尸食也云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者前舉尸牢肺時坐而取之興以授尸不因此坐取肺即爾敦黍明更坐爾黍而起不因前坐也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稷者此後皆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疏〕主人至膚北○注羞進至之加○釋曰郊特牲訓肵爲敬今此主人親進之故鄭云敬尸之加以其爲尸特加故云加也若然特牲三俎膚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膚俎故肵在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疏〕上佐至羊鉶○注芼菜至有滑○釋曰芼菜者菜是地之芼知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者案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爲道也〔疏〕食舉○注舉牢至道也○釋曰此食舉在羞肵之下特牲食舉在羞肵之上不同者彼特牲食舉下乃云羞肵者是其正以食舉後尸即嚌啐之屬即加於肵俎故食舉後即進肵是正也此食舉不在羞肵之上上佐食羞鉶羹尸祭鉶訖乃得食舉故退食舉在祭鉶之下又不退羞肵在食舉下者由主人敬尸故不退在下也特牲爾敦下設大羹此不云者大羹不爲神直是爲尸者故此不言儐尸乃有也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明今食先云食舉是上牢肺正脊也云先食啗之以爲道也者案特牲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注肺氣之主也脊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是也）三飯。（食以黍〔疏〕三飯○注食以黍○

（釋曰知先食黍者以前文先言爾黍故知先食黍也）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幹正脊也古文幹爲肝〔疏〕注幹正脊也○釋曰上文序體先言短脊次言正脊則正脊在中上食舉是正脊故知此食幹亦先取正脊也特牲云食幹鄭注爲長脊也彼記序九體有長脊無代脊者案鄭注云脊無中脊無前貶於尊者故與此異也）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疏〕上佐至之北○注設于至向味○釋曰特牲畧於少牢故有豕膮此少牢二牲故不尚味而無臐膮也）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於肉〔疏〕尸又至橫之○注又復至於肉○釋曰云食大名者以其論語文多言食故云食大名也云小數曰飯者此少牢特牲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據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之等據小數而言故云小數曰飯也云魚橫之者異於肉者魚在俎縮肉在俎則橫其同在肵俎仍橫之魚本縮今則橫矣與牲體異故云魚橫異於肉也必知肉在肵仍橫者但言加于肵不云縮則與本俎同橫可知也大夫不儐尸者於此時亦當設大羹此主爲大夫不儐尸者大羹之文也）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畧之腊必一舉肩以肩爲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疏〕注腊魚至威儀○釋曰云腊[illegible]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畧之者以特牲三舉獸魚以其牲少故也此少牢二牲畧之者體足可舉故腊魚一舉以畧之云腊必舉肩以肩爲終也者以腊如牲骨但舉一肩肩尊以爲終取其成義牲體舉肩爲終云別舉魚腊崇威儀者特牲云尸三飯佐食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又三飯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如初獸魚常一時同舉而此獸魚別舉大夫之禮故云崇威儀案特牲先舉腊後魚此少牢後舉腊者彼特牲三俎腊皆三舉故後舉魚此少牢腊魚皆一舉故使腊在後肩取其終義故也）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如舉幹也）又食。（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疏〕注不舉至侑尸○釋曰云五舉者舉牢肺一也又舉牢幹二也又舉一魚三也又舉腊肩四也又舉牢骼五也是卿大夫之禮五舉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疏〕注侑勸至南面○釋曰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者此決特牲九飯三侑皆祝主人共侑不更以侑者欲使尸飽若其重侑則嫌相褻特牲重侑不更者以士禮九飯縱更亦不飽故不更此大夫禮十一飯更則飽故有更是以使祝獨侑與主人更之義云祝既侑復反南面者戶內主人及祝有事之位尸席北祝無事之位今侑訖亦復尸北南面位也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

飯而侑也）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疏〕注四舉至終始○釋曰正脊及肩此體之貴者故先舉正脊爲食之始後舉肩者爲食之終故云尊於終始）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疏〕注祝當贊主人辭○釋曰以其西面是祝之有事之位故從南向西面位也）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疏〕注祝言至之宜○釋曰云親疏之者云祝言而不拜者疏也云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事相成故云親疏之宜也）尸又三飯。（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俎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疏〕注言受至食焉○釋曰此案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置舉之所下文即言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者是却本初食約特牲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於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故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也）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酳作酌〔疏〕注酳猶至作酌○釋曰自此盡折一膚謂主人酳尸之事云酳猶羨也者取饒羨之義故以爲樂之也）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擩之古文縮爲蹙〔疏〕注羞進至爲蹙○釋曰云鹽在肝右便尸擩之者鹽在肝右據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鄉左[illegible]擩之是其便也）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受尸爵。尸答拜。（兼兼羊豕）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疏〕注主人至尊尸○釋曰云彌尊尸者此少牢與特牲尸酢主人使祝代尸酌者已是尊尸今主人拜受訖又拜爲俠拜是彌尊尸也）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墮爲肵〔疏〕注綏或至爲肵○釋曰經中綏是車綏或有禮本作挼者故亦讀從周禮守祧既葬則藏其墮取墮減之義也云將受嘏者下文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主人爲墮禮）主人佐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疏〕注右手至則坐○釋曰云

尸常坐有事則起主人常立有事則坐者案禮器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齊鄭云齊謂祭祀時則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則常立經云坐祭之謂墮祭尸餘是尸與主人爲禮是主人有事乃坐也尸答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命祝以嘏辭〔疏〕注命祝以嘏辭○釋曰謂命祝使出嘏辭以嘏於主人下文是也）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疏〕卒命至引之○注嘏大至相近○釋曰云嘏大也者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故鄭云予主人以大福案特牲尸親嘏主人此尸使祝嘏主人者大夫尸尊故不親嘏特牲無嘏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詩猶承也實於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疏〕主人至諸內○注詩猶至作卦○釋曰云出出戶也者以主人位在戶內西面今云出故知是出戶也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與大夫異也案春官鬱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是王受嘏與大夫同也案楚茨詩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注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天子嘏辭與大夫同也云復嘗之者重之至也者前已嚌之是已嘗今復言嘗是重受福之至也特牲不言復嘗者文不具也）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疏〕○主人至坐受○注室中迫狹釋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疏〕主人西面答拜○注不言拜送下尸○釋曰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今主人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拜送禮重答拜禮輕今言答拜故

（云不言拜送下尸也）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疏〕（薦兩豆菹醢。注葵菹蠃醢。釋曰知者上云韭菹醓醢鄭云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上亦云葵菹蠃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不言豐大夫之禮今祝用之亦其常事故知用葵菹蠃醢也）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疏〕（注皆升至不殊。釋曰言升下體者髀與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屬于尻又腊之下體爲祝賤故也云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者以其魚猶在俎縮載今橫者爲四物共俎橫而殊之也縮其七物而云四物者據羊豕魚腊故云四物也云尤賤者羊豕體不屬於尻以腊用左右胖故有兩髀言髀屬于尻尻在中謂髀與尻相連屬不殊是尤賤也周祝賤常連之也）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疏〕（祝取至祭俎。注大夫至不盛。釋曰云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者案特牲尸俎有祭肺離肺祝俎有離肺無祭肺是下尸今大夫尸俎亦皆有祝則離肺祭肺俱無是遠下尸也云不嚌之膚不盛者決離肺祭訖嚌之加于俎今以無肺祭不盛故也凡膚皆不齊獨於此言之者以其以膚替肺則嚌此則不嚌故須言之也）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疏〕（注亦如至賤也。釋曰亦如佐食授爵乃興者此經直云卒爵興不云授爵故特明之案下文主婦獻祝祝卒爵坐授主婦爵主婦又獻二佐食二佐食坐授主婦爵主婦獻祝與▲獻二佐食同明主人獻祝祝授主人爵亦與二佐食同可知云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者此決特牲祝卒角拜主人荅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爵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畧）〔疏〕（注不啐至禮畧。釋曰特牲士之佐食亦啐大夫佐食賤禮畧天子諸侯禮雖亡或可對天子諸侯佐食啐乃卒爵貴故也）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疏〕（俎設至一膚。注佐食至下尸。釋曰云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者有脅即經俎實是也無薦謂無菹醢也既無肺已是下尸又無薦是遠下尸也）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疏〕（有司至房戶。注男女至于篚。釋曰云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亞獻祝▲獻尸▲與佐食之事此直云有司授婦贊者于房案禮記內則云非祭非喪

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經雖不言受以篚及奠於地之事亦當然也云男女不相因者案特牲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訖主婦乃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是不相因爵也引特牲者證男女不相因爵主婦不取此爵也）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疏〕（注入戶至東隅。釋曰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者下注云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者案特牲主婦北面拜注云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則是士妻卑不嫌得北面與人君夫人同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荅拜。（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疏〕（注贊者至主婦。釋曰知贊者有司贊者也者上文云有司贊者取爵於篚此還是上有司贊者也）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於內篚）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疏〕（賓長至筵前。釋曰云尸祭酒卒爵者案特牲賓長獻爵止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待夫婦致爵此大夫禮或有賓尸者致爵在儐尸之上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於

主人主人不酢主婦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儐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於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降之數故有異也上大夫得儐尸故致爵上辟人君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注啐酒至禮殺。釋曰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者以其祝與佐食俱是事神及尸是以獻▲尸并及▲之故主人主婦獻祝與佐食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爲待賓尸故於賓長獻是祭末禮殺故不及佐食闕之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謖起也▲謖或作休）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疏〕（主人至廟▲門▲。釋曰自此盡廟門論祭祀畢▲尸出廟之事注事尸之禮訖於廟門者上祝迎尸於廟門今禮畢又送尸於廟門案禮記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是以據廟門爲斷）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疏〕（祝反至階南。注徹肵至不歸尸。釋曰自此盡篇末論徹肵俎行餕之事云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者決特牲佐▲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送尸者也云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者案曲禮云毋反魚肉謂食時▲魚肉不反俎故尸食亦加肵俎本爲尸不反魚肉今賓尸將更食魚肉當加於肵俎未得即送尸家故云本爲不反魚肉也故儐尸訖并後加者得歸之也）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疏〕（注大夫至大也。釋曰案祭統云凡餕之道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是以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明惠之大者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疏〕（上佐至人備。注備四至盥升。釋曰下佐食對之者不謂東西相當直取上佐食東面下佐食西面爲對以其下佐食西面近北故不得東西相當也云賓長二人備者亦不東西相當以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是亦不東西相當也故云備不言對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疏〕（注右之至在北。釋曰東面在南據上佐食西面在北據下佐食右之者飯用手右之便故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齋）〔疏〕（注餕猶至作齋。釋曰云兩下是餕者據二賓長以二佐食爲下故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以地道尊右故二佐食皆在右若然羊俎兩閒南北面置之故二賓長於俎一端取黍也必知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者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

舉。（舉舉膚今文辯爲徧）〔疏〕（司士至祭舉○注舉舉至爲徧○釋曰知舉是舉膚者以其尸舉肺餕者下尸明不舉肺當舉膚是以特牲云佐食授餕者各一膚明此大夫禮亦舉膚也）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主人至取舉○注三拜至面拜○釋曰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荅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肉汁也）〔疏〕（司士至食舉○釋曰云又進二豆湆于兩下者以其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一進與上佐食一進與下佐食故更羞二豆湆于兩下湆者從門外鑊中來以兩下無鉶故進湆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壹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荅壹拜略也古文一爲壹也）〔疏〕（注不拜至壹也○釋曰云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者決特牲使嗣子與兄弟餕爲貴故拜受爵也云荅壹拜略也者特牲亦無再拜法此云略者以其四餕皆拜主人總荅一拜故云略也）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餕荅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疏〕（注主人至酌也○釋曰特牲上餕親自酌酢主人此上餕不酌者上餕將嘏主人故在尸位不可親酌特牲上餕酌者以上餕不嘏主人旣卒爵三餕俱出上餕酢主人少牢禮備又嘏主人故不酌也）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疏〕（注親嘏至以黍○釋曰言亦者亦上皇尸命工祝嘏主人以黍此亦以黍上文司士進敦乃分黍于羊俎兩端下不言稷故知亦黍也）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荅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疏〕（注送佐食不拜賤○釋曰賓主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儀禮卷第十六（經二千九百七十九　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儀禮疏卷第四十八

（元缺第五葉今補）

儀禮注疏卷四十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卒脀祝盥於洗

注將納祭也　要義同毛本誤脫

主婦被錫衣移袂　移唐石經嚴本要義楊氏俱作移與疏文合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敖氏毛本俱作侈下同陸氏曰侈本又作移魏氏曰移本又作侈段玉裁云釋文當云移袂本又作侈後人倒之耳張忠甫依釋文改移爲侈非也作移者自是相傳古本羣經音辨曰移廣也音侈禮主婦人衣移袂此賈昌朝本作移也葉抄釋文移從衣殆非也臧庸云移字當作袳說文袳衣張也○按袳乃正字移卽袳之假借字作侈誤也葉本釋文袳从示蓋因示而誤通志堂本從木又因示而誤段謂釋文當云移袂本又作侈正與要義合追師注引此經亦作移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此古本作移之證

讀爲髲鬄　段玉裁挍本鬄作鬄下同

以被婦人之紒爲飾　段玉裁挍本被作髲

衣三尺三寸　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三作二

葵菹在綈今文錫爲緆蠃爲蝸　（今文二字陳閩監葛俱誤在葵字上在下集釋有比）字按特牲疏引此注今本有北字單疏本則有北字而無綈字也毛本無鬄爲緆三字徐本通解俱有嚴本集釋俱與徐本同惟鬄字作錫釋文有爲緆二字云音羊○按緆字不當從易疑陸誤

此被錫移袂與主婦同　要義同毛本通解移作侈

因名髲鬄焉者　陳閩通解同要義毛本髲作髮

是其取賤者髮爲鬄之事也　（髮爲鬄陳本通解俱作髲爲鬄要義作髮爲髲按當）作髲爲鬄

鄭云所謂髲鬄者　（上六字此本重出通解毛本無按疏意蓋謂此注云周禮所謂次者指追）師文追師注云所謂髲鬄者卽指此文也傳寫錯誤複衍六字

六服外之下者　外之下毛本誤作下之外

故三尺三寸　通解毛本故下有衣字

昌本麋臡　陳本通解同毛本昌作菖○按周禮作昌

茆菹麋臡　浦鏜云麋作麇

云葵菹在綈者　按在下亦當有北字或北誤爲綈

今於次東　毛本今誤作二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又興受贊者敦稷　（毛本興誤作十）

明象龜蟲獸之形　（通解要義同毛本無蟲字聶氏有蟲字無龜字）

外骨內骨　內閩本通解俱作肉誤

管仲鏤簋朱紘　（通解要義同毛本紘作綋○按當作紘字今本禮器亦有作弦者非也）

據而言　據下要義空一字一本增外字

祝酌奠

設饌要由尊者成　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饌作與

卻合之也　陳閩通解同毛本卻作欲

主人西面

羊肥則毛柔濡　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濡字

證黍稷大和之義　大陳閩監本要義俱作大是也通解毛本作太

宗人奉槃○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　（自以至興七字毛本）脫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俱有通解無

卽亦此沒霤者也　通解同毛本無此字

祝延尸　延唐石經鍾本俱作筵誤

祝主人皆拜妥尸　拜上要義有再字

故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　（通解要義同毛本無故字按毛本非也）

故無拜事　拜乃三字之訛

知非不嘗羊鉶者　非要義作非是也毛本作此

故知不嘗豕鉶也　要義同毛本無不字

旣不啐奠　通解要義同毛本旣作卽

云不告旨者　通解要義俱有不字與注合毛本無

祝反南面

墮祭爾敦　墮釋文作隋下同

尸取韭菹○尸受同祭于豆祭　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楊敖同通解毛本受同二字倒

合祭於俎豆之祭也　李氏曰俎豆當作菹豆張氏說見後

今文辯爲徧　爲釋文作作與疏標目異

俱祭于苴上上　（浦鏜云菹誤苴要義重上字屬下句通解毛本上字不重）

謂陰厭是神食後　神食二字要義重出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　（李氏曰授尸下賈氏有尸受祭肺四字）

按特牲云黍稷（毛本無云字）

主人羞肵俎○置于膚北（置于釋文作直於云音值下注直室同）

食舉

先飲啗之（飲釋文集釋楊氏俱作食陸氏曰作飲飯者皆非○按疏亦作食）

上佐食羞鉶羹（陳閩俱無上字羞下有於字）

上佐食舉尸牢幹

故知此食幹（通解同毛本知此二字倒）

尸又食食胾

此少牢特牲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牲字）

五口謂之五飯之等（要義同毛本無之字）

今則橫矣（通解同毛本橫下有之字）

則與本俎同橫可知也（毛本與誤作於）

此主爲大夫不儐尸者大羹之文也（浦鏜云不當衍字者上當脫故無設三字）

又食

卿大夫之禮（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卿作鄉）

尸告飽

祝獨勸者（毛本獨誤作南）

亦當有之（通解要義同亦當二字毛本倒）

諸侯九飯告飽而侑（毛本飽誤作飯）

尸又三飯

凡十一飯（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凡作尸）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

而實舉于俎豆（俎集釋楊氏俱作菹與疏合張氏曰疏于特牲之肺脊初在俎豆既作菹于此又作菹則此篇之上文注合祭于俎豆之祭也之俎亦必菹字並從疏）

尸祭酒啐酒○肵亦縮進末（末陳閩俱誤作未葛本作末）

祝酌受尸（受集釋要義楊敖俱作授張氏曰經曰祝酌受尸按經上文祝受尸爵今酌以授尸作受非也從經○按唐石經作受）

侑爵拜彌尊尸（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拜下有爵字）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

古文墮爲肵（張氏曰經云上佐食以綏祭墮當爲綏後注有云綏亦當爲挼古文爲肵此綏爲肵之證也從經○按注似非誤說詳士喪禮今文挼爲綏下）

則藏其隋取隋減之義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取隋二字）

下文主人受嘏之時（毛本受誤作守）

是以佐食授黍稷（通解要義同毛本授作受）

主人佐執爵（徐本同毛本佐作左張氏曰經前後文執爵皆左此佐當爲左從經前後文）

齊謂祭祀時（通解要義同毛本祀作禮○按曲禮注作祀）

祝與二佐食○摶之以授尸（摶唐石經陳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摶徐本毛本誤作搏）

卒命祝

嘏大也（此句上要義有命祝以嘏辭五字）

來讀曰釐（曰要義作爲）

言無廢止時（徐本集釋要義楊敖同通解毛本止作上）

替爲柍柍或爲載（柍徐本並从木與宋本釋文合集釋通解要義毛本俱並从衣段玉裁云釋文柍音決今本乃作袂音決袂不當有決音此葉鈔本之可貴也儀禮嘉靖本鍾人傑本皆作柍錢大昕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戴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大猷是秩與戴通）

主人坐奠爵興○主人嘗之（張氏曰巾箱杭本嘗誤作當從監嚴本）

云出出戶也者（通解重出字毛本不重）

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通解同毛本寫作爲）

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擩陳本通解要義俱作擩是也閩本誤作儒毛本作臑）

佐食設俎

縮其七物（陳閩通解同毛本其作有）

祭酒啐酒肝牢從

主婦獻祝與獻二佐食同（通解要義同毛本與作興）

以士卑故祝不賤（卑要義作賤）

主人酌獻上佐食○坐授爵興（李氏曰授石本作受）

不啐而卒爵者（張氏曰監本啐誤作卒從諸本）

有司贊者○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毛本戶誤作中）

論主婦亞獻祝獻尸與佐食之事（毛本論誤作中尸要義作祝按要義固非然獻尸宜在獻祝前諸本亦有誤）

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陳本通解要義楊氏俱作其毛本作且受此本通解要義楊氏俱作受毛本作授）

尸拜受

拜於主人之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無人字）

此拜於北（徐本集釋敖氏俱作此拜於北與上節疏合通解作始拜於北毛本北作此楊氏作也拜於北）

尸祭酒卒爵○酌授尸（周學健云授石經作受字按唐石經作授）

賓長洗爵獻于尸○賓戶西北面拜送爵（戶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俱作戶通解要義毛本俱作尸）

啐酒而不卒爵（卒徐本集釋楊氏俱作啐通解毛本作卒李氏曰啐爵當作卒爵○按飲酒之注或卒酒而不卒爵或不啐而卒爵各有所宜鄭注甚明舊本多誤此注卒爵嚴徐諸本以卒爲啐前主人獻佐食注不啐宋監本以啐爲卒聘禮注糟醴不卒本或多作不啐其誤並同）

但爲待賓尸（陳本通解同毛本但作俱待作拜賓作儐）

祝入○主人降（降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氏俱作降監本誤作祭毛本作出）

謖或作休（按士虞注云古文謖或爲休此注謖上疑脫古文二字）

祝先尸從

訖於廟門（毛本門下有外字徐本無與疏合集釋通解俱有楊氏有外無廟）

主人至廟門（按主人者指前節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句也凡儀禮皆以一疏配一注此獨總三節爲一疏亦變例也然標目既云主人至廟門而疏乃云自此盡廟門論祭祀畢尸出廟之事殊不可解一本移自此句置前注孝子之養禮畢下則標目當改云主人至利成）

上祝迎尸於廟門今禮畢（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今禮二字）

祝反復位于室中

決特牲佐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通解要義同毛本佐作餕）

謂食時魚肉不反俎（時要義作時是也毛本作將）

今賓尸將更食魚肉（毛本通解賓作儐）

司宮設對席

大夫禮四人餕（徐本集釋通解同楊氏毛本餕作養）

上佐食盥升

不謂東西相當（陳閩通解楊氏同毛本當作對）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李氏曰餕當如上下文作養）

據二賓長以二佐食爲下（毛本通解以作於）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主人荅壹拜（壹唐石經徐本集釋俱作壹注同楊氏經作壹）

注作一通解敖氏毛本俱作一

大夫餕者賤也（毛本大誤作夫）

古文一爲壹也（毛本作壹爲一徐本通解俱作一爲壹與此本標目合集釋與毛本同按經有兩一字一拜徐本作壹拜則所謂古文一爲壹者自指一爵言李氏誤認爲指壹拜言故倒注文耳至毛本經注不相應其誤更不待辨矣）

上養親嘏曰

亦上皇尸命工祝嘏主人以黍（亦通解作亦毛本誤作以工陳本通解俱作工毛本誤作二）

儀禮注疏卷四十八挍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四十九　儀禮卷第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有司第十七〔疏〕有司徹第十七○釋曰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釋曰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即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儀禮　鄭氏注

有司徹。（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疏〕有司徹○注徹室至祭也○釋曰自此盡如初論徹室內之饋并更整設及溫尸俎之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者室內之饋主於尸饌薦俎黍稷皆名饋下大夫不儐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彼鄭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則此饋內兼數物唯無脈俎脈俎上篇佐食徹之先設於堂下也又言及祝佐食之俎者殊其尊卑爲文祝亦有薦在室內北墉下佐食之俎在兩楹之閒無薦此等見於上篇今徹祝與佐食并爲文者賤者省文之義其實祝薦俎在室內佐食俎在階閒此直云有司不言官下大夫不儐尸云官徹者彼爲更饌西北隅爲陽厭故見官也脈俎亦用儐尸不使有司同時徹者所俎本爲尸故設之徹之皆不與正俎同時而後設先徹案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此不言者彼人君禮故不同也云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者此對下大夫不儐尸禮不崇也云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者對下大夫尸出之後改饌西北隅爲厭飫神今儐尸者雖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亦下大夫也云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者欲見天子諸侯尊別日爲之與卿大夫禮異但祊與繹二者俱時爲之故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引春秋傳者此宣八年左氏傳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卿佐卒輕于正祭不合廢但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之云壬午猶繹引之者譏人君別曰爲繹又見二者雖同時而大名繹故孔子書繹不書祊引爾雅者爾雅釋天文彼云周曰繹商曰形夏曰復胙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殷曰形者義取形形祭不絕周曰繹者取尋繹前祭之事但祊者禮器云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也此祊是明日又祭故於廟門外若然正祭祊即於廟門內故楚茨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云祊門內也鄭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是正祭祊在門內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亦是祭之明日祊故云求諸遠者但此大夫儐尸同日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亨牛求牛鄭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是其別牲也

埽堂。（爲賓尸新之少儀曰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疏〕埽堂○注爲賓至曰拚○釋曰爲賓尸新之者正祭於室之時堂亦埽訖今將儐尸又埽之故云爲儐尸新之引少儀者若直埽席前止可云拚今云埽不云拚明于堂廟氾埽引之見氾埽爲義也

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今文攝爲聶）〔疏〕司宮攝酒○注更洗至爲聶○釋曰鄭云更洗益整頓之者案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更添益整頓則此洗當作撓此謂賓尸唯徹室中之饋亦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

乃䊵尸俎。（䊵溫也溫尸俎於爨所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賓尸之禮古文䊵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疏〕乃䊵尸俎○注䊵溫至寒也○釋曰知溫尸俎於爨者見下文云卒䊵乃升羊豕魚三鼎故知先溫於爨之鑊乃後升之於鼎也所亦溫焉可知者案下文載俎所舉在肩胳脊脅皆在載於俎明亦溫可知又云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賓尸之禮者但正祭時尸祝及佐食皆有俎今獨言溫尸俎欲見賓尸時祝與佐食不與而別立侑也云古文䊵皆作尋者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者彼不破者或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今作䊵有火義故從今文也云記或作燖者案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爲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燖也引春秋傳者案哀公十二年左傳夏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䊵尸俎是重溫之義

卒䊵。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賓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疏〕卒䊵至如初○注腊爲至爲密○釋曰云腊爲庶羞者鄭解不䊵腊之義案上䊵尸俎則皆在其內今升鼎言無腊下載又不見腊體明從庶羞可知云膚從豕去其鼎知者下載體時膚猶在豕鼎不爲庶羞可知但正祭時五鼎今二者皆去其鼎故云賓尸之禮殺於初也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疏〕乃議至異姓○注議猶至作宥○釋曰自此盡侑荅拜論選侑并迎尸及侑之事云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者下文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又云主人出迎尸侑言侑即賓之賢者明賓有司主人皆復內位矣若然知賓主不先在內必知出復內位者上篇云四餕者二佐食二賓長餕訖皆出未見入主人送上餕言退皆有出事今議侑在內故云是時賓主人已復內位也

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爲侑）〔疏〕宗人戒侑○注戒猶至爲侑○釋曰知南面告於其位者以賓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爲侑明面鄉其位可知知賓位在門東北面者下文將獻賓時云主人降南面拜衆賓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是也云戒曰請子爲侑者案燕禮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傳公命當云請子爲賓此處命侑當先云主人曰命某爲侑宗人傳主人辭戒曰請子爲侑鄭以互文約之故云然也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於次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

（尸極敬心也〔疏〕侑出至之外。注俟待至心也。釋曰云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者正謂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是極其敬心也）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疏〕注言與至賓客。釋曰云尸益卑者以儐尸之禮以尸爲賓客當在門西東面北上今執臣道門外北面故云益卑也）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疏〕主人至人擯。注賓客至擯贊。釋曰案少牢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祝不與儐尸故使宗人爲擯也云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者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申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迎之以尸同賓客是主人益尊故也）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疏〕注沒霤至又讓。釋曰經直云揖乃讓鄭知沒霤相揖至階又讓者案上篇鄉飲酒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故知也）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於其席〔疏〕注東上統於其席。釋曰尸在門外北面西上統於賓客至此升堂亦應西上故決之云東上統於其席以其賓席以東爲上故也）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拜至喜之）乃舉。（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也〔疏〕乃舉。注舉舉至殺也。釋曰自此盡西枋論門外舉鼎匕俎入陳于廟門之事云舉者不盥殺也者決正祭時皆盥訖乃舉鼎此儐尸禮殺舉者不盥故云殺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疏〕注如初至北上。釋曰云如初者此如上經正祭時陳鼎之事也）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于豕鼎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古文縮皆爲蹙〔疏〕注雍正至爲蹙。釋曰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案周禮內饔職云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此士之雍正所掌亦依之也知四俎據尸侑主人主婦者據下文四者皆有俎知之也云陳之宜具者此四俎當俱陳于鼎之西分二俎陳豕鼎魚鼎之西者欲使三鼎之西並有俎故云陳之宜具也）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並并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古文並皆作併〔疏〕注並并至作併。釋曰云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者匕湆謂無肉直汁以其在匕湆也即下文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是也云肉湆者直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下文云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是也案下文次賓羞羊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此注并云司馬不云次賓者案上經正祭時云司馬刲羊據此正文沒次賓不言其實羞羊匕湆者是次賓也又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者此經陳二俎以爲益送之俎南俎已是司馬所用於羊湆之等則此北俎是司士羞豕湆之等若然案下文亦次賓羞豕匕湆司士羞豕匕湆此并云司士者亦據上經正文司士擊豕而言實次賓羞豕匕湆也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者以其言疏是疏通刻飾之名若禮記云疏屏之類故知柄有刻飾亦通柄刻雲氣以飾也）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几所以坐安體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疏〕注几所至玉爵。釋曰引大宰者證宰授主人几之義）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獨揖尸几禮主於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阼階賓階上位〔疏〕注位阼至上位。釋曰鄭言此者主人位常在阼階上其賓位在戶西及在西階上今恐尸復位在戶西以其未得在戶西故言賓階上位也）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尸進。二手受于手間。（受從手間謙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疏〕主人至不坐。注左之至几輕。釋曰云主人退尸還几縮之者以主人橫執几進授尸時尸二手受於主人手間時亦橫受之將欲縱設於席故還之使縮以右手執几外廉故鄉北面縮設于席也云左之者異於鬼神者謂若上篇以來設神几皆在右爲生人皆左几之等是其生人陽故尚左鬼神陰故尚右也云不坐奠之者几輕者此決下文啐酒坐奠之不言坐是重之此言坐執之故也）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荅拜。（侑拜者從於尸〔疏〕注侑拜者從於尸。釋曰以主人授几止爲尸故主人拜送其尸獨荅拜今侑亦拜故云從於尸以其立侑以輔尸故侑從尸拜也）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荅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爲上汙手不可酌〔疏〕主人至送爵。釋曰自此盡與退論主人主婦獻於尸之事云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者案鄉飲酒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此中亦應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昌昌本也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退入房也〔疏〕主婦至興退。注昌昌至房也。釋曰案此上下經主人先獻主婦乃後薦者若正祭則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繹日也則此儐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云昌本已下等物至此皆朝事豆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故鄭注此皆據彼而言又案彼注昌本昌蒲根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云蕡熬枲實也者案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若然蕡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枲實者舉其類耳其實枲是雄麻無實若竹器圓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類也白黑之等無正文鄭以形色而言之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者案禮記坐尸於堂子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是特牲少牢正祭無朝事於堂直有室中之事若然大夫雖用天子諸侯朝事之籩豆以其禮殺故八籩八豆之中各取其四耳其韭菹醓醢者則無骨之醢昌菹醢者即周禮麋臡散文亦名醢又案周禮鄭注云齏菹之稱菜肉通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彼昌本不言菹是細切爲齏此云昌菹則大夫以昌本爲菹異於天子諸侯所用也云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者鄭意以籩豆俱時設而籩不使婦贊者取籩以授主婦者以籩與豆不同所實又別故主婦宜親就房親取之也）乃升。（升牲體於俎也〔疏〕乃升。釋曰自乃升盡于其上論司馬載俎因歷說十一俎之事）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言燅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貶也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疏〕注言燅至一俎。釋曰云言燅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者上篇少牢載牲體十一脊脅皆加並骨二尸食特舉脊肩骼在於所俎上文直言燅尸俎嫌所舉在所者不在故復序其體所舉肩骼則存焉所舉未知此正俎爲在下羊肉湆以本脊脅皆二骨以並今皆一骨故鄭云明所舉肩骼存焉以肩骼一骨前尸所舉今復序之明在可知脊脅雖舉以其二以並今脊脅載一骨在正俎一骨在湆俎故鄭云亦著脊脅皆一骨也以其前所舉者未知在何俎故直注云著脊脅皆一骨不云存耳云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者此俎在侑俎之南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

之北俎也鄭君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第一者最在北故侑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南已下所注俎之次第皆據司士雍人所陳爲次義可知也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今文湆爲汁）

〔疏〕羊肉至南俎。注肉湆至爲汁。釋曰云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者以使正祭之鼎直升牲體無湆者以正祭之俎非加今儐尸增俎實爲尸加故有湆也凡牲體皆出汁不言湆又下豕脅亦出于汁皆不言湆此特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體於鼎時皆無匕湆故直云升體於俎設於尸前鼎內亦無匕湆升文今此升牲體於尸前匕湆亦升焉故得湆名以其俎實無汁故進羊肉湆必先進羊匕湆然後進羊肉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之故鄭下注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是也若然豕亦有匕湆不名肉湆而名豕脅者互見爲文言脅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若然羊豕互見爲文魚何以不言魚湆而云湆魚者羊先言肉後言湆使肉前進匕湆明是湆從肉來可知魚前無進匕湆故先言湆以明魚在湆可知魚無匕湆者鄭下注云不羞魚匕湆畧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汙之殺云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上經退臑在下者以折分故退之今此經云臑折即上經所退臑在下者也左右體之臑而必取右體之臑折分用之貴神俎故也若然脊有二骨亦分一骨爲肉湆者亦是貴神俎故也云此以下十有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者案下文卒升賓長設羊俎於豆南賓降尸升筵唯設此一俎餘十一俎皆未又主人主婦升席時乃設之是其俟時而載今於此已下雖未載因前俎遂歷陳說之耳十一俎者即尸之羊肉湆一也豕脅俎二也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湆俎六也豕脅七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其十一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

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

〔疏〕司士至一俎。注臑在至北者。釋曰云臑在下者順羊也者以其豕脅不折臑臑亦在下順上文羊臑在下由折分此雖不折順羊故亦在下也豕肉湆所以不折者由豕無正俎皆是肉湆故不順所折也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左體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

〔疏〕侑俎至一俎。注侑俎至尸同。釋曰侑俎用左體者案少牢載尸俎皆右體脊脅皆二骨舉肺一切肺三尸主人主婦盡用腸三胃三尸正俎用一湆俎用一唯有一在此是以自侑已下及主人主婦皆用左體脊脅若然蘇尸俎時左體亦同升於鼎上不云者文不具是以前陳俎時皆設于鼎西若不同升鼎則侑主人主婦俎如特牲執事之俎陳在階間不應在鼎側也若然特牲執事與主人主婦之俎亦不升鼎彼爲自異於神少牢祝與佐食俎亦不升鼎亦自異於神此自侑已下悉與尸同鼎者以儐尸禮益卑唯尸尊禮詳侑已下禮畧故也云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者鼎俎數奇今體數四故云加若禮緯云禮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是以少牢祝羊豕體各三又下文主人羊肉湆俎體亦三今儐尸之有侑猶正祭之有祝侑四體必知以肫爲加者侑豕俎無肫主人羊肉湆俎亦無肫故知有肫爲加以立侑以輔尸尊之故以肫爲加體也云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者以下文設薦俎而注云衆兄弟儀禮文薦脅皆不云折唯兄弟云先生之脅折鄭云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是以知義然也云無羊湆下尸也者直云無羊湆不云肉者以上湆肉湆皆無故直云無羊湆以包二者皆無此二湆尸皆有侑皆無故云下尸也云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者上尸羊俎有祭肺豕俎有嚌肺是備禮侑羊俎豕俎皆切肺故曰不備禮也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阼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

〔疏〕阼俎至一俎。注阼俎至俎同。釋曰無體遠下尸者尸用右體主人用左體是其相下之義今主人正俎全無牲體故云遠下尸也云以肺代之肺尊也者尸侑一肺今主人一俎有兩肺故知以肺代體肺者氣之主食所先祭尊於腸胃故以肺代體云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者以俎物雖與尸不同者肉湆與尸同至尸酢主人而設之故曰崇尸惠正俎所以不崇尸惠者遠下尸故無正俎遠下則無肉湆者近下尸故侑無羊肉湆注但云下此非直崇尸惠亦見尊主人者侑無羊匕湆無豕匕湆而主人盡有是其尊主人所有者尊見下文受酢致爵時云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者牲右體貴左體賤侑用左體皆言左肩左肫今主人用左臂直云臂不云左者大夫尊故空其文似若得用右體然必知是左臂者以右臂在尸俎故也云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者案禮器注云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大夫不沐粱屈於君士則申與君同是亦屈申之義故引爲證也云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者以其共用益送之俎故知同也

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

〔疏〕主婦至一俎。注無豕至西者。釋曰云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者以主人俎無羊體故主婦俎亦無豕體以主人遠下尸主婦亦遠下尸也云無祭肺有嚌肺亦不侑也祭肺尊者言亦者亦主人下侑也侑用肩主人用臂祭肺尊嚌肺卑侑俎皆祭肺主婦皆嚌肺故云下侑也云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者肺文承膚下有豕肺之嫌故須辨之云嚌羊肺者以別之也云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者羊豕雖異脊脅之等體名則同今豕雖直言膚不言體以豕膚在羊肺之上使締羊之體故云相亞若然下文主人獻賓之時司士設俎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所以膚又在肺下者彼取用之先後故退膚在下

司士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殷冔之冔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

〔疏〕司士至其上。注橫載至俎同。釋曰案上歷說十一俎尸侑主人之下皆次言豕俎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獨不陳魚俎於豕俎之下而陳并於此者欲見魚物別於正牲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三故并於此序之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者以其牲體皆橫載於俎於人爲縮鬼進下生人進腠上篇少牢正祭升體時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鄭注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引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明正祭之時牲體皆橫載進下可知至此儐尸事神禮簡儐尸禮隆以尸爲賓客故從生人禮牲體皆進腠橫載於俎異於載魚於正祭之時縮載故少牢云司士升魚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於俎爲縮於尸爲橫首向右腹腴向尸鄭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若生人則亦縮載於人爲橫首亦向右進鰭脊向人腹腴向外今儐尸之禮又魚宜亦同生人縮載進鰭今橫載於人爲縮不與正祭同又與生人異欲見儐尸之禮異於正祭又不得全與生人同鄭云彌變於神者牲體既進腠是已變於神至於魚載又橫於俎是彌變於神也云膴讀如殷冔之冔者讀從士冠禮郊特牲周弁殷冔冔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云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者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者也

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

〔疏〕卒升。注卒已至羊俎。釋曰自此盡立于筵末論薦獻於尸之事云卒升者案上有主人酌獻尸主婦薦籩豆又升羊俎進於尸前因歷說十一俎之事今言卒升還計上升羊俎故云卒是以鄭亦云已載尸羊俎而言之此事從上文獻尸下盡乃卒爵有五節五節者從主人獻酒於尸并主婦設籩豆是其一也賓長設俎二也次賓羞羊燔尸乃卒爵五也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

〔疏〕賓長至豆祭。注賓長上賓。釋曰上文載羊俎退卒升於十一俎下者欲就此賓長設羊俎之事故此言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乃降注云賓長上賓者案下三獻時云上賓洗爵注云上賓賓長也是以鄭上下交相曉爲一人者也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

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桃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注猶寫也今文桃作抌挹皆爲扱）〔疏〕（注桃謂至爲扱。釋曰云讀如或舂或抌之抌者讀從詩或舂或抌彼注抌抒臼也云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此以漢法况之言淺升元錄對尋常勺升深此淺耳）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疏〕（注肺羊祭肺。釋曰知羊祭肺者見上載尸羊正俎而云祭肺一故知此羊俎上祭肺其羊肉湆雖有嚌肺一此下經乃升此時未升故知非嚌肺也）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疏〕（次賓至以降。注嚌湆至尚味。釋曰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者此匕湆似大羹案特牲大羹不祭不嚌以不爲神非盛此嚌之者明湆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尚味故也以湆肉加在鼎有汁在俎無汁故以匕進汁是以上注云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是也特牲大羹自門入本不在鼎不調之此肉湆在鼎已調之故云尚味也）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言美也拜告酒美荅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疏〕（尸席至荅拜。注言美至之東。釋曰案上篇少牢尸不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至於儐尸啐酒告旨者異於神奠具尸禮彌儐故也）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疏〕（司馬至以降。注絕祭至敬也。釋曰引周禮者案大祝職辨九祭七曰絕祭注云絕末以祭引之證絕祭與此同也云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者司馬火官羊又火畜則羊湆與肉皆當司馬載之案上文次賓載湆此經司馬羞肉者以大夫官多各所載其一是以云大夫禮多崇敬也）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疏〕（注燔炙。釋曰案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則炙也彼以燔炙相對則異此云燔炙者燔之傳火亦是炙類故曰燔炙）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疏〕（主人至荅拜。注不洗至專階。釋曰自此盡主人荅拜論主人獻侑并薦俎從獻之事也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籩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侑降於尸二等無羊匕湆又無肉湆云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者此則以其獻尸訖即獻侑中間無別酢酬之事故不洗凡爵行爵從尊者來向卑者俱獻間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獻間無事亦洗是以此文獻尸訖俱獻侑不洗是爵從尊者來故特牲賓致爵於主人洗爵者鄭云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以其承佐食賤雖就獻間以其爵從卑者來故洗之故不儐尸鄭注云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是爵從卑者來故洗也云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者對主人不就尸階者尸尊得專階故也）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立侑爲尸使正饌統焉）〔疏〕（注醢在至統焉。釋曰凡設菹常在右便其擩今菹在醢北者以其立侑以輔尸故菹在北統於尸也）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荅拜拜於侑之右）〔疏〕（注荅拜至之右。釋曰知拜於侑之右者以其前拜爵時尸在侑之右元錄）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疏〕（尸受至爵酌。注酌者將酢主人。釋曰自此盡筵論主人受尸酢并薦籩豆及俎之事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者尸酢主人時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次賓羞羊匕湆三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但特牲少牢主人獻尸尸即酢主人主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侑乃酢主人不同者此尸卑達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於侑乃自飲彼尸尊不達主人欲自達已意故先酢主人乃使主人獻祝與佐食故不同是以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亦此類也）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今文無二籩）〔疏〕（司宮至于房。注設籩至二籩。釋曰此乃陳主人受酢設席之位案特牲爲士案少牢下大夫皆致爵乃設席此儐尸受酢即設席者以其儐尸尸益卑主人益尊故明一等受酢即設席案上設尸籩云與取籩於房麷蕡注云以饌異親之與此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文不同者凡執籩豆之法皆兩雙執之此侑與主人皆二籩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於事便故主婦不興受設之上尸籩豆各四故主婦與取籩豆于房亦見異饌親之義也云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者上設侑籩正當豆此在西北明辟鉶云亦亦尸籩當豆西外列以辟鉶故也）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於此虛不復用）〔疏〕（注奠爵至復用。釋曰云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於此虛不復用者此俎雍人所執陳奠於羊俎西在南者自此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於尸次賓又羞匕湆於主人同用此俎三降皆不言虛欲見後將更用至於此言虛俎明其不復用此俎又見下次賓羞羊燔於主人則北之豕俎用北之豕俎而得羞羊燔者以其禮殺故也）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篚急崇酒）〔疏〕（主人至序南。注不降至崇酒。釋曰直云次賓羞燔者燔即羊燔知者以其主人與尸侑皆用羊體鄉主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賓長獻尸後悉用魚從是以知主人之燔羊燔也云不降奠爵于篚急崇酒者此下唯有崇酒之文更無餘事故云急崇酒案鄉飲酒介荅拜主人卒爵坐奠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注云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與此不同者彼賓有獻衆賓之事故云當獻衆賓亦得見急崇酒兩見之也）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已爲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

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疏〕司宮至主婦。注房東至之東。釋曰自此盡主婦荅拜論主婦亞獻尸并見從獻之事上文主人獻節凡有三爵有主人獻尸獻侑并受酢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即分爲四節解之四者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下文賓長爲三獻爵止故與主婦亞獻同此主婦亞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五者主婦亞獻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糗與脩二也次賓羞豕匕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疏〕尸拜于筵上受。注尊南至便也。釋曰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尸於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若然少牢主人祝拜於席上坐受者注云室內迫狹故拜筵上與此禮異云尊南西面拜由便也者此決下文西面於主人之北拜送爵今酌尊因在尊南西面拜獻尸者便也言便者便其西面授尸故不退主人之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疏〕注飲酒至爲斷。釋曰云無黍稷殺也者決正祭時有黍稷故也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疏〕酌獻至荅拜。注酌獻至西面。釋曰同有三等降於尸二等無鉶羹與豕匕湆云三等者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

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疏〕主婦至侑興。注豕脀至禮殺。釋曰案上下文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但是正俎皆橫執俎以升又橫設於席前若益送之俎皆縮執之又縮於席前今司士所羞豕脀是益送之俎縮執是其常而言縮執者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時無羊肉湆故主婦獻侑司士羞豕脀不得相如是以經特著縮執俎見異於正俎諸文特云橫執縮執者皆此類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疏〕受爵至荅拜。注主婦至併敬。釋曰自此盡荅拜受爵論主婦致爵於主人之事此科亦有五節行事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主婦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湆三也豕脀四也豕燔五也云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併敬者前主婦獻尸侑拜送於主人北今致爵於主人拜於阼階上者辟併敬主人與尸侑故易位也若然案特牲三獻爵止乃致爵此未三獻已致爵者以上篇已有獻於尸故此不待三獻又見儐尸禮殺故早致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疏〕主婦至不拜。注主人至告旨。釋曰云主人拜啐酒嘗鉶不拜若然則啐酒有拜嘗鉶無拜案前主婦獻尸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拜在嘗鉶之下則嘗鉶有拜坐啐酒不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嘗鉶下其拜仍爲啐酒拜在嘗鉶下者以因坐啐酒不興即嘗鉶嘗鉶訖執爵興坐奠爵拜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疏〕尸降至以降。注將酢主婦。釋曰自此盡主婦拜論尸酢主婦之事此科內從酢有三三者主婦受酢之時婦贊者設豆籩一也司馬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主婦卒爵三也以其主婦受從與侑同三主人受從與尸同五尊卑差也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俟尸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主人揖尸侑。（將升）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俟尸酌）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

面。主婦立于西席。（設席者主婦尊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疏〕注設席者主婦尊。釋曰以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文唯主婦與主人同設席故云主婦尊特牲及下大夫主婦設席亦是主婦尊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疏〕注婦人至少者。釋曰案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者是也彼直云宗婦是特牲宗婦一人而已不言贊或少未可定此大夫禮隆贊非一人而稱贊贊主婦及長婦故云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疏〕注出房至子也。釋曰云不坐者變於主人也者上主人受酢坐卒爵故云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者上下經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疏〕上賓至賓降。注上賓至止也。釋曰此一經論賓長備三獻獻尸其尸奠於薦左未舉之事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禮終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舉之故下文主人獻及衆賓以下訖乃作止爵若然特牲及下大夫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儐尸之禮室內已行三獻至此儐尸夫婦又已行致爵訖儐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於庭與正祭者異云上賓賓長者上文云賓長設羊俎是此與上文長賓互見爲一人云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者言長賓中長尊稱輕若言上賓中上尊稱重故以將獻變言上賓云或謂之長賓者或少牢文案彼云長賓洗爵獻于尸此異之稱上賓者少牢尸有父尊屈之故但云長賓耳若然不儐尸亦云長賓特牲云賓三獻如初又不言長賓者士賓卑又闕之云奠爵爵止者特牲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不儐尸者亦然是其爵止之事案下經爵止者多非爲均神惠之事故此特解之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疏〕主人至不升。注侑不至

（不從。釋曰自此盡皆左之論主人酬尸設羞之事云侑不升尸禮益殺者儐尸之禮殺於初今侑不升又殺故云益殺也）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主人）〔疏〕（尸北至薦左。○注降洗者主人。○釋曰此主人酬尸尸奠於薦左者不舉案下經不舉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爵于右注云奠於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與此不同者特牲及下不儐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由儐尸如與賓客飲酒無故有酬異於神惠神惠右不舉侑奠於右是也侑一名加者少牢無侑尸此乃有故無加稱是以主人酬賓賓奠於左亦是神惠故即舉之特牲及不儐尸皆有酬賓同是神惠故皆奠於左也）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注二羞至陽也。○釋曰以二羞是內羞房中之羞以儐尸用之故云盡歡心云房中之羞其籩是周禮籩人職云羞籩之實案彼鄭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云其豆則酏食糝食者周禮醢人職羞豆之實案彼鄭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若然案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注云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依內則羞用三牲者據得用大牢者若大夫已下不用大牢者則無牛矣而此引之者舉其成文以曉人耳云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知者案公食大夫牲皆臛及炙胾今此鄭直云臐胾不言炙者此儐尸飲酒之禮故主人獻尸皆羊燔從當主婦獻皆豕燔從公食大夫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飲酒之禮故先以膳從酬賓之後乃言司士羞庶羞則知止有羊臐豕膮羊胾豕胾以其燔炙前巳從獻訖故知止有臐胾而巳云房中之羞內羞也者案下大夫不儐尸云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是也云內羞在右陰也者以其是穀物故云陰也云庶羞在左陽也者以其是牲物故云陽大宗伯亦云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鄭亦云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九穀之屬是其穀物陰牲物陽者也）

儀禮注疏卷四十九

儀禮注疏卷四十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有司徹第十七

（唐石經徐本釋文俱無徹字集釋通解俱有陸氏曰本或作有司徹。按此本卷四十九起篇題有徹字他篇注疏引此篇亦多有徹字）

釋曰鄭目錄云（按此獨有釋曰二字下文又重出釋曰正與考工記篇題疏同例明鄭目錄乃作疏者所引非鄭氏自引也）

大夫既祭（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大上有上字按疏下云言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者則無上字明矣釋文引鄭目錄亦無上字此大夫兼上下言之儐尸于堂上大夫也禮尸于室中下大夫也）

若下大夫（此本通解要義楊氏俱無此四字集釋毛本有在之禮二字下。按毛本上句既加上字則此句不得不增此四字）

無別行儐尸于堂之事（此本要義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毛本集釋有按此乃賈氏語誤入）

有司徹于五禮屬吉（吉下集釋有禮字）

謂上大夫室內事尸（通解要義同毛本內作中）

有司徹

卿大夫既祭而賓尸（徐本同毛本賓作儐。按通篇儐尸之儐或作賓或作儐諸本錯互今不悉按據經文作儐則當以儐爲正賓儐或古字通用其作擯者誤）

在室內北墉下（通解要義同毛本墉作牖）

賤者省文之義（通解要義同毛本義作事）

繹之于庫門內（通解要義同毛本庫作廟。按郊特牲是庫字）

又于其堂神位在西此二者同時（要義同毛本通解此作北）

博求之于廟門內之旁（于廟陳本要義俱作平生與楚茨箋合通解作乎廟按平字似乎因改爲乎并改生爲廟）

祀禮于是甚明（陳閩通解同毛本祀作祝）

同日正祭之牲（日通解要義俱作用）

埽堂

汎埽曰埽（張氏曰釋文云氾芳劒反與禮記同從釋文。按毛本釋文作汜亦誤）

司官攝酒

更洗益整頓之（按疏謂此洗當作撓）

整酒謂撓之（毛本撓作橈通解要義楊氏俱從手。按士冠禮注作撓毛本誤）

亦因前正祭之酒（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亦字）

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通解要義同毛本攪作擾）

乃燅尸俎

乃後升之於鼎也（通解要義同毛本乃作及）

而別立侑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立作豆）

彼不破者或古文通用（要義同毛本不破者或作尋者論語）

至此見有今作燅（要義同毛本今作人）

案哀公十二年左傳（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公字）

卒燅

今文扃爲鉉（徐本集釋同通解始誤鉉作錢毛本亦誤從通解）

乃議侑于賓

言侑即賓之賢者明賓有司主人皆復內位矣若然知賓主不先在內必知出復內位者（下二十七字毛本脫通解要義俱有）

主人送上餞言退（通解要義同毛本無上字）

宗人戒侑

戒曰（張氏曰注曰戒日請子爲侑按疏日作曰從疏。○按徐本作日）

知賓位在門東北面者（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知字）

皆荅壹拜（要義同毛本通解壹作一）

侑出

待於次（次徐本楊敖俱作次是也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外）

尸與侑

以儐尸之禮（毛本通解無以字）

以尸爲賓客（通解同毛本客誤作各）

乃舉

自此盡西枋（陳本要義同毛本枋作祊）

雍正執一匕以從〇司士合執二俎以從（毛本士誤作事）〇匕皆加于鼎（匕鍾本誤作從）

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辨徐本作辦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辨）

雍人合執二俎（二聶氏作貳下二疏匕同）〇西枋（枋閩監葛本俱誤作祊）

並并也（毛本並作竝徐本釋文集釋通解要義楊氏并俱作併按併并今多溷用此注下云古文並皆作併此云並併也是以古文解今文也不得岐出故辨之）

主人降受宰几

證宰授主人几之義（通解同毛本證作正）

主人升尸侑升

其賓位在戶西（毛本戶作尸下同通解唯未得在尸西作尸餘亦竝作戶）

生人退尸還几縮之

尸二手（毛本二作一陳本通解要義俱作二）

若上篇（通解要義同毛本上下有一字）

不言坐是重之此言坐執之（許宗彥云上句衍不字下句脫不字執乃墊字之訛）

主人捧洗

爲上汚手不可酌（上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誤作士）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菹石經補缺誤作葅）

韭菹醓醢（毛本醓誤作醯）

昌本麋臡（麋徐本作麇釋文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麇與醢人合案徐本臡下空一字）

蕡熬枲實也（釋文無實字）

案此上下經（要義同毛本無下字）

至此皆朝事豆籩（毛本事下有之字通解有之字無豆籩字）

茆菹麋臡（浦鏜云麋誤麇○按注道昆翻刻岳板周禮亦作麇）

苴者麻之有蕡者也（毛本苴誤作萓）

細切爲齏（通解要義同毛本齏作虀）

司馬朼羊○載右體肩臂肫骼臑（骼釋文敖氏俱作胳陸氏曰本亦作骼）

折分之以爲肉湆貶也（徐本集釋同通解楊氏毛本貶俱作俎）

皆二骨以並（毛本二作上浦鏜云二骨誤上骨）

今皆二骨（毛本二作一）

今復序之（陳本通解同毛本復作後）

羊肉湆臑折

以增俎實爲尸加也（通解要義同毛本無實字）

必先進羊匕湆（通解要義同毛本湆下有焉字）

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通解要義同毛本無魚字）

云必爲臑折（毛本爲作有）

上經通臑在下者（通解同毛本臑作縮）

司士朼豕○亦右體肩臂肫骼臑（亦監本作載）

豕肉湆所以不折者（湆所二字毛本倒）

侑俎○膚三（三楊氏作一周學健云下阼俎注云降于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爲增於侑俎似侑俎無膚三也然諸本皆同無可取正存疑於此○按楊氏獨作膚一不知何據）

唯有一在此（唯陳閩俱誤作雖）

是以少牢視羊豕體各三（毛本豕誤作尸下侑豕俎無肫豕俎有嚌肺二句並同）

阼俎

阼俎主人俎（毛本上俎字誤作階）

亦所謂順而撫也（毛本撫作撫徐陳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撫按从才是也）

故知以肺代體（通解要義同毛本故知以誤作故以已）

以俎物雖與尸不同者（通解同毛本與作有）

至尸酢主人而設之（通解同毛本酢作阼）

此非直崇尸惠（通解同毛本直作値）

見下文受酢致爵時云（通解同毛本無時字）

似若得用右體（通解同毛本右作左）

以右臂在尸俎故也（通解同毛本在作左）

主婦俎

有嚌肺亦下侑也（通解同毛本重肺字○按通解與注台）

云嚌羊肺者（嚌通解作嚌與注合毛本作祭）

司士朼魚

皆次言豕俎魚俎（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魚作多○按魚是也）

而陳并於此者（陳并二字要義倒）

生人進腠（毛本生誤作主）

所以交於神明（通解要義同毛本交作變○按交是也）

牲體皆進腠（通解要義同毛本皆下有自字）

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者也（通解同毛本者作首）

卒升

賓長設俎二也（此句下通解毛本有次賓羞羊匕湆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十五字此本與要義俱無）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

上賓長也（浦鏜云脫一賓字）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桃唐石經徐陳通解要義楊氏俱作桃注同釋文集釋敖氏毛本俱作挑盧文弨云注云字或作挑則經文本作桃明矣○按經文自當以桃爲正諸本經文作桃者注中四桃字亦俱作桃注云字或作挑蓋對今文作挑言之盧說未是）

讀如或舂或抗之抗（抗集釋通解敖氏並从手下同楊氏作揄注疏本抗誤杭）

字或作桃者（毛本桃作挑宋本釋文作桃云本或作抗○按釋文於經作挑於注中此句作桃與盧說相反若依或本作抗則或字指今文言似亦有理）

狀如飯橾（橾集釋敖氏俱作操要義作橾疏同宋本釋文作橾今本釋文作操楊氏誤作摻魏氏曰橾當如此摻七消反周學健云操摻經史互譌操摻等字亦然蓋曹魏時避諱所改其實音義迥別○按方言卷五云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趙魏之間謂之喿然則歃桃橾猶臿斛喿也此橾字當從喿之證也操摻俱从手橾槮俱从木今本作摻从木此橾字當从木之證也）

可以抒物於器中者（徐本釋文集釋通解同毛本楊氏抒作杼盧文弨云杼亦非誤）

注猶寫也（徐本聶氏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寫作瀉）

今文桃作抗（毛本桃作挑挑作枕監本唯此桃作桃嚴本唯此抗作抗）

彼注抗抒臼也（抗毛本作枕抒要義作杼）

尸興左執爵

故知非嚌肺也（通解同毛本肺作味）

次賓縮執匕俎以升○尸卻手授匕枋（授楊敖俱作受張氏曰按經文次第次賓執俎授尸尸卻手受以祭復覆手授賓賓亦覆手受以降諸本誤以受爲授周學健云石經亦作授而刓其才旁知受字是也）○覆手以授賓（授嚴本作受按如張說則嚴本誤也張氏於此字無辨何也）○賓亦覆手以受（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受毛本作授）

此嚌之者明湆肉加（陳本通解同毛本湆肉二字倒）

司馬羞羊肉湆○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周學健云石經載下無俎字○按今本石經載縮二字已壞補缺誤補俎字遂脫縮字周所据猶未壞本也又戴校集釋謂唐石經執下無俎字亦不然）

絕肺末以祭（末徐作未張氏曰諸本未作末從諸本）

七曰絕祭（通解同毛本曰作日）

尸坐執爵以興○賓縮執俎以降（毛本降誤作爵）

傅火曰燔（毛本傅作傳通解作傳是也下同）

彼以燔炙相對則異（通解同毛本無炙字）

尸受侑爵

主婦亦設籩豆（毛本婦誤作人）

乃自飲（要義同通解毛本乃作迺）

司宮設席于東序

亦辟鉶今文無二籩（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

此儐尸受酢卽設席者（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酢作酌）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〇席末坐啐酒（毛本末作未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末）

次賓又羞匕湇於主人（毛本又作及浦鏜云又誤及）

則北之豕俎（毛本作則用此之豕俎通解有用字此作北此句上俱有北之豕俎四字楊氏與毛本無）

主人坐取爵以興

此下唯有崇酒之文（下陳閩通解俱作不）

與此不同者（毛本此上無與字）

司宮取爵于篚

房戶外之東（毛本戶誤作屋）

凡有四爵（通解要義同毛本爵作節）

主婦設兩鉶（主通解要義俱作生是也毛本誤作三）

主婦洗於房中（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同要義楊氏毛本洗下有爵字〇按嚴杰云特牲饋食主婦設兩敦節疏引無爵字與石經合）

此決下文（通解同毛本決作法）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〇取糗與腶脩（陸氏曰腶本又作段音同）

西面（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作面西）

擣肉之脯（陸氏曰擣劉本作搗同）

主婦羞糗脩

但是正俎（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但作俱）

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時（通解要義同毛本時作尸）

不得相如（陳監通解要義同毛本相作湇）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

故早致（毛本早誤作畢）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〇主人其祭糗脩（其唐石經徐本楊敖俱作具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共張氏曰經曰主人其祭糗脩竊疑其者共字之誤上文尸兼祭于豆祭侑同祭于豆祭下文主婦兼祭于豆祭彼得以言兼言同此不得以言共乎今改其爲共從上下文兼同之義金曰追云其今誤共依唐石經改正按下經云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又後經云其綏祭其嘏亦如儐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並可証此經用其字之例然則其改作共是識誤始集解從之非也）〇拜啐酒（敖氏無拜字云從疏之所謂或本者〇按疏云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或者疑而不定之辭敖氏以爲或本非也經文拜疑當作坐）

尸降筵（尸字唐石經在上句爵字上顧炎武張爾岐皆云石經誤）

此科內從酢有三（此句下要義俱有三者二字通解毛本無）

尸酢主婦出于房

南面立於席西（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立作尸）

主婦升筵

古文帨作說（帨集釋作挩）

上賓洗爵以升

此與上文長賓互見爲一人（要義同毛本長賓二字倒）

非爲均神惠之事（毛本均作賓〇按均是也）

主人降洗觶（觶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敖氏俱作觶通解楊氏毛本俱作爵石經考文提要云正德嘉靖舊監本俱作觶下同）

主人實觶酬尸（觶唐石經徐本集釋敖氏俱作觶通解楊氏毛本俱作爵下實爵同）

按下經不舉二人舉觶於尸侑（通解毛本無不舉二字）

尸侑主人皆升筵

其籩（要義楊氏同通解毛本籩下有則糗餌粉餈者六字）

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皆此本作特似誤通解毛本作皆今從之）

庶羞不踰牲（通解要義同毛本牲作特〇按作牲與王制合）

公食大夫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十二字毛本在皆豕燔從前此下此飲酒之禮故先以燔從十字通解毛本俱無）

當主婦獻皆豕燔從（要義同毛本無當字）

故云陰也（陰陳閩俱誤作陽）

大宗伯亦云（毛本大誤作太）

儀禮疏卷第五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如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古文壹爲一）〔疏〕（注拜于至爲一〇釋曰自此盡賓降論主人獻長賓已下并主人受酢之事云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者以其饗門東言之明少南就之云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者案周禮司士職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衆士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以不旅之者旅衆也云衆賓一拜賤也者此對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此賓皆在門東故云純臣也云位在門東者此雖賓賤與下私臣同在門東指北面時也得獻訖在西階下亦不純臣故下經云私人于阼階上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謂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若然大夫云私人見不純臣士言私臣則臣與君不異故名私人士卑無辟君臣之名不嫌故名私臣）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疏〕（注羊骼至爲胳〇釋曰云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者案鄉飲酒司正升相旅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於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退立於序端可知）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巳獻尊之祭脯肺）〔疏〕（注成祭至脯肺〇釋曰云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巳獻尊之者凡言反位者或反初位或上下位異亦爲反此則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反在西階南與主人相對巳獻尊之故也若燕禮士得獻位于東方亦是尊之者也云祭脯肺者案經云取脯取肺祭是脯肺）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疏〕（注既盡至不拜）

（○釋曰云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者知不直次上賓後一人爲衆賓長時受獻必以長幼次第受獻者以其下文云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鄭云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是奠爵故以長幼次第受獻也）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徧）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徧獻乃薦畧之亦宰夫薦司士脀用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作騰或爲議〔疏〕辯受至儀也○注徧獻至爲議○釋曰即薦謂若燕禮三卿已上得獻即薦大夫徧獻乃薦亦其類云亦宰夫薦司士脀者此約上賓此衆賓亦同此二人爲之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者以其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云亦有切肺膚者案特牲用離肺知此衆賓用切肺膚者以其侑用切肺不敢殊於尸明衆賓亦不敢殊於侑若然不儐尸者亦用切肺者亦是不敢變於儐尸禮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疏〕乃升至在左○注主人至敢酢○釋曰特牲主人獻長賓訖即酢此辯獻乃酢者主人益尊先自達其意特牲主人獻內賓辯乃自酢注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則此大夫尊初則殊其長故也）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降反位）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古文酌爲爵〔疏〕宰夫至荅拜○注宰夫至爲爵○釋曰自此盡于薦左論主人酬長賓於堂下之事也云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者謂上主人受賓之酢爵今宰夫既授觶訖因受取酢之虛爵降奠於篚也知然者上文主人受爵訖賓降主人無降文即云宰夫授觶主人受之明主人手中虛爵宰夫受之奠于篚可知若然知不待酬賓虛觶受之奠於篚者以其下文賓之虛觶奠於薦左故知非賓虛觶其賓奠薦左者後舉之以爲無筭爵也）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疏〕主人至以辯○注兄弟至待之○釋曰自此盡其衆儀也論主人獻長兄弟於阼階之事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者案特牲云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者士卑長兄弟爲貴殊貴賤故云如賓儀長賓坐飲也此大夫禮長賓坐飲衆賓立飲至於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儀故立飲賤不別也云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者決上文大夫賓貴使宰夫贊酌今兄弟酌不使宰夫贊酌者爲兄弟是親昵不以官待之故兄弟雖賤於賓不得使人贊酌而親之也）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此薦脀皆使私人〔疏〕辯受至其位○注亦辯至私人○釋曰云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者以上經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嫌衆兄弟亦升拜受爵是以此更云升受爵直爲衆兄弟不拜受爵而言鄭即云衆兄弟升不拜受爵也若然上衆賓拜受爵又拜既爵衆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衆賓同衆兄弟又不拜受爵是其差也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者初位謂經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是先著其位於上乃云升受爵者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又云薦脀設於其位者謂受爵時設薦脀於其東西面位是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故先云洗東位以此而言則衆賓亦先有位在門東北面繼上賓後獻訖亦薦脀於位皆是先有位不繼於門東而在西階西南者彼謂已獻薦之故也云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者案特牲主人卑故兄弟助祭之位得繼主人於阼階下南陳又得辟夫人不敢自尊也此以大夫尊故兄弟之位在洗東不繼主人卑不統於尊故也云此薦脀皆使私人者上獻賓長及衆賓使宰夫設薦司士設俎又使宰夫贊酌至於此獻兄弟爲親昵不以官待之主人親酌明亦不以官使私人薦脀可知）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疏〕注先生至之折○釋曰知先生是長兄弟者以其文承長兄弟之下故知先生非老人教學者知折是豕左肩之折者以上初亨牲體明侑俎豕左肩折注云折分爲長兄弟俎是也）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疏〕主人至荅拜○注內賓至左人○釋曰自此盡亦有薦脀論主人獻姑姊之等於房中之事知內賓是姑姊妹及宗婦者約特牲記而知也云獻於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者案特牲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荅拜此大夫禮主人南面拜故決之不與爲賓主之禮也云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者謂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於西階上北面主人在東賓在西此南面則主在西賓在東故云恒左人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亦設薦脀於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坐祭至薦脀○注亦設至北上○釋曰云亦設薦脀於其位者言亦者亦上先生之等引特牲記者欲見內賓設薦之位處）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疏〕主人至薦脀○注私人至位定○釋曰自此盡主人就筵論主人獻私人之事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者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者大夫尊近於君故屈已之臣名爲私人云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爲私臣也云北上不敢專其位者以其兄弟北上今繼兄弟之南亦北上與兄弟位同故云不敢專其位云兄弟位定者與上衆兄弟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云先著其位於上明位初在是此不先著位於上俱言繼凡獻者是據獻位爲言則未獻時在衆賓後矣案特牲記云私臣位在門東北面是衆賓後也云凡獻位定則是凡獻以前非定位也）主人就筵。（古文曰升就筵）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疏〕尸作三獻之爵○注上賓至自舉○釋曰自此盡降實于篚論舉三獻之爵賓長又獻侑并致爵之事云上賓所獻爵者若然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云不言三獻作之者對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故決之下大夫不儐尸自作爵者順上大夫爲文作其爵者以神惠均於庭訖欲使一飲此酒但此一節之內有四爵行事四者尸作三獻之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不羞魚匕湆畧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汙之殺〔疏〕注不羞至之殺○釋曰云不羞魚匕湆畧小味也者對羊豕牲之大有匕湆之等魚無以魚爲小味故畧之也云隆汙之殺者以有者爲隆盛無者爲殺少也）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於尸〔疏〕注司馬至於尸○釋曰上文尸使司士羞魚此侑使司馬羞魚故云變於尸也）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疏〕注賓拜至就之○釋曰就之者賓於禮當在西階上今在東楹之東以主人席在於阼階是以賓拜於東楹東就之也）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

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疏〕（注既致至賓意○釋曰遂賓意者賓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抗獻酢之禮今尸見致爵於主人訖即酌以酢賓是遂達賓之意）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疏〕（二人至皆降○注三獻至尸侑○釋曰自此盡及私人論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之事云三獻而禮小成者以此獻爲正後仍有舉奠加爵之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云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者飲酒之禮酬與無筭爵乃盡歡心故以旅酬及無筭乃爲殷勤於尸侑也案鄉飲酒及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今儐尸乃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儐尸別一禮與彼不同以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得奠而不舉即與亦奠一爵一爵遂酬於下是以須二人舉觶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爲無筭爵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酬亦爲無筭爵以此二觶者皆在堂下故爲無筭爵尸不與無筭爵故舉堂下觶爲無筭爵其爲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一人舉觶爲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爲無筭一爵亦是異於特牲）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上酬禮殺）〔疏〕（注尸拜至禮殺○釋曰決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是各各於其階今尸酬主人同于阼階故云禮殺也）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酬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疏〕（注言就至待之○釋曰言立待之者以其不言適阼階上酢主人明主人不去立待之可知）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疏〕（注酬不至侑也○釋曰此決上主人酬賓奠之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明受於西階上）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疏〕（注遂旅至呼之○釋曰知者若不贊呼之則當如上文衆賓長升兄弟之長升拜受爵故知有贊呼之也）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疏〕（注私人至飲之○釋曰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長一人在西階下飲之其餘私人皆飲於其位故下經云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是也）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卒飲者實爵于篚。（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疏〕（卒飲至于篚○注未受至猶飲○釋曰凡旅酬之法皆執觶酒以酬前人前人領受其意乃始自飲此私人末受酬者後雖無人可旅猶自飲之訖乃實爵於篚以其酒是前人所酬不可不飲故也）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酬於內賓遂及宗婦）〔疏〕（乃羞至私人○注無房至宗婦○釋曰此經論無筭爵時羞庶羞於賓及兄弟之等事云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者旅酬之下云乃羞庶羞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酬則房中內賓亦旅可知）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設校書定作觶）〔疏〕（兄弟至其長○注後生至作觶○釋曰自此盡爵止論後生舉觶於長兄弟主人酬兄弟之事）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長在左辟主人）〔疏〕（注長在左辟主人○釋曰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左人若北面則主人在東今長兄弟北面云長在左則在西故辟主人）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止。（拜受荅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疏〕（注拜受至待也○釋曰云儐尸禮殺者案特牲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爲旅酬又兄弟子舉觶於其長爲無筭爵拜送皆北面此云東面決上儐尸禮殺也云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者上文主人酬賓奠爵于薦左是長賓言奠此言爵止是兄弟言止長賓言奠明止而未行此言止明亦奠薦左故云互相發明也云相待也者酬賓雖在前及其行之相待俱時舉行故下文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是也若二人舉觶于尸侑奠于右不舉尸即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于衆賓遂及兄弟遂及私人依次第行徧不交錯所謂旅酬也）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疏〕（賓長至不止○注如初至者也○釋曰此一經論衆賓長加爲爵數多與上賓異何者上賓獻侑致爵於主人時皆有湆魚從今無湆魚從故經云無湆也云爵不止者上賓獻尸時亦止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今尸不止爵即飲故云爵不止云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者以其上賓將獻異之言上賓此不異其文明非上文上賓爲賓長者故以爲次上賓者也經云無湆爵不止文在如初之下不蒙如初之文則知與上異故文在如初下也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尊大夫若三獻之外更容其獻故云大夫尊也云不用觚大夫尊者此亦決特牲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此用爵爵尊於觚故云大夫尊者也）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於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是言亦遂之于下言上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疏〕（賓一至於下○注一人至發明○釋曰此一經論次賓舉觚于尸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事但前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舉旅酬從上至下皆徧飲今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於下云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者上經云爵止與上賓奠爵云互相發明今此又與上文無湆爵不止相發明是以二文皆在如初之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筭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疏〕（賓及至無筭○注筭數至數也○釋曰自此盡有司徹論堂下行無筭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於廟門外之事云長賓取觶者是主人酬賓觶云長兄弟取觶者是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之觶也）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疏〕（尸出至不顧○注拜送之○釋曰儐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亦云賓不顧矣）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於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疏〕（有司徹○注徹堂至不徹○釋曰云徹堂上下之薦俎也者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薦俎皆徹之也云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者案特牲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此篇首云有司徹鄭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爲將儐尸故使有司徹之下大夫不儐尸改饌饌于西北隅云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至篇末禮終云婦人乃徹注云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然則此篇首云有司徹別無婦人也下大夫有司饌陽厭婦人徹之篇末云徹室中之饌注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此戶外儐尸亦禮殺嫌婦人亦徹之故云雖堂上婦人不徹婦人必不徹者異於下大夫也堂上賓尸猶如堂內之陽厭故鄭注篇首云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也）若不賓尸。（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疏〕（若不賓尸○注不賓至之矣○釋曰自此盡牢舉如賓論下大夫不賓尸之事云不賓尸謂下大夫者從尸飲七已前皆與上大夫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續之是儐尸之禮故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云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者謂不備儐尸禮也引曾子問者破舊說案彼上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又云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是也云而此備有似失之矣者謂此

（不儐尸者不厭已下皆有則非如舊說使昆弟攝者故云似失之矣）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疏〕則祝侑亦如之○注謂尸七飯時○釋曰案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也）尸食。（八飯〔疏〕尸食○注八飯○釋曰上已七飯故知此當八飯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疏〕乃盛至皆牢○注盛者至體焉○釋曰案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若然此先言臑者見從下起不言盛肩肩未舉舉乃盛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云盛者盛於肵俎也者以特牲云盛肵俎釋三个故知盛於肵以歸尸故也云此七體羊豕者以其五鼎下有魚腊膚又不升故唯羊豕也云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者案上篇載時皆二骨以並今但盛一骨不云正脊長脅者先舉一骨故不序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爲二十一體案少牢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膞骼股骨鄉飲酒注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骼也又後有髀觳折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注云觳後足也昬禮不數者凡體前貴於後觳賤於臑故數臑不數觳是以不升於鼎又以髀在肫上以觳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橫脊脅亦爲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中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云而俎猶有六體焉者謂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於肵各有一骨體在俎不取以備陽厭也故云而俎猶有六體焉也）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疏〕魚七○注盛半至而已○釋曰云魚十有五而俎者案少牢載魚鮒云十有五而俎云其一已舉者謂尸食時已舉其一唯有十四在云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者案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鄭注引春秋緯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討之是也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若魚雖有翼不能飛若然此注云魚無翼者亦從彼文魚雖有翼不能飛云象脊脅者六體十二骨盛六是半魚無足象牲脊脅亦盛半盛半相似數則不同以其牲之脊脅則六魚之半則七也）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脾〔疏〕腊辯無髀○注亦盛至作脾○釋曰云亦盛半者謂除尸舉其餘兩半亦似魚十四盛七爲半必知盛半者以其此腊在魚下明盛半與魚同此腊亦盛右體知者以其牲用右故此亦盛右體知脊屬焉者案上篇少牢云腊一純而俎脊不折直爲一段代脅長脅短脅各一骨左右三脅骨合爲六體并脊爲七通肩臂等十爲十七體與牲同如腊肩尸食既舉而俎唯有十六在言盛半明脊屬又且凡牲載體者脊皆屬焉下經云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明不盡盛可知若然案士虞禮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注云腊亦七體牲之類又特牲記云腊如牲骨鄭注云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以此言之腊與牲體設骨多少盡同而云腊脊脅皆一二骨者以其左右盡升欲使祝及主婦已下俱取於此腊體故下云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注云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今若復分一骨二骨則數多於特牲祝以下俎無腊體不升腊右胖故云腊如牲骨與右胖同皆祝俎所不用上篇少牢雖祝俎有腊兩髀屬竅上大夫禮又異於此士虞禮祝以下亦無腊體故鄭注士虞禮腊亦七體牲之類鄭注云凡腊用純者據上下大夫以上祭祀及士之嘉禮士祭禮則腊不用純辟大夫云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者案上篇少牢載腊云一純而俎不云髀不升故此明之而云腊辯無髀也案上篇少牢祝俎云腊兩髀在祝俎不升於鼎不在神俎已自明矣今此更明之者以少牢陳鼎上下大夫皆同今此下大夫不儐尸其祝俎腊骼不云無髀何以明之）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卒已）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於尊〔疏〕注不言至於尊○釋曰案少牢云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今摭魚腊宜在魚俎東而繼羊俎言之以羊尊爲主也）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古文摭爲摕〔疏〕乃摭至以出○注个猶至爲摕○釋曰知魚摭四枚腊摭五枚者以魚盛半其俎有七个在故摭去四枚釋三个腊盛半而俎猶有八體在摭去五枚釋三个皆爲改饌西北隅也云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者以腊右體已盛脊又屬焉唯有左在下文云主人腊臂主婦腊臑祝則骼所釋者故知脅又牲體所釋者是脅脊此腊已在盛半限故知所釋唯有三脅耳）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於鼎側更載焉不言主人主婦未聞〔疏〕祝主至于是○注祝主至未聞○釋曰案特牲士禮不待神餘故主人主婦祝皆無腊上大夫之祝當有腊俎至於儐尸腊爲庶羞又不載於俎與此異此下大夫待神餘故祝主人主婦皆有腊體也云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者主人用臂主婦用臑見於下經祝無文而知用骼者其骼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此皆於鼎側更載焉者上摭時共在一俎以出及下設時也主婦及祝各異俎又不同時故知更載俎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云不言主婦未聞者下有主婦俎腊臑則主婦用腊可知此經直云祝主人不云主婦未聞其義或轉寫者脫耳）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尸不至三飯○注凡十至五飯○釋曰上篇士禮九飯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脊）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墮之墮古文爲挼〔疏〕主人至如儐○釋曰自此盡薦脀皆如賓禮論主人獻尸祝及佐食之事此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注肝牢至爲挼○釋曰云綏皆當作挼者案經唯有一綏而云皆者鄭并下佐食綏祭之故云皆也云讀爲藏其墮之墮者讀從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隋必讀從之者義取墮減之事也）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賓同者在上篇）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疏〕主婦至如儐○注自尸至上篇○釋曰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亞獻尸及祝并獻二佐食之事此一節之內獻數與主人同唯不受嘏爲異云與儐同者經既云如儐而注復云與儐同者爲事在上篇而發也）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疏〕主婦至反位○釋曰此設籩實繼在少牢室內西南隅陰厭神饌也○注棗饋至爵位○釋曰案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棗㮚桃乾藤榛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又加籩之實蔆芡㮚脯是鄭據籩人職而言也云雜用之下儐尸也者案上儐尸者麷蕡白黑糗餌之等朝事之籩羞籩之實各用之而不雜也案上賓尸主婦亞獻尸設籩直有脯脩二籩下大夫之禮主婦亞獻有四籩者賓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麷蕡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糗餌與脯脩二籩通前四籩六籩此主人初獻如上篇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於賓尸兩籩）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自主婦反籩至受加于肵此異于賓〔疏〕注自主至于賓○釋曰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之事此篇首儐尸主婦亞獻尸乃有籩餌之事其物又異唯糗同耳故云此異于儐也上注云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此注云此異于儐者上注云至此與儐同者皆與儐同在上篇故注云至此也此自卒爵下至荅拜與儐同在上篇自祝受加于肵以上至主婦反籩儐尸異所得相沒鄭所以不在卒爵上注而在尸荅拜下注者取終一事故也）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荅拜。（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今文酢曰酌〔疏〕注主婦至曰酌○釋曰案特牲主婦獻尸不夾爵拜上篇上大夫賓尸主婦獻尸夾爵拜此下大夫既不賓尸主婦宜與士妻同今夾爵拜者爲拜賓尸降崇敬故夾爵拜與上大夫同言降謂降賓尸之禮也）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賓同者亦在上篇〔疏〕注自尸至上篇○釋曰經無尸卒爵之文鄭注云尸者以經有卒爵之文多故言尸以別之也）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

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疏〕（注內子至于賓○釋曰案特牲主婦設籩者士妻卑也案上尸與主人籩皆主婦設之至此祝不使主婦而使宰夫設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案禮記注內子卿妻引春秋趙姬請逆叔隗以爲內子證卿妻爲內子今此下大夫妻得稱內子者欲見此下大夫妻於祝不薦籩兼見上大夫妻亦不薦籩故變言內子也或可散文下大夫妻亦得爲內子也云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者少牢主婦獻祝亦無籩燔從一事此有籩燔從者亦異于賓也）主人受爵。酌獻一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荅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賓長至爵止○注尸止至待之○釋曰自此盡庶羞在左論賓長獻尸祝佐食并致爵之事此一節之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飲訖酢賓長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於主人八也又致爵于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云賓戶西北面荅拜者案上少牢正祭賓獻與此篇首賓長獻皆云拜送此特言荅拜者下大夫故也言拜送者禮重云荅拜者禮輕）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疏〕（主婦至設席○注拜受至士也○釋曰此下大夫夫婦致爵之禮祭統云夫祭有十倫之義七曰見夫婦之別焉又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彼據夫婦致爵而言又詩既醉序云醉酒飽德謂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天子諸侯皆有夫婦致爵之事但少牢上大夫受致不酢下大夫受致又酢不致士受致自致是上大夫尊辟君受致不酢下大夫與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夫婦致爵也云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者案特牲禮未致爵已設席故云異於士其上大夫正祭未致爵至賓尸尸酢主人設席以有尸賓故設席在前也案周禮司几筵云祀先王胙席亦如之鄭注云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被受酢時已設席與大夫禮異也鄭注周禮司几筵又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與此禮同者士卑不嫌多與君同故也）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疏〕（注臂左至牲體○釋曰知是左臂者右臂尸所用故知左臂也云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者以經云臂脊脅皆牢牢謂羊豕也既羊豕臂脊脅俱有是六也通腊臂而七是以牲體唯有三也云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者腊如牲體特牲記文案彼云腊如牲骨骨即體也故以體言之以其上腊摭五枚左肩臂臑肫骼今主人不用肩而用臂者以其羊豕皆用臂故腊亦用臂是以鄭云腊如牲體但此腊臂直一骨無並故須云腊如牲體也）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摭也）〔疏〕（主人至爵拜○注無從至摭也○釋曰云無從者變於士也者案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肝燔並從此無肝燔從故云變於士也）主婦荅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自酢不更爵殺）〔疏〕（注自酢不更爵殺○釋曰此決上主婦受酢時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今自酢又不更爵故云殺也）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疏〕（注作止至於賓○釋曰云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者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無祭酒之文至三獻作止爵尸卒爵亦無祭酒之文知特牲祭酒訖乃止爵者以經云燔從如初乃云爵止鄭注云初亞獻也亞獻時祭酒訖乃始燔從則三獻燔從如初始云爵止明是祭酒既訖乃始止爵今大夫作止爵乃祭酒故云變於士云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者此篇首賓尸禮賓長獻尸奠爵又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解以爲與賓同云異者賓尸止爵在致爵後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於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後欲神惠均於室中與特牲燔從如初爵止同少牢上篇所以不致爵者爲賓尸賓尸止爵者欲室中神惠均於庭故止爵也特牲再止爵者一止爵欲神惠均於室中一止爵者順上大夫之禮也）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疏〕（注北堂至南上○釋曰云東面者變於士妻者案特牲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此東面故云變於士妻云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何者宗婦位繼於主婦今主婦準特牲在宗婦位易處則宗婦位亦易處在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云內賓自若東面南上者亦約特牲記文）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席北東面者北爲下）〔疏〕（注席北至爲下○釋曰案特牲宗婦東面北上今主婦在宗婦之位東面鄭以北爲下者若宗婦之衆則北爲上今主婦特位立則依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因於陰陽故北爲下）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畧之特牲主婦觳折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疏〕（注豕折至而五○釋曰云豕折骨也者謂不全體就體骨中折之故云折骨云不言所折畧之者謂不言所折骨名是畧之引特牲主婦觳折者證畧而不言骨名其折是觳折也云豕無脊脅下主人者主人於上文有脊脅也云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者上主人牢與腊臂而七此五是其畧也）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賓）〔疏〕（注自賓至於賓○釋曰異者謂賓獻及二佐食以下至此奠于篚異於少牢賓長獻直及祝不及佐食故鄭彼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是也）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主人降至人辯○注自乃至庶羞○釋曰此一經論主人獻堂下衆賓兄弟下及私人并房中內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疏〕（賓長至于篚○注致謂至佐食○釋曰此經論次賓長獻尸已下之事以其上賓長上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爲加爵也云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者謂不言同上文云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注云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此文不與彼同者爲經不可如一故鄭注彼此各申經意）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疏〕（賓兄至筭爵○注此亦至此篇○釋曰此一經論堂下賓兄弟行無筭爵之事此堂下兄弟及賓行此無筭爵似上大夫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兼有旅酬鄭不得言與儐同案特牲尸在室內亦不與旅酬之事而堂下賓及兄弟行旅酬又使弟子二人舉觶爲無筭爵者下大夫雖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靈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既

（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特牲堂下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筭爵並皆行之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於賓〔疏〕利洗至奠之○注利獻至於賓○釋曰此一經論佐食事尸禮將畢爲加爵獻尸及祝之事云利獻不及主人殺也者此對上文賓長爲加爵及主人此不及主人是殺也又云此亦異於賓者案上少牢無利獻賓三獻尸即止此篇首儐尸之禮佐食又不與故無佐食獻故云異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禮曰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疏〕釋曰云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者謂有同者不同故上少牢直云祝告曰利成此云祝告于主人曰利成上少牢云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云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彼云祝先此云祝前彼云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此云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故云雜云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於士者特牲既餕祝命佐食徹阼俎此餕前徹阼薦俎故云變於士引特牲者證徹阼薦俎所置之處也）乃養。如儐。（謂上篇自司官設對席至上餕興出也古文養作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不令婦人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古文右作侑厞作茀〔疏〕卒養至用席○注官徹至作茀○釋曰自此下盡篇末論餕訖改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之事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者經云官徹則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俎可知即上經云司馬封羊司士擊豕是之云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其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官徹明非婦人知是宰夫爲之也是以上文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上主婦獻祝宰夫薦鄭注云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以此言之則宰夫代主婦設籩豆及敦可知云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者此言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鄭云得戶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尚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是鄭所取陽厭及祊祭求神之事云不令婦人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者此決少牢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一人贊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是其始時婦人設之今使宰夫徹豆敦者尚使官故也）納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閒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疏〕注埽豆至階東○釋曰引舊說者案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爲主命埋之階閒此豆閒之祭案舊說埋之西階東以神位在西故近西階是以鄭亦依用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闔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注拜送至賓也○釋曰此決賓尸時尸出侑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於長賓亦如之衆賓從鄭注云從者不拜送也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長可知不言長者下大夫賤無尊賓故不別其長也）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疏〕注徹祝至之禮○釋曰云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者決上大夫祭畢將儐尸有司徹賓尸禮終亦有司徹今婦人徹故云下上大夫之禮也）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疏〕注有司至禮殺○釋曰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者此徹室中之饌者於上經有司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者今使婦人徹之故云外內相兼外者謂有司官改饌西北隅內者謂今婦人（元空）徹饋故云相兼也）

儀禮卷第十七○（經四千七百九十注三千四百五十六經共五萬六千一百十五注共七萬九千八百一十）

儀禮疏卷第五十（計肆拾柒萬伍阡捌伯肆拾捌字）

○推忠協謀翊戴佐理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東平郡國公食邑五千七百戶臣呂蒙正○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臣李沆○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旦○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大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欽若○大宋景德元年六月（元空）日○翰林侍講學士大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權同句當官院事柱國河閒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伯戶賜紫金魚袋臣邢昺都校○朝奉郎守國子博士騎都尉臣李慕清再校○南宮（元空）朝請郎中守大理寺丞臣（元空）文再校○朝請大夫尚書虞部郎中崇文院檢討（元空）護軍臣杜鎬校定○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上柱國臣舒雅校定○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騎都尉臣李維校定○諸王府侍講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兼國子監直講賜金魚袋臣孫奭校定○通直郎守太子洗馬國子監直講騎都尉杭州監彫印版臣王煥校定○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賜緋魚袋臣崔偓佺校定

儀禮注疏卷五十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主人降

衆賓一拜（一集釋作壹按經文雖作壹注自從省作一不必與經同也諸本俱作一集釋恐係臆改）

古文壹爲一（徐本集釋同毛本古作今按全部注內壹爲一並云古文）

亦不純臣（要義同毛本亦作卽）

故下經云獻私人于阼階上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云獻私人于阼階上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自云獻至自謁十八字此本要義俱誤複當從毛本）

主人洗爵

司正升相旅（毛本通解旅作依）

下文賓執祭以降（陳本通解同毛本賓作賓）

賓坐左執爵右取肺（集釋楊敖俱作脯張氏曰注云祭脯肺疏曰按經云取脯取肺祭之明祭是脯肺今諸本右取脯肺從注疏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取肺沿唐石經之誤）

○卒爵執以興（下執唐石經有爵字敖氏曰執以興似脫一爵字○按敖氏蓋未見唐石經）

宰夫執薦以從（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同毛本通解薦作爵）

衆賓長升

是奠爵故以長幼次第受獻也（通解毛本無奠爵故三字）

宰夫贊主人酌

辯皆爲徧（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爲作作）

辯受爵

用儀者尊體盡（徐本楊敖同集釋通解毛本無用字按疏亦無）

今文儀皆作騰（毛本作騰作爲騰徐本釋文集釋敖氏俱作騰通解作爲騰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俱無騰字○按葉抄釋文作騰集韻騰含騰切度牲體骨也騰字非也）

若然不儐尸者（下句亦用切肺者五字毛本無）

乃升長賓

主人酌自酢（此句上集釋敖氏俱有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爲之十字按各本俱無未知二家復何所据下旅酬章主人[illegible]轉据敖氏引注往往彼此[illegible]補入非李氏之舊矣敖氏增此刪彼李則於後重出因襲之迹顯然）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酌要義作爵）

奠于篚古文酌爲爵（下五字毛本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與此本標目合）

今宰夫旣授觶訖（陳本要義同通解毛本授作受）

故知非賓虛觶（通解要義同毛本非作升）

以爲無筭爵也（毛本脫以字）

主人洗升

士畢（陳監通解要義同毛本士作十閩本誤作上）

長兄弟爲貴（貴要義作賓誤）

辯受爵

設薦脀於其東（通解毛本其作洗）

而在西階西南者（而陳閩俱作面）

上獻賓長及衆賓（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衆作求○按衆是也）

其先生之脀（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敖同毛本無其字）

故知先生非老人教學者（非字通解要義俱在先生上）

知折是豕左肩之折者（通解要義同毛本無知字○按知字當有）

以上初亨牲體（陳監要義同通解毛本亨作享）

坐祭立飲

東面南上（毛本面誤作西）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阼石經補缺誤作降）

云兄弟位定者（通解毛本兄弟作凡獻）

俱言繼凡獻者（通解毛本凡獻作兄弟）

是衆賓後也（通解同毛本無後字○按後字當有）

尸作三獻之爵

注上賓至自舉（毛本作注上賓所獻爵至可以自舉陳閩監本俱作注上賓至自舉按此因監本司士縮奠俎節有衍文十四字毛本刪去乃於各節標目增多字數以就之自此至乃羞庶羞於賓凡增字者七節陳閩監本俱依常例）

論舉三獻之爵（要義同毛本三作主）

并致爵之事（毛本并誤作升致陳閩俱作取）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此下陳閩監葛通解俱誤複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十四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崇正重補監本已刪此十四字○按康熙重脩監本仍有）

司士羞一湆魚○受三獻爵酌以酢之（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同通解毛本無爵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正德舊監本尙有爵字案酢唐石經作醋）

今尸見致爵於主人訖（通解毛本尸作乃）

是遂達賓之意（賓陳閩通解俱作之）

二人洗觶

乃爲殷勤於尸侑也（乃要義作爵）

故特牲等使一人舉觶（要義同通解毛本一作二）

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要義同通解毛本右作君）

尸遂執觶以與

是各各於其階（通解要義同毛本不重各字）

主人拜受爵（唐石經無爵字）

卒飲者

未受酬者（未集釋敖氏俱作末與單疏疏文合）

此私人末受酬者（要義同通解毛本末作未）

後雖無人可旅（後通解要義俱作後是也毛本作彼）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

羞庶羞於賓（通解要義同毛本庶下無羞字）

其始主婦舉酬於內賓（徐本通解要義同毛本集釋楊氏酬俱作觶）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觶張氏從古文作爵按注既云古文觶爲爵則鄭本自從今文作觶張氏識誤務存鄭舊而此條顯與鄭背殊不可解今倂其說而存其異字以備參攷）

後生年少也（生下楊氏有者字）

古文觶皆爲爵（爲要義作作）

延熹中（熹徐本釋文集釋要義俱作熹通解毛本作景盧文弨云延熹漢桓帝年號然此實熹平之誤○今按延熹校書熹平刊石似屬兩事）

洗升酌

主人常左人（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左人作在左）

坐祭遂飲卒爵○爵止（止徐本作上誤）

此言止明亦奠薦左（左陳閩通解俱作右）

賓長獻于尸

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卽上賓也（此本徐本楊氏俱無此十五字集釋通解毛本俱有按疏內述注有之李氏蓋據疏補入唯非卽上賓句乃賈氏語非注也通解引疏刪非卽上賓者五字蓋亦知爲賈氏語故可刪）

上賓獻尸時亦止爵（要義同毛本止作於陳本通解俱誤作並）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此下陳閩俱有無字葛本有無湆二字皆誤）

是言亦遂之于下（徐本集釋楊氏同通解毛本是作故下下有也字）

上言無湆爵不止（毛本楊氏同上言二字徐本倒與疏不合通解誤作止言）

有司徹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通解要義同毛本豆籩二字倒○按特牲作豆籩）

改饋饌于西北隅（通解要義同毛本于下有室中二字）

若不賓尸（賓唐石經作儐石經考文提要云此以下注疏中儐賓雜出然經文儐凡十三見皆作儐不應此獨作賓）

不綏祭（陸氏曰綏本亦作隋同）

厭厭飫神也（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上厭字作獻○按曾子問注作厭不作獻）

乃盛俎

此七體羊豕（七閩監葛本俱誤作士疏同）

更無所用（通解毛本更上有賓尸之禮四字此本與楊氏無）

魚七

得申肰意（監本同毛本肰作倓）

乃討之（通解同毛本討作紂）

腊辯無髀

士虞禮祝以下（毛本以作與）

不云無髀（通解同毛本髀作脾陳閩作髂）

卒盛乃舉牢肩

卒巳（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楊氏卒巳作舉七）

乃摭于魚腊俎

古文摭爲摕（古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古毛本作今摕徐本作摕毛本作[illegible]葛本集釋俱作揲按宋本釋

（文亦作擕今本作揲五經文字手部有擕字云之石反見禮經）

祝主人之魚腊

主婦用臑（毛本婦誤作人）

尸不飯告飽

凡十一飯一（陳閩監葛俱誤作三）

十九飯（徐陳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飯作飲）

佐食受牢舉如儐（儐石經補缺作賓）

主人洗酌酳尸（酳石經補缺閩監葛本俱誤作酯）

挼讀爲藏其墮之墮（墮徐本楊氏並作隓與述注合陳本釋文集釋並作隋通解上作隨下作隋毛本作惰按當以釋文爲正）

古文爲挼（徐陳集釋通解同毛本挼作捼）

云讀爲藏其墮之墮者（墮毛本並作惰陳本通解並作隋要義並作隓按唐人書隓字多從心從遂誤爲惰）

既祭則藏其隋（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隋作惰）

義取墮減之事也（墮減毛本作惰藏要義作隋減陳本通解俱作隋藏）

其獻祝與二佐食

論主婦亞獻尸及祝（及要義作并）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

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送陳閩監葛通解俱作還）

尸左執爵

至受加于肵（徐本同集釋通解毛本至下有祝字）

至此與儐同者（毛本無同字）

儐尸異（通解毛本儐上有與字此句下無所得相決四字）

祝易爵洗酌授尸（授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授鍾本毛本作受）

今文酢曰酌（徐陳通解同酢曰酌集釋作醋曰酌閩監葛本俱作酌曰酌按曰酌二字諸本俱與疏標目合毛本作醋曰酢）

宰夫薦棗糗

引春秋趙姬請逆叔隗以爲內子（通解要義同毛本逆作送）

於祝不薦籩（不陳閩俱作至）

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人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婦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沿唐石經之誤此節乃主婦亞獻其薦二佐食與少牢饋食主婦獻二佐食同非主人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賓戶西北面荅拜（毛本戶作尸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戶疏同）

主婦洗于房中

上大夫受致不酢下大夫受致又酢（陳閩俱脫不酢下大夫受致七字）

祀先王胙席亦如之（胙此本通解俱作昨要義毛本作胙今從要義）

鄭注云（通解毛本云下有胙讀如酢四字此本要義無）

主婦薦韭菹醢

以其牢與腊臂而七（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臂作脊）

以其上腊摭五枚（毛本枚作牧浦鏜云枚誤牧）

主婦荅拜受爵

尸以醋主婦（通解同毛本醋作酢）

酌致爵於主婦

在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通解同毛本在作則）

婦贊者薦韭菹醢

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與受（下十七字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今文曰婦也五字棗誤作景餘與徐本同）

佐食設俎于豆東○祭肺一（唐石經無祭字敖氏曰此肺齊羊肺也曰祭者誤衍爾○按此亦敖氏未見唐石經之證）

證略而不言骨名（毛本證作鄭○按證是也）

主婦升筵坐

變於大夫（周學健云一本作丈夫此謂主婦故對丈夫而言丈夫則兼尸賓非專指大夫也）

易爵于篚

自賓及二佐食至此（徐本楊氏同集釋毛本賓下有獻字通解有獻無自）

賓長獻于尸

以其上賓長上已獻尸訖（要義通解同毛本楊氏無下上字）

賓兄弟交錯其酬（錯陳閩監葛俱誤作醋）

似上大夫無旅酬（上通解要義俱作下）

案特牲尸在室內（通解要義同毛本尸作只○按尸不誤）

士賤不嫌與君同（士陳閩俱誤作事）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尸謖祝前（祝徐本作祀誤）

祝命佐食徹阼俎（通解同毛本俎下有者字）

乃養如儐

至上餕與出也（徐本集釋敖氏同通解楊氏毛本上俱作此）

卒養

司士擊豕是之（之要義作也）

云當室之白（毛本室誤作設）

司宮埽祭

凡幣帛皮圭爲主命（毛本主作王浦鏜云主誤王）

祝告利成○衆賓出（毛本出誤作及）

拜侑於長賓（陳閩同毛本於誤作與）

拜送長可知（通解楊氏毛本送下有其字）

婦入乃徹

下上大夫之禮者（毛本者作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事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衞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

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勑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又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

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主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

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

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旣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禮記注疏挍勘記序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厪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挍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挍宋本者是也其眞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元舊挍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元復定其是非爲挍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别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

石經（唐開成二年刻石所謂唐國子學石經是其中虎淵世民豫誦純恒湛等字及偏傍涉者皆缺末一筆惟月令經明皇更定與本經乖違不足據）

南宋石經（宋高宗御書禮記止中庸一篇今又止存一碑自必自邇譬如登高起至篇末止）

經注本

岳本（宋岳珂刻本　武英殿翻刻仿宋本）

嘉靖本（此本不著刊板人姓氏書分二十卷每卷後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段玉裁定爲嘉靖時仿宋刻本但中如曲禮上情不正之言五字羼入正義檀弓下曹桓公依注音宣一條羼入釋文即宋本當亦在附音本之後

注疏本

附釋音本（此即所謂十行本據十行本以挍各本故又稱十行本爲此本此本爲南宋時原刻中有明正德時補頁山井鼎即據以爲正德本是也）

閩本（明嘉靖時閩中李元陽刻每頁中縫著記疏字尚沿十行本舊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稱嘉靖本是也）

監本（明神廟時國子監刻本每卷首有監臣田一儁吴士元等挍刊重脩字樣）

毛本（即汲古閣本書末有明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古虞毛氏鐫題字一行）

衛氏集說（宋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其中載注疏不全亦間有刪節改竄不可盡據惟當其未經刪節改竄之處所據之本究係眞宋本）

挍本

惠棟挍宋本（宋刊本禮記正義七十卷不附釋音惠棟據以挍汲古閣本）

盧文弨挍本

孫志祖挍本（挍汲古閣本）

段玉裁挍本（挍監本）

考文宋板（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載宋板禮記正義與惠棟挍所據宋本是一書間有不合處不及千分之一亦傳寫之譌非二書有不同也茲旣據惠棟挍宋本凡惠棟挍所有者不復載入必惠棟挍所無者始采之）

浦鏜挍本（浦鏜十三經正誤禮記正誤十五卷其以各本挍者仍歸各本錄其以意挍爲各本所無而不誤者稱浦鏜挍）

釋文

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禮記音義）

葉本（明葉林宗影寫宋本）

撫州公使庫本（宋淳熙四年刊本）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撰

學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禮記。（陸德明音義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疏】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侯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蓺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陸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卻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椇榛脯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贄爲賓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爲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爲號若總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爲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陸曰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案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儼魚檢反本亦作儼同思如字徐息嗣反矜居冰反）安定辭。（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昌朱反）安民哉。（此上三句可以安民）

（說曲禮者美之云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愨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辭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宜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禮主於敬○正義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之有賓主拜荅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王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鬼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惟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儼矜至儼然○正義曰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注審言至樞機○正義曰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也）○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敖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從足用反放縱也樂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桀其列反夏之末主名癸紂直丑反殷之末主名辛）〔疏〕（敖不至可極○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于此故戒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爲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偏覩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藉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禍○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著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賢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狎戶甲反近附近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慼音戚本亦作戚）畏而愛之。（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誣音無後並同）積而能散。（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蓄勑六反賙音周樂音岳謂宋司城樂喜）安安而能遷。（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害如字本亦作難乃旦反舅其九反重直龍反）臨財毋苟得。（爲傷廉也○爲于僞反下爲傷爲近皆同）臨難毋苟免。（爲傷義也○難乃旦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爲傷平也很鬩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鬩呼歷反憿鬩也爭爭鬩之爭下文皆同）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知音智）直而勿有。（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疏〕（賢者至勿有○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故戒令相敬也○注狎習至近習○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之○注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在四科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己所親幸憎謂己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狐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正義曰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好散今謂己有畜積能賑之賙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己至樂氏○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鐘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飢樂喜請於平公云鄭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斂之宋樂氏施而不斂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盧卒於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遷○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己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注謂己至近之○正義曰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財毋苟得○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鬭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正義曰很謂小小鬩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而有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毋求多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注爲傷至於牆○正義曰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鬩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疑事毋質○正義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議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己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己己若不疑而荅之則當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己有此義也）○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夫方于反丈夫也）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注同）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丐本亦作匄音蓋還音旋後放此）使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使色吏反幣徐扶世反饗許兩反）〔疏〕（若夫至從俗○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注言若至非夫○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縠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縠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立如齊者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注磬且至祀時○正義曰磬且聽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磬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齋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齋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齋非祭前坐齋故鄭云齋謂祭祀時也若此下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禮從宜者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注事不至善之○正義曰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使從俗者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

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注亦事至不饗○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爲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祇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所居反或作踈決徐古穴反嫌戶恬反別彼列反下注下文同說音悅又始悅反注同佞乃定反口才曰佞媚眉忌反意向曰媚）不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言而不行爲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狎○侮徐云撫反輕慢也好呼報反注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行下孟反下行脩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己）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尊道藝）

【疏】夫禮至往教○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爲目各隨文解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也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注君子至說也○正義曰此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不辭費者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狎也○行脩至質也○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辨皆別也官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辨皮勉反徐方勉反上下上謂公卿下謂大夫士宦音患朝直遙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禱丁老反鄭云求福曰禱祠音詞求得曰祠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學或爲御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後放此）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撙祖本反趨士俱反就也向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下同猩本又作狌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牝鹿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舊扶允反）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疏】道德至禽獸○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爲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可異於禽獸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爲萬事之本仁義爲羣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爲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爲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爲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爲得故稱道德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爲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爲尊故知貌多爲恭心多爲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命士昏禮云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既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猩猩至禽獸○正義曰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豚聲似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揔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太上貴德。（太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大音泰注同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施始豉反下同）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販方萬反佻吐彫反）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好呼報反下同懾之涉反怯丘劫反何胤云懾所行爲怯）

【疏】大上至不懾○正義曰此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循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爲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務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玄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燿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

（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云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太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事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爲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揔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案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德多道少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爲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爲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爲心於已爲得雖不矜伐意恒爲善謂之爲德此則劣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爲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已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爲義又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爵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已爲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臯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注其民施而不惟報○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其次務施報○正義曰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爲已施則望報以爲恒事故云務施報○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主尚往來○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懾怯也或也貧者之容好怯或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注懾猶怯或○正義曰何胤云懼所行爲怯迷於事爲惑義或當然）

○人生十年曰幼學。（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有妻也妻稱室○冠古亂反）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老也○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六十曰耆。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耆渠夷反賀瑒云至也至老境也與音預）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旄本又作耄同亡報反注同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惛音昏一音呼困反忘亡亮反又如字知音智）七年曰悼。（悼憐愛也○悼徒報反）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頤羊時反要於遙反又如字下同養羊尚反又如字）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聽吐丁反後可以意求皆不音勞如字又力報反）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鄭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耆之制法度）

【疏】（人生至其制。○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爲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爲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已下皆別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其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爲狹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地而奇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識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六十曰耆指使者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注六十至不親學○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至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注傳家至之父○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癈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概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八十九十曰耄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注耄惛至及之○正義曰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所引春秋案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憃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放免不坐也○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年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已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爲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爲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注几杖至耄矣○正義曰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輪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輪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八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吁弒其異毋兄完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強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自逵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已君自稱爲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爲外臣又玉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已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

（此旣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旣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者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就也。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敢若曾子之爲。）疏（謀於至從之。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夏退嫁反凊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衽而審反徐而鴆反席也。○）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儕仕皆反等也沈才詣反皓胡老反四皓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疏（凡爲至不爭。○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之訟今各隨文解之。○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之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賤相臨則存畏懼明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注醜衆至等夷○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爲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爲高祖欲廢吕后之子盈而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辯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城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令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城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於是吕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遠于萬反）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僚本又作寮了彫反同官者弟大計反下注同）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疏（夫爲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爲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目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注三賜至於君。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將相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行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身八命九命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法也車馬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物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故州閭至稱其信也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遠郊遠郊之內爲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疎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僚友稱其弟也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弟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執友稱其仁也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交遊稱其信也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爲差序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爲人子之事也明非惟見交遊爲善乃偏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行音下孟反告古毒反）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冠工喚反惇都溫反）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差初佳反徐初宜反）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疏（夫爲至異席。○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已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注謂年至孝弟。○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敎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爲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爲人父之端有子道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凡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惇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法也羣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注席以至所尊。○正義曰熊氏云知四人爲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〇奥烏報反沈於六反處昌慮反下同棖宜衡反闑也闑魚列五結二反上時掌反凡言以上皆放此）食饗不爲槩。（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〇食音嗣饗本又作亯香兩反槩古愛反饌士戀反）祭祀不爲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〇爲其音于僞反下注除不爲孤皆同）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〇見訾音紫毀也沈又將知反樂音洛）〔疏〕爲人至苟笑〇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愼之事各隨文解之〇此明孝子居處閫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〇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〇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今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〇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〇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楔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〇注謂與至異宮〇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己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宦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宦明也東隅謂之窔郭氏云隱闇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〇食饗不爲槩者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其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〇祭祀不爲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〇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此明人子常禮也〇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也〇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〇注爲其至後笑〇正義曰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釋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荅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〇暝本亦作冥莫定反下同卒才忽反）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不有私財。〔疏〕孝子至私財〇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愼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〇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中也一則爲卒有非常一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孝子深戒之〇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爲其友報仇讎親存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〇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〇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及注皆同緣悅絹反縞古老反沈又古到反紕婢支反徐補移反）〔疏〕爲人至純素〇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素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〇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存[illegible]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太父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illegible]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〇注爲其至以青〇正義[illegible]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證冠純有吉凶之別也縞冠[illegible]縞爲之玄武者以黑繢爲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illegible]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云[illegible]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爲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肖云繢[illegible]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爲凶也當祥[illegible]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肖云素紕謂緣冠[illegible]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illegible]喪息浪反適丁歷反）〔疏〕孤子至純采〇正義曰上言有親而不[illegible]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illegible]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蒸[illegible]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illegible]會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illegible]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illegible]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〇注早喪[illegible]素〇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illegible]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illegible]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illegible]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〇幼子常視毋誑。（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〇視音示誑本或作廷注同九況反欺也）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〇衣於既反下同大音泰徐他佐反便婢面反易以豉反）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〇提大兮反攜戶圭反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及注奉扃奉席奉箕皆同）負劍辟咡詔之。（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〇辟匹亦反側也徐芳益反沈扶赤反注同咡徐如志反何云口耳之間曰咡挾音協）則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〇掩於檢反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後文注皆同屏必領反）〔疏〕幼子至裘裳〇正義曰此一節明父[illegible]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〇小兒恒習效長者[illegible]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illegible]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illegible]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〇注視今之示字〇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illegible]視於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illegible]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昬禮視諸[illegible]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illegible]

以物示人作視字爲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爲古視字[illegible]〇注裘大至便易〇正義曰[illegible]堪苦使也此童子未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十可以衣裘帛[illegible]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illegible]〇注習其至將行[illegible]謂負兒於背上也劍謂挾之於脇下如帶劍也[illegible]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手[illegible]掩口恐氣觸人[illegible]

禮記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　盧宣旬摘錄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此本序題如此與七經孟子考文所記宋板題式同勅字提行閩監本同毛本改題唐孔穎達撰五字毛本因之非舊式也）

燔黍則大享之濫觴（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illegible]浦鏜[illegible]按大享見書盤庚享與饗通大饗見本經者多矣浦鏜非是）

而國異家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而作然〇凡惠棟挍宋本[illegible]者不載）

俱以所見（[illegible]）

各記舊聞（閩本同監毛本聞誤門）

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

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閩監毛本同[illegible]蔚下補之字浦鏜從衞氏集說宜上補范字安下補生字[illegible]按道明當作遵明）

恐獨見膚淺（[illegible]）

禮記正義（此本於禮記正義序之後別出此篇目[illegible]）

夫禮者經天地　至　不復繁言也（[illegible]正義考文於曲禮二字[illegible]）

（下正義云正德嘉靖二本以此一段別題禮記正義四字以在正義序後亦爲重複也指此篇）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一（惠棟按宋本作禮記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撰（惠棟按宋板撰上有奉勑二字勑字提行）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案七十卷正義不附音釋無此行題名此本附釋音故兼題之如此閩本始變此本題式於首行去附釋音三字又削去二臣署銜改題曰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監本又削去陸德明釋文五字毛本因之又改卷第一爲卷之一皆不如此本原題之善）

禮記（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禮記二字案此禮記二字不當冠此節正義上當次在曲禮上第一下如此本二卷以後題式庶爲得之）

正義曰夫禮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正義曰三字）

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案禮運作大經典太字多作大荀子禮論以歸大一楊倞注云大讀爲太）

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元釋史作德天皇下有氏字案今本通卦驗天皇作太皇元亦作元鄭注謂皇君也元天之始也不當如釋史所引）

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君疑天字誤王當皇字誤案今本通卦驗鄭注作君字與此同又王上有代字然則王當讀爲生王之王浦鏜說非也）

遂皇謂遂人（閩監毛本同浦鏜從周禮序按遂人改人皇案通卦驗又云燧人之皇故可稱遂皇可稱遂人可稱人皇其實一也疏下文云自人皇初起人皇卽遂皇也使此處已作遂皇謂人皇下又何必申言人皇卽遂皇也）

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閩監毛本同案左氏定四年傳正義引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兊消息此疏二字誤衍段玉裁按本云二字衍是也）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七六二字誤倒段玉裁云禮運正義可證也）

方叔機注六藝論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機作璣）

案封禪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書）

禮理起於太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下其禮理起於太一同按作大是）

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惠棟按宋本作爲體此本爲體誤爲禮閩監毛本同）

然周既禮道大用（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用疑備字誤）

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經禮作禮經）

或一篇一卷（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或作故）

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惠棟按宋本有子字此本子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七十二子之徒）

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閩監毛本同案此是禮記之是猶下則此禮記是也之此非謂周禮儀禮皆爲禮記也浦鏜從衛氏集說按於是上補亦字大誤）

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孫仁二字倒山井鼎云漢書儒林傳注子孫楊榮字宋板爲非仁卽橋仁○按宋刻漢書作楊子榮子孫師古曰子孫子榮之字也）

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皇誤星之字脫）

鄭衆賈逵往授業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授改受杜佑通典亦云鄭衆賈逵皆往受業）

曲禮上第一（閩監毛本同按此下當有禮記鄭氏注五字石經嘉靖本皆有正義本亦當有觀此節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是解曲禮二字又鄭氏者姓鄭名元云云是解鄭氏二字注者卽解書之名云云是解注字皆隨交詮解也此本二卷以後題當篇小目下多有禮記鄭氏注五字亦刪除之不盡者釋文出曲禮云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正義本從作曲禮上所謂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是也

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閩監本同毛本鄭誤後案考文引宋板亦作鄭）

曲禮曰節

儼若思（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嚴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按儼正字嚴假借字）

乘玉路不式（閩監毛本同浦鏜按玉改王）

敖不可長節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敖作傲從作縱案古傲縱多止作敖從釋文出敖字並引王肅遨遊訓遨遊決不作傲字出可從云放縱也以縱訓從知亦不作縱也）

敖不至可極（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必由乎此（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乎作於）

玉杯象箸之等（閩本同監毛本箸作著案作箸是也）

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之事（惠棟按宋本同閩本隊作墜監毛本隊作墜嬉作憙）

賢者狎而敬之節

雖有貴戚近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案釋文出貴慼云音戚本亦作戚正義本作戚）

晉告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告作舅嘉靖本同宋監本同案作告者釋文本也作舅者正義本也今正義本亦作告則後人依釋文改之疏中舅字尚仍其舊衛氏集說亦作晉舅犯○凡宋監本與監本同者不載）

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宋監本同岳本同案已已二字不同惟唐石經及宋本不誤此本以下率混作之此當作已下已君不疑同後可意會者不出）

賢者至勿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賢是有德成之稱（閩監毛本同浦鏜謂成字衍從衛氏集說也）

憎謂已所嫌慢（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考文云宋板慢作恨）

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監毛本如此此本而上誤間一○閩本同）

若祁奚知其解狐是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其下有仇字）

今謂已有畜積（惠棟按宋本同已作已閩監毛本畜作蓄案古蓄多作畜）

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鍾（閩監毛本同浦鏜按飢改饑鐘改鍾案五經文字云饑穀不熟飢餓也經典或借用飢字是飢饑二字通也）

有害以否（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以作與毛本作於案以與於一聲之轉詩擊鼓不我以歸鄭箋以猶與也儀禮鄉射各以其耦進鄭注今文以爲與古文與今文於誤字○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而有小小閩很（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而作如案而如一聲之轉古通用）

不知爲不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上有是知二字考文引宋板不知也下有是知也三字）

若夫節

晉士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士丐云本亦作匄正義本亦作匄是也丐別爲一字音彌兗切）

若夫至從俗（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退而蒐乘（此本乘字模糊監毛本作乘閩本作集非）

齊侯還卒（閩本同監毛本還作環是也）

故云不可常也（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誤云閩監毛本同）

夫禮者節

夫禮至往教（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報誤服案喪服有報程瑤田云報者同服相爲之名是故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緦報緦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三本不知報義妄改爲服誤甚）

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主人未斂（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斂上有小字○按檀弓有小字）

不辭費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禮以文飾（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以下有爲字○按當作文下有爲字考文誤）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惠棟按宋本此節以上爲第一卷卷末標禮記正義卷第一終案各本俱六十三卷故無此標題惠棟又記云凡十三頁）

道德仁義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幼子常視毋誑節止爲第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

分爭辨訟（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辨作辯岳本同釋文出辯訟衛氏集說亦作辯案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此注辨訓別固當以辨爲本字也）

涖官行法（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法作灋衛氏集說同案釋文不爲灋字作音是亦作法不作灋盧文弨按云此書不應用周官字俱當作法爲是）

供給鬼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共給云本或作供正義本作供賈誼新書禮篇亦作供給○按供給字古亦借共字爲之）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各本同案說文無撙字錢大昕云撙當爲𠟃說文𠟃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繜屈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其義皆與撙同○按𠟃撙古今字）

撙猶趨也（段玉裁云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

鸚鵡能言（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嬰母云本或作鸚鵡正義本作鸚鵡○按說文作鸚鴞）

不離禽獸（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出禽獸云盧本作走獸案正義云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正義本從作禽之證）

是故聖人作（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故作以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道德至禽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用禮無由得成（惠棟按宋本作禮此本禮誤理閩監毛本同）

小異大同分爭辨訟（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分上有○）

爭則萬事通名（惠棟按宋本有爭字此本脫爭字閩監毛本同）

是學職事爲官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官作宦案此本注疏中宦字皆作官即經文宦字亦爲有修改疑初是官字後改作宦若閩監毛本則皆作宦唯此一字尚仍作官也）

祠謂報塞（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塞作賽案文選勸晉王牋云西塞江源李善注塞謂報神恩也後漢書曹節傳云詔大官給塞具李賢注塞報祠也是古報賽通作邊塞字○按周禮注正作塞塞賽古今字）

既道德仁義已下（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既作自）

今交阯封谿縣（閩監本同毛本阯作趾案交趾古通作交阯說文無趾字爾雅釋木注交阯釋文云本亦作趾）

以禽作六摯（閩監毛本作摯此本摯誤鷙考文引宋板作贄五經文字云摯握持也經典通以爲執摯之摯與贄同○按依說文當作𡠗假借作摯）

禽者鳥獸之總名（按白虎通是也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者亦曰禽矣）

太上貴德節

太上貴德（衛氏集說亦作太閩監毛本太作大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案釋文出大云音泰五經文字大爲太假借字經典通用○按大太古今字）

負販者尤輕恌志利（閩監毛本作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恌誤桃釋文作佻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宜若無禮然（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誤焉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然）

太上至不懾（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詩緯含神務（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務作霧不誤）

皇道帝德非朕所事（惠棟按宋本作事此本事誤專閩監毛本同）

人生十年曰幼節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二十作廿三十作卅案說文廿二十并也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按段玉裁云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也）

六十曰耆（石經作耆岳本嘉靖本監毛本並同此本耆誤耆閩本同五經文字云耆從老省從旨今或作老下目非則知作耆者俗字其來已久衛氏集說亦作耆）

八十九十曰耄（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耄作耄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八十九十曰旄云本又作耄注同案耄正字耄俗字旄假借字正義本當從作耄釋文又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錢大昕云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氏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臧琳經義雜記鄭注本則無曰耋二字故曲禮注不解耋字或又益之鄭本陸氏所斥爲妄加也案疏云人或八十而耋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是正義本無曰耋二字○按宋監本作耄後同依說文當作𦒷從老蒿省聲）

耄惛忘也（監毛本同岳本同閩本惛作昏案衛氏集說亦作耄惛忘也嘉靖本惛作惛）

亦明君貪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貪作尊嘉靖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同案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尊）

人生至其制（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九年教之數日（惠棟按宋本作日此本日誤目閩監毛本同）

冠禮云棄爾幼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禮作義案棄爾幼志四字見儀禮士冠禮禮記冠義無之宋本非也）

十五已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以案以與已字本同見檀弓下注詩文王傳帝乙已上）

論其四面穹隆則宮（案則下脫曰字）

參天兩地而倚數焉（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地下誤衍而地二字倚誤奇案易說卦釋文蜀才本作奇此非用別本但偏旁省耳）

年耆既艾（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北史作堯年耆艾）

賀瑒云（閩監毛本作瑒此本瑒誤場）

故引宗子之父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引當云字誤）

廣樹之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樹上誤隔一○考文云宋板作廣遠樹之功）

老已耄而可尊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而作則）

人年百歲（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年作生）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閩監本同毛本安誤坐考文引宋板作安）

謀於長者節（惠棟云宋本此節經長者問至凡爲人子者節疏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止闕）

几可以扙已（閩本同監毛本扙作扶衛氏集說同）

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閩監毛本將作持考文引宋板持作將正德本同）

凡爲人子之禮節

安定其牀衽也（閩監毛本作衽此本衽誤在岳本安定作定安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通典六十八同案以安其牀衽訓定字與以問其安否何如訓省字文法同岳本爲是正義亦云定安也）

四角里先生（閩本同監毛本角作角盧文弨禮記音義攷證云角係俗字宋本作角李匡乂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誤也至於攷角里爲角里則益謬矣案今所刻隸釋有四老神坐机作角里乃沿俗誤寫非必本來如此）

四皓果來舍建城侯所（閩本同監毛本城作成下乃說建城侯同案建成侯呂澤也今史記漢書成字俱無土旁）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節

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車馬上有受字衛氏集說同）

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閩監毛本亦誤作重受此本賜誤賜此誤北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受重岳本嘉靖本同案受重與疏合）

執友志同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志上有執字案執志同者與疏合）

見父之執（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執下有友字案疏云父之執謂執友是正義本執下亦無友字）

夫爲至行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受是已到之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日作目）

云三賜不及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不及作三命）

是其命賜相將也（監毛本作相將此本相將二字倒閩本同）

以代其勞（公羊莊元年疏引作以代其步）

內懷仁德（公羊疏引作內懷至仁）

使其專行（閩監毛本行作征公羊疏引作使得專征）

以歸祭祀（公羊疏引作使之祭祀）

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閩監本同毛本周誤九）

而云三命之賜者（閩監毛本云誤亡惠棟按宋本作云考文引宋板作云並與此本同毛本三字闕上二畫似一字）

其物終必受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物作賜）

去王城百里置遠郊（惠棟按宋本作百里置此本里字脫閩監毛本脫置字毛本去誤云）

事長次弟之名（閩監毛本弟作第案說文次弟字本作弟）

綢繆切瑳（閩監毛本瑳作磋案磋字說文所無陸氏大學釋文亦作如瑳然大學經疏自作磋此處正義或從瑳二字亦通用也）

故稱信也熊氏云（閩監毛本熊氏上誤隔一○考文引宋板與此本同）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節

恒言不稱老（恒字闕筆閩本同監本作恆毛本作恒岳本作恒石經此恒字漶滅以他處定之此恒字亦當作恒顧炎武謂避穆宗諱是也此本尚沿其缺筆耳）

以二十未合有子（閩監毛本作合此本合誤令）

則正差退而鴈行也（閩監本同毛本鴈作雁下鴈行同案依說文當從雁段玉裁云許意隹部雁爲鴻雁鳥部鴈爲鵝）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節

道有左右（此本左字闕閩監毛本作左通典六十八左誤宅）

爲其失子之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無之字嘉靖本同宋監本同）

不臨深（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毛本深作湥五經文字云湥說文深經典相承隸省○按依說文當作罙罙湥古今字說詳段玉裁說文注）

不苟笑（閩監毛本同岳本作笑石經作笑案說文竹部笑解闕五經文字笑從竹下犬九經字樣謂笑本字笑經典相承）

入之性不欲見毀訾（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欲誤敢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亦作欲通典六十八同）

爲人至苟笑（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閩監本同毛本閑作間案閑間古通用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閒爲閑如此之類亦不勞改是也）

故尊者居必主奧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主作至按至字非）

東北隅謂之宧（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宧誤宦）

東南隅謂之窔（惠棟按宋本有南字此本南字脫閩監毛本同）

大夫士或相往來（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本來作者）

孝子不服闇節

闇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瞑云本亦作冥正義本從作冥通典六十八亦作冥也）

男女夜行以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男上有禮字通典六十八禮字亦無）

死爲報仇讎（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讎誤有考文引古本爲作謂）

孝子至私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閩監本同毛本死誤私考文引宋板作死是也）

爲其友報仇讎親存存須供養（閩監毛本親上有也字存字不重是也）

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按謂親爲朋誤道下脫親在二字）

爲人子者父母存節

冠衣不純素（閩監毛本同岳本同石經純字缺筆作紃後同顧炎武云避憲宗諱）

爲人至純素（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閩監毛本作繢此本繢作貴省去糸旁非也浦鏜云存字衍○按浦鏜是也否則與深衣不合）

孤子當室節

孤子至純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指謂當室（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當室下有者字）

幼子常視毋誑節

幼子至褻裳（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質子見啼妻云（監毛本作妻此本妻誤箋閩本同衛氏集說不誤）

以物示人單作示字（閩監本同毛本以誤於）

所習嚮尊者屏氣也（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二終又記云凡十九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

曲禮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從才用反下皆同）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爲有教使○拱俱勇反）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上時掌反下同）

（〔疏〕從於至所視○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今各隨文解之○從於先生者謂從行時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故公西華子夏之徒答孔子皆自稱弟子也雷次宗以爲師卽父兄故自稱弟子也今明若從師行不得輒往路傍與他人言也而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言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遭先生至拱手者此明道路與師長相逢之法遭逢也趨疾也拱手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注先生老人教學者○正義曰案書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周禮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是未必皆致仕者○與之言則對者此謂問時亭之言則對若問己大事則辭讓然後對故前文云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則必鄉長者所視者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爲惑人○呼火故反號叫也）將適舍。求毋固。（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致時之無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將上堂。聲必揚。（警內人也○警京領反）

（〔疏〕將適舍求毋固○正義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爲賓客禮也適猶往也舍主人家也固猶常也凡往人家不可責求於主人覓常舊有之物故曰求毋固也○注周禮至其類○正義曰案地官土訓職云辨地物鄭注云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者生有時以告王之求也若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與此相類也故引之證求毋固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屨紀具反單下曰屨聞音問又如字下同視常止反下同徐音示沈又市志反扃古螢反何云關也一云門扇上鐶鈕瞻毋徐音如字）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闔胡臘反）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拒其許反）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踖在亦反一音席蹴也摳苦侯反提也下及注同趨七俱反向也注同本又作走徐音奏又如字唯于癸反應辭也注同徐于比反沈以水反諾乃各反應應對之應）

（〔疏〕戶外至唯諾○正義曰此一節明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知者以鄉飲酒無筭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案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如鄭此言古人之言無問禪之與複皆名爲屨今人言屨正謂禪者也○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若一屨有一人一人無非法之私事則外人可即入若有二屨二屨是有二人或病開密事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則知戶內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戶外有二屨者當有三人義亦通也○將入戶視必下者雖聞言而入亦不得舉目而視恐覩人私故必下○入戶奉扃者奉扃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凡常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木其手若奉扃然以其手對戶若奉扃言恭敬故言奉扃也是以注云奉扃敬也○視瞻毋回者初將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視也○戶開亦開者既入戶不以後來變先若戶本開則今入若不須闔也○戶闔亦闔者戶若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者有後入者謂己於先入後猶有人又應入者也雖已而還闔當徐徐欲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成拒後人故注云示不拒人○毋踐屨者踐蹋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毋踖席者踖猶蹋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蹋席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蹋席熊氏以不由前爲踖席猶逆席逆席謂從上升故鄭云必由下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己位而就坐也○必慎唯諾者唯徐吟也諾應對也既坐定又慎於應對○注趨隅至乃應○正義曰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云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主西爲之下凡席皆升由下降由前云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者舉猶問也謂不先問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臣統於君闑門橛○闑魚列反橛也橛求月反門中木）不踐閾。（閾門限也○閾于逼反一音況域反）

（〔疏〕大夫至踐閾○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故盧注檀弓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闑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不踐閾者踐履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下遐嫁反）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爲猶敷也雖君亦然○敷芳夫反）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道音導）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右就其右左就其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其正○復音服後此音更不重出）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拾依注音涉級音急階等躡女攝反併步頂反）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時掌反下皆同重直勇反徐治恭反蹉本亦作差同七何反跌大結反過古臥反後不音者放此）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

（〔疏〕凡與至左足○正義曰此一節明賓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各隨文解之○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輒先讓不先入故曰每門讓於客也貴賤禮不並存且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北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軹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公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賓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己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卿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如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此云凡與客人者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每門讓於客者每門讓於客自謙下敬於賓也○注迎於至門內○正義曰迎於大門外證敵者則主人自出聘禮云君迎賓於大門內者證不敵者主人不出門也使者是彼臣故主君迎至門內而不出也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寢門最內門也謂客與主人入至主人內門也主人請入爲席者爲猶敷也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主人嚮己應正席今客至

門方請先入敷席者其意有二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視之○注雖君亦然○正義曰知君迎臣君亦先入者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于中庭是也若敵者則更出迎其不敵則不出迎故聘禮云立於中庭注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是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然後出迎客者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固如故也禮有二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主人入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進也謂先導之也客以再辭故主人進道客也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入賓從是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者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注降下至自事○正義曰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者此大夫於君大夫謂他國大夫也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於臣命宰夫為主人則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異也案聘禮賓面主國大夫他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注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主人與客讓登者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主人先登者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客從之者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也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案燕禮大射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為主人賓尊也故下注云賓每先升尊也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為主人不先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故先升也至於賓設禮擯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升者以賓作主人故也拾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帷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帷位悲反帷幔也薄平博反簾也）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為于僞反下並同迫音伯）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介音界）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為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並坐不橫肱。（為害旁人○並如字又步頂反後放此肱古弘反）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為煩尊者俛仰受之○跪求委反本又作危授坐本又作俛仰）

〔疏〕帷薄至不立○正義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趨謂行而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各有遠近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內屏門內為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屏外不敬故不趨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則內可趨為敬也此帷薄外不趨謂平常法也若祭祀之禮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知爾雅是祭祀者以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是也若迎賓則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堂上不趨者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
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進翼如也然論語云是孔子見於君也執玉不趨者執王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趨注云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者引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也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玉於主人廟門外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為徐趨徐趨者則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孔子執圭則然也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疾趨者則玉藻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云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毋移欲其直且正也堂上接武者武跡也既不欲疾趨故跡相接也鄭云每移足半躡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跡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也中人跡一尺二寸半躡之是每進六寸也○堂下布武者鄭謂每移足各自成跡不半相躡王云謂跡間容足若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跪之是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厭中有帚○為于僞反擴本又作糞徐音奮埽席前曰擖帚之手反箕音基膺於陵反葉如字箕舌）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袂武世反衣袖末拘古侯反徐音俱謂埽先報反又先早反擁於勇反）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弃物以鄉尊者則不恭○扱依注音吸許急反斂也去起呂反下注同）奉席如橋衡。（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槹衡上低昂○橋居廟反令力呈反卬本又作昂又作仰同五剛反又魚丈反下同槹本又作契又作挈同音結槹古毫反挈皁依字作桔槔見莊子）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衽而審反趾音止）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坐才臥反又如字）

〔疏〕凡為至為上○正義曰此一節明為尊者埽除布席之儀各隨文解之必加帚於箕上者謂初持箕往時也以帚加置箕上兩手舉箕也○注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厭中有帚○正義曰證加帚箕上弟子職者管子之書篇名也其書述為弟子職也膺胸前也擖箕舌也厭其也言執箕之禮以箕舌鄉胸而帚置於箕中箕是棄物之器故不持鄉尊也○以袂拘而退者謂埽時也袂衣袂也退遷也當埽時卻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者扱取也謂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不以箕鄉尊也○注扱讀曰吸○正義曰必讀扱為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為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奉席如橋衡者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之時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者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也席坐席也鄉面也衽臥席也趾足也坐為陽面亦陽也坐故問面欲何所鄉也臥是陰足亦陰也臥故問足欲何所趾也皆從尊者所安也○注衽臥席也○正義曰案昏禮同牢禮畢將臥云御衽於奧媵衽
良席有枕北趾此是衽為臥席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者謂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為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為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為杖○函胡南反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畫胡麥反牖羊九反）主人跪正席。（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而辭。（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重直龍反注同再辭曰固一本作日固辭）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恙羊尚反爾雅云恙憂也為于僞反下同）將即席。容毋怍。（怍顏色變也○怍才洛反慙也）兩手摳衣去齊尺。（齊謂裳下緝也○齊音咨注同本又作齋緝七立反）衣毋撥。（撥發揚貌○撥半末反發揚）足毋蹶。（蹶行遽貌○蹶本又作蹷居衛反又求月反行急遽貌遽其據反）

〔疏〕若非至毋蹶○正義曰此一節明客主之禮儀云若非飲食之客者飲食之客謂來共飲食者非飲食客謂來講問者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之客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席間函丈者既是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注講問至為杖○正義曰凡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不得布席相對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或在於室云丈或為杖者王肅以為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主人跪正席者客雖來講問而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示親客之來也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也○客跪撫席而辭者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客跪以手按止於席而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也○客徹重席者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主人固辭者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然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踐席者猶履也客起徹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履席將坐○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者亦問也客從外來宜問路中寒熱無恙若主人未問則客不可先問也爾雅釋詁云恙憂也○將即席容無怍者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即就也怍顏色變也初將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兩手摳衣去齊尺者摳提挈也衣謂裳也齊是裳下緝也亦謂將就席之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足毋蹶者蹶行急遽貌也亦謂客初至之時勿得以（為行遽恐有蹶蹟之貌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

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筴本又作策初革反編簡也。）虛坐盡後。（謙也。盡津忍反後放此）食坐盡前。（爲汙席。汙汙辱之汙又一故反後放此）坐必安。執爾顏。（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儳猶暫也非類雜。儳徐仕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說音悅）毋勦說。（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勦初交反一音初教反擥取說如字注同徐舒鋭反擥徐力敢反）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應應對之應下同）必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坐才臥反後放此）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卷音眷徐久戀反。）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應辭唯恭於諾。○唯于癸反徐于比反注同。）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爲于僞反下爲饌同。）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見賢遍反跋半末反去起呂反下風去免去同燼才信反厭於鹽反下同）尊客之前不叱狗。（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叱尺質反狗古口反風音芳鳳反）讓食不唾。（嫌有穢惡。○唾吐臥反穢紆廢反徐烏外反惡烏路反）

〔疏〕（先生至不唾。○正義曰此一節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各隨文解之。○先生書策者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愼勿得踰越廣敬也○虛坐盡後者凡坐各有其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盡前者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坐必安者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執爾顏者執守也久坐好異故必戒之宜如嚮者無作顏容也故注云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者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儳暫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師長之說○正爾容者正謂矜莊也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己矜莊也顏容通語耳○聽必恭者聽師長之說宜恭敬也○毋勦說者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擥取人之說以爲己語○毋雷同者凡爲人之法當自立己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而應故云毋雷同但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而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必則古昔者則法也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當必法於古昔之正○稱先王者既法古昔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先王聖人爲天子者也如孔子說孝經稱先王有至德也言必有所依據○注人之至人也○正義曰人之言評議是非須自出己情不當然者然謂如此也謂不當如此隨附他意孟子云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引之者明是非由己不可一同餘人請益則起者益謂已受說而不解了更諮問審之也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也○注子路至無倦○正義曰子路受師說不了故就孔子請益也案論語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荅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荅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引之者證請益也○注唯恭於諾○正義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吟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吚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者謂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己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見同等不起者雖見己之同等後來不爲之起任其坐在上空處所以然者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上客起者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燭不見跋者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燼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也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所以爾者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故不見殘本恒如然未盡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者若有尊客至而主人叱罵於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欠丘劍反伸音身撰仕轉反屨紀具反下同蚤音早莫音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離力智反令力呈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閒音閑注同）○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探音貪屬之玉反垣音袁）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髢或爲肄○噭古弔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徐方寄反髢徒細反髮垂如髲袒徒早反露也褰起連反爲于僞反下爲妨爲于皆爲爲其爲後同號戶高反本又作啼字呼火故反又如字睇大計反眄莫遍反覆芳伏反髲皮義反袪丘魚反肄以二反餘也）

〔疏〕（侍坐至褰裳。○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君子欠伸者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者則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侍坐者請出矣者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是以論語云杖者出斯出矣不敢自專令若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侍坐於君子者此又明卑侍尊事異於上故又言侍坐也○君子問更端者更端別事也謂獨語已畢更問他事則起而對者事異宜新更敬又起對也○侍坐於君子者此亦卑事於尊所明既異故更言侍坐○若有告者曰少間頃有復也者間謂清閑也復白也卑者正侍坐於君子而忽有一人來告君子云欲得君子少時無事清閑己願有所白也○則左右屏而待者屏退也侍者聞告欲有所白則當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遠也○毋側聽者此已下亦是侍君子之法凡人宜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嫌探人之私故注云側聽耳屬於垣若側聽則耳屬於垣壁聽旁人私言也○毋噭應者噭謂聲響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荅宜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毋淫視者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毋怠荒者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毋倨者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立毋跛者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坐毋箕者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毋伏者寢臥也伏覆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斂髮毋髢者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毋免者免脫也常著在首不可脫也○勞毋袒者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毋褰裳者暑雖炎熱而不得褰袪取涼也然上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或私覩清閑或陽尊自恣故宜兼戒亦可通戒爲人之法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上時掌反）解屨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妨音芳）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謂偏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著丁畧反）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

〔疏〕（侍坐至納屨。○正義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事異於上故別言侍坐也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恐不得上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也○解屨不敢當階者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也謂脫爲解者案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也又冠禮云黑屨青絇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案內則注有屨繫之文冠禮有絇如刀衣鼻在屨頭及行戒之間故師說云用物穿屨頭爲絇相連爲行戒也今云解屨是解繫也故隱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不敢當階者謂人與屨並不當階側就階邊而解若留屨置階道爲妨後升也就屨跪而舉之者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則今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者屏退也退不當階也○鄉長者而屨者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爲長者所送之法也既爲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鄉長者而著之故云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者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俯而納屨者納內也既取因俯身向長者而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爲干人私也離兩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防淫亂不

（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系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椸羊支反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櫛側乙反嫂字又作㛮素早反漱悉侯反梱本又作閫苦本反別彼列反下及注同澣戶管反）○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媒音梅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傳直專反）非受幣。不交不親。（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判普叛反）齊戒以告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齊側皆反）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愼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賀取妻同媵羊證反又繩證反繫音計又音戶計反）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見賢遍反辟音避本亦作避下同餘皆放此）

【疏】（離坐至爲友○正義曰此一節摠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今各隨文解之○離坐離立離兩也若見彼或二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既唯二人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也○離立者不出中間者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不云離坐者道路中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識與不識通如此也○注離兩也○正義曰案易象云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男女至而食○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諸母不漱裳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漱浣也諸母賤乃可使漱浣盛服而不可使漱裳裳卑褻也欲尊崇於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耳又欲遠別也○外言不入於梱者外言男之職也梱門限也男職在於官政各有其限域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云外言不入於梱也○內言不出於梱者內言女職也女職謂織紝男子不得濫預故云不出梱也○女子許嫁纓者女子謂婦人通稱也不要對文故云重云子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此則爲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給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此云許嫁有從人之端也又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給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但婦人之給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今此許嫁謂十五時○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者大故謂喪病之屬也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唯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非大故則不入門也○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子是已之女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生同爲父之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注喪服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

（坐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弗與同器而食者熊氏以爲不得傳同器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於未出故明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注不雜至別也○正義曰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熊氏云謂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注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羊傳曰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住也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者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何休又云當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公羊以爲築宮於外非禮也左氏以爲築宮於外禮也鄭康成亦以爲築宮當於宮外是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者相知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故日月以告君者既男女須辨故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也注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引媒氏職證必書告君也妻是判合故云判也入子者鄭康成注云入子者謂容媵及姪娣不聘者也妾既非判合但廣其子胤而已故云入子○齊戒以告鬼神者並厚重遠別也齊戒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絜但在已寢不在廟也所以爾者白虎通云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然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故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至此也○正義曰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注爲神布席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敢不告昏禮又云受諸禮於廟而設几筵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注爲其至本繫○正義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此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故也云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如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則世無本繫但卜得吉者取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者明避嫌也見謂奇才卓異可見也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者則已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其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是以鄭注有見謂奇才卓然衆人所知也）○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

【疏】（賀取至羞○正義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碍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案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奉淳意身實不在爲賀故云賀而其辭則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者賀者名使某者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有客者聞子呼娶妻者爲子也昏禮既不稱賀故云聞子有客也客者鄉黨僚友之屬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羞進也子既召賓客或須飲食故使我將此酒食以與子進賓客○注謂不至不賀○正義曰羞進也言進於客也古者謂候爲進者證呼送禮爲進候猶進也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此記是古法故飲食與彼迎接呼爲進也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云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者言於禮物用壺酒及束脩束脩十脡脯也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故云若犬也少儀云其以
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是酒脩獻人之法也此賀用酒或亦四壺也云不斥主人昏禮不賀者解所以不云賀主人昏而云有客之義主人有嗣代之序故不斥云賀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筋音斤）○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臀徒孫反摘徐吐歷反或音的醫於其反）

【疏】（名子至山川○正義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名子者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故杜氏注春秋桓六年傳云不以本國爲名如是他國即得爲名故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爲名○注謂若黑臀黑肱矣○正義曰案宣二年晉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周語單子云吾聞晉成公之生夢神規其臀以黑使有晉國此天所命也有由而得爲名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一年邾黑肱得爲名或亦有由或亂世而不能如禮云名終將諱之者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注云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按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其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注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等所以皆爲名者以其不能如禮故申繻言之周人以諱事神者謂周人諱神之名而尊諱其名終沒爲神之後將須諱之故不可以爲名也）○男女異長。（各自爲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成人矣敬其名○冠古亂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許嫁。笄而字。（以許嫁爲成人○笄古兮反）

【疏】（男女至而字○正義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男女異長者按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禮緯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以其言之則周有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稱叔也禮緯又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君前臣名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殽戶交反熟肉有骨曰殽胾側吏反大臠食音嗣飯也注食飯屬同徐音自羹古衡反舊音衛便音婢面反下同近如字）

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膾古外反炙章夜反注同醯徐音海本又作醯呼兮反醬子匠反）葱渫處末。（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渫以制反烝之承反）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漿子羊反字亦作將燕本亦作宴於遍反放方兩反公食音嗣此儀禮篇名也後放此下文及注執食同）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朐其俱反）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復坐）主人延客祭。（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客祭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也干寶注周禮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人起居道音導）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徧祭之。（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徧音遍下注同腊音昔湆音泣）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肴食肴則飽也○飯扶晚反下注禮飯以手同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辯音遍下同）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酳音胤又士覲反嗽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

【疏】凡進至虛口○正義曰此一節推明飲食之法也各隨文解之今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左殽右胾者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者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右設之並在殽胾之內○注皆便至在豆○正義曰皆便食也者此中有三便一則純肉在右先取爲便也二則羹飯並近人之食先取羹飯亦便三則飯在左羹在右右手取羹羹重於右亦便故云皆便食云食飯屬者知食是飯者春秋左氏傳云粢食不鑿論語云一簞食玉藻云子卯稷食皆飯也言屬者諸飯悉然故云屬也云居人左右明其近也者以其繫人言之故云近也云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知胾在豆者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是胾在豆○注殽胾至在豆○正義曰知在殽胾之外內者以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今云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明其不得在人羹食之內故知在殽胾之外內此醯醬徐音作海則醯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醯在左此醯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醯在左也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鄭注云以醯和醬也又周禮醢人祭祀共虀菹醢物則醯醬共爲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醯字則是一物也醯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葱渫云處醯醬之左則醯醬一物爲勝云膾炙皆在豆者以公食下大夫十六豆有牛炙羊炙及芥醬魚膾故知在豆○注處醯至在左○正義曰知處醯醬之左者地道尊右既云處末則末在左上繼醯醬文承其下故云在醯醬之左知葱渫殊加者以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爲殊加也以其菹類故知在豆也○注若酒至禮云○正義曰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左也公食大夫禮又云賓三飯設漿飲於稻西鄭注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云此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者從上進食之禮至此所陳饌具皆是卿大夫燕食也其禮食則似公食大夫禮所陳是也案公食大夫禮醢醬陳於席前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簋當牛俎西其西稷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爲兩行大羹在醬西鉶四設於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飲酒設於豆東粱飯設於湆西稻于粱西庶羞十六豆設於稻南屈折而陳凡爲四行膷東臐臐東膮膮東牛炙炙南醢醢西牛胾胾西醢醢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胾胾西芥醬醬西魚膾此是公食下大夫禮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也○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棰而施薑桂曰鍛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者朐謂中屈也屈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際擘之便也脯脩則處酒左以燥爲陽也脯脩[illegible]便至便也○客若降等者降下等也謂大夫[illegible]等卑下也○執食興辭者執捉也食飯也與[illegible]未食必先捉飯而起以辭謝主人之臨已也[illegible]食然也堂下是卑者食處飯爲食主故特執[illegible]禮云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illegible]坐由兩饌之間也辭主人臨已食若欲食於[illegible]謂大夫於卿故欲降而不降若臣於君則降[illegible]擁簠粱以降是也若敵者全無欲降之禮故[illegible]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illegible]後客坐者主人見客執飯起故主人亦起辭[illegible]而止乃坐食復坐也○主人延客祭者延道[illegible]志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illegible]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illegible]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illegible]祭所先進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illegible]之故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所[illegible]殽之序徧祭之者序次序也謂膾炙胾之屬[illegible]之屬雖同出於牲今祭之故種種次序徧匝[illegible]至祭也○正義曰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illegible]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又云魚腊[illegible]三飯主人延客食胾者三飯謂三食也禮食[illegible]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胾也公[illegible]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illegible]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故三飧竟而[illegible]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illegible]三飧前未食之故鄭注云以殽擩醬食正饌[illegible]然公食禮三飧竟挩手起受漿漱口受束帛[illegible]畢方是升還坐食取飽飽又三漱不云三飯[illegible]此異也○然後辯殽者然後謂食胾竟後也[illegible]道客令食至飽食殽得匝也○注先食至飽[illegible]肉爲陰陰卑也帶骨爲陽陽尊也尊故後食[illegible]辯於肩食肩則飽者案特牲少牢云初食殽[illegible]後食肩是辯於肩也故云食肩則飽也鄭云[illegible]自上而卻下綧而前終始之次也案鄭云是[illegible]骼食骼竟又屈食脅脊竟乃食肩○主人未[illegible]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絜及[illegible]絜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illegible]食殽未辯則客雖已辯而不得輒[illegible]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illegible]不待主人也音義隱云飯畢蕩口[illegible]義曰案公食禮云賓卒食會飯三[illegible]竟漱也又初三飯竟設漿稻西賓[illegible]此漱是三飧竟又有事故用漿漱[illegible]設酒爲優賓不得用酳故鄭注彼[illegible]口而已也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illegible]此云謂酳也云客自敵已上其酳[illegible]敵故待主人主人不先飽者緣主[illegible]

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illegible]而已示敬也○饋徐其類反）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illegible]）

【疏】侍食至而食○正義曰饗是自[illegible]爲客禮也主人親饋則拜而食[illegible]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已則[illegible]長至敬也○正義曰言己今侍食[illegible]

共食不飽。（[illegible]）共飯不澤手。（[illegible]）

【疏】[illegible]

毋摶飯。（[illegible]）毋放飯。（[illegible]）毋流歠。（[illegible]）

【疏】[illegible]

毋咤食。（[illegible]）毋齧骨。（[illegible]）毋反魚肉。（[illegible]）毋投與狗骨。（[illegible]）毋固獲。（[illegible]）毋揚飯。（[illegible]）飯黍毋以箸。（[illegible]）毋嚃羹。（[illegible]）毋絮羹。（[illegible]）毋刺齒。（[illegible]）毋歠醢。（[illegible]）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illegible]）客歠醢。主人辭以窶。（[illegible]）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illegible]）毋嘬炙。（[illegible]）

【疏】[illegible]

（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毋咤食者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故庾云為無肉之嫌三則齧之口唇可憎故不齧也為有聲響不敬鄭舉一隅也毋反魚肉者謂與人同器也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為人穢之也故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崔靈恩云不可反於故處是以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致於所俎不反本處也○毋投與狗骨者投致也狗犬也言為客之禮無得食主肉後棄其骨與犬故鄭云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者專取曰固爭取曰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盧植云固獲取之為其不廉也○毋揚飯者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也○飯黍毋以著者飯黍無用著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溉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毋嚃羹者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其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故鄭云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羹有菜者用挾故不得歠當挾嚼也○毋絮羹者絮謂就食器中調和鹽梅也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食味惡也○注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詳審也謂更詳審嫌淡也○毋刺齒者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也謂其弄口少儀曰口容止容儀欲靜止也毋歠醢者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則是醬淡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者亨煑也若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宜有優賓之辭謝之云已家不能亨責故羹味不調適也○客歠醢主人辭以窶者窶無禮也若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主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詩云終窶且貧毛云窶無禮也箋云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鄭注腊人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也毋嘬炙者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注為其至于俎○正義曰不細齧之是一舉盡臠也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者嚌至齒也特牲少牢饋食禮尸及祝佐食主人之徒得肉皆嚌之嚌之竟而加置于俎上也但此所嚌取彼嚌至齒反置于俎則同然前云無反魚肉此得反于俎者上文謂共人同器而食者故鄭云為其已歷口人所穢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卒子恤反後更不音者同齏本又作齊將兮反相息亮反注同）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不聽親徹【疏】卒食至相者○正義曰卒食食已也自從也食坐在前面嚮候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以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若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耳若敵者則否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所使進食者賓以所徹飯齊以授之○注謙也至降也○正義曰齊醬屬也齊醬菹通名耳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者引證自徹是卑客也大夫卑於公所為客故食竟親取飯及醬以降下當知敵者否○主人至客坐者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鄉音嚮）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少式召反下皆同釂子妙反盡也先悉薦反又如字【疏】侍飲至敢飲○正義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歠酒故次之○酒進則起者謂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則起侍者見酒至不敢即飲故起也○拜受於尊所者尊所者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之也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為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正是文不具耳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注降席至鄉尊○正義曰何胤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尊謂主人尊也崔靈恩云鄉大夫燕飲主人面亦嚮尊若鄉飲酒皆主人與賓夾尊也今案何崔並是解此拜受尊若所嚮長者之說也○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者長者辭止少者之起長者既止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者舉猶飲也釂盡也飲酒尊卑異爵故燕禮公執膳爵受賜爵者執散爵今少者雖反席而飲要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若長者飲未盡則少者不敢飲也○注不敢至飲也○正義曰證長者未盡少者不敢飲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云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然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鄭云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云不敢先君盡爵案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亢苦浪反僮音同【疏】長者至敢辭○正義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稚賤謂僮僕之屬也若少者及賤者被尊長之賜則不敢辭謙宜即受也不敢亢禮也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物也本實曰果○核戶革反）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溉古愛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陶音桃瓦器也沈音遙萑音丸葦也傳直專反侑音又○【疏】御食至皆寫○正義曰御者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君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器之溉者不寫者溉滌也寫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器可滌溉者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澡絜以還君也○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溉之器也若不倒寫久則浸汙其器又不可澡絜則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注重汙至曰御○正義曰溉謂陶梓之器者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並可滌絜之者何胤云梓漆也不溉謂萑竹之器者萑葦也是織萑為之器竹是織竹為之器並謂筐筥之屬並不可澡絜者鄭注司几筵職云萑如葦而細云勸侑曰御者何胤云勸侑謂卑者勸美尊者之食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餕子閏反【疏】餕餘至祭妻○正義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饌之餘皆云餕故玉藻云日中而餕鄭云餕食朝之餘也今此明凡食餘悉祭若不祭者唯此下二條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者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也父得有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重直龍反【疏】御同至不辭○正義曰御謂侍也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謂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何胤云禮當盛饌宜辭以賤不能當之此侍食於長者盛饌不在已故鄭云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也）偶坐不辭。（盛饌不為已○偶五口反配也一曰副貳也坐才臥反又如字【疏】偶坐不辭○正義曰偶媲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已設故已不辭之也又一云偶二也若唯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謂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故鄭云盛饌不為已並會兩通也）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梜提○梜古協反沈又音甲字林作筴云箸也公洽反箸直慮反【疏】羹之至用梜○正義曰有菜者為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兎羹之屬或當用匕也）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為于偽反下同削息略反瓜古華反副普逼反絺勑宜反細葛析星歷反下同斷音短下同【疏】為天至以絺○正義曰此為人君削瓜禮也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謂先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切之既破又橫解而細葛為巾覆上而進之也）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華胡瓜反綌去逆反麤葛）為大夫累之。（累倮也謂不巾覆也○累力果反一音如字倮力果反沈胡瓦反）士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疐音帝去丘呂反）庶人齕之。（不橫斷○齕恨沒反徐胡切反【疏】為國至齕之○正義曰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者華謂半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也亦橫斷之與天子俱無文推理亦橫斷而巾用麤葛覆而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為大夫累之者累倮也不巾覆也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而進之知對破而橫斷之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則知大夫猶中裂而橫斷倮而已○士疐之者疐謂脫華處士不半破但除疐而橫斷亦不覆也下注庶人云不橫斷則知士橫斷也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者庶人府史之屬也齕齧也既注云不橫斷故知去疐而齧之也然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也○冠如字徐古亂反為如字徐于偽反）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惰徒禾反一音徒臥反好音呼報反）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

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矧本又作哂失忍反又詩忍反詈力智反罵詈則見賢遍反）疾止復故。（自若常也）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者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疏】父母至而坐○正義曰此已下明親疾人子之禮及除喪後之儀各隨文解之○言不惰者惰訛不正之言○注憂不在私好者○正義曰好謂華好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食肉不至變味○正義曰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者憂亦謂親有病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故也平常則舒他面席也○注側猶特也○正義曰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有喪者專席而坐○正義曰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苄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潦音老雨水謂之潦）獻鳥者佛其首。（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拂本又作佛扶弗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其同喙吁廢反又陟遘反又知胄反又丁角反戾力計反籠力東反冒莫報反）畜鳥者則勿佛也。（畜養也養則馴○畜許六反徐況又反馴似遵反狎也徐食倫反沈養純反）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綏音雖執以登車者胄直又反操七刀反持也下及注皆同契苦計反量音亮又音良升斛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齊本又作齏同子兮反便婢面反鎧苦愛反兜下侯反鍪莫侯反券字又作絭音勸）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遺于季反與也注同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謂不張也注同隤本又作頹徒回反順貌）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弣音撫徐音甫下同弭亡婢反弓末也邪似嗟反把音霸手執處也）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帨徐始銳反磬苦定反折徐時列反又之列反沈云舊音逝）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辟拜謙不敢當○辟辟上扶亦反下辟音避注同）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覆芳服反與音餘）鄉與客並。然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進劍者左首。（左首尊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鐏在困反舊子困反注同一讀注音作管反矛本又作鉾音謀兵器鐓本又作錞徒對反注同一讀注丁亂反）

【疏】水潦至其鐓○正義曰此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今各隨文解之○水潦降不獻魚鼈者案定四年左傳云水潦方降今謂水潦降者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獻鳥者佛其首者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恐其喙害人也鄭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案王鄭義同而加籠籠之爲其喙害人也○畜鳥者則勿佛也者畜養也養則馴也馴善也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故獻之不用籠冒及戾之○獻車馬者執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獻甲者執胄者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胄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獻杖者執末者末柱地頭也柱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授與人○獻民虜者操右袂者民虜謂征伐所獲彼民以爲外虜故云民虜也右袂者右邊袖也獻之以左手操于囚之右邊袂右邊袂右邊有力故此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獻粟者執右契者粟粱稻之屬也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鄭注此云契券要也右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獻米者操量鼓者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獻孰食者操醬齊者孰食葱渫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獻田宅者操書致者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故得有獻凡遺人弓者此謂敵體故稱遺者也張弓尚筋者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之時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嚮下故鄭注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注遺人至弛之○正義曰案槀人云春獻素秋獻成注云矢箙春作秋成矢箙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爲素又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入故此注云未定體則弛之是也○右手執簫者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謂弓頭爲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然執簫謂捉下頭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左手承弣者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額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所以知是執於弓下頭者下頭挂地不淨不可與人故自執之而以上頭授人所以爲敬也尊卑垂帨者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帨佩巾也若主人拜者主人將受應當賓前而拜受所遺也○則客還辟辟拜者還辟猶逡巡也客謙不欲當主人之拜已故少逡巡還延辟之也不云客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何胤云執弓者迴遂見主人拜而辟之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者由從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也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接下承弣者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以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注由從至下○正義曰客在右敵云右客也是尊客故使客在右也云接下接客手下也者客卻○左手承弣今主人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取弓也必知其客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弣便是主人倒執弓故知然也云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者簫謂弓下頭也客以弓上頭授與主人主人以左手卻之接客手下故又覆右手按捉弓下頭也是客主授受皆卻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前漫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嚮南而立乃後受弓故云鄉與客並然後受也○注於堂至並授○正義曰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俱南面是嚮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嚮明云禮敵者並授者若不敵則不並授此又證遺人是敵者也然敵者並授案聘禮賓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聘賓南面授幣卿與聘賓是敵不並授者以聘賓銜聘君之命問卿故卿北面受之敬聘君之命也○進劍者左首者正義曰進亦謂遺也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則正是劍環也又云亦卻刃授穎鄭云穎鐶也案少儀而言首則鐶是也不以刃授人敬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偽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鐶是首也然劍有匣又有衣也故少儀云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是也鄭云左首尊者客在右主人在左劍首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在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正義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鐏在尾而鈍鈍嚮人爲敬所以前鐏後刃也○進矛戟者前其鐓者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拂如字馮皮冰反去起呂反○）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用右手便效猶呈見○效胡教反下同便婢面反見賢遍反○）效犬者左牽之。（犬齧人右手當禁備之○齧本亦作噬常世反）執禽者左首。（左首尊）飾羔鴈者以繢。（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繢胡對反）受珠玉者以掬。（慎也掬手中○掬九六反兩手曰掬）受弓劍者以袂。（敬也）飲玉爵者弗揮。（爲其寶而脆○揮音輝何云振去餘酒曰揮脆七歲反）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苞苴子餘反苞裹也苴藉也簞音單笥思嗣反字林先自反沈息里反簞笥竹器也裹音果葦韋鬼反盛音成圓音員○）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使色吏反注及下使者使也並同）

【疏】進几至之容○正義曰此一節皆謂相獻遺及呈見之儀各依文解之○進几杖者拂之謂拂去塵埃爲當馮執故也前云獻杖執末與此兼言几者几雖無首末亦拂之或云進几者以此外授人亦得順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者效呈見也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之也○効犬者左牽之者犬好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案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者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不須防今此是充食之犬故防禦之也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

犬人職無狗人職也故爾雅云未成毫狗是也但燕禮亨狗或是小者或通語耳。執禽者左首者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故執之也。飾羔鴈者以績者飾覆也羔羊也績畫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績此言績者鄭云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受珠玉者以掬者掬謂手中也珠玉寶重宜慎若受之開匣而出置在手中下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劒者以袂者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者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春秋左氏傳云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之是振去餘也。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問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謂聞彼有事而問之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自弓劒以下皆是也。注苞苴至以茅。正義曰知裹魚肉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其裹魚肉用茅用葦也。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者言使之容者言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

禮記注疏卷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

曲禮上（三字在禮記鄭氏注之前閩監毛本移置鄭氏注孔穎達疏之後失其舊式）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此本自二卷以後至六十三卷多如此作）（題禮記鄭氏注五字閩監毛本無禮記二字改題曰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皆非其舊）

從於先生節（惠棟云從於先生節登城不指節戶外有二屨節宋本合爲一節）

先生老人教學者（閩監毛本作老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老誤者）

則必鄉長者所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鄉作嚮通典六十八作向。按鄉向古今字嚮俗鄉字）

從於至所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教道於物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物作㓜）

遭先生至拱手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教於州里儀禮鄉射注云（監毛本如此此本作教於周禮鄉射注云字有脫誤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儀禮二字盧文弨挍本云儀禮鄉射無此注惟鄉飲酒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

登城不指節

不可以舊常致時乏無（閩監本同毛本致作或岳本嘉靖本同）

戶外有二屨節

升席必由下也（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必誤也）

以鄉飲酒無筭爵（閩本同監毛本筭作算。按段玉裁云說文算數也筭爲算之器算爲筭之用監毛不誤）

禪下曰屨（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禪作單下以通於禪無問禪之與複正謂禪者皆同）

或清開密事（惠棟挍宋本作閑此本閑作開閩監本作問毛本清閑作請問）

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則下有）非私事三字恐以意添也

奉扃之說事有多家（閩本同毛本事誤奉監本奉誤本事字不誤考文引宋板作事）

從上爲躡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躡作躐下躡席同是也躡爲躐之或體說詳下）

大夫士出入君門節

大夫至踐閾（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右在東（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東下有也字衞氏集說同）

凡與客入者節

謂前足躡一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躡作躐釋文亦作躐）

凡與至左足（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不隨命者謙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命下補數字）

其侯伯立當前疾（惠棟云詩疏及論語刑疏皆作前侯獨此作前疾非也）

下此子男立當衡（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此誤地）

則主君就賓求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辭作辤下辤主人先傳求辭之言同五經文字辭）辤辝上說文中古文下籒文經典相承通用上字

各下其君二等（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一考文引宋板作二不誤）

二則重慎更宜視之（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視誤親）

然後出迎客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禮有二辭（閩本同監毛本二作三。按當作三）

帷薄之外不趨節

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武上有布字毛居正云）注武字當作布蓋上句注已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義不當又云武按此武上脫布字當從岳本衞氏集說亦作布武

帷薄至不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趨以采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齊作薺案此引周禮樂師當作薺）

而爲徐趨徐趨者（監本同毛本徐趨二字不重）

疾趨則欲授而手足毋移（毛本同閩監本授作發考文引宋板同案玉藻正作發注）云發謂起屨也

凡爲長者糞之禮節

凡爲長者糞之禮（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撲云本又作糞正義本從作糞考文引）古本作撲

執箕膺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擖作葉考文引古本亦作葉山井鼎云古本）作葉管子作揲而今此注作擖者蓋涉少儀篇誤耳當以古本及釋文爲證也案山井鼎說非也正義本自作擖故疏中皆作擖字。按段玉裁云凡梱之盛物箕之底皆謂之葉或作揲譌作揲葉亦謂之擸少儀作擖乃擸之誤古音巤聲葛聲相近故從巤字或多作葛也

以箕自鄉而扱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鄉作嚮案釋文於上）出鄉尊云本又作嚮後文注皆同知此鄉字釋文亦作嚮正義本作鄉與釋文本同考文引古本作嚮與釋文又本同。按作嚮非也

扱讀曰吸（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扱作扳）

箕去弃物（宋監本同後並同岳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案此因正義作棄改注弃）字亦作棄也

令左昂右低（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卬云本又作昂又作仰正義本作昂考）文引古本作仰

凡爲至爲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袂衣袂也退遷也（閩監毛本同通解衣袂也下有拘障也三字案衞氏集說亦無此三字）

謂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爲上者（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者疑若字誤）

若非飲食之客節

荅主人之親正（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通解正下有席字）

再辭曰固（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云一本作曰固辭考文引古本固下有辭也二）字

客踐席乃坐（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作客踐席主人乃坐案疏云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

（坐也經無主人字故正義申言之考文據以補入非也）

宜問其安否無恙（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否作不考文引古本無安否二字）

作顏色變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作下補謂字）

蹶行遽貌（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遽作遂案釋文出行遽音其據反正義亦云行急遽貌也作遂者誤字）

若飲食之客（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誤若飲之客）

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制下補廣字嚴杰云補廣字與今本文王世子注同釋文云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是陸氏所據之注本無廣字正義正與之合）

故使容杖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使作或衛氏集說同）

○乃坐者（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無○乃誤入）

不得變動顏色（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色下有也字）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節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書筴云本又作策正義本作策考文引古本作筴○按依說文當作冊策者冊之假借字筴者又策之俗字也）

毋勦說（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勦作剿案剿說之剿曹憲謂當從刀與左傳勦民字從力者不同錢大昕云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剿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案五經文字力部勦字云楚交反見禮記當指此文是張參亦不從曹憲說也岳本全改從刀非）

不敢倦嫌若風去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倦上有厭字風作諷案釋文於上注出有厭云於豔反下同知釋文本此處有厭字正義云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知正義本此處亦有厭字古諷字多作風釋文本亦作風通典六十八引嫌若諷去之古諷風字通）

嫌有穢惡（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嫌有惡穢釋文出有穢惡也二字亦不倒惡下有也字各本所無）

先生至不唾（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旣法古昔（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昔作者）

古者未有蝺燭（惠棟按宋本蝺作蠟）

侍坐於君子節

少間願有復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間作閒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少閒云音閑注同五經文字云閒從月經典閑暇字用之則字當作閒爲是然此閒並從日後放此）

暑毋褰裳（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褰誤蹇釋文出毋騫○按騫正字褰假借字）

此又明卑侍尊（閩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尊下有也字監本卑誤異）

間謂清閑也（閩監本同毛本閑作閒下無事清閑同）

不得遠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作不得迫也毛本作不得近也並誤）

不得流動邪盼也（閩本同監毛本盼作眄衛氏集說作不得斜眄）

常著在首（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在作於）

故宜兼戒亦可通戒爲人之法也（閩監毛本二戒字作誡衛氏集說同案此作戒者省文耳）

侍坐於長者節

不得屏遷之而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遷之作遷就近）

侍坐至納屨（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侍者或獨暫退時（閩監毛本作侍此本侍誤待今正）

離坐離立節

不同椸枷（閩本監本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同杝又出枷云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正義此句闕疏其本無可考臧琳經義雜記云案注云椸可以枷衣者然則經無枷字矣今內則亦有枷字疑誤衍鄭箋鵲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記注枷字與詩箋同意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箷亦單稱箷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本云然耳）

女子許嫁系纓（閩監毛本系作繫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

女子有宮者（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宮誤官）

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共誤同）

不相知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正義本作不相知名經義雜記云案注云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經如本有名字鄭可無庸注矣案臧說非也注正解經名字爲姓名耳當以正義本爲長）

辟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辟作避釋文出避嫌云本亦作避正義云明避嫌也字亦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離坐至爲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當桀夫人宮下舉公子宮上（○按今公羊注無二宮字）

白虎通云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告上有先字人女二字倂作安字與今白虎通同）

弗與爲友者明避嫌也（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誤○）

賀取妻者節

賀取妻者（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取作娶釋文於上出取妻云本亦作娶下賀取妻同則作娶者釋文之又本也正義本從作取）

古者謂候爲進（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候誤侯）

昏禮不賀（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禮誤賓）

碍不得自往（閩監毛本碍作礙衛氏集說同）

將奉淳意（閩監毛本奉淳作表厚是也衛氏集說同）

以與子進賓客（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客下有也字）

貧者節

（惠棟云貧者節經注之下接上節賀取至羞疏文）

名子者節

（惠棟云常語之中至後頁注無大小皆相名相字止宋本闕）

迎公子黒臀於周（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迎作逆○按作迎與宣二年傳合）

男女異長節

男子二十冠而字（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二十冠石經二十合作廿後皆同不復出）

男女至而字（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進食之禮節

（惠棟按宋本凡進至盧口疏合下十四節在庶人齕之經注之下疏）

醓醬處內（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醓云徐音海本又作醓呼兮反正義云此醓醬徐音作海則醓之與醬兩物各別又云今此經文若作醓字則是一物也又云則醓醬一物爲勝據此正義本從作醓）

蔥渫處末（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蔥渫案渫本字涞唐人避諱字[illegible]偏旁涉世字者多改從云如棄作弃勦作勦葉作[illegible]棣韘妹諜抹偞皆是也廣韻蔥渫字作渫）

言末者殊加也（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加誤如）

酒漿處右（閩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右誤內石經考文提要云案鄭注云處羹之右王制殷人以食禮疏引此經亦作處右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宋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右）

客若降等則先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若作不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是也）

如其次（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如誤所）

魚腊湆醬不祭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湇誤湆後同湆醬儀禮作醬湇案五經文字云湇湆並邱及反上從泣下月大羹也上從泣下日幽深也今禮經大羹相承多作大字或傳寫久訛不敢便改此唐人所不敢改者浦鏜輒欲改之非也○按段玉裁云湇字不見於說文則未知張說何本儀禮音義引字林云湆羹汁玉篇廣韻同然則本無異字也）

主人延客食胾（各本同此本胾誤誠今正）

然後辯殽（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辯作辨下主人未辯同案五經文字云辯辨並皮勉反上理也下別也經典或通用之禮記亦借辯爲徧字）

凡食殽辨於肩（閩監毛本同岳本辨作辯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

凡進至虛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推明飲食之法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推作雜衛氏集說同）

但鄭注葱渫云處醢醬之左（閩監本同毛本醢誤醯衛氏集說亦作醯）

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禮云（惠棟按宋本有皆字此本皆字脫閩監毛本同）

捶而施薑桂曰鍛脩（閩本同監毛本捶作棰鍛作腶考文引宋板亦作捶作鍛周禮腊人注捶從木旁鍛從金旁衛氏集說作捶腶）

末邊際置右右（惠棟按宋本作左右是也）

左擁簋粱（監毛本同閩本粱作梁）

炙胾之屬雖同出於牲（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雖作本）

壹以授賓（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

自上而卻下（閩監本同毛本自誤是考文引宋板亦作自）

音義隱云飯畢蕩口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本音義隱三字闕毛本作醑隱義案疏中屢稱音義隱亦或稱隱義）

侍食於長者節

正義曰嚮是自爲客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以示敬也（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三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共食不飽節（惠棟按宋本以下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惠棟又云宋本共食節毋摶飯節卒食節侍飲節長者賜果節御食節餕餘節御同於長者節偶坐節羹之有菜節爲天子削瓜節爲國君節凡十三節經注俱在三卷則不拜而食經注之下盧文弨云案自此至爲國君節凡十三節經注俱尙在三卷則不拜而食經注之下截此疏爲四卷起首不可從）

爲汙手不絜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手作生是也宋監本同岳本作爲汙生不潔也衛氏集說作謂汙手不潔也案疏言汙生知此處當作生古書潔多作絜嘉靖本作爲汙手不潔也○按正義云一本汙生不圭圭絜也）

則不絜淨（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淨下有也字）

言手澤汙飯也（閩監本作汙此本汙誤汗毛本同今正）

毋摶飯節

去手餘飯於器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於作放）

主人辭不能亨（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釋文亨作烹考文引古本同）

不得拂放本器中也（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改者閩監毛本同）

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者（惠棟按宋本作者是也此本者改也閩監毛本同）

羹有菜者用梜（閩監毛本作梜此本梜作挾下當梜嚼也同）

云已家不能亨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以衛氏集說同）

特牲少牢饋食禮（惠棟按宋本作饋此本誤館閩監毛本同今正）

卒食節

徹飯齊以授相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齏云本又作齊正義本作齊）

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監本同閩毛本粱作梁是也岳本同嘉靖本亦作梁）

當已坐而跪（惠棟按宋本作已衛氏集說同此本已作以閩監毛本同）

侍飲於長者節

侍飲於長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於長者作至敢飲誤監毛本同閩本作至而食）

進至侍者前則起（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則起作於是非也）

尊所者以陳尊之處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以作謂）

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之也（惠棟按宋本作之也此本之也作酒謂非閩監毛本同）

卿大夫燕飲（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鄉今正）

所若所嚮長者之證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字上無所字）

長者賜節

不敢亢禮也（各本同通典六十八亢作抗）

賜果於君前節

嫌棄尊者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嘉靖本同通典六十八作嫌弃尊者之物）

御食於君節

寫者傳巳器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巳作己衛氏集說同）

御食於君（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作御食至皆寫誤也閩監毛本同）

餕餘不祭節

及日晩食朝饌之餘（惠棟按宋本有朝字此本朝字脫閩監毛本同）

御同於長者節

父母有疾節

情不正之言（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通典六十八引同岳本有此五字而別入於釋文按釋文亦無此五字當因正義誤入）

父母至而坐（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憂亦謂親有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病作疾衛氏集說同是也）

水潦降節（惠棟云水潦降節進几杖節宋本合爲一節）

獻鳥者佛其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拂其云本又作佛扶拂反下同正義本作佛考文引古本佛作拂）

獻車馬者執策綏（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筴綏與正義異考文引古本策作筴與釋文合）

契券要也（監本作券岳本同此本券誤劵閩毛本同嘉靖本同）

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惠棟按宋本作鐏地鐓地嘉靖本同宋監本同此本鐏地字不誤鐓地誤鐓也閩監毛本二地字俱誤也岳本同）

水潦至其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執策綏易呈（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策綏下重策綏二字是也）

柱地頭也柱地不淨（閩監毛本柱作拄）
持淨頭投與人（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投作授）
獻之以左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上有而字）
操于囚之右邊袂右邊袂（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右邊袂三字不重是也）
弓形亦曲嚮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亦作示）
由從至手與（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誤作由從至下）
客卻左手承弣（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左上衍〇）
主人以左手卻之接客手下（惠棟校宋本作手下此本手下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進劍者左首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者字是也）
進几杖者節
尊者所馮依（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依誤倚）
爲其寶而脆（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脆作脃宋監本同岳本同釋文同五經文字云脃從刀從卩作脆訛）
知裹魚肉者（閩本同監毛本知作苞惠棟校宋本作知苞裹魚肉者）
言使之容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禮記注疏卷二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

曲禮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爲于僞反下注爲哀樂爲其廢喪事並同○）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朝直遙反）〔疏〕凡爲至受命○正義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受命謂受得君命爲聘使也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注言謂至享禮○正義曰解君言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所問也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注聘禮記有故謂灾患及時事相告也云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又證有言必有物將之也此謂行享禮畢而又有此言而又加束帛也鄭注彼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正義曰此謂君使入問其臣臣對使禮也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者君之使去而又出拜送門外也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者此謂臣有故而遣使告君法也亦有物以將之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者謂已使者從君處反還至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敦厚○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反皇如字怠音代）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疏〕君子至交也○正義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飲食是會樂之具承歡爲易衣服比飲食爲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以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昭時招反）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少式召反○）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乘繩證反下注二處乘車同）齊者不樂不弔。（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齊側皆反樂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思絲嗣反又如字○）〔疏〕禮曰至不弔○正義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各依文解之○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之倫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爲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爲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所以然者作記之者既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己孫爲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及大夫有菜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祧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知者士師職文用士師者略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正義曰此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且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下也所以知是散齊者君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凴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向荅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荅之○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幂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瘠音在昔反瘦也見賢遍反）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阼才故反隧音遂）○居喪

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勝任也○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羊本或作痒勝音升任而金反）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衰七雷反）【疏】居喪至於內○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此先明居喪平常之法也毀瘠不形者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升降不由阼階者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案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下云既葬蒲席則升堂西面未葬也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五十不致毀者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不毀者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爲予○數所主反下皆同殯必刃反下同斂力驗反下同貶彼檢反字林方犯反）【疏】生與至往日○正義曰生與來日者此謂士禮與數也謂生人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與往日者謂死者殯斂數死日爲三日○注與數至爲予○正義曰貶猶屈也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所以厭其殯日然士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云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大夫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大夫云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故鄭云大夫以上云士喪禮曰死日而襲者注引士喪禮者證殯與成服不同日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者更證明士殯與成服不同日故云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謂以士喪禮喪大記二者相推校然猶是也殯與成服是異日明矣無所復疑言與或爲予者謂諸本禮記有作予字者故云與或爲予）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傷如字下同舊式亮反）【疏】知生至不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遺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唯遺設弔辭而無傷辭○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者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然生弔死傷其文可悉但記者下寧言之故其文詳也○注弔傷至皆哭○正義曰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

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引雜記者證諸侯有鄰國之喪不得自往遣使往弔致命弔辭之法也然弔辭唯使者口傳之於主國孤而已云傷辭未聞者經典散亡故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者既未聞傷辭有舊說者云有弔辭如此也施於死者蓋本傷辭也鄭此云舊說疑其非弔辭正是傷辭耳所以然者一則不與雜記弔辭同二則既言皇天降災子遭罹之明是傷於亡者自身非關弔于孝子也云辭畢退皆哭者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知辭畢皆退而哭者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也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皆爲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賻音附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不問其所費芳味反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遺于季反與也皆爲于僞反下爲其皆同）○適墓不登壟。（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壟力勇反塋音營）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紼音弗引棺本亦作引車索悉各反）臨喪不笑。（臨喪宜有哀色）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敬）望柩不歌。入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柩求又反臨如字舊力鴆反）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非歎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助哀也相謂送杵聲○舂東容反相息亮反注同杵昌呂反）適墓不歌。（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徑經定反邪路也辟音避本亦作避下注同）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荏而審反柔弱貌很胡懇反）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下遐嫁反俛音免）禮不下庶人。（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下遐嫁反又如字遽其庶反沈又其於反）刑不上大夫。（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上時掌反與音預）刑人不在君側。（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疏】助葬至君側○正義曰此一節記人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各依文解之○助葬必執紼者助葬本非爲客止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注葬喪至紼車索○正義曰葬喪之大事解所以必執紼之義云紼引車索者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故鄭云紼引車索也○揖人必違其位者位謂已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已位而嚮彼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離位而揖也○入臨不翔者謂入臨人之喪不得趍翔爲容不違

翔故不歌歌則猶翔也○當食不歎者吉食奏樂既樂宜歎也○又若助喪事而食使充飢不令饜事亦不宜歎不飽也○注食或以樂非歎所○正義曰人君吉食則賤者則無故云或也○哭日不歌者哭日謂弔人日也不可共日也○注哀未忘也○正義曰論語云子於是則不歌而鄭此云哀未忘也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還其日晚不歌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先哭後乃也○送葬不辟塗潦者前文送喪此云送葬上下文勢他人知者以上適墓不登壟入臨不翔及哭日不歌以之故知此等皆據他人也而本亦有云送喪不辟塗潦亦通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者亦內外宜相稱也暨暨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稱其服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者并結前義也上起下之辭上既言內外宜稱故君子接人凡所行用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注色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正義曰此舉失色之事也顏色嚴厲而心內荏弱爲佞又外乃象恭而心實敖很情不副色也故論語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盜也與又云巧言令色足恭書云象恭滔天○國君撫夫下之者撫謂手據之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此獨云大夫則士可知也大夫撫式士下之者士爲大臣亦如大夫於君也○注乘車必正立○正義曰證所也乘車駟馬之車也既並立乘故爲敬時則俯俛據式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服燕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張逸云非是都不行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注不與至刑書○正義曰與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則周禮有犯罪致殺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脫或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也鄭司農云若今之吏墨綬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綬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鄭康成駮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已定然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姓皆刑之於甸師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及王之同族則死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之士及諸侯大夫則戮於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大夫於朝也列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大在朝則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諸市朝鄭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刑人不在君側刑殘者不得令近君爲其恐恨也白虎通云古者刑殘

（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注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正義曰此引公羊傳證刑人在君側之失者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公羊云閽者何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又左傳云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綏耳隹反）德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疏〕（兵車至結旌○正義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革路也兵車尚武猶宜無推讓故不爲式敬也○武車綏旌者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也綏謂舒垂散之也旌謂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垂綏然何胤云垂放旌旗之旒以見於美也○德車結旌者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何胤云以德爲美故略於飾此坐乘之車也鄭前云乘車必正立此云是乘車則非坐乘也）

○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載音戴本亦作戴下及注同埃烏來反鳶悅專反鴟也騎其寄反摯音至貔婢支反徐扶夷反孔安國云貔執夷虎屬皆猛健貅本亦作貅許求反又虛虯反貔貅摯獸警音景從才用反下同行戶剛反）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招搖並如字北斗第七星繕依注音勁吉政反陳直覲反杓數招反徐必遙反）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分扶問反）〔疏〕（史載至其局○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以軍行之禮各隨文解之○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士載言者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前有水則載青旌者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故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水則畫爲青雀旌旗幡上舉示之所以然者青雀是水鳥軍士望見則咸知前必值水而各防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者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起則畫鴟於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爲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者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遇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士師兵衆也虎是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使兵衆見以爲防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者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也貔貅是一獸亦自威猛也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使衆知爲備也但不知爲載其皮爲畫其形耳通有二家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注載謂至如貔○正義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文並爲載而鄭今云舉於旌首是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是定四年祝佗之辭此嘉好之事若爲其出軍征伐則隨軍多少與此不同云書曰如虎如貔者此尚書牧誓引證虎貔同是猛獸也此武王伐紂時於牧野作誓誡士卒爲戰之辭也令士衆皆如虎貔然也鄭注尚書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者前明軍行逢值之禮也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後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何胤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鄭注四獸爲軍陳則是軍陳之法也但不知何以爲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招搖在上者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然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餘從可知也○急繕其怒者嚮明軍陳之法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然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爲勝且鄭云又畫招搖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星約言云又畫也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案崔並畫四旗皆爲北斗星於義不安何者天唯一斗以指四方何用四斗乎○注以此至指者○正義曰此朱雀是禽而摠言獸者通言耳言爲軍陳者則四獸各有軍陳之法故昭二十一年宋人與華亥戰云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又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其各有陳法也知招搖在北斗杓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四以上爲首標則以下爲端也○注度謂伐與步數○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云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注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局部分也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讎常由反）兄弟之讎。不反兵。（恆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疏〕（父之至同國○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讎之法今各依文解之○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父是子之天彼殺己父是殺己之天故必報殺之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又檀弓云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並是不共天下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荅趙商云讐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兄弟之讐不反兵者兄弟謂親兄弟也有兄弟之讐乃得仕而報之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讎身不帶兵方反家取之比來則讎已逃辟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調人亦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讐異也○交遊之讐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爲朋友亦報仇也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爲朋友報也此云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而調人云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故調人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讐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讐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愼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駮即與許愼同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駮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壘徐力軌反又力水反辟本又作壁布狄反數色角反）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疏〕（四郊至辱也○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也壘軍壁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所歸故爲卿大夫之恥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者地采地也荒廢穢也士邑宰也士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土地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而云亦者今謂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言四郊多壘獨爲大夫之辱士則職卑位下爲君邑宰勸課耕稼故地荒爲士之辱也）

○臨祭不惰。（爲無神也○爲于僞反下爲不爲其爲有皆同）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

（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埋徐武乖反褻息列反慢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使色吏反○）〔疏〕臨祭至其俎○正義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注云爲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注此皆不欲人褻之○正義曰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爲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注臣不至君也○正義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辟音避下皆同○）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禹與雨並于矩反一讀雨音于許反丘與區並去求反一讀區音羌蚪反又丘于反案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脩阪造雲日是不諱嫌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逮音代一音大計反瞿本又作懼同俱附反適丁歷反○）君所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廟中不諱。（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竟音境惡烏路反）〔疏〕卒哭至問諱○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注衞侯至不非○正義曰證生不相諱也時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衞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衞侯衎卒衞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衞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衞齊惡今衞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衞齊惡不得爲石惡也○禮不諱嫌名注若禹與雨丘與區○正義曰今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二名不偏諱注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正義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逮事王父母者逮及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旣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己言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者孝子若幼少孤不及識父母便得言之故不諱祖父母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注此謂至諱祖正義曰適士已上廟事祖者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士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今謂人於大夫之所正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不言士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爲之諱故也或可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但此文上承君所有私諱之下唯云大夫之所有公諱故略之不云無私諱耳○詩書不諱何胤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廟中不諱者謂有事於高祖廟祝嘏辭說不爲曾祖已下諱也爲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也若有事於禰則諱祖已上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者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爲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者門謂婦宮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不諱也○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爲諱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己從父爲之諱○入境而問禁者此以下並爲敬主人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凡至竟界當先訪問主國何所禁也入國而問俗者○國城中城中如今國門內也俗謂常所行也入主人之城內亦先問風俗常行也○入門而問諱者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避之也問諱而以門爲限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故注云皆爲敬主人也○

外事以剛日。（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內事以柔日。（順其居內爲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旬十日也○筮市制反○）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冠古亂反○）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假古雅反下同）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瀆徒木反驪力知反○）〔疏〕外事至相襲○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各依文解之○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注順其至祠兵○正義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駮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內事以柔日者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凡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機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其數偶筮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故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又鄭康成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爲龜長筮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事之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

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爲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爲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爲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日近其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喪事先遠日者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曰爲至有常者曰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蓍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龜泰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而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畧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云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涖卜爲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注大事卜小事筮○正義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者揔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筮並用揔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卜筮不過三者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因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注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搏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推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四卜爲譏三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卜筮不相襲者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注卜不至是也○正義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更筮之是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舉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爲蓍○與音預本亦作豫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蓍音尸）【疏】（龜爲至踐之○正義曰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筴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蓍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羲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愼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敬鬼神者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爲之則民敬而畏之也○所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既異故更云所以有嫌疑而卜筮決斷之也○定猶與也者說文云猶獸名玃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者從可知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弗非無非之者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爲馬行○監古銜反爲于僞反○）已駕。僕展軨。（展軨具視○軨歷丁反一音領盧云車轄頭靼也舊云車闌也）效駕。（白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上時掌反下大馬不上下注而上車同去羌呂反）跪乘。（未敢立敬也○乘繩證反下除乘君不乘奇車乘路馬皆同○）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之○轡悲位反四馬八轡故云分○）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并必政反）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郤也或者攘古讓字○攘如羊反郤也又音讓辟音避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驅起俱反徐起遇反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遘反○）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拘古侯反又音俱○）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非摯幣也○贄本亦作摯音至）【疏】（君車至於堂○正義曰此以下揔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各依文解之○君車將駕者爲君僕御之禮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者也○則僕執策立於馬前者僕即御車者也右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執策是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僕展軨者已駕駕竟展視也舊解云軨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靼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展軨具視謂徧視之○效駕者効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奮衣由右上者奮振也由從也從右邊上升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

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取貳綏者二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二綏而升也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跪乘者謂僕先試車時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執策分轡者策馬杖也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驤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是也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是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僕向跪而驅令馬行之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胤云跪以見敬則立調試之也○君出就車者謂君始出上車時也○則僕并轡授綏者君初來欲上而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左右謂侍駕陪位諸臣也攘郤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郤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者君至外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君撫僕之手者撫接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而顧命車右就車者顧回頭也鄭箋詩云迴首曰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就車謂君命勇力士令上車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初在門內未顧勇士勇士故從趍在車後今車行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過頭命車右上車也○門閭溝渠必步者是車右勇士之禮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處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上車車若至門閭溝渠而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若僕者降等則受者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若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則否者不然謂僕者敵體雖御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而拘之者不然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御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注撫止至不受○正義曰由從也此時主人初欲上而僕在車上轉身向主人以授綏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以手從僕手下進拘取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謂不降等者○客車不入大門者案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舍之於賓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婦人不立乘者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不上於堂者賓主相見之禮也犬馬將爲禮而賤不牽上堂也犬則執紲馬則執勒以呈之耳非贄幣故也贄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犬馬用充庭實而已非物聘之賁幣故不上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朝直遥反下同）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藺人也○藺力刃反）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當爲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御依注音訝五嫁反跛波我反眇名小反）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爲其于僞反下注爲或爲掩同蓌子臥反又側嫁反挫也沈租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君存惡空其位○惡烏路反○）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嫌○遠于萬反○）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奇車居宜反奇邪不正之車何云不如法之車）車上不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弘也○欬開代反）不妄指。（爲惑衆）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縈○巂本又作嶲惠圭反車輪轉一周爲巂一周丈九尺八寸也縈本又作蘂如捶反徐而娩反）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彗音遂徐雖醉反又囚歲反卹蘇役反注同勿音沒注同驅如字又羌遇反搔素刀反摩莫何反）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齊側皆反鞭必綿反蹙本又作蹴徐千六反又子六反芻初俱反○）

【疏】故君至有誅○正義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太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黃髮彌老宜敬之故人君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也若與君同行君式則臣下若異行則式而已詩云黃髮兒齒皆謂老人也○注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正義曰謂他篇上舊禮雜辭連上至下所以有故今作曲禮記者引此他篇雜辭而來爲此篇發首存故也○下卿位者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案樂師注云登車於大殯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入國不馳者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藺人也善猶好也藺雷剌也若車馳則好行刺人也何胤云藺躪也○入里必式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爲敬也里必式則門閭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也○君命召者謂有君命呼召臣也○雖賤人者君之使者假令是賤人爲之來○大夫士必自御之者御迎也使者雖賤而君命可尊故雖大夫士貴亦自出迎之也○注御當至迎之○正義曰鄭引春秋證御者迓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公羊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秃者御秃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母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也鄭言彼既以爲訝此御故宜是訝而世人亂之讀云御耳○介者不拜者介甲鎧也著鎧者不爲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爲其拜而蓌拜者解所以不拜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坐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虛作矯蓌則失容節是蓌猶詐也○祥車曠左者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爲平生時所乘也死葬時因爲魂車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曠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注空神至乘車○知葬之乘車者以其大小二祥生人所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左唯據葬時鬼車故知也○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存惡空其位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僕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所以爾者形微相背也○後右手者若進右手則近相嚮相嚮則生嫌故後右手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非男女無所嫌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并兩御也○國君不乘奇車者國君出入宜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御者之車也○注出入至之屬○正義曰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上不廣欬者廣弘大也欬聲欬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爲惑衆也○立視五巂車上依禮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揔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揔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注巂猶規也○正義曰知巂爲規者以巂規聲相近故爲規規是圓故讀從規言或爲縈他本禮記有作縈字者○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國中以策彗卹勿驅者前云入國不馳此爲不馳故爲遲行注也策馬杖彗竹帚也○注卹勿搔摩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爲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塵不出軌者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者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鄭注云王見牲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朝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

（○異者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宜云下宗朝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者公門謂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載鞭策者又不敢執杖杖馬故但載杖以行也○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已也○左必式者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此言不敢授綏與前不敢曠左文互也○步路馬必中道者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獨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芻食馬草也誅罰也此草擬爲供馬所食若以足蹴踏之者則有責罰也○齒路馬有誅者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爲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禮記注疏卷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曲禮上

凡爲君使者節

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饗作享）（案享饗古通用宋監本亦作享浦堂挍云君誤君齊召南云君有言當作若有言玩疏則知注引聘禮原文不誤而刊本傳寫以若與君字形相近而訛也案浦挍齊挍皆是也考文引宋板君正作若）

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問誤間）

凡爲至受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博聞強識而讓節

君子至交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禮曰節

禮曰至不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作記之者既引其禮（閩本同監毛本者作人衞氏集說無之字作作記者是也）

皇偘用崔靈恩義（各本同案偘即侃字五經文字云侃相承作偘訛據此可證正義序皇甫偘衍一甫字）

及七祀之屬（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祀誤祖）

及大夫有菜地（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菜作采案菜地以采取爲義字當從菜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今之學者見謂之采地字上或加艸）

君致齊不復出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君作若）

居喪之禮節

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養下無衰字人字重衞氏集說亦無人字不重）

居喪至於內（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生與來日節

生與至往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死與往日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數是也）

知生者弔節

知生至不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二則既言皇天降災子遭罹之（閩毛本同監本罹誤懼）

弔喪弗能賻節

皆爲傷恩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爲作謂考文引宋板古本作謂釋文出皆爲）

適墓不登壟節（惠棟挍宋本適墓不登壟一句經注合上知生節弔喪節爲一節助葬必執紼以下另爲一節）

引車索（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引棺云本亦作引車正義本作引車考文引古本車索下有也字衞氏集說亦作引車索也）

助葬至君側（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不服燕飲（閩監本同毛本服作暇衞氏集說同）

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此十九字）

鄭司農云若今之（周禮注之作時）

謂憔悴憂國也（閩監本同毛本憔悴作顦顇○按周禮注作憔悴）

大夫以上適甸師氏（閩監本同毛本上誤下考文引宋本作上）

注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沿春秋至之道）

闇弒吳子餘祭（毛本弒作殺按作弒與襄二十九年經合）

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毛本如此此本刑人也下誤隔一○閩監本同）

兵車不式節

兵車至結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綏謂舒垂散之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舒垂二字倒）

史載筆節

前有摯獸（各本同石經摯初刻作鷙改刻從手釋文出有摯案儒行正義云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此摯獸正義本當亦從執下手）

所舉各以其類象（各本同通典七十六象下有之字）

鳶鳴則將風（各本同通典七十六作鳶鳴則天將風風生埃起）

史載至其局（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難可周徧（閩監毛本作徧此本徧誤偏今正）

猛而能擊（閩監毛本作擊衞氏集說同此本擊誤摯今正）

左東右西（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西下有也字）

朱鳥元武（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鳥作雀衞氏集說同下故用鳥同）

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左右前後作前後左右衞氏集說同）

故星約言云又畫也（閩監本同毛本星作皇）

第三機（閩監本同毛本機作璣衞氏集說亦作璣）

明魁以上爲首（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同毛本上誤此）

始前既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既作就是也衞氏集說同）

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閩監毛本作部此本部誤步今正）

父之讎節

父之至同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寢苫枕干不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是也惠棟挍宋本干作士誤）

伐楚使吳首兵（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楚下誤隔○閩監毛本同）

同公羊之義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終又記云凡二十四頁）

四郊多壘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節止爲卷五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五）

壘軍壁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軍辟云本又作壁正義本作壁）

四郊至辱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亦士之辱也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也者二字誤倒）

獨爲大夫之辱不云士辱者但大夫官尊入則與君同

諫出則身爲將帥故多壘爲大夫之辱（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不云至之辱三十字脫閩監毛本同）

臨祭不惰節

臨祭至其狃（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或人歸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人上有使字）

卒哭乃諱節

大夫有名惡（各本同通典一百四作大夫有石惡按疏引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據此是注本作石惡）

二名不偏諱（各本同毛居正云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正義云不偏諱者謂兩字不一一諱之也此義謂二字爲名同用則諱之若兩字各隨處用之不於彼於此一皆諱之所謂不偏諱也按舊杭本柳文載柳宗元新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入狀奏奉勑新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遍諱不合辭遜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偏字明矣今本作偏非也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然仍習既久不敢改也）

偏謂二名（各本同通典一百四作偏諱二名）

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上稱字作言案二稱字俱當作言方與疏合通典一百四引言徵不言在句）

孝子聞名心瞿（各本同嘉靖本瞿作懼通典一百四引亦作懼釋文出心瞿云本又作懼）

不辟家諱尊無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二下有也字通典一百四引無也字）

卒哭至問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改爲熊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居誤君○按惠棟云熊居謂熊姓居名）

從左氏義也逮事王父母者（閩監本同毛本逮上有墨丁惠棟挍宋本無者字此本王誤至今正）

正得避公家之諱（閩本同監毛本正作止衞氏集說同）

尊君諱也君諱也（毛本同閩監本君諱也三字不重）

或可大夫所有公諱者（惠棟挍宋本作可閩本同此本可誤何監毛本誤云）

言辟之之陳鏗問云（閩監毛本下之字作○）

問諱而以門爲限者（惠棟挍宋本作限此本限誤即閩監毛本誤節今正）

外事以剛日節（惠棟云外事節龜爲卜節宋本合爲一節）

外事至相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陸機草木疏云（閩監本同毛本機作璣孫志祖云經典釋文敘錄云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此與士衡名之從木旁者不同梁元帝作同姓名錄兼收名之音義通用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艸者最分明而元恪又嘗注本艸則僅見於此也李濟翁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本不誤宋槧爾雅疏引草木疏作陸機或疑傳寫偶譌近錢大昕據以定元恪之名亦從木旁謂邢叔明諸人識字勝於李濟翁此二字宛古人通借用之）

七百年十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年下有生字是也）

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惠棟挍宋本作占此本占誤古閩監毛本同案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占人注）

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常下有者字此本因字亦漶滅不全）

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二者士三字誤作者二七今正）

是士命龜三也（閩本同監本三字僅留下畫毛本遂作一非也）

何休云魯郊摶卜三正（惠棟挍宋本摶作博閩監毛本博作轉案公羊傳注云魯郊博卜春三月作博爲是）

周五月得一吉（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二與公羊注合）

龜爲卜節

定猶與也（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猶與云本亦作豫案正義本當亦作豫觀正義引說文云豫亦是獸名象屬可證後人以釋文本與改正義本豫并改正義中引說文之豫亦作與○按與爲豫之假借字）

龜爲至踐之○正義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是敬鬼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君車將駕節（惠棟云君車將駕節故君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謂羣臣倍位侍駕者（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位誤臣）

非摯幣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非贄云本亦作摯正義本作贄衞氏集說同）

謂爲君僕御之禮（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脫謂字）

謂始欲駕行時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時下衍者字）

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從誤欲此本在誤也）

取二綏者二副也（閩監本同毛本二作貳下取副二綏同）

言與中服相次序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是字）

車驅而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騶作驟○按依說文當作驟經文作騶假借字）

不然則自下而拘之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是也）

非贄幣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贄誤埶）

故君子式黃髮節

馳善藺人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藺作躪疏同衞氏集說作躪案釋文本亦作藺○按依說文當作蹸从足粦聲藺假借字）

御當爲訝訝迎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訝訝作迓迓非釋文出自御之云依注音訝五嫁反迎也是釋文本亦作訝也下皆訝也同○按依說文當作訝）

爲其拜而蓌拜（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蓌拜云盧本作蹲公羊僖卅三年傳何休注云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蓋引此文與盧本同而如古通蹲下無拜然正義本自作而蓌拜）

巂猶規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宋監本巂改謂）

塵不出軌（石經同岳本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軌作軓嘉靖本同）

正義曰此以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注發句言故（閩監毛本作句此本句誤向今正）

發首有故也（閩監毛本作有此本有誤育今正）

公降阼階南鄉爾卿（閩監毛本作爾此本爾誤以今正）

若馳車則害人（閩監毛本作若此本若誤君今正）

死葬時因爲魂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因作用）

空神至乘車（惠棟挍宋本至字作位也祥車葬之六字）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不敢曠左者五字）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僕御婦人則進左手正義曰）

則前十六步半地（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地誤也）

言或爲槷（閩監毛本作槷此本槷誤禦）

不飛楊出轍外也（閩本同監毛本楊作揚）

則有責罰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有作被）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

曲禮下第二〔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奉本亦作捧同芳勇反提徒兮反）〔疏〕（凡奉至當帶。○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裼襲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故益可知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上時掌反）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綏依注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疏〕（執天至提之。○正義曰嚮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爲其君上提奉之禮也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也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既有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已下於心今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爲士卑遠於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愼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勝音升）〔疏〕（凡執至不克。○正義曰嚮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持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愼器雖輕小而執之恒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操七刀反曳以制反踵支勇反）〔疏〕（執主至曳踵。○正義曰又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曳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折之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珮非倚范於綺反徐其綺反）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也裼襲文質相等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藉在夜反下同裼星歷反藻音早本又作繅琮才冬反）〔疏〕（立則至則襲○正義曰嚮明奉持及手足之儀此明授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而縣垂不出前○則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也言君若重愼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磬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注圭璋至是也○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者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于男執璧蓋亦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鎭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鎭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鎭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鎭圭注以四鎭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言以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是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王及享王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周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則采別唯一行其爲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組上以玄爲天下以黃爲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是也其裼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當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一玉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裼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裼襲不相因表記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下注長老同）〔疏〕（國君至長妾。○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士不名家相長妾者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

（當謂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義或然也）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辟音避本又作避下同）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或爲大。僭作念反傚胡孝反）〔疏〕（君大至同名。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君大夫也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稱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之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也白虎通云生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注辟僭至爲大。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傚也世子貴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也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愼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死稱伯魚者案冠禮二十已稱伯某甫未必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荅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使音史射市夜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爲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疏〕（君使至之憂。正義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御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所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已也。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者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若直云疾則似傲慢故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爲士時經擔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蓋子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注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

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以其言使言辭故云備耦）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帥爾而對）〔疏〕（侍於至禮也。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注禮尚至而對。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疏〕（君子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已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荅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內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爲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爲舊君著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爲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黒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草行之如本同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愼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三世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朝直遙反下皆同復扶又反下復還同紇恨發反徐胡切反沈胡謁反）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疏〕（去國至宗後。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改上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爲後有朝者也。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

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注若臧至爲矣。正義曰引之者證有列位也臧紇武仲也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魯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若兄弟至宗後。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鄉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已無恩與謂起爲卿大夫）〔疏〕（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至之法。正義曰此猶是論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與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與明不與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與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句命決云丘爲制法之主黑綠不代蒼黃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注與謂起爲卿大夫。正義曰鄭注云起爲卿大夫者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本）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爲于僞反謚音示）〔疏〕（君子至作謚。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已孤不更名者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者此一孤辨老少唯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得爲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荅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注子事父無貴賤。正義曰子不得言已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疏〕（居喪至婦女。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各隨文解之。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詩讀之。）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

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倒多老反去羌呂反下徹猶去去琴瑟同顛丁田反）〔疏〕（振書至有誅。○正義曰此一節揔明臣當預事并明臣入公門當謹敬之禮也各依文解之。○振書者拂去塵也書簿領也端正也誅責也臣不豫愼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則宜誅責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者倒顛倒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來在君前方顚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注臣不至視之。○正義曰甫者始也謂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䙝。○重素直龍反注同重素衣裳皆素袗之忍反輤千見反葦于鬼反爲其于僞反）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苞白表反草也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厭於涉反藨白表反一音扶苗反齊衰本又作齋音咨下七雷反下文同蒯苦怪反菲扶味反屨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板字又作版音同賵芳仲反車馬曰賵）公事不私議。（嫌若姦也）〔疏〕（龜筴至公門。○正義曰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者也。○龜筴者謂臣之龜筴也將入嫌問國家吉凶。○几杖者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驕矜嫌自長老。○席蓋者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重素者衣裳皆以素謂遭喪之服也亦不宜著入也。○袗絺綌者袗單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故不著入也。○不入公門者并結上諸條事皆不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入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注龜筴至形䙝。○正義曰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也輤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以爲邊牆也然天子諸侯染布爲褚色大夫但布而不染士用席而亦言輤者因天子通名也今言席蓋謂士耳舉士爲例大夫喪車亦不得入云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者若臣之待放衣裳皆素既是待放本無得入公門之理此云重素不入公門者謂私服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親素服唯君得素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形䙝謂肉露見也。○苞屨至公門。○苞屨謂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者彊爲五服喪所著也。○不入公門者此并五服之內喪服差次不合入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書方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録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也。○衰者孝子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服器也。○不以告不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當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屬今厭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今謂既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百姓民衆所居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事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注士喪至器也。○正義曰證喪禮書方也送死者車馬曰賵衣服曰襚亦通曰賵若九若七等謂書送物於板行列之數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廏九又反）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凡家造才早反一本作凡家造器器衍字犧許宜反養羊尚反一如字）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粥音育衣於既反）〔疏〕（凡家至丘木。○正義曰此一節揔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爲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廏庫大夫言犧賦造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爲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無田至祭服。○嚮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下民也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雖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之故禮運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云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并也。○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之而祭器品量同官可可以共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注及下同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寓魚具反覲音冀）〔疏〕（大夫至於士。○正義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爲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至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注寓寄至後還。○正義曰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壇徐音善注同鄉許亮反緣悅絹反鞮都兮反又徒兮反鞮屨屨無絇簚本又作幭莫歷反注同白狗皮覆笭髦音毛蚤依注音爪謂除爪也鬄子滌反絇求俱反笭力丁反車闌鬄吐歷反又他計反說亦劣反又如字惡烏路反見賢遍反下文見國君注謂見同幕莫歷反又音莫）〔疏〕（大夫至復服。○正義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爲壇位鄉國而哭者壇者除地而爲壇臣之無君猶人無天也嫌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變故爲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變處也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放言唯待君見放乃去也。○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離君故其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徹緣者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鞮屨者謂無絇飾屨也屨以絇爲飾因凶故無絇也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故解者云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絇絇爲約著屨頭以容受繫穿貫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不同而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屨白色也。○素簚者素白狗皮也簚車覆笭也禮人君羔幦虎植大夫鹿幦豹植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然吉凶覆笭不必用皮者象始服牛馬初當用皮爲覆。○乘髦馬者吉則翦鬋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不蚤鬋者以治手足爪也鬋別治鬚髮也吉則治翦爲飾凶故不翦也士虞禮曰蚤翦謂爪翦鬋也。○不祭食者祭祭先也夫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嚮人自說道已無罪而君惡故見放退也。○婦人不當御者御接見也吉時婦人以次待御寢宿今喪禮自貶故不也。○三月而復服者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所以三月者爲一時天氣一變故三月人情亦宜易也。○注鞮屨無絇之菲也。○正義曰知鞮是無絇之屨者案周禮屨人屨舄皆有絇繶純案鞮屨氏無絇繶之文故知是無絇之菲也云髦馬不鬄落也者以其稱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鬄落鬊鬣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而行此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荅拜。○勞力報反注及下君勞同辟婢亦反下同還辟逡巡也使色吏反）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疏〕（大夫至荅拜。○正義曰此一節

論君臣男女相荅拜之法各依文解之○大夫士見於國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者勞慰勞也還辟逡巡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已逡巡而退者辟君之荅已之意也○案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荅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注謂見至荅拜○正義曰案聘禮勞賓之前不見賓先拜此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爲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爲賓士爲介故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中則含卿也知者以此經皆揔云大夫不別言卿故知大夫含卿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者君若迎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荅主君之拜○注嫌與至其辱○正義曰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尊賢）〔疏〕大夫士相見至則先拜主人○正義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荅其拜士賤○非見賢遍反下大夫見士見下注拜見同）〔疏〕凡非至拜者○正義曰此明禮尚往來也已雖賢德而必皆相荅拜也凡拜而不荅拜者唯有弔喪也士見已君此二條耳弔所以賓不荅拜者已本來爲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荅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荅拜是也君不荅士者謂士見已君君尊不荅也○注國君至拜士賤○正義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荅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不臣人之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辟正君○辟音避）男女相荅拜也。（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相荅拜一本作不相荅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別彼列反）〔疏〕大夫至相荅拜也○正義曰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荅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人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爲同國大夫見已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爲大夫敬之故也若尋常則不拜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荅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荅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荅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非其臣則荅拜之者以其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荅之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者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荅拜也○男女相荅拜也者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荅故明雖別必宜荅也俗本云男女不相荅拜禮男女拜悉相荅拜則有不粱爲非故鄭云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麛音迷卵力管反乳如注反）〔疏〕國君至麛卵○正義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大夫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士不取麛卵者麛乃是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然國君春田不圍也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也士春不取麛卵則大夫春取也而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又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亦是不合圍也此間所明周制矣。

歲凶。年穀不登。（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肺音芳廢反縣音玄下同爲如字舊音于僞反下爲妨音于僞反）〔疏〕歲凶至飲酒不樂○正義曰此下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年穀不登者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登成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君膳不祭肺者膳美食名禮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夫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既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馬不食穀者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不除者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也除治也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所以不除者凶年人各應採蔬食今若使人治路則廢取蔬食故不除也○祭事不縣者樂有縣鍾磬因曰縣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大夫不食粱者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也○士飲酒不樂者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但君尊故舉不殺牲及不縣之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直舉飲酒之小者言耳○注有虞至琴瑟○正義曰此明堂位文引之者證不祭肺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此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諸侯非凶年常食殺牲之事案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太牢不引膳夫而引玉藻者以膳夫秖有王禮玉藻兼載天子諸侯此經云君膳不祭肺又連言大夫士是其文既廣故引玉藻天子諸侯爲證也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法故鄭志云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記者亂之耳云粱加食也者以其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其是加也此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云歲凶與彼大侵同也此膳而不祭肺則食不兼味也此祭事不縣謂祈禱之祭則與大侵禱而不祀一也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其不備三牲與此君膳不祭肺同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樂音洛）〔疏〕君無至琴瑟○正義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且以玉爲容飾無故則有容飾故佩玉也○大夫無故不徹縣者徹亦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士無故不徹琴瑟者此無災則亦不去也故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爾若其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爲重故君上明之也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也○注憂樂至喪病○正義曰災水火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縣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起敬也）〔疏〕士有至后對○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各依文解之○士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也○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者他日謂別日也非是獻物之日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所以須問者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乃自致於外而不敢容易見恐君荅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再拜稽首而后對者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而後起對得物所由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疆居良反下同）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恙音羊尚反）〔疏〕大夫私行至拜而后對○正義曰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婣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有獻由德亦示君知賢無異志○士私行出疆必請者出與大夫同也○反必告者還與大夫異也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必知還而已○君勞之則拜者大夫士通如此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也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問其行拜而後對者君若問其行道中無恙及遊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也先拜後荅急謝見問之恩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

死制。（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

【疏】國君至死制。○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去其國者謂諸侯去國而其臣民止留殷勤之辭也柰何猶言如何也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者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亦臣民止留之辭也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也故孝經云諸侯保其社稷大夫守其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士亦謂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言墳墓亦與大夫互也然孝經云士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而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至死制○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故不可去也注云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鄭又引公羊襄六年傳云國滅君死之正也以證之是也○大夫死衆者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四郊多壘則爲己辱故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死制者制謂君教命所使也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云死衆死制者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大夫士臣事君不可爲私事而死祇可得死君之師衆及君之政令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擧言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擯必刃反予一人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

【疏】君天至一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天下者天下謂七千里外也天子若接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則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所以然者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不言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爲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擧天子威之也○朝諸侯者此謂接七千里以內諸侯也○授政者謂所縣象魏之法授於諸侯也○任功者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諸侯以下皆是內事故不假以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注皆擯至天子○正義曰知擯者之辭者以覲禮云擯者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此經亦稱予一人故知擯者辭引漢禮於夷狄稱天子者證此經君天下謂夷狄之內也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駮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若杜預之義天子王者之通稱故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魯非夷狄稱天子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其許慎服虔等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與此不同具有別說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皆祝辭本或作皆祝祝辭也下祝字之又反又之六反）

【疏】踐阼至王某○正義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天子吉凶之稱凡自稱及擯者之辭曰予一人故玉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是也在喪未葬自稱曰小童故僖九年在喪未葬王曰小童是也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故下文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是也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或稱予或稱我故泰誓云予克受又曰我友邦冢君是也或稱朕故湯誥云朕躬有罪是也其祝告神之辭則下文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曰天王某甫是也其史書策辭下文云天王崩其招魂之辭其下文云天子復矣是也其謙虛卑退或稱小子湯誓云非台小子是也或曰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或曰寡人故中候洛予命湯東觀於洛云寡人愼機是也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殯未能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今謂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吉故誓稱一人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臨祭祀者謂天子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阼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外事曰嗣王某者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注皆祝至內外○正義曰天子以四郊爲外圓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鄭義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辭稱孝若凡常山川并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之內常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爲祗○畛之忍反父音甫注同大祝音泰下文注除太宗皆同辟必亦反○）

【疏】臨諸至某甫○正義曰此謂天子巡守祝告神辭也巡守偏於方岳臨視諸侯故曰臨諸侯也鄭云以尊適卑曰臨○畛於鬼神者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川悉使祝往致辭告於山川鬼神也○曰有天王某甫者既不自往故祝辭不稱名而云某甫者鄭云且字也解且字者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也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是尼父之類也故穀梁傳云父猶傅也男子美稱也士冠禮注曰甫丈夫美稱而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以此而言某者是字甫者丈夫美稱而鄭所以謂爲且字者舊說云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注畛致至事○正義曰致鬼神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太祝告鬼神云有天王某甫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謂昔爲諸侯卿士者若過山川亦使太祝用事往告曰有某甫故引太祝職以證之○

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疏】崩曰至復矣○正義曰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而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復曰天子復矣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子罔極之至猶望應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己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崔靈恩云復所以呼天子者凡王者皆感五精之帝而生是天之子今天王崩是其精氣還復於上呼稱天子望更生之義

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假音遐注同登上時掌反下同僊音仙○）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措七故反置也祔音附）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疏】告喪至名之○正義曰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巳矣若僊去然也而史策書云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赴云天王登假三稱不同者爲義然也王是歸往而策及赴告是有存亡往來之義故崩赴並言之也○措之廟立之主者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注同之至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祖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巳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摠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

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是鄭君不駮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揔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人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者夫適嗣於初喪但人子當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注春秋至稱子○正義曰鄭所引者文九年公羊傳文案公羊傳說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云踰年矣何以不言王使未稱君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若然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引之者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公羊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即位保民臣之心也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是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生名之死亦名之者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諡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注生名至號也○正義曰以晉爲證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魯桓公七年左傳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猶呼爲小子侯也其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耳○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嬪音頻〔疏〕天子至有妾○正義曰此一節揔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有后者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爲始所以然者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剛詩則以后妃爲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爲后者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有嬪者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有妻者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鄭注檀弓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配但三夫人夏則因而廣之增九女則十二人所增九女者則九嬪也故鄭云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鄭又云殷增三九二十七人揔三十九人所增二十七世婦也周又三二十七人因爲八十一人則女御也○注周禮至賤者○正義曰解周名爲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燕寢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共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小大記以成法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卝人也○卝革猛反又音號猛反徐故孟反卝人掌金玉錫石未成器者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鍛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陶音桃陶人爲瓦器也旊方往反旊人爲簠簋之屬築音竹築氏爲書刀冶音也冶氏爲箭鏃鳧音符鳧氏爲鍾也段本又作鍛多亂反段氏爲錢鎛函音含函人爲甲鎧韗況萬反一音運一音況運反韗人爲鼓萑音丸

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享許兩反舊許亮反後皆放此不復重出治音直吏反會古外反〔疏〕天子建天官至致貢曰享○正義曰此以下是殷禮所明異於周法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以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故云先六大大宰一大宗二大史三大祝四大士五大卜六也典司六典者結上也上典是守典下典是典則之典言立此六官以守主於六事之法○注此蓋至仕者○正義曰知殷制者以其上與夏官不同下與周禮有異故疑殷制也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天子之五官者嚮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賤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沒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也司徒一司馬二司空三司士四司寇五也○典司五衆者結上也言用此上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但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也○注衆謂至六官○正義曰知此非是天下衆人而爲羣臣也者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周禮大宰揔主六官之職司徒主教教其徒衆宗伯者伯長也宗尊也以主鬼神故以尊爲名司馬主征伐馬是征伐所用司寇主除賊寇司空主土居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揔首故詩云濟濟多士是也諸官皆云司而大宰宗伯不云司者司主也大宰揔主六官不偏有所司故不言司也宗伯之官不言司者以上天地鬼神之事天地鬼神既尊非人所司故不云司也○天子至六職○殷六卿外復別立此六官也府者藏物之處也既法天地立官天地應生萬物故爲萬物立府也○曰司土一也於周爲土均也均平地稅之政令也土生萬物故爲均也○司木二也於周則爲山虞也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三也於周則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四也於周爲稻人也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五也於周爲角人也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也○司貨六也於周爲卝人言鑛器未成者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典司六職者結上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注府主至人也○正義曰此皆與周不同故云亦殷制也司土土均也案周禮土均上士二人司木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不言林衡者略舉山虞耳司水於周爲川衡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不言澤虞者亦略舉川衡耳司草稻人者上士二人周禮亦有草人今以司草爲稻人者二官俱主殺草鄭舉稻人欲見司草兼有三官也司器角人者下士二人司貨卝人者中士二人○天子至六材○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前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之爲器物故爲次也亦有六者依府以用事也○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者此六官於周禮並屬司空而司空職散亡漢購千金不得今唯有考工記以代之○典制六材者材謂材物結上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材物○注土工至之器○正義曰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又甑實二鬴七穿旊人職云旊人爲簋旊是放法陶是陶冶互文耳但簋是祭器故取放法之名也云金工謂築氏掌爲削削書刀也冶謂煎金石者冶鑄爲之冶氏掌爲戈戟故因呼煎金爲冶鳧氏世能爲鍾以供樂器故因呼作鍾爲鳧氏也㮚氏爲量器爲豆區鬴鍾之屬也㮚氏世能爲之段氏主作錢鑄田器桃氏爲刃刃謂刀劍之屬云石工玉人磬人者玉人謂作圭璧者磬人作磬也玉及磬同出於石故謂石工也云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者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也弓能作弓者也盧能作戈戟柲者也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也梓謂杯勺爲筍虡之屬也獸工函鮑韗韋裘者此物竝用獸皮故曰獸工函謂能作甲鎧者鮑謂能治皮供作甲者韗謂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木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爲衣及韠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藏存唯草工職亡考工無蓋謂作萑葦之器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或言氏或言人者鄭注考工記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

世業者也予寶云凡言司者摠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才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然案周禮建官列職有司會之屬是言司者也有甸師之屬是言師者也有職內之屬是言職者也有川衡之屬是言衡者也有掌舍之屬是言掌者也有師氏之屬是言師者也有庖人之屬是言人者也有宮正膳夫外饔內饔之屬皆不氏不人者也○五官致貢曰享者五官即前自后以下之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此五官各考其屬一年之功以獻於天子故云致貢曰享也王后之屬致饗職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注貢功至廢置○正義曰引周禮證歲終百官各獻其功以禮詔告也周則冢宰至歲終受於百官之簿書所會之最而考一年之功多少以告天子也若功少則廢黜其人功多則遷置其職也今謂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與此五官一也但太宰摠攝羣職摠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也若以五官爲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爲五等諸侯亦非也

禮記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節（惠棟云凡奉節執天子之器節凡執節執主器節立則磬折節宋本合爲一節）

凡奉至當帶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裼襲之節（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此一節當作自此至則襲五字案宋本連五節爲一節故云此一節云云衞氏集說作自此至則襲一節蓋以意增損之）

執天子之器節

正義曰嚮明常法　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凡執主器節

正義曰嚮明持奉高下之節　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執主器節

行不舉足（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正義亦作行不舉足釋文出行舉足云一本作行不舉足）

車輪謂行不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也作地嘉靖本同宋監本同案經傳通解亦作地考文引古本也上有地字正義云如車輪曳地而行注有地字爲是）

立則磬折垂佩節

裼襲文質相等耳（閩監毛本等作變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正義曰嚮明奉持　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並作圭是也此本誤至）

注以四鎮之山爲繅飾（惠棟挍宋本繅作瑑閩監毛本作琢案作繅非也作琢亦誤當作瑑浦鏜挍云瑑誤琢下瑑飾瑑同是也）

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琢作瑑）

其文縟細（閩監毛本作縟此本縟誤縛）

言以爲穀稼及蒲葦之文（閩監本以作琢惠棟挍宋本言以作蓋瑑是也）

男執蒲璧五寸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作長此本五誤三）

不言裼襲者賤不裼（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裼下有也字）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節（惠棟云國君節君大夫之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君大夫之子節

世或爲大（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大疏標起止注辟僭至爲大同）

此諸侯稱大夫士之子也（閩本同監毛本稱作之案之字是也此稱字與下之嗣子某之字蓋互易）

故云避僭傚也（閩監毛本作傚此本誤俲）

世子欲不得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欲作貴不誤）

臣不改也（閩監毛本作改此本誤故）

君使士射節

君使至之憂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負檐也（閩監本同毛本檐作擔下檐樵同○按依說文當作儋古書多假檐爲之擔俗字也）

侍於君子節

若子路帥爾而對（宋監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岳本同考文引宋板作帥足利本作帥爾先對帥字是也先字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禮侑至而對是正義本不作先）

君子行禮節（惠棟云君子行禮節去國三世節去國三世節宋本合爲一節）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疏同）

君子至行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封魯因商奄之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魯下有公字與定四年傳合）

封康叔於殷虛（閩監毛本虛作墟惠棟挍宋本亦作虛下封唐叔於夏虛同）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節

將明得變改（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改作故續通解同）

出入猶吉凶之事（閩監本同毛本猶作有續通解同）

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閩監毛本作家此本家誤家）

魯立臧爲（閩監毛本魯作乃○按作乃與襄廿三年傳合）

其都無親在故國（閩監毛本作都此本誤郡）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節

正義曰此猶是論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閩監毛本作論此本誤之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明有刻理不從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理作則）

案句命決云（閩本同監毛本句作鉤是也）

黑緣不伐蒼黃（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伐作代）

鄭注云起爲卿大夫者（閩監本注作意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注字無）

不得變本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終又記云凡二十七頁）

君子已孤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庶方小侯節止爲卷六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

已孤暴貴（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暴作㬥疏同）

不爲父作諡（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毛本諡作謚岳本同疏放此○按當作諡）

君子至作諡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居喪未葬節

喪復常（各本同石經同通典一百五作喪止復常考文云足利本作喪畢復常陳澔注本亦或有畢字）

居喪至婦女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振書端書於君前節（惠棟云振書節龜筴節君子將營宮室節宋本合爲一節）

振書至有誅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龜筴節

方板也（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板作版釋文出方板云字又作版正義本作板毛本改從釋文又本非）

正義曰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

（字餘同閩監毛本君作公）

厭帖無者彊（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彊字同者作耆監毛本者彊作梁纚衛氏集說同案當作耆彊宋本是也古訓者爲彊逸周書謚法云耆彊也左氏昭廿三年傳不懦不耆杜預注亦云耆彊也疏意蓋謂無耆彊之謂厭帖而已耆作者形近之誤也）

君子將營宮室節

唯公門有稅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齊下有衰字○按服問有衰字）

及棺中服器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服作明）

廢庫爲次（閩毛本同監本廢作廐嘉靖本同石經作廢岳本同）

凡家造節（惠棟云凡家造節大夫士去國節宋本合爲一節）

凡家至邱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明不得造者下民也（閩監毛本下民作不同）

得造不得具（閩監毛本作具此本具誤其）

同官可可以共有（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可字不重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上可字作同案可字不重是也）

大夫士去國節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去國祭器不踰竟云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

大夫士去國踰竟節

夫物不被用（監毛本作被衛氏集說同此本誤彼閩本被作常）

鬋鬋鬢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鬢作鬊釋文出鬋字又云鄭云謂鬋鬢也○按段玉裁云喪大記爪手翦須可證此亦當鬋須非鬋鬢也釋文引鄭注作翦乃鬋之假借字）

大夫至復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去國當待於也（閩監毛本於作玦按此本於當放字之誤）

有桑梓之變（閩監毛本變作戀衛氏集說同是也）

以喪禮自變處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變作戀非也）

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閩監毛本作放此本誤於）

元冠黑屨（儀禮士冠禮冠作端）

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屨誤絇監毛本屨誤絇）

絇爲絇著屨頭（閩監毛本絇著作拘著）

簚車覆蘭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蘭作闌）

不蚤鬋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鬋作翦假借字）

以治手足爪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蚤衛氏集說同）

大夫士見於國君節（惠棟云大夫士節大夫士相見節凡非弔喪節宋本合爲一節盧文弨云案疏有男女在內則當并合大夫見於國君節或惠本誤記耳）

大夫至荅拜（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若迎先拜賓（閩監毛本作君若此本君若誤君君）

凡非弔喪節

唯有弔喪也士見己君（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也作與）

大夫見於國君節

正義曰辱（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俗本云男女不相荅拜（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拜作也）

則有不粢爲非（惠棟挍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粢作字非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節

國君至麛卵（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欲多傷殺（監毛本作欲衛氏集說同此本欲誤殺閩本同）

歲凶節

大夫不食粱（石經作粱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誤梁監本同疏放此）

皆自爲貶損憂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自爲作爲自古本足利本同案衛氏集說作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歲凶二字是衛氏所增成自字在爲字下則與宋板合正義亦言自貶損）

鍾磬之屬也（宋監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鍾作鐘岳本同疏放此案衛氏集說亦作鍾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又聚也今經典通用鍾爲樂器）

歲凶至飲酒不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七字）

此膳而不祭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

君無故玉不去身節

君無至琴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惠棟挍宋本作注是也此本注誤央閩監毛本作云）

則知下通於士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士誤上）

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地縣題辭云（閩本同監毛本地作也是也考文引宋板縣作說）

士有獻於國君節（惠棟云士有獻節大夫私行節宋本合爲一節）

士有至后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夫私行節

私行謂以已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宋監本同岳本同按作己是也）

謂道中無恙（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不恙與正義本異）

但必知還而已（閩本同監毛本知作告）

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十字當在上反必告疏之下）

問其行拜而後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後作后按古書多假后爲後）

國君去其國節

奈何去社稷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奈作柰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後放此案此本疏中亦皆作柰字○按作奈俗字也）

衆謂君師（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君作軍）

國君至死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昔大王居幽（惠棟挍宋本作大是也閩監毛本作太乃後出之字）

君天下曰天子節（惠棟云君天下節踐阼節臨諸侯節崩曰節告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下謂外及四海也（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下誤字）

以天下之大（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大作人）

天子爵號三也（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太閩本同）

踐阼節

正義曰踐履也（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內事曰孝王某（惠棟挍宋本作內事此本內事誤天子閩監毛本同）

其下文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其字）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監毛本作于此本于誤子閩本同）

成王殯未能踰年（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殯下有後字未下無能字）

受顧命從吉（閩監本同毛本吉誤古考文引宋板作吉）

注皆祝至外內（閩監毛本作外內此本外內二字誤倒）

恐非辭義（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辭作鄭是也）

臨諸侯節

曰有天王某甫（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案釋文出某父云音甫注同正義本作甫與釋文不同本也○按甫正字父同音假借字）

祝告致於鬼神辭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亦作致正義同惠棟按宋本作至宋監本於作于）

昣或爲祇（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祇作祇案玉篇耳部眡云之忍切埤蒼曰告也禮記曰眡於鬼神亦作昣）

正義曰此謂天子巡守（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祝誤既下誤不）

是尼父之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是作猶衛氏集說作猶尼父類也）

稱陽童某甫（閩監毛本作童此本誤章今正）

正義曰致鬼神（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致下有於字）

而使太祝告鬼神（閩監毛本太作大下太祝放此）

崩曰節

始死時呼魄辭也（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魄作魂衛氏集說同通典八十三亦作魄）

正義曰此謂告王者（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自而墜下曰崩（閩本同監毛本而作天考文引宋板天作上案上是也衛氏集說亦作自上墜下曰崩）

猶望應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應作復）

告喪節

告喪至名之（惠棟按宋本作告喪曰天王登假無下正義曰三字）

蓋記之爲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上有以字）

鄭人以爲人君之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上人字闕盧文弨云人疑當爲又○按宋本是也）

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天子至小子）

既葬稱子者（閩監本同此本既誤郎）

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吉誤葬下三字誤二）

天子有后節（惠棟云天子有后節天子見天官節宋本合爲一節）

不立正配（閩監毛本配作妃案古妃讀如配故經典釋文中妃本或作配不一而足檀弓注作妃本字此作配假借字）

增九女則十二人（閩監毛本作則此本則字闕浦鏜按云合誤則案檀弓注作合）

周又三二十七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入字案依檀弓注無人字是）

更以次序（閩監毛本作更以此本更以二字闕惠棟按宋本以作與）

陰陽契制（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衍陽字案考文引宋板陽字黑圈無字山井鼎云鄭九嬪注無陽字宋板爲是○按賈景伯云月乃爲天契制故云陰契制是賈疏亦無陽字也）

天子建天官節

司草（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草改艸後凡草字放此廣韻云說文作艸經典相承作草是不必改）

卝人也（惠棟按宋本作卝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卝誤井閩監毛本作卝亦誤此本正義中作卝不誤○按依說文當作磺从石黃聲假借作卝周禮有卝人鄭注云卝之言磺也賈景伯疏云經所云卝是總角之卝字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之字卝之言磺非卝卽磺字也）

築冶鳧栗鍛桃也（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栗鍛作㮚段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栗釋文出段云本又作鍛正義本作段段玉裁云義疏單行無經注宋人或以分附經注之下不知始於何人亦不知其所附者爲何本故疏與經注時有牛頭馬脯此類是巳○按作段是也說文金部鍛訓小冶也別是一字）

天子建天官至致貢曰享（惠棟按宋本作天子至六典無下正義曰三字）

故詩云濟濟多士是也（惠棟按宋本亦有是字閩監毛本脫又於也下誤衍一○）

以上天地鬼神之事（閩監毛本上作主）

石工木工（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倒作木工石工）

今唯有考工記以代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以字）

陶人爲甗實二鬴（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甗實誤甗賓）

冶謂煎金石者冶鑄爲之（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石疑錫字誤）

爲豆區鬴鍾之屬也（閩監毛本作鬴此本鬴字闕又閩監毛本爲作謂鍾作鐘）

段氏主作錢鑄田器（閩監毛本鑄作鎛）

能作戈戟秘者也（閩監毛本作柲此本柲誤秘）

爲筍虞之屬也（閩監本作虡此本誤虞宋本毛本作簴是也）

于寶云（閩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于作干監本同是也）

有師氏之屬是言師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師作氏非也）

致蠶職之功（閩監毛本作蠶此本誤品浦鏜按云織誤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

曲禮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長丁丈反後皆同）是職方。（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氏○陝式冉反依字當作陝何休注公羊傳云弘農陝縣是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謂王城郟鄏也召時照反又作邵音同相息亮反○）

〔疏〕五官至職方○正義曰此一節揔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今各依文解之○五官之長曰伯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故謂朝廷之長言此二伯爲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注職主至乎內○正義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之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又案三公八命者堯時爲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相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是也

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擯本又作儐必刃反）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巳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於外曰公者外

（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内如周公食邑於周猶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於其國曰君者其國采地内也若與采地内臣民言則自稱曰君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自稱承上可知也○注稱之至畿内○正義曰自稱爲公正在畿内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牧養之牧徐音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辟音避下同〔疏〕九州至曰君○正義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入命作牧是也然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州長云入曰牧出則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覲諸侯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下同姓然則三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使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略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是也○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内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於其國曰君者若與國内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注牧尊至爲牧○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一命爲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爲伯降呼爲叔父者分陝已稱伯今牧若又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者崔云觀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爲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今摠攝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爲牧故謂之爲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飲有醴清醫酏糟不體王故申得二飲后致飲醫酏糟以體王故屈二飲亦是損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爲牧知不爲牧者以二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爲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爲牧者以其先祖嘗爲天子統領海内若更遣爲牧恐有尊權之心故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疏〕其在至曰子○正義曰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爲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之國及不云擯者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注謂九至曰子○正義曰其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爲牧長而同呼爲子不得過本爵也）於内。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謙稱尺證反）於外。自

稱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疏〕於内至王老○正義曰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爲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内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爲長故以正老爲稱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疏〕庶方至曰孤○正義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内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旣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曰天子之力臣故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公十三年劉獻公對晉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屏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但稱孤爲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狀如屏風畫爲黼文高八尺見賢遍反下文注除相見皆同覲其靳反宁徐珍呂反又音儲門屏之間曰宁夏戶嫁反唁音彥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易以豉反○〔疏〕天子至曰朝○正義曰此二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窻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傳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而復
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並然故鄭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蕃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鄭注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覲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並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旣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覜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旣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旣衆故曰殷也覜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覲也殷頻亦並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故鄭注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覲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者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氣質斂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内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恒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講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地道貴右公故在西也然此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注諸侯至今亡○正義曰庭實受之於廟生氣文也春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云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此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也云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者此内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内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内也者對路寢庭朝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内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覲禮諸侯乘墨車而入朝鄭云墨車者大

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弟而入故云序入也云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者二處皆南面也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云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者此引證宗依朝遇依覲非唯並受爲異其禮有難易繁省之殊也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氏不勝而出故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云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是也分六服隨服而朝則六年一遍此鄭康成之義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而孔注云五服一朝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孔鄭不同孔以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周之正朝法也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知覲在廟者此云當依而立覲禮又有負斧依及侯氏入廟門告聽事鄭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故也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也又案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分別同姓異姓者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故隱十一年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其餘盟分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楚人先歃是也必知然者案杜預釋例云若王官之伯主盟異姓爲後其餘則否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内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内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皐門之内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賤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及至也郤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郤去逆反涖音利徐力二反又音類盟音明徐音亡幸反郤間如字又音閑坎苦感反徐又苦敢反後同）

疏 諸侯至曰盟○正義曰今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相見於郤地曰會者此謂及期之禮郤間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者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又不及三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注及至至六篇○正義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羣衆二曰湯誓誥湯伐桀誓羣臣也三曰泰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勑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羣臣興兵伐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謀晉敗諸崤後穆公悔過與羣臣自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珪請覲○嗇音色）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自謂一本作自稱）其在凶服。曰適子孤。（凶服亦謂未除喪○適音的）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稱國者遠辟天子）死曰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其行下孟反）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使於色吏反下同）

疏 諸侯至之老○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也同得稱臣故曰臣也○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注謂嗇至請覲○正義曰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此注並覲禮之文也鄭云嗇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云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者若爲州牧既尊若來見故擯者加此四字也前州牧闕此故鄭補言之也云奉珪請覲是鄭意衛擯者之辭文無所出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亦自與民言法也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知者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雖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駮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以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駮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爲

（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注亦史書策辭○正義曰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復曰某甫復矣天子復則曰天子復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故鄭注前文曰諸侯呼字是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類象也言三年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君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曰類○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凡謚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胥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謚曰類也○注使大至禮亡○正義曰言象聘問之禮者解經中類字言比類聘問之禮請謚於天子○諸侯至之老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已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眾介北面鏘鏘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濟子禮反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同士良反僬子妙反盤步丹反蹙子六反）疏（天子至僬僬○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云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者自莊盛也諸侯不及穆穆而猶有莊盛鄭注聘禮云皇皇莊盛也○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大夫降於諸侯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也○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案鄭意則不得濟濟也但舒揚而已○庶人僬僬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文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注聘禮至體蹙○正義曰引聘禮證皇皇是容儀也此是入門時容也又曰皇且行者又證行時容也然皇是諸侯之容聘禮人臣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亦如其君行禮宜已申也若在本國則濟濟然云又曰眾介北面蹌焉亦聘禮文也眾介士也卑故不得進容猶蹌蹌而已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體盤穆穆皇皇卑者體蹙蹌蹌僬僬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妃芳非反）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孺而樹反）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貶皮檢反去羌呂反○上）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
其君稱此以接見禮敵嫌其當○童本或作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為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重直恭反）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稱尺證反○）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使自稱色吏反注使謂同本或作使者自稱○）疏（天子至曰某○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者皆敵其夫如王之后故以后居前耳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玉后也○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大夫曰孺人者孺屬也言其為親屬○注孺之言屬也○正義曰案爾雅云孺屬也○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言服事舅姑知通名也○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貴賤悉曰妻故詩曰刑於寡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公侯至有妾○正義曰獨言諸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夫人至婢子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其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也言老而服事也以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此云自稱於天子故注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為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小童未成人之稱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者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婢之言卑也對其夫自稱言已卑故春秋晉懷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注云接見體敵嫌其當者為其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嫌若當夫人然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謂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為某國之士也故注引春秋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言晉國之士起以證之也○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子是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侯是
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者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若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正義曰知與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注使謂至名也大夫於他國擯者臣案上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君之老下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稍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私君命私行非聘也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使自稱曰）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遠于萬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疏（天子至姓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為家策書不得言出所在稱君○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相見祇可稱爵不可稱名○君子不親惡者謂策書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比惡人故書出名以罪之也○注天至是也○正義曰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謂不能以孝事於母此鄭注天子言出大惡用公羊義也案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朔未為君之時與其母讒構世子伋及為君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齊而入衛以逐黔牟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鄭注以朔為大惡亦用公羊義也○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華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故鄭總言絕之）為人臣之禮。不顯諫。（為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為于偽反）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疏（為人至逃之○正義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者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強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是諷諫也何休又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即上諫曹君無以戎敵三諫不從遂出奔陳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是順諫也何休又云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弒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借而言之是直諫也何休又云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案宣十五年公羊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吾軍有七日之權子反勸楚王救宋而歸楚王不可子反類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是爭諫也何休又云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公羊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是贛諫也凡諫諷諫為上贛諫為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耳不得顯然明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三諫不聽則逃之者聽猶從也逃猶去也君臣有離合之義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號戶刀反）疏（子之至隨之○正義曰父子天

（然理不可逃雖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之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此不云者以其略耳檀弓云事親無犯相互耳又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耳故注云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度待各反）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愼物齊也○齊才細反○〔疏〕君有疾飲藥至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曰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愼於物必無其微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愼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愼物齊也則非謂本草針經脈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儗人必於其倫。（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儗魚起反注同褻息列反〔疏〕儗人至其倫○儗人必於其倫○正義曰儗比也倫匹類也凡欲比方於人當以類相並不得以貴比賤則爲不敬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疏〕問天至負薪也○正義曰此謂幼少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者臣爲荅之必有法則禮齒路馬有誅而至尊體貴故臣不可輕言君年及形長短與才技所堪故依違而對也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始服衣若干尺旣不敢指斥即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而言之也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云若干也○問國君之年者亦謂幼少新立爲君而他人問其臣也○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不言聞之及衣而言所能主國者辟天子也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也人君十五有養子之禮長則能主國聞其能主國則知十五以上爲長也若聞未能主國則知十四以下是爲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此大夫之子長幼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也大夫子早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問士之子者亦謂他國人來問此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也○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士之子年數長則言能主賓客告請之事幼則言未能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者庶人謂府史之屬亦有同僚或他國人問其同僚府史熊氏云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者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猶以農事爲業也與此不同者亦當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之士者是有田者故子免耕負薪而典謁○注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引大誥證御事是大夫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曲禮文引之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以大夫士其年既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數色主反下數畜同畜許又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疏〕問國至以對○正義曰謂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其見故不須問而諸侯止一國故致問也○數地以對者數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問大夫之富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曰有宰食力者荅之也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若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者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但以其車數對也上士三命則得賜車馬也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者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引春秋云卜日曰牲）○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句古侯反芒音亡蓐音辱冥亡丁反禋音因霤力救反〔疏〕天子至其先○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論神有廢置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大皞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皞冬曰其帝顓頊明爲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爲命祀百辟卿士旣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岳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illegible]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illegible]之神孝經緯旣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祀[illegible]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請神摠徧故云歲徧○諸侯方祀者諸侯旣不得祭天地又不得摠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摠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摠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祗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鈎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注祭四至制也○正義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爲黎兼爲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剌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旣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旣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illegible]扶又反）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illegible]〔疏〕[illegible]）天子以（[illegible]）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illegible]〔疏〕[illegible]）

（天子至羊豕○正義曰此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牽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是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注肥養於滌也○正義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疏】（支子至宗子○正義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大武如字一音泰鬣力輒反豚徒門反腯徒忽反注同本亦作豚翰戶旦反羹古衡反徐又音衡槀苦老反乾魚鮮音仙脡肥頂反徐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萁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時也稷曰明粢音咨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疏本又作蔬色魚反韭音久鹹本又作醎音咸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作腯徒忽反翰長如字菰音孤本又作苽音同）【疏】（凡祭至量幣○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爲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腳大腳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間疏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牛也雞雉爲腊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截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槀魚曰商祭者槀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當爲三酒未必爲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粱曰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也其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注號牲至幣帛○正義曰元頭也案釋古文元首首則頭也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槀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傎音顛澌本又作澌同音賜）在牀曰尸。（尸陳也言形體在）在棺曰柩。（柩之言究也○柩音舊白虎通云久也）【疏】（天子至曰柩○正義曰此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但生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藏爲野土嫌若可棄而稱輕褻之故爲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古之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者薨者崩之餘聲也而詩云蟲飛薨薨是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局也○大夫曰卒者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曰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庶人曰死者死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俗呼盡爲澌即舊語有存者也云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在床曰尸者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既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牀得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反本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者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降戶江反又音絳注同漬辭賜反瀸子廉反汙穢汙之汙一作汗戶旦反）【疏】（羽鳥至曰漬○鳥獸死異名也降落也羽鳥飛翔之物今云其降落是知死也○四足曰漬者牛馬之屬也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今云其漬則知死也異於人耳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公羊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然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也者）

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妣必履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稱尺證反下之稱皆同行下孟反下同媲普計反）【疏】（死寇至皇辟○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也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祭王至皇辟○此更爲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也言得媲匹於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注皇君至法也○正義曰皇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古文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生曰至曰嬪○生時所稱也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死曰考曰妣曰嬪者嬪婦人有法度之名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注嬪婦至婦功○正義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者此證嬪有德之名周禮以九嬪教宮內之婦人學四德也謂九御者自世婦以下九九而御者也嬪所教不教后夫人及世婦唯教九御而已云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九嬪所教之事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功謂絲枲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其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折市設反任音王又如字）【疏】（壽考至不祿○此並是有德未經任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短折少也若有德不仕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祿○注有德至之稱○正義曰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澌與此別也）

○天子視不上於給。不下於帶。（給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上時掌反下及注同給音劫）○國君綏視。（視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上於給○綏依注音妥他果反）大夫衡視。（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遊如）

（字徐音流）凡視。上於面則敖。（敖則仰○敖五報反）下於帶則憂。（憂則低○）傾則姦。（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爲側○辟本或作僻匹亦反○）〔疏〕（天子至則姦○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天子視不上於給者給謂朝祭服之曲領也天子至尊臣之所視不得上過於給過給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若下過於帶則似有憂戚不供其事○國君綏視者國君諸侯也妥下也若臣視君目不得取看於面當視面下給上既卑稍得上視也庾氏云妥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給也○大夫衡視者衡平也人相看以面爲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故前云綏視形大夫爲言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唯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若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上於面則敖者此解所以觀視有界限之義也視入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下於帶則憂者若視過下則似有憂有憂頭低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秋會於厥慭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則姦者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君命。大夫與士肄。（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爲也○君命絕句肄本又作肄同以二反）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處昌慮反下皆同藏才浪反賄呼罪反字林音悔）朝言不及犬馬。（非公議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正志不在）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疏〕（君命至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各隨文解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學所爲之事備擬君之所使○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官之事○在府言府者命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在庫言庫者命之在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在朝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注唯君至處也○正義曰知官謂板圖文書者與府相對周禮内府之屬皆主財貨故知官謂板圖文書故周禮八法治官府○朝言至以禮○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既如此則官府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於政教之慮也不宜私褻辯論以及犬馬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者輟止也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此由不先習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者固陋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荅孔子云寡人固不固是也固謂不達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者朝事既重故謀政不輕般勤誠之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故鄭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故論語云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適丁歷反腥音星）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大饗至饒富）○正義曰此大饗摠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摠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摠一卜而已○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摠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爲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摠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鬯勑亮反香酒摯匹依注作鶩音木鴨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樊本又作繁步丹反韝徐音講又古侯反一音古豆反）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椇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云仕巾反木叢也古本又作棗音壯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見賢遍反枳居紙反邳被悲反下邳也郯音談東海縣名）〔疏〕（凡摯至棗栗○）正義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注鬯人亦然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此唯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卿羔者鄭注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若諸侯適子被王命者各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璧子男之子君命與未命皆以皮帛繼子男也○大夫鴈者鄭注宗伯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則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士雉者雉取牲耿介唯敵是甚士始升朝宜爲起敵故用雉也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書云二生一死是也故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威死不可畜也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士摯冬雉夏腒也○庶人之摯匹者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郭景純云鶩音木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飛遠者爲鳧○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恐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東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然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注摯之至至也○正義曰鄭知然者以上文云天子臨諸侯盻於鬼神又鬯人云供介鬯是天子於諸侯有告神之義○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爲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謂馬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云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曰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也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士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摯也椇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榛似栗而小也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必知以名爲義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見榛是虔義之名明諸物皆取名爲義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榛椇所用無文○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埽悉報反灑所買反又山寄反迎魚敬反賤婦人之職本又有無婦字者）〔疏〕納女至埽灑○正義曰納猶致也致者婿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而爲此辭姓生也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廣子孫故云姓也○於國君曰備酒漿者致女於諸侯也酒漿是婦人之職也故送女而持此爲辭轉卑不敢言百姓也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於大夫曰備埽灑彌賤也不敢同諸侯故不得言酒漿也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諸侯功成得備人妾重國廣嗣也○注納女至之職○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婿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駁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於渭又引孔子荅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是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

禮記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曲禮下

五官之長曰伯節（惠棟按云五官之長節其擯節九州之長節其在東夷節於內自稱節庶方小侯節宋本合爲一節）

五官至職方（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氏閩本同）

明堯未置之（閩監本作末此本誤未毛本同）

其擯於天子也節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正義本有同姓二字）

正義曰此是二伯也（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九州之長節

正義曰殷曰伯（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一本云天下同姓（閩本同監毛本下作子）

其在東夷節

雖有侯伯之地（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侯誤諸）

正義曰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庶方小侯節

正義曰庶衆也（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曰天子之力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上有則字）

對天子皆稱名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終又記云凡二十七頁）

天子當依而立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納女於天子節止爲卷七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七）

天子至曰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左右几（監毛本作几此本几誤凡閩本同）

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面誤而）

欲其來之早（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來誤求）

殷頫亦並依時（閩監毛本作覜此本誤頫下然所以殷頫不須分四時者同）

恆當門自蔽名曰樹（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恆誤字衞氏集說恆作垣是也）

而近應門者矣（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矣誤也）

諸公在西（閩監毛本有公字此本脫）

公族朝於內朝（閩本同監毛本族作侯與文王世子不合考文引宋板作族）

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閩本同監毛本俟誤侯考文引宋板亦作俟）

南面西上上（補毛本無重上字此本重疑傳寫之誤）

此是每日視朝之位（閩本同監本此字上空闕毛本脫上字並非）

諸侯未及期相見節

郤間也（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間作閒岳本同）

諸侯至曰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許君謹案（閩監本同毛本君作愼）

以詛射潁考叔者（監毛本同閩本潁誤頴○按廣韻於从禾之頴字下云又姓左傳頴考叔亦非說詳左傳挍勘記）

不人君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作下是也）

故定四年鑪金云（閩監毛本同案鑪金二字不可解準以正義引左傳之例如本節疏所稱傳二十五年左傳云襄二十六年左傳云隱七年左傳云則此當作故定四年左傳云鑪金二字當爲左傳二字但形聲絕不相涉不知何以誤寫至此浦鏜云鑪金云三字當爲衍文）

果敢諸崤（監毛本作崤此本崤誤峭閩本同）

諸侯見天子節

奉珪請覲（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珪作圭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圭）

自稱曰寡人（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自謂云一本作自稱正義本亦作自稱）

遠辟天子（嘉靖本辟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某甫且字（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且作擧謬）

諸侯至之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是鄭意術擯者之辭（閩本同監毛本術作述○按作術用假借字監本初亦作術後改述）

不許楚之滅蔡也（閩監毛本作滅此本誤濟今正）

舍爲君商人之弒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本舍上增成字商上增惡字）

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惠棟挍宋本作未執玉衞氏集說同此本未執二字闕玉誤王閩本同監毛本未執玉作見於王非）

故得見也若未葬（惠棟挍宋本作也若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若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天子非）

言謚曰類○言謚謂將葬（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言二字闕惠棟挍宋本○作者字衞氏集說亦作言謚謂將葬）

故將葬之前（惠棟挍宋本作故將衞氏集說同此本故將二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當未非）

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惠棟挍宋本作行象此本行象二字闕閩監毛本行象作來行與注不合）

今請謚使大夫（閩監毛本作謚使此本謚使二字闕惠棟挍宋本使作遣）

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象誤相）

解經中類字（惠棟挍宋本作解經此本解經二字闕閩監毛本同）

案玉藻云（惠棟挍宋本作案玉此本案玉二字闕閩監毛本案作○非）

若於己君（惠棟挍宋本作若於此本若於二字闕閩監毛本若作稱衞氏集說同）

天子穆穆節

皇且行又曰（惠棟挍宋本作行又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行又二字闕閩監毛本又作者非）

衆介北面鏘鏘焉（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鏘鏘焉三字作蹌焉二字宋監本同齊召南考證云按鄭用聘禮記文當作衆介北面蹌焉此下疏亦作蹌焉則鏘鏘二字並誤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當作蹡蹡爲行皃蹌訓動也然則禮言行容者皆蹡爲正字蹌爲假借字）

天子至僬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一○）

故行止威儀多也（惠棟挍宋本作行止此本行止二字闕閩監毛本行止作穆穆非）

而猶有莊盛（惠棟挍宋本作猶有此本猶有二字闕閩監毛本猶有作皇皇非）

皇皇莊盛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皇字作自山井鼎曰聘禮注作皇自莊盛也宋板爲是）

並自直行而已（惠棟挍宋本作自直衞氏集說同此本自直二字闕閩監毛本同）

故詩有濟濟文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辟是也衞氏集說同）

聘禮人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人作是是也）

宜已申也（惠棟挍宋本作申此本申字闕閩監毛本同）

亦聘禮文也（惠棟挍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同）

天子之妃節

於其君稱此（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其君稱三字闕閩監本同）

以接見禮敵（閩監本同毛本禮作體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案依正義作體是也）

嫌其當（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三字闕閩監本同）

言子者通男女（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無者字此本六字闕閩本闕五字監本同案考文古本亦無者字）

亦謂諸侯之卿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之卿也三字闕閩監本同）

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如作若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者如晉三字闕）

陪重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三字闕閩監本同）

天子至曰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妃邦君之合配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邦君之作配也判是也）

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惠棟按宋本作少牢是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少牢是三字闕閩監毛本同）

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惠棟按宋本作曰王后是也此本曰王后三字闕閩監毛本同）

孺屬也言其爲親屬（惠棟按宋本作也言其閩本言其作與之非監毛本作與人亦非此本也言其三字闕衛氏集說亦作言其）

孺屬也○士曰婦人者（毛本如此閩本○士誤大夫監本○闕此本也○上三字闕）

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惠棟按宋本作通名故閩監毛本名故作稱按非此本通名故三字闕衛氏集說三字作通稱故）

言婦有姑之辭（惠棟按宋本作有姑之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有姑作通稱非此本有姑之三字闕）

則貴賤悉曰妻（惠棟按宋本作貴賤悉此本貴賤悉三字闕閩監毛本貴賤悉作上下通衛氏集說同）

獨言諸侯（閩監毛本作獨言諸惠棟按宋本獨作今此本獨言諸三字闕考文引宋板獨作今諸作公衛氏集說同）

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惠棟按宋本作以敵體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以敵體作但得以此本三字闕）

故公羊云夫人無子（惠棟按宋本作羊云夫閩監毛本羊云作侯之此本羊云夫三字闕）

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惠棟按宋本作之子左此本之子左三字闕閩監毛本左字闕）

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惠棟按宋本作也其數此本也其數三字闕閩監毛本同）

有妾者謂九女之外（惠棟按宋本作九女是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九女作六人非此本九女之三字闕）

自稱曰陪臣某（閩監本同毛本某下有者字）

天子不言出節

天子至姓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在稱君（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居誤君）

君子不親比惡人（閩監毛本比作此衛氏集說同）

注天至是也（閩監本同毛本天下有子字）

故鄭揔言絕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絕字脫之下有也字）

爲人臣之禮節

爲人至逃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五曰贛諫（閩監本同毛本贛作戇下同）

若三諫不聽（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聽作從衛氏集說同）

子之事親也節

子之至隨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冀有悟而改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之作也衛氏集說同）

君有疾節

君有疾飲藥至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惠棟按宋本無此十四字）

儗人必於其倫節

儗人必於其倫○（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問天子之年節

問天至負薪也（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謙不敢言見也（監毛本作見衛氏集說同此本見誤用閩本同）

數射筭（閩監本同毛本筭作算是正字）

但以子自典告也（閩監毛本作告衛氏集說同此本告誤吉）

謂主事者（閩本同監毛本主誤王）

問國君之富節

問國至以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祭天地節（惠棟按云天子祭天地節凡祭節天子以犧牛節支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子至其先（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周人宗武王是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下當脫祭地者謂祭崑崙之神及神州地祇也一十五字）

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惠棟按宋本作一是也此本誤閩監毛本作神亦非衛氏集說同）

紫微爲天帝北極輝魄寶（閩監毛本輝作燿）

以刺幽王之無道（閩監毛本同作王是也）

既無等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等差二字倒）

天子以犧牛節

犧純毛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牷云音全一本作純考文引古本作牷）

卒哭成事附皆大牢（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附作祔下同）

凡祭宗廟之禮節

豚曰腯肥（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豚曰腯肥云腯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案此經文腯字及注腯亦肥也並當從釋文或作豚本盧文弨按云觀注云春秋傳作腯則此不作腯明矣釋文下又有作腯徒忽反一音若腯字上先見當云注同不必更出矣）

稾魚曰商祭（閩監毛本作魚石經同岳本同此本魚誤兎嘉靖本商誤啇）

稷曰明粢（石經同岳本同各本同程瑤田九穀考云蔡邕獨斷無稷曰明粢句釋文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案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立入疑十二證孔疏非之引鄭氏士虞禮注以斥其妄然考鄭氏注曲禮於稷曰明粢句無解說其注士虞禮曰明齊新水也又曰或曰當爲明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尋其語氣鄭於明視意中有曲禮兎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兎腊也於明粢意中無曲禮稷曰明粢之說故必申言粢字据爾雅粢稷之云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注曲禮時或實無稷曰明粢句而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注而加之亦未可知耳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非漢代流傳眞本）

稻曰嘉蔬（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嘉疏云本又作蔬通典四十八引稻曰嘉蔬閩監本同）

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者用二字闕）

翰猶長也（惠棟按宋本作猶長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猶長作長聲衛氏集說同此本猶長二字闕釋文出翰長通典四十八引翰長也無猶字）

其辭也嘉善也（毛本作嘉善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此本嘉善二字闕閩監本同通典引其辭也嘉善也）

凡祭至量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裁截方正而用之祭（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而誤也）

量度燥滋得中（閩監毛本滋作濕衛氏集說同）

案釋古文（閩監毛本古作詁）

鄭注云尹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尹下有祭字）

今不言牲號（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令）

天子死曰崩節（惠棟挍云天子節羽鳥節死冦節生曰節壽考節宋本合爲一節）

自上顛壞曰崩（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本顛作傎）

言形體在（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在下有也字考文引宋板足利本無也字）

天子至曰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如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餘聲下又有聲字衞）

氏集說亦有

亦是畢了平生（閩監毛本作了此本誤子）

不復變色（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色作也）

羽鳥曰降節

瀆謂相瀸汙而死也（閩監本同岳本同毛本汙誤汗嘉靖本瀸誤纖）

令云其降落（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令）

字異而意同也者（閩監毛本作者也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死冦曰兵節

兵器仗之名（監毛本作仗衞氏集說同此本仗誤伏閩本同下倣此）

生曰父節

大傷其考心（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其作厥衞氏集說同）

壽考曰卒節

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浦鏜挍云祿）

當衍字衞氏集說無祿字

天子視不上於袷節

謂視上於袷（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上誤止）

天子至則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目不得取看於面（閩本取看作平看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取看作平視）

既卑稍得上視也（閩監本同毛本卑作畢）

君命節

謂欲有所發爲也（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有誤建監毛本誤肆）

謂板圖文書之處（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板作版岳本同疏倣此）

君命至以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饗不問卜節

大饗至饒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摯節

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各本同通典七十五作所以灌用告神）

馬繁纓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樊纓云本又作繁正義本作繁）

椇枳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云釋文作枳椇內則注亦有椇枳椇也盧文弨云足利古本作）

（椇枳椇也與釋文合按通典七十五作椇枳根也根當爲椇字之訛）

凡摯至棗栗（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男用璧（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用上有則字衞氏集說同）

鴈取飛則行列也（閩監毛本則作有）

亦曰時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申衞氏集說同）

納女於天子節

賤婦人之職（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賤字是也）

故云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姓上有百字衞氏集說同）

親迎於渭（閩監毛本作渭此本誤謂）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惠棟挍宋本此行題禮記正義卷第七終記云凡二十九頁又宋監本題禮記卷第一經五千七百二十二字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嘉靖本題禮記卷第一經五千六百九十字注八千四百一字案嘉靖本每卷尾有此題識作雙行細注與宋監本所記字數不合各附著之以存舊式）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

檀弓上第三（陸曰檀弓魯人檀大丹反姓也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公儀仲子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注同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郤向後繞於髻袒音但）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舍音捨下皆同適多歷反下皆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居音姬下同）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蔑音莫結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衍以善反爲于僞反下爲晉禮爲爲師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孔子曰否絕句）【疏】公儀至立孫○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爲友又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爲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爲疑問之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注禮朋友至袒免○正義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已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注公儀蓋魯同姓○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注去賓至大夫正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

使人誕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下同養以向反下同）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稱尺證反）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語魚據反又如字向香亮反叔向羊舌肸）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疏〕事親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注無犯至幾諫○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注左右至常人○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遺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注勤勞至爲制○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爲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爲制○注既諫至言之○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由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獎擘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注不可侵官○正義曰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爲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時欒書弃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注方喪資於事父○正義曰方謂比方也有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注心喪至爲制○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已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爲恩愛成已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間爲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間爲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之○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文如字徐音問）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疏〕季武至之哭○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武子至孫夙○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注自見至文過○正義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吾許至何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不喪如字下同徐息浪反下放此伋音急子思名也孔子之孫）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期居宜反本又作朞後放此）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隆力中反盛也汙音烏下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同）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予羊許反許也一云我也又音餘）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疏〕子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注禮爲至服耳○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子思至而汙○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顙素黨反稽顙觸地無容頹徒回反）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頎音懇惻隱之貌又音鐵觸音昌欲反）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孔子至至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已前賓後已各以爲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注重者至殷可○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於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以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期杖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后稽顙周先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後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爲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爲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後拜也重耳既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以主人拜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爲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揔屬三年之內熊氏以爲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矣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

（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手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爲頭至手也此荅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爲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荅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褒拜者鄭大夫云褒讀爲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爲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爲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郤至三肅使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少詩召反下文同）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墳扶云反）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識式志反又如字處昌慮反之度本又作之數）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防墓防地之墓也庾云防衞墓崩）孔子不應。（以其非禮○應應對之應）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三息暫反又如字）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泫胡犬反涕音體）【疏】（孔子至脩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今既東西南北不但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注周禮至士制○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曰防墓崩○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過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修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修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孔子泫然流涕○自傷修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衞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色吏反下及注同）使者曰。醢之矣。（時衞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醢音海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衞靈公之太子出公輒之父莊公也篡初患反輒出公名也啗本又作啖待敢反怖普故反）遂命覆醢。（覆弃之不忍食○覆芳服反注同）【疏】（孔子至覆醢○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注寢中至親之○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哭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注故謂死之意狀○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注時衞至怖衆○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絕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期音朞）【疏】（曾子至哭焉○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陳根也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衾音欽）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以爲極亡並如字極已也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樂如字又音洛）【疏】（子思至不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注言其至之屬○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修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三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睹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燕樂器甲胄干笮杖笠翣等故云之屬也○喪三年以爲極亡○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注謂死至吉事○正義曰下篇子卯爲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爲子如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郰側留反又作鄹紇恨發反徐胡切反又胡沒反○）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父音甫注及下同衢求于反爲如字又于僞反曼音萬）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輴七見反翣所甲反○）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相息亮反注同）喪冠不緌。（去飾○緌本又作綏同耳佳反去起呂反）【疏】（孔子至於防○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輴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輴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注孔子至不告○正義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揔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郰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注慎當至知禮○正義曰挽柩爲引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輴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輴有裧緇布裳帷輴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輴取諸侯輴同名故飾棺以輴云葬引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揔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陶大刀反○）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即周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

音稷注下同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燒叔招反折之設反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堲即燭頭燼也弟子職其篇名○

殷人棺椁。（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棺音官椁音郭梓音子○）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牆在良反○）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長殤丁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疏】有虞至之殤○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椁所起及用棺椁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始不至上陶○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已已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椁之象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連言椁者以後世聖人其文開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注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注火熟至折堲○正義曰火熟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熟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與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熟曰堲之意即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注椁大至上梓○正義曰椁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椁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爲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注牆柳至制文○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揔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揔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內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正音征下同又如字）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斂力驗反下皆同）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純黑色馬騋音來馬七尺已上爲騋）牲用玄。（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牲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萌亡耕反）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騵音原駵力求反赤馬黑鬣尾）牲用騂。（騂赤類○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純赤色也一云赤黃色）

【疏】夏后至用騂○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帝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物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昏時至事也○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注爾雅曰騋牝驪牡玄○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騋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騋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注玄黑類也○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爲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注翰白至翰如○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爲白色案彼以幹爲翰者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爲幹望經爲義以此不同○注物萌色赤○正義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注騵駵馬白腹○正義曰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參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後同○）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齊音咨本亦作齋齊哀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布幕。衞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衞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幦○幕本又作冪音莫徐音覓下同縿音綃徐又音蕭縑古謙反綃音消徐本又作綃桑堯反僭子念反幦莫歷反○）

【疏】穆公至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穆公至曾孫○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曰哭至子達者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荅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衞也縿幕魯也者元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衞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衞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衞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効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爲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帷帟皆以繒爲之而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祇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襯棺自用縿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祇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孋本又作麗亦作驪同力知反）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重直龍反注皆同子蓋依注音盍戶臘反下同）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蚤音早嬖必計反）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弒本又作殺音試注同徐云字又作嗣音同惡烏路反○）使

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突徒忽反傅音富咎其九反皋古刀反）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少詩召反難乃旦反）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爲于僞反下爲時同）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雉經如字徐古定反如雉之自經也）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共音恭本亦作恭注同行下孟反）

【疏】晉獻至子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文解之○注信驪姬之譖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注蓋皆至文公○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爲盍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罪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也○注言其至驪焉○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晉獻公滅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大子祭齊姜是蚤死也○使人至而死○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言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受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已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爲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注前此至別氏○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皋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皋落氏在晉都之東居在山內皋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皋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云狐突別氏狐是揔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稱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注圖猶至稱疾○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皋落去此不遠知自皋落反而稱疾也○注既告至雉經○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爲雉鼻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注言行至之有○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爲恭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諡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莫音暮樂音洛又音岳○）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復扶又反）

【疏】魯人至善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魯人有朝祥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爲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子至善也○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助語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面近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乘繩證反夏戶嫁反）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縣音玄卷內皆同賁父上音奔下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績。（驚奔失列○馬驚敗一本無驚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隊直類反綏息佳反）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圉魚呂反股裏上音古下音里）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中丁仲反）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諡○誄力軌反諡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上時掌反）

【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爲諡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於乘丘者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注縣卜皆氏也○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注戎車之貳曰佐○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爲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者末微也之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注二人赴敵而死○正義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注圉人至裏肉○正義曰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注周雖至爲爵○正義曰知周以士爲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諡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諡也云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於士冠之下而爲此記又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諡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成人並音竝絕句）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下同畫衛責反牀第上音床下側吏反刮古滑反）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瞿紀具反下同曰呼音虛注同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憊皮拜反羸困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革紀力反并又音極注同請七領反覬音冀）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斃音弊仆蒲北反又音赴）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沒音歿）

【疏】曾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華畫至爲刮○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爲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睆字爲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爲刮○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臥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已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便驚駭○注曾子至覬也○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含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文○曾子至已矣○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

（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已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愼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已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爲大夫則已所爲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慨苦愛反廓苦郭反何云開也索所白反〔疏〕始死至廓然○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僖許宜反）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髽側瓜反臺鮐上音胡下音臺去羌呂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黑繒韜紒音計錫衰上悉歷反下七雷反與音餘笄音雞總音摠〔疏〕邾婁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注戰於至招魂○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少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注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進言死傷以浹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注敗於至素總○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鮐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鮐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侏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侏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縚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之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爲上緦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爲弔服者以緦衰是士弔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縚吐刀反閱音悅○）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毋音無後同從音揔高也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廣也大也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勑佐反下大廣已猶大夫重同）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榛側巾反木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疏〕南宮至八寸○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爲女下爾語辭言斯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爲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注南宮至兄女○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注從從至大廣○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注總束至八寸○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爲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二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禫大感反比必利反下比及同蔑迷結反）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疏〕孟獻至等矣○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塋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爲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輸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爲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彈徒丹反）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笙音生〔疏〕孔子至笙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注五日至以氣○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屨音句組音祖絇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疏〕有子至組纓○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爲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爲纓也○注譏其至有若○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

（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識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識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爲纓則當以玄色爲冠若旣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識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厭于甲反）溺。（不乘橋舡○溺奴狄反）【疏】（死而至厭溺○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已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爲崩墜所厭殺也○溺謂不乘橋舡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爲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弗除如字徐治慮反）子路聞之。遂除之。【疏】（子路至除之○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禮記注疏卷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惠棟挍宋本題禮記正義卷第八）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節

居讀爲姬姓之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爲作如）

文之立武王權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下有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而字）

案賔位之法（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法作位非衞氏集說同）

事親節

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故字）

其由在君子之後乎（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由作猶與昭三年傳合）

春秋辟諱皆是（閩監毛本作辟此本誤辭）

云而無服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而誤葬）

季武子成寢節

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寢作宅惠棟挍宋本亦作宅無之字岳本同宋監本同衞氏集說亦無之字宅作寢○按疏標起訖無之字）

逄於阿（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阿誤何○按晏子春秋作逄於阿）

盆成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逆誤造毛本誤适衞氏集說同）

孔子曰節

自期如殷可（閩監毛本作可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可誤何）

殷以慤（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多通用）

以其質故也（惠棟挍宋本作以其此本以其二字闕閩監毛本作殷尚）

不期杖以下（閩本如此此本期字闕監毛本不期杖作不杖期）

稽首頭至手也（惠棟挍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手作地）

不停留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地作也是也）

喪讀爲報拜（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報字重）

今時撎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撎作揖）

晉郤至三肅使（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使下有者字）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節

言居無常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宋監本無處字考文引宋板同案通典一百三引言居無常也亦無處字）

爾來何遲也（岳本嘉靖本同石經遲作遟閩監毛本同注倣此通典引爾來何遟）

古不脩墓（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倣此○按古修治字多假脩字爲之）

不但在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但作恒衞氏集說同）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節

覆弃之不忍食（岳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嘉靖本同）

由也其死哭（閩本同監毛本哭作矣○按作矣是也否則與哀十五年傳不合）

曾子曰節

草經一年陳根陳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陳作則）

謂於一歲之內（閩監毛本作歲此本誤成考文引宋板歲作期○按作期是也猶上云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下云若一期之外乃不哭也）

如聞朋友之喪（閩監毛本作聞此本誤閒）

若期之外則不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若下有一字）

子思曰節

悉用誠信（閩監毛本作信此本誤僧）

不使少有非法（監毛本作有衞氏集說同此本有誤多閩本同）

三月之賖（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賖誤餘）

孔子少孤節（惠棟挍云孔子少孤節鄰有喪節宋本合爲一節案此本亦二節合爲一節閩本以下始分）

徵在恥焉（徵字上通典引有後叔梁紇亡五字疑杜佑以意增耳）

然後得以父母尸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然作而衞氏集說同）

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引葬作葬引與注合）

夏后氏堲周（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即周云本又作堲注下同正義本作堲）

火熟曰堲（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熟作孰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按熟乃後出之字）

牆柳衣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浦鏜云案七卷飾棺牆疏則此注本無衣字）

及用棺椁之事（閩監毛本事作差衞氏集說同）

其文開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開作既）

謂鑿土爲陶治之形（閩本同監毛本鑿作堲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鑿）

右手正堲（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正作折）

夏后氏尚黑節

大事斂用昬（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昬作昏注倣此○按段玉裁云昬古音同文與眞臻韻有斂後之別說文字从氏省爲會意絕非從民聲爲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從民作昬者俗皆遵用之）

又春秋緯元命苞（閩監毛本作包非也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包作苞）

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三誤二）

伏犧以上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犧作羲宋此本惟此字作犧下二字皆作羲

文法天質法地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作文質二字誤倒

為下物得陽氣　閩監毛本同浦鏜從論語疏挍云百誤下是也

湯觀於洛沈璧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璧沈作沉監毛本璧誤璧○按沉又沈之俗字依說文當作湛

案庾人云　閩監毛本庾誤庾考文引宋板作庾

凡馬皆有驪牡元　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驪上疑脫一牝字

穆公之母卒節

曰哭至子達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哭下有泣字無者字

元言齊斬饘粥同　惠棟挍宋本元作既是也閩監毛本元作先

晉獻公節

信驪姬之譖　閩監毛本作譖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譖誤讃下同釋文出孋姬云本又作麗亦作驪正義作驪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子蓋云依注音盍下同石經初刻作盍後加廿作蓋下同注云蓋皆當為盍是本作蓋

公獵姬寘諸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獵作田衛氏集說同○按作田與僖四年左氏傳合

若申生初則置畀　閩監毛本畀作毒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毒作藥

初晉獻公滅驪戎　閩監毛本滅作伐與莊二十八年左氏傳合

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於當先字誤

故今臨死使人辭謝　閩監毛本作今此本今誤合

不念用氏之言　閩監毛本用作伯是也

今月被譖　閩監毛本月作日是也

言死不受命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受作愛

或為雉鼻耿介　閩本同監毛本鼻作鳥惠棟挍宋本鼻作性是也衛氏集說作或謂雉性耿介

乃雉於新成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作乃雉經於新成之廟云脫經之二字

以其順於父事而已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順上有恭字衛氏集說亦作恭順於父事

魯人有朝祥節

夫是助語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助語作語助衛氏集說同

氣在內而近也　惠棟挍宋本此下另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魯莊公節

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蚤作節止為第九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九

公隊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石經隊作墜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殷大夫以上為爵　閩監毛本作上岳本嘉靖本同此本上誤士

皆有飧饔餼　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飧誤食餼誤飲閩本飧亦誤食餼字剜補

為之牢禮之數陳　閩本同監毛本數陳作陳數衛氏集說無之陳數三字

又不云諸侯大夫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不字

曾子寢疾病節

隅坐不與成人並　閩監毛本並作竝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竝衛氏集說並下有也字此本並下脫

○

簀謂牀第也　諸本作第此本誤策今改正

瞿然曰呼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曰吁云音虛注同

乃便驚駭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便作更

曾子重其郭而輕其祿　閩監毛本郭作身是也

已猶了也　閩監毛本作了此本了誤子

他人名已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下若已則已同

邾婁復之以矢節

國無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少作小與僖二十二年左氏傳合

蜂蠆有毒　惠棟挍宋本蜂作蠭與左氏傳同

春秋傳作狐駘　閩監本同毛本駘下有者字

朱儒是使　監毛本同閩本朱作侏案閩本此侏字併下侏儒字皆作侏監毛本并下皆作朱此本惟此作朱下皆作侏

以士妻弔服之文　惠棟挍宋本之作無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弔上有無字

以緦衰是士弔喪服　閩監本同毛本弔作之

南宮縚節

南宮閱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閱音悅考文云古本閱作濶案濶非也南宮閱即下南宮敬叔反注之仲孫閱同閱字下注不作濶而此注作濶亦其滲漏處之顯然者

誨教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教下有也字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

下爾語辭辭　補案辭字誤重

則寵從是高也　閩監毛本寵從作龍摠

孟獻子禫節

僖公母成風主婚　閩本同監本主誤王

其三年問云　閩監本作問此本誤間毛本同

其歲末遭喪　監毛本作末此本末誤未閩本同

故鄭云二十六月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六作七是也

以禫後許作樂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以作似續通解同

慶父輒稱死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稱疑經字誤

孔子既祥節

若其十遠不吉　閩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是也衛氏集說同

有子蓋既祥節

案玉藻云云　閩監毛本上云作文惠棟挍宋本云云字不重

死而不弔者節

不乘橋舡　閩本同監毛本舡作船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疏同

鄭元注引論語以證之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元誤云

故匡又解圍也　閩本同監毛本又作人

馮河潛泳　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誤馬何潛水閩本上三字不誤惟泳字仍誤水監毛本誤水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七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大音泰注及下注大史公皆同離力智反下相離同）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樂樂竝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首手又反注同）〔疏〕大公至仁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太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業所謂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丘○正義曰知留爲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爲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太公之外爲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期音基鯉音里）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與音餘下餘閣也與同嘻許其反又於其反）伯魚聞之。遂除之。〔疏〕伯魚至除之○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嘻悲恨之聲○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祔音父）〔疏〕舜葬至蓋祔○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也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祔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爲疑辭○注舜征至爲郡○正義曰鄭案准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注古者至尊卑○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嚳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嚳之文稷爲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厤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象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爲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襄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之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歷反）〔疏〕曾子至爨室○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注見曾至適室○正義曰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垼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疏〕○大功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遺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竝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說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敎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語魚據反澌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吾今日其庶幾乎。（言易成也○易以豉反）〔疏〕子張至幾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爲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爲死無功名可錄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爲惡不可幸冀爲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冀爲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申祥至孰是○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修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閣庋藏食物○奠田練反閣音各庋字又作庋同九毀反又居僞反）〔疏〕曾子至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不容至食物○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

（忽須無當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街音佳）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嫂悉早反注同）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倡昌尚反注同踊音勇娣姒大計反下音似）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疏〕（曾子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小功不爲位也者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須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爲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注位謂至爲也○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王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雖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注娣姒婦小功倡先也○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爲先○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爲位故奔喪禮○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爲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注音橫華彭反從子容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解佳買反）〔疏〕（古者至古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襵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伋音急漿子良反）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俯音甫跂丘豉反爲于僞反）〔疏〕（曾子至能起○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爲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稅徐他外反注同上時掌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以已恩怪之）〔疏〕（曾子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

○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賵者○使色吏反賻音附賵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副音作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疏〕（伯高至伯高○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冉子至貸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孔子至伯高○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徒猶至傳乎○正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別彼列反下同）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遂命子貢爲之主。（明恩所由）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爲于僞反下注爲其疾爲褻爲我我爲皆同來者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疏〕（伯高至拜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注別親疏也○正義曰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注別輕重也○正義曰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曰爲至拜也○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滋音咨嗜市志反）以爲薑桂之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薑居良反）〔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爲記至薑桂○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爲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爲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爲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女音汝下同洙音殊泗音四洙泗二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華徐胡化反）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稱尺證反）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離羣羣朋友也上音詈索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疏〕（子夏至久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爲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上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齊側皆反）

【疏】夫晝至於內○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注大故謂喪憂○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冦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見賢遍反）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

【疏】高子至爲難○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正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羔○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注言笑之微○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爲難○君子以高柴所爲凡人難可爲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麤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

【疏】衰與至服勤○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爲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夾服馬也騑芳非反）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頗破多反）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惡烏路反夫音扶）

【疏】孔子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前日君所使舍已○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爲君所使舍已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故以爲君所使舍已者○注賻助至曰驂○正義曰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賻知生者賻是賻爲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云用馬得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子貢至行之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爲之出涕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呼火故反）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疏】孔子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慕謂至還然○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

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饋其位反遺于季反）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倣孔子也○拱恭勇反倣本又作效胡教反下同）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嗜市志反注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孔子至尚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喪尚至陽也○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作起○蚤音早）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抴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逍遙）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頹徒回反）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萎本又作萎同紆危反注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幾音祈又音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阼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嚮本又作鄉同許亮反治直吏反坐才臥反又如字處昌慮反）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疏】孔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注欲人之怪已○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注梁木衆木所放○[illegible]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注以上至不萎○正義曰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已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注蚤坐急見人也○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惣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句句別

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爲主猶尚西階以爲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比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日▲至▲明堂具解○注言奠者以爲凶象○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注孰誰至將死○正義曰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知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无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孔▲子▲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爲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弔服至三年○正義曰知爲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爲與爲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爲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故緦之絰帶者緦爲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爲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絰者鄭注司服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絰是爵弁也知加環絰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絰也諸侯以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臣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己臣當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爲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絰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絰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絰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置知吏反翣所甲反衣於既反攝所甲反又所治反與音餘）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帷方木反）〔疏〕孔▲子▲至▲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注公西至子華○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飾棺至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則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注牆柳至攝▲與○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爲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爲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爲下對設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飾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爲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與▲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攝▲與○注披柩至綢杠○正義曰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爲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爲崇牙殷必以崇牙爲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云此旌葬乘車所[illegible]載朝服[illegible]文不具[illegible]則士喪[illegible]階上葬[illegible]旌則既[illegible]車所載[illegible]

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稾車之服載之而歸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禮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illegible]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illegible]）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illegible]）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illegible]）殷士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illegible]）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朝直遙反注同）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爲負而廢君命○銜音咸使色吏反爲于偽反下爲其負相爲同）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

如之何。曰。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從如字徐才用反魁苦回反杓必遥反又匹遥反）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陪步回反）

〔疏〕子夏至其後○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鬬者言執殺之備是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爲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上曲禮雖云不與共載天文不備也上曲禮云兄弟之雠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上曲禮昆弟之雠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注爲負而廢君命○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爲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爲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正義曰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是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絰大結反）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易以豉反注同芟所銜反）

〔疏〕易墓非古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易謂至陵也○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

〔疏〕子路至餘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填池依注音奠徹盧王並如字處昌慮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或作遷奠非）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辟音避下辟賢辟不懷並同復扶又反）從者曰。禮與。（怪之○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餘下同）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夫音扶）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阼才故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且服本或作且服過）

〔疏〕曾子至祖者○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御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鄉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注祖謂至祖奠○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日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爲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遷指昨日爲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注禮既祖而婦人降○正義曰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注給說○正義曰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曾子至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及下同）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袒括徒旱反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子游服是善）

〔疏〕曾子至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與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絰[illegible]加武[illegible]則錫[illegible]小斂[illegible]備其事故將帶絰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臥反下同樂音岳又音洛）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忘音亡）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疏〕子夏至至焉○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illegible]子與[illegible]絃切[illegible]夏喪[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切以[illegible]

○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彌亡卑反牟莫侯反）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爲之于僞反注爲之重服下爲服皆同適丁歷反下文及注同）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謂其存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

（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疏〕司寇至客位○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惠子至虎者○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僖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注爲之至爲衰○正義曰子游既與惠子爲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聞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爲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注深譏至賓後○正義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注南面至明矣○正義曰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爲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鄉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越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越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爲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瑕音遐本又作椵音古雅反）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丁仲反注及下注禮中之中同）〔疏〕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主人至賓也○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己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冠古亂反）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躐良輒反復扶又反）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疏〕幼名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摠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其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至道也○此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注明不至之外○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科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爲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故云躐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說

禮記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邱節

故云先王制禮樂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禮字制上有所字續通解同）

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閩監毛本作舜此本舜誤爲）

禹愛樂其王業所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作由續通解同）

狐死正邱首而嚮邱（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狐死正邱首謂狐之死正邱而嚮邱續通解同）

雖狠狽而死（閩監本同毛本狽作狽衛氏集說同續通解同）

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邱（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受封齊曰四字）

大公望生丁公伋（監毛本作丁此本誤下閩本同）

舜葬於蒼梧之野節

五者相參（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參作三宋監本同岳本同通典五十八引作五者相參）

周公蓋祔（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祔作附石經同注放此）

且天下爲家（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且誤目）

未知審也（閩監毛本也作悉衛氏集說作未之審悉）

記人以周公始附（閩監毛本附作祔下蓋始附葬附節合也同）

南巡守（閩監本同毛本守作狩）

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陬下脫訾字從大戴禮按也）

云舜不告而取者（閩監本同毛本取作娶下而取何也不得取取妻皆同）

次妃癸比（閩監毛本作比此本誤北）

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習業下重習業二字）

大功廢業節

今檢禮記（閩監本同毛本檢作撿○按作撿避所諱全書皆然）

子張病節

吾卽平生以善自脩（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卽當既字誤）

與曾子召申元同（閩本同監毛本申元作元申）

始死之奠節

恐忽須無當（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當作常衛氏集說同）

小功不爲位也者節

言禮之末略（閩監毛本作末此本末誤未）

鄭注娣姒婦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下有云字）

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禮誤重）

古者冠縮縫節

解時人之惑（閩監毛本作惑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惑誤感）

辟積攝少（閩監毛本攝作襵衛氏集說同下但多作攝同）

曾子謂子思曰節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浦鏜按從衛氏集說改禮而不如作人之不然非也正義云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是正疏禮而不如）

小功不稅節

若限滿卽止（閩監毛本作卽此本誤節）

進退無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作理）

伯高死於衛節

夫由賜也見我（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夫由閩監毛本誤猶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皆作由）

爲爾哭也來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正義同釋文出爲爾來者云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

依禮而哭諸野（惠棟按宋本作諸此本諸誤謂閩監毛本同）

子夏喪其子節

而曰女何無罪與（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於上出女何云音汝下同坊本女作爾石經考文提要云宋上文女何無罪也此作爾歧出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女）

夫晝居於內節

無聞晝夜（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聞作問衛氏集說同）

高子皐節

言人不能然（閩監毛本作能然岳本同此本能誤禮衛氏集說作言人不能然也嘉靖本作言人不能也惠棟按宋本同）

衆史記孔子弟子傳（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孔子作仲尼）

衰與其不當物也節

謂精麄廣狹（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麄作麤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作粗釋文出精麄云本又作麤○按段玉裁云麤訓不精俗作麄今人既用作粗粗行而麤廢矣）

孔子之衛節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稅驂云本又作說下及注同）

予鄉者入而哭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正予鄉皆是也云本又作嚮非考文引古本作嚮）

故既夕禮知死者贈（閩監毛本作贈此本贈誤賻）

惜車於顏回者（閩監毛本作惜此本誤精）

須有賵賻（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賵作贈是也）

孔子在衛節（惠棟按云孔子在衛節顏淵之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在傍徨不進（閩本同惠棟按宋本監毛本在作則衛氏集說同）

孔子蚤作節

負手曳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拽云亦作曳）

消搖於門（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消搖云本又作逍遙考文引古本作逍遙）

欲人之怪已（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己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泰山其頹乎（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頹作頽釋文出頹石經頹作頽下其頹同）

哲人其萎乎（閩監毛本同正義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委乎云本又作萎注同）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困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盧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合齊召南曰案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別言是也或所見別本必好事者爲之）

南面鄉明（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嚮明云本又作鄉衛氏集說作嚮考文引古本同）

陵且如此（監毛本同閩本且作旦續通解同）

子貢意在忽遽（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忽作怱毛本作怱）

如明堂日至明堂其解（惠棟按宋本日作耳至字同閩監毛本日至作月令）

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毛本同閩監本協作協○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止爲第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

孔子至無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神交之道（監毛本同閩本交誤父）

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鄉）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節

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有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盧文弨云牆下注九字古本無乃疏中語也山井鼎云下注牆柳衣此注爲衍文明矣）

如攝與（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攝作襵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攝宋監本同釋文同）

崇牙旌旗飾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崇字重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又云宋板崇牙上闕字似脫一崇字嘉靖本亦作崇崇牙）

此旌葬乘車所建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此作是）

孔子至夏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牆柳至攝與（閩本同監毛本攝作襵下皆同）

攝與漢時之扇（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與當衍字考文引宋板與作是）

國君熏披六（閩監毛本熏作纁與喪大記合）

槀車載簑笠（閩本同惠棟按宋本監毛本簑作蓑與宋本儀禮合衛氏集說同）

大喪共銘旌（惠棟按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共誤其）

攝孤卿之旜（惠棟按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攝誤襵）

夏后漸文（閩監毛本作漸此本漸誤嘶考文引宋板后作家）

旂是大古名（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古疑共字誤）

子張之喪節

似今蛇文畫（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蛇作虵宋監本同）

倣殷禮（續通解倣作做）

子張至士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皆有夏商二祝（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考文云宋板作二）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惠棟按云子夏問節孔子之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干盾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干楯云本又作盾考文引古本作楯）

不反兵而鬭（石經作鬭衛氏集說同閩本作鬭監本作鬭毛本作鬭岳本同）

子夏至其後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是常帶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作身是也衛氏集說同）

不與共載天（閩監毛本載作戴）

既不爲報仇魁首（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易墓節

是不治易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治易作易治孫志祖云集說是也）

子路曰節

子路至餘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器衣衾之屬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

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　閩本同監毛本及作與

曾子弔於負夏節

善子游言且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服下有也字釋文出且服也云本或作且服過考文引古本作且服過也足利本無也字案正義云故善服子游也服亦屬子游則服善非服過也）

曾子至祖者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賓出遂又納車於階間（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出誤任又誤文按又字亦誤惠棟挍宋本作匠○按作匠是也遂匠指遂人匠人而言）

祖曰明且徹祖奠設遣奠（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之誤曰）

曾子襲裘而弔節

服是善子游（此本游下空闕閩監毛本游下有言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言字是作且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曾子至是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裘字○按無裘是也否則與喪大記不合）

帶既在署（閩監毛本署作要考文引宋板作署）

子夏既除喪而見節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王誤生）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同閩監本王誤生）

善其俱順禮（惠棟挍宋本作其宋監本同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其誤○閩監毛本作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子夏至至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絃作弦衛氏集說同下而絃字同）

援琴而絃切切以爲正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切切下脫而哀二字）

司寇惠子之喪節

止之服也（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止字殘闕不全毛本止誤上）

司寇至客位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以此爲證　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合

將軍文子之喪節

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　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一字

知者世本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上有文字

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文子作文氏是也）

而待於寢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寢作廟是也

幼名節

明不復有事於此（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此誤北）

學於孔子者行之儆殷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學於孔子行之儆殷禮也續通解儆作做）

幼名至行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年至五十者艾轉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耆衛氏集說同）

末者稱季是也　監毛本作稱此本誤舞閩本同

以其毀宗故云躐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毀故二字實闕惠棟挍宋本故作卽）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碩音石）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鬻本又作粥音育賣也注同）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惡烏路反）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疏】子柳至貧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爲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柳至碩兄○正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注古者至貨財○正義曰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案鄭此者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參一參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笮錢是也邊猶爲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爲錢刀也○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蒲末反）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刺七賜反）【疏】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弁皮彥反孺而注反）孔子曰。

哀則哀矣。（此誠哀。）而難爲繼也。（失禮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傳直專反）【疏】（弁人至有節。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爲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爲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荅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括古活反）子游曰。知禮。（嗤之○嗤昌之反）【疏】（叔孫至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武叔至子者○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注尸出至委貌○正義曰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也○子游曰知禮○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卜人師依注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扶君至是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注謂君至位者○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爲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爲于僞反注及下注夫爲妻同）或曰同爨緦。（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疏】（從母至爨緦○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時有至非之○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爲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譏之○或曰同爨緦者甥既將爲非禮或人以爲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哀非弔服也故云相爲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肯以爲弔服加麻絰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而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爲服非弔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如揔領之揔○縱依注音揔急遽貌）吉事欲其折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折大兮反注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躐力輒反惰徒臥反）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騷素刀反急疾貌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疏】（喪事至猶爾○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詩云好人提提○正義曰所引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故喪至猶爾○正義曰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忘情寬慢故喪事騷騷爾過爲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

○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紟衾冒○絞戶交反後同紟其蔭反冒莫報反）【疏】（喪具至弗爲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屬○正義曰此辟不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遠于萬反別彼列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期音基）【疏】（喪服至者也○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正義曰己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己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荅之義故云報也己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備或推者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曾子至弔焉○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己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者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知音智）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沫沫靧也○味依注音沫亡曷反斲陟角反縢本又作滕徒登反靧音悔洗面）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竽笙音于下音生和胡卧反調直弔反）有鐘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簨息允反虡音巨植時力反又音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孔子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爲也○注之往至知也○正義曰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者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而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途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爲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沫也瓦不善）

（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沫沫靧也靧謂靧面證沫爲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挂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言神至所知。正義曰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朽許久反）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叔則爲之注爲民作爲嫁母皆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侈昌氏反又申氏反）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朝直遙反注同僖許宜反閱音悅）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應應對之應）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汲音急）〔疏〕（有子至貧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注有子至何稱。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有子至言也。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爲此言有子時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爲俱爲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爲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前後。○注桓司至名魋。○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盻盻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注孔子至司寇。○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曾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昔夫子至之荊。○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荊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荊則哀公六年之荊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荊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疏〕（陳莊至縣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陳莊至名伯。○正義曰案世本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仲憲至親乎。○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爲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爲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爲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貽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爲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疏〕（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木當爲朱至十四年奔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

（昆弟思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五說是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襚音遂）【疏】（子思至慎哉○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嫁母之喪行禮之事○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注柳若至衰期○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荅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是也故下注喪之禮如于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瑣息果反依字作璅）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滕徒登反為于偽反下及下注為人同）【疏】（縣子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若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鞏恭勇反）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所託○易以豉反○）【疏】（后木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

長慮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后木至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注此孝至所託○正義曰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帷意悲反）○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為）【疏】（曾子至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言方至人也○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曾子至西方○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人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有席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曾子至有席○正義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為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荅趙商堂當為室也）○縣子曰。紒衰繐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紒衰去逆反麤膏也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涼音良）【疏】（縣子至古也○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紒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高柴○皐音高）哭者改之。【疏】（子蒲至改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皐曰若是野哉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皐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沽猶略也○相息亮反沽音古）【疏】（杜橋至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麤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略）○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易音亦徐以豉反）【疏】（夫子至以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以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

譏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領反比必利反）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毋音無）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還音旋斂力驗反）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縣音玄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繂音律塴比鄧反）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子游至者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荅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荅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禪繂不設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注封當至作塴○正義曰春秋傳作塴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賁音奔人名）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汰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大）【疏】（司士至許人○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荅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荅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已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疏】（宋襄至實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何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譏器之多但譏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

（禮云罋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疏】孟獻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墾苦很反【疏】成子至我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成子至父也○正義曰知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衎苦旦反注同爲于僞反下爲之殷爲其久爲君服同）○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厄人【疏】子夏至衎爾○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荅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邃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壤而丈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疏】國子至之哉○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注怪不至周禮○正義曰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燕烏田反）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壟力勇反）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坊音防殺色戒反下同）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茨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狹戶甲反易以豉反）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鬣力輒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下音茂徐又亡侯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疏】孔子至乎哉○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爲志偏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爲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效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爲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提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偏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爲三偏設板築土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表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板蓋至以載○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按五堵而爲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若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

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爲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婦人不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疏】婦人不葛帶○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爲之殷奠【疏】有薦新如朔奠○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既葬至服除○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池視重霤。（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池視重霤○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君即位而爲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椑蒲歷反徐戾益反櫬尸棺杝音移著直略反兕徐里反）歲壹漆之。（若未成然○漆音七）藏焉。（虛之不合○令力政反本又作合【疏】君即至藏焉○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爲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爲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內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爲尊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楔悉節反綴丁劣反又音丁衛反飯煩晚反唅也）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復楔至赴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稱

（孝子名也）○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君復至四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隸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喪不至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有牲至不巾○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爲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腊音昔〔疏〕既殯至明器○正義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逮音代或大計反）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父母至反也○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無哭時其時可爲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縓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薰本又作纁許云反）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要絰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絇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鹿裘。衡長袪。（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衡依注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巨據反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裼音昔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也絞戶交反〔疏〕練練至可也○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爲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明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爲裘者爲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爲袪更新造之裘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注黃之至外除○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質卑於纁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注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曰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注玉藻至絞乎○正義曰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爲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爲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有殯至皆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重直龍反注皆同邃雖遂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棺一。（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杝羊支反木名椵徒亂反）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梓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周帀也凡棺因能濕之物○帀本又作匝同子荅反能乃代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髹又作髤許求反）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疏〕天子至六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溼故最在裹近戶也○杝棺一者椵杝材亦能溼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所謂梓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爲椑是也杝即椵木鄭引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懸周帀也唯椑不周下有茵上有杭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柏椁者謂爲椁用柏也天子柏椁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注衽或作漆或作髹○正義曰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髹字者○注以端至一尺○正義曰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壘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即題湊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下文及注爲其變皆同衍以善反）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疏〕天子至樂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注服士至衰也○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若在本國天

（予還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盡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爲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卑不得同王也）○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菆才官反輴勑倫反轅音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黼音甫刺七亦反繆音消幕音莫）天子之禮也。〔疏〕（天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菆塗爲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別彼列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疏〕（唯天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使諸至同位○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別）○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誄力軌反耆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尼父音甫行下孟反）〔疏〕（魯哀至尼父○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爲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呼之尼父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疏〕（國亡至后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爲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孤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爲用也）○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惡烏路反銜枚上音咸下木杯反呼火故火胡二反）〔疏〕（孔子惡野哭者○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爲變衆故惡之也）○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遺維季反）〔疏〕（未仕至之命○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士備至夕踊○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卽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卽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人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侯齊也）○祥而縞。（縞冠素紕也○縞古老反注同紕避支反）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禫大感反樂音岳）〔疏〕（祥而至月樂○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當月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帟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君於士有賜帟○正義曰賜惠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注疏卷八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節

請粥庶弟之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請鬻云本又作粥注同正義本作粥）

子柳至貧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鄭注周禮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

案鄭此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旨）

足枝長八分（閩監毛本作足此本足誤兄盧文弨云足枝長八分下當有閒廣二分四字）

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五十字誤倒）

今世謂之笮錢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笮作筰）

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閩監毛本縷作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節

利己亡衆（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亡作忘考文引古本同）

弁人有其母死節

此誠哀（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作謂誠哀也）

夫禮爲可傳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無也字正義本有）

夫聖人禮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禮制作制禮衞氏集說亦作聖人制禮）

可以制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制禮作禮制衞氏集說亦作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節

舉者出戶出戶袒（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上戶字作尸誤石經考文提要云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斂者舉尸出戶而武叔猶冠隨以出戶急思括髮乃投其冠忽遽失節之甚宋大字本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俱作舉者出戶出戶袒）

婼生成子不敢（閩本同監毛本成作成）

踊無筭（閩監毛本筭作算○按士喪禮正作算是正字）

男女奉尸夷于堂（閩監毛本夷作侇衞氏集說同○按作侇與士喪禮合）

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挍本依鄭注括髮上增齊衰者素冠五字）

扶君節

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云生字衍從續通解挍）

從母之夫節

以同居生緦之親可（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緦下有麻字）

此皆據緦麻正衰（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續通解作此皆據緦麻之正者）

喪事節

縱讀如摠領之摠（宋監本閩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本摠作總毛本作總衞氏集說作總釋文云依注作摠案九經字樣云摠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

吉事欲其折折爾（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折折考文云古本折折作提提案廣韻十二齊折字下引禮記亦作折折）

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安舒貌上有提提爾三字衞氏集說安舒上有折折二字是衞氏增成非本書所有釋文於經出折折云大兮反注同則知注當作折折字引詩作好人折折後人以詩本提提易之遂致釋文注同二字懸而無薄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初來之時）

提提然從詩本作也

謂大疾（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大作太下大舒同釋文出謂大云音泰一音他佐反案大兼有他佐音則字不當作太也）

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行字續通解同○按無行是也）

喪具節

衣亦漸制（閩監毛本作漸衞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喪服節（惠棟挍云喪服節食於有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蓋有夫堦受我之厚而重親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云重而字誤倒從續通解挍非也下云欲一心事於厚重是約此句義非此句本如此）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節

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無之字考文引宋板古本同）

曾子至弔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曰反哭於爾次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曾下有子字）

其賓亦在東門北面（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東門作門東考文引宋板同）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

木不成斲（閩監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斲作斵釋文同岳本作斵石經闕）

有鐘磬而無簨虡（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鐘字同簨虡字闕閩本亦作虡鐘作鍾衞氏集說同毛本鐘字同虡作簴注放此疏同○按依說文當作虡从虍異象形其下足隸省作虡从竹者非）

是不知之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之事二字倒）

而致此死之者之意（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死下無之字）

非人所知也（惠棟挍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十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有子問於曾子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君於士節止爲第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問喪於夫子乎（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問喪云問或作聞考文云古本問作聞案正義云冀有所異聞也又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據此則正義經文本作聞喪正義又云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此二問字皆當作聞否則岐出）

有子至貧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次于楊州（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監毛本楊作陽）

亦隨夫子之事前後（閩監本如此此本前字重毛本前作先）

嚮宋不嚮楚（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宋應作衞）

陳莊子死節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縣作懸下同）

束脩之問不出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竟音境考文引古本竟作境○按竟正字境俗字）

爲得而弗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足利本同考文引古本無而字毛本同弗作勿並非）

論哭鄰國臣之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論作記）

成子當生襄子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當作常）

仲憲言於曾子節

或用人器（閩監毛本作或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或誤成）

仲憲至親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以下是原憲所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原字）

周人爲之致惑（閩監毛本作惑此本誤感）

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惠棟挍宋本作仍貯食此本仍貯食三字闕閩監毛本同）

說二代既了（閩監毛本作了此本誤子）

壽周家極文（惠棟挍宋本作壽此本壽字闕閩監毛本同）

若是無知（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是作示）

以夏后氏尤古故也（監毛本作古此本古誤苦閩本同）

公叔木節

春秋作戌（閩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戌誤戍疏同考文引古本春秋下有傳字非也正義引春秋經不引傳可知無傳字）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廿二字）

注木當爲朱至十四年奔曾（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爲朱十四年五字）

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注疑所至功是）

同母異父昆弟之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同上有爲字衞氏集說同）

互說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互作元）

子思之母節

子思至愼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爲出嫁母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嫁字衞氏集說同）

縣子瑣曰節

縣子瑣曰（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本作瑣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誤瑣釋文出子璅云息果反依字作瑣考文云古本作璅）

縣子至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后木曰節

后木至亦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曰節

曾子至失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依作用盧文弨云用疑周）

小斂奠所以在西方（閩監毛本惠棟挍宋本奠上有之字衞氏集說同）

縣子曰節

縣子至古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閩監本同毛本當記作記當）

子蒲卒節

子蒲至改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杜橋之母之喪節

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案正義云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使經文有君子二字正義安得僅以時人申說之是孔氏所見本亦無君子二字也）

杜橋至沽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宮中不立相侍導（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侍改

夫子曰節

夫子至以弔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游問喪具節

有無惡乎齊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無作亡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亡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知此處亦作亡字也石經考文提要曰坊本作有無案上稱家之有亡下苟亡矣俱作亡此作無歧出

斂首足形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首作手正義本作首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首

還葬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葬下有而無槨三字案正義本無

子游至者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設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下不設碑繂四字

司士賁節

汰哉叔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作汏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汏哉此本䟽中亦作汏

司士至許人 閩監本同毛本作司士賁至禮許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宋襄公節

宋襄至實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夏后氏專用明器 惠棟挍宋本作若衞氏集說同此本若誤則閩監毛本同

周人兼用明器人器 閩監毛本作明此本明誤閩

孟獻子之喪節 案此本此節讀賵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爲一節監毛本去○故渾爲一節惠棟挍云孟獻子節宋本分讀賵下另爲一節齊召南云讀賵下當自爲一節注下應有䟽而無之刊本遂接孟獻子節而誤錄其䟽於下

司徒旅歸四布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䟽豈空言讀書脞錄續編云經注並無敬子字正義何爲反覆申辨向疑經文有脫譌而未能決今讀古本爲之釋然考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旅下士也 閩監毛本作下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下誤卜

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之賻布作之賻賻者布也足利本同但無也字

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賵 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此本言非二字闕祖字同閩監毛本非作喪祖作袓岳本作非禮袓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二句倒置惟非字不誤祖亦作袓考文云古本作曾子言非也禮袓而讀賵宋板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案考文之宋板即惠棟所挍之宋本今惠挍作祖考文作袓疑袓誤也

主人之吏 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同岳本閩本監毛本吏作史衞氏集說同

論喪不貪利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上有因字衞氏集說同

故歸還之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衞氏集說同

成子高寢疾節

觀其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意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遺慶封之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遺上有慶字族下有也字

謂不墾耕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可字釋文出不墾是陸氏所見本亦無可字也

成子至我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問諸夫子曰節 案此本此節賓客至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爲一節也監毛本去○故渾爲一節齊召南云賓客至以下當亦自爲一節刊本因無䟽誤接上節盧文弨云賓客至一段當另起在䟽後自爲一節

子夏至衎爾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國子高節

反覆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覆作復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反復

非周禮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禮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國子至之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欲其深邃 閩監毛本作深衞氏集說同此本深誤經

言不可封壤種樹也 惠棟挍宋本作可衞氏集說同此本可字闕閩監毛本作當非

孔子之喪節

封築土爲壟 閩監毛本作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封誤北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 閩監毛本作上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上字闕

其形旁廣而卑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旁下有殺字

斬板謂斷其縮也 惠棟挍宋本作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斷其此本其誤莫閩監毛本同

三斷止之旁殺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止誤正惠棟挍宋本止作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上之云時掌反下以上同

孔子至乎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禮下有而字考文引宋本禮作而下屬與惠棟挍不同

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 閩監毛本作異此本異誤其

以赴遠觀之意 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挍赴作副

馬鬉鬣之上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鬉作騣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騣是說文新附字疑本借鬉字不當改

正用一日之功 按正疑止字之譌

但形旁表漸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表作袤是也續通解同

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 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元誤示也誤同閩監毛本元作原也作者

婦人不葛帶節

婦人不葛帶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變所重 閩監毛本作重衞氏集說同此本重字闕

有薦新節

有薦新如朔奠 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若士但朔而不望 閩監毛本作士此本誤王衞氏集說亦作士

既葬各以節

既葬至服除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池視重霤節

如堂之有承霤也 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堂作屋

池視重霤 惠棟挍宋本無此四字

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而字浦鏜挍云而衍字

而在車覆鼈甲之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在作於衞氏集說同

君卽位節

歲壹漆之 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儀禮經傳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壹。按經傳因壹與一同音假借爲一字學者遂分別一二字作一書專壹字作壹說文从壺吉聲壹乃俗作字也）

盧之不合（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合作令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不令云力政反本又作合正義云盧之不令也令善也一本爲盧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然則正義本當亦作令與釋文同今作合注與疏不相謀當由附合注疏時所據注本不同毛本改從令是也衞氏集說令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則也字亦當有）

君即至藏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復楔齒節

復楔至赴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用楔栖柱亾人之齒令開（閩監毛本作柶衞氏集說同此本柶誤栖）

不辟戾也（閩監毛本作辟衞氏集說同此本辟字闕）

飯者飯食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食作含衞氏集說同案作含是也）

謂襲斂遷尸之時（閩監毛本作尸衞氏集說此本尸誤戾）

及又加著新衣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及作乃非衞氏集說刪乃字亦非）

猶稱孝子名也（惠棟挍宋本作稱續通解同此本稱字闕閩監毛本作書非）

君復於小寢節

君復至四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喪不剝奠也與節

喪不至也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有祭肉也（閩監毛本作肉衞氏集說同此本肉誤也）

小斂既奠于尸東（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既斂奠于尸東。按集說是也）

祝受巾巾之（閩監毛本作祝衞氏集說同此本祝誤況）

設如初巾之（閩監毛本作設此本誤投）

既殯旬節（惠棟挍云既殯節宋本合下朝奠日出二句爲一節）

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毛本作豫成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豫成二字闕閩監本同考文引古本且豫成作且以豫成也）

材椁材也（閩監毛本作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椁誤祖考文引古本作材椁椑材也正義本無椑字）

既殯至明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葬禮（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葬誤喪）

須豫備之事（惠棟挍宋本作備衞氏集說同此本備字闕閩監毛本誤暴）

朝奠日出節（惠棟挍宋本父母之喪以下爲一節）

父母至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練練衣節

黃之色卑於纁（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於薰云本又作纁正義作纁）

麛裘青豻褎（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豻作犴）

練練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黃祫裏也（閩本同監毛本祫作袷是也衞氏集說同）

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緣下用誤中惠棟挍宋本無下用字）

小祥男子去葛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葛作首衞氏集說同案首字是也）

謂父母喪菅屨（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母字續通解同案儀禮喪服爲父菅屨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皆疏屨此言菅屨當無母字爲是）

無絇屨頭飾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絇下有絇者二字考文引宋板無絇下有者絇二字此亦與惠挍不同）

鹿色近白（惠棟挍宋本作色近續通解同此本色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鹿皮色白非）

褎上未有裼衣（閩監毛本作未此本誤夫）

二染謂之縓（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二作一與爾雅合）

然麛裘用青豻爲褎（閩監毛本作褎此本誤裘）

有殯節

有殯至皆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之棺節

凡棺因能濕之物（閩監毛本同岳本因作用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集說是也）

論天子諸侯以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諸侯二字）

屬六寸大棺八寸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上寸誤中下寸誤十）

唯椁不周（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唯作惟毛本唯誤雖考文引宋板作唯）

上有杭席故也（閩監毛本杭作抗惠棟挍宋本衞氏集說同。按作抗是也）

縱束者用二行也（閩監毛本作也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誤之）

或有作綦字者（惠棟挍宋本作此本作誤惟閩監毛本同）

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閩監毛本作案此本案誤卒）

則椁之厚也（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涯）

天子之哭諸侯也節

時人閒有弁絰（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閒作聞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閒有作聞著）

天子至樂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哭諸侯（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哭作臨）

天子之殯也節

菆本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加作如宋監本岳本同續通解同案作如是也正義云象椁之形正申此如字之義。按穀梁傳九年疏引作如）

天子至禮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此本用誤困閩監毛本不誤惠棟挍宋本菆作藂下亦題藂菆木同）

畢塗屋者（閩監毛本作畢此本畢誤塗）

四面盡塗之也（閩監毛本作塗此本塗誤畢）

唯天子之喪節

唯天至而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位就同姓之中（閩監毛三本同惠棟挍宋本位作但是也衞氏集說同）

魯哀公節

誄其行以爲謚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重誄字宋監本作誄累其行以爲謚也。按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禮記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

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其作且一岳本亦作且無一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與宋本同足利本與岳本同段玉裁云且字見儀禮者四見禮記者三見公羊傳者三疏家多不得其解今案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

注家且字之說也其說甚詳不可備錄又云檀弓注且字俗本譌作其字今本左傳哀十六年疏引譌作目字宋本禮記注疏譌作且一字三字惟南宋禮記監本及慶元本左傳哀十六年疏作且字不誤

魯哀至尼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稱字而呼之尼父也（惠棟挍宋本作呼此本呼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謚非）

國亾大縣邑節

哭於大廟三日（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毛本大作太非疏同釋文亦作大）

以喪歸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喪下有禮字）

國亾至后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亾失也（監毛本作亡此本亡誤云閩本同）

亾失土邑也（閩監毛本作土此本誤士）

孔子惡野哭者節

周禮銜枚氏（監毛本作銜岳本嘉靖本同此本銜誤御閩本同）

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呼作鳴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衞氏集說作掌嘂呼歎鳴於國中者無野字作嘂鳴字與周官經合釋文出叫呼）

孔子惡野哭者（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未仕者節

稱謂遺于人（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于作於惠棟挍宋本于作予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予是人下有物字非正義皆云謂以物遺人也是足利本所據補也）

未仕未尊（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未仕誤夫任）

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閩監毛本作稱此本誤類）

士備入節

嫌主人哭（毛本作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嫌字闕閩監本同）

士備至夕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先入即位哭（閩監毛本作位衞氏集說同此本位誤布）

而相待踊者（惠棟挍宋本作而此本而字闕閩監毛本作必非）

祥而縞節

祥而至月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其祭朝服縞冠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祭下有也字衞氏集說同）

君於士節

幕人職供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供作共釋文出共焉云本亦作供○按供正字共假借字）

君於士有賜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賜惠賜也（惠棟挍宋本作惠此本惠字闕閩監毛本惠作恩衞氏集說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終（惠棟挍宋本此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一終宋監本題禮記正義卷第二經五千四百二十二字注五千三百二十字嘉靖本題卷終經五千二百一十九字注五千三百六十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檀弓下第四〔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疏〕君之至一乘○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爲大夫遣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摠爲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爲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虞之意視牢具者視褰饌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褰饌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注庶子王從上○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爲此解若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

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遺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死棺周之屬本爲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爲遺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公之至長杖○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爲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注謂君至服斬○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是凡謂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朝直遙反注同）〔疏〕君於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轜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頻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注宮殯至在路○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注退去至九步○正義曰鄭嫌退謂逡巡且退故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爲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爲三通前爲四十有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注君弔至弔焉○正義曰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觀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或晚有邂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疆居良反本又作彊下越疆同）〔疏〕五十至弔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所以時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哀恐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下同見賢遍反矯居表反）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晳星麻反）〔疏〕季武至而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纔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注季武至禮也○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君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其在下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矯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注時無至善之○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注點字晳曾參父○正義曰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蒧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擯必刃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爲于僞反下亦爲之變同）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日人一反樂音岳又音洛注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若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贏音盈）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爲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臨如字徐力鴆反）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疏〕大夫弔至受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注辭猶至夫出○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雖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說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絰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空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是助力也○注示助至贏者○正義曰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雖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皆也何東山云[illegible]士五十人贏數外也○[illegible]弔或遣人[illegible]謝其恩疏[illegible]人而往拜[illegible]故自當親[illegible]也○弔曰[illegible]弔爲助事[illegible]謝之曰君[illegible]承公弔之[illegible]之事故謙[illegible]禮君使某[illegible]特弔於家[illegible]弔及杞梁[illegible]君不豫知[illegible]故鄭荅張[illegible]臣君不豫[illegible]者不受弔[illegible]有他故不[illegible]子不受弔[illegible]受弔不可[illegible]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illegible]子爲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免音問）夫入門右。[illegible]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illegible]父在

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近附近之近）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疏】妻之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己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在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鄉父不爲主若又西鄉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迹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己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各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惣皆曰寢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注近南者爲之變位○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與音餘）【疏】子張至與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注以其至非之○正義曰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悼音道）子游擯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擯必忍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疏】有若至由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擯相至擯侑○正義曰庾蔚云相侑喪禮以接賓皆謂之擯亦無當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宜右也若於喪事則推賓主居右而己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己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己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穀音告又古毒反）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爲之于僞反下及注同王如字徐于況反）【疏】齊穀至之服○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王姬至夫人○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嫡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注春秋至服之○正義曰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荅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案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重直龍反注及下皆同難乃旦反翟音迪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稚也○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稚直吏反本又作穉同）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與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疏】晉獻至君義○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且曰至圖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爲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因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爲己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己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稽音啓顙桑黨反）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音符遠于萬反）【疏】稽顙至遠利也○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歜昌燭反）【疏】帷殯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穆伯至不帷○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己之哭穆伯始者聲己是帷堂

（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疏】喪禮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昔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愠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疏】復盡至義也○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總是祈禱故云禱祀之心焉以總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復謂至之反○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傳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疏】拜稽至甚也○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注隱痛○正義曰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飯扶晚反褻息列反）

【疏】飯用至焉爾○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飯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其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筭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云公羊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神明之精○銘音名旌音精）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別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綴丁劣反又丁衞反聯音連縣音玄）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疏】銘明至徹焉○正義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愛之斯錄之矣○愛之斯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也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摠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注始死未作至練主用栗○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鄭駮異義云孔悝之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駮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注殷人至埋之○正義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遷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其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晩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人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注周人至埋之○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駮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齊側皆反）

【疏】奠以至心也○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哀則至以飾○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筭數也○辟踊婢亦反下音勇筭桑亂反）

【疏】辟踊至文也○正義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袒括至節也○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括觀闊反慍庾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茢並同衰七雷反侈袂昌氏反下彌世反）

【疏】注接神至侈袂○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麻

（爲環絰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足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後袂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衰所追反〔疏〕注大夫至踰時○正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冔況甫反〔疏〕注周弁至同也○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其于僞反下注爲父母爲有凶爲人甚同食音飼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疏〕歠主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處昌慮反下同）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養徐羊尚反〔疏〕反哭至養也○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封依注音窆彼驗反下同〔疏〕注封當至棺也○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

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慤本又作愨苦角反注及後同〔疏〕注慤者至其甚○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首手又反〔疏〕之幽之故也○正義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既封至虞尸○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舍奠音釋注同〔疏〕有司至而虞○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注所使至爲尸○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迴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離力智反下同）是月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疏〕注既虞至爲成○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接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易以豉反徐音亦）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祔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比必利反〔疏〕其安至也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末無至成事○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期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帚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疏〕君臨至生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君聞至桃茢○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

（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爲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禭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爲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祓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注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難乃旦反〔疏〕喪有至言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喪之至遂葬○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弃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按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衞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不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芻初俱反）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俑音勇〔疏〕孔子至乎哉○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記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云芻靈者以其束茅爲人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注俑偶至非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械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械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爲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疏〕穆公至之有○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注仕焉至曾孫○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鄭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爲舊君之反服宜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正義曰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捷在接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衞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疏〕衞司至不絰○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皆以至人異○正義曰此唯云絰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絰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絰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絰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絰環絰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絰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絰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絰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曾子至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條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言其至非之○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偏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更無是偏下也○注及墓至牢具○正義曰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摠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〇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夾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疏〕國昭至西鄉○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是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甞以就公室。（未甞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疏〕穆伯至矣夫○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正義曰斯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〇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從才用反〔疏〕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〇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去羌呂反號戶刀反）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徑古定反）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徒刀反）陶斯咏。（咏謳也○咏音詠謳本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猶依注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恚一瑞反）戚斯歎。（歎吟息○吟本或作唫魚金反）歎斯辟。（辟拊心○辟婢亦反撫心也）辟斯踊矣。（踊躍○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絞衾戶交反下音欽蔞音柳翣所甲反）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舍音捨注同）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訾似斯反〔疏〕有子至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絰之用一則爲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論興物以對微情之義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戎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爲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鬱陶斯咏者咏歌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慍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傾不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歎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

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雖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秖應答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疫音役）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太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疏］吳侵至名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吳侵至年秋○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年○夫差至之何○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強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與此師必有善名在外家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注大宰至之于○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不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大宰嚭特擧古之善以駁吳師之惡○注正言殺厲重人○正義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則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又微勸之終其意○正義曰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既憊貌○慨苦愛反憊皮拜反）

［疏］顏丁至而息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擧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遂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讙音歡說音悅下同）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知音智下同）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彪彼虯反）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闋古穴反止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蕢古怪反注蒯同屠音徒）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曠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曩乃黨反鄉本亦作嚮同許亮反爭爭鬬之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擧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疾日人一反）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擧樂○比必利反下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爲于僞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擧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擧也騰送也揚近得之○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擧。（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

［疏］知悼至杜擧○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悼子至年卒○正義曰並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注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正義曰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注燕禮至如之○正義曰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雖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人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注杜蕢或作屠蒯○正義曰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注燕於寢○正義曰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曰蕢至爾言曩鄉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曩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爲子卯之忌大矣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己身是宰夫亦當規

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注舉爵至得之○正義曰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媵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媵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爲得也○公謂至杜舉○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也恒當留之爲後鑒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于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注畢獻獻賓與君○正義曰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錄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禮記注疏卷九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節

大功之殤小從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小作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中是也正義可證）

君之至一乘（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天子中士下士也（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大）

文主天子大夫（監毛本作主衞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閩本同下文主諸侯之士同）

上公饗餼九牢（閩監毛本作牢此本誤年）

嫡與稱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亦）

公之喪節

公之至長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於大夫節

君於至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閩監毛本作賓此本賓誤殯）

十有二步之嫌（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十有作有十）

五十無車者節

五十至弔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時不許越疆而弔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時作特）

恐增哀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恐作惡衞氏集說同）

季武子寢疾節

明已不與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是也衞氏集說同宋監本亦作己）

季武至而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禮作強僭）

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齊字衞氏集說作著衰入大夫之門亦無齊字）

彼文點字作箴（閩本同監本作葴毛本誤蔵）

大夫弔節

辭猶告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告誤去）

大夫至受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時來弔襚不出（閩監本同毛本時誤待與儀禮士喪禮注不合考文引宋板作時）

及喪家典舍之人（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舍誤含）

當特弔於家（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特誤時）

妻之昆弟節

妻之至哭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禮女子適人者（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子字重○按重子字是也）

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弟下有之字與儀禮喪服合）

冠尊不居肉袒上（衞氏集說同宋本亦同閩監毛本袒下有之字考文云宋板肉作内誤）

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必先免作必先去冠而加免非）

述所哭之由（惠棟挍宋本作由衞氏集說同此本由誤市閩監毛本作事非也）

申祥之哭言思（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祥作詳）

子張死節

子張至與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至非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以其無服非之）

有若之喪節

有若至由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惟賓主居右（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惟作推衞氏集說作則推賓居右續通解同）

齊穀王姬之喪節

齊穀至之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齊桓公夫人（閩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相下非齊桓公夫人者同）

喪服大功章（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上有案字）

案服小記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案下有喪字此本喪字脫耳監毛本改案作喪非也）

晉獻公之喪節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閩毛本同石經同監本作恆岳本作恒嘉靖本作恒衞氏集說同）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儼字闕釋文出嚴然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

孺穉也（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穉作稺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穉也云本又作稚考文引古本作孺猶穉也○按穉稚古今字）

䟽晉獻至君義（此節疏在以辱君義之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云晉獻至君義疏文一則在下節則遠利也之下）

他志謂私心（此五字在起而不私之下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移置上以辱君義之下又私字惠棟挍宋本作利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同）

稽顙至遠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埽除宗廟定社稷（惠棟挍宋本作埽除此本埽除誤婦祭閩監毛本誤歸祭按考文但云宋板歸作埽不云祭作除非）

帷殯節

帷殯至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案張逸荅陳鏗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鏗誤鑑）

喪禮節（惠棟挍云喪禮節復盡愛節拜稽顙節飯用節銘明旌節奠以節辟踊節袒括節弁絰節有敬節歠主人節反哭節反哭之弔節孔子節葬於節既封節既反哭節葬日節是日節殷練節宋本合）

爲一節

喪禮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復盡愛之道也節

禮復者升屋北面（此本此下與釋文相接處脫一○）

復盡至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拜稽顙節

稽顙者觸地無容（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者作首考文引古本容作答下有也字按答字非也）

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飯用米貝節

飯用米貝（閩監毛本作貝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貝誤具注疏同）

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故用米美善焉爾（閩監毛本同浦鏜挍米下補貝字）

祝淅米于堂（閩監毛本作淅此本淅誤浙）

祝受米奠于貝北（閩監毛本作貝北此本貝北誤具此）

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閩監毛本作云此本誤元）

大喪共飯玉含玉（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上玉誤王）

何休注公羊云（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云字誤在公上盧文弨挍删云字疑依北宋本）

大夫以碧（閩監毛本碧作璧盧文弨云本書作大夫以碧）

又禮緯稽命徵（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徵誤徵毛本同脫緯字）

含以貝（閩監毛本作以貝此本以貝誤此具）

銘明旌也節

神明之精（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精作旌宋監本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不可別形貌不見（惠棟挍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可誤見衞氏集說作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不可別）

謂重與奠（閩監毛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重與奠也云本作重與奠與考文引古本謂重與奠下有也字正義云故云重與奠也疑正義本與釋文本同無謂字有也字）

虞主用桑（閩監毛本作用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用誤羽）

周主重徹焉（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重徹二字倒置案陳澔集說本作徹重誤也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劉叔剛本俱作重徹）

銘明至徹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銘明旌也）

正義曰按士喪禮（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愛之斯錄之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亦得總爲明旌之義）

以解節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節作銘是也）

猶若吉祭木主之道（閩監本同毛本木誤本衞氏集說亦作木考文引宋板同）

春秋孔悝爲祏主（監毛本如此此本悝誤理祏誤祐閩本祏亦誤祐）

重與祔相近（閩監毛本祔作祔）

謂虞祭之末也（閩監毛本作祭此本誤際）

俱是喪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作桑）

祔而作主謂喪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作桑）

以卒哭日成事（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日作曰）

故顯考謂高祖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故衍字）

其主之狀范人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人作甯）

奠以素器節

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遂論虞祭之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論上有廣字衞氏集說同）

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於字）

哀則至以飾（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哀則以素敬則以飾）

辟踊節

有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注同疏同）

正義曰撫心爲辟（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袒括髮節

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弁絰葛而葬節

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天上有故字衞氏集說冠上有故字皆以意增正義云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是天上無故字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是冠上無故字也）

正義曰葬時居喪（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故云交神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交作接與注合）

檀弓定本（閩監毛本作定此本定作足）

歠主人主婦室老節

正義曰此一節（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升堂節

正義曰謂葬窆訖（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之弔也節

封當至棺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知非既封土爲墳者（閩監毛本作土此本土誤士下實十三同）

葬於北方節

正義曰上之訓往（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封節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幣下有帛字）

既封至虞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既封主人贈無下正義曰三字）

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帛衍文按浦鏜云衍文與既夕禮合然疏家正不必拘也）

既反哭節

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惠棟挍宋本作託此本託誤註閩監毛本作在亦非）

案周人尚赤（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案作蓋）

葬日虞節

其辤蓋曰（閩監毛本辤作辭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又雜記云四字內作約衞氏集說同）

則大夫五虞當八日（閩監本同毛本大誤六考文引宋板作大）

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閩監本同毛本校作挍非衞氏集說亦作校無者相二字○按毛本全書皆作挍避所諱也）

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卒下有哭字是也）

是日也節

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者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其變至歸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變誤安也上脫歸字無○惠棟挍宋本無下正義曰三字）

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惠棟挍宋本作所云衞氏集說同此本所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篇云按篇字非也）

哀薦曰成事（閩監毛本曰作日下哀薦曰成事同）

他謂不及時而葬者（惠棟挍宋本作謂衞氏集說同此本謂誤用閩監毛本同）

至常葬之月（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常作當）

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曰衞氏集說云焉二字無）

期而神之人情（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君臨臣喪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季康子之母死節止爲第十三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爲有凶邪之氣在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凶耶云下注同）

則止巫去桃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巫下有祝字非案正義云祝代巫而入又云巫止于門外祝先入是巫止而祝不止也足利本非盧挍是）

君臨至生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無巫祝執桃茢之事（閩監毛本作事此本事字闕）

又云士喪禮亦如此（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士字盧文弨云或是無云字下又士喪禮大斂而往似當作又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荆人使公親襚（監毛本作荆此本荆誤荊閩本同）

喪有死之道焉節

喪有至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喪之朝也節

喪之至遂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謂爲明器者節

束茅爲人馬（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馬作焉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馬下有焉字釋文亦云束茅爲人馬曰芻靈）

謂爲俑者不仁（石經惠棟挍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閩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仁監毛本仁誤二）

殆於用人乎哉（閩本同監毛本殆上有不字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有似於生人（閩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有字脫惠棟挍宋本亦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孔子至乎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記者記錄孔子之言（閩監毛本下記作既考文引宋板作記衞氏集說無此記字按集說是也）

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惠棟挍宋本亦作而自閩監毛本而自改面目非）

穆公問於子思節（惠棟挍云穆公節悼公節宋本合爲一節）

退人若將隊諸淵（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隊作墜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將隊云本又作墜）

穆公至之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爲作謂與儀禮喪服注合）

未絶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閩監毛本作未此本未字闕）

或辟仇讎（惠棟挍宋本作讎此本讎誤雖閩監毛本作難亦非衞氏集說作或辟寇讎）

案者案世本云也（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無案者二字是也）

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絶（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誤諫）

悼公之喪節

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母誤毋嘉靖本同）

衞司徒敬子死節

衞司至不經（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帶凡單云四字盧文弨云宋本脫四字非也）

曾子曰晏子節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

喪數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喪數作喪禮足利本作喪數禮）

曾子至以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閩本同監毛本年一二字誤倒考文引宋板作年一）

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閩監本同毛本及誤反考文引宋板作及）

藏苞筲於旁加杭席覆之（閩監本同毛本旁下有加折之四字盧文弨云宋本無此四字毛有之是也又閩監毛本杭皆作抗亦是也衞氏集說同下加杭木實土同）

乃得有遣車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一个有二體（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二下有个字）

國昭子之母死節

夾羨道爲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本夾作俠）

專猶司也（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司誤同岳本同浦鏜云司誤同疏內亦誤同從六經正誤挍）

國昭至西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專猶同也（監毛本同閩本猶字闕惠棟挍宋本同作司盧文弨云下爾當同此同亦當作同）

穆伯之喪節（惠棟挍云穆伯節季康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嫌思情性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思作私性作勝）

內人妻妾（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妾下有也字惠棟挍宋本妾作室盧文弨云宋板古本俱作妻室不必從）

穆伯至矣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女智莫若（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若下有婦字案今家語本亦作女智莫若婦）

季康子之母死節

褻衣非上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足利本上作正）

悼子紀生平子意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紀作紇）

有子與子游立節

陶鬱陶也（閩本同監毛本鬱作欝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疏同）

舞斯慍慍斯戚（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慍斯戚云此喜怒哀樂相對）

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正義本有舞斯慍一句并注其所稱鄭此禮本鄭諸本鄭又一本盧禮本王禮本综論最爲詳覈惠棟九經古義但据釋文而不及正義踈矣

哭踊之情必發於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必作心續通解同）

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惠棟挍宋本亦作戚閩監毛本戚作觸）

此之謂於哀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下有禮生二字續通解同）

俄傾不慍生（閩本同監毛本不作而衞氏集說傾不作頃而是也考文引宋板同）

朝殯夕歌（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殯作殯衞氏集說同）

明飾喪以奠祭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及衞氏集說同）

故使人勿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故作欲衞氏集說同）

又設遣奠而行送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遣誤遺衞氏集說無行字）

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生下有者字衞氏集說同）

吳侵陳節

陳大宰嚭使於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嚭作嚭下同）

盍嘗問焉（閩監本同嘉靖本嘗作當衞氏集說同毛本作嘗石經作嘗岳本同注同）

獲謂係虜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係作繫）

正言殺厲重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正作止人下有也字）

吳侵至名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及胡耇獲則取之（閩本作耉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耉誤者字閩毛本同）

直拘囚人而已則輕也（惠棟挍宋本則此本則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故非）

巷人民歐牛馬曰侵（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歐作毆）

顏丁善居喪節

既儽貌（閩本同監毛本既作慨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顏丁至而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如所求物不得（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如下有有字）

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心作意）

行而不及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下有貌字）

子張問曰節

則民臣望其言久（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亦作言閩監毛本言誤長）

仲尼曰（閩監毛本作尼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尼作𡰥案上尼父字不作𡰥此歧出）

子張至三年（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知悼子卒節

禮揚作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騰作媵衞氏集說同下騰送也同段玉裁云說文佚送也佚即媵字騰非是）

知悼至杜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揚作騰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騰作媵是也下揚騰義得兩通同餘俱不作騰）

爲後鑒戒（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後下有世字續通解同）

與杜蕢此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以）

春秋云晉侯飲酒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秋下有傳字）

服以旌禮禮以行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脫一禮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

檀弓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叔文子卒。（文子衞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拔蒲八反）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粥音祝）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衞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難乃旦反注同）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公叔至文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誄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注文子至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若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注難謂至死鳥○正義曰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衞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衞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衞地○故謂至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衞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石駘仲卒。（駘仲衞大夫石碏之族○駘大來反碏七略反）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適丁歷反注同）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齊側皆反）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疏〕石駘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至則兆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

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執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度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果決）【疏】陳子至果用○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亢至弟子○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己故知是子車弟也○子亢至之也○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子路至謂禮○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至謂禮○孔子以子路傷貧故荅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荅上生無以爲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槨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荅上死無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從才用反注下同）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靮紖也○羈音基靮丁歷反紖陳忍反）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衛獻至果班○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欲賞至於衛○正義曰經有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爲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襚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縣音玄注同潘普干反）【疏】衛有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爲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襚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爽二邑又書錄其賞爵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脫君至以斂○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疏】陳乾至果殺○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爲己棺又使二婢夾己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或陳乾昔揔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仲遂至不繹○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春秋至聲者○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荅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剪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下戶嫁反植時力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毋音無）噫。（不寤之聲○噫於其反）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爲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爲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爲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強偪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

（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甞巧豈於女有病公有假旣告般爲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公輸若匠師○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注言視至盧也○正義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盧所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繂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繂也喪大記云君四繂二碑諸侯旣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繂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注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正義曰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止不應四柱但瑑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注以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爲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注毋無至止之○正義曰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注不寤至之聲○正義曰公有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能寤於禮故傷之而爲此聲也）○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禺音遇又音務注同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繇本亦作徭音遙）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旣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弗能弗亦作不爲于僞反下注國爲下爲讎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我則旣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黃反踦魚綺反冠古亂反）魯人欲勿殤重汪

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旣嫌他不死欲自爲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旣言矣旣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爲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爲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爲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爲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爲一也○注禺人至務人○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爲逐季氏公曰務人爲此禍務人即公爲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注重皆當爲童○正義曰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爲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爲童也注見其至斂葬○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爲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但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爲斂葬之）○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疏〕（子路至則下○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無事君主於孝○正義曰君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馬督音篤本亦作督）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韔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斃本亦作獘婢世反下同韔勑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又及。謂之。

又斃一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疏〕（工尹至禮焉○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子後立爲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爲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大夫圍徐以懼吳也[illegible]案左傳直有圍徐不陵見有吳師之事也又[illegible]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吳之師[illegible]立爲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弃疾追吳[illegible]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illegible]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子人謂弓手者弃疾可謂商陽[illegible]云子是手弓之手弓是而能可手弓者謂其[illegible]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則此分句爲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穀弓而射之未知執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旣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于重將左而軍于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旣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是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旣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也）○諸侯

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諡宣言桓聲之誤也桓依注音）諸侯請含。（以明友有相唅食之道○含胡闇反唅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荊。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荊者州言之）荊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衣於既反）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欲尊康王○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荊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拂芳勿反柩其又反茢音列）【疏】（諸侯至悔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在魯至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荊者楚屬荊故荊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子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肸許乙反）子服惠伯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介音界注及後同）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難乃旦反）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昭常遙反）遂入。（惠伯強之乃入）【疏】（滕成至遂入○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叔至弓也○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爲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爲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惠椒是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爲使惠伯爲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爲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己遂開釋之今旣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彼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恆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入之事不復在己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注政君至叔父○正義曰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撿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敬叔呼懿伯爲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故知誤也）○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于奪徒外反注並兌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遙反上詩掌反拘音俱）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廬力居反○）【疏】（哀公至辱命○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孺子鞼之喪。（魯哀公之少子○鞼吐孫反）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撥半末反輴勑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椁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丸反下音從）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爲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沈本又作審同昌審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中丁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肆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疏】（孺子至學焉○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至學焉○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爲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其木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復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揄沈備擬牽引爲有揄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畫轅至以椁○正義曰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爲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爲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爲題湊爲四阿椁制而塗之○注轅不畫龍○正義曰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注三臣至見衽○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綷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郭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爲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爲于僞反下爲妾注爲之下弗爲服皆同與音餘）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嬖必計反）【疏】（悼公至妻我○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爲妾著服非禮之事○注妾之貴者爲之緦耳○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爲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躐力輒反）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庚古衡反償徐音尚）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時僭侈○僭子念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朋友不以是棄予。（言非大故）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長丁丈反）【疏】（季子皋葬其妻至繼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成宰○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皋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爲成宰者下文云子皋爲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皋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皋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皋至繼也○子皋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請儉大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反）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仕而至服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旣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謂爲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曰自稱己君爲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

（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雖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鐸大各反舍音捨）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疏〕（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爲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義方爲始也○注謂不至辭也○正義曰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兹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注故謂至同名○正義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者鄭引易緯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沓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爲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湯緯語也言帝生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爲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自寢門至于庫門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處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皋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也若凡諸侯則皋應路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二名至稱在○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稱舉至其側○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敗必邁反）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櫜音羔韔衣亦作韔勑亮反戢側立反）〔疏〕（軍有至櫜韔○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櫜韔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鞬皆以櫜爲韜弓此注爲甲衣者以下文韔既是弓衣故以櫜爲甲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所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有焚至日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傷之事○注火人至三年○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重直用反）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疏〕（孔子至虎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荅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贄音志下戶嫁反）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辭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戀賢○夫音符強其丈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虛本亦作墟同魚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疏〕（魯人至解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上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爲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推以言辭率下而已○注墟毀滅無後之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爲無後也○注會謂至疑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疑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爲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憔在遙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爲于僞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并注同嬴音盈札側八反）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深式鴆反）其斂以時服。（以時行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撿反隱於刃反注同從子容反）〔疏〕（延陵至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是也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衞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

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注以生恕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亦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既封至矣乎○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及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郳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含胡闇反注及下同）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大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頓徒困反本亦作鈍）〔疏〕郳婁至其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郳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郳君此是使致之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

玉以行含禮郳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郳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郳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雖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有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君行至天子○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玉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郳君爲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注易謂至拒之○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爲臣禮易既爲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爲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注言我至不妄○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于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祝之六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畿音祈）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疏〕天子至其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

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大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饑居宜反字林九依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奉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與音餘注同狷音絹）〔疏〕齊大至可食○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illegible]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illegible]者直申已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郳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定公貜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即位[illegible]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illegible]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損）〔疏〕郳婁至舉爵○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曰寡人[illegible]爲在官恐與上官相涉而誤也○注言諸至無赦○正義

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注豬都至爲豬○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奐音渙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禱丁老反祈也）〔疏〕（晉獻至善禱○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伴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斷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識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識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九原女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爲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爲善禱也○注晉卿至爲原○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手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貢本亦作贛音同爲埋于僞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劍反出注）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閽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更莊飾○廄久又反）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鄉許亮反下戶嫁反）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辟音避下同）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霤力又反）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疏〕（季孫至遠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至遠矣○二子既入涉至內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敬畏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盡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以宋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罕可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覘敕廉反下同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規反）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當丁郎反）〔疏〕（陽門至當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宋以至喜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爲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爲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須須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爲術之五世孫也○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爲疑辭也○詩云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根之我初來之時爲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般音班弑音試遏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麻猶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與音預）〔疏〕（魯莊至不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皐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絰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絰○注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絰不入者謂葛絰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絰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絰不入庫門絰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注麻猶至卒哭○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絰不入故云麻猶絰也其實上是君身絰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絰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際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按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按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揔除）○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壤如丈反）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材音才）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佯音羊）從者曰。子未

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疏〕（孔子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爲歌曰貍首之班然者言斲梓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爲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旣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爲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弃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按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已者謂方始爲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爲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甄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爲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桓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爲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弃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大傅○父音甫注同傅音賦）○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夜）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難乃旦反要一遙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居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安○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口。（吶吶舒小貌○吶如悅反徐似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絜也○屬音燭）〔疏〕（趙文至子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叔譽至名肸○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爲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旣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者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事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没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至爲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爲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郤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見利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弃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至利是○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利其至其友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已遺弃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文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相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諾口謂言語卑下也○注鄉射至侯中○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爲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爲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注舉之至鍵也○正義曰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來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爲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著僭者晉爲霸主總領諸侯武爲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樛音居虯反爲舅于僞反下爲舅爲天子不爲兄不爲蠶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頓）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衍以善反注同）請繐衰而環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繐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疏〕（叔仲至環絰○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爲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爲絰○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爲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繐衰環絰○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繐衰環絰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繐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注叔仲至之族○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注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爲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爲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耳云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爲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爲士知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注衍蓋皮之弟○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曰字爲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繐衰至服之○正義曰知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絰弔服之絰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絰鄭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又鄭注雜記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纓絰也纓而不樛是環絰不樛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繐衰爲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illegible]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illegible]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illegible]謂環絰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成本或作郕音承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蚩昌之反蜂芳逢反蜩音條喙許穢反又丁角反）〔疏〕（成人至之衰○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illegible]制服者也○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者[illegible]孔子弟子子皋其性至孝來爲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

（畏及己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正義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爲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強其兩反）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惡音烏注同）【疏】（樂正至吾情。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旱音扞縣音懸繆音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尪烏光反鄉許亮反覬音冀本又作幾音同）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爲于僞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疏】（歲旱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春秋至曰覡。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祔音附下同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善夫音扶）【疏】（孔子至善夫。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節

其子戍（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戍作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挍云戍誤戌）

公叔至文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謂君誅臣之謚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作請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呼其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若作君衛氏集說同）

故謂至文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道德博聞曰文（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聞誤文）

石駘仲卒節

有庶子六人（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子誤人）

石駘至知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脫下知字）

禮有詢立君（惠棟挍宋本作詢此本詢誤諂閩監毛本同）

陳子車死於衛節

度諫之不能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正作止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子亢不能止之又云自度不能止據此則作止者爲是）

陳子至果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路曰傷哉貧也節

啜菽飲水盡其歡（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菽釋文出啜叔云叔或作菽）

斂手足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斂手案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經文當作首今作手與疏標經句合與疏說經義不合盧文弨云首足見上篇此疏內亦以頭首爲言知手字誤秦板作首是也）

子路至謂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斂手足形者（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手改首）

衛獻公出奔節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襄下有公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又云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據是正義本當有公字）

衛獻至果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日肝不召（惠棟挍宋本作旰監本同此本旰誤肝閩毛本同）

衛有大史曰柳莊節

所以此襚之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以下又有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所以可以此襚之者）

衛有至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其家自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自作以）

爲禮未畢公再拜稽首（監毛本如此此本畢下衍一〇閩本同）

是大斂得用襚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襚上有君字）

陳乾昔寢疾節

陳乾至果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閩本同監毛本纓作嬰餘同惠棟挍宋本且作上謂亦作亦謂）

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仲遂卒于垂節

有事於太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太作大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廟作庿衛氏集說作有事于大廟）

仲遂至不繹（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季康子之母死節

故於後始稱傳曰（閩監毛本作始此本始誤如）

斂下棺於槨（閩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槨監毛本槨作椁岳本同嘉靖本同下同。按依說文當作椁從木𩫏亦聲）

多技巧者（閩監毛本作技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技誤枝下皆其技巧同釋文出多技云下）

（同）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爾㠯云古以字）

言寧有强使女者與（惠棟挍宋本作寧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寧誤强閩監毛本作誰亦非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寧）

其母以嘗巧者乎（惠棟挍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毋云音無注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母明甚盧文弨挍云依注當作毋下放此又禮記音義考證云近人所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爲一句改母爲毋與鄭注不合失之矣○按當作毋故陸德明音無今釋文作毋亦非）

季康至果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閩監毛本同此本將上衍一○）

執斧以涖匠師是也（閩監毛本作涖此本涖字闕）

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閩監毛本作比擬衛氏集說同此本比擬二字闕）

以禮廟庭有碑（惠棟挍宋本作以禮續通解同此本以禮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儀禮挍儀字非也）

牲入麗于碑（各本如是此本牲作性誤也）

云穿中於間爲鹿盧所（閩監毛本作者此本作所屬下讀）

鹿盧兩頭各入碑木（閩監毛本作各衛氏集說同此本各誤名）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閩監毛本作漸衛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故云四植謂之桓也（監毛本作植衛氏集說同此本植誤桓閩本同）

大夫亦二碑（閩監毛本作二此本二誤三）

所以用之以得爲休已之字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所以下又有以字）

乃得通用謂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謂用二字）

依說文止毋是禁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作上）

毋止其辭讓也（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讓作議）

故傷之而爲此聲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三終）

戰于郎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節止爲第十四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戰于至可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上有一字衛氏集說同）

郎者魯之近邑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之字）

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魯作侯是）也

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踦作錡○按此引左氏傳作錡不作踦也）

子路去魯節

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閩監毛本作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國誤同）

子路至則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無君事主於孝（閩監毛本作君事此本君事二字倒）

曰墓謂他家墳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曰字闕盧文弨挍云宋板無曰字有空疑當作圈浦鏜挍云曰當者誤）

工尹商陽節

與陳弃疾（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弃作棄下經注及疏同）

工尹楚官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楚作是盧文弨挍云宋本作是不可從○按盧文弨是也疏云楚皆以尹爲官名故知工尹楚官名也）

司馬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馬裻云本亦作督正義本作督○按依說文當作裻亦作襘督假借字）

子手弓而可手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此處闕考文云古本可下有也字案正義作一句讀則可下不得有也字其讀至可字絕句者家語分句之異也正義所謂附之以廣見聞是也）

商陽仁不忍傷人（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監毛本商誤謂傷作殺）

以王事勸之（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王誤主考文引足利本王作君）

又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又及云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考文引足利本作又及一人案正義云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據是疑正義本及下有一人二字）

工尹至禮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作今此云四字闕陳誤棄閩本作字不闕闕今此云陳四字監本同毛本今此云陳四字闕補盜賊伏隱四字非）

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州來者三字闕閩監毛本補州來使三字按使字非也）

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與疾二字闕）

商陽手弓弃疾曰（閩監毛本作疾此本疾字闕）

傳之所云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人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而後逐之（惠棟挍宋本逐之下有義字是也）

諸侯伐秦節

聲之誤也（此本也下脫一○與釋文挍嘉靖本不附釋音而也下有桓依注音宜五字蓋誤以釋文羼入也閩監毛本不誤岳本衛氏集說注亦也字止）

襄公朝于荆（此本襄上有一○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無）

諸侯至悔之○（閩監毛本作○此本○誤自下注在魯至言之○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荆言之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當依注改荆爲州）

滕成公之喪節

滕成至遂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敬叔殺懿伯（閩監毛本作殺衛氏集說同此本殺字闕）

哀公使人弔蕢尚節

行弔禮於野非（閩監毛本作非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非誤升衛氏集說非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二作三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案依春秋當作三）

哀公至辱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諸侯大夫士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謂字）

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閩監本如此此本上二誤一毛本下二誤一）

孺子䵋之喪節

孺子䵋之喪（各本同毛本孺字闕）

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惠棟挍宋本作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而字闕閩監毛本而作上非）

所謂菆塗龍輴以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櫕塗○按喪大記云君殯櫕至於上注云櫕猶菆也）

爲榆沈（閩監毛本作榆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榆誤揄注同）

孺子至學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正禮而言（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以其作故以）

注轙不畫龍（閩本同監毛本轙作輴是也）

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綍作紼衞氏集說同）

悼公之母節

悼公至妻我（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季子皐葬其妻節

孟氏之邑成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邑成作成邑）

朋友不以是弃予（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疏倣此）

恃寵虐民（閩監毛本作恃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恃誤侍）

季子皐葬其妻至繼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九字）

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本同毛本自誤白衞氏集說無之字）

仕而未有祿者節

君有饋焉曰獻（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有餽云本又作饋正義本作饋）

仕而至服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則自稱己君爲寡君也（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考文引宋板亦作爲）

虞而立尸節

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爲作謂宋監本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易說帝乙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說下又有說字）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九字）

故未有尸（閩監毛本作有此本誤百）

筵雖大斂之時已有（閩監毛本作筵此本誤庭）

喪事素几（閩監毛本作素此本素誤宋）

鄭注云謂殯奠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殯改凡。按浦鏜是也賈景伯云言凡

非一之義

天子既爾（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矣）

生時飲食有事處也（閩監毛本作事衞氏集說同此本事誤重）

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不誤下承誤丞）

正義曰高祖之父（閩監毛本作父此本父誤事）

嫌引祕書（閩監毛本作祕此本祕誤必）

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日）

二名不偏諱節

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軍有憂節

赴車不載櫜韔（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櫜韔云本亦作韔正義本作報）

軍有至櫜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露載其甲及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但作袒衞氏集說亦作但露段玉裁訂說文誤字說云人部曰但裼也故衣部云裼但也羸但也裎但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爲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案依段義則但即袒露之本字宋本袒從俗作也）

以下韔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韔上有有字）

有焚其先人之室節

謂人燒其宗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人作火是也宋監本衞氏集說同）

有焚至日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惠棟挍宋本作毀衞氏集說同此本毀字脫閩本毀字闕監毛本毀作虧非）

孔子過泰山側節

使子路問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路作貢石經宋監本岳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賓使子貢而興國本及建諸本皆作子路疏亦不明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所引證之則作子貢是也）

孔子至虎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魯人有周豐也者節（惠棟云魯人節喪不慮居節宋本合寫一節）

哀公執摯請見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闕釋文出執贄）

墟墓之間（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墟作虛注同釋文出虛墓云本亦作墟注同正義本作墟。按虛墟古今字）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以莅）

魯人至解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徒作誓盟（監本作誓盟惠棟挍宋本作盟誓）

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穀上有又字）

喪不慮居節

謂賣舍宅以奉喪（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舍宅作宅舍）

延陵季子適齊節（惠棟云宋本延陵至隱也下疏文一則在後其合矣乎經文之下）

示節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示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宋板正義作亦字是也）

謂高四尺所（閩監毛本有所字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所字脫嘉靖本同）

延陵至隱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云作言得上有葬子二字）

及閭盧使專諸刺僚（監毛本作及此本及誤乃閩本同）

後讓國又居之（閩監毛本作居此本居誤君）

亦節至尺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亦誤示下故云亦節也同）

命猶性也（惠棟挍宋本作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猶誤須閩監毛本同）

既封至矣乎（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既封至之也無下正義曰三字）

案鄭注覲禮云（惠棟挍宋本作覲衞氏集說同此本覲誤覿閩監毛本覲誤覿下故覲禮云同）

而遠墳三帀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帀作匝毛本誤市）

邾婁考公之喪節

魯魯鈍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頓也云本亦作鈍正義本作鈍）

邾婁至其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使致之辭也（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無之字此本是使誤居養辭誤育閩監毛本

同

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惠棟挍宋本作於敝此本於敝誤弊閩監毛本同）

謂應簡易而爲廣大（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應簡誤惡雜閩本同監毛本作惡簡亦非）

君見有是不忘可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有作存是也）

案春秋昭三十年（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考文引宋板作三）

故論語云子之迂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迂改于依鄭本）

親自致壁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惠棟挍宋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字模糊閩監毛本誤若）

天子崩節

祝佐含斂先病（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病閩監毛本病誤服）

以爲棺椁作棺椁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無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棺下有之字案正義云可以爲周棺之椁者疑正義本注文亦有之字）

天子至其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考文引宋板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病誤服下病在祝後）

同

三日子大夫人杖（閩監毛本子大作太子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大字）

案如大記及四制（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如作喪○按如者如上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也嚴杰云）

此據朝廷之士（閩監本作士此本誤七）

若存則人神均其慶（閩監毛本作存衛氏集說同此本存誤有）

齊大饑節

齊大至可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邾婁定公之時節

有弑其父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殺云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正義本作弑）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閩監毛本同石經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宮作官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據此則作在宮者亦孔氏所見之本而非正義所用之本也）

邾婁至舉爵（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節（惠棟挍云晉獻文子節仲尼節宋本合爲一節）

禱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求下有福字）

晉獻至善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者（閩監毛本有文字此本脫）

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原作京）

令國民族葬（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民毛本民誤名）

仲尼之畜狗死節

畜狗馴守（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狗作利盧文弨云觀釋文音狗在後似宋本利字是豈釋文正文無狗字耶）

其他狗馬（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馬下有死字）

季孫之母死節

既不敢止（閩監毛本作止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止誤主）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惠棟挍宋本作彌益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彌敬此本作禮益雷雷字涉下霤字誤也）

季孫至遠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下此誤也）

然君在大夫得斯爲二子辟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斯作私案私是也衛氏集說同得上衍不字）

陽門之介夫死節

覘闚視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闚作窺釋文本同）

陽門至當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已是助語句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語句作句語衛氏集說同）

魯莊公之喪節（此節疏閔公是莊公之子是字起至下節疏左傳吳季札傳字止計失一頁）

時子般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弑作殺考文引古本同宋監本作殺）

魯莊至不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既葬竟除凶服於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既上有故字）

衰亦不入可知也（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亦字）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節

孔子至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許其求進之情（惠棟挍宋本作來此本來作求閩監毛本同）

妄爲流宕（閩監毛本作宕此本宕誤岩）

趙文子節

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閩監毛本有肸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肸字脫釋文出名肸）

陽處父襄之大傅（閩監毛本襄下有公字大作太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同惟大不作太釋文出大傅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襄公上有晉字）

要君以利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案此本疏標起止亦無也字）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追然云音退本亦作退正義本作退韋昭注國語楚語引禮亦作其中退然）

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惠棟挍宋本有諸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諸字脫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俱有諸字）

官長所置也（閩監毛本作官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官誤宮）

潔也（惠棟挍宋本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趙文至子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文子云此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言）

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惠棟挍宋本作權此本權誤植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曰字衍）

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惠棟挍宋本作理此本理誤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不能以理終沒其身）

云謂剛而專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下有植字）

及溫而還（閩監毛本作還此本還誤遯）

見利至稱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故鄭其言之（閩監毛本其作具）

文子至其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如不出諸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諸作於）

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惠棟挍宋本作去此本去誤大閩監毛本同）

一步料二寸（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料當科字誤）

死不屬其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焉）

從趙文子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趙字）

叔仲皮學子柳節

衣當爲齊壞字也（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齊作齋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文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隷省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案疏中齊字閩監毛本亦皆作齊無作齋者）

繆讀爲木樛垂之樛（惠棟挍宋本如此疏同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讀誤當閩監毛本同木作不衛氏集說作讀爲不樛垂之樛段玉裁云不樛是也木樛誤岳本禮記考證云案喪服傳作不樛垂孔氏云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又雜記云纏而不樛是環絰不樛也據此則原本木字乃不字之訛）

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縷案此縷字不誤喪服傳云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其之縷誤之緦當據此正之）

而多服此者（惠棟挍宋本有此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岳本嘉靖本並同此本此字脫閩監毛本同）

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婦下有人字考文引古本婦以作使婦人以○按疏標起訖無人字）

叔仲至環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其妻身著緦衰（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令誤今緦誤絰）

云繆讀爲不樛垂之樛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樛垂誤言圭惠棟挍宋本不誤大下同）

知者以叔仲衍（閩監毛本作衍此本衍誤族）

如爵弁而素（閩監毛本作衍此本爵字闕）

成人有其兄死節

緌爲蜩喙長在腹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爲作謂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成人至之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聞孔子弟子子皐（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孔誤且）

緌謂蟬喙長在口下（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謂字闕）

匡自著蟹（閩監毛本作著衛氏集說同此本著誤若）

非爲蜂設亦如成人（閩監毛本作設亦此本設亦二字闕衛氏集說作設譬考文引宋板同）

服是子皐爲之（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皐爲二字闕）

樂正子春之母死節

樂正至吾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歲旱節

覸天哀而雨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庶覸云本又作幾是釋文本覸上有庶字）

毋乃不可與（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下毋乃已疏乎同）

歲旱至可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曰節

孔子至善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穀則異室（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詩云二字）

故善魯之祔也（惠棟挍宋本作祔衛氏集說同此本祔誤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四終記云凡三十三頁宋監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八十一字注四千九百三十六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七百四字注四千八百九十八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王制第五（○陸曰如字徐于況反盧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人一反）

【疏】（王者至五等○正義）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爲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據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衮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爲職亦得管天下爲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錄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十有二日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爲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義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宜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上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

爲大傳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旣命同而分爲三等者鄭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揔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爲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揔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晷音軌日影）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朝直遥反卷內皆同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大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爲于僞反下爲有亦爲有同）【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象日至元士○正義曰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按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斷斷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晷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按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雖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注皆象至治民○正義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

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墉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爲善也按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上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衞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旣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旣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旣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旣列爵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旣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旣無大罪不可以絕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勳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咸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

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內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者也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殷家質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境本又作墽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糞方運反）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疏】制農至卿祿○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爲糞○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旣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渟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

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設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按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按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賈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注此班王之差○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覜吐弔反

〔疏〕次國至大夫○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此諸至上耳○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

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數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三分如字爲介音界

〔疏〕其有至三分○正義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注謂其至爲微○正義曰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爲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間音閑障之尚反

〔疏〕凡四至十國○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間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按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間田也若封人附

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間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建立至地也○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若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雜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雖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大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外箇百里之方是備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按鄭注大司徒云侯

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爲班○朌音班賦也）

【疏】天子至間田○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按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咸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朌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所以不朌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間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間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間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間田少畿內每須朌賜故間田多依周禮間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甸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注詩殷至謀焉○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按周禮三公一雖無正職猶列於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遙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減古斬反關盛衰並讀如字）

【疏】凡九至不與○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此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注春秋至而聞○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荅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按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按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揔爲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違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荅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不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荅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棊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按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若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按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

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許慎謹按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五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共音恭）

〔疏〕天子至爲御○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內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注謂此至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按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帥色類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詩照反）

〔疏〕千里至二伯○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屬連至曰牧○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旣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荅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入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旣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爲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禮至主之○正義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甸大薦反）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蒼改反當丁浪反又如字）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蠻莫還反）

〔疏〕千里至曰流○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稅○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按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稅○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注謂九至里流○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疏〕天子至元士○正義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注此夏至數也○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選息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illegible]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

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監古暫反監於古銜反卷末同）

〔疏〕天子使其至三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

〔疏〕天子至祿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揔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冠古亂反）

〔疏〕外諸侯嗣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皆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袞古本反復扶又反冕音勉）

〔疏〕制三至五命○正義曰此一緫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袞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袞故云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袞是禮之正經故云其通則曰袞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為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皋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袞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袞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按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按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者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為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畫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牡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皋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按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為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斝黃必為虎蜼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亨飪粉米取其絜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己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袞冕而下則袞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書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袞冕不為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為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袞之衣五章鷩衣毳衣者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為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袞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袞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袞冕玄服華故祭先王以絺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為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為素裳素知韎是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按射人聯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王卒食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爵弁者如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為裏但不知用布緇耳當應以繒為之以其前後

旒用繅故也按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繅爲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爲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衮冕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降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襢衣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按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練冠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上以皮弁爲朝服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禪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爲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按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矣是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疏〕大國至一命○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注不著至一命○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揔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行下孟反）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任而鴆反）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與如字又音預）

〔疏〕凡官至祿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注辨謂至辨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後爵之○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畜許六反涂音徒本又作塗屏必政反去羌呂反賙音周餼許既反有宅王肅注尚書如字鄭音知嫁反懲艾也下同劓魚氣反刖五刮反又音月囿音又髡五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積子智反）

〔疏〕爵人至生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亦謂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衆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惟其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輕重所去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注役賦至守積○正義曰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者解經亦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三居謂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戮文按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云劓者使守關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人道絕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一朝直遙反數色角反又所具反）○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守手又反本又作狩後巡守皆同省色景反）

〔疏〕諸侯至一朝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注小聘至來朝○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按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

叔暑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為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為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按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總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閒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視注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按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為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閒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駮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閒聘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揔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〇注五年至巡守〇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〇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〇岱音代）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〇柴仕佳反依字作祡）覲諸侯。（覲見也〇覲見如字舊賢遍反）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〇大音泰後大學大祖大子大樂正大史皆同）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〇賈音嫁注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惡烏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〇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〇絀丑律反退也昭常遥反凡言昭穆放此）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樂音岳）〇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討誅也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〇嶽音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也）

【疏】歲二至用特〇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各依文解之〇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厤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〇注岱宗東嶽〇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為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〇注柴祭天告至也〇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〇覲諸侯〇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別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覲禮云為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

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爲說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至好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至正之○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按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注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山川至以爵○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注不順至昭穆○正義曰按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變禮至君討○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注律法也○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纔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旃之等是也五月至用特○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岳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爲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從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注假至至一牛○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大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適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赦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大平祥瑞揔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太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節

王者至五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南面之君五者（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者作等盧文弨挍本云按下者字亦當作等而考文不著）

故不自在其數（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自誤目）

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惠棟挍宋本作云醮此本云醮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以爵）

公者爲言平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者作之）

天子之田方千里節

附庸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者上有城字非也困學紀聞云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

唯天子畿內不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畿內下有千里二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無千里二字）

天子至附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舉正者言之耳（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正誤止衛氏集說作舉正者言之爾）

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考文引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國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封之非）

故轉相半別優劣（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轉相半三字模糊衛氏集說半下有以字）

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如作知是也）

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閩監本同毛本改作變之誤子考文引宋板作之質）

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衛氏集說亦作減七十下有里字○按史漢多假咸爲減）

須使民利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使作便）

若然夏家文應五篇（閩監毛本篇作等是也）

制農田百畝節

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田誤日墽誤墽收誤候釋文出肥墝云本又作墽考文引古本作墝）

制農至卿祿（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宰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正作止衛氏集說同）

是有九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是下有則字）

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惠棟挍宋本作準此本準字闕閩監毛本準作制非衛氏集說亦作準據上有經字）

司徒上地家十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十作七是也浦鏜挍云七誤十齊召南云司徒上脫小字上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乃小字之訛也）

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閩監毛本作再此本再誤至）

八鳩當一井（閩監毛本同浦鏜挍當上補而字）

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數作藪是也）

賦法積四十五（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五下有井字）

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監毛本同閩本鍾作鐘惠棟挍宋本同下同）

故載師有官田（閩監毛本作載此本載字闕）

次國之上卿節（惠棟挍云次國節其有中士節宋本合爲一節）

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

（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覜作頫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覜聘疏倣此○按爾雅覜視也覜訓視故從見）

其爵位同（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爵位作位爵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爵異固在上耳（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正義亦作固毛本誤故）

使卿絺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又）

其有中士下士者節

正義曰中士者（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定在朝會（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定字衞氏集說同）

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閩監毛本其作是）

是文以大國爲主（閩監毛本作主此本主誤王衞氏集說是作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節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後凡三十字放此）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二十合作廿後凡二十字放此）

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十二字下又重十字○按正義云當十於十二小卿也是正義本十字當重又云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今各本脫一十字反同於正義所譏之俗本大謬也）

不得障管（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章管云本亦作障正義引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

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九作六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禮記考證云案盈上四等之數謂溱上公侯伯子四等數也上既云方五百里者四四百里者六三百里者十一二百里者二十五綜四六十一二十五計之共應四十六并小國一百六十四是爲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非四十九明矣諸本六作九非）

凡四至十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言十於六卿五字衞氏集說同）

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閩監毛本作本此本本字闕）

若不得取其財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民衞氏集說同）

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閩本同監毛本王作玉是也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無之字）

則五箇千里之方（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方下有外字衞氏集說同）

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九下衍外字）

伯於三百里之上（閩監毛本有里字此本里字脫考文引宋板同）

以其尊極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宋本無也字）

天子之縣內節

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其宋監本岳本同案依正義作其）

天子至閒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惟有九十三國者（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土地旣減（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

亦入之王府（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王作玉考文引宋板同）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惠棟按宋本作畺衞氏集說同此本畺誤量閩監毛本同）

凡九州節（閩本此節疏十九二十兩頁上下截互易蓋板斷後聯之者誤也）

不與不在數中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數誤數）

春秋傳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曰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方千里者二十五（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

凡九至不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數（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畿作數衞氏集說作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

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閩監毛本作七衞氏集說同此本七字漶滅）

與會稽別也（閩監毛本作會稽此本會稽二字漶滅）

按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惠棟按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數鄭注三字漶滅閩監毛本作數注在脫鄭字衍在字）

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閩監毛本同浦鏜依書疏改更作各）

封國七有奇（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七有奇三字漶滅）

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之國（此本二爲子三字漶滅）

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惠棟按宋本亦作二閩監毛本二作三）

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方字澤字非也）

帝德寬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廣作遠）

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畿作城）

與周要服相當（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要當作蠻）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閩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藩是也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藩作蕃）

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而字衍）

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八又此本二字誤重）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節

天子至爲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四面相距則二百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五衞氏集說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千里至二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鄭荅志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當鄭志荅某云之誤盧文弨云合字衍）

大公爲王官伯（惠棟按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三閩監毛本作五亦非）

而立五侯九伯（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立作云盧文弨云立字非）

其寔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寔作實）

千里之內曰甸節

服治田出穀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服誤使衞氏集說作甸謂服治田出穀稅甸謂二字衞氏以意增成之耳考文云古本服上有甸字稅下有者也二字足利本作甸服能治田出穀稅者皆非正義云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可見當時本不一而正義則定從定本也疏中標起止亦無甸字可證）

千里至曰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服治至穀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服治田出穀稅）

經云千里之外曰采（閩監毛本云作文非也考文引宋板亦作云）

注謂九至里流（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日流盧文弨云宋本此段標日流二字乃是釋經文非釋注也）

天子三公節

天子至元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明堂殷官二百（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二誤三衞氏集說亦作二堂下有位字）

或舉殷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大國三卿節（此本經次國上小國上皆有○嘉靖本同非也閩監毛本去○是○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歲二月止爲第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如今詔書除吏矣（惠棟挍宋本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矣上衍是字）

大國至七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也作耳）

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五下有人字是也考文引宋板上作人山井鼎云或作上或作人俱脫一字當作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按此考文與惠挍不同）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節

天子使其至三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七字）

天子之縣內諸侯節

不得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位作世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按正義云不得繼世之事則作世是也）

天子至祿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外諸侯節

外諸侯嗣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制三公一命衮節

制三至五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覲禮皆作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又作及是也衞氏集說同）

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皇作望）

土記位南方（閩監本同毛本記作託按玉海集鄭易注作土無正位託于南方是亦作託字）

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蜼誤彝）

藻者取其絜清有文（閩監毛本絜作潔俗絜字下絜白同）

黻謂兩已相背（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爲誤謂已當亞誤）

皆希以爲繡（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希作絺衞氏集說同按周禮注作希釋文云本又作絺○按依說文當作黹）

希之衣一章（監本同衞氏集說亦作希是也閩毛本希作絺）

絺衣一章（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裳法地章數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章上有故字衞氏集說同）

絺冕之衣獨繡者（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山井鼎云此疏中希冕之希正嘉二本共作絺宋板或作絺又作希參差不同今不復一一記之但從糸者近是按山井鼎說非也此本疏中凡引經注成文作希者皆仍作希其非引經注成文則皆作絺宋本當同此例閩本一槩改從絺監毛本又一槩改從希皆未知孔氏之意也）

其元端則二尺二寸（閩監毛本同浦鏜挍則下補袂字）

絺冕五旒（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舉首爲重故也（惠棟挍宋本有首字此本首字脫閩監毛本同）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監毛本同閩本希作絺）

公之衮冕章數與王同（惠棟挍宋本有章字此本章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孤則絺冕（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下無孤之國卿絺冕以此言之卿絺冕絺冕三旒孤絺冕而下並同）

故聘禮云主國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王非）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韋下有弁字與周禮弁師合）

繅玉皆三采（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繅作藻）

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繅三就（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命上有三字考文記宋板命上復有二字亦與惠挍小異○按二卽三字之誤檢周禮注自得也）

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是也（閩監毛本矣改弁惠棟挍宋本矣上有弁字是）

大國之卿節

與下大夫一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闕考文云古本一作壹）

大國至一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凡官民材節

凡官至祿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爵人於朝節

與衆弃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

士遇之塗（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之涂云本又作塗正義本作塗○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亦弗故生也（石經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亦閩監毛本亦誤示衞氏集說同按正義云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正疏經文亦字義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亦）

困乏又無賙餘也（閩本惠棟挍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又誤及）

爵人至生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合所之適處而居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之適作適之）

解經亦弗故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誤示）

謂桎一梏二拲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三盧文弨云按梏二拲二與桎一是五種從宋本是）

以人道絕也（惠棟校宋本作人此本人字殘闕閩監毛本人作夫非）

諸侯之於天子也節

諸侯至一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四年又徧（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又作乃）

按鄭注尚書曰方諸侯（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四是也）

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間下聘字）

守者收也爲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牧誤收○按浦鏜是也作牧字與通典及初學記所引合又孫志祖云李善注東都賦引禮記逸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亦作牧之一證）

道德大平（閩監毛本大作太下大煩大疏同）

謙慤重民之至也（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禮器疏挍謙改謹）

歲二月節

舉猶祭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祭誤宗）

歲二至用特（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惠棟按宋本作桷此本桷誤桶閩監毛本改桶作誦亦非也山井鼎云白虎通作桷恐桷字誤風俗通作角盧文弨攷從桷云桷與角同浦鏜攷作捔）

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閩監毛本山誤三惠棟按宋本亦作山衞氏集說作而後望祀山川）

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下云字）

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主作注是也）

則亦王先見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王作王亦衞氏集說同）

鍾鼓之樂（閩監毛本鍾作鐘衞氏集說作鼓鍾之樂）

宗庿是內神（閩監毛本庿作廟衞氏集說同下宗庿可以表明爵等大事于大庿同）

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閩監本同相作湘毛本亦作湘山誤云）

今在廬江潛縣西（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潛改灊按爾雅釋山郭注作灊）

自魏武帝以來（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魏字誤徙衡之祀於霍自漢武帝始也尚書疏作漢字是）

管子又云封禪者（惠棟按宋本作子此本子誤中閩監毛本因作仲非也）

鄭因巡守連言封禪耳（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作守）

孝經緯云（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緯誤諱考文云宋板云字闕）

昔古封禪七十二家（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昔作自）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終（惠棟按宋本標禮記正義卷第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禮記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類音類造七報反下及注同）疏（天子至乎禰○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以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與如字朝直遙反）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柷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按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勑亮反秬音巨黑黍也）疏（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事謂征伐○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揔名也若時會[illegible]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注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注將謂至節樂○正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鼗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illegible]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一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illegible]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illegible]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云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illegible]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illegible]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illegible]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輙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辟音壁注同頖音泮）疏（天子至頖宮○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illegible]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illegible]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illegible]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illegible]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illegible]）

學養庶老於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注辟明至教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注云土廱水之外圓如壁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禡馬伯反又音百注同爲于僞反下爲盡物同禱丁老反）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或爲國○訊本又作誶音信注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殺同）〔疏〕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禡師至亦亡○正義曰按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謂之禡者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受命至馘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釋菜至獻馘○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

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頖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爲盡物也○合如字徐音閤揜音掩本又作掩）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綏依注音緌耳佳反下注同）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獵力輒反驅王于反又上遇反）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麛本又作麑音迷同卵力管反胎吐來反殀天上於表反下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短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不覆巢。（覆敗也○覆芳服反注同）〔疏〕天子至覆巢○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注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故穀梁傳淵聖御名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

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皆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至掩羣○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注綏當至弊之○正義曰綏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緌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小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緌小綏者也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注佐車驅逆之車○正義曰按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亡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揔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撓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獺祭至火田○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罦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罻羅者按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罻羅揔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捴取林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注昆明也○正義曰按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麛至殀夭○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夭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麑夭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麑夭夭與麑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下音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繂之畜勑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仂。（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仂音勒又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紼音弗躐力輒反輴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浩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日人一反下同）【疏】（冢宰至以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爲○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而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注筭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哀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塟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至饒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厤運有常按律厤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厤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期居宜反）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爲于僞反注又爲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疏】（天子至不祭○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注尊者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卑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塟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聞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塟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於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客說爲近禮鄭駮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塟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塟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塟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塟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駮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塟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塟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塟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塟義知不相會塟從左氏義鄭氏無駮與許同其諸侯夫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塟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塟

文襄霸士弔大夫會塟叔弓如宋塟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塟其夫人薨君又會塟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塟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塟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塟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塟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塟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塟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塟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塟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塟故鄭云士弔大夫會塟禮之正○庶人至貳○庶人之喪賤無碑綍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遠將塟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綍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塟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塟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塟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塟先遠日辟不懷吾不汲汲塟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塟之以禮以雨而塟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駮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塟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塟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塟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塟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注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塟前祭謂塟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塟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塟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塟相對皆祭與喪塟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經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祧他彫反契息列反）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適丁歷反）○

【疏】天子至於寢○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此周至而已○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夫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大祖至此君○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注大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知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注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摠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礿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礿夏祭曰下云夏薦）

（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霤力救反）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疏〕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揔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注視視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篕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爲五等諸侯。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鯀古本反能乃登反一本又作熊音雄）

〔疏〕天子至後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按爾雅鱉三足能先師或以爲黃熊義或然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犆音特祫音洽）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朝直遙反）諸侯礿犆。（互明犆礿文○互音戶又戶故反）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下戶嫁反）嘗祫。烝祫。

〔疏〕天子至烝祫。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唯犆爲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注天子至一禘。正義曰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用以爲常者按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云先小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之祫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illegible]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illegible]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閼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荅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按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既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遷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

大祭也謂此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侯至不礿○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有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爲始故也○注虞夏至祭時○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諸侯至烝祫○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礿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人一反）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稻音盜卵力管反）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繭字又作璽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于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

〔疏〕天子至食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韭○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淵聖御名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淵聖御名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禍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降殺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問荅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穀之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且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注新物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注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注故謂祭饗○正義曰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疏〕注祭以至爲羞○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燕伊見反藉在亦反稅式贅反借子夜反）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廛直遵反邸丁禮反）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側八反又音截）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麓山足也○麓音鹿）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圭音珪）

〔疏〕古者至無征○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過○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按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

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田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者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注周禮至譏也○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過爲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注麓山足○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足也按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注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絜也言德行絜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疏】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家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袁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肩云草所生曰萊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肩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處昌慮反）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任而鴆反築音竹）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食壯音嗣只如字下側狀反）【疏】司空至之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必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注觀寒至萊沛○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肩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

也○注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壯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齊才細反緩戶管反）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同臭尺救反）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揔名）衣服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旃裘上之然反下音求絺初宜反綌去逆反）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僢昌戀反）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嗜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鞮丁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厕之間）【疏】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

別則有六大揔惟二剛輕速揔是急也柔重遲揔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皐陶行有九德是也○注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揔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揔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彫題交趾者彫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彫刻其額非惟彫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鄉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史六白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彫文至爲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注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咸行緘反樂音岳又音洛）〔疏〕（凡居至興學）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從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注疏卷十二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王制

天子將出節

類乎上帝（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類作禷）

天子至乎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先應反主祖廟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反下有行字考文引宋板反上有行字案惠棟挍不誤）

類者於其正禮而爲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於作依齊召南云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是宜爲祭名也（閩監本同毛本名誤義衛氏集說亦作是宜爲祭名）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節

天子至天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一節誤天子）

朱中鼻寸（閩監毛本作朱此本朱誤未）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三作二字按作二與考工記注不合）

天子命之教節

天子曰辟廱（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作辟雍考文引古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俱作廱）

天子至頖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遠郊上公五十里（閩監毛本作上此本上誤止）

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閩監毛本四改西衛氏集說同）

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惠棟挍宋本土上有築字衛氏集說同雝作廱閩監毛本土誤王無築字雝作廱）

是政教治理之事（閩監毛本作政此本政誤故）

王在靈沼（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在字重誤也）

天子將出征節

定兵謀也（閩監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反）

以訊馘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訊作誶釋文出以誶云本又作誶音信誶同案作誶始與誶字形相涉而訛）

天子至馘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天云（惠棟挍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夫閩監毛本同）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于作乎是也）

亦比類正禮而爲之（閩監毛本作比此本比誤此）

春入學舍采合舞（閩本亦作采與周禮大胥合此本采誤來監毛本作菜衛氏集說同）

天子諸侯無事節

諸侯不掩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不揜云本又作掩考文引古本亦作揜）

下謂弊之（閩監毛本作弊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弊作幣）

天子至覆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閩本同惟故字作按考文作故監本毛本作穀梁桓四年衛氏集說同下同）

次殺射髀髂（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髂作骼衛氏集說同○按穀梁注作髂髂字見埤蒼說文作骼从骨各聲乃髂之本字）

射左髀達於右髃（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云髃詩傳作髃釋文云餘繞反號謂水廉也○有說詳公羊桓四年挍勘記）

當以注爲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上有此字）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所作强○按周禮注作所賈景伯疏同）

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皆得圍三字模糊）

下謂弊之者（閩監毛本作弊此本弊誤幣下則弊之同）

注云以旗者（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小）

注佐車駈逆之車（閩監毛本駈作驅下同）

時名不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名作各是也）

按說文曰昆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昆作蚰）

冢宰制國用節

用地小大（閩本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小大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視年之豐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耗作秏宋監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同○按作秏是也秏者之無之謂）

當有九年之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畜云後皆同）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

民無食菜之飢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飢作饑）

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惠棟挍宋本無上以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下以改侑衛氏集說同）

冢宰至以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物作均）

三分而當年所用（閩監毛本而作爲衛氏集說同）

大略有閏月十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三作二是也衛氏集說同）

故惟有九年之蓄是（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作也衛氏集說同）

捎其數（閩監毛本數作藪衛氏集說同○按作藪與考工記同）

指其繩體則謂之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指誤組續通解作指其成體其成字亦誤也）

則宗廟四時常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常誤當衛氏集說亦作常）

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五字皆作三是也）

其災歲兩个（閩監本个作箇毛本作個下同）

天子七日而殯節

喪不貳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車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事）

天子至不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許作皆）

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閩監本同毛本今誤會於誤爲考文引宋板作今）

皆數往月往日（惠棟挍宋本作往監本作死非）

及大夫之踰月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及當是乃）

易下邳傳其容說（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傳其作傳甘閩本其字闕盧文弨云傳其當作侍其覆姓也宋板作甘更誤）

我先君簡公在楚（閩監毛本作先此本先誤死）

庶人至貳事（閩監毛本有事字此本事字脫）

不須顯異（閩監毛本作不此本不誤本）

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餘作除）

知縣封當爲縣窆者（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作窆此本窆誤穿）

吾不汲汲葬其親（閩監毛本吾作言是也）

不可行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上有兩字）

則在廟未發之時（閩監毛本作廟衞氏集說同此本廟字闕）

是周禮冢人文（毛本作冢閩監本冢作塚此本冢誤處）

上貳是副二之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二作貳）

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際吉誤告）

卒哭成事祔（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祔作附下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同）

喪祭尙爾（監毛本作尙衞氏集說同此本尙作向閩本同）

是一時之言（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言作事）

天子七廟節

天子至於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文字）

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七作九與禮器合）

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監毛本作傳此本傳誤庸閩本傳字闕盧文弨云傳當作經）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

天子至地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閩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命）

是禘爲殷祭（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祭誤制）

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下有云字續通解同）

以韵句也（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以韻衞氏集說同閩本韵字闕）

是晉人祭河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七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天子諸侯祭因國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凡居民量地節止爲第十八卷卷首）

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昔夏后氏郊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鯀作鮌釋文同○按廣韻云禹父鮌尙書本作鯀段玉裁云鯀乃鮌之譌字）

晉侯夢黃熊入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熊作能閩本熊字闕釋文出黃能云本又作熊○按段玉裁云凡左傳國語中黃能字後人皆改爲黃熊非也）

天子至後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鮌（監毛本鮌作鯀閩本鮌字模糊按五經文字鯀或作鮌是鯀鮌本一字此注字既作鮌故疏用注文亦作鮌其非用注文則作鯀故疏中惟此一字作鮌諸本不違此自凡疏中皆改作鯀并注中之鮌亦改從鯀失其意矣）

但不知名杞以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與衞氏集說同）

饍三足能（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能字同而能上又有爲字閩監本能誤熊無爲字是也）

天子犆礿節

天子至烝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禘一犆一祫（閩監毛本作祫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祫誤洽）

故云祫禘祫嘗祫烝（閩監毛本作嘗衞氏集說同此本嘗誤禘）

丁卯大事于大廟（閩監毛本作大廟此本誤天廟）

皇氏之說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說下有非字衞氏集說同）

云魯禮三年喪畢（閩毛本同監本畢誤畢）

以此相推兄可知（閩監毛本作況此本況作兄○按段玉裁云古矧兄比兄字皆用兄後乃用況字又其後改作况非也）

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惠棟挍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圍閩監毛本同）

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惠棟挍宋本作姜此本姜誤公閩監本同毛本哀姜作閔公尤誤）

三年之喪則既穎（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穎誤頴）

故王肅論引賈逵說（閩監毛本作逵此本逵誤逵）

審遞昭穆（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遞作諦）

皆升合於其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其作大）

南方諸侯春礿祭竟（閩監毛本作春此本春誤有）

欲見先時祭（惠棟挍宋本作欲此本欲字模糊閩監毛本欲作此）

法不作禘（惠棟挍宋本作禘此本作禘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重禘按重字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節（惠棟挍云天子節庶羞節宋本合爲一節）

所謂羔豚而祭（閩監毛本作豚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豚字闕）

四之日其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早作蚤）

稻以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庶人無故不食珍（閩監毛本作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珍誤殄）

故謂祭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饗作享）

天子至食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既祭三字）

故禮記明堂位云（惠棟挍宋本作位此本位誤泣閩監毛本攺泣爲注亦非）

譏其用七月（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譏作議）

非鄭云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義是也）

按春秋桓八年（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淵聖御名閩本同下桓十四年同）

汜閣答曰（惠棟挍宋本作汜此本汜誤記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閣作闇浦鏜從月令疏挍亦攺記作汜○按浦鏜是也通典引亦作汜閣）

公有司私臣皆殽脀（閩監毛本作殽此本殽誤殺）

故知謂祭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祭下有享字）

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閩監本同毛本賓作實考文引宋板作賓）

庶羞不踰牲節

庶羞不踰牲（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踰誤用考文引宋板作踰）

酏食糝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酏誤馳考文引宋板馳作配與惠挍不同此考文之誤也）

古者公田節

古者至無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並非周法（惠棟挍宋本作並衞氏集說同此本並誤若閩監毛本同）

或兼虞夏以言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無作殷衞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以字）

關竟上門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竟作境衞氏集說同）

此夏殷法（閩監毛本作殷衞氏集說同此本殷誤於）

猶須譏禁（閩監毛本作猶此本猶誤酒）

獺祭魚（閩監毛本作獺此本獺誤秘）

圭絜白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絜作潔衛氏集說同下同）

故注云周官之士田（閩監毛本官作禮）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閩監毛本作美此本美字模糊）

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計誤井考文引宋板井作圭非也）

又鄭注匠人云（惠棟按宋本作鄭注此本鄭注誤葬匠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案鄭注匠人云）

稅夫無公田（惠棟按宋本作夫衛氏集說同此本夫字殘闕閩本同監毛本夫作去誤）

制公田不稅夫（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制誤惟衛氏集說同）

以春秋宣十五年云（閩監毛本作宣衛氏集說同此本宣誤享）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惠棟按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畺作疆衛氏集說同）

廛邑居里矣（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居里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宋本周禮注亦作邑居里）

又司馬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司馬下當脫法字）

通爲匹馬（惠棟按宋本作匹此本匹誤四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以此田上中下（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此誤世）

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惠棟按宋本作畿衛氏集說同此本畿誤郊閩監毛本同）

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外作內）

九夫之田而稅一（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九誤大）

邦國亦異外內耳（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國亦誤卬齊）

大貉小貉（閩監本如此此本二貉字模糊毛本誤大輅小輅）

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夫誤家共誤其）

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閩監毛本作夫此本夫誤大）

若爲周制耳（監毛本作周此本周誤你閩本此字闕考文引宋板周作作）

注麓山足（閩監毛本足下有也字）

水鍾曰澤（惠棟按宋本作鍾與周禮大司徒注合衛氏集說同此本鍾作鐘閩監毛本同）

林麓川澤之異也（惠棟按宋本作川衛氏集說同此本川誤山閩監毛本同）

是征謂稅也（惠棟按宋本作征此本征誤正閩監毛本同）

般政寬厚（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辱）

用民之力節

年歲雖豐（閩監毛本作豐此本豐誤豊下同）

田里不粥節

田里至不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空執度度地節

沮謂萊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沛也是釋文本沛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司空至之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并作井）

言沮地（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沮地誤祖也）

堪造邑井（惠棟按宋本作造此本造誤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用力難重（閩監毛本作難此本難誤雖）

按遺人云（閩監毛本作遺此本遺誤貴）

凡國野之道（惠棟按宋本作野衛氏集說同此本野誤則閩監毛本野誤家）

老者食少（閩監毛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之）

老給壯糧（惠棟按宋本作糧此本糧誤者閩監毛本同）

凡居民財節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濕作溼○按依說文當作溼漢隸多以濕爲燥溼字）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藝作埶宋監本同）

謂其情性緩急（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情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謂旃裘與絺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惠棟按宋本旃作氈宋監本同）

○按氈正字旃假借字

卧則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僢上有同字正義云正本直云卧則僢足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衣羽毛（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羽毛二字倒）

凡居至曰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中字誤移入下行此下六行行末一字遞移至七行水性則信則誤經而止閩監毛本不誤）

各須順其性氣材藝（閩監毛本作藝衛氏集說同此本藝作埶）

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惠棟按宋本作從此本從誤後閩監毛本後改自）

雖不火食（閩監毛本作雖此本雖誤如）

非惟彫額（閩監本同毛本額誤刻考文引宋本作額）

衣羽毛穴居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毛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

林木又少（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本誤本）

依東夷傳九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據後漢書九種下補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按一曰元菟句盧文弨依爾雅疏增作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共增二十二字）

三曰高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驪作麗）

一曰天笁（閩本同監毛本笁作竺是也衛氏集說同）

二曰咳首（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首作者）

四曰跛踵（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跛作跂衛氏集說同）

八曰旁春（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旁作章盧文弨云章亦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

戎者兇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戎）

二曰戎央（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央作夷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戎夷紺珠作戎夫皇疏作依貊爾雅疏作戎夷）

四曰單于（段玉裁按本單作箄）

正本直云（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正疑定字誤）

卧則僢無同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僢下有足字）

是依其事類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凡居民量地節

凡居至興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終（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八終記云凡十五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絀勑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帥音率循音巡敖本又作傲同五報反很胡懇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朝直遥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覬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爲于僞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録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選宣戀反下皆同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給音急役本又作繇音遥）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樂音岳長丁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夏戶嫁反注及下注夏官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適丁歷反下注同造才早反徐七到反○）

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棄人○去丘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屏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偪也偪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禄也）

【疏】司徒至進士。○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遂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摠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入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摠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摠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注帥循至司徒○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厲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注耆老至養老○正義曰摠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按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注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注郊鄉至郊學○正義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官之右或在公官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注遠郊至之學○正義曰按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摠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注遠方至録也○正義曰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畔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録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齒猶録也○注移名至藝者○正義曰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録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

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注可使至大學○正義曰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按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注不征至成士○正義曰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按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網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注樂正至大學○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注春夏至相成○正義曰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尊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注皆以至諸侯正義曰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大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注皆以長幼受學○正義曰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注此所至上也○正義曰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注習禮皆於大學也○正義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

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注棘當至大遠○正義曰僰之言偪者按漢書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偪者以與寄交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偪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者按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大樂至進士○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其論如字舊力困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任而金反下注同）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衣於旣反卒子忽反）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技其綺反本或作伎後同贏本又作嬴力果反肱古弘反擐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揎字林云揎揎臂也先全反脛胡定反見賢遍反）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亦賤）〔疏〕司馬至士齒○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旣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注以不任大夫也○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

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有發至車甲○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教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注有發至發卒○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凡執至士齒○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旣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言技謂此七者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正義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訊刺七智反殺也斷丁亂反下制斷斷計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氾本又作汎芳劒反比必利反）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秦所置○平彼命反）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棘紀力反要於妙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又音宥）凡作刑罰。輕無赦。（雖輕不赦爲人易犯○易以豉反）

（反後易犯同。）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析思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蠱音古）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鷸伊必反徐音述弁皮變反般百間反）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日入一反）此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璋之羊反）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中丁仲反下皆同幅方服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貧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夏戶嫁反下春夏同）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鱉蜃。○蜃常忍反雉化爲之）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竟音境苛音何又呼河反本亦作呵）

疏　司寇至異言。○正義曰此一節揔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從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注一曰至萬民○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注簡誠至爲罪○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注制斷至爲倫○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諺經即爲即就之義按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華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凡聽至成之○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至制刑○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麗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於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聽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注正所至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令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違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注周禮至位焉○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是因之狀辯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皐門內庫門之外○注王使至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按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注一宥至遺忘○正義曰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執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合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刑者至心焉○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云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鍔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注左道至俗禁○正義曰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illegible]若巫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illegible]也初江充曾犯大子後王將老欲立太[illegible]遂謀大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大子宮中[illegible]觀大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illegible]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illegible]相劉屈殪將兵伐大子大子急鼠於湖[illegible]大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關老人訟[illegible]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illegible]云皿蟲爲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illegible]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illegible]辟鷸邑是也○注淫聲至機窆○正義[illegible]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illegible]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illegible]也云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按傳二十[illegible]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illegible]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illegible]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illegible]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揔謂般也○行[illegible]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illegible]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illegible]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illegible]衆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illegible]是也○注皆謂至者也○正義曰習僞[illegible]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假於[illegible]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illegible]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illegible]

假文○注今時至違制○正義曰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注尊物至賣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注凡以至多少○正義曰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當爲二則帛廣三尺四寸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杅之屬即飲食器也○注不示至貧也○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注周禮至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注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注同策書側八反○）〔疏〕大史至諱惡○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注諱先王名○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齊側皆反本亦齊下皆同○）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會古外反注同）冢宰齊戒受質○（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勞力報反）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疏〕天子至國用○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

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揔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揔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揔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從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揔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歲終至爲也○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注司會至計要○正義曰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揔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薄書揔要成就○注大樂至會也○正義曰按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注百官此三官之屬○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按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字徐以上反下同○）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疏〕凡養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揔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

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享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享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享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飫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享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享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illegible]饗也[illegible]語云[illegible]使臣[illegible]人職[illegible]孤子[illegible]其酒[illegible]不飲[illegible]行人[illegible]是燕[illegible]燦處[illegible]廟燕[illegible]無飯[illegible]堂行[illegible]燕禮[illegible]若燕[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此燕[illegible]其有[illegible]是老[illegible]當用[illegible]陽者[illegible]陰陰[illegible]養陰[illegible]是形[illegible]禘有[illegible]在春[illegible]言冬[illegible]夏不[illegible]舞秋[illegible]樂有[illegible]也去[illegible]食先[illegible]享一[illegible]孫爲[illegible]十養[illegible]中也[illegible]達於[illegible]盧王[illegible]養庶[illegible]

明矣○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瞽音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粻涉良反離力智反觀古亂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煖乃管反下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從才用反又如字。）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與音預下及注同）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

【疏】八十至爲喪○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五十至可也○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粻者粻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至后制○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旣衰老故逆辨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尙賖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辨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辨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至有秩○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注大夫至則退○正義曰按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注每月致膳○正義曰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注力稍至不孤○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按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注賢者命爲大夫○正義曰經文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糾居黝反徐居酉反絿音求又音蚪）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翌音皇本又作皇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纁許云反牟亡侯反追丁雷反）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於人事○養如字又以尚反）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期音基）

【疏】有虞至從政○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皆學至如之○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尙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注皇冕至朝也○正義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按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皐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

（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尙白用縞衣夏既尙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尙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綃亦名爲素此縞衣謂白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借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以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注云周弁殷哻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哻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徙至從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廩兵品反）〔疏〕（少而至常餼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尙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彼我反躄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疏〕（瘖聾至食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

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尙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鍾蘧除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中三塗遠別也○別彼別反下文并注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行如字一音戶剛反下鴈行同）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并必性反本又作併提音啼挈本亦作挈苦結反）〔疏〕（輕任并重任分○正義曰父齒者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也）〔疏〕（大夫祭器不假○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億於力反）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疏〕（方一至億畝○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注億今十萬○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并鄭義○注萬億今萬萬也○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藉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送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秖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

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雍於用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斷音短）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去羌呂反率音律又音想）〔疏〕（自恒至億畝○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此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古者至二分○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此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云錯亂不可用也○注按禮至五里○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揔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

（畝二十五步亦摠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摠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摠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摠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疏】（方▲千▲至▲閒▲田▲○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疏】（天▲子▲至▲十▲六○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湊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摠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摠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摠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閒田音閑下同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也）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辟音避○）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冠古亂反○）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長丁丈反斛洪谷反福芳服反狹戶甲反○）【疏】（諸▲侯▲至數制○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至▲之▲卿▲○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

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注給齊至用潘○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愼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駮當從許說○注謂縣至賢也○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衞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衞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摠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摠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摠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禮記注疏卷十三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王制

司徒脩六禮節

司徒脩六禮（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鄉誤卿）

使轉徙其居（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轉誤專惠棟挍宋本居作序轉字同通典）

（五十三引亦作轉徙其序居）

移居於司徒也（閩監毛本作名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名誤居）

不給其繇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傜役云本又作繇正義作繇○按依說文當作傜从人䍃聲隸變而爲傜或假而爲繇作徭者俗字）

棘當爲僰（惠棟按宋本有爲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爲字脫閩監毛本同）

夏官卿掌邦政者（惠棟按宋本作主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主誤王閩監毛本作掌衞氏集說同案上注司空云冬官卿掌邦事者司徒云地官卿掌邦教者下注司寇云秋官卿掌刑者與此文法正同此亦當以作掌邦政者爲是）

司徒至進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以恩惠遂及之（閩本同監毛本遂作逮衞氏集說作謂以恩意逮及之）

尊上賢人（閩監毛本作賢衞氏集說同此本賢誤貴）

簡去不肖（監毛本作去衞氏集說同此本去誤法閩本同）

皆司徒統領（閩監本作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領誤須毛本誤理）

夫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閩監毛本作領此本領誤須惠棟按宋本夫作大是）

（也衞氏集說同）

致仕則書傳略說云（監毛本作傳衞氏集說同此本傳誤德閩本同）

就黨學上齒（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上齒作習鄉毛本亦作習鄉就誤卽）

各在一處（監毛本作各此本各誤名閩本同）

則不得同日也（閩監毛本作日此本日誤曰）

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惠棟按宋本作鄉此本鄉誤射閩監毛本同）

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同毛本上射誤弟）

不別立黨學（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別誤必）

旣二百里爲野（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亦作二毛本二誤一）

鄙師主正齒位以否（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以作與）

遠方至錄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但居夷狄之內畔（惠棟按宋本作畔此本畔字闕閩本畔作也監毛本作地衞氏集說同）

曰俊士之人（惠棟按宋本作俊士此本俊下士字闕閩監本作俊選非毛本俊選作選俊尤非）

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五衞氏集說同）

餘子十五入小學（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五誤三衞氏集說同）

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衞氏集說監毛本供誤俱）

舉其大綱（補各本綱作網案作網誤）

教胄子者（閩監毛本作胄此本胄誤胃下胄子胄長同）

春釋采合舞（閩監毛本采作菜衞氏集說同○按作采與周禮合）

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閩監毛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遂作逐浦鏜挍云逐誤遂）

皆以四術造焉（閩監毛本作焉此本焉誤馬）

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胥皆誤有相）

故以爲偪迫於夷狄也（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迫字闕監毛本迫作寄非）

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三本闕帝王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十三字）

漢地旣然則古亦應爾（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古作周閩監毛本然則古亦四字闕）

大樂至進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至進二字倒）

卽知但入仕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但作凡是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

司馬至士齒（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論語注云（閩監本同毛本注誤語考文引宋板作注）

有發至發卒（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執技之事凡有三條（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事誤士條字殘闕）

司寇正刑明辟節

左九棘（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九誤右）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卜誤不）

今時持喪葬築蓋（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持誤特築誤葬今訂正）

而辭不可習（惠棟按宋本作明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明誤習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譏呵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苛察云本亦作呵）

司寇至異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斷其罪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人衞氏集說作謂斷人罪過）

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閩監毛本作革此本革誤華）

閔子性孝（惠棟按宋本作孝此本孝誤善閩監毛本同蓋涉上孔子蓋善之也善字而譌）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於）

又列獄成之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列作以衞氏集說同）

大司寇得正之告（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王）

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惠棟按宋本作聽衞氏集說同此本聽誤一閩監毛本一改以亦非）

如今劾矣（惠棟按宋本亦作矣與周禮鄉士注合閩監毛本矣誤奏）

卽是囚之狀辯爲要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狀作伏辯下有錄字衞氏集說錄字亦有狀字同）

槐之言懷也（閩監毛本作槐此本槐誤棩）

故知司寇及正在焉（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王）

則王令三公會其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令誤命）

左道至俗禁（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右貴左賤（閩監毛本作貴此本貴誤賢）

初江充曾犯大子（閩監毛本作子此本子誤人）

後王將老欲立六子（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後王將作見上年）

湖關老人（閩監本同毛本湖作壺盧文弨云壺字是）

故思子望子歸來（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當作築思子宫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宫字耳）

鄭子臧好聚鷸冠（監毛本作鄭此本鄭誤辨閩本此字闕）

○行僞至衆殺○（閩本如此此本下○脫監本下○有上○脫毛本作下行僞至衆殺上改二○作下上字大誤）

學非而博者（閩監毛本作博此本博誤傳下而又廣博辨博而澤同）

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惠棟按宋本作所衞氏集說同此本所誤於閩監毛本同）

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本二尺字皆作咫是也）

不得羣聚耳（閩監本同毛本耳誤者衞氏集說不上有但字耳字同）

大史典禮節

簡記策書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策書作札書）

大史至諱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齊戒受諫（閩監毛本作戒此本戒誤成）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侯誤矦必誤甲）

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祖父誤禮籍）

紂以甲子日死（閩監毛本作紂此本紂誤純）

此惡亦兼餘事（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兼字闕監毛本兼誤謂）

天子齊戒受諫節（惠棟按云天子齊戒受諫戒字起至疏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是字此宋本闕）

質平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平上有猶字衛氏集說同）

質王受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質作贊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宋監本亦作贊）

天子至國用（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會捴主羣官治要（閩毛本作主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監本同）

若以周法言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周法當作夏法）

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惠棟按宋本作夏傳衛氏集說同此本夏傳誤曲禮閩監毛本同）

特自質於天子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九終記云凡十九頁）

凡養老節（惠棟按宋本自此至諸侯之下士節止為第二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凡養至諸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虞夏殷周（閩監毛本作周衛氏集說同此本周誤同）

徹烝於俎行一獻之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於改折）

以虞氏帝道宏大（按以乃有字之誤）

享大牢以禮食之（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享作饗按此本此疏享饗二字前後錯出閩監毛本則通作饗）

體薦則房烝（閩監毛本作房衛氏集說同此本房誤戾）

其禮亦有飰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飰作飯衛氏集說同）

故春人云（監毛本作春衛氏集說同此本春誤春閩本春字闕）

禮亦有飯食及酒者（惠棟按宋本作飯衛氏集說同此本飯誤飲閩監毛本同）

親戚宴饗則有餚烝（監本作餚此本餚誤饌閩本同毛本作殽衛氏集說同）

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惠棟按宋本作與衛氏集說同此本與誤而閩監毛本同）

六十者宜養於小學（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八十拜君命節

遊謂出入止觀（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同釋文亦作止觀監毛本止誤上）

九十日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揖君作君揖案正義云君出揖之是君揖老者非老者揖君也朱子云注揖君當作君揖是南宋人所見本已誤倒也）

八十至為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惠棟按宋本作至衛氏集說同此本至誤拜閩監毛本同）

雜記卿大夫士（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炳）

節制在家自養之法（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自作食衛氏集說同閩本自字闕）

故逆辨之也（閩監毛本辨作辦下可辨須辨同）

故歲制（閩監毛本作歲此本歲誤戚）

漸老彌切也（惠棟按宋本作漸此本漸誤斬閩監毛本漸作轉）

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閩監毛本作城此本城誤故）

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及誤又衛氏集說及作如）

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惠棟按宋本作役衛氏集說同此本役誤徒閩監毛本同）

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惠棟按宋本作詩此本詩誤說閩監毛本同）

經文云五十而爵（惠棟按宋本作文此本文誤在閩監毛本文作直）

則喪服小功章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作故）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節

虞庠在國之西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讀書脞錄續編云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為四郊之虞庠無疑又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按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即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正義既說西為西方成就又云或偏在四郊亦兩存其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本亦作皇釋文出𦏺云音皇本又作皇）

縞衣而養老（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縞誤鎬石經縞字闕）

皇冕屬也（閩監毛本作皇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皇誤元）

其冠則牟追（閩監毛本作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牟誤弁釋文出則牟追）

將徙於諸侯（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徙誤徒）

有虞至從政（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四代養老之處（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四誤三考文引宋板作四）

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毛本作當此本誤堂正德本同閩本當字闕監本當誤○衛氏集說無當字）

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引此二字闕監本誤作○注毛本改作王制二字亦非）

貴取物成（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誤有衛氏集說同）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閩本同考文引宋本同監毛本謝作榭災作火衛氏集說同鄉射注作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案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子王霸篇臺謝甚高楊倞注云謝與榭同左氏穀梁宣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釋文皆云榭本作謝）

以臯陶謨謂之虞夏書（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之字同閩毛本之字闕監本之誤○）

周人燕用元衣（惠棟按宋本作用衛氏集說同此本用誤月閩監毛本用誤服）

其冠未聞（惠棟按宋本作共冠衛氏集說同此本其冠誤質衣閩監毛本同）

以為與夏周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惠棟按宋本無周字同下有冠字續通解同）

追猶堆也（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堆誤推閩本堆字漶滅）

新甿之治皆聽之（惠棟按宋本作甿衛氏集說同此本甿誤而閩監毛本同）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節

少而至常餼（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崔杍生成及彊而寡（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彊作疆）

瘖聾節（惠棟按云瘖聾節道路節宋本分朋友不相踰以上合瘖聾節為一節）

瘖聾至食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戚施植鎛（惠棟按宋本作植毛本植作直此本植誤權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亦作植○按作直與國語合）

蘧除蒙璆（毛本同閩監本蘧除作籧篨衛氏集說同下蘧篨放此案國語晉語籧篨字從艸補音從竹）

盧戟柄也（毛本作戟衞氏集說同此本戟誤戰閩監本同○按韋昭國語注柄作柲）

矇瞍循聲（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循作修○按作修與國語合韋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

官師所不材（閩監毛本作材衞氏集說同此本材誤林）

宜於掌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通解同盧文弨按掌改裔下置於掌土同○按盧文弨是也晉語作以實裔土注云裔荒裔）

設文不具（閩監本作具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具誤其毛本同衞氏集說作說文不具）

道路節（惠棟按云輕任并以下宋本合下節君子耆老二句爲一節）

道中三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中作有宋監本同岳本作道有三塗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兄之齒鴈行（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斑白者不提挈（石經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有者字此本斑作班者字脫閩監毛本斑字同者字亦脫釋文出提契云本亦作挈）

雜色曰斑（閩監本作斑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斑作班毛本同）

輕任并重任分（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父齒老也（監本作老衞氏集說同此本老誤者閩毛本同）

君子耆老節

徒猶空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空誤黨）

大夫祭器不假節（陳澔集說移此一節在上文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下）

大夫祭器不假（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方一里者節

方一至億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閩監本作大小衞氏集說同此本大小誤大大毛本誤大夫惠棟按宋本作小大）

經籍錯亂（閩監本作籍衞氏集說同此本籍誤藉毛本同）

字相交涉（閩監毛本作涉衞氏集說同此本涉誤步）

鄭未注之前（閩監本作未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未誤朱）

自恒山至於南河節

山陵林麓（閩監毛本作陵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陵誤陽）

自恒至億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九州方三千里（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三誤一考文云宋板作三）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節

周尺之數（閩監毛本作尺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尺誤又）

古者至二分（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五十二作二十五）

七十一步有餘（惠棟按宋本作有衞氏集說同此本有誤者閩監毛本同）

經文錯亂（閩監毛本作文衞氏集說同此本文誤云）

鎮圭尺有二寸（閩監毛本作圭此本圭誤吉）

乃是六十四寸（閩監毛本作乃此本乃誤刀）

則今步皆少於古步（閩監毛本作少此本少誤步）

是今步別剩寸六寸（閩監毛本上寸作十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十六寸作六十寸）

外剩十六寸而計之（惠棟按宋本作外衞氏集說同此本外誤小閩監毛本同）

計古之一畝之田（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今田誤王）

是今田每一畝之上（閩監毛本作田此本田誤日下則方百畝之田同）

從北嚮南（閩監毛本作北衞氏集說同此本北誤此）

相併爲五千步（惠棟按宋本作併衞氏集說同此本併誤伊閩監毛本同）

方千里者節

方千里者（閩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方字闕）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閩監毛本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石經三十作卅）

方千至間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千里之方（閩監毛本作千衞氏集說同此本千誤十）

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立字闕監毛本立誤○）

剩十里方有二十（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下十誤一衞氏集說作剩十里之方二十）

則其餘方百里者十（閩監毛本作十衞氏集說同此本十誤一）

天子之縣內節

天子至十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供字闕又誤之閩監毛本之字同供誤爲衞氏集說同）

王子弟采邑（閩監毛本作采衞氏集說同此本采誤木）

諸侯之下士節（惠棟按云諸侯之下士節宋本分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以上爲一節六禮以下宋本另爲一節）

卿食二百八十八人（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下八誤人下入政同）

方伯爲朝天子（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朝誤明釋文作爲朝考文引宋板亦作朝）

給齊戒自潔清之用（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潔作絜岳本同釋文同宋監本同）

鄉鄉飲酒（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監毛本脫一鄉字）

諸侯至數制（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閩監毛本作上衞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

前文下大夫倍上士（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文作云衞氏集說同）

君食二千至之卿○（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作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

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君上衍故字緣此本及宋板君上有空闕誤補也）

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裘誤袭熊作能）

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惠棟按宋本作者衞氏集說同此本者誤賢閩監毛本同）

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惠棟按宋本作爵此本爵誤豹閩本同監毛本爵作錫衞氏集說同）

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惠棟按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守誤行采作秩閩監毛本同）

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祿下有者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終（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終記云凡十九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三百三十九字注五千一百六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四百三十字注五千一百五十八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四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月令第六（○陸曰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按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帝德施惠春秋不興兵旣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是鄭以月令不韋所作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旣賛釋其文不得略言其大趣按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極者未見其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道與大易自然虛無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取強名曰道強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爲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爲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爲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爲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旣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爲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蕃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以渾天爲說按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旣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按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圜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摠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厤乖遠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按漢書律厤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日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十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厤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按律厤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厤志不更煩說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顛也說文云天顛也劉熙釋名云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又云地諸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元命包云日之爲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則缺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共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旣無正文可馮今皆略而不録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昬參中。旦尾中。

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昬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參所林反中如字徐丁仲反後放此長丁丈反諏足俱反又足侯反本又作娵同訾子斯反爲人子僞反

疏

孟春至尾中○正義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按三統厤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厤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昬

參中者按三統厤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入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厤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厤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厤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以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厤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注孟長至民事○正義曰禮緯謂庶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謂之庶長按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強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大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不細與厤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按律厤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茆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已盛於巳則巳已也又云蕚布於午則午蕚也又云昧薆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閡於亥則亥該也律厤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者揫也物揫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按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

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其日甲乙。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軋乙入反孚音敷

疏　其日甲乙○正義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注乙之至功也○正義曰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爲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并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爲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甲季春爲乙今三春總云甲乙者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厤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改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爲日名不以乙爲月名故云君統臣功日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爲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大皞上音太後文及注大蔟大史大寢大室大徵大廟大祝大尉大宰皆同皞亦作昊胡老反大皞宓戲也句芒古侯反下音亡句芒木正也少皞之子曰重爲之後句芒皆放此宓戲音密又音服戲又作虧亦作犧又作義同許宜反重直龍反

疏　其帝至句芒○正義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酸羶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按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注此蒼至木官○正義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著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

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厤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廚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宓戲氏者宓字誤也當虍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按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若然按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所以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爲北正重既顓頊時爲南正按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帝繫顓頊高辛各有人爲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厤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按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其蟲鱗。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其音角。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疏　其音角○正義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注謂樂至過羽○正義曰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厤志云五聲之本生黃鐘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厤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厤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illegible]

數最少故爲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所營作故甲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按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

律中大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律中丁仲反後放此凡如此之例十二月文注皆可以類求之蔟七豆反奏也應應對之應下皆放此長直亮反又如字後皆放此律空下徐音孔）其數八。（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屬焉○羶失然反）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脾婢支反藏才浪反後放此直丈吏反又如字下宿直同後放此奧烏報反腎時忍反）

疏 律中大蔟 正義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揔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其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大蔟夾鍾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鐘名曰大蔟之鐘是大蔟之鐘元生於大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厤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律厤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宜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揔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按律厤志云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穜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十二月大蔟蔟湊也言陽氣大湊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鍾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仲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仲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厤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注律候至出滯○正義曰按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按律厤志量者籥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籥而五量如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按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按周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按彼注云大蔟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注數者至成數○正義曰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按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揔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按律厤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厤志又云地數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按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之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注木之至屬焉○正義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注春陽至之儀○正義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詰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祭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

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愼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揔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揔在宮內故宮正法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盦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祀官祭盦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與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人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問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鴈皆爲候

【疏】東風至鴈來○正義曰此記不正一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逼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注夏小至爲候○正義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啟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厤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厤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厤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接三統厤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
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按通卦驗及今厤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與律厤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按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按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个古賀反後放此鸞力官反路本又作輅載音戴後放此旂巨機反後放此衣青於既反後放此下注衣甲保猶衣同器本又作器同冬夏此卷內可以意求之璜音黃畜許六反貫古亂反朝直遐反下文注同卷本又作衮古本反玄端音冕

【疏】天子至以達○正義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注皆所至皆殊○正義曰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夾遠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庾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弁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按韓詩外傳云

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蠙珠以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按尚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王之不極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王極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者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性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按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所云非周法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

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卷內放此○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還音旋後放此

【疏】是月至於朝正義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飾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惟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終惟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略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

（之交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至埋齒論習舞修祭毋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毋覆巢及掩骼埋齒中間小異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大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月就文可知○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令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注大史至謁告也○正義曰按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按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爲請是謁爲告也○立春至於朝○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廣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予也○注迎春至門外○正義曰按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曍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曍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燿鈎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相息亮反注同下善相并注放此施如字又始豉反休許收許蚪二反美也○）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毋音無本亦作無下同當丁浪反○）【疏】（命相至不當○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相謂至兆民○正義曰按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注遂猶至其人○正義曰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之事過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注音儷呂計反偶也貸吐得反徐音二馮音憑相息亮反又如字伺音司又息嗣反○）【疏】（乃命至爲常○正義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右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按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算厤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注典六至度數○正義曰六典者則太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與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離讀爲儷偶之儷者讀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儷禮有儷皮儷是偶故云按讀如儷偶之儷云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者鄭注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厤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與宿偶常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其審察伺候不得息慢不覺天之變異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耒力對反字林云耕曲木垂所作力佳反又力水反耜音似措七故反置也介音界注同藉在亦反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推出崔反又吐回反下同推謂伐也乘繩證反爲于僞反下爲仲春爲傷爲死氣皆同）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勞力報反注同）【疏】（是月至勞酒○正義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謂以至之帝○正義曰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二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迎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按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揔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乃擇元辰至九推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故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注元辰至之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載耒器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藉所以爲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其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按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按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按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注既耕至路寢○正義曰按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按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上時掌反注土上同萌莫耕反蒸音證又之丞反冒莫報反覆也橛求月反）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

（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疆居良反注皆同徑術古定反注同術依注音遂畯音俊分扶問反嵎音愚）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相視也。阪險上音反又蒲版反下許檢反道音導）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說所以命國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飭音勑率所類反謂田正）

〔疏〕天氣至不惑。正義曰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各依文解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遍物地又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汜閤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謫譎撓撓亦無取焉。注此陽至急發。正義曰經云天氣下降注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氣從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下者按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篇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漢書注汜（音汎）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橛者謂置橛以候土土長冒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王命至徑術。於是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注田謂至嵎夷。正義曰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按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者證命田畯舍東郊之事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田事至不惑。作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其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注準直至均田。正義曰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乃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牝頻忍反妊而林而鴆二反）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爲傷萌幼之類。覆芳服反孩戶哀反胎吐來反夭烏老反麛音迷卵力管反）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掩骼埋胔。（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骼江百反胔才賜反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胔亦作骴胔扶矩反）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毋變天之道。（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易剛柔之宜）毋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

〔疏〕是月至用牝。正義曰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此月不用牝故注爲傷妊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止至之紀。正義曰此一節論時氣之事各依文解之。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毋覆至毋卵。此一節論禮法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夭鳥之巢則覆之故硩蔟氏云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爲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麛夭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注云爲傷萌幼之類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注爲客至可也。正義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合與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爲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毋變至之紀。天有陰陽之道路恐人政變故云毋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按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爲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生日促[illegible]蚤音早[illegible]）有恐。（以火訛相驚恐丘勇反）行秋令。則其民大疫。[illegible]（始殺。疫音役）猋風暴雨總至。（正月宿直尾箕箕[illegible]逆也回風爲猋。[illegible]徐芳遙反本又作飄宿音秀好呼報反）藜莠蓬蒿並興。（生氣[illegible]藜[illegible]音酉）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illegible]（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潦音老摯音至蔡云傷抗種章勇反蔡云宿麥）

〔疏〕孟[illegible]正[illegible]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illegible]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illegible]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先[illegible]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illegible]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illegible]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illegible]人亦先後不逮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illegible]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illegible]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illegible]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畧於文可以意得灾第[illegible]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惟[illegible]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燥氣早來蟲螟爲[illegible]氣並爲天灾如此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惟二才[illegible]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illegible]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illegible]失氣來爲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illegible]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illegible]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illegible]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illegible]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illegible]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illegible]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illegible]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注巳之至爲乾也[illegible]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illegible]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illegible]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illegible]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illegible]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illegible]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illegible]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illegible]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鄭之所注例亦不同[illegible]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即此風雨不時一句之下云[illegible]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illegible]水寒氣揔至注酉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illegible]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illegible]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其當[illegible]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illegible]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注火[illegible]正義曰以巳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illegible]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注[illegible]乘之七月始殺。正義曰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illegible]人多大疫。注正月至爲猋。正義曰按鄭注洪[illegible]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illegible]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illegible]

西方尙妣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猋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按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迴轉也故云迴風爲猋○注生氣亂惡物茂○正義曰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物乘之故惡物茂○注首種謂稷○正義曰按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禮記注疏卷十四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四（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月令第六（案此本卷首標題如第一卷首標題之失移鄭氏注三字在前又脫去禮記二字十五卷至十九卷盡然石經月令以御刪定升爲卷第一刪去禮記鄭氏注五字而別標李林甫等銜名與序不可爲典要也）

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閩監毛本記作紀衞氏集說同）

以禮家好事抄合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禮家二字倒衞氏集說亦作禮家）

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士誤所衞氏集說同）

十月爲授朔（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授誤受）

皆爲氣形之始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始誤氣）

楊雄桓譚（閩監本同毛本楊作揚○按當作楊从木不从扌）

天如彈丸圓圜（閩監毛本作圓衞氏集說同此本圓誤圜）

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閩監本同毛本爲誤圖惠棟挍宋本回作迴衞氏集說同）

秋冬放此可知（閩監毛本作放此本放誤故）

日體在角星之西（閩監毛本作星此本星誤犀）

此皆厤乖違（閩監毛本作違此本違誤逵）

鄭無指解（閩監毛本作指衞氏集說同此本指誤植）

故具言之耳（惠棟挍宋本作具衞氏集說同此本具誤其閩監毛本同）

正月假上八萬里（閩監毛本作月衞氏集說同此本月誤日）

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惠棟挍宋本作九此本九作五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委曲俱見者靈耀注（惠棟挍宋本作見衞氏集說同此本見誤其閩本同監毛本見作具）

自五日至八日（閩監毛本作自此本自誤日）

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惠棟挍宋本作三衞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

今四百九十九分（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上九字誤女）

初危十六度（惠棟挍宋本有度字衞氏集說同此本度字脫閩監毛本同）

終於張十六度（惠棟挍宋本有於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

天顯也（惠棟挍宋本有天字此本天字闕閩監毛本同）

星精陽之榮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陽精字誤倒案爾雅疏亦作陽精）

或後人更有增是（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爾雅疏挍是改足）

孟春之月節

日月會於諏訾（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諏作娵釋文出於陬云本又作娵案正義皆作娵）

孟春至尾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有一月之內（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有作在）

前星以過於午（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已衞氏集說同）

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晚誤暗）

禮緯爲庶長稱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爲當作謂下亦爲之庶長同）

月不可分（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月作日）

合兩牛而成一日（閩監毛本作一衞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二）

則是每辰有三十度（惠棟挍宋本作三衞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

斗謂北斗（閩監毛本作北此本北誤此）

昧僾於未（閩本同監毛本僾作曖惠棟挍宋本僾作薆按漢書作薆）

其日甲乙節

君統臣功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曰君統臣功也者又曰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是正義本從俗本也）

其日甲乙（惠棟挍宋本無此四字）

云月爲之佐者（惠棟挍宋本作爲之衞氏集說同此本爲之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則應孟春爲甲（惠棟挍宋本有爲字此本爲字脫閩監毛本同）

今三春總云甲乙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三字殘鈌毛本三字闕）

義俱通也（閩監毛本作俱此本俱誤其）

其帝大皥節

其帝大皥（衞氏集說同石經皥作暭岳本同閩監毛本作皞嘉靖本同注疏放此）

此蒼精之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蒼作倉）

自古以來（閩監毛本作自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自誤官）

其帝至句芒（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然後列昆蟲之別（惠棟挍宋本作別衞氏集說同此本別誤列閩監毛本同）

音聲可以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音作均彰作章衞氏集說章字同）

木德之君（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木誤不）

大皥言帝（閩監毛本作帝此本帝誤宿）

句芒有主木之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主作生衞氏集說同案上云句芒者主木之官此作主字不誤）

故天下號曰庖犧氏（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夫）

又帝王世紀云（惠棟挍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主閩監毛本同）

或作密戲氏者（惠棟挍宋本作密此本密誤宓閩監毛本同）

當亾下著必（惠棟挍宋本作亾此本亾誤山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該爲蓐收（閩監毛本作蓐衞氏集說同此本蓐誤犂）

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下作子是也）

雖以地爲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地上有其字）

其蟲鱗節（惠棟挍云其蟲節宋本分本句爲一節其音角另爲一節）

春氣和則角聲調（閩監毛本作調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調誤謂）

其音角（惠棟挍宋本無此三字）

生於黃鍾律之九寸爲宮（惠棟挍宋本有於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毛本同監本鍾作鐘）

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監毛本作弦衞氏集說同閩本作絃此本弦誤管）

物成熟可章度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熟作孰浦鏜云漢志作孰古熟字○按曹憲云玉篇始有熟字）

所以黃鍾在子（閩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下黃鍾含藏陽氣同）

律中大蔟節

林鍾之所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疏中鍾字放此）

木之臭味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臭味二字倒衞氏集說同）

奠于主北（閩監毛本作北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北誤比嘉靖本同）

略如祭宗廟之儀（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如誤于宋監本祭作）

律中大蔟（惠棟挍宋本無此四字）

必在於其此者（閩監毛本並同衞氏集說無其字）

以聽鳳凰之鳴（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鳳作皇○按皇凰正俗字）

姑洗洗之言絜也（閩監毛本作姑此本姑誤沽下洗物姑絜旅助姑洗上生姑洗姑洗又下生姑洗長七寸皆同）

著於其中（閩監毛本作著此本著作箸非也）

位在午○（按在當作於與上下文同上文位在於丑在字亦誤衍）

使長大茂盛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茂作楙按漢志作楙）

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鍾初九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爲下有之字）

其實一籥（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籥作龠衞氏集說同○按作龠是也从竹者非管龠字）

土生者三分益一（監毛本有上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上字脫閩本同）

量者籥合升斗斛（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監毛本籥作龠下黃鍾之籥同）

而五量如之（閩監毛本如作加按漢志作而五量嘉矣）

戶閉塗豐必周密（閩監毛本作閉此本閉誤閑浦鏜挍豐改釁是也）

以木爲按（閩監毛本按作案是也下一按同）

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地（惠棟挍宋本作地此本地作取屬下讀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閩監毛本作月此本月誤日）

所以二十五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五下誤空）

所以木味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酸下有者字衞氏集說同）

焦之氣味（閩監本同毛本焦作火考文引宋板亦作焦衞氏集說同）

在口則辛（閩監毛本作口此本口誤日）

作謹誥者爾（惠棟挍宋本誥作告閩監毛本誥作誥○按作告與祭法注合）

所以春位當胛者（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春位作立春非）

牲立南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立誤位衞氏集說同）

今文尚書歐陽說（閩監本同毛本歐誤毆按惠棟云歐陽之說本諸內經）

許愼按月令（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按上有謹字）

雖廟室廟門有別（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從續通解挍廟室下補廟堂二字）

故宮正注云（惠棟挍宋本作注衞氏集說同此本注誤法閩監毛本同）

則是祀官（閩監毛本祀作祝衞氏集說同）

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閩監毛本作於衞氏集說同此本於誤度）

中間設主祭黍祭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祭肉下增祭醴二字盧文弨挍云祭醴按注當有）

東風解凍節

魚上冰（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本冰作氷注疏放此）

記時候凡有五句（惠棟挍宋本作凡此本凡誤大閩監毛本同）

正月啓蟄即驚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蟄下又有啓字）

穀雨爲三月中（閩監毛本作三此本三誤二）

言雪散爲雨水也（閩監毛本作水此本水誤東）

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潛字同無既字閩監毛本潛誤衞）

謂之寒露（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露下有者字）

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惠棟挍宋本毛本衞氏集說並同閩監本四誤二下四十八箭同）

氣間五日有餘（閩監毛本作日此本日誤尺）

條風即東風也（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條風誤也凋）

月初雨水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水誤於）

鴻字皆爲候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終記云凡二十頁）

天子居青陽左个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仲春行秋令節止爲第二十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駕倉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倉作蒼下倉玉同）

其器疏以達（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其噐云本又作器同案玉篇引作其器疏以達）

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閩監毛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鸞誤故飾誤節）

凡所服玉（閩監毛本作玉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玉誤王）

及所珮者之衡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閩監毛本珮作佩衞氏集說同案此本正義亦皆作佩○按佩正字珮俗作字）

天子龍袞以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龍卷云本又作袞○按作卷與玉藻合）

與此皆殊（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與誤於）

天子至以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建旌旗（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旌誤族衞氏集說旗作旂）

則知聽朔皆堂（閩監毛本作聽衞氏集說同此本聽誤褎）

佩玉上有葱衡（閩監毛本作上衞氏集說同此本上誤正）

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璜誤衡衞氏集說同）

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牙誤无繩誤縄）

稷五穀之長屬土（閩監毛本作稷此本稷誤禝）

王之不極則有馬禍（閩本同監毛本王作皇衞氏集說同下屬王極同）

冬食黍與彘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冬誤多彘誤遍）

明月令所云（惠棟挍宋本作所此本所誤故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以立春節

天子乃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齊作齋釋文出乃齊云本亦作齋卷內放此案正義亦作齋）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作天子親率公卿案石經此類皆經刪改非原刻如此後月令中如此類不出）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反作乃釋文出還乃陳澔集說本脫諸侯二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案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四時皆作還乃也後漢書郎顗傳章懷注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唐初本如此九經古義云呂覽反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

祭倉帝靈威仰（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毛本倉作蒼衞氏集說同案此本正義亦作蒼）

是月至於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至立春之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時作節）

中間小異（閩監本同毛本小誤水考文引宋板作小）

周法四時迎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四作五盧文弨挍云通考祀五帝篇引）

（此亦作五）

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分下有日字）

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雨下有節字衛氏集說同案此句下申云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但申時不申節是此句中無節字也）

則靈威仰之盛德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盛誤靈衛氏集說亦作盛）

命相布德和令節

毋有不當（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毋作無釋文出毋有云本亦作無○按石經作無是據釋文亦作之本也）

命相至不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乃命大史節

乃命至爲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右行（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右誤左盧文弨挍云逆下行字當誤衍）

若其推步不明算厤失所（惠棟挍宋本作筭衛氏集說同此本算誤等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節

大微之帝也（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衛氏集說同）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依正義本作御之是也呂覽于參作參于）

躬耕帝藉（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藉誤籍釋文出帝藉云在亦反石經字亦作藉注放此）

蓋郊後吉辰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辰作亥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岳本禮記考證云吉亥猶詩云吉日維戊疏以陰陽式注亥爲天故耕用亥日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其明證也本改作吉辰反失其義）

耒耜之上曲也（閩毛本同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蜀大字本耜作耕是也監本誤作耜之上曲也）

是月至勞酒（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含樞紐（惠棟挍宋本作紐衛氏集說同此本紐誤紀閩監毛本同）

皆是主參乘（閩監本同毛本主誤王衛氏集說亦作主無是字）

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監毛本作王衛氏集說同此本王誤三閩本同）

是月也天氣下降節

土長冒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氣上云時掌反注土上同是釋文本作土上正義本作土長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長作上同釋文本也）

審端經術（閩監毛本經作徑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經術云古定反注同呂覽亦作經此本注疏俱作經）

相視也（惠棟挍宋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之閩監毛本同）

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惠棟挍宋本作田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田誤國閩監毛本同）

天氣至不惑（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而劉洽氾閣皇侃之徒（閩監毛本作洽此本洽誤佮案氾當作汜惟監本不誤）

以陽氣從五月下降（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陽下誤衍一○閩監毛本○改之亦非）

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鄭所引農書五字當衍文勝之上當脫氾字○按浦鏜是也）

漢書注氾音汎（監毛本如此此本音汎細書作氾嗜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

成帝時爲侍郎（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侍改議○按浦鏜是也作侍與漢書注不合）

謂置橛以候土（監毛本作土此本土誤上閩本同）

可拔而去之（閩監毛本作去此本去誤云）

命遣田畯官舍於郊之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官上有之字是也）

審正田之徑路（閩監毛本作審此本審誤容）

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閩監毛本作田此本誤肉）

膠東庸生所傳者（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傳誤復）

欲明其政理田事（惠棟挍宋本作理此本理誤謂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命樂正節（惠棟挍云是月節宋本分禁止伐木以下另爲一節○案此本禁止伐木上有○是月也不可以稱兵上有○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去二○）

乃脩祭典（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石經同）

歲始省録也（惠棟挍宋本有也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也作之）

盛德所在（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盛作威盧文弨挍云威字非）

掩骼埋胔（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釋文出埋胔云胔本亦作骴洪頤煊云按說文云鳥獸殘骨曰骴從骨此聲明堂月令曰掩骼埋骴周禮蜡氏注引此亦作骴呂氏春秋作髊高誘注云髊讀如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髊骴古同聲通用○按胔髊皆骴字之或體釋文云本亦作骴是正字說詳段玉裁說文注）

謂死氣逆生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謂作爲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稱兵必天殃（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必下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呂覽同）

主人則可（閩監毛本作主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至）

是月至用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天地宗廟（惠棟挍宋本作若此本若誤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若）

禁止至之紀（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疏當分屬禁止五字例不標）

若國家隨時所須（監毛本作家衛氏集說同此本家誤寧閩本同）

巢若其天鳥之巢則覆之（閩監毛本作若此本若誤居）

天爲生而已出者（惠棟挍宋本作出衛氏集說同此本出誤生閩監毛本同）

故曾語云（閩監毛本作語此本語誤桓）

故云無變天之道（閩監毛本作云此本云誤四）

春爲仁（閩監毛本作春此本春誤者）

孟春行夏令節

則雨水不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案呂覽雨水作風雨此正義前既云雨水不時後又云此風雨不時者亦岐出）

四月於消息爲乾（閩監毛本作消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消誤時）

孟春至不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並爲天灾（惠棟挍宋本作灾閩監毛本灾作災此本灾誤炎）

巳之至爲乾也（閩本同監毛本無也字與注合）

寅爲天漢之津（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津誤律閩本同監本天津誤大律）

正月至爲娵（閩監毛本娵作娵是也下娵風謂之娵爲娵皆同）

尙妃之所好故好雨也（惠棟挍宋本作妃此本妃誤妻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又監本故字漶滅）

惡物乘之（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乘誤成）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月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昬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奎苦圭反弧音胡降戶江反）

疏 仲春至星中○正義曰按三統厤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昬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昬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按元嘉厤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昬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昬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昬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昬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昬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昬旦之中也○注日月至之辰○正義曰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婁也婁斂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昬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昬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昬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昬不盡二刻半為明昬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昬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昬弧中按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星則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按仲夏昬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按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按仲秋之月昬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夾古洽反一音頰隙去逆反）

疏 注夾鍾至之細○正義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云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者周語注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倉庚並如字本或加鳥非驪力知反搏音博）

疏 始雨至為鳩○正義曰此一經記候○注皆記至月節○正義曰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故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按通卦驗云倉庚為正月中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按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釋鳥又云鵹黃楚雀某氏云鵹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云鳩搏穀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為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厤志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少詩召反）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省所景反注同徐所幸反囹音零圄魚呂反圄今之獄去羌呂反桎音質今之械也梏古毒反今之杻也掠音亮考捶械戶戒反暴步卜反捶之蘂反○）

疏 是月至獄訟○正義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自玄鳥至之日至高禖之前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故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正權概論日夜既分雷聲將發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脩理門闔無為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陽養物至開冰釋菜習舞入學習樂摠是助陽鼓動其物故更云是月自祀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各依文解之○注社后至用甲○正義曰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按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注囹圄至治人○正義曰云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者蔡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者按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為在手梏與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illegible]前足施梏也云肆謂死刑暴尸者肆陳也[illegible]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illegible]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illegible]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禖音梅始豉反孚乳上如字一音芳付反下而樹[illegible]春同娀簡鳳中反簡狄有戎氏女契息列[illegible]）

疏 [illegible]正義曰知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者[illegible]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而生契[illegible]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娀者簡[illegible]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簡狄故也云天命玄[illegible]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illegible]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故也[illegible]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illegible]高禖又生氏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illegible]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illegible]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illegible]者鄭志焦喬荅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illegible]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illegible]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為媒官嘉祥祀[illegible]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illegible]謂之郊禖至高辛之時既簡狄配之異後[illegible]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illegible]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illegible]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為帝嚳之子是[illegible]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illegible]後世之妃此立為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illegible]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illegible]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illegible]者按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illegible]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按世本及譙周古[illegible]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illegible]今從示旁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

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祠周禮[illegible]有世婦有女御獨云[illegible]）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illegible]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illegible]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illegible]天材○韣大木反弓衣娠音身一音震[illegible]）

[illegible]正義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illegible]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illegible]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注天子[illegible]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揔論幸御則羣[illegible]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illegible]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禖下其子必[illegible]

（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又記時候發猶出也。○電大練反）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先悉薦反奮方問反鐸大各反）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度量上音杜下音亮注同甬音勇權概古代反稱尺證反下同錘丈僞反又丈爲反）【疏】（日夜至始出○正義曰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注主戒至動靜○正義曰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動靜者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褻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注因晝至斛者○正義曰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衡石五者摠蒙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皆漢書律厤志文按志文云黑秬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五度審矣又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寸其實一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加矣志又云黃鍾之管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爲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連文律厤志十斗爲斛故知甬則斛也云槩平斗斛者今之猶然）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闔戶臘反閒音閑）○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大事兵役之屬）【疏】（注用木至曰寢○正義曰按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蓽門故以爲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无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漉音鹿竭也陂池彼宜反尚書傳云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畜勑六反）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鮮依注音獻覿大歷反冱戶故反朝直遙反秬音巨與音預祭寒本或作祭司寒按左氏傳無司字○）【疏】（注鮮當至受冰正義曰鮮當爲獻者按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而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者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按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爲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冱寒者杜預注冱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者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按左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摠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按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長丁丈反）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爲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中丁音仲本亦作仲爲于僞反下注同）【疏】（注命習舞至入學○正義曰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在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脩鞀鞞爲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按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蒸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蒸亦有禮樂也此飲蒸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向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采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注爲季至八音○正義曰此習者爲季春合樂預習之故鄭云然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爲仲春習舞爲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采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久不須與習故知爲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音）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王帛而已○）【疏】（祀不至皮幣○正義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禖是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好呼報反）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爲邊兵○）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大音泰）民多相掠。（陰姦衆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午之氣乘之也○煖乃緩反又音暄）蟲螟爲

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螟亡丁反又爾雅云食苗心螟。○【疏】其國至來征。○正義曰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揔至則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也。○注畢又爲邊兵。○正義曰按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陽氣至相掠。○正義曰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爲害。○正義曰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爲害地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胃音謂少詩召反【疏】季春至牛中。○正義曰按三統厤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三度中按元嘉厤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牛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二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厤志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按律厤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洗素典反【疏】注姑洗至納賓。○正義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二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揔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揔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周語曰至納賓證姑洗之義云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者按國語注云是月之物脩絜故用之宗廟致神納賓。）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皆記時候也。鴽母無螮蝀謂之虹萍蓱也其大者曰蘋。○鴽音如母無也蔡云鶉鴾之屬虹音紅又音絳螮蝀也見賢遍反蓱步丁反水上浮萍也母無上音牟又如字螮本又作蝃丁計反亦作蝃同蝀本亦作東同丁孔反萍蓱音平蘋毗人反【疏】注皆記至曰蘋。○正義曰鴽母無爾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鶉也李巡云鴽鴾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鴾也青州呼鴾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云螮蝀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云萍蓱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蓱也江東謂之薸舍人云蓱一名萍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鼠化爲鴽鴽還化爲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按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皥之屬。○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塵爲于僞反下文乃爲注爲鳥同。○）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覆芳服反下及注同）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鮪于軌反）乃爲麥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疏】是月至先帝。○正義曰從此以下至爲麥祈實論薦衣告帝薦鮪於寢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禮聘賢者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時雨將降道達溝瀆又禁斷罝羅畢翳以助時生乳之事事別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養蠶之事事別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爲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更云是月自擇吉日至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也以其月末爲之故變云是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騰馬至以畢春氣論牛馬犧牲含育之事并磔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難事既輕不可別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揔異於上故更云是月也。○注爲將至之屬。○正義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皥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大皥之屬春時惟祭大皥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皥故何胤云揔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皥祭在明堂故也。○薦鮪於寢廟。○正義曰按爾雅釋魚云鮥鯡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時可宜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泄息列反句古侯反。○）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廩力甚反。）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疏】不可以內。○正義曰以物遂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也。○發倉至乏絕。○正義曰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勉諸至賢者。○正義曰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上時掌反下注以上同行下孟反隄丁兮反防音房道音導障之亮反又音章便婢面反）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翳爲弋。○罝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餧於僞反罟音古弋羊職反【疏】注廣平至有路。○正義曰廣平曰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野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爲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揔結之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揔名與彼別也。○毋出九門。○正義曰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罝罘羅網畢翳之器及餧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郊之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注獸罟至爲弋。○正義曰按爾雅云兔罟謂之罝郭景純云罝猶遮也是罝爲獸罟知罘亦獸罟者按釋器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罘兔罟也是獸罟曰罝罘也此罘與畢一也鳥罟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之按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皐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菀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罝罼網畢弋與此經不同。○）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柘之夜反。○）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戴音帶注同本亦作載戴勝鳥名紝女今反）具曲植籧筐。（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植直吏反籧筐居呂反亦作筥下丘狂反方曰筐圓曰筥槌直追反又直類反又大僞反）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鄉許亮反注同觀古喚反注同省所景反去起呂反線息賤反組音祖紃音旬）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

惰。（登成也蔽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繭古典反效戶教反共音恭惰徒臥反【疏】注鳴鳩飛至之鳥。○正義曰鳩鳴且翼相擊者按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鶻音嘲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紝之鳥者按釋鳥云鵖鴔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鳴鵀○孫炎云鳴鵀自關而東謂之戴鵀非也○注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按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閒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陽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注東鄉至之事○正義曰若尋常留養蠶或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養蠶也暫示法而巳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又云夫人副褘而受之言副褘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褘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褘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諸御亦當在焉特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命婦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爲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爲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注登成至戒之○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量音亮注同筋音斤幹古旦反輮如九反【疏】注工師至善也○正義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云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按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析幹故知幹弓幹此則摠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樸摠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監古銜反注同悖必內反巧如字又苦孝反注同液音亦○【疏】百工至蕩上心。○正義曰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當依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日日號令之言造作器物當節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者○注若弓至詐僞○正義曰按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濕之時始治筋秋合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檠中使弓體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累力追反注同騰大登反牝毗忍反徐扶死反乘繩證反廄居又反○）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數所主反○【疏】乃合至其數○正義曰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故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難乃多反後及注同磔竹伯反禳本又作攘如羊反佚音逸後同索所白反毆疫丘于反○【疏】注此難至春氣○正義曰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者按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以水訛相驚○恐丘勇反【疏】季春至大恐○正義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注肅謂枝葉縮栗○正義曰按詩九月肅霜肅謂嚴肅故云肅縮栗言枝葉減縮而急栗○注以水訛相驚○正義曰按孟春國時有恐注云以火訛相驚知此是水者以上孟春行夏令故爲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水訛雖初訛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季春行土上能制水故知水不來○）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林不收。（高者暵於熱也○暵呼旱反又呼旦反○【疏】民多至不收○正義曰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衆雨○蚤音早）兵革並起。（陰氣勝也【疏】天多至並起○正義曰天多沈陰淫雨早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注淫霖至爲霖○正義曰雨三日以上爲霖隱公九年左傳文○）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婺音務○【疏】孟夏至女中○正義曰三統厤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按元嘉厤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日畢者按律厤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摠九十三度言春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炳音丙長丁丈反此月內除律長長大繼長皆同著見賢遍反）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炎丁廉反炎帝神農也顓頊上音專下音最○）其蟲羽。（象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徵張里反後放此去起呂反○）律中中呂。（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中呂音仲又如字射音亦）其數七。（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焦。（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焦子遙反）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肺芳廢反陘音刑○【疏】注易曰至乎離○正義曰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此易說卦文○注炎帝至火官○正義曰何胤云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黎爲祝融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注云祝融明貌○注三分至事勤○正義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清者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爲事也○注中呂至中氣○正義曰無射之律

（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揔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揔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注竈在至之禮○正義曰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于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籩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葅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雖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螻音樓蟈古獲反螻蟈蛙也蔡云螻螻蛄蟈蛙也蛙烏蝸反即蝦蟇也蚓以忍反萆挈上反八反下起入反萯房九反）〔疏〕（注螻蟈至孰是○正義曰按周禮蟈氏鄭司農注云蟈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蟆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萯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萯生小正又云王萯秀故鄭以爲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萯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駵音留本又作騮菽本又作叔音同粗七奴反畜許六反下水畜同）〔疏〕（乘朱路駕赤駵○正義曰路與服言朱駵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駵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

盛德在火。天子乃齊。（謁告也○先悉薦反）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也○欣說上許斤反下音悅熛怒必遙反下奴故反）〔疏〕（注不言至失之○正義曰按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皇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將飲酎○爲于僞反下爲逆爲妨爲傷下文爲天子皆同酎直又反重釀之酒）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長大如字下繼長同或丁丈反非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當丁浪反）是月也。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蕃廡音煩下亡甫反下同）毋有壞墮。（亦爲逆時氣○壞音怪注同墮許規反又作隳下注同）毋起土功。毋發大衆。（爲妨蠶農之事）毋伐大樹。（亦爲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初服暑服○絺勑其反）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重穀之○行下孟反下同勞力報反）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爲伏）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爲傷蕃廡之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是月也。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畜丑六反又許六反）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斷下亂反注同薺才禮反艾魚廢反後皆同）出輕繫。（崇寬）〔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正義曰不云是月者以承上是月立夏之文也至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之所爲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皆同時之事故不云是月也○自繼長增高至毋伐大樹論順時生養不違逆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天子始絺至毋休於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爲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

月○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相類是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自聚畜百藥至出輕繫論熱毒方盛可以聚蓄百藥斷決小罪因斷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飲酎事之大者又異於前故言是月○注贊出至於古○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沉滯者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桀俊謂多才藝故鄭注鄉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蔡氏辯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爲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者按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大尉按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按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此等未通識於古古謂秦已前不知三王無大尉是未通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繼長增高○正義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注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正義曰按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今直云遂屬擧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注舊說至似非○正義曰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葶藶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疏〕（蠶事至之服○正義曰天子春養蠶此時畢了故云蠶事畢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注后妃至服同○正義曰內命婦獻繭于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國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按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一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爲皆計繭爲稅十一之稅）○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

樂（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醇音純重直龍反或直用反釀女亮反朝直遥反蒸之承反後皆同）〔疏〕（注酎之至其文正義曰酎音近稠稠醲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昔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數所角反）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疏〕（孟夏至入保○正義曰苦雨數來大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之氣乘之也）〔疏〕（行冬至城郭正義曰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天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也）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蝗徐華孟反范音橫字林音黃）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行春至不實○正義曰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五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月令

仲春之月節（惠棟挍云仲春節其日節始雨節天子節宋本分其器疏以達之上合前三節）爲一節

仲春至星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言萬物降落而收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萬字衛氏集說同）

應一百八十二度餘（閩監毛本作二衛氏集說同此本二誤一）

其日甲乙節

律中夾鍾（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釋文出夾鍾注疏放此）

是於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惠棟挍宋本作是於此本是於二字）倒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始雨水節

釋鳥云鳴鳩鴶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挍鳴改鳲按浦鏜是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節（惠棟挍宋本是月也安萌牙以下合下元鳥節后妃節爲一節）

安萌牙（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牙作芽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案呂覽亦作牙○按）依說文萌芽字作芽从艸牙聲古多以牙爲芽

是月至獄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自日夜分至正權概（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平惠棟挍宋本同）

后土者五官之后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下有謂字衛氏集說同）

上罪梏拲而桎拲爲在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上拲誤拳下拲誤恭爲誤雷）

冷剛問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冷作泠盧文弨挍云作泠剛非）

是月也元鳥至節

以太牢祠于高禖（監毛本同岳本太作大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余仁仲本俱作大

嫁娶之象也（惠棟挍宋本作嫁娶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嫁娶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故娀簡狄也（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故下有云字）

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禖作媒）

是爲媒官嘉祥（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媒作禖衛氏集說同○按依注文當作媒不作禖故下）云變媒言禖

是高辛已前舊有（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是字）

高者尊也（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高誤爲）

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詩字衛氏集說亦作毛傳云）

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祈作祠衛氏集說亦作祈無而字）

必自有禖氏（惠棟挍宋本作媒此本作禖監毛本同）

娀簡狄吞鳳子之後（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鳳改鳦）

後王爲媒官嘉祥（監毛本媒作禖下以先媒配之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其古昔先媒此）立爲媒神者同○按段玉裁挍本王下有以字

后妃帥九嬪御節

天子有夫人有嬪（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嬪上有九字）

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監毛本如此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材誤林嘉靖本下誤卜）

是月也日夜分節（惠棟挍云是月也日夜分節耕者少舍節毋竭川澤節宋本合爲一）節

則同度量鈞衡石（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嘉靖本同石經同釋文同考文引宋板作度量毛本度量）二字倒

角斗甬（閩監毛本作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甬誤角釋文出斗甬呂覽甬作桶盧文弨挍云廣疋）方斛謂之桶桶與甬同

正義曰日夜分（惠棟挍宋本同閩本日上誤有空闕監毛本補此字非也）

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星下當有鳥字）

則正月朮皆動（監本作未惠棟挍宋本作术）

其實一籥（閩本同監毛本籥作龠下合籥一籥容同）

五量加矣（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加作嘉）

是月也耕者少舍節

乃脩闔扇（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石經同）

用竹䈕曰扇（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䈕作葦）

是月也毋竭川澤節

以饗司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饗作享考文引古本同）

但建辰火星在卯（惠棟挍宋本作卯此本卯誤昴閩監毛本同）

所以校一月也（按挍下疑脫遲字）

上丁節

萬舞入學（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舞作用正義同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按大戴記正作用

仲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中丁云音仲本亦作仲正義本作仲）

入學習舞（閩監毛本舞作樂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

爲季春將習合樂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習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習字術

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閩監毛本采作菜衛氏集說則作即采作菜）

天子親在不云樂正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在作往衛氏集說同）

樂師脩鞀鞞（閩監毛本作鞀此本鞀字闕）

向知不先習舞（惠棟挍宋本作何此本誤作向閩監毛本同）

舍采合舞舍卽釋（惠棟挍宋本作采此本采作菜閩監毛本同下何以亦云春舍采同）

萬用入學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用作舞案作用是也）

于舞稱萬者（毛本于作干考文引宋板同監本同閩本作於九誤）

不須與習（考文引宋板與作更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與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節（惠棟挍云是月節仲春節宋本合爲一節）

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古作告）

祀不至皮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仲春行秋令節

麥乃不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惠棟挍宋本熟作孰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

其國至來征（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國下有大水二字）

國乃至爲害（毛本如此此本脫至字閩監本同）

故無其災也（惠棟挍宋本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終又記云凡二十四頁）

季春之月節（惠棟挍云季春節其日節桐始華節天子節宋本分其器疏以達之上合前三節爲一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仲夏行秋令節止爲第二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

季春至牛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旦女三度中（閩本同監毛本三作二衛氏集說同）

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九度下有鈌文當云昏張十度中旦斗二十五度中三統厤二月之節日在奎五度自奎五度至胃七度共補三十二字然後接以凡三十度云云差爲脗合）

其日甲乙節

姑洗所以脩絜百物（閩監毛本作姑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姑誤如）

揔二寸八分（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寸作十）

桐始華節

田鼠化爲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釋文出爲鴽云音如孫星衍夏小正經文正字云鴽當爲鴑說文鴑牟母也或作鴽今從如誤）

萍始生（惠棟挍宋本萍作蓱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作萍誤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蓱始石經考文提要云按鄭注蓱萍也則經文非萍明甚宋大字本亦作蓱）

鴽毋無（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足利本同正德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毋作母釋文本作毋無監毛本毋無改鴾毋衛氏集說同正義云今此注作毋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可證注文本作毋無不作鴾毋）

螮蝀謂之虹（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蝃云本又作螮亦作蝃正義作螮）

正義曰鴽毋無（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毋作鴾毋）

某氏云謂鴾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其誤郭）

一名牟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牟改鴾）

含人云毋作無（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云改本是也）

按易乾道變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易下有云字）

天子居青陽右个節（惠棟挍云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以下半節宋本合下是月也生氣方盛至不可以內爲一節案此本是月也上作○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去○）

舟牧主舟之官也（監毛本作主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主作王閩本同岳本同）

備傾側也（惠棟挍宋本側作漏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漏誤側閩監毛本及衛氏集說並作側）

是月至先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王權賀瑒熊氏等（惠棟挍宋本作瑒此本瑒誤場閩監毛本同）

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惠棟挍宋本有鮪字衛氏集說同此本鮪字脫閩監毛本同）

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似誤以頷作領）

是月也生氣方盛節（惠棟挍宋本天子布德行惠以下合下命司空節命野虞節命工師節爲一節盧文弨挍云案百工咸理節似亦當併入上節）

陽氣發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泄作洩釋文出發泄）

以物遂散之時（閩監毛本遂作宜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亦作宜）

納之在內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發倉至之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其德行貞絕（惠棟挍宋本作純衛氏集說同此本誤作絕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命司空曰節

羅罔畢翳（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此處殘鈌閩監毛本同作網衛氏集說同注同）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節

趍農急也（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趍作趨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趍作趣）

曲薄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薄誤簿）

縫線組紃之事（閩監毛本作綫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綫誤線釋文出綫云息賤反）

戴勝一名鵖鳩（惠棟挍宋本作鵖鴔此本誤鵖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齊謂之牂（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牂改样）

若尋常留養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留字）

及諸臣之妻者（閩監毛本作臣此本臣字闕○按注妻下有也字）

是謂效其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效作課効衛氏集說亦作課）

是月也命工師節

幹器之木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幹作榦下及疏同○按當作榦从木倝聲作幹者俗字也）

百工咸理節

百工至蕩上心（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當依氣序（惠棟挍宋本作氣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氣誤器閩監毛本同）

是月之末節（惠棟挍云是月之末節命國難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率作帥衛氏集說同案呂覽亦作率）

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作牝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牝誤牡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疏就牡而合之放此）

乃合至其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皆書其見在之數（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見誤先考文引宋板作見）

命國難節

命國難九門磔攘（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攘字同難作儺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國難出禳云本又作攘）

昴有大陵積尸之氣（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大字闕尸誤尺）

索室毆疫以逐之（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索誤素毆誤歐嘉靖本索字同毆誤歐釋文出索室毆疫○按依說文當作敺）

大陵八星在胃北（閩監本作北此本北誤此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北）

季春行冬令節

季春至大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寒氣時發天災也（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云）

行夏令節

民多至不收（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民多疾疫（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疾作病）

陰氣勝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勝作盛考文引古本陰作金）

淫雨早降（閩監毛本早作蚤宋石經文蚤作早）

行秋令節

孟夏之月節（惠棟按云孟夏節其日節螻蟈節天子節是月節以立夏節宋本合爲一節）

孟夏至女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毛本作十衛氏集說同此本十誤止閩監本十誤上）

去日二百一十四度（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一）

日在昴十一度（惠棟按宋本作昴此本昴誤品閩監毛本昴誤畢衛氏集說同）

且虛九度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云宋書且虛二度中當從之）

七星七度（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誤土星十度閩監毛本同）

其日丙丁節

丙之言炳也日之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云炳也下當補丁之言強也五字）

著德立功者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立誤旨考文引宋板亦作立）

顓頊氏之子曰黎（惠棟校宋本宋監本並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黎作犂衛氏集說同）

以其微清（閩監毛本作徵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徵誤徵藏同）

祭先肺（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肺作胏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注放此岳本禮記考證曰胏當攷說文肺金藏也从肉市聲胏作姉者蓋市與巿同加肉成胏乃乾胏之胏非肺肝之肺也）

乃制姉及心肝爲俎（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制閩監本制誤祭）

祭醴三（惠棟按宋本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微清者數少爲清（惠棟按宋本有微字此本微字脫閩監毛本同）

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二萬當三萬誤按浦按是也）

此主位西嚮（閩監毛本作位此本位作位）

祭醴三者（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

上祀戶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惠棟按宋本作胙此本作肺衛氏集說同○按作胙是也）

祭三者始扱一祭（閩監毛本三作二衛氏集說同）

惟特牲少牢（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惟誤唯衛氏集說同）

稍東西向面（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向作面）

螻蟈鳴節

蚯蚓出（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惠棟按宋本蚯作邱岳本同釋文出邱蚓）

王瓜萆挈也（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正義同監本挈誤絜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本挈作挈釋文出萆挈）

王萯秀（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秀作莠○按夏小正亦作王萯秀段玉裁云豳風四月秀葽疑葽即王萯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節

其器高以粗（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粗作麤注同釋文出以粗）

菽實孚甲堅合屬水（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亦作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水作木考文引宋板同○按作木非也鄭注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屬土五穀所配之方如是）

亦以安性也（閩監毛本作性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性字闕）

是月也以立夏節

大史謂之天子曰（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作大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大作太注同石經同）

乃命樂師節

命太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注放此）

贊桀俊（宋監本亦作桀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正義同閩監毛本桀作傑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注放此○按桀正字傑假借字）

贊猶出也（惠棟按宋本標起訖作贊出）

爲妨蠶農之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蠶農二字倒）

命司徒巡行縣鄙（宋監本亦作巡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巡作循衛氏集說同）

急趨於農也（閩監毛本趨作趨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急趨農也）

靡草薺亭歷之屬（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亭歷作葶藶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云初學記皆從艸）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正義曰（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在正義曰下又監毛本乃誤及）

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注贊出至於古（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出作猶）

故鄭注鄉大夫職云（惠棟按宋本作鄉此本誤卿閩監毛本同）

蔡氏辨名記曰（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校本云蔡氏之下當有引字）

此等未通識於古（惠棟按宋本作識此本誤職閩監毛本同）

今直云遂屬（惠棟按宋本作直衛氏集說同此本直誤有閩監毛本同）

蠶事畢節（惠棟按云蠶事畢節是月也天子飲酎節宋本合爲一節）

蠶事至之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月也天子飲酎節

孟冬云大飲烝（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烝作蒸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飲烝）

稠醴厚故爲醇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醴恐醲誤）

孟夏行秋令節

申之氣乘之也（閩監毛本作申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申誤中嘉靖本同）

行冬令節

孟夏至入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冬至城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春令節

不得成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成作訟非）

行春至不實（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六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月令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亢音剛又苦浪反）〔疏〕（仲夏至危中○正義曰按三統厤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厤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蕤人誰反應應對之應酢才各反）〔疏〕（注蕤賓至交酢○正義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分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揔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揔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蕤賓之律何須云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爲復陰生陽中爲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螳音堂蜋音郎鵙古闃反字林工役反反舌蔡伯喈云蝦蟇螵匹遙反蛸音消搏音博又作伯）〔疏〕（注螳蜋至舌鳥○正義曰按釋蟲云不蝸蟷蠰其子蜱蛸舍人云不蝸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蝸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則螵蛸故云螵蛸母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云搏勞者詩云七月鳴鵙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蠹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鄉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庾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剖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蟜夙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佼古卯反長丁丈反下長氣同）〔疏〕（養壯佼○正義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鞀大刀反本亦作鞉同鞞步西反竽音于箎音池本又作篪同簧音黃飭音勑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爲于僞反下文爲民注爲傷爲其皆同雩音于）〔疏〕（是月至柷敔○正義曰鞀字或從兆下鼓按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歸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篪者釋樂云大篪謂之沂郭景純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釋名云篪啼也聲如鶯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鍾者按釋樂云大鍾謂之鏞釋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爲之釋名磬磬也聲堅磬磬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注脩均至之言○正義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辟必亦反注同句古侯同見賢遍反下御見同）〔疏〕（命有至穀實○正義曰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爲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爲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爲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旣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注陽氣至無雩○正義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爲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揔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皡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皡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按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鯀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按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爲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按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或二十四之中不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脩雩也雩書月者爲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爲露霈爲雩中有苗雖厤時不爲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

（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墾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農乃登黍。（登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雛仕于反又仕俱反雛也爾雅云生啄雛含桃本又作函湖南反含桃櫻桃也櫻於耕反〔疏〕注必以至櫻桃○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爲此時黍新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令民毋艾藍以染。（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藍力甘反別彼列反下文別羣同〔疏〕注此月至藍蓼○正義曰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暴步卜反太音大）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順陽敷縱不難物○索所白反難乃旦反又如字〔疏〕門閭至毋索○正義曰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關市無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蔽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疏〕益其食○正義曰益其食挺重囚連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飲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爲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則縶騰駒。（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縶如字蔡本作縶蹄大計反蹋也本或作踶音同）班馬政。（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廋所留反駣音兆又音道字林音祧〔疏〕注馬政至攻駒○正義曰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按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注云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攻駒騬其蹄齧者）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爭爭鬬之爭注同〔疏〕是月至生分○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齊戒。處必揜身。毋躁。（揜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止聲色。毋或進。（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從子用反〔疏〕君子至或進○正義曰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揜身處猶居也揜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無躁爲欲靜欲靜則無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齊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注易及至其道○正義曰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鍾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絃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厤者律厤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音謂之大部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云從八能之士注云從就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於習樂之處而觀之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協圖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今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違故云非其道必知其緯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人○和戶臥反〔疏〕注爲其至傷人○正義曰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耆市志反）百官靜。事毋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爲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晏伊見反〔疏〕以定晏陰之所成○正義曰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旨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解戶買反始市志反夏戶嫁反堇音謹一名舜華蒸之承反〔疏〕注木堇至蒸也○正義曰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某氏云別三名可食或呼爲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榭音謝觀古喚反闍音都〔疏〕注闍者至之榭○正義曰按釋宮云闍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雹步角反凍丁貢反）道路不通。暴兵來至。（盜賊攻劫亦雹之類〔疏〕仲夏至來至○正義曰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人災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螣音特食苗葉虫饑居疑反又音機〔疏〕行春至乃饑○正義曰五穀晚熟天災百螣時起地災其國乃饑人災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零本又作苓音同）果實早成。（生日短）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殃於良反疫音役〔疏〕行秋至於疫○正義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疏〕季夏至奎中○正義曰按三統厤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厤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去起呂反後放此任音壬又如字恪苦各反〔疏〕注林鍾至純恪○正義曰按律厤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引周語曰下者證林鍾之義故周語云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按注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蟋蟀上音悉下音率腐扶矩反熒本又作螢戶扃反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摯音至本亦作鷙同〔疏〕溫風至爲螢○正義曰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蛬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螽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按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爲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注謂攫至螢火○正義曰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按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爲榜人○蛟音交鼉大多反又徒丹反黿音元冒亡報

（反榜必孟反）〔疏〕（命漁至取黿○正義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之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注周禮至榜人○正義曰引周禮秋獻龜魚是獻人職文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之者非也）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葦于鬼反刃而愼反）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今月令四爲田○爲艾于僞反下文爲民注爲求福爲其同）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共音恭）〔疏〕（命四至祈福○正義曰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旣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養犧牲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溽暑至土彊論上暑下潤糞地爲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注四監至爲田○正義曰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云今月令四爲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注爲民至五帝○正義曰爲民求福者雖祈福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爲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爲祈福徒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按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昊天上帝祗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祗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黼音甫黻音弗差貸音二又他得反）〔疏〕（命婦至差貸○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爲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注婦官至五色○正義曰按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爲染人采五色者鄭注皐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別彼列反旗音其識申志反及如字）〔疏〕（注旗章至章識○正義曰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爲其未堅刃也○行下孟反）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土將用事氣欲靜）〔疏〕（注土將用事氣欲靜○正義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大事興徭役以有爲○徭役音遙）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疏〕（毋發至之事○正義曰發令者發動徵名之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名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注土神至稼穡○正義曰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疏〕（水潦至天殃○正義曰六月土主未未有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地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爲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于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注言土至歸中○正義曰解所以犯天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害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是地功由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受天澤爲成已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謙虛開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潤溽謂塗溼也○辱如字本或作溽音同濕也）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薙他計反又直履反芟所銜反萊音來畜勑六反復扶又反夏日人一反）〔疏〕（大雨至熱湯○正義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遍彼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爲下句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過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洙沸如熱湯漬之也○注薙人至變之○正義曰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按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牙康成云萌之者以鎡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按皐氏云夷音薙繩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瘠地爲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強槩之地○糞方問反彊其丈反注同易以豉反強其兩反槩好覽反）〔疏〕（可以至土彊○正義曰於此月之中又可行以下二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彊者彊槩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注土潤至之地○正義曰土潤辱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爲下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彊故言互文也云土彊強槩之地者強是不軟槩是埆鬭也並謂磥礰磊磈之地也草人職云彊槩用蕡彊槩強堅者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鮮音仙又仙典反欬苦代反）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疏〕（季夏至遷徙○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名春氣初鮮絜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此地災也國多風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注未屬巽○正義曰按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乃多女災。（含任之類敗也）〔疏〕（丘隰至女災○正義曰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隼息允反蚤鷙上音早下音至亦作鷙擊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竄七亂反）〔疏〕（風寒至入保○正義曰以丑未屬巽十一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爲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央於相反）〔疏〕（中央土○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疏〕（其日戊己○正義曰戊己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爲日名也○注日之至之佐○正義曰按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

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注后土至土官○正義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兼也

其蟲倮。（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倮力果反又乎瓦反見賢遍反）〔疏〕注象物至淺毛○正義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案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盛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象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龞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疏〕注聲始至之象○正義曰按律厤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疏〕律中至之宮○正義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鍾之宮也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爲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爲一調迭相爲宮而生五聲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爲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不直云黃鍾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主爲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爲宮音相應非爲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爲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注黃鍾至爲宮○正義曰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者故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爲宮黃鍾生林鍾爲徵林鍾生大蔟爲商大蔟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揔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至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鍾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鍾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爲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爲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鍾之宮

其數五。（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霤力又反複方服反藏才浪反）〔疏〕注中霤至之禮○正義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爲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復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鄉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圜音于權反閎音宏長丁丈反畜呼又反下金畜同）〔疏〕注大廟至含物○正義曰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惟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按易乾爲馬坤爲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圜者象土周匝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匝於四時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疏〕孟秋至畢中○正義曰按三統厤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厤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十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少詩召反注下放此少皞黃帝之子蓐音辱）〔疏〕注少皞至金官○正義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者按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辱而收斂

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應應對之應貉戶各反依字作貊旃之然反）

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陂彼義反）〔疏〕注三分至官壞○正義曰按律厤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有四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爲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故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爲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商聲雜亂感動人心令情性傾陂情既不正是以官司敗壞也

律中夷則。（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疏〕注夷則至無貳○正義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二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个整寸揔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揔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者證夷則之義按周語注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注祀之至之禮○正義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

（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脾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王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戮音六蜩大彫反蜺五兮反寒螿）〔疏〕（注寒蟬至而已正義曰按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總子孔反駱音洛鬣音獵本亦作髦音毛又一本作旄毛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謁告○先悉薦反）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帥於類反下同本或作帥注放此朝直遙反拒音矩將子匠反下同）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詰去吉反好惡並如字上呼報反下烏路反）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繕市戰反邪似嗟反搏音博）命理瞻傷。察創。視折。（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創初良反注同）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端猶正也○審斷決丁亂反下同蔡徒管反一讀絕句決字下屬）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贏音盈注同解古賣反）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疏〕（是月至寢廟○正義曰按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古也）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胡官反隄本又作堤丁兮反防本又作坊音房壅於勇反好呼報反）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坏步回反垣音袁）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使踈吏反）〔疏〕（注古者至其義○正義曰按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於此嘗祭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今正是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爲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介音界注同蟹胡買反）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爲害也營室主武事）〔疏〕（孟秋至乃來○正義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注介甲至之屬○正義曰按越語云越伐吳吳王使王孫雄請成於越越王欲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注營室至武士○正義曰按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事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復還扶又反下還音環又音旋）〔疏〕（其國至無實○正義曰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爲也今月令瘧疾爲疾疫○瘧魚略反）〔疏〕（國多至瘧疾○正義曰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者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觜子斯反又子髓反觿戶圭反又戶規反）〔疏〕（仲秋至觿中○正義曰三統厤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按元嘉厤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疏〕（注南呂至秀物○正義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南呂之義按周語注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陽秀成物也）○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者所羞之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疏〕（注盲風至孰是○正義曰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爲盲風 [illegible]）○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行猶賜也○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飭丑力反後放此）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量音亮下度量同朝直遙反爲于僞反）冠帶有常。（因制衣服而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申重也當謂值其罪○當丁浪反下及注同枉紆往反橈女教反又乃孝反字林作撓非重直用反）〔疏〕（是月至其殃○正義曰 [illegible] 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注此謂至繡裳○正義曰此云文）

（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爲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按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正義曰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但上是祭服委曲言之○注此謂至之可○正義曰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戰伐田獵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此詩是豳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言遂陳先公居豳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注申重至其罪○正義曰申重也釋詁文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橈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太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按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行下孟反芻初俱反草也豢音患養也以所食得名瞻音占瘠在亦反中丁仲反【疏】乃命至其饗○正義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按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按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注宰祝至曰豢○正義曰按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按充人云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按樂記云豢豕爲酒周禮犬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難乃多反注同【疏】注此難至疾疫○正義曰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爲災令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昴畢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既爲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禳則此亦磔禳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禳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按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按十一月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陰疫氣故爲難也其磔禳之牲按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凡毀事用駹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竇音豆窖古孝反囷丘倫反隋他果反謂狹而長○【疏】注隋曰至其災○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竇與窖相似故云隋曰竇方曰窖者竇既爲隋圓故以窖爲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災者按此仲秋之時戒勅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至民當入室無在田野罹被其災按豳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既了暫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始爲禦冬之備○趣七住反本又作趨又七錄反務畜丑六反）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注麥者至重之○正義曰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種麥應時而生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坏音陪浸子鴆反涸戶各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注雷始至利農○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爲始八月宿直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令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氐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國語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之初也按律歷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歷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見東方未聞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氏單襄公歸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刈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農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易以豉反注同便婢面反匱其位反注同賈音古又古雅反）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疏】是月至其類○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繫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旅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衆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之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注事謂至戒焉○正義曰以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衆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應應對之應）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恐丘勇反【疏】仲秋至有恐○正義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注宿直房心心爲大火○正義曰鄭云此者解仲秋行春令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令行春之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注以火訛相驚○正義曰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復扶又反【疏】其國至復生○正義曰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數所角反）

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疏〕（風災至蚤死○正義曰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六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月令

仲夏之月節（惠棟挍云仲夏節其日節小暑節天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仲夏至危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惠棟挍宋本作節此本節誤五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下五月節日在井三度同）

旦危九度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宋書作危七度是）

其日丙丁節

小暑至節

鶪始鳴（惠棟挍宋本作鶪岳本同石經同釋文同此本鶪誤鵙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鵙博勞也（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挍宋本鵙作鶪毛本鶪字同博作搏嘉靖本同岳本作鶪搏釋文出搏勞云音博又音伯○按博搏皆雙聲假借）

反舌百舌鳥（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鳥作也）

方言云（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據藝文類聚非方言乃鄭志也段玉裁挍本亦云方言二字當作鄭志）

譚魯以南（閩本同監毛本譚誤潭盧文弨挍潭改沛）

謂之食庣（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食庣疑食疣）

齊杞以東（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本杞改濟）

然名其子同云螵蜋也（閩本同監毛本蜋作蛸）

云搏勞者（閩毛本同監本搏作博）

百勞鳴將寒之候（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百作伯與詩箋同）

蔡云蟲名蠹也（惠棟挍宋本作名此本名誤鳴閩監毛本同）

又靡信云（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靡作麋是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節

天子居明堂太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太作大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注太廟太室同）

是月也命樂師節

脩鞀鞞鼓（閩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放此）

飭鍾磬柷敔（閩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岳本同釋文同）

是月至柷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音之布告如歸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歸作埽按埽字是也監毛本作音之變布如灑出盧文弨挍云本作音多變布如灑出也宋本亦譌）

戈鉤孑戟（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鉤孑誤鈞子閩監本鉤字同孑誤子衞氏集說同毛本亦作鉤孑）

列管瓠中（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瓠當作匏）

聲如鶯兒啼（閩本同監毛本鶯作嬰）

簧者竽笙之名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名當作舌）

釋名磬罄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名下有云字是也）

中有椎柄連底桐之（惠棟挍宋本桐作挏閩監毛本同作撞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云撞爾雅注作挏大孔切）

命有司爲民祈祀節（惠棟挍云命有司節農乃登節令民節毋燒節挺重節游牝節宋本合爲一節）

古者上公（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作公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公誤古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浦鏜從假樂雲漢詩疏挍作古者上公以下考文引古本亦作古者上公以下）

雩之正常以四月（閩本同監毛本常作當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

命有至穀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制禮此月爲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月作時）

不可偏祭一天（惠棟挍宋本作一是也衞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之閩監毛本同）

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惠棟挍宋本作止此本作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則龍見而雩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龍見作能國誤也）

服注云雩遠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字闕）

故僖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十上有二字案有二字是也）

農乃登黍節

含桃櫻桃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櫻下衍汝字又此本櫻字誤作櫻疏同各本皆作櫻釋文亦出櫻）

黍稷於是始孰（閩監毛本孰作熟下未孰新孰同）

毋燒灰節

毋燒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案呂覽灰作炭）

毋暴布（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暴作㬥釋文出暴布）

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大作太釋文出大陽）

挺重囚節

益其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食誤長考文引宋板作食）

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飲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飲作飯）

游牝別羣節

則縶騰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釋文出則執云蔡本作縶考文引古本縶作執）

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惠棟挍宋本牡作壯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誤牝衞氏集說同）

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匹作疋）

是月也日長至節（惠棟挍云是月也日長至節君子節薄滋味節嗜欲節鹿角解節是月也毋用火節宋本合爲一節）

是月至生分（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子齊戒節

進猶御見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猶作謂）

或調律磨（閩本磨作厤監毛本作歷衞氏集說同○按磨磨乃曆字之誤古多假磨爲厤戰國策厤室字史記樂毅傳作磿可證也）

絲爲絃（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絃作弦）

冬至祭祭圜丘（閩本同監毛本祭字不重空缺一字衞氏集說作冬至祭天是也考文引宋本同）

薄滋味節

注爲其至傷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注爲其氣異此時傷人）

節耆欲節

節耆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初作耆後改嗜釋文出嗜欲石經作節嗜欲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耆亦作嗜盧文弨挍云耆惠棟本改作嗜疑宋本亦作嗜也○按嗜正字耆假借字）

鹿角解節

木堇榮（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木堇考文引古本堇作槿案正義標起止作槿）

木槿至蒸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蒸也作王蒸）

假木槿（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假當作椵）

某氏云別三名（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某誤郭三誤二）

仲夏行冬令節

行春令節

則五穀晚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岳本熟作孰嘉靖本同○按孰熟古今字）

行秋令節

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爲上有昴）字山井鼎云宋板八月宿直昴畢下後人補寫昴字不知據何本也嚴杰云考文所云古本多不足據開元占經云黃帝曰昴天牢獄也又云巫咸曰畢爲天獄是昴畢並爲天獄之證注文必不舍畢而言昴古本爲上有昴字非也

行秋至於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民殃於疫入災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終又記云凡二十五頁）

季夏之月節（惠棟挍云季夏節其日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合諸侯）制百縣節止爲第二十四卷首題

季夏至奎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日在井三十二度（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宋書六月節日在鬼一度按此井）三十二度當作井三十三差只一度

旦東壁八度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宋書作壁六度是）

其日丙丁節

溫風始至節（惠棟挍云溫風節天子節命澤人節宋本分澤人納材葦一句合上二節爲一）節

腐草爲螢（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釋文出腐草爲熒云本又作螢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洪頤煊九經古義補云按呂氏春秋淮南子周書時訓解皆有化字藝文類聚三引月令亦有化字○按有化字非也正義引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偁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偁化

鷹學習謂攫搏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謂字）

但居其壁（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其作在）

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惠棟挍宋本作有此本有字闕閩監毛本有誤曰）

腹下如火光（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光字）

天子居明堂右个節

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云字空闕是夏）之秋也者六字亦闕惠棟挍宋本無是夏之秋也者六字

言記之者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言記者之非無也字）

命澤人納材葦節（惠棟挍宋本是月也命四監以下爲一節案此本命澤人上不作○）是連上爲一節是月也上作○是自爲節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命澤人納材葦句經注亦屬上節

北辰耀魄寶（閩監毛本作寶此本同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此本寶字闕）

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圜）作圓大作太嘉靖本同岳本圓字同太亦作大

命四至祈福（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給作級）

論禁斷餘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論斷餘三字闕）

自土潤溽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溽作辱）

知百縣非諸侯（閩監毛本作知此本知字闕）

更無別五帝之文（閩監毛本作無此本無字闕）

是月也命婦官節（惠棟挍云是月也命婦官節黑黃節宋本合爲一節）

命婦至差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元之石（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豫字闕治作始衞氏）集說作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元之色也

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已用作色周耳誤章）

黑黃倉赤節

黑黃倉赤（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倉作蒼衞氏集說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倉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給作級石經同案石經作級蓋依呂）覽

旌旗及章識也（閩監毛本作及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及誤文）

頳末長終幅（閩監本作頳末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與司常注合此本頳字闕毛本頳末誤）質末

是月也樹木方盛節（惠棟挍云是月也樹木方盛節毋擧大事節水潦節宋本合爲）一節

乃命虞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本脫乃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有乃字

爲其未堅刃也（閩監毛本作刃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刃字闕衞氏集說同刃作韌）

土雖寄王四季（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四上有於字）

毋擧大事節

大事興徭役以有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徭作繇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又興上有謂字釋文出徭役考文引古本事下有謂字

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繇）作徭預作豫衞氏集說繇字同預亦作豫○按說文有豫無預

水潦盛昌節

動之則致害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害上有災字盧文弨挍云）災字按疏亦有

未有東井（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有作値衞氏集說同）

干竇氣者（惠棟挍宋本作干此本干誤于閩監毛本同）

若動地則致天災害（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天作[illegible]衞氏集說同）

是月也土潤溽暑節（惠棟挍云是月也土潤節糞田疇節宋本合爲一節）

土潤溽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惠棟挍宋本溽作辱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辱暑云本或作溽生此本作潤辱與惠棟挍宋本同各本俱作溽）

謂塗溼也（監毛本作溼岳本作濕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溼誤溫閩本同○按溼正字濕假借字）

大雨至熱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土旣潤辱（閩監毛本辱作溽）

行猶通彼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彼作被）

又蓄水漬之（閩監本同毛本又誤文衞氏集說作又畜水浸漬之）

水熱而沫沸（閩監本作沫衞氏集說同此本沫誤沬[illegible]本同）

以茲其斫其生者（惠棟挍宋本亦作茲其與周禮注合閩本同監毛本茲其誤鐵具）

秉之以鉤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鎌作鐮）

若今取茭矣（閩監毛本作茭此本茭作菱）

以耜測凍土剗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凍作凍浦鏜挍測改側○按段玉裁云以畟畟良耜傳箋證之則當作測浦鏜非也）

可以糞田疇節

可以美土彊（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並作疆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此本彊誤疆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注放此釋文出土彊云注同此本疏中皆作彊不誤）

土潤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溽作辱古本同）

土潤辱（閩監毛本辱作溽）

季夏節

季夏至遷徙（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行秋令節

邱隰至女災（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字衞氏集說同）

行冬令節

風寒至入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中央土節（惠棟挍云中央節其日節其蟲節其音節律中節其數節天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物體質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碍作礙衞氏集說作物體室礙）

輒寄王十八日也（惠棟挍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五閩監毛本王誤一）

其日戊己節

其帝黃帝節

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毛本土誤氏黎作犂閩本監本衞氏集說本亦作犂考文引古本作藜餘本並作黎○按依說文當作𪏰假借作黎誤作藜俗省作犂）

其蟲倮節

恒淺毛（閩監毛本作恒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恒誤淺）

案仲夏云（惠棟挍宋本作案閩本同此本案誤以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至六月土王之時（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時誤非考文引宋板作時）

西云狐貉之屬（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貉作狢）

律中黃鍾之宮節

律中黃鍾之宮（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餘放此）

案黃鍾之調均（惠棟挍宋本作案此本案誤故閩監毛本同）

其數五節

是以名室爲霤云者（惠棟挍宋本作以此本以誤所閩監毛本同）

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閩監本同毛本云誤詩考文引宋板作云）

鄭云復者復於土上（惠棟挍宋本作復此本復誤複閩監毛本同）

故庾蔚云（段玉裁挍本云上有之字）

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下謂改爲盧文弨挍本亦云當作爲）

天子居大廟大室節

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惠棟挍宋本作帀岳本作匝此本帀誤布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帀作迊）

閎讀如紘（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如改爲）

象土周匝於四時者（惠棟挍宋本匝作帀閩監毛本匝誤布下周匝同）

孟秋之月節

孟秋至畢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昏箕二度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本云宋書箕三度非是下翼二度是）

其日庚辛節

該爲蓐收（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蓐作辱下蓐收者同）

言秋時萬物摧辱而收斂（閩本同監毛本辱作蓐衞氏集說同）

其蟲毛節

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四上誤有四閩監毛本同）

爲商聲之濁次於宮（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無爲字聲字同此本無爲字聲誤音之字誤重閩監毛本無爲字聲誤音之字不重）

謂商聲雜亂感動人心（惠棟挍宋本作雜亂此本雜亂誤足以閩監毛本同）

律中夷則節

益前四寸爲五寸（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上寸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數九節

於藏直肝（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直作值○按古多以直爲值）

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者）

及祭醴三（惠棟挍宋本作醴此本醴誤體閩監毛本及衞氏集說同）

天子居總章左个節（惠棟挍云天子節宋本分其氣廉以深之上合孟秋節其日節其蟲節律中節其數節涼風節爲一節）

駕白駱（閩監毛本作駱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駱誤輅釋文出白駱）

是月也以立秋節（惠棟挍云是月也以立秋節命百官節宋本合爲一節）

順彼遠方（閩監毛本作遠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遠誤還）

祭創視折（閩監毛本作折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折誤析）

是月至寢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完隄坊（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坊作防嘉靖本同釋文出防云本又作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皆作防）

八月宿直畢（閩監毛本作直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直誤在）

坏牆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同石經牆垣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垣牆此沿唐石經之誤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牆垣）

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惠棟挍宋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月也而禁四字闕閩監毛本補嘗並秋而禁五字其嘗並秋三字誤也宋監本亦作此其月也無秋字）

孟秋行冬令節

營室主武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事作士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此本疏標起止作士下又作事岐出下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注亦有此五字而各本皆作武士是此亦當定作士也）

孟秋至乃來（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行春令節

其國至無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行夏令節

寒熱所爲也（惠棟挍宋本作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

（也字闕閩監毛本誤者）

今月令瘧疾爲疾疫（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下疾字闕閩監毛本疾作厲）

仲秋之月節

月月會于壽星（閩監毛本同岳本于作於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盧文弨挍云作於與前一例）

仲秋至觽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去日一百二度且井二度中（惠棟挍宋本作一百二度此本作一百六度其六字誤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昏斗二十四度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宋書斗二十五度少強）

其日庚辛節

盲風至節

九月丹鳥羞白鳥（閩本監本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九作八又云八月作九月傳寫之誤按惠棟說非也正義明言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可見孔氏所依用本作九月）

元鳥鷰者（閩監毛本鷰作燕○按燕正字鷰俗字）

而云不以中國爲居（惠棟挍宋本作云此本云誤亦閩監毛本同）

天子居總章大廟（惠棟挍云天子節宋本分其器廉以深之上合前仲秋節其日節盲風節爲一節是月也養衰老以下爲一節）

行糜粥飲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糜誤靡釋文出糜粥）

是月至其殃（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自乃命祝宰（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祝宰二字倒○按監本毛本是鄭注謂宰祝大宰大祝也）

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是月自三字誤在末行而以下行課種麥三字移入此行此行以下三行首三字俱移上一行）

勸課種麥爲農爲民（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課種麥三字誤在上行而以下行甬論畫三字移入此行閩監毛本課種麥作種通論非也）

引詩七月流火者（惠棟挍宋本作引此本引誤別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乃命宰祝節

量小大（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祀作祝）

所察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察誤祭考文引宋本作察）

乃命至其饗（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乃難節

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陽字）

又牧人云（惠棟挍宋本有云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凡毀事用駹可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駹作尨下用駹同○按周禮並作尨）

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惠棟挍宋本有羊字此本羊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是則用羊用大用雞也（惠棟挍宋本有是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是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餘雜禳大者用羊（惠棟挍宋本有禳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毛本大誤犬）

以犬嘗麻節

麻始熟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熟作孰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

入地隋曰竇（毛本作隋岳本同衛氏集說隋誤惰釋文出隋曰云他果反謂狹而長此本隋誤隨閩監本同嘉靖本同）

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惠棟挍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仲秋命庶四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命庶誤農隋衛氏集說同）

注隋曰至其災（惠棟挍宋本作其災此本其災二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其災誤而長）

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正義曰隋四字闕閩本同）

以其名竇與窖相似故云隋曰竇方曰窖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似故云隋曰竇方七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似故云隋四字闕曰竇誤而謂）

無羅其災者於此仲秋之時（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其災者於此五字闕閩本者於此三字闕監毛本於此誤言當）

民當入室無在田野（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入室無在四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在誤處無監本作毋）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爲改歲入四字闕）

暫時入室（惠棟挍宋本作暫此本暫字闕閩本同監毛本暫作乘衛氏集說同）

須出野收斂（閩監毛本作斂此本斂字闕）

是月也日夜分節

雷始收聲（唐石經始作乃王引之云本作雷乃始收初學記周禮韗人疏可證淮南時則篇同說詳經義述聞）

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雨氣作氣雨嘉靖本同按正義云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雨氣非氣雨）

季秋除道致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致考文引古本致作置）

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監毛本作雨氣此本雨氣二字誤倒）

水畢除道（按國語周語作雨畢）

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旅通二字闕○按治當作除韋注無通也二字）

成梁所以使民不涉（按韋注作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皆國語文（按文字上當有注字）

日夜分則同度量節（惠棟挍云宋本分角斗甬之上合前是月也乃命宰祝節天子節以犬節乃命有司節日夜分節爲一節）

仲秋行春令節

是月至其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仲秋至有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行夏令節

其國至復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行冬令節

冬主閉藏（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藏字）

風災至蚤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草木蚤死地災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Z126.2
22